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一八册目錄

史地類

元史補		史學	一	
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	清	洪鈞撰		
明紀事本末				
鴻猷錄十六卷	明	高岱撰	紀錄	一二四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	清	谷應泰編	叢輔	一七五
明別史				
天潢玉牒一卷	明	撰人不詳	紀錄	四二〇
皇朝本記一卷	明	撰人不詳	紀錄	四二四
明書一七一卷(一)（卷一至六十五）	清	傅維鱗纂	叢輔	四三七

小宋山房藏書

元史譯文證補

洪鈞撰

元史譯文證補序

自來一統之朝，幅員最盛，莫如有元。而有元武功之盛，莫如遊平西域。太祖威吉思汗即位之十四年，始躬親征，大舉西伐，至十八年而功成，西南至於西印度之費那克河，西北至於裏海、黑海、阿羅思，當時用兵諸王，則前有朮赤、察合台、旭烈兀等，後有拔都等，諸臣則有哲別、速不台等，類皆謀勇足備，猛鷙無前，故得窮庭墝突，所向披靡，而其間往來文牘，皆蒙文土語，史官紀載，略而不詳，至旭烈兀後王合贊時，命其臣火者拉施特見哀丁纂修蒙古全史一書，又皆阿剌比文，未行於中國。明洪武元年，詔宋濂等修元史，蓋京圖籍，棄散而南，閱一年而即成，遺漏散失，訛舛實多，考古者憾焉。嘉定錢竹汀宮詹見元祕史譯本，以爲論次太祖事迹，當於是書折衷，然猶未見譯史之蒙文也。順德李仲約侍郎得蒙文祕史，又取他

書加以參訂，著元祕史注。然所據亦僅中土譯家紀載，未覩拉施特史也。蓋至光緒己丑歲，香吳洪文卿侍郎奉命出使俄德和奧，駐其地者三年，周諮博訪，莫然皮審，而後元初西域用兵始末，乃釋然大備焉。侍郎之初至俄也，得拉施特書，隨行舌人，苦無能譯阿剌比文者，見之皆瞠目。侍郎以爲既得此書，當使顧於斯世，不可當吾身而失之，於是百方購求，遂得多桑書，則譯成英文者，又得貝勒津、哀忒盤諸人書，則譯成俄文者，始有端緒可尋，而所譯各從其音，人名、地名、部族名、有緣改歧異者，有前後不一者，乃復詢之俄國譯通人及各國駐俄之使臣，若英、若法、若德、若土耳其、若波斯，習其聲音，聆其議論，然後譯以中土文字，稿經三易，時逾兩年，而始成書。名之曰元史譯文證補，證者，證史之誤，補者，補史之闕也。惟其中數卷，猶拾散漫，未及定稿，壬辰侍郎歸，即授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公牘旁午，未遑卒業，而一病中夜，猶舉拳爲之無倦容，癸巳秋，侍郎病且劇，臨歿，以其初稿之雜亂者，付其子工部郎中洛，俾守之，以其淨本屬沈子培比部及余二人，且曰，數年心力，痒於此書，子爲我成之，甲午，余奉命典江西試，歸途聞耗，則洛又歿，亟函詢其稿本，已散失不可復得矣。其明年，余以養疴乞假回籍，旋奉諱家居，於是取其清本，重料數過，以付梓人，復寓書子培，商其體例，惜所謂未及定稿之數卷，已無從搜索，其字句間有可疑者，亦不獲以初稿校正之，則其書仍未完備，然有元西域武功之盛，卓越前古，觀於此書，亦可知正史之遺漏舛錯，非可僅指計，即祕史譯文，及李侍郎所爲注，猶未免囿於聞見也，則其蒐羅考訂之功，豈揚搉家所可同年語哉。侍郎爲余館甥壻，洛又爲余之女夫，其駐俄也，時時以所聞稿遠寄就余商，若太祖紀譯證、及西北地附錄釋地、西域補傳、木剌夷補傳，蓋其尤惓惓心貫當者，洛亦能文，冀其克承家學，不謂父子相繼淪逝，余既偶之，其臨歿所屬，何敢弊，刊既竣，爲述其緣起如此。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冬十月，

元和陸潤庠拜序。

引用西域書目

火者拉施特兒哀丁、省文稱拉施特。譯曰法在兒烏拉喝拉施特。或曰拉施特哀特斯勿塞特。又曰拉施特哀兒哈克佛哀丁。統觀諸說。以火者拉施特兒哀丁稱謂爲當。人多譯其系出猶太。波斯之哈馬丹人。生於宋理宗淳祐七年。卽元定宗二年。先以醫侍西城宗王合贊。繼司文誥。以其有著作才。命修國史。蓋出先時咨照。資其考覈。復命蒙古大臣諸掌故者裒集。書成。名之曰札米伍特台白兒力克。上四字義爲全。下五字義爲史。猶言蒙古全史。書自敍云。舍贊汗以今舉通從諏舉默德教。而蒙古世系。雜蜚統諸。及云。皆名其先長。今以私意名之曰元西域史。庶便稱引。今不紀。後將失考。譯於廷臣。遍以史職辭不敏不悉蒙古事實。弗獲命。書用波斯文。惟鈔本傳世。從前波斯自有文字。自天方教興。滅波斯。遂改從阿剌比文字。卽今世所云阿剌比文也。然今天山西北一帶。亦從天方教。用其文字。而與波斯文字。不免同異。音語言異。故文字亦不盡同。使譯官無識阿剌比字者。須由四人譯本鈔出。故譯者具在而不能譯。亦一憾事。俄德英法皆鈔錄其書。存官書庫。阿剌比文於字之上下。加點分音。故經寫易辨。陽俗有地理志一卷。已久佚矣。又書中兼引天方教。沿襲古上帝同一稱。此猶蒙古源流之編敍羅氏今並不譯。其書備敍蒙古部族。元帝先系。元太祖一生事迹。此有俄人貝勒津譯本。爲得最

由是。太宗、定宗、憲宗三朝紀述已略。四人多集所有譯采。據云。太宗誠金之事。不如元史之詳。定遠二朝。有可據以補證元史者。故今譯多集書爲定。蓋本紀補載。能無大宗。世祖、成宗二朝。尤略。而西域宗王。則自旭烈兀以至合贊。皆各爲傳。紀事特詳。由於身仕宗藩。見聞親切也。多集所著旭烈兀以至合贊諸傳。皆本其書。自合兒班荅以下。則剿襲西域人記載。文雖卻大遜於前。拉施特相合贊。後相其弟合兒班荅。書成於合兒班荅時。後爲不容因所殺。俱見諸王傳。

阿拉哀丁阿塔馬里克志費尼、阿塔爲大業里克書名。見元史。西域志費尼地人。以地爲名。其父巴海勒丁謨罕默德。志費尼仕於蒙古。元史。憲宗元年。以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斷事官。省事。法合魯丁佐之。法合魯丁、卽巴海勒丁之異譯。志費尼曾侍其父入覲和林。旭烈兀西征。從軍主文牘。報達既平。令爲地方大吏。著有書二卷。前紀太祖末十年及太宗、定宗之事。提兀、西遼、貨勒自彌之事。太祖、太宗兩世用兵西域之事。後半紀旭烈兀滅木剌夷之事。書至宋理宗寶祐五年。卽憲宗七年而止。續之者瓦薩甫。拉施特紀西域之師。爲舉書所無。蓋出於此。多集所紀西域始末。亦本之此。

瓦薩甫、亦西域人。名阿卜圖拉。字瓦薩甫。以字行。受知於拉施特兒哀丁。以文學躋於宗王合兒班荅。授之官。著書五卷。以續志費尼。皆紀西域宗藩之事。多集所著宗藩列傳亦本之。

訥薩忽、失以切　阿剌比人。生於訥薩之地。故稱之曰訥薩忽。希哈濟哀丁謨罕默德。乃其名也。先爲喀爾喀部長官。西域故王之子札剌勒丁自印度西歸建國。辟爲幕府官。太宗之世。遣將西征。札剌勒丁死。爲傳紀之。書名西雷士斯蘇爾灘。只拉兒哀丁忙果必爾體。西雷士斯、釋義爲傳。徐詳西域傳中。此書亦爲多集所本。

阿黎意本阿拉育勒體耳、西域毛夕耳部人。省文稱阿黎毛夕耳。卽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毛夕里。常奉其部主之命。使於報達。著書首言開闢以來。天帝肇生人類。皆誤罕默德教中之語。末數卷言蒙古入西域。而哲別、速不台一軍入西域之西北。侵角兒只國。滅失兒湯國。以臨高喀斯山等事爲備。蓋毛夕耳部壤

地相接。見閻易詳也。書名畧密兒伍殷台白兒力克。上五字義爲聚。下開史。今惟存後六卷。藏於法都。多桑

清紀曾遠三續西北邊陲之事。亦多本之。以上皆見多桑書內引用書目。

阿卜而戞鍋、蒙古人。北赤斡孫。明崇禎末年爲峨海之前機窪部主。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之花剌子模地。

元初西域王之舊部在焉。機窪、或作其瓦。或作基發。本城名。後以城名爲都名。其所著書。本於拉施特兒丁。而畧其大略。意在詳論蒙古先世。然大率引援天方教語。不足徵也。書用突厥文。名曰遮臣里。蓋突厥而克。猶言突厥族譜。俄羅斯人戴美桑譯以法文。西人無厥字音。故突厥轉爲突而克。當云突而厥。

多桑、歐羅巴人。不詳其著籍。通阿剌比、土耳其等文字。著有土耳其史、蒙古史。嘉慶年間成書。其蒙古史。道光初年重刊於和闐。又重刊於法京巴黎。自多桑書出。西人考元事者。接踵迭起。皆稱引多桑。先求其書不可得。得今英人霍兒渥特書譯之。意未安也。復譯德人華而甫之書。繼於德國搜得官舍假得多桑舊本。譯以互校。乃知華而甫書好逞臆見。引述舊說。往往改易失眞。霍兒渥特書本於多桑。而蒐羅過繁。胸無斷制。異說叢積。輒自矛盾。求述作之才於侏儒之文。亦大難矣。書中補傳。悉本多桑。開引他說。拔都西伐。則華而甫敍述轉詳。且多出於西國當時文報記載。故亦本之。此外又有德人哈木耳。著書論蒙古事。披沙揀金。偶然得寶而已。若駙馬帖木耳補傳。則雜采兩人所譯西域人著述。以繁先不備載。哈木耳論多桑所著西域人名有丁字者多作屋丁。訓寔丁之解。爲信本敎理。有丁必有寔。若作屋丁則抹煞寔字音矣。曾訪波斯使臣其說亙然。並嘗云寔而丁只是知元史人名譯音不歸也。

貝勒津、俄羅斯人。專譯拉施特之書。其書自序謂欲全譯。然僅成太祖本紀、蒙古部族考數種。凡三卷。曾中本紀譯證、部族考證本之。又有俄人哀忒德者。不甚可從。詳譯證小注。

元史譯文證補目錄

卷一上……一

太祖本紀譯證上

卷一下……五三

太祖本紀譯證下　附太祖諸子補輯　太祖諸弟世系　太祖后妃皇子公主考異　太祖年壽考異

卷二……一一七

定宗憲宗本紀補異

卷三……一二九

后妃公主表補輯
卷四……一三三
尤赤補傳　附史傳考誤
卷五……一四三
拔都補傳　弟伯特克附
卷六……一六五
忙哥帖木兒諸王補傳
卷七……闕
察合台諸王補傳　闕
卷八……闕
旭烈兀補傳　闕
卷九……一七五
阿八哈補傳
卷十……一八七
阿魯渾補傳
卷十一……一九三
合贊補傳
卷十二……二〇九

合兒班荅補傳
卷十三……二三三
不賽因補傳　闕
卷十四……二四三
阿里不哥補傳
卷十五……一六五
海都補傳
卷十六……闕
帖木耳補傳　闕
卷十七……闕
闊克咎帖木兒補傳　闕
卷十八……一七五
哲別補傳
卷十九……一八七
速不台傳注　闕
卷二十……一九三
昌思麥里傳注　闕
卷二十一……二〇九

郭寶玉郭德海傳注　闕
卷二十二上……一四五
西域補傳上　附考元史本紀
卷二十二下……一七九
西域補傳下
卷二十三……二〇七
報達補傳　附考
卷二十四……三二七
木剌夷補傳　附歲里補傳
卷二十五……三七七
克烈部補傳　闕
卷二十六上……闕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上
卷二十六下……四三三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下　附滙河考
卷二十七上……四〇五
西域古地考一
卷二十七中……四一七

西域古地考二
卷二十七下……一四五
西域古地考三
卷二十八……闕
蒙古部族考　闕
卷二十九……四五一
元世各教名考　附景教考　天方教附考
卷三十……四六九
舊唐書大食傳考證

元史譯文證補卷一上

兵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加三級臣洪鈞撰

太祖本紀譯證上　元成宗時西域宗王合贊合拉施特修史敘述太祖事迹頗詳西人多稱舊書采摭其說則有去取又多闕入元史譯掩蘆山眞圖俄人真武經書自訂取本拉施特修仍時闕雖他說其人文理深邃譯述多誤但宜節取未足深駁最後乃得俄人貝勒津之書剛誠齋守拉施特其自序頗述句逐段補譯無淺釋無改易蘆山眞圖一且豁然拉施特自謂親見本朝諸臣史筭依據成書今以元史親征錄元朝史較之則尤與親征錄符合用知親征錄實由脫必赤顏譯出當日金匱副本必然頗及宗潢香則夷狄文東西異地何以不謀而合若此系其中軼事異揭往往不見他書惟見諸史人名之眞而譯史乃於元史者亦足證其紀錄之失懵西域之師所載事實雲自來舉書所未見當係脫必赤顏稱其簡略而蓋宗時四域人志費尼已有著述拉施特取以補入也然記事可以加詳闕年不敢立異故拉施特書內年分與元史親征錄相同而多參差所記西域之師則多本志費尼年分往往與史錄不合又以證郎其特謂塔記所云辛巳歲者將兵迫算端汗至印度壬午班師爲得實也元史疏簡親征錄加詳亦過多難疑句讀諸史最完善然征伐大事節畧併往往畧事詳論次太祖事迹宜於諸史折衷今得此書是非同異可證明乃知當事所目弗篤論矣拉施特書屬西傳抄不免舛誤又經重譯轉恐重譯譯述不敢文人名地名部族名不能改管窺僅矣

自來突厥屈各族以及蒙兀爾。四人帶鄉而兗鄧之土耳其即突厥之本音土耳其使臣謂曰突厥之本音土耳其即突厥之轉也蒙古本稱蒙兀見譯所著塞草佛洪皓松漠紀聞引之洪方言甚有實字宜輕讀即都奧蒙文之忙兀勒詳蒙古考突厥疑即元世突厥已久遠而西域史猶列蒙古於突厥族類中從其朔也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贈西域人詩注引唐開元國勅碑謂突厥部之遺俗謂呼其可汗之子弟爲特勒特勤字也豫耶山詩注突厥謂部族遺族至今亦呼其領袖爲朱耶紇吐撥賀序謂突厥部遺俗呼今之黃色桃花馬爲吐撥後突厥三衛皆各有君長不受一共主約束先時乞伏人入山避難亦所恆有疏與突厥同出一源亦未可知至於化鐵成路則語涉不經然乞伏特之姓根據也此又未可以其不經而刪之也徐星部族考。

蒙兀之出阿兒格乃蒙北後人最著稱者曰孛兒特赤那妻子甚多長娶曰郭斡馬特兒。譯史蒙文作孛兒帖赤那蒙古源流作布爾特赤諾音赤顏譯史訛作孛端察兒則其世次多歷年所敗於鄰部惟云吐潘發博位爲臣篡其孛子布爾特赤諾音赤顏入山避難亦所恆有疏與突厥同出一源亦未可以其不經而刪之也徐星部族考。

赤那蒙阿馬闌勒爲狼鹿相配而生人蒙古語狼曰赤那據此則以狼鹿爲名非即獸也辨見譯史注蒙兀則其世次多歷年所敗於鄰部惟云吐潘發博位爲臣篡其孛子布爾特赤諾音赤顏入山避難吉斯海東行至拜喝勒江所思之布爾干喝勒江所思之布爾干喝勒江所思之布爾干

曰。我如不耐寡居。必不再醮。而爲此曖昧事乎。斯蓋天帝降靈。欲生異人也。不信。請伺察數夕。以證我言。

衆曰諾。黎明時。果見有光入帳。片刻復出。衆疑乃釋。（譯史但記訥子之語。源流。皆其族傳說。等。與此略同。元史。白光自天窗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謁臥榻。源流訓夢一節。俾男子。與其名訓即人參草。恐不足據。）既而擧三子。曰不裘哈塔吉。其後爲哈塔斤氏。曰不固撒兒只。其後爲撒兒助特氏。曰孛端察兒。其後爲孛兒只斤氏。孛兒只斤。釋義爲灰色目睛。以與白光之神人同也。

三子名氏族名。與譯史源流大同小異。自以譯史爲準。孛兒只斤爲睛。無考。拉施特書皆無。案博雅青也。博雅。孛兒青。近

譯音蓋遠史裴拜性超兒二子曰敖麥乃曰滅篾斯此與祕史皆無區別新譯字音。蒙兀稱布塔禿裡有九子。可爲史裴敖麥乃六董卽拙勒黑領昆收婚爲妻所生二子之後上文云赤尼思卽赤那思譯音見部族卷

子之證特增三子耳祕史只二子而蹙平土敦七子大率史裴敖必乃六子之名據此可證其誤

皆聰明武勇後裔各爲支派。丁口滋蕃。前五子皆正室生。六子以下庶出。長子札克蘇。其後爲那塔勒氏、烏魯特氏、忙兀特氏。裴葛朮虎此作札克蘇對音那塔勒卽那牙勒下文亦作那牙勒史裴作那哈合兒烏魯忙古二族元史元人文集

岩峭剌瓦八都兒之後卽祕史之納臣拉施特所謂豬誤

札克蘇長子布命。布命長子朮赤冶。朮赤冶長子麥兒吉歹。麥兒吉歹長子烏喀必姬。與咸吉思汗之子共嬉戲。托遜乃次子八林昔剌禿合朱。來言後人氏族史裴名異。八林昔剌禿合必赤之名乃見於此可疑。

烏勒姆長子察丹札爾。察丹札爾長子台柱。台柱長子乞班尼。與咸吉思汗之子共嬉戲。三子哈出里。其後爲巴魯剌思氏。裴作合魯勒同爾馬帖木兒傳亦載先世哈出里與哈不勒汗爲兄弟此是蹙元史之是祕史之非

哈出里長子愛兒敦笁巴魯剌。祕史有額兒點圖巴魯剌昔卽此人

愛兒敦笁長子脫丹。祕史有脫朶延巴魯剌

脫丹長子朮徹野。朮徹野長子攸洛堪哈力赤。與咸吉思汗之子共嬉遣使往。哈不勒汗他往以避之。使者歸。遇諸塗。挾以入朝。中道遇其讎。

歹謂彼無好意。因賄良馬。俾乘間逸脫。比至夜。金使以索縶其足。不得逸。次日晝時。始得閒疾馳而返。金

遇甚優。金人多詭計。哈不勒汗常恐飲食中毒。筵宴時。每托詞沐浴而離席。嘔吐食物。乃復入席。衆皆掩

其欵嘆過人。一日酒酣。鼓掌歡譁。捋金主鬚。廷臣怒其失禮。金主不怒而笑。哈不勒汗愴恐謝罪。金主謂

小過。釋不問。仍厚贈遣歸。金之大臣謂縱此人將爲邊患。遣使要以返。哈不勒汗不從。辭意强橫。金主再

遣使往。哈不勒汗他往以避之。使者歸。遇諸塗。挾以入朝。中道遇其讎。其語達好友也。

歹謂彼無好意。因賄良馬。俾乘間逸脫。比至夜。金使以索縶其足。不得逸。次日晝時。始得閒疾馳而返。金

使追至。哈不勒汗姊黃台火魯剌思氏居金使於自居之新帳。哈不勒汗告其婦及其部衆。不殺此虜。我

不免於難。汝等不助我。則我先殺汝等。衆諾。殺金使。未幾。哈不勒汗病卒。哈不勒汗六子。出一母。母曰蔑

阿忽郭斡翁吉拉特氏。上文闊台或是闊寔。其弟賽因特斤遊疾。聘塔塔兒巫者。巫者乞兒奇兒布圖依治之。不效而卒。

殺巫者。塔塔兒人怒。以是搆兵。哈不勒汗六子。助母族與塔塔兒戰於貝爾色夷爾端之地。合丹把阿禿

兒剌塔塔兒酋木禿兒把阿禿兒。中其鞍及其馬。木禿兒墜騎致傷。醫治一載方愈。繼戰於攸剌伊拉克。

復戰於開爾伊拉克。木禿兒究爲合丹所殺。其後俺巴該娶蔑於塔塔兒。祕史云蔑女。部人乘機報怨。併烏勒

巴兒哈合捴之。以獻於金。實是兩次。省文併爲一次。金人正以殺使爲忿。乃製木驢。釘之於驢背。金設此刑。以治遠人

之不服者。將臨刑。俺巴該遣從人布勒格赤祕史卷一作巴剌合赤別速氏卽此人也。告金主曰。汝非能以武力獲我。乃藉他人

之手。又置我於非刑。我死則合丹太石、布苔、忽都剌哈汗、也速該把阿禿兒父子。必復汝仇。金主曰。汝爲

乞保誤耕

次把兒坦把阿禿兒。從祕史宇音今與國之馬加部實是東方族類卽元史之馬札兒其人稱巴圖爾者如把阿禿兒是見祕史譯字必非率爾操觚

卷一注

有子名泰出。祕史薛徹別祕察出同父此異表作忽都荅昧蘇兒

五忽都剌哈汗。長子捴赤罕。率部下千人從成吉思汗。次子阿勒坦。叛附汪罕。本紀忽都剌裴祕史忽都荅別乞合罕祕史尙有次子吉兒馬兀此脫

斤又史裴祕史皆有忽都而此無之

六徒丹斡赤斤。裴脫端斡赤斤祕史脫朶延斡惕赤

哈不勒汗威望甚盛。統轄蒙兀全部。是時始有汗號。本紀於爲不律下獨加寒字卽汗也

金主問其名。召至。證之不服者。將臨刑。俺巴該遣從人布勒格赤祕史卷一作巴剌合赤別速氏卽此人也告金主曰。汝非能以武力獲我。乃藉他人之手。又置我於非刑。我死則合丹太石、布苔、忽都剌哈汗、也速該把阿禿兒父子。必復汝仇。金主曰。汝爲

此言可以告汝族衆我不畏也縱布勒格赤予以馬使歸馬不良於行過朶兒弈部暗假馬不允步行歸告族衆會議復仇以忽都剌爲汗入金界敗其兵大掠而歸（參絕域征錄忽都剌事十七年不惟蒙古人言之舉諸亦然之證續綱目謂大金國志所紀宋寧宗紹興十七年金熙宗皇統七年之事綱目云蒙古益強兀朮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議和割國平河北二十七關與之蒙古遣平羊米豆且貢其長結屬學極烈自稱大蒙古國皇帝改元天興又案續綱目紹興七年亦紀金伐蒙古爲戶胡沙虎擁逐而還蒙古追擊之大敗其衆於海濱亦出大金國志兩役相距十年諸多漏百則後役也譯史於忽都剌稱爲合撒因城史亦然合撒卽可汗爲帝稱自稱皇帝之說確有可徵惟忽都剌與蒙古先時文有國語忽魯勃極烈譯言大長官之稱非其名綱目之官來晰改元天興一說宋孟珙蒙韃之號蒙古先時不聞漢字無符籙文者改元建號將安用之說見蒙韃備錄蒙韃當是蒙兀之訛方輿紀要謂西平河卽黃河以地勢度之當是也）忽都剌哈汗最勇蒙兀有歌曲稱其擊香洪大隔七嶺猶聞之力能折人爲雨截每食能啗一羊日暮猶出臂鷹而獵遇朶兒弈人欺其無從者追捕之忽都剌逃馬陷於淖自馬背躍登彼岸追追者去乃拔馬於淖乘以歸家人始聞信以爲必死其婦獨不謂然既而果歸且曰我今出獵而徒手以歸無以對衆復入朶兒弈牧羣驅其馬以返也速該等已設篷祭奠見其無恙則大喜撤祭筵共享其歸以爲我冒不諱把兒坦把阿禿兒爲咸吉思汗之祖蒙兀稱額不干長妻蘇尼吉兒夫人巴兒古氏（卽巴兒忽）長子蒙格禿乞顏（秘史音同史表蒙哥瞞黑類源流孟格圖徹辰又西域史云蒙格禿斑點也項圍有大斑點故名元史譯解孟格圖據此也解同）有子甚多長者曰程克索特率衆格禿乞顏族衆以助十三翼之戰（程克索特亦爲氏族名疑卽秘史卷四之敞失兀惕）有二子曰古赤諾延曰莫克圖把阿禿兒今此族人大半在奇卜察克從托克托（卽滅亦後王殺）亦有在可汗處服官者（此可汗指成宗）把兒坦次子揑坤太石太石之孫出於乞朶（甚長）塔塔兒獲其二酋曰帖木眞兀格曰庫魯不花（親征錄帖木眞幹忒忽魯不花秘史帖木眞兀格魯里不花）回軍駐於迭溫布兒答克之地（親征錄鉄里溫發陀山秘史迭里溫孛勒答黑山秘史合是西人譯漢字音往重讀成克華言謂山名西域史謂地名咸此處以山名爲地名也俄羅斯人訪查其地在斡難河右岸今地名猶如故在拉克圖拉耳河洲之上十四英里）遇蔑兒乞惕部人脫黑脫阿（即後太祖）生子手握凝血色如肝面堅面目有光因名曰帖木眞以志武功也速該轄怎倫爲族有隱忌者蒙兀俗諺謂族人如蠅語有由也故其卒後事變即生帝自幼年至四十一歲壹遭危難國史敍述甚略復不依時序紀事至四十一歲始循編年之例故早年事迹不能詳今自也速該卒之猪年起至虎年止（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凡二十八年據國史紀事如下帝十三歲遭父喪居於斡難克魯倫兩河間地

乞歹後王塔下（史裏答里眞其子大納耶耶卽此寬闊壁譯作答納兒亦隱與大納耶音絕近）答力台又有後人曰布爾罕從旭烈兀至西域不能與旭烈兀之子）布爾罕可以並坐布爾罕子庫魯克又有布拉兒赤乞要特在親王並坐旭烈兀謂諸王年少（當卽指旭烈兀之子）布爾罕可以並坐布爾罕子庫魯克又有布拉兒赤乞要特在阿爾渾駙下張大壁亦答力台後人也速該爲成吉思汗父蒙兀稱父曰額赤格長妻訶倫額格訶倫額格者訶倫之於塔塔兒乞濫流謂尊之於塔塔兒人而親征錄西域史不載濫元時實付史館刪去此事或出親傳故國史不采濫流云郭勒郭瑪特氏（郭史斡勒豁勒氏譯史音是）翁吉剌分族詳部族考）生四子無女女皆異母出長子成吉思汗次木尤赤哈薩兒三哈準四帖木哥斡赤斤又有子別勒格台異母出人異視之不與四子等（原文此下歷敍大祖四弟後裔及太祖妻女今別記於後以清眉目別勒格吉母名秘史不載其氏族式來可據續濫謂是原脫所生恐誤又濫流尚有拍克特爾秘史作別克帖兒皆謂太祖與哈薩兒殺之或是國史諱皆敬不載）帝生於豬年合黑蚩拉厥五百四十九年至五百六十二年又爲豬年是年也速該卒（以下皆從元史稱帝書文黑蚩拉厥卽天方厥西域史及他譯錄通不謂太祖生於豬年死於豬年父沒亦在豬年得證七十三歲與元史秘史後據此則太祖生於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十三歲襲祖爵爲率宗乾道三年丁亥也秘史源流皆謂襲祖爵不載當是闕史闕言）先時蒙兀不諳厥算故帝誕生月日無知之者惟今可汗（指成宗）壁近臣大臣皆知帝誕足七十二歲未足七十三歲而崩亦豬年在秋月中甫過望日以此推之亦當生於年中當豬年時也速該戰敗塔塔兒獲其二酋曰帖木眞兀格曰庫魯不花（親征錄帖木眞幹忒忽魯不花秘史帖木眞兀格魯里不花）回軍駐於迭溫布兒答克之地（親征錄鉄里溫發陀山秘史迭里溫孛勒答黑山秘史合是西人譯漢字音往重讀成克華言謂山名西域史謂地名咸此處以山名爲地名也俄羅斯人訪查其地在斡難河右岸今地名猶如故在拉克圖拉耳河洲之上十四英里）遇蔑兒乞惕部人脫黑脫阿（即後太祖）生子手握凝血色如肝面堅面目有光因名曰帖木眞以志武功也速該轄怎倫爲族有隱忌者蒙兀俗諺謂族人如蠅語有由也故其卒後事變即生帝自幼年至四十一歲壹遭危難國史敍述甚略復不依時序紀事至四十一歲始循編年之例故早年事迹不能詳今自也速該卒之猪年起至虎年止（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凡二十八年據國史紀事如下帝十三歲遭父喪居於斡難克魯倫兩河間地

時主泰亦赤兀部者塔兒忽台哈剌兒禿克忽力兒把阿禿兒。（錄作超烈部）族衆盛強。聚帝之幼而他族亦多叛去。帝哀留之。不從。答以蒙兀俗語。詞意決絕。不顧而去。（即所謂木已成石已碎等語也）誾倫額格自持禿克。（史錄所謂雕旗也）祕史錄文列入泰亦赤族內。當以史錄之言爲是。亦將圈子。會長則居圈子之中。帝軍第一翼。（征錄稱翼古文）爲誾倫額格幷其族斡勒忽闊人。（即斡勒紇訥之變文）二翼爲帝及帝之子弟。與其從人。幷各族之子弟。（即親征錄已有三翼此與）三翼爲撒赫哈滙之後人布拉柱把阿禿兒。（見前）又有客拉亦特之分族人。又阿答兒斤人。將曰木忽兒忽闊。又火魯剌思人。將曰察魯哈。（此翼詳見親征錄哈單即哈兒忽闊錄作木兒忽好闊譯將忽兒二字倒置察魯哈當即察忽闊錄爲部名統考東西著述無此名未見客亦特與晉遜敦帝近戚是西域史誤以人名爲族名下文木忽兒忽闊與上文布拉柱皆阿答兒斤人翻玩親征錄文義以合此書當是舛增初來布拉柱把阿禿兒。（見前）又有客及札剌亦兒人。撒合老人。（即史錄之蘇剌海祕史作蘇剌合老人翻不干即老人之訛）不干脳後中矢。（即史錄之蘇剌海祕史作蘇剌合老人翻不干即老人之訛）四翼爲蘇兒壑圖諾延之子得林赤。並其弟火力台。及博歹阿特人。（原注乞顏族名非人名惟蘇兒壑圖與鮮明兒字音雖合）五六翼爲莎兒哈禿月兒乞之子薛徹別乞。幷其從兄弟豁出。及札剌亦兒人。莎兒哈禿（原注莎兒哈禿爲貞上有祀統之謂乞納特月兒斤即莎兒哈禿族內案莎兒哈禿月兒乞爲人名見上既稱月兒斤氏不應復稱莎兒哈禿親征錄有札剌兒部又有阿哈部從來見此部名或即莎兒哈禿之訛又錄之七翼忽都徒忙納兒之子云云無可揣合案上文豁兒合之父爲超禿黑禿蒙古兒與忽都徒忙納兒音類疑子名仍不能協合也）七翼爲渥禿勒忽都朵端乞。（原注乞蒙特人）及其隸人搠赤塔兒。（親征錄祕史字音皆相類原注札剌亦兒人即爲海都幷爲叛據者）紿古察兒來掠其馬。搠赤塔兒覆勒罷馬群中伴臥。俟其行近。射之死。札木哈以爲恐。遂與泰亦赤兀合附。又有亦乞剌思兀魯特。那牙勒。火魯剌思部皆合兵。（錄作入谷剌厲。又錄有巴鄰此無）先是。（原文此處闕意各攔似太祖被掠即此合兵後事現征錄敘此節稍明晰必無遺漏或西域史之誤或譯者之誤皆不可知而敘兒干失剌之救太祖即爲下文赤老溫來歸張本亦不可以不記或視征錄記於後而四域史移於前也因加先是以期與史錄相符原文無之詳述於此）帝麾隄於泰亦赤有一次爲掠去。桎其項。速兒都思人鎖兒干失剌救之獲免。（詳見速兒都思部族考）數年之久。歷過艱險。天佑安全。而部族來歸者且日衆。及是札木哈與泰亦赤兀等部。集兵三萬爲更都赤那。烏魯克勤赤那之後。努古思人。（此翼無考二族名亦無考惟祕史有十速客假即此族名詳部族考祕史注）十二翼爲答忽巴阿禿兒及晃火攸特人。速客特人。（此二翼與錄全合）忽都剌子。（此翼可證親征錄之宋翼其云蓮相赤翻則更端未知即此人否也）十二翼爲答忽巴阿禿兒及晃火攸特人。速客特人。（此二翼與錄全合）忽都剌子。（此翼無考惟祕史有十速客假即此族名詳部族考祕史注）十二翼爲答忽巴阿禿兒及晃火攸特人。速客特人。（此二翼與錄全合）忽都剌子。（此翼無考惟祕史有十速客假即此族名詳部族考祕史注）十二翼爲答忽巴阿禿兒及晃火攸特人。速客特人。（此二翼與錄全合）忽都剌子。（此翼無考惟祕史有十速客假即此族名詳部族考祕史注）

人百人十人。其爲十三古闌。（錄稱十三翼祕史蒙文稱古列額惕解爲圈子每即此古闌又連倫遂爲圈子古闌實即連倫各處方音有異音耳）昔時游牧部族皆圈合爲一圈子。會長則居圈子之中。帝軍第一翼。（征錄稱翼古文）爲誾倫額格幷其族斡勒忽闊人。（即斡勒紇訥之變文）二翼爲帝及帝之子弟。與其從人。幷各族之子弟。（即親征錄已有三翼此與）三翼爲撒赫哈滙之後人布拉柱把阿禿兒。（見前）又有客拉亦特之分族人。又阿答兒斤人。將曰木忽兒忽闊。又火魯剌思人。將曰察魯哈。（此翼詳見親征錄哈單即哈兒忽闊錄作木兒忽好闊譯將忽兒二字倒置察魯哈當即察忽闊錄爲部名統考東西著述無此名未見客亦特與晉遜敦帝近戚是西域史誤以人名爲族名下文木忽兒忽闊與上文布拉柱皆阿答兒斤人翻玩親征錄文義以合此書當是舛增初來布拉柱把阿禿兒。（見前）又有客及札剌亦兒人。撒合老人。（即史錄之蘇剌海祕史作蘇剌合老人翻不干即老人之訛）不干脳後中矢。（即史錄之蘇剌海祕史作蘇剌合老人翻不干即老人之訛）四翼爲蘇兒壑圖諾延之子得林赤。並其弟火力台。及博歹阿特人。（原注乞顏族名非人名惟蘇兒壑圖與鮮明兒字音雖合）五六翼爲莎兒哈禿月兒乞之子薛徹別乞。幷其從兄弟豁出。及札剌亦兒人。莎兒哈禿（原注莎兒哈禿爲貞上有祀統之謂乞納特月兒斤即莎兒哈禿族內案莎兒哈禿月兒乞爲人名見上既稱月兒斤氏不應復稱莎兒哈禿親征錄有札剌兒部又有阿哈部從來見此部名或即莎兒哈禿之訛又錄之七翼忽都徒忙納兒之子云云無可揣合案上文豁兒合之父爲超禿黑禿蒙古兒與忽都徒忙納兒音類疑子名仍不能協合也）七翼爲渥禿勒忽都朵端乞。（原注乞蒙特人）及其隸人搠赤塔兒。（親征錄祕史字音皆相類原注札剌亦兒人即爲海都幷爲叛據者）紿古察兒來掠其馬。搠赤塔兒覆勒罷馬群中伴臥。俟其行近。射之死。札木哈以爲恐。遂與泰亦赤兀合附。又有亦乞剌思兀魯特。那牙勒。火魯剌思部皆合兵。（錄作入谷剌厲。又錄有巴鄰此無）先是。（原文此處闕意各攔似太祖被掠即此合兵後事現征錄敘此節稍明晰必無遺漏或西域史之誤或譯者之誤皆不可知而敘兒干失剌之救太祖即爲下文赤老溫來歸張本亦不可以不記或視征錄記於後而四域史移於前也因加先是以期與史錄相符原文無之詳述於此）帝麾隄於泰亦赤有一次爲掠去。桎其項。速兒都思人鎖兒干失剌救之獲免。（詳見速兒都思部族考）數年之久。歷過艱險。天佑安全。而部族來歸者且日衆。及是札木哈與泰亦赤兀等部。集兵三萬爲更都赤那。烏魯克勤赤那之後。努古思人。（此翼無考二族名亦無考惟祕史有十速客假即此族名詳部族考祕史注）十二翼爲答忽巴阿禿兒及晃火攸特人。速客特人。（此二翼與錄全合）忽都剌子。（此翼無考二族名亦無考惟祕史有十速客假即此族名詳部族考祕史注）十二翼爲答忽巴阿禿兒及晃火攸特人。速客特人。（此二翼與錄全合）忽都剌子。（此翼無考二族名亦無考惟祕史有十速客假即此族名詳部族考祕史注）十二翼爲答忽巴阿禿兒及晃火攸特人。速客特人。（此二翼與錄全合）忽都剌子。（此翼無考二族名亦無考惟祕史有十速客假即此族名詳部族考祕史注）

太祖敗者誤也。祕史謂札木哈貴人。錄謂札木哈敗走。半途索狐。夫一時安得有如許之狐。供七十二鼎之食。恐是取譬拳拳。亦未元帥入鐵巒所。故誤史亦然。據史太祖。　泰亦赤兀

等族既敗。避面之林木中散居。此語與史錄之拳拳馬地廣民衆面內無統紀相類而相異　朱里耶人四百。以糗糧鍋帳不給。已鮮其半。帝壁

兒哲兒們山。錄有幹幹札勒馬思之野哲兒們即札勒馬惟上數字不能會意未詳孰是　設圍相值。朱

要以同宿。俟次日再獵。既分與飲食。次日獵。復驅獸向之。俾其多獲。朱里耶人感之。私相謂曰。泰亦赤兀

薄待我等。帖木眞與我素疏。乃如是厚我。眞人君之度也。歸途稱頌不已。其酋烏魯克把阿禿兒。即錄之玉徠拔

鄉。謀於別酋馬喝亦巴答訥。欲來從。錄云馬兒牙徠納　馬喝亦巴答訥曰。泰亦赤兀何恩於我。同爲宗族。何爲棄

彼就此。烏魯克把阿禿兒乃與圖該烏魯。即史錄之圖海答魯此書誤又誤分爲二人　自幹所都來歸。謂我等之來。如無夫之婦。

無主之馬。無牧之牛羊。所以然者。由我舊主長母之子虐害我也。貝勒泳譯語不可解。宜武雄所譯。與親征錄一致。今從之。其母之子一語。只能如此譯。遙若用俗語。

則云大太太之子。　故棄而來從。帝曰。我似熱窯。汝捽我髮以慢我。又托我頭以起我。即元集被奪而絕一語之異譯　我當悉力以助

汝矣。然其後朱里耶人復叛去。圖該烏魯爲忽敦忽兒章所殺。朱里耶部自是渙散。親征錄謂族人趁敗認兒章紹塔海答魯反側。殺之。

元史爲泰赤烏部人所殺。祕史卷五蒙文。泰亦赤兀族內有溜敦辭兒長之人。是爲泰亦赤兀人無疑。西域史乃謂蔑兒乞人。其誤顯然。

故刪。又原文下云。朱里耶酋長札木哈色辰。咸吉思忻酋約爲諸連。案西域史。誤以朱里耶與札只剌爲一部。詳見部族考。此處刪去而

附識其誤。　諸族皆謂泰亦赤兀無道。帖木眞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能東其衆以撫其下。皆相率欲附。速兒

都思人鎖兒干失剌台脫帝於難。其子赤老溫把阿禿兒。原譯赤老根　與亦速特人　即別速特。哲別。本在泰亦赤

兀部。後哈丹太石之子布答歷下。至是赤老溫來附。哲別則圍泰亦赤兀氏敗。遁由林中。無所得食。力乏

亦降。錄謂實以力弱故也。即此詳見泰連部族考及哲別傳　巴鄰部長遙兒哥圖額不干。史錄譯地名字音大同小異　幷其子納牙　句　阿剌黑。譯史納牙阿同

利黑。已擒泰亦赤兀會剛忽朱把阿禿兒、即錄之忽阿失拔都詳親征錄注　塔兒忽古哈剌兒禿克。將來獻。貝勒沒白注地名。文已不辨。案祕史親征

錄皆載此地名。字音相類。　中道復縱之去。惟父子來歸。上云已擒。查十三翼戰後未久之事。錄與祕史皆相大同小異。詳親征錄注。元初撰史官太祖本紀爲後來追證者。故年分未可盡信也。

來歸。錄與祕史更有殊別。千卿注。脫脫來歸。此失截。此下有太祖與戰一節。案祕史元帥與札罕不戰也。其下更有被仍以錯汪罕一語。汪罕統率蔑兒乞部多諸種主。圖有之衆。祕史舉衆失殺。附

地名據可證考。惟祕史卷四紮文。有古列勒古朵脫剌溪古兒。字音有相類處。或即此地　其後帝舉謾額格。及兀赤哈薩兒、斡赤斤、諾延。與月兒斤諸族。大

會於斡難河闊林木中。主酒者既行酒於薛徹別乞母。忽兒眞哈敦。復行酒於其次母也別該。忽兒眞見

也別該之酒不與衆同。故怒。以掌擡主膳者薛徹兒。原文譯述不甚了了。研究再三。乃是擡酒之異同。面非爭行酒之先後。史錄祕史共僅一擡。疑當是祕史爭先後之說。殆

非也。別該祕史作額別該。此作額母該。必誤。今改正。薛徹兒與禿邸兒失乞兒兒音類。錄云曾祕史云打此云掌擡。與祕史相類　薛徹兒哭而言曰。也速該、担坤太石去世。以致受人

之辱。帝母子不怒亦不言。此語爲諸書所無。然理應有也　別勒格台時寧帝馬。播魯掌薛徹別乞之馬。哈答斤人哈答克

貝爲播魯之從者。哈答克貝之名。諸書所無。史錄作播里。祕史作不里。此作播魯亦同。惟云播魯爲塞亦赤兀人。必誤。祕史云。是主兒乞氏。見於卷一。當是也。故闕。　來盜馬駹。原文云。別勒格台掌成吉思汗茶老溫馬。

何以云非老溫。不可解。祕史蒙文。赤勒不兒爲馬駹之解。乃恍然於赤老溫之誤。不同文之書。譯述之難如此。　別勒格台執之。播魯祖謹從者。斫別勒格台。破肩流血。左右

皆怒。別勒格台曰。我傷未甚。不可由我致原。然衆怒不可遏。折樹枝互鬪。勝之。脅忽兒眞、火里眞二哈敦。

塔兒叛會雇勤蘇里徒。與史錄、祕史字音大同小異　帝聞之。思乘此復前仇。自幹難河起師。招月兒斤來助。待六日不

至。乃率麾下迎擊。至滸勒佐。當即祕史滸勒札河之譌　殺雇勤蘇里徒。掠獲甚衆。得嬰兒銀搖車。及車中金繡被。祕史、大珠

被。蘇大珠案。此從異原注。當日衆古人素所未見。故珍異　金丞相奬其功。授帝爲察兀特忽里。史錄皆作察兀忽魯。祕史譯文作札兀忽里。案祕史作脫里。亦作脫悔。祕史則作脫將鄰。文則作札兀惕忽里。惕字不當去。詳祕史注　事定。欲與月兒

亦授客剌亦部長脫忽魯兒爲王。祕史、聖武列亦古類。史錄皆譯作望名脫里。亦作脫忽魯兒。蓋此作脫忽魯兒。譯音確而且備。餘詳部族考。　同時

斤人修好。餽以俘獲。月兒斤殺十人。奪五十人之衣騎。帝怒曰。昔者傷我別勒格台。與修好而不從。今又

與我之敵相合。面陵我。引衆越沙漠。至朵闌布勒答克之地。攻敗其衆。薛徹別乞奏出以其妻孥遁去。史錄

謂帝離下爲乃蠻所掠。蓋兵起。蔑史謂蔑兒乞小酋被掠起。此云餽俘起。三說各異。元史帥兵追之。祕史謂太祖與札合敢不迎擊蔑兒乞。此蓋兵臨沙漠攻之。祕史與錄皆是。此獨與本紀合。帝語亦與錄合。朵闌布勒答克地名。詳親征錄注。元初撰史官太祖本紀爲後來追證者。故年分未可盡信也。

來歸。錄與祕史更有殊別。千卿注。脫脫來歸。此失截。此下有太祖與戰一節。案祕史元帥與札罕不戰也。其下更有被仍以錯汪罕一語。汪罕統率蔑兒乞部多諸種主。圖有之衆。祕史舉衆失殺。附

歲於兔年。爲黑蓋拉麻五百九十一年。至豬年爲五百九十九年。自兔年起。豬年止。凡九年。丁卯至癸亥也遠此。

該與汪罕交好。常拯其難。帝亦稱之爲父。汪罕初默兒忽斯有二子。長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汗。次古兒罕。拉施特原注此是人名非略喇乞爾之古兒汗不可譯況。忽兒察忽思生數子。曰股忽魯兒。即汪罕。曰額兒客哈喇。曰札罕不。本名乞該。幼時爲唐古特所獲。受對而得是稱。人遂呼以爲名。此節事實所無。札罕不即唐古特吐蕃傳之贊悉諾之古兒汗不可譯況。忽兒察忽思生數子。長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汗。次古兒罕。拉施特原注此是人名非略喇乞爾之古兒汗不可譯況。忽兒察忽思生數子。曰股忽魯兒。即汪罕。曰額兒客哈喇。曰札罕不。本名乞該。幼時爲唐古特所獲。受對而得是稱。人遂呼以爲名。此節事實所無。札罕不即唐古特吐蕃傳之贊悉

敗績。其將的斤火里（向）亦七兒干約塔黑被殺。（此是證視征錄注。譯見錄注。）鮮昆馬傷。鬣被擒。而四將至。嘗博爾朮來時。恆多殺害骨肉。迫而投哈喇乞閭。我還其可久依之乎。阿勒屯阿速克泄其言。汪罕執伊勒忽禿兒、伊兒晃火兒、縛至帳下。汪罕責伊勒忽禿兒曰。（執二人前安一人與視征錄同。）吾等自唐古特來。中途作何語而遁背之乎。我乞帝良馬曰赤乞布拉。帝允之。且戒曰。是不可鞭。如欲速行。但以鞭擦其鬣。比至。見鮮昆失馬。亟以己騎與乘。而自乘帝馬。屢鞭之不進。忽憶帝戒。揭鞭察鬣。即疾駛如電。既敗乃蠻。盡返所獲以歸汪罕。汪罕大悅。使告帝曰。讎者衣食之絕。而我子帖木眞拯之。俾我之餒。衣我之裸。今又函我之難若此。我不知何以爲報。（結與視征錄同。）又召博爾朮往。時博爾朮在帝營。執弓守衛。以弓付人而自往謁。汪罕飽以衣一襲。命將十。（原書們忽兒原注們應兒爲器具名。較活盛爲大。）博爾朮受之歸。見帝。以離職守自請罪。帝獎其勞。令受餽。（此節所記多爲秘書所無。）是冬。聞托克忽八海牙。帝駐乞鄰界上察哈寨兒。（即史錄之徹徹兒山。案蒙古稱花音如徹徹。猶云花山。地近金界。可以考地。）率兵攻覆兒乞脅阿剌兀都兒、泰赤赤兀曾哈罕太石、塔塔兒二脅察忽兒、（句）開兒伯克。（察忽猛譯作開兒伯克。案上三人是證視征錄。惟末一人名大異。又錄清講塔塔兒部最。此乃有據。）是時四脅聚合一處。阿剌兀都兒爲之長。帝與戰於答闌捏木兒格思。敗之。兀赤、哈薩兒未與斯役。（可互證。）開誓別言。（錄者不解盟誓即歃血之者下案。此作誓別離。）翁吉剌部畔去。不告於帝。自率所部往攻。帝聞而賚之。翁吉剌部以無端被兵爲怨。遂合於札木哈。雄年。翁吉剌特、亦乞剌思、火魯剌思、朶兒弁、塔塔兒、哈答斤、撒兒助特諸部會於兀魯回河。（祕史音同。史錄作捷河。案今俄羅斯地圖。額爾古訥河東有支水曰呼倫。在呼倫湖東北。約三百餘里。水道提綱云。克魯倫河又折正北流。有根河自東南合活倫河等五水西北流來合。內府輿圖作根河。根也。掘也。皋也。捷也。刊也。皆譯音之異。祕史云斡難河沙漠中。帝與

抄兀兒上三字之訛。錄云。宋人火力古。此亦但譯。亦拙火兒舉。卽海剌兒。正河名。輟尼支河名。火魯舉。蒙古語謂小河。諸說征緬注多譯謂元史作暗思雅爾台。和雅暗思。原本也。此役無汪罕。益不及約會諸史參併記之。種種錯誤。而告變之人。僅舉一火力台。卽與此同。又離兒牛三字。可證引據異物。涉譯遠。此節不甚明晰。雜采多說。真訛變所歸。

楚兒只特河。 史錄兀魯回失遠。按卷五兀魯厥河失魯格勒只。皆地面此皆云河。與史錄同。字數與部史合。案帝自庚申年駐東末。遠薄居則此河亦當在東。水道提綱。薩河。土名烏爾茂河。源出案格薩濟山。曲曲而西。凡三百里。許經烏朱穆秦左異牧地。當左翼東六十里。折而西流。合色野爾濟河。南合音札哈河。賀爾洪河。入右翼界至克勒河。源出案格薩濟山。西有鄂爾茂河。境其游牧。錄於和里圖。淖爾。錄種又案方略作吳兒會。亦作烏爾會。卽兀魯回。河。卽此。色野爾濟。卽案岳爾濟山。名亦河名。念誦色野爾濟。卽成失遠。其故史錄哲爲河名。失魯格勒只。卽案岳爾濟之訛。部史謂地名。又中有格字。音不能相合。俄羅斯地圖。兀魯回。讀音鴉烏拉。半色野爾濟。作薩敕物。音。兩河會而爲涼爾。與游牧記合。與提綱不合。內府輿圖作烏爾揮河。形與俄圖略同。提綱所云。不盡符合。惟亦無確入之海爾。又成集句容郡王世勳碑。也只里王爲振王火魯哈孫所攻。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厥。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兀魯厥卽此河。與哈剌溫山相近。與遼東亦近。

率師攻察罕塔塔兒、案赤塔塔兒二部。 拉施特謂塔塔兒共六部。詳部族考。**禁止臨陣掠物。俟事畢均分。阿勒壇、火察兒、答力台斡赤斤遠令。帝令虎必來哲別。奪其所掠。以分於衆。三人由是懷恨思畔。是年秋。乃蠻酋不亦魯黑汗、蔑兒乞酋托克塔別乞、錄於此處亦蔑兒乞部長。撒兒勒特酋阿忽出把阿禿兒、衞剌特酋忽都哈別乞、暨朱兒斡哈答斤諸部。大會衆來攻。帝與汪罕先遣人於貴赤、即也干貴因都。撒克徹兒、即撒兒乞兒。赤兒海、即赤忽兒海。三地詳見錄注。乘高瞰望。自與汪罕離。兀魯回失魯。楚兒只特河。向汪古部地以行。近哈剌溫赤教。當即史之阿蘭塞。是山近金東北界。見前後注。汪罕子鮮昆在邊外。從而後。行及山隘。踰隘卽汪古部界。而不亦魯黑已至。見鮮昆軍。謂非下曰。此衆可狠而藏也。遣阿忽出把阿禿兒、此處又云是哈答斤人。實或則謂率哈答斤人。及托克塔別乞之弟忽都　拉施特謂托克塔子忽都。弟亦曰忽都。爲前鋒。猶未戰。而鮮昆軍已過山隘。至汪古部地。乃燔等軍從之。以巫術致風雪。云以石子盛水中。則雨雪。案方觀承松漠草詩注云。蒙古西域嶮陰。以桃達石沒水中。呪之。輒驗。倍達生毓羊腹中。圍者如卵。圍者如庭。在腎似鵝鵝。嗉者頁色石黃白。毓羊有此。則漸氣降。坐卽得者尤證。敵不能進。遂自山隘退回。行至奎騰之地。卽闊亦田之異文。案元史語解曰。奎騰。冷也。是地本寒。又遇雨雪。益增僵凍。合絕史觀之。此役敵兵未戰而潰。士馬僵凍。紛紛墮指。史錄謂大戰於闊奕壇。恐非是也。蒙古游牧記。蓋尼特左翼旗東北四十里有案山。蒙古名斡騰。似卽是地。

鑒山澗。不復能成列。札木哈率衆來應。見事敗。卽退掠諸部之先立已爲汗者。繼乃歸於帝。 案成宗紀云。卽掠哈答斤等部。衆可證明史錄。雖情節閒有不詳。而考地之功。則參擊者所未及。

之地。 原注。是地謂古時蒼青剌特駐冬之地。冬無水。以雪爲水。其後呼必賚可汗敗阿里不哥於昔木兒台。亦雖岡兒卻。卽海剌兒。正河名。輟尼支河名。火魯舉。蒙古語謂小河。諸說征緬注多譯謂元史作暗思雅爾台。和雅暗思。原本也。此役無汪罕。益不及約會諸史參併記之。種種錯誤。而告變之人。僅舉一火力台。卽與此同。又離兒牛三字。可證引據異物。涉譯遠。此節不甚明晰。雜采多說。真訛變所歸。**犬年。壬戌。史錄自此始有紀年。帝自兀魯回失魯楚兒只特河。** 史錄兀魯回失遠。按卷五兀魯厥河失魯格勒只。皆地面。此皆云河。與史錄同。字數與部史合。案帝自庚申年駐東末。遠薄居則此河亦當在東。水道提綱。薩河。土名烏爾茂河。源出案格薩濟山。曲曲而西。凡三百里。許經烏朱穆秦左異牧地。當左翼東六十里。折而西流。合色野爾濟河。南合音札哈河。賀爾洪河。入右翼界至克勒河。源出案格薩濟山。西有鄂爾茂河。境其游牧。錄於和里圖。淖爾。錄種又案方略作吳兒會。亦作烏爾會。卽兀魯回。河。卽此。色野爾濟。卽案岳爾濟山。名亦河名。念誦色野爾濟。卽成失遠。其故史錄哲爲河名。失魯格勒只。卽案岳爾濟之訛。部史謂地名。又中有格字。音不能相合。俄羅斯地圖。兀魯回。讀音鴉烏拉。半色野爾濟。作薩敕物。音。兩河會而爲涼爾。與游牧記合。與提綱不合。內府輿圖作烏爾揮河。形與俄圖略同。提綱所云。不盡符合。惟亦無確入之海爾。又成集句容郡王世勳碑。也只里王爲振王火魯哈孫所攻。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厥。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兀魯厥卽此河。與哈剌溫山相近。與遼東亦近。**率師攻察罕塔塔兒、案赤塔塔兒二部。** 拉施特謂塔塔兒共六部。詳部族考。**禁止臨陣掠物。俟事畢均分。阿勒壇、火察兒、答力台斡赤斤遠令。帝令虎必來哲別。奪其所掠。以分於衆。三人由是懷恨思畔。是年秋。乃蠻酋不亦魯黑汗、蔑兒乞酋托克塔別乞、錄於此處亦蔑兒乞部長。撒兒勒特酋阿忽出把阿禿兒、衞剌特酋忽都哈別乞、暨朱兒斡哈答斤諸部。大會衆來攻。帝與汪罕先遣人於貴赤、即也干貴因都。撒克徹兒、即撒兒乞兒。赤兒海、即赤忽兒海。三地詳見錄注。乘高瞰望。自與汪罕離。兀魯回失魯。楚兒只特河。向汪古部地以行。近哈剌溫赤教。當即史之阿蘭塞。是山近金東北界。見前後注。汪罕子鮮昆在邊外。從而後。行及山隘。踰隘卽汪古部界。而不亦魯黑已至。見鮮昆軍。謂非下曰。此衆可狠而藏也。遣阿忽出把阿禿兒、此處又云是哈答斤人。實或則謂率哈答斤人。及托克塔別乞之弟忽都　拉施特謂托克塔子忽都。弟亦曰忽都。爲前鋒。猶未戰。而鮮昆軍已過山隘。至汪古部地。乃燔等軍從之。以巫術致風雪。云以石子盛水中。則雨雪。案方觀承松漠草詩注云。蒙古西域嶮陰。以桃達石沒水中。呪之。輒驗。倍達生毓羊腹中。圍者如卵。圍者如庭。在腎似鵝鵝。嗉者頁色石黃白。毓羊有此。則漸氣降。坐卽得者尤證。敵不能進。遂自山隘退回。行至奎騰之地。卽闊亦田之異文。案元史語解曰。奎騰。冷也。是地本寒。又遇雨雪。益增僵凍。合絕史觀之。此役敵兵未戰而潰。士馬僵凍。紛紛墮指。史錄謂大戰於闊奕壇。恐非是也。蒙古游牧記。蓋尼特左翼旗東北四十里有案山。蒙古名斡騰。似卽是地。**鑒山澗。不復能成列。札木哈率衆來應。見事敗。卽退掠諸部之先立已爲汗者。繼乃歸於帝。** 案成宗紀云。卽掠哈答斤等部。衆可證明史錄。雖情節閒有不詳。而考地之功。則參擊者所未及。**帝與汪罕同駐阿剌兒之地。冬。帝駐阿兒卻宏哥兒之地。** 原注。是地謂古時蒼青剌特駐冬之地。冬無水。以雪爲水。其後呼必賚可汗敗阿里不哥於昔木兒台。亦雖岡兒卻。卽海剌兒。正河名。輟尼支河名。火魯舉。蒙古語謂小河。諸說征緬注多譯謂元史作暗思雅爾台。和雅暗思。原本也。此役無汪罕。益不及約會諸史參併記之。種種錯誤。而告變之人。僅舉一火力台。卽與此同。又離兒牛三字。可證引據異物。涉譯遠。此節不甚明晰。雜采多說。真訛變所歸。**犬年。壬戌。史錄自此始有紀年。帝自兀魯回失魯楚兒只特河。** 史錄兀魯回失遠。按卷五兀魯厥河失魯格勒只。皆地面。此皆云河。與史錄同。字數與部史合。案帝自庚申年駐東末。遠薄居則此河亦當在東。水道提綱。薩河。土名烏爾茂河。源出案格薩濟山。曲曲而西。凡三百里。許經烏朱穆秦左異牧地。當左翼東六十里。折而西流。合色野爾濟河。南合音札哈河。賀爾洪河。入右翼界至克勒河。源出案格薩濟山。西有鄂爾茂河。境其游牧。錄於和里圖。淖爾。錄種又案方略作吳兒會。亦作烏爾會。卽兀魯回。河。卽此。色野爾濟。卽案岳爾濟山。名亦河名。念誦色野爾濟。卽成失遠。其故史錄哲爲河名。失魯格勒只。卽案岳爾濟之訛。部史謂地名。又中有格字。音不能相合。俄羅斯地圖。兀魯回。讀音鴉烏拉。半色野爾濟。作薩敕物。音。兩河會而爲涼爾。與游牧記合。與提綱不合。內府輿圖作烏爾揮河。形與俄圖略同。提綱所云。不盡符合。惟亦無確入之海爾。又成集句容郡王世勳碑。也只里王爲振王火魯哈孫所攻。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厥。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兀魯厥卽此河。與哈剌溫山相近。與遼東亦近。**率師攻察罕塔塔兒、案赤塔塔兒二部。** 拉施特謂塔塔兒共六部。詳部族考。**禁止臨陣掠物。俟事畢均分。阿勒壇、火察兒、答力台斡赤斤遠令。帝令虎必來哲別。奪其所掠。以分於衆。三人由是懷恨思畔。是年秋。乃蠻酋不亦魯黑汗、蔑兒乞酋托克塔別乞、錄於此處亦蔑兒乞部長。撒兒勒特酋阿忽出把阿禿兒、衞剌特酋忽都哈別乞、暨朱兒斡哈答斤諸部。大會衆來攻。帝與汪罕先遣人於貴赤、即也干貴因都。撒克徹兒、即撒兒乞兒。赤兒海、即赤忽兒海。三地詳見錄注。乘高瞰望。自與汪罕離。兀魯回失魯。楚兒只特河。向汪古部地以行。近哈剌溫赤教。當即史之阿蘭塞。是山近金東北界。見前後注。汪罕子鮮昆在邊外。從而後。行及山隘。踰隘卽汪古部界。而不亦魯黑已至。見鮮昆軍。謂非下曰。此衆可狠而藏也。遣阿忽出把阿禿兒、此處又云是哈答斤人。實或則謂率哈答斤人。及托克塔別乞之弟忽都　拉施特謂托克塔子忽都。弟亦曰忽都。爲前鋒。猶未戰。而鮮昆軍已過山隘。至汪古部地。乃燔等軍從之。以巫術致風雪。云以石子盛水中。則雨雪。案方觀承松漠草詩注云。蒙古西域嶮陰。以桃達石沒水中。呪之。輒驗。倍達生毓羊腹中。圍者如卵。圍者如庭。在腎似鵝鵝。嗉者頁色石黃白。毓羊有此。則漸氣降。坐卽得者尤證。敵不能進。遂自山隘退回。行至奎騰之地。卽闊亦田之異文。案元史語解曰。奎騰。冷也。是地本寒。又遇雨雪。益增僵凍。合絕史觀之。此役敵兵未戰而潰。士馬僵凍。紛紛墮指。史錄謂大戰於闊奕壇。恐非是也。蒙古游牧記。蓋尼特左翼旗東北四十里有案山。蒙古名斡騰。似卽是地。**鑒山澗。不復能成列。札木哈率衆來應。見事敗。卽退掠諸部之先立已爲汗者。繼乃歸於帝。** 案成宗紀云。卽掠哈答斤等部。衆可證明史錄。雖情節閒有不詳。而考地之功。則參擊者所未及。**帝與汪罕同駐阿剌兒之地。冬。帝駐阿兒卻宏哥兒之地。**

之地。 原注。是地謂古時蒼青剌特駐冬之地。冬無水。以雪爲水。其後呼必賚可汗敗阿里不哥於昔木兒台。亦雖岡兒卻。卽海剌兒。正河名。輟尼支河名。火魯舉。蒙古語謂小河。諸說征緬注多譯謂元史作暗思雅爾台。和雅暗思。原本也。此役無汪罕。益不及約會諸史參併記之。種種錯誤。而告變之人。僅舉一火力台。卽與此同。又離兒牛三字。可證引據異物。涉譯遠。此節不甚明晰。雜采多說。真訛變所歸。**犬年。壬戌。史錄自此始有紀年。帝自兀魯回失魯楚兒只特河。** 史錄兀魯回失遠。按卷五兀魯厥河失魯格勒只。皆地面。此皆云河。與史錄同。字數與部史合。案帝自庚申年駐東末。遠薄居則此河亦當在東。水道提綱。薩河。土名烏爾茂河。源出案格薩濟山。曲曲而西。凡三百里。許經烏朱穆秦左異牧地。當左翼東六十里。折而西流。合色野爾濟河。南合音札哈河。賀爾洪河。入右翼界至克勒河。源出案格薩濟山。西有鄂爾茂河。境其游牧。錄於和里圖。淖爾。錄種又案方略作吳兒會。亦作烏爾會。卽兀魯回。河。卽此。色野爾濟。卽案岳爾濟山。名亦河名。念誦色野爾濟。卽成失遠。其故史錄哲爲河名。失魯格勒只。卽案岳爾濟之訛。部史謂地名。又中有格字。音不能相合。俄羅斯地圖。兀魯回。讀音鴉烏拉。半色野爾濟。作薩敕物。音。兩河會而爲涼爾。與游牧記合。與提綱不合。內府輿圖作烏爾揮河。形與俄圖略同。提綱所云。不盡符合。惟亦無確入之海爾。又成集句容郡王世勳碑。也只里王爲振王火魯哈孫所攻。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厥。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兀魯厥卽此河。與哈剌溫山相近。與遼東亦近。**率師攻察罕塔塔兒、案赤塔塔兒二部。** 拉施特謂塔塔兒共六部。詳部族考。**禁止臨陣掠物。俟事畢均分。阿勒壇、火察兒、答力台斡赤斤遠令。帝令虎必來哲別。奪其所掠。以分於衆。三人由是懷恨思畔。是年秋。乃蠻酋不亦魯黑汗、蔑兒乞酋托克塔別乞、錄於此處亦蔑兒乞部長。撒兒勒特酋阿忽出把阿禿兒、衞剌特酋忽都哈別乞、暨朱兒斡哈答斤諸部。大會衆來攻。帝與汪罕先遣人於貴赤、即也干貴因都。撒克徹兒、即撒兒乞兒。赤兒海、即赤忽兒海。三地詳見錄注。乘高瞰望。自與汪罕離。兀魯回失魯。楚兒只特河。向汪古部地以行。近哈剌溫赤教。當即史之阿蘭塞。是山近金東北界。見前後注。汪罕子鮮昆在邊外。從而後。行及山隘。踰隘卽汪古部界。而不亦魯黑已至。見鮮昆軍。謂非下曰。此衆可狠而藏也。遣阿忽出把阿禿兒、此處又云是哈答斤人。實或則謂率哈答斤人。及托克塔別乞之弟忽都　拉施特謂托克塔子忽都。弟亦曰忽都。爲前鋒。猶未戰。而鮮昆軍已過山隘。至汪古部地。乃燔等軍從之。以巫術致風雪。云以石子盛水中。則雨雪。案方觀承松漠草詩注云。蒙古西域嶮陰。以桃達石沒水中。呪之。輒驗。倍達生毓羊腹中。圍者如卵。圍者如庭。在腎似鵝鵝。嗉者頁色石黃白。毓羊有此。則漸氣降。坐卽得者尤證。敵不能進。遂自山隘退回。行至奎騰之地。卽闊亦田之異文。案元史語解曰。奎騰。冷也。是地本寒。又遇雨雪。益增僵凍。合絕史觀之。此役敵兵未戰而潰。士馬僵凍。紛紛墮指。史錄謂大戰於闊奕壇。恐非是也。蒙古游牧記。蓋尼特左翼旗東北四十里有案山。蒙古名斡騰。似卽是地。**鑒山澗。不復能成列。札木哈率衆來應。見事敗。卽退掠諸部之先立已爲汗者。繼乃歸於帝。** 案成宗紀云。卽掠哈答斤等部。衆可證明史錄。雖情節閒有不詳。而考地之功。則參擊者所未及。**帝與汪罕同駐阿剌兒之地。冬。帝駐阿兒卻宏哥兒之地。**

人聞以爲寶。 阿剌黑因特見絕史。亦誤作因。錄云。其子亦剌罕。必是其妻阿剌黑。而誤其子亦剌罕。案文。亦阿二字。常互誤。**適牧人乞失力克　原誤乞。錄庫。** 送馬湩至帳外。聞

是語。以告其侶巴歹。巴歹往覘。則窩克扯闌子巴鄰苔延（當如諸史作納鄰答延）在帳外矙箭隊。聞父母之語而曰。汝等自泄機密耶。乃欲人爲猶豫乎。巴歹告乞失力克曰。信矣。即乘夜來告。（原注。今有貨騎自額爾齊斯至土魯番則汗騰格克答應孛魯此二人之後）帝亟移營。向失狩楚兒只仲山路以去。（上文作河名。此爲山名。則仍是色野爾濟之能。）分軍於卯溫都爾山後駐紮。汪罕兵自卯溫都爾之路。（諸史則汪罕兵在山前行故瞭望者無所見。）至紅柳林中。遇兀稱烏剛不兒罕。（當如諸史作忽剌安不剌合惕明茅元儀武備志。謂相方百紅曰伏剌案柳曰補兒哈可證。）

作趣制河下魯哈青近推裕二山係誤。蒙古游牧記。克什克騰旗西南四十三里有漠海。恩都爾山。案克什克騰牧地當潢河之源。案吉日圖喇木倫所謂圖拉河是也。在色野爾濟山西南。與上文情地近合。漠海合音如佛。諸史譯文亦作卯。亂義頗不好。疑都爾山。伊兒吉歹。諸史作阿勒赤歹。哈撒兒作阿勒赤歹哈撒兒。音近。見上文。伊兒吉歹之從者泰出欽巴魯歹（句）牙都兒正牧馬。（作亦吉歹牙的兒。疑作拳出欽巴魯。見以此擊之。則諸史譯撒兒吉歹。音義皆合。）歹音原譯欽巴魯歹。誤。見敵至。亟騎告帝。時駐哈闌真下三字。疑衍。哈闌真額列特。（諸史作合蘭真捏列斯。捏上五字合音爲哈蘭真。下三字爲沙陀之歸。疑作合蘭真。言叶。疑衍。又作哈蘭真沙陀。）日出時。倉卒備戰事。（諸所謂日衝山也。）慮衆寡不敵。謀於諸將。烏魯特將尤赤台以巾擦馬嘴而無言。忙兀特將忽亦兒答兒答以箭擊樹。我幟於聖騰之山。不幸陣沒。有三子在。惟我主憐之。（不明。）又往土拉堰禿朗古特。（即錄之禿烈堪。禿朗古。）後至哈卜察爾。（即阿不札。）而至右蘇兒涼爾。（即曲英兒澤。）以遇汝叔古兒罕。其時古兒罕在忽兒奔塔剌速特。（錄有塔剌速。諸史作忽兒班帖列速惕。字音全偏。）勢敗而遁。僅餘二三十人。自此入合申不復返。我父稔古兒罕之風。以復於汝。由是結爲語逑。我遂尊汝爲父。此有德於汝者一也。再者。父汪罕。汝叔古兒罕之地。（云是乞脳地。卽居於日入之地。隱沒於中。西遷在四故云。）汝弟札罕不在察當古特之地。以致叛來。彼欲來而覆兒乞迫之使不得來。我令我兄弟自護兒乞中救之。始得從察當古特之地以來。乃救彼之人。旋爲彼殺之人。則我又以汝故而殺我兄弟二人。此爲誰薛。徹別乞。我兄。泰出勒。我弟。此有德於汝者二也。（多桑譯或譯譯。諸譯徹。泰出往救。與元史同。貝勒津所譯。有貴解語。而二人往救之意。譯合當中。入後敍事。則爲親征錄獨得之證。用知史錄立言各異。而有本則同。泰出之名。此處獨增。足資元史名。此處獨增。足資元史錄疏通之或解大謬。於上文記事。與帝此言。不能處處吻合也。）再者。父汪罕。汝如雲中日影。緩緩而升。如火燄。緩緩而騰。以來就我。我不及半日。而使汝得食。不及一月。而使汝得衣。人間此何以故。汝宜告之曰。在木里察克速兒。（哀或譯譯此名。與諸史譯增克字。卽史錄木那察之役。）大掠覆兒乞之輜重牧畢。悉以與汝。故不及半日而饑者飽。不及一月而裸者衣。此有德於

敵兵能戰。此役爲帝一生有名戰事。蒙兀人至今稱道之。哈闌眞額列特地近乞脳國界。（此數語當是拉施特自注。）然汪罕軍勢仍盛。帝見不敵。亟引退。退後。都桑澤散。帝乃避往巴兒渚納。是地有數小河。而是時水涸流濁。僅可飲淖水。帝慮慨酌水。與從者鑿營。當日從者無多。稱之曰巴兒渚特。延賞及後世焉。（史錄言班朱尼河飲冰。智衆在逆使後。諸史同。）

汝者三也。攝者護兒乞在不兀剌客頓兒。原譯者誤譯。我使人往覘托克塔虛實。汝知有機可乘。不告於我而
又因汝阿勒揑爲忽都剌哈汗之子。勒汝爲主。而又不從。汝等必以讓我。我由汝等推戴。放思保祖宗之
自進兵。虜忽禿黑台哈敦。察勒滿哈敦。並其子忽圖赤老溫。取其輿帳。而無
土地。守先世之風俗。不使廢墜。我既爲主。此與錄語略異。則我之心。必以俘掠之餘帳牛馬。男女丁口。悉分於汝。
郊原之獸。合圍之以與汝。山藪之隈。驅迫之以向汝也。今汝乃棄我而從汪罕。三河之地。我祖質與。慎毋
令他人居之。此處譯語不明。依錄書之。又使告脫忽答兒曰。汝祖爲我祖俘爲奴僕。故我稱汝爲弟。汝父之祖塔塔
音似禿克禿圖。與錄之塔塔爲遠。祕史作鐵黑者不合突。故舍祕史而從錄。爲推勒黑倘昆都遜乃所虜。塔塔生雪也哥。原譯。崔克布兒。錄作忽也哥。即崔克
此云哈剌河發源。二字音祕史作速別額則是崔克布之對音。雪也哥生闊闊出。闊兒思安。原譯闊闊出希兒思。誓安字祕史作闊闊出乞兒蛙安。蛙黑爲蛙。闊闊出蛙兒思安生也該晃脫合兒。此從祕史。
錄有訛字。原譯也該合兒。也該晃脫合兒生汝。汝思得我之基業。阿勒揑、火察兒必不汝與也。在昔汪罕所飲之青鍾
馬乳。我以起早亦得飲之。汝豈殆由是妒我。我今去矣。汝豈恣飲之。益汝能飲幾何也。原譯不明。依錄書之。祕史謂是昔札木哈恐誤。
又謂阿勒揑、火察兒曰。汝二人今從我父汪罕。毋有始無終。使人議汝向日所爲。皆札兀特忽里之力也。
又告汪罕曰。請遣阿勒屯阿速黑忽勒巴爾二人爲使。或一人來。昔者戰時。木訶里把阿禿兒。錄云忙納兒。未知孰是。
失銀鞍轡黑馬。請以賜我。鮮昆請速當遣。必勒格別乞脫端二人來。或一人札木哈請速哈赤溫。見祕史。
合赤溫別乞。阿亦黑失命阿剌不花將。原譯無此人。汪罕部族考中有之。以阿剌不花爲一人。當晃爲一人。未知確否。今依錄作一人又札木哈之下有朱剌人名無考。比譯部族考乃增節也。客祖剛然錄末誠改剛。
阿勒揑、火察兒亦各遣二人。否則遣一人。使人之來。可以在捕魚兒漳爾遇我。如我他適。則可在哈剌哈
兒哈答兒罕之路尋我。可爲錄之哈八剌漢答兒哈證據。惟不如錄之徵實晰。使者既致各詞。汪罕曰。彼言誠有理。誠爲受扭。惟我子鮮
昆。有以答彼。鮮昆曰。彼稱我爲諸達。而又常言我。貝勒津注云。下有托忽布特一語。疑是蔑兒乞之托克塔。語意難解。案此見祕史。雖有譯注。而仍難解。無怪乎西人不能譯也。錄云以玩物誠
我亦是不得已而強括之爾。稱我父爲父。而又言我父爲好殺人之老者。今日使不能遣。惟有一戰。我勝則併彼。彼勝則
併我耳。即令必勒克別乞脫端建旗鳴鼓。秣馬以待。帝既遣使。即率部衆往巴兒渚納。此爲再至。華言惟是時一至。不知何者爲

及孛斡不可少。幹難河地。距可無主。我勒其爲主而不從。我因汝火察兒爲捏坤。太石之子。勒汝爲主。而亦不從。

得實。時有亦乞剌思人孛徒。爲火魯剌思人所逐。敗奔來合。朮赤哈撒兒先別居於哈剌溫赤敦山。山險野獸猶不遑亦見下注。爲汪罕襲掠。妻子皆失。途中糧絕。以死獸爲食。此與諸史晚生半度節節適相符　尋至巴兒渚納。始與帝遇。汪罕自哈闊真戰後。駐於起特忽魯哈特額列特。此可證明史錄之誤。只感恩圖報。即起特忽魯哈特額列特。譯意或原作只次而訛爲只感　乃有答力台、斡赤斤、阿勒壇者溫、火察兒別乞、此二人。據此則錄有者溫別乞之稱。詳與錄同　札木哈、渾八鄰、據此則錄奪渾字　蘇克該、部族考又作蘇哈克即錄之楚哈台。脫忽怜兒、即脫歡。闊海忽剌海、錄作塔海。忽都呼特、原譯忽都帖木兒。面部族考則作忽都呼特。蓋即錄之忽都花也。改從部族考。錄作忽都答爾即特之譯音　相與謀害汪罕。事覺。汪罕先捕之。於是答力台、斡赤斤、渾八鄰、與撒哈夷特部、呼其圖部族考則作忽都答爾即特之譯音。呼其圖即蔑兒乞部人。據此則錄有者溫別乞之稱。詳與錄同　來歸於帝。呼其圖即蔑兒乞部人。據元朝秘史卷四載文。謂其圖合赤惕所種人。與巴牙兀失里黑。又卷四載文。謂其圖合赤惕所種人。温真與撒哈夷特部族考則爲呼其圖。與錄之撒哈夷亦與温真與撒哈夷特部族考則爲呼其圖。與錄之撒哈夷略近。詳史卷八帝以卷列亦惕汪部真姓。葉亦與温真與撒哈夷特部族考則爲呼其圖。與錄之撒哈夷略近。詳史卷八帝以卷列亦惕汪部真姓。葉同族而異文。此之呼其圖。又即錄之忽都花也。改從部族考。錄作忽都答爾即特之譯音也。　阿勒壇者溫、火察兒別乞、忽都呼特、札木哈、渾八鄰、據此則錄奪渾字　蘇克該、部族考又作蘇哈克即錄之楚哈台。脫忽怜兒、即脫歡。闊海忽剌海、錄作塔海。忽都呼特、原譯忽都帖木兒。面部族考則作忽都答爾即特之譯音。相與謀害汪罕。事覺。汪罕先捕之。於是答力台、斡赤斤、渾八鄰、與撒哈夷特部、呼其圖部族考則作忽都答爾即特之譯音。呼其圖即蔑兒乞部人。據元朝秘史卷四載文。謂其圖合赤惕所種人。與巴牙兀失里黑。又卷四載文。謂其圖合赤惕所種人。

乃蠻大敗。太陽汗先以重傷臥於山。火力速八赤豐他將勒之起而不應。火力速八赤曰。今我等尚在山半。不如上山。徐圖再戰。太陽汗聞之。亦不應。火力速八赤又曰。汝妻古兒八速。已盛妝待汝。汝盍速起。亦不應。火力速八赤乃謂諸將曰。彼如有絲毫力氣。必能答語起身。今已如此。我等與其視彼死。不如先被擒我等死。遂皆下山苦戰。帝欲生致之而不從。皆戰死。帝大奠曰。陛下將士若皆如此。尚何難滅。潰乘夜走納忽嶺。墜死者無算。朵兒弁、塔塔兒、哈答斤、撒兒勒四部來降。蔑兒乞遁去。太陽汗之子古出魯克。逸依其叔不亦魯黑。冬再征蔑兒乞。墜塔兒河。（卽綠之迭兒連河。）遇兀洼思蔑兒乞酋赤亦兒兀孫來降。擄女忽蘭哈敦。諸部衆無馬。不能從征。帝令散其衆於輜重後營。每營百人。以分其勢。迫大軍行後。其衆復叛。劫略輜重。仍爲帝軍所敗。返所奪。帑亦兒兀孫逃去。帝剛薛兒乞於台哈勒忽兒坪。（續史。台合勒忽兒合卽綠之泰安寨。）盡取妻孥。（卽綠之泰古丹。）脫塔哈林。（當卽脫里斡斤之訛。）哈俺諸衆。皆蔑兒乞部人。（哈俺無考。多爲作支恆。案元史牙忽部傳。巢穴源滅里乞氏。穴源支恆音近。或卽此族。續史三種蔑兒乞之說。恐不盡可憑。）托克塔與其子孫不亦魯黑。帶亦兒兀孫既叛。逃至薛楞格河濱。呼魯哈卜察。築寨以居。（卽綠之洽剌滿哈卜察。洽剌滿亦卜察。呼魯與洽剌音異。疑洽爲哈之訛。）帝遣孛兒忽勒諸延。及赤老溫把阿禿兒之弟沈伯。率右翼軍討平之。（曾何證綠之是。續史之非。）悉沒怕等名則續史爲叶。牛年。征合申圍力吉里城。（亦可云兼。云楡壁圍。）數日下之。毀其牆壕。又往乞鄰古撒城。（云此城極大。上之力吉里城。卽綠之力吉里。此城則與綠之繕思字數字音大異。）亦下之。大俘掠。獲下他城。得戶口財物駝馬牛羊無數而還。

元史譯文證補卷一下

太祖本紀譯證下

虎年。大會部族於斡難河。建九脚白旗。（續史謂九脚白旄纛。是合邁以白馬尾凡九爲旄纛。非旗也。）卽皇帝位。聚下共上尊號曰成吉思汗。從閻閻出之請也。閻閻出、晃豁壇氏。豪力克額赤格之子。好言休咎。形如狂。衆稱之曰帖卜騰格理。成、爲堅強之義。吉思、爲衆數。亦猶哈剌乞爾之稱古兒汗、古兒普也。古兒汗、衆汗之汗也。（此節當非殺亦孫顏原有。當是拉施特增入。四人皆薈萃衆說。以考成吉思稱名之義。一曰成大也。吉思最大也。一曰卽天子之義。別有蒙古人云。卽位時。有孔雀飛至。振翅有聲。但成吉思音故以定稱。蓋譯語參云。有鳥鳴聲似成吉思。鳥集方石。於石中得玉印。印背有龜龍形。一曰成吉思之訛。則云。曾過蒙古人知掌故者告我。昔時有閻閻出。其人似有前知。冬令極寒時。裸體面行。大呼於途。謂聞天語。將界帖木眞以天下。其稱號爲成吉思。別無解釋。拉施特修史。則有轉義。其言曰。成爲力量堅強。吉思爲多數。當汪罕滅後。閻閻出卽藏此論。迄成年卽位。以古兒汗曾爲札木哈竊號。不適時。卽改。故廢古兒汗不稱。而從閻閻出之言。譯成吉思汗。世遂訛傳。平汪罕後。卽稱成吉思汗。然蒙古國史實載於平乃蠻後。成年卽位時也。案志費尼拉施特皆元時西域人。仕於宗藩。撰著史籍。親見國史。其言如是。夫復何疑。蒙古源流謂

卷二十八歲己酉即汗位。因塔噶河。卽史卷四即巳帶帝號成吉思。亦稱實錄。元史譯證錄曾出於祕史。祕史有元一代大典所關。故僅載其說。復起師征乃蠻餘孽。時不亦魯黑襲殺烏於兀魯黑塔山下涉勒河上。兵至。殺之。錄有誤。二音噶吳多蘇云山在巴勒喀什泊之北。古出魯克。托克塔弄也兒的石河。覓牟秋。以合申不納貢。不率約束。再征之。攻下各城。是役之先。遣阿爾坤、布剌二人。卽史作阿兒孩合孫。不瓦剌。使於乞兒吉思。先至一部。受其降。繼至一部曰斡羅倫。曾曰斡羅思。亦納兒。先一部名曾名文巳狄。史譯異卽史所記各異。今可取證於此。詳部族考。二部名元史無。惟見譯證。其部長者支師之。聞。二使臣曰。阿里克帖木兒。曰阿特黑剌黑。僧來獻馬。色白。回土無論東青故不能舉其名。卽史二使一阿倫乞剌麻。一曾兒伯。下一人見似卽曾所遣之迭兒拜。見下文。謊牟。自合申班師。歸舊居避暑。可見蒙古夏地名。卽史作失剌斡耳朵。冬。復征托克塔、古出魯克。前錄遇衝剌特部。其酋忽都哈別乞不能戰。降。用爲鄉導。至也兒的石河。殺托克塔於陣。古出魯克從者無多。西奔哈剌乞解。古兒汗收撫之。爲義子。嫁以女。詳見下文。蛇年春。提兀兒國主亦都護聞帝威名。遣使來覲。帝開其事。先遣阿勒壇、魏兀剌黑。帝既入金界。下各城。遂取昌桓、撫等州。此下城名地名。皆中國字音。四域人譯音已誤。遂之傳抄遂譯經四淨人耳。卽更誤比附無從。只可就史雖所見字音約略考之。餘闕疑。太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取雲內、東勝等州。軍至西京。一遇而行。是秋。晉別取東京。先至城下。不攻而退。金人以爲眞退。解不爲備。晉別既退。五百里。留北轅重。選精騎晝夜疾馳。突至城下。取之。帝困撫州。時金將巴古失、大軍駐溫根達坂。卽野狐嶺。嶺北作恕裡。蒙古巴裡。巴訓崗。恕裡。譯注。雕哈剌溫。未敢不進。原書九斤之下有朱台不知何人今刪。金將巴古失、句。桑臣二人。錄但云軍師。無名。謂九斤曰。聞彼破撫州。方縱軍大掠。馬牧於野。若出不意。輕兵掩襲。必獲大勝。九斤曰。不然。彼軍形勢。不易遽破。宜明日馬步齊進。次晨。兵進。帝聞聲。軍中方整。粟飯而起。以二軍拒於獵兒嘴。九斤謂明安曰。汝曾至蒙兀地。識威吉思汗。汝往彼陣。聞以何故犯邊。彼言不遜。汝卽詈之。明安。如所戒而詈。帝命縛之。俟戰畢再問。既而乞賜、此淺水。哈剌乞賜、此淺軍。主兒只、此金軍。諸軍大敗。伏尸徧野。復攻却沙於會合堡。破之。溫根達坂之戰。金之名將精兵。多盡於是役。蒙兀人至今道之。帝回至軍中。問明安曰。我與汝素無怨。何以當衆辱我。對曰。我欲歸順。恐被人疑。不令我行。幸九斤使我爲此言。得乘此機以至帝前。否則何由得至。帝善其言。釋之。此與親征錄合之但四使行在先。二使行在後也。帝取宜德州。奧其城。錄稱宣德府。卽宋是。攻德興府。其城有隘。孛果木釀酒極多。金

守以精兵。不能下而退。令拖雷汗。即徹之四太子也可那顏。也可。大也。漢譯大那顏。拖雷有是稱。見下。西城史稱之爲汗。蓋西城王皆拖雷後。亦通王之意。又西域走不曰拖雷曰圖雷。訛名之漸爲鎮案元史語解。圖里鎮也。假元史之作拖雷爲誤。今仍依元史而識其誤於此　赤古兒干、古兒干　部斷語　率兵再往。登城毀其敵樓。破之而歸。歸後。此城復叛。爲金。

次年秋。帝自往平之。此次年。應是癸酉。上文遣脫察兒。癸酉。王申　進至懷來。金大帥高琪力守此城。帝與戰。大敗之。追至哈卜察勒。義爲口隘。即古北口也　死亡不可勝計。時金主嚴兵守隘。帝遣翁吉剌特二將。曰略台。曰布札。即徙台。布札二人　駐軍哈卜察勒。帝自將衆疾馳。繞出第二隘。曰紫荊口。金主聞之。遣將奧敦將兵守口。勿使出隘及平地。比至而帝已度隘。復遣哲別往破他處臨末之口隘。所謂臨末。蓋居庸關也。帝入紫荊口。今晉別往居庸。自南口衮出。錄文特晰明。此矣戰消口攻出之義。　烏進兵與略台、布札軍合。則古北口亦破矣。案古北紫荊。居庸皆長城。隘口。此古之長城。在金內地者也。金築長城。則更在邊外。所謂蠔山築寨。迄古部一事守其衝要也。迄古錄載古遺兵而外隙失。昌桓。撫寧州皆不保矣。玉是謂古北三隘。攔隘亦遞失。中都危矣。視征錄錄述元史札八兒傳。頗破居庸之事。全屬滲竄。　既又令略台率五千騎守中都往來大路。此敏錄爲明晰。詳錄注。錄有二將。此僅一人。　自引兵攻涿州。二十日破之。涿州。　遂分軍爲三。北赤、察合台、窩闊台。往太行山右。攻下右邊一帶城邑。直至哈剌自南口衮出。錄文特晰明。此矣戰消口攻出之義。　烏進兵與略台、布札軍合。則古北口亦破矣。案古北紫荊。居庸皆長城。隘口。此古之長城。在金內地者也。金築長城。則更在邊外。所謂蠔山築寨。迄古部一事守其衝要也。迄古錄載古遺兵而外隙失。昌桓。撫寧州皆不保矣。玉是謂古北三隘。攔隘亦遞失。中都危矣。視征錄錄述元史札八兒傳。頗破居庸之事。全屬滲竄。　既又令略台率五千騎守中都往來大路。此敏錄爲明晰。詳錄注。錄有二將。此僅一人。　自引兵攻涿州。二十日破之。涿州。　遂分軍爲三。北赤、察合台、窩闊台往太行山右。攻下右邊一帶城邑。直至哈剌

沐漣而還。原譯卓巴山。當即太行山。城邑名。錄誤者多。惟懺孟等音爲介。原注。河自西藏發源。蓋即黃河。　哈羅兒、此帝之弟。　斡陳那延、拔都特原注。爺吉剌人。　圭兒赤歹、原注。成吉思汗功臣。　布札、原注。爺吉剌人。　由山之左。取衛州等處而還。帝與拖雷汗原注。赤溜也可那延　由中路不攻東平、大名。惟平他處城邑而還。先又遣木訶里攻密州。取之。帝至中都。木訶里亦來會。原注。蒙古稱中都曰汗八里。克今曰大都　自起兵至中都。共二年。

羊年至猴年。此誤。應有三年。　雞年。帝在中都。暮春時。金主與九斤、元帥等會議。九斤恐是高琪之誤。　咸曰。彼軍已疲。再與一決戰何如。王京丞相曰。即完顏　此非計也。我軍皆自都外招至。妻子皆在他處。不知其心何如。若敗則不能復聚。勝亦各思就其妻子而去。祖宗社稷之事。豈可爲此孤注。當熟思之。今莫若遣使議和。彼必退軍。俟其退後。再爲之計。金主然之。遣攸斤明安求和。獻公主哈敦。帝喜而退。攸斤明安迓帝過哈卜察勒。至麻池而返。錄云。稱興遣上蓮野麻池而還。此云攸斤明安。不知與稱興是否一人也。攸斤當即上之九斤。又麻池無野字。　是年已四閱月。則五月矣。本紀會錄不合。　金主遷都南京。云在哈剌沐漣。汴梁近河故也。　留其子及福興、句　秦忠守中都。金主行至涿州。聚丹兵在後。行及良鄉。金主疑之。令繳器械。衆

譁。殺其帥鮮衮。即燕之蒙溫。　自推志荅。句　比涉兒。句　阿剌兒爲帥。而往北行。可較現征錄。　福興丞相開變。發兵守橋。勿使北渡。即盧溝。　叛衆聯合河之彼岸。塔塔兒衆千人。前後夾攻。大破守橋兵。奪軍裝馬匹。原注。塔塔兒人居於此地。服屬金主。案錄言俾將塔塔兒乃人名。此與成服會也　掠中都一帶牧羣。驅逐守吏。是事之先。契丹人留哥乘亂據東京等地自立爲遼王。志荅比涉兒等以中都有備。不能過。遣人乞降於帝。時遼王亦來降。並入貢。帝授留哥元帥。與以廣寧府令守。原疑勾正。錄撫二地。綏撫之。即設廣府三字音面誤增字誤爲兩也。明舉一節。以見事地之難得。　金主之南遷也。以禿珠大石爲宣撫。錄云。以招討也叙爲咸平等路宣撫復移於鄆必岡。即此無地名。而人名又大異。始誤。然所記之事。則一事也。咸於金主前言其有異志。禿珠大石疑懼。遂來降。更遣子鐵克爲質。給事於御營。既而復叛。自立爲東夏王。原作東京。錄改正。所以然者。由帝攻取金地已多。金主復嚴刻。故衆皆離心。各據地自立。此數語必是拉施特增入。餘潛志云。宜宗喜刑法。致衛紹戰。此語誠非無據　是年已五閱月。史作七月。錄五月皆不同。　金太子爽中都而往南京。帝命撤兒只兀特人撒木哈。偕朋安率兵至中都。與契丹將志荅等合。遂圍中都。金主聞中都閉急糧匱。遣永錫、盧壽李英。永錫。據金史原書。首將曰忠帥。三將爲從曰旗速。曰成安。曰李芬。此必誤。忠帥當即屢見下蒙速旗。蒙或是永錫之誤。　運糧械往援。人負糧三斗。慶壽亦自負以勵衆。慶壽請行涿州。他將由別道。錄謂李英自負。此云忠帥自負。又云忠帥行至涿州也。蓋即錄之旋風寨。則忠帥明是慶壽。見下文云。他將行至與北。則爲紹州之誤。或省戈之誤　皆爲帝軍所獲。兩路無一達者。中都糧盡。人自相食。薊與丞相服毒自盡。秦忠逃往南京。明安入中都。遣使報捷。帝時駐桓州。西考得蒙古稱此州曰火兒敦。曰八剌哈孫。　命忽都忽諸延與翁古兒阿兒、海哈撒兒往中都。檢視府庫。守藏官哈荅、國和　原譯作二人。曰哈柳荅同和之訛。　奉獻金帛。二將受之。獨忽都忽不受。取府庫藏物及哈荅以來。此處譯哈荅來誤。　帝問忽都忽曰。哈荅何如。王京丞相曰。即忽都忽諸延與翁古兒阿兒、海哈撒兒往中都。檢視府庫。守藏官哈荅、國和　原譯作二人。曰哈柳荅同和之訛。　奉獻金帛。二將受之。獨忽都忽不受。取府庫藏物及哈荅以來。此處譯哈荅來誤。　帝問忽都忽曰。哈荅何如。

件否致飽於汝。對曰。有之。特未敢受。帝問何故。曰。城未破時。一絲一粟。皆阿勒壇汗之物。今城已下。則皆我君之物。安敢竊取。故未受。帝獎其知事君之禮。分所有賚之。而責翁古兒阿兒、海哈撒兒、哈荅輩。尼克賽兒帝而還。錄有不參也哈荅。因其見孫榮山而還二語。何氏無可位置。蓮譯以不參也哈荅爲西域城名。而刪因其八字。今可考正。尼克賽即發山之轉音也。原文此下云。往宏州。西抵桑乾。即桑降一語。下即守信安之事。因悟宏州即通州。西坑桑即七斤帥特訛謨不能改正。由此亦得覘征錄原文次第。　金將張忽斤。句　乘格阿失林據守信安。倚山爲險。

久不能下。此可考正錄中三人之名　犬年。年譌　帝在魚兒濼。原譯戈奧兒。蒲魚兒之譌　命撒木哈把阿禿兒率大軍。由唐古特抵京兆。

原譯誤作京州　自潼關破汝州等處。直至南京界上之花營。大掠。錄作香花營。原文又有掠。因城面回不知何城　又自陝州渡黃河。趨西京。田城迎降。撒木哈受降而回。帝又命察格力克金二將守西京。曰寅答爾。曰罕撒兒撒烈。即那塔。鈔斛烈二人。錄作北京。誤　之子殷命扯兒必攻其定府。原譯拉罕巴剌哈孫又云乞解。稱爲真金胡城。則是其定府矣　降之。欲攻東平府。河水爲阻。不能克。掠其地而還。

金人復取諸城。鼠年。這鼠年　帝聞降將張致叛。令木訶里率左翼軍往捕之。平其地。牛年。帝旋師。歷是子年旋師　以

聞蔑兒乞人逃至乃蠻西界外。原譯託克塔一弟三子。名已見前　集衆圖再舉。其地山高路險。乃命速不台把阿禿兒率軍。

部尚在藏匿。思得其衆。以奪國土。言於古兒汗曰。我離舊地已久。今歲兀爾往征乞爾。乘今之時。我往襲

密里、句　哈抑立克、句　別失八里　上三地別有考。別失八里見轉地　招集潰卒。衆必來從。可藉其力。以衛本國。古兒汗信之。

以鐵釘密布於車輪。麻行山路不易壞。此可證諸史譯文之誤　復令脫忽察兒以二千騎與合。行至真河。此是吹河。譯錄性　大

敗蔑兒乞。盡殺其人。生獲呼圖罕、蔑兒根。檻致於朮赤。朮赤聞呼圖罕善射。試之果然。譯部族考。證人告帝。乞

既東行。乃蠱答衆果來附。遂肆劫掠。復過貨勒自彌沙之使。欲共謀古兒汗。即約東西夾攻。西勝則西軍

拓地至阿力麻里、和闐、喀什噶爾。東勝則東軍拓地至費那克特河。河名無考。當在錫爾河西。議既定。古出魯克即進

攻八剌沙袞。四域史云西遼都城之名。遼史則云庇思斡耳朵　古兒汗與戰。敗之。古出魯克退而集衆。而貨勒自彌與撒馬爾干之

兵已至塔剌思。納古兒汗之將曰塔尼古。古出魯克乘機再進。獲古兒汗。陽爲尊崇。實則纍囚。自立越二

載。古兒汗以憂悲卒。北典證史乘值魯古出級鷸執之略異。而譯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則語意相類　古出魯克既得位。復妥一妃。勸以從佛教。妃名原文已缺。

由是論令民間舉佛。不得奉談摩默德。天方教主名　纂斂橫徵。每一鄉長家。以一卒監涖之。白玉和闐。論民改

教。出示招集談摩默德教人。辯論教理。衆皆至。其爲首者曰阿拉哀丁。與古出魯克往復申辯。詞不屈。古

出魯克慚沮惱怒。習面縛之。釘其手足於門。衆情成忿。面無如何。惟望帝軍之至。帝亦聞之。故遣哲別往

征。哲別示諭民間。各守舊教。從其先世所奉。勿庸更易。於是各鄉長皆殺監涖之卒爲應。古出魯克在喀

什噶爾。軍未至先遁。天山以北四遼故都之地。若何攻取。則各書皆未言及。但言天山以南。沿路居民。皆不容納。將入巴達克山。而哲別追及於

撒里黑庫爾山徑窄險處。殺之。云是輯錄。蓋天方教人語也。案此節必是拉施特增入。非國史所載。哀武變譯遼則云。古出魯克至四遼時。踐古兒汗庫有變。令從者縛己。入踐。自縛從官立門外。遣古兒汗具紀之女格

即撒里黑庫爾　乃蠱徐驟悉靖。古出魯克於龍年自別失八里至庫爾車。蒲類城舉文曰圖爾札　歸於古兒汗。至死。

共十一年。突而吉斯眾、與麻費闌那喝拉。天山以北四至錫爾河。皆曰突耳吉斯。譯途皆吉釋地。麻費闌那喝拉。義謂兩河之間。錫爾河。阿母河中之地皆是　先皆古兒汗屬地。謀犂默德貨勒自彌沙　即帝親征之四城王　奉父遺命。亦歲貢三萬的那。金　的那。金錢名　於古兒汗。既而吞併近境。國益

強大。遂不納貢。又攻取布哈爾。令各城勿從古兒汗。乃有撒馬爾干酋謂斯滿亦來合。復通好於古出魯

克。使者往。過諸塗。先是古出魯克知古兒汗無能爲。東方屬部。皆叛從蒙兀。西城亦叛。又聞其父敗斃。舊

部尚在藏匿。思得其衆。以奪國土。言於古兒汗曰。我離舊地已久。今歲兀爾往征乞爾。乘今之時。我往襲

密里、句　哈抑立克、句　別失八里　上三地別有考。別失八里見轉地　招集潰卒。衆必來從。可藉其力。以衛本國。古兒汗信之。

以鐵釘密布於車輪。麻行山路不易壞。此可證諸史譯文之誤　復令脫忽察兒以二千騎與合。行至真河。此是吹河。譯錄性　大

敗蔑兒乞。盡殺其人。生獲呼圖罕、蔑兒根。檻致於朮赤。朮赤聞呼圖罕善射。試之果然。譯部族考。證人告帝。乞

既東行。乃蠱答衆果來附。遂肆劫掠。復過貨勒自彌沙之使。欲共謀古兒汗。即約東西夾攻。西勝則西軍

拓地至阿力麻里、和闐、喀什噶爾。東勝則東軍拓地至費那克特河。河名無考。當在錫爾河西。議既定。古出魯克即進

攻八剌沙袞。四域史云西遼都城之名。遼史則云庇思斡耳朵　古兒汗與戰。敗之。古出魯克退而集衆。而貨勒自彌與撒馬爾干之

兵已至塔剌思。納古兒汗之將曰塔尼古。古出魯克乘機再進。獲古兒汗。陽爲尊崇。實則纍囚。自立越二

載。古兒汗以憂悲卒。北典證史乘值魯古出級鷸執之略異。而譯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則語意相類　古出魯克既得位。復妥一妃。勸以從佛教。妃名原文已缺。

由是論令民間舉佛。不得奉談摩默德。天方教主名　纂斂橫徵。每一鄉長家。以一卒監涖之。白玉和闐。論民改

教。出示招集談摩默德教人。辯論教理。衆皆至。其爲首者曰阿拉哀丁。與古出魯克往復申辯。詞不屈。古

出魯克慚沮惱怒。習面縛之。釘其手足於門。衆情成忿。面無如何。惟望帝軍之至。帝亦聞之。故遣哲別往

征。哲別示諭民間。各守舊教。從其先世所奉。勿庸更易。於是各鄉長皆殺監涖之卒爲應。古出魯克在喀

什噶爾。軍未至先遁。天山以北四遼故都之地。若何攻取。則各書皆未言及。但言天山以南。沿路居民。皆不容納。將入巴達克山。而哲別追及於

撒里黑庫爾山徑窄險處。殺之。云是輯錄。蓋天方教人語也。案此節必是拉施特增入。非國史所載。哀武變譯遼則云。古出魯克至四遼時。踐古兒汗庫有變。令從者縛己。入踐。自縛從官立門外。遣古兒汗具紀之女格

見八連自外至。心狠其人。入而論得其故。乃誘入。格見八連以女見恕。嫁之三日即成婚。見恕時年十五。勸其夫勿信天主教。從佛教。且以古兒汗年老好漁。告其夫以趁冰之道。餘云云。同古出魯克既於業薛爾三處載集。復率部衆。圍亦剌思城。攻八拉莎袋之民。閉城守不令歸。思謀三處載集。復率部衆。圍亦剌思城。攻八拉莎袋之民。閉城守不令歸。思謀西遁所取其哈剌城軍已至塔剌思。擒塔尼古八拉莎袋之民。閉城守不令歸。思謀西遁所取其哈剌城軍已至塔剌思。擒塔尼古八拉莎袋之民。閉城守不令歸。思謀其烏羅斯三半則洗馬也。多渠謂是遣提兀兵歸。西人稱和林曰哈剌庫倫。其烏羅斯三半則洗馬也。多渠謂是遣提兀兵歸。西人稱和林曰哈剌庫倫。日以象鎚門而入。大掠三日。縱而部下復叛其帥。古出魯克聞亂。亟遣擒古日以象鎚門而入。大掠三日。縱而部下復叛其帥。古出魯克聞亂。亟遣擒古出魯克降。爲父。仍稱爲帝。而自執國事。貞祐古曼闍成。娶二歲卒。在位三十五年。古出魯克又娶闍速和之女。其美餘皆出魯克降。爲父。仍稱爲帝。而自執國事。貞祐古曼闍成。娶二歲卒。在位三十五年。古出魯克又娶闍速和之女。其美餘皆闍前是速費尼答巾所云。又撒里蠻道上地名。拿拉特尼山谷。鄧鄧可入不可出。古出魯克聞於中智。引遇牧羊人。詢知深跡。令覆者闍前是速費尼答巾所云。又撒里蠻道上地名。拿拉特尼山谷。鄧鄧可入不可出。古出魯克聞於中智。引遇牧羊人。詢知深跡。令覆者。

事程。案帝伐西城。實是己卯出師。四游繞開戊辰連行。在明年大舉西伐。耶律楚材傳。亦謂己卯夏。而四城皮辰年方至也。見的石河與親征錄同。由此而見駁岳赤頭之說。西伐始癸酉年。元史既本之。而又者事程。案帝伐西城。實是己卯出師。四游繞開戊辰連行。在明年大舉西伐。耶律楚材傳。亦謂己卯夏。而四城皮辰年方至也。見的石河與親征錄同。由此而見駁岳赤頭之說。西伐始癸酉年。元史既本之。而又者。

石河雖是己卯夏。而四城皮辰年方至也。見的石河與親征錄同。由此而見駁岳赤頭之說。西伐始癸酉年。元史既本之。而又者。

知他書始於己卯。據以增入。於是攻取蒲華薛迷　龍年。帝在也兒的石河駐夏。由此而見駁岳赤頭之說。西伐始癸酉年。元史既本之。而又者。

思千兩城。一部開記。釋西城史。乃知其病在此。　貨勒自彌沙。秋。進兵。柯耳脅主阿兒思蘭。捉兀兒主巴而朮阿兒的斤皆。

貨勒自彌沙。秋。進兵。柯耳脅主阿兒思蘭。捉兀兒主巴而朮阿兒的斤皆。

從征。秋至訛脫剌兒城。令察合台、窩闊台圍攻。令朮赤往鄂爾沙納克特。　詳下忽闌注釋地。自與拖雷攻布哈爾。撒馬爾干守訛脫剌兒將曰哈伊兒汗。　多桑作伊那兒吳克此與本紀哈只兒只闌突上三字吉斯。

更有哈拉札汗率二萬衆助守。　實武壘作哈拉朮哈只馹。赤與本紀哈只兒只闌突音近。被圍至五月。城民恇亂。哈拉札汗議降。哈伊兒汗不從。哈拉札汗乘夜出城欲遁。爲我軍所獲。察合台、窩闊台以其不忠也。誅之。遂下其城。哈伊兒汗率親兵三萬。守城內寨。屢出戰。相持一月。死亡已盡。僅餘二卒。獨自登屋揭瓦擲人。既破。獲。殺之於屋。克薩萊。　地見下。朮赤先至。撒格納克。　爲鄂爾渾城。在錫爾河濱。遣忽遜哈赤諭降。　多桑作哈三哈赤。哈三爲忽遜之變音。被殺。下令晝夜更番迭攻。屠其城。以忽遜哈赤之子守之。復下奧斯懇。　句。八兒眞。　見本紀。原譯八兒哈力孤。攻遏失那斯。城中兵衆。且山盜賊入伍。皆能戰。然大半陣沒。餘至鄂爾渾。守將庫特魯克汗夜遁。過錫爾河。經沙漠。以往貨勒自彌。朮赤令成每歲納稅若干。衆謂一千五百的那。　金錢名。今中國金貴一的那合銀二兩餘。帝令如數完納。月初。至布哈爾。圍城。　當是次年春月初。城守兵二萬。守將曰朋克汗。部將曰哈米特、　句。巴兒塔牙達庫、　句。匈赤汗、　句。克什克里汗。夜半。率衆突圍遁。至裘河河濱。　當是阿母河。塵云質孫。作裹海誤。帝兵追及。盡潰散。城中伊瑪姆　教士之稱。猶宇譯如吳下僧音。暨文士等出降。帝入城。見

曾嘗帝。究獲殺之。以阿里火者守其地。　原注。布哈爾人。分兵下困吉鄂城。　即本紀晉吉干。遣烏羅斯伊的不知何人。案其兀主亦都護。西方譯其名。恐即是巴而朮庫倫。　烏羅斯伊的不知何人。案其兀主亦都護。西方譯其名。恐即是巴而朮庫倫。　烏羅斯伊的不知何人。案其兀主亦都護。西方譯其名。恐即是巴而朮其烏羅斯三半則洗馬也。多渠謂是遣提兀兵歸。西人稱和林曰哈剌庫倫。其烏羅斯三半則洗馬也。多渠謂是遣提兀兵歸。西人稱和林曰哈剌庫倫。別蓼士人。真名。台納爾統之。行至中途。

叛亂。台納爾已前行。聞信馳返。殺戮大半。餘者逃渡阿母河。阿剌黑諾延、　句。速客圖、　句。託海將五千人。

阿剌黑見部史。元史伯顏傳。述阿剌乎忽譯有功。得食其地。宋本丞相伯顏祖考封謚制。故千夫長阿剌。忽譯。蓋蛇牙而深入。是征蜀道。馬革裹屍。忽譯。即忽圖見下征蜀陣沒。當是太宗時拖雷入蜀之役。經史九十五功臣有速亦客兗。卷三作雲亦客秃。謂是兒都壩的人。當即此。

速客圖九十五功臣又有塔孩。叡即此託海。　攻白納克特。　亦曰拳那胡特。守將伊勒格圖。護里克。率康里兵。大戰三月。至第四日。城民請降。分兵民工匠於三處。而盡殺其兵。編民聞壯丁以往。忽謀守將帖木兒。護里克。分精兵千人。守賽渾河中州。　賽渾即錫爾河之古稱。矢石不能及。阿剌黑三將於忽謀訛脫剌兒四鄉。擄民五萬。運石於山。填河築堤。以達於洲。帖木兒造舟十二艘。形如穹屋。裹以濕氈。塗泥澆醋。以禦火箭。每晨分兩隊迎敵。然河堤漸成。破石紛集。勢不支。帖木兒以七十舟載輜重軍士遁去。　以下所稱。有費解處。多參紀述並叫詳見西城補證。帝於龍年秋末至訛脫剌兒。既分遣各軍。　下云。蛇年二月。各佔詳多地方。復自與拖雷汗。也可諾延駐蹕其兒奴克城。　城無考。貝勒津云。賽兒奴克突厥語亦蒙古語。曼壓城下。居民成入城拒守。遣丹尼世們招降。城人將困辱之。丹尼世們謂我爲成吉思汗親近之人。我亦木速兒種人。　即天方教。詳見元代教名考西游記注。特來救一城生命。若抗拒。則滿城流血矣。降則身家皆得保全。城遂降。餓糧。惟頭目不至。帝怒。始至下令勿殺掠。簽壯丁爲兵。名其城曰扈特魯特八力克。　八力克即八里。見西北地附錄。纂孰悉路逕之突克蠻人爲導。　突克蠻當言突厥回頻突克即突厥變音。從沙漠僻路行。前鋒將塔亦兒把阿禿兒。　經史九十五功臣中有答亦兒。當是。至奴爾城。亦招下之。餘軍糧。令速不台收撫其城。擇六十人送城內伊里火者。至搭布瑟之地。帝至城。問每歲納稅若干。衆謂一千五百的那。　金錢名。今中國金貴一的那合銀二兩餘。帝令如數完納。月初。至布哈爾。圍城。　當是次年春月初。城守兵二萬。守將曰朋克汗。部將曰哈米特、　句。巴兒塔牙達庫、　句。匈赤汗、　句。克什克里汗。夜半。率衆突圍遁。至裘河河濱。　當是阿母河。塵云質孫。作裹海誤。帝兵追及。盡潰散。城中伊瑪姆　教士之稱。猶宇譯如吳下僧音。暨文士等出降。帝入城。見

教堂。廷是王宮駐馬。聞民以教堂對。帝下馬入堂。論馬亂。速倒馬。因取經箱爲馬槽。令教士守焉。又以酒灑堂中。（天方教戒酒。故特記受罰之事。）傳集誦者歌舞。蒙兀兵亦歌呼爲樂。帝適時復出城。登教士講臺。傳集民庶。告以蘇爾灘背理獲罪之事。爾等須知。爾皆得罪於天爾主焉尤重。天生我爲執籙之牧人。用以籙慝棄類。非汝等得罪上帝。天何生我。令譯者述其語。俾衆周知。又令蒙兀人彈壓大軍。勿使擾害。縉富民令出資財物。以二百八十人搜括之。餘民則出丁賦以贖軍。其時內堡猶未下。（西域往往所城。其內城若堡寨。）遂棄城內民居。臨民填溝。悉成平地。矢敵環攻。堡破。守者悉死。凡三萬人。纔得免。夷其堡。鬲民於野。取丁壯從軍。盛徒於撒馬爾干。西域主談罕獻德貨勒自彌沙。先以突面屈人六萬、塔赤克人五萬、（塔赤克見西域傳）大象二十。守撒馬爾干。浚濠蓄水。帝在訛脫剌兒。即聞撒馬爾干垣壁高峻。守兵充足。非一載不能破。故先分兵取各處。而自取布哈爾。然後進師。軍鋒所至。無抗命者。惟色里普勒、（句）搭布瑟兩城寨不降。留兵攻下之。帝至撒馬爾干。尤赤等師亦至。御營駐座克薩萊。諸軍分駐城四面。帝周巡城外。相視形勢者兩日。即蘇爾灘已往駐夏之地。即令哲別、速不台率二萬騎往追。又令阿剌黑諾延。（句）畢速爾。向斡克石、（斡即渴石）塔力堆二處進兵。第三日晨。城圍遂合。守將阿勒巴爾汗。（句）何赤汗、（句）巴朗汗等出戰。兩軍傷亡甚衆。夜始能戰。第四日攻城。城民惶懼。第五日又攻。乃有畏特、（句）祉喝烏里斯拉姆（曾教士名。）暨伊瑪姆等出城納款。越日。開那馬斯喀喝門。大軍入城。即墮其城。分城民男女百人爲一隊。遣兵押赴城外瞭地。喀特與祉喝烏里斯拉姆。率五百人入守內城。帝下令。民間有藏匿兵丁者。殺無赦。其後搜獲。伏誅甚衆。城中瓷象。盡放之於曠野。多餓死。（此可證西游記是夜。大軍仍出城。內城人懼不得免。阿兒澀汗（疑即上文阿勒巴爾汗之異譯。）夜率千人潛出。突營而遁。次晨。大軍攻內城。隳其牆壍。塞城河之源。至夜城破。有千人入禮拜堂拒守。射以火箭。焚以火油。悉成灰燼。驅守兵出城。分兵民於二處。令康里兵三萬。薙髮結辮。如蒙兀人。

夜乃盡殺之。其將曰巴力世瑪思汗、（句）託海汗、（句）隆兒裏特汗、（句）烏拉克汗。更有二十餘裨將。皆死。（原文云。此二十餘人名。詳成吉思汗敍番貴族丁郭耳特信中。案今回人所譯。皆無此信。亦是失譯。番官哈丁見四城下降。多集作旭哲納丁阿濟德耶耳。）取工匠三萬。分徙各營。民丁三萬。入攻城隊。餘民許復留居。輸二十萬的斯以贖命。令降官巴克勒薩護里克、（句）哀密兒阿米特。主收賦事。練糧降民。其後復屢調發。故城民益寥落。（西游記前編四之一。）是年夏秋。帝駐撒馬爾干。軍中屢獲貨物。自取撒馬爾干。軍中屢獲貨物自阿勒巴爾汗。（見親征錄。元譯史。）率萬人繼進。滅三將以窮追。允。帝先遣哲別、速不台。各率萬人往追。復遣脫忽察兒把阿禿兒（見親征錄。元譯史。）率萬人繼進。滅三將以窮追。勿拾。如彼勢衆敢抗。而汝等力薄。即不前進。兼報我大軍。然聞人言。彼畏怯殊甚。諒必不敢抗也。如彼勢蹙而遁。雖入山穴。亦必窮其所往。所過之地。降者安撫之。爲設官吏。有阻遏我軍者。必摧破之。以三般爲期。由冀世特奇卜察克（即欽察。詳欽察釋地。）回至蒙兀里斯單。與我相見。（繙言徹古地方。當時西域人稱天山一帶。皆云蒙兀里斯單。）然後全軍東返。

汝等之後。我復令拖雷胭撫呼拉兩、（句）蔑兒吉（即馬合。詳蔑兒吉釋地。）海拉特、（句）你沙不兒、（句）賽兒黑思等處。（賽兒黑思。即元史之昔剌思。亦稱撒剌克思。）我又令尤赤、察合台、窩闊台攻取貨勒自彌都城。賴天之祐。必蠲畢此事。乃可凱旋。帝既遣三將行。復令三子整軍往貨勒自彌。自與拖雷汗暫息於撒馬爾干。哲別等三將從蘇爾灘之後。至烏孫綿布渡阿母河。（多桑書作烏滿克。）先時蘇爾灘駐忒耳邁斯河濱。（即忒耳邁。詳釋地。）聞布哈爾陷。繼聞撒馬爾干亦陷。即渡河遁。母族人烏拉匹延等從行。欲害之。有洩其謀者。蘇爾灘夜易裝。虛其帳。次晨視帳。皆箭孔。遂奔你沙不兒。勸官民嚴守。哲別、速不台先至巴而黑。（即巴里黑。見釋地。）城人偽軍裝糧糗迎降。爲留守吏。導者以行。太石把阿禿兒爲前鋒。抵咱涅城。（多桑作薩伯。）欲如前收降。城人閉門不應。軍去。城人以爲怯。鳴鼓辱詈。軍回攻。三日。樹梯入城。遇人即殺。焚毀之而行。將至你沙不兒。蘇爾灘先欲赴伊斯法拉圍獵。（多桑謂繙言出遁。）聞發即逃。可斯哲普（即可疾云。）遣其妻往略兒魯克之地。守將曰塔赤哀丁答勒罕。（多桑作馬三德國境內伊拉耳坐。）自

與華下謀避兵。乘議上希闕山。既至。以爲未可。（希闕山未詳。）謂羅耳之蔑里克海沙害多智謀。延至議計。（羅耳、部名。見傳地。）羅耳酋謂羅耳、法而斯兩界上。有高山曰帖克帖庫。墳地寬大。人迹罕到。可以避兵。羅耳、（句法而斯、句）舒勒、（部名。近羅耳。今曰舒里斯耳。）沙班略雷。（未詳。）四處之兵。可集十萬。力足禦敵。蘇爾灘不之信。仍駐是地。募兵。哲別至你沙不兒。遣告呼拉商都內各守將。曰蔑執兒哀里蔑里克。佐贊傳帝之論招降。並獻軍裝糧糗。你沙不兒以三人來迎降。餽糧。哲別勒以見機保身家。蒙兀兵如水火之不可狎玩。勿特有城有衆。復予以帝之示諭。用褒兀兒文。若謂諭哀密兒及衆民知悉。（哀密見西域官名。）自東至西。上天皆以付我。（原文前典。係追改。）降者幷其家屬保護之。不降則殛及親族。咸殺不宥。既予以示而行。哲別自此順者溫之路向徒思。（據史蒙文。左曰招溫。當即此者溫。徒思在你渾不兒東北須阿軍左旌改云順者溫之路。）速不台順大路向札蜂。（札蜂未詳。）中途降者皆不殺。不降則力攻。徒思之東各蓁堡皆降。而徒思拒命。殺傷甚衆。由徒思地。遇蒙兀兵。戰半時許。先自軍中遁去。當只拉兒哀丁出奔。尤赤等軍亦將至。鄂斯拉克沙阿克沙亦奔。往拉得庫。（地圖。徒思東有城曰安秩帖。音近拉得庫。或即是地。惟軍又東行。疑次序未順。）其地花木甚多。速不台愛其地未撓。（應是哲別。而云速不台。亦可疑。）留官主守。自往略部瑚。城人慢不加（重誅之。凡呼拉商境內堅城。多過而不攻。沿途皆不久駐。惟取衣服糧食牛大路向札蜂。（札蜂未詳。）中途降者皆不殺。不降則力攻。徒思之東各蓁堡皆降。而徒思拒命。殺傷甚衆。由徒思羊馬匹而行。晝夜不休。速不台向伊斯法楞。哲別向馬三德闌。（馬三德闌、見地圖中又西突。）誅夷最甚者。阿模爾、（見傳地。）阿士特拉拔特。（見地圖。此皆哲別之軍。）速不台至搭沒罕城。（當是地圖中之塔密干。）民避入山。土匪踞城以守。盡殺之。又往西模蠻。攻敗其民。（即西模爾。見傳地。）至耳來夷城。亦如之。（來作合而拉耳。）蘇爾灘正與阿塔畢奴思拉特哀丁、（句海沙勒沙富議計。而耳來夷盛至。海沙勒沙富擺。即回羅耳。他會亦逃。蘇爾灘往略隆堡。蒙兀軍知而亟追。中途相遇。射以行。（案上文是蛇年。據此亦謂領右手軍。）前鋒將莽克來。蒙兀人稱之曰莽來。（案此人名見祕史。）只拉兒哀丁昆弟之出奔也。將領多從以行。乃有忽馬爾、（多渠作康馬惱。）木忽兒。（句）布略。又有統兵將阿里。（原文蔑兒斤人。不知即太祖與仇之蔑兒乞否。）併紳民共守。以無首領。公舉忽馬爾爲帥。由其爲王母族也。（則是蔑里人也。）一日。有游騎至城下掠牛馬。城人斯其寡。出城逐之。追至一花園。伏兵在內突出。圍攻追兵。死者幾及十萬。（未免太多。）敗卒入城。蒙兀兵亦從而入。海瀾門。（城門名。）因日已

馬三德闌教士。勸以入匿斯比海內小島。（原注又曰阿必斯。疑即漢時今四人棲海曰闍斯比安。蓋本於西域之稱。）蘇爾灘從之。居宋難。又易他島。

以掩蹤跡。哲別之軍不能覺獲。遂回軍。盡得其輜重珍寶。送致撒馬爾干。蘇爾灘以土地財賄盡失。又聞賽女皆被虜。幼子已飲刃。（多渠書所記爲詳。即撒西城王母之事。見西域補傳。）悉悖咸病。目亦昏。終日嗚哭。旋死。埋於島內。越數載。只拉兒哀丁起其屍。送當阿勒的斤堡。（多渠作哀阿特孛。據評西域下傳。）當蘇爾灘在日。先欲立其子鄂斯拉克沙爲嗣。居海島時。改立只拉兒哀丁。（事詳多渠書。）及其死後。只拉兒哀丁聞呼拉商義闢境內（波斯之地稱義闢。古時名稱亦曰伊闢闢。）巳無蒙兀兵。（原文因咸吉思汗不令其久駐之故。）乃由芒格世拉克登陸。覓馬往貨勒自彌。其弟郭斯拉克沙亦從往。其時尤赤等軍猶未至貨勒自彌。其守將曰徒智貝克里灣。曰哈勒島思拉克。曰火者的斤。曰阿忽勒沙希巴。曰帖木兒覆里克。（此名見蒙文。）守兵九萬。只拉兒哀丁統玉。兄弟不和。各樹黨羽。衆畏只拉兒哀丁之勇。不願舉以爲主。思害之。只拉兒哀丁聞其事。即出奔。由納薩之路往沙特巴黑。（原注。即你沙不兒。納薩。見西使記作納商。）行及阿思特畢失賽克之地。遇蒙兀兵。戰半時許。先自軍中遁去。當只拉兒哀丁出奔。尤赤等軍亦將至。鄂斯拉克沙阿克沙亦奔。往拉得庫。（地圖。徒思東有城曰安秩帖。音近拉得庫。或即是地。惟軍又東行。疑次序未順。）其地花木甚多。速不台愛其地未撓。（應是哲別。而云速不台。亦可疑。）留官主守。自往略部瑚。城人慢不加（重誅之。凡呼拉商境內堅城。多過而不攻。沿途皆不久駐。惟取衣服糧食牛羊馬匹而行。晝夜不休。速不台向伊斯法楞。哲別向馬三德闌。（馬三德闌、見地圖中又西突。）誅夷最甚者。阿模爾、（見傳地。）阿士特拉拔特。（見地圖。此皆哲別之軍。）速不台至搭沒罕城。（當是地圖中之塔密干。）民避入山。土匪踞城以守。盡殺之。又往西模蠻。攻敗其民。（即西模爾。見傳地。）至耳來夷城。亦如之。（來作合而拉耳。）蘇爾灘正與阿塔畢奴思拉特哀丁、（句海沙勒沙富議計。而耳來夷盛至。海沙勒沙富擺。即回羅耳。他會亦逃。蘇爾灘往略隆堡。蒙兀軍知而亟追。中途相遇。射以行。（案上文是蛇年。據此亦謂領右手軍。）前鋒將莽克來。蒙兀人稱之曰莽來。（案此人名見祕史。）只拉兒哀丁昆弟之出奔也。將領多從以行。乃有忽馬爾、（多渠作康馬惱。）木忽兒。（句）布略。又有統兵將阿里。（原文蔑兒斤人。不知即太祖與仇之蔑兒乞否。）併紳民共守。以無首領。公舉忽馬爾爲帥。由其爲王母族也。（則是蔑里人也。）一日。有游騎至城下掠牛馬。城人斯其寡。出城逐之。追至一花園。伏兵在內突出。圍攻追兵。死者幾及十萬。（未免太多。）敗卒入城。蒙兀兵亦從而入。海瀾門。（城門名。）因日已

沈西。仍退。次日攻城。城將塞里敦古里率五百人於城下拒之。尤赤昆弟既至。周視城形勢。招降不下。近城無石。伐大木塡濠。令三千人往截河道。（城跨河故。斷河城傳）爲城兵圍攻甚死。自是守者膽壯。尤赤、察合台累不協。師不和。亦無律。城兵以是屢敗衆兵。（原注。其地有高岡。皆兵營舊壘所今猶存）七閱月之久。城不下。時帝已在塔里塔三子。遣人以軍事來告。帝廉得其實。整而命留閫台總諸軍。留閫台乃至兩兄處。協力和解。軍復振。力攻下之。城內節節爲守。巷戰七晝夜。驅民至野。約十萬人。以婦稚工匠從軍。壯丁則用以臨前敵。凡蔑兀兵一人。分得二十四人。計民之充兵者數逾五萬。（若是則蔑兵不過二千餘矣。未免太少。或地廣之兵不能分民故得此數）城中焚毀殆盡。城有敎出曰捏直哀丁。克兒毅聞望衆譽。帝先聞之。使人告以速出城免罹鋒。且許以百人從行。捏直哀丁謂蔑族甚衆。皆在城當與衆共生死。迨城破。亦死。帝於蛇年秋。自撒馬爾干起行。偕拖雷汗往那黑沙不。（見前地。一路游牧過帖木兒曩哈兒哈。（帖木兒義爲鐵。即鐵門關也）先遣拖雷往定哼拉商。自至忒耳迷斯。城濱河。攻十日。破之。驅民出城。分於各軍。一老嫗藏大珠。索之不肯獻。而吞於口。割其腹出珠。自是死者腹多被割。至連格兒特、（句。羅曜。周地未詳）亦殺掠分軍。收巴達克山。半籍兵力。半籍招撫。皆平定。無梗命者。質渾河北悉平。遂渡質渾河。（同世河之古稱）時已冬末馬年春。（原作蛤年。蛤是譯誤）至巴而黑。（貝勒津注。此下原世有闕文）紳民餽禮物。查閱戶口。令民出城分於各軍。既而盡殺之。平毀民居。自此至塔力堪。攻其寨。取之。又圍諾可雷脫柯。寨極堅固。守者皆敢死士。七月末下。（多桑云。先已遣將來。閱七月之久。始於蛇年冬。非始於馬年春也）拖雷汗先自帖木兒曩哈兒哈進征。自統中軍。他將率左右翼。順蔑兒委察克之路。（疑是蔑而市誤文。即巴瓦兒之詳稱地。元史之馬魯兀惕。）經巴哈、（句。黑速兒出取之。（此兩處未詳。疑是寨堡非城名）取蔑而市。至你沙不兒。又取寨剌黑思、（見前。）阿剌帖兒特、（當即巴瓦兒的詳稱地。）捏速、（即前之訥薩。）徒思、（見前。）札只闌、（節史有出鄰拉連城。即札只闌。）朱溫、（句。）八吉克、（句。）哈市、（句。）賽罕、（句。）魯達巴特。（俱皆城寨名。皆無考。）亦取你沙不兒。皆在是年。寨帝自塔力堪召拖雷汗於大暑之前迴營。（親征錄注。即出里詳說。）乃歸見帝。合兵攻塔力堪堅

峯。始下之。察合台、窩闊台亦自貨勒自彌率行李以行。（裝移軍則成。錄所聞還時所由。以上之語。極可考證。親征錄注。）帝復進攻八米俺。察合台子莫圖根傷於矢而卒。（地當譯作莫阿圖堪。）帝最愛此孫。下令力攻始下。遇生物悉殺。名其地曰卯廉兒干。（蒙古語。卯不好也。譯史譯文。譯曰。譬見合。合字音近。此作廉兒干。聆由是改。）至今斯地無人煙。帝不令察合台知。莫圖根之死。一日。諸子侍食。帝佯發怒。察合台憤忽脫地。詬如不從父命則死。帝問斯言誠否。力矢非僞。帝乃告（以莫圖根陣沒。我令軍中勿悲哀。汝當遵我命。察合台聞言。昏墀。忍淚侍食如故。既而出至野外痛哭始返。是夏。帝駐塔力堪。（馬年夏。）其時只拉兒哀丁在曠自尼。蔑而市會汗蔑里克以兵四萬來從。又有突克蠻人賽甫哀丁阿格拉思亦以四萬人從。（多桑云。是時新來人。）古耳之地哀赤兒皆從之。（古耳先爲一部。詳西域傳。）嘗哲別、速不台之追蔑爾蹇也。脫忽察兒繼進。汗蔑里克自以國勢敗壞。蔑而市之地不可久居。乃率兵往古耳之古兒只境內。（古耳只無考。但即下文古耳只斯單。）遣人納降於帝。帝即令哲、速等將。如經汗蔑里克之地。不得肆掠。二將如命。不犯而去。脫忽察兒後至。縱軍劫掠徵求。一如曩日情狀。其地山居之人與戰。脫忽察兒陣沒。汗蔑里克遣人告帝曰。我勸我主謨罕默德貨勒自彌沙降附。而我主不從。乃其自取滅亡。我則亟遣歸順。祈別諸延邁之。帝曰。我境未接而去。速不台亦如之。乃脫忽察兒猶不如是。山居之人。告以降殿。而彼不聽。依然劫奪。將八剌克勒之人。（地名無考。）及山居之人驅逐。以致交戰限命。若此大事。豈可以此等人將兵也。仍以衣服餽帝爲謝。然汗蔑里克究恐懼不自安。又聞只拉兒哀丁奔至嘎自尼。衆集勢盛。復遣人往附。（以上之事。皆可證明親征錄。記史汗蔑里克事非誤。）拖雷汗先自帖木兒曩哈兒哈進征。自統中軍。他將率左右翼。順蔑兒委察克之路。（疑是蔑而市誤文。即巴瓦兒之詳稱地。元史之馬魯兀惕。）經巴哈、（句。）黑速兒出取之。（此兩處未詳。疑是寨堡非城名）取蔑而市。至你沙不兒。又取寨剌黑思、（見前。）阿剌帖兒特、（當即巴瓦兒的詳稱地。）捏速、（即前之訥薩。）徒思、（見前。）札只闌、（節史有出鄰拉連城。即札只闌。）朱溫、（句。）八吉克、（句。）哈市、（句。）賽罕、（句。）魯達巴特。（俱皆城寨名。皆無考。）亦取你沙不兒。皆在是年。寨帝自塔力堪召拖雷汗於大暑之前迴營。（親征錄注。即出里詳說。）乃歸見帝。合兵攻塔力堪堅

不爾之地。（即可不里。詳譯地。）惜要險。令失吉忽禿忽率兵南征。（都將曰誤喀哲。曰誤兒哈爾。曰烏克兒古兒札。曰古都斯古兒札。下二名見親征錄考。）其兵三萬。取以上所言之地。而防只拉兒哀丁。汗蔑里克所駐地。距失吉忽禿

忽軍不遑。豪兀軍中但知其已降。不知其又歸附只拉兒哀丁。陰告以君駐配爾蠻。（即元史之八拉蠻。）不必移軍。汪
我當來合。追汗護里克潛引己衆并康里人而去。失吉忽禿忽始知其有異心。亟追之。夜半追及。失吉忽
率中軍。自是戰至日中。左右翼皆遁沒。中軍僅七百人。左右衛突。諸軍以奉令不發矢。爲其突圍而出。衆
死忽以昏夜不敢浪戰。令待次曉。汗護里克即乘夜拔引去。天晚時。已與只拉兒哀丁軍合。康里人亦至。
所執旌纛。縱馬入印度河。泳水而逸。帝見之。以口咬指。謂子曰。凡爲子者皆應如此。（語畢。疑是凡爲特者皆應
帝講。意知謂此事好漢。我素未聞。宋見特衆恐爲後患。）諸軍亦欲追入水。帝阻止之。獲只拉兒哀丁之妻。其子被殺。其輜重先已投印度
河。令蓄溜者榜取。遣八剌諾延（原文札剌亦兒人。）率衆追入印度。復遣朵兒伯同往。（原文。族名已缺。此可證叙史案絕
劄台。則當是朵兒邊人。）既入印度而不得蹤跡。取壁遏城。（多衆作雙耶。爲勃衆名。）又往木而灘。其地無石。伐木爲筏以運石。攻具
既備。而暑氣甚熾。（當是羊年夏。）遂捨去。躉拉火耳、（句。壁躉島禰、句。）渡里克甫爾諸城。（皆在西印度。
未至中印度。）大掠而回
印度河東。帝既遣八剌。於羊年春歸至印度河上游。令窩闊台往定印度河下游諸地。遂大掠曝白尼。磨
其人以行。城亦毀。又遣人稟命於父。欲往攻昔義斯罷。帝曰。天已暑。宜即回。當遣別將往攻。窩闊台遂由
該勒辦西兒之路而回。是夏。帝避暑於配爾變以待八剌諸延。悉掠配爾變近庭。八剌、朵兒伯至。帝遂往
古臘溫庫禰干。（譯走察文。帝謂申河以至格溫脊羅罕。現征錄。上避暑八拉蠻那顏。因討逆敵。悉平之。八剌罪狀至。詮行
至可溫寨錄爲寨名。而譯史釋爲河名。察蠻文察曰謬兒合。小河曰搶羅拏。右時亦作搶羅合。二音易混。或且寨名
或寨在河濱。以河爲名。多寨作古南庫兒干。删去溫字音。譯音似遜。）窩闊台亦至。在配克部駐過冬。其地之食曰薩拉爾阿黑馱特。自縛來降。並獻
軍糧。以地熱。士卒多病。食民每戶舂黍米百斤。供七卒三人之食。（下云。其時哲速二將收定阿而徹阿特
耳佩占察拉克失兒斡等處。分設官吏。）及至。
士卒病愈。帝欲由印度斯罷至唐古特之路而回。行未數程。聞唐古特又叛。一路山荒林密。道遠險巇。水
士惡劣。行旅易病。乃回至費隣倭兒。仍循來時之路而返。（案此即元史帝至東印度國一語所由來也。當是殿必赤顏
原有斯語。特紀往未果。譯者不察。遂謂已至東印度。於西游
記並無是事。豈帝遣別隊探路長脊來之知耶。）猴年。順八米倫山路行。南征。時輜輜重於八格圍。至是取以行。渡質渾河。冬至撒馬爾
干。令蘇爾灘母妻在輜重前先行。俾其辭別故土而哭。諸軍在後。不使聞其哭也。帝至費那克河。（河名未
詳。上文
亦作費
那克特。）除兀赤外。諸子皆至。會議既畢。徐行回軍。（下云。成吉思汗之事。紀述至此。應敍哲速二將之事。及襲擊默德蘇爾
灘在海島中。如何死狀。案蘇爾灘之死。已見前文。此下又重述者。及不

汗護里克不能支。欲道費隣倭兒。（地名。多譯作
丕式倭兒。）而帝軍已截守道路。殺汗護里克。右翼全敗。只拉兒哀丁
率中軍。自是戰至日中。左右翼皆遁沒。中軍僅七百人。左右衛突。諸軍以奉令不發矢。爲其突圍而出。衆
所執旌纛。縱馬入印度河。泳水而逸。帝見之。以口咬指。謂子曰。凡爲子者皆應如此。（語畢。疑是凡爲特者皆應
如此。拉施特此處有詳述。）諸軍亦欲追入水。帝阻止之。獲只拉兒哀丁之妻。其子被殺。其輜重先已投印度
河。令蓄溜者榜取。遣八剌諾延（原文札剌亦兒人。）率衆追入印度。復遣朵兒伯同往。（原文。族名已缺。此可證叙史案絕
多。卷十譯文證朵兒伯之姓爲朵兒
劄台。則當是朵兒邊人。）既入印度而不得蹤跡。取壁遏城。（多衆作雙耶。爲勃衆名。）又往木而灘。其地無石。伐木爲筏以運石。攻具
既備。而暑氣甚熾。（當是羊年夏。）遂捨去。躉拉火耳、（句。壁躉島禰、句。）渡里克甫爾諸城。（皆在西印度。
未至中印度。）大掠而回
印度河東。帝既遣八剌。於羊年春歸至印度河上游。令窩闊台往定印度河下游諸地。遂大掠曝白尼。磨
其人以行。城亦毀。又遣人稟命於父。欲往攻昔義斯罷。帝曰。天已暑。宜即回。當遣別將往攻。窩闊台遂由
該勒辦西兒之路而回。是夏。帝避暑於配爾變以待八剌諸延。悉掠配爾變近庭。八剌、朵兒伯至。帝遂往
古臘溫庫禰干。（譯走察文。帝謂申河以至格溫脊羅罕。現征錄。上避暑八拉蠻那顏。因討逆敵。悉平之。八剌罪狀至。詮行
至可溫寨錄爲寨名。而譯史釋爲河名。察蠻文察曰謬兒合。小河曰搶羅拏。右時亦作搶羅合。二音易混。或且寨名
或寨在河濱。以河爲名。多寨作古南庫兒干。删去溫字音。譯音似遜。）窩闊台亦至。在配克部駐過冬。其地之食曰薩拉爾阿黑馱特。自縛來降。並獻
軍糧。以地熱。士卒多病。食民每戶舂黍米百斤。供七卒三人之食。（下云。其時哲速二將收定阿而徹阿特
耳佩占察拉克失兒斡等處。分設官吏。）及至。
士卒病愈。帝欲由印度斯罷至唐古特之路而回。行未數程。聞唐古特又叛。一路山荒林密。道遠險巇。水
士惡劣。行旅易病。乃回至費隣倭兒。仍循來時之路而返。（案此即元史帝至東印度國一語所由來也。當是殿必赤顏
原有斯語。特紀往未果。譯者不察。遂謂已至東印度。於西游
記並無是事。豈帝遣別隊探路長脊來之知耶。）猴年。順八米倫山路行。南征。時輜輜重於八格圍。至是取以行。渡質渾河。冬至撒馬爾
干。令蘇爾灘母妻在輜重前先行。俾其辭別故土而哭。諸軍在後。不使聞其哭也。帝至費那克河。（河名未
詳。上文
亦作費
那克特。）除兀赤外。諸子皆至。會議既畢。徐行回軍。（下云。成吉思汗之事。紀述至此。應敍哲速二將之事。及襲擊默德蘇爾
灘在海島中。如何死狀。案蘇爾灘之死。已見前文。此下又重述者。及不

知何以突來斯語。只拉兒哀丁自你沙不兒遁歸自尼。時哲別、速不台遣人諭命於帝。謂蘇赫瓦魯已死。只拉兒哀丁已遁。我等應往何處。待命而行。惟望於一二年間。仰賴天赫。得遂主上所立期限。纔奇卜察克之地。以往察瓦里斯眞。其後又屢遣人奏事。皆以三四百人護送。軍入義拉克。（義海西部名。呼拉滿以東皆是。詳西域傳注。）取哈耳城（亦即胡瓦耳。詳釋地。）西模夔城。至立亞城。掠之。（立亞未詳。）至枯姆城。大殺掠。西往哈馬丹。其酋賽特訥哀丁阿拉幹都勒傀衣騎。遣官入守。開別隊至薩哈斯。（合以下文。當是贊卓。）爲其酋塔勒沙拉赤、（句庫赤布克汗所敗。遂往贊卓大屠戮。又往可斯費音。以民守城。歸力攻下之。民猶力戰。兩軍共亡五萬人。義拉克境內多權兵鋒。是年冬。寒最甚。兵在立亞境內。帝在忒耳迷斯那黑沙不之地。（則是蛇年冬起。）既而兵入阿特耳佩占。（爲西域都部。詳西域傳。）所過殺掠。將及台白利司。部主阿塔畢鄂思伯克（云其父名札拉克境內。帝在忒耳迷斯那黑沙不之地。則是蛇年冬起。）既而兵入阿特耳佩占。（爲西域都部。詳西域傳。）所過殺掠。將及台白利司。部主阿塔畢鄂思伯克（云其父名札拉護來迎。（即旭烈兀。今四人多譯爲起拉古。）時呼必賢十一歲。忽拉護九歲。在乃撒界上。阿拉馬克委之地。（云近阿木兒。忽汎。在吉勒河那邊。）降。餽牛羊馬及衣服。二將卽入阿而俺駐冬。欲入谷發斤。（即元史曷思麥里傳之谷兒只。尾音轉爲谷爾斤。今西人多稱爲曷兒只。）帥兵守城。屢力攻下之。民猶力戰。兩軍共亡五萬人。義拉克境內多權兵鋒。是年冬。寒最甚。兵在立亞境內。帝在忒耳迷斯那黑沙不之地。則是蛇年冬起。既而兵入阿特耳佩占。（爲西域都部。詳西域傳。）所過殺掠。將及台白利司。部主阿塔畢鄂思伯克（云其父名札拉護來迎。（即旭烈兀。今四人多譯爲起拉古。）時呼必賢十一歲。忽拉護九歲。在乃撒界上。阿拉馬克委之地。（云近阿木兒。忽汎。在吉勒河那邊。）降。餽牛羊馬及衣服。二將卽入阿而俺駐冬。欲入谷發斤。（即元史曷思麥里傳之谷兒只。尾音轉爲谷爾斤。今西人多稱爲曷兒只。）帥兵守城。屢力攻下之。民猶力戰。兩軍共亡五萬人。義

日。蒙兀兵忽回戰。七日之久。盡敗歛衆。掠其地。旋卽東返。遵帝所命之路而還。拉施特載二將北伐之事甚略。多桑博引他書。所紀如詳。具詳別傳。帝親征塔赤克而回。（塔赤卽旭支。大食之山。詳西域傳。）猴年。在路駐夏過冬。行及巳境。皇孫呼必賢、（卽世祖。今本改音。較元史本音爲勝。）忽拉護來迎。（卽旭烈兀。今四人多譯爲起拉古。）時呼必賢十一歲。忽拉護九歲。在乃撒界上。阿拉馬克委之地。（云近阿木兒。忽汎。在吉勒河那邊。）

四省。欽察人單非青目赤盛面。元人所構成。事外史云。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斯兌赤。領阿速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紅軍。阿速者。綠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然則阿速人乃其青目赤盛。見釋地。）我等當立約議和。不相侵犯。如欲財物。悉可致餽。因厚遣之。奇卜察克人引去。由是戰勝阿蘭。大殺掠。奇卜察克人散歸不爲備。二將出不意。攻入其都。盡返所遺物。敗衆多逃入俄羅斯。遂往速達克城。城在海濱。與康思但丁諸白爾城相對。（就地形而言。必係黑海北境。元史地理志之撒吉剌。西域人亦稱速達特。此去速達東北卽速達特之變音。無詳釋地。）敗其衆。下其城。遂至俄羅斯界上。奇卜察克人逃入俄者。聚集俄兵來攻。二將見其勢盛。案兵不動。歛以爲怯。亦進。而蒙兀兵退。追十二日。蒙兀兵忽回戰。七日之久。盡敗歛衆。掠其地。旋卽東返。遵帝所命之路而還。（拉施特載二將北伐之事甚略。多桑博引他書。所紀如詳。具詳別傳。）帝親征塔赤克而回。（塔赤卽旭支。大食之山。詳西域傳。）猴年。在路駐夏過冬。行及巳境。皇孫呼必賢、（卽世祖。今本改音。較元史本音爲勝。）忽拉護來迎。（卽旭烈兀。今四人多譯爲起拉古。）時呼必賢十一歲。忽拉護九歲。在乃撒界上。阿拉馬克委之地。（云近阿木兒。忽汎。在吉勒河那邊。）

帝親征塔赤克而回。（塔赤卽旭支。大食之山。詳西域傳。）猴年。在路駐夏過冬。行及巳境。皇孫呼必賢、（卽世祖。今本改音。較元史本音爲勝。）忽拉護來迎。（卽旭烈兀。今四人多譯爲起拉古。）時呼必賢十一歲。忽拉護九歲。在乃撒界上。阿拉馬克委之地。（云近阿木兒。忽汎。在吉勒河那邊。）

呼必賢射一兎。忽拉護射一山羊。蒙兀禮。幼者初獲得生物。則以鮮血染長者拇指。呼必賢輕擸帝手拭之。忽拉護攜帝手返重。帝曰。你如此用力。可爲進取。（釋文證通北解。仍依其語音之。）行至布哈羅赤忽。（地未詳。）支金帳。設宴大牆三重。地係沙土。令各營取石壓艸營帳。以免傾側。則有烏布赤諾延。（云是烏克之弟兄。）不以石。但支木。帝咎之。宴會時。射獵爲樂。烏布赤又不從衆合圍。以趕留之於營。七日不令出從。烏布赤愧恐。謂如責我。當遣我往他處。帝乃恕其罪。與以一條路。（大約遣往他處。）雞年春。至老營。夏。在舊居駐夏。（拉施特此書紀年悉同史錄。殆因國史如是。不能立異說見前。）開蒲沙舊將只馬哀丁阿比亞。糾衆作亂。殺所遣守吏。並擒阿拉馬都勒下於獄。二將復圍哈馬丹。破其城。只馬哀丁阿比亞求降。仍殺之。平毀哈馬丹。往那希拉幛。（未詳。）破其城。城酋乞降。允之。（原文與以水牌及紅色物不知何物。）又唐古特又叛。雞年秋。帶軍攻合中。（本紀。伐西夏在丙戌春。親征錄則云乙酉秋。復統兵征西夏。此書與錄同。）令察合台以本部兵守老營。後路。其時蒐赤率窩闊台從帝軍。拖雷汗因屢被咎。禾克帖尼出痘。（原作西兒怒克屯別姬。與元史宗室相合。故從元史。）緩行數日。帝在途聞。窩闊台之子庫延、（疑是闊端之訛。）古由克歸（卽貢山定宗名。）二孫。求賞賚。帝曰。所冇之物。已盡歸拖雷。彼係家主。（他西書謂蒙古俗幼子得父遺產。故特赤斤之名。惟幼子得稱。義爲守灶。解見聰史注。灶皆以幼子從父。歸如家主。其後帝屬意監國。親征錄謂太上皇帝時爲太子。皆卽斯義。未可泥其語害。）其後拖雷汗以衣物分餽之。帝以海拉特王之祖忽魯札克與古由克。謂汝有病。可令其管腦。（深拉特封國基潘。詳西域下傳。惟忽魯札克之名無考。）軍至唐古特。取甘州、肅

州。案史錄皆謂丙戌入西夏。其取甘肅等州。本紀繫之於夏下文之狗年。當移於此。又取兀剌孩城。見諸史職文郎撰之幹羅孩。謂滿兒雪州。疑是河州。於此乃合原皆之誤譯者之誤。不可知矣。甘州肅州下又有龙州。疑是河州。

開城。諸史蒙文朵兒邊譯注。開讀州。蓋即滿兒雪開。合申主失都兒忽。土人稱曰李王。失都兒忽見諸史。謂是來降後帝為改名。今考帝未嘗開。四夏主但納降。未來謁。則失都兒忽當即其名。親征錄可證。西夏主亦曰李王。由其伊兒開都城。譯注。土語伊兒開譯古語則云額兒赫牙。遼即本紀。李眼。故稱李王。所謂夏王城。諸史蒙文朵兒邊譯注。開讀州。蓋即滿兒雪開。合申主失都兒忽。土人稱曰李王。失都兒忽見諸史。謂是來降後帝為改名。今考帝未嘗開。四夏主但納降。未來謁。則失都兒忽當即其名。親征錄可證。西夏主亦曰李眼。故稱李王。由其伊兒開都城。譯注。土語伊兒開譯古語則云額兒赫牙。遼即本紀。率五十餘兵來援。帝移軍往迎。所謂夏王城。諸史蒙文朵兒邊譯注。開讀州。蓋即滿兒雪開。合申主失都兒忽。土人稱曰李王。失都兒忽見諸史。謂是來降後帝為改名。今考帝未嘗開。四夏主但納降。未來謁。則失都兒忽當即其名。親征錄可證。西夏主亦曰李眼。故稱李王。由其伊兒開都城。譯注。土語伊兒開譯古語則云額兒赫牙。遼即本紀。率五十餘兵來援。帝移軍往迎。

地多河。已冰合。云河皆從黃河面出。則是黃河支流。本紀丙戌十一月庚申。帝攻龜州。夏遣兵名合公來援。丙寅。帝渡河盤夏朝蓋是戊午事。此誤紀於龜年。兵皆從冰上行。合衆射。矢無許虛發。此戰殺人無算。蒙兀兵死十之一。合申兵死者增兩倍。失都兒忽遂回都城。帝曰。彼經此敗。力不能復振矣。不若揩窟。趁其都城。既攻下各城後。即入乞鄰撒。此即本紀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或經石州等事。四月帝次龍德。拔德順等州。德順舊屬金。蒙古初入其中。則華軍城。相傳元世祖帝后俱潛邸此山。不立陵墓。今以地圖考之。歸化城北非太遠。舊古游牧記。歸德多斯圖名伊克昭。蒙古語大曰伊克。蒙曰昭。殘碑院則倒伊克昭。境內有青吉斯汗圖騰札溫克一員。事迹頗詳。復引蒙古源流云。以盤羊梳至所卜久安之地。立白屋八間。在阿勒坦山陰。哈岱山陽之大青特克地方。地立陵墓。阿勒坦山。即鄂爾多斯右翼中旗西北之阿爾布坦山。哈岱特山。史謂歸起盤谷。在今察哈爾正藍旗西北。則太祖葬地。在今綏遠境內外。元初為西夏地。然考蒙古源流。謂以盤羊梳至程納之淖爾處所。車輪挺然不動。吉爾格巴圖爾古游牧記。鄂爾多斯圖名伊克昭。蒙古舉梳回徐徐轉動。達至所卜久安之地。德里袞布勒塔干。卽綏遠之達里湖。李勒苔。太祖誕生地也。歸德。克哈倫皆河名。詳其音。太祖必不葬於西夏。張程引之。其說顯然。本紀六月帝次清水縣西汇。為今甘肅秦州境。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薩里州哈老徒之行宮。今鄂爾多斯右翼前旗西南有哈柳圖河。東南流。合金河入黃河。蒙古名金河曰揚剛烏蘇。史之薩里與揚剛對音。哈老徒。哈柳圖皆是崩地。非葬地。說以為葬處。徐繼畬疑黑騰峪。疑見武溪深處。在滿清河之側。山水環繞。正與四城吉合。自兔年至猪年。帝崩。凡九年。帝之事迹。國史及他書所載。多簡而不詳。今略補之。庶乎帝在生時。何年。為何事。讀史者可以知其大概矣。所謂補者。當即指帝伐四城之事。蒙兀人多謂帝七十二歲。生死皆猪年。此為突面屆年分。非金帶至老營。在當年某月十五日。見勒律注。原文某月字不能辨。以星度考之。蓋已七十五歲。此當是天方歷。由歷法有論日論月之別。以突面屆年某月十五日。見勒律注。原文某月字不能辨。以星度考之。蓋已七十五歲。此當是天方歷。由歷法有論日論月之別。以突面屆

帝自此病日漸。臨崩之前。告其大臣。我死且不發喪。勿令敵知。待合申主來。卽遙殺之。猪年八月十五日。帝崩。上文未紀猪年。必有事故。元史言七月。此云八月。當依元史。蓋中歷置閏。歷天方歷各各不同。且於年中。期在年中。期七月是矣。帝崩之先。夏主未來。四夏主未來。諸史固不足據。蒙古源流謂納四夏之后致祠。其是無稽。詳見諸史注。諸將遵遺命不發喪。俟合申主來謁。殺之而後發喪。舉柩歸老營。四鄂爾多同日舉哀。遠處得信。亦皆舁

喪。三月而後舉葬。先時帝至一處。見孤樹。愛之。盤桓樹下良久。謂左右曰。我死卽葬於此。非後有人遵前命。遂卜葬樹下。據云。非後樹皆蔽生。後成密林。不辨墓在何樹之下。蒙古草木子。遼元世祖法深壁之後。用萬馬蹂平。使草青方解。雖則已漫同平城。舊傳考證。遂遂不欲人知也。此書所述。必保舊後魏檀葬林使人莫辨同一作用。拖雷汗、蒙哥汗、呼必賚汗、阿里布咯。卽阿里不哥。皆附葬於此。他子孫則別葬。守墓者為烏梁海人。此非蒙古之烏梁海。詳部族考。國朝張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錄。歸化城乃元之豐州。二十日早發。二十一日入韃遜山。遠望石峰疊疊。入其中。則華軍城。相傳元世祖帝后俱潛邸此山。不立陵墓。今以地圖考之。歸化城北非太遠。舊古游牧記。鄂爾多斯圖名伊克昭。蒙古舉梳回徐徐轉動。達至所卜久安之地。德里袞布勒塔干。卽綏遠之達里湖。李勒苔。太祖誕生地也。歸德。克哈倫皆河名。詳其音。太祖必不葬於西夏。張程引之。其說顯然。本紀六月帝次清水縣西汇。為今甘肅秦州境。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薩里州哈老徒之行宮。今鄂爾多斯右翼前旗西南有哈柳圖河。東南流。合金河入黃河。蒙古名金河曰揚剛烏蘇。史之薩里與揚剛對音。哈老徒。哈柳圖皆是崩地。非葬地。說以為葬處。徐繼畬疑黑騰峪。疑見武溪深處。在滿清河之側。山水環繞。正與四城吉合。自兔年至猪年。帝崩。

年。父沒之後。兼多畔從。蓂亦亦兀。朱里牙特。案此書譯合札撒。帝受蓂亦亦兀。謂倫兀格。煞費心力。始留住少許人。帝受

只剌特與朱里牙特爲一故云受朱里牙特之尼其實非也雲云札只剌特　蔑兒乞、即太祖后族塔之部　塔塔兒等人許多懼恐然得天祐不特免難且能陞擢

馬肥時能捷馳瘦時亦馳肥瘦得中亦馳乃爲良馬　此喻語也孫義甚顯

將士臨敵當思得名如圍獵然歸葬於天務多獲而後已

臨民之道如乳牛　有安靜和易無自成化之意　臨敵之道如驚鳥　言猛過也二語頗類孫子書

一言而見爲善必行其言見爲不善則不必行其言知已爲何如人乃能知人爲何如人

人不能如日光無遠近不燭則家事賴有內佐夫或外出客至其家款接食飲必致豐腆而後詢盡婦職

遐邇稱譽觀其家即可知其人矣　至今外蒙古風俗尚如是

人在忙遽倉猝時當法逢福海烏哈日者逢福海烏哈出二人從遠見敵者二人從者謂以三人攻二人

往必勝逢福海烏哈曰我已見彼彼豈不見我哉　言外之意謂彼見我人衆而不逃必有計也　策馬去之合於已衆既而知此二則爲捕矣

人一爲塔塔兒會帖木兒烏哈潛伏五百餘人於山陰獨出誘敵往則爲所圍獵時多得獸　此述戰陣時多殺敵　此述主若天爲開一生路則我可以緩而人可以忘　言不當窮追勿檢人亦不至飲恨其深也

言勇無如也孫伯終日戰而不疲不飲不食而不飢渴人莫能也然不可使爲將彼視人猶己士卒疲矣

飢渴矣而彼不知也故爲將者必知己之疲知己之飢渴而後推之於人其行軍也必知路之遠近以量

士馬之力量力自弱者始弱者能之強者無弗能矣　此錄不惟將將且見君人之道

商賈善居積物之良楛緩悉必計將領之教子弟亦然騎射之事諸隸精良必如良賈牟利視若身心性

命之不可忽也

教戒子弟毋使忘本不可使其但知鮮衣美食乘駿馬攜嬌姬則將忘我等開創之勞

嗜酒者昏若瞽者然必乎無主執業俱廢酒之亂性不問人之善惡也　語出書經　君嗜酒則君失職百僚嗜酒則卒伍失職將嗜酒則軍倒弛兵嗜酒則寇變生常人嗜酒則將傾家僕役嗜酒則將受賈不得已而節飲

長者未問幼者勿先發　此條有關係其要解不得

二、爲

諸諾延每歲二次來受教令歸則實力奉行自能綱舉目張鈐束部曲若面從心違致我教令如石落水

如矢入草若此人者不可使居衆上

能治家者即能治國能轄十人者即能轄千人萬人能理己事即能理國事爲國際歟

什人之長不盡職者去之即於此什人中選擇爲長出一令發一言必三人謂然而後可行己一人也更以人言衡之又一人矣更以有識者之言衡之則又一人矣是謂三人否則令勿出言勿發幼者見長者

一月三次足矣。或二次。能不飲者。尤加人一等。

我昔征乞解阿勒坦汗時。解帶盟項。解馬掛之鉤。誓於天。請報仇巴海、句烏勒巴勒哈之仇。一爲我祖弟兄。一爲我父弟兄。天若許我。則庇我得勝。山是敗阿勒坦汗。得其土地。

我後登阿爾泰山以望已營。我軍之多如林。從軍之女。亦可成隊。我顧其口歷肥甘。身歷文繡。居得華屋。牧得腴地。道途之內。荊棘不生。此我之素志也。

汝等不從我教。初二次寬赦之。三次則流於巴勒奧、句忽兒珠爾之地。地名未詳。徙而仍不從教。則下諸獄。終不改。則令宗親共議其罪。

自將帥以至士卒。雖無敵時。亦當籌備。一聞號令。立即起行。

男子生於巴兒古奧脫窟嬋及斡難、克魯倫之地。皆聰慧有膽益。不待十分指示。即能領會道理。女子亦然。不待修飾。自然端好。

我遣木阿里國王征南京。取七十二城。虜使奏捷。問可旋師否。告以盡取之而後歸。使者回報。木阿里問主上尚有何言。使者謂別無厚言。惟伸拇指以示丑壁之獎。木阿里又問主上之伸拇指。眞謂我否。曰。然。木阿里曰。如是則我之不惜身命。亦不枉矣。又問此外何人得邀主上之伸拇指。使者曰。更有博爾朮、句孛兒忽勒、句虎必來、句赤老根、句哈剌察兒、元末騎馬帖木兒五世祖名見元經史。札歹、句巴歹、句克失里克、即乞失里黑。謂此等人謹衛我。皆能得力。或調陣。或牧馬。或善戰。皆有所長。此條似非太祖之言。而原文乃入太祖語敘。

有將巴剌哈剌赤問我曰。主上如是神武。無堅不破。請問有何徵兆。我告之曰。我未卽位之先。嘗獨出。遇六人守隘口不得過。我持刀以前。矢如雨集。而我無一傷。殺此六人而行。歸途經六屍傍。其六騎猶在。我卽騙之以歸。所謂徵兆。如是而已。

一日與博爾朮同行。遇二十餘人設伏於嶺。博爾朮從而後。我不及待。卽往攻之。矢傷我口。昏仆於地。博爾朮見我傷重。以熱水飲我。凝血乃吐。重復往攻。二十餘人始以爲必死。繼乃大潰。皆來降。博爾朮由是寵異。

成吉思汗少時。晨起理髮。見有白髮數莖。左右皆訝。謂年少不應有此。成吉思汗曰。天命我爲衆人之長。所以先與我以老態。爲爲長者之兆。

成吉思汗謂博爾朮等。人生何者最樂。博爾朮曰。皆名駿。控駿騎。御華服。暮春之天。出獵於野。斯爲最樂。博爾忽勒曰。鷹犬自突搏擊飛禽。不搏落不止。盪騎觀之。斯爲最樂。虎必來曰。圍獵之時。衆獸驚突。觀者最樂。成吉思汗曰。不然。人生之樂。莫如殲敵仇。敵。如木拔根。乘其駿馬。納其妻女。以備後宮。乃爲最樂。

貝勒津自注云。至今韃靼部族。相傳有此。當成語本乎。而第四條語已不全。不如拉施特所記之完善。

重係誤。第六條誤將什人之長作爲輸名。第七條錯第二層人冒滿去第八條亦誤。第十條當思得名語意。較此更暢。惟以下語峰。十二條誤數甚而理不差。二十五條脫。粗本甚不好。三十條則無之矣。

附太祖諸弟世系　原書卽在本紀內。今摘出附錄於後。

也速該次子朮赤哈薩兒。朮赤其名。哈薩兒義爲猛獸。以其類祿莊偉。故有是稱。力能折人爲兩截。滅乃蠻時。主中軍甚出力。故帝子以賞格。凡其後人。位次在皇族之上。至今時仍有此制。其後人與可汗親王同坐。所謂親王。當指朮子而言。相傳有四十子。惟三人著稱。一也古。一脫古。即脫忽。一也生哥。即移相哥。也古、也生哥事迹見於史策。脫古事迹不詳。也古、脫古身材皆小。也生哥猶健壯。朮赤哈薩兒薨。也古嗣位。也古薨。也古子阿兒哈孫嗣位。

案太宗本紀。或作野苦。亦作也古。遼宗元二年本紀作也古。三年也古以懇請諸王免剌兒蠻。故能其征高麗。耶虎與洪福源同征高麗。耶虎卒。登卽也古而仍令東征。耶虎宗三年後。也古不見於史。阿兒哈孫事。世祖二十五年四月甲申。詔皇孫鐵穆耳等。統諸軍。討叛王大魯大孫合丹悉魯卜。火魯火孫似卽阿兒哈孫。而世次不符。西域史此語始誤。抑由西人誤譯。

喀戰。卽阿里不哥。也生哥助王師。相傳壽至七十五歲。可汗召至議事。髮無一莖白者。

案遼宗元年本紀。始見赤孫哥。世祖中統元年。也先哥舉

第道諸王二年。嗣也伯哥金印。至元四年。嗣參相哥所部蠻民皆即也生好四年後不見其名。蒙哥可汗時。尤赤哈薩兒獲妃倘在。其分地在阿爾泰河、枯拉淖爾、

薛拉兒。考曾合河東北流灌焉牧倫諸部。博出而東北流。會北之悟拉河。自東南來會。北之悟拉河。即今鄂爾坤河。東有薛拉兒

族派有七百人。可汗幕年。乃顏與勢格都兒、勝格納哈兒、及果魯干後人額不干、即也不干。富闍台可汗後人烏魯克庫腦、無考。結海都面叛。可汗征之。誅誅威敕軍。盡分析。今已無其後人分地。案世系大譜。雖吉思傳。祥訂兒。長子只不干。蓋世適孫塔察兒幼。庶叉般。選狂恣。欲廢適白宣撒吉思與大魯和孫駙白皇后。乃授塔察兒以皇太弟寶。鍵僭為王。殺速哥明。史表世次亦同。惟只不干有兄弟編。與傳長子之說不符。表又無脫逸。惟塔察兒弟帖賓之子脫帖睦爾之孫。塔察兒傳。立德宗率軍圍征。屢見本紀。世祖即位。率東道諸王來迎。至元九年。賜其軍器。給其部帆民。此後誤作幹亦那顏之孫。塔察兒傳。立德宗率軍圍征。屢見本紀。世祖即位。率東道諸王來迎。至元九年。賜其軍器。給其部帆民。此後本紀無其名。何人嗣位。史不可考。表謂是遼王乃蠻台。未可信。此之真楚兒。似即史之阿蘇魯。惟表為幹端子。塔察兒同胤兄弟。表雖同。

叔魯後裔。則此云哀楚兒子乃顏叛。祖伏誅。似非妄撰。史表則里古台曾孫乃顏。僅元史者據之。以地理志。懷州屬於廣寧路。引哈剌八都魯牌內乃顏故地一語為證。謂乃顏為孛魯古歹孫。今考本紀。太宗八年。分賜諸王民戶。幹端那顏平灤州。世祖中統元年七月。詔給遼王塔察兒錄都平州封邑。遼賦金帛玉器。元二十四年。乃顏叛。誅乃顏。名同人異。錢氏大昕廿二史考異。以史表有二也不干。參閱列聚甘下乃顏名同人異。錢氏大昕廿二史考異。以史表有二也不干。亦引廿四年誅也不干。何關分地。遼魯花赤亦定叛王也不干。參閱列聚甘孫。而未敢言乃顏。今以四城書證之。實與本紀吻合。至四城書之訛也。又乃顏封地在東。弄兵亦在東。本紀五月帝親征。高麗王請益兵征乃顏。以五百人赴之。六月諸王失都兒所部鐵哥率其鐵。取威平府。遼遼。欲劫取裔。遼州守臣拿援。以北京戍軍千人赴之。七月。失都兒兜威平。宣慰塔出從。盡以其軍。潛平。八月。東路出從孟子愛牙亦出潛州邀討。實慰亦兒撒合分兵趨遼州。其黨潛平。八月。東路遣上都衛州。又經乃顏叛兵蹂踐。免其今歲糸銀租賦。九月。咸平。遼州。北京。以乃顏叛兵蹂踐。賜其軍器。給其部帆民。此後則太宗時別勒格台猶在。至世祖中統元年。則不都率東道諸王或不都迎。編其組之位。故四城書誤以為子。人謂其有百婦百子。享壽甚高。妻子至前。有不識者。叶必哲可汗命其子那木罕征海都。有叛王將撓那木罕以叛。札富都預謀。既而札富都陽。

重興。可汗謂其歷有勳勞。不可殺。只勒泐注。原文可汗前與某某職。札富都預出力。某某字已不辨。案當即阿里不哥。中統三年。賜廣寧王昂都統銀印。及諸王合必赤行軍印。合必赤大破阿里不哥軍。見二年本紀。必由此役之勞。故同受賜。合必赤在憲祖朝屢著戰功。而世系表無考。惟分其軍。遣往鄭河守護邊界。鄭河不能確考。常自採薪為炊。從者請代其勞。謂從前有罪。今當以此補過。可汗查其本支有八百人。可汗云。哈薩兒四十子。今有百人。何以亦只八百。咸言於上。哈薩兒後人寖。別勒格台後人寖。今別勒格台後王仍在可汗處供職。未詳

坊採金等戶獨不調。有旨。道便查其民。亦力撒合傳二十一年。改北京宣慰使。諸王乃顏徙遼東。有異志。密詔備之。二傳皆可為證。乃顏平後。次年。哈丹秃魯干復叛。李庭傳。伯帖木兒傳。皆謂是諸王。土土哈傳。擊走叛王銀哥。鎮叛王晙兒。皆只凡此諸王名。與闊涉不花傳。乃顏叛。誅王納牙等皆然。之阿沙不花北鎮納軍。諸王之誤。皆解史表太祖諸弟位下。悉無其名。不知何王之裔。讀元史者所以悟皆迷亂而無所措手也。

也速該五子別勒格台子甚多。寖後。子札富都闕。即表之瓜都。惟表是孫。非是子。又太宗七年九年本紀。即見日溫不花。據表是別里古台次子。然據宗元年本紀。尚見別里古帶。即別勒格台。則太宗時別勒格台猶在。至世祖中統元年。則瓜都率東道諸王或瓜都迎。編其組之位。故四城書誤以為子。人謂其有百婦百子。享壽甚高。妻子至前。有不識者。叶必哲可汗命其子那木罕征海都。有叛王將撓那木罕以叛。札富都預謀。既而札富都陽。

重興。可汗謂其歷有勳勞。不可殺。只勒泐注。原文可汗前與某某職。札富都預出力。某某字已不辨。案當即阿里不哥。中統三年。賜廣寧王昂都統銀印。及諸王合必赤行軍印。合必赤大破阿里不哥軍。見二年本紀。必由此役之勞。故同受賜。合必赤在憲祖朝屢著戰功。而世系表無考。惟分其軍。遣往鄭河守護邊界。鄭河不能確考。常自採薪為炊。從者請代其勞。謂從前有罪。今當以此補過。可汗查其本支有八百人。可汗云。哈薩兒四十子。今有百人。何以亦只八百。咸言於上。哈薩兒後人寖。別勒格台後人寖。今別勒格台後王仍在可汗處供職。未詳

附太祖后妃皇子公主考異　按蘇特書云。咸吉思赫有五百正妻五人。案五百恐是五十之訛。元史四大斡耳朵。此多一人。

大王之子。

孛兒台夫人翁吉剌特氏。特因那顏女。據史案文。作孛兒帖兀真。解兀真為夫人。西域書則連稱夫人。元史孛兒台旭真。似誤以稱謂為名。生四子五女。護兒乞攻威

吉思汗。掠孛兒台而去。時已懷孕。護兒乞與汪罕。汪罕交好。以孛兒台贈汪罕。汪罕因與也速該為按荅。收而厚撫之。部下咸勸汪罕娶孛兒台。汪罕不從。成吉思汗聞信。遣札剌亦兒人撒巴。誘於汪罕。歸孛兒台。

途。尤赤生。倉卒無裹兒具。遣途復不平坦。撒巴乃揑翅爲兒墜具。挈以歸。以是稱名尤赤。後轉奇卜寨克
等地。次子察合台。輒突前吉斯罕以至阿母河。今篤哇汗及其子庫特魯克火者皆其後。三子窩闊台。闊
帝位。其子古由克。又別子之後海都。別有紀。四子圖里汗。史作拖雷
誅之。果魯干。史或作闊列堅。卽表之。後皆據大
那顏。成吉思汗常稱之曰奴可兒。譯言猛健者。以常在左右之故。案元
是突厥語。
爲庫思古。無考。西人謂
異別姬。先議配汪罕子鮮昆之子而未成。譯史作拙陳昆。光生布赤。參有誤。故辭
次女扯扯干。適衛剌特人忽禿哈別乞之子。脫拉兒赤。譯史作扯扯亦堅。適亦納勒赤。史表闊干
別姬。適汪古部主之子石雅夷。哀宗實錄曰鎮古拉施特部族考則云
公主適脫亦列赤。譯史作亦納勒赤。未是
最古台。譯言尚書。宗女。學要合幼。從攻西城。還封北平王。尚阿剌海別吉公主。公主適脫亦列赤。譯史作亦納勒赤。未是
紐國。事日遠看。紐有婦女數千人。事之征伐斬殺。皆自己出。據孟珙蒙韃備錄。則所謂留守。乃掌汪古部事。非太祖本部。太祖西征。時赤斤居守。
元史。西游記可證。別無阿剌海居守之語。作此傳者誤合也。史言宰要合幼從征西域。歸乃尚主。孟珙作備錄在辛巳歲。正太祖在西
域。追札闌丁之年。不應即云太祖死。宜居。哀宗實錄。謂阿剌海適鎮古生子。譯言古台。聖旨。女。今案鎮古卽鎮國之訛。譯言古台卽鎮國。宰執表。
古尚書。宗女。譯言鎮國。元史良弼傳。譯作石雅夷。卽鎮古之訛。面雅夷合普類國反。宣推求。必是公主先適鎮國。夫死。自鎮汪古部事。其後夫
弟宰要合自西城還。復尚公主。鎮國子孫古台。爲公主出。宰要合三子。則公主進經妥所生。西域書但言其嗣元史。但言其後。案達韃錄
則適當其中。蒙古不諱再醮。理宜然也。黑韃事略。直謂卜卽古攜幼太子。或沒其壻。公主阿剌罕之前夫。此爲確證。白據卜卽古四部。
赤卽史之鐵陽。何以二名不得其考。西域書謂阿剌海牢在。譯史作亦納勒赤。未是
窩闊台施雷之圍。卽是太宗妹。脅宗妹。僖祖。譯汪古部族考
本紀有赤駒駙馬。現征篇作赤渠。元史表。郭國公主位。先論倫公主適赤窟駙馬。按卽此赤古部族考謂是阿勒赤那顏之
子。查卽國舅。案隨那顏。案達韃錄。三公主曰阿五。嫁阿魯令國舅之子。又云。案赤那郭見材尚書令爲成吉思正后之弟。面特薛禪得亦
吉。案陳子勇錄尚脅宗女。必是史官失載。阿
五。異名。無考。或僅載有訛字。詳部族考。

五女阿兒塔撒亦曰阿兒塔撒合別吉

台出古禰干。台出。其名。札弗圖兒色辰。乃其稱號。色辰。卽總
眞伯駙馬。台出。卽塔出。其子兀眞伯。見部族考。
又有非正后生之女阿勒敦。部族考作阿勒敦。此作伊拉勒。譯史誤。元史作也立安敦。
吉思汗稱爲義子。列第五。以是女許嫁。而亦都護正妻妬忌。不令其婿。迨正妻死。窩闊台乃議迎嫁。此處
疑誤

朱完。詳部族考。案達韃錄云。成吉思女七人。可知者僅三人。今補實。可據者已得六人。史表。延安公主位
火魯公主。適哈荅。譯史作哈答。部族九十五功臣有合歹古列堅。合歹卽哈荅。似是太祖堂叔古列堅部古爾干。
次曰忽闌哈敦。兀洼思蔑兒乞部長赤勒亦兒兀孫女。生子果魯干。成吉思汗愛之。視如正室出。果魯干四
子。長忽察闊斡。忽察。長子兀兒闊夷闊斡。卽表之。後皆據大 兀兒闊夷子額不干與乃顏等叛王作亂。呼必賚可汗
誅之。果魯干。史或作闊列堅。重作曲里堅。分地不可考。土土哈傳。有言也不干叛者。土土哈卽日啓行。擒七十餘。復擒禿兀剌河。斷於
孛怯猶太敗之也不干值以身免。世祖親征乃顏。聞之。遣使命土土哈救其餘。濱沿河而下。禿兀剌河。當卽土拉河。沿河而下。當
是沿客魯倫河。則也不干分地。似在客魯倫河。果魯干從拔都征俄羅斯。受
傷而卒。見拔都傳。此處書系追書。惟言果魯干四子。面敘但著忽察。
三曰也速帖。特塔塔兒人。原作別速訖特。元史譯史皆作也速。據以改正。史表第三幹耳朵曰也速皇后。郎四曰也速干
皇后。此之謂。速訖特。字音近也速干。面增特字。是音蒙古源流作濟蘇訖。難次序誤倒。詳下。生子
曰察兀兒。幼卒。譯者無考。其或
譯作兀察兀兒。
四曰公主哈敦。阿勒揑汗之女。原作昌主哈敦。卽是金主之女。則必是衛紹王
公主。金史稱爲公主。皇后。見主必是公主之訛。貌不揚。成吉思汗以其爲貴主。故
尊之。無出。阿里布喀作亂時尚在。
五曰也速倫。爲也速訖特妹。譯史也速干云。我的祖祖名也速。又云。也速近
次當在前。也速干次序在後。此之也速倫。乃是也速干。上文也速訖特。乃是也速
此外位分稍遜而著稱者。一曰阿卜哈喀敦。略載卽哈敦。汪罕弟札兒不之女。阿卜哈之姊妹。別克土以遜失
夫人適兀赤。見元史祭祀志。第三室。烏伯考兀赤伯。脫別士。卽遜失。阿卜哈。譯史作亦巴合。
尼音亦同。惟云札合敢不有二女。此多一
女。當案十一子。此云四子。蓋言其親生。
成吉思汗一日得噩夢。因以阿卜哈賜與兀魯特人怯台那顏。盜資家
產。悉令將去。惟留一金盃及斟酒之人。以爲道念。部族考亦詳載。大同小異。
一曰古兒八速哈敦。乃蔑太陽汗之正室。成吉思汗寵之。照蒙古禮節成婚。譯史誤爲
塔陽汗母。
一乃蔑女。失其名。從成吉思汗。生子兀兒徹。早卒。拉施特紀太祖貴金分軍爲三之役。有將主兒赤歹。注曰成吉思汗幼
子亦見親征記。作兀赤台。蓋之兀兒徹。必卽主兒赤。而雅歹字音蒙遠
死。遂將長子之妃嫁伯林子。真武譯本謂乃蔑女生一子。爲帝最長孛曰忽兒赤。悅早卒。忽兒赤悅必卽兀兒徹歹之訛。蒙古子以母
貴。不以年齒分長幼。如別勒格台亦然。或者年長於諸弟。而序次在正后所生子後。故派幼子。通鑑續編。太祖六子。大太子遜赤。性卞
急而善戰。早卒。二太子察合台。性慎密。爲蒙所畏。三太子窩闊台。是爲太宗。四太子拖雷。是爲睿宗。其庶子曰兀兒徹歹。曰郭列干。

一塔塔兒女從成吉思汗生子兀魯察罕早卒。即史表次五之兀魯赤而增罕字。一哈敦爲塔古特人不知名。案即西夏國主女嫁庚戌戰其名曰嵬名以其爲國主女故書戰之下云遂哈特顧得之成吉思汗即以爲附不解其故附錄注中

附太祖年壽考異

元史本紀太祖二十二年丁亥崩壽六十六。逆推之帝生於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壬午。親征錄於癸亥年滅汪罕後大書特書上年秋四十二與本紀合。蒙古源流亦同。元秘史未言帝壽惟記也速該卒時帝年九歲。乃西域史及西域人私家著述無不謂帝生於猪年。崩於猪年。十三歲喪父。亦在猪年。壽七十三。則應生於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烈祖之崩在孝宗乾道三年丁亥。始謂其說謬妄。比考孟珙蒙韃備錄。謂成吉思汗生於甲戌。則爲乙亥上一年。歲數鄰近。又蒙古以草青紀歲。不云幾歲而云幾草。故傳述易訛。右甲戌壬午上下相距九年。不應舛錯至此。復考陶宗儀輟耕錄。元順帝朝。詔修遼、金、宋三史。楊維楨著正統辨。謂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建國庚申之說。諸書無徵。惟西域史詳載猴年滅秦亦赤兀。敗哈答斤諸部。取威定霸。固在斯時。必謂建國是年。似由傅會。然太祖徵召邱處機詔云。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自庚申至丙寅即帝位。正七年。錄崖是說。殆有由來。非盡出於比附。自來星命家占婚擇日。但論年支。不論年干。生於乙亥。乃與宋祖生於丁亥符合。錢塍此辨。上之於朝。斷然不敢臆撰。烝削元史尊書。未可盡信。而殊方異論。未可盡疑矣。詳引附識。以俟世之博雅君子論定焉。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

定宗憲宗本紀補闕　曾本李槃

當太宗之崩也。皇后脫列哥那稱制。元史表。太宗皇后五人。紀一人。脫列哥那六皇后爲乃馬眞氏。攝國凡四年。又有悉納吉納六皇后。元祕史太祖以兀都亦惕襲兒乞部長脫黑脫阿之子額都的斡朵列格掘與了斡歌歹。西書則云烏庫思蔑兒乞部長帶兒哈孫之妃。與祕史異。烏庫思卽兀洼思。見祕史。西書又稱其名曰土拉起納。與悉納吉納音尤類。而史表又皆稱爲六皇后。是否重出。不無疑竇。西書謂太宗七子。五爲后出。合幷滅里。妃媛所生。元史表惟滅裡能納妃子爲滅里之母。任阿不都拉攝主財賦。撰買諸路稅課。太宗本紀。耶律楚材傳皆作奧都剌合蠻。其撰買亦先見太宗本紀。蓋西書之重言也。不喜鎭海。能其相位。西書謂鎭海爲相。練紀太宗實行。如起居注之類。西域婦法特瑪、徒思人。太祖西征。自徒思掠至和林。后祖愛之。太宗從人望者大半。或謂皆法特瑪進說之故。親王斡赤斤忽以兵至。人心震駭。斡赤斤有子隨太宗居和林。后亟遣往究詰。其時西北軍亂旋定。定宗已至葉密爾河。斡赤斤卽之。乃曰。吾來視喪。非有他也。遂引兵歸。此事無可徵考。惟元史耶律楚材傳云。朝廷用

吳、事起倉卒、后令授甲護脫心、玉欲回還以逋之、懇材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願天道必福忠孝、誠歟日為定、誠即此事、幹赤斤封於東方、后欲西還以逋情事頗合、懇材傳在癸卯夏正四北軍還之時、時序亦合、元史類編定宗本紀云、聞立帝久不決、諸王將謀亂、會雷雨大作、幔水深數尺、遂各散去、或即癸卯之事而誤移於會孫之時、

丙午七月、定宗即位、（西人月、）遣速古兒赤（西書云其子孫八十人、）征高麗、（本紀不載、惟高麗傳云、定宗嘉宗之世、歲貢不入、故有是征、）又有速不台案、速不台傳、丙午、定宗即位、既朝會、還家於禿剌河上、祈謀、故劃、按拏傳、定宗即位、賜以都統一職、乃十命拓江淮地、則確有兵命矣、

命野里知吉帶征西域、於諸王部兵十中抽二、（本紀云、率翊思蠻部兵征西、翊思蠻似是部名、而無可考、親征錄太宗即位、先一年戊子、太宗皇帝與太上皇共議、翊力蠻假即翊思蠻、蠻古聞八日乃蠻、是十中抽二、餘八之聞、作翊力蠻字音似尤切合、姑存此說以質知者、至太宗即位、四征不庭、西書亦言諸王、而元史有兵十中抽二者止此也、）西域屬邦羅婦、角兒只、毛夕耳、的牙佩、亮耳、阿勒坡皆轄之、取貢賦以供用、西域

東境、謂阿兒渾、定宗謂野里知吉帶、我將自往、汝為前鋒、西域矯法特瑚行巫蠱術害皇弟闊瑞、事發、極刑處死、（西書云、法特瑚仇雒其多、有徙馬編千人、名曰術闊瑞、謂其巫蠱、皇弟闊瑞之孫、皆其所為、闊瑞亦遣人來告、我為其所厭禱、如死、必除其人、未幾、闊瑞竟卒、據海請於定宗、剖視之、以積蠱其胸、乃孔篤、其術面投之河、隨逆流女皆死、居無何、又有人訴箸曾厭魅、定宗子孫承其說、案察古木倡基、追宗親部、位亦有厭勝之狀、定宗居喪、謂死事當不應西書、帶圍端者似巫蠱、總緣音似火札、）三年戊申、以疾西巡、葉密爾河、為酒、即時湯沐地、（西書云、定宗自訓此地本土宜於我體、）沿路縱賞無算、拖雷妃唆魯禾帖尼以定宗與拔都有隙、今且西行、使告拔都、宜善自備、拔都乃東來迓之、定宗在途面臣、罰失八里七日程、病作而崩、將四十三、（本紀、事崩於懷相乙兒之地、不知何地、今考西書略得方向、惟紀二年秋即云回經疑元史有誤、）

定宗嚴重有威、在位未久、不及設施、惟皇后鈎政、時君權下替、定宗既立、乾綱復歸於上、手足有拘攣病、好酒色、常以疾不視事、事多決於大臣鎮海、喀速克二人、（拉施特、素費尼並云、二人皆信天主教、蓋以是勸定宗、定宗之臣宜亦天主教事見下、）

主教士、其時西里亞阿速、欽察斯之教士皆東來、拂教諸出於天方教人、斯為可異、喀速克二人、重宗元年以前、孤苦無依、蓋時時與主教士會、主教士之名、或即此時遂克無考、惟定宗崩、皇后幹兀立、海迷失、（西書作烏古勒黑迷失、即是術拉特部長庫都喀之女、此可以補后紀、庫都喀即脫都哈之異譯、蒙史作脫都哈剌乞、剌乞係蔑兒乞別見、明茅元儀武備志所謂忽剌兀或即敖拉昔山、或山下地名而阿剌脫之即阿勒泰、證以西書昔禿馬思忽惕逃往拔都處、不知何故、當是其父被斥、其子投波及、或亦被斥、故逃也、）復以鎮海為丞相、（此見鎮海傳、諭報諸王大將領會於阿剌脫忽剌兀之地、蒙古謂山曰敖拉、亦云禿兀剌、見明茅元儀武備志所謂忽剌兀或即敖拉昔山、或山下地名而阿剌脫之即阿勒泰、證以西書昔禿馬思忽惕逃往拔都處、不知何故、當是其父被斥、其子投波及、或亦被斥、故逃也、）諸王大將來會、自駐阿勒塔克以待、（阿爾泰山西支巴勒喀什淖爾西北之山、西圖謂之阿勒塔克、且謂於阿爾泰、實即阿勒泰克四字、讀泰克不順口、變為塔克、蒙古語多有此變音、似非西人繙譯、非作阿拉塔克、）諸王大將來會、自駐阿勒塔克以待、阿爾泰山西支巴勒喀什淖爾西北之山、西圖謂之阿勒塔克、且謂於阿爾泰、實即阿勒泰克四字、讀泰克不順口、變為塔克、蒙古語多有此變音、似非西人繙譯、非作阿拉塔克、

宜在西土、多不至、比及會期、大半亦赤、拖雷後王、無太宗後、定宗后亦儀遣使預議、（本紀、使者八拉、西書則使者帖木兒、云先為和林總管、語異、又本紀、諸王拔都、木哥、阿里不哥、唆亦哥禿、塔察兒、今元史改本、以唆亦哥為一人、禿塔察兒為一人、禿塔察兒為一人、表傳無證、案塔察兒當即幹赤斤位下塔察兒、闕王元年再來會、七年率諸軍南征、圍樊城、其名屬見憲宗、世祖本紀、禿字誤屬上作唆亦哥禿、或即憲宗第十弟、歲都哥、必察其人以實之、此為近似、本哥即憲宗九弟末哥、亦阿里不哥、憲宗七弟、西書云、大半兀赤、拖雷後人、語頗合、）野里知吉帶自西域來會、報議遵太宗命、立失烈門、（今改訛、）

愛女、即有罪、當集宗親會訊而後定讞、乃不問供狀、即殺之、又豈太祖、太宗留與耶、（此非漢書無徵、其聞馬曰札魯兒、詳見公主表補、）

今日之事、獨以太宗命為詞、何也、言者語塞、（案本紀即與忙哥撒兒傳異、四書又異、蓋時人傳聞多各就所聞紀之、各不同如此、惟大致同耳、）是時定宗長子海

察亦冀得父位。而太宗後人多不愜衆望。太祖臨崩。分北部兵於子弟。拖雷以幼子所得獨多。西書謂蒙古風俗。父之遺

產。幼子名分。太祖部長十二萬九千人。拖雷得十萬一千。兀魯兀台。忽必烈台。旭烈台位下各得四千。太祖幼子曲出。出生赤四千。弟哈撒兒三千。斡赤斤五千。捆只哈薩兒之子一千。太祖世詞額爾三千。察太祖幼子乃是曲出。出生赤以非正后所出。故拖雷以次居幼。拖雷薨。從太祖左右。佐治兵事。分諸將帥大半。宿衛。拖雷薨後。蒙哥諸弟尚幼。事皆決於唆魯禾帖尼。有才智。能馭衆。亦與拔都軍因寖多也。

相親厚。故衆望屬於蒙哥。別有人建議拔都最長當立。拔都不可。衆曰。王既不自立。惟王審擇一人。早決大計。拔都乃曰。今晉國家幅幀甚廣。非聰明容知能效法太祖者。不可爲主。我意在蒙哥。察應曰。然。蒙哥再三讓。其弟末哥曰。西書音似末哥。衆謂惟拔都言是聽。兄無異詞。今奈何不從。拔都言。末哥言是也。議遂定。且議明春再會於斡難。克魯倫兩河之源。太祖肇基之地。皇后使者歸報。后與二子忽察、腦忽大不悅。西書謂忽察名見瀛志略。遣使告拔都。會議非地。宗王未集。義不能從。拔都謂明年再會於東。太祖、太宗大業。未可輕

授。君位已定。餉屈意相從。遂令弟伯勒克、脫哈帖木兒。本紀。元年西方諸王別兒哥脫哈帖木兒。別兒哥今改伯爾克是也。西書脫哈音似托喀。仍是哈噜異譯。將大軍

衛蒙哥而東。自駐於西。以備非常。二次之會。竣魯禾帖尼爲主。召集諸王大將。而太宗、定宗後王、察合台

後王、也遂、蒙哥皆不至。拔都屢使往勸。仍不納。伯勒等以久待爲憂。諸命於拔都。拔都乃申命於衆。定立

蒙哥。宗親中梗議者。有國典在。既而東方親王搠只哈薩兒、本紀。東方諸王也古脫忽亦孫哥接只帶塔察兒。別里古帶。改本作伯勒格台。爲太祖弟。案伯勒格台不過少太祖數歲。特以庶出。故列於

印度而回。於是憲宗意決。殺三王之黨爛。謀逆者凡七十人。野里知吉帶二子亦同謀。皆以石子塡塞

其口而死。野里知吉帶已往西域。遣人追及於八股吉斯之地。獲之。以付拔都。拔都諸死。本紀。冬以鎮只吉帶遣命追合丹誅之。仍籍其

家。即此。八股吉斯在阿母河東南。見西域下條。遂改更庶政。分命職官。與元史本紀所書略同。不載。禁諸王徵求貨財。馳使援民。禁使者強取民馬。

非驛路所經勿行。自太宗時。始凡商賈售貨。朝廷皆得馳驛。至是申禁。代償定宗及定宗后與子虧欠商

貨銀五十萬。書云巴立麻。當是五十萬錠。非五十萬兩。依太祖、太宗舊制。免者老丁稅。釋道等教亦然。惟猶太教人不在此例。從

阿兒渾之言。改定西域賦則。牛馬稅百取一。不及百者免。二年春。皇太后客列亦氏崩。葬睿宗薩勞。拉施特云。

上擬。謂以失驟出覓。道遇車乘甚衆。一車折轅。其御束縛之。誤以爲同伴。呼使助。則見車中藏兵甚多。訝

嗹普宋帖尼信天主教而待天方教人亦以布哈爾教人謹遵古院賜以黃金一千巴立撒。被地者院名曰嗹尼。譯義猶后。猶言后妃之書院也。生徒千人。與監督領袖太宗亦雅遣其人若與謀事。居於第四子阿里不哥處。地近阿姆河。見本紀。至和林。究厥釁之獄。以定宗后失烈門母付忙哥撒兒。盡法鞫治。得實。裹以氈。投諸河。見本紀。殺定宗后川事大臣。即鎮海。嗹遣克二人。告謂行刺殺鎮海者丹尼世爲哈屯所。其名見西域下條。而元史鎮海傳但言其卒。未言伏法事。以太宗孫不里付拔都。不里曾於酒後詈拔都。至是拔都殺之。以忽察。厥忽。失烈門三王皆由其母煽惑。得免死。遷忽察於和林西蘇里該之地。赤詳。譯臘忽。失烈門爲兵弁。蒙古語所謂探馬赤。魏史。太宗起古余克。謂教遷遠處去做探馬赤。攻取堅城。受辛苦者。元史通解。改探馬赤爲特默齊。謂傳牧騶人之稱。恐未足以盡其義。本紀謂失烈門也速孛里等於漠北脫赤無考。恐即是探馬赤。其言地者。猶言遠地之兵弁。譯者誤以爲地名耳。其後忽必烈伐宋。詢於遮宗。使失烈門從軍效力。迨遮宗自將南伐。仍授失烈門於永。分遷太宗後王。定其封地。太宗舊部軍。別擇親王將之。以防其擁衆爲亂。惟太宗子合丹蔑里。太宗孫國端太子之子。蒯霸無二心。未奪兵柄。仍得分太宗諸后妃家貲。案本紀二年。分遣諸王曰合丹。曰蔑里。皆太宗子。曰海都。曰脫脫。皆太宗孫。曰別失八里地。即今烏魯木齊。曰蒯霸。皆睿古源流作郭勒郭諸勒。西域書作烏魯忽。奴特三書相較。雖從魏史。語尾特字可省。蒙古語是宏吉剌特之分部。案魏史。也速詵娶太祖從妹。其壻與斡勒忽訥氏處求親。到被處。撒兒山。亦忽兒古山之中間。遇古訥人。循舊路回。也速詵親家何往。可見二族居地相近。面稱以親家。殆因訥額倫爲其同族之故。足可參證。西域書又云。烏倫譯義爲后。與元史譯義同。

元史譯文證補卷三

后妃公主表補輯　此本乞雲與拉施特書互有詳略。兩存之以俟考。

烈祖宣懿皇后訥額倫斡勒忽訥氏。元史作月倫。西域書作烏倫。與魏史之訥額倫相類。自是魏史音譯。音物忽訥亦見魏史。蒙古源流作郭勒郭諸勒。西域書作烏魯忽奴特三書相較。雖從魏史。語尾特字可省。譯語同。

太祖光獻皇后孛兒台宏吉剌氏。元史作孛兒台旭真。案明茅元儀武備志。駐劄倭女子曰倫孛。即旭真也。蒙古文往往有此作史者誤以爲名。譯去北亦孛台。猶言拖雷皆其所出。元史妻太祖后妃共三十九人。西域書采備載。但云正后五人。孛兒台爲之首。餘四后列下。

忽蘭皇后蔑兒乞氏。見元史。妻帥兒乞孫之女。見親征錄。魏史。生子曰格兒干。蓋即元史之闊列堅太子也。譯作闊里吉。

也速平皇后塔塔兒氏。生烏孫兀魯本太祖次五子兀魯赤駙馬
此據皇后傳也速平國元史稱成國公主以元史兵志古速之音譌一合者金史稱爲公主與后
也遂皇后塔塔兒氏。也速干之姊
亦見祕史
古楚皇后女真人完顏氏。金史宣宗本紀衛紹王公主元史兵志作古速公主之訛耶居瀚海南陽里不毋據和林叛時后尚在斡出以上五后西域諸列之正宮以下四
人則祇據聞見之客稱者

一妃乃蠻人。失其名。生一子。爲太祖最長子。曰忽兒赤。早卒。
林證內人有子蓋眞氏漢洪長子戰死蓬將長子
之祖據倍林子孟攻此節不爲無因約直卽兀魯赤

一妃塔塔兒人。失其名。生子曰烏拉察。早卒。兀魯赤與烏拉察早卒音尤近譌
卻之烏察兀兒非卽兀魯赤也

一妃乃蠻塔陽汗之哈敦。曰古兒八速。親征錄作菊兒八速。祕史作古兒別速。西域譜字音互有異同。從其同者。祕史譌是
塔陽汗母親征錄謂是蒙古舊俗。按若是母則年已長。太祖未必納諸後
書曰是祕史之誤。惟太祖
納之則值可譏諸祕史

光獻皇后生女五人。長火阿眞別吉。祕史作豁真別吉。親征錄作火阿眞別吉。
未足遽亦乞剌新部長學徒。具見元史表傳。次徹徹干。鄂連衛拉雜部長忽都
哈別吉之子土拉而吉。
此惟祕史有之。女名牡拉亦嫁新馬曰赤納勒赤。按元史表。孫安公主適脫亦列弗蔚馬李音皆近。假卽此國語之土拉而吉。
公主適脫亦列弗蔚馬李音皆近。假卽此國語之土拉而吉。
四城書譜其經佩古生子名納古台。俞蕙曾女案阿剌兀思剌吉忽里既死於雄。張子奭征雄地雲中。大祖既定雲中。購求得之。以其
子學娶合剌罕。尚襄宗女李要合劫從攻西域。還封北平王。尚阿剌海別吉公主。公主明
智有智略。車駕征伐四出。皆使留守。軍國大政。咨禀而後行。御出塞內順要。公主之力也。據連備錄則云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回俗曰必
速夫人。皆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宜居今額白縣。祖國舉。日速古雖有婦女數千人。事之。征伐斬殺。皆自己出。據此。則元史所謂留守。乃
是掌汪古部事。非大祖本部。史文之誤會也。史官學要合劫從征西域。劫乃封王。會主而孟琪之使。蒙古作蒙速備錄。在辛巳歲。正太祖
在西域道札剌丁之年。不應卽云公主夫死。宜居西域。蓋之傳。
速魯國。夫死。遂自領汪古部事。繼而夫弟孛要合自西域還。復尚公主。領國子納古台爲公主出。而孛要合之三子。則公主
回紇書但書其前元史但言其後。而據連備錄則通言其中。蒙古不能詳。據直錄也。白四部之名。無可比附。西域書謂太祖欲以女速
哥剌兀思剌吉忽里。辭以年老。請以兄子訂婚。阿剌兀思之兄。先爲汪古部主。汪古部爲金守長城邊界。兄死。弟嗣。而金主仍遣其兄
子。襲通備錄所以云金國亡臣也。汪古之裔爲邊備云是與丹西。重卽金語。史言金源氏。望山爲界。阿剌兀思以一軍守其衝要。語同西
域書紀阿剌兀思死。聽之事。與元史異。語繁不錄。又云。阿
剌海別吉年長。在蒙國台。施實之間。蓋太祖諸妹。據此。古後事。

四禿馬倫。

鄂連海吉拉特部長阿赤剌延之子。曰愼古。阿赤木名。蓋兒吉
古德干。人皆稱爲阿赤剌延。秃馬倫卑長於施實。愼古後事。

元史譯文證補卷四

尤赤補傳

尤赤。太祖長子。母光獻翼聖皇后孛兒台。祕史白作帖。據異。又元史作
孛兒台旭真。祕史據旭真。初孕時。蔑兒乞人修宿怨。來抴捕。太祖
匿於不兒罕哈勒敦山。未被獲。獲孛兒台而去。太祖乞師於客列亦部長汪罕。復得札只剌部長札木哈
助兵。乘夜縛筏渡勒勒河。擊敗蔑兒乞。奪孛兒台以返。既而舉子。名之曰尤赤。尤赤者。蒙古語謂客也。
然卒以是見輕於諸弟。仲弟察合台尤與不協。至晉之爲蔑乞兒種云。
此據祕史。祕史未言尤赤之生。而猥情度事。必在斯役之後。
威咱孛
兒台有姊爲汪罕妃。烈祖又嘗有德於汪罕。故聞太祖之訴。卽脅蔑
比在歸途。尤赤生。倉卒無襁兒具。乃捲氈如筒形。置於騎以載歸。太祖喜曰。此不速之客也。故名曰尤赤。

此據拉施特。阿卜面四種。案汪罕。旗兒乞皆與太祖所屠不共逃逸。計被掠至賊。不過數月之期。如西書所云。則當時實無逃者。其餘亦有由來。然歸史敘此事。端緒分明。其後又有搜合者一百餘戶。蓋成經案。歸太祖亦續不發。攻斥歸史而從西書者。非無故也。

事從歸史。又恐誤幅與王四人之考元事者。實案有徵。從新言。庶券文無。滅字者。則拉施特作此之功也。附存其說。庶學其可。

不顏。阿卜面四種云。乃蠻之役。龍赤烏右翼多乘未獲。此語附錄於此。　**怯卡急**。驍勇善戰。語本元史新制。　**將領多服其謀。不嗜殺。皆攻塔塔兒人。俘獲**

得生者逾年。拉施特云。太祖不以為然。　**太祖二年丁卯。領右翼往征和林西北部族。以不哈為鄉導。幹亦剌部長忽都**

哈別乞迎降。遂引軍征土綿幹亦剌於朱黑失特之地。於是幹亦剌。句　**不里牙特巴兒渾**。句　**兀兒速特哈**

卜哈納思。每　**康哈思諸部族悉降**。四書未言龍赤。亦但云衛剌特不戰而降。本紀幹亦剌之降在三年。而乞力吉思之附在二年。考之四圖。應從歸史。先定幹亦剌由東面四軍擊乃蠻。而曰土綿。記史語解作

萬斡亦剌不合。應從譯文作土綿。歸史又作幹亦剌。偽。今改。衛剌特即厄魯特。四

蓋其東有烏拉速特帖楞部特。客失的迷三族。居拜哈勒。衛剌特乞兒吉思。為部長名。

即田列克。見下。客失的迷亦見下。又云。湖東有庫里。庫拉施。不里牙特。土默特四族。

馬見下。巴兒古當即巴兒渾。西書雖誤。是總名。蒙古或有分列。太祖本紀。其舉倫之

古詳見太祖本紀譯證。　**復招下乞兒吉思部**。歸史作土綿乞兒吉速勒。因末有勒字音。故思變為速。土綿消萬。實其衆也。多桑考得此部居地甚廣。在鄂可拉河之西。阿爾泰山之北。額東。乃蠻東南。謝河。謝米州在其境內。俗

雖游牧。亦有城郭。蓋元代西國人來使至元。途中備記各部族。故所得為詳。詳見西北地附錄。　**酋長也迪亦納勒**。即元史阿

斤皇風歸款。多桑引拉施特云。乞兒吉思人稱其酋長曰伊納耳。即歸史之也納勒。又云。內分數國。一國名哲爾格提。其酋長名則原書字跡模糊不辨。一國名別提。為倫或作別提。阿爾隆。其酋長名為落斯伊納耳。又云。乞兒吉思與哲爾勒克分

爾魯長精治。皆皆勝即元史謀課州。　**獻白海青、白鷹馬、黑貂等方物**。本紀云。獻名鷹。拉施特云。白鵝。蓋即亦白海青。

古詳見太祖本紀譯證。　**復招下乞兒吉思部**。歸史作土綿乞兒吉速勒。因末有勒字音。故思變為速。土綿消萬。實其衆也。多桑考得此部居地甚廣。在鄂可拉河之西。阿爾泰山之北。額東。乃蠻東南。謝河。謝米州在其境內。俗

雖游牧。亦有城郭。蓋元代西國人來使至元。途中備記各部族。故所得為詳。詳見西北地附錄。　**酋長也迪亦納勒**。即元史阿

斤皇風歸款。多桑引拉施特云。乞兒吉思人稱其酋長曰伊納耳。即歸史之也納勒。又云。內分數國。一國名哲爾格提。其酋長名

則原書字跡模糊不辨。一國名別提。為倫或作別提。阿爾隆。其酋長名為落斯伊納耳。又云。乞兒吉思與哲爾勒克分

爾魯長精治。皆皆勝即元史謀課州。　**獻白海青、白鷹馬、黑貂等方物**。本紀云。獻名鷹。拉施特云。白鵝。蓋即亦白海青。

客思的音。失必兒當即鮮卑之異譯。今俄屬名烏拉嶺一帶曰西悉卑。謝黑龍江一帶曰東悉卑。謝或作錫伯利。審音考地。皆屬鮮卑多桑地圖。乞兒吉思直北有依必兒悉卑利部。必即此失必兒。慢依必兒不得其解。元史土地傳。先世徙居在里伯

里。由玉里伯里與後必兒悉卑利字音相近。下文云。號其國曰欽察。則在烏拉嶺西。殷人所謂西悉卑。非此之失必兒也。又也兒的石河東抵額爾齊斯科之南三十二部里。為有悉卑謝城。向屬元代後王。明萬曆九年。俄將亦耳馬克攻下之。今城址尚存。雖亦非此之失必

兒。而皆可為稱名之證。客思的音當作客失的迷。　**巴亦特禿哈思**。句　**田列克**。元史列傳。石抹阿辛述列紀氏譯乙亥。率北京等路民萬二千戶來歸。述列紀即田列克。然以下

所云。則此部人不應遲入中原。只可存以備考。　**脫額列思**。句　**塔思巴只吉等族。皆林木中種人。蒙古語謂槐因亦面堅者是也**。槐因謂林木。亦面堅。又作亦面根。皆通百姓。

錘旋。太祖以忽都哈別乞先來歸。以皇女扯扯亦堅妻其子亦納勒赤。以尤赤女豁兒

哈。此據歸史。譯文語歸作都魯罕。恐誤。　**要亦納勒赤之兄**。以上皆本歸史。朔方備乘。譯述元界傳亦本此。　**太祖六年辛未。伐金。尤赤與弟察合台、窩闊台分**

徇宋內、東勝、武朔等州。下之。八年癸酉。復與弟為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祁、洺、磁、相、衛、輝、懷、

孟、掾、滑、濮、濟、沁、平陽、太原、吉、隰、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此據元史十一年丙子。從太祖北還。先是乞兒吉思與

禿馬皆已歸附。四書作土綿特。即歸史之禿馬惕。朔方備乘間吐蕃。當在今俄羅斯白哈兒湖左右。　**太祖南征時。乃蠻曾古出魯克襲據西遼。誘結諸部。以**

謀襲右。此據阿卜面四種。其說最為接切時勢。歸史但云乞兒赤撒襲帳所容。右今融合兩說而並存之。　**而蒙古諾延紛兒赤案美女三十於禿馬。禿馬怒。因餉兒**

赤叛蒙古。以應古出魯克。太祖十二年。命將往征。元史親征錄。四書統征禿馬皆在丁丑。而歸史誤繫於庚寅。敬附幹亦剌乞兒吉思等部之後。伐金之前。雖皆其由。蓋因尤赤兩至乞兒吉思。歸史只據一役。是以致誤。　**徵兵於乞兒吉思。不從。亦僧諸部叛去。乃命尤赤往討。**親征錄。四書並同。　**仍以不哈為先鋒。**

戰勝。遂北至亦馬兒河。還至謙河。涉冰北行。親征錄云。以不花為前鋒。過乞兒吉思都。至亦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涉謙河水順下。招降克兒為思等部。亦馬兒河無考。或即葉密爾。考葉密爾河。見葉密爾城。見耶律希亮傳。劉都四使記作謙謙。是知葉密。亦馬音近易訛。謙河在遠勞山北。發源自東向西流。轉而北流。入今俄界。為葉義塞河。若亦馬兒河即葉密爾。則是還過至西南。還軍東北。涉西流之謙河。既渡河後。仍緣河之北流以行。故曰涉謙河水

第二次師由禿馬而起。而歸史只據一役。是以致誤。　**徵兵於乞兒吉思。不從。亦僧諸部叛去。乃命尤赤往討。**親征錄。四書並同。　**仍以不哈為先鋒。**

戰勝。遂北至亦馬兒河。還至謙河。涉冰北行。親征錄云。以不花為前鋒。過乞兒吉思都。至亦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涉謙河水順下。招降克兒為思等部。亦馬兒河無考。或即葉密爾。考葉密爾河。見葉密爾城。見耶律希亮傳。劉都四使記作謙謙。是知葉密。亦馬音近易訛。謙河在遠勞山北。發源自東向西流。轉而北流。入今俄界。為葉義塞河。若亦馬兒河即葉密爾。則是還過至西南。還軍東北。涉西流之謙河。既渡河後。仍緣河之北流以行。故曰涉謙河水

因亦面干等部。皆降之。時太祖十二年丁丑歲事。案元史西北地附錄注。右烏斯。即烏思。哈納思。當即上文哈卜哈納思。懸所謂烏思無可比附。朔方備乘謂即乞兒吉思。終上文已云

降。當亦出於乞兒吉思非止一　**降克兒為思。懸哈思。帖良兀。客失的迷等種族。**元史類編引大方通鑑云。尤赤伐

國也。統計種名。大率於上文相同。必是前此已降。復從乞兒吉思以叛。故諱云亦僧諸部叛去。非虛撰也。　**當古出魯克之遁也。兒**　烏思。懸哈納思。帖良兀。客失的迷。

的石河也。與蔑兒乞部長脫黑脫阿。皆太祖三年。師至也兒的石河。敗其衆。殺脫黑脫阿。古出魯克西遁

西遁。脫黑脫阿子忽都等南遁。最兀兒。遣使先往。亦都護殺使。起師。與戰於碧河。親征錄作碧河。無考。　**忽都等遂西**

遁。至是太祖命哲別征古出魯克。命速不台征蔑兒乞。製鐵車以賜曰。蔑兒乞。吾深仇也。敗而遠遁。如馬

帶竿。如鹿負箭。若飛。汝作應鵰。若入穴。汝作鋤。若入海。汝作網。與汝鐵車。以壓汝志。朔方備乘據祕史譯音之確。西脫中箭死。元史祕史親征錄皆同。而何氏仍云脫脫西遁。未免失考。西書作托克塔。與脫黑脫阿尤叶。故知祕史譯音以成文。或合今俗讀之惟脫

書紀速不台之師。為太祖十一年。與速不台傳同。親征錄在十二年丁丑。亦合。祕史云牛兒年。不誤。而繫於丙寅。即位之前。則誤矣。　**速**

不台既受命。軍經阿爾泰山及之於吹河。祕史言古出魯克至亞河。與合剌乞塔相合。又言速別額台節絕蔑兒乞於亞河。必即吹河。速不台傳作搠河。即吹河之轉音。西遠逃。逃匿。即近接吹河。固知是也。西書

云。速不台攻托克塔子弟於阿爾泰山。軍至鄂河。阿爾泰山甚長。鄂河即吹河之訛。互較參觀。西遠在吹河南境。蔑兒乞

當在吹河北境。哲別速不台分路南北並入。而尤赤則在乞兒吉思一帶為後援。太祖用兵如神。史官發美信無復詞。　**盡滅其衆。**

進不台傳訓退入鈔寐乃至烏拉溫酒擲軍潰入蘇錫是理中四各書皆無佐證　脫黑脫阿有子普射有獸兒根之稱速不台生擒之。錄史脫黑脫阿三子皆著北名親征錄有四子而無名元史巴而朮阿兒袋的斤傳亦言四子皆有名惟赤老溫與錄史合餘皆不合四書是役四者於忽音每誤成庫窟即忽都又云庫都與拄克塔二子皆陣亡一子庫圖墻薛射有獸面根之名四書汗字每誤填音又恐是忽都汗也不得已而盡沒其名　時朮赤以討乞兒吉思等部駐師西陲速不台獻諮朮赤命以射首矢中的次但著其事默而模見元史語解

矢劈前矢之鋒而亦中的朮赤大喜馳使告太祖請效太祖曰護兒乞吾深仇留薛射仇人將為後患仍令殺之太祖十四年己卯親征西域朮赤將兵以從下八兒真、養吉干、穌的等城。此役之先四城王在錫爾河與黎吉軍戰詞下面陸續附見於西域傳注中今亦不以入傳　十五年庚辰秋與察合台、窩闊台攻西域烏

薩兒塔則天方教人所云也。俄人名亦拉城　子十四人。拉施特云四十人蓋是傳鈔之誤　可徵者曰鄂爾達。元史不載惟太宗八年以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訂皆有根據舉實或者錄史之遺漏也　次妃幾人不可考其見於俄羅斯人書者有曰混稽有曰蘇而灘又有曰

太祖會師。語詳西域傳。親征錄所紀時序皆合惟卷懷下一年　時太祖將命哲別、速不台北征奇卜察克循裏海之西以往面大軍皆在東南不相應乃命朮赤仍東駐鹹海裏海間以遙為聲援。

不台既平奇卜察克復敗俄羅斯之軍掠計被甫部主、拉爾尼哥部主皆名穆斯提斯拉甫獻諸朮赤誅之詳哲別傳朮赤遂自錫爾河北億塔之地。地未詳　西踰烏拉嶺至奇卜察克東境輕治所部。朮赤拔都部帳多皆在布面原卽別遣使來求分地歲賜以賑給軍站京師元無所領府治三年中書皆置總管府給正三品印至大元年月卽別薨子札尼別嗣其位下舊隸平陽、晉州、永州分地歲賦中統鈔二千四百錠自至元五年己卯歲始給之。

附元史朮赤傳考誤

朮赤者太祖長子也。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以故其地鄙邑風俗皆莫得而詳焉。朮赤薨子拔都嗣。拔都薨弟撒里荅嗣。撒里荅薨弟忙哥帖木兒薨。弟脫脫忙哥嗣。脫脫忙哥薨弟脫脫嗣。脫脫薨弟伯忽嗣。伯忽薨弟月卽別嗣。至元二年。月卽別遣使來求分地歲賜。以賑給軍站。京師元無所領府治。三年中書詣置總管府。給正三品印。至大元年。月卽別薨子札尼別嗣。其位下舊隸平陽、晉州、永州分地。歲賦中統鈔二千四百錠始給之。

案此傳可議處極多。朮赤分封西北，越歹何地，雖無可徵，然窩闊台與察合台、窩闊台率兵往逃閒，無何，薨信至，太祖大慟，欲治其人妄言之罪，而已逸去，遂命斡赤斤大王往視其喪，定嗣子位，朮赤長妃為汪罕弟札阿紺

字之女，名別古特蓮夫。元史察祖志宗辭至元三年，定為八室，第三室烏伯孝朮赤，桑伯拙別土失者其次男女無以為名，案庫書北突厥有烏蘇米施可汗，西突厥有阿者亦其多。與拖雷妃為姊妹行。錄史汪罕弟札合敢不有二女，長女赤巴哈太祖自娶之，次女與窩出突厥。部長主兒扯歹有功，以亦巴哈賜之，拉施特云汪罕弟阿紺都三女，一娶朮赤，一娶拖雷，一曰阿必略，太祖娶之，以夢兆不吉，令適烏魯特部長時為親軍大將，烏魯特即兀魯兀惕，闕之波斯人云，西人譯彼國文字，阿亦二音常誤，如地名阿拉克則曰義拉克，阿而闕則曰義而闕，是也，阿跋為義，則亦音亦可跋阿，至哈跋為喀，乃是法文通病，編度拉施特原文必倚合蒙古音造經重譯，故其以跋為義，然細審其訂皆有根據，舉實或者錄史之遺漏也。次妃幾人不可考，其見於俄羅斯人書者，有曰混稽，有曰蘇而灘，又有曰薩兒塔，則天方教人所云也。俄人名亦拉城　子十四人。拉施特云四十人蓋是傳鈔之誤　可徵者曰鄂爾達。元史不載，惟太宗八年，以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

百里。再增十餘日亦必可到。蓋斯城舊址。在今俄國塞拉托甫省。暗解可得。所謂去京師數萬里。始以今之中里尋一里。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初非全行驛路。乃從行之車乘耳。或以海都據有畏兀兒地。驛騎不能接踵為疑。以是稽遲。終究非全行之證也。拔都之役。六王。純是兄弟及古來未有事劇可疑。仁宗延祐元年。本紀始見月思別之名。英宗。特定帝本紀。並作月思別。文宗至順中。乃作月即別。倘然異字。實非異人。而此云至大元年月即別遣使來求分地。蓋一事誤之。此為順帝之至元。非世祖之至元。所謂至元五年己卯。亦為順帝至元五年己卯。凡七年。正是至元五年。二年來求。歲次三年。僅達哲府五年始給平陽晉州。永州晉陽陵賦。本相隔數百。而總為區分。所以誤也。延祐元年。本紀明云諸王脫脫。以月思別嗣位。西書紀載。次相符。伯顏其人。乃在脫脫之前。非在脫脫之後。別見諸王補傳。

元史譯文證補卷五

拔都補傳　弟伯勒克附

拔都、亦赤次子。與兄鄂爾達相友愛。從父駐西北軍中。亦赤既薨。皇太弟斡赤斤率太祖命馳至。鄂爾達自以才不如弟。願讓位。乃定拔都為嗣。西書云。入告察奏。仍列鄂爾達於前。未久。太祖崩。斡赤斤馳歸。拔都與兄鄂爾達。弟昔班、旬　唐古忒、旬　伯勒克、旬　伯勒克察耳、旬　脫哈帖木兒亦東來會喪。奉太宗即位。太宗七年乙未。西千二百三十五年。以奇卜察克、俄羅斯諸部未定。議遣諸王出師。亦赤位下者。鄂爾達、拔都、昔班、此見速不台傳馬札兒之役。唐古忒、察合台子。四書則謂察合台孫阿魯壞子。速不合台位下者。只達僚　察合台子。不里、見親史。據親史所云。似是察合台子。四書同。撥綽、四書皆似撥綽兒。案元史牙傳。馬札兒之役有牙里兀中西各省。皆無可徵。經即不里之訛。成即古余克。太宗位下者。蒙哥、四書同。合丹、見速不台傳。馬札兒之役。拖雷位下者。古余克、即定宗之名。親史四書皆同。親史書法。克字應旁書。

雖勇善騎射。憲宗命將大軍。北征欽察。有功。憲宗時無征欽察之事。必是太宗時拔都之師。世系表。拖雷第八子撒柯帥。速不台副之。八年丙申。兵行。速不台首入布而嘎爾。太祖時已降其部。而復叛。至是悉平之。即西北地之不里國耳。有城。亦曰布而嘎爾。昔時北城通商賈。今惟存一村落。居民每於地內掘得古錢。九年丁酉。入奇卜察克。其別部曾入赤檀　多桑注云。中國元史作巴書馬克。蓋多桑但見元史譯本。不知原本固作入赤檀不從。而合西書。數抗命拒敵。大軍至。敗遁浮而嘎河深林中。一日數遷。以避蹤跡。蒙哥令乘軍合圍其林。乃入搜捕。見空營一病鶻在焉。詢之。則入赤檀已遁水洲中。跡至。出不意擒之。遂宗本紀。皆攻欽察部。其酋入赤檀遁於海島。命圍而蹙師至其地。縱火焚乃舍圍之。入赤檀曰。我為一國主。豈苟求生。且勇非臨。何以臨人。速不台傳乙未。太宗命拔都西征入赤檀。日聞入赤檀有膽勇。速不台可降之。命為先鋒。與入赤檀戰。繼又令統大軍。進擊入赤檀。入赤檀曰。我為一國主。豈苟求生。且勇非臨。何以臨人。乃舍圍之。入赤檀於海。與鳥何奧鉢赤見拔天也。今水道期且至。軍宜早還。帝圍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在浮。速不台傳乙未。太宗命拔都西征。

下。北亞莫斯科城。城建甫百年。守具未備。時猶未建都於此。兵長驅直入。獲攸利第二王之孫。其名郁曰物拉的迷爾。東趙之支河。見地圖。以待諾拂郭羅特王雅洛斯拉弗哀。句撒勒司拉弗哀王士委託斯拉甫之兵。蒙古軍至城。令攸利第二王之孫。在城下招降。不肯下。乃殺之。分軍下蘇斯達耳城而歸。合闊物拉的迷爾。十年戊戌。城破。多桑云。西一千二百三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幕而甫云。二月十四日。二守王戰沒。嬪御官紳皆入禪拜堂拒守。焚以火。薰灼盡死。自此分數軍。分下攸利拔甫、句遇羅斯托弗哀、句雅洛斯拉弗哀、句喀辛、句特弗哀耳、句的彌特洛甫、句撒勒司拉弗哀、句浮洛格。句郭洛的赤等城。案所下之城。就多桑地圖觀之。已不止此。蓋省文不備載。北至錫第河。圍敵營。攸利第二王與二姪皆戰沒。兵士得脫者十僅二三。是年西三月。俄史云。兵廷瓦西里克被俘。以不降被殺。攸利之尸。後爲數士覓得。瘞於禮拜堂。復北趨諾拂郭羅特。未及城百數十里而退。俄史云。林木掩蔽。華而甫云。是時天暖雪消。路泥濘故退。是爲俄羅斯極北境。始立國時。建城定都於此。列城中惟是城歸服最後。見伯勒哥。克傅。軍既退。轉而西南。一軍攻鄜斯科城。冤夕里王堅守不能克。戕蒙古軍數千人。拔都令合丹、不里往助。閱兩月。始克。居城血流成渠。獲瓦夕里。投血渠中淹斃。速不台傳。辛丑。太宗命諸王拔都等討兀魯思部主也烈班。爲其所敗。圍禿里思哥城。不克。拔都奏遣速不台往。烈班。速不台選哈必赤軍怯綽口等五十人赴之。一戰獲也烈班。在鄜斯科。也烈班即攸利第二王。俄史訛瑞第河之戰。蒙古軍亦受創。或係先敗後勝。蒙古當日攻俄羅斯各城。無如鄜在鄜斯科之難下者。故呼爲卜里克。猶言惡城。傳鈔功速不台。西晉訛合丹。不里來助而下。就異。然是役在太宗十年戊戌。至辛丑歲。俄部早已全定。大軍皆在馬札兒。傳之誤一也。速不台自乙未西征。始終其事。而傳於此忽加奏道二字。似乎歸而復來。明方孟畏本一事而傳訛兩役。傳之誤二也。以此推之。速不台傳訛談多矣。軍東南向浮而嘎河、鳊河下游以行。敗奇卜察克部酋庫灘西北遮馬加部。餘衆不及。逃者降爲軍。庫灘見哲別補傳。馬加見下。遂率撒耳柯思、阿速等部。十一年己亥春。拔阿速之蔑怯思都城。大宗本紀十一年十一月。蒙哥率師圍阿速蔑怯思城。閱二月拔之。即此。拉施特云。不及兩月。今從元史。蘆怯思。西書作麗克思別作忙喝思。又都麻思。撒耳柯思見西北地附錄釋地。元史謂是憲宗督軍。西書未備載。哲里鈐部傳。己亥冬十有一月。至阿蘇麗怯思城。頓圍久不能下。明年春正月。鈐部率敢死士十人。唇芸梯先登。拜一人。大呼曰。城破矣。衆遂附而上。遂拔之。紀攻城甚詳。特云已亥明年。則在太宗十二年庚子未合。分軍東渡浮而嘎河。略布而嘎傳之譌

河冰合。涉河掠森地米爾城。直至克拉克。未及城而返。擄獲無算。克拉克將烏拉的米爾來追。敗而退。蒙古軍亦歸哈力赤。未幾。大隊入波蘭。克拉克、森地米爾之軍來禦。十二年辛丑春。戰於夕特羅物城。四月十二日。皆敗績。克拉克曾波勒司拉弗裏通士拉斯城。遂焚克拉克。進取拉低貝爾。其曾米夕司拉弗淖中。擲射之。悉死。惟為孤領逸歸。民又大譁。謂蒙古軍多奇卜察克人。不殺庫灘。將為內變。於是庫灘死於獄。其部衆散而之布而瞹里亞國。馬加東南。亦云布而瞹爾。詳西北地不里阿耳韃地。拔都大軍既入馬加。破其威茲城。速不台軍亦自東南踰山陟險。合於大軍。此語西書所無。因欲合於速不台傳渰留河之戰。故云。貝拉兵集而出。拔都引退。過賽育河東。色克河者。南匯於杜儞河。而賽育河、瞞拉武河又合而入色克河。兩河合流之下游。為橋梁通往來。時屆夏初。喀而巴特山雪融化。溪河皆漲。大軍駐此。三面環水。有險可阨。且林木叢雜。蔽敵窺望。貝拉追至。見橋東有守兵。不能過。乃駐於賽育河西。以千人守橋界。環車為營。懸盾於上。儼如壁壘。而設備甚懈。且無林木擁蔽。舉動瞭然。相持數日。拔都見敵雖衆可乘。下令夜進。一軍過橋。一軍繞山下游濟渡。有破掠俄羅斯人。逸入馬加營。以敵人乘夜掩襲相告。而仍不豫防。惟貝拉之弟郎洛曼與烏孤領信其言。引軍夜巡。至橋西。蒙古軍已爭橋。亟攻退之。堵卒守界而歸。馬加營中。益酣宴。以為無患。既而蒙古軍以破逐守兵。凌晨渡河。下游之軍。亦渡而成列。環圍其營。矢下如雨。持至午。開西南圍使逸。而自後馳逐。衆既瓦解。或陷泥淖。逸者無幾。賽育河水盡赤。烏孤領死之。郎洛曼傷重。雖逸而旋卒。貝拉以有良騎。逃入深林中。輾轉以至土拉斯。合於其壻波勒司拉弗裏。馬加相臣被殺。檢其尸。王印在焉。拔都令馬加降人偽為貝拉示急。四城居民。案堵無恐。我雖小挫。而求祐於天。終必大勝。且晉驅古為獰犬。使人不疑。遣降人四出賛諭。馬加民不得戰事確耗。既見示。皆不遷徙。比軍至。乃大被俘掠。大軍由賽育河至派斯特。下其城。速不台傳。經哈喱烏山夜馬札兒部主教乃許入城。既如命。貝拉自以得衆為喜。而民間主客不和。怨其主招致非族。比聞蒙古以納降來攻。民乃大譁。貝拉不得已。下屋護於獄。李亞泰。四三月十二日。守隘將逃歸。謂蒙古軍斬木開道而入。守兵棄潰。貝拉亟下令集兵。市三日。游騎已至派斯特城下。貝拉欲俟援師大集而後出戰。天主教士烏孤領以為法。率衆出城。軍退。逐之。入於淖。然蒙古軍譏路徑。游行無礙。而追者皆客兵。無士著。且擐鐵甲。身重行滯。陷淖中。擲射之。悉死。惟為孤領逸歸。民又大譁。謂蒙古軍多奇卜察克人。不殺庫灘。將為內變。於是庫灘死於獄。其部衆散而之布而瞹里亞國。馬加東南。亦云布而瞹爾。詳西北地不里阿耳韃地。拔都大軍既入馬加。破其威茲城。速不台軍亦自東南踰山陟險。合於大軍。此語西書所無。因欲合於速不台傳渰留河之戰。故云。貝拉兵集而出。拔都引退。過賽育河東。色克河者。南匯於杜儞河。而賽育河、瞞拉武河又合而入色克河。兩河合流之下游。為橋梁通往來。時屆夏初。喀而巴特山雪融化。溪河皆漲。大軍駐此。三面環水。有險可阨。且林木叢雜。蔽敵窺望。貝拉追至。見橋東有守兵。不能過。乃駐於賽育河西。以千人守橋界。環車為營。懸盾於上。儼如壁壘。而設備甚懈。且無林木擁蔽。舉動瞭然。相持數日。拔都見敵雖衆可乘。下令夜進。一軍過橋。一軍繞山下游濟渡。有破掠俄羅斯人。逸入馬加營。以敵人乘夜掩襲相告。而仍不豫防。惟貝拉之弟郎洛曼與烏孤領信其言。引軍夜巡。至橋西。蒙古軍已爭橋。亟攻退之。堵卒守界而歸。馬加營中。益酣宴。以為無患。既而蒙古軍以破逐守兵。凌晨渡河。下游之軍。亦渡而成列。環圍其營。矢下如雨。持至午。開西南圍使逸。而自後馳逐。衆既瓦解。或陷泥淖。逸者無幾。賽育河水盡赤。烏孤領死之。郎洛曼傷重。雖逸而旋卒。貝拉以有良騎。逃入深林中。輾轉以至土拉斯。合於其壻波勒司拉弗裏。馬加相臣被殺。檢其尸。王印在焉。拔都令馬加降人偽為貝拉示急。四城居民。案堵無恐。我雖小挫。而求祐於天。終必大勝。且晉驅古為獰犬。使人不疑。遣降人四出賛諭。馬加民不得戰事確耗。既見示。皆不遷徙。比軍至。乃大被俘掠。大軍由賽育河至派斯特。下其城。速不台傳。經哈喱烏山夜馬札兒部主怯揭。速不台為先鋒。與諸王拔都。阿里兀普班。合丹五道分進。乘日。怯揭軍勢盛。未可輕進。水淺馬可涉。中復有橋。下流水深。速不台欲結筏潛渡。機出敵後。未旋。諸王先涉河與戰。拔都軍爭橋反為所乘。渡甲士三十人。并亡其騎下將八哈禿。既渡。諸王以敵衆來。欲要速不台還營圖之。速不台曰。王欲雖自斷。我不至死。納河馬其國不還也。乃馳至馬茶。謂王亦至。遂拔城而還。諸王乘合拔都曰。渰留河戰時。速不台教還。殺我八哈禿。速不台曰。諸王催如上游水淺。且有橋。乘機面與戰。不知我

於下流結筏來成。今但言我迎當思其故。於是拔都亦悟。後大會飲以馬乳及葡萄酒。皆征怯倫時事。曰當時所渡遠不台功业。案哈喇哩山當即喀而巴特山之支峯。拔都所經之山。疑亦曰哈力苏山。以其近哈力苏城。哈力苏屬假故土人稱名。譯義如謂假羅斯門。今著於地圖中。庶易考閱。哈喇里當是哈力苏之異譯。馬札兒即馬加。怯倫即克拉之訛。見上拔都此役。西人考地紀事。歷歷如繪。所謂渡河。必是渡賓河。何以字音甚矣不得其故。傳言迪不台於揭之下流結筏渡河。觀地圖自是上游易渡。若在下游。則已近色克河。水益深。流益難。出奇制勝。宜在雖遠。當是元史言退。至於既渡而後。元史所言。與軍情不合。恐是敗衄。以掩功迪不台。禿納河即杜惱河。馬茶城蓋言馬札兒城。當其渡斯特。其城固滨杜惱河。此外大同小異。元史此節。以為詐敗得實。就西國地勢考之。誠奇功也。華而用云。此戰在延平西四月底。由西國藏文卷中考得。合之中歷在辛丑春末夏初。以上為拔都迪不台等軍之事。

道　時為馬加屬部。今為匈牙利屯國地。踰山入林。至魯丹城。民兵出網。時北城為日耳曼人所居。於此開礦。兀真合台傳之經迷思部。亦即謂此。軍卻退。民兵以為怯。遠近皆來追擊。

城燕樂。不登陴。不閉城。而軍掩至。長驅直下。遷幕日耳曼人勇敢者六百為導。破蝸拉丁城。俘戮無算。復攻生托麻斯城。札納特城。丕勒克城。皆以俘獲者前驅。而自後督攻。積尸滿城。淫即於尸上仰登。軍鋒所及。旗不殘破。既與古余克。不里。撒綽合於拔都大軍。駐營休息。分道土人主治各城。斂民賦。供軍食。案西書所云。則斐百河之役。分軍有未至者。諸王之名。各四書有多有寡。惟拔都。貝達爾。合丹。撒綽。速不台之名。諸書皆載。華而用無撒綽而有古余克。不里。至蔑綜之名。則各書皆無。或先已遣軍。或留防後路。參酌各書。貝達爾拔都合丹三軍所言皆合。各有脫誤。故分著之。餘軍只可從略。五路分進之說。固見速不台傳也。有馬加天主教士洛克耳自東南境邊兵西徙。復以蒙古所被官屬勒衆無屬。乃入蒙古營。為馬加陣卒之眞。著書敘述軍情歷歷如繪。華而用著中載之。以下皆其所述。較多采為詳核可信。

取格謀城。無舟不得渡。冬水始冰。格謀守兵擂鼙冰渡。以阻西渡。兩軍數戰於冰上。既而塞苴冰合。蒙古軍欲驗堅否。牧牛馬於河干。移軍他駐。隔岸兵來掣牛馬。騙以過河。水澤腹堅。敵為之驗。於是萬騎齊進。所向披靡。拔都。合丹亦軍皆過杜惱河。餘軍仍駐河東。洛兆耳云。速不台古余克。不里。撒綽未渡。渡河在冬至時。

拔都自攻格謀。遣合丹往追貝拉。當貝拉之遁。士拉斯也。旋易服西行。入奧斯大里亞境。過奧主於泊勒司貝而克城。時奧尚小。在日耳曼列邦內。斟以過杜惱河。蒙古軍未必能西渡。復乘危勒取財賄。以近奧界三城為質。貝拉至竟敦貝征。叛者逃高略斯山之西。泐肝伊勒烏連遏勦。悉平其衆。

欲過杜惱河　時奧尚小。在日耳曼列邦內。

順上公名佛來特呂希第二

而克城。過其妻孥。偕往南境阿格拉姆城。待敵勦靜。事面陳云。西五月十八日。貝拉遣教士往求天主教王匡救。今信尚存。又西七月有信致撒查志。合我國王。謂杜惱河東北皆為蠻古所得。冬則敵將入撒查志境內。信亦尚存。其時撒查志王與教士有兵事。不暇救馬加。案是時撒查志共主非今之布魯斯。元初布魯斯猶未立國。於今地也。撒查志為本國人自稱。日耳曼為英人之稱。撒查志譯為士話。因日耳曼人雖用羅馬文字。而仍操土音。故有是稱。

等先歸奔喪。朝議會諸王定君位。拔都先與古余克有隙。知六皇后將立其子。非有太宗遺詔。遂托病足。遲延行期。屢促之。終不至。惟令弟與己子往會。速不台傳。太宗崩。兄安得不往。甲辰。蓬會於也只里河。丙午。定宗即位。西書則謂拔都先往。宗則前即位。與定宗本紀七月即位相合。此是確據。既往會。必應俟朝會舉乃歸。然則先往而究未往。西書是也。

年戊申。西巡葉密爾河。拔都恐問罪。東來迎謁。行至阿勒塔克山。阿勒泰山迤西之山。四人譯之阿勒塔克。定宗崩於途。乃不行。

詳定宗本紀補闕。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暫攝國事。時察合台早薨。宗王親支以拔都爲長。若位應由主裁。初會於阿
鄂部人屯營偏冀。戰三月之久。昔班請拔都增其兵以攻斡兒寒。拔都
勒塔克。推戴蒙哥。次年。復會於斡難。克魯倫兩河發源之地。遂奉蒙哥即位。是爲憲宗。當時衆議不一。覲
訛神器者且謀亂。定大計。弭內變。惟拔都是賴。語多。別爲紀。詳憲宗本紀補闕　當拔都之自馬加還也。俄羅斯北
部已無抗顏行者。今諸王來朝受封。定宗即位。造物拉的遂爾王雅洛斯拉亦入覲。召扯耳尼哥王來海
勒至。以違令被殺。四書訛不書地名。俄史說不拜偶像　雅洛斯拉亦歸而道卒。或謂在和林中哥。其事祕論不一。別見西使
憲宗令西歸嗣位。中途亦薨。憲宗立其子烏拉赤。尚幼。令拔都長妃波拉克勒輔以聽政。未數月。烏拉赤
亦薨。此多桑羅紹世系表又云拔都子。哈木耳則云烏拉赤爲拔都子撒而塔克弟撒里答。或云撒子。又或云一子名雅珠。異說紛紜。
皆緣考斷憲宗本紀七年以駙馬剌真之子乞鄰篤進養在赤鄂寺俄羅斯仍貢馬三百羊五千。此無徵於西書。遠者固君屬臣。
臺屬部有變。故特遣親臣出鎮耶。又本紀三年遣必闍赤括斡羅思戶口。亦無考。　或謂烏拉赤亦拔都子。烏拉赤俄薨。拔都弟伯勒克嗣位。多桑世系表又
諸書云弟
者較可信

伯勒克。亦赤譜子。憲宗即位時。與弟脫哈帖木兒將兵衛從。有翊戴功。拔都薨後。再立君皆旋卒。乃以伯
勒克主國事。憲宗七年丁巳即位。四一千二百五十七年。　信天方教。常集教士於鄂爾多。講論教律教理。太祖後裔
入天方教者。自伯勒克始。遣官查閱俄羅斯戶口。憲宗三年。遣必闍赤哲括斡羅思戶口。別見哲或即伯勒克必闍二字不得其解。畢分亦不相合。具可闕疑。　計丁出賦。
收穫十取一。牛羊馬百取一。教士皆免賦。諸拂郎羅特城不服。他城亦然。幾釀大變。俄王阿來三得知不
可抗。極力鎮撫其民。復自入覲請罪。伯勒克拘留之。旋病歿。哈力翅王達尼爾逐還古宮。畧併族人之地。
蒙古將忽命薩赫來征。以勢大不進。布命台代將其軍。從前從征馬加之宿將　論達尼爾歸順。勿用兵境內。面助攻
力拖部。達尼爾畏威從命。使其弟瓦西里克同往力拖。征服其民。力拖即窩瓦志略之力丁族。在俄與波蘭之間。畢
達讓位於己分以東方錫爾河北等地。被都人常稱鄂爾達所部爲右翼。而拔都所部爲左翼。復以弟昔　而旧云此役在一千二百五十八年。爲憲宗八年。
班從征俄羅斯有功。使居鄂爾達牧地之北以西至烏拉河。鄂爾達之鄂爾多色肖白。昔班色肖藍。以別
不知
確否。　子年。諸拔。云是龙赤子台幹爾之孫。　帖列布哆伐波酣。達尼爾之子弟復從征。降森地米爾以至克拉克。初城皆見
拔都傳。

憲宗既薨。阿里不哥僭稱帝。立察合台孫阿魯忽嗣其祖位。以爲己助。伯勒克附世祖。不從叛。阿里不哥令阿魯忽備禦西兵。既而自相戰爭。復議和。而阿魯忽爲伯勒克所敗。未幾。阿里不哥歸命於朝。伯勒克軍亦罷。旭烈兀既平報達。殺哈里發。屠滅教人無算。尤赤後王從征至西域者。或以罪誅。或猝病歿。疑爲旭烈兀所害。伯勒克令諾垓將兵問罪。戰於得耳奔特。先敗後勝。詳旭烈兀傳。埃及王比拔而斯與旭烈兀有兵怨。知伯勒克同教。思引爲援。中統三年冬。（西一千二百六十二年十一十二月間。）發使賚以哈里發家乘。渡黑海以往。經東羅馬境。先時伯勒克部兵數擾東羅馬。故拘留其使不令行。比拔而斯再遣使具書。請伯勒克勿侵其國。東羅馬王見書。乃不阻行。使者既至。伯勒克令其相射里甫哀丁哀編路齊誦其書。禮其使而遣歸。使人錄述云。（以白氈爲之飾以綢緞珠寶。仟正坐。紀旁坐。大官數十列坐。）嘗埃及使人北行時。伯勒克使亦至埃及。貽書謂我兄弟四人。皆入教。顧合約以攻旭烈兀。比拔而斯優禮款接。覆書致幣。並可蘭經。幅頭布一方。由麥喀禮拜堂中取至。以伯勒克不能親往禮拜。故遣人代行。得此以贈。至元元年。比拔而斯受東羅馬之請。復遣書於伯勒克。請勿犯其邊界。（以上由多桑旭烈兀傳中節出。多桑本諸埃及史書也。）旭烈兀薨後。阿八哈嗣位。至元二年。諸垓兩使。偕曰而退。伯勒克率大軍繼至。相持於庫耳河。伯勒克薨於軍。率柩歸葬於薩萊。

元史譯文證補卷六

忙哥帖木兒諸王補傳

忙哥帖木兒、拔都子托托罕之子。母衛拉特氏。太祖駙馬朵拉勒赤之女。世祖至元二年。伯勒克薨。忙哥帖木兒嗣。是時海都叛迹漸著。世祖命鐵連等使往視。且令赴忙哥帖木兒處計事。忙哥帖木兒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若遁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應其外。掩襲剿絕不難矣。其後忙哥帖木兒果伐海都。以其乞和也。兵旋罷。且助以軍五萬。敗宗王八拉。紓海都之亂。朝廷迄未得拔都後王之助。尤赤七子台斡獨之孫諾垓。（其父曰塔塔兒。）自拙於庫爾斯克。（莫斯克西南八百八十華里。）鄂力兒斯克。（莫斯克西南七百六十華里。）娶東羅馬王密略哀兒第八之私生女。（私生女譯見旭烈兀傳。）曰哀甫耳西那。（或曰伊黑那。）助東羅馬輔立布而嗎里亞王台爾脫耳哀司。

此係四方之布而噶里亞非地理志之不里阿耳　敗其兵。殺其僭位之王拉喀那司。忙哥帖木兒亦與東維馬交好。三次遣使至慶愚察八兒與窩哇皆歸命脫脫。首先效順。武宗至大元年六月。遣月魯等十二人使於脫脫　喝來伯充夕里克委持譜勒治滅王斯克之東境　喝來伯充夕里克委持譜勒治滅王斯多王　此城已滅在其東境。羅曼侯留格委持。忙哥帖木兒拘至。至元十六年。殺之。華而甫云。謂其曾襲擊默德教。忙哥帖木兒經會其改教。不從。故被殺。哈木耳云。因與蒙古地方官不叶。故被殺。喝來伯之子亦譜羅曼之子於諾垓。至元十五年。諸垓引兵援勒治。戚之地。是年。阿速叛。遣兵往征。物拉的米爾王狄迷特里之弟安得雷從軍。此俄史所云華而甫所云俄王有異詞。平其亂。焚高喀斯山北脫甲柯甫之城。今曰裕拉狄喀甫喀斯城。俄稱高喀斯曰喀甫喀斯。十七年。哈力赤王勒輔從蒙古軍入波闐。攻柳勃林。進至森地米爾。爲波闐分部酋勒賽克所敗。十八年。忙哥帖木兒薨。同父弟脫脫蒙哥嗣。脫脫蒙哥即宇宙無其大哉。物拉的米爾王狄迷特里之弟安得雷阿來三德勒委持譜訴其兄之過。至元十九年。脫脫蒙哥與以一軍。援物拉的米爾。直至諾拂郭羅特。狄迷特勒。密實邁格分使月思別及燕只吉台。不賽因等所。順帝至順元年八月。月思別遣使來朝。三年七月。遣甫忽里等來朝貢。初水赤位下。有舊賜平陽、晉州、永州分地。歲賦中統鈔二千四百錠。久未給領。京師不附。諸垓殺之。佔其地。以蒙古軍四千人。助東羅馬王密喀哀兒平北境之亂。比軍歸時。敗布面噶里亞境內他族。至元二十二年。脫脫蒙哥姪禿拉布哈篡位。元史脫脫之後有伯忽。當即其人。布哈、伯忽字音相近。非謂在脫脫蒙哥後。脫脫前華而甫云。國經長子巴而闍之二子土拉布哈、昆遜克與忙哥帖木兒二子阿力蒙脫古列兒合謀。廢殺脫脫蒙哥。而四人公主國是。案蒙古爭位之事。史不絕書。四人共位。未免可疑。阿卜面噶錫世系表脫脫蒙哥之後。遜拉脫脫。是唯而甫之說不爲無因。但取其篡位之說。而刪其四人共主國事之說。是年五年。始頒給玷。以上皆據本紀。惟脫脫之後則據元赤傳考正。當爲順帝至元非世祖至元。初物拉的米爾王狄迷特里卒。立其叔彌海勒第二。莫斯克王侯利第三。篤得首邦之位。脫脫以彌海勒年長當立。不允其請。比月思別立。優利娶其妹。遂糾蒙古將士。多爲彌海勒所獲。略充惕侵物拉的米爾。彌海勒退於特威亞之地。優利追擊之。兵敗。其妻及蒙古將士。多爲彌海勒所獲。知爲貴主。詭而遣歸。月思別之妹道卒。俄史稱其名曰孔寒略　優利乃以炮殺貴主來訴。月思別怒。召彌海勒至。致其罪。體察其誣。釋不治。適有高喀斯山之行。未即令歸國。優利第三貽結月思別左右。矯命殺彌海勒。娶位而受封焉。當在延祐五年前　其後彌海勒子德彌特里成立。訴父冤。月思別召優利第三入朝。使與面質。優利至。德彌特里一見忿發。拔刀殺之。月思別以其擅殺論抵。而封其弟阿來克三德爲特威國王。以雪其父

以上皆本華而甫。　先是海都篤哇搆亂。西道不通。自忙哥帖木兒後。諸王自拉於遠。不復承奉朝廷。海都卒。其子察八兒與篤哇皆歸命脫脫。首先效順。武宗至大元年六月。遣月魯等十二人使於脫脫　脫脫首先效順。據牙忽都傳。拔都孫後嗣有先歸附一節。增入。遣使別見武宗本紀。仁宗皇慶元年。脫脫薨。忙哥帖木兒孫月思別嗣。元史作月即別。又作月即列。四書攔鄂思伯多兒。未詳　延祐元年三月。以襲位來告。此見本紀。步輦表嗣位在皇慶元年。歎而甫在二年。元史則延祐元年。酌中以前。當是襲位。次年爲延祐元年三月。使至。元史但據使至之初書之。襲位必在前一年。不盡與元史異同也。當月思別之將嗣位也。諸將領有異議。且以月思別舉天方教爲據。定計乘飲宴時殺之。戚於席間示月思別以目。月思別托故離席。詗知有變。即覓騎馳去。引兵捕諸將。皆伏法。多桑引拉施特語如此。又云。是時值十三歲。此語可疑。附見於注。英宗至治三年二月。遣使來朝。十二月。又遣齊喇來朝。泰定三年九月。泰定帝命懽赤等賜月思別及怯列。不賽因三部。十二月。月思別獻文豹。賜金銀紗幣有差。文宗至順元年三月。遣諸王僧格巴勒、薩特勒、密實邁格分使月思別及燕只吉台、不賽因等所。順帝至順元年八月。月思別遣使來朝。三年七月。遣甫忽里等來朝貢。初水赤位下。有舊賜平陽、晉州、永州分地。歲賦中統鈔二千四百錠。久未給領。京師亦無所領府治。順帝至元二年。遣使來求歲賜。以振給軍站。三年。中書省臣議置總管府印正三品。至元五年。始頒給玷。以上皆據本紀。歲賜則據元赤傳考正。當爲順帝至元非世祖至元。初物拉的米爾王狄迷特里卒。立其叔彌海勒第二。莫斯克王侯利第三。篤得首邦之位。脫脫以彌海勒年長當立。不允其請。比月思別立。優利娶其妹。遂糾蒙古將士。多爲彌海勒所獲。略充惕侵物拉的米爾。彌海勒退於特威亞之地。優利追擊之。兵敗。其妻及蒙古將士。多爲彌海勒所獲。知爲貴主。詭而遣歸。月思別之妹道卒。俄史稱其名曰孔寒略　優利乃以炮殺貴主來訴。月思別怒。召彌海勒至。致其罪。體察其誣。釋不治。適有高喀斯山之行。未即令歸國。優利第三貽結月思別左右。矯命殺彌海勒。娶位而受封焉。當在延祐五年前　其後彌海勒子德彌特里成立。訴父冤。月思別召優利第三入朝。使與面質。優利至。德彌特里一見忿發。拔刀殺之。月思別以其擅殺論抵。而封其弟阿來克三德爲特威國王。以雪其父

之冤。當在英宗至治三年。其後帖威爾民疑。戕害蒙古官。阿來克三德不能治。遁普斯腓甫城。月思別遣兵破特威爾。召阿來克三德入朝。拒命不至。月思別命莫斯克王伊萬第一往討。阿來克三德復出奔。旋來餉謝罪。時伊萬第一志在兼并列邦。忌阿來克三德之得民。不爲己利。譖於月思別。歷指其叛迹。阿來克三德以是被殺。以上本紀。俄羅斯西境力拒國稅強盛。月思別不能制。延祐五年。月思別使不賚因之境。出班來覲。乃退。本紀。至元六年。月思別薨。子札尼別嗣。此據拳而帶書多染按國至正二年。西域諸國郡思伯在位有舉札尼別皆作札尼伯克。至正十三年九月。獻撒哈剌察赤兒米書兒弓刀鎖子甲。及青白西馬各二疋。貂鈔二百錠。本紀僅此一見。旭烈兀後王。自順帝至元二年後。內亂蠭起。國土分裂。台白利司之民。皆避亂北往奇卜察克。有天方教士謁札尼別。痛陳刼掠之慘。民人之困。以同教之誼。勸往平亂。至正十五年。札尼別兵入阿特面佩占。殺亂將阿失阿甫。據台白利司。令其子蛙兒諦伯克留守而自歸。次年。旋亮。蛙兒諦伯克北歸嗣位。未幾亦亮。多染無年分。阿卜面圖錄前未滿二年。自此國亦亂。諸王爭位。自相殘害。順帝末造。黑海之北有咯勒姆部。濱面臨河。濱有喀桑部。裏海之北有阿斯塔斯干部。與薩萊城之王爭雄並峙。大抵皆尤赤子鄂爾達、昔班、托喀帖木兒三王之後。拔都後裔已絕。汗位如弈棋。世系莫得而考焉。

附考

明洪武十二年。薩萊王馬速與俄國莫斯克王得米特里第四伊萬諸委特戰於蠟河東。大敗。其時駙馬帖木兒雄踞西域。助托克塔迷失。多染云。托喀帖木兒後。攻滅諸王。馬速遁去。爲人所殺。洪武十五年。托克塔迷失攻莫斯克。下之。吻拉的米爾、勒治臧等城悉被焚掠。俄王舉職朝貢如初。托克塔迷失不念帖木兒輔立之德。侵擾高略斯山遜伯地。洪武二十七年。爲帖木兒所敗。東遁烏拉嶺。爲族人薩提伯克殺之。薩萊、阿斯塔拉干兩地皆被蹂躪。蒙古將也列哥輔立庫特洛克。帖木兒族卒復立薩提伯克。旋殺之。立庫特洛克

之子博拉特伯克。永樂八年。復圍莫斯克。未破城而退。諸王乘其兵入俄境。擾其國。擾擾不定。干戈相尋無虛歲。阿斯塔拉干併於薩萊。惟喀桑、客勒姆如故。客勒姆王與俄城親。嘗助俄伐其同宗。明世化十四年。薩萊王阿赫邁特伐莫斯克王伊萬第三。兩軍陣於倭喀、句烏格拉二河、浮面兩河之支河。交綏而退。客勒姆王受俄指使。滅薩萊王。國亡。案前十四年事。阿斯塔拉干仍自立國。嘉靖三十年。俄王伊萬第四滅喀桑。乘勝遂滅阿斯塔拉干。隆慶五年。客勒姆王以兩部皆滅爲憾。糾土耳其之兵。長驅入俄。破莫斯克。屠殺官民八十餘萬。焚城而去。先是烏拉嶺東悉卑爾之地。北赤後王赴國於求綿城。其進國於錫爾河北濱者。號庫程汗。見圖理琛異域錄求綿作圖敏。伊萬第四收撫黑海喀薩克部。用其部人爲將。萬歷九年。遂滅悉卑爾。元後裔之在西者略盡。惟客勒姆部傳國最久。土耳其常庇之。國朝乾隆三十六年。俄后喔特鄰第二道將取其地。後三年。俄、土議和。仍返其地。四十三年。始爲俄所併。今惟布哈爾、機汪兩部主仍爲亦赤干昔班之後。然受制於俄。徒擁虛位。機汪部主忖請於俄。願得金錢若干。遜國避位。俄未之許。布哈爾部主亦有讓國之說。二邦易姓。亦旦夕間事也。

元史譯文證補卷九

阿八哈補傳

阿八哈、旭烈兀長子、母伊孫欽、或曰伊蘇特、生於太宗七年、西一千二百三十四年三月即位時三十一歲、從父西征、躬擐甲冑、軍旅之事、與有勞焉、旭烈兀開藩西域、令鎮東境之馬三德蘭、義拉克、呼拉商三部、至元二年、旭烈兀薨、阿八哈自東來奔喪、四三月初九日至、嗣旭烈兀鄂爾多之首領大臣曰伊而喀、以遺命相告、既畢葬、伊而喀與諸大將蘇徒察克、句蘇納台、句阿拔台、句台馬庫、句辛圖衛、疑即旭烈兀傳中辛康圖、阿兒哀阿喀議遵遺命、立新君、阿八哈遜讓於弟牙世廓特、衆不可、復欲俟世祖册命、衆以道阻期遠、君位不可久虛、勸進再三、乃即位於察罕腦兒、會諸王百官、大會於不而罕山、未登所謂日時聚議於項上帽子掛於手上行九跪禮、以為乳酪其可知矣、西曾紀太宗定宗憲宗即位禮皆如之、案元譯史、太祖既崇孛兒帖居於不兒吉之地、實見乞人來侵、日祭吉雖偏西城者亦正可據、阿八哈曰、以未奉天子命、不敢遽登座、設小坐於下以受朝、仍以射鵰沙丁誤犂獸德志費尼行尚書事、阿兒哀阿喀訶財賦、弟牙世廓特輸得而盆殷以至阿拉他克、阿而喀西南山、弟台克實、亦格西南山、弟台克實、亦格峯、輜馬三德蘭、呼拉商二部、以伊兒喀之子圖古訶、蘇哀察克之弟杜丹輜羅勒、以杜而台輜的牙佩虎耳、句美索卜塔米牙、以希拉們輜角兒只、以蘇哀察克輜報達、法而斯、阿拉哀丁阿塔瑪里克志費尼副之、定都於台白利司、及駐阿拉他克、山名見前、昔耶庫、波斯語黑山、在赤思里法杭北面山內、多駐阿而俺、或報達、或楚喀圖、近哈馬丹、至元三年、諾埃將奇卜察克兵侵至得而盆殷、牙世廓特與戰於阿克索河、庫耳河北支河、無勝負、詐埃傷目而退、阿八哈自至、聞奇卜察克王伯勒克親率大軍南來、乃退渡庫耳河、撤橋梁以守、兩軍隔河、相持十五日、伯勒克思改道自角兒只境進兵、面病卒、軍亦能、阿八哈遂於庫耳河北達爾淖爾、以至得世庫耳提佗、築邊牆、使蒙古人、木速而愷人巡守、木速而愷、或從天方教之人、詳西遊記補遠錄國王注、是冬、東駐哥而占、即元史西北地之朱里真、在裏海東南角、詳朱里真注、次年、過其母伊孫欽哈敦、與庫台哈敦、庫台二子台克身、台古達爾、多桑北遠又作托克圖傳、旭烈兀孫楚木庫爾子族弒喀澀、句欽助他盧又作算柱、或作景察、自蒙古至、分地賦以供衆哈敦湯沐、前王宮女有所出者亦如之、埃及王比拔而斯知阿八哈初嗣位、又北有奇卜察克之難、不遑遠略、以兵攻敍羅巴之諜復耶穌基人、西國所謂紅十字會、奪西里亞境內濱海數地、復侵小阿昧尼亞、至元三年、兵入其境、西一千二百六十六年八月、小阿昧尼亞王海屯第一乞援於阿八哈、拔未至、王子立盆已兵敗被擒、遣蒙古兵自羅姆至、敵已退、海屯與埃及議和、贈予餽賄、旋以年老、傳位於立盆、是時阿八哈東部有警、遏其行成、察合台竹孫博拉克慶其主設八里克沙、盜據其位、與海都戰、既而修好、思擾阿母河南呼拉商部以益己封、海都與阿八哈不協、而贊威之、詳海都傳、至元五年冬、遣馬薩特為使、麻米特又旭烈兀傳、元譯史作馬里紀惕、封爵為拿敦國書稱馬薩特拿、今新疆回部稱基督曰比比即拿也、陽謂西域之地、本屬公家、太祖四子皆得

分其土地。險則探道路。寇軍情。馬乘特既至。阿八哈厚款之。贈以太祖御服。（青綢曲領。）出示戰計簿籍。明無遺餘。財馬乘特既得揮鎞。不辭而去。其來時。沿途留騎以待。具馬疾馳。道者及諸河。已在舟中矣。察合台拔都兒軍將兵從北裂兀面征。遂留西域。博拉克貽以箚撒書籍中。（書云。蒙古人稱為徒駒乃之箚。案明代譯元儒武備志內載蠻報方首箚信見曰速見補兒速。箚信則固有之也。）約其合應。尼古塔爾所部萬人駐角兒只。自從阿八哈。既見書。歸於己軍。阿八哈召之。慮軍事泄。不敢至。舉其部曲。欲從得而盆股出裏海北。以歸博拉克。爲希拉們所阻。戰而敗。逃入角兒只。希拉們追及。擄致於阿八哈。拘繫之。脫其將弁。馬乘特既返。博拉克師起。海都助兵。令阿赫每特、（旬）卜里、（旬）匿克貝、（旬）牙爾孤（曾降合台使人。）自忒耳昧城渡阿母河。察拔特、（定宗孫禾忽子。四書未超作禾庫。）謨八里克沙、（即博拉克所殺之王。）奇卜察克（太宗孫哈丹子。元史作合丹。）自阿母葉城渡河。（城亦名阿母耳。故西域土人稱阿母河亦曰阿母耳河。在布哈爾西南二百里。）葛喀扯、（旬）只那惕二將自機雅城渡河。楞。（過土人行刺。（忽即木剌夷人。）羅耳會約索甫沙下馬亟救。得免。益封羅耳旁境及庫普斯單之地。以旌其功。是歲。阿克陰祖已將。不爲剖曲直。奇卜察克按率己部二千騎。北趨阿母河。追挽之不返。未幾。察拔特亦離去。（察拔特行至布哈爾。爲博拉克之宗王所攻。衆潰。退至渴都處死。）博拉克膽勝舉景軍。召海拉尼答射姆沙丁海拉脫來謁。許以呼拉商益封。毋助阿八哈。復合錫呼拉商富戶姓名以獻。至元七年。（西一千二百七十年四月二十八日。）阿八哈自阿特耳佩占起師。時正刈麥。禁士馬糵蹄。世祖使臣梅略伯中途爲博拉克所獲。乘閒逸脫。過大軍。以敵情告。軍至庫姆斯。（地見四域傳。）機窪之地。至元九、十年間。（西一千二百七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揑克拜一軍入布哈爾。焚掠七日。屠民五萬以歸。遇布勒敗兵。阿八哈至徒思。使往議和。許割匿斯尼、起兒沒二部。博拉克將約速耳謂可允。將茫孤耳謂軍入鄽境。宜乘勝進。何自沮抑。阿八哈西鄙多事。必未自至。自至者妄言耳。札拉兒台亦謂既欲和。何必至元八年。入西里亞。前鋒爲貝住之子阿穆爾。至阿勒坡。守兵皆遁。冬。比拔而斯自丹馬斯克來援。蒙古

軍。牙世摩特將左翼。布勒將右翼。起兒沒、法而斯、羅耳兵皆從。然博拉克軍仍勇戰。牙世摩特左翼爲札拉兒台所敗。左翼將蘇納台年踰九十。見事亟。下騎堅坐。鏖兵再接。衆軍益氣奮。乃大勝。博拉克墜馬。傷。乘肩輿入城。阿喝昧脫、他騎而上。始得脫。潰兵過阿母河。不能成列。至布哈爾。僅餘五千人。以墜馬受傷、匿克貝皆叛去。博拉克復集兵三萬與戰。殺之。使弟亦速爾往告海都。海都拘之。旋引兵自至。海都至而博拉克沒。（時至元七年。瓦薩甫云爲人鴆死。）謨拔八來克沙等投入海都。阿八哈仍留畢景駐守呼拉商。自引軍西行。至低楞。過土人行刺。（忽即木剌夷人。）羅耳會約索甫沙下馬亟救。得免。益封羅耳旁境及庫普斯單之地。以旌其功。是歲。阿克陰祖已將。不爲剖曲直。奇卜察克按率己部二千騎。北趨阿母河。追挽之不返。未幾。察拔特亦離去。（察拔特行至布哈爾。爲博拉克之宗王所攻。衆潰。退至渴都處死。）博拉克膽勝舉景軍。召海拉尼答射姆沙丁海拉脫來謁。許以呼拉商益封。毋助阿八哈。復合錫呼拉商富戶姓名以獻。至元七年。（西一千二百七十年四月二十八日。）阿八哈自阿特耳佩占起師。時正刈麥。禁士馬糵蹄。世祖使臣梅略伯中途爲博拉克所獲。乘閒逸脫。過大軍。以敵情告。軍至庫姆斯。（地見四域傳。）機窪之地。至元九、十年間。（西一千二百七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揑克拜一軍入布哈爾。焚掠七日。屠民五萬以歸。遇布勒敗兵。阿八哈至徒思。使往議和。許割匿斯尼、起兒沒二部。博拉克將約速耳謂可允。將茫孤耳謂軍入鄽境。宜乘勝進。何自沮抑。阿八哈西鄙多事。必未自至。自至者妄言耳。札拉兒台亦謂既欲和。何必至元八年。入西里亞。前鋒爲貝住之子阿穆爾。至阿勒坡。守兵皆遁。冬。比拔而斯自丹馬斯克來援。蒙古

兵退，埃及兵取哈俺城而歸。（阿勒坡西近幼發拉的河。）次年，蒙古兵又攻哈俺，毀其城，俘其民。（當薩馬嘎爾未起師時，比拔而斯欲與蒙古行成，遣二使見薩馬嘎爾於昔挖斯城，因以謁阿八哈。先是忙哥帖木兒與約埃及合攻，使人無意中洩其謀。阿八哈聞之，勃然離座，越日遣歸，和議不成而兵起。至元九年，阿八哈遣使配而斡酒奉其生透避。遣使賀捷。比拔而斯令歸治事，以畏蒙古，不敢遽應。比拔而斯先與小阿昧尼亞立約，十年不犯兵。（四一千二百六十八年所立卽至元五年。）及第七載，貢其不遵約納貢，多築城堡等事。至丹馬斯克，要比拔而斯自來踐和。比拔而斯亦要阿八哈自往以答之。是年冬，蒙古攻陷而哀城。（哀甫拉特河。）步卒乘舟，騎兵泗水，敗守河蒙古兵，殺阿八哈得敗信，自將退師。（是年西七月，白合白利司退師。）比至羅姆，則敵已先一月去。經阿白拉斯丁城，見積尸如山，大哭。冒配而斡酒不多出兵以助，以羅姆人從埃及大殺掠。射姆沙丁謨罕默德志費尼力勸乃止。令弟空庫幹台留掌羅姆兵，歸經貝布而堡，堡長出謁，請容一言，許之。乃曰：汗所伐者埃及，今多俘羅姆民，何也？阿八哈悟，責諸將不善導己，盡返所俘。既而聞配而斡酒陰結埃及，乃貰三罪，一戰而逃，一軍奮至不亟報，一敗後不卽來謁。至元十五年，戮之於阿拉塔克。（西一千二百七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遣射姆沙丁謨罕默德志費尼往羅姆，將阿拔台攻陷而哀，以天寒糧乏退兵。羅姆兩王分治，始共一相，繼而各自立相，屋背額丁開立蓋阿斯闍之相爲謨罕默德志費尼力勸乃止，令弟空庫幹台留掌羅姆兵，歸經貝布而堡，堡長出謁，請容一言，許之，

元史譯文證補卷十

阿魯渾補傳　史裘阿八哈之下有阿魯必即阿魯渾而裘渾字。西番稱達阿爾哀照元史人名譯音必是渾字。

阿魯渾、阿八哈長子。母海迷失亦哈亦由宮女得幸。至元二十一年。合古塔爾既被弒。阿魯渾即位。（西一千二百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令貝杜轄報達。楚世略潑轄的米佩虎耳。忽拉兀輦羅娜。阿率轄角兒只。長子合智轄呼拉商、馬三德闌等地。以最亦尼佛魯慈輔之。任布哈爲相。累黃金等其身。以酬其功。射姆思哀丁阿塔瑪里克志費尼比於前王儲及禰。逃往亦思法杭。復入羅耳。羅耳酋約索甫沙盛阿八哈恩遇。不欲攻其子。未幾。兵亦退。至是往賀即位。衆爲射姆思哀丁緩頰。射姆思哀渾約索甫沙盛阿八哈恩遇。不欲攻其子。未幾。兵亦退。至是往賀即位。衆爲射姆思哀丁緩頰。射姆思哀丁桑與布哈交好。意必爲援。乃自入謁。阿魯渾令尚布哈治軍。未幾。有怨者搆之於布哈。遂以黨於前王。付刑官訊罪。處之死。（是年四十月。多桑云。波斯人聞其死。皆泣。溫宜耳鄂特則云。人有才而被殺。故多不識。）牧其家產。一子亦死。貝杜部將亦穀哈耳命。

曰亦憐真朵兒只。妃八人。一爲東羅馬王密隆哀兒巴里洛克之女。旭烈兀與東羅馬通好。欲結爲婚姻。西俗一夫惟一婦。蒙古多後宮。東羅馬王難之。而重違其請。乃以親生女瑪里亞（非妻所出。外邊所生。則名爲私馬。里亞爲耶穌母名。許字。送婚中道而旭烈兀薨。遂歸阿八哈。以是厚撫天主教人。數與天主教王、英、法諸國通使命。阿八哈治西域。興文教科者、納昔兒哀丁。治法家言。通略人術。著有測日儀器厤算等書。講輿地學者、只馬拉丁牙庫忒。講樂學者、阿白闕而誤爲明。人才稱盛。境內亦稱治焉。

每特留於朝。世祖使命至。封阿魯渾爲汗。（西一千二百八十六年二月。鄂特云。是年西九月二十三日。）二十三年。本紀是年十一月。命塔艾兒忽蘇使阿兒渾。似即此事。年分和同。而月分在撰文使者之名亦異。不能盡合。）亦封布哈爲丞相。赦九死罪。阿魯渾乃行即位禮。凡敕令必由布哈加印而後行。應事得專決。法面斯有大戶曰法克哀丁哈由。有祖遺地產在設蜊斯城。爲故舍阿卜佩亮耳取以充公。乃呈契券於阿魯渾。稱願獻納。阿魯渾欲之而非所轄地。力不能及。既即位。乃命往收其地爲己私產。布哈謂設蜊斯亦國家土壤。何必自私。阿魯渾不從。令圖格察爾專主其事。不屬於布哈。遂強占法面斯民田。布哈聞之大恚。布哈有治才而性嚴。衆將多與不睦。徒于有龍於阿魯渾。諸言其專權自恣。親王大臣奉令惟謹。黃時吉古塔爾遇之有恩。勢位尚微。一旦倒戈相向。振臂一呼。從者響應。今兵賦大政。皆在掌握。設有異謀。易如反掌。阿魯渾猶未爲然。布哈與他將欲於公宮。醉而拿害。阿魯渾不罪爭者。布哈益懼。稱疾不朝。密與楚世略潑等立約屢主。衆結角兒只爲應。至元二十六年。楚世略潑因賀正旦發其事。以約稿爲證。阿魯渾大怒。立命士拉戴、徒于等捕布哈誅之。籍其家。子四人悉伏法。（西一千二百八十九年正月十七日。）其弟阿洛克亦被殺。角兒只東會速密脫利爲達部武節四之子。以同謀亦死。令那林達比特之子瓦世當第二。被主東西國事。於是角兒只復合爲一。阿八哈在位時。有哀而陛耳大商才庫白謁世祖面回道。至世祖使人阿釋謨特與同行。覲其二子以至。阿八哈令其長子馬素忒爲王。夕耳哀面陛耳守庫。阿釋謨特輔之。（西史云。一千二百七十六年。合諸中歷爲至元十三年。世祖本紀至元十年正月。錄道札兀阿。捏失寨。准約持金十萬斤。命阿不合市藥餌予闊。特金市藥。白是商人之事。或即此。惟至元十年爲西一千二百七十三年。行役三載。未免過遲。豈以采藥之故。紆緩程途乎。抑失寨與阿釋謨字音頗近。錄二名不合。然舊城人名冗長。各執一端以爲之稱。便不拘符。則又未可遽斷也。）阿釋謨特先爲發家所害。阿魯渾即位。仍令馬素忒居宿職。諮事布哈。惟命是從。因是亦被殺。楚世略潑之發逆謀。阿魯渾始甚德之。繼疑其

同與立約。戚恐事洩故先發。事後亦殺之。是年四月尼佛魯慈輔合贊於東方。自以與布哈同功一體。恐嗣六月。且及己。詭言阻兵防阿母河北敵人。既離合贊。陰聚所部。煽結蕩與。合贊時莊徒思。潛兵劫營而合贊逸。皆常入內議事。阿魯渾不見此數人至。知有變。病益革。至元二十八年春。葬於阿而俺。病凡五月。四千二百九十一

他往。未被獲。合贊聞變。又聞忽喇兀與通。亟往焉三德謂。擒忽喇兀。催致於阿魯渾。與牙世剌特之子哈剌三月初七日。非於昔嘿斯山。阿魯渾喜燒丹鍊汞。東方術士趙之妯黨。阿魯渾潛明知此輩意在斑財。然葉公拉布哈同死。是年四月初七日。是年之春。奇卜察克兵自得而益脫來攻。阿魯渾自將往禦。行至沙陸耳俺城。四四

好龍。真龍乃下。將以此爲招也。黃金可成。長生藥可致。何爲先吝哉。在位時。埃及一來聘。至元二十三年。月二十七日。前鋒將昆岱克巴兒。句圖格察禰。句土古兒哲巳退敵。遂還。聞尼佛魯慈之叛。恐合贊兵至。令圖格察禰移師助討。四五月。合贊先往攻。不勝。退而待援。比援至。貝杜亦帥師至。合兵進往。尼佛魯慈見不敵。埃及騎兵千人自阿勒坡趨麻耳甸。直至毛夕耳。蒙古兵五百出禦。傷亡及半。埃及兵亦即退。長子合贊。

即引還。自薩伯自據城入沙漠。繞行東北。經巴達克山。至突而基斯單。附於海都。合贊不及追。以乏糧。遣次子合兒班吾。別有傳。忽耳鄂特云有六子。其人之官不盡可知。故不錄入。

援軍西返。自駐你沙不兒。海都旋令阿部干、海都子。月思伯克帖木兒　察合台第五代孫。將三萬人。與尼佛魯慈來攻。合贊守徒思。以衆寡不敵引退。於是尼佛魯慈等大擾呼拉商之地。阿魯渾既誅布哈。以猶太人沙特侵而導。勿當代之。先以醫伎人侍。能蒙古語。發阿洛克徒他公項罪。令赴報。逐查究得實。遂擧報達財賦。府庫以充。至是藏如牢相。阿魯渾以天方教人不足用。故特擢任。以蒙古官鄂爾多海亞副之。名見嗣注。又令楚實。句庫札　實卽火者之異譯。爲之佐。乃定聽訟之法。刑官讞斷。將領不得阻撓。禁擾郵驛。培植士子。養贍耆老。成善政也。然蒙古武帥皆不得權。滋不悅。阿魯渾令徒干率兵脅往呼拉商平亂。尼佛魯慈旋遁去。軍亦返。沙特倭而導。勿當開徒干淩轢郵吏。索馬盜額。勘驗得實。貴徒干杖七十。由是怨深。阿魯渾信喇嘛言。服金石藥。冀長生。不接見臣下。惟所信任數人得入對。服藥得病。治既痊。又服之。病遂增劇。沙特倭而導勿當謀於衆。赦囚縱罪。祈獲天佑。而病仍不瘳。因釋獄囚。乃知牙世剌特、忽喇兀之子在獄皆被殺。宗親死者已十三人。訊由伊荅赤矯命行刑。阿魯渾無是意也。是者謂此十三人負屈爲祟。以致主病。於是大賚圖格察禰、昆岱克巴兒、都嘎禰等殺伊荅赤。復以不能見君爲忿。遂殺鄂爾多海亞、楚實、庫札於倭洛

元史譯文證補卷十一

合贊補傳　元史作合贊。合譯如哈。西書作略撒。喀略之異譯。

合贊、阿魯渾長子。生於世祖至元八年。西一千二百七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阿八哈固孫顏異。亟欲見之。阿魯渾親送之往。阿八哈留不遣。以虜其妃布魯干哈敦使撫育。哈木耳云。阿八哈妃杜蠻哈敦亦納撫育。阿八哈答以蒙古俗語。如曰雛嚴之解。無考。多桑亦采載是說。故附紀注中。合贊幼時。輒集兒輩列陣攻擊爲戲。五歲就傅。習蒙古、回紇文字。騎射摔跤等事。罔弗習。八歲。已能從祖父獵。十歲。阿八哈薨。應是十一歲。西人必滿一年始爲一歲。蒙古人在西域或亦如是。阿魯渾娶布魯干。合贊復從父居於東。造阿魯渾卽位。令轄呼拉商等地。阿魯渾再娶一妃。亦曰布魯干。繼適亦憐真朵兒只。後歸合贊。故合贊妃亦曰布魯干哈敦。成宗元貞元年。合贊歸至台自利司。諸王蘇諾等率衆來迎。既入都。論民相毆雖。

大臣普陵害其下。令毀佛寺及天主、猶太各教堂。合贊先奉佛。曾於呼拉商之哈布禪城建造梵宇。日與僧屠談論北中。竭誠祖奉。迫與貝杜爭位。姑入謁罕默德教。且詆斥釋氏。以收衆心。其後小阿昧尼亞王海屯來謁。卑辭厚幣。請毀天主教堂。合贊允之。改令國中專毀像教祠宇。而天主、猶太教堂得不廢。道尼佛魯慈、句　奴爾閻、句　庫特魯克沙搜捕貝杜黨與。昆笛克巴兒、圖噶爾、伊爾達兒、伊兒乞歹等皆就戮。者慶之。立瑪察特爲阿塔畢。尼佛魯慈總制東方兵柄。以妻病往阿惟士拉藏、句　哲察克、句　伊達柱三人杖而免死。貝杜傳有都達珠、疑即此之伊達柱　是冬卽位。不曰汗。曰蘇爾灘。四十一月初三日　論嗣戴功。拜尼佛魯慈爲大將。位諸臣右。賜券誓。以沙特兒哀丁爲相。尼佛魯慈建議。凡詔命必稱上帝及親王蘇凱、大將尼佛魯慈往禦。時帑竭餉絀。預徵次年民賦。以資軍實。蘇凱自以祖烈兀之孫。於序當立。讓罕默德名。印狸改圓式。定百官爵秩。合贊悉從之。察合台後王篤哇、海都子薩兒班合兵侵呼拉商。遣位時。盧力不足。介報達商人凱薩和致書埃及國主依祖教誼。乞以兵援。比答書至。合贊已得國。尼佛魯慈在外。自知眷衰。遣往。呼拉商奴爾閻入朝。訴其過失。並與皿酺狀。合贊令弟哈兒班荅往代奴爾閻。慈令記室改易埃及答書。乃以上皇。至是事覺。奴爾閻等因勸其通敵欺罔。尼佛魯慈在外。自知眷衰。遣

世次見旭烈兀條　與北藏巴魯拉謀。將刺尼佛魯慈於軍而廢合贊。約台兀同舉事。忙哥帖木兒子　台兀佯受約。密告尼佛魯慈。慈卽偕拉特人薩忒耳哀丁入朝。寄耳曰。而其人反爲合贊所用。使往浪達臘。凱薩和致書埃及國主。依祖教誼。乞以兵援。比答書至。合贊已得國。尼佛魯慈在外。自知眷衰。遣佛魯慈。容荅設伏伺之。蘇凱等至。伏發。斬巴魯拉。蘇凱敗逃。賀爾庫達克追及殺之。叛軍復推阿爾思蘭爲主。　薛耳郭特云。是太祖弟庫赤哈殺兒後人。　岡犯台白利司城。合贊聞變。遽禁兵少且習亂。乃稱出獵。部勒將士。行及中途。突命迎擊叛衆。初戰不利。賀爾庫達克率二千人來援。遂斬阿爾思蘭。盡降其衆。時元貞二年春也。西三月朔。一月之內。凡誅親藩五人。叛臣三十八人。事定。尼佛魯慈師至呼拉商。啟已徙撻渡阿母河而去。蘇凱之亂。戍守報達之衙拉特兵亦叛。首將塔爾蓋以附貝杜。幾擢大戮。至是率所部往投埃及。的牙佩壺耳守將譖害往追。爲所敗。逃軍至西里亞。埃及王開特博噶收撫其衆。並加擢用焉。沙特兒哀丁不協於尼佛魯慈。奏被其職。只馬兒哀丁代爲相。戚誣沙特兒哀丁交通蘇凱。譖右司之乞帑舞弊者。揮其復用。證成其罪。已論死矣。賀爾庫達克平叛。潛歸爲辨冤。始得釋。合贊以圖格察爾反跡橫恣。既令轄羅蜂。使遠於朝。復欲除之。遣廉門乞花。賜書褒獎。以安其心。而潛結諸將領。執圖格察爾。謂之曰。國家大義。通敵賣主者

殺無赦。王不能以私情廢公義。遂殺圖格察爾。駐羅姆將巴兒圖。自阿魯渾時。卽握兵柄。歷徵入朝。輒托詞不赴。圖圖格察爾誅。卽舉兵反。合贊命庫特魯克沙討平其亂。蘇拉遂失誅巴兒圖。以大維耳不助賀爾庫達克兵餉。殺其脅額弗拉西阿伯。立其弟阿黑每特爲阿塔畢。小維耳酋爲同族所殺。執弒主自立者。慶之。立瑪察特爲阿塔畢。尼佛魯慈怙功驕恣。合贊意頗厭之。尼佛魯慈總制東方兵柄。以妻病往阿特耳佩占探視。委軍事於奴爾閻。未幾。台兀所部棄伍逃。合贊不悅。促令赴軍中。尼佛魯慈請卒視妻病而返。朝臣言其以私廢公。請逮治。合贊曰。此未足以罪其口也。既而其妻托紺珠公主病卒。尼佛魯慈乃往。呼拉商奴爾閻入朝。訴其過失。並與皿酺狀。合贊令弟哈兒班荅往代奴爾閻。初尼佛魯慈助合贊爭位時。盧力不足。介報達商人凱薩和致書埃及國主。依祖教誼。乞以兵援。比答書至。合贊已得國。尼佛魯慈在外。自知眷衰。遣復相。與弟庫脫拔丁。僞爲尼佛魯慈致埃及執政書。請精兵力。誅鋤衆已。弟哈濟那顏。　勒洛濟共爲內應。事成。割地爲報。先布衣服若干事。納書及衣於凱薩和饌中。復爲尼佛魯慈致弟密書。往見哈濟那顏。乘開納書。囊中合贊延物凱薩和通敵引寇諸事。皆不承。搜其篋。則衣與書在焉。立命殺之。捕尼佛魯慈拉特人薩忒耳哀丁入朝寄耳曰。而其人反爲合贊所用。使往浪達臘。凱薩和致書至。合贊已得國。尼佛魯慈助合贊爭家屬。無男婦老幼悉殊。掳哈濟那顏至。搜獲密書。陳服論斬。諸足弟勒格濟、句　薩德兒遂失等。盡死。尼佛魯慈稱兵反。時大德元年春夏間也。西一千二百九十七年四月。　夏。命庫特魯克沙率諸將往討。西六月。　戰於你沙不兒。尼佛魯慈兵甚衆。而將領不從叛先散。衆遂潰敗。尼佛魯慈以數百騎遁入海拉脫。其酋法克哀丁爲所輔立。故收納之。庫特魯克沙至圍城。令獻叛犯。法克哀丁出書以示尼佛魯慈。益德之。或謂之曰。公孤寄於此。大軍壓境。城主未可深恃。不如執之。用其兵以退敵。事後報之以德。此防患未然之道也。弗從。語聞於

法克哀丁則大驚乃下成踰垣登城殉一人非計彼已背永不犯上之誓我胥暫留何傷乃請分其將士於各軍率以出戰既陰計遂悉成擒獻諸庫特魯克沙誅之傳首都城子弟咸就戮尼祿魯慈父阿兒渾自憲宗二年受命鎮守西域子九人多尚主一門鼎盛至是族滅云當亂時咸謂台亦哥曰合贊者暫以永必立王語爲合贊所聞殺台亦哥是冬合贊下令改服色以布冠織首磨冠制駐冬於阿而倦閻角兒只省內亂見弟爭國令庫特魯克沙平之立兀世嘗第三庫特魯克沙自幼貌只歸以其地征賦不善爲斯沙特兒哀丁聞之先告合贊謂其縱兵肆擄角兒只於是庫特魯克沙有所隙奏輒不入知必有中傷之者以詢沙特兒哀丁則曰此某酋之所爲也庫特魯克沙以賂拉施特哀丁白諸合贊合贊召至告之曰沙特兒哀丁實譖汝而嫁禍於人險詐如是不可復留命與庫脫拔丁同乘市大德二年遣使臣謨阿臧法克哀丁阿喝美特布哈伊耳赤入朝貢珍珠寶石獵豹（案成宗本紀惟大德八年七月諸王合贊自西域來貢珍物不應行役五年始至或是前次入貢或年分有訛元史載西北諸王方物之宜實自合贊始未可以其返從寬故而沒其名又拉施特哀丁自序云是時合贊遣以入朝蓋非正使故其作史不列己名下云留四年始歸當是先正使而後至）且以金銀十萬市中國貨物使臣至成宗優禮之賜酒慰勞謨阿臧等留四年始辭歸溫詔報合贊賜賚甚厚憲宗之世有分則旭烈兀位下絲帛（案元史食貨志憲宗子旭烈大王位錢賜銀一百錠段三百疋五戶絲丁巳年分撒彰德路二萬五千五十六戶延鈔六年實有二千九百二十九戶計絲二千二百一斤丁巳爲憲宗七年西域諸與元史合）大德二年秋以火者薩特哀丁久儲於府至是遣使頒致與來使偕行謨阿臧道卒（案元史本紀薩特哀丁爲相駐羅姆帥蘇拉迷失薨教副帥聖音察爾別乞（句）伯克帖木兒皆爲芒兀帖木兒所揚奔於合贊國中親軍忿誅統將右兒濟殺拉勒芒殺帖木兒而立闊格濟會伯克大石自阿昧尼亞還師討殺闊格濟右兒濟迎立那雪爾時年十四矣奇卜察克等之來奔也合贊待以殊禮賞賚駢蕃恩用其力以謀埃及時埃及之西里亞兵入的牙佩亮耳劫掠合贊徙怒定議親征兵十人中抽五賢六月祖大德三年秋（西一千二百九十九年十月十六日）自台白利司起師冬次哀甫拉特河（西十二月七日）留兵萬人守後路騎卒九萬以庫特魯克沙謨雷爲前鋒抵阿勒坡（西十二月十二日）捨而不攻軍士縱馬食麥田合曰馬不可以食人食犯者斬諸軍肅然過哈馬特亦捨不攻軍至撒拉米治聞埃及兵已至希姆斯那雪爾親自督軍時蒙古軍遠行疾馳馬多斃將士甚恐合贊令曰埃及親軍驍勇善戰恃馬良利衝突今我以步隊合之勝騎戰也自撒拉米治進師距敵百里而止（西十二月二十二日）次日進至那蘇河忽信是日爲禮拜三日教禮不應戰乃駐軍而埃及兵猝至急率中軍迎戰調後軍張兩翼擊之戰少挫

太宗時遊兵至羅斯西境擾乘據地有元之事日以蒐狩號提螭嚴後吞併諸國滅東羅馬是爲今之土耳其國土耳其者突厥之異譯也（詳西域上傳注中）埃及薛赫雷阿式阿南沙拉哀丁嗥里見於至元三十年被弒（西一千二百九十三年十二月）大將闊特博略討殺亂黨立闊拉溫三子那雪爾時年九歲次年冬國人廢幼主開特博略本蒙古人旭烈兀敗軍希姆斯之役開特博略在軍中尚幼被擒開拉溫愛而撫育之至是遂爲蘇爾灘以拉勒爲相元貞二年拉勒遂去之而自立以羅奴芒兀帖木兒爲相且欲傳位庶大臣不服淪以事擯諸統帥擁用其嫡次年令大將伯克大石攻阿昧尼亞王海屯第二自朝合贊還以事僧其弟托洛斯赴東羅馬次弟生拔脫監國旋篡兄位飾辭得受合贊封婚王族女比海屯歸拒不得入將赴訴於合贊又爲生拔脫先入之讒被執囚一目托洛斯被殺其弟亢思但丁乘埃及之釁囚生拔脫而自立請成於敵不許奪其城盤十一歲乃退兵時埃及內亂鎮帥奇卜察克（句）哀爾別乞（句）伯克帖木兒皆爲芒兀帖木兒所揚奔於合贊國中親軍忿誅統將右兒濟殺拉勒芒殺帖木兒而立闊格濟會伯克大石自阿昧尼亞還師討殺闊格濟右兒濟迎立那雪爾時年十四矣奇卜察克等之來奔也合贊待以殊禮賞賚駢蕃恩用其力以謀埃及時埃及之西里亞兵入的牙佩亮耳劫掠合贊徙怒定議親征兵十人中抽五賢六月祖大德三年秋（西一千二百九十九年十月十六日）自台白利司起師冬次哀甫拉特河（西十二月七日）留兵萬人守後路騎卒九萬以庫特魯克沙謨雷爲前鋒抵阿勒坡（西十二月十二日）捨而不攻軍士縱馬食麥田合曰馬不可以食人食犯者斬諸軍肅然過哈馬特亦捨不攻軍至撒拉米治聞埃及兵已至希姆斯那雪爾親自督軍時蒙古軍遠行疾馳馬多斃將士甚恐合贊令曰埃及親軍驍勇善戰恃馬良利衝突今我以步隊合之勝騎戰也自撒拉米治進師距敵百里而止（西十二月二十二日）次日進至那蘇河忽信是日爲禮拜三日教禮不應戰乃駐軍而埃及兵猝至急率中軍迎戰調後軍張兩翼擊之戰少挫

合贊引中軍退。埃及軍逐之。馳一時許。陣復接。埃及一軍潰。別軍援之。殊死戰。復出鐵騎五百。短刀砍斫。直衝中堅。兵多傷。以強弩攢射之。馬返奔。亦傷埃及軍。庫特魯克沙率右翼鳴角以進。埃及誤以爲合贊軍。併力攻之。右翼敗。死者近五千人。庫特魯克沙率餘騎奔中軍。合贊麾右翼猛進。中軍繼之。以弓箭手萬人居前。矢下如雨。埃及前鋒旁翼先後潰。中軍亦不支。蒙古軍乘之。達大潰。退甲仗滿地。追至希姆斯。抵暮止營。令謨雷率五千人窮追之。是役也。合贊以堅忍轉敗爲功。而右翼之敗。適成佯敗之計焉。羅姆守將阿罕世聞阿昧尼亞王海屯第二率五千人來會。軍勢益張。時阿昧尼亞人以圖讖之說。歷元思但丁。復立海屯。故海屯率兵請自効。希姆斯城乞降。發其庫藏。分給將士。進至達馬斯克。亦迎降。越日。（千三百年正月二日）蒙古官入城宣諭示論。謂我來誅亂臣耳。我保衛謨罕默德教。禁士卒入城擾民。汝民亦無得欺陵異教。其各案堵如故。遲日。合贊自至城中。訪諸勝蹟。令衛士守一門。而閉其餘。雖從官亦不得擅入。民益感德。輸金錢百萬倒軍。埃及將尼衛耽法世守內堡不下。諭降不從。諸將請攻。合贊不許。阿昧尼亞兵銀埃及人切骨。破撒里希牙城。焚掠城墟。蒙古別隊亦焚毀美側戍、旬達利阿二城。達馬斯克城雖免兵燹。而四鄉亦被掠。僅忤倒害。供應行館。亦復民不聊生矣。謨雷之追敵也。直至洛維武城。遇埃及兵。輒攻殺之。既不及追。乃整旅還。時輸倘已潰。炎熱漸作。（阿昧尼亞人海屯書以謂謨雷率至。故合贊卽歸。）合贊以奇卜察克軽達馬自哇裏曲拉特河東以待。（哇裏曲拉特河東以待。按耳鄂特書於此起云。開延哇與王師戰而受傷。游部元案元史類編。卽馬隔失。大德五年。從晉王討鴨哇。戰於哈剌苔山。射馬哇中鏃。延哇亦中矢。仆馬。合贊見之。下馬牽之。而延哇已去。合贊追之。不及。還。見延哇所乘馬。猶在。遂取之。以歸。元史類編。延哇所乘馬。卽西城書所謂白騾也。元史多桑本載此事。故附注於此。）師及哈馬特。遇達馬斯克。面面與埃及大隊遇。（西四月）庫特魯克沙敗其右軍。謨雷率衆追之。既而中軍左軍齊至。庫特魯克沙麾不支。出陣、庫卻還。埃及有厭卒被擒。脫歸。言蒙古軍不得水。病渴可乘。日出。蒙古軍鼓勇下山。埃及兵力遏之。殊死戰。至午。蒙古軍稍卻。埃及有厭卒被擒。脫歸。言蒙古軍不得水。病渴可乘。日出。蒙古軍鼓勇下山。埃及兵力遏之。殊死戰。至午。蒙古軍稍卻。埃及兵先潰。諸軍亦相繼潰。望河而奔。有陷泥淖者。埃及兵遂於後。次日。追及。蒙古軍以馬疲不能行。多棄械就死。又或爲鄉導所紿。陽死沙漠。庫特魯克沙回至克沙市。（西五月七日）謁合贊。陳兵敗狀。合贊遂歸。以出班殿後。冥謹殘卒。召至優獎之。中喪師之罰。徧諫諸將。分別誅譴杖責有差。出班雖殿後有功。亦受杖。秋。如台白和可。菟閭軍貿。圍再舉。遣使英、法諸國。請發兵西里亞復耶穌墓。得旨。疾。來中國

醫治之。有進印度駝象者。乘以出遊餐宛。大將奴傑蘭阿睦卒。（郎前之奴傑蘭。疑即阿睦之稱。與旭烈兀傳阿兒渾阿睦同。）以扈特魯克沙代之。屯阿而俺北界。台白利司教士牙扈白等謀逆。附會讖書。欲立亦憐真朵兒只之子阿拉佛郎。事覺。逮訊。詞連世祖使臣納忽爾哀丁。合贊曰。此必沙特兒哀丁餘黨之所爲也。鞫訊果服。誅牙扈白。安置阿拉佛郎於呼拉南。大德八年春。病痊出獵。既而復病。知不起。召武仲扈特魯克沙、出班、謨里等。文臣火者撒特哀丁、拉施特哀丁等。屬以大事。傳位於弟哈兒班荅。勉諸臣同心輔佐。壹遵所定法度行。及合贊薨。（西人只作四五月十七日。）葬於台白利司曰造之墓。年三十四。（西人只作三十三。）妃八人。布魯于哈敦生子女各一。子阿南珠。女緘爾賽扈特魯。（崔耳鄂特云。此二子皆早卒。）合贊沈毅果斷。訓勉將士。詞旨懇切。賞罰必當。故人樂爲用。即位之初。府扈空虛。餽賜不給。或議其吝。迨經營兩載。貲賜振恤無遺日。而度支弗匱。善辭令。諸阿剌伯、波斯、印度等處方言。通古今各國風土人情。尤熟於蒙古蒙故世系族派姓氏。記識靡遺。命拉施特哀丁作史。凡涉蒙古事。皆面奏告語而後載筆。（拉施特史序自言如此。）多藝巧。以新意撰製。雖巧匠弗逮。先世將相用事。其主惟以聲色狗馬爲樂。鄰國使至。弗問也。合贊躬攬庶政。百官有司。奉令惟謹。他國使至。必親延接。道其國史事風俗。歷歷如視。以是四鄰慎選行人。非其才莫敢使。遠親之智士。或有取飾。則檄棄不復召。勤恤民隱。方獵思食。必俾賜於民。以爲從官率。向時兵役驛騷。詐稱諸延子弟。強入民家。姦宿無忌。民皆居敝廬以免其擾。合贊禁之。民始有室家之好。各省官吏交替。以金符爲憑。後者至。則前者繳。貪吏不能爲奸。益定科則。而重役暴斂之弊除。裁省驛傳。而官奪民馬之風息。西域自遣大兵。汙萊徧野。合贊下寬大之令。四裔始升科。放生子受洗禮。教士名以尼可拉斯。稍長。定名曰合兒班荅。西域語猶云驗夫。娶是敏司略特哈敦。爲蘇袞察克子沙第之女。其母雀兒扈達克、則旭烈兀子出木忽兒之女也。奉天方教。合兒班荅從婦言。亦奉教。嗣位後。仍稱鄂爾朵。國中敕令。多稱鄂爾朵。嗣謨罕默德呼搭奔特。呼搭奔特、猶言上帝奴僕。國人多稱爲鄂爾朵。嗣謨罕默德呼搭奔特。兄合贊在位時。命鞫呼拉南等地。大德八年。合贊薨。信至。北將諷留鎮阿拉佛郎

南旅裏足。設捕兵以衛之。錢貨殷繁。有禁。權量不一。有禁。鹽良爲偽。有禁。洗氓無類。掠人財。以供獻哈敦、諾延及哈敦、諾延出貨借貸。而以重利困民。皆有禁。良法美意。施諸貿政。將班班可考。孟蒙古建國西域以來僅見之主也。（案西域元史據譯張至。假因罔敢面質。然合贊三伐西里亞時。東羅馬國以突厥遺族役害其境。請平亂。願以王女爲質。合贊允俟境及事畢。即往治之。迨兵敗絕戮。故東羅馬人尤痛惜之。謂合贊不死。羅得之地必能底定。土耳其國多不能明。請出鄂邦之天主教人。則其治國之才。固可信也。）

元史譯文證補卷十二

合兒班荅補傳（國語音似哈兒薛特。）

合兒班荅、阿魯渾次子。母烏魯克哈敦。客烈亦部王汗孫撒里只之女。至元十八年誕生時。值行役於馬魯之西沙漠中。衆愛撫水。俄大雨至。衆喜以爲吉兆。稱曰鄂爾朵、猶言青。烏魯克奉天主教。放生子受洗禮。教士名以尼可拉斯。稍長。定名曰合兒班荅。西域語猶云驗夫。娶是敏司略特哈敦。爲蘇袞察克子沙第之女。其母雀兒扈達克、則旭烈兀子出木忽兒之女也。奉天方教。合兒班荅從婦言。亦奉教。嗣位後。仍稱鄂爾朵。國中敕令。多稱鄂爾朵。嗣謨罕默德呼搭奔特。呼搭奔特、猶言上帝奴僕。國人多稱爲鄂爾朵。嗣謨罕默德呼搭奔特。兄合贊在位時。命鞫呼拉南等地。大德八年。合贊薨。信至。北將諷留鎮阿拉佛郎

爲變。祕不發喪。先遣亦生布哈、句 郭爾赤、句 略兒篤克布哈往殺阿拉佛胤。呼拉商統將賀爾庫達克討之。脅奪尼古甚爾部衆。及三戴貢賦。識不洽兵進。襲其糧運。法克裒丁乃與丹尼世門遣告法克裒丁。不入遲阿蠻庫傑。丹尼世門入城。而內城仍爲其將麻畢沒特所守。堅不可攻。丹尼世門入城。亦遣殺之。三將至。與戰。賀爾庫達克被獲而死。郭爾赤亦戰沒。事定。合兒班荅乃率諸將西行。至台白利司都外奧占行宮卽位。四七月二十一日。以庫特魯克沙、出班司兵。火者撒特裒丁薩費、薩費爲地名。火者賽夷或拉施特裒丁治賦。拉施特之名。此傳與他處略異。元史有賽奧赤瞻思丁傳。賽奧卽賽夷或之異譯。秋。至梅拉喀。四九月十九日。成宗使臣與察八兒篤哇使人皆至。謂多年戰爭。今已倦矧息兵。用是布告。遣使西域。冬。水赤後王脫脫遣使來賀。四十二月初九本紀無考。日國省音似托克台。釋前王合贊所拘之埃及使人令歸。並遣使偕往約和。大德九年。徹克兒沒昝沙喝奇汗入朝。謀約兒嗒特遂矣之子。大德七年。受合蟄之封。編其族兒該孛歌倘沙之位。以其不奉令。不以時納貢。拘留勿遣。克兒漫地歸蒙古官轄治。西逆國人在西城者。至是位超。赴新城於室庫兒歐隆之地。在可斯我音西編北二百里。多渠於他處別稱令洛押斯。又稱社烏拔斯阿魯渾在位時。艱謹而未擾阿昧尼亞。合費以蒙古兵千人助戍。大德八年。埃及兵入境。殺掠甚衆。次年復至。敗衄而去。亡數千人。阿昧尼亞王海屯第二致書阿勒坡守將喀喇桑柯爾。請納歲貢罷兵。埃及允之。是年。海屯第二讓位於姪立撒第四。自入天主教堂爲僧。大德十年。合兒班荅以妻父亦憐眞。爲維揚鎮帥。其將壁拉爾吉亞代丁。先爲質子。合兒班荅自幕闌凱旋。至蘇爾灘尼牙。聞海拉脫事定。乃令基亞代丁嗣脩位。埃及數千助阿昧尼亞。合費以蒙古兵千人助戍。大德八年。埃及兵入境。殺掠甚衆。次年復至。敗衄而去。亡數千人。阿昧尼亞界上。十二年。立撒第四與亦憐眞同入謁。壁拉爾吉亞訴己過失。又以其旣事蒙古。復貢埃及。遂殺立撒。亦憐眞奏劾之。合兒班荅誅壁拉爾吉。立海屯季弟鄂聖爲王。維姆西境握托蠻國沒盛。卽今之土耳其國。詳見西域上傳注中。一國。不甚受約束。爲昧旣薨。後王寬闊。遣阿兒渾之子阿兒悟哈費來告喪。因語及基闌之地。蠻懇國。至今負固。未能討定。篤哇等王深以爲笑。合兒班荅恥其言。令庫特魯克沙亦攻勝他部。已乞降。而庫特魯克沙之荅蒙古人稱之曰脫可配那哈敦。譯義爲公主。武宗至大四年。合兒班荅自素尼忒教改奉十葉教。亦曰十亞。見西域上傳注。仁宗皇慶元年。以庫欵虧餉。縱下侵蝕。殺其相火者撒特裒丁薩費。宗王科爾迷失諜疲於維姆。討平之。併四子皆伏法。云是旭烈元第九子之子。考旭烈元傳無是名也。建新城於報達之東。埃及數將來奔。先是埃及王那牙爾以權歸將帥。不樂居位。遜國他適。親軍大將撒耳開思人。卽元史地理志之撒耳柯思。鄂拔耳思卽位。號謨維費爾蘇爾灘。國人不願。仍迎那牙爾歸國。經死。鄂拔耳思。阿勒坡統將喀喇桑柯爾。譯爲黑鷹。與謨羊納等知那牙爾不相

谷。率騎卒千人來奔。合兒班荅命官授地。待以寵禮。思臻原伐西里亞。是年冬。出師。（酉十二月十五日）出班、赛云之。掠布哈爾、撒馬爾干、忒耳迷民戶以南。編盆希都而干。分地授耕。亞索伏兒謁合兒班荅。令駐巴達克山、地達哈爾雨山之中。先是兀赤後王族人巴拔避禍。率萬人奔於西域。延祐二年。往擾貨勒自彈之地。其時兀赤後王爲謁思伯。鎮守貨勒自彈之將爲庫特洛克帖木兒。巴拔兵至。拔之。俘其民五萬人而歸。亞索伏兒聞之。自忽氐引兵疾馳。截其歸路。盡獲俘掠。（此役當在亞索伏兒未擒呼拉商之先。）謁思伯遣宗王阿克布哈來請巴拔之亂。延祐二年秋。（酉九月）至蘇爾灘屈牙。謂荅巴拔所爲。請君討之。若由主命。則當以兵相見。合兒班荅謝曰。我不知其稱兵犯境。非有命也。殺巴拔父子。禮其使而遣之。麥喀倉倭遜率特來奔。麥喀爲教主謨罕默德墓所。謨罕默德之壻阿里後人。世爲之管。倭遜率特既到。而弟兄爭位。挾及以兵助爭者。倭遜率特逃。以合兒班荅本十葉教與同教。延祐三年。來乞援。合兒班荅遣哈弥狄兒堆的率千人衛以還國。次年春。行至巴索拉。爲伯都音人襲攻。復其衆。（伯都音爲阿剌比土人之名。歷考西書。此外無蒙古兵入阿剌比之事。元史郵傳之大膀近人因明史有天方。改大膀爲天堂以附合之非是。）倭遜率特、哈赤狄兒以的僅以身免。更一載。始得復國。延祐三年冬。（酉十二月十六日）合兒班荅薨。年三十六。合兒班荅御衆以寬。好酒色。致不永年。子六人。長不賽因。徐幼卒。女三人。二女皆嫁出班。一幼卒。

渡阿母河襲拔。海拉般咎基亞代丁亦以兵從。延祐三年秋。（酉九月）亞索伏兒正與也先不花戰。拔軍至。敗

也先不花不得志於東。乃思還於西。延祐二年。遣宗王荅伯克、烏特火者、亞索伏兒率兵渡阿母河。與西域帥亞薩鄂爾戰於八脫吉思近地。敗亞薩鄂爾。殺布哈。擾呼拉商。凡四月。以穀乏。又以王師已至塔剌斯亦息庫爾。（特穆爾圖諫爾西人稱爲亦息庫爾。）故軍返。荅伯克謂亞索伏兒奉天方教。陰附合兒班荅。將襲得呼拉商而不能守。也先不花信弟言。令捕亞索伏兒。亞索伏兒虛大軍至。力不敵。遣族人誠帖木兒謂不賽因。欲來從。不賽因使請命於父。允之。並令庫兒迷失、（句）圖干率二軍以兵從。延祐三年秋。（酉九月）亞索伏兒正與也先不花戰。拔軍至。敗

元史譯文證補卷十四

阿里不哥補傳 西域書作阿里嘎啥。蒙語潔淨之牛。蒙古稱牛曰布哈。哈喀二音互用。阿里不哥事實具見元史而西域書所紀有殊處所未詳者。爰補錄以著之。

阿里不哥、睿宗幼子。憲宗世祖之弟。憲宗南征。命留守和林等地。憲宗崩於軍。以序以賢。世祖當立。而阿藍荅兒、渾都海、脫火思、脫里赤等謀立阿里不哥。中統元年。世祖即位於開平。阿里不哥亦僭號於和林城南。帝聞變。亟集兵再親征。本紀二年十月。括馬徵兵。徵漢軍舊城屯軍。近郊皆軍。起倉卒。得四城皆始明顏來。冬。戰於昔木土滸爾。西域書作昔米而合云近戈壁。群太祖本紀譯證阿兒柳河西岸。以上本元史。案按坦河即阿爾泰河。斛方備乘。謂阿爾泰河在科布多西北。入哈屯河。考之俄圖。哈屯河在克撒克斛赤西按坦河。克正西約七百里。克蟒克斛赤即漢溥西城書云。阿里和啅。夏居。冬居乞兒吉思所稽之地。即其母畏兀兒氏之故鄉。見本紀注中。在額石口東北四百里。本紀是舉十二月。以昌德盟。利伯等攜兵並免今年租賦。是知戰地離額石口不遠。諸王合丹等 見本紀。擊敗其衆。帝不令遂北。俟其自悔。阿里不哥兒不追。越十日。回軍再戰於阿兒忒之地。云亦近戈壁。復近幽兒貴兒克山。此山名無考。案本紀合丹等既斬其將及其兵三千人。塔察兒與合必赤等復分兵追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餘里。似亦兩役。推西城書前再敗之役。自晚至夕。未分勝負。而阿里不哥退。與元史異。今兩存其說於注中。阿里不哥旋遁。其時阿魯忽已代倭耳干納。而阿里不哥徵求牛馬軍貲糧餉。使者絡繹於道。阿魯忽吝於供給。悔從逆。殺其使。將歸命於朝。阿里不哥因是頓兵而欲攻阿魯忽。道經和林。不守而去。帝撫定和林。以罹兵免賦稅。軍還大都。西域書言。將過阿里布喀以申上。有事變。故歸。考本紀三年二月。李璮投宋。咸二年冬。叛狀已露。故即班師。又本紀是年七月。金將士舉兵攻宋。十月。宋兵攻益州。劉整擊敗之。咸因有事於宋。故不暴師於北。 中統三年。 西一千二百六十二年。 阿里不哥之將拉剌不花、與阿魯忽戰於布拉城。及聲喇木淖爾。兵敗。哈剌不花沒於陣。耶律希亮傳。中統三年。從大名王忙忽只兒之地。合宗王阿魯忽起玉珠阿里不哥所用鎮守之人。欲附世祖。復從大名王及阿魯忽二王逼至燕薊。密里城。五月。爲阿里不哥兵所圍。固行千五百里。至布拉城。又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淖剌之由后紀。圍攻昔留於此。希亮與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及里。至也里虎城。面哈剌不花之兵。至。希亮又從二王襲師逼至布拉城。與哈剌不花戰。敗之。遂壞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年分兵事戰地。皆與此合。西書構釁。剿木淖爾。已速忒庫爾元史昔伯傳。昔居於闐。宗王阿魯忽起之所。世祖遣薛徹干等使阿魯忽以通好。喝剌不花。即阿藍荅兒。撻都海等。畫中統元年。大敗其軍於結喊。見本紀。其時

察合台分地。爲合剌旭烈之妃倭耳干納主治已九載。阿里不哥立。貝達爾之子阿魯忽。見察合台諸王傳。以代倭耳干納。使爲己援。而防伯勒克。世祖遣諭。阿里不哥不奉命。殺阿里世略二王。引兵而東。令出木忽兒。旭烈兀子。略拉札爲前鋒。過世祖所遣亦孫哥之軍。戰而敗。衆皆散。亦孫哥爲宋亦哈薩兒之子。史表作移相哥。本紀亦作也先哥。今改伊遜克西忠稱伊遜略。改本曾是遜。亦孫哥今從之 中統元年。帝至和林。時阿藍荅兒、渾都海西涼之軍。已爲王師所遏。叛帥伏誅。據本紀增入。阿里不哥駐蹕謙州。憂不敢進。使歸款。請俟馬肥而後入覲。並將約伯勒克、旭烈兀、阿魯忽三王同來推戴。帝允之。令速入朝。勿俟三王之至。令亦孫哥留兵守和林以待。自回開平。遣散餘軍。本紀中統元年十二月。帝至自和林。是年親征。來過阿里不哥卻師。蓋由於此。中統二年秋。後。阿里不哥至和林。爲言歸順。出不意突攻亦孫哥。敗之。遂據和林。兵蹙沙漠而南。帝聞變。亟集兵再親征。本紀二年十月。括馬徵兵。徵漢軍舊城屯軍。近郊皆軍。起倉卒。得四城皆始明顏來。冬。戰於昔木土滸爾。西域書作昔米而合云近戈壁。群太祖本紀譯證阿兒柳河西岸。以上本元史。案按坦河即阿爾泰河。斛方備乘。謂阿爾泰河在科布多西北。入哈屯河。考之俄圖。哈屯河在克撒克斛赤西按坦河。克正西約七百里。克蟒克斛赤即漢溥西城書云。阿里和啅。夏居。冬居乞兒吉思所稽之地。即其母畏兀兒氏之故鄉。見本紀注中。在額石口東北四百里。本紀是舉十二月。以昌德盟。利伯等攜兵並免今年租賦。是知戰地離額石口不遠。諸王合丹等 見本紀。擊敗其衆。帝不令遂北。俟其自悔。阿里不哥兒不追。越十日。回軍再戰於阿兒忒之地。云亦近戈壁。復近幽兒貴兒克山。此山名無考。案本紀合丹等既斬其將及其兵三千人。塔察兒與合必赤等復分兵追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餘里。似亦兩役。推西城書前再敗之役。自晚至夕。未分勝負。而阿里不哥退。與元史異。今兩存其說於注中。阿里不哥旋遁。其時阿魯忽已代倭耳干納。而阿里不哥徵求牛馬軍貲糧餉。使者絡繹於道。阿魯忽吝於供給。悔從逆。殺其使。將歸命於朝。阿里不哥因是頓兵而欲攻阿魯忽。道經和林。不守而去。帝撫定和林。以罹兵免賦稅。軍還大都。西域書言。將過阿里布喀以申上。有事變。故歸。考本紀三年二月。李璮投宋。咸二年冬。叛狀已露。故即班師。又本紀是年七月。金將士舉兵攻宋。十月。宋兵攻益州。劉整擊敗之。咸因有事於宋。故不暴師於北。 中統三年。 西一千二百六十二年。 阿里不哥之將拉剌不花、與阿魯忽戰於布拉城。及聲喇木淖爾。兵敗。哈剌不花沒於陣。耶律希亮傳。中統三年。從大名王忙忽只兒之地。合宗王阿魯忽起玉珠阿里不哥所用鎮守之人。欲附世祖。復從大名王及阿魯忽二王逼至燕薊。密里城。五月。爲阿里不哥兵所圍。固行千五百里。至布拉城。又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淖剌之由后紀。圍攻昔留於此。希亮與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及里。至也里虎城。面哈剌不花之兵。至。希亮又從二王襲師逼至布拉城。與哈剌不花戰。敗之。遂壞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年分兵事戰地。皆與此合。西書構釁。剿木淖爾。已速忒庫爾元史昔伯傳。昔居於闐。宗王阿魯忽起之所。世祖遣薛徹干等使阿魯忽以通好。喝剌不花。即阿藍荅兒。撻都海等。畫中統元年。大敗其軍於結喊。見本紀。其時阿魯忽、脫火思、脫里赤等謀立阿里不哥。中統元年。世祖即位於開平。阿里不哥亦僭號於和林城南。帝聞變。亟集兵再親征。命留守和林等地。憲宗崩於軍。以序以賢。世祖當立。而阿藍荅兒、渾都海

速帶率第二軍襲玉入自鐵門。奪阿力麻里城。阿魯忽敗退。蠡天山而南。至和闐。略什噶爾。催右翼從。左翼已潰。阿里不哥亦至阿力麻里駐冬。阿魯忽復退至撒馬爾干。耶律希亮傳。於希拉城戰勝之後云。十月至于亦思宽之地。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復至。帝亦又從征至撒八升城。案於亦思宽當即烏斯勒。在喀什噶爾西北。見訛誤書歸地戰勝之後。不應西退。先勝後敗。傳來譯當也。至元元年本紀。謂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蓋以希亮傳考之。似知其誤。阿里不哥遣阿魯忽之地。戶口逃亡。儲糗無出。又病疫。部下將士。以其多殺阿魯忽之衆。怙蒙古人。自戕同類。羣議其非。時玉龍荅失已歸附朝廷。駐兵阿爾泰山。云近綽巴塔河。無考。本紀至元元年。先諸路諸王玉龍荅失印先朝鋹戶。後諸阿里不哥與諸王玉龍荅失阿速帶來降。蓋有以也。又哈木耳云。憲宗御印在阿里不哥處。玉龍荅失向來阿里不哥不敢啓。以印與之。蓋此時賜印與鋹戶有由來矣。於是部衆多往投之。阿里不哥失衆。憂阿魯忽乘弱來攻。乃使侯耳干納、僧馬思忽惕往議和。阿魯忽姿倭耳干納、任用馬思忽惕、撒馬爾干等地。收其財賦。軍勢復振。帝熟視無言。泣而哭。阿里不哥亦哭。帝曰。試據理論之。我弟兄二人。孰應嗣大位。阿里不哥曰。昔日我爲海都附阿里不哥攻阿魯忽。爲所敗。阿里不哥無兵無衆。無助。勢益蹙。至元元年。來降。西一千二百六十四年。入謁後。是。今日帝爲是耳。宗王阿濟格　當即阿只吉。見此表察合台位下。謂阿速帶曰。殺我兄弟阿里世略非汝耶。四人兄弟不分。是兄弟不能辨別。阿速帶曰。此率阿里不哥之命。今我臣服於帝。若帝命殺汝。我亦不能不從也。帝禁止其爺。次日。命四親王三大臣鞫訊。其從官。阿里不哥自引僭號抗命之罪。無預諸臣。其將最長者爲悉滿。見本紀。猶然曰。是我等謀也。請勿罪阿里不哥。而置我等於刑。帝獎其忠。復研詰。阿里不哥乃曰。不魯花。西語作布魯略。而本紀譯臣申有不魯花。蓋即其人。阿藍荅兒二人勸我。先帝已崩。兩兄將兵在外。指世祖及旭烈兀。我爲留守。義當即位。於是誅其謀臣凡十人。本紀。係其五人之名。而復有等字。疑非只五人。史者文也。王大臣議免阿里不哥。阿速帶之死。無昔里給。不解其故。諭知旭烈兀、伯勒克、阿魯忽三王。俾其審議以聞。帝從之。旭烈兀、勃克威議爲是。阿魯忽則謂己之分潛。未由帝命。未便置詞。至元三年。阿里不哥即病卒。葬於太祖、睿宗墓旁。元史阿老瓦丁傳。至元八年。世祖徵撒吉於宗王阿里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撒吉。謂阿氏舉引此一語。補譯合史文耶。

元史譯文證補卷十五

海都補傳　拉施特無海都專傳。分見於諸傳中。辨方備乘有海都傳。纔會元史紀傳而成。今考四書有元史所未及者。采輯其說。參証元史庶乎賅備。

海都、太宗諸孫合失子。太祖征西夏。合失生。太祖凡五征西夏。不知何役。當是在前。西夏爲河西地。蒙古稱河西音似合失。轉音爲合申。名以合失。志武功也。合失嗜酒早卒。太宗痛之。自此蒙古人諱言河西。惟稱唐古式。西夏立國時。曾賜國姓。蓋以唐代。志所自始也。憲宗二年。定太宗後王分地。遷海都於海押立。其地在金山南。天山北。巴勒喝什淖爾之東南。譯海押立考。朔方備乘海都傳云。憲宗六年。命諸王還所部。道石天驛使海都。海都拘留不遣。案元史是年帝會諸王於欽兒陌哥都。六月辛酉。亦見阿魯以衆人逆命。因使會議使之七月還所部。以是明是衆會議命諸王各還所部。而遣石天驛使之。海都自以太宗子孫不得嗣大位爲憾。而憲宗襲太宗後王兵柄。志不得遏。憲宗六年。斷事官石天驛使北邊。爲所留。此出石天驛傳。世祖初元。阿里不哥督戰。海都附之。繼攻宗王阿魯

忽爲所敗。阿里不哥命於朝。海都仍自擅於邊。屢使徵召。皆以馬痩道遠爲辭。世祖初卽位。推恩太宗諸王。亦賜海都金帛。至元二年。分四親王南京路州。以蔡州隸海都。然海都有異志。陽陽分地。蔑賜非所慕也。權智過人。善於籠絡。尤亦後王如伯勒克等。咸與善。太宗分地在葉密爾河者。亦多屬之。（其後禿都帖木兒所以能有其衆。可以爲證。）以上有元史有明書

克沙。前王合剌旭烈之所生也。察合台曾孫八剌在朝。世祖命歸國輔治。思藉其力控制海都。八剌既至。盾謀拔來克沙。旋與海都戰於錫爾河。敗其衆。掠人畜無算。而尤亦後王忙哥帖木兒助海都兵。回攻而

勝。八剌退至錫爾河南。（西域語曰塞蠻兒傳部曹義爲過河之地。）脅布哈爾、撒馬爾干民戶。雖助軍實。備再戰。太宗諸孫奇卜察克自海都處至。爲之和解。能兵而布哈爾等地。海都亦得分其歲入。八剌攻西城宗王阿八哈。海都亦助兵。既渡阿母河。海都兵先歸。（譯阿八哈傳。他四人皆謂海都陰告其將相攜行事故先離去。）至元七年。八剌戰敗而歸。旋薨。察合台孫尼克伯圖。九年。攻海都。隕於陣。察合台四世孫托賴帖木兒嗣。旋薨。海都輔立八剌子篤哇。得其助。由是叛命犯邊。（以上詳見察合台諸王傳。）先是海都叛迹漸著。廷議伐之。世祖曰。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遣平陽馬步帖睦爾花兒。駝渡阿母河。海都兵先歸。（譯阿八哈傳。他四人皆謂海都陰告其將相攜行事故先離去。）至元七年。八剌戰敗而歸。旋薨。察合台孫尼克伯圖。九年。攻海都。隕於陣。察合台四世孫托賴帖木兒嗣。旋薨。海都輔立八剌子篤哇。得其助。由是叛命犯邊。（以上詳見察合台諸王傳。）先是海都叛迹漸著。廷議伐之。世祖曰。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遣平陽馬步帖睦爾花兒。

赤斤運爲使。令先詣忙哥帖木兒所。相與計事而後行。斤運先諭海都。海都與宴。嘉其雄辨。厚贈之。遂至忙哥帖木兒所。具告以故。王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率師以行天討。我卽外應掩襲。勦絕不難矣。斤運還。悉以非間。因言於帝曰。海都兵衆而銳。不宜速戰。來則堅壁待之。去則勿追。自守旣固。則無庶矣。帝然其言。（此據元史斤運傳。謂海都兵至。海都據之。八拉克據撒馬爾干。海都乃乞和於忙哥帖木兒。而攻八拉克。先敗。復得忙哥帖木兒助兵五萬。以敗八拉克。據此則忙哥帖木兒先固本命討海都。乃改都與和。斤運傳謂海都脫祠拔都王爲備已嚴。意乃帖然。統稱元史。西北自守。亦與忙哥帖木兒東西夾攻之計不符。果如王言。海都豈能棄支所大元史牙忽都傳。至大三年。察八兒來歸。牙忽都達曰。今陛下洪福齊天。拔都孛之裔首已附順。獨王察八兒舉族來歸。特揚拔都孛後裔歸順。何所指耶。蓋是斤運傳末遺得實。而多溢所言。本於元國秘史。殆不謂也。）然忙哥帖木兒所遣被獲。要木忽兒勸昔里吉教之。托克帖木兒善戰。好乘白馬。謂戰血濺白馬。如婦女之施朱也。托克帖木兒旣死。撒里蠻無助。昔里吉取其兵。拘撒里蠻以致於此。赤後王。（名曰赤。未詳考。）經烏斯勘之地。撒里蠻舊部來奪之。回攻昔里吉。將戰。昔里吉部衆畔。遂被擒。亦擒要木忽兒。將獻於朝而來歸。東經帖木哥、斡赤斤部地。其後王受要木忽兒之賂。中道劫之。（當卽乃顏。西書謂乃顏爲斡赤斤後人。）僅以昔里吉來獻。世祖賜撒里蠻以地及軍士。流昔里吉於海島。未久卒。（以上皆出西書。撒里蠻執昔里吉來歸。見元史。而西書記事參詳。李爲傳謂王書虽吉。統統木兒反。撒里蠻生擒之。皆皇子只必帖木兒屬之死。與紀傳多不合。其下又云十四年入朝。世祖

要木忽兒旣入海都。其後來歸。至元二十一年。牙忽都與土土哈。得海都

巳而木阿剌忒的斤傳。謂宋女兩去西番。娶吳玉乃解。於是敕追海都。八剌金銀符。（見本紀。其時八剌已沒。其子篤哇襲父職。）力薛里下注。至元五年。海都叛。（海都叛。事兵兩年。實誤。）遂之於北庭。又追玉阿力麻里云云。元史順帝紀續以增入五年本紀。今考紀傳書叛。追符之命。乃在十二年。不知此注所本。命丞相安童輔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備邊於阿力麻里。（元史三年六月。）已有北平王之封。疑出誤在十二年之前。四書更有當照。

宗正府札魯花赤昔班使海都。令能兵誤歸來朝。海都藉命。旣退軍。而丞相安童軍已克禾忽大王部曲。蓋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逸。謂昔班曰。我不難殺汝。念我父嘗受書於汝。姑遊汝歸。以安童之事聞。非我罪也。（此據書班傳。謂察元史四部。謂篤哇之祖北平王。實與海都不協。故本紀實海都弗納。先已退軍之說。殆不誤也。）是時托克帖木兒有異志。思叛朝廷。而舉昔里吉。合謀

（四書云。以那木罕聞出交忙哥帖木兒。以安童交海都。元史無。考故謂海都弗納。據本紀增入。觀下伯顏之戰。元史四書知未言及海都。合而不合。情形顯然。）誰王叛者相屬。（四書謂太宗後人及察合台別子後嗣皆叛。）世祖命伯顏北征。諸王忽魯帶帥其屬來歸。與伯顏軍合。（此本元史。）擊昔里吉於斡兒罕河。（四書作鄂爾坤河。則當在和林矣。）相持旣久。俟其懈。慶軍爲兩隊。破之。諸王牙忽都先亦被

執。至是脫歸。（伯顏傳與四書所紀略同。惟傳謂相持約日。四書謂多日爲誤。觀下云昔里吉走死。則誤矣。牙忽都逃歸。本牙忽都傳。）昔里吉遁也。兒帖石河。托克帖木兒遣乞兒吉思。伯顏襲奪托克帖木兒輜重。昔里吉不能援。托克帖木兒以爲怨。遂附於撒里蠻。（四書音似撒兒塔。又云。忙哥帖木兒。案史表。撒里蠻爲忽察孫。玉龍答失子。多桑云是嫁合台子。殆誤。）脅阿里不哥之子要木忽兒來從。（四書音似要都虎兒。）要木忽兒不從而戰。托克帖木兒敗遁被獲。要木忽兒勸昔里吉殺之。托克帖木兒善戰。好乘白馬。謂戰血濺白馬。如婦女之施朱也。托克帖木兒旣死。撒里蠻無助。昔里吉取其兵。拘撒里蠻以致於此。赤後王。（名曰赤。未詳考。）經烏斯勘之地。撒里蠻舊部來奪之。回攻昔里吉。將戰。昔里吉部衆畔。遂被擒。亦擒要木忽兒。將獻於朝而來歸。東經帖木哥、斡赤斤部地。其後王受要木忽兒之賂。中道劫之。（當卽乃顏。西書謂乃顏爲斡赤斤後人。）僅以昔里吉來獻。世祖賜撒里蠻以地及軍士。流昔里吉於海島。未久卒。（以上皆出西書。撒里蠻執昔里吉來歸。見元史。而西書記事參詳。李爲傳謂王書虽吉。統統木兒反。撒里蠻生擒之。皆皇子只必帖木兒屬之死。與紀傳多不合。其下又云十四年入朝。世祖

要木忽兒旣入海都。其後來歸。至元二十一年。牙忽都與土土哈。得海都

諜人知其虛實。破其精兵。海都敗走。得所俘掠軍民。此本牙思都傳。是年北平王與安童等歸。西書但云那木罕後被釋本紀但云至自北邊。二十二年。海都犯邊。士士哈與大將朵兒朵哈

石天麟傳云詔以宗親恩義及臣子逆順禍福之理。海都悔悟。遣天麟與北安王同歸。則明非牙忽都土土哈戰勝逆回也。辨方備乘恐失事實。二十二年。海都犯邊。士士哈與大將朵兒朵哈

共圍之。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於遼東。諸王合丹、勢都兒應之。西書云。乃顏爲斡朶斤五世孫。合丹爲哈撒兒四世孫。勢都兒爲北赤哈撒兒四世孫。考諸王表。斡朶斤位下無乃顏。哈撒兒第二代有合丹。哈薩兒第二代有勢都兒。當即幸都兒。本紀二十四年六月諸王失都兒所部叛。即幸都兒。本紀二十四年六月諸王失都兒所部叛。即幸都兒。本紀二十四年六月諸王失都兒所部叛。

上傳多遠此處稱巢匿基又有見速克拉克兒兩地無考　其時武宗鎮金山、亦襲察八兒所部於也兒的石河、聲俘其家、屬營帳、餘衆悉潰、察八兒僅以三百人奔篤哇、潰衆亦多竄於篤哇、武宗本紀、大德十年、睹阿納遣山、追擒王烏魯斯、獲其妻孥輜重、八月、至也里的失之地、受諸降王朝覲帖木兒等降、海都子察八兒遁篤哇部、遣使其家屬營帳、駐冬阿納遣山降王旣山、減復振興戰、敗之北邊、海都平、是役爲海都覆亡結局也、里的失即也兒的石河、是證四海奔亡、月赤察兒傳亦云、擒取其部人凡兩部十餘萬口、是年、篤哇、竄子克圖立、未二歲、亦逃、四海云、在位僅十八月、則當在至大元年、武宗六月之前、宗王拜里忽繼立、篤哇次子怯伯乘其飲宴、刺之死、察八兒乃與達瞎察兒、禿曲滅、月赤察兒傳作禿苦滅、武宗本紀、大德十年、書音似帖克默、乃是轉音、及烏魯斯之數子、當卽叛王、見武宗本紀、以上三人皆海都子、見後注、合謀攻怯伯、而爲怯伯所敗、察八兒不敢留、至大三年、遂來朝、禿曲滅在道爲怯伯部人所殺、武宗本紀、大德十年、察八兒已逃於篤哇、而月赤察兒傳、至大元年、察八兒禿苦滅、果欲奔寬闊、不見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紀傳敍事形狀特詳、當乃依據其後所記年分亦等、先是世祖有旨、以叛王海都分地五戶絲爲幣帛、俟其來降賜之、已歲二十餘年矣、至是尚書省以爲言、武宗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頒賞既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六月壬申、察八兒入朝、設宴大廷、康里脫脫卽席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效順之義、且告祀太廟、達里忽旣殺殺、國人立篤哈長子也先不花、並併海都舊地、北本、察八兒益無所歸、仁宗延祐二年、封汝甯王、僞官、察八兒死、子完者帖木兒嗣、泰定元年、孫忽剌台嗣、泰定帝崩、爲其太子起兵拒文宗、兵敗走、不知所終、元史譯文證補、未編次、

元史譯文證補卷十八

晉別補傳、元史本紀、先作晉別、後乃改異、百出親征錄亦作晉別、今從之、

晉別、別速特氏、其部先附札只剌泰赤烏都、與太祖戰於苔剌版朱思之野、西域書作塔剌巴、見朱思、今從史錄、軍敗衆潰、晉別逋匿林藪中、太祖出獵見之、令左右追捕、博郭兒濟射馳行、卽博羅歡、乘太祖戰騎以往、馬口色白、良馬也、遂古名之曰察罕忽失文秣騅、明武備志、紛騅馬曰、又汗血失文其林、博郭兒濟射晉別未中、而晉別射斃其馬、以是逸去、後以窮困乏食來歸、太祖惜其勇、釋不誅、太祖十三翼戰事之後、晉別來降、親戰於闊亦田戰事之後、係誤、又前是、故不錄入、以上皆未四城此、又云、晉別乃一種衛名、元史語解、晉伯、譯衛衛也、語同、語史但謂是軍卷之名、宋晰、先令爲什長、繼將百人、復升千戶、太祖征乃蠻、晉別與虎必來二人爲前鋒、語史有四人、親征錄、同、城書止此二人、太祖卽位之五年、金人集烏沙堡、命晉別襲殺其衆、六年、自將南伐、晉

別前驅。拔烏沙堡烏月營。遂入居庸關。抵中都而還。復攻東京。不拔。夜引去。逾數日。復騎倍道。乘未備。馳至克之。（諸史作東昌。係誤。乃東京。）八年。金兵復保居庸。仍爲哲別所取。（皆本元史。）十一年丙子。太祖北還。先是太祖平乃蠻。誅其部長。其子古出魯克遁入西遼。盡據其國。太祖既平禿馬、亦兒吉思之叛。遂命哲別征古出魯克。敗之。軍及天山南。自喀什噶爾追至撒里壠兒道上。近巴達克山界。斬其首以徇各地。（附見西域傳上。）軍中獲良馬千騎。口皆白色。歸以獻曰。臣請偵昔者射斃之馬。（此出西域傳。而有文情。）十四年。太祖親征西域。下撒馬爾干。西域主阿拉哀丁遁窜。默德先遣命哲別、速不臺各將萬人。探入敵境。窮追勿捨。遂追西域主。盡入海島而死。獲其母妻及其珍異以獻。（詳西域傳。據其所窜參實見元史速不台傳。）復攻下西域各城。入其西北鄙部。曰阿特耳倍古曰勇兒只。曰失兒灣。（詳見西域傳上。）戰無堅對。望風皆靡。裹海北大部曰奇卜察克。皆納款。逃不敢。（土土哈傳。謂廣黑乞主遣都寿欽察。以是致師。此外各傳皆無佐證。惟撒太滩附平諸國。雖未必兵以護助。亦大都歸附有名。裹海北擅衆無出其右者。）乃命哲別、速不台進軍裹海之西。以討奇卜察克。（土土哈傳。）速不台傳。引兵繞出其不意。至則遇其酋長玉里吉及塔塔兒。方築營不組。河耀兵奮擊。其衆潰走。矢及玉里吉之子。遂於林間。其妻及塔塔兒。（

赤等王得脫渡河而西。即沈其舟。後至者不得渡。悉被殺。俄之南軍。不知北軍之戰。亦不知其敗。而家去軍猝至。困其營。三日不下。誘令納賄行成。俟其出。疾攻之。殲殪撫算。（速不臺降。卽一戰降之。不復計校。而後可降亦非無故。）獲計校而後、扯耳尼哥等部之王。縛置於地。擐板爲坐。其蒙古將領高坐其上。飲酒歡會。多殿鑿者。哲別令曷思麥里監致扯耳尼哥王於太子朮赤誅之。（此據曷思麥里傳。與本西語。）是役也。俄亡六王七十侯。兵士十死其九。敉利第二王得詣兵信。令其姪迺羅斯托王及西耳克康斯但丁諸委翅率衆往助。（迺羅斯托城。今日迺羅斯托非裏。）行至扯耳尼哥。聞軍敗。亟引退。是時俄列城皆無備。樂不能爲戰守計。惟俟兵至。乞降免死。舉國大震。乃會古軍西至帖尼博耳河北。至扯耳尼哥城。諸佛郭羅特夕尼斯克城而止。是冬。端河、浮而冱河冰合。全軍涉冰東行。捷書至太祖行在。命以馬十萬犒師。封朮赤於奇卜察克、以鞏西北之地。十九年甲申。朮赤西行。哲別、速不台歸太子都兵。自率所部平康里而東返。中道。哲別卒。（蒙古之滅康里。不知在何年。西書亦失考。但似在滅欽察欽篤斯之後而已。元史阿沙不花傳。阿沙不花。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拔康里崎。其酋母哲徹篤里氏新寡。有二子皆幼。國亂家破。無所依。一夕。有數騎皆重貲突入營中。騙之不去。攜其重貲。遠避險平。及師時太祖已崩。太宗立。遣獻其所有。謂此則康里之滅。當在太祖季年。西域還師之後。故沮扇朋不遠。奇卜察克在西。康里在東。繫於哲逸二將東還之下。庶爲近似。但易思麥里傳。言康里還哲的斡耳朵。與西書同。）

哲別子生忽孫爲千戶。其子哈拉亦特從旭烈兀入西域。哲別弟蒙都薛注兒徙居里海北。其子烏勒思亦入西域。阿八哈在位時。令守海拉脫八脫言斯邊界。後人在西域者甚衆。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二上

西域補傳上

西域爲唐波斯、昭武九姓、吐火羅等地。唐初。大食滅波斯。故波斯之名。中土不著。而康、史、安、何諸國興廢。益不可考。（案遼史兵衛志。屬國軍有波斯。或其遺族。或舉地望而言。元史無波斯。惟脫力世官傳。言其祖國初領畏吾兒、阿剌溫、滅乞里八思四部。以兵從取四川。餘盧都蠻。擊見八思之稱。疑卽波斯。昭武九姓在錫爾河、阿姆河等地。吐火羅更在其南。）

都報達。（卽郭侃傳之合里法。元史類編云。元史合字皆譯如哈。其是或亦云哈里甫。）都報達。古時阿剌比人游牧於西里亞者。（西里亞在地中海東。詳起烈兀傳。）西里亞人稱之若曰大抑。繼而波斯人稱之若曰大希。其後大食爲阿剌比人。奉謨罕默德之教。以教王爲大君。稱曰哈里發。（卽郭侃傳之合里法。元史類編云。元史合字皆譯如哈。其是或亦云哈里甫。）都報達。在波斯西境。元初。波斯東境非哈里發所轄。或謂報達卽波斯者。非也。（近儒多持此論。卿方備乘以唐書波斯傳爲報達傳。尤謬。）古時阿剌比人游牧於西里亞者。（西里亞在地中海東。詳起烈兀傳。）西里亞人稱之若曰大抑。繼而波斯人稱之若曰大希。其後阿昧尼亞人、突耳基斯單人稱之若曰塔起克。（拉施特謂成吉思汗起兵伐塔起克國。其解如此。詳見撒支考。阿昧尼亞在裏海西。突耳基斯單在鹹海東。突耳基爲突厥轉音。斯單言地猶言撲

嶺之地。臨黑河一帶。皆是。唐書大食傳有陀拔斯坦。是知斯單之稱由來已久。今人多作斯丹。不知斯單之於古有徵也。大抑、大希、塔起與大食音類。唐書大食之稱。蓋由於此。大食既滅波斯。益拓土而東。分設大食轄治各地。未及三百載。主權日替。東方諸食弱肉強食。建邦啓土。國能殺之。西域王輕兵掩襲。乘未備。破其城。鐸斯蒲類。梟刃首纍布以乞降。回回俗嗜亡者以希罕者。時王知此。詐死之意也。王女以鐸斯姓。屢易。朝名基多。曰他海。闍朝。曰薩法爾朝。曰盛極朝。曰蘇布克的斤朝。曰布葉朝。曰塞而柱克朝。雖皆從教。受哈里發敕封。然不過虛名羈縻。教主之權。惟祈禱天帝文與鑄錢。必用哈里發名。國政軍令則不預焉。塞而柱克、烏古斯之部長也。亦作烏斯。又作古斯。西人譯即烏孫。案烏孫東境有城名烏孫哈速。哈速古城。俗曰烏孫城。西人所疑。未嘗無見。然烏孫、烏斯兩音可通。又蒙古稱水曰烏蘇。亦與烏孫音近。遂使西人誤指一兒馬輦河。居錫爾河及鹹海、裏海閒。北宋中葉時。據地自主。寨而柱克之孫。率其部族元年。烏孫東境及錫爾河皆有烏古斯人蹤跡。見錄博圖。後王瑪里克沙。有僕曰奴世的斤。執刀衛左右。甚見寵任。除滅布葉朝。盡併其地。西至地中海。見羅博圖。其王希哈邇嘉丁攻西城王而敗。旋病沒。舜位七年。被害。臧前卽王主使。阿立希耳前以訛傳兄死。分國自立之權。避於郭耳。非洛斯固都城。至僕羅。爲貨勒自彌部。曾臣服。歲貢金。乃與盟。釋歸。途史耶律大石至尋思干。詢問國主。來降。貢方物。尋思干卽撒馬爾干。忽兒珊卽訶侖大食傳之呼羅珊。其時塞而柱克遙部於是部。見下馬魯注中。今據字音。以呼位兩爲最合。阿切斯子伊兒阿斯蘭亦服屬西遼。而爭併東南近境。時塞而柱克王曰辛者耳。亦曰散者耳。爲子庫般拔丁謀罕默德。乘塞而柱克朝之衰。諸酋裂土自王。亦僭稱貨勒自彌沙。沙馬者稱。唐書突厥阿紇傳。可汗以下曰設。曰察。曰殺。皆阿缽羯之譯。是錯於兄。欲得馬赫模特之位。王遣使錫冠服。乘其迎受。突前殺之。於是郭耳地亦併入。天方歷六百十二年。西歷一千二百十五年。統計疆圉。東北至錫爾河。錫爾河見一統志。北源爲納林河。南源爲塔爾河。兩河匯合。中國仍謂爲納林河。西北至裏海。裏海、城海、鹹海。見前。東南至印度河。北至鹹海。城人則謂爲錫爾。數百年前本葛邊語。土語謂河爲達里雅。故曰鹹爾達里雅。東南至印度海。國勢汎洋。奄有波斯、昭武九姓諸國故土。撫以名之。循漢書之名。名曰西域。據唐元史命名之意。實有苦心。特振列郡以相攜。明則據由釋地矣。元史列傳改稱阿爾阿國。則非是。西城王既幷郭耳。是錯於兄。欲得馬赫模特之位。王遣使錫冠服。乘其迎受。突前殺之。於是郭耳地亦併入。統計疆圉。東北至錫爾河。西北至阿特耳佩占。西鄰報達。南滅印度海國。勢汎洋。奄有波斯、昭武九姓諸國故土。撫以名之。循漢書之名。名曰西域。據唐元史命名之意。實有苦心。特振列郡以相攜。明則據由釋地矣。元史列傳改稱阿爾阿國。則非是。西城王既幷郭耳。

得邁而貨勒自彌之地。已得傳王國。於軍。王弟阿立希耳與其伯叔辮分國自立。王歸乃定。次年。復與鐸斯蒲合兵敗西遼。凱旋。以女妻鐸斯蒲。遂西逐盡治撒馬爾干官。遣使代澈。宋。遼。鐸斯蒲與使者不相能。殺之。西城王輕兵掩襲。乘未備。破其城。鐸斯蒲類。梟刃首纍布以乞降。回回俗嗜亡者以希罕者。時王知此。詐死之意也。王女以鐸斯蒲先娶。西遼王女。盜其夫。寵禮不相等。睽父殺之。於是撒馬爾干、布哈爾悉入版籍。兩地群見。而建新都於撒馬爾干。稱貨勒自彌之烏爾鍵赤城爲舊都焉。烏爾鍵赤。卽元史之玉龍傑赤。祕史之兀魯黑朶。別有考。乃糾會古出兒克編西遼之圖。北邊釋地。建新都於撒馬爾干。稱貨勒自彌之烏爾鍵赤城爲舊都焉。烏爾鍵赤。卽元史之玉龍傑赤。祕史之兀魯黑朶。別有考。乃糾會古出兒克編西遼之圖。

撒馬爾干。稱貨勒自彌之烏爾鍵赤城爲舊都焉。烏爾鍵赤。卽元史之玉龍傑赤。祕史之兀魯黑朶。別有考。乃糾會古出兒克編西遼之圖。滿先娶西遼王女。盜其夫。寵禮不相等。睽父殺之。於是撒馬爾干、布哈爾悉入版籍。兩地群見。而建新都於能殺之。西城王輕兵掩襲。乘未備。破其城。鐸斯蒲類。梟刃首纍布以乞降。回回俗嗜亡者以希罕者。時王知此。詐死之意也。王女以鐸斯鐸斯蒲合兵敗西遼。凱旋。以女妻鐸斯蒲。遂西逐盡治撒馬爾干官。遣使代澈。宋。遼。金既滅遼。卑律大石西來。敗塞而柱克之兵。復進將征貨勒自彌。時庫般拔丁已率其子阿切子庫般拔丁謀罕默德。乘塞而柱克朝之衰。諸酋裂土自王。亦僭稱貨勒自彌沙。沙馬者稱。唐書突厥阿紇傳。可汗以下曰設。曰察。曰殺。皆阿缽羯之譯。是錯於兄。欲得馬赫模特之位。王遣使錫冠服。乘其迎受。突前殺之。於是郭耳地亦併入。天方歷六百十二年。西歷一千二百十五年。統計疆圉。東北至錫爾河。錫爾河見一統志。北源爲納林河。南源爲塔爾河。兩河匯合。中國仍謂爲納林河。西北至裏海。裏海、城海、鹹海。見前。東南至印度河。北至鹹海。城人則謂爲錫爾。數百年前本葛邊語。土語謂河爲達里雅。故曰鹹爾達里雅。東南至印度海。國勢汎洋。奄有波斯、昭武九姓諸國故土。撫以名之。循漢書之名。名曰西域。據唐元史命名之意。實有苦心。特振列郡以相攜。明則據由釋地矣。元史列傳改稱阿爾阿國。則非是。西城王既幷郭耳。是錯於兄。欲得馬赫模特之位。王遣使錫冠服。乘其迎受。突前殺之。於是郭耳地亦併入。天方歷六百十二年。西歷一千二百十五年。統計疆圉。東北至錫爾河。西北至阿特耳佩占。西鄰報達。南滅印度海國。勢汎洋。奄有波斯、昭武九姓諸國故土。撫以名之。循漢書之名。名曰西域。據唐元史命名之意。實有苦心。特振列郡以相攜。明則據由釋地矣。元史列傳改稱阿爾阿國。則非是。西城王既幷郭耳。

王乃僞爲尉之僕也者。其將令回國取貨賂主。不允。王乃傳集各教士。數那普爾不能崇闡教化之罪。報達之阿拔斯朝。實奪忽辛之位。今宜廢那普爾。新疆文增已名。並判已爲蘇爾灘。蘇爾灘猶言烏帝曰沙曰汗曰瑪里克矣之元史譯速檀。速檀、蘇端之稱。皆卽此。當時轉輾譯號。未有考封。故爲此猜。今土耳其稱蘇爾灘波斯卽稱沙。那普爾

別立阿里後裔爲哈里發。譯字默德傳敎有兩派，一爲其伯叔後人阿拔斯，忽辛位者乃僞馬堅後人，非阿拔斯即是時哈里發爲阿拔斯後裔，故云然。詳見緒論。乘敎士應曰然。遂發徹里帖木兒之兵。亦曰養拉克阿耶者，文稱養拉克，譯語志略作以拉亞日迷爾，又云一作以陳，波斯人云，雖曰阿拉克阿耶，西人作亦拉克阿耶，迷係誤。突有大食撒守西鄙，屬於西域王。哈里發，遣木剌夷人刺之。令法面斯阿特耳佩占部主分其地。敗法而斯兵，擒其部主沙特阿塔巢。沙特其名，阿特舉籃言大舉，今新譯作給爾滿，亦譯作克爾曼。割地輸賦，乃釋還。天方歷六百十四年，西歷一千二百十七八年，鄂思伯克亦作鄂思伯，鄂舉比等稱，尤亦後王皆思伯皆是，唐書突厥傳有劬失畢，疑亦此稱之。阿特耳佩占部主鄂思伯克敗遁，旋亦來請成。

餘詳本紀譯證注。遂往報達，中途大雨雪，士馬僵斃。前鋒在庫兒忒山中，即揭思參里傳之曲兒忒，乃族類名，非國名，在報達北三百數十里，屬西之東南，今屬土耳其，貫崑山中，不注受約東。爲士人所攻，一軍盡藍沒。敎人謂爲天譯。乃引退，至義拉克，分地諸子，以義拉克舁屋骨哀丁，以起兒設、邊史、邸律大石西至起兒設即此地，邊疆志略作給爾滿，亦作克爾曼，譯語皆誤。梅克藍、舊近印度洋岸，今陳路芝之地。舁吉亞代丁舁札拉而哀丁忙巢必而體。札拉而哀丁，即元史之札蘭丁，丁訓敎，札拉而猶傳敎天，必而體猶訓迷與，言天所興也。譯史作札剌勒丁，其子孫元史以下從譯史。以矚自尼、句八迷俺、句波斯式，皆義斯坦部內首城。令此部多半屬阿富汗。郭耳之地，鄂斯拉克沙爲王，母土而堪哈敎所鍾愛，欲其子傳位，舁以貨勒自彌。句呼拉商、即底書之呼羅遜，譯語志略作訶利森，海國圖志又作可拉散，音轉耳。馬三德蘭三部。志略作馬郎德蘭，爲散地名，圖志又作馬撒得蘭，爲三德蘭，從其音合者。以上分地次序，自西而東，而北，蓋據地勢而言，非伯仲叔季之次序也。西都。西書稱突克蠻，突克即突厥，蠻謂同類，與突耳克同，義詳突厥圖紀考。康里見元史。與民不治。土而堪哈敎爲康里巴牙烏脫部主勤克石之女，康里人多從主西城入伍籍，勇於戰陣，王倚其力，戰勝攻取，以是康里將多跋扈橫柔，土而堪之權，亦以是增於其子。圖雖大，本未固也。先是太祖伐金，傾國遠出，乃撥蔑兒乞得以乘暇復然餘燼，煽結遠近。太祖十一年丙子，自引大軍北還。當時太祖伐金，已知破竹而先自退歸，必非無故，或可補元史之闕。次第命將，定遼東之亂。見元史。討蔑兒乞。元史速不台傳，丙子，征蔑里乞親征歸，即於丁丑，皆與西書相合，祕史云牟見年，在伐金前，乃是乙丑，係誤。平禿馬。祕史命孛羅禿馬惕，在丙寅後伐金前，元史十二年丁丑，禿滿叛，命鉢魯完梁魯伯討平之，在伐金後，與西書同，祕史亦有種稱禿馬惕者，譯里二字，不得其解。案回城史云，幷阿勒撒東有四族，曰呼里，曰不里牙特，曰廓拉夫，曰禿馬特，四族皆名之曰巴兒忽特，呼里譯里音轉，城此族之畏兀兒，亦從叛，歸史率通言之，餘即此禿馬惕乎。孛羅忽勒亦沒於是役，與祝征錄謂國人皆耳鄂特是即今之土默特旗，聆音生義，不可爲訓，猶今之乘曼巴林二族，必非元初之乃蠻巴鄂也。自將征西夏。克之，命哲別征古出魯克。戰勝逐北，逃至略什喝爾，民衛孤恨，殺其部卒，復西奔。僅三人從。哲別追至撒

里雕爾道上，近巴達克山界，有山谷曰準拉特呢，不通行人。古出魯克匿伏於內，哲別遣牧羊人，詢得蹤跡，乃守隘口，而令獵者入捕得之，斬其首以徇各地。本紀失載，僅見於祝征錄，即於丁丑，實相合。諸史在伐金前，不合。錄云至撒里相地，克之歸史遣系撒里黑峴地，而案徐松西域水道記，塞勒雕勒在葉爾羌城西八百里，爲外藩捷合之區，又注云，葉勒雕勒西南三日程，曰乾竺特，乾竺特國北九日程，曰拔達克山，宋時拔達克山界至何處，不可考，而葉勒雕勒之即撒里雕，則可無疑義，諸史之撒里相地，克之歸，亙相發明，西域諸錄述此役，亦非李繼云撒里相地，祐說四哥謂獵其首於太祖，則必行經葉爾羌和闐等地，與史傳特其首以獻之說，互相發明，西域諸錄述此役，亦非書詳俱云，智別歸古出魯克於昆都堆河，即今之哈勒都斯河，在天山南，又云四城設酒犒宴之時，古出魯克值石和闐葉爾羌數城以獵獵之當是先平天山西北西遼故都之地，又追逐至天山以南，面識事於慈嶺之圍。西遼城肉悉定。於是東惟喪古，西惟貨勒自彌，南大國壞錯界接，而西征之役起。當西域王自報達東歸，既定諸子封地，遂至布哈爾，其時天山西北西遼之地，已入蒙古，在荷悉蹕行旅無阻。與上注語參觀。有西域商三人自東來，賫太祖所賜白駱駝毛裘麝香銀器玉器，述太祖語，若謂予知貴國爲極大之邦，君治國才能，遠遜於乘，予甚悅君等於愛子，君亦應知予已平女直，整撫有諸部族，予國之兵，如武庫，予國之財，如金穴，予亦何必再壞他人地耶，顧與君締交，通商貿保誼，界即夕，王召內中一人曰馬黑叟特入見，謂汝爲我民，當以實告，即彼征服大賀氏，然否。多桑書宇音如曰唐喀兒，義不可解。其所謂唐，必非唐宋之唐，及注西游記，有消滅人爲桃花石一語，猶是以宋乃悟即契丹之大賀氏也，蒙古僞中國爲契丹，今俄羅斯人尚號爲喀西人，譯波斯史，作帖木兒事，爲唐喀氏汗，即契丹皇帝遣使於帖木兒，考其所載年分爲明洪武三十一年，正帥安等被俘與遊之時，因知唐喀氏之稱，由契丹而來，西人考古錄之書，有契丹錄，錄於宋仁宗慶歷三四年間，云錄上有唐喀氏字音，是知契丹盛時，仍沿大賀氏之舊稱，故耶律亦以氏稱之。困啓金取珍珠與之。馬黑叟特對以實然。王又曰，蒙古汗何等人，乃敢視我如子，彼兵數幾何，馬黑叟特見王有怒意，乃曰，彼兵雖衆，然與蘇爾灘相衡，猶螳螂之與日光也，王意釋，令往報如約，未幾，又有西域商自東還，太祖命親王諸延，各出貴遣人隨以西行，購其土物，有乘四百數十，皆提兀人，行至訛脫喇兒城，即訛答剌，亦即鈍脫羅兒，西游錄又作訛打剌，在錫爾河濱，今滅已湮，城真武遊所譯，更有太祖令人告城酋之語，亦是守約通商締好之意，不錄。城酋伊那兒只克懇拘之。元史作哈只兒只勒花，本康里人，主哈敦之弟，授王傅，有錄見汪之編。以蒙古遺細作告於王，王令盡殺之，惟一人得逸歸報。西城人訛薩瑪云，內中四人爲所逼，餘皆商侶，以其詢訪各地出產，盛言蒙古之強，遂近窺探，故殺之，餘亦伊那兒只克之意，非王命也，耶律楚材西游錄云，既打剌城渠酋皆被命束接而貿，西伐之事由此，皆符合，祕史謂撒兒塔兀勒殺使臣兀忽納都百人，兀忽納見下，當報達之被兵也，哈里發納昔忽思報復，而環顧列邦，無可謀者，開蒙古

68

盛强。乃遣使潛來。導以西伐。然太祖方修鄰好。無用兵意。多地未戰。宜或懼而降。其後札剌勒丁自印度回還。甘主國事必有因。故撫以增入。實欲望云。蒙使人之譯者字於頂。迫蒙古之兵。由哈里發招致之。乃又殺之。則其始起釁端。皆以兵來會。衆號六十萬。偵者回報。蒙古兵不可勝紀。馳騖羊馬之乳。渴不得水。則飲其血。行不資糧。戰不反旆。萬衆一心。有進無退。王亦憚懼。計無所出。太祖軍至錫爾河。無禦者。原注評謂西域王逸無布置。坐守致斃。不知其是守會戰必不利。惟當堅守待時。或即王紙俾各地誠諸城。將從其王。王疑其有故。使分守各城。以防內亂。餘留婆勒謀。西域人良鄙宜。丁金宋史則忽其王。知謂之騷情投入蒙古軍。統領為蒙里將與成吉思汗書云。我等所以盡力輔王。成大業者。得土而境哈敦故也。今王乃不事其母大軍。如來我等在內應。故遣其弟使王見之。王果大疑。遂不敢在軍中而為分地自守之計。勢度不一。親遠不合。俾其主孫國而去。則米會力集。固可知矣。秋。薄訛脫剌兒城。耶律楚材傳。己卯夏六月。帝親征回回。諸國。回回。諸部名。當日軍行之路。自額爾齊斯河上游直南行。過烏倫木齊。伊犁等地。逾過西州。以至錫爾河。有邸具存。回回地理書。記行程可考。計蒲行迅速。亦須兩月餘。故他國若遲。回回十月至城下。合之中歷。則九月間也。分軍為四。察合台、窩闊台一軍留攻城。兀赤一軍西北行。攻毡的城。阿剌思。元史伯顏傳。回回地理。阿剌思。平。額魯有功。得食其地。額魯即敘旌。見下。歸史卷五。失兒古額禿之子。阿剌思。即此伯顏之曾祖。遙律楚材傳。又即失兒古額。見古顏禿也。元西域布哈爾。地面東攻毡馬爾干。太祖兵法知之。察合台，窩闊台之攻訛脫剌兒。速客闌、阿托海。是時西域王駐撒馬爾干。在東。布哈爾在西。其餘都為回回。在西北。撒其中。則新。據呼羅不疆所以斷其援也。先西域布哈爾。地面東攻毡馬爾干。太祖兵法知之。察合台，窩闊台一軍東向。遂圍訛脫剌兒城。時秋七月。帝駐蹕於訛打剌。訛打剌。城名。今亦名訛打剌。以斷其西北行。攻毡的城。阿剌思。元史伯顏傳。回回地理。阿剌思。平。額魯有功。得食其地。額魯即敘旌。見下。歸史卷五。失兒古額禿之子。阿剌思。即此伯顏之曾祖。遙律楚材傳。又即失兒古額。見古顏禿也。元

北境附錄伯顏傳作忽兒法文譯書程許忽兒罕地　城會帖木兒瑪里克守河中洲矢石不能及與城守議特角遁舟十二艘裹氈塗泥以捍火箭日與蒙古軍戰三將以兵力不足請濟師師至區民逵石於山壩河築堤以達於洲帖木兒瑪里克見事急以舟七十二艘載軍士輜重以往白訥克特蒙古軍先以鐵索鎖洞斬之始通兩岸皆追兵前路亦多阻捨舟登陸且戰且行兵死傷殆盡僅三人從射追者中目乃得脫遂至烏爾鞬赤取其兵以往養吉干殺北赤所留守吏復回烏爾鞬赤其後從札剌勒丁太祖大軍先至賽面叙克城他訪城回即塔什干。遣丹尼世們論降之簽壯者爲兵令導者循沙漠僻路行突至努爾城前鋒將偕爾巴圖招降之城中未備糗即乞降太祖令速不台收撫令如向日賦額輸金錢千五百底那。回城金錢名今中論金貨一底那合銀二兩有餘尤倘經費緊斯竹枝詞紅土鎮砂白石灰枝詞青綠寶成塊爭把盛鄰海鎮去錢牌統束鎮羊來十五年春師抵布哈爾。書紀師至城下在四月即舊曆正二月。壹夜不絕攻城兵二萬突圍遁追及義拉克從兵皆康里人陰謀叛王有戒心宿驟易歲一夕已他徙而空帳爲遮箭攢射幾滿至你沙不兒。見烏思藏哈里發即本紀之巴格達瓦兒地里察之乃沙不耳西四月十八日至此城。聞蒙古兵已渡阿古河檄言出獵逃赴錫拉克。四五月十三日出逃。哲速二將抵窯綽克。彼處土語五道河之解地形者圖中。欲渡阿母河而無舟伐木編枝幹於箭簇涂幅重器械於內裹牛羊皮於外繫馬尾騙以泅水得不沈沒將士擘援以隨全軍遂渡既渡河分道行哲別入呼拉尚。彼時呼拉尚分四部一馬魯一答沙不兒一巴面黑一訥拉板。巴而黑民納幣輸款破薩伯城沿路探詢王蹤踪分遣人招降各城前鋒至你沙不兒民饋糧請俟其主就撫稽臨附哲別至城下。四六月初五日。亦馱褐令貴紳出見予以太祖枋示大意謂天已畀我西域降者得安不降者殺無赦速不亞軍繼徒思、見蒙紀。枯婦、舍音曰民其地有民河故名在呼拉面克一類人五萬爲塔起克人波斯人。據城未赤等三路師亦皆傳城下士兵出戰客兵不爲援中伏盡殲。土兵即錫斯塔起克人。客兵即突面克康里人。康里兵自以與蔑古西模擬。即西北地附錄之西模思等地不過西域王欲西赴義拉克哲別自馬三德圖險山而南。時

鐵又伊闌諸山復東至馬三德闌行李盡失蒙古軍亦入馬三德闌破其會城曰阿模爾（即西北地附錄之阿模里）掠阿士特拉拔特（裏海東南岡巒有城）王竄匿海壖疊病追騎已時謀入裏海艤舟以待馬三德闌舊有部酋爲王所殺地亦被幷其子思復仇白王所在兵躡至王亟登舟有三騎入水追之濡而幾射以矢亦不及舟至東南隅小島王胸膈中塞憂悸成病島民供粗糲乏醫藥病革召其子札剌勒丁、鄂斯拉克沙、阿克沙（阿克沙當是其季子）命札剌勒丁嗣位以佩劍鞾北腰越數日卒無殮具埋屍土中（他西古考據王卒爲四一千二百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之中歷紀元太祖十五年十二月閏耶律楚材修庚辰冬大雪楚材自燕回過阿母河主當死於野時序正合遂不合俾屍里邁入海不月餘病死亦合憺遠不合俾屍之於王午係誤屍里邁即訶里克西域語猶言王非其名也）　闊肯寬丁遁起兒邁居半載餘率衆回至合而拉耳蒙古將台馬司（句）台納爾來攻遁入蘇呑阿盆脫優攻半載堡破被殺西城王母土而塔哈敦居烏爾魏赤（見耶律楚材西游錄）太祖自撒馬爾干遣使者丹尼世們往諭哈敦之子不孝於母開罪於我我欲得而甘心焉哈敦所主地我不相犯遣遣親信人來我與面議土而塔置不答而自避去先時彙幷諸部落故酋皆居留都恐爲變悉投之阿母河（或耳述音八速傳音特克石音巴而黑城音父子塞而柱克王子養格納克音二子）　惟倭馬爾故酋未殺使導行仍害之遁中入馬三德闌伊拉耳堡據南山甚險峻哲速二將追西城王經其堡知王母在內留軍圍攻絕其汲道踰月不雨僕民渴欲死引軍入夕卽雨以王母婁送致太祖軍中（時太祖已在塔里塔即本紀之塔里寒）　殺其幼孫士而塔後隨大軍而東太宗六年沒於和林（王女四人以一與丹尼世們以二女與察合台以一與其將先嫁鄧斯福之女爲蒙德密爾一商人所得太宗六年爲西一千二百三十二年）札剌勒丁與其二弟既葬其父由芒格世拉克之地（裏海東偏南）至烏爾鞾赤自土而塔去後城無主守兵六萬多康里人卽札剌勒丁嗣位皆不服欲謀害事覺札剌勒丁與帖木兒瑪里克以三百騎出奔（西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南臨沙漠入呼拉商遇蒙古游兵七百人於訥薩城（西使記作納商）敗之將至你沙不兒蒙古軍追及（此是孟速之軍見下）追至吱路令其將領戰自從間道逃去追其將敗退札剌勒丁已去久復迷所向追者乃止札剌勒丁出奔後三日兵近烏爾鞾赤（此是北亦等軍見下）鄂斯拉克沙阿克沙不敢居守亦出奔循兄後以行近

訥薩遇游兵遮入略命特耳偃兵來攻堡人出禦令其乘間逃遯蒙古兵見之不戰而追行抵小邨落曰勿世特又有游兵自他道至殺之惟札剌勒丁得脫由海拉脫東南而遁入暹自尼太祖既定撒馬爾干十五年夏避暑於渴石（卽西游記之碣石明史作渴石南卽鐵門本紀移於十六年係誤）　秋命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往征烏爾鞾赤自將起師至忒耳遂（詳西北地附錄釋地）呼城開門納降不應攻十日破之大殺掠（一老婦有大珠不言藏而吞於口剖腹取其珠於是尸多被剖）　至養樂罕分軍收巴達克山等地（養樂罕未詳）命拖雷特兵往哷拉商爲哲別、速不台後援平其未定之地阿母河北悉定遂自渡河（當在十五年冬元史張柔傳從太祖征西域諸國庚辰八月至西城莫賀河不能涉太祖召問濟河之策柔請造舟以一月爲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濟河案一月之期大促或者史譯故辭其說然亦必在十五年冬阿母河土之稱阿母耳河莫賀似是母耳之紙憲古佛河曰沐涉又綽馬河之重音）　巴而黑城迎降太祖以將兩行留其城恐爲後路患令民悉出焚城（巴而黑卽元史之班勒赤西壯地之巴里爲西游記中歌restaurant河上乘舟以渡卽復行過養里城亞大亦卽此城）　入塔里塔山中（卽元史塔里塔巴而黑東約四百里）攻諾司雷脫柯寨先遣將往以山峻攻六月未下大軍至猛攻鑿壍多設守兵潰遁惟騎兵得脫步卒鑿死凡七月始下屠而驅之十六年夏避暑於塔里塔（以在山中故本紀曰寨）　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攻烏爾鞾赤其時王母先去札剌勒丁兄弟亦出奔城民公舉庫馬爾爲首領前鋒兵至烏爾鞾赤自土而塔去後城無主守兵六萬多康里人卽札剌勒丁嗣位皆不服欲謀害事覺札剌勒丁與帖木兒瑪里克以三百騎出奔（西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南臨沙漠入呼拉商遇蒙古游兵七百人於訥薩城（西使記作納商）敗之將至你沙不兒蒙古軍追及（此是孟速之軍見下）追至吱路令其將領戰自從間道逃去追其將敗退札剌勒丁已去久復迷所向追者乃止札剌勒丁出奔後三日兵近烏爾鞾赤（此是北亦等軍見下）鄂斯拉克沙阿克沙不敢居守亦出奔循兄後以行近

裏海聞（元史元諦史皆云朮赤同來而親征錄與拔都特等書皆云朮赤未來諸將朮赤傳）拖雷一軍以殷忽察兒爲前鋒（親征錄元史命哲別爲前鋒蓋不合攏之殷忽察兒又攏之卽此殷忽二字與西音不叶能爲哷格納西書云係太國壻下文所云又與諦史不合親征錄在壬午係移下一年諦史云癸未大誤）　渡阿母河至訥薩攜民運石樹殿攻半月城乞兵自缺口

入大堵戮。原書誤殺七十萬人銀太多　駐三日。往喀喻命特耳倭以險峻不易下。令獻衣裘萬襲以免。納臨襲時居陞中日整其事。誤民尤獻衣其敢往逆。有老人曰死勗役。託其子於衆而後行。既往果見殺。至。你沙不兒城。不知其已降。肆殺掠。城兵射死脫忽察兒。此與誤史不能相合。別將代統其衆。以兵少不攻城。分二軍。一軍至薩伯自推城。三日破之。西一千二百二十年十一月。爲太祖十五年冬。一軍至徒思。下其屬堡。馬魯者。塞而柱克朝之故都也。仍名馬魯。今名梅而庫。即本紀之馬魯。與書剌思係兩城。我呼拉商部內四鄰之一。後漢書木鹿城即馬魯。見安息老。書別軍至馬魯察克。即本紀之馬魯。馬魯不能相合。當別將代統其衆。以守將巴哈爽倭兒先逝。馬魯民遣人降附。舊時守將木直而倭兒從西域王西奔。王卒回至馬魯。讓守將。民之不欲降者。率爲城主。士卒亦歸之。其欲降者懼禍及。告信於昔剌思蒙古軍中。書剌思見本紀。又名薛拉克斯。與馬魯兩地。時已有蒙古官戍守。巴哈爽倭兒已降蒙古。請往收其地。助以兵而行。至則盡爲所害。太祖十六年春正月。西一千二百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拖雷下安狄枯城。遂討馬魯。先逐城外突厥人。多錫云梅而庫近處有突而克人。名曰嗥伊。爲康里同類。其頭目曰真而托格洛耳。率其衆四百四十戶。避兵往阿昧思之阿克拉脫之地。後八年。蒙古兵至阿昧思。

不可得而詳矣西游記作蔣道巴勒句土爾台元史親征錄只有入剌都史則既道巴剌往追復以欣都思惕撒巴禿塔惕阿種人記年分同元史係誤

見伯惟阿魯等名稱可攷考西書有阿修拉或即阿魯究非確據馬魯必非梅而甩之馬哲今印度有馬塔拉斯城其俗馬塔剌撒然城在中印度之東當日兵未至此且於兩種之間亦不符合諸史此徒但書巴剌自欣都思惕回軍未及朵兒伯一事地望又無可考只可闕疑仍從西書作土爾台

波印度河迫之破壁耶倫壁壘河名蹦轄木而灘惠略作木而丹

拉火耳惠略作勃羅又云一作剌合亦作剌惕勃克什米爾之都城木而灘其屬部也皆西北印度地

尼在印度斯坦界內

哲耳沙波兒蔑里克波兒等地波兒貢城印度語

不知札剌勒丁所在攻木而灘城未下大暑熱逐班師

太祖十七年春以札剌勒丁未破軍退後暫自尼民必復叛附命窩闊台往爲查問戶口令民出城俘戮之取工匠從軍巴魯安之敗海拉脫城亦叛命按只吉歹往攻哈喇大王之子見元史宗室表西書作伊兒知吉歹哈喇先太祖卒六月徐始下屠城殺一百六十萬人軍旋遇有遭孛突往再殺二千人惟十六人以居鄉得免內有一十人紀其事皆回波斯人云

本奇卜祿克人其先世爲塞而柱克王之倒後人爲阿特耳佩占阿而俺州部之酋長小邦都阿塔畢下於庭爾邏非下於沙因使記石碑子國其王名奧斯阿塔畢即阿塔畢乃君稱非名也

守多馬士卒殺四萬人北入西域之西北鄰部曰阿特耳佩占此下行兵多其鄰國非西域王本號矣

部主鄂思貝克年老鄂思貝克

義拉克風馳電擊所向無前降合而拉耳掠枯姆定哈馬丹下贊章皆城名贊章見元史西北地附錄

破可斯費音以民嚴守多馬士卒殺四萬人北入西域之西北鄰部曰阿特耳佩占非西域王本號矣部主鄂思貝克年老鄂思貝克義拉克風馳電擊所向無前降合而拉耳掠枯姆定哈馬丹下贊章皆城名贊章見元史西北地附錄破可斯費音以民嚴守多馬士卒殺四萬人北入西域之西北鄰部曰阿特耳佩占此下行兵多其鄰國非西域王本號矣部主鄂思貝克年老鄂思貝克

不敢抵禦迎餽衣馬

畢將居守納幣得免

揚風參里傳云帝遣使趣哲別疾馳討欽察今親所紀師程則自哈馬丹北行後再不南轉是時爲太祖十六年辛巳正親將進札剌勒丁之時回城指日底定乃令急徵哲之師北征欽察遂使授旋必在是年進不

察合台窩闊台獵於布哈爾來獻所獲尤赤稱疾不至惟驅隙至塔什干俟上哭原書下云軍士皆自其西自還不知何故蓋傳聞之訛

皇孫忽必烈旭烈兀來迎於葉密爾河時年九歲

忽必烈殺一鬼旭烈兀殺一鹿以獻古紀載吉思汗割鬼鹿肉拭中指即是蒙古射獵盟誓割鮮之義見蒙韃備錄

二十年正月還宮二十五年二月

哲別速不台既追西域王入海島復獲王之母妻軍由馬三德蘭而至

義拉克風馳電擊所向無前降合而拉耳掠枯姆定哈馬丹下贊章皆城名贊章見元史西北地附錄破可斯費音以民嚴守多馬士卒殺四萬人北入西域之西北鄰部曰阿特耳佩占此下行兵多其鄰國非西域王本號矣部主鄂思貝克年老鄂思貝克

不敢抵禦迎餽衣馬

本奇卜祿克人其先世爲塞而柱克王之倒後人爲阿特耳佩占阿而俺州部之酋長小邦都阿塔畢下於庭爾邏非下於沙因使記石碑子國其王名奧斯阿塔畢即阿塔畢乃君稱非名也

畢將居守納幣得免

揚風參里傳云帝遣使趣哲別疾馳討欽察今親所紀師程則自哈馬丹北行後再不南轉是時爲太祖十六年辛巳正親將進札剌勒丁之時回城指日底定乃令急徵哲之師北征欽察遂使授旋必在是年進不

哭原書下云軍士皆自其西自還不知何故蓋傳聞之訛

察合台窩闊台獵於布哈爾來獻所獲尤赤稱疾不至惟驅隙至塔什干俟上

見伯惟阿魯等名稱可攷考西書有阿修拉或即阿魯究非確據馬魯必非梅而甩之馬哲今印度有馬塔拉斯城其俗馬塔剌撒然城在中印度之東當日兵未至此且於兩種之間亦不符合諸史此徒但書巴剌自欣都思惕回軍未及朵兒伯一事地望又無可考只可闕疑仍從西書作土爾台

波印度河迫之破壁耶倫壁壘河名蹦轄木而灘惠略作木而丹

拉火耳惠略作勃羅又云一作剌合亦作剌惕勃克什米爾之都城木而灘其屬部也皆西北印度地

尼在印度斯坦界內

哲耳沙波兒蔑里克波兒等地波兒貢城印度語

不知札剌勒丁所在攻木而灘城未下大暑熱逐班師

太祖十七年春以札剌勒丁未破軍退後暫自尼民必復叛附命窩闊台往爲查問戶口令民出城俘戮之取工匠從軍巴魯安之敗海拉脫城亦叛命按只吉歹往攻哈喇大王之子見元史宗室表西書作伊兒知吉歹哈喇先太祖卒六月徐始下屠城殺一百六十萬人軍旋遇有遭孛突往再殺二千人惟十六人以居鄉得免內有一十人紀其事皆回波斯人云

本奇卜祿克人其先世爲塞而柱克王之倒後人爲阿特耳佩占阿而俺州部之酋長小邦都阿塔畢下於庭爾邏非下於沙因使記石碑子國其王名奧斯阿塔畢即阿塔畢乃君稱非名也

畢將居守納幣得免

揚風參里傳云帝遣使趣哲別疾馳討欽察今親所紀師程則自哈馬丹北行後再不南轉是時爲太祖十六年辛巳正親將進札剌勒丁之時回城指日底定乃令急徵哲之師北征欽察遂使授旋必在是年進不

察合台窩闊台獵於布哈爾來獻所獲尤赤稱疾不至惟驅隙至塔什干俟上

哭原書下云軍士皆自其西自還不知何故蓋傳聞之訛

皇孫忽必烈旭烈兀來迎於葉密爾河時年九歲

忽必烈殺一鬼旭烈兀殺一鹿以獻古紀載吉思汗割鬼鹿肉拭中指即是蒙古射獵盟誓割鮮之義見蒙韃備錄

太祖於途次大幟三軍西書有地名曰布哈蘇起軍未

二十年正月還宮二十五年二月

哲別速不台既追西域王入海島復獲王之母妻軍由馬三德蘭而至

義拉克風馳電擊所向無前降合而拉耳掠枯姆定哈馬丹下贊章皆城名贊章見元史西北地附錄破可斯費音以民嚴守多馬士卒殺四萬人北入西域之西北鄰部曰阿特耳佩占此下行兵多其鄰國非西域王本號矣部主鄂思貝克年老鄂思貝克

不敢抵禦迎餽衣馬

本奇卜祿克人其先世爲塞而柱克王之倒後人爲阿特耳佩占阿而俺州部之酋長小邦都阿塔畢下於庭爾邏非下於沙因使記石碑子國其王名奧斯阿塔畢即阿塔畢乃君稱非名也

畢將居守納幣得免

揚風參里傳云帝遣使趣哲別疾馳討欽察今親所紀師程則自哈馬丹北行後再不南轉是時爲太祖十六年辛巳正親將進札剌勒丁之時回城指日底定乃令急徵哲之師北征欽察遂使授旋必在是年進不

舍傳於庚辰年追西域王之役誤繫之於壬午又誤云明年請討欽察未紀於北征之領又一事未及元史疏舛闕略於斯爲甚據考四書則印度河之役實追二將進未在列此又譯述之誤。復北下賽拉白城。追使招下阿而倘之貝列塔城。使人被害。攻下之。無男婦悉誅。四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十月。甘札城迎餉輸款。阿而倘名城。爲當時阿而倘北境。

兒只帖弗利司城之東南。得不被兵。西北入角兒只。復敗其衆。角兒只南境大擾。

征奇卜察克。以角兒只境內山巡峻險。溪澗縈繞。戎馬艱阻。不欲假道。退而東行。渡庫耳河。破失兒湯之沙馬超城。失兒湯。回名。沙馬超。部城名。裏海西濱部落。拉施忒守山堡未下。二將令

思部里傳云。失兒湯沙城皇祖文之籍耶。又破得耳奔特。亦可云得耳奔。奔字亦可讀如班。地理志有打耳班。即此。今屬俄。沙馬超在南。得耳奔特在北。譯高嘚斯山北行。此路城塔平島東傍裏海。遠不盈傳。引兵繞覓田吉思海。展轉至太和嶺。覓田吉思海即裏海。太和嶺即高嘚斯山。徐氏松。屬氏源。何氏秋濤皆據彙未得其實。失兒湯部主拉施忒守山堡未下。二將令以鄉導人來。即能攻。拉施忒遣十人至。殺一人。以徇九人。不善導者視此。軍遂踰高嘚斯山而北。

不叶。改嘚。以後軍事。見哲別補傳。時爲太祖十七年壬午。多據此諸所敘二將可、馬魯、昔剌思等城。案十六年攻城駐蹕。皆是十五年之事。而十七年之追札蘭丁。乃是十六年之事。說源云。薛迷思汗即薛思干。四游記作耶米思干。約翰卜哈兒亦即滿撒干。都有哈甘馬魯兩城。又一城。諸城名詳傳注中。

哲別二將去後。不久復有蒙古一軍三千人軍情多本於回教徒本回拉肯勒體耳居於毛夕耳郡。見郡縣志詳說並可據。自東來。元祕史。太祖既還札剌勒丁之後。捌兒馬拏云。西邊有巴黑塔惕裏的百姓合里出征。遂命捌兒馬拏征合里伯王。或即此軍。合里伯即哈里發。西城諸地皆從其教故云然。時西城潰卒聚於合而

十七年壬午春。皇子拖雷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還軍經木剌夷國。大掠之。渡搠搠闌河。克也里等城。遂與帝會。合兵攻塔里寒寨。拔之。又避暑塔里寒寨。西城主札闌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帝自將逐之。搞滅里可汗。札闌丁遁去。追八剌追之。不獲。案西游記云。辛巳上將兵進徒撒汗。至印度。與西書印度河之戰年分相合。自是十六年事。滅里克爲西域王傳之稱。加思只克不敢抗匿。悉以縛送軍東返。太祖東歸。定四子分地。以和林哲蓮分拖雷。蒙古譯流謂幼子。以葉密

十八年癸未。及。避暑八魯灣川。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及八剌之兵來會。逢定西域諸城。程達魯花赤

一城。監察兀兒爲一城。餘地詳傳注中。

汗字不合。滅里可汗。即哈里克也。徒思爲

監治之。四書云。朮赤未來。與此異。案親征錄三太子克玉龍傑赤城。大太子還營所。上攻塔里寒寨。寨破後。二太子三太子錄親。與四書說同。郎長祚四游記。辛巳壬午年間。還營及二太子復過三太子暨官而始。終未及大太子。亦是一證。蓋徒花赤亦當從

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案太祖未渡印度河。何由至東印長祚四游記。班班可考。程同文歐西游記。語完全。角端見。與耶律楚材傳同。蓋本於宋子貞所作神道碑。碑以隨美文正。然非

四者。紀於十七年。長祚壬午九月。即隨帝北歸。必是壬午年事。

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案太祖未渡印度河。何由至東。耶長祚西游記。語完全。角端見。與耶律楚材傳同。蓋本於宋子貞所作神道碑。碑以隨美文正。然非四者。紀於十七年。長祚壬午九月。即隨帝北歸。必是壬午年事。

實錄也。魏源註西游記。語同怪誕不經。乃之誠當。惟元世角端瑞應。朝野同聲。非止晉鍾鼓。闕宗儒輯錄云。金華黃先生溍嘗曰。子將以舉子標舉取科第。有一賦題曰角端。亦嘗求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因記史記司馬相如傳。獻則馴鹿角騶之語。退而閱之。按注。郭璞曰。角騶音端。似麋。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爲弓。以此推之。是亦麟之屬與。及考哈瑞忠名臣事略。癸辛雜識等書。乃始得其詳。蓋太祖皇帝駐蹕西印度。記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舉。牛然能作人

附考元史本紀

太祖十四年己卯夏六月。西城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取訛答剌城。執其酋哈只兒亞禿。案訛答剌城。西書在十五年。那律

楚材西游錄。答撒因北五百里有訛打剌城。此城最著。當殺命其掠商貨。及元史疏舛闕略。於斯爲甚。據考四書。則印度河之役。實追二將。並未在列。此又譯述之誤。

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又五月。克尋思干城。駐蹕也石的石河。秋。攻斡脫羅兒城。克之。案也石的石河。必是也兒的石之訛。在尋思干東北數千里。駐蹕乃是十四年事。元史之誤。當誤於當武親征錄。證脫已卽。面從庚辰早追。庚辰夏駐也兒的石河。此後續年記事。遂遞移下一年。末又云自出師至此凡七年。庚辰至乙酉。祇有六年。其誤可知。元史從之。多一年。不誤矣。斡脫羅兒卽訛答剌。證元史十四年事本之他書。十五年以下。多本親征錄地名譯字不同。遂致屢見歧出。

十六年辛巳。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皇子朮赤攻養吉干、八兒眞等城。並下之。又四月。駐蹕鐵門關。秋。帝攻班勒紇等城。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分攻玉龍傑赤等城。下之。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馬魯察兒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二下

西域補得下　太宗定宗憲宗三朝事

太祖既定西域，遣達魯花赤以監治，命四子各出兵千人，駐守八速俺、旬　暖自尼、旬　塔里塢、旬　石澀干、巴而黑西、阿里阿拔般、旬　格溫。元祕史太祖造札剌勒丁渡申河以至格溫斡難罕轉爲河名當即此格溫殺征趙云上溯烏八剌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溫藥可溫即格溫亦爲蔡名　皆阿母河以南地，西域西境，糠長莫及，狂御未周，大軍既還，餘燼復熾，西域王子吉亞代丁避兵略侖傑，俟兵退，潛出虢召。時義拉克爲西域二將竊據，曰阿塔舉托干太石，曰也特克汗，汗典阿塔舉皆其僭號　吉亞代丁先欲得也特克爲助，而托干太石殺也特克，奪亦思法杭之地。義拉克首城有二　哈喇丹一亦思法杭見地理志　吉亞代丁至亦思法杭，托干太石舉以爲主，既得義拉克，復得呼拉商、馬三德闌二部，吉亞代丁無才，不能馭衆，惟以官號要結，向爲

密米爾者。略如侯爵。皆爲瑪里克，向爲瑪里克者，皆爲汗，諸將專恣自擅，無餉以給，任其掠奪，故部衆有思札剌勒丁者，札剌勒丁既涸水得免，潛卒亦多渡河，沿途掠衣食以行，敗印度別都之衆，聞巴拉等軍來追，謀入得里。中印度都城名志略作德列　請於其酋伊勒朅迷失，亦奧脫剌一類人其酋長之婉詞以謝，使往來而濡，其時來而濡拉火耳剌爲印度西北列邦札剌勒丁不敢往，退入朱提之地。克什米爾西北居無何，有吉亞代丁舊部來歸，勢漸振，西南至信地。印度西南部名志略作信地元史西域記作信度　敗其酋喀阿札之兵，墟其數城，得里酋伊勒朅迷失連結他部，舉衆來逐，札剌勒丁見不敵，謀歸故土復舊業，太祖十八年癸未，飆旋而東，札剌勒丁亦回軍而西，留其將居守郭耳之地，自引兵循印度，克兒謀中聞大沙漠以向西北。札達尚在北，以邊元兵，故行沙漠，蓋西渡印度河，經今俾路芝南境之路，道亡士卒頗衆，至克兒漫，惟餘四千人，西逐故將薄拉克哈北撥舉衆來投，途經克兒漫，守酋阻之，薄拉克殺而奪其地。哈惠撥當官之稱薄拉克本西遼人，降西域王薛當官，故有此稱西使記　薄拉克有城地自主意，以其首先歸附，忍而不發，仍西行，入法面斯。將至設剌斯。時爲法面斯都城，即地理志之溫剌失，郭侃傳剳西使記之石祿子國，蓋以城名爲國名也　遣告其酋沙特阿塔舉，令其子至亦思法杭，旗幟純白，冒蒙古軍狀。蒙古旗幟尚白，見蒙達備錄　吉亞代丁來拒，望見即遁，而其部將俱知非蒙古軍，以札剌勒丁英武，不如吉亞代丁昏懦易制，仍率以來拒，衆三萬，札剌勒丁見己兵少，乃誘以甘言，非來爭國，欲相助光復舊物也，吉亞代丁信之，迎以入，不爲備，札剌勒丁卑禮散財，結其將校，突攻吉亞代丁，奪其位，義拉克呼拉商、馬三德闌三部咸臣服，首謀攻報達，以蒙古之來，哈里發致之也。報達東南部　太祖二十年乙酉，西一千二百二十五年　引兵至扈普斯單，報達東南部　攻呼思特拉城，報達本城之首城　攻具未備，不能下，西北至牙廉拔城，距報達不百里，報達將來襲，中伏兵被殺，追擊卒直至報達，報達本城名非國名　北向攻達枯克城，他克里特城，皆報達北境　哈里發先以鴿書徵裏面壁耳兵，回回雜俎云大理巷攻報達，用鐵甲數萬，鐵翼飛行數千里，報放一箭至家，以爲平安信，是知西域久用鴿書，不獨宋曲端據鴿軍

75

異事也。前輩四使記亦云。黑騎金鎧。乘日可千里。鈎鐮槍者。日亦千里。第今西國尚有鎧甲之法。謂鐵於綿毛皆中。傳鍊以累。擐云。連於大綸耳。惟不能久歷一時許。便已倦乏。故沿途分段編隊。具編而行。如遞鋒然。每用於末設宜緩之處。且防敵國來攻。斷歸定程。以備不測。現行無千里日可千里等說。尚未遑舉實也　台以兵至。戰敗被擒。札剌勒丁釋之。北入阿特耳佩占。其酋郭思貝克避往甘札。留其妃蔑里克守台白利司。札剌勒丁圍城。民議降。令蔑里克退居樓而米雅湖北庫賈城。湖台白利司爲路。札剌勒丁既據其地。以角兒只國寨天主教。據侵犯天方教人之地。誅往伐罪。破土並城。台白利司西北本他部地。已歸角兒只。敗其兵七萬。角兒只大將查萬酒遁於克格傻。攻之。分軍進侵其國。而台白利司叛。令吉亞代丁代統諸軍。自歸台白利司。救叛者。娶蔑里克。（一僕。我部譯異及是遂殺一僕。令教士來贖。非新譯而札剌勒丁染之。）遣軍往甘札。郭思貝克復避去。遂併甘札之地。復赴角兒只。則已聚兵。并糾阿瞞（亦名阿思。即元史之阿速。詳阿瞞阿思釋地。）勒斯克、（句）奇卜察克等人助戰。（皆高鼻深山北部族。）復敗其衆。攻帖弗利司都城。天方教人爲內應。引軍入。脅民從誤罕默德教。新敗。圖復仇。大聚高路斯山南北各部族。曰阿昧尼亞。（庫耳河阿拉斯河中間之地。皆是。本吉峙部名。時已分裂爲諸部。多服屬於角兒只。）曰阿瞞。（見上。）曰賽而里耳。（未詳。）曰勒斯克。（德人哈木耳云。勒斯克人居高峙斯山西北。從瑞典鄉戚而來。蓮俄羅斯之阿瞞。）曰奇卜察克。曰蘇散。（未詳。）曰阿勃哈齊。（見前。）曰苦。（西人考此部名不可得。案新唐書大食傳。大食西有黃衣國。北距突厥可薩部地數千里。有五節度。勝兵萬人。士多禾稼。大川東流入亞俱羅海。貿往來相望。今卿多染黃。實係黃字音。是知宋末元初。部名尚在。惜乎西書無考。）屯於阿而佗之北。衆四萬。札剌勒丁迎敵。虛兵寡。登山以望。奇卜察克人最多。居敵之半。乃使往告。昔者我父欲伐汝部。以我救征黑海之東阿勃哈齊部。而潛回軍攻凱辣脫。仍不能下。凱辣脫部主阿釋阿甫先與其兄達馬斯克部解得免。今相迫。何無情也。奇卜察克遂引去。又告角兒只。汝所仇者惟我。請以單騎鏖戰。不必多傷士卒。角兒只允之。送道驍將出。皆不能勝。札剌勒丁乘其怯。壓己軍亞進。大敗之於是阿尼忒。（毛夕耳北。）麻而頓（毛夕耳西北。）兩部來屬。愛而西楞亦來附。（小部名。亦城名。黑海南。）報達哈里發木司丹錫福使來議和。要以二事。一毛夕耳、（句）哀而陸耳、（句）阿部亦、（句）忻寫耳、（亦曰哲拔耳。）四部本屬哈里發。不得脅爲屬國。一路告文仍用哈里發名。札剌勒丁從命。遂受波斯可汗之封。札剌勒丁欽爲蘇檀灑。哈里發謂波斯向無蘇檀灑稱號。封爲可汗。從其元之舊稱也。後又改爲沙恒沙鳴。猶言衆君之君。皆示隆異。西書曰巴而斯。即華書之波斯。新唐書西域傳。那色波亦曰小史。西接波剌斯。狠揭羅。西北即波剌斯。皆指波斯而言。而譯爲剌譯音之誤。是知波斯當日波而斯。

翠古兵至。取其柄玉和林簽之。以蒙古兵來時。凱辣脫人侵察阿特耳佩占屬地。並挾蔑里克而去。與師圍凱辣脫城。半載。擒四百人至城。割其肉以飼犬。遂觀星擇日定期出戰。（戰期在西一千二百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吉亞代丁前以殺一文士。兄弟

間多齟齬。及是率所部他去。札剌勒丁先令右翼攻蒙古左翼。敗之。向喀傷追逐。（亦思法杭北。）行既遠。而中左軍接戰。皆爲蒙古所敗。騎兵四散奔北。步兵遁入城。追敵之右翼回。亦潰。乃蒙古軍雖勝。亦重創。太祖疾大漸。信至。亦退。北趨合面拉耳。又東趨你沙不兒。行甚疾。乘其猶獲戶口。渡阿母河而去。（事面甫云。成吉思汗因獵至。故蒙古軍追。案西歷是歲爲太祖二十二載。閏月之年。事面甫書好逸惡勞。而此語卻有至情。蒙古源流云。太祖崩於七月十二日。多桑云。四八月十八。考日計程。能否即逢。殊未敢定。今作疾大漸信至。期日較爲近實。）札剌勒丁不敢入城。遁於羅耳。隆匿八日。始出。亦思法杭已謀立新主。札剌勒丁歸。衆情乃安。遣兵襲蒙古軍後。覘其所向。賞右翼將士。圖敗將有慕吉亞代丁至庫普斯罕。開傳言札剌勒丁戰沒。遂請哈里發拔立復其位。既不果。又不敢歸。展轉徙避。由木剌夷入克兒漫。薄拉克以弓弦縊之死。從兵五百人盡沒。角兒只聞札剌勒丁新敗。圖復仇。大聚高路斯山南北各部族。曰阿昧尼亞。庫耳河阿拉斯河中間之地。皆是。本吉峙部名。時已分裂爲諸部。多服屬於角兒只。）曰阿瞞。（見上。）曰賽而里耳。（未詳。）曰勒斯克。（德人哈木耳云。勒斯克人居高峙斯山西北。從瑞典鄉戚而來。蓮俄羅斯之阿瞞。）曰奇卜察克。曰蘇散。（未詳。）曰阿勃哈齊。（見前。）曰苦。（西人考此部名不可得。案新唐書大食傳。大食西有黃衣國。北距突厥可薩部地數千里。有五節度。勝兵萬人。士多禾稼。大川東流入亞俱羅海。貿往來相望。今卿多染黃。實係黃字音。是知宋末元初。部名尚在。惜乎西書無考。）屯於阿而佗之北。衆四萬。札剌勒丁迎敵。虛兵寡。登山以望。奇卜察克人最多。居敵之半。乃使往告。昔者我父欲伐汝部。以我救征黑海之東阿勃哈齊部。而潛回軍攻凱辣脫。仍不能下。凱辣脫部主阿釋阿甫先與其兄達馬斯克部解得免。今相迫。何無情也。奇卜察克遂引去。又告角兒只。汝所仇者惟我。請以單騎鏖戰。不必多傷士卒。角兒只允之。送道驍將出。皆不能勝。札剌勒丁乘其怯。壓己軍亞進。大敗之於是阿尼忒。（毛夕耳北。）麻而頓（毛夕耳西北。）兩部來屬。愛而西楞亦來附。（小部名。亦城名。黑海南。）報達哈里發木司丹錫福使來議和。要以二事。一毛夕耳、（句）哀而陸耳、（句）阿部亦、（句）忻寫耳、（亦曰哲拔耳。）四部本屬哈里發。不得脅爲屬國。一路告文仍用哈里發名。札剌勒丁從命。遂受波斯可汗之封。札剌勒丁欽爲蘇檀灑。哈里發謂波斯向無蘇檀灑稱號。封爲可汗。從其元之舊稱也。後又改爲沙恒沙鳴。猶言衆君之君。皆示隆異。西書曰巴而斯。即華書之波斯。新唐書西域傳。那色波亦曰小史。西接波剌斯。狠揭羅。西北即波剌斯。皆指波斯而言。而譯爲剌譯音之誤。是知波斯當日波而斯。

城下。（一千二百三十年四月初三日破城。）娶其部主阿釋阿甫之妃。時阿釋阿甫因其兄謀阿雜坤已沒。往達馬斯克謁兄位。閉凱撒脫陷。遂與埃及國主略密耳、（亦其兄。）雜婦國主開庫拔脫、並毛夕耳諸部。合約連兵。以伐札剌勒丁。戰於愛而靖占城。（愚海南編東。）札剌勒丁病新愈。兵數寡。爲敗。回至凱撒脫。載擄獲及其妃往台白利司。令其相屯兵界上。阿釋阿甫使至。謂有札剌勒丁在。可以東襲蒙古。我誠不願戕害。但請勿再相擾。其相以告。札剌勒丁許諾。甫欲議和。而蒙古軍至。太宗即位之二年。以西城未定。命綽兒馬罕統三萬人西征。（此役不載本紀。元史之疎舛悞。又另是一人。故紀傳皆無考。然西域大帥疎舉行省則見於曷思麥里傳。又另是一人。故紀傳皆無考。然西域大帥疎舉行省則見於曷思麥里傳。即位與兄疎合台謀三巴疎塔惕種的王合里伯。已命綽兒馬罕征進西省。作疎舉行省。則見於曷思麥里傳。又另是一人。故紀傳皆無考。然西域大帥疎舉行省則見於曷思麥里傳。即位與兄疎合台謀三巴疎塔惕種的王合里伯。已命綽兒馬罕征進西省。作疎舉行省。則見於曷思麥里傳。）軍由伊斯法楞至合而拉耳。札剌勒丁以天寒敵軍未必驟潰。從容調兵。遣偵探。自往貲章、阿八哈耳。（皆見地理志。皆城名。在今白利司東南。）突遇蒙古前鋒。遂歸台白利司。即赴莫干集兵。兵未集而軍奄至。復遣哈里發木司丹錫爾集所部與諸國之兵及阿剌比人爲助

蒙古軍遂進取脫馬尼蔵、句商婦素亦而台、曾帖弗利司浦、帖弗利司各城將悉格塔攻蓋徑城、以上城名者轄考者多守將阿拔克爲角兒只大將憙萬酒之子、來降、太宗十一年、而略耳等十會皆款服、內有一會曰溫丕里脆著、角兒只庶多築築其設、阿拔克與商略耳會兎拉拉從至弧尼、爲古時阿昧尼亞都城、招降不從、困之民乏食、乃降、令民出掠其城、略而斯城開之大懼、卽獻管鑰、二城見前、蒙古軍自此回莫干、太宗十二年、阿拔克偕阿粹阿甫妻湯姆塔、卽札剌勒丁破凱撒脫城所娶者爲角兒只大將憙萬酒之女、先名古兀奇也脫、入朝和林、太宗厚撫之、於其歸、詔諭綽兒馬罕、盡徙綽兒只及其屬地藏貢外不得額外苛斂、裏海、黑海之中、全境悉定、綽兒馬罕卒、副帥貝住繼任、貝住蒙古角兒只及其屬地藏貢外不得額外苛斂、裏海、黑海之中、全境悉定、綽兒馬罕卒、副帥貝住繼任、貝住蒙古古剌速特人、乃馬眞皇后稱制之二年、西定羅鎌、詳見下、別將約索倭耳分軍入西里亞、西里亞全境、南北長、東西狹、東鄰口剌比沙漠、西濱地中海、埃及在其西羅鎌、小阿昧尼亞在其北、詳旭烈兀傳、經小拉梯亞城、時屬羅鎌、守吏分藏庫與民、而自南遁阿勒坡、當民多從徙、軍追及、盡奪其財賄、至阿勒坡、西北近境首部、受其餽獻而退、歸經小拉梯亞、民納四萬金錢以免、招降阿勒坡西之俺憧育克城、報達北八日程、鴿嘗告警於報達、時炎夏、馬多斃、遂退、次年、軍至牙庫拔城、報達兵往禦、敗蒙古軍、多爲所俘、天主教部、近地中海、部主伯海們脫第五先來允、其後仍來降、別部之天主教人亦納款歲輸賦、耶穌墓在西里亞境內耶路撒冷之地、漠罕默德教人尊之、天主教人立紅十字會、謀復墓、各率黨類居西里亞、拔西里亞境、有天主教部落、皆白獻謀已往、皇后稱制之四年、貝住取凱辣脫城、行太宗之命、以與湯姆塔、使主其地、軍入美索卜塔米牙、見前注、下羅哈、廣西北境首部、等城、民盡室以行、軍及舍海而蘇耳東南、開廓蘇卒、國人立其子亦思哀丁開喀而市、以其弟屋背曷丁開立監阿斯蘭分國爲輔、國人有欲立開立監阿斯蘭者、宰臣赴姆薩丁娶開喀而市之母、故助其子得位、而令開立監阿斯蘭赴和林進歲貢、行後、殺其黨與、開立監阿斯蘭既謁定宗、其從官已海曷丁台而北、滿訴赴姆薩丁三罪、一娶王妃、一以私黨妄殺、一立嗣君未請命可汗、定宗令開立監阿斯蘭爲王、而廢開喀而市、定宗崩後一年、還至羅姆、往返凡三年、貝住以兵衛送入國、殺赴姆薩丁、令開喀而市與開立監阿斯蘭分國而治、以舍挖司河爲界、舍挖司城以河得名、今屬土耳其、昆弟仍爭競不相下、乃議昆弟三人三分其國、憲宗二年、召開喀而市入朝、畏其弟不敢行、令開柯拔脫代往、己之二臣爲從、繞黑海而北、先謁拔都、乃赴和林、開立監阿斯蘭之黨僞爲開喀而市書、給遣二臣往、謂先遣二臣、一有殘疾、盧失儀、一藏寄物、盧謀害可汗、拔都得書、考驗無實、乃令後二臣爲從官、前二臣費貢物、分道以往、開柯拔脫道卒、四臣既至、各舉其主、憲宗仍令分治其國、歲賦亦均分、詔書未至、昆弟已爭國而戰、開立監阿斯蘭被擒下獄、憲宗五年、貝住以馬爾干西來奪其地、建都於枯尼牙、仍東羅馬之名、名其國曰羅姆、馬字音本不叶、而譯書習用已久、不能改易、俾字亦紐用矣下俗音乃叶、無他字可代、第八世王開廓蘇嗣位五載、而貝住軍至、以暇毀愛而西楞城、復破內儉、守將兵民皆死、惟工匠婦女得免、開廓蘇率二萬騎至舍挖司城、羅馬東、有佛郎兵二千爲助、古時波斯等國皆稱歐羅巴人爲佛郎、卽法蘭西也、地中海有拉丁島諸時謀復耶穌墓人據島立國、此兵卽由此島而來、阿拔克與商略耳會兎拉拉從至弧尼、爲古時阿昧尼亞都城、招降不從、困之民乏食、乃降、令民出掠其城、略而斯城開之大懼、卽獻管鑰、二城見前、蒙古軍自此回莫干、太宗十二年、阿拔克偕阿粹阿甫妻湯姆塔、卽札剌勒丁破凱撒脫城所娶者爲角兒只大將憙萬酒之女、先名古兀奇也脫、入朝和林、太宗厚撫之、於其歸、詔諭綽兒馬罕、盡徙綽兒只及其屬地藏貢外不得額外苛斂、裏海、黑海之中、全境悉定、綽兒馬罕卒、副帥貝住繼任、貝住蒙古角兒只大將憙萬酒之女、先名古兀奇也脫、入朝和林、太宗厚撫之、於其歸、詔諭綽兒馬罕、盡徙綽兒只及其屬地藏貢外不得額外苛斂、裏海、黑海之中、全境悉定、綽兒馬罕卒、副帥貝住繼任、貝住蒙古古剌速特人、乃馬眞皇后稱制之二年、西定羅鎌、詳見下、別將約索倭耳分軍入西里亞、西里亞全境、南北長、東西狹、東鄰口剌比沙漠、西濱地中海、埃及在其西羅鎌、小阿昧尼亞在其北、詳旭烈兀傳、經小拉梯亞城、時屬羅鎌、守吏分藏庫與民、而自南遁阿勒坡、當民多從徙、軍追及、盡奪其財賄、至阿勒坡、西北近境首部、受其餽獻而退、歸經小拉梯亞、民納四萬金錢以免、招降阿勒坡西之俺憧育克城、報達北八日程、鴿嘗告警於報達、時炎夏、馬多斃、遂退、次年、軍至牙庫拔城、報達兵往禦、敗蒙古軍、多爲所俘、天主教部、近地中海、部主伯海們脫第五先來允、其後仍來降、別部之天主教人亦納款歲輸賦、耶穌墓在西里亞境內耶路撒冷之地、漠罕默德教人尊之、天主教人立紅十字會、謀復墓、各率黨類居西里亞、拔西里亞境、有天主教部落、皆白獻謀已往、皇后稱制之四年、貝住取凱辣脫城、行太宗之命、以與湯姆塔、使主其地、軍入美索卜塔米牙、見前注、下羅哈、廣西北境首部、等城、民盡室以行、軍及舍海而蘇耳東南、開廓蘇卒、國人立其子亦思哀丁開喀而市、以其弟屋背曷丁開立監阿斯蘭分國爲輔、國人有欲立開立監阿斯蘭者、宰臣赴姆薩丁娶開喀而市之母、故助其子得位、而令開立監阿斯蘭赴和林進歲貢、行後、殺其黨與、開立監阿斯蘭既謁定宗、其從官已海曷丁台而北、滿訴赴姆薩丁三罪、一娶王妃、一以私黨妄殺、一立嗣君未請命可汗、定宗令開立監阿斯蘭爲王、而廢開喀而市、定宗崩後一年、還至羅姆、往返凡三年、貝住以兵衛送入國、殺赴姆薩丁、令開喀而市與開立監阿斯蘭分國而治、以舍挖司河爲界、舍挖司城以河得名、今屬土耳其、昆弟仍爭競不相下、乃議昆弟三人三分其國、憲宗二年、召開喀而市入朝、畏其弟不敢行、令開柯拔脫代往、己之二臣爲從、繞黑海而北、先謁拔都、乃赴和林、開立監阿斯蘭之黨僞爲開喀而市書、給遣二臣往、謂先遣二臣、一有殘疾、盧失儀、一藏寄物、盧謀害可汗、拔都得書、考驗無實、乃令後二臣爲從官、前二臣費貢物、分道以往、開柯拔脫道卒、四臣既至、各舉其主、憲宗仍令分治其國、歲賦亦均分、詔書未至、昆弟已爭國而戰、開立監阿斯蘭被擒下獄、憲宗五年、貝住以

78

羅斯誠實不入。與師問罪。開喀而甫司逃入東羅馬。見住出開立崙阿斯謀於獄。使主全境。旭烈兀至西域。開喀而甫司上書求附。旭烈兀乃行憲宗前命。分國爲二。（別見旭烈兀傳）小阿昧尼亞之不勒羅斯也。蓋在親勝負。決向背。蒙古既勝。乃介喀程堡主札剌爾納款於員住。遣使承筐以往。開廓蘇之妃及子先避兵其國。員住令獻以爲信。海屯舉命惟謹。乃收其降。定宗即位。遣弟生拔特入朝。小阿昧尼亞有數城。先爲羅姆所奪。定宗令員住爲返其地。憲宗即位。海屯請於拔都。爲達誠悃。拔都勒令入朝。憚道遠。復恐內亂。不果往。迫阿兒渾行省西域。見下。定小阿昧尼亞賦則遞重。民不從令。則賠沒其產。或掠賢子女爲奴婢。欲自往申訴。起卒。又不果。憲宗三年。乃成行。先見員住於喀而斯城。亦往謁拔都。復見拔都子撒里荅。（回音作撒耳塔克。或譯屯見之。譯出小阿昧尼亞史）謂其入天主教。與小阿昧尼亞同教。說詳屯見之譯出小阿昧尼亞史）既至和林。憲宗優遇之。居五十日辭歸。取道撒馬爾干以返。角兒只國雖已納定而女主魯速檀仍居於堡。員住屢招不出。拔都亦遣人招致。魯速檀以子達比特爲質於拔都。求罷速檀女嫁開廓蘇。契以供往。拘於羅姆者十年。至是員住令商喀耳嘗崇之歸。使主角兒只國。即位於麥莊他起耳之禮拜堂。（天主教稱如此。蓋他起耳地名）以兵向烏沙訥忒儉。魯速檀仰藥死。定宗初即位。員住令達郎忒入朝。拔都亦令達比特入覲。定宗乃以達郎忒主角兒只原有東方之地。達比特主西境之伊米勒楊、（句）格勒里、（句）阿卜喀告之地。皆有王號。而達郎忒爲上。小阿昧尼亞、角兒只皆天主教國也。（多桑云札剌勒丁死後綽只二將所行之事拉施特等書紀述不詳。皆由他書異等增入。蓋凡十餘種。不悉錄）西里亞境內達馬斯克部主。亦介毛夕耳部主員特累丁。降格納降於員住。部民分貧富三等檢賦。是爲西域極西之地。其後復叛去。西域東境。當太宗命綽兒馬罕征札剌勒丁時。復命尤赤部將戍帖木兒。自烏爾壁赤率所部往呼拉商。平其餘孽。即命爲呼拉商長官。屬於綽兒馬罕。太祖分地諸子。未及西域。如公家之產也者。故四子皆得遣官撫治。以分賦稅。太宗所遣者開里拉特。拔

都所遣者奴薩爾。察合台所遣者庫而圖喀。拖帶諸子所遣者佟噩。（其時施曲巴錢故云）皆爲戍帖木兒之輔。呼拉商雖被兵。而居民素殷富。流離既復。珍貨尙充盈。戍帖木兒久心醉之。既藉其地。大肆搜括。札剌勒丁雖滅。餘衆有匿呼拉商部內者。綽兒馬罕所置守吏。往往被害。康里兵萬人。竄入你沙不兒、徙思山中。（兩城名見上條）札剌勒丁舊部將喀拉札、（句）徙千桑古爾統之。戍帖木兒數往攻。不能遂。開里拉特力戰於隧伯白塞城。凡三度。始敗北來。喀拉札遣昔錢斯罕。康里兵三千人海拉脫。爲開里拉特所殺。八脫吉斯守將岱爾巴圖、（案上條亦有此名。猛是一人。八脫吉斯地名在海拉脫東北）亦率太宗命來征。（案元史太宗即皆命綽兒馬罕征進去了。知今再敘斜撒兒只傳）先見同蒙格兀阿爾徒提征去。是太宗命將。實有多人。）喀拉札逃匿山堡。攻圍兩載始下。岱爾巴圖以書告戍帖木兒。呼拉商民未從喀拉札叛。徙以汝孥索不已。致民困。今可汗命我輩呼拉商。汝當相讓。時綽兒馬罕亦徵戍帖木兒西行。令以呼拉商、馬三德蘭兩部屬於岱爾巴圖。戍帖木兒乃使開里拉特入謁太宗。盛稱戍帖木兒之才。太宗信之。遂命領治呼拉商、馬三德蘭全境。開里拉特副之。不復受綽兒馬罕節制。戍帖木兒以呼拉商人射里市哀丁爲烏魯哀必闍赤。（昔譯是掌印官。蓋猶掌印信文牘。本書作筆的赤。亦作筆的廝赤。蓋多桑所引之書。有阿剌比文。土耳其文。斯文。未即審定孰是。一烏魯哀譯爲大見棒闍氏新疆外游紀略。長瓦語赤蒙古語蒙古源流亦有烏魯克）志費尼人巴海勒丁讓罕默德。志費尼掌賦稅。（志費尼地名。其子亦以志費尼爲名。即作者紀錄古事者。見前書目。以下皆文作巴海勒丁）奴薩爾三人亦協以治事。太宗七年。戍帖木兒卒。奴薩爾繼任。年老。事皆決於開里拉特。戍帖木兒有屬官曰庫而古司。別失八里人也。（見傳地）幼隸戊赤。歷下。從出獵。適太祖書至。倉卒無備者。庫而古司能解之。尤赤喜。令以提兀文授其子。戍帖木兒建闍於貨勒自彌。庫而古司佐治文牘。復從至呼拉商。曾與巴海勒丁入謁太宗。述薛禪出入之數。言西域事甚悉。朝有大臣曰鎮海。（太宗三年。以鎮海爲丞相。當即其人。西書音鄧海。或闍音之誤）亟賈之。欲令繼成帖木兒任。而丹尼世們哈咸護爲宣慰之職。（當即上條之丹尼世們哈咸護爲宣慰之職）請以成帖木兒子鈐古帖木兒嗣父職。留鎮海獨對。力舉庫而古司。太宗命權二部之事。有治績則爲眞。奴薩爾遂解任。開里拉特與射里市哀丁皆缺缺失權勢。乃唆翁古帖木兒擅造庫而

古司舁狀入告。太宗命阿兒渾（西書作阿兒渾。從元史作渾詳下。）偕二使臣往驗。庫而古司賄之。自往和林。以巴海勒丁代攝其職。途遇使臣令西返。庫而古司不從。爭競挐毆。齒折血涌。夜令其僕持血衣潛赴和林。自隨使臣而西。開里拉特等乘機拘辱之。太宗見血衣。大怒。令皆至和林聽訊。開里拉特行至布哈爾。爲人所殺。庫而古司等至。太宗命鎮海數大臣鞫之。皆誣告不實。（原書云。翁古帖木兒獻輕殿其綿美。太宗悅之。遂妻其中風起輒倾。意有腰疾。凍之而愈。從大悅。親耶律楚材傳。請禁斷貢獻。帝不允。曰。彼自願貢獻者宜聽之。可見當時風尚。）太宗先欲以翁古帖木兒娶拔都。由其父爲兀赤部將也。繼以鎮海勸止。知拔都性嚴。往必致死。乃自定罪。以年少爲人所誤。得赦免。令庫而古司復任。自阿母河以往。數年民賦。阿兒渾於憲宗初元復東行。會議立帝。至則憲宗已卽位。再以諸王橫案。驛使擾民。及科則未平。肇等事上陳。憲宗命與從來官吏集議條例以聞。乃議援誤罕獻德牙剌瓦赤（元史又作牙老瓦赤。親史作牙剌洼赤。西書學者以伊耳汗所定阿母河北計丁出賦之例。（肇見太宗元年本紀。作麻合沒的滑剌。西遼案麻合沒的卽誤罕默德滑剌。要遼。又卽牙剌瓦赤之轉也。）案貧富分則。此外一切科斂。悉予蠲革。（極富者人出十的那。極貧者人出一的那。）憲宗報可。丁賦所入。惟備兵饋郵驛。及使臣馳傳。此外毋應付。毋聽諸王濫發敕令。（若阿兒渾與元史相印證。）錫阿兒渾獅首金符。以巴海勒丁佐之。察合台後王所遣之沙拉智襄丁亦爲之佐。（憲宗元年。以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事。法合魯丁副貝馬丁佐之。法合魯丁卽巴海勒丁音轉異其爲一人無疑。貝馬丁則與沙拉智襄丁更異。然西域人名元史譯音未必遽合。）憲宗遣官二人。施雷子忽必烈、旭烈兀、（西書皆作呼頗古。亦有作阿頗謹者。）阿里不哥、（西書皆作末哥。阿里不哥、末哥四書音作譯略。）各遣一人。司其位下分賦。（內藏拔都所遣。不得其解。或在憲宗所遣之二人內。亦未可知。）分西域爲四省。（省名不詳。疑卽呼拉滿烏三種。）省官稱瑪里克。頒金獅符。蒙古萬戶將晉杜綽克拉穀粘姆守吏。阿兒渾以詔書便宜行事。戮之於徒思。沒妻孥入官。西域政事。始漸具條理焉。（拉施特云。阿兒渾。御拉特人。童穉時家貧。父以之易牛。與札拉爾一武弁得之。撫育長成。爲親兵。洊至貴顯。志費尼則云。其父爲衛拉特千戶。二說不同。又云。其人能長於辦一要事。案元史。太宗時。撫柯班其人。惟太宗三年。有遣塔不孥使宋假道爲宋所殺一事。不知卽阿兒渾否。）

亦往與議。（書云。忽立禿古思。卽會議。蒙古語。）盡取前後所奉諸王敕令以往。定宗既立。乃上聞。定宗慰勞之。（原書云。翁古帖木兒獻輕殿甚繁美。太宗悅之。遂妻其中。風起輒傾。意有腰疾。凍之而愈。從大悅。親耶律楚材傳。請禁斷貢獻。帝不允。曰。彼自願貢獻者宜聽之。可見當時風尚。）太宗先欲以翁古帖木兒娶拔都。由其父爲兀赤部將也。繼以鎮海勸止。知拔都性嚴。往必致死。乃自定罪。以年少爲人所誤。得赦免。令庫而古司復任。自阿母河以往。數年民賦。阿兒渾於憲宗初元復東行。會議立帝。至則憲宗已卽位。再以諸王橫案。驛使擾民。及科則未平。肇等事上陳。憲宗命與從來官吏集議條例以聞。乃議援誤罕獻德牙剌瓦赤（元史又作牙老瓦赤。親史作牙剌洼赤。西書學者以伊耳汗所定阿母河北計丁出賦之例。（肇見太宗元年本紀。作麻合沒的滑剌。西遼案麻合沒的卽誤罕默德滑剌。要遼。又卽牙剌瓦赤之轉也。）案貧富分則。此外一切科斂。悉予蠲革。（極富者人出十的那。極貧者人出一的那。）憲宗報可。丁賦所入。惟備兵饋郵驛。及使臣馳傳。此外毋應付。毋聽諸王濫發敕令。（若阿兒渾與元史相印證。）錫阿兒渾獅首金符。以巴海勒丁佐之。察合台後王所遣之沙拉智襄丁亦爲之佐。（憲宗元年。以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事。法合魯丁副貝馬丁佐之。法合魯丁卽巴海勒丁音轉異其爲一人無疑。貝馬丁則與沙拉智襄丁更異。然西域人名元史譯音未必遽合。）憲宗遣官二人。施雷子忽必烈、旭烈兀、（西書皆作呼頗古。亦有作阿頗謹者。）阿里不哥、（西書皆作末哥。阿里不哥、末哥四書音作譯略。）各遣一人。司其位下分賦。（內藏拔都所遣。不得其解。或在憲宗所遣之二人內。亦未可知。）分西域爲四省。（省名不詳。疑卽呼拉滿烏三種。）省官稱瑪里克。頒金獅符。蒙古萬戶將晉杜綽克拉穀粘姆守吏。阿兒渾以詔書便宜行事。戮之於徒思。沒妻孥入官。西域政事。始漸具條理焉。（拉施特云。阿兒渾。御拉特人。童穉時家貧。父以之易牛。與札拉爾一武弁得之。撫育長成。爲親兵。洊至貴顯。志費尼則云。其父爲衛拉特千戶。二說不同。又云。其人能長於辦一要事。案元史。太宗時。撫柯班其人。惟太宗三年。有遣塔不孥使宋假道爲宋所殺一事。不知卽阿兒渾否。）

盡取前後所奉諸王敕令以往。定宗既立。乃上聞。定宗慰勞之。（書云。忽立禿古思。卽會議。蒙古語。）

吉也。西域東境之回國。北接有者曰克兒滅。新建者曰海拉脫。克兒滅爲西遼故將薄拉克所據。遂自立國。旣殺吉亞代丁。見前。附封於哈里發。有蘇爾灘之稱。以其爲西遼人。亦稱爲黑契丹國。西域稱西遼曰喀喇契丹。喀喇者、黑也。黑契丹國據訛都思謂之訛剌入據撒馬兒罕諸酋謂之。佔爾巴圖用兵於昔蠻斯罕時。招令服屬。彙趣入朝。薄拉克以年老。遣子洛肯莫丁火者代往。未至而薄拉克卒。兄弟之子庫特貝丁嗣位。太宗封洛肯莫丁火者爲克兒沒蘇爾灘。使歸國。而徵庫特貝丁來和林。令隨牙剌瓦赤赴漢地治事。太宗十三年。命牙老瓦赤主管漢民公事。元史可證。定宗卽位。謀返國未果。憲宗卽位。牙剌瓦赤爲言於上。治事有功。且無罪被廢。仍授以蘇爾灘遣歸。洛肯莫丁火者避往羅耳。復遣之報達。尋入覲申訴。憲宗亦召庫特貝丁至。使質對。不直洛肯莫丁火者。令庫特貝丁殺之。旭烈兀西征。庫特貝丁迎至氈的。見西北地附錄。海拉脫國蓋始於郭耳。郭耳前王基亞代丁以歿羅爾盤封其相臣之弟台克莫丁攝斯盤。傳其子屋肯納丁。自海拉忒東行乃抵印度河。渡河而東。則入印度。太宗季年。駐守八米俺、匿白尼等處之軍。見前。渡河往征。困拉火耳城。得里會遣將來援。途中其將謀叛。煽惑兵士反戈以攻得里城。拉火耳無援。途陷。城破後二日。太宗崩。天方教人以爲天譴。軍亦旋返。其後復入印度。擾其邊境。憲宗三年。命撒里等征印度斯罕、克什米爾。元史云塔塔兒帶撒里。土魯花等征欣都思。忒失迷兒等國。今定宗元年。已見撒里。豈先征西南印度。至憲宗時再出師西北耶。踏廷爲官人之譯。撒里與木而灘。拉火耳二城議和。爲之捐閒。定歲獻物數。木而灘歲金錢十萬。拉火耳歲的那三萬布三捆。或僞百名二城皆見上條。蒙古他將族之。誣以受賂。與印度得里部酋交通。得里兵來。將爲內應。得里見前。射姆斯哀丁懼及禍。往見岱爾巴圖。以與其父有舊。留之。定宗二年。岱爾巴圖卒。子哈而庫絡圖與不協。控諸察合台後王也速蒙哥。射姆斯哀丁自往申訴。也速蒙哥遂之。也速蒙哥見世系表。乃往伏拔都。憲宗卽位。入覲和林。王大臣咸謂其先人與我蒙古交厚。爲之游揚。以其爲郭耳故王懿親。可藉其力。撫定其地。封以海拉脫、句札姆、句八開而斯、句庫蘇治、句富紳赤、句圖勒克、句開沙、卽獻。非洛斯固、前古耳部城。喀而尤斯單、句誤而噶伯、句馬魯察克、卽本紀之馬魯察斯可。法里阿白。雅卽上晉阿里阿拔脫。北及阿

母河而止。東南則裏司非沙耳。句費而拉、句昔蠻斯罕。是時昔蠻斯罕未全定。觀阿八哈悔可見。喀不爾、卽西北地附錄之可不里疑。舍台後王占之。故屬篤來帖木兒。梯而拉、句阿富汗斯單。阿富汗本族名。當日僅一部落。非知今日之地盛得稱國也。以上所紀地名。大抵撒馬兒罕之類居多。非蠻貊之類居多。非蠻貊其證。以至於印度河。世爲西域東境附庸。藉臣納貢。錫以命服寶劍刀弄。命阿兒渾舁以金銀五十萬。貲助建國。旭烈兀西征。射姆斯哀丁迎謁於撒馬爾干。從征木剌夷。命招降賽耳塔石堡。挾其酋長來謁。西域旣開落。因屬於旭烈兀。以其都於海拉脫。故謂之海拉國。享國百餘年。帖木兒西來始滅。明史哈烈傳亦作海拉。多桑於此節言之不詳。德耳鄧特據。紀爲多。海拉脫史西域人誤以拉丁所作。紀至明孝宗宏治五年。而止。前數十年。法國人拜以西文多桑著書時。且猶未見此書也。自海拉忒東行乃抵印度河。渡河而東。則入印度。太宗季年。駐守八米俺、匿白尼等處之軍。見前。渡河往征。困拉火耳城。得里會遣將來援。途中其將謀叛。煽惑兵士反戈以攻得里城。拉火耳無援。途陷。城破後二日。太宗崩。天方教人以爲天譴。軍亦旋返。其後復入印度。擾其邊境。憲宗三年。命撒里等征印度斯罕、克什米爾。元史云塔塔兒帶撒里。土魯花等征欣都思。忒失迷兒等國。今定宗元年。已見撒里。豈先征西南印度。至憲宗時再出師西北耶。踏廷爲官人之譯。撒里與木而灘。拉火耳二城議和。爲之捐閒。定歲獻物數。木而灘歲金錢十萬。拉火耳歲的那三萬布三捆。或僞百名二城皆見上條。蒙古他將族之。誣以受賂。與印度得里部酋交通。得里兵來。將爲內應。得里見前。射姆斯哀丁懼及禍。往見岱爾巴圖。以與其父有舊。留之。定宗二年。岱爾巴圖卒。子哈而庫絡圖與不協。控諸察合台後王也速蒙哥。射姆斯哀丁自往申訴。也速蒙哥遂之。也速蒙哥見世系表。乃往伏拔都。憲宗卽位。入覲和林。王大臣咸謂其先人與我蒙古交厚。爲之游揚。以其爲郭耳故王懿親。可藉其力。撫定其地。封以海拉脫、句札姆、句八開而斯、句庫蘇治、句富紳赤、句圖勒克、句開沙、卽獻。非洛斯固、前古耳部城。喀而尤斯單、句誤而噶伯、句馬魯察克、卽本紀之馬魯察斯可。法里阿白。雅卽上晉阿里阿拔脫。北及阿

母河而止。東南則裏司非沙耳。句費而拉、句昔蠻斯罕。是時昔蠻斯罕未全定。觀阿八哈悔可見。喀不爾、卽西北地附錄之可不里疑。舍台後王占之。故屬篤來帖木兒。梯而拉、句阿富汗斯單。阿富汗本族名。當日僅一部落。非知今日之地盛得稱國也。以上所紀地名。大抵撒馬兒罕之類居多。非蠻貊之類居多。非蠻貊其證。以至於印度河。世爲西域東境附庸。藉臣納貢。錫以命服寶劍刀弄。命阿兒渾舁以金銀五十萬。貲助建國。旭烈兀西征。射姆斯哀丁迎謁於撒馬爾干。從征木剌夷。命招降賽耳塔石堡。挾其酋長來謁。西域旣開落。因屬於旭烈兀。以其都於海拉脫。故謂之海拉國。享國百餘年。帖木兒西來始滅。明史哈烈傳亦作海拉。多桑於此節言之不詳。德耳鄧特據。紀爲多。海拉脫史西域人誤以拉丁所作。紀至明孝宗宏治五年。而止。前數十年。法國人拜以西文多桑著書時。且猶未見此書也。自海拉忒東行乃抵印度河。渡河而東。則入印度。太宗季年。駐守八米俺、匿白尼等處之軍。見前。渡河往征。困拉火耳城。得里會遣將來援。途中其將謀叛。煽惑兵士反戈以攻得里城。拉火耳無援。途陷。城破後二日。太宗崩。天方教人以爲天譴。軍亦旋返。其後復入印度。擾其邊境。憲宗三年。命撒里等征印度斯罕、克什米爾。元史云塔塔兒帶撒里。土魯花等征欣都思。忒失迷兒等國。今定宗元年。已見撒里。豈先征西南印度。至憲宗時再出師西北耶。踏廷爲官人之譯。撒里與木而灘。拉火耳二城議和。爲之捐閒。定歲獻物數。木而灘歲金錢十萬。拉火耳歲的那三萬布三捆。或僞百名二城皆見上條。蒙古他將族之。誣以受賂。與印度得里部酋交通。得里兵來。將爲內應。得里見前。射姆斯哀丁懼及禍。往見岱爾巴圖。以與其父有舊。留之。定宗二年。岱爾巴圖卒。子哈而庫絡圖與不協。控諸察合台後王也速蒙哥。射姆斯哀丁自往申訴。也速蒙哥遂之。也速蒙哥見世系表。乃往伏拔都。憲宗卽位。入覲和林。王大臣咸謂其先人與我蒙古交厚。爲之游揚。以其爲郭耳故王懿親。可藉其力。撫定其地。封以海拉脫、句札姆、句八開而斯、句庫蘇治、句富紳赤、句圖勒克、句開沙、卽獻。非洛斯固、前古耳部城。喀而尤斯單、句誤而噶伯、句馬魯察克、卽本紀之馬魯察斯可。法里阿白。雅卽上晉阿里阿拔脫。北及阿

母河而止。東南則裏司非沙耳。句費而拉、句昔蠻斯罕。是時昔蠻斯罕未全定。觀阿八哈悔可見。喀不爾、卽西北地附錄之可不里疑。舍台後王占之。故屬篤來帖木兒。梯而拉、句阿富汗斯單。阿富汗本族名。當日僅一部落。非知今日之地盛得稱國也。以上所紀地名。大抵撒馬兒罕之類居多。非蠻貊之類居多。非蠻貊其證。以至於印度河。世爲西域東境附庸。藉臣納貢。錫以命服寶劍刀弄。命阿兒渾舁以金銀五十萬。貲助建國。旭烈兀西征。射姆斯哀丁迎謁於撒馬爾干。從征木剌夷。命招降賽耳塔石堡。挾其酋長來謁。西域旣開落。因屬於旭烈兀。以其都於海拉脫。故謂之海拉國。享國百餘年。帖木兒西來始滅。明史哈烈傳亦作海拉。多桑於此節言之不詳。德耳鄧特據。紀爲多。海拉脫史西域人誤以拉丁所作。紀至明孝宗宏治五年。而止。前數十年。法國人拜以西文多桑著書時。且猶未見此書也。自海拉忒東行乃抵印度河。渡河而東。則入印度。太宗季年。駐守八米俺、匿白尼等處之軍。見前。渡河往征。困拉火耳城。得里會遣將來援。途中其將謀叛。煽惑兵士反戈以攻得里城。拉火耳無援。途陷。城破後二日。太宗崩。天方教人以爲天譴。軍亦旋返。其後復入印度。擾其邊境。憲宗三年。命撒里等征印度斯罕、克什米爾。元史云塔塔兒帶撒里。土魯花等征欣都思。忒失迷兒等國。今定宗元年。已見撒里。豈先征西南印度。至憲宗時再出師西北耶。踏廷爲官人之譯。撒里與木而灘。拉火耳二城議和。爲之捐閒。定歲獻物數。木而灘歲金錢十萬。拉火耳歲的那三萬布三捆。或僞百名二城皆見上條。蒙古他將族之。誣以受賂。與印度得里部酋交通。得里兵來。將爲內應。得里見前。射姆斯哀丁懼及禍。往見岱爾巴圖。以與其父有舊。留之。定宗二年。岱爾巴圖卒。子哈而庫絡圖與不協。控諸察合台後王也速蒙哥。射姆斯哀丁自往申訴。也速蒙哥遂之。也速蒙哥見世系表。乃往伏拔都。憲宗卽位。入覲和林。王大臣咸謂其先人與我蒙古交厚。爲之游揚。以其爲郭耳故王懿親。可藉其力。撫定其地。封以海拉脫、句札姆、句八開而斯、句庫蘇治、句富紳赤、句圖勒克、句開沙、卽獻。非洛斯固、前古耳部城。喀而尤斯單、句誤而噶伯、句馬魯察克、卽本紀之馬魯察斯可。法里阿白。雅卽上晉阿里阿拔脫。北及阿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三

報達補傳 譯罕默德事實世系附案明史稱譯罕默德生而神靈。自西書觀之。不過左道惑衆者流。證明史所紀。得之彼七教人。故多諱飾。西牧興天方教初若冰炭。故多毀。然據事直書。一洗彼教夸誕之詞。因易得實也。其言上帝初生阿當。肇造人類。本猶太教說。耶穌襲其說。譯罕默德亦襲其說。而各以己爲得眞宰心傳。凡此諸書。並從刪略。杭世駿宗教植考所云阿丹。卽阿當也。報達。猶作八格達。劉郁西使記始見報達之稱。元史無之。惟憲宗本紀三年六月。命旭烈兀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八哈塔卽報達。哈里發爲教主之稱。云據國者。旭烈兀所征。非止報達。史文不明。遂若所屬。今證字音。以八哈塔爲報達。而報達之稱。已屢見於諸篇著作。正史之八哈塔。反不載者。故舍正史而從西使記作報達云。八格達亦作八哈塔。

報達、城名。在波斯海灣西北。據德格力斯大河。天方教主哈里發之所都也。天方教紹始於譯罕默德。陳宣帝太建三年。生於阿剌比麥喀之地。或謂太建二年。（西曆有二說。一五百七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爲太建三年。一五百七十年八月二十日爲太建二年。據國圖志作太建元年。西著無此說也。）其族曰阿勒麥施。或云同族分裂派。一曰哈深人。多貴。一曰倭馬亞人。多富。譯罕默德出哈深派。其父曰阿白塔拉。狻言阿蒲而喀生爲阿白塔拉之子。本謂子圖。譯罕默德。乃阿剌比人贊美之詞。非

其名。幼時。親喪家貧。給事於富商二十五婆其婆居主婦曰哈的札。以是雄於財。先時阿剌比人禮拜星日。造偶像以祀神。無所謂教也。猶太教、天主教、亦有至麥喀者。耶穌在世時。曾謂門徒。我死後當更出一人。隅拂至教。古時猶太教人亦有此語。無稽傳述。歷千百年。譯罕默德四十歲時。僻居寂處。默思冥索。欲創新教。以應斯言。幼時有昏作之疾。（如今羊瘋風病之類。）至是復發。謂天帝宣召。親承眞諦。其妻女與其堻阿里。（阿里爲譯罕默德同族兄弟。其父阿卜他立白爲一族之長。）其友阿部倍亮耳。皆篤信之。鄰近愚民。聞其議論。亦多從者。而族衆以爲狂。麥喀有殿。中置黑石。相傳天所降也。（四人謂部落長。）殿亦設土木偶像。遠近之人。瞻拜所禱者。歲時不絕。而譯罕默德專主崇拳上帝。力闢偶像之非。族衆嫉之。謀加害。幸其叔伯哈姆札。其族長阿卜他立白救護之。得免。其堻倭脫橙。亦曰奧自證。偕徒黨盛渡紅海。徙居西岸以避禍。（地名阿比西尼亞。紅海西岸南口。）未幾。倭馬亞族人曰倭馬爾。來從教。譯罕默德遂與阿部倍亮耳、倭馬爾爲新教首領。歲五十。（西六百二十年。）嬸哈的札死。麥新入教之女曰騷達。（西六百二十二年。）譯罕默德自麥喀遷立白死。阿布拉哈貝爲族長。與譯罕默德不協。禍益亟。唐高祖武德五年。（西六百二十二年。）譯罕默德自麥喀遷難往牙脫里。是爲天方教紀歷之始年。爲黑蛮拉大節日。黑蛮拉、譯言謂逃死也。（詳下天方教厲考。）改牙脫里爲麥地納。（譯爲城。如曰教師之城。明史天方古錄神地。又曰默伽。復云默德那。回回祖國。地近天方。案默伽卽麥喀。默德那卽麥地納。在阿剌比境內。而明史誤之爲二談矣。）造禮拜堂。爲天方教紀第二聖殿。（首麥喀。）遠近歸附。黨與日盛。愷柯勒麥施族人之仇。思強以入教。遣人掠其商旅。武德七年。攻敗麥喀人。殺之。（黑石殿。）其仇人阿不札耳。戰時不親臨陣。惟在室祈禱。戰既勝。羣謂祈禱得天祐。次年。麥喀人三千來攻。譯罕默德惟千人。戰敗。己亦受傷。又二年。麥喀人來圍麥地納城。議和而去。猶太教人爲敵助。敵退。攻殺猶太教人七百。欲赴黑石殿禮拜。麥喀人拒之。與約十年不相犯。乃允其往。又二年。麥喀人與阿剌比別族相仇

殺。謨罕默德與之友。議助力。其時徒黨已有萬人。麥喀人懼不敢。亦入教。乃盡毀黑石殿內偶像。敗麥喀東南各族類。阿剌比全境舉宗其教。示諭門徒。若天主教、若猶太教不從我者。厚取其稅斂。而不必強制。以其同奉上帝。同一根本也。此外之教。必脅之伐之滅之而後已。（猶火祆教。）太宗貞觀六年。往麥喀禮拜。令歸教。此後異教人不容入殿。酌禮。招東羅馬人入教。不從。擯用兵而病作。是年。卒於麥地奈。（西六百三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就死所建墓。就墓所建禮拜堂。謨罕默德無子。惟生數女。有女曰法梯味。嫁阿里爲婦。父死時。推法梯味尚在。謨罕默德居麥地奈時。凡他適。必命一人代司教事。名之曰哈里發。義猶代天治事。此哈里發之稱所由起也。病時。未定所傳。卒後。公議立阿部倍兗耳爲哈里發。時波斯與東羅馬累歲搆兵。國是日衰。替。阿部倍兗耳出二軍。一至西里亞。一入波斯。乘其敝以斥境。在位二年。卒於報達之地。（西六百三十四年。城云爲報達城尚未建。）臨沒。定以倭馬耳嗣位。倭馬爾能兵。懋倚武力。數敗波斯。盡食其地。以東至於印度。西侵西里亞。及阿非利喀北岸之脫里波利。（今義大利國之對岸隔地中海。）東羅馬王海拉克里育斯兵敗於西里亞之北。西里亞全境被幷。倍兗耳出二軍。一至西里亞。一入波斯。乘其敝以斥境。在位二年。卒於報達之地。（西六百三十四年。城云爲報達城尚未建。）臨沒。定以倭馬耳嗣位。倭馬爾能兵。懋倚武力。數敗波斯。盡食其地。以東至於印度。西侵西里亞。及阿埃及。以占地。倭馬爾亦講求文治。於憍格力斯河、袁甫拉特河間。建巴索拉城。（西六百三十八年。城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皆造禮拜堂。設書院。以黑盤拉節日爲元旦。貞觀十八年。（西六百四十四年。）臨沒。定以倭馬耳嗣位。倭馬爾能兵。懋倚武力。數敗波斯。盡食其地。以東至於印度。西侵西里亞。及阿非利喀北岸之脫里波利。（今義大利國之對岸隔地中海。）東羅馬王海拉克里育斯兵敗於西里亞之北。西里亞全境被幷。倍兗耳出二軍。一至西里亞。一入波斯。乘其敝以斥境。在位二年。卒於報達之地。（西六百三十四年。城云爲報達城尚未建。）臨沒。定以倭馬耳嗣位。倭馬爾能兵。懋倚武力。數敗波斯。盡食其地。以東至於印度。西侵西里亞。及阿埃及。以占地。倭馬爾亦講求文治。於憍格力斯河、袁甫拉特河間。建巴索拉城。（西六百三十八年。城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皆造禮拜堂。設書院。以黑盤拉節日爲元旦。貞觀十八年。（西六百四十四年。）

一將曰阿拔謨薩。奪美索卜塔米牙。（句庫背斯單二地。四六百三十八年至四十年。二地皆見四城傳注中。）一將曰阿謨爾。自西里亞入。錯錢用阿剌比文。臣下咸習阿剌比語。據阿味尼亞之地。在位二十二年卒。（西七百五年。）子威利特第一嗣。東收阿非河、錫爾河及裏海各部族。併西印度之信地。西收阿非利喀北境。渡海以攻日斯巴尼亞國。在位十一年卒。（西七百十六年。）弟蘇勒滿嗣。圍東羅馬康思灘丁都城一載。請盟而退。在位一年卒。（西七百十七年。）倭馬爾第二嗣。不知是子是弟。不好兵。在位三年卒。（西七百二十年。）弟希沙姆嗣。在位十九年卒。（西七百四十三年。）臨沒之年。有忽辛四世孫宰特爭位來戰。希沙姆殺之。在日斯巴尼亞之兵。爲阿部倍兗耳之子所殺。其後增阿里嗣位。時諸大酋自相爭鬬。玩視教主。阿里在位四載。阿孛塔阿滿不理事。在位二年。爲其下所殺。（西七百六十年。）阿里長子哈山嗣位。未一載。以部衆思亂。畏而遜位。（後八年。哈山益騎猿死。）哈山有弟曰忽辛。應嗣爲哈里發。而丹馬斯克大酋謨阿費牙爲倭馬亞族人。自稱謨阿費牙第一。阿剌

比、西里亞、埃及、波斯人皆奉令惟謹。國勢復合爲一。先時哈里發皆居麥地奈。至是遷於丹馬斯克。（在西里亞境內。分見傳中及西北地附錄釋地。）定議哈里發之位必屬倭馬亞人。毋許他族僭奪。故稱爲倭馬亞朝。據地中海各島。海舟常至東羅馬鹵掠。海拉克里育斯以水師來爭。而謨阿費牙已有兵船千七百艘。軍勢甚盛。敗東羅馬水師。困康斯灘丁、謨白爾都城。七載不能下。乃罷。東取昔魯斯單、（句庫不備。見西城傳上條。）西取俺德普克。（見西城傳下條。）昔利濟。（小阿味尼亞之古名。非在西六百六十三四年。）繼又侵突而基斯單。（西六百七十二年。案唐書西域傳。來獻中石國爲大食所破。永徽元年。西六百五十年。則其兵鋒遠被可知。）又令其子柘濟特爲將。下撒馬爾干。（西六百七十六年。）又往占地中海西岸。爲東羅馬所敗。遂建城於土盧斯以駐兵。（今爲法蘭所屬小邦。）高宗永隆元年卒。（西六百八十年。）子柘濟特第一嗣。阿里子忽辛既失位。其徒黨以爲憤。聚衆至十四萬。奉以爲主。至袁甫拉特河。爲苦法守酋戰敗。忽辛限於陣。高宗宏道元年。（西六百八十三年。）平阿剌比人之爲亂者。是年。柘濟特第一卒。子謨阿費牙第二嗣。四十日即薨。位旋卒。時各大酋皆懷覬覦。麥地奈酋宋面換第一入據其位。於是波斯之呼拉商部自立爲國。巴索拉酋亦自稱哈里發。面爲宋面換部將所敗。位遂定。令居地錯錢用阿剌比文。臣下咸習阿剌比語。據阿味尼亞之地。在位二十二年卒。（西七百五年。）子威利特第一嗣。東收阿非河、錫爾河及裏海各部族。併西印度之信地。西收阿非利喀北境。渡海以攻日斯巴尼亞國。在位十一年卒。（西七百十六年。）弟蘇勒滿嗣。圍東羅馬康思灘丁都城一載。請盟而退。在位一年卒。（西七百十七年。）倭馬爾第二嗣。不知是子是弟。不好兵。在位三年卒。（西七百二十年。）弟希沙姆嗣。在位十九年卒。（西七百四十三年。）臨沒之年。有忽辛四世孫宰特爭位來戰。希沙姆殺之。在日斯巴尼亞之兵。爲佛郎國所敗。（阿剌伯舊地稱法蘭曰佛郎國。西人曰佛郎人。）自是日斯巴尼亞北境得安。次年。柘濟特第三嗣。是年即卒。弟伊孛拉希姆嗣。旋爲末面換第二逐而據位。（西七百十五年。）或謂被逐者即柘濟特第三。柘濟特別作野息特。兩蒙之中。四易其主。

83

倭馬亞朝哈里發索薄待其下，阿剌比人猶來忘謨罕默德教澤，而爲別派據國，益疾視倭馬亞人。謨罕默德叔伯之裔曰阿拔斯，其後人衣尙黑。（後馬亞朝人白衣，稱謨斯阿費達。即黑衣大食是也。阿里之後人綠衣，稱唐書所謂黑衣大食是也。）阿拔斯之孫謨罕默德轄呼拉商部，自以教主本族，遂得襲承統緒。沒時，以屬其子依白喇希姆，相時而動，勉成父志。呼拉商人遂舉依白喇希姆爲哈里發，往麥路禮拜。中途爲倭馬亞人所獲，置諸獄，其弟阿蒲而阿拔斯繼立。天寶八年，即哈里發位於苦法，遷近轄應，攻敗末而換第二，逃入埃及。次年，追獲殺之。倭馬亞人麇集於丹馬斯克，阿蒲而阿斯拔之，叔伯阿白塔喇檗殲其族，惟阿孛都拉揵一人逸入日斯巴尼亞，自立爲哈里發。阿蒲而阿拔斯即位之四年，遷都於叠拔耳城，（叠田拉特河東，哲格力斯河西。）是爲阿拔斯朝。又二年卒，弟阿蒲札非而嗣，治國甚有條理，國人頌之曰阿而曼蘇而。（爲得時之義。）阿里後裔之在阿剌比者，自立爲哈里發，攻以兵，敗死。肅宗寶應元年，始建城於報達，在位二十一年卒，子愛而每諦謨罕默德嗣，十年卒，子哈里突以謨罕默德嗣，德宗貞元二年，遷都於報達，在位二十二年，弟阿蒲札非而嗣，治國事甚有條理，國人頌之曰阿而曼蘇而。（爲得時之義。）阿里後裔之在阿剌比者，自立爲哈里發，攻以兵，敗死。肅宗寶應元年，始建城於報達，在位二十一年卒，子愛而每諦謨罕默德嗣，十年卒，子哈里突以謨罕默德嗣，德宗貞元二年，遷都於報達，在位二十二年，弟阿蒲札非而嗣，治國事甚有條理，國人頌之曰阿而曼蘇而。（爲得時之義。）阿拔斯朝，又二年卒

辛壁拉圖位之十五年。（四一千二百五十七年。以上所云壁拉歸波斯侍天阿剌比語。）旭烈兀既滅木剌夷。謀攻報達。木司塔辛無才。曾聽樂觀劇。（西使記。謂哈里法悲頭痛。作人作猪鬼狀七十二狀。聽之立解。亦一證也。）國事皆決於下。附近屬國。若羅姆。若法而斯。若克兒漫。皆降服蒙古。若哀而陛耳。若毛夕耳等部。猶依違未定。埃及亦大部。而道遠。且憚蒙古。不敢來拒。低瓦若兒者。報達之官名也。（郭侃悔有封答爾。成御此。懊惱官職。將此官相。係爲人名。此爲官名。）職視宰相。正副各一人。其大將曰索黎蛮沙。（北魏財官曰。）其饒財厭官曰。（謨牙代丁。皆用事。報達城有十葉教人。（阿里後人一派曰十葉教。阿拔斯後人一派曰木司塔辛。）聚居一處。（葉尼牧。今土耳其爲索尼牧。波斯爲十葉牧。）纏於旭烈兀。廼亦率十葉教。怨哈里發殘其同類。不惟不懲治都兵。反詘壹滅十葉教人。庶不生事。遂輸誠於旭烈兀。廼爲蒙古臣僕。旭烈兀德貝住之喪師。疑報達不易下。慮挾詐。責以要約實據。謨牙代丁復具書。悉以國事相告。勸進兵。並勸哈里發裁兵額以節饋餉。有警則徵調屬國之兵爲衛。木司塔辛客於財。從其言。低瓦若兒之副曰哀倍克。知其通蒙古。亦以告。木司塔辛遣郭侃。（郭侃。一作郭寶玉。）以其謀。以告。哀倍克與哈里發不協。謀廢立。謨牙代丁知其謀。以告。旭烈兀使至。書云。我征木剌夷。令汝助兵。非有他意。欲締好也。而兵不至。汝席祖業。迪前光。但辛苦不究。旭烈兀使至。書云。我征木剌夷。令汝助兵。非有他意。欲締好也。而兵不至。汝席祖業。迪前光。但言無此六狹。引昔時哈里發爲人致死之事。以折微哀丁。（崔毅哀丁云。如無此六狹則殺我。）逐決計深入。令貝住爲右翼。發羅姆。涉毛夕耳。自報達西北進。不花帖木兒。（蘇賚察克。）（即西北地附錄之低瓦。木剌夷。在低楞者居多。當卽指滅木剌夷。）收撫諸阿塔畢。凡此諸國逃入汝境者。汝關門延之。我蒙古人至。則移兵以躡。（元史之必闍赤。）登甫昜丁。（科者納昔兒哀丁。）阿拉哀丁阿塔瑪里克。（阿拉哀丁。）志費尼皆從。法拉爾曰。嶺理。將別隊佐之。令佐的不花。（庫圖遜爲左翼。自報達東南羅耳之境進。旭烈兀將中軍。自報達東境進。郭侃。（伊爾略。四人皆見元史。系湘雲即郭侃。惟伊爾略三字不審何義。今作爲兩人。見旭烈兀傳注。）郭勒克圖。（阿而賚阿略。（伽諾多以爲卽行倫海省事之阿兒部。）略而拉克筆帖脊。（筆帖脊。官名。）元史之必闍赤。）登甫昜丁。（科者納昔兒哀丁。）阿拉哀丁阿塔瑪里克志費尼皆從。法而斯之阿塔畢。遣其姪謨翠默德沙率兵以助。憲宗七年冬。大軍瞰乞里茫沙杭城。（城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而拉克筆帖脊。（筆帖脊。官名。）登甫昜丁。（科者納昔兒哀丁。）阿拉哀丁阿塔瑪里克志費尼皆從。法拉爾曰。嶺理。將別隊佐之。令佐的不花。（庫圖遜爲左翼。自報達東南羅耳之境進。旭烈兀將中軍。自報達東境進。郭侃。（伊爾略。四人皆見元史。系湘雲即郭侃。惟伊爾略三字不審何義。今作爲兩人。見旭烈兀傳注。）郭勒克圖。（阿而賚阿略。（伽諾多以爲卽行倫海省事之阿兒部。）略而拉克筆帖脊。（筆帖脊。官名。）元史之必闍赤

無勝負。入夜。兩軍皆駐營。報遽營地低下。蒙古軍夜決河堤淹其營。次日進攻。覆其衆。（西一千二百五十八年正月十八日。）二將死之。哀倍克遁歸報遽。（郭侃傳云。其將討答兒遁去。侃追之。夜雨。則日水深數尺。情節微有似處。）貝住等至報遽西城外。據其街市。（西正月二十二日。）怯的不花既平羅耳。（先繼來降附。故曰既平。）兵亦近城。而旭烈兀中軍已駐報遽城東。（西正月十八日已至。）城圍遂合。城跨體格力斯大河。分東西二城。西城外環市廛內有子城。東城壁壘峻厚。牆上築敵臺百六十三座。（曾見四人所繪報遽城圖。臺東南向西北。東城有樓。西城無之。劉郁西使記云。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繞東城圍之。以壁。其合面又見他書者矣。方教人在東方之事。則云西城亦有壁。高廣尺寸或偏。並云。先進西城。後進東城。異說紛拏。疏難憑定。）中軍營於阿鄰門。（通義拉克阿鄰之路。故以此名其門。）郭侃。（句）伊而略。（句）怯的不花營於開而拔提門。布而匣。（句）土拉爾。（句）扈理。（句）希拉們。（譯兒罕拏之子。勇冠三軍。蔵古人呼爲金柱。）郭勒克圍營於速克蘇而灘門。此河東軍也。西則不花帖木兒。貝住。蘇賚察克等軍。體格力斯河上下游。皆泊舟斷敵。以防其遁。築墻掘壕。一晝夜工畢。近城無石。運於遠山。撒民居屋甓爲敵臺。攻具畢備。遂進攻。哈里發憮。遣謀牙代丁等出。乞如前議納降。旭烈兀曰。此我在哈馬丹時之證。今我在報遽城下矣。速令素黎曼沙。低瓦答兒來見。遲日。別遣官紳出。拒不見。下令亟攻。毀阿鄰門敵臺。貴布面曜等不卜而略辛阿黑昧殷逃入阿剌比。旋至西里亞。世祖中統二年。（西一千二百六十一年。）埃及王比拔而斯迎以至國。立爲哈里發。受其册封爲蘇而灘。謀復報遽。以騎兵二千及阿剌比兵衛以東行。既臨哀市。拉特河。過其族人哀而哈勒率衆七百來合。破臧拉城。蒙古將略拉布哈。報遽守將阿里巴圖皆以兵至。戰於叠拔耳城。中伏敗。阿卜而略辛無下落。（是年四十一月二十九日。）惟哀而哈勒得遁入埃及。嗣爲哈里發。爲哈里發。受其册封爲蘇而灘。謀復報遽。以騎兵二千及阿剌比兵衛以東行。既臨哀市。拉特河。過其族人召低瓦答兒及其大將出城。哈里發來否。不足舉數云。（明時土耳其國滅之。自此不聞有哈里發矣。此傳所紀謀犨默德事實世系皆由後西書譯出。若旭烈兀滅報遽。則本多漢書也。）

附考

咸豐二年壬子。湖南長沙府人魏源撰天方正學一書。稱程犨默德之父曰爾卜資喇希。母曰阿米妠。程犨默德係其道號。字曰程斯特發。而不言其名程犨默德。有四大弟子。一曰額補白克爾。即傳之阿部倍克耳。一曰歐盤勒。即傳之倭馬爾。一曰歐士瑪尼。即傳之奧自楚。一曰爾理。即傳之阿里。程斯特發之女。爾理之婿曰法士默。即傳之法梯味。其稱阿里次子哈山之弟則曰侯賽尼。亦忽辛之異譯。大抵天方教在東土者。皆係阿里一派。所謂十葉教也。

證衛路。驅戰騎踐踏而斃。木司塔辛四十六。在位十六載。（西方則只十五年。蓋當補一歲乃爲一年也。西一千二百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見殺。合中歷在憲宗八年正月。）報遽阿拔斯朝第三十七代至此國亡。次日。復殺其次子及親族等。幼子謨拔來克沙。以倭而采哈屯乞免。得不死。（後裔深古女生二子。）自謨罕默德翹立新教。從者風靡。招徠之術。濟以威力。闢地萬里。驅策諸侯王。類首慴伏。莫敢異趨。雖其後嗣寖衰。徒擁虛號。然有國者非受其册封。即無以自立於臣民之上。册封之禮。哈里發遣使錫以纛首巾一方。約指一枚。刀一柄。騾一騎。纏轡具備。飾以璎寶。使者至國。官僚郊迎。國主迎於國門之內。以口吸使者手背。如卑幼見尊長。（西世又稱以口吸舉師。似乎官之過甚。然西書固屢見之。）使者宣命。首以衛護其教爲勖。國主聽受惟謹。蓋歷六百餘載。而哈里發之位始絕。亦可謂悠久矣。當報遽城破時。哀脫搭海而壁拉之子阿卜而略辛阿黑昧脫逃入阿剌比。旋至西里亞。世祖中統二年。（西一千二百六十一年。）埃及王比拔而斯迎以至國。立爲哈里發。受其册封爲蘇而灘。謀復報遽。以騎兵二千及阿剌比兵衛以東行。既臨哀市。拉特河。過其族人哀而哈勒率衆七百來合。破臧拉城。蒙古將略拉布哈。報遽守將阿里巴圖皆以兵至。戰於叠拔耳城。中伏敗。阿卜而略辛無下落。（是年四十一月二十九日。）惟哀而哈勒得遁入埃及。嗣爲哈里發。（嗣號一隅。寄托羸下。蓋不足舉數云。明時土耳其國滅之。自此不聞有哈里發矣。此傳所紀謀犨默德事實世系皆由後西書譯出。若旭烈兀滅報遽。則本多漢書也。）

附考

咸豐二年壬子。湖南長沙府人魏源撰天方正學一書。稱程犨默德之父曰爾卜資喇希。母曰阿米妠。程犨默德係其道號。字曰程斯特發。而不言其名程犨默德。有四大弟子。一曰額補白克爾。即傳之阿部倍克耳。一曰歐盤勒。即傳之倭馬爾。一曰歐士瑪尼。即傳之奧自楚。一曰爾理。即傳之阿里。程斯特發之女。爾理之婿曰法士默。即傳之法梯味。其稱阿里次子哈山之弟則曰侯賽尼。亦忽辛之異譯。大抵天方教在東土者。皆係阿里一派。所謂十葉教也。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四

木剌夷補傳　察太祖本紀作木剌夷，太宗本紀作木剌夷，憲宗本紀作忽里黑，郭侃傳作木乃思，訓都面使記作木乃斯，今考譯音，乃孛不如剌字之叶，從元史之始見者。其所據地，皆在山陬，蓋海南山南北狹東西共約五六百里，多此種人，俗勁悍，亦新皇在裏海東南多山，亦爲木剌夷人所據，但可稱爲種落，不成爲國。）或里初傳附。

木剌夷、非國名也。釋義爲舍正路入迷途。蓋北同教之人，譬之如此。木剌夷人亦率天方教，識罕默德在世時，曾訓門徒，火教之異派有七十，猶太教有七十一，耶穌天主教有七十二，我教將來殆必至七十三，然其後後，異派數且踰百，大抵論上帝，論神魂，直見略歧，喧嗷即起，未大異也。其顯然樹幟相攻者，則以教主之位故。罕默德之堵阿里既被戕，次子叙辛復失位，教人多以爲不平，雖已有哈里發，仍別立伊瑪爵。（教首之稱，特不如哈里發之稱尊。）必爲阿里之後，勿令他族搶越。謂阿里蒙魂，一脈相傳，集於伊瑪爵之體，躬聆耳說者，明上帝之靈，亦式燎之，而其位爲不可繼矣。阿里後第五代札非而沙體，已定其長子伊思馬爵耳嗣位，繼以其幼子十葉教人，（同屬一派，曰十葉教。）異議又起，別教主之位，帝鑒在茲，非可朝夕改。乃孛兒伊思馬爵耳之子，赴爲伊思馬爵耳之教，爲木剌夷之所自起。（按此教名爲國名不稱木剌夷，蓋以教名爲國名，不稱木剌夷。）北宋中葉時，教人相率至波斯之地，其頭目曰哈山沙巴哈，居於低捞（宋哲宗元祐五年，遂阿剌模忒堡長官。）寨北鎖。（同一千九十年，又占鹿忒巴耳鎖。（同前模忒見元史四北地附錄，在裏海西南山內險隘處，忒巴耳，在可斯賓西北相近地。）分道同猛，於裏海西南山內險隘處，築城以居，裝治攻剿苦亦斯耶之地亦如之。（本紀載當時軍事木剌夷國大酋之加害永祈里之後也。）寨面柱克王瑪里克沙發兵捕逐，面瑪里克沙本突厥種，（同一千九十九年，哈山沙巴哈教規，凡徒衆必服率教，教仇人，陰謀行刺，必致死乃已，塞面柱克之初尼祖緯乌爾瑪里克，其首先被刺者也。（同一千九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塞面柱克後王歡者耳屢遣兵往攻，校疑，有人卓刀於塗，遊賓於藏，天賜見之，大驚，遂不敢進兵，哈山沙巴哈死。（時在西一千一百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是歲又被阿剌模忒堡內中

（按諸書多惡稱其教，以其皆以佛內有哈山沙巴諸名，故惡之，其作今從譯音之異作今從譯音之。）傳位於伶白察耳，盤虫曰基牙布，遷而克烏米特。（烏白察耳，即西北地附錄之雖巴撒耳，西書多作伶白察耳，蓋譯音之相同，猶訓音耳，報達之哈里發木剌夷，實則哈里發，殺人徒多，與突好者有所仇，皆可誅其祝愁。（此者耳之同增國，蓋其所剌死。）其餘刺客之黨，四處分居，伺隙窺窗，蔽園，務極驚美，香藥俾服，供奉膏脩，肯爲出力殺人者，乃得入。若革子自十二歲至二十，性稍有痴騃，臨不畏死，曰倫以天堂福地享用之報，既而醉以異釀，如下所云，乘昏迷時，被之入雖醒所，就其後復飲酵，仍就以出，醒後詢所過，則謂罕默德所云天堂福地，殆無以過，終老是鄉，誰樂大快，乃爲往殺某某事，成復其故處，不幸身斃，魂升於天，樂亦如是，則皆踴躍用命，或爲商賈，或爲奴僕，不憚平里，以行其志。（此節多與西人既見載及傳聞之詞合，惟元時人實未至中國，傳聞既經譯述，必不免有增減，如所云大略相同，然不如西書之詳。）

剌夷人不然同教之叶，枷名之由，所由來也。宋甯宗慶元四年，（西一千二百九十八年。）復占可斯登晉左近之阿斯蘭庫沙堡，背叛自稱主，降塔施以奚，偽降，而夜從地道入，殺其兵，奚遣兵再至，又詐降，請分先後行，以納

還侵地。先行者不被殺害。則以次出堡。否則死守。踏之而前。眾去後。無難者。蓋已盡行矣。其詭譎類如此。

太祖西征。大軍既渡阿母河。木剌夷遣人輸款。（志費尼云。木剌夷人自言本如此。案其時木剌夷酋長爲只拉丁哈雷是死。其子阿剌愛丁嗣。翌太宗本紀元年。木剌夷國主來朝。當是其子首先輸款。元史亦可證也。）其後西域主札剌勒丁自印度西還。建國。令北將郭面塔轄呼拉面。侵掠北部人。郭面塔往甘札。被剌而死。蒙古五將西伐之役。（見西域下條。）木剌夷乘機占塔寨千札剌勒丁將伐之而使至。北相與其使者同飲至醉。乃曰。公等暫然耳。不啻。醉證諸從者。呼其五僕至。一爲印度人。謂某月日某處。左右無他人。即可加刃。以未率命。故不敢。北相大懼。札剌勒丁聞之。投五僕於火。詰用吳。以輸賦納貢得免。憲宗即位之二年。以木剌夷凶悖無道。命皇弟旭烈兀統軍西征。乃發人怯的不花率西二千人先行。（元史憲宗二年正月。遣乞都不花攻木剌夷凶悖無道。命皇弟旭烈兀統軍西征。乃發人怯的不花率西二千人先行。

海拉脫仍有木剌夷人。明有得脫者。皆逃匿。其居西里亞者。不稱曰木剌夷。曰哈施。曰北人善以麻葉釀酒。醉人使迷。名其葉曰哈施設。故名其人曰哈施身。歐羅巴人不能言哈施。訛為阿薩辛。今西國人謂人之謀殺人者曰阿薩辛。語本於此。居西里亞者。自成一部落。周約數百里。皆哈天主教人。以復讎殺害為功德。後為埃及所滅。木剌夷興滅起訖。凡一百七十六載。傳七代。西使記謂窮四十餘年。未盡事實。

附廉里補傳　西語字音。譯為廉里。

廉里、別作廉鄰。廉鄰見元史。古高車之後。拉丁轉阿卜而陶錫所甘皆同。元史不記木傳云。世為廉鄰大人。廉里即漢高車國也。是元史誤。魏書曰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勅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臧云。其先匈奴之別部也。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為性兇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闘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惟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大。當與蠕蠕為敵。又或謂古時其部侵掠他族。虜獲至多。騎不勝負。有部人能製車。車高大勝重載。乃盡取虜獲以返。故以高車名其部。諸出阿卜元魏以後。不見於史。蓋其部衆已為蠕蠕所破。突厥既盛。東西高里。悉歸役屬。名號改易。書籍無徵。蒙古崛興。康里始著。其居地直臨海北。面西及於裏海。西與奇卜察克為鄰。南與貨勒自彌國接壤。本紀之西域。即貨勒自彌國也。西域王母為康里巴牙烏脫部主女。（哈思蒙里傳。太祖征康里。至学子八里城。與其主雀兒思拏戰。敗其軍。遂殺烏紀音近譏。以存疑。）能相夫主國事。多用康里人為兵將。訛脫剌城渠酋掠賣古商賈。殺其命吏。以致兩伐之師。渠酋即康里人王母之弟。太祖十六年辛巳。以西域不日底定。命哲別、速不台北征奇卜察克。既殪其衆。復敗俄羅斯軍。十九年。東入康里。乘勝追北。前無堅敵。遂躡其部。（西書記征康里不詳。元史述不台追之。與欽察戰於玉峪。敗之。康里在東。欽察在西。如往欽察。必經康里。則當帝征西域之前。已兵臨其境。酋阿沙不花傳云。太祖拔康里時。其酋母有二子皆幼。國亂家破。無所依。一夕有數騎衝重圍直突入營中。發視其旗。皆西域重貲。蓋載二子。越數日。至京師。時太祖已崩。御此則康里之拔。必在太祖末年。其為強二酋北徙之役。更無疑義。而速不台在太祖朝僅一至欽察。傳乃誤為屢敗。孝可取以為證。）康里本仍游牧舊俗。既被兵。

部落遂渙。其居地屬朮赤。拔都封境。部人亦從亜奇卜察克。北衛歸朝廷者。入兵籍。其後遂世廉里衛。王族子孫。仍授康國王。仕於朝。功名文學多顯者。（編考滅之廉居。與高車音近。唐之康國。與廉里字同。不知本傳。廉里即高車國也。所據皆無定。車朝有康居。魏書敕高車始起。未著何時。所謂敕勒子之幼女。嫁為狼妻。生子遂繁成國。蓋渺茫之說。等於始祖即使有之。亦決非漢以後之事。其居地又與漢康居唐康國鄰近。編疑康居高車後從同族非異類。特高車別種。與康居之廉居。或即為廉居分支。皆未可知。）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六上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上

篤來帖木兒位下　察合台五世孫。薛涂察合台世系考。

元史書法。係部名。非城名。經世大典。在可失哈耳北。阿力麻里西南。蓋即西人所稱突面基斯單也。突面基為突厥轉音。元史作途魯吉。蓋未能考譯。但取叶音。稽之唐書。為西突厥十姓可汗之地。今西洲之土耳其國。先亦突厥族類。故鄰邦稱為土耳其。是可為途魯吉即突厥之一證。

柯耳魯地

柯耳魯、亦都名。圖在阿力麻里西北。元代阿力麻里在今伊犂西。統字音地望考之甚合。即元史之哈剌魯。元史沙全傳。哈剌魯人也。犂的斤傳。匣剌魯人。祖匿答兒。始立以幹思堅部。哈剌魯軍三千來歸。匿即哈剌魯之譯音矣。輟耕錄。蔑色目三十一種。有哈剌魯、苦里魯、匣剌魯。皆假是異部。然輟耕錄成於明初。其時元史已出。故所紀大元宗室世系。悉與元史世系表同。其戰擘古乃七十二種。內中複出甚多。如木里乞、滅里乞、滅里吉歹、末里乞歹四種。實一種也。如是之誤。不一而足。故知不可爲據。

畏兀兒地

部名。北自別失八里、哈喇火州以南。皆其轄地。元史屢見畏吾兒。亦作畏兀兒。所謂高昌國王亦都護是也。畏吾兒即唐之回鶻。元祕史作委兀。又作委吾。邱長春西遊記。至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兒。中國北方讀回如畏。統纂謂畫塵作畏作委。不當作回。其誤由於唐書。至紇與兀吾北方字音。無大區別。今西人書作畏孤兒。兩人無紇兀等字音。故訛爲孤。阿卜面嗄錫書訓義爲聚。言其氣類今聚不復離渙。（今回人心）

最高共解返回。可爲唐書回紇傳注解。元史巴兒虎阿兒忒的斤傳。敘其始起甚詳。所謂薛靈哥水。即今俄羅斯之色楞格河。喬忽剌水。即今之土拉河。惟選突州後。稱居是者九百七十餘年。疑有訛字。上文明言與唐三族內屈朅二年。沿都督府三族。當東西突厥開視其興衰。附叛不常。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強甘於闐。至紇後。爲遏祿設。設盛。與回紇爭強。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案其地望。所謂北廷西北。金山之西。正與經世大典圖形相符。葛邏祿、柯耳魯字音亦近。（元史類編文翰傳補證。葛邏祿遏羅斯。字易之本。葛邏祿氏。世居金山之西。後散處內地。漢姓爲馬。隨兄塔海仲瓦官江浙。遂家明州。長於歌詩。時稱人韓柳。王能書。王子充善古文。人目爲江南三絕。至正間。用薦爲編修官。有金璧集。海雲清嘯集行世。元史無葛邏祿之部。必是柯耳魯遏羅祿之譯。考虛書有知部葛邏祿出西北部。邏洛河以爲氏。翻譯名義集。納新原作遏賢。今改正。部邏洛者。以西域國志考之。即今塔爾巴哈台。元時謂色目人散處天下。故納新寓居南陽。後移於鄧。案提學之考地是矣。唐時葛邏祿兵強地廣。圭來而衰。值曾巴哈古乃太宗分地。葛邏祿遂更在西。多乘地圖。列此部於巴勒塔什渾東南。與唐書元大魯圖合。諸史古無哈克作西邊經畧兀兒。哈兒魯以牲租途亦合。故知柯耳魯即葛邏祿也。）蓋唐季兵強地廣。圭來而衰。值

守一隅之地。元宗宗時。天主教王遣使濟園略批尼東來。其紀行書亦有是部。地望恰合。惟稱爲喀洛拉。則又爲遏祿之譯音矣。輟耕錄蔑色目三十一種。有哈剌魯、苦里魯、匣剌魯。匣剌魯假是異部。然輟耕錄成於明初。其時元史已出。故所紀大元宗室世系。悉與元史世系表同。其戰擘古七十二種。內中複出甚多。如木里乞、滅里乞、滅里吉歹、末里乞歹四種。實一種也。如是之誤。不一而足。故知不可爲據。

畏兀兒地

部名。北自別失八里、哈喇火州以南。皆其轄地。元史屢見畏吾兒。亦作畏兀兒。所謂高昌國王亦都護是也。畏吾兒即唐之回鶻。元祕史作委兀。又作委吾。邱長春西遊記。至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兒。中國北方讀回如畏。統纂謂畫塵作畏作委。不當作回。其誤由於唐書。至紇與兀吾北方字音。無大區別。今西人書作畏孤兒。兩人無紇兀等字音。故訛爲孤。阿卜面嗄錫書訓義爲聚。言其氣類今聚不復離渙。（今回人心）

最高共解返回。可爲唐書回紇傳注解。元史巴兒虎阿兒忒的斤傳。敘其始起甚詳。所謂薛靈哥水。即今俄羅斯之色楞格河。喬忽剌水。即今之土拉河。惟選突州後。稱居是者九百七十餘年。疑有訛字。上文明言與唐三族內屈朅二年。沿都督府三族。當東西突厥開視其興衰。附叛不常。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強甘於闐。至紇後。爲遏祿設。設盛。與回紇爭強。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案其地望。所謂北廷西北。金山之西。正與經世大典圖形相符。葛邏祿、柯耳魯字音亦近。（元史類編文翰傳補證。葛邏祿遏羅斯。字易之本。葛邏祿氏。世居金山之西。後散處內地。漢姓爲馬。隨兄塔海仲瓦官江浙。遂家明州。長於歌詩。時稱人韓柳。王能書。王子充善古文。人目爲江南三絕。至正間。用薦爲編修官。有金璧集。海雲清嘯集行世。元史無葛邏祿之部。必是柯耳魯遏羅祿之譯。考虛書有知部葛邏祿出西北部。邏洛河以爲氏。翻譯名義集。納新原作遏賢。今改正。部邏洛者。以西域國志考之。即今塔爾巴哈台。元時謂色目人散處天下。故納新寓居南陽。後移於鄧。案提學之考地是矣。唐時葛邏祿兵強地廣。圭來而衰。值曾巴哈古乃太宗分地。葛邏祿遂更在西。多乘地圖。列此部於巴勒塔什渾東南。與唐書元大魯圖合。諸史古無哈克作西邊經畧兀兒。哈兒魯以牲租途亦合。故知柯耳魯即葛邏祿也。）蓋唐季兵強地廣。圭來而衰。值遏王薨下嫁。而阿爾屯卒。無何。巴兒虎亦卒。（此與元史不同。）巴而虎先有子名怯石邁。因嗣亦都護位。（元祕史作亦都瓦惕。西書作伊

的
庫。旋卒。乃馬眞皇后命怯石遍因之弟薩合椹嗣立。憲宗即位。薩合椹來朝。而別失八里之地流言忽起。
謂薩合椹將發戍民之從天方教者。其僕告變。蒙古官賽甫馬丁監治別失八里。亟要薩合椹返。訊無是
謀。而其僕堅證之。事聞於朝。付忙哥撒兒鞫治。刑訊薩合椹。遂誣服。令其弟倭肖赤殺之。代其位。元史王古倫赤傳即
倫赤。從天方教人聞大悅。薩合椹崇釋氏。民與異教。故設謀害其主。有二臣同死。一臣流於遠。僕爲賞。其
時憲宗與太宗子孫不協。故凡附太宗之人在邊兀兒地者。斥逐殆盡。

哥疾甯

城名。在巴達克山西南。印度河東。今西國亦稱噶自尼。爲古時國都。其見於華書者。魏書西域傳。伽色尼
國。在悒密南。悒密、即布哈爾。詳下不花剌條。伽色尼、噶自尼音類。言其地望。當云東南。或魏書統言國境。非專指
都城。惟所紀里數。不足爲據。魏書於諸國道里多誤。非止此也。大典國方位皆合。

可不里

城名。亦在巴達克山西南。今稱喀不拉。宋眞宗景德至孝宗淳熙
年間。西一千年至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地屬噶自尼國。後屬郭耳。復併於貨勒自彌。太祖西征。遂歸蒙古。西人考唐書有高
附。當卽其地。蓋高附、喀不音近。地望亦合。特無他證佐耳。當在哥疾甯北。而大典國在東。似誤。

巴達哈傷

城名。亦部名。今稱巴達克山。自喀什噶爾越葱嶺以至吐喀里斯罕。必由巴達克山經行。吐喀里斯罕、卽
唐之吐火羅。今屬阿富汗。大宇音西清每譯成喀字音。斯罕猶言地方。西人語常作以斯罕羅。以合音則似里字。故曰吐喀里斯里。西域地名多從古語。審音考地。始流湧源。觸處得之。十可七八。 按元葉西域
誠難吻合。而烏訕、縛芻之卽阿母河。可無疑義。布哈爾在唐時其名已見。謂非城古城哉。 前六十年。英人游歷著書云。阿母河古稱烏鄧克蘇斯。後稱阿母達里裨。

那黑沙不

蓋本紀。拖雷克徙思。當卽途思。此爲西域孔道名城。 近時孔道已更。城市始漸蕭索。唐時哈里發哈而倫葬墓於此。蒙古西
來。發其墓。城亦被毀。元太宗時。蒙古官屬酌古司重建。城當在巴達克山之西。當屬不登因。今大典國乃
在東北。而屬爲來帖木兒。豈葱嶺西南近地。別有途思城耶。無考。

忒耳迷

城名。 見西域補傳上。亦曰忒耳昧特。俄羅斯地圖稱忒耳迷。在阿母河北。出鐵門而南以渡阿母河。古時抄取道
此城。今改於忒耳迷之西渡河。元史薛塔剌海傳。從征忽毳、帖哩麻、賽蘭諸國。帖哩麻卽忒耳迷。云諸國
者。元史之誤。大唐西域記。自視貨邏國順縛芻河北下流至呾密國。疑卽忒耳迷。西域多以城名爲國名。
故疑是也。綱目作帖力迷。

不花剌

國在撒麻耳干西偏南。其爲布哈爾無疑。元史皆作卜哈兒。亦作蒲華。剌字收音。惟此一見。案西國與國。
布哈爾都城稱布哈拉。與此正同。元史人名不花者。皆應作布哈。義詳牝牛也。西域人云。最古之城。唐中
宗時。西七百年後。 屬於阿剌比。 即唐書之大食。唐昭宗後。西九百年後。 西域之霸盛朝。 見西域補傳上。 建都於此。案唐書西域傳。安
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西源烏滸河。布豁、捕喝皆布哈之異譯。阿母河源出葱嶺。曰鄂克疏河。又曰吒汗
河。亦曰烏汗河。唐書烏滸。當是烏汗轉音。元葉西域記作縛芻河。或是鄂克疏轉音。代遠千年。音經重譯。
誠難吻合。而烏滸、縛芻之卽阿母河。可無疑義。布哈爾在唐時其名已見。謂非城古城哉。 前六十年。英人游歷著書云。阿母河古稱烏鄧克蘇斯。後稱阿母達里裨。

城在布哈爾之東。今爲布哈爾屬地。名那克捨。迫即魏書之那謎波國。唐稱那色波。唐書曰那色波。亦曰小史。蓋爲史所役屬。居吐火羅故地。東距慈嶺。西接波剌斯。卽波斯。南望山。西人考波斯史云。波斯薩山朝

波剌斯五年。波斯滅而復興。王名薩山。故曰薩山朝。奴失而寃王在位時。西五百三十一年至五百七十九年。爲中國魏宣帝太建十一年。中國可汗兵至兩河之間。環武帝中大通三年至陳宣帝太建十一年。

阿姆河。近那克捨迫之地。敗海脫勒汗。考其時序。必係遮羅之兵。憎魏書周書無考。元英宗至治元年後。西一千三百二十一年。蒙古稱其地曰

駱而什。因察合台第五代孫葛貝克汗。萬來帖木兒兩代王。與會於其地。建立宮殿。蒙古稱宮殿曰駱而什。萬來帖木兒同父兄弟。

故亦名城爲駱而什。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二百二十七。魏徵方書。稱爲駱而什各兒。蓋卽此駱而什哈喇二音通用。

的里安

圖作的安里。在不花剌柯提之間。查古時貨勒田彌之兩有城曰搭里安。今廢。或卽此。應在柯提兩。

撒麻耳干

明史謂元太祖滅平西域。易商代國名以蒙古語。始有撒馬兒罕之名。案元史皆稱苫思干。或云薛迷思干。惟西北地附錄稱撒麻耳干。邱長春西游記作邪米思干。元祕史作薛米思堅。亦作薛禾思加。耶律楚材西游錄。譯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以名。得此注釋。於是苫思干、薛迷思干等稱。皆可豁然貫通。西人云。此爲鄉部之稱。若其本境自稱。則實是撒馬兒罕。唐書西域傳。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末建。在那密水南。唐元奘西域記亦云。颯末建國。唐言康國也。那密爲納林之訛。撒馬兒罕與薩末鞬、颯末建。同條共貫。著於唐書。爲營是蒙古語。更徵諸塔什干。塔什干卽唐之石國。詳下條赤鐸地。唐僧。石國西南五百里至康國。今自塔什干至撒麻耳干。道里適合。康、石二國。可以互證。徼外之地。已則不考。而沒以證人。明史於是乎失言矣。明史又謂撒馬兒罕卽漢罽賓地。隋曰漕國。唐復名罽賓。此眞臆說。黃楙材游歷西域分譯思干與撒馬爾罕爲二。謂西域撒城。一在華思干。一在撒馬爾罕。此等臆說皆不足信。

忽氈

圖在察赤南。撒麻耳干東。則此城必濱錫爾河。錫爾河見一統志。卽納林河。納林河行至安集延北。與塔爾河會。始有錫爾之稱。中華載籍。惟云納林。元史郭寶玉傳。次忽章河。進兵下苫思干城。劉郁西使記。過忽牟河。卽長春西游記。崔阿沒拶由浮橋渡。同語。沒拶卽河。案梁古爾河曰林謎。沒拶卽林謎也。明史西域傳。卽火站。架浮梁以渡。李更都光廷謂忽章、忽牟、崔阿、火站一音之轉。實則納林河耳。然此數音。與納林絕不相類。異名易自莫釋疑團。今譯西書。錫爾河濱有若程城。以城名爲河名。猶中國長江在京口爲京江也。西人於火忽等字音。每訛爲苦。氈章等音。又訛爲程。遂謂之苦程。俄羅音如霍郎。較叶。西部之搭拏。亦稱西人回回之

阿堪。波斯之呼拉商部。西人云阿拉森。凡此之類。不勝枚舉。耶律楚材西游錄。苦盞城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剌城。是雜書亦有作苦字音者。元史伯顏傳。謂阿剌卒忽禪有功。薛塔剌海傳。從征忽牟諸國。徐松西域水道記。霍罕屬城有霍古。皆卽又稱爲苦程特。新唐書西域傳。石國南二百里所抵俱戰提。西南五百里康也。苦程特當云忽氈特。正與俱戰提音類。方向道里皆符。石國至康。此城爲孔道。是又可爲唐書釋地。

麻耳亦彌

今曰瑪爾噶朗。地併於俄。在費面干省內。俄語曰麻耳格蘭。其南又有諾倭麻耳格蘭。諾倭譯言新。

可失哈耳

今曰喀什噶爾。爲漢疏勒故地。唐書疏勒居迦師城。迦師、喀什音類。疑此城名起於古昔。其見於西域書者。大食東來。侵奪其地。在唐開元年間。地名亦同。阿黎意本阿拉育勒體耳之書有云。可失哈耳東西突面基斯罕等地。先屬喀喇契丹闊兒汗。卽西遼古兒罕兒譯史。成吉思汗卽位之十三年。西一千二百十八年。地皆入

於蒙古後屈察合台據此則太祖之滅屈出律爲思麥里以北首徇各地望風皆下必是太祖十三年事。

元祕史作乞思合兒合譏如哈。

忽炭

卽和闐唐書于闐國有悉薩旦那、屈丹、豁旦諸稱西人考之悉薩旦那本乎梵音當是印度人之稱突而克人云屈丹波斯、阿剌比人云豁旦夫悉薩旦那爲印度梵音自是確論若屈丹、豁旦之分正恐未必元祕史作兀丹元史又作斡端耶律楚材西游錄作五端。

柯提

國在花剌子模東南俄國音同他國同或作喀忒唐昭宗天復至宋眞宗咸平年間（西九百年至一千年間）貨勒自彌都城在此貨勒自彌卽花剌子模亦卽唐書西域傳之貨利習彌國唐書又云一曰過利疑卽柯提之轉音今俄圖羅機淮城六十餘里有柯提城卽西人之所謂喀忒元史之所謂柯提。

兀提剌耳

西游錄苦盞城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剌城以圖中方位道里計之若合符節本紀之訛答剌辛脫羅兒元祕史之兀答剌兒的剌兒皆卽此城句尾常有兒字音西域小阿昧尼亞王海屯入朝和林其紀程書亦作訛忒拉兒城已久廢。

巴補

今俄地圖自那馬干至忽氐路中有巴魄城屈曲而干省當卽巴補西游錄以苦盞、八普、可傘三城並稱蓋自西南來先過苦盞再八普再可傘魄普字音尤近苦盞卽忽氐可傘卽柯散皆見西北地中段面干本係古國俄人取爲省名非俄羅斯所造唐書西域傳石東南千餘里有怖悍者山四環之地峚牝多馬羊西

千里距堵利瑟那東臨業水出葱嶺北原色濁西北流入大磧。（此可證石國之有渴霜河卽此業水）元朝西域記作怖悍、捕普敷廢反正與俄面干音合（雙字讀如火旦二字合書）道里方位形勢皆不差謬唐書怖悍係誤當作怖大典圖巴補在忽氐東不誤惟與庵耳亦錯位置未盡洽合。

訛迷邗

圖作訛迷在可失哈耳西北自是葱嶺以西之地西人謂卽烏斯勘（音在堅青之間）回部亦稱訛耳勘巴卑爾釋地誓云烏斯勘爲昔之費爾干會城案地望的斤傳有克斯堅或卽此元祕史太祖命沙兒塔兀勒人馬思忽惕管不合兒（句）辭米思堅（句）兀魯格赤（句）兀丹（句）乞思合兒（句）兀里羊等城兀里羊或卽訛耳勘之異譯同治十二年（西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西人游歷至此謂巳荒廢耶律希亮傳中統三年十月自布拉城至于亦思宽之地于亦思宽當卽烏斯勘下云四年至可失哈里城知與喀什噶爾相距非遠也。

倭赤

今曰烏什鎮于闐地徐松西域水道記烏什城據瑚赤山東南面山係小石山高聳孤立回語謂山石突出爲烏赤卽爲什也城以山得名元稱倭赤似較今稱尤叶俄人稱之曰烏赤烏什。

苦叉

今曰庫車漢龜茲地當準部未平時今之伊犂亦曰苦面叉至今西國與圖仍稱伊黎爲苦面叉圖理琛異域錄俄羅斯面諸國有庫策皆謂卽今庫車然其時庫車與俄界隔絕不應列諸鄰部域指伊黎面言未可知也。

柯散

今俄地圖納林河與塔爾河會流處之北曰郭篤干郭篤干六十華里有城曰喀散喀散西北與塔什干

遙遙相望。西游錄有可傘城。卽此。經世大典。阿剌忒在察赤東南。方位字音全合。唐書簡遮者、本拔汗那。

咸曰鐵汗。元魏時謂破洛那。去京師八千里。居西鞮城。在其珠河之北。有大城六。過波之治渴塞城。高宗三年。以渴塞城爲休循州都督。渴塞、柯散音近。其珠河卽納林河。亦卽鉢蘭河。方位亦合。存以俟考。

阿忒八失

軍律希亮傳。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復至。希亮又從征至渾八升城。希瑗母從后避暑於阿魯八升山。疑城以山得名。西人云。山在亦忽庫闌。卽特穆爾圖淖爾。南面山西饒出水曰阿忒八失河。入於納林河。昔俄人鄰斯屯柯游歷至此。云其地甚繁庶。又一俄人云。河邊有古城遺跡。據其所言。並考俄圖。此城蓄在阿力麻里、亦剌八里之西南。臨阿忒八失河。城以河得名。經世大典圖形相合。先當爲布魯特游牧地。今併於俄屬七河省。

八里汪

國在倭赤北。無考。

察赤

卽今之塔什干。唐之石國。錫爾河東流。塔什干爲名城。元史紀傳皆不載。惟成宗大德元年。有薛迷思干、塔剌斯、塔失元三年。民賦等語。塔失元卽塔什干。明孝宗宏治年間。撒馬爾干王帖木兒後人巴卑爾立國。改不相合。案明宏治十三年。爲西一千五百年。巴卑爾敗於諾斯伯。此後始立國於噶不爾。敗諾斯伯。此見元祕史。邱長春西游記。

國於咯不爾。巴卑爾見瀛環志略。波斯志中。咯不爾作噶布爾。志略云。武宗至德年間立國。

後遷於東卽此諾斯伯名其部族詳上。著許釋地。謂塔什干爲俗稱。著作家不云塔什干。多云柘折。戚云察赤。國朝康熙四十二年。西一千七百二年。英人莫遜游歷者。書稱塔什干爲察赤。先於莫遜游歷者。謂塔什之義爲石。干爲城國。案唐西域傳。石、戚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去京師九千里。南五百里康也。右涯素葉河。王姓力。亦力把里、亦力把力皆卽元之亦剌八里。以城名稱之。本非國號。安得爲更。亦息渴而、明史而作兒。卽

石。治柘折城。故康屬小王。據匿城地。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真珠河。亦曰質河。唐元奘西域記亦云。赭時國、唐石國也。西臨葉河。柘支、柘折、赭時皆與察赤音近。其謂塔什干爲唐石國。碓無疑義。唐書之素葉河。元史作葉河。無素字。西人考古。謂錫爾河古稱藥克殺。藥克殺卽唐書之藥殺。葉河當卽藥字轉音。錫爾河匯合衆流。最遠之源則爲納林。卽唐之那密水。唐書分析言之。未能融會。遂成異派。各有主名。天山、蔥嶺西北之水。皆出中國。無入中國者。必是唐書之誤。

也云赤

國在亦剌八里西。無考。劉郁西使記有亦運河。或在此河源。以水得名。

亦剌八里

國在阿力麻里西南。必瀕伊犂河。元憲宗時。小阿昧尼亞王海屯入朝和林。歸程紀行。謂抵伊闌八里克後渡伊拉河。伊闌、伊拉皆伊犂異譯。唐書本有伊列河之稱。耶律楚材西游錄。又作亦列。八里、謂城。回紇語。亦突厥語。蒙古先時謂城曰巴剌哈孫。此見元祕史。邱長春西游記。今波斯謂城亦曰巴剌。至明代猶門防。

猶考。則云。北庭謂城爲合託。此見茅元儀武備志。合當讀如哈。似又雜西域語。今裏海東南面有城曰烏孫哈達。哈達卽哈託。蓋斥地愈廣。收撫種類愈繁。本國語言。亦隨面變。易思麥里傳有亦八里城。疑卽此。明史有亦力把里國。謂別失八里國王納忽失者。舉爲從弟歪思所弒。面自立。徙其部落西去。更國號曰亦力把里。續文獻通考曰。亦力把力、不知古何國地。案以私意補之曰。唐時西突厥地。高宗顯慶二年。置定方等濛池都護府。自安西北庭逾蔥嶺西北。盡波河攻阿史那賀魯平之地。隸

特穆爾國漳爾。今各西國與國俱稱亦息牙爾。從其俗稱。音未差池。載於明史。由來已久。西城水道記。特穆爾國漳爾。亦曰圖斯庫爾。不云亦息渦兒。遂徐氏考之未盡。

普剌

元人著作。屢見此城。西游錄作不剌。劉郁西使記作孛剌。元史耶律希亮傳作布拉。地望字音皆合。今城已廢。當在博羅塔拉河左近。南臨賽喇木淖爾。西城書稱曰普剌特。稱賽喇木淖爾曰速式庫爾。海屯紀程書云。先經普拉特城。再經速式庫爾。憲宗時。法國教士路卜洛克東來紀事云。普剌特城有白吞人。爲鎔金製器之工匠。蒙哥西征旋師。挈以至此。白吞人。卽今德意志人。法人有此稱。謂蓋今猶然。語意近乎經綫。猶人不絕聞之。

也迷失

城名無可徵引。惟速不台傳。平奇卜察克軍歸。略也迷里雀只部。雒馬萬餘。與文生義。差可附會。闕在普剌東北。西人考之。謂元史憲宗本紀。耶律希亮傳之藥密里。卽此也迷失。詳藥密條考。

阿力麻里

元之阿力麻里。在今伊犂西。遺址無徵。要非普遍。自元史世祖本紀。地理志西北地注。二說歧誤。遂聚訟紛如。徐松西域水道記。既辨地理志阿力麻里爲海都分地之非。是於合台分地。復考正北庭西北行四五千里至阿力麻里道路之差。世祖本紀阿力麻里在和林北方位之誤。皆詳覆可據。惟改阿力麻里爲阿里瑪圖。則爲千慮一失。阿里瑪圖自是河名。阿力麻里自是城名。圖有也里。當卽八里之省文。猶言城。阿里瑪、阿力麻皆謂里。譯字不同。急讀之音仍無別。此當是回紇語。若蒙古語。則渠曰者泥四。梨曰阿力麻。見茅元儀武備志。耶律楚材西游錄則云。土人曰林檎曰阿里馬。九各不同。李文部光廷誤於世祖紀皇子北平王建幕於和林野里麻里地一語。謂阿力麻里在今烏里雅蘇台。而以今伊犂西之阿力麻里擬西游錄。西游記斷爲當作阿里馬。經世大典圖明作阿力麻里。明在庫車之北。元之百里爲布幹。亞又西南七十里爲託克遜。託克遜、他古新普類。惟圖中方位在魯克沁東北。不合。西人

別失八里。西游錄作別石把。西游記作蠶思馬。皆察里字。地非同文。遂著各異。豈可望文生義。強爲區分耶。多桑書作阿耳麻里克。仍是八里克。謂城之義。

合剌火者

今曰哈剌和卓。元之火州。詳下。

魯克塵

西城水道記。吐魯番鎮城曰廣安。唐之安樂城。其東七十里爲火州。元火州治。今曰哈喇和卓。又東五十里曰魯克沁。東漢之柳中城。亦魯克沁、卽魯克塵。

別失八里

元別失八里有二。一在高麗北。陶宗儀輟耕錄。高麗以北名別失八里。譯言連五城也。諱人之流奴而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自八月卽冰。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而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案元史。遼陽省有狗站。卽此。回語。五爲別失。城爲八里。與輟耕錄洵同。元初屬叛說不謬。一在今之烏魯木齊。元爲北庭都護府。備有回鶻五城。故名別失八里。與輟耕錄洵同。元初屬叛吾兒。耶律楚材西游錄。金山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邱長春西游記。西至蠶思馬大城。回紇王部族粉萄酒。海都亂後。高昌失地。遂屬察合台後王。朔東儻乘合丹傳。謂憲宗遷合丹於別失八里。卽今之喀喇沙爾。何所據而言。不得其解。

他古新

西域水道記。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爲古交河城。唐之西州。貞觀時。安西都護治。自雅兒湖西南行

考之亦云即託克遜昱圖之倘誤耶。

仰吉八里

城亦無徵。惟海屯紀程書有之。稱爲仰吉八里克。西往伊犂。孔道所經。案西域水道記。瑪納斯河東岸里許。有城墟。番曰陽巴勒噶遜。乾隆四十二年。於其東建南北二城。北曰康吉。南曰綏寧。後改綏來縣治。所謂陽巴勒噶遜。當即仰吉八里舊址。陽、仰音近。徐氏自注。陽、漢人語。巴勒噶遜、準語。城也。城向陽有城。基。故名。合漢語、準語爲一。解近附會。

古塔巴

西域水道記。準語呼圖克拜者、吉祥也。今彼中之酋。易曰呼圖壁。譯爲有鬼。乾隆二十九年。於其地築城。曰敷化。原注。昌吉縣城西一百一十里。三十八年。移事邊臣檢駐之。呼圖克拜河出城南八十里之松山。北流出山。遜瑪納斯營卡倫西。凡北流二十五里爲渠口。疏東流渠六。西流渠五。又北流五十五里。遜景化城北。流百餘里。與羅克倫台呼圖克拜、重譯之。便似古塔巴。地圖方位亦合。

彰八里

元史或作昌八里。或作操八里。其見於海屯紀程書者。作昌八里克。西域水道記。昌吉河發源孟克圖嶺北。麓。四源並發。匯而北流。至山外分爲渠。經昌吉縣治。其城曰寧邊。乾隆二十七年建。案圖中方位。亦即在此。命名之義。謂諸水滋矣。元史李進傳。至元十九年。命屯田西域別失八里。二十三年。海都及篤哇等領軍至洪水山。進與力戰。軍潰被擒。至操八里。斷遣至和州。操八里即彰八里。固知地在別失八里及哈喇火州之中也。

月祖伯位下　案月祖伯爲成吉思汗第五代孫。元史又作月即別。四書皆譯之曰暫思伯。元史今改本作暫思伯。是也。其所部人。後有遷於東者。稱爲暫思伯部。海圖圖志引外國史略云。哈薩克所有屠民。各分種類。其土民稱爲他益。與白西人風俗略同。

其餘屬土耳其者。咸爲土百之族類。所謂他益、即大食。大食之異譯。宣撫阿剌比人。見回城補篇上。白回即波斯。土耳其非謂今之土耳其國。乃是突厥之變音。爲土百即暫思百也。前方備乘。亦作暫思伯。月即別一作月祖伯。暫思伯之事。非暫思伯沒後即有是稱。且由掃遷異地。得此種族之名。非在原地。西北地附錄譯繹於城名之下。亟宜改正。

撒耳柯思

元祕史。太祖命速別額台征迤北康鄰等十一部落。內有薛兒客速惕。即撒耳柯思。元祕史蒙文於斯、思等音譯作速客甚多。如俄羅斯作幹魯速是也。祕史。太宗時又稱薛兒格速惕。格、客譯字之異。蒙文語尾惕字今作特。綿蕃語的字。非部落本名。此部在高客斯山北。圖列於阿蘭阿思之南偏東。方位相近。拉施特哀丁云。薛兒客西亞、別作扯而開思。今西書多稱扯而開思。又有阿拔客思、句阿拔奇之稱。昔時阿速部人實此部人。曰客雜克。猶云強盛。今俄南境媯河濱。有部落曰媯司科客雜克。即朔方備乘等書之媯戈羅司。其人善馳驟。俄之突騎。悉出於此。沿襲惡名。轉成勇號。撒耳柯思地今入俄。有不服俄者。遷入土耳其。張穆蒙古游牧記。乾隆四十年。定塔爾巴哈台之東崔博克噠里爲哲士爾扈特部北路。以策伯克多爾濟領之。授盟長。注云。初策伯克多爾濟來歸。獻金削刀及色爾克斯馬。色爾克斯者、洪豁爾屬部也。得其馬以獻。賜名寶音珠。列御廄八駿之一。案色爾克斯即撒耳柯思。洪豁爾即控噶爾。土爾扈特稱土耳其曰控噶爾。蓋乾隆三十六年。撒耳柯思猶未併於俄也。

阿蘭阿思

部族名。即元史之阿速。朔方備乘以今俄南境近臨黑海之阿索富城當元之阿速。見解甚是。惜未賅備。城以今哈薩克爲阿速大誤。阿速部、西域人稱爲阿蘭。又曰阿蘭你。又曰阿思。則爲阿速之轉音。地理志稱阿蘭、阿思蓋二名並舉。或彼土自有此稱。俄羅斯書稱爲耶西。亦阿思、阿速音轉。其部族居高客斯山北。西濱阿索富海。阿索富城以阿索富海得名。在阿索富海、黑海南北分界陸地間。城建何時不可考。阿索富海先名速

曷忒。後改阿索富或云阿思人自以部名名之。說與何氏合。然謂海。非謂城。明史阿速傳。背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所背之山。卽高峻斯。所面之川。卽蹯河。入阿梁富海。西域人云。阿思都城曰麻斯。（案卽太宗之阿蘇。實性思西皆咸作斯。）（蹯克思。見拔都補傳注。）立國已多歷年所。先從天主教。後從天方教。元史列傳阿速人甚多。今西人考之。謂內多天主教人名。如口兒吉卽角兒只之轉音。（英倫古王有角兒只第一角兒只第二之名。）口兒吉之子曰的迷的兒。卽秋米忒里之轉音。捏古剌傳。無氏籍。惟云在憲宗朝。與也里牙阿速三十人來歸。子爲左阿速衛千戶。則當是阿速人。捏古剌及中西古籍。咸無可徵。故近世西人非不知其說。而解爲荒野平地之民者。無徵故也。西人涉獵華史。元魏之時。烏孫西徙蔥嶺。自是厥後。杳不知其所之。而唐初突厥所屬之可薩部。直裏海北。卽在奇卜察克之地。西書稱曰哈薩兒。亦云役於突厥。在唐中葉。又有部族自東而西。哈薩兒部被逼西徙。舊時游牧地悉屬別姓。謂此部族卽是烏孫。俄稱奇卜察克爲波羅物次。物次當是烏斯轉音。今俄南境帖尼厥河。古名烏蘇河。帖尼厥河入黑海之地曰烏速。立姆那。猶言烏速海澗。當由烏孫居此。故有烏斯、烏速、烏蘇之稱。不惟筆之於書。且柏爲岡。以明種族遷變蹤跡。俄羅斯考古與圖。亦於蒙古未來之先。列烏孫部於奇卜察克北境。以實元人王惲之說。而明巳之並非烏孫。蓋嘗遍求西書。考尋其說。究屬揣摩擬合。初無實據。烏孫西徙而爲奇卜察克。於理有之。於傳亦仍無徵焉耳。

欽察

部族名。在烏拉嶺西。裏海、黑海以北。元史作乞卜察兀。今改奇卜察克。譯音最叶。俄書稱其地曰波羅物次。稱其種人曰波羅物齊。他國皆稱奇卜察克。古時東羅馬國稱之曰庫蘭。亦云庫滿尼。元初天主教王使臣渡闊喀批尼、法王使人路卜洛克、小阿昧尼亞王海屯皆道出其地。皆稱庫滿。惟波斯地人稱奇卜察克。與蒙古同。相傳有二解。一謂突厥族派凡五。一爲奇卜察克。與蒙古同屬烏古斯汗之後。烏古斯汗孫亦股巴阿部戰敗退至兩河間。（未言何河。）有陣亡將弁歸。悵孕臨產。軍行倉猝。無產所。就空樹中生子。烏古

斯汗牧育之。名以奇卜察克。義謂空樹。越十七年。烏古斯戰勝亦股巴阿人。遂降其部。未久復叛。乃令奇卜察克往牙愛克河。（卽烏拉河。）亦股巴阿居中以鎮撫之。因以名部。此拉施特裒丁與阿卜而嗄錫之言也。一謂荒野平地之民。亦云數世脫奇卜察克義同。語出波斯。俄之波羅物次同解。此近世西人之說也。就二者衡之。拉施特裒丁生於元代。仕宗潘之朝。與蒙古老成人討論掌故。撰爲國史。阿卜而嗄錫爲兀亦昝孫。身當明季。去元猶近。說當可信。然所謂烏古斯汗者。不知何時人。何國主。鋪敘戰功。且臨洮斯而至埃及。中西古籍。咸無可徵。故近世西人非不知其說。而解爲荒野平地之民者。無徵故也。西人涉獵華史。元魏之時。烏孫西徙蔥嶺。自是厥後。杳不知其所之。而唐初突厥所屬之可薩部。直裏海北。卽在奇卜察克之地。西書稱曰哈薩兒。亦云役於突厥。在唐中葉。又有部族自東而西。哈薩兒部被逼西徙。舊時游牧地悉屬別姓。謂此部族卽是烏孫。俄稱奇卜察克爲波羅物次。物次當是烏斯轉音。今俄南境帖尼厥河。古名烏蘇河。帖尼厥河入黑海之地曰烏速。立姆那。猶言烏速海澗。當由烏孫居此。故有烏斯、烏速、烏蘇之稱。不惟筆之於書。且柏爲岡。以明種族遷變蹤跡。俄羅斯考古與圖。亦於蒙古未來之先。列烏孫部於奇卜察克北境。以實元人王惲之說。而明巳之並非烏孫。蓋嘗遍求西書。考尋其說。究屬揣摩擬合。初無實據。烏孫西徙而爲奇卜察克。於理有之。於傳亦仍無徵焉耳。

阿羅思

今官私文書定稱爲俄羅斯。詳審西音。似云遏而羅斯。遏而二字淺於舌尖。一氣噴薄而出。幾於有聲無詞。自來章奏紀載。曰斡羅思、鄂羅斯、厄羅斯、兀魯斯。直無定字。又曰羅刹、邏察、羅車、羅沙。則沒其啓口之音。促讀斯字。變爲刹、察。歧異百出。有由來也。其族類曰司拉弗裔。（弗字更須照矣下音讀乃合。）既非烏孫。亦非兗種。佛書羅刹。尤爲酸不於倫。其國名最晚著。而族類之名則早見西書。（中國書未爲四五百年。日耳曼人南徙羅馬本境空虛。有司拉弗裔人自東來居其地。見羅馬古詩烏孫

通貫元魏亦在是時其非烏孫可知集
傳載人不承卽仙國四人亦謂非是　俄史釋司拉弗裏義謂榮耀歐洲他國則釋爲僕奴溫恭志略謂唐以前
爲西北散部受役屬於匈奴此說最爲近似元人所謂林木中百姓是也唐季此種人居於俄今都森彼
德普爾之南衙都莫斯科之北其北鄰爲瑞典挪威國人有柳利哥者兄弟三人夙號雄武侵陵他族
收撫此種人立爲部落柳利哥故居地有遏而羅斯之名遂以是名部他西國人釋之曰遏而羅爲掘鰾
聲古時瑞典挪威國人專事鈔掠駕舟四出柳利哥亦恣慝故其地有是稱是說也俄人所不樂聞法國東北
境有諸爾蘭者古時卽爲瑞典挪威人侵掠據地自立爲國英國亦然　柳利哥建國在唐咸通三年其部初無城郭至是建諾物哥羅特諾物謂新
哥羅特謂城在俄今都南二百餘里畏羅斯東北境古國名則俄語　後嗣漸拓而南邊於計掖甫近鄰黑海行封建之制瓜分豆剖地裂
亂生蒙古西來橫挑大敵元師再舉稽首稱臣明世蒙古衰而俄始強明季西人艾儒略職方外紀謂亞
細亞西北之壘境有大國焉曰莫哥斯未亞魏源曰卽鄂羅斯也俞正燮議此書不知有俄羅斯豈知外
域音殊字別泥此時鄂羅斯尙未兼併西北雅之地乎案魏氏說是也然職方外紀所云非音字之殊乃
界其南盤交拖間又有陸地縱橫各數百里今名洛勒姆普名撒吉利其地南濱多山北皆平壤有撒吉
剌河發源南山山之北有撒吉剌城河經城中西北流復東北入阿案富海今俄改城名曰辛福洛普爾
於是撒吉剌之名遂泯撒吉剌爲希臘語漢之先希臘人於此通舟楫利商賈故知厥稱爲古洛勒姆卽
元祕史之客兒綿有客勒姆城故祕史注爲城名今廢祕史每以乞兒綿客兒綿二城並稱案乞兒綿卽
求綿音在每門之間綴字亦非其叶在烏拉嶺東屬理琛異域錄謂之圖敏

不里阿耳

圖作不撒耳今曰布面噶爾西域人稱之曰孛老耳亦曰孛拉耳疑卽元史兀良合台傳之孛烈兒故元祕史謂之孛烈兒
又曰孛烈兒則譯孛烈兒之部人元初布面噶爾分東西二部西部在黑海西今仍曰布面噶爾爲土
耳其屬國光緒五年土敗於俄布面噶爾幾歸俄屬俄爲之立君遣官監治使爲我用而其君有貳心於

花剌子模

鹹海西面裏海以東阿母河下游以西皆是地名最古中國周初波斯之火教書已見此地名春秋時波
斯以簡頭字鐫石亦見此名字形多如簡頭作个字形酌人名爲簡頭字波斯語解謂地低平唐書西域傳有貨利習編國卽花剌
子模之異譯審定字音當曰貨勒自編初作西域補傳所譯薄者部作柯拉色耳維譯西北地乃悟卽花拉子模復訶波斯人考正其音則爲貨勒自編知庶書譯音尤勝元史今俄地圖咸海裏海閒地字音

知仗物自彌、又知東方實地、俄國譯於地圖。元史西域記作貨利習彌迦、多迦字、唐書謂居烏滸河陽、烏滸卽阿母河、古時阿母河入裏海、河自布哈爾東南徑西北行、距鹹海三百餘里分支西行、花剌子模在其南、故云居水之陽、惟西域記云、捕喝國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又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迦國、捕喝、卽布哈爾、方位不倒、相合、若改西南爲西北、庶幾近似、元朝書例、書行者、親游歷也、書至者、傳聞紀也、未履其地、但憑傳說、所以致誤、其部都城本在喀式、卽西北地之柯提、見前、後遷於烏爾健赤、多桑云、當作忽爾坎赤、蒙古人稱？烏爾根赤在錫底城北數十里、古城在西北、彼時阿母河西入裏海、城跨河爲南北二城、

賽蘭

元史薛塔剌海傳稱爲國、明史亦列西域國中、邱長春西游記、賽蘭城有回紀王、其所謂王、殆不過酋長而已、未足云國、西域人稱爲賽而拉、乃是賽蘭本音、拉施特裔丁云、塔剌斯、賽而拉二處、突而克人久居於此、蓋本是西突厥故域、又云、地爲海都所轄、則是世祖、成宗時、賽蘭尙未屬龙赤後王也、而海都所據之地、亦約略可見、

巴耳赤邗

卽本紀之八兒真、元時撥闌喀批尼、句海屯紀行之書作巴耳勒、今西圖歲有古錢、上有巴兒勒字音、當是此城所鑄、今地已湮沒無考、

徒的

賽蘭、巴耳赤邗、徒的三城、皆西臨錫爾河、而徒的尤在下游、爲錫爾河將達鹹海之處、俄人前於鹹海設水師、築礮台於錫爾河濱、距礮台三十華里、地名克而枯特、卽此城舊址、乞而吉斯人冢墓甚多、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六下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下

不賚因位下　旭烈兀後第八代孫、伯有傳、

八哈剌因

波斯海灣內海島、地狹而長、近海灣西岸、登岸則阿剌比地也、何王所拓之地、西書無考、

怯失

波斯海灣島名、先爲通商大埠、亦云怯夕、與八哈剌因東西斜向相望、大典國形甚合、中國唐、宋時、商賈船常至此貿易、忽里模子旣興、怯失乃衰、今已廢、怯失未興之時、海島商賈皆聚於昔剌甫城、爲元時起

99

見漫都內之城。濱海對面即佉失島。

八吉打

國無。面元史撒法非特常城邑之名。蓋即西使記所謂報達國也。元史憲宗紀作八哈塔。祕史作巴黑塔。今西人多耕爲八格達。又曰八格達特。即祕史之巴黑塔惕。詳報達補傳。不要因後。西域旋亂。報達迭遭兵燹。帖木兒西來。復定於一。其後復亂。而土耳其國盛強。嘉靖十五年。西一千五百三十四年。歐報達之地。天啓三年。西一千六百二十三年。波斯人奪回。崇禎十一年。西一千六百三十八年。仍爲土耳其所割。今居民不過數萬人。

孫丹尼牙

洵之波斯人。謂當作蘇面灘尼牙。案蘇面灘、係彼土帝稱。尼牙、猶言都會。在可斯賓西北二百里。即志內可疾云。蒙古王所建城。見古塔爾傳。在彼時爲王畿。今波斯猶有此城。則僅一城名而已。

忽里模子

波斯海灣口外島名。應在佉失之東。國無。職方外紀云。百爾西亞（即波斯）南有島曰忽魯謨斯。赤道北二十七度。其地悉是鹽。否則琉黃之屬。草木不生。鳥獸絕迹。人著皮履。雨過履底輒敗。多地震。氣候極熱。人須坐臥水中。沒至口。方解。又紀無淡水。勺水亦從海外販至。其類如此。因其地居三大州之中。凡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之富商大賈。多聚此地。百貨駢集。人烟輻輳。凡海內極珍奇難致之物。往輒取之如寄。即此島也。洵之波斯人。字音當作忽爾模斯。元史音未盡叶。今貿易遷徙。海島荒涼。不復如艾儒略之說。瀛寰志略謂波斯東面隅有噩末噢。古時海舶互市於此。久已荒廢。噩末、即忽爾模斯之訛。

可咱薩

城名。近波斯海灣。先屬法而斯部。見旭烈兀補傳。可咱當讀如喀。

設剌子

城名。當曰設剌斯。先爲法而斯部都城。旭烈兀時。法而斯爲附庸之邦。故郭侃傳、劉郁西使記皆稱石羅子國。以城名爲國名。旭烈兀後。法而斯亡。詳旭烈兀傳。

泄剌失

國在設剌子東。今無此城名。古亦無考。前六十年英人游歷書云。自西而東。先過喀咱隘。再過設剌斯。後過咳喇合。與大典圖形甚符。而字音不符。未可遽斷。

苦法

國無。城在波斯海灣西北。哀甫拉特河西。與歇拉城相近。歇拉爲古名城。後漢書。自安息西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西人考之。謂于羅即歇拉。從斯賓度河。即度傀格力斯、哀甫拉特兩河。

瓦夕的

國無。案傀格力斯、哀甫拉特兩河之中南境。有城曰蝸夕特。必即此瓦夕的。

瓦乞八剌

國在毛夕里東南。案八格達城北百餘里。昔有城曰亦克八剌。阿剌比人考他書。稱爲瓦克八剌。方位字音。均與國符。閔城已廢。而俄國仍載之。稱爲亦克八剌。

毛夕里

本一小國。在傀格力斯河西。國符中統三年。國滅。見旭烈兀傳。俄國音若毛夕耳。他國國音似木蘇耳。

設里汪

圖在兀乞八剌之東。案體格力斯河東有支河曰呼耳汪。滋河有城亦曰呼耳汪。元史地名。凡有里字。多爲耳字音之變。惟呼設二音不合。而圖形甚合。或者西國字音變其土語耶。

羅耳

本爲國名。有大羅耳、小羅耳。不賽固時。羅耳已滅。故列之城名中。今西圖稱羅里斯單。猶突厥斯單、印度斯單之例。惟今圖在呼耳汪東南。而大輿圖在東。此有微異。然大輿地圖值志方位。大抵未可規規求合。

乞里茫沙杭

今城猶存。當云克里曼沙。克里曼沙。西域故王名。當是建城之王以王名爲城名。非古城也。自東來趨報達。此爲孔道。見報達傳。

闊巴撒耳

圖在乞里茫沙杭正東。今波斯無此地。惟裏海西南隅昔有堡。後爲城曰倫白賽耳。爲木剌夷酋長所居。見木剌夷傳。字音相類。今波斯人皆知此城。應在探丹尼牙東。疑圖有誤。

那哈完的

當作那哈溫式。新唐書大食傳。阿沒。或曰阿味。東南距陀拔斯單十五日行。（唐書原無單字。然必係陀拔斯單。不可少單字。）南沙圖一月行。北距海二日行。居你訶溫多城。宜馬羊。俗柔覓。故大食常游牧於此。唐書所紀都盤六國。方向程途。殊難考合。惟阿味當即阿味尼亞。尼亞與尼牙同義。其國本在裏海西南。北距海二日行。蓋言其北境。非指都城。陀拔斯單、今西圖作達拔里斯單。在裏海東南隅。方向程途。不相上下。你訶溫多、必是那哈溫式。阿味尼亞應在那哈溫式之北。蔵巳南徙。阿味爲古時大都。而久已滅亡分裂。漢書安息西有阿蟄國。殆

即阿味。

亦思法杭

城爲波斯古都。亦見西域下傳。明史作亦思弗罕。

撒瓦

裏海南偏西。今城猶存。在波斯今都台喝西南一百五十里。西域補傳見此城名。

柯傷

當曰喀傷。在亦思法杭北。見西域下傳。

低牒

裏海西南濱有地名低楞。西書謂古有基蘭都。低楞、爲基蘭都內山地。元史低牒當即此。案唐書大食傳有岐蘭。疑即基蘭。然云岐蘭東南二十日行得阿沒。則不相合。應在撒里牙、阿模里之西。而大輿圖在南。亦不合。詢之波斯人。則謂低牒必係低楞之訛。

胡瓦耳

當作海瓦耳。俄圖音同。波斯人云。亦有別稱。音類哈耳。即胡瓦耳。胡瓦耳、正哈耳之轉音。應在阿模里南。西模娘西圖形未合。

西模娘

當作西模裏。在海瓦耳東微偏南。圖在胡瓦耳北。不合。此係古城。西域補傳皆見。

阿剌模式

本係木剌夷之寨堡。北濱裏海。其東則阿模爾。今大輿圖乃在阿模里西南。未合。

可孩云

今城猶存可孩當作可斯末一字無合音之字不得已而以我音二字切合成音圖中位置微有差處

阿模里

當作阿模爾爲馬三德臨部內省城直裏海正南大典圖形尚合

撒里牙

馬三德臨部內城近阿模爾今尚存圖形符合爲古時達拔里斯單省城本曰撒里末牙字音則語尾所增唐書陀拔斯單或曰陀拔離惲其國三面阻山北瀕小海居婆里城西人考唐書謂婆字當是娑字之誤娑里撒里字異音同城名亦同西人此論未可斥其謬妄

塔米設

裏海東南隅城名圖符阿剌比語曰塔米斯波斯語類乎塔米賽元史作設尚無大異在達拔里斯單部內

賀章

俄圖稱此城昔如敖脊與元史爲近他圖或稱生占在可斯費音西北與圖形符惟孫丹尼牙在南相距不過百里圖乃東西分列相距頗遠與今西圖異位

阿八哈耳

案今西圖應在蘇爾灘尼牙東微偏南與大典圖異城名見西域下卿非始於阿八哈大王也

撒里茫

今曰蘇立曼尼牙猶蘇爾灘尼牙之例蘇立曼爲天方教人之名名此者甚多報達之哈里發亦有是名

何人所建未及博考大典圖形亦未盡合今屬土耳其

朱里章

大典圖形暨今裏海東南隅今距裏海東捫約百里有朱里章城遺址阿剌比人稱爲角兒占或又稱戈而干本河名自東而來入裏海朱里章城以河得名元史元祕史皆有捫捫闌河祕史又有出黑扯連城拖雷曾渡河以攻此城裏海東南河道落落可數無同名者惟朱里章河與捫捫闌字音微近出黑扯連亦爲捫捫闌之變音疑卽此朱里章也

的希思丹

今考西圖當曰的喝以斯單喝以三字併合念讀元史作希由無合音字也大典圖位亦合今爲俄波交界

巴耳打阿

西域下傳有阿而他部在裏海西巴耳八阿爲從前阿而他部都城近苦耳河元末明初帖木兒西來曾駐巴耳八阿十日乾隆初年其地叛亂波斯兵討平之城遂燬今其城尚有小村落曰巴耳偕卽打阿之變音今屬於俄圖在毛夕里不誤特過於偏西

打耳班

譯義爲門蓋裏海西濱北臨高喀斯山之要道古時波斯於此築牆阻高喀斯山北部族來擾之路如中國之長城打耳班其通行之地也今西圖曰得耳奔特哲別由西域北征阿速欽察卽由茲路元史所謂繞宣田吉思海展轉至太和嶺卽高喀斯山也大典圖方位甚合

巴某

圖無西人云法而斯部有拔姆城或卽巴某案姆字當讀如吳下俗音不讀作母泰西文字譯以華音輒

不聽令出字音不全也然曾以姆字詢波斯人彼謂本國無此字音則恐西人由某字音以致訛拔姆之即巴某宣似可信

塔八辛

闕無案苦喝以斯罨部內有此城名亦云塔八三又云塔八斯地有雙城阿剌比人謂雙爲哀因故曰塔八斯哀因急讀之即爲塔八辛

不思忒

闕在極東南隅蓋茂義斯罨鄰之首城覩征錄作不昔思丹恐有誤字當日不思忒昔義斯罨乃合昔義斯罨諸史更作昔思田

法因一

闕無西人云苦喝以斯罨北境有城曰略因亦曰法因昔爲苦喝以斯罨首城木剌夷人據之當即此法因

乃洗不耳

闕無審音考地必是易思麥里傳之你沙不兒本紀之匿察兀兒覩征錄之你沙兀兒在徒思西明史坤城傳後有你沙兀兒

撒剌哈夕

闕無今波斯國中亦無此合音之城名不得已而摹擬以求合曰今波斯裏海西南有城名雷赫夕或即撒剌哈夕又哈達謂城波斯語元史之昔剌思城又名撒剌克斯或即撒剌哈達之訛又裏海東南有沙黑陸特城如撲將陸黑二字倒轉即是撒剌哈夕

巴瓦兒的

闕無案元史列傳阿剌瓦面思回回八瓦耳氏太祖征西域駐蹕八瓦耳必即此巴瓦兒的西人云馬魯正西四百數十華里有城曰阿隆費而特舊名巴哥兒特殆即此城惟太祖西征既渡阿母河即東南行以至印度河未西至馬魯爲有駐蹕馬魯以西之事則又恐元史列傳之訛今地已入俄

麻里兀

闕在巴里黑西北巴里黑即本紀之班勒紇則麻里兀必是馬魯見於本紀爲古時名城後漢書安息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木鹿即馬魯與界道里皆不甚差謬新唐書大食傳呼羅珊木鹿人馬魯爲呼拉商那內四大城之一傳當云呼羅珊之木鹿人文義乃明今皆稱爲梅而甫正麻里兀之變音

塔里干

裏海西南有城曰塔密干印度河上游之西北亦有山寨名塔里班即本紀之塔里寨寨今大典圖在東界則應是塔里寨然而之哥疾壍可不里皆屈鴛來帖木兒不應缺此北面波斯城寨名塔里干者頗多未可執一以斷

巴里黑

闕在東界即本紀班勒紇察罕傳板勒紇人西游記作班里缺黑字音西游錄作班城并缺里字音今俄屬稱巴面黑他國地圖或稱巴而克明史坤城傳後亦有把力黑都

吉利吉思城今納謙州益蘭州等處

吉利吉思亦作乞力吉思。又作乞兒吉思。即今之哈薩克。今俄羅斯稱哈薩克曰乞兒吉思。案哈薩克分三部。必不止一族。吉利吉思殆是哈薩克始起部族。謂乞兒義譜四十。吉思爲女。語出回紇。古時匈奴以漢地女四十人嫁夫居此。故蒙是稱。曰。經傳無嬭姒二字。蓋嬭爲世母之合音。姒爲叔母之合音。今如字讀之。未必合音。疑其說不讎。及以嬭與元史說合。又即唐之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李陵爲右賢王。衛律爲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爲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扢斯。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汗山地。夏沮洳多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皆面綠瞳。以黑髮爲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育也。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其君曰阿熱。遂姓阿熱氏。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毡爲幄。其文字言語與回鶻同。青山之東。有水曰劍河。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於海。堅昆本強國。地與突厥等。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羅。曰阿來歌。其治其國。案羅卜別乞之屬。伯克之伯。亦作畢。作比。皆長之稱也。貞觀二十二年。開銀勒等已一入臣。即來朝。以其地爲堅昆府。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他蕃比。厚河。正北行入俄羅斯界。不三百里。而河流加廣。爲俄之葉尼賽河。途無克姆之稱。曲折而北。先西北。繼東北。千數百里。昂可剌河東來合流。西北入北海。昂可剌河入於菲哈爾湖而復出。與葉尼賽河東西相並。北行後。折而東入於葉尼賽。元史謂謙河注於昂可剌河。未合。當云繼合昂可剌河入海。唐譯書劍河爲可汗。阿熱遂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賭滿。亦回紇舊牙馬行十五日。會昌中。阿熱還注五介素上。背武經以度。水悉東北流。似指克姆池克河。或指葉尼賽河。元史云。吉利吉思境長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所謂長。指南北面言。則爲葉尼賽河。且知元時但有謙河之稱。而無葉尼賽之名。又言。西南宗大悅。命太僕卿趙嘉持節臨撫其國。使譯官考山川國風。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遼史。太宗六年。穆宗應曆二年。景宗保寧八年。皆來貢。案點戛斯與乞兒吉斯音合。貪漫、賭滿音同字異。皆當即今之唐努山。有水曰阿汕。東北有水曰玉須。皆巨殺。案俄屬葉尼賽河旁支甚多。核其名稱。介在疑似。未可強附。烏咎克姆起於多特淖爾。華言陶託泊。泊之正東不及二百里。有闕索果勒水泊。華言陶託。泊所謂古爾、果勒。皆湖泊之別稱。與淖爾同義。玉須、或即庶薛、闕索。然元史言東北。又言會於謙面。注於昂可剌河。以在葉尼賽下游。則亦未可強附。案徐松謂以昂可剌河即謙河。又謂以謙源以謙河即昂可剌河上游。玉須即伊里稜阿補即葉尼賽其談相

西。俄地圖曰烏魯克姆河。烏魯譯義爲大。姆字當如吳下俗音。閉口讀之。出以鼻音。宋張文潛明道雜志曰。經傳無嬭姒二字。蓋嬭爲世母之合音。姒爲叔母之合音。今如字讀之。未必合音。疑其說不讎。及以嬭姆字之法譯母字。便切合矣。克姆合音如甘。亦如侃。變音爲謙。華字無姆音。不得已而以穆木等字代之。故水道提綱作華克穆河。別作克木。亦作客木。烏魯克姆河西南行將及二百里。轉而西北行七百餘里。貝克姆河自東北來會。提綱作貝克穆河。兩河合而西北行四百餘里。西南之克姆池克河曲折流東北六百餘里。而來會。提綱作克穆齊克。二河會流處地名克姆克姆池克。提綱作克穆、克穆齊克。上克姆指東之克姆河。下爲西河之名。克字爲語尾助詞。可不譯。合音讀之。音似肯肯池。元西域史備載其地。音似肯肯勒。即謙謙州之所由來也。俄羅斯既稱哈薩克爲乞兒吉思。又稱爲肯勒特。猶言謙州特。一則部名。一則水名。特爲衆之統詞。元史或省文但曰謙州。以河爲名。史言至當。此三大源皆在中國界上。自此全河正北行入俄羅斯界。不三百里。而河流加廣。爲俄之葉尼賽河。途無克姆之稱。曲折而北。先西北。繼東北。千數百里。昂可剌河東來合流。西北入北海。昂可剌河入於菲哈爾湖而復出。與葉尼賽河東西相並。北行後。折而東入於葉尼賽。元史謂謙河注於昂可剌河。未合。當云繼合昂可剌河入海。唐譯書劍河爲可汗。阿熱遂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賭滿。亦回紇舊牙馬行十五日。會昌中。阿熱還注五介素上。背武經以度。水悉東北流。似指克姆池克河。或指葉尼賽河。元史云。吉利吉思境長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所謂長。指南北面言。則爲葉尼賽河。且知元時但有謙河之稱。而無葉尼賽之名。又言。西南有水曰阿汕。東北有水曰玉須。皆巨殺。案俄屬葉尼賽河旁支甚多。核其名稱。介在疑似。未可強附。烏咎克姆起於多特淖爾。華言陶託泊。泊之正東不及二百里。有闕索果勒水泊。華言庶薛、闕索。然元史言東北。又言會於謙面。注於昂可剌河。以在葉尼賽下游。則亦未可強附。案徐松謂以昂可剌河即謙河。又謂以謙源以謙河即昂可剌河上游。玉須即伊里稜阿補即葉尼賽其談相

等。何狄滿之考水道爲確。然以貝克羅河當東北之玉須剛非。置狄路但見西圖輿地全圖。水道不備。未及見俄之繪圖也。然則今之厝勞山烏梁海。正漢之堅昆。唐之黠戛斯。元巴在赤道北六十度左右。考俄圖。昂可剌河入葉尼賽河。在五十八九度中。葉尼賽河西有葉尼賽斯科城。圖理琛異域錄。伊茹謝去北海大洋一月程。又至前後。夜不甚暗。不數刻東方日出。即其地矣。益證州之地無考。此與謙謙州皆非州邑之州。蒙古編起沙漠。未循漢制。而郎長泰西游記已見欠欠州。其爲譯音之字。而非州郡之稱。審矣。（案謙謙州國都。元代北方盛城。土下二考其讀不可詳。編錄惟以吉利吉思即唐書黠戛斯國之音轉。疏論也。）

附謙河考

多特淖爾在赤道北五十一度二十六七分。（即陶託泊。）西北一支溢出爲烏魯克姆河。獨言大謙河。（北輿提綱語異。）淖爾東三百里有圖索果勒大湖。華言庫蘇古爾。南北縱三百里。東西百里。西出一支曰阿喇賽河。通於多特淖爾。淖爾東北有崔繪河、札喇河、烏累河。三河相合而匯淖爾。東南有士什奇特河、呼克河合入阿喇賽河以匯淖爾。南有哈御瑪河。北有罕古爾蓋河。悉匯淖爾。淖爾東北又有小淖爾相聯綴。烏魯克姆河西行。烏魯河東南來入。又西南行。哈御瑪河、罕古爾蓋河東南來入。又西有三河。無名。北有臘吉茲河合圖魯克塔哈河來入。又西南行。哈御瑪河、罕薩林河自北來入。布斯河合哈色勒河自東南來入。又西南行。哈克姆河南出於帖里淖爾北流入之。（帖里、即特里泊。）又西行轉北。達得賽穆河自北來入。（疑即提綱之多集瑪河。）又西北行。哈爾戛河合森戛勒河自西南來入。塔爾巴哈台河亦自西南來入。又西北行。烏魯斯治貝河、色金河、畢里貝河、布運河南來注之。河轉北。即折西北。霍布託河東流於淖爾。復出淖爾西行轉而南流注之。拜斜特河東北來注之。北岸有數小河來注。皆無名。而貝克姆河自東北合諸水來會。（秋浦謂華克穆河北流四百里而會貝克穆河。考之俄圖。實西北行。益西斜。俄圖與河不通。）行三百里。南源並發。合而西行。東來一支與合。西遷哈喇布魯克淖爾。（俄圖與會貝克穆河。考之俄圖。實西北行。益西斜。俄圖與河不通。）轉西北行。巴什河自東北來會。東南、東北並有小河來會。無名。轉而北、阿薩斯河自東來會。伊蘇克東源

論形狀。當曰腳舟。伴色搖稱。不越二名。昂可剌去大都道里倍於吉利吉思。又言羖羊肋熟。東方已曙。則已在赤道北六十度左右。考俄圖。昂可剌河入葉尼賽河西有葉尼賽斯科城。圖理琛異域錄。伊茹謝去北海大洋一月程。又至前後。夜不甚暗。不數刻東方日出。即其地矣。益證州地無考。此與謙謙州皆非州邑之州。蒙古編起沙漠。未循漢制。而郎長泰西游記已見欠欠州。其爲譯音之字。而非州郡之稱。審矣。（案謙謙州國都。元代北方盛城。土下二考其讀不可詳。編錄惟以吉利吉思即唐書黠戛斯國之音轉。疏論也。）

附謙河考

多特淖爾在赤道北五十一度二十六七分。（即陶託泊。）西北一支溢出爲烏魯克姆河。獨言大謙河。（北輿提綱語異。）淖爾東三百里有圖索果勒大湖。華言庫蘇古爾。南北縱三百里。東西百里。西出一支曰阿喇賽河。通於多特淖爾。淖爾東北有崔繪河、札喇河、烏累河。三河相合而匯淖爾。東南有士什奇特河、呼克河合入阿喇賽河以匯淖爾。南有哈御瑪河。北有罕古爾蓋河。悉匯淖爾。淖爾東北又有小淖爾相聯綴。烏魯克姆河西行。烏魯河東南來入。又西南行。哈御瑪河、罕古爾蓋河東南來入。又西有三河。無名。北有臘吉茲河合圖魯克塔哈河來入。又西南行。哈御瑪河、罕薩林河自北來入。布斯河合哈色勒河自東南來入。又西南行。哈克姆河南出於帖里淖爾北流入之。（帖里、即特里泊。）又西行轉北。達得賽穆河自北來入。（疑即提綱之多集瑪河。）又西北行。哈爾戛河合森戛勒河自西南來入。塔爾巴哈台河亦自西南來入。又西北行。烏魯斯治貝河、色金河、畢里貝河、布運河南來注之。河轉北。即折西北。霍布託河東流於淖爾。復出淖爾西行轉而南流注之。拜斜特河東北來注之。北岸有數小河來注。皆無名。而貝克姆河自東北合諸水來會。（秋浦謂華克穆河北流四百里而會貝克穆河。考之俄圖。實西北行。益西斜。俄圖與河不通。）行三百里。南源並發。合而西行。東來一支與合。西遷哈喇布魯克淖爾。（俄圖與會貝克穆河。考之俄圖。實西北行。益西斜。俄圖與河不通。）轉西北行。巴什河自東北來會。東南、東北並有小河來會。無名。轉而北、阿薩斯河自東來會。伊蘇克東源

三支。中源出克得穆卓泊。北出那雅泊。南出瑪那泊。合而西南流來會。庫克克婭河自南來會。貝克婭河又西北。哈婭薩喇河。東出於圖吉淖爾而西流。其北一支。合克爾帶海河、齋什克婭河、崇羅克河。皆西南行而相合。（克爾帶海河齋什克婭河皆在正北其地爲託雅斯塔班中俄第十九界牌）又合北之鄂爾齊拉爾泊水。東北之哈塔爾蘇克水。以入貝克婭河。貝克婭之分源。惟斯爲大。貝克婭河又西北斜。斯達克婭河。合烏古特河自東北來會。貝克婭河西南行。普斯提克婭河自北來會。又東合達布蘇河。西合斜斯帖爾里克河。而匯於烏魯克婭河。（案貝克婭河彩曲折凡行七八百里而合於烏魯克婭河中途所入之水。與諸源所歷國地遠多。可以參考。玉於諸書。皆無明文。）兩河既合。乃西南流。北有伊爾別克河與西一水合。而注之。南有圖爾雅河。挾數小水。又挾善干河、業克列斯河合而注之。（圖爾雅河即圖爾軼鄂爾齊拉爾州當在圖爾勞宝文生後不可考據）烏魯克婭池。克婭池克河發源唐努山之西麓。（軼論云北流未是。乃唐努西峯之北流。）始東流。有小楚雅河、大楚雅河、巴爾魯克河等河與業克列、業列克肆河北來注之。巴喇克河、莫霍爾阿喇勒河、巴延古勒河、佳果勒河東南來注之。又西北行。不數十里。而克婭池克河自西南來會。合流處之南。是爲克婭克婭池克。蓋合東西河名以爲地名也。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七上

西域古地考一

康居卷

漢書。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冬

所居。蓄內九千一百四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又云。其

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涯。蓋北海云。案史記大宛傳。張

騫告天子。謂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國小。南編事月支。東編事匈奴。若其各又所居。相距九千餘里。

則必提封萬里。而只十二萬戶。等於烏孫、月氏。與博望侯國小之言不合。且一歲之中。驅馳一萬八千餘

里以避寒。不將爲道長耶。此必無之事也。烏孫傳言。西至康居蒲內地五千里。烏孫治赤谷城。在今伊犁之南。康居在烏孫西北二傳相較。便不能合。九千里數。疑有訛字。或有奪文。（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亦疑之）何氏劭方備傳補注亦疑之）

合。當二萬爲一萬之訛。（魏書阿兜太汗國。早伽至國在恆密西。諸色遮羅國在恆密西。皆云去代二萬三千餘里。則二萬非數字。然魏書所謂國道里。亦不甚可憑。康居五王城道里。當以漢書爲準。詳下。）此康居小王地可徵者三。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鄰國四至。唐書未言。西域記言。自屈霜你迦國西二百餘里至呬捋國。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國。則當在布哈爾之東。此康居小王地可徵者四。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之陽。東南六百里。距戍地。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薛。乃康居小王與鞬城故地。案貨利習彌。即元史西北地之花剌子模。本係地名。亦爲國號。至今名猶未泯也。元初。花剌子模之都城曰烏爾鞬。亦與奧鞬音叶。火尋。亦當即奧鞬變音。元史訛爲玉龍傑赤。突厥曷薛。即突厥之可薩部。居裏海北。烏滸水。即阿母河。古時阿母河不入鹹海。自布哈爾之南。轉而北行。距鹹海數百里。折而西南行。以入裏海。奧鞬城當西流處之南。故曰居水之陽。（詳花剌子模釋地。烏爾鞬亦考鹹海。裏海。黑海考）此康居小王地可徵者五。（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亦僅引唐書。惜未能實測今地。東西南北四境。殊亦多誤）更以漢書道里考之。最近者爲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塔什干城。固最東也。次近者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其近相等者。蘇薤王。治蘇薤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以是推之。唐之何國。史國。殆必鄰近。其遠者闐王。治闐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布哈爾在西。里數之多誠宜。最遠者奧鞬王。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去陽關里數。不應反少於都城。恐誤）此在五王中極西北境。以今地圖方位考之。大段不爽。至欲規規里數。求其吻合。病未能也。然則康居全境。起今伊黎以西。歷大宛。月氏。安息北界。而西訖於裏海。其北境不可知。大約及於鹹海。綜厥土宇。橫亙西陲。不待附以北荒。已非褊小。哲普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粟弋即粟特。見下伊列。見國溯條。在烏孫北。亦即今伊犁）其王治蘇薤城。地和殷。饒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

馬泰始中其王那呵灼遣使上封事獻善馬曰治蘇羅城當是昭武之分王非康居之統主蘇薤在大宛西不及二千里晉書但引用史記而不知與己說刺謬也。（通考引漢書康居傳與大月氏同俗下又引地和元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毋寡頭懸漢軍門及多得善馬云云今案此出晉書非漢書）漢書之紀奄蔡全本史記大宛傳中張騫語騫身所至者大宛、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蓋北海云明是揣度傳言疑而不斷案後漢書奄蔡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槙松白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裘松之注三國志引魚豢魏略奄蔡國一名阿蘭西與大秦東與康居接故時編屬康居今不屬也後魏書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杜佑通典奄蔡、漢時通焉西接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槙松白草及貂狼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聊國後魏時曰粟特周保定四年來貢方物今以地望道里徵之自康居西境貨利習俗之地西北行出裏海北濱再西行二千里乃臨黑海所謂大澤蓋黑海也漢時黑海爲羅馬東部故云西接大秦若俄羌斯科衙都與羅馬版章渺不相屬何論更北隋書鐵勒傳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拂菻卽東羅馬其都城臨地中海峽在黑海西而黑海南境悉入版圖故云阿蘭在拂菻東更以西書徵之戰國時裏海、黑海之北粟特族居之後有耶厄亦國蘇、大宛諸國城遺帥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卽奄蔡也史記正義引漢書解詁曰奄蔡、卽闔蘇也名稱互歧諸說不一折衷考異爰采西書。當商、周時古希臘國人已至黑海。（古希臘文稱彭特厄斯譯義卽埃黑海）行舟五市築室建城（別定王時黑海北濱有希臘城名與略載城著籍）秦、漢之時羅馬繼之故亞細亞洲西境部族播遷於歐羅巴洲者惟希臘羅馬古史具載梗概今譯其書謂裏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辛卑爾族居之。（距今二千六百餘年）蓋東方種類城郭而兼游牧者。（黑海北境有辛卑留古城黑海峽口初名辛卑爾峽今俄人名爲拉茲一帶曰西悉辛爾地由於此中國漢後鮮卑部名尙係後見）厥後有粟特族越裏海北濱自東而西奪辛卑爾地辛卑爾人四散大半竄於今之德、法、丹、日等地有衆入羅馬爲羅馬擊殺無遺東漢時有郭特族人亦自東來其王曰玄耳蛭粟特族人敗潰不復振。（昔時匈奴西

珍果葡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附庸小國四百餘城魏太武帝時遣使朝貢史記

正義引括地志曰奄蔡、酒國也黑海之濱氣候暄和故能廣植葡萄多釀美醞若北海之濱雪窖冰天漢、魏之時鄉荒未闢安得有酒國於此哉。（黑海之境葡萄味美甲於天下釣在俄部實親嘗之俄通國之酒皆此處所出海酒國也）後漢書嚴國在奄蔡北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若奄蔡已臨北海則此國將在海外後書無北海一語蓋已知張騫此說不可爲證漏瑕志略謂此大澤卽鹹海一修張之一狹小之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行帳八珍詩駝蹄羹注康居南鄙伊麗運西沙磧斥鹵地往往逢野駝脛沆注脛沆、馬搦也塵沆、奄蔡語也、國朝因之又注奄蔡、兩漢西域傳無音大宛傳宛王昧蔡師古曰蔡、千葛切晉二百里蔡毛晃韻蔡、桑葛切廣韻亦然奄蔡、蔡、千葛切爲是今有其種率皆從事搗馬據此則康居、奄蔡元人猶知其故地奄蔡不見元史蓋卽阿速也

魏書以粟特卽奄蔡後漢書分粟弋、奄蔡爲二曰粟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葡萄乘果其水土美故葡萄酒特有名通典以粟弋卽粟特而亦與奄蔡分爲二國且曰粟弋附庸小國四百餘城似非一國元史類編西域傳引十三州志云奄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收以爲一國誤矣漢書陳湯傳郅支單于遣使責國蘇、大宛諸國城遺帥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卽奄蔡也史記正義引漢書解詁曰奄蔡、卽闔蘇也名稱互歧諸說不一折衷考異爰采西書當商、周時古希臘國人已至黑海。（古希臘文稱彭特厄斯譯義卽埃黑海）行舟五市築室建城（別定王時黑海北濱有希臘城名與略載城著籍）秦、漢之時羅馬繼之故亞細亞洲西境部族播遷於歐羅巴洲者惟希臘羅馬古史具載梗概今譯其書謂裏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辛卑爾族居之。（距今二千六百餘年）蓋東方種類城郭而兼游牧者。（黑海北境有辛卑留古城黑海峽口初名辛卑爾峽今俄人名爲拉茲一帶曰西悉辛爾地由於此中國漢後鮮卑部名尙係後見）厥後有粟特族越裏海北濱自東而西奪辛卑爾地辛卑爾人四散大半竄於今之德、法、丹、日等地有衆入羅馬爲羅馬擊殺無遺東漢時有郭特族人亦自東來其王曰玄耳蛭粟特族人敗潰不復振。（昔時匈奴西

徒。四者音如忽尼。爲匈奴之變音。其王曰阿提拉。用兵如神。所向無敵。亥耳曼自殺。據云時正百歲。其子威尼達爾率郭特人西徙。召集流亡。別立基業。阿提拉復引而西。戰勝攻取。威震歐洲。羅馬亦憚之。立國於今馬加之地。希臘、羅馬、郭特之人多爲其所撫用。與西國使命往來。埴垕稱盛。有詩詞歌詠。皆古時匈奴文字。羅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臘丁文者。後世無傳記。羅馬史稱阿提拉仁民愛物。信賞必罰。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子女玉帛。一不自私。鄰國貢物。分頒其下。筵宴使臣。以金器皿。而自奉儉約。帨鎰以木。將士被服飾金。而己則惟衣皮革。是以遐邇咸服。人樂爲用。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西歷四百五十一年。阿提拉西侵佛郎克部。即今法國。時爲羅馬屬地。羅馬大將戟都思率郭特、佛郎克等乘猶之。戰於沙隆之野。在今巴黎東四百里。兩軍死者五十萬人。阿提拉敗歸。南侵羅馬。毀數城而去。尋卒。諸子爭立。國內亂。遂爲羅馬所滅。通鑑志略謂東漢順帝時。匈奴祖羅馬。羅馬王安敦驅迫至北海。據其庭幕。伏尸百萬。閻清之滅。指年代不合。而追至北海之說。則全無影響也。當郭特之未侵粟特也。有部落曰耶仄亦。居裏海西。高峻斯山北。亦東來族類。而屬於粟特。厥後郭特、匈奴相繼擾逐。獨耶仄亦部河山四塞。恃險久存。後稱阿蘭亦曰阿蘭尼。又曰阿思亦曰阿蘭阿思。皆見東羅馬書。今案耶仄亦、即漢奄蔡。元阿速。書時俄羅斯人稱阿速曰耶細。爲耶仄亦變音。阿速於明後始爲俄羅斯所併。享國之久。可謂罕見。奄蔡一國。粟特一國。一爲大部。一爲附庸。後漢書、通典十三州志說介。其曰粟弋者。僅一粟字。嫌切音未足。因增弋字。當作粟弋特。面撕特字也。其曰闐蘇者。闐字爲啓口時語助之音。西方文字。往往而有。戰國時。希臘人海洛植特之書。其言粟特。音如闐蘇特。故知是也。郭特之名。華書無徵。魏書粟特傳。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傳至王忽倪已三世。稽其時序。似即郭特王亥耳曼自戕之事。而不合者多。難於論定。郭特西徙。因其故王之名。遂有日耳曼之稱。臘丁文作日耳馬尼。法稱阿耳馬尼。俄種該耳曼。於原音爲近。羅馬撫用其衆。資其勇力。既滅匈奴。而羅馬亦爲郭特所滅。志略作娥特。今德意志列邦。皆郭特之後。故亦稱日耳曼。泰西諸國皆目赤髮之人。大率爲其苗裔。

云。郭特西徙。分爲二部。西部止瑞典日斯巴尼牙等地。東部則羅馬滅滅之。溫瑞志略云。西土以日耳曼爲貴種。佛郎西、英吉利立國之祖。皆日耳曼人。諸國每遭叛亂。輒招致日耳曼列侯戚世子爲王。大國如英吉利、小國如希臘。是也。今德人固自承郭特之後。來自東方。法人則不承。郭特豈以兵鋒有意見存乎其間歟。復聞諸德人。德意志爲土語之解。得名已久。昔時日耳曼人別有方言。因即以爲國號。非始自今也。然則歐洲種族。溯源皇皇。大率震方。縞笑近世諸儒。強以烏孫加諸俄羅斯。而彼堅不承。在中土則惟元人王惲一言。在西土則諸國載籍皆無可據。豈知俄羅斯而外。固有自東來者。而亦爲彼所自承者耶。普通俄人久居北京識華文者。詢以烏孫之說。彼曰。俄二族。若我俄人。自是司拉彿真之族。更不知是。始聞其言。師古而實服赤髮狀如獼猴。北或是今之俄人。爲烏孫種不於倫。證考西事久之。乃悟俄人之歸。由郭特來也。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七中

西域古地考二

安息

溫瑞志略曰。東漢和帝永元九年。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往通大秦。抵條支。臨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告以海水廣大。往來須齎三歲糧。英疑憚而止。大秦屢欲遣使於漢。爲安息遮遏不得通。考泰西人地圖。安息、即今之波斯。條支、即今之阿剌伯。東漢時。大秦正當全盛。未分東西。其國都在意大里之羅馬。東境至西里亞、猶太。與安息接壤。若由安息往大秦。渡鴈水。入安息境。約三千餘里。即已入大秦東境。何止三千餘里。再西北行約三千餘里。渡海峽。歷希臘之北境。約二千里。至意大里之東北境。又西南行千餘里。即至大

秦都城。計陸路萬里而近。（道里皆未確考。）自西里亞以西皆大秦地。漢書所云從安息陸路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民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從無盜賊寇警者。的確不謬。又云。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按西里亞以西皆大秦名都大邑。四達通衢。安得有猛獸遮害行旅。蓋安息貪賄。探交市之利。必不欲大秦之通漢。故爲此謊說。以阻漢使之西行。所謂遮遏不得通者此也。若由條支從海道往。則阿非利加之大浪山一路。自明以前。未通舟楫。歐羅巴東來海道。率取道於地中海、紅海。條支都城在麥加。乃紅海北岸。而其東境又臨阿勒富海。甘英所臨之海。未知其爲阿勒富海。抑卽紅海。若爲阿勒富海。則須繞條支三面之海。計水程六七千里。至紅海之尾而海盡。行陸路一百七十里。至地中海之東南隅。再登舟西駛。約六千餘里而抵大秦都城。計水程約一萬三千餘里。若所臨係條支都城之紅海。則西北駛千餘里。已至紅海之尾。計水程不足萬里。中間隔陸路一百七十里。不能一帆直達。然合此別無道路。計其水程。速則四五十日。遲亦不過兩三月。半載。儘可往返。何至須齎三歲糧。蓋安息總不欲大秦之通漢。故使西界船人設此詞以難之。甘英憚於浮海。遂中止耳。案徐中丞以條支卽今之阿剌比。海則西北駛千餘里。已至紅海之尾。計水程不足萬里。中間隔陸路一百七十里。不能一帆直達。然合此行旁國者是也。安息之卽阿薩。殆無疑義。志略以安息當波斯。論乎疆域。誠非異地。然與魏書不合。且漢末波斯仍自立國。西晉時。帕而特爲波斯所滅。則不得以安息爲波斯也明矣。西書繪帕而特銀圖。面男像。背女像。與漢書鑄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語合。其地多產良馬。故漢使至界。以二萬騎往迎。後背北東界木鹿城。號曰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此卽元史之馬魯。爲西域衝途大郡。新唐書大食傳。呼羅珊木鹿人。亦卽此木鹿。帕而特新都都城。皆在木鹿之西。中西古籍。互證以明。惟西書云。晉武帝時。帕而特國亡。而魏書太延年間。安息尚存。疑其紀年有誤。然西書又載帕而特亡後。仍有一小國在裏海南山中。阿剌比人先滅波斯。乃滅此國。是亦魏書之一證。甘英所臨之海。必非紅海。而爲阿勒富海。亦名波斯海耶。由此登舟。繞阿剌比三面以入紅海之尾。紅海、地中海之間陸路百七十里。古時蘇彝士河未開。但有溪河可通小舟。以入地中海。而不能容巨舶。紅海之中。水程最潛。無風逆風。皆不得行。往返程期。或二三載。安息人所謂海水廣大。往來者逐黃風。三月可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

阿薩朝。亦曰阿息。（閻波斯使臣云古時希臘人稱爲阿息。）居裏海東南。臨阿母河。傳國七世。歷強大。拓地至裏海西南。抵於波斯海耶。與羅馬東界爲鄰。漢獻帝初平年間。遂滅賽魯克斯。後建安五年。波斯故王之裔薩山復自立國。爲薩山朝。時帕而特國與羅馬搆兵垂百年。曾時羅馬敗之。薩山朝乘其敝。恢復波斯故壤。晉武帝時。帕而特國亡。波斯薩山朝至唐時爲阿剌比人所滅。其王卑路斯逃入中國。（唐書所載相符。）案阿薩、阿息皆與安息音類。阿薩都城先曰帕而杜瓦。帕而特之轉音。繼西徙。都城曰喝克湯白洛斯。上三字義爲百。下三字義爲門。（薩林注。番音盤。）番兜、卽帕而杜瓦、帕而特之轉音。繼西徙。都城曰喝克湯白洛斯。上三字義爲百。下三字義爲門。後漢書安息居和櫝城。和櫝卽喝克湯之轉音。（兩城已襲。兜無安。）漢書烏弋山離北與撲桃接。烏弋山離、東漢時改名排持。卽今俾路芝。安息正當其北。撲桃、亦帕而特等稱之異譯。阿母河卽嫣水。所謂臨嫣水。商賈車船行旁國者是也。安息之卽阿薩。殆無疑義。志略以安息當波斯。論乎疆域。誠非異地。然與魏書不合。且漢末波斯仍自立國。西晉時。帕而特爲波斯所滅。則不得以安息爲波斯也明矣。西書繪帕而特銀圖。面男像。背女像。與漢書鑄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語合。其地多產良馬。故漢使至界。以二萬騎往迎。後背北東界木鹿城。號曰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此卽元史之馬魯。爲西域衝途大郡。新唐書大食傳。呼羅珊木鹿人。亦卽此木鹿。帕而特新都都城。皆在木鹿之西。中西古籍。互證以明。惟西書云。晉武帝時。帕而特國亡。而魏書太延年間。安息尚存。疑其紀年有誤。然西書又載帕而特亡後。仍有一小國在裏海南山中。阿剌比人先滅波斯。乃滅此國。是亦魏書之一證。甘英所臨之海。必非紅海。而爲阿勒富海。亦名波斯海耶。由此登舟。繞阿剌比三面以入紅海之尾。紅海、地中海之間陸路百七十里。古時蘇彝士河未開。但有溪河可通小舟。以入地中海。而不能容巨舶。紅海之中。水程最潛。無風逆風。皆不得行。往返程期。或二三載。安息人所謂海水廣大。往來者逐黃風。三月可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

程。乃係實情。並非經語。裴松之注三國志引魏略云。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值暖風。西渡海。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語極詳明。可爲當日船人左證。亞云海中善使人思土墨基。數有死亡。夫以年涉風濤。起居失調。旅況淒寂。宜能損人。理有固然。非危詞恐嚇也。古時羅馬所屬之西里亞。迤東。帕而特所屬之美索卜塔尼亞等地。皆有獅子。蓋喜行旅。非結隊持械不敢行。戰伐。在羅馬、猶太古書。匪夷匪誕。記特往來兩倡。無遠無之。俟伴偕行。何難刻期而至。一經沮抑。便悼邊征。遂致華夏輶軒。既徂西面。忽輟。黎軒名國。欲通漢而無由。誠憾事也已。

條支

徐中丞福雅志略。謂漢安息即今波斯。條支即今阿剌比。番禺李東郭光廷漢西域圖考。則謂條支國城在今俄羅斯國極南之捺里達部地。黑海之所瀦也。後書云。城在山上。周四十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一隅通陸路。考之西人所繪俄羅斯國疆在此地。其云朝北面東。又馬行六十日至安息。蓋其國當時兼得俄羅斯高加索五部地。東界裏海。而南通安息。甘英之使大秦。臨海欲渡。蓋東西二城。復於故城之地建離宮。博考西書。漢後波斯都城在體格力斯河。殆無疑義。跨河爲東西城。故魏書謂河經城中南流。唐書亦謂波斯王居東西二城。魏書言宿利城。後周書言蘇利。隋書言蘇謎利。似皆窶魯之異譯。新唐書祇列波斯傳復於康國下云。頓羅西北即波剌斯。傳言廣萬里。王治蘇剌薩那城。似是兩國。案波斯本歷作波爾斯。蘇剌亦即蘇利。蘇剌之異譯。薩那三字。當是被岌方言。猶城。唐書下云。臨剌北有弗菻特薩薩那。可以比例。哀市拉特河。迤西。波斯海灣西岸皆與阿剌比接壤。西書又載古時阿剌比人東至體格力斯、哀市拉特兩河之間。聚族而居。爲附庸小國。波斯等地稱阿剌比人曰塔赤克。塔赤正與條支皆叶。又有大抑、大希之稱。爲唐書大食所本。今四人多稱波斯爲塔赤克。族類而不知由於阿剌比也。據是以考。體格力斯河古爲塔赤克人居地。其後乃被攘奪。此時此河上游當已無此種人。而下游近海之處。或尚爲其都地。故漢書謂祇條支臨海欲渡。即波斯灣。經成衛路。車馬輸行。遐稽載時。必先立國建都之所。且須向北轉東。復轉南。再轉東。乃達安息程途方

向。亦未盡符。後漢書言安息南與烏弋山離接。又於條若國下言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撅持。此即今之傳培芝地。溫固合復據西人云。傳培芝之名甚古。則必是也。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若條支在黑海北濱。當云西北行。不能西南行。說亦不符。自來志西域者。僅於漢書詳於魏書。魏書曰。波斯都宿利城。在徙薖西。徙薖見康屠薖傳。古條支國也。城方十里。河經其城中南流。社佑通典亦云。波斯即條支故地。則必知波斯故都之所在。乃可得條支之所在。波斯全境多山多沙漠。無南流大河。惟西境體格力斯河、哀市拉特河並發源西北。瀉流東南。源遠流長。匯合而入波斯海灣。西書紀周赧王時。希臘王阿來三得之脖塞魯克斯據有波斯。其後建城於體格力斯河西。名之曰塞魯賽有城曰特普芬。於是國都有東西二城。近時西人考後漢書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王斯黨國。斯黨即普芬之轉音。從斯黨南行度河。乃是體格力斯河。或哀市拉特河。漢書所云里數合於古羅馬千步爲一里之數。皆可證實。東漢末。波斯故王後裔蘇山恢復舊業。亦都於此。唐書言薩利。隋書言蘇謎。似皆毀。盧宗資應元年。天方教主阿滿札非爾於故城西北建八格達城。即西使記之報達。北後遷都於此。亦跨河爲東西二城。復於故城之地建離宮。博考西書。漢後波斯都城在體格力斯河。殆無疑義。跨河爲東西城。故魏書謂河經城中南流。唐書亦謂波斯王居東西二城。魏書言宿利城。後周書言蘇利。隋書言蘇謎利。似皆窶魯之異譯。新唐書祇列波斯傳復於康國下云。頓羅西北即波剌斯。傳言廣萬里。王治蘇剌薩那城。似是兩國。案波斯本歷作波爾斯。蘇剌亦即蘇利。蘇剌之異譯。薩那三字。當是被岌方言。猶城。唐書下云。臨剌北有弗菻特薩薩那。可以比例。哀市拉特河。迤西。波斯海灣西岸皆與阿剌比接壤。西書又載古時阿剌比人東至體格力斯、哀市拉特兩河之間。聚族而居。爲附庸小國。波斯等地稱阿剌比人曰塔赤克。塔赤正與條支皆叶。又有大抑、大希之稱。爲唐書大食所本。今四人多稱波斯爲塔赤克。族類而不知由於阿剌比也。據是以考。體格力斯河古爲塔赤克人居地。其後乃被攘奪。此時此河上游當已無此種人。而下游近海之處。或尚爲其都地。故漢書謂祇條支臨海欲渡。即波斯灣。經成衛路。車馬輸行。遐稽載時。必先立國建都之所。且須向北轉東。復轉南。再轉東。乃達安息。程途方

剌比人居此。故蒙是稱。合中西書籍以互證。二千年之疑案可明。近世西人考輿地者。諾袞甫拉特河西古有大湖。亦流入波斯海灣。亘泊迴環。與漢書所云海水山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一隅通陸之形相合。識者漢時條支故城在此。今沙磧鹽鹼。澄海桑田。而沮洳遺跡。地猶可考。是說也。亦足爲漢書條支城之一證。徐中丞謂條支即阿剌比。未可厚非。其說特於族類之遷移。名稱之繇起。考之猶未盡耳。

拂菻

拂菻之名。唐時始見。舊唐書云。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元史。愛薛。西域拂菻人。見元時猶有此稱。漢大秦爲古之羅馬。今之義大利。劉宋時。哥特族人滅羅馬。羅瑣志略作義特。今德意志合衆國。皆哥特種人也。東晉時。羅馬分王居黑海西。今土耳其都城之地。轄治東境。別之曰東羅馬。羅馬國亡而東羅馬獨存。明時始爲土耳其所滅。其都城名康思灘丁諾波里斯。康思灘丁王名。蓋始建城者。波里斯猶言城。諾爲迪居字。猶華文之字。今亦省文稱諾波爾。東羅馬本國之書。則稱康思灘丁諾波疑。其地士人皆文以視突厥盛時。西破囉嗹。東走契丹。北幷契忒。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見舊唐書。大小殊狹。迥乎不侔。突厥極西之部爲可薩部。亦曰葛薩。西國古籍皆此部名曰哈薩克。即葛薩轉音。亦曰喀薩克。即可薩轉音。裏海、黑海之北。皆其種落屯集。中國馬時。又有他族東來。哈薩克地漸爲所據。引而益西。宋時。兩海之北奇卜察克號爲大部。而哈薩克族類。渙散湮沒。不復可考。又東羅馬古書載與突厥通使。東羅馬即唐書之拂菻國也。種落繁多。幅員遼闊。匈奴而後。實惟突厥。而散居西土。亦惟突厥舊部爲多。開成年。回紇爲黠戛斯殘破。其相馺職擁外甥庾特勒等一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其近可汗牙十三部。南來附唐。會昌中三萬衆降於幽州。三部降於振武。而烏介可汗、部衆十萬。大中年間漂流凍餓。祇存三千。其後復爲黠戛斯掠歸塞北安西。庭特勒居於甘州。無復昔時之盛。宋之高昌。元之畏吾兒。爲回紇衰後分國。唐書敘回紇新落起訖分明。其盛

羅馬。面仍羅馬之名。稱曰羅姆。羅馬字音本不叶。姆字不識作母讀。母字面出以鼻音乃合。吳下俗音有此。元兵西伐。役爲外藩。見西域補傳下。元史之愛薛或

即其達故謂爲拂林人。明初土耳其國肇興。地爲所據。屢經兵燹。土曠人稀。悶市遠條。非復舊日矣。

突厥回紇

匈奴之後。突厥最盛。突厥既滅。回紇乃興。今日者。玉關以西。天山南北。悉爲回部。高宗御批通鑑。唐書稱回鶻之先本匈奴別部。則似與今蒙古相類。至遼史始有回回之名。與回鶻並列。而元史則回回、回鶻、畏吾互稱。紇輝爲鶻。鶻又轉回。音有緩急。故傳譯不同。亦猶畏吾之音爲衛拉特。乃蠻之音爲蒙古也。特詳辨之。以釋諸史之舛互云。無所謂突厥也。而突厥之稱。乃獨流傳於西土。曰突而克。遼韻之即突厥。曰突克蠻。猶言突厥同類。今法人稱土而其國書如突而克月。二字合音。稱其人類曰突而克。英人稱其國曰突而克以。二字合音。皆爲突厥轉音。土耳其亦突厥一類人也。始開是說。疑其不確。徐而思之。蓋自有故。北史謂突厥爲匈奴之別種。唐書謂回紇爲匈奴之後裔。回紇在後魏時。號鐵勒部落。依託高車。臣屬突厥。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隋大業間。始叛突厥。後稱回紇。是回紇亦突厥中一種耳。唐開元時。回紇始盛。然惟十一部落。西至葛邏祿而止。度其疆境。不越金山。

也。咸令未行於鹹海、裏海之間。其衰也。播遷未超於葱嶺、金山以外。而突厥傳則言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西域。咄陸可汗之敗也。西走吐火羅。泰西載籍。俱言突厥西來。而不言回紇。西徙稽之舊史。歷歷可徵。今中國人於葱嶺西北。西南諸部。統稱之曰回國。誠不敢謂己是。而人非也。皆過土耳其駐俄使臣詢其來歷。彼自謂是突厥屈。突厥之回突厥。史書譯音各合。今本國稱歲古。舊謂有三千人入中國爲兵。除衆。張轉西徙。後值塞而朱吉特建國。見回城傳。授地以居。遂入謨罕默德教。追蒙古西來。避而之黑海南境。亦見西城傳注中。北西徙之時。在千載前。董唐代也。然則土耳其實是突而屈。咸謂突而克。皆西人變音。突克猶之語。則出於阿剌比人。土耳其使臣復謂本國古語與蒙古相類者甚多。固是而考回紇稱謂。亦多本於突厥。可汗、可敦、特勒之名。固無論矣。突厥別部將兵者皆謂之設。默啜可汗立其子弟爲左廂察、右廂察。毗伽可汗、本蕃號爲小殺。而回紇亦有左殺、右殺。分管諸部。曰設。曰察。曰殺。皆譯音之異。今波斯王稱沙。猶是突厥遺稱。骨咄祿可汗及葉護之稱。遥于之名。回紇並同突厥。以突厥統之。誠不爲過。度北言語。或亦多同。至於突厥文字。不復可考。回紇文字。至今猶存。所謂托忒字體是也。與西里亞文字相仿。故泰西人謂唐時天主教人自西里亞東來傳教。唐人稱爲景教。陝西之景教碑。碑旁字兩行。即西里亞字。此其確證。回紇之有文字。實由天主教人授以西里亞文字之故。此一說也。回紇人自元以後。大率盡入天方教。而天方文字。本於西里亞。故信教之回人。謂蒙古文出於回紇。回紇文出於天方。以歸功於謨罕默德。此又一說也。咸豐三年。長沙府人婁熙春天方正學一書。即持此論。各私其教。傳會所由。皆屬妄說。竊疑回紇文字。亦本突厥。特無左證。以折異議。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惜哉古人此言。爲誤不淺也。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七下

西域古地考三

蒙古

元帝起於蒙古部族。而元祕史十卷。始終無蒙古部名。惟云忙豁勒。譯文解爲達達家。忠實公松漠紀聞云。韃靼、契丹事迹謂之朦古國。即唐書所紀之蒙兀部。案舊唐書。室韋、契丹之別類也。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傍望建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于海。地理志回鶻有延陁伽水。一曰特延勒泊。泊東北千餘里有俱輪泊。泊之四面皆室韋。所謂北大山。必

是大興安嶺俱輪泊、當即呼倫湖。源爾曰枯輪泊。此外湖泊更無同之馬加。其國今併入奧。故中國公館稱奧曰奧斯馬加。而泰西諸國仍其舊稱曰鴻噶爾。土人自稱。仍曰晉。又以當時回輪地望證之。故知是也。據此以考元之先世。在黑龍江南。即所謂望建河。唐後西南徙克魯倫河、斡難河、於漢紀則又云。盲骨子、其人長七尺。捕生鹿鹿食之。金人呼為敷瑳。至燕。北目能視數十里。狄鞮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與金人隔一江。常渡江之南為寇。鄣之則退。無如之何。所謂隔江。當即北方回子最大之國。建都之城。名務魯木。極廣大。南北經過馬行九十餘日。東西亦然。城門二千四百。城內大江三。山河藪澤。不可勝計。宮室綿亙數十百里。皆以金玉珠貝為飾。地產金銀。多於石子。魏氏源謂此皆誤聽土爾扈特妄誕之談。有同西遊演義小說。何氏秋濤亦謂椿園氏所述挖噶爾事。多係傳聞之譌。俞氏正燮、松文清筠皆辨之。然挖噶爾之說。實不始於椿園氏。園理琛異域錄。謂俄羅斯汗與西費耶斯科國王戰勝。西費耶王逃往國里耶斯科國王拱喀爾汗所屬鄂車科。付之小城。又俄官噶噶林云。我覩天下諸國。沙悟汗、空科爾汗。空科爾即挖噶爾。又云。雖時俄國曾與國里耶斯科國王挖噶爾汗搆兵。取其阿蒲城。趙氏翼據曜羅記。亦謂兆將軍西征時。聞西北有鵝國者。其城周五百里。皆銅鎔成。與即挖字之音。兆惠西征。在土爾扈特歸誠之前。故知語雖無稽。而傳述已久。非始於椿園氏也。魏氏謂國里雅即普里社。挖噶爾是汗名。非國名。徐中丞謂百年以來。歐羅巴諸國與俄羅斯搆兵者惟土耳其。與俄連兵前後近百年。椿園氏所云交兵事。其為土耳其無疑。土耳其都城名君士但丁。一作康思坦貽諾格爾。噶爾即格爾。上五字之訛為挖。或由於轉音省文。舊本羅馬東都。後來猶冒羅馬之名。挖噶爾都城名務魯木。即羅馬之轉音也。或云。挖噶爾乃國里雅國王之名。曾與俄羅斯爭地相戰。土爾扈特舊烏巴錫傳述此事。誤以汗名為國名。今考泰西人紀載。國里雅即普魯士。國勢遠遜於俄。乾隆年間。並無與俄交兵之事。姚氏瑩紀俄羅斯方域。亦謂挖噶爾即普魯社。何氏秋濤則謂徐中丞以挖噶爾為土爾其都城之名。說與默深異。當以徐為是。然仍以國里雅為普魯士。則非也。國里雅即土耳其。譯語倘異爾。案諸儒

裂詮已久。而折衷定論。自惟徐氏、何氏。其誤以圖里雅爲普里社。則椿園氏俄西北鄰一語誤之。其以康
恩但丁諾格爾爲控噶爾。則以意附會。未可據也。今內府輿圖。俄羅斯西南黑海通地中海之峽。內有紅
噶爾圖。廣東通志作紅孩兒。是皆以土耳其爲鴻噶爾。不審何由。
又開諸土耳其國使臣。謂彼國從無鴻噶爾之稱。惟百數十年前。奧國之鴻噶爾屬圖。曾入彼國版圖。嘗
考英吉利國彙幷印度後。崇上女主尊號曰英吉利君主彙總意志合衆國皇帝。以此例推。則異域僭所云國
一。自戰勝奧國。合衆國推戴。稱尊號曰布魯斯君主彙總意志合衆國中之
里雅國王拱喀爾汗。王汗彙稱。蓋以其彙轄鴻噶爾之地也。西人紀載土耳其之侵割鴻噶爾。始於一千
五百十二年至一千五百六十六年。爲中國明武宗正德七年至世宗嘉靖四十五年。復自一千五百六
十七年至一千六百九十九年。爲康熙三十九年。此一百三十三年中。亦曾侵割。而屢得屢失。其後尙用
兵於鴻噶爾。圖理琛之奉使。在康熙五十一年。是時土耳其國勢尙強。馬加威歸管屬鴻噶爾汗之稱。沿
而未改。理當然也。魏氏海國圖志引職方外紀所言。窮牙里附於土耳其國之後。謂窮牙里今幷入都魯
機。蓋亦襲舊聞而不知窮牙里卽鴻噶爾。亦卽控噶爾。圖志又於奧地里亞國之下。疑以塞牙里、伺牙利、
窮給里亞。又曰雲音。有異名無異地也。俄史載比德王第一奪土耳其之阿索甫城。土興兵伐俄。比德王
思。詳西北地附錄釋地。鄰近土耳其。故爲所屈。馬加人雖皆黑白晳近東方部族。其語言頗有與蒙古同者。如稱勇士爲把阿兜兒之類。鈎泰使至奧謂奧著於馬加情事。卽卽行不及詳考風俗。
輕敵。孤軍深入。爲土軍所困。出賂行成。解圍返地。乃得還。是爲康熙五十年事。阿薩城卽阿索甫城。噶噶
林所言。譯敗爲勝。未足爲據。而圖里雅圍王控噶爾汗之稱。則實出諸其口。證以西例。渙然無疑。奧王之
稱曰奧斯大里亞皇帝。兼馬加君主。是亦圖里雅國王控噶爾汗之一證。至土耳其都城。本羅馬東都。建
於地中海濱。三面環海。一面通陸。形勢雄固。仝城湯池。實不是過。松文清綴服紀略詩注。謂相傳空喀爾
國最大。以銅爲城。東西門相距若干路程。詢諸英國使臣瑪噶爾呢。乃知空喀爾本居海島。恃水假有銅

城之固。說固是已。然謂其居於海島。猶爲未盡事實。嘗考志略又謂奧地利之匈牙利地。在國之東界。古
時匈奴有別部轉徙至此。攻據那盧彌地。於趙宋咸平年間立國。稱雄一時。久而寖衰。今案西書。當哲節
文帝時。匈奴王阿提拉自黑海北轉徙至此。立國於其地。撫有哥特族人。（志略作哥特卽今日耳曼族類）與羅馬戰。開境甚
廣。今義大利之北境。德意志之南境。盡入版圖。既而事敗。哥特人亦叛之。復爲羅馬所伐。宋武帝永初年
後。浸就衰滅。趙宋初馬加人自東而西。循北海之南而至。復立爲國。鴻噶爾之稱。鴻卽匈字變音。馬加立
國。匈奴已久滅。而仍曰鴻噶爾者。沿舊稱也。志略之言。考之未盡。近世西人。或疑鴻噶爾卽匈奴。雖見於
東羅馬書。未可爲據。案俞正燮俄羅斯長編稿。駁引佛書言。此國浮提內有三大國。以崑崙爲中。崑崙東
及東南東北者。中國爲一大國。崑崙南及西南者。天竺爲一大國。崑崙北及西北者。洪都爾爲一大國。俞
氐所謂佛書。不知何名。以意揣之。當非漢、晉以後之書。崑崙之北。從無洪都爾之國名。蓋卽匈奴。卽鴻噶
爾也。是可以援釋氏之言。以廣西人之意。張穆蒙古游牧記。乾隆四十年。定搭爾巴哈台之東霍博克薩
里。爲厄魯特都北路。以策伯克多爾濟領之。授盟長。注云。初策伯克多爾濟來歸。獻金削刀及色爾
克斯馬。色爾克斯者。洪都爾屬部也。是亦以土耳其爲洪都爾。與佛書音合。色爾克斯卽元史之撒耳柯
思。詳西北地附錄釋地。鄰近土耳其。故爲所屈。

烏爾鞬赤

烏爾鞬赤、西域都城名。元史之玉龍傑赤。由此致訛。遂有疑卽玉龍哈什。爲今和闐城者。因此而疑太
祖西域之師。爲征西遼之乃蠻曾者。元史疏略。音譯差池。釋地無由。所以誤也。一統志。塔什罕西南行數
百里。臨錫爾河。又臨那林河。爲賽蘇爾城。又西南爲喝拉克則城。（俄圖譯如拉克赤。案此語譌。拉克赤在錫烏爾干西南。烏爾根齊在錫烏爾干西北。自拉克赤至烏爾根齊不能云天壤也。）又西爲烏爾根齊城。（案此語譌。拉克赤在錫烏爾干西南。烏爾根齊在錫烏爾干西北。自拉克赤至烏爾根齊不能云天壤也。）案此語亦譌。違里國阿泊。卽咸海。乃在北。非在西。）烏爾根

青、卽烏爾犍赤也。錫爾河遵源天山、直特穆爾圖淖爾之南偏東、西行約七百里、轉西北又轉西南、多此一曲、約行五百里、至瑪爾璚朗之北、塔爾河、亦稱古里寨河、自葱嶺北山西流、挾東南諸水、遶安集延城來會、兩河合而西遶霍罕城、約四五百里、轉而西北、又一千五六百里、入於鹹海、此論水道直綫、若其河流旋折、多作之字形、以論水程、奚止千五六百里、幾以倍計、納林之稱、西國無異詞、迪與塔爾河會流而後、始有錫爾之稱、土語謂河爲達里雅、故曰錫爾達里雅、今人但知納林、不知國朝官書、明稱錫爾、一統志謂踰錫爾河又踰那林河爲賽瑪爾堪城、賽瑪爾堪、卽撒馬爾干、其東有薩拉甫散河、起於霍罕城西南三百餘里之冰山、曰薩拉甫散山、西流六百餘里、至撒馬爾干、繞城而北而西、是也、東南接伊犂、元史地理志阿力麻里下注、諸王海都行營於阿力麻里等處、是也、惟言阿力麻里等處、是也、又經布哈爾城、又西南入於淖爾、自東來者、既渡錫爾河、再渡薩拉甫散河、乃至撒馬爾干、薩拉甫散舊名速壁特、稱爲那林、官書之誤、烏爾犍赤有新有舊、昔時阿母河自布哈爾西北折而西、又折而西南、入鹹海、烏爾犍赤當河之西流、跨河爲城、直機窪城西北二百餘里、鹹海南偏西三百里、明中葉後、阿母河五年、世祖敗海都於北庭、追至阿力麻里、遠遁二千里、以皇子北平王統諸軍於阿力麻里以鎮之、西域海都分地則誤、西域舊部阿力麻里爲察合台分地、後王土哇以叛附海都、故阿力麻里亦列行營、至元方備乘海都、合丹等傳謂海押立在金山北、爲今俄羅斯東境錫伯利部、東距昂噶拉河、西距額爾齊斯河、北抵北海、海都恃其險遠、有跋扈恣睢、無所忌憚、案哈押立、今西人多稱喀押立、哈喀二音互用、西人考古與圖云、喀押立亦稱喀白爾、今俄有闊帕勒城、道光二十一年建立、卽元時海押立地、境屬鄯墟、字音變遷、故西域水道記亦未考及、

葉密爾

葉密爾、河名、地以河得名、在今塔爾巴哈台境、阿拉克圖右勒、涼爾東、徐松西域水道記、額敏河源出塔爾巴哈台城東二百七十餘里之鄂爾和楚克山、先爲錫伯圖河、繼與固爾圖河會、西流遶城南百里、是爲額敏河、額敏者、回語清淨平安之謂、音轉爲額密爾河、徐氏躬履西域、審音考義、確鑿可據、今西圖亦赤字爲西域語尾字、犍之義爲城圍、譯根、譯垠、譯堅、皆犍之變音、讀犍字須著力、故或譯作根、或譯作垠、烏爾

犍赤爲西域貨勒自彌之國都、卽元史之花剌子模、亦卽唐書之貨利習彌、唐書云、貨利習彌、漢康居小

王奧犍城故地、奧犍又卽烏爾犍、湖名漢代、可謂古矣、魏源海國圖志引外國史略云、布加拉西及裏海（西圖誤爲亦息庫爾）西行約七百里、曰其瓦都、通市之邑曰阿耳云治、布加拉、卽布哈爾之都城、本亦稱布哈拉、其瓦卽機窪、阿耳云治、卽烏爾犍赤之異譯、淮亦是新城而非舊地、

哈押立

元史憲宗二年、遷海都於海押立、今考西域舊有哈押立、地在阿拉套山西北、（阿拉套山見圖治三年中俄界約）巴勒喀什涼瀚東頭之南、其地北接阿爾泰山西支、海都叛亂、常出沒於金山南北、月赤察兒傳、海都分地近金山、

作額密里河、葉密爾、即額密爾也。元史遼宗本紀、遥屬敦於葉密立地、耶律希亮傳、自沙州涉雪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至昌八里城、又踰馬納思河、抵葉密里城、乃定宗潛邸湯沐之邑、北庭都護府即今烏魯木齊、馬納思河在其西北、更西北行至今塔爾巴哈台城、西域書謂太祖分地諸子、以葉密爾河邊平地、與太宗、定宗、爲太子獨邸湯沐之邑、爲此地無疑、葉密爾、葉密立、葉密里、皆一地也、徐松謂阿力麻里亦曰葉密里、蓋以阿力麻里即今伊犂、聲音相近、故爲此說、不知自有當之者、劉郁西使記、自和林經瀚海、過龍骨河、行漸西、有城曰業滿、又西南過孛羅城、又西南行二十里有闕曰毓木兒、巍峩、出闕至阿里麻里城、阿里麻里、即阿力麻里、業滿、當是葉密爾之轉音、挨其地望、計其行程、故知是也。

鹹海裏海黑海

慈嶺西北三大澤、最東者曰鹹海、泰西稱阿拉湖、瀛環志略謂西域人稱達里岡阿泊、南北三四百里、東西二三百里、三水中爲最小、其西爲裏海、泰西稱喀斯比安、（義謂亞細亞、歐羅巴兩地中間之海、華言裏海義本乎此）南北縱千數百里、北頭廣五六百里、南頭廣四五百里、裏海西爲黑海、與地中海鄰、廣二千數百里、縱千餘里、此三海者、皆今名、志西域者、必以三海爲綱、以納林、阿母等河爲目、而後可以釋地、案水經注曰、一水遷休循國南、又遷難兜國北、又西遷闐賓國北、又西遷月氏國南、又西遷安息國南、城臨嶲水、最大國也、（安息國、詳安息考、嶲水即阿母河）河水與蜆羅跋諦水同注雷翥海、唐書西突厥傳、西界雷翥海、徐中丞瀛環志略、謂西洋地圖、德嶺以西、慨印度河南流入大海、其餘南北諸小河、匯爲南大支、北爲納林、南爲阿母、皆以鹹海爲歸宿、是卽雷翥海無疑、世多以裏海爲雷翥海、誤矣、鈞案中丞之辨、但知西人今圖、而不知古國、明季以前、阿母河實入裏海、黑海是爲元魏時言裏海、黑海之始、歷考載籍、惟鹹海無徵、泰西古書、亦從未言及鹹海、近時德國人考紀行之書、謂前五六百年西人往東者、稽其程途方向、皆似遵從鹹海中策騎以過、而不言繞道海濱、又鹹海之南有東西流故水道、當錫爾、阿母兩河之中、因疑昔時阿母河尚入裏海、卽錫爾河亦合於阿母以入裏海、而鹹海巨浸、爲近數百年淖蓄而成、雖設佐無書、其論要非無見耳。

拔薩悍、其國三面阻山、北瀕小海、居婆里城、所謂三面阻山、蓋卽波斯爲三德蘭部地形勢宛合、北瀕小海、卽裏海、見諸唐書、言裏海之證、隋書鐵勒傳、得薛海東西有薛路、薛、索、翮、蔑促、隆忽等諸姓、卽波斯駐俄使臣云、古時突厥人稱裏海爲苔剌汗海、以其容納衆流、不通外海、有自主一方氣象、故號是稱、裏海北阿斯塔拉干爲互市大埠、塔拉干、卽苔剌汗、地名由苔剌汗海面來、今考元代有苔剌罕封爵、譯爲自由自在、蓋承突厥、非始蒙古、隋書得撒爲苔剌轉音、當卽裏海、徐中丞以西域人稱鹹海曰達里岡阿、今案達里岡卽苔剌汗之異譯、恐又誤以裏海當鹹海、而益微波斯使臣之言爲不證也、元史郭寶玉傳、太祖封大鹽池爲惠濟王、西人考驗裏海水味之鹹、遠於鹹海、兩海相形、如小巫見大巫、則大鹽池必是裏海、元史速不台傳、繞覓田吉思海、展轉至太和嶺、（卽高啓新山）覓田吉思當作賽臘吉斯、賽臘吉斯謂海、黑海水深色黑、似可當之、然速不台自西域北征欽察、實循裏海西岸以往、速不台傳又言、乙未西征、盧八赤登婆子於覓田吉思海、八赤蟹之役、載於西書、乃在裏海、元史所謂覓田吉思、卽裏海、元史速不台傳又言、乙未西征、書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涯、蓋北海云、此誤以黑海爲北海、實爲漢時言黑海之始、（詳康居奄蔡考）魏書董琬等使西域、道其所見、分其地爲四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所謂兩海、必是裏海、黑海、近時德國人考紀行之書、謂前五六百年西人往東者、稽其程途方向、皆似遵從鹹海中策騎以過、而不言繞道海濱、又鹹海之南有東西流故水道、當錫爾、阿母兩河之中、因疑昔時阿母河尚入裏海、卽錫爾河亦合於阿母以入裏海、而鹹海巨浸、爲近數百年淖蓄而成、雖設佐無書、其論要非無見耳。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九

元世各教名考

元帝崛起朔漠。琵裘舊俗。敬天畏雷。尚巫信鬼。無所謂教也。太祖既下中原。首遣使賫金牌符召邱處機詢道術。然而清心寡欲之方。無當於禽獮草薙之略。虛崇禮貌。俱望長生。世祖混一區夏。雖亦以儒術飾治。然帝師佛子。殊寵絕禮。百年之閒。朝廷之上。所以隆奉敬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英宗時。且詔各郡建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嗣至天歷。按舞祕密受戒。故有元一代。釋氏稱極盛。而西北三藩。則又漸染土俗。祇奉讀咒默德。與天子異趣。其時重致遠人。一切色目。咸與登進。於是殊方詭俗。重譯而至。祆祠景教。葱嶺字內。乃元史列傳。僅著釋、老。何明初史局諸公之不考也。案本紀中統三年。括木速蠻、搜吾兒、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戶丁爲兵。四年。敕也里可溫、答失蠻僧道種田入租。賀易輸稅。至元元年。命儒、釋、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戶。賦免租稅。今並徵之。十三年。敕西京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有室家者。與民一體綰賦。十九年四月。敕也里可溫依僧例給糧。九月。楊庭璧招撫海外南番。寫俱藍國。也里可溫主兀咱兒撒里馬、管領木速蠻馬合馬遣使奉表。同日赴闕。馬八兒等國傳作也里可溫兀咱兒撒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與本紀撒里馬字異。不知孰是。又紀於也里可溫皆主僧於木速蠻皆主耆教主之譯。非國主也。十月。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溫有妻室者。同民納稅。二十九年。也里兒沙答簽僧、道、儒、也里可溫、答失蠻並依舊制納稅。武宗至大五年。仁宗即位。罷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頭陀、白雲宗諸司。泰定帝元年。免也里可溫、答失蠻差役。文宗天厤元年。命也里可溫於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作佛事。又案經世大典馬政篇。中統四年。諭中書省於東平、大名、河南路宣慰司。不以回回通事、斡脫幷僧、道、答失蠻、也里可溫、畏兀兒諸色人戶。每紗一百兩。通陵和買城中肥壯馬七疋。不以論。言不論。至元廿六年七月十日。兵部承奉尚書省奏。諸衙門官吏、僧、道、答失蠻、也里可溫、斡脫不以是何軍民諸色人戶。所有城中馬匹。盡數和買。十四日。兵部承奉尚書省劄付。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斡脫等戶。但有四歲以上騸馬、曳剌馬、小馬。盡數赴官中納。當面給付價鈔。又至元十二年。樞密院奏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欲馬何用。二十四年。楊總統奏漢地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答失蠻有馬者。已行拘刷。江南者未刷。江淮省言。江南和尚、也里可溫、先生出皆乘轎。養馬者少。今考木速蠻、即天方教。當云木速兒蠻。耶律楚材西游錄。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吾古孛仲端西使記。沒速魯蠻回紇者。性殘忍。肉交手殺而啖。雖齋亦酒脯自若。皆即木速兒蠻。邱長春西游記。鋪速滿國王。亦木速蠻轉音。聞諸波斯使臣。木速兒義謂正教。蠻謂人類。阿剌比語也。答失蠻、亦木速兒蠻教中別派。普有教士伯克答失類行是教。遂以人名名之。蠻義同前。今土耳其國內尚有此種教人。也里可溫、爲元之

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多桑譯書迻迻兀惕。有蒙古人稱天主教爲阿勒可溫一語。始不解所謂。繼知阿勒比文。阿勒文也。阿二音往往互混。阿勒可溫。卽也里可溫。多桑此說。非能臆揣。必本於拉施特

譯人附考於後

自唐時景教入中國。支脊流傳。歷久未絕。元世歐羅巴人雖已東來。而行教未廣。也里可溫、當卽景教之遺緒。文宗初服。宮廷享殿。亦猶彼教資廬冥福。其儀可謂隆矣。元史孝友劉全傳。旭邦忽、也里可兒的。原注。大德十一年官給書少監。又木速魯蠻氏卽木速蠻氏。有脫顏者。居南康路。顧氏炎武山東考古錄。元秦定帝撒里蠻氏、母弘氏、庶母呂氏克薑子職。西俗一夫惟一婦。既奉其教。不得有庶母。西人云。昔時行教遠方者。大率不易其俗。明世利瑪竇等初入中國。亦復如是。其後教律乃嚴。是說也。華人奉彼教者。皆言之。非其苦失蠻卽世俗所謂回回教。本爲教名。而假以爲氏族名也。

苦失蠻卽世俗所謂回回教。本爲教名。而假以爲氏族名也。

附景教考

唐貞觀九年。大秦僧阿羅本至長安。太宗詔所司于義甯坊道寺一所。度僧廿一人。高宗時。崇阿羅本爲鎭國大法主。仍令諸州各置景寺。錢氏景教序據册府元龜所引天寶四載九月之詔。謂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宜准此。此大秦寺建立之緣起。而景教碑言貞觀中卽詔賜名大秦寺。此民俗之訛詞也。固疑波斯本奉火祆。阿羅訶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異。金石萃編。亦疑景教皆自波斯。而溯源大秦。四庫全書提要。謂天主卽所謂祆神。引玉篇說文祆字之訓爲證。艾儒略作西學凡一卷。附錄唐大秦寺碑。則其爲祆教更無疑義。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詫爲亙古未睹。蓋萬厤以來。士大夫大抵講心學。刻畧錄。卽盡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徵實考古。以遏邪說之橫行也。瀛環志略則謂碑中一切詞語。繅飾釋氏精粗。非火非天。非祥皆是。卽僧貼點者。幷合波斯火教、大秦天神教。而揑爲景教之名。仍疑卽波斯火祆。今案景教碑文。淵色詞藻。附會內典。中土文人所爲。無足辨證。其徵實者。則有天神告處。童女誕生於大秦。景衛告辭。波斯覩耀而來貢之語。考耶穌母瑪利亞許婚未嫁而孕。所謂童女誕生也。耶穌生後。有鄰國觀星象者。謂有異人降世。遠跡得之。祗獻珍贄。皆見西人所繪耶穌事迹圖像。所謂景宿告祥。

石刻國子監貢試題名記。色目有木速魯蠻氏。又別羅沙、西域別失八里人氏。居龍興路。錄事司。其母回回氏。要苦失蠻氏。嘗亦回回也。原注。國朝竹枝詞注以爲回回人。又本速蠻氏、回回之一種也。此條下云。案絜齋志有節婦兒的。原注。大德十一年官給書少監。又木速魯蠻氏卽木速蠻氏。有脫顏者。居南康路。顧氏炎武山東考古錄。元泰定帝撒里蠻氏、母弘氏、庶母呂氏克薑子職。西俗一夫惟一婦。既奉其教。不得有庶母。西人云。昔時行教遠方者。大率不易其俗。明世利瑪竇等初入中國。亦復如是。其後教律乃嚴。是說也。華人奉彼教者。皆言之。非其苦失蠻卽世俗所謂回回教。本爲教名。而假以爲氏族名也。

苦失蠻卽世俗所謂回回教。本爲教名。而假以爲氏族名也。

附景教考

唐貞觀九年。大秦僧阿羅本至長安。太宗詔所司于義甯坊道寺一所。度僧廿一人。高宗時。崇阿羅本爲鎭國大法主。仍令諸州各置景寺。錢氏景教序據册府元龜所引天寶四載九月之詔。謂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宜准此。此大秦寺建立之緣起。而景教碑言貞觀中卽詔賜名大秦寺。此民俗之訛詞也。固疑波斯本奉火祆。阿羅訶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異。金石萃編。亦疑景教皆自波斯。而溯源大秦。四庫全書提要。謂天主卽所謂祆神。引玉篇說文祆字之訓爲證。艾儒略作西學凡一卷。附錄唐大秦寺碑。則其爲祆教更無疑義。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詫爲亙古未睹。蓋萬厤以來。士大夫大抵講心學。刻畧錄。卽盡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徵實考古。以遏邪說之橫行也。瀛環志略則謂碑中一切詞語。繅飾釋氏精粗。非火非天。非祥皆是。卽僧貼點者。幷合波斯火教、大秦天神教。而揑爲景教之名。仍疑卽波斯火祆。今案景教碑文。淵色詞藻。附會內典。中土文人所爲。無足辨證。其徵實者。則有天神告處。童女誕生於大秦。景衛告辭。波斯覩耀而來貢之語。考耶穌母瑪利亞許婚未嫁而孕。所謂童女誕生也。耶穌生後。有鄰國觀星象者。謂有異人降世。遠跡得之。祗獻珍贄。皆見西人所繪耶穌事迹圖像。所謂景宿告祥。

視媿來貢也。鄰國非是波斯。就著稱者舉之耳。耶穌爲猶太人。其地在西里亞南境。漢時西里亞悉屬羅馬。分道大會轄治。其誅耶穌。亦羅馬會之令。而猶太人舉行之。故卽以大秦名其地。七時禮贊。七日一週。月是爲大節。再過一百日至九月十三日。爲彼中第一月第十日。謂之穌哈隨。一名法而幹而丁月。其日爲阿叔喇濟貧之期。謂之小節。卽齋以回回麻法推本年白羊一日入第六月之第八日。與此正合。又據齋期云。本年庚午。聖人辭世共計一千零九十六年。此太陽年。考本單。開聖人生死在本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彼爲第三月。謂之勒必歐勒教勿勒。又名虎而達查。西城阿剌必年。是開皇己未。鈎案阿剌必卽阿剌比。距今康熙。爲一千零九十二算。減一爲一千零九十一。乃開皇己未春分至今康熙庚午春分之積年。又查己未年春分。在彼爲太陰年之第十二月初五日。以距算一千零九十一。減聖人辭世千零九十六。相差五年。逆推之。得開皇十四年甲寅。爲聖人辭世之年。約計甲寅至己未。此五年中。節氣與月分。差閏五十五日。則甲寅春分。當在彼中第十月之初。聖人辭世既是第三月。則在春分前七箇月。爲處暑月。卽今七月也。自開皇甲寅七月十四日聖人辭世。至今康熙庚午七月十四日。正得一千零九十六年。故曰共計一千零九十六年也。據此。則開皇十四年甲寅。是彼中聖人辭世之年。辭儀非謂回回歷蓋以此而誤。又案。教主以第三月辭世。而其年春分則在第十月。今彼以十月一日爲大節。蓋爲此也。徐松西城水道記。瑪木特玉素布之避喀什噶爾也。土人爐雅瑪獻所居地爲寺。死卽葬焉。墓在回城東北十里許。回人卽墓爲祠堂。云元時近年回疆之亂。俄人嬰伊犂守之。查得其地有祆斯托爾教內華民約三四百人。俄人以木木水源之說。招令歸附。而整不從。英國游歷教士郎斯得勒曾觀其教堂。閱其經典。尙有漢文書籍。以不識華文。故不知所始。復云。關內外亦有此種教人。然則天主教之入中土。實自唐祆教始。特其人奉公守法。與常民無異。故歷久無譏議之者。而諸志考索碑文。紛紜聚訟。夫亦可以論定矣。

附天方教麻考（注無鈎案二字者皆原注）

梅文鼎回教主辭世年月考曰。據西域齋期。（江甯至湖口齋期舉）以康熙二十七年庚午五月初三日起。是彼中第十月一日。謂之勒墨蹉。一名阿咱而月也。至六月初三日開齋。是彼中第十月。是爲大節。再過一百日至九月十三日。爲彼中第一月第十日。謂之穆哈隨。一名法而幹而丁月。其日爲阿叔喇濟貧之期。謂之小節。卽齋以回回麻法推本年白羊一日入第六月之第八日。與此正合。又據齋期云。本年庚午。聖人辭世共計一千零九十六年。（此太陽年。考本單。開聖人生死在本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彼爲第三月。謂之勒必歐勒教勿勒。又名虎而達查。西城阿剌必年。是開皇己未。鈎案阿剌必卽阿剌比。距今康熙。爲一千零九十二算。減一爲一千零九十一。乃開皇己未春分至今康熙庚午春分之積年。又查己未年春分。在彼爲太陰年之第十二月初五日。以距算一千零九十一。減聖人辭世千零九十六。相差五年。逆推之。得開皇十四年甲寅。爲聖人辭世之年。約計甲寅至己未。此五年中。節氣與月分。差閏五十五日。則甲寅春分。當在彼中第十月之初。聖人辭世既是第三月。則在春分前七箇月。爲處暑月。卽今七月也。自開皇甲寅七月十四日聖人辭世。至今康熙庚午七月十四日。正得一千零九十六年。故曰共計一千零九十六年也。據此。則開皇十四年甲寅。爲聖人辭世之年。辭儀非謂回回歷蓋以此而誤。又案。教主以第三月辭世。而其年春分則在第十月。今彼以十月一日爲大節。蓋爲此也。徐松西城水道記。瑪木特玉素布之避喀什噶爾也。土人爐雅瑪獻所居地爲寺。死卽葬焉。墓在回城東北十里許。回人卽墓爲祠堂。云元時近年回疆之亂。俄人嬰伊犂守之。查得其地有祆斯托爾教內華民約三四百人。俄人以木木水源之說。招令歸附。而整不從。英國游歷教士郎斯得勒曾觀其教堂。閱其經典。尙有漢文書籍。以不識華文。故不知所始。復云。關內外亦有此種教人。然則天主教之入中土。實自唐祆教始。特其人奉公守法。與常民無異。故歷久無譏議之者。而諸志考索碑文。紛紜聚訟。夫亦可以論定矣。

梅文鼎回教主辭世年月考曰。據西域齋期。（江甯至湖口齋期舉）以康熙二十七年庚午五月初三日起。是彼中第十月一日。謂之勒墨蹉。一名阿咱而月也。至六月初三日開齋。是彼中第十月。是爲大節。再過一百日至九月十三日。爲彼中第一月第十日。謂之穆哈隨。一名法而幹而丁月。其日爲阿叔喇濟貧之期。謂之小節。卽齋以回回麻法推本年白羊一日入第六月之第八日。與此正合。又據齋期云。本年庚午。聖人辭世共計一千零九十六年。（此太陽年。考本單。開聖人生死在本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彼爲第三月。謂之勒必歐勒教勿勒。又名虎而達查。西城阿剌必年。是開皇己未。鈎案阿剌必卽阿剌比。距今康熙。爲一千零九十二算。減一爲一千零九十一。乃開皇己未春分至今康熙庚午春分之積年。又查己未年春分。在彼爲太陰年之第十二月初五日。以距算一千零九十一。減聖人辭世千零九十六。相差五年。逆推之。得開皇十四年甲寅。爲聖人辭世之年。約計甲寅至己未。此五年中。節氣與月分。差閏五十五日。則甲寅春分。當在彼中第十月之初。聖人辭世既是第三月。則在春分前七箇月。爲處暑月。卽今七月也。自開皇甲寅七月十四日聖人辭世。至今康熙庚午七月十四日。正得一千零九十六年。故曰共計一千零九十六年也。據此。則開皇十四年甲寅。爲聖人辭世之年。辭儀非謂回回歷蓋以此而誤。又案。教主以第三月辭世。而其年春分則在第十月。今彼以十月一日爲大節。蓋爲此也。徐松西城水道記。瑪木特玉素布之避喀什噶爾也。土人爐雅瑪獻所居地爲寺。死卽葬焉。墓在回城東北十里許。回人卽墓爲祠堂。云元時近年回疆之亂。俄人嬰伊犂守之。查得其地有祆斯托爾教內華民約三四百人。俄人以木木水源之說。招令歸附。而整不從。英國游歷教士郎斯得勒曾觀其教堂。閱其經典。尙有漢文書籍。以不識華文。故不知所始。復云。關內外亦有此種教人。然則天主教之入中土。實自唐祆教始。特其人奉公守法。與常民無異。故歷久無譏議之者。而諸志考索碑文。紛紜聚訟。夫亦可以論定矣。

月一日。謂之勒墨蹉。一名阿咱而月也。至六月初三日開齋。是彼中第十月。是爲大節。再過一百日至九月十三日。爲彼中第一月第十日。謂之穆哈隨。一名法而幹而丁月。其日爲阿叔喇濟貧之期。謂之小節。卽齋以回回麻法推本年白羊一日入第六月之第八日。與此正合。又據齋期云。本年庚午。聖人辭世共計一千零九十六年。（此太陽年。考本單。開聖人生死在本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彼爲第三月。謂之勒必歐勒教勿勒。又名虎而達查。西城阿剌必年。是開皇己未。鈎案阿剌必卽阿剌比。距今康熙。爲一千零九十二算。減一爲一千零九十一。乃開皇己未春分至今康熙庚午春分之積年。又查己未年春分。在彼爲太陰年之第十二月初五日。以距算一千零九十一。減聖人辭世千零九十六。相差五年。逆推之。得開皇十四年甲寅。爲聖人辭世之年。約計甲寅至己未。此五年中。節氣與月分。差閏五十五日。則甲寅春分。當在彼中第十月之初。聖人辭世既是第三月。則在春分前七箇月。爲處暑月。卽今七月也。自開皇甲寅七月十四日聖人辭世。至今康熙庚午七月十四日。正得一千零九十六年。故曰共計一千零九十六年也。據此。則開皇十四年甲寅。爲聖人辭世之年。辭儀非謂回回歷蓋以此而誤。又案。教主以第三月辭世。而其年春分則在第十月。今彼以十月一日爲大節。蓋爲此也。徐松西城水道記。瑪木特玉素布之避喀什噶爾也。土人爐雅瑪獻所居地爲寺。死卽葬焉。墓在回城東北十里許。回人卽墓爲祠堂。云元時近年回疆之亂。俄人嬰伊犂守之。查得其地有祆斯托爾教內華民約三四百人。俄人以木木水源之說。招令歸附。而整不從。英國游歷教士郎斯得勒曾觀其教堂。閱其經典。尙有漢文書籍。以不識華文。故不知所始。復云。關內外亦有此種教人。然則天主教之入中土。實自唐祆教始。特其人奉公守法。與常民無異。故歷久無譏議之者。而諸志考索碑文。紛紜聚訟。夫亦可以論定矣。

附天方教麻考（注無鈎案二字者皆原注）

梅文鼎回教主辭世年月考曰。據西域齋期。（江甯至湖口齋期舉）以康熙二十七年庚午五月初三日起。是彼中第十月一日。謂之勒墨蹉。一名阿咱而月也。至六月初三日開齋。是彼中第十月。是爲大節。再過一百日至九月十三日。爲彼中第一月第十日。謂之穆哈隨。一名法而幹而丁月。其日爲阿叔喇濟貧之期。謂之小節。卽齋以回回麻法推本年白羊一日入第六月之第八日。與此正合。又據齋期云。本年庚午。聖人辭世共計一千零九十六年。（此太陽年。考本單。開聖人生死在本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彼爲第三月。謂之勒必歐勒教勿勒。又名虎而達查。西城阿剌必年。是開皇己未。鈎案阿剌必卽阿剌比。距今康熙。爲一千零九十二算。減一爲一千零九十一。乃開皇己未春分至今康熙庚午春分之積年。又查己未年春分。在彼爲太陰年之第十二月初五日。以距算一千零九十一。減聖人辭世千零九十六。相差五年。逆推之。得開皇十四年甲寅。爲聖人辭世之年。約計甲寅至己未。此五年中。節氣與月分。差閏五十五日。則甲寅春分。當在彼中第十月之初。聖人辭世既是第三月。則在春分前七箇月。爲處暑月。卽今七月也。自開皇甲寅七月十四日聖人辭世。至今康熙庚午七月十四日。正得一千零九十六年。故曰共計一千零九十六年也。據此。則開皇十四年甲寅。爲聖人辭世之年。辭儀非謂回回歷蓋以此而誤。又案。教主以第三月辭世。而其年春分則在第十月。今彼以十月一日爲大節。蓋爲此也。徐松西城水道記。瑪木特玉素布之避喀什噶爾也。土人爐雅瑪獻所居地爲寺。死卽葬焉。墓在回城東北十里許。回人卽墓爲祠堂。云元時近年回疆之亂。俄人嬰伊犂守之。查得其地有祆斯托爾教內華民約三四百人。俄人以木木水源之說。招令歸附。而整不從。英國游歷教士郎斯得勒曾觀其教堂。閱其經典。尙有漢文書籍。以不識華文。故不知所始。復云。關內外亦有此種教人。然則天主教之入中土。實自唐祆教始。特其人奉公守法。與常民無異。故歷久無譏議之者。而諸志考索碑文。紛紜聚訟。夫亦可以論定矣。

周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一日。言太陰年也。準此論之。計三十年。應有一萬六百三十一日。則一千二百三十三年。積四十三萬六千九百三十四日又十分日之一。以回回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一百二十八分之三十一約之。得一千一百九十六年又一百四日半弱。從崇禮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逆數之。當托始於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初三日也。自來考天方曆者。詳核得實。無逾徐氏。然微諸西書。訪諸西人。則是武德五年爲西曆六百二十二年。而非六年。且其紀始。非教主初生之年。辭世之年。而爲避難出奔之年。名曰黑蟄拉節。西國坊閒有譯西曆、天方曆紀年通妥者。歸而呈之。起於西曆六百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其法亦以西曆、天方曆現在之年月日。合面逆推。惟逐年逐月。排比編次。特爲詳晰。無可致疑。證以他西書。則年分起數。確乎不易。月日起數。容有異詞。然終無逾是。表之詳裝。著此表者。備人咸于斯教非耳。特表成於同治年間。續之者奧人馬勒爾。預推至西曆二千餘年而止。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元旦。爲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年正月二十一日。天方曆一千三百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而徐氏所謂一千二百三十三年終。應是西一千八百十八年十月三十日。爲嘉慶二十三年。二分二至。中西曆同。故月分相差。至多不過四五十日。則其年終當在九月初。所謂六月初二日之說。亦不相符。豈喀什噶爾之教人。

慶典忘祖歟。抑東方之教。於其教主有異說歟。考彼教齋期。西書備載穆哈蘭月十日。猶華言正月初十日。謂之阿叔喇節。致齋一日。勒墨臧月、猶華之九月。致齋一月。終日不飲不食。不浴不唾。屏退婦女。謝絕世務。甚或械默竟日。至暮乃飲食居處。復故。次晨又如之。疾病老幼得免。然病痊仍必補齋。且多施捨。以消罪孽。相傳是月上帝以可蘭經授謨罕默德。故定此齋期。至嚴極重。梅氏之言。足徵確鑿。證此而至鎖閉皇、誤由明史。梅氏專門曆算。特沿明史之訛。徐氏似爲得之。然於彼教齋期。知猶未審。則紀年積數。安必無訛。嘻人之術。夙未嘗學。遂所見聞。以質中土之治曆者。彼教月名。附以備考。

十二月。謂之都勒哈察月。其第十日。謂之白拉節。爲阿剌比人本有之節。相傳其始生之胙。將教子記天。天帝降言。已鑒汝誠。勿戕汝子。汝有一羊。可宰以代。故此節爲宴樂之節。而不致齋。十二月內並無齋

第一月曰穆哈蘭月。（西書譯言正月）

期。徐氏謂第十二月則齋。齋滿日相慶爲元旦。必是勒墨臧月之誤。此月齋滿。固相慶也。（按六月初慶彼教九月慶則年終）

又西書云。彼教元旦爲墨嘗拉節日。爲教主避難出奔之日。追溯之命。在教主避難出奔後十七年。（按明史云。阿剌比法。西域歐以納國王馬哈麻所作。係譯寫穆罕默德始末作證）先時阿剌比人參仿猶太歷。置閏月以合日躔。每十九年閏七月。略如中國歷法。惟猶太正月起於秋分。閏月必在六月。是爲歧異。勒墨臧齋月本在炎天。故此三字譯義爲慕哈蘭。始曆閏月。使一月之齋。流行四時。歲無慆長。歲盛暑而日晰飲食。人極苦之。謨罕默德之後教主倭馬爾。始曆閏月。定日。其正朔亦然。當日變法之年。墨嘗拉節當在第三月一日。而即以歲首一日慶之。亦由於此。梅氏謂教主以第三月辭世。語意正合。特非辭世耳。至謂其年春分在第十月。故彼以十月一日爲大節。天方教曆通表則爲一千三百七年拉札濮月二十八日。猶云七月。曾以詢波斯使臣。果無差謬。且云。是日春一分。爲波斯太陽年元旦之日。因是而知西域宮分歷。以春分爲歲首。明史但言節氣首春分。猶未盡也。西書又云。六百三十二年。（唐貞觀六年）波斯王伊嗣俟（按見新唐書。西書作伊嗣的。而武其子名卑路斯。則與唐書同。猶行新曆。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周。略如西國歷法。其後天方吞併波斯。而民間耕種賦納。究以太陽年爲使。故波斯之地。有宮分、月分二歷。非皆出於阿剌比。又明史謂三十年閏十一日。以十二月爲勒墨臧月。徵諸兩書。則三十年內。以二、五、七、十、十三、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九年爲置閏之年。皆在十二月。說較明史尤詳。乃知數起開皇。誤由明史。梅氏專門歷算。特沿明史之訛。徐氏似爲得之。然於彼教齋期。知猶未審。則紀年積數。安

第二月曰薩法勒月。

第三月曰勒必拉斐勒月。拉斐勒。義謂第一。梅氏作勒必瑙勒。故勿勒。所謂拉斐勒也。阿剌比語。猶有阿面二字。語助詞。謂宜經帶。如人名末有丁字。則必是阿面丁。歐勒卽阿面。故徐譯之布歐勒二音。若忽讀者。文。瑙成勒必拉斐勒矣。

第四月曰勒必拉喝勒月。拉喝勒。義爲第二。

第五月曰祝馬達拉斐勒月。

第六月曰祝馬達拉喝勒月。

第七月曰拉札薩月。

第八月曰沙班月。

第九月曰勒墨蘇月。西音微異。當以梅氏爲準。

第十月曰紹哇勒月。西音同。

第十一月曰楚而喀苔月。咸云西面喀苔。

第十二月曰都而哈察月。咸云西面喝恭。

元史譯文證補卷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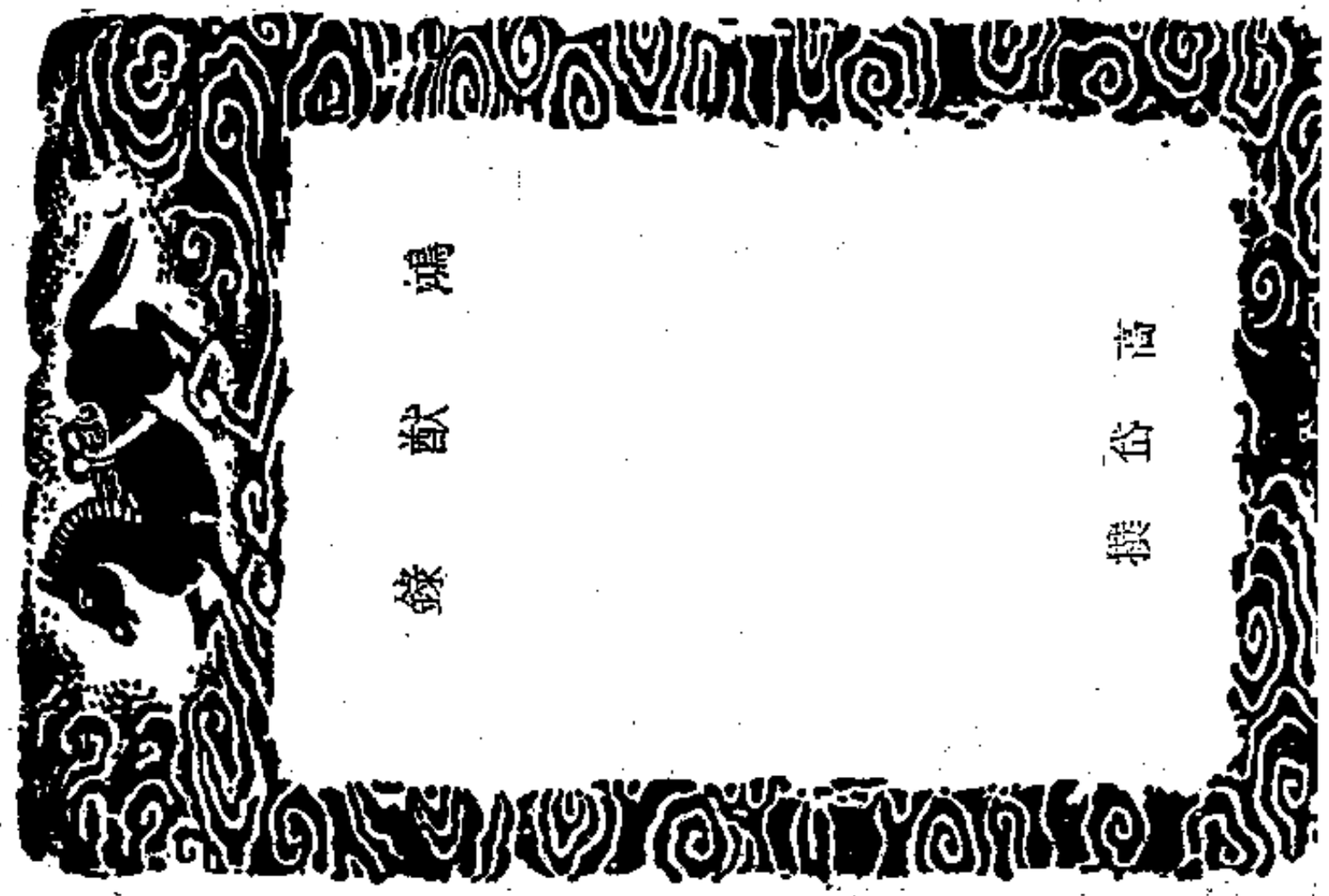
舊唐書大食傳考證。唐書西域地名準冥。最爲確信。譯於元史。

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案輿地明斯。卽於新唐書　大衆中。有波斯胡人牧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獅子人語謂之曰。此山西有二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並有黑石白文。讀文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見穴中有石及稍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案此皆後教中人附會之詞。非眞有是事。於是糾合亡命。渡恆曷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波斯。拂菻各遣兵討之。皆爲所敗。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貢。其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賦。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主矣。案大食爲阿剌比人。古時阿剌比人游牧於西里亞者。西里亞人稱之若曰大衆。波斯人稱之若曰大衆。譯而阿咪尼亞人。亦稱亞斯單人。稱之若曰塔起克。大衆。大食音近。故中國有大食之稱。非姓也。永徽二年時。大食主奧自蟄爲穆罕默德後三代。故云王三世。惟云有國三十四年。則當起於武德元年。不合。噉密莫末賦。譯西人云。當是阿剌比語。莫哈耳阿面其末賦之訛。書信從者之君也。奧自蟄之先後馬爾昔儞此

貌。又同諸比部。皆從其末曾曾祖之國。其國男兒。色黑多鬚。鼻大而長。似蘇嚴門。案阿剌比人皆通鼻。故不知何等種類。黑人之鼻不曾如是鼻大而長狀貌皆合。婦人白皙。有文字。出駝馬大於諸國。兵刃勁利。其俗勇於戰鬪。好舉天神。士多沙石。不堪耕種。惟食駝馬等肉。放牧射獵之歟。事主率天。無所偶神。俱紛摩地那山在國之西南。鄰於大海。其王移穴中。黑石爲之。於國。案此即鄰哩之不證。據元時譯有此名。明改爲土耳其。自此田野仔萊。生聚蕃庶。宋非偵者時繁言矣。黑石殿也。言土傳爲天降。回人刻鄰哩是石。言不證。據元時譯有此名。明改爲土耳其。自此田野仔萊。生聚蕃庶。宋非偵者時繁言矣。

龍朔初。擊破波斯。又破拂菻。被拂菻條云。大食西北與拂菻鄰國。乃至大海。海中有山。山上有人。長一丈三十里一尾。格鬱盛。或遊晝面浮多猛虎獅子。遇害行旅。所殺人皆啗其腦。次吸其血。然後食其肉。不爾。輒爲所殺。其俗以人腦骨爲器。盛飲食。相傳下元此。從西國來。故國人皆效之。案此即大食國之西北。拂菻國之東南。拂菻國之東北。即大海。海中有山。山上有人。長一丈三十里一尾。格鬱盛。或遊晝面浮多猛虎獅子。遇害行旅。所殺人皆啗其腦。次吸其血。然後食其肉。不爾。輒爲所殺。其俗以人腦骨爲器。盛飲食。相傳下元此。從西國來。故國人皆效之。

始有米麵之屬。又將吳而使羅門。此指印度河西及印度。吞併諸胡國。此指印度河西及阿拉伯河南北諸國。勝兵四十餘萬。長安中。遣使獻良馬。永徽二年。又獻方物。開元初。遣使來朝。進馬及寶細氈等方物。案回人即回城人也。說詳千禧今唯什噶爾之地。遺使書貝拉錄尼坐像於中國。桑書已立。皆必隨中國土地。中國皇帝令取土一包與之。胡可隨諸以歸。其俗以此爲敬。案此即回城補傳下光地。愛薛。即回城人。其祖世爲回城補傳下光地。愛薛。即回城人。其祖世爲回城補傳下光地。愛薛。即回城人。其祖世爲



獻鴻錄

撰岱高

獻鴻錄目錄 一

第一卷
統系淵源　黃帝軒轅
第二卷
宋遼金時代
宋事始末　平定東南
第三卷
元順帝篇
第四卷
元興至滅　平大李孫
平定東南
第五卷
非代中原　統治南原
基于河東　款定國運
第六卷
太平天國
四北征次漠　編清統治
四次來王　封貢朝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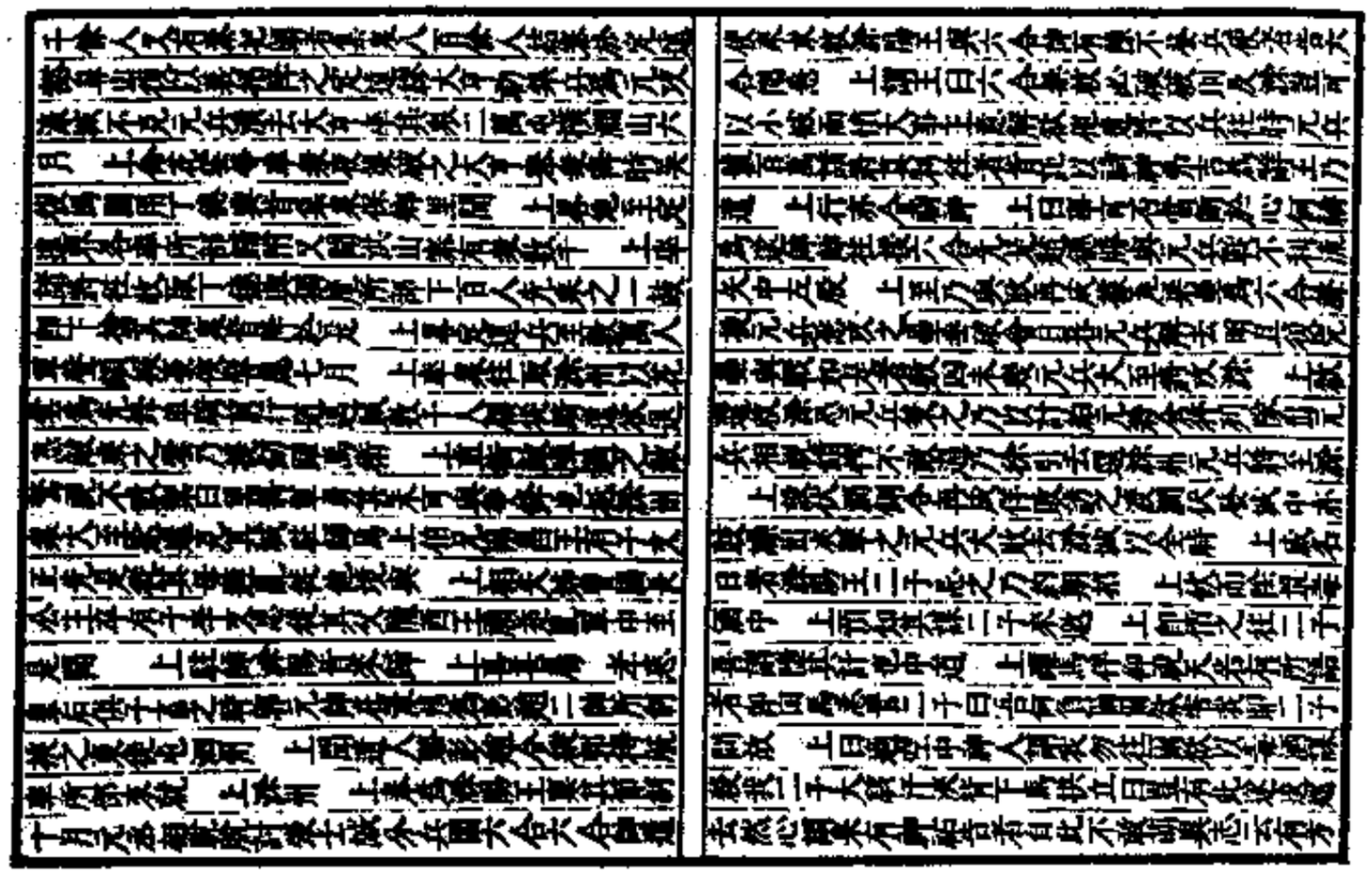
第七卷　正位尊
封國建元　崇儒興文
興獄出河北
第八卷
三表建本設　入正大統
第九卷　修
平定交趾　開疆拓宇
征撫蠻人　蕩刷之役
第十卷　平緬定
平定南洋　已巳海變
南洋群島　石宇之役
第十一卷
琉事告訴　平南感會
平國感恩　踢役前恥
第十二卷
李代之衰　前事之戒
平五四定　平洋北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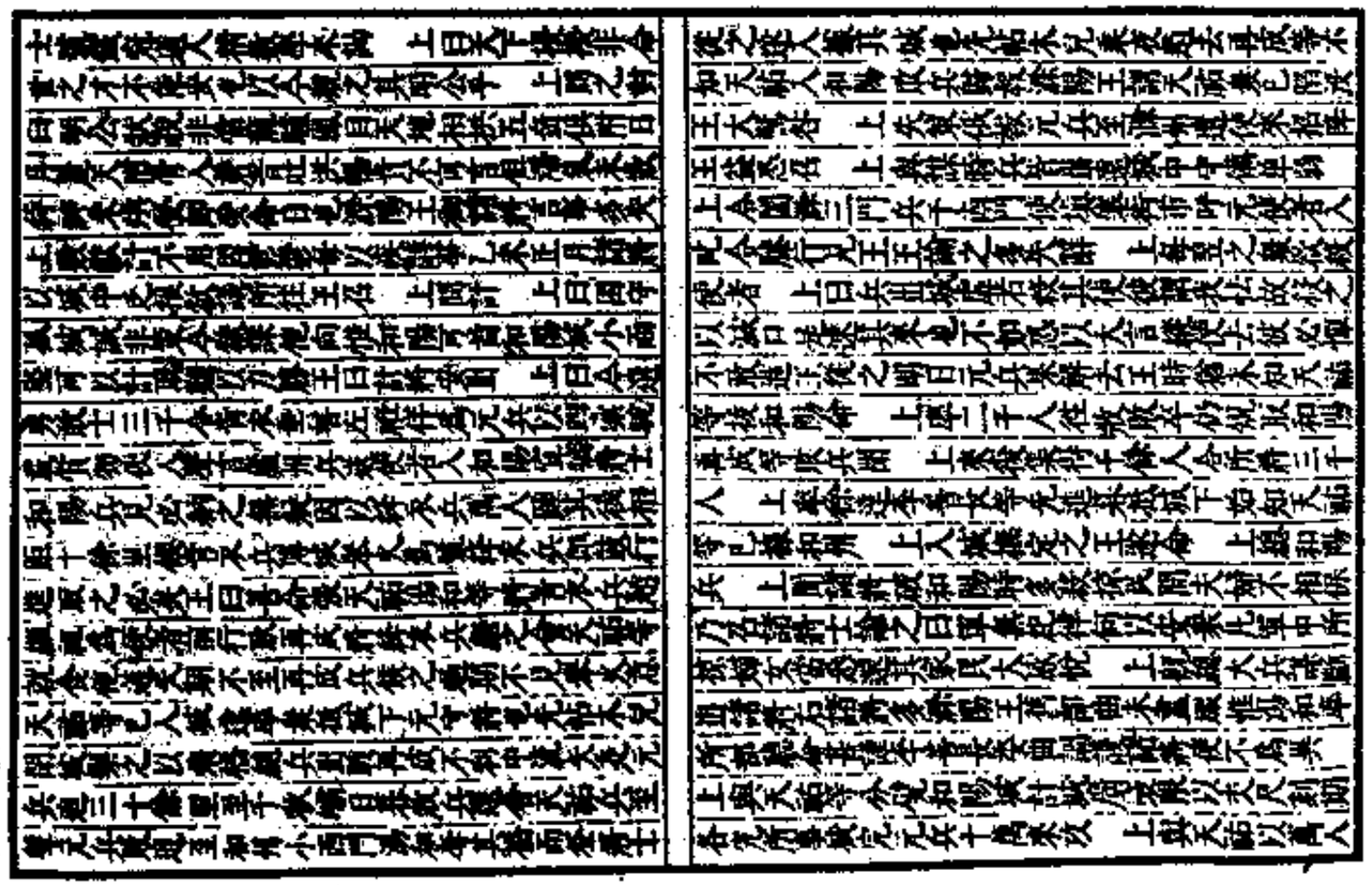
第十三卷
勤王師至　義旗始舉
勤王告成　再平江西
第十四卷
平閩建寧　封皇長人
江浙之變　蕩定大局
第十五卷
統滇全定　再定大局
再平粵西
第十六卷
勘定安南　平緬事竣
功成作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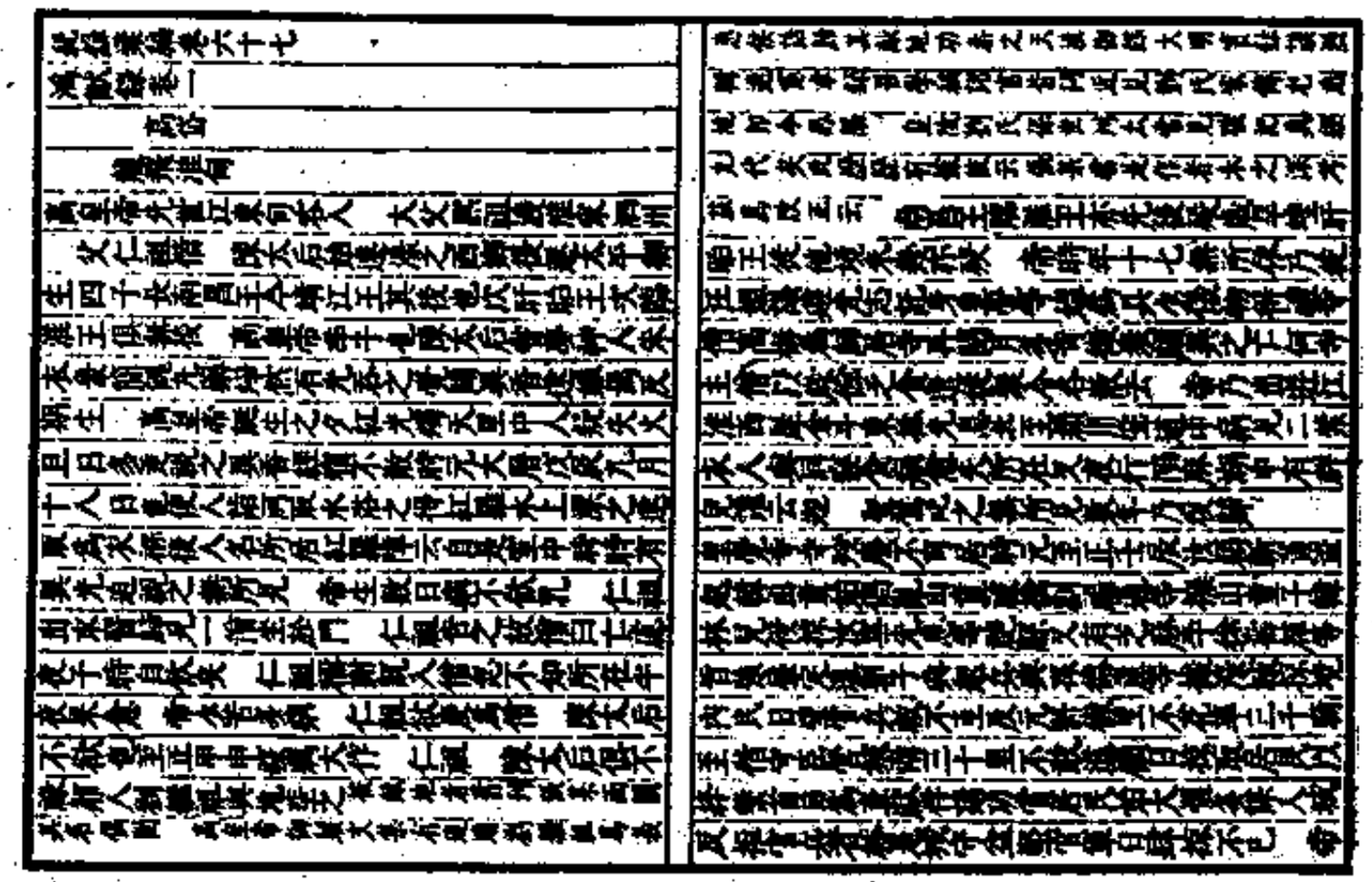
獻鴻錄序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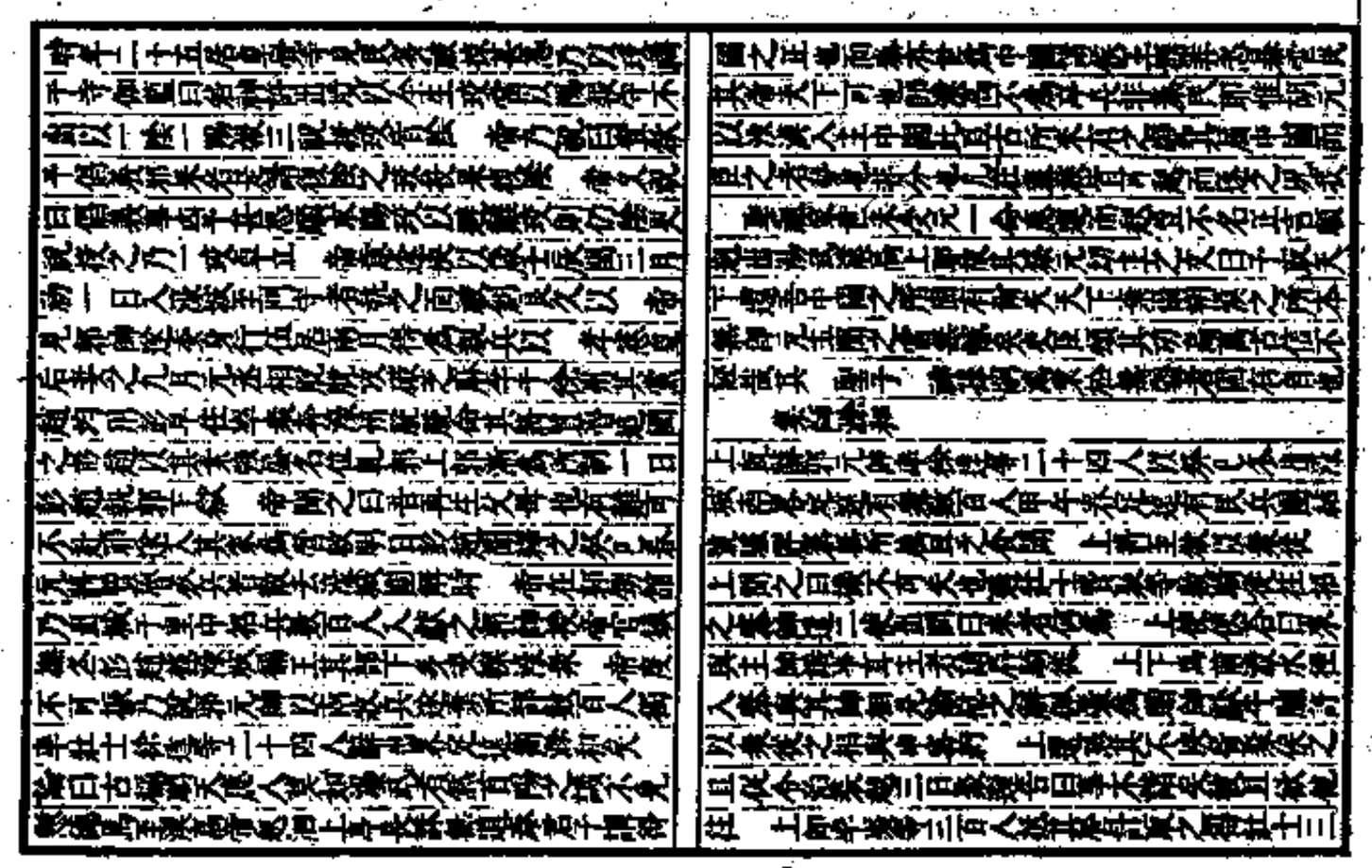
萬物者資始之氣而天先之代興主宰主宰
體其事必不用威權然其能如期成事之明
作天德之明者心則事之運則必能作天之
之運者成之功則其成功所生之福祉必能
興者定事之成也若之運興者往也成若之日
成就後事初之事業往天之法則往也成若之日
功成後事初之事業往天之法則有成必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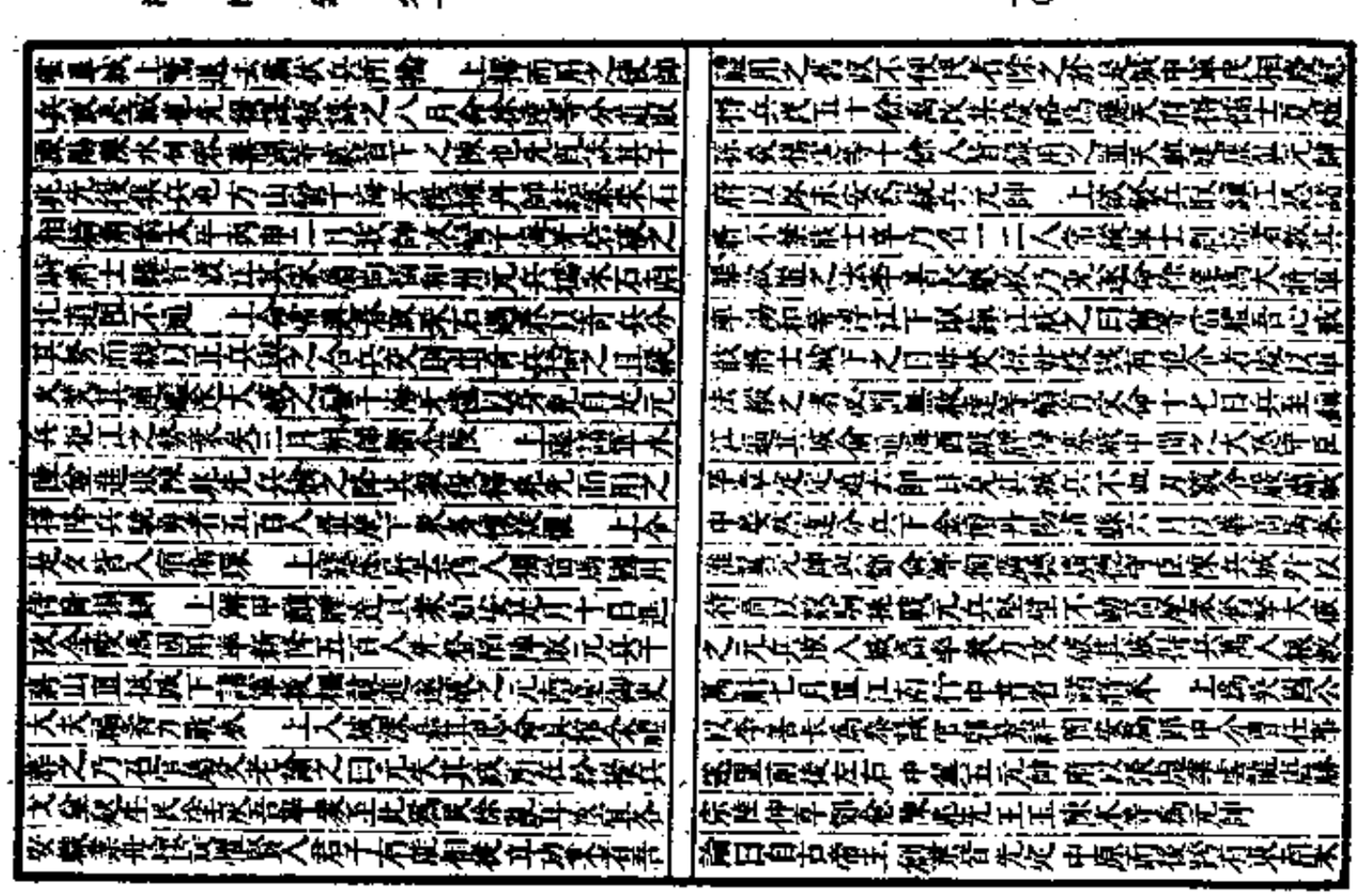
第十七卷
天統未定　不可輕先
天統未定　不可輕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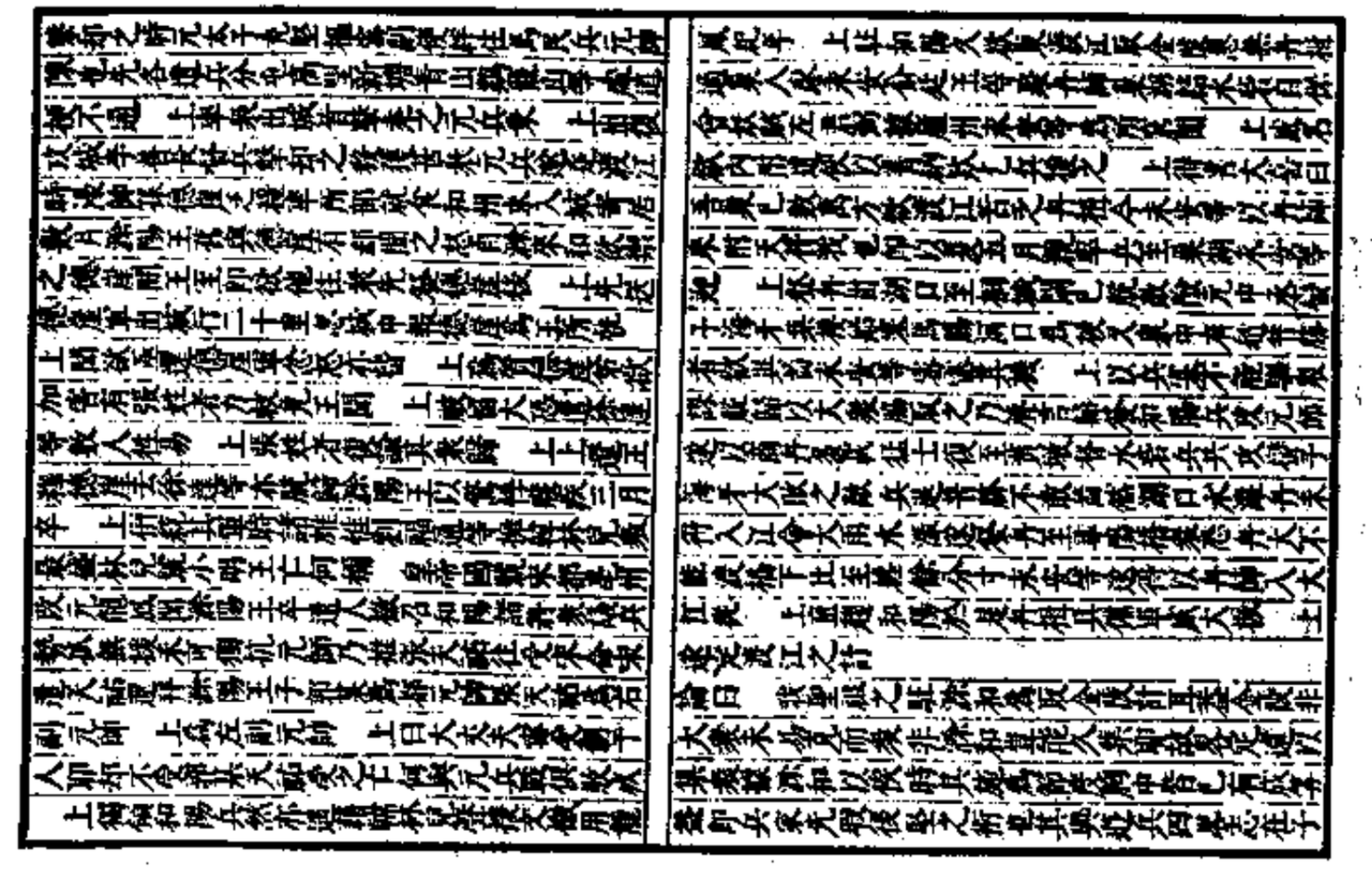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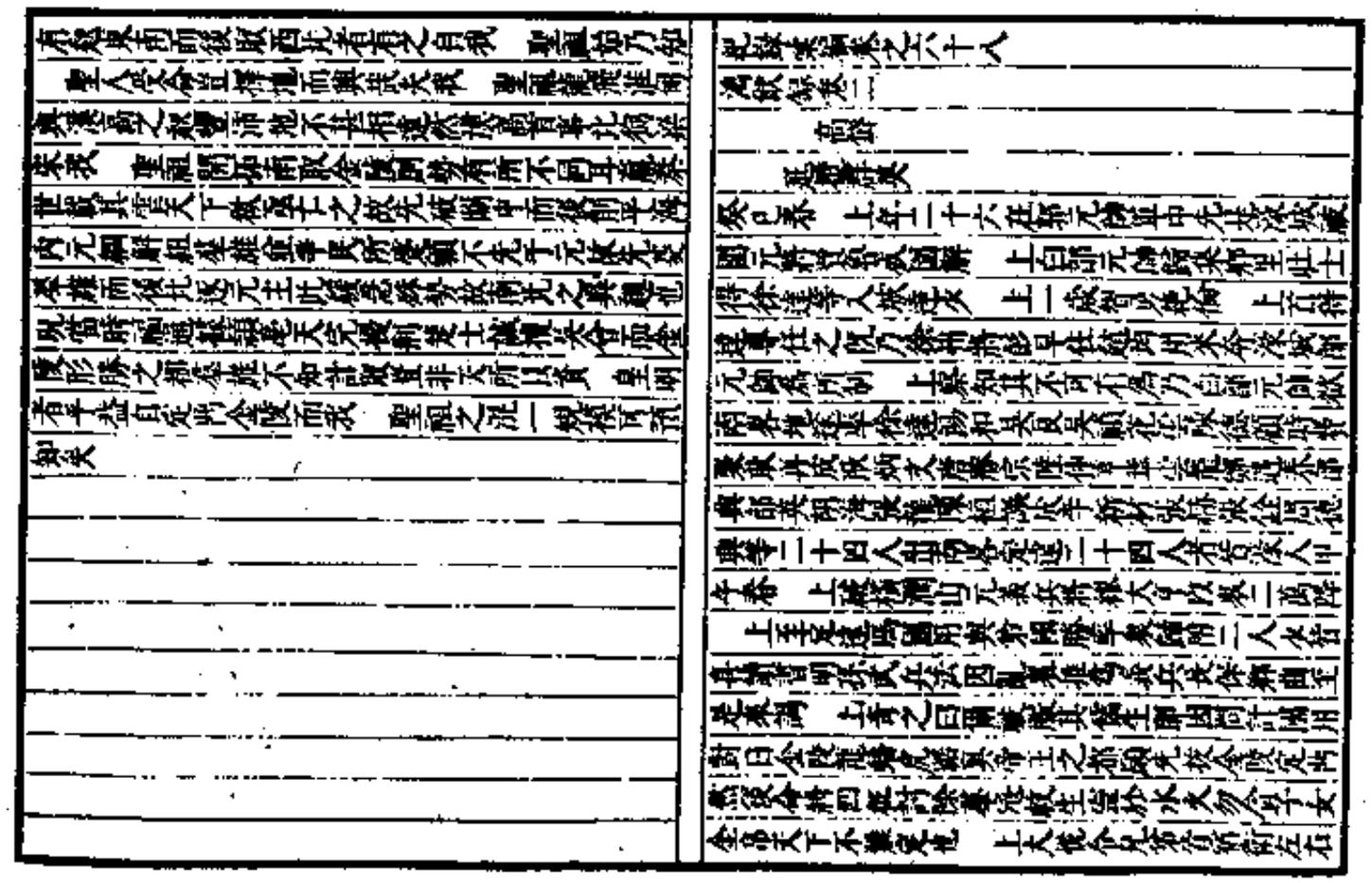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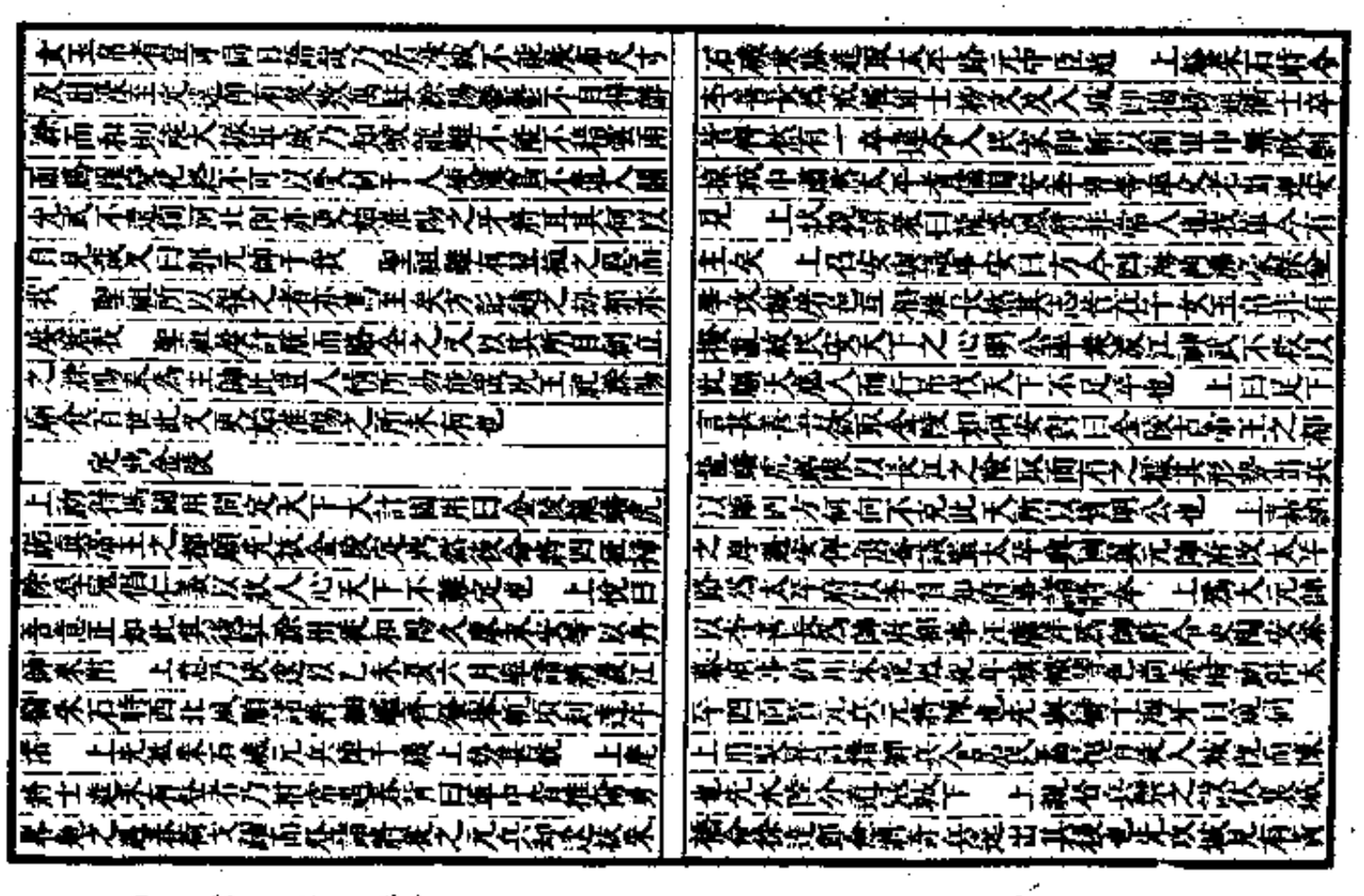












定達人李青來謁 上一見知其爲長者禮之與語克日首合領置幕下掌書記實從容語之曰吾觀拳雄中持案牘謀事者多學究級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事多敗主者亦安得獨存汝宜用爲筆劄治和諸將以成功也合肥人吳復性沉毅慷慨善談笑勇略過人遇亂聚衆保鄉里聞 上至率所部來謁 上俾結前鋒定達人丁總兵號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 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衆德與先登破之七月滁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能馬上運槊如飛起縣選爲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爲率衆之來歸 上以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幼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從德境與 上相失及聞 上駐師滁州皆來歸先是定達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無所依 上憐其孤與 高皇后撫之至是行文忠等皆育爲子賜文忠英姓朱氏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舍云虹縣胡大海長身鐵面勇力過人來見 上于滁 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滁州孫興祖則故有膽氣王志往號多智皆二人年皆十九俱來歸定達年成舍山仿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皆來見 上上悉留置麾下乙未 上駐和陽虹縣鄧愈

火旭偉有大志勇略自爲羣十六從父兄起兵父兄皆戰沒舍代領兵衆服其勇率所部來附 上命充領軍總管滁州常遇春性剛毅雖貌奇偉智勇過人年二十三爲蕲羅劉聚所得慨遇之然爲事剽掠無遠畫遇春知其無成率所部數十人來歸來歸未至固已聞舉金甲神人疏之趨曰主若來必密見 上至即伏謁 上壯之用爲前鋒 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廣合肥張德勝等皆無爲桀世傑合山華高皆巢舟師結水寨自保會妖賊左君弼據廬州來安等與戰不勝爲所窘聞 上駐師和陽欲歸附又元兵阻江上爲梗乃遣使間道納款 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過巢縣舍朝與亦率巢來附郭興騎射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朔 上率諸將渡大江攻采石兵破太平者儒閻安李習迎見 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兵爭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舉義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悅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 上遂安

贊玉胡翰汪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會二人進講經史又命宗儒開設學舍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歎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以亂故學校久廢至是始開設講習已亥春渠平儒士許瓊謁 上于金華曰方今元政不綱四海兵爭豪傑之士勢不得安夫有爲者苟可以取雄才而有識者然後知所去就願明公收攬俊乂以定大業 上深然之瓊因陳時務十八策 上即位下詔求賢瓊與焉 上嘗道及以書問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即升瓊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進攻慶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兵元將士多息鬼不用命深知天命有歸乃率其黨開道來降且獻取慶州策大海用其言破慶州 上征浙東時胡大海屬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文忠請以書聘致之庶于三月到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謁見 上喜甚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其見重禮命有同劉穆之佛狸之對基青田人幼聰穎有絕天文兵法集不洞曉其妙仕元爲江浙儒學副提舉不合去進西湖見異雲起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嘗輔之後以事謫閩絕無行

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達人王弼有膂力勝暮過人善用雙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于三臺山舉所部來歸 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 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先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劉聚衆保鄉里聞 上取太平舉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上既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營於丙申三月 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鎮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 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舉所部三千人降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日幸歸天數也事至于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 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詢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誠入城爲吾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因從容說元之末在軍中即遣歸報 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之從龍至 上祝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

征友諒趨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降途克江州留州傅友德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喜之敗歸明王珍王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 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 上知其才即命爲將 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昌道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 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悟即許之且賜書諭慰壬寅春 上幸南昌廷瑞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殷普貴撫信守將傅珊餘干守將吳宏宣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蔡本立皆率衆來降 上悉德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爲衆所推服衆立柵禦寇又歸款亦集衆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 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參政熙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 上既破滅陳友諒刊容偉士戎簡入見 上曰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從渡金陵後難克之勞費多矣 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乘勝蹤之然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以鬬殺傷亦多故縱之使偏師綴其後知彼剋敗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擒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

省復起用之基知時不可爲棄官歸青田集舊保邨里著郁離子以見志或說基盍江爲列跋之葉基不從曰天命將有歸姑待之會 上征浙東基相與謀所親曰此天命也遇聖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詢所宜先曰先定金陵耳見 上陳時務十八策 上嘗稱來聘遂決計赴金陵初 上渡江入滁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聞風歸附門鄰氏宋章溢葛乾胡深麗水人皆智勇過人避亂隱田里王是俱以聘至 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乃留基侍帷幄前謀機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子受經溢琛金爲管內可令李元調建行省參政袁天麟見王師途以汪州來降 上以爲指揮使從征八月 上親

月徐達等克元都　上乃下詔求賢又徵天下賢才至京師拜守令各厚賜道之庚戌八月　上以天下大定乃定設科取士之制云

論曰自古帝王創業未有如我　聖祖得人之盛者漢高首稱三傑其定元功位次止於十八人耳光武雲臺所列不過二十八將下逮唐宋皆不能過已我　聖祖諸臣如李善長之制法陳紀可以伯仲蕭何劉基談謀不下子房而天文之學又子房之所未究若徐達之勁德才望終始純越大出韓信之右至當遇春傅友德李文忠湯和鄧愈康茂才沐英吳良皆可與信布而不難于縣衛彭越之功者豈非天錫智勇以肇成一代之大業哉又廣商不事詩書徂于馬上之智晚年得一陸賈不過縱橫策士之餘光武號稱儒雅論道而一將能有事無間一于陵不屑就已唐太宗宋太祖雖皆右文之主而溺于詞賦徂於佛習帝王之近指古之學業未之圖焉我　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學如儀鴻之於飲食每得儒臣皆待以賓心帷幄朝夕咨訪不倦而往往戒諸將以親近儒生至于辭經析義又多天縱神啟有非老師宿儒之所能及是豈溝瞀學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一時將帥足備敵定而文儒相業猶不甚稱　聖心至使不得已而委政廣洋惟庸輩是豈其所欲也故於開安之辛甚加悼惜視年亟稱桂彥良之賢而不及用惜哉

襄愍忠烈

丙申三月　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益力禦之數督兵出戰久力不能支城破百司皆奔潰福壽獨裸座坐鳳凰臺指揮左右令勸之去叱曰吾為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　上入城嘉其忠命為捏金禮葬之戊戌春命廖永安朱世傑等攻張士誠之江陰石牌寨朱世傑奔文耀馬賠敵陣途戰死　國朝以忠死事者世傑為首　上聞甚悼之後追封永義侯配享　太廟

己亥九月命俞廷玉攻安慶與趙普勝戰渡于陳延玉自巢湖來策立戰功　上深嘉之後追封河間忠公庚子五月命徐達率師來安等縣張士誠于太湖來安兵敗被擒士誠欲降之來安不屈　上遣投水安允諫大夫後又追封楚國公至丙午七月末安卒于吳　上悲悼親為文祭之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　上初得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為知府

與子閏五月陳友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潮泊城下令士卒緣舟足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憊不能戰城遂陷友諒檻雲怒罵曰賊奴　陛下吾主必滅爾輩爾敢加害雲耶大呼縛首絕雲首縛其舟檣雲知之奮拳擊友諒顱友諒墜水幾死人賊亂擊雲碎

無隱忘利來降者具言處州兵弱可取狀　上即出師與再成合兵攻之器械最險陰移大帥取免士先登遂拿其帥以入又進拔桃花隘二寨諸隘皆大震宜孫出戰兵敗與其部下走建寧遂克處州進復瑞州而深深來降說泉復元告下以取再成守之胡大海得章溢龍泉基深藩為下　上上遣使聘致之聘大海守金華庚子六月元石抹宜孫收兵復攻陷處元時會同知處元縣出戰兵敗戚執以之取再成率兵往援擊敗石抹宜孫走竹口戰敗再成遂鎮處州辛丑秋七月以范常知太平府常勤處與學校化大行軍食以充生寅二月胡大海在金華降苗將蔣英李駒作亂大海至入其樓棲執等刺殺之并殺其子圓住及郎中王恒等欲據城叛大海子德潛聞難奔訐建康李文忠在嚴州聞之即率兵馳至賊集城走文忠入城撫定之大海在浙東威名大振恩義素著于民皆自言已雖不詢事以其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掠人婦女不發屋舍故人多附之生時嘗夜出人見其兩目蜂蜂有火光及卒每著嘗與師行或夢見大海或見虵有光兵觀大捷恒佐大海亦多善政英等刺殺大海處州降苗將李駒之質仁德與

英等約亦以是日刺殺耿再成及元帥朱文光知府王道亨孫英等耿再成威名遠于大海英亦吾撫其民英被執從容就義酌酒欲不可解所服賜衣當賊而死衢州兵聞金華處州之變謀踞城應之守將夏毅不能制令劉基至投迎入城一夕定之四月耿天壁方奉命往處州發苗兵聞處州亂馳至金華見李文忠訪得耿再成指部將朱銅逐相與集兵會于章溪榮院刺胡深討叛將李福之質仁德斬之比胡深至處州已平矣卯七月　上乃命深以行省郎中總制處州所捕誅山寇經理賦稅處州忝安後死于方谷珍之難章溢嘗任浙東同列皆得罪溢獨免至是處州不寧　上復以溢為浙東按察副使溢辭副使命改命事溢至平刷盜處禮偏正重法輕賦稅浙東深賴之甲辰夏四月　上既滅漢乃命徐達攻慶相扼之左君弼走汴梁元將樓兄張以城降改慶州為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命俞通海總省事通海撫綏有方民甚歸之遂俾城淳為守禦備丁未九月　上以張士誠既平浙遂將伐方谷珍陳有定乃以前吳為征南將軍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吉安等軍國南昌等兵由江西征閩建以潮廣參政歐德從征　上諭吳曰

論曰東南棚寇者真強於張士誠真父則方谷珍陳有定此外皆元臣為其君守耳雖咻於天命所在而榮犬之吠情則可矜如石抹宜孫鐵木兒不花僧住朵耳迭里帖木兒皆數建元可請傑出者以我　聖祖體羣寬容之意推之皆宜在所優錄此則谷珍友諒叛名號而懷貳者不同未可以其為勝國之臣與頑之人而棄之也乃若諸將東南之功則湯和李文忠鄧愈胡大海朱亮祖耿再成廖永忠胡美何文輝為最多徐常二將克吳之外無他聞以其所事者大也其餘如李文忠訪大海始小有御以　上命耶彥仁論之既解後文忠赴大海之難若其私他胡美欲借建寧以何文輝之言而止不以其先納款而終懷之此又君子之賢行古人之所難不但其戰功之可稱矣已固天生賢才為國之輔亦足見我　聖祖之善御哉嗚呼觀我　聖祖論胡美之言則宋祖之臣劉付曹彬不足道已

汝以陳氏承伯來歸忠實無過故命仍總其何文輝貴德皆善視近之人然勿以此故廢法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視時在行伍中見將帥視取無法心窃鄙之及後征兵一日舉所領新附之士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節制人能立志何事不成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攻圍城邑擇使利進退勿失機宜爾其勉之十一月美等引兵度杉關杉關閩之西鎮既度關閩中大震遂下光澤縣會汤和吳禎擒方谷珍　上遂命和等率舟師自明州由海道攻福州　上以征閩事詢享益益對曰兩道進兵此固必勝然閩人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更引一軍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　上即日命文忠出師浦城以益子存道率鄉兵從征胡美兵至御武元守將李宗茂降吳禎亦進兵海福州圍莫東西南三門一鼓而克元守臣曲道遁走衆耳必之　上欲令立存道率所部鄉兵北征益持不可曰鄉兵本農入征閩時許以事寧放歸農今調之北征是無信也　上勃不悅既而從益言以普會錄者充軍餘悉還農戊申正月胡美等師抵建寧元守臣達里麻降于衙集僚佐曰聞明兵號令自入杉關秋毫無犯執子奇送京師以貴子貳守建寧遂移兵克興化泉州屬縣皆望風款附遣書獲晞招諭汀州宣化連城等縣下之三月美等師至漳州守將以所部兵先遁去漳州遂帶益亦迭里帖實欲禦之而部事文屬他官總制已遁人納款矣左右服新朝使者至要賄貴當郊迎彌貴乃具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受國恩今力不能禦敵我不忍降所不為國者惟一死耳遂砌碎其印棄告勿面曰大元臣子至棄士刃但刺殺既絕尚執刀按膝坐如生祀民哭聲震地相與檢葬之曾汤和等亦執降有定克延平等郡閩中皆平命廖永忠朱亮祖等移師征廣東以中書省參政蔡哲為副建行省參政臨行　上諭以辨義利慎官箴反復詳切哲頻首受命福建以安

友諒僭元安慶元守臣余闕欲之癸四月友諒又僭元江西隆興及瑞州未幾遣其黨趙普勝自鄱陽寇我池州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率兵赴援遇賊與戰敗沒五月友諒遣其黨康泰趙琮鄧克明等僭元御武又自南昌遣兵僭元撫州八月又僭元贛州十一月僭元汀州已亥三月友諒遣其黨趙普勝寇我寧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程允汪炳等擊敗之獲其耀萬餘斛普勝寇青陽石埭等縣余闕張德勝梁于福江口破走之友諒又僭元襄陽郡八月　上遣徐達率張德勝等攻安慶自無為登陸至浮山磯擊敗友諒部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沙河遇友諒偽丞政郭泰領兵逆戰達等擊敗之斬郭泰大獲輜重遂克潛山九月　上命院敏命廷玉率兵同攻安慶不克廷玉敗沒十月俞通海破友諒將趙普勝於安慶十二月徐河舟以友諒破隆興狀徇都　友諒怒其來不利於已汨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伴出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即閉城門伏發之比征是無信也　上初不悅既而從益言以普會錄者充軍餘悉還農戊申正月胡美等師抵建寧元守臣達里麻降于衙集僚佐曰聞明兵號令自入杉關秋毫無犯執子奇送京師以貴子貳守建寧遂移兵克興化泉州屬縣皆望風款附遣書獲晞招諭汀州宣化連城等縣下之三月美等師至漳州守將以所部兵先遁去漳州遂帶益亦迭里帖實欲禦之而部事文屬他官總制已遁人納款矣左右服新朝使者至要賄貴當郊迎彌貴乃具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受國恩今力不能禦敵我不忍降所不為國者惟一死耳遂砌碎其印棄告勿面曰大元臣子至棄士刃但刺殺既絕尚執刀按膝坐如生祀民哭聲震地相與檢葬之曾汤和等亦執降有定克延平等郡閩中皆平命廖永忠朱亮祖等移師征廣東以中書省參政蔡哲為副建行省參政臨行　上諭以辨義利慎官箴反復詳切哲頻首受命福建以安

友諒僭元安慶元守臣余闕欲之癸四月友諒又僭元江西隆興及瑞州未幾遣其黨趙普勝自鄱陽寇我池州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率兵赴援遇賊與戰敗沒五月友諒遣其黨康泰趙琮鄧克明等僭元御武又自南昌遣兵僭元撫州八月又僭元贛州十一月僭元汀州已亥三月友諒遣其黨趙普勝寇我寧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程允汪炳等擊敗之獲其耀萬餘斛普勝寇青陽石埭等縣余闕張德勝梁于福江口破走之友諒又僭元襄陽郡八月　上遣徐達率張德勝等攻安慶自無為登陸至浮山磯擊敗友諒部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沙河遇友諒偽丞政郭泰領兵逆戰達等擊敗之斬郭泰大獲輜重遂克潛山九月　上命院敏命廷玉率兵同攻安慶不克廷玉敗沒十月俞通海破友諒將趙普勝於安慶十二月徐河舟以友諒破隆興狀徇都　友諒怒其來不利於已汨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伴出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即閉城門伏發之比征是無信也　上初不悅既而從益言以普會錄者充軍餘悉還農戊申正月胡美等師抵建寧元守臣達里麻降于衙集僚佐曰聞明兵號令自入杉關秋毫無犯執子奇送京師以貴子貳守建寧遂移兵克興化泉州屬縣皆望風款附遣書獲晞招諭汀州宣化連城等縣下之三月美等師至漳州守將以所部兵先遁去漳州遂帶益亦迭里帖實欲禦之而部事文屬他官總制已遁人納款矣左右服新朝使者至要賄貴當郊迎彌貴乃具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受國恩今力不能禦敵我不忍降所不為國者惟一死耳遂砌碎其印棄告勿面曰大元臣子至棄士刃但刺殺既絕尚執刀按膝坐如生祀民哭聲震地相與檢葬之曾汤和等亦執降有定克延平等郡閩中皆平命廖永忠朱亮祖等移師征廣東以中書省參政蔡哲為副建行省參政臨行　上諭以辨義利慎官箴反復詳切哲頻首受命福建以安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九

鴻猷錄卷三

高岱

克陳友諒

陳友諒者蘄州羅田漁家子也本姓謝元世祖子陳昇陳姓當為將吏不樂其職會中原兵起徐壽輝與同武昌又破元兵等以元至正辛卯攻陷蘄水幾陷漢陽與國武昌又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未幾遣趙普勝陳普文項普略究仲達分兵陷九江吉安池州杭州荊州岳州等郡元兵皆潰壽輝為元兵所敗走倪文俊迎壽輝居之漢陽文俊漸專恣友諒往從文俊歷上下為簿書能制下酉十月　上駐師金陵二年矣已略定江東諸郡又取杭州乃命常遇春率廖永忠領兵策應之師抵龍下攻陵進取池州又命李文忠領兵會于池州破其北門入城斬壽輝將洪元帥又執其黨趙普勝陳普文項普略究仲達分兵陷九江吉安天雄等仁何友諒聞池州破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奮擊大敗之遂以趙忠守池州戊戌春正月

益決盧課先復太平以牽制賊勢　上曰不可太平吾所羈縻城濠堅深固賊前乘勝以舟泊乘城乃爲所陷今往攻之猝難拔賊舟師十倍於我我傾兵堅城之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　上自將擊之　上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下建康半日可達吾衆騎蹙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於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搗廣信制其後而召信揮康茂才謂之曰吾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　上曰汝與友諒舊知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故不可故今作書遣使紿友諒僞降約爲內應招之速來紿吾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關習書事友諒還今實書往必信來無疑　上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愛寇來何爲誘致之　上曰遲則二寇謀合爲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茂才遂令關者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關者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遊逗留曰歸謂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爲驗關者諾歸以告　上曰此虜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盧撒江東橋易以鐵石

比旦橋成有自友諒軍中遊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路　上遂命趙德勝降新河衆凡口城守之命常遇春馬勝華高等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命徐達率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親總大軍于盧龍山令觀看幟於山之左幟未徧於山之右令曰遇王騰舉赤幟俟衆看幟則伏兵皆起各盪師以待至日友諒率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便客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遲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橋兒稍窄大石非木橋乃驚疑呼老康又無應者悟茂才便詐即與其弟崇武五王者率舟師趨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幟勢甚銳時酷暑　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揮汗赤日中命去蓋衆欲戰　上曰天且雨諸軍就食皇來雨擊之衆仰視天無片雲未信忽風起西北須臾大雨如注赤幟舉　上下令救幟諸軍競前救幟友諒麾其衆來爭戰方合雨止　上命發金鼓震大震乃令前幟舉常遇春等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皇紫內外合擊友諒大敗便以身免衆潰趨舟師潮退舟膠淺救將吳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獲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

胡美使來請益平止毋事勿放離其所部兵　上召難色留基從後踢　上所生胡床　上悟許從所請陽書射論之命趙德勝分兵攻下瑞州踰江詰都鄉食以兵襲浮梁友諒將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等處饒州之境悉定十月鄧愈駐兵鄱川之平塘時友諒將郭克明被擒州伴遣使通款無降意愈知其情來夜往襲之旦入其城克明單騎遁納友諒走武昌徐達追至夏陽　上命達回守江州仁何召達還建康至中道得伯仁守江州友諒聞達去江州遣兵襲之聳達還友諒兵已入江州城達擊大敗之俘斬數千人獲其舟艦十月命諸將攻安慶下之　上遂率南昌胡美李繼周等皆來見時鄧愈既定撫州率衆來會　上於南昌十一月　上自江州還建康命徐達率降將祝宗康泰等攻友諒于武昌壬寅三月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于市敗之將鄧愈駐師南昌分兵出走徐達于湖底聞變旋師討之趙德勝攻城爲礮大傷祝宗康泰敗走追斬之南昌復定　上聞之喜曰南昌重鎮西南之藩舟吾得南昌去陳氏一臂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命大

降故得巨艦百餘艘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　上喜曰使愚至此可唾也命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大潰復追至采石大戰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舉雲旗麾馬槊其中堅石王銘者獨驅入其陣敗憤梁刺之傷額戰益力流血淋漓旋回三匝獨所殺傷過當賊大敗張德勝戰死周顯與賊戰于觀音磯亦敗之獲其將士十三人諸軍乘勝追擊賊守太平者無鬬志遂復太平張志雄言友諒東下併安慶兵來今俱敗安慶無守禦者　上即命徐達將兵追之遂復安慶以趙伯仁守之前所追胡大海指廣信兵至靈溪亦敗其衆遂督兵攻信州賊守者不能支衆大潰克其城改信州爲廣信府以胡大海子德濟爲僉administration同僉守之亡何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攻陷安慶趙伯仁棄城走龍江　上曰王將不能堅守城陷違節宜誅之常遇春等力救　上不從曰軍法不赦何以厭後遂賜弓箭令自贖而權用其子弟辛卯三月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信州據鉛山以通浙東援兵德濟遣裨將胡大海率師出玉山趨信州

江吉安二郡吉安守臣會萬中棄之友諒以所俘衡陽王文正等不爲動六月趙德勝巡城至東門賊伏鐵銃射之中腰督德勝卒朱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趨建康言急又詐遣辛巍拾命主者請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撤其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友諒候至暮見無降意錢約降卒于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衆子明取漁舟從水關出直潛度行半月達建康時　上方親被策士誠將呂珍于安豐解安豐圍命徐達等移師圍武州而自還建康于明至　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敗亦不少今江水日漲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後兵至可必破也　上曰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憂也乃遣子明先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曰若能誘城中降非但不死且富貴子明許之至城下呼曰我已見主上令請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時達等圍左君弼于廬州　上遣使命解圍曰爲一盧州而失南昌非計也七月　上親督諸將率舟師二十餘萬援南昌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聞我師至解南昌圍東出鄱陽連戰于康邁於康郎山徐達先諸將擊之破其

都督宋文正祝宗康泰趙德勝降顯祐鄧愈守之友諒將有號八陣指揮者聚衆結寨南昌之西山十二月趙德勝珙與祖攻破之俘斬三千餘人時江西諸郡雖附多觀望未定癸卯正月臨江吉安撫州三郡叛趙德勝引兵往討會守臣皆萬中等走建康乞援兵至皆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姑蘇　上與諸將議於諸將中選可用者得平章鄧愈平章徐達左丞常遇春等數人愈等皆諸將之衛城中隨方禦之我傷者甚衆城中爭鑿先干海息友諒親督衆攻撫州門城壞三十餘丈宋文正卻能趙國旺等亦戰死趙德勝率衆辛千人開門出戰士誠自守廣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上曰友諒勦而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若先攻士誠友諒空國來救是吾破于二寇也遂決計先伐陳氏四月陳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銃卒出戰斬其平章劉進招撫其副趙祥友諒乃遣其將張必勝等分兵攻撫臨

前鋒一巨舟敗死者千五百餘人　上恐張士誠乘虛命達還守建康戊子　上亦舟師爲十二屯常遇春等聚舟大江中定遲速之節令曰戰時舟艦務要聯絡不許分開違者斬以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直前犯　上所御舟舟進迫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絕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稍緩令常遇春命退海等皆來援舟集水湄　上舟乃得脫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走通海與陳兵忠以舵卻追之定邊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退去　上曰若輩聚集朝日已丑　上復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於鎖爲陣甚旗艦樓櫓望之如山我師舟小怯於仰攻多退縮　上親執旗麾之不前不師小怯上命斬降兵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非火攻不可　上命常遇春等分調遞舟載荻葦窗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舟數百艘煙焰漲天十里之內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友諒復率衆來戰自辰至巳不解時刻甚久　上親督諸將奮擊之友諒兵大敗乘小舸突圍走　上命諸將毋追還泊舟康郎山收其軍資器械降其將士友諒走還武昌

所御舟以敵辭摩未忠俞通海汪興祖廸廟以六舟深入敵陣搏擊之敵驅大艦犯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陷沒有頃六舟繞敵船勢如游龍翩然而出諸將見之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震山海友諒兵大敗來忠等遮見 上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爭船復聚舟大戰又敗之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已先至罌子口橫截湖西遮其歸路友諒不得出相持者三日 上以書諭友諒曰方今天下之勢討叛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爲無策襄有公犯池州吾不以爲雠生還俘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吾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讐是以破公江州遂踩斷黃潢馬困舉陸與江西別卻卷爲我有今又不悔乃復敗兵端觀困干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侄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痛德勿作歎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得書不答會通海曰湖水有淺深舟難驟旋莫若入江據生流彼舟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 上請移湖口期以全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以八月八日移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櫓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以逆敗故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日從突出統江下流欲由崇江遁回 上慮諸軍追襲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先追舟數十餘里自辰至酉戰不解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顏面疾猶其太子善兒平章陳榮等率舟師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免及其子理舟遁武昌諸將多勿 上乘勝徑擣武昌滅漢者 上心忌定康恐張士誠乘虛入寇不從而班師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屢來忠俞通海等田餘糧金帛有差命于康山立忠臣廟記績成等以事臣三十餘人又命于南昌立廟記越德勝張子明等初陳友諒將寇南昌時 上以張士誠遣呂珍圍安豐親率諸將往救劉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慶州後張子明告南昌圍急始移慶州師視率西上至是 上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知我出兼京城空虛順流下直搗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惟友諒最強盛既敗滅 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

定矣張定邊以陳理歸復偕柳常武昌 上經理建康守禦自徐達等備吳復舉荊湘之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柵圍其諸城門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助入之路十二月 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率諸將攻武昌明年正月 上即吳王位二月以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督諸將攻城城東有高冠山下瞰城中敵據之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者傅友德先登卽奮身直上而中一矢鎖甲屬後腸子復中一矢不爲阻克一鼓奪之敵將有陳某者驍捷善槊獨殺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床見才將邪英從傍來救呼郎曰爲吾救賊邪英持槊躍馬至者背一呼陳應手顛 上曰討逆敬德不渡過也解所服紅錦袍賜之敵佑州守將驍猛最者率淳舟兵來援至夏婁山 上遣仟等敗之擒淳張悉伴北衆 上遣阵將羅復仁入城論降陳理與張定邊議定邊知不可支議欲降陳氏將勇者無若定邊者於是陳理率定邊等詣軍門降 上慰納之令軍士不得入城百姓安堵城中大饑困 上發倉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參知政事守之其後封陳理歸德侯友諒父管才亦封侯友諒弟友仁等皆封伯未幾以書才遷湓理

本之盛雖天命有在未可力爭而用兵之道當如是哉況其器小而志驕性猜而多忌拔一大平遼棡大誠至以愛命之禮于草莽行之而安慶南北屏蔽守難其人乃不容一趙普勝其視我 聖祖之宏規偉度天壤懸絕矣豈待決彭蠡之戰而後勝負可分耶雖然我 聖祖之所以得肆力於友諒者則以士誠之牽制使不遑北顧也士誠之戰亟命徐達歸守建康友諒既殂諸將勸之西覆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舉舉以東吳之乘虛爲慮耳但英雄駕御之術不欲以機事告人而區區戎翦豈足以測聖心故士誠坐守吳會而不能出一旅以救金陵則天所以成滅漢之功也天之所興固非人力之所能禦哉

元帥趙國寶都士誠引兵出迎既戰士誠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十八人突圍出走脫脫遂克高郵乙未春脫脫以詔爵士誠誅主亡命後集衆據海攻陷平江江浙行省平章江南北肅政廉訪使治所常州諸郡皆降內申春士誠遣兵進據昆陵 上皆遣使諭士誠士誠狡獪陽順以緩我師 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 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 上既定鎮江諸郡縣以士誠漸愚隊事遣徐達將兵攻常州士誠遣其弟士德走援馬遂破擒 上聞之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人智勇足備今破擒狀氏成敗可知矣十月舉雲蘭王朔等復攻士誠弟士信于義鄉獲其將湯某士誠衆大沮乃舉青浦和顏成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二百斤來遣歸 上復書數其罪命歸我師臣將校許領歸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貴隼飯士助彼兵來戰徐達藏兵于牛塘常遇春胡大海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勝然非仁者之將不能令新舉破敵不殺也大錫將舉以隆我國家非偶然也達書至下其書雖書杉下

克張士誠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販鹽爲盜聚衆可千餘與弟士德士信俱以販私鹽金線爲業利輕財好施與以故衆心元至正癸巳及五月士誠兄弟黃汝諒陷兵起襲衆攻陷泰州九淮南行省遣守臣李齊棄城降士誠不從又攻陷興化縣元行省以左丞俠哲爲守高郵留李齊守屢訐朝會數賊乘間呼噪入掠城中俠哲等聞之倉卒出走士誠即入據高郵李齊閉城門不得入士誠稱誠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禍資詔諭之不納諭言請幸知府來始納詔行省趨李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叱脅使脫脅不屈大罵被之未幾烏馬兒孫禍客通約元鎮南王進兵復高郵事泄亦被殺甲午六月士誠攻揚州元將達識帖睦邇禦之兵潰元命江淮蒙古色目人會兵討之士誠進圍盱眙元兵又潰元復遣刑部尚書阿魯灰參軍海州進討九月元命右丞相脫脫總制諸路兵討張士誠十一月

和守之先是張士誠攻陷杭州元守臣達識帖睦邇
遁平章左丞納夫卒戰死元諸臣謀以苗軍可用
乃召湖廣寶慶土官楊完者至淮南破賊有功累官
至參政至是又命完者引苗衆入江浙破士誠兵我
杭州達識帖睦邇守之完者遂駐兵于浙多肆疲
掠民甘者之　上命收納文劉威等舉兵攻長興士
誠遣其將趙打虎以三千人逆戰納文等敗之追至
城門打虎走遂克長興擒其將李福安余公等
義戰陷二百餘艘義兵圍戶湖義舉所部二百人來
降納文用鄧士温祥卿策分兵據守要害　上乃改
長興爲安興置元帥府以收納文爲都元
帥劉威爲左副元帥守之士誠遣潘原劉巖將
兵寧來入寇屯上新橋納文等擊之捕斬三百餘級
原明遁去納文部將費聚復迫至環橋敗之自是寇
不敢犯長興者四年　上命江淮分院副使張鑑等
舉兵攻泰興士誠遣兵來救鑑等擊敗之捕其將楊
文德徐克泰與六月命當作分院判官趙繼祖鎮撫
吳良等攻江陰士誠據泰興山桓之網營王忽雷春
先力戰令大風雨敵衆潰我師遂奪其山進攻城西
門破江陰江陰去姑蘇百餘里控扼大江富東南要

衝據吳良分院判官守之諭以慎守計誤約束士卒
毋外交毋納逋逃非遣小利惟在保境息民仍命良
弟顯輸守良兄弟偕衆共殺士誠所遣來救兵入寇輒敗
去然尚據馬馱沙日與戰校之士誠自是不敢窺嚴
州上自將取紹興以爲國用守之四月辛卯張士
誠復遣兵攻陷紹興及于夏五月陳友諒使使約士
誠同寇建康友諒引兵下士誠說望不應進十二月
友諒既敗歸士誠乃引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挫文
忠進何世明擊之敗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及士卒
千餘人斃其營元以中原亂江南漕運不至徵京大
官乏道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以御酒龍衣賜士誠
徵其舟自海道運入京仍加官爵士誠惡
谷不取其糧谷邪又惡士誠制其舟以艘已不即
奉詔達識帖睦邇往來說諭之士誠乃遣僧一十一
萬石至臨京辛丑冬十一月士誠遣其將李伯昇率兵寇長
興象十餘萬木陸並進勢甚猛長興城中兵僅七千
敵炳文親之諸將陳德華高明等自三路入援敵衆
夜來劫營諸軍皆潰敵悉兵圍城結九寨爲樓下瞰
城中建土石塘深壁以火船焚水關攻益急炳文晝
夜鏖戰內外不相聞　上在九江聞報遣常遇春將
兵往援伯昇聞遇春兵至遁走遇春追擊之俘斬五

千餘人壬寅二月金華降附苗將李佑之賀仁德亦
朝大海處州降附苗將李福英劉家饒利叔
成士誠聞浙東亂遣其將呂珍舉兵十餘萬圍諸暨
守將謝再興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處州兵少且容
易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請以
兵貴速聲乃揚楊於敵攻諸暨引兵五萬已而徽州
已出江右右丞徐達引兵
赴日執諸暨賊見楊轉相
待決戰時劉德清得李文
降卒言賊情且得偽官
警亂人馬奔走自相踐踏
其先鋒李淡河潮死者無
誠遣呂珍舉兵二十萬圍
間道來來援珍攻破安豈
率徐達常遇春往救之珍
助珍　上率擊敗之珍與
衆間入安豈諸將令將謝
易　上聞怒其沒軍中事
往節制其軍遣再興回再興權遂執參政以諸暨敗

月士誠遣其將呼廷振張鬼頭以舟師數萬寇常州吳復帥師
之士誠又遣兵從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遣何世明
出烏龍嶺至谷口與戰破走之士誠自是不敢窺嚴
州上自將取紹興以爲國用守之四月辛卯張士
誠復遣兵攻陷紹興及于夏五月陳友諒使使約士
誠同寇建康友諒引兵下士誠說望不應進十二月
友諒既敗歸士誠乃引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挫文
忠遣何世明擊之敗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及士卒
千餘人斃其營元以中原亂江南漕運不至徵京大
官乏道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以御酒龍衣賜士誠
徵其舟自海道運入京仍加官爵士誠惡
谷不取其糧谷邪又惡士誠制其舟以艘已不即
奉詔達識帖睦邇往來說諭之士誠乃遣僧一十一
萬石至臨京辛丑冬十一月士誠遣其將李伯昇率兵寇長
興象十餘萬木陸並進勢甚猛長興城中兵僅七千
敵炳文親之諸將陳德華高明等自三路入援敵衆
夜來劫營諸軍皆潰敵悉兵圍城結九寨爲樓下瞰
城中建土石塘深壁以火船焚水關攻益急炳文晝
夜鏖戰內外不相聞　上在九江聞報遣常遇春將
兵往援伯昇聞遇春兵至遁走遇春追擊之俘斬五

七月又復之于狼山大獲其戰艦遣元江浙苗將楊
完者先以累破士誠功歷官左丞故士誠爲所窘降
于元然苗軍貪殘又侍功驕橫元江浙丞相達識帖
睦邇不能制陰與士誠黨完者殺之苗衆潰散其部
將貝威楊天劉震帥其衆來訴李文忠詢降文忠納
之士誠所據惟昆山兵完者死士誠益無所憚遂遣兵
據元杭州達識帖睦邇爲所脅久以兵迫奪招納與
俱行後之十月士誠復遣兵寇常州湯和等擊敗
之俘甲士千餘人斬千夫長千戶先是徐達率衛榮
原永安等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
而堅未易猝拔圍西通太湖口賊士誠倒運所經必
斷其餉道城始可破達乃遣于德興楊茂攻之宜興拔廖
永安分帥舟師擊士誠於太湖東勝深入追士誠將
呂珍與戰兵敗爲所獲士誠欲降之不屈拘囚之
上欲以所獲將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
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　上不許遂拔永安光祿
大夫楊璟與伯太湖口與士誠將趙明興戰湖州攻其館破敗
士信兵又平宜興口三十六寨　上命國興總督十
道元帥統仁等守之圍數月永安集兵多來援遂城

陣士誠于紹興經寇東陽李文忠開袋率精兵驍一
百六十里來援遇賊于義烏擊敗之胡深亦自處州
引兵來與文忠合謀以諸暨浙東藩蔽若諸暨不守
則衢處不支矣乃度隆去諸暨城六十里壁五指灘
下新築一城不旬日城成樓櫓浸與其備　上聞諸
暨被圍使來議救梁城守計使至城已完　上大
喜以朝德清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癸卯　上欲伐
陳友諒授南昌帥楊守臣吳良歐炳文湯和等嚴備
御至鄱陽湖既戰而還徐達還守建康益備吳云八
月　上方伐友諒未還士誠乃以書脇元守臣達識
帖睦邇爲請封王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即
姑蘇治宮室置官屬元還便徵其糧不與士誠爭制
江浙達識帖睦邇次擁慶位甲辰八月士誠使其弟
士信函數達識帖睦邇罪失勒命自隙老疾避位去脇將佐
爲上言江浙水相非士信不可即遣取符印函達識
帖睦邇于歸與士信自爲丞相又脇普花帖木兒爲
詞實授王爵于元普花帖木兒不從即遣使至紹興
遣取其印會花帖木兒封其印置庫中曰我頸可斷
印不可得又脇之經舟曰我可死不可屈也從容沐
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即乘死達識帖睦邇聞之曰

大夫且死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遂舉有江浙十
月士誠遣其弟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擊敗之
之獲其將宋興祖士信復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
後與胡文等合擊又大敗之士信走還乙巳春士誠
復遣兵來寇炳文連破之于城下鈕檻以大智戰死
士誠兵自是不敢復犯長興矣炳文守長興十年修
城血戰卒保無虞與吳良守江陰湯和守常州氣勢
聲絡俱爲東南屏障云二月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
城西門美趨窗之再戰再捷既拔城下德興戒將士
勿輕出交鋒但嚴爲備來攻則矢石交發衆之道便
來救于李文忠文忠命張彬出兵滿江以爲聲援自
出嚴州日馳六十里赴救抵德興去賊二十里據險
爲營胡德清知文忠兵至潛使報曰賊兵方銳姑緩
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敵敵以謀則彼非我敵謝
玄以八千人破苻堅八十萬衆何避焉吾若不戰而
退則彼勢益張雖大軍至難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

日乃下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可一戰擒之翰董箭被等有也明日賊空壁來逆戰文忠戒將士奮擊之自於馬上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於是士卒皆奮無不一當百陳既交文忠策馬挺身入陷其中堅獨格殺數十人部將王英獨當一面引部下健士亦皆陣入敵衆披靡文忠因將衆來之敵大潰諒濟亦自城中率精甲出合擊之敵衆自相蹂躪流血膏野溪水盡赤所遺輜仗彌合朱亮祖兵亦擊敗其餘衆伯昇與其五太子俱遁去我師焚其營落數十俘獲賊將士六百餘人馬三千八百餘疋輜重鎧甲如山捷聞 上大喜召文忠德濟入京賜名馬御衣襲德濟右丞而勞之曰我姪豈爲無人如德濟其豪傑也其後德濟從大將軍徐達征討淮浙失律部將多豪達獨械繫德濟送京 上猶以救諸暨守新城功曲赦之初士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爲謀主俊士德被我擒史椿以罪出守淮安數年梅知士誠無成遣使以書來約降涯士誠殺之其後用兵每爲我師所窘敗又喪其弟弟士信士信荒逸酒色無事惟與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諂佞憸邪惟事蒙蔽故其國事日非 上聞之曰吾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冬十月 上命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進取淮東克海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海安壩范蔡港以疑我師 上揣知其情諭達等曰寇動駐兵范蔡港吾度其詐令觀望不即泝流而上其爲詐益明寇計不過欲分我兵勢非有來援決戰之謀宜嚴爲宋忠還兵水寨制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此自死解但宜謹備之耳閏十月諸將克泰州十一月進攻高郵 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無虞諸將乃命馮勝節所部舟師圍高郵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丙午正月士誠遣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泝流上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楨嚴兵以待 上親率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敵已遁去追至瓜州門寇衆溯逃頫首尾相失良等乘火夾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人 上遂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曰汝非昔之吳起乎親執久之大加賞賚及其偏裨良在鎮十年整始戰數夜嘗宿城樓枕戈待旦暇日延經術士講明經史兵法訓勅將校取賞更不必須得人莫敢欺毅然崇教化興

舉學校脩理屯田頗足軍餉境內帖然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 上從之興祖練兵爲備士誠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州遁州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斬數百級賊奔入城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馮勝等攻高郵士誠將俞中固守久不下徐達復往併力急擊克之執俞中歸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敗其水寨於馬騾港千餘士誠將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弁獻所部四州 上嘉其知命保民授都督府副使以華雲龍守淮安濠州自邪于與兵接壤爲人篡後爲張士誠所得使其將李濟據之 上命李善長爲書招濟不報 上曰濠州吾家鄉吾有國無家可乎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濟拒守甚堅政督兵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支遂克之濟降 上乃幸濠州省陵墓安諸父老喜曰吾有國有家矣七月辰永安辛于姑蘇 上親爲文祭之辭極哀惻時已遙封楚國公後命配享 太廟仍塑像功臣廟八月 上命徐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伐士誠集諸將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吾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然觀二人所爲其志皆在民皆不過貪寶貨日切爭寇掠而已友諒已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蘇湖諸將之力連兵取兩淮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今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將士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壟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稽相戒勿縱左右諸士卒爲將必齊士卒善撫恤之諸將皆再拜受命出達等師次太湖遇士誠將尹義石清迎戰破擒之九月將頓兵取德清趨昆山與敵兵遇戰大破之遂攻其吳山水寨敵時引數舟繞吳兵兵相觀笑時覺其怠忽擊之敵入其舟敵大敗遂抵城下寨其四門張士信遣兵拔之出我師之背也于倉惶常遇春以奇兵由大全港入復繞敵背絕其歸路士誠聞之復遣其將徐義師赤龍船親與來援遇春與戰擊敗以舟師前後夾擊焚其船敵衆大敗士誠五太子及其將呂珍等以舊館兵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身短小勇悍平地能躍起丈餘與珍等士誠所親信驍將皆善戰今俱敗降諸將以呂珍等徇湖州湖州城中大懼守將李伯昇張天騏舉城降 上命李文忠別引兵攻吳錢塘吳守臣潘原明遣員外郎方彝詣師納款文

忠曰兵未臨城而請降得無以計緩我軍乎毅曰天兵如雷霆當者齏粉此城百萬生靈其不免恐聞將軍布德勞來皆曰王者之師故乞降以求生耳文忠引入附內令條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原明籍土地錢穀甲兵數并執叛將劉震蔣英出降文忠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擅入民家即斬以徇杭州遂平葉雲龍率兵攻嘉興亦克之士誠氣大沮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攻姑蘇張士誠遣兵迎敵于尹山橋達等擊敗之又敗之于觜魚口遂進圍其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于其上又設襄陽砲擊之城中震恐士誠屢出兵挑戰皆敗計無所出指揮蔣成攻婁門中流矢卒達遣命通海分兵取太倉州不戰下之民爭獻牛酒敵將陳仁等以大艦百餘艘來降昆山及崇明嘉定松江等路聞之皆降丁未春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上以手書慰勞之曰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成周伐罪鷹揚與炎漢仗義蕭曹舉策所以克集大勳肇啟燦昔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自天性且沈毅有謀端重有威故能遏絕亂略削平羣醜雖古家勝之士不能過也今所云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過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遣得書頓首流涕三月達撤俞通海兵會攻姑蘇通海至滅渡橋擊敗敵兵提兵桃花塢搦其營中流矢創甚乃還將以兵會達而身自還京師 上幸其第視病病已革 上呼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 上揮淚出通海遂卒諸將圍蘇州久士誠欲突圍出戰賊左陣嚴不敢犯至盤門突遇春營遇春覺麾兵待之戰良久未決遇春撫帥將王弼背曰爾以猛將名軍中能爲我取此乎弼即揮雙刀馳鐵騎往擊之敵小卻遇春乘之敵大敗人馬溺死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被擒輿入城勢益窮蹙無錫莫天祐爲士誠竭力據守其部將楊茂善游天祐嘗遣至士誠所我師邏卒獲茂送軍中達釋而慰諭之厚賚賚待以服心仍遣游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遣書盡得敵中虛實九月達知城中困乏甚督兵益擊之武曰姑蘇城壁形勢門則其勝也遂併力攻齊門克之擒士誠及其偽將相平章徐義等并元宗室九人皆送建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諸將還師取無錫州

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士誠至舟中不食比至 上欲全之士誠自縊死 上乃以書告元宗室神保大王等遣元浙西吳會皆平諸將振旅還 上召見降勑褒獎慰勞之

論曰我 聖祖創業金陵削平海內其所最難者與吳當時論兵強莫如友諒論財富莫如士誠然士誠才略大非友諒匹也友諒雖凌躁常有虎視中原鯨吞海宇之志故其用兵如飄風疾雨鮮敢不奮士誠直自守蘇其據吳會之富恍若淮南之雄勁頗喘喘自保不能越江陰尺寸以窺金陵此豈有遠畧者哉觀我 聖祖鄱陽一戰克逆徐達遂破友諒敗亡又不從諸將之謀爲驅虜武昌計而亟班師東下者蓋恭舉以根本爲慮雖不欲明言其故而其心未嘗須臾忘吳寇也假令士誠與友諒犯龍江之時如約夾攻及我 聖祖連兵江湖或併國入寇雖吳良湯和輩善於守禦我 聖祖之淵謀雄畧未遽可乘然兵家之眾不當如是哉賴于此時悠悠安安方且與達譟帖睢邀往復爭求王爵此駭孺子之見也曾是而可以成大事乎蓋天將啓 皇明之祚肇建大一統之業故奪奸雄之魄而拂亂其所爲如此不然將有自尾牽制之患友諒豈易滅哉友諒不亡士誠亦未可輕議也然我 聖祖之福一虜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故用兵先後雖有成算非 聖明而能若是乎雖然士誠輕財好施能以孤城久抗將士無一離叛其亡也甘一就執以死而不受制璧與觀之屏雖不識天命知順逆然亦豪傑士哉

平方谷珍

谷珍一名國珍浙東台郡黃巖人元至正戊子起兵掠沿海州縣元兵屢討不克谷珍斬縛橫王辰春元以泰不華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招諭之谷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民間訛言谷珍疑懼遂劫其衆下海入黃巖港以毀泰不華發兵扼澄江邀義士王大用往示約信使來歸谷珍不聽拘大用不遣遣以小舸二百艘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泰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國家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功不克吾死以報國谷珍使其黨陳仲達來僞受命泰不華張受降旗艤舟來瀬下斜與谷珍舟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詐即手斬之前搏賊船所將

殺五六人賊群至執之欲擁為谷珠船奉不華聽自叱之眷起奪賊刀又殺數人賊揖祭刺之中項死事聞元贈奉不華官追封魏國公立廟台州八月谷珠攻台州元帥朶元帥老戍迷失闕建元帥黑的兄合兵擊走之癸巳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里招諭谷珠諭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詞按之官時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調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受谷珠賂者駁基言請調擒作亂福罪之貶授谷珠徽州路治中仍命之官谷珠仍疑懼不受命擁船千艘據海道恒絕揮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率兵討之谷珠遂執元元帥也戍迷失資糧守臣宋伯顏不花趙宜浩等擁衆入海以要朝命元復以谷珠為海道漕運萬戶谷珠為徽州路總管自是谷珠雖突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登元亦以四方多故藏屋之不問谷珠仍執迷據溫台慶元等路戊戌　上既取金陵平浙東瑞州等地無內附意　上方連兵陳友諒張士誠不暇往討嘗遣使招之谷珠云俟克杭州即納土及我師克杭州猶自據如故　上以書責其悔詐反覆猶不奉詔　上笑曰待我平張士誠後彼雖欲奉正朔無及矣丁未九月谷珠方據明州　上既克士誠乃命湯和及吳禎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淮諸軍討之賊引舟

次定真若姑示順從稍為整備以觀其變已亥三月遂遣使奉箋帶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子為質　上曰自古為人不從則為罪誓望誓不固變為交質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用質子為哉乃厚賜還之谷珠又以金玉飾馬鞍為獻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殺棄布帛珠玩非所好也却還之辰初至谷珠所谷珠飾二姬貽之辰却不受谷珠慚而退答十二月元復以谷珠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谷珠受之其自擅如故乙巳九月元又以谷珠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丙午九月又改為江浙行省左丞相谷珠及谷珠子明善俱平章政事初谷珠難以三郡來獻實未納土特欲陽借我聲援以拒元及元屢加命谷珠益驕遂擅有浙東瑞州等地無內附意　上方連兵陳友諒張士誠不暇往討嘗遣使招之谷珠云俟克杭州即納土及我師克杭州猶自據如故　上以書責其悔詐反覆猶不奉詔　上笑曰待我平張士誠後彼雖欲奉正朔無及矣丁未九月谷珠方據明州　上既克士誠乃命湯和及吳禎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淮諸軍討之賊引舟

師乘潮入曹娥江夾塘迴道出其不意搗車廄谷珠降辛言谷珠已遁入海島頓勒兵尾追之　上又命朱亮祖帥馬步舟師分討谷珠于台州亮祖師駐新昌遣部將嚴德破平關抵山寨至天台守臣湯鑒以城降丁酉向台州谷珠以兵拒戰嚴德戰死遂至台州谷珠令黃嚴谷英助欲遁去命谷珠入慶元治兵為城守計使人調谷珠堅守勿去谷珠遂據黃嚴乘城拒守然士卒多思怒有叛去者亮祖等攻之悉珠度不能支途棄夜以舟載妻子出甌善門走閩其黨哈兒魯守黃嚴哈兒魯即以城降亮祖檢定之遂循下仙居等縣谷珠聞之氣大沮喪亮祖遣至溫州陳千城南七里谷珠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戰亮祖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策應晡時克溫州擒其員外郎劉本善谷珠等遁去亮祖入城撫其民分兵徇瑞安中將俞伯通降遂帥舟師會吳禎襲明善于樂清與戰自申至夜三鼓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湯和遣人持書招谷珠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命所在谷珠乃遣其子明完奉表乞降亮祖即旋師黃巖谷珠與其弟谷珉率所部謁和于軍門和乃

遣使送谷珠等于建康得炎祖舟楫以為計浙東遂平

論曰元末諸雄惟谷珠舉establish最早其所就業最微觀其所營為蓋友覆徂詐人耳非有長駕遠馭之才取威定霸之業特元人失御釀成其惡至此也吾于元人處谷珠一事而知其必亡已夫招安大益已為下策乃招之不從又招之既從而叛復招之屢之以再官大爵而不能弭其亂優之以尊寵而不能解其兵則亦何利而自貶損如是即不惟谷珠有輕蔑驕縱之心四方說客聞之亦莫肯而不耕真也況此事在壬辰癸巳間猶諸之勢有所不能而谷珠作俑將則效顰動黃之兵未起也是在元訓之有亂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剿一海隅寇卿觀劉基之言不用則知谷珠之必不可制觀谷珠之不可制則知元帥之必亡矣若乃我　聖祖之于谷珠服則待之不疑叛則討之不赦觀其遣嬖子之數言推誠布公豈非天地覆載之量帝王經世之著乎雖然谷珠當我　聖祖招諭之初其擒逆順順知成敗甚明此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使其率義族歸附不失為開國之元勳矣乃反覆觀望狐疑不白決卒至國滅身戮惜哉

師和等整衆入參政文殊海牙降有定氣未絕舁至東門復蘇和遣入械送京師有定子瀾聞城破其父被執自將樂來歸和許執之分遣使往撫將樂將士諭勞居民罷延平衛以部將蔡玉守之有定故將李子隆不降復舉義殉延平玉擊敗之追至沙縣青雲寨子隆猶負險自守沐英引兵夾攻破之餘黨俱潰剿削平後有定至建康　上以賜胡深子禎禎尋以病卒

論曰陳有定方谷珠難託名元臣其實元賊蓋不能自舉義旗討故假元名號權力以糾衆耳非所謂豪傑之士也嗟乎二人才亦相埒故皆窺據數郡殊無遠畫我　聖祖既克漢吳此單拒海疥疾耳故命將北伐而以偏師定之雖然使非　聖武布昭諸將宣力以肆討不延則其狡謀梟悍雖不能縱橫中原豈難於為尉佗哉漢高帝滅秦墜項平定中原而尉佗猶竊南荒漢兵曾不能踰嶺以髮一矢至文帝遣使始獲稱臣誠帝用兵方令納土其視我　聖祖之南征北伐金奏廣功炎海氷天同歸版籍者豈不大相遠哉嗚呼此我　聖祖之所以功高千古也

輯撫兩廣

千陳有定

陳有定一名友定福建　人元至正戊戌陳友諒攻陷江州有定起義兵首與復仇寅夜率衆攻友諒江州復之事聞元帥以有定守江州有定漸跋恣迫脅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以兵累近縣舍屋悉入于家其官僚皆威劫之如其私為不從令者輒誅戮殺官廢城閭中甲辰夏　上既滅陳友諒圍韓州乃分遣朱亮祖率兵伐有定取浦城建陽崇安等縣　上賜亮祖以所乘駿馬先是　上命胡深為浙東行省都中總制處州有定以兗祖取其縣色數來入寇深率兵伐之有定約元建寧守將阮德柔將兵四萬屯鎮江遠出深背深還兵擊敗之破其寨柵有定率殘卒固深深與戰突入其陣馬踏械獲有定顏鄰過之深為具道　朝廷威德詳陳天命所在且援晉融歸漢故事論之有定副將吉深意令元遣使者至督迫遂殺深　上聞遣使祭之追封縉雲伯丙午八月元以有定殺胡深故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益敗退保松溪據福建之志發兵取諸郡勢甚張諸郡聞之無不搆有獻城邑者九月有定伏至漳州漳州守臣雖良獨不下嘆曰賊豈人為乎乃以實告

有定曰足下為蔡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復乃其職耳可以功而自恣耶縣只手赴難追郡失非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今郡邑之長君命也不可以卸戰百司之職君役也不可以加寧足下破郡邑為案寄雖宜保國心實私幽耳註步之際直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郭子興乎將為田豐乎有定聞言大慙益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終享富貴不降則嘿類無道良乃使三千人樂之等伺暮矢伏江東陰處候之誠之曰有警慎勿輕移恐有定以兵千人夜攻海令塞俘之幕海舟趣潮下警至十夫長張石古等逆良降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護柳營江士卒驚潰良迎戰賊鎮兵遂圍城良誓死守踰旬月部下有叛者延賊入城悟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自是益衆列列役益興以漳州地勢完固乃遣人鑿山以洩城氣又築城之西地小其規制民始不堪命　上既取方谷珠乃遣使招諭之有定不從拒絕延平拒守我師又取延平興化　上乃命湯和率兵討之沐英時攻鉛山又命英以兵會和於延平遂過其西門有定勢窮壁郊不能禦退入省堂仰藥不死其部將鄭正孫夜開門納王

丁未十月　上既克陳友諒張士誠別遣將討方谷珠陳有定大將軍徐達等奉命北伐乃命楊璟為征南將軍副德興張彬為副將軍率武昌荊州潭岳等衛軍由湖廣取廣西與徐達副美等同日受命陸舟師由海道取廣東仍命出璟以兵向永州十一月次永州　上即命移師自福州由船州陸仲亨即道泊兵納州由船州師仍原永忠兵三道水陸並進戊申洪武元年正月楊璟等攻永州元平章阿思蘭等固守璟與

路州及侯氏榆孔右水寨成轄攻平陽貫克之擒李茂先田保保又克絳州十一月達分遣傅友德薛顯率三千騎奉李定州擒元將湯同分取七郡秦又遣陸聚攻車子寨及井陸鳳山城山擒山諸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元擴廓帖木兒遣薛札兒來援澤州達遣楊璟與副將張彬往援之遇元兵于韓店大戰璟等敗績璟大發倅達與諸將謀取太原時聞元主命擴廓帖木兒達出太原由保安入居庸侵燕京或議遣兵救燕京者達曰孫興祖以六衛兵守紫荊關以相犄我與關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兵法所謂搗虛也彼若還兵救太原則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聞之果遁兵救太原其鋒甚銳傅友德總兵擊之兵未交擴廓以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數十人衝却之擴廓督千城西郭兵悉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以夜劫其營遇春然之以告達曰我騎兵雖集少李未至不可與戰夜劫營固當彼衆寡主將可縛也達從其計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使人約降請為內應達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

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為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營中之兵相殺我隊跌擴廓方燃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為亟躬擐未冠跣一足騎馬後得騎馬乘從十八騎遁去追之不及遂乘勝克太原豁鼻馬師餘衆降得兵四萬除入馬四萬餘匹達遣傅友德薛顯率被甲先登右副元主命擴廓帖木兒達出太原由保安入居庸侵燕京或議遣兵救燕京者達曰孫興祖以六衛兵守紫荊關擴廓於大同擴廓走甘肅得行人汪河還先是 上嘗遣河以書諭擴廓帖木兒令其速歸不從數年河守節不屈今擴廓兵敗得脫歸 上喜其節超遷吏部侍郎尋待便遣河在擴廓軍中人知其忠實及還傷陳方畧擴廓由是多敗 上遣勅諭諸將於大原曰近者渭和定浙左平閩中楊璟清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遑定晉為大將軍等滅胡未遑故也今再遣爾等官征進璟出澤州趨潞中雖少弊以衆壓此亦古今兵家常事文何慮焉太原之捷得璟以分其勢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尚宗異于偏將軍瑄居和干協心同力剪除餘孽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為嫌達遵常遇春引兵攻大同元守

洪武二年己酉二月大將軍徐達既平山西與諸將議攻陝西遂引兵渡太原遣副將軍常遇春馬將軍宗異先渡河時李思齊張思道皆據元名號各擁太衆武功東川而軍本于思齊在東張思道在西以犄我師都將耿炳文前擊之二虜日來挑戰炳文備禦甚嚴晝夜不少解甲俟彼稍却則以兵進二虜不能支遂遁去李思齊奔鳳翔張思道奔鄜州以兵完守擬拒我師三月達率諸將引大軍抵長安列營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達即以耿炳文鎮長安遂謀取鞏昌臨洮等處炳文在長安倫築涇陽洪渠諸堰十萬一千餘丈民便利之大軍西征供億繁息炳文輸運餘五千餘石赴鞏昌軍食賴以饒足四月達遣馬宗異進取鳳翔方思齊奔興元時 上以書諭之曰前遣使還問至今未還竝所使非人許足下而留之與抑元使過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與若然亦時事之常大丈夫富貴屈辱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足下孥甲利兵深壽萬里程力以抗我軍竟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後之雖有張思道孔興祖郝帖木兒出沒其間皆非勁敵足下當時不能前養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

將竹貞棄城走遂拔之傅友德率兵巡太和擒之西北尋大宣德州敗元將脫列伯之兵遂拔宣德及在外諸城堡達又遣汪興祖率兵攻武州朔州皆拔之擒元知院馬駙等六百三十餘人未幾以興祖為晉王傅燕山西北行都督府事守禦大同於是達與諸將議以山西既定乃發太原遵平陽次河中遣張良臣造浮橋引兵攻陝西 上命達以康茂才分所部兵鎮守太原八月副將軍常遇春同徐達攻隴西閏元也速寇通州乃統師東救也速既還燕遇春北伐開平師次柳河川卒 上詔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衆文忠將赴達軍至太原聞達已拔慶陽陝西平元主北走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寇大同甚急文忠北走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寇大同甚急文忠之曰救燕京于未亡而欲以通擒之餘復振京於既失為謀已踈而還救太原進退失據又真逃于徐達之預算矣如之何其不敗耶乃達為此謀蓋有得于孫臏伐魏致齊之策而常遇春郭英又能出奇制勝以克全城李文忠至亟令移前阻水為營遣人入大同報汪興祖知脫列伯以疲師銳卒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堅壁不動先以西營誘之暗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兵為左右翼夾擊先後執非 聖謨之宏遠哉

散定關中

諸衛兵進征陝洮李思齊窮迫達率諸城降獻其銀印等物得騎兵二萬其養子趙琦亦率衆來降後為踏逸衛指揮從征西域有功賜姓曹張思道弟張良臣時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會達師次涇陽遣湯和等攻慶陽良臣又聞其兄思道走寧夏為擴廓帖木兒所執遂以慶陽降達遣將顧時攻德各率本部兵攻蘭州克之達送李思齊至京師入見 上以其順天愛民說元將倔強奔漠北者為僕嘉賜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之官食祿京師五月達師師征平原張良臣自以城池險可據有眷子七十人皆勇悍善戰又為擴廓帖木兒所誘侍擴廓及賀宗哲為聲援遂復據慶陽扼達歸師趨涇州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覘與相援分遣兵抄其出入之路會通源略其西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顧時略其北達自帥師趨慶陽以兵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遣兵擊敗之部將張良復其小元帥張十五等送達軍門斬之擴廓帖木兒遣部將攻陷原州守將指揮陳彝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舉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扼關馬勝亦駐軍于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諸援悉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

下相為犄角者皆被誅及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彼揚揚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皆為足蔽脈知足下不守厲翔必違入涉衆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敬回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指使兵威雪懾向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不樂又廣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子然孤弱不能相保矣足下本波南之英謀宗幼羣所仕深恩遠慮倘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實畀之其人足以備驅馳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臨之恩養不西走胡則東手降矣臨洮既克傍郡自下諸將從之遂進兵攻克隴州又克秦州檄恩將呂德等師旋擊鳳其將平章趙十忠總兵真保等降達以郡子與守臣昌乃地馮勝率

景時劉儀攝定之　上曰明昇與古良不同景自沿國所爲余借昇幼事由臣下無罪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甘明見百官稱臣封昇歸義侯賜第京師冬十月偽文武奉表來忠等振旅還京師　詔獻臣作平西蜀頌

論曰蜀地與中原隔絕昔人謂其後天下而亂亦後天下而平大抵中原有事蜀必割據天下一統蜀亦不能久存也王珙非有雄才大畧能抗衡群雄抗衡者以我　聖祖起自東南廓清區宇蜀爲遐壤文谷雖近然所爭在東北勢不暇及蜀故得憑險僭號耳及我　聖祖定中原混同區夏明昇自當稽首臣內附不失全土世封楊璉之喜緣曉明切而昇不能從可謂不度德量力矣夫以孔明之才不能終抗曹不司馬懿而欲以明昇敵喜達我　聖祖得乎若倘友德之用兵誠爲奇絕湯和廖永忠雖少留滯而永忠以湯和未至不受明昇之降和亦不以爲難此事自出千古智王珙有愧色矣天生賢將以滿成大業豈偶然哉至我　聖祖子明昇之降謂其幼無罪而優禮待之則又　帝王之德度前代所希有也

友德爲前鋒廣陽侯張德勝爲左副將軍征虜右副將軍征虜左副將軍率師由北平經萬全出野狐嶺時當暑已平湯和廖永忠傅友德等統兵伐西蜀文忠至興和元守將皆出降三月達至定西大破元擴廓兵諸部將俊元王公以下百餘人卒六萬擴廓等西走　上恐擴廓宗哲疑懼終爲進患下部招諭之不從文忠兵至白海駱駝山敗元太尉脫因子等兵進略臨平進以兵向應昌等處徐達遣賊天壁詩納哈出降之西番悉平四月元主殂於應昌五月李文忠與副將軍徐達常遇春率師由雁門北出克應昌獲元主妃子及宗戚將相官屬等一使將隨出開文忠引弓一矢而歸文忠馬中矢步戰復得他馬益奮大破虜衆俘斬以萬計塞地至遼海河朵顏等處頗時深入逐失道乏食兵藏逆虜俘擊破之得其輜重兵乃益振威以孤軍深入戰纔六年於丑四月徐達大軍出慶門北還長城分備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二

沈獻錄卷六

高位

北征沙漠

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　時元都已克河東關陝皆平　上以擴廓帖木兒及保宗哲未服爲西北患元主北遁諸部從從者未靖乃以徐達爲征虜大將軍馮勝爲右副將軍率師自潼關出西安指定西李文忠爲左副將軍率師由北平經萬全出野狐嶺時當暑已平湯和廖永忠傅友德等統兵伐西蜀文忠至興和元守將皆出降三月達至定西大破元擴廓兵諸部將俊元王公以下百餘人卒六萬擴廓等西走　上恐擴廓宗哲疑懼終爲進患下部招諭之不從文忠兵至白海駱駝山敗元太尉脫因子等兵進略臨平進以兵向應昌等處徐達遣賊天壁詩納哈出降之西番悉平四月元主殂於應昌五月李文忠與副將軍徐達常遇春率師由雁門北出克應昌獲元主妃子及宗戚將相官屬等一使將隨出開文忠引弓一矢而歸文忠馬中矢步戰復得他馬益奮大破虜衆俘斬以萬計塞地至遼海河朵顏等處頗時深入逐失道乏食兵藏逆虜俘擊破之得其輜重兵乃益振威以孤軍深入戰纔六年於丑四月徐達大軍出慶門北還長城分備

友德爲前鋒廣陽侯張德勝爲左副將軍征虜右副將軍征虜左副將軍率師由北平經萬全出野狐嶺時當暑已平友德傅友德等時政五事　上皆嘉納之七月文忠所遣將陳德出塞外擊破虜於三登山擒故元將士七十餘人復與虜戰於不剌河三戰三捷又獲其將忻都等五十四人而還冬十月李文忠出屯代縣至朔州獲故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甲寅正月李文忠復由代縣還將分道出擊故元平章陳安禮斬故元將綽珠脫脫至白登俘其國公寧肅帖木兒七月又攻克大同朔州大石歷斬故元宗王及梁失里等八月至豐州擒元官一十二人追斬元豐王及司徒答海後等得金印玉圖書各一歸還十二月故元將納哈出兄綽卓等將馬雲葉旺大破之納哈出僅以身免九年丙辰七月偽友德屯兵備禦安故元將伯顏帖木兒先已請和至是復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奮薊執伯顏帖木兒來降十二年己未十二月上以河朔華夷混一流移未復已平遼海文忠往整飭城池管理兵務凡遼境軍士悉聽支給節制十三年庚申正月故元將脫火赤等入寇遼沭英討之擒脫火赤等獲其余部以歸十四年辛酉我　太祖高皇帝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攻取北沐英出古北口經略公主山塞等處

攻厌山高州高州全寧皆克之夏四月傅友德以疾病召還京師文忠領兵出塞大破虜衆于臨河列營復士馬悉還大將軍督邊境以掌帥涼國公藍玉爲副將軍統領各衛勝帥帥討之納哈出之衆降其平章劉益未當須臾忘備云自元主北遁都平閩隴後分大將軍徐達總兵北征者一面偏帥勳有巨細皆聽節制於大將軍文忠分道取心直得已說及我　成祖心即我　聖祖之心其所以仲威于萬里之外者將以貽休於萬世之久也卒之二百年開四夷雄有任

木兒等敗士及元主北走文忠遣將追襲之逐王君臣相顧驚愕已有降意未決攻館陶得元主妃子及宗戚將相官屬等一使將隨出開文忠引弓一矢而歸文忠馬中矢步戰復得他馬益奮大破虜衆俘斬以萬計塞地至遼海河朵顏等處頗時深入逐失道乏食兵藏逆虜俘擊破之得其輜重兵乃益振威以孤軍深入戰纔六年於丑四月徐達大軍出慶門北還長城分備

洪武五年壬子五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未服乃遣翰林待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令入朝禕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論以　皇上聰明神聖若堯舜禹湯應曆踐阼方可保富貴厚祿聲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之地與中國抗不聽館于別室數日見之又引陳友諒張士誠陳友定明玉珍據廓帖

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扼此既下
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
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吳雲
等議鐵騎衝其中堅速斬數十人敵大敗生擒走望
風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檄諭十餘里友德整陣肅使
各歸業我人見仵者得歸大喜爭拜益振衆氣復曲靖
留兵鎮之衆歸者數萬友德等師至沾益州師帥普
聞兵勢盛棄城走友德自帥師南擊烏撒烏蒙多險阻
諸將欲深入都督沐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今
近烏撒遠普家之上也急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
里魯酋聞之必悉衆來救我以逸待勞破之必矣諸將
皆以為然友德等師至赤水河酋長阿資果悉衆拒
守憑樓柵負險戰兵衆我倍死力攻之不下乃令軍士
負草束平壕上開其兵銳下開馬腹阿資勢又以一軍
出其後斷我糧道我軍前後受敵大潰阿資走烏撒
追擊之五月 上勅吳復費聚曰前到可報三將軍
凡烏撒烏蒙來川芒部鎮江關索諸酋悉皆降之開
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東川都安陸總兵平章副之
若迤閘諸酋悉勅勿與官人戰林箐上當分兵直搗巢
穴以絕禍本之使彼各軟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
餘諸土酋亦不能下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
也勅至聚與復等率選兵攻關索烏及阿咱等諸酋
聚悉下之斬首數百獲馬牛無算遂近大渡河守禦所以千戶吳
忠領兵守之又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
改隸四川布政司從之上復降勅褒諭友德等訓極
稟天子欲分兵攻未服諸酋以招撫為誠守土官授首最
榮點知其衆已總兵領大軍圍矣雲南城可備也各
斜衆至二十萬直會衆屯于城西北河陽亦以兵會
外城東南合二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食少上卒多
病不待間速至頗以為憂識與指揮謝忠以偏軍拒
守憑樓柵備戰兵衆我倍死力攻之不下乃令軍士負草束平壕上開其兵銳下開馬腹阿資勢又以一軍出其後斷我糧道我軍前後受敵大潰阿資走烏撒追擊之五月 上勅吳復費聚曰前到可報三將軍凡烏撒烏蒙來川芒部鎮江關索諸酋悉皆降之開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東川都安陸總兵平章副之若迤閘諸酋悉勅勿與官人戰林箐上當分兵直搗巢穴以絕禍本之使彼各軟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餘諸土酋聚而水草乏絕必自降之以招撫為誠守土官授首最榮點知其衆已總兵領大軍圍矣雲南城可備也各斜衆至二十萬直會衆屯于城西北河陽亦以兵會外城東南合二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食少上卒多病不待間速至頗以為憂識與指揮謝忠以偏軍拒

兵守禦詔王友德乃遣人會沐英進擊烏撒諸酋大
破之斬首三萬餘級餘皆復還普定城悉友德遣驍騎
擊破之五月 上勅吳復費聚曰前到可報三將軍
凡烏撒烏蒙來川芒部鎮江關索諸酋悉皆降之開
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東川都安陸總兵平章副之
若迤閘諸酋悉勅勿與官人戰林箐上當分兵直搗巢
穴以絕禍本之使彼各軟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
餘諸土酋聚而水草乏絕必自降之以招撫為誠守土官授首最
榮點知其衆已總兵領大軍圍矣雲南城可備也各
斜衆至二十萬直會衆屯于城西北河陽亦以兵會
外城東南合二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食少上卒多
病不待間速至頗以為憂識與指揮謝忠以偏軍拒
守禦詔王友德乃遣人會沐英進擊烏撒諸酋大
破之斬首三萬餘級餘皆復還普定城悉友德遣驍騎
擊破之五月 上勅吳復費聚曰前到可報三將軍
凡烏撒烏蒙來川芒部鎮江關索諸酋悉皆降之開
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東川都安陸總兵平章副之
若迤閘諸酋悉勅勿與官人戰林箐上當分兵直搗巢
穴以絕禍本之使彼各軟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
餘諸土酋聚而水草乏絕必自降之以招撫為誠守土官授首最
榮點知其衆已總兵領大軍圍矣雲南城可備也各
斜衆至二十萬直會衆屯于城西北河陽亦以兵會
外城東南合二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食少上卒多

病不待間速至頗以為憂識與指揮謝忠以偏軍拒
守禦詔王友德乃遣人會沐英進擊烏撒諸酋大
破之斬首三萬餘級餘皆復還普定城悉友德遣驍騎
擊破之五月 上勅吳復費聚曰前到可報三將軍
凡烏撒烏蒙來川芒部鎮江關索諸酋悉皆降之開
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東川都安陸總兵平章副之
若迤閘諸酋悉勅勿與官人戰林箐上當分兵直搗巢
穴以絕禍本之使彼各軟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
餘諸土酋聚而水草乏絕必自降之以招撫為誠守土官授首最
榮點知其衆已總兵領大軍圍矣雲南城可備也各
斜衆至二十萬直會衆屯于城西北河陽亦以兵會
外城東南合二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食少上卒多
病不待間速至頗以為憂識與指揮謝忠以偏軍拒

守禦詔王友德乃遣人會沐英進擊烏撒諸酋大
破之斬首三萬餘級餘皆復還普定城悉友德遣驍騎
擊破之五月 上勅吳復費聚曰前到可報三將軍
凡烏撒烏蒙來川芒部鎮江關索諸酋悉皆降之開
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東川都安陸總兵平章副之
若迤閘諸酋悉勅勿與官人戰林箐上當分兵直搗巢
穴以絕禍本之使彼各軟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
餘諸土酋聚而水草乏絕必自降之以招撫為誠守土官授首最
榮點知其衆已總兵領大軍圍矣雲南城可備也各
斜衆至二十萬直會衆屯于城西北河陽亦以兵會
外城東南合二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食少上卒多
病不待間速至頗以為憂識與指揮謝忠以偏軍拒

唐使 元頒封使曹論柱安南封日煙詣黃南國王
幷敕張以守所說錄印及賜物畀之使至日煙率其
臣出郊迎勅讀訖不庾瀋叱之乃先奉 御製文千
壽光殿刻詩日烽靈位殿前使者南面宣布日燧率
羣臣再拜俯伏以聽退翼日唐臣奉詔印詣壽光殿
日煙率羣臣北面跪受稽顙拜如儀臣觀達封日煙
爲安南國王日煙遣使陪王謙等來朝入貢謝恩以
畢亦遣萃於塗七月高麗遣陪臣金柱來朝且貢方
物柱頗知書屢從朝官遊出清宴賜詩記自言其八
世祖金緣所作乃宋重和中徽宗詔募京王儲千宣
和殿京作詩尚俾四方以爲盛茂高麗募之故錄爲
之記柱出以爲奇不知慕京爲後世所鄙云勅遣福
建往諭日本遣日本使未至 上遣趙秩往入境守
臣聞者不納秩以書達其王乃納之秩論以中國威德
者其不臣其王以元嘗使趙甡者往欲襲之今秩復
甡趙意將襲己以殺諭客之命左右亦秩秩不爲動
緣曰今天子聖神文武君王尊爵非元比爾敕我誦
不從違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其戮鑑蒙古
之文船百不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我朝以履
帝號豈與蒙古蔑爾者比邪日本國王氣沮會 上
優遣楊載往赦是日本王良懷遣僧奎南國王
幷賜張以守所說錄印及賜物畀之使至日煙率其
臣出郊迎勅讀訖不庾瀋叱之乃先奉 御製文千
壽光殿刻詩日烽靈位殿前使者南面宣布日燧率
羣臣再拜俯伏以聽退翼日唐臣奉詔印詣壽光殿
日煙率羣臣北面跪受稽顙拜如儀臣觀達封日煙
爲安南國王日煙遣使陪王謙等來朝入貢謝恩以
畢亦遣萃於塗七月高麗遣陪臣金柱來朝且貢方
物柱頗知書屢從朝官遊出清宴賜詩記自言其八
世祖金緣所作乃宋重和中徽宗詔募京王儲千宣
和殿京作詩尚俾四方以爲盛茂高麗募之故錄爲
之記柱出以爲奇不知慕京爲後世所鄙云勅遣福
建往諭日本遣日本使未至 上遣趙秩往入境守
臣聞者不納秩以書達其王乃納之秩論以中國威德
者其不臣其王以元嘗使趙甡者往欲襲之今秩復
甡趙意將襲己以殺諭客之命左右亦秩秩不爲動
緣曰今天子聖神文武君王尊爵非元比爾敕我誦
不從違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其戮鑑蒙古
之文船百不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我朝以履
帝號豈與蒙古蔑爾者比邪日本國王氣沮會 上

優遣楊載往赦是日本王良懷遣僧奎南國王
陪臣幷僧九人奉詔使入朝奉表幷臣貢馬及方物
未幾南海遣羅國王三烈昭毘牙勃泥國王馬謨沙
三佛齊國王哈剌禮八剌卜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
朝貢後勃泥國王復率其妻子來朝禮遇極厚未幾
卒詔葬于金陵十一月 上聞安南占城各治兵相
攻殺占城遣使來告乃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
事張福以詔諭之毋其以禮入貢各加古制詔二國
傳世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其前王歿
有遺訓今宜畏天守分各罷兵睦國如互執兵端必
致天變慈禍不能遍詔甚明切詔至二國皆聽命罷
兵安南聞復仁黃金珠玩等物鮮不安 上聞而是
之安南遣使者隨詔使入朝 上命中書加賜遣還
楊載既招諭日本 上復遣往琉球五年壬子七月
琉球遣使者從載入朝貢獻遂遣使封琉球國王詔
所貢方物俱於福建行省驗入 上嘉楊載累使外
國重加賞賚八月占城國王遣使來奏安南復以兵
侵其境土乞賜以兵罷俾安南知之不敢侮 上乃
命中書省移咨安南國王責諭之未幾安南陪臣陳
叔明以兵收其王左右殺之使人弒王日煙遣使來

更三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又云必畏天地謹事
神恤勞庶以庶幾王爵不絕又非久安之道又云新王
自當高枕勿慮邪兵下何陳端攻占城病從海濱使
來告哀上遣使往祭之十七年甲午三月 上因高
麗使來不遵臣禮以陋精逆臣韓惟庸事覺遣其使
還以勅諭遂來貢特賜勝宗兼幷令絕高麗勿通使
命未幾高麗果遣使至勝宗昇所勝宗昇以聞 上
復以勅褒獎之二十年十卯九月遼東守將獲其以
高麗叛服不常引兵攻之兵敗被執自刺從高麗大
懼上表詞罪婦其喪 上追封真樂浪郡公二十一
年戊辰五月安南國王陳日烜嗣位遣使來朝貢
上遣使詔諭賜金幣等物來庚遣王惠寧王梁顥元
帥各遣使來朝二十二年己巳五月賜春寧衛指揮
使等官給冠帶七月定安南國以三年一貢餘年不
許遣使往來二十三年庚午秋遣宋故時師征哈蜜
又征罕東特平之後以元爵陝巴封哈麥王罕東
衛以酋目爲指揮等官三十年丁丑二月以安南王
陳日烜侵思明府遣地 上乃遣行人陳誠昌譯至
其國諭日烜以所侵地還思明府誠久不決誠等以
譯者反覆意不達乃爲書諭之日烜得書不服復書

貢表箋叔明名王家部已受表幷停取圖詞封見其
名異曰此必有變亟白尚書臣部之使者不敢違其言
日烜爲叔明所逼而奴逐臣僕使部以聞 上曰烜
夷何敢狡詐如此即其貢不受命宋濂早詔旨之間
其狀日烜故又遣使至其國廉知多詐詐奴物下中
書絕其貢使不幾叔明遣陪臣阮士誥來朝貢方物
且言日烜以益疾故 上以遣夷既割化仍納之士
誥歸與上陳手勅論之日朝阮士誥入貢來朝久馳
山川其勞甚矣歸遣爾邦與叔明皇言昔者陳日烜覬
昏以致滅亡今王若德不勝詐王又恐宗嗣不安若
欲久安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爲政倘有少衰當自脩
省以順天意又遣內臣與士誥俱往諭之比入其境
士誥奏勅使乘程去暨使臣至不知士誥所在其待
使者禮多缺畧及十一年戊午七月又遣使入貢
上憫士誥之詐不許陛見比歸又以勅諭之數士誥
之許及待使者非禮且曰歸告叔明安分高枕雖不
來朝亦無責也叔明以已篡弒故心不自安屢言方
物甚豐 上復以勅諭其貢物豐廣統勞費無益又
云行移字異莫新真偽士誥非證官國王爲之十月
有花彭弓國王遣使來貢十三年庚申八月占城遣

使來賀聖壽且請安南以兵攻其國 上降勅慰諭
之未幾遣羅來貢方物僧正旦 上遣使賫詔印封
爲遣羅國王若曰之十六年癸亥 上以海外諸國
進貢信使往來不皆乃命禮部五勘合文海給發諸
國俾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但遣入貢悉文俱於各
經過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移送於是遣羅占
城安南真臘次吐魯番西洋瑣里三佛齊古里滿剌
加小葛蘭榜葛剌錫蘭山古里班卒柯枝爪哇忽魯
謨斯忽魯母恩甘把里麻林阿哇白花達天方勃泥
百花彭亨哇都淡巴頻文達那孤兰門答剌呂宋合猫
里碌里古剌麻都納撲兒加異勒祖法兒留山蛔德
那南巫里急蘭丹奇剌尼及剌比總察尼烏涕剌竭
阿丹魯密彭加那拾剌齊八可意坎巴喪葛左法兒
暹羅達八答思南打回日落日羅夏哇摩麻婆羅門
凡五十九國皆來朝貢者皆勢勘合文冊其琉球又
分爲三國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俱賜鍍金銀印
其諸國所貢方物表式嚴期四年貢賜并正副使原
給安暘勘合底互市各以國大小略較者爲定式安南
陳煓叔叔明篡立遣使來貢方物甚豐 上詔之不
聞罪降勅諭其貢物過豐且二至以後中綱紀紊亂

性復辨論又以啓文違戾集羣臣議之改詞安南杭朝命當以師問罪 上曰
蠻夷相爭自古有之遂置不問其後 上製 祖訓
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不必征伐惟以日本
爲許絕其朝貢
論曰唐太宗削其羣雄威加海內遠服年饗伎樂龍
甚爲陛根威重則好大喜功之故也我 聖祖即位
之初遣使詔諭諸國已不失遠中國而撫四夷之體
及安南篡弒相仍日本論詐反覆皆不過却貢遣使
詔中書絕之而已占城僅以安南
侵伐赴愬止於詔諭至西洋瑣里等國亦惟絕其貢
使其餘漠乖也又容其上表謝罪而已蓋以天地覆載之量邦夷
天地覆載之量邦夷
其於撫御小夷豈爲難矣然
足爲中國患則已又何必勞戾吾赤子而黷無益之
功邪其後 成祖即縣爰使外
之利而疲耗于弁命者幾百年始知我 聖祖之貽
謀誠萬世所當遵也則其所必欲加兵者豈其心之
得已哉卒之棄紀綱壞陲疆不
子越萬里而來至 沒中國不怨悔者在當時必大有

忠論功當封公以其侯所善備生爲推諜之　上知其情故封侯其錄券制如元形面綱語文背鐫免罪減死降祿之數守取以金開當時無知其制者今取江南吳越王錢鏐所收宋券爲式製之先是唐末安在吳卒封楚國公蔡建卒封安遠侯又封汪興祖來勝侯有其祖者　上皆不問惟不給券十二月封李新爲崇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十七年申子二月傅友德等平雲南師還進封傅友德潁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湘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後置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鐵券千餘世襲依歷代王侯例賜金印誥文以世襲九月都督張赫朱壽俱以督運有功賜封鎮海侯壽并細龍侯並食祿二千石千孫世襲二十一年戊辰五月都督張銓以從征雲南有功封永寧侯食祿二千石千孫世襲指揮使八月湯和謝賜鳳陽　上降勅獎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三千兩鈔一千五百錠綺幣四十端又賜其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綵幣二十端後每歲一召入覲實賜甚厚二十七年己巳　上以天下撫事閱諸將老欲

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周習興侯達侯周武靖侯金朝恩宣德侯祝成安慶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十月朱亮祖薨廣東所爲後不法當誅知縣上言亮管軍上徵還以功臣不下吏但罷歸居京師未幾卒以侯襲吳十五年壬戌十二月封李新爲崇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十七年甲子二月傅友德等平雲南師還進封傅友德潁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湘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後置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鐵券千餘世襲依歷代王侯例賜金印誥文以世襲指揮使八月湯和謝賜鳳陽　上降勅獎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三千兩鈔一千五百錠綺幣四十端又賜其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綵幣二十端後每歲一召入覲實賜甚厚二十七年己巳　上以天下撫事閱諸將老欲

非功臣之後此皇前代之所有祖默有不能無疑者開國之初功大海功成者爲因用故親信地德勝等亦能保祿三年大封功臣時馬越未省有子若國用或以策勝故而大海子德濟又從征有功不聞其有封爵朝祀亦無之又馬勝封公位卿湯止而殺不追封王前朝祀不附與湯都伍此在當時必有說而今不可考矣皇李善長封爵在中山上以謀叛不錄算人情或得久絕人謂其功業威望當在湯都而不錄之故亦無所積須年建臣建議錄當今卿湯之後得復卿號誠道伯亦復而善長友德獨遺此不可謂之缺典平又封爵之始功大者得嗣公侯伯功小及其部曲訓練指揮千百戶等官今指揮以下官仍故而侯伯之後多朝爲無聞如廖永忠吳禎吳良耿炳文吳復等至無人主其祀也如以世遠而澤斬則當俱從遞減可也何遽俱祀無亦高爵忍人所忘而子有子國典者亦多昭繼其小者人多寥而存之也然皇非錄其小而遺其大乎司太常竹帛者當知所以處此

正位分論

元至正丙申　上已克金陵秋七月晦將奉　上爲

保全之詔公侯頒遣鄉者後之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陞爵　上賜鈔綵錢五萬治第鈔二千錠其先塋貴金四錠白金四十錠綵段三十表裏二十五年壬申五月俞通源南征洞蠻還封越國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券子孫世襲二十七年甲戌五月部功臣宥一品以上者得賜第千其卿宥給賞樹碑于其先墓二十九年丙子七月大赦天下武臣部勳之詞極溫懇諸臣感泣各頒其後諸功臣卒追封徐達中山王謚武寧常遇春開平王謚忠武李文忠岐陽王謚武靖御倉鐵冠王謚襄武湯和東瑕王謚武順沐英黔寧王謚昭靖宥配享太廟塑像功臣廟鐘侯皆追封公或塑像功臣廟或配享者

論曰古今帝王創業功臣未有如我國朝之盛其報功之典亦未有如我國朝之隆者漢功臣莫先韓彭已誅矣其他不一再傳皆失侯奪爵國除矣唐房杜于孫不免流落其他可知　我聖祖封以高爵厚祿既賜泰誓褒文官其慮于既賜田賜宥孫君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鄰君祿二百石配俱勿坐其官室服色儀仗參有差

吳國公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隆盛屢次勸進不許善長等固請乃以甲辰正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僚丙午十二月宋王轉林兒殂丁未正月朔始稱吳元年李善長又勸進猶不許時陳友諒張士誠方谷珍供亡平陳友定都據多丁李善長率諸臣又上表勸進猶不許善長等復率諸臣固請　上曰中原未平宋統未正吾豈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爲之乎善長等固請不已此大事當因時而行不可草草善長其即位儀進　上乃御翔鸞殿受百官推戴禮畢告　上帝神祇至戊申春正月四日己亥　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　追尊皇祖考妣奉冊寶上　謚曰高皇后文　上　謚曰仁祖淳皇帝妣曰　謚　仁祖淳皇帝后曰　謚　立馬氏爲皇后丁未爲皇太子十三年庚戌四月詔封諸子爲王分鎮諸省乃封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㭎晉王國太原第四子濟燕王國北平即成祖文皇帝第五子橚周王國汴梁第六子柏楚王國武昌第七子杞魯王國兗州第八子梓湋王國長沙第九子桂湘王國永州第十子楨湘王國成都第十一子

論曰我　聖祖皇謨之盛亦古所未有也古稱後稱之盛莫如黃帝者由我　聖祖之又過黃帝遠矣豈非功高千古之報邪其　聖神之處然節之謀也雖然古人有云聖人之創制立法有不容爲其後計者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耳　聖祖汎掃群元肇造區夏規模宏遠周漢之封建近代之郡縣參酌其中而爲之制而一無所遺誠德廣永之孤立其大封同姓俾幹翼扶周理勢所當然者然天漢綿永本支百世蓋斯之慶且將千天下先朝當爲本折薰支之法又爲限奏勝之製然亦但矣民供之有限祿入之不給亦勢之所必至者且若可小試且而之急可暫施之百世不易之常道邪使　聖祖在今日必思所以處之順堂善後之論不可不祕爲之所也

赧王元年	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
周赧王元年	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
周赧王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十五年
周赧王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十六年
周赧王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十七年
周赧王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十八年
周赧王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十九年
周赧王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十年
周赧王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十一年
周赧王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十二年
周赧王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十三年
周赧王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十四年
周赧王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十五年
周赧王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十六年
周赧王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十七年
周赧王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十八年
周赧王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十九年
周赧王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十年
周赧王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十一年
周赧王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十二年
周赧王二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十三年
周赧王二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十四年
周赧王二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十五年
周赧王二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十六年
周赧王二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十七年
周赧王二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十八年
周赧王二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十九年
周赧王二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十年
周赧王二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十一年
周赧王二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十二年
周赧王三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十三年
周赧王三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十四年
周赧王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十五年
周赧王三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十六年
周赧王三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十七年
周赧王三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十八年
周赧王三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十九年
周赧王三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十年
周赧王三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十一年
周赧王三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十二年
周赧王四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十三年
周赧王四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十四年
周赧王四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十五年
周赧王四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十六年
周赧王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十七年
周赧王四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十八年
周赧王四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十九年
周赧王四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六十年
周赧王四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六十一年
周赧王四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六十二年
周赧王五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六十三年
周赧王五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六十四年
周赧王五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六十五年
周赧王五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六十六年
周赧王五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六十七年
周赧王五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六十八年
周赧王五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六十九年
周赧王五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七十年
周赧王五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七十一年
周赧王五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七十二年

周赧王六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七十三年
周赧王六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七十四年
周赧王六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七十五年
周赧王六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七十六年
周赧王六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七十七年
周赧王六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七十八年
周赧王六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七十九年
周赧王六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八十年
周赧王六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八十一年
周赧王六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八十二年
周赧王七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八十三年
周赧王七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八十四年
周赧王七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八十五年
周赧王七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八十六年
周赧王七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八十七年
周赧王七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八十八年
周赧王七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八十九年
周赧王七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九十年
周赧王七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九十一年
周赧王七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九十二年
周赧王八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九十三年
周赧王八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九十四年
周赧王八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九十五年
周赧王八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九十六年
周赧王八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九十七年
周赧王八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九十八年
周赧王八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九十九年
周赧王八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年
周赧王八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一年
周赧王八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二年
周赧王九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三年
周赧王九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四年
周赧王九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五年
周赧王九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六年
周赧王九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七年
周赧王九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八年
周赧王九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九年
周赧王九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十年
周赧王九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十一年
周赧王九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十二年
周赧王一百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十三年
周赧王一百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十四年
周赧王一百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十五年
周赧王一百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十六年
周赧王一百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十七年
周赧王一百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十八年
周赧王一百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十九年
周赧王一百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二十年
周赧王一百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二十一年
周赧王一百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二十二年
周赧王一百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二十三年
周赧王一百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二十四年
周赧王一百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二十五年
周赧王一百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二十六年
周赧王一百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二十七年
周赧王一百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二十八年
周赧王一百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二十九年
周赧王一百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三十年
周赧王一百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三十一年
周赧王一百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三十二年
周赧王一百二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三十三年
周赧王一百二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三十四年
周赧王一百二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三十五年
周赧王一百二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三十六年
周赧王一百二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三十七年
周赧王一百二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三十八年
周赧王一百二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三十九年
周赧王一百二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四十年
周赧王一百二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四十一年
周赧王一百二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四十二年
周赧王一百三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四十三年
周赧王一百三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四十四年
周赧王一百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四十五年
周赧王一百三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四十六年
周赧王一百三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四十七年
周赧王一百三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四十八年
周赧王一百三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四十九年
周赧王一百三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五十年
周赧王一百三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五十一年
周赧王一百三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五十二年
周赧王一百四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五十三年
周赧王一百四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五十四年
周赧王一百四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五十五年
周赧王一百四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五十六年
周赧王一百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五十七年
周赧王一百四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五十八年
周赧王一百四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五十九年
周赧王一百四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六十年
周赧王一百四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六十一年
周赧王一百四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六十二年
周赧王一百五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六十三年
周赧王一百五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六十四年
周赧王一百五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六十五年
周赧王一百五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六十六年
周赧王一百五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六十七年
周赧王一百五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六十八年
周赧王一百五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六十九年
周赧王一百五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七十年
周赧王一百五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七十一年
周赧王一百五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七十二年
周赧王一百六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七十三年
周赧王一百六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七十四年
周赧王一百六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七十五年
周赧王一百六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七十六年
周赧王一百六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七十七年
周赧王一百六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七十八年
周赧王一百六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七十九年
周赧王一百六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八十年
周赧王一百六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八十一年
周赧王一百六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八十二年
周赧王一百七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八十三年
周赧王一百七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八十四年
周赧王一百七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八十五年
周赧王一百七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八十六年
周赧王一百七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八十七年
周赧王一百七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八十八年
周赧王一百七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八十九年
周赧王一百七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九十年
周赧王一百七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九十一年
周赧王一百七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九十二年
周赧王一百八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九十三年
周赧王一百八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九十四年
周赧王一百八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九十五年
周赧王一百八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九十六年
周赧王一百八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九十七年
周赧王一百八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九十八年
周赧王一百八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一百九十九年
周赧王一百八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年
周赧王一百八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一年
周赧王一百八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二年
周赧王一百九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三年
周赧王一百九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四年
周赧王一百九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五年
周赧王一百九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六年
周赧王一百九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七年
周赧王一百九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八年
周赧王一百九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九年
周赧王一百九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十年
周赧王一百九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十一年
周赧王一百九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十二年
周赧王二百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十三年
周赧王二百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十四年
周赧王二百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十五年
周赧王二百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十六年
周赧王二百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十七年
周赧王二百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十八年
周赧王二百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十九年
周赧王二百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二十年
周赧王二百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二十一年
周赧王二百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二十二年
周赧王二百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二十三年
周赧王二百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二十四年
周赧王二百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二十五年
周赧王二百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二十六年
周赧王二百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二十七年
周赧王二百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二十八年
周赧王二百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二十九年
周赧王二百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三十年
周赧王二百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三十一年
周赧王二百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三十二年
周赧王二百二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三十三年
周赧王二百二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三十四年
周赧王二百二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三十五年
周赧王二百二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三十六年
周赧王二百二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三十七年
周赧王二百二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三十八年
周赧王二百二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三十九年
周赧王二百二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四十年
周赧王二百二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四十一年
周赧王二百二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四十二年
周赧王二百三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四十三年
周赧王二百三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四十四年
周赧王二百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四十五年
周赧王二百三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四十六年
周赧王二百三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四十七年
周赧王二百三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四十八年
周赧王二百三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四十九年
周赧王二百三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五十年
周赧王二百三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五十一年
周赧王二百三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五十二年
周赧王二百四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五十三年
周赧王二百四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五十四年
周赧王二百四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五十五年
周赧王二百四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五十六年
周赧王二百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五十七年
周赧王二百四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五十八年
周赧王二百四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五十九年
周赧王二百四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六十年
周赧王二百四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六十一年
周赧王二百四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六十二年
周赧王二百五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六十三年
周赧王二百五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六十四年
周赧王二百五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六十五年
周赧王二百五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六十六年
周赧王二百五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六十七年
周赧王二百五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六十八年
周赧王二百五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六十九年
周赧王二百五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七十年
周赧王二百五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七十一年
周赧王二百五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七十二年
周赧王二百六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七十三年
周赧王二百六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七十四年
周赧王二百六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七十五年
周赧王二百六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七十六年
周赧王二百六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七十七年
周赧王二百六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七十八年
周赧王二百六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七十九年
周赧王二百六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八十年
周赧王二百六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八十一年
周赧王二百六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八十二年
周赧王二百七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八十三年
周赧王二百七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八十四年
周赧王二百七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八十五年
周赧王二百七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八十六年
周赧王二百七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八十七年
周赧王二百七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八十八年
周赧王二百七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八十九年
周赧王二百七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九十年
周赧王二百七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九十一年
周赧王二百七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九十二年
周赧王二百八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九十三年
周赧王二百八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九十四年
周赧王二百八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九十五年
周赧王二百八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九十六年
周赧王二百八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九十七年
周赧王二百八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九十八年
周赧王二百八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二百九十九年
周赧王二百八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年
周赧王二百八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一年
周赧王二百八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二年
周赧王二百九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三年
周赧王二百九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四年
周赧王二百九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五年
周赧王二百九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六年
周赧王二百九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七年
周赧王二百九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八年
周赧王二百九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九年
周赧王二百九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十年
周赧王二百九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十一年
周赧王二百九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十二年
周赧王三百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十三年
周赧王三百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十四年
周赧王三百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十五年
周赧王三百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十六年
周赧王三百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十七年
周赧王三百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十八年
周赧王三百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十九年
周赧王三百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二十年
周赧王三百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二十一年
周赧王三百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二十二年
周赧王三百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二十三年
周赧王三百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二十四年
周赧王三百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二十五年
周赧王三百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二十六年
周赧王三百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二十七年
周赧王三百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二十八年
周赧王三百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二十九年
周赧王三百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三十年
周赧王三百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三十一年
周赧王三百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三十二年
周赧王三百二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三十三年
周赧王三百二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三十四年
周赧王三百二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三十五年
周赧王三百二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三十六年
周赧王三百二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三十七年
周赧王三百二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三十八年
周赧王三百二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三十九年
周赧王三百二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四十年
周赧王三百二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四十一年
周赧王三百二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四十二年
周赧王三百三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四十三年
周赧王三百三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四十四年
周赧王三百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四十五年
周赧王三百三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四十六年
周赧王三百三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四十七年
周赧王三百三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四十八年
周赧王三百三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四十九年
周赧王三百三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五十年
周赧王三百三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五十一年
周赧王三百三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五十二年
周赧王三百四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五十三年
周赧王三百四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五十四年
周赧王三百四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五十五年
周赧王三百四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五十六年
周赧王三百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五十七年
周赧王三百四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五十八年
周赧王三百四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五十九年
周赧王三百四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六十年
周赧王三百四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六十一年
周赧王三百四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六十二年
周赧王三百五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六十三年
周赧王三百五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六十四年
周赧王三百五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六十五年
周赧王三百五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六十六年
周赧王三百五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六十七年
周赧王三百五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六十八年
周赧王三百五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六十九年
周赧王三百五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七十年
周赧王三百五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七十一年
周赧王三百五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七十二年
周赧王三百六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七十三年
周赧王三百六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七十四年
周赧王三百六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七十五年
周赧王三百六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七十六年
周赧王三百六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七十七年
周赧王三百六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七十八年
周赧王三百六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七十九年
周赧王三百六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八十年
周赧王三百六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八十一年
周赧王三百六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八十二年
周赧王三百七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八十三年
周赧王三百七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八十四年
周赧王三百七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八十五年
周赧王三百七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八十六年
周赧王三百七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八十七年
周赧王三百七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八十八年
周赧王三百七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八十九年
周赧王三百七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九十年
周赧王三百七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九十一年
周赧王三百七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九十二年
周赧王三百八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九十三年
周赧王三百八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九十四年
周赧王三百八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九十五年
周赧王三百八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九十六年
周赧王三百八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九十七年
周赧王三百八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九十八年
周赧王三百八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三百九十九年
周赧王三百八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年
周赧王三百八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一年
周赧王三百八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二年
周赧王三百九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三年
周赧王三百九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四年
周赧王三百九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五年
周赧王三百九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六年
周赧王三百九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七年
周赧王三百九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八年
周赧王三百九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九年
周赧王三百九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十年
周赧王三百九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十一年
周赧王三百九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十二年
周赧王四百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十三年
周赧王四百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十四年
周赧王四百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十五年
周赧王四百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十六年
周赧王四百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十七年
周赧王四百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十八年
周赧王四百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十九年
周赧王四百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二十年
周赧王四百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二十一年
周赧王四百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二十二年
周赧王四百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二十三年
周赧王四百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二十四年
周赧王四百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二十五年
周赧王四百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二十六年
周赧王四百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二十七年
周赧王四百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二十八年
周赧王四百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二十九年
周赧王四百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三十年
周赧王四百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三十一年
周赧王四百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三十二年
周赧王四百二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三十三年
周赧王四百二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三十四年
周赧王四百二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三十五年
周赧王四百二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三十六年
周赧王四百二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三十七年
周赧王四百二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三十八年
周赧王四百二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三十九年
周赧王四百二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四十年
周赧王四百二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四十一年
周赧王四百二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四十二年
周赧王四百三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四十三年
周赧王四百三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四十四年
周赧王四百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四十五年
周赧王四百三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四十六年
周赧王四百三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四十七年
周赧王四百三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四十八年
周赧王四百三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四十九年
周赧王四百三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五十年
周赧王四百三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五十一年
周赧王四百三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五十二年
周赧王四百四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五十三年
周赧王四百四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五十四年
周赧王四百四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五十五年
周赧王四百四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五十六年
周赧王四百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五十七年
周赧王四百四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五十八年
周赧王四百四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五十九年
周赧王四百四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六十年
周赧王四百四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六十一年
周赧王四百四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六十二年
周赧王四百五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六十三年
周赧王四百五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六十四年
周赧王四百五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六十五年
周赧王四百五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六十六年
周赧王四百五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六十七年
周赧王四百五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六十八年
周赧王四百五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六十九年
周赧王四百五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七十年
周赧王四百五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七十一年
周赧王四百五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七十二年
周赧王四百六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七十三年
周赧王四百六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七十四年
周赧王四百六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七十五年
周赧王四百六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七十六年
周赧王四百六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七十七年
周赧王四百六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七十八年
周赧王四百六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七十九年
周赧王四百六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八十年
周赧王四百六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八十一年
周赧王四百六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八十二年
周赧王四百七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八十三年
周赧王四百七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八十四年
周赧王四百七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八十五年
周赧王四百七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八十六年
周赧王四百七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八十七年
周赧王四百七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八十八年
周赧王四百七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八十九年
周赧王四百七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九十年
周赧王四百七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九十一年
周赧王四百七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九十二年
周赧王四百八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九十三年
周赧王四百八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九十四年
周赧王四百八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九十五年
周赧王四百八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九十六年
周赧王四百八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九十七年
周赧王四百八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九十八年
周赧王四百八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百九十九年
周赧王四百八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年
周赧王四百八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一年
周赧王四百八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二年
周赧王四百九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三年
周赧王四百九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四年
周赧王四百九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五年
周赧王四百九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六年
周赧王四百九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七年
周赧王四百九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八年
周赧王四百九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九年
周赧王四百九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十年
周赧王四百九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十一年
周赧王四百九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十二年
周赧王五百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十三年
周赧王五百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十四年
周赧王五百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十五年
周赧王五百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十六年
周赧王五百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十七年
周赧王五百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十八年
周赧王五百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十九年
周赧王五百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二十年
周赧王五百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二十一年
周赧王五百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二十二年
周赧王五百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二十三年
周赧王五百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二十四年
周赧王五百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二十五年
周赧王五百十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二十六年
周赧王五百十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二十七年
周赧王五百十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二十八年
周赧王五百十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二十九年
周赧王五百十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三十年
周赧王五百十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三十一年
周赧王五百十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三十二年
周赧王五百二十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三十三年
周赧王五百二十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百三十四年
周赧王五百二十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

三易之所佩矢三服射貫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不可用乃棄却馬徑于陳殺數人陳能所及乎安進枝成 成祖督諸將師師向濟南長隆殿尚十餘萬出禦不意卒布陣未定諸將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 成祖以兵圍其城鐵鉉督衆堅守城不下 成祖令取鐵鉉督衆堅守城不下 成祖令取鐵鉉督衆堅守城不下 成祖令取

算精銳之鋒鼓之聲震地南軍大敗棄兵委輜首十餘萬級退至齊沈河踐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悉縱還之盧龍單騎走德州 成祖戰罷慰勞諸將曰今日之事諸將不能識開語聲始知建見 成祖親臨戰必身先矣時見一卒爲敵困亦親援出之故將士皆樂效死吳傑等初自真定引軍出欲與盧龍軍合未至八十里聞盧敗復還其定 成祖語諸將曰吳傑等者舉城固守爲上策已出兵復歸避我爲中策若來攻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諸將曰欲開壁掩敗必不出 成祖曰不然吳傑平安據十萬衆其不得與盧會合者以我軍間之今久不出將不老師之軍敗聲外與盧合實喜盧敗功今盧敗彼欲獨擅其功勢必出我聲言散遣軍士取糧彼必乘虛來吾軍散不意出俟彼將至即集衆擊破得之彼將落膽收中矣即下令軍士出取糧戒勿遠又遣間入吳定誘之吳傑等果以兵來闖三月諜報傑等軍滹沱河北相去七十里 成祖乃率諸軍渡河時尚未諭將欲候明日 成祖曰吾千里求戰急敵不出自討誘之今彼來送赦又可緩邪彼則彼逸守其定城堅糧足吾坐受其敝矣乃先策馬渡河河水深麾騎

兵由上流亟渡道水今淺輜重後卒科由下流畢渡循河行二十里與敵遇會日暮 成祖恐敵遁去親率數十騎逼敵營以激之明日吳傑平安列方陣以待 成祖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足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既破餘自潰矣乃以軍擾其三面而親攻東北隅與傑等大戰右軍稍却薛祿馳赴奮擊出入敵陣馬數爲敵所殺奉敵刀斬數人復上馬奮戰益力 成祖親率驍騎數百衝突陣中敵四面射矢集旗如蝟平安以陣中神槍挾矛首爲識且取道等曰吾志在除奸臣數人耳毋多殺百姓道等至臨清谷亭沙河沛縣敵皆不戰乃縱火焚糧舟數萬艘燕軍資裝器械俱盡河水爲然燕軍皆浮然來降開之大震德州兵氣遂索平遂座兵定盧船運將來守以三萬人遣還軍麥設伏誘擊之守衆大敗勒首萬餘遂乃還七月 成祖知彰德城守嚴迫誘其兵出城戰設伏大破之又以尾火襲破衛河上操險西歸十乃募得鄉導人命張玉率兵千餘夜襲臨清降之 成祖又恐南師來救將非平乃遣劉江率兵千餘星夜之曰汝以兵潛泊定洲山間道行晨昏壁壘多設開誘選敵少可擊之敵衆則置設疑兵張旗幟夜多舉火炬彼必 謂吾旋師不敢逼

官仍嘉勞倘加信乃命出真左右慰諭數日厚賞之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爲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爲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誠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爲猜奸讒搆以至於此臣亦不得已爲自救之計耳幸蒙寬兵之諭臣一家不勝感激但好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心行狐疑未甯遽散望 皇上詳此權奸數入欺蔽天下兵馬臣父子一童一騎歸降闕下惟陛下命之臣此言出于中誠天地神明鑒臨在上不敢欺也當歸至京方孝孺私就問燕事當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勢情參謀諸將不和未見可勝孝孺默默記入見建文君亦備述前言建文君語孝孺曰誠如皇言曲在朝廷春前誤我矣孝孺曰當受燕勿故爲之說遂罷五月 成祖駐師大名盛庸吳傑平安陸仁斷北平饋道 成祖造指揮武勝復奏書于朝大率言朝廷計罷兵而盛庸等發兵攻迫得其檄偽文羣數百言建文君得書不能兵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詞直奈何又曰此叔來游說我請先斬之 成祖曰奸臣不過數人當天下令使備等何敢妄言當戰傑渡汗被履不敢仰

被長驅北向何以禦之騎虎之勢可下哉乃執武勝等下獄六月 成祖聞武勝下獄謂諸將曰我駐師於此候令三月今武勝既執是其志不可回矣豈能坐困一隅以待斃自潰矣乃以軍擾其三面而親攻東北隅與傑等大戰右軍稍却薛祿馳赴奮擊出入敵陣馬數爲敵所殺奉敵刀斬數人復上馬奮戰益力 成祖親率驍騎數百衝突陣中敵四面射矢集旗如蝟平安以陣中神槍挾矛首爲識且取道等曰吾志在除奸臣數人耳毋多殺百姓道等至臨清谷亭沙河沛縣敵皆不戰乃縱火焚糧舟數萬艘燕軍資裝器械俱盡河水爲然燕軍皆浮然來降開之大震德州兵氣遂索平遂座兵定盧船運將來守以三萬人還還軍麥設伏誘擊之守衆大敗勒首萬餘遂乃還七月 成祖知彰德城守嚴迫誘其兵出城戰設伏大破之又以尾火襲破衛河上操險西歸十乃募得鄉導人命張玉率兵千餘夜襲臨清降之 成祖又恐南師來救將非平乃遣劉江率兵千餘星夜之曰汝以兵潛泊定洲山間道行晨昏壁壘多設開誘選敵少可擊之敵衆則置設疑兵張旗幟夜多舉火炬彼必 謂吾旋師不敢逼

汝急趨入北平彼若來攻會平城兵擊之江至非平安來平遂棄大名還保江出擊敗之江平安列方陣以待 成祖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足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既破餘自潰矣乃以軍擾其三面而親攻東北隅與傑等大戰右軍稍却薛祿馳赴奮擊出入敵陣馬數爲敵所殺奉敵刀斬數人復上馬奮戰益力 成祖親率驍騎數百衝突陣中敵四面射矢集旗如蝟平安以陣中神槍挾矛首爲識且取道等曰吾志在除奸臣數人耳毋多殺百姓道等至臨清谷亭沙河沛縣敵皆不戰乃縱火焚糧舟數萬艘燕軍資裝器械俱盡河水爲然燕軍皆浮然來降開之大震德州兵氣遂索平遂座兵定盧船運將來守以三萬人還還軍麥設伏誘擊之守衆大敗勒首萬餘遂乃還七月 成祖知彰德城守嚴迫誘其兵出城戰設伏大破之又以尾火襲破衛河上操險西歸十乃募得鄉導人命張玉率兵千餘夜襲臨清降之 成祖又恐南師來救將非平乃遣劉江率兵千餘星夜之曰汝以兵潛泊定洲山間道行晨昏壁壘多設開誘選敵少可擊之敵衆則置設疑兵張旗幟夜多舉火炬彼必 謂吾旋師不敢逼

至治忌其成功者故屢勝戰而弘操之兵不甘其定敗而德州之衆不授甲可乙否此前彼却故機宜屢失而敗亡之相踵也雖然哀 成祖實恭默遠算料敵如神如大洲之戰料壁崩奚傑之不能相救屢勝既敗料吳傑早安之必來求戰道李遠之往邀御道遣劉江之遲保非爭固水西而測真定之來援孫永平而訪楊文之襲至此皆百世深合孫吳之妙用也至于上書自明猶衆臣鄧穆遣俘獲大慰人心豈非順應之師帝王之盛美哉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四

鴻猷錄卷八

高山

長驅金陵

辛巳十二月 成祖復率師南征論將士曰靖禍雖者在安黎庶誅亂賊者必先仁義予出師爲誅姦惡扶社稷安生民而已凡今生民皆我 皇考赤子爾等勿有所殺害苟違吾命必不相宥矣乃駐師蠡縣復移營沙河召李遠諭之曰吾駐師於此真定德州必出游兵偵我動靜爾以輕騎八百往哨遇有兵擊之壬午正月李遠兵至慶城遇德州盛庸所遣將曷進領馬步萬餘爲前鋒來水濱與沈河牛渡遠進擊之敵望見遠兵少敵退繫馬林間以步卒來戰遠佯却遂來追遠分兵潛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軍奮擊之敵退失馬遠大敗斬首四千餘級曷進僅以身免遠聞 成祖以書勞遠曰將軍以輕騎八百破敵萬人功亦偉哉雖古名將不過也今兵所部將士功以聞又遣朱能率輕騎千人哨至衡水遇敵游兵擊敗之斬首七百餘級生擒其部將買榮等 成祖乃以師出館陶渡見一病卒仆道傍 成祖命左右

先以數騎伏河南覘剚渡河如敵來追即舉砲敵疑有伏猶豫未決之頃剚師可渡矣錯徂來遇敵兵萬餘徐行臨河敵衆來追真英遽舉砲敵

戰艦輜重是日進克盱眙 成祖乃會諸將議所向或欲先取臨淮進其援兵乃以師趨滁和集舟渡江別遣一軍西倚盧州出安慶搗長江之險或欲以淮陽爲根本次取高郵通泰以及眞揚得此途可渡江無後顧憂 成祖曰臨淮城守固非盡力攻不易下總賓客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雖銳足若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彼兵四集力能形見非我之利今宜乘勝直趨揚州招徠其兩城勢單援兵至可招下既得眞揚則淮安臨淮人心自解我聚舟渡江東取鎮江常州途舉糧松以及浙江西下太平撫池州收安慶則江上孤城豈能獨守久則必有內變于此時宗取奸臣事勢迫誰能固陛者然後調 孝陵朝 天子數寫表曲以白此心而復 皇考之舊音援諸王于困苦清朝廷以安宗社與卿等逞守舊藩足矣諸將皆頓首稱善遂以師趨揚州遣使吳王招諭守將王禮先是禮聞 成祖師將至議聚城降其御史王彬別將掌印等知禮有異志執禮下之獄及吳王至禮宗族及千戶徐政等聚衆出禮于獄逆開門降王禮縛王彬掌印等赴軍門見 成祖慰撫之令禮同吳王前論下高郵通泰諸郡今集舟備渡江師至高郵適刑部尚書侯泰先遣報至知 成祖已駐蹕瓜洲泰等皆降 成祖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性命難保先下鎮江則彼勢孤矣乃令來降海舟隨後進發泰等皆假貸逐出募兵不任事乃宣 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爲姦臣所惑耳吳爲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朝宗巍神堂舟至此相見有日矣都王還具言之建文君臣聞方孝孺且謂曰今秦何其痛已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哉六月吳賜等集高郵遣泰諸郡舟千瓜洲朝廷大臣多遣使來緩渡江及入京城策者都督陳宣具舟至江上來迎 成祖乃祭大江之神誓師曰予與若等不得已爲救鋤計報天地宗廟之靈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者等勉之吾至此姦臣已亡魂魄然凶獸猶鬬不可不慮京師宗廟宮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蒭牧軍民商賈宣夜無犯違者以軍法從事乃 皇考亦子務在安輯違者以軍法從事乃 皇民皆 皇考亦子務在安輯違者以軍法從事乃 皇考亦子務在安輯違者以軍法從事乃 皇民皆

徑薄京城 成祖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性命難保先下鎮江則彼勢孤矣乃令來降海舟隨後進發泰等皆假貸逐出募兵不任事乃宣 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爲姦臣所惑耳吳爲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朝宗巍神堂舟至此相見有日矣都王還具言之建文君臣聞方孝孺且謂曰今秦何其痛已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哉六月吳賜等集高郵遣泰諸郡舟千瓜洲朝廷大臣多遣使來緩渡江及入京城策者都督陳宣具舟至江上來迎 成祖乃祭大江之神誓師曰予與若等不得已爲救鋤計報天地宗廟之靈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者等勉之吾至此姦臣已亡魂魄然凶獸猶鬬不可不慮京師宗廟宮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蒭牧軍民商賈宣夜無犯違者以軍法從事乃 皇考亦子務在安輯違者以軍法從事乃 皇民皆

諸龍潭入見 成祖曰勳勞公等至此雅意更厚將士隆等惶恐叩頭不能出一語 成祖曰公等有所欲言第言之朕隆等良久乃以割地講和爲請 成祖曰公等欲爲說客耶若吾未有超卓規畫加之大舉削爲庶人云大義滅親吾今敎死不戰何用地爲且今割地何名 皇考謂一天下爲天子諸子已受王分封各有定分割地之說何所自出此又姦臣之計也吾今來但欲得奸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姦臣至吾即解甲謝罪闕下詣 孝陵歸本北藩承詔臣節天地神明在上吾心明如皎月不敢欺也隆等再加歸其說且言必欲得舅人建文君今京隆等趨起建文若罪人已廣逐于外候執至來獻貴勝等再加歸言令諸王與倩既至 成祖見諸王倩泣下相勞苦諸王俱述建文君意 成祖曰諸兄試謂斯言誠僞當否如果王上意卽姦臣之罪乎諸王皆曰大兄洞見矣諸弟來豈得已哉 成祖曰吾來但欲得姦臣耳不知其餘遂歸冥遣歸建文君見事急又脅慕黃子澄等背假貸逐出募兵不任事乃宣曰事自汝罹今乃皆棄我去耶 成祖下令申戒將士入城之日不得擾入民家有所侵擾違者功高必斬是月已丑師次金川門時谷王守金川望見 成祖至卽開門出迎 成祖以師入城中父老夾道迎拜將士入城民接踵秋毫無犯 成祖恐建文君以事急加害間脅二王遣二千騎馳往衛之卽王初不知兵至僅懼既知爲 成祖所遣乃喜曰吾得免矣遂來見 成祖卽勞之入見相與抱頭哭周王曰卽臣前戰我兄第相殘大兄敎我今日其再生也言訖哭不止 成祖諭止之與周王重聯至金川門下馬登樓 成祖具言被逼不得已舉兵之由與周王相勞苦時初中便得后餘糧以爲建文君也遂白 成祖成祖笑曰果若是殺邪作來欲襲謂何不竟遂至此也先是

儒臣胡廣楊士奇楊榮周是脩解縉金幼孜等皆相約從難至是惟是脩請學宮自盡從他皆渝盟戶部尚書張統自經從給事中裴泰黃鉞斷事高巍副使程本立皆自殺黃子澄初假寧遂至蘇州約知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朝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臣義與城俱存亡耳乘黃乃去 成祖在師中諸臣言欲謁天下紹得方孝孺草詔乃可令召之孝孺持亡國輓服哭學宮執之來 成祖曰我以周公輔成王而來今成王亦當如何孝孺曰殿下既以周公輔成王而來今成王雖亦有成王之子在 成祖詰問其難間故指宮中煙焰謂之曰此皆汝輩所爲罪何逃令左右收之乃燬遺周王歸第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下令城門將士竝撤京師有一卒取民間穀者立命斬之令有司發建文君典冶紮議遣使部告天下乃出城駐師龍江

論曰 成祖之靖難與 太祖創業其施爲次第固自不同 太祖與群雄並起角力而臣之一夫未服不可強而帝也當時不悉元酋不亡而未知鹿死誰手故先芟刈群雄削平海內而後以混一之勢北逐元君如掃枯拉朽然蓋所急在四方而不在元都也

成祖以 太祖之嫡子不得已而興靖難之師四方人心多所觀望懼全陵成敗係焉故其君之失國則以其不當故耳夫國之存亡在任得其將將之成敗在取將之間故指宮中煙焰謂之曰此皆汝輩所爲罪何逃令左右收之乃燬遺周王歸第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下令城門將士竝撤京師有一卒取民間穀者立命斬之令有司發建文君典冶紮議遣使部告天下乃出城駐師龍江

論曰 成祖之靖難與 太祖創業其施爲次第固自不同 太祖與群雄並起角力而臣之一夫未服不可強而帝也當時不悉元酋不亡而未知鹿死誰手故先芟刈群雄削平海內而後以混一之勢北逐元君如掃枯拉朽然蓋所急在四方而不在元都也

矣豈非忠有餘而才不足乎

入正大統

壬午夏六月丙寅建文君朝出視朝謂侍臣曰今天下之兵日復見逼形迫勢危故不獲已親率百戰幸出一生於萬死以前清奸惡匡少主吾之本心如此而已永王不克自終于天諸王群臣交詞勸進大天位至重吾豈虛爲謙讓誠合 皇考創業之艱欲推擇諸王中才德可奉宗廟者立之王上得人天下之歸于雖非面承無憾矣諸王群臣咸首固請曰天生聖人爲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生民天下豈可一日無君況殿下 太祖嫡嗣德冠羣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 太祖萬世之鴻業永有所託天下生民永有所賴不宜固讓以孤天下望 成祖不許下卿諸將上表勸進 成祖曰吾與諸王功業面免稱雖耳敢讓當皆節不能止翰林學士楊榮進曰前 殿下先入城抑先謁 孝陵 成祖大感惜遂謁 孝陵舉哀感慟感恸不能止翰林學士楊榮進曰前 殿下先入城抑先謁 孝陵 成祖曰諸王群臣既以爲奉宗廟宜莫如子守廟事重于不足稱今群臣僉請 成祖乃揭出將入城謁 孝陵舉哀感慟感恸不能止翰林學士楊榮進曰前 殿下先入城抑先謁 孝陵 成祖大感惜遂

留守北京命右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賜之車駕將親征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皆從行三月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當西北二里許有泉湧出甘冽軍中賴以不竭 上取視當之賜名神應泉四月至長清塞地極非夜南望北十餘次國無海其水迴環千餘里五月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孛兒斤戰

上慮先鋒速哥敵之本雅失里素輸軍牛羊等畜遁去六月班師至胡蘆幹會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衝屬陣火呼本雅阿魯台敗走携其家屬遠遁時軍士乏水泉軍士有饑渴死者裂收兵還營師次捕魚山 上令群臣勒銘於山曰瀚海爲鄣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大清威靈又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厥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 上令以所御供御粮糗散給之于令軍士粮糗多者許備餘還京日倍償其直軍中賴之 上在師中每日膳猶未食大官前御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還次闕平軍勞將士 上曰朕自出塞多素食非之爾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七月車駕還至北京十月還京師辛卯九年十二月庚

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猶子野心使各爲部則易制若併爲一則勢大難圖矣 上然其言乃不許壬辰十年春元剌順寧王馬哈木殺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而馬哈木實專任事癸巳十一年七月阿魯台復遣使內附上言馬哈木滅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 上乃許阿魯台爲和寧王元剌馬哈木怨阿魯台遂朝貢不至甲午十二年二月 上議親征馬哈木合去逆侯棣升武安侯鄭亨等陽侯陳懋曹城侯李彬等分率大軍都督劉江朱榮爲前鋒三月 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六月至撒里佔兒塊馬哈木及脫脫太平紀羌守羅等帥衆迎戰 上麾諸將擊敗之脫脫太平等先馳報 皇太子皇太子遣皇太孫率諸將官八月初十日還京師

論曰 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勝苦其勞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薄陵者則其餘威之震後世所藉賴不淺也 成祖在當時豈不知赦中國之力哉亦其人所謂事先而虜病耳當見漢高帝百戰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及尉佗之稱南越文帝敦一開其罪我 成祖北清沙漠又以其時南定交阯其成德所加不過漢高遠哉雖然北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間焉脫木有貳之阿魯台以從而頓之故我師得以推亡剌之強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而馬哈木實專任事癸巳十一年七月阿魯台復遣使內附上言馬哈木滅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 上乃許阿魯台爲和寧王元剌馬哈木怨阿魯台遂朝貢不至甲午十二年二月 上議親征馬哈木合去逆侯棣升武安侯鄭亨等分率大軍都督劉江朱榮爲前鋒三月 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六月至撒里佔兒塊馬哈木及脫脫太平紀羌守羅等帥衆迎戰 上麾諸將擊敗之脫脫太平等先馳報 皇太子皇太子遣皇太孫率諸將官八月初十日還京師

論曰 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勝苦其勞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薄陵者則其餘威之震後世所藉賴不淺也 成祖在當時豈不知赦中國之力哉亦其人所謂事先而虜病耳當見漢高帝百戰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及尉佗之稱南越文帝敦一開其罪我 成祖北清沙漠又以其時南定交阯其成德所加不過漢高遠哉雖然北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間焉脫木有貳之阿魯台以從而頓之故我師得以推亡剌之強

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至北京遂以北京爲京師辛丑十九年二月阿魯台寇大同 上以房以房叛服不常議將親征召問兵部尚書方賓宿言糧餉不足未可興師乃召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原吉對曰運糧儲給將士備禦不足給大軍且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貢儲仍喪八九況又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懌令原吉往視開平還復命曰開平儲芻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賓等同 上益怒即令衛士驅出原吉遂不至先期其家衛士至開平促原吉行原吉方經理運餉日師行糧食爲重稍後經理有緒即行庶吾所安不以累公也原吉至與吳中俱繫內庭獄方冒懼自殺禮部尚書呂震兵部諸葛中原吉等檢邪詳閱 上信之戴方賓又欲殺原吉楊榮力救獲免壬寅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與六卿議非征虜運輸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命隆平侯張信向古北口慶侯周長興安伯和勇等運糧分道官各部領部卒運三十六人部驢運三十五人後運行稍後供中運命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英總督分部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單十一萬七千五百只挽者二十三萬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三月丙

甘校官有差十一月 車駕還京師賜降虜金忠詰春厚賞賚之所賜其部屬金帛牛羊多不等物甲辰二十二年命忠屢調討阿魯台且願爲前鋒自効 上乃諭將臣諸將且勿出將士養兵以候師期四月 車駕復親征命陳懋暨金忠爲先鋒五月過應昌次清水源阿魯台遣使 上部論楊榮金幼孜曰胡人告脈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何辭也豈天厭元氏福祚天意寧不可違乎榮幼孜上言宜承天意報虜乘班師 上乃遣使往諭虜衆六月師至次谷闕納木兒河彌望皆大漠無一處駐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邱山亦無所遇且糧運不繼庚申命班師七月還次翠微岡十七日庚寅師至檀木川 上用楊榮金幼孜暨中官馬雲王驥等先馳報 皇太子皇太子遣皇太孫率諸將官八月初十日還京師

論曰 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勝苦其勞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薄陵者則其餘威之震後世所藉賴不淺也 成祖在當時豈不知赦中國之力哉亦其人所謂事先而虜病耳當見漢高帝百戰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

鴻猷錄卷九

高岱

平定交阯

高皇帝既集大統詔諭四夷安南國陳日烜奉表稱臣奏承榮勳國王陳日烜爲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篡位姓名爲胡一元子矜多名奢詐稱陳氏嗣絕會陳氏甥裔署國事 上不廣其詐許之踰年日烜孫天平簡道由雲南走懇京師 上遣使責季犛季犛表請天平還國 上遣廣西都督黃中呂毅前大理卿薛嵩等以兵五千人送天平還既入境季犛遣陪臣黃晦御等迎候護其恭具牛酒犒師中等遣騎覘之盛築偏路絕徑會大雨季犛乃伏兵山谷中衆數萬鼓譟出師橫後騎不得前遂潰天平棄救之鼎亦從中等引還又聞季犛脩稱等號國號大慶 上大怒決意討之永樂四年丙戌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偏征虔大將軍印文綉兵官雲南鎮守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率柳將李彬陳旭等二十五人分道進師晉劉伯貴福安晉豐王瞻名金忠其部屬

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 上乃出師次鵝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師次說門雲州五月次獨石至威虜堡六月次通川甸至玉沙泉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諜者言阿魯台棄其駝馬牛羊輜重于闕陳海之側與家屬遁遁乃盡焚其輜重收所棄草高班師還師分五道馳至屈列兒河會擊其孳畜而還 上慮兵追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復追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 車駕還京師癸卯二十一年七月諜報阿魯台將復寇邊 上召諸將謂曰胡將先駐師塞外待之出虜不意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以寧陽侯陳懋爲前鋒出次宣府九月朔師至沙城虜酋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爲兀剌虜舊臣惟所收拾其人口孳畜部落大潰無所屬今聞大軍至即率餘衆遠遁矣乃收阿失帖木兒等十戶等宿十月師次上莊侵陳懋等偵知阿魯台在飲馬河北爲兀剌所敗遁至宿兒山遣親信王子也先上千牢來降懋引之入見 上告曰逆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忠勇王賜名金忠其部屬

枚昇攻其越重濠海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舉角鳴賊倉皇失石不得發皆敗走師悉入城賊復巷戰列象拒陣輔等以盡鋒緊馬神銳衛前列象拒陣輔等以盡鋒緊馬神銳衛前列象拒陣輔等以盡鋒緊馬神銳衛前

來必不靖制其尚護衛居之山東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近知亂可朝發而夕擒也高煦至樂安益憤怨懷不軌　成祖崩　仁宗即位猶豫不發　仁宗崩宣宗時監國南京　太后秘詔召至京師即位八月高煦遂決計反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等爲僞都督樂安州知州朱恒等爲僞兵部尚書等官移檄斥近以討輔臣夏原吉等爲辭中外恟懼密遣人約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執其人白　上上夜召諸輔臣入議原吉免冠謝曰臣無狀激變親藩罪當死上曰是何言哉彼借爲兵端耳方與卿等議之討將安出楊榮首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顧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也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知其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命鄭襄二王同監國即告　廟率諸軍啓行以陽武侯薛祿爲前鋒晝夜兼程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　車駕將至城中震駭群黨不戰自潰勑兵至城下有伏城者　上督大兵薄城城遂破執高煦械繫歸京師賜死置自出師及凱旋不逾月云上將至京師尚書陳山迎謁奏宜乘勝移師向彰德

襲執趙王　上召蹇義楊榮夏原吉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請先遣使詰趙王與高煦逆謀狀而六師卷至擒之　上乃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制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制下何以爲辭榮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詰漢府人狀云與趙王通謀即事因也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詣蹇義原吉曰　太祖皇帝三子二人皆　上親叔一人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當厚待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二人欲入見門者不納惟義入以士奇語白　上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遂還京中道騎自言曰失此機會後日悔將何及至京後獄行　皇太后必見沮矣既至京　上始怒士奇言召謂之曰使我不失恩禮于趙叔者卿之力也時言者猶嘵嘵或請削趙護衛居之京師　上皆不聽高煦既伏法乃遣駙馬都尉袁容都御史劉觀以　璽書告趙王且封示群臣所上章論慰之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而言者亦息

論曰高煦之征役不逾時兵不血刃而罪人斯得者何成功之速哉蓋鑒前事之失而得處置之宜也嬉

雖師起宰輔所以百萬之衆而屢衄者豈其勢之不敵哉人懷觀望之心而士無必死之志耳使宣宗不決計親征而命將出師人將懲往轍而持二端天下事未可知矣既　宣宗之英武聽言能斷豈建文君所能髣髴哉天所與厭人將謂之何也至于保全趙藩不失親親之禮雖自士奇之見而　宣宗之從諫不咈豈易得哉

麓川之役

國初麓川酋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其後不知以何失官改孟養宣慰司以刁某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弱不能制諸夷思倫發部酋思任遂擁衆麓川叛略取孟養地刁賓玉奔永昌以無歸思任益横屠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中國訛稱爲思任發云正統四年春事聞　上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論之不服乃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往征之次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詣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故晟兵渡江尼緬檢數挑戰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復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

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避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進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瑛返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政適春水漲指揮挫敗江上稍稍奔還永昌至雲南藩臬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詣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時廷議多謂麓川遠夷往征兵爲費不宜置勿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大監曹吉祥監軍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率京兵湖廣四川貴兵共一十二萬往征之驥麾廷臣侯璡楊寧薛琳等爲參謀陛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鎖甲弓矢蟒衣以行時侍講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即叛服不足爲中國輕重而北虜犯邊尤當備邊遠境說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驥至之也師至雲南賊方攻大侯州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寨攻二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兵乘之斬首數萬級賊敗走保險驥等益麾兵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

餘萬思任走緬甸師還復出爲寇驥等仍督軍往征之思任復走緬驥剿思任所署孟養地緬甸歸思任緬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隴川宣撫司以緬甸宣慰子某起孝爲宣撫守其地論功封王驥爲靖遠伯蔣貴封侯賞定西侯餘各陞賞有差乃縱事功贈方政威遠伯謚忠毅追封沐晟定遠王謚忠敬潞江敗由晟　朝廷以晟元勳後有平雲南功又長法引罪自殺故得贈謚云未幾思任子思機復據孟養地爲亂　朝廷仍命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宮聚爲總兵官張軏田禮爲副率土漢兵一十三萬討之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據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之衆潰走至孟養賊復於鬼哭山爲寨我師冒攻拔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宜九將衛指揮使程富皆戰死思機竟失所在驥等欲還于是兵亡王驥論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皆驚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眞天威也驥還兵思機復據思任之子思祿爲亂攻銀戛等砦之復據孟養地驥等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酋目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奏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

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增驥祿一百石通前食祿一千六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時正統十三年也思祿雖無官職然實得其地成化中鎮雲南中官錢能令其好爲遣假借之益縱横矣　朝廷給諸賞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久廢官誤賜給思祿遂詭請與誤　朝廷已復其官會參政毛科往征獻思祿兵科輕率寡謀思祿以兵數千應徵召來禦之科大敗思祿兵爲所殺思祿大怒遂進兵渡金沙江攻掠寨寨取城寨不可制　朝臣勤科以討免思祿乃奏乞復宣慰官　朝廷不許思祿據孟養自立　朝廷亦羈縻置不問焉

論曰麓川之役所謂輕重而重務也夫逆僻小夷稍亂戮教繇欲聞罪付之處自應足辦矣乃至廷議遣將帥制不專而致潞江之敗賢戚則晟爲罪魁權不關足矣而追封王爵何爲哉雖不忘安南之功然不可叙于征麓川之日也舉措何太謬耶王驥假國家之力集數鎮之兵而先後十年之久卒不能殲除渠魁竟從姑息得免于罪幸也何至疑篡土哉借使如劉球言移此力經略西北己巳之變必有以禦之者寧亦至之厄權閹耗腹心之元氣安得不敗乎嗚呼

王振之専尚未知之何也驥稱一代名臣而亦怙勢爲之不顧報國當如是哉

平福建寇

鄧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爲衆所推正統間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今名茂七聚衆爲盜衆常數百人有司立茂七爲會長遣近商賊至皆依之漸恣横擄掠殺人事衆爲賊掌所計縣官捕之拒斷其巨賊率黨初上杭從者日衆回攻汀州爲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得仁擒其黨送京師斬之正統十三年茂七率其黨據杉關劫商旅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官民悉逃匿至覊昌縣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覊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聚衆因爐丁號集居民村落貧人及亡賴悉歸之旬日有衆萬餘衆寨尤溪據之與茂七聲援相聯將掠沙縣及延平延平土其事者城御史丁宣僉事潘泉請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御兵二千往沙縣勸之福成茂七遂與合拒官軍潰沒馬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等哄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延平據二關倚據南下八閩誰敢擋我殺齎書使者攻貢川及玉臺館

稍置里甲伍殺建寧沙縣勢亦猖獗御史張海如至延平遣都指揮張某劉某率兵四千往勦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遇賊惟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將至都指揮張殿至賊伏發起衆排栅塞道前擧不可退後兵不數十人賊逐殺都指揮并其從兵長驅兵逡巡之無及賊登山擄衆城聲作官軍大潰御史丁其事請兵討賊　上遣使招諭之乃召都御史張楷至面論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得新陳荣往討之楷等以正統十三年九月出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御武楷率兵由浙入閩使還請益兵　朝廷屢降璽書令相機剿毋空賊計會處州賊葉宗留起掠銀山等處進逼浙江守臣請楷駐師討之楷分兵會浙江兵勦處賊宗留中流矢死餘賊奔入山而茂七等勢益熾順流下至延平下官督官軍攖城自守遣使趣迎楷楷至廣信先揭榜曉往招撫之時處賊見官兵壁閩急復出掠楷命指揮戴禮率兵擊賊都督陳荣請楷曰受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遠大軍當先剿二賊並熾而我軍逗遛不進遣一部將往　朝廷知之何所逃罪楷從之遣荣率數禮將往擊鉛律辨過賊

不多相見昔花亦娶也先妹以自固正統初也先曾
遣人進馬　朝廷賞賚金帛厚久漸禁驚不奉所司
或約減賞物並幣益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
求結婚通事私許之　朝廷不知也吝詔無許婚意
也先愧怒至是大舉入寇城堡多陷邊臣日告急遣
駙馬都尉井源等率師禦之既行王振請　上親征
令張輔朱勇等治兵命郕　王監國遂以十七日
駕行時事出倉猝群臣多未知者命下舉朝震駭諸
司進階懇留之不允諸大臣畏振無敢阻振與諸近
侍及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等從官軍私屬約五
十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黯又以
行追故人無去倫衆心殺沮群下籍籍多謂行不利
者未十日軍中已絕糧井源等報敗踵至諸臣又上
疏請班師振益怒俱令略陣人心危懼怨無不切齒
有謀殺擊振遠　駕返者不果振竟趣之行虜亦
閑兵待我深入　比至大同聞有黑雲如繖壓營上
雷雨大作振亦恐之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告振不
可進狀振始懼下令班師八月十三日南至狼山虜
追及遣朱勇陳三萬騎還禦之敗沒無一人返是日
駕至土木驛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懷

來城振輜重數百輛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地無水
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士束手饑渴
十五日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書官許之遣二人
偕虜使去遂移營南趨數里衆亂無復行伍爭奔逆勢
不能止虜以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大呼解甲
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川野諸官暨
宿衛士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
遂下馬據地坐一虜擁衣甲不與欲加害虜弟一人擁
之曰此非凡人舉止自也先弟賽刊王聚其言異馳
白也先遣曾使中國二人觀之曰　大明皇帝也遂
擁之去衆欲加害知院伯顏帖木兒力言於中國恩
厚當報中國來迎送還之也先從其言遂奉居伯顏
帖木兒營執我輜重惟取金銀珠玉綺幣諸貴細物
舉之數日不盡文武軍士屍見者僵臥蔽山谷是日
狼消始至關歸伏傷過半然虜衆亦三萬人耳十六
日　上在虜營遣人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
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
是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頓
闕敢報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業創首至詢之
皆不知　上所在是日遣使賫書與太后金幣以八騎

詣虜營還　中宮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
日　皇太后命百官入議命郕王權國事於午門南
面見百官啓事　皇子見濡爲　皇太子詔告天下
數日內外洶洶兵部侍郎于謙等請治王振罪　王
諭百官徐處之謙等就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
即典刑滅族百官叔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
內使將閉門衆擁謙等隨入有　令旨籍沒振遺指
揮馬順從衆目順振黨也亟遣都御史陳鎰時太監
金英傳旨令百官退衆欲從殿英奕脫身入馬順從
傍勸沮解也順因叱衆中王竑持擊順頭衆爭毆之立
死既斷持擊與過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王等
二人衆擁令出亦擊殺之變起廷陳東安門軍士衛
爭擊不已少卿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反接跪于
廷衆唾罵之百官既惑懼皆惴惴不自安于謙啓
王降令旨獎諭百官謂衆誅逆黨所當然勿論衆
拜謝出是日中廷命將劉聚往定邊排衆　王入
袍袖爲裂衆論壯之明日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
朝漸有假貴之議矣陳鎰奉　令旨籍振并其黨彭
德清陳官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擬宮苑器服珍玩
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

十餘庫馬萬餘匹皆沒官籍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
斬振姪山并林等皆從　駕死于虜二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謁　上詔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
連何相外出侍奉曰登奉命守城不敢擅啟校尉袁
彬以頭觸門大呼登廣寧伯劉安等出見獻衆服
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同洪王　上曰
朕猶不收軍士久饑可令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惜
他疑則且藏爲備安虜酒　上解酒試虜令城
中官私金銀共萬餘兩來迎　駕既與虜不應二
十三日　上索河北與虜會去過兒九
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
營在焉上始入也先營陳宴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
妻妾出上壽歌舞爲樂仍奉　上居伯顏帖木兒營
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妾見　上亦如
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先七日　獻馬無數
又以其所獲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即皇帝
位百官勸進　王再辭讓衆請遵太后命乃允之進以
九月初六日皇帝即位遙尊　上爲太上皇帝明年爲
景泰元年詔告天下時虜擁　上欲送　上皇駕還京
諭詗洵多主和議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爲重君爲

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十月虜復擁　上皇
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謀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
君矣昨郭登練兵擬武清以爲守大同將士咸奮時
出奇敗虜故大同以全城獲全虜遂南由紫荊關入
擁　上皇深入京師戒嚴時徐有貞以占候倡南
遷議太監金英叱之于謙力言宋以議和故竟
亡國今宜以宋事爲鑑專事討賊復諭臣民但有言
和者斬謙與石亨楊洪等治兵守禦分門自守謙
曰是示弱也自帥兵督德勝門外通州糧上請令
諸恐爲虜資欲久駐恭令軍士往取作預支月糧數
其糧上僞將恭　上不及待報遣人齎敕召之時　上
皇駕在虜營未令各邊嚴兵勿交戰不得輕發一矢
徐諫知　駕在崩避乃以大將軍擊之虜必北遁下
以虜計虜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乃分掠畿輔諸郡
色遂壯虜諸將擊之石亨大破虜于定州清風店虜
衆夭遁　上皇仍出紫荊關北去謙選京營兵精
銳者五十二關曹令工部置夜備戒嚴令北直隸山
東起倚民夫轉運置軍治本赴京師備禦募義勇
中嚴軍令關外通遣鎮將領守臣偷其關隘人心大
安虜聞之亦引去內侍喜寧胡種也從在虜中往虜

入貿遷爲嚮導乘多受戰　上皇知之遣之南歸爲書
與大同守臣言其罪大同守臣將寧送京師誅之時
上皇留虜中久不通問有自虜中脫回者知無意虜
遣使至謂可不信亦不能使明年四月衆議遣使
問安命李實等往赴虜營乃引見　上皇上
皇猶在伯顏帖木兒所居甚陋服食飲皆粗酪
牛車一乘爲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哈銘
實等見　上皇泣上皇亦泣　上皇問　太后　皇
上　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臣　上皇曰曾將有
禾物否李實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天顏故此行但
擬通問未將有也實等乃私以所有親衣常服獻
上皇曰此亦細故但與我歸大事虜言欲歸我卿歸
報　朝廷爲此之衛得歸願爲然官守　祖宗陵寢
尺矣言已俱泣下實等因問　上居此亦思舊所享
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能王振至此致亡國　上皇
曰此因朕之不明不能察奸然振未敗時無肯言者
今日皆歸罪于我也實等見也先與伯顏帖木兒虜
言南朝我之世讎今天之氣數皇帝入我手不敢慢
汝南朝若我誓留至今日于又言　皇上在此只
案無所用之每造使南朝今來迎竟不至何也蓋

朝廷絕和議不通使命虜雖擁　上皇後抱空質
無所要又許其來迎久駐牧南土不得北歸其下亦
厭兵思覆故與其等言非妄實等文議戲欲奉迎
虜謂南朝但遣汝通問何可遽言奉迎汝歸白遣大
臣迎勿緩也實等遂辭歸未至京　朝廷再遣左都
御史楊善往問　上皇道遇實等以虜情告善至虜
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
乃解甲白刃善曰承平久將卒不習武備況此行原
擬巡邊非選鋒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　今上英武
我政平新招募武勇教習將兵所恃惟馬中國今
以鐵製鎧仿造弩　山嶺但騎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
礮石發可擊斃數百人又南方善弩中人馬無不立
斃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射皆精技又以鎗置鐵火
中名神銃可洞地甲及三百步外此利甚多惜無
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既和何所用之虜皆
以白其酋既乎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
言昔使臣少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　朝廷
皆厚賞賚猶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
使臣所從人爲盜盡他所遣客中國留之何用善又
言減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賊帶數又使臣

多自競欺隱非　朝廷意也先又問市所奪善言此
小民市易　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
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我兵殺掠上干天怒父兄獲
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也先悅　上皇回與臨御
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
言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于弟正合古堯舜事也先
大服伯顏帖木兒等欲迎復事何據善言若據虜來從
人謂汝以賄故歸　上皇不爲美今無所操迎去
方見汝善書之史冊後代亦稱述也先然其言因史
中好爲書也伯顏帖木兒謂姑留使臣遣使問南朝
上皇更臨御方可歸之也先曰當今必大臣來迎
今既至又不與是失信也遂許歸引善見　上皇明
日也先設宴餞　上皇于其帳善侍也先與妻妾以
次起爲壽酒中令善坐　上皇亦目從太師言坐善
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虜曰中國有禮儀
酒畢　上皇出朝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
餞　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　上皇駕行
也先伯顏帖木兒率諸酋送之至野狐嶺慟哭而別
仍命數酋率五百騎送至京師既辭去行數里復有
追騎至　上皇失色既至乃虜酋孛克者獵得一獐

來獻受之乃去　駕入闕　朝廷遣使以見服迎房所遣送騎左右從至京師入東華門送者猶揭簾觀候入大內如就館公卿迎至城外　景皇帝迎之東華門內　上皇下馬相持泣各述遜避意遂扶　上皇于南宮朝百官後以晚諸頗聞陳復恩禮厥時不令百官朝見主銓銀鋼其門鎖云

論曰撥亂一宮者　英宗寵之過遂至蒙塵天下宗社豈不後世明鑒哉　英宗非遊畋逸樂故弟誤耳其被留虜所尚念軍民棲令刈秋稼入城此帝王之心哉得復國非幸也夫宋徽欽不返而　英宗復辟雖天命有在亦事機不同藏即令　憲宗嗣位則所重在彼勢不能疑慮欲不為宋高宗亦難　景帝剛兄弟之義與父子殊也此千諫筆所以立　景帝有微意哉不但以長君故耳　景帝迎復意殊不切遣使迫于群議耳雖然　英宗之得返則在此也此不急迎復彼將抱空質以何利而不歸之也求之者急彼肯安然已乎然則　景帝雖恩禮有失而權統為正廟觀今所宜議復也千諫有定國之功而以寬衆悲哉

南內復辟

英宗自虜中歸導為　太上皇居之南宮辟小多間之　景皇帝恩禮漸衰薄元日誤辰百官請於南宮朝見不許又以私事中吳江徐正言伐去近墻樹以防交通竹人仍銘鐵鋼其門鎖　英宗嘗止息樹下見指伐問故大駭悔然久之前　景皇帝監國時處　憲宗在儲位　景帝即位遂廢　憲宗為沂王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亡何卒儲位遂虛　景帝末年荒淫疾久不視朝中外洶洶時于謙為兵部尚書當國事威行丁丑正月與時臣屢請召東宮監復　憲宗云群小希富貴遂議紛起有曰　太后請召立襲至世子者已得金牌未發百官再臨請立東宮有　吉候十七日御朝然外朝皆期疾不可起奏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等遂誤復立　英宗初以爭呼太帝卻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為也蓋擊之徐元玉元玉即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以已巳誤南遷　朝廷翻薄之後更名有貞亨等迭以二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昔出狩非以遊畋故為國事耳天下無敵衆心今故　天子置不問乃紛紛外來邪有貞曰南官知此意否亨軏等曰誠日前曾密達之有貞曰候得審報乃可軏等去至十六日既昇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覽占乾象星下云樓在今日不可失遂指與密語入不聞亨軏云房今且入冠近地奈何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納兵入大內有歸人無疑者亨軏等然之討定令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宋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家族之禍歸人不歸罪也遂與亨軏等往會時言嚴王騫楊善陳汝言等啟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千人宿衛士驚懼不知所為兵既內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亦取鑰投水中亨軏等亦惟有貞處分莫知所為時機務未發封武功伯兼掌盛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石亨封忠國公張軏封太平侯張輗封文安侯楊善封興濟伯餘各陞秩有差有貞等嗾言官以迎立外藩議勤王文等并誣于謙俱下詔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無中副無徵有貞石亨等言雖無廢尊意有之法司乃以意欲二字成獄辭王文及視辦謙不語但云亨等意知此辦何益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曾有功有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　上意乃決遂敕兵部尚書王文等并誣于謙俱下詔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無中副無徵有自

將軍吳日以鹿代李文佩鎮捐將軍印帶制大同北塞紫荊關東排隘清水高勳之堤以絕虜衝京師可不戰而困也庭請以盧旺守裏河三月虜退延綏上命亭往勘之亭先又力勸來事亭白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亭先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一失不可復得亭不聽亭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去之會石龍事敗龍性究暴陰狡亦善戰以亭故進封定遠侯可徐謀進乃令大同人奏保龍鎮守其地　朝廷覺其詐廉得實官交章劾之遂逮龍下詔獄論死詞連亭　上猶念亭功五不問罷其兵亭不復益怨誘邊謀嫡貴時琴屋見日數重壁累月不散亭家人上變告亭謀反逮治之獄未上亭從獄中猶其家決入之其僕時貴論死

論曰亭隨言無不從者獨謀使石龍鎮大同　英宗乃不許至以聖諫言遂廉得其姦許而逆謀以著此豈非天哉亭之反待龍之鎮大同耳　英宗豈亦知大同爲利害所淵而擬之哉雖然即反無能爲也　英宗復辟後寵吉石誠爲過當而政績多自己出文武固多藉亭進者然亦豈至從亭反邪夫以一賊臣之臣西據大同東抵臨清遮欲遏天下勤王之師而使京師坐困無足理也故重先促之而亭不從彼亦自知其力有未逮耳然能折挫謀予未萌消大變于始覺以獄吏而代三軍之職伐則　英宗之明斷豈可誣哉雖然約約自勵之功余于李賢基亦深有取焉

鴻猷錄十一

高岱

誅曹吉祥

內官曹吉祥在禁地久正統景泰間征麓川貴福建諸寇吉祥皆監督戎務號都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書將麾下爲爪牙腹心　英宗復辟時迎駕奪門多藉此時力後俱以功遂秩雖禁兵石亨事敗冒功者多被黜華惟吉祥　以庇不去吉祥恃復辟功益專橫弟姪皆據要地姪欽封昭武伯與石亨皇相表裏擅權貪官獄獄翻貨　無欲上初念其功多所優假凡有陳乞無不曲法從者後漸不能堪稍戢海之嘗與大學士李賢語及賢因奏曰陛下復辟此自天命有在羣下不當貪天功爲己力耳當時亦有曇臣者臣不敢與　上駁問故賢對曰使先期謀泄　景皇帝覺誰奏由羣小因不足惜不審置　陛下何地　景皇帝曼駕羣臣表請　陛下復辟此自名正言順又何用奪門爲功奪之一字豈足垂訓後世且所奪何門也羣小不過爲其身富貴首耳豈實有忠　陛下之心哉　上大悟會石亨敗　上

益疎抑諸稱述復者吉祥遂怨望懷異志今欽科其黨請不執天順五年七月兵部尚書馬昂俟皇伯孫鐩奉命帥師赴陝西禦虜期初二日陛辭出師欽等遂謀以是日乳鼠欲乘機殺馬昂孫鐩等擁兵入大內襲　上居南宮立　皇太子爲　帝事顯泄舉順侯吳瑾知其謀特夜闖下二敵矣瑾奔詣長安門告變傳奏入是夜命執曹吉祥于內廷欽等不知也及期欽及弟鉉錦衣指揮僉事馬謙率番將伯顏也先等至東長安門門閉不啓欽等知事泄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逐某第遇某出斬之碎其屍某故吉祥黨被恩逃匿厚後得任錦衣衛指揮僉事掌衛事　無欲上初念其功多所優假凡有陳乞無不曲法從者後漸不能堪稍戢海之嘗與大學士李賢語及賢因奏曰陛下復辟此自天命有在羣下不當貪天功爲己力耳當時亦有曇臣者臣不敢與　上駁問故賢對曰使先期謀泄　景皇帝覺誰奏由羣小因不足惜不審置　陛下何地　景皇帝曼駕羣臣表請　陛下復辟此自名正言順又何用奪門爲功奪之一字豈足垂訓後世且所奪何門也羣小不過爲其身富貴首耳豈實有忠　陛下之心哉　上大悟會石亨敗　上

領兵至固之賢翰得脫走是日大雨經督兵轉戰王師游擊吳瑾馬昂等告會大戰于東華門外瑾爲欽所殺諸將奮擊斬欽及錦于陣又斬鐩欽敗入其家赴井死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吾將伯顏也先諸城下士爰迫得斬之李賢等開首惡既誅恐脅從者衆復城入請下令宣諭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捷報入　上以是晚由御午門執吉祥責問于帝猶其家以貴將士臨吳瑾梁國公諡忠壯贈蓋深少保益莊愍論功封孫鏜像宣候馬昂王翰李賢並加太子太保餘將士賞賚有差

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惡也雖與不十數重臺衆不滿千人而上詰下熙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陰謀爲逆世豈有能濟者哉王師捕誅如孤豚腐鼠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門啓欽輩得入事倉卒起　殿陛間吉祥又爲之內應雖天祚　皇明諸兇必就誅殄而於國體不大有虧損哉其得基侯預旨而不大聲色泉臧萃逆者謂非天眷祐之不可也乃吳瑾之發奸孫鏜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平兩廣蠻

廣西浔州之境萬山盤亘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

東遊至浔帶象州來賓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砂碛巉業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今易爲瑞峽蓋有狐藤度峽橋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載浔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盤藤峽顛數百里皆壓壓日前卓旅之衆散住來可一駐蓋也諸發以此爲隈區藤峽則以桂平大宣鄉梁要里爲前蔽泉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雅五屯據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歲嘯以百計如仙女關九層磴極險覓者亦十數峽以南有牛腳大峒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力山力山之險又倍藤峽又南則爲府江迴遭蓋六百里其中多茅蓋隙谷懸磴絕壁入者手攀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產猺人藍胡候盤四姓爲梁魁力山又有種人善傅藥箭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猺亦憚之其言語侏離重譯始解其兵中強酋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守應之攻堕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　朝廷北有廣警未遑問也天一祖有猺酋大狗者貴于金對

敗兩廣守臣皆待罪會　憲宗初即位詔發南討羣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猖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苟安長其桀驁誉諸騎子急惰偷啓啡非流血捷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爲兒浙江參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爲以討賊可紓南顧發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略可任乃推雍爲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爲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爲游擊太監盧永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往執紀功閫外之事一以爲雍　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首三司而下不用命者繩以軍法論賊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京會諸將議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模捕之令游擊帥江西及降胡兵由廣東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賊雍曰不然賊已流劫及出而所至與賊是煽風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搗之既至彼南可以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部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服心既潰諸廣之賊假息游魂耳何煩千逐乎舍此不首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汙浸郡縣愈殘毀所謂

救火而墟之也未見其濟領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擊破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殺獲九百餘顆賊聞大兵至爲備益堅莫若屯兵固之且耕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迤邐紛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固也屯兵日久將士懶弛脾視衝突豈能爲防敵兵法曰宣我海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今我兵新破府江七氣十倍賊膽喪氣流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陝信參將孫鏜前鋒等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白全楊璽張明王瑀等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由柱平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參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復令陝信曰山北趙輔和勇皆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陝信曰

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朔諸路兵並進爽攻之連破石門道苞屋復棠荊竹路良朋古督牛腸大岾等寨賊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險立柵拒之雍令鷹死士以大斧州木開道兩軍齊登發大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厓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築之令無出掠未有能入巢穴破之者乃斬峽蘿斷之易名斷蘿峽分兵犄擊蘿高峯請冠先後平之雍乃上言諸猺之性悍見官府橫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陳州土知州岑鎒以罪在禁而事爲騰脉推鞫無因況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奏倫請復其職俾領蘿峽開設州縣仍隸溱州又以各家遞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効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或升爲流官之副彼皆感恩當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謂荆蠻人國初曾克戎伍近用兵時

遣千戶李慶招之多有效順請即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即以李慶爲之酋帥統之而以故酋副爲吏日亦可羈縻獨捍指以保障地方又經畧無慮數事奏上　上皆嘉納之即斷蘿峽設武靖州以岑鎒爲知州爲海州府以明年正月班師論功報維左副都御史開府批督兩廣戎務雍一子錦衣衛千戶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餘各賞有差兩廣遂平

論曰苗南諸蠻有猺獞狑狫種而猺類最多大抵言語殊離服食詭異巖棲林菁之與居狼狸豺狼之與羣木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致亂之由皆華人教導通山者誘之治法在簡其約束禁其招誘不失吾信義而已彼潛安窟穴則慎勿苛擾捐肆侵掠必早爲撲滅若非有包藏不軌之謀驕武中原之志弁益能爲大患哉惟守臣平居不能禁戢撫定或激人使刻以激狠子野心之怒豎其倡亂則蝟縫蛄起徒幸勿安其言重煩不衷忤拂使驕恣狂悖之氣日肆馮陵至今數千里之地破其荼毒然後大調大兵會猶紳難雖復成功所損多矣幸維材畧可任　朝廷委用亦庶紀律嚴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數十年深根固蒂之寇不旋踵而蕩平遺功亦可述然舉十六萬之帥

暴露數千里之外供需轉餉府庫耗竭計其斬首二萬級豈無良民玉石之焰邪雖然非雍不能辦此也其機要則在新李英等四人而將士用命蓋已得勝算已　胡廷川兵可不重將權邪乃若趙充國不用辛武賢決征之策而屯田以困先零韓雍則不用諸將久困之謀而深入以破藤峽此又地利夷情有同事而異形者固不可執一論也

平固原冠

固原土達滿四降虜把丹孫也　高皇帝平陝西殘元部落把丹率衆歸附　高皇帝授平涼衛千戶其爲散虜開城等畔爲民號土達簡其壯者充平涼衛卒使自耕食仍前俗射獵寨落役家多放富豪羊馬以千百計然與北虜同族類虜入寇多相誘爲暴利閒有因事欲北徙者滿四以貨力雄諸族成仇丁亥有通消縣民避徭役逋匿滿四所縣官上其事撫臣陳介又致仕都督張泰畜牧多被虜掠或謂泰掠牲畜非虜蓋土達張把撥爲之泰亦列張把撥事于介介下其事會事蘇葵達閒會泰將劉清初至指揮馮雍等啟詣土達頗利爲偽滿四等謀于其寨爭設伏素奸黠欲從虜者逐以言激滿四等爲亂滿四姪滿

孫初襲把丹職後以功稍遷平涼衛指揮有司以介僉撥移文平涼衛捕滿四張把撥甚急衛王者日追琦家之語素隨不知滿四等與後其謀也幸家衆二十餘人往捕滿四等滿四等知之預約結其黨侯琦至堡伴許歸罪有司給遣其衆散各家具食蓋殺之遂劫琦號集諸土達以戊子夏叛入石城石城在衆山中去平涼若干里東西皆石山峭壁數十仞無徑路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稍平可容數千人前有小山高亦數仞山繚皆墻墻高可二三丈各留小門僅容單騎城中無水有數石池由棧道入蓋昔人造之避亂者不知所自始云城外亂山巉巖人至者恐不敢入滿四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恃至是率衆據之衆至千餘人參將劉清聞之自靖虜來救戰不利報至陝西陳介與大監黃沁總兵任壽議遣都指揮邢福申澄率請衛兵往補之戰于城下兵敗申澄死之邢福遁歸兵大潰遠近震駭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往從之事聞兵部請勅陳介任壽會雲夏總兵官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鉞參將胡愷督諸鎮兵討之雲夏兵先至陳介任壽吳琮不候延綏兵自固原急趨

師永卿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擬旨令永師戎裝待報啓行會忠報至　上部兵部與時等計時曰賊四出掠信可慮今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用再出大學士商輅亦言觀忠等布置似無足憂進程信等猶執前不出師恐逢失關中衆多尤時輕啟釁開忠等復益兵否忠請令永率宣大精兵五千沿邊西得賊平報止不來未平則西機力攻之忠等日嘗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猺獠亦渐之若絕其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繞捕獞及者多被擒乃知城中正艱于水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拉戰至暮引回而令指揮孫璽領兵數百駐東山上覘賊由入大兵將四擊先撤兵退兵回卻被賊襲其後文升謂忠曰孫璽兵撤太早也明日令璽俟大兵還行遠乃撤賊伯是不敢出璽會續調茸州衛都指揮劉晟兵三千人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峻不能克又日短不盡攻兵在山上者數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乃恐我攻山亦自危許請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娶忠文升等請城下與語項忠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擁

甲冑驅造門外示武文升文升馬上叱賊使敘來入滿四等訴被劉參將焉招撫之忠等議曰此固不可誅信然以理度之不然遂令諸營會山下果固亂少選山上亂矢下射諸營兵仰受敵矢至面無敢避者固賊死傷甚衆但不復首級特天寒甚七卒嗟怨忠等謀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即黃河凍房入套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與房合忠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之衆不攻央文升議欲緩水爲船車浸淺攻城衆恐多傷人不果然賊見此攻具益懼漸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票繳之歸賊聞出降者益衆存揚虎力者最驍悍滿四所倚任至是亦降至督心甚恐忠等論創之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獻朝廷有賞格賞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揮遂示之銀金百兩官指揮乃與約賊地于東山口且

令計移其精兵上山為信原推敵退之明日忠等盡兵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信地忠等不欲泄乃謂延綏將領曰賊暫休今日子代撫甲乃令人登高視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即滿四也既而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力約既有人報曰賊今日射矢多向上文升等曰賊多詐不可信乃伏兵東山口而約王銳等即兵悉前戰良久殺傷相當我軍伏發奮勇擊賊賊人大敗兵士搶滿四至軍前文升欲乘勝搗城內忠等恐停難拔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捷止兵且馳報諸郡邑以安人心明日賊騎將馬騾南斗率衆出戰官兵據險之賊益驍戰又二日城中復立旗遣官火數為王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即擒行勿追蓋欲散其黨云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今縱之全退去它日必為陝西患乃屯兵日說之賊度不能支一夜潛出散去忠等乃發諸營兵分捕之擒斬數十級惟滿四延滿能最驍捷遠去尚知入青山洞乃用火熏之出亦就擒幷獲其家屬百餘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悉給軍士惟有楊虎乃家逢令萬人盡毀石城之險毀其墻收諸軍士

徽器起大壕壁之立石紀平賊碑月于山惟餘賊百餘人走據盡寺山會有報滿入河套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勦餘賊忠等回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馬騾南斗火敬幷各斬大者二百人械送京師餘八百人皆即營中斬之明年正月盡寺山賊首毛哈喇亦被誅傳首至餘賊解散下令各歸農業不問于石城進北古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改固原千戶所為固原衛設官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增太監劉祥祿米歲二十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忠陞右都御史馬文升王銳皆陞左副都御史餘各陞賞有差

論曰葡萄之獸起于邊將之不恤下云雖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狼子野心之衆乃使之聚處邊境房邊塞下兵鯨北踰越烏南翔能保其百年無異邑哉今降虜多處幾輔之地　國家承平玻何敢肆萬一胡馬南牧氣類感召則葡萄之亂不但固原隴也往也先寇京師聞亦有說幸其驅落平定之早耳當時云俟事定處之而遂今晏然何哉五胡之裔往往雜其在江統郭欽之說愚于滿冠事重有感也

開設歸陽

即在古為雁門春秋時為楚門關地多山元至正間

流移為立嗣馬尋改道宏撫治右僉都御史開府歸陽遂為定制其後野王剛何維等倡亂撫治都御史

華為徵時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右都御史李賓恐逐之生他變乃即洪謨所著說疏上之制曰可遂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傑至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涉履宣　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欲請流民無不忻然願附版籍為土著民者于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三省撫按諸臣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十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十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力限給之今自是為永業以俟賦役置鄖縣統治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歸割鄖縣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為商陽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為商州又即湖廣鄖縣改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土著相參錯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陞處御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建隸境員能吏冒知其事者為之又以地界三省兼統紀其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已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都居鄖陽　上悉從之推道宏為大理少卿代傑撫治傑還進右都御史尋還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都民閭之無不

號逋作亂元惡終竟不能制　國初命鄧愈以大兵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驍土山谷阻塞林箐蒙翳中有艸木可採掘食天順中嘗徵民從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稽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有錦衣衛千戶楊英者以使事至河南聞其事歸上疏請命有司賑恤之因散遣其衆顧占籍者蝟疏入不報三省官又多諱非已境內遂日因循至成化元年夏流民劉千斤倡亂以其黨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為羽翼居南漳衆至數萬人遂僭號改元偽署置諸將帥襲郡漢中之境屠掠出沒民無寧居諸守臣不能禦列其事上二年夏　朝廷以尚書白圭督戎務撫寧伯朱永為平虜將軍帥兩京及諸路兵往討之帥臣亦浮永病湖廣總兵李震帥土兵來會主指授方略督衆等分道進兵收其前鋒賊退保堅險立柵自固震等麾其兵進士日險深入乘勝攻破之遂擒劉千斤并苗龍等石和尚劉長子遁入岩險會永病愈更帥兵入與震等協擒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招撫流民遣水旱土不能賊恒則轉徙其間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之使占版籍為土著可以填實鄉戶口又援普智於滋縣南雍州

安化之變

寧夏府宗室安化郡王寘鐇性狂誕頗自負衛士皆相與鐇妄訛法王大貴又女巫毋詛之神降輒呼寘鐇天子云寘鐇以此益萌非望緣勢微不能舉竟及指揮周昂千戶何錦衛學諸生孫景文孟振史璉兼皆以浮誕時往來寘鐇所寘鐇或中酒輒乘醉向景文等言已當有天下正德三年七月有武弁得入貴邊秩倒周昂何錦就寘鐇各貸二百餘金得遷秩為都指揮而景文等實主盟約自此寘鐇與周昂何錦等情好日密時劉瑾用事朝政日亂遠近流言瑾將不利于社稷寘鐇等遂惊異謀欲以討瑾為名舉大事正德五年二月瑾遣官往寧夏核實屯田舊額加賦使者來降旨妄增田賦數又嚴為法徵逋守臣仍計田斂貲入為瑾賂敲朴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怨無寘鐇與周昂何錦等遂決計反令孫景文家寘酒邀諸武弁丁廣楊春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且謂其鐇多奇徵可稱欲盡殺諸守臣切衆舉事衆方

偽將校劉聰等百餘人請鄖邑悉平諸將忌張英功謂千衆謂英多殺賊腑以事極殺之遂班師劉千斤等磔于襄市論功加圭太子少保進永昌侯其黨與寘伯餘將上陞貴有差時寘鐇雖于諸鄖邑控制戍守皆未設地險如故未幾餘孽李鉞子復煽衆作亂流民歸之者至數萬人勢復猖獗七年春　朝廷復遣右都御史項忠界兵討之諸將欲進兵忠曰流民避聚山谷其始非擬為寇分多脅從民去官府遠既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無勿殺于是民多携老扶幼繫業來歸賊勢遂不振然後縱兵擊首惡不服者斬首二千餘級李鉞子遁為其黨所殺斬首出降賊衆大潰遂發兵搜捕諸山谷盡徙出之發還鄉者百十四萬編戍者為餘人諸鄖邑復平班師進忠左都御史初忠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騷迫處夏道溝壑瘞死者不可勝計仁何藏復饑民遂去復至有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為弭亂策咨酒周洪謨個其事為者流言忠無寘鐇與周昂何錦等遂決計反令孫景文家寘酒邀諸武弁丁廣楊春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且謂其鐇多奇徵可稱欲盡殺諸守臣切衆舉事衆方

怨間景文言皆忻然從之曰即事不就死無恨也遂秘血製計定衆散去景文以事報寘鐇寘鐇令人往平虜城說戍將及衆所厚張欽等十餘人皆從之各集衆待報將游擊將軍仇鉞聞處警帥兵出五泉營防守四月總兵官命周昂簡取說卒劫牙兵得申居敬等六十人昂領之初五日寘鐇設宴遊總兵官委某太監李增鄧某都御史安某按田少卿周某會飲安與周不至副總兵楊英以問警帥兵出亦不至是日酣昂所選申居敬等六十人手其家以使者及諸守臣忻遊事微之論以宜鐇舉兵意劫便從亂六十人者皆聽命乃共齊飲警酒以俟昂還報何錦孫景文丁廣等知時寘鐇已妄客遣人請周昂問計周及申居敬等皆拍問城門戲請甚隘乃驅至寘鐇承寘鐇亦預伏甲士室後兵入遂即席殺總兵太監者官分遣人殺都御史安某少卿周某于其公署又殺都指揮官等及諸吏民縱獄囚掠居民財欲殺荅議候某不聚因禁之遣人掠取官私船一十七艘泊河岸實鐇出榜示居民劫鎮兵遣人招副總兵楊英欲帥

衆往保王宏堡衆潰英奔監州仇鉞即衆還鎮冥鎬令釋兵仗入即奉北皇鉞單騎歸私第冥鎬乃遣其黨四出分掠諸要害檄召監州廣武等處兵助亂鉞公部軍伺紹冥將士又遣使齎取慶府及諸宗室金帛為搞師費各以千計監州戍將史鏞聞變分道使馳報陝西登諸路守臣鎮將初八日冥鎬大犒將士偽署何錦為討賊大將軍周昂為左副將軍丁臬為右副將軍張欽為先鋒將軍魏鎮楊泰等各偽署都護總管等官令移檄文撰偽檄以討姦臣劉瑾為名傳布遠近其百戶鍾綱領卒羅漢等乘亂劫奪官民冥鎬皆斬以狥十三日陝西總兵官曹雄聞變遣都指揮黃正帥兵二千四百人駐監州仍檄楊英督監州兵邀取船隻防守黃河御史周某時在延綏聞變會榆林撫鎮議遣副總兵侯郎參將時源帥兵五千人赴援十四日楊英會合陝西官兵黃正等發監州領河下又遣人渡河奪取原著紅一十七艘行器械至監州東岸十五日冥鎬令周昂給賞諸將士遣張欽魏鎮賫金帛往賞廣武管將士至則廣武戍將孫隆閉城不納晚以稱福孫隆遣總兵官曹雄令盡殲監上所稍新募勿令脊冠十八日楊英為書密致仇鉞令為內應冥鎬聞諸路兵集近地與何綸議防禦策二十日陝西總兵官曹雄親帥兵至監州冥鎬乃遣等大懼遣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等率馬步兵三千人千騎上等處分路防守於是諸親信黨惡皆出惟劉邦留居城中二十三人昧奏冥鎬欲出城祭泣授旗盡等神使召仇鉞陪祭鉞時被奪兵家居鉞計已不出劉昂必自來請乃託疾不出而伏家丁陶斌來稱等以俟昂果自來入門鉞即與斌等椎斷之先是鉞得楊英書已密約所親信卒楊貴等百餘人布中外至是開門號召楊貴等徑驅冥鎬第擊殺孫景文史進等諸貴駭奔冥鎬所親信朱良王璽等十餘人又檄復偽為諭廷槐韓廷璋等數人逐將冥鎬幷宮眷拘繫之稱奉議疾其出驗報總兵官及諸將校知遣人詐傳冥鎬令召何錦帥兵回城而令所遣人密諭錦部下鄭鄉等以擒其鎬狀何錦方帥兵還城鄭鄉等即以所部兵擊殺胡聖魏鎮等十餘人偽言城中事定以携衆心又往河口將迎河劉鉞妻來等盡殺之衆遂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王輔等脫身走前冥鎬所遣徐欽調平虜城百戶朱洗所部兵一百人至見城門開論知冥鎬被擒周昂已見殺即帥衆還仇鉞令為內應冥鎬聞諸路兵集近地與何綸議防禦策二十日陝西總兵官曹雄親帥兵至監州冥鎬乃遣等大懼遣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等率馬步兵三千人千騎上等處分路防守於是諸親信黨惡皆出惟劉昂留居城中二十三人昧奏冥鎬欲出城祭泣授旗盡等神使召仇鉞陪祭鉞時被奪兵家居鉞計已不出劉昂必自來請乃託疾不出而伏家丁陶斌來稱等以俟昂果自來入門鉞即與斌等椎斷之先是鉞得楊英書已密約所親信卒楊貴等百餘人布中外至是開門號召楊貴等徑驅冥鎬第擊殺孫景文史進等諸貴駭奔冥鎬所親信朱良王璽等十餘人又檄復偽為諭廷槐韓廷璋等數人逐將冥鎬幷宮眷拘繫之稱奉議疾其出驗報總兵官及諸將校知遣人詐傳冥鎬令召何錦帥兵回城而令所遣人密諭錦部下鄭鄉等以擒其鎬狀何錦方帥兵還城鄭鄉等即以所部兵擊殺胡聖魏鎮等十餘人偽言城中事定以携衆心又往河口將迎河劉鉞妻來等盡殺之衆遂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王輔等脫身走前冥鎬所遣徐欽調平虜城百戶朱洗所部兵一百人至見城門開論知冥鎬被擒周昂已見殺即帥衆還

走至楊福堡無所歸仇鉞遣還入至平虜城檄戍將使使致朱洗于偽稱堡餘衆宥令還城徐欽單騎追至蓋溝被虜殺之何錦丁廣走宥溝山外欲踰虜邊邊兵百戶馬經等擒獲送軍門楊泰王輔等中流矢張欽復走歸後堡并被擒械二十五日副總兵楊英總兵官曹雄各先後至監及會合仇鉞于冥鎬府第搜獲都御史總兵太監等官勅印關防符驗具存又獲冥鎬所造僞牌兵書等物及偽有冊印儀仗收貯公帑其貨財為亂兵所掠先是守臣以事聞朝廷遣太監張永會都御史楊一清討之五月永等始至時城中各已撫定永乃會楊一清檄陝西諸路守臣紀驗功次械繫其餘及官眷并首惡何錦等至京師共磔惡程保等皆斬于市請撫臣鎮將被殺者奏請署置遂請帥永還一清留總制三邊論功封仇鉞咸寧伯張永等各陞賞有差冥鎬至京賜死何錦等磔于市　論曰冥鎬在監于耳何錦等二三亡賴其敢于稱亂者有所侍而動也彼見寧夏之民怨入骨可必其從亂而無疑者然則稱亂之興無他民易與為亂故耳古帝王所以不徒恃紀綱法度之嚴而眷眷于民心之固結者良有以哉嗚呼遹蓮柄用

仇鉞令為內應冥鎬聞諸路兵集近地與何綸議防禦策二十日陝西總兵官曹雄親帥兵至監州冥鎬乃遣等大懼遣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等率馬步兵三千人千騎上等處分路防守於是諸親信黨惡皆出惟劉昂留居城中二十三人昧奏冥鎬欲出城祭泣授旗盡等神使召仇鉞陪祭鉞時被奪兵家居鉞計已不出劉昂必自來請乃託疾不出而伏家丁陶斌來稱等以俟昂果自來入門鉞即與斌等椎斷之先是鉞得楊英書已密約所親信卒楊貴等百餘人布中外至是開門號召楊貴等徑驅冥鎬第擊殺孫景文史進等諸貴駭奔冥鎬所親信朱良王璽等十餘人又檄復偽為諭廷槐韓廷璋等數人逐將冥鎬幷宮眷拘繫之稱奉議疾其出驗報總兵官及諸將校知遣人詐傳冥鎬令召何錦帥兵回城而令所遣人密諭錦部下鄭鄉等以擒其鎬狀何錦方帥兵還城鄭鄉等即以所部兵擊殺胡聖魏鎮等十餘人偽言城中事定以携衆心又往河口將迎河劉鉞妻來等盡殺之衆遂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王輔等脫身走前冥鎬所遣徐欽調平虜城百戶朱洗所部兵一百人至見城門開論知冥鎬被擒周昂已見殺即帥衆還

其役　生冥不任用內閣言多內批出輔臣劉健謝遷李東陽自劾乞罷　上留之瑾與諸閣臣以應大遊獵時市易擊毬角觝為樂性往輒朝不視事冥鎬交章論之不報戶部尚書韓文及其語及輒泣下十月以即中李夢陽言諫奪冥有諸大臣上疏請誅瑾等而給事陽翟言事下閣訊　上論輔臣今曲省之劉健等特不下再疏請如皇有議上不允時瑾益橫已甚甚冥留都安置不可得於是健等各上疏乞放歸田里明日　上令太監李榮手諭慰留文等又使人探閣議健曰事將濟第持勿輕下既至左順門皆佛　上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意第奴倦事　上久不忍即其之法幸少寬之俟　上自處耳衆懼良敢出一言李榮面文曰既有公公云何文言草小豎亂政狀語雖正而氣不動又詳中旨屢榮叱曰疏備矣　上不過欲少寬之耳是衆闕然退榮入　上見衆不力持議遣安瑾等即環　上跪泣訴曰非　上自主奴事瑾何大矣時司禮監太監王岳頗剛正深惡瑾等所為初與太監范亨徐智乃贊　上從文等言于是瑾訴曰外廷所以敢讙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且言岳等交通外臣狀　上遂收岳等下獄既獄立命瑾入掌司禮監事兼提督京營明日制下允劉健謝遷致仕獨留李東陽輔政眷前閣議特健持其力至推案天遷亦助之獨東陽默不言遂得留未幾寬王岳范亨徐智赴留都仍遣人中道殺之十一月欽天監官楊源以天文誅　上多幸出遊獵瑾矯詔杖之留都堂誅上疏劾諸閣瑾矯詔杖之留都堂誅上疏劾諸閣瑾矯詔杖之留都堂誅上疏劾諸閣

解故建大夏大刃出都城觀者如市民間爲罷市父
老涕泣士女攜扶食走送至蔡者留連數日其生還大
學士王鏊都御史張泰皆以忤瑾罷學士張元禎楊
何瑨見瑾不俯私禮謂都俾去初諸邊鎮屯田大壞
又豐潤中納爲衆多邊餉絀足後屯田厭戶部今商
人入貲司農不檢衆塞下故每歲出內帑金補之謂
之年例瑾謂內初無其事一切罷之且治各邊擅諸
臣罪不令賄而輸塞下衆諸邊鎮益困五年春瑾忌
太監張永不其下已伺間譖于 上謂永留都養銳
可即逐永出就近楊諸無門勿令永復入永知徑趨
詣 上前訴已無罪爲瑾所構陷 上召瑾至詰之
語不合永即于 上前券瑾瑾谷太用等解之永得
不行陝西安化王寘鐇謀反舉兵傳偽檄數瑾罪以
誅瑾亂名令張永及楊一清征討之至則寘鐇已就
擒楊一清遂與永謀共誅瑾時一清留總制三邊八
月永還獻俘乃與素所厚內侍張雄張忠定計來間
奏瑾專橫不法今激變窗妄見實蹤偽檄數其罪不
自安欲謀不軌反形已具因列其大罪十七事 上
意未決永曰少緩奴輩皆塵粉矣 陛下將安歸乎
上可其奏是夜命內侍召瑾永等詣 上至瑾宅

近地覘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內侍入瑾問 上
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疑出門
外內侍數人就執瑾付械屬獄簿明就付錦衣都獄
拷問得反狀磔于市三日籍家得金二十四萬錠又
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
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十盒甲二盒鈎三千盒銀鍍
鞍五百副牙四百七十斛穿宮牌二牌穿宮牌五百衆
龍袍四盒蟒盔甲三十五印一玉琴一玉笛四千一
百六十柬他物稱是大學士焦芳劉宇曹元等皆有
舉除名吏部尚書張綵下獄死瑾書昔先後斥去前
以忤瑾得罪者悉漸洗復其官凡瑾所更張舉廢如
初

論曰瑾一閹豎耳其流毒縉紳胎禍宗社古今所罕
見者此其故何哉蓋瑾青宮舊閹 武宗素所信狎
瑾所以蠱惑其親昵而揣知其意旨一朝一夕
之故故善因是而有隙于儲君之近侍不可不慎其
選也古人師保之訓如太公周召之于成王尚矣後
世乃聘儒臣多置卑冗絕無官僚之設而模見不
移特進講不數語唐沃雖良亦將如之何哉其退而

與居者不過數閹耳朱墨易染能謂殊異安得不與
之俱化乎哉見 孝宗在東宮時有老閹掌古者口
授 孝宗講論語書每閱說堂省政務及民間疾
苦且舉舉于前代宦官專權誤國之弊 孝宗時或
從他閣聞御經見古至即匿之易孝經展誦其見敬
禪如此後 孝宗嗣統身致太平雖其聖德天縱而
古書官輔德之功不可誣也使 武宗在儲位時有
近侍如古者數輩則亦道至是哉

平江西寇

正德六年江西沿邊縣盜賊蜂起贛州南安有華林
寨碼磜寨賊其後撫州有東鄉賊饒州有姚源峒賊
其始行劫村落官府捕之急遂亡匿山谷間招集亡
賴貧民多歸之各據險立寨一時並熾聲勢相倚其
衆甚盛然各不其君時公私傳報催以其地賊呼之官
兵討之不能定爰招撫不從贛州賊執黃政趙七賢
以貨賄之出華林寨賊攻破瑞州府江西大震守臣
列其事上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戎務金時居喪詔
奪情起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大發兵討之金檄
副使周源等分兵三路進討華林寨賊源峒兵進其
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日承勛召土酋率猛以
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効力功與貨皆君有也

入山谷峻險賊恃高碉石下兵攻急被執死之其
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
猖獗事聞 朝廷簡忠官益師愈仍檄其子孝烈時
官兵討他賊俱無功金又檄大同諸邊兵討賊雖時
小勝竟不能窺其巢穴乃檄廣西田州等府狼兵協
諸路官兵勦之狼兵性猛悍其土酋岑猛等多驕橫
無節制金欲藉其死力稍姑息之兵出不嚴禁又不
下令先徙避居民狼兵肆虐掠所殺傷良民甚衆江
西多朝士或聞其家族被兵害乃泣泣倡議調金不
能平賊及多殺無辜又謂狼兵調集多且驕橫恐有
他變乃令給事中黎奭往紓功卽勦金功罪實密使
散處狼兵也金乃厚犒諸土酋稍減約束用之仍
降榜示招撫會從且勦且撫諸賊黨來降者號新民
仍用爲鄉導與漢土兵協力分勦之是時華林賊殷
富勢甚熾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
勦之承勛時招有降賊黃奇寶麾下知畧可用承勛
任用之人有謂承勛宜防不測者承勛益親信令宿
帳中奇感誓以死報承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
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日承勛召土酋率猛以
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効力功與貨皆君有也

猛悶討承勛令猛選精兵五百人從夜與俱至山下
猛尚不知所往承勛知告之故令黃奇密入寨誘所
與約降者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率勛乃與猛
帥五百人夜啣枚登山屋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
至壘寨賊方鼾睡五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帥衆入五
百人奮刀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突攻賊自據險後
官兵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倉卒不知所爲求甲仗
皆不得遂斬百三千餘級衆奔出壘乘夜逆踞山谷
賊纔蓋天銷木明侯峻據清山又斬獲千餘人餘皆
奔潰四出擧林賊遂平于是移兵擊碼磜寨東鄉賊
皆平之時諸賊降號新民者官給皆產又下令無民
勿得報私仇新民頗効力故多藉之破賊云諸賊巢
平定惟姚源洞賊尚倚險衆狄吳廷舉往撫之爲賊
所執劫以盛延坐不爲動日賊詩自兒時及聞警號
之賊不敢加害延舉因察識賊左右有謀勇者啗得
其情賄誘之成執其黨案降延坐亦得免然賊有國
不聽總陳金等移大兵進討之賊見諸寨平又憚狼
兵勇悍遂乞降王秩許之納款者相屬也或謂巢賊
衆故納降以損其黨今擧林碼磜東鄉賊皆平矣此
賊勢孤援絕輯不降將安之況賊反覆無信恐爲他

日患不若來勝撲滅之遂擧巢殺來降者賊乃大亂衆
潰圍出論候信入徵衛諸郡縣大肆殺掠賊懷險
據官兵乘擊之其黨遂敗所在破擒殺餘衆多降官
軍以育從省不治陳金乃奏于東鄉立縣隸撫州姚
源峒立萬年縣隸饒州又于華林碼磜等處戍其衆
墾荒遣校司檢制之撤遣狼兵歸廣西原加犒賚
仍分道先後行以防他變遂班師金始以言官論罷
官保秩至是事平以功大過小仍復舊官

論曰江西之盜始以招撫爲害云王守仁有言招
撫之說可偶行于無事之秋而不可施于四心向化之徒而不可盡施
于伴服隨叛之黨斯言得之矣江西羣盜其始以數
十百人嘯聚山谷官兵捕之則分投溪洞官兵既
去復出剽劫如故有司不能禁也或議調兵進剿
或議招撫進剿者必盡殺其人而後已招撫者必
盡赦其罪而後已二者皆非策也夫盜賊之興其
始皆由貪官污吏剝民致之使然其後官兵進剿
則玉石俱焚招撫則奸良莫辨故進剿者不如招
撫之善而招撫者又不如先事而預防之善也防
之之道在於擇守令而已守令得人則撫字心勞
而盜賊自息矣

數員人衆諫勿出京師須先得河北河南後至南京南京大位具存可就彼拜乃分其衆為二劉六劉七寄房名等為一黨推楊虎為王楊虎劉忠趙鐩等為一黨推楊虎為王劉六等攻破青縣往山東復合劉七還兵攻破衆德縣知縣段孝死之又攻晉州獻帛草橋等縣抄海滄州獲幼潤舟若干楊虎等攻破興濟縣亦攻滄州劫糧運至南皮執東光知縣顧某及南宮縣經等縣九月至景州總兵官安邱兵擊之被賊千餘楊虎等奔小灘都指揮田某邱兵擊之官兵敗死者七千餘人指揮趙文被執尋釋之虎等亦往山東宋山等處副總兵李瑾邱兵擊之敗績虎等遂晉清南來昌兗州泰州等府東平高唐鄆衛兵禦之敗績死者三百餘人楊虎乘小舟渡河官兵擊之舟退虎溺死衆推劉忠為王趙鐩副之遂執高鄆衛指揮陳朋至靈璧縣令陳伯安邱兵禦之兵敗亦被執伯安不屈劉忠欲加害趙鐩勸令釋之遂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某脅釋之破歸德府至亳州指揮石某邱衆及僧兵三百禦之敗績僧兵死者七十餘人至鹿邑聯絡縣致仕知府某及邑庠諸生數人饋金帛馬匹求免攻城劉忠

都縣已復分為二楊虎略得崔氏為妻亦驍健時領賊衆劫掠後虎死有楊寡婦軍是已時山東都縣多為賊所破惟不敢近樂陵樂陵令許進築城浚隍令城內外民皆環其室築土墻高過兵矢家開主實糧可一人出入令壯夫執刀候賓內敢令嚴明十何賊至舉火火無所施入土實被守者擒斬之旗舉伏發賊殘焉率衆攻撞連山東兵備僉事賊劉六合崔氏以千騎犯利津連舉之斬首四十餘級追至德平復大破之走河南人後為江西副使死寇深之鐵云喬彥名分兵南畧至棗子岩會淵擊許泰兵至擊之殺賊八九萬人追至大名府又斬獲一千餘人楊虎等破鹽山衛日照等縣攻徐州城未破十一月至宿遷高郵衛兵禦之敗績死者三百餘人楊虎乘小舟渡河官兵擊之舟退虎溺死衆推劉忠為王趙鐩副之遂執高郵衛指揮陳朋至靈璧縣令陳伯安邱兵禦之兵敗亦被執伯安不屈劉忠欲加害趙鐩勸令釋之遂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某脅釋之破歸德府至亳州指揮石某邱衆及僧兵三百禦之敗績僧兵死者七十餘人至鹿邑聯絡縣致仕知府某及邑庠諸生數人饋金帛馬匹求免攻城劉忠

許之時劉六劉七等往來山東北直隸為河北害劉忠趙鐩寇略河南到六等為官兵所敗勢稍微衆五六萬人劉忠趙鐩主河南勢益猖獗有陳翰者用事稱王事偽署官職劉忠柳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為副元帥翰為元帥府長史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上應列宿數通計諸營賊衆至一十三萬有奇於是河南賊為備益急事孫某遣人齎黃榜招之賊具乞恩歸逢　朝廷以詢衆臣為言逐攻鄧裕州同知郁朱死之并殺御史任某都指揮僉某又破上蔡知縣霍恩死之事聞并兩廣強知縣段豸等俱有邱典得賄證賜歸乃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寧夏兵專討河南賊陸完等專總畧河北七年正月劉忠趙鐩聞南陽有備去攻唐縣知縣某帥衆禦之晝夜昼城拒戰賊攻城二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劉忠趙鐩見賊衆乃分道賊徒千襄陽樊城襄陽隨州新野等處擄掠二月劉六劉七等名等在山東滕縣為總兵劉驛等所破殺千餘人敗奔登州海登官兵圍之劉六等誘圍奔古縣鎮官兵又追敗之賊衆大潰止餘數百人仍奔北直隸香河寶坻諸處劉忠趙鐩與那本道等餘賊至應山東化山下趙鐩前髮額假僧人真安慶隊為僧那本道及餘賊四散奔軼趙鐩

遊金至江夏為甲人趙成所獲時正德七年夏四月也劉六劉七等先自登州古縣鎮之敗復奔北直隸香河寶坻王田等處招集餘黨稍衆奔至清縣參將王某帥兵擊之兵敗保陣亡伏羌伯毛銳帥京營兵與賊千餘人遇於固安劉六劉七中流矢復登舟舟殺滿水死者名等為亂兵所殺賊衆皆潰超錄械繫赴京師上山被官兵圍勦劉七中流矢復登舟舟殺滿水死京師上道招降諸之九月論平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仇鉞進封威寧侯並賜券世襲陸完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召總督軍務給一子錦衣衛百戶餘各陞賞有差論中貴勦賊子弟以奏名從軍得月功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其餘將士各陞賞有差

京賊敗亡餘衆往來江上官兵襲能擒七月劉七卣齊彥名等帥餘賊復舟駐狼山大風作舟壞劉七等

後也雖然幸賊無衆降遂罷耳使二兒藉形勝按紀律相為犄角且完等之所能制哉乃若去鈞州城不守而入沙陽橫焦芳先墓則公論在盜賊并有之矣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九

鴻猷錄卷十三

高岱

勦平蜀盜

監廷瑞駐不赴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銅印七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瑞時保寧劉烈及僧楫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劍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衆衆反劉烈衆復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漸猖獗遂僭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數萬人侵湖廣郡陽等處五年正月命尚書洪鐘總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兵討之盜廷瑞等又破通江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行漢土官兵擊敗之又敗之于門枕城峽又會湖廣兵敗之于鎮坪巫峽招服惠斬之監廷瑞行山中得西越漢中羊大巴山俊遣兵追及大破之賊衆輻走會洪鐘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破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鐘乃會林俊檄參政曹祥參議侯朔鳳副使公勉仁僉事李起等督四川兵會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檄副使來琼副總兵閻綱

等督陝西兵徼湖廣黔蜀方磷都指揮李玉挾蜂黃
漢土兵又徵河南都指揮徐佩親戚帥所部兵分路
進勦鍾與俊視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期廣
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梵牛嶺賊見官兵追急不
暇擄掠求招撫特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計款之令至
四川東鄉縣余家寺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
校詣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行檄召
廷瑞等約日今出降仍檄諸路兵進兼防守諸關隘
賊雖許招撫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畧食實無降
意遵所約期十餘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
駐營廷瑞本恐供不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
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
許之鄰本恐來見回告益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
殺掠仍于松樹埡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
圍堵防守遁避甚密不得閒乃止賊衆見勢窘漸消
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爲己女嫁領兵土
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愛之遂邀諸賊
首至營宴飲令廷瑞所親解下金說廷瑞及本恕
于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回至彭世麟營赴宴
伏兵盡擒之賊衆聞變遠大潰四出奔峽山谷鍾等

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奸伴獲妳女老弱
驛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岑
麻子未獲提調洪鍾加太子太保林後陞右都御史
監軍陞右副都御史太監軍與加祿米十二石俱錦
金幣餘將士各秩賞賞有差是年正月江津縣賊曹
甫梁業作亂攻陷縣治殺會典吏張時賊推王都
御史林俊自調兵擊敗之諜南甫盤方四仕菊子維
餘衆走蓆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與總制洪鍾等會
勦盤郎等冤不暇追簿數月之間方四等復猖獗有
衆數萬方四僞稱總兵仕菊子僞稱御史餘賊首二
十餘人僞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擒
州兵敗之于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二千餘人賊南胄
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蔑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鄧崔
子岡等關官兵禦之又攻康卿禾溶滑諸處僅回兵
禦之前後頗有斬獲百戶物芳等陣亡官兵敗賊逕
趨入南川綦江境擊之欲取江津東慶益州敘州
以冤成都逕近震驚林俊會洪鍾及趙繼松潘都御
史商榮熊繼各屬漢土兵至俊駐江津榮熊駐益州
太監章與駐成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都
指揮樊岡合江進剿俊李鈇知府曹忠帥兵

由江津進夾攻之榮政郡黃知府劉惠督督餉九月
十四日賊攻江津合石硅兵至奔力寨之賊敗走追
至令小坪破牌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幷攻具復
攻江津俊遣李鈇曹忠督兵禦之賊敗退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
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望見兵少還擊官兵副使
李鈇被賊追窘賴吏何士昂射退獲免賊勢猶銳酉
陽等土兵奮擊之斬獲二百餘人賊敗乃據高下石
兵不敢近賊復糾衆衝中堅鈇等復賴吏何定何士
昂棟死俊等見賊銳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徵各屬
兵仍益住榆賊屢大富人嘗招撫之十三日方四令
其黨李華茂出告撫俊等許之與約日投見許以不
死賊竟不至尚示無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仁
壽取各賊家爲入官邦之方四等殺其族爲不雖檄
遣人來言仍其自散去乃從二十一日李鈇督諸將
校分兵爲六哨山大壺小壺月壺各擁蛇進直衝高
梁賊不能禦六面皆令破其中堅斬賊首任菊子等
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
四妻妾仔猴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跌崖
輕墳業菊漢等河三四里許拳飛騾騾馬四千五百

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進擊又殺二百餘人賊見兵
少還兵衝殺千戶田寶典選等官兵敗所擒方四
妻妾仔騾馬復被拳盡賊黃方四仔餘賊二千餘人
俱遁入思南境內是日官兵僉明年復來共約前後
斬獲奸降渾漏水偽投誓者八千人俘獲男婦亦可
二千餘徒聞林俊等實各有差時俊因與洪鍾議不
合又以不容中貴于勇鎮軍同功故憤仔多忌之自
知不爲時所容欲賊復以乘乞休　上允之慶諫屢
疏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糾聚
賊麻六兒喻思保駱松舒泥溶等先後倡亂內江榮
昌之境蹂躪瀘州洪鍾等不能定四川遣按御史王
綸劾鍾玩寇殘民罷之以右都御史彭澤代鍾總制
討賊澤威令嚴明貨訓公信諸賊雖蜂起然視盤郎
方仕四大冠差弱易制澤先平麻六兒及喻思保次
平內江榮慶之寇至正德九年春蜀盜始平

論曰始討蜀盜林俊功居多而卒平定之者彭澤也
當時獨任俊使總制蜀當久平矣洪鍾雖無他然不
能讓功成美與俊議多齟齬時鍾總戎務俊當文北
節制軍機進止之度開自詔議之開其所格沮多矣
此所以成功之遲而亂之不靖也夫大臣任國事如

其材可濟濟之或已所難任人有材畧出己上者削
掌舍已從人相與合謀戮力爲益惟其事成不必功
自我也宗社之安蒼生民之休職豈吾儕分猶被勝
負之資邪雖然俊之勳烈卒究人人至今惜之澤季
中原及蜀盜功最大而晚年視畧哈密事君子有遺
論焉然則人臣處功名之際難哉

興復哈密

哈密在肅州西千二百里漢西域地唐伊州地也漢武
帝置酒泉張掖敦煌三郡即今甘涼肅之境又出玉
門關通西域置都護及成已校尉以絕北虜西番之
交當時謂之斷匈奴右臂則今之哈密云元封其族
威武王若哈蠻　高皇帝定陝西甘藏諸鎮嘉谷關
以西置不問至　成祖遠斥沙漠四夷畏威西域入
貢者衆乃改封元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仍主
哈蠻凡西域入貢其或使方物悉道哈密譯上之亦
漢武遺意也所統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各以
其酋目爲都督佐之脫脫死子中壘帖木兒襲封守
壘帖木兒死無嗣王母理國事國勢寖微成化九年
土魯番絕糧阿力王攜王母并金印去土魯番居苦哈諸

給冠服甘肅守臣遣通使送之往來幾諸番以陝巴
繼所猶賜阿黑麻又恕哈密酋阿木郎與講發遣殺
阿木郎復據陝巴及金印去報至通阿黑麻先所遣
酋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在京　朝廷乃遣兵部
侍郎張海都督侯謙賫詔書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
畧之既抵甘州遣哈密夷人賫報書往問阿黑麻增
陝巴狀久不報海等脩嘉哈關完乃插哈密黑許即
回通阿黑麻教令反覆爲姦者二十餘人發戍廣西
兵部以阿黑麻據陝巴又久不報　勅使安置嶺南閉嘉
峪關絕諸番貢令西域結怨阿黑麻以携其黨張海
等不候報先以弘治七年三月歸上言西域逐我勢
難興復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　上怒其無功下
海謙獄黜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偽人入冠
甘讓報至　朝議頗駭馬文升謂土魯番至哈密十
數程哈密至苦峪又數程道之水草開爽使入貢多
載水行今遠來使薊州有備彼豈得全歸設此必不
能至益聲恐我耳已而果不至阿黑麻遣酋目牙木
蘭率衆夾二百餘據哈密爲文升欲示之威閱薊州
衛選夷指揮楊嘉數知哈密道路夷情乃令守臣遣

山谷或歸附居瀘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甘州守臣
上其事　朝廷遣右通政劉文高陽伯李文往經畧
之比至哈密叛已潰散土魯番遠交等不敢深入止
調集罕東赤斤諸番兵數千駐良久竟不得要領還
自此番夷遂輕中國兵威化十四年土魯番銷檀阿
力王死子阿黑麻嗣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以王
母弟兀兒都督僉書封爲王至二十年遣兵送
入哈密都御史王繼總兵陽玉太監韓禮督以與復
功受賞弘治元年阿黑麻謀罕慎非脫脫族不當嗣
部尚書馬文升議以阿黑麻入貢回所不拒無自有
居甘州者貨物往仍切責諭之時王母已死弘治
四年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上其事下兵部
議尚書馬文升謂哈密三夷種同居一城罕慎非貴
族故衆不服今非得元之遺裔不足以攝服諸番因
命通事于諸番中訪忠順者得王姪陝巴奏令甘
肅守臣取陝巴幷再諭諸番族番立陝巴可否狀畀
得三番族酋目合詞稱陝巴可立爲王主國事乃上
聞以弘治五年二月封陝巴襲忠順王主國事尚未

十一日守仁進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背統砲由間道攀崖上入險分布近賊巢左右樹高山頂伏視賊今度我兵至發砲火應又伺道人夜率壯士緣崖上奪險盡先發其深木礮石十二日早守仁等率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據險迎敵鄉導近巢諸山砲砲聲如雷煙焰蔽天趙守仁等麾兵逼之賊大驚潰潮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矣遂奔險走官兵乘勝進指揮謝昊率兵由間道先入焚賊巢賊退無所掠大敗潰逃破長龍等五巢及積木大巢賊首謝志山蔣宵模等初以積木在巢險中官兵必不能至及見官兵四集亦棄險走各哨兵乘之皆奮勇力戰那珣破磨刀坑等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等三巢可清破雞湖等三巢皆會楠水唐淳破羊牯嶂等三巢文破左溪大巢鄭文破鄒子等三巢余恩破長流坑等三巢計當破巷坑等三巢李數破上西峒等三巢俱會左溪楊璋等亦隨至是日擒斬俘獲甚衆自相踐踏及墜厓谷死者不可勝計逐北橫水左溪會天大雷雨官兵士十五日諜報諸洞賊收集于諸崖險立寨柳或復聚未破巢穴皆倉卒無根蔕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爲壽正二哨一前攻一後繼用土人爲嚮導分捕諸木破巢賊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諸營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連破數巢入會橫斬俘獲甚衆是時已約湖廣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橫岡矣守仁等集議以橫岡地尤險阨而橫水左溪諸賊報險迎敵多聞近巢諸山砲砲聲如雷煙焰蔽天趙守仁等麾兵逼之賊大驚潰潮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矣遂奔險走官兵乘勝進指揮謝昊率兵由間道先入焚賊巢賊退無所掠大敗潰逃破長龍等五巢及積木大巢賊首謝志山蔣宵模等初以橫水在巢險中官兵必不能至及見官兵四集亦棄險走各哨兵乘之皆奮勇力戰那珣破磨刀坑等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等三巢可清破雞湖等三巢皆會橫水唐淳破羊牯嶂等三巢文破左溪大巢鄭文破鄒子等三巢余恩破長流坑等三巢計當破巷坑等三巢李數破上西峒等三巢俱會左溪楊璋等亦隨至是日擒斬俘獲甚衆自相踐踏及墜厓谷死者不可勝計遂屯兵橫水左溪會天大雷雨官兵士十五日諜報諸洞賊收集于諸崖險立寨柳或復聚未破巢穴皆倉卒無根蔕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爲壽正二哨一前攻一後繼用土人爲嚮導分捕諸木破巢賊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諸營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連破數巢入會橫斬俘獲甚衆是時已約湖廣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橫岡矣守仁等集議以橫岡地尤險阨而橫水左溪諸賊必恐使人請命或有不從必反覆當議乃乘其納降襲之可以得志于是遣素通賊款罪官民李正義劉福奉羅其罪并緻所擒賊錢十千二十八日夜縋壁入賊巢論之期以十一月初一日使人于鎖匙龍出告降賊方恐見使至皆喜乃集衆令議而橫水左溪奔入賊持不可遽疑不設爲備守仁道使于鎖匙龍促降而別遣那珣帥兵八百茶坑伍文定帥兵八百西山界唐淳帥兵八十八磊張戩帥兵八前盧珣俱初一日目前入賊首盧廷鳳方於鎖匙龍聚議候令忽聞請兵已入險皆震愕丞奔入內陰遣木爲牌能官兵那珣盧珣兵踰木前擊張戩衛其右伍文定又自張戩右翼屋下遣賊傷賊腹交計窗王天與兵乃由間

正三哨一前攻一後繼用土人爲嚮導分捕諸木破巢賊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諸營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連破數巢入會橫斬俘獲甚衆是時已約湖廣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橫岡矣守仁等集議以橫岡地尤險阨而橫水左溪諸賊必恐使人請命或有不從必反覆當議乃乘其納降襲之可以得志于是遣素通賊款罪官民李正義劉福奉羅其罪并緻所擒賊錢十千二十八日夜縋壁入賊巢論之期以十一月初一日使人于鎖匙龍出告降賊方恐見使至皆喜乃集衆令議而橫水左溪奔入賊持不可遽疑不設爲備守仁道使于鎖匙龍促降而別遣那珣帥兵八百茶坑伍文定帥兵八百西山界唐淳帥兵八十八磊張戩帥兵八前盧珣俱初一日目前入賊首盧廷鳳方於鎖匙龍聚議候令忽聞請兵已入險皆震愕丞奔入內陰遣木爲牌能官兵那珣盧珣兵踰木前擊張戩衛其右伍文定又自張戩右翼屋下遣賊傷賊腹交計窗王天與兵乃由間

道徑入賊巢衆奔十八磊唐淳兵最陣迎擊之賊又敗會駢約此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賊大敗那珣破橫岡大巢又破梅伏烏池巢張戩破西山界等三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鐵木里等三巢王天與破員分等二巢什當破大王嶺巢橫斬俘獲甚衆會湖廣土兵亦至時十一月初二日也賊率餘衆分道逃入山谷伏多守仁乃命諸將分屯要害各舊巢又令許清余恩留屯橫水左溪舊巢以防復聚令各營兵與湖廣兵會勦道賊及未下諸巢初五日諸將又破上中下洞地杉木坳等十餘巢十六日湖廣兵攻破桑黃等巢在廣東界內者賊敗率餘衆入雞湖穩下朱省坑諸處守仁復遣諸將分道橫之又擊敗賊于雞湖諸處先後斬俘獲及投溪墜厓谷死者不可勝計於是橫水左溪橫岡之賊略盡大賊首謝志山盤迂似險負嵎等皆斬獲無遺十二月初九日撤兵回師計出師凡兩月餘前後破賊巢八十四處梟斬賊首八千六百餘人從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守仁議于橫水等處建城設縣治控制三省諸種種隄防　選官梁論守仁相右副都御史諸將各賞賚有差先是守仁欲征橫水桶岡處荊頓賊乘虛出

方遣弟守弱兵報效安得有此仲安遂即首招諸辦到三人罪惡守仁陽作之令仲安具狀訴欲者利其屬新之機繫盧珂等衆之欲守仁密使至獄中論旨盧珂等三人今多悉且令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南安大享將士下令橫水桶岡以平洞頭又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今宜休兵爲樂遂放兵使歸農乃遣池仲安歸仲安報其兄以盧珂被繫故守仁遣使賜仲容牒令勿機備以防盧珂蠆毒襲仲容自乃大安守仁剋期與仲容令自來投諸三官勢來意以厚何可不親一往謝死使盧珂等言無所入矣仲容信之謂其兼曰欲仲先屬縣州使俯須自往觀之遂率其徒四十餘人自詣隘守仁先已檄諸縣及行龍川盧珂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仲容就道遂遣使檄諸路兵到期會剋期然道歸賊巢始進則使別貴一檄爲指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問見檄遂不爲意池仲容以閏十二月二十三日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見知珂等械繫獄中意益安道入餘糧其黨謀邪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馳發兵而令諸官爲以次設牛酒日宴犒仲容等餘其歸至十三年正月三日度盧珂

抵梓詐爲賊敗奔者山上賊見之果招呼入官兵乃得入及度險遂扼其路賊始知爲官兵欲襲之則大衆繼入賊不能支乃退奔潰出官兵先於四路設伏待之二十二日以後諸將兵擒賊于五花陣白沙銀坑水等處追蹤山谷擒斬略盡酋黨徒二百人餘賊徒二千餘人俘獲招降千餘人後聞守仁以兩功陞秩仍賜　選書梁胥餘將士賞賚各有差

論曰守仁此役其有所德而然哉往陳金平江西賊率多招撫故不旋踵而群盜並起守仁灼知其弊專意征勦不事姑息而分合先後籌無遺策其始府偏裨又皆一時之選此所以兵費寡而成功速也南贛自此數十年無兩池之擾豈非明徵乎雖然前此遣將出師多用撫恤爲提督而又使中貴監之議盡諮議不無所妨今守仁本折衝之才而又得獨任其事進退伸縮無不自己意者故其自到之疏亦云天下之事成于責任之專一而敗于職守之分挽既重專征之責又抑守臣干預之嫌此所以得勝算而成

功也斯言并不誣哉故他日破漳辰沅亦以得專用而濟事云

等已至宋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牌千廈先伏甲士引仲容等入悉摘之出珂等狀訊之皆伏遂悉墮獄而趨諸路兵以初七日同抵賊巢於是知府陳祥兵由和平都入指揮姚翼兵由烏虎鎮入指揮余恩千戶孟俊兵由平地水高沙堡入守備指揮郭文尚八百餘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道通賊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

平柳桂寇

柳桂在湖廣東南與介江西南贛廣東韶州府西平樂間地險惡故多盜官兵累勦之不能絕正德間土人龔福全等倡亂福全形貌俾惡而多鬚髯生黑毛嘯聚山谷中偽稱延漢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貴等俱偽稱總兵分據烏春山賊衆來寇等處正德十二年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剿其事以開特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委勦江西左溪橫水桶岡諸寇檄湖廣兵來攻桶岡　朝廷以江西諸賊爲守仁以柳桂賊爲金各督兵討之金檄漢上兵至以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分布諸將進討前哨守備指揮王翰統兵副使陳壁監之由桂東縣進至東水左哨都指揮王延喬統兵參議黃衮監之自桂陽縣進至黃熱水右哨守備指揮李璋統兵僉事王秀監之來順致仕宣慰彭世麒以兵隨焉由柳州進至紫溪後哨都指揮劉宗仁統兵僉事顧英監之自臨武縣進至邕蘆堡約至各地各赴期進勦檄知府何詔討宗

道推官王陽之朱節協贊參將史春副使慱超督兵兩路口策應右布政方鈆分部諸守臣督領金壁柳州總制史春使使來言右後二哨地處賊衆請兵益兵金檄都指揮沈寶趙明指揮李輔分率帳下兵行益之是月十三日右哨兵彭世麒等首進前哨兵亦進十四日後哨兵進十五日左哨兵進諸路夾攻於是右哨以十一月十三十五二十等日分四路進勦對里坪珠九峯木口平石香山丫髻山等巢斬賊魁藍友貴賊衆一百四十三顆生擒一十四人二十一日諜報賊魁李斌立寨烏春山地甚險李璋等合流營築應兵緣崖上力戰生擒李斌子李仲清登賊衆五人斬李斌暨賊衆一百三十五級二十四至二十六等日進勦蒙峒大小王山平岡馬溪丫秀溪斜寨布洛角寨壯山坑坟峒曾家峒等巢彭世麒生擒賊魁黎稳暨請將兵輸賊衆一十五人斬賊衆一百七十級十二月十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進勦大員坑山溪西坑大旺山黃土塘馬泥塘金鐘寨等處巢生擒賊衆十二人斬賊衆二百二十級計右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七處擒斬賊魁三人賊衆四百八十三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

嘯家峒等巢斬賊衆一百八十九顆計後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二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魁楊福保等賊衆十五人斬賊衆三十六級計左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七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三百六十五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三十餘間士卒死者四人傷者三十一人後哨以十一月十四十五至二十九等日進勦牛頭天堂南延莊大烏魚跳金山等巢生擒賊魁李仁才羅游賢賊衆二十五人斬賊衆一百五十級十二月初二至十四等日進勦黃雞坑伏峒良坑雞公苗神鑓腳長雞橫水桐溪板凳黃河沖乾溪等巢生擒賊衆十一人斬賊衆一百六十三級十五至二十及閏月初七等日進勦盧田柏木白水礦廠竹湾長江横

衆二十三人斬賊衆九十八級俘獲賊屬全妻女黨諸賊屬焚毀賊巢舍六十餘間賊魁高仲仁老廣東仁化縣爲官兵所獲餘賊散匿山谷者諸官兵會廣東兵擒擒之楊勦散邊巢盡金乃大犒將士撫恤陣亡及被傷者班師使使報捷　上優詔答之金與紀功御史王度俱增秩一級鎮守太監杜南亦加俸金南陸子侄一人世襲錦衣百戶諸將士各陞賞有差餘詔全等即其地縲誅之柳桂平

論曰柳桂寇橫水桶岡事畧同當時亦兩勢相倚此并有深志遂同特以封疆之臣因機起息故得擒險猖厥渠地方之患耳所幸金與王守仁同時舉事故諸賊不得相爲應援而未裡受兵又斷所過道路匿故得以草雉而會獵之不然即釀盧之搏狡兔未能舉三窟之深也大抵平山寇與平中寇流切之冠不同中原流切之冠無險固可據無巢穴可捣而勦之也當先捣其餌使絕其根倘所謂決機于兩陣之間將勇者勝也山寇則不然進未可爲旦夕之患而退可以持歲月之久其兇之也當先審于地利明于分合不可徒恃兵衆之强所謂多寡者勝也又中原之寇患不能克既克而絕之也易山寇則王師一

至欽衆深匿大衆雨遁嘯聚如故蓋克之易而絕之難也廣東之斷藤峽湖貝之蟻耳山江西之南敢諸山峒天討屢加而巢穴屢興者非以其不能絕之故耶蓋不但柳桂之患爲然也

討寧庶人

寧藩謂在大寧今衆願所居地也　成祖靖難師起取大寧遷寧王居北平後以大寧地與朵顏三衛逐徙封寧藩江西云自宸濠襲封爲寧王頗不靖正德初見權倖用事時政濁亂漸懷不軌多賄結諸權倖劉民累財計無所不至吳十三陵十一皆江西大盜聚衆刼財江湖間宸濠主匿之有司不敢捕江西副使胡世寧稍上其事宸濠遂誣奏世寧欲窃之死綠營諫論救得免死貶逐陽時　武宗所寵侵人藏賢主錦衣事錢寧及諸內侍無不宸濠厚結尚書陸完使者絡繹京師勸則貢數十金爲朝臣餽遺　上起居飲食皆日報知始大學士楊廷和亦在天順間以軍奪其護薪劉瑾用事賂得復壞詠九

壤所爲事皆混沒衛亦奪至是陸完爲兵部尚書宸濠欲奏復之大學士費宏執不許儀制正郎劉洪執之尤力遂用十金爲餽洪下令兵馬司嚴逐之幸用計脫洪尚寶卿完今宸濠引　祖訓爲言乃乘廷試間復奏濠跋扈仰下制許之勒宏致仕及陸完爲吏部尚書濠起江西巡撫孫燧謀劫之裔與完互湯沐泉厲俱可王守仁亦可慎勿用吳廷舉時天下皆知宸濠必反以言者臧得其補嗾不敢言孫燧時列其罪上亦多中道爲所要阻不能達至是疏又疏上會江彬錢寧有隙者內侍亦互有相發探結寧御前大監張忠附彬欲發濠事以倾寧時江西巡按御史陸諫同上言宸濠久蓄異志等共譖之謂其詐訃上楊廷和亦知宸濠必反乃密授意御史蕭淮使論之淮疏入　上心疑之又江彬張忠貴其說乃以淮奏下刑部尚書太監都察院馬崔元往切責之仍垂護衛云時正德十四年夏五月也宸濠聞故知　上有意討逆之遂決計反以六月十三日誣盡殺安江西諸守臣足日得京師還官報大驚遂脅參政王納吉等謀曰事急矣且日諸守臣皆入謝郎劫之舉

事殺其不附己者數人衆無異志不從乃夜集賊首吳十三綾十一等飲兵器以候諸且諸守臣入謝即劫之濠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曰聞且示密旨宸濠曰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　太祖法制在諸則敢違宸濠大怒衆駭將相顧失色副使許達抗辭繼乃大罵宸濠濠大怒命縛城中聞之無不流涕者遂執御史王金王畿馬思聰金山及三司太監等官下獄遣使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來入劉養正至宸濠自出城迎之士實於濠又惕惟欲自救不果乃往劉養正曰天下事尚未明江漢等將勿像動陷而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爲左右丞相王綸爲兵部尚書提督事務大元帥十六日遣賊首吳十三等奪舡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霆等亦遁走進攻九江知府汪頴等亦遁城俱陷主事馬思聰參議黃宏不食死獄中時江西守臣供過告被執惟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以公事將至豐城備其勞彭世麟檄令偏全將士檄雇全舟送秀豐賊

皆出彬下彬等時權　上出宮禁游獵近郊群臣屢諫不聽十二年八月導　上出居庸關至宣府瞻塞下　上時獨馳一馬圍導侍從皆不及從大學士楊廷和等極諫且引　英宗土木事爲言不聽九月至大同陽和等處駐蹕二十一日方猥天大雨水它士卒有死者夜有星墜營入鬼哭陽和轉掠應州　上命諸將擊之虜弃引去南京給事中孫懋劾彬奸邪權橫蠹國誤別稱尊號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又欲以彬爲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等上疏反覆極言其不可且云萬一宗廟中援　祖訓閹其事何以應之上不聽遣中使促之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諭今草制諭對曰倘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　上大怒操劍起立曰不草制視此劍頭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矣　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言草制彬亦罷閉將軍命廷臣敦諫儲居守錢寧查在宣府彬意別有所爲以梁儲諫止七月彬等復導　上出居庸歷宣府大同十月渡河至榆林十四年二月　上還京三月制下南巡　上欲往從官諫阻彬拿南京臨蘇浙江漢嗣武當備觀中原時宣諭文武諸臣多有異謀候簿而動制下人情洶洶大臣拿諫疏止之皆不報於是諸司交章入翰林院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繼疏入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馬卿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醫士徐鎏以醫隸郎中張衍慶姜龍孫奉陸偉等合疏入又郎中林大輅寺正周敘行人余廷瑭等亦合疏先後入　上大怒召彬示之以彬言下黃鞏陸震及良勝馬卿陳九川徐鎏錦衣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奉陸偉等一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瑭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京師連月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梁四尺許楯下七鐵柱膏折如斬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也有指揮張英上言　車駕出必不利乃因祖赴闕制刃于腹以死諫制下舒芬等百

七人俱廷杖三十百諫者論外任餘奪俸半年黃鞏等六人俱廷杖五十徐鏊謫戍餘削籍林大輅周敘余廷瑭三人廷杖五十削三級外補餘杖四十削二級外補死杖下者陸震余廷瑭等十餘人　車駕不得出彬等亦知　朝廷有人相長悚之亡何宸濠反事聞諸權倖在豹方爭獻擒宸濠策錢寧誠貴以通宸濠潛事露下獄詠太監張忠與彬等欲邀功貴上親征八月下制南征仍自稱本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諸將皆懼先鋒偏裨等將出師至良鄉守仁檄宸濠捷奏全群臣請迴鑾不聽詔以停選江西候進止九月上至南京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帥兵至江西抽宸濠餘黨永等至江西妄肆誅戮稽沒民財不勝其擾時守仁以檻車械送宸濠欲親獻俘　詔下屢部止守仁勿獻俘還撫江西守仁行至浙江乃進俘以停獻上疏乞致仕不待報留居杭州俘將至南京　上與彬等戎服出城外前列俘馘歌入城百官迎賀初　上以戎服至南京令百官皆戎服迎百官覺其朝服往上不問十五年正月　上欲減南京部祀太學士梁儲止之彬率邊卒數萬尾從特恩跋包無人臣禮公辭而下側足事之魏國公徐鵬舉設家宴招彬不啓中道門又不設坐中堂彬大怒問故對　高皇帝曾幸其第遂爲故事彬不得已就宴時魏宇爲南京兵部尚書事任留務宇持法守正亦多材累每事稍裁抑人倚以爲重彬頗憚之一日彬遣使索諸城門鑰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譏非常城門鑰有　祖宗法制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大子詔不能得督府以宇言拒之乃止彬每婚制日有所求爲宇承制必請面覆之始行彬計稍沮　上駐蹕南京久居舊邸不入大內復欲往幸蘇浙湖湘閩南京廷諫及諸司伏閤請還鑾　上詔彬彬怒欲重謫其黨勸之曰往歲京師已甚矣何可再也彬意乃解諸司數論百官各歸治事危從大學士梁儲將免冕伏行官門外泣諫請從百官奏還鑾上遣使取疏入論之還儲等日臣等未奉允命不敢起乃令中官傳制云不日即還儲等乃起時江西浙江蘇松湖廣武當山皆儲粮偷預備以備巡幸民間騷然不寧　上因群臣泣諫故以十月班師還京十二月至通州諫官張原十六年正月入京彬還益驕橫其所部邊卒縱恣不可制三月　上以疾崩于豹房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議

遵　祖訓遣使迎立　今上武宗崩時彬偶不在左右　皇太后召楊廷和等議恐彬爲亂祕不發喪以武宗命召彬入彬不知　武宗崩并其子入俱收之　皇太后制下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歸鎮執其黨數人下彬錦衣獄論罪磔于市籍沒其家中外始然今　上即位始正彬黨罪惡論死及謫戍者數十人太監寶逐者亦數十人錦彬家貲入公帑者黃金七十櫃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櫃二千兩金銀珠玉首飾五百一十箱餘物不可勝計論曰彬非有他能特倡强勇悍膚材耳其能恃權寵作威福之至此祕者投　武宗之閨耳非智謀之過人也使其少有奸雄之術則挾天子令諸侯之禍可立見矣夫挾震主之威蒙赤族之禍而　武宗彌留之際乃宴然歸卧私第又以一介之使召之即入此與曹爽之釋兵錮天子而安歸老私第者同一愚也乃若楊廷和梁儲輩當天崩地拆之日儲位久虛乃能不動聲色降虎狼于腹心肘腋之間使之帖然不譁而卒幹乾坤于再造者雖毋后之貴主之子上而諸臣調停鎮靜之功爲可誣哉雖然亦天將啓中興之運耳近有爲之說者曰逆瑾之亂政漢十常侍唐

甘露之禍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漢梁黃巾唐黃巢之亂也其錮宋諸君之稱兵漢七國晉八王之爭也江彬之操柄漢何進召董卓之釁也前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正德間備是數者而國家鑑鑊石之安謂非天命之有在邪信哉斯言之不誣也

檄定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限寧嘉靖甲申七月延綏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特成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鎮卒猶相謂去城下二十里餘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即死不顧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爲令趣之又所遣者役參將貴鑑望風峻白文錦扶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暴語疑將貴鑑鑑裂其屍七月二十二日也逐噪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虜連招攜之入城即寨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金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亦報其暴逐發武庫兵使盡甲而馳欲殺鎮守太監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

免掠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官朱振于獄脇令主之振知不免乃告曰吾與衆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即死無與諸亂卒同惟命衆補龍廻脇鎮巡爲乞赦宥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論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佳勇爲總兵官推按參司蔡天祐爲巡撫先是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剽掠雖勉諭宋振約令弗行振捕殺二十餘人莫不能制及天祐至乃會武忠柱勇宋振譬集亂卒宣諭　朝廷恩威及羣閭論諸亂卒稽首謝悔解散然皆恐不安又盜盜多乘隙誘亂卒刼掠居民柱勇稍汰兵搞獲捕殺五十餘人仍答郭鑑柳忠諸首亂者釋之以安衆而人心恟恟訛言日至有屯鎮參將李貴者率兵往陝西征賊回道經大同境頗使投村落刼掠人畜之陝西兵譁駭之曰備大同軍爲亂　朝廷將命救援四軍盡殺之尚何恤焉牧也由是轉相傳言有洗城之說亡何受報京營選諸鎮兵已駐近地勦大同安適戶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詗密言也衆夜集擊李枝門訊故枝白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行詗知縣手其留白廻無欲誅衆卒者遂往說王殺之又縱火延燒居

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遶牆代府謂其請兵也且案府圍代王曲應之解去　王罹閤宮以三十日率子弟數人階出居宣府天祐等委曲諭撫不定以狀上上乃命尸部侍郎胡瓚督兵討之而都督僉桂勇檄城中兵計擒首惡文移百十數下於是城中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潛至陽和密檄大懼衆白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論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汝等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是桂勇檄城中兵計擒首惡多不從桂勇遂率首參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尼子斜胡雄黃臣徐聖兄等復倡亂報復過牆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閉桂勇勇檄其甘殺家衆數人碎死于坊有啖其肉者遂雄桂勇宣葉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與馳至論之反側稍安衆復少定切得不遁寄衆請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余何若今能擒獻首惡吾爲若輩達兵鎗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聖兄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請瘞郭尼鑑柳忠等十一人首惡既誅餘黨迸匿城中士人數十輩請瘞請緩師于豈諸首惡皆逃匿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請請首惡既誅餘黨釜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瘞旋師班師還御史盧一中

給事中鄭一鵬等劾璋討叛無功遲留未盡得乃師不能城歸月功貸詔治敗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璋詭不報惟　勅天祐等擒柳登仍着脇從帶治還遣使論赦、代王遣國寶錦四年正月天祐等省論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劫軍器令官衆稍單二月二十七日郭尼十胡雄既潛入城度終不自容復誘衆登當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等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論以　朝廷班師不暮城之恩且詔亂彼衆曰夜倡亂者皆知詔閉諸城門戶雷之得首惡郭尼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舉同僉部若之實資有差罔是天祐厚賚多開固事前詐逋當近數百人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遣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

論曰文錦之議定五等大同百世之利也惜其不審機宜而用一切之法其所任用貢鑑者又不能體國奉公以犯衆怒遂皆致殺身之慘而將圍其甚焉後此遂多因循姑息至邊政無任事之臣則慈嗟而廢食已夫天下事鮮有挽人情而成大功者果能與屯田茸廬舍使民足可趙之利而業遷者衆一二姦宄豈能為梗故行之有道五等未必不可建也雖然文錦之志可嘉矣彼曾以安處孤城而能抗方張之寇今以大同全盛而不能弭數卒之亂則數也至天祐之指首惡散脇從以孤危之形寄身于兇逆之群旦不保夕而卒能相機攻定內外檢堵其功豈可誣散雖不免有如是之過原情責之豈無其勢固難矣言者猶趙舉之竟以罷去過哉

詠城今征

廣西諸土酋狄今氏爲大自敘漢令彭後云國初元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　高皇帝嘉其誠設田州府令伯顏爲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爲岑濬濬二子長琥次卽猛弘治六年琥以失安狄濬土目黃騏李璽發兵殺琥嗣位未定而騏與璽爭殺騏以猛命梧州府暫署府印又以猛襲其父官慮彎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入田州濬猛族也亦土官兵力方雄兩江騏駱濬脇猛令分地與騏猛不得已從之濬至田州岑璋拒猛不納騏復以猛奔思恩濬留之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以兵役之濬始釋猛廿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殺十五年十月濬聚攻陷田州僞以其族千洪守之猛走免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殺之并誅洪改思恩爲流官知府岑猛婦翁或黨猛召希儀問討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侯旬日當探其情以復希儀竊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且欲造說之猶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

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設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讐舒府使人往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誅逋臣徵兵鎮安臣迂逋逃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渝泄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逋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所璋果喜逋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邪臣黙然佯爲不聽者璋曰舊君有罪李臣曰感故人厚意文奏謝故迂道來見何嘗也術語須臾復嘆息逋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飲臣臣食不下箸若有沈思者璋怪問故曰軍門有急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脾塊有所咨訴將建勤邦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潸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卽死且君何疑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卽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當往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登爲自脫計卽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若實生我君不言我亦族不悟也猛婆吾女奴視之吾何曏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隙也臣曰君如有是心盍自剄于督府隨直免禍功有指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舍遣人馳諭希儀所告變狀猛及狄發還及願

計也遂飲鴆死璋新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請軍門上之諸將問之引還猛三子長邦彥敗死次邦佐出後其族當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兵敗出亡邦彥側室子芝方襁褓匿民間鎮臣上奏俘送計田州可滅疏請置流官　上從之奠俗悍流官法制多不便亡何田州土酋盧蘇求得邦相遂糾思恩土目王受挾邦相反兩江皆震御史石金至閱前御史與鎮有隙意不直鎮又潛采諸司素不爲鎮所喜者多沮鎮事倡言猛實未死鎮爲錮順所欺有自右江來者則言猛已糾安南莫登庸入寇陷思恩矣省城且暮且不保靖江請宗室泡泡以流言欲出奔石金信之遂勃然變擬兩廣兩江四省討賊時守仁未至鎮候代知思恩未閱欲徵兵平蘇受自贖乃檄廣西諸司議事有欲陰沮之者始郵吏發檄東西交誤覘之兩廣皆以檄誤不至鎮遂不克集兵而守仁代至鎮覓去諸夷聞守仁至皆神之守仁顧益自晦事鎮靜見蘇受兵勢已熾度岑氏不可遂滅以六年七月至南寧使人招蘇受降約日投見會有造浮言謂蘇受欲取其

擒猛自効布儀許之遂陽使使逋臣送以其事白鎮鎮吾乃不備璋猛子邦彥守工旁陰導以廻故逋兵千人助之實爲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卽道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爲內應矣衣別有識爭勿加殺希儀許之及歐歸順兵先呼歐邦彥及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舉猛以烟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泣送之處猛別館廢供帳到待美女如逋僚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日挽猛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圍若是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逋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兵鎮人揣歐順璋永逋人持牛酒犒歸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罪逃歸願欲委交南導還擊之猛目視流矢南委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逋逆賊孤蠻幸緩五日當縛致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說猛猛曰天兵已退非陳泰事不已爲若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爲賊令猛出印印之璋得卽猛實印所乃置酒勞猛作樂持爲酒一手歌曰天兵當君急不能旋請自爲討猛大怒罵曰悔墜此老奸

畜之盧蘇自孙興復功大專橫邦相不能制遂有隙會張佑將代去望邦相厚賂已邦相賂之不滿意佑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乃構得邦彥子老有之罪所邦相時時欲殺之佑不果代留鎮庇芝得免後佑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陶瑞高之十三年六月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與七日糧玉等伐盧蘇事覺蘇伏甲擒斬羅王九月盧蘇刼諸土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路陶諸言邦相病死無後乃立芝遣歸田州干是徒仲子邦佐爭立而瞞府諸土官皆不平盧蘇叛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亂復大作兩江震駭諸遣人論諸土官曰邦相實病死盧蘇何與而倘等日相賊害也亡何諸以要去都御史潘旦奏經相繼代諸曰思田苦兵革久矣　朝廷令復以盧蘇故與問罪之師征伐當何時已乎朝議下核實副使潘倪參議陳大珊當勸議曰盧蘇稱亂狄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誅當置直欲以開令立功贖罪且督府不聽上言邦相不孝奪其母田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固衆怨殺之　朝廷遂置蘇不問仍官老等如故于是兩江土官固之皆巳殺人不甚死狄主不加刑吾輩身命皆懸僕隸之手矣遂莫不解體云

論曰猛卑橫則有之貴未及守臣不職激使爲亂耳應期固當深罪鎖亦不稱何舉事卓卓也野猛死欲易田州爲流官猛有子亦當思所以處之如守仁用爲判官之類乃可而遽欲斬其後何以服夷民之心乎及蘇文稱兵鎮得稍久于其任猶政可平而竟爲饒舅所構陷奇之何哉此舉事之所以貴同寅揚慕也然石金之論勤張那信等之沮撓豈人臣體國之忠乎至守仁處蘇文事大涉姑息非所謂臧厥渠魁脅從罔治也乃見必陳兵壯不免甲豈　朝廷納降之體乎故雖倩其力平寇而不旋踵致兩江之亂竟非縱奸長惡之謀都督奚酉雖不可縱以中國之法然是非公心即亦有之合諸夷之兵以討其憤之賊何悼一盧蘇邪無亦敗兵革而無任事之臣耳又曰諸夷之敢于稱亂者多以中國撓之從征欲籍其力不免過于驕縱今親見官兵之脆弱非彼不能成功則亦何悼而不爲亂乎故用夷兵如用毒藥然雖暫已病不免除毒之積非甚不得已病不可輕用也今東南多事動仰倣土夷兵用之聞其禁驚又甚舉時矣他日必有受其殃者

再定大同

爲靖癸巳秋七月房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瓊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爲總制都督部永總兵都之倣鎮大同總兵李瑾議于天城之左凌濠四十里以遏虜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怠尤能爲種刑暨役興鎮卒季富子王寶等六七人倡亂衆應者六七十人逐殺瑾倣踰垣免鎮將用法苛刻兵衆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卽兵衆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尚書金曰兵未必衆變脅從宥弗治渠魁必殲降　軍書責總制巡撫相機撫勦之倣督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若干人縛以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檄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　朝廷處太寬乃今捻惡民主帥天討所宜加者五堡遺孽見檄示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會事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請退帥稍徐圖之並奏可盡得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今勿以爲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數言者紛紛吾不可更撓檄乃以囚屬御史蘇佑訊而遣來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傲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爲諸囚所仇誣者乃止編無功八十餘人北騎諸鎮卒皆變非惡不納捕者源清遣允中入城論意令明日釋甲迎　王師至夜城中喊聲作訛言兵來屠城矣群起爲亂倣令允中登堵禪將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黎明源清師至城下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積屍梯籍五堡遺孽遂變裨將不可制閉城門弗啓少遲鄧永師至整隊及城亂兵閉門迎戰殺若將一人倣允中乘騾往諭衆曰城外屍寨過矣改尚給我反覆諭不聽倣與允中計曰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合功矣殺激變鎮兵狀聞道上之源清亦跋奏巡撫請臣黨逮卒致抗王師言官遂劾倣罷去源清次紫荊落騎允中徃見之言將士妄殺故源清曰毋爲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意吏部以觸事論奪政出總發憤上疏自列且指言用兵失　上悟命復其官王思謂非大發兵糧勦之不可乃以江桓總兵楊泰政典繼祖爲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論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聊將北連房賊患非小也疏入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遲卒遏城中章疏又遲疏奏完室諸文武悉已從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

是其議有　命趣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且令郎中李士實王事等書穴城水灌之諸叛卒中城各數乃大掠城中遣人誘北房殺虜人大壞入冠求帥師與房戰失利殺僞甘都堂城中叛卒殺諫以城降房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悔　代府曰兵退以此謝房留將騎相持餘衆分掠薄應朔忻諸郡邑數月乃去初撤遣　京師中外洶洶　廷議遣使諭九邊募兵益之源清又疏請再設總制統制已專事攻城補臣議請從之　上不許而御劄詞振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壞城所亂都來信從劉源清會功晴殺說傳洗城以致逆卒劫囚勾房既云協從不問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地　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決縱使成功何由興復若二人不用豈有今日之處今可罪出二臣別遣大臣備房紫荊逃賊之財廢免老師傷財云爾出中外始知用兵非　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特郎中詹荣與都指揮紀振游擊戴鹿俱陷城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爲內應特指揮馬升孔賊所縛戴威令行城中衆等激以大義甘委心爲逆歃血與令鎮撫王密出告繼祖繼祖深加獎勵告源清源清佯許之令人穴城詐給

賞賊上火之倣劉源清部永下獄源清削籍去永降級立功贖罪源清死永中復原職致仕張璁與繼祖榮書屢寄各有委有差

論曰軍士戕殺主帥　朝憲具存付之一獄吏足矣而何至醇大亂邪倣始論置不問非也源清誅討之良是然鎮靜而徐圖之首惡不過百人耳不可盡捕論罪乃以攻恒夫之衆而自毀其藩籬鎖鑰之地誅甚矣劉謨本兵猶可諉之事雖遷度也源清受　國重托乃積其謀不自已而甘爲鼠偕不恤爲何心也則其初破寇保之功豈亦因人成事者乎部永者固無論矣　聖明九重乃能倚排奪議深燭邊情　御劄數語賢於百萬之師真可謂明見萬里蓋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張璁與繼祖孫允中諸臣亦可謂仰承德意而忠于謀國者矣

撫平諸叛

成化中轄雍平斷麻峽民復盤居者二十餘年正德五年後遷參將熊峽南賊尤甚橫江舉人總制都御史陳金調諸營不過利魚鹽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計紅大小給魚鹽與之諸營就水源受去如權稅然不得爲梗營初復利賞約滑頻通金亦調此法可久

易峽名永通亡何諸營緣此苶無心大肆掠奪稍不慊仰殺之因偕倡叛逐負固爲大尾嘉靖六年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初設撫湖廣土兵部盧蘇王受至則蘇受已降無事湖廣兵當回而蘇受初降亦勒立功自贖兩江父老遮道言斷麻峽及八寨酋帥謀令湖廣會事江溥廣西副使翁素會事吳天挺及咨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監督湖廣土兵各隨領哨指揮等官擊勦斷麻峽賊仍分永順兵進勦牛腸等寨保結兵進勦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日各至信地先是各賊聞軍門檄勦聞以蘇受降罷兵又皆解府駐南寧散遣諸官兵無征勦意及湖廣兵回皆假旗兵突進四面攻劉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據險結寨官兵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賊寨初五日復攻破油榨石壁大敗等巢賊敗奔斷麻峽官兵追擊之賊奔竄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餘人官兵後從追擊又敗之前後擒斬百餘從賊級并俘獲甚衆餘賊潰散各逸至初十日徧搜山峒無遺還兵至神州守仁密檄諸將揚兵鼓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永

順兵由磐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宰花相等處保靖兵由烏江口川竹坪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鴉等處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聞牛腸等寨破賊方據險自固沿途設伏壁發擒之官兵縱進衝勇夾擊擒斬俘獲甚衆賊奔入永安力迫仍恃險結寨乃分兵圍之二十四日各兵四面仰攻賊乃大潰奔諸路者多爲防截悉將沈希儀等所擒斬餘賊鼠竄過計官兵二次擒斬賊級一千一百餘人俘獲甚衆於是斷脇之賊衆盡失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脇峽稍遲四月初五日別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田州府新附立功土目黃鎮王受五千餘衆并官兵犒賞千餘期以二十三日進勦八寨徧賊各兵乘夜卸枚速進至目睒衆賊果穴進逐破石門天險兵入賊始驚覺官兵乘勝追擊賊且奔且戰日午四遠驍賊始聚衆二千餘人并夥衆拒官兵奮擊之賊既失險奪氣不能支遂大潰賊分道奔入高山棘險立寨官兵亦分道追圍之賊據高險下礮石滾木官兵仰攻不便乃夜募死士攀其不備二十四日復攻破古蓬寨二十八日破都者峒寨賊大潰防禦諸隘寨將沈希儀等又多

諸演跋其事論討之制曰可閱與獷武以啓釁罷去亡何旦亦去待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經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度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有據裒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門征由張君言勦也由沈君言征也然今賊爲備久矣勦之無功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憤時出殺掠海人苦之萬達言之經御史鄒光臣亦贊之經乃會安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雖得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劫之曰能捨公丁貸汝死不即論如法雄懼請効力自贖萬達信放公丁詣軍家誅之斗乃捕係討論公丁者數人且其啓覺公丁果遣人白刻萬達亦佯許之又令雄假稱爲賊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邀他都以事爲寨賊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乃詭公丁曰時人又以論爲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今分守公新到何不仍前寇壁事疎他猶疎相信也公丁然之隨雄來見汝成復列覓狀汝成曰閩警家誅汝已遠治之矣對遂之乃密授意旅申居民被賊害者家出啟公丁一市皆譁游徼并逮入係獄遣雄以論其黨

輸斬逸賊有賊千餘奪路走柳慶官兵追及之千積水江賊爭舟溺舟小賊衆且大風作舟獲盡溺死登岸者不數十人乃分搜山谷間隙岩險死者不可勝計通計前後梅斬幾二千人俘獲甚衆於是斷脇之賊衆盡失於是八寨之賊亦盡兩江猶留守仁經略撫其地疏上論功優賞師又疏薦林富爲都御史遥撫其地疏上論功優賞陞參有差未幾守仁召歸辛十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衆賊賄各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肆猖獗其西侯勝海者居琴潮爲亂指揮潘鶚臣勦之日首官岑浩勝海殺之官貴香利勝海田盧也勝海弟公丁集衆噪城下殺人十五年五月會參將許欽沈希儀沮之曰得賊未易撫須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樸之乃可不勦圖維武遥海州以千人往擊賊先過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賊已撫賊聞立堡戍且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且不聽六月堡成閣令黃貴香以三百人戍之許擇取勝海田盧不禁於是諸徭大憤悲邦佐又陰嘗之公丁遂集衆二千人夜薄堡殺戍兵二十餘人貴香走免且開悔之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

繞由藤峽夾攻大坑衆共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則馬文傑出武宣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等由武宣入山攻羅泳上洞威鋪攻中洞吳同章攻下洞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南北夾擊之賊大潰遁藏衆布林峒而來王良輔選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首一千二百級賊詗往年據險結巢故破官兵輕破皆殲焉至是不聚結寨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日久多貨糧餉必速還其衆奔者入羅運山窩道等務兵攻羅運撤右軍抵長洲沿江統出賊背賊千計陰險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擒之追斬百餘級賊益奮會右軍失道經期三日又土目盧蘇受賊賄敏兵縱之復與諸山谷人言賊連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云會平南縣有小田雖應古陶古思諸猺亦據險布堵與遠等移兵勦之三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南胡蓋諸猺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諸猺復平萬運汝成乃同獻俘于督府凡七事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二曰立學堡以通江道三曰設官備以控上游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徂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欽兵以慎邊防七曰權商稅以資公費其所謂改州治以建屯所者蓋王守仁昔平斷藤峽時奏宥岑猛子岑邦佐罪復爲武靖州知州而邦佐潛任後殘虐部民爲甚又令捉調三縣狼民尤被其害今邦佐死縣狼衆多離散訪改州爲武靖千戶所撥人任之即以三縣狼衆之族隸焉議上蔡經多採納疏請行之捷聞守仁亦贊其議改左侍郎進秩一級柳珣加宮保賜誥料理守臣代鎮常事非久任一信其言感要事而容奸罷愚廢法事則騎武而兵連禍結至棄軍時況諸猺之性如食獸然非有制馭伏一違棒其性則跳梁踶跼群有方彼未嘗不爲馴伏死不悔而難可化誘招致其勢不至于草薙而禽獮之不已也然豈所謂王者之師　天子好生之德哉故不居無事則當撫之以仁而必不可棄其愿信順

亂既作則當懲之以威而必不可徂于姑息制馭蠻夷之策莫若復右江道于此筑今觀蔡靖中二役在守仁則因湖兵歸使而乘不備以集之在蔡經則因首惡就擒而集大衆以征之皆可謂有功于傾巢突然能保其勦之必勝而不能保擒者之不獲能保其征之必克而不能保擒者之不再此所以暴師旅過府庫不足以賄數十年之安也然則選將帥于亂作之後就若慎守臣于無事之日哉至田汝成曰藤峽府江爲寇雖同治之則異治藤峽宜速治府江宜緩蓋以藤峽可夾攻而賊無所奔潰府江地遐遯而人難得其要領也汝成親涉其地故其說爲有據此又用兵者之所當知云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二

鴻猷錄卷十六

高儁

勦處安南

安南自　宣宗時許於利封國王後利死子麟嗣正統間麟死子濬嗣天順間濬被其弟灝嗣弘治間灝死子暲嗣暉死子誼嗣正德十一年暐嗣正德間誼被慕圖人請以勦暐伯凡　子也仍事兵討陳暠作亂弒其子方瀛及黎義昭黎鋐等共推暐從子黎譔嗣譔恣睢失政其臣陳暠作亂弒暐伯凡　子也仍事兵討陳暠作亂弒其子方瀛及黎義昭黎鋐等共推暐從子黎譔嗣譔恣睢失政其臣

姓名非故拒不納黎璉干清華府三遣陪臣上表告
愛之擾皆以登庸兵阻未入六年五月登庸乃自立
爲安南國王僭改元明德時陳昇在諒山不知所終
諒山地亦爲登庸所據惟黎氏尚據有清華木州馬
江老撾等處九年正月登庸傳位于其長子莫方瀾
僭大號改元大正登庸稱偽太上皇帝是年九月黎
璉卒于清華其臣黎炯鄭江等共推立璉子寧嗣襲
入稱世孫其境內或亦自稱國王云其　朝廷原降
王印尊俾未失登庸亦有一印其所達中國文移印
文亦同真僞莫辨其一僞皋也而此　朝廷以安南
久不朝貢又以改元詔使不達故屢制下兩廣雲南
守臣體勘皆未得要領十年五月兩廣守臣林富九
鷺雲南守臣汪文盛沐朝輔皆頗知莫登庸篡立事
移文勘訪會黎氏僞臣武文韜等不從登庸等衆奔
雲南沐朝輔納之黎寧于十三年又遣陪臣鄭惟僚
入奏十五年復遣鄭垣賀文赴軍門供前後至雲南
備列登庸最狀及竄播遷清華始末其詳是年　朝
廷以皇子生故遣使詔諭天下緣安南事未平獨暫
停安南詔使不遣大學士夏言首請問安南罪制曰
可下羣臣議於是廷議紛紛不決禮兵曹多謂莫登
庸弒主僭竊逆朝宜法所必討命將出師群臣
多謂彼中事體未詳師且未宜出申勅邊臣體勘傳
論如能悔罪許其降順惟戶部侍郎唐胄及諸守臣
謂帝王之于夷狄當以不治治之自安南有內難後
兩廣選少邊警古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不必罷敝
中國爲黎氏復讐　上意亦主討罪亦慶救邊臣勘
報會兩廣雲南諸守臣移文至共謂莫登庸先令使
國諒山衛長慶府各開報國人推立登庸事由并爲
登庸之降然無登庸來疏不可復驗諸守臣更移文
促之且示征討意登庸父子乃遣其黨范正毅等賫
執公移詣雲南沐朝輔所自列言前國王黎暹被逆
臣陳暠殺害無子登庸同諸臣國人推立暹弟黎譓
亡何譓破奔入杜溫洞鄭綏等誘邀清華登庸乃推
立譓弟黎寧復上疏請以制命授其拜賜謝恩俱以病先後
卒黎氏無他子嗣慶亦死時與群臣議登庸父子有
功于國召登庸子莫方瀾入付以印章令嗣主國事
遂爲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貢者先緣陳昇梅諒山
爲梗後乃值開關守臣不納耳黎寧乃亂臣沅淦之
子自倒黎姓非黎譓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誣
罔多自飾所謂鄭綏誘邀清華即登庸爲亂黎譓避

章讓謀守以俟史定於是伯溫等宣諭　朝廷成德
暫令歸國候命伯溫乃與清守臣照疏上言安南最
威棄身歸罪只緣寧白稱黎氏之後講系不詳無以
爲據乞宥納谷出前去故爲電授新秩仰遵入律送
莫文明與諸酋至京　上再下廷議從之乃降安南
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官從
二品子孫世襲別給銀印舊所僭擬制度悉去改正
海陽山南等十二路各設宣慰司正佐官職襲替黜
陟俱聽舉應統屬爲輸貢與藩司每歲給與大統曆
以奉正朔仍令三歲一貢四嶺役地還隸欽州國中
錢穀甲兵之數不必奏報黎寧仍令守臣勘訪果係
黎氏之後授以所據四府境土以承宗祀否則已莫
文明諸爽使及所遣伴送之人各加賞賚制下莫登
庸已死伯溫等復上疏請以制命授其拜賜謝恩從之
乃以嘉靖二十年六月班師論功加毛伯溫太子太
保給經理右都御史仇鸞柳珣沐朝輔晉輔臣本兵
諸偏裨守臣升進秩賞賚有差後福海不能綏輯夷
衆復爲黎寧所逐今黎氏仍據閣莫氏實居廣東境
內　朝廷亦置不問

論曰四夷不庭固王法所當誅討然　成祖勦天下

之力三舉其庭而竟不能殄數十年之安則其難可
知矣今能數十萬之衆相數百萬之貨而博取徐離
之使一稱臣請十關庭亡論不克即克何利焉所謂暴
虐名而受實禍也況衰荒萬里之遠勝召兵家之患
兵連禍結變起蕭牆唐玄宗南詔之役豈不明鑒哉
故夏言首誅之功不如唐皇弼兵之益也我考當時
吉囊河套之擾尚未息有不旋踵而崩跋山西之境
使安南之役不解其何能支邪倘移其力以備西北
孰輕重緩急也雖然當時爭先而必強猶足以見國
威勢之可振乃頃者後寇內侵數年奔命踰東南之力
而臨之出境且不可得矣尚暇問其來貢名耶此又
觀時變者不能不深有慨于斯也

平湖黃苗

湖貴之間有山曰蝦闌諸苗居之苗古三
苗遺種也山東北爲鎮溪千戶所稍南爲草坪長
官司隸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
貴州西北隣四川酉陽而不屬地東西可二百里南
北百二十里苗雜分土隸兩省中蜻結黨從貴相數
匪焉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猺種不
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雖種多瀘溪

田供徭役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莫子坪
土官田興肉右袒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
欲賄賂吏以計脫深陷苗寨主奉之與爲返居苗多
所求索洋苗女諸苗恕逐之殺其父者遂叛日相
率引鎮溪苗亦叛其黃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爲益銅仁府近改流官
所轄皆長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通欠
責見戶兒戶益多逃亡官府敲督土官平頭長官遂
挈印逃諸苗念驟然叛矣朝貴諸守臣討之不能定
上其事鼎靖次子　朝廷召萬鐘起家爲提督副都
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機撫勦鐘集諸路漢土兵討之
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爲諸苗所信服足辦
此事鐘用爲巡捕指揮鎮溪本流官屠辰州衛有千
百戶五員所世例委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
員千百戶十員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衛不食俸蒞
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屠官田應朝即土指揮
少會鳥辰州府學生員巧黠多智術能誘論諸苗苗
多信之往年水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朝陰撫亂而兩
利其賄苗之緣忌應朝實啓之數年恒挾苗以市官
府至是得應朝益大肆奸利督府監司不悟顧切任

用之征則既真旭誘殺居民冒功賞撫則挾求重貨
多反覆苗謂必得賀始出錢今千戶某入質苗寨苗魁
龍某來見鐘執以問誅之苗殺其所質千戶某鐘乃
厚恤其家復遣兩省諸監司林所隸土官親論賊集
招撫論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討口給極食苗魁龍
許保給冠帶時湖廣苗以逋年被勦故懲創惟貴州
苗雖稍馴然未愈創內實勦橫鐘遂班師　朝廷各
論功陞賞召鐘還爲刑部尚書未幾苗魁龍許保吳
黑苗復猖亂焚劫州縣兩省無寧日嘉靖戊申遷兩
廣總督侍郎張岳爲右都御史撫勦之仍開府駐師
辰州岳至非兩省官議發多調林菁深密累討無功
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亡何
賊復攻陷印江縣治　上降詔切責之岳詢前故知
撫無益又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之其剿廣西猺撫
苗行令參政子鄂如故撫處常亦撫綏石方苗遂不
復叛惟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龍許保等猖獗岳乃
大發漢土官兵以嘉靖庚戌九月進兵討之總兵則
沈希儀領兵則參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
銅仁防禦督石邦憲先所

規畫時邦憲以印江失事故被論劾　制下當附任聽理岳歷敘邦憲功次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岳乃疏報各咱檜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餘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擒等未悉至餘賊逃匿林箐濃鉄死者無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燬無遺具以徒圍龍許保實未獲遂撤新調兵止留石邦憲等搜捕首惡姚靖辛亥二月龍許保果能擒獲納合湖廣附黃堺叛苗出劫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玄貴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俱有雉堞衛路更卒戍守時聞苗寇平城守稍危知府李九鼎左副衛苗寇百餘人伴稱雉堞辛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印誠執九鼎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巡分道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九鼎等得還歸由小徑各趨入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助進者數寨其冉玄助剿思州事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貢之未幾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檄定田應朝自得魁捕後日益恣橫有司寢不能制既撫永保累久

合酉陽兵攻平茶寨殺無孑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岳主檄使來見不出餉漫語應之留厚知應朝雖滿不自聊射無武勇兵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為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乃寬慰苗寨遣人自列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率其魁捕以事屬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魁捕勢益孤窮諸土官多仇嫉之其族人亦不直也乃託永順宣慰彭九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侗苗寇秋仍以討檢杖後之時諸苗畧定惟隘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石邦憲等懸賞購許保之邦憲等密遣使入寨賂令聽縛苗麻得盤吳老彈吳旦進等寬龍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令誘至別寨佚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岳疏聞詠之諸守臣任輦等欲逐龍兵岳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為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親說盡釋令去招撫諸土官榮之至鎮靖壬子八月土官某麻得其處道兵劉明等徑入寨襲斬之特其首出被諸苗欲據其功道奪去以火焰令乾藏之榮軍賞金事龍遂給賞仍令土官田興邦督榮得之驗實乃賞至軍門岳

兵駐城中城得全虜長驅入內地十七日報至京師傳虜焚通州矣虜實未薄通營通州東二十里蕃山汝口諸處分兵抄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之境屠掠城外諸村落甚俶京師聞報始議守禦計撤召諸邊將勤王十八日仇鸞首以大同兵自居庸至十九日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蓋先撤馳來也二鎮兵至人心稍安自是河間宣府大同山西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勤王入衛兵凡七鎮約五萬餘人乃命文武重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隅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總督之今城中居民并四方入覲武舉官生昏陣列守諸司官僚皆聽王邦瑞委用兵部尚書丁汝夔理戎務著中以楊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戎務僉近城衛京師即軍中幷仇鸞為平虜大將軍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命錦衣衛都指揮陸炳提督

皇城諸門并護衛親軍都御史商大節督五城御史巡視防內變其團營兵不及五六萬人皆老弱游惰分道京營諸將營于城內外各巷陌閒京營兵素未見敵驟之出皆泣不敢前命都御史王儀率兵駐通州宥罪仇鸞將徐仁載綸等令立功自贖城外及

近地居民擁入連月不絕多被血淋漓下者時事起倉卒未備勤王師閒變即馳至未貫糧糗制下犒師牛酒諸將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二三日軍士始得數所啓隙發粟則糞壤參觀皆無所需索故士饑疲驚軍無紀律頗騷縱往往入村落返擲髮許稱虜刻掠民財被捕獲或自號為邊陽軍虜中有聞虜中言遼陽軍實驍我來者京城逐訛言遼陽軍放矣時諸方被寇任故擒獲大同兵殺掠者不敢輒置之法疏聞　上謂大同兵首先入援縱有犯出饒發今付大將軍撫處而宥殊不為禁沒掠者乃下令禁勿捕大同兵有捕至逐棰捕者故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于虜民閒倪訛言遼陽軍放又禁勿捕治殺掠者不知故遂謂汝夔與虜戰諸將迫棰不戰者有陵言汝夔禁諸將勿讎與虜戰稍稍開禁中　上乃切責汝夔并守謙時嘗稱師兵不發民訶開益歸罪汝夔怨詬大作恚言汝夔禁東山東人於遼陽為寇鄉曲乃汝夔同章恐我師令還不見虜守謙被命防禦京城督城外東北隅恐衆潰不敢故按兵不戰　上閒聞覺遠出

始以敗事聞　朝廷集衆議設總督鎮撫其地留岳為之數年得代去

論曰諸苗蠢動之地耳豬三省之力討之十餘年不克底寧者豈其用兵之難果如是哉苗之難克衆議之難協而事權之難定也萬鏜始集諸路兵亦稍有斬獲乃見犒賞之惠足以買諸酋一時之安即謂可保無虞飢班師去何厭兵之過也張岳力主用兵不惑撫守之說而陰阻旁撓因循不決歷三年始收一戰之功其初不免屢有敗衂者亦其乏素定之謀而地利之未諳耳然苗於人臣任事之忠可庶幾焉但庚戌十二月賊報全捷謂已除神窟穴首惡就檻而辛亥二月賊復出破思州談何容易說其後必欲得香重苗而後罷兵者豈亦有憾于前歟則知秋青不輕信僉智尚之死有足哉固後世事君者所當法也

追戮仇鸞

鸞祖仇鉞初為寧夏游擊將軍娶執貴錦封咸寧伯後以討平河北諸寇功進封侯鉞卒恩蔭為保鸞粗暴貪悍人見其敢於當事遂謂勇名可任嘉靖初總兵征安南不果留鎮兩廣後改鎮甘肅討奏都御史

會銳銳坐秘削鸞亦罷二十九年夏六月虜薄俺荅冠大同偽駙報虜不數十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達敗死副總兵林春聞達被圍引兵出援亦敗死虜旋引去事聞逮總督侍郎郭宗皐巡撫都御史陳耀至京逮杖之耀死杖下宗皐流配諸部特皆論死係獄奉詔召尚書翁萬達代宗皐總督未至先以兵部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為都御史代耀巡撫起嵗加咸寧侯仇鸞總兵鎮守大同八月虜復擁衆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俺荅令別寇宣府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知宣府有備乃寇薊鎮薊鎮無重關山外即虜境所恃朵顏三衛為藩籬三衛自得大掌地住牧又歲利入貢賄頗為我悍禦虜不能越三衛寇薊鎮近三衛稍離心多結連北大虜故虜由其境入犯三衛又陰為之嚮導二云虜之東也巡撫使之乃佯奏探知虜東行恐侵薊鎮震驚京師請提兵駐居庸以備不虞十四日虜果寇薊鎮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力禦之十六日虜繞兵自間道抉邊墻入我兵不能禦遂潰薊鎮舊恃三衛捍蔽故其兵親他鎮獨寡卽兵部檄保定河間宣府兵援薊州若未至故虜得入是夕圍順義以保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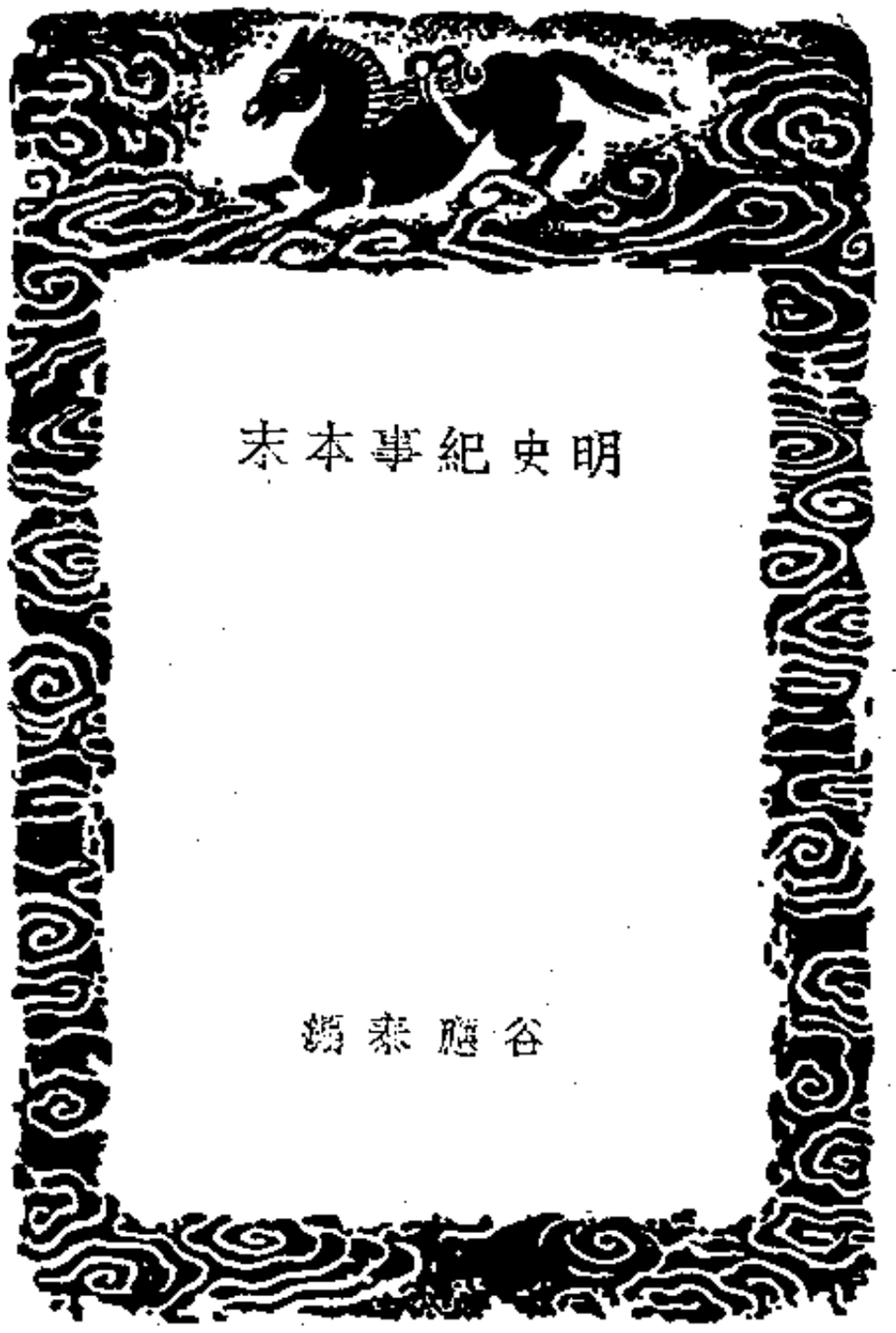
會銳銳坐秘削鸞亦罷二十九年夏六月虜薄俺荅冠大同偽駙報虜不數十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達敗死副總兵林春聞達被圍引兵出援亦敗死虜旋引去事聞逮總督侍郎郭宗皐巡撫都御史陳耀至京逮杖之耀死杖下宗皐流配諸部特皆論死係獄奉詔召尚書翁萬達代宗皐總督未至先以兵部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為都御史代耀巡撫起嵗加咸寧侯仇鸞總兵鎮守大同八月虜復擁衆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俺荅令別寇宣府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知宣府有備乃寇薊鎮薊鎮無重關山外即虜境所恃朵顏三衛為藩籬三衛自得大掌地住牧又歲利入貢賄頗為我悍禦虜不能越三衛寇薊鎮近三衛稍離心多結連北大虜故虜由其境入犯三衛又陰為之嚮導二云虜之東也巡撫使之乃佯奏探知虜東行恐侵薊鎮震驚京師請提兵駐居庸以備不虞十四日虜果寇薊鎮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力禦之十六日虜繞兵自間道抉邊墻入我兵不能禦遂潰薊鎮舊恃三衛捍蔽故其兵親他鎮獨寡卽兵部檄保定河間宣府兵援薊州若未至故虜得入是夕圍順義以保定

兵駐城中城得全虜長驅入內地十七日報至京師傳虜焚通州矣虜實未薄通營通州東二十里蕃山汝口諸處分兵抄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之境屠掠城外諸村落甚俶京師聞報始議守禦計撤召諸邊將勤王十八日仇鸞首以大同兵自居庸至十九日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蓋先撤馳來也二鎮兵至人心稍安自是河間宣府大同山西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勤王入衛兵凡七鎮約五萬餘人乃命文武重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隅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總督之今城中居民并四方入覲武舉官生昏陣列守諸司官僚皆聽王邦瑞委用兵部尚書丁汝夔理戎務著中以楊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戎務僉近城衛京師即軍中幷仇鸞為平虜大將軍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命錦衣衛都指揮陸炳提督

皇城諸門并護衛親軍都御史商大節督五城御史巡視防內變其團營兵不及五六萬人皆老弱游惰分道京營諸將營于城內外各巷陌閒京營兵素未見敵驟之出皆泣不敢前命都御史王儀率兵駐通州宥罪仇鸞將徐仁載綸等令立功自贖城外及

近地居民擁入連月不絕多被血淋漓下者時事起倉卒未備勤王師閒變即馳至未貫糧糗制下犒師牛酒諸將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二三日軍士始得數所啓隙發粟則糞壤參觀皆無所需索故士饑疲驚軍無紀律頗騷縱往往入村落返擲髮許稱虜刻掠民財被捕獲或自號為邊陽軍虜中有聞虜中言遼陽軍實驍我來者京城逐訛言遼陽軍放矣時諸方被寇任故擒獲大同兵殺掠者不敢輒置之法疏聞　上謂大同兵首先入援縱有犯出饒發今付大將軍撫處而宥殊不為禁沒掠者乃下令禁勿捕大同兵有捕至逐棰捕者故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于虜民閒倪訛言遼陽軍放又禁勿捕治殺掠者不知故遂謂汝夔與虜戰諸將迫棰不戰者有陵言汝夔禁諸將勿讎與虜戰稍稍開禁中　上乃切責汝夔并守謙時嘗稱師兵不發民訶開益歸罪汝夔怨詬大作恚言汝夔禁東山東人於遼陽為寇鄉曲乃汝夔同章恐我師令還不見虜守謙被命防禦京城督城外東北隅恐衆潰不敢故按兵不戰　上閒聞覺遠出

欲西拿白羊口出仇鸞師諸將兵尾之虜被白羊守將扼險禦之不得出稍紮牛羊婦女開下擒衆東南還至昌平北猶與官軍遇官軍不肯虜遂得出邊外騎蹂入我兵不能禦死傷千餘人聲載為虜後以神故道出諸將不敢過但徐尾其後時斬獲遺虜數級二十五日京師稍解嚴城外民人避者漸出復故居二十六日汝夔守謙同斬于市會汝夔仍戍肯葉死妻流肅南子論戍遼陽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僉大理寺卿沈良才以讓汝夔等獄緩俱逮繫廷杖刑科給事中張侃等如例劾謝縉汝夔等獄未局並輯返又追其前論局尚文沈束事不當以欺誑罪縉下獄廷杖貶福南二十八日虜衆盡出虜至邊疲甚又顧總輜重皆不能軍諸衆將以白羊之敗兵氣不揚竟不敢過但尾之出境九月遣戶部侍郎駱問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胔祭傷創賑貸之覓及諸將各罷兵歸鎮前後得虜二百餘級覓自動京營虜施久衛卒多役干諸將及中貴之家或死亡



明史紀事本末

谷應泰撰

明史紀事本末目錄

卷一　太祖起兵　〇一
卷二　平定東南　〇九
卷三　太祖平漢　二〇
卷四　太祖平吳　三六
卷五　方國珍降　五三
卷六　太祖平閩　五八
卷七　平定雲貴　六三
卷八　北伐中原　〇一
卷九　略定秦晉　一二
卷十　故元遺兵　二〇
卷十一　太祖平夏　三六
卷十二　太祖平漢　四五
卷十三　胡藍之獄　五六
卷十四　開國規模　六三
卷十五　削奪諸藩　〇一
卷十六　燕王起兵　〇四
卷十七　建文遜國　三九
卷十八　壬午殉難　四八
卷十九　開設貴州　六一
卷二十　設立三衛　六五
卷二十一　親征漠北　七六

明史紀事本末　目錄　二

卷二十二　安南叛服　〇一／238
卷二十三　平山東盜　二三
卷二十四　平藤峽盜　二四
卷二十五　治水江南　三〇
卷二十六　太子監國　四一
卷二十七　高煦之叛　三四
卷二十八　仁宣致治　四九
卷二十九　王振用事　六九
卷三十　麓川之役　〇一／257
卷三十一　平浙閩盜　六六
卷三十二　土木之變　〇六
卷三十三　景帝登極守禦　一三
卷三十四　河決之患　一八
卷三十五　南宮復辟　三四
卷三十六　曹石之變　五二
卷三十七　更定祀典　五九
卷三十八　平鄖陽盜　六七
卷三十九　平藤峽盜　〇一／276
卷四十　興復哈密　一六
卷四十一　平閻原盜　二六
卷四十二　宏治君臣　三一
卷四十三　劉瑾用事　四五
卷四十四　寘鐇之叛　六六
卷四十五　平河北盜　〇一／293
卷四十六　平蜀盜　一三
卷四十七　宸濠之叛　一七
卷四十八　平南贛盜　三二
卷四十九　江彬奸佞　三八
卷五十　大禮議　四六
卷五十一　更定祀典　七〇

卷五十二　世宗崇道教　一八／三一五
卷五十三　誅李福達　一二／三二五
卷五十四　嚴嵩用事　一八／三三四
卷五十五　沿海倭亂　三八／三四四
卷五十六　李福達之獄　六一／三五五
卷五十七　大同叛卒　六五／三六七
卷五十八　議復河套　七一／三七九
卷五十九　庚戌之變　七／三九〇
卷六十　俺答封貢　二五／四〇九
卷六十一　江陵柄政　三三／四二五
卷六十二　援朝鮮　四四／四四四
卷六十三　平哱拜　五七／四五七
卷六十四　平楊應龍　六五／四六五
卷六十五　礦稅之弊　七三／四七三
卷六十六　東林黨議　八七／四八六

卷六十七　爭國本　一一〇／四九五
卷六十八　三案　一二三／五〇八
卷六十九　平奢安　一四六／五二一
卷七十　平徐鴻儒　一五八／五三三
卷七十一　魏忠賢亂政　一／五四五
卷七十二　崇禎治亂　二九／五五九
卷七十三　修明曆法　五五／五七五
卷七十四　宮寺誤國　七〇／五八九
卷七十五　中原寇盜　八一／五九五
卷七十六　鄭芝龍受撫　一一九／六〇三
卷七十七　張獻忠之亂　一二三／六一七
卷七十八　李自成之亂　一三六／六三〇
卷七十九　甲申之變　一五七／六四一
卷八十　甲申殉難　一六九／六五三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

太祖起兵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甲戌朔。聞太祖起兵。滁梁。太祖之先。故沛人。徙江東句容。爲朱家巷。宋季。大父再徙淮。家泗州。父文徙鍾離太平鄉。母陳。生四子。太祖其季也。太祖生於元天歷戊辰之九月丁丑。其夕。赤光燭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至。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嘗苦病。父欲度爲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貧不能殮。營葬之。仲與太祖舁至山麓。縊絕。仲還收緡。置太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遊村寺中。比曉。往視。土墳起成高隴。地故蝸鄉人劉繼祖。繼祖哭之。歸焉。舉仲父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爲僧。逾月。僧乏食。太祖西至合淝。歷光固。汝潁諸州。道病。輒見兩紫衣人與俱。病差。遂不見。昏夜陷廁溷中。遇羣兒呼迎聖僧。叱之。絕跡。崎嶇三載。仍還皇覺寺。時汝潁兵起。騷動濠州。定遠人郭子興據濠州。太祖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卽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倡義耶。果大吉。帝遣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抵門。門者疑爲諜。執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爲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馬公女。以己女遂妻焉。卽高后也。軍中咸呼爲朱公子。

元帥餘闕鎮淮。脫脫命賈魯追圍之。太祖與子興力捍守。時子興屈己下彭趙。遂爲所制。彭趙嫉濠稱

王。一日。執子興於獄。太祖曰。吾受郭氏深恩。可不赴乎。遂入子興家。明日。彭趙囚。釋之。十三年春。元將賈魯死。圍解。濠軍士亦多折傷。太祖雖在甥館。每有大志。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達。湯和等。皆往歸焉。

十四年秋七月。徇定遠。下滁陽。時彭趙御下無道。太祖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周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臨濠者。聚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太祖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騎士。費聚等從行。至定遠界。其營中遣二將出。大呼曰。來者何爲。聚恐。請益人。太祖曰。多人無益。滋之疑耳。直前下馬。渡水而往。其帥出見。太祖曰。郭元帥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乏食。他部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卽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帥許納。請置物示信。太祖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爲獻。請諸軍促裝。且申密約。太祖還。詗聚俟之。越三日。聚設報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太祖卽率兵三百人抵營。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衝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桑把頭。得八百餘人。定遠糧大亭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亭舉衆降。軍聲大振。　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太祖奇之曰。爾破服若是。其儻生耶。顧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救生靈於水火。倡仁義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大悅。俾兄弟皆居帷幄。預機密焉。國勝一名勝。又名宗異。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幕下。掌書記。盡傾所蓄。甚見親信。　秋七月。太祖將兵進攻滁陽。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敗數千人。雲提劍躍馬。橫衝其陣而過。敵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既戰。遂克滁陽。因駐師焉。　朱文正。李文忠來歸。文正。太祖孟兄南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國長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滁陽。皆來歸。太祖喜甚。文忠年十二。來上衣而戲。太祖曰。外甥見舅。如見母也。與沐英皆賜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見而憐之。令高后育之爲子。何世隆來降。并取鐵佛崗。攻三汊河口。收金椒大柳諸寨。未踰月。彭早住。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遣人邀太祖守盱眙。辭弗往。未幾。二人爭權。部曲乘而鬬。多創死。彭亦中流矢死。獨趙均用存。并彭故部曲。狼戾益甚。衙子興。必欲殺之。太祖疑之。使人說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濠者。兵勢重。可盧也。均用悟。爲少寬。太祖又賂其左右。子興乃得率所部歸滁。稱滁陽王。時。太祖部兵數萬人。悉歸之。奉其號令。居再閱月。子興感讒言。悉奪太祖兵。又欲收李善長置麾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肯行。自是征討之權。太祖皆不得與。且日疏遠。而事之卽令其人與太祖俱出戰。其人出未十步。卽被矢反走。太祖直前奮擊。衆皆披靡。徐還。了無所傷。子興頗內愧。又皆與三百人出城。顧聞鵝鴨聲。飛矢墮空中。心異之。遽還。俄而敵兵驟至。一無所獲。時諸將各有所獻。太祖所至。禁剽掠。有得卽分部下。無所獻。子興甚不悅。焉。皇后悉所有遺子興。妻張氏。張喜。由是疑釁漸釋。　冬十月。元丞相脫脫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滁。子興故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太祖曰。六合破。滁不獨存。脣齒也。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子興悟。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且以鬼神勿吉爲辭。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鬼也。於是帥師東。與敢死

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諸旦復完壘與戰時以計紿之乃斂兵入舍偏縶縗遣婦女倚門戰手大罵元兵錯愕不敢逼遂列陣而出徐引去還滁州既而元兵復大攻滁太祖設伏澗側令再戰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敗走滁得完　太祖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太祖卽與俱往中途遯歸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駡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我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　虹縣胡大海來歸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太祖一見語合用爲前鋒十五年春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囿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向攻民聚時得兵三千號廬州路義兵今精選三千勁敢士椎結左衽衣青衣佯爲彼兵以四槳舵載賞物而馳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貿貿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繙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繙衣兵卽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繙祖爲使者前行馳再戒將繙衣兵繼後天祐至陡陽關和陽父老以牢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將青衣兵就食誤約再戒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據牽衆而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門以飛橋絕兵出戰再戒不利中矢走元兵追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等其樵面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也先帖木兒夜遁再戒兵旣敗歸謂天祐等已陷沒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招降子興益恐召太祖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太祖命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填塹銜市呼使者入叱令縢行見子興子興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之太祖曰殺之彼將謂我怯故誠其口是速之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進子興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子興急屬太祖舉兵往收敗卒伪規取和陽太祖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十人先進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乃入據定城中子興屬太祖總和陽兵諸將破和陽縣橫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太祖惻然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皆相攜而去人民大悅太祖既總和陽兵市呼使者入叱令縢行見子興子興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之太祖曰殺之彼將謂我怯故誠其口是速之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進子興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子興急屬太祖舉兵往收敗卒太祖留守和陽與諸將分圍和陽城諸將聳懼工來就太祖作色詰坐前向出子興檄呼諸將曰總兵主帥命也非我專擅今整城皆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違者軍法從事諸將恐唯唯由是皆奉命時元太子烈嗄剌普化帖木兒高麗人也先不花等率兵號二十萬自淮西來攻和陽太祖聞之會諸將謀曰和陽南接采石東連太平實爲要衝今元兵大至其勢必銳我出戰利鈍未可知萬一不勝則和陽不守采石太平皆爲所有進退失據非計也不如棄和陽還守滁以逸待勞可坐而制敵諸將皆以爲然乃留守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繙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繙衣兵卽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繙祖爲使者前行馳再戒將繙衣兵繼後天祐至陡陽關和陽父老以牢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將青衣兵就食誤約再戒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據率衆而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門以飛橋絕兵出戰再戒不利中矢走元兵追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等其樵面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也先帖木兒夜遁再戒兵旣敗歸謂天祐等已陷沒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招降子興益恐召太祖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太祖命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填塹銜市呼使者入叱令縢行見子興子興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之太祖曰殺之彼將謂我怯故誠其口是速之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進子興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子興急屬太祖舉兵往收敗卒

遣太祖騎從至郤乞歸附詭爲先鋒太祖曰諸饑故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益耳無能爲也儻得效力於智者雖死猶生太祖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後臣我宋晚也　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無舟楫時廖永安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桑世傑張德勝等各率兵泊巢湖遣結水砦以捍寇會妖焰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爲所扼乃遣使間道納款太祖大喜曰此天意也機不可失卽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迎太祖登舟出湖口至橫城聞已脫險然未入江蟹子海牙集艦船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屯黃墩會巢湖將趙普勝密異志永安等密露其機太祖遂麾官歸和陽取舟同攻蟹子海牙賊欲以兵勢挾之旣踏集商人舟載糒鋭猛士復至黃墩督兵攻蟹子海牙敵舟高大進退不利永安等小舟往來如飛奮擊大敗之時湖口澄湖會大雨連旬水漲遂縱舟至蒋陽橋衆恐舟大不能渡比至纔餘分寸永安等遂得入大江從歸和陽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太祖帥諸將渡江永安請所向太祖曰采石大鎮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難爲備擊攻之必克遂乘風舉帆舳艫齊發頃刻達牛渚太祖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劍至太祖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禿堅蒲里帖木兒等棄城遁丙辰克太平路初太祖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勿軍士枋及入城掠之通衢一卒違令立斬之城中肅然太平路總管靳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具棺葬之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留今有主矣太祖召安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兼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悅禮安甚厚由是凡機密輒與謀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戰衣皆紅色蓋以火德王故也　時太平四面皆元兵蟹子海牙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閉姑孰口而營兵元帥陳埜先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薄城下太祖親督兵鑿之命徐達鄧愈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於襄城橋埜先率衆來攻時有黃雀集於城梁埜先箙矢射之雀墮於城梁埜先被執太敗爲伏兵所擒太祖釋而用之　八月分命徐達等取溧水溧陽句容蕪湖皆下之　初陳埜先被執太祖釋不殺埜先詐曰生我何爲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爾乃爲書招其軍明日皆降蟹子海牙阿魯灰等見埜先敗還駐峪溪口諸軍進克溧水將攻集慶路埜先之爲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爲招詞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太祖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諸軍克溧陽埜先歸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騎合因爲書報曰集慶城石環大江左枕崇崗三面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濬造戰艦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陸三道戰艦同時並進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眾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盧其斷後莫若南據溧陽東捲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下也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

者。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方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扼之。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形同勢異。足下奈何舍金陵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埜先得謀。詐不行。諸軍進攻集慶。埜先途與福壽合。拒戰於秦淮水上。諸軍失利。張天祐與郭元帥皆戰死。元帥子興之子也。埜先殺之。俄而等嘗憾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繼者聞毋赦。達等頓首受命。丙申。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死戰。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遂分兵下金壇。丹陽諸縣。克之。改鎮江爲江淮府。命徐達爲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

祖命諸將以襄陽礮破其寨茂才奔金陵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屢敗天也生死惟命太祖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屢有功至是太祖進論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泄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　李文忠等進取許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是月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帖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感奮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建德路太祖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節度指揮使大海等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出遂安長鎗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擊敗之追至淳安敵望風潰遂安守將洪元帥率衆五千餘丙辰克建德路爲嚴州府五月苗帥楊完者率衆屯徽之烏龍嶺文忠愈合兵擊卻之癸酉下浦江縣文忠既下浦江開鄭氏者自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忽也遂遣太祖偕至建康以無爲州逼近肘腋遣兵克之　秋九月常遇春進兵攻衢州建寧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擊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宋伯顏不花悉力捍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殺千斤秤鉤懶龍爪用長斧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不意突入南門毀城毀其所架礮攻圍甚急院判張斌度不能支遣使約降夜出小西門迎大軍入衆遂潰擒宋伯顏不花遇春還留越苻改守越爲金華府　冬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進攻處州初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規取處州黃龍四面陡絕再成樹柵其上以過其衝敵兵來攻再成搏敗之元處州守將參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婺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其等屯焚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士卒皆殆怠無鬬志胡深棄軍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攻大海卽出軍焚嶺與再成合攻之桃花嶺據山巔最險厄再成間道出其後連拔桃花葛渡二砦遂薄城下壬寅宜孫戰敗棄城走建甯七邑皆下以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散卒欲復處州攻殺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　十二月道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禽四人賢故遣使以蔥幣徵之時李文忠亦薦諸儒王禕許元黃天錫太祖皆徵用之

二十年春正月命馮國勝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先是馮國用卒太祖命勝代兄職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太祖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卽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去常建議勵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爲鬱葱將分賦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爲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客有說基者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下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箠而定因盡江守之基曰吾生平忝方國珍張士誠聚所爲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太祖下金華士許元葉瑁玉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籍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常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鄭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無不舉手加額是月發倉賑貧民太祖既撫定宮城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論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州政當撫恤使民樂

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能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卽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十九年春正月樂平儒士許瑗謁見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舉於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謁上於甯越曰方今元綱垂盡四方鼎沸夫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乃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腥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興成功太祖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子用英雄有如饑渴方廣攬羣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喜卽授博士留帷幄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　三月甲午宥獄囚　五月辛酉太祖將自甯越過建康召胡大海論之曰甯越踞浙東重地吾以爾才故特命爾守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甯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勁敵不可忽也遂還太祖既至建康以無爲州逼近肘腋遣兵克之　秋九月常遇春進兵攻衢州建寧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擊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宋伯顏不花悉力捍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殺千斤秤鉤懶龍爪用長斧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不意突入南門毀城毀其所架礮攻圍甚急院判張斌度不能支遣使約降夜出小西門迎大軍入衆遂潰擒宋伯顏不花遇春還留越爲改守越爲金華府　冬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進攻處州初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規取處州黃龍四面陡絕再成樹柵其上以過其衝敵兵來攻再成搏敗之元處州守將參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婺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其等屯焚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士卒皆殆怠無鬬志胡深棄軍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攻大海卽出軍焚嶺與再成合攻之桃花嶺據山巔最險厄再成間道出其後連拔桃花葛渡二砦遂薄城下壬寅宜孫戰敗棄城走建甯七邑皆下以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散卒欲復處州攻殺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　十二月道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禽四人賢故遣使以蔥幣徵之時李文忠亦薦諸儒王禕許元黃天錫太祖皆徵用之

二十年春正月命馮國勝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先是馮國用卒太祖命勝代兄職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太祖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卽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去常建議勵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爲鬱葱將分賦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爲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客有說基者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下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箠而定因盡江守之基曰吾生平忝方國珍張士誠聚所爲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太祖下金華士許元葉瑁玉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籍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常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鄭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無不舉手加額是月發倉賑貧民太祖既撫定宮城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論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州政當撫恤使民樂

以淮環爲營田司僉事，基留幃幄預機密謀議。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禮賀畢，入門之，基遂陳天命有在，太祖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苗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參將胡大海。初，苗帥楊完者爲張士誠所殺，劉震等從員城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己厚，未忍發。李福曰：胡參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當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告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鎧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留安慶院判張斌，脅其從己，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罵賊不屈，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愷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史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李文忠急遣何世明、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走降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爲得真所害，縛在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赴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之，民乃定。丁亥，處州苗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蔣英等殺胡大海，亦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變，即上馬，收軍不及，迎戰，罵曰：死賊，何負爾！反耶！賊百前刺再成，中顙，死。分省都事孫炎被執，賊縛卒守之，稍疏，炎降，炎不屈，大罵，賊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被害。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皆不屈死。文忠復調兵屯結寨圍之。時二郡煽亂，衢州戴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棄劉基丁母憂，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告各處屬縣，論以固守所部，候諸軍同進討。時再成子天璧方奉命往處州起發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再成僭部曲朱絢等，遂集各部將士，會同鄧愈、王弼等，往討賊，過賀仁德，戰，敗之。癸酉，復處州。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三月，壁同僉李文忠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衛信處諸全軍馬。

二十三年春二月，申將士屯田之令。時，康茂才屯積充牣，他將皆不及；特申諭及時開墾。

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上卽吳王位，建百官司署，以李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常遇春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論善長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動。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圖治，毋苟且因循，充位而已。　秋七月丁丑，克慶州路，徐達、常遇春攻處州，部將吳復先登，挫敵，降其驍將樓兒張。左君弼聞變，乘城走安慶，遂克其城，執君弼母妻，送建康，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

二十五年春正月，徐達遣指揮張彬克辰州，傅友德克衡州，胡海克寶慶，路、靖州軍民安撫司來降，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鄧仲謙，斬之，擢顯江西行省參政。時陳友諒既平，荊襄、南北次第皆下。夏五月，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湘、漢諸郡，太祖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連

荆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必爭之地。今雖不取，將貽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壻地相鄰，易於煽動，降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幹，幹若有損，枝葉何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往復，謂江西行省右丞鄧愈曰：湖廣平，章政事，論之曰：今諸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駐兵撫輯，近開王保保居汝南，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唯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人心之歸，正如穿穴其堤，使水走下，力少而功多，愈奉命遂行。時，元同僉任亮據乘樞守安陸，遇春遣吳復將先鋒自沔倍道徑擣之，傅友德舊兵進擊，身被九創，亮兵大潰，遂生擒之。乙未，克安陸，遇春裹任亮壯毅可用，釋之，授指揮僉事，遇春兵至襄陽，己卯，守將棄城遁。　秋七月丁巳，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本所斬之，取永新州，戮左丞周安等，仍命和回守常州。時元思州宣慰使田仁厚遣使獻鎮遠、吉州二府，鎮川等十縣，龍泉等三十四州。

二十六年春正月，禁植秫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右，十有二年，亟國之費，吾民效順輸輸，心甚憫焉。蓋因民間造酒糜我米麥，故行禁酒之令，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今歲農民毋得種秫，五月時，淮地悉平，徐達、韓政等進兵攻安豐，扼其四門，晝夜環攻之。於城東龍垻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辛未，克安豐，元將忻都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幷君弼裨將賈元帥而還。竹昌君弼走汴梁。既而元將竹貞引兵來救，復戰，敗走之。　八月庚申，拓建康城。初，建康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狹，遠而窵內，在城因元南臺爲宮，稍隘。太祖乃命劉基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亙周圍凡五十餘里。龍盤山川之勝焉。　十二月，韓林兒卒於瓜步，林兒爲劉福通所立，都於亳，徙安豐，自安豐徙汴梁。兵敗，復走安豐，安豐沒於張士誠，乃走入建康，諸將欲奉之，劉基不可而止。至是，林兒復自建康至瓜步，卒於道。太祖始及羣臣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　二月，命免應天、太平、鎮江諸郡租賦有差。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罹兵革，生息未遂，予甚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少蘇民力，省臣傅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太祖因歎曰：吾昔在軍中，資糧不繼，甚至煮糠和糜，得食粗糲，顧亦甘之。今幸居民上，飲食豐美，製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給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租賦一年。已，復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糧稅三年。　夏六月，久不雨，太祖減膳，素食，謂近臣曰：予以天旱，舉宮中素食，往時宮中所需蔬菜，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爲之，憫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太祖曰：天雖雨，寒稼必多，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於愛民，乃下令免今年田租。　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太祖即皇帝位，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寸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安臣民之望。太祖曰：我思功未服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徒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論，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大，志驕氣盈，卒致滅亡，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毋庸汲汲也。

谷應泰曰語云始事者難於東南收功者多於西北然秦據成陽混一區宇漢都關中長樂六合於是謀形勝者以爲三吳於越勢同聲援無足貴也乃高皇帝略定金陵分兵浙右經營江介之間事略偏裨之地若旦夕不能綴諸勢有所不得已也蓋其時士誠國珍猶吾肘腋元人失馭彼且磨牙而爭我得遺利彼將乘之我有棄貨彼將資之顧安得而不汲汲耶方是時完者固守鎮江楊仲英守常國張明鑑據維揚八爾思不花駐徽州石抹宦孫守婺州伯顏不花守衢州以至鄧仲謀拒命於新淦任亮擁衆於安陸十年之內諸將效忠天心佑順憑風沐雨以次削平何其偉與然皆折矢費糧銖稽寸累錙括之間反者再起蓋戡亂若斯之難也假令半壁垂城虛名別奉感諸將之識正林兒之位則彼將遁擁太阿予奪愛憎盆子聖公必隳大業時無曹田沮散厥謀卽江左非吾有也若夫命康茂才爲營田使而積貯豐盈設民兵萬戶府而農戰復古規取襄漢諸郡而上游建瓴屆劉宋四先生而忠益漸廣凡諸良法美意靡不始自江南而王者大一統之業卽肇基於此豈若典午之短馭建炎之弩末乎

卷三

太祖平漢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冬十月常遇春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太祖命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遇春禎等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破其北門入城執天完將洪元帥斬之天完徐壽輝僞號也并擒其副將魏喜徐天雄等天完平章陳友諒寇池州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友諒河陽漁家子本姓謝先世贅於陳冒陳姓常爲書狀吏意忽忽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等起兵慨然往從之初爲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爲元帥文俊漸專恣友諒積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時友諒方強蓋爲戰爭之始

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陷江西隆興瑞州已巳遣其黨趙普勝自樅陽寇池州太平守將劉文仁聞之率兵赴援遇賊敗沒池州守將趙忠亦戰死僉通海蔣復池州普勝驍將號雙刀趙初結砦巢湖已歸友諒趙德勝略石埭擒友諒將饒清

十九年春三月陳友諒遣趙普勝寇浦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程允汪炳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於橫江口破走之　夏四月徐達僉通海趙德勝等擊趙普勝橫江營大破之賊乘舟走獲巨艦艦艟發酉復池州擒僞帥洪鈞等時太祖經營浙東方疑普勝制諒即提大衆擊徐達同知樞密事諸將陛賞有差　秋八月遣徐達攻安慶達率張德勝等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砦擊敗普勝部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友諒參政郭泰僉兵至沙河迎戰達復大破之斬泰獲輜重無算遂克潛山　九月僉院僉廷玉帥兵攻安慶不克沒於陣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用間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中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賄客潛往友諒所親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有德色友諒深忌之至是憤潛山之敗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普勝出迎至船汉登舟友諒殺之併其軍　冬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

於已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佯出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卽閉城伏發盡殺其左右將士幽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僞官屬

二十年夏四月徐達常遇春拔趙普勝之水寨友諒盛兵來援達遇春欲盡殺之卽徐達曰此皆勍敵九華山待之而以羸弱守城友諒明日果至直造城下銳甚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人常遇春欲盡殺之卽徐達曰此皆勍敵也不殺將爲後患若以上聞必不殺達不從遂以聞太祖論使者曰亟還論諸將今戰爭方始不可縱殺以絕人望三千精銳宜釋之爲後用及使者返遇春已殺之止存三百人太祖聞之不懌命悉放還　閏五月友諒率舟師犯太平圍其城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人結陣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西南隅舟尾高與城平士卒緣之上時城中乏食士饑甚不能戰丙辰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爲脯也遂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賊非吾主敵也曷不速降賊怒縛置舟樓叢射之比死罵賊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皆抗節不屈死之方雲之與賊戰也勢甚急妻鄧氏生子焯方三歲抱之泣語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已聞雲就縛鄧氏卽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鄧瘞之抱兒逃漢軍掠之軍中悉小兒啼孫氏恐被害以磐珥賂漁家納之僞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納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明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江中得斷木附之入蘆洛中諸有遺實孫氏取曙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達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僧行達太祖所孫氏抱兒拜泣太祖亦泣卽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陳友諒寇太平時挾壽輝行既得太平頗謀僭僞號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白事壽輝前令壯士持鐵撾從後擊之碎其首以晏疾死令軍中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殊無儀節以鄱陽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乃率衆還江州友諒旣僭大號謂使約張士誠同入寇士誠觀望自固不敢應友諒自江州引兵東下建康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以決死一戰戰不勝卽走未晚太祖心非諸將議獨劉基張昺不言太祖召基入內問計基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頓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縱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太祖意益決或謀先復太平以杀制之太祖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彼乃以巨艦乘城爲所陷今往攻之猝難拔敗舟師十倍我我頓兵堅城之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太祖自將禦之太祖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繞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下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急倒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於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搗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謂之曰吾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命太祖曰汝與友諒雅遊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今作書造使賂友諒僞約降爲內應招之速來結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閽舊嘗事友諒遣使賫書必信無疑太祖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善茂才逢令脇者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閽者曰見守江東橋閽橋

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爲驗圈者諾歸告太祖太祖喜曰賊入吾殺中矣乃命善長頓撤江東橋易以鐵石比旦橋成有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路亟命趙德勝跨新河鎗虎口城守命常遇春馮勝華高等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太祖親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竝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大石非木橋乃懷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悟茂才使謬卽與其弟虢五王者率舟師趨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太祖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揮汗命去蓋乘雨擊之時天無雲乘來信忽風起西北須臾大雨如注赤幟舉太祖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衆來爭戰方合雨止太祖命發砲砲大震黃幟舉常遇春等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竝集內外合擊友諒兵大潰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收得巨艦百餘艘戰艦數百友諒乘別艦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太祖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命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潰退至采石復大戰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擒其中堅有王銘者以疑見僇猶忌若此事竟何成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梁鉉等攻江北功績並著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尙待之如此況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爲之計廷瑞得書遣康泰詣九江降廷瑞後改名廷美　漢

將餘干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曾萬中孫本立等皆遣使納款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攻瑞州臨江諸郡鄧愈帥兵援浮梁友諒參政侯邦佐棄城遁于光進拔樂平敗僞道總管揭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悉定十月愈駐兵臨川之平塘時友諒將鄧克明據撫州偽遣使通款無降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尋破獲諸將旋師攻安慶下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太祖率南昌胡廷瑞率祝宗康泰等迎謁以鄧愈爲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鎮南昌時宗泰降非本意卽欲謀叛廷瑞密以言上乃令宗泰帥所部從徐達攻武昌二月太祖率胡廷瑞等還建康宗泰行至女兒港遂叛道掠布商船爲旗反兵抄南昌知府葉環迎戰死之鄧愈倉卒以數七騎出走數與賊遇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逕跳踉三馬馬輒蹉幾不免最後得餐子所乘馬走還建康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變旋師赴之宗泰新淦爲鄧志明所殺泰走廣信以廷瑞甥時宥之南昌復定太祖聞之喜曰南昌控引荊越西南之藩屏得南昌去陳氏一臂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參政鄧愈鎮之　陳指揮聚衆結寨南昌之西山趙德勝孫興祖攻破之俘斬三千餘人　冬十二月漢將熊天瑞寇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鼎臣剽悍有膽略所至毒害人呼爲饒大膽丁亥朱文正遣兵復吉安鼎臣出走

二十三年春二月漢太尉張定邊陷饒州于光走還　夏四月陳友諒僭稱帝號國漢改元大義以丹漆上下三級級書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設艦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艦箱皆裹以鐵自謂必勝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兵號六十萬攻南昌壬戌薄城下諸將分門拒守鄧愈守撫州門趙德勝

守宮步士步橋步三門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牛海龍等守琉璃濠盧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自將精銳二千餘級友仁者卽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驍勇善戰至是友諒爲之褒氣嘗略卽新開陳也是日張志雄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鬬之志雄窘迫自剄丁普郎余昶陳鵬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柳立舟中不仆持兵若戰狀是時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偪欲併力來攻太祖知之夜寅令諸船盡白其檣且莫能辨數登敵辛卯復率衆大戰自辰至巳不解時劉基侍忽翻起大呼太祖亦擲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捺之曰難星過急更舟太祖如言入他舟坐未定舊所御舟以礮碎矣友諒乘高見舟碎喜甚俄太祖麾舟更進皆失色廖永忠命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敵騶大艦拒戰薇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舟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艦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友諒戰不利欲退保鄱山我師先至磨子口橫截湖面邀友諒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太祖曰南軍相持先退非計也命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劉基亦密言當移軍湖口期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竝遶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舫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瀦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初友諒戰不利右金吾曰今戰不利而我師猶多戮其左金吾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戮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友諒僭號稱帝改元大義都江州分置行省以其將張定邊爲平章守南昌聞太祖親率大衆來援乃悉衆東下號六十萬連巨艦數百艘蔽江而下舳艫相銜旌旗器仗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礮太祖親壁之不動右帥少卻立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蘆盛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東草爲人飾以甲冑持兵戟若鬬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偪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燄突撼敵舟焚水寨數

百艘燔燒殆盡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守琉璃濠盧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自將精銳二千餘級友仁者卽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驍勇善戰至是友諒爲之褒氣嘗略卽新開陳也是日張志雄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鬬之志雄窘迫自剄丁普郎余昶陳鵬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柳立舟中不仆持兵若戰狀是時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偪欲併力來攻太祖知之夜寅令諸船盡白其檣且莫能辨數登敵辛卯復率衆大戰自辰至巳不解時劉基侍忽翻起大呼太祖亦擲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捺之曰難星過急更舟太祖如言入他舟坐未定舊所御舟以礮碎矣友諒乘高見舟碎喜甚俄太祖麾舟更進皆失色廖永忠命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敵騶大艦拒戰薇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舟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艦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友諒戰不利欲退保鄱山我師先至磨子口橫截湖面邀友諒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太祖曰南軍相持先退非計也命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劉基亦密言當移軍湖口期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竝遶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舫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瀦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初友諒戰不利右金吾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戮其左金吾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戮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友諒僭號稱帝改元大義都江州分置行省以其將張定邊爲平章守南昌聞太祖親率大衆來援乃悉衆東下號六十萬連巨艦數百艘蔽江而下舳艫相銜旌旗器仗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礮太祖親壁之不動右帥少卻立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蘆盛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東草爲人飾以甲冑持兵戟若鬬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偪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燄突撼敵舟焚水寨數

百艘燔燒殆盡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卽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驍勇善戰至是友諒爲之褒氣嘗略卽新開陳也是日張志雄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鬬之志雄窘迫自剄丁普郎余昶陳鵬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柳立舟中不仆持兵若戰狀是時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偪欲併力來攻太祖知之夜寅令諸船盡白其檣且莫能辨數登敵辛卯復率衆大戰自辰至巳不解時劉基侍忽翻起大呼太祖亦擲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捺之曰難星過急更舟太祖如言入他舟坐未定舊所御舟以礮碎矣友諒乘高見舟碎喜甚俄太祖麾舟更進皆失色廖永忠命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敵騶大艦拒戰薇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舟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艦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友諒戰不利欲退保鄱山我師先至磨子口橫截湖面邀友諒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太祖曰南軍相持先退非計也命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劉基亦密言當移軍湖口期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竝遶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舫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瀦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初友諒戰不利右金吾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戮其左金吾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戮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友諒僭號稱帝改元大義都江州分置行省以其將張定邊爲平章守南昌聞太祖親率大衆來援乃悉衆東下號六十萬連巨艦數百艘蔽江而下舳艫相銜旌旗器仗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礮太祖親壁之不動右帥少卻立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蘆盛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東草爲人飾以甲冑持兵戟若鬬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偪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燄突撼敵舟焚水寨數

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珊奔還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諸將多勸太祖乘勝徑擣武昌滅漢者不從初劉基自青田還建康上謀用兵規漢先誅近富而弱宜先取之曰不然士誠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張氏襲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被於二寇也遂決計伐陳氏會士誠遣呂珍攻韓林兒於安豐太祖親率諸將將援之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及友諒急攻南昌張子明請濟師始解廬州圍親帥而上至是太祖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虛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鍾也時四方剗據惟友諒驍悍爲雄冠其初起也父普才戒之曰若捕魚兒耳而乃圖大事友諒曰相家者言我家當富貴今其時矣及貴迎父父曰兒不守故業吾懼及也至是敗年四十四耕帝僅四年友諒既敗太祖喜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　九月壬申班師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田餘賜金帛有差太祖經理建康守禦畢置徐達等備吳壬午復率諸將親征陳理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柵圍其四門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湖北諸郡皆來降十二月甲寅太祖還建康命常遇春率諸將圍之

二十四年春二月乙未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城東有高冠山俯城中可瞰也漢兵屯焉太祖問諸將誰能奪此者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而中一矢鐵出腦後脅下復中一矢友諒不爲沮人服其勇敢將陳同僉者驍捷善槊馳入中軍帳下太祖方坐胡牀疾呼曰郭四爲我殺賊英持錦袍賜之一呼賊應手殞壑太祖曰尉遲敬德不汝過也解所服紅錦袍賜之漢岳州守將張必先率澧岳兵來援宵夜登山太祖命常遇春乘其衆未集擊敗之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獷張城中倚以爲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獷張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必先亦呼定遠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速降爲善定邊氣索不能言後數日太祖復遣友諒宿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謂曰主上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祀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恨矣太祖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和持哭哭止復仁諭以太祖意詞旨懇切時陳氏將略無右定遠者定遠亦知不可支癸丑陳理銜璧肉袒率定遠等詣軍門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太祖見其幼弱起牽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令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明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晏然不知有兵城中民織困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撫慰民大悅於是漢沔利岳郡縣相繼降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爲參政守之封陳理爲歸德侯　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牀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耶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

夏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於鄱陽湖康郎山祀丁普郎張志雄韓成宋貴陳兆先余旭昌文貴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王唆住姜興石明玉德朱鼎王清常德勝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沖盡幹王喜仙袁華史德勝常推德曹信逯德山鄭興羅世榮等三十五人乙巳命建忠臣祠於南昌府祀趙德勝李繼先劉濟朱叔華許圭朱潛牛海龍張

子明張德山徐明夏茂成葛思誠葉琛趙天麟等十有四人　時漢既平熊天瑞尚竊據饒州未下八月壬辰命常遇春鄧愈率兵討之愈與遇春合兵平臨江之沙坑嶇嶺牛陂諸寨執僞知州鄧志明送建康及其兄克明俱伏誅時李明道匿武當山被獲太祖以其反覆亦戮之遇春兵次吉安遣人語饒鼎臣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怖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坐而飲之曰歸語而父可善自爲計鼎臣卽夜棄城走安福遇春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已而鼎臣復肆剽掠王國寶擊斬之　九月乙未命徐達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故僞漢知院梁珏等以城降改江陵爲荆州府遂道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傅友德取夷陵　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太祖諭遇春等曰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甕內鼈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二則可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禹不妄誅殺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百姓苟得地無民將安用之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圍之天瑞子元慶率出城軍遇春從數騎猝與遇元慶來襲遇春遣壯士揮刀擊之元慶奮鐵擲以拒且戰且卻遇春曰壯士也止勿追　十二月徐達克辰州衡州　句容儒士戎僎入見語及伐陳之事僎曰向敗陳氏於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退今雖克之用力多矣太祖曰汝僎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鬬殺傷實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總其後恐其奔逸料彼殘破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敢復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士卒不傷一者生靈獲全所得不已多乎僎大悅服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降其所統南安雄州韶州贛州諸郡皆下太祖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將軍喜雖暫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先是天瑞橫斂取民財太祖悉命罷之遣使下招諭韶州未下諸郡於是友諒韶州守將張秉彝南雄守將張榮祖等各錄兵糧來降遇春振旅還

庚辰　谷應泰曰慨自元人失馭羣雄蠭起逐鹿之夫所在皆有太祖崛起濠梁而同時並興者則有張士誠據吳徐貞一據鎮明玉珍據蜀方國珍據浙東然皆閩閫坐大非有問天下之志也獨陳友諒以朋淫之文伯子陽唐之世爰有江楚挾扼上游地險而兵強才劇而勢盛實逼處此以與我爭尺土者非特漢之元建德而已乃太祖之用兵也先規僞漢後取僞吳成算在胸次第不爽於是龍江拔柵大舉戰舸柴桑陳兵自天而下不待康郎報捷湖口移軍而敵在目中氣吞小醜矣雖其間茂才作蘗韓成赴江履尾乘危亦頗經蹉而太祖屢挫而氣不折友諒小勝而志益驕此明之所以興漢之所以亡也至若友諒者本河陽漁家刀筆小吏徒有凶殘實無功德干城仗普勝而旋卽殺之北面事譚輝而旋卽弊之名實交喪忠勇救失誠所謂捐舉棄色聖王之驅除耳而論者以周顒仰天鐵冠大笑劉基之手揮難星雷老之忽然不見王者所至諸神效靈而不知友諒者犯順多黑闥之風歸命少寬融之智盜竊空名進退無據抑亦人謀不臧匪特天亡之也然而江夏既平漸可北窺襄鄧荆揚混一便當分下中原從此摧枯拉朽帝業已成宜乎太祖有云此賊平天下不足定也雖然尤有異者友諒初破太平僭稱大號兵來甚銳議者

欲降。獨劉基以爲取威定罰。在此一舉。豈直周瑜決策。孫不降曹。實乃隨何絕使。漢終殺楚。安危之機。豈不以謀殺。

卷四

太祖平吳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夏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兵陷高郵。士誠白駒場亭民。爲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販鹽。線爲姦利。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至是因亂。與其黨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人聚兵陷泰州。

十四年冬十一月。元右丞相脫脫圍高郵。張士誠引兵逆戰。脫脫奮擊。大破之。士誠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十八騎。突圍出走。脫脫遂克高郵。

十五年春三月。元竄脫脫於雲南。尋殺之。

十六年春二月。張士誠陷平江。脫脫既竄。士誠亡命。復聚衆渡海。攻陷平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皆下之。九月。徐達圍常州。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守鎮江。保二降

州良及其弟樸守禦有方每寇至輒破走之士誠數敗氣索自是不敢犯境太祖召人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珠玉不足旌命諸儒臣爲詩文美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據浙西長興江陰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瀕海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規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溯大江上金焦自是侵軼路絕　平章鄧愈自臨安進攻湖州戰不利還屯臨安李伯昇來攻設伏山下誘而擊之伯昇棄輜重遁愈追擊敗之我師乃還　三月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禦之於東門使別將潛出小北門開道過鮑婆嶺由碧雞塢繞出陣後大破之士誠復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令部將何世明率精銳西出烏龍嶺至背口與戰破走之士誠兵據分水嶺世明進擊斬首五百餘級　太祖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於軍士誠復遣兵陷紹興　九月張士誠遣兵寇常州吳復督兵出忠節門奮擊大敗之吳良開道殲其援兵於無錫之三山士誠兵狼狽奪氣乃還　十二月張士誠忿分水之敗復遣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一千餘人焚其營自是士誠不敢窺婺建德爲嚴州府。

二十年春三月常遇春攻杭州不克　秋九月張士誠兵侵諸全守將袁寶戰死呂珍徐義自太湖分三路寇長興耿炳文擊破之總管湯全張珙被殺

二十一年秋八月胡大海攻紹興部將張英恃勇輕進至城下遇伏死之大海引兵還　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將李伯昇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竝進勢甚銳城中守兵僅七千耿炳文禦之諸將陳德華高賛聚等三路往援伯昇夜刼營諸將皆潰炳文嬰城固守伯昇悉兵圍之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塡濠隍以火船燒水關攻益急炳文晝夜應敵內外不相聞月餘十一月戊午太祖在九江聞報急遣常遇春將兵往援伯昇聞遇春至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處州苗帥叛張士誠乘閒遣其弟士信同僉呂珍率兵十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鏖戰二十九日未決走嚴州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且密邇桐廬賊境衝信兵又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議以兵資盧革乃揭榜義烏古朴嶺揚言平章郤榮引兵五萬出江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出徽州約會金華剋日抵諸暨賊兒榜輒相告呂珍欲退軍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率兵來援有降卒言賊情具得虛實德濟與再興分門而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金鼓銃礮震天地賊衆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踐踏德濟督兵追擊之士信寇長興耿炳文守城血戰卒保撫慶與湯和守常州吳良守江陰氣勢聯絡俱爲東南屏障云　二月神山寨欲通張士誠杭歙震動常遇春趙德勝擊斬之

二十三年春二月戊寅命移置浙江行省於嚴州時張士誠屢寇諸全李文忠駐金華應援不及於是徙省治於嚴置徐司馬守金華　三月張士誠呂珍率衆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韓林兒走滁州太祖率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據城列柵汪元帥攻其中壘拔之會左右軍敗阻於塹不得出遇春橫擊三戰三勝珍大敗盧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移師圍盧州元將竹昌忻都乘閒入安豐　夏四月乙丑諸全守將謝再興飯降於張士誠再與遣人往杭州私貿易太祖怒其洩軍中事召再興責之命參軍李夢庚往節制其軍遣再興歸勦諭再

興懼殺知州樊凰執夢庚以諸全軍馬赴紹興降左丞李文忠開亂遣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下以備之九月謝再興以張氏兵犯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來援壬午遇賊於義烏擊敗之胡深亦自處州來援與文忠議以諸全不守則衢州不支矣乃度地去諸全六十里竝五指山築新城不旬日城完太祖以胡德濟爲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士誠將李明昇大舉入寇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　時太祖伐陳友諒未還張士誠以書幣遣帖睦邇封王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郎姑蘇治宮室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

二十四年夏四月僉通海汪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璉等百餘人秋八月張士誠使其弟士信面啟遠識帖睦邇罪失勒令自陳老疾避位脅將佐爲上言江浙丞相非士誠不可還取符印幽達識於嘉興士信自爲丞相又脅普化帖睦邇使至紹興欲奪其印普化封其印置庫中曰我頭可斷印不可得也仰藥死達識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專有江浙時浙西殷富士誠兄弟驕佚無斷政在文吏然士誠尚持重募言好士築景賢樓士無賢不肖與焉居室多厭其心亦往往趨焉士誠用兵特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爲謀主後士德破擒史椿以謾出守淮安數年椿知士誠無成遣使以書來約降謀泄士誠殺之於是委政弟士信士信荒淫出師多擄掠婦女酣宴其命將將或臥不起邀官爵美田宅既至軍即失地喪師多不問或復用之士信每事惟與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諂佞險邪惟事蒙蔽故其國政日非太祖聞之曰我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時有民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崑山郭翼上書士誠言明公使馬箠下吳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不恤其下也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自晏安湛樂四方豪傑竝起明公欲閉城自守其終能乎士誠怒欲殺之翼亡去　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弟丞相士信寇長興耿炳文設聚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士信憤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擊大敗之士信走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張士誠復寇長興耿炳文連破之於城下鎮撫歐大智戰死士誠自是不敢復犯長興炳文守長興十年孤城血戰卒保撫慶與湯和守常州吳良守江陰氣勢聯絡俱爲東南屏障云　二月丙午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帥舟師二十萬艦浦江闔諸全之新城造廬室建倉廩預營州縣官屬爲持久必拔之計分屯精兵數萬於城北隔遏我援師初至胡德濟遣部將經美敗其前鋒於斗嶴之下敵攻西門美趨之再戰皆捷既抵城下德濟戒將十勿輕出但嚴爲備來攻則矢石交發禦之遣使求救於李文忠文忠令指揮張斌出浦江爲聲援自率朱亮祖等日馳六十里赴救抵龍潭去敵二十里據險爲營胡德濟知文忠至潛使報曰賊兵方銳姑緩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謝玄八千人破苻堅八十萬衆何避焉吾若不戰而退則彼勢益張雖大軍至難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輜重皆汝等有也詰旦軍方食候卒告敵至文忠悉精銳陣於營外張左右翼待之文忠自將中軍既而直營右數里煙燄勃興疑爲寇乃分兵守隘扼之會處州參軍胡深遣耿天璧援兵適至文忠仰天誓曰朝廷大軍盡在兩軍既交文忠仰天誓曰朝廷大

舉。在此一舉。豈敢愛身。以後三軍。卽橫潰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數人。所向皆靡。叛將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慴失色。大軍乘之。敵大潰。亂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十。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死者以萬數。文忠收兵會食。遣朱亮祖張斌乘勝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僞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苗山等六百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如山。舉之旬日不盡。其僞五太子及李伯昇僞以身免。太祖大喜。召文忠德濟入京。賜名馬御衣。擢德濟右丞。　冬十月戊戌。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等。規取淮東。時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至濟甯。與山東相距。太祖欲先取通泰諸郡。翦其肘腋。然後專事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乙巳。達兵趨泰州。浚河通州。遇士誠兵。擊敗之。駐軍海安壩丁未。進圍泰州新城。擊敗士誠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己酉。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時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稱。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請爲之備。太祖揣知其情。諭徐達等曰。寇初駐兵范蔡港。吾度其詐。今猶豫不敢卽泝上流。爲詐益明。彼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徒欲分我兵勢耳。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而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必克。泰州泰州旣克。江北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閏十月庚辰。諸將克泰州。擒士誠將殷再興。又思誠等。分兵徇興化。降其將李濡。十一月。進攻高郵。太祖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國勝率所部節制高郵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會士誠犯宜興。達率中軍精卒渡江。破走之。擒士誠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十二月。士誠遣兵寇安吉。守將世子賢孫卻之。

二十六年春正月。張士誠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溯流侵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太祖親率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敵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敗之。獲士卒二千人。太祖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年。終始戒嚴。夜常宿城樓。枕戈待旦。暇日延經術士講明經史兵法。訓敕將校。馭省吏不少假借。敦教化。興學校。修屯田。足軍餉。境內帖然。太祖有事江漢。東藩無憂。皆良等爲之捍蔽也。馮國勝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爲應。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踰城而入。皆爲所殺。　三月。徐達自宜興還攻高郵。初。士誠遣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屯太倉。觀望不敢進。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爲高郵聲援。從之。遣使諭達曰。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或由射陽湖。或出鮑子角。或出寶應趙高郵。不可不備。達得書。遂會兵進攻。一鼓克之。戮其將俞同僉等。興祖守海安。士誠兵來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進攻通州。通州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不敢犯海安。　夏四月。徐達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徐義舟師集馬。漾港夜率兵襲破之。義泛海遁去。獲戰艦百餘艘。進薄城下。士誠將梅思祖封府庫。緘甲兵。出降。幷獻所部四州。太祖嘉其知命。保民。授都督府副使。以鎮雲龍守之。　徐達還兵攻興化。先是達圍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太祖覽之。見匏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經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戊午。達克興化。淮地悉平。　命韓政進取濠州。濠自郭子興棄後。屢爲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將李濟守之。太祖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太祖曰。濠州吾家鄉。今爲張士誠竊據。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卽命韓政督

顧時等攻之。至澄。攻其水關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兵以雲梯礮石四面攻攻。城中不能支。庚申。守將李濟以城降。太祖幸濠省陵墓。宴父老。　太祖以淮東諸郡旣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難與。屈而兵力未衰。士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候隙而動。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居中用事。黃葵葉三參軍。登遷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太祖大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卒必濟矣。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出師。八月。辛亥。命徐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閒。相與抗衡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志不在民。不過貪富貴。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旣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特其強力數侵軼場。粗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墟。毋燬廬舍。閒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愼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相輯睦。勿縱左右淩士卒。凡爲將。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出。太祖復御西苑召達遇春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鹿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搗平江。平江旣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輩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窮蹙。天騏豈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旣敗。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太祖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舊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知之。但云直搗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癸丑。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而別遣李文忠趨杭州。師臨湖州之畎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太湖。已巳。遇士誠將尹義陳旺遮戰。破擒之。達次洞庭山。癸酉。進至湖州之皁林。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祺分兵爲三路以拒我師。黃寶當南路。陶子寶當中路。天騏自當北路。盾牌爲後繼。達進兵薄之。遇春攻黃寶。壬弼攻天騏。達自中路攻陶子寶。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扼其歸。遇春進擊寶敗之。寶走入城。阻橋不得濟。還兵力戰。又敗。被擒。天騏子寶不戰退。士誠遣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四面圍之。伯昇天騏閉門拒守。士誠又遣呂珍朱暹等及其五太子率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遇春等分兵營於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士誠增潘元紹駐兵烏鎮東爲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遁。達填塞溝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遣親兵來援。達等與戰於皁林。敗之。九月。遇春等分兵營於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士誠復遣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會天大風雨。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舟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衆二千餘人。別將廖永忠薛顯將軍游攻德清。克之。擒其院判鍾止。士誠自徐志堅敗後。懼甚。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戒形勢。將還報。常遇春扼歸路。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張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遣赤龍船載兵屯於平望。復乘小舟

潛至烏鎮欲援留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王銘舡戈先登縱火焚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自是留館援絕十月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皆敗走追至昇山破其平章王晟六寨餘軍奔入留館之東壁同僉戴茂降我師馳據之王晟亦降徐達復攻昇山水寨聞時引數舟繞出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舟士躍入敵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五太子者偕兵來援常遇春小卻降聞率舟師直前衝擊燒其船敵衆大敗五太子朱暹呂珍等以留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皆將軍之力吾不如也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選士誠所親信驍將皆善戰士誠倚之而珍尤敢戰嘗鄙革盾兵嘗濟以襲我師每戰輒爲敵氣徐達以呂珍徇於湖州城下城中大驚遙語李伯昇出降伯昇曰張太尉發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得不死十一日甲申左丞張天驥等以城降伯昇亦降　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遣指揮朱亮祖取天壁攻桐嶌降其將臧元帥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宿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守將謝五謝再興弟也文忠遣人語之曰爾兄弟以李夢庚小隙歸張氏非爾謀也爾我之賊臣若降可得不死謝五亦降進兵杭州未至士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款文忠曰吾兵達來勝負未可知而遽約降得無以計緩我乎彝曰天兵如雷霆當者立敗杭雖孤城生齒百萬田將軍來皆曰王者之師故乞降以求生耳文忠見其誠引入臥內令條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已北原明籍土地錢穀甲兵數并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文忠叱去之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強入民家掠以徇太祖以原明全城歸順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守舊城總李文忠節制命賜胡大海像刺蔣英劉震心血祭之庚子李文忠攻紹興守將李思忠降華雲龍攻嘉興守將宋興降　徐達既下湖州會諸將進攻平江至南濠士誠元帥王勝降辛卯進圍吳江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癸卯達等兵至平江城南葑門魚口擊其將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船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督弓弩火銃其上又設襄陽礮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閶門水柵縋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平江城堅不可破天祐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遣蠟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爲攻圍之計益備指揮茅成攻婁門中流矢死　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爭獻牛酒迎道左通海御其獻慰諭道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僞帥陳仁等以大船百餘艘降崑山崇明嘉定望風皆附松江路守將王立中閻之亦降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二月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太祖手書慰勞之曰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自天性沈毅有謀用能過絕亂略消靡羣慝建無前之功鑠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論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宜遲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達得書頓首受命檄俞通海兵會攻姑蘇通海至滅渡橋擊敗敵兵提兵桃花塢獲其營中流矢創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而身自

迎建康太祖幸其第親病病革太祖呼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太祖揮淚出通海遂卒初徐達之圍姑蘇也太祖不欲煩兵供困服之耳至是久不下乃以書遣士誠詐以寶融僞故事士誠不報夏十月己酉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出戰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轉至盤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整其至嚴陣待之分兵北濠截其後戰良久未決士誠遣兵千餘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瞰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卻遇春率衆乘之遂大敗其軍溺於沙盆之源可益也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屑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嗜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於漢高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兒舞女日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臣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遂至今日士誠喟然嘆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斃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督以死拒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鼎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資融錢僦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沈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復率兵突出胥門鋒甚銳遇蔡彝之兵稍卻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遂鳴鉦收軍遇春乘之復大敗自是士誠不敢復出士信張幔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僞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醜外兵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折祠廟長房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筥伏兵其下裁以攻城矢石不得傷九月辛巳達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唐傑不支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錢參政等皆降哺時士誠軍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予乳媼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齊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論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復蘇曰九四英雄患無身耳達又令潘

元紹曉之反掠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衙盾舁之出葑門。至舟中。獲其僞將相李崇。徐義等。并元宗室九人。皆送建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諸將還師取無錫。先是士誠表天祐於元。授同僉樞密院事。守無錫。徐達壓遣使論之。皆被殺。至是廷美等攻其城。州人張鎰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爲張氏守十二年矣。張氏已就縛。固守將爲誰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天祐挪其帽於地曰。誰不知降也。亦降士誠臥舟中不食。至瀕江。堅臥不肯起。舁至中書省。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士誠覓自經死。賜棺斂之。誅叛將熊天瑞。劉三參軍。置於旗竿之首。改平江曰蘇州府。太祖乃以書遺元宗室脫脫。以察罕帖木兒。擴廓帖木兒。及元樞密院事。守無錫。徐達壓遣使論之。皆被殺。至是廷美等攻其城。州人張鎰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爲張氏守十二年矣。張氏已就縛。固守將爲誰。

開嶺山寨平之辛卯至天台守將湯盤以城降進攻台州國瑛以兵拒戰擊敗之嚴德戰死遂至台州國瑛閉城堅壁守勿去國珍入慶元浩兵爲拒守計使人詭國瑛堅守勿去國珍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多懷懼亡去者亮祖等急攻之辛丑國瑛度力不能支以巨艦載妻子乘夜出與普門走黃嚴亮祖入城撫定之十月進兵黃巖瑛復遁海上陋其黨哈兒帶守黃巖哈兒帶即以城降亮祖分兵下仙居等縣國珍聞之氣沮　癸丑命湯和爲征南將軍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淮諸軍討方國珍於慶元諭之曰爾等奉辭伐罪無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集乃吾所願也十一月吳楨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壩通道出其不意抵軍厥會降卒言國珍已遁入海楨勒兵追之湯和兵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椿及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逼元城下攻其西門院判徐善等率父老迎降國珍乘海舟遁和率兵追敗之國珍率餘衆入海和分徇定海慈谿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船六十艘馬二百餘匹銀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　朱亮祖自黃巖進兵溫州陳於城南七里國珍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戰亮祖擊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策應哺時克其城獲員外郎劉本善國瑛等遁去亮祖撫其民分兵徇瑞國從福清徒居清流少孤病頭瘡儲於富室羅氏常與羣兒樵設隊伍爲戲雖奇之將以爲壻羅不悅曰頭病郎足堪耶因失鵝而奔於鄰隣家夢虎踞門得友定大喜召飲食乞於羅媼竟壻之俾習商販善收大困然其爲人勇沈喜游俠鞿斷不問家人有無要以借騶殉急行其志而已衆憚服之爭願爲之役十九年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郡武鄧克明寇汀州友定以總管禦之戰於黃土盡獲其部衆克明逃去遷行省參政

二十年二月庚申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甯州來歸先是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阿里迷丁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郡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度知元勢不振至是見明師下浙東方國珍歸附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納款時福清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來降太祖賜書褒嘉之

二十一年鄧克明復寇汀州陳友定逆戰敗之遂開省於汀州遷左丞

二十二年夏元以陳友定守汀州友定兵勢日盛郡縣倉庫悉入其家元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擁虛位而已

二十四年陳友定開省延平遷行省平章政事時元大都道絕友定遣貢舶多由海道取登萊十達三四元主下詔褒美方國珍來寇擊敗之

二十五年二月陳友定侵處州參軍胡深擊之遁復追敗之己丑遂下浦城　四月乙丑參軍胡深進攻建甯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餘衆敗奔崇安深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取八閩太祖如深言遣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進兵擊之五月胡深等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於浦城之南敗之六月會朱亮祖克崇安建陽遂進攻建甯大兵次城下亮祖即欲攻之深視氣候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爲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作徵也迫深進兵深猶執不可會建甯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咎深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進擊之破其二門德柔遣率精銳扼深軍歸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歸不解難以持久即突圍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厥被執友定頗禮遇之深爲具道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且授資融歸漢故事論之友定初無害深

之善用兵也太祖之意以用兵如攻木先其堅者後其節目故先平吳漢後議國珍緩急之勢所不得混也而中間尤其納幣者一遣使招諭者再又且推還質子姑嘗後夫豈吳漢者門庭之寇赴之宜速而國珍者樊噲之鳥取之如寄毋亦米成山谷蔽天水於日中豈兵白頭鏡澄隴蜀於度外也卒之六師既加竟奔海島計窮歸命傳送京師諺云不爲禍始又云無始亂國珍之竊據非分適足爲新主資矣

卷六

太祖平閩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盜起海上勢且及汀元汀州判蔡公安募吏士乘城禦滑人陳友定以明溪驛卒談軍事公安奇之授黃土寨巡檢從討延平郡武諸山賊平之遷滑流海尋爲滑流令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從福清徒居清流少孤病頭瘡儲於富室羅氏常與羣兒樵設隊伍爲戲雖奇之將以爲壻羅不悅曰頭病郎足堪耶因失鵝而奔於鄰隣家夢虎踞門得友定大喜召飲食乞於羅媼竟壻之俾習商販善收大困然其爲人勇沈喜游俠鞿斷不問家人有無要以借騶殉急行其志而已衆憚服之爭願爲之役十九年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郡武鄧克明寇汀州友定以總管禦之戰於黃土盡獲其部衆克明逃去遷行省參政

二十年二月庚申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甯州來歸先是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阿里迷丁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郡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度知元勢不振至是見明師下浙東方國珍歸附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納款時福清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來降太祖賜書褒嘉之

二十一年鄧克明復寇汀州陳友定逆戰敗之遂開省於汀州遷左丞

二十二年夏元以陳友定守汀州友定兵勢日盛郡縣倉庫悉入其家元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擁虛位而已

二十四年陳友定開省延平遷行省平章政事時元大都道絕友定遣貢舶多由海道取登萊十達三四元主下詔褒美方國珍來寇擊敗之

二十五年二月陳友定侵處州參軍胡深擊之遁復追敗之己丑遂下浦城　四月乙丑參軍胡深進攻建甯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餘衆敗奔崇安深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取八閩太祖如深言遣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進兵擊之五月胡深等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於浦城之南敗之六月會朱亮祖克崇安建陽遂進攻建甯大兵次城下亮祖即欲攻之深視氣候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爲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作徵也迫深進兵深猶執不可會建甯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咎深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進擊之破其二門德柔遣率精銳扼深軍歸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歸不解難以持久即突圍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厥被執友定頗禮遇之深爲具道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且授資融歸漢故事論之友定初無害深

意。會元遣使者至。怪迫之。遂殺深。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時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太祖聞報。痛惜之。遣使致祭。追封縉雲郡伯。

二十六年八月。元以陳友定既敗胡深。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八閩。友定有勝兵萬人。益發取諸郡縣。遠近莫解。無敢角。而長汀人維良者。故亦以散資募士。爲元捕殺漳山寇。提兵解福州圍。爲閩將第一。良數從海道潛元帥良曾圖公貽友定書曰。足下向爲參政國大臣。汀州之復。固本職。燕只平章。足下倡義也。足下迫之郡邑之長。出自朝命。足下竄之。百司朝廷之役。足下所收。復郡邑。得其倉庫入爲家資。口言爲國。心實身耳。跬步之間。具僞甚明。不審足下將爲郭子儀。抑爲曹孟德。友定大怒。發兵攻漳。良使三千人操弩毒矢。伏險待之。十長石古。遠良節制。友定兵得渡柳營江。良迎戰馬岐山。敗績。進圍漳。良堅守旬月。死之。友定據漳。使人監山道。城守自固。　十二月。友定聽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十月甲子。命中書平章胡廷美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諭廷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違。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徵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非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殺栗。莫敢違吾節制。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城。邑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征進。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廷美拜命出。　十一月壬寅。胡廷美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己酉。廷美克邵武。元守將李家茂以城降。丁巳。廷美克建陽。元守將曹復嗣亦降。　戊午。敕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率舟師自海道取福州。　庚午。湯和克福州。初友定瑞福州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壘。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樞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時湯和偕廖永忠吳禎等自閩州乘東北風。不數日。奄至福州五虎門。駐師南臺。遣人入城招諭。爲元平章曲出所殺。曹攻閩中。

軍由湖廣取廣西諭瑫等曰南方之人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美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取廣東故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爾其務靖亂止暴使遠人畏服毋幷予命瑫等頓首出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楊瑫等進兵攻永州元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逆擊敗之進逼永城守將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斂兵入城固守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容甚盛瑫遣指揮袁子明擊敗之獲其萬戶丁武等千餘人　二月癸卯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爲副將軍由海道取廣東上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脫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彼開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如其拒命然後舉兵扼其險要絕其聲援則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諸郡可傳檄而定南海北海以次招徠固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瑫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癸丑楊瑫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既克寶慶復爲陳友諒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茶荚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文貴遁途復寶慶　王戌敕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等帥師會廖永忠征威南道元帥雷稱等及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等俱遣使降　壬戌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東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瑫等由湖南取廣西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兵爲掎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取廣西先聲既振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三月楊瑫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壬申我師克全州元平章阿思蘭遁去道州莫友邁留邃州李文卿藍山縣黎元帥相繼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取廣東元左丞何眞降先是嶺海騷動眞固保鄉里邑人王成陳仲玉揭竿自固圍之久不下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僕縛成以出眞笑謂曰公奈何養虎自貽患成慙僕求賞眞如數予之使人具湯鑊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眞乃縛僕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鉦督僕妻炊火僕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僕縛主者視此於是人具服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徑進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初張彬始攻城爲守者所詬詆曰城破當悉屠之比有循惠二州授惠州路通判尋以眞爲參政邀右丞嶺表民賴以安或陳符瑞勸爲尉佗計者輒屏絕之初廖永忠駐師州遣人以書諭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眞略曰乃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分剖州郡竊據疆土或假元號令或自擅兵威縱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既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削平惟兩廣僻在遐方未審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走一介之使相告足下其圖意焉至是永忠等至湖州眞遣其都舉劉克佐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甲兵錢穀奉表歸附上嘉其保境息民視漢唐竇融李勣等特召乘傳來朝　丙戌平章楊瑫遣兵攻武岡州元守將曾權舉城降　四月朔辛丑廖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眞率官屬迎見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陸仲亨率兵下英德清遠連江連州肇慶等郡縣辛丑進克德慶路元守將張鵬程棄城遁按何眞東莞人常爲淡水場管勾元末南嶺盜蜂起剽掠眞鄉眞結衆民保障及亂兵據惠州眞率衆復之以功授惠州路通判陞宣慰司都元

帥時南海寇郡宗恩陷廣州眞又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於廣東以眞爲參政又陞行丞遂據有廣東諸州郡至是始降　乙卯廖永忠擒廣州僞參政郡宗恩等誅之時宗恩城三山衆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下令往攻夜二鼓發兵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恩斬於市分捕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汲州廖仁南海麥康祖等皆誅之何眞入朝賜宴幷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段各百匹將校分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遠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海流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鄉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授眞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瑫圍永州久不下命指揮胡海洋等築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至是食盡力窮守將鄧祖勝仰藥死參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戶夏升縋城詣瑫降因言祖勝死狀夜三鼓瑫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躡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俱就執獲其全城士馬瑫聞衡州衛指揮同知丁玉守之於是來陽等州皆遣人降　五月己卯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皮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永忠兵遣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應者既而藤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沒張翔赴水死亮祖駐兵藤州　甲午朱亮祖引兵至容州同知明善化及普寧縣尉參花赤閻貫等迎降朱亮祖師次貴州元鬱林州知州張珊南迎降　六月甲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雷稱等及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等俱遣使降　壬戌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徇據靖江瞰要絕其聲援瑫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隅參政張彬屯西隅朱亮祖亦屯於北隅三方進兵爲掎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取廣西先聲既振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三月楊瑫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壬申我師克全州元平章阿思蘭遁去道州莫友邁留邃州李文卿藍山縣黎元帥相繼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取廣東元左丞何眞降先是嶺海騷動眞固保鄉里邑人王成陳仲玉揭竿自固圍之久不下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僕縛成以出眞笑謂曰公奈何養虎自貽患成慙僕求賞眞如數予之使人具湯鑊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眞乃縛僕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鉦督僕妻炊火僕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僕縛主者視此於是人具服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徑進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初張彬始攻城爲守者所詬詆曰城破當悉屠之比有循惠二州授惠州路通判尋以眞爲參政邀右丞嶺表民賴以安或陳符瑞勸爲尉佗計者輒屏絕之初廖永忠駐師州遣人以書諭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眞略曰乃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分剖州郡竊據疆土或假元號令或自擅兵威縱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既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削平惟兩廣僻在遐方未審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走一介之使相告足下其圖意焉至是永忠等至湖州眞遣其都舉劉克佐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甲兵錢穀奉表歸附上嘉其保境息民視漢唐竇融李勣等特召乘傳來朝　丙戌平章楊瑫遣兵攻武岡州元守將曾權舉城降　四月朔辛丑廖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眞率官屬迎見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陸仲亨率兵下英德清遠連江連州肇慶等郡縣辛丑進克德慶路元守將張鵬程棄城遁按何眞東莞人常爲淡水場管勾元末南嶺盜蜂起剽掠眞鄉眞結衆民保障及亂兵據惠州眞率衆復之以功授惠州路通判陞宣慰司都元

帥時南海寇郡宗恩陷廣州眞又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於廣東以眞爲參政又陞行丞遂據有廣東諸州郡至是始降　乙卯廖永忠擒廣州僞參政郡宗恩等誅之時宗恩城三山衆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下令往攻夜二鼓發兵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恩斬於市分捕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汲州廖仁南海麥康祖等皆誅之何眞入朝賜宴幷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段各百匹將校分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遠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海流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鄉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授眞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瑫圍永州久不下命指揮胡海洋等築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至是食盡力窮守將鄧祖勝仰藥死參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戶夏升縋城詣瑫降因言祖勝死狀夜三鼓瑫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躡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俱就執獲其全城士馬瑫聞衡州衛指揮同知丁玉守之於是來陽等州皆遣人降　五月己卯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皮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永忠兵遣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應者既而藤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沒張翔赴水死亮祖駐兵藤州　甲午朱亮祖引兵至容州同知明善化及普寧縣尉參花赤閻貫等迎降　六月甲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雷稱等及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等俱遣使降　壬戌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徇據靖江瞰要絕其聲援瑫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隅參政張彬屯西隅朱亮祖亦屯於北隅三方進兵爲掎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取廣西先聲既振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三月楊瑫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壬申我師克全州元平章阿思蘭遁去道州莫友邁留邃州李文卿藍山縣黎元帥相繼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取廣東元左丞何眞降先是嶺海騷動眞固保鄉里邑人王成陳仲玉揭竿自固圍之久不下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僕縛成以出眞笑謂曰公奈何養虎自貽患成慙僕求賞眞如數予之使人具湯鑊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眞乃縛僕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鉦督僕妻炊火僕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僕縛主者視此於是人具服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徑進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初張彬始攻城爲守者所詬詆曰城破當悉屠之比有循惠二州授惠州路通判尋以眞爲參政邀右丞嶺表民賴以安或陳符瑞勸爲尉佗計者輒屏絕之初廖永忠駐師州遣人以書諭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眞略曰乃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分剖州郡竊據疆土或假元號令或自擅兵威縱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既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削平惟兩廣僻在遐方未審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走一介之使相告足下其圖意焉至是永忠等至湖州眞遣其都舉劉克佐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甲兵錢穀奉表歸附上嘉其保境息民視漢唐竇融李勣等特召乘傳來朝　丙戌平章楊瑫遣兵攻武岡州元守將曾權舉城降　四月朔辛丑廖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眞率官屬迎見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陸仲亨率兵下英德清遠連江連州肇慶等郡縣辛丑進克德慶路元守將張鵬程棄城遁按何眞東莞人常爲淡水場管勾元末南嶺盜蜂起剽掠眞鄉眞結衆民保障及亂兵據惠州眞率衆復之以功授惠州路通判陞宣慰司都元

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還京師　多十一月丙午遣中書照磨諧以禮賚詔往諭廣西左右江溪洞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人此古先哲王威德並施遐邇咸服者也爾莊州廣地邊南徼風俗質樸自唐宋以來黃岑二氏代居其間世亂則保境土世治則修職貢良由審時知機故保世滋大頃者朕命將南征入閩克清兩廣平定爾等不煩師旅奉印來歸銘墓之誠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諭爾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職宜布朕意以定居民

谷王㮮奉曰吳元年太祖命平章楊璟由湖廣取廣西又命征南將軍廖永忠由閩之海道取廣東兩路進師剋期同發趙之如猛獸驚鳥迫不及待者蓋亦乘新勝之威振發蒙之勢者也夷考其時淮北山東皆無經略秦晉關陝尚懸度外止徐達一軍由濰入河長驅北伐耳夫咸陽建鎮百二非止珠崖銅柱之險也中州沃野千里不特桂林象郡之饒也三晉兵馬真強又不止尉佗之夷風番禺之獷俗也乃太祖不并力中原而分兵南徼不急爭腹府而先事蠻方緩急之數得毋出於下策乎而予以爲不然也方其時元人地大力全雖遣上將未窺虛實合衆叩關計需歲月而江南之地漢吳閩三方並沒所向無前勢服先聲提之如虎更若一矢加遣即可傳檄而定兵法云避實擊虛又云攻其瑕則堅者瑕於是由武閩入者皆長蘆之精騎從海道入者下樓船以濟師而又以陸仲亨一軍出贛踰嶺批吭搗虛蹙淮陰之用兵勢頗盛上謂左右曰察罕帖木兒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李羅帖木兒兵爭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所爲乎又聞其好名如田豐傾側亦復待以腹心則昧於知人矣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行事然後議焉二十二年春正月元平章搠廓帖木兒遣使來通好搠廓察罕劉王保保也察罕資爲己子先是察罕駐汴梁太祖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太祖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察罕誚爲叛將田豐王士誠所刺搠廓代領父衆乃遣尹煥幸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太祖復遣都事汪河與俱往報禮河至河南擒廓留之拘於陝州踰三年始得還以爲吏部侍郎

二十六年夏四月壬戌元徐州守將擺賽同知陸聚聞徐達等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降太祖嘉其識天命命爲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於是邳蕭宿遘睢甯諸縣皆降　秋九月上遣嘗送元宗室神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八

北伐中原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九月明太祖遣千戶王時往方國珍所附海舟至元都偵察元政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軍馬情形時察罕克汴梁平山西秦隴等處遂分兵鎮守關陝荊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以扼兵稽殿謀恢復山東軍聲大振故遣時往探之

二十一年八月復遣都事汪河使元通好察罕帖木兒時察罕用兵山東招降東平田豐樂安俞寶等其勢頗盛上謂左右曰察罕帖木兒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李羅帖木兒爭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所爲乎又聞其好名如田豐傾側亦復待以腹心則昧於知人矣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行事然後議焉二十二年春正月元平章搠廓帖木兒遣使來通好搠廓察罕劉王保保也察罕資爲己子先是察罕駐汴梁太祖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太祖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察罕誚爲叛將田豐王士誠所刺搠廓代領父衆乃遣尹煥幸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太祖復遣都事汪河與俱往報禮河至河南擒廓留之拘於陝州踰三年始得還以爲吏部侍郎

二十六年夏四月壬戌元徐州守將擺賽同知陸聚聞徐達等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降太祖嘉其識天命命爲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於是邳蕭宿遘睢甯諸縣皆降　秋九月上遣嘗送元宗室神

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於元主。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使以書諭元嬪御郎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爲嬪御郎所拘留。太祖以書諭之不報。至是復與之書略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左。閣下之先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古人朝聘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厭其德而棄之也。當此之時。天運循環。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榮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阻兵據險。互相吞噬。皆非人民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滇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蓋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日覩我中原之民。久罹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處人民於衽席。豈意元運將終。綱常已壞。主荒政亂。人心瓦解。智勇之士。無所展其才。忠義之人。無所效其節。遂使中原之民。淪於夷狄。自宋祚傾移。元主中國。此豈人力實乃天授。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厭以弟鴆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夫君人者。斯民之主。朝廷者。天下之本。禮義者。御世之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及其後嗣。荒淫失道。加以宰相擅權。憸姦報怨。有司壽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保。雖因人事所致。實

軍達北征。癸丑，常遇春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在平等縣皆降。丙寅，徐達平樂安。初，樂安食勝納款，達禮而遣之，勝歸，復叛。達進攻之，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士填壕以進，郎中張仲毅出降，勝遁去。達命指揮韓鑒龍守之。戊子，命中書省給劄撫安山東郡縣。時山東悉平，令所在訪賢才，凡仕元者，疑懼不自安，故劄諭之。丙申，上別命征南將軍鄧愈帥襄陽安陸、景陵等處兵北略地，愈遣別將王成李廷琛攻唐州，克之，進取南陽路，擒其將史國新。徐達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師至陳橋，已亥，左君弼竹昌以汴梁降。先是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復走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遣使諭以禍福，

業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死亡國史也。遂往見達。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鄭參政皆自西山來降。武德衞軍校獲商業安遞將俞勝。及南參政張郎中等。達遣將赴京獻捷。仍命薛顯。傅友德。曹良臣。顧時等將兵偵運古北諸隘口。甲戌。徐達遣人詣東昌令韓政分兵守廣平。徐達遣指揮韓雲龍。僉事郭興。將盧陽衞指揮于光。威武衞指揮金興旺守之。丙子。宗異回軍至陝州。與徐達俱還河南。八月。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既定元都。受命帥師取山西。副將軍湯和。平章楊璟俱從大將軍徐達征討。九月乙丑。副將軍常遇春等下保定。前指揮李傑守之。丁卯。下中山。以指揮董勤守之。遂帥師趨真定。元守將孫平章棄城走。十月戊辰。大將軍徐達遣廣武衞鎮撫劉聚守河間。兼領府事。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由河南渡河。克武陟。下懷慶。元平章白鎖住棄城遁。兵至太行山盤子城。破其關。元兵奔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棄城遁。破礪盤寨。獲參政俞仁。戮之。進克潞州。分兵克雄州。以鎮撫程信守之。十一月癸丑。徐達克趙州。以參隨王成守之。右丞薛顯敗元般般帖木兒於石州。擒廊帖木兒。遣其將韓札兒來攻澤州。楊璟張彬往援之。遇元兵於韓店。大戰失利。十二月。大將軍徐達率諸軍進取太原。擴廓帖木兒敗走。擴廓帖木兒者。察罕帖木兒甥也。先是察罕與羅山人李思齊起兵擊賊。元授察罕汝寧達魯花赤。察罕死。詔擴廓領父兵。封河南王。而李思齊亦在節制中。思齊自謂父行。與他將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皆欲異軍。思齊遂據鞏屋。良弼據麻遮。孔興。脫列伯。皆與良弼合。元數趨擴廓出師。擴廓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額高往山東。而自與思齊。良弼相攻一歲餘。元下詔與和解。擴廓殺詔使。拒命。遣兵據太原。元太子與關保。思齊。良弼諸軍合夾攻澤。復削奪擴廓官邑。令思齊等誅之。擴廓退守平陽。關保據澤。潞二州。與貊高合戰。而明兵已及河南。思齊。良弼乃自詣擴廓。與結好。因解兵西歸。擴廓與貊高關保戰。擒之。上疏陳罪。元敕擴廓帖木兒。復其官。使出兵禦明。命右丞也速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關復汴梁。然大將軍已至通。入北平。順帝夜開建德門北走。仍命擴廓率兵出雁門關。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繼六衞之師。足以鎮禦。我與汝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吭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遂引兵徑進。擴廓既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前鋒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十騎衝卻之。擴廓軍於城西壓陣。指揮郭英憑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會擴廓部將翟鳥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礮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礮。伏兵應之。遇春等兵大至。鼓噪相接。軍大潰。自相踐躪。擴廓方然燭坐帳中。使confirm子執書侍。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韓。米竟。跣一足。踰帳後出。得駿馬。從十八騎遁去。達等勒兵進營城西。翟鳥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齊大同。遇春率兵追至忻州。不及。得行人汪河還。擴廓走甘肅。庚午。徐達遣傅友德。薛顯將步騎邀擊賀宗哲於石州。敗之。以戒復初署宿州。丁玉則署忻州。蔣應宗署嵐州。翁子奇守大石。副將軍馮宗異西至猗氏。擒元右丞賈成。甲戌。進攻平陽。擒元右丞李茂。下之。參政陸聚率兵攻車子寨。及鳳山。成山。帖山三寨。降之。復取故

守潮廬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關。五月。都督同知馮宗異楊璟。丙寅。宗異遂入潼關。引兵西至華州。元守將望風奔潰。先是宗異下陝州。上遣使諭之曰。若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守關。以遏其援兵。關且牽師回汴梁。至是五月庚午。徐達調僉事郭興。將盧陽衞指揮于光。威武衞指揮金興旺守之。丙子。宗異回軍至陝州。與徐達俱還河南。八月。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既定元都。受命帥師取山西。副將軍湯和。平章楊璟俱從大將軍徐達征討。九月乙丑。副將軍常遇春等下保定。前指揮李傑守之。丁卯。下中山。以指揮董勤守之。遂帥師趨真定。元守將孫平章棄城走。十月戊辰。大將軍徐達遣廣武衞鎮撫劉聚守河間。兼領府事。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由河南渡河。克武陟。下懷慶。元平章白鎖住棄城遁。兵至太行山盤子城。破其關。元兵奔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棄城遁。破礪盤寨。獲參政俞仁。戮之。進克潞州。分兵克雄州。以鎮撫程信守之。十一月癸丑。徐達克趙州。以參隨王成守之。右丞薛顯敗元般般帖木兒於石州。擒廊帖木兒。遣其將韓札兒來攻澤州。楊璟張彬往援之。遇元兵於韓店。大戰失利。十二月。大將軍徐達率諸軍進取太原。擴廓帖木兒敗走。擴廓帖木兒者。察罕帖木兒甥也。先是察罕與羅山人李思齊起兵擊賊。元授察罕汝寧達魯花赤。察罕死。詔擴廓領父兵。封河南王。而李思齊亦在節制中。思齊自謂父行。與他將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皆欲異軍。思齊遂據鞏屋。良弼據麻遮。孔興。脫列伯。皆與良弼合。元數趨擴廓出師。擴廓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額高往山東。而自與思齊。良弼相攻一歲餘。元下詔與和解。擴廓殺詔使。拒命。遣兵據太原。元太子與關保。思齊。良弼諸軍合夾攻澤。復削奪擴廓官邑。令思齊等誅之。擴廓退守平陽。關保據澤。潞二州。與貊高合戰。而明兵已及河南。思齊。良弼乃自詣擴廓。與結好。因解兵西歸。擴廓與貊高關保戰。擒之。上疏陳罪。元敕擴廓帖木兒。復其官。使出兵禦明。命右丞也速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關復汴梁。然大將軍已至通。入北平。順帝夜開建德門北走。仍命擴廓率兵出雁門關。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繼六衞之師。足以鎮禦。我與汝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吭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遂引兵徑進。擴廓既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前鋒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十騎衝卻之。擴廓軍於城西壓陣。指揮郭英憑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會擴廓部將翟鳥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礮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礮。伏兵應之。遇春等兵大至。鼓噪相接。軍大潰。自相踐躪。擴廓方然燭坐帳中。使confirm子執書侍。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韓。米竟。跣一足。踰帳後出。得駿馬。從十八騎遁去。達等勒兵進營城西。翟鳥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齊大同。遇春率兵追至忻州。不及。得行人汪河還。擴廓走甘肅。庚午。徐達遣傅友德。薛顯將步騎邀擊賀宗哲於石州。敗之。以戒復初署宿州。丁玉則署忻州。蔣應宗署嵐州。翁子奇守大石。副將軍馮宗異西至猗氏。擒元右丞賈成。甲戌。進攻平陽。擒元右丞李茂。下之。參政陸聚率兵攻車子寨。及鳳山。成山。帖山三寨。降之。復取故

略定秦晉

太祖北伐元年。元將李思齊。張良弼。閻王師下河南。卽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赤良弼。思齊仍移軍退

岡山寨。承天寨。崇異進攻絳州。克之。擒元右丞田保。徐伯昌。獲將士五百人。陽曲皮皮等十寨頭目各以其衆詣大將軍徐達營降。

二年春正月。詔免北平。燕南。山東。山西。河東。河南。潼關。唐鄧。光恩等處稅糧。甲寅。副將軍常遇春師師攻大同。庚申。兵至大同。元守將竹貞棄城走。擒知院于陳等八十餘人。參政傅友德將兵屯朔州。右丞薛顯攻下潞州。桃花寨。大將軍徐達遣參政陸聚分兵守井陘。散關。聚進攻承天寨。克之。癸亥。遣使賫敕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渾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歸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有定賞。以大將軍等滅元未遑故也。於是遣諸偏將從大將軍征進。楊璟兵出澤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兵家常舉。且太原得此。爲掎角以分其勢。今定左副將軍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寇。　二月。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先渡河。踏陝西。　三月乙未。元鄜城守將副樞施成詣軍門降。徐達仍令成守之。庚子。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先是李思齊據鳳翔。副將欽穆薛。飛等守關中。張思道與孔興。殷伯列。金牌張。龍濟民。李景春等駐鹿臺。以衛奉元。至是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由野口道去。達遣都督僉事郭興。將輕騎搏奉元。面自騎兵五千人。同克仁等赴鹿臺。比良臣出迎。伺伏道左。佯爲卑下。以示歸順。薄暮。卽以兵劫營。顯等不意。鹿臺。張良臣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平章。戊申。良臣復據鹿臺叛。初。良臣之降也。遣其花參政詣徐達獻馬數。達遣右丞薛顯將騎兵五千人。同克仁等赴鹿臺。比良臣出迎。伺伏道左。佯爲卑下。以示歸順。薄暮。卽以兵劫營。顯等不意。其叛爲所衝潰。指揮張煥被執。顯被傷走還。達聞語諸將曰。帝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言。然良臣之叛。紙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於是馮宗異。傅友德開良臣叛。帥師自臨洮至涇州。湯和亦帥所部來會。達恐其黨相煽爲擊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兪通源將精騎略其西。顧時略其北。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達帥諸將趨鹿臺。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六月辛巳。達督諸軍攻鹿臺。張良臣遣人約降。秋七月甲午。徐達遣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火死。左丞拜柳古遇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仲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尹朱春與其妻亦俱投火死。時關中微上聞。命戶賜米一石。糧又命赴孟津倉。戶給米二石。民大悅。　癸卯。常遇春。馮宗異等帥師發陝西。進克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與。抑元使適至。不能隱而殺之。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豎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踢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兵衆地險。雖有張思道專尙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據鄜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勁敵。足下此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掎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脫知足下鳳翔不守。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倘中原相從之衆。以塞地荒涼。一旦變生肘腋。萋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氏。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猶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翻然來歸。當以漢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惑之。至是大兵至鳳翔。思齊懼。遂降所部。奔臨洮。　參政傅友德克鳳州。以指揮張能守之。　夏四月丙寅。大將軍徐達會諸將於鳳翔。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鄜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戎。北界河湟。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鬬。其土地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東手就縛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御史大夫湯和守蘭。黑。臨洮。

而還。先是元主北走屯蓋里。命殺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殺列伯被擒。孔興走保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猶復南向哭殺列伯至京師上曰。彼各爲其主耳。釋之。賜冠帶衣服。癸未。徐達克慶陽。先是徐達率諸將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鑿之。走還良臣登城。呼呂德約降。遂不應。初良臣之叛也。自以其城險。而下有井泉。可儲以守。其兵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爲聲援。哲宗哲韓札兒爲羽翼。挑鄰葛行爲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明師列營城下。困之。良臣不得還。數出戰。俱不利。遣人赴甯夏求援。輒被獲。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煮人汁和泥嚥之。姚暉龍左丞胡知院知事不濟。開門納降。達勒兵自北門入。良臣父子俱投井中。引出斬之。明日。誅良臣黨柴知院等二百餘人。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先是。賀宗哲攻鳳翔。或隧地。或突至堅城。凡十五日。指揮金興旺。周興。堅城固守。至是慶陽下。宗哲乃引去。徐達聞宗哲由六盤山道。遣廟時薛顯。傅友德將萬騎追之。宗哲以其衆掠蘭州。達遣馮宗異總制軍事。十二月。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以兵襲蘭州。奄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悉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識我衆寡。乘昏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少卻。溫斂兵入城。保保進圍之。溫堅守不與戰。益揚衛指揮于光守皋蘭。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但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批其頰。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堅。夜二鼓。保保以兵登城。千戶朱祐醉不能起。巡卒擊卻之。溫厲設方略。乘怠破其兵。保保圍數月不利。且聞大軍至。遂引去。溫執朱祐數其罪。將殺之。知事朱友文諫曰。當其時。斬祐以徇。所謂軍法從事也。今賊已退。誅之無及。徒有專殺畔溫杖而釋之。事聞。陞溫都督僉事。賜銀千兩

谷應泰曰。初太祖之北伐也。直趨寄濟者。正兵而西扼潼關者。疑兵也。故以徐中山大軍。搗彼胸腹。而以馮宗異孤軍。繞彼壁後。厥未嘗命其仰關而攻。蹶焉而入也。此時元將之守晉者。爲擴廓帖木。其守秦者爲李思齊。張思道。皆庸才耳。擴廓之應詔入援。出轅門。經居庸。其算神矣。而太原根本。空國而去。一軍奄至。巢覆穴傾。此晉之所以亡也。李思齊負百二之險。藉建瓴之勢。乃不捲甲出關。以斷河南要路。而反徘徊關內。風鶴鼙舞。使宗異拱手而取河西。安坐而三城。思齊出關。如趙奢之爭閼與。則明之重兵深入。蜜代既撤其前。韓魏又議其後。姿權未去。也速重來。安危之機。正未可必也。奈何徐常諸將。由豫入晉。自晉達秦。擴廓不戰於北平。而戰於晉陽。思齊不戰於河津。而戰於蒲底。譬之腐鼠孤雛。直坐受人縛耳。然又不特此也。思齊以父行倔強。擴廓以私嬖稱兵。大故在前。而兩虎自鬬。遂使明兵直入河南。迅捕上谷。方始解甲西歸。輪誠結好。愛卜莊之刺。講旅蘭之歃。嗚呼晚矣。以予觀之。唐起翼方。混一區宇。秦據雍州。蹙食六國。而元末武臣。坐失事機。怯於公戰。正所謂偏強榛莽之間。遷延歲月之命。豈與仗義勤王。有深圖遠算之概哉。至於韓札兒之河湟剽掠。張良臣之陰陽復叛。而明師乃能西臨驛馬。東叩大同。出奇無窮。料敵制勝。則皆室之表裏山河。秦地之襟喉陸海。安得不爲新主資也。

卷十

故元遺兵

太祖洪武三年春正月癸巳。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北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汝陽侯梅思祖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遁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關陝。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卿等出師嘗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之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搗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克鹽州。獲元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大同指揮金興旺。周興。堅城固守。至是慶陽下。宗哲乃引去。徐達聞宗哲由六盤山道。遣廟時薛顯。傅友德將萬騎追之。宗哲以其衆掠蘭州。達遣馮宗異總制軍事。十二月。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以兵襲蘭州。奄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悉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識我衆寡。乘昏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少卻。溫斂兵入城。保保進圍之。溫堅守不與戰。益揚衛指揮于光守皋蘭。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但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批其頰。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堅。夜二鼓。保保以兵登城。千戶朱祐醉不能起。巡卒擊卻之。溫厲設方略。乘怠破其兵。保保圍數月不利。且聞大軍至。遂引去。溫執朱祐數其罪。將殺之。知事朱友文諫曰。當其時。斬祐以徇。所謂軍法從事也。今賊已退。誅之無及。徒有專殺畔溫杖而釋之。事聞。陞溫都督僉事。賜銀千兩

谷應泰曰。初太祖之北伐也。直趨寄濟者。正兵而西扼潼關者。疑兵也。故以徐中山大軍。搗彼胸腹。而以馮宗異孤軍。繞彼壁後。厥未嘗命其仰關而攻。蹶焉而入也。此時元將之守晉者。爲擴廓帖木。其守秦者爲李思齊。張思道。皆庸才耳。擴廓之應詔入援。出轅門。經居庸。其算神矣。而太原根本。空國而去。一軍奄至。巢覆穴傾。此晉之所以亡也。李思齊負百二之險。藉建瓴之勢。乃不捲甲出關。以斷河南要路。而反徘徊關內。風鶴鼙舞。使宗異拱手而取河西。安坐而三城。思齊出關。如趙奢之爭閼與。則明之重兵深入。蜜代既撤其前。韓魏又議其後。姿權未去。也速重來。安危之機。正未可必也。奈何徐常諸將。由豫入晉。自晉達秦。擴廓不戰於北平。而戰於晉陽。思齊不戰於河津。而戰於蒲底。譬之腐鼠孤雛。直坐受人縛耳。然又不特此也。思齊以父行倔強。擴廓以私嬖稱兵。大故在前。而兩虎自鬬。遂使明兵直入河南。迅捕上谷。方始解甲西歸。輪誠結好。愛卜莊之刺。講旅蘭之歃。嗚呼晚矣。以予觀之。唐起翼方。混一區宇。秦據雍州。蹙食六國。而元末武臣。坐失事機。怯於公戰。正所謂偏強榛莽之間。遷延歲月之命。豈與仗義勤王。有深圖遠算之概哉。至於韓札兒之河湟剽掠。張良臣之陰陽復叛。而明師乃能西臨驛馬。東叩大同。出奇無窮。料敵制勝。則皆室之表裏山河。秦地之襟喉陸海。安得不爲新主資也。

友守成之時而盜生汝潁舉夏驟然號令不行以致失國此人舉皆天道然脫於其時非有三軍六師以威天下乃代君家而爲民主亦莫非天命也雖者君主沙漠脫用惻然特遣人致弔莫以牲醴以享爾盜爾其鑒之　六月李文忠遣人送伊嘉元諸王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册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丁丑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仍遣使賫詔諭安南高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上論之曰當元之季君則晏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斂日促大怒人怨盜賊蜂起天下已非元有矣脫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暇逸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其得乘隙而起耶遣使賫詔諭元宗室都蕩臣民　元宗室四大王初遁入靜樂骨嵐山中結寨自固至是率衆寇武州太原指揮程桂等擊敗之追至龍尾莊四大王遁走雄其三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師　乙酉左副將軍鄧愈招諭吐番元陝西行省吐番宣慰使何鎖南普監軍門降鎮西武靖王卜納剌亦以吐番諸部來降追元鄯王至西黃河抵星松林殺阿撒禿干於是河州以西甘朶烏思藏等部皆來歸征哨極甘肅北數千里始還九月命指揮韋正守河州正初至河州城邑空虛人皆山積將士見之咸欲棄去正語之曰正受命率公等出鎮邊陲豈不避艱險報國恩今既至此無故棄去一旦盜生戎心其誰禦之吾等死亡無地妻孥不得相保毋寧死於王事乎於是衆感激如命正日夜撫循軍民河州盜爲樂土

多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還至龍江卸裝出勞於江上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往北平調練軍士繕治城池給守邊將士衣　二月甲戌元遼陽守將平章劉益降先是遣斷事黃儔詔諭遼陽諸處官民帥衆歸附益遂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兵馬錢糧之數遣右丞董遵僉院楊賢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洪保保馬彦翬共謀殺益張良佐房哈復擒彦翬殺之保保走納哈出營於遼東之來因推良佐僭權衛事至是良佐以開井遣使貢馬上元所授印章宣敕金牌獻賊殺劉益逆黨仍上其事於中書省曰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張屯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速之兵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之衆彼此相依互爲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措兵之意乞留斷事吳立鎮撫軍民先將逆黨八丹知院僧兒械送京師詔以良佐爲遼東衛指揮僉事　魏國公徐達徙北平山後之民三萬五千八百戶散處衛府籍爲軍者給衣糧籍爲民者給田以耕凡已降而內徙者三萬四千五十六戶尋命遣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　秋七月遼東衛奏元納哈出據金山爲邊患遣黃儔賫詔諭之曰比者元綱解紐紅巾起於汝潁羣盜徧於中原僭名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於亳徐眞一稱帝於西蜀擁兵數萬割據中原垂二十年脫本

淮民爲羣雄所逼集衆渡江與將軍會於太平比待他伊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特釋北歸今又十七年矣脫見羣雄無成遣兵四出北平中原兩定閩粵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伊誠元君奔亡華夏悉定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邊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筏順其水草自守一方不然大舉將領非一木可支聲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倘至金山納哈出拘留不遣　僧遼東都指揮使司以馬數匹旺爲都指揮使吳泉馮翔爲同知王德爲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上以劉益之變納哈出未附特命雲等鎮之雲等由登萊渡海駐兵金州招降元參政馮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一方遼安侯帖雲龍統兵至雲州諜知元平章僧家奴督於牙颩夜遣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衆獲駝馬四百餘匹進至上都大石岸攻破劉學士寨擊敗盧兒國公於高州武平悉衆北奔又遣指揮孫斌等帥兵口北招降崇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子懿伯帖木兒等冬十二月丙戌遣人送伯都不花等至京上命賜第宅錦衣什器等物仍月給錢米有差

五年春正月乙丑詔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右副將軍出西路三道並進以清沙漠中路由鴈門趨和大將軍出中路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東路勝爲右副將軍出西路林東路由居庸出應昌西路由金蘭趨甘肅　三月徐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保保游騎於野馬川丁卯復敗保保於土剌河保保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額而心輕敵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遂困壘而救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保保亦不敢入塞偏將軍湯和遇別部於斷頭山亦敗　馮勝師次蘭州傅友德率驍騎五千爲前鋒直趨西涼遇元太尉朶兒只巴於忽剌罕口大獲其輜重牛馬進至楡林山勝等師亦至其擊元兵走之友德手射死其平章卜花追斬四百餘人降太尉納兒加平章管著等夏六月戊寅元將上都驢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撫輯其民留兵守之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全城降師至別兒山元帝王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二萬而還　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溫敵聞之夜棄營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算遂進至合剌莽來敵部落驚潰復進至臚朐河文忠下令曰兵貴神速千里裹人難以負重乃留輜重臚朐河令部將韓政等守之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剌河元太師哈剌章蟹子悉衆渡河留其妻子北竄而嚴騎以待文忠督兵力戰戰數合敵稍卻復進至阿魯渾河敵兵益衆搏戰不已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文忠自奪敵騎乘之文忠得馬氣益厲擐鞍橫槊麾衆更進於是士卒鼓勇皆殊死戰敵敗走遂北至駱海敵兵益大集文忠乃勒兵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縱所獲馬畜於野示以閒暇居三日敵疑有伏不敢逼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至桑哥兒麻之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出士馬賴以俱濟是役也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糧且盡遇元兵士足疲乏不能戰時奮勇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擊敗之掠其輜重牛馬還軍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敗沒驍騎衛指揮使周顯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策衛指揮使張耀俱死焉秋七月乙未文忠以所獲故元官屬子孫及軍

士家屬一千八百四十餘人送至京師。九月丁巳。吳顧遣送遼東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院高大方。同僉高世舉。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賦等至京師。冬十一月壬申。命莫甘肅京衛軍士。時馮勝等以匿所獲贏馬牛羊不實。上曰。祭遵爲將。愛國奉公。曹彬平江南所載。惟圖書汝等當法古人。省躬以補過。諸將叩頭謝。十二月壬寅。遣使賚書與元幼主。又與元臣劉仲德。朱清。張瑄書曰。人臣致身於君。貴有終始。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初立。朝之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事之。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君數事。且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以倔強絕父子之道。爾君宗祀不絕。二生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六軍出討。旌旗蔽塞於陰山。二生身膏草野。固奇男子事也。或不能殉國。徼生免死。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六年春正月壬子。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　夏四月。華雲龍奏上諸關防守事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花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紫荊關及廬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鎮守。從之。　六月甲申。武朔等州邊警。時大將軍徐達駐師臨清。報至。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興。將兵擊之。　秋八月丙子。河州七門峽邊警。于戶王才戰死。　陳德。郭興兵至答剌海子口。遇敵騎。擬敗之。生擒其同僉與都等。斬首六百級。獲駝馬牛羊千頭。餘衆潰去。　冬十月。涼州屢有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其渠帥也速兒。殺獲甚衆。又招降其國公吳把都等。　十一月壬子。徐達等班元兵於懷柔三角村。擒其平章康同僉李文忠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

七年春正月。曹國公李文忠敗敵於白登。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擒平章陳安禮。木居飛於三不剌。斬其將珍珠剌於順寧陽門。　二月癸亥。臨江侯陳德。獲韃靼秃魯迷失等九十七人。於會寧諸處。六安侯王志。獲韃靼一百餘人於朔州諸處。俱送京師。三月丁卯。敕大將軍徐達分布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西。榮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屯種。達與李文忠。馮勝還京師。　乙亥。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著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事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大倫。若貸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獲牛馬給之。　夏四月己亥。都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元將脫因帖木兒。棄城走。　丙辰。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興。復徽北邊戍。平都督僉事金朝興等。獲元太尉盧伯顏不花。平章帖木兒不花等於黑城子等處。河南都指揮使繆道之民必將受害。卿等至邊上。當嚴爲之備。雖不見敵。常若臨敵。三月。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遣人請和。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以備之。敕諭友德曰。無事而諸降。兵法所戒。謝其慎之。四月。伯顏帖木兒果乘開犯邊。傅友德設伏大敗之。俘其衆。獲馬畜輜重。無算。元平章兀納歹。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　十一月。吐番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爲副將軍。率兵討之。

十年夏四月。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爲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殺其巢穴。窮追至崆峒山。俘首無算。俘男女一萬。獲馬五千。牛羊十三萬。　十一月。都督濮貞征高昌。破執不屈死之。已而高昌龍川鄧白等來降。敕遼東守將潘敬。葉旺勿納。以破其奸。

十一年春正月。北平警。　五月。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秋八月。西番洮州等處戎寇亂。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之。首取甘朵。降其萬戶乞迭迦平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鬼據納鄰七站之地。英進兵擊之。

十二年春二月戊戌。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諸處。督理軍務。　西平侯沐英兵至洮州。番寇三副史阿卜商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碩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隘山

臘。

八年夏五月。韶永嘉侯朱亮祖同潁川侯傅友德率師往北平備邊。　八月。故元王保保卒。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元嗣主復任以政。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於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縊死。上一日。謂羣臣曰。天下誰爲男子者。皆對曰。無如常國公所將不過萬人。而橫行無敵陣上。乃拊髀歎曰。是過春耶。我得而臣之。我豈無以臣王保保。眞男子也。覓册其妹爲秦王妃。　冬十二月癸巳。元太尉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擊敗之。先是上敕遼東都司曰。今天寒冰結。敵必乘時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可得。退有後虞。伏兵險阻。扼其歸路。可坐而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納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等嚴兵城守。敵至。堅壁勿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德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開寇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剌吾被傷。悶絕。遂獲之。寇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斂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五外沿汪河道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截汪河。自連雲島至寇駝寨十餘里。線河壘冰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鑿釘板於沙中。設陷馬阱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開戒以開礮。卽豎旗。馬雲於城中亦立大旗。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鵬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敵騎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礮發。伏兵四起。南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泥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渠河。斬戮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貉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九年春正月。擢馬雲。葉旺都督僉事。　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帥師往延安。防邊。諭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而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吾騎聚散不常。若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將受害。卿等至邊上。當嚴爲之備。雖不見敵。常若臨敵。三月。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遣人請和。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以備之。敕諭友德曰。無事而諸降。兵法所戒。謝其慎之。四月。伯顏帖木兒果乘開犯邊。傅友德設伏大敗之。俘其衆。獲馬畜輜重。無算。元平章兀納歹。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　十一月。吐番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爲副將軍。率兵討之。

十年夏四月。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爲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殺其巢穴。窮追至崆峒山。俘首無算。俘男女一萬。獲馬五千。牛羊十三萬。　十一月。都督濮貞征高昌。破執不屈死之。已而高昌龍川鄧白等來降。敕遼東守將潘敬。葉旺勿納。以破其奸。

十一年春正月。北平警。　五月。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秋八月。西番洮州等處戎寇亂。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之。首取甘朵。降其萬戶乞迭迦平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鬼據納鄰七站之地。英進兵擊之。

十二年春二月戊戌。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諸處。督理軍務。　西平侯沐英兵至洮州。番寇三副史阿卜商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碩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隘山

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請事宜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益洮州衞設官領兵守之英進擊西番擒三副使獰子等班師　夏六月命都督馬雲率兵征大甯

十三年春三月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和林爲邊患命西平侯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驚惑不知所措皆俯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命大將軍徐達左右副將軍湯和傅友德率師討之夏四月達率諸將出潼友德爲前鋒軍至北黃河敵騎道友德選輕騎夜襲次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不花太史文通等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搗高州嵩州全甯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并其部衆而還

十五年五月上開士卒海運多溺死者命羣臣議遼東屯田

十八年二月國子監祭酒宋訥獻守邊策大略謂備邊在足兵足兵在屯田宜選諸將軍智謀勇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之法也上嘉納之

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命宋國公馮勝爲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爲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遼侯王弼爲左參將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爲右參將率師北征納哈出上諭勝等曰納哈出號詐未易得其虛實潁等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甯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既克甯州則以全師徑搗金山出納哈出不意必可擒矣既而復遣副所獲乃刺吾北還以實諭納哈出等二月甲申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遶騎出松亭關聞敵騎有屯甯州者遣右副將軍藍玉將輕兵出關襲之殺其孕章娘來擒其子不蘭奚獲人馬而還三月辛未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甯覓河會州富峪四城遂駐兵大甯夏六月庚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甯率大軍趨金山辛未上敕諭勝等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元主謂我得志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掩其無備彼衆可盡獲也丁酉勝等至遼河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人馬四百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時乃刺吾還至松花河納哈出見之大懼相勞問乃刺吾因諭以朝廷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劉探馬赤參政張德裕至軍門獻馬且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師乃刺吾復備以擐甲之恩語其衆由是部落多有降意時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敵死之丁未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撿林深處一曰發赫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輕里富厚畜牧蕃息元主數招之不往至是大將軍遏之納哈出計窮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更覘兵勢勝即遣藍玉往一禿河受之使還報納哈出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藍玉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座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之納哈出大驚起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胷不得去歎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被傷途旋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凡四萬餘羊馬駝驢輜重亙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妊不肯降勝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於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使奏捷奏常茂驍潰降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將騎兵三千爲殿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驍潰者皆竄匿及聞大軍還以其降衆俱行甚恨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猝爲所乘衆寡不敵英馬隊被執英絕食不言乘間剖腹而死秋七月丁酉納哈出所部營王失剌八禿等來降八月壬子上聞馮勝等在軍中多不律遣使戒諭之癸酉馮勝械常茂至京茂勝之壻也勝每於衆中牽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銜之及納哈出降而衆驍潰勝乃歸咎於茂奏之茂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曰如爾言勝亦不得撫罪命收其總兵印召勝還令永昌侯藍玉總兵代之九月戊寅納哈出至京封爲海西侯留左副將軍傅友德領集新附軍士駐兵大甯防寇丁未以永昌侯藍玉爲大將軍延平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爲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爲左右參將率兵討殘元脫清沙漠冬十一月甲午藍玉奏元丞相哈剌章乃兒不花遁入和林乞進兵勦滅詐之

二十一年夏四月藍玉率師自大甯進至慶州聞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聞道兼程而進乙卯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四十餘里哨不見敵玉欲引兵還王弼曰吾等提十萬衆深入沙漠未見敵而班師何以復命玉然之弼復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令敵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元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爲前鋒直薄其營敵始覺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皆不知元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蟹子倉卒拒戰輒敗之殺獲其衆遂降元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烏妃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遁失馬竄草間擒之及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金銀印章馬駝牛羊車輛各籍數入奏聚其甲兵悉焚之遂班師二十二年夏五月癸巳晉太甯福餘朶顏三衞於兀良哈以故元歸附阿禮失里爲太甯衞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奚爲福餘衞指揮同知脫魯忽察爲朶顏衞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插牧

秋七月元也速迭兒弒其主脫古思帖木兒立坤帖木兒其部屬皆奔散元裔日微

二十三年春正月命傅友德爲大將軍率列侯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訓練軍馬節制出征沙漠敕王弼以山西都督王節制三月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哨得乃兒不花等駐牧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雨雪彼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癸巳遂抵迤都隔一磧敵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其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則相抱持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其營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毋恐乃兒不花與俱詣軍門降燕王降辭色待之賜之酒慰諭還邊乃兒不花大喜過望於是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而還報捷京師上大喜曰靡滑沙漠者燕王也

二十四年春三月元遼王阿札失理霸遼命潁國公傅友德率列侯郭英等討之五月至哈者舍利王道友德遣下令班師敵聞信之趨二日忽趨師深入六月至黑嶺鴉山等處洗兒河獲人口馬匹駐師金鞍子山七月復征黑嶺寒山至靡鎌子海蘭尖山追其遠札都深入黑松林之地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遼

兀剌罕掩襲其衆大獲而還　八月哈密寇邊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師討之九月晟等破哈密擒其王子別列怯幽王桑里失加知院伍山等殺其國公阿朵只伴衆一千三百人

二十五年夏四月涼國公藍玉率將士追逃寇那者孫遂進征西番罕東之地五月藍玉兵至罕東遣都督宋晟等御阿真州土渠合智等遁去尋奉詔移兵討建昌叛帥月魯帖木兒秋七月癸未四川都指揮使盛能率兵至雙狼寨攻破之擒偽千戶段太平等其衆大潰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進攻托落等寨拔之月魯帖木兒復遁能轉戰而前破水寨關及上區寨遁至打沖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破走之俘其衆五百餘人溺死者千計獲牛馬無算官軍入德昌知府安德波打沖河遁去能遂調都指揮同知陶斌分兵入普濟州搜捕之獲忽橋於打沖河遣指揮李福引兵追托落寨餘壁進至水西斬月魯帖木兒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渠長沙納的等皆中兵死能還攻天星臥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柏興州九月罕西西番叛入寇命都督宋晟總兵討平之十一月甲午藍玉兵次柏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其衆悉降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玉奏四川之境地險山險控扼西番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徼巴蔡大行諸縣其保甯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滋縣西通松茂徼黎雷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置軍衛下羣臣議行之　都督周興帥兵討元逆臣也速迭兒與追至徼徼兒山破之　十二月壬申馮勝等奉命率列侯籍太原平陽民爲兵伍置衛屯田東勝立五衛大同立五衛大同遼東立五衛五千六百人

卷十一

太祖平夏

二十九年春三月甯王權言騎兵巡塞見有股轄過道上恐漸兵往來有盜邊之舉上曰狡寇多奸此必示弱誘我軍耳於是敕燕王選精卒抵大甯沿河南北覘北兵所在隨宜掩擊甲子燕王率諸軍北至徹徹兒山遇元兵與戰擒其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兀剌兀海戰敗之

三十年春正月命耿炳文郭英巡西北備邊　五月己巳敕晉燕代遼甯谷六王勒兵備邊戒勿輕戰俟敵分散騷息邀截要路擊之

三十一年夏四月命燕王率諸王防邊敕曰北騎南行不寇大甯即襲開平可召西涼都指揮張文傑莊得開平都督宋貴宋晟遼東武定侯郭英等皆以兵會遼王以護衛軍悉數北出山西北平亦然令郭英宋晟襲於左莊得張文傑襲於右爾與代遼甯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兵法示飢而實飽外純而內精爾其察之五月戊午敕左軍都督楊文往北平并燕谷甯三府精銳往開平從燕王防邊敕郭英總兵往遼東隨遼王屯開平遏北險要防邊仍節燕王節制乙亥命燕王總帥諸王防邊敕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朕之諸子汝獨才智秦晉已薨汝實爲長據外安內非汝而誰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奠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託之意其敬慎之毋怠

谷應泰曰塞下之險東起開鐵北歷喜峯西亙偏頭五灰相距二千二百里而遙乃欲阻長城而堵之列亭障而戍之設險守國蓋其難哉若夫高皇之定天下也與漢唐異漢唐之主所稱勝國之臣者悉中原之人耳乾符一御醜類盡殲寶籙攸歸餘胤革面然而漢圖白登唐苦突厥內地既輯邊患乘之強弩之末殊未可以易視也又況順帝北出漁陽旋與大漠盤桓故都不失舊物元亡而實未始亡耳於時忽答別列怯幽王桑里失加知院伍山等殺其國公阿朵只伴衆一千三百人一軍駐寧州王保保一軍駐沈兒峪納哈出一軍駐金山失喇罕一軍駐西涼引弓之士不下百萬衆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里也資裝鎧仗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假令蹈林祭纛大舉報仇田單一鼓而下齊中興七日而救楚豈得云悄歸之氣沒世不復歟然而太祖之攻之也分兵二道一出西安以搗定西一出居庸以搗沙漠則雲中雁門之勢斷矣及其再舉也分兵三路徐達出中路李文忠出東路馮勝出西路則瀘龍榆關之援又絕矣而且築東勝之險是而仲之城朔方也設屯田之利是光國之守金城也宜乎左丞右帥東底開平鄧愈沐英西臨嶺水雖武帥之入大宛張騫之通屬國其長狄遠服未有若斯之極也厥後應昌之擄買的剌孛武平之戰惠儲歸命於是黎幕南氓而無庭過陰山而慟哭元氏窮墟幾乎盡矣至於設伏馬陵揚水疏勒則桑哥兒之跑地藁駝塞之冰城似有神助功亦爛焉老夫燕蚤割棄四百餘年石晉以來復遼版圖豈景純定限南北更合將衛霍樹績王者撫外耶

二十四年萬勝攻與元敗遁鄯與克巴州

二十五年九月夏主明玉珍以萬勝戴壽爲左右丞相遣參政江儉來通好命都事孫發浩報之是年萬勝取與元

二十六年春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年三十六，玉珍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子昇嗣，昇年始十歲，母彭氏同聽政，改元開熙，其都察院張文炳用事，忌萬勝使玉珍襲子明昭，矯彭氏旨殺之，勝夏驍將也，兵無不一當百，勝死，夏以不說劉禎代為丞相，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解，壽乃姦誅昭，友仁入朝謝罪，不問。

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險，北有劍閣棧道之阻，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富利饒，實天府之國，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太祖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為事祇要務實，不尚浮偽，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常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為誇大，恐遭笑於人，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為戒也。遣參知政事蔡哲往報蜀，哲挾造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太祖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張本。

太祖洪武元年冬十二月，遣使以書諭夏主明昇。

二年秋八月，夏主明昇遣使來貢，王師平關陝，蜀人震恐，戴蓊謂昇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強盛，莫能攖，況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為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自強，昇從其言，遣使修貢，上賜璽書答之曰：睽歷觀古有蜀者，如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聲、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必闇所以善守，可也。睽連年出師，所向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證，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　冬十月壬戌，道平章楊璟諭明昇奉國入覲，昇率於羣議，不能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曰：古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無可度焉，則為順逆。足下自謂瞿塘劍閣，一夫負戈，萬卒莫前，倘諸葛孔明，然僅僅能自保，足下軀場南不過播州北，不過興元，王師一至，所為足下謀者，各自為計，足下奉老母安歸乎？足下卽沖幼，當亦痛心老母，順逆之間，度之而已。昇不能從。

三年夏五月，大將軍徐達既出安定，走王保保，乃遣左副將軍鄧愈招撫土番，而自帥所部攻興元，以傅友德為前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陽，擒故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分遣裨將金興旺等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恩忠知院金剛祥迎降，留金興旺張龍守之，達還軍西安。　秋七月，蜀將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張龍出兵擊卻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而中流矢，拔矢再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衆寡不敵，斂兵入城，遣使間道走智雞，請援兵。友仁圍城決濠填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瓦礮礌石，敵兵多死傷，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卽帥師還屯益門鎮，先遣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黃龍江，夜斲木槽，鬬攻斗山砦，友德令軍中人持十炬，然於山上，友仁軍望見大驚，乘夜遁。

四年春正月丁亥，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榮陽侯楊璟都督僉軍事，率京衞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為前將軍，濟甯侯顧時為左副將軍，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階趨成都，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憫明昇稚弱，不忍加

兵，數遣使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惡於羣議，反以兵犯吾興元，不可不討，令命聘等率水陸大軍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遵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聘等慎之。諸將陸續上復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毀，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仍命宋國公馮宗異往陝西修城池，衞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二月，江夏侯周德興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進等望屋，溫陽關，中山侯湯和率師克歸州，李逢春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宜衞侯唐良臣帥兵取桑植，容美洞，會周德興合攻茅岡，覃屋寨，克之。

三月，平章楊璟進次瞿塘，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及卽王師臨境，又遣左丞戴壽、平章鄧興、副樞飛天張等益兵為固守計，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城寨，鑿南岸壁，引鐵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益破石木竿鐵銃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礮以拒王師，至是璟師次夔州大溪口，遣指揮韋楹率兵出赤甲山，以通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通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衝，璟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　潁川侯傅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皆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還精銳五千為前鋒，擊援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夏四月丙戌，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真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繼以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擊，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庚寅，上以湯和、傅友德等伐蜀三月，未得捷報，命永嘉侯朱亮祖為右副將軍，帥師助之。　丁酉，傅友德下青州，果陽，閻指揮潘忠守之，進兵徇江油，彰明二縣，下之。癸卯，遂趨綿州，友德選精銳，晝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乘風縱擊，蜀兵大敗，遂克綿州，龍驤衞指揮史鑑死之，大亨走保漢州，友德至漢州，阻水不得渡，乃命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乃益懼，五月己卯，戰艦成，友德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事逼湯和，而山川縣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大書克階文，縣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初，蜀人命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拒三峽之險，及聞友德破階文，指江油，壽等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陣於城下，友德還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則向大亨新敗，必洶洶，可一戰克也，乃親帥師迎擊壽等，大敗之，六月壬午，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甯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殺獲二千餘人，并擒宣撫胡孔彰等，獲馬瓢五百餘匹，友仁自古城遁還保省。　時湯和兵發鹽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不得進，乃駐師大溪口，欲俟水稍平，上聞之，恐其逗遛緩事，而傅友德捷書適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既趨險，次於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進，和

猶遲疑未決。會得友德木牌於江流。迺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趨夔州。永忠兵先至。徵夔州獨平章周興副楫飛天張等出兵拒戰。戊子。永忠分軍爲前後陣。軍既交。出後軍兩翼夾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醜興。殺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上。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鍪糧帶水筒以襲饋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山巖石間。蜀人不覺也。度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先破其陸寨。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急擊。發火礮火箭夾攻。大破之。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索。擒同僉將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始至。永忠乃與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於重慶。戊戌。蜀平章丁世眞陷文州。先是。傅友德克文州。留指揮朱顯忠守之。世眞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拒卻之。其趙元帥復與世眞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眞攻益急。顯忠出東門拒戰。而世眞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創。裹創決戰。力不支。城破。死之。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於文州東門。初。顯忠領士卒七百人及城破。僅百餘人。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眞棄城走。事聞。憺顯忠。均諒家。及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軍門降。獻良馬千匹。友德道人送思忠至京上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世眞復率餘燼寇夔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友德調兵來援。擊走之。世眞逸竄山巖。自以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招梓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上曰。小校殺本官。非義也。不賞。廖永忠帥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沿江州縣望風奔附。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殘數萬。皆膽破心怖。豈能效力。若降之出戰。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奉表詣軍門。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幷降表於京師。朱亮祖兵亦至。　秋七月。傅友德兵圍成都。戴壽火器衝之。象卻走。壽兵躡尋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許之。翼日庚申。壽率其屬降。友德犒衆。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分兵會朱亮祖。徇州縣之未附者。壬戌。重慶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敗。斬之。判官王貴率父老降。誘大亨。既降。至夔峽。皆鑿舟自沈死。　八月。上遣使諭湯和等曰。爲將貴審機而重料敵。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甯。僅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事乎。和聞詔。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克其城。執友仁送京師。誅之。蜀地悉平。明昇至京師。延臣上言。宋乾德開孟昶降。有叩頭伏罪禮。上曰。昶奢淫自恣。昇幼孱。自臣下可免

其伏地禮。封昇爲歸義侯。居第京師。已而授昇於高麗。　金哲國公李文忠經理四川。文忠以成都舊城卑隘。增築新城。高壘深池。規制略備。時傅友德駐兵保甯。湯和駐兵重慶。各遣人招輯潘漢人民及明氏潰亡士卒來歸者。因籍其壯丁。丙子。置成都右中前後四衛分隸之。復置保甯守禦千戶所。調潼梁等衛官軍守之。　十二月辛卯。置平蜀將士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榮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上親製平西蜀文。紀傅。廖二將之功。

谷應泰曰。明之名山大川。不封諸侯王。公設險用守。厥國而周都雒陽。則曰南望三塗。北望嶽鄧。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蓋古者賢明之主。在德不在險也。夫中國之得地險者。宜無過巴蜀。棧道揭其北。遮水阻其西。表峨峨之天關。帶二江之雙流。勇夫重閉。幾乎斗絕矣。而自古及今。敗亡相繼。俘蹙入臣。罕有全者。則蜀之地險。固不足恃也。方夫元運垂終。羣雄竝起。明玉珍以隨州布衣。結寨青山。爲徐壽輝之外臣。倪文俊之守將。及文俊見殺於友諒。而遂乖有三巴。盜竊名字。比之劉宗下璧而自王。公孫躍馬而稱帝。功尤易易也。玉珍不以此時北趨子午。入叩關隴。南下夷陵。先窺漢沔。而但固守夔門。改元稱制。偏隅自割。坐待滅亡。此策之最下者。是則東之自守者無過士誠。而西之自守者無過玉珍也。方太祖之初逐鹿中原。未遑外討。答書通聘。以待魏翟厚禮。卑辭以驕李密。而使者乃以張脅之口舌。誘置蓑之形勝。井蛙驍效順。邛笮景從。枸醬出於番禺。竹杖來於大夏。版圖之盛。固不必言。獨是功紀傅廖。文皆御製。楊璟以無績而不封。小校以非義而悔賞。勳懲斯在。又非特平蜀之規耳。若夫明昇者。封侯歸義。居第京師。要領克全。毋子和保。雖劉禪樂魏。身不生還。面望帝鄉。魂死猶啼血。嗚呼。方西川僭號時。其爲寄生久矣。

卷十二

太祖平滇

太祖洪武五年春正月癸丑。遣翰林院待制王禕詹謁諭雲南。雲南右丞濟寧地。南接交趾。北接土番。西連洱河。東以曲靖爲門戶。與蜀黔錯壤。麗江松潘。鳥蠻猓玀。如犬牙然。戰國時。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西至滇池。以兵威定陽。楚歸報。會秦擊楚。巴黔道塞。遂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漢武帝元狩元年。彩雲見南方。遣使跡之。起於滇河。因冀雲南郡。論滇王入朝。宣帝遣士褒求金馬碧鷄之神。蜀漢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雍闓。闓之封其渠龍祐。那爲部長。賜姓張氏。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隋開皇中。爵史萬歲所破。唐武德貞觀間。張氏弱。遜位蒙氏。號南詔。天寶七年。開羅鳳反。敗節度使鮮於仲通。西洱河。後段氏有其地。段氏之先。威武郡人。改國號大理。宋太祖立。王全斌下四川。請取大理。鑒唐之禍。以玉音遣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不被兵。段氏得長

世焉元世祖自臨洮大渡河經山谷二千里至金沙江梁革盛以濟段興智滅其國乃以其子忽哥出爲雲南王鎮之仍錄段氏子姓守其土忽哥死封其子松山爲梁王至正時把匝剌瓦爾密嗣位明玉珍一攻之不克至是上既平夏乃遣使往諭之

六年冬十二月詔使王禕被殺於雲南禕初至雲南見元梁王君臣諭以奉版圖歸職方梁王不省館於別室數日又曰予將命遠來非爲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戮於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荊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關明玉珍據巴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待斧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擯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至者誅乃今自料勇悍強猾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與中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盍上遣一將軍將龍驤百萬會戰昆明池爾猶魚游釜中不亡何待梁君臣相顧駭服頗有降意改館禕厚待之會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自西番徵擄雲南謀連兵拒我脫脫知梁王有二心欲追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禕民閒脫脫聞之誚梁王曰國家順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耶欲躍馬去梁王不得已出牌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命訖汝元我朝實代之燔火餘燼尙欲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使臣豈爲爾屈顧梁王曰爾朝殺我大兵夕至矣覓破害應地藏寺北禕有王佐才上嘗謂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儁卿與宋濂耳舉問之博雅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後子紳走雲南求遺骸贈翰林學士謚文節

七年秋八月遣元威順王子伯伯賫詔往諭雲南

八年秋九月命湖廣行省參政吳良使雲南上諭雲曰今天下混一四方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侯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重傷吾民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對曰雲南特其險遠故阻聲教臣率陛下威德曉以禍福彼必順附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徐達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易服詐爲元使更制書以紿梁王雲不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

七年秋八月遣元威順王子伯伯賫詔往諭雲南

八年秋九月命湖廣行省參政吳良使雲南上諭雲曰今天下混一四方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侯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重傷吾民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對曰雲南特其險遠故阻聲教臣率陛下威德曉以禍福彼必順附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徐達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易服詐爲元使更制書以紿梁王雲不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

十四年秋九月壬午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帥師征雲南列侯曹震王弼金朝興都將郭英張銓等皆從上諭之曰雲南自昔爲西南彝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特險遠輒害使臣在所必討爾等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與圖咨詢於衆得其隘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曉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遏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噤喉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定烏撒直擣雲南彼此牽制使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有民又必設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渠長置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儭翠翠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　金朝興兵略澈江臨安沅江諸洞楚雄洱海俱下之革宣慰司立臨安府及各府十四衞置雲南都指揮司以都督謝熊馮誠署司事二月置雲南布政司改中慶路爲雲南府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司事以發杭等爲參政參議等官　閏二月滇翠至京賜衣帽及鈔遣還藍玉沐英等進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海爲固土目段世聞明師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右副將軍沐英謂傅友德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鬬心若倍道疾趨且至聚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是也號爲險要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丙寅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鋒而行阻水則已臨白石江矣頓之霧霽達里麻望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卽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倘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渡達里麻悉精銳扼水英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急撤衆禦之陣動英乃拔劍督師濟江以猛而破其前軍敵氣索退數里而陣我師舉濟友德麾兵進薄之矢石雨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捲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橫屍十餘里俘其衆二萬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業盡入見歸者皆喜慰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分遣藍玉沐英率師趨雲南面自以衆數萬向烏撒趨郭英等聲援壬申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達里麻敗棄城走入羅佐山其右丞盧兒自曲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於是把匝剌瓦爾密挈妻子與左丞達的盧兒俱入普寧州忽納碧焚其龍衣驅妻子俱赴滇池死癸酉藍玉沐英等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出降明日駐兵金馬山放梁王閣監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出迎玉等整衆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幷宮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餘日藍玉別遣曹震王弼金朝興等率兵二萬分道進取臨安諸路皆下之沐英分兵趨烏撒會友德先是都督郭英等出永寧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今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去河二十里爲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城特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掩潰生擒阿密指揮雲南諸郡邑皆震至是友德自曲靖帥師循格孤山而南直擣烏撒元右丞實卜收兵屯赤水河拒郭英等英等友德大軍至實卜遁友德下令城烏撒版築方具實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高岡嚴陣待之諸將請戰友德故勿許士爭奮思致死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戰師既陣芒部土酋帥衆來援實卜合勢迎戰我師擊之戰數十合衆皆潰實卜僅以身免烏蒙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震疊皆望風降附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元威楚路平章閣乃馬百參政列車不花等詣曹震營降壬午元曲靖宣慰司行省樞密院同知怯列該傅魁高仁廉訪司副使李羅海千及中慶武定澂江三路鎮撫普寧昆陽安寧新興路南北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南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花赤劉麻等官皆詣藍玉沐英營降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甲午遣使諭傅友德等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尙煩計慮前已遣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尙遠今必設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設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渠長置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儭翠翠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　金朝興兵略澈江臨安沅江諸洞楚雄洱海俱下之革宣慰司立臨安府及各府十四衞置雲南都指揮司以都督謝熊馮誠署司事二月置雲南布政司改中慶路爲雲南府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司事以發杭等爲參政參議等官　閏二月滇翠至京賜衣帽及鈔遣還藍玉沐英等進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海爲固土目段世聞明師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右副將軍沐英謂傅友德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鬬心若倍道疾趨且至聚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是也號爲險要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丙寅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鋒

山後攀木援崖而上立旗幟昧爽大軍抵下關望之踴躍讙噪歡聲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敵腹背受敵大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收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於是車里麻些和泥平緬等處相率降雲南悉平　三月藍玉遣兵攻拔三營萬戶砦更定雲南所屬府五十二州六十三縣五十四傅友德遣使以故元威順王之子伯伯及梁王家屬三百一十八人送京師并奏云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要害量宜設衞戍守其賦稅則故元司徵平章速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爲豪右隱占今循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覆諸衞所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俸糧鹽商中納戍兵屯田所入并給之上悉可其奏未幾設雲南鹽課司以益軍餉　夏四月烏撒東川芒部復畔傅友德移檄沐英合兵進討西儸蠻賊寇普定貴州衞指揮同知顧成擊敗之　六月當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守之造舟以渡往來上復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合征南三將軍攻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磐石關索嶺諸蠻悉平之乃以烏撒烏蒙東川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　八月乙巳遣使論傅友德沐英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擊破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險慎勿輕動人自七星關來者又曰二十年夏五月庚申敕諭沐英等勿遣使往平緬但督蠻金齒楚雄昂甸及瀾滄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舉兵屯種以備蠻寇已復命景川侯曹震選四川精兵駐雲南前衞指揮張侯陳桓靖甯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駐定邊姚安畢節曲靖越州諸處立營屯種候征討

十九年春二月雲南蠻洞西補擺金擺榜諸蠻叛命傅友德率師討之友德復移兵討平越蠻麻哈楊孟等平之　秋九月庚申沐英奏雲南地廣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詔從之

二十年夏五月庚申敕諭沐英等勿遣使往平緬但督蠻金齒楚雄昂甸及瀾滄江中諸道固守待之英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舉兵屯種以備蠻寇已復命景川侯曹震選四川精兵駐雲南前衞指揮張侯陳桓靖甯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駐定邊姚安畢節曲靖越州諸處立營屯種候征討

二十一年春正月思倫發大寇結砦於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揮甯正督兵破之斬首一千五百級三月思倫發悉其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沐英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隔壘而陣遣都督馮誠先出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騙象三十餘逆戰雲南前衞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爲前鋒其渠帥跨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矢中象左膝及脅象仆地渠長中矢走追射殺之諸軍隨而前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賊不足平也乃下令軍中設火銃神機箭爲三隊命馮誠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將士皆鼓勇而進賊悉衆出營結陣以待其渠帥把事招耦等皆乘象象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於兩旁設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羣象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走指揮張因千戶張榮祖率騎士乘之直搗其棚遂縱火焚其寨烟焰漲天還復以兵邀擊之殺傷甚衆賊黨有昔剌者亦驍勇復率衆殊死戰我左師小卻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遥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率衆更進英督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麾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千級俘萬餘人生獲象三十有七餘皆被矢如蝟死渠帥刁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賊潰英帥師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藉思倫發遁去　夏六月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遣都督甯正從傅友德討陳桓爲左右副將軍曹震葉昇爲左右參將率馬步諸軍討之八月壬寅沐英東川　九月越州土目阿資叛阿資故曜曜種苦麻部王師南征沐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諭降之至是叛傅友德等將兵討之道過平寨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阿資遂濳其山民往居旱上村圍神箐衞千戶劉

皆中友德奉行不敢失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瘴戰骨廣屯田遠邇悅以是遂大定　夏四月壬午論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潁國公列侯藍玉仇成王弼子孫世及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將校遞陞有差　秋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獻方物上元所授宣慰司印平緬在西南緬稍遠自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有城郭宮室其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前代未嘗通中國元始遣使招諭遂入貢至是大兵下金齒與平緬壤地相接思倫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冬十月乙酉景川侯曹震奏言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嶶臣問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乘閒暇時開通其道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爲便詔從之

十八年春正月東川州章富亂沐英討平之英在滇切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賴以安分兵剪廣西維摩餘孽遁四川糧道上喜曰英能如是吾無南顧憂矣　冬十二月思倫發反率衆寇普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合征南三將軍攻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磐石關索嶺諸蠻悉平之乃以烏撒烏蒙東川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　八月乙巳遣使論傅友德沐英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擊破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險慎勿輕動人自七星關來者又曰二十年夏五月庚申敕諭沐英等勿遣使往平緬但督蠻金齒楚雄昂甸及瀾滄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舉兵屯種以備蠻寇已復命景川侯曹震選四川精兵駐雲南前衞指揮張侯陳桓靖甯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駐定邊姚安畢節曲靖越州諸處立營屯種候征討

十九年春二月雲南蠻洞西補擺金擺榜諸蠻叛命傅友德率師討之友德復移兵討平越蠻麻哈楊孟等平之　秋九月庚申沐英奏雲南地廣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詔從之

二十年夏五月庚申敕諭沐英等勿遣使往平緬但督蠻金齒楚雄昂甸及瀾滄江中諸道固守待之英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舉兵屯種以備蠻寇已復命景川侯曹震選四川精兵駐雲南前衞指揮張侯陳桓靖甯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駐定邊姚安畢節曲靖越州諸處立營屯種候征討

二十一年春正月思倫發大寇結砦於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揮甯正督兵破之斬首一千五百級三月思倫發悉其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沐英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隔壘而陣遣都督馮誠先出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騙象三十餘逆戰雲南前衞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爲前鋒其渠帥跨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矢中象左膝及脅象仆地渠長中矢走追射殺之諸軍隨而前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賊不足平也乃下令軍中設火銃神機箭爲三隊命馮誠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將士皆鼓勇而進賊悉衆出營結陣以待其渠帥把事招耦等皆乘象象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於兩旁設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羣象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走指揮張因千戶張榮祖率騎士乘之直搗其棚遂縱火焚其寨烟焰漲天還復以兵邀擊之殺傷甚衆賊黨有昔剌者亦驍勇復率衆殊死戰我左師小卻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遥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率衆更進英督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麾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千級俘萬餘人生獲象三十有七餘皆被矢如蝟死渠帥刁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賊潰英帥師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藉思倫發遁去　夏六月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遣都督甯正從傅友德討陳桓爲左右副將軍曹震葉昇爲左右參將率馬步諸軍討之八月壬寅沐英東川　九月越州土目阿資叛阿資故曜曜種苦麻部王師南征沐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諭降之至是叛傅友德等將兵討之道過平寨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阿資遂濳其山民往居旱上村圍神箐衞千戶劉

成等駐兵立柵其上。後以爲平彝千戶所。阿資等復帥衆寇普安。燒府治。大掠。友德進擊之。斬其渠滿巳青。

二十二年春正月。阿資退屯普安。倚崖壁爲砦。傅友德以精兵燈之。燈衆皆緣壁攀崖。壁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甯正從友德擊阿資於越州。大敗之。斬其蕞火頭弄宗等五十餘人。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衆。英乃請盡越州馬隊二衝。扼其衝要。分兵追捕之。阿資窮蹙降。甲午。曹震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悉平之。　冬十一月。思倫發遣把事。招撫等來晉。叛逆之謀皆其下刁斯郎等爲之。以象馬白金入貢。願輸貢賦。百蠻遂平。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沐英以阿資畔服不常。請徙越州衛於陸涼鎮之。阿資復畔。平羌將軍何福督兵討之。至越州。阿資拔絕降。福扼險盡殪。

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於鎮雲南。雲南二十郡。左右分盡。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瀾滄。俱入海。幅員萬里。英鎮雲南。簡官僚。修惠政。剔姦蠹。興學校。治水利。墾田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贏足。恩威並著。教化大行。雲南遂爲樂土。嘗入朝。賜宴奉天殿。賞黃金綵幣。陛辭。上撫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爾也。既卒。追封黔甯昭靖王。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領雲南。

二十八年春正月。西平侯沐英卒。將軍何福擒靳之於越州。

二十九年春正月。盡雲南按察司。　秋九月。平羌將軍何福諸營刁斡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奔訴京師。命西平侯沐春爲征南大將軍。都督何福。徐凱爲左右副將軍。率雲南四川兵討之。　冬十二月乙巳。遣思倫發還雲南駐怒江上。命沐春令刁斡孟歸而主毋爲不臣。

三十年春正月。西平侯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思倫發於金齒。使人說刁斡孟。不從。乃遣左軍都督何福。盛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福等濟高良公山。直搗南甸。大破之。殺其渠帥。餘衆悉降。春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刁斡孟乃遣人乞降。帝以其反覆不之許。春病卒。何福討擒刁斡孟。思倫發始得還平緬悉定。

十三年春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謀不軌。伏誅。自楊憲。汪廣洋既敗。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由是奔競之徒趨其門下。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於上。惟庸衛之。達有閫者。稱壽。惟庸陰誘致爲己用。爲福壽所發。惟庸故起家富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政。惟庸餽遺善長黃金二百兩。遂得召入爲太常卿。累遷中書參政。逢與善長深相結。以女妻善長從子祺。貪賄弄權。益無所忌。一日。其定遠衛宅井中忽出竹筍。出水高數尺。訹者爭言爲瑞。惟庸家人爲奸利事道關榜。會惟庸家人爲奸利事道關榜。驛遮吏。吏奏之。帝怒。殺家人。惟庸謝不知。帝又究故。誠意伯死狀。惟庸懼且見發。乃計曰。主上草菅動觸。臣何有。我死等耳。甫先發。毋爲人束手寂寂而是時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者。常犯法。帝切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驍勇。又見惟庸用事。因與往來。久之。益密。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坐

省中。問天下軍馬錢穀。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褒。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褒陰說善長以邪謀。惟庸又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繼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爲外應。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奔入鞅鞚中馬死。惟庸殺鞅鞚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逆謀益急。而是時日本貢使適私見惟庸。惟庸約其王。令以舟載精兵千人。僞爲貢者。及期。會府中力士掩執帝。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取物泛海就日本。有成約。正月戊戌。惟庸因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幸。帝許之。微出西華門。內使宦奇衛蹕道。勒馬衛言狀。氣方勃。舌默不能達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宦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爲痛縮。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複壁。開刀槊林立。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具狀。磔於市。幷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皆伏誅。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株連甚衆。羣臣請誅李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飯於艸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既長。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膂。吾不忍誅之。其勿問。癸卯。韶能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倣古六卿之制。改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有賢相。然其中多小人專權亂政。今能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十二月。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以孫愼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延一師。尚始終不忘恭敬。朱先生親教太子諸王。豈忍殺之。

且宋先生家居。當知朝廷事耶。上意解。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十四年春二月。有訴浦江鄭氏交通胡惟庸者。時四方仇怨相告訐。凡指爲胡黨。舉相收。坐重獄。鄭氏素以孝義聞。兄弟六人。更捕之急。諸兄爭欲行。其弟鄭湜曰。弟在。乃使諸兄撾刑辭耶。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伏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卽宥之。擢湜爲福建布政司參議。

二十三年夏五月乙卯。太師李善長自縊。戶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冤。略曰。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善長於胡惟庸誠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男尙主。女納妃。而已矣。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富貴之不保。首領之不全耶。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人年邁。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儻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感動其中也哉。且善長子壻陛下。託骨肉。無纖芥之嫌。凡爲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恪。吏部尙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友諸武臣。皆爲玉部將者。玉乃遣親信召之。晨夜會私宅。謀議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將爲變。約束已定。爲錦衣衛指揮蔣瓛所告。命羣臣訊狀具實。磔於市。夷三族。徽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葛衍過於胡惟庸。三月辛酉。會甯侯張溫。都督商暹。都督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九月。詔胡黨藍除已捕在官者外。其未發不究。谷應泰曰。昔者太公賜履。而至穆陵。齧鐔論封。而有江漢。以故士思聿脩。勑之景鐘。而彤弓盧矢。銘之太

太祖洪武十八年秋八月。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西番。玉開平王常遇春婿弟也。長身頳面。有勇略。從遇春慶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遇春素稱於上。上亦以遇春故。寵異之。累功至都督僉事。至是同英討西番。擒其渠擾脾子。斬獲以千計。獲馬二萬餘匹。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十四年秋九月。命永昌侯藍玉以征南副將軍。同潁川侯傅友德討雲南。轉戰平之。事見本國平滇。二十年春正月。命永昌侯藍玉爲右副將軍。同宋國公馮勝。副金山納哈出降之。併降其衆十餘萬。勝以詿誤召還。卽軍中拜玉爲大將軍。事見故元遁兵。

二十一年夏四月。大將軍藍玉獲捕魚兒海。獲元主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十人。男女七萬馬駝五萬上大悅。下韶書褒玉。比之衛青。李靖。秋七月戊寅。大將軍藍玉還。遣人送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上大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妃卽之。悼懼自盡。玉還朝。上切責之。戒以率德改行。十二月壬戌。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先是擬封玉梁國公。玉是改封涼。鐫其過於券。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番蠻人復叛。命涼國公藍玉率都指揮瞿能往大渡河邀擊之。玉討平嶲川雜道。克散毛嶲。擒土目剌惹等萬餘人。獲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置線。賜黃金文綺。

二十四年冬十月。命涼國公藍玉往陝西調練軍士。

二十五年夏四月。涼國公藍玉捕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遣都督宋晟徇阿真州。番衆皆遠遁。而會舊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走昌。使玉移師討之。至前衛。將瞿能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柏興。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爲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酉。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伏誅。初胡惟庸之黨。有僭玉與其謀者。上以其功大。宥不問。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爲大將。總兵征伐。甚稱上意。嘗指陝西邊事。至闌川。豎馬微傷手。詔慰勞之。比於中山開平二王。然玉素不學。性復狠愎。見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橫暴。奄莊奴假子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按問。玉執御史捶而逐之。先是北征還。私其珍寶駝馬無算。渡喜峯關。吏以夜不即納。玉大怒。縱兵毀關而入。上聞之不樂。併詰責其私元主妃。玉慢不省。嘗見上命坐。或侍宴飲。玉動止傲慢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殺降將校。擅刺軍士。甚至詔出師。恣作威福。以脅制其下。至是。征西還。意固陛下及命我太傅。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爲太師也。恢恢乎奏事。上不從。玉憾。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當是時。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恪。吏部尙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友諸武臣。皆爲玉部將者。玉乃遣親信召之。晨夜會私宅。謀議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將爲變。約束已定。爲錦衣衛指揮蔣瓛所告。命羣臣訊狀具實。磔於市。夷三族。徽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葛衍過於胡惟庸。三月辛酉。會甯侯張溫。都督商暹。都督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九月。詔胡黨藍除已捕在官者外。其未發不究。谷應泰曰。昔者太公賜履。而至穆陵。齧鐔論封。而有江漢。以故士思聿脩。勑之景鐘。而彤弓盧矢。銘之太

常用以分王功臣永保厥世甚盛典也乃高帝刑馬誓伏鎮閩閩番國伍符屬鏤遵介推於縣上試文種於地下弓藏鳥盡良足悲矣明太祖力戰中原躬擐甲冑揮風沐雨艱苦備嘗之蛾虎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論功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錫券丹書誓諸白水河帶山礪爰及苗裔主非無勞之賜臣亦非無功之奉也獨柰何惟庸複壁藏兵藍玉家奴衷甲張敖不軌逼漢祖於柏人宣武稱兵追黃髮於姑孰遂乃爵除五等禍及三宗然而推其始初胡以傾邪升鼎耳藍以龍利居成功不學無術器小任重宜其及也乃論者以光武保全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故君臣之恩始終不替鹿鳴天保若魚水焉然予考太祖之分封也至尊貴者無過韓國食祿四千石魏國食祿五千石未嘗裂土自王也至任用者出師則本於廟算還軍則歸之禁旅亦未嘗得專征伐也凡此內安外攘勢若犬牙強幹弱枝何難控禦而乃以一人叛屬遂疑尾大之國倉卒啓機傅會難明之事株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周內深文亦云慘矣夫淮陰陽夏就令謀通彭越繼布罪無相及而況阜隸之後漸乃式微酎金之舉以次削除當有朝登盟府夕繫檻車口血未乾爰書遂擬以致謇諤自縊景濂道亡蕭何三木而就徵盜之仰藥而自殺豈倘功之典不設於齊侯而議功之條不載於周禮耶雖然高帝晚年甘聽讒雲煽嘗於卮而醴泉之詐興貶爵創封播告於外而伏甲之謀起是則胡藍之釁抑亦風德之衰也至若徐中山之忠志無玷李岐陽之好學仿行汲信公之鵩命唯謹沐西平之屈貴不驕竝皆矯龍鱗而有功履虎尾而不咥嗚呼興皋散之徒爭烈矣

卷十四

開國規模

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爲中書右相國徐達爲中書左相國太祖退朝語善長等曰建國之初先正綱紀綱紀先禮元氏主荒臣專今宜鑒之　三月置起居給事中日侍左右記言動論中書省臣許山林士伍上書效用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有學識者辟赴中書　夏四月甲午太祖退朝語侍臣孔克仁曰秦主虐臣佞天下叛之漢高起布衣寬大善撫馭遂帝天下今元政弛極紊傑蜂起皆不修法度以明筆政因循歲歎久之　五月太祖御白虎殿閱漢書間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遼巡未遑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太祖深然之　除郡縣官定賜予道里之費以養廉也　九月甲戌朔太廟成　癸卯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樓武樓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皆朴素不爲飾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稱盡予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琢地太祖曰敎崇儉朴猶恐習於奢靡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侈麗言者慚而退　冬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上左先是承元制尚右至是改之以右相國李善長爲左相國

　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太祖以敎禮官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御史大夫觀壽嗣歲時祀之　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肯吏易上下滋弊至是盡察已立按察司將巡歷郡縣乃命李善長楊憲傅藏劉基陶安等詳定論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紊多或一事而兩適可輕可重使貪吏得藉手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適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吾與卿面議斟酌之庶可爲久遠之法已而律令成太祖親閱視去煩減重命頒行之　十一月甲午圜丘成太祖出觀世子從行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便民以時興治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　十二月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及建廟社立宮室已巳興繕者以宮室圖進太祖見雕琢奇麗者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千古之上茅

茨而聖雕峻而亡吾節儉是寶民力其毋殫乎　禁箋文頌美諭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通觀羣下所進箋文多譽少規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

太祖吳元年春正月戊戌諭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簪空腹出戰得粗糲甚甘今米賤忘之太平應天宜城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饋尤勞其免太平租稅六年　應天宜城諸郡一年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律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設文武二科其繇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繇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三年一開舉　夏五月下令曰予本布衣因亂撫定江左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頗甚徐宿濠泗蕲邳襄陽安陸免稽賦三年　六月諭憲臣曰任官不當則應罪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故刑不可不慎也夫殺人於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古人用刑本求生人非求殺人故欽恤爲用刑之本又諭中書省臣曰法有連坐之條吾以爲物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先王罪不及孥誠勿及罔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太祖曰民之爲惡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善導之以寬簡故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死之道　秋七月乙亥太祖御戟門閱雅樂自擊石磬學士朱升辨五音誤宮爲徵起居注熊鼎曰八音石聲及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百獸率舞太祖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鼎曰樂不外求在於君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太祖深然之　除郡縣官定賜予道里之費以養廉也　九月甲戌朔太廟成　癸卯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樓武樓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皆朴素不爲飾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稱盡予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琢地太祖曰敎崇儉朴猶恐習於奢靡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侈麗言者慚而退　冬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上左先是承元制尚右至是改之以右相國李善長爲左相國

　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肯吏易上下滋弊至是盡察已立按察司將巡歷郡縣乃命李善長楊憲傅藏劉基陶安等詳定論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紊多或一事而兩適可輕可重使貪吏得藉手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適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吾與卿面議斟酌之庶可爲久遠之法已而律令成太祖親閱視去煩減重命頒行之　十一月甲午圜丘成太祖出觀世子從行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便民以時興治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　十二月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及建廟社立宮室已巳興繕者以宮室圖進太祖見雕琢奇麗者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聖雕峻而亡吾節儉是寶民力其毋殫乎　禁箋文頌美諭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通觀羣下所進箋文多譽少規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

太祖吳元年春正月戊戌諭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簪空腹出戰得粗糲甚甘今米賤忘之太平應天宜城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饋尤勞其免太平租稅六年　應天宜城諸郡一年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律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設文武二科其繇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繇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三年一開舉　夏五月下令曰予本布衣因亂撫定江左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頗甚徐宿濠泗蕲邳襄陽安陸免稽賦三年　六月諭憲臣曰任官不當則應罪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故刑不可不慎也夫殺人於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古人用刑本求生人非求殺人故欽恤爲用刑之本又諭中書省臣曰法有連坐之條吾以爲物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先王罪不及孥誠勿及罔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太祖曰民之爲惡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善導之以寬簡故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死之道　秋七月乙亥太祖御戟門閱雅樂自擊石磬學士朱升辨五音誤宮爲徵起居注熊鼎曰八音石聲及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百獸率舞太祖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鼎曰樂不外求在於君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太祖深然之　除郡縣官定賜予道里之費以養廉也　九月甲戌朔太廟成　癸卯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樓武樓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皆朴素不爲飾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稱盡予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琢地太祖曰敎崇儉朴猶恐習於奢靡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侈麗言者慚而退　冬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上左先是承元制尚右至是改之以右相國李善長爲左相國

　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肯吏易上下滋弊至是盡察已立按察司將巡歷郡縣乃命李善長楊憲傅藏劉基陶安等詳定論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紊多或一事而兩適可輕可重使貪吏得藉手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適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吾與卿面議斟酌之庶可爲久遠之法已而律令成太祖親閱視去煩減重命頒行之　十一月甲午圜丘成太祖出觀世子從行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便民以時興治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　十二月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及建廟社立宮室已巳興繕者以宮室圖進太祖見雕琢奇麗者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聖雕峻而亡吾節儉是寶民力其毋殫乎　禁箋文頌美諭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通觀羣下所進箋文多譽少規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

太祖吳元年春正月戊戌諭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簪空腹出戰得粗糲甚甘今米賤忘之太平應天宜城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饋尤勞其免太平租稅六年　應天宜城諸郡一年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律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設文武二科其繇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繇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三年一開舉　夏五月下令曰予本布衣因亂撫定江左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頗甚徐宿濠泗蕲邳襄陽安陸免稽賦三年　六月諭憲臣曰任官不當則應罪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故刑不可不慎也夫殺人於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古人用刑本求生人非求殺人故欽恤爲用刑之本又諭中書省臣曰法有連坐之條吾以爲物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先王罪不及孥誠勿及罔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太祖曰民之爲惡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善導之以寬簡故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死之道　秋七月乙亥太祖御戟門閱雅樂自擊石磬學士朱升辨五音誤宮爲徵起居注熊鼎曰八音石聲及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百獸率舞太祖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鼎曰樂不外求在於君

疏請不許明日復請許之辛酉誓長陵享殿臣以卽位禮儀進甲子太祖御新宮以羣臣推戴之意祭告上帝神祇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上祀天地於南郊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　丁丑大宴羣臣於奉天殿上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君上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不言或臣下抗言直諫而君上飾非拒諫比來朕每發言百官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可以直言者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　辛丑命廷臣議東宮官先是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元人專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幼未長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博通今古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遴人專任東宮官爲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撫謂也蓋慮廷臣輿東宮爲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爲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貳補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於是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副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詹事同僉太子諭德韋格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總斷不明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壞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資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乾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鮮於知人之事不可不預教也上欲官外戚后曰國家貴用賢能安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且觀前世外戚家多驕淫不守法度每致覆敗陛下加恩妥族厚其祿予使得保守足矣若非才而官之恃寵致敗非妥所願也上遂止　上朝罷從容謂劉基章溢葉琛等曰朕起濠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於懷夫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饑渴之望飲食若更服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炮烙民何賴焉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　上與儒臣論學術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諸侯急於利者多從之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對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實生論奉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秦毀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有才敢者或溺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甲申詔遣周鎰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嘉興田畝論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皆立衙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連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專擅自是征伐卒以爲常　丁未詔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詔衣冠悉如唐制

乙丑命中書議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農隙用之子讀書　三月丁未命翰林儒臣修女誡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夫婦后妃毓德儀天下然不可以預政事至於嬪嬙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龍之太過則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內壼惑人甚於炀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土地甲兵數時近臣因進言山東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耶言者慚而退　乙酉韶州進竹筧命卻之諭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韶州進竹筧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　夏四月丁未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丙辰禁宦官預政典兵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壞未嘗不爲之惋歎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宜預政與兵漢唐之禍亂宦官之弊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與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秋七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府州縣開設學校上嘉納之

省臣獻財賄上曰周窮乏者不思撫餘財思撫其心果心注之何憂不贍　閏七月丁未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上語中書省臣曰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先養其廉恥然後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乃厚賜而遣之　免吳江縣德太平當國和滁水旱災租八月漳州府通判王觶上言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爲心覽大以爲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業漢室覽大故開四百年之基上以天生物爲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電霜雪有時而搏擊肅殺焉然皆輔而不常向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浙西既平租賦既廣科徵之當減猶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上嘉納之時反元政尚嚴苛故觶以爲言　上謂宋濂等曰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卒無所得使移此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苦能清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卽神仙也　始置六部官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至是乃定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留守京師基嘗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上然之基素剛嚴凡僚吏有犯卽

以四時孟月祭及歲除則合祭於南郊祀禮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及都督府都指揮使司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連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專擅自是征伐卒以爲常　丁未詔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詔衣冠悉如唐制

乙丑命中書議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農隙用之子讀書　三月丁未命翰林儒臣修女誡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夫婦后妃毓德儀天下然不可以預政事至於嬪嬙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龍之太過則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內嬖惑人甚於炀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土地甲兵數時近臣因進言山東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耶言者慚而退　乙酉韶州進竹筧命卻之諭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韶州進竹筧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　夏四月丁未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丙辰禁宦官預政典兵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壞未嘗不爲之惋歎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宜預政與兵漢唐之禍亂宦官之弊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與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秋七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府州縣開設學校上嘉納之

省臣獻財賄上曰周窮乏者不思撫餘財思撫其心果心注之何憂不贍　閏七月丁未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上語中書省臣曰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先養其廉恥然後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乃厚賜而遣之　免吳江縣德太平當國和滁水旱災租八月漳州府通判王觶上言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爲心覽大以爲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業漢室覽大故開四百年之基上以天生物爲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電霜雪有時而搏擊肅殺焉然皆輔而不常向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浙西既平租賦既廣科徵之當減猶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上嘉納之時反元政尚嚴苛故觶以爲言　上謂宋濂等曰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卒無所得使移此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苦能清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卽神仙也　始置六部官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至是乃定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留守京師基嘗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上然之基素剛嚴凡僚吏有犯卽

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啓皇太子捕置法宿衛舍人亦非於直舍按治之人皆側足立中書都事李彬
訊法事曼彬素附善長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上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雨
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臍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上還怨基者多
訴於上謂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會基有喪告歸許之　上幸北京放元宮人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
分行十道旁求隱逸之士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
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冬
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所造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巖
劍密室自鑄未嘗部署之詹同因取大鐵禮置誼疏以進　六月丁卯諭國子學官教養人才國子生習
騎射　秋八月己巳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觀周禮閽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論數千卒爲大患
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灑掃司服守視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可揀
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侍臣曰求善良於中相百無一二朕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腹心卽腹心病敗之
之道但監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　監察御史睢稼請命府州縣長吏月朔
會民讀法詔儒臣纂修禮書　九月上詔問羣臣建都之地咸言關中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洋
梁亦宋舊京或言北平宮室完備上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長江天塹足以立
國臨濠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詔以爲中都　冬十月辛巳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上諭中書省臣
曰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兵革以來人習戰鬬朕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
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於是詔府設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人州設學正一訓導三
生員三十人縣設教諭一訓導二生員二十人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頒
不率者黜之

三年春二月壬戌上行後苑見鵲巢卵翼之勞嘅然而歎令羣臣親老者許歸養　召浙西蘇州富民至
二年春正月庚子上御奉天門召元故臣問其政事得失焉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
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
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縱弛非寬也大抵墮壞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爲寬簡而有節不以
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免中原田租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舉衆渡江十有四年命將
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憬然歡迎近平燕都下舊黨民久被兵困征斂其北平山東山西免今年稅糧
河南踰邙而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亦行蠲免秦隴新附之民俱如一體以稱朕意　免江南
田租詔曰朕渡江之始駐兵太平繼克鎮江下宣城西征北伐罔不底定朕念創業之初諸郡供億繁重
嘗深憫之今天下大定其九太平臨天鎮江免糧稅一年當減廣德無爲濠和亦如之　二月丙寅詔修
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前起居
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取元經世大典諸書實參考
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訪元統至正事蹟　壬午上躬耕籍田於南郊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
蠶於北郊以爲祭祀衣服　三月戊申上與詹同論文章上曰古人爲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
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
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卽使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靡
夏四月癸巳淮安衛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一莖五穗三穗者甚衆羣臣賀上曰朕爲生民主豈思

修德致和使三光平寒暑時爲國家之瑞不以物爲瑞也漢武帝獲一角獸蘆芝好功生事卒使海
內空虛其後神爵甘露之修至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已而禮部尚書崔亮奏祥瑞國家休徵按唐六典四瑞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大瑞景星慶雲麟鳳龜龍
之類上瑞白狼赤兔之類中瑞蒼烏朱鬣之類下瑞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今擬祥瑞合大瑞者所
司表奏餘瑞驗實圖進上曰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乃上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
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所司卽時飛奏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體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
劍密室自裁未嘗部署之詹同因取大鐵禮置誼疏以進　六月丁卯諭國子學官教養人才國子生習
騎射　秋八月己巳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觀周禮閽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論數千卒爲大患
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灑掃司服守視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可揀
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侍臣曰求善良於中相百無一二朕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腹心卽腹心病敗之
之道但監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　監察御史睢稼請命府州縣長吏月朔
會民讀法詔儒臣纂修禮書　九月上詔問羣臣建都之地咸言關中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洋
梁亦宋舊京或言北平宮室完備上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長江天塹足以立
國臨濠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詔以爲中都　冬十月辛巳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上諭中書省臣
曰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兵革以來人習戰鬬朕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
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於是詔府設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人州設學正一訓導三
生員三十人縣設教諭一訓導二生員二十人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頒
不率者黜之

三年春二月壬戌上行後苑見鵲巢卵翼之勞嘅然而歎令羣臣親老者許歸養　召浙西蘇州富民至
京師面諭毋逼窮民貧乏各賜酒食而遣之　戊子詔天下有司推訪賢才　三月庚寅免應天徽州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平稅糧　丁酉鄜州知州蘇琦上
言三事一關輔平涼北平遼右餘孽未平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一還重臣才參
文武練達邊務者分鎮要害懷之以德其沙漠非要害處當毀其城郭徙人民於內地一舉田以實中原
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爲草莽宜皆置之守令召誘流徙使來入籍之民宜給牛
種及時耕耨其守令館增戶開田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報書奏命中書奏行之　夏四月以危素爲
翰林侍讀學士已而素居和州素居弘文館一日上御東閣閣臣聲聲上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
是爾耶朕將問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避和州羣帥余闕廟去遂有是論素論年
卒　夏五月甲午沿河農司上以中原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以領之於是設司
開治所於河南　乙未嚴宮闈之政著爲令俾世守之上以元末宮嬪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持
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典皇后止得治女中嬪婦事宮門之外
不得與焉宮嬪白貴妃宮內使監視之始支部逸者死私出外者罪如之宮人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
婦節慶朔覲朝見中宮無故不得入人君無見外命婦禮天子親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子女進者勿受

己亥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制策律五事試之詔曰成周之際取才於貢士賢者在職民有士君子之行漢唐宋科舉但貴詞章不求德藝劉元設科取士權豪勢要結納奔競賢者恥與竝進甘隱山林自今八月爲始特設科舉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非由科舉者毋得爲官許高麗安南占城諸國以鄉貢赴試於京師　丁未詔行大射禮令太學生及天下郡縣學生員皆習射　辛亥詔定服色禮部奏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國家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尚赤爲宜上從之　六月癸亥詔獄鎮海濱竝去前代所封名號以山水本名稱其神禁淫祠　免蘇州逋糧詔蘇松嘉湖杭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耕種以所種田爲世業官給牛種卅糧資遣三年不徵稅時徙者四千餘戶　秋九月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爲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雷雲雨師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禮冠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弔降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雅樂曰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備具通五十卷　冬十月丙辰御史袁凱言保全功臣之道從之敕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與諸將說書

四年春二月免太平鎮江寧國田租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賀耕牛給中原屯種之民　三月策試進士於奉天殿姑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　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凝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殷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蠡河祀商汾在山東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殷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鄖縣祀神農偃師祀夏禹在浙江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　閏三月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自監正令五品以下至從七品有差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防之極嚴犯法者必斥去之敢逼宮闈必寸磔堅冰之意也　夏五月免江西浙江田租　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作宴享九奏樂章曰本太初曰仰大明曰民初生曰品物亨曰御六龍曰泰階平曰君德成曰聖道成曰樂清寧揚臨濠泰滁無爲田租　上手書問劉基曰近西蜀平疆宇恢廓寰覽遂悉誅滅今天賜八載日中黑子纍見卿宜條悉以聞基上言以爲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令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冒殺逾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五年夏六月甲辰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於宮中定宣官禁令　冬十二月甲戌敕中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遠者降罰已而苔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效而長於督運

命譯之山西汾州考平遙主簿戚樂能恢辦商稅上曰恢辦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　命仍祀孟子初國子監請釋其命罷孟子祀至是上曰孟子闢邪說辨異端發明先聖之道其復之

六年春正月來朝守令陛辭諭以慈祥豈弟毋作僞　甲寅以舉人張唯王璉等爲編修入文華堂肄業詔太子贊善宋濂正字桂彥良爲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定其優劣賜白金弓矢鞍馬禮遇甚隆

二月甲午詔曾經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上論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衆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甚非所以稱朕意也其嚴飭天下科舉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　夏四月命吏部訪求天下賢才　惟昭鑒祖訓錄成初上命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可爲觀戒者書成賜名昭鑒祖訓錄目十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義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爲之敍頒賜諸王　秋八月上嘗從容諭正字桂彥良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時上德元氏以寬縱失天下頗用重典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輒犯奈何彥良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也　九月庚戌詔禁對偶文辭命翰林院儒臣擇唐宋名儒箋表可爲法者纂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令中書省頒爲式　多十月壬辰令考究前代糾劾內官法　十二月令郡縣止存大寺觀一僧道併居焉禁女子四十下者爲尼

七年春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諭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都縣得一賢守令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愛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繁劇同其益滋之八年春正月甲子詔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房舍丁亥詔天下罔里皆立社學延師惰教子弟有司以時程督上以北方喪亂之後命御史分選國子生往各郡分教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給廩食衣服而遣之　山陽民父得罪當杖子請代上曰朕爲孝子屈法特釋之　十二月陝州人獻天鵝斬之

九年夏六月詔改中書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秋九月中書省奏編建參政魏觀盛莊等死奸吏上曰君之馭臣以禮臣之馭吏以法吏詐則政弊政弊則民病朕嘗令吏卒遵法繩之以死有司多不法爲下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今兩參政能質奸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特賜璽書勞之　閏九月庚寅欽天監奏五星聚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聞詔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雖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乃上言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胙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册昭然可觀也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以致亡滅陛下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求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

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雖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删定
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法司之治獄猶循
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無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
德洽於民心必有主乞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圄圄空虛之效唐太宗曰獄栢之冢欲蔴之疫非欲害於
人欲利於棺舊故耳今法司駁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
榮以罷職不敍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
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搢紳務選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
窮追豈有優擢之冀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省亦祉稷無窮之利也　十二月論中書
省臣凡職官難選者早與銓注勿使費用乏絕仍令有司給舟車遣之
十年春正月工部承差張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慎擇監察御史二京師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三
北方開墾曠土令農民自實畝數以定稅糧守令不得責里甲虛增額數擾爲宛平知縣　二月免仕者
徭役著爲令　夏五月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諭羣臣曰閹
寺之人在左右久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竊柄勢遂至於不可抑朕立法寺人不許
預政事今決去之所以德將來也　六月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　秋八月庚戌改建圜丘
於南郊先是郊祀一如周禮行之既久風雨不時災異迭見上謂天地猶父母父母異處人情有所未安
乃命卽圜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大祀殿癸丑改建祉稷壇於午門之右共爲一壇十一月丁亥多
至合祀天地奉天殿　是年免河南山西廣東湖廣田租
十一年春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
十二年春三月上退朝御便殿召儒臣論治道以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獨無言上詰之懿對曰臣
十三年春正月詔能中書省隆六部官秩如古六卿之制　三月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稅糧額初
王師圍姑蘇久不下上怒其民附寇且困於富室而更爲死守因取諸豪族租簿佃歷付有司俾如其數
爲額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奮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五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
六升者止徵三斗　五月詔免天下今年田租逋山西軍二萬四千人爲民
十四年春三月上以北方自喪亂後經籍殘缺命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秋七月舉孝弟力田賢良
方正文學之士以何德忠金思存等爲參政參議諸官
十五年夏四月辛巳廣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斥之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
產鐵請如元時置鐵冶都提舉司轄之歲可收鐵百餘萬斤上命杖之流海外　五月遣使求經明行修
之士廣東儒士上治平策數千言上以其不及用賢資之以秀才曾棨爲戶部尚書秦江夏人有學行故
不次擢用　上一日錄囚舉命御史貴凱送東宮覆審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
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　秋九月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事曰法天道廣
地理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脈開經筵精選舉審刑罰敦教化取四夷英才俊廣咨訪上嘉納之
十六年夏四月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上曰竭澤而沿害及麛鷇焚林而田滅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

何堪。非朕所望也。濟強敏綜核。善深文。莫能自脫。嘗鬻獄。借死囚脫代。獄吏發之。擢洪吏死。冬十月。下濟獄伏誅。

十七年春三月戊戌。殿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鄉試試三場。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義四。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十五日試經史策五。禮部會試以二月與鄉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未仕宦之未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能閉門教內官。使不與外人交。及內官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秋七月丁酉。敕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監文移往來。冬十月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

十八年春正月。上諭戶部。農桑衣食之本。足食在於務本。本務在於勸農。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衣錦繡。

十九年春三月。上諭戶部。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搏節用度。自有餘饒。輕徭抑末。使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毋事聚斂傷國體。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送京師。八月。上與侍臣論宋太宗改封樞府爲內藏庫。上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是。他如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琅琊大盈庫。不必深責。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貸於內藏。課賦有餘。則償之。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內藏既竭。乃以牙簽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簽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眞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財利之端。及其後世因於兵革。三司財用耗竭。內藏積而不發。聞有發緡錢幾十萬佐軍費者。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誥始故也。

二十年春正月。上謂錦衣衛多以非法訊鞫罪囚。命取其刑具悉焚之。所繫囚仍送刑部審理。閏六月。申飭老之政於天下。　秋七月。有司請立武學。祀太公。上曰。文武非二塗也。太公從祀帝王廟。誰其當祀。二十一年夏四月。旅吉士解縉上言。陛下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此帝王之功也。縱女寵寺人之患。亡聲色游畋之娛。此帝王之賂也。乃國初至今二十載。無疑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云。世不絕賢。又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陛下好善而善不聞。惡惡而惡日滋。良由賊信有聞而用刑太繁也。嘗聞陛下震怒誅鋤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於世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陛下又好觀道德心經。說苑。韻府諸書。臣竊謂劉向學不純師。陰氏韻府。寨士聚說。臣願陛下聚儒生。上溯唐虞。及商周紀之典。下及關閩濂洛之傳。令臣執筆而隨其後。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俗樂可肆。宦侍非人道所爲。痛懲法外之刑。永革京城之役。婦女帷薄不修。方令速繫大臣過惡當誅。且勿加戮。倣古籍田呂氏。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率先以旌禮之行。授田均田之制。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書院學田。興復而廣益之。此化原所由始也。至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則又何取乎棄夫節婦哉。夫棄盛之深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與天之末也。稽審之期。獄訟之斷。鈎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上手持其疏。稱縉奇才。然以其書頗迂。不及行。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上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言。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

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二心。德以化君子。威以制小人。不因平地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削湖州生員陳質軍籍。質父戍大寧。已死。有司取質補伍。質上書請卒業。上曰。國家得一辛易。得一才難。朕豈少一才哉。之十乎。許之除其伍。

二十五年秋七月。岢嵐州舉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恆給由至京師。上問民閒疾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舉。上曰。宋儒胡瑗爲蘇湖教授。其教諸生。皆象時務。聖賢之道。所以濟世也。民情不知。則所教何事。其置之極邊。命刑部榜諭天下學校。　九月。詔求通曉歷數。推往知來者。俾封侯。山東盜生周敬上疏諫略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歷數可定。陛下但當修德。則國祚自傳萬世。陛下連年征伐。臣民皆以爲恥。不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寶出自楚平王。秦始皇名之曰御璽。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方今力役繁興。戶口雖多。民勞者衆。賦斂過厚。倉廩雖實。民貧者多。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法度嚴矣。而民不服。設黜官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士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稅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威否。豈無善人君子偶入桂誤之中。方今水旱連年。未踰大稔。未必非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上頗納其言。北征之議稍息。

二十六年夏四月。詔戶部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秋七月戊申。選秀才張宗清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侍講舉。進說民閒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爲常。尋以東宮官屬闕。徵浦江鄭。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者選用。九月甲子。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爲右春坊右庶子。未幾。擢鄭濟爲禮部尚書。上親詢以民閒收事得失。秦州訓導門克新數對。兆直。紹興府教授王俊華。俊華。善書。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庚戌。上謂工部曰。人之常情。飽則忘飢。煖則忘寒。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比年以來。時歲頗豐。然預防之計。不可不早。爾工部其論民閒。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授以種植法。又益種綿花。國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秋九月庚申。賽宇通志書成。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五百里。四裔不與焉。

二十八年夏六月己丑。諭羣臣禁黥刺。肢劓閹割之刑。　秋七月。有道士獻書。上曰。朕將臨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命卻之。

二十九年春三月壬申。詔文廟從祀。能揚雄。進董仲舒。從行人司副楊砥言也。

三十年夏五月甲寅。大明律告成。刊布中外。上御午門。諭羣臣以祥刑之意。　論侍讀張信。侍講戴彝以論思爲職。凡國家政治得失。小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世道。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擢用之意。　九月辛亥。命戶部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又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農起擊鼓。會田所。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不勸

奢者罰。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十一月上御奉天殿。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上問知用錢何對曰。五百貫上曰。五百貫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一衣。屬奢若此。豈不暴殄命切戒之。

三十一年春正月上以山東河南民多惰於農業。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郡縣。督民耕種。具錄所種田地與收穀粟之數以聞。

谷應泰曰。太祖以淮西布衣。仗劍討亂。十五年之間。遂成帝業。開明堂。禮上帝。功云烈矣。然而身在行閒。手不輟書。禮致儒臣。深思治道。慨自宋葉淩遲。生民無主。西京禮樂失自周澄。晉代風流。亡於江左。繼之元人失馭。濁亂乘釁。自古禍亂浸淫。鞏學放廢。未有若是之酷者也。非帝神靈。崛起智勇。疑與亦烏能克戡禍亂。率由舊章。撥亂反正。若斯之速者乎。觀其懲宦寺之失。而禁內官預政。懲女禍之亂。而戒毋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柄。禍本胤階。防維略盡。至於著律令。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設軍衛。建學校。無不損益質文。斟酌美備。備考百王之蹟。深明治亂之故。振綱紀於秦灰。永貽謀於周歷。夫沛公老死行閒。漢治雖仍秦弊。光武同符高祖。三公僅參吏治。唐奘貞觀。內多慚德。宋推藝祖。外寡經營。求其網羅前哲。範圍後王。榘乎未之逮也。觀其官制。典禮。律令。實訓。女誡。臥碑。木錄。祖訓。大言炎炎。至文郁郁。義監二代。法備三千。共貫同條。金聲玉振。所以吳札初來。必觀周禮。武王下車。不改商舊。蓋集大成者難爲功。龍門作史。不能成謗帝之實。陸機悲吳猶能著辨亡之論。以視秦中父老。誇美三章。宋室子孫。侈功杯酒。方斯盛軌。風云陋矣。而或者謂其誅殺韓彭。廣封宗室。猜疑豪傑。遷徙富民。直言瘐死獄中。詩過譴戍荒徼。賈誼流涕於劍盤。絳侯擯心於脅背。所以七國之發。實啓發難。黃巾之禍。不無食報。河北降城。竟無男子。齊城仗節。獨有侍郎。或亦作法之涼。遂有天道之遠乎。蓋汴都城陷。盡殲諸王。元季群雄。率起大盜。因而德噎不無吹羹。帝性沈鷙。果於屠殺。微類漢高。遂疑唐宋。或以此耳。雖然。隋文不永。謂以急亡。晉武知祚。又以寬敗。矯枉之不妨過正。或亦英雄之蓄識時務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觀其開國規模弘遠矣。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五　削奪諸藩

太祖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建文帝即位。詔改明年爲建武元年。帝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生十年而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宮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愛高皇曰。善。九月庚寅。立爲皇太孫。時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太孫喜曰。吾發是是謀。無慮矣。初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元裔時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命控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乃發。洪武九年。五星聚度。日月相刑。訓導蔡居升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侈。略曰。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恐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隙而起。防之無及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弟也。何不撫漢晉之

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攘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過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人爲輔相。其餘世世無窮矣。太祖慈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至是太祖崩。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太任於世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寤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敕仁明。孝友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俱因其故。勿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疏間於朝。帝患之。諜諸齊泰黃子澄首建削奪議。乃以事屬泰。子澄一日能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曰。燕不然。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京師。削爲庶人。遷之雲南。　冬十一月。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孺請以德化道之。帝從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　十二月。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曰。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諸王。凡以護中國。屏四夷。爲聖子神孫計至遠也。夫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節其意。勿施鼠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絕。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庶有不服順者哉。上嘉之。然不能用。

建文元年春二月。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更定官制。　夏四月。人告岷王楩不法事。創其護衛。誅其諸王。凡以護中國。屏四夷。爲聖子神孫計至遠也。夫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節其意。勿施鼠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絕。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庶有不服順者哉。上嘉之。然不能用。

建文元年春二月。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更定官制。　夏四月。人告岷王楩不法事。創其護衛。誅其諸王。凡以護中國。屏四夷。爲聖子神孫計至遠也。夫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節其意。勿施鼠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絕。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庶有不服順者哉。上嘉之。然不能用。

卷十六

燕王起兵

太祖洪武三年夏四月。詔封皇子棣爲燕王。太祖第四子也。　十一年冬十二月。定諸王宮城制式。太祖曰。除燕王宮殿仍元舊。諸王府營造。不得引以爲式。　二十三年春二月。命穎國公傅友德爲將軍。聰燕王節制。征沙漠。初。燕王既之敕。秦王晉王。燕王督諸將分道北征。已而秦王晉王師久不出。燕王率友德等北出至迤都山。擒其將乃兒不花還。　二十五年夏四月丙子。皇太子薨。皇太孫生而額顱稍偏。性聰穎善識。祥然仁柔少斷。太祖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陽對。大不稱旨。復以命燕王。語乃佳。太祖常有意易儲。劉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太祖乃止。　二十八年。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爲傅。僧道衍知燕王當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與大王藏蓋。白冠王。其文皇也。燕王遂乞道衍得之。道衍至燕邸。薦鄧人姚廣孝相。燕王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廣孝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吾輩皆護衛校士也。珠不對。乃召入詳叩之。珠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　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建文皇帝即位。遣詔止諸王入臨。會葬。燕王入將至淮安。齊泰言於帝。令人發敕使還國。燕王不悅。　秋七月。帝命李景隆訊周王橚。逮至京。廢爲庶人。燕王見周王被執。且齊泰黃子

澄用事。遂簡壯士爲護衛。以勾逃軍爲名。異人術士多狄之。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於獄。　十一月。燕齊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執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資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急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勁。柰何。泰對曰。今北邊有寇警。以防邊爲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爲都指揮使。俾察燕王動靜。圖之。魏國公徐輝祖燕王妃同產兄也。時以燕事密告之。帝大見信用。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

建文元年春正月。燕王遣長史葛誠入奏事。帝密問燕邸事。誠具以實告。遣誠還燕。使爲內應。至則燕王貴昺等皆斬之。貴昺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昺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昺已被執。亦潰散。北平都指揮彭二聞變。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千餘人。欲入端禮門。燕王遣健卒鼎來與丁勝格殺二兵。亦散。燕王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其八。唯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轄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頭下。後者誅。衆聞言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三日城中大定。都指揮使余瑱既與謝貴合謀。不遂。乃走守居庸關。與馬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癸酉。燕王皆師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爲都指揮僉事。擢李友直爲布政司參議。拜卒金忠爲燕紀善。金忠浙江鄞縣人。精於卜。燕師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吉告。遂署爲紀善。命侍帷幄。用其謀策。時布政司參議郭

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溥。陳恭等皆降。下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用率衛將士誅之。罪人既得。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乃上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定天下。成王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鎮固宗社。爲磐石計。姦臣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構搏柏桂樞五弟。不數年間。竄殛見削。奪柏尤可憫。圖宝自焚。聖仁在上。胡甯忍此。蓋非陛下之心。實姦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實畏小心奉法。循分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恆思加愼。爲諸王先。而姦臣啟釁。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籠楚刺臍。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闐於遠邇。圍守臣府。已而讒衛人執貴昺。始知姦臣欺詐之謀。竊念臣於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豈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既滅。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視祖訓有云。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調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肯奏。詔削燕王屬籍。甲戌。燕王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時都督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燕王命玉帥兵往攻。玉使人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敗。被執。罵不絕口。遂死之。指揮毛遂以薊州降。玉撫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得人心爲本。因簡勇士。以夜四鼓登城。開門而入。城中始覺。遵化衛指揮將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甲申。燕兵攻懷來。時余瑱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燕王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是捍我背也。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宋忠。燕王曰。

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諸將皆曰彼衆我寡雖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王曰當以智勝雖以力取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猥慢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衆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宋忠給將士云倘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兵所殺屍積道路欲以激怒將士燕王令其家人張樹旗幟爲先鋒衆遥識旗幟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無恙觀喜謂宋都督取我倒戈走宋忠帥餘衆倉皇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噪而前都指揮孫泰先登顏有斬獲燕王擇善射者射泰中之流血被甲慷慨裹血而戰奮呼陷陣死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兵乘之而入指揮帝聞怒曰老將也而摧鋒奈何子澄曰勝敗常事毋足慮聚天下之兵得五十萬四面攻北平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比用景隆今破矣遂遣景隆代炳文陣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斟復賜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僇之召耿炳文回　九月朔監察御史陳都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今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也貴則孝康之手足也尊則陛下之叔父也乃殘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方周王不軌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削地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是征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周王既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迄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銷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臣恐以爲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與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蕊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勤燕以罷干戈以救殘戚天下不勝幸甚疏上帝不能用　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與耿瓛楊文帥師圍永平　李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并調各路軍馬五十萬進督於河間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奢粲豎子耳寡謀而驕色厲膽餒未嘗習兵見陣輒予以五十萬衆是自坑之也復聞景隆軍中事燕王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爲將政令不修上下異心一也北平早寒南卒裘葛不足被冒霜雪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益而愎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喧譁金鼓無節好譽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爲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柰何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性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而誡世子居守曰景隆來堅守毋戰也壬申燕軍趨永平諸將請守蘆溝橋王曰方欲使九江困於堅城之下柰何拒之燕師猝至永平吳高不能軍退保山海關燕兵奔之斬首數千級燕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楊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貽二人書盛譽高而誕文帝聞之削高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耿瓛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　冬十月燕兵趨大甯初太祖諸子燕王善戰甯王善謀洪武閒燕王受命巡邊至大甯與甯王相得甚歡大甯領朵顏諸衛多降人驍勇善戰燕王既起兵謀取之而朝廷亦疑甯王與燕合削其三護衛燕王聞喜曰此天贊我也取大甯必矣乃爲書貽甯王而陰率師彙程趨之諸將曰劉貞守松亭關急宋易破李景隆兵方盛不如逕師救北平以爲後圖燕王曰今從劉家口徑趨大甯不數日可達大甯將士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皆老弱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其家松亭之衆不降且潰矣北平深溝高壘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窺吾正欲其頓兵堅城之下邊兵擊之如拉朽耳諸公第從予行毋憂也乃自徑道捲旆登山從後攻

遣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文炳陣衆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衆甲降者三千餘人騎士薛祿引槊中李堅墜馬擒之甯中皆爲燕兵所劉旺皆被執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皇考之靈以汝授我因語以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道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奔入其定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死者甚衆炳文入閩門固守吳傑帥師來援兵潰遁還燕兵攻城三日不能下燕王還北平以擒李堅功授薛祿指揮帝聞怒曰老將也而摧鋒奈何子澄曰勝敗常事毋足慮聚天下之兵得五十萬四面攻北平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比用景隆今破矣遂遣景隆代炳文陣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斟復賜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僇之召耿炳文回　九月朔監察御史陳都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今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也貴則孝康之手足也尊則陛下之叔父也乃殘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方周王不軌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削地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是征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周王既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迄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銷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臣恐以爲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與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蕊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勤燕以罷干戈以救殘戚天下不勝幸甚疏上帝不能用　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與耿瓛楊文帥師圍永平　李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并調各路軍馬五十萬進督於河間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奢粲豎子耳寡謀而驕色厲膽餒未嘗習兵見陣輒予以五十萬衆是自坑之也復聞景隆軍中事燕王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爲將政令不修上下異心一也北平早寒南卒裘葛不足被冒霜雪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益而愎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喧譁金鼓無節好譽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爲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柰何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性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而誡世子居守曰景隆來堅守毋戰也壬申燕軍趨永平諸將請守蘆溝橋王曰方欲使九江困於堅城之下柰何拒之燕師猝至永平吳高不能軍退保山海關燕兵奔之斬首數千級燕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楊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貽二人書盛譽高而誕文帝聞之削高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耿瓛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　冬十月燕兵趨大甯初太祖諸子燕王善戰甯王善謀洪武閒燕王受命巡邊至大甯與甯王相得甚歡大甯領朵顏諸衛多降人驍勇善戰燕王既起兵謀取之而朝廷亦疑甯王與燕合削其三護衛燕王聞喜曰此天贊我也取大甯必矣乃爲書貽甯王而陰率師彙程趨之諸將曰劉貞守松亭關急宋易破李景隆兵方盛不如逕師救北平以爲後圖燕王曰今從劉家口徑趨大甯不數日可達大甯將士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皆老弱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其家松亭之衆不降且潰矣北平深溝高壘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窺吾正欲其頓兵堅城之下邊兵擊之如拉朽耳諸公第從予行毋憂也乃自徑道捲旆登山從後攻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謂淵馬雲朱能等率衆奮擊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貫南陣炳文大敗奔

度關。至大甯。克其西門。獲都指揮房寬。殺卜萬於獄。都指揮朱鑑戰死。劉貞陳亨引軍還援。陳亨竟墜破貞率其衆降。貞單騎負敕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大甯既拔。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甯王執手大慟。言北平旦夕且破。非吾弟救吾死矣。甯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敗日情狀甚洽。燕王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近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三衛渠長。及閭左思歸士。皆喜定約。燕王潛去。甯王出餞郊外。伏兵起。執甯王。諸騎士卒一呼皆集。遂擁甯王入關。與俱歸。燕兵既得朵顏諸衛兵。益盛。分遣降敕下寧塔。會川。寬河諸處。於是甯府妃妾世子皆擄其寶貨。隨甯王還北平。　李景隆聞燕兵攻大甯。帥師進渡灤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爲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登城。擲瓦礫。景隆令不退。北平守益堅。景隆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於鄭村壩。親督之。以待燕王。號令壘營八各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明等拒守甚力。世子遣部署選勇士。時時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唯都督瞿能猶勇。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後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至俱進。於是連夜汲水濯城。天寒冰結。明日不得登。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甯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渡河而東。燕王率兵至孤山。列陣於北河西。河水雖渡。是日雪。默聽曰。天若助予。則河冰合。是夜冰果合。遂率師擊敗前哨都督陳暉兵。暉衆跣冰遁。冰乃解。溺死無算。燕王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右夾擊。遂連破七營。遠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晡遁。翌日。九壘猶固守。

北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乃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輒首賀王神算。王曰。偶中耳。諸君所言皆萬全策也。都督火眞焚敝糒以煖師。既敗。黃子澄等匿不以聞。帝曰。外聞近傳軍不利。果何如。子澄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子澄遂遣人密語景隆。隱其敗勿奏。乙亥。燕王上書自理。以誅齊泰黃子澄傳檄天下。　十二月。加李景隆太子太師。景隆之敗。子澄不以聞。且云屯德州。合各處軍馬。期以明年春大舉。故有是命。兼賜國書金幣珍貂貂裘。燕王論諸將曰。李九江集衆德州。將謀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敝其衆。今帥師征大同。大同告急。景隆勢必來援。南卒脆弱。苦寒之地。疲於奔命。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諸將曰善。遂帥師出紫荊關。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龍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燕王疏列二人罪也。二人名雖罷退。實錄畫治兵如故。薊州鎮撫會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河北指揮張倫等率兩衛官軍自拔南歸。曰。矢死報國。　參贊軍務高巍上書言。臣願使燕。喻以禍福。遂遣至燕。上書燕王曰。太祖升遐。皇上嗣位。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六師。臣以爲動干戈不若和解。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故願奉明詔。置死度外。親見大王。昔周公聞流言。卻避位居東。若大王能誓首計者。送京師。解去讒衞。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殘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誠盛不及此。遂撤遠還。大興甲兵。襲龍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晁錯。大王雖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數月以來。尙不能出區區蠡爾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尙在離間以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死於殿下乎。大王僧臣言。上裘謝罪。按甲休兵。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誓再上不報。

二年春正月。燕王進兵圍蔚州。指揮王宗。李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李景隆帥師救大同。出紫荊關。燕王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凍餒死者甚衆。墮指者十二三。委棄鎧仗於道。不可勝紀。　二月。魏純率衆勤燕。　夏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進兵。眞定。期於白溝河合勢同進。燕王率諸將進駐固安。燕王謂丘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無能爲。惟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甲兵雖倫。適足爲吾資耳。爾等但秣馬厲兵以待。張玉晝先往駐白溝。以逸待勞。王從之。命率衆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前鋒都督平安至白溝河。是日。燕兵渡五馬河。駐營藁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三尺。燕王坐胡床待旦。忽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帷然上下。金鼓錚錚作聲。弓箭皆鳴。燕王喜曰。此勝兆也。帝虛景隆輕敵。乃遣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三萬餘騎。星馳會之。己未。李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次於白溝河。列陣以待。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驍子。從吾出塞。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先破之。安驍勇善戰。鋒初交。安奮矛率衆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亦奮翅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衆。燕兵遂卻。燕有內官狗兒者。亦敢勇率千戶韓聚力戰。河北岸百戶谷允入陣。得級七。王親率兵夾擊。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清被執。時已暝。戰猶未已。至深夜。始各收軍還。是日也。兩軍互相殺傷。安軍暗馬失百餘匹而已。景隆。英傑遽火器。地中人馬遇之輒爛。戰既解。燕王從三騎殿後。遂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自上流倉猝渡河而北。燕王既收軍還營。擺谷允指揮夜秣馬待戰。使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爲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畢渡。瞿能率其子犇房覓陣。平安翼之。覓陣披靡。擒斬數百人。張玉等見覓敗。有懼色。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衆。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即麾精銳數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射王馬。凡三被創。三易之。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缺不堪擊。馬御阻於隄。幾爲盧能所及。燕王急走登隄。佯廻顧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隄。而燕王復率衆馳入陣。斬其騎數人。平安善用鎗刀。所向無敵。北將陳亨。徐忠皆被創。已而安斬亨於陣。忠兩指被砍。未斷。自斷而擲之。裂衣裹創而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高煦接戰。彼此相持。而王亦被矣。日薄午。衆能復引衆躡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越趨俠衝。通潤陸涼衞指揮滕聚復引衆赴之。會旋風起。折大將旗。南軍相視而動。王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殺盧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走之聲如雷。通潤與聚等皆死。燕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燔其委棄器械輜重山積。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燕兵追至鞏山月樓橋。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尸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餘軍燕王悉慰遣之。南師聞者皆解體。是戰也。魏國公徐輝祖帥軍爲殿。獨全軍而還。壬戌。燕王進攻德州。　五月辛未。李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燕兵遂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百餘萬。

自是兵食益饒。哨騎至濟陽縣。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陳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而死。先是山東參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次臨邑。踏城僅嘗翠風瓦解。鉉與參軍高巽酌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南。相與慷慨泣下。以死自誓。及景隆奔靜海。鉉燕王令諸將乘勝倍道而進。庚辰。至濟南。景隆衆尚十餘萬。倉猝出戰。布陣未定。燕王師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於是燕兵列陣圍之。鉉督衆悉力搏擊。事聞。乃陞鉉爲山東布政司使。召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爲大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景隆還朝。帝赦不誅。黃子澄痛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惟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副都御史練子甯執而數之朝。以哭謝。卒不問。燕王圍濟南久。令人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曾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請罷兵。不報。燕王圍濟南已三月。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道矣。鉉乃議令軍中詐降。迎燕王入。約壯士縣鐵板伏城上。闕王且入。則下鐵板。拔橋。計定。使守陣之卒。鑿夜哭曰。濟南魚矣。亡無日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姦臣不忠。使大王冒矰繳爲社稷憂。誰非高皇帝子。誰非高皇帝臣民。其降也。然東海之民不智兵革。見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意。或謂聚而殲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盛服而迎。燕王大喜。時王苦兵。聞謂濟南降。即不得金陵。可斷南北。盛中原自守。亟下令退軍。王乘駿馬。徐行。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陣者皆登城伏堵。開燕王比入門。門中人呼千歲。鉉板亟下。僞燕王馬首。王驚。易馬而馳。濟南人挽橋。橋則豎。燕王竟從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陣軍。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士突擊燕兵。破之。燕王憤甚。計無所出。僧道衍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於是撤圍還北平。鉉及盛庸等兵乘勢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上即軍中擢鉉爲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爲歷城侯。九月。朔。詔大將軍統所總平燕諸軍北伐。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等屯滄州。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守者實多。郭布政僎書生。公能出奇兵。隘行抵兵定。南朝諸將。沿途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榮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且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觀望。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勞慷慨。激發忠義。冬十月。燕王聞盛庸兵北向。欲出兵攻滄州。恐南師爲備。乃陽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密邇大敵。而勒師遠征。遼地塞早。士卒不堪。恐非利也。燕王屏左右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相掎角爲吾樓。德州城壁堅且敵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潰圮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涼。築城不易。我乘其未備。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佯言往征遼東。因其懈怠。偃旗捲甲。由閒道直擣城下。破之必矣。玉與能頓首稱善。徐凱諜知北兵征遼東。不爲備。遣兵強弩齊列。王掠陣過。庸遣騎追。皆射卻之。乃以步騎萬餘。涉海庸軍夾河爲營。平安駐師單家橋。燕兵由陳家渡過河逆之。相距四十里。辛巳。盛庸軍及燕兵遇於夾河。燕王以三騎覘庸陣。庸結陣甚堅。陣旁火車。大銃次滯沱河。遣遊騎哨定州。其定多爲疑兵誤之。諜報。盛庸軍夾河過河逆之。相距四十里。辛巳。盛庸軍及燕兵遇於夾河。燕王以三騎覘庸陣。庸結陣甚堅。陣旁火車。大銃強弩齊列。王掠陣過。庸遣騎追。皆射卻之。乃以步騎萬餘。涉海庸軍夾河爲營。平安駐師單家橋。燕兵由陳家渡庸軍預作長猱約六七尺。橫貫鐵釘於端。釘末有逆鉤。令勇士直前擲之。直貫其盾。頭不得出。動則牽連。乘隙急攻之。庸軍棄盾走。燕兵蹂陣而入。南軍奔潰。燕將譚淵從軍中望見塵起。遽出兵逆擊之。莊得帥

北指西南占曰。利南。乃自直沽一晝夜疾行三百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凱猶不知。督衆運土塡城如故。兵至城下。乃徙亟命分守城壕。衆皆股栗不能甲。燕兵四面急攻之。玉帥壯士由城東北隅肉薄而登。遂拔其城。先遣兵斷歸路。生擒凱及都督程遇。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衆悉降。燕將譚淵盡坑殺之。城凱等至北平。　十二月。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被降猶犒重。順流而北。王自率衆循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燕王遂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軍餉甲午。燕王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率兵踵其後。營於東昌。先鋒將孫霖。譽滑口。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軍。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燕師至東昌。庸與鉉等列濟南兵且至。宰牛安犒將士。督師勵衆。簡閱精銳。背城而陣。具列火器。毒弩以待。時燕軍屢勝。見庸軍即鼓譟前薄。盛爲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燕王以精騎衝左掖入中堅。庸軍厚集。圍燕王數重。燕王自衝擊不得出。朱能周長壽番騎喬擊東北角。庸等撤西南兵往禦。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死戰。翼燕王出。張玉不知王已出。突入陣救之。沒於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燕兵大敗。遂北奔。庸趣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算。是役也。燕王數危。甚諸將奉帝詔。莫敢加刃。燕王亦知之。故挺身出。飄短兵接戰。王騎射尤精。追者每爲所殺。至是奔北。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迫。適高煦偕指揮華聚等至。擊退庸兵。猱部將數人而去。燕王喜。以煦背己。懟勞之。薛祿亦數擊退南兵。燕王開張玉敗歿。乃痛哭曰。勝負常事。不足慮。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還。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自失張玉。吾至今疑食不安。遂薨下不已。諸將皆泣。後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論靖難功。當以張玉爲第一。追封榮國公。河間王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東昌捷至。詔褒賞將士。召齊泰黃子澄還朝。仍預軍事。享太廟。告東昌之捷。　初。燕王師出。僧道衍曰。師行必克。但我南日耳。及自東昌還。道衍曰。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　二月。燕王自撰文。流涕祭陣亡將士。張玉等。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曰。雖其一絲。以識余心。將士家父兄子弟見之。皆感泣。燕王因激勸將吏。召募勇敢。以圖進取。乙未。帥師南出。進諸將士。論曰。爾等懷忠奮勇。每戰必勝。可謂難矣。比者東昌之役。接戰即退。遂乘前功。夫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白溝河之戰。南軍先走。故得而殺之。所謂懼死者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故能出萬死全一生。所謂捐生者必生也。自今無輕敵。無選懦。遇者殺無赦。己酉。師至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吳傑平安出真定。燕王與諸將議所向。丘福等言定州府民新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王曰。野戰易。攻城難。今盛庸聚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爲掎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決也。今真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介其中。敵必出迎戰。取其一軍。餘自膽破。諸將曰。軍介兩敵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況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　三月。朔。次滹沱河。遣遊騎哨定州。其定多爲疑兵。誤之諜報。盛庸軍家橋。燕兵由陳家渡過河逆之。相距四十里。辛巳。盛庸軍及燕兵遇於夾河。燕王以三騎覘庸陣。庸結陣甚堅。陣旁火車。大銃強弩齊列。王掠陣過。庸遣騎追。皆射卻之。乃以步騎萬餘。涉海庸軍夾河爲營。平安駐師單家橋。燕兵由陳家渡庸軍預作長猱約六七尺。橫貫鐵釘於端。釘末有逆鉤。令勇士直前擲之。直貫其盾。頭不得出。動則牽連。乘隙急攻之。庸軍棄盾走。燕兵蹂陣而入。南軍奔潰。燕將譚淵從軍中望見塵起。遽出兵逆擊之。莊得帥

衆死戰，潤與其部下指揮董中等皆爲得軍所殺，朱能張輔率衆竝進，王自以勁騎繞出南軍背，貫陣前出與能軍合，庸軍火器不及發，遂卻，都指揮莊得陷陣突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死之，張皐旗亦戰死，張皐旗者，常以皐旗先登，燕軍畏之，呼皐旗張，及死，猶執皐旗不仆，是日戰酣，追暮，皆斂兵入營，燕王以十餘騎迫庸營野宿，天明，見四面皆庸兵，左右諸衞去，燕王曰，毋恐，日出，乃引馬鳴角，穿敵營，從容去，諸將相顧，莫敢發一矢，燕王既遊營，復嚴陣約戰，謂諸將曰，昨日觀潤逆擊太早，故不能成功，彼雖少挫，尚銳，必欲絕其生路，安得不致死，我也，今日爾等嚴陣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即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壬午，復戰，庸軍西南，燕軍東北，燕王臨陣督戰，張奇兵往來衝擊，自辰至未，兩軍互勝負，庸退，燕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決，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兩軍眯目，咫尺不見人，北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振地，庸軍大敗，棄兵走，燕兵追至滹沱河，陵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燕王悉縱遣之，盛庸走德州，當是時，盛庸特東昌之捷，輕敵，將士咸攜金銀，扣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爲燕兵所獲，燕王戰罷，還營，塵土滿面，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進見，詔竄逐齊泰黃子澄於外，令有司籍其家以謝燕人，有司奉行，徙爲文具，實使出外募兵也，　閏三月己亥，吳傑等自眞定引軍出，欲與盛庸軍合，宋至八十里，聞庸敗，復還眞定，燕王語諸將曰，吳傑若嬰城固守，爲上策，若軍出即歸，避我不戰，是謂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乃下令軍士出取輜，戒勿遠，故令校尉荷檐抱嬰兒，佯作避兵狀，奔入眞定，報云，燕軍各散出搶營中，無備，傑等信之，乃謀輕師掩不備，遂出軍滹沱河，距燕軍七十里，燕王聞之大喜，薄暮，趣兵渡河，諸將請俟明旦，王曰，機不可失也，稍緩之，彼退守眞定，城堅糧足，攻之難矣，遂進，王先策馬渡河，河水深，麾騎兵由上流竝渡，遏水令淺，輜重步卒得由下流舉渡，王恐傑軍遁去，親率數十騎逼敵營，宿以絕之，明日，吳傑等列方陣於西南以待，燕王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收，則其餘自潰矣，乃以軍麾其三面，而親帥精銳攻東北隅，大戰，右軍稍卻，薛祿馳赴，奮擊，出入敵陣，馬蹶，爲南軍所執，舉敵刀斫數人，復跳而免，督戰益力，燕王親率驍騎，循滹沱河，繞出陣後，突入，大呼，奮擊，南軍矢下如雨，集王所建旗如蝟毛，焉，燕師多被殺傷，平安於陣中，縛高樓上，可數丈，登以望，燕軍，燕王以精騎衝之，將及樓，平安墜而走，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等師大潰，燕王壁兵四面壁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眞定城下，又擒其驍將鄧戩，陳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走入城，南兵降於燕，燕王悉釋之，南還，王遣使送所建旗還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使後世勿忘也，燕兵自白溝河至藁城三捷，皆有風助之，　癸丑，燕兵攻於大名，大名官吏迎燕兵，諜者言，齊泰黃子澄竊逐，有司已籍錄其家，王乃上書，稱臣，燕王棣大略言，齊黃剪削宗藩，欲加死地，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鋤，臣不敢爲叛，輒用僞悼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皆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奸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釋兵，惟陛下斷而行之，毋爲姦邪所蔽，書上，帝以示方孝孺，對曰，諸軍大集，燕兵久偪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能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蘆溝橋，據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

以大軍蹋其後，必成擒矣，今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日，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機不可失也，帝曰，善，命孝孺草詔，敕燕王父子及諸將士罪，使歸本圍，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爲藩輔，遣大理少卿薛岡，詣燕師，又爲榜諭數千言，授岡，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岡遂齎詔至燕軍，燕王諭之怒，問岡臨行上何言，岡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謁孝陵，尋即旋師，燕王曰，嘻，是不可，紿三尺兒，而指侍衞將士曰，有丈夫者，毋憧恐不能對，諸將盡誅，請殺岡，王曰，奸臣不過數人，岡天子命使，毋妄言，是戰慄，流汗被體，燕王乃麾武令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旗鼓相接，而馳射其中，使岡觀之，留數日，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爲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爲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天子紫愛厚臣，一旦爲權奸讒搆，以至於此，臣不得已爲救死計耳，幸蒙詔罷兵，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姦臣尙在，大軍未遽，臣將士存心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檜姦，散天下兵，臣父子單騎歸闕下，唯陛下命之，岡歸至京，方孝孺私就問燕事，岡具以告，且曰，燕王辭直而意誠，又盲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惰寡謀，未見可勝，孝孺默然，岡入見，帝亦悔遣前意，帝語孝孺曰，誠如岡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惡之曰，此爲燕游說也，　五月，燕師駐大名，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燕王遣指揮武勝復奏曾於朝大略言，朝廷許罷兵，而燒庸等攻北絕糧餉，與詔旨背馳，帝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耶，卽兵一罷，散不可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計捷書當不遠，願陛下毋惑甘言，上然之，縛勝下錦衣獄，燕王聞怒曰，後命三月，今武勝見執，是其志不可回矣，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以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必困，若來求戰，吾嚴師待之，以逸待勞，可必勝，諸將皆曰，善，乃遣都指揮李遠等帥輕騎六千，詣徐沛，令易七辛甲冑，與南師同，插柳枝於背，登舟，遠等至濟甯，殺亭，盡焚軍，與以來，儲積丘福薛祿合兵攻濟州，邀濠登陴，破其城，遂潛兵掠抄沙河沛縣，南軍不之覺，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悉爲所焚，軍資器械俱爲煨燼，河水盡熱，潛運軍士散走，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李遠率兵還，盛庸遣將袁宇，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發敗之，斬首萬餘級，　秋七月，燕兵襲彰德，時都督趙清守彰德，燕王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慢其備，探清道兵追之，則引而去，於是城下之薪，折屋而炊，既而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誘之，清果遣兵出，入伏，擒殺千餘人，南軍據尾尖，裂梗餉道，險阨難下，燕王遣張禮間道夜襲，擊下之，乃使人招清，清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王悅其言，爲之緩攻，　平安自眞定舉兵攻北平，營於平村，離城五十里，優其耕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燕王軍告急，燕軍還次定州，聞北平被圍，王召劉江問策，將安出，江據氈詰行，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謂與江先往，江曰，此不可，疲於奔命，徒爲敵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王謦呼酒送其行，江與王約曰，臣至北平，以礮聲爲號，二次礮應，則決圍三次礮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礮，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閉外門，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礮，爲殿者，放礮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既來，平保兒必驟散矣，保兒，安小字也，王大喜，然其計，江乃率兵渡滹沱，由開道行，張旗幟，夜多舉火炬，至則與安戰，果如其策，大敗之，斬獲數千人，安退走眞定，　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北平郵中，知高煦高燧弗恭於王世子，中官黃儼來姦險，儼方曲事高燧，高燧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燕王軍，時傾世子，而是時河北師老無功，德州餉道絕，孝孺乃言於上曰，兵家貴閒，燕父子

兄弟可開而離也。世子誠見疑。王必北歸。歸而我餉道通。卑乃可濟。上善之。立命孝孺草書。遣錦衣衞千戶張安如燕貽世子。令歸朝廷。許以王燕。世子得書。不啓封。遣人并安等送軍前。中官黃儼者比書至北平。則已先使人馳報燕王曰。世子且反。王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燕王啓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乃囚安等。徵庸等徵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略保定諸縣。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欲據險爲持久計。窺北平。燕王在大名聞之。曰保定殷庶郡。保定失。卽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八月師北渡滹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來附。悉檄遣之。令孟善塡保定。諜報吳傑遣都指揮韋諒以兵萬餘轉餉房昭軍。燕王曰。昭據西水寨。寨所乏糧耳。使眞定餽餉入昭得固守。未易拔也。率精騎三萬邀擊。破之。又命朱榮等以兵五千圍定州。燕王曰。我圍房昭寨急。眞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遁必不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下也。時圍寨久。寨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會夜霜月。燕王令四面皆吳歌。南軍聞之多潰下。有潛下寨降者。十月。眞定援兵果至。燕王自定州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齊眉山下。令勇士捲旆登山。潛出陣後。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與眞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擊崖死者甚衆。獲其將花英。鄒琦。王忠。詹徽。惟房昭單騎走免。遂破西水寨。還師北平。十一月。遣驃騎將軍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殷尙太祖女寧國公主。有才智。太祖特眷注之。臨崩。帝與殷侍側。受顧命。太祖謂帝曰。燕王不可忽。顧語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出師誓衆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爲朕伐之。言訖崩。至是。燕兵漸逼。諸將多還慴觀望。乃召募淮南兵民。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上。以扼燕師。既而燕王遣殷書。以進香金陵爲辭。殷答曰。潛出陣後。張旗幟。衆中望見大駭。與眞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擊崖死者甚衆。獲其將花英。鄒琦。王忠等。惟房昭單騎走免。遂破西水寨。還師北平。十一月。遣驃騎將軍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殷尙太祖女寧國公主。有才智。太祖特眷注之。臨崩。帝與殷侍側。受顧命。太祖謂帝曰。燕王不可忽。顧語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出師誓衆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爲朕伐之。言訖崩。至是。燕兵漸逼。諸將多還慴觀望。乃召募淮南兵民。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上。以扼燕師。既而燕王遣殷書。以進香金陵爲辭。殷答曰。進香。臯考有禁。逆者爲孝。不逆者不孝。割使者耳鼻。口授數語。詞甚峻。王怒。遂東守將楊文與王雄等引兵圍永平。略薊州。遵化諸郡縣。燕王遣劉江率衆趨永平。命江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但聲言還歸北平。旣出。則以夜捲旗旋甲。復入永平城中。楊文聞爾還北平。復來。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言。果敗文兵於昌黎。殺數千人。獲將士王雄等。燕王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等。時燕王起兵三年。所得止永平大寧。保定。旋得旋棄。戰死者甚多。南軍分布頓盛。時時告捷。廷議多謂燕出沒勢蹙。軍少不足慮。帝又御內臣甚嚴。皆怨望。遂密謀藏燕王。告以金陵空虛。宜乘間疾進。王亦太息曰。類年用兵。何時可已。政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於是踰城不攻。決計趨金陵。　十二月。燕師出北平。駐軍薊縣。復移營汝河。命李遠率輕兵前哨。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燕李遠兵至滹沱河。遇德州禆將葛進領馬步萬餘爲前鋒。敵駐宿州。爲持久計。若師其糧餉。彼不攻自潰矣。乃遣譚淸帥兵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燒餉舟甚衆。淸還。南軍圍之。燕王見淸旗幟。亟馳往援。鐵鉉來戰。燕軍不利。卻王馳入陣。火耳灰者翼之。殺南軍數十人。南軍披靡。欲南遁。燕王常以騎兵縱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守淮兵數千人。夏四月。平安營於小河。燕兵據河北。燕王令陳文扼要處爲橋。先渡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明日。總兵何福列陣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燕王帥騎兵戰。福麾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率後軍來援。敵擊破之。俘獲數百人。遂斬陳文於陣。平安轉戰。圍王眞數重。眞身被十餘創。自刎馬上。平安遁王於北坂。王急麾爲安槊所及。馬驟不得前。燕番騎指揮王斌躍馬入陣援燕王。得脫。南軍奪橋而北。勇氣百倍。燕將張武率勇敢士自林閒突出。與王騎合擊。御之。指揮丁良。朱彬被執。燕將都指揮韓貴亦戰死。於是南軍駐橋南。北軍駐橋北。相持者數日。南軍糧盡。採蕪而食。燕王曰。南軍饑。更一二日。餽稍集。未易破也。乃留兵千餘守橋。而潛移諸軍轄重去。南營三十里。夜半渡兵而南。繞出其後。比旦始覺。時徐輝祖軍至。

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相當薊州衛千戶李斌馬蹶爲南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是時南軍
軍捷王真陳文李斌皆驍將敗沒燕諸將皆懼殺燕王曰軍深入矣諸南連綿淮士蒸濕且疾疫小河之
東平野多牛羊二麥將熟若渡河擇地休息士馬觀釁而動可持久也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勝形成矣
而復北渡士不解體乎公等所見拘肘耳下令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王悉曰公等
自爲之朱能曰諸君勉矣濠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豈可有退心燕王不解甲者數日南軍相慶時
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師不可無良將帝因召輝祖提何福軍擊途亂時南軍所至掘塹作壘爲營軍士
通夕不得休壘成而將且復行往往虛瞰人力故臨陣之際卒先罷困燕王行營不爲塹壘但分布隊伍
列陣爲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即得休息自便暇則射獵周覽地勢得禽輒頒將士每拔破壘悉以所
獲財物賞之人樂爲用至是對壘日久諜報南師糧運且至燕王語諸將曰敵慮我擾必分兵護之乘其
兵分勢弱必不能支遂遣朱榮劉江等率輕騎截南軍餉道又令遊騎擾其樵採何福乃下令移營壘壁
就糧時南軍遂糧五萬半安帥馬步六萬護之使負糧者居中燕王战知之分壯士萬人遮擊而令高
熙伏兵於林間戒伺敵戰疲即出擊於是躬率師逆戰以騎兵爲兩翼安引軍突至殺燕兵千餘矢下如
雨王麾步軍縱擊橫貫其陣斷而爲二南軍途亂何福等出壁與安合擊殺燕兵數千卻之高煦窺見南
師罷即帥衆自林間突出王還兵掩擊其後福等大敗殺傷萬餘人喪馬三千餘匹燕師盡獲其糧餉福
等以餘衆入營寨壘門堅守是夜福下令期明旦聞破聲三即突圍出師就糧於淮河庚辰燕軍攻壘壁
營王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燕兵三震殺帥潰文被執覓無一人
至濟南者　五月燕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舉城降　燕王謁祖陵泣曰橫罹權姦幾不免矣幸賴祖宗
得今日拜陵下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遣之師抵淮盛庸偕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之南岸
燕兵列北岸相對燕王命燧舟編筏揚旗鼓噪指麾若將渡者南軍望之有懼色潛遣丘福朱能狗兒等
將驍勇數百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南軍不知覺也及漸近營舉鼓南軍驟愕福等前奔之南軍乘甲
走庸股栗不能上馬其下掖之登舟單舸脫去北兵繼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是日攻下盱眙燕王乃
會諸將議所向或欲先取鳳陽遏其援兵乃以兵趨滁和集舟渡江別遣一軍西趨廬州出安慶據長江
之險或欲以淮揚爲根本次取高郵通泰以及眞揚遂可渡江無後顧憂燕王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攻
取不易下恐震驚息陵淮安商城深池兵強糧足若攻之不拔曠日持久援兵四集力旭形見非我之利
今宜乘勝直趨揚州指儀眞兩城勢單弱兵至可招之而下既得眞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解我聚舟渡
江久則必有內變諸將皆頓首稱善遂以師趨揚州遣使吳王招諭守將王禮先是禮聞燕師至謀舉城
降時暨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倚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濬城濠壹夜不解甲與彬共守揚州城禮既

有異謀彬輿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燕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
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者厚賂力士母呼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盥中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
遂出禮於獄開門降庸子燕兵至天長禮等縛二人以獻不屈皆死燕王途至揚州命禮同指揮吳庸等
諭下高郵通泰諸城幷集舟以備渡江燕兵至高郵指揮王棨降途克儀眞立大營於高資港儀眞既破
北舟往來江上旗幟蔽天京師聞北兵漸近益危懼遣侍中許觀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都御史練
子甯募兵杭州燕王駐師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爲自全計求出守城都城空虛帝下詔罪己遣使四出
徵勤王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詐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長江天塹北兵不閑舟
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知帝從之乃以呂太后命遣盛庸都督周王召還未復僭齊王仍拘
郡主燕王從姊也燕王見郡主哭郡主亦哭燕王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僭齊王仍拘
囚燕王益悲不自勝郡主徐申割地隨燕王曰凡所以來爲姦臣耳皇考所分吾地且不能保何望割也
但得姦臣之後謝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歸即還北平祇來藩衛豈有他望此議蓋姦臣
欲緩我師俟遠方兵至耳郡主默然辭歸燕王送之出曰爲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撫他意幸不終
爲奸臣所惑更爲我語諸弟妹吾嫂不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主還具言之帝出語方孝
孺且問曰今柰何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　瞿波知府王璡永禎（狗兒後賜名彥回）
典史周縉募兵勤王　六月癸亞朔燕王命都指揮吳庸集高郵通泰船於瓜州命內官狗兒
領都指揮譚深爲前哨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燕王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北騎至王大喜
遽起按甲使鉞撫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於是煦殊死戰燕王率精騎直衝庸陣庸軍小卻朝廷大臣多
遣使來燕軍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帝方遣都督僉事陳瑄舉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
督師江上麾下謀迎降金都督耆欲叛去植以大義責之遂爲所殺金率衆降燕且邀賞燕王立誅之具
棺斂植遣官護柩於白石山乙卯陳瑄具舟至江上來迎燕王乃祭大江之神揭師渡江舳艫相銜旌旗
蔽空金鼓大震微風輕颺長江不波盛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潛
衆以御燕王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庸師潰追奔數十里庸單騎遁餘將士皆解甲降諸
將請徑薄京城燕王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先下鎮江則彼勢孤危矣乃令來降海舟
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城中望見疑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爲其守將童俊遂率衆降帝聞江上海舟盡
鎮江旣降甚憂懼徘徊殿廷謂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即班中執李景隆詰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舉
臣都公璟等十八人即殿前殿景隆幾死請亟加誅不聽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
充足盛撤城外居民驅入城城外積木皆令民運入彼無所據其能久駐乎帝從之下令軍民兩買盡夜
撤屋運木盛暑中鑿渴勞苦死者相枕藉民憚於運木多自縱火焚其居火連日不息西南城崩役兵民
修築未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息方孝孺請令諸王分守城門乃命谷王穗安王橙分守都城門遣李
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講和爲辭覘虛實以待援兵景隆瑺至龍潭見燕王
伏地叩頭而已燕王笑曰勳勞公等至此有言乎景隆等惶恐叩頭稍稍及割地事燕王曰公等說客耶
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大罪創爲庶人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爲且今割地何名皇考裂士

分封吾故有地矣此又姦臣計也凡所以來欲得奸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姦臣至吾卽解甲謝罪闕下謁孝陵歸奉北藩永祇臣節天地神明在上景隆瑄還報命帝令景隆再如師言罪人已誅遂候執至來獻燕日高飛高飛上帝幾已而忽不見人莫能測至是始驗其言云　齊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侍多誅死惟得歸於建文者乃得知上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帝所在皆指閣后屍燄焉乃出屍於煨燼中哭之曰大兄洞見矣燕王曰吾來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他遂宴諸王遣歸帝何慕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援萬一不利卓裾幸蜀收集士馬以爲後舉齊泰黃子澄奔廣德州黃子澄欲航海徵兵於外洋不果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乎長吁不已癸亥燕先鋒將劉保華聚哨至朝陽門外燕王盧京城完繕四方或有勤王者日夜爲攻城計乃命保等領先鋒騎兵千餘哨至朝陽門覘知無備還報燕王大喜乃整兵面進先是左都督徐增壽謀應燕御史魏冏知金川門帝乃命左右捽增壽至貰以大義斬之時谷王橞與李景隆守金川門燕兵至遂開門降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王馳千餘騎衛周齊二王周王曰吾死矣曰燕王之騎兵也乃喜入見拜且哭燕王亦哭已而轡至金川門下馬登樓燕王具言被譎罹禍不得已舉兵之由與周王相勞苦時朝廷文武俱降來迎帝左右唯數人遂蹙輔成王之語不若能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藩王也若沈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井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按名捕治姦黨昌隆被執將就刑當陛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案也帝乃命停刑閱其奏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　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縛等閱視卽言兵食事宜者留覽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皆有之乘稽首來及對修讓李貫對曰臣實無之帝曰爾以獨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危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乎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宗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諱自隱蔽也　帝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頒侍臣太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嘗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爲此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證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時審所載後王之言必曰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爲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智謀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爲戒時吏部尚書張紞懼退而自經死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卽位詔天下大赦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悉復舊制　幽建文帝少子於中都廣安宮後莫知所終　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以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潘鄭謫廣西帝卽位首召用之瑛怨建文諸臣最深既而瑛奏言建文之臣如黃觀廖升王叔英周是修顏伯璇皆不順天命而效死於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無異宜加追戮帝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過齊黃數猶耳其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其身已死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不聽　擢戶部侍郎夏原吉爲戶部尚書初原吉自福建召還帝欲大用之忌者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置之高位上曰原吉父皇太祖之臣也彼忠於太祖故忠於建文豈不忠於朕哉逾月遂進擢尚書　九月封賞從征將士封丘福爲淇國公朱能爲成國公張武爲

成陽侯鄧亨爲武安侯。鎮遠侯王聰武成侯陳珪泰甯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趙彝忻城伯陳旭崇陽伯張玉子張輔信安伯譚淵子譚忠新甯伯巳上竝子孫世世承襲封房寬爲恩恩侯子孫世襲指揮房勝爲富昌伯劉才廣恩伯子孫世襲指揮同知以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陳瑄有默相事機功增景隆祿一千石封茹瑺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子孫世襲指揮以駙馬都尉王甯襲誣陷封永春侯子孫世世承襲餘將士論功有差。

成祖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爲北京設置守及行部官改北平爲順天府。

谷嶼泰曰天未厭兵孝康蚤世燕王在北快快非少主臣也然而高帝賓天太孫卽位令帝開誠布公杜絕未決也若謂事發倡火計決徙薪季友進酒而叔牙亡元武嗾血而建成敗當其堂盍不避升陛不拜則相如奏缻血犯秦王朱虛行酒追斬呂氏抑數武士力耳齊黃獨不能乎建文仁柔類元帝舉事則學景宣齊黃迂謹類王陵進謀則效魏錯先主已去操乃追擊當陽劉豬歸元乃悔使京口爲燕王者將散甲歸兵縛見天子乎抑束手無策閉門自焚也道張昺謝貴彼豈能擒燕王者哉速之反而假以名也燕旣起兵非帝殺王卽王弒帝其傳檄天下自比周公上書帝闕欲清君側呼忱日月指督河山藉令帝囚縛齊黃歸致燕卽亦或開門延叔握手迎師王敎旣收伯仁安能反臣姑執候景朝見太極催有幽帝東堂史稱文帝伏屋日角皇孫落月偏顧天生兩人聚於一宮久無瓦全之理矣而齊黃用兵誰自難道異定之戰炳文所將三十萬鄭瀋村之戰景隆所將五十萬白溝河之戰盧所將猶二十萬合天下之兵握一人之乎不知燕王單旅孤城利於戰不利於守利於合不利於分轡合山東北平堅城深溝繕甲儲粟驍將數十輩各將數萬衆分據險阻出沒敵間進破蒙陽彭越燒其糧道南追漢王韓信敗其河北燕王雖百戰百勝久且左支右詘當能縱馬飲濟水之西加矢及聊城之上乎柰何挾萬全之勢搏匹夫之勇驚飆掃葉疾電奔雷執九江於朝堂哭包胥於海外嗚呼晚已此可暫不可久況郊圻所在明旦必行何所之衆擬浦江而鄭亦亘族且忠孝可居也夜分帝足脛痛度不能行徹明景先與彬步至中河橋謀所以載者有一艇爲吳人敖卯之則彬家所遣以偵彬吉凶者也彬與景先亟呪帝且至彬家諸人聞之且悲且喜同載八人爲程棄楊牛馮宋史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晤取道溧陽八日始至吳江之黃溪史彬家彬奉帝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衆出拜帝改題水月觀親筆篆文閱三日諸臣至彬家相聚五日帝命歸省成祖卽位編籍在任諸臣遞去者四百六十三人俱命削籍八月命禮部行文州縣追繳革除諸敕至是蘇州府遣吳江邑丞鑒德至史彬家追奪且曰建文皇帝問在君家彬曰無之徵哂而去次日帝同兩比丘一道人行餘俱星散時八月十六日也帝附舟至京口渦六合陸行至襄陽十月至廖平家適有詷其跡遂決意往滇

成祖永樂元年春正月十三日建文帝至雲南永嘉寺初帝期從亡臣以三月復至廖平家至是留永嘉寺頗安適將以明年游天台而諸臣以帝蓄約俱集於襄陽廖平家適馮淮自蜀南來傳帝命止之令諸臣無炤往來各散去

卷十七　建文遜國

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門失守是呼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商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讀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皆急出之俄而舁一紅篋至四閣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裂裟帽鞾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簽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卽爲帝祝髮吳王敎授楊應能順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緇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詰有等妻子在任心必縈繫宜各從便御史曾鳳韶曰願卽以死報陛下帝慮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舟艤岸爲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叩頭稱萬歲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嘻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舁導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修趙天泰三原人檢討程亨澤州人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參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程濟續溪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淮黃巖人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賓楊應能劉仲俱杞縣人翰林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和州人徐王府賓輔史彬吳江人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也諸臣泣諾廖平曰諸人顯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家室累幷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俱遙爲應援可耳帝曰良是於是環坐於地道士進夜饌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俱稱比丘程濟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淮時稱寨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尙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穆山主人時稱楚主趙天泰適衣葛卽稱衣葛翁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號東湖樵夫亦稱東湖主人帝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史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況新主鷙尙宋釋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臣等中有家給足顯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家室累幷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俱遙爲應援可耳帝曰良是於是環坐於地道士進夜饌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俱稱比丘程濟稱道人偏

二年春正月建文帝離雲南由黃慶抵襄陽六月入吳八月八日復至史彬家時天將暝彬家已舉火矣帝突至彬及家人出拜舉酒半酣帝曰我明晨當即去彬云臣捕門而俟久矣即有不測亦乞見原欲留師數月明晨何遽耶先是帝命從亡者俱師弟稱故彬等呼爲師帝泣曰彼方急圖我昨於西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瞪曰親我此臣我目善之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通臣屈指先汝我去政爲汝計對哭久之且曰此近宮闕不便彬曰亦無害親帝衣履敝甚固留三日命家人製布衣而去帝爲兩浙之游杭州訂游二十三日天台雁蕩計游三十九日會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來石梁開且云諸臣俱約至此然終不見

時天氣寒帝返雲南固卻諸臣而去

三年春二月建文帝至重慶之大竹善慶里有杜景賢築室與居尋舍之而去脊開金陵諸臣慘死事泫然曰我獲罪於神明矣諸人皆爲我也

四年夏四月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晟家留旬日五月結茆白龍山

五年冬十二月建文帝祭死難諸人自爲文哭之時朝廷偵帝甚密戶科都給事胡濙訪求張三丰蓋爲帝也帝知之遂遁跡不出

六年夏六月白龍菴災程濟出山募葺

七年春正月命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諸國時胡濙鄭和數往來雲貴間踪跡建文帝東行三月至善慶里五月復至襄陽廖平家已徙黃帝還滇

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復至菴工部尚書嚴震使安南密訪帝震忽與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復結菴於白龍山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夏月患痢因有戒心不能出山覓膳狼狽殊甚適史彬程亨郭節訪至帝相對大慟隨問曰汝等攜有方物否各爲獻吏彬獨有橘而所獻豐且嘗年職居禁近知帝所好帝過嘗之曰不食此已三年矣三人相留許久帝遣之歸別時痛哭失聲帝勉曰今後勿再來道路阻修一難關津盤詰二難況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首領命而去後帝復舍白龍菴他去

九年春有司毀菴夏四月建文帝至浪穹鶴慶山其地頗佳因募建一菴名大喜

十年春三月應能卒四月希賢卒建文帝因納一弟子名應懿

十一年夏五月建文帝南行至甸六月還冬十二月渡馬嶺過寬適官軍至僅免

十二年夏四月遣程濟募糧秋九月建文帝舉易數

十三年秋八月建文帝游衡山冬十月還菴

十四年夏六月建文帝足疾發程濟乞藥於城西三日乃反帝欲獲愈冬十一月帝命濟錄遁從亡傳廬之山巖中帝自爲敍

十五年春二月史彬復至白龍故道了不見菴山旁詢一老婦則曰官司毀之矣問僧徒曰不知所之至是彬忽與帝遇於鶴慶之大喜菴深林密樹不下數里先是楊應能葉希賢所建者而落成而兩人死即於菴東葬之十一月帝避盜東行至衡山

十六年春三月建文帝還至黔

十七年夏六月建文帝始覩佛宵

十八年夏六月建文帝命程濟移居菴西偏　冬十月帝入蜀程濟從偏避諸勝登峨眉有詩云登高不待東翹首但見崇從故國飛

十九年秋七月建文帝入粵遊海南諸勝十一月帝還菴

二十年夏四月建文帝避盜於庵南四十里名滌泉

二十一年春二月建文帝入楚程濟從登章嶺山賦弔古詩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鴉繞樹啼六月帝遊漢陽登晴川樓吟云江波猶沏憾林鶴欲翻愁七月帝留大別山

二十二年春二月建文帝東行冬十月與史彬相遇於旅店言及倫木川稍色喜史彬問道路起居狀答曰近來強飯精爽倍常即同彬下江南至彬家彬具酒餚於所居之重慶堂帝上座程濟東列彬西列彬有從叔祖名弘者嘉興縣史家村人也直入至堂上彬不得已亦與坐間師何來彬未答即起趨出招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弘曰吾曾於東宮見之當我家籍沒時非帝吾無死所矣帝實活我恩無以報彬不得已實告之即頓首堂下涕泣問向來狀帝曰賴諸從亡者給我衣食周旋險阻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復大慟慟已曰今想可老終矣弘曰帝今欲何之曰游天台諸勝弘曰吾當具一日之糈隨行居數日帝行戒彬曰有叔在爾勿往也弘從之去十一月至甯波渡迷花洋

仁宗洪熙元年春正月建文帝謁大士於潮音洞五月自閩粵還山止程濟從開仁宗崩帝曰吾心放下矣今後往來亦少如菴也且悲且喜

宣宗宣德元年秋八月建文帝祭從亡諸臣於庵前

二年春正月建文帝移居鶴慶之靜室　秋八月滇寇亂帝入蜀程濟從冬十月宿永寧寺題詩云杖錫來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閑吟盧心消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

三年夏五月建文帝遊神女廟　秋七月遊黃牛磯　冬十月遊漢中

四年春正月建文帝至成都再宿而去　五月帝還浪穹　六月至鶴慶山中

五年夏四月建文帝欲稍廣其庵程濟等出募

六年春二月建文帝往陝西　夏四月至延安　秋七月南行入蜀　九月至夔　阻雪

七年春正月建文帝入楚至公安　夏五月至武昌　秋八月下九江　九月遊杭州吳山　冬十一月遊天台

八年春正月建文帝在赤城

九年夏五月建文帝復至吳江史彬家程濟從時彬已死帝悲悼久之慰勞其子俗至復爲會稽之遊八月還

十年春三月建文帝往粵西

英宗正統元年秋八月建文帝還至滇卜築僊日之浪穹

二年夏五月建文帝復遊峨眉　冬十一月還至浪穹

三年秋七月建文帝欲往粵西不果會有弟子亡去帝恐跡露遂有粵西之行

四年夏四月程濟勸建文帝還滇不聽
五年春三月十三日建文帝謂程濟曰我決意東行子盍爲我蓍得兌之歸妹濟拊几大呼曰大凶今太歲干支皆金火必剋之行夏之時其危乎帝好文辜能爲詩歌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煙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添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庵嘗題詩雙闕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照舊華簪其二曰閶闔樓臺鎖暮煙故宮喬木帶風顛龍來猶憶千層迹北望天門萬里遙歎段久忘飛鳳詔袈裟新換衮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唯有羣烏早晚朝至是出亡蓋三十九年矣會有同寓僧者竊帝詩自謂建文帝詣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大驚聞之藩司因繫僧幷及帝蓋輩以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八月至金陵九月至京命御史廷鞫之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墜旁耳御史言雖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廉其狀僧實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奏上併論死下錦衣獄從者十二人戍邊而帝適有南歸之恩白其實御史密以聞閣吳亮老矣逮事帝乃令探之建文帝見亮輒曰汝非吳亮亮耶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鵝藥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餂之乃云非是耶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驗之持其趾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文帝入西內程濟聞之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崇南焚庵散其徒帝既入宮宮中人皆呼爲老佛以葬終非西山不封不樹

谷應泰曰聞之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然而乘機察變忍恥圖存一旅而中興奏五年而天節反則崽王居樑仍殺子頑襲王居鄰終誅太叔建文之貪蟲出奔或亦有深意焉又況鐵函銅鎖柳度牒剃刀先皇所遺也龍蓼帝后妖讖亡周燕噣皇孫天心劇漢厥有定數又非智力所移耳乃遜國之期以壬午六月十三日建文獨從地道餘臣悉出水關痛哭仆地者五十餘人自矢從亡者二十二士而廖平之議以爲多人必生得失不若遙爲應援於時謹侍左右者三人楊應能業希賢稱比丘程濟稱道人是也往來道路給辦資糧者六人鴻淮郭節宋和趙天泰王之臣牛景先各諱名號潛相通問是也其經由之地則自神樂觀啓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遊重慶東到天台轉入閩楚之鄉三宰史彬之第踪跡去來何歷歷也特以年逼桑榆願還骸骨岑瑛據之以聞吳亮辨其非妄夫不復國而歸國不作君而作師雖以考終亦云厄矣然以予論之假令成皇方死沙場昭帝新居諒闇此時兵力顓於邊關內難伏於高照國勢危疑人情牽制必不能長慮遠馭經營萬里之外者而滇黔地險沐氏兵強因茲近跡之時宜申控告之義非施設而藉共和則東遷而依晉鄭一軍出荊門即襄鄧可搖一軍出漢南即長江可據狐先河水之功鴟鄧崇翼之業後輓前推匪異人任也棄何枕席有淚泣之痕行旅多蠹饘之奉而興復大記闕焉不講譬猶危葉畏颿驚禽易落正所謂亡國之大夫不足與言事者也洎乎正統改元帝易四朝統踰五紀內鮮惠懷之亂外無連管之謀嗣服相承天定之矣而況主君已老從者凋零方險阻備嘗之時正精志消亡之日猶展喜之已爰晉銅鞮而既死崦嵫待盡尚安望其復振乎至若從亡諸臣國爾忘家捍王於鄖四十餘年櫛風沐雨卽無包胥之義復楚王於鄖中亦有

子家之忠哭昭公於野并推此志也雖興日月爭光可也而議者據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疑一龍之未出擯乘蛇而不載夫隱巢之事不資序於貞觀燭斧之疑亦依遠於興國時史所書非無曲筆矣而況胡濙訪仙思恩擯職以及陵在西山不封不樹有目者所共視又豈得以傳聞異辭也

卷十八

壬午殉難

文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啓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爲衍曰南有方孝孺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首肯之及師次金川門大內火建文帝遜去卽召用孝孺不肯屈僞之孝孺衰絰號慟闕下爲鎮撫伍繫等執以獻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繫之獄使其徒廖銘跪銘跪之叱曰小子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是非成祖欲草卽位詔皆舉孝孺乃召出獄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怒曰汝安能遽死卽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聲愈厲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不一顧乃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磔之聚寶門外孝孺慷慨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氏妻與諸子皆先經死悉婚削方氏聚初籍十族親逮至輒以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族林逢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銘林嘉猷等爲一族竝坐然後詔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論戍絕徼死者不可勝計孝孺季弟方孝友就戮時孝孺目之淚下孝友口占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愧孝孺之弟孝孺又有三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連袂投橋水死

兵部尚書鐵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覓不肯顧蓋其肉納鉉口中令咽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文皇乃令舁大鑊至納油數斛煮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終不可得文皇大怒令內侍用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燄騰起丈餘諸內侍手爛烟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文皇大慙瘈命葬之鉉年三十有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陳氏竝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被謫局充匠尋皆戮死妻楊氏幷二女發教坊司楊氏病死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宦以聞文皇曰渠能不屈耶乃敕出皆適士人

戶部侍郎卓敬被執貴以不迎乘輿之罪曰爾前日我抑諸王今復不臣我耶敬曰先帝若使敬言殿下豈得至此文皇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涕泣不可文皇威其至誠猶未忍殺而姚廣孝力言養虎遺患憲遂決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臨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自若經

宿面如生誅三族沒其家圖書數卷而已文皇雅聞敬名既死猶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不負其君者唯卓敬耳

禮部尚書陳迪受建文帝命督運儲於外還家不入聞變即赴京師文皇登極召迪賫問迪抗聲指斥并敎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詈罵不已命割鳳山等鼻舌食迪迪唾益指斥遂凌遲死宗戚被戍者一百八十餘人迪既死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恩顧命新山河帶礪五噫歌皆悲烈云

刑部尚書暴昭被執抗罵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

左僉都御史景清建文中以左都御史敎北平參議往察燕邸動靜王嘗宴之清言論明爽大被稱賞轉召還衙任及燕師入清知帝出亡也猶思興復詭自歸附乃詣見文皇文皇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恆伏利劍於衣裾中委蛇侍朝入疑焉八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鑒鑿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見清獨衣緋疑之朝畢出御門清趨躍而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敎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噴御袍乃命剝其皮草楦之械繫長安門磔徇其骨肉是夕糟棄迭見後恐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猶犯駕狀上大慙乃命燒之已而上甚疑夢清仗劍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爲厲耶命赤其族籍其鄉轉相扳染湖之瓜蔓抄村里爲墟有青州敎諭劉固者建文元年以母老乞歸清爲御史移書招固因依清同居京師金川門昭固弟國勳兄出降固曰固受朝廷厚恩以老母在未能卽死矧降耶後清過害迎及固遂與弟國母袁氏同日受刑於聚寶門外固子超年十五有膂力臨刑仰天一呼網索俱斷因奪劊子刀連殺十餘人事聞詔磔之

右副都御史練子甯名安以字行被臨安衛指揮劉傑縛至闕語不遜文皇大怒命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甯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親家之親被抄沒戍遠方者又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練氏娟族未及逮既官中朝恆爲鄉人所持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閒以聞文皇曰使子甯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耶

兵部尚書齊泰開建文皇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與復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宰皆死叔時永陽逢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敎還

太常卿黃子澄初執李景隆於朝詰誅之不遜江淮連敗裨將働哭曰大事去矣誤國景隆萬死不足贖建文帝密使子澄召兵不及責問不屈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遁敎家湖廣

吏部尚書張統遜國後自經死侍郎毛太燕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統死太亦死

禮部侍郎黃觀字澗伯奉命徵兵上江諸郡皆不願家且行貝篆至安慶聞金川失守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報至云家已被收夫人幷二女給配象奴夫人翁氏持敎劍佯使出市酒傭急攜二女同家閣十餘人投通濟門淮清橋下死觀復痛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帝已遜位知事不可爲乃朝服東向再拜自投羅刹磯溫激處舟人急鈎之僅得珠絲綜帽以獻命束縗象觀帽之面對於市籍其家幷連姻黨百餘人誅戍

蘇州知府姚善合鎮常嘉松四郡守練兵勤王宋及戰文皇卽位索黃子澄甚急子澄匿善所約共航海

舉兵善辭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城守士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廢下許千戶縛獻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臣各爲其主耳語多不遜遂磔之善友黃鉞者仕爲給事中與善相期許國鉞以覲覩家居聞善被執鉞遂閉戶三四日求死戚傳善款伏已得宥鉞復踱曰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之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方孝孺字也乃稍稍食已而善就刑報至鉞登蓼川橋西向再拜祀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結家人歸祭具遂從容盥衣冠衣身入水死時家人俱竄伏有友楊福日夜泣橋側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戚禮葬之

翰林修譔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位大慟會齊泰來奔叔英曰泰二心矣令執之泰告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後舉已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辭藏衣閒詞曰人生寄塊閒忠孝貴克全嗟余畢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在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喪與齊餓死首陽顧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於元妙觀銀杏樹下夫人金氏亦自經死二女俱赴井死

翰林王艮初開北平兵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與妻子訣曰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北師入城靖解縉吳溥爲艮鄉人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溥子與弼幼歎曰胡叔能仗義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縉踣靖呼曰外間莒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甯自忍乎須臾艮初洪武中禮部廷試艮最優太祖以艮貌不揚易靖第一艮次之至是艮死靖改名賡降於燕浙江按察使王良聞燕師入京慟哭將以必死會命使召之良執使者下獄詰旦縛出期製以徇道中忽遇衆譟起而擒使者去良還坐堂上悉收諸司印揩歸廨舍嗟歎久之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吾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餵食抱其子歎歎於廁覬子池傍自投水死良起而殮之卽列薪於戶閉其家人毋得出令妾抱幼子託鄉人之客於杭者遂舉火抱印閣室焚兵部郎中譚翼金川陷赴火死妻鄒氏子謙自經

御史曾鳳韶請從建文帝出亡帝繼使去鳳韶泣曰臣頃卽以死報陛下文皇後以原官召不至尋加侍郎亦不至乃剺血書憤詞於襟上曰予生蹙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關要李氏子公冕曰吾死勿易衣殮遂自殺李氏亦自經死

衛府紀善周是修爲人卓犖有大志嘗曰忠臣不爲得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爲生死累故行無不果乃輯自古今忠節事爲觀感錄當金川失守宮中自焚是修置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縈衣帶上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死初是修與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義惟是修不負其言後楊士奇爲作傳語其子轅曰當時吾亦同死誰爲爾父作傳聞者笑之

監察御史魏冕力請建文帝誅徐增壽及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君亦不

用也、奈何徒自汚、遂自殺、陳瑛請追罪、詔誅其族、同邑鄒朴建文初仕周府、謙王邪謀、鋼獄、上嘉其忠、召至京、授御史、歸省、聞變死、亦不食死、時稱永豐雙烈、

刑科給事中葉福守金川門、兵入死之、

大理寺丞鄒瑾與甥魏冤同毆徐增壽於朝、請誅之京師陷、自殺、詔誅其族、凡男婦四百四十八人、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被執、責問不屈、磔於市、

大理寺丞劉崧約刑部郎中王高同棄官去、跡露被執、召問、棣安方孝孺何如人、崧曰、忠臣也、文皇曰、汝逃忠乎、崧曰、存身以闕報耳、命與高俱劓其鼻、文皇笑曰、作如此面目、還成人否、崧曰、我猶有面目、即死可見皇祖、文皇怒、立捶殺之、戍其家、

駙馬都尉梅殷擁重兵淮上、文皇既即位、追公主、公主高皇后長女大長公主也、公主嚙指血作書招殷、中使至、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亡與亡、君存與存、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文皇、文皇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文皇銜之、久之、殷不能平時見詞色、文皇嘗夜遣小中官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怒、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納亡命、私匿番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呪、擬得罪、明年冬早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篤橋下、溺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文皇罪深、磔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文皇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證殷榮定、公主葬文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曰、爲公主踪跡賊毋自苦、公主謹謹二子、乃官其子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爲指揮、

旗手衛僉事時駙馬都尉歐璿炳文子也、尚孝康帝長公主、與弟都督瓛俱論死、

谷府長史劉璟誡寧伯劉基仲子也、自少靜朴峻厲、博通經書、究兵略、嘗同兄璉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授谷王長史之國、寧府、建文初、燕師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以病辭歸、文皇登極、璟臥家不起、上欲用之、璟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別、姻戚舉餞、戚之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尤爲魏徵、可也、璟謔曰、曰、陶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聞卽位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集明倫堂、爲衰君位、哭臨如禮、鄰人送執京師、思賢與六生皆死之、

燕軍斷事高巽、洪武十七年、旌孝行、巽嘗上書燕王曰、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願也、遂全、

京城破、經死、驛舍、又有高不危者同時死、義弟宣、戍南海衛、

太常寺少卿盧原質、少從方孝孺游、後文皇召見、不屈、死之、族其家、教授劉政聞孝孺死、痛哭不食、斃、

刑部右侍郎胡子昭坐方黨、受戮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弟僉事子襄聞子昭死、棄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爲僧、子襄以親老體辭、有子二人、敗袈裟、子襄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於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右副都御史茅大方聞燕王兵起、遁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勛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文皇登極、大方逮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日棄市、二孫添生、錦生、死獄中、妻張氏發教坊、病死、

命棄其屍、

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帶刷其腐肉、至盡而死、媚婭同死者八十餘人、

監察御史鄭公智坐方黨、召見不屈、死之、戍其族、

大理寺少卿胡閏、字松友、日夜與齊黃密謀設法防禦、又請誅徐增壽、進國後、文皇召方孝孺草詔、擬召閣及高翔、皆衰絰至、哭擊僊殿陛、文皇召閣先入、諭令更服、閏曰、死卽死、服不可更、文皇以族誅恐之、閏不屈、命力士以爪落其齒、齒盡、罵聲不絕、文皇大怒、縱殺之、以灰盛水浸脫其皮、剝之、實以草、縣武功坊、子傳慶同日論死、傳福方六歲、戍雲南、抄提全家二百十七人、女都奴年四歲、其母王氏縛就刑、都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鍛下婢收之、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卽自截去、日以灰汚面、禿垢二十餘年、功臣不以人畜之、洪熙初、敕諸死事者苗裔、都奴得同女監行、丐歸鄱陽、貧無所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饋遺、不絕、都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終、尙處子也、鄉人證曰、忠胤貞姑、

監察御史高翔在建文時、數力戒事、激發忠義、文皇聞翔名、召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乃命殺之、沒產誅族、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逃、又發其先墓、雞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院、

刑部尙書侯泰督餉至淮安、聞京師失守、泰行至高郵、被執、下錦衣衛、泰不屈死之、妻曾氏配象奴、弟敬、胤子玭皆論死、籍其家、

左拾遺戴德彝被執、責問不屈、死之、德彝死時、有兄俱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變服、間行奔喪、德彝二子於山間、毀戴族譜、獨身留家、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氏、焚炙、逼全、

戶部侍郎郭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威虜西三女給配、

戶部侍郎盧迥不屈、鈍劓刑、長謫面死、聞者悲之、

袁州太守楊任與黃子澄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被執至京、磔於市、子禮益坐死、籍產、族誅、親戚莊毅行等百餘家皆遠戍、

禮部侍郎黃觀不屈死之、

御史逮楹立金川門下、自馬首數文皇、詞色不屈、命收之、引頸受刃、白氣沖天、尸僵立不仆、

太常少卿廖升、聞茹瑺使燕軍還、（見靖王起兵）痛哭與家人訣、自經死、

監察御史王度奉救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壬午秋、坐蒸戍賀縣千戶所、以語不遜論死、誅其族、

監察御史蓋苗會諸御史中有氣節者於館所、和誓以死、後被執論死、女發教坊、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

監察御史甘霖被執、抗言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

御史林英勸李景隆叛國、誦知瑞安陽遠同王叔英募兵廣德、力屈自經、妻宋氏繫獄、亦自經死、

監察御史丁志方燕兵偏京城、謂妻韓氏曰、師至城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北攜幼子潛歸、撫之以延丁

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
晉府長史龍鍾被執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詩云指生固殊弗卻二主別父與兄忍偷肝膽並
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
宗人府經歷宋微言上疏請削罪宗屬籍數言李景隆失律懷二心被執責問不屈遂磔之誅其族
徽州知府黃希范聞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坐與長史程通善等上防禦策論死籍其家
遼府長史程通上防禦燕兵數千言衛士紀綱者方幸逆王通輒辱之文皇卽位綱乘閒言通有對事指
寘州知州蔡運有清政遼國後論死百姓憐而畏之燕山衛卒儲福建文末攜母妻逃去文皇卽位錄成
卒入衛福在錄中舉妻母行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人在舟中日夜泣不輟竟不食而
死母韓妻范爲營葬地葬之范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
官有聞其事者欲委禽爲佳而聞其事曰節孝婦也我何忍犯之皆以善終
中貴舍人何申奉使至四川至峽口聞金川不守慟哭吐血不數日死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遼瑛請廣西遷國後瑛召還劉治建文諸
臣宗論死
盧振當燕兵起時與徐輝祖攻守力爲多後遼至京不屈榜掠名數其罪殺之誅其族牛景先聞金川失
守變姓名出走已而治齊黃磁遼殺其妻妾發教坊司振景先俱不知何許人
監察御史王敬被執不屈死之誅其族
戶科給事中韓永遜國後杜門不出召入見欲復其官曰吾王燭耳何以官爲不屈死
國子監博士黃彥清在騎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帝論死并遼從子貴池典史金鼐等繫獄
金都御史程本立出爲江西副使聞北師渡江本立悲憤自縊死詔奪其恩典籍其家止誅衣數
襲而已
給事中弼秦北兵渡江舉命遷城秦與妻傅氏訣曰國事至此我自分必死爾當撫幼穉歸否則俱溺井
無辱俄宮中火起秦馳赴爲兵校所執見文皇金川門以非奸錯得釋自投城下死
四川都司斷事方法爲方孝孺所取士文皇卽位諸司皆表賀法不肯署名蓍被遼舟過安慶投江死
指揮張安被執道亡匿於樂清以樵爲業人莫知其姓氏自山採樵歸聞京師陷卓侍郎被殺呼天號哭
曰國既就篡我不願爲其民遂棄柴投水死
工部侍郎張安國當燕兵偪京師與妻賈氏曰大事去矣無能爲也余臧非司馬既不能率師應敵又不
能捐軀與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於新主之世恥莫大焉乃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說京師陷皇帝自焚安國大
慟與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於新主之世恥莫大焉乃鑿其舟以沈
知府葉仲惠以修高皇帝實錄指斥燕師爲逆黨論死錯其家
刑部主事徐子懼開練子甯死慟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自經死
神策衛經歷周璡建文時言事擢僉都御史遜國後遼至京不屈死妻王氏子檯兒繫獄

卷十九

開設貴州

太祖洪武十五年春正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貴州古羅施鬼國
自蜀漢以有火濟者從諸葛亮南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土至是還俚友德
等平雲南上遣使諭友德曰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僻翠羣不盡服雖有雲南不能守也俾翠敉元
宜慰使已而見害南俱平乃與同知宋欽皆降上仍授簽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部居水西爲貴
州宣慰使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田茂安鎮遠等府隸湖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

兩已而翫翌請兵討部落隨居上曰中國之兵豈荒服報怨之具耶不許

十八年夏四月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楚王楨討平之時蠻寇出沒不常王谷隨寨曰秦皇開邊桂林象郡旋設尉氏武帝窮兵越瑤胖狪僚獞劾若彼蓋拓斷誠通文教易稱革面書敝頑民帝王若斯之難也貴州西接滇蜀東連荊粵地險神州師至輒竄匿退則復出剽掠和等抵其地恐蠻人讒潰乃於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久治荒服特以其地皆峯巒蟠蜒蓁棘蔽塞馬邛竹勁中國愛慕而其君長世樂舉潘保不失禮貽垂邊鄙遂無日通上國矣洪武初湯信國使之民蠻雜耕兵森互智豈非天啓荒徼漸染華風朝鮮將開乃來箕子勾吳嘗治始有姬雍者與乃宋欽婁之乘開奔朝安奢香之聞呼赴闕兩女子覩變決機勇於丈夫茆至入見高皇后使高帝覓斬馬都督湘伏甕門瞻仰天日指陳險阨立誓河山開赤水之道通龍場之驛智盛唐蒙功高博望彼地有此異人山川豈能再阻蠻方耶永樂中二田復自相攻殺金鶚命使特遣解紛翠帷臨軒親承戒諭猶復怙終不悛攻殺如故夫亦夜郎特遠于閒負險抑或天誘其衷折入中國以人侵通南粵歸漢延陀攻殺敕勒入唐曆興有數革音有時乎而順成以校士數人入執二田繁頸檻車寂無知者比之介子樓蘭斬頭酒後班超都善捕使中背天之神鑒兵威不測斯爲至矣此豈一時掩襲虎穴得子實乃二祖英武先聲奪人也二田授首處分郡縣爲布政司者一爲府者六爲州者四爲安撫司者一爲衛者十五而黔中一省儼然進明堂分符瑞受冠帶祠奉秋廟列內地附麗皇輿矣國家無斗粟尺土之勞邊臣無亡矢遺鏃之失自故開疆靡字又未有若斯之易者也然則天馬蒲梢志寶物者不知略地樓船橫海志略地者不知化俗詩曰日闢國百里伊惟二祖有焉

卷二十

設立三衛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故地界三衛大寧故兀良哈地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爲山戎秦時爲遼西北境漢爲奚所據後魏韓麒麟奚服周契丹唐爲奚契丹元爲大寧路洪武中元兵遁沙漠屢侵之乞降高皇帝割錦義建利諸州縣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地北設北平行都司領興營等二十餘衛所十四年封皇子權於大寧爲寧王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據大寧窓剋成控制遂築大寧寬河會州窄略四城卒破降納哈出二十二年封兀良哈爲三衛處降人而以阿北失里等爲三衛指揮使同知自大寧前抵喜峯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渡遼河至白雲山爲泰寧自黃泥窪遼藩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惟朵顏最強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市則在遼東防其變也後漸叛去附於元撫王起兵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奄至寧王猝出不意降燕王乃移王興其軍內地盡披降騎還北平從戰有功遂以三衛地畀兀良哈使仍爲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約以爲外藩居則偵探警則捍衛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此棄大寧設三衛之始也三衛自遼瀋抵宣府幾三千里大寧既棄天壽山與興和爲鄰而宣府遼東斷左右臂乃調督州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州中屯衛於平谷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衛設左右中前後五所仍隸大寧都司復設東勝中前後三所千戶於懷仁等處守備然諸都落已列我門庭矣亡何三衛復叛附阿魯台終明之世泰寧順餘常與東合而朵顏常與西合爲中國奇肩之患則皆三衛爲之鄉導也

二十年秋七月上親征阿魯台旋師討兀良哈大破之永樂初福餘衛請鬻馬令於廣甯開原互市蔣三衛爲本雖失里所脅掠我邊卒上遣使諭之納馬贖罪然時附阿魯台出沒塞下至是上北征旋師召諭諸將曰阿魯台敢爲悖逆以兀良哈爲之羽翼也當分兵剿之遂簡步騎數萬分五道往而身率鄭亨薛祿等將大軍邀其西師次屈裂兒河兀良哈驅衆數萬西奔陷澤中上麾騎兵前擊之斬級數百遂自相蹂藉死無算上乘高瞭望見其衆復聚遂張左右翼嚴陳夾攻命吏士持神機弩伏深林戒寇至乃發頓寇騎突而左左師馳之走林中中伏驚潰死傷略盡追奔三十餘里獲其巢而還自是三衛稍創

宣宗宣德三年九月兀良哈犯大甯上親征出喜峯口至寬河大破之宣德初朵顏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武進伯朱榮鎮遼東諸掩擊之上不許至是上親歷諸關塞駐蹕石門驛守將奏兀良哈萬衆盜邊已入大甯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請益徵兵上曰孽寇無能爲也但謂吾邊無備故來若知朕在此當震疊遁走矣今出喜峯口路隘且險罕騎可行若候諸軍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不在多三千足辦擒賊遂決策親征簡士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夜銜枚出喜峯口馳四十里味爽至寬河距其營二十里寇望見以爲乘隙卒遂悉衆前上麾鐵騎分兩翼進夾攻之上親射其前鋒殪三人衆矢雨集神機銃礮發寇不能當大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寇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大懼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斬其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窮搜窟穴忠勇王金忠故韃靼名王子也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上許之或密言忠往不反矣上不聽忠與把台果大克獲歸上飲以金卮遂賜賜顧謂侍臣王者宜推誠待人漢用金日磾唐不足法耶遂班師

五年徙開平衛於獨石洪武初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涼亭泥河養峯黃崖四驛接大甯古北口西曰桓州威虜明安隰甯四驛接獨石永樂間大甯既棄而開平勢孤難守至是遂城獨石徙開平衛於此棄地蓋三百里自是盛失龍岡撫河之險邊陲斗絕益騷然矣

九年夏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因通兀良哈先是詔獨三衛歸予自新以泰甯衛印沒於寇更給兀良哈遂駐牧遼東塞

英宗正統二年十二月福餘等衛阿魯歹等以五百騎掠霞州獨石守將楊洪遮擊西涼亭生擒百戶乞麻里等所掠命集兀良哈貢便儈之市進洪都指揮同知初正統元年福餘衛失印更給如泰甯例而脫都指揮安出等縛首惡以獻

獻遣使通兀良哈濟伺釁諭不悛至是復諭都指揮孛來潛通互市失利非永樂時比上因使者還敕曰文皇帝以彌通之亦不敢大爲寇至是文升奏往歲三衛盜漠北馬經大同宣府阿魯台歲徵馬三千匹賄罷爾俛首聽命於哲爾寬而妄意無厭是速敗也其亟圖改已而以通瓦剌龍十一年多朵顏入寇先是邊氓燒荒出塞遏寇騎掩殺之邊釁遂起馬文升撤守臣分據要害相機勦殺仍請嚴誓切責三衛頭目從之

十七年秋七月朵顏道小王子入寇大同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出兵李東陽言朵顏逼潮河川古北口距京師一日而近宜固根本無遠出師自疲上深然之時朵顏部落益蕃屢侵盜而諸部獨花當以完者帖木兒爲種最貴花當次子把兒孫驍勇敢深入結婚小王子爲中國患滋甚

武宗正德四年冬泰甯衛滿蟲率部落二萬餘欲附房塞下避北敵令居故鎮安堡戒無旁噬其後花當

出喜峯口與安伯徐亨同太監曹吉祥由南路出劉家口左都督馬諒同太監劉永誠由北路出界嶺口都督劉懷同太監但住由西北路出古北口踰潔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甯復破泰甯朵顏於虎哈山出所掠畜計而都督楊洪出黑山俘斬安出部各論功加秩三衛從是寢衰然怨中國益剌骨因糾兀先入寇爲之鄉導矣

十二年春正月都御史王翱同總兵官義巡邊撫廣甯兀良哈伏騎林中義擊敗之時瓦剌也先亦東侵三衛乃遣使敕諭之毋爲瓦剌誘

十四年三月福餘泰甯共潛結也先入寇朵顏獨扼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大掠二衛人畜去其秋旋與也先合土木北狩命都御史鄺來學經略京東并設參將總兵官脩朵顏三衛互市

景帝景泰六年朵顏諸衛來朝乞耕地及黎鏞種糧詔予糧三十石未幾寇獨石先是既罷三衛互市景泰二年復議予貢然三衛常竄名瓦剌使中窺我遇北使厚不無心竊且結婚漠北挾爲重稍侵軼諭沒邊河東西三岔河北故地劉邊多事自此始四年兵部尚書于謙言三衛使纍至顏爲瓦剌間宜令邊臣嚴備因條上防禦事詔自是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已而泰甯衛都督僉事畢于帖木兒乞大甯廢城及甲盾讓持不可帝重絕三衛獻遣譯者諸大甯城遏近塞不便馳獵又炎暑多生疫其甲楯須寇至乃給謀遂沮至是寇邊參將葉盛督兵破走之

憲宗成化元年春二月孛來爲三衛請賞不許自景泰末三衛多與孛來通貢使浮額隨孛來使者走雲中朝廷羈縻不問至是孛來爲請賞敕諭四方貢使賞有成額三衛襲朝貢從東路習鎮口今朵顏都督榮羣干等擅易貢道希混賞朝廷照例分別又何請焉尋復圍入邊遣都督季鐸往諭至泰甯遇兵部以奉使無狀請遽治詔貸之　十二月泰甯衛都督劉玉兀脩帖木兒等請市牛及農具悉下幷乞賜蟒上諭蟒衣勿與他虜與民交易朵顏衛兀研帖木兒因請職事兵部覆未有成券例無陞授不許

二年十二月瓦剌遣使貢馬挾三衛從喜峯口入詔待以三衛禮敕其渠阿失帖木兒無糾朵顏妄更首道

十四年秋七月三衛部落各請從使道入貢幷求開市時太監汪直方與兵部侍郎馬文升爭邊東撫勦異同故三衛乘閒挾我也詔邊吏以朝廷恩義諭之

孝宗弘治二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修邊備先是自天順後孛來潛通之亦不敢大爲寇至是文升奏往歲三衛盜漠北馬經大同宣府阿魯台歲徵馬三千匹賄罷爾俛首聽命於哲爾寬而妄意無厭是速敗也其亟圖改已而以通瓦剌龍十一年多朵顏入寇先是邊氓燒荒出塞遏寇騎掩殺之邊釁遂起馬文升撤守臣分據要害相機勦殺仍請嚴誓切責三衛頭目從之

十七年秋七月朵顏道小王子入寇大同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出兵李東陽言朵顏逼潮河川古北口距京師一日而近宜固根本無遠出師自疲上深然之時朵顏部落益蕃屢侵盜而諸部獨花當以完者帖木兒爲種最貴花當次子把兒孫驍勇敢深入結婚小王子爲中國患滋甚

武宗正德四年冬泰甯衛滿蟲率部落二萬餘欲附房塞下避北敵令居故鎮安堡戒無旁噬其後花當

部腰挾增貢詔暫增一年不爲額花當部堅請不從乃益勾小王子與合謀
十年夏四月朵顏把兒孫自鮎魚關毀垣入馬蘭谷殺參將陳乾命都督桂勇討之巡撫順天都御史王
倬謀曰敵知吾兵屯西必東入乃命指揮葉鳳伏山下敵果入伏發敗之把兒孫遣杜禿等來請貢且獻
馬贖殺陳乾罪兵部尚書王瓊持議必以把兒孫償乾乃罷兵予貢把兒孫輒譖言呼杜禿等去竟予把
兒孫貢班師亡何復入寇參將魏祥全軍沒終正德世不能討
世宗嘉靖十一年十二月朵顏三衞寇邊先是朵顏都督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死其次把兒孫謀奪嫡
不得把兒孫尋亦死革列孛羅子革蘭台貢馬請嗣兵部令轉譯部落方許貢革蘭台乃寇潦陽諸小關
堡率殘破至是巡撫都御史王大用欲厚創朵顏城其巢靈山不果會阿雖哈利赤類入建昌喜峯口恣
殺掠革蘭台又請提秩御史連疏詆大用請以毛伯溫代大用既去諸衞益盜邊邊人皆廢耕牧而朵顏
諸部日益橫
二十年秋七月革蘭台求增貢衞三百人不許請二百人亦不許時劉掠塞下聲言結小王子入寇會俺
答自雲中深入太原邊吏恐謾曰山海關諸邊無警亦朵顏諸衞功也詔補前貢失期者衞二百人
二十三年朵顏侵薊州塞先是薊鎮總兵都永出塞襲朵顏別部李家莊斬四十餘級李家莊零騎居近
獨石不通大部慣盜馬狡而善射歐追輒走險亦顏爲我捍邊是役藉怨轉與敵合而遼東塞亦以朵顏
故類邊警
二十六年冬十月朵顏益結海西諸部出沒遼東西塞無何革蘭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衞以貢時身受
職至革蘭台父子始遣人代請而影克剽悍蹙於父益誘俺答大入塞
二十九年九月始設薊遼總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孫禓爲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
代之初俺答逼都城數言遼陽軍遼陽軍者俺答所呼朵顏也至是始設薊遼總督以兵戍之然朵顏部
時時犯塞戚甯侯仇鸞詗知影克貰首禍欲發兵掩之何棟曰朵顏犬羊也縱有反覆爲患尚小若剪除
朵顏漠北窺隙必且潛爲巢穴是毀藩離延寇以自近也上從棟言已而棟設計擒叛人哈舟兒陳通事
故事邊警
三十六年冬十月朵顏益結海西諸部出沒遼東西塞無何革蘭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衞以貢時身受
職至革蘭台父子始遣人代請而影克剽悍蹙於父益誘俺答大入塞
三十八年二月薊州邊警自練兵議起鎮兵減什之二而春防視秋防又減什之五以故最單弱把都兒
辛愛擁數萬騎以朵顏影克爲鄉導入寇總督侍郎王忬所遣偵諜皆被殺遂薄潦下忬疏請援兵大學
士嚴嵩謂忬挾寇爲重欲坐縻金錢不報敵騎度灤水由潘家口入大掠薊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
千夜馳出其後朵之遂不敢深入三日引去忬兵尾而擊之頗有斬獲詔逮忬及總兵歐陽安俱論死
六月改宣大總督楊博於薊遼搏聞命馳至鎮區晉戰守以朵顏諸衞每外通不爲我用乃約諸帥同時
舉烽燧揚旗纛自居庸至山海關彌漫千餘里旌旗蔽空礮石震山谷如是者三慕北大駭以爲邊兵頓
增益終莫敢近塞
三十九年三月影克復糾把都兒辛愛等犯一片石參將佟登禦卻之
四十年冬十月影克糾東西數萬騎潰黃花子嶺而入大掠薊州總督侍郎楊選逮論死

穆宗隆慶元年九月朵顏董狐狸糾土蠻數萬騎入界嶺口擾師四集引還失道墜崖死者甚衆董狐狸
亦革蘭台子也時影克出義院口邊軍以火銃擊之斃而子長昂與狐狸頡頏
二年夏四月以侍郎譚綸爲總督拜戚繼光大將軍專理練兵綸上言今之策邊防者皆曰乘障夫薊昌
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散布於二千里之閒畫地而守彼以十萬衆攻我一軍欲皆破不可得也故
臣以爲禦敵莫如游兵蓋趙之士自邊警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必無成功
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光召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散之歸農可使無後憂而時方虞其有他是尚疑臣
與繼光不可信安能勝敵夫我兵素未一當敵戰而勝彼不心服再破之乃終身倒矣繼光亦上言邊鎮
之卒壯者役於私門老弱僅以充伍有火器而不能用乘土著而不能練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與賊共
之且不知兵法長以衞短短以救長之數教練之法實用則不然觀美觀則不實用今皆虛名耳其實無
有也臣又聞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衞內地之形也險易相半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翳翳邊外之形
也敵入平原利於車在近邊利於騎在邊外利於步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閱山戰谷
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迹浙江思用浙人顧陛下更予臣游擊將召募得馬軍五枝步兵十枝聽臣統練方今朝議紛呶易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忒請設監軍科道
官一人以督臣使臣無舉肘與疏上俱報可繼繼光疲臣增陴邊備甚設而時俺答亦奉款迄隆慶三衞
修職謹邊部稍息長昂猶戰爲都督
神宗萬歷元年董狐狸索賞喜峯口掠前屯海山海一片石
十一年五月秦甯衞伯言把都糾衆花大等大舉攻鎮甯堡伯言故速把孩子也先是速把孩入鎮蘇堡
李成梁遣裨將李平胡逆之射速把孩中脅墜馬若顯李有名斬之至是報仇入犯成梁出兵黑山佯爲
北伐而夜遣李得功馳入鎮甯爲內應旦日親自搏戰李甯以刀劈花大傷額復貫矢中脚大哭失聲遁
既而伯言復偕長昂董狐狸三萬騎犯廣甯殺掠吏士一百二十有奇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晝晦
頃之雷雨大作水深數尺走出塞時三衞屬部八十餘種而昂與董狐狸兵最強然部落不踰萬
十二年春董狐狸犯前屯錦義備禦祖承訓擊敗之總兵李成梁追奔太康大定堡多斬獲　八月長昂
入下莊總兵楊四畏副總兵徐從臯擊卻之追至老鴉嶺而還已復糾哈不憤等數萬騎以打牲爲名圍
盜邊會上祓山陵昂往來紅螺山射獵諷部落東西馳甚悉也然亦以犯邊能賞顏窘
十三年夏四月伯言把都復入寨遊擊周思孝逐之走遼河河深不能涉李成梁追斃之從丁字泊堡
出布陣爲一二字一字衝鋒二字繼進伯言望見兵至跳騎挑戰成梁馳之巡撫李松趨二字陣鼓行而
前大敗之斬首八百級得名王扯征孛來等十三人　六月董狐狸率其屬三百餘叩關脫帽請甚哀言

猶遼省東西部落同姓名者非其罪願得奉撫賞長昂以李成梁擊搗穴一夜數徙帳亦哀請款及巳得撫則盒騎

十四年春正月花大伯言等復糾土蠻犯前屯李成梁選輕騎出塞繞其後而自率兵當之夾擊大敗走

九月伯言把都復入塞攻鎮蘇堡遊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復大敗去伯言痛哭曰阿父恩終不可報矣

十八年春正月長昂部落入貢稱賞會同館大譯欲殺禮部尚書于慎行主畢張梃論解之　長昂遣弟獐免撥計來訂盟石門遊擊陳愚聞給執通事張五烈等慘之長昂同弟蟒金犯董家口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伯言復入塞總兵董一元伏精騎鎮武堡佯其深入士卒從中起橫擊而進搏戰大敗之伯言中流矢死　哨騎生得伏諜郎打兒罕等七人郎打兒罕長昂必謀也昂願革二年賞請贖上不許昂自是稍戢

二十四年冬十月禡餘衛伯牙兒挾賞羅文皓拒卻之尋以千騎突青山口連犯扒頭崖三道嶺竝失利去

二十九年冬十月伯牙兒妻唐翠阿不孩叩關求款命給半賞　十二月長昂求款命復朱顏諸衛馬市木市於薊門已而獐免撥計據石門餘掠車廠莊總兵尤繼先出塞至紅草溝擊斬八十有奇昂與蟒金代叩關

三十四年冬十一月撥計挾賞葦子谷長昂蟒金復勾西部班不來忙等萬騎犯山海關總兵姜顯謨擊之時督稅太監高淮在遼東聞警倉卒調兵自衛及長昂退稱斬獲功未幾長昂圍獵墜馬死子賴壘歹疆昂輸同蟒金糾阿鎮等挾賞據蜚子關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賴壘歹入建昌河流口大掠而去復糾插漢兒台吉等入寇連山歸總兵杜松出中左所長嶺山夜至哈流兔邊拱兔營大斬獲然諸部益與內入大勝儓總督侍郎王象乾論諸部各聽撫專勘賴蟒賴勢孤乃屬西部啞拜台吉請款

四十年十一月蟒金賴壘歹乘邊軍燒荒入圍山儓縱掠曹莊留遠參將李應選失亡官軍九十人之時督稅太監高淮在遼東聞警倉卒調兵自衛及長昂退稱斬獲功未幾長昂圍獵墜馬死子賴壘歹代叩關

三十四年冬十一月撥計挾賞葦子谷長昂蟒金復勾西部班不來忙等萬騎犯山海關總兵姜顯謨擊之時督稅太監高淮在遼東聞警倉卒調兵自衛及長昂退稱斬獲功未幾長昂圍獵墜馬死子賴壘歹代叩關

三十四年冬十一月撥計挾賞葦子谷長昂蟒金復勾西部班不來忙等萬騎犯山海關總兵姜顯謨擊之時督稅太監高淮在遼東聞警倉卒調兵自衛及長昂退稱斬獲功未幾長昂圍獵墜馬死子賴壘歹代叩關

二十九年冬十月伯牙兒妻唐翠阿不孩叩關求款命給半賞　十二月長昂求款命復朱顏諸衛馬市木市於薊門已而獐免撥計據石門餘掠車廠莊總兵尤繼先出塞至紅草溝擊斬八十有奇昂與蟒金去

二十四年冬十月禡餘衛伯牙兒挾賞羅文皓拒卻之尋以千騎突青山口連犯扒頭崖三道嶺竝失利上不許昂自是稍戢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伯言復入塞總兵董一元伏精騎鎮武堡佯其深入士卒從中起橫擊而進搏戰大敗之伯言中流矢死　哨騎生得伏諜郎打兒罕等七人郎打兒罕長昂必謀也昂願革二年賞請贖

十八年春正月長昂部落入貢稱賞會同館大譯欲殺禮部尚書于慎行主畢張梃論解之　長昂遣弟獐免撥計來訂盟石門遊擊陳愚聞給執通事張五烈等慘之長昂同弟蟒金犯董家口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伯言復入塞總兵董一元伏精騎鎮武堡佯其深入士卒從中起橫擊而進搏戰大敗之伯言中流矢死　哨騎生得伏諜郎打兒罕等七人郎打兒罕長昂必謀也昂願革二年賞請贖上不許昂自是稍戢

二十四年冬十月禡餘衛伯牙兒挾賞羅文皓拒卻之尋以千騎突青山口連犯扒頭崖三道嶺竝失利去

二十九年冬十月伯牙兒妻唐翠阿不孩叩關求款命給半賞　十二月長昂求款命復朱顏諸衛馬市木市於薊門已而獐免撥計據石門餘掠車廠莊總兵尤繼先出塞至紅草溝擊斬八十有奇昂與蟒金代叩關

三十四年冬十一月撥計挾賞葦子谷長昂蟒金復勾西部班不來忙等萬騎犯山海關總兵姜顯謨擊之時督稅太監高淮在遼東聞警倉卒調兵自衛及長昂退稱斬獲功未幾長昂圍獵墜馬死子賴壘歹代叩關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賴壘歹入建昌河流口大掠而去復糾插漢兒台吉等入寇連山歸總兵杜松出中左所長嶺山夜至哈流兔邊拱兔營大斬獲然諸部益與內入大勝儓總督侍郎王象乾論諸部各聽撫專勘賴蟒賴勢孤乃屬西部啞拜台吉請款

四十年十一月蟒金賴壘歹乘邊軍燒荒入圍山儓縱掠曹莊留遠參將李應選失亡官軍九十人之時督稅太監高淮在遼東聞警倉卒調兵自衛及長昂退稱斬獲功未幾長昂圍獵墜馬死子賴壘歹代叩關

三十四年冬十一月撥計挾賞葦子谷長昂蟒金復勾西部班不來忙等萬騎犯山海關總兵姜顯謨擊之時督稅太監高淮在遼東聞警倉卒調兵自衛及長昂退稱斬獲功未幾長昂圍獵墜馬死子賴壘歹代叩關

二十九年冬十月伯牙兒妻唐翠阿不孩叩關求款命給半賞　十二月長昂求款命復朱顏諸衛馬市木市於薊門已而獐免撥計據石門餘掠車廠莊總兵尤繼先出塞至紅草溝擊斬八十有奇昂與蟒金去

二十四年冬十月禡餘衛伯牙兒挾賞羅文皓拒卻之尋以千騎突青山口連犯扒頭崖三道嶺竝失利上不許昂自是稍戢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伯言復入塞總兵董一元伏精騎鎮武堡佯其深入士卒從中起橫擊而進搏戰大敗之伯言中流矢死　哨騎生得伏諜郎打兒罕等七人郎打兒罕長昂必謀也昂願革二年賞請贖

十八年春正月長昂部落入貢稱賞會同館大譯欲殺禮部尚書于慎行主畢張梃論解之　長昂遣弟獐免撥計來訂盟石門遊擊陳愚聞給執通事張五烈等慘之長昂同弟蟒金犯董家口

九月伯言把都復入塞攻鎮蘇堡遊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復大敗去伯言痛哭曰阿父恩終不可報矣

十四年春正月花大伯言等復糾土蠻犯前屯李成梁選輕騎出塞繞其後而自率兵當之夾擊大敗走

十年冬十一月禡餘衛伯牙兒妻唐翠阿不孩叩關求款命給半賞　十二月長昂求款命復朱顏諸衛馬市木市於薊門已而獐免撥計據石門餘掠車廠莊總兵尤繼先出塞至紅草溝擊斬八十有奇昂與蟒金去

二十九年冬十月伯牙兒妻唐翠阿不孩叩關求款命給半賞　十二月長昂求款命復朱顏諸衛馬市木市於薊門已而獐免撥計據石門餘掠車廠莊總兵尤繼先出塞至紅草溝擊斬八十有奇昂與蟒金去

二十四年冬十月禡餘衛伯牙兒挾賞羅文皓拒卻之尋以千騎突青山口連犯扒頭崖三道嶺竝失利上不許昂自是稍戢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伯言復入塞總兵董一元伏精騎鎮武堡佯其深入士卒從中起橫擊而進搏戰大敗之伯言中流矢死　哨騎生得伏諜郎打兒罕等七人郎打兒罕長昂必謀也昂願革二年賞請贖

十八年春正月長昂部落入貢稱賞會同館大譯欲殺禮部尚書于慎行主畢張梃論解之　長昂遣弟獐免撥計來訂盟石門遊擊陳愚聞給執通事張五烈等慘之長昂同弟蟒金犯董家口

九月伯言把都復入塞攻鎮蘇堡遊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復大敗去伯言痛哭曰阿父恩終不可報矣

十四年春正月花大伯言等復糾土蠻犯前屯李成梁選輕騎出塞繞其後而自率兵當之夾擊大敗走

成祖永樂元年春二月遣使賫璽書往諭慶粗可汗鬼力赤賜金綺四幷敕太師右丞相也孫台太保幅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意各賜文綺二未幾犯遼東塞十月寇永平是時鬼力赤非元裔其臣不肯下已而鬼力赤與阿魯台擊瓦剌馬哈木戰大敗馬哈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

閏十一月阿魯台寇灰溝村黃甫川

三年春正月阿魯台部落掃胡兒來歸且告鬼力赤閒兀良哈內附遂相猜防數遣人侵邊下令謹備之

四年春三月帖木兒不花以總金文綺持璽書諭本雅失里不報都督僉事吳允誠子答蘭柴乘誠子別立哥請出塞自效從之允誠初名把都帖木兒乘誠初名倫都兒皆降人也

七年夏四月遣都督指揮金塔卜歹給事中郭驥以綵幣賫敕書諭本雅失里幷賜阿魯台馬兒哈白殷火赤哈失帖木兒等綵幣有差　五月封瓦剌馬哈木爲順寧王　秋七月以淇國公丘福爲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爲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帥師北征陛辭上密授以方略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毋爲所給一舉未捷俟再舉簡等慎之八月丘福出塞率千餘騎先至臚朐河南遇游兵與戰敗之福遂乘勝渡河又獲聞我者尚書一人福飲之酒問本雅失里今安在尚書詐言本雅失里聞王師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之時諸軍未集諸將皆恐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孤軍深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力言不可福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大衆奄至圍之李遠王聰率五百騎突陣聰戰死丘福及火真王忠李遠皆被執死全軍皆沒事聞上大怒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北征以其久在兵間必能任事何意福違衆脫言孤軍輕進安平侯等泣諫不從遂皆陷沒若不早舉殲之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脫決意親征　冬十月詔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脫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以候大軍之發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糧大軍行每十日程築一城斟酌貯糧以候軍還上然之

八年春正月以皇長孫習守北京命夏原吉從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丁未車駕發北京親征學士胡廣楊榮金幼孜從三月出塞次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萬里蕭條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也至清水原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有泉湧出甚甘洌軍中賴以不困上取視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次長清塞地極北夜望北斗已在南矣師次闊滦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朐凡七河水注其中五月丁卯朔入臚朐河喃馬略黃峽過寇騎得箭一矢馬四匹而還甲戌指揮款台略玉華峯擒一騎譯之始知寇在兀古兒札河大兵遂渡飲馬河乙亥以清遠侯王友駐兵河上留金幼孜營中上以輕騎前進入窵二十日糧以方竭胡廣隨戊寅至兀古兒札河本雅失里先遁夜倍道追之己卯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趨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

以七騎渡河遁去。六月班師至飛雲堅。阿魯台復來戰。上率精騎衝陣。大呼乘擊。阿魯台墜馬復上。我師乘之。追奔百餘里。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阿魯台揣家屬遠遁。時熱甚。乏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己酉。車駕發廣漠。時殘騎尚出沒。蔽我。上命伏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誘之。上按精兵千餘。最後發。寇望見大兵渡河。貪所載物。競趨而至。伏發。倉皇走。上率兵扼之。奔渡河。馬陷入泥淖。生擒數十人。遂無散衆。我後師次擒狐山上。令勒銘曰。滂滂瀚海。爲鯨爲鯢。天山爲鍔。一掃風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鑠六師。薄伐朔方。出塞絕幕。爰征其荒。天威所臨。莫不率從。猃狁孔熾。我武惟揚。爰整其旅。以啓以行。有嚴天子。臨戎有光。既入其疆。既超其防。既登其山。既臨其陽。有截其原。有夷其險。有茂其草。有豐其水。我師既次。我車既同。我馬既庶。我人既和。我武既揚。我旗既彰。我士既飽。我馬既騰。我車既載。清塵既淨。我師既旋。我武既收。振旅闐闐。獻俘馘于京。

九年冬十二月。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矣。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十年秋九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滅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脫脫不花。十一年秋七月。上巡北京。敕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比之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賜金錦諭意。先是阿魯台爲瓦剌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忽塞外。於是遣使奉裘稱臣。貢駝馬。上言馬哈木滅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上曰。阿魯台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爲和寧王。賜金印。仍居漠北。瓦剌馬哈木。脫脫不花。太師淮安侯孛羅。帖木兒太師答里巴。馬哈木實專政。

十年秋九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滅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脫脫不花。十一年秋七月。上巡北京。敕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比之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賜金錦諭意。先是阿魯台爲瓦剌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忽塞外。於是遣使奉裘稱臣。貢駝馬。上言馬哈木滅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上曰。阿魯台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爲和寧王。賜金印。仍居漠北。瓦剌馬哈木。脫脫不花。太師淮安侯孛羅。帖木兒太師答里巴。脫脫不花。

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瓦剌。以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將中軍。當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爲前鋒。三月車駕發北京。辛巳。師次鵝鴨山。阿魯台聞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追之。上曰。彼非有他計。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而抵窟穴。破之未晚。四月辛丑。師次龍門。戊辰。觀士卒射。有一卒三發皆中。三人。滕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輜重。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泰寧侯陳輿。都御史王彰等。領輜運者二十五人。餘遣侯顧興祖。尚書趙翬等。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英等。各率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騾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駝出塞分貯。三月丁丑。親征阿魯台。戊寅。

悉衆夜遁。乃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命旋師。簡精兵還擊兀良哈。大破之。（事見太祖三朝詔降。騎言屈裂河東北深谷有賊千餘人。令甯陽侯燃以騎兵五千追之。燃率精騎伏隘中。以羸兵輜重誘之。方接戰。發伏。大潰走。斬獲過半。八月以班師。遣諸論皇太子。詔頒天下。九月上入居庸關。次龍虎臺。燮隨征將校。京師文武大臣迎見。上乘法駕入京城。十二月阿魯台殺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二十一年夏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秋七月。諜報阿魯台將犯邊。上曰。去秋親征。彼意吾不能復出。當亟馳塞外待之。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英將中軍。武安侯鄧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左右軍。甯陽侯陳燃將前鋒。從征阿魯台。八月壬子。宴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癸丑。發京師。命大學士楊榮掌軍中機務。丙寅。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廄馬。戊辰。次萬全。九月。師次沙城。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言今夏阿魯台爲瓦剌所敗。部屬潰散。無所屬。今聞大軍復出。必疾走遠避。豈復萌南向之意。上命賜之酒。俱授正千戶。癸丑。師次上莊堡。先鋒陳燃知寇在飲馬河北。爲瓦剌所敗。追至宿嵬山口。遇犍鞮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燃引入見。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錫把罕台爲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爲都指揮。賜冠帶襲金牌友。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切越一家。有於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唯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患。兵甲不用。斯朕志也。遣禮論皇太子以也先土干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癸酉萬全。十一月次懷來。甲申還京師。

二十二年春正月。阿魯台寇大同。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弒主殘民。數爲邊患。請討之。願爲前鋒自效。上曰。卿意甚善。但師出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大同守將姜protocol阿魯台侵塞。遂大閱。議北征。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與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甯伯譚忠副之。甯陽侯陳燃、忠勇王金忠爲前鋒。從征阿魯台。　夏四月戊申。詔命皇太子監國。發京師。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庚午。師次隰甯。忠勇王金忠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秃等獲諜者言阿魯台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近及冬大雪。丈餘。人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答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諜功陞把里秃爲都指揮僉事。五月己卯。次開平。遣中官伯力哥齎敕往諭阿魯台部落曰。王師之來。止罪阿魯台一人。頭目以下。輸誠來朝者優與恩賚。命柳升率軍士拾道中遺餓爲叢冢瘞之。上親爲文祭焉。六月戊午。進次玉沙泉。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已未。命陳燃、金忠率師前進。誡之曰。兩軍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過阿魯台亦生擒以來。庚申。燃等遣人奏言臣等已到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車轍馬跡亦多沒滅。其遁已久。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燃、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臣等分索山谷。周圍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迹無睹者。癸亥。陳燃、金忠亦還奏。引兵抵白邙山。無所遇。以糧盡故還。張輔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北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脫更思之。甲子。召輔等諭旋師。時軍士乏食。楊榮

請供御之羸遞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貨不足。入塞。官倍償之。乘舸以濟。上悅。秋七月庚辰。滹水源流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功。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濕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內侍海壽問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非八月中矣。上頷之。既而諭楊榮曰。東宮涉歷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戊子。上次雙流。遣禮部尚書呂震、翟善諭皇太子。幷詔告天下。己丑。次苦崖。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庚寅。次檜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立皇太子。辛卯。上崩。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三

安南叛服

成祖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封黎蒼爲安南國王。安南古交趾地。唐虞時曰南交。秦爲象郡。漢初南越王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沿交趾九眞日南三郡。設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爲守。教民耕種。制冠履。漸立學校。女子微側、微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爲界。建安中。吳分立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縣。府初改安南都尉。屬益南。安南之名始此。唐亡。爲南漢劉隱所并。宋幾國內亂。擁立豪渠丁部領。宋乾德初。南漢平。上表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公蘊死。孫日燁嗣。淳熙間。封爲安南國王。安南之爲國自此始。再傳。女主昊旦。昊旦死。女主國事。日暎得立。再傳爲日烜。僭稱越皇帝。累世名皆取日下易一字。從火旁。烜子一女。壻陳日煚。日煚

殺日煒等，復以禮待，是厚助亂賊也。道行人呂讓移書責之，未幾，日煒亦爲季雝所弒，立其子顯。又弒顯，立其幼子寀，在襁褓中，又殪之。因大殺陳氏。自爲蚌脅胡公滿之後，國號大越，紀元天璽。上表貢方物，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查，稱皇帝，自稱太上皇，至是詐稱陳氏絕，查爲陳氏判，求權署國事，上不許其詐，許之。二年夏六月，胡查遣使奉表歸思明侵地。八月，老撾軍民宣慰使刁線歹遣使謝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日烜之孫，天明之子，日燇弟也。日燇恭遇天朝，率先歸順，太祖高皇帝封爲安南王，賜之章印，數傳至日煒，賊臣黎季犛篡國，擅作威福，日煒稍抑抑，季犛弒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查，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弒，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主，以討賊復仇，方謀招軍而賊兵見逼，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遂爲前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饑餓困頓，萬死一生，度勢少息，稍稍開行，艱難跋涉，以達老撾，其時老撾多事，不暇顧臣，臣望鶉廷，遼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聞詔書，知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伏念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悉循職貢，此賊遂逆，滔天陳氏宗屬，橫被殲滅，存者惟臣，臣與此賊不共戴天，因叩頭流涕，上慚而納之。安南故臣裴伯耆亦來告急，請討黎季犛。顧爲前驅效死，自比申包胥。

十二月，安南遣賀正旦使者至。上命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體其故王孫也，嘗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實使者以大義，嘗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查初云陳氏已絕，彼謂其蝸權理國事，請襲王封，脫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曰：可。乃下詔封之。今聞弒主篡位，竊虛圖人，而臣民共弒，以然火吹銅角爲號，是夜四鼓，輔道都督黃中等銜枚舁攻具過重濠，至西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蔡福等先登，諸軍繼之，城上火炬齊明，銅角號譟，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走。師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爲陣，輔等督遊擊將軍朱廣等以盾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栗，多中銃箭，皆退走，奔突，賊衆潰亂，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梨民獻，祭伯耆等追至卓圍山，賊死者不可勝數。辛酉，輔等遂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喻，追左參將李彬向西都，西都賊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洗江等州縣次第諸軍門降。輔等督舟師進逼廖水，賊復遁入黃江，阻海等處。

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等襲賊巢江橋，大破之，又追敗賊於馮翊江，普賴山，斬首三萬，又敗賊胡杜於盤江，南旬，輔等進次舒江，賊五百艘逆戰，木凡江大敗之，殺其將阮子仁，黃世閏百餘人，三月，窮追至廖灘江，南旬地下濕不可駐，乃陽爲還師至咸子湖，令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踞輔還軍，過於富良江，賊水縣閉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陽爲還師至咸子湖，令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踞輔還軍，過於富良江，賊舟亙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划船載木立柵迴拒，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輔大敗之，斬獲數萬，江水爲赤。乘勝追至閉海口，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走。義安、其酋胥范見覽等降。四月，輔率舟師追至海門，遇颶風晝晦，時晴久水漲，賊棄舟遁，我師舟膠不得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舉渡，乘喜曰：天賚我也。五月丁卯，輔與晟等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收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於奇羅海口，賊艦敗困，乘遂潰。乙卯，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榮、胡等七人，訶得黎季犛所在，前格之，縛送升軍，并其子澄於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獲黎蒼及僞太子芮，將相王侯柱國黎季犛等，皆縛獻軍門。安南平。輔奏安南本中國地，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

民庶俱請爲郡縣如中國制。乃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衞十一。所三。市舶司。改雞陵關爲鎮蠻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萬。猺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敕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又以侍郎張顯宗爲左布政使。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敕張輔沐晟劉儁交趾有懷才抱德之人悉心訪求。送京師擢用。九月。張輔沐晟遣都督柳升等齎捷音。齎布檄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弒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上問季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下之獄。赦其子澄。孫芮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贈故安南國王後陳氏子孫用之。　冬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七人。官裴伯耆爲交趾按察使副。

六年春三月。交趾總兵張輔沐晟振旅還。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四百七十二。上嘉勞之。賜輔晟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五錠。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英國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侯。竝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校王柴胡超撝指揮使。爲從者李顯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貴於一時。有限。陞貴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上從之。於是惟陞元功。餘皆隨資有差。　秋八月。交趾盤遠簡定反。定。陳氏故宦。不甘臣黎氏。而輕騎跳儲我。從下安南。爲別將。頗有功。知上不欲復陳氏。遂逸去。至化州。說羣盜鄧悉等下之。悉等推定爲主。稱日南王。改元興慶。出攻鹹子關。黎賊餘黨多應之。而陳季擴鄧景異尤猾獪。黃福奏請益兵。遂命黔國公沐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軍事。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於牛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參政劉昱等皆死之。勢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爲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爲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敕曰。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聞鄧悉死。而八百媳婦。老撾猶供餽者何人。賊云有象五萬。又謂我將帥皆易與。宜戒慎同心協力。早滅此賊。

十四年夏四月。交趾鎮蠻衞百戶丁仕驗來朝。貢馬。謝恩。賜鈔幣遣還。五月。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英國公張輔奏自廣東欽州天涯驛經貓尾港至簡淪佛淘。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溫故路近七驛。傳便往來。從之。尋交趾布政司右參議莫勛。三江等府士官杜惟忠等來朝。貢馬及金銀等物。特賜宴勞。陞勛爲右布政使。杜惟忠爲參議。鎮蠻衞幷交州中左右衞指揮陶弘等各遣人貢馬及方物。各賜鈔幣遣還。冬十一月。召交趾總兵英國公張輔還京。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輔經營交趾。前後十年。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禁厉官伐材陶瓦。不半年。營房皆猶瓦。火患遂息。

十六年春正月。交趾清化府俄業縣土官巡檢黎利反。利初從陳季擴。季擴先僞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季擴者。蠶人。自云陳氏後也。安南民不忍棄。巡檢然中懷反側。張輔還京。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相國。設幷爲都督。聚黨范柳。苑安等四出剽掠。總兵豐城侯李彬道都督朱廣討之。擒斬數百人。利敗走。擒安彬請就交趾戮安以徇。先是。李彬代張輔鎮交趾。中官馬騏爲監軍。定簽貢扇萬柄。翠羽萬個。墨面殘交人苦之。三年。開叛者四五起。而黎利最劇。

十七年冬十二月。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上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而郡縣官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俟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至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察。上其庸汚能否。以憑黜陟。疏上。報可。

十八年夏五月。敕豐城侯李彬振寧黎利。潘僚。車二。農文歷等近今未獲。宜藪心盡方略。殄滅此賊。交

又以其黨陳原樽爲參政。胡具澄鄧景異。鄧鎔爲都指揮。潘季祐爲按察副使。然季擴實欲緩師期耳。不肯之任而掠如故。

九年春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爲副將軍。會征蠻將軍沐晟討交趾陳季擴。敕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十四衞。發兵二萬四千。趨征。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劬。胡具澄。鄧景異等於子江。設象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大敗。斬賊將阮山。生擒僞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無算。

十二年春正月。兵至政和縣。羅蒙江。皆懸崖側徑。英國公張輔捨騎步進。大索。射中鄧景異。擒之。幷獲阮師檜於南豐。州季擴遁走老撾。都指揮師祐追之。進克老撾三關。蠻人潰散。棄季擴及其妻妾於南歷。生縶以歸。八月。交趾陳季擴伏誅。

十三年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加陳洽兵部尚書。賚軍務。輔下交南。凡三擒僞王。賊鎮西而西。右衞指揮陶弘等各遣人貢馬及方物。各賜鈔幣遣還。冬十一月。召交趾總兵英國公張輔還京。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輔經營交趾。前後十年。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禁厉官伐材陶瓦。不半年。營房皆猶瓦。火患遂息。

十四年夏四月。交趾鎮蠻衞百戶丁仕驗來朝。貢馬。謝恩。賜鈔幣遣還。五月。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英國公張輔奏自廣東欽州天涯驛經貓尾港至簡淪佛淘。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溫故路近七驛。傳便往來。從之。尋交趾布政司右參議莫勛。三江等府士官杜惟忠等來朝。貢馬及金銀等物。特賜宴勞。陞勛爲右布政使。杜惟忠爲參議。鎮蠻衞幷交州中左右衞指揮陶弘等各遣人貢馬及方物。各賜鈔幣遣還。冬十一月。召交趾總兵英國公張輔還京。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輔經營交趾。前後十年。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禁厉官伐材陶瓦。不半年。營房皆猶瓦。火患遂息。

十六年春正月。交趾清化府俄業縣土官巡檢黎利反。利初從陳季擴。季擴先僞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季擴者。蠶人。自云陳氏後也。安南民不忍棄。巡檢然中懷反側。張輔還京。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相國。設幷爲都督。聚黨范柳。苑安等四出剽掠。總兵豐城侯李彬道都督朱廣討之。擒斬數百人。利敗走。擒安彬請就交趾戮安以徇。先是。李彬代張輔鎮交趾。中官馬騏爲監軍。定簽貢扇萬柄。翠羽萬個。墨面殘交人苦之。三年。開叛者四五起。而黎利最劇。

十七年冬十二月。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上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而郡縣官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俟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至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察。上其庸汚能否。以憑黜陟。疏上。報可。

十八年夏五月。敕豐城侯李彬振寧黎利。潘僚。車二。農文歷等近今未獲。宜藪心盡方略。殄滅此賊。交

陞左參政馮貴皇人由關子生知廣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郡縣擇
人撫治陞交州知府遷參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
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爲給事中陞交趾參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士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
陣有功後中官馬騏疾之盡奪其士兵及黎利反衆強貴勒捕渴以鼠卒數百遇賊兵衆貴力戰而死保
爲政廉恕貴有方略其死也人皆惜之

十九年夏五月豐城侯李彬上言交趾地荒遠不通饋運乞依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度地
險易爲屯守征調之多寡從之　秋九月李彬言黎利奔老撾進兵討擒老撾職遣頭目賢著郎囬我兵
勿入境云卽發兵大索利逆軍門久之竟不獲利上以老撾匿賊持兩端令彬遣頭目至京詰之時召彬
還以榮昌伯陳智代　冬十月敕黎利爲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偕利覓不赴

二十二年仁宗卽位黎利自老撾復還南化州僞求降不出九月命交趾都司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義
安府茶龍州不利昌江衞指揮陳忠與黎利戰於清化破走之　召工部尚書黃福還
京敕兵部尚書陳洽代掌交趾布按二司事仍參贊軍務福洽交趾親民如子勞撫調飭每戒郡邑吏修撫
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蕆無鉅細咸盡心焉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必加賜恤拔其賢者與共事中
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之騏陰奏福有異志文皇知其妄得疑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於外
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別　冬十一月交趾參將保定侯孟瑛榮昌伯陳智嘗山壽來至
黎利復反先後破茶龍諒山茶龍守琴彭諒山守昌先皆堅守力盡俱死之命侯山壽至彼計議確當以

十一

起衝營遂大敗洽奮馬突入賊陣死之失亡二三萬人通懼師卻黎利時在義安聞之自以精兵來會圍
東關通敗益氣大沮陰若爲利諸封而撤清化還南歸黎氏清化羅通曰非君命而欲賈城發不可連戰
敗走之初都督柴福守義安被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瑄指揮谷貴千戶李忠降賊至是福馳
馬清化城下大呼守城者宜見疑全首領羅通大罵而去賊又逼鎮城平州知州何忠憤奏將請王師夜
步走出城二百餘里爲賊所得賊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忠唾地罵曰
賊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鹿食寧杯擲中賊面流血益囚遂遇害舉聞上嗟悼惜之敕旌其門賜謚忠節
十二月交趾布按上言尚書黃福僭在交趾民心思之乞令復至以慰民望遂召福於南京赴闕議之

以安遠侯柳升爲征蠻副將軍保定伯梁銘都督沐晟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爲征南將軍英國公張輔
新甯伯謝忠由雲南二道討交趾尚書李濬參贊軍務黃福仍掌布按二司事敕王通守城練兵候升等
至同進

三年春正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諭曰前者論交趾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徵舒弒
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歸陳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卽復封陳古人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定交
趾卽欲爲陳氏立後今欲承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無事卿等爲朕再思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
斷自聖心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甯時當令貢福專意求之
二月交趾賊黎利攻交趾城總兵王通出不意擊大敗之斬其司空丁禮司徒黎淡而下萬餘級利恆
懼不能軍諸將請乘勢亟擊通猶豫不決賊得以暇樹柵掘塹修器械四出剽掠朱鼐勢復張　三月命

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廣往廣東總督運糧赴交趾又敕調武昌成都護衞中都留守
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數萬俱從安遠侯柳升黔
國公沐晟等征交趾黎利圍溫丘都指揮孫聚拒破之　夏四月黎利攻昌江初聚福教賊造攻具攻東
關我兵九千人憤欲焚賊營福報賊賊盡殺之遂攻昌江都指揮李任顧福日夜拒戰凡九閱月城陷任
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與指揮劉顯知府劉子輔自縊死子輔有惠政民愛戴之一子一
妾皆先子輔死軍民俱立圖盡無一人降者賊縱火焚民居大殺掠王通欲兵不出賊致書請和通自當
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且查柳升師雖出未能猝至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徇
其所請按察司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偶聲叱之曰非常之事非常人能
之汝何所知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黎利攻陞圍關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南甯不赴陞
圍城陷逮興祖下獄九月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陞圍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告迎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
抵鎮蠻關升勇而寡謀連勝易賊梁銘李慶曰主帥氣甚驕兵累日不得休困罷而少斥堠不拒險握重
而欲急發卒如敵伏何慶力疾請升升唯唯前至倒馬坡猶與百騎先馳渡橋既渡而橋遽壞後隊阻不
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梁銘李慶皆死沮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聚宿將然倉卒新集
元帥柬士沮且諸賊驅衆乘之官軍大潰聚被執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覺無降者郎中史
安主事陳能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七萬人皆沒王通謀知升敗益大懼決意與和工部尚

書黃疇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論以順逆，賊終不忍加害。其渠長餽以餱糧，乘以肩輿，贈金帛出境。至龍舟，疇悉以所賜歸之官。時晟兵覺不出，多十六年，莫登庸就殺黎愿，幷其母殺之而自立。諫時尚據清華，襲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衛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爲之聲援。登庸立其子方瀛，居守谷都，自稱太上皇，率兵擊諫，取清華，諫走葵州，又棄葵州走老撾。

九年秋九月，黎諫憤悒死，衆復立其子寧，號曰世孫，有兵三千。登庸舉攻之，老撾爲援，不能克，寧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走海陽，據上洪下洪剌門、南策、太平諸郡，寧遣國都、南錯愕，復走清華。登庸掠起鄭綏將而攻海陽，一月，圍守不下。登庸別選兵萬人，舟行出大江，竟掩國都，盡藏取世孫旗蓋，張而還。呼曰：得王矣。鄭綏兵大潰。久之，寧復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決。登庸陰結士帥郭遊鶴使殺寧，大敗之，擒寧妃淑寶沈於江。寧與鄭綏子惟壞走老撾，聚兵八千人，保漆馬江。登庸以其子方瀛爲大王，改國大正。

十六年夏四月，議討安南。先是，皇子生，嘗頒詔安南。大學士夏言請問安南罪下廷議。兵部尚書張璁言登庸弒逆，當討。戶部侍郎唐胄謂帝王之於荒服，以不治治之。自安南內難，兩廣遂少邊警，不必疲中國爲黎氏復仇。然上意甚銳，而安南使者鄭惟憭適至。初，黎寧居海曲，屢馳書總鎮告難，俱被邀殺，惟憭等十人泛海自古城附廣東商船。凡二年，方得至京。陳禮亂始末，乞興師問罪。惟憭有志操，能文章，爲書引申胄、張良、豫讓爲比，讀者悲之。禮兵二部議登庸有大罪十，不容不討。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滋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釋門庭之寇，遠事瘴島，非計。宜擇文武重臣，佩印而往，移檄自定。上責珍妄言，對狀，下廷議。兵部尚書張璁言：

登庸弒逆，當討。戶部侍郎唐胄謂帝王之於荒服，以不治治之。自安南內難，兩廣遂少邊警，不必疲中國爲黎氏復仇。然上意甚銳，而安南使者鄭惟憭適至。初，黎寧居海曲，屢馳書總鎮告難，俱被邀殺，惟憭等十人泛海自古城附廣東商船。凡二年，方得至京。陳禮亂始末，乞興師問罪。惟憭有志操，能文章，爲書引申胄、張良、豫讓爲比，讀者悲之。禮兵二部議，

十八年冬十月以莫登庸請降命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治往諭登庸歸國黎氏未入境召還諭兵部會議以聞兵部言登庸篡逆罪所必誅宜臨以兵如束身聽命然後待以不死上從之仍命威寧侯仇鸞振卒逐黎氏有其國神宗萬曆九年安南莫茂洽來貢茂洽法滔子也隆慶中滔死於海陽至是茂洽始得襲

二十四年夏四月黎維潭來降黎氏自甯死其嗣臣鄭檜立甯子繼於西都檜惟悛子也寵死撫子簡等共立黎暹四世孫維藩維邦維邦死次子維潭立檜子松輔之攻殺茂洽復據安南莫敬用竄居高平維潭浮海遣使詣都臣歸罪謝敕因與約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難之謂高平乃其故土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爲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爲篡逆今日國家外臣也使得假恩一隅毋遽殄絕國家鎮撫四裔良厚維潭乃聽命至是築埤具儀受其降具如莫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仇其名正宜許其來降如禮宗成法詔以維潭爲都統使予莫敬用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安南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衛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界兩廣黔南三省輻車往來必由廣西潯祥州鎮南關龍州爲孔道由黔南臨安則蒙自縣蓮花灘可四五日至東都國中設十三道道不過中國一縣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帝其國中如尉佗故事死則加諡稱宗黎暘之弒或曰鄭惟鏈爲之鄭宗強亡黎復黎皆鄭也鄭以江華爲重莫以都齋爲重維潭死子維新立維新死子維祺立補貢

谷應泰曰交趾自漢入爲郡縣此與番禺桂林同歸中國非羈縻附庸僅稱臧貢比也洪武陳氏奉國稱臣舉先入貢太祖許爲外藩不利土地及永樂中黎氏弒主盜國稱帝改元非徒得罪本國遣貰抗衡天朝俘馘其衆不得云暴編伍其地不得云貪也既分郡縣編沿官僚垂三十年儼然宇下一旦匹夫犯順遽爾割土加王嗟乎是賞叛也是獎奸也若曰存亡繼絕則陳乃孤也以義當立黎乃賊也以法當誅若曰勤民略遠則將立黎利乃定之矣若猶未也不如勿伐王通力屈而請和柳升再入而敗沒然後下詔遣使修好撤藩城下之盟恥同新鄭割地之議辱比敬塘矣夫文帝不加兵而越光武能西域都護所謂量力度德懷柔兵端未有徒敗車奔師夷將隕形見勢絀忍詬擾詢韓王按劍牛後魯連誓死帝秦而乃君臣相賀自鳴聖德至於旌節符紱狼籍脅土將吏公卿流離草莽戰士污魂哭聞中夜孤臣臲血碧化千年計其班師之日文武吏士爲黎賊遮留不遣者尚數萬人死者君其問諸水濱生者不望生入玉門始笑盛方損威中國誰乘國威至此極乎元凶不誅乃乘珠崖文昭板蕩始棄維州宣宗四海乂安九州鼎盛王通敗因執袴柳升失在輕俘乃捨捐之爲美譚比順宗於穆滿夫曹公東下子布請迎酒淵戒嚴堯臣勸避自古憯生狃安憚勞撫綏誤國二楊太平宰輔鬱鬱承明愧若有餘決機危疑必形不足不然迎新主於金川阿筷瑞於宋路豈有立身朝堂進退狼狽而顛預謀闕外始謀遠大者哉夷考其後名爲陳後實爲黎竊嘉靖中黎世中葉莫登庸復睥睨之黎又倒戈告衰朝臣又主二楊之說而世宗赫怒覺伸天討兵未出於國門莫已父子自縛泥首軍門倒其王號世守臣職不聞其偏強自大勞弊中國也所可異者太祖使沐英取雲南即留英世鎮滇中成祖使張輔取交阯不以輔留鎮黃福禍發於中官亂成於庸帥勿貂多魚特徼漏師知轅轵輒必敗乃公三百年來終論王化夫亦廟算有遺策而春秋多貶惴也

卷二十三

平山東盜

成祖永樂十八年三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幡誦。自稱佛母。誕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鬬。往來益都。諸城。安州。莒州。即墨。諸州縣。煽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昊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爲巢。詐州衙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開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在棘沂州衙亦奏莒州賊董彥昊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悲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敕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花有汲道。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覺。遁。時賊黨資糧等攻安丘。知縣張瑛。縣丞馬携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於是都指揮衛青偏倭海上。開安丘圍急。率千騎至。夜衝行。賊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賊出擊。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十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告至。稍遲。卽陷。賊矣。既而柳升至。青

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及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舊濬者僅三里河身宜築壩者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年春正月巡按山東御史許堉言去年衛河水溢河岸倒塌命工部尚書宋禮相度措置夏四月尚書宋禮奏自衛河東北至德黃河一十二里內五里係平地今開河泄水以入舊黃河則至海豐大沽河入海上命俟秋成為之　九月工部主事陳芳言中濮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縴河新築護岸塔座用葛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恐以為若用木編成大圍若棚圈然置之水中以樁木釘之中實以石卻以橛木貫於樁表牢築土堤則水可以殺其前規勿官給領之而給軍遂革至是通惠河成遂有是命

八年疏治清江浦復舊乃由江入淮之道

神宗萬歷七年復築高堰隆慶中高堰廢淮水壞民田至是議復築之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衝址坍損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發折新莊閘又改遷興隆於舊板閘照舊增修又議修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智禮二壩加築仍循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鄰恐有衝設移築天妃閘內復命官修揚州高寶運河減水閘四座加高閘石九連自是智禮諸河堤岸相接

九年於淮安府城南運河之旁自鹽灣楊家涧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因避三閘以避清江浦之險

十一年建清江浦外河石提長二里礙黃七座又建西橋石提長九十八丈以鑿洞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設閘以避成港之淤

十二年揚州高寶運道石堤之東傍堤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谷應泰曰堯都冀方九州通貢水陸分道舟車遷輿然皆方物簞簞非精粗兼入逾十餘而致一石蓋難之矣漢與海陵之粟號甲天下而分封列侯天子仰食不過中原三輔卉部縣天下關中運道龍門險峻舟桴罕入歲值霖潦車牛不給天子至率百官就食東京舉天告閑臺誓採食韓滉粟至脫巾撒呼宋都汴京運道四達路徑兌倉號為轉運此劉晏選規非豐熙創法也元建都北平張萬戶以鹽盜出沒智知海上險易獻書海運成山直沽無異安瀾明初海運猶致百萬皇文遷鼎輿勳宥旰海道並進水陸互輸漕制漸增海運遂罷安危之勢易明內外之形易判也夫蜀道千年蠶叢不啓臨海咫尺台宿納道自燕迄吳徑四千里臨江涉淮天限之已然而平江築堤考自張吳丹徒千氣盤由孫氏黃池夫差之故跡邗溝隋帝之遺規假勾吳之霸烈為聖主之驅除耕荒至於渡淮而北昭陽獨山滕薛瀕湖洸沂汶泗魯郊多水齊拒清濟燕誇濁漳直沽至海潞水踰燕古今人力輸灌裁通遠近地形蓄瀦本盤蓋東南舟楫利盡人功西北高平險因天設莫不枝延蔓引自成萬里之形璧合珠連已見百川之赴因而按圖求轍度地施工所以因山壘石計日成城依井求泉終朝獲溉者也稽道里之略京口設閘而浙舟入江謂之浙濟高郵築堤而江舟入淮謂之江濟入淮以後謂之

世宗嘉靖七年通惠河成糧運從河入省輕齎銀一十一萬錫給軍三之一并令三歲後量減加耗以寬民初弘治中議定折耗銀曰輕齎凡輕齎之銀官給之大抵米以備運涉及顯加之耗銀以備儲儲做鋪墊之用要之正米無缺而止正外諸羨皆歸胥卒官無利焉一時軍卒饒逸潛運於斯為盛亡何淸撫李遵請裁餘貯庫逾來年缺者貨價之上可其奏著為令嘉靖初河淸總兵楊宏奏輕齎隨軍人緩急有濟若貯淸庫非法也大學士費宏言衛軍終歲勤勞給京軍薪有羨宜與之詔皆給軍軍驟然久之戶部言輕齎之費倉猛甚倉鼠之嗜蟻益之既難禁不可止也上曰然革下曰扣除不如其已詔令運官備列倉

八年疏治淸江浦復舊乃由江入淮之道

神宗萬歷七年復築高堰隆慶中高堰廢淮水壞民田至是議復築之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淸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衝址坍損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發折新莊閘又改遷興隆於舊板閘照舊增修又議修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智禮二壩加築仍循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淸江閘相鄰恐有衝設移築天妃閘內復命官修揚州高寶運河減水閘四座加高閘石九連自是智禮諸河堤岸相接

九年於淮安府城南運河之旁自鹽灣楊家涧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因避三閘以避淸江浦之險

十一年建淸江浦外河石提長二里礙黃七座又建西橋石提長九十八丈以鑿洞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設閘以避成港之淤

十二年揚州高寶運道石提之東傍堤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谷應泰曰堯都冀方九州通貢水陸分道舟車遷輿然皆方物簞簞非精粗兼入逾十餘而致一石蓋難之矣漢與海陵之粟號甲天下而分封列侯天子仰食不過中原三輔卉部縣天下關中運道龍門險峻舟楫罕入歲值霖潦車牛不給天子至率百官就食東京舉天告閑臺誓採食韓滉粟至脫巾撒呼宋都汴京運道四達路徑兌倉號為轉運此劉晏選規非豐熙創法也元建都北平張萬戶以鹽盜出沒智知海上險易獻書海運成山直沽無異安瀾明初海運猶致百萬皇文遷鼎輿勳宥旰海道並進水陸互輸漕制漸增海運遂罷安危之勢易判也夫蜀道千年蠶叢不啓臨海咫尺台宿納道自燕迄吳徑四千里臨江涉淮天限之已然而平江築堤考自張吳丹徒千氣盤由孫氏黃池夫差之故跡邗溝隋帝之遺規假勾吳之霸烈為聖主之驅除耕荒至於渡淮而北昭陽獨山滕薛瀕湖洸沂汶泗魯郊多水齊拒淸濟燕誇濁漳直沽至海潞水踰燕古今人力輸灌裁通遠近地形蓄瀦本盤蓋東南舟楫利盡人功西北高平險因天設莫不枝延蔓引自成萬里之形璧合珠連已見百川之赴因而按圖求轍度地施工所以因山壘石計日成城依井求泉終朝獲溉者也稽道里之略京口設閘而浙舟入江謂之浙濟高郵築堤而江舟入淮謂之江濟入淮以後謂之

出黃初驅呂梁洪舟河行者五百十餘里繼開荊家口避河險者二百七十餘里河行至此謂之入口南陽夏村皆引諸湖既達濟寧而湖漕入濟謂之湖漕而進此皆會通河矣由天井閘至臨清三百八十餘里而濟漕入衛謂之出口而會通河盡矣衛水順流直抵天津謂之衛河衛漕入潞潞水之流謂之白河白漕既入徑抵通州矣若夫江淮以南陳瑄功著齊魯以北宋禮功多潘季馴之鑿開盤口朱衡之廬居夏村而天非一閘南北之脊地如建瓴從老人白瑛之請出七十二泉之水南流達徐北流達衛觀其神功此亦榮皇驅石鞭跡猶存大禹鑿山掌形宛在漕河之底績古今之明德也與

卷二十五

治水江南

成祖永樂元年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時嘉興蘇松諸郡水患頻年屢敕有司脅治無功故有是命　六月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尚書夏原吉相度水田益免今年租稅　秋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巡視水利集耆夏原吉使講求疏治之法原吉上言江南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受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泛流漫溢傷害苗稼極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滯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湖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往來隘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往來闊深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臣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淩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淩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淩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旱徙步日夜經畫纔著不張蓋曰百姓暴體日中吾何忍於是水洩農田大利二年春正月復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蘇松疏通蕆河以大理寺少卿袁復副之　六月以陝西按察司僉事宋性爲布政使右參政從夏原吉蘇松治水　九月戊辰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功成還朝三年夏六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松嘉湖饑民上曰四郡之民頻年厄於水患今俻穀已蕃新苗未成老稺嗷嗷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撫綏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聞

宣宗宣德七年九月蘇州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南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年久淤塞一遇久雨遂成巨浸山皆溺焉乞仍遣大臣督郡縣吏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行之

世宗嘉靖元年巡撫崔恭潛大盈浦出吳淞弘治中設水利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股及顧會趙屯浦又命工部侍郎徐貴復治吳淞自帆歸浦至分莊七

十餘里至是克嗣用舉上嘉嘉四縣民力開吳淞江四千餘丈十餘年無水旱之亟二十二年巡按呂光洵疏修水利三事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泄蓋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昔人於下流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賦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瀦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今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一曰劉家河然大河諸水源多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於是高下俱病治之之法先其要害者宜治瀦山等處菱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泄瀦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而潦無所憂矣於是乃濬臧村錦港以泄金城濬澡港等河以泄武進潛芝鄒通波以泄青浦濬顧浦以泄吳塘以泄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泄崐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泄常熟之北二曰修圩岸以固積流蓋蘇松常鎮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吳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承陝豎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蓋惟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也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緩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旣汨沒成陸歲歲修之卽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潦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設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郟僑亦云漢唐遺跡自松江而東至於海又導海而北至於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壩臣按郡志與僑頗合然多湮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璟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卽今金壇縣議復非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橫瀝練塘鹽鐵各設閘如舊

穆宗隆慶四年巡撫海瑞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上海知縣張嶺開浚壬渡起至宋家港共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闊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用工銀六萬餘兩是歲大饑春鎬罷集不兩月而河工告成民得仰食焉

神宗萬曆十五年以吳中歲遭水患委官議特設水利副使一員駐松江專管修治疏濬及首濬吳淞後及支幹開浚未完而故道反塞不一年盡爲平壤功未竟

谷應泰曰天下之賦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半歸吳會蓋江南之田資水灌沃特號澤泥又易蓄是偏風飲河的多仇收非如雍州土厚水深冀州神墾天黿也考浙西及蘇松諸郡以杭海宜歙萬山之水奔騰洶溢盡入太湖太湖浩瀚之餘溢於三江東流入海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然則三江無可入之道則震澤無可定之波也明矣而乃吳淞婁江率皆淤塞黃浦白茆僅見虛名江海之門洩瀉既少震澤汪洋承流途緩矣加以山水多沙夏秋暴漲乘勢飄流勢緩波平沙因類聚漸湖諸淖相繼壅塞夫疆師井陘僅容單騎則良將爲之踟躕入告君門路隔九閽則忠臣爲之泣血況於滔天巨浸洩於一棧之流倒峽頹江阻於一埭之土其魚之歎能不爲之寒心哉而或者謂溪不入湖皆由吳江長橋之築水滯沙澱勢至壅閼賴江流剽疾聚族兼行今橋梁既立水勢紓迴滓浮則去濁重則沈此猶賈讓治河必欲

盡徙民居。放河北流以入渤海。而宣房築堰。更擂德埽。分爲八河以息民患。誠云上策。其事蓋難言之。大抵嘉湖地據上流。故溪不入湖。則嘉湖代受震澤之水。蘇松勢處下流。故湖不入江。蘇松且代受三江之水。夏原吉躬歷勘驗。始稱太湖汎溢。宜浚吳淞。然蘇之吳淞。沙泥淤塞。旋疏旋積。松之吳淞江更開范家濱以達大黃浦而松水亦入海。於松江更開范家濱以達大黃浦而松水亦入海。廣溶分支。共受三江之水。卽所謂震澤底定。禹貢所書。明易簡盡。原吉所治。委曲詳至。江南水勢。大略可睹矣。至宣德七年。況鍾復請修舉夏緒。起民昏墊。夫鍰之去夏值三十年。芍陂烜艾。消渠儲莊。而況金城柳大。滄海田成。世紀奄逝。陵谷摧移。又有呂光荊治水。三利。海瑞濬鑿。奏功。苟非泥墟山棟。覩同推測。何以稱焉。

卷二十六

太子監國

成祖永樂三年四月。册立世子爲皇太子。先是。洪武二十八年。太祖皆教而試之。一日使分閱衛士。燕世子遲獨後。問之。對曰。寒甚。士方食。太祖喜。使閱章奏。擇可施行者報命。太祖益愛之。後成祖卽位。議建儲。武臣多請立高煦者。謂其有屢從功。金忠以爲不可。上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盜指宣宗也。上又密以問黃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上意遂決。及文華寶鑑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汝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皆採經傳格言爲書。名曰儲君昭鑑錄。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訓大誥。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是爲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治。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開暇。亦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侍講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爲說。請舉皇太子名。楊士奇明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合。議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糊。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然則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耶。士奇曰。殿下此問甚善。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太子悅。

六年八月。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北京。今四海清晏。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以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過。名臣直言。皆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無得有所進獻。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官吏於境內朝見一切供饋。皆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無得有所進獻。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官吏於境內朝見。一切供饋。皆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無得有所進獻。

冬十一月。命丘福、王寧、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輔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斯實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

七年春正月。敕皇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啓聞。仍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黃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導皇長孫。論德楊溥等。輔導太子監國。

十六年春三月。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言覽卿爲予改詩甚善。但今卿年邁。恐輔余爲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而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務成余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生犯鱗觸諱之慮。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開日封進。以廣琢磨。春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書

璉監國。諭淮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圖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館輔監國必付房元齡等。汝宜諭朕此意。敬恭無怠。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賜皇太子聖學心法。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修齊治平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廣等覽畢。奏曰。帝王繼統之要。備載此書。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行。上論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間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相對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遇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曰。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繫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二月。帝發京師。三月。帝至北京。都御史黃讓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啓薪川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從容啓請。待報汲汲。何如人也。卽發廩賑之。勿緩。贊善王汝正侍於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慍之詩。唐虞之君。其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鴛鴦飛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無益之辭。不足爲也。太子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眞德秀文章正宗。深以其學識純正。楊士奇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爲君爲臣。皆不可不知。太子卽召翰林典籍取閱。大喜曰。此爲治之要戒。不可無。遂命重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

八年冬十月。上還南京。

十一年上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等輔導太子監國。

十二年三月。帝發北京。親征瓦剌。六月。班師。駐蹕沙河。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齎表往迎。八月。帝至北京。以太子所進便面車鞎綴。且言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遣使誚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內豎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有奎義回南京。黃淮先至。北京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司法鞫之。尋召士奇至。問東宮事。士奇叩頭稱太子孝敬誠至。凡所稽連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有白事者曰。殿下知識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知爲子耳。

十三年秋九月。直隸廬城縣颶風海水泛溢。傷民田二百一十五頃有奇。太子令蠲田租一千一百七十餘石。帝至京師。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上以頒賚諭太子。命翰林院儲臣黃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彙錄以便觀覽。至是。書進。上覽而嘉之。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十五年春三月。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太子監國。七月。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十六年春三月。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言覽卿爲予改詩甚善。但今卿年邁。恐輔余爲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而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務成余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生犯鱗觸諱之慮。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開日封進。以廣琢磨。春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書

函曰皇太子賢書贊善好古先主好古者善述字也太子視朝之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云
夏五月上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太子監國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譖構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太子令論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譖於上曰上所譴罪人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冕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死
六月上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廣宮多失當至京師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濙至京師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勤臣某者語不謹侍衞譴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函宣侍衞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實大臣而旌禁衞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居稍久楊士奇曰公命便也宜頒行淡櫂辭謝曰方治冬衣未完卿至安處始奏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十八年秋九月己巳北京宮殿垂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朔吉宜御新殿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召太子太孫於京師期十二月終至北京太子趍北京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趾也因嘆歐陽脩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其文鮮知其忠蓋太子爲文章尤謹慎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脩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脩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脩之質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十一月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傍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之嘗老進謁有知太祖時事者從容與語賜勞優厚先是原吉自南京先馳奏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綏行至是原吉迎見太子於鳳陽道上旨太子以不敢緩論之且手書付原吉與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太子過鄒縣見男女持筐路拾羣實者駐馬問所用民遽對曰陛下慈洼之深東宮孝思之切上喜賜鈔二百錠命諸臣先期分官出候於良鄉太子至北京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飢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猶舉麥舟濟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十九年禮部尚書呂震語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於上候上晏朝藥於上候上晏膳今宜疏此人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較耶
二十年春三月上北征秋九月還京師
二十一年夏五月常山中護衞總旗王瑜上變言常山中護衞指揮孟賢糾合羽林衞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爲主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召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上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太子處分太子往往裁抑宦侍宦官黃儼江保尤見疏斥儼等日譖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爲之地因僞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紿外廷曰是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宦王射成輿賢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

弟孟三常山左護衞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衞老軍高正通州右衞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藥於上候上晏膳即以兵劫內廷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僞撰道詔付中宦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傾出慶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爲帝布置已定正密告其甥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上覺僞讀詔誥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顯高燧爲之耶高燧惴慄不能言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且有顯實當並寘極典上曰且先錯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毋令遺死遂下錦衣衞殷治蒋逮其黨悉誅之八月帝發京師北征十一月還京
二十二年春三月上議北征夏四月詔太子監國駕發京師秋七月庚寅上崩於檢木川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舉遺命馳訃太子太子慟絕強拜受卽遣太孫出居庶赴開平迎梓宮濒行太孫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太子曰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奇曰殿下來襲祚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璽皆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卽納上太子卽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不久當歸汝汝可留之既行太子顧士奇曰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今卽以付之浮議何從興壬子太孫舉大行柩至郊太子及親王以下文武羣臣皆衰服哭迎至大內奉安於仁智殿加斂奉納梓宮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卽位敕天下以明年爲洪熙元年
谷應泰曰古之教太子者愼選師傅訓之德義過龍樓而問寢入庶閣而齒胄蓋若是其慤也及乎六師捷伐有事行閒則從曰撫軍守曰監國非特重器所寄亦以周知難大練察治忽爲儲王之要務耳方仁宗之未正儲宮也容貿仁明天委愷惻然而如意類上申生撫龍非黃淮進貿翊之謀解紛效鄴侯之議則烏烏向背羽翼無成金玦偏製旻方大矣幸而皇祖親册嫡長分定乘危履險克正重輪重耳之艱阻備嘗楚王之朝嬰夕惕非特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者也又若儲君昭鑒傅自高皇聖學心法頗於成祖比之始皇之教以法律元帝之授以韓非貽謀度越仰何偉歟而況金忠遼夏輔導於前黃淮楊士奇綸綍於後則商山茹芝之佐也舉證特崇異氏文章獨許歐公則家丞秋實之采也賑穎川之饑而先發後聞恤鄒縣之荒而賜鈔輟食則豳風農事之規也又考成祖巡幸順天親征漠北駕凡五出年垂二紀中間大官大邑雖復啓閉而庶政庶獄咸就潛決名爲監國實則御宇故人以仁宗之歷祚短而予以仁宗之沛澤長也若夫宮閫嫡孽國本頗傾管蔡流言儲懷又且迎鑾緩期而速補官屬則高煦贊之僞撰遺詔而監行燧立則高燧主之蓋以突陣者自命黃須樹功者侈談天策而又加之敬禮之密推暫植輔國之交關兩宮夫是以勢同孤孽危如累卵救過而不暇也自非胡濙密詩七事王瑜上變一言則豫教之漸窒於上閑舍沙之哆口交亂四國非蒙戾國之誅必賜扶蘇之詔而仁宗一載之郅理又烏能睹其盛耶嗟乎安慶復而後良鄉侯孟賢收而後檢川崩天祚人國以有此也

卷二十七

高煦之叛釋趙王高燧附

成祖永樂二年立郡王高煦爲漢王仁宗同母弟也初文皇起兵時世子居守高煦狙詐多智以材武自負善騎射從征白溝東昌有功江上之戰文皇兵卻高煦遮引騎兵至文皇撫其背曰吾病矣汝勞力世子多疾已而議建儲潛府僚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皆誉高煦時時稱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於屬從儲貳分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又太祖所立眞社稷主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爲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高煦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文皇不悅太子力解得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登萊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又皆作詩有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凍之語　上皆命太子及漢王高煦趙王高燧皇太孫同謁孝陵太子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恆失足高煦從後昔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卽宣宗也東宮性仁厚篤好經史有人君之度高煦不肯觀學然英武類上長七尺餘輕趫兩腋若龍鱗者數片上每北征令從左右上嘗與諸大臣徵語及儲宮舉大臣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上意頗釋一日上及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爨上御膳恭謹上大喜曰斯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然高煦時媒孽東宮舉以聞常諧解縉泄上曷儲語縉坐貶交趾又譖之逮繫死獄中

十二年三月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上還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黃淮等於是坐淮等奉表不敬逮下獄

十三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敕曰既受藩封豈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悼遠不行與爾青州令又託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十四年九月漢王高煦還各衛壯健善射能軍士隨侍救都督僉事歐陽書悉還原伍不許稽留

十五年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高煦所爲不法上以其長史程榮紀善周翼等不能匡正皆斥交趾爲吏高煦猶不悛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辜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僧用乘輿器物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爲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視其衣冠禁之西華門內皇太子力爲營救乃免上腐聲曰吾爲爾計大事不得不割汝欲養虎自貽患耶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去北京甚邇卽聞變朝發夕就恐未比至樂安懇望異謀往燬太子數以書戒之竟不悛

二十二年成祖崩仁宗卽位八月己丑召漢王高煦赴京九月甲申漢王高煦至京

仁宗洪熙元年夏四月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陵當文皇北征晏駕時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讌賜費萬計先是瞻圻慮父殺其母歷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祝報中朝事又曰廷議且夕發兵取樂安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藏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乎釋子不足誅遣守

鳳陽皇陵五月辛巳仁宗崩六月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於路倉卒不果庚戌太子卽位改明年宣德元年　七月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上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常讌高煦時時稱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於屬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是篤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諭之

宣宗宣德元年春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燭有言於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爲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復書報謝　秋八月北京地震漢王高煦反初高煦既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帝卽位賜高煦敕諭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上曲徇其意索賦與之四十索馬與之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青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縶青闕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葉昕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兵旗令其定諸衛所簇旁舉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京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煊後軍諸子瞻壑瞻城瞻埰瞻墀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寶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煊等大帥都督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剋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上召諸大臣議及儲宮舉大臣亦多謂東宮陛證行在左僉都御史遵中官侯太賜皆高煦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宅親唯二叔予所賴亦唯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數數中懇且傳播謠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爲之備唯叔鑒之太至樂安高煦陳兵見太慢倨不拜敕前面坐跪太大言曰我何負朝廷哉聊爾之戰非我死力燕之爲撫未可知也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徙以金帛餌我今又幀宗祖宗故事我豈能鬱鬱無勛作汝卻營視漢士馬豈不可洗洋天下耶遽報上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懿難唯歸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言上曰太二心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上大怒太曰事定必治汝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戶陳瞬進疏言仁宗遺洪武永樂僞制與文臣誥敕封贈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爲朝廷罪過及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奸佞並索誅之又借與公侯大臣騙言巧飾污穢乘輿上欺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放陳事乎上默然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見賊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爲也且兵貴神速宜從甲辰戰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豈而寡謀外戀中悃令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願陛新卽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諜乙亞敗遣指揮黃讓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內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籍孥叛卒族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侯張安廣甯伯劉瑾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懿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敬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墡襄王瞻墺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京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流協守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屯行陽武侯譯祿濟平伯吳成爲先鋒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百神遂親征發京師卒大營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癸酉駐蹕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雖不肖雖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

暇攻。謹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屢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卽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謂大軍至。不敢出。朱煊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南人謀家耳。柰我砦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據臂喜曰。此爲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上仍誓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與師問罪。不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爲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戚於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身陷大罪。若此者多矣。今六師壓境。王能悔禍。卽擒獻倡謀者。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初。蕃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城嬰城固守。幽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一戰成擒矣。又或壓下以王爲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爲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上英武神斷。詞旨明壯。六軍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薛祿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廢食。兼行。文臣請愼重。武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彼卧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恟恟。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曇雲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蟠鬱。大軍登。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人股慄。諸將請卽攻。城上不許。敢諭高煦。不報。已復遣敢諭之曰。前敕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敕榮矣。射城中。諭黨逆者以歸順。於是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猶狼狽失據。密遣人詣御幄陳奏。願覓假今夕與妻子朋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盡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

嘗之，乃作啓先驅報皇太子。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浮議籍籍，盧趙王兵爲變。皇太孫辭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璽無以防僞。皇太子然之，急未有所與，以問大學士楊士奇。士奇曰：上所用東宮圖書今暫假之歸，卽進納，太子悟，乃曰：卿言誠是。若大行臨御，備位久未定，吾今卽以付之，浮議何由興。八月，皇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天下。楊士奇草詔，如下西洋寶船，暨南取寶石、交趾採金珠，擾馬兒等處取馬，并採辦嫻鍛進供諸務，悉皆停罷。出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侍郎楊勉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洗馬楊溥，正字金問於獄，復其官。以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戶部侍郎，仍兼前職。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右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幼孜，士奇，淮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隸職務。洗馬楊溥爲翰林院學士，正字金問爲翰林院檢討。初，上嘗論士奇曰：自今朝廷舉仗臺諫與汝士奇對曰：漢文卽位，首進宋昌，史以爲貶。臣南人，侍陛下日久，雖聖恩不遺，不應先及臣等。上益重之。命減情薪司賦最之半。初，楊士奇入謝新命，舉閒情薪司奏準歲例賦北京山東浙八十萬斤爲宮禁香炭之用，將復入奏。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見士奇，顧義等曰：新都宜學士來裝，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因言詔下才兩日，今聞情薪司傳旨，賦炭八十萬斤，得無過多，雖係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也。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亟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卽命減其半。復語義等曰：卿三人朕所倚，宜盡言，匡朕不逮。命吏部汰冗官。九月，上念山林川澤皆與民共，命自居庸以東與天壽山相接禁樵採，餘俱弛禁。河南黃河溢，令右都御史王彰往撫軍民，免今年糧稅。工部奏修軍器，請徵布漆於民，命給鈔市之。上曰：古者士賦隨地所產，不強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陛下卽位詔書，一切禁止。禮部尚書呂震請卽吉，不從。時上斐服已踰二十七日，震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偏諮羣臣，令釋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中有遺詔，今未可援以爲例。且仁孝皇后崩，太宗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旬月，數日，今可遽卽吉乎？明旦，君臣宜素衣冠，黑角帶，遂以上聞。上亦未答，已而視朝，上素冠麻衣麻絰，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上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士奇所執是也。以蘆壁縣承田誠爲州判官，仍佐蘆壁縣事。誠居官廉能撫字，九年考滿，父老詣闕留之。遂有是命。長沙府民自宮來爲內侍，上以其游惰不孝，發爲本戍邊。以太常寺卿周訥爲交趾升華府知府，訥永樂中爲祠祭司郎中，請封禪太宗不聽，後以方賓薦入太常，上曰：諛佞之人宜遠徙，不可以玷朝行，遂有是命。治水左通政樂福奏蘇松常杭嘉湖六府水災，請俟來歲并徵，命以鈔布代輸，流隸廣宗縣水涯。命賑給之。諭兵部尚書李慶以太僕寺馬分給諸衛所，及沿邊戍卒牧養，上念民力，恐廢耕桑也。賜塞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織綵紗羅各一襲。冬十月，革戶部及南京戶部行用庫。初，建行用庫，專市民間金銀，至是罷革之。賜衍聖公孔彥縉宅。初，彥縉來朝，館於民間，上聞之，顧近臣曰：四裔來朝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命工部賜宅。山東登萊諸郡水災，鐫通租。蘇州徐州水災，免今年稅。浙江於潛樂清民饑，命發倉賑之。大理寺卿虞謙上言：七事：曰慎用人，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壞。曰興學校，教養之道，本於師範，不在於備而在得人。曰端風憲，都察院綱紀之職，今俾專治獄，非設官本意。曰廣儲蓄，國用空乏，宜預爲備。曰惜民力，緩南之兵困於牧養，宜

分給無馬郡縣。曰通貨財，鈔法不行，由於出多而入少，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則自能流通。曰治奸宄，機民多盜賊，宜編里甲相覺察，犯者坐命職行之。大理寺奏決囚，命同大學士審錄。召楊士奇等諭以欽恤至意。命翰林院嚴考試貢生，上諭楊士奇曰：百姓不識祖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教，自今宜盛試之五經四書義，不在文辭之工，拙但取其明理者，或人材難得，卽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蓋取之賤，則不學者不敢萌僥倖之望。十一月，宥建文諸臣家屬。上嘗語廷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遂及覽典。改大理寺卿楊時習交趾按察司，復廣謙爲大理卿。先是，讓奏事侍臣有言其嘗密請不宜於朝中數奏治名者，又言其屬官楊時習導之密陳而讓不納。上乃降讓，擢時習爲卿，至是，楊士奇從容言之，且曰：讓歷三朝，得大臣體，今犯過極小，上曰：吾亦悔之。顧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嘉曰：善有以處之，遂有是命。召太監馬騏還京，騏還未幾，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遣監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進戶部尚書郭資太子太師，命致仕，塞義、夏原吉言其偏執妨事，且多病，上問楊士奇，對曰：資強毅能守廉，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恩澤，不得下究，上問其故，對曰：詔書數下，獨免災傷租稅，不聽蠲除，必令有司依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遂有是命。賜戶部尚書夏原吉織綵紗羅各一襲。上諭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先帝立屯種法甚善，但所司數以征徵擾之，自今天下衛所屯田軍士毋擅役妨其農務，違者治之。命都察院捕治湖廣副使舒仲政，以楊士奇言，能之，上監國時，仲政爲御史，常奉旨理木植歲課之弊，作旨，至是，因吏部奏仲政他事，命捕治之。士奇上疏曰：向來小臣得罪者衆，陛下卽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復追理前事，則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赴，卽位，進用綰，前史美之。上覽疏，忍卽有旨，能仲政而降璽書褒士奇，賜鈔幣面諭之曰：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上嘉羣臣能言，此朕復何憂。上嘉羣臣能言，謂楊士奇曰：朕將處事有過，退朝思之，方自悔而廷臣已有言者，甚愜朕意，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上曰：然，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羣臣所言有拂違者，朕退必自思，或朕實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上曰：朕有不善，思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十二月，諭吏部慎選師傅。令吏兵二部會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於奉天門內西序上，諭蹇義等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繫也，昔唐太宗嘗各刺史於屏間，有善政則各疏於下，皇考亦皆

備徇與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明日，召士奇等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職，爲臣以能直言爲忠。如昨日朝會從簡言，今悔何及？自今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文幣。」南京龍山產靈芝，禮部尚書呂震請賀，不許。建宏文閣於思善門，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上親製印授溥，曰：「朕命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卽有建白，封識以進。」大祀天地於南郊，頒詔天下，罷山場園林湖池坑冶，聽民採取，悉照洪武年間例辦納。罷給朝覲官薪牧馬。初，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牧馬，蕃衍已散之軍伍，倘徐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太僕苑馬蕃息有孳，關與民同，楊士奇不可。慶忿不納。士奇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豈貴賢賤畜之意乎？」上許出內批能之，已而不問。明日，士奇又言之。上曰：「偶忘之，有旨。」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眞忘之，朕聞呂震李慶等皆怨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奏出示卿，卿陳西按察使陳智貢畜馬不便，命士奇按此草敕止之。士奇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呂震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二月，鳳陽潼河睢寧民饑，命發本縣倉粟賑之。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其姑名上顧厥之。楊士奇以主聖臣直，容容爲上言之，且曰：「誰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耳。上因免謙朝參，而視事如故。士奇復進曰：「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誰過傳之於遠。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朕非惡言事，謙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言諭衆人。」士奇曰：「此非臣所能諭，當以璽書開喻之，上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謙如初。命百官毋以謙爲戒，已而召謙爲副都御史。時有中官采木四川，擾民者，召謙諭曰：「爾素清直，其爲朕窮治之，勿懷疑畏。」三月，論三法司自今詳讞者悉勿治。樂亭、遷城、萊蕪、蓬萊、黃縣民饑，命發本縣倉賑之。

夏四月，詔免山東淮安、徐州今年夏稅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言徐、淮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催科方急。上問：「處置之道，毋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始徐之，救民如拯溺，不可須臾緩。有司雖國用不足，必持不決，因命中官給符札，士奇就西角門草詔，上覽畢，卽遣使賫行。顧士奇曰：「卿今可語部臣，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憐民甯過厚，爲天下主，可與民較錙銖耶？」大名府民饑，命發長垣倉粟賑之。河南鎮汝、鈞許四州，延津、襄城等二十二縣及山東昌邑，直隸邢臺等縣民饑，命所在發倉粟賑之。時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楊士奇進曰：「流徙未歸，游殃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休養數年，庶幾人得其所。」上嘉納之。復諭蹇義等曰：「鑾輿卿纘祖緒，惟士奇與卿朝政，果無闕失，民果皆安乎？」諸臣頓首謝。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上言：「犧牲少，請選官市。」上曰：「愛人而後可以事神，朕慎選御史，以清風紀，咨訪可任都御史以聞。」上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都御史，廉御史雖不才，亦知畏憚之。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毋怖，但據實對。」碩叩頭具言故。立命馳驛復任，面降敕切責可立。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儲臣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始君抑臣欺，禮途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虞書所載一年徧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驛，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況後世乎？予謂治貴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卽勞擾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帝王之心，選賢任良，不患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成，欲行時巡之禮，難矣。」時征交阯屢失利，上密問英國公張輔，輔請益發兵誅之。楊士奇、楊榮力言

始在位值十月而百政具舉云。六月，皇太子卽皇帝位。罷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貴、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爲民和等坐贓，遇赦，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恥，三人皆食汙，豈可復任方面？」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饑，借驛糧千石賑救，秋成值還。上謂夏原吉曰：「有司拘文法，饑荒必申報賑濟，民饑死久矣。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責其專擅。」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仁宗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楊士奇曰：「科舉嘗參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雖有才華多輕浮。』仁宗曰：『然則將何如？』士奇曰：『試卷例糊其姓名，請於外會南北二字，如嘗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仁宗曰：『然。』往年北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今如是，則北方學者亦感奮興起。」命與禮部議聞。未上而仁宗崩。上卽位，遂行之。後復定南北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御史何文淵言：「太祖令州縣設老人，以年高有德者爲之。比年所用多非其才，或出自僕隸，濫蒞官府，肆虐閭閻。」上命戶部申飭。逸者并有司置之法。多十月，思州府通判楊凱九載考滿，其民詣闕乞留，令予正五品俸以優之。十一月，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器物不足，請買於民。」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節儉愛民，朕方以儉約率下，命止之。

宣宗宣德元年二月，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貴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頓首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言及此，蒼生之福也。」夏四月，戶部奏：「青州倉糧賑饑，乞復期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當如拯溺救焚，卽命就便分給。」五月，論三法司審錄繫囚務在平恕。御左順門，諭廷臣：「遵守皇祖舊典。」上曰：「皇太祖肇建國家，皇祖考相承，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存可也。』秋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傳旨，皆須復奏，然後行。」宋顏衙朝，貢不至，遂乘總兵武進伯朱榮請掩擊之。上曰：「敵叛之道，毋令優逸而已，不許。」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高煦降。四月，戶部奏：「青州倉糧賑饑，乞復期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當如拯溺救焚，卽命就便分給。」五月，論尚書陳山請移師彰德，襲趙王。楊士奇力止之。詳見高煦之叛。多十月，復李時勉翰林侍讀，先是洪熙中，時勉言事過激，仁宗怒，命武士撲以金瓜，斷脅不死，繫獄。時上面訊釋之，復召入翰林，二年二月，上御文華殿，賜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銀圖書。義曰：「忠厚篤宏，原吉曰：「令宏貞靖，士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正剛直，濙曰：「清和恭靖。」上御左順門，夏原吉等侍，進曰：「流徙未歸，游殃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休養數年，庶幾人得其所。」上嘉納之，復諭蹇義等曰：「鑾輿卿纘祖緒，惟士奇與卿朝政，果無闕失，民果皆安乎？」諸臣頓首謝。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上言：「犧牲少，請選官市。」上曰：「愛人而後可以事神，朕慎選御史，以清風紀，咨訪可任都御史以聞。」上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都御史，廉御史雖不才，亦知畏憚之。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毋怖，但據實對。」碩叩頭具言故。立命馳驛復任，面降敕切責可立。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儲臣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始君抑臣欺，禮途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虞書所載一年徧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驛，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況後世乎？予謂治貴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卽勞擾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帝王之心，選賢任良，不患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成，欲行時巡之禮，難矣。」時征交阯屢失利，上密問英國公張輔，輔請益發兵誅之。楊士奇、楊榮力言

襄交趾便。上從之。赦交趾罪。（詳錄交趾）

三年二月。易皇后胡氏。册妃孫氏爲皇后。先是。上嘗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幸貴妃生子。母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中宮宜何如。皆對曰。臣於帝后猶子也。上問輔原吉。士奇何無言。士奇對曰。臣於帝后猶子也。上曰。廢后有故。卿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妃。上問輔原吉云何。二人俟回。其間曰。此大事。容臣詳議以奏。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嘗議廢母。上問輔范仲淹率婺諫十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册爲貶。何謂無議。既退。榮義語原吉曰。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嫌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爲仙妃也。上曰。廢后有故。卿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妃。上問輔原吉。士奇何無言。士奇對曰。臣於帝后猶子也。上曰。廢后有故。卿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妃。上問輔原吉云何。二人俟回。其間曰。此大事。容臣詳議以奏。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嘗議廢母。上問輔范仲淹率婺諫十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婺諫十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册爲貶。何謂無議。既退。榮義語原吉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但當議處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嘗廢之罪。議不決。明旦。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捫舌曰。幾誤。云何。榮愧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皆趣誤。曰。卽此可廢也。上覽二三事。遽艴然變色曰。彼爲皆有此。宮聞無禮。孰甚乎。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郭氏。後來甚悔。願陛下慎之。上不懌而罷。他日又詔問。士奇曰。皇太后必有主張。上曰。與爾等語。太后意也。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屏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爲當。士奇因問中宮與貴妃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朕但重皇子。而中宮祿命不宜子。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月矣。貴妃日往視。慰藉甚勤也。士奇曰。然則乘今有疾而遜之。辭讓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頷之。數日。復召士奇曰。禪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堅不受。太后亦尚宋爲辭。然中宮辭甚力。士奇曰。若此則顯陛下待兩宮當均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其議遂定。敕曰。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承祭養。重以無子。尚愼誰

六月。出左都御史劉觀。以通政使顧佐爲左都御史。上罷朝。論朝臣貪濁者何。楊士奇對曰。貪風始永樂末。今更甚。上問何如。對曰。太宗自十五六年數疾。不視朝。庶從之臣。詩託陪路。公行無忌。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上卽顧榮。問今日貪者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肅百僚。遽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歎息曰。除惡務本。顧觀去。誰代觀者。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爲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是。閱數月。乃命觀巡閱河道。而以佐代之。蒞下觀獄。工部尚書吳中以官木觀瓦私遣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宏壯。上登皇城遙望見之。詰左右。得其實。下中獄。蒞釋之。上閱皇明祖訓。諭侍臣遵行法。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但躬蹈當自陛下始。上嘉納之。秋七月。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遊東苑。賜宴於東廡上。與義等語良久。乃曰。此中復有草舍。朕致齋之所。非敢比茅茨不剪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偏觀。上臨河渠網取魚。令中官賜食。青州民劉中等奏。自永樂中蒲獽流徙濟南。衆强縣凡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遣還山東。乞附籍。從强。上問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士。但得民安卽已。唐宇文融括流民逾期不首者。謫邊州縣。承風勢擾百姓。逃竄附其中。朝有司以此爲戒。八月。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歷代戶口盛衰。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微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開皇之後。開元之盛。豈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富庶不知儉戒乎。漢武末年。乃悔輪臺。煬帝遂以亡國。元宗卒至播遷。皆足爲世大戒。車駕巡邊。駐京師。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帥師從。駐蹕虹橋。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今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變。朕甚憫焉。

其將士有擾民者。殺無赦。九月。庚戌朔。駐蹕薊州。進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背張城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語。爾曹勉之。又進若老諭曰。今歲豐稔。撫他處善。訓厲子孫。務禮讓。廉恥。毋安溫飽。自棄。衆叩頭退。

四年春正月。上御奉宸宮。召大學士楊溥諭曰。朕每念頹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惕惕。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於不虞。邇來羣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曰。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上曰然。二月。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禮部尚書胡濙請上表賀。上曰。朕嗣位四年。民生未能得所。騶虞之祥。於德弗類。不許。夏四月。上御便殿。問侍臣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元宗。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憊前過。元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縱欲。遂致禍亂。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武帝以田千秋爲賢。元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工部尚書吳中言。山西民饑。流爲之。上曰。卿欲藉此求禍乎。朕以安民爲福。不許。五月。諭六部都察院戒藍差擾民。巡按御史及按察使不察舉者同罪。命工部尚書吳中、申時行、都督同知陳懋修築陂池隄堰。慢令者罪之。六月。蔵湖廣災。諭吳中曰。百姓艱難。宜恤。比聞工部採辦竹木。先是。命侍郎黃宗載往湖湘採宮殿大材。至是。上聞湖廣採辦竹木。動以萬計。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其斟酌裁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秋七月。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曰。隋文帝戶口繁殖。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當時必有良法。享國不永。故無傳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固之大務。漢唐初政。立法宋晉不善。而子孫力役繁興。費用無度。天

下不能不凋弊。陋文克勤克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則生齒日繁。財賦自然充足。　廣東海陽縣遮白鳥二胡濮請率羣臣上表賀。不許。　隨御史沈澐戍遼東。澐受金出死罪。是耳目蔽矣。時事在赦前。特命謫戍。　九月。命戶部申明裁革裘銀。從文皇北征。興兵馬。以故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寇情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遼甚。上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顧爲榮地耶。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秋七月。諭吏部以進退爲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令所使安民者。若貿香濫淸。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反。吏部以進退爲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璽書申諭。　八月日食。陰雨不見。諭部臣曰。日食天變之大者。陰雨不見。得非朕味於省過而然歟。古人云。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其止勿賀。　上能朝。諭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東漢初。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甚潔。光武知之。擢奮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淸。爲治之道。光武卽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循吏。卿其甄別以聞。　上與學士楊溥論人才。溥對曰。敝窶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豫養。則人才已壞。納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淸也。溥頓首稱善。　九月初。設巡撫。　冬十月。車駕巡近郊。駐蹕雷家站。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特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

五年春正月。吏部奏選官。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設官益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不同也。上曰。唐臧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可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淸。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則冗食者多。上嘉納之。　二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三楊。上奉皇太后謁陵。命召張輔。英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三楊。太后退。謂上曰。先帝在宮時。機諸臣優劣。輔武臣。達大義。厚重小心。但多思少斷。士奇能持正不避忤意。每議事。先帝數不樂。後竟從士奇言。　帝還京師。道中見耕者。以數騎往踈之。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所執米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驚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恆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恩賜鈔如之。既還京。因錄其語。作耕夫記。以示近臣。　夏四月。江西。淮安饑。吉水民胡有祉。山陽民羅振出粟千餘石。賑濟。命行人賫璽書旌爲義民。復其家。　工部尚書黃福請濬南以北。衝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閒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遇年饑旱。流徙初復。宜遣官行視。以示開墾。上從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而以福總其事。已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恐分田滋勞擾。竟寢不行。　五月。上以除郡守由資格。多不稱任。命部院大臣各舉賢能用之。禮部郎中況鍾以楊士奇薦。知蘇州。御史何文淵以楊士奇薦。知溫州。皆

有善政。而鍾出吏員。尤有聲。　豹房勇士奏輿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十年。安得令尙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民。民何罪。命杖之。荷校示警。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犯法。特中官爲之救解也。自今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須覆奏。　六月。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屛左右。言張輔督言楊榮高煽。甚今察之。皆激將餽榮。榮大負朕。士奇對曰。榮服從文皇北征。興兵馬。以故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寇情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遼甚。上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顧爲榮地耶。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秋七月。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上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貿香濫淸。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反。吏部以進退爲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璽書申諭。　八月日食。陰雨不見。諭部臣曰。日食天變之大者。陰雨不見。得非朕味於省過而然歟。古人云。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其止勿賀。　上能朝。諭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東漢初。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甚潔。光武知之。擢奮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淸。爲治之道。光武卽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循吏。卿其甄別以聞。　上與學士楊溥論人才。溥對曰。敝窶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豫養。則人才已壞。納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淸也。溥頓首稱善。　九月初。設巡撫。　冬十月。車駕巡近郊。駐蹕雷家站。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特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

五年春正月。吏部奏選官。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設官益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不同也。上曰。唐臧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可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淸。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則冗食者多。上嘉納之。　二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三楊。上奉皇太后謁陵。命召張輔。英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三楊。太后退。謂上曰。先帝在宮時。機諸臣優劣。輔武臣。達大義。厚重小心。但多思少斷。士奇能持正不避忤意。每議事。先帝數不樂。後竟從士奇言。　帝還京師。道中見耕者。以數騎往踈之。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所執米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驚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恆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恩賜鈔如之。既還京。因錄其語。作耕夫記。以示近臣。　夏四月。江西。淮安饑。吉水民胡有祉。山陽民羅振出粟千餘石。賑濟。命行人賫璽書旌爲義民。復其家。　工部尚書黃福請濬南以北。衝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閒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遇年饑旱。流徙初復。宜遣官行視。以示開墾。上從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而以福總其事。已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恐分田滋勞擾。竟寢不行。　五月。上以除郡守由資格。多不稱任。命部院大臣各舉賢能用之。禮部郎中況鍾以楊士奇薦。知蘇州。御史何文淵以楊士奇薦。知溫州。皆

有善政。而鍾出吏員。尤有聲。　豹房勇士奏輿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十年。安得令尙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民。民何罪。命杖之。荷校示警。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犯法。特中官爲之救解也。自今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須覆奏。　六月。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屛左右。言張輔督言楊榮高煽。甚今察之。皆激將餽榮。榮大負朕。士奇對曰。榮服從文皇北征。興兵馬。以故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寇情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遼甚。上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顧爲榮地耶。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秋七月。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上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貿香濫淸。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反。吏部以進退爲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璽書申諭。　八月日食。陰雨不見。諭部臣曰。日食天變之大者。陰雨不見。得非朕味於省過而然歟。古人云。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其止勿賀。　上能朝。諭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東漢初。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甚潔。光武知之。擢奮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淸。爲治之道。光武卽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循吏。卿其甄別以聞。　上與學士楊溥論人才。溥對曰。敝窶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豫養。則人才已壞。納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淸也。溥頓首稱善。　九月初。設巡撫。　冬十月。車駕巡近郊。駐蹕雷家站。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特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

進。請自今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使舉用視職者坐又乞極刑之家有賢子弟勿舉。上皆從之。士奇請更得一人論此事。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審議。於是士奇等議增十數事以進。上悅。二月賜大臣鞍馬及招隱詩。五月上御便殿觀宋史。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以兵定天下。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上言。洪武間。郡縣皆設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設官民守之。遇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廢倉廒。弛賑貸。罰金有司皆掩為己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從其言。命遣者從按察使監察御史勤奚。秋七月。賜大臣御製祖德詩九章。上曰。朕與卿等皆恩眷有素。寓又賜繼婚詞一篇。上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眞宗御製崇奉祖業之難。守成不易。欲以為訓。故書之。命皆知民事之艱。是以賦。而山有苗。農桑衣食之本也。朕作為詩歌。使人誦於前。又繪圖揭於宮掖。咸里。令皆知民事之艱。是以賦此。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皆知人善任。使能成帝業。秦定以後。享祚不久。順帝荒淫紀綱蕩然。使長守祖宗之法。天下豈為我有。侍臣頓首曰。榮納之跡。殷周之鑒也。上曰然。八月。罷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上聞內官奉使者多貪縱為民害。以太監劉寧。侍謹。命同御史馳往各郡盡收所差內官黃贊。幷其人解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從來。輒鄉前捽官手擊之。御史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姑宥之。侍臣言。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彼當知所改過也。冬十月。八百大甸宣慰司刁之雅貢方物。且云波勒來侵掠。乞發兵討之。上曰。八百去雲南五千里。荒服之地也。豈能勞中國為遠人役乎。不許。

八年春正月。天下朝覲官在京。賜宴。溫州知府何文淵等七人於廷。以招隱詩賜之。命致仕大學士黃淮與張輔。蹇義。楊士奇等十人遊西苑。賜宴萬歲山之麓。淮等辭歸上宴之於太液池。親酒寬輸送之。夏四月。禦內河南山東山西旱。詔賑恤之。上作圖旱詩示羣臣。八月。南海諸國獻麒麟。四星見天門。少傅楊士奇等進頌。上謂不自居降璽書推功天地宗廟而歸羣臣。勿侍以驕。十一月。命楊士奇楊榮試吏部引進庶官六十八人。錄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廖莊。胡莊。紹宋。謹。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晏昇七人。命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知縣教諭。歷事六科備用。巡撫南直隸工部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令諸縣各設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司其籍。每歲糴蓄之際。量給之。秋成還官。明年江南大旱。諸郡發濟農米以賑貸。民不知饑。

九年三月。盧陵民陳謙出穀一千二百石賑饑。遣行人賫敕旌為義民。上御便殿。覩晉史。上曰。晉武開九族之主。不為遠圖。託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不能以時區處。國論方殷。戎寇遂至。東晉僅能立國。而武帝宋徽宗崇信道教。驗可見。世人不悟。可歎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以兵定天下。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上曰。所論咸未當。卿等當直言無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所論咸未當。卿等老臣。闕君沖年。幸同心協力。共安社稷。又召溥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慤形慈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溥伏地泣。太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蓋先是永樂中上巡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讒故。宮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善解縉等相繼死。而溥及黃淮一繫十年。仁宗每與后言。輒慘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后為言。召王振至。欲貿之死。英宗踰請得免。用事王振。踰年太后崩。時蹇夏皆先卒。而三楊相繼老。振漸居中用事。仁宣之業衰焉。

谷應泰曰。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然高成肇造。享國長久。六七十年之間。倉廩殷足。生齒繁殖。而兵革數起。殷剔宋弊。後之哲王。但當恪恪照照。撫摩瘡痏。斷雖為棟。廢雖為園。是所尚矣。語有之。承平之主。與戡亂異。假令永樂以前。施仁宣之政。則行軍而用鄭欲。洪熙以後。用高成之治。則無疾而食烏喙也。故余以仁宣之朝。專務德化。雖曰度量。蓋亦有時勢焉。乃仁宗之初御也。停能采貢。平反冤濫。貢賦各隨物產。陂池與民同利。施經帶於常朝。錄外吏於西省。凡此皆善政也。而戈讒直言。坐徙焉。趙翼矯旨不誅。李時勉廷諍被囚。卿亦外示止盤。內則瑣規。讓善即喜。趙君即怒耶。此則仁宗之失也。方宣宗之即位也。法祖重農。賑荒德貸。文事則經史在御。武備則車徒待遇。又且御騎崑之祥。禁白鳥之瑞。幽繫婦訓。語同風。招隱猶蘭。四詩媲美。凡此皆善政也。而樂交趾於荒外。廢胡后於長門。繁陳祚於汗牛。卿亦稽中之憲。大醇小疵。克終之規。百里九十耶。此則宣宗之失也。雖然。艱業固難。守成匪易。仁宣之治。非高成不開。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嘗考仁宗一祀不永。而繼以宣之濟美。則久道化成。宣宗十載未多。而溯於仁之監國。則重熙累洽。故原其初造。則仁危於宣。席其已安。則宣光於仁。劉緒攢於元嘉。宋治盛於嬰歷。王道無旦夕之效。禮樂必百年而興。嗚呼。此其時哉。然而三楊作相。夏瑟同朝。所稱卉楫之才。股肱之用者。止七奇進。封五疏。屢有獻替。其他則都俞之風。過於吁咈。將順之美。踰於匡救矣。假使齊桓樂毅。管子勉之。玉王孝公。衛鞅進之。於帝則仁宣之開。化理郅隆。又能進賢退不肖。而數世之後。固可翳業而安也。奈何章帝嶽天。太后攬怒。論誅王振。大臣祓口。坐令勃鞮之禍伏於多魚。石顯之專朝於病己。而仁宣之業則幾乎熄。朝廷尚為有人哉。

王振用事

宣宗宣德十年春正月甲戌，帝崩於乾清宮，時皇太子方九歲，卽皇帝位，詔以明年爲正統元年。秋七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振矯旨以陳毅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爲都督僉事，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東宮及卽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爲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紀廣者，常以衛卒守居庸，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之。宦官專政自此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尙書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顧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薄皇帝暨諸大臣貸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

英宗正統元年多十月，上閱武於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騎，惟錦衣都尉井源、駙馬都尉石璟三發三中，上大喜，徹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騷隆，今天子自來，顧一杯酒耶？然竟無殊擢。

四年冬十月，福建按察僉事盧璫杖死驛丞，丞故楊溥鄉里，僉事又士奇鄉里也。溥怨謨，謀死。士奇欲坐謨因公殺人爭議不決，諸裁太后，振曰：二人皆挾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因對品降調。太后從之，降謨同知，振言旣售，自是漸撓朝事。

五年春二月，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內閣機務，先是王振語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安得爲此言？吾儕老，無能效力，當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卽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脈吾輩，小人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未幾，馬順子亦死，死時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烈我，我劉球也。

太監王振招大理寺少卿薛瑄下錦衣獄，誣死罪，瑄案不爲振屈，振銜之。會有武定侯病死，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究問，已評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王文諂事振，譖之，瑄御史勤瑄受賄，放出人罪，廷鞫，瑄坐瑄死，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獄，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初，瑄旣論死，子淳等三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戍贖父罪，不許，將決，王振老僕泣於轝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遙其平生，振少解，會侍郎王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兩畿巡撫周忱亦在京師，謁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意，忱謂敬宗，遠之。敬宗曰：爲人師表，而求謁中官，可乎？忱乃謂振曰：陳祭酒善書法，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金綺求書程子四篇，敬宗爲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見。敬宗爲祭酒十八年不遷。

秋八月，王振柳祭酒李時勉於國子監門，榜釋之。王振嘗詣監，衙時勉無加禮，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彝倫堂有古樹，故許衡所植也，時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其旁枝，振遂誣以伐官木私家用，矯旨令荷校肆諸市，市人皆感泣。時勉被械三載，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校，時勉被械特重而竟陸，鑑請易之，時勉不可，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宗言於

七年多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初，宣宗崩，上沖年踐祚，事皆白太后然後行。委用三楊，政歸寧謐。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施行何事，具以聞。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召振責之。太后旣厚，振益無所憚矣。

太監王振益去太祖禁內臣碑，洪武中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嘗鐫碑高三尺，上鐫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尙存，至振去之。十二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徐晞爲兵部尙書，時振權日重，晞以諂見擢。於是府部院諸大臣及百執事在外方面，俱攜金進見，每嘗朝覲日，進見者以百金爲恆。子金者，始得醉飽出，由是競趨苞苴，乃被容接。都御史陳鎰王文俱跪門，俯首焉。振姪千戶山爲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特命侍經筵。

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初，張太后旣崩，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於皇城，又作智化寺於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始弄威福。時楊榮先卒，楊士奇以子穆故，堅臥不出，惟楊溥在朝，年老勢孤，繼登庸者悉皆委靡，於是大權悉歸振矣。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勤望學以正心德，親政務以總乾綱，別賢否以清正士，選禮臣以隆祀典，嚴考察以篤吏治，愼刑獄以彰憲典，罷營作以蘇民勢，定法守以杜下移，息兵威以重民命，修武備以防外患，疏入，下獄。初，王振誅球阻麓川之師，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用事，公卿率趨謁，球獨不爲禮。德清銜之，會球疏上，乃激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疏之三章，蓋詆公也。振怒，欲盡之死，會編修董璘自陳願袞太常，而球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惴臣語，乃逮璘及球俱下獄。振卽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更，順獨擔一校，推獄門入，球與璘同臥，小校前持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恥太祖，太宗，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埋衙後隙地。董璘從旁掖球血裙，蓐得釋。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子釬銳求屍，僅得一臂，乃以血裙裹焉。小校盧氏人，故與耿九畧鄰，一日，見九畧視其拚不類平時，曰：汝得無疾乎？校具以實告。且曰：馬順將擇事密語我曰：今夕有事，汝當早來，至則使懷刃相隨，迫於勢，不得不殺比閭劉公忠吾儕小人，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未幾，馬順子亦死，死時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烈我，我劉球也。

太監王振招大理寺少卿薛瑄下錦衣獄，誣死罪，瑄案不爲振屈，振銜之。會有武定侯病死，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究問，已評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王文諂事振，譖之，瑄御史勤瑄受賄，放出人罪，廷鞫，瑄坐瑄死，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獄，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初，瑄旣論死，子淳等三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戍贖父罪，不許，將決，王振老僕泣於轝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遙其平生，振少解，會侍郎王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兩畿巡撫周忱亦在京師，謁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意，忱謂敬宗，遠之。敬宗曰：爲人師表，而求謁中官，可乎？忱乃謂振曰：陳祭酒善書法，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金綺求書程子四篇，敬宗爲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見。敬宗爲祭酒十八年不遷。

秋八月，王振柳祭酒李時勉於國子監門，榜釋之。王振嘗詣監，衙時勉無加禮，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彝倫堂有古樹，故許衡所植也，時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其旁枝，振遂誣以伐官木私家用，矯旨令荷校肆諸市，市人皆感泣。時勉被械三載，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校，時勉被械特重而竟陸，鑑請易之，時勉不可，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宗言於

孫太后。太后爲上言之。始知振所爲也。命立釋之。內侍張瑗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衛執之得實。詔磔於市。仍令內官出觀。乃知誹謗者訐振惡也。

九年秋七月。駙馬都尉石璟。璟家閹呂寶。太監王振惡之。下錦衣獄。冬十月。下監察御史李儼錦衣獄。

戍邊衛。

十年春正月。錦衣衛卒王永陰拟王振罪於通逃。置其名。遍校緝得之。詔磔於市。不移時。秋七月。前州知州張寧下錦衣獄。寧字靜之。順天府丞王鐸薦族舅之有牧馬官擾民。論置於法。牧馬官以謟太監王振。王振遂被逮。籍沒。戍邊。併坐鐸私舉下於理。

十一年春正月。賜司禮太監王振白金。賓楮。綵幣諸物。振姪林爲錦衣衛指揮僉事。賜振敕曰。朕惟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臣報國。臣子至情。爾振性資忠孝。度量宏深。昔皇曾祖時。特用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教以詩書。玉成令器。眷愛既隆。勤誠彌篤。肆我皇考。以爾先帝所重。簡朕左右。朕自在藩宮。至登大位。幾二十年。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遑。保護贊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至。特莊敕賞。擢爾後官。詩云。無德不報。書曰。謀終如始。朕朝夕念勞。爾其體至意焉。三月。降巡撫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寺左少卿。仍巡撫。謙撫梁晉十餘年。懼盈滿。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王振方用事。謙每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常忤振。振意以爲謙。嗾言官劾之。謙亦以不可無謙。請乃復命巡撫。

十三年春二月。修大興隆寺。寺初名隆善。在禁城西。金章宗建。太監王振言其敝。命役軍民修之。費巨萬。

肚匿甲於京都。上臨幸焉。

十四年秋七月。瓦剌也先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八月。師潰於土木。帝北狩。護衛將軍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錘擊死振。曰。吾爲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報至。廷臣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王毛二侍一時被擊死。都御史陳鎰奉郕王令旨。籍其家。并振從子山錦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籍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倘方不逮。玉盤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骼骨珠寶無算。天順元年五月。英宗復辟。思振諱爲忠所殺。詔復振官。劉本爲振形。招魂葬之祀智化寺。賜額曰旌忠。

谷應泰曰。宣皇委寵新主。幼冲。王振以青宮舊侍。儼然自負顧命。其時三楊猶在位也。太后賢明。有漢馬氏。宋高后風。當其資振掖庭。呼刃加頸。三楊能叩首力爭。遠竄爾士。勢如摧枯。非直頡城狐外庭口舌比也。乃競庇鄉曲。爭辨朝堂。振陽持平允之名。陰得中宮之喜。然後知三楊之瑕。振固已窺之早矣。匡衡入相。不惲宏裴胡廣三公難除。市節心黨祿位。志慮巔機。前有說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小人遂得乘其隙也。太后升遐。東楊謝世。二楊衰老。後進孤危。以酷賢乘暮之氣。當奸人新發之鋒。李時勉祭酒也。頭蠹三木。劉中敷上卿也。荷校九門。石璞帝壻也。待繫酒室。薛瑄廷尉也。論斬禁獄。而侍中劉球竟爲振黨。藉冤痛埋奸。薛葬血裙。悲夫。侍中戰死。僅返汚衣。呂獻魂歸。惟持棺扉。雖范滂不祭。晏陶鋒候見。溺死灰。宋有若斯之慘者也。英宗初立。年僅九齡。至張后崩時。年已十六。實果英敏。亦當知上官之詐矣。何至呼籌先生。使振周公自待。大宴不預。懼振慚憤。乃開東華中門。令振出入。以悅之。此何異哀駘它。賢願讓天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

麓川之役

英宗正統二年冬十月。雲南麓川宣慰司思任叛。侵南甸州。洪武中。麓川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按思倫所居本麓川地。與緬接境。皆在金沙江之南。在元爲平緬宣慰司。思倫不言麓川。蓋已據緬爲己有。洪武中。大兵下雲南。改平緬爲麓川平緬軍民宣慰司。麓川之名始見。至二十九年。平緬入貢。更立宣慰司。不相混一。未幾。思倫叛。黔國公沐英討平之。其後失官。改孟養宣慰使。以刁氏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發次子思任者。狡獪。讒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會緬甸危。思任侵有其地。遂欲盡復父所失故地。於是擁衆叛於麓川。先是。侵孟定瀾滄大侵掠。雲南總兵黔國公沐晟以聞。至是。復侵南甸州土官刁貫罕地。命沐晟遣官賫命牌信符諭還所侵地。思任不奉詔。三年冬十二月。思任侵掠騰衝南甸。略取孟養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屠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潞王號也。中國遂訛爲思任發云。事聞。上遣刑部主事楊甯往諭之。不服。

四年春正月。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討思任。發。太監吳誠。內官吉祥。監軍。兵至金齒。思任發遣其將緬簡斷江立柵而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詣晟。晟兒畜之。至是晟遣指揮車琳等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晟信之。無渡江意。刑部主事楊甯曰。不可。兵未加稱降。此詐也。

懼有後悔。晟不從。撤富督餉金齒賊將緬簡數挑戰。政怒。遣舟六十艘欲渡江。晟不可。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瀾緬簡走之。破賊柵。賊奔景罕寨。指揮唐清擊敗之。指揮高遠等又追敗之高黎貢山下。共斬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通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也。遠攻疲甚。永援於晟。晟怒。援其遠節制渡江。不遵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不進。政渡江追至杢泥。知晟不力援己。賊伏兵四起。出象陣衝擊。乃遣其子琪還曰。若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軍職焉。晟聞敗。適春暮。盧撫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至楚雄。上遣使者賫敕仍以四萬五千人助之。晟懼罪。率思任發犯景東。孟定。殺大侯知州刁奉漢等。破孟賴諸寨。降孟連等長官司。五月。以沐昂爲左都督。征南將軍。右都督吳亮爲副將軍。馬翔張榮爲左右參將。進討思任發。昂上潞江之捷。賚有差。

五年春二月。沐昂討麓川。軍抵隘把。去賊巢甚近。右參將都督僉事張榮先令都指揮遊銳擊賊。大敗。榮棄符驗軍器遁。昂等不能救。師還。敕責沐昂等留昂鎮守。右都督吳亮左參將馬翔俱逮下理。秋七月。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班師。蔣貴起自行伍。歷立顯功。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戚江。亦敗之。已而思任發遣流目陶孟忙怕等入貢。禮部議減其襲賚。上曰。彼來雖緩。我師而脫不逆詐。遂賚而不宴。賜敕諭之。

六年春正月。命定西伯蔣貴爲征蠻將軍。總兵討麓川。思任發。以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唏督軍餉。初。雲南總兵沐晟等議麓川險遠。攻之非十二萬人不可。宜徵兵湖廣。川貴。各委善戰指揮分三道。灣甸。芒布。騰衝。刻期並進。上下廷議。英國公張輔等言。分兵勢孤。彼或挽險邀我。非萬全計。宜擇大臣往雲南專征。會思任發遣使謝。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麓川之在南陲。彈丸耳。猥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宜覓其天討。官軍於金齒且耕且守。孳養格苗。不勞征伐。而稽首來王矣。大學士楊士奇主其說。張輔謂思任發世賊。六十餘年。歷抗王師。釋此不誅。恐木邦。車里。八百。緬甸等。觀視窺弱。小酋非策。上從之。遂命貴驥先赴雲南。復以副總兵李安。參將宮聚領川。貴兵。副總兵劉聚。參將冉保領南京。湖廣兵。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驥。鵬太僕寺少卿李賓。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薛琳等爲參謀。陸群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偏隅。卽叛服。不足爲中國輕重。而脫敝屯。先併吞諸部。侵擾邊境。議者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請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宜覓其天討。官軍於金齒且耕且守。孳養格苗。不勞征伐。而稽首來王矣。大學士楊士奇主其說。張輔謂思任發世賊。六十餘年。歷抗王師。釋此不誅。恐木邦。車里。八百。緬甸等。觀視窺弱。小酋非策。上從之。遂命貴驥先赴雲南。復以副總兵李安。參將宮聚領川。貴兵。副總兵劉聚。參將冉保領南京。湖廣兵。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驥。鵬太僕寺少卿李賓。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薛琳等爲參謀。陸群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偏隅。卽叛服。不足爲中國輕重。而脫敝屯。先併吞諸部。侵擾邊境。議者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請十一月。定西伯蔣貴。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十一月。定西伯蔣貴。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

勝至馬鞍山。破其象陣。死者十餘萬。麓川大震。十二月。王驥等直搗巢穴。山周三十里。深壑塹險。其東南隘下渡瀾緬簡走之。破賊柵。賊奔景罕寨。指揮唐清擊敗之。指揮高遠等又追敗之高黎貢山下。共斬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通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也。遠攻疲甚。永援於晟。晟怒。援其遠節制渡江。不遵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不進。政渡江追至杢泥。知晟不力援己。賊伏兵四起。出象陣衝擊。乃遣其子琪還曰。若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軍職焉。晟聞敗。適春暮。盧撫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至楚雄。上遣使者賫敕仍以四萬五千人助之。晟懼罪。率思任發犯景東。孟定。殺大侯知州刁奉漢等。破孟賴諸寨。降孟連等長官司。五月。以沐昂爲左都督。征南將軍。右都督吳亮爲副將軍。馬翔張榮爲左右參將。進討思任發。昂上潞江之捷。賚有差。

五年春二月。沐昂討麓川。軍抵隘把。去賊巢甚近。右參將都督僉事張榮先令都指揮遊銳擊賊。大敗。榮棄符驗軍器遁。昂等不能救。師還。敕責沐昂等留昂鎮守。右都督吳亮左參將馬翔俱逮下理。秋七月。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班師。蔣貴起自行伍。歷立顯功。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重。夜。賊潰。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班師。蔣貴起自行伍。歷立顯功。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戚江。亦敗之。已而思任發遣流目陶孟忙怕等入貢。禮部議減其襲賚。上曰。彼來雖緩。我師而脫不逆詐。遂賚而不宴。賜敕諭之。

六年春正月。命定西伯蔣貴爲征蠻將軍。總兵討麓川。思任發。以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唏督軍餉。初。雲南總兵沐晟等議麓川險遠。攻之非十二萬人不可。宜徵兵湖廣。川貴。各委善戰指揮分三道。灣甸。芒布。騰衝。刻期並進。上下廷議。英國公張輔等言。分兵勢孤。彼或挽險邀我。非萬全計。宜擇大臣往雲南專征。會思任發遣使謝。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麓川之在南陲。彈丸耳。猥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宜覓其天討。官軍於金齒且耕且守。孳養格苗。不勞征伐。而稽首來王矣。大學士楊士奇主其說。張輔謂思任發世賊。六十餘年。歷抗王師。釋此不誅。恐木邦。車里。八百。緬甸等。觀視窺弱。小酋非策。上從之。遂命貴驥先赴雲南。復以副總兵李安。參將宮聚領川。貴兵。副總兵劉聚。參將冉保領南京。湖廣兵。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驥。鵬太僕寺少卿李賓。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薛琳等爲參謀。陸群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偏隅。卽叛服。不足爲中國輕重。而脫敝屯。先併吞諸部。侵擾邊境。議者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請十一月。定西伯蔣貴。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十一月。定西伯蔣貴。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

十三年春三月。初。思機發復據孟養地爲亂。屢諭不從。復命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都督宮聚爲總兵。張軏。田禮爲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爲左右參將。率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土漢軍十三萬討之。以孟養衛宣慰刁孟賓爲嚮道。又敕木邦。緬甸。南甸。千崖。隴川宣慰使刁蓋發等各輸兵餉。命戶部右侍郎焦宏督餉雲南。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棚西岸。以拒。驥造浮梁以渡。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黏衙指揮使翟亭。皆戰死。思機竄失所在。或謂死於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眞天威也。驥還兵。部落復擁思任子思祿爲亂。攻銀井。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土目。得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詔增驥祿。賜誥券。子孫世襲伯爵。

谷應泰曰。麓川地接中緬。雖彈丸黑子。然固皇輿以內地也。洪武初。思氏失官。刁氏逐思。據有平緬。至正統時。刁又衰弱。思氏復振。賓玉走死。思任坐大。且爭衡上國矣。蠻酋自相攻殺。趙奢所謂兩鼠鬬穴。天子不必問也。天使亟行。誚讓數四。而尉陀箕踞。初無降意。子陽不省。乃更治兵。倔強如是。而討逆之旗不見於金齒。問罪之旅不戰於昆池。尙謂國有人乎。且宣帝卽位。已襲交趾。新君踐祚。又廢麓川。營貴二廣士

集環疆動以百計溪蠻苗蝸列處內地耕牧成羣鏡川不遏既有徵矣異類襲是肆面勘誅戮子弟憂患長老甚者屠掠郡國幷吞諸部再復數年蔣嚴不見於番禺邛杖不來於大夏使節絕祥祠之北地盡越嶠之東矣爾時而欲用兵敗固不測勝亦大創且高帝定業南思氏羈發沐英以三萬騎破其三十萬衆思然後俯首歸命既而刁氏又叛沐春疾驅力戰擒斬酋刁納其故主其論傅友德曰蠻荒雖平向類區置鎮翠諸地不盡服從雖有雲南亦難守也蓋小懲大戒柔遠之良規一勞永逸王師之勝算故殷輿夏緒必克鬼方蜀出中原先渡瀘水控遠與級運不同功討武與貪功不同道也西楊主議舜德格苗劉球上書不稱荒服或亦朝多濁亂內發羣小北敵陸梁外發方大文子不顧楚敗山濤方懼吳亡大臣之用心固如是耶若乃長駕遠馭則亦公孫宏之能劃方淮南安之謀圖越者也蔣貴王驥初下麓川三路分進斬首三千思任猛緬僅以身逃再攻平緬五營竝進焚其舟思任父子又竄孟養然而緬人內懼傅首京師勒石金沙督臣石爌此亦勳著燕然功高銅柱豈僅唐豪夜郎相如邛笮者乎然史稱其起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冒躡五等橫被冤玉壘平陳汾貪黷鞅輪囚發武臣之故態而屯守之說不行飛輓之繁不給此則其智遜金城而功比貳師者已

卷三十一

平浙閩盜

英宗正統七年十二月麗水盜陳善巷處元盜葉宗留合衆盜福建實峯場銀冶命浙江福建有司捕治之

十二年春二月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徹甚衆去九月率衆之雲山遁掘諸坑場無所得還處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以吾之衆卽索金於市易耳何至自疲山谷間常苦不給也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處元號召得千餘人遣召龍泉良菁山人葉七爲敢師訓練武舊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從者益衆遂掠建甯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車盤嶺鉛山嶺恐行旅斷絕

十三年夏四月福建沙縣鄧茂七反自稱閩王命都督劉聚爲總兵陳策爲副總兵陳韶劉德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茂七江西建昌人初名鄧祭蒙俠爲衆所推殺人亡命入閩至甯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聚衆集會常數百人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頤指殺人先是御史柳華按閩檄各郡縣令村落各設隘門築樓編鄉民爲什伍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長管佃人田例輸粟主家傀少物茂七令毋傀佃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謾之不受縛乃下巡檢追捕之因殺弓兵數人聞於上官調官軍及江西浙江諸處大軍討之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郁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死百餘人軍士亡者倍之以捷聞初賊於近城五里許斷橋爲守道阻不通劉得新既敗賊張楷乃遣使諭之降其黨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諸民不許復私讐建陽路既通沙縣賊首張森孫至延平降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願殺賊贖罪且云賊敗後皆據險自衞必欲取之吾爲公設令攻城公悉大軍躡之吾爲內應可覆也許之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七僞將掠財棄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送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擊殺千餘人賊衆稍卻茂七等復移兵寇建甯參政張瑛與賊戰死之於左布政使抵任將責價焉小民苦爲所迫於是尤溪盧主將福成號集居民貧人無賴者悉歸之旬日有

衆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擊相聞將劫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御史丁寬僧潘泉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顧成遂與茂七合官軍殲焉丁寬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笑曰吾覺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甯塞二瀾傳檄南下八閩謹敢窺焉殺賢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緱崇里閩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某率兵四千往勦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僞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且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裨棚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擁都指揮幷其從兵皆殪之前軍見後軍大潰茂七進攻延平張海登城諭之有緋衣賊曰我曹苦害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如朝廷宥我且立散乞免德三年都指揮范貝等戰於城外衆潰貝與指揮彭鑾等俱死御史上其事謝兵討賊上乃召都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聚陳榮等往討之　九月張楷等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都武楷率兵由浙入閩　十一月指揮戴禮擊葉宗留斬之禮與都督陳榮亦戰死初張楷奉命討鄧茂七至廣信以葉宗留道梗留不敢進編建遣使促楷師浙江潘泉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宗留江西御史韓雍亦言宗留近在咫尺門庭之寇皆國家事豈可坐疆而計耶楷不知所從指揮戴禮頗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都督陳榮留楷曰受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寇逗遛不進乃遣一步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耶楷然之遣榮以二千人率禮等往禮先驅與賊遇於黃柏鋪麾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爲宗留也賊退舁入山復擁棄希八爲渠魁劫車盤嶺番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會陳榮兵亦至併戴禮軍搜山至玉山十二都中伏榮禮皆死棄希八以餘浦城遁龍泉衆數萬人屯雲和麗水陶得二陳鑑胡供率衆從之楷聞報方益兵進面劉得新已率江西兵敗茂七於建陽道始通楷遂聞道入閩會劉得新等取道走建甯　十二月宇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計擒賊黨周明松等尸於市時葉宗留黨周明松等四出剽掠金華武義崇安鉛山諸縣朝廷慮其與閩寇合命瑛及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於處元諜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爲動立誅明松等尸於市賊聞之遂巡道去　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泉州知府熊尙初逆戰於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死之　以建甯知府張瑛爲福建右參政鄧茂七以二千餘人攻建甯瑛率建安典史鄭烈鄉兵吳保等合都指揮徐信分道乘霧擊斬五百餘拔其寨故有是命

十四年春正月上以閩師久無成功命甯陽侯陳懋爲征南將軍保定伯梁瑤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蕆興爲左右參將尙書金濂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王瑾監軍御史張海丁寬紀功率京營及江西浙江諸處大軍討之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郁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死百餘人軍士亡者倍之以捷聞初賊於近城五里許斷橋爲守道阻不通劉得新既敗賊張楷乃遣使諭之降其黨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諸民不許復私讐建陽路既通沙縣賊首張森孫至延平降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願殺賊贖罪且云賊敗後皆據險自衞必欲取之吾爲公設令攻城公悉大軍躡之吾爲內應可覆也許之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七僞將掠財棄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送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擊殺千餘人賊衆稍卻茂七等復移兵寇建甯參政張瑛與賊戰死之於

是楷等還建甯賊遂退保陳山。二月賊復下山攻延平。盜張羅保羅汝先誘之出也。楷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閩建軍衆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賊乘浮橋渡。伏起夾擊。合擊大破之。官軍乘勝進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函之。馳露布以捷聞。而甯陽侯陳懋等天兵亦繼至。楷等至順昌。諸處懸撫居民。餘賊復擁茂七兄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賊據九龍山。楷遣兵二千出山後。戒之曰。明日賊必空寨攻我。若疾入其寨據之。比且賊覘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山後兵已據其寨。鼓譟。三月。指揮王鉞捕賊於高陽里。獲女賊廖氏。偽號女將軍。廖氏。甌甯人。被掠至鄧伯孫所。妖淫善幻。尤驍捷。兵敗。歸故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首數多。俱檻送鄧武大軍至鄧武。皆斬之。圖書至。褒論諸將。以降賊黃琛爲主簿。羅汝先爲縣丞。賞其誘賊功也。餘候班師論功。令陳懋等躡勦剿賊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懋等乃立賞格。能自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賊將張留孫者。驍勇善戰。茂七起事多倚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揔遂榮偽貽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榮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留孫。被貢川。掛口陳山諸砦。執伯孫送京師。斬之。左都督劉聚兵至南平。順昌。賊甯擒餘黨六十三人。斬首無算。諸將先後擒斬招撫略盡。八閩悉平。懋等乃班師。

和山中數月。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朱湖藍掠府城。乃結砦駐魏村。取貨於鼓鳥。掠人於松陽。官軍雖衆。不能越溪公嶺迫我矣。衆從之。遂掠處州。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於杭州。御史命都指揮沈麟。參議耿定。僉事王定帥兵四千至處州擊之。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都指揮徐恭爲總兵。孫鏜。陶瑾爲左右參將。工部尚書石璞督諸軍討之。會沈麟。耿定。王昶率千戶楊清等擊賊龍泉水口。沒。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守城不敢出。賊攻處州。聲言取金華。時楷等兵尚未至。葉希八分犯江西廣信境。永豐知縣鄧顯死之。時賊侵上饒。顯奉張楷檄禦都之。賊大至。或勸其走。不聽。遂被執。不屈。罵賊死。陳鏜胡破松陽。龍泉。屯金山嶺。分劫青田。武義。義烏。東陽。自號太平國王。改寨定元年。麗水縣丞丁甯以老人王世昌等入賊巢。諭鏜胡降之。進甯處州府同知世昌等授巡檢。鏜胡至京。錮錦衣獄。有詔鏜胡擬死。免其妻子。民兵張祐王應參王金禮等亦殺賊千餘人。獲皮甲八百。上俱授巡檢。責尚書石璞。總兵徐恭玩寇。五月。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陳危急狀。時處州城中乏食。諸將咨陣而泣。楷分兵水陸竝進。至瀾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令軍中製竹笆數百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槍。乃練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陳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陽遣人求撫。實覘之。耳。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於平地。賊乘高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趣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槍者多爲竹笆所制。蓋槍入竹隙。急不得出。悉被擒獲。賊敗潰。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　初賊勢甚迫。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詞懇惻。賊黨環動悚聽。多率其黨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入山中。至是千戶沈俊留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請以此三人往可得也。楷從之。令齎榜入山。反覆懸諭。亦過旬。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陶得二乃先出見。楷優賞加賢。令歸山中。同賊首葉希八。楊希陶乘倫率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姑知前

黃柏鋪耕農中流矢死者即葉宗留也。明日。受等三人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餘卞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　六月上下雷。議論張楷相機勦撫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過招撫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故。欲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

景帝景泰元年五月。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諸縣。進攻武義。武義無城。郭。副使陶成力禦之。賊銳甚。壁下勒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帥兵更進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兵潰。成策馬突陣死之。成有威惠。屢捍海寇。有功。至是死。民思之不置。未幾。復得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激擾。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覓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出降。餘黨因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露布以聞。楷還京。會帝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廷議楷無功。追論下於理。議上。以寇平功賜銀得放歸。

二年秋七月。鎮守浙江。福建侍郎孫原貞以處州盜平。奏析麗水。青田二縣置栝。宣平。景甯三縣。福建詔永安。諸甯二縣。從之。

巡撫秦曰。浙東入閩道險而狹。迤邐千里。山勢巉巖。灌木蓊鬱。糾紛盤互。不過之徒往往跳穴其間。內可以梁糗糧。下可以伏弓弩。急可以遠遁走。緩可以縱剽掠。以故浙閩多寇盜。好作亂。長吏不敢問。將兵者難撲滅。地險然也。又況括蒼諸坑。頗產貿金。椎塊啫利者因緣爲奸。趣之如鶩。聚衆益多。以故慶元。葉宗留以千餘人攻政和。此亂之始也。然其由浦城劫建陽。則自浙犯閩。攻上饒。破永豐。則自浙犯江。而葉希八又焚浦城屯鼈和。麗水。則自閩還犯浙矣。其時閩地鄧茂七反甯化。藍福成反尤溪。莫不據地稱王。擅錄陷敵。擁衆萬餘。轉戰數郡。比之於浙。爲尤劇焉。昔武帝之時。東甌閩越治兵相攻。遼閩阻深。高頎漢救。而使其合兵連橫。侵暴吏民。咸陽雖遠。可付之度外耶。於是中丞張楷衙命督師劉聚。陳榮分兵進討。既而榮既敗沒。賊又滋蔓。宗留雖死。明松復來。希八未亡。鑑胡更作。何異淮奇媚亂。徐戎竝興。甲午嗣兵。魯師欲潰。乃始一侯二伯授鉞南征。六將南壇協謀。東伐。猶之赤眉敗馮。更命馮異。盧循擾毅。還使宋公。難望桑榆之收。亦苦潢池之酷矣。所幸者閩寇自閩。浙寇自浙。地雖旁掠。勢不交通。取虞取虢。此成擒耳。假令浙寇北下婺州。東收廣信。閩寇南驅光澤。西薄建昌。聯衛有掎角之形。事成有中分之約。則八閩既困。江浙亦搖。而更待朱瑛橫格鉛山。中官分守要地。不已晚乎。雖其後編成茂七。先後竝殲希八。鑑胡同錄。歎附。東陵渠帥次第盡矣。而獨參政宋彰者。輸路王振。責償閩閩。民苦誅求。撫實視之。耳。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於平地。賊乘高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趣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槍者多爲竹笆所制。蓋槍入竹隙。急不得出。悉被擒獲。賊敗潰。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　初賊勢甚迫。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詞懇惻。賊黨環動悚聽。多率其黨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入山中。至是千戶沈俊留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請以此三人往可得也。楷從之。令齎榜入山。反覆懸諭。亦過旬。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陶得二乃先出見。楷優賞加賢。令歸山中。同賊首葉希八。楊希陶乘倫率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姑知前

卷三十二

土木之變

正統八年癸亥夏四月。瓦剌太師順甯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益強。至也

先登檄朔州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

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瓦剌也先專候發端闖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堡墩臺以備之不然恐貽大患奏聞兵部尚書鄺埜侍郎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所言是絕衣食而逼其真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十四年春二月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詐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使回報遂失和好先是也先遣人入貢通舉獲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貢馬曰此聘禮也答詔無許姻意也先益媿怒謀寇大同　夏六月丙辰夜雷電大霆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自王振擅權災異蠭見振略不警畏很愚愈甚且諱言天變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宣不敢聞又地動白毛遍生奏入不省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山移有聲三日不絕移三里不敢詳奏黃河改往東流於淘淹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未踰時一火而盡南京宮殿火是夜大雨殿基上荊棘二尺高始下詔赦天下　秋七月也先大舉入寇兵鋒逼矣函命婺子南歸皆重邊有難色望怒曰爾不急去不欲作中國婿耶乃行八日也先大舉入寇兵鋒銳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太監王振勸上親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倉卒舉朝震駭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征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伏闕懇留不

允十七日命太監金英輔郕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遂偕王振幷宮軍五十餘萬人至龍虎臺駐營方一鼓衆軍訛相驚亂皆以爲不祥明日出居庸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無息意急隨駕諸臣連上章留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僅屑豌豆路旁亦佯避誘師深入八月戊申朔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鄺埜請回鑾振矯旨令與王佐隨老營埜乘馬蹀躞而前瞰地遂殆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儻有此亦天命也於是井源等報敗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纛蔽營雷雨大作王振惡之會前軍西甯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勢決不可行振始有還意明日班師大同總兵郭登告舉士曹鼐等車駕入宣從紫荊隘應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薊州人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隊行四十里復轉而東還至狼山道騎且及十三日庚申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無謀進軍鶴兒谷敵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掠殆盡是日餵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以王振轜重千餘兩未至留待之鄺埜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殿兵爲殿不報又請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途駐土木不敢動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甚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爲也先所據也先分道自土木傍廣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時楊洪總兵在宣府或勸洪急以兵衝敵圍豁可突出覺閉城不出十五日壬戌敵遣使持書來以和爲言遂召鄺埜草敕與和遣二通事與北使偕去

振急傳令移營就便而行迴旋之間行伍已亂南行未三四里敵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鐵騎蹂陣而入猶長刀以砍大軍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積野溝川宦侍扈從貴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被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從臣得脫者蓋惟順楊善等數人軍士殷者踰山墜谷連日飢餓僅得逢關瓦剌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也先所得太監喜甯降於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初師既敗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惟喜甯隨侍有一胡衆衣甲不與欲加害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擁出宋家站見也先之弟賽刊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甚驚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三人見大旗曰是也也先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果有此勝間衆何以爲計其中一人名乃公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攘其面曰去因力言南軍交戰人馬必中刀箭或踐傷壓死今大明皇帝鎮不踐壓中刀箭而聞那顏聞我等無驚恐怨怒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賞雖天有怒推而棄之地下而未昏死之我等何反天那顏者遣使告中國迎還天子那顏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衆皆曰者胡語云者然酐也於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譖之時惟校尉袁彬侍命彬遣前使臣梁貴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顏咄敗報私告語簒懼出朝見敗卒裹創蒙蒙至訊之皆不知上所在是日皇太后遣使費重寶文綺戚以八騎皇后錢氏鑒括宮中物佐之語也先營請還車駕不報

谷應泰曰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及其季也保境固圉毋生戎心是故馬邑之誘加罪王恢郅支之誅斬封延壽蓋以勤兵遠略輕開邊釁非細故也況乃排擊之報市逼關門而黃屋之脅自爲鉗鑰晉明帝深窺姑孰趙武靈突入咸陽誰肯謀國而乃身試不測之淵輕入虎狼之穴哉若夫英宗蹈薛王振擅權也先縱點狡焉啓釁迨其時如羅亨信之議備土城石亨之撤軍屯種則先事之防也王直之伏闕懇留則臨事之救也而王振威福自擅從來日久銳意親征有進無退豈真楚國聯師滅此朝食驟姚報漢撫以家爲者乎乃從來頌笑竊弄者必須假鑿而後入者易於俾邊功以邀富貴此振之所以幄鞍顧盼走死地如慈耳至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十室之邑可以免難而英宗是時勒翫之言易入斷鞅之議不行者毋亦文皇自征瓦剌猶於易與而宣宗自將待遊又所親見者耶以故追戎濟上專目魯公北伐令支羣推小白然而天時人事則有異焉方其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南宮荊棘北殿塵灰比於梅福之金鐵皆飛宗周之三川告亡此何景也至龍臺而一軍皆亂出居庸而連霄風雨薄大同而殭屍滿路比於荷塹之犬嗥宮門管子之鞭鼓智濁此何兆也遘夫井源敗衄踵至朱冕全軍覆沒而振始還屯左次定議班師嗚呼晚矣湯陰之血酷於染衣平陽之厚幾於執蓋徒使師武臣封尸俱死諸大夫發舍無從楚三戶之衆見懷王以何則銳司徒之婁嘆吾君之不免幸而共和行政叔武入守適來那顏之怒不用乃公之謀則貨匪居秦璧還入趙矣不然而皇太后遣賚重寶發皇后鑒括宮中幣與地同鑒人與幣俱往徽欽之禍復見於茲嗚呼害冰天魂終漠北矣然予嘗論之遂準幾舉術可以戰而英宗受盟王振少方略不可以戰而英宗驟舉是則渲瀆之會以重發而喪

功土木之變又以輕爲面至敗耳彼王振倡謀喜寧反噬雖一死沙場一背斧鉞而罪浮罄竹報不齒鑒宣乎靖康誅竄貶而賈生之賢必欲縛中行說而笞其背也

卷三十三

景帝登極守禦

英宗正統十四年秋八月上北狩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諭曰皇帝率六軍親征已命鄭王臨百官然庶務久曠今特敕鄭王總其事羣臣其悉啓王聽令辛未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命鄭王輔之詔天下曰邊者寇賊肆虐生靈皇帝懼憂宗社不遑寧處躬率六師問罪師徙不戒被留王用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王再辭讓衆請遵太后命允之遂擇日行禮　九月戊寅朔上在漁北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還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幣二百匹賜也先癸未鄭王卽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詔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　也先復遣使致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寇賊不道勢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設募召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鏜衞穎等給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等分出巡視勿致疎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爲寇掠通州囤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令在官者悉詣支準爲月糧之數庶難兩得帝嘉納之　以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荊等關以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命侍講徐珵檢討王詢等行監察御史事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　起楊洪石亨於詔獄命洪仍守宣府亨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面鉅鎮叠疏至滕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是以于謙言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贖罪　十月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故犍鞮也土木之敗降於也先壻以中國虛實告之爲彼謀道奉上皇入寇七日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也先知有備不攻去九日至陽昌破紫荊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赦交趾敗績論死成山侯王通爲都督陞鴻臚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協守京城太監興安問王通計將安出通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爲對興安鄙之侍講徐珵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徐珵問計珵曰驗之星象歷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積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珵妄言當斬太監金英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還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謙聞寇迫闕思各處勤衆數萬計恐爲敵資急遣使焚之然後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攻之適以資盜糧耳獨不見宋牛皐事乎衆皆是之　己卯也先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於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於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僞將王通爲都督與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主將石亨欲閉九門堅壁以遮賊鋒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弱是益張也乃先率士卒躬擐甲冑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論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一謂寇多騎長於野戰短於攻城且堅壁勿戰使之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援軍一謂寇深入宜令死士夜襲其營設伏內地以待退者一謂寇既舉國入犯邊無所禦宜分邊兵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退有所歸宜以三隊爲法前隊戰畏法韜趣行之喜甯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莫敢出乃以通政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於土城廟也先伯顏帖木兒擐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酒

有哈銘請先隨使臣吳良輔留在此至是亦與彬同侍又有衞沙狐魁者亦隨上至滴北供薪水勞苦備至　二十九日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沖鄭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時議者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王再辭讓衆請遵太后命允之遂擇日行禮　九月戊寅朔上在漁北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還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幣二百匹賜也先癸未鄭王卽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詔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　也先復遣使致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寇賊不道勢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設募召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鏜衞穎等給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等分出巡視勿致疎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爲寇掠通州囤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令在官者悉詣支準爲月糧之數庶難兩得帝嘉納之　以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荊等關以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命侍講徐珵檢討王詢等行監察御史事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　起楊洪石亨於詔獄命洪仍守宣府亨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面鉅鎮叠疏至滕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是以于謙言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贖罪　十月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故犍鞮也土木之敗降於也先壻以中國虛實告之爲彼謀道奉上皇入寇七日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也先知有備不攻去九日至陽昌破紫荊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赦交趾敗績論死成山侯王通爲都督陞鴻臚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協守京城太監興安問王通計將安出通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爲對興安鄙之侍講徐珵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徐珵問計珵曰驗之星象歷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積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珵妄言當斬太監金英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還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謙聞寇迫闕思各處勤衆數萬計恐爲敵資急遣使焚之然後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攻之適以資盜糧耳獨不見宋牛皐事乎衆皆是之　己卯也先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於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於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僞將王通爲都督與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主將石亨欲閉九門堅壁以遮賊鋒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弱是益張也乃先率士卒躬擐甲冑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論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一謂寇多騎長於野戰短於攻城且堅壁勿戰使之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援軍一謂寇深入宜令死士夜襲其營設伏內地以待退者一謂寇既舉國入犯邊無所禦宜分邊兵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退有所歸宜以三隊爲法前隊戰畏法韜趣行之喜甯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莫敢出乃以通政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於土城廟也先伯顏帖木兒擐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酒

敕上皇視漢字書也先視番字敕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王直胡濙于謙石亨來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寇益四出剽掠焚三陵殿疑祭器遍宣武門南踰盧溝橋散掠下邑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莫能支矣大學士陳循等疏請敕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又請旨募軍也先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偽作喜寧與太監興安書云約誘也先入寇欲乘其孤軍取之書聞也先遣卒所獲也先顏疑喜寧既而宣府遼東兵至軍大振時諸軍二十二萬列城下寇見之益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石亨出安定門與大軍盛而陳不敢輕犯以數騎來誉謙設伏空屋遣騎誘之遂其從子彪持巨斧突入中堅所向披靡敵卻而西亨追戰城西復卻而南彪率精兵千人誘寇至彰義門寇見彪兵少逼之亨率衆乘之寇敗走神機營都督孫鏜總寇西直門以飛槍火箭殺傷甚衆都督陳逵自德勝門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使哈銘致意伯顏婆令勸伯顏送還朝婆曰我婦人何能爲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卮來獻銘時時設喻慰上皇勿憂或成疾　時也先聲言欲送上皇還衆遂多主和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爲重君爲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賊計命尚書石璞鎮守宣府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山西都御史鄺來舉提督京都軍務平江伯陳豫守臨清副都御史羅通守山海城昌平都御史鄺來舉提督京都軍務平江伯陳豫守臨清副都御史羅通守山海關侍郎孫祥守紫荊關諸將分兵隘其後石亨與從子彪復破寇於清風店孫鏜楊洪范廣逐寇至固安又捷擊回人口萬餘時寇騎散掠各郡不過百餘騎驅人畜以自衛望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獲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哈銘亦隨之既入寇營也先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卻之胡濙王直曰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開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誠率所部并糾集義勇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戎馬南騙三關失險邇逋內地爲患非輕欲遽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地京兵聲於內臣兵聲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京兵爲臣之節以賊退優詔褒答之時我師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羣臣懼謝罪鄺遂疑　大同總兵郭登敗寇於栲栳山寇入大同境登率兵踵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諸將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卻欲自全得乎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衛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爲夾地龍飛天網整爲深塹設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礮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賊博以爲神云時也先分調各部擾邊朱謙敗之於宣府杜忠敗之於偏頭關王朝敗之於遼東馬昂敗之於甘州修城儀簡精銳各邊皆有備石亨佩大將軍印巡邊石彪楊俊亦開出中國勢遂振　閏正月叛人小田兒伏誅小田兒爲也先鄉導雜使中來闚虛實于謙授計侍郎王竑就大同道誅之　二月叛臣喬宥伏誅宥慫二心教也先援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上皇深惡之宥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彬與上皇課遣宥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牌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宥飲城下磐抱宥大呼俊縱兵逢縛宥送京誅之也先聞宥誅與賽刊王等分道入犯　三月也先遣刊王寇大同陽和大同王竑偏頭關苔兒不花王寇亂柴溝鐵哥不花王寇大同八里店鐵哥平章寇天城脫脫不花王寇野狐嶺幷萬全　夏四月甲戌戶部尚書金濂等議寇騎犯邊大軍失利遺有馬聲獨石龍門隱雷等處勦糧宜令督儲侍郎劉廷提督軍務副都御史羅通及宣府總兵朱謙遊擊楊能會計徙運宣府從之　都督楊俊

往者馬聲獨石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寇騎何以薄都城卻此而觀逃關不固則京城難守不過僅保九門其如疲陵何其如郊社墟墳何其如四郊生靈若毒何宜急令固守爲便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復召宣府總兵入衛京師人心益懼或欲遂棄宣府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使劍坐營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必斬衆始定城中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寇知有備不敢攻至是上從于謙棄宣言乃以左都督朱謙佩印鎮宣府紀廣楊俊副之僉都王竑鎮居庸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伯顏帖木兒妻阿撒剌阿哈剌令侍女設帳迎駕宰羊遞杯進膳尋值聖節也先上壽進蟒衣貂裘錠宴哈銘裴彬常宿御寢傍大寨甚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脅溫足一日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汝夜手壓我胸我俟汝醒乃下手因言前武興子陵共臥事銘頓首上皇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使哈銘致意伯顏婆令勸伯顏送還朝婆曰我婦人何能爲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卮來獻銘時時設喻慰上皇勿憂或成疾　時也先聲言欲送上皇還衆遂多主和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爲重君爲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賊計命尚書石璞鎮守宣府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山海城昌平都御史鄺來舉提督京都軍務平江伯陳豫守臨清副都御史羅通守紫荊關侍郎孫祥守倒馬關諸將分兵隘其後石亨與從子彪復破寇於清風店孫鏜楊洪范廣逐寇至固安又捷擊回人口萬餘時寇騎散掠各郡不過百餘騎驅人畜以自衛望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獲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哈銘亦隨之既入寇營也先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卻之胡濙王直曰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開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誠率所部并糾集義勇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戎馬南騙三關失險邇逋內地爲患非輕欲遽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地京兵聲於內臣兵聲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京兵爲臣之節以賊退優詔褒答之時我師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羣臣懼謝罪鄺遂疑　大同總兵郭登敗寇於栲栳山寇入大同境登率兵踵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諸將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卻欲自全得乎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衛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爲夾地龍飛天網整爲深塹設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礮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賊博以爲神云時也先分調各部擾邊朱謙敗之於宣府杜忠敗之於偏頭關王朝敗之於遼東馬昂敗之於甘州修城儀簡精銳各邊皆有備石亨佩大將軍印巡邊石彪楊俊亦開出中國勢遂振　閏正月叛人小田兒伏誅小田兒爲也先鄉導雜使中來闚虛實于謙授計侍郎王竑就大同道誅之　二月叛臣喬宥伏誅宥慫二心教也先援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上皇深惡之宥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彬與上皇課遣宥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牌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宥飲城下磐抱宥大呼俊縱兵逢縛宥送京誅之也先聞宥誅與賽刊王等分道入犯　三月也先遣刊王寇大同陽和大同王竑偏頭關苔兒不花王寇亂柴溝鐵哥不花王寇大同八里店鐵哥平章寇天城脫脫不花王寇野狐嶺幷萬全　夏四月甲戌戶部尚書金濂等議寇騎犯邊大軍失利遺有馬聲獨石龍門隱雷等處勦糧宜令督儲侍郎劉廷提督軍務副都御史羅通及宣府總兵朱謙遊擊楊能會計徙運宣府從之　都督楊俊

靖大舉出塞，大同宣府列營堅守爲正兵，獨石偏頭乘間設伏爲奇兵，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出塞，逐北而擊其王庭，可以得志于虜。曰報仇雪恥，臣等職也。願與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卽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塞，賊以偏師綴我，而別遣部落間道乘虛入寇，是自撤藩籬以款寇兵，而徐爲討伐計于誼曰，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寇騎已至關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而不獲，徹太上一信，其狡焉啓我而懿，我何似而可言和，況也先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遂肆撫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貴介閔之臣而委曉退怯法，營誅，是時上任誼方專，疏既入，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也先不得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貿，始謀歸太上矣。　諜報也先通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雁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于謙策也先大隊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略，授石亨，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若將大舉者，仍遣延綏總兵帥騎渡河於保德州設伏截殺，從之。已而賊果不至。于謙以邊報，從之。　秋七月，也先屢以和議不成，復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曾遣參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至京師，請和，禮部議，尚書胡濙等奏，奉迎上皇，帝不允。次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寇絕，而卿等屢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對曰，上皇蒙塵，理宜迎復，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帝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于謙從容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答使者，冀以舒邊患，得爲備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退。羣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傳呼曰，孰堪使者，有文武才略，能折衝禦侮，不辱君命，將出師，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何異，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於戰鬬，恐逆天也。近得阿都給事中，帝命興安傳旨，欲遣之，對曰，實不才，然朝廷多事，安敢辭。興安入復命，遂以李實爲禮部右侍郎充正使，羅綺爲大理寺少卿，充副使，賜顯授指揮使，爲通事，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爾等見脫脫，不花也，先立言有體，上遣書脫脫不花可汗曰，我國家與可汗自祖宗來和好，往來意甚厚，往年奸臣誠以舒邊患，得爲備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退。羣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傳呼曰，孰堪使者，有文武才略，能折衝禦侮，不辱君命，將出師，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何異，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於戰鬬，恐逆天也。近得阿都給事中，帝命興安傳旨，欲遣之，對曰，實不才，然朝廷多事，安敢辭。興安入復命，遂以李實爲禮部右侍郎，

用之。錄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實等反覆。若歸。亟遣大臣來。皆等遂辭歸。上皇出三善授實。其一上皇太后。其一達於上。其一諭羣臣。伯顏帖木兒約實速來成和好。且指也先幼子曰。此與朝廷議姻者。實不敢對。實未至京。會脫脫不花亦遣使皮兒馬既至。乃其平章昂克出獵。得一獐。馳使來獻。受之。乃去。獵入關。丁丑。上皇至宣府。癸卯。上皇在沙漠。此爲臣者效命之秋也。中書舍人趙榮亦請往。乃遣善。榮及指揮王息千戶湯胤勣同皮兒馬黑麻往。道過實。實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即敕書所無。可權以集事也。皆既還朝。具述也先情及上皇起居狀。諸文武大臣合疏言。李實出塞。道中行北騎陷欲脅和。皆舉手加額。及見也先。殊喜。言迎使夕冰。大猶朝發。實又具道也先悔過宜迎復上曰。也先詐。楊善已去。第以迎復意書敕付也先。使還。大臣言也先非詐也。臣等與李實詳矣。彼使來和。當遣使答今請迎復。乃不與。借是輕迎釁。重請和也。不迎豈歸。何以和爲。帝令再議。李實言也先約臣迎駕。毋出八月五日。臣言須得旨。不敢擅爲期也。先言期必不可失。遂令張長儒往大同。調還撥邊人馬。臣還過懷來。實府見軍民始敢出郊。羣牧。誠非姦言。伏望陛下俯從羣請。脫有戍詐。亦可塞之。若過所期。更欲使臣。亦不敢往。帝竟付迎復於敵。實而已。不遣使。曰。待楊善歸。監察御史巡按畢復言。羣臣之請切矣。陛下必待善歸。夫中國所恃者信義也。不迎。不義。失詞。非信。況令彼詐。我備在也。翰林邢讓亦以爲言。帝曰。上皇朕兄。豈有不迎。彼情叵測。正欲探之。情誠而迎。又何窘焉。楊善既出境。也先使所善田民者爲館伴來迎。且有所探。欽帳中謂善曰。我亦中國人。被留於此。前者土木之役。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止扈從一不爲備。故潰。雖然。彼幸而勝。未見爲福。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羣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槍火銃。槊弩。射命中百步之外。制人馬。復穿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壓金椎三尺。所值蹶立穿。則洛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豈之撫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其人悉以語也先。二十九日。至也先營。值其出獵。八月初二日丁卯。與也先相見。也先問誠馬價故。善曰。往時外使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即稚子亡弗實者。金帛器服駱駝。載道而豈得言薄也。先曰。然則柰何留我。使予我。前時劑裂。幅不足者。善曰。帛有斷裂不足者。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即所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至使臣所從人爲奸盜。他所。或遇害。中國留之何用。也先又問市答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因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覆排論。數千百言。也先喜。也先問上皇還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不得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也先悅服。平章昂克。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以瀆貨賄歸上皇。今無所操而歸。善之史册。後世皆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爲書也。伯顏帖木兒請留使臣。道使欲南朝更請上皇臨御。也先曰。旋令遣大臣來迎。大臣至矣。不可無信。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於其營。善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爲壽。酒中。令善坐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羣曰。中國有禮。能酒。送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癸酉。上皇從行。也先與渠帥送車駕。都城格鬭。不整。然而君父叩闕。臣子拒敵。彼出有名。我負不義。狐疑。既生上下瓦解。諸使亟行。責問無已。長安必不可守。英宗必不能歸。徒使有貞之聖。操星象而笑其後也。嗟乎。南遷不行。然後國存。和議不行。然後君存。兩議俱息。君國皆存。而少保之論不得旋踵矣。當夫北兵四合。守禦單寡。虎穴故君。已置度

外。誠我可得告慰。衆皆道傍送觀。進牛羊。誓口呼皇帝行矣。伯顏帖木兒再送。酒出野狐嶺口。上皇擐轡。徐行。數里。復有追騎至。上皇失色。籍而與之。別。伯顏帖木兒大哭。鎖仍命選帥率五百騎送至京師。既別。去行數里。既至。乃其平章昂克出獵。得一獐。馳使來獻。受之。乃去。獵入關。丁丑。上皇至宣府。癸卯。彬率迎工部尚書高穀。給事中劉福等言。舉迎上皇。禮不宜薄。禮部逆日會議。未定。壬午。上皇至宣府。癸未。于戶關遂柴。授誓於高穀所。穀袖入傳示文武大臣。王直。胡濙謂禮失而求諸野。欲以上聞。中止給舉。中葉盛程信。于太上疏言。諸大臣持一帖。羣立午門傍。聚觀議論。藉藉。乞宣問之。皆言上皇之出。以宗社故。非遊獵也。都人聞上皇且還。無不喜躍。迎復禮宜厚。上亦當避位。戀辭。然後復位。否則貽譏後世。上詰諸大臣。已而知實出穀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穀大臣。胡不告朕。爲匿名書耶。遂榮恐。累穀。乃發憤自白。陳循。王文見之。悲甚。請治其罪。下錦衣衛獄。然上不深罪也。琦釋之。己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百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孰以爲來耶。黜寇不索金帛。必索土地耳。衆紫提文。相顧莫敢言。給事中葉盛等遮文。毆之。若過所期。更欲使臣。亦不敢往。帝竟付迎復於敵。實而已。不遣使。曰。待楊善歸。監察御史巡按畢復言。羣臣之請切矣。陛下必待善歸。夫中國所恃者信義也。不迎。不義。失詞。非信。況令彼詐。我備在也。翰林邢讓亦以爲言。帝曰。上皇朕兄。豈有不迎。彼情叵測。正欲探之。情誠而迎。又何窘焉。楊善既出境。也先使所善田民者爲館伴來迎。且有所探。欽帳中謂善曰。我亦中國人。被留於此。前者土木之役。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止扈從一不爲備。故潰。雖然。彼幸而勝。未見爲福。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羣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槍火銃。槊弩。射命中百步之外。制人馬。復穿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壓金椎三尺。所值蹶立穿。則洛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豈之撫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其人悉以語也先。二十九日。至也先營。值其出獵。八月初二日丁卯。與也先相見。也先問誠馬價故。善曰。往時外使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即稚子亡弗實者。金帛器服駱駝。載道而豈得言薄也。先曰。然則柰何留我。使予我。前時劑裂。幅不足者。善曰。帛有斷裂不足者。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即所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至使臣所從人爲奸盜。他所。或遇害。中國留之何用。也先又問市答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因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覆排論。數千百言。也先喜。也先問上皇還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不得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也先悅服。平章昂克。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以瀆貨賄歸上皇。今無所操而歸。善之史册。後世皆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爲書也。伯顏帖木兒請留使臣。道使欲南朝更請上皇臨御。也先曰。旋令遣大臣來迎。大臣至矣。不可無信。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於其營。善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爲壽。酒中。令善坐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羣曰。中國有禮。能酒。送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癸酉。上皇從行。也先與渠帥送車駕。都城格鬭。不整。然而君父叩闕。臣子拒敵。彼出有名。我負不義。狐疑。既生上下瓦解。諸使亟行。責問無已。長安必不可守。英宗必不能歸。徒使有貞之聖。操星象而笑其後也。嗟乎。南遷不行。然後國存。和議不行。然後君存。兩議俱息。君國皆存。而少保之論不得旋踵矣。當夫北兵四合。守禦單寡。虎穴故君。已置度

外圍城新主，亦危孤注。身先矢石，義激三軍，豪氛環寺之薪，人守州兵之哭，懍如石事，怯如孫鏜，懦如王通，無不斬將搴旗，縁城血戰，追奔逐北，所向披靡，此一役也。軍聲復振，君臣固守，陵闕磐石矣，然而遣使入朝，動請迎還，懸師黜掠，輒託回鑾，彼直我曲，彼壯我老，乞先者方且挾此奇貨，縛制中原，以戰不敗，以和可成，餘酋不還，進而割地，割地不歸，誘之稱臣，中原生靈，自此無安枕矣，而乃兄終弟及，父子之情既割，社稷爲重，君臣之義亦輕，至則龍衣報食，敬輸璽印之忱，歸亦別院開宮，不過漢家之老，然則挾天子者，挾一匹夫耳，邀利之心解，而好義之心萌，郭登之言決，而楊善之說行，英皇自此生入玉門矣，昔太公詐勳漢祖分羹，徹欲被執，宋高哀請一則新豐，難犬，還老關庭，一則淚濕冰天，終於輿櫬，蓋相如碎璧而璧存，賈胡燔珠而珠去，擁空名者視同虛器，居必爭者勢難瓦全也，夫昭王沈漢，穆滿難歸，楚懷入秦，頃襄不反，彼此得失，危不開鑒，故漢高分羹之譎，乃孝子之髮都，郭登有君之謀，實忠臣之苦節，英宗不感生還反疑予敵，誰死東曹，登貶南都，忠臣義士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景帝外倚少保，內信興安，狡寇危城，不動容色，當時朝右豈乏汪黃，建炎機詐，亦有宗李，和提面論，景誠英主，而乃繾綣神器，則又求聞乎大道者也。

卷三十四

河決之患

英宗正統十三年秋七月，河決滎陽，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漂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弗就。尋復以侍郎王永和代璞。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合入於淮。而元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會通河，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閘月而績成。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場口，經二洪，南入淮，濟事定。爲罷海運。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與淮分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於淮，以趨海，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至明則妨漕矣，故視古尤急。

十四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治河事宜，先是沙灣之役，永和以多塞遽停工，又以決自河南，救被其事，上切責之。至是言黑陽山西灣已通水從泰通寺資運河，東昌則置分水閘，設三空，泄水入大清河歸於海，入柳樹王猪宋可用沙灣隄宜時啓分水二空，濟上流，庶可亡後患，從之。

景帝景泰三年春二月，河決沙灣隄，命左都御史王文巡視河道。

四年冬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遷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凡七年，皆績弗成，乃集廷臣議於文淵閣，舉可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乃遣有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遷而有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治河卒踏敗萬人，悉與之期而道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踏濟汶至衛泜，循大河道濮范，還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平水勢既卑，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卑，沙灣之東所謂大

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漸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遷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上流，水勢平，乃治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宜，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上從之。

七年夏四月，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功成，先是有貞疏上，既報可，乃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爲渠以疏之，中設閘以節宜之，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蔣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壁，由李壁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潴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繩漕渦以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平，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九堰既殺水，遂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濟渠，阿西鄄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凡堰，樓以水門，發以虹隄，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築諸殺流，橛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五行，用平水性，而導汶泗之源出諸山，匯漕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甯，凡三百一十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勿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固奏，劉源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有功，蓋三年而告成，是役也，聚而開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紐八百，麻百萬斤，荊倍之，葦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於官僅五萬石，功成，進副都御史，初有貞方鳩功，有言沮者，上使中使閒之，有貞示以二壺，一壺之竅一，一壺之竅五，注水二壺，五竅先漏，中使還報上，上惟有貞之所爲，有貞常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心怪之，閒僧居山中有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徐曰，聖人無欲，有貞沈思竟日，悟曰，僧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孝宗宏治二年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三年夏四月，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河決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於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氾溢於開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瀰漫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布政使徐恪力陳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與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唯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徑谷雕橋而南，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蓋東北分治而東南主疏云。

五年秋七月，張秋河決，命工部侍郎陳政督治之，時河溢沛梁之東，開陽，鄒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榭家，金龍等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堤，入泗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張秋堤，乃遣政往，政尋卒。

六年春正月命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右僉都御史督治張秋決河。

七年春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平江伯陳銳太監李興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之上言河流湍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河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復決九十餘丈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穀城河以入於海決口闊至九十餘丈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宣復元海運或謂陳瑄雖勞無廣乃復命銳等協治之河南巡撫都御史徐恪上言臣按地志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甯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澁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澁宏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南之新河又澁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溜漫乃者上監聖衷特命都御史劉大夏經理而伏流橫溢功力未竟議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誼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至有爲海運之說者得毋以噎而廢食哉夫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願以修築堤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故溫悍之勢不可遏迴今自滎澤縣孫家渡口奪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僅二百餘年若疏而導之使之由渦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且可以分水勢令梁進口以南則涓涓無阻以北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導之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毋求近功毋惜小費毋以小債敗輯阻幸而成功則萬世之利也命下部議行之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仁上言宜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命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且水陰也其應爲宮闈爲四夷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與等切齒之譏茂仁爲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仁守陳子也　夏四月塞張秋堤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發民丁數萬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潛通不與河爭道乃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浚祥符四府暨縣淤河州渦河會於淮又於黃陵岡南浚賈魯舊河四十里由曹縣出徐州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築西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五旬而畢竣省輕功重遂於徐有貞云壅塞裹黃入爲戶部右侍郎始河自清河隙入淮大夏治之自宿遷小河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已又北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淮　九月加山東參政張縉秩爲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夏治決河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爲通政司右通政時衡決之餘滯防不治縉和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於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固舊防又新築南旺東堤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武宗正德四年河決曹單趨沛出飛雲橋命工部侍郎崔巖往治巖發丁夫四萬餘人塞垂成溜潰代以右侍郎李鐩四月非成溜起而罷

七年秋九月以右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愷築大堤起魏家灣亙八十餘里至雙堰集都御史趙璜又提三十里緒之曹單以禦

世宗嘉靖七年春正月鑿新渭不成先是河決曹單城武陽家口梁靖口吳士樂莊衝雞鳴臺沛北皆爲直趨東溢遠潛入昭陽湖沙泥聚塞運道大阻刑部尚書胡世甯上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遙治河之說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窩堌堆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匯於淮而今且填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漫爲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以致運道壅澁然壅澁既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有山隄隔其勢小決而東北前宋泗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禹不可言矣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窩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滎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潛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口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隊至於沛縣之北廂道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於運道臣與李承勛同行擬議冀若於昭陽湖左滕沛魚窩之中地名獨山新安赴諸處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閘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冰結舶止更加濬閘以爲運道此其上策也至是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西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甯合工部尚書重瑞覆議從之乃集民夫萬人分標開鑿已而其地居河上流土皆沙淤功弗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數萬治之百姓滋怨言者謂糜財用勞民力功必不可成上怒奪應期官錦田里而新渠之議寢焉以侍郎潘希曾往代踰年豐沛單三縣隄成

十三年初黃堂橋之水北徙魚臺縊亭舟行閘面豐沛以北稍遠水患久之復決趙皮寨淤亭流絕而糧道口復淤議者欲引沁鑿衙營救急衛輝由渦經汴達陽武陸輓之始由衛北運言人人殊時治河者工部侍郎劉天和專修復故道未幾河忽自夏邑大邱等集衝數隙轉東北流經蕭縣出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終塞蓋河勢南徙

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漲上命兵部左侍郎王以旂督理以旂役丁夫七萬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糧運無阻上悅加以旂秩尋復淤是時河益南徙顧便滑然五河三閘月而成

三十一年秋八月河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塞之蒙城臨淮諸州邑風泗之北祖陵在焉議者以爲憂

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陸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爲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

四十四年秋七月河遄北徙決沛之飛雲橋橫截逆流東行睢渙入昭陽湖氾濫而東平地水丈餘散漫徐促沙河至二洪洪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初漕渠左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之嘉靖初盛應期督濬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從之鳩工未半爲異議所阻至是淸壞以東部侍郎朱衡出督濟鑿衛與僉都御史潘季馴尋應期所開故道以爲運道之利無踰於此疏請鑿之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百四十一里濟衛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役丁夫九萬餘八閱月而成而水始南趨秦溝

穆宗隆慶元年春正月開廣泰溝以通運道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復故道乃議新集郭貫樓諸處上源
尙書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兼欲資利河流出境山之北則開河決出徐州之南則二洪
涸推出白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開乃南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
從境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泰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鹹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西及飛雲橋逆上
魚蝦爲患甚大陛下不忍沛魚之民橫罹昏墊欲開故道臣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
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其不可一
也河流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
也黃河西注境山勢若建瓴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爲力甚難其不可三也曠日持久役夫三
十萬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工費數百萬司農告匱其不可五也臣以爲上源之議可置惟煩開泰溝便
下流通行修築長隄以防奔潰上從之乃鑿衛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辟沙諸河其中注漏三河口疏衛
河築馬家橋隄道之出飛橋雲者使盡入泰溝自留至赤龍潭又五十三里凡爲閘八減水閘二十爲壩
十有二隄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隄三十里已而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市導沙河入獨山
湖凡爲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名夏鎮河工成加衡太子少保於是河專
由泰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幷流泰溝

三年秋七月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決者三十餘丈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隄崩
壞山東莒郯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入邳州人民溺焉

四年秋九月河決邳州自睢甯白浪溝至宿遷小河口決百八十里溺死濟卒千人失米二十餘萬石總
督河道侍郎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欲先開泇河以遠河勢開新
縣河以殺河流者正謂浮沙壅梁河面增高爲異日盧耳今秋水洊至橫溢爲災臣以爲權宜之計在棄
故道而就新衙繼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疏下部

五年春三月禮科給事中王士性上言黃河自徐而下河身高而東以堤行堤與徐州城平委全力於
五壩河決雙溝先是河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崖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至是乃自雙溝而下北決
淮而淮不任黃水乘運河如建瓴淮安高寶與隣諸生民託之一丸泥決則盡化魚鼈而議者如蟻穴淵
汕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關家曲頭集馬家溝閻家張擺渡王家房家白糧淺諸口凡十一枝流既散幹
流遂微乃淤自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趙孔昭翁大立前後治之無功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
曲頭集大枝開多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又議棄黃河運而膠河泇河海運紛沓莫可歸一於
是邵家起都御史潘季馴治之季馴之治水惟求復故道而已乃上言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出小
浮橋安流無患後因河南水患別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嘉靖間河北徙故道遂成陸地臣奉
命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由崔家口歷河南歸德虞城夏邑商邱諸縣至新集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
潘家口矣父老言去此十餘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里舊河形跡見在可開臣即自潘家口歷丁
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堌趙家圈至蕭縣一帶皆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
皆滂沙見水即可衝刷臣以爲莫若修而復之河之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運東河道
俱爲平陸曹單豐沛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每歲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得以安居二利也河從南
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漳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因而深刷四利

也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患五利也既報可乃役丁夫五萬開趙頭灣
塞十一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潛舟壞季馴罔住

六年春河決邳州運道阻總河侍郎翁大立復議開泇河以遠其勢潘季馴言泇口至睢寧皆山溪水
決淮揚北決豐沛潛渠不相屬泇處中將焉用之已而以潛舟壞季馴破勁儲餘事中維道言治河有效
無如工部尙書朱衡者乃謂衡與總河都御史萬恭覆視則泇口限崩阻石竟報罷而一意事徐邳河衝
上言茶城以北防黃河之決而入茶城以南防黃河之決而出故自茶城至邳州宿遷高築兩隄宿遷至
清河盡塞決口蓋防黃河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歲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睢沛曹單以接睢水
舊堤蓋防黃河之入則正河必淤往年睢沛之患是也二處告竣沛縣峯子頭至秦溝口應築堤禦之命
萬恭總理其事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畫地而築之夏四月兩隄成北堤起磨腦溝迄邳州之直河南堤
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東於河流唯邳之閻可以稼建鋪立舍設軍民守
之如河南由東黃河例河乃安運道嘉隆之間治河者以衡裴季馴爲能

神宗萬歷五年秋八月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橫流四溢運道年年不治詔復以潘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理河
漕時有議營疏海口者季馴言海口不能以人力疏治而可以水勢衝決計莫如築高家堰塞崔鎮東河
淮正流使並趨入海上可其奏季馴爲之三年而高家堰成一夕黃浦過舟龍首以獻其大專車時以比
龍首渠云

十五年冬十月命工科給事中葉向高往視河工向高還言河決之患在高家堰堰東則淮揚運道
堰西則祖陵皇陵及鳳泗諸郡縣皆被其害今堰東已築堰西不築是東受其利而西獨受其害也臣
請堰西亦築之以均受害之地上從其言

十六年春三月禮科給事中王士性上言黃河自徐而下河身高而東以堤行堤與徐州城平委全力於
淮而淮不任黃水乘運河如建瓴淮安高寶與隣諸生民託之一丸泥決則盡化魚鼈而議者如蟻穴淵
塩多術決大學士申時行言失今不治河將北徙上流不下徐淮則運道可憂故有是命已而督河楊一
魁議因決濟運導沁入衛居敬言衛輝城卑於河恐一決有衛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渭未便不如疊
築決口開河身加浚衛河民得灌田尤爲完計上從之

濁流必不可分。霖雨水漲。久當自消。時季馴凡四治河。河皆治。季馴之議以爲河性湍悍。善徙。善水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俾河故道東而漕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爲縷隄。縷隄之外復爲遙隄。故水愛淺。道不至旁決。

二十三年夏四月。命工科給事中張企程勘淮泗工。先是。邳州高郵。寶應大雨水。湖決壞隄。泗州水沒祖陵。運被御史牛應元言。治河在闢清口浮沙。疏草灣下流。達伍港灌口。廣其途入海。疏開周家橋。達芒稻河入江。而罷王踏口決爲巨浸。難以施工。或分其水。築黃淵或口之壩。疏舒離集。誰水之機。濬宿遷小河入黃之口。故有是命。已而企程覆奏。隆慶末。高寶淮揚告急。當事狃於目前。清口既浚。又築高堰。隄張韜以東之障全淮。以角黃舉七十二漵之水。堰於泗者僅口數丈出之。出之十一。歸之十九。河身日高。安得不倒溢以灌泗乎。今高家堰貴鉅。未可議廢。且并高寶淮揚亦不可少。高家橋北去高堰五十里。其支河接革子湖。若浚三十餘里。一自金家河入芒稻河注之江。一自子嬰溝入廣洋湖注之海。則淮水泄矣。武家墩南距高堰十五里。偏永濟河。引水自鹽灣閘出口。直達運河。自昭陽湖入海。則淮之下流有餘。此急救祖陵之議也。　九月。總督漕運褚鉞議導淮。總理河道楊一魁議先分黃水導淮。御史牛應元議合行之。又爲祖陵計。黃堌口決當制。小林口淤當挑。歸仁隄當培。上從之。括帑五十萬。役夫二十萬。分黃道淮。自黃江爲導河分趨五港灌口經入海。以殺黃勢。毋盛入淮導淮。則自清口闢積沙數十里。又於高堰旁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於湖。爲預浚入江入海路。以泄之。祖陵水漸退。而水患息。

二十四年九月戊戌。河工成。總理河道楊一魁。總督漕運褚鉞等賞賚有差。

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寅。河決黃堌口。總督漕運尚書褚鉞言。黃口宜塞。否則全河南徙。害將立見。　三月。泗議者謂全河水微。妨運決口不塞。恐下齧歸仁隄。營培上從之。括帑五十萬。役夫二十萬。分黃道淮。自黃江爲導河分趨五港灌口經入海。以殺黃勢。毋盛入淮導淮。則自清口闢積沙數十里。又於高堰旁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於湖。爲預浚入江入海路。以泄之。祖陵水漸退。而水患息。

二十四年九月戊戌。河工成。總理河道楊一魁。總督漕運褚鉞等賞賚有差。

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寅。河決黃堌口。總督漕運尚書褚鉞言。黃口宜塞。否則全河南徙。害將立見。　三月。泗議者謂全河水微。妨運決口不塞。恐下齧歸仁隄。營培上從之。括帑五十萬。役夫二十萬。分黃道淮。自黃江爲導河分趨五港灌口經入海。以殺黃勢。毋盛入淮導淮。則自清口闢積沙數十里。又於高堰旁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於湖。爲預浚入江入海路。以泄之。祖陵水漸退。而水患息。

二十四年九月戊戌。河工成。總理河道楊一魁。總督漕運褚鉞等賞賚有差。

相距三百三十里。其地河形至今尚在。南口皆貯潮水。不假濟者二百餘里。流者一百三十里。俱其下多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還耳。如河成。我江漕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馬家溝而來。計良便。國初能海運者。以馬家溝未通。舟出大洋故也。馬家溝通。舟行小海中。自不險。從麻灣。海沚二口。徑抵天津直沽。至是舉衛其議。上格於守臣而止。

三十一年春正月。山東巡撫黃克纘言。開王家口爲蒙騎上流。上流既達。則下流不宜旁泄。宜塞。從之。

夏四月。總理河道侍郎曾如春卒。如春治河。力主開黃家口。傾六十萬金。竭智畢慮。既開新河。雖深廣。其南反淺隘。故水不行。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如春曰。若河流既同。勢如箭鏑。沛至是舉衛其議。上格於守臣而止。

三十一年春正月。山東巡撫黃克纘言。開王家口爲蒙騎上流。上流既達。則下流不宜旁泄。宜塞。從之。

夏四月。總理河道侍郎曾如春卒。如春治河。力主開黃家口。傾六十萬金。竭智畢慮。既開新河。雖深廣。其南反淺隘。故水不行。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如春曰。若河流既同。勢如箭鏑。沛至是舉衛其議。上格於守臣而止。

相距三百三十里。其地河形至今尚在。南口皆貯潮水。不假濟者二百餘里。流者一百三十里。俱其下多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還耳。如河成。我江漕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馬家溝而來。計良便。國初能海運者。以馬家溝未通。舟出大洋故也。馬家溝通。舟行小海中。自不險。從麻灣。海沚二口。徑抵天津直沽。至是舉衛其議。上格於守臣而止。

庚寅。癸巳之秋。徐邳二州不能爲魚鱉乎。較之今日。孰重孰輕。故臣始終自信。以爲止就已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爲運道之厲。亦不能爲陵寢生民之患。抑臣又有說焉。禹之導河。析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爭利。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蒂列星布。在在堤防。水不及洋梁矣。則恐決張秋。不及張秋。又恐淤鎮口。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占。無容水之地。固宜其有衝決也。今若空碭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濉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蟹岱河。下小浮橋。三河竝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盪。以不治治之。盡獨一邑千金之賦。蠲省修河萬金之費。此亦一時之省事。萬世之良圖也。

二十六年春三月。工科給事中楊應文請開泇河。泇河在滕嶧沂沭下流。南通淮海。隆慶以來。霸大立數。議未決。舒應龍曹邦輔莊中儀時。河決黃堌口。請終其功。報可。　夏六月。以工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劉東星總理河道。潛運東星循行河堤。謂阻漕治在標。決河治在本。兩利而竝存之。議開趙渠。蓋商城。虞城以下至於徐州。元賈魯故道也。嘉靖末。北徙。潘季馴議閉之。計費四百萬而止。及河決單縣黃堌口。稍通成渠。惟曲里館至三仙臺四十里如故。東星因欲浚之。又自三仙臺至溫州小浮橋開支河。又濟漕河。起徐邳至宿。牧可十萬緡。

二十九年秋九月。河決舊家口。先是。開封歸德大水。商城。蒙城等處河衝廟家口。百餘丈。全河南徙。淮泗。買舟不及。去岱於沙上。　總督河漕工部尚書劉東星卒於濟寧。東星浚趙渠。開泇河。工未竟而卒。十一月。河南道御史高舉言。膠萊海運。嘉靖開。山東副使王遵議開膠萊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滄。二口徑抵天津直

庚寅。癸巳之秋。徐邳二州不能爲魚鱉乎。較之今日。孰重孰輕。故臣始終自信。以爲止就已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爲運道之厲。亦不能爲陵寢生民之患。抑臣又有說焉。禹之導河。析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爭利。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蒂列星布。在在堤防。水不及洋梁矣。則恐決張秋。不及張秋。又恐淤鎮口。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占。無容水之地。固宜其有衝決也。今若空碭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濉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蟹岱河。下小浮橋。三河竝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盪。以不治治之。盡獨一邑千金之賦。蠲省修河萬金之費。此亦一時之省事。萬世之良圖也。

二十六年春三月。工科給事中楊應文請開泇河。泇河在滕嶧沂沭下流。南通淮海。隆慶以來。霸大立數。議未決。舒應龍曹邦輔莊中儀時。河決黃堌口。請終其功。報可。　夏六月。以工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劉東星總理河道。潛運東星循行河堤。謂阻漕治在標。決河治在本。兩利而竝存之。議開趙渠。蓋商城。虞城以下至於徐州。元賈魯故道也。嘉靖末。北徙。潘季馴議閉之。計費四百萬而止。及河決單縣黃堌口。稍通成渠。惟曲里館至三仙臺四十里如故。東星因欲浚之。又自三仙臺至溫州小浮橋開支河。又濟漕河。起徐邳至宿。牧可十萬緡。

二十九年秋九月。河決舊家口。先是。開封歸德大水。商城。蒙城等處河衝廟家口。百餘丈。全河南徙。淮泗。買舟不及。去岱於沙上。　總督河漕工部尚書劉東星卒於濟寧。東星浚趙渠。開泇河。工未竟而卒。十一月。河南道御史高舉言。膠萊海運。嘉靖開。山東副使王遵議開膠萊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滄。二口徑抵天津直

閱月而竣。

懷宗崇禎六年夏五月，運河淺阻，降總理河道尚書朱光祚一級。

七年冬十一月，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泇河，從之。

八年秋九月，建總理河道尚書劉榮嗣，初，榮嗣以駱馬湖阻運，自宿遷至德州開河注之，既壅，黃水朝暮遷徙，不可以舟，給事中曹景參勤之，被逮。

九年夏四月，泇河重濬成。

十五年秋九月，李自成圍開封，河決，城陷。先是，開封城北十里抗黃河，至是，賊圍城久，人相食，壬午夜，河決開封之朱家寨，溢城北，越數日，水大至，灌城，周王非楫走磁州，以巡按御史王燮舟迎之也，遂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俱北渡，吏卒倉卒各奔避，士民溺死者數十萬人，城俱圮，賊屯高地，獨全開封古都會。

富庶甲於中原，竟成巨浸，水大半入泗，入泗與故河分流，郡亳皆災。

谷應泰曰：河自汴門下浮，東於萬山南至豫州，地平勢緩，而河無安流矣，故河之決必在河南，而既決之後，不南侵全淮，即北衝齊魯，侵全淮者，潰散於潁亳徐宿，而害在田廬民業，衝齊魯者，橫溢於曹濮單鄆，而患兼在隄防運道，然淮近而身大，決入淮者，患小而治速，潰遠而身小，決入漕者，患大而治難也，洪武初，河決原武，自潁壽入淮，正統十三年秋，河決滎陽，入渦潩沙灣入海，景泰三年春，河又決沙灣，宏治二年夏，河決開封，入淮三年夏，河決原武，支流三，一自封邱下衝張秋，一出中牟尉氏，一經蘭陽及歸德，瀰漫至宿，五年秋，河決張秋，七年春，河又決張秋，世宗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鵝岡，四十四年，河決沛之飛雲橋，神宗五年，河決崔鎮，二十五年，河決黃堌口，懷宗十五年，河決汴城，大抵決口必在開封南北百里而被害之地，淮三渦七後乃駕駿數病渦河焉，蓋合大河以歸一淮，物不能兩大，況水又泥淖多滓，騙二渦之水行閘道之途，其必潰也明甚，而竟州卑下，齊魯瀕海，黃河所向，幷衆渦河諸水盡瀉入海，故河決之世，睦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涸，齊魯病水，渦河病涸，一隅病水，全河病涸，面說者謂河既秩自豫決竟入渦達海，何不盡淺豫竟謂決地鵝河北流，過濟甯下臨清出直沽，渦與河合，渦不病竭，淮與河分，淮不病溢，策至便也，不知淮河浩瀚，千里一瀉，豬不能洩，怒時思沸，渦水千步百折，委紆盤曲，豈能按轡徐行乎，若必廢渦制以伸河體，取明嘉之地為尾閭之衝，必無幸矣，故治河之道，古無上策，史册所載，不過三說，曰疏，曰浚，曰塞，塞在上流，壅谷截流是也，疏在下流，分支瀉澤是也，浚在河身，築隄固岸，使之安行是也，疏近上策，神禹北播九河，實讓北放渤海，棄地遷民，費以鉅萬，效已難言之，近世以來，浚塞兼施，徐有貞謂水平後可治決，決止乃可浚，此先塞瞰浚之法也，故力築張秋金堤，堅塞決口，而徐淮泗河之淤，水道乃平，劉大夏言河道不治，乃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此先浚後塞之法也，故力浚賈魯河，孫家渡殺水入淮，又浚淤河出宿遷亳州入淮，後築長堤，起豫達徐，衝決逐止，他如潘季馴之不失故道，不分濁流，楊一魁之首開武墩，次疏具壩，皆良策也，夫般都帶河，鬱耿隄遷，武帝刑牲，沉璧時決，終明之世，河患時棘，未嘗一歲沮運者，浚塞之力也，九河故道已不能修，泗河一線勢不能廢，然則塞浚之功，與河終始，尚其借鑒於茲。

卷三十五

南宮復辟　景皇帝

景帝景泰元年八月丙戌，上皇至自邊北入居南宮，羣臣朝見而退，大赦天下，　冬十月，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萬壽聖節，禮部尚書胡濙請羣臣朝賀，不許，既又請朔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荊王瞻墡裝請朝上皇，有詔止之。

三年五月甲戌，廢上皇長子皇太子見深為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見濟金英曰，七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從，乃分賜內閣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王文等遂以太子為可易，時有廣西瀋州守備都指揮黃珏者，思明土知府琳庶兄也，獨老子均鑿知府珏欲謀奪之，與其子嬌罪門令，徵兵思明，率驍悍數千人夜馳入琳家，支解琳父子，納璽中，癰後圍，琳僕福詹潛走憲司，訴珏父子殺琳父子狀，總兵武毅知之，疏聞於朝，珏懼，乃謀為逃死計，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疏請易太子，上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頭下廷臣集議，且令釋珏罪，予官都督，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都督僉會廷議，王直子謙相顧聆愕，久之，司禮監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卻以為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於是禮部尚書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珏奏是，詔從之，王直得所賜金叩案，頓足曰，此何等事，吾輩愧死矣。　秋七月，殺太監阮浪，王堯時，浪侍上皇南宮，浪門下內豎王堯者，往監廬溝橋，浪以上皇所賜鍍金細袋及東刀貽之，堯偶飲錦衣衛指揮盧忠家，解衣戲蹴，忠見刀袋非常製，命妻進酒醉之，解其袋刀入告，變謂南宮謀復皇儲，盜刀求外應，上怒，殺浪，堯貌欲窮治不已，忠訴人語卜者全寅篡之，寅以大逆叱之曰，是大兒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舉止顛錯，或以為忠狂言不可信，頃大憝僞至性，所圖不小，事得疑，後英宗復辟，忠果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時，性聰敏，學窮房易，占斷多奇中，四方爭傅之，正統中，客遊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論鎮守太監裴富，富私問寅，寅簽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洩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踰，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計七八年當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壬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衡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朝廷率以為詐，寅力言於石亨，亨與于謙協議，奉迎而歸，及後復辟，其言皆驗。

四年春正月，吏部尚書何文淵能時言宦勢，文淵自言易儲有功，文淵白言易儲事繼之以泣，至是，遂上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己所固對也，乃今致仕。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五年夏四月，御史鍾同上疏請復儲，先是，同嘗因待漏，與儀制郎中章綸論易儲事，綸御史鍾同於獄，綸上修德疏，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聞者韙之。　五月，下禮部儀制郎中章綸，弼災十四事，又曰，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陛下膺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上，下錦衣獄鞫訊，憯無完膚，御史鍾同先有言，故併逮之。　以進士楊集為六

安州知州。集上書于諫曰。姦人黃弦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逃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繳宜從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獄下。而公坐延法度。然有辭。當進一級處之。進士選知州始此。　謫給事中徐正戍鐵嶺衛。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增高兩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漸鐵。以備非常。上悉謫戍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叵測。遂並伐之。時盛暑。上皇皆倚樹憩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慚。復辟後。正平皆伏誅。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上言。宜篤親親之誼。時朝見上皇於南宮。上皇諸子也。亦宜令親近僚臣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公天下之心。不報。

六年八月。杖大理寺少卿廖莊。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錄同於闕。同死杖下。綸仍詔獄。謫莊定羌驛丞。先是。莊上疏忤旨。至是赴京陛見。上念及。命杖之。

英宗天順元年春正月壬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先是。景帝不豫。以儲位未定。中外憂懼。兵部尚書于謙日與廷臣疏請立東宮。蓋謂復憲宗也。中外藉藉。謂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白太后迎取襲王世子。十有一日。都御史蕭維楨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皆朝廷大臣。不能爲社稷計。徒問安耶。即日維楨集御史議曰。今日與安之言。若能遂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慮矣。衆遂道作對事草。會稿於朝。衆謂上皇子宜復立。推王文意。他有所屬。陳循知文意。獨不言。李賢以問詹鑾。鑾曰。既退不可再。文遂對衆言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楨因舉筆曰。我寧以國家耳。況天下撫離心。今天子證不問。乃紛紛外求。何爲也。如公所謀。南城亦知之乎。亨輒曰。一日前已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亨輒去。至十六日。既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覘步。乾象頭下曰。事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聞。而是時會有邊吏報警。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大內。誰不可者。亨輒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戶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與亨輒往會吉祥及王騏。楊善。陳汝言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宿衛士驚愕不知所爲。兵既入。有貞仍鎖門。取鑰投水。質明去。惴所爲。時天色晦冥。亨愈惑。卽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率衆薄南宮門。鑿不可啓。卽之。不應。卽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衆取五木縣之。數十人舉之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亨輒等入見上皇。坐下獨出呼亨輒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辭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聲至。兵士懽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之。擁上皇登輦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爲誰。各自陳官職姓名。入大內門者咸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衆擁升奉天殿。武士以瓜擊有貞。上皇叱之。乃止。時繡座尚在殿隅。衆推之使中。遂升

座。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豎殿上呼譟聲。倘不知故。有貞號於衆曰。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趨賀。乃就班賀。上皇宣諭之。衆始定。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耶。既知爲上皇還。聲曰。好好。明日上皇臨朝。謂諸臣曰。弟昨日食粥。頗無恙。詔逮少保于謙。王文。學士陳循。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玉下獄。命副都御史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典機務。封晉兵部尚書。兼職如故。出前禮部郎中章綸於獄。擢禮部侍郎。上以綸建議復儲出之獄。褒歎良久。遂有是擢。　丁亥。殺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於市。先是。已巳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侯爵。心媿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千戶。謙固辭。且曰。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亨聞恚甚。亨從子彪貧暴。謙奏出之大同。亨益銜之。徐有貞者。常因謙求祭酒。景帝召謙。避左右諭之曰。有貞雖有才。然奸邪。謙頓首退。有貞不知。亦慮謙方上之復辟也。有貞嫉言官以迎立外藩議勤王文。且誣謙下獄。所司勘之無驗。金牌符敕見在禁中。有貞曰。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竟維楨等阿亨旨。乃以意欲二字成獄。文憤怒曰。如炬辯不已。謙顧笑曰。辯生耶。無庸。彼不論罪有無。直死我耳。獄具。上猶豫未忍。曰。于謙曾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意乃決。遂與王文及太監舒良。王誠。張永。王勤斬東市。妻子戍邊。徵。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開主和。謙輒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論機亦萌此矣。景帝嘗賜謙甲第。謙頓首曰。去病毋以家爲。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爾。此不許。乃益上前後所賜鐵券。銀幣。弓劍。冠帶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謁視。謙以國家多事。寓直房。不歸家。謙與中貴曹吉祥等共兵事。氣陵之。故小人無不憾謙者。謙既死。籍其家。無餘貲。蕭然僅書籍耳。而正室鎖鑰甚固。則皆上賜也。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吉祥聚扑之。明日復醒。勤如故。天下無不冤之。都督范廣勇而知義。爲謙所任。亨惡之。并嫉廣。論迎復功。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都督張軏爲太平侯。張輗親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以袁彬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奪大同總兵郭登定襄伯以爲南京都督僉事。召廖莊於定羌驛。賜還官。贈故御史鈕同大理寺左丞。謚恭愍。廖其子入太學。　二月乙未朔。皇太后謂諭廢景泰帝仍爲郕王。歸西宮。廢皇后汪氏仍爲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可仍舊書之。郕王薨。祭葬禮悉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賜自盡。以衎葬。命汪妃出居德王府。先是。景帝卽位。立妃爲皇后。后無子。有二女。次妃杭氏生見濟。景帝廢立時。后泣諫。以爲不可。景帝竟立見濟。而以杭氏爲皇后。以后諫故。幽之宮中。至是。上以郕王薨。欲令妃衎葬。大學士李賢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遷廢。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爲弟婦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而皇太子雅知妃不欲廢立意。事之甚恭。遂得出居府。太子又時時護持之。悉得挾貴嬪外二女自宮中如故。由是母子得全。　三月。封直內閣兵部尚書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初。于謙之獄。中外咸側目。有貞獨自得。請於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爲言之上。上曰。爲我語有貞。但儘力。不愁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上。乃下詔封之。蔚國公。賜貂蟬冠。玉帶。旬日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軏埒。　夏四月。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　遷王騁等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催安息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大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

訓論鄭王，蓋心輔政，疏止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宮中上覽之，感歎，手敕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冀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六月，逮徐有貞下獄，曹吉祥石亨憾有貞，嗾諸閹巧誣，嗷為險語，觸上，上殊不為動，錦衣官門達復劾其阿比排陷石亨，詔執鞫之。降廣東參政。既有以報亨上，亨有貞實主使，逮歸，械獄，窮逵鍛鍊無所得，摘其語詞，繳禹神功，語為所自草，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為點首，謫戍豐南。金齒有貞去而曹石日益專橫矣。

谷應泰曰：土木之變，司徒不戡，車駕蒙塵，九廟震驚，百官茂舍，國無長君，不幾青城五國乎？鄭王膺統，喪君有君，天誘其衷，擁護還國，當是時，新君有捉髮之迎，故主效止郊之哭，弟兄握手且喜且悲，夫蘇李相逢，河梁慘別，離愁偶值，異國班荊，矧在同氣，又何能已？棠棣之詩所為作也，弟又北面稽首，恭上璽綬，兄且自陳失德，不敢復事宗廟，以臣避君，弟不先兄，景能辭位，史著美談，實則大寶已登，南向讓三，西向讓，天順元年春正月，景帝不豫，會當郊，使石亨攝，召命於禮部，亨見帝委頓狀，出與張軏、張輗謀，謂帝疾必再，抑又何傷？至於薨裘營室，吾將老焉，千秋之後，願謁梁王，舍實與子，如上皇何？廢不復興，如天下何，不起不若迎復上皇，陰約徐有貞結太監曹吉祥，蔣冕內白皇太后，外為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襲而乃初聞返蹕，不欲郊迎，旋入南宮，復止朝賀，勢且駸駸焉，登益授兵柄，不幾貪天之位，應惟窈兄，實逼處此，繼乃授旨，廷臣廢深立濟，忘餘祭傳札之言，貽德嗤，蹙死之漸，君子謂郕王末路，自同益國，奪門之舉，身實召焉，若上皇者，亦宜追悔前愆，不預國事，夫平王東遷，春秋賢之，降為王風，英宗身受祖宗重器，輕信宵小，被縶北庭，幸而脫還，亦已得罪祖宗矣，辟之闕外之吏，棄師而歸，封疆之吏，委城而走，高帝之法，尚當引繩批根，況在至尊，短垣而自踰之乎，卽至景帝資天，羣臣力請，英宗亦宜開諭至誠，明予慚德，闔王可輔，大統有人，玄宗出奔，靈武卽位，道君北狩，康楊稱算，父子兄弟之間，豈不克全無嫌者與，而乃暮夜倉皇，驅車幾位，逼景帝於彌留，假閫弁於顯戴，奪門二字，英皇不得正始，景皇不得正移，授受之際，弟兄交失，而況升遐日月，史無明文，燭影斧聲，不無疑案，以至革除帝號，加戮于謙，夫景受國有名，非少帝昌邑之比，而謙功在社稷，豈產祿、雄陽之徒乎，觀其軫念慈懿，撫恩窮忌，豆萁瓜蔓之語，又何淫淫也，始知曹石所謀不臧，小人貽謀，人國剿滅，寧恩如是哉，猶惜于謙者，百折不回於社稷，無君之日，不能出一言於東宮易位之辰，戡人骨肉，自古其難，漢留庶鄴，所由拯美千載也。

卷三十六

曹石之誅

英宗正統六年春正月，以定西侯蔣貴為征蠻將軍，太監曹吉祥監軍，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都中侯，理，主事楊寧隨軍贊畫，討思任發。吉祥，蠡州人，出王振門下，至是，監軍，號都督，多選降丁騎射以從，此內臣總兵之始也。

十二年春二月，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參將，守萬全，亨，渭南人，伯父嚴，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亨善騎射，有膽略，方面豐偉，美髯及胸，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先登，輒立奇功，累官都指揮使，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宦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亨為都督僉事，彪亦為指揮使，從亨參謀，十四年春正月，命太監曹吉祥監宣陽侯陳懋軍，進討鄧茂七餘黨，悉平之，（事見平鄧盜）七月，上北狩，八月，太

后命鄭王權總國事，逮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參將石亨，錦衣獄，九月，鄭王卽皇帝位，出楊洪、石亨於獄，命亨總京營兵。十月，也先犯京師，于謙、石亨分營城北，也先縱騎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踰蓋溝橋，散劫下邑，謙督軍出德勝門，背城而戰，時孫鏜、范廣皆小捷，而亨功為第一，也先宵遁，亨復追擊至定州，清風店，敵懼且出倒馬關，亨使紿曰：石將軍行未至，來者皆假將軍名耳，敵以為然，皆反戰，亨彪合擊之，大敗，始知石將軍在也，皆慟哭，靈棄其羊馬輜重，自紫荊關遁出，當是時，亨彪名震幕北，矣。既論功，封亨武清伯，尋進侯，彪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將。

景泰元年，閏正月，命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將召還，八月，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荊居庸關。始立團營，曹吉祥、劉永誠，節制諸軍，此內臣總京營之始也。

三年春正月，普化可汗與也先仇殺，石亨請率兵出宣府，大同討寇，復仇，不許。

天順元年春正月，景帝不豫，會當郊，使石亨、張軏召命於禮部，亨見帝委頓狀，出與張軏、張輗謀，謂帝疾必不起，不若迎復上皇，陰約徐有貞結太監曹吉祥，蔣冕內白皇太后，外為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襲世子為東宮，遂率其羣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南城，迎上皇復辟，乃譖于謙於上，殺之，論奪門功，又第一，進封忠國公，召彪大同，以為都督同知，充遊擊將軍，其家人石亨等數十人，皆授指揮千百戶，時吉祥已晉司禮監矣，姪欽封昭武伯，鐸、鉉、鎧皆都督，此內臣子弟封爵之始也。三月，以戶部侍郎陳汝言為兵部尚書，汝言附石亨，曹吉祥謀奪門，故亨薦用之，及理部事，益阿比裝裹，為奸，亨冒功陞賞不下四千餘人，天下都司及邊吏爭趨之。夏四月，石亨、張軏請盡罷各邊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從之。逮巡撫大同都御史年富下獄，上問李賢曰：年富何如？賢曰：行事公廉，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恒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眞得其情，由是富得致仕歸田里。削都御史王竑籍，安置江夏，石亨忌竑嫉嗾言官論其犯闕也。五月，石亨擅令守關軍放歸徐有貞，李賢言於上，命別遣兵戍之，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且言其招納擅權之罪，上頗徐有貞李賢也，曹吉祥在旁慚懼，已益怒，欲罪之，上不許，及亨出兵歸，聞之怨，訴御史言不實，遣賢有貞主使，乃激吉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我，賢等欲排陷，其意可知矣，初吉祥見亨冒濫恩賞，頗不平，恆訐其短，至是，聞亨言，勢復合。六月，彗孛見，御史張鵬，周斌交章劾石亨諸不法事，疏未上，給事中王竑知之，潛告亨，亨與曹吉祥馳訴上，謂鵬乃已僉兒賢，張永猶子，今結御史為永報仇，上震怒，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之，斌執彈章，且誦且對，言亨事且有驗，上曰：事卽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問訊，斌瀕死。逮大學士李賢，都御史耿九疇下錦衣獄，初，有貞得首輔，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左，李賢右，之，知無不言，曹吉祥不能堪，會御史張鵬等既詔獄，給事中王竑、錦衣指揮門達，乃上疏言九疇阿附有貞，賢贓，御史排陷石亨，吉祥復乘閒頓首言臣等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必欲殺臣，伏地哭不起，上從之，乃逮有貞等，置於理，會京城大風霾，板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家水深數尺，餘，翌日，乃降有貞，賢參政，九疇右布政，張鵬、楊瑄等從末減，少遲，衡既而上曰：近日行事，惟有貞一人，李賢不可去，命召還。以贊善岳正直文淵，閣正以吏部尚書王翱，薦，召見文華殿，特用之，正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胶自求得一

人問爲誰。上曰。楙正。亭軒陽賀。上曰。官卑柰何。亭軒因奏曰。陛下隆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秋七月。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石亭嘗言祥請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令內閣撰榜格。垂正言於上曰。爲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募賊之理。時言祥在傍請甚力。上徐曰。正言是也。已而亭等譖徐有貞怨望。調成金齒。調內閣贊善岳正爲廣東欽州同知。初正入值文淵閣。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臣權過重。上領之正退。語曹欽。石亭令謝兵歸第。欽彪走告言祥。言祥詣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誡。卽令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其難。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悅。曾承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己。歷陳奸邪蒙蔽狀。亭見之怒。遂指爲謗訕。譽內批有是調兵部尚書陳汝言者故恒正。復申以私事戍肅州衛。陳汝言阿曹吉祥意。取還杖斃。貴兩廣降丁。九月。敕左順門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得輒入。先是石亭駕軒怙寵。干請無算。一日。率千戶盧旺。詣

從我。從者亦數百人。鐩之東安門逐賊。欽退屯東華門。鐩接戰。鐩軍銳甚。賊衆被傷。自辰至午。鐩斬鎔。欽中流矢。創亟。振策馳。悲順侯瑾將五六騎出視賊。猝與遇。力戰死。欽退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官軍環結自潰。鐩子軏遇欽於道。奮砍中其脾。軏亦死。欽憾。舉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門盡閉。大雨夜黑。儲鐩怵兵與戰。馬昂以精兵殿。會昌侯孫繼宗兵又集。鏖戰。軍士番呼而入。欽迫投井死。鐩見殺。遂賂其家親黨同謀一時盡死。捷聞。上以是夕御午門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於市。且追磔欽。鐩鎔鉉伯顏也。先馮益湯序伏誅。餘竝流嶺南。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見欽勢盛。絕不與通。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欽敗。緹騎捕三老獲免。八月。進伯孫鐩爲懷寧侯。馬昂王翺李賢竝加太子少保。完者禿爲都督。將士陞賞有差。追封吳瑾梁國公。謚忠壯。贈寇深少保。謚莊愍。以擒賊詔示天下。布覽卹。開言路。時李賢奏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予停罷。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奸邪之臣壅其攻己。必欲置之以肆其非。上曰。此石亨曹吉祥貪爲之。今宜列之於詔。使天下聞知。

谷應泰曰。石亨石彪驍勇善戰。有隴西李氏之風。使之臥虎北陲。自當匹馬不南矣。帝既北狩。也先再薄京師。陵寢崩摧。祭器灰燼。朔騎遊陵。月無中國。于謙督軍九門。亨彪轉戰甚力。德勝安定。彰義。清風店。倒馬關諸捷。軍聲復振。也先諸部働哭出關。既憾且悔。乃擁還上皇。以結好中國。戰之力也。既而龍歸興盛。幕徙南庭。亨彪寇伺君側。逆知不起。合謀曹寺。取功貂冠。帝既疑石。石遂自疑。妖言遽興。同悲黃犬。向使石氏無奪門之功。亨彪豈少通侯之賞。積勞汗馬。以功名終。石氏子孫難至今存可也。吉祥無尺寸微勞。欽鐩鎔鉉蟬貂簪玉。稍加抑裁。輒生怨望。犯闕稱兵。反形尤著。易著負乘。詩歌相鼠。身族誅滅。固其宜爾。嗟乎。方其論吉祥之功。曹欽身膺五等。未幾。論誅吉祥。辯慷慨不少屈。狱成。竟坐削籍。壁亦降調。壁故曹襄子也。六月。以御史臧福言。近年災變洊臻。未開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太監汪直黨奸剔弊。允合公論。而止以官校仍刺事。緘言近年災變洊臻。未開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太監汪直黨奸剔弊。允合公論。而止以官校不爲禮。而王越謀代忠。又毀短之。直以是衛忠。曰援拾其事。危甚。忠具疏倡九卿。直輒收捕諸近侍。直輒易置。直不測。國家安得不危。恩澤指面退奏上。立命去西廠。召懷恩。數直罪貴之。諷韋瑛戍宣府。兵部尚書項忠削籍爲民。初汪直掌西廠。士大夫無與往還。左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贈錦衣副千戶。及西廠罷。上有時密召直察外間事。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逢命綬於鎮。撫司問刑。直乃嗾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指揮袁寶事。誣搆忠。給事中郭鏜。御史馬璁。附直。交論忠。遠法。忠廷辯。慷慨不少屈。獄

廣南面諭之。散出哈遂率所部欲由撫順關逕赴廣南。時參將周俊守開原。恐散出哈至則事泄。遣使馳報廣南守臣。謊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進。恐啓他日之患。守臣不察其詐也。卽阻之。散出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矢誓恨去。而遂左踏衝故有執殺董山之怨。既藉海西之勢。遂留散出哈。相媾結。合兵入邊。勢漸熾。汪直慮於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欲證之。憚恩以直年少喜功。同單昌至南關。集衛會余子俊。侍郎馬文升議。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又屠其家。今若何可以消弭。咸言酬以大官。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其怨。且宋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愚恩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既傳旨命馬文升。詹升往。直令王英與俱。文升謝之。直深以爲恨。文升疾馳至撫順。縱貢使重陽遵諭其衆。使知朝廷德意。尋召其部長鵝宜。齎書慰勞。備至。已而海西復縱兵寇掠。文升擊敗之。旋撫定。事聞。直言。既受撫。何又入寇。終信王英言。請自往。踏部闕直。聲勢久無一人出聽撫者。直至開原。文升在撫順。直不與之接。於是文升所招兀者野人諸里吉三百餘人。皆怒欲歸。參將周俊恐敗事。謂直曰。不可不請馬侍郎來。直乃遣人誘求復用。故有是調。

十九年夏六月。調汪直南京御馬監。直與總兵許寧不協。巡撫郭鏜以聞。故有是命。方直之貴盛也。車蓋所至。有司迎候不及。勳戚鎮率皆預治具。夙戒以待。使僕從皆醉飽。直然後悅。至是被調。過州縣。有司皆避之。直因頓仰臥公館。狐步焚然。有知州裘秦者。向供其甚盛。且備適迎謁上官。過直。直喜求食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未可測。旦日發。得馬夫足矣。秦拱手而立。秋八月。御史徐鏞上疏。勃汪直斯閹罪曰。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爲腹心。自相表裏。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西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仇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漸成羽翼。可爲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爲奸臣結黨怙勢之戒。上深納其言。汪直有罪。能制王越。威震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錦衣指揮使吳綬革職爲民。越前兵部尚書項忠復其官。召還馬文升。以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初汪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善詼諧。恆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譏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酗酒狀。前導人作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錦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遽迫帖然。旁一人曰。忽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使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及其罷斥。中外莫不快之。尋尚銘亦有罪。勳籍其家。得貲數萬。聲章瑛劾萬全衛計要功起用。自撰妖言。誣巫人劉忠與十餘人不軌。會勒得白瑛伏誅。

谷應泰曰。有明百徐戚。海內又安。朝野蒙業。太阿潛移。刑人執柄。中官之禍。履作。至憲宗命汪直設西廠。門然廢書嘆曰。嗟乎。沃之涼也。國制亂矣。夫千尋之本。必有壞枝。徑尺之璧。必有微瑕。故莊纘寒聰。垂旒蔽明。山澤納汚。國君含垢。魏張武之金錢。隱河東之酒過。所以匿疵。是瑜。鼓策羣力也。國武好言人過。君子知其見殺。陰文昔細繭下讒。者陋其貽謀。乃欲剸事暮夜。調人牀第。方言巷語。試入宸聽。瓜蔓枝連。立成大獄。不知竹箭鉤鉅。質庳薄之。謂其行衰俗惡。況以萬乘之尊。行攻訐之智乎。而且委柄匪人。寄榷近寺。招致奸民。蹈行貉槭。其始也。李膺破柱。將謁呼天。因而權歸北寺。獄奏黃門。禍發清流。慘同白馬。繼也。竇桂曾鋤。脂韋成習。是身宮被屈膝私人。中官勢成。而主上孤立矣。憲宗躬法桓。靈養姦。甫節。卿武大臣。

一旦以兵加之。恐貽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疑。

十七年秋八月。亦思馬因寇大同。以威甯伯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太監汪直監其軍。冬十月。巡撫宣府都御史秦紘密疏汪直縱旗校擾民。上稱之。紘既抵宣府。直亦以事至。聲勢煊赫。他巡撫官率屈禮。紘獨與抗。直亦不爲較。紘乃密疏論直。後直還。上問各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紘疏示直。直叩頭伏罪。稱紘賢不置。

十八年春三月。復罷西廠。先是有盜越皇城入西內。東廠校尉緝獲。太監尚銘以聞。上喜甚。厚賜貴直。直怒曰。銘吾所用。乃背吾獨揑功。思有以傾之。銘懼。潛以直揑禍事達於上。上自直行後。李孜省用事。萬安亦間宦寵。劉珝不可。結昭德宮。頗揑構惡直。浸淫上亦漸疎之。於是科道交章奏西廠背察非國體。萬安恐汪直爲越所上。竟罷西廠。中外欣然。珝有慚色。秋八月。調威甯伯王越守延綏。都督許寧代。時萬安恐汪直爲越所誘。求復用。故有是調。

十九年夏六月。調汪直南京御馬監。直與總兵許甯不協。巡撫郭鏜以聞。故有是命。方直之貴盛也。車蓋所至。有司迎候不及。勳戚鎮率皆預治具。夙戒以待。使僕從皆醉飽。直然後悅。至是被調。過州縣。有司皆避之。直因頓仰臥公館。狐步焚然。有知州裘秦者。向供其甚盛。且備適迎謁上官。過直。直喜求食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未可測。旦日發。得馬夫足矣。秦拱手而立。秋八月。御史徐鏞上疏。勃汪直斯閹罪曰。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爲腹心。自相表裏。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西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仇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漸成羽翼。可爲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爲奸臣結黨怙勢之戒。上深納其言。汪直有罪。能制王越。威震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錦衣指揮使吳綬革職爲民。越前兵部尚書項忠復其官。召還馬文升。以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初汪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善詼諧。恆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譏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酗酒狀。前導人作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錦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遽迫帖然。旁一人曰。忽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使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及其罷斥。中外莫不快之。尋尚銘亦有罪。勳籍其家。得貲數萬。聲章瑛劾萬全衛計要功起用。自撰妖言。誣巫人劉忠與十餘人不軌。會勒得白瑛伏誅。

谷應泰曰。有明百徐戚。海內又安。朝野蒙業。太阿潛移。刑人執柄。中官之禍。履作。至憲宗命汪直設西廠。門然廢書嘆曰。嗟乎。沃之涼也。國制亂矣。夫千尋之本。必有壞枝。徑尺之璧。必有微瑕。故莊纘寒聰。垂旒蔽明。山澤納汚。國君含垢。魏張武之金錢。隱河東之酒過。所以匿疵。是瑜。鼓策羣力也。國武好言人過。君子知其見殺。陰文昔細繭下讒。者陋其貽謀。乃欲剸事暮夜。調人牀第。方言巷語。試入宸聽。瓜蔓枝連。立成大獄。不知竹箭鉤鉅。質庳薄之。謂其行衰俗惡。況以萬乘之尊。行攻訐之智乎。而且委柄匪人。寄榷近寺。招致奸民。蹈行貉槭。其始也。李膺破柱。將謁呼天。因而權歸北寺。獄奏黃門。禍發清流。慘同白馬。繼也。竇桂曾鋤。脂韋成習。是身宮被屈膝私人。中官勢成。而主上孤立矣。憲宗躬法桓。靈養姦。甫節。卿武大臣。

卑皆收問局司近侍直得更張權重遠治南署空曹緩騎行邊北門不守明世中人多竊寵靈亦未有顯黎利器授人斷割如憲宗者昔高皇帝罷錦衣衛獄焚其械具垂示子孫刑人於市以明大公勿幽置禁闥委命奄婁也西廠繼罷弊不復革瑾誅直將魏佞善類至懷宗手平內亂晚年東廠羅捕無遺商鞅治秦道無偶語元濟竊蔡火不夜然斯亦酷吏寇虐之風衰國亂亡之漸也彼汪直以大藤猾賊幼沓禁中不思日磾翼瑟之忠妄有融山亦心之詐酷好用兵輒開邊釁海西一獄幾激降人而垂羽北陲邀功南服不知南海明珠寇久矣馬文升撫順推功劉大夏安南焚籍大臣之委蛇人國固如是也阿匪詼諧悟主談笑除姦壅懷乃心王室倚畀正人夫亦寺人女子之流尊于優孟之智也與談言微中說人主者又何可不察也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八

平鄖陽盜

憲宗成化元年夏四月荊襄盜劉千斤反荊襄之上游爲鄖陽鄖古麇國春秋時爲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流賊作亂終元世竟不能制明初命鄧愈以大兵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厓谿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窠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漢中守臣以聞且言不即誅恐有後患上曰小民爲饑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之命御史金敬往撫輯敬至譎數人戍餘陽聰撫而大奸若潛伏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漸所以散逋之辭甚諄切不報三省是年又多諉非己境因循不治至是千斤遂倡亂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有智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號爲劉千斤正統中潛往襄陽房縣與僧乃天峯謀亂成化元年有石龍號石和尚糾合馮子龍數百人四散剽掠通令男聰約子龍舉事乃於大石廠立黃旗聚衆據海溪寺稱王僞號漢建元德勝僞署將軍元帥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爲羽翼衆至數萬劫襄鄧境時王恕方以副都出撫縣榜曉諭而未受分討之命賊猶爲故常不肯散恕聞於朝曰民可撫也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威　五月命撫甯伯朱永爲總兵官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慎林貴監軍合

湖廣總兵李震討劉千斤副都御史王恕會三師並進搗其巢二年春二月提鎮守荊襄王信爲都指揮同知劉千斤之亂荊襄震駭信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人突至圍攻之援絕信多張旗舉火日夜不息歷四旬開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噪賊以爲援兵也賊潰信追擊大利　三月提督荊襄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奏言賊首劉千斤在襄陽房縣豆沙河諸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遠安一從房縣一從穀城掎角並進剋期會勦上報曰兵不可遙制悉如卿所議行　五月兵部尚書白圭及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荊襄賊平之先是圭至南陽與撫宥伯朱永由南漳入過賊誘之臨城擊破之永遂有疾留鎮圭與唐慎李震湖廣巡撫王儉進兵潭頭坪林貴鮑政自遠安進兵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縣進兵浪口河王恕率都指揮劉清等亦自穀城進兵洞庭廟賊見勢逼千斤走壽陽欲出陝西苗龍走大市欲出遠安即調兵往壽陽截北奔軼千斤退保大市與龍合都指揮田廣進至雁坪擊賊敗之追及於石口山期日廣與諸軍皆會進攻賊陣斬其子劉聰僞都司苗虎一百餘人乘勝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雨淖圭身先士卒至格兜賊憑險爲拒時諸路兵會已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聞圭來信奮勇圭乃命劉清將兵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圭與震儉攻其右王信擊其左鮑政衝其中賊數萬餘迎戰顯其營火遂潰走縱蹂死者無算擊斬萬人生擒劉千斤獻俘京師與苗龍等四十人皆磔於市男子十歲以上者斬之惟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深入巖險會永病愈更帥兵搜餘賊　六月石和尚集衆千餘焚劫四川大昌縣殺夔州通判王禎命分兵討之　冬十月提督湖廣軍務白圭誘執賊首石和尚時石和尚劉長子聚衆巫山圭遣參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隨賊向往勦之賊計窮食盡乞降圭遣指揮張英誘之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至冀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乞食信飽之俾居近營既而并誘執劉千斤妻連氏及其僞職當通王靖張石英等六百餘人事聞上命搜捕餘黨賊平諸將忌張英功譖於朱永謂英多獲賊賄以事捶殺之遂班師　十一月磔石和尚劉長子於市敘平荊襄功進撫甯伯朱永爲侯李震興甯伯白圭進太子少保

四年春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爲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南陽流民

六年冬十月荊襄賊李鬍子聚衆反先是賊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會人李鬍子新鄭人劉千斤餘黨也千斤敗與其黨王彪走免糾合餘黨小王洪石歪脚往來南漳內鄉淅南開復倡流民爲亂僞稱太平王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累捕不獲荊襄南陽爲之騷然　十一月命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荊襄軍務討李鬍子

七年春正月右都御史項忠至襄陽以見卒寡弱請調永順等土兵從之諸將請速進忠曰流民逃聚山谷陷盜中不能自脫耳乃駐兵分布險要遣人持榜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於是民多攜老弱來歸王彪引數十人覘軍且詐歸者出不意擒之兵部尚書白圭言賊窮困饑寒出於迫脅宜敷項忠相度機勢計撫殺長策不必調永順保靖土兵以滋騷動忠奏曰賊據險在萬山中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臣奉詔旨開諭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日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士兵恐民間之仍懷疑懼且王彪雖授首而渠魁李鬍子尚伏竄設復再聚重調爲難上報曰士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

睿懇生業不至爲非者用心設法撫安之　十一月荆襄南陽流賊平進總督軍務項忠右都御史敕留撫治忠之用兵荆豫也遣人持榜入山招諭負險不服即縱兵勦不赦李胤子勢孤潛伏山寨忠遣副使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爲商南山陽二縣而以商縣爲商州統之餘洵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遇胤子於竹山縣盡死拒敵爲官軍所擒小王洪尚有衆五百屯於均州龍又即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立行都司衛於鄖陽以保障控禦之經營既定乃上其事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謀州縣皆選鄰境良能吏習知其事者爲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己任得敕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上遂擢道宏爲大理少卿代傑撫治馳置害賜傑召還以爲南京兵部尚書傑勞苦成疾南還竟卒於驛舍荆襄之民聞之無不流涕者特以撫治鄖陽大理少卿吳道宏爲右僉都御史開府鄖陽蒞爲令

谷應泰曰鄖陽斗絕西北錯處陝蜀南下則光信南陽豫州之城漢北楚山又皆蜿蜒亙屬下抵風陽廬霍地偏千里壤接數省河流四達襍處萬里巖疆之故國蹻熊之邊陲也終元之世嘯聚山林猶爲密地既紆迴荒虛其地禁民勿入失亦周終徙洛漢不復豐鎬其澗蘗遂作邱墟然而鄖處萬山林箐叢密地既紆迴利堪樵給流民生長莫肯版圖家占土田不知租稅此亦桃源之於武陵五丁之於蜀道矣流聚既多遂生雄長天水泥丸之志尉陀坐大之形劉通以脅力號劉千斤石龍以妖讖號石和尚憲宗之世僭號改元唐鄧荆襄騷然不靖白圭以大司馬出督五道俱進敗之南漳縣軍深入焚其中營千斤獻俘闕下而臨陣斬獲者萬有餘人蹂亂走死者不可勝算兵威懾制於斯烈矣既而劉長子又以餘黨復聚巫山圭發師堙柳連營入討食盡拔寨誘殺渠帥獲縛者復六百餘人而上猶命縱兵誅勦必無噍類示不臣之烟鑒明天威之莫犯也既而李胤子又以餘黨搆亂荆襄項忠主勦尤力徧召土兵進營竹房陳俘二千餘戍滿萬乃史稱其草薙良民枕藉山谷戕多道死尸棄江干項羽盡坑外黃晉楚遂築京觀不是過也然而流民入山就食雲集如前大臣悔禍始議更張洪謨著流民之說文會有三事之陳原傑乃披榛履險宣布恩信於是山東之民扶杖爲詔河北之老流涕覩軍入籍者十一萬三千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各占曠土竝輸賦役割地三省設置六縣而鄖陽巍然重鎮矣鄭國成渠秦既萬頃受降河外唐築三城國寶復藏利器誨盜非惟棄險實啓戎心故一介之吏賢於十萬之師變詛之民勝於組練之甲然後知飲至凱旋稱俘獻廟當時虔劉我赤子抑又何多也原傑謫戍布政竟以勞卒蒸公當竹枝子覩碑覩死人如刈以爲己功者吾又以傑爲百世如生也

卷三十九

平藤峽盜

憲宗成化元年春正月兩廣蠻寇亂以都督同知趙輔爲征蠻將軍都督僉事和勇爲游擊將軍擢浙江左參政韓雍右僉都御史賛理軍務率兵討之太監廬珍陳宣爲監軍戶部尚書薛遠督餉御史劉廷汪霖紀功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迴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繞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峭巖叢箐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蓋有孤藤渡峽躡如徒杠也南截潯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顧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衆散往來可顧盼盡也諸蠻以此爲奧區桂平大宣鄉崇善里爲前寇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

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如仙人關、九層崖、其極險隘者，峽以南有牛腸大帖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周遭蓋六百里，其中多冥巖奧谷，層壁絕壁，入夜鑿戰數百合，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華亦自林峒來援，與大兵合，賊大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磨崖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禁網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亙兩崖，諸蠻蟻度，故曰大藤峽。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補需廉、高鏞諸寇先後平之，先是大軍由修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儲生堡，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自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鏞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疑鏞何乃殺良民，既縛而快中利刃出，酒知悶也。悉斷頸散手足，剖腸胃分掛領棘中，累累相屬，賊大懼沮，曰：韓公天威也，有新會丞陶魯隸廉下，鏞威嚴擬王公，軍門設鋪鼓數十，儀節詳密，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憎悚如小吏，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雖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謾謂曰：丞掄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鏞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鏞怒曰：賊銳甚，又掘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書，吾方欲身往，若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殺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答，魯不拜，抗言曰：爾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總統廣邑事矣，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藥魯，使得舉枝，當悉縛諸酋以獻。鏞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曰何少？曰：魯猶以爲多也。兵貴精，請擇。鏞曰：任若自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是魯乃爲別將，自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舉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叩首乞爲良民，得毋死，幸甚。魯，成子也。鏞又奏調達官軍千餘，專命偏將領之，猺獞出入山林，利用標槍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克，賊畏之。既舉，鏞乃上言諸猺之性，憚見官吏，懾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面罪屬醜，賊我之族，不必貴以羈縻，諸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避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數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沖巡檢司於勒馬，移靖甯巡檢司於獃孱，移思隆巡檢於碧灘，東鄉龍山各宜設添，又別類猺人國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時，道千戶李處招之，多有效順，請即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即以李處爲之，統之，亦可羈縻獞悍，藉以保障地方。奏上，上皆納之。即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岑鐸爲知州，屬潯州府，班師論功，擢鏞左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宦一子錦衣鎮撫，封超輔武靖伯，子孫世襲。初，軍時，超輔知鏞才，軍事一聽鏞而輔但用命戰，故所向有功。

世宗嘉靖六年夏五月，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先是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民猺雜居者二十餘年，正德五年後，道孚漸熾，峽南賊尤甚，橫江鄉人總制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鹽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與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榷稅，然不得爲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金亦謂此法可久，易峽名永通，亡何，諸蠻緣此益無忌，大肆掠奪，稍不慊，即殺之，因循猖獗，遂負固大爲寇，至是，守仁至南寧，而廣定田州，盧蘇王受降，而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八寨賊倡亂狀，守仁上疏請討，從之。

七年春二月，王守仁以湖廣兵至南寧，而盧蘇王受初降，亦願立功自贖，守仁乃集諸守臣將帥議，命湖

廣僉事汪溥庶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及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監湖廣士兵剿勦藤峽賊仍督分
永順兵進勦牛鼻等寨保靖兵進勦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各至信地先是峽賊聞軍門撤湖廣士兵
至皆逃匿深險復聞以蘇受降罷兵又守仁駐南甯故爲散遣諸兵狀遲弛不爲備湖廣兵皆偃旗臥鼓
馳至與官軍突進四面夾攻之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據險結劈官軍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賊寨初
五日復攻破油榨石壁大藤等巢賊敗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餘人官
軍自後急擊俘獲甚衆賊潰散初十日遍搜山峒撫遺
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永順兵由磐石大黃石登岸進
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聞
遁舊勇夾擊賊不支奔入永安力山乃分兵圍之賊復
是斷藤之賊略盡先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稍遠別遣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土目盧蘇王受
五千餘衆進勦八寨猺賊各兵乘夜銜枚襲之味爽抵
結聚二千餘人來拒官軍猛擊之賊既失險氣奪不能
古蓬寨破之連克固安古鉢都者峒諸寨於是八寨之
師疏馮林富爲都御史巡撫其地論功褒賞有差
十五年夏六月斷藤峽盜攻殺戍卒先是王守仁既歸卒於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墨賊
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肆猖獗其目侯勝海者居賀灘爲亂指揮潘翰臣總督土目黃貴韋香曾驍
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廬也勝海弟公丁集衆噪城下殺人僉事郎闕憂議孫繼武言於都御史潘
旦請討之參將沈希儀沮之白猶賊未易取須乘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閱繼武
邊海州以千人往擊賊先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
威不振立堡難守旦不聽六月堡成閱令黃貴韋香以三百人戍之許擇取勝海田廬不禁諸猺大憤悲
邦佐又陰嗾之公丁遂集衆二千人夜寇堡殺戍卒二百餘人貴香走免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閱與繼
武以啓釁能去亡何旦亦去侍郎蔡經代之

十七年春正月蔡經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度滅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
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有據姑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曰征由張
君言勦也由沈君言征也然賊爲備久矣勦之無功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
時出殺掠溪人苦之　冬侯公丁伏誅先是副使翁萬達力請討公丁御史鄢懋臣亦贊之蔡經乃會安
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劫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即論如
法雄慴請効力自贖萬達陽庇公丁謂讎家誣之耳乃捕繫訐訟公丁者數人貲其啓釁公丁果遣人自
列萬達陽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爲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郡以事屬參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
之雄乃紿公丁曰溪人久以爾爲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今分守公新到何不自訴寬儉事由他猺庶相信
也公丁然之隨雄亦見汝成復列冤狀汝成曰聞仇家誣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
賊害者冢出歐公丁一市皆譁遂逮入繫獄遣推論其黨曰寬儉事公丁委諸猺猺須夠實坐之若等誠

謂公丁冤須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乘之勿以一公丁自取滅亡也諸猺競言事果由公丁聽
論之不敢窩乃檻致公丁軍門磔誅之

十八年春三月兵部侍郎蔡經平斷藤峽諸猺先是因汝成既誅公丁乃言之督府紿首惡既擒賊方煽
駭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
輔朱昇浚浦柳浦周新蔡文楠馮瑤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賊
振吳國章馮瑤副使邕曉紀功參政林士元及汝成督納張經議欲以少兵勦之略示威勿深入又欲舍
紫荊諸處賊數勿擊萬達持不可謂少出兵盪損軍威諸猺愈肆久不大創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如萬
達議萬達又言之督府曰峽南亦劇賊但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俟後經然之乃以二月兩軍齊發
左軍副王良輔由牛潭灣越武靖攻紫荊姜老鼠諸巢朱昇由三等村渡蓼水攻石門黃泥盆諸巢柳浦
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巢凌浦由白沙灣攻木昂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沖綠水沖諸巢孫
文楠由藤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等由
武宣入山攻羅淥上峒戚振攻中峒吳國章攻下峒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南北夾工之賊大窘擁衆
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首千餘賊潛往年據險結巢故被官兵擊破皆懼
焉至是不復立砦惟漫走山谷開令官兵疲於追逐且曠日久多費糧餽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運山萬
達移兵攻之撤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於諸險隘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追斬百餘
級賊從窪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又士兵盧蘇受賊賂敗兵縱之慢匿諸山谷人言羅運山官兵古所
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云時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亦據險勿靖萬達等移兵勦之三
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南胡姓諸猺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盡平萬達汝成獻議於督府凡
焉至是不復立砦惟漫走山谷開令官兵疲於追逐且曠日久多費糧餽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運山萬
達移兵攻之撤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於諸險隘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追斬百餘
級賊從窪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又士兵盧蘇受賊賂敗兵縱之慢匿諸山谷人言羅運山官兵古所
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云時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亦據險勿靖萬達等移兵勦之三
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南胡姓諸猺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盡平萬達汝成獻議於督府凡
七事曰編保甲以查新民立營堡以通江道設備禦以控上遊清猺田以正疆界改州治以建屯所處款
兵以慎邊防權商稅以資公費蔡經多採納疏行之捷聞諸將帥守臣皆陞賞有差

谷應泰曰大藤峽粵西潯州地其水則潯水府江環五百里其山則夾江峻嶺峪峭削盤蟠捫天高賦
數百里下乃臨不測入蓬谷矣其徑則引一線縈千盤虎手援是臨不得施步而上也其中則前窪後戶
左障右屯一夫荷戟千夫辟易也其前則牛腸大峭臨江壁立敵不敢仰關而攻也其後則仙人九疊巖
峒巢列道里不可裹糧而窮也其產則密箐蓁蓁瘴癘寒非人所處也其器則長矢勁弩淬毒傳藥人
且嫻弦輒斃也披猖致倏綜其大略而大藤之勢蓋不特爲有烏道灣叢華有天門箭括已爲之開立郡
縣而流官士官交錯難治建設學校而猶猓獠悍桀殺性成通魚鹽以誘之則見利犬猜建營堡以備之
而失勢獸駭辟之攻勉腹博輸匠不能斷鑪鑄戚族官司不能材神皐之顓脫上天之驟子也然而俗編
赤縣未可不臣地屬神州終難度外而嚴尤論狄古無上策賈讓治河僅行中計大軍不可久駐孤軍不
敢追險合圍防其軼出屯守更苦劫掠舜亦之疾館穀七尺之軀渭滴之流可盡江河之水王就所以決
戰韓雍所以肆伐也先渡薄水決其樊籬縱火大藤空其巢穴賊乃悉衆潛險敛兵拒戰而王師援木攀
蘿楚歌四合殲渠魁附漢幟先登磨石橫崖之谷題銘九層之摟鋸藤絕葛奪其世險至於支離身首剖
剔肝腦金鼓陳兵旌旗乘釁蓋以天兵不易至重險不易得貶吭拊背急擊勿失宣輔皇鑒顯彰天蕩取

戚定亂。在是役也。然猶武備中弛。苞孽復蓋。二十年而有新建之師。又十年而有蔡經之捷。城勢稍殊。兵形亦異。類皆窮追深入。堀甲橫戈。藍孔明巴蜀率用嚴刑。張詠益州。輒行捕斬。亂國重典。有自來矣。然而興利除弊。勿拯其俗。二漸疲。久革其故。楹戎猶有人性。長吏者又何可以馬上治之也與。

卷四十

興復哈密

憲宗成化九年秋九月。土魯番速檀阿力王入哈密。掠王母併金印去。哈密漢西域屬伊州地也。漢武帝置酒泉張掖敦煌三郡。卽今甘涼肅之境。又出玉門陽關。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己校尉以斷單于右臂。則今之哈密云。晉爲涼州牧張實所據。歷後魏西域復通。隋煬帝因裴矩進圖記。躬度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唐隸隴右道。安氏之亂。盡沒吐番地。無水而常寒。多雪。雪銷乃得水。元封其酋勿納失里爲威武王居之。明初。高皇帝定陝西。甘肅諸鎮。嘉峪關以西。置不問。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貢馬。詔封爲忠順王。卽其地置哈密衞。關以西衞七。曰哈密。安定。阿瑞。赤斤。蒙古曲先。罕東。罕東左而哈密最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數百里抵瓦剌。以天山爲界。授其目馬哈麻火只貝等指揮分居苦峪城。賜金印。詔命都督侯誠往經理之。會阿黑麻前遣部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修貢至京。卑下廷議。通舉王英言。罕東及野也克力諸部怨土魯番剌骨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叩關互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勿與通。令彼窮而歸怨。皆吾閒也。而廷議皆欲命海以檄往。如土魯番歸陝巴。聽于貢。否則留前使勿遣。而絕其後使。上從之。海等至甘州。遣哈密人齎璽書往賚阿黑麻。歸陝巴不報。乃檄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奏請戍廣西。

七年春三月。下張海候誠於獄。張海等不候命遽歸。上言西域遠方。勢難興師。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上怒其撫功下海誠獄。訊之。馬文升乃請安置寫亦滿等四十餘人於閒廣。示慈創而稍用王英策。閉嘉峪關。命西域諸貿胡歸怨阿黑麻。以攜其黨。從之。乃閉嘉峪關。絕西域貢。時。西域諸胡皆言成化閒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卻不受。卽從河西貢者。賞宴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阿汗大掠罕東諸郡。牒言土魯番用雲梯攻肅州。且瞰甘州。文升曰。是盧梓恫喝我耳。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絕水草。貢使往返。馱水行。我第整師旅。謹斥堠。縱擊以逸待勞。可匹馬不返也。

八年春正月。阿黑麻西去。留其將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守哈密。牙蘭機悍。驍勇絕人。能弁開六弓。夜宿十徙。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脅從者。皆恬服不敢動。其雄黠者反從之教。以撓中國之衞。馬文升聞之曰。是可襲而執也。召肅州指揮楊富至計事。撫其背曰。爾諸番悄悉西域道里。今欲擒斬牙蘭。計安出。富言罕東有閒道。可進兵。不旬日達哈密。文升曰。如若言。以罕東兵三千爲路。我師三千後繼。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若何。富稱善。而甘肅巡撫都御史許進亦以方略聞。且曰。不斬牙蘭。則天威不振。土魯番終不知懼。文升乃卽以前策屬之。遣副總兵彭清統銳卒由南山馳至罕東。卽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多十一月許。進及總兵劉寧抵肅州。駐師嘉峪關外。遣罕東兵不至。乃偕彭清循大路行。以水草

巳難。況又近塞乎。今旣殺其國王。番漢之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不如乘勢遣城印以歎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爲然。

四年秋九月。遣哈密衞目寫亦虎仙奏款。諭阿黑麻。時王母已死。阿黑麻亦悔禍。上金印及所據城。詔襲予金幣。以寫亦虎仙爲都督僉事。

五年春二月。封哈密陝巴爲忠順王。遣使誰何之。馬文升謂戎俗重種類。且服元久。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而北山又有小列禿。也克力相侵逼。必得元裔填之。可恤諸番。乃行求忠順近屬。得曲先安定王姪陝巴。奏令甘肅守再詢諸番族立陝巴。可否狀。番族合詞稱陝巴可立。爲王。主國事。乃遣使立之。輔以奄克孛剌阿尤郎。未幾。諸番索陝巴輸賜不得。阿尤郎更引哈剌灰蠢掠土魯番牛馬。阿黑麻怒。復構兵。

六年冬十月。土魯番復入哈密。執陝巴。支解阿尤郎。掠金印去。事聞。大學士邱濬謂馬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敢辭勞。但西域貿胡嗜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靖之。濬復言。文升乃請行。諸大臣言北寇方強。文升不當往甘涼。委四方邊事。乃敕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誠往經理之。會阿黑麻前遣部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修貢至京。卑下廷議。通舉王英言。罕東及野也克力諸部怨土魯番剌骨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叩關互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勿與通。令彼窮而歸怨。皆吾閒也。而廷議皆欲命海以檄往。如土魯番歸陝巴。聽于貢。否則留前使勿遣。而絕其後使。上從之。海等至甘州。遣哈密人齎璽書往賚阿黑麻。歸陝巴不報。乃檄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奏請戍廣西。

七年春三月。下張海候誠於獄。張海等不候命遽歸。上言西域遠方。勢難興師。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上怒其撫功。下海誠獄。訊之。馬文升乃請安置寫亦滿等四十餘人於閒。廣示慈創。而稍用王英策。閉嘉峪關。命西域諸貿胡歸怨阿黑麻。以攜其黨。從之。乃閉嘉峪關。絕西域貢。時。西域諸胡皆言成化閒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卻不受。卽從河西貢者。賞宴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阿汗大掠罕東諸郡。牒言土魯番用雲梯攻肅州。且瞰甘州。文升曰。是盧梓恫喝我耳。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絕水草。貢使往返。馱水行。我第整師旅。謹斥堠。縱擊以逸待勞。可匹馬不返也。

八年春正月。阿黑麻西去。留其將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守哈密。牙蘭機悍。驍勇絕人。能弁開六弓。夜宿十徙。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脅從者。皆恬服不敢動。其雄黠者反從之教。以撓中國之衞。馬文升聞之曰。是可襲而執也。召肅州指揮楊富至計事。撫其背曰。爾諸番悄悉西域道里。今欲擒斬牙蘭。計安出。富言罕東有閒道。可進兵。不旬日達哈密。文升曰。如若言。以罕東兵三千爲路。我師三千後繼。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若何。富稱善。而甘肅巡撫都御史許進亦以方略聞。且曰。不斬牙蘭。則天威不振。土魯番終不知懼。文升乃卽以前策屬之。遣副總兵彭清統銳卒由南山馳至罕東。卽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多十一月許。進及總兵劉寧抵肅州。駐師嘉峪關外。遣罕東兵不至。乃偕彭清循大路行。以水草

乏絕。不得馳。牙圖調知。乘千里馬宵遁。惟餘番人八百。登壘自保。陝入哈密。得陝巴妻女幷牛羊三千。斬級六十。拔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還。我士馬乏糧。多物故。文升徙取盞城。覺失牙圖。然西域亦自是頓憚中國。上念遠使冒險出塞進等。及太監陸閣皆以功陞秩。

九年三月。阿黑麻自將撒他兒等復襲哈密。據之。先是。王師入哈密。牙圖遁歸。阿黑麻方與亦斤蒙古衛相讎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亦斤蒙古所邀殺殆盡。至是乃自率兵下之。令撒他兒奄克孛剌居守。撒他兒不敢守哈密。棄孛剌居結瓦剌。寇我河西。且遣人索所許增幣印。守哈密。阿黑麻遣兵圍之。哈密人舉火。小列禿來援。退走。

十年冬十月。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又自許進撫甘肅小列禿反也。克力等部。中國撓之。寖甚。令其兄馬黑上書願悔過。還陝巴及金印。易前四十餘使。予貢如故。馬文升恐挾詐。請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始取寫亦滿速等於閘版　十一月。起前左都御史王越總制甘涼等處邊務。經略哈密。

十一年秋八月。復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先是。都御史王越出河西而陝巴至甘州。越乃令三種都督。回回則爲亦虎仙。畏兀兒則奄克孛剌。哈剌灰則拜迭力迷失。共佐陝巴。奄克孛剌以罕慎弟與陝巴不協。乃娶陝巴以罕慎女結好。遂賜陝巴蟒玉大帽。爲忠順王。而釋寫亦滿速等西歸。會越卒。哈密三種人久脅兵。初以國亂入居甘肅境上。射獵爲生。不願歸哈密。文升請留家之半甘州。往來自便。

十二年春正月。遣兵護忠順王陝巴還哈密。以都督寫亦虎仙。奄克孛剌。拜迭力遂失三種輔之。主國事。士魯番諸部許復入京朝貢。勞賜良厚。已而陝巴嗜酒。掊克諸部。阿孛剌等咸貳。

十七年春三月。阿孛剌陰構阿黑麻迎其次子眞帖木兒來王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邊吏遣指揮葉傑及奄克孛剌往諭部衆迎陝巴還。阿孛剌不從。傑等遂擒殺阿孛剌幷其黨六人。餘怖服。乃別令都指揮朱瑄勒兵送陝巴復王。而以眞帖木兒還土魯番。眞帖木兒時年十三。其母亦罕愼女也。會阿黑麻死。諸子讎殺。眞帖木兒懼不敢還。願依奄克孛剌。曰吾外祖也。守臣恐與陝巴嫌。乃擯還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等定國亂自立。

武宗正德元年秋九月。忠順王陝巴死。子拜牙郎嗣位。淫虐不親政事。

八年春二月。眞帖木兒還土魯番。先是。滿速兒稱速檀朝貢。上書求眞帖木兒兵部議貿所愛不予。琇逸出城。追獲之。七年冬。始令哈密三都督送眞帖木兒西還。至哈密。不可。謀至土魯番。以國情輸滿速兒。潛誘拜牙郎叛中國。拜牙郎淫暴心慊。屢部謀害。欲拖奄克孛剌往。不從。奄克孛剌弃肅州。八月。拜牙郎乘城叛。歸土魯番。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取金印。守哈密。又令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部乃譯審言拜牙郎棄國從番。乞命將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守城勤勞。命撫我官賜之金幣。撫木等城。眞帖木兒又言河南大饑。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日夜聚謀陵甘肅矣。

九年秋八月。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統延寧。固原諸鎮兵。擊滿速兒。略土魯番。滿速兒既據哈密。遣番鎮巡。索金幣萬餘。哈密城印。總制都御史鄧璋以聞。故有是命。敏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亦

斤等衝。如遇土番內侵。幷力捍禦。

十年春正月。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彭澤抵甘州。復遣澤。索金幣。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番戎可以利啗。乃以綵綺二千。白金器。遣通事火信同寫亦虎仙入土魯番。被令和好。滿速兒喜。許增幣歸金印。土地澤不俟報。遣上言。速檀滿速兒畏威悔禍。已還哈密。侵地及金印。四月。遂召澤還京。巡按甘肅御史潤時雍言。澤處置失宜。講和辱國。兵部尚書陸完疑其奏。滿速兒竊知兵能益驕。四出侵掠關外諸衛。及結瓦剌寇我河西。且遣人索所許增幣歸印。

十一年秋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初。彭澤既召還。趙鑑亦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代鑑巡撫甘肅。滿速兒以金印來歸。兵備副使陳九疇語昆曰。彭總督過舉多模稜。何面目立天地間。昆不能遠以雜術二百貽之。令送拜牙郎還國。留來使虎都六撒者兒廢其意。滿速兒聞留二使。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而身引萬騎直犯肅州。總兵史鏞欲自甘州來援。九疇以乏食止之。肅州益乃以游擊芮甯出禦。土魯番鋒銳甚。芮甯陣沒。亡七百騎。兵迫城下。哈密降。回居肅州城。顏爲內應。九疇廉得其情。收縶諸回及都督失拜烟答等。凡衷甲者擾殺之。嬰城守。調屬都兵劫其老營。而潛遣使誘瓦剌擒巢穴。破其三城。滿速兒狼狽走。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剌尾擊敗之瓜州。土魯番乃引去。九疇遂發寫亦虎仙傾陷哈密狀。滿速兒復請和。巡撫李昆以聞。時方命彭澤及中使張永視師。疏至。慨遣。而滿速兒實無遜和。又不歸拜牙郎。九疇謂土魯番不臣。宜絕其使勿通。與昆異議。兵部尚書王瓊從鄧澤。雅右昆。且忌九疇功。日嫉駐河西事。

十二年夏六月。失拜烟荅子米兒馬黑麻方入貢在京。說知王瓊與彭澤郤。突入長安左門。毆寃下錦衣衛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西訊報。瓊因發澤戍固原。及陳九疇輕率激變罪。逮昆。九疇至。謫廷鞫。戶部尚書石玠曰。大夫出使於外。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王瓊曰。納幣寇廷。致貽後患。利乎。不利乎。衆不能奪。澤幾不免。大學士楊廷和善澤。得與九疇並削籍。昆謫浙江副使。已。刑部會訊。幷脫寫亦虎仙死。上幸會同館。寫亦虎仙以祕術干進。得賜國姓。隨上南征。

十六年夏四月。帝崩。世宗踐祚。六月。逮兵部尚書王瓊下獄。謫戍。檢林言官劾其忘逐起彭澤兵部尚書。九疇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寫亦虎仙論斬。死獄中。

世宗嘉靖元年秋八月。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以二萬騎入甘州。都御史陳九疇固守。滿速兒走肅州。九疇乘夜倍道間抵肅州。來擊破之。殺其驍將火者他只丁。乘勝。滿速兒中流矢死。遂以開。時上以河西危急。方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濟師至蘭州。開搥用九疇議。遣其使。閉關絕貢。而滿速兒故無恙也。滿速兒歸。路遇亦不剌兵。復邀擊之。大創去。

四年春二月。土魯番牙木蘭復據哈密。率衆入沙州。侵及肅州。

五年春三月。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邊務。先是。起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請罷廢土魯番還城印。未幾。召入閣。以憲代。憲盡出平涼積留貢使住瞻。土魯番令悔過伏罪。歸我哈密。

七年春正月。起王瓊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初。哈密三種遜居金塔寺諸處。陳九疇議移肅州北境。樂地以杜後患。大學士楊一清以各部一旦外徙。不北合瓦剌。必

西遣察台徒延召霖議遂殺蒋王憲爲提督復遣使往諭之土魯番亦未肯服而楊廷和坐議禮罷彭澤亦去職張璁桂萼等用事方嚮廷和知王瓊故怨之言哈密不靖由彭澤澤以廷和曲庇惟急用瓊西部乃可靜也至是遂以瓊代憲總督瓊被用卽上書論澤九疑事言滿速兒實不死按驗九疑諫罔瓊等擬坐斬并罷廷和刑部尚書胡世寧力爭九疑雖上首功失實然其人忠勇再保河西有功爲士魯番所忌得不死戍遼澤金獻民歸里廷和得免　十二月牙木蘭率衆來歸牙木蘭者本曲先人幼爲土魯番所掠黠而善兵滿速兒倚之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且數盜邊至是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縛留貢使且舉帖木哥土巴攻肅州以逼回欲殺之牙木蘭惟率屬帳二千老稚萬人奔肅州降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未報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爲辭糾瓦剌寇肅州副使趙載遊擊彭澤等拒卻之

八年春二月哈密諸部於肅州滿速兒以牙木蘭叛乃遣人貢獅子因齎譖言顧歸哈密城及原掠人口求牙木蘭王瓊上言哈密既歸乞令失拜煙荅子米兒馬黑木守之其所歸各番貢使千餘人宜散沙州土巴帖木哥部落五千四百人置白城山哈密都督乩吉孛剌部落置肅州東郭赤斤都督瑣南東置肅州北山金塔寺翠東都指揮枝丹置甘州南山且欲縛牙木蘭予之下兵部議廷臣頗言哈密難守詹事霍韜力言留哈密者離西北之交以屏蔽內郡或難其守遂欲棄之將甘肅難守亦棄不守乎太宗之立哈密因元遺孽力能自立借虛名以享實利今圖王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與之惟於諸戎中求雄傑能守城印城部落者因而立之毋規規忠順後可也兵部尚書胡世寧言先朝不惜棄大寧交趾何有於哈密哈密非大寧交趾比也忠順自翠順以來狎比土魯番且邀索我矣國初封元孽和寧順寧安定俱爲王安定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存亡不可知一切不問而議者獨言哈密何也臣愚謂宜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中國使又言牙木蘭本屬部歸正非叛者不宜遣還唐悉恒謀之事可鑒也張璁等不聽力主王瓊議安置諸戎於肅州境內獨留牙木蘭不遣如世寧言九年冬滿速兒潰虎力奶翁及天方諸使貢方物復索牙木蘭不予滿速兒欲伺奶翁歸卽率諸戎寇肅州會虎力奶翁歸道死瓦剌又攻其北部我猶具廩餼肩來降人言土魯番欲以哈密城與失拜煙荅妻兵部困請許土魯番貢令三年或五年爲期使十二人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名存哈密而金印遂失忠順王拜牙郎終不可復無可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諸戎部落皆爲虜食失故土雲翔河西塞面北寇窺西海瓦剌總兵甯遠伯任傑廣襄伯吳琮巡撫延綏都御史王鍭參將胡忠各率所部兵討之秋七月甘州旋攻固原千戶所李俊戰死劉清自靖虜率衆馳戰不利都指揮邢瑞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於城下兵敗申澄死之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從之遠近震駭五月敕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會有通渭縣民避徭役匿滿剌孩聚山中去平涼千里四面峭壁數十仞無徑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山可汲池外設棧道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數仞如拱璧狀山後悉築牆高二三丈城中有數石池可汲池外設棧道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數仞如拱璧狀山後悉築牆高二丈五六尺各留小門僅容單騎城外皆亂山蓋昔人造之避亂者不知所始滿四等倡四爲招賢王李俊順理王散劫甘州旋攻固原千戶所李俊戰死劉清自靖虜率衆馳戰不利都指揮邢瑞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於城下兵敗申澄死之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從之遠近震駭五月敕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甯遠伯任傑廣襄伯吳琮巡撫延綏都御史王鍭參將胡忠率所部兵討之秋七月甘州旋攻固原千戶所李俊戰死劉清自靖虜率衆馳戰不利都指揮邢瑞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於城下兵敗申澄死之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從之遠近震駭五月敕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

大理寺少卿馬文升爲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多十月朔項忠馬文升先後至固原明旦於營外得賊所遺書求宥罪容居石城免其衝役衆知爲緩兵計偃之忠等議進兵方略令善揕者圖其山谷形分六路揕城忠恐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捷止授兵明日城中復立花達官火敗下賊北行卽捕衛行勿追蓋欲散其黨使易成擒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自叛逆以來前後大小三百餘戰殺我一伯三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若縱之逸去他日必爲陝患不能支一夜潛走散去因發兵分捕復斬首數千級滿四從子滿能者最驍捷逸去詗其黨知入青山洞乃用火薰之出亦就擒幷獲家屬百餘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人盡分給諸軍惟宥楊虎龐家文升謂忠曰石城之險非盡毀前後所築墻垣恐梭有叛者必據此爲巢窟遂令萬人悉平之立石紀平賊歲月於山餘賊百餘人走據韭臍山會有報西戎入套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勦餘賊忠等還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火敬等幷各罪大者械送京師餘八百人就軍中斬之提奏至人始服彭時料敵明審鎭靜得體云初忠日披堅於石城下矢石如雨略不退怯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時論偉之

五年正月毫酋山賊首毛哈喇被擒誅之餘賊解散忠等下令各歸農業不問奏於石城北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設兵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陞賞有差

谷應泰曰太祖之平陝也元郡落把丹率衆歸附授平涼衛千戶以畜牧射獵爲生頗饒樂足用而成化初年把丹孫滿四又以貲雄諸族然招納亡命抵觸文網石勒倚嘯東門劉淵踞北徙也乃以撫臣陳介捕治逋逃峯將劉清敛饑餽贈而遂聽李俊之狡黠劫滿璿以鼓亂然不西通亡酋東屯河套而但入據石城憑險負固者此直緩死之圖非有啓疆之志也夫石城去平涼千里而遙綿亘延袤千切而上細行懸度四面陡絕背人輕營以避禍亂者萬牟奄有氏服豈居鄣塢之中劉曜入據長安匿保楓源之境吾知滿四者特僨撻之小犊非衆食之擾獸矣比至陳介出討賊衆僞降斥鴈信緩師之謀用吳琮進兵之策薄城一戰軍譟殲焉假令禁馬護之輕出則衝亭無收用許歷之據險則關與可勝介實輕敵罪則奚辭若夫項忠身圍矢石馬文升躬擐甲胄圖帖谷則梁米成籍踞僨牧則困觀自斃而且金鈞賜虎龐刮刀嘗賞格數月之內俘獻京師功垂竹帛乃知岳節使之神算莞定湖湘祭征鹵之奉公終擒龍蜀者也然其始王師屢挫兵力單微中外洶洶頗言星孛不利西方書生豈能料敵而忠以晟討朱泚葵惑守歲安拒苻堅郗郗遣龍豈非意思安閒知彼知己者耶總之辦賊之方由於將帥命將之略本於政府所茲者彭時斷其就擒商輅欽其布置夫論思密勿之地決勝千里之外比於眞長料桓溫之必克郗超識謝元之有成猶爲過之而彼張解說難發言益廷豈非肉食者鄙哉若夫丹穴之逃黨以薊艾東門之役撤其關梁則尤長駕遠馭之規卑俾易種於茲邑也

卷四十二

宏治君臣

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皇太子卽位詔赦天下以明年爲宏治元年妖人李孜省伏誅妖僧繼曉發原籍爲民太常卿道士趙玉芝鄧常恩論戍邊番僧闡師領占竹等悉革職斥佞墅梁芳陳喜等往孝

臆司香、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盡、機穽伏誅、
豎懷恩以直道屏居鳳陽、上素知之、至是召還、恩
是命、恕至京、應吉士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
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更無可見時
十一月大舉士萬安罷、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奸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結納、表裏奸弊、上在東
宮、稔聞其惡、至是於內中得一簏、皆密啣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遺懷恩持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
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遂命罷去、安在道、猶夜望三台星、冀復進用、尋卒、禮部右侍郎邱
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謂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
采經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者、分類纂集、附以己意、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進之、上覽之甚喜、批
答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輔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刊行、十二月、加
祀先師孔子啓聖公爵、
孝宗宏治元年春正月、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文升陛見、賜大紅織金衣一襲、蓋上在東
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自奮勵、知無不言、
閏正月、詔天下舉異才、二月、上耕耤田畢、宴犒
爲飛走之所、上從之、夏四月、定預備倉、多十一月、有星孛於天津、詔大臣極言時政得失、吏部侍郎
彭韶言正近侍慎官僚、厚根本、減役錢、上嘉納之、禮部尚書耿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上謂有防微杜漸
之意、左侍郎倪岳上言、當今民日貧、財日匱、宜節儉以爲天下先、又言減齋醮、罷供應、省營繕、上俱採納
焉、

四年春正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上言、修明教化六事、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慎科貢以清教化之原、正
紀典以端教化之本、嚴黜陟以拯教化之弊、三月、御史
鄒魯誣奏刑部尚書何喬新受賕、逮下獄、先是、喬新每重王恕、不
喬新薦魏紳補之、吉遂賄魯有是奏、禮部尚書耿裕上疏禁自
求致仕、不許、恕時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
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恕遇舉敢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九月、大學士劉吉
罷、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乃可上、恕之使中官至其家、勸令致仕、去、初、吉
屢被彈章、仍進秩、人呼爲劉蒜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監中老舉人爲之、吉因奏舉人三次不中者、
不許會試、至是禁除、多十月、命禮部尚書邱濬、文淵閣大學
五年春二月、右諭德王華上疏略曰、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
或間、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源、薰
宮妾之時少、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上嘉納之、三月、巡撫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宦戚假供應、奪民園
韶罷遣之、夏四月、大學士邱濬上疏言、時政之弊、大略言陛下
於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佞、慎儉德、以懷永圖、
動政務、以宏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爲朝廷抑遏奸言、杜塞
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爲切中時弊、太監李廣以城垣工完、乞恩益加內

徽州教諭周成進治安備覽、謂商鞅有見於孔門立信之說、少傅
二年春正月、左贊善張元禎上疏言、定聖志、一聖敬、廣聖知、勤行王道、反覆爲言、上嘉納之、二月、御史
湯鼐、奏州知州劉榮下獄、先是萬安、劉吉、尹直在政府、嘗語鼐朝廷不欲開言路、鼐卽以其言勸之、已而
安直皆免官、鼐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雖劉吉在不足慮也、吉使客徐鵬嗤御史魏璋以疎
擺使伺鼐、鼐家得州知州劉榮與嘗言夢一人牽牛陷溺中、鼐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人牽牛象國姓、此國
勢漸危、賴鼐復安之兆也、鼐大喜、出書示客、璋以勁之、謂其妖言誹謗、下錦衣獄、僉連應吉士鄒智、智身
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僻疾不爲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
城丞、日大理寺卿邢夏錄上言、主事李文祥、應吉士鄒智、御史湯鼐等皆以言獲罪、實大學士劉吉誤陛
下、豈知劉吉之罪不減萬安、尹直乎、疏留中、錄謝病歸、五月、以刑部侍郎彭韶爲吏部左侍郎、王恕爲
尚書、得韶爲貳、皆不避權貴、請論路絕、六月、京城及通州大雨水、溢壞廬舍、人多溺死、詔求直言、兵部
尚書馬文升上疏言正心謹始、以隆禮義、禁奇巧、卻珍貢、慎黜陟、重諫諍、詢抑外戚、開言路、所司議行之、
三年春二月、中官乞編坊牧馬場千頃、戶部尚書李敏言、場止二百餘頃、餘皆民業、安得奪耕種之地以
爲飛走之所、上從之、夏四月、定預備倉、多十一月、有星孛於天津、詔大臣極言時政得失、吏部侍郎
彭韶言正近侍慎官僚、厚根本、減役錢、上嘉納之、禮部尚書耿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上謂有防微杜漸
之意、左侍郎倪岳上言、當今民日貧、財日匱、宜節儉以爲天下先、又言減齋醮、罷供應、省營繕、上俱採納
焉、

四年春正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上言、修明教化六事、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慎科貢以清教化之原、正
紀典以端教化之本、嚴黜陟以拯教化之弊、三月、御史
鄒魯誣奏刑部尚書何喬新受賕、逮下獄、先是、喬新每重王恕、不
喬新薦魏紳補之、吉遂賄魯有是奏、禮部尚書耿裕上疏禁自
求致仕、不許、恕時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
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恕遇舉敢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九月、大學士劉吉
罷、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乃可上、恕之使中官至其家、勸令致仕、去、初、吉
屢被彈章、仍進秩、人呼爲劉蒜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監中老舉人爲之、吉因奏舉人三次不中者、
不許會試、至是禁除、多十月、命禮部尚書邱濬、文淵閣大學
五年春二月、右諭德王華上疏略曰、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
或間、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源、薰
宮妾之時少、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上嘉納之、三月、巡撫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宦戚假供應、奪民園
韶罷遣之、夏四月、大學士邱濬上疏言、時政之弊、大略言陛下
於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佞、慎儉德、以懷永圖、
動政務、以宏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爲朝廷抑遏奸言、杜塞
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爲切中時弊、太監李廣以城垣工完、乞恩益加內

官俸級。王恕力持不可止之。五月。遣廷臣覽內帑銀贖杭。嘉。湖大水。冬十月。中官傳旨以通政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吏部尚書王恕。侍郎周經執奏止之。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開納事例。王恕曾永業言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上曰。廣食幾何。而多若是。左右曰。黃米金也。白米銀也。上怒。釋沒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有開納事例。糧不開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遂以此例爲長策。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乎。上從之。

六年春正月。詔考察官未及三年被劾者。復其官。從大學士邱濬之言也。三月。亢旱求直言。吏部左侍郎張悅上弭災五事。并修德圖治二疏上。嘉納之。吏部尚書王恕致仕。時大學士邱濬與恕俱陷太子太保。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恕以己冢宰不宜居禮部尚書下。頗有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格不行。文泰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嘗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詳述留中之疏。濬謂恕質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恕求去益力。詔允之。命乘傳歸。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嫉妨賢。上不聽。秋七月。京師大雨。迎禮部尚書倪岳疏弭災急務。勸上勤聖學。開言路。止撫功之賞。停不急之役。勦奸貪。進忠直。上嘉納之。

七年冬十月。西城逃獅子。禮部尚書倪岳言獅者外城之獸。眞僞不可知。使其非中國宜畜。非其無爲外城所笑。詔遵之。

八年三月。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大學士徐溥等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於祭祀。時謂勿欽。且設內閣者。實欲其贊政事。論經史。弼正得失。奈何圖濶邪說以取容悅也。乃止。十月。詔取番僧領占竹至京。禮部尚書倪岳執奏給事柴昇上言其誕妄。引孟軻韓愈爲證。反覆數千言。上嘉之而悟。詔中止天下誦之。十二月。倪岳類奏各處災異。上令諸廷臣同加修省。先是。四方報災異。禮部類集。凡歲終一覆。以爲故事。岳乃以日月先後。爲分條析末。復援經史懇切爲上言之。戶部主事胡爌上疏言災變異常。皆由奸宦楊鵬李廣所致。不報。

九年夏三月。論德王華日講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裒用事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非諷上上樂聞之。命中官賜食。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防疏諫燒煉齋醮。時中官李廣以左道被寵。溥等力言其邪妄。引唐憲宗宋徽宗爲戒。上嘉納之。冬十月。吏部尚書屠滽。戶部尚書周經各以星變乞致仕。許之。翰林檢討劉瑞上言八事。崇聖德。親臨臣殿。中使取寶坻港銀魚。幷取麻峪山銀礦。橫索害民。順天巡撫都御史熊翀得玉璽來獻。禮部尚書傅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爲贋作無疑。卽使非贋。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上遵行。

十年二月。上屢遊後苑。侍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上悟。納之。召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蓋爲若輩好爲之。竟能遊。三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賜茶而退。東陽朗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嘗召內閣不過數語卽退。是日經筵。能有此召。因得見帝天姿明睿。廟算周詳云。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地震。詔求直言。嗣祭郎中王雲鳳上言。納忠言。罷左道。齋醮。採辦。傳奉諸事。上嘉納之。秋八月。上欲施恩后家。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四百頃。欲幷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歲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卽退灘地耕之。迨潦輒沒。卽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不可。疏三四上。後有雄縣退灘地歲爲東宮莊者。上因經前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倖有所陳請。一裁以法。皆斂不得肆。十一月。留取大倉銀三萬兩。周經言皆係小民脂膏。上遂止。

十一年秋七月。以浙江大水。戶部尚書周經請停織造。從之。九月。清寧宮災。敕羣臣修省。大學士李東

陽上疏弊政。上嘉納之。以少監蔡英等督京通倉。周經言其弊不納。冬十月。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會幼公主痘殤。太皇太后歸罪於廣。廣懼。飲鴆死。上命搜廣家。得納賄簿。錄中言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上曰。廣食幾何。而多若是。左右曰。黃米金也。白米銀也。上怒。籍沒之。已而太監蔡昭請廣祭葬。嗣額。許之。閣臣言其不可。上命止予祭。十一月。下詔寬恤天下。賤糶濟甯宮。兵部尚書馬文升請發內帑免征派。停止四川採木之擾。從之。

十二年春正月。給事中楊廉疏請書宣用大學衍義。從之。夏五月。吏部尚書王恕致仕。時大學士邱濬與恕俱陷太子太保。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恕以己冢宰不宜居禮部尚書下。頗有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格不行。文泰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嘗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詳述留中之疏。濬謂恕質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恕求去益力。詔允之。命乘傳歸。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嫉妨賢。上不聽。秋七月。京師大雨。迎禮部尚書倪岳疏弭災急務。勸上勤聖學。開言路。止撫功之賞。停不急之役。勦奸貪。進忠直。上嘉納

冬十月，改馬文升爲吏部尚書。

十五年正月，大計天下吏，上召馬文升至煖閣，諭之曰：天下親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聖政。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陛，自是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

召兩廣總督劉大夏爲兵部尚書。大夏素以安內攘外爲己任，命下人心翕服。先是，大夏在廣東西一歲，再求去，皆不許，既廷謝，上御帷殿，召問之曰：朕素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徵斂供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卽臣在廣西取鐵木，廣東市香藥，皆因以萬計。上曰：若醫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斂可一一議革也。上一日問諸衙所卒強勇可用否？對曰：向者臣固言民窮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銳？上曰：在衞有糧戍，征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耶？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乃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而擇行之。

二月，吏部尚書馬文升上言三事：一曰裁冗官，言近年以來，傳奉等官將有八百餘員，每歲費支米不下萬石，能減一官，則省一官之俸，覽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二曰杜奔競，言朝覲既已去之，又復留之，故覬覦之徒千求復進，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可惜，則天下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猶不可惜乎？三曰革濫進，邊隅多警，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千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糧入監，通前共有數萬餘人，大害選法，人民受害，上皆納之。

冬十月，上欲於近畿地方圖操人馬，寫左右翼，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衞，卽思顧宗亦卽此意，遂將保定南班軍調入發回衞圖操，乃有造飛語帖宮門以譖大夏者。上召大夏示之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爲此耳。上又問大夏意欲削鎮守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卽臣在廣而廣之有城憲，接總兵三司不能斂一中貴人，倘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二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之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卿，卿不在班，恐不免御史糾，故已之。珊嘗以老病乞骸骨，不允。屬大夏一從容上謂：珊卿何面來去，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強留，猶不能爲朕留邪？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珊出而語大夏曰：死此官矣。

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瓊疏乞罷諸內璫田盡歸之民。下部知之。二月，上諭各司大小諸臣曰：朕方圖新理政，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但有可行者，諸臣悉心開具以聞。三月，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戚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於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既而注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夢陽當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在，上獨召大張縢語，左右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言，罪當重也。既而劉大夏被召便殿，姿事舉上曰：近日外議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至德，如天地上。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至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卽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太常寺卿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性理諸書，

古亦有之乎？對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執之而已。上默然。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上召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屛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大夏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

十七年春正月，內旨修建醫塔於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疏諫止之。三月，內旨行河南取樂工，巡撫都御史韓邦問疏諫止之。夏五月，敕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覲官，撫按語多失實，務備細參訪，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六月，小王子寇宣府，劉大夏請亟兵，喜峯口、燕河營以備之。太監苗逵謀帥師，持其營上，召大夏問以王越威望之捷。大夏曰：臣聞之，從征將士，當時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寇方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矣。上曰：卽爾太宗何以屢得志？大夏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人馬不能什二三，擬也。且其時洪國公一小違節制，而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柰何易言之？度今上雖惟有守耳，而藏珊亦從旁贊其語，上遂止。珊亦以材見知，上御文華，有所召對，必大夏與宜，必及珊。秋九月，禮部尚書馬文升上言三事：一曰裁冗官，少人多，中官有所利爲，此也。上言減去十分之五，惜工者訴於上，上命內閣擬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人，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溫旨勉留，猶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辭，上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所裁之數。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爲隱覆，不盡。雖日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卽遜曰：聖明如此，臣等敢不盡心。諸臣叩頭出。十一月，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瓊奏請免立皇莊等六事，上納之。

十八年春正月，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面議政事。二卿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因各手白金一錠賜之。曰：小佐爾廉，且勿無廷謝。恐他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之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卿，卿不在班，恐不免御史糾，故已之。珊嘗以老病乞骸骨，不允。屬大夏一從容上謂：珊卿何面來去？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強留，猶不能爲朕留邪？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珊出而語大夏曰：死此官矣。

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瓊疏乞罷諸內璫田盡歸之民。下部知之。二月，上諭各司大小諸臣曰：朕方圖新理政，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但有可行者，諸臣悉心開具以聞。三月，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戚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於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既而注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夢陽當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在，上獨召大張縢語，左右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言，罪當重也。既而劉大夏被召便殿，姿事舉上曰：近日外議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至德，如天地上。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至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卽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太常寺卿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性理諸書，

上急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五月帝不豫庚寅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健等入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諸先生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安得遽爲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太監張懋擁上進藥不答上又曰朕爲宗祖守法度不敢怠荒然亦諸先生輔助之力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遭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即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諸內臣羅跪榻外上曰受遺旨太監陳寬扶案季璋捧紙硯戴義就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諸先生須輔之以正道俾爲令主健等皆叩首曰臣等敢不盡力諸臣出製日上崩

谷應泰曰三代而上成康啓甲尚矣降是其漢文宋仁乎乃予所聞於明之孝宗近是人主在禮報則有阿姆之臣稍長則有戲弄之臣成人則有賢俾之臣即位則有面諛之臣千金之子性習驕佚馮乘之尊求適意快志惡聞己過宜也漢文止登受言張釋之馮唐皆以片言悟主宋仁聞天章閣開論韓范富歐無不先後登朝孝宗之世明有天下百餘年矣海內又安戶口繁多兵革休息盜賊不作可謂和樂者乎而孝宗悲儉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輔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絕嬖倖之門御珍奇放鷹犬抑外戚裁中官平臺煖閣經筵午朝無不訪問疾苦旁求治安非如曲江與慶賞花釣魚歌風臺於卷阿醉豐草於湛露旋連清讌擬迹成周悉詠太平比蹤貞觀德者也嘗是時冰鑑則有王恕彭韶綱遠則有馬文升劉大夏老成則有劉健謝遷文章則有王鏊邱濬刑懲則有閔珪戴珊夫孔甲好龍眞龍降豢孝武好馬天馬西來上所好者必有甚焉延攬之門開外戚封還詔敕誹謗之禁疎小臣執奏椒姆黃鐘大呂能生瓦石之音帝室鼎居不棄檮杌之器雍雍濟濟斯爲盛矣然而郭鋪李廣以中宮進壽甯二張以外戚進燒煉強酖以方士進番僧處讚以沙門進夫宏悲石顯已在病已之朝厚光防驕不絕馬鄧之世牛服玉杯能號後元譯言天竺進自永平藍盛陽之月必有伏陰舜禹之朝不無共鯀得志則虎變失志則叔伏用天變日增幕小楓導上游宴撫度荒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棄曰疏備矣上非不知節欲稍覓之則風生不用則泥蟠是故管隰在朝刁開難亂孔明作相黃皓無權卅豈有無小人之日哉人君進賢退不肖之間安危倚伏不可不審也閒帝與張后情好甚篤終身歸近嬖御琴瑟專一出自掖庭元烏是祥遂在中宮尤古今恆事云

卷四十三

劉瑾用事

武宗正德元年春正月以神機營中軍二司內官太監劉瑾管五千營瑾陝西興平人故姓談登泰中自擁虛衛或旨從中出略不與聞或奏所擬輒覓行改易若以臣言爲是則宜傳諭施行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責而往往留中不發視之若無臣等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深恐先帝又負臣等十月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對閣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爲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竝入交勸諸內侍竦下閣閣下持勁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得諸大臣持勁章必益堅去瑾變易耳文擗踴昂觀然曰是也即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文密叩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皆應諾文退乃賫夢陽具疏草文遞上不省不可多多覽勿覓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曰臣等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至於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伏覩近歲以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邱聚高鳳等擅造巧僞淫溺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人交易狎暱嫚褻無復體貌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聖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脈甯雷異屢發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祥緣此聖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益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普天之左右爲長夜之游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前古閹宦誤國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將永成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臣亦泣不食諸閣大奸閹讒持章不肯下諸閣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道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讌一日三至健等卒持不下內司禮監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爲召諸大臣入大臣有陳谷韓文者文不應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良是第奴輩侍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榮和顏莫敢出一語韓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天變日增幕小楓導上游宴撫度荒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榮曰疏備矣上非不知節欲稍覓之耳上固有處吏部侍郎王鏊曰脫不處柰何曰是在榮榮頷裏鐵邪敢誤國是日諸閣益窘自求安盪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亭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等亦廉知王岳密奏事八人者遂夜趨上前環跪哭以頭拾地曰微上恩瑾等磔餧狗矣上色動瑾進曰害瑾等者岳也帝曰何也曰岳東廠也外謂誅宦諸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絓是此何情也夫狗馬鷹犬指買獻否而獨咎瑾等帝怒曰吾收岳矣瑾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今左班宦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爲誰敢言者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邱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竝司營務分據要地瑾夜傳命榜岳亭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是伏閤則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爲各上疏求去瑾矯詔勒健遷致仕惟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不休惟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不允健遷瀕行東陽祖道歎歔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無以應瑾等矯詔追殺岳亭於途擊折徐智背得免初舉朝必欲誅瑾吳部尚書許進曰此屬得珠斥足矣若鋮其事恐有甘肅之變既而果如進言刑科

給事中吳狮山西道御史劉玉俱上疏論劉瑾佞幸專逐顧命大臣乞留劉健謝遷而以瑾正典刑上怒下獄戍爲民瑾既得志於是內攬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使自救不暇而莫敢進言帝嘗登豹房瑾可委任矣瑾又索善矯飾谷大用用鎮守太監言請臨清開皇店瑾補獻計者罪之焉永成以私故欲陞朝見畢必赴瑾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擬旨東陽等必極爲稱美有曰爾剛明正直爲國錦衣百戶邵琪瑞持不可邱聚主東廠頗恣肆倘忤瑾瑾發其事謫戍都王琇建新第於大內誘上居之除弊等語識者鄙之　劉瑾使禁衛指揮點視六科官放入酉出毋離其次二年春正月劉瑾矯旨枷尚寶卿顧璘尚使姚祥於長安左右門外鄧中張璉因奏令買人房稍代諸計吏輸物內帑多獲羨餘利瑾聞怒曰安有天子而攬納稅糧者乎罪其人事得寢其奏矯諭如此　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芳潛通瑾黨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凡變紊成憲梏亂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上言八月初火角及心宿中星搖動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乞親元老大臣罷去內侍龍悖安居深宮絕嬉戲禁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章下禮部　左都御史張敷華上言政令紛擧百臣爭之不足數等豎壞之有餘工部尚書楊守隨言劉瑾等八人罔上誣下恣意肆情而瑾尤甚並不報　初劉健等致仕給事中呂翀劉菴上疏留之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聞而歎息於是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請上正國法罷保輔託大臣以安社稷劉瑾矯旨遣緹騎逮繫錦衣衛獄　龍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斥權閣正國法罷保輔託大臣以安社稷劉瑾矯旨遣緹騎逮繫錦衣衛獄　龍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僞矯旨文不能防奸落職閒住瀕歸陰遣邏卒伺於途徐蕃牧和徐遜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賈安甫史良佐曹閏王宏任諸李熙王蒞葛浩陸崑張鳴鳳熊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游綦徽潘鎧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偉朱廷聲劉玉邁相交通彼此穿鑿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救內有名者吏部查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是日朝罷令廷臣晚金水橋南跪詔　劉瑾矯詔京官發病三年不赴部者革爲民未久者嚴限赴京聽選瑾知科道等官忤己者發病避禍故嚴禁錮之　夏四月劉瑾矯詔令內閣撰敕天下鎮守太監得預刑名政事其最爲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營造數十萬於京師進貞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敕自山東沿海達於蘇松浙江編趕所至括民財陵辱官司莫敢言者故事六部奏準備事由送內閣自出敕者瑾付內閣擬爲之東陽等不能執奏唯唯而已　逮南京巡撫右副都御史艾璞下獄先是魏國公徐俌與無錫民家爭田璞歸田於民俌賂劉瑾差官殺勘使者乘瑾風旨悉以其田予勳戚且劾璞前勘非是瑾矯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此實民田也瑾怒籠之幾死數日方甦謫海南　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袁爌賂劉瑾求封郡王傑持不與曰皇帝祖勳令傑罷去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昇初以忤瑾致仕已而復不合罷其先世已革讓衛瑾矯旨與之　劉瑾等誣逮工部給事陶諧廷杖落職爲民諸前後上疏戒邊游遠讒佞停止不急工作差官貿鹹織造皆直指舉奸嫉蔽之罪瑾等以是大恨之已而復以他事逮之理掊擊百端終不屈杖戍蘭州衛　五月以講官詹事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部右侍郎御經筵舉必獻規諫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官耳何多詞劉忠與廷和皆舊東宮官奏曰二人當令南京去遂有是遷時南部無缺皆添註雖陞之實遠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乃以蜀錦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遂厚廷和而疎忠時劉宇爲中樞託保國公家人朱瓚者交通劉瑾日數往來兵部郎中楊廷儀廷和弟也每俟瑾出必招入私署留坐款語四司官有不附宇者瓚必言於瑾令外補廷儀獨諂

瑾竟自於私宅擬行多出松江人張文冕手張文冕者故市儈嘗犯法南京兵部尚書何鑑捕盜之理亡匿附瑾瑾倚之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日候瑾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長跪大小官舉命出外及還京者朝見畢必赴瑾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擬旨東陽等必極爲稱美有曰爾剛明正直爲國除弊等語識者鄙之　劉瑾使禁衛指揮點視六科官放入酉出毋離其次二年春正月劉瑾矯旨枷尚寶卿顧璘尚使姚祥於長安左右門外鄧中張璉因奏令買人房稍代諸計吏輸物內帑多獲羨餘利瑾聞怒曰安有天子而攬納稅糧者乎罪其人事得寢其奏矯諭如此　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芳潛通瑾黨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凡變紊成憲梏亂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上言八月初火角及心宿中星搖動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乞親元老大臣罷去內侍龍悖安居深宮絕嬉戲禁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章下禮部　左都御史張敷華上言政令紛擧百臣爭之不足數等豎壞之有餘工部尚書楊守隨言劉瑾等八人罔上誣下恣意肆情而瑾尤甚並不報　初劉健等致仕給事中呂翀劉菴上疏留之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聞而歎息於是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請上正國法罷保輔託大臣以安社稷劉瑾矯旨遣緹騎逮繫錦衣衛獄　龍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僞矯旨文不能防奸落職閒住瀕歸陰遣邏卒伺於途徐蕃牧和徐遜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賈安甫史良佐曹閏王宏任諸李熙王蒞葛浩陸崑張鳴鳳熊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游綦徽潘鎧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偉朱廷聲劉玉邁相交通彼此穿鑿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救內有名者吏部查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是日朝罷令廷臣晚金水橋南跪詔　劉瑾矯詔京官發病三年不赴部者革爲民未久者嚴限赴京聽選瑾知科道等官忤己者發病避禍故嚴禁錮之　夏四月劉瑾矯詔令內閣撰敕天下鎮守太監得預刑名政事其最爲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營造數十萬於京師進貞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敕自山東沿海達於蘇松浙江編趕所至括民財陵辱官司莫敢言者故事六部奏準備事由送內閣自出敕者瑾付內閣擬爲之東陽等不能執奏唯唯而已　逮南京巡撫右副都御史艾璞下獄先是魏國公徐俌與無錫民家爭田璞歸田於民俌賂劉瑾差官殺勘使者乘瑾風旨悉以其田予勳戚且劾璞前勘非是瑾矯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此實民田也瑾怒籠之幾死數日方甦謫海南　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袁爌賂劉瑾求封郡王傑持不與曰皇帝祖勳令傑罷去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昇初以忤瑾致仕已而復不合罷其先世已革讓衛瑾矯旨與之　劉瑾等誣逮工部給事陶諧廷杖落職爲民諸前後上疏戒邊游遠讒佞停止不急工作差官貿鹹織造皆直指舉奸嫉蔽之罪瑾等以是大恨之已而復以他事逮之理掊擊百端終不屈杖戍蘭州衛　五月以講官詹事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部右侍郎御經筵舉必獻規諫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官耳何多詞劉忠與廷和皆舊東宮官奏曰二人當令南京去遂有是遷時南部無缺皆添註雖陞之實遠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乃以蜀錦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遂厚廷和而疎忠時劉宇爲中樞託保國公家人朱瓚者交通劉瑾日數往來兵部郎中楊廷儀廷和弟也每俟瑾出必招入私署留坐款語四司官有不附宇者瓚必言於瑾令外補廷儀獨諂

諫宇廷儀能文宇章奏皆廷儀爲之　吏部推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繡舉南京都察院事劉瑾矯詔令致仕繡在兵部結猺中貴至兩廣供應裁革日唯廣給數升而已瑾使人蹤跡其人歎息而去瑾覓不能害致仕歸之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　六月給事中邵燮復視檢林功次瑾私人曾功多燮難所紀敍亦經屢梁死天錫在宏治中素言事有氣節時給事中周鑰使還當路瑾撫所借資自刎桃源升次　劉瑾誅革天下提舉官吏部尚書許進謂自經死給事中周鑰使還當路瑾撫所借資自刎桃源升次　劉瑾誅革天下提舉官吏部尚書許進謂提舉作育人材之本執奏不可止之　太監李榮傳旨御馬太監谷大用父奉御用太監張永父友俱陞錦衣衛指揮使尊俱進都督同知此內臣父兄授官之始　秋八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奏自正德二年以來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思患預防意蓋指劉瑾也瑾大怒曰源何官亦學爲忠臣耶矯旨逮送錦衣衛杖三十謫戍肅州至懷慶卒婁慶氏靳道莊擬屍磔於驛後源父御史瑾以勳瞢石謫戍嶺外猶幸生還源忠直不愧其父而身遂不免朝野悲之　劉瑾改其姪增納粟監生曹謐爲千戶起其妹夫致仕禮部司務孫聰賛非大同軍務　冬十月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入朝命改廷和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　起張綵復爲文選司郎中綵美丰儀先爲文選郎與焦芳相得給事中劉蕡劾還至是芳鷹綵於劉瑾綵故瑾鄉人謁朝數日後始往見瑾瑾喜迎笑曰好鄉里外官多不知事朝後即來鄉里遲來最得也時許進議調驗封郎中石確於文選疏已入而瑾欲復用綵追進追回用石確疏以綵易之蕡復以綵爲右僉都御史而合水韓鼎者亦由瑾陞戶部侍郎與綵同廷謝鼎先謝老不任拜起又吃吃不能致詞谷張翟屏後羣笑之瑾甚愧曰且羽此人既謝皆歎曰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綵歸過瑾瑾設酒餚預待曰非都憲我爲老韓愧死矣相得益歡　十一月劉瑾矯詔革天下巡撫　始道科道查盤各邊糧劉瑾素知邊方召商中納粟弊遣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問奏內有糧粗秕草浥爛者瑾矯旨逮繫各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既至鎖拽抑壓所任地方勒令加倍賠償凡各商人納過糧草未給價銀皆沒官不給內是商賈困弊邊儲日乏　劉瑾矯詔裁革天下按察司兵備官　十二月逮順天府丞趙璜下詔獄戍爲民璜任濟南知府裁抑鎮撫中貴瑾故恨之巡撫四川都御史劉穆謂蜀水惡錯開通巫山道可自鎮陵達夔州官未下遂開道瑾矯旨橫縲下詔獄廷臣論救釋之

三年春正月劉瑾分朝覲官每布政司納銀二萬兩　考察朝覲官既上奏翰林學士吳儼家故富劉瑾吾有所求儼不與御史楊南金者都御史劉宇廷攜之不堪辱養病去瑾矯旨綴奏尾曰學士儼輒薄不修其致仕御史南金欺詐無病其爲民　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誦出之猶未釋也復羅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常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恆先施海輒唧亡答之竟不一見至是夢陽客左氏者謂獄語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下今死生之際始託之當不愧於心乎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夢陽乃以片紙書數字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避咎也遂詣瑾瑾大喜延置上座海曰昔唐玄宗任高力士龍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即當爲先生役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

李白而公曾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脫靴哉瑾曰此朝廷事今聞命當爲先生罷別去夢陽由是得釋而海與瑾往復竟稱消讓矣　左都御史屠滽掌院事劉瑾矯詔令致仕滽在兵部結猺中貴至兩廣供應裁革日唯廣給數升而已瑾使人蹤跡其人歎息而去瑾覓不能害致仕歸之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　六月給事中邵燮復視檢林功次瑾私人曾功多燮難所紀敍亦經屢梁死天錫在宏治中素言事有氣節時給事中周鑰使還當路瑾撫所借資自刎桃源升次　劉瑾誅革天下提舉官吏部尚書許進謂提舉作育人材之本執奏不可止之　太監李榮傳旨御馬太監谷大用父奉御用太監張永父友俱陞錦衣衛指揮使尊俱進都督同知此內臣父兄授官之始　秋八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奏自正德二年以來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思患預防意蓋指劉瑾也瑾大怒曰源何官亦學爲忠臣耶矯旨逮送錦衣衛杖三十謫戍肅州至懷慶卒婁慶氏靳道莊擬屍磔於驛後源父御史瑾以勳瞢石謫戍嶺外猶幸生還源忠直不愧其父而身遂不免朝野悲之　劉瑾改其姪增納粟監生曹謐爲千戶起其妹夫致仕禮部司務孫聰賛非大同軍務　冬十月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入朝命改廷和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　起張綵復爲文選司郎中綵美丰儀先爲文選郎與焦芳相得給事中劉蕡劾還至是芳鷹綵於劉瑾綵故瑾鄉人謁朝數日後始往見瑾瑾喜迎笑曰好鄉里外官多不知事朝後即來鄉里遲來最得也時許進議調驗封郎中石確於文選疏已入而瑾欲復用綵追進追回用石確疏以綵易之蕡復以綵爲右僉都御史而合水韓鼎者亦由瑾陞戶部侍郎與綵同廷謝鼎先謝老不任拜起又吃吃不能致詞谷張翟屏後羣笑之瑾甚愧曰且羽此人既謝皆歎曰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綵歸過瑾瑾設酒餚預待曰非都憲我爲老韓愧死矣相得益歡　十一月劉瑾矯詔革天下巡撫　始道科道查盤各邊糧劉瑾素知邊方召商中納粟弊遣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問奏內有糧粗秕草浥爛者瑾矯旨逮繫各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既至鎖拽抑壓所任地方勒令加倍賠償凡各商人納過糧草未給價銀皆沒官不給內是商賈困弊邊儲日乏　劉瑾矯詔裁革天下按察司兵備官　十二月逮順天府丞趙璜下詔獄戍爲民璜任濟南知府裁抑鎮撫中貴瑾故恨之巡撫四川都御史劉穆謂蜀水惡錯開通巫山道可自鎮陵達夔州官未下遂開道瑾矯旨橫縲下詔獄廷臣論救釋之

三年春正月劉瑾分朝覲官每布政司納銀二萬兩　考察朝覲官既上奏翰林學士吳儼家故富劉瑾吾有所求儼不與御史楊南金者都御史劉宇廷攜之不堪辱養病去瑾矯旨綴奏尾曰學士儼輒薄不修其致仕御史南金欺詐無病其爲民　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誦出之猶未釋也復羅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常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恆先施海輒唧亡答之竟不一見至是夢陽客左氏者謂獄語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下今死生之際始託之當不愧於心乎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夢陽乃以片紙書數字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避咎也遂詣瑾瑾大喜延置上座海曰昔唐玄宗任高力士龍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即當爲先生役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

李白而公曾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脫靴哉瑾曰此朝廷事今聞命當爲先生罷別去夢陽由是得釋而海與瑾往復竟稱消讓矣　左都御史屠滽掌院事一日上審錄重囚本內寫瑾擅其罪斥貫皆叩頭不敢仰視久乃起　二月起副都御史張泰提督操江先是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及給事中孫貴復疏薦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薦於瑾瑾以同鄉故起之鄉人詣泰謝瑾泰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　三月改翰林院編修羅侨等爲部屬時焦芳子焦黃中會試中式芳意欲得大魁既而取呂柟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訶諸執事抑之遂入言於劉瑾故侨等官而授黃中簡討及劉宇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仁等俱擢編修　劉瑾修理莊田擅掘天地壇後土侵廢官地五十餘頃毀官民房屋三千九百餘間發民開墳二千七百餘冢　降湖廣按察司僉事涉沐爲武岡知縣罷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洛洛沐爲御史時忤瑾故降之　遣御史涂禎下獄死贛江西新淦人初爲江陰令治行裘天下第一徵爲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不從瑾衔之後禎復命俟於朝門遇瑾不爲禮即矯旨下錦衣衛獄杖戍肅州衛禎重僕死於獄仍行原籍查禎男涂樓起解補伍瑾敗始得釋　遣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先是一清巡邊上疏陳戰守之策請復守東勝開屯田數百里省內運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牆剋期完工而劉瑾誠一清毖之工亦止至是又忌其築邊廢貲下詔獄大學士王鏊言於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乃得釋　夏四月劉瑾假湖廣災傷爲名奏遣同鄉侍郎韓福出理糧餉福科斂剝削餘銀數萬已復命福彙副都御史督理湖廣通賦尚書梁儲劉宇可爲吏部佐曰佐與劉瑾同鄉瑾必不負佐佐曰王佐黨進瑾怒遂有是邊欲姑遣之去而徐圖之　劉瑾矯詔令進士陳璚致仕璚登宏治乙丑進士既歸欲終身養母母護之曰不聞舍孝子而爲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至是抵京值瑾竊政獲罪遂矯命令致仕許進宣言於朝曰古今會有進士致仕者乎而欲援之力不能同事強璚賄瑾璚曰官以賄成吾不爲也怡然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母終識者謂天所以成孝子也後瑾誅應詔起用　五月南京大鐵劉瑾矯詔敕運米三十三萬石輸卸鳳陽南京兵部尚書何鑑執奏言留都地方重於鳳陽災傷甚於淮西止之始得遣官販濟劉瑾矯詔籍沒已故戶部尚書秦紘通政張珍財產家屬遣戍　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還卒四出刺南康民吳登顯等三家以蠟午競渡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見華衣怒馬京師語音輒相猜告官司密賂之人不貼席矣　六月鎮守太監廖堂薦舉內外官預擬陞調吏部多徇之吏科給事中何紹正勒堂雖奉旨察貿否注擬當付吏部上責堂下所薦於御史　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時早朝有遺書丹墀者上命拾以進則告瑾不法狀也瑾大怒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諸監立門東監之有頃命大臣

出翰林院官東向跪曰內監雅待衆翰林故耐亦便出御史等官東向跪曰御史習知法度亦宜敢爾瑾不聽時暑甚盛張十數人命曳出內監黃偉忿曰書中所言皆爲國爲民奸男子死即死耳何不白言嫁禍他人爲瑾努目曰是何奸男子不露章乃匿名誣罔固死也矧御前拉諸監入李榮曰入奏公等俛而恐有變乃罷其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皆立內廠以後事也　劉瑾矯詔天下發潛盜賊連親屬十一月劉瑾矯元夙覩於朝陽門外大學士李東陽爲製碑文極稱頌四年春正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邵寶致仕時公卿多出入瑾門寶一無所通瑾惡平江伯平江伯漕帥也事與寶相關瑾怒禍且不測李東陽力解之乃得致仕去　以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爲國子祭酒鴻儒在山西有聲劉大夏薦對孝宗稱其大可用吏部從之人望舉之尋以守正忤劉瑾回籍　能興化知府張嶽爲民嶽先任刑部郎中時隆平侯張佑卒無嗣弟姪爭襲賂瑾瑾屬之不爲徇正德三年出守興化瑾有所餽不報郡人咸大資窮冠登第瑾欲奪其荷聘以弟女妻之以屬嶽亦拒不許瑾怒途摭隆平侯奪爵事誣罷歸家　二月劉瑾矯詔行吏部不時考察兩京及在外方面官勒原任大學士劉健謝遷爲民先是詔舉懷才抱德之士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賡上虞徐文彪應詔劉瑾以四人皆浮夸鄉人而草詔由健欲因而害之矯旨下禮等鎮撫司鞫之劉宇阿瑾意劾有司訪舉失實鎮撫詞連健遷瑾持至內閣欲籍其家李東陽徐爲勸解得少釋焦芳抗聲曰從輕處亦當除名既而旨下健遷除名禮等戍邊令餘姚人從此毋選京朝官　三月以饑瑾爲戶部尚書機附瑾故不次用　夏四月大學士王鏊致仕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鏊然見鏊開誠與言初亦開聽及焦芳用事專事媢阿而瑾驕悖日甚韋流結紳鏊欲遏之力不能居菅成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鏊因求去瑾遂愈拂衆廣禍且不測鏊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鏊無所得鏊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歸時方危鏊之求去成以爲異數云　以王雲鳳爲國子祭酒尚書張綵以人望起之始被命欲堅辭及有遣嘗言執政者誦太祖寬中士夫不爲吾用者當殺身滅家語雲鳳父大司徒佐曰吾老矣汝豈我何處死耶雲鳳泣就道至則所餽瑾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能時國學教廢雲鳳立條約示諸生約束甚嚴士子卒咸服轉乞養病歸　劉瑾矯詔以宏治中獨修大明會典壞祖宗舊制雜以新例悉毀之降吏部尚書梁儲爲右侍郎應子毛澄諭德傅珪等皆降職大學士王鏊致仕免究唯李東陽如故　五月逮廣東兵備僉事吳廷舉下獄時鎮守恣橫廷舉劾太監潘忠二十罪併及劉瑾忠亦誣列廷舉逮獄鞫之無狀止以枉道歸緣荷校吏部門卽主事宿建疏救之尚書張綵閣奏棨心賞其能言於瑾凡十二日得釋謫戍邊衝踰月赦爲民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爲南京部屬瑾素惡諸翰林不行跪禮至是修孝宗實錄成例進秩瑾謂文士不習世故摘所忌十餘人爲南京員外郎主事等俾憒充政務始瑾以翰林其素有譽隙者乃以名投瑾從臾成之　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　道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初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爲國初屯政修舉故軍食自足後爲世家所佔以此不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各邊爲增屯田數百頃悉令出租人不聊生周東在

會夏尤苛剝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寘鐇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爲名瑾聞自
此始矣　六月進吏部尚書劉宇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以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
部尚書時吏戶兵尚書皆瑾黨　八月榮王祐樘之國常德劉
都督神英賂加湿陽伯爵給誥券　劉瑾招引四方痞士余明余倫余子仁等占候天文推測命數私習
軍器明等妄稱瑾姪劉二漢當大貴瑾陰令內使藏小刀二於扇內出入禁闥　閏九月奪平江伯陳熊
爵正德三年熊總督漕運劉瑾檄索金錢不應瑾因中以法欲置之死李東陽力爭之瑾曰熊所犯罪重
不宜姑息東陽曰予誠姑息然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任太宗朝開濟南河道通漕大有功勳銘
鐵券子孫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不悅覺坐多貿田宅侵民利論海南衛奪其誥券　劉瑾矯
詔下刑部侍郎陶琰獄陝西游擊徐謨訐奏御史李高而誰故劉瑾黨也又厚賂瑾欲中高以危法會上
命琰往覈其事琰據法直高讞以告瑾瑾矯詔下之獄禁錮兩月削籍　冬十一月命給事中張綵御史
房瀛等查盤南直隸各省錢糧先是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斂恐罹禍各斂銀賂之瑾省至二萬兩往
往貸於京師富家復任之日取官庫貯倍償之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悟不爲異時張綵聞而言之瑾不自
安謀差官查盤蓋欲掩其迹也　劉瑾奏訪金華知府鮑瑾同知王悉嬴貧江西左
布政馬龍貪濫僉事阮寅輕浮謫降提問有差巡按山東御史劾節儉銀饋瑾瑾知之抽下獄死侍郎張彎自
縊建遣斂銀二萬送瑾瑾收之承運庫降黜無給事中歐陽鳌御史貝儀少監李宣指揮趙良皆以賄瑾
削籍時瑾酷法繩人內外貨賂不貲吏部尚書張綵過瑾從容爲瑾言瑾殊納之然終不能改也　劉瑾
擢都督僉事曹雄爲左都督陝西自楊一清罷邊寇猖獗不可制總督尚書才寬好野戰自將由興武鑿
塞部斬首數十級狃勝深入遇伏中流矢卒巡按御史劾曹雄臨陣退縮不救瑾挾私切責御史而更超
擢雄　十二月追奪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誥敕爲民充軍
從都給事中李憲言也　改吏部尚書梁儲於南京儲不附瑾故有是調
五年春二月以兵部尚書曹元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正德中不由翰林入閣者三人
楊一清以才望劉宇曹元皆附劉瑾得之　劉瑾出太監張永於南京不果行瑾欲盡除叛己者一日伺
閒言於上謂張永於南京旨未下卽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永入永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己無罪
劉仁芳子侍讀焦黃中戶部尚書劉璣兵部侍郎陳震並削籍爲民黃中爲檢討踰年卽陞侍郎性尤狂
態無恥時士官多溺沒入家口內有殊色芳求瑾得之後臥病黃中悉焉瑾誅言官交章暴其罪被褫職
瑾流毒五年變易吏兵二部選法將官失律有加封伯都督者或徑自傳奉時綴批別本惟意而已又以
事籍沒故大臣家收其妻孥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搒箠巡撫巡鹽等官四出誅求諸邊屯田賦稅以肥私
家海內騷然以冇寘鐇之變而卒及於禍五年中惟大理評事羅僑抗疏得脫中外聞而異之士大夫悉
爲曲學阿世瑾皆有所借以驗士大夫賢違一朝士某從其門下某謂見某曰我公好近眉而冠君之冠
高秦何曰業定矣聊姑入及卽瑾瞪目視朝士撼更低冠入謝瑾乃悅祭酒王雲鳳先提學陝西榜答生
徒有同囚訊瑾聞而避之雲鳳於是往見瑾瑾叱曰何物祭酒一豬豬毛耶雲鳳惶恐謝既退請墮臨視
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復請校刻瑾近行法例永著爲令給事中屈銓亦如雲鳳請刑部尚書劉璟數被
詬懼因勁奏其屬三人瑾謂能督貢意乃悅於是瑾以爲無所不可爲矣一日瑾涕泣語張綵曰始谷張

旋踵永擾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　六月大學士劉宇致仕宇附瑾排斥正人知瑾將敗先乞身
免　秋八月劉瑾伏誅初寘鐇反移檄數瑾罪莫敢上聞有指揮徐麒者傳檄示人瑾捕下獄論死因下
赦寬恤以收人心未幾而寘鐇就擒悔欲反之方修然自爲功矯旨加己祿米檄兄劉景祥爲都督張永
等與瑾爭權勢不相下至是望日甲午永至自甯夏獻俘上迎之東華門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
懷中謂瑾激變甯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狀永驟張雄張銳亦助之上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步臣
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爲永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盜陛下何地上悟允其奏當夜卽
命禁兵逮瑾永等勒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淵下三鼓瑾方熱寢禁兵排闥入瑾蒐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
房瑾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疑矣趨出戶被執就內獄明日降爲奉御閑住之鳳陽命廷臣議其罪瑾皆
招置術士余明等太監孫和造衣甲弓弩潛瑾瑞皆受贓之贓有不貲瑾兄都督景祥死將以八
月甲午棄百官多會送瑾初獄夜禁星出後衝道四寘有竊聽者中夜聞兵甲聲錚然里巷私語籍籍謂
傾朝送葬瑾且因爲亂永之獻俘也瑾使以乙未入永知卽以甲午入以故得先發明日晏朝後外人徵
聞瑾得罪猶莫敢顯言者及旨猝中發遷卒飛騎交馳於道淡日乃定初上尚未有意誅瑾瑾聞鳳陽之
命曰過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
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湯盒五百蟒衣四
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賽袍八爪金龍四玉琴一玉瑤印一盔甲三千冬月圍扇飾貂
皮扇中藏刀二衣甲千餘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付獄吏部尚書張綵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
等六人皆送都察院獄於是六科十三道共劾瑾罪三十餘條上是之命法司錦衣衛執瑾午門廷訊之
都給事中李憲亦劾瑾憲故出瑾門下瑾聞之笑曰李憲亦劾我耶夠之曰刑部尚書劉璟猶噤不敢聲
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稽稽卻顧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使
人批瑾頰曰公卿朝廷所用何由汝卿汝何藏之私室瑾詭塞既下獄上命毋覆奏凌遲之三日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於天下諸被害人爭買其肉噉之有以一餌易一便者瑾親屬
等六人皆送都察院獄於是六科十三道共劾瑾罪三十餘條上是之命法司錦衣衛執瑾午門廷訊之
都給事中李憲亦劾瑾憲故出瑾門下瑾聞之笑曰李憲亦劾我耶夠之曰刑部尚書劉璟猶噤不敢聲
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稽稽卻顧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使
人批瑾頰曰公卿朝廷所用何由汝卿汝何藏之私室瑾詭塞既下獄上命毋覆奏凌遲之三日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於天下諸被害人爭買其肉噉之有以一餌易一便者瑾親屬
十五人幷二漢張文冕楊玉石文義等皆論斬張綵死獄中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宇子編修
劉仁芳子侍讀焦黃中戶部尚書劉璣兵部侍郎陳震並削籍爲民黃中爲檢討踰年卽陞侍郎性尤狂
態無恥時士官多溺沒入家口內有殊色芳求瑾得之後臥病黃中悉焉瑾誅言官交章暴其罪被褫職
瑾流毒五年變易吏兵二部選法將官失律有加封伯都督者或徑自傳奉時綴批別本惟意而已又以
事籍沒故大臣家收其妻孥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搒箠巡撫巡鹽等官四出誅求諸邊屯田賦稅以肥私
家海內騷然以冇寘鐇之變而卒及於禍五年中惟大理評事羅僑抗疏得脫中外聞而異之士大夫悉
爲曲學阿世瑾皆有所借以驗士大夫賢違一朝士某從其門下某謂見某曰我公好近眉而冠君之冠
高秦何曰業定矣聊姑入及卽瑾瞪目視朝士撼更低冠入謝瑾乃悅祭酒王雲鳳先提學陝西榜答生
徒有同囚訊瑾聞而避之雲鳳於是往見瑾瑾叱曰何物祭酒一豬豬毛耶雲鳳惶恐謝既退請墮臨視
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復請校刻瑾近行法例永著爲令給事中屈銓亦如雲鳳請刑部尚書劉璟數被
詬懼因勁奏其屬三人瑾謂能督貢意乃悅於是瑾以爲無所不可爲矣一日瑾涕泣語張綵曰始谷張

諸人患外臣籍我耑推余嘗之余以身徇天下所擯折衣冠多矣今天下之怨皆集於余諸人晏然享之予未知所稅駕也綵因辟左右曰今上未子勢必立宗室子若長且賢公受禍矣不如援幼弱者公長保富貴無憂也瑾曰善是數日忽變曰無以宗室爲吾自立耳綵告不可瑾怒以茗盤擲綵綵不敢言瑾敗坐綵同叛綵經曰皇太后土太廟太宗可鑒其心初瑾被縛有旨降鳳陽李東陽諸諸大璫曰脫復用當奈何張永曰有我在無慮已而瑾上白帖言就縛時赤身無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體上見帖憐之命與故衣百件永始憶謀之東陽令料道勤瑾勤中多及文武大臣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況兩班官耶今罪止瑾一人可易疏入獄詞具乃止連文臣張綵武臣楊玉等六人綵疏稱兇盡發東陽阿瑾事卒斃獄剉尸市中　詔焚諸與劉瑾往返書札時籍瑾瞥得樂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旨切責李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皆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工誰不屈意待之況王府懿親自非同惡助叛法不可赦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降旨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傳聞驚駭各不自安臣願聖明廣大涵容將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悉焚之以滅其迹上從之　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紀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給誥券世襲李東陽秦旬詩序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旨切責李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皆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工誰不屈意待之況王府懿親自非同惡助叛法不可赦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降旨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傳聞驚駭各不自安臣願聖明廣大涵容將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悉焚之以滅其迹上從之　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紀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給誥券世襲李東陽秦旬詩序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旨切責李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皆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工誰不屈意待之況王府懿親自非同惡助叛法不可赦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降旨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傳聞驚駭各不自安臣願聖明廣大涵容將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悉焚之以滅其迹上從之　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紀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給誥券世襲李東陽秦旬詩序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旨切責李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皆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工誰不屈意待之況王府懿親自非同惡助叛法不可赦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降旨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傳聞驚駭各不自安臣願聖明廣大涵容將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悉焚之以滅其迹上從之　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紀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給誥券世襲李東陽秦旬

卷四十四

寘鐇之叛

武宗正德五年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鐇反寘鐇者慶靖王曾孫也祖秩煟靖王第四子永樂十九年封安化王宏治五年寘鐇嗣王是時劉瑾擅權海內天下寘鐇素有逆謀與甯夏衛生員冀景文孟彬往來甚密戚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　寘鐇輒呼老天子寘鐇益恨不軌會瑾逆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賦夏倍徵頗畝徵馬屯租甚急畝朴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怨景文謂寘鐇曰殿下欲闖大事此其時矣寘鐇遂令景文家招酒邀諸武弁紫所被辱丁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且謂寘鐇多奇徵可輔欲靳殺諸守臣劫衆舉事衆方怨咽景文言皆忻然從之曰即事不就死無恨遂歃血盟定計衆散去景文以報寘鐇寘鐇令人往平鹵城說戍將及紫所厚張欽等十餘人皆從之各集衆待時有邊警總兵姜洪命周昂簡銳卒爲牙兵得申居敬等六十人昂偵之初五日寘鐇深寘鐇遂置酒召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謀反錦昂者故常此景文貸寘鐇金納級陞都指揮總寘鐇深寘鐇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洪少卿周東鎮守太監李增鄧廣漢等惟學東辭不往副總兵楊英以聞警帥兵出亦不至錦等詐言塞下警急呼壯士申居敬備邊執兵械跨馬呼譟儀賓幹廷瑋等伏兵府序下錦等邀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洪等遂走行臺殺惟學及都指揮楊忠又殺周東縛侯參議放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廳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召逆黨平鹵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僞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爲檄數劉瑾諸罪狀張謀劉璣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舉應德布邊鎮以錦爲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爲軍師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暄等十一人總管關中大震陝西守臣將寘鐇等刊印劉瑾激變罪惡告示榜文封奏瑾匿不以聞　總兵曹雄等聞變率兵沿河堵截遣廣武營指揮僉事孫隆將大小二壩積草捲埽柴草盡皆焚燬楊英率黃正等發靈州順流而下錦遣魏鎮等至廣武營散賞孫隆用弓箭神槍拒卻之曹雄親帥兵至靈州　初甯夏游擊將軍仇鉞聞邊警帥兵出玉泉營寘鐇反遣人招仇鉞令以其兵來會佯許之帥衆還鎮奪其軍單騎歸私第京師訛言鉞已從賊又與武營守備保助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助爲外應朝議川助爲參將鉞爲副總兵令率兵討賊於是助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以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納游兵壯士俟保助等兵至從中起爲內應俄而總兵曹雄亦遣人持書約鉞鉞答咱書意者沒河潛入城具言保助楊英韓斌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捲埽河舟盡泊東岸矣鉞喜嗾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決河濫城邊東岸兵勿使渡河何錦果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靖渡口留昂守城時四月二十三日也寘鐇出城祭祀社稷旗纛等神使入呼鉞陪祭鉞復稱病不出昂自來問疾鉞陽呻吟臥伏諸蒼頭陶斌來得俟昂入用鐵骨朶擊殺之割其首級鉞即披甲仗劍跨馬門出呼諸壯士楊英等徵者百餘人直趨安化府執朱寘鐇及其子台潛儀賓謝廷槐韓廷璋幷黨李蕃張會通等詐傳鐇令召錦還而別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錦方帥兵還卿等即以所部兵擊殺胡雄魏鎮等十餘人聲言城中事定以搖衆心又往河口執劉鉞姜永毅之衆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正脫身走追擒之賀蘭山外幷獲申居敬等曹雄楊英各先後至甯夏寘鐇起兵凡十八

日而收。上聞寘鐇反，頒詔天下，慰安人心。詔內有宥充軍罰米官員，俾徹糧草等件，出內閣草中又欲取回各處差出官校，劉瑾有難色。以李東陽言，從之。五月，命遣陽伯神英充總兵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太監陸閒管領神槍，起劄右都御史楊一清為提督，率中外兵討寘鐇。時朝內不知四月二十三日事故出師。神英等統京營兵，合陝西酌鎮兵馬，分道進勦。瑾媿詔改戶部侍郎陳震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討寘鐇。暫行總制事，震附瑾，由光祿卿陞戶部侍郎。瑾倚之為腹心。會寘鐇反，兼推楊一清提督軍務，瑾屈於公論，不得已從之。然度一清必辭，故道震彌縫其間，冀其成功，將柄用之。已而聞寘鐇已就擒，楊一清上疏乞將京軍取回，以安反側。上詔遣陽伯神英以兵還。命張永及一清仍往甯夏，綏安地方。時道路相傳總督率京營兵將堵甯夏，一清慮激變，遣百戶章成，費牌馳諭甯夏官舍軍民，大賊已擒，地方無事，天子遣二王重臣來撫定爾耀，又出示朝廷止誅首惡，不究脅從，有功者許錄用，各部官員不許聽人譖陷，敢有流言訛言者，治以軍法。侍郎陳震械寘鐇送京師。楊一清以軍干宗室，處置少疎，恐生他變，又各犯有原謀脅從，情罪不一，一槩解京，將無可活者，故馳往止之。時已渡河，乃收繫鞏州以待。一清會太監等，時鎮巡逮至千餘人，一清出者凡百餘，申居張永撤鎮守撫按，悉同王司官公審分別首謀，共謀，隨從等，定擬發於天津，薛鳳鳴於淮陽，專事捕盜，蓋例御史出，不得以家屬隨，至是，梁等許攜家往，以滅城為期。敬，徐欽，程保等止遠其身，繫家屬，俟正犯誅後，徙其妻子，奏聞下法司議從之。一清又請永曰：恩威當並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敢舞為樂，選卒奏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行不悖，大變之後，堂陛駿替，不復知上下之分，維時遊僞命，僞符手刃大臣者，寂殺主將，奪其家者，選奸倘存，猶以警後，乃密諭鎮巡捕指揮馮經等奏上伏誅。八月，太監張永回京，楊一清仍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削夔府襲衛，寘鐇錦衣，廣等械至京，皆伏誅，論功，封仇鉞為咸寧伯。

谷應泰曰：正德二年四月，慶府寘鐇反，十四年六月，甯府宸濠反，逆同罪均，固已。然古者天子居重馭輕，先冀根本，分建宗子，次固維城，無事則修貢率土，歸王有事則擐甲荷戈，用紓國難，是以家裕苞桑，國紮磐石，計深遠也。劉瑾威劫大臣，擅傾萬乘，帶刃者何羅之謀，術士進劉通之論，二世之禍，直須時耳。寘鐇蜂起發難，志清君側，夫產祿在而興居之兵非叛，武曌篡而敬業之兵亦正，惜其蹈志巫蠱，擅殺命卿，狼狽稱戈，既無觀變之智，徘徊河上，初無撥亂之心，所以身膏斧鉞，而秦人莫之哀也。不然，扶蘇受沙邱之詔而吞聲，白起聞湘岳得益城之命而撥甲，不遵強枝固本，又何以稱焉。雖然，寘鐇一狂悖豎子也，天誘其衷，竟焉愚遷。天殆借鐇為道，瑾授首，賚乎，寘鐇不反，則張楊夜半之謀不合，甯夏不亂，則武宗腹心，彭數敗嗾，茂窮，乃求救於忠。忠置酒私第，招彭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彭字茂曰：此產實吾弟耳，今後好相之愛不替，張父趙母，社稷之疑，距有艾歟。觀楊一清道聞鐇擒，而急反京兵，綏誅逆黨，豈非竣平游魂，鏖時鎮誠而瑞聯方深，人心易震，內變未靖，外帑非豫，豹房之計得行，而後戰勝之賀乃在廟堂也。然則甯夏之功不在甯夏，在於楊一清乘寘鐇以誅誠社之奸，南昌之捷不在南昌，在於王守仁滅寇濠以塞覬覦之隙。嗚呼，豈可謂大臣者矣。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

平河北盜

武宗正德四年秋九月，畿南盜起，時劉瑾用事，專恣驕橫，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驍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掠，號響馬盜。至是，聚黨益熾，瑾欲速除之，分遣御史嘗杲於眞定，殷毅於天津，薛鳳鳴於淮陽，專事捕盜，蓄例，御史出，不得以家屬隨，至是，杲等許攜家往，以滅賊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敢舞為樂，選卒奏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五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其定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瑾以捕盜功，擢杲毅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五年冬十月，霸州降盜劉六、劉七、齊彥名、李隆、楊虎、朱千戶等皆附之，儲大璋多文安人，茂通賂納交，太監張忠者，虎之姻也，因得徧賂馬永成、谷大用輩，常因內官家人出入禁中，進豹房，觀上蹴踘，益無忌憚，河間參將袁彬為兄弟，因得徧賂馬永成、谷大用輩，常因內官家人出入禁中，進豹房，觀上蹴踘，益無忌憚，河間參將袁彬彰數敗賊，茂窮，乃求救於忠。忠置酒私第，招彰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彰字茂曰：此產實吾弟耳，今後好相之愛不替，張父趙母，社稷之疑，距有艾歟。觀楊一清道聞鐇擒，而急反京兵，綏誅逆黨，豈非竣平游魂，鏖時鎮誠而瑞聯方深，人心易震，內變未靖，外帑非豫，豹房之計得行，而後戰勝之賀乃在廟堂也。然則甯夏之功不在甯夏，在於楊一清乘寘鐇以誅誠社之奸，南昌之捷不在南昌，在於王守仁滅寇濠以塞覬覦之隙。嗚呼，豈可謂大臣者矣。

歸。餘賊相率至京謀逆罪。忠與永成爲請於上。且曰。必獻銀二萬乃赦之。劉瑾家人梁洪亦索萬金。六、七、楊虎計無所出。潛劫近境。冀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六、七知事敗。散去。六、七騎大弓矢絕倫。諸盜皆畏之。或勸瑤幷絕禍本。二人竟戮去。果仍圖形捕之。涿州州官知其能。召至協捕有功。御史蔣瑤亦用而賞之。或勸瑤幷劫行旅。既。劉瑾伏誅。果亦被劾。瑾下健兒多歸之。詔逮梁孚。盡破其家。六等窮蹙憤恚。乃相聚抗官府。劫行旅。下討賊。仍許自首免罪。六等遣其姊出首。自領三十四人詣州。知州郭坤以聞。貰之令捕他盜自效。至是復叛去。往附畿內盜白英。時英已流劫至山東。

六年春正月。霸州巨盜劉六、劉七聚衆攻安肅縣。劫取贓獄盜。鷹南州縣。霸州文安生員趙風子者。名鐵。有勇力。好任俠。每大言自負。先是。劉六等攻掠文安。鐵率妻子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汙之。鐵怒。奮拳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說使降。許納歸家。與弟鐩、鎬聚五百人。會於河間。由是賊黨益繁。自畿南遠山東。倏忽來去。勢如風雨。乃命指揮何知李瑾統京營千人往討。瑾至德州。奏言白英約四百人。分爲二。一劫諸城、高密、安邱、沂水。一自穆陵關西。陷魚臺。直趨金鄉。賊所得皆民間馬。一晝夜數百里。馳而官軍馬少。無以追敵。請於山東、直隸取給備戰。從之。命瑾充參贊軍務。三月。賊入博野、饒陽南宮。無極、東明等縣。深、冀、定、鄚、開等州境。大肆殺掠。攻滄州。臨朐。臨濟。昌樂。日照。蒲臺。武城。陽信。曲阜及泰安州。皆破之。時賊衆強。多出不意突犯。所在單弱。勢不能支。李瑾東西奔命。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從之。命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召馬中錫爲右都御史。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　夏五月。兵部尚書何鑑奏。御盜事宜。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郡縣望風奔潰。盜至開門迎款。以故南北不通。人情洶洶。鑑建議。遣副總兵李瑾擊趙鐩於起用窩將白玉等數人。奏行山東、直隸等處。修濬城隍。選補軍餘。錄用民間武勇。不許遣以貢賊。鄉村鎮店結伍立寨。互相應援。河南、山西等處設兵。黃河、衛太行以防奔突。京操官軍俱留本處。分守郡縣。又於滹運十二把總部下。每船選精卒一人。沿河駐劄。以防運道。商旅。詔悉從所議。鑑復奏。遣都督黃綵、張俊、統兵分布霸州等處。六月。流盜趙鐩、劉三、鄔老虎、楊虎分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分掠山東。鐩等由河南、山西自西而東。蹿曲周、威縣。直抵冀州。復走山東向東南下江爲絕地。六、七等踰山東、河南出湖廣、江西。仍由故道入長蘆、齊河等縣。直抵冀州。復走山東向東南下江爲絕地。所至縱橫。如蹈無人之境。大抵賊俱起畿內。恃馬力。倏忽馳驟。樓野。不佔城郭。蹈虛。不立方所。每戰。驅脅從者居前。呼號衝突。官軍見形即縮。賊相與笑。槊。恐所殺掠。稍遇勁兵。前者俱陷。曰以精騎覘勢。爲連退。莫可控搗。官軍雖屢有小捷。然失亡多。黠者又受賊賂。多縱舍賊。指揮衆生管興。劉六、劉七訓文安村中。六、七匿民家樓上。欲自剄。王故緩之。有頃。齊遂名持大刀脅官軍。官軍皆呼。遂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六、七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去。各地方官互相推委。時馬中錫、張偉所領京營人馬多不簡閱。中錫書生。欲效張遂化渤海事。招。壞。解散。張偉執將子。性不能戰。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獲。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單車從數卒直抵賊壘。開其自新。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伺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劫金銀盡

數至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益肆劫掠。衆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由是獨全。楊虎計無所出。潛劫近境。冀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六、七知事敗。散去。六、七騎大弓矢絕倫。諸盜皆畏之。或勸瑤幷絕禍本。二人竟戮去。果仍圖形捕之。涿州州官知其能。召至協捕有功。御史蔣瑤亦用而賞之。或勸瑤幷劫行旅。既。劉瑾伏誅。果亦被劾。瑾下健兒多歸之。詔逮梁孚。盡破其家。六等窮蹙憤恚。乃相聚抗官府。劫行旅。下討賊。仍許自首免罪。六等遣其姊出首。自領三十四人詣州。知州郭坤以聞。貰之令捕他盜自效。至是復叛去。往附畿內盜白英。時英已流劫至山東。

六年春正月。霸州巨盜劉六、劉七聚衆攻安肅縣。劫取贓獄盜。鷹南州縣。霸州文安生員趙風子者。名鐵。有勇力。好任俠。每大言自負。先是。劉六等攻掠文安。鐵率妻子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汙之。鐵怒。奮拳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說使降。許納歸家。與弟鐩、鎬聚五百人。會於河間。由是賊黨益繁。自畿南遠山東。倏忽來去。勢如風雨。乃命指揮何知李瑾統京營千人往討。瑾至德州。奏言白英約四百人。分爲二。一劫諸城、高密、安邱、沂水。一自穆陵關西。陷魚臺。直趨金鄉。賊所得皆民間馬。一晝夜數百里。馳而官軍馬少。無以追敵。請於山東、直隸取給備戰。從之。命瑾充參贊軍務。三月。賊入博野、饒陽南宮。無極、東明等縣。深、冀、定、鄚、開等州境。大肆殺掠。攻滄州。臨朐。臨濟。昌樂。日照。蒲臺。武城。陽信。曲阜及泰安州。皆破之。時賊衆強。多出不意突犯。所在單弱。勢不能支。李瑾東西奔命。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從之。命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召馬中錫爲右都御史。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　夏五月。兵部尚書何鑑奏。御盜事宜。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郡縣望風奔潰。盜至開門迎款。以故南北不通。人情洶洶。鑑建議。遣副總兵李瑾擊趙鐩於起用窩將白玉等數人。奏行山東、直隸等處。修濬城隍。選補軍餘。錄用民間武勇。不許遣以貢賊。鄉村鎮店結伍立寨。互相應援。河南、山西等處設兵。黃河、衛太行以防奔突。京操官軍俱留本處。分守郡縣。又於滹運十二把總部下。每船選精卒一人。沿河駐劄。以防運道。商旅。詔悉從所議。鑑復奏。遣都督黃綵、張俊、統兵分布霸州等處。六月。流盜趙鐩、劉三、鄔老虎、楊虎分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分掠山東。鐩等由河南、山西自西而東。蹿曲周、威縣。直抵冀州。復走山東向東南下江爲絕地。六、七等踰山東、河南出湖廣、江西。仍由故道入長蘆、齊河等縣。直抵冀州。復走山東向東南下江爲絕地。所至縱橫。如蹈無人之境。大抵賊俱起畿內。恃馬力。倏忽馳驟。樓野。不佔城郭。蹈虛。不立方所。每戰。驅脅從者居前。呼號衝突。官軍見形即縮。賊相與笑。槊。恐所殺掠。稍遇勁兵。前者俱陷。曰以精騎覘勢。爲連退。莫可控搗。官軍雖屢有小捷。然失亡多。黠者又受賊賂。多縱舍賊。指揮衆生管興。劉六、劉七訓文安村中。六、七匿民家樓上。欲自剄。王故緩之。有頃。齊遂名持大刀脅官軍。官軍皆呼。遂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六、七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去。各地方官互相推委。時馬中錫、張偉所領京營人馬多不簡閱。中錫書生。欲效張遂化渤海事。招。壞。解散。張偉執將子。性不能戰。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獲。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單車從數卒直抵賊壘。開其自新。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伺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劫金銀盡

司經歷任傑軍民死者千餘人至鹿邑鹿邑潰執守城千戶有陳翰者自稱兵部主事乞爲劉三子至新蔡致仕知府張釋率衆遊劉三金帛萬計不攻去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諸將利劫掠戰不力賊勢日熾劉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謀龍謀兵無生必亂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以馬文升家在園中引衆去之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枝軍劉賓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虎軍並稱都督陳翰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爲號鑄金牌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誰衆九五重關溝滝之天又造鈞牌介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供軍降者秋毫無犯拒者寸草不遺劉六等攻徐州掠濉西劉七等覘知谷大用毛銳等駐軍臨清復擁衆走鄆州賊以十二月朔車駕出郊宮省牲圜犯御蹕時兵部尚書何鑑未冠左右無一直卒乃自具帖子令廁卒遞入長安門遞入司禮監轉奉上知復傳示各衙門嚴加防守又飭城費報通州良鄉涿州各守備官嚴備兵馬兼以常制襲出南郊分調軍馬於南海子蘆溝橋羊房角三處下營以防衝突處分甫定漏下五鼓矣有頃上命司禮監太監召鑑至左順門問今日駕可出否對曰駕當早出以安人心車駕遂出近幕方回賊知有備不敢犯十二月劉六等西奔掠新城雄縣定興安肅易州涿水而南破高陽蠡縣博野容城深澤東鹿覘知郴州有備乃遵道竟攻臨城高邑成安饒陽由眞定掠趙州安平直抵晉州晉城柏鄉內邱南河衡水等處鑑計賊非東向臨清必南奔彭總移文促陸完督軍分道追襲至景德賊方圍湯陰聞官軍至望風遁去許泰馮禎郤永金輔李琮張俊成剛追戰敗之渡河溺死者無算劉七等復糾衆萬餘圍李琮馮禎督許泰與禎琮等總制彭澤齊官軍敗趙鐩於六安州殺獲四百餘人追至定遠運敗之湖廣僉事郭韶敗劉三趙鐩等於應山縣二郎收廣水店追逐縣崖瀕水者千餘人彭澤同巡撫劉丙督各路軍馬追殺鐩等於應山升子鋪隨州遂慨山等處劉三劉賀等潛匿山谷去季鉉率邊軍收劉六劉七等東入登萊掠膠州平度萊陽破文登招遠攻圍寧海陸完復分調許泰郤永合兵追勦賊遁分兩隊一隊由高密西奔李鉉追至沂水勛殺無遺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復北走霸州犯香河寶坻玉山諸縣敗官軍殺參政王杲於武清八里莊兵部奏調參將成剛等統領京軍陸完亦分調諸將會兵截殺賊遁馬東圍殺戮惰杲子弟兵甚衆乃越霸州莫往雄縣遁南直抵山東賊雖屢鬭然隨在脅聚裹而復衆先是正月劉六等自文安而下二月至宿遷屯小河口劫船欲渡指揮周正禦之不得前退往桃源屯於城子河率衆萬餘掠邳州之潼口集遂由賴檢過郯城既擁衆復遶邳州賊皆白衣遍漫郊野知州周尚化悉力拒走之三月賊過呂梁沿途焚掠無遺總兵劉暉破賊於滕之呂孟社尋敗賊於邳之郭家莊殺獲千餘人賊且戰且走至魚面集復破之四月賊奔登州海套陸完率大軍與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遇於蓬萊古縣集等處時官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將十萬人合圍諸軍奮勇擊賊斬首二千三百殺傷三千有奇官獲百餘諸會渠殆盡六七彥名獨挾驍騎三百餘潰圍而走間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諸軍悉出莫能禦賊將北出塞外居關險不得通乃復趨臨清而南下郤之新安遇潞馬家渡變潛頻欲渡不得復由盧壁西南而去閏五月劉三自河南入趨田轉掠黃陵都指揮陳表擊敗之退據淵田仇鉞蝗賊於光山神周姚信爲左時源金輔爲右大敗之斬首三百九十八盜奔六安諸將進至七里岡賊分爲三神周追趙風子姚信追賈勉兒二賊急復合其黨張通等率衆數千降鉞應與官軍戰不利陳翰見勢敗亦向總兵仇鉞降時源金輔追劉三由黃陵光羅主桐柏南召從騎十七人夜亡其半至土地

坡。指揮王琚射劉三中其左目。三縱火自焚。琚滅火斬其首。都指揮朱忠等復追擊賈勉兒於扶溝。賊奔沙河。溺死者甚衆。追至永城。勉兒變姓名匿項城之下村。老人王斌獲之。餘衆悉潰。趙風子走德安。如初不成。行至應山縣東化山坡下。遇僧真安。因削髮攜斧。賊爲邢本道等各散。遂同真安欲渡江。從江西賊。再圍大舉。湖廣巡撫劉丙督官軍擒邢本道等三十餘人於隨州。天王陵寨等處。斬賊百餘級。繳馬騾器械千數。本道被縛。始知鑑削髮遁去。分命各道物色之。武昌衛軍人趙成、趙宗等行至黃陂縣。九十三里坡。過鑑過。見鑑狀貌異常。思與頒示台心疑之。追至武昌江夏縣管家銜。鑑入軍人唐虎店飯。虎等進機之。擾鑑真安度膝。擄車入京伏誅。　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會事許遠追至高苑。敗之。餘衆以百騎劫德平。遠復引兵追至楊二莊。盡殲之。劉六、劉七圍鄧州。督漕都御史張縉擊敗之。東海千戶張寧率銳卒閉柵迎敵。賊三騎馳突而前。皆渠帥也。中矢斃。其黨悉遁。六等遂從鄚林渡邳。騎能屬者纔三百人。奔河南光山、確山。入湖廣。棄馬登舟。沿江掠聚。復衆萬至七百人。駐兵武昌陽邏。圍風鎮。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潛家赴官。賊過之於爛泥鋪。脅與俱至南京。炳怒罵之。遂遇害。掠其家人。　內言立盜檢名。太監陸閹以陸完討賊久不滅。謀出統軍。禮部尚書傅珪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將士心。論旦夕及宗社。諸公尚唯唯乎。力爭之。明日。竟遣閹監槍出征。傳旨令珪致仕。　劉六爲湖廣官軍所追。風折帆檣。擊死於水。其子劉仲淮數人亦死。劉七齊彥名等糾合水寇。自黃州下九江。鄱湖口、彭澤等一帶縣邑。經安慶、太平。儀真所過殘滅。　六月。陸完帥諸將邊兵馳至揚州。晰退避。指揮程鵬、劉七、龍文宣等舟過儀湖。操江官軍不敢逼。直抵瓜州。燒燬戰船。掠孳軍器。鎮江官軍纔之。敗績。殺掠過壩。泊於通州之猴山。常熟之福山港。遂凌江面。縱橫上下。通泰如皋、靖江之區。咸被創殘。秋七月。劉七等復自通州渡流上犯九江。劉七遂名等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遊掠。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爲揚州官軍所拒。與其黨韓三等謀復自海門而上。浙流過采、泊蘇湖之月子湖。賊凡三過南京。往來如入無人之境。賊在海門東七里港。謀入海山張網海口。深入裏河不果。又泊隸上。斷腰地方。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瑞州、黃登、光州、固始。還泛九江。安慶至石灰河江口。遂往銅陵。時陸完自臨清馳赴江上。都御史張縉、王鈺。僉閫僉諫及副總兵時源等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東下。越瓜州。縣周家橋。縣孟瀆下港。掠常州。殺常州守李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仍泊狼山下。賊有舟三十餘。衆六七百人。陸完至鎮江。留總兵仇鉞駐瀆。參將騎兵駐江北。劉暉、鄒永以舟師邀江陰。八月。劉七等既泊狼山。其黨以失地利相尤。多潛去。丁丑。賊率衆二百餘攻通州。我軍聲之。賊退入船。是夕。颶風大作。賊船皆解散飄颺。其衆頗踏不支。嘔泄以死。白相聲援。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盛藥及火於竹矢中發之。又爲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銜船。機發。自爲運轉。轉透船沈。試賊一舟沈之。賊益駭。勢迫。乃登山圍聚。以下是散逸。輒爲通州兵所殺。通州設與賊密通。而守吏亦特嚴。癸丑辰。夜三鼓。副總兵劉暉帥遊東兵千總任恩帥大同兵。游擊鄒永帥宣府兵效進。癸巳。與賊戰。我軍聲鼓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躡山頭右垣。懸高梯。險檢矢瓦石雨下。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熾。僧行居人逸出。賊從之上山。得路。而我軍方奮勇直前。目加已而聞巡撫林俊怒兵捕勦。因流毒他境。　劉烈等復還至四川。初烈等四出剽掠。侵陝西漢中。勢頗猖獗。至是。復還。敕巡撫都御史林俊相機勦賊。未幾。劉烈爲亂兵所殺。餘黨廖麻子、喻思倫復熾。

洗。竄至是。覓嬰谷下山爭船不得入。劉暉立崖下。百矢齊發。劉七勢迫。遂赴水死。斬首。劉暉捣獲餘賊及鼎文宣等解京伏誅。賊逸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伯。陸閣弟陸永爲鎮平伯。咸甯伯仇鉞進封咸甯侯。世襲。都御史陸完、彭澤加太子少保。完召回掌院事。廢一子錦衣衛百戶。內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

谷應泰曰。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初發難於霸州。趙鑑、邢老虎、劉三等附之。而盜愈劇。至鑑等入河南。七等入山東。是羣盜分寇之始也。既而幷兵薄都城。至脩倉皇召對。左順中冒夜出。指授方略。社稷撫人。幾於發蒙振落矣。乃賊積鑑被鑑於景州。而田彬沒全師於山左。許泰甫奏捷於霸縣。而劉七屠名城於冀右。徒敗軍幷族。隳轍亂以此易彼。得不償失。游魂漸大。鴟延淮北。賊騎有京觀之築。池陸無邱壟之堅。指斥乘輿。妄陳天命。而羣盜再薄都城矣。夫金湯天險。百靈呵護。幺麼小寇。敢爾蹂躪。則以七等固皆潛入宮門。縱觀禁掖。窺覘顏於豹房。分天香於御苑。彼項籍偶觀會稽。石勒倚嘯東門。亦未有睥睨彤闈。俯窺陛陽。如茲盜者也。於是宮門啟扃。南郊幾阻。徵調繁興。六師雲集。然後七等再入齊。鑑等再入豫。自此以後。盜不復合。劉三、趙鑑猶獗於南河。遮撫彭澤以大同。遼東。宣府之師衆之。劉六、劉七遊弋於濟北。少司馬陸完及禎卿許泰諸將御之。其餘咸甯侯仇鉞、伏羌伯毛銳、中貴谷大用、邊將江彬類皆將門世胄。良卒信臣。莫不赤羽擾日。盛騎屯雲。然而魚驕鳥駭。狼奔豕突。偏師少利。纔壓不前。軍氣初揚。旋追逸賊。甚至斬掠難民。邀勳幕府。紈袴輿徒。勛加青紫。太倉少府。濫若泥沙。此怨毒所以日深。中原所以不靖也。既而鑑等屢挫。自豫而冀。楚境。楊虎縱而賊勢益。趙鑑撓而賊黨益矣。七等自齊北掠京畿。南窺徐宿。鉦似鼙張。勢亦窮迫。由邳流豫。由豫流楚。劉六沈於水溼。此亦天亡之秋也。然而舍陸登舟。死灰復然。實其餘勇。三江騷動。天門無安都之棚。京口無徐盛之城。蹂楚猶吳。如履平地。幸而妖星已隕。風伯揚威。當是時。劉暉帥遂東兵。任鯤帥大同兵。鄒永帥宣府兵。聚天下之全力。撲窮寇之逋寇。猶莫不水戰火攻。矢窮弦絕。然後骨載專車。即行萬里。當其始也。劉瑾以威激之。張忠以貼縱之。及其繼也。當事撫縱之。軍發於中宮。禍成於帥卒之封爵。定勛先及中人子弟焉。夫張讓通書。張角黃巾。平而讓等俱封列侯。令孜致亂。黃巢長安。破而令孜居功。屈黠敗亡之主。各賢其臣。而五省生靈。魚爛肉糜。悲夫。

卷四十六

平蠻盜

武宗正德三年冬十月。四川保寧賊藍廷瑞、鄢本恕起潼中。攻陷郡縣。起右副都御史資理軍務。督兵討之。初。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命。遂與其黨盛恩民倡亂。時保寧賊劉烈亦聚衆作亂。侵掠陝西漢中等處。

四年十二月。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鄢本恕自稱刮地王。廖惠自稱捕地王。合衆十萬。入寇湖廣、鄖陽等處。已而聞巡撫林俊怒兵捕勦。因流毒他境。　劉烈等復還至四川。初烈等四出剽掠。侵陝西漢中。勢頗猖獗。至是。復還。敕巡撫都御史林俊相機勦賊。未幾。劉烈爲亂兵所殺。餘黨廖麻子、喻思倫復熾。

五年春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鐘兼左都御史，總督川、陝、湖廣、河南四省軍務，征勦四川等處流賊。夏四月，藍廷瑞、廖惠等破通江縣林俊遣官兵及調曜洞石柱等處土兵攻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生擒廖惠、藍廷瑞奔紅口，與鄖本恕合兵，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六年春正月朔，江津賊曹甫自稱順天王，攻圍縣治，會事吳景被殺，巡撫都御史林俊聞報，馳赴，乘元日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麾徒銜枚往圍燒之，賊奔潰，又於山坪伏子岸等處連戰，敗之，抵賊營，殺曹甫等，先後擒斬三千餘人，收回被掠男婦七百餘口，繳馬贏器仗無算。五月，鄖本恕、藍廷瑞等繼掠陝、川二州，命總制尚書洪鐘同巡撫林俊、總兵楊宏相機勦捕，以靖地方，復敕巡視都御史高崇熙、鎮守太監韋興同洪鐘、林俊、會勦。賊藍廷瑞、鄖本恕、藍廷瑞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會事王源，鐘乃令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兵及撤河、河南兵分路進勦，鐘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縣賢斗壩，賊見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會寶寺聽撫，鐘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僧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但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為質，鐘等俱許之。鄖本恕來見，圍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壩劫掠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尾之，不得脫。賊窘甚，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為己女，嫁與領兵土舍彭世麟為妾，結歡世麟，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鐘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於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盛設之，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逸，山谷，鐘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幷俘獲老弱兵仗贏馬甚衆，未盡者，許自首撫之，惟賊首廖麻子來獲，提問，加鐘太子太保，俊章障晉右柱，江津賊曹甫餘黨方四，任駙子、廖六兒等擁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方四偽稱總兵，任駙子偽稱御史，賊首三十餘人，偽稱評士等名，貴州兵敗之於思南，播州兵敗之於三跳等處，先後擒斬三千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八月，賊攻南川，馬顎、崔子岡等關，官兵御之，又攻東鄉、永澄諸處，羅綱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會百戶柳芳等陣沒，官軍卻，賊遂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敘州以攻成都，遠近震駭，林俊駐江津，高崇熙駐瀘州，太監韋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都指揮使鄧棨兵由江津進，夾攻之。九月，賊攻江津，會石柱兵至，幷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賊以八千人昇攻具復攻江津，林俊、李鉞、曹甫、鄧棨、酉陽、播州、石砫等兵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乃乘高下石，不得進，賊復擁衆，時出衝擊，李鉞幾不免，賴從吏何士昂等力戰，得解，林俊見賊勢猶熾，遣降賊周大富大營招撫之，方四偽令其黨李廷茂出降，覘不出，高崇熙知賊首楊仁壽人，遣人詣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應撫，遣人來言，聽其自散去，乃遂翼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為六哨，由大壩小壩、月壩、調竝進，直衝高梁，賊不能支，六面皆合，破其中堅，斬賊首任駙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崖填壑歿，奪獲馬贏四千五百有奇，士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官兵少，逗撓，殺千戶田宬，典廷質等，方四妻妾復逸去，遂率餘賊二千餘人，遁入思南境內。巡撫右副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者用事，各邊征勦，必以其弟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功陞賞，俊一切拒絕，權倖惡之，又與洪鐘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平，內批卻允之，臺諫疏留，不報，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絕，廖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漁等賊復熾，內江、榮縣之境騷然，終年不能定矣。命巡撫都御史高崇熙調兵討方四、廖麻子、廖六兒等。

七年二月，江津賊方四等自去年正月奔貴州，八月復聚，至是，劫掠南川等縣，高崇熙連戰敗走之。閏五月，方四自南川破綦江，會事馬昊敗之，奔墜川，衆遂散，乃變姓名潛走閬縣，義官李清獲之，送於官。十一月，漢中賊廖麻子、喻思俸、內江賊駱松祥、崇慶賊范漁等分劫州縣，衆號二十萬，洪鐘分勦不暇給。御史王綸勸鐘縱寇殃民，能賊，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軍務，同總兵時源征之。八年二月，巡撫四川右都御史高崇熙以盜賊不盡，逮下獄，以右僉都御史藍章督彭澤率苗兵攻漢中，剿賊，廖麻子破之，衆遁，圍山寨多伏匿，管棘中，澤分兵搜捕，賊夾誅之，且盡，廖有異術，能隱形，事急，跳身遁，賊之卒不獲，因移兵內江討松祥，平之。九年春正月，彭澤率兵討崇慶劇賊范漁等，平之。四川羣盜悉定，加總制軍務彭澤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時源為左都督。

谷應泰曰：正德中，蜀盜藍廷瑞、鄖本恕、廖惠起漢中，曹甫、方四起江津，廷推林俊，俊詔特起，俊時疑閣家居也，俊既受命，逾江之戰，擒廖惠，走廷瑞，賊勢窮蹙，轉窺秦隴，吳發之死，曹甫授首江津，不振，僅走貴州，俊之視蜀初劾，可謂李綱入朱，方有朝廷光弼代軍旗變色者矣，而乃洪鐘出督，崇熙會勦，兵有連鎖之形，將無輔車之勢，我志方暇，醜氛復振，然後羣帥戮力，數道並進，雖誘而殺降，疑近不祥，詎知縱之復叛，無異養癰，廷瑞本恕檻車詣闕，保甫除蔭，誅鋤略盡，所不獲者廖麻子一賊耳，方四再竄江津，俊又六面督攻，斬其渠帥四之妻孥，悉俘帳下，雖盤官小鉦，四率漏網，縱恩黔中，已暗心膽，假令借籌有人，處置得宜，寬詔優獎，假俊撫綏，渡黔臨以治，濮陽，直搴久鎮，西川，錦江三峽之間，途將俘鼓不鳴乎，角巾檝舟，輕裝還里，蜀民追送，滿酒橫流，誰乘隙成，何其謬哉，於是，滇中餘孽，廖麻子再興，喻思俸等倡亂，矣，黔中進逼方四復與，麻六兒等出掠矣，內江、榮慶相繼，致尤，范漁、松祥入思雄長夫蜀，寇紛紜，本非劇賊，王師壓境，實皆勁旅，然而中入邀功，必使子弟監軍，部夫乘均，喜言賊中受賞，彭澤再出，餘燄旋平，蓋川兵六戰，屢成，屢衄，後既去位，人多畏咎，至崇熙，逮而洪鐘撤，爭利，諸臣抑已知難而退，夫澤途得專制，閫外，削平全蜀，夫林俊當小釁初張，舉朝貧功之日，而彭澤當賊氛滋蔓，命臣畏縮之時，澤途享有功名，俊以暮志老死，君子於俊不無李廣，頡逖之感焉。

卷四十七　宸濠之叛

武宗正德二年夏四月，劉瑾受宸濠重賂，矯詔擅復護衛屯田，宸濠奪在大寧，今三衛地也，初，太祖諸子，藝王善謀，肅王善戰，靖難兵起，燕王以計挾肅王，遷北平，後以其地與朵顏三衛，遂徙封江西，大順間，留府不法，革去護衛，改為南昌左衛，至是，宸濠遣內官梁安，益金銀二萬，迪瑁，農臞奏請，準故，兩昌左衛為護衛，又準與南昌河泊所一處，侵奪民利，遣入思南境內。

五年秋八月劉瑾伏誅兵部奏革甯王宸濠護衛仍爲南昌左衛
六年冬十月甯王宸濠裴母於西山肯堂乃先朝禁革舊穴也
八年夏四月甯王宸濠雄踞鄱陽春書院僭號雄宮宸濠懷不軌術士李自然等妄稱天命謂濠當爲天子又
招術士李日芳等開城東南隅有天子氣遂建書院當之
西按察司爲宸濠所重常曰陸先生他日必爲公卿
九年春三月復甯王宸濠護衛屯田先是陸完爲江西按察司
馬護衛可復得矣金卿完字也自完入內與王歲時
完亦必附之至是完爲兵部尚書濠喜曰金卿爲司
言時伶人臧賢者有寵於上左右近習錢寧張銳張
問遣不絕王致書完欲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時
雄蜚語陰結之以求固寵賢增司鑰坐法充南昌衛軍宸
是乞護衛雄益金寶於賢家分餽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宜言曰令甯王以金寶鉅萬復護衛苟聽其
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阻之乃密謀於錢寧等會三月十五廷試進士內閣與部院大臣皆
在東閣讀卷完遂於十四日投揆甯王乞護衛疏十五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密約楊廷和出下制詐之
而宏竟不與聞廷和與完懼宏發其狀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復乃謀去宏以宏私其弟費案入翰林
鄉人黃初及第謫之且曰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歸咎朝廷傳旨令宏致仕宏南歸舟至清源濠黨陰
遣人入舟中縱火行李皆爲煨燼濠黨使人舟尾窺之見舟焚而餘貲盡遂以是復濠濠乃已　甯王宸
濠自稱國主妄傳護衛爲侍衛改令旨爲聖旨　夏六月甯王宸濠密令承奉劉吉等招劉益楊清李甫、
王儒等百餘人入府號把勢　八月甯王宸濠令撫臣以下朝服見撫臣俞諫不可又啓去其左右爲罷者濠深銜之　多十月甯王宸濠招都御史楊
有上疏俞諫臣等朝服見諫不可又啓去其左右爲罷者濠深銜之　多十月甯王宸濠招都御史楊
子喬統賊徒楊向等肆行劫掠
十年春二月甯王宸濠招舉人劉養正入府密謀濠聞養正有才名習兵法延至府講論宋太祖陳橋之
變養正藉稱濠有帝亂之才密約待時舉事　夏六月甯王宸濠以南昌知府鄭歸徙其治所於南康府移文甯府令鈐束其下時宸濠反跡已著大臣數
西按察司副使胡世甯奏甯王宸濠無道罪狀下兵部部移文甯府令鈐束其下時宸濠反跡已著大臣數
言世甯發憤上疏略曰甯王自復護衛以來驕蹇問閻鈐束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
患不止羣盜也伏乞聖明廣集羣議簡命才德威望大臣兼任提督巡撫之職假以陳金彭澤之權銷除
寢邪於無形救王自王其國仰遵祖訓勿撓有司以防未然疏上宸濠頗慍委過近屬以自解　以河南
左布政孫燧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先是俞諫以忤宸濠奪官閑住宸濠謀益橫腹削百姓聲
珍寶結禁近以爲奧援及結連各洞寨通賊縱其旋劫鎮巡藩臬以正自持者必百計去之畏禍者遂翕
然依附燧知大變將作乃均征賦飭戎備實倉儲散鹽利諸凡措劃黎萌者漸次剗除俱奸黨置之法以
覘其羽翼　宸濠奏副使胡世甯離間親親妖言誹謗贿營內旨逮之先是世甯已陰遣逮按察使宸濠
隨發遣之下血幾殆濠深銜世甯必欲置之死摘前疏語爲謗上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世甯既還
福建便道抵浙歸家濠屬其黨巡浙御史潘鵬發卒募取世甯鵬佯不知濠益德鵬遣人往廣東收買皮帳製作皮甲及私製檑刀盜甲幷佛郎機銃兵器日夜造作
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世甯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徵臣忠憤天日共鑒兩
京言官陳啓充徐文華交章論救世甯緊再經多訊鞫掠竟瘐死　十一月江西豪生參宸濠三司稱

賀左布政使張嶽以義折羣議止之
十一年春三月甯王宸濠以上東宮未立密遣萬銑、林華賄錢甯等稱長子宜入太廟司香爲名迎取來
京錢甯臧賢受厚賂陰助之　夏五月宸濠欲拓府居擬大內左布政張嶽以非制拒之　秋八月誦麗
建按察使胡世甯戍遼東潞陽衛初世甯刑訊一年錢甯薦敬、張雄、張銳江彬等受宸濠重賄脅刑官必
坐以誣告親王罪至死大理寺少卿胡璉抗言曰濠謀賴世甯以發而置之極刑何以服天下衆庶之及
行撫按孫燧李潤奉勘委曲明世甯無辜得減死謫戍輦璉等俸　九月宸濠奪官池陽李士實左布政
張嶽不可濠遣承奉劉吉饋以四果啓視之則張梨蜜芥也嶽呼吉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西界也
臣子受命於君行止豈人所能預濠聞之默然　多十月以王守仁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
漳等處
十二年春二月甯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奏宸濠不法事濠遣承奉劉吉賄錢甯矯旨發順等孝陵
衛充軍濠疑承奉周儀竇使之併家人六十餘人鐵撾死　三月宸濠令王春、余欽等招募劇盜凌十一、
閔廿四等五百餘人四集亡命同楊清等藏丁家山寺掛掠官軍民財商貨復與結廣西土官狼兵幷南
贛汀、漳洞蠻欲圖爲應遣人往廣東收買皮帳製作皮甲及私製檑刀盜甲幷佛郎機銃兵器日夜造作
不息　夏五月宸濠忌布政使張嶽賄錢甯囑吏部壅光祿卿以遠之　秋七月以許逵爲江西按察司
副使　宸濠以進寶方物爲名遣徐紀、趙隆、盧孔章等赴京偵伺沿途伏健步快馬限十二日報知　九
月巡撫孫燧奏宜重九江兵備之權湖東分巡兼理兵備俟倖囹之不行　多十一月宸濠仇大學士費
宏遣人焚毀其廬墓幷攻城掠羣從兄弟殺之孫燧請兵倘捕下兵部議　十二月命太監畢真守江西
貢途附宸濠謀逆
十三年春正月甯王宸濠誣奏清軍御史范輅賄近倖逮問除名輅與畢真爭坐及辨朝王服色故破陷
秋八月宸濠大集羣盜凌宁、閔廿四、吳十三等四出劫掠有抗者陰使盜屠其家吳十三劫新建庫
銀七千餘兩南昌知府鄭歸徙治其寮生何順於理濠怒誣獄事執送按察司監禁　九月宸濠賄佞倖改
中官畢真鎮守浙江　多十月巡撫孫燧捕賊首吳十三等繫南康府獄濠恐泄謀陰令賊劫獄奪之
十四年春二月甯王宸濠陰交通南京留守太監劉琅　夏四月孫燧自勁乞罷不許時李士實劉
養正、王春、劉吉、萬銳等日夜與宸濠謀恐事起以反益名欲伺安駕後乘變起濠遣奸黨盧孔章等分布
水陸要道萬里傳報狹句往返緩跡大露先是孫燧託裨益名城進賢南康瑞州又請救湖東道分巡兼
理兵備與饒相特角九江當湖衝控要害請重兵備兼設南康甯州武甯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
廣信橫峰香山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討賊盡調衛城兵
器於外容笑曰卽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隙分故速滅也會江西大水淩十一、吳十三閔廿四等出沒
鄱陽湖爲寇燧與許達自江外擒捕之夜大風雨不克濟三賊走匿宸濠林墓中竟不得濠恐乃致書陸
完曰急去孫燧用梁宸、湯沐來王守仁亦可切勿用吳廷舉時鑾疏宸濠逆謀凡七上宸濠奸黨邀諸逵
皆不得達燧又以朝廷懿親不敢先發故自勁乞休不報　五月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
頤壽戒勉宸濠時江彬錢寧有隙太監張忠等當欲借彬以傾甯會濠居父喪矯情飾禮復令南昌生徒

保暴孝行。挾孫燧幷巡按御史王金奏其事。燧等欲殺其逆謀。具疏上之。上見奏駭曰。百官賢當隆。當王實欲何爲。且將殺我。何地耶。張忠乃乘間密言曰。錢甯、臧賢交通當王。謀不軌。陛下不知乎。藩王孝。陛下不孝也。藩王早朝。陛下不朝也。上頷之。東廠太監張銳、大學士楊廷和初亦寘濠爲復讎衛。已而銳知有反謀。且知上入忠言。乃與廷和謀。欲復革去讎衛。以免後患。於是御史道淮疏藩當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反形已具。疏入。江彬、張忠乃乘間密言曰。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當有捷報耳。丁亥。上疏宸濠不法事。詔發兵大索宸濠偵卒於臧賢家。多復讎外舶木廚。開則出。乃爲計佯奉朝廷密旨先知當藩反狀。令兩廣、湖廣都御史楊旦、秦金暗伏要害地方。以俟當藩兵至。長巷人無覺者。蒂以是得脫歸不發。六月丙子。當王宸濠反。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先是。朝廷遣贊義崔元、顏頤壽等行。崔元過揚。廷和謂之。廷和曰。宜懷中有疑於趙府。常令翟馬寶奉往覓得。歸以此意也。元等遂行。而京師競傳以爲且捕治當王。偵卒林華者。即衆程逃歸。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濠生日。宴饒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蓋衛日擒荊王時。差太監蕭敬、翟馬蔡聚、都御史臧璋過南昌。當王乾見之。遂以此必擒我。不復記廷和所云趙府事也。能宴遂密召劉養正、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饒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殺其不附己者。因而舉事。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廿四等。僞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可爲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陛下痛自刻責。易轍改絃。擢奸佞以勳天下。忠義之心。絕遊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十四年。頗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勦干戈。警驛大賢。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當

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皆降盜。頗驍悍。然多肆殺掠。不遵約束。民被殺傷者衆。守仁執數人斬之。衆稍定。搆拱櫸及萬銳等十餘人。宮中皆縱火自燒。殺不盡者拘繫之。散遣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充軍賞。及兵士略取不盡者。籍封之。城中始安。時宸濠悟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填壕。期在必克。聞守仁帥兵攻南昌。大恐。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取南京。既卽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鵝子江。先遣兵二萬逼撫江西。宸濠自率大軍繼之。二十二日。諜報至江西。守仁乃棄衆。疑或謂留王兵盛。懲自恃怒。悉衆而來。我拔兵來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將其潰矣。守仁曰。留王兵力雖強。然所至徒恃焚掠。劫衆以威。未皆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一鏖戰者。彼所誘惑其下。不過以事成封爵富貴爲說。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自潰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亦帥兵至。於是守仁大賑城中軍民。遍諭諸宗室。榜示岩穴。脅從。悉受賊官僞命。能自逃歸投首者。皆赦不問。二十三日。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乃遣諸將帥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文定後。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翊翼分擊之。諸將各受命出。二十四日乙卯。賊兵乘風鼓譟而前。逼黃家渡。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北敗之。宸濠以舟師順而行。猶可換岡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皇上意將順而行。猶可換岡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宸濠付之。乘夜渡浙江。過越還江西。　太監張永復命。先見上。備言王守仁之忠。并江彬等欲害之意。初、江彬、張忠等謀欲奪功。誣守仁初附宸濠。及知其勢敗。然後擒濠擒功。張永知其謀。語家人曰。王都御史忠臣。爲國。今欲以此罪之。他日朝廷有事。何以教臣子之忠。乃先見上。備言其事。彬等毀遂不入。張忠又言守仁在杭竟不至南京。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無君可知。上召之。守仁卽奔命至龍江。將進見。忠殊失意。又合知府林城兵攻九江。知府胥輿帥兵四百合知府周朝佐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富先者千金。被傷者百金。使人盡發南康、九江兵至。丙辰。幷力合戰。官兵敗死者數百人。伍文定急斬先卻者以徇。身立礮銃間。火發其鬚髮不移足。士殊死鬬。兵復振。臧及宸濠前後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帛賞士。伍文定等乃爲火攻之。具邢珣督其左。徐璉、戴德孺督其右。余恩等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丁巳。宸濠朝羣臣。執其不盡力者將斬之。爭論未決。官兵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舟。賊復大潰。宸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幷僞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徐吉、涂欽、王綸、熊琬、盧衍、羅璜、丁暠、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勛、何鋐、王信、吳國士、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源、僉事王畿、潘鵬、參政陳杲、布政司參議、都指揮鄭文、馬曜、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溺水死者約三萬。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結聚、橫亙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復遣兵分勦。擊破之於樵舍。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千餘級。守仁所遣伏與陳槐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各於沿湖諸處擒斬千餘級。將士執宸濠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宸濠見守仁。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爲庶民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遂初首不言。初。宸濠謀反。妃婁氏泣諫不聽。及宸濠被擒於檻車中。泣語人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今悔恨何及。守仁爲求婁妃尸葬之。得宸濠交賄大小臣僚手籍。悉焚毀不問。

八月。上下詔親征。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未至。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遊。於是上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邊將江彬、許泰、劉暉、中貴張永、張忠等俱稱將軍。所下制書改稱軍門檄。上方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奏至。且慮有沿途竊發。欲自獻俘闕下。疏略曰。臣於告變之際。還將集兵。振揚威武。先牧省城。虛張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逆黨已殲。從賊已捕。間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猶慴之民已定。竊惟宸濠擅作威福。睥睨神器。招納叛亡。釁蓄之勁。靜探無遺跡。廣造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猷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期爲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廣遵外臣死有餘憾。矯來已也。奏入。上慮徹止之。令以俘候車駕至大學士梁儲、將軍樊凞請回鑾不聽。　九月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江彬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屢遣人至廣信止之。守仁不得已。乘夜過玉山。械繫宸濠等。取道由浙河以進。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饑饉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劉備言王守仁之忠。并江彬等欲害之意。初、江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意將順而行。猶可換岡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

從中阻之。守仁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張永聞之。又力言於上曰。王守仁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棄其官。入山爲道士。山是上益信之。命守仁巡撫江西。搜吉安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司。贛州知府邢珣爲江西布政司右參政。　十一月上在南京。張忠許泰、劉暉等復慫恿內旨。領京邊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餘賊。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爲飛語。北軍旦暮呼守仁名。謾罵。或衝道啓釁。守仁略不爲動。務待以禮。預遣官諭市人移家於鄉。而以老弱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拒禁之。令勿受。守仁給示內外。遣北軍離家。皆楚民。當攻主客禮。每出遇北軍衆。必停車問故。厚與之糗。嗟歎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時新經宸濠亂。民間哭亡酬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者。忠、泰自挾所長。較射教場。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泰乃強守仁。守仁故不得已應之。忠、泰笑。守仁乃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同聲踴躍。呼應遠近。忠、泰不樂而罷。且曰。我軍皆附彼矣。遂班師。時江西已嘗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誅數以爲功。而沒其貨財。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騷然。不勝其擾。　十二月。宸濠等至南京。上欲自以爲功。乃與諸近侍戎服整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於前。爲凱旋狀。既入。囚禁之。

十五年秋九月。上以大將軍鈐帖令巡撫江西都御史王守仁重上捷書。守仁節略前奏。入江彬、張忠等姓名於內上之。疏入。始議北旋。　冬十月。上自南京班師還京。　十二月。上至通州。賜宸濠死。燔其尸。餘黨王府師傑誅之。獨抑王守仁功未敍。至嘉靖初。始起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

太監張永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於是上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邊將江彬、許

風雲之想矣。宸濠復謀衛於正德二年。舉兵於正德十四年。十餘年之間。葛布星羅。賊燕燄偏海內。當其始也。雄番斯龍種之裔。宴襲千秋萬歲之約。畜梁孝淮南之志。要結伍被、嚴助之歡。與服升朝。儼然大臣。稱戈嚮血。距其本犹。既而玉屋無獨。妖謀漸洩。蘧落彌嚴。腹心愈廣。其骨鯁不附者。內則大學士費宏。外則巡撫孫燧、副使許逵數人已耳。宮掖樹其私人。六卿半其羽翼。京省津梁。飛騎立達。荊楚百越。振臂能呼。知義旗之莫舉。料乘輿之必東。設伏關輔之間。陰謀簿浪之舉。嗟乎。衆慮難羽。已止其釋游魚。斃擊已吞其餌。武宗方且改號將軍。貶名鎮國。右黎江彬、左倚忠、永。張皇國門。有同兒戲。豈不危哉。所幸宸濠身居鄱彭蠡之間。結聚椎塿之客。地利既失。人謀不臧。玉獨灰而復明。盈與昃而旋正。是乃天意。夫豈人事耶。若王新建綺蟠江介。倡舉義旗。頗攻南昌。撥其巢穴。迎戰鄱陽。擊其惰歸。集衆提師。長驅造徒。澄口圍而饋糗將竭。兵甫萬餘。時維旬日。天生李晟。為國非為朕也。大功甫立。疑謗旋生。角巾野服。口不言功。委蛇於羣閩之間。翩翩於悍軍之日。所憂在國。豈而不在身。危所爭在民心。而不在己辟。卒之上。動格而不行。五等加而又奪。然而陳湯之爵失而不泯其功。魏徵之碑仆而詎損其直。微彰柔剛。龍蛇伸屈。殆所謂浩然正氣。日月爭光者與。若夫孤城單旅。牽制賊兵。不使下留都者。安慶知府張文錦、武臣楊銳、崔升也。聞難赴義。先登摧敵。佐成大功者。知府伍文定、及那珣、徐璉、曾璵也。王瓊拔守仁於末有事之先。未雨綢繆。國之元臣。張永一寺人耳。片言感悟。力為左右。呂翻張永業之功。何以加焉。悲夫。樊噲以呂臧而得免。翟酒酤。椎預賂。朝貴而始逐功名。功臣志士所過抑又何窮與。

卷四十八　平南韶盜

武宗正德六年夏四月。江西盜起。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右副都御史會議提督軍務討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蠭起。韶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胡雷二等據越王鎮瑞臺。華林賊陳福一破瑞州。既而撫州東鄉、饒州桃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合征之。

七年春正月。南贛巡撫都御史周南舉兵攻破大帽等山寨。盡平之。大帽山交界江、閩、廣三省。賊首張番、項李四仔、鍾聰、劉條、黃鋼等聚徒數千。流劫攻陷建寧、汀、漳、廣東兵從程鄉入攻。破巢穴七。閩建兵從武平入攻。破巢穴九。福建兵從武岡良善搜剿。二月。江西按察司副使周憲率兵討廬山左湖盜。盡破之。餘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胡雷二等據越王鎮瑞臺。華林賊陳福一破瑞州。既而撫州東鄉、饒州桃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合征之。

七年春正月。南贛巡撫都御史周南舉兵攻破大帽山交界江、閩、廣三省。賊首張番、項李四仔、鍾聰、劉條、黃鋼等聚徒數千。流劫攻陷建寧、汀、漳、廣東兵從程鄉入攻。破巢穴九。福建兵從武平入攻。破巢穴八。捷聞。詔斬數百人。四月。周憲移督浙江軍務。都御史陶琰巡撫應天。都御史王瓊、曾總制江西。都御史俞諫夾攻。桃源連勦。知府李承勳曰。賊無糧則潰。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及南昌兵自袁陽分兩翼伏裴源待之。賊果入裴源。大收遁去。桃源賊寨巢奔突。四出脅饒、信。縱掠。徽、衢諸州縣。初。賊聞狼兵至。頗懼。欲降。按察司王秩欲要之。已有約。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滅。收降者殺之。賊復大亂。乘巢奔突。四出劫掠。徽、衢等處民被其害。六月。總督浙江軍務都御史陶琰、巡撫應天都御史王瓊、曾總制江西都御史俞諫夾攻。桃源連勦。知府李承勳曰。賊乏食

王守仁調兵攻何塘洞山聚賊酋張師富等及長富村等處二十餘巢平之其脅從餘黨悉願撫罷家口出官聽撫守仁委官安插復業四千餘人復檄知府季敷調兵撫賊帥陳能平其巢穴　秋七月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初守仁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乃請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兵衆既練號令既明舉撫剿時可以相機勦滅衆迂北議屢不報尚書王瓊慨然曰朝廷有此等人不與以柄又將誰用因守仁就覆讞即奉旨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　冬十月王守仁討汀州左溪賊藍天鳳等平之天鳳等與贛南下新稔下等洞賊雷文順高文輝等盤據千里守仁集從卹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面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其不意可以得兩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吾利也況賊但聞吾擊湖廣夾攻桶岡勢如破竹矣乃遣都指揮許清率兵自南康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自上猶縣大舉直乃大安守仁別瞷仲安所聚說仲安令自來投訴云官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況使盧珂等言無所入大舉信之謂其下曰欲仲先屈贛州伐倆須自往觀之遂帥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撤諸郡縣及龍川等勤兵候報至是探知大舉就道頓遣使發諸路兵候渕頭然道經賊巢始逕則使別舉一檄爲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問見檄途不爲意大舉至贛誤守仁見門軍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繫獄查盆安道入歸報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大舉等殺其歸久之度珂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大舉等入悉擒之出珂狀訊之皆服遂悉盆獄而趣諸路兵同抵賊巢守仁率親兵由龍南縣冷水徑直搗下洞大巢諸路兵皆令入三洞賊弛備既久驟聞官兵四集懼乃分投出銀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於龍子嶺官軍爲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首擾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伏發破陣適推官危壽兵至殺謀前衝之千戶孟俊率兵邊其後賊大潰遂克三洞大巢餘賊精銳尚八百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面得上賊設鹿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巖詐爲賊敗奔者上山賊見之巢相招呼官兵乃得渡險遂覘其路賊覺急銀則大衆已闌入矣賊不支乃退走潰出官兵路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相視諸險隘以和平地方控隘三省奏設縣治下部議從之遂班師捷聞賜璽書褒賞餘功賞賚有差南贛自此無警矣

谷應泰曰正德潤亂舉盜蠭起而江西之盜有五大帽山者號贛賊仙女寨、鶏公嶺者號華林賊瑞溪、越王嶺者號靖安賊王浩八爲桃源賊巢庚二陳邦四爲東鄉賊自江西副使周源再撫浩八而二賊猶最劇矣至巡撫周南平贛賊知府李承勳平華林靖安參政胡世寧、東鄉當是時陳金、俞諫實繼而鋤承勳廷舉功最出奇經營九載至正德十一年而南贛賊窟略平皇靈未暢苞蘖旋萌於是江西之賊復有四藍天鳳等爲左溪賊謝志山等爲橫水賊鍾景等爲桶岡賊池大鬻等爲浰頭賊新建以廷推舊望簡荷新銜規畫山川廣行間諜親破賊巢者八十餘增設縣治者二特設南贛提督軍門者一自正德十二年受命至十三年而江西賊悉平矣夫諸臣平賊遲而賊速而賊定蓋江西南隔百粵北枕大江東連閩嶠西接荆楚地延千里址交五省又有崇山峻嶺爲盜

及橫水破大鬻懼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詣守仁亦降卽頓從征立功贖罪家口出官聽撫守仁委官安插復業四千餘人復檄知府季敷調兵撫賊帥陳能平其巢穴　秋七月王守仁之令從別哨遠北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浰頭諸縣被賊害者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略遣之歸令密集兵衆候平桶岡後報師期及桶岡平大鬻益懼守仁遣使至浰頭賜諸賊牛酒見賊營新民鄭志高盧珂欲讎殺掩襲故備非爲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慰盧鄭移檄臨川廉二人擒兵狀且令大鬻除道候迎兵討之大鬻假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衛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龍川巳招新民也仍領衙部三千餘衆賂諸縣民皆爲大鬻所脅三人者獨抗賊賊讎之守仁遣兵三人來告鬻言大鬻反狀時池仲安方領兵在守仁所守仁乃佯怒三人收縛將斬之曰大鬻方遣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仲安途叩首辨列三人罪惡守仁佯信之械繫珂等當之獄守仁密使人至獄中論以意令三人無恐且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享將士下令橫水桶岡既平浰頭歸順羣凶無慮矣民久勞苦宜休兵爲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仲安歸報其兄以盧珂破繫故遣使令大舉勿撤備以防珂黨掩襲大舉意乃大安守仁別瞷仲安所聚說仲安令自來投訴云官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況使盧珂等言無所入大舉信之謂其下曰欲仲先屈贛州伐倆須自往觀之遂帥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撤諸郡縣及龍川等勤兵候報至是探知大舉就道頓遣使發諸路兵候浰頭然道經賊巢始逕則使別舉一檄爲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問見檄途不爲意大舉至贛誤守仁見門軍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繫獄查盆安道入歸報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大舉等殺其歸久之度珂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大舉等入悉擒之出珂狀訊之皆服遂悉盆獄而趣諸路兵同抵賊巢守仁率親兵由龍南縣冷水徑直搗下洞大巢諸路兵皆令入三浰賊弛備既久驟聞官兵四集懼乃分投出銀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於龍子嶺官軍爲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首擾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伏發破陣適推官危壽兵至殺謀前衝之千戶孟俊率兵邊其後賊大潰遂克三浰大巢餘賊精銳尚八百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面得上賊設鹿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巖詐爲賊敗奔者上山賊見之巢相招呼官兵乃得渡險遂覘其路賊覺急銀則大衆已闌入矣賊不支乃退走潰出官兵路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相視諸險隘以和平地方控隘三省奏設縣治下部議從之遂班師捷聞賜璽書褒賞餘功賞賚有差南贛自此無警矣

谷應泰曰正德潤亂舉盜蠭起而江西之盜有五大帽山者號贛賊仙女寨、鶏公嶺者號華林賊瑞溪、越王嶺者號靖安賊王浩八爲桃源賊巢庚二陳邦四爲東鄉賊自江西副使周源再撫浩八而二賊猶最劇矣至巡撫周南平贛賊知府李承勳平華林靖安參政胡世寧、東鄉當是時陳金、俞諫實繼而鋤承勳廷舉功最出奇經營九載至正德十一年而南贛賊窟略平皇靈未暢苞蘖旋萌於是江西之賊復有四藍天鳳等爲左溪賊謝志山等爲橫水賊鍾景等爲桶岡賊池大鬻等爲浰頭賊新建以廷推舊望簡荷新銜規畫山川廣行間諜親破賊巢者八十餘增設縣治者二特設南贛提督軍門者一自正德十二年受命至十三年而江西賊悉平矣夫諸臣平賊遲而賊速而賊定蓋江西南隔百粵北枕大江東連閩嶠西接荆楚地延千里址交五省又有崇山峻嶺爲盜

盛篷車騎不得長驅米餉不得時給王師直指則島遁深林振旅還朝即鼠謀竊發探其形勢則決勝之算不能離巢彈丈之鱗終難失水然而尉陀有七郡之計任囂效坐大之志庾嶺以南舉足非國家有也當四賊再發淵頭遠在江州楊閩實處楚境左溪橫水遥瓦其中彼且視我兔之窟成宋然之形漢天子有神器豈能從天而下乎而當時議者動思言撫此何異招麗鹿於金鐵呼亡援於朱檻有鄭翦儻徉去之惟器不速耳撫不就而用勦徵調猶逢蟠招苗蝞勦掠性威罕知王制引入內地特爲長城賊甫陰駭我已臨艱賊苟帖耳求生則我已受之恐後矣縱廣勿絕豈久安長治之道也哉新建悉能客兵自募鄉勇養兵數月觀釁伺時德裕築籌邊之樓文潤畫聚米之勢縱虛賊兵四出牽制我師爲撫淵頭佯委楊岡使肯懷疑觀望俾個之間疏行而進直搗中堅奇兵奪險鐵騎疊蹄橫水覆巢左溪失險矣楊岡既斷右臂王師已入門庭嶺兩寨遁逃自相驚觸乘其破膽一鼓遂登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淵頭恐狡建玩弄股掌賊首池大鼈等若干里縛致縲之檻俎渠魁已在檻車天兵已薄賊險而彼且斫鼈爲然鼓角一鳴千山聲動賊於斯時登陴授兵則一木不支倉皇出逸則四面楚歌相顧解甲慟哭請降武侯五月渡瀘而南人不復反矣夫江介猖獗限在天南附背掎角制賊死命以稱焉

卷四十九

江彬奸佞 錢寧附

武宗正德七年冬十月內旨欲調邊兵入衛京師大學士李東陽等及府部科道力諫不聽時俸暨有獻密計者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官軍入衛京師而以京司禮監谷大用至開議東陽力持以爲不可大用謂上有先入之言不可破姑試之以俟再議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今日曲從即有後患百死何贖乃上疏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漠北朝廷屯宿重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流盜猖獗調調官軍乃一時權宜甚非得已蓋京軍官軍各有分地無故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驚人耳目則之各處未免懷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特勞淫占將官護短而不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挾恩恃愛傲睨軍民藐視官府小則怠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離妻子棄捐墳墓或風俗之不相宜或糗糧之不相稱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須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費無紀七不便也往來交替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歲曆乾水渡報無虛日覩顏在位將安用之疏入忤朱宦致仕歸十二年夏六月中旨革彭澤職爲民先是彭澤經略哈密納幣士番頗失國體既召回掌都察院事常與言官論及朱宦輒怒曰吾恨不手刃此賊兵部尚書王瓊數誡澤因以語宦且曰吾爲公致彼來公自察之遂招澤相過宦留澤後故以言激之澤復大罵宦由是深銜之至是瓊劾澤相過宦留澤後故以言激之澤復大罵宦由是深銜之至是瓊劾澤納幣士番致啓邊釁奏上留營內旨除名　八月上出關遊僊先是江彬等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彬竝騎鐙肩幾不可辨因數數言宣府樂土遂出居庸關至宣府臨塞下巡關御史張欽上疏諫不報彬爲上營鎮國府第於宣府鑿豹房珍玩女御其中時時入民家益索婦女以進帝樂之忘歸九乘一馬幽深侍從皆不及二十七日方纔天雨冰冱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馳赴大同北邊數萬騎犯陽和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引去　十月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曰竊降內旨行之　召大同游擊江彬等入京師彬宣府人驍勇狡獪時從宣府副總兵張俊征流賊於山東惟殺掠良民以邀賞班師入京賜發甯留待左右陰左都督錢寧爲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邊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泰劉暉等皆有寵於上號外四家而彬尤甚邊卒縱橫驕悍都人苦之上嘗於酒內練兵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上戎服隱之銃鼓之聲不絕耳千戶周獻常叱之彬

覺陷獻死於是左右皆畏彬

八年冬十月以錢寧掌錦衣衛事賜姓朱甯錢安人太監錢能鎮守見上甚悅之嘗醉枕甯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但伺甯甯後小挑盪即中事內侍武臣率重賄投甯求鎮守總兵都察院經歷錢宬至拜甯爲父密伺廷臣忤甯者彈斥之是時內臣張銳寧東緩威勢與甯埒中外號曰廠衛

九年春二月帝始微行黃花鎮等處近俸朱甯發銳張雄等日導上遊戲十年秋七月浙江左布政方永良勤朱甯斂鈔齎民不報時甯黜貨無厭兩永良上言四方羣盜息肩邊釁未夢邊塵多警浙東西南猶爲莫啻莫嗷嗷千里臣荷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甯之手而民心傷民心傷則邦本搖陛下甯不爲之塞心乎臣惟朱甯竊寵以來陛下之賜與無算四方之饋遺不貲筵宴之中必不少此乃苛斂無已負恩實深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急行浙江巡按監察御史將已斂鈔銀盡給還民民怨可息臣死且甘心儻不以臣言爲然誰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釀軍食民肆無厭之求有出於蒔常所不料者陛下悔之晚矣疏入甯頗憾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甯怙之愈不啻蒔永良上疏乞致仕從之

十一年春正月上御豹房與江彬等同臥起彬泰暉甯賜姓朱彬等與都督錢甯中貴張忠盧明秦用廉敬優人威賢裘冕指揮爲奸諸司章疏多阻格不上然諸孤皆出彬下彬時導上出宮禁遊獵近郊察臣諫不聽　八月大學士楊一清上疏乞休略言宮府異體用舍違宜宜弊發求苛斂不能除說言可以惑聖聽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胄之日食星晦晝乾水渡報無虛日覩顏在位將安用之疏入忤朱甯致仕十二年夏六月中旨革彭澤職爲民先是彭澤經略哈密納幣士番頗失國體既召回掌都察院事常與言官論及朱甯輒怒曰吾恨不手刃此賊兵部尚書王瓊數誡澤因以語甯且曰吾爲公致彼來公自察之遂招澤相過宦留澤後故以言激之澤復大罵宦由是深銜之至是瓊劾澤納幣士番致啓邊釁奏上留營內旨除名　八月上出關遊僊先是江彬等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彬竝騎鐙肩幾不可辨因數數言宣府樂土遂出居庸關至宣府臨塞下巡關御史張欽上疏諫不報彬爲上營鎮國府第於宣府鑿豹房珍玩女御其中時時入民家益索婦女以進帝樂之忘歸九乘一馬幽深侍從皆不及二十七日方纔天雨冰冱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馳赴大同北邊數萬騎犯陽和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引去　十月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曰竊降內旨行之　召大同游擊江彬等入京師彬宣府人驍勇狡獪時從宣府副總兵張俊征流賊於山東惟殺掠良民以邀賞班師入京賜發甯留待左右陰左都督錢寧爲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邊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泰劉暉等皆有寵於上號外四家而彬尤甚邊卒縱橫驕悍都人苦之上嘗於酒內練兵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上戎服隱之銃鼓之聲不絕耳千戶周獻常叱之彬

十三年春正月上郊祀畢復出關游幸太皇太后王氏崩乃還京　江彬爲營卒報怨道百戶朱英執人於平谷御史董相杖而繫之且欲奏聞彬遽譖於上降和徐州判官　夏四月上以太后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幸黃花鎮密雲等處遊獵　六月甯夏寇有警上復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冠行介內閣草敕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且云萬一宗藩中挾祖訓指此爲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誘名陛下之左右與臣等何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制頗不可草上大怒延劍起曰不草制齒此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上有間有間有間

君。卽相與揚戈躍馬。擁其憲。則相與嚴破綅法。周聲相應。同道相謀。皆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非徒聖主。彼亦賊然。隨其機主之威已立。赤族之禍將成。雖有中庸。亦必巧營三窟。計成百足。乃至武宗彌留之際。彬狥娶然。歸隊私第。命一介之使。奉尺一之詔。召之而卽至。同車疾驅。父子駢首。何其總與。夫豈爽釋兵聽天子。求老私第。商鞅荊太子傅。孝公崩。欲自亡人魏。自古以來。器小面位高。威重則身危。奸邪前敗。禍患後隨。類死而不之悟者也。然予以爲武宗之世。逆瑾之變。十常侍甘露之慘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黃巾黃巢之亂也。貢籍。震澄之變。七國八王之舉也。江彬之奸。盧卓。綠山之釁也。然而陰陽噬而合。旭日旋升。大廈欲傾。漂搖不入者。則以擁戴諸人。類皆乳臭。茫茫草澤。更無英雄。至於在內如六給事十三御史。編修舒芬等百有七人。在外如楊一清。王守仁。林俊。彭澤。汪不傷哭。斬衰呼號。阻勘。枕戈流涕。投袂登舟。親於水濱。宮門。橋柱七折。上天告變。似爲言官。彙之明旦夜阻。特勅回鑾。吳越風。盡飽魚腹。此非諸君子格天之功。抑威祖宗在天之祐與。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之謂與。

卷五十

大禮議

武宗正德十六年夏四月帝卽位。帝。興獻王子。憲宗純皇帝孫也。憲宗生十皇子。長孝宗敬皇帝。次興獻王。宏治七年甲寅。興獻王之國安陸州。正德二年秋八月。帝生於興邸。時黃河清。蟲害見。參翼分。已而獻王薨。帝受敕嗣理國事。至是年十有五矣。武宗撫子。臨崩。遺詔曰。朕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有孤先帝付託。惟在繼統得人。宗社生民有賴。息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諏於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卽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時三月丙寅也。翌日丁卯。遣司禮監太監韋彩。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巨。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副詔諭。金符之安陸州。戊寅。影等至興邸。帝迎詔國門外。至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座受符。朝潛衙。四月壬午。帝辭興獻王園寢。癸未。發安陸。辭帝母蔣妃。嗚咽涕泗。帝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毋輕言。帝曰。謹受教。比發安陸。帝以藩衙官校不肅。有司恐爲沿途慢。特命從官駱安等嚴救之。所過辭謝諸王供饋。屏絕。有司珍獻。禁行殿毋過奢。丁卯。禮部員外郎楊應魁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翌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僉允。擇日卽位。大學士楊廷和。命儀部郎中余才所擬也。壬寅。車駕至良鄉。帝竊禮部狀。謂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癸卯。至京師。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部所具狀。帝不許。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卽位。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凡正德間冒濫軍功。將校奄竊。監織。權稅諸弊政。盡行蠲革。赦死。雜犯以下。末減有差。丙午。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　戊申。命禮官集議崇祀皇考興獻王典禮。禮部尚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此篇爲據。異議者卽奸諛。當誅。時有侍對公車舉人張璁者。爲禮部侍郎王瓊同鄉士。詣瓊言。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英不類。瓊然之。宣言於衆。廷和聞。瓊獨持異議。令言官列瓊他失。出爲南京禮部侍郎。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尚書毛澄會公卿憂諫無。官六十餘人上疏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卽丹以爲得禮。今上入繼大統。宜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國。其崇號則襲宋英故事。以

奉宗考。興獻王及妃爲皇叔父母。祭告上篆稱姪嗣名。而令崇仁王考興獻王。叔益王。帝謂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於是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禮順濮議。最得禮遜之正。皇上宜以宋而行之。可爲萬世法。興獻祀事。今雖以崇仁王異日仍以皇次子後興國。而改崇仁爲親藩。天理人情。庶兩無失。尚書澄。侍郎俊等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帝不聽。仍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已而廷和復上言。繹不追崇皆瞭。漢世嗣不追禰。前車君。皇上取法二君。斯聖德無累。澄等七十餘人又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既同。不可爲世。孝廟而上稱祖。曾高。以次加稱。豈容異議。興獻王雖有國。極恩斷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也。因錄魏明帝詔文以上。留中不報。御史周宣。進士屈儀。侯廷訓。亦各奏議。如禮官指。帝終不從。　六月。敕修武宗實錄。仍命禮官集議追崇大禮。　七月。觀政進士張璁上大禮疏曰。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　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王妃爲皇叔母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漢哀。宋英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明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遣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況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謂皇上爲禮統武宗而得脩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臣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昭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宜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疏入。上還司禮監。宣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衡當世。可得折衷。楊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是日。帝御文華。召廷和。蔚。紀入諭曰。至親莫若父母。固授以手敕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爲康壽皇太后。廷和退而上言曰。皇上聖孝出於天性。臣等雖愚。夫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對遵手敕。於是給事中朱鳴陽。史于光等。御史王濮。盧瓊等復奏興獻王稱號未蒙聖裁。大小之臣皆疑。陛下垂省。張璁之說耳。陛下以興獻王長子不得已入承大統。雖拘長子不得爲人後之說。聽乃謂統嗣不同。豈得謂會通之宜乎。又欲別廟興獻王於京師。此大不可。昔魯桓僖宮。吳孔子在陳。卽火曰。其桓僖乎。以非正也。如廟興獻王於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後代桓僖。疑之失。乞將張璁下詔。奏入。俱命禮部議。　八月。尚書毛澄等仍議。給事中朱鳴陽。御史王濮等皆欲皇上早從原議。蓋有見於天理人情之公。斷不容以私意爲初政累也。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璁建議之偏。若與仇者。豈得已哉。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爭疑。宜將張璁戒諭不聽。　九月。興獻王妃至通州。先是禮部具議。聖母至京。宜由東安門入。帝不從。再議。由大明左門入。復不從。帝斷議由中門入。無謂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璁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月廟見。孰謂無謂廟

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上又命罷俟奉迎聖母。禮部請用王妃儀仗迓之。帝不從。命錦衣衛以母后鹵簿往。又命所司製太后法服以待。至是聖母至通州。即朝廷欲考孝宗。黑曰。安得以我子爲人之子。謂從官曰。禍曹已極。祖榮獻王會稱胡貂未定。因留通州不入。帝聞之。涕泗不止。啓慈聖皇太后。慈聖母與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遷者廷議大臣比之宋事。稱英宗入嗣。存養衣臨御之日。皇上入繼。當宮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皇上嗣登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宗。仍爲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迂也。禮本人情。皇上尊爲天子。慈聖將爲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先是司禮監傳諭。興獻帝帑號。宜稱考。廷和等上言不可。復傳諭宜稱孝子。廷和等言。册文稱長子。本生文情自明。請勉行正禮。從之。遣官諭安陸。上興獻帝尊號。命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册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敢子名。冬十一月。葬安皇太后。崩。楊廷和定爲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十二月。上謚安皇太后尊謚孝惠皇太后。葬慈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

二年春二月。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從之。禮部請設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帝命楊廷和集議之。禮部侍郎賈詠會公侯九卿等上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於太廟。安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帝曰。仍用八佾。於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黃臣、劉最、御史唐儀、蔡武等、南京給事中鄭鄤、鄒各上言力爭。不報。冬十一月。奉孝惠皇太后主於奉慈殿。遣官告安陸廟。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曰。興獻帝后之加稱。比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慈壽、慈聖兩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顧擢諭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皇者正統大義。若加皇字於本生之親。則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祇。未聞舉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遷者廷議大臣比之宋事。稱英宗入嗣。存養衣臨御之日。皇上入繼。當宮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皇上嗣登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宗。仍爲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迂也。禮本人情。皇上尊爲天子。慈聖將爲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先是司禮監傳諭。興獻帝帑號。宜稱考。廷和等上言不可。復傳諭宜稱孝子。廷和等言。册文稱長子。本生文情自明。請勉行正禮。從之。遣官諭安陸。上興獻帝尊號。命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册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敢子名。冬十一月。葬安皇太后。崩。楊廷和定爲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十二月。上謚安皇太后尊謚孝惠皇太后。葬慈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

清寧後殿。豈與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悅乎。給事中鄒樹言。逆陰極變災。臣雖愚。知爲將禮之應。宜事高尚賢、鄭佐相繼上言。不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帝覽之。必動。乃從廷和等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遷者廷議大臣比之宋事。稱英宗入嗣。存養衣臨御之日。皇上入繼。當宮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皇上嗣登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宗。仍爲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迂也。禮本人情。皇上尊爲天子。慈聖將爲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先是司禮監傳諭。興獻帝帑號。宜稱考。廷和等上言不可。復傳諭宜稱孝子。廷和等言。册文稱長子。本生文情自明。請勉行正禮。從之。遣官諭安陸。上興獻帝尊號。命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册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敢子名。冬十一月。葬安皇太后。崩。楊廷和定爲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十二月。上謚安皇太后尊謚孝惠皇太后。葬慈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

二年春二月。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從之。禮部請設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帝命楊廷和集議之。禮部侍郎賈詠會公侯九卿等上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於太廟。安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帝曰。仍用八佾。於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黃臣、劉最、御史唐儀、蔡武等、南京給事中鄭鄤各上言力爭。不報。冬十一月。奉孝惠皇太后主於奉慈殿。遣官告安陸廟。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曰。興獻帝后之加稱。比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慈壽、慈聖兩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顧擢諭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皇者正統大義。若加皇字於本生之親。則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祇。未聞舉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遷者廷議大臣比之宋事。稱英宗入嗣。存養衣臨御之日。皇上入繼。當宮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皇上嗣登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宗。仍爲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迂也。禮本人情。皇上尊爲天子。慈聖將爲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先是司禮監傳諭。興獻帝帑號。宜稱考。廷和等上言不可。復傳諭宜稱孝子。廷和等言。册文稱長子。本生文情自明。請勉行正禮。從之。遣官諭安陸。上興獻帝尊號。命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册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敢子名。冬十一月。葬安皇太后。崩。楊廷和定爲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十二月。上謚安皇太后尊謚孝惠皇太后。葬慈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

二年春二月。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從之。禮部請設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帝命楊廷和集議之。禮部侍郎賈詠會公侯九卿等上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於太廟。安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帝曰。仍用八佾。於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黃臣、劉最、御史唐儀、蔡武等、南京給事中鄭鄤各上言力爭。不報。冬十一月。奉孝惠皇太后主於奉慈殿。遣官告安陸廟。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曰。興獻帝后之加稱。比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慈壽、慈聖兩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顧擢諭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皇者正統大義。若加皇字於本生之親。則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祇。未聞舉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遷者廷議大臣比之宋事。稱英宗入嗣。存養衣臨御之日。皇上入繼。當宮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皇上嗣登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宗。仍爲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迂也。禮本人情。皇上尊爲天子。慈聖將爲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先是司禮監傳諭。興獻帝帑號。宜稱考。廷和等上言不可。復傳諭宜稱孝子。廷和等言。册文稱長子。本生文情自明。請勉行正禮。從之。遣官諭安陸。上興獻帝尊號。命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册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敢子名。冬十一月。葬安皇太后。崩。楊廷和定爲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十二月。上謚安皇太后尊謚孝惠皇太后。葬慈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

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艱許爲仁宗子至於封册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異曾毅承孝宗詔而爲之子乎則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明矣然則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可以貿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請乃者復得見席毋獻夫二臣之疏以爲皇上必爲之惕然更改有無待於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寢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并錄二臣疏以聞疏奏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文武羣臣集議可否

三年春正月楊廷和能禮部尚書汪俊請曰公去誰與生者適生事侯廷訓據宗法爲大禮辨遍示羣臣俊得之喜曰逆斯議者當斬也於是吏部尚書趙宇率九卿上言必以孝宗爲考而後大宗爲不絕後復會公侯卿佐及翰林臺諫官上言祖訓兄終弟及以同產言也皇上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母昭聖前後章奏惟張璁桂萼議決與桂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其當從違可知矣帝曰更參奏論議之給事中張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鄒本公等三十有一人各抗章力論以爲當從衆議上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偏尊稱帝謂皇模楊慎等亦上書廷俊席書邪正相反進退失宜且祖制上陰類惑人無疑乞加罷斥召還汪俊南道御史田麟等亦上書廷俊席書邪正相反進退失宜且祖制上卿俱推舉簡用今何取於賁而出自內降耶乞同璁萼併黜以避賢路俱不報六科給事中侯伯鄉貳翰林張省力言建室之非且曰臣等遵祖訓本禮經守陳丹桂朗之論以悟主心姑停建室仍廟安陳議時遣官奉祭俟翌日皇子乘多製封興王世世承襲帝曰朕承天命祗奉宗祀孝養聖母皇考陵園遠在安陳卿等安乎今羣同執奏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神乖眇忽綱常其奉先殿西室廼行修飾盡朕歲時急切之情於是修撰呂柟編修鄭守益俱上疏爭之帝愈俱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張翀章僑御史張鵬翰等交章論救不報已而獄具謫柟解州判官守益廣德州判官守益廣德州母昭聖皇太后與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册文帝遣司禮官傳諭欲於昭聖册內稱孝長子章聖册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將奚等力言不可仍以原文封進帝覽之遂於獻皇帝册內加一孝字章聖册內欲去本生母三字奚等復上言此字惟宗廟祝文用之今稱長子已盡孝情又加此字有干正統且本生母三字係敕諭擬定亦難輕去仍封還御批乃依原文止稱長子章聖册內加一聖字帝御奉天殿受賀布詔天下詔曰朕躬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祗奉宗祀推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誤聖政是禮是行仰惟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興獻帝興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稱未極飯用歉然爰舉册寶加上聖母曾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兼盡夫至情是時張璁至東具牘詔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兼盡夫至情是時張璁至東具牘詔書款曰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禮者仍必議之不已也帝嘉納之是日帝御平臺召見張璁桂萼等賜坐賜茶璁等頓首辭曰陛下以臣等爲能紀宏綸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等頓陛下爲堯舜不願爲漢哀帝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等不能對乃命草詔加上尊號給事中張翀等御史朱淛昌等交章力諫帝切責之敕禮部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特加尊號爲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又敕曰本生父母已有尊稱仍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殺追慕之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又曰朕本生父母已有尊稱仍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殺追慕之情禮都尚書汪俊上議曰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皆爲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請於安陸別增飾爲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服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

陛下踐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太廟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至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曰皇上聖睿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於奉先殿側避大內之名也推此則專於大宗必降於小宗安陸祭祀無庸改議矣時湍若水石塘張翀任洛汪皐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去上切責慰之　戶部侍郎胡瓚等上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來京上從之併止璁等勿來時璁萼已抵鳳陽矣見邸報救加尊號乃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曰臣知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禮官之陰術皇上不察以爲親之之辭也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爲外之之辭也必欲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而人心信從矣疏入上命復召來京蔣冕言於帝前曰二人若來必擾殺之帝不問而遣人趣使速來遂降中旨以書爲禮部尚書給事中安磐等上言大禮之失自張翀張璁欲考本生而邪說始起自桂萼遊席書方獻夫之論而邪說益張乞罷書新命治萼等奸罪張潮鄒守益亦上言書督賑乘方表粥誤民致死生民數萬宜正國法以快人心南京給事中黃仁山等亦上言世巧詐邪佞私竊議稿而不自遁陰託桂萼代奏干寵而璁萼無恥益肆詆排正相反進退失宜且祖制上陰類惑人無疑乞加罷斥召還汪俊南道御史田麟等亦上書汪俊席書邪正相反進退失宜且祖制上卿俱推舉簡用今何取於賁而出自內降耶乞同璁萼併黜以避賢路俱不報六科給事中侯伯鄉貳翰林張省力言建室之非且曰臣等遵祖訓本禮經守陳丹桂朗之論以悟主心姑停建室仍廟安陳議時遣官奉祭俟翌日皇子乘多製封興王世世承襲帝曰朕承天命祗奉宗祀孝養聖母皇考陵園遠在安陳卿等安乎今羣同執奏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神乖眇忽綱常其奉先殿西室廼行修飾盡朕歲時急切之情於是修撰呂柟編修鄭守益俱上疏爭之帝愈俱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張翀章僑御史張鵬翰等交章論救不報已而獄具謫柟解州判官守益廣德州判官　命內閣擬撰聖母昭聖皇太后與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册文帝遣司禮官傳諭欲於昭聖册內稱孝長子章聖册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將奚等力言不可仍以原文封進帝覽之遂於獻皇帝册內加一孝字章聖册內欲去本生母三字奚等復上言此字惟宗廟祝文用之今稱長子已盡孝情又加此字有干正統且本生母三字係敕諭擬定亦難輕去仍封還御批乃依原文止稱長子章聖册內加一聖字帝御奉天殿受賀布詔天下詔曰朕躬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祗奉宗祀推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誤聖政是禮是行仰惟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興獻帝興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稱未極飯用歉然爰舉册寶加上聖母曾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兼盡夫至情是時張璁至東具牘詔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兼盡夫至情是時張璁至東具牘詔書款曰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禮者仍必議之不已也帝嘉納之是日帝御平臺召見張璁桂萼等賜坐賜茶璁等頓首辭曰陛下以臣等爲能紀宏綸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等頓陛下爲堯舜不願爲漢哀帝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等不能對乃命草詔加上尊號給事中張翀等御史朱淛昌等交章力諫帝切責之敕禮部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特加尊號爲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又敕曰本生父母已有尊稱仍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殺追慕之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又曰朕本生父母已有尊稱仍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殺追慕之情禮都尚書汪俊上議曰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皆爲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請於安陸別增飾爲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服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

主事彭澤等上言獻皇帝主在安陸廟中神靈攸依奉先殿西室宜設神位以便時享如奉慈殿之儀不報遣司禮監太監賴義、涼山侯崔元、侍郎吳一鵬之安陸改題神主奉上册寶幷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

皇帝迎入京師。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代。撫臣定策之義。得不報。翟鑾將赴召。復上言。力辨二統之非。而席書在興陽。亦上大禮考誤。言諸臣講學不明。固執私意。且曰。斯禮也。廷臣若皆自有知者。不敢犯衆。而聰、夢等威激不平。力犯衆怒。舉朝疾之如仇。甚可畏也。臣途窮矣。尚言此者。九廟神靈使之言耳。六月。聰、夢至京。復同上疏條七事。極論兩考之非。以伯考宗而考興獻爲正。俱留中不下。鴻臚寺少卿朱侍上言。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藝祖。不當稱伯明矣。帝愈其狂。率出侍爲路州判官。初。張聰、桂萼至京師。廷臣欲擯斥之。無一人與通。聰、夢稱疾不出。數月後。退朝班。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入武定侯郭勳家。勳喜。約爲內助。遂諫官交章攻擊。以爲當與席書並正其罪。章十餘上。俱報聞。給事中張翀取羣臣彈章奏發刑部。令擬聰等罪。尚書趙鑑私語翀曰。若得會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遂降中旨。命桂萼、張璁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切責翀。鑑罪之。聰、夢、獻夫各上疏辭。不允。吏部尚書喬宇上言。萼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願賜罷斥。帝怒。切責宇。遂求去。從之。修撰楊慎、廷和子也。率同官姚涞、編修許成名、翟銅、簡討逸慮、金泉等上言。若子小人不並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也。萼等所言者。冷宴殺狗之餘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恥與萼等同列。上罷其俸。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吉梁等亦爭之。俱下獄外補。已而南京尚書楊旦、顏頤壽、沈多福、李充嗣、翟文叡及侍郎陳鳳梧、都御史都文燁、伍文定等復以爲言。俱切責之。員外薛蕙著爲人後解以駁聰、夢之議。略曰。禮。立後者。亞大宗也。爲人後者爲之子。言雖出公羊。實與儀禮相表裏。既爲之子。則當稱父矣。而可仍曰伯叔父乎。帝覽之。怒。謫蕙韶獄。已而釋之。　秋七月。聰、夢既拜新命。復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亦無立後。三曰孔子躬於嬰圄。斥爲人後者。四曰武宗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經本生父母。六曰祖訓姪稱大子爲伯叔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其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論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而皇后治內外事無得干預。十一曰皇上失行尋安皇太后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令決宜重改。十三曰蓋諫連名上疏。勢有所迫。皆係列禮官欺罔之罪。疏入。留中。孟春爲論條辨。帝切責之。聰、夢復辭職。不許。乃就官。帝采其議。屢遣司禮監官至閣論毛紀等去册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亡何。帝御平臺。召紀等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紀等惶怖退。召是日。復趣席書來京。南京祭酒崔銑以災異陳言。謂禮一事。或指斥。或下獄。非聖朝美事。上不悅。令致仕。百官至左順門。收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蒼上册寶。何孟春而陳洗先爲給事中言事忤旨。出爲按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陛下察幾致決。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全父子之恩。撫不成泣。乞罷喬宇、夏良勝以息邪說。復史道于桂、曹嘉以作正氣。帝悅。復以洗爲給事中。遣緹修撰楊慎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御史張原、王時柯於詔獄。復撲之。諸楊慎、王元正劉濟戍邊。何孟春閑南京工部。毛紀罷。　南京伯毛良上言。楊廷和要定策功。沮撓大禮。使陛下失天倫之正。殿追崇之典。千戶孟能遷百戶。陳紀、敎論王佐、錄事錢子威各論奏。疏禮差謬。更正得宜。俱留中不報。　八月。席書至京。以孝宗考名未正。悉發諸議。留中者。命禮部集議。鄭岳、徐文華仍力言孝宗祔享昭聖册寶。尊奉已久。不宜輕改。帝切責之。胡世甯時居憂。上言。與聰等合。帝嘉之。　九月。改稱孝宗敬皇帝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初。集議時。汪偉、鄭岳、徐文華等猶與聰等力辨可否。武定侯郭勳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聰等言當。書曰。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於是書、夢、聰及獻夫會公

芬、楊繼聰、姚涞、張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潮、翟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勳、陸鼓、王相、應良、金皐、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賁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鏌、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漠、陳時明、鄭白璧、裘紹宗、韓楷、冀臣、胡炳凡十有六人。余翱、葉奇、鄭本公、楊極、劉穎、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諫亭、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紳、張鐩、郭希顏、蕭一中、張恂、倪宗緑、王瑞、沈教、鍾卿、霍胡瑭、張濂、何鰲、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三十有九人。余寬、蕭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勳、趙大獻、李舜臣、馬鉉、彭澤、張鵬、洪伊凡十有二人。黃待顯、唐昇、曹繼之、楊昌、楊淮、胡宗明、栗登、熊以平、何嚴、馬朝卿、申良、鄭漳、顧可久、葉志德、徐嵩、張序、高圭、安銳、王尚志、朱漢、黃一道、陳儒、閻廷憲、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亢、繆宗周、邱其仁、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江必東、張臯、張懷、翁整、李文中、張潔、張鐩、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陶滋、賀紹、姚汝泉、劉淑和、葛澗、劉漳、楊儀、王德明、汪漾、黃加賓、李春芳、盧襄、華鎧、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峨、舒瀚、胡連、范綠、陳力、張大輪、葉應驌、白輅、許路、戴欽、張儉、劉士奇、祁勳、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漪、劉仕前、樟顯、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叡、陸銓、鍠、鍠方一閫凡二十有七人。趙儒、葉寬、張子裘、汪登、劉璣、江珊、余廷瑞、范純、閻淳、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蔣琪、鄭錫凡十有五人。毋德純、蔣同仁、王璋、劉道、陳大綱、鍾害、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黨凡十有二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之。命司禮監論退。不去。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紀與石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復遣司禮太監論之。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帝怒。命司禮監錄諸姓名。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翀、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等八人於獄。楊慎、王元正乃詆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於獄。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佾等六十有五人姑令待罪。己卯。上聖母章聖皇太后册寶。庚辰。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講。初逮繫時。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併待罪者總二百有二十人。上責之。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者俱釋。俾五品以下者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王相與士思、裘紹宗、毛玉、胡獲、張曰韜、楊淮、張燦、申良、戚應奎、牟瑜、余禎、安邕、殷承叡等十有九人俱病創。先後卒。蔣穆、獻皇帝主至自安陸。帝迎於郊內。奉謁奉先、奉慈二殿。已。乃奉於觀德殿。上册寶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不復言本生。是日。復趣席書來京。南京祭酒崔銑以災異陳言。謂禮一事。或指斥。或下獄。非聖朝美事。上不悅。令致仕。而陳洗先爲給事中言事忤旨。出爲按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陛下察幾致決。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全父子之恩。撫不成泣。乞罷喬宇、夏良勝以息邪說。復史道于桂、曹嘉以作正氣。帝悅。復以洗爲給事中。遣緹修撰楊慎、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御史張原、王時柯於詔獄。復撲之。諸楊慎、王元正劉濟戍邊。何孟春閑南京工部。毛紀罷。　南京伯毛良上言。楊廷和要定策功。沮撓大禮。使陛下失天倫之正。殿追崇之典。千戶孟能遷百戶。陳紀、敎論王佐、錄事錢子威各論奏。疏禮差謬。更正得宜。俱留中不報。　八月。席書至京。以孝宗考名未正。悉發諸議。留中者。命禮部集議。鄭岳、徐文華仍力言孝宗祔享昭聖册寶。尊奉已久。不宜輕改。帝切責之。胡世甯時居憂。上言。與聰等合。帝嘉之。　九月。改稱孝宗敬皇帝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初。集議時。汪偉、鄭岳、徐文華等猶與聰等力辨可否。武定侯郭勳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聰等言當。書曰。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於是書、夢、聰及獻夫會公

鶴齡、侯勳等六十有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曰皇伯考昭聖、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獻皇帝主別立廟室、不入太廟、尊尊親親、恩不悖矣、議上、從之、乃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祭告天地宗廟、布詔天下、安陸松陵帝既改名顯陵、等諸陵寢、及大禮既定、百戶隨全請改還顯陵、下工部議、尚書趙璜等上言、太祖不遷之廟、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爲法、帝命禮臣會多官集議、尚書席書等會公侯九卿諸廷臣上言、乞治全非帝曰、先陵遠在安陸、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璁、萼等復上言、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盡不可輕浚、臣等敢不盡言、帝乃能議、命顯陵祭如七陵、十二月、評事章商臣上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臣曰今年七月、授官以來、見以大禮伏闕觸犯聖怒、大臣改任者、何孟春一人、邊戍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決杖死者、編修王思等十有七人、以忤使臣而逮繫者、副使劉棨鑑、知府賈仲道等、若而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此皆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所關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惟陛下大奮明斷、將諸臣錄以忤使臣而逮繫者、副使劉棨鑑、知府賈仲道等、若而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此皆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所關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惟陛下大奮明斷、將諸臣錄

復其官、及其子孫、庶不失欽恤之意、疏入、報聞、外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亦言之、切中不報、

四年春三月、詔修獻皇帝實錄、夏四月、光祿寺丞何淵請立世室、祭祀皇考於太廟、帝命禮部集議、尚書席書等上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祧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於太廟、甚無據、不報、張璁、桂萼具言不可、璁曰、臣與廷臣抗論之初、以爲使臣而逮繫者、副使劉棨鑑、知府賈仲道等、若而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此皆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所關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惟陛下大奮明斷、將諸臣錄

復其官、及其子孫、庶不失欽恤之意、疏入、報聞、外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亦言之、切中不報、

四年春三月、詔修獻皇帝實錄、夏四月、光祿寺丞何淵請立世室、祭祀皇考於太廟、帝命禮部集議、尚書席書等上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祧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於太廟、甚無據、不報、張璁、桂萼具言不可、璁曰、臣與廷臣抗論之初、

即曰當改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以獻皇帝爲自出之帝、比周文、武、不經甚矣、上干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皇上言之、昔漢哀帝尊定陶共王爲共皇、立廟京師、比孝元帝、宰今非之、今淵請入獻皇帝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之上與、武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別立禰廟、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勿爲、席書會萼、尚書廖紀、秦金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璁、璁乃謂書即日當改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以獻皇帝爲自出之帝、比周文、武、不經甚矣、上干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皇上言之、昔漢哀帝尊定陶共王爲共皇、立廟京師、比孝元帝、宰今非之、今淵請入獻皇帝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之上與、武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別立禰廟、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勿爲、席書會萼、尚書廖紀、秦金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璁、璁乃謂書

即曰當改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以獻皇帝爲自出之帝、比周文、武、不經甚矣、上干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皇上言之、昔漢哀帝尊定陶共王爲共皇、立廟京師、比孝元帝、宰今非之、今淵請入獻皇帝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之上與、武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別立禰廟、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勿爲、席書會萼、尚書廖紀、秦金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璁、璁乃謂書

書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

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

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

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

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

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

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

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

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

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

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祇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棨、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俾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論大學士費宏等曰、邊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救禮、工二部上曰、營觀德殿、給事中張嵩御史郭希禹、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從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率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

脫法當徙市。特寬宥。削籍爲民。毛澄、林俊俱已致仕。各奪職閒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又良勝醜嫗獨深。但發原籍爲民。其餘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從寬不究。其先已正法典或編戍爲民者。不問。禮部揭示承天門下。俾在外者咸曰聖名。　秋七月。加上皇考睿母尊號。皇考爲恭淵仁宣穆純聖獻皇帝。聖母爲章聖慈仁皇太后。詔告天下。

八年十月朔日食。刑部員外郎郎經邦上言。詩十月之交。刺無良也。意者陛下以議禮之故。亟用張璁。皇父專權。致召天譴。則所謂者不爲公禮矣。可守也。亦可變也。亦可改也。可改也。亦可毀也。疏入。帝怒其疏末有引用莽焦貶竄顧鼎臣、梁儲等永遠不宥。死戍所。

十五年冬十月。更世廟爲獻皇帝廟。帝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思皇考廟名。似大不安。太宗百世不遷。故名世室。恐皇考亦敎讓太宗。宜別擬。且世室來者或用作宗號。今施於皇考。徒擁虛名。可令郭勳、李時議之。既而又諭曰。皇考廟止稱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以見推尊之意。於是又言。禮惟有功德者別立廟祀。百世不遷。名之曰世。周之文、武。世室是也。皇考獻皇帝雖爲生皇上。比跡契、稷。而前有文皇。既稱太宗。義當穿讓。後有聖帝。必爲世宗。迎宜虛埃。今欽定獻皇帝廟。庶幾明祀正而公議定。帝從之。命以所議付史館。　十二月九廟成。獻皇帝廟止僅時祀。以避變禰之嫌。

十七年五月。議集明堂。秋饗禮。先是。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不祀太廟。於是揚州府同知致仕豐坊上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爲宗。以配上帝。又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祀拜。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庶有所弗忘矣。於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臣不敢妄議。以負陛下。惟聖明裁擇。帝以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明堂秋饗。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稱宗。不爲過情。何在爲不宜也。復命集議。戶部侍郎唐胄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皇上繼統之初。廷臣執爲人後之說。於是力正大倫者。惟張孚敬、席書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於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顧今日乃惑於豐坊耶。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奚疑。祔祖考於太廟。辛卯大禘上帝於元極殿。奉睿宗配享。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時久旱不雨。是日初作陰雨。驟至大雷。震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壞之。須臾燬其主。延及成祖主亦燬。遂及太祖。昭穆羣廟。惟獻廟獨存。

二十四年秋七月。太廟成。布詔天下。

穆宗隆慶元年。春三月。禮科左給事中王治上言。獻皇帝入廟稱宗。在今日猶有當議者。蓋獻皇雖貴爲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祖宗諸帝並列。雖親爲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武宗而今乃設位於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爲未合。故先帝於獻皇帝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殺。是先帝之心亦自有不安者。臣以爲獻皇祔太廟千萬歲後。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萬世不改。惟陛下下廷臣議求至當。以安獻皇之靈。以光先帝大孝。章下所司。格不行。

谷應泰曰。孝宗仁聖。麟趾不華。武廟盤游。前星失耀。再世衰微。古今至變也。當是時。重繼統者私恩。重承統者大義。而世宗以臣紹君。以弟承兄。嫉天臣民。誰忍孝宗之嗣。一傳卒斬者。既已斬焉。則忠臣義士不能復續求其同氣之近者立之。統在嗣亦在矣。所以武宗遺詔。不敢子視世廟也。既已兄稱武廟。因欲併考孝宗。則孝以無孫。反因得子。於義爲礙。稱子逼武。二統嫌疑於理亦礙。況父子至親。豈可隔世。軼代妄尤啓覬。儻然皇焉。亦猶之周王王季、周王文王也。設不王商癸。而周王王季。光武不王南頓。而世宗王興獻。則疑於躋武宗。慝凡歸罪本生。增諡禮以養起。孝子之至也。所疑者。考興獻。則疑於無孝宗。皇興獻。近入繼。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反欲召興獻而亂其統。此舉朝所以沸騰百官所以號泣也。不知太廟者。承統之地。皇而不廟者。有異稱宗者。繼統之名。皇而不宗者。亦殊。懿文太子亦得爲康皇帝。英宗正郯王。然亦稱景泰帝。不入廟。則地不偏。不稱宗。則名不嫌。親近則尊。親盡則祧。辟之遙除之官。追贈之號。由體興獻。爲天子父。必欲興之。其臣非罔極之私情。無預朝廷之名器。乃世宗尊爲天子。必欲使之不王其父。興獻爲天子。此則議禮諸臣之過也。至於觀德殿足矣。必欲遷近太廟。與之同門。獻皇帝足矣。必欲創去興獻。崇加徽號。見太后於世廟。著獻皇之實錄。折中禮經。毋乃不倫。興國皇太后聖旦。則宴賀有加。昭聖皇太后千秋。節傳免朝賀。傳聞乖異。存歿傷心。卒之不加宗。不入廟。毅徽稱。止遷葬。則亦祔。葬有功於存統也。若夫廷和等之伏闕呼號。哲於牽裾折檻。世宗之疾厥杖成。竟同元祐黨人。大禮未成。大獄已起。君臣交失。君子議焉。而廷和戮及身後。楊慎謫死貶所。張璁、桂萼、方獻夫、席書、霍韜、聶豹、張治、張孚敬見也。

曰。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功者不得稱。漢世稱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再造漢室。故無二祖之嫌。我文皇定鼎持危。功冠大焉。皆稱爲祖。聖見允宜。嘉靖出繼藩臣。翕然無異議。時張孚敬死已六年矣。　九月辛巳。奉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奚疑。祔祖考於太廟。辛卯大禘上帝於元極殿。奉睿宗配享。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時久旱不雨。是日初作陰雨。驟至大雷。震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壞之。須臾燬其主。延及成祖主亦燬。遂及太祖。昭穆羣廟。惟獻廟獨存。

二十四年秋七月。太廟成。布詔天下。

穆宗隆慶元年。春三月。禮科左給事中王治上言。獻皇帝入廟稱宗。在今日猶有當議者。蓋獻皇雖貴爲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祖宗諸帝並列。雖親爲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武宗而今乃設位於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爲未合。故先帝於獻皇帝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殺。是先帝之心亦自有不安者。臣以爲獻皇祔太廟千萬歲後。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萬世不改。惟陛下下廷臣議求至當。以安獻皇之靈。以光先帝大孝。章下所司。格不行。

谷應泰曰。孝宗仁聖。麟趾不華。武廟盤游。前星失耀。再世衰微。古今至變也。當是時。重繼統者私恩。重承統者大義。而世宗以臣紹君。以弟承兄。嫉天臣民。誰忍孝宗之嗣。一傳卒斬者。既已斬焉。則忠臣義士不能復續求其同氣之近者立之。統在嗣亦在矣。所以武宗遺詔。不敢子視世廟也。既已兄稱武廟。因欲併考孝宗。則孝以無孫。反因得子。於義爲礙。稱子逼武。二統嫌疑於理亦礙。況父子至親。豈可隔世。軼代妄尤啓覬。儻然皇焉。亦猶之周王王季、周王文王也。設不王商癸。而周王王季。光武不王南頓。而世宗王興獻。則疑於躋武宗。慝凡歸罪本生。增諡禮以養起。孝子之至也。所疑者。考興獻。則疑於無孝宗。皇興獻。近入繼。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反欲召興獻而亂其統。此舉朝所以沸騰百官所以號泣也。不知太廟者。承統之地。皇而不廟者。有異稱宗者。繼統之名。皇而不宗者。亦殊。懿文太子亦得爲康皇帝。英宗正郯王。然亦稱景泰帝。不入廟。則地不偏。不稱宗。則名不嫌。親近則尊。親盡則祧。辟之遙除之官。追贈之號。由體興獻。爲天子父。必欲興之。其臣非罔極之私情。無預朝廷之名器。乃世宗尊爲天子。必欲使之不王其父。興獻爲天子。此則議禮諸臣之過也。至於觀德殿足矣。必欲遷近太廟。與之同門。獻皇帝足矣。必欲創去興獻。崇加徽號。見太后於世廟。著獻皇之實錄。折中禮經。毋乃不倫。興國皇太后聖旦。則宴賀有加。昭聖皇太后千秋。節傳免朝賀。傳聞乖異。存歿傷心。卒之不加宗。不入廟。毅徽稱。止遷葬。則亦祔。葬有功於存統也。若夫廷和等之伏闕呼號。哲於牽裾折檻。世宗之疾厥杖成。竟同元祐黨人。大禮未成。大獄已起。君臣交失。君子議焉。而廷和戮及身後。楊慎謫死貶所。張璁、桂萼、方獻夫、席書、霍韜、聶豹、張治、張孚敬見也。

卷五十一

更定祀典

世宗嘉靖九年二月。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洪武初。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祀宗廟議。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邱。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夏至則祀地於方澤。以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從。禮祖而下四代各爲廟。廟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各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祀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太祖從之。行之十年。水旱不時。多災異。太祖曰。天地猶父母也。況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乃以冬至合祀天地於圜邱。祭地於方澤。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瘞於北郊。即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天於圜邱。祭地於方澤。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瘞於北郊。即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者哉。至於一祖二宗之配享。諸壇之從祀。不於二至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疏入。上方以大禮悲舉臣。將大有更易。得之益悅。陽言四品服緋。俟示嚴敬也。今以乘炬當之。非過乎古之道。有據者使數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暨宗。顯之先師。若漢禮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瀍鄂炳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蕭蘭代之。非簡乎。古者郊廟祭享。皆殷庭燎。示嚴敬也。今以乘炬當之。非過乎古之道。有據者使數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暨宗。顯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氏。書有伏生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開元禮。圖舉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舉王莽王鈎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附世家。亦廟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圖。卷倣坐奠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問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宜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輕重。以樂之有無也。今雖用漢魏律所制大成樂。乃先儒所謂俚世之音。可乎。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佛儀禮。頗食爲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悉其煩。惟初獻得行之。可乎。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更僕不可盡。昔者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周公、豐鎬、契、稷、益、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論於習師。太公不專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取當時左右贊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謂濂安遠知縣。不果用。天順間。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燬久。剝落。或欲加以修飾。鶚曰。塑像非古也。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像疑之。鶚曰。此土耳。豈聖賢耶。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然其他郡縣如故也。至是。上因纂祀典。議成。諭大學士張璁、凡雲雨風雷之祀。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次纂入。璁奏曰。孔子祀典。自唐宋以來。未有得其正者。臣謹採今昔。備臣議。上聖明垂覽。以爲百世永遵之典。一證號。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玄宗追謚爲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平帝始封謚。蓋新莽以文其奸也。國初。大學士吳沈、孔子封王。辨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春秋列國僭王則黜之。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

而證之。可乎。曾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而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布政夏宇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爲元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謚孔子不得而緩。豈可以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謀制爲萬世程乎。祭酒邱濬曰。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至開元加以文。文者。經天緯地者也。若夫宣之爲言。謚法之美不過聖者周閱而已。何足爲聖人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未聞有褒言者。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加此於至聖文宣王之上。於聖德無謂也。一章服。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徽宗崇寧間。始詔冕用十二旒。袞服九章。之立未有過瑗者。亦宜加封爵。使得從祀學宮。臣按敬政所奏。舉多正論。可採。而宏治初。禮官沮格不行。同時謝鐸請祀楊時。能與澄。舉人桂萼亦請祀蔡元定。以爲呂祖大衍諸書。俱有功於性理。又授其子息。極籲數。此亦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所著本論。有曰。道術不出孔子。五百餘年而得韓愈。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得歐陽子。夫韓愈既以從祀。歐陽修豈可缺哉。況人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上言。天子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衆人愚昧。將妄加臆度。以爲陸下奪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天子像祀孔子。袞冕章服。顓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其人者。及屋上烏。況先聖之道。像乎。國家廟祀孔子。宮牆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籩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二籩。蓋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銜。舞宮殺樂。以應禮文。恐妨太祖之初制矣。帝覽疏。不懌。出階爲延平府推官。帝乃自著正孔子祀典說。頒賜羣臣。聽復爲孔子祀典。或問上之上。嘉靖衆議乃定。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弟子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俱能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根去爲。能公伯寮秦冉、顏何、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林放、蘧瑗、鄭玄、盧植、鄭衆、服虔、范甯。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又以行人薛侃議。併進陸九淵。從祀。面別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由。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珦。朱松。祔焉。元定從祀。馬。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十一月己酉。初有事於南郊。先是。上命製圜邱祀器。金爐玉帛。鐘磬。圭璧。及籩豆。簠簋。登俎。鉶羹。罍爵。尊彝。幂勺。以至祭服。冠冕。佩綬。舄履。制度。皆倣古。而參以時宜。又命禮官考定祀典。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十一月己酉。初有事於南郊。先是。上命製圜邱祀器。金爐玉帛。鐘磬。圭璧。及籩豆。簠簋。登俎。鉶羹。罍爵。尊彝。幂勺。以至祭服。冠冕。佩綬。舄履。制度。皆倣古。而參以時宜。又命禮官考定祀典。

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所書多蘧瑗、林放、申根三人。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根、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朝廷從祀申根。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並無謂。且公伯寮乃聖門之譖愬而孔子稱瑗爲夫子。家語、史記林放俱不在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字畫相近之誤。臣愚以爲申根、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等五人宜罷其祀。而瑗、放者各祀於其鄉。又洪武三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請黜揚雄。進董仲舒。高皇帝納其言行之。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宜并況黜之。其尚可議者。則陞之王通。宋之胡瑗。亦偏裁瑗事。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論著。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朱子小學書亦偏裁瑗事。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亦宜加封爵。使得從祀學宮。臣按敬政所奏。舉多正論。可採。而宏治初。禮官沮格不行。同時謝鐸請祀楊時。能與澄。舉人桂萼亦請祀蔡元定。以爲呂祖大衍諸書。俱有功於性理。又授其子息。極籲數。此亦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所著本論。有曰。道術不出孔子。五百餘年而得韓愈。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得歐陽子。夫韓愈既以從祀。歐陽修豈可缺哉。況人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上言。天子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衆人愚昧。將妄加臆度。以爲陸下奪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天子像祀孔子。袞冕章服。顓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其人者。及屋上烏。況先聖之道。像乎。國家廟祀孔子。宮牆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籩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二籩。蓋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銜。舞宮殺樂。以應禮文。恐妨太祖之初制矣。帝覽疏。不懌。出階爲延平府推官。帝乃自著正孔子祀典說。頒賜羣臣。聽復爲孔子祀典。或問上之上。嘉靖衆議乃定。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弟子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俱能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根去爲。能公伯寮秦冉、顏何、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林放、蘧瑗、鄭玄、盧植、鄭衆、服虔、范甯。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又以行人薛侃議。併進陸九淵。從祀。面別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由。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珦。朱松。祔焉。元定從祀。馬。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十一月己酉。初有事於南郊。先是。上命製圜邱祀器。金爐玉帛。鐘磬。圭璧。及籩豆。簠簋。登俎。鉶羹。罍爵。尊彝。幂勺。以至祭服。冠冕。佩綬。舄履。制度。皆倣古。而參以時宜。又命禮官考定祀典。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十一月己酉。初有事於南郊。先是。上命製圜邱祀器。金爐玉帛。鐘磬。圭璧。及籩豆。簠簋。登俎。鉶羹。罍爵。尊彝。幂勺。以至祭服。冠冕。佩綬。舄履。制度。皆倣古。而參以時宜。又命禮官考定祀典。

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弟子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俱能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根去爲。能公伯寮秦冉、顏何、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林放、蘧瑗、鄭玄、盧植、鄭衆、服虔、范甯。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又以行人薛侃議。併進陸九淵。從祀。面別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由。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珦。朱松。祔焉。元定從祀。馬。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十一月己酉。初有事於南郊。先是。上命製圜邱祀器。金爐玉帛。鐘磬。圭璧。及籩豆。簠簋。登俎。鉶羹。罍爵。尊彝。幂勺。以至祭服。冠冕。佩綬。舄履。制度。皆倣古。而參以時宜。又命禮官考定祀典。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十一月己酉。初有事於南郊。先是。上命製圜邱祀器。金爐玉帛。鐘磬。圭璧。及籩豆。簠簋。登俎。鉶羹。罍爵。尊彝。幂勺。以至祭服。冠冕。佩綬。舄履。制度。皆倣古。而參以時宜。又命禮官考定祀典。

十年春正月乙未。特享太廟。正太祖南向位。初。太祖立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於享廟。三時各祭於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太廟。同室異室。亦各南向。四孟及歲除。俱各祭於中室。仍序昭穆。如初。能特享禮。至英宗升祔。九室悉備。憲宗將祔。用禮官儀。疏懿祖。孝宗祔疏熙祖。武宗祔疏仁祖。獨德祖不疏。時享則太祖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帝諭張孚敬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面

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三時仍聚享廟於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船禮。孝多中旬。並享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於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享。歲暮祭於皇祖奉先殿。世廟西阻前廟。地勢有限。垣外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列六廟而萬世可行也。邪論勿惑。卽台李時議上。或咨夏言以助之。孚敬唯唯。如論議圖。帝從之。乃命祠官於廟中設幄。如九廟狀。奉太祖南向。奉宗遞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始退德祖於讖殿。不復預時享矣。新殿於大祀殿。初。帝以孟春上辛行祈穀於大祀殿。祭皇天上帝。用犊幘一。蒼玉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奉太祖太宗配享。夏言越議二郊奉太祖配。祈穀奉太宗配。張孚敬以爲不可。留中不下。言又疏請。帝謂羣臣違君違禮。切責之。乃命祈穀太祖太宗並配。二郊專奉太祖焉。已而覽盤。始祈穀。命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命五品官亦與議。禮官集議。已而雜問大雩秋報諸禮。命五品官亦與議焉。侍讀學士夏言上言。惟天子有禘。故立始祖之廟。則有世系可考者。十世猶將立之。然則又以何者爲始祖自出之帝。而祀之始祖之廟乎。我祖宗以德祖爲始祖。百有六十餘年。尊享太廟之祭。今又定爲大禘。統舉廟之主矣。然則王禘之祭。又可復尊德祖乎。身爲始祖。而又爲始祖之自出。恐無是禮也。三代而下。必欲如夏商之禘黃帝帝嚳。則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爲也。臣愚以爲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蓋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疏入。帝深然之。時中允廖道南上言。皇姓爲勛頊之後。宜禘顓頊。大學士孚敬曰。言虛位者。失之迂。言顓頊者。失之鑿。惟禘德祖爲當。李承勛等皆以爲然。夏言復抗疏折其非是。已而帝竟從言議。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太廟。凡祭先一日。令中官奉神牌於太廟。曰皇初始帝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帝又欲於奉天殿行秋報禮。中陛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宜於大祀殿。奉文皇帝配。大雩宜於郊。兆俟爲壇。孟夏後雩祭。帝謂孟春上辛既行祈穀禮。若奉夏雨暘以時。時雩祭代攝。否則弗祀。秋報禮姑寢不舉。二月庚辰。初朝日。是日春分。初行朝日禮於東郊。太牢一。用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三月。建大神殿於南郊。初。南郊撤屋。爲壇祭之。奉上帝神牌。圜邱上配以太祖。既祭。而神牌莫知所藏。帝命建大神殿以藏之。帝又念祖考在齋宮在圜邱北。是路視圜邱也。欲改建於邱之東南。夏言言向者大神殿之建。乃陛下竭誠事天。此制爲可。若更起齋宮圜邱之傍。假於古人播地之意。未爲允協。且秦漢以來。並無營室者。質誠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誠悫之意。故惟大次之設。爲合古典。陛下前日考慮精詳。豈今倘未之思耶。伏望齋宮寢建。以仰答天鑒。帝報可。遂建土殺祇。先農壇於西苑。初議皇后親蠶於北郊。自夏言首發之。至是。帝召張孚敬、李時謂西苑相地建土殺壇。乃併建先蠶壇於神霄宮側。而毀北郊蠶室焉。五月壬子。初有事於北郊。是日夏至。帝祀地於方澤。用犊牛一。黃琮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太祖西向配。犊牛一。玉鎮及天神紀德山爲一。四海四瀆爲二。各太牢一。八月癸未。初夕月。祭於西郊。如朝日。祭東郊。十一年夏四月。初祭九廟。帝御文華殿東室。召大學士李時、翟鑾、禮部尚書夏言議復古七廟制。其太廟寢祏俱存。藏弗祧。惟度地分建羣廟。不決而退。廖道南疏請建九廟。併獻大祀禮成賦頌賦及御札。曾及其名者三。帝悅。下禮臣議。夏言上言。昔唐虞五廟。夏后因之。殷周皆七廟。而祭法干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爲都宮。內爲祕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爲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魏晉唐宋皆然。我太祖初立四親廟。始爲近古。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皇上大慈。謂典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召論者屢矣。第太廟南近宮禁。東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於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享。歲暮祭於皇祖奉先殿。庶祭義明。遷世廟西阻前廟。地勢有限。垣外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列六廟。卽盡闢其地。猶不能容。欲稍減規制。則太廟鬼然而羣廟湫隘。於義未安。卽使廟成。皇上冠冕佩玉。循紆曲之途。遍列羣廟。而奠獻之日亦不足矣。議者謂羣廟可罷。皇上仁孝誠敬。可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而不一至羣廟乎。邱濬謂宜明日祭一廟。自十四日而遍。此蓋無據而強爲之說也。馬端臨曰。後世失禮。豈獨廟制。漢儒以來。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者。以昭穆難定故也。蓋昭穆必父子繼世而後可。兄弟相及。則紊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非也。帝曰。朕於天地百神祇典。俱已釐正。獨太廟之禮。未能復古。可乎。今太廟堂寢俱有定制。不必更移。其昭穆廟次。卽會官相度地勢。奏聞。於是言憶儘謝罪。請先詣太廟旁量定地勢。審度方位。以聞。帝從之。乃撤故廟。改建新宮。太祖居中。昭穆各三廟。成祖廟在六廟之上。諸廟合爲都宮。廟各有殿。殿後有寢。藏主。太廟寢後別有祕寢。藏祕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相向。內門殿寢皆南向。十三年三月。帝視太學。釋奠先師。帝以孔子改稱先師。服皮弁服。謁拜。用特牲。奠帛。行釋奠禮。樂三奏。文舞八佾。從祀及啓聖分奠。用酒脯。已視學。進諸生橫經布講。仍論令教本尚實。勿徒事辭章。六月。南京太廟災。夏言上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陛下建德之證。聖祖啓後之靈。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也。帝喜。令函起新廟。南京太廟不復建。遺址築周垣焉。時祀并入南京奉先殿。蓋失編洛遺意矣。

十四年二月。初建九廟。先是。夏言請定七廟額。謂陛下復古廟制。正太祖南向位。則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太宗功德隆殺。特建百世不遷之廟。宜曰文祖。世室在三。昭上仁宗宣宗各爲昭穆第一廟。英宗憲宗爲昭穆第二廟。孝宗武宗爲昭穆第三廟。則萬世不刊之制也。帝從之。十五年二月。纂修祀儀成。自天地日月神祇帝王社稷。及諸祫先師先儒。分類成書。首冠祀壇圖制。及宴諭詩歌。中書禮儀禮器樂舞樂章。末附諸王表箋。羣臣疏頌。於是侍讀學士廖道南撰疆頌九章以獻。五月。建慈慶慈寧宮。點禁中佛像。時帝欲除去禁中釋殿。以其地奉建慈慶慈寧二宮。命廷臣議。僉以爲可。帝卽命撤之。召李時、夏言入視大善殿。見金範佛像不下千百。俱命銷毀。其几案黼座金函。藏貯尚多佛骨佛牙諸物。言退。上疏力請焚瘞。帝從之。於是禁中邪穢迸斥殆盡。六月。敕祀蚕嫘后稷於武功。十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夏言據程頤議爲請也。十二月。九廟成。詔天下帝乃定五年一禘祀。皇初祖於太廟。以太祖配。每立春。特享祖宗於羣廟。三時合享於太廟。羣多大祫於太廟。皇考獻皇帝止毋時祀。

十七年秋九月。奉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禮詳大禮。稱皇天上帝。

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詳大禮。

二十四年夏六月。撤元世祖廟祀。及其侑享木黎華等五人。從給事中陳棐議也。秋七月。太廟成。復同堂異室之制。

穆宗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卽新殺還壇。今二祀並行於仲春。不無煩數。宜罷新殺於先農壇行事。

大饗禮亦宜罷。詔可。惟四郊如舊。

谷應泰曰。漢制近古。然禮制缺焉。唐祖李聃。宋祀錢鏐。已爲非禮。後世謹守故府。學士大夫莫敢辨難。世宗自大禮多蘊正。高祖寬簡易。不見採擇。豈禮衆必百年後興歟。後世謹守故府。學士大夫莫敢辨難。世宗自大禮議。既然有更定制作之思。而諸臣紛紛言祀事矣。嘉靖九年二月。議郊社禮。冬十月。議孔子禮。十一月。有事南郊。十年春正月。爨太廟。議祫禘。行朝日禮。建土穀先農壇。五月。有事北郊。八月。行夕月禮。十三年四月。視太學。行釋奠禮。十四年二月。建九廟。十七年五月。議明堂。秋。爨禮。九月。祔獻皇帝。加睿宗配。祀上帝。嗚呼盛哉。至尊莫大於天地。至親莫大於祖宗。教玉下莫大於孔子。養天下莫大於士穀。尊天地。故有郊祀。郊壇於南。祀壇於北。本其氣也。日月風雷山海瀆隨焉。從其類也。配以太祖。明受命也。秋復爨於元極殿。報其功也。秋則配於太宗。告成功也。晚易睿宗。配於私己。親祖宗。故有太廟。太廟七。太祖三昭三穆也。文世室一。別祀成祖。不敢祔也。立春特享三時合享。勤時祭也。季冬大祫。率渙也。五年一禘。設皇初祖主。配於太祖。追本報遠也。德祖祧矣。禘宜用德祖焉。虛設皇初祖位。泥古而誣者也。黜德祖若舉帝然。嫌高帝已。數天下。故祀孔子。孔子加封。自漢平帝始也。王莽僭已。稱先師。禮也。廟祀設二年夏四月。毀殿太監崔文以聽祀誘帝。乾清諸處各建醮。連日夜不絕。又命內監十餘人習經數於宮中。賞賚不貲。大學士楊廷和九卿喬宇等疏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給事中周聰、張嵿、張汝安盤等交章劾文。乞省重典。供不報。閏四月。停齋祀。時給事中鄒一鵬上言。臣巡光祿。見正德十六年以來。宮中日常膳外。少有所取。通計繁興。制用漸廣。乾清坤甯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滇經諸廠。至於五花宮、西暖閣、東次閣亦各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供應。雖無所用矣。僞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爲甚。臣聞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燄。蠱以欺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陛下急誅之。遠之可也。伏願改西天廠爲寶訓廠。以貯祖宗御製諸書。西番廠爲古訓廠。以貯五經子史諸書。漢經廠爲總納廠。以貯諸臣奏疏。選內臣謹畏者司其筦鑰。陛下經筵之暇。遊息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世宗崇道教

嘉靖元年春三月。薄鉞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財貨。及元明宮佛像。毀括金屑一千餘。悉給商以償宿逋。齊瑞竹正德間賜玉璽。蓄金印。賞賚無算。至是。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禮部郎中堵胤發檄徧查京師諸淫祠。悉折毀之。　七月。帝漸興寺觀。崇奉諸教。汪瑔疏言十漸。其三言譏復諸不經寺觀。非初能之意。

其中。則蓋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哉。帝曰。天時饑饉。禱祀暫且停止。

五年。以道士邵元節爲眞人。吳尚謙爲左玄靖。

七年春正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宮嬪之中。非配天之所。每日拜祝。恐勞且褻。請已之。報聞。

十年十一月。遣行人召大學士張孚敬還朝。建新嗣醮欽安殿。以禮部尚書夏言充醮壇監禮使。侍郎湛若水、顧鼎臣充迎嗣導引官。文武大臣還日進香。上親行初終兩日禮。

十一年冬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斥汪鋐、郭勛之奸。乞罷工作營祀。上怒。收繫。械訊瀕死。謫戍。

十三年五月。上御重華殿。召大學士張孚敬、武定侯郭勛等五人入觀配天青冊。作紀樂同遊詩。

十四年夏四月。大興隆寺災。御史諸演請順天心。絕異端。敕禮部尚書夏言復奏。改僧錄司於大隆善寺。僧徒還俗者聽。併移挑廣孝神位。帝更定配典。撤太廟配享。移入興隆寺者也。

十五年春正月。加致一眞人仙源范文光見而奇之。授以籙圖。龍虎冠服。元節與安人仙源范文光見而奇之。授以籙圖。龍虎冠服。元節與安人仙源范文光見而奇之。授以籙圖。龍虎冠服。元節與安人仙源范文光見而奇之。授以籙圖。龍虎冠服。元節與安

純之祕。嘉靖初。徵入京。召對便殿。首以其教主靜之說進。帝嘉納之。已爲經筵。輒應命爲致一眞人領道教事。給玉、金、銀、象印各一。會帝有事南郊。召元節分獻風雷壇前。賓奉天殿。班二品。并封其師爲

純之祕。嘉靖初。徵入京。召對便殿。首以其教主靜之說進。帝嘉納之。已爲經筵。輒應命爲致一眞人領道教事。給玉、金、銀、象印各一。會帝有事南郊。召元節分獻風雷壇前。賓奉天殿。班二品。并封其師爲

純之祕。嘉靖初。徵入京。召對便殿。首以其教主靜之說進。帝嘉納之。已爲經筵。輒應命爲致一眞人領道教事。給玉、金、銀、象印各一。會帝有事南郊。召元節分獻風雷壇前。賓奉天殿。班二品。并封其師爲

純之祕。嘉靖初。徵入京。召對便殿。首以其教主靜之說進。帝嘉納之。已爲經筵。輒應命爲致一眞人領道教事。給玉、金、銀、象印各一。會帝有事南郊。召元節分獻風雷壇前。賓奉天殿。班二品。并封其師爲

眞人。啟建眞人府。都城西落成。命夏言作記。刻之庭。設給祿一百石。建醮四十八。先期除役。賜田三十頃。蠲其租。蓋至是。寵待益隆。　夏四月。詔求紅黃玉以證神。　十月。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甯宮。時帝欲除去釋殿。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視。大服千善殿有金鈔象神鬼淫褻之狀。又金

眞人。啟建眞人府。都城西落成。命夏言作記。刻之庭。設給祿一百石。建醮四十八。先期除役。賜田三十頃。蠲其租。蓋至是。寵待益隆。　夏四月。詔求紅黃玉以證神。　十月。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甯宮。時帝欲除去釋殿。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視。大服千善殿有金鈔象神鬼淫褻之狀。又金

眞人。啟建眞人府。都城西落成。命夏言作記。刻之庭。設給祿一百石。建醮四十八。先期除役。賜田三十頃。蠲其租。蓋至是。寵待益隆。　夏四月。詔求紅黃玉以證神。　十月。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甯宮。時帝欲除去釋殿。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視。大服千善殿有金鈔象神鬼淫褻之狀。又金

眞人。啟建眞人府。都城西落成。命夏言作記。刻之庭。設給祿一百石。建醮四十八。先期除役。賜田三十頃。蠲其租。蓋至是。寵待益隆。　夏四月。詔求紅黃玉以證神。　十月。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甯宮。時帝欲除去釋殿。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視。大服千善殿有金鈔象神鬼淫褻之狀。又金

面玉匣藏貯佛首佛牙之類。及支離傀儡凡萬三千餘斤。言退上疏力諫。遲之中野。不得潛留宮禁。帝曰。

面玉匣藏貯佛首佛牙之類。及支離傀儡凡萬三千餘斤。言退上疏力諫。遲之中野。不得潛留宮禁。帝曰。

面玉匣藏貯佛首佛牙之類。及支離傀儡凡萬三千餘斤。言退上疏力諫。遲之中野。不得潛留宮禁。帝曰。

面玉匣藏貯佛首佛牙之類。及支離傀儡凡萬三千餘斤。言退上疏力諫。遲之中野。不得潛留宮禁。帝曰。

脫思此類智者以爲邪穢而不欲觀。愚民無知。必以奇異奉之。雖露中野。必有瓌發以惑民者。其燬之通衢。永除之。於是禁中邪穢迸斥殆盡。　十一月。大峯金鑾離於立極殿七日夜。以謝儲祥。以大臣爲上香、

脫思此類智者以爲邪穢而不欲觀。愚民無知。必以奇異奉之。雖露中野。必有瓌發以惑民者。其燬之通衢。永除之。於是禁中邪穢迸斥殆盡。　十一月。大峯金鑾離於立極殿七日夜。以謝儲祥。以大臣爲上香、

脫思此類智者以爲邪穢而不欲觀。愚民無知。必以奇異奉之。雖露中野。必有瓌發以惑民者。其燬之通衢。永除之。於是禁中邪穢迸斥殆盡。　十一月。大峯金鑾離於立極殿七日夜。以謝儲祥。以大臣爲上香、

脫思此類智者以爲邪穢而不欲觀。愚民無知。必以奇異奉之。雖露中野。必有瓌發以惑民者。其燬之通衢。永除之。於是禁中邪穢迸斥殆盡。　十一月。大峯金鑾離於立極殿七日夜。以謝儲祥。以大臣爲上香、

盥禮迎嗣。引導等使如儀。　十二月。以皇嗣生。錄致一眞人郎元節紀功。加授禮部尚書。給一品服。俸賜白金、文綺、寶冠、法服。詔裘。授北徒郎啓爲等錄。秩有差。先是。上命中使即貴溪山中建仙源宮。既成。元

盥禮迎嗣。引導等使如儀。　十二月。以皇嗣生。錄致一眞人郎元節紀功。加授禮部尚書。給一品服。俸賜白金、文綺、寶冠、法服。詔裘。授北徒郎啓爲等錄。秩有差。先是。上命中使即貴溪山中建仙源宮。既成。元

盥禮迎嗣。引導等使如儀。　十二月。以皇嗣生。錄致一眞人郎元節紀功。加授禮部尚書。給一品服。俸賜白金、文綺、寶冠、法服。詔裘。授北徒郎啓爲等錄。秩有差。先是。上命中使即貴溪山中建仙源宮。既成。元

盥禮迎嗣。引導等使如儀。　十二月。以皇嗣生。錄致一眞人郎元節紀功。加授禮部尚書。給一品服。俸賜白金、文綺、寶冠、法服。詔裘。授北徒郎啓爲等錄。秩有差。先是。上命中使即貴溪山中建仙源宮。既成。元

節乞暫還山。已而帝遣錦衣千戶孫經往趨起之。舟至潞河。命中使迎入。賜彩緞衣。併賜教補國玉印。時帝以新嗣設醮。旦夕有瑞氣見於圻壇上。大悅。越三日。皇子生。遂有是命。

節乞暫還山。已而帝遣錦衣千戶孫經往趨起之。舟至潞河。命中使迎入。賜彩緞衣。併賜教補國玉印。時帝以新嗣設醮。旦夕有瑞氣見於圻壇上。大悅。越三日。皇子生。遂有是命。

節乞暫還山。已而帝遣錦衣千戶孫經往趨起之。舟至潞河。命中使迎入。賜彩緞衣。併賜教補國玉印。時帝以新嗣設醮。旦夕有瑞氣見於圻壇上。大悅。越三日。皇子生。遂有是命。

節乞暫還山。已而帝遣錦衣千戶孫經往趨起之。舟至潞河。命中使迎入。賜彩緞衣。併賜教補國玉印。時帝以新嗣設醮。旦夕有瑞氣見於圻壇上。大悅。越三日。皇子生。遂有是命。

二十年春正月。逮繫御史楊爵下詔獄。爵上言曰。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今饑民顧連撫

二十年春正月。逮繫御史楊爵下詔獄。爵上言曰。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今饑民顧連撫

二十年春正月。逮繫御史楊爵下詔獄。爵上言曰。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今饑民顧連撫

二十年春正月。逮繫御史楊爵下詔獄。爵上言曰。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今饑民顧連撫

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重委部臣。遠建雷壇。以一方士之故。陛民膏血。民何以得其所哉。

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重委部臣。遠建雷壇。以一方士之故。陛民膏血。民何以得其所哉。

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重委部臣。遠建雷壇。以一方士之故。陛民膏血。民何以得其所哉。

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重委部臣。遠建雷壇。以一方士之故。陛民膏血。民何以得其所哉。

執左道以惑衆。聖主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緋。賞及方術。保傅之位。坐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貴。而畀之迂怪之徒。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以天縱之聖。爲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

執左道以惑衆。聖主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緋。賞及方術。保傅之位。坐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貴。而畀之迂怪之徒。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以天縱之聖。爲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

執左道以惑衆。聖主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緋。賞及方術。保傅之位。坐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貴。而畀之迂怪之徒。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以天縱之聖。爲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

執左道以惑衆。聖主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緋。賞及方術。保傅之位。坐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貴。而畀之迂怪之徒。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以天縱之聖。爲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

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此邪佞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調

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此邪佞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調

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此邪佞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調

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此邪佞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調

說。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即死。近日雒洪先等以言

說。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即死。近日雒洪先等以言

說。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即死。近日雒洪先等以言

說。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即死。近日雒洪先等以言

能動。國體治道。所損實多。臣恐忠蓋杜口。則陛狹交遊。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遠於萬里矣。疏

能動。國體治道。所損實多。臣恐忠蓋杜口。則陛狹交遊。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遠於萬里矣。疏

能動。國體治道。所損實多。臣恐忠蓋杜口。則陛狹交遊。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遠於萬里矣。疏

能動。國體治道。所損實多。臣恐忠蓋杜口。則陛狹交遊。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遠於萬里矣。疏

入。帝大怒。命錦撫司長繫之。

入。帝大怒。命錦撫司長繫之。

入。帝大怒。命錦撫司長繫之。

入。帝大怒。命錦撫司長繫之。

二十二年春二月。設朝用下獄論死。初。朝用以黃白術結郭勛。千進。久之。技窮。勛有罪繫獄。脅案勛賂。捶死。勛家斷役。張瀾復上疏潰奏。帝怒。收送法司論死。　宮婢楊金英等謀弒伏誅。帝曰。朕非楊金英等。幾爲所弒。

二十二年春二月。設朝用下獄論死。初。朝用以黃白術結郭勛。千進。久之。技窮。勛有罪繫獄。脅案勛賂。捶死。勛家斷役。張瀾復上疏潰奏。帝怒。收送法司論死。　宮婢楊金英等謀弒伏誅。帝曰。朕非楊金英等。幾爲所弒。

二十二年春二月。設朝用下獄論死。初。朝用以黃白術結郭勛。千進。久之。技窮。勛有罪繫獄。脅案勛賂。捶死。勛家斷役。張瀾復上疏潰奏。帝怒。收送法司論死。　宮婢楊金英等謀弒伏誅。帝曰。朕非楊金英等。幾爲所弒。

二十二年春二月。設朝用下獄論死。初。朝用以黃白術結郭勛。千進。久之。技窮。勛有罪繫獄。脅案勛賂。捶死。勛家斷役。張瀾復上疏潰奏。帝怒。收送法司論死。　宮婢楊金英等謀弒伏誅。帝曰。朕非楊金英等。幾爲所弒。

遽除宮籞。焉有今茲脫誤。起至醮朝天宮七日。醮之日。白鶴四十餘翔空中。羣臣賀。

遽除宮籞。焉有今茲脫誤。起至醮朝天宮七日。醮之日。白鶴四十餘翔空中。羣臣賀。

遽除宮籞。焉有今茲脫誤。起至醮朝天宮七日。醮之日。白鶴四十餘翔空中。羣臣賀。

遽除宮籞。焉有今茲脫誤。起至醮朝天宮七日。醮之日。白鶴四十餘翔空中。羣臣賀。

二十三年冬十月。大同邊卒鞏瓌入王三上。曰。瓌愚戇。就擒。固義勇之效力。實神鬼有以默默之。加乘一眞

二十三年冬十月。大同邊卒鞏瓌入王三上。曰。瓌愚戇。就擒。固義勇之效力。實神鬼有以默默之。加乘一眞

二十三年冬十月。大同邊卒鞏瓌入王三上。曰。瓌愚戇。就擒。固義勇之效力。實神鬼有以默默之。加乘一眞

二十三年冬十月。大同邊卒鞏瓌入王三上。曰。瓌愚戇。就擒。固義勇之效力。實神鬼有以默默之。加乘一眞

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餘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

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餘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

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餘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

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餘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

二十四年三月。建祈年醮朝天宮。　秋八月。永和王知熿獻白鹿上壽。遂告鹿瑞於太廟。是時。上重築仙。

二十四年三月。建祈年醮朝天宮。　秋八月。永和王知熿獻白鹿上壽。遂告鹿瑞於太廟。是時。上重築仙。

二十四年三月。建祈年醮朝天宮。　秋八月。永和王知熿獻白鹿上壽。遂告鹿瑞於太廟。是時。上重築仙。

二十四年三月。建祈年醮朝天宮。　秋八月。永和王知熿獻白鹿上壽。遂告鹿瑞於太廟。是時。上重築仙。

箕下。亦命有司掩骼。埋胔。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之。

箕下。亦命有司掩骼。埋胔。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之。

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復逮獄。如故。浹乞休。命錦衣衛遣校尉送原籍爲民。

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復逮獄。如故。浹乞休。命錦衣衛遣校尉送原籍爲民。

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復逮獄。如故。浹乞休。命錦衣衛遣校尉送原籍爲民。

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復逮獄。如故。浹乞休。命錦衣衛遣校尉送原籍爲民。

二十五年秋七月。久雨。上曰。鹿瑞龜祥。溶是去歲。今朕辰日。近體最復出承華。嫌聖賢不恃以怠也。而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八月望。舉謝停封貢事。毋慢。八月。加封陶仲文伯爵。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

二十五年秋七月。久雨。上曰。鹿瑞龜祥。溶是去歲。今朕辰日。近體最復出承華。嫌聖賢不恃以怠也。而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八月望。舉謝停封貢事。毋慢。八月。加封陶仲文伯爵。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

二十五年秋七月。久雨。上曰。鹿瑞龜祥。溶是去歲。今朕辰日。近體最復出承華。嫌聖賢不恃以怠也。而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八月望。舉謝停封貢事。毋慢。八月。加封陶仲文伯爵。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

二十五年秋七月。久雨。上曰。鹿瑞龜祥。溶是去歲。今朕辰日。近體最復出承華。嫌聖賢不恃以怠也。而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八月望。舉謝停封貢事。毋慢。八月。加封陶仲文伯爵。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彙支大學士俸。任一子尚寶司丞。

國。彙支大學士俸。任一子尚寶司丞。

國。彙支大學士俸。任一子尚寶司丞。

國。彙支大學士俸。任一子尚寶司丞。

二十九年夏四月。加封陶仲文恭誠伯。先是。春不雨。上以問仲文。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楊武知縣王濂以

二十九年夏四月。加封陶仲文恭誠伯。先是。春不雨。上以問仲文。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楊武知縣王濂以

二十九年夏四月。加封陶仲文恭誠伯。先是。春不雨。上以問仲文。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楊武知縣王濂以

二十九年夏四月。加封陶仲文恭誠伯。先是。春不雨。上以問仲文。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楊武知縣王濂以

舉坐絞子獄走京師。證巡撫胡纘宗私隙故入人罪。逃匿纘宗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雲殿。湘竹英皇淚不

舉坐絞子獄走京師。證巡撫胡纘宗私隙故入人罪。逃匿纘宗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雲殿。湘竹英皇淚不

膺爲詛咒。上怒。逮訊久不決。至是因仲文言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傳旨封仲文。賜食邑一千二百石。

三十年夏五月。復舉鎮鹵法壇。先是。帝從陶仲文請。設立符籙鎮鹵法壇。嚴事之。曰。醮鹵。勿褻我邊圉。至是。帝以馬市成。俺答款塞。欲撤之。忽報鹵有異謀。帝諭羣臣曰。朕於十九日欲撤鎮鹵法壇。二十日即有警報。玄威所至。亦不可忘。遂益敬事之。冬十月。邊吏發叛人哈舟兒、陳通事。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實賴玄

三十一年二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

三十三年秋七月。命駙馬都尉鄧景和、安平伯方承裕、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禮部左侍郎閔如霖、吏部右侍郎郭朴、吳山並直西內。撰玄文。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文德、如霖、朴俱不肯退。耳則問其實否。對曰。實如徐陽、楊博。不肯如嵩。上心動。會御史鄒應龍劾之。用事者。上曰。人惡嚴嵩久矣。朕以其贊玄壽君。特優容。乃縱逆子負朕。其令致仕。已而上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諭徐階。欲傳位退居西內。專脩長生。階諫上曰。必皆仰奉上命。闡玄修仙。乃可。有再言嵩者。併鄒應龍斬之。嵩知上意。密賂左右。發逆行怙權及矯稱玉詔諸不法事。竟以妖言律論死。秋七月。內苑獻嘉禾一莖三穗者。兩穗者三十有一。羣臣賀。十二月辛酉。甘露降顯陵。松上守備太監張方、奉祀都督僉事蔣華等以進。上悅。告郊廟。

四十二年夏四月。嵩上新鶴文捻及法祕。嵩能歸至南昌。延道士藍田玉等爲上醮。鐵柱宮玉因以所藏名鶴符驗法書附奏。嵩玉皆賞賚有差。秋八月。御苑龜生卵者五。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鵲。言出自景陵。羣臣表賀。

四十三年三月。妖人李應乾等伏誅。應乾居河南之濟源。一目微眇。兩手逞日月字。憤衝間不遇者多附之。陰鑄印章數百。太白廣數十。付徒衆爲符驗。約四月八日起兵。時山東宣大眞順諸處妖人尤衆。互相煽結。而呂某者潛入京。以白莊法惑衆。陰結撫順千餘人。其黨有以僞告身二帙、辟穀藥餌一裹。首告大學士徐階者。緋獍狀實奏聞。應乾匿山西久之。乃獲。供伏誅。五月乙卯。桃夜降於御幄。左右云自空墮。上喜。修迎恩興五日內辰。桃復降。是夜白兔生二子。上益喜。謝玄告廟。如之。蓂莢亦生二子。羣臣表賀。上以奇祥三錫手詔答之。

四十四年春正月。帝不豫。帝注意玄修。先是。王大任奉命陝西、湖廣、招至方外士王金等。能合內養諸藥。姜傲奉命江西、廣東。亦得能通符法者。還復命。俱授翰林侍講。傲不自安。乞還里。大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齒。上雖修玄西內。而權綱總攬。夜分至五鼓。猶覽決章奏。自王金等以修鍊幸。與陶仲文子世恩希求恩澤。乃僞造五色靈芝以爲天降瑞徵。又與陶仲文、劉文彬、申世文、高守中僞造諸品仙方。獎老新書。及以金石藥進御。其方詭祕不可辨。性燥熱。非神農本草所載。帝服稍稍火發。不能愈。然做覓得遷太醫院使。世恩、太常寺卿。金、太醫院御醫。文彬、太常寺博士。三月。方士能顯、趙添壽各進法書數十册。帝令留覽。賜冠帶銀幣。遣還。添壽又進法祕。乞留靜處觀祈咒。五月。方士胡大順、藍田玉等伏誅。初。有藍道行者。以方術見。帝頗信之。已而事敗。下獄死。胡大順者。故陶仲文徒也。亦以事敗斥去。帝復進用。乃僞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以箕授者。用黑鉛取白。名先天玉粉丸。命其黨何廷玉齎至京。時嚴世蕃已敗。乃貸以賄。因道行徒霍田玉遇內侍趙楹獻之。帝曰。既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等遽謂帝念之也。遂與羅萬象者詐僞旨徵大順至京。更名胡以甯。薦於帝。具奏求圖書及建宮地。及至。則大順也。帝惡之。時

宮中歷有氛孽。田玉等遂以爲藍道行下獄故。至此欲以動帝。帝頗感之。以問徐階。階力言大順小人。不
投法紀。而田玉尤甚。且宮孽已久。恐非道行下獄所致。帝悟。階又言田玉乃殿世蕃。嵩妄進白鮑。其意巨
測。至妄傳密旨。罪惡尤重。帝乃命收大順等下訊。獄具。帝猶欲寬之。復問階。階曰。盛旨至重。若聽詐傳。他
日夜半出片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於是併檻論死。　八月。御儿及獜谷得藥丸一。躬謝太極殿。告宮廟。
爲神仙高士。徐市既去。更用盧生。混雖以還。復徵盛素。即逐萊之想念殷。新年之覲益頗矣。乃若庭風凹
繞。則行宮果災。疑獄初平。即春霖旱。詔以至白鹿一雙。獻於浙地。紫芝千本。貢自荊州。又且寢氣降於坍
壞。桉桃來於御幄。比之建章宮中芝房露莖。玉牀園裏。蟠桃樓臺。以今準古。史不勝書。宜世宗之甘心於
此也。雖其後四朝用下獄被戮。胡大順、盛田玉等以次伏誅。不過少翁牛馬致疑。辛平玉杯得譏耳。而仲
文死後。更酷異人。鍊廩非絕。一至此乎。更可駭者。世宗清虛舉道。不御萬幾。奸嵩揅權。二十餘載。二世居
深宮。而趙高柄國。徽宗稱道君。而蔡京專政。陰行蠱惑。吾無責焉。至於周聊、鄭一鵬等。踵之於前。楊爵、海
瑞等爭之於後。而永壽再相。同游撰時。貴溪典禮。充塞盈廚。豈王旦附會祥符。寇準依阿乾祐。爲國大臣。
濊潛宦官耶。然而世宗初御。括燬佛金。燒除佛骨。海內喁喁。想聞聖學。而乃於佛則繃。於道則崇。崔伯深
不事胡神。更奉天師。孔祭酒詆訶佛法。心存道黨。較長絜短。即二氏何擇也。究之金石燥烈。鼎湖既有龍
升。王陶論死。寢中不乏鷄犬。語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又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吁。可慨也夫。

卷五十三

誅岑猛

世宗嘉靖五年夏四月。姚鎮督師討田州指揮岑猛。按廣西諸土族。岑氏爲大。自稱漢岑彭後。國初。元安
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帝嘉其誠。設田州府。令伯顏爲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爲岑溥。溥二子。長猛。
次卽猛。宏治六年。猛以失愛於鴻臚寺卿張鴻儒。鴻儒以猛奔梧州。督府奏以猛襲其父官。慮無方命。乃徵思想知府岑濬以兵衛猛入田州。濬猛族也。亦土官。兵力方雄兩江。
泊至田州。李璧扼猛不納。驟復以猛奔思恩。濬留之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邵寶檄濬始釋猛。怙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嘉十五年十月。濬襲攻陷田州。
徵之。濬始釋猛。怙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嘉十五年十月。濬襲攻陷田州。
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戮之。幷誅洪。改思恩爲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爲知州。建平海所千戶正德
初。猛賂劉瑾得復爲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瘡民。兵威復振。稍置食
願立功。冀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衆譽猛賢。甚。會江西盜起。都
役掠所至。民徒村落避之。賊乎。金疏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知府秩。
府使又不得。嬖者厚賂。多譖猛。不法。猛亦恃兵力。陵轢鄰府。日甚。或言猛
猛重賂。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鎮代。遣再疏請征。猛。制曰可。至
是。鎮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鰲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參議胡堯元爲監軍督之。
九月。岑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璋誅之。初。猛聞大軍至。亦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之。冀
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鑿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妹婿
愛於猛。素慷之。欲乘間擒猛自爲功。乃誘猛走歸順。先是。軍門令諸土官有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昇

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又恐璋爲猛婦翁。或黨猛。召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得實以復。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遣說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讐。督府往使入歸順。則鎮安疑。使入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徵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迓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嘆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闊。故迂道來。何嘆也。稍語。須臾。復歎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璋設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沈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我過耶。臣曰。無之。璋曰。鄉壤有所控訴。將遽勘耶。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潸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卽死耳。君何祕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卽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調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徵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爲自脫計。卽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柰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猛取吾女。讎視之。吾何嚮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閒也。臣曰。君心如是。盍目列督府。匪直免禍。功有緒也。璋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遣馳詣希儀所告變。誣猛反狀。恐連及。頗捻猛自效。希儀許之。遂陽使追臣返。以其事白鎮。鎮喜。乃不備璋。岑猛子邦奢守工堯隘。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爲間。邦奢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爲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惡衆。田州兵潰。潰希儀斬邦奢。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張。列侍美女。地遽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擬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擒歸順。璋吸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遂縶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爲變。幸緩五日。當捕致之。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爲陵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實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鴆酒一盂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匿此老奸計也。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幷所佩印。遣使問道馳詣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爲邦奢既敗死。次邦佐邦相出亡。邦奢側室子曰芝。方襁褓。匿民間。諸惡目韋好。陸梭。瑪爾俱被擒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遽聞論功行賞。鎮靖盛治之。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六年五月。盧蘇王受反。有自右江來者。言岑猛實不死。紿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思恩矣。藩省且暮當不保。於是靖江諸宗室倉皇出奔。人情恟懼。瀕臬諸司紮衙姚鏌者。又倡言猛實未死。鎮爲歸順所紿。御史石金聞之。遂勃鏌擾動無策。輕信悶上。圖田州不得。幷思恩而失之。帝命勦支廣東司府帑庫金錢。不得自分彼我。致資田州遣黨復叛。再乞集兵勦捕。軍興。錢穀相應。議處。帝命勦支廣東司府帑庫金錢。不得自分彼我。致誤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鎮候代。偵知思恩未陷。欲徵兵捕蘇等自贖。乃徵廣西諸司議舉。而衡鏌者紿鄭卓發徵交誤。各以徵誤不至。銀竟不獲。集兵而去。

七年春正月。王守仁將至田州。調集湖兵數萬人。兩下諸土目皆憚之。守仁乃自戕。示以無事。及抵南

甯。見盧蘇、王受勢熾。度不可卒滅。乃使人招諭。使來輸罪。會有遣浮言誑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不即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皆盡以田州人。守仁許之。蘇、受乃期日來見。盛兵自衛。守仁數罪鑒之。蘇、受裹甲受鑒。已而諭歸俟命。守仁乃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民間已不勝。況田州外捍交趾。縱使克之。誰流官兵鎮財賦。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田州官。猛子邦相爲判官。以盧蘇、王受等攻斷籐峽八寨盜賊。盜平之。兩江底定。守仁上言盛稱乃命邦相歸田州。盧蘇等各之官。田州以南。守仁復置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御史張佑爲總兵官。鎮廣西。守仁乃往南甯。

三月。王守仁徵盧蘇、王受等攻斷籐峽八寨盜賊。盜平。蘇、受等功大。獲賞賚。時兵部侍郎姚鏌及桂萼言守仁處田州非是。上頗疑之。十三年秋九月。巡檢盧蘇殺田州判官岑邦相。先是林富代王守仁爲提督。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馭。竟主守仁前議。降田州爲州。治以邦相爲判官。命副總兵張佑鎮之。許以三年而代。時邦相年十五六。張佑兒子畜之。雪蘇自矜功大。專橫。邦相不能平。遂有隙。會張佑將代去。邦相厚賂已。邦相賄之不滿意。佑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及邦相乃賂得邦奢子芝。育之別所。邦相時時窺邦相厚賂已。邦相賄之不滿意。佑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及邦相乃賂得邦奢子芝。育之別所。邦相時時欲殺芝。佑不果。代留鎮庇芝。得免。尋佑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陶諧奇之。至是。盧蘇道其猛刺邦相不克。邦相與土目羅玉等伐盧蘇。事覺。蘇伏甲擒斬羅玉。遂劫諸土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焚其屍。路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乃立芝。道歸田州。於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鄰府諸土官皆不平盧蘇弒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亂復大作。兩江震駭。諸遣人論諸土官曰。邦相實病死。盧蘇何與。而衆等自相殘害也。亡何。諸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皆曰。思田苦兵革久矣。朝廷今復以盧蘇故。興問罪之師。征伐當叵時已乎。朝議下核實。副使黃佐參議陳大璵曰。盧蘇稱亂弒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誅。當以上聞。令立功贖罪耳。經不聽。上言邦相不孝。奪其母田。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因衆怨殺之。朝廷遂置蘇不問。仍官芝等如故。於是兩江土官聞之。莫不解體。

谷應泰曰。田州爲兩廣徼蠻。兇獰不足重輕。後失安南。議者稍稍視田州爲海外屏。欲寄重焉。岑氏世守田州。自宏治六年。岑猛父壽逆額。牙逼強鄰。間關奔走。存郡邑。衙朝廷視猛。恩至渥也。至十八年。岑猛始懸首藁街。正德中。岑猛始克復舊業。黎子式微。重耳河水。猛身扞天朝。不忘德。分固應爾。而乃昏惠入緯。遽絕奏聞。衙燬盧蘇。坐視壽亂。猛之單騎棄軍。仰藥逆旅。天亡之矣。然猛桀驁性成。反形未見。追兵四集。猶敢下勿交鋒。裂帛書冤。上狀軍門。亦云哀已。而雲夢陳兵。決收韓信。陳平奉詔。竟斬鍾離昧。姚鏌輕於討賊。重於受降。信於請兵。疑於剿亂。猛既冤死。不白。鏌亦功名不終。猛負國恩而身殉。鏌貪軍功而宦寺。天道好還。適相當也。至盧蘇、王受之反。疑本姚鏌。實又似由新建。蓋新建憐田恩。脈苦兵革。曲撫盧王。立岑氏之後。設田州之官。陰假戰功。陽羈蘇受。而所舉張佑。貪賄比匪。種禍岑族。張佑既隕。邦相之毒。邦相旋斃。蘇受之戈。沈王構慝。義冀必棄。闕中鍾、鄧相傾。姜維幾反蜀道。新建寄託不終。識者徵有憾焉。而繼佑來督者。陶諧也。邦相賊殺鎮臣。朝廷寢而不問。蘇受執殺州主。大臣陽雷病亡。夫天南末郡不知天子。罷鹽式澀。省縣督府。張佑索裘不與。拘執唐侯。陶諧寶路。亟行。遂蒸莒僕。處置舛錯。刑賞乖張。貽笑蠻方。損偽國體。君子知明綱不振。先在遠疆矣。要之。挑鏌之非。在於捕反太急。而貽謀者索賄之壑應

期。陶諧之輩。在於有能不討。而貽謀者亦索賄之張佑。官務賄賂。邊置日急。故皇甫安邊。奚免墨吏舉仙
能賣僕固稱兵。好利亡國。好色亡身。古今龜鑑。查不經矣。

卷五十四

嚴嵩用事

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歐陽鐸嵩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禮部侍郎譚綸。嵩至。即要貨賄。已而卷直過多。更高其價。御史桑喬劾其狀。請罷黜之。嵩乃疏辨求免。帝曰。卿所云爲人臣於今日率皆親望嫌嫚。必使人主孤立自勞。此言已盡。但盛必假貴以副簡任。不必復辭。嵩意得甚。給事中胡汝霖復劾其穢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得飾辭自明。以僞大體。帝乃令以後大臣被劾。宜自省修。勿得疏辨。嵩慙益爲恭謹以媚上。

十六年秋九月。禮部尚書嚴嵩勤憲天試官品騭文字不書名大不敬。大學士夏言又謂宜以戎昭爲問。多譏訕語。嵩衔於理。遂命官校逮繫典試官江汝璧、歐陽衢下詔獄。其提調官孫懋、楊慥、何宏、沈應陽俱命南京法司即訊。貢士不得應試南宮。十一月。嚴嵩摘廣東試錄。以合同。明徵故可以鼓舞等語。參錯不經。飛衔紀昌僞有體存故可以厚本。用利故可以明徵。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徵故可以鼓舞等語。參錯不經。飛衔紀昌道遇交射。及黃郊、繫徵、碧盧子之問答。詭異尤甚。且中庸、舉命二篇不道口指。俱戾體格。帝怒。命監臨余光法司鞫問。提調陸杰、余鏜、監視蔡淦、鄧守愚、巡撫都御史鞫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宣鞫問。貢士不得越境南宮。

十七年夏五月。通州致仕同知豐坊上言。請復古禮。竝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嚴嵩上言。萬物成形於秋。故王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造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若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恐皇考有所不享。帝悅。已而嵩復阿上旨。請尊文皇帝稱祖。獻皇帝稱宗。配上帝。詔天下。詳覈典
上從之。乃尊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天下。
十八年二月。敕雲見。夏言、顧鼎臣以聞。嚴嵩請帝御朝受羣臣賀。嵩乃作靈芝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詔
付史館。帝南幸。嚴嵩從。賞賚優渥。與輔臣等。嵩以桑喬、胡汝霖故慚且恨。因於帝前以他事自白。且激
怒帝。

十九年春正月。巡按雲南御史謝瑜上言。嚴嵩爲桑喬所劾。不自咎責。反謂贊議明堂。屬南幸。爲諸臣所嫉。將以揚己功。激聖怒。箝衆口。且臣以嵩之可論。難以枚數。選擇字諸生。通賄無算。宗藩有所陳乞。每事徵索。故王府奏疏。交代。動以千計。至於遊詔官役。去索貨賄。旋索土物。收買內外童子。充斥家庭。豈宗伯大臣所爲乎。嵩不以此自省。而巧佞誣罔。何奸邪無狀至此也。不報。

二十年秋七月。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柵謀襲之。遣校尉任得貴至京。以黃白金三千兩賂嚴嵩。復賂儀制司令史徐旭及王府科舊人皆受焉。嵩乃題覆從之。東廠選卒執其緒以聞。下法司問。受賂者皆戍邊。嵩無恙。既而永壽共和王庶子惟遷與嫡孫懷爭立。以白金三千賂嵩。亦受之。爲覆允。永壽莊僖王妃遣人登聞鼓奏訴。於是御史葉經劾嵩貪狀。乞賜赦正。嵩急。歸誠於帝。帝憫之。乃曰。表柵惟遷輩僞假

否。行所司勘之。嵩安意任事。勿以介意。

二十一年夏六月。大學士夏言起。言與嚴嵩同鄉。稍晚進。以謹禮驟貴。嵩謀舉之。言不爲下。時嵩爲禮部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而言阻之。遂有郤。言言坐失貴當。能呼嵩與謀。而嵩已潛上所幸乘一填人第謀搆言。言覺之。嗾所善者劾嵩。時上已心憂嵩攻奎力。上益憐之。上在西苑齋居。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用小腰輿以乘。上怪之。勿言。會上不欲翼善冠。而御香葉巾。命尚方做之。製沈水香爲五冠以賜言及嵩。嵩學言密揭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嵩於召對日。故冠香葉而冒輕紗於外。令上見之。上果悅。留嵩。慰諭甚至。因泣訴言見凌狀。上怒。即下敕逐言。科道官以失職不糾。降調奪秩者七十三人。秋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爲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仍掌部事。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材、御史董漢臣等首論嵩奸污。不當乘君子之器。南京給事中王煒、御史陳紹等復論嵩。并及子世蕃同懇相濟。蹈通苞苴。動以千百計。嵩疏辨乞休。帝優詔百餘言慰留之。賜嵩銀記曰忠勤敬遠。即其家廝養皆之。樣曰瑰輸流輝。奉玄之閒曰延恩。掌曰忠弼。多十月。給事中魏瀚、巡按四川御史謝瑜上言。竟舜相禪。百四十年。誅四凶。而陛下數月之間。轉移之頃。四凶已誅其二。如郭勳、胡守中。而其二則張璁、嚴嵩是也。請陛下奮乾斷。斷而誅之。以快人心。於是嵩復上疏乞罷。帝慰諭留之。已而謝瑜、董漢臣俱以他事謫去。

二十二年夏四月。嚴嵩解部事。嵩既入內閣。竊弄威柄。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許諾。然後上聞。於是副封苞苴輻輳其戶。外大學士鮮窺位望。先嵩而勢實不競。遂至不相能。給事中周怡上疏論之。語多侵嵩。嵩入下獄。已而繆以二子俾寤削籍去。秋九月。建山東鄉試。嵩摘試錄中有瞧上語。激帝怒。逮之至京。杖闕下死。布政使陳儒表柵。惟遷賂嵩。衔之。及經監山東鄉試。嵩摘試錄中有瞧上語。激帝怒。逮之至京。杖闕下死。布政使陳儒以下皆遣謫。自是中外益側目畏嵩矣。

二十二年秋八月。以吏部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璧爲文淵閣大學士。嚴嵩專取獨斷。不相關白。贊論之。嵩乃上言。獨蒙宣召。於理未安。往歲夏言惡與郭勳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不宜有此嫌異。今諮閣臣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宗朝遂夏三楊故事。嵩蓋欲示厚同寮。且明言始也。

二十四年夏五月。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薛應旂補外職。初。嚴嵩人內閣。而南京給事中王煒首劾嵩。於是言者踵至。嵩恨之。是春。大計京官。嵩令所私尚賓丞諧傑移書應旂。使黜煒。應旂以私怨黜本郡守。譎補外。十一月。許張潤。欲以賽助潤止之。移其使。而傑先爲南京兵部主事。有貪聲。於是尚書潤及都御史王以旂并黜之。常州守符驗故留盛御史也。亦在所黜。嵩乃賂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本郡守。譎補外。十一月。許讚削籍去。十二月。復召夏言入閣。自嚴嵩入相。同事者多罷去。嵩獨相。以太師工成。加太子太師。後帝微聞其橫。厭之。於是詔起夏言。言至。盡復其原官。且加少師。位在嵩上。言凡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嵩亦唯唯。雖斥逐其黨。不敢救。心益恨之。是時嵩子世蕃爲尚寶司少卿。通賂遺。且代輸戶轉納錢穀。多所腹削。言知之。欲以上聞。嵩懼。其輩詣言求哀。言稍疾不出。嵩賂其門者。直走言榻下。及世蕃長跪泣謝。言遂留不發。嵩父子愈恨之。每御史陳其學以聽法論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炳令遊言請死。有所進藏皆長跪而解。嵩知之。日與謀傾言。言不悟。上左右小璫來。言恆僕視之。詣嵩必執手延坐。持貴

金授其袖中故瑞蟹爭好嵩而惡言上或使夜啟嵩言言多酣疑嵩知之每夜視湯祠草初言與嵩俱以寄詞得幸至是言已老倦思令嵩客具草不復簡閱每多舊所進者上輒搖之地而左右無爲報言嵩則精其事愈得幸言以是益危

二十六年秋七月以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爲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世蕃納賄且盛嵩憚夏言知之乃疏遣世蕃歸帝特命馳驛往逼世蕃益橫

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嵩既忌言都督陸炳亦銜言持己陰比嵩圖之會都御史曾銑議復河套言主之而嵩則極言其不可踏顛倭言及言請給督劍得專像師帥以下上亦稍稍惡之曾澄城山崩裂又京師大風上益疑以銑議問嵩嵩因誣言植權自肥及退復上疏動銑開邊起釁言出祠誤國并曰求去甚力上溫旨留嵩而切責言於是吏部尚書聞淵禮部尚書袁煒左都御史屠僑皆謂言誤國帝乃命提騎捕銑至京因並脅言師傅俾以尚書致仕　三月殺都御史曾銑銑既被逮嚴嵩復令仇鸞訐之刑部侍郎詹瀚左都御史屠僑錦衣衛都督陸炳阿嵩意謂銑行賄夏言論斬棄西市　冬十月殺大學士夏言先是言既歸舟至丹陽復就逮至京上疏極陳爲嚴嵩所陷帝不聽刑部尚書喻茂堅等據曾銑律以請而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帝怒責茂堅等阿附言值居庸報警嵩復以開釁力持茂堅坐與銑交通律棄西市言既死大權悉歸嵩矣　十二月給事中周汝進劾嚴嵩及子世蕃奸惡誚爲典史尋以大計削籍

二十八年五月杖給事中沈束於闕廷初大同總兵周尚文歷立邊功卒其家奏求卹典不報沈束上疏請卹尚文歷立邊功卒其家奏求卹典不報沈束上疏嵩恨未泄仍予廷杖長繫鎮撫司

二十九年夏六月以仇鸞爲宣大總兵鸞坐糜已久以重賂嚴世蕃得之　八月加嚴嵩上柱國嵩力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爲比帝悅淮嚴世蕃爲太常寺卿仍行尚寶司事　俺答薄都城令人持書入朝求入貢言多悖嫚上召嚴嵩及禮部尚書徐階於西苑曰事勢至此柰何嵩曰此窮寇乞食耳毋足患帝曰何以應之嵩無以對乃命階集羣臣議司業趙貞吉有踈辭貞吉怒會通政趙文華趨入謂曰公戰士而敕中無督戰語不得統諸將因謂嵩嵩故與貞吉有隙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叱守門者嵩大恨已而貞吉單騎出城徧謂諸督將諸將皆感奮而大將軍仇鸞獨難之比復命嵩謂貞吉狂誕且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束非是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一人之權陵百司之事凡府部趨覆先面稟而後敢啓掘嵩之先嵩之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疏論嚴嵩負國大罪八帝謂其狂率調牢陽縣丞

三十一年冬十月御史王宗茂疏論嚴嵩負國大罪八帝謂其狂率調牢陽縣丞

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陰雨不見巡按御史趙錦請罷嵩以應天變疏疏上帝方以供奉青詞悅嵩命逮繫錦衣獄久之削籍爲民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嚴嵩十大罪五奸略曰方今在外之賊惟俺答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之先嵩之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然皆止言貨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大去年春雷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陰雨不見巡按御史趙錦請罷嵩以應天變疏疏上帝方以供奉青詞悅嵩命逮繫錦衣獄久之削籍爲民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嚴嵩十大罪五奸略曰方今在外之賊惟俺答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之先嵩之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然皆止言貨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大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多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背君者皆叛其災皆歸應歸嵩之身乃曰侍左右也夫人臣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四方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

文華自擬以上。此人所共知也。嵩既以臣而弄父之柄。京師有太師相小丞相之謠。縱嘉子之僭稱四大歹也。邊卑廢壞。皆原於功歹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畫其喪廷歐陽必進爲總督。朋奸比黨。將長孫嚴效忠置功奏捷。遂陞錦衣千戶。效忠、嚴鵠皆世蕃腹。乳臭子。冒朝廷之軍功。五大歹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鸞重賄。薦爲大將。後知陛下疑鸞。遂互相誹謗。以掩初迹。是通逆者逆鸞而受賄。引世蕃也。進不肖。豪顯戮。引悖逆之奸臣。六大歹也。倭答犯內探入兵法。擊其惰歸。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敗於京不可掩。且倭答飽自退耳。故丁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誤國家之軍機。七大歹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世蕃。革任爲民矣。又於考察京官之時。逼吏部削汝進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科給舉中。厲汝進以劾嵩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逼吏部削汝進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猶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謀莎之大柄。入大歹罪也。府部之權。皆操於嵩。而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皇上雖累加撫卹。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域中。失天下之人心。九大歹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守法度者。以爲遲鈍。善奔走者。以爲練事。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者。壞天下之風俗。十大歹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神聖。而若不知者。蓋有五奸以濟之。嵩知知陛下之意向者。冀過於左右侍從。厚於賄結之。聖意所愛憎。嵩皆預知。以得逢其逢迎之巧。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牢籠。其奸一。通政司、納言之官。嵩令義子趙文華爲之。凡疏到。必有副本送嵩。世蕃。先閱而後進。早爲彌縫。是陛下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奸二。嵩既內外周密。所畏者厭衛之紲訪也。嵩則令世蕃結納親。陛下試詰嵩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嵩之瓜葛。其奸三。厭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親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隸。其奸四。科道雖入其牢籠。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各官少有怨望者。嵩得早爲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其奸五。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濟之。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順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二吳鵬、趙文華。嚴世蕃等。其中七十人。鄢懋卿、徐爵、祥等。其下十五人。宜斥免。乃葛守禮、艾守誠、尊多可大用者。時論非之。十一月。逮總兵俞大猷下錦衣衛獄。大猷不善附嵩。世蕃怒其失事。故有是逮。逮至大猷假貸三千金餽世蕃。得不死。罷職。發大同立功。時其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奏。帝嘉其引用二王。命繫錦衣獄。諸訊主使者。繼復曰。盡忠在己。豈必人主使乎。又問引用二王故。繼盛大言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嵩者。獄具。杖百。送刑部。尚書何鰲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令旨。鄙中史朝賓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三尺法豈可誣也。嵩益降朝賓爲高鄉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說。竟坐棄繼縱十戶侍出無益也。嵩作色而罷。嫉其窺張益勤之。奪官去。

十二月。蹇兵部郎中周冕下詔獄。初。楊繼盛劾嚴嵩。嵩父子。嘗及歐陽必進。冕效忠名冒功濫擢舉。必進上疏辨。請下兵部查覆。世蕃乃自爲題草。遣人道武選司郎中周冕。欲罔依草上覆。冕奏之。略曰。臣職司武職。敢以冒濫軍功一事爲陛下陳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有六。考武舉不第。志欲報效。本部咨送兩廣聽用。次年。據兩廣總兵平江伯陳圭、及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瑯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即授故事。授錦衣衛鎮撫。無何。效忠病廢。嚴鵠以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遂授千戶。問效忠爲誰。曰嵩之隸。縱嘉子之僭稱四大歹也。邊卑廢壞。皆原於功歹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畫其喪廷歐陽必進爲總督。朋奸比黨。將長孫嚴效忠置功奏捷。遂陞錦衣千戶。效忠、嚴鵠皆世蕃腹。乳臭子。冒朝廷之軍功。五大歹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鸞重賄。薦爲大將。後知陛下疑鸞。遂互相誹謗。以掩初迹。是通逆者逆鸞而受賄。引世蕃也。進不肖。豪顯戮。引悖逆之奸臣。六大歹也。倭答犯內探入。兵法擊其惰歸。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敗於京不可掩。且倭答飽自退耳。故丁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誤國家之軍機。七大歹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世蕃。革任爲民矣。又於考察京官之時。逼吏部削汝進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科給舉中。厲汝進以劾嵩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逼吏部削汝進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猶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謀莎之大柄。入大歹罪也。府部之權。皆操於嵩。而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皇上雖累加撫卹。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域中。失天下之人心。九大歹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守法度者。以爲遲鈍。善奔走者。以爲練事。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者。壞天下之風俗。十大歹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神聖。而若不知者。蓋有五奸以濟之。嵩知知陛下之意向者。冀過於左右侍從。厚於賄結之。聖意所愛憎。嵩皆預知。以得逢其逢迎之巧。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牢籠。其奸一。通政司、納言之官。嵩令義子趙文華爲之。凡疏到。必有副本送嵩。世蕃。先閱而後進。早爲彌縫。是陛下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奸二。嵩既內外周密。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親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隸。其奸四。科道雖入其牢籠。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各官少有怨望者。嵩得早爲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其奸五。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濟之。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順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二吳鵬、趙文華。嚴世蕃等。其中七十人。鄢懋卿、徐爵、祥等。其下十五人。宜斥免。乃葛守禮、艾守誠、尊多可大用者。時論非之。十一月。逮總兵俞大猷下錦衣衛獄。大猷不善附嵩。世蕃怒其失事。故有是逮。逮至大猷假貸三千金餽世蕃。得不死。罷職。發大同立功。時其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奏。帝嘉其引用二王。命繫錦衣獄。諸訊主使者。繼復曰。盡忠在己。豈必人主使乎。又問引用二王故。繼盛大言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嵩者。獄具。杖百。送刑部。尚書何鰲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令旨。鄙中史朝賓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三尺法豈可誣也。嵩益降朝賓爲高鄉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說。竟坐棄繼縱十戶侍出無益也。嵩作色而罷。嫉其窺張益勤之。奪官去。

十二月。蹇兵部郎中周冕下詔獄。初。楊繼盛劾嚴嵩。嵩父子。嘗及歐陽必進。冕效忠名冒功濫擢舉。必進上疏辨。請下兵部查覆。世蕃乃自爲題草。遣人道武選司郎中周冕。欲罔依草上覆。冕奏之。略曰。臣職司武職。敢以冒濫軍功一事爲陛下陳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有六。考武舉不第。志欲報效。本部咨送兩廣聽用。次年。據兩廣總兵平江伯陳圭、及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瑯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即授故事。授錦衣衛鎮撫。無何。效忠病廢。嚴

多聚邊民掩敗。錄怒誅之。且爲樂府以諷順。順大憝。以其私人經歷金紹卻、指揮羅鏜走世蕃所白之。且謂錄戰死士。擬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颺。毛鳳毛懿爲謝曰。有之。竊恚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而御史路楷來。又嵩黨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之。順楷至。則與順合築捕諸白蓮教通叛者。冒錄名籍中。以叛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不爲申理。嵩覓殺之。矯其家。嵩乃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猶快快曰。丞相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復取錄二子杖殺之。併繫其長子襲。順、楷敗。乃得脫。十二月。趙文華罷。文華自浙歸。私行珍寶於嵩。夫婦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妻勢苦文華。謂相公尚不能爲郎君易腰帶耶。嵩以半默故。嵩頗稱文華於帝。進位尚書。謹加太子太保。然文華得寵眷。乃稍欲結知帝。不意嵩命。一日密進藥額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帝曰。嵩有是方。不奏。乃文華奏我。嵩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嵩取疏示之。文華慚。頓首謝罪。嵩怒。不令起。呼左右拽出。令門者毋得爲文華通。文華日夏、櫃不知所出。諸義兒及世蕃咸帳起居。置酒堂上。嵩夫人上壽。嵩休沐。義兒及世蕃侍列。文華遙望不得入。乃曲賂左右。伏軒檻下。酒中。夫人曰。今日舉家在座。何少文華。嵩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爲白。嵩色微和。文華竊望見。遽走入。伏席前。涕泣。嵩不得已。遂留侍飲。然意未慊也。又文華初賂世蕃金綵幕一具。其姬二十七人皆寶髻一世蕃以爲薄。恨之。乃爲疏草使上。引疾歸。帝從之。而是時帝方修玄。以其疏中有病語。慫削其職。子戍邊。

三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疏劾嚴嵩輔政十二年。引用匪人。邊事日壞。令其子世蕃入直。干預國政。窺覘幾微。以市私恩。引其親萬榮爲文選郎中。方辭爲職方郎中。比周爲奸。公行賄賂。進退一人。行止一事。必關白世蕃。不論貨否。是非。唯視所入多寡。如選文華南還。餽遺數萬。猶爲未足。而授草引疾。張經被逮。行金五千。及聖斷不貸。而爲治裝歸。叩王汝孝失律。以三千而得遣戍。蔡克廉撫淮陽。以三千而轉地卿。楷順諛國。而三邊其子。吳嘉賓修邊。倭冒而驟遷三官。邊事之不振。由於軍民之困窮。軍民之困窮。由於上官之貪縱。上官之貪縱。由於謀國之匪人。故本塞源之論。願皇上察之。主事張翀、董傳策亦交章論之。俱下獄廷杖。謫戍嶺南。

三十八年夏五月。遼總督侍郎王抒下獄論死。嚴嵩以抒繫楊繼盛死。衔之。抒子世貞。又逮繼盛遊。爲之經紀其喪。弔以詩。嵩因深憾抒。嚴世蕃嘗求古盞於抒。抒有臨幅類其者以獻。世蕃知之。益怒。抒凜凜河之警。鄢懋卿乃以嵩意爲草授御史方輅。令劾抒。嵩卽擬旨逮繫。後書其刑部。尚書鄭曉擬謫戍奏上。竟以逸走陷城律棄市。

三十九年夏六月。以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運。懋卿益通賄無厭。御史林潤劾其貪冒五罪。懋卿疏辨不問。

四十年春正月。以萬壽宮災。命大學士徐階、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先是。嚴嵩在內閣。凡御札下問。辭旨深奧。西苑玄修。聖躬違豫。外廷得失。時匿於懷。內侍傳出。或早或暮。毫釐無爽。帝多瞠目不能解。世蕃一見。躍然。揣摩曲中。據之奏答。悉當上意。又陰結內侍。饋遺無算。每事必先有以待。上益喜。蓋上不能一日亡嵩。嵩又不能一日亡其子也。專政既久。諸司以事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曰。與

東樓議之。東樓、世蕃別號也。世蕃益自恣。一時無行之士。僥幸墨吏、猱然趨之。嵩裴歐陽氏曾語嵩曰。不記鈐山堂二十年清寂耶。嵩甚愧之。馭世蕃尤嚴。歐陽氏卒。世蕃當護喪歸。嵩上言臣老無他子。乞留侍。許之。以孫鵠代行。世蕃因大佚樂。干預各司事。如故。然不得入直房代議。間飛札走問。則世蕃方擁諸姬狎客微逐。胡盧不甚了了。亦不能得當。如往時中使守直房迫促。嵩引領待片紙不得至。乃自以意對。既至。追還復改。大抵故步嵩失。上不懌。頗聞世蕃淫縱。心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上以爲神。一日。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爲箕仙對。具言嵩父子弄權狀。上曰。果爾。上玄何不殛之。箕曰。留待皇帝正法上。默然。適萬壽宮災。宮在西苑。上自壬寅宮變。卽移於此。不復居大內。忽火作。乘輿服御皆燬。上暫居玉熙宮。隆若邑邑不樂。廷臣請還大內。上以剡奏嵩於此不報。嵩請徙南內。故英宗幽錮所也。大不樂。次相徐階與尚書禮疏幷力營新宮。上喜報允。自是凡罷國大事悉諮之階。間有及嵩者。不過齎醮符籙之類而已。十二月。吏部尚書吳鵬、禮部尚書嚴嵩、嵩黨也。先是。御史耿定向劾其六罪。故謫。嵩復懲所親歐陽必進代之。未久。亦勒歸。 進禮部尚書袁煒太子太保入閣參預機務。時帝漸有疑嵩意。密諭徐階。堪輔政者。階密奏曰。人君以論相爲職。陛下斷自宸衷。則寵侮陰阻之私自塞矣。帝從之。遂有是命。

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成。加大學士徐階少師。任一子。袁煒少保。嵩加祿百石而已。五月。嗳嵩能猶給事中陳瑠劾德唐汝楫、國子祭酒王材。俱能去伯羅女適嚴嵩之嗣。應楹、應槐。嵩壻。瑠應槐。壻之父子汝霖、雨貪肆不簡。啓常匿喪。還光祿。入世蕃幕。至以粉墨塗面爲歡笑。汝楫吏部尚書龍之子。以父事嵩得及第。世蕃弟裔之。與杖俱出入臥內。交通請託。至是士論大快之。

四十二年夏四月。嚴嵩具奏起居。幷進新鶚文及各宗祕法。上優詔答之。仍賜銀幣。始嵩之致仕歸也。至

鄒昌值聖誕，即鐵柱觀延道士醮田玉等爲上建醮。玉自言能書符召鶴，當試之。良鄰會上道御史委徵王犬任訪秘法，嵩乃索玉所厭諸符籙以上。久之，疏言臣年八十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鵠俱赴戍千里之外，臣一旦先物馬塡壑，誰可託以後事。惟陛下哀其無告，特賜放歸，終臣餘年。上曰：嵩有孫鵠侍養，已恩逸矣，豈不許。世蕃未達當州，至南雄而返。龍文亦逃伍潛住歙縣，藏匿亡命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曰：要當取鄢龍與徐老頭洩此恨。階聞，厚爲備。嵩久之亦聞，驚曰：兒誤我多矣！幸聖慈善歸，汝雖行戍，猶在杖席上。久可望赦。若作此舉，止如武元衡故事，橫屍都門上。方容徐，厚鯉遞龍官，一靨全族沈矣。初，階之入政府也，屑隨嵩者且十年。幾不敎講鈞禮，嵩亦頗自恭謹。惟世蕃多行無禮，階既曲忍，嵩亦不知也。方鄢龍疏上，階往謁，嵩蒼頡甚，嵩喜頓首謝。世蕃亦露出妻子爲託。既歸，其子密啓曰：大人受侮已極，此其時已。階僞罵曰：吾非嚴氏不至此，負心爲難。人將不食吾餘，嵩遣所親探之，語如前。蓋階亦知上猶眷戀未能卽割也。嵩既去，嘗問不絕。久之，世蕃亦忘蓋事，請徐老不我嗤，鳩工大治館舍，陰賊猶甚。先是，伊王不法，納數萬金求援，嵩既歸，遣校尉樂工三十餘人走分宜坐索，如數與之。密道人邀於湖口，盡劫殺，取前貨以歸。其他匿賕必報，類如此。嵩益老，鑒示裴謹，而終不能禁世蕃勢益橫。

四十三年冬十月，復遣嚴世蕃下獄。先是，御史林潤既劾鄢懋卿罷去，知嚴在必報，會袁州推官郭諫臣以公事過嵩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爲嵩督，諫臣至，質跽不起，役人戲以瓦礫擲諫臣，亦不禁。或尤之，曰：京堂科道官候主人門，叱嗟誰敢勦！此何爲者！諫臣遂具揭上之。潤得之大喜，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備防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鮮，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嚴世蕃爲主事，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自山海乘伍北走，擬誘至北寇，相爲響應。臣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觸忌排之，世蕃自罪狀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朝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聚衆至四千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及羅龍文俱棄市。初，林潤聞命馳至九江，郭諫臣白盛司盛之，潤因論袁州府詳具嚴氏諸暴橫狀，得之。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略曰：世蕃罪惡稽天，即磔於市，猶不足以蔽其辜。況龍文爲羽翼，惡子嚴鵠、嚴珍爲爪牙，占會城廢倉吞宗府，推官吳郡抽龍文自駐九江，勒兵以待。

四十四年三月，嚴嵩削籍，沒其家。其子

批逆鱗者無全功盜頷珠者有巧術也況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帝以獨斷嵩以孤立賊棼累累嵩卽自服帝前人言籍籍嵩逸獵狎求歸帝且謂嵩能附我我自當憐嵩方且謂嵩之曲謹有如飛鳥依人卽其好貨不過黜馬懋棧而諸臣攻之以無將指之以揚盜徼特許嵩且似汚帝帝怒不解嵩寵日固矣漢武嘗用公孫賀山紛不能用蓋仲舒汲黯德宗甚寵盧杞裴延齡甚不喜陸贄顏眞卿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嗟乎嵩下有殺人之子上事好殺之君身之頻死固亦危矣又從而固寵持位鼓餘沫於焦釜餬炎齋於兒鉼二十七年殺曾銑是年殺夏言三十四年殺楊繼盛三十六年殺沈鍊三十七年殺王忬假令嵩早以貶敗角巾里門士林不齒已矣乃至朝露之勢危於商鞅燎原之形不殊董卓非特嵩誤帝帝實誤嵩歐陽氏勸億鈐山堂鄢御史夢射塔壓樓霍山將誅領門自壞申生訴帝被髮見形嵩父子至此宜有死所乎夫羊舌之族將殺叔向之母已知獨惜世宗自負非常而明殺輔臣始於夏言明殺諫官始於繼盛大禮之獄猶云母子之恩爲其太甚耳楊之誅乃以檢壬之相甘爲戎首蒸朱貽戚於自用伸尼致恨於鄙夫其所由來也久矣

卷五十五

沿海倭亂

太祖洪武二年夏四月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略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之上擊及其未陣麾兵衝擊之斬獲不可勝計生擒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艘命德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幣白金有差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諸寇三年三月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令革心歸化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積波而宅自元蒐樂浪底於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國君居山城所統五畿七道三島爲郡五百七十有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師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不復來貢至是帝遣使諭降之

四年冬十月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僧祖朝來進表箋貢馬方物拜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掠男子七十餘人詔賜文綺答之　十二月詔靖海侯吳禎汪廣洋分道巡視海道先是江淮間海寇張士誠據浙西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閩秀山無田糧之民皆充船戶者凡十一萬一千七百餘人隸各衛爲軍仍禁濱海民不得私出海時國珍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禎既至三郡每挾私意多引平民爲兵卽上封事詞甚切上立罷之

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上言今北邊遣擊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寇負禽獸之性時出剽掠濱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舟覘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綱叡倭錄覘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略來者奔猥去若驚鳥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槍快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內寇不可得也上從之

七年夏六月德慶侯廖永忠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入船俘送京師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叛約日本令伏兵貢艘中會朝覲誅其卒面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示

後世不與通

十七年春正月倭頻寇浙東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戍卒行都司以備倭爲名

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　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視要害築海上十六城籍民爲兵以防倭寇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倭寇掠海豪犯廣東

二十七年春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暠巡視兩浙復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訓練海上軍士同楊文等防倭　秋八月命吳傑同永定侯張金往廣東訓練海上軍士防倭　冬十月倭寇金州

三十一年春二月倭寇山東、浙東

成祖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給金印四年冬十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於沙門追擊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

九年春正月丙戌命鄆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師剿捕海寇遼東不謹斥堠海寇入寨殺邊軍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圖後效　夏五月倭寇浙東

十四年夏五月敕遼東總兵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於山東沿海巡捕倭寇　六月倭舟三十二艘泊朝海衛楊村島命福等合山東都司兵擊之　十二月置遼東金州旅順口望海堝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洲山頭爪牙山敵臺七所十五年春正月倭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　冬十月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還不謹防堠海寇入寨殺邊軍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圖後效　夏五月倭寇浙東

十四年夏五月敕遼東總兵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於山東沿海巡捕倭寇　六月倭舟三十二艘泊朝海衛楊村島命福等合山東都司兵擊之　十二月置遼東金州旅順口望海堝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洲山頭爪牙山敵臺七所

差。先是元末瀕海盜起。張士誠、方國珍餘黨導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海、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無處不被其害。至是爲江所挫。斂跡不敢大爲寇。然沿海稍稍竄盜。亦不能盡絕。

英宗正統四年夏四月。倭寇浙東。先是。倭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東。過宣慰婥云入貢。我無備。卽肆殺掠。貢卽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倭情。已而備禦浙疎。至是。倭大舉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驅掠少壯。發掘冢墓。東服筱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嘷號。拍手笑樂。得孕婦卜度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飲酒。積骸如陵。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臣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

世宗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諸道爭貢。大掠甯波。沿海諸郡邑。鄧人宋素卿者。初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永壽來貢。其從父澄識之。告素卿附倭狀。守臣以聞。置不問。至是。其主源義植幼。闇不能制命。舉臣爭貢。各強給符驗。左京兆大夫高貢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甯波。爭長不相下。故事。番貨至市舶司。閱貨及宴坐。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而素卿狡。賄市舶太監先閱佐貨。宴又坐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讎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而設衆強。拒殺不已。遂熾嘉賓堂。劫東庫。遂瑞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設追之城下。令縛佐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至西霤山洋。殺慢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執指揮袁璡。百戶劉恩。又自育王嶺奔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浙中大震。設負固據海島。巡按御史歐陽珠、鎮守太監梁瑤奏聞。遣素卿下獄待訊。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給事中夏言上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絕之初。太祖時。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故設太倉黃渡。蕃以近京師。改設寧紹。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以邊有無之貨。省戍守之費。禁海貿。抑奸商。使利權在上也。自市舶內臣出。稍稍苦之。然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至是。因言奏悉罷之。市舶罷。而利權在下。奸豪外交。

內訌。海上無寧日矣。

四年二月。宋素卿伏誅。初。宗設道海島不獲。獨素卿及瑞佐下獄。會朝鮮兵徼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羅等三十三人。國王李懌奏獻闕下。於是發仲林等至浙。貢與素卿對簿。備鞫遣貢先後。及符驗真僞。既悉。有司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死。釋瑞佐還本國。

十八年。國王源義植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無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人數恆不如約。至者率溷延不去。每失利云。

二十五年。倭寇甯台。自鄞市舶後。凡番貨至。輒主商家。商率爲奸利。負其責。多者萬金。少不下數千。索急。則避去。已而主貴官家。而貴官家之負甚於商。番人近島坐索其負。久之不得。乏食。乃出沒海上爲盜。輒據險難。有所殺傷。貴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當事者。謂番人泊近島。殺掠人。而不出一兵驅之。備倭固當。如是耶。當事者果出師。陽先陰洩之。以爲得利。他日貨至。且復然。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挾國主貢而來。不得直。局歸報。必償取觸金。資以歸。因盤據島中不去。並海民生計困迫者糾引之。失職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與通。爲之鄉導。時時寇沿海諸郡縣。如汪五峯、徐碧溪、毛海峯之徒。皆華人。僭稱王號。而其宗族妻子田廬皆在籍。無恙。莫敢誰何。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開軍門治兵捕討。聽以軍法從事。乃以朱紈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駐寧紹。興、泉漳未至。而泊甯波、台州諸近島者已登岸。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廨舍焚燬至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瀾。守土

參議鄭世威因乞救。紈嚴禁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徒。從之。紈乃下令禁海。凡雙檣絳艫。一切毀之。違者斬。乃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測。數破誅之。因上言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盜難。遂鄉導貴官家渠魁數人姓名請戒諭之。不報。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以上。紈立決之於演武場。一時諸不便者大譁。蓋是時通番浙自甯波定海。閩自漳州月港大率屬諸貴官家。威福惴惴重足立。相與誣陷不休。臚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奏改紈爲巡視。未幾。紈復上言。長嶼諸處大倭林參等。號稱刺遠總管。勾連倭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奸揑造僉艙。走賊島爲鄉導。蹤海流。夠論明確。宜正典刑。章下兵部。侍郎聶豹奏。中國待外夷。不以向背貢之。以昭天地之益。紈所論坐。俱關重刑。乞下都察院覆覈從之。於是御史周亮等劾紈注措乖方。專殺啓釁。因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鏜。紈抗殺。宜置於理。帝遂奪紈官。命逮繫聽理。遣給事中杜汝禎往福建會巡按御史陳宗夔訊奪。併覈紈事。汝禎、宗夔勘紈聽信姦回。柯喬、盧鏜擅殺無辜。皆當死。奏下兵部。尚書丁汝夔如其議上。帝從之。命喬鏜繫福建按察司待決。紈恚自殺。士論惜之。逐能巡撫御史。不復設。

三十年夏四月。浙江巡按御史董威、宿應參前後請寬海禁。下兵部尚書趙錦覆議。從之。自是舶主土豪益自喜。爲奸日甚。官司莫敢禁。

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寇犯台州。破黃巖。大掠象山、定海諸邑。汪直者、徽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爲舶主渠魁。倭人愛服之。倭勇而黠。不甚別死生。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浙、閩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而推直爲最。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峯。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列近洋爲民害。至是。登岸犯台州。破黃巖。四散象山、定海諸處。猖獗日甚。知事武備敗死。浙東騷動。秋七月。廷議復設巡視重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海道及興、寧、紹地方。忬巡撫山東。卽命。卽日至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任戰。所受簡書。輒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欲嚴內應之律。寬恒傷之條。勦撫勿拘。從之。改巡視爲巡撫。忬乃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爲心膂。徵狼土諸兵。及臺溫亡賴下邑柴黜少年。分隸諸將。布列瀕海各鎮。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云。

三十二年春三月。王忬破倭於普陀諸山。初。忬屢知俞大猷、湯克寬材勇。既盧己任之。而都指揮盧鏜坐前都御史朱紈事。尹鳳坐賊累俱繫獄。忬知其能。奏釋之。以爲別將。亦募兵分帥之。日犒撫激勵。欲得其死力。倭魁汪直等結巢海中普陀諸山。時出近洋襲官軍。忬偵知之。乃夜遣俞大猷帥兵先發。而湯克寬以巨艦佐之。邀超其巢。絕火焚之。倭倉皇覓纜解走。官軍隨擊大破之。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生獲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算。值颶風發。兵亂。汪直等乘間率衆逸去。都指揮尹鳳復以閩兵邀擊於袁頭北岑諸洋。斬首百餘級。生獲二百餘人。先後以捷聞。賜白金文綺有差。

夏四月。汪直、毛海峯等既潰。放剽忽往來不可測。溫、台、甯、紹俱罹其患。參將湯克寬率兵循海堧。謹城堡。捕奔軼。斬獲亦相當。於是賊移舟而北。犯蘇、松。郡二郡素沃饒。賊至。掠藏而去。有蕭顯者。尤桀狡。率勁倭四百餘。屠上海之南匯。川沙。逼松江而軍。餘衆圍嘉定。太倉。所過殘掠不可言。王忬遣都指揮盧鏜倍道掩擊。斬蕭顯。餘衆復奔入浙。俞大猷、等邀殺殆盡。先是。吳浙聞人習選慓。而文武大吏復不能以軍法繩下。遂至破昌國。臨山。鎮海。乍浦。青村。柘林。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平湖。餘姚。海甯上海。太倉。嘉定諸州縣。忬不欲冒功。有所隱。及隨擊走之。計

倭所得。亦不償失。前後俘斬共三千餘級。東南賴之。　五月。給事中賀逢聖奏留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眞又漕運門戶。請設總兵駐鎮江。從之。　秋七月。太平府同知陳璋敗倭於獨山。斬首千餘。餘衆浮海東遁。　冬十月。倭寇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鄰境。有失舟倭三百人突至平湖、金事王詢竭力禦之。僅免失陷。致仕僉都御史張濂目擊時艱。痛之。乃上言臣本杭人。頃復家居五載。頗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嚴。遂致猖獗。而督撫因循玩愒。養成賊勢。夫堂堂會城。閉門旬日。已有垂破之勢。徒以意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旅。阻其去來。賊寇野心。欲如鯨鰲。能保北不復至哉。臣恐賊退之後。又復收拾傷殘首級。虛張功次。以歎陛下。仍有從而庇之者。則罰罪之典又移而爲賞功之命矣。臣寓父母之邦。同舟共濟。志惟切於報君。嫌何避於出位。敢以三策爲陛下陳之。一曰重軍法以作積弱之氣。士惟力戰而後克敵。亦惟畏法而後力戰。今江南非無養勇也。迎敵九死。退走十生。何怪其有退而無進哉。軍法之行。不在行陣。而在平時。誠得必死之士萬夫。海寇百萬不足平矣。一曰選民兵以收必勝之功。夫江南衛所已成虛設。地方有急。輒假外兵。糊口而來。原非養勇。掉臂而去。莫可勾查。臣恐以爲莫若藏散調募之兵。專責州縣立保伍。更番迭閱。期於不擾。一遇有警。按籍而呼。共保身家。寇小至。則率衆以攻之。大至。則堅壁以守之。一曰復海市以散從賊之孤。夫海市海禁原非創設。向使瀕海之軍衛如故。則市舶未爲害也。惟武備日弛。不能制禦。而後海禁漸嚴。倭寇之食海寇由之以起。惟軍民既練。寇掠則擾遁。斬獲交易。則可保首領。彼雖至愚。必不以彼易此。然後相機稍復海市之舊。不惟散已聚之黨。而瀕海窮民假此爲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　夏四月。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引狼土兵勦倭。以經營總兵僉大猷等殺賊。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爲巢。經冬涉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聞狼兵至。人心稍安。賊分衆三千過佘山。衝僉大猷遣游擊白泫及瓦氏兵邀之。稍有斬獲。趙文華至松江。因謂狼兵可用。厚犒之。使擊賊。至滸墅。遇倭數百人。戰不勝。頭目顧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衆。於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縱掠如故。　倭犯江北。淮揚諸處。前後由通州之餘東場、海門之東夾港登岸。旋刼狼山、利河諸鎮。呂四、餘西諸場。復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而去。三丈浦倭賊分掠常熟、江陰。村鎮。兵備任環督保靖士兵及知縣王秩統兵三千攻其巢。破之。賊奔江陰、川沙窪。駕舟出海。官兵縱火焚其巢。賊舟一至。賊家屬游擊白泫、劉恩邀截之。江陰賊亦出江東通。　五月。張經破倭於王江涇。逮經及巡撫都御史李天龍俱下詔獄論死。初。經至浙中。用將佐何卿、沈希儀舊名位已抗。驕不爲用。而新拔士又慓猾不任兵。所徵田州兵、瓦氏、山東槍手俱不受律。連戰收衄。望大損。侍郎趙文華出視師。頤指凌經。經自以大臣。位出文華上。文華恚。則連疏劾經。謂其才足辦賊。特以闖人避賊聲。故縱賊耳。帝大怒。會臺諫亦有言者。趣宣梭逮捕經。時倭寇自拓林犯嘉興。經遣參將盧鏜督狼士兵水陸攻之。大敗賊於石塘灣。賊北走平望。命大猷邀截。奔平望至王江涇。永順宣慰官舍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覃鼎臣攻其後。遂大敗之。斬首二千級。溺死者稱是。餘衆奔柘林。縱火焚其巢。駕舟二百餘艘出海道。自有倭患來。此爲賊功第一。而文華論經之疏已上矣。捷聞。兵科言宜留經平倭。以自贖。不聽。并李天龍、湯克寬俱逮至京。以縱寇論死。文華既疏劾經。奏以巡按御史胡宗憲爲僉都御史。代天龍巡撫。而以周琉代經。未幾。復擢琉。以南京戶部侍郎。楊宜爲總督。　倭寇自海洋突犯蘇州。南京都督周于德來援。一戰而敗。鎮撫蘇漣臣被殺。賊中分其衆。一由齊門攻馬頭而北。轉掠滸墅、閶、長洲五都地。一由胥門木瀆而南。轉掠吳縣橫鎮。墅延常熟、江陰、

21A
326

舖錢之壇出入太湖莫能窺者。御史屠仲律上書宣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捷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淀、台、嘉、寧海諸縣絕湖口灣退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南、紹扼鹽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偏劉家河則不得犯蘇、松、嘉興實江南守令以調練士兵保全境內爲最沿海沙民鹽徒及打生平宜收錄併力禦賊詔從之。川沙巡檢倭賊犯閘港周浦會事董邦政、游擊周湧擊之退賊董濱被創死賊屯石塘橋流劫崑山石浦。六月倭寇蘇常踏縣常熟知縣王秩江陰知縣饒錞及居鄉參政錢許各督士民出禦力屈死之旋復寇蘇州民爭入城門不啓號呼震野乘陣者望之而噪錞援上者又繩絕而下任環遵自儀異曰。事何坐視之縱有戰課我在無患也乃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所活蓋數萬人復率解明道兵出城力戰賊退入太湖遣舟師邀之乃襲所獲逸去環以功論副使環復擊賊焉賊踞山園選倭嘉定民家投火燄之。壹死既而環有親喪詔留之任事如故。八月倭賊百餘自上海趨蘇路所登岸犯府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錢錄遣於壩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嚴州宣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洗劫至南陵趨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禦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祖揚縱酒突馬蓋爲所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遂闖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滆湖南直巡撫曹邦輔盧興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郡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戰親召倉事董邦政、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錢錄遣於壩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嚴州宣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洗劫至南陵趨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禦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祖揚縱酒突馬蓋爲所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遂闖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滆湖南直巡撫曹邦輔盧興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郡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戰親召倉事董邦政、

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錢錄遣於壩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嚴州宣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洗劫至南陵趨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禦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祖揚縱酒突馬蓋爲所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遂闖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滆湖南直巡撫曹邦輔盧興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郡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戰親召倉事董邦政、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錢錄遣於壩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嚴州宣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洗劫至南陵趨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禦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祖揚縱酒突馬蓋爲所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遂闖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滆湖南直巡撫曹邦輔盧興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郡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戰親召倉事董邦政、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錢錄遣於壩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嚴州宣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洗劫至南陵趨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禦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祖揚縱酒突馬蓋爲所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遂闖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滆湖南直巡撫曹邦輔盧興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郡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戰親召倉事董邦政、

三十餘人。斬其一帥。槐被創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倭於演武塢。斬白眉倭帥一。從七。生擒二。倭驚遁。呼爲杜將軍。已而追至奉化樞樹嶺。以兵少無繼。陷陣死。倭薄海鹽。指揮徐行健、程綠、百戶方存仁逆戰。死之。八月。海寇徐海伏誅。初胡宗憲以籌珥遣徐海侍女肇翹、綠珠。令日夜說海縛陳東以報朝廷。海且感而趙文華方治兵鄴海。宗憲佯曰。彼且縛陳東。何戰爲。海果賂蘿蔔王弟縛東以獻。於是海勢日孤。海自念數有功。又信羅龍文誘。約八月入謁督府於平湖。海先期以數百人自隨入。宗憲文華、鄢坐堂上。海等叩頭。復謝宗憲。宗憲下堂扶其頂曰。朝廷且赦若。慎勿再叛。厚犒遣之。海既出。知官兵大集。自疑。宗憲使使諭之曰。官兵防東竄。爾毋恐。海請居東沈莊。陳東居西沈莊。又令東詐爲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夾勦汝矣。東竄果疑。相攻。海令裨將辛五郎歸島。宗憲乃下令。與總兵俞大猷、鵬舉至京訊治。時人言籍籍。謂倭之開洋也。宗憲實陰遣之。倭南行。泊浙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人大譟。謂宗憲嫁禍。御史李瑚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俱福建人。宗憲疑大猷漏言。故委罪以自掩。而大猷不善滑刺。素不爲嚴世蕃所喜。故有是逮。廷臣惜大猷才。共假貸得三千金餽世蕃。不死。能職發大同立功。　夏四月。江北倭趨通州。總兵鄧城禦之。不利。指揮張容被殺。倭進據白浦鎮。兵備副使劉景韶以遊擊邱陞、舉白浦於丁堰、如皋、海門三戰三捷。賊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營敗之。焚死二百人。賊遁入潘家莊。藍鋭攻之。先後斬首三百餘級。初。賊自南沙登岸。犯通州。至是勦絕。　廟灣倭合衆攻淮安。參將曹克新禦之。戰於姚家灣。自寅至申。大敗之。斬首四百七十級。賊遁入姚莊。縱火焚莊。死者二百七十餘。賊退入廟灣。拒守。劉景韶督兵擊倭於印莊。斬首四十級。賊西走。次日。復戰於新州。賊遁入民莊。我兵以火攻之。凡再戰。斬首二百六十級。賊悉焚死。無一人脫者。時江北流倭悉殄。惟廟灣據險固守不出。五月。江北兵攻倭於廟灣。衝其巢。斬首四千。我兵死傷過當。復退守之。時賊聲益固。巡撫李遂以我軍鼓戰而疲。宜圍守之。賊乏食。且水陸斷其行道。可收全勝。通政唐順之以爲玩寇。乃自擐甲持矛。麾兵以進。壁挑戰。賊終不出。遂督兵入險。賊益鋭東西衝。殺傷相當。自是復稍稍出掠。覓舟爲走計矣。順之知失計。乃僞言經略三川沙倭南去。踪月倭困廟灣既久。劉景韶督卒填壕塹。逼壘而陣。令水兵載葦焚其舟。復水陸進擊。倭潛遁入舟。官兵進據其巢。追奔至瓦子港。斬獲頗多。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　福建新倭六至。多實攻具。先攻福寧。連江、羅源。流劫各鄉。進攻福州不克。移攻福安。破之。參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於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時沿海長樂、福清等境。皆有倭舟。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間。浙江舟山倭移舟南來者尚屯浯嶼。福州、漳泉無地非倭矣。舟山倭屯浯嶼經年。至是乃開洋去。其毛海峯者復移衆南島。建屋而居。永福倭移舟出梅花洋。參將尹鳳擊敗之。巡按熊獻科請趣胡宗憲檄總兵盧鏜帥師攻破之。前後斬勦之。倭稍衂。　六月。倭衆別部二十餘艘屯崇明三川沙。總督胡宗憲檄總兵盧鏜帥師攻破之。前後斬首百餘。遁去。宗憲以捷聞。衆言唐順之贊畫功。擢僉都御史。秋七月。三川沙倭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流劫過金沙西亭。將犯揚州。參將邱陞禦之。戰於鄧家莊。賊敗走仲家園。復追至鍋圍。陞輕騎先進。賊覘無後繼。鏖殺來衝。陞馬蹶被殺。已而官軍大至。賊遁。八月。倭自鄧家莊敗後。沿海覓舟不得。官軍悉之於劉家橋。白駒沙諸處。倭餒甚。奔莊。我兵圍之。時劉顯兵至。先登。各整械進。縱火衝擊。破其巢。斬首六十餘級。生擒七人。餘衆遁去。鳳追擊東洛外洋。復敗之。銑僞及溺水死者甚衆。福與忠少熄。

倭攻惠安。知縣林咸乘城禦之。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死者數百人。倭亦失亡相當。乃引去。咸率兵幟倭鴨山。乘勝追奔。陷伏中死之。倭分犯同安、長樂、漳、泉諸處。　秋七月。以浙江岑港海寇未平。詔暫總兵俞大猷、參將戚繼光馳赴。期一月蕩平。命胡宗憲督之。初。宗憲遣毛海峯誘降汪直。直至下獄。海峯遂與倭酋善妙等五百餘人燒船登岸。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屢斬獲。然海中數菁毒寇。賊愈高死鬬。先登者多陷沒。新倭復大至。冬十月。岑港倭移巢柯梅。胡宗憲檄督兵討之。不能克。　兵備副使谷燔捍禦海上。屢破倭。恫府以捷聞。進川東參政。

三十八年春二月。倭寇白象山河金鏜井。諸處焚舟登岸。海道副使譚綸與賊戰於馬岡。敗之。斬首七十級。　總督胡宗憲上言。舟山殘孽移住柯梅。即其巢集夜徒。力已窮蹙。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參將黎鵬舉邀擊不力。縱之南奔。播弄閩廣。宜加軍治。上命逮大猷、鵬舉至京訊治。時人言籍籍。謂倭之開洋也。宗憲實陰遣之。倭南行。泊浙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人大譟。謂宗憲嫁禍。御史李瑚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俱福建人。宗憲疑大猷漏言。故委罪以自掩。而大猷不善滑刺。素不爲嚴世蕃所喜。故有是逮。廷臣惜大猷才。共假貸得三千金餽世蕃。不死。能職發大同立功。　夏四月。江北倭趨通州。總兵鄧城禦之。不利。指揮張容被殺。倭進據白浦鎮。兵備副使劉景韶以遊擊邱陞、舉白浦於丁堰、如皋、海門三戰三捷。賊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營敗之。焚死二百人。賊遁入潘家莊。藍鋭攻之。先後斬首三百餘級。初。賊自南沙登岸。犯通州。至是勦絕。　廟灣倭合衆攻淮安。參將曹克新禦之。戰於姚家灣。自寅至申。大敗之。斬首四百七十級。賊遁入姚莊。縱火焚莊。死者二百七十餘。賊退入廟灣。拒守。劉景韶督兵擊倭於印莊。斬首四十級。賊西走。次日。復戰於新州。賊遁入民莊。我兵以火攻之。凡再戰。斬首二百六十級。賊悉焚死。無一人脫者。時江北流倭悉殄。惟廟灣據險固守不出。五月。江北兵攻倭於廟灣。衝其巢。斬首四千。我兵死傷過當。復退守之。時賊聲益固。巡撫李遂以我軍鼓戰而疲。宜圍守之。賊乏食。且水陸斷其行道。可收全勝。通政唐順之以爲玩寇。乃自擐甲持矛。麾兵以進。壁挑戰。賊終不出。遂督兵入險。賊益鋭東西衝。殺傷相當。自是復稍稍出掠。覓舟爲走計矣。順之知失計。乃僞言經略三川沙倭南去。踪月。倭困廟灣既久。劉景韶督卒填壕塹。逼壘而陣。令水兵載葦焚其舟。復水陸進擊。倭潛遁入舟。官兵進據其巢。追奔至瓦子港。斬獲頗多。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　福建新倭六至。多實攻具。先攻福寧。連江、羅源。流劫各鄉。進攻福州不克。移攻福安。破之。參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於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時沿海長樂、福清等境。皆有倭舟。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間。浙江舟山倭移舟南來者尚屯浯嶼。福州、漳泉無地非倭矣。舟山倭屯浯嶼經年。至是乃開洋去。其毛海峯者復移衆南島。建屋而居。永福倭移舟出梅花洋。參將尹鳳擊敗之。巡按熊獻科請趣胡宗憲檄總兵盧鏜帥師攻破之。前後斬勦之。倭稍衂。　六月。倭衆別部二十餘艘屯崇明三川沙。總督胡宗憲檄總兵盧鏜帥師攻破之。前後斬首百餘。遁去。宗憲以捷聞。衆言唐順之贊畫功。擢僉都御史。秋七月。三川沙倭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流劫過金沙西亭。將犯揚州。參將邱陞禦之。戰於鄧家莊。賊敗走仲家園。復追至鍋圍。陞輕騎先進。賊覘無後繼。鏖殺來衝。陞馬蹶被殺。已而官軍大至。賊遁。八月。倭自鄧家莊敗後。沿海覓舟不得。官軍悉之於劉家橋。白駒沙諸處。倭餒甚。奔莊。我兵圍之。時劉顯兵至。先登。各整械進。縱火衝擊。破其巢。斬首

二百餘賊奔白駒沙，追擊，又敗之於七甕莊、花墩，共斬首四百餘，賊盡殄焉。顯驍勇敢戰，江北軍悉屬顯節制，故有功。

三十九年春二月，倭寇六千餘人流抄潮州等處，時浙直倭患稍息，而閩、廣警報日至。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四十一年春三月，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擊倭，破之，生擒江一峯、泉寇稍衰。倭陷福建永甯衛，大掠數日而去，復攻永甯城，破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幾盡。冬十一月，逮總督兵部尚書胡宗憲，削籍，從給事中陸鳳儀之言也。獄具，罷浙閩總督大臣，設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

四十二年五月，復逮胡宗憲詣京。宗憲自殺。是時，大計京官，復有言宗憲未盡法者，有旨逮治。宗憲至京，自臨陳戎服，立矢石間督戰，方倭圍杭時，宗憲親登城陴，視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慄，懼爲流矢所加。宗憲恬然視之，賊徐海、汪直皆有功，然稍稍事文華，又握權太重，勳臣總兵者由掖門通謁庭拜，巡撫悉聽節制，如三邊例。宗憲才得展，而禍機亦萌此矣。

上好玄修，宗憲進白鹿稱賀，大學士嚴嵩、大掊斂以媚上，好玄修，宗憲進白鹿稱賀，大學士嚴嵩、大掊斂以媚上，會提敗，被逮時，鐘安茅坤上書訟其冤，冬十月，倭犯福建，其自浙之溫州來者，合福建、連江賊，登岸攻陷福甯、政和、壽德等縣，自廣之南島來者，合福清、長樂賊，攻陷元鍾所，蔓延及於福嚴、松溪、大田、古田之境，無非賊者。初浙江參將戚繼光既連破賊於林墩等處，閩之宿寇盡平，繼光引兵還浙，遏倭自福清東營蠏嶼，登岸，踰兵擊之，斬首百八十級，遂行，而倭至者日衆，始犯郤武殺指揮齊天祥，料掠羅源、連江，殺游擊倪融，遂攻元鍾所城，及甯德縣，入之，乘勝直抵興化府城。

不克，乃合兵海城下，圍之且匝月，巡撫游震得以狀聞，詔調襄烏兵以繼光統之，起丁憂參政譚綸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協力共濟，上從之。十一月，劉顯率兵拔興化，顯大兵留江西勤賞，寇所提入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疲，屢戰，倭新至，氣甚銳，顯知不敵，乃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欲掩逗留之罪，遣五卒賫文詣府，約欲率兵赴城襲敵，賊發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爲顯文，克期入城，約城中勿舉火作聲，恐也。中丞張濂家居省會，身在圍城，設言時事，流涕交頤，觀其疏中所稱殘難民之首以偵縱寇之功，而督撫可知，移罰誅之典，爲賞功之命，而覽權可知，軍法不重，人無死志，客兵掠臂，士無鬬心，而卒伍可知，嗚呼，鄭監陳圖，莫救當時之充耳，然而睢陽劍在，已成今日之爰書矣。

卷五十六

李福遂之獄

世宗嘉靖五年秋七月，妖人李福遂坐死。福遂，山西代州崞縣人，一名午。初以妖賊王良謀反，事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五鼠，居陝西洛川縣，與季父越同倡白社妖術，爲彌勒佛教，誘愚民，嘯聚數千人，大掠鄜州、洛川諸處，殺掠無算。已而官兵追勦，捕得越，及其黨何鑾、漢等，誅之，福遂逃去，占籍徐溝縣，變姓名，爲張寅贅壻，中大姓以爲同宗，編立宗譜，遍入耳目，已又挾重資入京，買入匠籍，輸粟爲山西太原衛指揮，逸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以燒煉鉛往來武定侯郭勛，後仍往同戈鎮，其仇酈良首發之，福遂懼，逸入京，官司捕其二子，按鞫之，福遂窘，乃自詣獄，盡對先後夥訛詐者代州知州杜讀、胡偉證之者李炎全等，具獄上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皆如訊，獨巡撫畢昭謂福達果張寅爲仇家誣所致，反其獄，以居民賊廣等爲證，坐良罪，獄未覓，昭乞侍養去，會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附麥黍

如前訊。勛爲遣書嘱免欽不從。擬福達謀反。妻子繫坐。飛章劾勛黨逆賊。幷上其手書。帝下之都察院。廉得福達地大理寺評事杜鎧上言。勛及書乞將二人先正國法。徐命多官集議。福達之罪不啻亦勛助爲。福達地大理寺評事杜鎧上言勛及書乞將二人先正國法。徐命多官集議福達之罪不報。都察院擬奏。李福達罪狀宜行山西撫按官移獄三司會鞫。先是御史馬錄咨於徐溝鄉紳給事中常泰。泰言貢爲福達不疑。又咨於獄郎中劉仕。仕鄙人也。其言如泰。錄復檄取鄙、洛父老證福達者辨之。劉仕大理評事杜鎧等詔獄。死籠楚毒。杼軋者十餘人。餘成邊創籍。流瘴至四十餘人。獨大理少卿徐文華、刑部郎中顧倏成邊。初顧頤等既逮治。備嘗五毒。聞者慘之。已而皆釋官。龍鄙獨文華、倏論戍邊。二人者與璁等俱以爲冀福達也。乃檄布政使李瑋、按察使李廷貪、事卓絕。檄取馬錄雜鞫之。福達對辭無異辭。遂命逮繫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逵、程輅、王科、沈漢、秦柱、鄭鄙等。御史姚鳳鳴、潘壯、高世魁、殷雄等刑部郎中劉仕、大理評事杜鎧等詔獄。死籠楚毒。杼軋者十餘人。餘成邊創籍。流瘴至四十餘人。獨大理少卿徐文華、刑部郎中顧倏成邊。初顧頤等既逮治。備嘗五毒。聞者慘之。已而皆釋官。龍鄙獨文華、倏論戍邊。二人者與璁等廷爭大禮者。江潮、李瑋、李廷、袁綸、馬錄等俱釋官。錄良相及其佐證俱論遣璁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內外諸臣。以明頤等之欺罔。從之。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爲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爲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蓮妖教。假稱唐賽兒出世。惑民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同坐斬。奉旨誅之。都御史熊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蒸逆寇。絡繹紳而構要之人。悉頤指氣使。一至於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爲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官爵追奪。以垂鑑戒焉。

冬十一月左都御史孫賢等擬奏。李福達逆跡昭灼。律應磔死。帝從之。錮獄待決。因詰責郭勛。令自輸罪。勛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辨。帝益不問。勛又令福達子大仁具奏求雪父冤。章下孫賢、與原訊御史高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高世魁知爲勛指。奏寢其議。勛謂大仁曰。苟弗解。備曹姑亡命勿追。輩懼也。於是給事中劉琦、程輅、王科、沈漢、秦柱、鄭白璧、御史高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高世魁知爲勛指。奏寢其議。勛謂大仁曰。苟弗解。備曹姑亡命勿追。輩懼也。於是給事中劉琦、程輅、王科、沈漢、秦柱、鄭白璧、御史高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高世魁、殷雄各劾勛交通逆賊。明受賄賂。福達既應伏誅。勛無可赦之理。給事中常泰亦上言勛以輸罪爲名。實代福達求理。論以知情何辭。勛爲福達居閒。晝令大仁等事急亡命。論以故縱何辭。給事中張道等亦上言。凡謀反大逆宜服上刑。知情故縱。亦從重典。今勛移書請託。黨護叛逆。不宜輕貸。孫賢亦奏勛當連坐。帝不從。勛亦累自訴。具以議禮觸衆怒爲言。帝信之。諭命錦衣千戶戴偉移取福達獄詞及囚佐下鎮撫司。候會鞫。給事中常泰、秦柱、御史任孚、郎瞻、郎中劉仕復交章劾勛。江潮、馬錄仍會疏極言福達不枉。勛黨護力辨。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更何議。於是璁等與勛同上。議當考獻皇、伯孝宗、而勛益見悅於永嘉矣。游言一唱。鼓簧宸聽。則帝亦以勛爲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璽諭諸臣乃力攻勛。必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讞。必翻釋而後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爲福達爲武定耳。武定雖仲。則諸臣之竄削有鬼憚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璽諭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之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坐。則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及福以方術見。勛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知前日之爲叛賊也。迨其事露。特不宜與之請嘱耳。而賊使陳白。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嘱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哉。況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勛罪不相似。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釋之紛紛也。福達之獄前已奉命盛決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寬緩。待福達伏誅之後。奉攻武定。則勛亦百口莫解。雖欲再鞫福達以自爲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盧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潘臬諸司俱權其禍也。悲哉。

卷五十七

大同叛卒

世宗嘉靖三年秋七月。大同正偏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大同、古雲中地。北距邊地。平漫不設險。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鑲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藩籬。諸鎮卒竊相謂。去墟下二十里。猶苦抄掠無甯日。今五堡僅歷幾百里。敵至。誰復相應援者。卽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令趣之。又所遣蓋役參將賈鑑。望風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

變有郭鏜、柳忠賢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時二十二日也。遂噪聚巡撫下焦山。文錦忿與寇連。招撫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鏜、柳忠脅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脅博野出文錦殺之。亦殺其屍。遂發府庫兵仗。盡甲而馳。欲殺鎮守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朱振於獄。脅令主之。振知不免。乃告曰。若輩果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當死無與。諸亂卒曰。唯命。乘稍城。遂脅博野出城。巡撫侍郎李昆宣敕撫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撥按察使蔡天祐爲巡撫。先是。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劫掠。天祐至。乃會武忠、桂勇集亂卒。宣諭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奸豎多乘隙亂。亂卒劫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擊殺五十餘人。乃告邪鏜、柳忠諸亂首。餘釋之。而人情洶洶。相傳必盡殺大同人。無何。妄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勛大同矣。適戶部侍郎進士李枝輸餉至鎮。諸亂卒謂知縣王文昌曾白巡撫欲誅衆卒者。遂往執文昌殺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迺脅代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賄。代王曲邸之。解去王冠服。陷害。率子弟數人潛出居宜府。天祐委曲撫諭不定。以狀聞。九月。命戶部侍郎胡瓚、都督魯綱帥師討大同叛卒。執總兵桂勇、胡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做允中趨馳往諭之。衆曰。城外屍塞道矣。尚紿我。反殺諭不聽。做與允中謂曰。亂不可遏矣。乃剋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聞。道上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宜宣勅做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殺故。源清曰。毋爲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郎趙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張孚敬意。吏部以他事瞞參政出綰。發慎上疏自剋。且指言用兵失上指。命復其官。　十一月。兵部尚書王憲謂大同之變非大發兵誅之不可。張孚敬主其議。乃以江桓總兵。擢參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劉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復之。且北走胡。胎患非小也。疏入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遏城中章疏。又連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旨命趣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決水灌之。諸叛卒堅守不下。

十三年春正月。小王子寇大同。塞初。大同叛卒大掠城中。潛出漠北。誘小王子數萬人大舉入寇。卻永帥師禦之。失利。殺傷甚衆。城中叛卒鼓譟以應之。其渠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指代府曰。兵退。以此謝小王子。留精兵相持。餘衆分掠渾源、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京師。中外洶洶。二月。劉源清提兵北騎猥至。再請設總制分禦之。而已專事攻城。張孚敬請從之。上納艾言。議不許。下御劄責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救復。其罪二臣。別遣大臣禦之。密敕逆賊之黠。庶免師老財匱。劄下。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都指揮紀振游擊戴廉俱陷賊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誅爲內應。指揮馬昇者爲賊所擁戴。威令行於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焉。遂歃血盟。令鎮撫王寀出告。樊繼祖深加獎盼。告源清。源清陽許之。令人穴城詐紿稟。及水灌之。穴者死焉。昇大懼。將不利於榮等事

十二年冬十月。大同戍卒叛。殺總兵李瑾。先是七月。吏部侍郎劉源清爲總制。都督僉事仇鸞爲副。巡撫大同。源清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脅博野出文錦殺之。亦殺其屍。遂發府庫兵仗。盡甲而馳。欲殺鎮守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朱振於獄。脅令主之。振知不免。乃告曰。若輩果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當死無與。諸亂卒曰。唯命。乘稍城。遂下兵部議。尚書張曰。兵未必悉變。脅從宥死。渠魁必戮。降虜書。貰總制巡撫相機撫勦之。仍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十餘人。縛以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逆之變。朝廷處之太寬。乃今稔惡戕主帥。天討所必加者。五逆道聽見榜示。亂倡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允中檄諸囚謂軍門請班師。稍徐圖之。逆焰可鎮。役又五倍。事朝廷已處分。願勿以爲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變前轍。乃以囚謁御史蘇茂訊而遣。參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做驗所捕名多擒賊有功。爲諸囚所仇經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源清遣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王師至夜。城中益肆言兵來屠城矣。遂舉火爲亂。做命允中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源清爲書召朱振。振至。切責之。振飲藥死。明日。源清師至城下。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藉。五堡遊擊遂變。悍橫不可制。閉城門弗啓。擁指揮馬昇、楊麟爲渠帥。亡何。御永師亦至。盤踞及城。亂兵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做允中趨馳往諭之。衆曰。城外屍塞道矣。尚紿我。反殺諭不聽。做與允中謂曰。亂不可遏矣。乃剋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聞。道上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宜宣勅做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殺故。源清曰。毋爲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郎趙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張孚敬意。吏部以他事瞞參政出綰。發愼上疏自剋。且指言用兵失上指。命復其官。　十一月。兵部尚書王憲謂大同之變非大發兵誅之不可。張孚敬主其議。乃以江桓總兵。擢參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劉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復之。且北走胡。胎患非小也。疏入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遏城中章疏。又連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旨命趣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決水灌之。諸叛卒堅守不下。

十三年春正月。小王子寇大同。塞初。大同叛卒大掠城中。潛出漠北。誘小王子數萬人大舉入寇。卻永帥師禦之。失利。殺傷甚衆。城中叛卒鼓譟以應之。其渠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指代府曰。兵退。以此謝小王子。留精兵相持。餘衆分掠渾源、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京師。中外洶洶。二月。劉源清提兵北騎猥至。再請設總制分禦之。而已專事攻城。張孚敬請從之。上納艾言。議不許。下御劄責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救復。其罪二臣。別遣大臣禦之。密敕逆賊之黠。庶免師老財匱。劄下。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都指揮紀振游擊戴廉俱陷賊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誅爲內應。指揮馬昇者爲賊所擁戴。威令行於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焉。遂歃血盟。令鎮撫王寀出告。樊繼祖深加獎盼。告源清。源清陽許之。令人穴城詐紿稟。及水灌之。穴者死焉。昇大懼。將不利於榮等事

遂已。源清知不可爲。乃謝病乞解任。上大怒。罷斥之。以戶部侍郎張瓚代源清總制。增入軍。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孫允中於懷仁與議。時允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論城中主事楚書觀兵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遂入。慰諭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闕呼萬歲。書仍進馬昇等陳朝廷感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黃鎮等二十四級獻軍門。於是throughout亦馳入城。以鎮撫人心。鄉永貂沮撓。倡言撤祖伏兵爲內應。乘果夜襲。擊祖堅臥不起。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撤祖乃榜諭城中。大發倉粟賑濟。稍稍繩以法。無賴縱恣者、擒殺一二人以徇。衆稍懾。款深入至是。阿羅出掠邊人以爲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門庭之害。

二年春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瑞奏河套寇服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墾外種食。正統閒。有甯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迷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鹽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河滿至甯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甯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帶營堡、移徙直道。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帝曰。楊瑞所奏。移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六月。大學士李賢等奏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敵人巢穴。今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苟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處請旨。

三年春正月。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儘備之。毛里孩不得貢。渡河東侵大同。延議楊信兵少。不足制之。於是以撫甯伯朱永爲大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二月。毛里孩入大同界。帝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勦。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

四年春二月。飢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元孫滿魯都入河套。

六年。孛羅忽等據河套。邊人大擾。乃敕都御史王越總制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陝西孛羅忽、飢加思蘭爭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嘗阻於我師。然未經挫衄。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曲。擾我延綏、甯夏。深入我平涼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邊我萬全。乞命廷臣共議。得一員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義。以武定侯郭鋐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河套。尋以疾還。遂不復舉。

七年春二月。朱永以何鑑寇退。議戍守二策。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弱。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爲守禦。以圖萬全。帝從之。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時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驅之出河外。盛以爲可汗。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與孛來相仇。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盛往。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帝從之。

卷五十八

議復河套

英宗天順六年春正月。毛里孩等入河套。是時孛來稍疏。其大部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來忽三部始入河套。然以爭水草不

相下。不能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順通朵顏諸衛。擾塞下。河套、周圍三面阻黃河。士肥饒可耕桑。密邇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可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諸部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王驥等兵次甘涼。申明號令。河套以所。然聞亦渡河。雜而守將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議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逼婁衛。敷深入至是。阿羅出掠邊人以爲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門庭之害。

憲宗成化元年多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及彰武伯楊信禦之。遁去。

二年春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瑞奏河套寇服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墾外種食。正統閒。有甯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迷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鹽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河滿至甯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甯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帶營堡、移徙直道。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帝曰。楊瑞所奏。移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六月。大學士李賢等奏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敵人巢穴。今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苟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處請旨。

三年春正月。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儘備之。毛里孩不得貢。渡河東侵大同。延議楊信兵少。不足制之。於是以撫甯伯朱永爲大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二月。毛里孩入大同界。帝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勦。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

四年春二月。飢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元孫滿魯都入河套。

六年。孛羅忽等據河套。邊人大擾。乃敕都御史王越總制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陝西孛羅忽、飢加思蘭爭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嘗阻於我師。然未經挫衄。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曲。擾我延綏、甯夏。深入我平涼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邊我萬全。乞命廷臣共議。得一員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義。以武定侯郭鋐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河套。尋以疾還。遂不復舉。

七年春二月。朱永以何鑑寇退。議戍守二策。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弱。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爲守禦。以圖萬全。帝從之。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時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驅之出河外。盛以爲可汗。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來忽三部始入河套。然以爭水草不

九年秋九月滿魯都與孛羅忽幷寇草州總督王越偵知其老弱盡行巢於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
寧游擊周玉等率輕騎並夜馳三百餘里襲擊之擒斬三百餘級獲雜畜器械甚衆盡燒其廬帳而還自
據河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故智以是益憍內地且危臣日聽搜套衆兵八萬騾
駝賞三邊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師亦多效邊將故智以是益憍內地且危臣日聽搜套衆兵八萬騾
費儲無算而師竟不出至是擅賊內失其孽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弭

十三年冬十二月火篩入河套火篩等渡河而東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爲衝其要在偏頭關三受
降城受降城者唐所築綏寇於河外者也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橫林相距各四百餘
里花馬池要地成化前患在河西據套而河東爲其衝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楊一清毛璉新舊
降城效力甚堅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一漫沙漠寇路拆牆頗易入
套總督三邊一帶爲捷徑自大廣武渡河而下至靈草亦易
武宗正德元年春正月總制三邊楊一清上言受降據三面之險營于里之蔽正統以來舍受降而衝東
勝已失一面之險又棄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遞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藪脫巢穴其
中而盡失外險反備兩河此陝西邊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我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
榆兵六萬人益以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秋夏之交擣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
穴材官騎營礮火雷轟則彼不能支歲歲爲之每出益勵彼勢必折將遁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出然
後因禹宗之故疆并河爲塞修築墩隍建設衛所處分戍卒請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
此中興之大烈也願陛下斷自聖心垂定大計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
套則騙斥兇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唯陛下裁之疏下兵部議行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相
較則復套又難夫欲舉數萬之衆費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
故不若修繕築邊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但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
千五百里之地而資成於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爲守
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隘橫破茶毒脫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
後因禹宗之故疆并河爲塞修築墩隍建設衛所處分戍卒請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
此中興之大烈也願陛下斷自聖心垂定大計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
套則騙斥兇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唯陛下裁之疏下兵部議行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相
較則復套又難夫欲舉數萬之衆費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
故不若修繕築邊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但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
千五百里之地而資成於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爲守
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隘橫破茶毒脫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
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算若邊境千里沙漠與宜大地
異但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三千萬兩與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
二十六年夏五月總督甘銑出塞擊套部勝之初春時兼督兵出塞掩擊敗還不以聞至是復襲之寇覺
銑搜選銳卒督之戰誠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脫脫虎寇於矢石者甚衆獲馬牛駝駝九百有五十械器
八百五十三以捷聞敵移帳漸北朋以輕騎出掠銑復督諸軍躡之逾遠逾不敢近塞銑既以捷聞更列
上諸臣功罪帝以套寇連年深入如蹈無人之境大損國威銑能率兵出塞斬獲有功命增俸賜白金紵
幣有差　十一月總督甘銑會同陝西巡撫謝蘭延綏巡撫楊守謙、寧夏巡撫王邦瑞及三鎮總兵議復
套方略乃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牆選擇將材選練士卒買補馬騾進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
賞罰簡備戎車多置火器招降用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職守息訛言覓文法處降畜又

上營陣八蹟曰立營總圖及遇敵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退駐、獲功收兵各圖。帝覽而嘉之。奏下兵部。尚書王以旂會廷臣集議。言會銑先後章疏俱可施行。帝曰。寇據河套。爲國家患。脫移有年。念無任事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既已詳酌。卽會同多官。協忠抒謀。以圖靖清。其定策以聞。

二十七年春正月。大學士夏言能。初河套之議。言力主之。嚴嵩積憾言。且欲蹤其首輔。於是因災異疏陳缺失。謂會銑開邊啓釁。誤國大計所致。夏言表裏當同。淆亂國事。當罪。遂能言。遂銑謂京出兵部尚書王以旂總督軍務。廷臣議罪。凡與議復套者悉奪俸。并罰言官廷杖有差。於是復套事宜悉爲停止。會俺答以旂冰踰河入套。將謀犯延綏。聲勢甚張。邊撫延綏楊守謙以聞。嵩激上怒。謂俺答合衆入套。皆會銑開邊啓釁所致。於是兵部侍郎萬鎮等參會銑罔上貪功之罪。甘肅總兵咸寧侯仇鸞初被銑劾奏遂京。亦上疏訐銑。嵩主之。棄銑市。銑有機略。初爲御史巡按遼東。會遼陽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略。悉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論以爲才。比視西師。乃倡復套議。夏言好邊功。遂力主持之。時敵勢方熾。而我兵積弱。銑疏下部議。久之未報。上亦危疑之。密以訊嚴嵩。嵩乘與言不相能。欲因是陷言。銑竟論死。家無餘貲。妻子猥遼徙。後九月。復寇宣府。上曰。寇以言銑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并斬言。天下並寃之。自言銑死。竟無一人議復河套者。

谷應泰曰。邊備所爭者二地。勢迫析敵騎四入。列守不足。追哨難及。蘇子所謂大梁四戰之衝。汪立信所謂長江蹈處可入。是也。地或險阨。山谷林箐。寒魄不耕。沙鹵乏水。敵弁弟晉五溪水險。糗粮而食。馬文升言西域道旱。因譬爲泉是也。若河套三面濱河。荷戈守禦。險據長城。地又肥饒。耕桑自給。然則河套屯守。歲省租稅數十萬。障塞之卒亦十餘萬。東距偏頭。西抵甯夏。二千里中。並乏雄旗。夜擊鼓柝。矢周城朔方。漢開河西。有自來也。邊備久虛。縱敵深入。畜牧既久。樂不思去。伏嵩之雉。不復畏鷹。嗜穴之鼠。不復畏貓。而邊將又坐視養癰。莫敢深入。憲宗時。楊瑞請建一十三城。堡七十四墩。益孳文達又以中鎗刀貲。乃三帥授劍。誠與疾徵逗。或邊延不出。惟王越深入紅鹽池。焚其廬帳。劫其器甲。賊喪失妻孥。相顧慟哭而大去。課者復白。敵中語欲寇宣府東。遶左西。兵部尚書丁汝夔謂帝厭警報。不悉以聞。但申飭薊州撫鎮。使嚴備。已而警報漸甚。乃發諸邊兵萬二千騎。京營兵二萬四千騎分布宣、薊諸關隘。遶兵取符驗期會。未卽至。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識者知其必敗。　秋八月乙亥。俺答帥部下至古北口。以數千騎攻牆。都御史王汝孝悉衆出火啟矢石下攻之。俺答乃佯督兵趨薊帥。而別遣精騎從間道黃榆溝潰牆出師後。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庚戌之變

嘉靖二十九年夏六月。俺答寇大同境。潰邊入。悉精兵伏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往來爲餌。偵騎信之。報總兵張達。達素以果銳敢入至大將意輕之。合兵來合。而遽率壓下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踣。遂見殺。副帥林椿聞達被圍。不介馬而馳救。達不克。亦死之。達裨皆驍勇善戰。俺答得二將首。帥引去。事聞。遣總督侍郎郭宗皐。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擲杖死。宗皐醞成遼左。贈達左都督。椿都督僉事。賜祭葬。廕子錦代陳耀巡撫。以仇鸞爲大同。初。仇鸞坐虛冒京師邸。以賄殿世蕃。得總兵宣大。至是。惶懼無策。賄裘時義、侯榮者說鸞曰。主勿憂。吾爲主解之。乃爲鸞持重賂賂俺答。令移寇他塞。勿犯大同。俺答受貨諾之。爲遣使嚴備。已而警報漸甚。乃發諸邊兵萬二千騎。京營兵二萬四千騎分布宣、薊諸關隘。遶兵取符驗期會。未卽至。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識者知其必敗。　秋八月乙亥。俺答帥部下至古北口。以數千騎攻牆。都御史王汝孝悉衆出火啟矢石下攻之。俺答乃佯督兵趨薊帥。而別遣精騎從間道黃榆溝潰牆出師後。

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士無算長驅入內地巡按順天御史王忬聞報度兵弱無能禦者夜草疏言敵兵據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十舍設衛戍瞭望神京旦夕間耳宜急調薊遼總兵官戚繼光等星馳入衛并檄薊鎮副總兵孫顯寧等率兵萬一薄搖軍係非小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而身出駐通州召吏民給仗繕約束收潰卒據潞河西勿使為敵用甫畢而夜半敵兵果至營河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忻都為疑兵也使使來京師請援京師震恐急集諸營兵城守少壯者已悉出邊墩敗卒僅餘四五萬人面老弱半之又半役總兵提督太監家不令出伍倉卒徵武庫案甲仗武庫又缺例需價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丁汝夔乃以聞帝大罵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傅提督九門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守一門又別遣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官募民間材力者若頭纔軍垂四萬及坊甲保伍分置諸門嘩呶叫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策應檄召諸鎮兵勤王時寇騎逼通州敵目前阻水未能渡王忬日夜乘城守不能支連告急詔遣都御史王儀往援　己卯咸甯侯仇鸞得勤王檄以大同兵二萬入援先是寇既東行時襲侯第留鸞曰賊騎東公宜自請入可以為功而上結於天子鸞悅即佯奏臣偵賊東犯薊鎮咸恐京師騷擾請以便宜應援咸臨賊據咸徑趨居庸為防守帝壯之詔留駐居庸關聞警入援而俺答果由薊鎮攻古北口入犯京師帝益信鸞詔入援鸞與副總兵徐珏游擊張職等率兵馳至陳通州河西帝大喜時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延綏副將朱楫以三千騎至人心稍安已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五萬餘人帝內視稍弛各賜銀幣褒獎予金帛令逼賊而俺答果由薊鎮攻古北口入犯京師震恐急集諸營兵城守少壯者已悉出邊墩敗卒僅餘四五萬人面老弱半之又半役總兵提督太監家不令出伍倉卒徵武庫案甲仗武庫又缺例需價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丁汝夔乃以聞帝大罵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傅提督九門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守一門又別遣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官募民間材力者若頭纔軍垂四萬及坊甲保伍分置諸門嘩呶叫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策應檄召諸鎮兵勤王時寇騎逼通州敵目前阻水未能渡王忬日夜乘城守不能支連告急詔遣都御史王儀往援　己卯咸甯侯仇鸞得勤王檄以大同兵二萬入援先是寇既東行時襲侯第留鸞曰賊騎東公宜自請入可以為功而上結於天子鸞悅即佯奏臣偵賊東犯薊鎮恐京師騷擾請以便宜應援咸臨賊據咸徑趨居庸為防守帝壯之詔留駐居庸關聞警入援而俺答果由薊鎮攻古北口入犯京師帝益信鸞詔入援鸞與副總兵徐珏游擊張職等率兵馳至陳通州河西帝大喜時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延綏副將朱楫以三千騎至人心稍安已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五萬餘人帝內視稍弛各賜銀幣褒獎予金帛令逼賊而俺答果由薊鎮攻古北口入犯京師震恐急集諸營兵城守少壯者已悉出邊墩敗卒僅餘四五萬人面老弱半之又半役總兵提督太監家不令出伍倉卒徵武庫案甲仗武庫又缺例需價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丁汝夔乃以聞帝大罵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傅提督九門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守一門又別遣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官募民間材力者若頭纔軍垂四萬及坊甲保伍分置諸門嘩呶叫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策應檄召諸鎮兵勤王時寇騎逼通州敵目前阻水未能渡王忬日夜乘城守不能支連告急詔遣都御史王儀往援　己卯咸甯侯仇鸞得勤王檄以大同兵二萬入援先是寇既東行時襲侯第留鸞曰賊騎東公宜自請入可以為功而上結於天子鸞悅即佯奏臣偵賊東犯薊鎮恐京師騷擾請以便宜應援咸臨賊據咸徑趨居庸為防守帝壯之詔留駐居庸關聞警入援

擒衛。　謂左論德趙貞吉荔浦縣典史。初貞吉廷議。權璫於西苑直房。當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遂政趙文華趨入顧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怒曰。權門犬。何知天下事。當即大毀。乃佯謝貞吉出城費銀勞軍。方北騎充斥。徵發旁午。戶工二部官皆得罪。幡銀不時發。諸軍分屯城外。貞吉僦民車致銀仇鸞所。鸞不受。敵騎已稍遠。貞吉計無所出。襲敕巡城外。徧給諸營而還。復命當問貞吉狂誕。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束非是。下獄杖九十。有是謫。　己卯。俺答引而西。前後所掠男女贏畜金帛什物既滿志。捆載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衆京師外以爲疑兵。諸道兵悉屬大將軍。凡十餘萬騎。相視莫敢前發一矢。俺答至白羊口。守將阨險禦。不得出。稍蹙牛羊婦女等。復擁衆東南行。至昌平北。猝與鸞兵遇。鸞出不意。倉卒幾不能軍。敵縱騎蹂陣而入。殺傷千餘人。幾獲鸞。鸞以裨將戴綸、徐仁力救。值以身免。乃更取平民首上之。自以爲功。寇騎遂長驅至天壽山。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擊道術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師戒嚴。九月辛卯朔。俺答悉衆出塞。披甚又順總轄重不能軍。諸將故怯。緩白羊之敗。愈不敢逼。徐尾其後。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還。其前後縱敵有功者。大同游擊王緻戰懷來。斬十七級。獲馬十二匹。山西游擊柴緝戰昌平。奪還男婦二百四十二人。都督仇鸞戰海店。生擒四人。既而鸞報功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　遣戶部侍郎路頗賑撫被寇諸郡縣。掩骼埋胔。恩澤流溥。　罷京營提督太監高忠。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鎜。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機。曰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以成國侯仇鸞入理之。爲鸞副。邦瑞奏用兵機。鸞印章重。其任以王邦瑞協理戎政。爲鸞副。邦瑞奏用兵都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牾鸞。主舉申燒復持法不爲屈。疏京營弊政。乞盡革之。鸞怒。寤陷擅出補外。乃言京營用給事中、御史不便。皆革之。　會劉逵總督大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練焉。改孫燧爲兵部侍郎。總督劉逵。未幾。以何棟代之。　冬十月。募諸道兵入衛京師。山東、山西、河南諸府歲集京師。練備秋防。秋後復散去。以是爲常。如踐更卒例。復還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以京營將分練邊兵。從之。　十一月。仇鸞請易留三輔重臣。以大同總兵徐廷駐易州。以徐仁代守大同。而宣府、薊鎮總兵李鳳鳴、成勳互易其地。帝命兵部從之。於是王邦瑞上言。予考成。朝廷之大權。命將者。天子之重柄。祖宗時。總兵正副。宣皆兵部會同府部大臣集議。每上一人。恭候裁定。所以慎重防杜。其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今鸞坐名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握兵柄者。有不目賜心向。妄生覬覦者乎。臣上聖明。推心賢帥。何所不可。臣恐以爲國家典制。關係非輕。聖人舉動。萬世作則。臣待罪本兵。不敢不言。帝曰。戎政初修。忠賢是託。況朕有密旨。非鸞專擅。爾兵部若隨事效忠。用無不當。不待更易。矧勞朕心邪。一籌未發。而攻毀之。謀國之忠。固若是乎。復諭廷臣曰。昔吾太祖兵柄多委任諸大將。末有作跡者。邦瑞以敵退未受加賞。故爲是言。是翟鵬之郤上也。夫破格舉而蓋忠者乃不能容。倘敵再至。其效汝變之誤國乎。邦瑞聞諭。哭知所措。仇鸞帥諸鎮兵出宣大。鏖言擾巢。曠久不戰。乃稍出近塞。夜襲敵營。斬老弱數級而還。鸞自勁無功。上不問。乃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布政司貯積。且督歷年逋賦。時鸞恃寵作威福。所上疏既自內批行之。不下兵部議。王邦瑞屢疏辨之。鸞搆之。遂落職去。禮部尚書徐階極言北征事難以成功。且後患有不可測。議乃稍寢。

己卯俺答引而西前後所掠男女贏畜金帛什物既滿志捆載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衆京師外以爲疑兵諸道兵悉屬大將軍凡十餘萬騎相視莫敢前發一矢俺答至白羊口守將阨險禦不得出稍蹙牛羊婦女等復擁衆東南行至昌平北猝與鸞兵遇鸞出不意倉卒幾不能軍敵縱騎蹂陣而入殺傷千餘人幾獲鸞以裨將戴綸徐仁力救值以身免乃更取平民首上之自以爲功寇騎遂長驅至天壽山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擊道術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師戒嚴九月辛卯朔俺答悉衆出塞披甚又順總轄重不能軍諸將故怯緩白羊之敗愈不敢逼徐尾其後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還其前後縱敵有功者大同游擊王緻戰懷來斬十七級獲馬十二匹山西游擊柴緝戰昌平奪還男婦二百四十二人都督仇鸞戰海店生擒四人既而鸞報功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　遣戶部侍郎路頗賑撫被寇諸郡縣掩骼埋胔恩澤流溥　罷京營提督太監高忠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鎜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機曰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以成國侯仇鸞入理之爲鸞副邦瑞奏用兵機鸞印章重其任以王邦瑞協理戎政爲鸞副邦瑞奏用兵都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牾鸞主舉申燒復持法不爲屈疏京營弊政乞盡革之鸞怒寤陷擅出補外乃言京營用給事中御史不便皆革之　會劉逵總督大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練焉改孫燧爲兵部侍郎總督劉逵未幾以何棟代之　冬十月募諸道兵入衛京師山東山西河南諸府歲集京師練備秋防秋後復散去以是爲常如踐更卒例復還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以京營將分練邊兵從之　十一月仇鸞請易留三輔重臣以大同總兵徐廷駐易州以徐仁代守大同而宣府薊鎮總兵李鳳鳴成勳互易其地帝命兵部從之於是王邦瑞上言予考成朝廷之大權命將者天子之重柄祖宗時總兵正副宣皆兵部會同府部大臣集議每上一人恭候裁定所以慎重防杜其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今鸞坐名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握兵柄者有不目賜心向妄生覬覦者乎臣上聖明推心賢帥何所不可臣恐以爲國家典制關係非輕聖人舉動萬世作則臣待罪本兵不敢不言帝曰戎政初修忠賢是託況朕有密旨非鸞專擅爾兵部若隨事效忠用無不當不待更易矧勞朕心邪一籌未發而攻毀之謀國之忠固若是乎復諭廷臣曰昔吾太祖兵柄多委任諸大將末

有作跡者邦瑞以敵退未受加賞故爲是言是翟鵬之郤上也夫破格舉而蓋忠者乃不能容倘敵再至其效汝變之誤國乎邦瑞聞諭哭知所措仇鸞帥諸鎮兵出宣大鏖言擾巢曠久不戰乃稍出近塞夜襲敵營斬老弱數級而還鸞自勁無功上不問乃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布政司貯積且督歷年逋賦時鸞恃寵作威福所上疏既自內批行之不下兵部議王邦瑞屢疏辨之鸞搆之遂落職去禮部尚書徐階極言北征事難以成功且後患有不可測議乃稍寢

己卯俺答引而西前後所掠男女贏畜金帛什物既滿志捆載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衆京師外以爲疑兵諸道兵悉屬大將軍凡十餘萬騎相視莫敢前發一矢俺答至白羊口守將阨險禦不得出稍蹙牛羊婦女等復擁衆東南行至昌平北猝與鸞兵遇鸞出不意倉卒幾不能軍敵縱騎蹂陣而入殺傷千餘人幾獲鸞以裨將戴綸徐仁力救值以身免乃更取平民首上之自以爲功寇騎遂長驅至天壽山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擊道術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師戒嚴九月辛卯朔俺答悉衆出塞披甚又順總轄重不能軍諸將故怯緩白羊之敗愈不敢逼徐尾其後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還其前後縱敵有功者大同游擊王緻戰懷來斬十七級獲馬十二匹山西游擊柴緝戰昌平奪還男婦二百四十二人都督仇鸞戰海店生擒四人既而鸞報功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　遣戶部侍郎路頗賑撫被寇諸郡縣掩骼埋胔恩澤流溥　罷京營提督太監高忠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鎜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機曰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以成國侯仇鸞入理之爲鸞副邦瑞奏用兵機鸞印章重其任以王邦瑞協理戎政爲鸞副邦瑞奏用兵都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牾鸞主舉申燒復持法不爲屈疏京營弊政乞盡革之鸞怒寤陷擅出補外乃言京營用給事中御史不便皆革之　會劉逵總督大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練焉改孫燧爲兵部侍郎總督劉逵未幾以何棟代之　冬十月募諸道兵入衛京師山東山西河南諸府歲集京師練備秋防秋後復散去以是爲常如踐更卒例復還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以京營將分練邊兵從之　十一月仇鸞請易留三輔重臣以大同總兵徐廷駐易州以徐仁代守大同而宣府薊鎮總兵李鳳鳴成勳互易其地帝命兵部從之於是王邦瑞上言予考成朝廷之大權命將者天子之重柄祖宗時總兵正副宣皆兵部會同府部大臣集議每上一人恭候裁定所以慎重防杜其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今鸞坐名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握兵柄者有不目賜心向妄生覬覦者乎臣上聖明推心賢帥何所不可臣恐以爲國家典制關係非輕聖人舉動萬世作則臣待罪本兵不敢不言帝曰戎政初修忠賢是託況朕有密旨非鸞專擅爾兵部若隨事效忠用無不當不待更易矧勞朕心邪一籌未發而攻毀之謀國之忠固若是乎復諭廷臣曰昔吾太祖兵柄多委任諸大將末有作跡者邦瑞以敵退未受加賞故爲是言是翟鵬之郤上也夫破格舉而蓋忠者乃不能容倘敵再至其效汝變之誤國乎邦瑞聞諭哭知所措仇鸞帥諸鎮兵出宣大鏖言擾巢曠久不戰乃稍出近塞夜襲敵營斬老弱數級而還鸞自勁無功上不問乃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布政司貯積且督歷年逋賦時鸞恃寵作威福所上疏既自內批行之不下兵部議王邦瑞屢疏辨之鸞搆之遂落職去禮部尚書徐階極言北征事難以成功且後患有不可測議乃稍寢

卷六十

俺答封貢

世宗嘉靖八年冬十月吉囊俺答寇榆林、宣大、薊總督王瓊率兵禦卻之初小王子有三子長阿爾倘次阿著次滿官噴阿爾倘既死二子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阿爾倘子卜赤而阿著子二曰吉囊曰俺答強甚小王子雖稱君長不相統攝也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地肥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寇其後漸強盛有騎十餘萬遂雄於諸部滿官噴等八營皆服屬之時時入寇瓊起薊遼保定總督王瓊率兵禦卻之初小王子有三子長阿爾倘次阿著次滿官噴阿爾倘既死二子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阿爾倘子卜赤而阿著子二曰吉囊曰俺答強甚小王子雖稱君長不相統攝也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地肥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寇其後漸強盛有騎十餘萬遂雄於諸部滿官噴等八營皆服屬之時時入寇瓊起薊遼保定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九年夏五月俺答犯甯夏時俺答與小王子吉囊諸部或合或分時時犯寇至是入甯夏六月入宣府十年春三月入大同塞秋九月犯陝西多十月犯大同旋出松潘犯西川西境自是無歲不入寇前後殺略

吏民、剽人畜以億萬計。

十九年七月、俺答諸部大舉犯宣府。先是、大同鎮正人王九子言北部哈剌嗔、糾俺答几祿、吉囊、青白吉、赤台吉等共十餘部騎、旗隨焉。負十日糧構入塞。比報至、俺答已過盟順川、抵尉州、所過盡破關陷、殺人盈野。總兵白爵禦之、戰於水兒亭、敗績。總兵雲督又敗績於迎恩堡。俺答留宣府境內兩月、始出塞。八月朵顏革顏台結吉囊俺答分道入大同。大掠太原諸處。初、大同之變、諸酋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諸部。俺答擇其黠桀者多與牛羊帳幕、令爲僧道、叱人偵諸邊。戒入京師、凡中國虛實盡走告俺答。其有材智者、李天爵、高懷智等、皆署爲長。至是、俺答率諸部入塞。大同鎮卒陰遣人與約、勿掠我人畜、我亦不閉汝。俺答諸部喜、與折箭而去。乃竟趨大同、由井坪、朔州抵應門、破鹽武關、入管嵐、興縣、交城、汾州、文水、清源、踏毀、殺掠人畜萬計。過大同卒以所掠輜重遮之、求假道焉。巡撫大同史道、總兵王隆若不聞、宣府總兵白爵馳赴應援、亦觀望不戰。巡撫山西都御史陳講告急、舉下兵部。尚書張瓚曰、寇且退矣。何舉張皇。俺答、吉囊縱掠既飽、乃旋出塞。　十二月、俺答、吉囊寇大同。

二十年九月、吉囊入大同塞、大掠太原等處。又越而南。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甚衆。上命宣大總督樊繼祖發兵應援。繼祖竟不應援。俺答縱掠而去。

二十一年夏六月、俺答入大同、大掠太原而南。時吉囊掠忻代倡伎、縱淫樂不休、病齲踣死。諸子不相屬、分居套中。而俺答日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俺答乃糾青台吉、叱剌喃哈剌濃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爵等、各擁衆數萬入大同塞。其精兵鐵鎧浮圖馬具鎧、刀矢銛利。望之者冰雪。然不輕與我戰。即餘騎足捉我矣。至是、經朔州、破歷門關、掠太原而南、京師戒嚴。　秋七月、廷議懸賞格、斬俺答頭與千金、官不次。其下偏裨三百金、官三級。縱有應者、俺答乃擁衆越太原、列營汾水東西、掠潞安、平陽諸州縣。上命翟鵬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諸軍務。未至、諸軍逆營不相統攝、皆觀望不戰。縱寇深入。俺答大衆駐平遙、介休間、散騎入山落中、殺掠人畜輜重、遍遼、沁大營。諸將覓無胄乘險邀擊者。已而俺答大得利、糗糧且罄。副總兵張世忠自侯城村起營、約諸將協寇力戰。諸將皆閉營不救。俺答見世忠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壓世忠圍之。世忠傷矢、裹創下馬步戰。俺答衆亦窘。會矢及火銃俱盡。俺答益衆圍之。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家天刑、情汝逗撓。上從之。乃以兵部侍郎史道往大同、總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力言不可。略曰、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曰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一。北伐之力主之。羣臣勇敢奚

可知也。或因互市而伏兵。若吐番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值。或貴我以他貨。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隨俺答發昨之謀。其不可九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彼馬少而我帛亦不計。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策。其不可十凡爲懲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縻縻之。而內覘吾以修武備。夫俺答至無厭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縻縻。此一懲也。曰互市之馬。吾藉此以貨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彼亦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懲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寇益大矣。此三懲也。曰彼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懲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歡加於己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時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懲也。夫此十不可。五懲。匪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而敢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于國家之深恩。則固俾自衛之安以見效。外慴俺答之亟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皆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遂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勒燕然之績。懸俺答之首於槀街。以示天下後世。疏奏。帝連閱。頗然之。下內閣及禮兵部會太臣集議。嚴嵩等唯唯莫敢以爲是。獨愀然曰。豎子且不識兵。宜其易之。乃密疏揣之。而帝意遂中變。下錦衣獄拷訊。杻盛拄論不變。

夏四月。宣大馬市成。史道主市事。每一馬償銀若干。俺答驅馬至城下。計直取償。事竣。俺答貢良馬九。乞再爲市。仇鸞請較增貲之。賜衣幣甚渥。道官宣諭朝廷恩威。仍敕嚴飭部落。勿得生事開邊釁。　秋七月。俺答獻叛人蕭芹等。初。蕭芹、張叛、隆王得道、發源、邱富等六十餘人潛出塞降。俺答任用之。邱富每教以火食屋居。俺答覺不敢屋居也。爲築板升處之。至是。馬市通。俺答頗利之。芹等弗肯。請仍謀入寨剽掠。俺答不悅。仇鸞道時義昭俺答以利。諷令縛獻芹等。俺答以爲然。遂牽芹及叛隆、得道等三十餘人械至大同塞下。納譯訴於總督史道所。道以聞。其邱富、發源等三十五人俱走免。芹等伏誅。詔進仇鸞、史道官爵。餘各賜賞有差。　十二月。俺答寇大同。初。史道主宣大市事。俺答以贏馬多索價直。弗予。輒大譁。入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者朝市靡寇。俺來出塞。輒入寇。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等皆斬。籍其家。下詔布告天下。俺答聞之引去。趙錦亦以初附懲譎戒。於是帝諭吏戒改悉改懲措置約束。　冬十月。宣大總督蘇祐與巡撫侯鉞、總兵吳瑛奉詔出師北伐。鉞率數萬人出塞。襲擊俺答帳。俺答知之。會兵逆擊。殺把總劉欽等七人。士卒死者無算。瑛等急斂衆歸塞內。巡按御史蔡朴上言其狀。因劾祐、鉞。詔不問。仍命卹劉欽等。

三十二年。閏三月。俺答寇大同。副總兵郭都出戰死之。詔遣巡撫侯鉞爲民。予都卹典。　夏四月。巡撫宣府都御史劉麟上言。修築邊垣。須用甎灰。以固永久。山西一鎮。須用六十餘萬。則經營必須十年。財力既不辦。況曠日持久。無救目前。可姑爲且夕防禦之計。日後別圖永世之利。從之。　冬十月。朵顏、古北口烽火連京師。帝懲庚戌事。戒日旰忘宜。遣使偵諸軍戰守狀。總督薊遼侍郎楊博躬擐甲乘城。督將士防禦甚力。俺答百道攻塞垣。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聞。帝大悅。即軍中賜博衣一襲。敕帑

金萬兩犒將士博承命宣朝廷威德諸將士人人喜勇氣益倍與俺答守八日俺答不得利乃引退猶徘徊數舍外不即去博募敢死士持火械夜數入其營壘之寇衆倉皇宵遁去

三十三年秋七月俺答衆數萬入大同塞官軍敗績總督尚書蘇祐巡撫青宗道於獄　十二月俺答寇大同總督侍郎許論巡撫都御史王忬徵兵擊走之

三十六年秋八月俺答衆二十萬入雁門寨破應州四十餘堡總督楊順縱兵殺遊擊吳良民上首功以自解已而幸愛姜桃松寨私部目懼誅來降順上其狀以爲功幸愛、俺答子士馬雄諸部且入寇順懼上言俺答叵測欲脅朝廷歸之敵故薄順等無能且詐言以叛人邱富來易順信其言予之幸愛、桃松寨外孫又奪孫婦與人吾不能爲若孫吾行矣遂與阿力哥同婆比吉女等十人南走叩關請降總督王崇古留之逸庫歸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急即因而爲市論以執送叛人超全等遣我乃俺遣以點其延懷之愛而制其命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蠶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胥谷蘆秩哲鄰外其與黃台吉搆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搆則以歸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御史葉夢熊爭尤力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聽來降遂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命百戶鮑崇德論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崇古留之逸庫歸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急即因而爲市論以執送叛人超全等遣我乃俺遣以點其延懷之愛而制其命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蠶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胥谷蘆秩哲鄰外其與黃台吉搆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搆則以歸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御史葉夢熊爭尤力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俺答婦亡歸耳荀明於啓釁之媒拒之勿納可也始則彊虜已功既而輕墮敵計乃行賂按臣相爲欺蔽然則朝廷邊餉之用祇借順等潤家之資耳疏入上怒逮順楷下獄削籍以兵部尚書楊博出督宣大軍務時右衛圍久不解議振示信俺答順衛之乃留崇德隨遣騎覘之則那吉方蟒衣貂帽乃作全吾孫吾且喃何盟世雖勝無貳矣有於叛人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成從臾無不通貢者以爲非博往不可遂有是命仍虛部中位以待之博乃徵諸鎮兵聲言出塞北伐羽檄日數十下俺答聞言　十二月俺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索那吉許之先是山西妖人呂明鎮以白蓮妖術謀不軌全與邱富等從之事覺明鎮伏誅富與全率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之屬叛歸俺答往邊外古豐州地名曰板升已而我百戶張查文游擊蒙丁劉天祺邊民馬西川等二十八人悉往從之衆至數萬因導俺答爲帝富犯邊死全等治第如王者僭其門曰開化府至是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古受其獻悉送闕下磔之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豫不欲行崇古或泣督不敢貳中國擒其妻以歸崇古以款俺答功加少保向書巡撫方逢年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王遵各陳貨有差又加恩補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士儋及原任大學士趙貞吉等五人

五年三月己丑封俺答爲順義王及其子弟部落爲都督等官俺答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裘式請封王崇古疑吉義大把都未與盟恐有詐未許董吉義者俺答兄老把都兒昆都力哈俺答親弟也吉義死子四長曰吉能曾爲俺答婿而兀慎擯腰永卻卜哆囉土蟥等部又多其支胤俺答於諸部爲尊行力能合之必同心內附姑可假以王封得比三衛例崇古以此脅俺答俺答以土蟥故主力不能致爲辭而崇古獨自計老把都與土蟥善且內親黃台吉會黃台吉使來乃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蟥與俺答會同請封因可以破三衛交搆之私至是俺答始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請通貢開市以息邊氓詔下羣臣廷議定國公文璧吏部侍郎張維等二十二人爲可英國公溶戶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爲不可工部尚書朱衡等五人以爲封貢使互市不便獨都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狀上卒如崇古議封俺答王號貢期總於三四月後一行互市之數先定馬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鎖鍋諸物不得闌出貢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綵緞八表裏　五月總督王崇古爲俺答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二請許貢入京比於三衛各貢使貢馬三十匹三請給鐵鍋議改鍋十勷煉鐵五勷向未可爲兵器洛鍋生粗每十勷煉鐵三勷宜可給與以敝易新四請撫賞部中親屬布段米豆散所部窮丁塞上仍許不時小市　六月順義王俺答使恰台吉打兒漢報趙全餘黨趙崇山穆教清張永保孫大臣及妖人李夢陽等

子也幼孤育於俺答娶一刻哈屯所命僕阿力哥之妻乳焉及長那吉多智有口辯俺答娶婿比吉女爲之婿不相能復聘兔補金的之女遺俺答長女壓不喜有所生三娘子者貌甚醜既已受襲兒都司聘俺答奪取之襲兒憤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即以那吉所聘兔補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答奪取之襲兒憤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即以那吉所聘兔補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與人吾不能爲若孫吾行矣遂與阿力哥同婆比吉女等十人南走叩關請降總督王崇古留之逸庫歸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急即因而爲市論以執送叛人超全等遣我乃俺遣以點其延懷之愛而制其命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蠶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胥谷蘆秩哲鄰外其與黃台吉搆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搆則以歸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御史葉夢熊爭尤力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聽來降遂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命百戶鮑崇德論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崇古留之逸庫歸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急即因而爲市論以執送叛人超全等遣我乃俺遣以點其延懷之愛而制其命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蠶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胥谷蘆秩哲鄰外其與黃台吉搆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搆則以歸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御史葉夢熊爭尤力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俺答婦亡歸耳荀明於啓釁之媒拒之勿納可也始則彊虜已功既而輕墮敵計乃行賂按臣相爲欺蔽然則朝廷邊餉之用祇借順等潤家之資耳疏入上怒逮順楷下獄削籍以兵部尚書楊博出督宣大軍務時右衛圍久不解議振示信俺答順衛之乃留崇德隨遣騎覘之則那吉方蟒衣貂帽乃作全吾孫吾且喃何盟世雖勝無貳矣有於叛人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成從臾無不通貢者以爲非博往不可遂有是命仍虛部中位以待之博乃徵諸鎮兵聲言出塞北伐羽檄日數十下俺答聞言　十二月俺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索那吉許之先是山西妖人呂明鎮以白蓮妖術謀不軌全與邱富等從之事覺明鎮伏誅富與全率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之屬叛歸俺答往邊外古豐州地名曰板升已而我百戶張查文游擊蒙丁劉天祺邊民馬西川等二十八人悉往從之衆至數萬因導俺答爲帝富犯邊死全等治第如王者僭其門曰開化府至是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古受其獻悉送闕下磔之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豫不欲行崇古或泣督不敢貳中國擒其妻以歸崇古以款俺答功加少保向書巡撫方逢年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王遵各陳貨有差又加恩補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士儋及原任大學士趙貞吉等五人

五年三月己丑封俺答爲順義王及其子弟部落爲都督等官俺答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裘式請封王崇古疑吉義大把都未與盟恐有詐未許董吉義者俺答兄老把都兒昆都力哈俺答親弟也吉義死子四長曰吉能曾爲俺答婿而兀慎擯腰永卻卜哆囉土蟥等部又多其支胤俺答於諸部爲尊行力能合之必同心內附姑可假以王封得比三衛例崇古以此脅俺答俺答以土蟥故主力不能致爲辭而崇古獨自計老把都與土蟥善且內親黃台吉會黃台吉使來乃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蟥與俺答會同請封因可以破三衛交搆之私至是俺答始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請通貢開市以息邊氓詔下羣臣廷議定國公文璧吏部侍郎張維等二十二人爲可英國公溶戶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爲不可工部尚書朱衡等五人以爲封貢使互市不便獨都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狀上卒如崇古議封俺答王號貢期總於三四月後一行互市之數先定馬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鎖鍋諸物不得闌出貢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綵緞八表裏　五月總督王崇古爲俺答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二請許貢入京比於三衛各貢使貢馬三十匹三請給鐵鍋議改鍋十勷煉鐵五勷向未可爲兵器洛鍋生粗每十勷煉鐵三勷宜可給與以敝易新四請撫賞部中親屬布段米豆散所部窮丁塞上仍許不時小市　六月順義王俺答使恰台吉打兒漢報趙全餘黨趙崇山穆教清張永保孫大臣及妖人李夢陽等

來獻。上嘉其誠順。賞白金三十兩。彩幣四表裏。恰台吉等各十兩。一表裏。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舉。上疏陳六漸。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屬部疑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漸。四曰邊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又言黃台吉櫛化不醇。他日必爲邊患。大學士高拱言嘉靖十九年北寇求貢。皆舉憚於主計。斬使絕之三十餘年。邊民肝腦塗地。此往轍之明失。今其感恩慕義。直受而封貢之。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及此開暇。積我金錢。修我險隘。我士盛。我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皆得次第行之。彼若背約。盜興問罪之師。進退各有餘地。苟見一時。遂爾偷息。良時不再得。邊備疑弛。難振矣。上嘉納施行。

六年九月。俺答貢馬二百五十匹。時穆宗已崩。神宗卽位。十月。授俺答兄子永邵卜大成都督同知。十二月。遣俺答舊使火力赤奴謀赤北還。嘉靖間。奉使六人。以俺答內犯下獄。二十年餘。供物故。至是釋之。

神宗萬曆元年三月。順義王俺答子賓兔求河西五市。邀索刀仗。朝議絕之。兵部言以一部啓各鎭拒絕之心。非計也。宜諭俺答。令其子改圖。遂分督撫臣諭之。

三年夏四月。賓兔駐牧西海。役屬兒革白利等番族。擾邊境。詔陝西總督論俺答服地質兔。俺答言賓兔因甘肅不許開市。苦窮遠。遂遠巡撫甘肅都御史侯東萊上言。賓兔西影歇。開市爲難。苟可安邊。何惜甘肅一垣。而不以縻之也。上從之。遂立大市於甘州。小市於莊浪。十月。俺答乞佛像鞔段。且城市成。求賜名。賜城名曰化。益給其請。是年。黃台吉改貢市於新平堡。

四年十二月。銀定台吉所屬醬監逸。絕其貢。俺答聞之。從彼法劃羊千、馬二百、駝二。詔寄之。已服。馬駝等不必進。

五年二月。順義王俺答執叛盟獻鶴等四人。上賜俺答幣。諭叛者如法。三月。俺答請開市茶馬。又求都督金印。朝議以請屬部。並無金印。宜諭遣。上從之。九月。俺答上書甘肅巡撫。復求茶市。初。西番羣謀諸納馬保寧廷議勿受。巡茶御史李時成上言。羣番中俗稱遠來降。彼貢畏我威。第以洮西極邊地。更得此族。不益厚固藩籬耶。矧今急須馬。何爲拒之。上從之。俺答以番人入漢久且慢我。遣大都巴石虎啓幕府。請得比番開茶市。廷議且許之。李時成復奏。俺答今求茶市。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夫洮西一帶。抵嘉峪金城。綿亙數千里。番族星羅。西寇之不敢長驅而南。以番爲之蔽也。嘉番人須茶最急。一日無茶。則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懸於中國。俾世世受約束。藩我西土。脫以茶市假之。俺答逐利而忘意於番。番求生而制命於俺答。彼此合一。其貽患可勝道哉。上是之。兵部謂茶市不可許。但俺答稱迎佛僧。寺必多用茶。量給數十馱示恩。報可。俺答復求開洮州茶市。進馬五百匹。諭止之。

七年秋。俺答請寺額。詔名其寺曰宏慈。

八年秋八月。加順義王俺答次子不他失職騎將軍。若漢我不良台吉等百戶。

九年秋八月。順義王俺答上表貢馬。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賜祭七壇。采幣十二雙。布百疋。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黃台吉上謝表。貢馬。黃台吉者。俺答長子也。嘉靖時。有精騎萬餘。庶弟曰青台吉。精騎半之。俺

答老矣。娶二妻。棄其妻黃台吉郤之。妻各子一人。俺答予萬騎自偏。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黃台吉日夜搖脫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及俺答歸款。益老而厭兵。且侯佛。總番僧冒戒。數倡亦足以服之。以故十餘年。終保塞不敢南犯。先是王崇古入爲大司馬。雖偏袒崇古者。方逢時、吳兌代爲總督。各部俱貢市無失期。而三娘子切切慕華。不時款塞。常詣兌。兌兒女畜之。情甚暱。或三娘子致手書。崇金珠翠飾。兌謝市給與。以歡和好。部落中間有梗化者。三娘子時時報聞。督府得預爲備。十年。總督鄧洛遣通事馬應時伴爲趣貢事。陰以謂之。三娘子遣土骨赤詣寬假。辭以無謝王表文空其印。

十一年閏二月。黃台吉襲封順義王。更名乞慶哈。黃台吉先配五圖比妓。後受西僧紿。納婦一百八人以象數珠。俺答死。黃台吉將牧三娘子。三娘子嫌其老病。將別嗣。督臣鄧洛計曰。若三娘子別嗣。我封此黃台吉何用。乃命人說三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歸耳。於是三娘子逼於利害。乃歸之。黃台吉襲封僅四年。三娘子佐之。貢市惟謹。

十四年二月。順義王黃台吉死。子擯力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答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己子不他失襲。妻比妓。而俺答用鄢臣恰台吉勿從。陰主擯力克。以兵收比妓爲妻。三娘子名哈屯別樂城居。朝廷賜名歸化。至是。黃台吉死。擯力克嘗謂督臣鄧洛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與娘子聚。則封不亦聚。封別有罰也。擯力克畫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子帳中合婚。其部落牙答漢蓋我助馬。僅洪賈盜我僞賜。三娘子俱嗣治如法。

十五年秋七月。封擯力克爲順義王。三娘子爲忠順夫人。

十八年。大學士王錫爵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封款十九年。順義王擯力克以三娘子兒不火落赤故。能市貢兩年未興。忠順夫人三娘子擯扳人史二致塞上。請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娘子兒不他失襲爲都督。史二卽擯力克兄妾兔壻也。仍寬假其罪。分列於龍門滴水崖。史二亦款服。二十年來。東悟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憧怖。止辦嘵嘵。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畫下求安。專務款關之利。文吏隨中覬闕。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奧謀。一過綏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逃責於己。而嫁禍於人。此三反也。臣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鎭定之一言。蓋欲少省饒論。使當事可以措手。暫寬文法。使文武貴於同心。詔可。

四十一年春二月。擯力克既歿。卜失兔以長孫襲封。而衆議阻之。蟜多諫乃成。於是總督涂宗浚以借證請。詔卜失兔襲封順義王。把漢比妓封忠義夫人。西僧哀乞董授都綱。道官費封敕至邊。各散去不受。御史李春星疏論卜失兔抗旨。罔集蹟年。告款塞上。乃始受封。其部落多散失。遂不競。

卷六十一

江陵柄政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秋七月。以徽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

穆宗隆慶元年二月。加恩侍從講臣。以體都右侍郎張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直內閣。

四月，淮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二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保。八月，居正上疏陳大本急務六事，一曰省議論，凡事不貴無用之虛詞，務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及計畫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不爲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然終不爲動，一曰振紀綱，近年以來，綱紀不振，猥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伏望刑賞予奪，一歸公道，而不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一斷宸衷，而勿紛更於浮議，一曰重詔令，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格壞不行，至十餘年未竟者，文卷委積，以致沈堙，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姦宄逃匿，有不申之法，蓋自吝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乞敕下各司，嚴立限期，責令奏報，遠者責以一二年，近者不過數月，悉要依期完結，一曰核名實，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去留以爲異聞，拱去居正爲乞馳驛，乃傳歸，而高儀未幾亦卒，以病死，居正褒然首輔矣。辛酉，上御平臺，召張居正慰勞之曰，皇考臨稱先生忠臣，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隨賜酒饌銀幣，居正既柄政，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一意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皇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深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採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請於上，召羣臣廷勑之，百寮悚然，八月，張居正請開經筵，復請更定常朝日期，御門聽政，俱從之，上遂御文華殿日講，以爲常，十一月，太監崔敏請貿金珠寶石，居正上言，前六月間，奉命停止，今忽有此舉，是前詔不信也，乞暫停之，以甦民力，因封還敏疏，遂報罷。十二月，張居正進帝鑑圖說，上見摒册遊嬉，動顏色，遽起立，命左右展册，居正從旁指陳大義，上雖如嗜，因即宣付史館，賜居正銀幣，一日，上御文華殿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言，皇上嘗留意武備，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備日弛，不可不及蚤講求也，上稱善。甲戌，張居正奏請明年正月上旬即御殿日講，但先帝喪未期，勿設宴，并免元夕燈火，上曰，已蚤停止，每侍筵毋勝，並節素，或遂節日，具果宴，不設樂，居正稱善，尋諭光祿卿免節閒供應七百餘金。戊寅，張居正上言，制敕宜尚簡嚴，近來過爲誇侈，臣竊其若，猶謂之侵，況以上旨下乎，乞戒代言諸臣復古從實，毋壞制體，從之。
應如舊，因即宣付史館，賜居正銀幣，一日，上御文華殿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言，皇上嘗留意武備，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備日弛，不可不及蚤講求也，上稱善。甲戌，張居正奏請明年正月上旬即御殿日講，但先帝喪未期，勿設宴，并免元夕燈火，上曰，已蚤停止，每侍筵毋勝，並節素，或遂節日，具果宴，不設樂，居正稱善，尋諭光祿卿免節閒供應七百餘金。戊寅，張居正上言，制敕宜尚簡嚴，近來過爲誇侈，臣竊其若，猶謂之侵，況以上旨下乎，乞戒代言諸臣復古從實，毋壞制體，從之。
嚴近來過爲誇侈，臣竊其若，猶謂之侵，況以上旨下乎，乞戒代言諸臣復古從實，毋壞制體，從之。
神宗萬歷元年春正月辛卯，命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張居正知經筵事，上甚敬禮居正，每日御經筵，居正以詩書入，在文華殿後張小幄，造膝密語，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輦親臨問視，賜以貂裘，入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掖扶，隨多進藥，以毯片鋪地，庚子，蚤朝，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僞作宦者狀，袖有佩刀，趨走惶遽，左右執之，訊，保立鞫之曰，南兵王大臣，奚自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保使密報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禁無妄指，可借以除高氏，保故甘心陳內豎洪，已逮洪，錮禁獄，令大臣供之矣，先是，大臣爲戚帥三屯營南兵不逸，流落都下，爲人巧擬便侵，一中貴曙之，至是，令稱拱使，改籍武進縣，即令廁卒，幸偷衣大臣蟒袴，予二劍，劍首飾貓睛異寶，逆繫廄中，入以聞，請究主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即付保鞫，保令辛儲屏踏大臣曰，第言高相君怨望，使汝矯衣，賞千金，不然，重掠掠死矣，因使儲畀大臣金，美飲食之，儲日與大臣押款，即令經拱家人爲同謀，獄具，保乘發五校械拱僕，而居正前確傳中外，口語籍籍，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於吏部尚書楊博，博曰，迫之，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銳，持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素不悅，會大理少卿李幼

我者居正鄉人亦與疾告居正曰公素何爲此惡名滿青史矣居正强應曰吾爲此事蓋不如死何謂我爲居正禁科道官不得有言而御史鍾羣英上疏不敢明言暗指之居正慙擬冒語問左都御史葛守禮語楊博過張公必靜之博曰向已告矣守禮曰與望屬公謂公能不殺人編人耳大獄將起公素何以自治之於是顯翁不顧身受省吾方略以平發自敎凡六越月諸寨悉平俘獲長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

告爲解卽共過居正居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謀人至卽疏處之耳守禮敬附亂臣羞耶卽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應博曰願相公持公議扶元氣廠中倘有良心倘株連者衆事更有不可知者居正堅不承博與守禮因歷數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分宜輩孥懷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邪奮入內取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面居正忘之守禮諫居正手迹笑面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爲易數乎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即上聞先敎府耶吾兩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苟可效敢不任第何以善後博曰相公患不任耳任則何難善後須得一有力世家與國休戚者乃可委治居正悟始言上前度處之上卽命馮保與左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而希孝懼與其兄威國公希忠相對泣曰誰甘此策也以覆吾宗急詣居正請命居正曰第見冢宰大中丞希孝泣謂博博曰欲借公金朝廷宰相體耳何忍以身家陷公願亦何難公第使善諷校尉入獄訊刀劍口語所從來雜高家僕稠衆中令別識凡問見高公何所今在何地立辨矣希孝如博言使善諷校尉密詢大臣何自來則來自保所語盡出保口校上日晴舉問居正元夕煙火鰲山厲制乎曰非也成化間以奉母后時多諫阻今新政宜裁上曰然居正曰明年雖禫繼此當大省又皇弟潞王出閤諸公主薨降所費甚煩宜預節省上曰脫極知民窮居正請減元日賜賚上大然之上又嘗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酒指慈甯也居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皇上念之起遊宮自慈壽卽自駕往迎仁壽過大內賞花傳膳歡宴而還三年夏五月大學士張居正上言近郡縣入學太濫宜敕學臣量加裁省并敕吏部正勿遣　遼東告警上深以爲憂張居正對曰舉月非北騎狂逞之時必無虞既而薊遼總兵戚繼光報稱寇衆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鋒已抵大甯皇上面諭臣臣已面奏料其無事今據總兵戚繼光報稱寇久解散臣又使人於宣府密偵西人青把都勤靜則把都在巢駐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胥屬虛聲臣尊因此反切疑慮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取勝今無端聽一訛言倉皇失措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敵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爲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猶貴審察機宜沈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便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語徒使君父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豈惟以題覆公牘謂已畢本兵兵事耶乞傳諭兵部詰以遼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并諭職各邊疆卒俱從之　八月張居正請增關臣許之卽日進吏部左侍郎張四維爲禮部尚書入東閣故事入閣者止曰同某人辦事至是上手注隨元輔入閣辦事四維恂恂若屬吏矣　十一月張居正上郊祀圖考爲書三册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次列儀注樂章大意遵高皇定制裁一合記事本末二書並重復刪定大學一册冀書一册通鑑四册進呈蓉

覽雖淺近之言然亦行遠登高之一助　四川西南都鬱平初陰處時鄰蠻作亂張居正爲省吾往討之省吾有偉略而四川總兵劉顯以在閫事被彈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舉不效當并閫事逮治之於是顯奮不顧身受省吾方略以平蠻自敎凡六越月諸寨悉平俘獲長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上御文華殿講舉問建文果出亡否張居正曰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披緇崇遊題詩於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上太息命錄詩進居正曰此亡國之事不足觀也謹錄皇陵碑及高皇御製集以上見創業之艱聖謨之盛明日輔臣進皇陵碑上覽畢問居正曰朕覽碑讀之感過不覺感慨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邪奮入內取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當日艱難蓋以天心爲心故能創制開基皇上以聖祖之心爲心乃能永保洪業因述聖祖微時事及卽位勤儉上愴然曰朕敢不勗法祖然尚願先生輔導也　秋九月辛巳刑部請錄囚慈聖太后欲停之上問張居正對曰春生秋殺天道之常皇帝卽位以來停刑者再矣稔奸不除反害良民上爲請太后從之　十二月壬子張居正率大臣上御屏屏繪天下疆域及職官姓名用浮帖以便更換上命設於文華殿後時加省覽　閏十二月丁亥上御書弼予一人永保天命賜張居正明日居正侍進講曰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自堯舜至唐宋賢主皆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以一藝遊戲成帝知音律能吹簫度曲梁武帝陳後主隋煬帝宋徽宗皆能文善書皆無救於亂亡則君德之大豈沾沾一藝哉他日上日晴舉問居正元夕煙火鰲山厲制乎曰非也成化間以奉母后時多諫阻今新政宜裁上曰然居正曰明年雖禫繼此當大省上曰朕極知民窮居正請減元日賜賚上大然之上又嘗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酒指慈甯也居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皇上念之起遊宮自慈壽卽自駕往迎仁壽過大內賞花傳膳歡宴而還三年夏五月大學士張居正上言近郡縣入學太濫宜敕學臣量加裁省并敕吏部正勿遣　遼東告警上深以爲憂張居正對曰舉月非北騎狂逞之時必無虞既而薊遼總兵戚繼光報稱寇衆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鋒已抵大甯皇上面諭臣臣已面奏料其無事今據總兵戚繼光報稱寇久解散臣又使人於宣府密偵西人青把都勤靜則把都在巢駐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胥屬虛聲臣尊因此反切疑慮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取勝今無端聽一訛言倉皇失措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敵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爲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猶貴審察機宜沈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便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語徒使君父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豈惟以題覆公牘謂已畢本兵兵事耶乞傳諭兵部詰以遼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并諭職各邊疆卒俱從之　八月張居正請增關臣許之卽日進吏部左侍郎張四維爲禮部尚書入東閣故事入閣者止曰同某人辦事至是上手注隨元輔入閣辦事四維恂恂若屬吏矣　十一月張居正上郊祀圖考爲書三册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次列儀注樂章大意遵高皇定制裁一合記事本末二書並重復刪定大學一册冀書一册通鑑四册進呈蓉

四年春正月，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四維、張瀚爲輔，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罔上行私，憤懣無厭，居正怒詰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置順以悅卜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撫以逸專恒之譏，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當貰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之百，遣戍之，時議釋臺居正不自安，復具疏爲解，免杖奪職爲民，然心終恨之，後竟置之死。　三月戊戌，上御文華殿，言及唐玄宗於勤政樓宴安祿山，上曰：樓名勤政而佚樂何也，張四維曰：玄宗開元之治有三代風，至天寶荒佚，乃致播遷，居正曰：無論往代，我世宗皇帝初年西苑建無逸殿，省耕勸農，末年崇尚玄修，不復臨幸，治平之業亦寖，故大寶箴云：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上嘉納之。　丙辰，親批疏稿爲法，上曰：然，居正因館內開所藏聖祖手諭六十三道、御製四十四道、聖旨幷帖共七十道上之。　秋七月丁酉，張居正上言：致治之道，莫要於安民，安民之法，莫重於守令，守令牧民者，削下奉上，以希聖學，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草率，以道賦貢，其實必愛民者，未嘗概見，明春外計，考察舉錯，乃向背所係，惟以安靜宜民爲最，虛文矯飾，雖浮譽滿篋，當列下考，居正又請行考成法，有司以徵解爲最，於是奉行者督責小民，不勝扑楚，相率爲怨言，然賦以時起，居正上言：近者仰賴皇上憂人節用，京通儲粟，足支八年，太倉銀庫，所積尚少，宜將明年增糧加折十三，足國裕民，一舉兩得，上從之，時府庫充溢，太僕寺亦積金四百餘萬。　冬十月丙子，進張居正左柱國、太傅，仍加伯俸，敕曰：先生親受先朝顧命，輔朕沖年，今四海昇平，實賴匡弼，精忠大勳，言不能殫，惟我祖宗列聖，詒爾子孫，與國咸休，欽哉！居正固辭伯俸，許之。　山東撫按劾昌邑知縣孫鳴鳳貪賄，上怒甚，欲遣逮，張居正曰：貪人固當蠲治，但故事俱下鎮訊，上曰：然，鳴鳳之姦，乃出進士乎，居正曰：此人惟恃連士，故爾恣肆，若乙科明經，尚有畏忌，今後用人但問功能，不可拘資格，上深然之。　十二月，上御文華殿，舉袍示輔臣曰：此何色也，居正以爲青，上曰：紫也，久而色渝，居正曰：紫易渝，昔皇祖不尚袨服，御衣敝甚始易，草國長久，未必不由此，顧皇上以皇祖爲法，節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得其緻者，輕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時左右亦言民窮，至鬻妻子應上供，上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午，上御文華殿，大學士張居正言：殿之東壁，舊以伏羲以下歷聖君，皇上所當法也，法古聖，惟在省覽章奏，日閱一二，講明國事，則他年躬慨無難矣，上嘉納之。　五月戊申，論修慈慶、慈寧兩宮，張居正言：兩宮於萬歷二年落成，今壯麗如故，足以娛聖母，乃欲增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急也，請輟工，從之。　嶺西羅旁平，羅旁據山海間，踞江急峽，最稱險絕，諸猺竊穴其中，前代不入版籍，國初市一定之，世宗朝，諸猺轉相寇掠，不可撲滅，督撫殷正茂既討平，惠潮寇，上疏言羅旁當誅，廷議不能決，居正毅然言當誅，舉兵部尚書凌雲翼，請賜尚方劍之討賊，雲翼既至，部諸路兵，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衣山，破諸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十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賜賚有差。　先是四方多草竊，有司秘不以聞，張居正特嚴其禁，匿盜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報決，有司懷慮，盜亦衰止。　閏八月丁亥，上親朝，張居正因言近因陰雨，朝講暫輟，恐中外不知，謂息上勤學漸不如初，願日慎一日，非有他事及風

雨不得輟，上深然之。　九月，上論停刑，葢慈聖太后以大昔期近也，居正上言：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四維、張瀚爲禁戢居正，怒詰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則刑賞失中，惕舒與用矣，且臣近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蓄憤，聖主明王不爲一溜，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或上薄爲妖沴氛霓之變，下或致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請俟明年吉典告成，然後概免一年，從之。　己卯，張居正父喪訃至，上以手諭賓慰，視粥止哭，給驛道路，又與三宮賜賄甚厚，然亦無意留之，所謂同年李幼孜等倡奪情之說，於是居正愍之，乃外乞守制，示意遲保，使勉留焉。　冬十月，居正再上疏乞終制，不允，乃諭在官守制，不造朝，許之，居正既父喪奪情，吉服視事，監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因展禮陳言，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時大宗伯馬自強曲爲營解，居正疑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學士王錫爵徑造其次爲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卽聖怒亦爲公，詔未乾，居正屈膝於地，舉手案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十月二十二日，中行等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卽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錫玉杯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閣生氣，追追琢琢，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黝，不借刻，心事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鎖鎖，且禁獄，越三日，始僉解發戍，爲更慘毒，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親四人杖，舉而疏上，越三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　能建部尚書張瀚，先是瀚爲南京工部尚書，廷推吏部，瀚名第三，以居正言，上越次用之，居正以爲德，希瀚報，奪情議起，遂邀中旨，屬瀚留居正，居正亦自爲牖風之使，留己，瀚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競，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居正乃令所善客說瀚，瀚不聽，又不欲顯居其名，乃借三尚書密晤居正，勸以徵言，居正大不悅，於是有詔切責瀚，謂瀚舉論不復，無人臣禮，是時，廷臣爭憐保，各倡保留之說，瀚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益怒，嫉首倡者動之，以爲背上曰：紫也，久而色渝，居正曰：紫易渝，昔皇祖不尚袨服，御衣敝甚始易，草國長久，未必不由此，顧皇上以皇祖爲法，節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得其緻者，輕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時左右亦言民窮，至鬻妻子應上供，上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午，上御文華殿，大學士張居正言：殿之東壁，舊以伏羲以下歷聖君，皇上所當法也，法古聖，惟在省覽章奏，日閱一二，講明國事，則他年躬慨無難矣，上嘉納之。　五月戊申，論修慈慶、慈寧兩宮，張居正言：兩宮於萬歷二年落成，今壯麗如故，足以娛聖母，乃欲增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急也，請輟工，從之。　嶺西羅旁平，羅旁據山海間，踞江急峽，最稱險絕，諸猺竊穴其中，前代不入版籍，國初市一定之，世宗朝，諸猺轉相寇掠，不可撲滅，督撫殷正茂既討平，惠潮寇，上疏言羅旁當誅，廷議不能決，居正毅然言當誅，舉兵部尚書凌雲翼，請賜尚方劍之討賊，雲翼既至，部諸路兵，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衣山，破諸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十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賜賚有差。　先是四方多草竊，有司秘不以聞，張居正特嚴其禁，匿盜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報決，有司懷慮，盜亦衰止。　閏八月丁亥，上親朝，張居正因言近因陰雨，朝講暫輟，恐中外不知，謂息上勤學漸不如初，願日慎一日，非有他事及風

爵賞以聞。召趨還朝。居正以母老。俟秋上道。命錦衣緹騎趣之。六月乙未。張居正還朝。上召見於文華西室。問沿途所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對甚悉。上大悅。賜休沐十日。十二月。命纂宗藩袠例。書頒示諸王。先是。世宗朝。公族繁衍。國用困竭。以故頗加損抑。至是。居正等念諸藩裁削非天子親親意。乃略舉事例。采當者十一條。請敕禮官集議。著爲令。諸藩於是感激親上而尊朝廷矣。

十一月戊寅。上以夜宴。感於內侍孫海客等。撻二內使。幾斃。慈聖太后聞之。切責上。令收崔光傳入覽。上悔悟。降孫海客等。明日。上諭閣臣。朕在沖年。自多過愆。惟賴諸先生力諫。使朕爲堯舜之君。張居正因奏諸內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飲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繼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御玩好以定心志。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蹠趨向以端士風。則聖德愈光矣。上深嘉納之。

十二月甲辰。張居正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實錄。分四十餘則。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閫。曰教儲武。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守法。曰敬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御貢獻。曰慎賞賚。曰廿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昇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寇盜。仍敘次第進呈。俟明年開講。其諸司奏奏切要者。即講畢面裁。時上留意翰墨。居正以爲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係。故有是請。上嘉納之。

九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令翰林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上講讀。是時。上漸備六官故事。

夏四月辛亥。上御文華殿。張居正以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連被災傷。民多乏食。至以樹皮充饑。戚相聚爲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對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元末之亂。皆起於此。今當破格賑之。上曰。然。居正極言今有司負職。如積穀一事。屢旨申飭。竟成虛文。上作色曰。有司忽民。宜重處之。居正曰。以後犯者。當如聖諭。又曰。江南北旱。河南風災。畿內不雨。蓼將竭賑。惟皇上量入爲出。加意撙節。如宮費及服御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若施舍繒黃。不如予吾赤子也。上曰。然。今宮費供節賞賚不溢。居正曰。皇上請從舊。亦近例耳。如今年暫行。明年即爲例。非祖制也。臣不敢援引。如皇祖用度最繁。然內帑尚有餘積。隆慶初。庫貯尚百餘萬。今歲入百二十萬猶稱乏。惟皇上省察。上是之。

十一月。張居正一品考滿。賜金幣及酒果。甚厚。手敕褒諭。有精忠大勳。言不能盡。

厚。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邊限之罰。大小臣工。鼓舞奉職。治功既精明矣。怠所過盧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綜聚既群。弊蠹剔盡。而督責復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氣而養救渾之體也。昔皋陶以寬簡贊帝舜。姬公以惇大告成王。論治當代。矩矱後世。願明公法之。居正得書不懌。

十一月戊寅。上以夜宴。感於內侍孫海客等。撻二內使。幾斃。慈聖太后聞之。切責上。令收崔光傳入覽。上悔悟。降孫海客等。明日。上諭閣臣。朕在沖年。自多過愆。惟賴諸先生力諫。使朕爲堯舜之君。張居正因奏諸內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飲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繼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御玩好以定心志。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蹠趨向以端士風。則聖德愈光矣。上深嘉納之。

十二月甲辰。張居正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實錄。分四十餘則。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閫。曰教儲武。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守法。曰敬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御貢獻。曰慎賞賚。曰廿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昇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寇盜。仍敘次第進呈。俟明年開講。其諸司奏奏切要者。即講畢面裁。時上留意翰墨。居正以爲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係。故有是請。上嘉納之。

九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令翰林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上講讀。是時。上漸備六官故事。

夏四月辛亥。上御文華殿。張居正以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連被災傷。民多乏食。至以樹皮充饑。戚相聚爲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對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元末之亂。皆起於此。今當破格賑之。上曰。然。居正極言今有司負職。如積穀一事。屢旨申飭。竟成虛文。上作色曰。有司忽民。宜重處之。居正曰。以後犯者。當如聖諭。又曰。江南北旱。河南風災。畿內不雨。蓼將竭賑。惟皇上量入爲出。加意撙節。如宮費及服御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若施舍繒黃。不如予吾赤子也。上曰。然。今宮費供節賞賚不溢。居正曰。皇上請從舊。亦近例耳。如今年暫行。明年即爲例。非祖制也。臣不敢援引。如皇祖用度最繁。然內帑尚有餘積。隆慶初。庫貯尚百餘萬。今歲入百二十萬猶稱乏。惟皇上省察。上是之。

十一月。張居正一品考滿。賜金幣及酒果。甚厚。手敕褒諭。有精忠大勳。言不能盡。

官不能酬之語。加上柱國、太師。支伯俸。居正固辭。允之。

十年二月丁酉。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今尚有一事爲民害者。帶徵稅糧也。夫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將今年所徵抵完舊逋。即今歲所欠又爲將來帶徵矣。況徵輸額絡繁多。年分滔遠。小民踏脂待賣。吏胥侵漁。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夫與其胥民以實奸貪之藪。孰若盡蠲以施驟蕩之恩。乞諭戶部。盡蠲歷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在百姓易辦。在有司易徵。是官民兩利也。上從之。詔下。中外大悅。

三月丁卯。張居正有疾。求私宅禦寒。從之。六月甲午。居正以疾再乞休。不允。上以細務委張四維。大事即居正家平章。

以遼左大捷。斬速把孩功。進張居正太師。　甲辰。上遣司禮太監賚手敕諭張居正曰。聞先生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十。卻再將處讓後人。非晚也。居正因復就職。　甲子。賜進士張懋修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懋修兄敬修亦成進士。得禮部主事。俱居正子。　八月戊子。刑部侍郎劉一儒移書張居正曰。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

張誠盟護喪事、賜賻甚厚。南宮太后及中宮俱賜金幣、賜祭十六壇。臨上柱國、證文忠。居正性深沈、機警多智數、爲史官時、晉潛求國家典故、及時務之切要者剖晰之。過人多所諮訪。及揆大政、登首輔、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勤上力行顧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來海內肅清、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擴地千里、荒外咸服。南發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諍富國、太倉粟可支十年、即寺觀金至四百餘萬。政若德抑近倖、殿考成、嚴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績炳然。惜其福哀多忌、剛復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廢遼王、久直信任奸佞、好諛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至章疏不敢斥名、第稱元輔、始參以伊、周、漸進以五臣、且諛之鄂禹。居正亦悟然居之、而中允高啓愚至以卒。餘威尚在、言官奏舉尚稱先太師、方爭情時、威權震主、上雖虛己以聽、而內顧不堪、身死未幾、遂遭剖棺奪、并籍其家、子孫皆不保。云初、上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作背字、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上由此憚之、及居正卒後、蒙禍、時比之霍氏之暴橫。御史鄧維賢疏言吳中行等降調、然上意已漸移。御史楊寅秋劾王國光、張鯨之發馮保南京閒住、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王用汲、余懋學、朱鴻謨、趙應元、傅應禎、趙世卿、鄒元標俱復官。會潞王昏禮所需珠寶未備、太后問以爲言。上曰、辦此不難、年來廷臣無恥、盡獻張、馮二家耳。太后曰、已抄沒矣、必可得。上曰、保藏猶盡、盡藏而逃自此內中張先生、張太伯稱謂絕以爲諱、而籍沒之舉亦胎於此。

十二年上從逆府次妃王氏奏請籍沒張居正家、其產不及嚴嵩逆府廢革、既奉先帝宸斷、又無應繼之人、着推舉親枝、以本爵奉祀、仍準王歸葬先帝宸斷、又無應繼之人、着推舉親枝、以本爵奉祀、仍準王歸葬

親居住、給與廕糧二百石、本折中半支、王氏從厚、援徽府例嚐後、張居正諡文忠、親鄰、特恤言官、數遂脫職。私占廢逆地畝、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斲棺戮尸、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嵩俱谷煙瘴地面充軍。

谷應泰曰、閒之虞書良弼義取協恭、泰階六臣、都無他技、蓋下吏奉職、乃在才具、而端揆裁物、則在度量。卿貳奔奏、不越章程、而宰相坐論、必資道術也。矧承平之相、與創業異冲人之相、與長君異、周公以悼大誥繹於路、廷議以才偏貶公著。凡以養蒙作聖、不專在於宣之綜核明之察察耳。世稱張居正大節、特倘危贈劉、忘生背死之徒、許其幹略、毀者倭恣其專恣、然子以皆非事實、其知居正者也。考居正大節、特倘危贈劉、忘生背死之徒、許其幹略、毀者倭恣其專恣、然子以皆非事實、其知居正者也。

耳、而其他緣飾以惰術眩曜以智數、譬之黃子艾糵高基下陽處父華而不實。求其論思密勿之地、裘帥百寮之間、此實難矣。方夫穆宗憑几顯帝冲齡、居正拱扈同受顧命、而內臣馮保竊讒於側、斯時逐刁之議未行、弔讓之謀潛固、貿交附瑤、瀹言市重、彼商鞅之困景監、相如之藉繆賢、挾之結主、固如是乎。卒之會極傅宜、新鄭被斥、面馮保以快己之怨者、即以酬次輔之恩。居正以去保之疾者還以固綸扉之寵、濃擢夸毗、若瓦市然。及乎九齡遠引、頤浩外徙、始乃宮府交通、更唱迭和、馮倚執政、則言路無疑、張恃中涓、即主恩罔替、以故扇殿清暑、鋪氈禦寒、居正所蒙、寔皆媚瑤之力也。至於犯蹕具獄、詞連拱奴、謀篡宰臣、風生內侍、苟非天變見於上、公議格於下、則上宜黜詐、立碎奉車、易之飛文、亦誅魏氏、居正之包藏禍心、傾危同列、異物蹤不食其餘矣。若夫父喪奪情、太阿不移、李幼孜倡之於外、馮保應之於內、而居正貌乞持服、心冀慰留、無異伯禽之東郊不啓、蹈霍方進之殷憂親事、語云求忠於孝、又云移孝作忠、居正其無

人心者乎。何相倍之戾也。矧乃三月歸葬、六月還朝、宰我之意、惟在短喪、冀喙之嗜、食稻衣錦、成加杖良、又且論死劉邃、行趙用賢俱以星變陳言、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等以忘親入告、乃復橫被鉗錄。成加杖良、又且論死劉邃、庾斃士期、錫得以刎頸莫奔。張瀚以附臂被斥、鄴王巨君之斐除忤恨、梁將軍之收拷太史、淫刑以逞、不是過也。又況懋修敬修、非列纖科、則躋清秩、是豈向、歆之學冠於漢廷、抑亦京、儀之振相援宋室乎。蓋至身死踰年、遂妃訴闕、而東園祕器、甫賜泉門、緹騎金吾、旋圍府第、涯漢元慶師傅之恩、亦田蚡貽滅族之釁也。乃論者以居正之爲相也、進四書經解、而聖學修明、進盤銘、帝鑑圖、而治具克舉、請詞林入直、而講筵以開、裁省而圖用以裕、任官省吾、釧顯而都鬯、悉平用李成梁、戚繼光而邊陲坐拓、厥鄆鑠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正教時似姚崇、禦敵則似趙普、專政似霍光、剛鷙則類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長參獲聘、則庶遵繩而多端治術、疵而不醇、斯豈貞觀之房、杜、而元祐之司馬乎。更可異者、自居正以餞歿爲考成、而神宗中葉、大啓礦稅、居正以名法爲科條、而神宗末造、鑒胜萬歷。嗚呼、手實之禍、萌自催科、申商之後、流爲清靜、則猶居正之貽患也。

卷六十二　援朝鮮

神宗萬歷二十年五月、倭酋平秀吉寇朝鮮。平秀吉者、薩摩州人僕也。始以魚販臥樹下、有山城州倭梟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獵遇吉、欲殺之。吉善辨、信長聆其言貌、異之、賜與田地、於是爲信長

心者乎。何相倍之戾也。矧乃三月歸葬、六月還朝、宰我之意、惟在短喪、冀喙之嗜、食稻衣錦、成加杖良、又且論死劉邃、行趙用賢俱以星變陳言、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等以忘親入告、乃復橫被鉗錄。成加杖良、又且論死劉邃、庾斃士期、錫得以刎頸莫奔。張瀚以附臂被斥、鄴王巨君之斐除忤恨、梁將軍之收拷太史、淫刑以逞、不是過也。又況懋修敬修、非列纖科、則躋清秩、是豈向、歆之學冠於漢廷、抑亦京、儀之振相援宋室乎。蓋至身死踰年、遂妃訴闕、而東園祕器、甫賜泉門、緹騎金吾、旋圍府第、涯漢元慶師傅之恩、亦田蚡貽滅族之釁也。乃論者以居正之爲相也、進四書經解、而聖學修明、進盤銘、帝鑑圖、而治具克舉、請詞林入直、而講筵以開、裁省而圖用以裕、任官省吾、釧顯而都鬯、悉平用李成梁、戚繼光而邊陲坐拓、厥鄆鑠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正教時似姚崇、禦敵則似趙普、專政似霍光、剛鷙則類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長參獲聘、則庶遵繩而多端治術、疵而不醇、斯豈貞觀之房、杜、而元祐之司馬乎。更可異者、自居正以餞歿爲考成、而神宗中葉、大啓礦稅、居正以名法爲科條、而神宗末造、鑒胜萬歷。嗚呼、手實之禍、萌自催科、申商之後、流爲清靜、則猶居正之貽患也。

卷六十二　援朝鮮

神宗萬歷二十年五月、倭酋平秀吉寇朝鮮。平秀吉者、薩摩州人僕也。始以魚販臥樹下、有山城州倭梟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獵遇吉、欲殺之。吉善辨、信長聆其言貌、異之、賜與田地、於是爲信長

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由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厥倭酋向。前所羽檄徵兵七萬餘。至者半。乃益三軍。趙遼陽。至是如松始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如松大會將吏。叱惟敬偵給倭封而陰謀之。奇計也。應昌如松以爲然。乃益惟敬標營二十五日。督師東渡。如松將諸鎮士馬四萬餘。東由石門。度鳳凰山。馬皆汗血。臨鴨綠江。天水一色。望朝鮮萬峯出沒雲海。監軍劉黃裳喊曰。此汝曹封侯地也。二十一年正月。平壤大捷。初。沈惟敬三入平壤。約以正月七日。李提督寧夏封典過薊門。至是初四日。我師抵薊門。行長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鬬。僅縱三人。餘走還告行長。行長問惟敬曰。此必通事兩誤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諭守籐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六日。抵平壤。行長竚風月樓候。酋龍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松分布將士。駐營入城。諸將遨巡未入。形已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惟迤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破以待。遣南兵留防戍。部覆南兵留分布朝鮮。最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使小西飛諭守籐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江澨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如松計全羅沃饒。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鎮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綎移陝川。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伴退。餬我撤兵。圖漸逼。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已露。宜節制征剿。遼東都御史趙煜亦報款貢不可輕受。七月。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時。我師久暴露。圖撤。勢難久羈。宋應昌乃請戍全羅。歲尚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令遼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慶尚之大邱。而兵部尚書石星一意主款。謂留兵轉餉。非策。應昌師老無成功。亦願弛責。然策倭多詐。恐兵撤變生。已而命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關竣役。乃幷撤吳惟忠等兵。止留綎兵防守。論朝鮮世子臨海君珲居全慶督師。以顧養謙總督遼。偉芳言倭款亦去。不款亦來。不款亦來。蓋關白大衆已還。行長留待。知我兵未撤。不能以一矢相加。遊也。欲歸報關白捲土重來。則風帆不利。正苦冬寒。故曰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倭營講購成安。晉州隨陷。而欲特款冀來年不攻。則速之款者。速之來耳。故曰款亦來。不款亦來。爲今日計。宜令朝鮮自爲守。弔死問傷。練兵積粟。以圖自強。章下部。十月。總督顧養謙力主撤兵。許之。因疏請封貢。上命九卿科道會議。時御史楊紹程奏。臣考之太祖時。朝卻倭貢。慮至深遠。永樂間。或一朝貢。渝不如約。自是稍羈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烈。豈非封貢爲階階耶。今關白譎詐。能閉關拒絕乎。中國之毀必自此始矣。且關白弒主篡國。正天討之所必加。彼國之人方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特劫於威而未敢動耳。我中國以禮義統馭百蠻。而顧令此篡逆之輩。叨天封。襲朝鮮。練兵以守之。我兵撤還境上。以待之。關白可計日而敗也。是時。廷臣禮部郎中何喬遠、科道趙完璧、王德完、邊中立、徐觀瀾、顧龍、陳維芝、唐一鵬等交章止封而薊遼都御史韓取善亦疏倭情未定。請罷封貢。兵部尚書石星恐不能竊廢關白。甚張皇。終主封貢不已。

二十二年八月。總督顧養謙奏請貢之說。貫道宜定宥波。關白宜封爲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爲使。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九月。朝鮮國王李昭疏請許貢保國。上乃切責輔臣阻撓封貢。追擬御史郭

師兵五千趨尚州。爲嶺右。應援七十餘里。懸崖鑿削。中通一道。如線。澄木蔽雜。騎不得成列。倭阻扼險。而劉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由間道踰槐山出爲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屋屯種。爲久戍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邱、忠州。撤調全羅水兵。繼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棄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迴定。兵科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讐。爲屬國勤數道之師。力爭平壤。收王京。翼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振海外矣。全師而歸。所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罷兵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應昌復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故我能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考輿圖。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西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逸西與中國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止爲屬國也。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京師鞏於泰山矣。今日撤兵協守。爲第一策。即議撤。宜少緩時日。俟倭盡歸。益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最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使小西飛諭守籐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江澨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如松計全羅沃饒。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鎮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綎移陝川。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伴退。餬我撤兵。圖漸逼。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已露。宜節制征剿。遼東都御史趙煜亦報款貢不可輕受。七月。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時。我師久暴露。圖撤。勢難久羈。宋應昌乃請戍全羅。歲尚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令遼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慶尚之大邱。而兵部尚書石星一意主款。謂留兵轉餉。非策。應昌師老無成功。亦願弛責。然策倭多詐。恐兵撤變生。已而命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關竣役。乃幷撤吳惟忠等兵。止留綎兵防守。論朝鮮世子臨海君珲居全慶督師。以顧養謙總督遼。偉芳言倭款亦去。不款亦來。不款亦來。蓋關白大衆已還。行長留待。知我兵未撤。不能以一矢相加。遊也。欲歸報關白捲土重來。則風帆不利。正苦冬寒。故曰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倭營講購成安。晉州隨陷。而欲特款冀來年不攻。則速之款者。速之來耳。故曰款亦來。不款亦來。爲今日計。宜令朝鮮自爲守。弔死問傷。練兵積粟。以圖自強。章下部。十月。總督顧養謙力主撤兵。許之。因疏請封貢。上命九卿科道會議。時御史楊紹程奏。臣考之太祖時。朝卻倭貢。慮至深遠。永樂間。或一朝貢。渝不如約。自是稍羈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烈。豈非封貢爲階階耶。今關白譎詐。能閉關拒絕乎。中國之毀必自此始矣。且關白弒主篡國。正天討之所必加。彼國之人方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特劫於威而未敢動耳。我中國以禮義統馭百蠻。而顧令此篡逆之輩。叨天封。襲朝鮮。練兵以守之。我兵撤還境上。以待之。關白可計日而敗也。是時。廷臣禮部郎中何喬遠、科道趙完璧、王德完、邊中立、徐觀瀾、顧龍、陳維芝、唐一鵬等交章止封而薊遼都御史韓取善亦疏倭情未定。請罷封貢。兵部尚書石星恐不能竊廢關白。甚張皇。終主封貢不已。

二十二年八月。總督顧養謙奏請貢之說。貫道宜定宥波。關白宜封爲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爲使。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九月。朝鮮國王李昭疏請許貢保國。上乃切責輔臣阻撓封貢。追擬御史郭

實等。紹小西飛入朝。時改總督侍郎孫鎮新受事。倭使抵京。石星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闕不下。既出多官餞郊。譚要以三事。一勅倭盡歸巢。一貶封不與貢。一督無犯朝鮮。倭俱聽從。以聞。上復諭於左闕。語加周復。大略如楓部遮　十二月。封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時禮部疑日本舊有王。未知存亡。國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俱授指揮銜。上竟準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授都督僉事。遣歸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葉起行。歸石星遂謂封事必可成矣。

二十三年春正月。遼東都御史李化龍疏倭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紿。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撤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柒不服。闕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說燕將計間之。時封使已發。竟不從。

二十四年春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情觀望。至是始抵釜山。而沈惟敬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鍍玉冕等冠及地圖武經。又賺壯馬三百。南戈屋騎從陰獻秀吉。取阿里馬女與倭合。李宗城執綺子。經行之營。所在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儀智夜飾美女二三人更番納行帳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海。不允。儀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併欲逆之。智怒不許。遂謝周梓。陰於樹。追者解之。遂奔巨州。副使楊方亨聞於朝。上震怒。逮問宗城。議戰守。會方亨復揭倭情無變。正使自為好。人誤耳。上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衝副之。廷臣交章請罷封。上切責下御史曹學程於理。立限渡海。於是惟敬益無智。挺身玩大司馬股掌矣。　三月。工部郎中岳元聲參石星力主封事。有三辱、四恥、五恨、五難。疏入。謂為民。　九月。楊方亨、沈惟敬奉册如日本。平秀吉獰沐三日。郊迎節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山呼禮。畢。款使者備至。朝鮮王議遣光海君致賀。已而聽璧臣李德馨言。使州判李白土柚為賀。秀吉怒。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還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懼。遁歸。翌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還使齎表文二通。隨册使渡海至朝鮮。廷議遣使於彼候大子處分。然後撤還。弼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還使齎表文二通。隨册使渡海至朝鮮。廷議遣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議以為飾說云。

二月。再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奏。二十五年春正月。石星請自往朝鮮諭兩國就盟。罷兵。不許。　二月。再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從釜山渡海。倭於大阪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實朝鮮王子不往。謝禮又微。仍留釜山如故。謝表後詩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國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光海君致賀。已而聽璧臣李德馨言。使州判李白土柚為賀。秀吉怒。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還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懼。遁歸。翌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還使齎表文二通。隨册使渡海至朝鮮。廷議遣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議以為飾說云。

二月。再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從釜山渡海。倭於大阪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實朝鮮王子不往。謝禮又微。仍留釜山如故。謝表後詩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國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光海君致賀。已而聽璧臣李德馨言。使州判李白土柚為賀。秀吉怒。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還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懼。遁歸。翌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還使齎表文二通。隨册使渡海至朝鮮。廷議遣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議以為飾說云。

二月。再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從釜山渡海。倭於大阪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實朝鮮王子不往。謝禮又微。仍留釜山如故。謝表後詩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國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光海君致賀。已而聽璧臣李德馨言。使州判李白土柚為賀。秀吉怒。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還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懼。遁歸。翌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還使齎表文二通。隨册使渡海至朝鮮。廷議遣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議以為飾說云。

二月。再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從釜山渡海。倭於大阪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實朝鮮王子不往。謝禮又微。仍留釜山如故。謝表後詩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國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光海君致賀。已而聽璧臣李德馨言。使州判李白土柚為賀。秀吉怒。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還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懼。遁歸。翌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還使齎表文二通。隨册使渡海至朝鮮。廷議遣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議以為飾說云。

安煊。放丸如雨。殲倭鮮都守安宏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巢山、熊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經略邢玠陽為壁絕。檄楊元鑿執之。縛至貴營。惟敬執而倭醬導始絕。　七月。倭奪梁山三浪。遂入慶州。侵閔山。夜襲巨山島。統制元均風牆。遂失閑山要害。閑山島在朝鮮西海口。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至。而我水兵三千。甫抵旅船。閑山破。經略檄守王京西之漢江、大同江。援倭西下。兼防運道。　八月。清正圍南原。乘夜猝攻。守將楊元即倭至。驚起幔中。乘城跣足而遁。遂入衝。楊元西奔。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提要而全州去南原僅百里。相犄角。南原告急。愚衷懦不發兵。即已破。州民爭棄城走。麻貴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即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為朝鮮八道之中。東陸為島嶺。忠州西陸為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濱江。麻貴謂於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使箱廂宮以為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麻貴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島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玠召參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間朝廷主臺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訣。無泄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猶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楊元。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不死。則退矣。因請使李大諫於行長。謂仲繼於清正。玠從之。　下石皋於法司。併沈惟敬俱坐大辟。　九月。倭至漢江。楊鎬道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俟處分之實。行長正成亦尤清正輕舉。乃退屯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亦退屯慶尚。離王京四百里。貞明反至中途。為人所刺死。麻貴遂報青山。稷山大捷。還慶宮。具揭上曰。倭以惟敬手書而退。青山、稷山並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勦應宮惶怯。不親解惟敬並逮。　十一月。

總督邢玠徵兵大集。上發帑金犒軍。併賜玠尚方劍。面以御史陳效監其軍。玠大會諸將。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經理楊鎬同麻貴率左右協自忠州。島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往援。復遣中協屯官城東援慶州。西援全羅。以餘兵會朝鮮。合營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幟。詐攻順天。等處。以牽制行長東援。　十二月。會慶州麻貴道黃應陽姊清正約和。而率大兵竄至其營。時倭屯尉山。尉山之南島山俱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樂。其陸路由彥陽通釜山。貴欲專攻尉山。恐釜倭回彥陽來援。令中協高耀、吳惟忠等援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兵。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二十三日。乃進攻尉山。游擊擺寨。以輕騎誘倭入伏。後級四百餘。倭盡奔島山。於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斬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出。方力攻山寨時。裨將陳寅身先士卒。冒彈矢勇呼而上。砍柵兩重。清正自裹鬘馬督倭拒守。至其第三柵。垂拔。楊鎬遣介國器犒倒倭級。戰稍解。國器復以李如梅來至。不便首功。遂鳴金收軍。諸朝如梅至。攻之不拔。島山視尉山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乃議曰。倭斷水道。餉難繼。第坐困之。清正可不戰縛也。鎬等以為然。分兵圍十日夜。倭用瞰者從隙發多命中。彈皆碎。鐵為之中多窒。偽然。然倭亦餉甚。瞰我師稍怠。偽約降緩攻。而實行長來援。行長亦盧我掠釜營。不敢輕進。乃選銳卒三千。盧張幟。藏江上。朝鮮將李德馨訛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無統御。皆潰。清正縱兵逐北。我兵死者萬餘。游擊盧繼忠三千人。驟焉。鎬貴奔屯州。撤兵還王京。會同邢玠駐布言尉山大捷。諸營上薄。士卒亡者二萬。鎬大怒。殺正。止稱百餘人。貿貿丁應泰聞尉山之敗。慚惋。詣鎬問後計。鎬示以內圖

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奏怒。驗進退情實。首論位、一貫交結逸臣。狀同叛逆。鎬附勢媚鵬。飾罪張功。及麻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并鎬駁改陣亡兵馬卷册。封進上覽之震怒。欲付法。輔臣趙志皐力救。乃能鎬趨勘。因遣給事中徐觀瀾查勘東征軍務。上怒張位。以其密揭薦鎬。削籍爲民。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楊鎬經理遼左。

二十六年春正月。總督邢玠以前役乏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精講海運。爲持久計。二月。督都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邢玠分兵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勦。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沒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特釜山爲根本。西路則行長據順天城。與南海聲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北特晉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剽悍耐勦。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繫重。玠懲島山之失。特於三路外。設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聲報邀勛警。李如梅逗赴之。中路以董一元代。九月。東征將士分道進兵。劉綎進逼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爲好。會行長詐以五十人往。綎喜。分布諸將。四面設伏。令部將葛武侯之於孟獲。策之又次也。乃則既不足以樹威。而撫又不能以審信。臨事周旋。首尾衡決。不可謂非行間之乏謀而中樞之失算矣。方李如松平壤大捷。李如柏進拓開城。四道復平。三倭生縛。即清之功可旦夕竢。而乃碧蹄輕進。兵氣破偽。功虧一簣。良足悼也。又若麻貴駐山之趣。三協度師。勢相掎角。耿楗拔寨。錄銳莫當。而割級之令。解散軍威。僉都之肉。豈足食乎。況於沈惟敬以市井而衝皇命。李宗城以淫貪而充正使。以至風月候節之給。壺觴好會之詐。邢玠飛捷之書。楊鎬冒功之舉。罔上行私。損威失重。煌煌天朝。舉動如此。毋怪荒裔之不賓也。向非關白貫惡病亡。諸倭揚帆解散。則七年之間。喪師十餘萬。糜金數千鎰。舊後之策。茫無準涯。律之國憲。其何以辭。而乃貪天之功。倖邀酬賞。衣緋槖玉。任子贈官。不亦亟乎。乃馬棟丁應泰之疏。能直伸於關白未死之前。而李彪民之章。反見抵於關白已死之後者。蓋以用兵之初。神宗怒白甚銳。怒則望其速濟。故必欲核其眞。用兵既久。神宗憂白漸深。疑則幸其成功。故不欲明其僞。卒之忠言者落職。欺君者封爵。而所遺逢巽矣。

文代完勘事。

二十七年四月。征倭告捷。上御門受俘。彙礮平壤敘平正成傳首九邊。總督邢玠勒贊奎主事丁應泰落職。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報東征攻次。四路擒斬。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捕諸巢。功亦難泯。晉邢玠太子太保。薩一子錦衣世襲。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薩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董一元復職。再敍稷尉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楊鎬以原官敍用。御史陳效病死。薩一子錦衣。乘師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棄市。

谷應泰曰。關白本薩哆州人。倭部之稍黠者耳。非有奇才異能。武勇絕藝。特以李盼縱酒。朝鮮備弛。遂狡焉啓疆。思有吞噬之舉。方其陷王京。刼世子。剽府庫。毀墳墓。八道盡沒。進窺鴨綠。勢岌岌矣。而靖陵之使絡繹於路。救邢救衝。春秋之義也。況乎勢挾神京。地牽關海。劉綎之外。薄東江之烟曖。一或失守。重險撤焉。非如應龍之斥播州。猱玀之陷西川。荒徼弊兵。有傷國體而已。然予以授之之法。有三命。武健之將。選精銳之師。出其不意。急擊勿失。如陳湯、甘延壽之於康居。策之上也。其或因糧於敵。分兵斷道。坐而困之。策之次也。又或始則寢以兵威。繼則結以恩義。開誠布信。堅明約束。如諸葛武侯之於孟獲。策之又次也。乃則既不足以樹威。而撫又不能以審信。臨事周旋。首尾衡決。不可謂非行間之乏謀而中樞之失算矣。方李如松平壤大捷。李如柏進拓開城。四道復平。三倭生縛。即清之功可旦夕竢。而乃碧蹄輕進。兵氣破偽。功虧一簣。良足悼也。又若麻貴駐山之趣。三協度師。勢相掎角。耿楗拔寨。錄銳莫當。而割級之令。解散軍威。僉都之肉。豈足食乎。況於沈惟敬以市井而衝皇命。李宗城以淫貪而充正使。以至風月候節之給。壺觴好會之詐。邢玠飛捷之書。楊鎬冒功之舉。罔上行私。損威失重。煌煌天朝。舉動如此。毋怪荒裔之不賓也。向非關白貫惡病亡。諸倭揚帆解散。則七年之間。喪師十餘萬。糜金數千鎰。舊後之策。茫無準涯。律之國憲。其何以辭。而乃貪天之功。倖邀酬賞。衣緋槖玉。任子贈官。不亦亟乎。乃馬棟丁應泰之疏。能直伸於關白未死之前。而李彪民之章。反見抵於關白已死之後者。蓋以用兵之初。神宗怒白甚銳。怒則望其速濟。故必欲核其眞。用兵既久。神宗憂白漸深。疑則幸其成功。故不欲明其僞。卒之忠言者落職。欺君者封爵。而所遺逢巽矣。

卷六十三

平哱拜

神宗萬歷二十年二月。甯夏哱拜亂。拜、故韃靼種也。寡婦中。拜得罪其酋長。父兄皆見殺。拜伏水草中。得免。來投守備鄭印。誑賺下。驍勇屢立戰功。歷陞都指揮。拜妻施氏孕將產。拜夢空中大響。天裂出火焰。一妖物如虎。入施脅下不見。拜急手劍之。驚覺。遂產子。猥貌枭啼。名曰承恩。萬歷十七年。拜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十九年。洮河告警。上遣科臣巡邊。尚寶丞周宏論以御史往。值夏。舉承恩及指揮王文秀俾拜義子哮宴等。拜雖請老。居恆多畜菑頭軍。擊稻報國。會經略鄭洛撤夏鎮調發。巡撫黨馨奉檄。遣文秀率千騎西援。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陣。恐不能獨將。乃詣洛轅門。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鷹馬羅者不與。且有餘馬亦不給拜。拜快快去。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賊平。施遝取

徑塞外。我騎薄易不敢逼。遂有輕中外心。恣睢驕橫。黨譽每裁抑之。且欲暴昇冒糧罪。而承恩以強娶民女爲妾。鎮之二十。嘩譟文秀又以陞授事怨聲。會鎮戍酺多衣布花月糧。久勿給。坐營江廷輔請給前銀。以安衆心。聲曰。此有挾而求。漸不可長。彼不畏族乎。軍錄劉東暘拔撫署前鹿角作恐狀。昇嗾之曰。若等任爲之。逢羣哄不可制。東暘者。靖虜衛人。梁鼎梁有異志。於是糾黨入帥府白事。總兵張維忠素鄙賊。望爲衆所輕。見衆譟愕不能彈壓。乘鎮刃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黨環急匿水洞。索得。劫至營院。同繼芳僇之。時二月十八日事也。遂縱火焚公署。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劫張維忠以使糧激變報。時河東僉事。總督凡用兵兩月無成功。髮之。或謂招劉、許陰授意殺哗拜父子。立功贖罪。奚。

隨府通政穆來輔適抵鎮。賊幷劫之請招安以緩師。二十日。總督尚褧魏舉會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家丁葉得新往見。時四人方約共死生。不可開舉其謀。執得新折脛下獄。

張黨部龍謝降。二十三日。哗譟王文秀統兵五百自中衛互市歸。合叛卒。殺游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二十御史梅國楨監其軍。時言者謂李氏握重兵。不宜拒虎進狼。而國楨力保如松忠勇可任。故有是命。巡撫五日。索敕印。維忠與之。自縊死。東暘遂自稱總兵。王朱正色。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顓討賊。詔協力赴之。　五月。巡撫甯夏已推文秀、哗譟左右參將。挾邊王代請貢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張黨等至。東暘曰。必欲我降。俟我所自署授官。世守甯夏。不者與奎騎馳薄。即中衛。徇廣武。參將熊國臣棄城。踞河西。留風雨。惟王文秀徇平虜。參將蔚如蕙堅守不下。如蕙妻楊氏、總督向書兆之女也。謂如蕙曰。若爲忠臣。妾何難爲忠臣婦。盡出簪珥勞軍士。妻帥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克。賊又率兵過河。欲取鹽州。蕙金帛誘奎部著力兔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大猖獗。孟陝甚勦。　三月四日。副總兵李昫奉總督魏舉會撒嗹總兵進勦。統游擊吳顯趨鹽州。別遣游擊趙武據鳴沙州。張奇兵控河渡。賊南渡。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舟十八艘。賊鋒少挫。總督駐下馬關徵調。時。

鹽州神將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與賊應。參將米保誓死守。賊屢書詐門。拒卻之。昫聞。急與吳顯集程馳赴。逆謀始折。翌日。調延綏、副靖兵稍集。昫乃分遣渡河收復營堡。廣武僞游擊張天紀、大壩僞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進圍堡。靖虜參將吳繼爵擁中衛。擒賊黨王虎。石空寺堡亦下。獲僞守備何安。二十日。奎部千騎薄鄂剛堡。千總汪汝漢發三矢殺三人。乃解去。進復玉泉營。凡先後收還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爲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幷開奎部且至。屬王文秀、許朝分馳迎之。二十五日。著力兔、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騎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掠城中子女媚之。率河東西地圖。奎人遣言已與哗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易服。合兵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哗害引著力兔攻平虜堡。參將

城不得出。奎部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齎集。軍聲大振。賊嬰城自守。國楨樹受降旗於城南。賊因案面陳歸順。許之。東暘、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刃芒曜目。城上皆控弦注矢以待。國楨策騎直前。朝大驚。不登膝之屈也。然賊實給我。無降意。自此遠力攻城矣。二十五日。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爲礮石擊卻。都司李日。游擊龍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入城。皆爲礮箭擊卻。我兵會食。賊即繼下。雲梯牌。益縱火焚攻具。是夜。指揮趙承光、葛臣、賊欽、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約爲內閧。夜半。四面並舉烽火。城下兵趨上。而樵櫓火盛發。南火弗起。城中果鼓譟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繼城召外兵。行未中道。欽復面縛下。乞呼救。

套人遣言已與哗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易服。合兵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哗害引著力兔攻平虜堡。參將

鹽州神將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與賊應。參將米保誓死守。賊屢書詐門。拒卻之。昫聞。急與吳顯集程馳赴。逆謀始折。翌日。調延綏、副靖兵稍集。昫乃分遣渡河收復營堡。廣武僞游擊張天紀、大壩僞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進圍堡。靖虜參將吳繼爵擁中衛。擒賊黨王虎。石空寺堡亦下。獲僞守備何安。二十日。奎部千騎薄鄂剛堡。千總汪汝漢發三矢殺三人。乃解去。進復玉泉營。凡先後收還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爲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幷開奎部且至。屬王文秀、許朝分馳迎之。二十五日。著力兔、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騎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掠城中子女媚之。率河東西地圖。奎人遣言已與哗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易服。合兵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哗害引著力兔攻平虜堡。參將

調延綏莊浪兵。乃以二十一日進攻。復抵城下。漆盾。蒙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承恩與東暘勒精騎潛伏。從瑤渠掠我糧餉二百餘車。先是。秉議以李貴非衝邊才。乃調麻貴自成所代之。貴素以勇聞。且多智略。軍至是。軍亦至。二十九日夜。貴等乘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殊治。凌本礮石待。擲火然燒我兵千數。賊日恣淫虐。城中婦女貲貨已輸搜括。尚根索不已。死者甚衆。至追脅慶府甚急。妃方氏懼辱。拔劍將自刎。保母抱持。幷世子匿七客中。以被服置井上。環哭。賊見。信爲溺。盡取金帛及他宮人去。比發宮。妃已死矣。總督凡用兵兩月無成功。髮之。或謂招劉、許陰授意殺哗拜父子。立功贖罪。無。

家丁葉得新往見。時四人方約共死生。不可開舉其謀。執得新折脛下獄。　命李如松總統夏兵。浙江遊御史梅國楨監其軍。時言者謂李氏握重兵。不宜拒虎進狼。而國楨力保如松忠勇可任。故有是命。巡撫甯夏已推朱正色。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顓討賊。詔協力赴之。　五月。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上命殂將士貲一軍踴躍。賊聞。詭請　以張傑管總甯夏兵。與拜交善。遣人城招安。傑單騎往。切責之。許朝乃述葉得新用間謀殺語。傑未信。即舁至使吐實。得新大罵曰。死狗賊。計不得行。命也。天旦夕碎汝。何喋喋爲。朝怒。擲刀殺之。傑亦被繫。時頌兵數月。未能即下。乃重懸賞格購哗拜等。上特賜總督魏舉甘劍。違者立斬。●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鹽州。從甘州攜神威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巡撫常居敬募浙江千人。糗糧自辦。詔嘉其忠。調赴甯夏。於是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遊兵策應。二十日。並逼城下。哗拜自北門出戰。意欲自往勾奎部。麻貴率參將馬孔英先登。赴敵。逐拜入城。搶斬百十七。先是。拜與奎部深相結。日夜從著力兔帳中。便謂度至是入

調延綏莊浪兵。乃以二十一日進攻。復抵城下。漆盾。鹽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承恩與東暘勒精騎潛伏。從瑤渠掠我糧餉二百餘車。先是。秉議以李貴非衝邊才。乃調麻貴自成所代之。貴素以勇聞。且多智略。軍至是。軍亦至。二十九日夜。貴等乘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殊治。凌本礮石待。擲火然燒我兵千數。賊日恣淫虐。城中婦女貲貨已輸搜括。尚根索不已。死者甚衆。至追脅慶府甚急。妃方氏懼辱。拔劍將自刎。保母抱持。幷世子匿七客中。以被服置井上。環哭。賊見。信爲溺。盡取金帛及他宮人去。比發宮。妃已死矣。總督凡用兵兩月無成功。髮之。或謂招劉、許陰授意殺哗拜父子。立功贖罪。無。

家丁葉得新往見。時四人方約共死生。不可開舉其謀。執得新折脛下獄。　命李如松總統夏兵。浙江遊御史梅國楨監其軍。時言者謂李氏握重兵。不宜拒虎進狼。而國楨力保如松忠勇可任。故有是命。巡撫甯夏已推朱正色。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顓討賊。詔協力赴之。　五月。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上命殂將士貲一軍踴躍。賊聞。詭請　以張傑管總甯夏兵。與拜交善。遣人城招安。傑單騎往。切責之。許朝乃述葉得新用間謀殺語。傑未信。即舁至使吐實。得新大罵曰。死狗賊。計不得行。命也。天旦夕碎汝。何喋喋爲。朝怒。擲刀殺之。傑亦被繫。時頌兵數月。未能即下。乃重懸賞格購哗拜等。上特賜總督魏舉甘劍。違者立斬。●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鹽州。從甘州攜神威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巡撫常居敬募浙江千人。糗糧自辦。詔嘉其忠。調赴甯夏。於是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遊兵策應。二十日。並逼城下。哗拜自北門出戰。意欲自往勾奎部。麻貴率參將馬孔英先登。赴敵。逐拜入城。搶斬百十七。先是。拜與奎部深相結。日夜從著力兔帳中。便謂度至是入

苗兵直前挽之衆寡不敵被圍十餘匝子敬力戰死然奮鄂覺以檣巢解散賊援絕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賊小舟挖提泄水官兵擒斬十六級生得一人爲曹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匹民食樹皮死亡相藉翼日城東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參將來惺所一提亦各崩二十丈水頓減總督斬吳世顯以徇來保用鹽州功免仍悉力補堤賊數出兵來攖多被斬殪城中飢民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檄賊以飢民故爲治餞般撤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賊賊不報時奢部數闖入堡來救二十一日著力免以八百騎入鎮比堡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總兵李如松遣裨將李甫等馳赴黃硤口擊之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行至張亮堡遇敵掩戰自卯至巳敵銳甚如松劍斬縮腦二人會麻貴李如樟等亦至張左右翼夾擊李甫手殪二人敵遂卻追奔至賀蘭山盡走出塞我師捕斬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檄示賊賊爲之奪氣

九月三日參將楊文提浙兵至已苗兵莊浪兵俱至大治臨衝船筏剡日攻城總督葉夢熊布告軍中有能先登以城下者予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將永春等約內應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鏖戰李如松、箱如薰潛以銳卒掩南關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貿勇先登梅國楨呼諸將曰老將軍登城矣餘何怯也遂舉登夢熊入城勢若百姓承恩等見南關下則壺氣奔乃急縋張傑下城懇貸死夢熊陽許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時承恩雖求撫堵門斷暫守益固有賀油李登者跛而眇負巖木歌於市曰臺之不決而狃於痏危巢不亟殄而令梟止監軍梅國楨聞之曰是可使也召登授三劄縛木渡東門見承恩曰監軍以哮氏有安鎮功是以登殘民不駭視有密記授將軍將軍幸有薏聽登則殺今與皇鑒斬首幷誅深用惜之軍中非乏所使以登是鎮民郭坤有姿美坤死賊黨周國柱以顓蚬一雙餉焉許朝亦好頭頸毋令他人砍之先有之朝怒其不相讓衛之會承恩聞李登之說方愷惑召所親石棟間計棟曰周國柱見事審而決雖東陽臣然與朝有隙盍呼之國柱至承恩與謀欲召東陽也朝飲醉誅之國柱曰兩家前後皆戈鉞之士以一制二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誅朝城南柱乘間取東陽也承恩然之遲明承恩遣呼朝時朝正坐考訊承恩急呼曰將軍知周國柱有異心乎吾將與將軍斷其首語未畢承恩家卒世富大官遽曰外營譟向樓無宜久駐此承恩疾下朝踣後從大官椓之梯半世富抽佩劍名養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鑑內附改播州宣慰司使錄四川其城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壅山爲關東南附江爲池蒙韭鐵創居然與區領黃平草塘二安撫其播白泥餘處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田張袁盧諸羅吳七姓世爲目把嘉靖初楊相襲庶子熙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遂相走水西客死水西宣慰安萬銓挾妾索水煙天旺地聽還弊烈卽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攻剽垂十年總督侍郎王詔討平之應龍生面瘢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從征喇麻諸番九絲賦乃楊柳搖等多卻敵先登斬獲無算先後賜金幣萬曆十二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賦級應龍覆蜀兵

開承恩擒乘忠趨出衆欲拒敵如松給諭令卸甲拜倉皇經國室自焚李如樟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胤後子哮洪大王文德何應時探雷白鸞諫磁武等總督梁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四磁宗室士麻甫夏中捷奏上御門受賀已復與致承恩獻俘十一月詔磔哮承恩哮洪大王文德等俱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裔君長下詔磁盧王復甫夏山租王妃方氏不屈死特賜盧其大貲甫夏功臣梁夢熊朱正色梅國楨各蔭世官武臣李如松功貴劉承胤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恩有差如薰妻楊氏守平茵有功制敕雖貴贈死事胤子敬都督僉事給事中曹大成勳程來輔隨府依違提騎逮治遣戍邊魏學曾以原官致仕

谷應泰曰哮拜以嘉靖中亡抵朔方屢立戰功萬曆中偏位副將其子承恩襲爵乃拜雖請老而多蓄蒼頭心潛伏陰謀待時而動豈眞有土崩之壯志文淵之據鞍哉乃以不給壯馬使剋月糧爲駕馭非此特哮氏之權譎借爲兵端者耳以故劉東陽之變則拜縱之哮崇文秀之猶特套爲長城緩則倚之爲外援急則引之爲內助夫是以立於有勝而無收敢於倡亂而輕於爲叛逆也若然則善勦者不當勦拜而當勦套不在挫套拜之鋒銳而在隔套拜之聲援套絕則拜者孤雛腐鼠取之如寄者耳想其初拜套聲言聯爲一家卽可驗其情狀加東陽之恐喝則曰與套絕溝通關著力免之入寇則曰畀以花馬池克力蓋之求援則能遠致莊兒赦如是卽拜之恃套相倚爲命者也善乎葉夢熊爲帥而五路分兵扼守前夏拜不得出城套不敢渡河而哮氏之計窮蟹極矣追至打正旋奔賀蘭遠遁拜雖遊魂可坐而縛也尤有幸者文秀見殺於東陽東陽寧誅於國柱許朝部命於承恩始則虎狼之殘物以類聚繼而昆蟲之噬逞相爲攻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比神宗受賀承恩俘馘謎師武諸臣協謀有力而葉夢熊聲請討賊自辦糗糧梅國楨仗劍從軍力保李氏勳如薰之娶楊氏譬琊輸軍舉鄭鋈守則尤舉者也

卷六十四

平楊應龍

神宗萬曆十七年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反按播州夜郎且蘭地漢屬牂牁北界僰邨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原楊端應募決策馳白值唐亂留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臣大觀中楊文貴納土僰道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養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鑑內附改播州宣慰司使錄四川其城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壅山爲關東南附江爲池蒙韭鐵創居然與區領黃平草塘二安撫其播白泥餘處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田張袁盧諸羅吳七姓世爲目把嘉靖初楊相襲庶子烈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遂相走水西客死水西宣慰安萬銓挾妾索水煙天旺地聽還弊烈卽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攻剽垂十年總督侍郎王詔討平之應龍生面瘢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從征喇麻諸番九絲賦乃楊柳搖等多卻敵先登斬獲無算先後賜金幣萬曆十二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賦級應龍覆蜀兵

騎。每征討。止調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給。漸屬窶。輕縱法。所居僧飾龍鳳。擅用閣寺。娶小妻田雌鳳。疑嫡娶張嘉淫出之。已。欽田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并其母首。磔置行刼掠。於是婁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朱世臣等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葉夢熊疏請發兵勦之。而蜀中士大夫率謂蜀三面鄰猺。勦猺以十百數。皆其彈壓。且兵驍勇。數赴征調有功。顧除末減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朝議行西省會勦。應龍顧赴蜀不赴。於二十年十二月。誘楊應龍詣重慶。對辯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侯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征倭報效。詔可。釋之。兵已啓行。尋報龍巡撫都御史王繼光乃一意主勦。至嚴提勦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調下王繼光。二十一年春正月。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參將郭成等。麾分三軍。各道並進。時軍至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令北黨穆炤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都司王之翰軍殺傷大半。會繼光論罷。即撤兵。委棄輜重。略蜀黔師協勦亦無功。以諏希思爲四川巡撫。與總兵劉承嗣會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勦。時王繼光既罷。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亦上書自白。御史吳證嘉勦郭成等失律。令戴罪立功。聘劉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久不決。應龍遣其黨擲金入京行閒。執原奏何恩、詣蓁江釋。二十二年三月。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軍務。郎中張國彥主事劉一相贊畫軍前。二十三年春正月。總督邢玠乘傳至蜀。察永寧、酉陽豎馬千解省應龍。期婿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仇讐。龍乘我師未集。大勦兵犯蓁江。分屯趕水、貓兒岡、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楫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游擊張良賢選賊奮東溪。頗有斬獲。二十一日。應龍督苗兵圍蓁江城。數匝。游擊房嘉龍誤點火甄。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龍帥師巷戰。蜀兵爭躡走水上。嘉龍乃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劫令縱囚焚掠。出蓁江庫藏。師依倉就食。盡收資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蓁江而下。水爲赤。退屯三溪。以蓁江之三溪毋渡。南川之東鄉增立石爲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總督郭子章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分戍南川。合江。瀘州。軍聲漸振。賊遲延不進。初。賊本無意覓反。徒以安忍猖狂。既殺我師。衆棟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生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然猶冀我如往事。曲宥。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民。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獨人提賊如虎。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以緩賊。賊果以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爲好語縻之。止駐宵城調度。示賊無張蓋。已上聞破蓁江。追視兩省撫臣。諏帝思江東之各爲民。提騎逮兵備使王貽德。賜劍懸賞。嚴旨進勦。總督益調各路兵專倭大舉。　十月。命總督李化龍駐重慶。調度川、貴、湖廣兵。總兵劉綎兵亦至。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然夙與應龍昵。人皆疑之。於是總督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綎大慟。願誓死報效。總督乃臆誓於朝。遂委綎專制。而總督治軍益有次第。十一月。楊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黃平、龍泉所在告急。賊復據偏橋出掠興隆、鎮遠。總督議置勦兵萬餘。據要害。通楚黔道。黔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　命僉都御史江鐸巡撫偏沅。監總兵陳璘之師。

二十八年春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託臺謁走思南。鸊鵜溪。土官安民志率步卒五百拒守。死之。吏目劉玉繆偕妻子並死於賊。副總兵陳良玭託守

興隆、偏鎮、都勻各衛。道弟兆龍引兵圍黃平。戴重安司長官張寔家。勢復大熾。二十五年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十二月。楊應龍臨合江。索其仇黃子升縋城下。縊剿之。石砫宣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駟母單與應龍私。單誅千駟。誑擊長子千乘斃。於是聘應龍次女爲壁援。

二十六年十一月。兵備副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圍鎮遠站。銅原。奏仇民宋世臣父讐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設執指揮陳天龍等。大索城中。得讐承恩及子女。慘戮以徇。令諸苗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鞍。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請於合江蓁江各置游擊一員。合江蓁兵千二百人。扼岡門。蓁江蓁兵二千人。扼安穩。

二十七年二月。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勦楊應龍。龍遣子朝棟、弟兆龍、何漢良等迎敵於飛練堡。我師奪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圍。誘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與經歷潘汝賓等俱死。於是江東之坐浪戰。能以郭子章代之。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進勦。調東征諸將南征。劉綎督川兵先發。麻貴、陳璘、董一元相繼。四兵。五月。總督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蓁、浙、閩、漢、粵將士。數總兵萬餘自松潘移重慶。幷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　六月。楊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勦兵犯蓁江。分屯趕水、貓兒岡、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楫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游擊張良賢選賊奮東溪。頗有斬獲。二十一日。應龍督苗兵圍蓁江城。數匝。游擊房嘉龍誤點火甄。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龍帥師巷戰。蜀兵爭躡走水上。嘉龍乃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劫令縱囚焚掠。出蓁江庫藏。師依倉就食。盡收資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蓁江而下。水爲赤。退屯三溪。以蓁江之三溪毋渡。南川之東鄉增立石爲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總督郭子章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分戍南川。合江。瀘州。軍聲漸振。賊遲延不進。初。賊本無意覓反。徒以安忍猖狂。既殺我師。衆棟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生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然猶冀我如往事。曲宥。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民。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獨人提賊如虎。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以緩賊。賊果以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爲好語縻之。止駐宵城調度。示賊無張蓋。已。上聞破蓁江。追視兩省撫臣。諏帝思江東之各爲民。提騎逮兵備使王貽德。賜劍懸賞。嚴旨進勦。總督益調各路兵專倭大舉。　十月。命總督李化龍駐重慶。調度川、貴、湖廣兵。總兵劉綎兵亦至。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然夙與應龍昵。人皆疑之。於是總督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綎大慟。願誓死報效。總督乃臆誓於朝。遂委綎專制。而總督治軍益有次第。十一月。楊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黃平、龍泉所在告急。賊復據偏橋出掠興隆、鎮遠。總督議置勦兵萬餘。據要害。通楚黔道。黔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　命僉都御史江鐸巡撫偏沅。監總兵陳璘之師。

二十八年春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託臺謁走思南。鸊鵜溪。土官安民志率步卒五百拒守。死之。吏目劉玉繆偕妻子並死於賊。副總兵陳良玭託守

偏橋不之援。石柱宣撫司馬千乘軍邨坎。賊乘夜掩擊。我軍堅壁。詰旦奮擊。連破金竹、背岡鴉、虎跳關等七寨。酉陽宣撫司冉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檄斬三百有奇。初賊既下龍泉。方移兵攻黎州。聞敗。撤兵遁。徵兵大集。延偹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湖、浙、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各士司亦用命。總督李化龍分兵八路。川師分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參將麻鎮等隸。參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參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游擊徐世威等隸。參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參議史推監之。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土兵、土知府瀏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鵬鯨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憲、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憲、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元瑞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弼受璘節制。統宣撫覃宜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苗盤據故也。其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移沅州。部署既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苗見聲曰。今番眞天兵。與昔不同。總督讓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爲期。移鎮重慶節制。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詐不可信也。其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十五日。劉綎進兵綦江。連戰破三峒。綦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榛木、山羊、箭叢三峒。峯號奇險。賊首穆炤等盤據。綎力戰克之。三月。楊朝棟統苗兵數萬分道迎敵。鋒甚銳。我師夾擊。綎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棟潰圍走。幾爲我獲。初。綦江謠苗自分屠城慘戮罪不赦。又應龍悍縱殺名。黨首挫其鋒。屬朝棟悉勤兵間道相角。曰。爾破綦江。馳滇川。盡焚積聚。餘無能爲也。及朝棟僞以身免。賊膽落。益爲守禦計。諸軍分道並捷。南川則酉陽石砫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克桑木關。烏江則播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遂克烏江關。癸巳。克河渡關。陳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團。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突犯烏江。詐稱水西、瀘潼會哨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參將楊顯、守備陳雲龍、阮上奇、白明達、指揮楊綬芝等死之。事聞。逮總兵童元鎮下於理。時有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眼。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請澄。澄戮其使。擊斬僞將楊惟棟等。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以示不背。二十九日。劉綎戰九盤。入婁山關。關爲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鑿棚入。　四月。剿屯白石。應龍挺身率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綎親勒騎衝堅。以游擊周敦吉、守備三千。張居正言添織之役不下四五十萬金。在亞薇則竭。在小民則疲。浙直水災。蒙恩蠲濟。方撤織監。又復加派。非聖慮所以愛養元元也。上命減其半。

八年九月。太監王岱稱缺歲額銀硃等料。戶部尚書張學顏奏。登極一詔。蠲逋賦不急之務。宜請停罷。上從之。

十年四月。順天府尹張國彥請器房稅。不報。

十一年正月。戶部請停買金珠。不報。

十二年六月。四川巡撫龍遵叡採木之害。　八月。房山人史鎔請開礦。命下撫按。

十四年四月。南京工部尚書陰武卿乞減免織造燒造瓷器。停解花梨杉抽。不聽。　九月。戶部侍郎張國彥言蘇杭之被造、江西之瓷器、公主之廣求現貨。得無與漢文百金之費相類乎。不聽。

海龍囤下。五月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厓。知兵在頸矣。會總督李化龍閱父喪。詔以兵部侍郎楊應龍代督師。化龍疏薦草檄。益治軍。念賊囤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率勁兵壁其間。餘併力攻後囤。時天苦雨。將士蛇涉中苦戰。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綎身先士卒。進克土城。應龍益迫。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壘。見四面火光燭天。彷徨長歎。泣語妻子曰。吾不能復如若奏。詰朝。我師遂登囤。破大城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二囤宰綰。且自焚。吳廣獲其子朝棟及妾田雌鳳。急覓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墜絕。頓而甦。計出師至滅。掇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播賊平。總督露布以聞。劉將軍綎爲軍功冠。　十二月。獻俘闕下。劉、楊、應龍尸磔楊朝棟、兆龍等於市。分播地爲二。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

谷應泰曰。楊應龍。播州土司官也。其地屬滇。祥駒都。唐乾符中。楊端應募長子孫。場。歷宋元皆授世官。明奎因之。應龍生而雄猜。尤狙兵嗜殺。然其貲叛不一。荒忽無常。亦土司之風類然也。應龍之初從征喇麻。進貢大木。亦皆效忠順。屢賞貲矣。乃以婁小妻田雌鳳。堵婁張氏之家。而刺恩、宋世臣連章告變。黃牛白泥諸司久爲仇讐。於是七姓諸豪咸喜龍之得罪。不欲其就徵對簿。而五司遺種、九股頑苗、及輕剽好作亂之徒。又鼓動其間。同惡相濟。龍雖狼子野心。亦所謂生長蠻鄉。無與爲善者也。所幸援兵大集。調度多方。悉臣李化龍發縱之才。總戎劉綎軍功之冠。於時八路分兵。四月告捷。卒之應龍戮尸。朝棟棄市。威震遐荒。功業燀焉。然而重慶之會。登壇督師。海龍之圍。剋期並到。兵法曰。兵貴有謀。又曰。以多算勝。固先定其規模。非漫昏於一擊也。若應龍者。倔強偏陲。不知漢大宗翦海滅。取世戮笑。尤足爲邊險負固之戒。悲夫。

卷六十五

礦稅之弊

神宗萬歷二年二月。太監張誠等求領眞定本稅。工部執論不許。

七年七月。給事中顧九思、王道成請撤浙直織造內臣。上以示大學士張居正。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撤之便。上從之。　十一月。命浙直織造添織七萬三千。張居正言添織之役。不下四五十萬金。在亞薇則竭。在小民則疲。浙直水災。蒙恩蠲濟。方撤織監。又復加派。非聖慮所以愛養元元也。上命減其半。

八年九月。太監王岱稱缺歲額銀硃等料。戶部尚書張學顏奏。登極一詔。蠲逋賦不急之務。宜請停罷。上從之。

十年四月。順天府尹張國彥請器房稅。不報。

十一年正月。戶部請停買金珠。不報。

十二年六月。四川巡撫龍遵叡採木之害。　八月。房山人史鎔請開礦。命下撫按。

十四年四月。南京工部尚書陰武卿乞減免織造燒造瓷器。停解花梨杉抽。不聽。　九月。戶部侍郎張國彥言蘇杭之被造、江西之瓷器、公主之廣求現貨。得無與漢文百金之費相類乎。不聽。

十六年十一月遣內臣鎮嗣五盜山還奏言紫荊關外昌鑑邑可定礦砂作銀冶奸民張守清擅其利一日上視朝畢召大學士申時行等於皇極殿語及之時行等請敕部行撫按查問禁戢上是之命遣守清伏法閉塞礦洞

十八年九月易州民周言請開礦玉田豐潤民復以請部未報上遣文書官至關速之輔臣因言開礦之害御史部以仁亦力言其不可

二十四年六月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從之命戶部錦衣衛各一同仲春開採給事中程紹工揚應文言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命採礦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官四十餘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約費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不聽七月錦衣衛百戶陸松鴻臚寺贊禮官許龍順天府教授馮時行經歷趙鳳等各言開礦助大工從之戶部尚書楊俊民言真保薊易永平開礦恐妨天壽山龍脈上謂非陵遠且皇祖嘗開之不聽命戶部郎中臧紹科錦衣僉事楊宗吾開礦汝南八月詹事府錄事台長歐錦衣衛百戶吳應麒請山西夏邑開礦府軍後衛指揮王中允請于沂等開礦從之

招礦盜開採仍編富民爲礦丁從太監王虎請也錦衣衛百戶汪文通言沂州礦指揮郭承蔭言費縣礦指揮劉鑑言棲霞招遠爭礦指揮馬清言文登縣礦千戶趙良將言沂水蒙陰臨朐礦命太監陳增同府軍指揮僉守約開採九月巡撫山西魏允貞請停開礦不報太監王虎論保定巡撫李纘春阻撓開採下旨切責十一月戶部郎中臧紹科淮礦砂銀自後淮者踵至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晉金教授馮時行經歷趙鳳等各言開礦助大工從之戶部尚書楊俊民言真保薊易永平開礦恐妨天壽山龍脈上謂非陵遠且皇祖嘗開之不聽命戶部郎中臧紹科錦衣僉事楊宗吾開礦汝南八月詹事府錄事台長歐錦衣衛百戶吳應麒請山西夏邑開礦府軍後衛指揮王中允請于沂等開礦從之

招礦盜開採仍編富民爲礦丁從太監王虎請也錦衣衛百戶汪文通言沂州礦指揮郭承蔭言費縣礦指揮劉鑑言棲霞招遠爭礦指揮馬清言文登縣礦千戶趙良將言沂水蒙陰臨朐礦命太監陳增同府軍指揮僉守約開採九月巡撫山西魏允貞請停開礦不報太監王虎論保定巡撫李纘春阻撓開採下旨切責十一月戶部郎中臧紹科淮礦砂銀自後淮者踵至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晉金鑄奏開易州礦旨下戶部議阿嘗林村執奏且上言山冶之害小則爭掠大則賊盜之階亂之萌也遂幡然從之遂召銀冶勿潛住生奸計並是新建張位秉政以爲利出於大地之自然可益國無病民採之便上遂從其言

二十五年春正月御史況上遞給事中楊應文言建昌採木之害人夫渡瀘觸瘴死者被野吏胥假公行私毒流百姓不報戶科程紹言開礦事變多端礦硫凡五上俱不報二月給事徽天津等處店租內官開防三月浙江巡按王業宏言礦稅不便者六乞停能不報四月刑部侍郎呂坤言洮蘭之敗山西之絳浙直之設絹積於無用若服有定期歲用千匹而江南山陝之人心收採木之害慢溺瘴疫死者亡論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遭險蹉跌死者百人倘減其尺寸少其數目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礦稅無利勒民間納銀民不能支括庫銀代償開礦之初意哉誠收各省使臣嚴禁徵砂不許借解而各省之人心收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稅店開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四千金不奪市民將安取乎誠撤各店之內官而畿內之人心收不報九月太監陳增勒福山知縣韋國賢阻撓開採逮下獄巡撫萬象春救佛山西巡撫魏允貞奏言亙璣出領礦稅爲民擊齒竊竊而礦爲尤甚瑠亦反噬以激上怒允貞又上書言朝廷得失譏切宰臣不能輔導致使刑餘之人播惡上切責之

二十六年六月命內監李敬採珠威東七月神武衛千戶朱仁等奏湖口船稅可萬餘金鴻臚寺主簿投稅上魯保言大父守禮通融課工十五萬乞追入給占產從之左春坊左庶子葉向高請罷礦使不報大學士趙志皐病篤特疏請停礦稅不報四月河南礦監魯坤言濮砂礦縮不一請均派官民從之十月南京守備太監鄢陵劉朝用採青國池州等礦戶科給事李應策姚文蔚以播弊乞停中官

完璧鄒敬道臣許聞造姚思仁交章言之不報奉保定巡撫李盛春等俸以天津店稅銀解進迎延放

初八月太常寺少卿傅好禮言近郊假官抽稅不報越三日好禮伏文華門求面對上怒降廣昌典史大理寺卿吳定綏救削籍而假官二十八人下鎮撫司惜薪司柴炭歲兵工二部二十餘萬至是求益給事賈維審言歲進物料上用什之二三餘壅入溪壑今復求益不已豈真爲國家計益縮哉不報九月益都知縣吳宗堯奏礦務太監陳增罔上營私益都有鉛砂無銀礦增強之入銀業非法矣復強採者代納稍緩逮及庶民陛下所得十二而增私溝十九山東巡撫尹應元參增銀狀二十餘條件旨奪俸宗堯下鎮撫司削籍十月下鎮南大理採石

二十七年春正月分遣御馬監高案權京口供用庫官暨緣權徽眞一命太監劉成權稅浙江千戶陳保請權珠命內監李鳳採珠廣州兼徽市舶司稅課設福建市舶司命御馬監高案兼礦務命內監楊榮開採鎮南陳奉徽荊州店稅陳增徽山東店稅孫隆帥徽蘇杭等處稅課魯坤帶徵河南孫朝帶徵山西時好弁馮綱等望風言利皆朝奏夕遣湖口稅監李道參南康知府吳賢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僨使國稅命提解逮下理賢秀至任纔十六日初任大理庫平有聲至是忤道被逮妻陳氏自縊檻車旁內監邱乘雲徽稅四川兼礦務榮永徽稅陝西各以原奏予戶翟應奏榮綱等往御馬監潘相督理江西委隨前珠池太監李敬兼廣東礦稅輔臣沈一貫言中使衙門皆創設並無窮緒可因大抵中使一員其從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須百人則千人矣此千人每家十口爲率則萬人矣萬人日給千金歲須四十餘萬及徵織數萬徒斂怨耳今分遣二十處歲糜八百萬靈思偶未之及也乞盡撤之不報詩諸省皆併稅於礦使三月內監王忠徵稅密奏張嬋徵稅虛講橋等處店稅徵銀六萬有奇上以湖廣荊州原有李敬忠店房曾經遼藩燔燬後張居正私意革免命撫按奏明巡撫支可大奏湖楚內錯江湖故稱澤國物產非有繒絮絺綌之命也厥貢非有璆琳琅玕之珍也比陵採木重役焚林涸澤十室九空舊有各項稅課如荊州遼府張居正店房已經沒入變價解京鹽鹽民間之業今僅於沙市徵收稅銀及各府原設有稅課司有門攤商稅有茶鹽油布雜稅內以給解京濟邊之用外以充宗藩吉凶之資大之供官軍俸餼科舉兵餉之需小之作紙劄公費工食衣糧之數紀載甚明今若併前項收入內帑則百用之經矣若迫於用酯復議加派則下民怨咨矣此猶以在官言之也至其在民行貨有稅矣而算及舟車居貨有稅矣而算及廬舍米麥蔬菜耕牛羸犢一畜產也而稅一刮於十五郡之中遍及於一百十六州縣之內一歲之中驛遞發糧動以千計雖欲不擾地方不可得矣楚故驃悍又山橫政廳之有莫知其所底止者不報戶科給事包見捷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逐左陷危礦市爲患尤甚瑠亦時論歷之隨貴州布政司都舉未幾臨清百姓變毆稅使馬堂踰死見捷言若左劵歙縣盛生吳養晦投稅上魯保言大父守禮通融課工十五萬乞追入給占產從之左春坊左庶子葉向高請罷礦使不報大學士趙志皐病篤特疏請停礦稅不報四月河南礦監魯坤言濮砂礦縮不一請均派官民從之十月南京守備太監鄢陵劉朝用採青國池州等礦戶科給事李應策姚文蔚以播弊乞停中官

礦稅。不報。八月。錦衣衛總旗申敏奏湖廣興國州礦洞丹砂。命陳奉開採。逮荊州府推官華鈺、黃州府經歷車任重。降荊州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焯、荊門知州高則巽各一級。以稅監陳奉經勤也。初。奉由武昌抵荊州。商民鼓譟者數千人。飛擲礮石。勢莫可禦。道府諸臣身犯其衝。殫力防護。獨華鈺以公事至夷陵。牽疑之。又惡其禁革差官冠帶阻截司役書算。故受誣尤烈。又稅課襄陽商人梁徒鼓譟。知府李商耕治其參隨開鎮荊門。故非巨鎮。往來商船頗少。誣知州高則巽阻撓俱降調。荊門故非巨鎮。往來商船頗少。誣知州高則巽阻撓俱降調。雲南稅監李榮虐諸生見詬。榮勃慈撫諫用賓。命下諸生於理。九月。戶部進大珠誕香。十月。驛騎衝百戶請徵湖廣部縣積貯羨銀。又與國州人梁有光報徐鼎等掘古墓得黃金巨萬。命陳奉同撫按查解。十二月。命應天府取宿屏龍旂龍旛諸上供物。府丞徐申上疏言費將巨萬。弊不可言。必不得已。請增爐鼓鑄以濟急。報可。武功衛百戶韓應桂奏士民夏國瑚報湖廣京山具有眞礦。鉛砂大青等物。是時興國廬城開採止得鉛砂。得不償失。即陳奉亦經營勞瘁。苦於奉行。巡撫支可大疏參應桂欺罔。請誅首禍。不報。

二十八年春正月。武昌漢陽民千餘集撫按門。陳稅監陳奉之毒。撫按不敢理。民情益憤。貴州巡按宋良輔請停採木。專力討播。遽西安府同知宋言。稅監梁永勤其激衆倡亂也。二月己卯。命太監暨祿、知縣鄧堯弼爲民。沈一貫論陳奉激變。不法。上免其罪。撤回。雲南道御史葉永盛奏差璫擅虐。

害。濆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粵以李鳳馘禍。欲劃刃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激變地方。劫燬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露故。辭屍抄家矣。土崩瓦解。亂在旦夕。皇上能無動心乎。不報。

應天大風。拔富家樹。成穴。魯保證以盜礦。府尹徐申力白富家冤。而盛言帝京王氣不可壞。保不能奪。

九月。揚州富民吳時修獻銀十四萬兩。詔授其子弟各中書舍人。

三十一年九月。雲南稅監楊榮責麗江土官木增退地。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興祖上言。麗江古荒服也。木氏世知府。守石門以絕西城。守鐵橋以斷土番。不宜自撤其藩。貽誤封疆。不報。

三十二年三月。都御史溫純言。礦稅毒虐。乞速�collect廣東稅使李鳳。撤陝西稅使梁永。雲南稅使楊榮。不報。

八月丙午。武驤百戶陳起鳳請採大木。以覘利除名。盡逐其黨。時大雨。都城崩壞。戶部尚書趙世卿言。苔於拓魚之肆矣。不報。　九月戊申。翰林檢討蔡毅中上皇明祖訓。節略內開。礦稅者。為莊蹻二十二卷。不報。

三十三年春正月壬辰。廣東撫按戴耀、林乘漢奏稅監李鳳誅潮州推官姚會嘉。遁匿於廣州。不報。　二月丙午。巡按廣西楊芳國言稅監沈永春以土產金銀餉派有司包解。永康、思恩等州原無礦洞。亦派多金。宜免。不報。　八月。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兵。稅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礦。皇上欲通商而彼可欲。困商。皇上欲愛民而彼必欲害民。皇上視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譯。而譯輸更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舉小之心。必自辯民。方能肥己。疏留中。十二月壬寅。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釋礦稅在獄承天諸生沈機等十二人。

三十四年春正月癸巳。遠戍陽知縣朱時隆下獄。時命停礦稅。監梁永堅執戍陽。潼關委官不宜龍。益樹黨布虐。巡撫顧其志捕惡黨置之法。永又撤時隆取械延于五百。時隆不予。遂誣時隆劫稅。閣閣天子不下求金車。良以多慾者仁義難施。黷貨者亂源所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謹也。神宗奚棄昇平。邊圉封貢。海內又安。家給人足。而乃苞桑之憂。不繫於慮日中之昃。非可以無藝征之也。況王者廣富於宮妾。女謁苞苴。陰性吝嗇。孳孳所談。利之所萌耳。逮至萬歷二十四年。張位主謀。仲春建策。而礦稅始起。於是命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駐山東。高寀領福建。楊榮辦雲南。邱乘雲駐四川。李敬誕廣東。鄒隆、劉朝用采池州。陳奉領湖廣。魯坤開彰德。衛暉、大璫雜出。諸道紛然。而民生其間。富者編為礦頭。貧者曝之墾采。繹騷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礦務之外。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權。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鹽茶。蘆溝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稅。荊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坭四川稅使邱乘雲。世勳下獄死。光大成逸。　五月。巡撫鳳陽李三才言。恩詔中格。流傳二說。一、新政原非盡盡。故旋開旋閉。一、沈一貫恐沈鯉、朱庭妨位。恥事不出己。計傾左右。致善事不終。上怒。將俸三月。一貫奏辯不問。

三十五年七月壬辰。撤陝西稅監梁永還京。初。巡按陝西御史王基洪勳稅監梁永陳兵殺傷庶民。巡撫顧其志奏至。平甚上疑之。梁永遂訐奏咸陽知縣滿朝薦承御史意。伏兵涇南劫貢。上怒。命逮朝薦。廷臣論救不聽。時縉騎止灞上。宗室士民毋慮數萬人。圍永署。朝薦間道就檻車。藍田知縣王邦才亦發奸劇者。檻則璫焚而託命在礦稅。其始因璫媚而迎合。在礦稅者。檻則璫肥而交結在宮閫。植根深固。未易卒拔故也。譬乎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萬小之心。必自辯民。方能肥己。逮至三十三年。而稅歸有司。礦使停罷。輸棄之悔。不亦晚乎。然且兩載以還。稅監不革。七年之後。珠池復開。比之衛

武欽酒之悔。秦穆臨河之誓。抑何智與性成也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東林黨議

神宗萬歷二十一年二月。京察竣。三月己未。刑科給事中劉道隆。吏部稽勳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郎中楊于庭。盛省交論而吏部曲爲解。僅議一職方主事龔黃。非體。上責吏部回奏。尚書孫鑨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庭任西事有功。尚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爲罪。且既命議。復自有異同。惟各原其心。求歸於當。若知非無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爲。上以不引罪奪俸三月。考功郎中趙南星鎸三秩調外。淳熙等並罷。劉道隆以不指名亦奪俸。鑨乞休。不許。鑨復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朋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不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僉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京職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爲口實。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先是。內計去留。先白閣臣。鑨及南星力爭之。王錫爵不悅。鑨既被譴。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什乾亨、禮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雷縉、閻子助教薛敷教俱論救。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睿復合疏言之。孔兼、允成、敷教俱謫外。甲子。禮部員外郎陳泰來疏曰。臣通鑑十七年。四歷京察。部權自高拱、張居正以來。尚書惟張瀚、嚴清選、郎惟孫鑨、陳有年頗能自立。餘則唯唯喏喏。濫觴於楊巍。而播地於劉希孟、謝廷讚。今復借拾選薦惑聖怒。即去時之故智。將來必竊權以阿閣臣。而後爲不專權。必植黨以附閣臣。而後爲不專權。泰來。癸未。左都御史李世達請宥泰來等。不聽。南星、淳熙、于庭、賈各削籍。四月辛丑。吏部尚書孫鑨能先是用賢爲檢討。生女三月。中書舍人吳之佳約以幣及用賢諫張居正奪情削籍之佳爲御史。過吳門。用賢往餞。不爲禮。因反幣。絳字女蔣氏。之佳子鎮亦他娶。不相及也。用賢負氣節。素不爲王錫爵所善。鎮亟之。鑨用賢之佳亦降戶部郎中。楊應宿讒趙用賢絕婚。非是。行人高攀龍、御史劉四科、趙南星、顧憲成等。交章劾應宿。應宿遂計殺龍。并及吏部文選郎劉道隆。閣臣指應宿爲諂諛。應宿逐。計殺龍。并及吏部文選郎劉四科、趙南星、顧憲成等。錫爵封應宿疏上。閏十一月甲午。行人高攀龍上言。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近李植、曾乾亨復乞歸。選司孟化鯉又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果謂出於聖怒。則諸臣自化鯉而外。未見忤旨。何以皆至能斥也。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媚嫉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下反遭以拒諫之誚。爲聖德累不小。丙申。都察院左都御史孫丕揚疏楊應宿激而幾篡。高攀龍疎而易言。命降應宿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揭陽縣典史。仍令建言諸臣。時事艱難。不求現財足兵實政。乃趣造是非。部院公論所出。今後務持平毋實。

二十二年五月丁亥。吏部推閣臣王家屏、沈鯉、陳有年、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右侍郎鄧以讚、少詹事趙琦美。初。閣臣王家屏以諫册儲罷歸。至是。上諭有不拘資品堪任閣臣語。吏部遂以家屏等名上。上覽不擇。下旨詰責。以宰相舉特簡。不得專擅。吏部尚書陳有年爭之。以爲王家屏爲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提徑。因乞骸骨。上命馳驛還籍。以孫丕揚代之。辛卯。以沈一貫、陳于陛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調文選郎中顧憲成。給事中劉道隆、御史劉四科、趙南星之流遷謫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後吏相傾軋。垂五十年。

二十三年秋七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趙文炳劾吏部文選郎中蔣時馨倖進黨庇。下廷議。尚書孫丕揚宰不得。遂同論德劉應秋、大理右少卿江東之等誣李三才授趙文炳冀陷太宰而代之。上怒其濟辨。甲午。逮故浙江海道副使丁此呂。將時馨既斥。孫丕揚爲毀由此呂。沈思孝以此呂建言不宜察。丕揚遂上此呂訪單貪婪賊跡。雖建言。無俸脫理。命逮下獄。對簿之日。承服硃砂牀具等弊。丕揚遂與思孝交惡。

356

矣。八月。沈思孝言孫丕揚庇闕負國。丕揚乞休。不允。十一月丁丑。工部員外郎岳元聲言宮府攻訐宜大
臣攻大臣。不若俱罷之。
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大學士張位乞罷。不許。時。吏部尚書孫丕揚、右
養難再留。以位黨丁此呂、沈思孝也。上責丕揚無大臣體。宜協恭毋相牴牾。閏八月。吏部尚書孫丕揚、右
都御史彙兵部侍郎沈思孝。
二十七年五月丁巳。以光祿寺卿李三才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二十九年九月戊午。禮部尚書彙翰林院學士沈鯉、朱賡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時。廷推九人。上已點
朱國祚、馮琦。而沈一貫密揭二臣年未及艾。易少黜之。先爰立老成者。賡得入。鯉先任禮部。與申時行左
請告。上不許。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因疏勸鯉、鯉求去。益力。上私語曰。沈尚書不曉我意。遂有是命。
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鎣等相訐。章下禮部。初。楚恭王隆慶初厭疾。薨。遺腹宮人胡氏孿
生子華奎、華璧。或云內官郭綸以族人如紓奴盜子。詐兒及弟如晉。姜子尤金梅所出。盜入宮。長爲華奎。
次華璧。儀賓汪若泉訐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乃疑。華奎既嗣楚。華璧封宣化王。華鎣承襲。幹王。
鎣妻又如言女。知其詳。鎣遂盟宗人二十九人入奏。楚先王風痺不能御內。乃令宮婢胡氏詐爲身臨。產
時。抱妃兄王如言子爲華奎。又抱妃族王如紓舍人王玉氏口。王氏如言女。
故知之。二孽皆不宜冒爵。章入。適政司沈子木持未上。六月。楚王勤宗人疏亦至。事下部。禮部右侍郎郭
正域曰。王奏華鎣舉易。竟華鎣奏王非眾王子。亂皇家世系。事難覓。楚王襲封二十年。何至今始發。而又
發於女子骨肉之閒。王論華鎣一人。而二十九人同攻王。果有實見出真情否。王假。則華鎣當別論。王真。
則華鎣罪不勝誅。沈一貫以親王不當拘。但當體訪。正域曰。正域江夏人。一有偏徇。論且不測。非拘。則楚
王跡不白。各宗罪不定。王跡拘。各宗一罪不拘。人於何服。時。正域右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尚書
趙世卿、倉場尚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謂王非假。時。閣部互相齟齬。結事中挑文蔚勤郭正域故王鏤
衝中人。修郤謀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勤御史于永清、給事中姚文蔚、劉及沈一貫。九月己巳。刑科都
給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夢皐各勤郭正域。夢皐幷及次輔沈鯉。俱不報。上卒以王爲真。而正域能去。尊。
楚府東安王英燈、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煊等請復勘。假王不聽。時票楚事皆朱賡二沈引嫌不出。十
一月。妖書事起。沈一貫疑郭正域爲之。錢夢皐遂直指正域。且及輔臣沈鯉。陝西道御史康丕揚猜例特
內盜賈忠貞語丕揚。乘妖書可免。丕揚遂起而佐之。後歸獄。緻生光得解。評事本
三十三年春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部左侍郎楊時喬。輔臣沈一貫憚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前
推補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爲先。庶官以科道爲急。科道考選久停。與其故
者稍疏通。簡新進以決衆日之壅。此今日揆權上策也。時。疏遂寢。而都御史李三才鈞得之。泄言於衆。謂
錫爵以壑省爲衆歡。於是南京戶科給事中段然首論錫爵與朱賡密揭拒權亂政。不報。起孫丕揚太
子少保吏部尚書。十月壬戌。起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爲南京光祿少卿。辭不至。丙寅。工科給事中何
士晉勤錫爵左都御史王之楨爲輔臣爪牙心腹。而宜顯斥。禮科給事中張鳳彩、刑科都給事中蕭近高、
給事中張國儒交章糾王錫爵、朱賡。國儒言臺省五十餘人共糾朱賡奸
狀。而尚書趙世卿曲媚之。俱不
以拾遺自辨。上特留之。夏四月。刑科給事中郭正域糾。并言左都御史溫
純庇工科給事中鍾兆斗例轉。亦誣奏純。純乞休。大理少卿徐宗魯、吏科都給事中侯慶遠、御史孔貞
首撰。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葉向高猶相而攻廷機者未已也。遂移居濱象所之眞武廟。乞放凡五

一等。皆論夢皐逮繫妄辨。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亦言之。俱不報。五月。候補
證私人。疑上箝下。錢夢皐妄奏求容。士林不齒。一貫、夢皐皆疏辨。夢皐謂元珍爲溫純鷹犬。降一級調極
邊。六月。吏部員外郎賀燦然言被察科道與溫純皆當去。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盧如松、朱吾弼
各論王基、錢夢皐、鉦兆斗必不可留。沈一貫結近侍陽施陰設。秋七月。兵部主事屈時雍直攻沈一貫。欺
罔誤國。於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致仕。錢夢皐、鉦兆斗各遷疾。京察始得奏。尋。謫賀燦然、屈
時雍。奪朱吾弼俸。拾遺南京戶部尚書王基免。時有布衣在一貫坐。夢皐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
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譏之。
三十四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勤沈一貫。奸貪。大學士沈一貫、沈鯉竝致仕。一貫連
歲乞休。疏八十上。始允。鯉居位四載。嘗列天戒民窮十事書之於牌。每入閣。則拜祝之。或譏鯉爲咀咒。上
命取觀之。曰。此非詛咒語也。妖書事起。危甚。賴上知其心。得無恙。及放歸。得旨。不如一貫之優。各賜金幣。
鯉半之。出都日。猶有譏其衣紅袍閙邊者。中官陳矩爲解乃已。孫居相黎威悌。陳良訓鐫三級調外。
三十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又論朱賡召從輔王錫爵。時。閣憲成移書向高。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爲工。賢否淆淅。引張禹、胡廣爲戒。廷
機故出沈一貫門。人多疑之。給事中王元翰、胡忻、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等交章劾廷機。廷機故清
介。而攻之者誣爲盜金與拨。御史葉永盛極辨之。廷機伏闕辭。不允。上下旨切責元翰等。秋七月。總督
漕運李三才請補大僚。選科道。用廣棄。其論廢棄曰。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永棄不收。總之。於皇
上無忤。今乃假主威以鋤諸臣。又借忤主之名以飾主過。負國負君莫此爲甚。天下必獻呼蹈躍以頌聖德。留中章疏亦自有緩急。如
別遣奸細遠邊。遠奸指王錫爵、沈一貫、朱賡。又曰。古今稱廉相。必稱唐楊綰、杜黃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
惟恐不及。而王安石用之。驅逐諸賢。竟以禍宋。時李廷機有清名。故士昌規及之。賡廷機上疏辨。降士昌
廣西僉事。御史宋徵論救。謫平定州判。加謫士昌與安典史。
三十六年五月。禮部主事鄭振先勤輔臣朱賡、李廷機大罪十有二。指一貫、賡、廷機爲過去、現在、未來三
身。布置接受。從風而靡。上以其評語。譏誚安州判。九月。先是。王錫爵辭召。手疏言皇上於章奏一概留
中。特鄙棄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意旨。臣謂君父至尊。必自立於無過之地。請暢然降旨。盡
除關稅。召還內帑。散內庫之有餘。濟邊儲之不足。天下必歡呼踴躍。以頌聖德。留中章疏亦自有緩急。如
推補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爲先。庶官以科道爲急。科道考選久停。與其故裁抑留不肯以塞賢者之塗。孰
若稍疏通。簡新進以決衆日之壅。此今日揆權上策也。時。疏遂寢。而都御史李三才鈞得之。泄言於衆。謂
錫爵以壑省爲衆歡。於是南京戶科給事中段然首論錫爵與朱賡密揭拒權亂政。不報。起孫丕揚太
子少保吏部尚書。十月壬戌。起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爲南京光祿少卿。辭不至。丙寅。工科給事中何
士晉勤錫爵左都御史王之楨爲輔臣爪牙心腹。而宜顯斥。禮科給事中張鳳彩、刑科都給事中蕭近高、
給事中張國儒交章糾王錫爵、朱賡。國儒言臺省五十餘人共糾朱賡奸狀。而尚書趙世卿曲媚之。俱不
報。十一月壬子。朱賡卒於官。賡性淹謹。同鄉沈一貫當國。善調護。故妖書楚獄其禍不及。賡卒。廷機當
首撰。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葉向高猶相而攻廷機者未已也。遂移居濱象所之眞武廟。乞放凡五

年。至萬歷四十年始得謫寒暑邪門無履跡。
三十七年春二月丙寅。御史鄭繼芳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貪婪不法。元翰亦奏辨繼芳爲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初。給事中王紹徽善湯賓尹。營入閣甚急。皆語元翰曰。公語言妙天下。卽一札揚汤君。汤君且爲公死。世間如汤君可特也。元翰辭焉。紹徽銜之。因嗾繼芳、撫元翰。　夏四月。吏科糾擅去諸臣。初。工科給事中孫善繼拜疏竟去。劉道隆繼之。王元翰、顧天峻、李騰芳、陳治則各先後去。命削善繼籍。道隆等各降秩。時南北科道互相攻。詆至不可問。　戶科給事劉文炳請召都元禮不報。　十二月乙丑。工部主事鄒輔忠論總督漕運李三才。結嵩倡天下。前岡枚卜。今岡總憲。四岳薦鯀。漢臣飲葬天下之大可殺也。時三才黨充內盛。輔忠首勤之。繼以御史徐兆魁。三才奏辨。工科給事中金在衡交章爲三才辨。俱不報。三才負才名。初爲山東漕臬。有聲。民歌思之。撫淮十年。方稅璫橫甚。獨能捕其爪牙。以尺籤斃大盜。三才多取多與。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憲成信之。亦爲游揚三才實奠憲成。止疏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醉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卽客窘。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至是。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紬之。
三十八年五月壬子。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勘李三才。至廣至淡漠。勤學力行。爲右醯儒。當行勘以服諸臣心。時給事中金士衡段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郎中侯先春輔忠首勤之。繼以御史徐兆魁

兒之隕類。尚留泰夢於餘灰。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傳之私緣。臣之所願不得不盡也。以移宮首之。如方震孺毛士龍等十有餘疏。闡發既明。在科臣楊漣潔志遠猷。不難總召用於他日。臺臣賈繼春實心愛主。何妨付定論於國人。若復修隙羽翼。追擠几筵。欲捕疑端。愈增滋蔓。又臣之所願不得不盡也。臣請約言之。銓除在冀品毋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毋輕出言。以佐關國家要以邊事爲首務。毋自起蕭內之戈。今日終以君德爲大本。毋徒爲將順之節。三月。起劉宗周都主事。王之棟刑部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八月。給事魯夫人客氏地。以畫工成。命銘鉻鉻。執法逆志。御史王心一馬鳴起。吏科給事侯震暘倪思輝朱欽相等先後糾之。降調有差。詳見忠政

二年春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爲太常寺卿。三月。禮科右給事世揚疏參輔臣沈淮借慕兵之名。爲後身之術。陰使其黨委曰舉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再見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慕死士。有逾祖制不應。御史侯震暘亦以勳戚調外。六月。刑部尚書王紀棄劾輔臣沈淮倩慕兵之名。爲後身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黃堪瓜詞已賦。同文館獄將興。又曰臣指其蔡京。而淮不肯受。試取嘉世揚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等疏一一讀之。則京之爲京。曖昧於此矣。上以煩言貴之。淮等予告回籍。紀革職爲民。八月。以楊漣爲太常寺少卿。兵科給事朱童蒙疏劾都御史孫元標。副都御史鄒元標。趙南星。高攀龍金立院之非。標等上疏自理。上優詔答之。工科給事郭興治復劾。內有比擬妖賊諸語。止貴其狂悖。奪俸。於是元標從吾五疏乞休。元標即移家出城。遂予告。馳驛去。給林修撰文震孟上言勸政講學之實。留中。庶吉士鄭鄤疏促之。供降調。詳見忠政實錄太僕少卿湯兆京太僕寺少卿徐大化、呂維祺、孫杰大理寺寺丞。瞿維藩、郭興治、楊維垣等皆科道。以御史婁厚李春燁太僕寺少卿徐大化、呂維祺、孫杰大理寺寺丞。瞿維藩、郭興治、楊維垣等皆科道。以御史婁

嘗舉大臣者十之八九。疏入。除名爲民。十一月。以趙南星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以顧憲成、魏廣微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二月。奪御史周宗建俸。南京御史徐世業劾宗建保舉冒濫。宗建疏辨。詞連鄒黎。有結交宮閫。獻媚既去。魏廣微未得爲首輔。嫉奪勳之。

五年秋八月。御史張訥請慶天下審院。忤魏廷鯤。初。楊、左事起。以移宮爲案。但屬楊、左。與圖大章等無與也。已。復改爲封疆。周朝瑞會疏寬廷鯤。而顯大章與楊維垣相疏辨。與楊、左又無與也。乃以封圖牽入移宮。於是一網發矣。詳見忠政實錄

七年八月。上崩。無嗣。遺命以信王入繼大統。誅魏忠賢客氏。其黨相繼伏法。詳見忠政實錄　冬十月。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上言。東林餘孽。獨宥長安。每欲因事起釁。憂不在小。乞敕下廠衛嚴緝。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調吏部、呂坤、黃克纘等同邑同司之例爲言。上從之。於是南星謝職。方司郎中鄧渼上言。東林魁碩。遊

酌用。乃任事諸臣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礙案。深防報復。臣竊以爲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穆、羅、崔、魏之與己。即可化牛李爲同己。況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不須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撝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所謂方隅未化也。與楊維垣互出疏相往復。上是其言。時元路歷言事大學士來宗道常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五月。御史袁宏勳劾大學士劉鴻訓一入黃扉。揚揚自得。浹旬之閒。革職閑住無虛日。殊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袁、裘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亟國大事未暇平章。惟頗毀要典。擯水火元黃是尚爲祟。今燄矣。水火元黃息耶戰耶。未燄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燄以後。鴻訓文借之以禍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鎮撫司僉書張道濬亦訐攻鴻訓。工科給事中顏繼祖爭之。且言道濬出位亂政。非重創不止。御史史孟麟、高捷相繼彈鴻訓。鴻訓尋以事罷歸。十一月庚申。會推閣臣。東部侍郎成基命、禮部侍郎錢謙益等。禮部尚書溫體仁訐謙益天啓初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上召廷臣及體仁、謙益於文華殿。質辨良久。上曰。體仁所參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衆。臣不敢盡言。部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資深望輕。如糾謙益。何不先於枚卜也。體仁曰。前猶冷局。今卜相事大。不得不爲皇上愼用人耳。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鑒。上叱之。下錦衣衛獄。削逐。體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旋回籍。除名爲民。下千秋於刑部。周延儒曰。自來會推。會議皆故事。僅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即言出而隨之矣。上大稱善。遂停枚卜。卒用延儒。延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召對稱旨。至是。枚卜。謙益必欲得之。而盧以延儒同推。勢必用延儒。遂力挽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延儒。不推。適遊上疑耳。於是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深。體仁幾雖而延儒助之。謙益不知也。忽蒙召對。謙益自爲枚卜定於此日。及入見。方知有體仁疏。體仁與謙益廷辨。體仁言如湧泉。而謙益出不意。頓屈。

二年春正月。定逆案。召廷臣於文華殿。先是。御史毛九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姻瑞詩刊本。上問體仁。體仁謂出自錢謙益誣論。又出御史任贊化參體仁疏。其語變上不悅。謫贊化於外。御史吳甡言因溫體仁前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盥式粗。今又斥任贊化。班行無色。乞召還言官不聽。

三年五月。左諭德文震孟上言呂純如羅織諸賢。今薪輿授。思借漫才起用。吏部尚書王永光擬稿威柄。年例變亂祖制。考選概斥清才。簒入。命指實具奏。永光有清執東林以其異己。給事中張國維、御史毛羽健等交劾之。俱不問。至是。震孟再糾之。

四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黃道周疏救鄧錫。調外。初。定魏、崔逆案。輔臣錢龍錫主之。袁崇煥之獄。御史鹿善繼、錦衣衛都督同知張道濬、游通賂竊權。命下理。宏勳受參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賄。屬於兵部尚書梁廷棟、吏部尚書王永光。宏勳、道濬皆永光所任也。俱論戍。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論永光誅貧黨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騎、震孟朝罷矣。磐卿擊瑞有直聲。沈淪諫垣十年不調。至是。削籍。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翩翩同官。不覓其用。逮下獄。治亂

逮女弟也。鄧薄於宗逵。宗逵嘗揭其杖母孫妻。震孟既怍體仁。體仁併恨鄧鄧。即以宗逵所揭入告下獄。九年二月。吏部尚書謝陞疏救陳子壯。不聽。先是。子壯以論宗秩事下獄。詳見治亂

王一鶚奏蘆周延儒等。以濫及廢籍責之。夏四月。大學士錢士升罷。初。溫體仁深結士升。其入相也。體仁凡有所爲。必力推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體仁意。而士升成之。體仁逐文震孟。頗引士升爲證。士升亦助體仁。至是。體仁幷欲去士升。因羅織吳甡化訐奏士升弟士晉。即擬盜旨。仍屬林

然亦體仁之巧於擠延儒也。嘉善錢士升爲龍錫門生。聞體仁語。頗多之。而輕延儒。體仁遂與相結。五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奏薦黃克纘、劉宗周等。御史吳達芳奏薦李邦華等。上以其朋比惡之。下達芳、執御於理。坐上書不以實律杖爲城旦。

六年三月。刑科都給事陳贊化劾大學士周延儒招權納賄。遊客李元功借遂威人。延儒嘗語去輔李標事云。上先久放。余封還原疏。上即改留。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義旦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五月甲戌。召廷臣於平臺。問誰堪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盤民望。上責其率妄。調外。八月甲戌。召廷臣於平臺。問誰堪冢宰總憲者。令各條對。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之所舉。與衆不同。上許之。勛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東室。捷勞皇四顧。大學士王應熊目勛之。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勛戚亦如之。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冢宰非純如不可。俄入奏。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上問溫體仁。對曰。謝陞可。上是之。應熊故葬周延儒。而純如又與延儒善者。故體仁陰持之。給事中范淑泰、吳其來交章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計翻逆案。乙亥。召高弘吏部尚書謝陞爲吏部尚書。以唐世濟爲左都御史。

八年夏六月。刑部主事吳江、給事中何楷、朱舉顯、御史張繼育各劾大學士溫體仁。幷及王應熊。初。流鑒陷中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被劾。而振纓體仁鄉人。曲庇之。時。何吾騶亦與應熊不合。錢士升力劾其罔。得解。秋七月。進少傅事文震孟爲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綱旨。既而以疾告。不允。溫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至是出特簡入政府。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文震孟、錢士升力劾溫體仁。初。吾騶、震孟在直。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兩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途疏糾譽卿。震孟自持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譽與體仁論庶吉士鄭鄤當遷除。大拂體仁意。至是。票陞疏止。欲將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譽卿擊瑞有直聲。沈淪諫垣十年不調。至是。削籍。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翩翩同官。不覓其用。逮下獄。治亂

逮庶吉士鄭鄤。鄤撻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鄤薄於宗達。宗達嘗揭其杖母孫妻。震孟既怍體仁。體仁併恨鄭鄤。即以宗達所揭入告下獄。九年二月。吏部尚書謝陞疏救陳子壯。不聽。先是。子壯以論宗秩事下獄。詳見治亂

王一鶚奏蘆周延儒等。以濫及廢籍責之。巡按蘇松常鎮御史夏四月。大學士錢士升罷。初。溫體仁深結士升。其入相也。體仁凡有所爲。必力推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體仁意。而士升成之。體仁逐文震孟。頗引士升爲證。士升亦助體仁。至是。體仁幷欲去士升。因羅織吳甡化訐奏士升弟士晉。即擬盜旨。仍屬林

舒毋泄言。欲借弟以逐其兄也。士升遂引歸。文毅孟之門。至是連章攻溫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狀。母張氏伺體仁與出。輒道詬之。德移獄刑部。戍廉。

崧。秋七月。國子祭酒倪元璐免。元璐與同邑左庶子丁進不合。嗾御史唐世濟劾之。至是。因擬會失旨。下五府九卿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據。并及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遂下錦撫司訊。初。上召國觀詰及朝士受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獻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專偵其陰事以及於敗。國觀既削籍。吏部尚書傅永淳、南京吏部尚書朱繼祚並免。下左副都御史蔡奕琛等逐下錦撫司訊。初。上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十二月。國觀奕琛辨不聽。命入京即訊。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奕琛辨刑科給事中袁愷迎勤出於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能丹陽監生賀順、吳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元璐贊於禮部侍郎錢謙益。八月辛亥。故大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能丹陽監生賀順、吳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元璐贊於禮部侍郎錢謙益。八月辛亥。故大

實優容。皇上欲遵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羣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勤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救道周。上怒。下獄杖之。論戍。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上頗向用之。至是因擬會失旨。下五府九卿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據。并及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遂下錦撫司訊。初。上召國觀詰及朝士受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獻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專偵其陰事以及於敗。國觀既削籍。吏部尚書傅永淳、南京吏部尚書朱繼祚並免。下左副都御史蔡奕琛等逐下錦撫司訊。初。上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十二月。國觀奕琛辨不聽。命入京即訊。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奕琛辨刑科給事中袁愷迎勤出於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能丹陽監生賀順、吳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元璐贊於禮部侍郎錢謙益。八月辛亥。故大

實優容。皇上欲遵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羣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勤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救道周。上怒。下獄杖之。論戍。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上頗向用之。至是因擬會失旨。下五府九卿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據。并及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遂下錦撫司訊。初。上召國觀詰及朝士受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獻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專偵其陰事以及於敗。國觀既削籍。吏部尚書傅永淳、南京吏部尚書朱繼祚並免。下左副都御史蔡奕琛等逐下錦撫司訊。初。上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十二月。國觀奕琛辨不聽。命入京即訊。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奕琛辨刑科給事中袁愷迎勤出於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能丹陽監生賀順、吳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元璐贊於禮部侍郎錢謙益。八月辛亥。故大

實優容。皇上欲遵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羣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勤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救道周。上怒。下獄杖之。論戍。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上頗向用之。至是因擬會失旨。下五府九卿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據。并及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遂下錦撫司訊。初。上召國觀詰及朝士受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獻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專偵其陰事以及於敗。國觀既削籍。吏部尚書傅永淳、南京吏部尚書朱繼祚並免。下左副都御史蔡奕琛等逐下錦撫司訊。初。上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十二月。國觀奕琛辨不聽。命入京即訊。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奕琛辨刑科給事中袁愷迎勤出於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能丹陽監生賀順、吳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元璐贊於禮部侍郎錢謙益。八月辛亥。故大

實優容。皇上欲遵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羣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勤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救道周。上怒。下獄杖之。論戍。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上頗向用之。至是因擬會失旨。下五府九卿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據。并及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遂下錦撫司訊。初。上召國觀詰及朝士受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獻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專偵其陰事以及於敗。國觀既削籍。吏部尚書傅永淳、南京吏部尚書朱繼祚並免。下左副都御史蔡奕琛等逐下錦撫司訊。初。上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十二月。國觀奕琛辨不聽。命入京即訊。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奕琛辨刑科給事中袁愷迎勤出於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能丹陽監生賀順、吳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元璐贊於禮部侍郎錢謙益。八月辛亥。故大

舉人。而昌時、仲遠又延儒之罪人。御史蕭拱宸、何綸交勸之、七月乙卯。上自訊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徵延儒趨朝。延儒先嚮大學士王應熊途中密語令先抵京。上遣緹騎趨延儒入。偵知之。能應熊薦誅昌時。賜延儒死。初延儒再召。時廉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蓋反前非。向之所排逐援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於敗。

倪元璐曰。自神廟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廷之局凡三變。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革類之自戰。而不爲之理。所謂鼠鬬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玄黃。時勝時敗。其既閣寺擅權。宵人處必勝之地。正人亦戢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人亦不日戰。而曰禽獫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患。其心愈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捩。握照虛公。百僚臣工皆休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箝鍵以繩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穿正人。其正人既禍敗。即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宵人亦不蕲蹈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於禍敗。宵人正人皆以不敢言蕩。而蕩意熾。蕩意熾而國是不可問矣。究之指以朋比斥爲僞學。寬逐禁錮。殆無虛日。予以世患無眞品。望不患無眞經濟。耳所聞道德事功。垂之竹帛。貞之珉石。蓋概乎未有睹也。嗟乎。此後世之所以衰也。

卷六十七　爭國本

神宗萬曆十年八月丙申。皇元子生。頒詔赦天下。

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爲貴妃。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册立東宮。疏曰。孟娣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自元子誕生。五年於茲矣。即今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實在於茲。祖宗朝立皇太子。莫宗以二歲。孝宗以六歲。武宗以一歲。成憲具在。惟陛下以今春月吉。且敕下禮部。蚤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上曰。元子嬰孺。少俟二三年舉行。　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沈璟上言。貴妃雖賢。所生爲次子。而恭妃誕育元子。主鬯承祧。顧反令居下耶。乞收回成命。首建恭妃。次及貴妃。上怒。謫應麟廣昌典史。璟亦調外。上諭閣臣曰。降處非爲册封。惡彼疑朕。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以私意壞公論耶。刑部主事孫如法上言。恭妃誕育元嗣。五年未聞有進封之典。貴妃鄭氏一生子即有皇貴妃之封。貴妃能得之於皇子之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五年敬奉之久。先天下不能無疑也。上怒。謫如法典史。御史錢一本、部德泳、賈名儒、陳禹謨、主事董嗣成、姜璋申救。削籍。降調有差。科臣孟養浩疏最後上。加杖一百。家屏三疏乞歸。許之。吏部主事顧憲成、章嘉禎等廷推冢宰忠愛。不宜發徙。請召還。上怒。憲成削籍。嘉禎謫雜定州州判。　十一月。禮部尚書李長春屢請册立。疏十有四。不報。尋能去。

二十一年春月正。輔臣王錫爵歸省還朝。密疏請建東宮曰。前者册典垂行。而輒爲小臣激聒所阻。皇上親發大信。定以二十一年舉行。於是羣臣翕然。蓋皆知成命在上。有所恃而無虞也。倘春令過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今復何名而又緩。伏乞降諭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於人謀。上報云。朕雖有今春册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復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册立。錫爵復疏曰。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養之。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與其曠日遲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月下兩全之美。臣謹遊說。並擬傳帖二道。以備採擇。然尚望皇上三思。臣言。俯從後議。以全恩義。上不悅。

二十一年春月正。輔臣王錫爵歸省還朝。密疏請建東宮曰。前者册典垂行。而輒爲小臣激聒所阻。皇上親發大信。定以二十一年舉行。於是羣臣翕然。蓋皆知成命在上。有所恃而無虞也。倘春令過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今復何名而又緩。伏乞降諭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於人謀。上報云。朕雖有今春册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復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册立。錫爵復疏曰。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養之。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與其曠日遲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月下兩全之美。臣謹遊說。並擬傳帖二道。以備採擇。然尚望皇上三思。臣言。俯從後議。以全恩義。上不悅。

服人心。上竟用前論。工部郎中岳元聲謂科臣張貞觀、史孟麟曰。此舉何如。貞觀曰。此乃錫爵密進者。元聲復謂禮部郎中陳大來曰。家兵科給事許宏綱、禮部郎中于孔兼皆在宏綱以屬元聲。元聲曰。我方論錫爵。若言謂有成心。反敗乃事。其以元聲爲後勁可也。宏綱不允。元聲遂歸草疏。適禮部郎中顧允成、張納陛至。遂聯名上。大約言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齊年。莊皇帝不殺爲未然。舉以語大計。疏入。刑科王如堅、光祿丞朱維京疏繼上。曰。皇上念及中宮良厚。顧中宮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謂元子自當避位。

362

何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恐中宮聞之。亦有不安者。皇上以手札答之。錫爵。錫爵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如旨擬敕。難以厭中外之人心。光祿少卿徐常、署丞王學曾、郎中陳泰來、于孔兼疏辯上。上怒。如堅、維persons、戍徙。學曾等爲民。而元聲允成、納陸得寬旨。然並封官皆如故。元聲與允成、納陸泰來、孔兼暨李啓美、曾鳳儀、鐵化民、項德誠面詰錫爵於朝房。錫爵色甚厲。元聲曰。閣下崇何誤引親王入繼之文。爲儲宮待嫡之例。鳳儀語稍遜。元聲厲聲呵之曰。曾員外不知禮訓。錫爵容霽。乘機出元聲曰。大事未定。奈何出。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當以廷臣相迫告之皇上。錫爵曰。善。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即以元聲爲首。杖戍惟命。錫爵唯唯。燕吉士李朦芳上書錫爵曰。聖明在上。議者俱爲杞憂。以公苦心疑爲結竈。此皆妄也。但開古賢豪將興立權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難啣其迹於一時。而終可皎然於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册立。然以公之明。試虞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拿誕。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壞公事。遂公功。而罪公爲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頓足曰。諸公皆我。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每揭皆手書。秘跡甚明也。朦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由知。冀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乎。錫爵默然良久。復曰。古人留侯、鄭侯皆以權勝。朦芳曰。鄭侯不欲以建儲爲元帥。而咏摘瓜時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中興肅宗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遜廣平爲太子。則是一則然建儲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強疎爲無咎。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未嘗請太子與趙王並封。且行權必大智人委曲宛轉。或立語而移。或默然而定。若鬻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錫爵不覺泣下。翌日上疏自劾三誤。不允。二月。輔臣王錫爵復疏爭之。略曰。皇上旋止封王之命。再訂二三年册立之期。異吾聖王從善轉圜之盛德。廻臣私愛過計。去年之命。既改於今年。則焉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究及宮闈之隱情。慮及千萬世之流言。復曰。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傅。從來所未聞。皇上縱欲少緩册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上不允。蔣陵秦來、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於外。削禮科張貞觀籍爲民。八月。王錫爵以星變言天以皇上爲子。皇上以太子爲子。天子之象帝星。太子之象前星。方今礙封第一議矣。如册立上遂令飴弄曾孫之樂。乞今年先皇長子大禮。明春後邀與諸皇子禮子復生子。登享令名。集完福矣。上必動諭俟卽日行之。冬十月乙亥。上以典禮未備。欲改期册立。沈一貫封還聖諭。力言不可。十五日己卯。册立皇長子爲皇太子。暨册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詔告天下。上特諭在籍輔臣申時行、王錫爵知之。壬辰。皇太子加冠。福、瑞諸王俱冠。

三十年春正月丁巳。增東宮官屬。己未。福王暫講武英殿西廡。二月丙子。册皇太子妃郭氏。上引疾免賀。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卯。有監諮曰。續憂危竑議。凡三百餘言。謂東宮不得已立之。而從宜不備。寓後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賡、賡者更也。內外宜附庶者文則戎政尚書王世揚、巡撫孫瑋、總督李汶、御史張養志。武則錦衣都督王之禎、都督僉事陳汝忠、錦衣千戶王名世、王承恩、錦衣指揮僉事鄧國賢。又有陳矩、明夕帝節以爲之主。沈一貫左王規福避禍。他日必有靖難勤王之事。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鄧國秦重劾之。增刊后妃。首溯明德皇后終鄭貴妃。科臣戴士衡指其書上言。謂呂坤逢迎掖庭。冤枯之形已分。語侵貴妃。樊玉衡前疏皇長子册立中亦有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等語。貴妃聞之。泣訴於上。會有援引歷代廢嫡立庶之事著爲一書。內刺張差、梃劉道亨、魏允貞、鄭承恩、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酆亨、呂坤等名曰憂危竑議者。咸駭疑其書出士衡手。張位教之。鄭士衡假造僞書。中傷善類。目爲二衡以激聖怒。欲併殺張位。上怒甚。二臣論戍。危竑議爲戴士衡僞造。主於張位預謀者。徐作、劉楚先、劉應秋、楊廷麟、萬建皆也。中旨禮部右侍郎劉楚先、都察院右都御史徐作罷。國子祭酒劉應秋降調。吏科左給事楊廷麟、禮部主事萬建皆俱鐫典史。張位先以密疏楊鎬東征失利罷去。命值赦不宥。

二十八年春正月。禮部尚書余繼登請先皇長子册立。而後冠禮可致舉。許禮可致酲。大學士沈一貫請皇長子冠昏不報。三月。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等乞行皇長子三禮。不報。已巳。移皇長子慈慶宮。再論內閣册立有期。羣臣不得瀆擾。夏四月。刑部主事謝廷讚請册立。謫貴州布政司照磨。戊寅。沈一貫密揭請撰敕上報曰。謝廷讚狂妄少待之。俾天下臣民曉然知出自朕心。秋七月癸卯。諭皇長子猜嫌。大禮稍俟之。百官毋沽名煩聒。冬十月乙酉。諭內閣來春册儲。庚子。工科都給事王德完言臣入京數月。道路相傳中宮役使止數人。憂鬱致疾。陷危不保。臣竊惛不然。第臣得風聞言事。若如所傳。則宗社隱憂。臣義直叅御坐之事。新皇上眷顧中宮。止堂虛受。臣死且不朽。上震怒。下錦衣衛獄訊其由。吏部尚書李戴、御史周盤等論救。俱切責之。十一月。戚臣鄭國泰疏請皇子先冠昏後册立。科臣王士昌糾之。謂禮部朱國祚以國泰媚倒其詞。與明旨有背。恐釀無窮之禍。不報。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嚴寒。皇長子噤甚。譯官郭正域言出之。上聞亦不悅。聞正域言出之。上聞亦不悅。二十九年五月丙午。戚臣鄭國泰請册儲冠昏。庚申。禮科右給事楊天民、王士昌等請立儲。俱謫貴州

之。偵校鑾將。晴賞格五千金。官指揮僉事。或曰。妖書似出清流之口。將假緝沈一貫者。誠曰。此奸人作之以陷郭正域。正域時有清流領袖之目。見忌一貫。已。審應申項應祥各上奏奸書誘人無自名理。不問。召皇太子暨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隨令內豎以慰安太子。語論內閣。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郭正域。正域輔臣沈鯉門生也。鯉素踽踽。尤負望。供天啓聖賜牌於閣。入則禮之。時開告密。鯉語人曰。此事何必張盛也。一貫大不懌。正域放歸。待凍滹河之楊村。聞問不絕。一貫益側目。十二月壬午。給事錢夢皋直指正域。併及沈鯉。御史康丕揚佐之。初。僞醫吳江沈令譽多貴遊。丕揚巡城踏捕之。搜得楚王禍華趙副封及刑部主事于玉立所致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以玉立起官士騏與正域左右之。又前漢中府同知荊門胡化。首湯縣訓導阮明卿撰妖書誣閒無據。而明卿爲夢皋姻。故夢皋攻正域。疏中稱沈令譽多貴客。胡化同鄉之年友。當亟訊奸慝。治正域罪。次輔沈鯉屢爲奸人緩頰。舉朝曰大變。彼曰小事。舉朝曰當捕。彼曰可容。所上揭有煽動人心。鼓惑聖德等語。罔互躁伏。意欲何爲。疏入。中外大駭。於是發卒圍正域舟。逮其僕隸乳媪十三人。巡捕都督陳汝忠又獲正域舍人毛尚文、江夏布衣王忠。巡城御史康丕揚捕僧可知。貴妃卽可爲國母。舉朝皇皇。及上年高后以賢見重。而東宮益安。至是崩中宮虛位數月。貴妃竟不進位。上不豫。石論德張鼐上言。皇上起居靜攝。皇太子執禮之暇。時親左右。皇長孫少成之。氣娛樂庭除。既足寬懷。亦稍聚順。臣竊見士民之家。或慈母見背。嚴父孤單。惟兒孫繞膝。可開眉宇。雖天子不同民間。而骨肉應無二理。七月。時上寢疾久。皇太子希得召見。御史左光斗等詣方從哲請候安。從哲曰。上諱疾。卽入門。左右不敢傳。兵科給事中楊漣曰。昔宋文潞公問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輩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今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內臣知大臣在門。且公當宿閤中。從容曰。非故事。潞公不訶史志聰乎。此何時。尚問故事。二十一日丙申上疾大漸。召輔臣方從哲等入宏德殿。幕出日已旰。皇太子尚徬徨寢門外不得入。漣光斗遣人語東宮內侍王安曰。上疾甚。不召太子。非上意。太子當力請入侍。以備非常。卽夜毋輕出。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卽日上崩。遺命封貴妃鄭氏爲皇后。

泰昌元年。卽萬歷四十八年也。八月。光宗旣踐祚。遵遺命封皇貴妃。命禮部查例行。尚書孫如游爭之曰。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於生前。而顧遊韶於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殿下。豈非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子其母。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於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史册。傳之後季。將爲盛代典禮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稱達孝爲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禮爲孝。臣不敢奉命。從之。

谷應泰曰。光宗本恭妃所產。神皇之元子也。恭妃無寵。擅寵者貴妃耳。乃自萬歷十四年。輔臣申時行以建儲爲請。至二十九年。而儲位始定。自古父子之間。未有受命若斯之難也。語云。貴夫人愛稚子。又云。母愛者子抱。其時枯菀之勢既形。金玦之寒斯劇。羽翼孝惠者少。樹功舒王者多。而寄宮一席。尚忍言哉。乃首以爭國本慫恿者。禮垣羅大紘、中書黃正賓也。又給事李獻可、尚書李長春輩。或杖或戍。一鳴輒斥。甚

衣撤百戶王日乾訐奏奸人孔學與皇貴妃宮中內侍婁鏐、劉諮人請妖人王子韶詛呪皇太子。刊木像聖母、皇上。釘其目。又約趙思誠在東宮侍衞帶刀行刺。語多涉鄭貴妃、福王。葉向高語通政使具參疏與日乾奏同上之。向高密揭日乾、孔學皆京師無賴。講張至此。此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俱在法司。其情立見。皇上第靜俟。勿爲所動。動則滋擾。上初覽日乾疏。震怒。及見揭。意解。遂不問。東宮證取開揭向高曰。皇上既不問。則嚴下亦無庸處覽。皇太子深然之。尋御史以他事參日乾下之獄。踰年而挺擊之獄興。詳三案

四十二年三月丙子。福王常洵之國。

四十三年二月。南京御史汪有功言福府內侍李進忠擅祭告孝陵。不報。　秋七月。太常寺少卿史孟麟請册立皇太孫。議兩淮鹽運判官。

四十四年八月壬寅。皇太子出閤講學。蓋預期十二年。

四十八年夏四月。皇后王氏崩。后賢而多病。國本之論起。上堅操立嫡不立長之語。羣疑上意在后病不可知。貴妃卽可爲國母。舉朝皇皇。及上年高后以賢見重。而東宮益安。至是崩中宮虛位數月。貴妃竟不進位。上不豫。石論德張鼐上言。皇上起居靜攝。皇太子執禮之暇。時親左右。皇長孫少成之。氣娛樂庭除。既足寬懷。亦稍聚順。臣竊見士民之家。或慈母見背。嚴父孤單。惟兒孫繞膝。可開眉宇。雖天子不同民間。而骨肉應無二理。七月。時上寢疾久。皇太子希得召見。御史左光斗等詣方從哲請候安。從哲曰。上諱疾。卽入門。左右不敢傳。兵科給事中楊漣曰。昔宋文潞公問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輩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今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內臣知大臣在門。且公當宿閤中。從容曰。非故事。潞公不訶史志聰乎。此何時。尚問故事。二十一日丙申上疾大漸。召輔臣方從哲等入宏德殿。幕出日已旰。皇太子尚徬徨寢門外不得入。漣光斗遣人語東宮內侍王安曰。上疾甚。不召太子。非上意。太子當力請入侍。以備非常。卽夜毋輕出。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卽日上崩。遺命封貴妃鄭氏爲皇后。

泰昌元年。卽萬歷四十八年也。八月。光宗旣踐祚。遵遺命封皇貴妃。命禮部查例行。尚書孫如游爭之曰。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於生前。而顧遊韶於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殿下。豈非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子其母。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於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史册。傳之後季。將爲盛代典禮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稱達孝爲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禮爲孝。臣不敢奉命。從之。

谷應泰曰。光宗本恭妃所產。神皇之元子也。恭妃無寵。擅寵者貴妃耳。乃自萬歷十四年。輔臣申時行以建儲爲請。至二十九年。而儲位始定。自古父子之間。未有受命若斯之難也。語云。貴夫人愛稚子。又云。母愛者子抱。其時枯菀之勢既形。金玦之寒斯劇。羽翼孝惠者少。樹功舒王者多。而寄宮一席。尚忍言哉。乃首以爭國本慫恿者。禮垣羅大紘、中書黃正賓也。又給事李獻可、尚書李長春輩。或杖或戍。一鳴輒斥。甚

至九臣面詰政府十四官同時降削而神宗勤加激勵之名冀稍天下之口不特不欲矯儲也因儲禮之不舉而昏冠愆期曠不豫教其後乃令三王並封又欲二王並講女戎伏妖萑若是其忍乎夫易稱長子主器記美一人元良重光重潤自古聖之而神宗乃以正天倫之語爲不入耳之言深相銜嚙酷創示威庶訓爲移文蘇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頻始末諸臣據爲口實以風顯二字定爲盜案矣乙丑則有物以蔽之也究之前星之躔漸朗摘瓜之謀不行論者以諸臣靜聽則甚且觀成予則以諸臣力爭故久而克定也方鄭妃盛年神宗固嘗許以立愛矣而言者紛紜格不得發始則請罷臣以快宮閫終亦未必不授朝論以謝壁倖始即欲以神器之重鄙委私之愛究亦不能以房闥之曖慶天下之公如是則王家舅之封遵御批李騰芳之上書執政斷當以口舌爭之者也已而妖術反間詛呪橫行鏁校勾連紛然四出與濮治巫蠱何異嗚呼王之讀通江充也四明豁公孫賀也卻有幸乎幸生光陋服得弛羅織設專車蔓延魚網之設鴻則離之都人士庶得安枕臥耶比太子既建而禁不出閉者又十二年至史孟麟請册皇太孫猶加降隨旨查查神宗慈未息已

卷六十八

三案

神宗萬歷四十三年五月己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梃木棍闖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內官韓本用等執縛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庚戌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蘇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形似風狂臣再三考訊本犯瞘瞘稱喫齋討封等語話非情實詞無倫次按其逆若涉風魔稽其貌的係黠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勘盧擬者乙卯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等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萬倉燒差柴草氣憤於四月內來京要赴朝聲冤從東進不識門徑往西走適路遇男子二人紿曰爾無憑據如何進爾舉槓子一條來便可當作冤狀等語遂日夜氣忿失志顛狂遂於五月初四日手舉棗木棍一條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擲石傷人律斬決不待時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來至新犯張差見其年壯力強非風顛人初招告狀著死擬進復招打死能臣閒實招與飯不招當餓死即當飯差前差見飯低頭已而云不敢說臣乃嚇逐責令去止留二役扶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袞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賜幾畝地種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鋪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說你先衝一遭撞著一箇打殺一箇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遂與我棗棍領我由厚載門進到宮門上守門阻我我擊之踣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縛小爺頑大又招有柏木棍、琉璃棍、棍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名至死不招臣看此犯不顛不狂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毆之以飲食始欲默默欲詰中多疑似頤皇上縛兇犯於文華殿前朝審或救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其情立見矣辛酉戶部郎中陸大受言寄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棍幾斃儲躑此乾坤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爲人死至大奸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庸庸者姑試之於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驍桀用其死力於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何以不知其處

彼三老三太互爲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崇等今覓匿於何所變豈無因發甚非小乞皇上大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凶人於朝市以謝天下疏中有奸成二字上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御史逯鹿訓爲移文蘇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頻始末諸臣據爲口實以風顯二字定爲盜案矣乙丑刑部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台鎮勞永嘉王之案吳發源曾之可桐文羅光鼎曾道唯劉鍾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澤朱瑞鳳等再審張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龍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住龍保處送灰龍劉在玉皇殿商益和我三舅名三道打一箇打小爺喫也有箸也有劉成隨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教待你又有三舅送紅票封我爲真人等語刑部行蘇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龍保劉成劉鞠給事中何士晉上言頃者張差持梃突入慈慶宮舉闈宗社安危皇上宜何如震驚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寀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道耶縢舉涉宮闈百宜慎重然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形見勢逼業已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雷無結局疏留中閣臣促之上疏曰朕自聖母升遐哀慕不勝方在靜攝中突有風顛奸徒張差持梃闖入宮闈張龍皇太子致朕驚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已傳內宮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衛護連日覽卿等所奏姦宄叵測行徑隱微既有主使之人即審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擬成知州問文以上壬申上再諭法司嚴刑鞫審逆正典刑時語多涉成臣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給事中何士晉復奏陸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奸曉兇鋒等語特借此發端以明杞憂之衷驗而語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內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輒爾具揭張皇人還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宮中力求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龍保劉成立送法司考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即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命國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後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護稍有疏虞即便坐罪則人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舉一惟癸惑聖聽久稽廷訊或潛散茲與使遠遁或陰嗾張差使口滅則疑復生疑將成實事惟有審處以消後禍不報癸酉慈甯宮召見百官從御史劉光復請也輔臣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先後至內侍引至聖母靈次行一拜三叩頭禮時上西向倚左門柱設低座傳石欄百官復至御前叩頭上連呼曰前來羣臣稍隊而前去御座不數武上練冠練袍皇太子冠翼善元冠素袍侍御座右三皇孫隨行立左階下上宣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過節次頻望忌辰必身到慈甯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顛張差闖入東宮鶴人外庭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耶適見刑部郎中趙會楨所問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龍保劉成即時淩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駕辜一人以傷天和以慈聖母神位諄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御史劉光復跪於班後大言曰皇上若慈愛皇太子甚仁孝其證固將順也上不甚悉詰問爲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光復猶大言不止上斥之亟再光復不聞仍申前說上色頓改連呼錦衣何在者三無應者遂令中涓縛之梃杖交下上戒無亂殿但押令朝房候旨方從哲

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怒稍解，乃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發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耶？今又何疑？且禍王既已至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飛至乎？因命內侍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命諸臣熟視，諭曰：脫諸孫俱已長成，更有何說？顧謂皇太子：爾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曰：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上因謂羣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又述東宮言，連聲讚申之。羣臣皆聽未起。上屢顧閣者，令續到宣哲放進。無何，以故後來者纔趾相錯，班行稍右，與帝座遠。上又持皇太子面向右，問曰：爾等俱見否？乘俯伏謝。乃命諸臣同出甲戌決張差於市。乙亥，上命司禮監曰：九卿三法司於文華門前鞫審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與差俱及木棍引進等語，俱捏展不招。方審問東宮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至大殿簷下，當時就擒，並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癲，誤入宮閣，打倒內寺，罪所不赦。後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參詳，保、成身係內宮，雖欲謀害本宮，於保、成何益？此必保、成素曾凌虐於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宮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有人心者，以堂宮對乘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增減之，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疏入，上不問。五月，御史馬逢皋、給事中張鵬雲交章劾劉廷元。吏部尚書張問達復奏廷元倡論保、奸、降調。五年春正月，御史楊維垣劾張差一案主之梃倖功躐賞，誣皇祖負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又曰：從來君臣父子之間，閒以理喻未聞以勢激也。投鼠者既不忌器，則騎虎者豈復擇音？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是先帝之危不危於張差之一梃，而危於之梃之一激也。即碎之梃之骨，豈足贖？月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復申梃擊始末，疏入，起用王之梃趙訊追贓之梃竟以瓜蔓死。

夏允彝曰：梃擊之事，王之梃所詢張差，其言甚悉。刑部各司官會鞫時，亦多相合，訊是舉朝皆然。以爲國戚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亦於上。上命自白之太子，貴妃見太子，辨甚力，貴妃拜太子亦拜，且泣上亦掩泣。爲數二瑞以解，而攻東林者言上於貴妃盛時曾許以立愛，晚而魄之，逆謀三十六部頭內外多人之布列，雖木柏木棍之兒戲，打死小璫之逆詞，洞心賊目，此時稍有人心，謂宜請劍殺賊，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偏用之以庇奸蔫，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偏用之以庇奸蔫，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首提風癲以爲張本，司官望風承旨，曲意偏護，改爲內爲教內，都頭爲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改內爲教內，都頭爲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致張差以首搶地，謂同謀做事，事敗獨死，竟付之不問也。主事王之梃懼爲赤族之誅，明言入告，而諸奸俱不附己，巧借察典，追奪誥命，主事李伸聲言處分，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張廷斌何疑何疑？而無端燕噪，王孫瓜祖空蔓奸人搆煽，每思爲所欲爲，海內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濫上爲阱驅除既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張差梃擊之謀，九廟有靈，庶即撲滅，而招牒黃花山圖聚之逆謀三十六部頭內外多人之布列，雖木柏木棍之兒器，打死小璫之逆詞，洞心賊目，此時稍有人心，謂宜請劍殺賊，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偏用之以庇奸蔫，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偏用之以庇奸蔫，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首提風癲以爲張本，司官望風承旨，曲意偏護，改爲

以蓋其誤藥之奸。醫掩外庭攻擊也。如文昇者。既從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倒置若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罪盼不足惜。無心則一誤豈可再誤。皇上柰何從臣肘腋間哉。丁卯。傳錦衣官宣兵科楊漣。并召輔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英國公張維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御史顧慥等時廷臣疑上且杖漣。既入。上目視漣久之。各論以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調理。幸未再召見。輔臣於乾清宮上御東煖閣倚檻。器几。皇長子侍立上命諸臣前。漣論曰。朕見卿等甚喜。從哲等請皇長子移宮上曰。令他別處去不得。靜愼。醫藥上曰。十餘日不進矣。久之。又論册封李選侍。諸臣退。二十九日甲戌。上再召諸臣等於乾清宮。仍論册立皇貴妃。從哲等以册儲原旨期宜改。近奉陵吉典。以盡聖懷。上因顧皇太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諸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則自指曰。是朕諸宮。輔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要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趣和藥進上飲。湯輒嗌。藥進乃受。上漸精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俟。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未申。可灼出。輔臣迎訊之。可灼具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丸。頃間復何狀。可灼以如前對。五鼓。內宣急召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賓矣。時九月乙亥朔也。中外籍籍以李可灼誤下劾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帝之壓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火升。食粥頗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鬱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珍。幾何不速之逝乎。然醫有不精。罪可緒口。臣猶惧其膽之大也。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徵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格。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議論也。夫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爲謬猶可言也。以其爲誉而蔑之不可言也。疏入。乃故票間俸一年。而議者蠭起矣。御史鄭宗周上言。往歲張差之變。操椎禁門。幾釀不測之禍。祇以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尤而效之。臣請寸斬文昇以謝几廟。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申國憲。而消逆萌。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復誅不問。奸人得志。何所憚而不爲也。從哲擬旨下司禮監。於是御史郭如楚、主事呂維祺交章論崔文昇、李可灼。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劾奏輔臣方從哲。言鄭貴妃包藏禍心。先帝隱忍而不敢言。封后之舉。滿朝倡義執爭。從哲兩可其間。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隱禍也。撫君當誅者一。李選侍原爲鄭氏私人。艷色藏劍。且以因緣近倖之故。敢抗先聖母。從哲猶非人臣乎。及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味。夜半密約封妃。不得佔居乾清。是視登極爲兒戲。而天子不如宮嬪也。無君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刺伐之藥。廷臣交章言之。從哲何心。必加曲庇。律之趙盾、許世子。何辭弒君之罪。無君當誅者三。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請究醫藥奸黨。

熹宗天啓元年春正月。御史熊源濬請誅崔文昇。

文昇。

二年夏四月。光祿少卿高攀龍上言。崔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弒也。在律故逞本方、殺

平人者死。況至尊乎。陛下不即誅傷。僅止斥逐。今文昇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爲。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主謀。受、鄭氏人。不可掩也。文昇索爲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拷訊。其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不聽。　醫部尚書孫慎行上言。皇考賓天。繼係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太醫院官皇方簡明。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向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弒君。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速劍自裁。以謝皇考。義之上也。閉門席藁。以待司寇。次也。而乃晏然支辨。至滿朝攻可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皇考可忍乎。臣謂縱無弒之心。卻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即忠愛深心。欲爲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進紅藥兩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以妃爲后者。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幸數十年。皇祖英明。不聞有楚歌楚舞晞嘘之態。即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緣微幸。而突傳此旨。觀禮部疏云。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社稷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一也。又有議上尊謚稱恭皇帝。夫宋、隋主降宋、隋。唐、周主降宋、倶爲恭帝。皇祖四十八年。倭平播。平宣。及無他懿美可稱。而比降王通。咨若非言官預刻。便應如議。謚兄君國。等於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二也。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事。即劉、逯、李、進忠小豎。何遂膽大搖言。言者以爲從哲實教之。從哲即未嘗承。然以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任婦寺之縱橫。忍冲主之机檀。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反毋勇猛直前。春秋無將。漢法不道。其無以過。伏乞皇上大奮乾綱。赫然霆怒。毋訪近習。近習非攀援也。毋畏忌諱。忌諱其布置也。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肆放之間。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拷問。置之極刑。如臣言無當。即以重典治臣。亦所甘受矣。奉旨會議具奏。左都御史鄒元標上言。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特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特此信史。臣毋過南中。諸士籍爭言先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先帝元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聞諸臣曰。觀到先帝大事。令人關筆。說到壬辰以後。諸相事。令人關筆。慨一言。任婦寺之縱橫。忍冲主之机檀。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反毋勇猛直前。春秋無將。漢法不道。其無以過。伏乞皇上大奮乾綱。赫然霆怒。毋訪近習。近習非攀援也。毋畏忌諱。忌諱其布置也。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肆放之間。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拷問。置之極刑。如臣言無當。即以重典治臣。亦所甘受矣。奉旨會議具奏。左都御史鄒元標上言。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特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特此信史。臣毋過南中。諸士籍爭言先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先帝元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聞諸臣曰。觀到先帝大事。令人關筆。說到壬辰以後。諸相事。令人關筆。誰敢領此。臣從復致疑。近謂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人之疑。方從哲乘政七年。未聞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上三書催戰。將祖宗檮風沐雨一片東方盡致淪沒。試問誰乘國均。而使先帝震慉。使張差闖宮。使財狼當道。使宵人亂政。使潛鱗藪浪。將何辭以對。從哲近在肘腋。寡陰密布。臣投林一世。恥言人過。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爲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義。今日不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陛下陵遲祖輔。未必能毅然立斷。諸輔同籍同官。未必能捐情立割。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政所以益之也。臣竊學士公鼎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爲小人。不言東宮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是雖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窮元良之羽翼。此其實錄。冀畫肇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臣不知忌諱。爲先帝計。爲陛下萬壽無疆計。爲天下萬世君臣計。爲蓼將來奸臣賊子之膽。鑒將來奸臣

賊子之謀計疏入方從哲上疏排自請削奪投諸四裔以徵魑魅時九卿科道會奏久逆給事魏大中速之曰禮臣孫慎行痛先帝崩殂討蕩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皇上命諸臣據實回報何以迄今未奏也蓋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朝日而率土忠義之徒心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梃不中而國所以中者百端至藏猷毒於女謁俟元精耗損儲不可支而潛以暴下之劑樸以純火之鉛先帝彌留而不起矣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先帝之賊也曰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貲賜獎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開俸優可灼以發痂而崔文昇者代爲委之於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所羽翼之賢良數十日深山窮徼所諷吟之堯舜一旦戕於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哲其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閑入慈寧非張差之意固鄭貴妃之意也投鼠益疾非崔文昇之意也而執政者何以不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恃今遣意者何所恃恃從哲也不必紅鉛之進出從哲之意而從哲已爲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也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遜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貴妃從哲之罪不參之三案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之所以自處者可以權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時先後弭者主事王之寀劉宗周給事中周希令彭汝南傅櫆御史吳甡薛文周沈應時方有虔安仲溫皋鄒式日彩張慎言會譏殿正者尚書王紀汪應蛟王永光侍郎楊東明陳大道李宗延張經世陳邦瞻太僕卿崔景榮張五典少卿申用懋于倫李之藻歸子顯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紹滿朝薰熊明遇黃龍光太常少卿高攀龍給事中劉宏化瞿守典御史蔣允儀劉徵李元等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略曰禮臣孫慎行首論李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至奉皇考宣召於乾清宮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又宣臣等進宮內跪御榻前論臣等輔臣上爲堯舜臨問寺宮李可灼何在可灼至視疾進紅丸少頃又進一丸至申聞聖體服藥後微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始末臣等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親皇考之疾急迫倉皇悽然共切社稷二字何忍不可上命如前期甲戌上再召諸臣於乾清宮仍論封皇貴妃語未既選侍被幹立呼皇長子入咄咄語周嘉謨李汝華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託少主者急宜請見嗣主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機出宮移住慈慶爲是二臣然之以語方從哲遂先諸臣排闥入關豎梃亂下選侍驚曰皇帝召我等至此今娶德嗣主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宮又論遂封選侍禮臣孫如游奏臣部前奉聖諭上孝端顯皇后孝靖皇太后算證加封郭元妃王才人餅則深文周內不無傷於好盡矣語云吾黨兩分其過可也

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乙卯上不豫傅論禮部曰選侍李氏侍朕勤勞皇長子生母薨逝後奉先帝旨委託撫育視如親子厥功懋焉其封爲皇貴妃欽天監擇九月初六日行乙丑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上書輔臣方從哲請册立皇太子且移居慈慶宮庚午上召閣部九卿至榻前諭曰選侍數匿不育止存一女隨傅皇長子出見上又言皇五子亦無母亦是選侍撫育傅皇五子出見辛未上召諸臣於乾清宮又諭

宮。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淸宮猶外廷之有宮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嬪妃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移還別殿。非但選侍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託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肯縱乳喃而襁負之哉。卽貴妃之請。許於先皇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尊開之稱有斷斷不可者。鈞及今不盡斷。借攝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開之稱有斷斷不可者。鈞及今不盡斷。借攝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於今。上諭移宮已有旨。勑封爭既云尊卑雖稱。奪禮都再議。給事中。孫慎行抄參曰。大寶將登。上有百璽。呵護下有羣工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爲。且聞選侍非忠誠愛國。書。萬一封奧得行。事權或假。則滋蔓難圖。慎終慮始。事屬可已。抄出疑之。戊寅。選侍用李進忠謀。遽遷皇長子同宮。王安忽然宣言且遽。楊、左楊遽遇進忠於宮門。問選侍移宮何日。進忠搖手曰。李娘娘嚇甚。今母子一宮。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遽咤曰。誤矣。幸遇我。皇長子年長矣。若聞得無懼乎。進忠默然去。科道惠世揚、張潑從東宮門來。駭傳今日選侍垂簾。遽光斗遽入。心危疑。成謂選侍外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曰無之。己卯。選侍尚無移宮意。楊遽上言。先帝升遐。人必危疑。成謂選侍外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故力請殿下暫居慈慶。欲先撤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選退。臣等之私願也。今將極已在明日矣。豈有天子偏處東宮之禮。先帝靈明同符堯舜。徒以鄭貴妃保護爲名。病體之所以沈綿。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籍籍。至今拊痛。安得不爲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開都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以貪先帝溺几輔殿下之託。亦在今日。疏上。遽復往趣方從哲。從哲曰。待初九、十二亦未晚。遽曰。天子無復返東宮理。選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曰。獨不念先帝復乎。遽怒曰。國家事大。豈容姑息。且汝輩何敢如是。聲徹大內。皇長子哭臨舉。諸見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不敢當者三。諸臣捧體軒至文華殿門行禮。呼叩如儀。已而太監工其昌上卽日登極。上傳諭卜期。而諸臣皇皇深以未登極爲危。竊先帝靈出倉卒。上無聖母之小臣工其昌上卽日登極。上傳諭卜期。而諸臣皇皇深以未登極爲危。竊先帝靈出倉卒。上無聖母之遽依中無皇后之慰藉。在旁窺伺。誰爲可恃。此初一日辰刻事也。當時諸臣隨皇上宜歸何宮。臣思選侍推挽景象。又暫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貴寵。乃云從來冲齡天子不宜託之婦人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踰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雖強之留而亦不可得。而聖劄果徑歸慈寧。此初一日已刻事也。御極卜期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請。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請。蓋因皇上一正九五。斷無避宮而又不可同居。至初五日。期且迫矣。臣是以有正位宸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嬪自有定分。卽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假令登極之後。而宮嬪悍然居天子之宮。天子歸寢宮。非理。歸乾淸不得。向得朝廷尊而體統正乎。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橫爭事也。至本日移宮。臣卽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禮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卽本日繼幾罪瑾。只宜職嚴渠魁。無滋蔓引。大抵寢居未淨。先帝之祕稷付託爲重。則平日之龍愛爲輕。及其寢居已定。既尊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移宮之後。忽來蠱語。有倡選侍徙跣跟跪欲自裁處。皇妹失所。至於投井者。或傳治罪瑾過甚者。咸稱內外交通者。使夙夜凝時之士誤收爲一時感慨嘐忘之言。作此日不白之案。九廟神靈鑒此熱血。若夫紲擊罪瑾。此猶如人家主人謝世。僕乘間竊去。嚮驅主人之子倘一究問。只在司法得其平耳。於選侍恩禮何與。臣謂當可使今日借選侍。無使移宮不早。不幸而成女后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先帝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此爲愉快耶。況兩奉聖諭。選侍居仁壽宮。有加。嘐嘐宮火。復奉有遷侍皇妹無恙之旨。方知皇上雖念及於孝和皇太后之嫂嗣。仍念及於光宗先帝之歡歡。海涵天蓋。亟仁無已。伏乞皇上採臣慧言。更於皇弟皇妹時

一月丁亥給事中周朝瑞以賈繼春之揭謂其事關選侍。妄生題目。繼春復揭曰。保全選侍。蓋亦人倫天理。布帛菽粟之言。非旌旗題目也。朝瑞揭駁之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安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主上父子相繼。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選侍以安之。卽移宮原是正理。豈必移時驅逐。革其已進饌洼之貴妃。固其無嫡嗣之老父。靠丁之皇八妹入井。誰憐觚竊之未亡人嫌經莫訴。朝瑞又揭。謂繼春操戈於解忿平爭者。繼春又揭。駁非操戈乃止戈也。聖德無疵。爲臣子者同心爲國。有何不解之忿。不平之爭。而煩左右袒之貴詞乎。刑部尚書黃克纘執奏鄭貴妃保護爲名。病體之所以沈綿。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籍籍。至今拊痛。安得不爲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開都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以貪先帝靈出倉卒。上無聖母之遽依中無皇后之慰藉。在旁窺伺。誰爲可恃。此初一日辰刻事也。當時諸臣隨皇上宜歸何宮。臣思選侍推挽景象。又暫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貴寵。乃云從來冲齡天子不宜託之婦人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踰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雖強之留而亦不可得。而聖劄果徑歸慈寧。此初一日已刻事也。御極卜期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請。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請。蓋因皇上一正九五。斷無避宮而又不可同居。至初五日。期且迫矣。臣是以有正位宸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嬪自有定分。卽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假令登極之後。而宮嬪悍然居天子之宮。天子歸寢宮。非理。歸乾淸不得。向得朝廷尊而體統正乎。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橫爭事也。至本日移宮。臣卽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禮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卽本日繼幾罪瑾。只宜職嚴渠魁。無滋蔓引。大抵寢居未淨。先帝之祕稷付託爲重。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寢居已定。既尊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移宮之後。忽來蠱語。有倡選侍徙跣跟跪欲自裁處。皇妹失所。至於投井者。或傳治罪瑾過甚者。咸稱內外交通者。使夙夜凝時之士誤收爲一時感慨嘐忘之言。作此日不白之案。九廟神靈鑒此熱血。若夫紲擊罪瑾。此猶如人家主人謝世。僕乘間竊去。嚮驅主人之子倘一究問。只在司法得其平耳。於選侍恩禮何與。臣謂當可使今日借選侍。無使移宮不早。不幸而成女后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先帝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此爲愉快耶。況兩奉聖諭。選侍居仁壽宮。有加。嘐嘐宮火。復奉有遷侍皇妹無恙之旨。方知皇上雖念及於孝和皇太后之嫂嗣。仍念及於光宗先帝之歡歡。海涵天蓋。亟仁無已。伏乞皇上採臣慧言。更於皇弟皇妹時

勸昭見諭安不妨曲及李選侍者酌加恩數遵愛先帝之子女當亦聖母所共喜者疏上下旨褒諭又特
諭廷臣曰朕冲齡登極開誠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謗語輕猶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
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以釋群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孝選侍匿朕於嬪
閤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後悔又使李進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
又使李進忠來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寧宮至乾清
宮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煖閣司禮監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舉悲送
梓宮於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宜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豪皇
考命依選侍朕不住彼宮飲食衣服皆皇祖皇考所賜每日值往彼一見因之懷惧陵虐不堪若避宮不
善亦必憤之總之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風颺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
速不失調停卒以此罪諸賢而加以一網不大謬乎

五年夏四月給事中霍維華上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略曰選侍之請封也謂封妃也妃之未封而況於
后請之不得而況於自后不妃而況於垂簾臣謂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難移宮者所以重
選侍之罪而張三戴之功神祖册立東宮稍遲諸臣羣起而爭之然箕炙震器始終不渝倘果如奸邪所
稱廢立巫蠱之謀則九閽邃密乃藉一風鵲之張羌有是理乎非神祖先帝慈孝無間王之案陸大受周
嘉相繼開發骨肉矣神祖升遐先帝哀毀遵發夙狀而悠悠之口致疑於宮掖豈臣子所忍言梃擊行借
趙紅丸證先帝爲受鴆加從哲以弒逆鄒元標鍾羽正從而和之兩人立名非其晚節不振委身門戶敗
壞生平伏乞嚴諭纂修諸臣以存信史已而三朝要典成起乙卯止辛酉魏忠賢矯宸翰弁之

熹宗崇禎元年五月侍講倪元璐上言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
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未幾而魏忠賢
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頤德稱功於義父批根今日則衆正
之黨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以臣所見惟毀之
而已假閹豎之權役史臣之筆亙古未聞書毀一未易代而有掘年不直書而加論斷當毀二矯諱先帝
僞託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爲例當毀三臣謂此書不毀必有受其累
者則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也爭三案者之累又慕修三案者之累也爭三案藩臣品原三等如崔呈秀劉志
選李春曄等不足問矣最上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宏圖劉廷宣等始處君子而不必衆同既過小
人而自能爲異本末矯然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數人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
者雖非盡有執持要亦不皆諂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詞臣之在當
日更有難言者丹鉛未下爭鋟先暨姜逢元開筆一噱朝開夕逐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極調維其於
件瑠諸疏有匿其全文有刪其已甚時傳書成而忌又起則有當加覈誣之詞決不下一不道無將等字
以傅會爰書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若復彈章一加萬節俱喪此臣之所謂累
也願敕部立將要典燬一切妖言市語如酷傳點將之謠新歷選佛之說毋形褻嫚則廓然湔平上從

議封選侍禮臣林堯俞奏止之不聽竟封李氏爲康妃　十二月召還御史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
夏允彝曰庚申一月之內選遺大喪中外洶洶楊漣率衆排闥見東宮即維翰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禮
自待左光斗遽疏言乾清宮非至尊不可居持論自正但中言武氏之禍立見於今差亦過當楊左即拉
閣臣楊請即日移宮選侍頗覺皇遽御史賈繼春遂言先帝至孝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遣此亦未可盡言
其非然宮之隱移自屬定禮楊左不可居以爲功他人亦何可誣之爲罪也楊與賈互相譏諷賈以楊必
將與大璫共受封殊譏之楊遂掛冠歸中旨切責賈賈倉皇自辨詞頗哀高宏圖張慎言出疏申解之言
至平且確乃賈終黜爲民而楊不久優擢亟副院則亦東林失平之舉也後遂以此殺楊左則冤彌甚即
賈亦心憤之總之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風颺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
速不失調停卒以此罪諸賢而加以一網不大謬乎

五年夏四月給事中霍維華上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略曰選侍之請封也謂封妃也妃之未封而況於
后請之不得而況於自后不妃而況於垂簾臣謂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難移宮者所以重
選侍之罪而張三戴之功神祖册立東宮稍遲諸臣羣起而爭之然箕炙震器始終不渝倘果如奸邪所
稱廢立巫蠱之謀則九閽邃密乃藉一風鵲之張羌有是理乎非神祖先帝慈孝無間王之案陸大受周
嘉相繼開發骨肉矣神祖升遐先帝哀毀遵發夙狀而悠悠之口致疑於宮掖豈臣子所忍言梃擊行借
趙紅丸證先帝爲受鴆加從哲以弒逆鄒元標鍾羽正從而和之兩人立名非其晚節不振委身門戶敗
壞生平伏乞嚴諭纂修諸臣以存信史已而三朝要典成起乙卯止辛酉魏忠賢矯宸翰弁之

熹宗崇禎元年五月侍講倪元璐上言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
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未幾而魏忠賢
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頤德稱功於義父批根今日則衆正
之黨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以臣所見惟毀之
而已假閹豎之權役史臣之筆亙古未聞書毀一未易代而有掘年不直書而加論斷當毀二矯諱先帝
僞託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爲例當毀三臣謂此書不毀必有受其累
者則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也爭三案藩臣品原三等如崔呈秀劉志
選李春曄等不足問矣最上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宏圖劉廷宣等始處君子而不必衆同既過小
人而自能爲異本末矯然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數人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
者雖非盡有執持要亦不皆諂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詞臣之在當
日更有難言者丹鉛未下爭鋟先暨姜逢元開筆一噱朝開夕逐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極調維其於
件瑠諸疏有匿其全文有刪其已甚時傳書成而忌又起則有當加覈誣之詞決不下一不道無將等字
以傅會爰書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若復彈章一加萬節俱喪此臣之所謂累
也願敕部立將要典燬一切妖言市語如酷傳點將之謠新歷選佛之說毋形褻嫚則廓然湔平上從

卷六十九

平奢安

熹宗天啓元年九月，四川永甯宣撫使奢崇明叛。奢氏猓猡種也。洪武中歸附，命爲宣撫司，世守其土。數傳至奢崇明，無子，奢崇明以族人繼立。崇明性陰鷙，佯爲恭順。凡有被調，罔不應命。人漸狎之。子奢寅有逆志，負蠲傑招納亡命。時以邊事急，徵四方兵。崇明遂上疏請提兵三萬赴援，遣其將樊龍、樊虎以兵至重慶。四川巡撫徐可求點核，汰其老弱，發餉，餉復弗繼。龍等遂跋扈反。龍走馬舞槊直剌可求，可求死。遂一撫而上。道臣張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童文炳、同知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總兵黃守魁、王守忠、參將萬金、王登儒等皆死之。原任黎昌同知霍翥偷閒竄伏，仲乘入城殺賊，遇伏死。臺兵科臣明時舉、監臣李達、通判王天運俱負傷踰墻遁。時士兵數千列江岸，城內嘯震。城外應之，賊遂據重慶。分兵一撫夔州水口，一踞綦江道衰。一踞瀘州。一截川西棧道，全蜀騷動。奢崇明陷遵義，時遵義道臣李仙品、參將萬金怦兵援遵，俱赴重慶，城中守備空虛。奢崇明同其子寅帥衆奄至，遵義署府通判袁任先期委城遁，賊乘勢焚劫納溪、瀘州、江安等城，興文、永川、長甯、榮昌、隆昌、璧山皆空。賊攻合州江津，知州張振德不屈，率妻子赴火死。石砫宣撫司掌印女土官秦良玉勤王，秦氏世爲宣撫司，良玉兄秦邦屏、邦翰援遼力戰死，弟秦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聞賊厚遺秦氏求其助，良玉斬使留銀，率所部精兵萬餘，同弟民屏、姪秦葵、明等捲甲疾趨，潛度重慶，營於南坪關，掘賊歸路，遣兵夜襲兩河，燒其船，以阻賊汎舟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又留兵一千，多張旗幟，護守忠州等地方，以爲掎角之勢。移文夔州，設兵防堵爲上下聲援。十月，賊逼成都，時遵義諸郡邑瓦解，棄木能泉諸隘口俱失，賊乘勢向成都，指揮丹世洪、雷安世、盟英、周邦泰、張愷帥衆拒之，邦奏先至資陽，遇賊不戰降，丹世洪等至九泉，賊駐兵山上，據高臨下，衆寡不敵，我兵陷陣，世洪、安世、英俱死之。張愷走免。賊兵進薄城下，縣庭僭號，四面夾攻，城內僅有鎮遠營七百人，調到松潘茂州疏安兵一千五百餘人，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朱燮元登陴固守。初，燮元方以輯瑞就道，蜀王出國門與百姓遮留之。燮元慷慨自誓，賊薄城，燮元使士司坤汝常乘賊指揮常蔡等火攻助之，賊稍卻，斬賊先鋒一人。次日，賊數千人障革裹竹牌進，矢石不得近。燮元命架七星礮火箭火瓶衝擊之，殺數百人，至暮，賊攏鉤梯數百，登城欲上，燮元戒士卒第放礮石亡蹲，遲明，賊積屍陵城下，時冬深水涸，城仰降民持籃來薪戚寀士壘如山，上架蓬氈，形類行屋，以避銃石。伏弩仰射，城中乘隙破矢石。燮元夜縋壯士持劉海舒殺守者，縱火，火舉山陬，賊大阻。燮元又遣人決都江堰水至，深滿，賊乃治橋，得少息。因紲獲城中與賊通者二百人，懸其首牌上，賊又於城四面立望樓，高與城等，燮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剽掠，其中虛，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之，賊果無備，斬其三將，燒樓而還。當是時，諸道援兵相繼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復安岳縣，二十八日，復樂至縣，與賊戰於倒流鎮，石橋永清鋪，俱有斬獲，各路兵或轉戰得至城下，或潛收去。秦良玉兵三千亦至，然賊兵亦日益增，無退意。賊圍城八十餘日，歲且盡，城中人伏臘不祭，王正不賀，賊城外日發諸人冢墓，城上望見皆泣。會有俘民殺歸者言，賊且夕須旱船一決勝負。

二年春正月，賊數千自林中大噪而出，舰之，有物如舟，高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置第左右，板如平地，一

人被髮仗劍，上載羽旂，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穀行，勞翼兩旁，老幼婦女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殺石不可。殺石者巨木爲杆，杆柱竪軸，柱間轉索，運杆于鉤之，石飛發如彈丸，賊舟不得近。燮元復募敢死士以大礮擊牛，中其首，輒者，牛驚，返走，乘勢縱擊，敗之。然城中亦力竭矣。神將劉養鼇言有諸生范祖文、鄧尉陷賊中，道孔之印來，約賊將羅乾象欲自拔效用。燮元不之疑，就楊呼同臥，醉殺之，即復往，至則與乾象俱來。燮元方臥榻呼與飲，乾象衷甲佩刀，

進。遇賊於瓮城河。戰不利。時逢擁兵不救。遂大敗。諸將馬一龍、白自強等幾喪。各處聲援俱絕。貴陽圍益
困。城東隅有山岡與城齊。賊踞其上作廂樓。官兵設計燒之。火三發夜不絕。城中糧久乏。將士病不能戰。
巡按史永安上疏誣王三善大聲疾呼　十一月。三善大會將士議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至。吾儕死
法死敵。等死耳。尚何俟耶。命道臣何天麟督兵七千從湍水江進。爲右部。道臣楊世賞督兵萬人從都勻
進。爲左部。三善自將二萬與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　十二月。抵新添。鄧枚疾走二日進。毋駐洞
西。定番路通。諜報賊方糾八姑猺洪邊二路兵進犯會城。三善夜遣王延中郎繼祖等兵一萬五千進勦
三日。次新安。是夜賊報至。營中驚擾。議退兵。三善曰。退即潰敗。以死捍之。按兵不動。卒無賊。四日。命劉超
爲前部。抵龍頭營。三善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聲。衆股栗欲止。三善曰。前驅當賊。必無退者。吾當爲
後勁。遂策馬而前。未一里。劉超捷音至。超兵遇先卻。超下馬斬二人。持刀斷賊一標。賊首阿成驍勇善戰。
超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適大兵至。大呼奪進。奪龍里。賊衆復大集。大戰卻之。五日。住龍
里城。衆議去省會不遠。賊必重兵堵截。宜少休息。三善曰。我兵猝至。賊無備。不能持久。急擊之勿失。六日。
遂策馬先進。衆隨之。賊覘者亦知新撫自將。意有數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給其衆曰。吾當增兵來
助。遂遁去。賊相率退屯龍洞。我師奪高寨七里沖。乘勝進。賊大敗。其渠安邦俊被銃死。衆轟重器械山積。遂乘勝
七門齊發。賊死無算。楊明楷率烏羅兵如牆而進。賊大敗。其渠安邦俊被銃死。衆轟重器械山積。遂乘勝
闖過等。幷僞印十餘。鎧仗如山。又獲安兵田進忠。云奢賊計窮。將美女黃金降水西借兵。安邦彥遣兵十
四十八砦。時總兵盧世卿檄僞御史汪澤遠、僞參謀文道南、副將秦翼明檄僞監軍夏奇策、僞給事中孔
水西屯兵爲自守計。　丑月。川兵發永甯。進追奢崇明。連克紅崖、天台二寨。賊
六七營已過河到獅子山。日把竹仲英領兵六營。尚請赤水河。謀分兵一由鎮雄兵三營乘永甯之後。一
由普安入新寨。攻永甯之前。十三日。維乾象督兵破畢州。焚其九鳳樓。擒其巢奢賊狼狽走。雲南六佐
縣營長安應龍合營益賊首補鮮爲亂。圍羅平。巡撫閔洪學攻羅平克之。移兵覆其巢。俘其妻子。應龍逃
普安。復入烏撒。已安効良乞降。責其縛補鮮應龍以誘之。効良縛應龍以獻。　水西諸賊合兵窺遵永。時。
關賊奢崇明、奢寅戰屢敗。窮蹙投水西。安邦彥復助兵合謀。一窺遵義。一窺永甯。官兵合長納兩路敗之
於芝麻塘。賊遁入青山。　六月。貴州總兵侯拱辰等三路進兵。直入賊巢。搗土司何中尉等。連拏紅崖、紅崖
奢天台、水脚、婁石、牛酸草等七團。素稱天險。官兵未有至者。總兵張彥芳擊賊於羊耳。亦敗之。追至鴨池
河。奪其戰象。斬首二百七十餘。　七月。大兵戰勝。深入大壩洪紅烏岡。賊所借烏蒙等部酋望風奔遁。三
酋按轡直入。大方降者千計。救出田景歐、劉志敏、楊明楷等。奢龍、安位焚大方老巢。覓火灼傑。安邦彥
逃入織金。　川兵入龍陣。獲奢崇明妻安氏及奢崇輝、奢效忠、張尚極等。　安位母子遣使
把劉光祚赴鎮遠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授賊黨袁紹等狀令檢奢寅父子自贖。還之回巢。紹等至省。竊
留未發。而撫按會議亦勒限安位母子縛解安邦彥、奢寅。然後請旨治罪。大抵三酋天性狡獪。
爲撫而逃。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三酋駐大方月久。邦彥日夜聚兵自益。令其黨隙其愚詐降。其愚者日
把中大猾也。三酋輕信之。多與參贊軍務。由是邦彥纖悉盡知。
四年春正月。王三善自大方還貴州。陳其愚相繼隨行。忽傳其愚山後遇賊。三
衙三酋墮地。三善知有變。將帥印付家人囑令護持先去。即抽機中小刀自刎。頸皮已破。其愚下馬奪其
刀。羅鬼諸苗蜂擁而至。三善罵賊不屈。賊割其首去。副將秦良屏亦死之。秦佐明、祚明突圍出。賊勢復張。
事聞。總督楊述中回籍調劑。既而監軍御史傅宗龍發陳其愚誅之。其愚狡凶多計數。邦彥倚爲耳目。至
是伏誅。　秋七月。總理魯欽、劉超克嚴頭寨。破平茶、平越勝深入。至織金。敗績。

江岸上。官兵隔水而壘。降者日至。賊復遁。　安邦彥知我兵潰。屢誘苗仲糾合逆黨宋萬化等復欲犯貴
州。使其黨何中尉據龍里。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圍胥巖。斷我糧道。宋萬化督洪邊兵苗仲爲右翼。吳楚
漢結八姑猺爲左翼。自統水西兵約其犯會城。王三善遣游擊鄢繼祖統盧吉兆左世選兵
下龍里。一鼓破遵花堡。連燒上中下三牌。賊寨百五十處。何中尉敗逃深箐。龍里路通。遵參將王建中、劉
志敏、宋迪屯朝先等救胥巖。斬首三百餘級。王元佐等兵繼進。焚賊寨四十八
西定番路通。諜報賊方糾八姑猺洪邊二路兵進犯會城。三善夜遣王延中鄢
八姑猺焚生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渡河。溺死者無算。焚其積聚數萬。賊糧絕。謀遂寢。宋萬化遣
人詐降。覘動靜。三善佯許之。而謂監軍楊世賞督劉志敏、鄢繼祖等捲甲赴之。賊倉皇出戰。遂被擒。幷其
妻子及僞軍師劉洪順等。萬化驍勇善戰。邦彥倚之。至是奪氣。四路既通。奏民屏兵至平越。復還守龍里。
諸苗叛者相繼降。三善給黃旗使各豎寨中。邦彥望見之不敢復出。但於鴨池
水西屯兵爲自守計。　丑月。川兵發永甯。進追奢崇明。連克紅崖、天台二寨。賊
四十八砦。時總兵盧世卿檄僞御史汪澤遠、僞參謀文道南、副將秦翼明檄僞監軍夏奇策、僞給事中孔
關過等。幷僞印十餘。鎧仗如山。又獲安兵田進忠。云奢賊計窮。將美女黃金降水西借兵。安邦彥遣兵十
六七營已過河到獅子山。日把竹仲英領兵六營。尚請赤水河。謀分兵一由鎮雄兵三營乘永甯之後。一
由普安入新寨。攻永甯之前。十三日。維乾象督兵破畢州。焚其九鳳樓。擒其巢。奢賊狼狽走。雲南六佐
縣營長安應龍合營益賊首補鮮爲亂。圍羅平。巡撫閔洪學攻羅平克之。移兵覆其巢。俘其妻子。應龍逃
普安。復入烏撒。已安効良乞降。責其縛補鮮應龍以誘之。効良縛應龍以獻。　水西諸賊合兵窺遵永。時。
關賊奢崇明、奢寅戰屢敗。窮蹙投水西。安邦彥復助兵合謀。一窺遵義。一窺永甯。官兵合長納兩路敗之
於芝麻塘。賊遁入青山。　六月。貴州總兵侯拱辰等三路進兵。直入賊巢。搗土司何中尉等。連拏紅崖、紅崖
奢天台、水脚、婁石、牛酸草等七團。素稱天險。官兵未有至者。總兵張彥芳擊賊於羊耳。亦敗之。追至鴨池
河。奪其戰象。斬首二百七十餘。　七月。大兵戰勝。深入大壩洪紅烏岡。賊所借烏蒙等部酋望風奔遁。三
酋按轡直入。大方降者千計。救出田景歐、劉志敏、楊明楷等。奢龍、安位焚大方老巢。覓火灼傑。安邦彥
逃入織金。　川兵入龍陣。獲奢崇明妻安氏及奢崇輝、奢效忠、張尚極等。　安位母子遣使
把劉光祚赴鎮遠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授賊黨袁紹等狀令檢奢寅父子自贖。還之回巢。紹等至省。竊
留未發。而撫按會議亦勒限安位母子縛解安邦彥、奢寅。然後請旨治罪。大抵三酋天性狡獪。
爲撫而逃。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三酋駐大方月久。邦彥日夜聚兵自益。令其黨隙其愚詐降。其愚者日
把中大猾也。三酋輕信之。多與參贊軍務。由是邦彥纖悉盡知。
四年春正月。王三善自大方還貴州。陳其愚相繼隨行。忽傳其愚山後遇賊。三
衙三酋墮地。三善知有變。將帥印付家人囑令護持先去。即抽機中小刀自刎。頸皮已破。其愚下馬奪其
刀。羅鬼諸苗蜂擁而至。三善罵賊不屈。賊割其首去。副將秦良屏亦死之。秦佐明、祚明突圍出。賊勢復張。
事聞。總督楊述中回籍調劑。既而監軍御史傅宗龍發陳其愚誅之。其愚狡凶多計數。邦彥倚爲耳目。至
是伏誅。　秋七月。總理魯欽、劉超克嚴頭寨。破平茶、平越勝深入。至織金。敗績。

五年春、雲南巡撫閔洪學復招益、水西、閩烏蒙三道合兵數萬圍霑益、敗走之。四川烏撒土目安効良、水西壻安邦彥舅婿之親也、共順逆惟水西是視、水、閩相繼叛、滇撫閔洪學以兵力不繼檄廉之、令其婿賊自悔効良亦伴爲悔順、擒安應龍以獻、而所遣獻功之人偕文通中途被劫、効良又見黔師出隆廣、滇師入霑益、隱然有撫背搤吭之勢、水烏益威、騎虎矣、至是遂乘檄黔之餘焰、而向入滇、合閩水烏蠻、安南諸部三十九營直抵霑益、衆十倍於我、副總兵袁善宣撫使沙源等督率將士奮勇血戰、對壘城下者五日夜、殲出奇兵破走之。

六年春、水西苗老虎阿引等殺賊酋奢寅來降、苗老虎隨伊奢有年、著巴乃寅騎引馬卒、李老松乃寅著茶卒、與寅同居畢節西鄉上、寅妻在箐林山上、相去二三里、奢崇明居克仲堰、相距三百餘里、寅子阿甫年七歲、一女嫁芒部、時水西約二月三路興兵、一攻遵義、奢寅專攻永甯、寅素性凶淫、附近蘇人妻女有姿色者強盜之、富於財者勒索其經、不遂輒死、以此部下多住鎮雄芒部逃生、其歷下人阿引就食而賊識、劉養龍從遵義入、郭壹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出其背、急擊之、賊大潰、崇明、郭壹等皆被創、滇兵斬其首獻、燮元不欲窮兵、乃移檄安位赦其罪、許其歸附、而位暨子不能自決、其舅下復謀合潰兵拒我、燮元乃大會諸將、將曰、水西多山險、蠻博箐、發烟棘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以此多敗、當與諸酋捐其要害、四面迭攻、漸次消除、使賊乏糧、將自斃、於是焚寨翳、剔巖穴、截溪流、發勁卒、馳騎百餘里、或斬機牧、或焚稍聚、窮還歸屯、賊益不能測、凡百餘日、所得首功萬餘級、生口數萬、俘得糟酋、輒發窖粟、就食而賊識、劉養龍遣其客入大方、燒其宮室、懸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與約四事、一貶僭、一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一獻殺王巡撫者首、一開畢節等驛路、安位皆受命、遂率土目納款、燮元爲奏請、詔許之、乃條陳使宜九事、不設郡縣、從軍衛、不易其俗、土漢相安、使一、地益聚鬬、衆得以民不耕地漸歧軼、使二、黔地瘠仰給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使三、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帑勞諸將不足、以俾酬之、俾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經久遠永爲折衝、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使六、調農治兵、趨武河上、使賊日備我、使七、從兵民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使九、上可其奏。

九年、朱燮元遣兵誅擺金、南江、巴香、猴場、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水西勢益孤、又遣上下六衝、幷清平偏鎮四衝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益游徼、以便往來、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亂、燮元奉命移兵討平之、名聲伏誅。

十年、水西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欲乘其弊郡縣之、燮元上書諫、乃止、燮元遂傳檄土目、論以威德、諸部爭納土獻重器、燮元召將吏議、以爲乘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爲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域、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閩、安氏反水西、而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來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窮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酋長、及有功滇人、咸俾世守、凡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

谷應泰曰、天啓中奢崇明以渠魁構亂、重慶、安邦彥以水西負反貴州、蓋苗俗叛服不常、乃其天性、而南家者又倚爲唇齒、時通姻婭、所謂同功一體之人也、乃謀亂之初、則奢先而安繼、窮追之日、則奢敗而安亡、覆轍相尋、合若符契、小醜堅宗、於人何尤焉、以予觀奢崇明陰鷙有謀、其子寅招納亡命、一舉而全蜀震動、劉綎莫當、宜非邦彥所敢望也、然而邦彥之師尚堪持久、而崇明之衆旋即挫衄、又往往降於水西、投於安部者、則以安之地大而力盛也、奢會竊發、止蜀道一隅、而安會輾轉西通巴黔、南壓滇黔、又合烏撒諸安南諸部蔡酋長、驅勒搖數省、此之不戢、眞江楚之深憂也、以故倚遵之功亦以平安爲首、平奢次

節、畢節至大方不及六十里、賊必併力來禦、須以重兵據之、斷其四走之路、然後道遵貴陽剋期並進、亦不果用、至是燮元再疏黔乃檄滇兵下烏撒、蜀兵出永甯、畢節、據各路要害、而親帥大軍駐陸廣、逼大方、八月、奢崇明號大梁王、安邦彥號四裔大長老、歹費小阿烏、繼阿鮮、性等各號元帥、悉力趨永甯、先犯赤水、諜知之、燮元授益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賊已抵永甯、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龍從遵義入、郭壹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出其背、急擊之、賊大潰、崇明、郭壹等皆被創、滇兵斬其首獻、燮元不欲窮兵、乃移檄安位赦其罪、許其歸附、而位暨子不能自決、其舅下復謀合潰兵拒我、燮元乃大會諸將曰、水西多山險、蠻博箐、發烟棘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以此多敗、當與諸酋捐其要害、四面迭攻、漸次消除、使賊乏糧、將自斃、於是焚寨翳、剔巖穴、截溪流、發勁卒、馳騎百餘里、或斬機牧、或焚稍聚、窮還歸屯、賊益不能測、凡百餘日、所得首功萬餘級、生口數萬、俘得糟酋、輒發窖粟、就食而賊識、劉養龍遣其客入大方、燒其宮室、懸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與約四事、一貶僭、一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一獻殺王巡撫者首、一開畢節等驛路、安位皆受命、遂率土目納款、燮元爲奏請、詔許之、乃條陳使宜九事、不設郡縣、從軍衛、不易其俗、土漢相安、使一、地益聚鬬、衆得以民不耕地漸歧軼、使二、黔地瘠仰給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使三、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帑勞諸將不足、以俾酬之、俾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經久遠永爲折衝、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使六、調農治兵、趨武河上、使賊日備我、使七、從兵民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使九、上可其奏。

九年、朱燮元遣兵誅擺金、南江、巴香、猴場、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水西勢益孤、又遣上下六衝、幷清平偏鎮四衝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益游徼、以便往來、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亂、燮元奉命移兵討平之、名聲伏誅。

十年、水西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欲乘其弊郡縣之、燮元上書諫、乃止、燮元遂傳檄土目、論以威德、諸部爭納土獻重器、燮元召將吏議、以爲乘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爲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域、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閩、安氏反水西、而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來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窮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酋長、及有功滇人、咸俾世守、凡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

谷應泰曰、天啓中奢崇明以渠魁構亂、重慶、安邦彥以水西負反貴州、蓋苗俗叛服不常、乃其天性、而南家者又倚爲唇齒、時通姻婭、所謂同功一體之人也、乃謀亂之初、則奢先而安繼、窮追之日、則奢敗而安亡、覆轍相尋、合若符契、小醜堅宗、於人何尤焉、以予觀奢崇明陰鷙有謀、其子寅招納亡命、一舉而全蜀震動、劉綎莫當、宜非邦彥所敢望也、然而邦彥之師尚堪持久、而崇明之衆旋即挫衄、又往往降於水西、投於安部者、則以安之地大而力盛也、奢會竊發、止蜀道一隅、而安會輾轉西通巴黔、南壓滇黔、又合烏撒諸安南諸部蔡酋長、驅勒搖數省、此之不戢、眞江楚之深憂也、以故倚遵之功亦以平安爲首、平奢次

之平。奢者秦良玉之夜襲南河。杜文煥之佛圖關。盧元鄉之紅崖槓伎。其功不可泯也。平安者王三善之奮斬十萬。秦衍祚侯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鳳翼之八路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其功更不可泯也。乃崇明邦彥同時陣歿。奢寅淫橫內自相圖。既平五洞叛叛。又開濟平四衛。新設亭障。增設游徼者凡一千六百餘里。雖漢之樓船十道。西通丹駱。其盛不能及也。然其時發縱指示。出奇無窮。多出於轡臣朱燮元之方略。論者以固守成都。變滅羣妖。招降安位。為燮元功不世出。而不知善後撫綏。分裂其地。使南人不復反者。皆燮元之長算也。善平燮元之疏曰。今分水西之襲授諸渠長。及有功襲臣咸俾世守。蓋地大者啟厲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昔主父偃令宗室得分王子弟。而潘服益削。則知秦建土司而少其力者。其異歟。遠之良規歟。

卷七十

平徐鴻儒附王好賢　予宏志

萊宗天啓二年夏五月。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鴻儒鉅野人。避郵城。萬歷末。以白蓮教惑衆。黨數千人。深州人王森以教一妖狐。妖狐斷尾令壞之。招人人聞異香。名曰香教。森死。遺資巨萬。子好賢嫡其資以結客。有異志。景州于宏志以棒槌會聚惡少年。好賢與通。密約鴻儒於八月望日三方同起。而鴻儒以他事相激。先發。在卡家屯。刑牲登衆。令衆至梁山泊寄家口。然後起兵。往圍魏家莊。又二千餘人。圍梁家樓。據為巢。去縣二十里。官兵不敢前。又攻鉅野縣。其黨楊子恭等破擒。又曹州擒張世佩。其身勢匿紙人數千。號四大金剛。亦鴻儒黨也。鴻儒攻鄆城。知縣余子翼逸。遂據城。曹濮騷動。兗西道閻調羹以聞。巡撫都御史趙彥。總河侍郎陳道亨。巡撫都御史王一中合兵捕之。其時四川亦有白蓮妖賊洪衆、劉應選、白仙發等助賊蜂起。巡撫朱燮元擒捕正法。　夏六月。徐鴻儒陷鄒縣。署印通判鄭一傑挈家出走。進陷滕縣。知縣姚之允逃。遂踞二城。時括遊餉。情實保城。上賜蟒衣之山東都司僉揀練武安。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賊盤踞巢穴。動以數萬。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千餘。殺曠死者六七百人。又焚武安集。賊巢近旁小寨俱燬之。賊勢窮蹙。併梁家樓都司楊國棟與賊對壘。斬首千級。其東南東北之賊充塞道路。官軍攻擊。賊不能支。復斬首二千餘級。賊衆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一

魏忠賢亂政

熹宗天啓元年秋八月，魏忠賢矯殺前太監王安。魏忠賢初名進忠，河間肅甯人也。少黠慧無籍，好酒善啗，賫駔駡，能右手執弓，左手發弦，射多奇中，目不識丁，然亦有膽力，能決斷。頗猜狠自用，喜事尚訣，管與年少賭博不讎，走匿市肆中，諸少年追窘之，盡甚，因而自宮，萬曆十七年，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時熹宗爲皇太孫，忠賢謹事之，暹之寢游甚得。皇太孫散心，孝和王后太孫生母也，忠賢復入宮，辦膳，其介紹引進者，魏朝，朝故屬太監王安名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鄙魏朝，朝日祭忠賢，安善視之，朝初與太孫乳母客氏私，即所稱爲對食者，然朝以侍安，又承事太孫，多不暇，忠賢乘間亦通焉，客氏者故定興民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又二年而誕生子，國興，光宗踐祚，册太孫爲東宮，忠賢得充東宮，與膳，客氏力也，光宗升遐，東宮暫居慈慶，給諫楊漣疏參及忠賢，忠賢無措，泣求魏朝於王安，力營救之，遂與李選侍宮中李進忠爲一人，外廷不知也，忠賢與朝爭擁客氏於乾清宮，奴閑酔詈而罵，聲達御前，時上已寢，漏將丙夜，俱跪御榻前，聽上令，客氏久欲朝僵，薄而進忠，外廷不知也，忠賢深德朝，結爲兄弟，而兩人皆客氏私人，上即位數月，一夕

惡之。皆矯旨切責。忠賢自殺。王安後。益驕橫。設內操萬人。裹甲出入。內監王進等試銃上前。銃炸傷進手。上嬈危。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選侍盡出光宗所賜珍玩列於庭。再拜投環而絕。裕妃張氏方娠。胖腑俱裂。客氏譖於上。絕飲食。閉禳道中。偶天雨。伺間取飲之

責。道亨嘆曰。此何時。尙可在公卿間耶。乃具疏力辭而去。屯田司郎中萬燝先授營繕司主事。管寶源局。疏請內監廢銅。忤忠賢意。至是燝復上疏曰。忠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願名而思忠賢之義乎。夫以忠賢珠玉卮簏。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以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握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揕天下之敢攖奸雄。用意最深。蓄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疏入。忠賢矯旨杖燝於午門外。華閣重燥寫捽之而出。昏暈幾危。及至闕。受杖。忠賢命立斃之。先是御史林汝翥向高攀龍乞龍。許之。大學士韓爌力爭不報。南星等狺狺去國。削吏部左侍郎。陳于庭。右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繕。趙南星之去也。銓部以陳于庭代署。西璫以楊漣代署。俱留中。及會推冢宰。漣以駐繕不與。其所會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仍以南星私人貴之。并責楊漣。袁化中。一時盡去。部署皆空。降御史房可壯三級。吏科許譽卿。洗惟炳。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各一級。降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三級。俱調外。光前甫入署二旬。因南星等後先奉旨去。乃上疏曰。臣若緘默不言。爲苟免之計。是貳友也。貳友之人。卽是欺君之人。臣豈敢蹈欺君貳友令臭甫規笑人千載之上哉。

冬十二月。復遣汪文言。

五年春正月。叙崔呈秀復爲御史。呈秀爲高攀龍所糾。乃微服持賂叩忠賢。願爲忠賢義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遂出中旨。免其勘起用。時忠賢編柄。勳曰中旨。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阿忠賢意。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雜出。時論鄙之。 龍禮部侍郎何如寵。右諭德繆昌期。削太僕寺少卿劉宗周籍。起用。既大鉞十一人。 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攜納賄。命俟汪文言逮至鞫之。削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慎言籍。工部主事曹欽程復劾趙南星。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高攀龍。黃尊素。繆昌期。魏大中。大約謂以受熊廷弼賂。以汪文言爲之證。 三月。上視太學。魏忠賢王體乾恒侍。忠賢與客氏乘大舟飲酒歡甚。上猶與官豎二人泛小舟溝漊上。身自刺舟。一璫佐之。相顧笑樂。忽風起舟覆。上及二璫俱墮水中。二璫死焉。上救免。忠賢及客氏相顧錯愕而已。 詔南宮縣建坊賜敕旌獎魏忠賢。并廕其弟姪一人。都督。僉事。 特賜璽書褒美。錦衣衛都督田爾耕。仍命所司賫之羊酒建坊。以示眷答至意。時修舉屯政。以濟軍需。爾耕乃捐田十七千餘頃。以佐縣官之急。故下詔書美之。 錦衣衛指揮。北鎮撫。鄧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酷連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鄧雲峰。盧化黻。夏之令。王之寀。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略曰。移害建議。原爲立名躁等之資。盤剝銓政。實是偏聽招權之淵藪。曲庇贓官。實爲黨惡之巢窟。文言得力於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朝政。請勅法司研鞫。已而忠賢矯旨。仍命顯純訊之。於是周朝瑞。黃龍光。顯大章。并以求緩楊熊獄入罪。初文言再下詔獄。鍛鍊兩月。餘毒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眞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耶。至是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爲之。我承焉可也。顯純深魏周諸人以贓。文言瞋起曰。天乎寃哉。以此蠟清廉之士。有死不承。

六月。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勸御史倪文煥擅責官軍。文煥求解於崔呈秀。呈秀引入禮幕。當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爲忠賢義子。閱數日。卽具疏勸周順昌等以逢其意。忠賢悅。遣周朝瑞。左光斗。顯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初獄上。擬薄以移宮一案。許顯純等相與謀。謂不引入移宮。則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贓。遂坐以受熊廷弼賄。逮等不肯承。而顯純籍髮甚酷。無生理。左光斗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服而頓鞫以斃之。又或陰害於獄中。徐以病聞耳。若初鞫輒服。卽逆法

抱憾。每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顯微嘗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異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上切責之。 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尙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大學士韓爌力爭不報。南星等狺狺去國。 削吏部左侍郎陳于庭。右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繕。趙南星之去也。銓部以陳于庭代署。西璫以楊漣代署。俱留中。及會推冢宰。漣以駐繕不與。其所會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仍以南星私人貴之。并責楊漣。袁化中。一時盡去。部署皆空。 降御史房可壯三級。吏科許譽卿。洗惟炳。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各一級。降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三級。俱調外。光前甫入署二旬。因南星等後先奉旨去。乃上疏曰。臣若緘默不言。爲苟免之計。是貳友也。貳友之人。卽是欺君之人。臣豈敢蹈欺君貳友令臭甫規笑人千載之上哉。

冬十二月。復遣汪文言。

五年春正月。叙崔呈秀復爲御史。呈秀爲高攀龍所糾。乃微服持賂叩忠賢。願爲忠賢義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遂出中旨。免其勘起用。時忠賢編柄。勳曰中旨。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阿忠賢意。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雜出。時論鄙之。 龍禮部侍郎何如寵。右諭德繆昌期。削太僕寺少卿劉宗周籍。起用。既大鉞十一人。 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攜納賄。命俟汪文言逮至鞫之。削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慎言籍。工部主事曹欽程復劾趙南星。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高攀龍。黃尊素。繆昌期。魏大中。大約謂以受熊廷弼賂。以汪文言爲之證。 三月。上視太學。魏忠賢王體乾恒侍。忠賢與客氏乘大舟飲酒歡甚。上猶與官豎二人泛小舟溝漊上。身自刺舟。一璫佐之。相顧笑樂。忽風起舟覆。上及二璫俱墮水中。二璫死焉。上救免。忠賢及客氏相顧錯愕而已。 詔南宮縣建坊賜敕旌獎魏忠賢。并廕其弟姪一人。都督。僉事。 特賜璽書褒美。錦衣衛都督田爾耕。仍命所司賫之羊酒建坊。以示眷答至意。時修舉屯政。以濟軍需。爾耕乃捐田十七千餘頃。以佐縣官之急。故下詔書美之。 錦衣衛指揮。北鎮撫。鄧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酷連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鄧雲峰。盧化黻。夏之令。王之寀。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略曰。移害建議。原爲立名躁等之資。盤剝銓政。實是偏聽招權之淵藪。曲庇贓官。實爲黨惡之巢窟。文言得力於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朝政。請勅法司研鞫。已而忠賢矯旨。仍命顯純訊之。於是周朝瑞。黃龍光。顯大章。并以求緩楊熊獄入罪。初文言再下詔獄。鍛鍊兩月。餘毒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眞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耶。至是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爲之。我承焉可也。顯純深魏周諸人以贓。文言瞋起曰。天乎寃哉。以此蠟清廉之士。有死不承。

六月。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勸御史倪文煥擅責官軍。文煥求解於崔呈秀。呈秀引入禮幕。當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爲忠賢義子。閱數日。卽具疏勸周順昌等以逢其意。忠賢悅。遣周朝瑞。左光斗。顯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初獄上。擬薄以移宮一案。許顯純等相與謀。謂不引入移宮。則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贓。遂坐以受熊廷弼賄。逮等不肯承。而顯純籍髮甚酷。無生理。左光斗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服而頓鞫以斃之。又或陰害於獄中。徐以病聞耳。若初鞫輒服。卽逆法

司。戍無死理。於是隆焉承順。遂五日一比。慘酷更甚。比時羣臣跪階前。訶詬百出。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梏。弛鎖則受夾。弛梏與夾則仍戴杻鎖以受棍。創痛未復。不再宿復加榜掠。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坐風堂下。見者無不切齒流涕。　材官將應陽因熊廷弼下獄。代爲投揭白其冤。時時入監左右之。魏忠賢緹騎以其所攜逐東園。聲指爲妖書以獻。上命貰重辟。加籍忠賢以羊酒銀幣賜之。八月。御史張納上書論東林書院。祖都元標。孫慎行。鄒從吾。余懋衡。俱削籍。　副都御史楊漣卒於獄。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顧命。自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士發膚身。鐵釘貫耳。流以血。漣衣裹當館中。後櫬歸。無棺。地。當於阿側。母妻俱棲息城樓。而忠賢仍令撫按追贓。　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卒於獄。其子學淨死之。大中家徙四壁。卓然以名教自持。熊楊之獄。大中力言宜寬重辟。諫草傳布。而竟輓以熊楊賄賂。坐贓死。方溯暑殷雷。旨故遲遲不下。越六七日始出尸牢戶。尸潰爛慘。方被逮時。其子學淨徒跣攀號。欲隨之北。大中曰。復甚懸。方被逮時。其子學淨徒跣攀號。欲隨之北。大中曰。復巢焉有完卵耶。父子俱斃。無益也。學淨徵服閒行。尾緹騎。刺探起居。抵國門。遲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以救其父。迨獄益危。榜掠益毒。度無生理。欲擐登聞鼓上書自刻。已而不果。扶櫬歸。朝夕號哭。未嘗入寢室。勺水不進而死。　決熊廷弼於市。　僉都御史左光斗卒於獄。先是楊漣疏上。魏忠賢矯之。時有謂忠賢曰。楊漣攻魏公。波及於閣下。公知其故乎。曰不知也。曰出疏者楊漣。造意者左光斗。潤色者繆昌期也。吾爲閣下足了此事矣。忠賢曰。當如以報。遂即授旨於御史陳九畴發其端。而旋以會推彰其以狡武長春功封魏良卿。蔭諸伯世襲。并賜蟒田七百頃。忠賢九錫文爲之。先是掌司禮秉筆者非公事不得出。忠賢獨招搖幾軸。以恣馳逐。每先期治儲。侍於停驂所。在數千百騎絡繹不絕。民間皆焚香插柳枝於戶。又以與夫導。寵四馬輿。青蓋羽幢。旛遮來擁。疾於飛鳥。凡朝中章疏。李永貞必遣急足馳白。即百里外一日常再往返也。章疏主分閱者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有閱切者。鈐以寸紙。又趕一指甲重按爲識。永貞等以次朗誦。而體乾爲疏其意旨焉。左論德繆昌期下獄。昌期湖廣興試。案語侵魏忠賢。忠賢銜之。以昌期負文名。人望所屬。不即發。及楊漣一十四罪疏。昌期爲之屬草。忠賢深恨之。昌期往告葉向高。以請君側之惡。向高唯唯。昌期色變而出。韓爌當國。頗信昌期。益持正議。及爌去。趙南星高攀龍逐。楊左繼削。昌期日慨慷。嘗酒饌別。忠賢愈怒。使人詈於朝曰。昌期何人。尚留此送客耶。昌期請告。忠賢矯旨勒閑住。忠賢嘗墳於玉泉山。遣人詣昌期乞墓碑。昌期瞋目叱曰。吾生平恥爲諛墓。豈肯順璫旨耶。客曰。身膺虎尾。不畏其咥乎。蓋嘗事可睹也。昌期大恚曰。寧當曾困李獻吉。今日壽藏安在。忠賢聞之。怒益不解。至是起大獄。與周順昌同詔獄。爲詳顯純所斃。　左都御史高攀龍卒。攀龍削籍家居。杜門著書。閒緹騎至。焚香沐浴。手繕遺疏。封固以授其子世儁曰。事顛方啓之。乃結家人令各自疑忌。勿得驚恐。夜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於園池。次早。世儁瞰戶。寂無人聲。啓視之。留詩以寓意。頗走池中出尸。因以遺疏附呈。疏曰。臣雖削籍。衰朝大臣。大臣不可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皇上。忠賢復矯旨逮世儒。　吏部主事周順昌下獄。順昌吳縣人。時緹騎出。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臨別涕泗。即以女許配其孫允神。緹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繫璫。應昇。贊素。宗建五人。供矯旨逮繫。緹騎挾威橫行。所至索金數千。宗建逮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復

世揚夏之令於獄。刑部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俱削籍。　中書舍人吳懷賢下獄。懷賢以忠賢將傾忠良。曰夥不平。時閣鄭以偉。方從哲。相繼去位。忠賢即時妄啓。適工部吳昌期以勤忠賢。遂錯。懷賢服其不阿。遣書稱之。爲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辭多激烈。凡對客及貽書親朋。輒寓感憤。發形於色。同官傅應星入告忠賢。即逮之下獄。拷死。籍其家。妻程氏以誉死。　十一月。以崔呈秀爲工部右侍郎。藏加魏忠賢祿米一千二百石。爲殿工也。呈秀初倚許顯純通忠賢。至是。殿工興。忠賢借督工無日不與呈秀相見。屏人密語移時。呈秀授意人姓名如天啓等錄。忠賢率爲聖旨。一時梁夢環。李魯生。曹欽程。各獻諛入告。而追贓嚴比等旨俱自顯純出之。天啓錄首列於朝曰。昌期何人。尚留此送客耶。昌期請告。忠賢矯旨勒閑住。忠賢嘗墳於玉泉山。遣人詣昌期乞墓碑。昌期瞋目叱曰。吾生平恥爲諛墓。豈肯順璫旨耶。客曰。身膺虎尾。不畏其咥乎。蓋嘗事可睹也。昌期大恚曰。寧當曾困李獻吉。今日壽藏安在。忠賢聞之。怒益不解。至是起大獄。與周順昌同詔獄。爲詳顯純所斃。　左都御史高攀龍卒。攀龍削籍家居。杜門著書。閒緹騎至。焚香沐浴。手繕遺疏。封固以授其子世儁曰。事顛方啓之。乃結家人令各自疑忌。勿得驚恐。夜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於園池。次早。世儁瞰戶。寂無人聲。啓視之。留詩以寓意。頗走池中出尸。因以遺疏附呈。疏曰。臣雖削籍。衰朝大臣。大臣不可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皇上。忠賢復矯旨逮世儒。　吏部主事周順昌下獄。順昌吳縣人。時緹騎出。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臨別涕泗。即以女許配其孫允神。緹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繫璫。應昇。贊素。宗建五人。供矯旨逮繫。緹騎挾威橫行。所至索金數千。宗建逮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復

賢。降級閒外。未及赴。守謙與乾學有宿憾。遂嗾忠賢使二十餘人擁入乾學寓。矯稱有詔。乾學俯伏就逮。守謙偕諸人簒楚交下。乾學創甚。蔣卒。時科臣陳熙昌。詞臣陳子壯。亦以試錄有座主失權。英主怒權等語。亦削籍。　戍吏部尚書趙南星。南星以作訛一貫削籍。家居三十年。其入朝也。大理寺卿周應秋知其柄用。郊迎結歡。南星益鄙之。嘆曰。吾入山三十年。安知士風至此乎。見大學士魏廣微。廣微父魏允貞與南星舊。以父執自居。廣微因力排之。中旨削奪。巡撫山西郭反尚誣其贓。追論。戍振武衛。子清衡戍莊浪

衛。南星日短衣執士伍。卒於戍所。

六年春正月。削曹欽程籍爲民。欽程以媚當勍周宗建。諸人稱忠賢艦猶之遂貴其敗葦削籍。出都門時。再拜忠賢前云。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遂倉卒艱跲而去。　命修三朝要典。以紅丸梃擊移宮三案編纂成書。　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勍南京巡撫周起元。松江知府張宗衡。同知孫應嶧。詔逮之。時李實特印空疏。遣人持至京奉忠賢。忠賢令李朝欽李永貞閱草。而命孫杲書之以上。　三月。御史周宗建下獄。宗建屢疏劾魏客。魏客恨之。先是爲曹欽程所誣。逮至詔獄。鞫時。簪楚較兼更毒。宗建僵臥不能出聲。許顯純罵之曰。此時尚能說魏公不識一丁香。蓋宗建前疏魏忠賢有曰不識一丁語也。卒斃於獄。　遼人武長春往來京師。魏忠賢指爲間諜。縛之以邀功。竟磔之。以獲武長春功。封魏良卿。蔭諸伯世襲。并賜蟒田七百頃。忠賢用事。屢敕約百道。開臣撰敷全倣曹操九錫文爲之。先是掌司禮秉筆者非公事不得出。忠賢獨招搖幾軸。以恣馳逐。每先期治儲。侍於停驂所。在數千百騎絡繹不絕。民間皆焚香插柳枝於戶。又以與夫導。寵四馬輿。青蓋羽幢。旛遮來擁。疾於飛鳥。凡朝中章疏。李永貞必遣急足馳白。即百里外一日常再往返也。章疏主分閱者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有閱切者。鈐以寸紙。又趕一指甲重按爲識。永貞等以次朗誦。而體乾爲疏其意旨焉。左論德繆昌期下獄。昌期湖廣興試。案語侵魏忠賢。忠賢銜之。以昌期負文名。人望所屬。不即發。及楊漣一十四罪疏。昌期爲之屬草。忠賢深恨之。昌期往告葉向高。以請君側之惡。向高唯唯。昌期色變而出。韓爌當國。頗信昌期。益持正議。及爌去。趙南星高攀龍逐。楊左繼削。昌期日慨慷。嘗酒饌別。忠賢愈怒。使人詈於朝曰。昌期何人。尚留此送客耶。昌期請告。忠賢矯旨勒閑住。忠賢嘗墳於玉泉山。遣人詣昌期乞墓碑。昌期瞋目叱曰。吾生平恥爲諛墓。豈肯順璫旨耶。客曰。身膺虎尾。不畏其咥乎。蓋嘗事可睹也。昌期大恚曰。寧當曾困李獻吉。今日壽藏安在。忠賢聞之。怒益不解。至是起大獄。與周順昌同詔獄。爲詳顯純所斃。　左都御史高攀龍卒。攀龍削籍家居。杜門著書。閒緹騎至。焚香沐浴。手繕遺疏。封固以授其子世儁曰。事顛方啓之。乃結家人令各自疑忌。勿得驚恐。夜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於園池。次早。世儁瞰戶。寂無人聲。啓視之。留詩以寓意。頗走池中出尸。因以遺疏附呈。疏曰。臣雖削籍。衰朝大臣。大臣不可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皇上。忠賢復矯旨逮世儒。　吏部主事周順昌下獄。順昌吳縣人。時緹騎出。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臨別涕泗。即以女許配其孫允神。緹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繫璫。應昇。贊素。宗建五人。供矯旨逮繫。緹騎挾威橫行。所至索金數千。宗建逮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復

至。吳中沸然。士民素德順昌。聞其逃。不勝冤憤。吳令陳文瑞順昌所敎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爲慟。公曰吾固知紹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語良久。令請順昌入浴。髮畢。家號慟。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情也。顧案上有素榜。徐曰此祖樹蕙借屬我書者。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之。僉都御史周起元下獄拷死。　九月。削廣西副使曹學佺籍。時學佺有野史紀略一書。議論與要典相反。故削籍毀板。　以皇極殿工成。晉魏忠賢爲上公。加恩三等。蔭封崇信侯。魏良卿進崇國公。賜鐵券。世襲。加吏部尚書侍郎周順昌秩等十八人宮保。進秩金幣有差。馬嘉會崔呈秀臧子錦衣衛指揮世襲。郭允厚薛鳳翔鷹子入監。徐大化孫杰升工部尚書。科道郭興言加銜。賜銀幣有差。加恩張惟賢等七人。俱應是加太子太保。李承錦加太子太傅。魏士傑等十四人升都督僉事。各賜銀幣有差。又敕賜魏忠賢莊田二千頃。崇國公視米照魏國公例。歲支五千。以示酬眷至意。　蘇杭織造李實奏厥臣祠宇已建。乞授杭州衛百戶沈尚文等永守祠宇。世爲視盤。崇報。上允之。祠建於西湖之麯居隔莊。繚垣武穆祠之中。備極壯麗。閣臣給紳施鳳來撰記。張瑞圖書丹。賜額曰普德。子若徵有反唇者。則守祠之野叟毆之。蘇州立普惠祠。松江立德馨祠者。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也。淮安立酬德祠。楊州立沾恩祠者。漕運郭尚友也。巡按宗楨模許其孝也。廬鳳樊維立隆恩祠者。工部郎中曾國禎也。崇文門內立廣仁祠。宣武門外立茂勳祠者。順天府通判孫如洌。府尹李春茂。巡撫劉詔。巡按卓邁。戶部主事張化愚也。濟寧立昭德祠。河東立褒勳祠者。巡撫李精白。巡按李燦然。黃德卿。幷漕運郭尚友也。河南立戴德祠。成德祠者。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守道周鏞也。山西立報功祠者。巡撫牟志夔。曹爾楨。巡按劉宏光也。大同立嘉德祠者。巡撫王點。巡按張素養。汪裕也。登萊立報德祠者。巡按李嵩也。湖廣立隆仁祠者。巡撫姚宗文。巡按溫皋謨也。四川房山立順德祠者。工部郎中加侍郎何宗圖也。陝西立祝恩祠者。巡撫朱童蒙。巡按莊謙。王大中也。徽州立崇德祠者。知府顧鳳也。通州立懷仁祠者。督漕內監李明道也。通州昌平二鎮立崇仁彰德二祠者。總督陽鳴泰也。密雲立崇功祠者。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也。林衡署中立洽恩祠。良牧署中立存仁祠者。上林監丞張永中也。福建則絕未有祠。江西亦最後。明年六月內方題建賜隆德祠者。巡撫楊廷憲。巡按劉述願也。各地意獻媚。務窮工作之巧。擾民田舍。伐人樹木。無敢發聲。其上食饗祝一如生人。服中肺腑皆以金玉珠寶爲之。衣服奇麗。像上穴容其一。以磬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頗稱大小。穴不能容。匠人恐急創而小之。以稱冠冕。小璽抱頭哭。責匠人。　薊州道胡士容下獄。士容任薊州。督師有聲。崔呈秀薦其妻弟蕭惟中。之。衣服奇麗。像上穴容其一。以磬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頗稱大小。穴不能容。匠人恐急創而小之。以稱冠冕。小璽抱頭哭。責匠人。　薊州道胡士容下獄。士容任薊州。督師有聲。崔呈秀薦其妻弟蕭惟中。之。詐頗純拷掠最慘。疑斃。　大學士顧秉謙罔籍。　冬十月。順天府丞劉志選上言張國紀悖惡不悛。上下旨切責。國紀后父也。后賢明。客氏忌之。譖稱后非國紀女。幾搖天聽。忠賢嗾志選及御史梁孟環論之。志選疏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等語。尤悖逆。上一日幸后宮。顧見兒上書一卷。問后何書。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於便殿。上御殿。搜得之。慷刃上。大驚。送版衛。忠賢乃誣后父國紀謀立偕王爲不軌。欲興大獄。謀之王體乾。曰主上凡事憤憤。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乃頓殺之以滅口。事得寢。

七年春正月。削禮部尚書李思誠。吏部主事于志。舒愷。兵備邱志充籍。命錦衣衛逮志充。同上林監署

何與己事。錄曰。一時功名有限。千秋清議難逃。貞大恨之。揆之二十。宋幾詔斬於西市。井戮。場陽。浙江巡撫潘汝禎議爲忠賢建祠宇。乞賜額。從之。時汝禎疏先至。而巡按劉之侍疏遲至一日。忠賢怒。削奪之。僉都御史周起元下獄拷死。　九月。削廣西副使曹學佺籍。時學佺有野史紀略一書。議論與要典相反。故削籍毀板。　以皇極殿工成。晉魏忠賢爲上公。加恩三等。蔭封崇信侯。魏良卿進崇國公。賜鐵券。世襲。加吏部尚書侍郎周順昌秩等十八人。宮保。進秩金幣有差。馬嘉會崔呈秀臧子錦衣衛指揮世襲。郭允厚薛鳳翔鷹子入監。徐大化孫杰升工部尚書。科道郭興言加銜。賜銀幣有差。加恩張惟賢等七人。俱應是加太子太保。李承錦加太子太傅。魏士傑等十四人升都督僉事。各賜銀幣有差。又敕賜魏忠賢莊田二千頃。崇國公視米照魏國公例。歲支五千。以示酬眷至意。　蘇杭織造李實奏厥臣祠宇已建。乞授杭州衛百戶沈尚文等永守祠宇。世爲視盤。崇報。上允之。祠建於西湖之麯居隔莊。繚垣武穆祠之中。備極壯麗。閣臣給紳施鳳來撰記。張瑞圖書丹。賜額曰普德。子若徵有反唇者。則守祠之野叟毆之。蘇州立普惠祠。松江立德馨祠者。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也。淮安立酬德祠。楊州立沾恩祠者。漕運郭尚友也。巡按宗楨模許其孝也。廬鳳樊維立隆恩祠者。工部郎中曾國禎也。崇文門內立廣仁祠。宣武門外立茂勳祠者。順天府通判孫如洌。府尹李春茂。巡撫劉詔。巡按卓邁。戶部主事張化愚也。濟寧立昭德祠。河東立褒勳祠者。巡撫李精白。巡按李燦然。黃德卿。幷漕運郭尚友也。河南立戴德祠。成德祠者。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守道周鏞也。山西立報功祠者。巡撫牟志夔。曹爾楨。巡按劉宏光也。大同立嘉德祠者。巡撫王點。巡按張素養。汪裕也。登萊立報德祠者。巡按李嵩也。湖廣立隆仁祠者。巡撫姚宗文。巡按溫皋謨也。四川房山立順德祠者。工部郎中加侍郎何宗圖也。陝西立祝恩祠者。巡撫朱童蒙。巡按莊謙。王大中也。徽州立崇德祠者。知府顧鳳也。通州立懷仁祠者。督漕內監李明道也。通州昌平二鎮立崇仁彰德二祠者。總督陽鳴泰也。密雲立崇功祠者。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也。林衡署中立洽恩祠。良牧署中立存仁祠者。上林監丞張永中也。福建則絕未有祠。江西亦最後。明年六月內方題建賜隆德祠者。巡撫楊廷憲。巡按劉述願也。各地意獻媚。務窮工作之巧。擾民田舍。伐人樹木。無敢發聲。其上食饗祝一如生人。服中肺腑皆以金玉珠寶爲之。衣服奇麗。像上穴容其一。以磬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頗稱大小。穴不能容。匠人恐急創而小之。以稱冠冕。小璽抱頭哭。責匠人。　薊州道胡士容下獄。士容任薊州。督師有聲。崔呈秀薦其妻弟蕭惟中。之。詐頗純拷掠最慘。疑斃。　大學士顧秉謙罔籍。　冬十月。順天府丞劉志選上言張國紀悖惡不悛。上下旨切責。國紀后父也。后賢明。客氏忌之。譖稱后非國紀女。幾搖天聽。忠賢嗾志選及御史梁孟環論之。志選疏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等語。尤悖逆。上一日幸后宮。顧見兒上書一卷。問后何書。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於便殿。上御殿。搜得之。慷刃上。大驚。送版衛。忠賢乃誣后父國紀謀立偕王爲不軌。欲興大獄。謀之王體乾。曰主上凡事憤憤。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乃頓殺之以滅口。事得寢。

七年春正月。削禮部尚書李思誠。吏部主事于志。舒愷。兵備邱志充籍。命錦衣衛逮志充。同上林監署

丞王家棟下獄。家棟以太醫院醫士授署丞出入崔呈秀門。時戶部主事于志舒託家棟通賄呈秀。得除吏部。而悔來兵備邱志充亦與棟有交。囑棟營求呈秀。謀升太僕寺卿。棟若夜攜路呈秀。適遇廠中旗尉。疑之。棟窘甚。往呈秀家叩門求解。時呈秀與禮部尚書李思誠接壤而居。遂誣以此所以賂思誠者。忠賢疏發其事。而思誠實不知也。因削籍。　魏忠賢欲任天下兵柄。以提督忠勇營內操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守山海關。又命司禮監涂文輔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原任司禮監崔文昇李朝道總督漕運。疏通河道。凡司道以下俱行臨吏禮。李朝道至淮。以淮安道楊廷樞不廷跪。參論削籍。　削翰林陳仁錫。文震孟。鄧鄧繹。擬孫文雯顯同寅罪斬。文雯仁錫戚也。皆作策論嘲時。忠賢知之。因誣文雯造妖言謗朝政。發重辟。所指妖言者則韓爌原道篇。欽天監步天歌也。先是仁錫在講筵。因王非騶火災。又見正人屠戮。忠賢竭蹶土木不休。講時不避忌諱。忠賢怒。復以不撰宮閫敕怒爌。甚。遂命許顯純擬文雯獄詞。進仁錫等。因削籍事。幾如董卓之鄠塢自固。廣開告訐。誅鋤士類。幾如節帥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隊兵自衛。幾如桓溫之豎後置人。使先帝而蚤知其如此。亦必有以處忠賢矣。即皇上念其勤勞。貸之不死。宜勒歸私第。使國家無尾大之患。魏卿既非開國之勳。又非從龍之舊。安得玷茲茅土。自宜被革。至告訐獲賞之張體乾。煨煉騸貴之楊寰。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大兒之田爾耕。宮闈契友之門太始。凡爲爪牙。俱宜明暴其罪。或施或放。而奸黨庸清矣。貢生錢嘉徵上數忠賢之罪曰。并帝內外封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命旨。必曰朕與廠臣。自古未聞有此奏體。曰蔑后。皇親張國紀於御前面折逆奸。遂遺維縶。欲置之死。賴先帝神明。祇膺獬不然。皇親危則中宮危矣。曰弄兵。祖宗朝不聞內操。忠賢外脅臣工。內逼宮闈。操刀禁中。深可寒心。曰無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天。流毒縉紳。凡邊腹重地。潛蓮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爲。曰克削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曾甚薄。也。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萬頃。曰無聖。先師爲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敢嗣太學之側。曰濫賞。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竊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駿上公之冊。視不知省。曰邀邊功。遂左用兵以來。墮名城。殺大帥。而冒侯封伯。曰傷民財。郡縣請嗣。遍天下。計嗣所費不下五萬金。敲骨剝髓。孰非國家之脂膏乎。曰冒名器。順天賢書。崔呈秀之子鐸且不識丁。遂登前列。疏上。供報聞。太監魏忠賢有罪免。留閹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十一月甲子。安撫魏忠賢於順天。籍其家。初。上神明默操。忠賢竊興林立。莫發其奸。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語侵忠賢。而崔魏之勢衰。後陸澄源。錢元慤直攻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疏上。忠賢不勝憤。哭訴於上。上命內侍讀慰徵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喪魄。客魏相倚。知信郎內監徐應元爲上所任。忠賢屈身事之。餽以貨。告之辭東廠印。援爲後勁。應元果爲間。至是。矯忠賢風陽司香祖陵。錄客魏二氏。安置徐應元於顯陵。尋謫戍。丁卯。諭兵部曰。逆璫魏忠賢擅竊國柄。誤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乘舊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庚午。魏忠賢宿阜城尤氏郎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至是始驗。下魏良卿鎮撫司獄。庚辰。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　國子司業朱之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宜罪。命下獄。忠賢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其前賜額如故。餘俱能止。同時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遑遑。　給太師崇國公魏良卿。少師安平伯魏鵬翼銀章。　巡撫江西僉都御史楊邦憲巡按御史劉述祖請建魏忠賢祠。不許。　冬十月。巡撫登萊孫國楨報宜川之捷。斬及廠臣論賞

廢魏忠賢于鳳。徐應元。崔呈秀各錦衣衛指揮同知。　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楊鎬。以首代其座師徐紹吉。謀庇之。維垣再疏劾之。維垣黨忠賢。首糾顧大章入熊廷弼案。羅織諸賢。以脩代其座師徐紹吉。謀庇之。維垣再疏劾之。維垣黨忠賢。首糾顧大章入熊廷弼案。羅織諸賢。以脩戶部左侍郎。魏廣微衛之。故未大用。至是維垣遂首興其黨貳。然未敢直指忠賢也。　工部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其正士習略曰。比來士氣漸降。惟以稱功頌德爲事。廠臣魏忠賢服事先帝。論功行賞。自有常典。何至寵踰開國爵列三等也。外廷奏疏不敢名忠賢。但曰。某璫。體統蓋祇遍於海內。奔走狂於城中。士習漸衰。莫此爲甚。兵部主事錢元慤上言。魏忠賢以皂猾之委。供給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墾小蠹附勢漸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昇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免三窟。與珍玩寶藏積肅事。幾如董卓之鄠塢自固。廣開告訐。誅鋤士類。幾如節帥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隊兵自衛。幾如桓溫之豎後置人。使先帝而蚤知其如此。亦必有以處忠賢矣。即皇上念其勤勞。貸之不死。宜勒歸私第。使國家無尾大之患。魏卿既非開國之勳。又非從龍之舊。安得玷茲茅土。自宜被革。至告訐獲賞之張體乾。煨煉騸貴之楊寰。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大兒之田爾耕。宮闈契友之門太始。凡爲爪牙。俱宜明暴其罪。或施或放。而奸黨庸清矣。貢生錢嘉徵上數忠賢之罪曰。并帝內外封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命旨。必曰朕與廠臣。自古未聞有此奏體。曰蔑后。皇親張國紀於御前面折逆奸。遂遺維縶。欲置之死。賴先帝神明。祇膺獬不然。皇親危則中宮危矣。曰弄兵。祖宗朝不聞內操。忠賢外脅臣工。內逼宮闈。操刀禁中。深可寒心。曰無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天。流毒縉紳。凡邊腹重地。潛蓮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爲。曰克削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曾甚薄。也。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萬頃。曰無聖。先師爲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敢嗣太學之側。曰濫賞。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竊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駿上公之冊。視不知省。曰邀邊功。遂左用兵以來。墮名城。殺大帥。而冒侯封伯。曰傷民財。郡縣請嗣。遍天下。計嗣所費不下五萬金。敲骨剝髓。孰非國家之脂膏乎。曰冒名器。順天賢書。崔呈秀之子鐸且不識丁。遂登前列。疏上。供報聞。太監魏忠賢有罪免。留閹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十一月甲子。安撫魏忠賢於順天。籍其家。初。上神明默操。忠賢竊興林立。莫發其奸。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語侵忠賢。而崔魏之勢衰。後陸澄源。錢元慤直攻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疏上。忠賢不勝憤。哭訴於上。上命內侍讀慰徵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喪魄。客魏相倚。知信郎內監徐應元爲上所任。忠賢屈身事之。餽以貨。告之辭東廠印。援爲後勁。應元果爲間。至是。矯忠賢風陽司香祖陵。錄客魏二氏。安置徐應元於顯陵。尋謫戍。丁卯。諭兵部曰。逆璫魏忠賢擅竊國柄。誤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乘舊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庚午。魏忠賢宿阜城尤氏郎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至是始驗。下魏良卿鎮撫司獄。庚辰。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　國子司業朱之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宜罪。命下獄。忠賢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其前賜額如故。餘俱能止。同時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遑遑。　給太師崇國公魏良卿。少師安平伯魏鵬翼銀章。　巡撫江西僉都御史楊邦憲巡按御史劉述祖請建魏忠賢祠。不許。　冬十月。巡撫登萊孫國楨報宜川之捷。斬及廠臣論賞

廢魏忠賢于鳳。徐應元。崔呈秀各錦衣衛指揮同知。　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楊鎬。以首代其座師徐紹吉。謀庇之。維垣再疏劾之。維垣黨忠賢。首糾顧大章入熊廷弼案。羅織諸賢。以脩戶部左侍郎。魏廣微衛之。故未大用。至是維垣遂首興其黨貳。然未敢直指忠賢也。　工部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其正士習略曰。比來士氣漸降。惟以稱功頌德爲事。廠臣魏忠賢服事先帝。論功行賞。自有常典。何至寵踰開國爵列三等也。外廷奏疏不敢名忠賢。但曰。某璫。體統蓋祇遍於海內。奔走狂於城中。士習漸衰。莫此爲甚。兵部主事錢元慤上言。魏忠賢以皂猾之委。供給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墾小蠹附勢漸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昇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免三窟。與珍玩寶藏積肅事。幾如董卓之鄠塢自固。廣開告訐。誅鋤士類。幾如節帥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隊兵自衛。幾如桓溫之豎後置人。使先帝而蚤知其如此。亦必有以處忠賢矣。即皇上念其勤勞。貸之不死。宜勒歸私第。使國家無尾大之患。魏卿既非開國之勳。又非從龍之舊。安得玷茲茅土。自宜被革。至告訐獲賞之張體乾。煨煉騸貴之楊寰。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大兒之田爾耕。宮闈契友之門太始。凡爲爪牙。俱宜明暴其罪。或施或放。而奸黨庸清矣。貢生錢嘉徵上數忠賢之罪曰。并帝內外封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命旨。必曰朕與廠臣。自古未聞有此奏體。曰蔑后。皇親張國紀於御前面折逆奸。遂遺維縶。欲置之死。賴先帝神明。祇膺獬不然。皇親危則中宮危矣。曰弄兵。祖宗朝不聞內操。忠賢外脅臣工。內逼宮闈。操刀禁中。深可寒心。曰無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天。流毒縉紳。凡邊腹重地。潛蓮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爲。曰克削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曾甚薄。也。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萬頃。曰無聖。先師爲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敢嗣太學之側。曰濫賞。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竊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駿上公之冊。視不知省。曰邀邊功。遂左用兵以來。墮名城。殺大帥。而冒侯封伯。曰傷民財。郡縣請嗣。遍天下。計嗣所費不下五萬金。敲骨剝髓。孰非國家之脂膏乎。曰冒名器。順天賢書。崔呈秀之子鐸且不識丁。遂登前列。疏上。供報聞。太監魏忠賢有罪免。留閹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十一月甲子。安撫魏忠賢於順天。籍其家。初。上神明默操。忠賢竊興林立。莫發其奸。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語侵忠賢。而崔魏之勢衰。後陸澄源。錢元慤直攻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疏上。忠賢不勝憤。哭訴於上。上命內侍讀慰徵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喪魄。客魏相倚。知信郎內監徐應元爲上所任。忠賢屈身事之。餽以貨。告之辭東廠印。援爲後勁。應元果爲間。至是。矯忠賢風陽司香祖陵。錄客魏二氏。安置徐應元於顯陵。尋謫戍。丁卯。諭兵部曰。逆璫魏忠賢擅竊國柄。誤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乘舊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庚午。魏忠賢宿阜城尤氏郎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至是始驗。下魏良卿鎮撫司獄。庚辰。奉聖夫人客氏有罪誅。先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得宮人姙身者八人。蓋出入

擯魏忠賢于鳳。徐應元。崔呈秀各錦衣衛指揮同知。　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楊鎬。以首代其座師徐紹吉。謀庇之。維垣再疏劾之。維垣黨忠賢。首糾顧大章入熊廷弼案。羅織諸賢。以脩戶部左侍郎。魏廣微衛之。故未大用。至是維垣遂首興其黨貳。然未敢直指忠賢也。　工部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其正士習略曰。比來士氣漸降。惟以稱功頌德爲事。廠臣魏忠賢服事先帝。論功行賞。自有常典。何至寵踰開國爵列三等也。外廷奏疏不敢名忠賢。但曰。某璫。體統蓋祇遍於海內。奔走狂於城中。士習漸衰。莫此爲甚。兵部主事錢元慤上言。魏忠賢以皂猾之委。供給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墾小蠹附勢漸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昇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免三窟。與珍玩寶藏積肅事。幾如董卓之鄠塢自固。廣開告訐。誅鋤士類。幾如節帥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隊兵自衛。幾如桓溫之豎後置人。使先帝而蚤知其如此。亦必有以處忠賢矣。即皇上念其勤勞。貸之不死。宜勒歸私第。使國家無尾大之患。魏卿既非開國之勳。又非從龍之舊。安得玷茲茅土。自宜被革。至告訐獲賞之張體乾。煨煉騸貴之楊寰。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大兒之田爾耕。宮闈契友之門太始。凡爲爪牙。俱宜明暴其罪。或施或放。而奸黨庸清矣。貢生錢嘉徵上數忠賢之罪曰。并帝內外封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命旨。必曰朕與廠臣。自古未聞有此奏體。曰蔑后。皇親張國紀於御前面折逆奸。遂遺維縶。欲置之死。賴先帝神明。祇膺獬不然。皇親危則中宮危矣。曰弄兵。祖宗朝不聞內操。忠賢外脅臣工。內逼宮闈。操刀禁中。深可寒心。曰無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天。流毒縉紳。凡邊腹重地。潛蓮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爲。曰克削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曾甚薄。也。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萬頃。曰無聖。先師爲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敢嗣太學之側。曰濫賞。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竊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駿上公之冊。視不知省。曰邀邊功。遂左用兵以來。墮名城。殺大帥。而冒侯封伯。曰傷民財。郡縣請嗣。遍天下。計嗣所費不下五萬金。敲骨剝髓。孰非國家之脂膏乎。曰冒名器。順天賢書。崔呈秀之子鐸且不識丁。遂登前列。疏上。供報聞。太監魏忠賢有罪免。留閹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十一月甲子。安撫魏忠賢於順天。籍其家。初。上神明默操。忠賢竊興林立。莫發其奸。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語侵忠賢。而崔魏之勢衰。後陸澄源。錢元慤直攻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疏上。忠賢不勝憤。哭訴於上。上命內侍讀慰徵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喪魄。客魏相倚。知信郎內監徐應元爲上所任。忠賢屈身事之。餽以貨。告之辭東廠印。援爲後勁。應元果爲間。至是。矯忠賢風陽司香祖陵。錄客魏二氏。安置徐應元於顯陵。尋謫戍。丁卯。諭兵部曰。逆璫魏忠賢擅竊國柄。誤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乘舊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庚午。魏忠賢宿阜城尤氏郎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至是始驗。下魏良卿鎮撫司獄。庚辰。奉聖夫人客氏有罪誅。先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得宮人姙身者八人。蓋出入

客氏。必屏宮人密語移時。其危中宮。皆客氏造意也。天啓初。矯旨撤留客氏。皆倣乾爲之。客氏在宮中。乘小橋。內官負之。如妃嬪禮。儼然自視爲上八母之一。誕日。上必臨幸。升座勸飲。賞賚無限。中宮皇貴妃迎不及也。客氏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著紅玉帶前驅。客氏從服倩粧。乘輿由崇德門經月華門至乾清宮前。亦不下輿。出西下馬門呼殿。侍從之盛。遠過聖駕。檐炬簇擁。炎然白晝。衣服鮮華。儀若神仙。都人士所罕見也。其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老顛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各以銀幣犒答之。欽賜金錠無算。每日三時。候御前膳以賜。給釋不絕。在外威住旬日。忠賢促之始入。出入皆以五更。忠賢亦有私第。與客氏居。斜對不遠。先是熹宗崩。上淮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皆先帝胎髮痘痂及爪年鬢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良卿謹慎稍審言詞。國興昏懋。與人坐。輒欠伸入夢。鄉至是俱耕首受戮。墨旂赴市。有吮血未醒者。天下以爲慘毒之報。無不快之。　給事中許可徵劾崔呈秀。下吏部勘處。都給事中吳鴻業論吏部尚書周應秋。兩京兵部右侍郎潘如禎。及呈秀子侍舉。呈秀踣。薊州。列罪委雖諸珍異器縱飲。飲一巨。即擲壞之。飲已。自經。其子鐸覆試。益構二義。削籍戍邊。廷議以大鍼貪邪。遂授魏大中。其後左魏被陷。皆大鍼宣。御史倪文煥逮部郎中周良材。工部尚書吳淳夫。吏部尚書周應秋。兵部尚書畢佐周。太僕寺卿白官始。尚寶司卿魏廌民。並勒免。　東廠太監張體乾。潛運太監李明道。崔文昇。封號。右都督張國紀。辭。　釋薊鎮兵備道耿如杞於獄。復北京。復其官。　提督操江都御史劉志選削籍。　復撫寧侯朱國弼爵。　復故太監王安官。予祭葬。立祠愍勞。　降太監李實奉御安置南京。涂文輔司香鳳陽。

尚書楊夢鯊、孫杰、左副都御史李邃龍免。　戶部員外王守履姿逆黨文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爲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鶚、楊寰、崔應元爲五彪。命削爾耕籍。籍其家。爾耕貪橫。好羅織諸臣。榜掠慘毒。皆爾耕耕爲之。　御史楊維垣參太監李永貞、劉若愚佐逆。御史卓邁亦言永貞習於文字。其惡過於忠賢。遂下永貞獄。戍顯陵。初。永貞辭任。則忠賢斂王體乾、王永祥、王文政各五萬金。懼泄。以獻內承運庫。永貞知之。即遁。久而獲之。杜戍所。　十二月。監生王之鼎勁大理寺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毒害民命。下志吉於理。

瑞國李國樸當魏忠賢專權。揣廠意旨。事事逢迎。浙直建祠。各撰碑稱頌。宜興周忠介。併斜督撫按之請祠者。法司引臥碑生員禁言事律論杖除名。立極等各上疏辨。言忠賢碑文使其位客游士自爲之。並於取旨辨以首開諂附。傾陷擁戴。及頌美不證。并雖未頌祠。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初。逆瑞既伏法。上欲因蓋諫言定逆案。大學士韓爌。徒龍錫不欲廣搜。禁錮。僅列四五十人以請。上大不悅。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輕則削籍。閣臣又以數十人進。上怒其不稱旨。諭以稱頌贊導。速化爲題。皆當剋入。又曰。忠賢一人在內。尚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且內臣同惡。亦當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閏日。召閣臣指黃欲所封章疏。數數示閣臣曰。此皆壇實跡也。宜一一按入之。閣臣知勢難遁。乃云臣等職司輔導。三尺法非所習也。上呼王永光問之。以吏部止諸考功。不習刑名對。乃召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參定之。二月壬子。召廷臣於平臺。向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對曰。二臣無實事。上曰。瑞升實于汴參定之。二月壬子。召廷臣於平臺。向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對曰。二臣無實事。上曰。瑞國書書爲壇所覺。宗道祭崔呈秀母。稱在天之靈。其罪著矣。閒實繼春何以不在逆案。對曰。二臣無實事。上曰。瑞侍。不失厚道。後雖反覆。其持論間有可取。上曰。唯反覆故爲小人。於是發原奏。并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

九人案列無狀。三月辛未。廷臣上欽定逆案。詔刊布中外。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氏磔死外。曰首逆。同謀吳部尚書崔呈秀等六人。結交內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擬罪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結交內侍。末等。俱配。大學士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兩廣熙不謹例冠帶閑住。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谷應泰曰。魏忠賢者。河間窶少。肆情酗博。傅薇坐困。廑身自媒。斯固以刀鋸之兒。磁甕鼎俎之拾瀋者也。遂乃潛事皇孫。惟供刀匕。玄宗潛邸。力士傾心。迨帝東宮。輔國稱職。舉鱗附翼。有自來矣。乃及宗之初御。忠賢幅伺嗛笑。欲覘太阿。而乳媪客氏又以妖倖毀政之姿。爲治比對食之舉。於是勢同拉附。惜昵媟私。王聖龍而京閫媚孽。趙鹵敦而甫節棲。婦女小人朋淫於國矣。乃王安者。名在閹餘。職邀顧命。郭耽清譴。不事威權。呂强剛直。終陷刑戮。蓋自安死而忠賢愈肆。滔天益無顧忌。諂奉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此左忠毅公所以有回天之名。令孜有阿父之號也。乃若霽開宗社。毒流縉紳。裸繯封疆。飛文宮禁。威明豈貨。慕光乃輸。左校張儉。詎危赴穀。更頌北寺耶。洎乎文言冤獄。猶染清流。楊漣左光斗等並繫銀鐺。魏大中周順昌等同斃桎梏。正如朱璉所告二十四人。李應昇所坐六百餘士。雖夕陽亭下。慶酌何難。首陽山前。薇尻不愧。而田爾耕三木橫加。許顯純五毒備至。乳虎作逢。蠭蠆窶宏之血。若腐所鎸。皆含杜伯之冤。是則拘牌之慎。原不爲生。而破柱之風。猶能爲厲矣。倘非奄閹告變。佩章倡怒。殺謀使於崩上。洗僞帖於河中。則曜金之纂。沈命還多。瓜蔓之抄。蔓蹈未已也。又若中外戚屬。濫賜一子爲侯。成脅馬惠。而伯彙出入宮掖。張朔貪橫。野王又有光和太尉。承窺內官。延光司空。偏微親故。此所謂驕馬番徒。倡予和汝者也。尤可異者。嗣宇徧天下。俎豆及舉宮。賢非荀勗。乃配安陽。舉冀荊公。或配孔子。頌功德者四十萬人。趙勢利者滿都門下也。至操兵禁御。將裹甲於桃園。鬻孕閨房。欲繼牛於與午。又且還王郡國。還徙扶蘇。危后中宮。謀誅伏氏。取代之規。誠難掩覆矣。而況大行當遐几之日。多官邀橫拜之恩。弓裘不御。鬼蜮仍多。城社已摧。狐鼠猶據。所幸者。武陽色變。易興北軍猶豫。無成而信邪莞開。神明獨運。龔龍初入。方深斷仗之憂。江陵收璽。漸除徐傅之蔂。追至卓腸然京。莽蛆傅寃。而人心始快。國紀庶塌。嗚呼。自予考之。神光二廟。朝議紛爭。元黃漫淆。朋徒互搤。至此則鉤黨同文。得禍斯酷矣。然封端事發。始知顧及之賢。蔡京事敗。益信元祐之正。身雖窮滅。名義所從判爾。

卷七十二

崇禎治亂

熹宗天啓七年八月。上不豫。時魏忠賢張甚。中外危栗。上召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爲堯舜之君。信王惶悚不敢當。但云陛下爲此言。臣應萬死。信王出。上崩。忠賢自出請王入王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庖也。當是時。羣臣無得見王者。王乘燭獨坐。久之。見一奄擐劍過。取視之。留貴几上。許給以賞。開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以宜問之光祿寺。傳令旨取給之。歎聲如雷。次日。卽皇帝位於中極殿。受百官朝。毋賀。朝時忽天鵝。　九月。諭停刑。十一月。魏忠賢客氏伏誅。罷各道鎮守內臣。戶部郎中劉應遇上言天下六大苦。一逮繫。二獄死。三追贓。四仕途去就。五新進禁錮。六延臣被劫。上然之。命逮死各臣贓銀盡免之。釋其家屬。魏崔冢次第伏誅。時魏璫甚熾。帝不動聲色。遲元兇。旁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運。宗社再安。崇禎始政。天下翕然稱之。　工部尚書楊夢鼇請停開納事例。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龍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朕甚憫焉。不忍以衣被紈綺之工。重困此一方民。其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十二月。復故建文臣黃子澄官。　南京御史劉漢言四事。崇正學以培治本。勵廉恥以清仕路。惜名器以尊體統。重耕農以節財用。上是之。命吏部嚴加清汰。凡會典額外官添註添設者有關勿推補。文臣非卿貳。武臣非勛爵總兵非實有戰功者不得加保傅銜。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簷城閒。乃定。詢內官此自何至。曰宮中蔴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誤也。　命司禮監刊賜魏忠賢田宅。因以賜第請上曰。俟東西底定。留賜第以待功臣。楊曰策勳府。　二月。以侍讀學士溫體仁直經筵日講。　三月。以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　五月。上召廷臣於平臺。諭輔臣來宗道曰。票擬之事。宜悉心商榷。諭吏部曰。起廢太多。曾推宜慎。責戶部措辦邊餉無術。侍郎王家禎引罪。諭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罷。未詳。命中官給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用法宜平。允次日復諭吏戶兵三部曰。昨召對九卿科道官。輔臣劉鴻訓言更調甚遲。宜行久任之法。責實效。又云。海內疲於賦役。朕甚憫之。夫更調速則民逸。久則功易成。自今藩臬郡邑毋輕改調。言官薦舉人才。市私恩。坐之。任事久則功易成。自今藩臬郡邑毋輕改調。言官薦舉人才。市私恩。坐之。遼餉兵興。催科日急。加派有司私徵者。撫按禁飭毋貸。　六月。上召廷臣於平臺。以插漢故。發帑十萬給邊吏。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所謂驕馬番徒。倡予和汝者也。尤可異者。嗣宇徧天下。俎豆及舉宮。賢非荀勗。乃配安陽。舉冀荊公。或配孔子。頌功德者四十萬人。趙勢利者滿都門下也。至操兵禁御。將裹甲於桃園。鬻孕閨房。欲繼牛於與午。又且還王郡國。還徙扶蘇。危后中宮。謀誅伏氏。取代之規。誠難掩覆矣。而況大行當遐几之日。多官邀橫拜之恩。弓裘不御。鬼蜮仍多。城社已摧。狐鼠猶據。所幸者。武陽色變。易興北軍猶豫。無成而信邪莞開。神明獨運。龔龍初入。方深斷仗之憂。江陵收璽。漸除徐傅之蔂。追至卓腸然京。莽蛆傅寃。而人心始快。國紀庶塌。嗚呼。自予考之。神光二廟。朝議紛爭。元黃漫淆。朋徒互搤。至此則鉤黨同文。得禍斯酷矣。然封端事發。始知顧及之賢。蔡京事敗。益信元祐之正。身雖窮滅。名義所從判爾。

命逮死各臣贓銀盡免之。釋其家屬。魏崔冢次第伏誅。時魏璫甚熾。帝不動聲色。遲元兇。旁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運。宗社再安。崇禎始政。天下翕然稱之。　工部尚書楊夢鼇請停開納事例。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龍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朕甚憫焉。不忍以衣被紈綺之工。重困此一方民。其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十二月。復故建文臣黃子澄官。　南京御史劉漢言四事。崇正學以培治本。勵廉恥以清仕路。惜名器以尊體統。重耕農以節財用。上是之。命吏部嚴加清汰。凡會典額外官添註添設者有關勿推補。文臣非卿貳。武臣非勛爵總兵非實有戰功者不得加保傅銜。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簷城閒。乃定。詢內官此自何至。曰宮中蔴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誤也。　命司禮監刊賜魏忠賢田宅。因以賜第請上曰。俟東西底定。留賜第以待功臣。楊曰策勳府。　二月。以侍讀學士溫體仁直經筵日講。　三月。以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　五月。上召廷臣於平臺。諭輔臣來宗道曰。票擬之事。宜悉心商榷。諭吏部曰。起廢太多。曾推宜慎。責戶部措辦邊餉無術。侍郎王家禎引罪。諭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罷。未詳。命中官給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用法宜平。允次日復諭吏戶兵三部曰。昨召對九卿科道官。輔臣劉鴻訓言更調甚遲。宜行久任之法。責實效。又云。海內疲於賦役。朕甚憫之。夫更調速則民逸。久則功易成。自今藩臬郡邑毋輕改調。言官薦舉人才。市私恩。坐之。遼餉兵興。催科日急。加派有司私徵者。撫按禁飭毋貸。　六月。上召廷臣於平臺。以插漢故。發帑十萬給邊吏。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所謂驕馬番徒。倡予和汝者也。尤可異者。嗣宇徧天下。俎豆及舉宮。賢非荀勗。乃配安陽。舉冀荊公。或配孔子。頌功德者四十萬人。趙勢利者滿都門下也。至操兵禁御。將裹甲於桃園。鬻孕閨房。欲繼牛於與午。又且還王郡國。還徙扶蘇。危后中宮。謀誅伏氏。取代之規。誠難掩覆矣。而況大行當遐几之日。多官邀橫拜之恩。弓裘不御。鬼蜮仍多。城社已摧。狐鼠猶據。所幸者。武陽色變。易興北軍猶豫。無成而信邪莞開。神明獨運。龔龍初入。方深斷仗之憂。江陵收璽。漸除徐傅之蔂。追至卓腸然京。莽蛆傅寃。而人心始快。國紀庶塌。嗚呼。自予考之。神光二廟。朝議紛爭。元黃漫淆。朋徒互搤。至此則鉤黨同文。得禍斯酷矣。然封端事發。始知顧及之賢。蔡京事敗。益信元祐之正。身雖窮滅。名義所從判爾。

卷七十二

崇禎治亂

熹宗天啓七年八月。上不豫。時魏忠賢張甚。中外危栗。上召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爲堯舜之君。信王惶悚不敢當。但云陛下爲此言。臣應萬死。信王出。上崩。忠賢自出請王入。王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庖也。當是時。羣臣無得見王者。王乘燭獨坐。久之。見一奄擐劍過。取視之。留貴几上。許給以賞。開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以宜問之光祿寺。傳令旨取給之。歎聲如雷。次日。卽皇帝位於中極殿。受百官朝。毋賀。朝時忽天鵝。　九月。諭停刑。十一月。魏忠賢客氏伏誅。罷各道鎮守內臣。戶部郎中劉應遇上言天下六大苦。一逮繫。二獄死。三追贓。四仕途去就。五新進禁錮。六延臣被劫。上然之。命逮死各臣贓銀盡免之。釋其家屬。魏崔冢次第伏誅。時魏璫甚熾。帝不動聲色。遲元兇。旁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運。宗社再安。崇禎始政。天下翕然稱之。　工部尚書楊夢鼇請停開納事例。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龍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朕甚憫焉。不忍以衣被紈綺之工。重困此一方民。其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十二月。復故建文臣黃子澄官。　南京御史劉漢言四事。崇正學以培治本。勵廉恥以清仕路。惜名器以尊體統。重耕農以節財用。上是之。命吏部嚴加清汰。凡會典額外官添註添設者有關勿推補。文臣非卿貳。武臣非勛爵總兵非實有戰功者不得加保傅銜。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簷城閒。乃定。詢內官此自何至。曰宮中蔴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誤也。　命司禮監刊賜魏忠賢田宅。因以賜第請上曰。俟東西底定。留賜第以待功臣。楊曰策勳府。　二月。以侍讀學士溫體仁直經筵日講。　三月。以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　五月。上召廷臣於平臺。諭輔臣來宗道曰。票擬之事。宜悉心商榷。諭吏部曰。起廢太多。曾推宜慎。責戶部措辦邊餉無術。侍郎王家禎引罪。諭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罷。未詳。命中官給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用法宜平。允次日復諭吏戶兵三部曰。昨召對九卿科道官。輔臣劉鴻訓言更調甚遲。宜行久任之法。責實效。又云。海內疲於賦役。朕甚憫之。夫更調速則民逸。久則功易成。自今藩臬郡邑毋輕改調。言官薦舉人才。市私恩。坐之。遼餉兵興。催科日急。加派有司私徵者。撫按禁飭毋貸。　六月。上召廷臣於平臺。以插漢故。發帑十萬給邊吏。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

寨交猶然。餘可推矣。乞大駕懲創。速其巳甚者。使諸臣視鋟爲汚。儻鋟爲禍。庶夥不愛鋟之風可覩也。上召廷臣於平臺。命一良師前奏。嘉獎之。擬一良右僉都御史。八月。諭曰。朕欲與大小臣工日講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恐不暇給。惟是輔臣左右拂予。自今非盛暑祁寒朕當時御文華殿。或閣章奏。丁未。上御文華殿。翰林科道各二人侍班。十月己丑。召廷臣於平臺。以錦州軍譁。袁崇煥請餉疏示閣臣。閣臣求先發上賚戶部尚書畢自嚴禮部侍郎周延儒曰。閘門嘗防敝。今且防兵。前惰遂譁。錦州尤而效之。未知其極。上問延儒若何。對曰。臣非阻發帑。雖予之。當益來經久之策。上稱善。又貰科道官言事失實。即召對商榷。徙具文耳。諸臣俱愧謝。十一月辛未。召留陽侯酺光裕襄城伯李守鋐清平伯吳遵周誠意伯劉孔昭於文華殿。問京營整理何若。各有所對。上以守鋐總督京營。　十二月己丑。大學士韓爌入朝。

二年夏四月。時榮晉飢。盜起。朝臣捐俸助餉。上曰。諸臣興利除害。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　六月。御史李長春論周延儒有私。不聽。　九月。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求治。召對文華殿。躬勤細務。朝令夕考。庶幾太平立至。然程效過急。不免見小利而忘遠圖。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者矣。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斂之術。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大吏以催科爲殿最。而勦殺之法亡。赤子無宿藏矣。如者嚴賦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貪風不盡息者。由於道之未盡善。而功利之見不泯也。　十一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言。皇上急於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創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衆推舉。或自備披亡論爲故爲誤。俱視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幾於亂國用重典矣。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徇。四岳不之曰法如是止耳。不聞費其逆命也。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釋之以策勵望諸臣。於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藏罪戴罪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諸臣。於是有認罪。夫不斷其認罪之心。而槩以免究。認罪亦成故套矣。伎倆欺飾之壘更。遞之宜也。恐災由之倡不皆韓范。宜稍寬之。不以清更詘能臣。今諸臣慮於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征徐征。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爲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如此。則諸臣可幸無罪。而尤望皇上宮府之際。推誠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有寇賊奸宄。不可入。而謂大小分工不同。報爲安攘者未之有也。　十二月。進禮部侍郎周延儒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三年春正月甲申。召戶、兵、工各科於會極門。令註銓案牘。各委給事中一人。清理六曹勒期奏報。　前尚寶司卿原抱奇勦大學士韓爌致寇。爌致仕歸。　復故大學士張居正廕。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　六月。進禮部尚書溫體仁東閣大學士。

四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言。理財加派不得已而用之。未有年餘不罷者。捐助搜括二者猶難爲訓。上曰。加派原不累貧。捐助亂之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舉行。亦豈至病民乎。不聽。　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於平臺。問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浙閩相連。海寇備禦之策。對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卽去。問江西布政使何應瑞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覈。有司尚未報。應瑞曰。江西布政使何應瑞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覈。有司尚未報耳。問湖廣右布政使杜詩爾雩去夏民變。樹幟何也。詩曰。樹幟之後。地方仍安。問福建布政吳暘陸之禍海寇備禦若何。暘曰。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但官軍狃撫爲安。賊又因撫養癰。故數年未息耳。上問官計安在。祺曰。海上官兵胥出死力。有司練鄉兵築城。要地多設火器。以戰爲守。此上策也。問河南布政楊公輸賈鶚涕以收稅耗重宜斥。有司鶚涕曰。近奉上命已革去矣。問廣東布政陳邇元焦元溥曰。閩省所負宿大兵餉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已解納。問其數。曰七千兩。上少之。曰。宜大重鎮急需。其毋玩。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淹氛若何。對曰。寇在平陽。戒在河曲。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前言冠平。何尚阻也。問河南布政楊山陝界河條去條來。故河曲被困。問河曲之絡。曰。賦未皆攻。失於內應。問導賊何人乎。喬林曰。大抵出於饑民。問陝西參政劉嘉遇。對曰。寇見官兵卽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我赤子也。可撫。撫之。曰。今方用撫。上曰。前王子順既降。何又殺之。曰。彼撫仍掠。宜其僞也。近寇何如。對曰。一在延安。一在寘巖。宜川。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按察使孫朝肅。時問禮已除南韓巡撫。上曰。南韓存萬山中。接壤四省。當行保甲。練兵伍。庶足弭賊。上曰。此須實效。空言何爲。問海寇若何。曰。廣東海寇俱至自福建。舟大而多火器。兵船難近。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爲害。問廣西布政鄭茂。華李守俊。靖江王府爭襯何也。對曰。南韓存萬山中。接壤四寇。定王二子。履祥。履祐。履祥蚤沒。王請立履祐爲世子。而履祥有未娶之妾生子。今已長矣。是以爭向四川布政使敎復鄉紳挾御史何也。以通賦對。上曰。守臣何不彈壓。對曰。遠方有司多科貢。故不能耳。時巢酋南布政婁九德被勦。問貴州布政朱芹以安位事。對曰。督撫臣責安位以四事。一撫蒼苗。明一獻焚虎。奢寅妻鳥人子阿市。一送賊巡撫王三善人。一資削地。故讒未決。對舉。召各官論之正己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不則隨罰之。各退謝。召左都御史閣淇學。左副僉都御史張捷。高洪圖。論洪舉曰。巡按賢則守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飭回道嚴核。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不難爲。乃退。　四月。上念阜。釋前工部尚書張鳳翔。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於獄。　五月。吳執御上言。昨見計臣疏稱歲額四百萬。今加至七百萬。則餉猶未裕也。加派則害民。不加派則害兵。前年遵永之變。袁崇煥王元雅皆以數百萬金錢狼狽失守。而史應張星王象成左應選各以一邑固守於嬰城之際。由此言之。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可知已。臣妄謂治邊諸邑。宜敕吏部選補賢能。畀以本地發糧。訓練土著。此法一行。餉不取備於司農。兵不借援於戍卒。計無便於此。上以錢糧留本地則國課何從出。不聽。　八月。吳執御論周延儒報秦章一字涉邊遛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提延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捷開。功可以罪按也。泉上習見延儒摘發細事。近於明敏。遂爾推轂。抑知延儒特借此以行其私乎。上俱留中。　十一月。中允倪元璐上言。原任中允黃道周抗疏獲譴。臣恐海內大夫之氣化爲繞柔。前府尹劉宗周痛詆耽介。道周既蹇謇承貶。宗周以骸骨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養其忠良者。上不聽。時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　十二月。時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征輸。於是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熊開元鄭友元俱謫吏科都給事顏繼祖上疏救。上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字。專於徵科。此法制一變也。　禮部侍郎羅喻義直日講。以尚書商王布昭聖武章送閱。溫體仁裁其半。以所引京營大閱語也。喻義執不可。體仁上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喻義以日

講而用經筵之例。聖聰天覽。何後喻襄多言。遂放歸。

五年六月。兵部員外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憂。四大可懼。刺溫體仁閣洪學。上切責之。允誠回奏。又極言其失。體仁私沈演唐世濟等。上怒。奪允誠俸。體仁上疏自理。十二月。詔停開納例。

六年二月。諭吏部薦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廉先歷之推。垂爲法。冬十月。論囚上梁服御建極殿。召開臣商榷。溫體仁竟無所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七日城陷。覽奏。市上頗心惻。體仁不爲救。人皆冤之。

七年春正月。刑科給事李世謨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調於外。復罷考選郎中吳鴻成。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言曰。發風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鞭其舌。擊而縛其翎。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爲太息也。且臬上所樂聞者。讒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貴近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三月。陝西大飢。民相食。發金五萬賑之。免浙江袁禎三年以前織造。六月。江西飢。頒賦益多。覩政進七陸運昌上撫字八條。上可其奏。下戶部議。多十月。上數御經筵。遇雪不輟。諭講官尚書韓日纘姜增元等毋忌諱。少詹事文震孟講春秋。上論仲子歸賵云。此見當時朝政有闕。所以當譏。自今進講。當以此類推。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八策。曰。曜敵安籍。勞邑優守。兵靖降戎。登軍餉。儲邊才。奠磐敵。嚴教育。又制虛八策。曰。正根本。仲公議。宣淺間。一教條。盡久遠。昭激勸。勵名節。明鋤馭。疏入。上令確奏。伐交貿計。其撫降戎。儲邊才。招流賓。餉館穀。教胥俱下部。其制虛八策多係率旨。不必糧陳。既而元璐再陳開敵之術。且請盡徵監視內臣以重誤。

國子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縣學生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宣幽煽。而有人干進。薄孔孟爲粃糠。網巾標爲桃李。與鬼化部民也。臺及撫按。鄉舉下士也。薦及朝紳。如是而欲朝廷之上昂首伸眉。豈可得乎。上是之。　夏四月。武生李璽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覈。士升上言。自流逭羅延。臬上悶生民之憔悴。懲吏治之貪殘。撤陳啓新盜省竊。豈眞謂其言遂爲確論哉。毋亦借此以勵縉紳。動其恥懼耳。比者借端俸進。實繁有徒。而李建者乃倡爲縉紳彙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窺世亂政。毀在史册。而敢陳於邊人之前。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其曰縉紳彙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其萬計者不勝枚舉。臣江南人也。以江南論之。數畝以對大數。以百計者十之六七。以千計者十之三四。以萬計者千百中一二。江南如此。他都可知。且所累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士升遂乞能。許之。初。士升以助體仁。幾見擯。公論至是復爲體仁所搏去。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乎輔臣以執爭去也。此舉羞強人意。臬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爲要譽耶。人臣而沽名。幾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爲尸祿保寵。習爲寂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之疑臬上者不少矣。其君子憂騶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罣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言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懷志以去。所日與臬上處者。維此苟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豈可言哉。癸巳上召廷臣及御史詹爾選於武英殿。上慫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不爲詘。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即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數復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臬上幸勿用而兵殺。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例不核。例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掊克騰聞。占匿不誅。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潤痛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斥。今下明詔求直言。儻赦其前愚。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俱泯默未有聞也。此豁彼顯。結寵徇私。蓋自八九年拂戾干和之事始於宮闈。成於金虎。又何怪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於獄。左諭德黃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清刑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消彈。曾何益理亂之數。臣願陛下訓練軍士。以固邊圉。選舉賢能。以任州縣。而最切者。尤在起批鱗強項之臣。旌勵詔直言之士。使天下淒風苦雨。盡爲皎日祥雲。則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何必疲敝於兵刑錢穀之下哉。上不懌。切責之。　新安所千戶楊光先勤建科給事例。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中陳啓新及元輔溫體仁。舁棺自隨。上怒。廷杖戍遼西。　楊嗣昌上均輸事例。體仁以摘發錢誰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冗濫。比疊蠲逋相屬者千餘人。性忌而險。初。錢士升皆先後砥礪。自佐政以來。邊徼潰池之警。澌無經畫。惟斤斤自守。不殫貨賄。故上始終敬信之。　八月。上登正陽門閱城。徧視雉堞樓櫓。成國公朱純臣以下賜之衣。閱外城。以南城薄。詔加築。命內官監太監丁紹吉馬光忻總理分任。漸大穀於五里外。壞冢墓無算。工未竟而止。東西北無城。不之問。　十二月。禮部尚書姜逢元兵部尚書王業浩先是陳啓新疏論考選。又進吏部訪冊。而逢元業酷獨斷多上嫉其濫。啓新遂參知縣尹民興等俱降調。

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八十九員。　翰林檢討鄒之麟請進士二甲以下盡任知縣。推官不歷州縣。先入衙者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二州八縣生靈塗炭極矣。廷臣之疆禦若固助爲便。　冬十月。前工部侍郎劉宗周上言。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禍亂一至於此。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聚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玆。次第竄之重典。戚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淺疏。朝政日隳。邊政日墮。今日之禍。皆己巳釀成之也。且張鳳翼之溺殿中。楊嗣昌之奪情。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於邊。而與之叙。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二州八縣生靈塗炭極矣。廷臣之疆禦若固助爲便。

親得巡撫。且欲處故丹徒知縣張放。極疏諸總兵不足恃。催稱文吏有奇才。可親寇上覽以總兵授之。意大沮。尋被逮。　丙午。上御經筵。召詹事府翰林院諸臣顧鼎臣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上曰。清難矣。德不可徼。遂非唯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强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出奏曰。臣不生於容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寄再辭。而明旨迫切。道周舉行人宗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鄤。臣始太息絕望。鄤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鄤。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實非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取爲比。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僞而辨。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說書有年。祇成佞耳。吐去道周即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之前。隨諂面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回。諭以毋黨同伐異。宜共佐職業。翰林院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都給事何楷。欽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勳嗣昌。俱譴調有差。　十一月。括嶺銅錢發。

十二年二月。貴州道御史王業浩劾刑科右給事中陳啓新械默誦職。上切責之。左僉都御史李先芳議當奪俸。上不懌。譴業浩。吏部左侍郎董羽宸以不能駁正奪俸。并罷先芳。先芳前河南布政司。以編修林增志濫入。遂道嗣增志亦引罪。　三月乙酉。召參議鄭二陽於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募兵即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之策。二陽曰。裁不急之官。亦餉也。諸臣惟陳盧之奏。在得其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上曰。各處冥傷奈何。曰。裁不急之官。亦可省費。又曰。臣見州縣殘破。急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二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四月。免高淳去年旱蝗田租。諭釋輕繫。時上劇於內庭建設齋醮。禮科給事中張煃上言。宗祉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道太監劉允誠驅西域可爲寨戒。山西道御史廖惟義亦言之。不聽。　京城淩逼。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尚朴上言。連年寨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惠沿濟。其爲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鄒此百萬於水涸。孰若移而用之於嚴疆。使敵騎不得踰入哉。不納。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倣之。　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禁有司收賦耗羨。還京官搜括天下餘糧充餉。從之。　六月。禮部尚書林欲楫請豎僧道贖地發罪。祠插絕田助餉。　七月辛未。戒中外官餽遺請託。　九月。免唐縣等四十州縣去年田租十之五。尚州等十州縣去年田租十之二。光州等八州縣十年之五。去年之二。時中外交訌。上念窮民罹冥。已卯。庚辰之朔。蠲賃屋歷年。而有司飭法侵盜如故。　十月。彗星見。諭停刑。十一月。前應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十三年。靡閻正月。紀錄卓異諸臣。蘇州知府陳洪謨多逋賦不預。尋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亦以逋賦奪官。　浙江永康知縣朱露上言。有司科罰擾取。撫按不以聞。上命申飭各官。授露吏科給事中。改名統寶。命巡城御史審劣賑饑。發帑金八千賑貧民。定。　諭戶部以保定永清等郡縣災傷。發帑金六千賑山東。　二月。令會試貢士先廷對日授射。　風霾亢旱。下詔求直言。　三月。免畿郡十一年料匠等銀。賑京城貧民各錢二百。戶科給事中左懋第上言。去歲秋見。下詔停刑。而今即清。何今日之不應也。夫停刑之詔。特其具也。今之齋醮猶其文也。臣知皇上先以文。即繼以實。此時得毋實而未見。

而天不之信乎。臣敢以貴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不得已之事也。今兵法而餉猶未減。恐貧者益以他苦。私惟陛下詔寬加派之數。使天下明知之。至於刑獄之輕重。宜一一得其實。停刑可以消彗。省刑不足以返風乎。已分賜畿南三萬金。是日雨。免兩河積逋。其災甚者緩征之。免八年九年十之三。宿州沭陽通州等州縣災。免逋賦有差。策賈士於建極殿。賜魏濬德第一。先是上召貢士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濬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誤娓數百言。濬德通州人。更自晉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得拔第一。夏四月。命撫按薦舉分治兵治餉失督者。坐。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以吏部考選不列舉貢。途命貢士弁歲貢士二百六十三人俱部寺司屬推官知縣不爲例。令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才。五月。減商州湖廣田租。上以南京及山東西河南陝西各處告饑。命地方有司設法賑濟。招徠流徙。撫按躬行州縣。定殿最以聞。召九卿科道於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石麒以守邊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對。上是之。

減滑米萬石賑山東。免霍泰潛山七年以上逋稅之五。近年之三。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饑民。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饑民。九月。免汝州十年前田租。隰西五縣逋賦。折徵江南絹布等歲課。諭災荒停刑。又恐人心肆玩。其事關封疆及發糧勦寇者限刑部五月具獄。命有司祭難民。瘞暴骸。諭吏部推侍郎巡撫併及督探賴林著爲令。御史魏景琦論囚西市。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連等十五人已論辟。忽內臣本清衝命馳免。因釋十一人。明日。景琦復奏。被責下錦衣衛獄。蓋上以囚戚有犯冤者停刑。請旨。景琦倉卒不辨也。多十月。命抵通州清米每石帶練米八升。以山東河南饑。十五年爲始。餘從明年。出帑金萬兩市蠶綿衣二萬給京師貧民。戶部尚書李待問請損交際盈餘。以佐工食爲恤窮之計。從之。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庶百頃。其下遞減。

十四年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入朝。時薛國觀有罪。尋賜死。國親性褊刻。自僉憲驟登政府。溫體仁實尚之。上常冤用僉。國觀對以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爲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因皇子病。借爲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天折且盡。上大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改。多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諮訪徵辟。稱旨破格旁求之意。

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莫安。惟諮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魏謝。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又從刑部左侍郎鄧下部議。諭刑部緩囚早結。毋延斃。

十四年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入朝。時薛國觀有罪。尋賜死。國親性褊刻。自僉憲驟登政府。溫體仁實尚之。上常冤用僉。國觀對以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爲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因皇子病。借爲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天折且盡。上大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改。多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諮訪徵辟。稱旨破格旁求之意。

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莫安。惟諮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魏謝。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又從刑部左侍郎鄧下部議。諭刑部緩囚早結。毋延斃。

十四年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入朝。時薛國觀有罪。尋賜死。國親性褊刻。自僉憲驟登政府。溫體仁實尚之。上常冤用僉。國觀對以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爲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因皇子病。借爲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天折且盡。上大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改。多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諮訪徵辟。稱旨破格旁求之意。

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莫安。惟諮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魏謝。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又從刑部左侍郎鄧下部議。諭刑部緩囚早結。毋延斃。

太子定王永王肄衣侍。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論諸臣有官皆君父。不得已之事也。今兵法而餉猶未減。恐貧者益以他苦。面兩諭。昨枚卜猶濫舉如此。況其他乎。日宣奏辨。上又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何兩道御史張煊。閣臣力爲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於理。日宣等戒逸。可壯等削籍。初。大學士陳演所親廖惟一爲試御史。及考核託副都御史房可壯爲之地。不納。張煊又加僞撰逢外調。演誣之。適上游西苑。演從容陳云。枚卜大典。皆二人主持。上怒。故有是諭。御史吳履中上言。皇上之失有二。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爲受過。國治之綱領未挈。而用志多分。臨御之初。天下未大壞也。溫體仁託嚴正之論。行姻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釀成禍源。體仁之罪也。專任楊嗣昌。特款撫加練餉。致民怨天怒。水旱盜賊。結成大亂之勢。楊嗣昌之罪也。皇上信任二人。二人售其奸欺。輒曰皇上亦曰彼實來。皆專擅。是皇上爲之。皇上亦曰彼馬生。民生促面後寇盜起。二奸所誤。而反代二奸受過也。至於國治自有綱領。因時制宜。內治闕而後戎馬生。今者敵起於外。而政治愈蓼寇起於內。而賦斂愈急。欲無生亂。得乎。八月。刑部尚書鄭三俊改吏部尚書。范景文改刑部尚書。進劉宗周左都御史。錫濟南兗州東昌濮州通租。利科右給事中陳啓新匿變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逮。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初。周延儒督師薊門。新甲主和。延儒督解甚力。因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即勿論。傷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乎。不聽。十月。賜貧民米布。十一月。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致治之本。曰貞法守。高皇帝誡老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立梃錦衣刑具。請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道會詳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係。此於儆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爲風聞彈劾之。惟祈嚴斷。曰飭吏治。今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嘖錢已復爲常例矣。至於謁陛謝遷。逕方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賕之律爲回道考察第一等。上是之。召考選官時敏等而問兵食。即註官俾補給事中。初。敏令固始縣。轉主事。因疏陳部主事吳昌時通周延儒。自泰興始得寵。來考選。得首對。上面註御史。敏出語人曰。安能以殿補向人乎。是夕延儒猶入改給事中。周延儒薦大學士王應熊。延儒知外漸有異議。故以自代。蓋資其強狠爲援也。上從之。命召應熊。已而延儒敗。上知其非。入朝陛見。請老。許之。賜金幣還。發帑金十萬賚餉。閏十一月。詔曰。比者災害頻仍。于戈擾攘。宵旰靡寧。皆朕不德所致也。自今日始。朕敬於宮中默告上帝。歲罪視事。以贖罪戾。惟二祖創制。每日朝畢。勤政文武諸司等奏事者。赴宏政門報名候召。下禮科給事中姜埰於理。先是。上戒諭言官。又時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譏誚朝士。埰言皇上修省罪己。又致誡言官。唯視言官獨宜。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卸。安敢謂盡無其事。臣獨屬轉而不得其故。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謂語應激。必大奸巨慝。憂言官而思中之。謂不宜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蔽閉天聽。誰爲皇上言之哉。上怒。立置獄。甲子。召廷臣於中左門。問禦敵及用督撫之宜。左都御史劉宗周曰。使貧使詐。此最誤事。爲督撫者。須先檢旅。上曰。亦須論才。宗周退。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演習火器。劉宗周進曰。唐宋以前用兵。未聞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爲勁。誤專在此。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爲中國之長技。命宗周退。羣臣以次對。上色解。宗周又進諸釋姜埰熊開元云。厥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東廠錦衣衛

俱爲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左副都御史金光辰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貰宗周免冠謝徐起退先是行人右司副熊開元求獨對召入德政殿請屏開臣周延儒求退不許開元所奏大抵貰延儒之失命補牘明日奏勅延儒以釋衆囚獨宿遽起廠緘奉行德意自謂有裨於聖德有功於人才孰敢起而攻之願皇上徧召羣臣問延儒賢否即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於是察東安民誅凶除亂天下之治端在於此若皇上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狃於賄賂鏃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皇上捐軀報國者上怒下錦衣衛鎮撫司詰主使周延儒引退手敕慰留初開元出朝禮部儀制司主事吳昌時力沮之雖補牘未敢盡在獄列款具奏鎮撫司格不以聞尋廷杖萎垽熊開元三疏劾部尚書徐石麒各疏救不聽貢士祝淵奏寬宗周下獄於刑部獄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等疏救垽開元不聽徐石麒罷以垽開元竟具獄不廷訊也開元至十七年始釋獄垽戍遼　刑科給事中陳燕翼上言兵餉匱乏朝廷無剛正之臣利口獲進陛下設厭衙卻因厭衙爲介紹託近侍卻因近侍爲援引陛下辭兵措餉不遺餘力而此祖平日所鄙輸以得官者皆陛下之兵所滿載而候代者卻陛下之餉也

夏四月釋輕繫　五月己亥召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十六年三月免直隸山東殘破州縣去年田租　夏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滿然標又曰須嚴邊防天下以邊疆爲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更莫若修內治重守令守令貪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上曰諸臣不實心任事未遇一耕者士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歎歔泣下

以至於此皆朕之罪標又言車戰乘出上善之標四月已卯受事辛卯陛見賜金帑至是復召蓋上圖畿民欲得其詳也　五月進修撰魏藻德爲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閣京營刀甲車矛於觀德殿命勳武臣子習騎射　六月戊辰召廷臣及桐城諸生蔣臣於中左門臣前保舉戶部尚書倪元璐鴻爲戶部司務其言鈔法曰穆我之條銀鑄鈔三分用之納銀與鈔者以九鑄七分爲一金民間不用以遠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吏科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　詔除河南五年被陷地方稅糧其省直磁破州縣自十六年爲始一切三餉雜賦俱蠲免　己卯召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演祚入朝先是總督范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演祚面奏之上命逮訊七月己亥召演祚及志完面質於中左門問志完兵淫掠又命銀鞍數千兩馬百匹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歷有指因召問演祚云關所言稱功頌德徧於班聯者誰也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滑獄獨祖白以爲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怒卽命逮廷獻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且曰是日臣在大王莊副總兵賈勞名等餽敝乘大風卻之上斥其妄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尊誅志完　以史可法爲南京兵部尚書　發帑金四十萬貯富新倉出陳納新毋得輕重　出予金資太醫院療視時京師自春徂秋大疫死亡略盡又出金二萬下巡城御史收殮　八月諭入覲官勳將才象歷七政儀度歷凡歷註上御歷三十事民歷三十二事壬遁歷六十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晝晦之度

荒殘儲將才於部伍上是之尋進岳賈東閣大學士　冬十月諭有司賠鍰其留額積穀外俱充餉括民間曆鍋錫錢上自用銅鋁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　免懷來桐城田租　十一月諭臣民助餉立功者錄之　十二月誅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以非連前大學士周延儒賜死

谷應泰曰嗚呼自古未有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遑解色不殖貨利而馴致敗亡幾興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者則以化導鮮術貪濁之風成於下殷監乏材孤立之形見於上夫是以欲安而得危圖治而得亂也考之愍宗以漢昭嗣服之年膺唐虞繼見之歷手翦貂璫人蹤玉燭咸五登三將在是矣而無如神祖倦勤王綱解紐熹宗拱手鉅柄潛移悟之漢遭靈帝以還周自赧王之後斯其儔生流涕而指陳聖哲馳驚而不足矣然而愍宗之圖治與其所以致亂揆之事實蓋亦各不相掩焉方其大東能貢使殿停香記注重珥言之臣寒暑御文華之講進監司而周民疾苦重宰執而詢讀賓師以至粟服論囚燭遍刑亂罪已則輕減音樂賑饑則屢發帑金於凡愛民勤政發奸摘伏此則愍宗之圖治也及其獨寇贊則罪與晉煩急征徭則閭閻告病以至破資格而官方愈亂禁苞苴而文網愈密緹騎私交而下逮告訐尙名實而吏多詐察於凡舉措聽褒貞邪淆混此則愍宗之致亂也然其時亦未皆無深識之士不二心之臣極項批鱗呼號入告如弧亂有近功之臣時多救過之憂批詘鱗則制貲八策攀殿檻則應詔一言而究之實生働哭無救突薪索靖銜悲自然荊棘無他九關之虎豹格於中閨而文具之積弊澤不下究也雖然吾有疑焉周精衙基天命未改豫得中主二世不亡以愍宗之殫慮竭精勤求民瘼英察類漢明猜忌則優於唐總綜覈近孝宣偏聽則異於宋神斯固治世足以奮烈而亂世足以救亡者獨奈何皇輿增蹟天祿阻墜相報蓋若斯之酷耶是豈炎精告氣必難返於夷庚抑亦桑公助風定欲摧其傾軫也紹云始於宮闈成於金虎愍宗之遇則然而議者欲與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則皆吠蜚之論矣予無取焉

卷七十三　修明歷法

太祖吳元年冬十一月太史院使劉基率其屬高翼上戊申大統歷洪武元年冬十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秦太史院使成肅可大石普孝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劉孝忠張守郎張容回回司天監監副的兒阿都剌司天監承迭里月管一十四人修定歷數

二年夏四月徵元回回司天臺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議歷法占天三年六月改司天監爲欽天監設欽天監官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歷曰回回歷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歷法造歷歲造大統民歷御覽月令歷六壬遁甲歷御覽天象歷七政躔度歷凡歷註上御歷三十事民歷三十二事壬遁歷六十七事盤塞郎卑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晝晦之度而統於監正丞

十五年命大學士吳伯宗等譯回回曆法纂緯度天文諸書。

十七年冬閏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臣叨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益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不齊其理探奧實難推演則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鄒伯玉者精明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算以實昭一代之制奏報可報統爲監正。

二十年冬十一月選畴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

二十六年秋七月欽天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驗將來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唐秋胥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於舊法無爽上曰二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爲曆元而增造曆依授時法推算如初。

英宗正統十四年造己巳大統曆多夏二至晝夜六十一刻行之而疏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魏四百年更三造曆唐三百年更七造曆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晷刻先後不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曆理數極精古今曆無過之者乃天生絕出之智獨國家曆數無窮之用也。

憲宗成化十七年秋八月冀定教諭俞正己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法也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下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算又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多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多至日月與天復同會於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多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册上進請敕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疏下部尚書周洪謨掌欽天監事童軒與正己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己止據卻子臬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會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己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錦衣衛執治之。

孝宗宏治十一年訪世業畴人并諸館通曆象道甲卜筮者。

武宗正德十三年夏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

十五年冬十月禮部主事鄭善夫奏曰今歲及去年三次月食臣皆同欽天監官登臺覘驗初虧復圓時刻分杪多不合占步蓋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以人合天誠亦未易歲差之法費恩喜定以五十年差一度。

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有餘似已密矣今據法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故二至之時只爭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而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盈之數以制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朓朒只在一分之間此又所宜定也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周虛大月入闕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者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勞觀者遠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故算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裘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秒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道以足者也若皆半秒積以歲月則雖離朓朒皆不合矣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占天之書國法所禁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明理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祕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不報。

世宗嘉靖三年光祿少卿管監事華湘言天子奉順陰陽治曆明時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苟不明將每朔弦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無以該治生靈而世亂矣夫曆數之典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衆思人無道智法無遺巧期於永久不變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曆所以差由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於中星堯多至昏虛中今多至昏室中日在危三度斂之子今多至昏室中日在室三度斂之子考之虞書堯典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曆多至昏虛中日在虛七度斂元枵之子今多至昏室中日在室

代人君。或有新歷考成。則改年號。以歷爲名以紀之。以爲福壽之徵。然此不過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聖上預以萬歷爲元。此乃先天而天弗違。固宜有歷以應之。爲聖壽萬萬歲之嘉徵。乃侯之久而未見焉。此愚臣日夜之所惓惓也。於是採衆說之所長。輯爲一書。名曰律歷融通。其學大旨出於許衡。而與衡歷不同。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冬至。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爲細故。且歷法疏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蓋日食八分以下。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周歷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實在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月也。若誠值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元人歷圖。朝歷元聖祖崇論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揆之。洪武甲子值百四年。所俾以差法。似不甚遠。至正德嘉靖已當退三度餘。矧侯今日哉。春秋不食朔。猶值晉官失之。今日食後天幾二刻。冬至後天逾九刻。計氣無應損九百餘分。乃云弗失乎。歷理微妙。日月五星運轉交會。咸取應於冥冥。測表歐陽修所謂耶之最易差者。雖古太初太衍諸暑。距不深思玄解。得義和氏之歷象授時遺意。然果以鑰律爲數無差。則太初歷宜即定於漢。而後之爲三統四分者。若何。又果以著策爲術無差。則大衍歷亦當即定於唐。而後之爲五紀貞元觀象者。又若何。蓋陰陽迭行。隨動而移。移而錯。錯而乖。違日略不止。則顯繼之謬。分至之忒。積此焉耳。紫路持觀象測晷候時。籌策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秘星歷皆一稿。閱而校焉。必自有得。於是欽天監正張應候等疏詆其淺。禮部言使習法無差。誠宜世守。而今既覺少差矣。失今不修。將歲愈久而差愈遠。其何以齊七政而協百工哉。理應俯從紫路所請。即行旁求歷算。漸次修改。但歷數本極玄微。修改非可易議。蓋更歷之初。上考往古數千年。布算雖有一定之法。而成歷之後。下行將來數百年不無分秒之差。前此不覺。非其術之疏也。以分秒布之百餘年間。其微不可紀。蓋亦無從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年。差至數分。而始微見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數年。而始得其槩。即今該監人員。不過因襲故常。推衍成法而已。若欲揭酌損益。緣舊爲新。必得精諳歷理者爲之總統其事。選集星家。多方測候。積算累歲。累析毫芒。然後可爲準信。裁定規制。伏乞即以邢雲路提督欽天監事。該監人員皆聽約束。本部仍博訪通曉歷法之士。遴送本官委用。務親自督率官屬。測候二至太陽躔刻。逐月中星躔度。及驗日月交食起復時刻分秒方位諸數。隨得隨錄。一切開呈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修正舊法。則萬世之章程不易。而一代之歷實惟新。其於國家敬天勤民之政。誠大有裨益矣。疏奏。留中未行。

四十一年。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上西洋歷法。略言邇年臺諫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屢分。往往差謬。交食既差。定朔定氣。由是皆舛。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龎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額星之資。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浙聲教。曉習華音。其言天文歷數。

載一時也。載堉議遂格不行。

二十四年。河南按察司僉事那雲路奏。竊天之器。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日至。大統推在二十四年夏至立冬。皆適值子午之交。申正二刻。臣測在未正一刻。是大統實後天九刻餘矣。不啻惟是。今年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立春乙亥。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冬至。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爲細故。且歷法疏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蓋日食八分以下。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周歷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實在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月也。若誠值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元人歷圖。朝歷元聖祖崇論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揆之。洪武甲子值百四年。所俾以差法。似不甚遠。至正德嘉靖已當退三度餘。矧侯今日哉。春秋不食朔。猶值晉官失之。今日食後天幾二刻。冬至後天逾九刻。計氣無應損九百餘分。乃云弗失乎。歷理微妙。日月五星運轉交會。咸取應於冥冥。測表歐陽修所謂耶之最易差者。雖古太初太衍諸暑。距不深思玄解。得義和氏之歷象授時遺意。然果以鑰律爲數無差。則太初歷宜即定於漢。而後之爲三統四分者。若何。又果以著策爲術無差。則大衍歷亦當即定於唐。而後之爲五紀貞元觀象者。又若何。蓋陰陽迭行。隨動而移。移而錯。錯而乖。違日略不止。則顯繼之謬。分至之忒。積此焉耳。紫路持觀象測晷候時籌策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秘星歷皆一稿。閱而校焉。必自有得。於是欽天監正張應候等疏詆其淺。禮部言使習法無差。誠宜世守。而今既覺少差矣。失今不修。將歲愈久而差愈遠。其何以齊七政而協百工哉。理應俯從紫路所請。即行旁求歷算。漸次修改。但歷數本極玄微。修改非可易議。蓋更歷之初。上考往古數千年。布算雖有一定之法。而成歷之後。下行將來數百年不無分秒之差。前此不覺。非其術之疏也。以分秒布之百餘年間。其微不可紀。蓋亦無從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年。差至數分。而始微見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數年。而始得其槩。即今該監人員。不過因襲故常。推衍成法而已。若欲揭酌損益。緣舊爲新。必得精諳歷理者爲之總統其事。選集星家。多方測候。積算累歲。累析毫芒。然後可爲準信。裁定規制。伏乞即以邢雲路提督欽天監事。該監人員皆聽約束。本部仍博訪通曉歷法之士。遴送本官委用。務親自督率官屬。測候二至太陽躔刻。逐月中星躔度。及驗日月交食起復時刻分秒方位諸數。隨得隨錄。一切開呈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修正舊法。則萬世之章程不易。而一代之歷實惟新。其於國家敬天勤民之政。誠大有裨益矣。疏奏。留中未行。

四十一年。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上西洋歷法。略言邇年臺諫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屢分。往往差謬。交食既差。定朔定氣。由是皆舛。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龎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額星之資。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浙聲教。曉習華音。其言天文歷數。

有我中國皆實所未及道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經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都有不同二曰地面西北其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參不同所得日景有表北景表南景亦有周圍圓景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爲一重天層層包裹推算周徑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爲晝夜一周之天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爲小輪旋轉於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剛重之天動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窺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交食朔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窺之又皆不同衆此二者食分乃準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氣情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勾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歷志諸書皆未能及或有依稀揣度顧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歷學爲禁五千年來通國之後智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疏密較者哉觀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即使郭守敬諸人而在未或測其皮膚又況現在蓝臺諸臣到臨盛對星盤迹斷者值可與之同日而論也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覽超悟其學未傳達先制器士論亟今情之今纔迪揆等覺髮已白年齡向衰失今不圖政恐後無人解伏乞敕下禮部頒開館局命臣部左侍郎徐光啓督修歷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敬昊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補也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癸卯開設歷局命吏部左侍郎徐光啓督修歷法光啓請以大統歷法上切實欽天監官五官夏官正戈豐年等奏言大統歷乃國初監正元統所定其實即元太史郭守敬所造授時歷也二百六十年來歷官按法推步一毫未覺增損非惟不敢亦不能若妄有竄易則失之益遠矣切詳歷始於唐堯至今四千年其法從粗入精從疏入密漢唐以來有差至二日一日者後有差一二時者至於守敬授時之法古今稱爲極密然中閒到數依其本法尚不能無差此其立法固然非歷所能更改豈惟歷等即守敬以至元十八年成歷越十八年爲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載在律歷志可考也是時守敬方以昭文殿大學士知太史院事亦未能有所增改良以心思技術已盡於此不能復有進步矣於是禮部覆言歷法大典唐虞以來咸所隆重故無百年不改之歷我高皇帝神聖自天深明象緯而一時歷官如元統李德芳暈才力有限不能出守敬之上因循至今

後來專官修正則有董軒樂韙薛湘等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載堉開使邢侗等路等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己周經周相等是皆明知守敬授法本未盡善抑亦年遠數疏即守敬而在歷代以來數之國史若史記漢書晉唐書宋元史尤爲精備後之作者襲爲成式因以增修我國家事度越前代而獨此一事略無更定如爲歷開纂修國史擬將元史從志證成書豈所以昭聖朝之介典哉

巳而光啓上歷法修正十事其一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五十年六十六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曰歲實小餘背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實不同之因以定多至以正氣朔其三曰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密測刻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其七推驗黃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三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北八道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似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納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同譯歷書疏奏報可故有是命

三年夏五月徵西洋陪臣湯若望秋七月徵西洋陪臣羅雅谷供事歷局

四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徐光啓進日躔歷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晷表二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 夏四月戊午夜鑒月食徐光啓豫定月食分秒時刻方位奏言日食隨地不同則用地緯度算其日分多少用地經度算其加時遲疾用地經度推求先後時刻滿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蓋食在晝猶見於遼東食在晚獨見於張掖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爲未密也唐書載北海出地自林邑十七度至蔚州四十度元人設四海測驗二十七所雖鄙鬼詳求經緯之法矣臣特從輿地圖約略推步開載各省今食初虧度分蓋食分多少既天下皆同則餘率可以類推不若日食之經緯各殊必須詳備也又月體一十五分止耳而臣今推二十六分六十秒者蓋闕虛體大於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即月體不能全入闕虛止從月體論其分數是夕之食極近於二道之交故月入闕虛一十五分方爲食既更進一十一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爲二十六分有奇如但照歷推十八分四十七秒略同此法也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光啓復上測候四說其略曰日食有時差晷法用距午爲限中前宜加中後宜減以定加時蝕既在日中而加時則蝕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黃道不由赤道衝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惟多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食限近午不加不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果可無差即食於他時而不在日中即差之原尚多亦復難辨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爲顯證是可驗時差之正術

一也。交食之法。既無差誤。及至臨期實候。其加時亦或少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其準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盡一。今此食依新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氣準。二也。時差一法。測於所閒。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亦。今一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人人知數加減之。則為定多至。由是太陽有平行。實行。而三百六十五度之餘。而朔望之遲疾因之。交食有時差。里差。視差。而食時之刻數分秒方位因之。有所為根數者。猶授時氣朔也。引數者。猶授時盈縮歷遲疾限也。均數者。猶授時加減差也。黃道東行一分。四十三秒。餘者。猶授時歲差一分五十秒也。至如午中分黃赤之辨。分至有盈縮之殊。而躔動自動。疾動遲動不同。則交道之廣狹生焉。開徵析幽。思出象表。雖使揚子。譚玄。洛下。握算。無以及此。衆言沿亂。迄未通頒。適我皇朝之辰。詔司天西歷之布。法象維新。璣衡益密。豈非宏猷尚闕於垂成。而大典終歸於有待哉。唐平盛矣。

卷七十四

宦侍誤國

熹宗天啓七年秋八月。懷宗踐祚。冬十月。魏忠賢伏誅。南京守備太監楊朝。浙直織造太監李實。承天守備太監李希哲。提督太和山太監鴈玉。天壽山太監孟進。漕運太監李明道。崔文昇並免。上御日講畢。召閣臣入便殿。出薊遼督師王之臣疏示之曰。王之臣自云資員又云虛拘。非內臣牽制之乎。其疏撤各邊內臣。十一月戊辰。諭曰。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諸地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概罷之。一切相度機宜。俱聽經督節制。無復委任不專。以蓄其口。凡爾諸臣宜體此意。先是自萬歷以來。礦稅既行。騷然苦之。既而魏忠賢擅權。敲骨剝髓。天下重足而立。上即位。首能之。朝野翕然望至治焉。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二月。諭戒廷臣結交近侍。二年夏四月。以內官監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冬十一月。我大清兵南下。始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太監鴈元昇監軍訖。始下戶部發餉。又命太監呂直勞軍。十二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凰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

三年春二月。司禮太監曹化淳等各應錦衣衛指揮僉事。

四年秋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冬十月。命太監監軍王應朝往薊鎮。張國元往劉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詔西協。十一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登萊兵餉。初。上既悉諸內臣外事俱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崇禎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視行營。自是衝途四出。勳以威倨上官。體加於庶司。纂相踵蔽矣。　總工部郎中孫肇興。肇興上疏。落職。

五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宏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左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率總理兩部

湘諸人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那雲路。諸人志切持籌。事同繁室。言人人殊。旋復報罷。迄於萬歷西儒來賓。繼軌迭至。一時象緯歷算之說。迥出尋常。默與天會。李之藻既推轂於定陵。徐光啓復連茹於懷廟。開局京圻。允稱甚盛。其法以二十四氣平行。歲實小餘而以均數加減之。則為定冬至。由是太陽有平行。實行。而三百六十五度之餘。而朔望之遲疾因之。交食有時差。里差。視差。而食時之刻數分秒方位因之。有所為根數者。猶授時氣朔也。引數者。猶授時盈縮歷遲疾限也。均數者。猶授時加減差也。黃道東行一分四十三秒。餘者。猶授時歲差一分五十秒也。至如午中分黃赤之辨。分至有盈縮之殊。而躔動自動。疾動遲動不同。則交道之廣狹生焉。開徵析幽。思出象表。雖使揚子。譚玄。洛下。握算。無以及此。衆言沿亂。迄未通頒。適我皇朝之辰。詔司天西歷之布。法象維新。璣衡益密。豈非宏猷尚闕於垂成。而大典終歸於有待哉。唐平盛矣。

卷七十四

宦侍誤國

熹宗天啓七年秋八月。懷宗踐祚。冬十月。魏忠賢伏誅。南京守備太監楊朝。浙直織造太監李實。承天守備太監李希哲。提督太和山太監鴈玉。天壽山太監孟進。漕運太監李明道。崔文昇並免。上御日講畢。召閣臣入便殿。出薊遼督師王之臣疏示之曰。王之臣自云資員又云虛拘。非內臣牽制之乎。其疏撤各邊內臣。十一月戊辰。諭曰。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諸地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概罷之。一切相度機宜。俱聽經督節制。無復委任不專。以蓄其口。凡爾諸臣宜體此意。先是自萬歷以來。礦稅既行。騷然苦之。既而魏忠賢擅權。敲骨剝髓。天下重足而立。上即位。首能之。朝野翕然望至治焉。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二月。諭戒廷臣結交近侍。二年夏四月。以內官監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冬十一月。我大清兵南下。始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太監鴈元昇監軍訖。始下戶部發餉。又命太監呂直勞軍。十二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凰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

三年春二月。司禮太監曹化淳等各應錦衣衛指揮僉事。

四年秋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冬十月。命太監監軍王應朝往薊鎮。張國元往劉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詔西協。十一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登萊兵餉。初。上既悉諸內臣外事俱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崇禎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視行營。自是衝途四出。勳以威倨上官。體加於庶司。纂相踵蔽矣。　總工部郎中孫肇興。肇興上疏。落職。

五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宏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左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率總理兩部

之命。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爲侍郎也。武尚書。非武內臣。國家大體。臣固不容不慎。故僅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留已之雖大拂衆議。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上以軍興倘邪。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宏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秋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多十二月。南京禮部主事周鑣上言。內臣用舍。天下公之。今張燫遽用而高宏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去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寄有以裁抑之。今張燫之擢。蓋雖幸免歸。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晉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良棟以直刻扶危處矣。邪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結投閒矣。王宏祖以讒數苛斥矣。若夫孫維新。王宏祖之激直。李日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斥。未能縮指。尤可嘅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溢美。從此以後。草茅臣子。委質天官。戰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繼咸疏救之。不聽。以司禮監右少監劉勞。提督九門。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匹。餘合進供納於御馬監。實費金貲之本監也。否則雖駿騾亦卻之。六年春正月。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太監王坤疏劾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不宜使輔臣上召廷臣於平臺。謂志道曰。遺用內臣。原非得已。駿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駁已貴其謀安。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哉。爲內臣耶。對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之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賊巧使也。因詰志道者再。周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貴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法紀安在。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監紀名立。諭何增寵紀。立命志道退。延儒遂放歸。　夏五月。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整飭收放。　太監張應朝與南京與胡承詔協同守備。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與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幕復以閣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勦汾陽知縣。費甲鏸以逼迫苦供。鑿井死。　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衣張國元。監視山西石塘等路綜核兵餉。　秋七月。敍內臣守萊州功。徐時得。翟升各蔭錦衣衛正千戶。命湖廣守備太監魏相監視登島兵餉。

七年春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熙獻上太平十二策。內撤監視。因求罷。不允。貶秩獻於外。

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校册以隨。體統詐之。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臣有覲官校册以隨之令。皇上從之。特在劉益守弊。非欲辱臣屈膝也。乃上命一出。翕然從風。藩臬守令。爭賜屏息。得免呵責。爲辱乎。一人軒輊。萬國朝宗。諸臣未覩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庭。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自以爲榮。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國家自有舊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所爲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既。張彝憲亦奏辨。謂覲官參謁。乃舊朝廷。錯成復上言。昏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撫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堂官總督。將益總督於何地。是以封疆管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牽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不報。　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時各進馬也。　敍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監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存。果如自證言。則地雙賜金幣。初化淳爲京營提督。收用降丁。及守昌平。俱散去。至有叩京師城下者。皆稱京營兵莫能辨。

十一月。敍禁旅功。廕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袁禮楊進朝。盧志德

各百戶。賜衣幣。以擊盜殿最也。　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疏無通論。已已之多。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戚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引罪。今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知省。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彝憲俟澄陵即回監供職。惟關寄密邇外境。高起潛統監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　秋七月。發帑金蠲段給監軍太監高起潛賞功。　九月。司禮監太監張從仁改內官監提督九門。　多十月。命兵部同內中軍張元亨提良用往西寧監視及茶馬。御史易壯馬。　總理戶工二部司禮太監張彝憲改司禮監提督。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言。邊臣之情歸命策容。無事巖疆成爲悲遮。至推委百出。陽以號於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特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試之錙銖。又使輸口迭用。無成哉。始陛下曰。行之有績。即撤。今行之無績。益宜撤。不聽。　十二月。以乾清宮太監馬真程提督京營戎政。撤南京守備太監胡承詔。張應朝。以司禮太監梁洪奏內官太監張應乾協同守備。

八年夏四月。承運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年七年省直金花銀共通八十九萬。命趣之。　多十一月。太監高起潛錦衣衛中所正千戶世襲。

九年夏六月。命司禮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　秋七月。我大清兵至居庸。遣內中軍李國輔守紫荊關。許進忠守倒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守固關。勇衛參太監孫維武。劉元斌以六千五百人防馬水沿河。　兵部尚書張鳳翼督援兵出關。以監視關事。太監高起潛爲總監。兩援薊州。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爲提督。同山海總兵張時傑屬起潛給起潛金三萬。賞功牌千。賜賞格。以前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爲副提督。巡城閱軍。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葺以國徵總督宣府昌平。京營御馬太監鄧良輔爲分守。太監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太監杜勳分守。　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時內臣提督天壽山者皆即昌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　以司禮太監盧維寧總督天津、通州、臨清、德州內中軍。太監孫茂霖分守。　八月。命科道各官分地督運。從太監張彝憲之言也。召廷臣於平臺。及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初光宸參督師張鳳翼及鎮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禎。首敍內臣功爲借援。又諸罷內臣督兵。上勿善也。是日。上怒甚。曰。仇維禎方至通州。爾即借題沾名。欲重治之。適大雷雨。議罷。　九月。我大清兵從建昌冷口遵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退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報師已盡行。四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　司禮監張彝憲守備。　十月。工部侍郎劉宗周上言。人才之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依以大任。三協有遊通、津、臨、德有道。又重其體統。等於總督。中官總督。將益總督於何地。是以封疆管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牽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不報。　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時各進馬也。　敍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監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存。果如自證言。則地雙賜金幣。初化淳爲京營提督。收用降丁。及守昌平。俱散去。至有叩京師城下者。皆稱京營兵莫能辨。

十一月。敍禁旅功。廕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袁禮楊進朝。盧志德

監王夢弼分守宣府昌平鄭良輔協理　召兵部左侍郎王業浩、司馬太監曹化淳於平臺　十二月曹化兩加後軍都督府左都督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

十年春正月常熟張從儒訐饑讞益、温體仁、修郡下之獄。讞益得免體仁竟致仕還。(詳東林黨議)　以御馬太監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王之俊副之司門下也讞益得免體仁竟致仕還。(詳東林黨議)　以御馬太監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王之俊副之司

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分守津通臨德總理太監楊顯名參前巡鹽御史張卷、高欽鰲各侵稅額詔速之時發先卒下撫按錄其家　夏四月命南京守備太監孫象賢、張塞漢同兵部尚書范景文清緊兵馬械仗　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于國俱恥行賕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于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時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欲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恃以飾功掩過故邊吏皆樂有監視而上方倚任中官不察也　秋七月工部員外郎方震孺外艱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閹豎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況人臣感激聖恩苟知報答何論內外每見廷臣處地懸絕不若宮庭暫御效忠倍易凡此內臣微益贖典執不欲棄捐頂踵以酬我皇上者不必總總過計也刑科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上手改降三級調外　冬十一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提督京營孫茂霖分守薊鎮中西三協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十一年春正月任邱、清苑、涿水、遷安、大城、定興、通州各有司不法上內訪逮入責撫按不先劾爲瀏職近畿如此遠地可知命部院申飭　三月丙申城廂溝名捉極城太監曹化淳開門降上死社稷內臣從死者惟王承恩一人

月以御馬太監邊永清分守薊鎮西協

十二年春正月敍紮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曆錦衣衛百戶　二月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鹽課賦稅　秋七月以司禮太監張棨提督九門王裕民總督京營戒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　九月以內官監太監杜秩亨提督九門

十三年春三月詔撤各鎮內監還京　夏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先是上召閣臣語及朝士貪婪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如是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浹沾背於是專偵其陰事而國觀亦福忮坐通賄敗

(詳東林黨議)

十四年夏四月召大學士周延儒入朝　秋八月辛酉上幸太學以重修告成也正一真人張顯宗請屈從臨雍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於太學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華釋奠事

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　冬十一月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於是侍講倪謙立侍講等毋取入直舍　十二月諭停內操敕內臣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毋干外政并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

十五年春正月能提督京營內臣　御史楊伯願上言臣讀敕諭申結交內侍之律因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舉之令臣工不法止於明糾無陰訐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宏稱東廠甚者誘人作奸挾仇首告矣夫餌人以陷禍捍人而肆噬推恐其不即擒於法挾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豈不偉哉伏願先寬東廠條例東廠寬而刑罰可以漸省抑臣復有請焉如臣子獲罪仰敕撫按檻車遞詣闕下未爲不可若緹騎一道有資者家門破敝無資者地方斂餽爲害匪淺上是之論東廠所緝止於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戒錦衣梭尉奉使偕擾　秋七月以司禮太監齊本正提督東廠王承恩提督勇衛營　冬十月諫司禮太監劉元斌初元斌監軍河南舉盜在陝洛元斌留歸德不敢進縱諸軍大掠殺樵汲者論功及論辟未得旨即奏辨上怒幷誅太監王裕民

十六年夏五月以內官監太監王之俊提督京城巡捕練兵　秋七月戒廷臣私謁內侍果有事朝房商之　八月以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韓贊周守備南京　冬十二月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訌竟無能爲上盡一策其能內監撤廠衛內臣日夜文致之故延儒始終皆以瑤敗初延儒受主眷深諸瑤稍稍乘閒媒孽上供不信延儒忽之不爲意遂不可回矣

發其謀蔽狀上信之吳昌時事發聖怒遂不可回矣

十七年春二月李自成自山西趨其定保定命太監高起潛等分據要害　三月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勳迎降入居庸關太監杜之秩迎降　以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名前太監曹化淳等分守諸門丙午賊騎薄彰義門太監杜勳縋城上入見大內張皇賊勢踞守瑤猶曰善窺富貴自在也是夕太監曹化淳開門降上死社稷內臣從死者惟王承恩一人

谷應泰曰客聞宦者四星在息位之側而爲身蔽子動相銜達金貂左璫口含天憲者所由來漸矣然秦以趙高敗漢唐以宦侍亡太祖嗤之凡內豎不令讀書取備掖庭給灑掃而已及乎中葉寵用刑餘英蕩無聞有伺安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而卒之武宗亂者四世比至懷宗冲齡踐祚容謀天縱手翦凶璫雖李閏有無君之心而不敢公然造逆即便撤還鎮北監軍悉皆免罷仍張遠坐收廿餘無變不動色而去大奸斯已奇矣然其初年江南繼造即便撤還鎮北監軍悉皆免罷仍

論內臣受命始出禁門延臣任官勿交近侍於時嘯笑不假狐鼠無兵甘泉舉火面問錢穀則大僚不對咨廟算則內貪嘉謀秦既無人王氣孤立乃始參任貂璫往來給使勞軍轉餉偵剿行閒蓋亦有不得已也自後曹化淳等以錦衣蒙廠譽高起潛監視錦甘張其鑑盤驗收放內外各司必兼貂貴綠邊諸鎮復設中涓語云西虜勢重南餉權機權過宰相良不誣矣其後高宏圖熊開元次第投劾倪元璐袁繼咸先後上章侯覽用事而朱樑發直朝恩即席而魯公爭坐國體既傷實士大夫之所鄙也然而英主在御太阿未落非有王振士木之罪汪直西廠之酷劉瑾不軌之謀魏忠賢閹奸之狀而潛窺意旨馴致敗亡者無他陽授以國柄者猶摘龍之珠而陰寄以耳目者直竊竅之神也總之懷宗怒在門戶故必用市井舉人王氣孤立故必用宦官此節以伺曆深而擾宗疑在蒙蔽又必用宏石以發楊賢卒之中常子弟參合黃巾涼州議郎責輸貨賄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以予論之崇禎初造人窺太平假令推誠設腹則煬竈可除任賢去邪則寨小可滅與共天獨坐固無事此皆也獨奈何輔國就誅元振更用左悺既殺張讓復然用眡之喻乃爲識者所悼惜哉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五

中原群盜

崇禎元年。延安饑。十一月。府谷民王嘉允倡亂。饑民附之。百水邊王二等復合徒衆劫掠蒲城。韓城開。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鬬志。巡撫陝西都御史胡廷宴庸而老。惡聞盜。杖各縣報者曰。此饑氓。徐自定耳。於是有司不以聞。盜偵知之。益恣。劫宜君縣獄。北合嘉允五六千人。渠延慶之黃龍山。

二年正月壬戌。撫治鄜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告急。請兵。撫標止步兵三百人。陝西巡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報洛川。淳化。三水。路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州。靜樂。濟。闕。陽平關。金鎖關等處流賊恣掠。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燄也。由蒲應甲撫秦置盜劫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嚴飭更治。有先事提防之法。有臨事翦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己巳。固原逃兵掠渭陽。富平執游擊李英。二月。陝西兵備商洛道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川兵敗賊。略陽守備黃元梅擊賊。馬賊被殺。猶手刃賊不置。賊走漢陰。應遇追兵追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脅漢陰中山者。並自殺。漢南盜平。三月丙子。流盜掠眞甯。甯州。安化。三水。四月甲午。固原賊犯蘆州。督糧參政洪承疇合官兵鄉勇萬餘人圍賊於寨陽。幾覆之。賊乘夜雷雨潛圍。走淳化。入神道嶺。劉應遇以千人偪漢中賊於五丁峽。甯羌知州陳元璹失防。盜遁。巡按陝西御史吳煥言。秦寇憔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廷宴

狃於積弛。束手無措。則舉而委之邊兵。至延綏撫臣喬和聲諱言逸兵爲盜。又委之內地。總之兩撫獄饒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西安。延安諸邑皆被盜矣。盜發於白水之七月。則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報盜皆騎銳。動至七八千人。則兩撫之推諉隱諱實釀之也。

十一月。京師戒嚴。山西巡撫都御史耿如杞以兵入衛。譁於潞大掠良鄉。如杞逮論死。西兵皆沿邊勁卒。潰而失次。竄走。剽掠山東。大盜混天王等掠延川。米脂。青澗等縣。起前總兵杜文煥勦之。

三年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逸兵掠綏德。衆三四千。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提兵赴援。斬首三千餘。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之。賊走西川。官兵追擊。降三百餘人。餘大衆。苗美叔苗登露嘯

四年正月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神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癸未山西賊犯平陽庚寅王嘉允渡河掠平陽滯副總兵曹文詔擊卻之己亥命御史吳甡賫金賑陝西饑荒招撫流盜諭曰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操鉏刃誰非赤子頻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懇民即或脅從能入賊窩若肯歸正即爲良民嘉與維新一體牧恤上召補臣九卿科道及各省監司於文華殿上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寇之卓劉曰寇在平陽或在河山近聞漸已渡河河曲尚阻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前書寇平何尚阻也對曰山陝隔河倏去倏來故河曲獨被困問河曲之路曰賊未膏攻大抵饑民爲之內應今不早圖有誤國事上問陝西參政劉嘉遇以流寇對曰流寇因兵餉不足故難勦耳且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撫之又問近寇所在對曰一在延安一在宜川上疑思久之命退　閏武總兵孫顯祖言阻喜稷山賊二十餘萬日勦日益官兵不過二千奔逐不支乞發京營戚酬邊騎夾勦命下所督便宜專制總督張宗衡以兵餉並乏竟不行　二月壬子總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保安神一魁勾西人千餘騎突圍出復糾賊數萬劫留反都指揮王英兵潰諸道將乘城南奔戊午一魁至慶陽破東關游擊伍維潛擊斬五百餘人　戊辰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不即援宜君賊趙和尚等犯陝分犯不知其數壬申神一魁陷合水　三月丁丑張應昌等援慶陽賊圍解時誠招一魁散其黨　癸未賊帥孫龍業茹成名等六十餘人來降總督楊鶴受之設御座於固原城樓上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散脅各解散或歸伍或歸農自此羣盜視總督如兒戲矣　甲午陝盜劉五可天飛據鐵角城混天飛獨行狼等聚處保邠衆各萬餘分犯平涼固原耀州涇陽三原盜混天猴薄宜州分犯環縣　賊陷武安走平涼詐稱官兵擊殺諸賊乘虛四犯　楊鶴給降人牒令各還鄉簡其衆千餘人以參將吳宏器領之駐宜君雒川盜又蠭起矣　副總兵曹文詔擊賊於栗園大敗之　四月己未神一魁降於楊鶴鶴貰數其罪俾伏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上言乞賜一二萬金賑濟又止遣撫標閻事北征宜雒賊亦求撫於閻事從之其脅從饑民各給牒回籍首領置軍中　省臣勦宜大總督魏忠賢中璫卒盜自賊言宜交論鶴鶴疏引咎　曹文詔等克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級獲兵械馬騾數千　丁卯延綏巡撫洪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　庚午賊絡始興

知趙鶴年分賑賊各解散游賊聞之皆回受賑撫賊七千有奇　降盜不沾泥擁衆糾糧貫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候拱極率三千人至葭州洪承疇張應昌亦至賊分兩營以待連戰賊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溺死無算官兵屯西川雙湖峪其間窮寨六十有四皆險絕盡爲賊藪承疇乃令在在設防堵截不沾泥懼卒百騎逃關山道都司馬科等追之盡殲其騎不沾泥乃降手殺賊目雙翅虎縛獻柴金龍以自贖　五月乙亥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賊謁王虎金翅鵬乞降金翅鵬卻王子順延綏功也餘賊走宜君其衆二萬　陝西都司曹變蛟追當寨遇賊於唐毛山賊大潰四戰皆捷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而當寨之逸賊糾衆復振　御史吳甡主撿林鎮以晉兵遏糾斗米銀六錢草根木皮俱盡人至相食甡因奏撿掠宜雒副總兵趙大允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士人稟之出報斬五十級驗之則率婦女首也林爲西北雄鎮宿將勁兵出爲非他鎮比雜賑亦利商氏欣赴初無損於晉若以防河爲名而絕秦人之

命恐誤國不在此也　延安賊趙四兒以萬餘人掠韓城郃陽鎮州蠱將張全昌以五百人戰三日斬三百餘級賊走鄜州復進擬斬六百餘級時檢林連旱四年延安饑民甚衆西安大旱巡撫練國事更請發帑賑濟不報趙四兒尋降　初洪承疇撫盜王子順等駐檢林巡按御史李應期誅之上謂賊勢熾甚招撫爲非殺之良是命吳甡覈奏　丁酉延綏檢林大雨始有禾　庚子盜滿天星降於楊鶴鶴選其驍勇者萬餘人自合水保安逸出攻中部漸已渡河　壬寅賊萬人自用爲首號曰紮金樑其黨自相降丁內應城陷　六月癸卯曹文詔擬斬王嘉允於陽城北嘉復推王自用爲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增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鄜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革等分爲三十六營　辛酉鄜州賊混天猴張孟金謀襲靖邊張應昌邊之於真水川敗之追斬四百餘級癸亥混天猴獨行狼等萬餘人自甘泉犯合水洪承疇率兵追擊敗之北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列三營於太平原楊鶴王承恩擊破之上天龍等以二千七月賊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列三營於太平原楊鶴王承恩擊破之上天龍等以二千人降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泰各奏撫賊款餉之弊　癸未逮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楊鶴下刑部獄論戍之　丁亥曹文詔等諸將擊賊連敗之賊奔東北是役也合將撫四鎮之兵窮追半月先後數十戰賊敗潛遁山谷延安慶陽千里內暫安焉　甲午賊趙四兒六千餘人東渡山西總督洪承疇等兵從之賊入沁水縣縣東北有寶莊故張忠烈公鈁里居也先是鈁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牆爲堡甚堅至是賊犯寶莊五典已沒鈁子道濟道澤供官京師惟鈁妻霍氏守舍乘議棄堡去霍氏語其少子道澄曰遲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於家不猶愈死於野乎且我守堅賊必不得志豬率僮僕爲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淫殺推張氏宗族得全嘉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辛丑陝西賊陷中部王承恩擬斬千七百餘級　八月癸卯總兵賀虎臣擊斬慶陽賊劉六斬其餘黨五百餘人西路漸平　先是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御史吳甡確查報聞甡上言延慶地瘠數千里士瘠兵窮連歲旱荒盜賊蠭起西路則神一元破甫竄安邊攻保安一元死弟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總督楊鶴招撫四千有奇餘黨郝臨華劉六等衆不下數萬掠環縣莫聞聞此保安合水之流擊也延安四載奇荒盜軍始亂出掠米脂綏德清澗養從甚衆幾於無民流劫延南點燈子衆號數萬自山西回黃龍山西安北界數州縣破毒甚慘此延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近官軍南勦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等降於檢林餘賊遂徙而北其降賊雖散原籍仍復劫掠於是有官賊之論而人致倮於招撫之失事矣點燈子衆五六千在背洞旋撫旋叛慶陽郝臨華劉六等亦曾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流關道臣即其後猶追賊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貲之說有自來矣爲今之計集兵合勦殲其渠而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爲也　山西賊陷隰州蒲州命許鼎臣巡撫山西　洪承疇駐慶陽報乏餉已承疇兵大敗趙四兒於山西桑落鎮　九月山西賊入河北犯濟源　神一魁復叛據富潔劫守將吳宏器范禮官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　盜獨頭虎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五部悉掠宜雒副總兵趙大允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士人稟之出報斬五十級驗之則率婦女首也給事中魏呈潤劾大允落職　壬辰命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張福臻巡撫延綏　黃友才復叛而通追

斬千一百級。洪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即點燈子也。起晉湖。綏德。奔突延西。閒往來綏。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其黨黑殺神起。又有過天星。蝎子塊與紫金梁等共數十部。自賊據中部。官軍攻圍兩月不下。多十月。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克之。陝西賊陷宜川。十一月丙子。陝賊譚雄陷安塞。擄掠一空。仍乞撫。閏十一月。王承恩誘譚雄等五人斬之。癸丑。陝賊不沾泥。張存孟等陷安定。甲子。降丁泥天猴勾盜陷甘泉。劫鎗銀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永圖。備兵河西張允登戰死。洪承疇聞之。遣王承恩分勦。以甘泉鄜延順喉。而自以四百人赴之。賊勢日熾。承疇日不暇給矣。前武總兵孫顯祖敗賊蝎子塊於萬泉。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鄜州。備兵會鄜郭景嵩死之。己丑。諸降盜復叛。攻綏德。上遣延綏賊益。以山陝督撫諸臣疏切責戶月。龍山西巡撫宋統殷。以許鼎臣代之。十二月。襄宗衛。許鼎臣同逐賊。賊轉入盤塬山。山方六百里。賊圍正虎坡突城。文水以鄉太原。邢滿川。上天龍據吳城。向陽以鄉汾州。紫金梁以綦豫毛兵俱集澤。潞東南。遙乘虛從沁州而北入檢次。又入壽陽。距太原不五十里。許鼎臣撤師北歸。時賊首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掠。歸。掠小隊。道其弟混天王來歸。廷議方脅遣討。諸將皆言受降。權辭謝之。約得紫金梁頭。始爲請於朝。混天王唯唯。泣涕而去。亂世王與破甲錐合謀圍紫金梁。賊分爲三。陷晉。垣。曲。長子。諸縣。壬辰。陷遼州。是日除夕也。是月。趙和尚等賊斬其魁。報檄。踵以降。諸將分伽入營。還宜君。

六年正月丁酉。賊闖入穰南西山。距順德百里。時大隊在山西分爲二。一北向。西犯平縣。鬼。固。關。一南向。河北懷衛之間。盡遭蹂躪矣。丁未。左良玉敗賊於涉縣西。斬其渠。賊黨其旗幟皆靡然。賊勢尚熾。謀渡河南犯。癸丑。遇曹文詔都督同知。文詔連敗賊於忻代間。斬首千五百級。二月。許鼎臣。曹文詔屯平定。張應昌屯汾州。駐太原東西以禦寇。賊踞林縣山中。饑民相聚而起。左良玉敗績於武安。河南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賊益熾。左良玉勢孤。乃請鄧玘兵相援。備兵井陘副使寇從化徼守備李定。王國組逐賊穰輔。陷賊伏中。兵敗死亡略盡。賊長驅保定。備兵副使盧象昇禦卻之。曹文詔敗賊於檢社。時文詔屢捷。張應昌逗遛不進。索金梁。老回回從檢次敗北奔。三月。蜀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益以石砫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馬鳳儀敗沒。丙午。山西兵擊賊於陽城北。張道溶設伏於三樵凹。賊至。伏起。擊之。斬其魁。生擒賊酋猪天星。闖王。賊大奔。巡撫鼎臣獻俘闕下。奏道溶功第一。四月丙寅。山西賊犯平順。乙酉。曹文詔敗賊於陽城。斬千餘級。河南西路賊自鄧縣入滑化鎮。所在守將敗沒。部臣以河南不寒太行之險。招賊使入。撫臣不得無罪。五月癸巳。山西巡撫鼎臣以流冠悉掠。請獨賦逋。并豫免數年額。不許。己酉。上以勦賊諸將一時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內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軍紀功。勦備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紫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庚申。曹文詔夜襲賊於冨古。賊亡走。墜山谷者亡算。盡南奔。諸將會兵逐之沙河。奪馬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河北賊陷涉縣。六月乙丑。川兵潰於林縣。毛兵殺傷甚衆。潞王告急。乞濟師。丙寅。河北賊圍潞陰。林輝。涉安諸邑。別賊自陽城。垣曲來。合於濟源。山西賊陷和順。辛巳。左良玉破賊於懷慶。賊盡奔太行山。上念中州寇盜延亘。命總兵倪邀。王樸分將京營兵監以內監楊進朝。直九德賜二帥弓矢千五百。戰馬三百。健丁三百。馳赴中州夾勦。七月乙未。賊屯彰

王。道溶諭之曰。急還所俘。散若徒衆。吾爲請於撫軍。貸爾死。賊乃還所掠。投營而西。入陽城界。道溶以賊情告於統殷曰。賊狡未可信。因檄使往視賊。賊感饋約。惟八大王。闖塌天五營不受命。紫金梁歸款未決。諸軍乘賊不備。輕騎襲賊營。賊駭。南犯濟源。陷溫縣。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駐豹五等據北城。又陷崞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陟。陷縣。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實河南。遣撫樊尚燦殺賊自贖。賊既盛。薄河北。山西。遣撫宋統殷。備兵蔣北王發生率軍次陵川。拒賊北歸。賊北走。過宣。軍。賊死鬬。互相勝負。會夜與賊爭險。對營兩山頭。賊緣窮谷而登。大譟。官軍亂。統殷。發生皆走。與諸軍相失。宣大總督張宗衡將兵至高平。統殷。發生以師畢會。大破賊於桑子鎮。賊復入沁水。十月。韶副總兵左良玉將兵二千五百人援懷慶。癸未。王承恩敗安塞。遁賊於西川胡堡。賊目發六自斬其魁以黨降。餘遁。延綏稍甯。十一月。龍山西巡撫宋統殷。以許鼎臣同逐賊。賊轉入盤塬山。山方六百里。賊圍正虎坡突城。文水以鄉太原。邢滿川。上天龍據吳城。向陽以鄉汾州。紫金梁以綦豫毛兵俱集澤。潞東南。遙乘虛從沁州而北入檢次。又入壽陽。距太原不五十里。許鼎臣撤師北歸。時賊首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掠。歸。掠小隊。道其弟混天王來歸。廷議方脅遣討。諸將皆言受降。權辭謝之。約得紫金梁頭。始爲請於朝。混天王唯唯。泣涕而去。亂世王與破甲錐合謀圍紫金梁。賊分爲三。陷晉。垣。曲。長子。諸縣。壬辰。陷遼州。是日除夕也。是月。趙和尚等賊斬其魁。報檄。踵以降。諸將分伽入營。還宜君。

六年正月丁酉。賊闖入穰南西山。距順德百里。時大隊在山西分爲二。一北向。西犯平縣。鬼。固。關。一南向。河北懷衛之間。盡遭蹂躪矣。丁未。左良玉敗賊於涉縣西。斬其渠。賊黨其旗幟皆靡然。賊勢尚熾。謀渡河南犯。癸丑。遇曹文詔都督同知。文詔連敗賊於忻代間。斬首千五百級。二月。許鼎臣。曹文詔屯平定。張應昌屯汾州。駐太原東西以禦寇。賊踞林縣山中。饑民相聚而起。左良玉敗績於武安。河南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賊益熾。左良玉勢孤。乃請鄧玘兵相援。備兵井陘副使寇從化徼守備李定。王國組逐賊穰輔。陷賊伏中。兵敗死亡略盡。賊長驅保定。備兵副使盧象昇禦卻之。曹文詔敗賊於檢社。時文詔屢捷。張應昌逗遛不進。索金梁。老回回從檢次敗北奔。三月。蜀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益以石砫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馬鳳儀敗沒。丙午。山西兵擊賊於陽城北。張道溶設伏於三樵凹。賊至。伏起。擊之。斬其魁。生擒賊酋猪天星。闖王。賊大奔。巡撫鼎臣獻俘闕下。奏道溶功第一。四月丙寅。山西賊犯平順。乙酉。曹文詔敗賊於陽城。斬千餘級。河南西路賊自鄧縣入滑化鎮。所在守將敗沒。部臣以河南不寒太行之險。招賊使入。撫臣不得無罪。五月癸巳。山西巡撫鼎臣以流冠悉掠。請獨賦逋。并豫免數年額。不許。己酉。上以勦賊諸將一時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內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軍紀功。勦備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紫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庚申。曹文詔夜襲賊於冨古。賊亡走。墜山谷者亡算。盡南奔。諸將會兵逐之沙河。奪馬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河北賊陷涉縣。六月乙丑。川兵潰於林縣。毛兵殺傷甚衆。潞王告急。乞濟師。丙寅。河北賊圍潞陰。林輝。涉安諸邑。別賊自陽城。垣曲來。合於濟源。山西賊陷和順。辛巳。左良玉破賊於懷慶。賊盡奔太行山。上念中州寇盜延亘。命總兵倪邀。王樸分將京營兵監以內監楊進朝。直九德賜二帥弓矢千五百。戰馬三百。健丁三百。馳赴中州夾勦。七月乙未。賊屯彰

德。汾州。張應昌進勛。汾陽知縣。戕甲趨以邏迫苦供饋。投井死。丙申。山西賊陷樂平。河北賊攻彰德。右良玉禦卻之。辛丑。山西賊陷永和。旋陷沁水。賊自秦入晉。五犯沁水。至是陷之。八月丁亥。陝西賊今春不雨。斗米銀七錢。延綏西路數年不登。賊分部一路趨延。一掠延慶。官軍追之。賊皆傍終南山竄入商雒。羣盜最衆。深入大峪。承畴會師進逐之。遂東走網峪川。復入大山遠竄。己亥。賊復出。再陷鳳縣。漢南招撫之賊一出棧道。西陷鱗游。永寧。東陷同安。庆子。賊走鳳翔。西掠汧隨。　巡撫陝西練國事龔今日最難有五。曰缺兵。大盜起延綏。榆林兵不足。轉調甘肅。自冬夏甘肅再喪師。今防插漢尚不足。能分以勦賊乎。榆林兵止五千。陳奇瑜率以勦賊。而防秋又當西迎。則兵愈少。二曰缺餉。西安。鳳翔兵荒。所留新餉。即使支發不抵三鎮之用。司府無可借。餉將安出。三曰缺官。荒盜類仍。有參罰藏罪。有追贓客死。有失城就逮。道府且不樂就。何況有司。今官缺三十餘員。何以治民辦賊。故缺官宜急補。而參罰亦宜少減也。曰宗祿。豪俗囂悍。貧宗尤甚。逋糜賊金。漸不可長。曰驛地。秦晉驛遞例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千倍。故人人思逃。凡在衝路宜全給以安其心。　洪承疇進師岐山。駐三原。賊十餘萬。承疇兵僅二千。張疑設伏。賊從翻州奔同州。時漢中兵三千四百有奇。總兵張全昌等兵六千。黎兵三千五百。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兵千人。副總兵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專視盜所向為援勦。　六月丙寅。總督奇瑜。鄖撫衆昇勦竹山。竹谿各山寇。連戰斬一千七百餘級。奇瑜復敗賊於硤石。斬七百餘人。淹死五千餘人。墮崖死者二千餘人。賊裘言入陝犯獐之賊大抵可四十五萬。明知官軍一二萬不能四馳。特其勢乘勞伏遁。進則勦賊之難。賊多精騎。每跨雙馬。官軍馬三步七。則追逐之難。賊攻堡掠野。到處可資。官軍待餉轉運。則糧芻之難。賊入山負鍋。官兵相持一日。即坐誤一日。則時日之難。且調鹽謀銀三十萬。加晉變秩。鼓其敵愾。從之。辛卯。賊至鳳翔西關。耕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啓。須縋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因借為辭。勁地方官紳擔值撫局。以激上怒。命提騎速寶雞知縣李嘉達及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　叛兵楊國棟擁三千騎。披雙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粹無計。登陴固守。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賊至濠畔。語一日夜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鄠。盡屋索檄沿途官兵防備。更設伏整屋之夾水滸。時禾菽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國事道官招之。論殺渠自贖。予上賞。坻之。一賊斬國棟以獻。賊人人自疑。互戕千餘人。餘仍入南山。　乙未。洪承疇進次華州。各賊聞之。自朝邑折而北奔澄城。部陽。　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奔。云犯西安。洪承疇馳一日夜入西安。檄諸路兵赴西安合擊賊。賊闖至西安東境。官軍以力疲未能出。承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曹變蛟間道走渭華邊其前。而自率兵至潼關紅鄉灣追賊。游擊李效祖。伯永鎮力戰。賊卻。不能出關。因登山。承疇馳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勦之。丙午。賊覘知官兵意。夜走商雒。初。老回回等萬餘。先踞南雒山中。今又益萬餘。其地山谷險阻。承疇率諸將北兵三千人赴潼關大峪口截其出。仍偏檄鄉。豎寶諸處。　總兵尤世威兵潛於雒南。聚賊趙盧氏奔永寧。先是守隘諸兵。露宿凡三月。皆致疲。不任戰。左良玉兵自內鄉赴援盧氏。　陝南下。烽火徹三原。涇陽。耀州。富平。　八月。上憂寇。詔發各鎮兵四萬五千。並赴河南。時豫賊衝突馮村長葛間。凡十三營。大營在永寧。盧氏。約九月向東山誘官軍東出。謀襲汴梁。　陝賊復陷陝州。屯州城。挾月餘。參將渡人福等援陝州。賊圍之。羣賊到處為合。簡精壯為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

於商雒。癸未。賊復謀入川。阻大江。入西安之終南。五月。陝別賊陷文縣。文縣去蜀大昭入秋早。赤。多無雪。今春不雨。斗米銀七錢。延綏西路數年不登。賊分部一路趨延。一掠延慶。官軍追之。賊皆傍終南山竄入商雒。羣盜最衆。深入大峪。承疇會師進逐之。遂東走網峪川。復入大山遠竄。　己亥。賊復出。再陷鳳縣。漢南招撫之賊一出棧道。西陷鱗游。永寧。東陷同安。庆子。賊走鳳翔。西掠汧隨。　巡撫陝西練國事龔今日最難有五。曰缺兵。大盜起延綏。榆林兵不足。轉調甘肅。自冬夏甘肅再喪師。今防插漢尚不足。能分以勦賊乎。榆林兵止五千。陳奇瑜率以勦賊。而防秋又當西迎。則兵愈少。二曰缺餉。西安。鳳翔兵荒。所留新餉。即使支發不抵三鎮之用。司府無可借。餉將安出。三曰缺官。荒盜類仍。有參罰藏罪。有追贓客死。有失城就逮。道府且不樂就。何況有司。今官缺三十餘員。何以治民辦賊。故缺官宜急補。而參罰亦宜少減也。曰宗祿。豪俗囂悍。貧宗尤甚。逋糜賊金。漸不可長。曰驛地。秦晉驛遞例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千倍。故人人思逃。凡在衝路宜全給以安其心。　洪承疇進師岐山。駐三原。賊十餘萬。承疇兵僅二千。張疑設伏。賊從翻州奔同州。時漢中兵三千四百有奇。總兵張全昌等兵六千。黎兵三千五百。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兵千人。副總兵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專視盜所向為援勦。　六月丙寅。總督奇瑜。鄖撫衆昇勦竹山。竹谿各山寇。連戰斬一千七百餘級。奇瑜復敗賊於硤石。斬七百餘人。淹死五千餘人。墮崖死者二千餘人。　七月。陝西降盜陷隴州。　己丑。洪承疇裘言入陝犯獐之賊大抵可四十五萬。明知官軍一二萬不能四馳。特其勢乘勞伏遁。進則勦賊之難。賊多精騎。每跨雙馬。官軍馬三步七。則追逐之難。賊攻堡掠野。到處可資。官軍待餉轉運。則糧芻之難。賊入山負鍋。官兵相持一日。即坐誤一日。則時日之難。且調鹽謀銀三十萬。加晉變秩。鼓其敵愾。從之。辛卯。賊至鳳翔西關。耕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啓。須縋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因借為辭。勁地方官紳擔值撫局。以激上怒。命提騎速寶雞知縣李嘉達及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　叛兵楊國棟擁三千騎。披雙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粹無計。登陴固守。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賊至濠畔。語一日夜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鄠。盡屋索檄沿途官兵防備。更設伏整屋之夾水滸。時禾菽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國事道官招之。論殺渠自贖。予上賞。坻之。一賊斬國棟以獻。賊人人自疑。互戕千餘人。餘仍入南山。　乙未。洪承疇進次華州。各賊聞之。自朝邑折而北奔澄城。部陽。　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奔。云犯西安。洪承疇馳一日夜入西安。檄諸路兵赴西安合擊賊。賊闖至西安東境。官軍以力疲未能出。承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曹變蛟間道走渭華邊其前。而自率兵至潼關紅鄉灣追賊。游擊李效祖。伯永鎮力戰。賊卻。不能出關。因登山。承疇馳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勦之。丙午。賊覘知官兵意。夜走商雒。初。老回回等萬餘。先踞南雒山中。今又益萬餘。其地山谷險阻。承疇率諸將北兵三千人赴潼關大峪口截其出。仍偏檄鄉。豎寶諸處。　總兵尤世威兵潛於雒南。聚賊趙盧氏奔永寧。先是守隘諸兵。露宿凡三月。皆致疲。不任戰。左良玉兵自內鄉赴援盧氏。　陝南下。烽火徹三原。涇陽。耀州。富平。　八月。上憂寇。詔發各鎮兵四萬五千。並赴河南。時豫賊衝突馮村長葛間。凡十三營。大營在永寧。盧氏。約九月向東山誘官軍東出。謀襲汴梁。　陝賊復陷陝州。屯州城。挾月餘。參將渡人福等援陝州。賊圍之。羣賊到處為合。簡精壯為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

之餌官軍，故諸臣動稱斬獲報捷，賊勢不減。總督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斬渠十人，餘俱遣安民，並令還籍。先是，賊黨洪承疇所遣窺漢中川兵覘巴西諸險，賊無所得食，故乞降於奇瑜。凡數萬人，奇瑜專事招撫，受其降，檄諸軍按甲無動，遣官監誓降者，諸盜未大創，本無降意，徒以饑疲困於地險不得逞，姑從款以紓我師。奇瑜檄所過郡邑容具糗糧傳送之，既度棧道，已出險，數萬衆漸不受約束，東伐傳舍，掠所至。澠池賊遂溃殺監誓官五十員，攻陷麟游、永壽，勢不可遏矣。賊先鋒高傑降於賀人龍，人龍卒以貴賊卻之。八月乙酉，陝賊陷鹽、乾，辛卯，陷榮、洛，自白水、丙辰，陷渭南，州河南大旱，壬寅，陳奇瑜至鳳翔，不利，剜神像而去，拔賊營而下，沿途殺掠無遺，搗慶州。丁卯，命洪承疇趣東驗勦寇。戊辰，鳳陽賊陷鳳縣，已攻舒城，知縣韋可賦築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於坑，奔溃死千人，因掠蜚山、合肥諸縣，是日圍六合，梁柳子百十騎大譟之，總其兵號以爲笑，又裸婦人數千臂於城下，少有魏阻，卽礮之。攻三日而去。出帑金二十萬助勦，發太僕金十萬輸西安，北湖廣銅十九萬貲鎮篁等兵。癸酉，總兵左光先等援隴防寇，逾初，兵部合戶部飭南北主客兵七萬馬一萬五千，每兵日銀三分，米一升五合，馬日草一束，銀二分，豆三升，銀二分，計五閱月，約十一萬金云。戊寅，江北賊自舒城抵廬，江邑人具牛酒犒之，夜襲城，城陷，已卯，陷無爲州。洪承疇抵河南，河南諸盜知承疇至，又入流闖。承疇遣副總兵來光先等援隴，百人往戍經安，令總兵秦翼明游來朝開道向山東，總徐州，捍江北逸寇。庚辰，江北賊滿天星、張大受等攻桐城不利，賊渠乘輿繞城呼降，守將射中其酋，夜走潛，太諸邑諸邑多山氓習險，所在結寨殺賊，賊遂西向麻城抵漢口。二月癸未，江北賊陷潛山、乙酉，陷羅田。命總兵曹文詔趨鳳陽，一趨潁渙。壬戌，陷潁州，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寬俱固室死之。丙寅，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並令還籍。先是，賊黨洪承疇所遣窺漢中川兵覘巴西諸險，賊無所得食，故乞降於奇瑜。凡數萬人，奇瑜專事招撫，受其降，檄諸軍按甲無動，遣官監誓降者，諸盜未大創，本無降意，徒以饑疲困於地險不得逞，姑從款以紓我師。奇瑜檄所過郡邑容具糗糧傳送之，既度棧道，已出險，數萬衆漸不受約束，東伐傳舍，掠所至。澠池賊遂溃殺監誓官五十員，攻陷麟游、永壽，勢不可遏矣。賊先鋒高傑降於賀人龍，人龍卒以貴賊卻之。八月乙酉，陝賊陷鹽、乾，辛卯，陷榮、洛，自白水、丙辰，陷渭南，州河南大旱，壬寅，陳奇瑜至鳳翔，不利，剜神像而去，拔賊營而下，沿途殺掠無遺，搗慶州。丁卯，命洪承疇趣東驗勦寇。戊辰，鳳陽賊陷鳳縣，已攻舒城，知縣韋可賦築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於坑，奔溃死千人，因掠蜚山、合肥諸縣，是日圍六合，梁柳子百十騎大譟之，總其兵號以爲笑，又裸婦人數千臂於城下，少有魏阻，卽礮之。攻三日而去。出帑金二十萬助勦，發太僕金十萬輸西安，北湖廣銅十九萬貲鎮篁等兵。癸酉，總兵左光先等援隴，

閏月乙酉，承畴次汝州，以各寇之復入秦也，卑詞將自汝入秦，檄曹文詔以師會。丙午，承畴次盧氏，文詔出閿鄉直搗商雒，白馳與安遇其奔軼，五月甲申，曹文詔夜至五峪，寇伏險以誘文詔擊敗之，張全昌自成陽出與平之東，老回回等拒官兵，營五十里，賀人龍商入子午谷，奪其商德劉成功及游擊王永祥往東南趨其北走，夜渡河走鄜縣，承畴亦渡河追之，丙辰，至王鎮鎮，寇方下商山恣掠，賀人龍遣副將楊世恩、李守忠等分道擊走之，追至大峪嶺，寇舍騎登山，丁巳，官兵逐至鄜縣之秦王鎮，寇復結陣拒戰，參將張全昌擊敗之，自是商雒之寇逃經南山中，餘遂西奔與平之東，老回回等拒官兵，營五十里，其勢多而且散，率是寇又悉萃於秦矣。六月壬午，下河南巡撫元默於狱，丁酉，免陝西巡撫李懋官，議以唐晉代之。玩寇也，以廿舉劾延撫陝西。乙酉，秦賊搖天勳費陷西和。丙午，總兵曹文詔率諸軍擊之，大理力竭自刎，文詔收餘衆，南後襲賊禹許，為賊所挫，官軍潰走河南，催順道神活地草，鄜里人三營留脊，牲方謀合兵勦滅，會西人入寇，斂兵防河，賊復熾。七月癸亥，秦賊陷澄城。八月壬午，陷咸陽。丁酉，商雒寇復入河南犯盧氏。癸亥，命湖廣巡撫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軍務，統四巡兵，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專制中原，洪承畴勦寇西北，象昇勦寇東南，如寇入秦，象昇進兵合擊。十月壬辰，老回回犯南鄭，陷陝州。乙巳，上下詔罪己，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除典禮外，惟以青衣從事，以示與行開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先是，賊潰山鶏降於承畴，賊首闖王過屯乾州，承畴令降賊潰山鶏說之，不聽，南走武功，承畴追擊敗之，闖王率大隊自整屋武功分道渡河，十一月辛酉，河南賊楚闖廂而西，老回回犯南鄭，秦賊一字王等部衆二十萬，擁天王號十七萬自漢陽出犯鄖鄉，鑿寶大關東行，塵埃漲天，闖四十里，絡繹百里，老駒居中，精騎居外，左良玉與總兵鄧寬、副軍相隔東西七十里，遙望山頭不敢急擊，賊抄掠諸路，燒燬糧草，諸軍之食，秦賊屯於鄖州，綿亙百里，除典禮外，惟以青衣從事，以示與行開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先是，賊潰山鶏降於承畴，賊首闖王過屯乾州，承畴令降賊潰山鶏說之，不聽，南走武功，承畴追擊敗之，闖王率大隊自整屋武功分道渡河，御蓦等屯於盧谷，防其南衝商雒，諸衆之開則責亂撫宋嗣興，若遇敵合圍，則賊自潰所遁，賊聚圍於盧氏，總兵猛如虎、賀人龍、虎大威、左良玉與總兵鄧寬、副將楊世恩、李守忠等追擊之，賊潰，棄輜重，東南奔，光開入營邱，進逼襄陽，惟督朱大典率兵馳禦州，十二月乙酉，賊圍王曾墺數十萬，圍光州，舁大礮二十座攻城，然二礮，城拉然崩，賊，城中恐，則火作，賊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漢中羣賊會於漢南，戊戌，雒遂參將趙于莘追擊敗之，窮追賊於子午谷，奪其所掠子女二千口，賊奔德鳳，庚子，江北賊陷集縣，會山遂警陷和州，

九年正月丁未，總理盧象昇師駐於鳳陽，諸道兵畢會。壬子，闖王闖塌天，八大王，搖天勳七賊連營數十萬攻滁州，環山為營，包繞數百餘里，行太僕寺卿李世新，知州劉太霖督率士民固守，賊穿地道，百道環攻，城頭火輪巨礮相擊發，官軍救滁諸山出賊不意，縱將七營其窮搶婦之，賊衆者衆，斂兵稍避，夜復進攻，擬為支河洩水以灌之，賊騎黑牛渡河，城上逆擊擊之，賊死益衆。癸未，賊退掠村落山谷婦女數百人裸而香淫之，已，壅斷其咽，孕者則刳其腹，瑰御壞植其婦而倒埋之，露其下私，血橫淋漓，以厭諸神，守城兵多奄面不忍視，賊騙呼向城，城上然礮，礮皆發，賊復大潰，攻益急。（甲寅，盧象昇合諸鎮兵由荊門達荊州防其奔竄，會秦翼明，楊世臣等搜山，亂民開門降亦數百牧如其數驅壞外壕以厭勝之，然礮，礮皆發，賊復大潰，攻益急。（甲寅，盧象昇合諸鎮兵由荊門達荊州防其奔竄，會秦翼明，楊世臣等搜山，亂大樂山光鄧夾擊，江北賊略，遣河南賊少，大逵俱遁秦楚萬山之中，象昇責秦豫楚大山綿亙千里，賊出沒無蹤，若奮勵窮追，何地可，賊，凡崇岡峻嶺，密箐深林，舉木攝服日行三四十里，馬不能進，人苦於登，此時折色銀無所用，本色糧無

從運軍糧無所施。勢必以人負米二斗。隨兵來往。日食一升。一供兵。一自贍。十日而二斗之糧盡。毋論此萬人肩運。即賊不出。而俱歸於盡矣。　唐王聿鍵命陝西巡撫孫傳庭總理河南。　四月壬寅。以熊文燦爲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理直隸山陝川湖軍務。督勦流寇。時文燦新平閿寇。有威望。故有是命。　大旱。　羣盜踞江北。老回回等八營謀避暑奏南陽瘟饑。有抽京其女者。　癸亥。陝西巡撫甘學顯創籍。以追寇失利。亡其符印。　四月。以苗胙土撫治鄖陽。宋祖舜創籍。以追寇失利。亡其符印。　四月。以苗胙土撫治鄖陽。　免上津等十五州縣田租。　辛丑。總理盧象昇會師次於洛陽。　五月癸丑。下詔大赦。山陝脅從羣盜。令地方多方安插。以消反側。逃者重治之。　是月。陝賊過天星復叛於延安。謀渡河入山西。李自成。老回回。混十萬等數部自楚豫入商南。雒南大亂。　總兵秦翼明擊賊商漳山中。敗之。　總兵俞沖霄擊賊安定。特提輕進。敗沒。　命駿方員外郎包鳳起贊詔招撫羣盜。　六月乙酉。洪承疇上言。秦中兵今實數共騎步一萬三千有奇。見選川兵五千有奇。俱步卒。專藍田。商雒等處堵勦。聚混天王。蝎子塊。闖之。川兵大敗混。蝎二賊於廣元。斬首千級。　十一月庚寅。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勦寇約三四萬。混天王。衆約二萬。過天星。滿天星。等。令奔延絞等處。猶可督責收拾。闖塌天。闖王。蝎子塊。俱出鄖襄。已奔馳安。漢中。進則入三秦。退則犯楚豫。而宜合兵湊剿。力圖協勦。　七月癸卯。陝西賊陷成縣。　壬戌。巡撫陝西秦傅庭擊賊於鹽屋。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於市。蝎子塊走河西。　八月庚辰。老回回焚開封西關。時羣盜出沒豫楚間。陝鄂散而復合。　九月。京師戒嚴。命總理盧象昇嚴督各鎮兵入援。癸亥。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初。象昇方追賊至鄖西。聞警。以師入衛。遂有改督之命。時闖王已誅。蝎子塊已爲象昇追逐入秦。河南少甯。自羣盜擾河南北者三年。夾河千里。麋犬無聲。闖市蓋空。荒村深谷。磯鑿多夜伏。鬱草深林中。採野穉以食。山壕開亂木柵。槍皆戚拱矣。虎狼千百成羣。吞非人境。賊既無可掠。而象昇合大軍於中原。羅而蹙之。羣盜盡入楚豫。悉銳以相持。及是。象昇既以闖逐之兵北去。老回回等。盤踞鄖開。休糧血戰。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北走二十萬。渡江長驅而下。靳黃六合。懷甯。望江。江浦所在告警。烽火及於儀揚矣。　壬戌。遣亟尉氏。甲子。至登封。至汝南。於是遣復入河南矣。　己巳。以兵部侍郎王家貞巡撫河南。總理直隸川湖山陝軍務。十月甲申。河南賊陷襄城。　漢南賊陷棗陽。　十二月。以鄖襄盜過天星。滿天星。等。犯楚豫。命駿方員外郎包鳳起贊詔招撫羣盜。　六月乙酉。洪承疇上言。秦中兵今實數共騎步一萬三千有奇。見選川兵五千有奇。俱步卒。專藍田。商雒等處堵勦。聚混天王。蝎子塊。闖之。川兵大敗混。蝎二賊於廣元。斬首千級。　十一月庚寅。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勦寇約三四萬。混天王。衆約二萬。過天星。滿天星。等。令奔延絞等處。猶可督責收拾。闖塌天。闖王。蝎子塊。俱出鄖襄。已奔馳安。漢中。進則入三秦。退則犯楚豫。而宜合兵湊剿。力圖協勦。　七月癸卯。陝西賊陷成縣。　壬戌。巡撫陝西秦傅庭擊賊於鹽屋。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於市。蝎子塊走河西。　八月庚辰。老回回焚開封西關。時羣盜出沒豫楚間。陝鄂散而復合。　九月。京師戒嚴。命總理盧象昇嚴督各鎮兵入援。癸亥。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初。象昇方追賊至鄖西。聞警。以師入衛。遂有改督之命。時闖王已誅。蝎子塊已爲象昇追逐入秦。河南少甯。自羣盜擾河南北者三年。夾河千里。麋犬無聲。闖市蓋空。荒村深谷。磯鑿多夜伏。鬱草深林中。採野穉以食。山壕開亂木柵。槍皆戚拱矣。虎狼千百成羣。吞非人境。賊既無可掠。而象昇合大軍於中原。羅而蹙之。羣盜盡入楚豫。悉銳以相持。及是。象昇既以闖逐之兵北去。老回回等。盤踞鄖開。休糧血戰。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北走二十萬。渡江長驅而下。靳黃六合。懷甯。望江。江浦所在告警。烽火及於儀揚矣。　壬戌。遣亟尉氏。甲子。至登封。至汝南。於是遣復入河南矣。　己巳。以兵部侍郎王家貞巡撫河南。總理直隸川湖山陝軍務。十月甲申。河南賊陷襄城。　漢南賊陷棗陽。　十二月。以鄖襄盜過天星。滿天星

於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曹操聞之，謂爲勦己也，率九營從鄠陽渡渭，潛襲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爲言於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供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令諸將宴曹操於迎恩宮署，授操爲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庚戌，以丁憂去，閔啓榮都御史巡撫陝西，羅汝才既撫，分屯舉賊於房竹，保豐四邑，自言不願受署爲官，并不願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爲籌糜，檄汝才解散脅從諸衆，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諸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遂與爲聲援，撫治鄖陽襄東晏奏曰，曹操，遏天星十數大寇近以理臣襄陽之撫，回革東逸，曹操就撫，分插其衆於鄖均諸邑，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盜給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壞徹不御，將俟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荊襄適地，今數省大寇，瘢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猖獗鄖地，四面合圍，有釜魚穽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襄安驍赴協同堵勦，渠魁授首，脅從遣散，此實萬平之機也，十二月，改洪承疇劉遵總督，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聽鄖上不許，尋逮傳庭，繫獄。

十二年正月癸未，巡撫河南常道立削籍，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於許州，國能降，老回回飯東奔，請降於監軍孔貞會，未決，革裏眼，射塌天等東走，合於混十萬，分掠信陽光山，三月，羣盜集於固始東北，圍河，河上之兵殿守，不得渡，羣盜乃趨六安，忠馬蔡山以避夏，庚午，逮河南總兵張任舉，左良玉大敗河南賊於內鄉，上聞其步兵淫掠，貰之，四月戊子，撫治鄖陽戴東旻免，以王鑾永代之，辛卯，左良玉再破射塌天，老回回，於淅川，天星，五營走宜陽，尖山塢，過天星，關索二營走，戊申，人龍等追賊至七盤坎，賊前北鋸盤處，以挽官軍，潛以老弱先走，人龍擊破殿後兵，長驅搗其中堅，賊竄山，人龍亦竄山，夜抵馬蹄溪，峽城壘而軍，是月，江北賊陷羅田，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自蜀入楚，有三道，一由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殿太白，辛未，羅汝才掠信陽，轅陷光州，三月，丙申，副將楚以副將猛如虎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殿太白，辛未，羅汝才掠信陽，轅陷光州，三月，丙申，副將楚以副將猛如虎門立大勦營，以薪窯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爲上將，楚新撫降丁，皆隸焉，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庚戌，以丁憂去，閔啓榮都御史巡撫陝西，羅汝才既撫，分屯舉賊於房竹，保豐四邑，自言不願受署爲官，并不願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爲籌糜，檄汝才解散脅從諸衆，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諸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遂與爲聲援，撫治鄖陽襄東晏奏曰，曹操，遏天星十數大寇近以理臣襄陽之撫，回革東逸，曹操就撫，分插其衆於鄖均諸邑，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盜給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壞徹不御，將俟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荊襄適地，今數省大寇，瘢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猖獗鄖地，四面合圍，有釜魚穽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襄安驍赴協同堵勦，渠魁授首，脅從遣散，此實萬平之機也，十二月，改洪承疇劉遵總督，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聽鄖上不許，尋逮傳庭，繫獄。

十二年正月癸未，巡撫河南常道立削籍，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於許州，國能降，老回回飯東奔，請降於監軍孔貞會，未決，革裏眼，射塌天等東走，合於混十萬，分掠信陽光山，三月，羣盜集於固始東北，圍河，河上之兵殿守，不得渡，羣盜乃趨六安，忠馬蔡山以避夏，庚午，逮河南總兵張任舉，左良玉大敗河南賊於內鄉，上聞其步兵淫掠，貰之，四月戊子，撫治鄖陽戴東旻免，以王鑾永代之，辛卯，左良玉再破射塌天，老回回，於淅川，天星，五營走宜陽，尖山塢，過天星，關索二營走，戊申，人龍等追賊至七盤坎，賊前北鋸盤處，以挽官軍，潛以老弱先走，人龍擊破殿後兵，長驅搗其中堅，賊竄山，人龍亦竄山，夜抵馬蹄溪，峽城壘而軍，是月，江北賊陷羅田，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自蜀入楚，有三道，一由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殿太白，辛未，羅汝才掠信陽，轅陷光州，三月，丙申，副將楚以副將猛如虎門立大勦營，以薪窯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爲上將，楚新撫降丁，皆隸焉，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庚戌，以丁憂去，閔啓榮都御史巡撫陝西，羅汝才既撫，分屯舉賊於房竹，保豐四邑，自言不願受署爲官，并不願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爲籌糜，檄汝才解散脅從諸衆，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諸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遂與爲聲援，撫治鄖陽襄東晏奏曰，曹操，遏天星十數大寇近以理臣襄陽之撫，回革東逸，曹操就撫，分插其衆於鄖均諸邑，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盜給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壞徹不御，將俟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荊襄適地，今數省大寇，瘢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猖獗鄖地，四面合圍，有釜魚穽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襄安驍赴協同堵勦，渠魁授首，脅從遣散，此實萬平之機也，十二月，改洪承疇劉遵總督，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聽鄖上不許，尋逮傳庭，繫獄。

前盜紀從之，二月甲子，給楮圖昌萬金，賜斗牛服，又賜海驄馬一，張翰馬一，金鞍二，圖昌駐襄陽，調兵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殿太白，辛未，羅汝才掠信陽，轅陷光州，三月，丙申，副將楚以副將猛如虎門立大勦營，以薪窯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爲上將，楚新撫降丁，皆隸焉，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庚戌，以丁憂去，閔啓榮都御史巡撫陝西，羅汝才既撫，分屯舉賊於房竹，保豐四邑，自言不願受署爲官，并不願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爲籌糜，檄汝才解散脅從諸衆，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諸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遂與爲聲援，撫治鄖陽襄東晏奏曰，曹操，遏天星十數大寇近以理臣襄陽之撫，回革東逸，曹操就撫，分插其衆於鄖均諸邑，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盜給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壞徹不御，將俟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荊襄適地，今數省大寇，瘢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猖獗鄖地，四面合圍，有釜魚穽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襄安驍赴協同堵勦，渠魁授首，脅從遣散，此實萬平之機也，十二月，改洪承疇劉遵總督，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聽鄖上不許，尋逮傳庭，繫獄。

前盜紀從之，二月甲子，給楮圖昌萬金，賜斗牛服，又賜海驄馬一，張翰馬一，金鞍二，圖昌駐襄陽，調兵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殿太白，辛未，羅汝才掠信陽，轅陷光州，三月，丙申，副將楚以副將猛如虎門立大勦營，以薪窯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爲上將，楚新撫降丁，皆隸焉，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庚戌，以丁憂去，閔啓榮都御史巡撫陝西，羅汝才既撫，分屯舉賊於房竹，保豐四邑，自言不願受署爲官，并不願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爲籌糜，檄汝才解散脅從諸衆，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諸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遂與爲聲援，撫治鄖陽襄東晏奏曰，曹操，遏天星十數大寇近以理臣襄陽之撫，回革東逸，曹操就撫，分插其衆於鄖均諸邑，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盜給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壞徹不御，將俟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荊襄適地，今數省大寇，瘢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猖獗鄖地，四面合圍，有釜魚穽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襄安驍赴協同堵勦，渠魁授首，脅從遣散，此實萬平之機也，十二月，改洪承疇劉遵總督，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聽鄖上不許，尋逮傳庭，繫獄。

十二年正月癸未，巡撫河南常道立削籍，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於許州，國能降，老回回飯東奔，請降於監軍孔貞會，未決，革裏眼，射塌天等東走，合於混十萬，分掠信陽光山，三月，羣盜集於固始東北，圍河，河上之兵殿守，不得渡，羣盜乃趨六安，忠馬蔡山以避夏，庚午，逮河南總兵張任舉，左良玉大敗河南賊於內鄉，上聞其步兵淫掠，貰之，四月戊子，撫治鄖陽戴東旻免，以王鑾永代之，辛卯，左良玉再破射塌天，老回回，於淅川，天星，五營走宜陽，尖山塢，過天星，關索二營走，戊申，人龍等追賊至七盤坎，賊前北鋸盤處，以挽官軍，潛以老弱先走，人龍擊破殿後兵，長驅搗其中堅，賊竄山，人龍亦竄山，夜抵馬蹄溪，峽城壘而軍，是月，江北賊陷羅田，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自蜀入楚，有三道，一由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殿太白，辛未，羅汝才掠信陽，轅陷光州，三月，丙申，副將楚以副將猛如虎門立大勦營，以薪窯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爲上將，楚新撫降丁，皆隸焉，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庚戌，以丁憂去，閔啓榮都御史巡撫陝西，羅汝才既撫，分屯舉賊於房竹，保豐四邑，自言不願受署爲官，并不願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爲籌糜，檄汝才解散脅從諸衆，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諸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遂與爲聲援，撫治鄖陽襄東晏奏曰，曹操，遏天星十數大寇近以理臣襄陽之撫，回革東逸，曹操就撫，分插其衆於鄖均諸邑，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盜給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壞徹不御，將俟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荊襄適地，今數省大寇，瘢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猖獗鄖地，四面合圍，有釜魚穽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襄安驍赴協同堵勦，渠魁授首，脅從遣散，此實萬平之機也，十二月，改洪承疇劉遵總督，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聽鄖上不許，尋逮傳庭，繫獄。

擒賊渠掠山虎十六人。羅汝才精騎二千餘。二日之內。俘其部曲四十人。斬賊無算。精銳殆盡。狼籍東走。與四營合。保其輜重。共萬人走大寧之小溪。諸將視之於夔東。己卯。過天星隘索走開縣。屯南壩。知羅汝才之入川也。凡九股。號十萬。埔地王。小秦王。金翅鵬。託天王。過天星曰。必託天王身至。爲信乃降也。抓地虎反命。庚申。賊首高守達率麾下二百騎來奔。過天星逐之。遁止百餘騎來者七十五騎。皆關西健兒。當爲楚師軍鋒。辛酉。過天星西走。諸軍收營逐之。至新店西關外。賊騎三千不戰而走。高守達率其健兒。當先陷陣。賊陣亂。馬嵐禾中泥。擐腰相攜踐。官軍縱而射之。追奔二十里。血流稻畦。泥猶赤。癸日。炎赫。刀甲皆生銹。諸軍以泥滑不得騎。斂兵壁於風烈鋪。諸軍共獲首千七百餘級。擒賊首流金鯉。金狗兒。奉馬嵐三百。過關。賊潛圖而出。是年閏。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河南士遷董起。自其定至河上。道路梗澀。開州人袁時中聚衆數萬。破開州。時壽州賊有袁老山一營。時中自號小袁營。以別之。諸賊各有衆數萬。惟時中最桀黠。羣賊相攜。敗死。時中走河南。

二賊東奔。達州。張應元等追逼之。丁卯。常國安前驅。遇賊。川楚兵並進。斬首二百餘。奪其營。賊奔袁壩驛。設伏溝澗中。營火出林間。如星者二十里。明日。應元等前驅搏戰。令常國安。高守達繞谷中掩其脊。賊伏發。戰方接。國安突出四圍。呼噪。賊驚。墜山澗。共斬首九百。獲甲仗弓矢無算。生擒渡地狼等一十七人。降者二十餘人。

九月。豫。皖兵大集。圍革惟。面乞招撫。丙辰。監軍員外郎楊嘉然入二賊營。諭之。是冬。圍賊困於蟒面。蟠子塊。既死。羣賊滿天星。張妙子。邢家米及圍賊部將大天王。餘天王。一條龍。小紅狼。九梁星相繼請降。圍賊潛圍而出。是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河南士遷董起。自其定至河上。道路梗澀。開州人袁時中聚衆數萬。破開州。時壽州賊有袁老山一營。時中自號小袁營。以別之。諸賊各有衆數萬。惟時中最桀黠。羣賊相攜。敗死。時中走河南。

十四年正月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寶。李鼎鉉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東平。東阿。張秋。肥城所在皆賊。兗州二十州縣一時蜂擾。惟濟南。滋陽無盜。京畿道梗。省直餉銀數百萬。俱阻於兗州。東平州吏胥倡亂。迎賊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賓發六道官兵防兗州。檄總兵劉澤清擊破東平賊。復其城。河南士賊艾一。侯二。侯四。賊衆數千人。封邱知縣聶茂梢擊破之。二月丁卯。河南士賊陷新野。張獻忠。羅汝才俱自川入楚。催落天勇留川東。萬元吉留秦。蜀兵千八百。屯白帝。神女之間。絕其入楚路。戊午。河南士寇充。鐘子一斗殺諸盜。盜歸於李自成。合攻開封。山東土賊留東阿。汝上。時東寇。鑫娥。徐德敷千里。自曾縱之。潛太閉二盜實無降意。借款以緩師。而公行肆掠。卓然每左右之以饗人。責及閹獻陷襄。雒。革左遂承機復熾。倚山剽攻。詔朱大典進總督節制諸將。鎮撫兵進英霍以討之。

東以防盜。丙寅。河南土賊孟三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斬孟三。三月。革山東巡撫王國賓。賊命楊御蕃。劉澤清會兵剿曹濮賊。是寒。招安內邱山西餘寇。麻城以勾之。湖廣巡撫宋一鶴聞之。渡江進兵屯蘄州。擒賊諜。焚舟斷渡。清以東寇熾故也。河南土寇袁時中衆衆至二十萬。入江北。窺鳳泗。自宿。亳入蒙城。土豫。羣盜蟻附之。

江北賊革左眼。左金王突將太閉。上命太監劉元斌監軍。擊破賊於霍山。賊竄走。薄昭麻城黃梅。是月發倉賑河東。發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饑民。給事中戴明說上言。荒極盜起。盜動經告。幾輔。淮陽。陝西。中州所在不一。皆緣撫按有司。索不休。養饑荒不卹。招徠無策。迫盜起。議勦。死於鋒鏑者。此百姓也。用兵加餉。死於追呼者。此百姓也。今乞貰破撫按諸臣。以卹以平賊爲功。不必屢報捷級。無稗荒蕪。丁亥。卹荒弭盜第一事。上是之。

九月。上諭河南巡撫陳啓新。勦以平賊爲功。不必屢報捷級。無稗荒蕪。丁亥。卹荒弭盜第一事。上是之。

河南鄢縣盜李際遇申請。邦任辰。張朝兼至五萬。總兵王樊禹遣游擊高汝擊之。一日三捷。斬二千餘級。中聞過天星降。益懼。謂昌屯巫山。先是。關索敗伏深箐中。聞過天星降。益懼。謂昌遣人招之。索關見諸降將。追至尉氏。己丑。謂昌屯巫山。先是。關索敗伏深箐中。聞過天星降。益懼。謂昌遣人招之。索關見諸降將。放力軍前。遂來歸。與其黨王光恩。謂昌於巫山舟次。率其副楊光甫等數人。叩首涕泣。請死罪。謂昌撫

慰之。給以銀幣。光恩延安人。光甫鄜陽人。所部六千。殺傷散亡已去其半。存者三千。乃簡其精銳赴軍前。

殺賊。羅汝才之入川也。凡九股。號十萬。埔地王。小秦王。金翅鵬。託天王。過天星。關索。惟汝才合於獻忠。其才東竄。而楚。蜀兵漸逼。因北走。丁巳。鄖襄楝率諸將連營躡賊。及之於觀音山。逐北二十里。至於隘江。賊八相攜俱降。夫。謂昌飛章以聞。敍哲文武將吏有差。

回。左革諸賊走英霍。逼鳳陽。是月。秦師大破賊於固谷。斬首數千。誅蠍子塊。餘賊分竄延安。鄜。延。十月。謂昌在襄州令楚將王允成。楊文富自巴。巫趨營陽東勦。回革趨楚。撫軍宋一鶴赴新。黃協勦。命諸將分屯襄。鄧。承天諸扼要。降將靖地王。張一川。擊敗賊於梓潼。陷陳。被擒。賊酋之。監軍元吉命卹其妻子於夷陵。十一月。陞陝撫丁啓睿總督陝西三邊。山西。河南軍務。河南巡撫李仙風率諸將高謙。李建武擊河北賊於李固。斬百一千三百餘級。十二月。豫。皖兵大集。圍革惟面乞招撫。丙辰。監軍員外郎楊嘉然入二賊營。諭之。是冬。圍賊困於蟒面。蟠子塊既死。羣賊滿天星。張妙子。邢家米及圍賊部將大天王。餘天王。一條龍。小紅狼。九梁星相繼請降。圍賊潛圍而出。是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河南士遷董起。自其定至河上。道路梗澀。開州人袁時中聚衆數萬。破開州。時壽州賊有袁老山一營。時中自號小袁營。以別之。諸賊各有衆數萬。惟時中最桀黠。羣賊相攜。敗死。時中走河南。

十四年正月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寶。李鼎鉉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東平。東阿。張秋。肥城所在皆賊。兗州二十州縣一時蜂擾。惟濟南。滋陽無盜。京畿道梗。省直餉銀數百萬。俱阻於兗州。東平州吏胥倡亂。迎賊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賓發六道官兵防兗州。檄總兵劉澤清擊破東平賊。復其城。河南士賊艾一。侯二。侯四。賊衆數千人。封邱知縣聶茂梢擊破之。二月丁卯。河南士賊陷新野。張獻忠。羅汝才俱自川入楚。催落天勇留川東。萬元吉留秦。蜀兵千八百。屯白帝。神女之間。絕其入楚路。戊午。河南士寇充。鐘子一斗殺諸盜。盜歸於李自成。合攻開封。山東土賊留東阿。汝上。時東寇。鑫娥。徐德敷千里。自曾縱之。潛太閉二盜實無降意。借款以緩師。而公行肆掠。卓然每左右之以饗人。責及閹獻陷襄。雒。革左遂承機復熾。倚山剽攻。詔朱大典進總督節制諸將。鎮撫兵進英霍以討之。

東以防盜。丙寅。河南土賊孟三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斬孟三。三月。革山東巡撫王國賓。賊命楊御蕃。劉澤清會兵剿曹濮賊。是寒。招安內邱山西餘寇。麻城以勾之。湖廣巡撫宋一鶴聞之。渡江進兵屯蘄州。擒賊諜。焚舟斷渡。五月。殺徐臨。通津四鎮以護清。以東寇熾故也。河南土寇袁時中衆衆至二十萬。入江北。窺鳳泗。自宿。亳入蒙城。土豫。羣盜蟻附之。

丁丑。朱大典率諸軍擊敗之。率衆保險。潛棄牲畜。晉。遁。丁酉。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自義門追擊五十里。賊竄逸深林。良佐分輕兵追抽。明日。及賊大隊。賊方扼險拒守。官軍以火礮擊之。賊大奔。自義門至界牆二百里。尸撐交橫。棄仗滿阡陌。賊或自經林間。或自刎餘。或降。或逸去。二十萬衆烏合。散時中以數百騎。晉。遁。北渡河走入河南。所攜仗甲弓矢山積。秦安士寇十餘萬。掠。踰陽。曲阜。兗州。所至焚廬舍。掠婦女。賊黨婦女以甲冑。執刀仗僞爲男子守營。賊則四出焚掠。聞青州兵至。遂走鄆州。焚其南郭。至沙滹屠。慢罵不遁。庚子。犯徐州北關。焚之。抄劫至揚州南沙河店。燒潛船十六艘。復東北行入東平州。墜縣。去運十餘萬。圍縣城。徐州城合之。攻城急。平東賊首李青山屯於梁山。六月。南章山東。河南。浙江旱蝗。

多鐵盔。庚戌、革左諸賊陷宿松英山。朱大典駐師潛州。造長梯三千。長丈二尺。鳥銃三千。大閱誓軍數。兵益於敢。鏖兵長於戰。相倚爲用。汝才老而猾。晴髯色。每破城邑。擇子女之美者數十人。後房數百。女部數部。所至輒侈珍寶山積。酣燕歌舞。闖賊每犒之曰。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元珪爲謀主。每舉事取決焉。闖衆亦稍稍有紀律。

七月庚辰。革左陷潛山。逼圍麻城。督師丁啓睿檄副將趙光先。參將羅汝才。自南陽趨鄧。浙以合於闖賊。時獻忠大敗於南容。大破賊於麻城。斬千二百級。賊解圍去。九月。羅汝才自南陽趨鄧。浙以合於闖賊。時獻忠大敗於南容。大破賊於麻城。斬千二百級。賊解圍去。

九月。羅汝才自南陽趨鄧。浙以合於闖賊。時獻忠大敗於南容。大破賊於麻城。斬千二百級。賊解圍去。

張獻忠敗奔命於闖革左諸軍。同入雀山。阨險。

張獻忠敗奔命於闖革左諸軍。同入雀山。阨險。

張獻忠敗奔命於闖革左諸軍。同入雀山。阨險。

陽。其衆散盡。闖賊踞河雒。有衆五十萬。故汝才往附之。張獻忠敗奔命於闖革左諸軍。同入雀山。阨險。

闖賊命招時中。時中執送於京斬之。復檄闖賊還騎。逐於京。闖賊大懼。以兵二萬攻時中。殺之。小宣營遁。

拒守。十月。太監劉元斌。巡九德。率京營兵與總兵周遇吉。黃得功合追賊於鳳陽。及之。元斌留四十日。闖

不進。城門晝閉。縱諸軍大掠。殺擄汲者以冒功。已而欲攻城。索賂乃免。張獻忠糾合闖革左諸賊自雀

滅。於是秦中盜起之兵大半降於官軍。其強者俱爲闖賊所併。至是而盜愈老。闖闖遂爲闖賊所部。老。

闖名馬守應。自後止闖獻兩大賊。陸沈中原矣。

谷應泰曰。天鍋人國。延安盜起。揭竿鄠鄂。所在縱橫。亦猶樊崇弄兵於營。而逢安徐宣引衆相附。韓放陰

衆。黨於沃野。而二夏蹂涼。叛者繼發。此雖國家相濟。實繇有徒。良亦挺而走險。短於指御也。方饑民王嘉

允之倡亂也。自成從之。而白水王二邊盜。苗美等往往合潰兵以應。假令設黔發河內之粟。秀實定郭

曖之軍。解甲則歸農。賈刀買犢。匪異人任也。奈何賜緣乖方。龜延莫制。嘉充摘斬之後。分道神活。地草

等爲三十六營。而混天星侵秦商。雄邊天星盤據拼陽。獨行狼居胥。滹南。蝎子塊焚掠河西。中原版圖蹂

躪殆矣。比之羣蟻不勝流爲雖細。亦難不治。結爲大疽。以至匠石輟斧而踦踽。扁鵲緩色而卻走。嗟乎。豈

無爲州士民投河自沈者亡算。潁州參將李栩大破左金王於爲州。癸巳。左金王合闖革。連營趙新州。

以報爲州之役也。李栩偵知之。分布步兵伏城東南二十里。胡以駿兵迎擊。戰於城南樊家店。伏兵繞其

不晚哉。乃羣盜之最可恨者。窮則乞降。勝即狂還。此則投誠。彼即負固。以故雖汝才之入巴蜀也。八部投

戈。李自成之困豬函也。九軍歸命。及乎孫傳庭盤屋之戰。擒闖王以獻。俘劉良佐左良玉義門之戰。破賊

兵二十餘萬。此何異李闖之入荊州。度尚之臨艾縣。而乃擒絡雖多。郎清難奏者。則以分闖之事權不一。

遣安撫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斗光入京。馬士英提督鳳陽軍務。七月甲戌。革賊破盧州城。八月。

前門搏虎。而後門進狼。行閒之款附非真。財聲已盛。而膺服不化也。至於十五年之後。袁時中斷滅。老闖

闖。革左連營光山。羅山。一軍掠信陽。一軍出麻城。仍與獻忠合軍。保鎮游擊趙崇新與賊袁時中請撫

獻忠合軍。保鎮游擊趙崇新與賊袁時中請撫

獻忠合軍。保鎮游擊趙崇新與賊袁時中請撫

於夏邑。爲賊所給。被殺。時中復佯欲撫。詔許其投誠。自新。時中出不備突入蕭縣。執知縣以去。九月。老

而予未嘗不嘆息痛恨於羣盜也。嘗謂盜木爲獻忠豚之。自成殊之。晉羣盜攢宋之。譬猶涿鹿焉。獻忠持

之。自成擺之。實羣盜聚路之。蓋自成者。鴟張之雙。而羣盜者。蟻附之妖。自成者肘腋之憂。而羣盜者。腹心

之疾矣。若夫懷宗減膳撤懸。則舉天之總督也。當自裕合圍鑾歐。則揚侃之奇策也。崇軍士皆無激勸。輜

齡絕不奉行。卒之周鼎既遷。庭堅不祀。豈罪己之詔懇者充耳。而決勝之條談者掛壁歟。嗚呼。蓁莽之亡。

闖外俱爲賊藪。陷國之末。山東悉爲寇壤。懷宗志在澄平。而禍同瓦裂。以彼蓁狐。聚湘。譏盜有毒也。悲夫。

卷七十六

鄭芝龍受撫

熹宗天啓七年六月。海寇鄭芝龍等犯閩山。銅山。中左等處。芝龍。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芝龍父紹祖爲泉州庫吏。蔡善繼爲泉州太守。善繼治後衙與庫隔一街相望。芝龍時十歲。戲投石子。誤中善繼紹祖。善繼捕治之。見其姿容秀麗。笑曰。法當貴而封。遂釋之。不數年。芝龍與其弟芝虎流入海。爲舶商振泉。黨中爲盜。後振泉死。衆盜無所統。欲推擇一人爲長。不能定。因共禱於天。貯米一斛。以劍插米中。使各當劍拜。拜而劍躍動者。天所授也。次至芝龍。再拜劍躍出於地。衆咸異之。推爲魁。縱橫海上。官兵莫能抗。始議招撫。以蔡善繼嘗有恩於芝龍。因益移泉州道。以書招之。芝龍感恩。爲約降。及善繼受降之日。坐戟門。令芝龍

兄弟因首自縛請命芝龍素德蔣麟屈盡下之。而芝虎一軍皆諱。竟叛去。六年春。遂據海島。截商舶。閩中騷擾。望海米不至。於是求食者多往投之。七月。劫商民船。勢浸大。其黨踩攻廣東海豐縣甲子所。以爲穴。芝龍乃入閩。泊於漳浦之白鰻。時六年十二月也。巡撫朱一馮道都司洪先春率舟師擊之。而以把總許心素。陳文輝爲策應。屢戰一日。勝負未決。會海潮夜生。心素。文輝船漂泊失道。賊暗度上山。詐爲鄉兵出先春後。先春腹背受敵。遂大敗。身被數刃。然芝龍故有求撫之意。微縱之於我兵。乃舍先春不追。遂益游擊不殺。又自留鎮遏至中左所。督帥俞咨皐戰敗。縱之走。中左人開城門求不殺。芝龍約束麾下竟不侵掠。庫之子也。年未弱冠。爲海寇顏振泉所掠。振泉愛芝龍狀貌。因有龍泉死。乘推爲魁。然而龍特饒智數。雖黠喜持兩端。其他無絕殊者。方其侵暴外洋也。輸金於楊六。綴追於洪先春。黃巾宋破於曹公。亦眉約降於光武。其持兩端者一也。及其受撫內地也。寇關則勇於魁奇。公戰則怯於廷對。殺陳倫於泥水。縱匡術於石頭。其持兩端者二也。又若據兵閩越。援立外藩。定策功高。閩門橫玉。而乃陰懷首鼠。百計沮郭。薄沈既宋合兵。東吳甘能逼下。居異人爲奇貨。以滑漏爲孤注。其持兩端者三也。又若閩門既下。釋甲入臣。居第京師。招搖海上。曾無隱關之功。但比遼東之豕。隕當侍子而身反於外。延之在臺而子更衆兵。其持兩端者四也。夫舉先之失在於去就輕脫。故依建陽。則背建陽。依莒卓。則背莒卓。卒之敗在於天性反覆。故附道子。則反道子。附元顯。則反元顯。今芝龍以整賊之雄。挾遊遊之智。而驅服不化。狼心已成。身在樊籠之中。志存江湖之上。一旦緩急。可得信乎。然予又怪崇禎之初。芝龍既撫。銳意行金。緘皮丹珀。來自閩胡。明珠文犀。重皆彙兩。是以邀刻類上。毋秩隃驰。坐論海王。奄有數郡。人但知賀玉大弓原從魯縞。君能卻盜泉之水。則不重寒君子之器矣。說在孔子之對康子也。

卷七十七

張獻忠之亂

崇禎元年。延安饑。府谷民王嘉允作亂。延安人張獻忠從之。獻忠陰謀多智。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強。勞掠延安諸郡邑。

四年。張獻忠率衆二千人就撫於三邊總督洪承疇。

五年。獻忠復叛。陷鄜州。總理盧象昇大敗之。賊竄河南。

十年。羣盜久擾河南。無可掠。悉入秦。寇鄖襄。黃開告軍敗。獻忠於黃岡。獻忠復入江北。東掠。至儀眞。揚州告急。獻忠乘西走入秦。

十餘人部屬千餘人至黃夢。降於溫處參軍。

九年正月。張獻忠合羣賊圍鄖州。總理盧象昇大敗之。賊竄河南。

八年夏四月。獻游趨襲鄖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於田尾遮洋。香老脅兵艦道洪實蕉出船止兵。實蕉大呼曰。我矢死報國。願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蹙。自焚溺死。康永韶。夏之本。張一儀。設歸八月。香老家屬六

六年夏六月。海盜劉香老犯長樂。

七年夏四月。海盜劉香老犯海豐。十二月。總督兩廣熊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時文燦令守道洪實蕉。巡道袁禾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儀往謝道山招劉香老。被執。上以賊還受撫。自當勉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賊偏長寇。尚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命巡按御史確覈以聞。已。令文燦戴罪自效。

五年多十一月。海盜劉香老犯福建小城。游擊鄭芝龍擊走之。

四年。張獻忠率衆二千人就撫於三邊總督洪承疇。

五年。獻忠復叛。陷鄜州。進入鹿山。洪承疇率諸將逐賊於河南。

七年。羣賊轉寇河南。張獻忠犯信陽。鄧州。遁入鹿山。洪承疇率諸將逐賊。賊奔延安。賊李自成陷澄城。寇平涼。鄜州。旋奔羣賊出潼關。寇岢汝。

八年正月。諸賊蟄集宛雒。張獻忠東走。掠鹿邑。鹿邑二月。與老回回西走。商州。復至秦川。十一月。獻忠與羣賊自潼關出犯關鄉。鄧。賈。東行。庚申。總兵副寬大破獻忠於姑家塬。分道陷鳳縣。合山。遂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

九年正月。張獻忠合羣賊圍鄖州。總理盧象昇大敗之。賊竄河南。

十年。羣盜久擾河南。無可掠。悉入秦。寇鄖襄。黃開告軍敗。獻忠於黃岡。獻忠復入江北。東掠。至儀眞。揚州告

十一年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張獻忠請降初獻忠自良深噪而爲登洪範抽撥獻忠異其說而釋之以是懷德思乞降於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效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請貸家口於鄖西文燦爲請於朝詔貸其罪立功自贖獻忠及乃率部曲數千居白沙界山獻忠狡而多計羣盜每以爲的其降也自言能制鄖襄荊承數百里內外無一賊文燦遏延不能應十月獻忠聲言寄家口於谷城入據守之分屯羣盜於四郊十一月羅汝才亦就撫文燦安其衆於房竹開與民銷壞而處遙與獻忠爲聲援寨民禾而食不舉糇官法鄖楚偏沉諸撫成以爲爰文燦剛而恢又新有功而輕皆不聽又求漸陽一郡以屯其軍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聲言寄家口於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盜於四郊十一月羅汝才亦就撫文燦安其衆於房竹開與民銷壞而處遙與獻忠爲聲援寨民禾而食不舉糇官法鄖楚偏沉諸撫成以爲爰文燦剛而恢又新有功而輕皆不聽

中總兵趙光遠守陽平甚嚴賀人龍李國奇復擊兵而來賊乃踰昭化走西川丙寅川兵追賊於劍州敗績賊擁四將以去官軍轉戰於綿州遂北至城下賊渡緜河而西　十一月庚辰督師盧軍元吉大發將士於保寧以賭軍進止不一立大帥以統之以總兵猛如虎爲正總統張應元爲副總統發來發保寧趙綿州諸將分屯要害元吉督諸軍自閬道趨射洪扼蓬溪以待之癸卯賊屯安岳知大兵且至皆道走內江乙巳猛如虎至安岳遣騎逐賊元吉與應元屯於安岳城下以遏賊歸路　十二月己酉賊走潼州賀人龍等以兵蹤之辛亥賊陷遂州遂州三隅皆陡絕臨江止立石姑一路可北走賊既走絕地元吉謀以大兵自南擠其老營伏兵旁塞險要鼓賊北竄永州逆而擊之可以盡殲也乙卯元吉兵至立石姑賊營先移渡南溪官軍隔水追之不及癸亥賊趨成都走漢川德陽復至緜河十四年正月丁丑獻忠汝才入巴州己卯走蓬州甲申賊渡遂河而東往新開焚邊驛道人煙斷絕者七百里初賊南竄元吉欲從閬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閬昌檄諸軍躡賊急追不得跟賊遠令他逸諸將皆鑒向遂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賀人龍噸兵腐元不進己丑猛如虎率諸將及賊於閬縣日暮雨作諸將咸以人馬乏請詰朝戰參將劉士傑曰自遂州逐賊賊驚四匍匐不戰縱敵失賊誰執其咎乎請爲諸君先揮戈而進如虎亦率親兵從之士傑奮勇前搏賊陣遂勝之獻忠憑高而窺見後軍無糧左軍皆前却不進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及遊擊郭閎如虎子猛先提督戰死前軍已潰如虎突戰潰圍出馬伏軍符盡失賊東走巫山大昌盡軍元吉營先移渡南溪官軍隔水追之不及癸亥賊趨成都走漢川德陽復至緜河百里初賊南竄元吉欲從閬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閬昌檄諸軍躡賊急追不得跟賊遠令他逸諸將皆鑒向遂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賀人龍噸兵腐元不進己丑猛如虎率諸將及賊於閬縣日暮雨作諸將咸以人馬乏請詰朝戰參將劉士傑曰自遂州逐賊賊驚四匍匐不戰縱敵失賊誰執其咎乎請爲諸君先揮戈而進如虎亦率親兵從之士傑奮勇前搏賊陣遂勝之獻忠憑高而窺見後軍無糧左軍皆前却不進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及遊擊郭閎如虎子猛先提督戰死前軍已潰如虎突戰潰圍出馬伏軍符盡失賊東走巫山大昌盡軍元吉營先移渡南溪官軍隔水追之不及癸亥賊趨成都走漢川德陽復至緜河十四年正月丁丑獻忠汝才入巴州己卯走蓬州甲申賊渡遂河而東往新開焚邊驛道人煙斷絕者七百里初賊南竄元吉欲從閬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閬昌檄諸軍躡賊急追不得跟賊遠令他逸諸將皆鑒向遂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賀人龍噸兵腐元不進己丑猛如虎率諸將及賊於閬縣日暮雨作諸將咸以人馬乏請詰朝戰參將劉士傑曰自遂州逐賊賊驚四匍匐不戰縱敵失賊誰執其咎乎請爲諸君先揮戈而進如虎亦率親兵從之士傑奮勇前搏賊陣遂勝之獻忠憑高而窺見後軍無糧左軍皆前却不進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及遊擊郭閎如虎子猛先提督戰死前軍已潰如虎突戰潰圍出馬伏軍符盡失賊東走巫山大昌盡軍元吉營先移渡南溪官軍隔水追之不及癸亥賊趨成都走漢川德陽復至緜河

楠聞獻忠東來，自將太平藍城勾合之，將謀渡江，巡撫宋一鶴檄賊襲，焚其舟。庚午，獻忠、汝才合兵陷隨州，知州徐世淳死之，合戶被殺。吏民腦僵不遑，血流成溝澮。六月，左良玉敗獻忠於南陽之西山，獻忠西走，與汝才合兵攻南陽，晝夜穴城。知府顏日愷力拒之，賊去陷信陽，遂左兵旗幟，令降盜登陴以入，泌陽陷之。癸亥，走隨州。七月丁丑，獻忠圍隨陽，隨兵禦之，多殺傷，己卯，獻忠背城。總兵黃得功戰下兵，振西走投獻忠，獻忠陷隨西。羅汝才忤於獻忠，北走合自成，左良玉敗之於鄖州，再敗之於漸川。辛卯，隨兵與獻忠戰敗績，獻忠以所擒隨兵八百人斷一手縋歸，以驚官軍，督師丁啓睿與左良玉俱屯南陽，頓兵不進。獻忠既拔隨西馬騾器甲，益獲其優，拳盜騾附之，衆至數十萬。獻忠屢勝而驕，八月，東掠信陽，左良玉督多降將，家作隨，遂多被獻忠殺掠，人思致死於賊。良玉乃自南陽引兵逆擊，獻忠殺傷，人馬數萬。獻忠負重創，易服夜遁，竄入山中。良玉軍雖大振，降附日衆，道諸將分道窮搜獻忠。戊午，獻忠收餘衆數千，反走向隨陽，驅遇官軍，不戰而潰，棄馬蕩二千，倘有衆二千，趨南陽，負創不能騎，保其婦豎，日行三十里，部曲日逃十六七，僅隨數百人。辛未，良玉自隨北發，獻忠已過南陽，追之不及。監軍御史汪承詔勸將士觀察縱賊，賊汝才既北合李自成，自成踏河縱，有衆五十萬，獻忠衆散且盡。九月，因汝才以奔自成。初，獻忠與自成並起延西，以安詐相雄長。自陷襄陽，嗣昌縱死，自以威名遠出自成右，及敗來歸，僅從數百騎，自成方強，欲屈之，獻忠不爲下，自成怒，欲殺之，汝才知之，陰與回革諸賊合入羅山，覓險拒守，督師啓睿以兵赴商，遇良馬五百騎，資獻忠令他從。獻忠乃盡夜東馳，與自成並起，延西

進。乾德仍戰艦中流向賊營度矢石可及。即止不進。賊迎射良久。乾德度賊矢竭且盡。水陸奮擊。大敗之。三戰三捷。獻忠乃悉衆二十萬圍岳州。百道俱攻。力屈城陷。乾德希貴俱走長沙。戊辰。賊前鋒至湘陰。民俱空城走。獻忠分軍爲二。一軍上長沙。一軍下荊州。獻忠欲北渡。卜於洞庭湖神。不吉。三卜神終不許。庚辰。獻忠斂舟湘源。數千艘將北渡。忽大風起。覆舟百餘。溺死數千人。因復盪岳州。盡殺所掠婦女。投屍江中。焚其舟。火延四十里。江水夜明如晝。遂陸行向長沙。甲申。至城下。長沙人民先已走。李德乾舉吉王恩王走衡州。丙戌。長沙陷。總兵尹先民何一德降賊。巡撫王聚奎單騎走。江夏推官蔡道遵死之。先是。武昌陷。聚奎南奔長沙。道遵請還屯岳州。謂岳與長沙脣齒也。併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聚奎屯岳數日。仍南徙。驅萬人入長沙。所過加洗。慘甚於賊。督遣入湘潭。及賊至城下。呼推官曰。吾軍中皆知爾名。可速降。毋自苦也。道遵挽强弩射之。獻忠怒。攻三日夜而城陷。執道遵。百計誘降。不屈。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遵不去。賊勸道遵降。時。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主不降。爾亦不得生。國俊曰。若我當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并殺之。內四卒奮然曰。願且延且夕。畢主散而受後刃。賊義而許之。於是四卒解衣裹簏。張之南郭。鼎。四卒自經死。獻忠既陷長沙。設立僞官。大書僞榜。馳檄遠近。降賊將先民。一德願效前驅。進取江西。獻忠悅。僞封世襲伯。庚寅。賊襲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九月。獻忠拆桂王府殿材至長沙。構偽宮殿。造兵南追三王。至永州。巡按湖南御史劉熙祚樹水師禦之。遣兵護三王南行入廣西。而自入永州。死守。奸人內應。開門迎賊。熙祚被賊執。賊欲脅降之。不屈。四之永陽驛中。閉目絕食。題絕命詞於壁。賊再三強降之。題以白刃。熙祚大罵不已。遂遇害。於是全楚皆陷。戊戌。官軍入岳州。初。獻忠陷岳州。置僞官守之。悉率衆南略地。官軍進復之。僞官俱伏誅。獻忠屯衡州。復分軍爲三。一軍往永州。一軍入廣西全州。一軍犯江西袁州。獻忠據長沙。開科取士。丙辰。賊前鋒至袁州。獻忠至醴。知縣棄城走。薛鄉士民牛酒遠迎。賊略相屬。戊子。賊陷萍鄉。盡焚公廨廬舍。其城。獻忠館長沙。分兵徇僅縣。分宜。十月甲子。賊陷萬載。於是瑞安。臨江。新喻。分宜之人俱空。獻忠遣別將趙遷。州南豬兵備副使王孫蘭駐船州。兵不滿百。聞之。遽自經。知府躍城遁。留民盡逃。袁州迎降於賊。賊陷袁州。左良玉以副總兵吳學禮援袁州。次於分宜。甲戌。進圍袁州。僞將邱仰寰拒守。都司高山喬身先登。斬賊二千四百。奪馬六百。擒斬邱仰寰。遂復袁州。時。江西袁州。吉安。臨江人民多徙山谷。湘黍陷。黃巾起而山左不平。使天子有西顧之憂。蒼生有噉血之患者。授厥亂源。誰執其咎哉。然而獻忠官兵淫殺。獻俘三郡民所在屯結以拒官軍。江西巡撫郭都賢。檄撤兵圍九江。陷十餘年之間。取肝益髓。流血成渠。無他技巧。止以陰謀多智。暴嗜殺。可乘之敝。正自不少耳。方夫賊師臨境。賊黨內攜。其釁可明也。假令良玉太平之提。精銳俱在。得功潛山之提。屍填溝壑。使當樂勝追奔。不令逸去。即子儀克新店而收東京。憤光弼河陽而滅朝義。故曰其弱可擒也。又若襄陽初陷。獻忠檄悉再下。獻忠改元。若能轉敗爲功。出彼不意。即元濟氣懾而李愬夜襲。淮蔡。穎川甫陷而長源規取范陽。故曰其驕可擒也。又若南陽之敗。自成蓄謀以圖漢陽之取。自成黽金以購。若能用諜出奇。兩虎自鬬。即呂布交疏於袁術。處綽授首於思明。故曰其黨可間也。乃諸臣計不出此。而天與不取。地險坐失。遠棄漢川。近防江夏。繞屯石砫。已渡南溪。以至萬元吉才同崔浩。不覺其用。李乾德孔希貴智勇淮陰。勢屈而走賀蘭。蔡道憲忠比睢陽。力盡而死。比至歲月遷延。四分五裂。師老財匱。而天下之大勢去矣。然予以元和討賊。全倚裴度。赴興恢復。竭任武侯。而楊嗣昌審自面審生。不悶將略。寇氛剽銳。即非郗曾之移疾。大將承天太監何忠孔勞良玉軍。以俊雄有功。加良玉少師。蔭一子。廕土各隆秩。大將各軍。詔良玉移鎮武昌。良玉令馬士秀趙長沙擒賊後。令馬進忠等邀襲。吉迎擊其前。甲寅。馬士秀等復臨湘。賊奔岳州。諸將追至岳州。賊將混天龍步騎數千拒南岸。以輕舟數十順流下邀官軍。士秀三分其軍。以緩後者交射南岸賊。乘風直上。繞賊舟後反擊之。賊大敗。盡奪其舟。南岸賊疾入城。士秀繼諸軍登岸。四面乘城。歐次入。賊突門復走長沙。斬首四千餘級。途復岳州。乙卯。馬進忠等進兵分宜。賊盡竄袁州。丙辰。追擒袁州。賊開門西走。諸軍逐之三十里。復袁州。盡誅諸僞官。斬首三千級。奪賊馬五百。弓矢數萬。十二月。張獻忠遣兵陷建昌。又陷撫州。南豐。獻忠遣人通好於老回回。時老回回爲李自成據荊州。獻忠與修睦好。令兵李自成既入蜀。獻忠釜橫剿岳間。丁亥。獻忠前鋒艾四轉戰至薅垃。馬進忠禦之。再戰敗績。十七年正月。張獻忠自岳陽渡江。盡殺僞官於江南。大隊俱往江北。遂棄長沙。遊浮橋於三江口。以一軍過荊州。盡棄舟楫。步騎數十萬。入夔州。二月。方國安馬進忠復長沙。左良玉遣兵追賊於沙陽。六月。張獻忠陷涪州。瀘州。蜀王告急。請濟師於南都。左良玉兵屯德安。獻忠順流陷佛圖關。遂圍重慶。悉力拒守。四日而陷。瑞王閻宮被難。蔣撫陳士奇死之。賊堵重慶。取丁壯萬餘。列耳鼻。斯一手。驅徇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爲令。但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八月。張獻忠進陷成都。蜀王閻宮被難。巡撫龍文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獻忠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殺之。既而懸榜試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數千人。咸挾策以死。蜀中士類俱盡。復大發蜀民。全蜀數千里。蕩條絕無人跡。時。中原多故。諸將無暇西顧。獻忠遂奄有兩川。李自成敗。竄發兵攻漢中。

隙矚。便同孟昶之仰藥。雖復引義自裁。亦云無媿。而應元士傑尚昧發縱。如虎人阱。終乖鄧馭。曾之次律陳誥之敗。中軍石茂之紐。焉法受誅。亦所不得辭也。論者又以獻猶據蜀。蜀則犯闕。按法行誅。薄乎誠等。而不知獻亂以來。財賦竭於吳楚。士馬斃於荊襄。民命塗於中野。夫是以瓦解土崩。一蹶而墜。嘗猶人之死也。獻鑿其手。而後剚刺其心。獻推其胸。而後圖挖其吭。則獻之與闖賊罪惟均也。孰奇捷机。又可以九品差次乎哉。

卷七十八

李自成之亂

懷宗崇禎元年。延安大饑。不沾泥楊六郎。王嘉允等率衆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途揭竿爲盜。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蒿走能騎射。家貧爲驛卒。投罷。已而參政洪承疇擊破之。不沾泥等相次俘獲。自成走匿山澤間。得免。

二年冬十月。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入援。兵潰在涿鹿。叛走紫荊。閉山谷。李自成出與之合。旬日間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轉寇山西。河南。賊中稱自成爲闖將。巳而官軍擊迎祥斬之。事迄推自成爲主。

七年。總督洪承疇兵曹文詔等先後勦諸賊。斬獲甚衆。羣賊悉奔入商雒。負平大山中。衆潰散。李自成張獻忠奔鄖鄀。六月。總督陳奇瑜圍李自成於漢中車廂峽。會連雨四十日。賊馬之斃。死者過半。弓矢俱脫。賊大窘。自成爲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票回籍。自是復縱橫不可制矣。秋七月。李自成陷澄城。圍部陽。訓洪承疇兵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李自成陷真寧。殺知縣趙濟昌。洪承疇兵至。賊乘夜鼓譟而上。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遂入。賊焚龕王府。龕王及世子俱縋城走。士民被殺數十萬。執副使王允昌以下各官。皆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河南方大饑。通判白尚文堅城死。其屍爲飢民所食。知縣劉益。自成發潛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飢民。先是自成圍潛邸。官爲謀已久。適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巡撫招主城中鄉寇。事聞。詔逮其首惡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懼。乃陰旬自成。襲河南。爲內應。故一夕而陷。丁酉。自成踰城。

十四年春正月。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常洵。死士逆戰。斬獲頗多。賊引退。賊以大衆環攻城。城守嚴不動。及昏而退。總兵王紹禹兵有馳而呼於城上者。外亦呼而應之。紹禹兵即執副使王允昌於城上。紹禹馳解之。諸軍曰。賊已在城下。即總鎮其如我何。揮刀斃守陴者數人。守陴者皆懾。堅壁。賊遂入。賊焚龕王府。龕王及世子俱縋城走。士民被殺數十萬。執副使王允昌以下各官。皆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河南方大饑。通判白尚文堅城死。其屍爲飢民所食。知縣劉益。自成發潛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飢民。先是自成圍潛邸。官爲謀已久。適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巡撫招主城中鄉寇。事聞。詔逮其首惡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懼。乃陰旬自成。襲河南。爲內應。故一夕而陷。丁酉。自成踰城。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遇王於西關。謂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王曰。諾。維祺罵賊不屈死。世子逸走。乞命。自成責數其失。途遇害。賊置酒大會。以王爲俎。雞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縱飲。維祺遇亂兵劫之。捽而舁於檻車。是時寨盜輻輳。自成自稱闖王。雄諸賊。變聞。上震怒。逮總兵王紹禹。磔之。其家。二月。李自成搜掘河南富室。窖藏。席捲子女玉帛。擄載入山。以告。辦御時昌爲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風偵賊已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守。尋開門迎官軍。仙風收時昌。斬之。戊午。自成合。羣盜圍開封。開封城爲宋汴京。金完顏亮益加增築。土堅厚五丈。賊以洞車數百。障壯士多具鐵鍬斧鑿。環傅城鑿而穴之。七晝夜不息。鑿之深者四丈有奇。巡撫高名衡。率司道官。嬰城固守。賊兵礮及城中。殺傷相藉。軍餉告匱。周王恭枵出庫金五十萬。買米麥。日夜炊飯屑麥餉守陴者。復壓金纂死士。能擊死一賊者予五十金。兵民踴躍。共擊賊。賊有退數舍。　李仙風督諸將高謙等馳至開封。陳永福背

城。縋而應元。士傑尚昧發縱。如虎人阱。終乖鄧馭。曾之次律陳誥之敗。中軍石茂之紐。焉法受誅。亦所不得辭也。論者又以獻猶據蜀。蜀則犯闕。按法行誅。薄乎誠等。而不知獻亂以來。財賦竭於吳楚。士馬斃於荊襄。民命塗於中野。夫是以瓦解土崩。一蹶而墜。嘗猶人之死也。獻鑿其手。而後剚刺其心。獻推其胸。而後圖挖其吭。則獻之與闖賊罪惟均也。孰奇捷机。又可以九品差次乎哉。

卷七十八

李自成之亂

懷宗崇禎元年。延安大饑。不沾泥。楊六郎。王嘉允等率衆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途揭竿爲盜。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蒿走能騎射。家貧爲驛卒。投罷。已而參政洪承疇擊破之。不沾泥等相次俘獲。自成走匿山澤間。得免。

二年冬十月。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入援。兵潰在涿鹿。叛走紫荊。閉山谷。李自成出與之合。旬日間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轉寇山西。河南。賊中稱自成爲闖將。巳而官軍擊迎祥斬之。事迄推自成爲主。

七年。總督洪承疇兵曹文詔等先後勦諸賊。斬獲甚衆。羣賊悉奔入商雒。負平大山中。衆潰散。李自成張獻忠奔鄖鄀。六月。總督陳奇瑜圍李自成於漢中車廂峽。會連雨四十日。賊馬之斃。死者過半。弓矢俱脫。賊大窘。自成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票回籍。自是復縱橫不可制矣。秋七月。李自成陷澄城。圍部陽。訓洪承疇兵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李自成陷真寧。殺知縣趙濟昌。洪承疇兵至。賊乘夜鼓譟而上。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遂入。賊焚龕王府。龕王及世子俱縋城走。士民被殺數十萬。執副使王允昌以下各官。皆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河南方大饑。通判白尚文堅城死。其屍爲飢民所食。知縣劉益。自成發潛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飢民。先是自成圍潛邸。官爲謀已久。適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巡撫招主城中鄉寇。事聞。詔逮其首惡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懼。乃陰旬自成。襲河南。爲內應。故一夕而陷。丁酉。自成踰城。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遇王於西關。謂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王曰。諾。維祺罵賊不屈死。世子逸走。乞命。自成責數其失。途遇害。賊置酒大會。以王爲俎。雞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縱飲。維祺遇亂兵劫之。捽而舁於檻車。是時寨盜輻輳。自成自稱闖王。雄諸賊。變聞。上震怒。逮總兵王紹禹。磔之。其家。二月。李自成搜掘河南富室。窖藏。席捲子女玉帛。擄載入山。以告。辦御時昌爲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風偵賊已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守。尋開門迎官軍。仙風收時昌。斬之。戊午。自成合。羣盜圍開封。開封城爲宋汴京。金完顏亮益加增築。土堅厚五丈。賊以洞車數百。障壯士多具鐵鍬斧鑿。環傅城鑿而穴之。七晝夜不息。鑿之深者四丈有奇。巡撫高名衡。率司道官。嬰城固守。賊兵礮及城中。殺傷相藉。軍餉告匱。周王恭枵出庫金五十萬。買米麥。日夜炊飯屑麥餉守陴者。復壓金纂死士。能擊死一賊者予五十金。兵民踴躍。共擊賊。賊有退數舍。　李仙風督諸將高謙等馳至開封。陳永福背

城而戰。一日三捷。賊退開封解圍。仙風與高名衡互相訐奏。詔逮仙風。仙風與高名衡遮撫河南。壬辰。李自成陷歸德。四月甲子。進陝督丁啓睿兵部尚書代楊嗣昌督師討賊。時嗣昌討賊無功。飲藥死。啓睿督秦師東澠陽。左良玉自襄陽進擊李自成。至南陽。自成北出屯於盧氏。永寧。賀封舉人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降於賊。自成以其女爲妻。金星爲卜者。宋獻策善河洛數。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獻圖讖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五月乙亥。賀人龍破李自成於盧氏山中。高名衡屯開封。保定總督楊文岳屯禹州。左良玉屯南陽。張獻忠。羅汝才薄北向思合於自成。猛如虎進逼德安。黃州。擒發背。退屯承天。癸巳。赦兵部尚書傅宗龍出之獄。以右侍郎都御史督陝西兵討賊。羅汝才不合於張獻忠。七月。自內鄉。淅川走鄧州與自成合營。時自成有衆五十萬。復得汝才軍。衆益熾。九月。張獻忠衆散於南陽。以數百騎奔自成。自成將殺之。汝才以五百騎資獻忠。獻忠東奔合回革。丁丑。陝督傅宗龍率兵四萬次新蔡。與保督楊文岳之兵會。賀人龍李國奇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定兵。共結浮橋渡河。合兵趨項城。戊寅。兩軍畢渡。走馳口。是日自成。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將趨汝南。覘官軍虛實。伏精銳松林中。陽驅諸賊自浮橋西渡。人龍使候騎覘城。還報曰。賊渡河向汝矣。己卯。宗龍文岳兩軍並進。次孟家莊。諸將以士馬俱疲。請詰朝戰。諸軍遂弛馬甲。散行墟落以求芻牧。賊覘之。突起林中。拊軍官人龍。軍盡伏精銳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辛卯。陷大康。遂圍歸德府。歸德無兵。民自爲守。乙未。賊解圍去。南陷次宂城。城陷。賊乘勝陷南陵。考城。夏四月。孫傳庭檄召諸將於西安。聽合圍原總兵鄭家棟。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勦總兵賀人龍各以兵來會。傳庭大集諸將。縛賀人龍坐之旗下而數之曰。爾奉命入川討逆。開縣畏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由。爾爲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刻期進討。人龍來賄人。初以諸生效用。佐督撫討賊。屢殺賊有功。總全陝兵。叛將劇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往往得其死力。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與賊通。密敕傳庭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癸亥。李自成羅汝才合圍襄城。傳庭檄召鄭家棟。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勦總兵賀人龍各以兵來會。傳庭大集諸將。縛賀人龍坐之旗下而數之曰。爾奉命入川討逆。開縣畏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由。爾爲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刻期進討。人龍來賄人。初以諸生效用。佐督撫討賊。屢殺賊有功。總全陝兵。叛將劇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往往得其死力。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與賊通。密敕傳庭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癸亥。李自成羅汝才合圍襄城。賊復攻開封。先是。賊再攻不克。士馬多殺傷。聚賊提意。日逃亡數千。賊乃申約圍而不攻。以聚困之。五月。李自成分兵略開亳。六月。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官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七月。賊圍開封。久守臣告急。詔援勦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渡河援之。定國兵潰於河上。時督師丁啓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次於開封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啓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啓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咸懼。諸請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啓睿。文岳聯騎奔汝南。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萬匹。七千。兵數萬。俱降賊。啓睿敕書印劍俱失。事聞。詔逮啓睿下獄。文岳革職聽勘。八月。開封久困。食盡。人相食。周王先後捐金一百二十餘萬。復損歲祿萬石以發兵。國庫空虛。宮人咸有飢色。詔山東總兵劉澤清援開封。澤清以朱家寨距城八里。提兵五千渡河爲營。列水環之。逆於大堤築甬道。以運糧。則救援可通。途往立營。賊攻之三日。諸兵不至。澤清引兵去。時羅汝才營亦食盡。謀他徙。自成乃分糧以餽之。約破開封以東隅賜之。汝才乃留不去。開封城北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城守且不支。特引河水環灌以自固。更決隄灌賊。可滑也。李自成遣兵攻陷歸德。推官王世琰死之。九月。河決開封。賊先營高處。然移營不及。亦沈其卒萬人。河流直衝入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水驟長

日城陷。總兵猛如虎死之。唐王遇害。楊文岳屯杞縣。丁啓睿屯汝南。太監劉元斌率京軍救河南。開南。陽陷。乃擁婦女北去。俄上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悉沈之於河。十二月。李自成逸陷洛川。許州。長葛。鄢陵。鄢陵知縣劉振之力詘。衣冠北向再拜自剄死。自成。汝才合兵陷禹州。徽王遇害。復開開封。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等竭力守。周王貯庫金於城頭。窩一賊者予百金。斬一首者五十金。賊攻者卹其家五十金。傷者以輕重爲差。殺賊甚衆。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屯朱仙鎮。內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於賊。鄧州知州劉振世死焉。

十五年春正月。李自成攻開封益急。凋車附城鑿城。搏土而空之。廣數尺。實以火藥。然之。一堆面裂。曰小放窟。城縱橫數丈。實火藥然之。一發震天。曰大放發。未。賊以精騎數千布圍於外。執芒人春十穴城爲大窟十餘。壍火藥數萬斤。百炬齊然。賊擐甲持矛。望城前將擁入。賊穴城卻。其士礮於外。累累成阜。火藥一發。崩天。甎石皆飛。吗外營。賊之布圍於外者。人馬成血糜。城之未穿者堅如石。猶詩丈。賊駭。解圍去。南陷西華。起孫傳庭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兵勦寇。三月庚午。李自成。羅汝才合羣盜八十萬圍陳州。兵備副使關永傑率士民死守。賊周圍四十里。更番進攻。永傑力竭。城陷。戰死城上。鄉紳翟必之。舉人王受辱等咸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辛卯。陷大康。遂圍歸德府。歸德無兵。民自爲守。乙未。賊解圍去。南陷次宂城。城陷。賊乘勝陷南陵。考城。夏四月。孫傳庭檄召諸將於西安。聽合圍原總兵鄭家棟。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勦總兵賀人龍各以兵來會。傳庭大集諸將。縛賀人龍坐之旗下而數之曰。爾奉命入川討逆。開縣畏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由。爾爲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刻期進討。人龍來賄人。初以諸生效用。佐督撫討賊。屢殺賊有功。總全陝兵。叛將劇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往往得其死力。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與賊通。密敕傳庭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癸亥。李自成羅汝才合圍襄城。賊復攻開封。先是。賊再攻不克。士馬多殺傷。聚賊提意。日逃亡數千。賊乃申約圍而不攻。以聚困之。五月。李自成分兵略開亳。六月。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官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七月。賊圍開封。久守臣告急。詔援勦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渡河援之。定國兵潰於河上。時督師丁啓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次於開封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啓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啓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咸懼。諸請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啓睿。文岳聯騎奔汝南。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萬匹。七千。兵數萬。俱降賊。啓睿敕書印劍俱失。事聞。詔逮啓睿下獄。文岳革職聽勘。八月。開封久困。食盡。人相食。周王先後捐金一百二十餘萬。復損歲祿萬石以發兵。國庫空虛。宮人咸有飢色。詔山東總兵劉澤清援開封。澤清以朱家寨距城八里。提兵五千渡河爲營。列水環之。逆於大堤築甬道。以運糧。則救援可通。途往立營。賊攻之三日。諸兵不至。澤清引兵去。時羅汝才營亦食盡。謀他徙。自成乃分糧以餽之。約破開封以東隅賜之。汝才乃留不去。開封城北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城守且不支。特引河水環灌以自固。更決隄灌賊。可滑也。李自成遣兵攻陷歸德。推官王世琰死之。九月。河決開封。賊先營高處。然移營不及。亦沈其卒萬人。河流直衝入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水驟長

410

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巡撫商名衡、陳永福戚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從後山逸出西城樓。率宮眷及諸王躲棲城上。雨中七日。督師侯恂以舟迎王。庚寅。總兵卜從濟以水師至。開封城上。推官黃澍得王乘城夜渡達陝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乘高據筏。以矢石擊沈之。人舟入城。盡掠以去。河北諸軍以大礮擊沈北前鋒。奪回子女五千人。償河故道。清漫不盈尺。歸德隔斷在北。河郡。遂以下皆被其災。汴梁佳麗甲中州。大提之上。枝帶紛陳。羣盜心膽之前後三攻汴。士馬死者無算。賊積恨矢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恃其城久不下。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波臣。斷堰盛水上。數壞隄見而已。黃澍以守禦功。超授御史。回軍。左諸賊北合於李自成。孫傳庭率兵至南陽。李自成羅汝才西行逆之。傳庭設三伏以待。牛成虎將前軍。左勤將左。鄭家棟將右。高傑將中軍。賊虎陽北以誘賊。賊奔逐入伏中。賊虎還兵而鬬。高傑。党舉礮突起翼之。左劫鄭家棟左右橫擊。斬首千餘級。賊潰東走。追之。賊棄輜甲伏軍資於地。官軍爭取之。無復步伍。賊乘之。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繼之。喪材官將校七十有八人。賊倍獲其所棄資。各多十萬。孫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傳庭固功自贖。自成汝才合兵趨汝南。十一月己酉。李自成合諸賊圍汝南。監牧斬逃帥。遁兵汝南。賊游兵窺懷慶。欲北渡。劉澤清禦卻之。閏十一月己酉。李自成復陷南陽。屠之。回兵屯開封北。孫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傳庭固功自贖。自成汝才合兵趨汝南。十一月。孫傳庭治兵於登封。閏十一月己酉。李自成合諸賊圍汝南。監牧斬逃帥。遁兵汝南。賊游兵窺懷慶。欲北渡。劉澤清禦卻之。閏十一月己酉。李自成復陷南陽。屠之。回兵屯開封北。孫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傳庭固功自贖。自成汝才合兵趨汝南。十一月。孫傳庭治兵於登封

周遏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音。行來過一村落。十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
是月。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議餉。
致治乎。上歎歎泣下。標又上言屯田及車戰諸策。上嘗之。
實乘城走。乞敕論各藩幷戮于永祚等乘城之罪。上不問。六
六月丁亞。立賞格購李自成萬金。仍通侯購
僞州牧陳可新等數千級。遂以大兵搗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
口。賊滿營痛哭。督殺官兵。壬寅。傅庭自朱仙鎮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又道淖未至。士馬俱飢。
賊渺傅庭旋師就運。傅庭曰。軍已行。即還亦飢。奚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甲辰。傅庭復鄭縣。縣俱窮民。
戚。傅庭兵部尚書總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勛寇
於荊襄。還老回回攻常德。自成謀自王於荊。其
集。贏羊二百餘頭。刻分犒宴。盡不足給。己酉。命河北山西就近餉傅庭。軍前
親信大帥二十九人分守所陷郡邑。自成自隨騎兵五營。營精騎二千。步兵十四哨。哨精卒三千。劉宗敏
僞州牧陳可新等數千級。遂以大兵搗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
口。賊滿營痛哭。督殺官兵。壬寅。傅庭自朱仙鎮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又道淖未至。士馬俱飢。
賊。傅庭兵部尚書總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勛寇
於荊襄。還老回回攻常德。自成謀自王於荊。其
集。贏羊二百餘頭。刻分犒宴。盡不足給。己酉。命河北山西就近餉傅庭。軍前
親信大帥二十九人分守所陷郡邑。自成自隨騎兵五營。營精騎二千。步兵十四哨。哨精卒三千。劉宗敏
總步。白旺總騎。每屯以騎兵一營外圍巡徼。晝夜更番。餘營以
必殲之。營兵不許多攜輜重。兵各攜裹糒。生子棄之。不令舉。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成掠爲資子。爲奴
隸。故每破一邑。衆輒增數萬。每一精兵。則蓄役人二十餘。其馱載馬。馱不與焉。衆實五六萬。且百萬也。雖
士。築營自守。已食盡。賊有飢色。　初。自成在河南。以河雒荊襄四戰之地。且荒蕪。赤地千里。關中北故鄉
也。士馬強甲天下。據之可以霸。乃謀西向。憚潼關天險。將從淅川間道入陝。如不能。則從楚豫下淮安。金
陵可襲而有也。既至陝州。股敗。盡發河上屯守諸賊以迎官軍。驅所掠難民爲前鋒以誘敵。官軍屢勝。輕
敵。日馳逐數百里。河南所在皆荒。諸軍既深入。饋餉不繼。丙子。自成書貝牌行至宜軍。剋期會戰。時襄洛
豪傑並起。各保寨以逐賊。大者萬人。少者數千。若毛顯文。劉宏起。沈萬登皆起布衣爲將領。潛山宋正奇。
集鄉兵數萬。據險阻。賊不敢下。承天方國安以兵復承天。老回回夷陵。官軍擊敗之。諸縣多恢復。大
兩連旬。傅庭軍乏餉。壬子。兵譟於汝州。降盜李際遇陰通賊。癸丑。賊率精騎大至。傅庭間計於諸將。高傑
請戰。自贊畫曰。我師困。宜駐師分據要害。步步爲營。以薄賊。易耳。傅庭恐賊遁。曰。將軍何怯。獨不如高將
軍耶。廣恩不懌。引所部八千人先去。賊前鋒名三堵牆。一紅。一白。一黑。各七千。二百人來薄官軍接戰。陷
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陷泥淖死者數千人。高傑立嶺上望曰。不可支矣。麾衆退。諸軍盡西走。賊驅大
隊疾追。一日馳走四百里。至於孟津。官軍死亡四萬餘人。盡喪其軍資數萬。傅庭與傑收散亡數千騎渡
堰。曲走河北。初。賊騙雜民誘官兵。斬獲皆良民也。傅庭不知其詐。奏賊開臣名。皆犒潰臣。督諸清楚豫。不
以一賊還君父。識者疑之。至是果敗。賊別將克汝州。殺傷過當。戊午。自成向潼關。白廣恩擊破之。孫傅庭
亦囘軍潼關。衆向四萬。　十月辛酉朔。副總兵沈萬登復汝寧。萬登汝寧大俠也。聚鄉勇萬餘人。李自成
僞授威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制授副總兵。是日僞將軍馬向志赴任。萬登潛遣諜入城。因擁衆
入誅向志幷諸僞官。　壬戌。一隻虎陷闕鄉。即自成弟李過也。疾走至潼關。獲督師大纛。丙寅。賊以纛給
守關者乘閒突入。潼關陷。李自成閒道繞山崖出潼關後夾攻。官軍大潰。賊既入關。西行。一隻虎陷華陰。
傅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賊合衆數十萬陷渭南。傅庭沒於陣。知縣楊暄被執不屈死。賊駱滑南。陷華州。
戊辰。陷商州。商雒道黃世清不屈死之。賊屠商州。乙亞。陷臨潼。關中人心所在瓦解。陝西巡撫孔知
寇棘。急入西安收保。俄賊至。辛未。師孔督兵出戰。陣陷被執。不屈死之。西安陷。按察使黃炯自盡。長安知
縣吳從義。指揮崔謝逵俱投井死。秦府長史章世煒自經死。紳士死者甚衆。右都御史三原焦源溥罵賊
寇死。延州道副使靳萬齡至學宮拜先聖。從容自經死。禮部主事南居業罵賊死。宣撫焦源溥。參政田時
震俱不受僞職死。御史王道純大罵賊。不屈死。解元席增光。舉人朱喧泉俱投井死。山東監軍僉事王徵
七日不食死。都司吏邱從周罵賊死。餘吏民皆相率降於賊。總兵白廣恩逃而追獲降之。初。自成剿掠十

賊堅守不下。壬寅。自成以輕兵來援。戰於城東。白廣恩。高傑。盧光祖分兵逆戰御之。癸卯。復以精騎數千
直攻官軍。諸將復擊走之。傅庭曰。賀豐不即下。而賊數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
僞州牧陳可新等數千級。遂以大兵搗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
口。賊滿營痛哭。督殺官兵。壬寅。傅庭自朱仙鎮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又道淖未至。士馬俱飢。
賊。渺傅庭旋師就運。傅庭曰。軍已行。即還亦飢。奚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甲辰。傅庭復鄭縣。縣俱窮民。
戚。傅庭兵部尚書總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勛寇
於荊襄。還老回回攻常德。自成謀自王於荊。其
集。贏羊二百餘頭。刻分犒宴。盡不足給。己酉。命河北山西就近餉傅庭。軍前
親信大帥二十九人分守所陷郡邑。自成自隨騎兵五營。營精騎二千。步兵十四哨。哨精卒三千。劉宗敏
總步。白旺總騎。每屯以騎兵一營外圍巡徼。晝夜更番。餘營以
必殲之。營兵不許多攜輜重。兵各攜裹糒。生子棄之。不令舉。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成掠爲資子。爲奴
隸。故每破一邑。衆輒增數萬。每一精兵。則蓄役人二十餘。其馱載馬。馱不與焉。衆實五六萬。且百萬也。雖
士。築營自守。已食盡。賊有飢色。　初。自成在河南。以河雒荊襄四戰之地。且荒蕪。赤地千里。關中北故鄉
也。士馬強甲天下。據之可以霸。乃謀西向。憚潼關天險。將從淅川間道入陝。如不能。則從楚豫下淮安。金
陵可襲而有也。既至陝州。股敗。盡發河上屯守諸賊以迎官軍。驅所掠難民爲前鋒以誘敵。官軍屢勝。輕
敵。日馳逐數百里。河南所在皆荒。諸軍既深入。饋餉不繼。丙子。自成書貝牌行至宜軍。剋期會戰。時襄洛
豪傑並起。各保寨以逐賊。大者萬人。少者數千。若毛顯文。劉宏起。沈萬登皆起布衣爲將領。潛山宋正奇。
集鄉兵數萬。據險阻。賊不敢下。承天方國安以兵復承天。老回回夷陵。官軍擊敗之。諸縣多恢復。大
兩連旬。傅庭軍乏餉。壬子。兵譟於汝州。降盜李際遇陰通賊。癸丑。賊率精騎大至。傅庭間計於諸將。高傑
請戰。自贊畫曰。我師困。宜駐師分據要害。步步爲營。以薄賊。易耳。傅庭恐賊遁。曰。將軍何怯。獨不如高將
軍耶。廣恩不懌。引所部八千人先去。賊前鋒名三堵牆。一紅。一白。一黑。各七千。二百人來薄。官軍接戰。陷
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陷泥淖死者數千人。高傑立嶺上望曰。不可支矣。麾衆退。諸軍盡西走。賊驅大
隊疾追。一日馳走四百里。至於孟津。官軍死亡四萬餘人。盡喪其軍資數萬。傅庭與傑收散亡數千騎渡
堰。曲走河北。初。賊騙雜民誘官兵。斬獲皆良民也。傅庭不知其詐。奏賊開臣名。皆犒潰臣。督諸清楚豫。不
以一賊還君父。識者疑之。至是果敗。賊別將克汝州。殺傷過當。戊午。自成向潼關。白廣恩擊破之。孫傅庭
亦囘軍潼關。衆向四萬。　十月辛酉朔。副總兵沈萬登復汝寧。萬登汝寧大俠也。聚鄉勇萬餘人。李自成
僞授威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制授副總兵。是日僞將軍馬向志赴任。萬登潛遣諜入城。因擁衆
入誅向志幷諸僞官。　壬戌。一隻虎陷闕鄉。即自成弟李過也。疾走至潼關。獲督師大纛。丙寅。賊以纛給
守關者乘閒突入。潼關陷。李自成閒道繞山崖出潼關後夾攻。官軍大潰。賊既入關。西行。一隻虎陷華陰。
傅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賊合衆數十萬陷渭南。傅庭沒於陣。知縣楊暄被執不屈死。賊駱滑南。陷華州。
戊辰。陷商州。商雒道黃世清不屈死之。賊屠商州。乙亞。陷臨潼。關中人心所在瓦解。陝西巡撫孔知
寇棘。急入西安收保。俄賊至。辛未。師孔督兵出戰。陣陷被執。不屈死之。西安陷。按察使黃炯自盡。長安知
縣吳從義。指揮崔謝逵俱投井死。秦府長史章世煒自經死。紳士死者甚衆。右都御史三原焦源溥罵賊
寇死。延州道副使靳萬齡至學宮拜先聖。從容自經死。禮部主事南居業罵賊死。宣撫焦源溥。參政田時
震俱不受僞職死。御史王道純大罵賊。不屈死。解元席增光。舉人朱喧泉俱投井死。山東監軍僉事王徵
七日不食死。都司吏邱從周罵賊死。餘吏民皆相率降於賊。總兵白廣恩逃而追獲降之。初。自成剿掠十

餘年。既席捲楚豫。始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至是既入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自成據秦王府。僞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富甲天下。擄資千萬。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紓殺。賊不妨假之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檄所有。與其貲盜。何如享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聽。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富甲天下。擄資千萬。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紓殺。賊不妨假之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檄所有。與其貲盜。何如享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聽。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富甲天下。擄資千萬。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紓殺。賊不妨假之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檄所有。與其貲盜。何如享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聽。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富甲天下。擄資千萬。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紓殺。賊不妨假之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檄所有。與其貲盜。何如享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聽。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富甲天下。擄資千萬。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紓殺。賊不妨假之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檄所有。與其貲盜。何如享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聽。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富甲天下。擄資千萬。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紓殺。賊不妨假之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檄所有。與其貲盜。何如享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聽。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西安陷。

庫盡爲賊有。賊分兵徇諸縣。皆陷。薄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初。自成在楚。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實據京師。楊承裕欲先據留都。斷滁淮。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梁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爲全策。賊從其計。先是。賊好殺掠。牛金星勸以不殺。遂嚴戢其下。民間稍安。堵。輒相誰盛。人無鬬志。自成遂改西安府爲長安。劃其下供日。將軍何至此。吾輩當死戰。遂大破賊。己巳。京城外偏張吳三桂檄。共約士民縞素復仇。一時都人皆密製縞帽。庚午。李自成率兵六萬東行。劉宗敏李過等從之。挾太子永王定王。吳襄自隨。太子二王元幀綠衣。各一兵抱之上馬。都人擁觀多隕涕。甲戌。李自成向永平。丁丑。吳三桂大破賊於關門。賊初破京師。精銳不過萬數。所至虛聲脅下。未常經大敵。既飽掠。思歸。即邊兵勤無不寒心。自成知敗。決於一戰。盡驅賊運營並進。三桂悉銳出戰。無不一當百。奮擊殺賊數千人。賊亦買勇盡進。自成挾太子登高岡立。馳觀戰。賊兵三面圍三桂兵。三桂兵東西馳突。賊散而復合。我大清兵至。繞出三桂右。所向披靡。莫當。自成策馬走。踏賊遂大潰。自蹂踐死者數萬人。踏軍分道乘之。殺其大帥五人。參輜重無算。自成以數千騎急走永平。戊寅。自成遣使赴軍中議和。三桂曰。歸我太子二王。速離京城。使鐘簴如故。而後能兵。自成諸旋師如三桂言。求和。三桂許之。自成拔營而西。己卯。三桂追賊於永平。又破之。賊奔竄還京師。毀京城外民居數萬間。井爽牛馬。騾稍遲者殺之。凡數萬人。三桂兵隨之。遇拔其八營。斬首二萬。自成殺吳襄首。以高竿懸城上。盡殺襄家三十八口。三桂破髮墜鞍哭於地。三軍感憤。拔刀砍地。誓殺賊。丙戌。李自成自稱帝。即位於武英殿。僞銓侯劉宗敏扶創出。平立不拜。曰爾故我等輩也。僞官皆拜。宗敏不得已。再拜而退。丁亥昧爽。李自成出齊化門西走。先運薪木積宮內。縱火。發礮轟毀諸宮殿。又燒九門雉樓。火光燭天。先是三桂知賊將西走。設疑兵於西山。密取酒帑數千。實以石灰。夜埋齊化門道上。上覆浮土。賊萬馬並馳而出。踐滑皆穿。馬足旋踏。後騎相礙奔。石灰迷目。不可視。疑兵遙譙以號之。賊師大亂。三桂從城中火作。知賊走。繞城而西。追奔三十里。賊馬顛仆重疊。日行數十里。追兵至。盡棄其輜重婦女。自潼溝至固安百里。委甲衣服盈路。賊兵散去者又數萬。三桂徐收所棄。已逾數百萬。賊既得脫。西走。三桂復率大兵追賊至保定。賊還兵面鬬。猶擊破之。又追破之於定州北。奪其婦女二千。獲幅重無算。招降潛賊萬餘人。自成屯眞定。既屢敗。憤極。復勒精騎搜三桂。三桂兵張兩翼以鴻擊。斬其大將三人。首萬級。自成大敗。遁眞定。益發兵攻三桂。三桂接戰。自晨至晡。未決。三桂分兵疊戰。自成漸引卻。自成中流矢。墜馬。被面騎。驅還營。即拔營西走。度故關入山西。三桂以兵逐之。及關而止。遂還軍京師。　李自成自井陘西行至平陽。分兵守山西諸隘。益發關中兵西攻漢中。陷之。　李自成出潼關攻掠河南。又遣降賊叛將馬科至四川略保寧一路。　吳三桂追賊入山西。時西部復攻

林日瑤。趙兵郭天吉。同知婁壽等並死之。殺甘民四萬七千餘人。西甯衛指揮僉事賀錦等。

十七年。春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大順。改元永昌。自成久慨其號。僭張獻忠。既入秦。通好獻忠。獻忠厚餽遜詞以報之。自成喜。遂僭號。牛金星勸孫和。定六政府。尚書等僞官。三月乙巳。李自成自山西抵京師。張攻九門。丁未。京城陷。帝后崩。　丙辰。遼東總兵平西伯吳三桂聞京師陷。帝后殉難。遂縞素發哀。乞師於我大清討賊。薄山海關。傳檄逼近。李自成聞之大慟。脅三桂父襄作書招三桂。令奮將唐通。遵三桂書勸降。且言東宮無恙。三桂不答。上書北父。路曰。父既不能爲忠臣。桂亦安能爲孝子。桂與父訣。請自今日。雖寘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書至。自成益懼。三桂頓兵山海關。以忠義激將吏。規取京師。唐通不能禦。三桂殺賊騎殆盡。初。三桂聞其下曰。吾不忠不孝。何顏立天地間。欲自刎。其下供曰。將軍何至此。吾輩當死戰。遂大破賊。己巳。京城外偏張吳三桂檄。共約士民縞素復仇。一時都人皆密製縞帽。庚午。李自成率兵六萬東行。劉宗敏李過等從之。挾太子永王定王。吳襄自隨。太子二王元幀綠衣。各一兵抱之上馬。都人擁觀多隕涕。甲戌。李自成向永平。丁丑。吳三桂大破賊於關門。賊初破京師。精銳不過萬數。所至虛聲脅下。未常經大敵。既飽掠。思歸。即邊兵勤無不寒心。自成知敗。決於一戰。盡驅賊運營並進。三桂悉銳出戰。無不一當百。奮擊殺賊數千人。賊亦買勇盡進。自成挾太子登高岡立。馳觀戰。賊兵三面圍三桂兵。三桂兵東西馳突。賊散而復合。我大清兵至。繞出三桂右。所向披靡。莫當。自成策馬走。踏賊遂大潰。自蹂踐死者數萬人。踏軍分道乘之。殺其大帥五人。參輜重無算。自成以數千騎急走永平。戊寅。自成遣使赴軍中議和。三桂曰。歸我太子二王。速離京城。使鐘簴如故。而後能兵。自成諸旋師如三桂言。求和。三桂許之。自成拔營而西。己卯。三桂追賊於永平。又破之。賊奔竄還京師。毀京城外民居數萬間。井爽牛馬。騾稍遲者殺之。凡數萬人。三桂兵隨之。遇拔其八營。斬首二萬。自成殺吳襄首。以高竿懸城上。盡殺襄家三十八口。三桂破髮墜鞍哭於地。三軍感憤。拔刀砍地。誓殺賊。丙戌。李自成自稱帝。即位於武英殿。僞銓侯劉宗敏扶創出。平立不拜。曰爾故我等輩也。僞官皆拜。宗敏不得已。再拜而退。丁亥昧爽。李自成出齊化門西走。先運薪木積宮內。縱火。發礮轟毀諸宮殿。又燒九門雉樓。火光燭天。先是三桂知賊將西走。設疑兵於西山。密取酒帑數千。實以石灰。夜埋齊化門道上。上覆浮土。賊萬馬並馳而出。踐滑皆穿。馬足旋踏。後騎相礙奔。石灰迷目。不可視。疑兵遙譙以號之。賊師大亂。三桂從城中火作。知賊走。繞城而西。追奔三十里。賊馬顛仆重疊。日行數十里。追兵至。盡棄其輜重婦女。自潼溝至固安百里。委甲衣服盈路。賊兵散去者又數萬。三桂徐收所棄。已逾數百萬。賊既得脫。西走。三桂復率大兵追賊至保定。賊還兵面鬬。猶擊破之。又追破之於定州北。奪其婦女二千。獲幅重無算。招降潛賊萬餘人。自成屯眞定。既屢敗。憤極。復勒精騎搜三桂。三桂兵張兩翼以鴻擊。斬其大將三人。首萬級。自成大敗。遁眞定。益發兵攻三桂。三桂接戰。自晨至晡。未決。三桂分兵疊戰。自成漸引卻。自成中流矢。墜馬。被面騎。驅還營。即拔營西走。度故關入山西。三桂以兵逐之。及關而止。遂還軍京師。　李自成自井陘西行至平陽。分兵守山西諸隘。益發關中兵西攻漢中。陷之。　李自成出潼關攻掠河南。又遣降賊叛將馬科至四川略保寧一路。　吳三桂追賊入山西。時西部復攻

臨洮甘肅以李之自成數戰不勝遂棄山西走西安我大清兵西伐李自成合賊數十萬悉銳迎戰鐵騎斷堅而入賊披靡斬首數萬劉宗敏田見秀等俱死賊衆大潰棄西安走商雒丙子自成棄陝以兵出潼關分軍爲八營三道俱下南略地至襄鄧我大清兵既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李自成南奔辰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陽部賊亡大半然尚擁衆十餘萬乏食道賊將四出抄掠黔陽四竟雖犬皆盡川湖何騰蛟進攻之自成營於羅公山倚險築壘爲久屯計勢彌蹙食盡逃者益衆自成自將輕騎抄掠何騰蛟伏兵邀之大敗殺傷幾盡自成以數十騎突走村落中求食鄉民嘗築堡自守合圍伐薪共擊之自成雖左右格鬬皆陷於淖衆擊之人馬俱斃村民不知爲自成也截其首獻騰蛟驗之左嘘傷鼻始知爲自成李過聞自成死勒兵擊趕過僞奉其屍滅一村而還結草爲首以衰絰雜之羅公山下賊諸將舉李過爲首改名李赤心猶益俱散亡

犬皆盡川湖何騰蛟進攻之自成營於羅公山倚險築壘爲久屯計勢彌蹙食盡逃者益衆自成自將輕騎抄掠何騰蛟伏兵邀之大敗殺傷幾盡自成以數十騎突走村落中求食鄉民嘗築堡自守合圍伐薪共擊之自成雖左右格鬬皆陷於淖衆擊之人馬俱斃村民不知爲自成也截其首獻騰蛟驗之左嘘傷鼻始知爲自成李過聞自成死勒兵擊趕過僞奉其屍滅一村而還結草爲首以衰絰雜之羅公山下賊諸將舉李過爲首改名李赤心猶益俱散亡

谷應泰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史稱關中大饑而三輔寇益縱橫周官荒政十二而興大役以業貧民至若青徐歲饑樊崇以起長垣歲凶仙芝作亂益揭竿之變往往由於縣官收拾之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爲矣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建泰家且破因遲行日三十里師次涿州營兵逃歸者三千人行至居庸宗紳衿城守不納攻三日破之殺鄉紳王佐等知縣張宏基楚日即移兵出城初建泰承上寵命特有家貲可佐軍需已聞家破進退失措逡巡畿內而已二月朔上平旦視朝忽得僞封啓之其詞詰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朝罷遂不復問　李自成陷浦州及汾州懷慶不守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依潞王自成至太原太原無重兵爲守山西巡撫蔡懋德道牙下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僞於敗牛勇陷陣死一軍皆疲城中奪氣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詐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盜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賊紳閭閻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執袴而倚爲腹心宦官皆蛇鼠之穴蟠大豚而借其耳目狱因累累士無報讎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爲捉腕蔡懋德知事必不支寫遺表令監紀賈士璋間道奏京師中軍盛應時見之退歸先殺其妻子誓將死敵初八日風沙大起賊乘風夜登城懋德應時策馬赴敵死趙布政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員咸死之賊屍之於城　李自成陷晉上下罪己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厥宗付託之重肯且競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宴安肆卄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讎者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盜益以猖積愆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蹇加賦多無藝之征頃復有稽貨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罄田卒汙萊望煙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瘡痍遍野上干天地之和下蠹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惰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踧踖無地朕自今痛加剏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屬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孥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

號曰順改元永昌賊掠河東河津稷山聞喜河縣絳州一路俱陷自成僞牒兵部約戰書三月十日至兵部執牒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流旅客予十金代投以爲詐斬之上登寢臨朝而歎曰卿等能無分憂哉大舉士李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臣皆人傑知寇中事臣願以家財佐軍可晉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又曰進士石龍願單騎走陳北連廿肅晉夏之兵外連光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剋期遄立功否亦內守西河貽宄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上欲用石畯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癸丑夜星入月中占云星入月中國破君亡乙卯上命大學士李建泰出師行邊將禮命勦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上臨軒廷授建泰節劍僞法駕送出正陽門賜宴餞之命五府掌印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坐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親賜巵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上目送之良久還鷺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御屬輿不數武杆折識者憂之授進士淩駉職方司主事隨輔臣監軍赦李政修罪隨輔臣軍前效用以郭中杰爲副總兵充督輔中軍旅數西洋人湯若望隨行修火攻水利進士程源私於監軍淩駉曰此行也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爲矣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建泰家且破因遲行日三十里師次涿州營兵逃歸者三千人行至居庸宗紳衿城守不納攻三日破之殺鄉紳王佐等知縣張宏基楚日即移兵出城初建泰承上寵命特有家貲可佐軍需已聞家破進退失措逡巡畿內而已二月朔上平旦視朝忽得僞封啓之其詞詰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朝罷遂不復問　李自成陷浦州及汾州懷慶不守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依潞王自成至太原太原無重兵爲守山西巡撫蔡懋德道牙下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僞於敗牛勇陷陣死一軍皆疲城中奪氣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詐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盜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賊紳閭閻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執袴而倚爲腹心宦官皆蛇鼠之穴蟠大豚而借其耳目狱因累累士無報讎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爲捉腕蔡懋德知事必不支寫遺表令監紀賈士璋間道奏京師中軍盛應時見之退歸先殺其妻子誓將死敵初八日風沙大起賊乘風夜登城懋德應時策馬赴敵死趙布政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員咸死之賊屍之於城　李自成陷晉上下罪己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厥宗付託之重肯且競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宴安肆卄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讎者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盜益以猖積愆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蹇加賦多無藝之征頃復有稽貨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罄田卒汙萊望煙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瘡痍遍野上干天地之和下蠹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惰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踧踖無地朕自今痛加剏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屬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孥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

卷七十九

甲申之變

懷宗崇禎十七年春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城破風陽地震　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

飛來鋪許教堆立功。能擒斬聞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豈恥除凶。誰無公憤。倘懷觀宗之厚薄。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猷。勝告厥意。詔下賊前鋒已至大安驛。議京師城守。賊至忻州。官民迎降。遂攻代州。五臺官吏迎降。總兵周遇吉守代州出奇擣擊。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賊合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遂守衙武閭。賊陷樓壁。抵閭閻。分趨真定。保定。督輔李建泰兵逃東光。不戰。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上至是始聞山西全陷。命群訪諸王。遣內官監制各鎮。太監高起潛監前鎮。盧惟寧監天津。通德。臨御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勳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彭德。閻思仲監大名。廣平。牛金柄監衛輝。懷慶。楊茂林監大同。孚宗允監薊鎮。中協。張淵民監西協。兵部責各處物力不繼。而內帑私發。反使督撫靡餉口上不聽。真定兵叛降賊。知府邱茂華開門。上不聽。真定兵叛降賊。知府邱茂華開門。賊遂薄縣城。知縣徐標執茂華下獄。標摩下中軍伺標登城。盡守禦。劫標城外殺之。出茂華。茂華遂薄縣城。賊數騎入城。收帑籍。近京三百里。寂然無言者。通。魏藻德謝曰。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天津。進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魏藻德辭。新衙。尤之。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即潛逃。途止。藻德等不逞。詔徵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於文華殿。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上驟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殺賊。大學士陳演乞休。許之。賜金幣。始上疑秦寇。都給事中吳麟徵請乘山海關外空虛。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衛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秦地非秦寇。不敢主其議。前總督陝西余應桂秦賊無。百萬。非天下全力注之不可。天下鎮將河南左良玉。關寧。東吳三桂。并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岱。劉良佐。劉澤清。士國寶。劉良佐。高汝芝。及將副。總兵姜瓌。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耕祀八。總兵姜瓌。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耕祀八。

城伯李國楨。提督城守守西直門。各門勳臣一。駙亞二。論文武各官輸助。初議令民兵。戴藻德曰。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辛卯。督師大學士李建泰上書謂。總兩遷。願舉太子先行。壬辰。上召對平臺。論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駙南遷。國君死社稷。駙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請先舉太子往南。諸臣宜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鎮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兼臣默然。上嗟曰。駙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封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前兩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給敕印。劉澤清實授一級。劉良佐。周遇吉。高傑。馬岱。馬科。姜瓌。孔希貴。黃蜚。葛汝芝。高第。許定國。王承允。劉芳名。李棲鳳。曾有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吉。楊御蕃各陞署一級。督撫。總兵。姜瓌。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耕祀八。希充分別。應加官。署。始。棄。當。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澤清前命移鎮。彰德。因縱掠。臨清兩。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已。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賊犯保定。大學士范景文。侍郎。病。中軍郭中傑。總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被執。御史金毓峒。從子振孫。以武舉效力行間。登城射賊。多斃。弦而斃。城。脅舉。賊帥仆之。踏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毓峒從子振孫。以武舉。陷。衆解戎衣自匿。振孫手牽襁褓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姪也。賊支解之。毓峒子舸。婿陳氏。年十八。與其姑。母張。母楊。嫂常一時。盡投於井。張抱孫於懷同下。侍婢四人。亦從下。乙未。命太監馬思理。馳赴大同。督兵援勦。李自成宿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宣府振將白廣恩。始總兵。驍。郊迎三十里。軍民聚譟。紲紲。巡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噪。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聽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然火。兵民競挽其手之。馮乃奪士卒刀自刎。宣府軍民。供迎降於賊。鄉紳張維鑅自殺。上按籍勳賊。大璫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總嘉定伯周奎。爲倡。奎謝無有。高泣論。再三。奎漫詞以對。高佛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勉應。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諾。足其額。奎置中宮所。畀二千金。僅輸三千金。太監王永祚。曹化淳。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如富。上面諭之。慷慨萬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復離出雖鐶玩。好諸物。陳於市。以求售。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魏藻德。曹輸百金。陳演。甄。放未行。召入。御。清。宦官王。諤。指。勉。諭。再。最後。每。省限。和。浙江六千。山東四千。先後共二十萬。特諭上等三萬金。皆無應。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議勳三門巨室各輸糧給軍。且贖其妻孥。使無內顧。諸巨室多不樂。而止。或謂從逆官吏多非其心。請敕河南北所俘僞官以擯賊黨。丙申。大風霾。晝晦。命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督勸遂王永吉節制各鎮。俱聽便宜行事。賊譬益逼。有勸上南遷者。上怒曰。卿等平日專營門戶。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諭兵部曰。都城守備有。胥惑衆。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撫治。庚子。上召對。惟問兵餉。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議增兵外城。則內闕。增兵內城。則外闕。襄城伯李國禎。在事。亦不敢抗王承恩。辛丑。分營都門。設大礮。上又召對。輔臣。問禦寇方略。諸臣皆曖昧不能對。廷臣舉兵部驗方司員外萬元吉知兵。算。任司馬。給九門守者人百錢。召前太監曹化淳。洞守城。南京孝陵夜哭。癸卯。風霾。寇自柳溝抵居。庸。關。總兵唐通。白廣恩。降。賊。賊。遂。入。紫。禁。城。

唐臨、柳浦天趨百人可守、曾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僞死私遁、繼惡馬悟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澗間、時、京師以西諸郡縣皆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僞權將軍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宣府、甲辰、賊陷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鑾罵賊不屈、賊縛置德勝門外、會同館暫設、京師大震、詔三大營屯齊化門外

宮中大亂。龍賊帥衆其騎皆被甲執兵先入禁宮。諸宮人總出。選壯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擅所殺。有志者甚衆。計纔得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踰一二百人。自武自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矢著一矢中坊之諸門。垂永天門。自武關盼自得。復彎弓指門楯路賊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賊。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武得然。牛金是遂面遊曰。中其下宮中分天下。自武喜。投弓面笑。向龍觀印太監王繼化以內廚三百人先迎德胤門。令仍舊任。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因簡選百餘人。給衣甲。自武入宮門。帥諸將孝於龍首。大宗宮中不得。儀衛仗衛某進曰。此必隱民間。非眞真龍。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急也。乃下令獻帶者賞萬金。封伯爵。隱者與族。自武登皇極殿。坐龍椅。牛金屬座。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於龍德殿。開陣自武等。即皆曰。體天命放逐此。自武叱去之。賊分宮禁各三十人。牛金是軍師宋獻策等亦各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前迎。自武詞偽稱督到。宗敏等

繼徵許之。先是就孝廉淵以奏保劉宗周被逮留京師。淵晨至。醉微酌酒慷慨與別曰。自我登第時。夢見隱士劉宗周題文信國帶丁洋詩二語於壁。數實爲之。今老矣。山河破碎。不死何爲。相對泣數行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應被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葬以布席足矣。淒淒泉路。明明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投繯死之。溫爲視含殮乃去。

右庶子周鳳翔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外。鳳翔赴哭慟絕。歸寓遺書訣父。有曰男今日幸不齎呼此身貽罔大人羞。吾耶無奈。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矢之來生。復作時一首。有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死。

僉討汪偉先是聞賊漸近都城。遣妻友人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偉恍惚累日不食。妻耿氏從容語曰。苟事不測。請從君共死。丁未城陷。偉遣吳給事甘來所約同殉難。歸與妻耿氏呼酒命酌。偉大慟前人語於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爲兩縊於梁間。偉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縊。耿氏復掙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秩不可失也。復解縊正左右序而死。

戶科給事中吳甘來賊薄京師。兄禮部員外豢來至寓。執甘來手泣曰。事勢至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城陷。傳聞僞official出。甘來曰。上明且決。必不輕出。乃疾趨皂城。不得入。返寓。家人進飲食。卻之。有勸甘來潛遁者。甘來曰。今不能闢兵殺賊。顧欲苟全求活耶。遂作書以後事囑其兄弟。隨几上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嗌。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臬上在。則土木喪彬。遜國程濟。皆可爲也。否則求真人於白水。起興鄴於有仍。是我雖死猶生也。努力勉之。遂冠帶北向拜者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死。

監察御史王章賊犯京師。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同巡城至阜城門。賊縋堞而上。從人駭走。賊持刃問曰。降否。章叱之曰。不降。賊以刃築其膝。仆地。遂遇害。章子之棫後亦死難於閩。甚烈與章同。

監察御史陳良謨聞變。痛欲作詩。爲縊於梁。欲自盡。妾時氏有娠。良謨謂之曰。吾年踰五十無子。汝幸有娠。儻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汝必勉之。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即君爲賊辱。不如雖子也。妾請先死以絕君念。遂入投繯。良謨別作一縊與之同盡。

監察御史陳純德時提督北直學校。行部至易水。試士未竟。聞都城賊警。即戎裝入都。不數日城陷。自縊死之。

四川道御史趙諫巡視中城。捕賊譙殺之。城陷。賊脅諫。諫瞑目大罵。賊怒。殺於白帽衙衙。

太僕寺丞申佳允聞城陷。投井死。

吏部員外郎許直都城陷時。傳先帝從齊化門出。有客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扈蹕偕行。共圖光復。直唯之。既而出門一望。曰。營此四面干戈。盜將焉往。比聞帝崩。號慟幾絕。有客從旁掖解。勸以親老子幼。直曰。有兄在。吾無憂也。是夜爲書報其父。作詩六章。起拜闕。已復拜父。舉自縊死之。一手持繩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

兵部郎中成德賊報急。即致書。詞牟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君當忠孝萬歲。諒有同心也。及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德以雞酒哭奠梓宮前。賊怒。露刃脅視之。不爲動。歸寓。與母張氏訣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死。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德撲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員外郎金鉉賊攻城急。鉉跪母常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任車裂。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既非三日復投井而死。

光祿寺署丞于腋紱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

副兵馬使姚成中曾舍人宋天顯皆自縊。

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經屋製廳選成投御河死。儒士張世龍二子懋賞。懋官父子俱自縊死。又梁儲湯之璽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

襄城伯李國瑞賊李自成皇帝后梓宮於東華門外。設廠。百官過者莫進視。國瑞泥首去幬。跟蹌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國瑞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階。血流被面。賊衆持之。自成以好語誘國瑞使降。國瑞曰。有三事爾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賊以天子禮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瑞一人斬衰徒步往葬。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於帝后殯前自縊死之。

新樂侯劉文炳賊破外城。帝召文炳同駙馬鞏永固各率家丁二十餘人欲於端文門突圍出。不得。乃回宮。文炳歎曰。身爲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女弟適李年宋三十而寡。文炳名之諦。城陷。與弟左都督文耀擇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其妹十六人盡投其中。縱火焚賜第。火然。俱投火死。耀母瀛國太夫人即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亦投井死。

駙馬都督鞏永固從帝突圍出不得。歸家。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仗。大慟於盤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樂安公主先薨。以黃繩縛子女五人於柱。命外舉火。遂自到從之。

太僕卿安伯張慶臻聞城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家聚飲。錯薪四圍。全家燔死。

寶坻伯衡都指揮同知李用健合家赴井死。無一存者。

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國興開健自縊死。

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死矣即爲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

錦衣衛千戶高文采守宣武門。城陷。一家十七人皆自殺。屍狼藉於路。

順天府知事陳貞慧自盡。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

太監王承恩從帝於煤山。帝崩。承恩再拜慟哭。遇而自縊於亭下。與大行相望。

百戶王某周鋪寫其家。百戶勸鈍死。鈍不聽。出門欲降。百戶挽鈍帶至斷。鈍不聽。百戶自經。

長洲生員許琰聞京師之變。悲號欲絕。遍檄衿紳。崇禎上四字。絕粒七日而死。

谷應泰曰。聞之君臣大義。有死無貳。以故須潛碎體。宏演納肝。薄陰被矢。侍中漉血。莫不氣激顧瞻。志堅化碧。鵾鵾乎與秋日殷雷比潔也。然而爲之君者戚智昏蔽。委恩同草芥。有若東晉在齊。屠肉沽酒。孫皓居吳。燒鋸截頂。而且釈道泰姓。冀存九裔。東堂索蜜。猶丐餘生。甚乃臨刃割聽之畋。身墜煬陽之井。莫不義絕宗社。形污囚縶。然爲之臣者。猶尚奮臂不顧。蹈難如歸。幸賓之死。抱而不解。吉朗之亡。哭而彌昌。嗚呼。主辱臣死。無所逃也。況乎愍宗肯旰。臨朝。晞晷舉命。公主蔽胸。妃后並縊。引經死社稷。追諡愛百姓。自古亡國正終。未有若斯之烈者。以故鼎湖弓墜。到處樂群。望帝魂歸。自然嗜血。雖秘滿之一軍皆化。田橫之五百從死。傳美殺身成仁。易稱致命遂志。蓋亦未爲過也。考其時閣門同死者中允劉理順。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都尉鞏永固。金吾高文采是也。父與子俱死者。司寇孟兆祥。儲生張世轉是也。母與妻子俱死者。大學士范景文。左諭德馬世奇。簡討汪偉。御史陳良謨。助丞于騰蛟是也。獨身教死者。大司農倪元璐。中丞施邦曜。廷尉凌義渠。少司馬王家彥。太常卿吳徵。歸子慕。周鳳翔。給諫吳甘來。御史王章。陳純德。史部郎許直。兵馬孫成。中書宋天顯。滕之所。玩文貴。百戶王某。知事陳貞慧。經歷張鼐。選毛維張是也。閒雖假死者。真洲路生許琰是也。凡此諸臣者。無論道術業殊。重性勃發。位列三階。榮邀一命。甘不惟心窕亢。追路相從。良以衣帶夙銘。渭生者固少。宮庶晏駕。廑蟻者蓋多耳。若乃袁景倩之父子。並殿石頭江。萬里之夫妻同趨止水。甚者一門伏劍。閉室自焚。雖祖宗養之恩。亦似帝相循之效也。論者又以生多誤國。死未酬君。夫文山開閫。宋室何功。殷逖噬齒。隋湯不守。而諸人乃以刀筆之深文。詆其尾之殺魄。含血噴人。適以自污其口矣。又若李國禎斬衰送葬。絕命陵前。王承恩抉服煤山。矧經亭下。以表帝傷之瑰節。哭悼宮。觸石而死。抑何義節之多也。嗚呼。石窟河西。猶有吾君之痂。風車嶺馬。猶聞殺賊之聲。予重感愍帝之君臣而歎其亡國之正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太祖高皇帝先世江東句容朱家巷人　熙祖生於宋季元初　太后王氏二子長壽春王次　仁祖淳皇渡淮因家泗州　太后陳氏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臨淮王　仁祖年五十遷鍾離之東鄉天曆元年戊辰龍飛濠梁九月十八日　太祖高皇帝降誕先是　陳太后在麥場見西北有一道士修髯冠紅服象簡來坐場中以簡撥白丸置手中　太后問曰此何物也道人曰大丹你若要時將與你一丸不意吞之忽然不知何往及誕白氣自東南貫室異香經宿不散後不能食　淳皇求醫歸有一僧奇偉坐于門側曰翁何往　淳皇曰新生一子不食僧曰何妨至夜子時自能食　淳皇謝許為徒入家取茶不知何往至夜半信宿後十年遷鍾離之西鄉時至正丁丑俄有一老翁造門曰你家有一龍時　太祖正在側又遷太平鄉縣庄村復有一翁指　淳皇曰好一箇八十公公到了歸仁德追封尊號年符其數南昌王與其子山陽王相繼歿時家貧甚謀葬無所

撰人不詳

同里劉繼祖慨然憫其孤苦與地以葬　淳皇先夢於彼築室今葬長子　淳皇嘗言我家出一好人知他小兒能成否至四年甲申　太祖年十有七　皇考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俱卽辭世時遭疾疫人事艱辛同葬于此今之　皇陵是也　太祖自念嬰孩時多疾捨入僧寺及長　淳皇將許之　太后不許因循未入釋氏疫癘既侵遂請于仲兄師事沙門高彬於里之　皇覺寺隣人汪文助為之禮九月乙巳也在寺居室夜有紅光近視弗見衆咸異之是年早蝗十一月丁酉寺主僧以歲歉不足給衆食俾各還其家居寺甫兩月未諳釋典乃勉而遊食南歷金斗西抵光息北至潁州崎嶇二載仍還於　皇覺寺久之見有紅衣道士在寺西北言這寺中有好人至正乙酉也歲丙戌還舊里脩葺經理穴壙潛居草野四載往來濠泗間日此何物也道人曰大丹你若要時將與你　太祖言此非凡人因避而弗敢入城至正辛卯潁亳靳黃有警皆繫紅為號壬辰春陷濠梁時元將至略民為俘隣境騷動　太祖為訛言所過懼禍將及出於是　太祖禱於伽藍神兩不許一珓卓然而立後至閏三月挺身抵濠城為門者所執將欲害之人以告滁陽王郭子興親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為親兵遂以女　孝慈皇后妻焉未幾紅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城王遂為所制執王於獄　太祖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之癸巳春城圍解　太祖還故里收殘民數百獻於上官授為鎮撫是時彭趙多凌辱人遂去數百人內率精銳者二十四人南遊定遠甲午夏雜處兵間染疾未瘥王聞義兵欲歸將說之　太祖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兵三千六月取橫澗山得軍二萬又襲元將營於遂元兵駐師滁州仲姊馴馬引兒來從仲嫂亦至孟嫂攜幼眷屬復完及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時　太祖方駐滁州還人略彭趙得縱歸明年乙未　太祖轉戰和陽會王卒遂併其兵納其次室之女六月渡采石遂下太平宿于倉宇之下從兵不樂寧河王開倉視之見其有積謂　太祖曰事可基矣衆各乏糧欲刼　太祖傍有覺者以為不可爾君富室未嘗邀請今既乏糧當可求食其所屬要糧　太祖謂曰你將名數來聽我調發皆與你糧一時人馬雲集有頡頏者部下收戮之衆頗定　太祖於是自溧陽破也先於方山陸寨至正丙申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北南不通令開平王急攻破之悉俘其衆遂克建康守南臺大夫福壽僉事為亂兵所殺命為棺衾以葬且表其忠致仕元臣徐元之年八十餘目不能視聞　太祖出入言語甚奇之陳以濟世之略每聽用焉癸號施令禁無剽掠衆咸欣悅遂定都焉有勝兵十萬尋克鎮江廣德秋攻常州擒張士誠衆將士誠恐怖致具儀物　太祖命中山王遏之丁酉春取常州宜興長興寧國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擒張士誠弟士德以歸取安吉縣徽州秋取池州楊州戊戌春取婺源州夏取嚴州秋取蘭溪州冬取婺州歲己亥取諸暨州秋攻衢州元守將宋伯顏不花降又取處州元之取為親兵遂以女　孝慈皇后妻焉未幾紅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城王遂為所制執王於獄　太祖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之癸巳春城圍解　太祖還故里收殘民數百獻於上官授為鎮撫是時彭趙多凌辱人遂去數百人內率精銳者二十四人南遊定遠甲午夏雜處兵間染疾未瘥王聞義兵欲歸將說之　太祖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兵三千六月取橫澗山得軍二萬又襲元將營於遂元兵駐師滁州仲姊馴馬引兒來從仲嫂亦至孟嫂攜幼眷屬復完及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時　太祖方駐滁州還人略彭趙得縱歸明年乙未　太祖轉戰和陽會王卒遂併其兵納其次室之女六月渡采石遂下太平宿于倉宇之下從兵不樂寧河王開倉視之見其有積謂　太祖曰事可基矣衆各乏糧欲刼　太祖傍有覺者以為不可爾君富室未嘗邀請今既乏糧當可求食其所屬要糧　太祖謂曰你將名數來聽我調發皆與你糧一時人馬雲集有頡頏者部下收戮之衆頗定　太祖於是自溧陽破也先於方山陸寨至正丙申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北南不通令開平王急攻破之悉俘其衆遂克建康守南臺大夫福壽僉事為亂兵所殺命為棺衾以葬且表其忠致仕元臣徐元之年八十餘目不能視聞　太祖出入言語甚奇之陳以濟世之略每聽用焉癸號施令禁無剽掠衆咸欣悅遂定都焉有勝兵十萬尋克鎮江廣德秋攻常州擒張士誠衆將士誠恐怖致具儀物　太祖命中山王遏之丁酉春取常州宜興長興寧國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擒張士誠弟士德以歸取安吉縣徽州秋取池州楊州戊戌春取婺源州夏取嚴州秋取蘭溪州冬取婺州歲己亥取諸暨州秋攻衢州元守將宋伯顏不花降又取處州元守將石抹宜孫戰敗克之庚子攻安慶拔趙普勝水寨敗陳友諒兵於池州九華山是年夏陳友諒復引兵侵太平寇龍灣　太祖預遣馮勝等合擊大破之斬溺數萬俘獲七千友諒僅以身免遂取信州辛丑秋九江陳氏僞都破之友諒退保武昌又安慶饒州建昌皆下池州土人羅友賢據神山寨將與張士誠連合數州震動命開平王討平之壬寅脩安慶城

太祖聞元將察罕帖木兒爲田豐所害嘆曰天下無
人矣江西龍興路陳氏守將胡美歸附袁州守將歐
詳降封袁國公副將黃彬爲參政吉安龍泉縣彭時
中降削平新涂州鄧明永新州周安山寨命都督朱
正守禦江西癸卯友諒復陷南昌　太祖往援撫定
其民將歸有顛者隨來曰告太平或醉或蒸或不與
飲食大鮑復納一日又曰漏打破一箇桶兒做一箇
桶兒異言是歲秋　太祖親帥舟師十艘甲士十萬
由九江往征友諒顛者隨之越撥之陽召問曰此行
可乎應曰可更謂曰蓋以難乎以手拂曰上面無他
的又謂你可偕行乎曰可有風諸軍捧舟泊岸顛無
正語至湖口意在弃溺水中又復生來謁鞠躬舒頸
曰你殺之謂曰且未殺縱爾去遂行莫知所之時與
陳兵大戰彭蠡以夜繼日縱火筏焚舟風急火烈湖
水盡赤其梟將張定邊遠走友諒中流矢斃士卒皆
可乎應曰可更謂曰蓋以難乎以手拂曰上面無他
的又謂你可偕行乎曰可有風諸軍捧舟泊岸顛無
正語至湖口意在弃溺水中又復生來謁鞠躬舒頸
曰你殺之謂曰且未殺縱爾去遂行莫知所之時與
陳兵大戰彭蠡以夜繼日縱火筏焚舟風急火烈湖
水盡赤其梟將張定邊遠走友諒中流矢斃士卒皆
降甲辰春　太祖親克武昌陳理降夏四月即
吳王位秋七月取廬州守將左君弼叛去九月中與
守將姜珏降平辰州周文貴潭州王忠信平江州王
世明歸峽衡州皆下歲乙巳實慶守將唐道隆道陳
氏守將熊天瑞以贛部南雄降四月取安陸襄陽十
月克泰州張士誠所據者丙午春取高郵執守將僉
忠梅思祖以淮安泗州降陸聚以徐邳州降宿臺安
豐皆下皆士誠所有地也秋命諸將率浙西師次太
湖擒張士誠將尹義張士誠聚兵於舊館連營拒守
大軍破之得降卒六萬冬克湖州十二月杭州紹興
皆下遂進圍平江改丁未年爲吳元年五月取松江
平杭州李勝擒萍鄉州山寨易華秋九月克平江執
張士誠籍其兵二十五萬南通州無錫皆下乘勢克
台溫方國瑛趙泖方國珍以慶元降繼而國瑛等收
諸京師就令廖永忠朱亮祖等南征閩廣中山王等

北伐是秋取沂州王信遁取嶧州益都老保降取鄆
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南征師入杉關取邵武東既
奔師次太原時元將擴廓帖木兒兵尚盛中山王等
夜劫其營擴廓帖木兒兵尚盛中山王等
王由海道入福州是歲不記月日　太祖夢在徽時
駿遊居舍南見西北天上聲鳥如燕雀之狀大小數
不可量蔽天而下又若鳩狀其中突出一仙鶴翔東
南宇回首顧之鶴失所在有青檻數行浮空而行旛
棄城走河東平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
鳳翔鞏昌臨洮皆下五月元將也速兵侵北通州命
開平王拒之遂薄永平略惠州獲元將江文清軍馬
以千數至大寧也速遁去進破開平元君深遁沙漠
追至北河俘宗王三人及平章定住等得軍萬人車
萬輛馬三千牛五萬是歲高麗來朝三年庚戌春命
岐陽王等北征應昌府獲元君孫買的里八剌及后
妃寶玉羣臣請行獻俘禮不許封爲崇禮侯待之甚
厚元宗室來降者皆授以官時元將擴廓帖木兒領
兵尚衆自河右衝突來攻蘭州城指揮韓温固守不
下至定西駐焉命中山王等擊破之餘衆悉降擴廓
帖木兒單騎走西出四年辛亥春命將臣湯和傅友
德等伐蜀偽夏嗣主明昇降封爲歸義侯四川平五
年壬子春命中山王等分兵征進和林獲其大官貴
戚無慮歲六年癸丑七年甲寅諭曹國公李文忠西
平侯沐英經理洮岷等處西番八年乙卯九年丙辰
十年丁巳吐番川藏掠烏思藏使者命寧河王往討
其罪覆其部落走之追至崑崙山斬獲以萬計十一
年戊午四月永嘉侯差人來奏安東沐陽縣鬼火昏
暮繁多　皇上製文諭之後遂熄冬征北邊將獻所
獲元臣賜元相驢兒書命西平侯等征進洮州三副
使擒嗦子軍行祭告西嶽安南國來貢十二年己未
十三年庚申南番十三國歸附占城使至十四年辛
酉灌延安侯唐勝宗平處州山寇江夏侯周德興平
廣州黎蠻十五年壬戌遣將傅友德藍玉沐英等征

皇帝位于南郊國號大明改元
廟立　皇后馬氏皇太子先是祝天曰如臣可爲民
主伏望　帝祇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
至日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舊臘以來雪雨連晝
市垌陰晦及告祭行事天氣澄霽風色和暢香霧上
凝下露獨露中星此天開景運之祺也是歲爲　洪
武元年春二月諸將克延平執陳友定以歸建寧汀
泉興化漳潮皆下閩地悉平克東昌取沭梁元守將
李景昌遁走裕州郭雲降遂取河南嵩汝陝州皆下
進克潼關是月　上幸汴梁謀取元都四月取永惠

雲南諸路克之郡縣其地仍用土官爲守長以西平侯沐英等守是年八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九月庚午　乃命葬孝陵之左先是病篤召秦晉王　今上與之見進藥二等一曰溫涼藥二片一曰溫涼石一泊周楚入覲疾經漸日久却藥不飲臨崩　東宮進故後事　后曰賞當功罰當罪任賢能無妄殺人子孫必大吾家父馬公宿州閱子鄉新豐里人母鄭氏皆早卒滁陽王郭子興養爲己女及笄嬪于　太祖高皇帝　后親子五人東宮秦王晉王今上及周王也女二人寧國公主適汝南侯姪梅殷安慶公主適駙馬都督子倫　后性恭儉脫　帝於郭氏之厄備糗忍飢以好生惡殺爲戒渡江以來躬拜將帥親慰其勞正位　中宮大抑親族府庫節用服澣濯衣勸帝罷四方之貢四方荒旱以賑恤爲本懲元之亡以崇禮侯爲子孫之戒中饋之禮既周　奉先之祭無缺接下有恩均及諸子宮人有犯不屈遽講論后妃之得失及得疾勸　帝以任賢使能納忠去佞勉子孫以勤學此其大略也十六年癸亥十七年甲子十八年乙丑十九年丙寅二十年丁卯命楚王征三毛洞克其巢穴又命將臣馮勝等征略遼東金山渠首納哈樞降附封海西侯又命將臣藍玉等總兵十餘萬追胡虜度大嶺之北取其傳國寶璽后妃王子名王將軍三千餘人士卒男女八萬餘口橐駝馬騾牛羊無數元主單騎深遁朔漠空矣二十一年戊辰二十二年己巳來降達軍粉紅等作亂自常德直至延安野猪峽方獲殲之二十三年庚午命　今上將兵征遼北元將乃兒不花克之二十四年辛未二十五年壬申命涼國公藍玉征雲南建昌月魯帖木兒平之是年徽州兩當縣妖人作亂遣長興侯耿炳文往討至二十七年始克之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薨謚曰懿文九月立皇太孫冬　上患熟病危甚俄

赤脚僧詣闕下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至　上初不欲見之病進藥　來未辨其真僞令見之出與之見進藥二等一曰溫涼藥二片一曰溫涼石一片一曰溫涼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內盛水背上磨之以服　上從而服之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徧體擂製藥之効也是夜病愈精神日強其藥香味若葛滿丹砂鮮紅色

沉墜蓋內命　肅王於　奉天門設座聽朝政二十六年癸酉二十七年甲戌二十八年乙亥命都督楊文征廣西蠻寇命秦王將兵征吐蕃回還以疾薨謚曰愍二十九年丙子　肅王奏遣甘肅都指揮等征沙州昔耳丁達冠平之三十年丁丑二月命　肅王監軍北伐不果行命楚王湘王率都督楊文等征五開洞平之是年　上親製文告　天其略曰賜良弼於後嗣妥黎於兩間三十一年戊寅三月晉王薨謚曰恭召　肅王慶王歸朝閱五月十日　上崩于西宮壽七十有一是月十六日葬　孝陵淑妃李氏殉葬謚曰高皇帝廟號　太祖皇子二十四人長懿文太子第二子秦愍王第三子晉恭王第四子今上第五子周王高后所生也諸母所生者第六子楚王第七子齊王第八子除名潭王第九子魯荒王第十子蜀王第十二子代王第十八子谷王第二十二子唐王第二十三子鄧王第二十四子伊王皇妃所生也第十一子湘獻王第十三子肅王第十九子韓王第二十子潘王皇貴嬪所生也第十四子遼王第十五子慶王第十七子岷王皇貴人所生也第十六子寧王第二十一子安王皇美人所生也　皇兄南昌王長子山陽王先　淳皇薨次子曰文正文正之子曰除名靖江王守謙守謙嫡次子贊儀封靖江王餘子皆封鎮國將軍　帝性神武明達膂智有大度始渡江時首見羣雄多淫湎肆傲自誇爲驕　帝獨克己下人旁求賢士尊以賓禮聽受其言晝夜忘倦書宋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于殿廡出入覽觀內正嚴明宮闈遵職不預外事宦寺給使無所專領勤于聽斷四鼓而興未明而朝日昃始罷稍閒輒與諸儒講論經史晡時復聽政至昏乃還宮隆寒甚暑未嘗少變體或不豫亦強出視朝凡有陳論者無間單賤皆引見四夷有小警則終夕不寐深思弭患之宜節於自奉食不用樂罷四方異味之貢非宴羣臣不特設盛饌功業益崇愈尚儉朴謹於禮度對羣臣必正衣冠漢吳之臧躬拜大將以謝其勞訓諭羣下徵引古道出言成文動協典誥自爲詔勅頃刻即成思如涌泉書宋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于殿廡出入覽觀內侍構辭義森嚴非致思者所及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筭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　命成功不吝官賞府庫所儲於宜力者厚賜不少顧惜敬　天地嚴於禮祀先期齋戒出宿外殿動必由禮至期行事秉圭促武夔夔兢畏若神降臨如在始時分祭南北郊帝謂父天母地豈宜異位乃采古明堂遺制爲崇宇並列合祀六宗百神各築壇左右以從享高明閎壯古莫與偕華嶽鎮海瀆封號以正幽明之辨廟祀古帝王有功德者千京師復以時祭其陵墓褒前代死節之臣或官其子孫之有勳勞者郡縣皆設壇以祀餓鬼或遣災變省躬自咎輒肆赦宥誠心愛民左矜貧弱語及稼穡艱苦每爲涕泣於大姓兼并貪吏漁取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崇尚教化郡府州縣皆有學斥租米數百萬以養新士作太學數千間孔子廟木主爲位不以像設秩秩與臨視行釋奠禮學徒之盛至五千人海外遠國暨雲南酋長皆遣子受業四方每歲行鄉飲酒禮立旌善申明二亭以紀叔愚示懲勸命佛老之徒皆拜君親作書誥民導以遷善諄諄數十萬言所爲文章數百千篇皆可傳誦法令紀

綱禮樂制度事物範防靡不脩具煥然可述天下乂安在位三十一年訓戒子孫者顧訓昭鑑具有成書春秋已高彌勤爲治務馬政備邊防較兵籍校玫不息至於疾大漸梓宮遺詔皆預營慶山陵之制移存節儉器用陶瓦服無金玉嗚呼可謂神聖之極矣

廣信府同知鄒　潘　重校正

推官方

臨江府推官袁長叙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録彙編卷之十二終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襄訂

皇朝本記

撰人不詳

大明太祖高皇帝濠梁人也姓朱氏世為農業名
字國瑞　母太后陳氏夜夢一黃冠自西北來至
舍南麥場中麥積內取白藥一丸置　太后掌中
太后視漸長黃冠曰好物食之　太后應而吞之覺
謂　仁祖曰口尚有香明旦　帝生生三日腹脹幾
殆　仁祖夢抱之寺舍欲捨之抵寺寺僧皆出復抱
歸家見東房簷下有一僧坐板榻面壁聞　仁祖至
回身顧曰將來受記於是夢中　受記天明病愈自後多生
疾症　仁祖益欲捨之　上自始生嘗有神光滿室
每一歲間家內必數次夜驚以有火急起視之惟堂
前供神之燈他無火及欲出家幼　仁祖未許至十七
歲　仁祖與太后俱以疾崩　上長兄王亦逝惟仲兄
王存　上自以計日窘思昔父母因疾曾許為僧於
是與仲兄謀允托身　皇覺寺入寺方五十日寺主
以歲饑罷僧飯食時師且有室家所用弗濟乃西遊
廬六光固汝潁諸州如此三載復入皇覺寺始知立
志勤學方四年天下兵亂過寺寺焚僧散將曉　上

歸祀伽藍以致卜卦吉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
報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祝訖以致投之於地則
致雙陰如此者三復祝謂神求出不許入不許神
可報我無乃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致如前祝既投
致如前神既許之於心大驚復祝畢以致投入地一陰復
復與吉兆而往他方避難祝訖而後已因是固守所居未旬
一卓立時神意必從雄而後已因是固守所居未旬
日友人以書自亂離中來略言從雄大意覽畢即焚
之又旬日有人告傷有知書來者意在覺其事　上
心知之復三日斯人果至與語觀其辭色未見相復
禮待而歸復幾旬日又有來告先欲覺知事者今去
不忍欲令他方人來加害乞幽察以從告　上深思
之以四境逼迫訛言蜂起乃決意從諸雄時元至正
十二年壬辰閏三月一日晨旦抵濠城守者不察縛
而欲斬之有人覺報於首雄滁陽王鉤是歲冬元將賈魯圍城
月投長久大王首雄滁陽王鉤是歲冬元將賈魯圍城
王常召與語久之言意相孚王鉤是繫有殷膚被箠打
之進止滁陽王本合與焉而王少出外而多居內凡
諸事務四雄者每待王久亦不能同謀是後四人
爭主王若在列與焉不在列與其會也四雄瞠目視王王
自知禮虧深思不安略有赧色王比四雄志頗聽斂議事間四雄言有不
當王出言似相犯四雄含忍姑容之王久乃知覺
其性詭譎謀智和同獨與王異在亂初防閑守禦兵

生亦何安於是扶病詣王寢室王曰汝來何爲荅曰聞地方有欲歸者未定何人我欲扶病親往曰汝病方瘥未可行　上知王意決行不辭王許之明日南行入定遠及至復病三日而起未痊速行又六十里抵大橋前病復作亦三日而瘥卽日又南行又五十里望見他壘　勒兵布陣　上所將者二騎九步步者見彼勒兵甚恐欲捨　上逃歸　上謂九步曰彼衆我寡況彼馬我步我等　至此縱欲逃之將焉歸必隨我入彼營壘以驗吉凶言既彼陣中遣二將來邀畢手大呼來者爲何　上遣人荅我來爲公師首言彼歸壘而告師首　上乃下馬然以久病步趨艱辛前逢一乘九步中一人欲代　上越渠平涼候費聚是也　上謂衆曰諸人至此生死不得自由豈有代者耶乃同往不踰時而至首帥遣之曰何爲而來荅曰彼此無食吾王兵者郭氏與爾故友知汝壘在是亦知他敵欲來相攻恐汝無救特遣吾報肯相從否則移兵避之帥首既聽應降願留信物特賜來進食畢帥首告之曰諸帥相從者歸且待諸軍收拾路費而詣軍門　上許之　卽帥九步歸中留費聚于彼以候人情後三日費聚清晨而至告曰事不諧矣彼欲他往上兵三百帥詣所在謂彼曰彼爲他雄所凌其究未申警亦未解一旦從我北何不能雪前日之恥特助三百人與雙試較勝負不亦可乎其帥首大悅然而心已自疑進趨之間刀器不離左右已防閑矣　上知其情狀未易爲也非智不得猶豫乃平昔里中之力勇者　上論之曰主君之乎曰能乃受方略佯以帥首來會彼未來時密勑三百人若帥至叢而視之往則開而縱之凡此者三於叢人中縛之令壯士五十人密簇而行攙離營所去將八里遣人報彼壘中爾帥首往覲營就之將焚營廢壘揭營而行於是收壯士三千人七日後帥此三千東破元將老張知院營黎明襲入之老張棄軍而遁遺軍盡爲我有精壯二萬餘未及旬帥而韓國公李善長詣首再拜而謝軍門而謁與語知其胸懷必能成事使掌案牘時掌牘者已數人矣特以善長督之約曰方今羣雄並起吾見羣雄中持案牘者及謀事者多非左右善戰之人不得盡其能以至于敗羽翼既去未久雄亦亡矣卿智人與決大事掌行文案事無不游善長稽首再拜而謝曰謹受命遂泝陽未踰月永義碭淮二王果自相吞併彼時滁陽王尚以駐盱泗　上知非人弗從未幾二王善戰者多甄淮亦亡惟存永義而已彼時滁陽王尚受制於盱貽幾爲相吞而卒幸而免焉往說永義從滁陽王南行及至王聞諸軍兵衆隊伍嚴整旗幟鮮明甲兵潔利王乃大悅初王首倡義時兵八百人後　上亦以七百部下諸人共招誘者總不過萬餘　上之兵衆比王之衆往往說永義從滁陽王南行及至王聞諸軍兵衆隊伍嚴整旗幟鮮明甲兵潔利王乃大悅初王首倡義時兵八百人後　上亦以七百部下諸人共招誘者總不過萬餘　上之兵衆比王之衆往往說永義從滁陽王南行及至王聞諸軍兵衆隊伍嚴整旗幟鮮明甲兵潔利王乃大悅初王首倡義時兵八百人後　上亦以七百部下諸人共招誘者總不過萬餘　上之兵衆比王之衆

繼其後相去二十餘里愼探騎譲隊伍嚴號令南趨和陽其城可下王乃善謀如其策兵將衣青者前衣絳者後青者攻陂陽關和陽守備者知報盧州路義兵至者宿以牛酒迎之其前帥青衣者異其道而飲食帥絳衣者少謀怠窮循正道而抵和陽元首帥出師以逆之衣絳之士敗走逐北二十里時帥衣青者將抵和陽和陽守帥覆勝至暮而歸遇衣青衣者至城下際昏合戰一鼓破之平章帥木兒兵潰遁去初衣絳者敗歸報滁陽王曰衣青衣者人皆附陣滁陽王驚恐責　上失機怒問儀城南元遣使來招滁陽王所命之虛待將至門兵合滁陽王至南門容令稠簇於南街然後令來者入至滁陽王所　上令來者膝行以見王白王曰兵出城諭也王言非智衆議欲殺來者　上白王曰兵出城虛若殺來者彼必知我虛而發其使也敵反卒至若生縱歸還而告之使必逶迤弗知我之虛實王如其言縱放之明旦有人來報元兵遁去王命往收敗軍及總守和陽遂急奉命之和陽所帥二千人途中軍敗聞　上親往喜復從征者千人南越滁陽門令兵就息脊衆曰一兵夜燃十炬務在初昏令龍兵息上單騎帥騷勇者十人暮抵和陽及至知青衣者已破城而守之是夜入城與諸將議中未至之先元兵日戰益急諸將皆欲收子女玉帛而歸及上至人心乃定然　上未至公座署事靜思方今比肩者衆況久皆年長語坐之間進止之際皆遜讓爲上帥令兼令行事設使遜讓難爲必名正言順方可細思此舉決無遜讓之意若依命而遜天恐此舉戰不同心明日升座宣令左右將州衙公座盡行撤去惟置木凳於正南東面俱設凳不下十條且待明日最後入衙諸人情況讓與不讓悉皆知之明日請人

五鼓而至上黎明而到惟存東北一位當時以右爲上此等雖右末不許但存左末爲位時　上就之日有公事諸人若木偶人凡公務一切事務　上悉處之每每如是至公無私久之略少心服時城未葬　上觀諸人必未勿勤若不身先不能動彼於是撤徐達先集故磚以城爲十分與諸人分繕我得幾何量分集磚計饒將及而乃與諸人議葺城　上各限以丈尺數目以人覘視諸人皆無用功者三日後會諸人閱城至城　上所分地位徐達帥士卒功將及完諸人之功土木並無分毫閒有善良亦未盡力於是上作色以交床置正面出滁辭置之於上令左右諸人拜於前諸人拜而弗違　上謂諸人曰總兵非我擅專乃王命可乎然我與諸人約帥兵人畢我逆王命可乎然我與諸人約帥兵常自今以後敢有違令者吾行總兵之道初城中殺若阻其來倘有戰爭我必力不及且容入城明日軍入城彼時滁陽信讒自滁陽起馬閒多取婦女強要三軍財物意欲歸罪於上左右讒者欲因是而致上於死地不旬日間滁陽王果至將至之日　上論諸來人皆隻身並無妻小令城破凡有所得婦人女子惟無夫未嫁者許之有夫婦人不許擅有期明日閒至彼不行報上亦不俟開先開戶而迎陛所乃報　上知不可明日會諸人論曰兵出城虛若殺來者彼必知我虛而發其使也敵反卒至若生縱歸還而告之使必逶迤弗知我之虛實王如其言縱放之明旦有人來報元兵遁去王命往收敗軍及總守和陽遂急奉命之和陽所帥二千人途中軍敗聞　上親往喜復從征者千人南越滁陽門令兵就息脊衆曰一兵夜燃十炬務在初昏令龍兵息上單騎帥騷勇者十人暮抵和陽及至知青衣者已破城而守之是夜入城與諸將議中未至之先元兵日戰益急諸將皆欲收子女玉帛而歸及上至人心乃定然　上未至公座署事靜思方今比肩者衆況久皆年長語坐之間進止之際皆遜讓爲上帥令兼令行事設使遜讓難爲必名正言順方可細思此舉決無遜讓之意若依命而遜天恐此舉戰不同心明日升座宣令左右將州衙公座盡行撤去惟置木凳於正南東面俱設凳不下十條且待明日最後入衙諸人情況讓與不讓悉皆知之明日請人

有異風來觸　上將謂和陽有兵先發數隊歸復未嘗有蛇由右臂而上有曰蛇上身矣上悉臂而視之及足蛇翻龍而無角　上意其必神也於是祝蛇入帳絳纏蛇循視而詢諸隱而弗動　上頂戴其蛇和陽將至三里有卒持矛亦歸問何往而歸對曰適來賊攻和陽幕官李善長舉兵已敗之而又俘獲馬疋　上還居處聞善長已敗敵人喜氣增益一時忘蛇在首久之方悟取帽覘之其蛇仍隱於絳纏時引觸酌蛇蛇乃即飲微酒於是從蛇入家神牌蛇乃由房櫺析中洞知所之此神龍之報吉凶也未幾彼衆皆走渡江時滁梁舊雄俞寨家就食於和陽四鄉其雄孫德崖者欲入城聲言若阻其來倘有戰爭我必力不及且容入城明日軍容居數月　上悉此來有機意在止之奈彼衆我寡傷甚衆存者甚少縱有存者夫婦不相認一日暇上馬臺前一小兒能言語不知人情　上謂諸人曰總兵非我擅專乃王命也諸三軍財物意欲歸罪於上左右讒者欲因是而致上於死地不旬日間滁陽王果至將至之日　上論諸人畢我逆王命可乎然我與諸人約帥兵常自今以後敢有違令者吾行總兵之道初城中殺若阻其來倘有戰爭我必力不及且容入城明日軍入城彼時滁陽信讒自滁陽起馬閒多取婦女強要

驚曰事不諧矣急報滁陽以備之　上復與孫會謂孫曰何去之速耶曰彼翁相不可　上觀孫之辭色未見行凶特謂兩兵合城令一軍壹起恐下人有不諧者公當留後令軍先行諾其言軍出矣忽友人邀飲人時共往出門一里許上將辭歸其初邀者弗舍去又再囑遠送於是去城十有五里而止之後人來報城內兩軍相傷　上聞之見入彼軍中事難防禦急呼部下耿納文吳慎將騎追逐初彼後而我而長驅左右軍中大呼檛任羣騎挺身入彼叢中皆猶友先追弗及我未踰刻途逢來者皆抽刀以脅道　上倉皇間絕身尋亦無有單騎挺身入彼叢中皆猶友人也彼時人皆疑信未決乃曰彼城中陷某等軍士甚多公豈無謀乎上謂彼曰初為送諸人所以遠行不期諸人在後我反在先城如鬥吾安能知諸人以手衛馬意在羈以隨行　上謂之曰爾衆我寡如如是　行耶中一人曰散陋行不妨　上得脫馬御力策而馳之又羣馬追逐彼時表內被甲中鎗甚多皆無重傷亦無甚損略有微傷如麥粒大皆鎗透連環之甲而傷也展轉支吾十有二里為羣騎所遏因鎗墜馬正急間傷有人至以馬橫撞呼來同往　上步并至其所騎於馬後同乘載而行之復至十五里外其德崖之弟以鐵鎖繫　上欲加害有人張姓者謂諸人曰我等首帥孫德崖見于和陽想被擒矣若此時加害於朱孫必不存姑存之而吾往視馬張往入城見滁陽王繫孫之項共按而飲張歸謂諸人曰依衆所為幾傷兩命令各生存事不難矣其諸人猶未捨恨尚欲加害張懇切固留夜與同寢恐為他人所傷並首護抱而終宵明旦因入麻湖中羈縻又明日復上路行間徐達等奉滁陽王命以數人至　上謂滁陽王聞上被擒驚憂致疾後終不復起卒于和陽

未幾顧汝倡亂者杜遵道劉福通韓林為君都於亳時羣雄是其門弟子皆從者寒林造言之裔也時王方卒歸孟滁陽未久聞召諭造言門弟子既先後之諸軍飢餒久已一見糧食羣畜盡意欲取意在盈舟而歸　上視軍意不過富財而已此去再欲復渡恐滁陽之子其子聞之懼辨不能以文召　上代辨事難為不能據有江東西于是以刃斷羣舟之纜推　上總兵　於和陽日與元戰三軍中有他往不悅時諸戰將謂張天祐曰公當自察果能率衆衆無所不有若破此一州從其所取然後方放汝歸令如此若何　上謂諸軍曰前有州曰太平子女玉帛羣諸軍皆食食既帥往太平城下時元平章完者不花守其城我軍奮擊良久遂破之念事張把遽去父老出城迎　上諸軍已入城矣思前號令恣意虜掠元帥張為右副　上為左副未久和陽乏糧謀欲渡江奈無濟舟諸軍饑餒窘甚時巢湖內操舟水雄雙刀趙李扒頭者譬于廬州左君弼麾於巢湖因無依倚遣人來訴欲以舟師歸我訴者凡三至後　上親往夏伍月值天大雨連陰二旬不止山川溢流且降者皆鈐居若非濟水盈溢難有鈐降不能得達和陽水道時有元樂於是斬首示衆自斯之後太平一郡即日皆寧不踰以把其要不得自由而出因滁水盈溢平昔非鈐不可達之其所降鈐揚帆順趨直抵和陽北降舟未至先說誘譬于海牙部下以舟南來後果至候隘要而擒訖目軍士一千八百人皆善操鈐士水戰壬寅　上率舟師抵裕溪破鬱子海牙水寨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是後六月一日發舟渡江達江加酉未去軍後六十里濃雲陳天轟雷掣電不敢輕渡其風電雷雨約五時止於是方弗移明日天將明軍分兩道右西南岸由東北俱會牛渚磯上其時雷息電隱西風和暢軍士歡騰艫艣齊興微風揚帆

其牛渚磯同濟江諸兒備者衆可先取其磯舟抵岸其備者持矛來應　上令軍士殲彼不敢當備磯者潰備鎖者亦潰遂下采石及沿江諸壘盡破降之時諸軍飢餒久已一見糧食羣畜盡意欲取意在盈舟而歸　上視軍意不過富財而已此去再欲復渡恐事難為不能據有江東西于是以刃斷羣舟之纜推入急流須臾舟漾漾而東下諸軍恐之有告　上曰如此若何　上謂諸軍曰前有州曰太平子女玉帛無所不有若破此一州從其所取然後方放汝歸令羣諸軍皆食食既帥往太平城下時元平章完者不花守其城我軍奮擊良久遂破之念事張把遽去父老出城迎　上諸軍已入城矣思前號令恣意虜掠然斯軍愚不知也當未渡提軍斷彼時已與幕官李子女玉帛從其所欲不過善長寫成禁約不許虜掠楠文令吏貫行一城之民見軍虜掠倉皇無措乃令前吏貼禁約楠文諸軍觀楠之後凜然無敢犯者獨一軍故違禁止再踰弗恢於是斬首示衆自斯之後太平一郡即日皆寧不踰數日元臣僉子海牙率巨舟封釆江開姑熟之口絕我歸路將及十日義兵元帥陳也先率兵數萬來寇城下上按兵於城觀彼虛以窺彼計逾二時彼無奇謀　上遣徐達鄧愈湯和出姑熟之東轉戰城之北不踰時彼兵潰敗也先被擒故生之其人多姦詐端忽詢　上曰我生為何　上謂曰方今天下中原紛沸豪雄並起自為聲教者不知其數爾既豪英豈不知生爾之故耶也先曰欲我軍降爾曰然彼詢　上曰軍之首目皆骨肉親戚為之今欲來降甚為易哉書行明日來降首目盡至甲子克溧水七月壬辰以合兵取建業初功弗克軍回不踰月再征其也先密

令謀於部下建業不可力攻必聲攻城稍戰少待得脫騎因仍與元合　上知彼不誠意縱軍士掠將以爲俘囚而斬之恐驚諸雄於是血牛馬與彼立誓立誓之後寧可生縱以歸彼既歸矣陰與元合人云方三日也先喔血背盟驗也然密請元臣左納失里至營佯言生擒意在誘　上詰營時上下於黃山東嶽嶽神弗許數十於城隍連搗一鐵耳亦不許九月戊戌也先謀叛誘殺郭元帥等數人時三軍復攻建業也先背盟棄誓陰合元帥敗我于秦淮之水殺溺二萬餘也先因進迫我軍爲義兵所殺身豪千窾當血牛馬時其誓書乃也先自爲也誓云若背再生之恩人神共怒天所不容也先之死天鑒誓言不一月而亾立誓之道非誠意正心安可輕立也哉時蠻子海牙以舟師泊于采石江密通姑熟彼以兵襲之不時直造城下於是命工造巨砲以載之至正丙申春三月　上率諸軍親攻采石自辰抵午擊破之俘獲人船以歸其蠻子海牙率殘軍會鵲嘉大夫阿魯歹章共守建業時采石寧謹姑熟無後顧之憂復下於神祠神乃許行三月一日兵起三日破其營也先婬出戰不踰二刻營壘皆破也先婬陳七畫以其軍降明日點視其軍馬步六千萬餘既得之後也先諸將尚未安寧府也先善戰勇士伍百人已收麾下親其情狀人各有疑至暮歸當嚴宿衛心服舊人處於外獨五百人統以近衛　上不披甲胄處於中獨馮勝親侍　上寢一宵無疑彼心黎明五百人自相歡慶成相謂曰誠生我也於是諸雄威部出願效前驅庚寅帥往建業攻破其城元福壽大夫死之殺其平章阿魯灰榮政百家奴擒御史王槐元帥康茂才以衆降　上去城五里遥見請軍已拔城矣江東由是而定將欲取京口　上不親行恐帥

首縱諸軍焚掠太甚猶豫未決明日坐徐達以罪佯爲不生乃今李善長再三求免　上謂曰既犯號令安可求生若必全生令爾帥三軍下京口慮舍不焚民無酷掠方免斯罪內申遣徐達率湯和張德麟廖永安等舟師取鎮江丁酉克之殺平章定民無擾掠雖多獨之災舍無焚燒之廢京口之民全生皆達等奉命之力也先院判鄧愈遣兵攻萬也因以徐達湯和爲征虜副將軍庚辰進取廣德路秋七月姑蘇張士誠以舟師來援其城三月元帥胡大六月甲子取廣德路秋七月姑蘇張士誠以舟師來攻鎮江　上遣兵禦之癸巳戰于龍潭破之焚其舟殺溺甚衆我帥遂乘勝追攻常州徐達等守東鄙海破長鎗軍取淳安建德等縣夏四月苗軍寨政楊完者以舟師來侵徽州大海引兵以戰破之擒其將董旺呂升明日元帥何世明等復敗其軍擒其將黃牛兒等十五李文忠大破苗軍胡大海復引兵邀擊之虜其萬戶羅壽其楊完者收餘衆遁還杭州遂殺交必有變隣必有間當速出三軍以攻攻必有變隣必有間當速出三軍以攻攻勿令掇言沮其謀徒困其營壘於是達等監督兵攻十萬石金五百兩銀三百勞以充軍用　上命移檄報之曰春三月取鎮江兵抵牌壘城彼時來降繼復叛去皆爾所諜納我通好之使子之顧之憂復下於神祠神乃許行三月一日兵起三日破其營也先婬出戰不踰二刻營壘皆破也先婬陳七畫以其軍降明日點視其軍馬步六千萬餘既得之後也先諸將尚未安寧府也先善戰勇士伍百人已收麾下親其情狀人各有疑至暮歸當嚴宿衛心服舊人處於外獨五百人統以近衛　上不披甲胄處於中獨馮勝親侍　上寢一宵無疑彼心黎明五百人自相歡慶成相謂曰誠生我也於是諸雄威部出願效前驅庚寅帥往建業攻破其城元福壽大夫死之殺其平章阿魯灰榮政百家奴擒御史王槐元帥康茂才以衆降　上去城五里遥見請軍已拔城矣江東由是而定將欲取京口　上不親行恐帥

武康縣冬十月壬申擊破池州鞏洪元帥生擒其將魏壽等遂平池州甲申　上率諸軍至大通江樞密張鑑以楊州降獻其精兵戰馬以元帥張德麟耿成守之是時天下豪傑雖多獨右數郡　上宵晝自思固保江東諸郡以觀羣雄若仁者治世當全江東共樂承平於是嚴飭諸將秣馬屬兵戊守邊鄙至正戊戌春正月院判鄧愈遣兵攻婺源斬其守將帖木不花遂克其城三月元帥胡大海破長鎗軍取淳安建德等縣夏四月苗軍寨政楊完者以舟師來侵徽州大海引兵以戰破之擒其將牛兒等十五李文忠大破苗軍胡大海復引兵邀擊之虜其萬戶羅壽其楊完者收餘衆遁還杭州遂殺總兵廖永安又與戰于常熟福山港大破之繼而復敗其兵於通州鄧山渡其戰船而還六月癸酉取石城初我師攻城急士誠遣書單詞求和願歲輸米二十萬石金五百兩銀三百勞以充軍用　上命移檄報之曰春三月取鎮江兵抵牌壘城彼時來降繼復叛去皆爾所諜納我通好之使子之顧之憂復下於神祠神乃許行三月一日兵起三日破其營也先婬出戰不踰二刻營壘皆破也先婬陳七畫以其軍降明日點視其軍馬步六千萬餘既得之後也先諸將尚未安寧府也先善戰勇士伍百人已收麾下親其情狀人各有疑至暮歸當嚴宿衛心服舊人處於外獨五百人統以近衛　上不披甲胄處於中獨馮勝親侍　上寢一宵無疑彼心黎明五百人自相歡慶成相謂曰誠生我也於是諸雄威部出願效前驅庚寅帥往建業攻破其城元福壽大夫死之殺其平章阿魯灰榮政百家奴擒御史王槐元帥康茂才以衆降　上去城五里遥見請軍已拔城矣江東由是而定將欲取京口　上不親行恐帥

守帥獲其戰士屬縣皆平五月壬午銅陵縣降遂破雙刀趙兵於青陽縣克江陰城正月戊寅元帥胡大海等克績溪庚辰取徽州鄧愈守之及其屬縣皆平九月甲戌浙江閩海平章夏章遣使請降元帥汪同元帥康茂才以衆降　上去城五里遥見請軍已拔城矣江東由是而定將欲取京口　上不親行恐帥

安諸營不能下慶彼營將士已疲乃監旗於是諸軍來攻營乃預設伏兵以待之戒諸軍堅守勿戰使山上望旗乃起已而果至遣其將李右丞來攻餘杭臨馬閩寶皆降仍命前職壬辰破元蕭

誅噪四出伏兵一時俱起敵衆大亂更相踩躪死者
盈野久之士誠兵復來攻營爲我師所敗乃欽兵退
守我師攻之弗克亦遁師雙刀趙寇陷太平縣又陷
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率兵與戰于桐江口破
之殺溺甚衆九月癸巳徐達張德勝朱虎等處已亥追至潛山斬
斫復破雙刀趙於浮山青山等處已亥追至潛山斬
其守將遂克潛山縣繼而雙刀趙遂生隙於我使者往覘其辭語察彼
諒既取雙刀趙遂生隙於我使者往覘其辭語察彼
人情有必戰之計時徐達常遇春皆率兵守池州
上命使星馳與之計曰陳兵必至爾諸將當以五千
人堅守其城以伍萬人伏於九華山下彼兵若臨城
城上旗搖誘噪爲約令三軍見此而起往絕其後斯
必克矣使者至軍中達等如計明日陳兵果至其來
甚銳直造城下守者搖旗噪誘伏兵見之緣山而出
回軍中會諸將彼先開隙今初與戰三千精銳未可
盡殺宜釋之使爲後用遇春初隅遣使赴京密令軍
士中以三千人皆殺食之黎明止存三百人 上聞
之再命使往令生放還於是俘者至陳陳遣使來告
曰戰非有謀乃逃邊者偶戰耳十一月取處州其參
政石抹宜孫遁屬縣皆平至正庚子夏閏五月陳友
諒舟師寇陷太平列巨舟於采石僭稱帝國號漢改
元大義遣人約張士誠夾攻金陵時羣議皆爲宜速
復太平 上曰不可且太平初起堅壘嚴意彼以巨
艦破之若戰于陸地彼必不能 進令彼既勢居上
流遣兵與戰難以取勝若水上決戰至期明日進兵決戰至
我勢可量也若親征彼既見我兵勢不來接戰即解
纜下流半日可至金陵若步騎非一日不可至縱

可至百里遁戰又非上將利也乃令指揮張茂才伴
爲謀叛使來攻茂才遣人具書以往將行以所謀問
李善長善長曰方不得寇去何爲更誘其來 上曰
善再舉 上以爲方勝負相等今若先退彼必以爲
惧而來 追 當先移船入江乃能無失於是兩軍
相拒三日我軍挑戰彼不敢應我舟欲移入江以水
路狹隘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追夜令船置一燈相
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沿於左蠡敵不敢進移軍
渚溪相持友諒令發我戰士皆殺之 上知之命悉
出所俘陳氏軍有傷者賜藥療之遣還下令軍中曰
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將之戰死者乃以舟師
遮其歸路分遣別將取鄱州與國時朱文政遣兵於
南康都昌絕其糧道八月壬戌友諒中流矢死明日降
我師追之至中流大戰良久友諒子理肉袒銜璧出
其軍伍萬餘衆其將莽張等走武昌九月上率諸軍
攻圍之於是湖北郡縣皆降十二月 上還京師至
甲辰春正月丙寅朔上即吳王位二月庚寅復至武
昌破陳丞相張必先兵擒之友諒擊妻子遁還
降 上禮而命之入城撫諭其民厚待友諒父母湖
廣郡縣悉降 上還京師下令曰予以耿躬天地
百神之福託于億兆臣民之上戰定綏寧躬宇日闢
乃者故漢王陳友諒殺君僭逆罪惡貫盈自起兵端
犯我邊境爰舉問罪之師以慰來蘇之望賴上天之
靈兵之所至罔不捷西江諸郡一鼓而下其陳友諒
大舉兵寇豫章乃命解金斗之圍以舟師往援秋七
月屯兵洪都城下亨
稔惡弗悛仍合餘燼於癸卯七月
乃總率舟師親與決戰陳友諒敗死將士悉降進攻
武昌于理歸命布告中外咸使聞知遂大會師兵於
京師至正乙巳春廣東韶州南州及荆襄歸峽等州
皆平命徐達常遇春等兵取淮東淮陰諸郡平之至
正丙午春士誠以舟師寇我鎮江 上引兵擊之賊
聞風而遁督兵追及於浮子門與戰悉俘其衆徐達

乘勝進攻高郵安豐克之是年秋以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副之率師二十萬東取吳越　上謂諸將曰爾等此行直抵姑蘇姑蘇既下則諸郡不勞力而下矣　上意以爲不分其勢則其援兵四合難以取勝不若先攻湖使其救於應然後抵蘇州則取之可必矣遂不從遇春之計作色曰先攻蘇州而或失利尚可恕也爾行矣從爾自討率師遂度大沛口出太湖次洞庭山遇春以衆攻湖

有以安之賢人君子進匿巖穴未有以來之刑亂重興未有以紓之是用陰陽差繆水旱不時天災屢見朕甚憂焉爰布洪恩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於戲民墜塗炭十有七年湯折離居光啟之氣於焉始復繼自今各厚德生共享太平之福以臻雍熙不其偉與九月下求賢詔曰朕爲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遍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膚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時輔佐臣定大業然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所守與刑辟煩重而士懷畏懼欺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終沒沒而已哉今天下再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來四方恩治切惟元綱已張疆土遂分孰拯斯民以定于一顧予以菲德造此不圖荷　上天眷佑臣吾棄　冬十月燕都捷至詔曰一海宇以安人心正國統而君天下理勢所在　古今皆然自羣雄乘亂將北伐列郡皆順已於洪武元年八月克取燕京胡君遠遁兵無犯於秋毫民不移於市肆捷音來奏殊副朕心今改燕京爲北平府命官屯守海宇既同國統斯正方與生民共此安平之福尚賴中外臣僚夙夜公勤以匡朕之不逮於戲上體　天心仰承　祖烈永保萬邦之咸又下從民欲合四海以爲家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上自起兵以來東征西討未遑制作至是始命諸儒稽古改制度易服色因革損益咸自　聖心靡不各當其宜百餘年胡俗爲之丕變而典章文物煥然可述矣洪武二年春遣使往諭諸蕃定　仁祖陵號曰皇陵乙亥建碑常遇春平大同府命諸儒

宋濂等編修元史　蠲免北平燕南河南山西稅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存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　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入閩血抵交廣以極于四海悉皆戡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意歷代帝王陵寢所在特加脩理仍令三年一祭祀著爲定典　平章李文忠右丞趙庸故元平章汝不丁分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糧給軍不避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順效何忍復勞有司時加存恤以副朕懷占城安南來貢馬勝取陝西張思道遁去進克鳳翔四月勝及湯和兵攻臨洮太尉李思齊以衆降餘衆惧罪逃走遂招撫分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來四方恩治切惟元綱已張疆土遂分孰拯斯民以定于一顧予以菲德造此不圖荷　上天眷佑臣吾棄　冬十月燕都捷至詔曰一海宇以安人心正國統而君天下理勢所在　古今皆然自羣雄乘亂將北伐列郡皆順已於洪武元年八月克取燕京胡君遠遁兵無犯於秋毫民不移於市肆捷音來奏殊副朕心今改燕京爲北平府命官屯守海宇既同國統斯正方與生民共此安平之福尚賴中外臣僚夙夜公勤以匡朕之不逮於戲上體　天心仰承　祖烈永保萬邦之咸又下從民欲合四海以爲家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上自起兵以來東征西討未遑制作至是始命諸儒稽古改制度易服色因革損益咸自　聖心靡不各當其宜百餘年胡俗爲之丕變而典章文物煥然可述矣洪武二年春遣使往諭諸蕃定　仁祖陵號曰皇陵乙亥建碑常遇春平大同府命諸儒

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徐達等再征是以報功之事未及舉行朕聞古昔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存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　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入閩血抵交廣以極于四海悉皆戡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意歷代帝王陵寢所在特加脩理仍令三年一祭祀著爲定典　平章李文忠右丞趙庸故元平章汝不丁朶兒只八剌等于開平進次上都元平章都罕等降復取應昌獲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妃后宮女并諸官屬得其珪璧符璽冒的里八剌後六月至京封爲崇禮侯中書左丞楊憲按慾麥說等以姦黨事覺伏誅已亥制以科舉取士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宋及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貢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奔兢之人皇后父爲徐王妃爲王夫人皇后父爲徐王妃爲王夫取未平克羅山擒脫火赤丞相其檀會宜與大興諸州相繼而平遂進克上都擒平章鈐住等官屬秋七月征虜副將軍常遇春率千軍中追封開平郡王謚忠武八月馮勝圍慶陽克之寧州黃河等處悉平冬十月進戰保保敗走擒劉王文濟王等　上始定封建之奠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求賢人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正月詔直隸應天等府州縣開學置師弟子員　洪武三年春正月詔曰隸應天等府州縣開學置師弟子員　洪武三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竸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秋八月高麗瓜哇西洋等國來貢冬十一月丙申以中書左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太師改封韓國公爲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太傅改封魏國公封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子茂爲鄭國公以浙江平章李文忠爲左都督封

曹國公右都督馮勝爲宋國公御史大夫鄧愈爲魏國公皆位特進其餘功臣封爵有差十二月建奉先殿於乾清宮之東以奉祖宗神御每旦焚香時節朔望及生辰日期則祭用常饌行家人禮盡從禮部尚書陶凱之議也洪武四年春正月中書左丞相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致仕以中書左丞相汪廣洋爲左丞相參政知事胡惟庸爲中書右丞錦衣衛指揮使蔣瓛等時甘肅塔灘等時甘肅南將軍率兵征四川二月甲戌　上策試舉人賜進士吳伯宗以下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時高麗舉人金濤亦中選除東昌丘縣縣丞以言不同歸還任本國爲官　遣東行省平章劉益遣其右丞相董尊禽院楊允賢來朝并進遼東圖本詔建遣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指揮事閏三月詔諭甘肅塔灘等時甘肅未下故下詔諭之　詔賜湖州德清縣舉人王頊父金帛時頊官秤原其父遺以家書托御史臺幕官宇文桂者達之平章既而文桂以事被繫或搜其篋中得書百餘封奏之頊父家書亦在其內　上覽之嘉其能以忠孝訓子辭語諄切於　是特遣使者降詔褒美賜白金百兩及綵帛藥物以旌其賢仍令有司編其徭役四月冊封故開平王女常氏爲　皇太子妃立元福壽夫人廟自國朝取建康惟福壽爲元死節故特立廟祀之五月遣兩浙秋糧詔曰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及至躬率六軍征討四方左知將士勞苦重荷　上天眷佑戡平羣雄一統天下東際遼海薄蕃西控戎夷北靖沙漠皆以用安黎庶未免科徵轉運供給繁重事豈得已惟爾兩浙之民歸伏之後民未甦生兼以貪官汚吏害民肥己四載于茲朕深憫焉今既掃除姦弊更用良善革去舊弊而親治道以阜厚吾民其秋糧及没官田租盡行蠲免六月征西將軍湯和率舟師進屯瞿塘關破其　軍直抵重慶夏玄玉明昇面縛詣軍門降秋七月詔川侯傅友德兵克成都先是五月己卯兵克漢州六月丙申兵進圍成都至是其丞相戴壽以下率來降以指揮何文輝守之因遣詔諭雲南及拂菻蘇琉球等國時高麗遣使來賀　萬壽節冬至又遣使來貢及賀正旦節洪武五年春高麗常遣子入學請遣子入學　上曰昔唐太宗時高麗此亦盛事但其子涉海而來未免彼此懷思令其王等制頒行遵守民無產業者許耕田爲業其僧道務守戒律五月宋國公馮勝將兵抵蘭州取平涼六月兵至別力篤山口元岐王大尉朶兒只把遁去進兵追之擒其平章長家奴復遣兵進抵甘肅國公上都驅出降其境悉平七月詔諭故元國公白鎖住時鎖住作亂潛歸鄉里故特詔諭之十月詔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詔曰嘗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此有國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朕因羣雄鼎沸之時率衆渡江屯兵建業十有八年其間高城壘深濠斷軍需造作凡百供給皆前近京五府之民率先効力濟我時艱民力繁甚朕心不忘天下一統今五年矣雖嘗蠲免四歲稅糧然猶未足以報前勞是用申勅有司今年秋糧特令蠲免是歲琉球師水陸並進直抵重慶明昇面縛詣軍門降詔諭不意蜀戴壽憑特險隘中途阻絕致使朕意不達爾土去年遂興問罪之師分命大將率馬步舟師由永寧趨烏撒東川入雲南以正其境土即宣復舊使往諭爾等恐爾未達今因北平送到蘇成稱係爾等舊遣北去之人再俾賫詔往朕雖不德不庭其間西平漢之先哲王使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知之也今高麗文物禮樂頗近於中國可行三年一賫諭其肅時暹羅及鎖里遣人入貢五月下詔敎厚風俗詔曰朕聞三皇立極導以庖厨稼穡衣服始制民居舍焉五帝之敎以仁信不遷遷一聘之禮或每一年一見亦可其所貢方物不在衆多但依古禮大將軍徐達聞賀宗哲由六盤山道去遣都督副使顧時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率引將騎萬人追之是月詔儒臣脩基禮書時上以國家創業之至漢唐宋代有損益要於宜民朕蒙

初禮制未備勅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參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其年過五十未及四十者非深於經術者勿遣於是儒士徐一夔梁宜劉宇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曒蔡深滕公琰至京時曾魯以元史方成共奏留之因命與諸儒同纂脩大將軍徐達至平京左丞何文輝自宜祿來會時達受勅將還京師遂以指揮孫琪與指揮金思忠朱祐等共守平京命都督副使顧時將駙征略靖州文輝守連關繼又以指揮韋正守臨洮命給事嚴知開城州而以前州判馬思寫同治州事守之賀宗哲宗哲以其衆掠隴州大將軍徐達遣右副將軍馮宗異率步一萬騎七千道靖寧往擊之宗哲聞王師至即由迭烈渡河遁去宗異乃率所部還右丞梅思祖獲叛將故元參政毛貴等二十人於邠州送大將軍斬之故元降將汪靈真保虎都帖木兒與其族叔赴京來朝初汪氏自金人入主時世掌軍戎至元時授便宜都總帥及大將軍章昌汪靈真保與虎都帖木兒歸附安置北京至是入覲　詔賜冠帶襲衣金襜及文幣二十匹素紬二十疋帛四十疋棉二十斤既而白銀二百兩米六十石又帛各十疋仍紬絹衣服靴韈賜其從人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乙巳詔以　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壽星五神爲中祀每神祭用羊豕各一共用牛一命翰林撰祭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神其司之均其稟性子統臨天下之初肇脩祀事兵興以來損傷者甚衆神其體天之命多產浮良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其善惡神實司之予統臨天下之初肇脩祀事神其順天之令賞善罰惡使下民知所勸戒司民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億兆之衆神實司之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司祿曰天生百穀以養下民惟人之祿神實司之予統臨天下之初肇脩祀事神其奉天之道俾年穀豐登生民咸遂壽星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神正直善良者必增以壽凶暴者必減其算故神任之歷代之所崇祀予統臨天下之初考諸舊典敬脩祀事惟神無私以答以察體　上天之命　戊午征西將軍廖永忠政朱亮祖等師師自廣西還　上命皇太子於龍灣北入見　上撫慰歡甚既退復命　皇太子送永忠還第　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明昇璟至蜀諭昇以禍福昇牽於羣議不能決還以書曉之曰璟聞古之爲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以幼冲之資藉先人之業據有巴蜀而已昇不能從以方國珍爲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行省左丞俱不之官食祿於京師庚午敕墓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于鍾山陰給明器九十納之墓中其明器鑑二皷四紅旗拂子各二紅羅蓋鞍韉各一弓一箭三竈鑑火爐各一以上俱以木爲之不鑄甲頭盔臺盞托壺瓶酒甕唾壺水盆香爐各一獨臺三香合香匙各一香　筯瓶茶鍾酒盞各二節二匙一癸未命潭州指揮同知丘廣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總兵官慶寶衛指揮僉事胡海廣西衛指揮僉事左君弼副之率兵討左江上思州蠻賊黃能開一名英苗之墟不滅有扈之國不亾聲義兼舉下矣皇　上仁明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收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戮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

爲衆推戴乘時渡江撫建業以待天下之清奈何君不能控禦將帥各懷不軌外有元臣內實自謀未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靜觀羣雄割據荼毒生民心甚不忍親帥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西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覩德君之將臣曰張曰李曰王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師由齊魯經河洛次及燕城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閩平回思前日宗社奠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今以孤兵自隨遠寄沙漠若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彊盡爲我有全二千城之富庶握羣雄累歲之勁兵華夏已平外夷咸附勇士無所施其力智將無所用其謀而君乃欲吐餘與我爲敵乎君若不思保疆土以存宗祀而欲吐餘燼於寒灰是不知天命也朕發鐵騎四出塞外精兵十萬馳二千餘里直抵陰山之北即君逃遁亦出僥倖春和日暖沙漠草青漢兵出塞之時也霜雪冬寒則歸而守險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爲哉朕以誠心待人明示幾策問之庶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審之十二月壬戌遣翰林院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復齊詔占城安南國王詔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集兵以保鄉里不期豪傑雲從數年之間土地闢廣甲兵強盛遂爲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於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日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朕聞之心有不安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各有定分不可強而爲一此天意也況爾等所居之地相去中國越山隔海所言侵擾之事是非罔衷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論而知者朕爲天下主治天下以長天守分上帝好生必不能逆者二臣曰張曰李曰王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師由齊魯經河洛次及燕城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閩平回思前日宗社奠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今以孤兵自隨遠寄沙漠若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彊盡爲我有全二千城之富庶握羣雄累歲之勁兵華夏已平外夷咸附勇士無所施其力智將無所用其謀而君乃欲吐餘與我爲敵乎君若不思保疆土以存宗祀而欲吐餘燼於寒灰是不知天命也朕發鐵騎四出塞外精兵十萬馳二千餘里直抵陰山之北即君逃遁亦出僥倖春和日暖沙漠草青漢兵出塞之時也霜雪冬寒則歸而守險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爲哉朕以誠心待人明示幾策問之庶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審之十二月壬戌遣翰林院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復齊詔占城安南國王詔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集兵以保鄉里不期豪傑雲從數年之間土地闢廣甲兵強盛遂爲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於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日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朕聞之心有不安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各有定分不可強而爲一此天意也況爾等所居之地

相去中國越山隔海所言侵擾之事是非罔衷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論而知者朕爲天下主治天下以長天守分上帝好生必不能逆者二臣曰張曰李曰王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師由齊魯經河洛次及燕城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閩平回思前日宗社奠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今以孤兵自隨遠寄沙漠若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彊盡爲我有全二千城之富庶握羣雄累歲之勁兵華夏已平外夷咸附勇士無所施其力智將無所用其謀而君乃欲吐餘與我爲敵乎君若不思保疆土以存宗祀而欲吐餘燼於寒灰是不知天命也朕發鐵騎四出塞外精兵十萬馳二千餘里直抵陰山之北即君逃遁亦出僥倖春和日暖沙漠草青漢兵出塞之時也霜雪冬寒則歸而守險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爲哉朕以誠心待人明示幾策問之庶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審之十二月壬戌遣翰林院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復齊詔占城安南國王詔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集兵以保鄉里不期豪傑雲從數年之間土地闢廣甲兵強盛遂爲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於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日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朕聞之心有不安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各有定分不可強而爲一此天意也況爾等所居之地

十疋至可領也復賜閒檢用曆三十本賞勞其吏蕭旦麻都文綺紗羅各一疋仍賜以冠帶其從者皆有賜　辛巳征虜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等至京初宗異守平涼以關陝就平胡虜畏服不請于朝輒引衆還闕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　上以其勳舊姑置之　壬午上御奉天殿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以大將軍右丞相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軍總兵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及自帥師由陝西攻取關平等處以疾薨于軍中念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開平王常遇春副大將軍總兵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及自帥師由陝西攻取關平等處以疾薨于軍中念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右副將都督同知馮宗異潭州之役與平章楊璟妥分彼此失陷士卒及代大將軍總制大將時未常不假名義以濟其私朕於將軍之節甚堅如金石雖當顛沛之際力詹孤忠志安社稷及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征南先前有浙江參政朱亮祖克取温州台諸郡方圖珍已聞風膽落比師抵明州國珍迷道及在調取福建姑息大過散陳友定山寨餘黨致入郡復叛重勞師旅及珽師又不珽師又不申明號令以致蠭秀山賊窺伺而叛失陷揮徐誘張俊等官軍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平章廖永忠先克征南將軍克平福建後自親兵取廣東北至南粤阿真已而爾能畏天命尊中國即遣使　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王之訓以安一境之民聽茲忠誠良可嘉尚是降克平三江郡宗愚等山寨又能調遣副將軍朱亮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念其功勞宜與全賞然用遣官賫印封爾爲占城國王於戲居中撫外朕方在福建不能贊助湯和以致陳友定餘黨復叛入山侵擾朕聞之心有不安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各有定分不可強而爲一此天意也況爾等所居之地

十疋至可領也復賜閒檢用曆三十本賞勞其吏蕭旦麻都文綺紗羅各一疋仍賜以冠帶其從者皆有賜　辛巳征虜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等至京初宗異守平涼以關陝就平胡虜畏服不請于朝輒引衆還闕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　上以其勳舊姑置之　壬午上御奉天殿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以大將軍右丞相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軍總兵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及自帥師由陝西攻取關平等處以疾薨于軍中念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開平王常遇春副大將軍總兵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及自帥師由陝西攻取關平等處以疾薨于軍中念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右副將都督同知馮宗異潭州之役與平章楊璟妥分彼此失陷士卒及代大將軍總制大將時未常不假名義以濟其私朕於將軍之節甚堅如金石雖當顛沛之際力詹孤忠志安社稷及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征南先前有浙江參政朱亮祖克取温州台諸郡方圖珍已聞風膽落比師抵明州國珍迷道及在調取福建姑息大過散陳友定山寨餘黨致入郡復叛重勞師旅及珽師又不珽師又不申明號令以致蠭秀山賊窺伺而叛失陷揮徐誘張俊等官軍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平章廖永忠先克征南將軍克平福建後自親兵取廣東北至南粤阿真已而爾能畏天命尊中國即遣使　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王之訓以安一境之民聽茲忠誠良可嘉尚是降克平三江郡宗愚等山寨又能調遣副將軍朱亮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念其功勞宜與全賞然用遣官賫印封爾爲占城國王於戲居中撫外朕方在福建不能贊助湯和以致陳友定餘黨復叛入山侵擾朕聞之心有不安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各有定分不可強而爲一此天意也況爾等所居之地

十疋至可領也復賜閒檢用曆三十本賞勞其吏蕭旦麻都文綺紗羅各一疋仍賜以冠帶其從者皆有賜　辛巳征虜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等至京初宗異守平涼以關陝就平胡虜畏服不請于朝輒引衆還闕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　上以其勳舊姑置之　壬午上御奉天殿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以大將軍右丞相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軍總兵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及自帥師由陝西攻取關平等處以疾薨于軍中念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開平王常遇春副大將軍總兵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及自帥師由陝西攻取關平等處以疾薨于軍中念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右副將都督同知馮宗異潭州之役與平章楊璟妥分彼此失陷士卒及代大將軍總制大將時未常不假名義以濟其私朕於將軍之節甚堅如金石雖當顛沛之際力詹孤忠志安社稷及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征南先前有浙江參政朱亮祖克取温州台諸郡方圖珍已聞風膽落比師抵明州國珍迷道及在調取福建姑息大過散陳友定山寨餘黨致入郡復叛重勞師旅及珽師又不珽師又不申明號令以致蠭秀山賊窺伺而叛失陷揮徐誘張俊等官軍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平章廖永忠先克征南將軍克平福建後自親兵取廣東北至南粤阿真已而爾能畏天命尊中國即遣使　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王之訓以安一境之民聽茲忠誠良可嘉尚是降克平三江郡宗愚等山寨又能調遣副將軍朱亮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念其功勞宜與全賞然用遣官賫印封爾爲占城國王於戲居中撫外朕方在福建不能贊助湯和以致陳友定餘黨復叛入山侵擾朕聞之心有不安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各有定分不可強而爲一此天意也況爾等所居之地

督僉事吳禎先充征南副將軍與大夫湯和克取明州復平定福建航海回還軍容整肅又能勤捕嗣秀山餘黨全師回京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趙庸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又從開平王自陝西復取上都等處後克副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應接大將軍乘勝勦捕生擒脫列白驗其功勞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曹良臣等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州郡皆屢有戰功良臣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百兩文幣十七表裏平章韓政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俞通源右丞梅思祖參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五十兩文幣十三表裏參政陳仲亨文幣二十表裏各衛指揮七表裏千戶衛鎮撫六表裏百戶所鎮撫各五表裏各旗軍總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二錢小旗米三石白金二兩其守禦各處城堡有功官員軍人米二石白金二兩其守禦引兵來攻平章楊璟吳廷美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副使孫恩祖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時鷹揚衛指揮于光守肇昌將兵來援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批其頰遂被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進攻不利且懼大將軍乃引去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磊落有大志徐壽輝初起兵備湖口光將兵守八據鄱陽都昌當其衝要光乃集衆列爲隊伍分其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不與戰時鷹揚衛指揮于光守肇昌將兵來援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批其頰遂被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進攻不利且懼大將軍乃引去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磊落有大志徐壽輝初起兵備湖口光將兵守八據鄱陽都昌當其衝要光乃集衆列爲隊伍分其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衆曰我不能殺諒可俱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上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既行復召還解金連幷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乃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轉振武衛指揮使陞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郡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其從征同其獲俘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皆說服元將元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擾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息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

悉知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赴貿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三年正月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是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俾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鄂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方以兵寇邊者以元主境土以禦之既而都昌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光謂

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乙丑詔脩元史時儒士歐陽佑等悉採故元元統以後事實遣朝仍命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爲總裁儒士趙懷朱佑貝瓊朱世廉王禕張孟高遜忠李懋李汶張宜張簡杜寅殷弼俞通十四人同纂修　乙酉指揮金朝興取東勝州獲元平章刑麟等十八人命省部官詧太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公服之制九大朝會天子衮冕御殿則服朝服見　皇太子則服公服仍命制公服朝服以賜百官三月丙申給賜各朝臣袍帶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言各官先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同如監察御史董希哲前授朝列大夫澧州知府而任七品職事省司郎中宋冕前授亞中大夫黃州知府而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服色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部臣定議於是禮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職事各從其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並依所授散官蓋與唐制同　上曰自今服色宜準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　庚子置秘書監秩正六品先除監丞一員值長二員　壬寅廷兵部尚書滕德爲戶部尚書以黃州府知府秦廷爲戶部侍郎程進爲戶部左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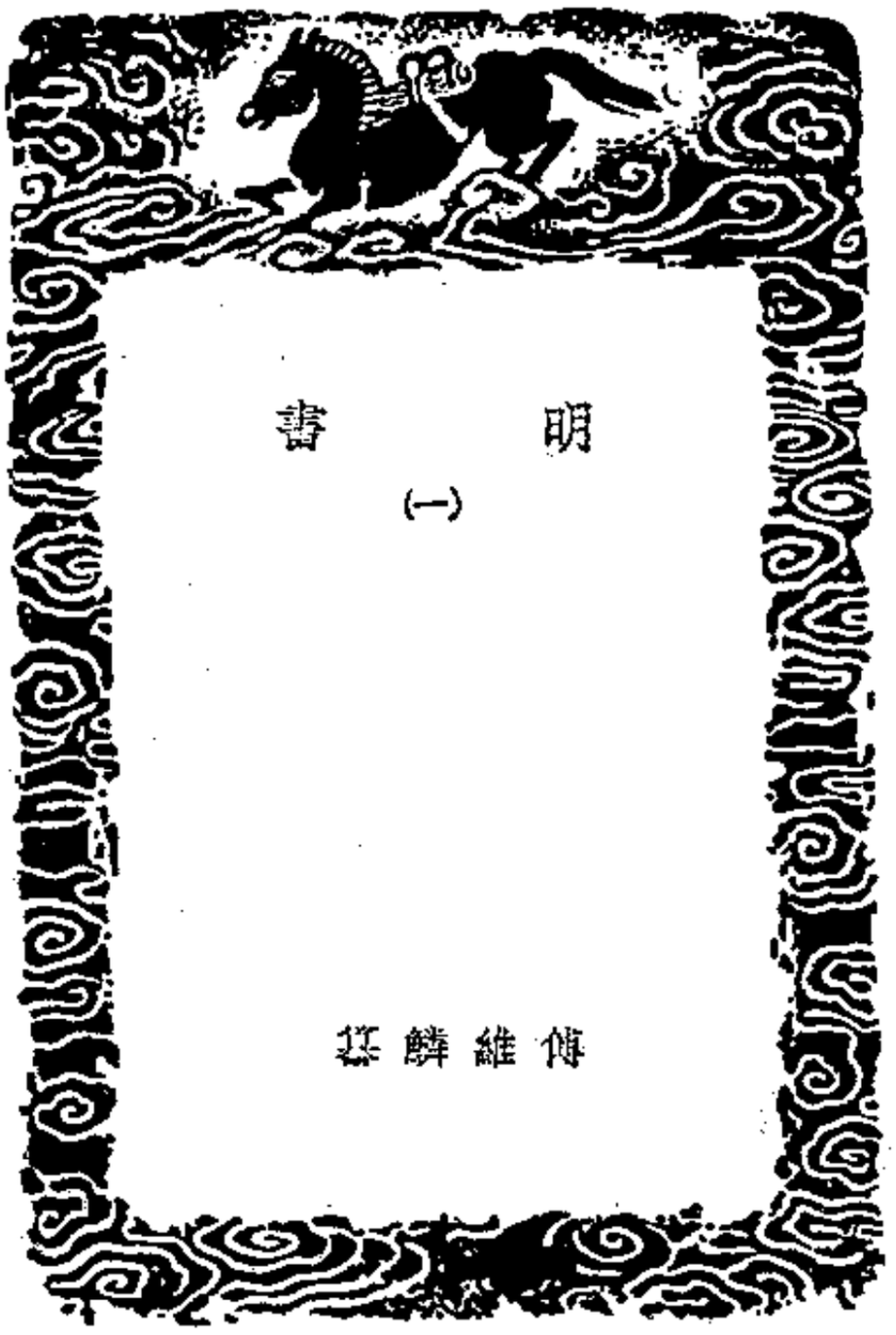
上論之曰六部總領諸司實爲要職而戶部出納天下錢穀尤爲繁重必得勤敏廉知之士以職任之庶屢加遴選實難其人卿等才望爲時所推故特授以是職宜各盡心所事德損首曰　陛下德盛與天同運宵旰之勤邁邁前古臣等才質愚下當輔弼盡力以荅寵命尋遷爲殿中侍御史淮安侯華雲龍言前大軍克永平留故元五省八翼兵一千六百六十人屯田人支月糧五斗今計其所收不償所費乞取赴燕山諸衛補伍練用詔從之　庚戌虎賁衛指揮潘叡卒命遣官致祭賜葬臨濠凡喪祭之費皆給于官既葬復遣使祭之其文曰朕與爾同鄉里因天下亂爾從朕征伐十有五年破荆楚之強敵縛江右之僞王收諸山寇轉戰吳越南方以靖命爾從大將軍北伐大功已成軍回之日西北又起兵爭再遣從征爾乃中道因疾而逝朕思十五年間披堅執銳野宿風食臨戰摧敵奮不顧身者屢矣及天下平身不及享可勝痛哉嗚呼生死者天道之常爾爲將臣能戮力王事功垂于後名著于古亦可無憾矣今命中書省賜爾宣忠秉義功臣鎮國上將軍食大都督府事襲運追封榮陽伯謚武壯爾其有知尚克欽承仍命省臺府衛致祭及服除日又厚賜其家　賞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克平湖南寶慶廣西靖江等處部下將士之有功者命禮部第其賞各指揮文綺帛各六疋千戶衛鎮撫各五疋百戶鎮撫各四疋旗軍人給鈔六十斤征廣西不征北者指揮文綺各四疋千戶衛鎮撫各三疋百戶所鎮撫各二疋旗軍給鈔四十斤　都督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　院馬廣等六百三十四人家屬二千七百九人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駿

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十一終



明書目錄

卷一　本紀一　〇一
太祖高皇帝本紀一
卷二　本紀一　一七
太祖高皇帝本紀二
卷三　本紀一　三三
太祖高皇帝本紀三
卷四　本紀二　四九
建文皇帝本紀
卷五　本紀三　五九
太宗文皇帝本紀
卷六　本紀四　七九
仁宗昭皇帝本紀
卷七　本紀五　八五

宣宗章皇帝本紀
卷八　本紀六　九五
英宗睿皇帝本紀
卷九　本紀七　一一三
景皇帝本紀
卷十　本紀八　一二一
憲宗純皇帝本紀
卷十一　本紀九　一三七
孝宗敬皇帝本紀
卷十二　本紀十　一四九
武宗毅皇帝本紀
卷十三　本紀十一　一六五
世宗肅皇帝本紀一
卷十四　本紀十一　一八一
世宗肅皇帝本紀二
卷十五　本紀十二　一九九
穆宗莊皇帝本紀
卷十六　本紀十三　二〇五
神宗顯皇帝本紀未竟實錄尚多闕略
卷十七　本紀十四　二一七
光宗貞皇帝本紀
卷十八　本紀十五　二二五
熹宗哲皇帝本紀
卷十九　本紀十六　二三九
懷宗端皇帝本紀未有實錄多闕
卷二十　紀一　二四一
宮闈紀一
太祖孝慈高皇后馬氏　譚妃附
與宗孝康皇后常氏　繼后呂氏
建文皇后馬氏

太宗仁孝文皇后徐氏　諸妃附
仁宗孝誠昭皇后張氏　諸妃附
宣宗廢后胡氏
別立孝恭章皇后孫氏　追稱皇后吳氏
英宗孝莊睿皇后錢氏
追稱孝肅皇后周氏　諸妃附
憲帝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
別立後廢后杭氏　妃李氏附
卷二十一　紀一　二六一
宮闈紀二
憲宗廢后吳氏　別立孝貞純皇后王氏
追稱孝穆皇后紀氏
追稱孝惠皇后鄧氏　諸妃附
孝宗孝康敬皇后張氏
睿宗追稱慈孝獻皇后蔣氏　諸妃附
武宗孝靜毅皇后夏氏　諸妃附
世宗孝潔肅皇后陳氏　繼立復廢后張氏
別立孝烈皇后方氏
追稱孝恪皇后杜氏　諸妃附
穆宗追贈孝懿莊皇后李氏　孝安皇后陳氏
進稱孝定皇后李氏　諸妃附
神宗孝端顯皇后王氏
追稱孝靖皇后王氏　諸妃附
光宗孝元貞皇后郭氏　追稱孝和皇后王氏
追稱孝純皇后劉氏
熹宗懿安皇后張氏　諸妃附
懷宗孝愍皇后周氏　諸妃附
公主附　宮闈女官附
卷二十二　表一　二八七
親系故王表
卷二十三　表二　二九三
同姓諸王表一
卷二十四　表二　三一七
同姓諸王表二
卷二十五　表二　三五九
同姓諸王表三
卷二十六　表三　三八五
公侯伯表
卷二十七　表四　四二五
恩澤公侯伯表
卷二十八　表五　四三七
聖賢世爵表
卷二十九　表六　四四三
追封及贈王公侯伯子男表
卷三十　表七　四六九
輔臣部院正卿年表一
卷三十一　表七　五〇三
輔臣部院正卿年表二至萬歷十二年止後未及列
卷三十二　表八　五四一
杜國公孤表
卷三十三　表九　五六一
舉士登第表
卷三十四　表十　五八九
卿貳年表一至萬歷十二年止後未及列
卷三十五　表十　六三一
卿貳年表二
卷三十六　表十一　六七九
先設後革諸官表
卷三十七　表十二　六八五
制科取士年表

卷三十八　志一　七〇三
司天志
卷三十九　志二　七一九
方域志一
卷四十　志二　七三九
方域志二
卷四十一　志二　七五七
方域志三
卷四十二　志二　七七九
方域志四
卷四十三　志二　七九九
方域志五
卷四十四　志三　有明開中通華諸蕃表河　八一九
歷法志一
卷四十五　志三　八二五
歷法志二
卷四十六　志三　八四一
歷法志三
卷四十七　志三　八五五
歷法志四
卷四十八　志三　八六九
歷法志五
卷四十九　志三　九〇九
歷法志六
卷五十　志四　九三七
郊祀志
卷五十一　志五　九六五
輿服志一
卷五十二　志五　九九三
輿服志二

卷五十三　志五　一〇一三
輿服志三
卷五十四　志五　一〇三七
輿服志四
卷五十五　志五　一〇六一
輿服志五
卷五十六　志六　一〇八七
禮儀志一
卷五十七　志六　一一一三
禮儀志二
卷五十八　志六　一一四一
禮儀志三
卷五十九　志七　一一六七
樂律志一
卷六十　志七　一一九一
樂律志二
卷六十一　志七　一二一一
樂律志三
卷六十二　志八　一二三九
學校志
卷六十三　志九　一二五一
選舉志一
卷六十四　志九　一二七一
選舉志二
卷六十五　志十　一二八九
職官志一
卷六十六　志十　一三一一
職官志二
卷六十七　志十一　一三四三
土田志

卷六十八　志二十二　一三七一
賦役志
卷六十九　志二十三　一三八九
河渠志
卷七十　志二十四　一四一一
戎馬志一
卷七十一　志二十四　一四三一
戎馬志二
卷七十二　志二十四　一四四七
戎馬志三
卷七十三　志二十五　一四六五
刑法志
卷七十四　志二十六　一四九五
邊防志
卷七十五　志二十七　一五一九
經籍志一
卷七十六　志二十七　一五三九
經籍志二
卷七十七　志二十七　一五五七
經籍志三
卷七十八　志二十八　一五七七
服飾志一
卷七十九　志二十八　一五九五
服飾志二
卷八十　志二十九　一六一七
輿衛志
卷八十一　志二十　一六三七
食貨志一
卷八十二　志二十　一六五九
食貨志二
卷八十三　志二十　一六七七
食貨志三
卷八十四　志二十一　一六九三
禮樂志
卷八十五　志二十二　一七一五
藝文志
卷八十六　記一　一七三三
皇子諸王宗室記一
卷八十七　記一　一七五一
皇子諸王宗室記二
卷八十八　記一　一七六九
皇子諸王宗室記三
卷八十九　記二　一七八九
起兵諸國記一
滁陽王郭子興　宋韓林兒　天完徐壽輝　漢陳友諒
卷九十　記二　一八一一
起兵諸國記二
吳張士誠　夏明玉珍　方國珍
卷九十一　世家一　一八三三
開國王公世家一
中山王徐達　開平王常遇春
卷九十二　世家一　一八五五
開國王公世家二
岐陽王李文忠　寧河王鄧愈　東甌王湯和　鄖甯王沐英
卷九十三　世家一　一八七三
開國王公世家三
潁國公傅友德　宋國公馮勝　韓國公李善長　營國公郭英
卷九十四　列傳一　一八九五
勳臣傳一
劫大海取再成（附子天璧）　唐永安（附弟永忠）　花雲　濮英　濮貞傳

桑世傑附子敬 張德勝附弟及從子從孫等 附弟汪興祖 趙得勝附弟及死節昌十四人 程國勝曹良臣孫興祖附弟 俞通海附弟通源通淵 韓成附三十六人 傳 一九一五

卷九十五 列傳一

勳臣傳二

康茂才吳良附弟 吳復丁德興韓政鄭遇春蔡遷胡海薛顯郭子興附弟德成 傳

曹興周武張龍張赫張銓華高仇成孫恪耿炳文周德興胡顯李新傳

卷九十六 列傳一 一九三三

勳臣傳三

黃彬陸聚金朝興葉升胡美朱亮祖梅思祖唐勝宗陸仲亨王志顧時陳德華雲龍楊璟傳

藍玉王弼趙庸曹震張翼陳桓朱壽費聚謝成納哈出傳

卷九十七 列傳一 一九四九

勳臣傳四

馬皇葉旺甯正花茂傳

張輔柳升薛祿陳瑄朱榮何福任禮傳

陳懋劉榮費聰傳

蔣貴趙安山雲傳

卷九十八 列傳一 一九六五

勳臣傳五

方鉉楊洪郭登毛勝傳

孫鏜施聚曹翥陳友焦禮楊信衛穎趙輔傳

朱永傳

毛忠劉聚仇鉞傳

卷九十九 列傳一 一九八一

勳臣傳六

金忠吳允誠吳成和勇金順蔣信傳

楊善附從楊植沙 傳

王驥王越傳

卷一百 列傳一 二〇〇一

勳臣傳七

卷一百一 列傳二 二〇一七

忠節傳一

王綱附王名 孝陳敬 王祥附子紳 孫炎葉琛許愛王瑩熊鼐附黃 政 胡深傳

于光張子明附徐 明 傳

李仕魯陳汝錡青文勝薛祥葉伯巨周敬心傳

卷一百二 列傳二 二〇四一

忠節傳二

徐輝祖梅殷傳

方孝孺附林 右 盧原質廬銑胡子昭葉惠仲劉璟王裔鄭公智劉政鄭居貞林嘉猷傳

齊泰黃子澄楊任傳

鐵鉉附高 賢 陳迪暴昭傳

卷一百三 列傳二 二〇六三

忠節傳三

練子甯附徐 子儀 卓敬傳 景清附劉 因 傳

茅大芳林英周澄司中甘霖王玭李文敏董鏞謝昇連楹丁志方王度傳

胡閏附張 仲聰 高翔鄒瑾附子候 鄉純記 陳繼之傳

郭任盧迥戴德彝宋徵巨敬韓永盧振黃彥清傳

張昺謝貴葛誠余逢辰杜奇盼宗倪淵彭二傳

龍鎮石撰程通傳

卷一百四 列傳二 二〇八三

忠節傳四

黃觀附金有聲 張國紀 黃鎮陳性善 彭與明劉伯宗 傳

王良程本立竹風韶虞泰傳

王叔英王艮陳忠慶昇周是修傳

高巍劉璟傳

張安國劉原韶何申方法王省陳思賢張倫儲福附妻 范 傳

姚啓聖附王寶 陳遠圖附黃 張彥芳傳
卷一百五 列傳二 二一〇五
忠節傳五
顏繼祖附子有綸所 向朴鄭想鄭華傳
侯峒曾葉福陳植吳士信王彬附張 傳
馬宜燁附黃 朱忠附金鑛孫 侯松潘忠朱鑑鑒能附小 鄧marker陳鵬莊德附楚 楊本宋瑛附後 程濟葉希賢楊應熊傳
卷一百六 列傳二 二一一九
忠節傳六
牛景先徐蹟高巽志豐寅初劉亨王遴孫鎮石允常孫岳周縉傳
陳洽劉儁馮貴侯保史安何忠劉子輔易先李任劉安徐琪附蔡 傳
陳祚傳 曹勛傳 章綸龐垚鍾同傳
卷一百七 列傳二 二一二五
忠節傳七
劉璲岳正楊瑄附子 林俊鄧智傳
韓文何遵黃鞏附陸豐及疎死 諸臣又張英附 舒芬傳
孫燧許逵傳
卷一百八 列傳二 二二五九
忠節傳八
張原陸粲楊爵馮恩附子 行可 傳
楊繼盛沈鍊海瑞傳
卷一百九 列傳二 二二八五
忠節傳九
吳中行趙用賢傳
楊漣附魏大中黃尊素 左光斗傳
卷一百十 列傳二 二三〇一
忠節傳十
周順昌附五人 萬燝附劉 周宗建方震儒傳

卷一百十一 列傳三 二三二七
儒林傳一
范景文等傳
汪克寬 趙汸 張美和 貝瓊
趙謙 唐肅 曹端 薛瑄
卷一百十二 列傳三 二三三九
儒林傳二
吳與弼 陳獻章 邱浚 羅倫
卷一百十三 列傳三 二三五七
儒林傳三
賀欽 丁璣 蔡清 張吉
潘府 羅欽順 陳茂烈 羅欽順
卷一百十四 列傳三 二三七九
儒林傳四
呂柟 王艮 林春 崔溥 王
唐順之 羅汝芳 殷邁
卷一百十五 列傳三 二三九九
儒林傳五
張元忭 趙貞吉 鄧以讚 楊起元
卷一百十六 列傳四 二四三一
名臣傳一
章溢附子 存道 傳
陶安傳
唐鐩殿震直韓宜可羅復仁傳
王濬傳書闕
王嘉會傳書闕
陳悰傳書闕
杜敬傳書闕
吳伯宗傳
卷一百十七 列傳四 二四三五

朱鷹 趙徹 黃劍
胡居仁 陳真晟
周瑛
楊廉 邵寶 章懋
胡鎰
王畿 鄒守益 羅洪先
顧應祥 高簡湖

名臣傳二
裴矩傳 蕭瑀傳 陳叔達傳 竇威傳 竇抗傳 唐儉傳 杜淹傳 王珪傳 韋挺傳 魏徵傳 魏徵子叔玉傳
周 瑜傳附
魯 肅傳附
劉 放傳附
孫 資傳附
荀 彧傳附
荀 攸傳附
鍾 繇傳附
華 歆傳附
王 朗傳附
王 肅傳附
程 昱傳附
董 昭傳附
劉 曄傳附
蔣 濟傳附
滿 寵傳附
郭 嘉傳附
卷一百十八 列傳四 一三五三
名臣傳三
戴 胄傳
張蘊古 岑文本傳
張 玄素傳附
馬 周傳
褚遂良傳
劉 洎傳附
李 百藥傳
許 敬宗傳
上官儀傳附
崔 融傳附
宋 之問傳附
沈 佺期傳附
盧 藏用傳附
陳 子昂傳附
卷一百十九 列傳四 一三七一
名臣傳四
金城王英傳附 郭務悰傳
宋 璟傳
蘇 頲傳
張 說傳
源 乾曜傳附
杜 暹傳附
李 元紘傳附
韓 休傳附
許 景先傳附
裴 耀卿傳
韋 堅傳附
韋 陟傳
韋 見素傳附
韋 恩光傳附
韋 倫傳附
韋 斌傳附
韋 諤傳附
韋 損傳附
韋 鎬傳附
韋 貫之傳附
韋 溫傳附
韋 昭度傳附
韋 保衡傳附
韋 貽範傳附
韋 莊傳附
韋 蟾傳附
韋 澳傳附
韋 嗣立傳附
韋 安石傳附
韋 巨源傳附
韋 湊傳附
韋 處厚傳附
韋 表微傳附
韋 弘景傳附
韋 溫子仲容傳附
韋 貫之從子保衡傳附
韋 貽範從子莊傳附
韋 蟾從子澳傳附
韋 嗣立從子安石傳附
韋 巨源從子湊傳附
韋 處厚從子表微傳附
韋 弘景從子溫子仲容傳附

韋 貫之從子保衡傳附
韋 貽範從子莊傳附
韋 蟾從子澳傳附
韋 嗣立從子安石傳附
韋 巨源從子湊傳附
韋 處厚從子表微傳附
韋 弘景從子溫子仲容傳附
劉 宴傳附
卷一百二十 列傳四 一三九一
名臣傳五
高祖王皇后傳
睿眞皇后竇氏傳
元 行冲傳
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四 一四一三
名臣傳六
呂 向傳附
劉 秩傳附
李 華 蕭穎士 柳冕 元德秀 賀蘭進明 顧況 韋渠牟傳
蕭 穎士傳
柳 冕傳
元 德秀傳
賀蘭 進明傳
顧 況傳
韋 渠牟傳
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四 一四三一
名臣傳七
顏真卿傳
柳 公權傳附
王 播傳附
崔 戎傳附
王涯 賈餗 李訓 鄭注傳
柳 仲郢傳附
柳 玭傳附
林 蘊傳附
周 墀傳附
魏謩 裴休傳附
裴 坦傳附

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四　二四四五
名臣傳八
姚夔傳
于謙傳
劉定之傳
楊繼宗傳
張寧傳
徐有貞傳
莊昶傳
陶魯傳
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四　二四六三
名臣傳九
儲瓘傳
李東陽傳
馬文升余子俊葉盛傳
黃孔昭傳
王鴻儒傳
劉鉉傳
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四　二四八二
名臣傳十
陳鎬附弟傳
王竑羅通傳
顧璘傳
耿九疇黃綬高明傳
李賢傳
彭時傳
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四　二五〇一
名臣傳十一
徐溥傳
王恕傳

劉大夏傳
程信秦紘鄧廷瓚附張鼐孫燧傳
劉健謝遷傳
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四　二五二三
名臣傳十二
戴珊張敷華傳
倪岳周經童軏傳
石珤傳
楊廷和毛澄蔣冕毛紀傳
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四　二五四三
名臣傳十三
薛蕙傳附
王鏊傳
彭韶傅瑋陳沂林俊王瓊鳳傳
劉忠戴宏傳
楊守陳吳寬張元禎傳
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四　二五六一
名臣傳十四
梁儲傳
許進李承勛胡世寧傳
楊一清傳
梁材劉麟雍泰吳廷舉傳
卷一百三十　列傳四　二五八五
名臣傳十五
陳察陳宣傳
王以旂周金傳
張時徹喻時沈啓陳堯傳
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四　二六〇三
名臣傳十六
翟鑾李時傳

景　暘傳
劉天和歐陽鋐傳
徐　階傳
胡　松傳附
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四　二六二二
名臣傳十七
陳其學傳附
劉自強傳附
夏　言傳
鄒　峻傳
呂　本傳
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四　二六四一
名臣傳十八
宋儀望傳附
趙孔昭傳附
李世達傳
陸光祖傳
殷　士儋傳附
程文德傳附
李　遂傳
申時行傳
劉景韶傳附
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四　二六六五
名臣傳十九
孫　鑛傳附
林烴陸粲傳
陳洪謨傳附
王錫爵傳
陳有年傳附
張佳胤傳

余懋孳沈思孝羅萬化傳
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四　二六八九
名臣傳二十
高　拱傳
鄧正城傳
李化龍傳附
魏允貞趙南星傳
成基命傳
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五　二七〇九
孝義傳一
廖　欽　林　懋　陳雅言　鄧學詩　唐　毅
朱　照　饒　漢　祝大昌　瞿罕興　邱　鐸
陳思禮　毛　聚　吳宗元　朱　瑄　危貞昉
崔　敏　劉　讜　楊　敬　顏　琇　胡　翰
何　潤　王世名
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五　二七三三
孝義傳二
張　翥　楊　煥　謝　紳　杜　元　李　疑
洪　胖　成　謹　楊　晏　劉和歸　鉞
劉　閏　樂　拆　鄭士利　高　瑤　汪　澄
史五常　何宇新　楊成章　劉廷梅　李德智
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六　二七五五
循良傳一
魏　觀　王宗顯　王興宗　方克勤　胡尊昌
蘇悉讓　羅　性　楊　卓　吳　履　關　芳
陳　澧　錢本中　丁　積
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六　二七七一
循良傳二
徐　咸　徐九經　程　嫏　唐　侃　龐　嵩
歐陽東鳳　馬思理　彭長宜

王　順　伍洪　姚玳　鄭氏
潘　檉　曾　晛　盧宗堯　顧氏
姚伯夢　趙　諍
何　倫　崔　銑
王　芳　雷　珍
朱仲福　阿　答
王　觀　郎　敏
顧光遠　歐陽銘
周思章　樊玉衡

卷一百四十 列傳七 二七八七
武臣傳一
張溫傳
朱能徐忠李彬陳珪朱谷陳志張興梁銘趙森郭亮高士文傳
胡福孟將火兒李益王忠王聰張武徐理傳
李濬王信朱斌劉順傳
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七 二八〇三
武臣傳二
楊銳馬永梁寔傳 沈希儀金大猷傳
茆成胡通賊繼光傳
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八 二八二一
陰通傳
嚴明德 唐桂芳 梁寅 吳海 黎貞 李閏 陶宗儀
倪瓚 王元吉 王顯 陳洞 陳亮
王玖 徐舫
楊恆 梁田玉 郭良 梁中節 梁良玉
宋和 何州
樂清 耶溪 雪菴 河西傳 補鍋匠 蜀翁 東湖 大鹽門僧
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九 二八三七
雜傳一
陳邁秦從龍 附張兌周良駒傳
朱升傳 劉三吾傳 宋訥傳 劉基傳
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九 二八五三
雜傳二
宋濂傳 何眞傳 朱守仁傳 安然李幹傳
詹同傳 危素傳 張以甯傳 程徐傳
吳霦傳 秦裕伯傳
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十 二八六九
文學傳一
楊維禎 陶凱 李習 劉崧 陳繼先 薛伯衡 陳觀
王沂 胡達 唐之淳 吳勉 胡翰
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十一 二八七七
文學傳二
李德 道衍 泰約 張羽 徐賁
王佐
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十 二八八七
文學傳三
蔡哲 楊基 高啓 王行 高棅
何景明 廖海
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十 二九〇五
文學傳四
楊慎 費宏 王愼中 趙時春 李攀龍
王世懋
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十 二九二一
文學傳四
胡應麟 宗臣 梁有譽 徐獻忠 俞文
宋登春 徐渭 蔡宣
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十一 二九三九
循吏傳一
嚴嵩 嚴世蕃傳
卷一百五十 列傳十一 二九五九
循吏傳二
張居正傳
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十二 二九八九
藝術傳
宋克趙撝謙祝允明文嘉傳
錢元愼楊循吉許誥傳
劉日新全真皇甫仲和高訓傳
袁珙 珙子忠徹傳
王賢龐均鄒金忠傳
于梓人冷謙傳
王冕周元素吳偉王綬唐寅沈周傳
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十三 三〇〇三
列女傳

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十四　三〇二三
外戚傳
揭王陳公　徐王馬公　呂本　張純　張昇　孫忠　吳安
周壽昌　錢承宗　王源　張柱　鄒嘉　夏瑭　席輪
陳萬言　方鋭　李偉　郭振明　王長鎬　張國紀　周奎
李堅　胡觀　袁容　李讓　崔元
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十五　三〇三七
佞幸傳一
紀綱傳　石亨附侯傳　馬良馬昂傳
神英附同時封爵傳　傅　江彬傳
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十五　三〇五九
佞幸傳二
錢寧傳
張孚敬桂萼席書方獻夫霍韜黃維熊浹黃宗明傳
仇鸞傳
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十六　三〇七九
殘酷傳
陳瑛　開濟
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十七　三〇八七
奸回傳
胡惟庸附陳寧汪廣洋楊憲傳
徐增壽李景隆王弼盛庸茹瑺王佐傳
金忠顧成瞿能王邃房昭傳
徐正傳
劉吉蔡安尹旻焦芳傳
王瓊傳
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十八　三一〇九
閹宦傳一
鄭和　沐敏　劉永誠　王振　紀淵
侯思止　阿丑　汪直　王敬　覃吉

李廣　梁芳附
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十八　三一三一
宦官傳二
蔣琮　王岳　曹敬　張裕
李芳　陳奉　馮保附　魏忠賢附
卷一百六十　列傳十九　三一五一
奧教傳
金幼孜月鑑宗泐來復永陸晗立庶溥洽智的遷曉廣孝李贄傳
周顛張中張君實徐道人胡守法王世能張正常鄧元錫陶仲文傳
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二十　三一七一
亂賊傳一
張玉　朱恆　朱鼎　唐賽兒　思任發
大藤峽賊
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二十　三一九五
亂賊傳二
流四　劉六　劉七　藍廷瑞　江西賊
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二十　三二一九
亂賊傳三
大同兵　師尚詔　葉楠　哮拜
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二十　三二三九
亂賊傳四
松潘諸　奢崇明附　安邦彥附　徐鴻儒附
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二十一　三二四九
四國傳一
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二十一　三二七一
四國傳二
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二十一　三二九三
四國傳三
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二十一　三三二五
四國傳四
李自成附

卷一百六十九　列傳二十二　三三五五
補元臣傳
搠廓帖木兒傳　陳友定傳　蔡子英傳
滕克非薛闍英附傳　李徽臣傳
卷一百七十　列傳二十三　三三六五
彼傳一
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二十三　三三七九
彼傳二

明書卷一

本紀一

太祖高皇帝本紀一

帝姓朱氏。諱元璋。初名興宗。字國瑞。諱珦之後。封於邾。去邑爲朱。世居沛之相。徙句容。祖徙泗州。卒葬焉。父世珍。母陳。徙鍾離之東鄉。生四子。上其季也。母振時。夢神人饋白丸。啗掌有光。吞之。明日上生。紅光燭天。見者駭爲火發。迹之無有。時元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丁丑昧時也。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土人名其地爲紅羅障。皆有老僧造門曰。神龍在此。稍長。委脫雄鷙有奇相。歲甲申大疫。父母及伯仲兄相繼喪亡。上年十七。入皇覺寺爲僧。寺衆乏食。遂西歷光固汝潁至合肥。遇兩黃衣人與俱。上病兩人調護倍至。病差不見。凡三年。返寺。辛卯元至正十一年。元政垂失。吳與透見天下兵起。先是方國珍嘯聚海島。頻歲入寇。江淮騷動。淮南北盜賊蜂起。潁州劉福通等據羅山。益起兵。山益死。子林兒嗣。徽潁途攻破上蔡、真陽、汝寧、光、息。衆至十餘萬。珍據台州。劉福通等據汝寧山。益起兵。山益死。子林兒嗣。徽潁途攻破上蔡、真陽、汝寧、光、息。衆至十餘萬。諸將欲直趨金陵。上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襟喉。得采石以守和陽。上因諸將分工整城。未就。出子興徼。坐南面呼諸將曰。總兵主帥命也。不可無約束。今整城。曾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逾者。以軍法從事。諸將咸服。帖然無敢犯。二月。韓林兒入亳。稱皇帝。國號宋。改元龍鳳。招和陽諸將。張天祐赴之。實檄推子興爲元帥。天祐右副元帥。上爲左副元帥。上不受。止用其年號。三月。子興卒。上統其兵。時上欲渡江取金陵。苦無舟楫。巢湖水軍俞通海等擁千艘來降。上親往撫之。問李善長曰。舟師來附。機不可失。殆天啓也。夏五月。乘水漲敗元將蠻子海牙軍於馬腦河。遂定渡江之計。時諸將欲直趨金陵。上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襟喉。得采石以守和陽。兵乘風向牛渚。敵兵森列。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大呼。敵衆披靡。遂登岸拔之。繇江諸壘望風迎附。元總管靳義赴水死。上曰。義士。敬而葬之。乘勝取太平。偽士李習陶安率父老出迎。見上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上召與論治道及建都之地。其言合上意。語在陶傳中。上大悅。貞太平與國。翼元帥府。偽府都事陶安參幕府。友諒尙詭幸酉陽野先自方山來攻。生擒之。赦其黨。皆降。克溧水。秋七月。取溧陽。溧湖攻集慶。不克。八月。繇陳野先遁。九月丁亥。皇長子生。冬十二月。釋所獲元臣納哈出歸。劉福通奉宋主韓林兒自亳走安豐。再攻集慶。野先叛。邪元帥張天祐戰死之。野先尋爲盧德茂所殺。

丙申。元至正十六年。宋龍鳳二年。　春正月。倪文俊迎徐壽輝都漢陽。二月。大破海牙兵於江。三月。上率諸將攻集慶路。初拔其柵。擒陳兆元釋之。悉降其衆。其衆多疑懼。上登舟令入衛。解甲酣寢。疑解。及城破。元御史大夫福哥

之。即李慧皇后軍中稱曰朱公子。後子興。興孫雄。雄所執。上救出之。歸鄉里。募兵所得甚衆。還授上鎮撫。癸巳。元至正十三年。時子興。興彭早住趙均用所制。取下無道。乃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以計取驢牌寨。得壯士三千。又招降滁北頭得千餘。襲橫山。測得二萬道。過李善長。與語悅之。語在李傳中。留麾下相與取滁陽。拔之。上道人路早住均用。子興乃得率所部入滁。是年。張士誠據高郵。國號周。改元天祐。甲午。元至正十四年。滁大旱。上驗於柏子泗。獲雨。歲大熟。冬十月。元汝相脫脫圍高郵。分圍六合。其帥諸教子興與有卻。不應。上曰。六合破。滁不獨存。脣齒也。可以小嫌僨大事乎。時元兵號百萬。衆怯帳上。諸行樞瓦解。爲援以計結之。得衛老駒俱還。滁既而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時蠭戰勝。然元兵強。上謀欺其帥。具牛酒以所獲遺之。告其帥曰。城主老病不任行。賴道輸師城中。皆良民。結衆以備他盜。幸撫存以供軍餉。今他處互寇來。城蔡何舍之。獲良民。帥信之曰。非良民。肯遺馬耶。即日解兵去。上見戰爭益甚。民以兵荒死者頗多。憫之。乃謁於天曰。羣雄勝負未決。生民塗炭。若元祚未終。亂宜早息。願先自某始。若羣雄中當爲天命者。益歸之。無貽生人陷危期。以三月歸附多寡爲上兵益盛之驗。欲都滁。上謂非形勝不可。上威名日著。子興二子欲害之。謀洩。上以帥結之。謀沮。終不萌害上意。

乙未。元至正十五年。宋韓林兒龍鳳元年。　春正月。帝以和陽可圖。命張天祐取之。守將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上至和陽。見諸將多被擄。惻然。召謂諸將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悉還之。民大悅。子興命上總守和陽。上因諸將分工整城。未就。出子興徼。坐南面呼諸將曰。總兵主帥命也。不可無約束。今整城。曾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逾者。以軍法從事。諸將咸服。帖然無敢犯。二月。韓林兒入亳。稱皇帝。國號宋。改元龍鳳。招和陽諸將。張天祐赴之。實檄推子興爲元帥。天祐右副元帥。上爲左副元帥。上不受。止用其年號。三月。子興卒。上統其兵。時上欲渡江取金陵。苦無舟楫。巢湖水軍俞通海等擁千艘來降。上親往撫之。問李善長曰。舟師來附。機不可失。殆天啓也。夏五月。乘水漲敗元將蠻子海牙軍於馬腦河。遂定渡江之計。時諸將欲直趨金陵。上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襟喉。得采石以守和陽。兵乘風向牛渚。敵兵森列。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大呼。敵衆披靡。遂登岸拔之。繇江諸壘望風迎附。元總管靳義赴水死。上曰。義士。敬而葬之。乘勝取太平。偽士李習陶安率父老出迎。見上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上召與論治道及建都之地。其言合上意。語在陶傳中。上大悅。貞太平與國。翼元帥府。諸將奉上爲大元帥。以李善長爲府都事。陶安參幕府。友諒尙詭幸酉陽野先自方山來攻。生擒之。赦其黨。皆降。克溧水。秋七月。取溧陽。溧湖攻集慶。不克。八月。繇陳野先遁。九月丁亥。皇長子生。冬十二月。釋所獲元臣納哈出歸。劉福通奉宋主韓林兒自亳走安豐。再攻集慶。野先叛。邪元帥張天祐戰死之。野先尋爲盧德茂所殺。

丙申。元至正十六年。宋龍鳳二年。　春正月。倪文俊迎徐壽輝都漢陽。二月。大破海牙兵於江。三月。上率諸將攻集慶路。初拔其柵。擒陳兆元釋之。悉降其衆。其衆多疑懼。上登舟令入衛。解甲酣寢。疑解。及城破。元御史大夫福哥

戰死之諸將皆降。得軍民五十餘萬。上入城。諭以除暴安民之意。因改府冀天興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忠爲元帥。得儒士夏煜等用之。寘上元江寧二縣。遂定都焉。非福等時將取鎮江。慮諸將不職。士爲害。數前故縱誅。欲法之。久之乃免。命徐達等進兵。戒以無得擄殺。丁酉。克鎮江。上親迎耆儒陳從祖。稱爲先生不名。辟卒徵處士陳汝錪不至。夏四月。取金壇。六月。取廣德路。改廣興府。秋七月。諸將奉上爲吳國公。設江南行中書省。江南行樞密院。帳前都指揮司。五翼帥府等官。置營田使。辛巳。徐達敗張士誠於鎮江。進攻常州。擒其弟士德。幷其張汎二將軍。秋九月。上如鎮江。謁孔子廟。分遣儒士諭民勸農。尋還。冬十月。順流下。步騎並可捨回。此兵法所忌。乃召康茂才結誘之。以速其來。善長曰。徒東西相合。何以支。先破友諒。則士誠膽落矣。茂才致書友諒。約內應。友諒喜。約至江東木橋呼老康。上乃命設伏。易橋鐵石。友諒夜至。見橋鐵石。乃驚疑。呼老康無應者。乃急率千艘向龍灣。以萬人登岸立柵。時暑甚。諸將欲戰。上曰。天將雨。第就食。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信。食已。雲忽合。須臾雨大注。戰合雨止。夾擊遂大敗之。潰兵趨舟。舟膠淺者無算。俘其卒二萬人。其將張志雄等。擊走漢兵據饒州來降。漢主信府。六月。復太平。更築其城。取安慶。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左丞余椿等。擊走漢兵。友諒道張定邊陷安慶。守將俞伯仲遁。遣賜死。擒其弟廣俊。樞密院。九月。大敗張兵於長興。故天完將袁國公歐普祥來歸。稅酒。築龍灣虎口城。冬十二月。取撫州。改臨川府。進下建昌。改肇慶府等復復。

都。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宋龍鳳四年。春正月。張士誠石牌守將趙瑞來降。取婺源。二月。遷元帥康茂才爲營田使。上諭之曰。比因兵亂。民廢耕耨。慮旱潦不時。有妨農事。命爾此務。在嚴洫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使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尊任之意。三月。命提刑按察司分巡郡縣。諭之曰。凡輕者釋之。重者從輕典。左右言用法太寬。上曰。百姓罹兵亂。創殘甚。今歸於我。正當撫綏。聞有誤犯。事可蠲法。克建德。夏四月。陳友諒陷池州。據饒。與宋主入汴梁。都之。取浦江。秋七月。敗張兵於通州。奪九華山。八月。楊完者餘黨三萬來降。冬十月。取蘭溪。克宜興。進攻婺州。十一月。上以婺州久不下。自往征之。十二月。命籍戶口。壬午。上至婺。圍之。元石抹宜孫守處州。以兵來。大破之。婺州降。改寧越府。尋改金華。設儒學。命儒士宋濂等爲五經師及舉官。時喪亂之餘。至是始訓莊誦聲。發廩賑貧乏。禁酒。建觀星臺。辟儒士范祖幹等。問治道。務旨。加禮貌。命爲諮議官。

己亥。元至正十九年。宋龍鳳五年。春正月。克諸暨。二月。張士誠寇江陰。吳良等擊敗之。三月。下令曰。蓋天既命予削平僭亂。救不順時。敷惠以開至仁。況春氣發育草木昆蟲。猶皆昭蘇。民有繫獄者。抑鬱愁苦。恐傷天和。予甚憫之。除大逆無道及故之偵伺。餘與原宥。方國珍以溫台處三州來附。以子關爲質。上以質子妨世事。命還歸。五月。上將還師。命胡大海協守婺州。上至應天。秋八月。取無爲。九月。克潛山。取衢州。冬十一月。胡大海取浙東諸郡。徵劉基、宋濂、葉琛、章溢及王禕等至。上優待用之。時陳友諒殺其主徐壽輝於江州。自稱漢王。

庚子。元至正二十年。宋龍鳳六年。春二月。福建行省參政袁天彝以福清來歸。三月。方國珍以金玉飾鞍馬來獻。上曰。吾方有事救民。所當文武材及布帛穀粟。資玩非所好也。卻之。夏四月。十七日癸酉。皇第三子生。是爲太宗。五月。陳友諒寇洪州。徐達擊敗之。閏五月。攻陷太平。守將花雲、朱文遜、院判王鼎、許瑗、死之。友諒驕橫益甚。因弒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既僭號。乃約張士誠犯建康。左右欲先復太平以逐制之。或勸親征。上曰。不可。太平昔以五艦乘城。致敗。況我步卒趨百里外。而彼以舟師順流下。步騎並可捨回。此兵法所忌。乃召康茂才結誘之。以速其來。善長曰。方以遠來爲疑。遲之何也。上曰。徒東西相合。何以支。先破友諒。則士誠膽落矣。茂才致書友諒。約內應。友諒喜。約至江東木橋呼老康。上乃命設伏。易橋鐵石。友諒夜至。見橋鐵石。乃驚疑。呼老康無應者。乃急率千艘向龍灣。以萬人登岸立柵。時暑甚。諸將欲戰。上曰。天將雨。第就食。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信。食已。雲忽合。須臾雨大注。戰合雨止。夾擊遂大敗之。潰兵趨舟。舟膠淺者無算。俘其卒二萬人。其將張志雄等皆降。友諒道去。取信州。改廣信府。六月。復太平。更築其城。取安慶。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左丞余椿等。擊走漢兵。據饒州來降。漢主友諒道張定邊陷安慶。守將俞伯仲遁。遣賜死。擒其弟廣俊。樞密院。九月。大敗張兵於長興。故天完將袁國公歐普祥來歸。稅酒。築龍灣虎口城。冬十二月。取撫州。改臨川府。進下建昌。改肇慶府等復復。

辛丑。元至正二十一年。宋龍鳳七年。春正月。下東流。議鹽法。資局設官。聽商販十分取一。資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貨物價值從民便。議茶法。每引每斤輸錢二百二月。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夏六月。漢李明道攻信州。夏德潤戰死。胡大海來援。破擒之。秋七月。漢張定邊陷安慶。上親率東關。時大暑。左右更以衣進。皆經濕。參軍朱思顏曰。主公躬行節儉。眞可示法萬世。但恐今日如此。後或不然。上喜曰。他人能言目前不能及久遠。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思顏之言甚善。賜之幣以彰其直。秋八月。道使通好元將察罕帖木兒。取浮梁。樂平。上親征漢。先是漢數陷近礮。上怒。率舟師遡流而上。劃基以爲宜徑拔江州。傾其巢穴。上從之。時浮江有巨鼉趨蟹於舵。狀甚異。泊牛渚。復有鼉蛇旋舵。竟日至安慶。上先陳陸兵疑之。以舟師擣其水寨。大破之。長驅過小孤。漢守將丁普郎迎降。次湖口。獲其運卒。追至江州。遇漢兵大破之。友諒半夜犂衣走武昌。師入江州。獲馬三千。糧數萬甲辰。下南康。前黃濟來降。傅友德率所部來歸。上用爲將。九月。漢平章王溥以建昌及九江、南豐州、金溪八縣來降。取總興。冬十一月。李伯昇圍長興。常遇春馳救。敗之。下撫州。撫州將鄧克明戍敗降。尋逃。取瑞昌。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宋龍鳳八年。春正月。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來降。乙卯。上發九江。如隆興。謁孔子廟。召父老諭之曰。陳氏據此。爾民甚苦。今吾悉去其弊。軍儲供億。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爲吾良民。民大悅。袁、瑞、臨江、吉安、皆下。獲鄧克明。漢平章彭時中以龍泉降。二月。改建德爲嚴州府。金華賊蔣英等殺守臣胡大海。朱文忠還元帥何世明復之。英等大掠。走降士誠。文忠率師至。撫其民。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

遣叛寇。日盛王師。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士誠寇諸全。大敗之。三月。泗州守將薛顯以城降。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得叛。耿再成孫炎寇賊死。上命鄧愈討平之。李祐之自殺。賀仁得伏誅。改隆興爲洪都府。拓其城。以鄧愈爲江西行中書省參政鎮守。丙申。改中書分省爲浙東行中書省。開省金華。祝宗叛。陷洪都。癸酉。復處州。甲戌。復洪都。叛黨皆就擒伏誅。夏五月。田豐等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走入益都。元以子擴廓帖木兒代將。大破之。田豐等求救於宋。宋以劉福通赴援。敗績。遁走安豐。擴廓拔其城。誅田豐等。遂復葛州。時宋將白不信李喜喜略關中。俱兵敗。奔劉李武崔德降於李思齊。山東地元悉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秋七月。平章趙榮、參政趙祖禮、楊璉出塞。言。都將有欲害之者。二人不自安。謀作亂。至是上聞。先生所告。乃伏誅。八月。漢復破吉安。冬十月。羅友賢據池州神山作亂。討平之。設閫審批驗所官。十二月。復吉安。元擴廓帖木兒致書幷獻馬。遣僧使人。

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宋龍鳳九年　春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國號大夏。改元大統。二月。中將士亳田之介。徐壽輝康茂才。漢張定邊陷饒州。張士誠破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上遣徐達常遇春討敗之。時鷹州左君弼走安豐。定商稅三十取一。貿貨泉局於江西。頒大中通寶五等錢。朱文正等分城拒守。此道無護。始忽終二月。復視師武昌。道羅復仁降。降漢主陳理。率其衆出城降。原遇之。城中賑饑民。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騷亂。今諸臣宜體其失。協心爲治。以成功業。安生民。毋苟且因循。徒取光位。又令曰。證法國之紀綱。疏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諸將皆不得恣情任私。擾爲暴亂。須定名分。明號令。等爲之。令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先當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都。癸酉。復處州。甲戌。復洪都。叛黨皆就擒伏誅。夏五月。田豐等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走入益都。元以子擴廓帖木兒代將。大破之。田豐等求救於宋。宋以劉福通赴援。敗績。遁走安豐。擴廓拔其城。誅田豐等。遂復葛州。時宋將白不信李喜喜略關中。俱兵敗。奔劉李武崔德降於李思齊。山東地元悉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秋七月。平章趙榮、參政趙祖禮、楊璉出塞。言。都將有欲害之者。二人不自安。謀作亂。至是上聞。先生所告。乃伏誅。八月。漢復破吉安。冬十月。羅友賢據池州神山作亂。討平之。設閫審批驗所官。十二月。復吉安。元擴廓帖木兒致書幷獻馬。遣僧使人。

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宋龍鳳九年　春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國號大夏。改元大統。二月。中將士亳田之介。徐壽輝康茂才。漢張定邊陷饒州。張士誠破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上遣徐達常遇春討敗之。時鷹州左君弼走安豐。定商稅三十取一。貿貨泉局於江西。頒大中通寶五等錢。朱文正等分城拒守。諸全守將謝再興叛降張士誠。五月。漢復陷吉安。臨江及無爲州。癸酉。宣禮貿館。處諸名儒。講論經史。及咨以時事。大見尊寵。六月。忠勤樓災。秋七月癸酉。上帥諸將救洪都。與漢兵大戰於鄱陽湖。康郎山。友諒敗死。先是友諒圍洪都八十有五日。聞上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逆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艦。上舸之曰。彼舟首尾相連。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分舟師爲十一隊。戊子。破其前軍。獲巨舟。復乘風發火。銃之。秋七月。克處州。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來降。八月。常遇春率兵平新淦諸寨。次吉安。饒鼎臣棄城走。復其城。引兵趨贛。故漢平章以江陵降。改荆州府。方明善攻平陽。胡琛擊敗之。遂下瑞安。取興陵及潭州多十月。張士信侵長興。大破之。擒其將宋興祖。士信怒。復益兵。渝和等擊敗之。獲士卒八千人。馬五百餘。金大旺討撫州叛寇悉平之。十二月。克衡州。辰州。

乙巳。元至正二十五年宋龍鳳十一年　春正月。熊天瑞降。靖州平。其所統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鍾嵇至。上聞常遇春破敵不殺。嘉甚。使使褒之曰。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取寶慶。於是靖州等安撫長官司皆降。大都督朱文正駐橫谿。叛上以兄子甚愛之。不得已。安置福城。二月。下浦城。張士誠寇諸全。大破之。擒其同僉韓謙等六百餘人。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無算。夏四月。克松溪。五月。克安陸及襄、鄧。荊、南充、安福。饒鄧臣父子走茶陵。取樂清。崇德。以儲士雄殺楊訓文。舉起居注。論之曰。起居非專事紀錄。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過之地。今在吾左右。不可不盡言。秋七月。沅陵民向珍作亂。討斬之。壬午。設太史監。以劉基爲太史令。故漢將周文貴寇辰州。何德擊敗之。獲其千戶。麻城民黃寶擒羅田妖賊蘆忍兒以獻。上賜綺帛旌之。元平章余思志以竹山降。九月。沿國子學立博士等官。及主玉珍遣使通好。爲書報之。前明玉珍。冬十一月。饒鼎臣敗死。餘黨皆散。張士誠寇江陰。克泰州。於是海安通州皆下。冬十一月。饒鼎臣敗死。餘黨皆散。張士誠寇宜興吉安。皆擊敗卻之。

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宋龍鳳十二年　春正月。處州又清四寇。慶元。敗之。沿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張士誠寇江陰。破之。是月。張士誠自稱吳王。諸於元。不許。元徵糧亦不應。冬十月。上親征武昌。圍之。擒其將張必先。魏溥。友德。華鄧。寇沿山不得出。飲吳自守。上乃移舟泊左蠡。友諒徐移舟泊湖口。隨處斷友諒不敢出。上遣別將攻新州及與國。克之。八月壬戌。友諒中流矢。貫腦死。餘兵大潰。擒其太子善、平章姚天章等。降士卒五萬餘。定漢以小舸載友諒屍。挾之。友諒弟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九月。上還建康。論功行賞。叛將謝再興以士誠兵犯東陽。李文忠

也。上曰。孔子爲萬世師。其揖酌四代禮樂。爲萬世法。乘木輅何損於祭祀。況在誠敬。不在儀文。衆服謝。克淮安。取興化。濠州李濟以城降。沂州王宣據海州。諭劉茶等定常賦國計。元樞密院知陸粲以徐宿二州余闕總管李黼二祠。設御史臺及各道監察御史。定律令。考正太廟雅樂。定樂舞之制。甲子。命右相國徐達等帥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諭之曰。此行要在倒平禍亂。以安生民。過歸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擄掠。勿殘農具。殺耕牛。民間或有道衆僞幼者。親戚來求即還之。此陰騭美事。妄其爲之。命平章胡廷瑞等由江西取福建。平章楊璟等取廣西。遣世子樉次子㭎往臨濠。諭陸聾。丙申。發檄文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取寶慶新化諸州縣。克溫州。沂州王宣納款。賀平張士誠。十一月。夏主明昇遣使來聘。汾和自紹興進兵。壁元悉降之。方國珍浮海遁去。王宣叛。大將軍達追討斬之。甲子。上親圍丘方國珍。降。得步卒九千。水軍萬有四千。馬二百。舟四百餘。糧物稱是。太史院進戊申大統曆。克慶州。克登州。下光澤。頒律令。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是時兗以東皆降。冀尚寶司及內六尚局上冠冕。夢神人以璧加頸。既而項肉隱起。遂成骨隊。然甚異。時大將軍達等北征。漫捷。上馳諭之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殞危。夫屢勝易驕。久勞易潰。驕敗乃可無敗。慎成乃可有成。凡爲將者不可不知。卻武降。取建陽。下鼎安。左相國宜國公李善長率羣臣奉表勸即帝位。上固御之。明日。善長等復諸曰。殿下誰謙之德。著於四方。咸於神明。順我生民計。早徇羣臣之請。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豈天下大定。然後踐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不可草草。越數日。李善長等以即位禮儀進。甲子。以諸臣推戴之意。祭告上帝神祇。傅友德取棠陽。克福州。獲馬六百餘。海舟一百餘。金銀糧貨甚衆。因招諭興化漳泉諸郡。陳友定走延平。山東悉平。減金華田租。禮部以册立皇后皇太子禮儀進。命於即位日同舉。命世子及諸子名。祝告太廟。

文臣詞頗美。

丁未。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有局匠告省臣云。見太白神。言吳王當平一天下。省臣奏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處田租。二月。都城成。王保保攻徐州。傅友德擊卻之。將士四百餘。馬百餘。算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於杭州。設場三十六。松江嘉定降。取澄州石門。皆諭左君弼歸其地。君弼等降。慈利思沅等處來降。丁酉。令設文武科取士法。夏四月。上海錢鶴皋作亂。討平之。諭免居注爲同等。國史貴直筆。凡平日言行善惡必書。五月。選樂舞生設雅樂。召學士朱升領之。上親撥年六月。進兵虎邱。殲敗張兵於外。定朝賀不用女樂。秋七月。選樂舞生設雅樂。召學士朱升領之。上親撥石磬定之。除郡縣官凡三百三十四人。定賜予及父母妻子道里費。佐幕官有差。己丑。雷震宮門。殿吻得物爭形而石質。上令貞之於前。以謹天戒。遂肆赦。算太常大理司農將作四司。八月。郊壇成。命冷謙協樂章。九月。太廟成。諭民有犯者無連坐。時圍姑蘇日久。城中作殿。殿以守。木石俱盡。達令以竹木架若屋。矢石不能傷。至是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遂入城。士誠親將兵登城拒戰。復大戰於萬壽寺東街。士誠值以數騎歸。獨坐室中。達遣宿將李伯升理曉之。士誠瞑目不言。乃以盾舁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官吏將校軍民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建康。上以書送神保還元。士誠不食死。葬之。熊天瑞伏誅。取無錫。取天台。克台州。因下仙居諸縣。新內成。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冬十月。遣吳琳等持幣帛求

明書卷二

本紀一

太祖高皇帝本紀二

洪武元年戊申，元至正二十八年是年元亡。春正月乙亥，上祀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爲帝后，時京師雨雪陰沍，至日天宇廓澄，風和景霽，立妃馬氏爲皇后，初帝率師渡江，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躬率左右完衣服，率將士，帝嘗焚香祝，願天早有所付，勿苦天下生民，后曰，方今豪傑並爭，惟以不嗜殺人爲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歸，上深是之，及册后，帝以同濟艱難狀語侍臣，比之唐長孫后，及退宮以語后，后曰，妾以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立世子標爲皇太子，建南北太社稷成，天下官來朝，以喜長達爲左右丞相，餘進階有差，追封皇伯爲濠春王，皇兄爲南昌王，而下十一王，配皆夫人，詳在故王表，詔告天下，定諸首曰奉天承運，前代云上天眷命，上以未盡奉順之意，製太廟祭器，御奉天殿宴羣臣，戊寅，自將內遷新宮，方國珍入見，賜第居京師，製傳國之寶及圭，省府皆以皇太子彙中書令，不許，令廷臣勤德

老成兼東宮官，定衛所官軍制，置倚寶司，上訪得皇后親族，欲授以官，以后固辭乃止，遣官覈實田畝，免大明令於天下，命鄧愈爲征戍將軍，取南陽以北地，立善世院、元教院、天下官來朝，陛辭日，上戒諭之，克建寧路，克延平路，執陳友定，漳州降，二月，命廣永忠等由海道取廣東，汀泉皆降，詔以太牢禮祭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官諭曲阜致祭，戊申，上親祭社稷，克東昌，克鄆陽，議賦役法，定天子祭祀冕服，詔復衣冠如唐制，下屬遠選國子監生侍太子讀書，諭以端心術養德性，爲要，三月，元左丞何真以廣東郡縣迎降，韶州連竹鎮，卻之，克全州，下武岡，命戶部及行省鑄洪武通寶錢，近臣請開山東銀場，上曰，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害於民者多，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言者甄退，大將軍達取汴梁，左君弼降，夏四月，取南陽，免山東租稅，士民來朝，上諭遣之，丁未，上曰，富貴易驕，顛難易忘，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戰伐之圖，以示子孫，克河南，廣州守將舉衆降，嵩州降，丙辰，上諭官官不得典兵預政，克永州，取陝州，甲子，初發京師，幸汴梁，馮宗異下潼關，至華州，李思齊張思道遁去，以郭子興守潼關，上駐鄧州，諭守土官，凡德官願入京者，給廬舍，還者同，梧州、澤、貴，以次皆降，改太史院爲司天監，五月庚寅，帝至汴梁，改錢開封府，諸將朝行在，六月，上命祀汴梁諸神，克靖江，元海南海北諸道元帥皆降，命中書務將士軍功，浙江江西湖廣九府運糧三百萬於開封，左江右江土官皆來降，秋七月，上親盟進征圖，授大將軍達進兵取元都，戒以克元都之日毋殺掠，凡元子孫宗戚皆善待之，新寨蠻張叛，討平之，河北安邑等處皆降，丙申，初發開封，郴州降，京師火，賑恤中原，立學校，閏七月，遣稽北征將士，大將軍達發汴梁，取河北州郡，嘗親帥諸衛皆降，丁未，上至京，取廣平，自邯鄲次臨清，張興祖自東昌，華雲龍自樂安，以師來會，徵天下賢才，授守令，厚賜遣之，庚戌，命傅友德開道通步騎，顧時浚開通舟師，詔定軍禮，凡親征、遣將、禡祭、奏凱、論功、行賞，皆有常制，克德州，戊午，大將軍達師進長蘆，元守將遁去，以海舟作浮橋濟師，夾河進兵，元兵望風皆潰，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皆錄用之，師次河西務，下通州，元知院卜顏帖木兒迎敵，擊敗擒之，元主及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北走，八月庚午，大將軍達取元大都，先二日，駐師城東招降，元淮王帖木兒不花，率衆城守，達命攻齊化門，遂登城，將士入都，執淮王帖木兒不花及太尉蒲察平章迭兒必失、朴賽不花、右丞相張康伯等，斃之，併獲宣府鎮南諸子六人及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封後宮殿門，令宦寺護視其妃主宮人，襲令城內外士卒毋侵擾人民，安堵，明日，偃伏西山及民間文武官吏皆降，獻捷京師，元亡，詔以金陵開封爲南北京，以張正常爲眞人，莅天師號，漳州通判王禕奏言，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上嘉納之，丁亞，遣官釋奠於孔子，定六部官制，己卯，大赦，詔天下，上幸北京，收元大都爲北平府，徵元故臣入京師錄用之，詔停海運，命湯和等西分兵略地大同，克裕州，癸巳，駕至北京，故元留守迭里失里等謀作亂，擒之，溫州董孟怡等作亂，討平之，放元宮人，令還本家，罷山澤魚鹽之禁，免徵稅，令乘輿諸物應以金者易銅，置大都督府於北平，以孫興祖領之，九月，下永平，命房同等十人分道訪賢哲曠逸之士，副將軍而下徇下保定、中山、眞定，遂進取澤潞，以次皆平，冬十月，癸酉，發北京，戊寅，昇遣使賀平元，元兵攻滁關，郭子興擊卻之，訪求應紀神祇、山川、帝王、忠烈，及有功軍民，著祀典

致祭。丁丑。上至自北京。詔天下以元都平。南方平。征南師還。司天監進元所造水晶刻漏。上覽之。見其製作機巧。嘆曰。廢萬機之務。用心於此。以無益害有益。若移此治下。世至斃亡。命碎之。寘京畿都漕運司。十一月戊戌朔。將祀南郊。告太廟。庚子。祀上帝於圜丘。還告太廟。孔希學仍襲衍聖公。收其定未附山寨。停襲松嘉湖均工夫。克河中。定乘輿以下冠服及婚喪之制。十二月。大將軍建至太原。破擒那帖木兒。克其城。徵登聞鼓以達民冤。築增雞鳴山。祭功臣。頒勑禮稷於天下。遣使新使高麗。易溝詔安南。太行各寨供

詣大將軍建營降。皆令復業。

二年己酉春正月。定祀典。以功臣廖永忠等配饗太廟。定翰林院官制。承旨而下有差。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南畿田租。以即位詔諭日本等國君長。師次大同。守將竹眞棄城走。故中山爲定州。二月。耕籍田。詔修元史。古城入貢。上仁厘酒。皇帝陵名曰英。大將軍進兵陝西。故元也速侯通州。擊卻之。三月。祭先農

曝夜臥地。令皇后親執爨。爲昔日農家食。皇太子捧槖囊進。出內帑賜軍校。令法司清獄。有司訪諮術明治道者。三日遂大雨。皆喜足。詔各神祇以本山川名。去封謚。禁淫祠及左道。壁元主曰順帝文忠拙至。命凡曾仕元者不許稱賀。追借克新往西城土著。仍圖其山川地形以歸。定五等勳爵。文忠送元人至。省臣請獻俘。帝曰。古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否。對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陪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入主中國百年。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殷之祖父。享其太平。乃令服本俗衣以朝。龍賜冠服。遂封賞。得里八剌爲崇禮侯。仲與后妃同居。宮給飲食服用。詔詔天下。遂道使諭。故元宗室部落臣民。使各安業。無自驚擾。右丞相汪廣洋。龍居高郵。命葬宋理宗頂骨於紹興永秘陵。故元四大王犯大同。擊敗走。綱其三大王脫忽的帖木兒。移江南民田臨濠。免相三年。築都尉司及儀鸞司。故元陝西行省宣慰使何鎖。及鎮西武諸王率所部來降。秋七月。續修元史成。編約工圖册。詔建諸王府於所封之國。壬辰。冀水軍二十四衛。獨將吳友仁寇漢中。傅友德擊走之。丙辰。上覽內藏。慨然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天下之用。吾何敢私。尚奢侈自娛。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己之奉。今國家無事。正宜儉約。以省浮費。八月。討平濟寧盜。詔諭三佛齊諸國。設京畿漕運司督倉。遣使賚各處遺帳。是月。京師及各

海南獻番香。御之。四川雲南飯平之。禁戢坊及天下樂人不得以古帝王聖賢爲優娛。增築國子學舍。城濠州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令有司上山川險易圖。驗諸將不得濫虐民命。魏公達哲公文忠率師備邊。都督於顯出海東防倭。壬戌城中都。夏四月。行屯田及中鹽法。定開國功臣已沒者胙號。辛丑。詔曰。賢才國之寶也。古聖王汲汲於求賢。蓋爲賢才不能不足致治。禹稱之能脫龍之能服也。蛟龍之能舉。爲其有羽翼也。人君致治。以有賢人爲之輔。今山林有德行文藝可稱。有司以禮送京師。五月。武剿撥。聲走之。六月。免河南旱蝗田租。秋七月。胡惟庸爲右丞相。白登撥。撥敗之。八月。破北兵於天池山。斬其左丞忽都等。復破之於答剌海。度僧道九萬六千餘人。徙朔州民於內地。九月。代藩郡縣浙江江西今歲糧。以縣布。乙卯。命諸司常事啓皇太子。重事乃奏聞。戊午。詔太和鎮成。改臨濠府爲中立府。徙遊民八千戶實之。遣羅斛國王遜表中宮。卻萬餘貢馬。真臘入貢。冬十月。大明律成。江夏侯周德興招撫鳳儀等處一百一十七處民來附。魏公達哲公文忠率師備邊。十一月。立元世祖廟於北平。停潞州貢人參。太原貢葡萄酒。上謂侍臣曰。朕聞人參得之甚難。豈不勞民。今後不須進。又曰。聖王不以口腹累人。宋太祖令子孫不得遠方取珍異。甚得貽謀之道。閏十一月。詔沿江盧場竈軍民採用。定納勤內官法。十二月。潘開封漕河。併僧道寺觀每府州縣存其一。及禁女子爲尼。

三佛齊國入貢。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祿等。

七年甲寅。春正月。詔屯田於彰德、濟寧、真定。文忠敗故元兵於白登。俘其國公索羅帖木兒。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修治闕里及其祭器樂器法服。其田蕩荒蕪者蠲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臨江侯陳德以所獲故元元帥禿魯迷失等二百餘人。逆至京師。三月。關州民郭貫的叛。誘番入寇。其兄著沙紿斬之。上以兄故有罪。弟手刃之。乖天倫。詔止勿賞。轉漕粟於陝西。詔和子與等還師。夏四月。都督玉等攻拔興和。桂陽蠻叛。討平之。魏公達進故元俘五千餘人。命宋公勝等復鎮北邊。詔召還。邊塞外人於內地。上元縣民史斌妻李氏一產三男。詔給資乳之。有司奏致齋用犢。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供三犢。徒傷物命。無益事神。賑蘇州饑民。發米三十九萬有奇。減蘇松嘉湖田租之半。五月大雩。雨。六月。日本及西域諸國入貢。戊午。立皇陵祭署官。秋七月。曹公文忠出塞。大獲而還。八月。申兵衛之政。改中立府爲臨濠。御史答祿興禮請行稽禮。上以始祖所自出不可考。寢其議。九月。詔設六科給事中。擢釋氏郭傳爲尚寶卿。封沐英爲西平侯。己卯。皇孫允炆生。是爲建文皇帝。宥天下罪人杖以下。十一月。瓜哇國入貢。壬寅。命祀天地於奉天殿。都督濮真征蠻破執不屈。死之。四川土酋靈貼里叛。討敗之。十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靈貼里來降。錄死事及勞故功臣子孫五百餘人。授官有差。置神宮監。復守護靖江王。徙雲南。尋安盥鳳陽。

十一年戊午。春正月。封皇子椿爲王。柏湘王。桂豫王。楨潤王。植衡王。改封吳王。樞爲周王。進封中山侯和爲信國公。松潘蠻作亂。討平之。置松州衛。敕中書省議二月減鹽價。三月。秦晉二王之國。夏四月。雹。建皇陵碑。上自製文。元謂君愛猷識理達臘。雅子脫古思帖木兒立。渡淨沱河。伊四川茶嶺獠悉宕之。獲牙牌給文武朝臣。五月。免蘇松嘉湖逋租六十五萬有奇。西夷犯河州。擊破之。六月。遣使祭故元謂君於沙漠。

秋。詔諸國三年一貢。若其王立則世見。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辛酉。改作太廟。詔免江南湖北旱租。許百官聞親喪不待報即歸。國子生未娶者給衣假婚娶。八月。故元將王保保卒。開登萊河。京師大旱。九月。改建大內宮殿。故元將張致道犯邊。捕斬之。召汪和等還京。冬十月。築鳳陽皇陵城。命皇太子秦晉楚靖江諸王講武中都。以督宋濂等從。因事規警。凌遲陽洪渠堰。十一月。增設六部官。十二月。陝州民獻天雨。斬之。納苔出入寇。擊破之。擒斬無算。遁去。

九年丙辰。春正月。起鳳陽屯田官吏五百餘人。試才用之。册魏公達長女爲燕王妃。命友德等屯延安。二月。秦安州民得玉簡十六獻之。詔仍塞其地。北部落伯顏帖木兒請和。詔諸將還。留友德獨備邊。三月。免天下田租。命秦晉燕等六王往鳳陽觀祖績。伯顏帖木兒犯邊。友德大破之。夏四月。日本來貢。庚戌。京師不雨。五月。雨。禁秦蜀軍民入西番互市。故元國公九住寇陝西。擊敗之。六月。詔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免蘇松嘉湖租。伯顏帖木兒復入寇。充德大破之。餘衆縛之以降。八月。遣官祭歷代帝王陵寢。九月。召六王還自鳳陽。故元太保神保等來降。閏九月。以災異詔求直言。龍宏文館。冬十月。太廟成。四川黃平等處蠻叛。平。十一月。徙山西真定民於鳳陽。西城獻良馬。吐蕃寇西鄙。命衛公愈等討之。定太廟侑享功臣。十二月。賑江南湖北。時主事茹太素上封事。累萬餘言。可行者少。上命定建言格式。頒示中外。上以故元官蔡子英哭思故主。敕有司送之歸塞北。留寧夏諸衛。

十年丁巳。春正月。罷匠作司。思文監。命都督玉練兵東昌。詔自今仕官有田土者。除輸租外。悉免役。著爲令。蘇松浙西大水。賑之。夏四月。征西將軍愈等討吐蕃破之。斬獲數萬。畜物稱是。五月。命韓公善長曹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重事。上因內官侃有言及政事者。卽日斥去。故元安定王爲其下所殺。蔣獲誅之。許逸民圖結防邊。王基乞發山海智識及禁職官言事。詔之。戶主事趙乾往賑荊蘄。坐遲延伏誅。六月。詔政事啓皇太子處分奏聞。秋七月。初命監察御史巡按州縣。諭之曰。凡爲治以安民爲則。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條章。達民情者在汝等。其慎之。八月。詔改建圜丘於南郊。淡巴國遣人入貢。遣羅斛國貢方物。選武臣子弟入國學。癸酉。九月。免浙江田租。冬十月。祉稷壇成。陽百官公山。封沐英爲西平侯。己卯。皇孫允炆生。是爲建文皇帝。宥天下罪人杖以下。十一月。瓜哇國入貢。壬亥。合祀天地於奉天殿。都督濮真征蠻破執不屈。死之。四川土酋靈貼里叛。討敗之。十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靈貼里來降。錄死事及勞故功臣子孫五百餘人。授官有差。置神宮監。復守護靖江王。徙雲南。尋安盥鳳陽。

十一年戊午。春正月。封皇子椿爲王。柏湘王。桂豫王。楨潤王。植衡王。改封吳王。樞爲周王。進封中山侯和爲信國公。松潘蠻作亂。討平之。置松州衛。敕中書省議二月減鹽價。三月。秦晉二王之國。夏四月。雹。建皇陵碑。上自製文。元謂君愛猷識理達臘。雅子脫古思帖木兒立。渡淨沱河。伊四川茶嶺獠悉宕之。獲牙牌給文武朝臣。五月。免蘇松嘉湖逋租六十五萬有奇。西夷犯河州。擊破之。六月。遣使祭故元謂君於沙漠。

五開洞蠻叛討平之秋七月己未皇孫高燾生是爲仁宗皇帝禁鬻戍人不得上封事蘇松台揚海福嚴
被災者八月免應天太平鎮江諸府秋糧西蕃遮洗州命西平侯等討之辛平九月上威劉瓚祖興宅兆
葬皇考妣追封爲義惠侯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山西邊將送所獲故元平章完者不花等至京遣使
還之於蠻兒以經世論之遣高麗使人還敕論責之故元四大王據蘆茅山詣晉府降上以元子孫宥之

明書卷二

本紀

太祖高皇帝本紀三

十二年己未春正月合祀天地於南郊二月命曹公文忠理陝西軍務命信公和尊線兵隨清取播州下
播州三月定遣使外國儀注夏四月免北平稅課道工匠遣家賜鈔錠日本貢方物秋七月召曹公文忠
還京八月討平眉縣亂賊彭普貴安置日本使僧於陝西九月西平侯英平西番班師還占城入貢冬十
月詔定致仕官居鄉禮十一月封藍玉十二人爲列侯十二月詔中書選卜筮官安置右丞相廣洋於海
南道賜死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時江西布政司沈立本道使招故元吏侍郎伯顏子中不就飲鴆死
開西安鑿水渠

十三年庚申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伏誅辭連李善長陸仲亨上以曾起兵時
服心股肱特宥之宋濂孫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濂械至京上怒欲誅之賴皇后諫得免安置茂州道卒
祕中書省更定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爲五府詔子孫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立者處以極刑詔免天
下今年田租二月減蘇松嘉湖稅糧十之二永爲制太師韓公善長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

正文學術數之士三月燕王棣王北平之國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曹彬等五廟故元國公火脫赤等
屯和林爲邊患上命沐英將兵討之詔徙臨山沙流沙獲其全部以歸夏四月都督濮英襲元兵於西涼大破之開道通商命羣臣各舉所知五月雷震謹身殿肆赦免天下田租罷御
史臺及提刑按察司罷齊泉各王府役作置諫院官免太原大同鹽課秋七月詔京官復其家罷秘書監
罷寶鈔提舉司命溪洞民居京師悉還鄉八月給天下師生廩膳九月日本再貢卻之從四輔官十月
論祭不備物者論如律非士產者勿罪詔求異才十一月魏公達還自北平十二月遣使論日本
十四年辛酉春正月乃兒不花等寇邊命達和友德率師討之倒編賦役黃册上論賞罰誠有失當宜明
白執論罷造兵器新授官各舉所知詔求賢近臣勸上儲財備用上論之曰天地生財以養生人君以養
民爲務若上儲財興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君爲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漢武用桑孔諸人剝民取利
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爲可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何謂也
昔者堯退二月楚王槙之國殿實天下官田改明州府爲寧波府三月大赦命宋公勝節制河南詔免應
天五府秋糧殆五經四書於學校夏四月改建國子學於雞鳴山下大將軍達等率師出塞至北黃河夜
襲灰山敵營破之遂班師西平侯英出右北口執故元知院李宣等并其部而還五月建罪衛庶舍官員
居室五黜蠻作亂討平之六月捍海塘成安南入貢上惡其作姦生隙赦曰今關隘勿納秋七月復大理
寺九月命友德爲征南將軍討蠻南赦播州宣慰使楊鑑助討蠻南造西城僧歸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

之命法司論囚會翰林院等官議定乃奏定考課殿最法周王橚之國漳州古田及衢處溫城亂各討平
之復天下廢寺田入官論吏兵部武臣子志於學者用之十二月僧宗泐自西域還隨入貢者甚衆征南
將軍友德下普安進曲靖擒梁王將婁里麻梁王走死進克蠻南封皇子楨爲寧王王大寧令翰林院平
駁諸司奏啓

十五年壬戌春正月故元威楚平章閻乃馬歹等降壬午故元曲靖宣慰司怯列該等降獻金銀銅印七
十四金牌馬匹論蠻南民勿得挾兵刃徵江臨安等處俱下始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命天下郡縣學通祀孔子免南畿浙江
一人二月賑河南水災蠻南平詔天下遷致仕武官分守蠻南以播州隸貴州克大理其餘府州俱平閏
二月賜蠻南土酋冠帶即其位地三月改僉蠻司爲鎮夷衛夏四月詔天下監學通祀孔子免南畿浙江
江西河南山東田租廉州官奏請取水銀及青綠紫泥上以勞民傷財切責止之設司經局日本入貢遣
故元梁王威順王家屬居吐蕃蠻南設儒學鳥撒諸蠻叛友德討平之五月己酉蠻長孫雄英亮遣封威
王鑑曰儀太學成上幸學謁先師侍臣謝孔子雖聖人臣也祇宜一奠再拜上曰孔子明道德以教世豈
可以職位論朕若天下敬禮百神先師宜特加奠祭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六月命國學官年老者免朝
參運糧遼東海多溺死命議遼東屯田法秋七月免民間歲日工本錢八月詔禮部設科舉取士法定三
年一試著爲令頒學校禁例審決重囚征南將軍友德撒定百蠻威加八諱上敕勞之丙戌皇后馬氏崩
上哀甚矢終身不立后鑑曰孝慈皇后徽至秀才分六科敍用九月經明行修之士鄉紳等三千餘人入

見。分別授官。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謬。桂逢良上太平治要十二事。詔嘉納之。庚午。葬孝慈皇后於孝陵。禮成。封李新爲榆山侯。雲南諸郡復叛。沐英討平之。冬十月。廣東平。趙庸班師。考察儒學官。詔自今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乙未。齊王榑之國。錄囚。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遇赦之。設殺命帝問朕與東宮孰是。凱奏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喜。設殿開大舉士。以鄧質、吳伯宗、吳沈、宋訥爲之。徵耆儒鮑恂、余銓、張長年爲大舉士。辭不拜。十一月。修國子監書板。十二月。汝儀異河。復設僧道官。遂定服色。吳沈月能審刑司。納哈出出營金山。數使東寇。復殂五經四書於學校。夏四月。賜天下官柴薪鈔。丁酉。李景隆王椿居鳳陽。十一月。詔免山東河南稅糧二百八十萬有奇。濟王梓之國。信公和班師。十二月。詔舉孝廉。建寺雞鳴山。祀梁儲寶誌公。能鐵冶。

十九年丙寅。春正月。穎公友德等率師討叛苗普定。普平之。賑北平河南。罷四川茶馬司。置雅州茶馬司。三月。能審刑司。納哈出出營金山。數使東寇。復殂五經四書於學校。夏四月。賜天下官柴薪鈔。丁酉。李景隆王椿居鳳陽。十一月。詔免山東河南稅糧二百八十萬有奇。濟王梓之國。信公和班師。十二月。詔舉孝廉。建寺雞鳴山。祀梁儲寶誌公。能鐵冶。

十九年丙寅。春正月。穎公友德等率師討叛苗普定。普平之。賑北平河南。罷四川茶馬司。置雅州茶馬司。三月。能審刑司。納哈出出營金山。數使東寇。復殂五經四書於學校。夏四月。賜天下官柴薪鈔。丁酉。李景隆王椿居鳳陽。十一月。詔免山東河南稅糧二百八十萬有奇。濟王梓之國。信公和班師。十二月。詔舉孝廉。建寺雞鳴山。祀梁儲寶誌公。能鐵冶。

十九年丙寅。春正月。穎公友德等率師討叛苗普定。普平之。賑北平河南。罷四川茶馬司。置雅州茶馬司。三月。能審刑司。納哈出出營金山。數使東寇。復殂五經四書於學校。夏四月。賜天下官柴薪鈔。丁酉。李景隆王椿居鳳陽。十一月。詔免山東河南稅糧二百八十萬有奇。濟王梓之國。信公和班師。十二月。詔舉孝廉。建寺雞鳴山。祀梁儲寶誌公。能鐵冶。

十九年丙寅。春正月。穎公友德等率師討叛苗普定。普平之。賑北平河南。罷四川茶馬司。置雅州茶馬司。三月。能審刑司。納哈出出營金山。數使東寇。復殂五經四書於學校。夏四月。賜天下官柴薪鈔。丁酉。李景隆王椿居鳳陽。十一月。詔免山東河南稅糧二百八十萬有奇。濟王梓之國。信公和班師。十二月。詔舉孝廉。建寺雞鳴山。祀梁儲寶誌公。能鐵冶。

湿鄉里。命宋公勝穎公友德等備邊。賑河南。九月。古州蠻叛。楚王楨討平之。築障河隄。冬十月。御製大誥成。頒行天下。築報恩寺。敕孟氏子孫。輸作者。徵天下武官赴闕。召宋公勝還。湘王柏。魯王檀各之國。命駙王椿居鳳陽。十一月。詔免山東河南稅糧二百八十萬有奇。濟王梓之國。信公和班師。十二月。詔舉孝廉。建寺雞鳴山。祀梁儲寶誌公。能鐵冶。

十九年丙寅。春正月。穎公友德等率師討叛苗普定。普平之。賑北平河南。罷四川茶馬司。置雅州茶馬司。三月。能審刑司。納哈出出營金山。數使東寇。復殂五經四書於學校。夏四月。賜天下官柴薪鈔。丁酉。李景隆王椿居鳳陽。十一月。詔免山東河南稅糧二百八十萬有奇。濟王梓之國。信公和班師。十二月。詔舉孝廉。建寺雞鳴山。祀梁儲寶誌公。能鐵冶。

十九年丙寅。春正月。穎公友德等率師討叛苗普定。普平之。賑北平河南。罷四川茶馬司。置雅州茶馬司。三月。能審刑司。納哈出出營金山。數使東寇。復殂五經四書於學校。夏四月。賜天下官柴薪鈔。丁酉。李景隆王椿居鳳陽。十一月。詔免山東河南稅糧二百八十萬有奇。濟王梓之國。信公和班師。十二月。詔舉孝廉。建寺雞鳴山。祀梁儲寶誌公。能鐵冶。

十九年丙寅。春正月。穎公友德等率師討叛苗普定。普平之。賑北平河南。罷四川茶馬司。置雅州茶馬司。三月。能審刑司。納哈出出營金山。數使東寇。復殂五經四書於學校。夏四月。賜天下官柴薪鈔。丁酉。李景隆王椿居鳳陽。十一月。詔免山東河南稅糧二百八十萬有奇。濟王梓之國。信公和班師。十二月。詔舉孝廉。建寺雞鳴山。祀梁儲寶誌公。能鐵冶。

十九年丙寅。春正月。穎公友德等率師討叛苗普定。普平之。賑北平河南。罷四川茶馬司。置雅州茶馬司。三月。能審刑司。納哈出出營金山。數使東寇。復殂五經四書於學校。夏四月。賜天下官柴薪鈔。丁酉。李景隆王椿居鳳陽。十一月。詔免山東河南稅糧二百八十萬有奇。濟王梓之國。信公和班師。十二月。詔舉孝廉。建寺雞鳴山。祀梁儲寶誌公。能鐵冶。

十九年丙寅。春正月。穎公友德等率師討叛苗普定。普平之。賑北平河南。罷四川茶馬司。置雅州茶馬司。三月。能審刑司。納哈出出營金山。數使東寇。復殂五經四書於學校。夏四月。賜天下官柴薪鈔。丁酉。李景隆王椿居鳳陽。十一月。詔免山東河南稅糧二百八十萬有奇。濟王梓之國。信公和班師。十二月。詔舉孝廉。建寺雞鳴山。祀梁儲寶誌公。能鐵冶。

十九年丙寅。春正月。穎公友德等率師討叛苗普定。普平之。賑北平河南。罷四川茶馬司。置雅州茶馬司。三月。能審刑司。納哈出出營金山。數使東寇。復殂五經四書於學校。夏四月。賜天下官柴薪鈔。丁酉。李景隆王椿居鳳陽。十一月。詔免山東河南稅糧二百八十萬有奇。濟王梓之國。信公和班師。十二月。詔舉孝廉。建寺雞鳴山。祀梁儲寶誌公。能鐵冶。

十七年甲子。春正月。魏公達復鎮北平。信公和巡海道。築沿海諸城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衍聖公。更定都察院官。須文遠鄭國入貢。廣平獞平。給丁憂官歸。三月。大赦。令科舉爲舉行。同知軍國事胄公文忠卒。追封岐陽王。諡武靖。友德班師。進封潁國公。除將校貧乏有差。夏四月。改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更定內官品秩。增築國子學舍。高麗乞以馬代金。許之。六月。詔天下朝覲官上人民士地圖。大成樂器成。頒天下儒學。制祭服。秋七月。禁內外官文移往來。創建朝天宮。詔百官迎養老親者給舟車。徽安南糧助饋南。放北平降卒爲民。盱眙人上天書誅之。八月。定考績法。九月。擢考最官通判戴莊等左右僉都御史有差。多十月。魏公達上北平將士數。乙丑。册李氏爲淑妃。攝中宮事。賑河南北平水災。閏十月。魏公達還京。十一月。命遼東立學校。胡昱請討納哈出。不許。馳世婚禁。十二月。詔大修祖陵。

十七年甲子。春正月。魏公達復鎮北平。信公和巡海道。築沿海諸城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衍聖公。更定都察院官。須文遠鄭國入貢。廣平獞平。給丁憂官歸。三月。大赦。令科舉爲舉行。同知軍國事胄公文忠卒。追封岐陽王。諡武靖。友德班師。進封潁國公。除將校貧乏有差。夏四月。改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更定內官品秩。增築國子學舍。高麗乞以馬代金。許之。六月。詔天下朝覲官上人民士地圖。大成樂器成。頒天下儒學。制祭服。秋七月。禁內外官文移往來。創建朝天宮。詔百官迎養老親者給舟車。徽安南糧助饋南。放北平降卒爲民。盱眙人上天書誅之。八月。定考績法。九月。擢考最官通判戴莊等左右僉都御史有差。多十月。魏公達上北平將士數。乙丑。册李氏爲淑妃。攝中宮事。賑河南北平水災。閏十月。魏公達還京。十一月。命遼東立學校。胡昱請討納哈出。不許。馳世婚禁。十二月。詔大修祖陵。

十七年甲子。春正月。魏公達復鎮北平。信公和巡海道。築沿海諸城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衍聖公。更定都察院官。須文遠鄭國入貢。廣平獞平。給丁憂官歸。三月。大赦。令科舉爲舉行。同知軍國事胄公文忠卒。追封岐陽王。諡武靖。友德班師。進封潁國公。除將校貧乏有差。夏四月。改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更定內官品秩。增築國子學舍。高麗乞以馬代金。許之。六月。詔天下朝覲官上人民士地圖。大成樂器成。頒天下儒學。制祭服。秋七月。禁內外官文移往來。創建朝天宮。詔百官迎養老親者給舟車。徽安南糧助饋南。放北平降卒爲民。盱眙人上天書誅之。八月。定考績法。九月。擢考最官通判戴莊等左右僉都御史有差。多十月。魏公達上北平將士數。乙丑。册李氏爲淑妃。攝中宮事。賑河南北平水災。閏十月。魏公達還京。十一月。命遼東立學校。胡昱請討納哈出。不許。馳世婚禁。十二月。詔大修祖陵。

十七年甲子。春正月。魏公達復鎮北平。信公和巡海道。築沿海諸城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衍聖公。更定都察院官。須文遠鄭國入貢。廣平獞平。給丁憂官歸。三月。大赦。令科舉爲舉行。同知軍國事胄公文忠卒。追封岐陽王。諡武靖。友德班師。進封潁國公。除將校貧乏有差。夏四月。改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更定內官品秩。增築國子學舍。高麗乞以馬代金。許之。六月。詔天下朝覲官上人民士地圖。大成樂器成。頒天下儒學。制祭服。秋七月。禁內外官文移往來。創建朝天宮。詔百官迎養老親者給舟車。徽安南糧助饋南。放北平降卒爲民。盱眙人上天書誅之。八月。定考績法。九月。擢考最官通判戴莊等左右僉都御史有差。多十月。魏公達上北平將士數。乙丑。册李氏爲淑妃。攝中宮事。賑河南北平水災。閏十月。魏公達還京。十一月。命遼東立學校。胡昱請討納哈出。不許。馳世婚禁。十二月。詔大修祖陵。

十七年甲子。春正月。魏公達復鎮北平。信公和巡海道。築沿海諸城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衍聖公。更定都察院官。須文遠鄭國入貢。廣平獞平。給丁憂官歸。三月。大赦。令科舉爲舉行。同知軍國事胄公文忠卒。追封岐陽王。諡武靖。友德班師。進封潁國公。除將校貧乏有差。夏四月。改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更定內官品秩。增築國子學舍。高麗乞以馬代金。許之。六月。詔天下朝覲官上人民士地圖。大成樂器成。頒天下儒學。制祭服。秋七月。禁內外官文移往來。創建朝天宮。詔百官迎養老親者給舟車。徽安南糧助饋南。放北平降卒爲民。盱眙人上天書誅之。八月。定考績法。九月。擢考最官通判戴莊等左右僉都御史有差。多十月。魏公達上北平將士數。乙丑。册李氏爲淑妃。攝中宮事。賑河南北平水災。閏十月。魏公達還京。十一月。命遼東立學校。胡昱請討納哈出。不許。馳世婚禁。十二月。詔大修祖陵。

寇亂。曾破之。安南入貢。

二十年丁卯。春正月。命宋公勝穎公友德等率師二十萬討納哈出。焚錦衣衛刑具。己未。詔大修闕里孔廟。築高郵隄。賑浙江衢所有奏言陝州開銀礦者。不聽。二月。進魚鱗册。閱武午門外。三月。納哈出屯慶州。勝師出松亭關。襲破之。擒其子兆藍等。逐城大寧。復役太原鐵冶。高麗送流民來歸。市馬貶羅酬其直。徙民開成都荒田。夏四月。防倭築衙所。禁蕃使以麻鐵出境。罷磨勘司。五月。納哈出北走。六月。臨江侯陳鎰從北征。失道戰歿。勝師踰金山。其全國公觀童來降。閏六月。都督濮英殿軍。爲伏所乘。死之。丁未。宋公勝敗納哈出降。其衆隨班師。己酉。元司徒完者不花來降。徵孝廉。秋七月。罷武成王廟。以太公從祀帝王廟。北征所降獲興漢軍雜處。常茂譖遣之。八月。行人唐敬等還自真臘。其國王來貢。賜王金印。故王廟。北征所降獲興漢軍雜處。常茂譖遣之。八月。行人唐敬等還自真臘。其國王來貢。賜王金印。故元尚書塔不歹來降。市耕牛萬頭。花蠻酋屯山。鎮六科關防印記。九月。封納哈出爲海西侯。安置鄭國公常茂於龍川。詔永昌侯藍玉等清沙漠城。西寧回回等國入貢。乙未。萬壽節。上年六十大賀。冬十月。封朱壽軸轤侯。張赫航海侯。劍州酋楊奴等叛。討平之。罷宋國公馮勝歸鳳陽。惠州賊謝以寄作亂。討平之。十一月。復置陝西鹽課司。信公和海上還。十二月。免徵鳳陽商稅。賜武官復職者千餘人。賑山東正高麗國饑。

寇亂。曾破之。安南入貢。

二十年丁卯。春正月。命宋公勝穎公友德等率師二十萬討納哈出。焚錦衣衛刑具。己未。詔大修闕里孔廟。築高郵隄。賑浙江衢所有奏言陝州開銀礦者。不聽。二月。進魚鱗册。閱武午門外。三月。納哈出屯慶州。勝師出松亭關。襲破之。擒其子兆藍等。逐城大寧。復役太原鐵冶。高麗送流民來歸。市馬貶羅酬其直。徙民開成都荒田。夏四月。防倭築衙所。禁蕃使以麻鐵出境。罷磨勘司。五月。納哈出北走。六月。臨江侯陳鎰從北征。失道戰歿。勝師踰金山。其全國公觀童來降。閏六月。都督濮英殿軍。爲伏所乘。死之。丁未。宋公勝敗納哈出降。其衆隨班師。己酉。元司徒完者不花來降。徵孝廉。秋七月。罷武成王廟。以太公從祀帝王廟。北征所降獲興漢軍雜處。常茂譖遣之。八月。行人唐敬等還自真臘。其國王來貢。賜王金印。故元尚書塔不歹來降。市耕牛萬頭。花蠻酋屯山。鎮六科關防印記。九月。封納哈出爲海西侯。安置鄭國公常茂於龍川。詔永昌侯藍玉等清沙漠城。西寧回回等國入貢。乙未。萬壽節。上年六十大賀。冬十月。封朱壽軸轤侯。張赫航海侯。劍州酋楊奴等叛。討平之。罷宋國公馮勝歸鳳陽。惠州賊謝以寄作亂。討平之。十一月。復置陝西鹽課司。信公和海上還。十二月。免徵鳳陽商稅。賜武官復職者千餘人。賑山東正高麗國饑。

寇亂。曾破之。安南入貢。

二十年丁卯。春正月。命宋公勝穎公友德等率師二十萬討納哈出。焚錦衣衛刑具。己未。詔大修闕里孔廟。築高郵隄。賑浙江衢所有奏言陝州開銀礦者。不聽。二月。進魚鱗册。閱武午門外。三月。納哈出屯慶州。勝師出松亭關。襲破之。擒其子兆藍等。逐城大寧。復役太原鐵冶。高麗送流民來歸。市馬貶羅酬其直。徙民開成都荒田。夏四月。防倭築衙所。禁蕃使以麻鐵出境。罷磨勘司。五月。納哈出北走。六月。臨江侯陳鎰從北征。失道戰歿。勝師踰金山。其全國公觀童來降。閏六月。都督濮英殿軍。爲伏所乘。死之。丁未。宋公勝敗納哈出降。其衆隨班師。己酉。元司徒完者不花來降。徵孝廉。秋七月。罷武成王廟。以太公從祀帝王廟。北征所降獲興漢軍雜處。常茂譖遣之。八月。行人唐敬等還自真臘。其國王來貢。賜王金印。故元尚書塔不歹來降。市耕牛萬頭。花蠻酋屯山。鎮六科關防印記。九月。封納哈出爲海西侯。安置鄭國公常茂於龍川。詔永昌侯藍玉等清沙漠城。西寧回回等國入貢。乙未。萬壽節。上年六十大賀。冬十月。封朱壽軸轤侯。張赫航海侯。劍州酋楊奴等叛。討平之。罷宋國公馮勝歸鳳陽。惠州賊謝以寄作亂。討平之。十一月。復置陝西鹽課司。信公和海上還。十二月。免徵鳳陽商稅。賜武官復職者千餘人。賑山東正高麗國饑。

二十一年戊辰。春正月。命穎公友德統番漢軍征雲南諸蠻。寇有夷思倫發叛。擊破之。蕩平。大將軍玉送故元諸王及寡婦萬餘人至京。上命衣食之。及宣敕金銅牌入京。詔天下驛馬孳生者聽民繫。故元將蓋

僧來降。命曹公景隆率列侯防守漠北。廣西龍川捕象萬餘。及故元廣西軍。振旅平之。二月。定班軍校勘法。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定貴州貢馬。散處寨外人於各衛。丁月米一石。調北平軍赴大寧。代還。建天界寺。故元四大王來降。三月。策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遣列侯從大將軍玉出師北伐。增修南郊壇遺。新進士行行監察御史事。分遣郡邑。采只生番入貢。討平之。夏四月。玉師次捕魚兒海。股右思帖木兒敗走。獲其子地保奴等。及故太子必里虎。并妃主五十九人。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速里麻等二千九百餘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餘人。得寶璽金銀畜物無算。捷至京。進封玉。涼國公。論西平侯英移兵景東。倘來歸納之。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詔曰。元世祖入主中國。有恩惠及人。豈可無後。欲封之。又不可久居內地。遣使護送至琉球。以賢之。命善撫視。詔賦豐城租五之二。貴州民稱頌勿忘。感恩者。捕誅之。敕賜信公和遣鄉。六月。東川諸蠻叛。命友德率列侯討之。秋七月。沿北平行都司於大寧。故元王保保弟脫因帖木謀叛。誅之。詔天下武臣致仕者子年俸。海西侯納哈出卒。子察罕嗣。改封潘陽侯。八月。北征諸將還。罷天下所舉者宿。金山侯濮英卒。贈樂浪公。改封子琪為西涼侯。遷山西澤潞實北平河南曠地。召天下武臣任文官者悉還京。九月。航海侯赫遠自遼東。賜新除官衣帶。丙戌。秦晉等九王來朝。凡七日。敕歸國。越州省阿資叛。友德討平之。隨遣將分討東川悉平。眞臘入貢。遣軍戶回籍。賜御史解縉歸。諭其父以才生甚難。大器晚成。令益進學。十年來朝。進對常昇開國公。故元國公老撒等來降。十一月。女直千戶孛羅哥至。沅江叛走。尋平。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弒其主煃。高麗國王還位於子昌。

二十二年己巳春正月。拓大寧城。占城入謝罪。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能供奉司。友德進兵越州。阿資遁。普安擒獲甚衆。阿資詐降。詔涼公玉經理四川。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九溪平。越松潘。螳各叛。討平之。三月。大將軍友德率二十四將軍還軍駐湖廣。防西南夷。詔遣公侯各還鄉。運鈔於北方市糴備賑。夏四月。命江南民田淮淛。官給農具。免賦役三年。故給事中卓敬等八十八人為元士。尋復省。起山東流民居京師。復造一十至五十文鈔。賑山東湖廣。故元諸王來降。俾居遼羅。厚遣之。都勻苗叛。破平之。置府。五月。罷采顏三衛於兀良哈。遣使敕諭故元遼王阿剌失里等各賞指揮分居三衛。會都御史黃政奏子琬從征蠻。南還至普安。遇寇。恫死之。六月。以孝廉茂才為行人。試用之。收編錄囚。二百十錢免河南夏稅。並貸各省資糧。友德平狼寇。貸與繼衛。秋七月。友德有疾。召還。諸將皆班師。除瑞金縣徭役。潛諸司案牘。惟國子論林勿問。周王橚薨。國之鳳陽。遣官護喪。而詩召還國。令天下舉年高有德、識達時務、曉知稅糧者。更定大明律。詔州賊亂。討平之。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徙民墾開田。復增築國子監學舍。至一月。擢故元御史大夫福壽子陳寶。編為太僕少卿。思倫發入貢。百夷遂平。安南遣使來朝。十二月。楚掠海寧。命列侯練兵河南山陝遼東。總征調。授六尚局官。實庚戌。魯王檀薨。高麗人幽北主禑。廢其主昌。

二十三年庚午。命燕王棣率友德等征漠北。晉州苗蠻賊潮蠻各叛。討平之。獨王椿之國。增汇北養馬人戶。定寬戶法。二月。考定王國合祀諸神。涼公玉俘西番男女數千人來。西番平。補河南妖寇朱黃頭等陳之。築歸德黃河隄。三月。燕王棣率公侯出古北口。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哈住等來降。至京。命為工部

侍郎等官。賜衣冠鈔錠有差。燕王不見敵面。還。命征南將軍胡海等伐五溪。撤毛諸洞蠻。自是悉平。故元國公濮卜來歸。夏四月。涼王梓與其妃自焚死。無子。國除。築京師外城。詔免滁陽田租。官田免半。免湖廣被寇處田租。五月。播州貴州各宣慰司各遣其子入太學。許之。教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御史解縉等疏救不聽。播逆黨公侯等二十人於天下。詔求仙人張三丰。以道士邱清玄為監察御史。辭不受。賜太常卿六月。旌南土官覃大勝叛。討平之。北征。額公友德等西征。涼公玉等各還京。遣用者民有才德知典故者。秋七月。江南北海澄清。衛所將卒八月。改鈔鹽。察御史印定便節制。命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命減遼伯劉基祿。罷封。其子仲璟為開門使。詔選舉勿錄。隸卒。賑山東北平河南水災。嚴交通外番之禁。十一月。詔曰。善錢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自今惟犯十惡及殺人者論死。餘皆輸粟北邊以贖。高麗貢弒君。分賜輸林。能天下有司。織段疋及造弓矢者。民百六十七人。授官有差。遣使賜遼。是年大殺京民怨逆者。不分臧否無算。

二十四年辛未春正月。築海隄。免山東稅糧。敕額公友德率列侯備邊。二月。改封豫王為代王。漢王為肅王。衛王為遼王。命種桐棕等樹於朝陽門外。各五十萬株。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策士賜許觀等及第出身有差。友德兵出東塞。大獲而還。夏四月。錦渾天儀。辛未。册皇子榑為慶王。權寧王。檀岷王。橚谷王。松韓王。模潞王。檀安王。楹唐王。桱鄧王。楨伊王。命齊王。榑獵開平。命友德討故元遼王阿札失里於朵顏。師出遼。徒天下富民五千三百戶實京師。免應天五府田租之半。八月乙卯。命皇太子巡撫陝西。秦王樉有罪。召還京師。尋遣歸。黃巖海賊引倭入寇。捕斬之。九月癸巳。皇太子至西安。都督宋成征哈密。大獲而還。能造龍茶。惟採葉以進。罷關門使。冬十月。命宋公勝等陝西練兵。遂請討西番。不許。十一月。占城入貢。以其國臣殺主絕之。更造黃册成。十二月。皇太子還自陝西。獻相宅圖。五開蠻復叛。討平之。阿資復叛。復降。

禁。久旱。清獄囚。頒書籍於學校。秋七月。額公友德率兵深入黑嶺。騎山淡兒河。熊皮山等處。大獲人馬而還。徒天下富民五千三百戶實京師。免應天五府田租之半。八月乙卯。命皇太子巡撫陝西。秦王樉有罪。召還京師。尋遣歸。黃巖海賊引倭入寇。捕斬之。九月癸巳。皇太子至西安。都督宋成征哈密。大獲而還。能造龍茶。惟採葉以進。罷關門使。冬十月。命宋公勝等陝西練兵。遂請討西番。不許。十一月。占城入貢。以其國臣殺主絕之。更造黃册成。十二月。皇太子還自陝西。獻相宅圖。五開蠻復叛。討平之。阿資復叛。復降。

二十五年壬申春正月。河決開封。築隄免其田租。命通濟進兵古州等處。蠻平。湖江王守謙以罪罷卒。命治四川道路。

二十五年壬申春正月。河決開封。築隄免其田租。命通濟進兵古州等處。蠻平。湖江王守謙以罪罷卒。命其弟貴嗣。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能供奉司。友德進兵越州。阿資遁。普安擒獲甚衆。阿資詐降。詔涼公玉經理四川。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九溪平。越松潘。螳各叛。討平之。三月。大將軍友德率二十四將軍還軍駐湖廣。防西南夷。詔遣公侯各還鄉。運鈔於北方市糴備賑。夏四月。命江南民田淮淛。官給農具。免賦役三年。故給事中卓敬等八十八人為元士。尋復省。起山東流民居京師。復造一十至五十文鈔。賑山東湖廣。故元諸王來降。俾居遼羅。厚遣之。都勻苗叛。破平之。置府。五月。罷采顏三衛於兀良哈。遣使敕諭故元遼王阿剌失里等各賞指揮分居三衛。會都御史黃政奏子琬從征蠻。南還至普安。遇寇。恫死之。六月。以孝廉茂才為行人。試用之。收編錄囚。二百十錢免河南夏稅。並貸各省資糧。友德平狼寇。貸與繼衛。秋七月。友德有疾。召還。諸將皆班師。除瑞金縣徭役。潛諸司案牘。惟國子論林勿問。周王橚薨。國之鳳陽。遣官護喪。而詩召還國。令天下舉年高有德、識達時務、曉知稅糧者。更定大明律。詔州賊亂。討平之。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徙民墾開田。復增築國子監學舍。至一月。擢故元御史大夫福壽子陳寶。編為太僕少卿。思倫發入貢。百夷遂平。安南遣使來朝。十二月。楚掠海寧。命列侯練兵河南山陝遼東。總征調。授六尚局官。實庚戌。魯王檀薨。高麗人幽北主禑。廢其主昌。

二十三年庚午。命燕王棣率友德等征漠北。晉州苗蠻賊潮蠻各叛。討平之。獨王椿之國。增汇北養馬人戶。定寬戶法。二月。考定王國合祀諸神。涼公玉俘西番男女數千人來。西番平。補河南妖寇朱黃頭等陳之。築歸德黃河隄。三月。燕王棣率公侯出古北口。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哈住等來降。至京。命為工部

姓爲皇太孫疏溧陽河道詔訪求知歷數者僉列侯周敬奏言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歷數可定陛下但當修德則祚永長何必問小枝之人上納止之因言及憤刑止殺諸事上頗納之冬十月度正陽門外地爲上林苑尋以妨民疑其非先是西平侯英卒追封黔寧昭靖王子孫嗣鎮雲南更高麗爲朝鮮十一月金水橋成涼公玉獲月魯帖木兒誅之十二月籍廣東烏人爲兵宋公勝等皆還朝命諸衛東宮師保官顓公等復往山西河南練兵

二十六年癸酉春正月册有子諸妃免朝覲寘越巂衛救周昏王撝寧王權各之國二月寘宣大十七衛廣寧七衛以謀反誅監玉坐黨者子餘家皆殺之因誅詹徽等朝鮮進馬西番貢龍馬瓜哇緬甸國哲來貢三月代王出鎮夏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囚徒詔郡縣過獄先賑後奏絕安南朝貢五月越巂侯會通淵有罪削爵六月戒公侯僧侈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召諸王入朝選秀才張宗琦等爲東宮官捕斬妖賊王天錫閹臏胡蔓株連人道州普定樂昌各亂俱討平之九月賜京師寺田冬十月宥朝鮮叛革中都國子監復有罪削爵者官十一月蠻貴蠻悉平徙封岷王於蘭南閏十二月龍越巂中鹽

二十七年甲戌春正月復寘平陽鐵冶再歸併僧道丙寅爲諸皇孫選婚練兵防倭罷諸司公宴二月免荒田租三月策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命天下種桑棗令韓王松潼王模偏省秦晉燕周齊王中禁元俗嫁娶收軍器夏四月罷司牧局五月卻安南貢改移文稱聖旨者曰欽六月全州猺亂討平之秋七月甲寅上不豫燕代遼東谷五王率諸將出北平備邊有司請徵徙耕民田租命再復一年閏五月乙酉上崩於西宮享壽七十一上自撰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遵天敘以爵天命三十有一年爰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令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充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非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興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慰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是日葬孝陵六月甲辰證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

史官贊曰帝以聰明神武之資憫昏濁之餘以至鼎沸提三尺劍起淮甸心切安民用以仰承天意不十餘年平一中原掃清荒漠俊聲教不通之地成奉正朔稽首闕廷於是民獲所歸得有共主雖曰天命亦乎要亦緣矛所及戒殺掠以紲衛萬姓之所致也即位後踵正典章制作明備始謀創法過古人遠甚蓋

美盡善。不可更僕數。獨其優前代。勵志節。崇儲重道。下逮卑微。食莫及矣。第立法過嚴。用刑太峻。而二京民之戮。頗傷天和。嗚呼。元朝姑息之後。汗久難拔。亦有不得已者。論者謂其再造之功。高乎萬古。洵哉。至謂言成文。思如湧。謂又帝王之餘裔。

明書卷四

本紀二

建文皇帝本紀

帝諱允炆。太祖之孫。懿文皇太子之子也。太子妃常氏生子雄英。宮人呂氏生帝。未名。常妃薨。呂爲次。帝始賜名。生於洪武十年十月己卯。少聰慧慈仁。性至孝。好讀書。侍宴命題賦詩立就。太祖深愛之。當時燕王棣獨英毅殊衆。太祖稔其非人臣相。幷偉其世子高熾。顧太子父子徵歎息。詔奉先殿卜而出。且愷且喜曰。身後有托。柰多一番撥何。帝生六年而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太祖年六十有五矣。御門向羣臣泣。時秦晉燕周四王壯。太祖謂意燕。舉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當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慮。太祖豁然稱善。二十九年九月。詔曰。曩古列聖相繼取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卽王位。戊申之。以工部右侍郎張賁爲北平布政使。謝貴爲都指揮使。伺燕王動靜。十二月。上省郊壇。改天地壇爲南郊。祠盡釋踏面軍及囚徒還家。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免民貸舍錢。先後大改官制。陞尚書正一品。增侍中。位尚書下。翰林院增文學博士。餘更置有差。詳職官志。詔求直言。遼州人高巍請行主父偃推恩之令。分王諸王子弟。不當聽冕儲劍奪之策。上見其書大奇之。是冬。各王府有上變者。燕府尤甚。詔出其長史

康汝楫爲安岳知縣。能北平等五省學校貢士。

建文元年己卯春正月癸酉朔。謁奉先殿。朝皇太后。詣孝陵。祭遣御殿受朝。不舉樂。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詔薦賢養老。墾田興學。賑貧乏。蠲民欠子。減田租。頒卽位詔於四裔。遣使告卽位於天下。神祇。特祀闕里。詔京省開科鄉試。二月。命都督韓觀練兵於德州。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官吏。以方孝孺等爲侍講學士等官。日與上講論古道。處便殿。每事輒咨之。三月。上躬行釋奠禮。幸太學。燕王棣來朝。行皇道。登陛不拜。卓敬曾鳳韶皆勸其不敬。上涵茹之。再免民貸舍錢。革松潘衛。調北平等衛屯彰德。鎮都督朱忠等分屯臨清山海等處。廷臣請徙燕王南昌。以絕禍本。上大慙曰。燕王至親骨肉。卿何得及

秋高。中外萬幾。皆付帝裁決。時政尚嚴肅。帝濟以寬大。於刑獄尤多所減省。遣近忻忻愛戴。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太祖崩。帝遵遺詔。止諸王奔喪。諸王惡燕王獨入臨。至淮。帝令還國。是月辛卯。卽皇帝位。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我高皇帝受天之命。統有萬邦。胥爰暨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卽皇帝位。夙夜惶恐。思所以克相上帝。誕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其日葬太祖於孝陵。上太祖謚。幷謚高皇后馬氏爲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上欲行三年喪。羣臣執奏以日易月。上諭曰。朕非敢效古人諒陰不言。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賀祲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退則齊衰。食則體粥。何不可。羣臣頓首曰。陛下不廢政事。敢不唯命立孝陵衛。命舉賢才。定保舉連坐法。尊生母呂氏爲皇太后。追謚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懿文皇太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册妃馬氏爲皇后。子文奎爲皇太子。弟允熥吳王。允熞衡王。允燉徐王。大賚革冗員。省府州縣。六月。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召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尋直文淵閣。徵北平總兵楊文還京。以殉葬宮人父兄官千百戶有差。秋七月。坐周王橚謀反。廢爲庶人。遷之蠻面。燕王大簡壯士爲護衛。八月。命徐輝祖練兵山東。時燕王多招致異術。輝祖密奏之。詔李景隆副之。賜太學生衣帶。省親。敕修太祖實錄。徵處士楊士奇等爲編纂官。命何福爲征虜將軍。征百夷。平之。增洮州茶馬司。九月。能築銅陵城。召輝祖等還京。革左右布政使。特設布政使。罷操三衛軍。復設大理寺。革廣通茶驢所。多十月。四川岳池教諭程濟告燕變。上以妄言將殺之。程請囚俟之。乃下於獄。十一月。顧成平水西五開諸蠻班師。賞賚有差。詔舉山林才德之士。謫前御史解縉爲河州衛卒。以赴臨非詔旨。御史尹昌隆以懈弛謀上。曰。所言切中朕過。命頒行天下。不惟朕有過人得知之。且使庶官有所警戒。遣代王桂如蜀。齊王榑有異謀。爲其下所告。召入朝留之。以工部右侍郎張賁爲北平布政使。謝貴爲都指揮使。伺燕王動靜。十二月。上省郊壇。改天地壇爲南郊。祠盡釋踏面軍及囚徒還家。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免民貸舍錢。先後大改官制。陞尚書正一品。增侍中。位尚書下。翰林院增文學博士。餘更置有差。詳職官志。詔求直言。遼州人高巍請行主父偃推恩之令。分王諸王子弟。不當聽冕儲劍奪之策。上見其書大奇之。是冬。各王府有上變者。燕府尤甚。詔出其長史

此。對曰。楊廣隋文何如。帝默然。北平僉事湯宗上變。且言按察使陳瑛多受燕王金錢。逮資廣西。遣纂昭爲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燕王還國。道子三人入朝。或曰。不宜并遣。燕王曰。使朝廷勿疑也。廷臣欲留之。上皆遣還。燕王見曰。天贊我也。因具得京師動靜。夏四月。潮王柏儁遣智鈔及殺人上敕賫之。諭發兵討之。王们焚死。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廢齊王榑爲庶人。幽代王桂於大同。五月。詔僧道田人留五歲餘以賦民。六月。召解縉還入翰林。燕山衛倪諒上變。建其官屬於諒。周鐸誅之。遣中使逮燕府官屬博士黃彥清見市不拾遺。奏之上。且曰。陛下德化上曰。昨宮中二人譖朕。朕寬宥之。豈非德化。秋七月。癸酉。燕王棣兵起。號靖難。北平掌布政侍郎張昺謝貴等俱死之。都指揮馬宣卷戰不勝。走薊州。僉瑱走居庸。都督宋忠退走懷來。燕王自署官屬。燕王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都指揮張信輸款於燕。馬宣起兵薊州攻北平不克。死之。通薊道。害附燕。僉瑱走懷來。燕兵破懷來。宋忠被執死。彭聚孫泰戰死之。永平附燕。總兵劉貞、都督陳亨、指揮卜萬。進攻遵化。亨陰附燕。忌萬。遂縛萬下獄。籍其家。八月。祭告天地宗廟。詔告天下。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大將軍。率列侯及駙馬都尉李堅等爲副。分道討燕。給朝覲官勘合。賀平燕布政司於眞定。以參昭掌司事。徵集兩兵。前燕屬籍。書諭諸王。封李堅爲濮城侯。己酉。炳文兵次眞定。耿炳文戰失利。入城。燕遂圍城。其時李堅等俱被執附燕。癸亥。吳傑援眞定。北兵去。傑兵潰還遵降之。敕燕北征將士曰。昔嬴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相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陝負殺叔父名。九月。赦程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命曹國公景隆爲大將軍。馳至軍中。會諸將進兵。齊泰奏奸邪不可用。不聽。谷王橞自宜府遁入京。召遂王植留王權入京。留王權不至。徙封遂王於荊州。江陰侯吳高等率遼兵圍永平。燕兵援永平。吳高遁。守山海。復襲破大甯。指揮朱鑑死之。房寬叛附燕。劉貞浮海還京。諸將皆附燕。燕兵益盛。燕王以計挾甯王權之北平。冬十月。景隆攻北平。三年辛巳。春正月。使者還自雪山。得美玉琢爲璽面方四寸。命曰。凝命神寶。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至是成。告天地宗廟。宣示遐邇。辛未。上祀天地於南郊。享廟。大宴羣臣。賦詩。諸政事。東昌獻捷。平安等追燕兵敗。還。燕王歸北平。召復齊泰黃子澄還任議軍國事。二月己巳。燕王復出兵。列營滹沱。屯兵屯單家橋。三月丙午。屯及燕兵大戰夾河。斬其將譚淵及明日再戰。風沙大起。屯敗走。壯得館陶。掠大名。糧舟皆被焚。十二月甲午。燕兵至汶上。掠濟寧。屯鉉兵踵其後。屯東昌。圍燕兵。燕潰圍走。斬其將張玉。殺傷以數萬計。燕兵退守館陶。屯飛檄邀燕歸路。北平震動。詔罷優通文學之士。

尚書召入。即命往贊軍機。召李景隆還。練子甯請誅之。不報。十一月。屯屯德州。將北進。燕兵抵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糧舟皆被焚。十二月甲午。燕兵至汶上。掠濟寧。屯鉉兵踵其後。屯東昌。圍燕兵。燕潰圍走。斬其將張玉。殺傷以數萬計。燕兵退守館陶。屯飛檄邀燕歸路。北平震動。詔罷優通文學之士。

三年辛巳。春正月。使者還自雪山。得美玉琢爲璽面方四寸。命曰。凝命神寶。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至是成。告天地宗廟。宣示遐邇。辛未。上祀天地於南郊。享廟。大宴羣臣。賦詩。諸政事。東昌獻捷。平安等追燕兵敗。還。燕王歸北平。召復齊泰黃子澄還任議軍國事。二月己巳。燕王復出兵。列營滹沱。屯兵屯單家橋。三月丙午。屯及燕兵大戰夾河。斬其將譚淵及明日再戰。風沙大起。屯敗走。壯得館陶。掠大名。糧舟皆被焚。十二月甲午。燕兵至汶上。掠濟寧。屯鉉兵踵其後。屯東昌。圍燕兵。燕潰圍走。斬其將張玉。殺傷以數萬計。燕兵退守館陶。屯飛檄邀燕歸路。北平震動。詔罷優通文學之士。

二年庚辰。春正月。天下官來朝免賀。燕兵攻聊城。守將王忠以城附燕。遂逼大同。二月。令蘇松浙江人得充戍。武清。抵固安。景隆至河間。前鋒駐白溝。郭英移營保定。會白溝。乙卯。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己未。燕兵渡白溝。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竪子往從吾出塞。故敢前。今且破之。戰殺傷等。景隆等聯兵六十萬列白溝旁。以火器攻燕營。及夜。燕不支。燕王僅以三騎殿。迷失道。下馬視流矢。東西倉卒。歸營。庚申。復率兵渡河。騎兵有叛歸燕者。盡掩殺之。景隆進戰。破燕後軍。燕復合兵。戰。會風折大將旗。景隆謂大亂。燕兵戰益力。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東。委輜重畜物。鉅萬。寶貨諸物悉失。去。殺溺者幾二十萬。附燕者十萬。景隆奔德州。五月。燕兵復至。奔濟南。燕兵破德州。教諭王省集諸生於明倫堂。大哭。觸槐死之。參贊高巍、參政鐵鉉、白臨邑入濟南。丁丑。燕王引兵趨濟南。景隆戰城下。敗績。入城。濟南被困。攻之急。城內悉力防禦。大挫燕衆。諸生高賢作論射燕營。請罷兵。不省。都督朱榮棄師遁。還京。誅之。六月。眞資德院及官閣八百。炮婦閣入貢。鐵鉉誘燕王入城。幾死。走免。遣尚寶寺丞李得成入燕軍。論罷兵。燕王不許。秋七月。平安率兵二十萬次單家橋。欲絕燕糧道。以燕將高煖兵至。不果。八月。濟南圍解。燕兵北走。平安追戰。斬其將陳亨。遂復德州。盛庸守之。承天門及乙字庫災。詔求直言。九月。改承天門爲午門。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前門爲路門。募健武克衛壯士。徵洪武勳臣謀略者子孫錄用之。冬十月。更定監生選用法。燕陷滄州。賈濟南功。封盛庸爲歷城侯。充平燕將軍。鐵鉉爲布政使。尋晉兵部尚書。召入。即命往贊軍機。召李景隆還。練子甯請誅之。不報。十一月。屯屯德州。將北進。燕兵抵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糧舟皆被焚。十二月甲午。燕兵至汶上。掠濟寧。屯鉉兵踵其後。屯東昌。圍燕兵。燕潰圍走。斬其將張玉。殺傷以數萬計。燕兵退守館陶。屯飛檄邀燕歸路。北平震動。詔罷優通文學之士。

二年庚辰。春正月。天下官來朝免賀。燕兵攻聊城。守將王忠以城附燕。遂逼大同。二月。令蘇松浙江人得充戍。武清。抵固安。景隆至河間。前鋒駐白溝。郭英移營保定。會白溝。乙卯。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己未。燕兵渡白溝。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竪子往從吾出塞。故敢前。今且破之。戰殺傷等。景隆等聯兵六十萬列白溝旁。以火器攻燕營。及夜。燕不支。燕王僅以三騎殿。迷失道。下馬視流矢。東西。

附燕。冬十月。倭寇浙東。禁約率差中官。寘豐沛軍指揮司。乙卯。燕兵逼北平。徙慶王於寧夏。十一月。逢東總兵楊文攻永平不克。命官招集兩浙義勇。平安敗燕兵於楊村。皇子文圭生。十二月。詔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暴橫者。即縛送京師。內官怨甚。於是密言燕王匿指揮京師。約爲內應。丙寅。燕王率兵復出北平。命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燕王遣殷晉云。入京進香。殷答以皇考有禁。不遣者爲不孝。燕王銜之。賦詩林史官楊士奇等錄用太祖實錄成。命徐真馬海率偏師北進。平安攻通州不克。與燕兵大戰於九門城。四年壬午。春正月。德州將葛進與燕兵戰。敗績。指揮賈榮等敗於衡水。燕兵陷東阿及東平。吏目鄭華死之。燕兵攻汶上。抵沛縣。指揮王顯附燕。知縣顏伯璋等死之。二月甲寅。燕王攻徐州。城中兵出戰。敗績。更定勳階。始寘京衛武學教官。燕兵自徐州攻宿州。平安踰之。戰敗。斬其將王真。燕王自督戰。遂爲平安所殺。丙寅。平安與燕兵戰於小河。斬其將陳文。再戰勝之。斬其將王真。燕王自督戰。遂爲平安所獲。安馬驟。燕將王麟救免。走。燕兵大懼。適何福引兵來會。燕諸將俱欲還。燕王大怒。督戰。復交戰於蘆塘。敗績。辛巳。再戰。又敗績。平安等及文武內臣一百八十七人皆被執。何福走。癸未。吐番入寇。陷保寧。五月。燕王至泗州。守將周景初降。燕辛卯。盛庸率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南。燕將王福朱能濟濟出庸後。庸軍亂。盡棄其軍資戰艦。燕兵遂渡淮。是時梅殷屯淮安。知府徐安屯鳳陽。毀橋斂舟。燕師不能渡江。遂據揚州。抵天長。守將皆附燕。次揚州。遂次六合。及儀眞。諸軍戰。敗績。癸卯。燕人四出徵兵。甲辰。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卽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時燕兵屯江上。江南密投款者衆。詔下。京城內外臣慟哭。召黃子澄還。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俱率師勤王。遂兵入援。潰於直沽。敕刑部尚書侯泰轉餉淮安。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率衆勤王。皆死之。六月。癸丑。燕王至蒲口。盛庸遣戰敗績。庚申。燕兵至龍潭。遣庶成都主如燕軍議割地罷兵。燕王不聽。復遣李景隆等。景隆等辱命。歸命諸王分守京城諸門。魏公徐輝祖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甲子。遣人齎蠟書促勤王兵爲燕軍所獲。命曹公李景隆守金川門。黃子澄湖湘皆不果。乙丑。燕兵逼金川門。谷王橞與李景隆開門迎燕王入城。徐輝祖率師巷戰。敗績。上手詔徐增壽於左順門。時徐增壽倡迎降議。監察御史詹徽等就殿前毆之。上大怒。手詔之。并欲誅景隆。不果。上入宮。忽火發。皇后馬氏暴崩。程濟奉上變僧服遁去。燕王遂入宮。殺宮人女官內官略盡。惟得歸上者獨留。因指嬪中后骨以爲上。燕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棺槨侍讀王景讓以王禮葬之。其時戶部侍郎郭任。禮部侍郎黃觀。左僉都御史程立。木。翰林修撰王良。太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鄧瑄。給事中吳泰。陳繼之。御史魏冕。衛府紀善周是修。參軍高巽等。聞上崩。俱死之。御史葉希賢等四十餘人。遁去。臨安王楹及近臣姬瑞。邃讓。夏原吉。劉儁。古朴。劉季篪。群富。崔倫。王景。胡靖。李貫。吳溥。楊榮。楊溥。黃淮。內豎解結。金幼孜。胡濙。陳洛。方賓。宋禮。王達。鄒緝。楊士奇。胡儼等。奉璽輿迎降。上初入謁。入演。常往來廣西貴州諸寺。寺僧曰。我雖文皇帝也。僧懼。白官。衆見之。悚然。聞於朝。乘傳至京師。識老閹吳亮。道遺事。迎入大內。崩葬西山。

明書卷五

本紀三

太宗文皇帝本紀

帝諱棣。太祖第四子。母孝慈皇后馬氏。於庚子年四月十七日癸酉生。初生光氣五色。照宮闈。經日不散。聰明英毅。讀書過目不忘。日從名儒講論。慮己納善。貌奇偉。英武類帝。舉動不凡。洪武三年。封燕王。納中山王達長女徐氏爲妃。十三年之國。督邊兵備塞下。列侯皆聽節制。上妙兼武事。射必命中。夙將皆自以爲不及。慶喪恢廓。任賢使能。各適其當。料敵制勝。常出人意表。由是威震朔漠。塞垣以寧。二十一年。大將軍王征納答出降之。還師至北平。以名馬餽上。辭曰。馬未獻。朝廷而我先之。非所以尊君父。玉惭而心不懌。遂間於太子。道燕王國事。且曰。臣聞望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宜慎審之。太子曰。燕王事我恭。勿多言。玉曰。視耳。此安足信。時晉王亦見太祖殊愛上。自念己兄也。遂生嫉隙。方竝朝。上有疾。晉王數以語見侵。上內憂之。懇求歸國。晉王時遣人伺之。無所得。二十三年春。太祖命晉王西出。上北出。晉王儲偫出塞止。上獨引兵進抵迪都山。獲故元太尉等全部以歸。晉王忌上功。馳報太子。謂上遠異勞師冒險。使留於太祖。已而晉王旋師。太祖不樂上捷至。大喜曰。朕無北顧憂矣。太子晉晉王有張聲勢犄角功。燕王未可獨再。

二十五年再出塞四月太子薨秦晉皆長有次及之皇太祖久屬意上幾立以劉三吾言而止立皇太孫二十七年勦捕野人平之初上受封即元故宮爲府隱然與京師埒重亦天意也上多招異術僧道悉遣聚論散之復定罪人輸作例晉王濟熿來朝以缺餉命自雜犯死罪以下輸粟贖罪再檢建文遺詔封事除兵刑錢穀餘悉焚棄上因問綍等曰爾等宣皆有之衆未對李貫稽首前對曰臣實無之上曰爾以無卜筮謂宜爲帝蹟寧波袁琪以相術力贊之謂上爲太平天子時建都金陵去塞遠上擁重兵又嫻將略及建文即位王府多變周齊湘代斬次廢戚死士恐詐病六月炎火然陰儲壯士朝廷益疑屢遣人覘之適燕山衛百戶倪諒上變建文皇帝發符遣使逮燕官屬審令謝貴張昺等圍燕都指揮張及泰亨等洩其機是日上召貴等入列衛士因訶之曰吾舉藩守土來官一千有司爾等何爲離間又曰吾何病特爲奸臣所迫耳遂殺貴昺等命張玉等奪九門於七月癸酉命將署官兵起城靖難誓於衆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於躬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有顯戮歸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先布告以爲誅奸臣黃子澄齊泰等用兵凡四年於建文四年壬午六月十三日乙亞入京師丙寅勝文皞姦臣黃子澄方孝孺等二十九人續勝周是修等二十六人於朝堂令曰凡官民人等有縛諸臣來首者授將有差因列賞格自是以擒獲得官者甚衆丁卯戶部尚書王鈍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自陳爲姦臣所累上宥之兵部尚書茹瑺乞宥吏部尚書張紞從之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衰杖哭闕下先入城耶先謁孝陵耶上悟轉謁孝陵遂歸即皇帝位出駐龍江關軍中已已復入城楊榮迎啓曰殿下先入城耶先謁孝陵耶上悟轉謁孝陵遂歸即皇帝位復周王橚齊王榑湘王柏詔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庚午凡建文所改易悉復故詔革除建文年號以是年繫洪武三十五年復奉門殿名辛未襲皇帝親親之寶贈徐增壽爲武陽侯謚忠愍壬申葬建文皇帝還興宗孝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太子遷呂太后懿文陵時武臣皆歸附獨魏公輝祖不屈命下之獄癸酉陞功臣朱能等官祿有差定征討城守功次召淮南總兵官駙馬都尉梅殷還京對忭旨上衛之降封懿文太子子吳王允熥爲廣澤王衡王允爌爲懷恩王徐王允熙爲敷惠王隨母呂氏居懿文陵尋革允熥允爌爲庶人已皆殺之族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御史中丞練子寧及泰外親之親二十六戶澄外親之親幾五百人子寧外親之親尤衆召文學博士方孝孺草詔不屈殺之并殺孝孺宗族八百七十三人殺御史高翔凡高氏重其稅命發其先墓戮屍揚州知府姚善等徐洋忠節傳族殺兵部尚書暴昭前後族殺幾萬人鴻臚寺卿陳迪刑部尚書陳性善等皆以建文時告變二月詔以北平府爲北京改順天府設行府部等衙門置官屬如京師復周齊湘代王舊封命嚴立諜告法遣使通好韃靼可汗鬼力赤遣司禮少監侯顯往西域徵尚師哈立麻上耕籍田琉球入賀貢方物三月有司請立皇太子不許改行都司於保定以大寧畀兀良哈詔徙澤潞等處無田者於浴州命平江伯陳瑄理海運詔發死牛免牛戶賠補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復古三江入海之跡朝鮮入賀貢方物楚世子孟熙奏請於河南買人口諭止之販順天饑民嚴鈔法禁民間以金銀交易命王府非奉詔不得役軍民斂財物降代府帳府官屬進封雋馬都尉袁容等爲列侯續封李彬等七人爲侯伯五月改上皇考妣謚號曰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躬逆黨連坐者爲民禁私茶革苑平大興縣舉隸順天府改修太祖實錄成蘇湖水旱免今年租稅赦海島逃民代王桂有罪削三護衛戍諭之秋七月始總軍民者馬八月遣官賜海外諸國金幣簡南直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遷實京師初設雲南楚雄備舉補各省鄉試九月重議製太祖樂章詔舉賢才下歷城侯盛庸於獄尋殺之遣太監馬彬使西域雲南車里土官刁逞答作亂遣勅諭之逗遲罪狀削殺器給山東被兵軍民賜各衛夷官姓氏冬十月日本來貢再貢戰守功臣復修祖陵興北京屯田西洋諸國來朝免其私稅十一月殺長興侯耿炳文并其諸子鬼力赤入犯大敗之遁去復兀良哈及三衛夷官罷洪武中定免租供役夫轉運糧一百五十七萬於北京柳州山賊作亂平之閏十一月靖江王贊儀就國桂林福建兵擊僉破之癸亥皇長孫至自北京十二月賑畿南勘求太祖遺文手韶詔有利民事不拘各色人許敷奏徒天下富民實順天府

二年甲申春正月定屯田數罰例道士獻方術命斥去之禁民舟下海二月命襄城伯李瑾平永新賊陞

蘇州絕戶田糧修海隄三月策士賜曾棨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選楊相等六十人爲庶吉士許武臣一
體處抱德懷才之士開遼東馬市改封懿文太子第四子允熾爲
年一貢前東宮官文武大臣兼之親定褒護等命僧道衍復姓
熾爲皇太子妃張氏爲皇太子妃封子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
以天落清獄囚宥緋者釋之招撫盧遠等處洞僮一千三百戶有奇來歸
增譯進襲祖爵定國公優恤浙東六月法允官論安南使臣還
誡遣伯某手書及祭文酹奠之朝鮮貢牛萬頭詔送遼東屯田
寇亂勒勦捕之秋七月勒宮府備敵勒李景隆以本爵鎮節鄧
李景隆田僕屯軍年六十者免比較九月周王橚來朝進騎庶
官田折布民田折粟法日本來貢猶逆羅通好琉球海船上回
清至次年三月始復舊上錄囚於奉天門設天津衛鬼力赤貢
來朝上賜宴謂侍臣曰人恆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惡惡人
出五色石可取爲器用命急斥之下李景隆於獄禁錮死十二
令各衛所屯田耕樂者有司毋得起科
三年乙酉春正月詔曰凡因勞苦者安逸亦當同之嘗見前世人主至富貴則忘向來所艱難之人朕
甚不取其順天永平保定免田租二年答意五禁生苗剿箚餉附誅鐮食夫婁二月蜀王來朝韓觀諸勦
撫寇論以嘉意綏來毋輒進兵三月浚溧陽胭脂河復定屯田貸劃例各王世子來朝市馬開原賑淮安
鄧州饑令文職官犯罪至死者免決記罪奏請夏四月除免天下絕戶田糧鍵糾舍倫都兒灰等來朝貢
駝馬六千賜姓名官撥貧乏販鬻松嘉湖饑令文職官犯杖罪以下三犯始坐五月肅王來朝六月
遣太監鄭和等往諭西洋諸國拓西安門外城秋七月增賜米招來服黎毋山民八月遼王來朝免江南
田租九月周王橚齊王榑多不法事及用箭烙諸刑降勅戒之再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加封張輔爲新
城侯冬十月諱深趙麟殺梅殷鞫治之對曰上命也上怒令武士以金瓜擊其齒立斬之封許成永新侯
十一月封宋晟西寧侯序班楊善許廉吉士章朴收藏方孝孺文集上怒遂殺朴晉善官十二月開豫南
銀冶谷王慶王來朝
四年丙戌春正月考察天下文武官員封安南胡奎爲順化郡公勦日本國王道源義熾爲寇奏捷使
賜雜彩及金幣器用褒賚之琉球進閩人卻之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南陽盜起討平之三月辛卯
幸太學謁先師孔子丙午策士賜林環等及第出身有差復設開平衛軍官有畢誦戍者悉復職胡奎弒
洛羅啓二都有廣勸民尤甚巡省朕君臨天下祇承典謨統御之初已陞北平爲北京今國家無事省方
維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於境內朝見非經過
之處毋得出境凡道途供應皆已節備有司不得有所進獻九月淳泥國右里蘇門答剌於陵柯呂
宋同時十二國入貢冬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沐晟等與交趾賊戰於生獃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儁
卷五 六五

率左右副將軍及二十五將軍沐晟張輔等興兵部尚書劉儁等分道討安南癸卯禡祭出師申嚴誓誘
之罪閏七月初建北京宮殿道官分道採木八月勅宋晟等練兵防邊九月設陝西甘肅北京遼東四苑
馬司西番諸國朝貢多十月朱能卒以張輔代之大修北京城垣諭古城遷安南晉王來朝免廣西歲辦
黑鉛張輔等克猛烈棚蠻關隘賊遁去築倣屯兵造舟平江伯陳瑄督漕於沙門敗之十一月龜茲入貢
十二月安福叛賊朱務良及廣濟妖僧皆伏誅辛卯大赦張輔等大破安南賊於富林江捣其東西二都
賊焚宮室倉庫遁入海輔至交州晟進至木丸江計獲首級幾四萬他物稱是尚師哈立麻至京入見上
待以殊禮仍賜儀仗從人辛亥隔鄭王允熾築壇誓戒遣使絕徼天下道七至京修舉金籙齋法凡良哈衛
乞以馬易粟詔許之
五年丁亥春正月輔等合兵擊賊連破走之己巳建五臺山佛殿浮屠天下私披剃請度牒者悉發邊充
軍二月朱顏頭目把禿等率妻子乞省毋於京師許之三月丁巳封僧師哈立麻爲大寶法王其徒李隆
等爲大國師下駙馬都尉胡觀於獄以窯李景隆故甲子有大木自山浮於江賜其山曰神木設四夷館
輔等上安南軍民降表言其耆老等言陳氏無後當爲郡縣戒守衙官皇城下誦經者改上林署爲苑監
以中官相兼夏四月平陽王濟熺入朝御之辛卯皇長孫出閣講學初增各省管屯僉事五月輔等追賊
於羅海口擒黎蒼及其父季犛子澄等檻送京師安南平河南饑有司不以聞逮罪之仍遣賑徒山東西
民五千戶實上林苑六月以安南平詔天下設交趾三司及府州縣各官有差僉都李士吉巡浙江還獻
瑞應頒上怒曰爾以大臣巡視不奏民疾年穀水患而進諛詞何以爲大臣叱斃之徵用交趾人材柳漳
寇猺討平之內臣矯旨採天花治之秋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八月議設海運都漕運使司九月安南俘
獻黎賊及僞將相悉下獄赦其子孫加賞將士太監鄭和西洋還建龍江天妃廟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
之授交趾明經人官職册詔皇后曰仁孝皇后增設北京苑馬寺二十四苑廣西蠻平韓王松薨十一月
特遣戶科都給事中胡濙採訪異人張三丰乘十年乃還十二月以太祖戒飭功臣鐵榜及勅旨頒賜武
臣
六年戊子春正月朝鮮世子李禔來朝削岷王楩護衛罷其長史等官開建爲臨井置太監王安使迪西
二月定巡狩禮肅王模有罪勅切責之三月定交趾賦稅夏四月己卯朔日有食之楚王楨遣內使市寶
南勅切責之始命雲南開科五月日本入貢頒詔交趾赦詔招北京流民來歸者免賦稅三年設遼東自
在安樂二州六月命官介沿河軍民運木燒瓷輔等上交趾地圖秋七月戡平南功追封輔英國公晟黔
國公及王友等侯伯餘陞賞有差八月設北京會同館交趾館定等作亂命晟等討之丙戌詔曰成周營
洛羅啓二都有廣勸民尤甚巡省朕君臨天下祇承典謨統御之初已陞北平爲北京今國家無事省方
維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於境內朝見非經過
之處毋得出境凡道途供應皆已節備有司不得有所進獻九月淳泥國右里蘇門答剌於陵柯呂
宋同時十二國入貢冬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沐晟等與交趾賊戰於生獃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儁
卷五 六七

等皆死之。於是復命英公輔等益兵二十萬合討之。十一月決囚。十二月錄行在府部諸衙門印罷。溫處銀鉛坑冶。

七年己丑春正月。復遣太監鄭和航海。大通西南夷。元宵節。賜假張燈。弛夜禁。楊榮起復。二月壬午。東籠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惟除拜朝貢謝發上行在。餘悉聽處分。荔瑞下獄死。取天下貢士陳繼等一百人。三月平安暴卒。設京師二十五門及水門各城門郎一員。壬辰。車駕至北京。大賚官吏軍民。召文武大臣及翰林遊宴萬歲山。夏四月。遣給事中郭曛諭□□可汗。本雅失里不屈。死之。閏四月。海寇掠欽州。擊敗之。行在錄囚。設奴兒干都指揮使司。設北京寶鈔提舉司。五月。作齋陵於昌平之黃土山。賜山名天壽。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爲越皇帝。命洪公福帥師北征。本雅失里。斡瓦剌三部長爲王。六月。遣御史考察守令。命楊榮齎敕於甘肅處置降酋。楊溥起復征南兵破賊。獻以捷聞。秋七月八月。丘福等出塞遇敵。戰失利。福及王聰火真王忠李遠五將軍全軍皆沒。餘軍稍敗還。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甘肅總兵何福撫定亦集乃諸酋。封留遠侯。妖賊王金剛及叛賊李法良皆伏誅。輔等擊鄧茂異等大破之。十月。徙丘福家屬於濠南。皇太子攝副榜第一孔子五十七代孫鵬爲中允。陳懋敗敵。進封南遠侯。火州及哈烈皆入貢。十一月。輔等擒賊首簡定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茂異遁走。詔舉通曉吏者十二月。初立東廠。刺事內官一人主緝訪。

八年庚寅春正月。張輔敗安南賊阮師檜於東潮川。召輔還。令沐晟等節制諸軍討季擴。俘簡定至。伏誅。二月。上以親征北敵詔天下。命皇長孫留守北京。以夏原吉等輔之。命趙王高燧整理北京兵馬刑部尚書郭資督餽軍。免濟寧等運糧處所差役一年。丁未。車駕發北京。命學士等官胡儼楊榮金幼孜等扈從。野人那溪及禿剌與哈魯各頭目以次來朝。賜賚有差。庚戌。度居庸。壬戌。蹕興和。命王友循野狐。郭亨往宣府。各督運。皇太子免黃嶺糧。三月丁卯。分布五軍。哨捜十將軍。涼州降寇復叛。發瓚等討平之。丙子。次凌霄峯。開四川內江鹽井。丙申。次清水源。忽平地甘水湧出。賜名神應。夏四月癸卯。勒銘於玄石坡曰。維日月明。維天地靑。玄石勿銘。與之悠久。昔本貢方物。戊申。次楊林。免諸將朝。琉球貢馬。壬子。勒銘於撈河間衛。加國師班丹藏卜爲大國師。免湖廣五寨貢磁砂。庚辰。次于高煙。還北京。免山西河南八年以前逋租。詔鄭和自西洋俘錫蘭國王以獻。釋之。尋立支剌爲王。遣歸。楊榮起復。秋七月。輔晟敗鄧茂異於月常江。尋復敗黎蕊於臨安。獲之。賑臨城。蒲剌加國王率妻子來朝。上厚遇之。寧夏寇亂。遏破之。九月。以楊榮侍講皇孫讀書。冬十月。命姚廣孝等再改修太祖實錄。十一月。英公輔率師追陳季擴於海上。盡殲之。自是一書郭資督餽軍。免濟寧等運糧處所差役一年。丁未。車駕發北京。命學士等官胡儼楊榮金幼孜等扈從。野人那溪及禿剌與哈魯各頭目以次來朝。賜賚有差。庚戌。度居庸。壬戌。蹕興和。命王友循野狐。郭亨往宣府。各督運。皇太子免黃嶺糧。三月丁卯。分布五軍。哨捜十將軍。涼州降寇復叛。發瓚等討平之。丙子。次凌霄峯。開四川內江鹽井。丙申。次清水源。忽平地甘水湧出。賜名神應。夏四月癸卯。勒銘於玄石坡曰。維日月明。維天地靑。玄石勿銘。與之悠久。昔本貢方物。戊申。次楊林。免諸將朝。琉球貢馬。壬子。勒銘於撈河間衛。加國師班丹藏卜爲大國師。免湖廣五寨貢磁砂。庚辰。次于高煙。還北京。免山西河南八年以前逋租。詔鄭和自西洋俘錫蘭國王以獻。釋之。尋立支剌爲王。遣歸。楊榮起復。秋七月。輔晟敗鄧茂異於月常江。尋復敗黎蕊於臨安。獲之。賑臨城。蒲剌加國王率妻子來朝。上厚遇之。寧夏寇亂。遏破之。九月。以楊榮侍講皇孫讀書。冬十月。命姚廣孝等再改修太祖實錄。十一月。英公輔率師追陳季擴於海上。盡殲之。自是

逋痲證帳。王友劉才紆道相失。軍士乏食。多餓死者。上切責之。因勅英公輔收友等。琉球貢方物。秋七月壬午。上至北京。甲申。賜皇長孫輔導官鈔。幣八月。遣封安遠伯柳升侯爵。賑陝西。修築寶應塘。衛海侯何福從征。遠節制自懼死。九月己巳。幸天壽山。長沙妖人作亂。皇太子命李彬討之。吉城貢方物。城高郵衛。敍擒酋定功。命番僧綠思吉等。餞國師。冬十月乞忽古里來朝。丁酉。上發北京。丁巳。停行。賈妃懼氏薨。皇太子謁廣昌疫戶田稅。周王請於國祀高皇帝。諭止之。十一月甲戌。上還京師。降虜侯保赤叛。田寒。悔罪歸。赦之。十二月。城汴梁。楚王楨。周王橚。事世子。謁。賦來朝。阿魯台來歸。孔彥縉襲封衍聖公。隆平侯張信有罪下法司。雜治之。交趾破陳季擴。請降。許之。授以官。蔣復反。詔凡風憲官不得用吏員。著爲令。瓜哇遣羅等國各進方物。重建醉仙樓。

九年辛卯春正月。命英公張輔會兵討交趾叛寇。命李彬等往福建剿倭。免韶州田租。尤楊榮奔喪。二月。以秦王尚烱傲慢。械長史等於京。坿北京國子監官。如京師。築沂州及武陟河口。免刺貢方物。下陳璞於獄。死。籍其家。浚福山渠。及中濮河。倭掠廣西。開濟寧惠通河三百餘里。凡丁役免他役。及今年田租三分。策士。賜蹇時中等。及第出身有差。選楊慈等十一人爲庶吉士。敵犯內地。免溫州饗。浚黃河故道。夏四月。詔諸王來朝。長幼以次而至。五月。倭寇浙東。修揚州河隄二萬丈。吐魯番及赤斤皆貢馬。城鄯州。六月。太監鄭和自西洋俘錫蘭國王以獻。釋之。尋立支剌爲王。遣歸。楊榮起復。秋七月。輔晟敗鄧茂異於月常江。尋復敗黎蕊於臨安。獲之。賑臨城。蒲剌加國王率妻子來朝。上厚遇之。寧夏寇亂。遏破之。九月。以楊榮侍講皇孫讀書。冬十月。命姚廣孝等再改修太祖實錄。十一月。英公輔率師追陳季擴於海上。盡殲之。自是

十年壬辰春正月。封吳允誠爲永順伯。元宵節。賜宴觀鰲山。夏原吉侍母觀上聞。賜鈔。詔振威察罕歹徒病。詔鄭和自西洋俘錫蘭國王以獻。釋之。尋立支剌爲王。遣歸。楊榮起復。秋七月。輔晟敗鄧茂異於月常江。尋復敗黎蕊於臨安。獲之。賑臨城。蒲剌加國王率妻子來朝。上厚遇之。寧夏寇亂。遏破之。九月。以楊榮侍講皇孫讀書。冬十月。命姚廣孝等再改修太祖實錄。十一月。英公輔率師追陳季擴於海上。盡殲之。自是十年壬辰。春正月。封吳允誠爲永順伯。元宵節。賜宴觀鰲山。夏原吉侍母觀上聞。賜鈔。詔振威察罕歹徒

罪人於良鄉永平耕田。二月。設陝西金州所。東西洋關。趙王高燧還北京。免山西河南八年以前逋租。詔衛加國師班丹藏卜爲大國師。免湖廣五寨貢磁砂。庚辰。削遼王植護衛三月。命李彬討甘肅叛寇。戊子。復策前未及廷試士。賜馬鐘等及第出身有差。選蔣禮等十七人爲庶吉士。增置應天都稅司。陞順天爲府尹。秩正三品。夏四月。治衛河。癸卯。回回叛。殺御史陳琦等。以馬英激變。磔之。五月。詔發廣西銀曠。不許。丙戌。詔修北京城隍。六月。建武當山宮觀。免湖州役田逋糧。秋七月。築盧溝橋。八月。輔晟破賊於神投海。命皇太孫舉習武事。浮泥國王來朝。貢建天壽寺。九月。築寶山於青浦。爲海舟表幟。築海門隄三百里。冬十月丁卯。皇太孫演武於方山。賞遼東四十五站通入貢者。交趾僞少保潘季馴等來降。十一月。定武官襲職比試法。復遣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甘肅老的罕來降。十二月。遣官採木於四川。廣西蠻平。築城定隄。乙亥。詔明年巡狩北京。順安定王尚炯爲應天。安置泗州。殺浙江按察使周新。復錦衣在各衛門印。

十一年癸巳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停運大木。賜阿魯台金紵丁。酉仁孝皇后梓宮發京師。漢王護行。

詔弛海黃黨禁叛酋孛哈兒伯顏等至京宥之發戍廉州伯顏復叛捕戮之倭寇昌國擊敗去免徐州田租天壽山定陵名曰長陵二月遣中官楊三保使西域乙丑上巡狩北京命皇太子監國皇太孫從行丙寅葬仁孝皇后於長陵夏四月癸巳至北京五月定贖罪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端午節賜宰臣蒲葵扇及書老泉觀西湖亦舉舟來歸封安定王敍長陵功封王柳皇太孫發皆中上意命諸王羣臣四夷貢使各賜有差癸酉上不懌遣之二月詔親征瓦剌胡寇分五營八將軍三月庚寅上陞京師皇太孫從行夏四月甲辰朔駐興和五軍盡出塞開壁南黑鹽井五月大閱武於楊林茂分楫尚書以下爲督陣官六月甲辰上次雙泉海前鋒破敵命兼程追之戊申發昔雁峽遇敵諸將力戰敗之鄭亨追擊中流矢及指揮滿都戰死上躬擐甲冑率師大破之追度兩高山又破之馬哈木等宵遁去庚戌班師阿魯台遣人來朝秋七月上駐宣府己亥至沙河八月上還北京陳季擴伏誅免北直隸糧駕三年江南倭於望海塌殲之封爲廣寧伯秋七月官軍還自西洋頒御製佛曲八月交趾士官潘逢叛追敗之走玉林州九月滿剌加等十七國入貢召採木尚書宋禮還京冬十月撿斬交趾叛寇俘獻京師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廢晉王濟熿爲庶人郢王棟薨十二月乙未伊王櫟薨閏九月以迎鑾緩下東宮官逮治有差丁酉朔日有食之庚戌京師地震

二月增山後守塞軍

十三年乙未春正月天下官朝於北京前交趾參議解縉死詔獄徙其家於遼東塞居庸迤北山口上元夜午門煙火都督馬旺焚死遣御史分察天下詢民瘼設保安州三月始會試於北京大賚征南將士三月策士賜陳循等及第出身有差選洪英等三十人爲庶吉士龍海運以漫船從惠通河運糧三百萬於北京夏四月以英公輔鎮交趾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開清江浦河道命漢王高煦出居青州秋七月癸和自西洋還始召商中鹽北京八月庚午唐王桂薨賜北畿河南山東饑民冬十月命死罪皆五覆奏交趾叛寇陳月湖伏誅太監李羣上西域十七國獻十一月命諸王各選步騎五千從眞定操練十二月定北京計丁收馬法

十四年丙申春正月免河南山東遭租山西妖賊劉子進作亂討平之復開滹川鹽井三月改封趙王高燧於彰德夏四月慈寧龍虎山上清宮及醮眞觀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尚書呂震贊決上不許以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山西寇平賜畿內賑山西六月命都督蔡福練海捕倭秋七月紀綱有罪伏誅免應城伯孫嚴革城門郎八月蜀王椿發谷王橞謀不軌獎賞之召橞入京丁亥作北京西宮九月發漢王高煦選撥諸衛軍戊申徵發北京冬十月癸未上還京師十一月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名天地宗社春恢黎庶嘉興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阿魯台入貢其使人要劫行旅減賞之自是朝貢不至定各種夷朝貢賞格二月獻犯寧夏宥周王橚遣之國三月策士賜曾鶴齡等及第出身有差選衛庶等十五人爲庶吉士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肆赦詔求直言李時勉等上封事上納之主事嘉儀上言遷都不便上怒以謗訕殺之乙巳下詔遣官分二十六道閱民疾苦悉除

十五年丁酉春正月倭寇浙東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丙申葬仁孝皇后於長陵三月命漢王高煦居樂安州交趾始選貢士至京命歸人北京會試以賜北京建靈濟宮設貴州按察司壬子上發京師夏四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酉宮成五月丙戌親至北京御新殿倭寇海泊閩五月汀州賊劉聖孫交趾賊阮貞等伏誅六月建北京郊廟宮殿視京師有加交趾黎核等作亂討平之太監張謙航海遇倭戰敗之秋七月册皇太孫妃胡氏八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化伏誅禮部左侍郎胡濙還遣如京偵皇太子久之以皇太子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上途不復疑皇太子秋七月賊陝西荒錯州賊平冬十月令侯伯年少者入國學讀書安定王尚炆狂誖召至京訊之十二月詔曰昔唐太宗惡官吏貪濁犯贓者必置之法故吏尚清讓民免掊尅貞觀之治所以爲盛胶膠勑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人擅斂一錢而不才官吏悉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

十六年戊戌春正月交趾黎利叛率彬遣兵討利敗走二月行在會試三月策士賜李騏等及第出身有差選周敍等十六人爲庶吉士初令民運夏四月復代王謹衛及宮闈五月高皇帝實錄成昌平妖人劉化伏誅禮部左侍郎胡濙還遣如京偵皇太子久之以皇太子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上途不復疑皇太子秋七月賊陝西荒錯州賊平冬十月令侯伯年少者入國學讀書安定王尚炆狂誖召至京訊之十二月詔曰昔唐太宗惡官吏貪濁犯贓者必置之法故吏尚清讓民免掊尅貞觀之治所以爲盛胶膠勑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人擅斂一錢而不才官吏悉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

十七年己亥春正月扈尚炆爲庶人充軍貴州三月癸巳起復夏四月黎利敗走老撾六月遼東總兵劉江圍倭於望海塌殲之封爲廣寧伯秋七月官軍還自西洋頒御製佛曲八月交趾士官潘逢叛追敗之走玉林州九月滿剌加等十七國入貢召採木尚書宋禮還京冬十月撿斬交趾叛寇俘獻京師十一月

拓北京南城十二月肅王模薨

十八年庚子春正月擢薦舉人才馬麟等爲各省布政司官閏正月二月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命安遠侯柳昇討捕之三月詔凡夫匠營北京者悉復其家柳昇等圍賊破賽兒走山東賊平以賽兒未獲命山東尼道姑悉送京師仍大索之夏四月交趾參政侯保馮貴襲黎賊戰死之秋七月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召皇太子期歲杪至北京遣太監侯顯使西域冬十月衛卒丁俺三告周王橚謀不軌召入京十一月改北京爲京師去行在稱南京詔天下革北京行部及莞馬寺乙亥召皇太子同入京師皇太子過山東遇民饑命發倉賑濟上聞之喜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粟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太子所行甚善十二月己未皇太子皇太孫至京師戴營宮殿功封辭祿爲陽武侯餘隆賞有差

十九年辛丑春正月戊辰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統馭萬方臧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做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京爲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紙事第出身有差選衛庶等十五人爲庶吉士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肆赦詔求直言李時勉等上封事上納之主事嘉儀上言遷都不便上怒以謗訕殺之乙巳下詔遣官分二十六道閱民疾苦悉除

敢令之不便者。五月周王辭護衛。從之。交趾屯田。秋七月。禁自宮。己巳。上將巡邊。分五將軍。課阿魯台北遁。罷徵兵。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詔天下兵。明年春集京師。冬十月。阿魯台數寇邊。敕黎利爲清化知府。十一月。議北征。夏原吉吳中鄉師顏。忤旨。繫錦衣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上怒。戮其屍。辛巳。幸時勉下獄。於口外。

命山東山西南北直隸造車。發丁壯運餉於口外。

二十年壬寅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除烏程絕戶租二萬有奇。考察貪吏。謫戍。二月。命英公輔同列侯。上。太祖已識其不凡。雖名號已定。終不能抑有心者於人下。噫。數也。帝臨幾剛果。機智如神。制敵決勝。以帝王之器具大將材。所以兵一起。而易天位。厥後五出三犂。息絕千古。設意固治。馴至蠻夷率貢。重譯遠賀。貽子孫以久大之規。天下幹石有古貞觀之風。說者謂以救死而興。得聖之標。彼三王諸君子。胡爲者然。而都緝解結。揚士奇之倫。晉人人殊。皆能名狀神武。歌咏駿烈。是以革除之後。休風孔章。使好古者覽之。有餘慕焉。若非以太祖之嫡風。啓緒光大。後世鮮不曰爲篡云。

命皇太子親王以下馳赴開平迎龍輿。己酉。皇太孫迎至鵬鶘谷。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初十日壬子。梓宮至京師。九月。上謚號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十二月。葬長陵。

史官贊曰。雄才大略之主。必不矜細行。拘曲飾。如帝之英毅絕倫。自其爲藩時。言語氣概。常出懿文諸王之上。太祖已識其不凡。雖名號已定。終不能抑有心者於人下。噫。數也。帝臨幾剛果。機智如神。制敵決勝。以帝王之器具大將材。所以兵一起。而易天位。厥後五出三犂。息絕千古。設意固治。馴至蠻夷率貢。重譯遠賀。貽子孫以久大之規。天下幹石有古貞觀之風。說者謂以救死而興。得聖之標。彼三王諸君子。胡爲者然。而都緝解結。揚士奇之倫。晉人人殊。皆能名狀神武。歌咏駿烈。是以革除之後。休風孔章。使好古者覽之。有餘慕焉。若非以太祖之嫡風。啓緒光大。後世鮮不曰爲篡云。

朝夕上食奏樂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八月甲辰。楊榮至。白行在。致大行皇帝遺命。皇太子親王以下馳赴開平迎龍輿。己酉。皇太孫迎至鵬鶘谷。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初十日壬子。梓宮至京師。九月。上謚號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十二月。葬長陵。

命山東山西南北直隸造車。發丁壯運餉於口外。

二十年壬寅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除烏程絕戶租二萬有奇。考察貪吏。謫戍。二月。命英公輔同列侯。

命皇太子親王以下馳赴開平迎龍輿。己酉。皇太孫迎至鵬鶘谷。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初十日壬子。梓宮至京師。九月。上謚號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十二月。葬長陵。

史官贊曰。雄才大略之主。必不矜細行。拘曲飾。如帝之英毅絕倫。自其爲藩時。言語氣概。常出懿文諸王之上。太祖已識其不凡。雖名號已定。終不能抑有心者於人下。噫。數也。帝臨幾剛果。機智如神。制敵決勝。以帝王之器具大將材。所以兵一起。而易天位。厥後五出三犂。息絕千古。設意固治。馴至蠻夷率貢。重譯遠賀。貽子孫以久大之規。天下幹石有古貞觀之風。說者謂以救死而興。得聖之標。彼三王諸君子。胡爲者然。而都緝解結。揚士奇之倫。晉人人殊。皆能名狀神武。歌咏駿烈。是以革除之後。休風孔章。使好古者覽之。有餘慕焉。若非以太祖之嫡風。啓緒光大。後世鮮不曰爲篡云。

明書卷六

本紀四

仁宗昭皇帝本紀

帝諱高熾。太宗文皇帝第一子。母仁孝皇后徐氏。生於洪武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生之夕。皇后夢冠冕執圭者上謁。寤而生上。自幼沈靜端重。言動有繩。喜讀書。手不釋卷。日從諸儒論說不厭。騎射精絕。既册爲燕世子。太祖特召秦晉周燕四世子親教之。命分閱皇城衛士。還奏獨後。問故。對曰。且寒甚。諸軍方食。待舉乃閱。太祖以能恤下甚喜。又命分閱章奏。取關大計者以陳。略其語字謬誤者。太祖指示之。對曰。小過不欲演天聽。嘗問堯湯久水旱。民何所特。對曰。特聖人恤民。太祖大奇之曰。孫有人君之度矣。燕兵起。居守。慎固撫綏。人多畏悅。率於靜寒。固北平上悉力守禦。會太宗引兵至。肇退景陸兵時二都王高煦從軍。三都王高燧同留守。宦者黃儼爲高燧離間潛上。將以北平應京師。高煦因而實之。太宗宋信。會京師用計密諜來投。上不發。立械其使。并書送軍中。而儼已先報。太宗大疑。會上所遣人至。乃獻曰。燕世子不發。立械其使。并書送軍中。而儼已先報。太宗大疑。會上所遣人至。乃獻曰。燕世子不發。立械其使。并書送軍中。而儼已先報。太宗大疑。會上所遣人至。乃獻曰。燕世子不發。立械其使。并書送軍中。而儼已先報。太宗大疑。會上所遣人至。乃獻曰。燕世子

朝夕上食奏樂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八月甲辰。楊榮至。白行在。致大行皇帝遺命。皇太子親王以下馳赴開平迎龍輿。己酉。皇太孫迎至鵬鶘谷。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初十日壬子。梓宮至京師。九月。上謚號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十二月。葬長陵。

史官贊曰。雄才大略之主。必不矜細行。拘曲飾。如帝之英毅絕倫。自其爲藩時。言語氣概。常出懿文諸王之上。太祖已識其不凡。雖名號已定。終不能抑有心者於人下。噫。數也。帝臨幾剛果。機智如神。制敵決勝。以帝王之器具大將材。所以兵一起。而易天位。厥後五出三犂。息絕千古。設意固治。馴至蠻夷率貢。重譯遠賀。貽子孫以久大之規。天下幹石有古貞觀之風。說者謂以救死而興。得聖之標。彼三王諸君子。胡爲者然。而都緝解結。揚士奇之倫。晉人人殊。皆能名狀神武。歌咏駿烈。是以革除之後。休風孔章。使好古者覽之。有餘慕焉。若非以太祖之嫡風。啓緒光大。後世鮮不曰爲篡云。

是甚然終以天序難奪太祖所册徐妃孝敬及解縉等力言不可皆廷庞顯秉彝圖大有省悟又曰好觀孫堂指宮宗也二年四月始册立爲皇太子高熙爲漢王高燧爲趙王漢王終快快謀奪嫡且急台邸禍敗致外藩稍散而黃儼等日侍左右爲蜚語陷死解縉漢王日益橫上覺露日益至大宗微聞之久乃得實徙漢王樂安州邪始定而黃儼等又率趙王伺上過失太宗終以上性緩不似己寬常不悍遣胡濙往京師密廉時適北征迎後且失辭遽怒輔導宮下獄有死者上益恭謹每日盥心子職而已他非所計也濙還奏上仁孝誠敬七事上開太宗悅事乃大定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召上及皇太孫會朝正而儲位大定十二年太宗北征疾甚口占語曰太子賢孝賢孝若面命云八月甲辰報宮遣命上哭幾絕強起并受遺皇太孫迎喪立授監國印曰有軍國事以此封識來顧開楊士奇曰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今即付之浮議何由興其明決如此集大臣命釋夏原吉於獄同議典禮分召大僚兵籍銳者先入京餘番軍分鎮南京壬子謚誥至京易梓宮丁巳上即皇帝位大赦改明年爲洪熙元年詔能西洋寶船雲南取寶石交趾採金珠寶石各直省徵錦緞及諸色造繳器採辦木板進貢海味異果並諸被民者悉皆罷之釋諸大臣株連繫被庭及詔獄者復三公三孤官曰此皇祖之制也皇考聰明天縱可不寘此予見未廣不無望於陳保楊士奇入奏事上望見喜顧侍臣曰舉士奏事必有理試其聽之士奇奏言恩詔南下而惜薪傳旨賦北直山東聚八十萬斤合炭民何堪上喜曰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日來宮中漆牖急遞中不暇致審即命減四十萬敕解縉婁子謨鄉官其子法冗官召漢王高煦入京太常卿周紳來朝上曰伊在太宗朝請封禪諭俟豐宜玷朝班蠲之琉球占城貢方物丁卯賜保母金氏爲翊聖恭惠夫人下成公勇等於獄以居大行喪失禮琴宥之營國子監習禮九月癸酉上太宗文皇帝謚號世仁孝皇后進謚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都督方政等討黎利戰收綺指揮伍雲死之詔指揮陳忠亦戰死之廢巴東王貴熿遠安王貴熲父死不奔喪皆爲庶人弛都城外山林樵採之禁河溢免河南田租有司請即吉上曰梓宮在殯豈忍從吉羣臣執以祖宗德制廿七日而易上退次日朝猶麻絰獨英公輔及諸學士不易上歎曰輔及諸學士知禮衆乃有不及漢王逭國哈密貢方物册封禮畢等來歸詔工部合用物料必徵於所產之地若泥派被民必誅不宥免李懋芳爲庶人幽王權欲來朝請改封上詔止之和甯王阿魯台入貢冬十月浙西蘇松水詔糧一石止輸布一匹選朝臣爲東宮官甲辰賜衍聖公宅於京師己酉册妃張氏等四妃壬子立皇太孫瞻基爲皇太子次瞻墡鄭王瞻壎趙王瞻墻襄王瞻垍荆王瞻埏淮王瞻墺梁王瞻堉吳王瞻垕衡王漢世子瞻坦趙世子瞻崁詔告天下命內外官訪舉才德嚴連坐法審錄重囚十一月宥建文諸臣家屬歸鄉給還田土趙王群謙衛許之內官馬騏等請往交趾採辦金銀上怒斥之命御史湯蔡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令天下不許擅役屯田軍士罷海子及西湖遊覽官十二月庚申葬長陵廣西猺賊亂鎮遠侯顧興祖擊破之作鼓象祭令各都司官軍吏番於京師備操徙封韓王於平涼敵犯雲州陽武侯薛

洪熙元年乙巳春正月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太宗配大赦初建弘文閣以楊溥掌閣事有司請凡朝覲官給馬牧養上不許二月漢第二子瞻圻居鳳陽實武英殿門待詔乙卯遣官祭各陵及歷代帝王陵闕里山川丙辰耕籍田陽武侯薛祿再破敵於赤城除講學之禁三月命榮昌伯陳智率師討黎利命皇太子率文武大臣往祭皇陵孝陵就留守南京漢王請入朝諭止之趙王高燧之國彰德長興賊殷先朔伏誅上欲還都南京命北京各衙門悉稱行在復設北京行部等衙門及四月設能一切官署物料及山東濰徐田租之半勳臣江伯陳瑄停採運大木定太宗廟祫享功臣朱能等四人翻州指揮陳景先馘寇破之論禮部科場取士分南六北四選文臣贊理各邊軍務王子皇太子發京師五月蠲水旱蝗地方田租修太宗文皇帝實錄倭犯浙江擊破之詔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民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徵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其能之又詔曰朕恭承大統爲生民主惟我皇祖皇考愛民之仁祇率不怠朝夕思念人命最重哀矜庶獄惻惻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設官務謀殺戮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其中頗執法之吏不能平平有處飾其情傅致死罪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深憫之夫五刑莫甚於大辟自今有犯者依律科斷其餘罪犯法司勿得味情失實以致冤濫若朕一時過於嫉惡用錯沒及淩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至於五奏仍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不許用鞭背等及宮人自宮者皆罪之除大逆逃坐餘止及身至於講誘一切勿問如或違者必罰不宥庚辰上不豫召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降勅施召皇太子辛巳上大漸詔天下傳位皇太子壬申尊四幸壬午皇太子至自南京始發喪秋七月己巳上證號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九月葬獻陵

史官贊曰明之初興若太祖太宗皆雄烈之主高明而少柔克而國家元氣培於仁宗實多在位十月不啻必世之久淪浹肌髓人樂益富其最難者在監國時讒譖交作委曲篤至仰事英明之父慈幃先背倣弟畔臣儲中藏未誠安能消釋萌隙若此況太宗干戈土木日勤於北民無怨遷事皆有濟皆根本得人固結萃心之明效也至御極後大罷厥施仁心卓識德普孔嘉於危疑震撼之餘泰然有反本之思顧念衛京又以山陵初卜不忍離棄託之於子單敷惠澤天下歸仁遺詔初下百官軍民如喪慈父號稱至仁其無愧歟

明書卷七

本紀五

宣宗章皇帝本紀

帝諱瞻基，仁宗長子，母孝誠皇后張氏。生於建文元年二月九日，時太宗謀起兵，一夕夢太祖授以大圭，命之曰：傳之子孫，永世其昌。拜受而寤，心喜。遲明報上，生彩光應焉。仁宗即大位，仁孝皇后攜至南京，方四歲，儀容嶷然。太宗指曰：天日之表，英氣溢面，似過其父。太宗即大位，仁宗監國，帝侍側，讀書，太宗設講席於華蓋殿之東，敕宮僚恪導，率臣敬見，成規異相傳為異日太平天子，稍長，孝敬日隆，嘗

受誅。成於伍被。自古小人事潘國。率妄圖富貴。而陷主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免。今師已壓境。王能悔禍。擒倡逆者來。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初。儻將執迷僥倖萬一。當舉大軍乘之。成擒何難。誠趣下以王爲奇貨。執以來獻。王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王審圖之。辛巳再諭之。已復三諭之。高煦謀遣壬午。遂擒高煦。乙酉班師。差內臣爲鎮守。九月。遣使以書諭趙王高燧。燧高煦於逍遙城。王斌朱恆伏誅。冬十月。庶王瓊潭毘賜朝鮮誥籍。十一月。王遣擊黎利敗績。尚書陳洽死之。赦高煦餘黨。十二月。免通州以南大軍過處秋糧。減免天下稅糧六萬有奇。命列侯柳昇等六將軍分道討黎利。于謙爲鎮守御史。

二年丁未。春正月。趙王高燧上書謝罪。辭護衛。從之。上召輔臣諭曰。朕思交阯一事。昔徽舒弒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徽舒。既縣陳。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既復封陳。古人之服義如此。前太宗初得黎賊。定交阯。即欲爲陳氏立後。時廷臣不能順承。今朕欲永先志。使中國之人安於無事。但叛賊在所必得。稍忤當求陳氏立之。輔臣對曰。此盛德事。賜趙王書。并示以告反及羣臣封事。二月。黎賊攻交阯城。守將擊敗之。三月。策士賜馬愉等及第出身有差。晉王濟熿以陰事被告。辭將士賜書止之。湖廣旱。免輸征南軍餉。夏四月。廢濟熿爲庶人。安置鳳陽。黎利陷江城。指揮李任死之。王通約和黎利。遣人同其使進降表及方物。未幾。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五月。簡用能斷庶官。四川官憚交阯行激變番寨械治之番寨靜。六月。悉召鎮守內臣還京。秋七月。汰南京監生三千四百人爲民。黎利陷陰陽關。願與貢不敎。逮下獄。辭緣復出。開平衛敗破之。八月。獨南北徼山西河南水旱租稅。九月乙未。征南兵至陰平遇賊。柳昇陷伏死。兵潰。冬十月。王通復與黎利盟。和棄交阯還師。黎利以陳嵩至。求立入貢。十一月。遣官求陳氏後。擢還官兵。乙未。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五月。簡用能斷庶官。四川官憚交阯行激變番寨械治之。番寨靜。六月。悉召鎮守內臣還京。秋七月。汰南京監生三千四百人爲民。黎利陷陰陽關。願與貢不敎。逮下獄。辭緣復出。開平衛敗破之。八月。獨南北徼山西河南水旱租稅。九月乙未。征南兵至陰平遇賊。柳昇陷伏死。兵潰。冬十月。王通復與黎利盟。和棄交阯還師。黎利以陳嵩至。求立入貢。十一月。遣官求陳氏後。擢還官兵。乙未。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五月。簡用能斷庶官。四川官憚交阯行激變番寨械治之。番寨靜。六月。悉召鎮守內臣還京。秋七月。汰南京監生三千四百人爲民。黎利陷陰陽關。願與貢不敎。逮下獄。辭緣復出。其文武諸司四百七十餘所。得還者八萬四千六百四十人。被留者無算。

三年戊申。春正月。書諭阿魯台。二月戊午。立皇子祈鎮爲皇太子。尤慶王權復居韋州。宥交阯逃軍罪。詔凡貢舉人才。皆引內閣考試。以劉基孫廌爲刑部照磨。上御講幄。侍臣講孟子伯夷避紂章。末暢上曰。脅稱聖人者。以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繼爲民生計耳。秦悅服。順皇后胡氏爲靜慈仙師。册貴妃孫氏爲皇后。增生員數。阿魯台入貢。免被民運薪。免山西役。夏四月。罷南京工。新作公主府於十王邸之南。閱四月。下王通等于詔獄。誅蔡福。朱廣。襄賡死。事諸臣封成。曉孫忠爲會昌伯。免汝南王有動薪安王有熿爲庶人。松潘茂平。禁採番馬鉛砂。籍沒王通家。革府山西饑民入河南。命官撫之。五月。陳嘉言。黎利表乞守國侯命。復命李琦等訪陳氏後。六月。下工部尚書吳中於獄中以官料送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壯。上知惡之。特釋。秋七月。甯王權遣人進扇。求鐵笛。上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雖無此物。當新之。陳誠請上講大學衍義。上怒。逮下詔獄。并其父母妻子。禁錮者五年。太監鄭和自西域還。仍命往諭停邊海官舍赴京操練。蜀山東店課。夏四月。阿魯台來歸。賜遣之。溧陽妖人襲成伏誅。六月。諭黎利權舉安

辰。上以防秋農事。畢。親行遣命。奎護等屯從。騙馬都尉袁容等侍皇太子居守。丁未。發京師。分英公輔等爲將以從。九月辛亥。次喜峯口。良哈侵邊。入大甯及寬河。上率師出喜峯口。追擊之。上親發三矢。殪其酋鉢三人。諸將及軍士歡聲震天。大破之。餘潰走。敵望見龍旗。知上在行間。皆下馬羅拜。縛之。復分將搗巢。俘獲無算。甲子。詔班師。癸酉。上還京。冬十月。妖人權謹伏誅。韓王請徙封長沙。不許。十一月。城錦石。遂棄開平。十二月。獲廣東賊譚圓及嘉興盜平康等。皆伏誅。

四年己酉。春正月。定納米贖罪例。二月。羅汝敬等使交阯還。黎利入貢。進代身金人。謝罪。三月。朵顏來貢。有罪并還其家屬。倭寇福建。免四川茶戶衛役。遣李琦如安南再訪陳氏子孫。夏四月。代州署訓導舉人曾鏞。年少不堪爲人師。顧入太學。成就別職。上喜。命爲泰和典史。準會試。定薦舉人材會官考覈例。施極刑家屬入仕之禁。五月。覃獄。放者二千二百餘人。吳中請修代州。即巢寺。不許。初。設鈔關六。月。改貴州從。甯南鄉試。倒犯赤城。方敏追改之。通去。秋七月。戶部上戶口數。八月丁丑。鄭王瞿王荊王潞王梁王各徙封長沙。不許。十一月。城錦石。遂棄開平。十二月。獲廣東賊譚圓及嘉興盜平康等。皆伏誅。

四年己酉。春正月。定納米贖罪例。二月。羅汝敬等使交阯還。黎利入貢。進代身金人。謝罪。三月。朵顏來貢。有罪并還其家屬。倭寇福建。免四川茶戶衛役。遣李琦如安南再訪陳氏子孫。夏四月。代州署訓導舉人曾鏞。年少不堪爲人師。顧入太學。成就別職。上喜。命爲泰和典史。準會試。定薦舉人材會官考覈例。施極刑家屬入仕之禁。五月。覃獄。放者二千二百餘人。吳中請修代州。即巢寺。不許。初。設鈔關六。月。改貴州從。甯南鄉試。倒犯赤城。方敏追改之。通去。秋七月。戶部上戶口數。八月丁丑。鄭王瞿王荊王潞王梁王各徙封長沙。不許。十一月。城錦石。遂棄開平。十二月。獲廣東賊譚圓及嘉興盜平康等。皆伏誅。

四年己酉。春正月。定納米贖罪例。二月。羅汝敬等使交阯還。黎利入貢。進代身金人。謝罪。三月。朵顏來貢。有罪并還其家屬。倭寇福建。免四川茶戶衛役。遣李琦如安南再訪陳氏子孫。夏四月。代州署訓導舉人曾鏞。年少不堪爲人師。顧入太學。成就別職。上喜。命爲泰和典史。準會試。定薦舉人材會官考覈例。施極刑家屬入仕之禁。五月。覃獄。放者二千二百餘人。吳中請修代州。即巢寺。不許。初。設鈔關六。月。改貴州從。甯南鄉試。倒犯赤城。方敏追改之。通去。秋七月。戶部上戶口數。八月丁丑。鄭王瞿王荊王潞王梁王各徙封長沙。不許。十一月。城錦石。遂棄開平。十二月。獲廣東賊譚圓及嘉興盜平康等。皆伏誅。

四年己酉。春正月。定納米贖罪例。二月。羅汝敬等使交阯還。黎利入貢。進代身金人。謝罪。三月。朵顏來貢。有罪并還其家屬。倭寇福建。免四川茶戶衛役。遣李琦如安南再訪陳氏子孫。夏四月。代州署訓導舉人曾鏞。年少不堪爲人師。顧入太學。成就別職。上喜。命爲泰和典史。準會試。定薦舉人材會官考覈例。施極刑家屬入仕之禁。五月。覃獄。放者二千二百餘人。吳中請修代州。即巢寺。不許。初。設鈔關六。月。改貴州從。甯南鄉試。倒犯赤城。方敏追改之。通去。秋七月。戶部上戶口數。八月丁丑。鄭王瞿王荊王潞王梁王各徙封長沙。不許。十一月。城錦石。遂棄開平。十二月。獲廣東賊譚圓及嘉興盜平康等。皆伏誅。

南國事。乙丑。潞王模薨。再免河南逃糧。秋七月。上微行。以四騎出幸楊士奇第。詳士奇傳。寘宣府龍門衛。西僧俄納思高剌有罪。斬之。詐三衛左軍。復優旗幟。八月。趙王高燧薨。太保忠勇王金忠卒。九月。戶部尚書夏原吉卒。原吉治水。通濬天下不遑厥施。而帝以純誠淡洽於後。故群教昭宣。禮樂明備。海宇底定。且憫儉德勤卹。一時名卿術吏。褒然濟被。皆良材經帝之世。官稱若職。於天下新脫湯火之餘。乃能順民興之休息。可謂文武恭儉之主矣。第開平交趾。輟士促棄。而宮閫之好。鮮克有終。雖無害於大化之成。論者惜之。然而十年間政平絕寇。再獲面縛。靖強宗。鮮色不動。措天下於休康。宋晉不服其英武。恢宏有祖宗之烈焉。仁宗茂德宣平。

無謬整。人無苦貧。水旱不能爲災。非帝之勵精所致不至此。嗚呼盛矣。

明書卷八

本紀六

英宗睿皇帝本紀

帝諱祁鎮。宣宗長子。母孝恭睿皇后孫氏。於宣德二年十月十一日己未生。生時日下五色氣見。天質秀傑。明年二月。立爲皇太子。甫能言。宣宗問上曰。它日爲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曰能。又問有千國紀者。敢親統六師往征乎。曰敢。宣宗知其勇決。提知書。諭如也。初。宣宗立后胡氏。多病。屢舉不育。諸妃皆無子。孝恭時爲貴妃。孕時多奇徵。既生宣宗。大喜。胡后亦喜曰。上有子矣。私謂孫妃生子貴之證。宣宗嘗胡后爲靜慈仙師。先是宣宗猶遲疑不能決。謀於閣臣。楊士奇力贊。遂廢之。立上生母爲皇后。宣德十年春正月三日乙亥。宣宗崩。上方九歲。皇太后取金符入內。浮議有迎立襄王之說。太后開之。立至乾清宮。以上召廷臣泣曰。此新天子也。廷臣皆頓首呼萬歲。浮議乃息。壬午。上卽皇帝位。內戌。朝鮮入貢。撤各處鎮守內臣。仍敕所在三司官勦禦叛。大賚親王宗室等有差。丁酉。上大行皇帝謚號。辛丑。免貴州屯糧。遣御史巡視。京師者皆遣還。二月壬子。尊謚祖母皇太后爲皇太后。辛亥。封弟郕王鉦爲郕王。頒詔天下。大赦。封平陽王美圭爲晉王。襲

成公勇提督大營省各衙門冗費三月樂安賊甘子良作亂討平之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減光祿寺歲
祿料米九萬石有奇停勳臣私馬日料夏四月命免江南歲進烏梢鹹在京鍵官月俸免順天進糧五寸寅
以元學士吳澄從祀孔廟五月減南京歲貢招撫北直河南山西流民革部院交趾司有進煉丹方者卻
之台州盜起六月敵入大同辛酉葬景陵古城入貢秋七月敕修宣德實錄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僧文武
大臣閱武於將臺免山西今年田租禁下海捕魚八月限僧道田餘田皆撥給貧民減光祿廚役四千餘
人戊申淮王帥壙徙饒州九月敵犯涼州冬十月重建孝陵及長陵碑出京庫布甘肅市馬建天下衛學
日本朝貢十一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營民種桑浚濬河南金龍口進士李賢奏請徙鍵官於外以
防患不報甘肅兵連破敵王阿盞等

正統元年丙辰春正月遣官祭各陵、嗣聖、及山川、歷代帝王陵。己卯開經筵時王振用事考功郎中李茂
弘上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暌隔寰宇未必無意外之憂也
不省撥京軍屯田減苑馬寺官二員命卹遷民復業者禁法司煅煉凡勳臣家名除教官一員訓其子弟
三月策士賜周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選王鏞等十四人爲庶吉士夏四月始享太廟賀公候以下鈔
有差遣官分道捕蝗重建三殿校從祀先賢名爵位次安南及古城入貢五月敵犯肅州能兩京冰地道
番僧始設提舉司以修撰編修檢討御史副使僉事爲之六月詐流民隨處附籍免糧一年徙甘涼寄居
回回於江南凡五百戶徙在京降虜於河間德州我主事二十餘員法天下吏員閏六月能陝西織造毀
戶上裏論之二月上耕籍田以班軍三萬營宮殿役三月補徙京富戶逃者充軍戊申與大工遣大臣賑
饑輔山西荒夏四月立存積常股則法征南兵退走諸將以次追治五月停寬浙東定受贓科斷例六月
免山西逋糧六十五萬有奇秋七月少師大學士工部尚書楊榮卒沐昂討思任發勝之招諭廣西賊韋
公等不聽命討之置屯田僉事增設御史五員九月封張昇爲惠安伯思任發上書謝罪命沐昂察之十
一月令言官論事必以實沐昂請大征麓川從之十二月大增鄉會試額

六年辛酉春正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大學士士奇侍郎何文淵侍讀劉球各請止麓川兵王振不從遂命
定西侯蔣貴爲征蠻將軍太監吉祥爲監督尚書王驥爲提督率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賜貴等蟒龍銀
衣金兜鍪細鎧并轉餉及督撫官數十員啓行夏四月五月也先入貢殺京衛武學命大臣詳審內外刑
獄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修玉牒免南陵寓居孔氏子孫役八月雲南兵破思任發九月三殿兩宮成
冬十月瓦剌入貢封沈清爲修武伯十一月詔定京師於順天去行在字以應天爲南京大赦改各衙門
印封韶廣爲永南伯免河南山東鳳陽租四十四萬有奇王驥等大破賊於上江閏十月思任發遁入孟
養召吉祥還京王驥等還師

七年壬戌春正月革陝西茶馬司以布政領之遣廷臣巡視各地方旱蝗停國師禪師口糧二月大計朝
覲官淶州賊平修覲屋益及會同館城玉林隱給大臣酒飯上祭陵五日還三月免陝西屯粒之半策士
賜劉儼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建京師宗人府等衙門公署設南京武學免河南租五十九萬有
奇五月增遼洋船壬申進定西伯蔣貴爲侯封王驥爲靖遠伯州縣始設機兵優邊浙江六月庚寅朔日

有食之。秋七月。命大臣賑折輔饑。優深入大嵩。命討之。八月。王驥再鎮雲南。九月。永平守將請勦三衛。不許。罷太倉庫。冬十月。太皇太后崩。上諡曰誠孝昭皇后。癸亞上始御門視事。敕犯內地十一月。復以及十三道御史范謀等悉下獄。以公堂語詞。詮死獄中。餘遣誡有差。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九月庚寅。皇太后祔葬。王振益去太祖禁內臣宮門鐵牌。生四十以上者赴京收考。焚雜器與外藏。癸巳。十月。思機發請降。十一月庚寅。皇長子生。是爲憲宗皇帝。其剌貢馬四千餘匹。嚴私茶禁。

十三年戊辰。春正月。思機發復叛。命王驥等率兵討之。釋李原隆家屬增枝等三十八人。禁逸方交易兵器。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上幸大興隆寺。三月。逾孟養。不宜黷兵。思機發。庚子。策士。賜彭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選萬安等三十人爲庶吉士。兩廣蠻亂。官軍討之。敗績。夏四月。免浙江。江西秋糧六十六萬有奇。五月。通鈔法。禁用銅錢。福建鄧茂七反。僭稱國王。命都督劉聚等率兵討之。免湖廣糧八十九萬有奇。十二月。宣府總兵安南侵占城。執其王。逾解之。河決陳留。六月。廣東獞賊大掠。龍白等縣。秋七月。官軍討葉宗留不利。陳韶敗死。八月。衛卒趙旺等逐自西洋。凡十八年。三百人止三人還。九月。廢永和王奠埏爲庶人。戊戌。宥王檀薨。冬十月。再命王驥等討思機發。葉宗留流劫金華及崇安諸縣。免濟寧糧六萬有奇。十二月。宣府總兵楊洪破敗阿羅於寨下。封昌平伯。王驥至金沙。思機發遁去。遂旋師。建甯知府張瑛擊鄧茂七中流矢死。賊復推其兄子鄧伯孫爲主。據九龍江參議耿定等討賊戰死。賊自福建入江西。二月。尤溪賊鄭永祖攻延平。擒之。陳懋等破賊餘黨。浙江平陽賊起。殺指揮劉安。總兵徐恭等討浙賊敗績。三司官沈瑛等皆沒。閩賊陷瑞金。湖廣苗賊亂。陷五開等處。夏四月。葉賊掠崇安。殺都指揮王瑛等。金華知府石璟擊賊破之。斬其賊首縉將者二人。溫州兵擊海賊破之。免濟南東昌糧十八萬有奇。平營將軍靖遠伯王驥還。遣御史李俊等十三員。辦浙福銀赴營。平鄧茂七。救回勦處州賊。五月。川貴苗猺作亂。沙縣賊陳政景等攻汀州。擊斬之。陳懋等破鄧茂七賊巢。獲其家屬并僞官二百餘人。南安妖人羅天師伏誅。福建先後巡按監賊不謹。建甯錯其家。六月。隨甯賊林拾得殺右參政張瑛。南京各城門災。詔赦天下。還京兵備宜大逸。嚴海禁。秋七月。命三品京官舉賢才。遂昌民鄭仕本斬賊首葉宗留。不從。己丑。定議命鄭王郡建平。勝也先大舉入寇。上不謀大臣。從王振意。遂行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聽。分英公輔及列侯都督。爲十七將軍。率六師以從。九卿學士十六人。扈行。甲午。駐發京師。乙未。次龍虎臺。軍中夜驚。丁酉。慶陽府。庚辛丑。上至宣府。會風雨大至。軍帳振懼。上命越日班師。不果。壬寅。復進次鷹鳴山。敵御誘我。甲辰。次懷安。天象異。變頻見。庚戌。駐東迴。夜宿雙塔。雷電以風。軍中亂。西角侯宋瑛等遇敵。全軍覆沒。敵追將及。宋勇等率兵五萬禦之。入鶴兒嶺。敵邀殺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上疾驅入關。王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舉上從宣府還。癸丑。次白登。庚申。恭順侯吳克忠等戰沒。辛酉。都次土木。敵衆大合。擁地二三丈。無水。衆惶惑。敵使持書通和。召曹鼐草敕許之。王振挈上益移營。未四里。敵四面攻

圍兵士潰敵騎入陣僞呼解甲者免死衆祖受刃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是時官侍虎賁近臣被矢如蝟上無恙英公輔倚曹鼐舉士胎等數百人皆死之上下馬坐樹下衆讒之也先至問衆有殺加犯者伯顏帖木兒止之遂擁上行居伯顏舒計傔二十餘萬馬騾駝等三十萬器械輜重稱是敵卷而去錦衣指揮袁彬及哈銘侍上甲子也先始見上致禮擁上至宣府招諸將不應復涉河而去是夕雷震也先馬驚復見上有赤光明日也先遣喜寧入京取金帛乙丑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齎金銀珠玉段匹等物詣也先營求上還戊辰皇太后召百官集闕下命郕王攝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施行以于謙爲兵部尚書遣宣大總兵楊洪石亨等於關獄幸未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輔之族誅王振甲戌敵擁上至大同守將郭登禦敵卻之復擁上逾宣府己卯上復出塞九月上在敵營癸未郕王即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十月也先以送上爲名興股股不花入寇是時太監喜寧胡秩也盡洩中國虛實也先遣使來議和且索大臣迎駕乃以參議王復充禮部侍郎于謙石亨率師出德勝門禦卻之喜寧賺也先遣使來議和且索大臣迎駕乃以參議王復充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光鴻臚卿出迎敵以非大臣復縱騎大掠焚陵殿過宣武門兩邊廬舍蕩盡搆橋還攻城于謙遂督軍用礮攻大勝之石亨擁彰義門孫鏜王通等數敗敵殺傷甚衆敵復擁上出紫荊過雨雪艱行袁彬執鞚哈銘隨之也先來見率畜燔肉以進曰勿憂終當送還十一月也先復使人索大臣迎駕且言使不至來月必入寇上北至小黃河伯顏妻阿速阿剌哈設帳邀酒上聖壽也先以蟒貂裘遮敵欲以妹女上上使譯使答曰汝妹股固宜納但不可野合待股還國當以禮聘之又遣胡女數人侍寢上曰待妹聘後此等爲嫁御可也也先服上益德十二月敵帝見帳上有赤光若交龍狀遂共驚異無他志時彬銘侍上謀致意伯顏妻潛相顏送上還伯顏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當謀之一日伯顏獵得雉并酒來獻設比喻上納之是時喜寧誘虜以叛從甘州直趨南京不果景泰元年春正月上在敵營也先設宴賀正妻妾皆歌飲畢酒二月上遣使持書至朝索大恒迎駕事寢不行三月喜寧欲殺袁彬以窘上上與彬謀曰不殺寧還無期也彬遂誘寧至宣府守將執而殺之六月上至大同敵大掠已而遣使請和景帝難之乃以李賓爲通好使至敵營見也先也先曰大明皇帝落在我手若你每得我回至今乎賓等以仁厚義之既見上上居度帳布幃席地賓等進紵絲及米酒泣上曰當初股非避敗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圍留王振所致也先賓欲送股還而股爲喜寧阻遂間聖母及景帝安復問舊臣存亡泣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梅言龍王振太過以至於此上曰振未敗孰爲股言今惟何及也先置酒宴賓等曰敗事但言講和不竝言接奇册貴妃周氏及諸妃襄王來朝敵入甯夏參將种興戰死五月追復王振官立前記之逃北省李來朝賀毀景泰壽陵大脹而棄山東饑甯夏兵追敵敗績石亨還六月錦衣官門達劾都御史楊善既然欲往景帝從之至懷來遇李賓與俱出塞見上上曰彼請和非僞慎勿疑阻股當少物亨途逮徐有貞李賢等下獄彗星連見御史張鵬等合劾石亨招權事上怒敕鵬等下詔獄搒訊主使之人降徐有貞李賢耿九疇官餘滿戍辭瑄懇乞致仕許之前李賢爲吏部侍郎石亨作人事汝歸取來僞股甫還願守祖陵爲庶人亦甘心焉賓等還具言迎復事景帝曰待楊善歸實又言得大臣隨其使出迎景帝乃止以書敕附其使把禿孛回塞外善歸羣臣復以爲賀乃遣善復出塞己巳七月敵使皮兒馬等率族屬來歸貢給居之京師石亨等陷徐有貞復下詔獄安設金幽復李賢吏部尚書羣文淵閣事大赦封石彪爲定遠伯釋建昌人及吳廉人母楊氏十八人居鳳陽賜自便命工部造石

楊善至敵營善設之語在善傳庚午楊善見上皇辛未也先設筵餞上自彈琵琶婁妥行酒也先令婁坐

亨等聘江西處士吳與弼。十一月。鎮山西稅四十萬有奇。十二月。封太祖曾吉祥兄子曹欽爲昭武伯。命安遠侯柳溥率師於甘涼勦敵。也先爲其下所殺。

二年戊寅春正月。上皇太后孫氏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下詔赦天下。下兵部尚書陳汝言於詔獄。殞死。籍其家多貲。上召大臣入視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家無長物。汝言未期何賂多如是。忽甚亨等不敢答。上悟謙冤。入白太后。太后乃言于謙多匡濟功。迎立外藩之經。上大悔。永福賊平。禁陝西鉛鐵。有司請皇太子出閱講讀。上親定講讀官。禁私度僧道。李來犯陝西。柳溥禦之。敗績。召還京。罷太傅。二月。復設提督軍務巡撫官。閻二月。僉寄居東昌夷於京師。三月。倭寇威東夏四月。澄中官辦浙閩鎗砲銀課。夏四月。皇太子講學於文華左坊。詔獄囚逸。尋獲之。處生吳與弼入見。授翰林院檢討。遣使送還鄉。涼州布衣陳貫。晟詣闕上書。不報。詔繪南京地圖。五月。減天下田租十之四。六月。涼州兵破敵。秋七月。革肅王鑒衡八月。敵入南州。兩廣巡撫葉盛率兵攻瀧水猺。擒其酋鳳弟吉獻俘京師。九月。姑命大臣推兩員點用。多十月。上校獵於南苑。十一月。立忠義營收報效子弟。免山東被災糧五十萬有奇。十二月。廣西賊流劫廣東。罷保舉經明行修暨良方正懵士。

三年己卯春正月。石彪等破敵於安遠。都督周賢戰死。有罪逮下獄。禁文武大臣科道錦衣官往來交通。敕會夏四月。增建南內殿宇。賜東宮諸王莊田。遣石彪陳友爲侯。白圭方瑛勦東山苗。破之。五月。田州蠻呂逍寇皇太后孫氏崩。冬十月。停造龍鳳甕器。免兩淮鹽課三十萬引。十一月甲午。章皇后合葬景陵。李撰二

五年辛巳春正月。遣大同郡王六府於淄澤等州。召還安南册使。二月。免山東糧二十四萬有奇。三月。召安遠侯柳溥率師於甘涼勦敵也先。爲其下所殺。

二年戊寅春正月。上皇太后孫氏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下詔赦天下。下兵部尚書陳汝言於詔獄。殞死。籍其家多貲。上召大臣入視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家無長物。汝言未期何賂多如是。忽甚亨等不敢答。上悟謙冤。入白太后。太后乃言于謙多匡濟功。迎立外藩之經。上大悔。永福賊平。禁陝西鉛鐵。有司請皇太子出閱講讀。上親定講讀官。禁私度僧道。李來犯陝西。柳溥禦之。敗績。召還京。罷太傅。二月。復設提督軍務巡撫官。閻二月。僉寄居東昌夷於京師。三月。倭寇威東夏四月。澄中官辦浙閩鎗砲銀課。夏四月。皇太子講學於文華左坊。詔獄囚逸。尋獲之。處生吳與弼入見。授翰林院檢討。遣使送還鄉。涼州布衣陳貫。晟詣闕上書。不報。詔繪南京地圖。五月。減天下田租十之四。六月。涼州兵破敵。秋七月。革肅王鑒衡八月。敵入南州。兩廣巡撫葉盛率兵攻瀧水猺。擒其酋鳳弟吉獻俘京師。九月。姑命大臣推兩員點用。多十月。上校獵於南苑。十一月。立忠義營收報效子弟。免山東被災糧五十萬有奇。十二月。廣西賊流劫廣東。罷保舉經明行修暨良方正懵士。

三年己卯春正月。石彪等破敵於安遠。都督周賢戰死。有罪逮下獄。禁文武大臣科道錦衣官往來交通。敕會夏四月。增建南內殿宇。賜東宮諸王莊田。遣石彪陳友爲侯。白圭方瑛勦東山苗。破之。五月。田州蠻呂逍寇皇太后孫氏崩。冬十月。停造龍鳳甕器。免兩淮鹽課三十萬引。十一月甲午。章皇后合葬景陵。李撰二

五年辛巳春正月。遣大同郡王六府於淄澤等州。召還安南册使。二月。免山東糧二十四萬有奇。三月。召安遠侯柳溥率師於甘涼勦敵也先。爲其下所殺。

民開松江荒田。命都督顏彪征兩廣猺賊。湖廣征猺。破之。免蘇松四府糧五十三萬有奇。夏四月。城滄州。旱。免食。敵入莊浪。擊敗之。命白圭督陝西兵禦敵。五月。敵犯宣府。免河南糧二十六萬有奇。勒弋陽王奠槐母子自盡。門連陷弘毅。指揮李斌坐謀反斬之。秋七月。李入寇。伏廉敗績。命懷寧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帥師禦之。庚午。太監曹吉祥及姪曹欽反。殺巡撫侯璡。左都御史寇深。僉鎮邊出師。就討之。吉祥等伏誅。免應天等府糧五十九萬有奇。白圭至邊。敵引退。尋班師。癸酉。李來三上書求和。遣使諭之。八月。進孫鏜爲侯。餘陞授有差。宣城伯衞穎破西番於涼州。以擒逆賊紹天下。布覓恒。開雲路。九月戊戌。削其有食之。敵入河套。冬十月。命都督許貴勦松潘叛羌。十一月。復設提舉憲臣。釋陳循爲民。程鄉賊羅宿等作亂。攻掠旁邑。都御史葉盛討兩廣諸蠻大捷。斬獲無算。平之。考天下生員四十以上者入國子監。

六年壬午春正月。戶部侍郎楊鼎、尚書金濂、侍郎王佐、通政使趙榮、左都御史寇深。僉鎮邊出師。就討之。吉祥破之。二月。罷陝西屯兵。丙戌。遷東安東上二門。新封安南國王黎灝三月。征西將士還京。免河南糧二十八萬有奇。夏四月。南和伯方毅有罪革爵。紹東宮還婚。遣使如琉球。祭弔。册封。揚陽民亂。殺指揮劉琛。五月。禁內外一切酷虐刑具。六月。戊辰。淮王祁鉞來朝。留又及大同兵擊敵走之。秋七月。妖人宋斉等伏誅。丙申。淮王薨。國除。樂平王府徙封韶州。八月。江西亂民朱紹糾及湖廣賊阿同等伏誅。九月乙未。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崩。冬十月。停造龍鳳甕器。免兩淮鹽課三十萬引。十一月甲午。章皇后合葬景陵。李撰二

衛人貢。留夏兵擊敵破之。十二月。詔修曲阜孔廟。

七年癸未春正月。大覲考察。二月。賦院火。罪人死者七十餘人。改試於八月。提調等官降調有差。三月。上杭賊平。下覓憲詔。夏四月。遣內官蘇杭織造。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六月。道迪北報使秋七月。整三河以通運道。免陝西秋糧及子粒九十一萬有奇。閏七月甲戌。證故皇后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懿順康穆靜總章皇后。八月。復海甯伯葛與世襲。下錦衣衛指揮盛彬於獄。尋釋之。冬十月。浙江陽鄭白故渠。免陝西糧一百八十萬餘石。敵使入貢。賜三千匹。辛丑。上不豫。

八年甲申春正月乙卯。上不豫。命皇太子視事於文華殿。己巳。上大漸。奢遺詔。其一命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皇后錢氏名位久定。當盡孝養。吳氏合葬。憲妃以下次第祔葬。以正名分。其三命勿以殮御殉葬。其四德王等俱擇善地。其五殘殘器服從儉。庚午。上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八。二月癸未。上號證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五月庚申。葬裕陵。

史官贊曰。緜帝之世。蠲租之詔屢頒。命官賑救。若焚溺切身。務其徹不下。鉅萬。亦可謂留心民事。愷悌爲懷者矣。正統初。帝在冲年。權總太后。小人貶貶不敢逞。故政治稱小康焉。及太后崩。而狐鳴虎嘯。咆哮帝側。土木之變。社稷幾危。然原憎揆勢。益爲繼烈振生民計。與遊畋殊。而不知非其時矣。及復辟之後。敵天勦民。進賢遠佞。皆曰朕小心翼翼。未嘗一日忘艱難時。以故明慎精嚴號爲治平。至於禮孝莊。證恭讓。出建文後。以堅止殉葬嬪妃。高出千古。夫帝以一人之身。前後不啻徑庭。蓋前以未諳世故。晟明赫之危。

後以險阻備嘗。成宣明之治。古云。殷憂啓聖。多難興邦。帝之謂矣。嗣夫。謙然。皇帝主。至於身陷虜廷。而卒還。祭祀。位非天哉。豈非天哉。

明書卷九

本紀七

景皇帝本紀

帝諱祁鈺。宣宗次子。母賢妃吳氏。宣德三年八月三日生。十年。宣宗崩。英宗卽位。二月。册爲郕王。正統十四年八月。英宗北征。爺毓國。土木傷。昭己巳。皇太后命上攝輔皇長子兒深。庚午。上御午左門。左都陳鎰等合奏王振罪狀。朝臣捽捶死。指揮馬順等執振姪山誅之。并夷其族。辛未。封楊洪爲昌平伯。命宵安撫畿內軍民。道官分守居庸紫荊白羊口。石亨封武清伯。督京營。廷臣交勸。愿宜下廵輿圖等於獄。諭拒北來一切黃紙文書。榜示擒敵賞格。陲各處軍船收貯。取南庫內軍器備用。皇太后命于謙爲兵部尚書。丙子。羣臣以國籍長君。請皇太后立上爲皇帝。九月戊寅。皇太后詔曰。皇太子生母上皇嬪周氏爲貴妃。徙上皇后錢氏居仁壽宮。定郡王襲禮。止有司致祭。不遣官分王年長。宜早正大位。安國家。癸未。上卽皇帝位。詔改明年爲景泰元年。大赦。遙尊英宗爲太上皇帝。進陳循、高穀、商輅、彭時、並直文淵閣。召遜將孫鏜等赴京。敵也先遣使致書。辭悖慢。于謙進防禦方略。上嘉納之。宥順與祖、楊洪、石亨於獄。御史李賓上疏。稱上曰殿下。自稱曰下官。召入。上曰。御史醉耶。賓曰。今日宜擊賊致討。迎還主上。而先據大位。失藩王禮。上遂赦之。癸巳。皇太后命以金幣至上皇處。報郕王卽位及

立皇太子曰月。召安遠侯柳溥於廣西。廣東賊黃蕭養作亂。辛丑。使逮北。奉書上皇。幷遺也先書。冬十月。上皇在瓦剌北。敵也先悉衆擁上皇至大同。知府郭瑄出見。獻鵝酒。上皇密諭固守也先使來議和。遂入宣府。師戒嚴。詔列侯諸將文武大臣分戍守及監軍。敕御史于謙總督各營兵馬。命石亨總帥京城內外兵馬二十二萬。命孫鏜守倒馬關。中路各營軍令。敵破紫荊。孫祥走死。白洋口兵潰。通政使謝澤死之。敵促各鎮兵勤入援。戊午。上皇次宣府。致書三。一舉擁皇太后。一致上。一諭羣臣守城力戰。己未。敵使三陵祭器。擁上皇登土城。索大臣出迎。各鎮兵次第至。敵薄德勝門。于謙、石亨擊破之。斬其弟那那孩。孫鏜戰西直門。斬其先鋒。敵益兵圍亨。亨率兵至。敵引退。王敬、武興等復戰。彰義門。卻之。內官爭功。躍出陣。亂。敗走。武興死之。援兵大合。乃去。敵攻居庸。楊洪擊卻之。壬戌。敵擁上皇還。掠良鄉。遮石亨武清侯。欽天監正彭德清。墮天文不報。誅之。楊俊襲敵於居庸走之。遇楊洪軍。復戰走。石彪又破之於清風店。甲子。上皇出紫荊。止各藩及遼東勤王兵。召楊洪入京。撫各城門文臣回任理事。辛未。從三陵祭器。寨居庸以西山口。十一月。上皇在瓦剌。詔南直浙江造盔甲九十萬。趙斬逃陣及各關失守官。甲申。詔天下宣府參將紀廣追擊敵。收所掠而還。進爵洪爲侯。安撫各處流移。分派各鎮守參贊監軍官。脫脫不花遣使獻馬。賜賚有加。增巡河御史爲四人。頒詔朝鮮。盡免緞匹。減府稅糧。十二月。上皇在瓦剌。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母賢妃吳氏爲皇太后。立妃汪氏爲皇后。册太子生母上皇嬪周氏爲貴妃。徙上皇后錢氏居仁壽宮。定郡王襲禮。止有司致祭。不遣官。分諸將爲三大營。以石亨、楊洪、柳溥統之。選翰林爲講讀官。敵入大同。擊御之。風陽流民煽動。檄定之。僧繼曉自請入塞。問撫上皇。廣州團急。敕急進討。仍調兵益之。乙亥。上皇書至。初令原府寄牧。

景泰元年庚午。春正月。上皇在瓦剌。選河間東昌遠官往貴州勦賊。分廷臣協守紫荊、居庸、倒馬關。納粟入監例。築城天壽山南。勒邊將出塞守儀。癸未。上皇書至。廷臣請遣官北遷物物。上以有稔誠上皇者行。羣臣俱謝罪。繳奏。事遂寢。丙戌。遣使祭告諸陵。及闕里、歷代帝王山川。發兵討沙尤賊。闕賊破清流。徐溝妖人王文簡伏誅。閏正月。上皇在瓦剌。殿逃罪令。凡官校緝捕者許。爲辯理。停南京文武官食碌。下都督孫鏜於獄。尋釋之。初開經筵。增築紫荊關城及倒馬關內城。大同總兵敗敵於沙窩。再敗之於拷栳山。封懋襄斌自請入塞。問撫上皇。廣州圍急。敕急進討。仍調兵益之。乙亥。上皇書至。初令原府寄牧。

景泰元年庚午。春正月。上皇在瓦剌。選河間東昌遠官往貴州勦賊。分廷臣協守紫荊、居庸、倒關。納粟入監例。築城天壽山南。勒邊將出塞守儀。癸未。上皇書至。廷臣請遣官北遷物物。上以有稔誠上皇者行。羣臣俱謝罪。繳奏。事遂寢。丙戌。遣使祭告諸陵。及闕里、歷代帝王山川。發兵討沙尤賊。闕賊破清流。徐溝妖人王文簡伏誅。閏正月。上皇在瓦剌。殿逃罪令。凡官校緝捕者許。爲辯理。停南京文武官食碌。下都督孫鏜於獄。尋釋之。初開經筵。增築紫荊關城及倒馬關內城。大同總兵敗敵於沙窩。再敗之於拷栳山。封懋襄斌自請入塞。問撫上皇。廣州圍急。敕急進討。仍調兵益之。乙亥。上皇書至。初令原府寄牧。

景泰元年庚午。春正月。上皇在瓦剌。選河間東昌遠官往貴州勦賊。分廷臣協守紫荊、居庸、倒關。納粟入監例。築城天壽山南。勒邊將出塞守儀。癸未。上皇書至。廷臣請遣官北遷物物。上以有稔誠上皇者行。羣臣俱謝罪。繳奏。事遂寢。丙戌。遣使祭告諸陵。及闕里、歷代帝王山川。發兵討沙尤賊。闕賊破清流。徐溝妖人王文簡伏誅。閏正月。上皇在瓦剌。殿逃罪令。凡官校緝捕者許。爲辯理。停南京文武官食碌。下都督孫鏜於獄。尋釋之。初開經筵。增築紫荊關城及倒馬關內城。大同總兵敗敵於沙窩。再敗之於拷栳山。封懋襄斌自請入塞。問撫上皇。廣州圍急。敕急進討。仍調兵益之。乙亥。上皇書至。初令原府寄牧。

景泰元年庚午。春正月。上皇在瓦剌。選河間東昌遠官往貴州勦賊。分廷臣協守紫荊、居庸、倒關。納粟入監例。築城天壽山南。勒邊將出塞守儀。癸未。上皇書至。廷臣請遣官北遷物物。上以有稔誠上皇者行。羣臣俱謝罪。繳奏。事遂寢。丙戌。遣使祭告諸陵。及闕里、歷代帝王山川。發兵討沙尤賊。闕賊破清流。徐溝妖人王文簡伏誅。閏正月。上皇在瓦剌。殿逃罪令。凡官校緝捕者許。爲辯理。停南京文武官食碌。下都督孫鏜於獄。尋釋之。初開經筵。增築紫荊關城及倒馬關內城。大同總兵敗敵於沙窩。再敗之於拷栳山。封懋襄斌自請入塞。問撫上皇。廣州圍急。敕急進討。仍調兵益之。乙亥。上皇書至。初令原府寄牧。

景泰元年庚午。春正月。上皇在瓦剌。選河間東昌遠官往貴州勦賊。分廷臣協守紫荊、居庸、倒關。納粟入監例。築城天壽山南。勒邊將出塞守儀。癸未。上皇書至。廷臣請遣官北遷物物。上以有稔誠上皇者行。羣臣俱謝罪。繳奏。事遂寢。丙戌。遣使祭告諸陵。及闕里、歷代帝王山川。發兵討沙尤賊。闕賊破清流。徐溝妖人王文簡伏誅。閏正月。上皇在瓦剌。殿逃罪令。凡官校緝捕者許。爲辯理。停南京文武官食碌。下都督孫鏜於獄。尋釋之。初開經筵。增築紫荊關城及倒馬關內城。大同總兵敗敵於沙窩。再敗之於拷栳山。封懋襄斌自請入塞。問撫上皇。廣州圍急。敕急進討。仍調兵益之。乙亥。上皇書至。初令原府寄牧。

景泰元年庚午。春正月。上皇在瓦剌。選河間東昌遠官往貴州勦賊。分廷臣協守紫荊、居庸、倒關。納粟入監例。築城天壽山南。勒邊將出塞守儀。癸未。上皇書至。廷臣請遣官北遷物物。上以有稔誠上皇者行。羣臣俱謝罪。繳奏。事遂寢。丙戌。遣使祭告諸陵。及闕里、歷代帝王山川。發兵討沙尤賊。闕賊破清流。徐溝妖人王文簡伏誅。閏正月。上皇在瓦剌。殿逃罪令。凡官校緝捕者許。爲辯理。停南京文武官食碌。下都督孫鏜於獄。尋釋之。初開經筵。增築紫荊關城及倒馬關內城。大同總兵敗敵於沙窩。再敗之於拷栳山。封懋襄斌自請入塞。問撫上皇。廣州圍急。敕急進討。仍調兵益之。乙亥。上皇書至。初令原府寄牧。

督楊俊於市。癸酉。廷臣請因敵求和。遣使迎上皇。令更議。勿貽後患。敵入大同。郭登設伏邀擊。不果。敵實通大同參將許貴等破敵。敵犯懷來于謙遣守城圖何瑭知院許入
皇至大同。郭登設伏邀擊。不果。敵實通大同參將許貴等破敵。敵犯懷來于謙遣守城圖何瑭知院許入
貢。許之。也先使至京師。秋七月。上皇在迤北。遣禮部侍郎李實等同敵使如迤北。敕可汗及也先脫脫普
花王入貢。瓦剌使來議和。貴州賊阿遮伏誅。瓦剌使乞遣同往大臣。令俟李實還再議。右都御史楊善等
三品以上京官保舉。餘吏部推選。兹征苗功遊保定伯梁瑤爲侯。餘陞賞有差。復黃璞原職。蔣陸都督。六月。
徙封不許。秋七月。命大臣分行天下。考察官員。九月。京官南俸停其一。築沙灣隄。圖九月復開。處州報捷。
多十月。召王來梁瑤還京。也先入貢。仍奏求使臣往來及緞匹。不許。邊報也先欲入寇。敕于謙、石亨嚴備
待戰。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壬午。見清寧宮。遣再議。右都御史楊善等
三品以上京官保舉。餘吏部推選。兹征苗功遊保定伯梁瑤爲侯。餘陞賞有差。
花王入貢。瓦剌使來議和。貴州賊阿遮伏誅。瓦剌使乞遣同往大臣。令俟李實還再議。右都御史楊善等
僧瓦剌使出塞。慰安上皇。癸亥。侍郎李實及也先使把禿等至。自瓦剌。順道上皇還京。廷臣盤詰奉迎。令
四年癸酉。上皇在南宮。春正月。遣官如迤北。賜也先及廷臣敕諭迎上皇。令詳譯之。瓦剌使把禿還。敕諭也先。遣大
李實方回。楊善已去。不須再遣使臣。李實及廷臣數請迎上皇在南宮。春正月。遣官如迤北。賜也先及廷臣敕諭迎上皇。令詳譯之。瓦剌使把禿還。敕諭也先。遣大
勝大可汗。賜以復書。稱瓦剌王。從之。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二月。
駕。廷臣請以李實同往。不許。城臨濟。己巳。楊善至。癸酉。上皇發迤
北。太常寺卿許彬往宣府奉迎。辛巳。敵衆逐上皇至野狐嶺。辭去。以五百人入護行。是夕。歸宣府。右衛壬
討之。巡撫羅綺討松潘。破黑虎砦。平之。乙未。上皇太子見濟冠。減近侍日給酒肉價。乙卯。故皇太子沂王見
午。宣府都督朱謙及其子以兵迎。癸未。上皇命寫罪己敕諭文武羣臣。仍遣祭土木陣亡將士。甲申。南轅
深冠三月。賑山東。夏四月。五月。王文奏去。詔均應天等府官民田。命御史從巡撫理事。蘇龍之。上密止徐
有貞爲祭酒。六月。福建民鄧懷胃等作亂。擒平之。停武職納粟陞官世襲例。秋七月。仍命尚書石璞治沙
湖決河。八月。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九月。定會試同考用科第官。不許。
月。始遣瓦剌可汗也先入貢。自改元添元元年。使臣幾二千人。十一月。
報。賜御之十二月。瓦剌貢馬。
五年甲戌。上皇在南宮。大親考察。命大臣江以北安撫軍民。三月。策士。賜孫賢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遷
丘濬等十八人爲庶吉士。順天河間饑民。都御史馬昂撫處。賊爲將軍周銳等。夏四月壬午朔。日有食
之。貴州兵大破四川草塘賊。擒其首黃謹等。播州平。定私茶比鹽法例。大隆福寺成。擇日臨幸。太學生楊
浩疏諫。龍行。五月。安遠谷鹿人脅鹿人脅鹏於南京。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鍚同。論復東宮。趨下獄。秋七月。
給事中徐正請出故太子沂王於國。增高南城。伐其樹。鎖門鎖。上怒。戮爲聲南經歷。御史高平請伐而宮
樹。上命盡伐之。南京大理少卿廖莊請開壍上皇及上皇諸子講學。不許。八月。頒君鑑於羣臣。冬十月。
敵犯宣府。命諸將勒兵以備。脫脫普花王入貢。
天下軍器輸京師。六月戊辰朔。日當食。不食。頒詔安南。秋七月。詔于謙子授千戶。辭。不許。妖僧趙才興及
蔚州妖人王伯通伏誅。辛巳。復于朝。舊制。復圖師禪師供養。初用御史印焉。九月。定午朝。許翰林官先奏
事。甲申。奪惰起復之禁。冬十月。敵遣使通好。求我使往報。詔經之。閩浙盜平。中書舍人何觀言。大臣如尚
書王直、胡濙等。皆阿附權奸。老猾。不宜在左右。又言北敵來歸。宜盛南方。上命杖謫之。減遼河停捕盜御
史。減京師稅課。也先貢馬三千餘匹。十一月。均湖州田稅。廣通王徽煤等通前廢爲庶人。十二月。加也先
使人左都督等官。選官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壬辰。也先以其主脫脫普花王有司請朝賀上皇。不許。
三年壬申。上皇在南宮。春正月。詔舉才行優長下僚及隱逸。興龍廢官。立連坐法。能納粟補官例。免廣平
糧二萬有奇。于謙請討也先。不許。二月。撤天下追馬官。也先敗脫脫來獻捷。督還開平逃避家口。三月。敵
犯廣西。都指揮使梁斌論死。黃瑄論戍。太子命廷臣會議。乃
秋鄉試增額。庚申。皇后杭氏崩。辛酉。葬肅營建壽陵。三月。許五經博士剏祿世襲。夏四月乙卯。思任發子思
卜發入貢。新寧平定州妖人趙能伏誅。六月。沙灣隄成。秋七月。封吳安爲安平伯。戴天下添設官一百六
十七員。八月。大學士陳循王文子鄉試舞弊。奏勳考官劉儼黃諫不公。上特賜循子英文子倫爲舉人。許會
試。九月。湖廣苗叛。命兵部尚書石璞率兵討之。冬十月。命聘崇仁處士吳與弼。十一月。削常府護衛。十二

月癸亥上不豫。

八年即天順元年丁丑春正月己卯，羣臣請立東宮。上命即日視朝。不許。庚辰，上大漸。內外夥擾。王文興太監王誠謀取襄世子爲東宮。事漸洩。僉謂故太子宜復位。惟王文不然。李賢因間爲錞錞曰：既退何復。文曰：今第請立東宮。事在朝廷。衆遂覺有異謀。越明日辛巳，文武集左掖門。公請遣趙元良左都禦維顧曰：更建字爲擇字何如。奏上不許。朝廷傳文誰已遣人齎金牌取襄世子。禮部復集百官請故太子復立。商輅草疏略云：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見深宣宗之孫。以祖宗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疏入未報。壬午，武清侯石亨等，左都御史楊善等，毀南宮門牆見上。皇遂共擁前馬。升奉天殿登御座。先是上有旨十七日視朝。羣臣相顧愕然。須臾鐘鼓大鳴。上皇復御皇帝位。羣臣遂入賀。上聞伏枕問曰：何爲。左右曰：上皇復辟矣。上顧之曰：吾兄也。好好。是日遷上於西宮。二月乙未，以皇太后詔廢上爲郕王。癸丑，薨於西宮。辭三十。謚曰戾。禮如親王。葬金山。成化十一年十二月，脩謚上爲恭仁康定景皇帝。廟稱景帝陵。

史官贊曰：英宗輦北國無主，無主則亂。帝逢多難爲之主，乃能任賢選將，使危如一髮之宗社，轉而爲治。南征北距，天柱弗搖，雖臣之功，帝可謂明於知人者矣。英宗不復辯然於天下臣民之上，而帝卒傳位皇太子，雖古謹辭，何以加焉。卒之，巍鐘聲則曰吾兄好。悲夫！然而煞勞固圄，神器有歸，厥功豈細哉。

明書卷十

本紀八

憲宗純皇帝本紀

帝諱見濡，初名見深，英宗長子。母貴妃周氏，於正統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庚寅生上於宮中，赤光騰耀若旌旛，時海宇清秘。己巳，英宗北狩，景皇帝監國，奉英宗爲太上皇帝，遙尊皇太后命立爲皇太子。己景皇帝即眞，奉英宗爲太上皇帝，遙年，英宗歸居南宮。上侍皇太后居坤寧宮，雖幼岐嶷如成人，讀書即悟大意。景泰三年，輒立其子，遂廢上，改沂王。英宗復辟，上還東宮，越明年，出閤講讀。初名見深，至是詔書更今名。失言其故，海內驚疑。久之始定。上廣額豐頤，威容如神。英宗每撫之曰：此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天順八年正月十七庚午，英宗崩。乙亥，上即皇帝位，詔告天下。大赦，改明年爲成化元年。丙子，尊聖母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壬午，太監牛玉奏下侍讀學士錢溥於獄，詞連朱奉、韓雍等。降調有差。潘使貢馬三千匹。贊之歸羅綺，給還人口田宅。二月，命營山陵。大貶文武將吏。釋孫繼宗、石彪等爲民。癸未，上大行皇帝謚號，門達有罪謫戍。己酉，傳陞各衙門官甚衆。三月，減供用物料十之三。梧州蠻亂，放免宮人。廷試癸未秋補試貢士。賜彭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選李東陽等十八人爲

庶吉士。古城入貢大學士李賢奏嚴宮禁。時番僧有入大內講經者。西番遼甘肅宮城侯衛溥、都御史吳琛分道率兵討之。俘斬七千餘人。畜物二萬有奇。兩京吏部侍郎章綸奏言：諒陰不可行大婚禮。待百日夜不報。雨雹賊火起。禁請賜寺額。四川賊流劫銅陵、內江諸州縣。夏四月癸未朔，飲天監奏日食不見。下天文生賈信於獄。命內官十二人坐贓。命刑部進士同見任官問刑。番賊入岷州。命給事中章軒往四川撫賊。五月庚申，葬孝陵。遣詔免殉葬。自此定爲令。朝鮮入貢。復郭登掛鎮守甘肅屯順聖川。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彭琉卒。贈尚書，謚文清。秋七月，遣官分祭諸陵、園里。歷代帝王陵、山川、壬巾立皇后吳氏。名郭登還。八月，詔修英宗實錄。初開經筵。項忠抽番降之。九月癸酉，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別宮。乃內臣牛玉等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册立。德不稱位。是以請命。皇太后黜吳氏。仍遵成命册立王氏爲皇后。正牛玉罪。貶南京傳言。後宮先有預謀者。吳后杖責之。故有是命。后父俊戍登州。免運軍糧耗四萬有奇。增生員廩米大祭京官。冬十月，立皇后王氏。革迎鴈門功太平侯張瑾以下得賊。初立武舉法。十一月，初立宮中莊田。敵數犯宣大。延綏。復設京衛武學。四川妖賊起。延及襄鄧。都督何洪戰死。十二月，傳陞道士爲真人。始定朋合折買馬匹法。馬死者，軍五民四合買補之。

淵除文武官罪過。詔天下。命正統十四年以後功封者不準世襲。

成化元年乙酉春正月，釋戍邊陳循、江淵等，并王文子宗華、于謙子冕等，還。永貢。都督趙輔佩征夷將軍印，率列侯征兩廣。蠻韓雍贊軍務。戊辰，西城諸國來貢。忠順王母妥溫答失力來貢。命御史二員約束南征軍士。二月，擒提進擾烏卻之。甲午，遼東破敵。上耕籍田。三月，廣寧搗三衛入遼河。邊將禦卻之。初命撫治荊襄流民。丁巳，上幸學行釋奠禮。建承天門。免陝西延安糧八萬有奇。夏四月，減孔氏子孫田租三之二。遣錦衣官使西域。辭脫脫犯邊。獲磔於市。荊襄賊劉千斤等反。五月，命撫甯伯朱永、尚書白圭征劉千斤。猺賊陷兩平。四川賊平。召諸將還。六月，革太平侯張瑞、興濟伯楊瑛爲指揮。秋七月，貶卹兩廣死事官。免天下軍衛屯糧十之三。丁巳，疏錢法。嚴自宮禁。官兵獲湖廣賊首指揮蝦。兩廣賊入江西。監生屢世傑率士兵敗之。賊南北發、浙江、河南饑。八月，敵入河套。安南入貢。癸卯，王朕成。九月，革南夏河渠提舉司。禁陝西河南取鐵。冬十月，四川兵攻賊砦大破之。給三氏舉印。兀南帖木兒乞農器。許之。敵犯延綏。趙輔、韓雍大破大藤峽蠻平之。

二年丙戌春正月，復三品舉薦例。壬戌，皇長子生。韓雍班師。二月，定納豐賑罪例。敵入慶陽及保德。三月，策士。賜羅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選林瀚等二十四人爲庶吉士。封葛氏爲貴妃。停納米入監例。朱永、白圭大破荊襄賊。閏三月，銅鼓苗亂。討之。賊潰。徐命韓雍分勦廣西賊。夏四月，倭寇浙東。荊襄賊平。召白圭還。兩廣賊平。五月，鄭王鵬墳薨。六月，免天下屯田子粒十之三。荊襄賊首石和尚等入四川復亂。命彭武伯楊信佩平虜將軍印。如延綏討賊。秋七月，敵入偏夏。安南入貢。叅贊深入固原。定納馬贖罪例。授于謙子冕千戶。九月，西番入貢。免太原等處糧二十萬有奇。冬十月，擒石和尚等。賊平。免叛人疏族連坐法。十一月甲午，皇長子薨。平虜將軍楊信擒斬獻俘。大修陝西城堡。十

二月，尙書白圭起復。

三年丁亥春正月，廣西餘孽作亂，命韓雍勦破之。進撫南伯朱永爲侯，毛里孩寇大同，命撫南侯朱永爲平胡將軍，率兵禦之。二月丁酉朔，日食。既，毛里孩數上書求貢。癸丑，德王見濟之國濟南，山都掌蠻叛，李瑾討平之。三月，敵入大同，王越等禦走之，仍開浙江銀礦。夏四月，立十二團法。毛里孩入貢，建州董山入寇，復命有司議開。六月，始收江南船稅。秋七月，敵入榆林，湯盾勒戰死之。留建州董山於廣寧，徙其家眷往瀋部落歸順。八月，葵宗實錄成。董山抗拒，四之。命進討之。九月，販江西、湖廣，給賜建州人。後多十月，趙輔討董山誅之。進兵大捷。十一月，益縛太宗神御冠器獻之。左廉子黎滴泰、高瑤妄言宜罪之。不聽。翰林編修彭華、戴珊、劉仲昭等，諫上元張燈事，上怒，杖闕下，調降之。

四年戊子春正月，朝鮮會討董山，賞之。趙輔進爲侯。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免南畿糧六萬有奇。遣內官鎭能往鎭南鎭守。改于謙子冕爲兵部員外郎。三月，禁皇親乞土田。著爲令。建州復請入貢。夏四月，封西僧爲大寶法王。固原滿四反，據石城，指揮申澄死之。諸將會兵進討敗績。逮南遠伯任瑭等下詔獄。五月，仍復附學生例。六月，免江南諸項糧二百八十八萬有奇。日本來貢甲冑。慈懿皇太后崩。從大學士彭時議，時合葬裕陵。盤徐州洪中流惡石，禁內官家中鹽。八月，命都督劉玉等率兵討滿四。彼山都功進李瑾爲侯。餘陞賞有差。上大行慈懿皇太后謚曰孝莊皇后。九月，西天佛子劄實巴乞河閒靜海地爲寺田。宛平民爲僧戶，許之。詩追還。冬十月，初定考官以身言書判例。伏羌伯毛玉討滿四戰敗死。都御史項忠力擒之。檻送京師伏誅。敵入延綏，擊敗之。十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免南畿糧三萬有奇。五月，毛里孩入貢。建州董山入寇大同，王越等禦走之。仍開浙江銀礦。夏四月，立十二團法。毛里孩數上書求貢。癸丑，德王見濟之國濟南，山都掌蠻叛，李瑾討平之。三月，敵入大同，王越等禦走之。仍開浙江銀礦。夏四月，立十二團法。毛里孩入貢。建州董山入寇大同，命撫南侯朱永爲平胡將軍，率兵禦之。二月丁酉朔，日食。既，

入國子監讀書習禮。冬十月。發太倉銀三十一萬給邊儲。停遼東黑山取金。命妖人李孜省爲太常寺丞。十一月。免河南等府稅麥三十四萬有奇。赦犯平涼、寧昌十二月。許大臣子弟入學。遣使如古城不果入。而還。備錄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以禁絕之。罷湖廣寶慶採金。

十一年乙未。春正月。大覲考察。追收逃軍匠一萬六千餘名。命增孔廟樂舞。許品官立家廟。二月。閉宮陽銀洞。三月。策士。賜謝遷等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命御史十一人分道清軍。禁遷安銀礦。甲午。重建宮門。五月。免武昌、鎮江、滁州糧二十八萬有奇。丁卯。召皇子於西宮。賜講師楊守陳等文武羣臣見於文華門。免江北糧十三萬有奇。册皇子母紀氏爲淑妃。徙居永壽宮。六月。淑妃紀氏薨。謚曰恭恪莊僖。秋七月。朵顏三衛諸酋開馬市。不許。遂杭州西湖。修南京太廟。八月。疫通惠河。北使入貢。閉泰州銀礦。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命查西洋水程。將差寶船。兵部寢之。十一月。癸丑。立皇子爲皇太子。詔赦天下。十二月。詔曰。疊者朕叔郕王踐祚。戡亂保邦。亦既有年。嗣彌留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行讒搆。請去帝號。先帝尊知經狂。深懷悔恨。以次抵姦於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承大業。一紀於茲。敬念親親。用成先志。可追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廟建於京。

十二年丙申。春正月。初設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置加思蘭寇宜府。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三月。禮部奏。近來每年度僧萬餘。乞加限制。從之。靖州苗亂。李震破之。夏四月。龍常德採辦金課。五月。宣大各衛設儒學。六月。趙王見潾有罪。革冠帶。秋七月。皇第四子祐杭生。是爲興獻皇帝。祭酒周洪謨請加孔子謚號。爲至聖文宣王。

八月。監生袁處祥梅言貿賓石之弊。不省。揑阿力入貢。增孔子樂八佾。籩豆十二。九月辛亥。初設西廠。命太監汪直率官旗調事。冬十月。傳陞官二十餘人。册萬氏爲皇貴妃。邵氏爲宸妃。

十三年丁酉。春正月。以水災免浙江稅糧四十一萬有奇。二月。築遼東慈僖、西廠羅中書韋曄等於獄。辦沒都指揮楊聰家。閏二月。禁傳報旨意。以災傷免山東糧四十三月。以廷臣切諫。罷西廠。斥本入貢。夏四月。復設西廠。以災異。遣官祭岳瀆。刑部郎中武淸廣西道。禮部郎中樂章等安南還。西廠擒繫京官下獄。不以聞。命太監覃吉等械故少師楊榮家口百餘人下獄。大學士商輅等勃汪直。不報。五月。水災免鳳陽子粒十九萬有奇。詔能西廠。召太監懷恩數汪直罪。罷章瑛戍宣府。六月庚戌。以御史戴縉、王鑑奏復設西廠。秋七月辛未。詔輸林官內閣自考察。餘從吏部會考。水旱免江南糧四十二萬有奇。旱災免福建糧十五萬。八月。西廠收繫工部尚書張文質。上聞釋之。九月甲申。吉王見浚之國長沙。冬十月。南欽天監修大統曆及回回曆成。復立哈密衛於苦峪口。十一月。許朝鮮市弓矢。文武官乘肩輿。水災免江南糧五十萬有奇。定京官十年一考察。著爲令。

十四年戊戌。春正月。大覲考察。立不及調用法。己卯。襲王畛增歲定軍官五年一考。著爲令。二月戊申。皇太子出閣講學。始設東宮侍衛官校。三月甲子。皇太子冠。策士。賜二十八人爲庶吉士。以災免河南及杭州糧九十萬有奇。禁外夷進貢挾私貨。命馬文升招撫建州。閉烏

撒銀洞。復開遼東馬市。免江南牧買花木。夏四月。山東、遼東、淮揚各災傷。免糧一百六十萬有奇。册封瑤。定州縣官不用監生。著爲令。免遼東貢藥材二年。五月。廣西流賊大掠。六月。遣太監汪直處置遼東邊務。英公懇請停圓通寺工役。軍不允。秋七月。復趙王見潾。賑北直隸、山東饑。宣府兵變。歐散糧。八月。汪直至遼東。招撫未覃而還。封占城國王。免湖廣糧十六萬有奇。西廠執應天惡撫牟俸。侍讀學士江朝宗等於獄。九月。選舉將材。敕牧近邊備之。冬十月。工部尚書王復奏法王國師勿給塔誥。罷內官侯伯烙馬。歸其事於太僕。水災免北畿糧二十萬有奇。蠲雨勦叛夷平之。

十五年己亥。春正月。水災免山東、湖廣糧一百四十萬有奇。二月。復遣太監劉倜鎮守江西。水災免遼東折租銀十三萬六千有奇。三月。遼東總兵韓斌、都御史陳鉞激變建州。遣之。鉞經文升、蔣西廠執文升下獄。戍四川。夏四月。傳陞李孜省爲太常寺少卿。江北水災。免麥米四十萬有奇。歐入大同。糶卻之。五月。以不言牟俸事。謫牟俸等。廷杖科道官五十六人。免湖廣、河南田租七十六萬有奇。六月。蠻南討叛賊破之。秋七月。旱。免山西糧二十九萬有奇。三衛入貢。八月。溫處礦盜平。命汪直行邊。廣東妖人劉佛翅伏誅。九月。貴州苗叛。冬十月。遣汪直率兵伐建州。閏十月。革華陽王中鐘爵。十一月。汪直等掩殺建州入貢人六千餘名。復忻寒獻其盛舍而還。十二月。建州以復讐爲名。深入遼東大掠。陳鉞不報。錄遼東功加朱永保國公。餘陞賞有差。水旱免江西、四川、湖廣田租合二百一十八萬有奇。

十六年庚子。春正月。命汪直監督團營。復命汪直監督兵如延綏禦敵。禁雲南官民通夷。免鳳陽稅糧三十八萬有奇。劉吉起復。兵科給事中孫博切言東西廠旗校中傷大臣。非禮。乞禁之。不聽。二月。詔天下於孔廟前立下馬牌。千戶張定湊貲石。命鎮撫司理刑。道孫博指汪直罪紀功。大同禦敵卻之。滿都魯數寇榆林。以旱免湖廣糧七十五萬有奇。大修闕里。減畿內一切征徵賑之。汪直、王越等襲寇於威清海子。破之。封王越威寧伯。三月。發倉米三十萬石平糶。夏四月。御史強珍劾汪直。陳鉞墮墜失機等罪。不聽。五月。兩廣撿出州苗黃明曾逐知府岑溥。平其寨。裘提水災。免河南糧三十五萬有奇。敵犯薊州。秋七月。汪直逞強珍事方下詔獄。論戍文武官俸折布。裁山西行太僕寺少卿八月。女直入遼東。免補解。順天宮戶。九月。僧繼曉乞乘傳指湖廣九峯寺。許之。遂巡撫陝西。都御史秦紘下獄。

賜鈔釋之。論河南冬十月。南京科道共劾陳鉞姦邪。不報。十一月。察東入洮州。申禁僧田。歐入大同。汪直、朱永、王越督兵禦之。罷市舶。

十七年辛丑。春正月。免浙西糧及淮鳳稅、太原田租合九十五萬有奇。夏秋歉。卻之。汪直奏改陳鉞爲兵部尚書。三月。策士。賜王華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寅。釣州山東及淮徐水。免秋糧四十五萬有奇。傳陞戴綸爲右都御史。西撫定湖廣諸蠻。夏四月。敕太監懷恩會官錄囚。殺山西平虜衛五月。江南海子劉通反。尋擒誅之。歐犯宣府。守將吳嶽被圍。命汪直等赴援。來至。嶽弃御出六月。繫遼東鳳凰等城。秋七月。賑陝西。遣官册封遼羅國王。八月。傳陞李孜省爲右通政。建州求貢。不許。九月。定檄盡。論吏部調御史于大節爲推官。賜海外

諸處被災免田租十之六水災免河南、及大名、蘇州糧四十二萬有奇十一月御史許進自湖廣總兵李震冤獄忤直以疏字訛杖之謫震百口得釋收戶部銀三十萬入內十二月命汪直、王越提督各路兵馬開府大同

十八年壬寅春正月賜太監梁芳淮鹽五萬引二月何喬新收斂於灰溝陞賞報捷人汪鋐爲都督三月賑蘇松夏四月琉球王請陪臣子弟入監讀書從之復隴西厥免山西糧五十四萬有奇五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六月開建昌銀礦秋七月劉吉起復水災免蘇州、濟南、湖廣麥粟布糧合二百八十二萬有奇免陝西糧十之八哈密乞藥物與之許珠池內官虓捕盜免鳳陽等府糧九十萬有奇遣內官杜福等如常時上愛興王或勸芳曰不如勸上易太子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與王無天下而有天下豈特免禍以言於昭德昭德感之因勸上易儲上曰此在同寢遂間召悅思露其意恩免冠叩頭曰奴死不敢奉命恐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哭不起上怒詔往鳳陽守陵次及宣昌昌曰以恩力猶不能回天況昌乎於是上謀之閣臣皆默不對事遂寢會泰山震欽天監奏曰東宮得喜乃解上曰彼應天象乎奏曰陛下上帝東宮上帝子上領之遂爲東宮選婚册妃取回南京內官匠作夏四月申滿女之禁免山東、江北糧五十七萬有奇閏四月給京師流民米五月南畿盜起命僉都御史秦都閱珪撫治之六月閱武官納粟許世襲例秋七月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九月災傷免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四川糧合二百五十五萬有奇安貞降災於陝西復蠲傳奉官萬安劉吉孀大學士劉珝致仕多十月北敵入宣府西敵入臨洮

二十二年丙午春正月次第免河南、南畿、陝東江西、湖廣田租合三百五十四萬有奇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罕東劫貢使進還所掠物貴州苗亂三月敵入開原夏四月停給僧道度牒廢充城王膚鋸爲庶人秋七月陝西盜亂蔣冲復建大永昌寺多十月命僧道官考試入選始命錦衣官守登聞鼓能兩兵部尚書王恕免吏部尚書尹旻其子侍講龍爲民

二十三年丁未春正月大覲考察辛亥妃萬氏卒監生庞臣謀萬歲山勿架棚遮眺上奇之時祭酒費閭館穀庶上言臣至左順門曰陛言是棕棚即毀矣命吏部與七品正官閒慚甚命京營指揮顏玉率兵如莊浪遏敵破之二月丙子皇太子納妃張氏次第免陝西、湖廣、江西、浙江糧二百六十三萬有奇傳陞李孜省爲禮部左侍郎三月策士賜張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選程楷等三十人爲庶吉士滿剌加國入貢夏四月丙戌上皇太后周氏徽號爲聖慈仁厚皇太后詔赦加恩廣東兵破賊捷至六月命四藏番僧入珠入翰林秋七月戊申册封皇子祐杭爲興王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戊子上大漸召皇太子受遺詔己丑上崩於乾清宮壽四十一九月壬寅上號陵曰繼天凝道誠仁明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多十月壬午葬茂陵

史官贊曰從來災異警告至帝而極而幸以聖躬獲治平益帝值重熙之運承祖宗建伐之餘蓬有小醜旋就悔戾彭澤貴戚於內韓馬宣力於外卽難以劉、萬汪李巧媚益惑終無所拒焉縱水旱頻仍竊賑多至萬萬是以上下熙熙號稱極盛至其曾禮孝莊遺爲放帝保汪后卽于謙於愛恤恩怨間寔無芥蒂尤人所難雖然使帝能抑內寵卻寶玩斥遠宵小以崇儉德而蚤剛斷誠一守成令主也嗟

起丁憂中書杜昌

明書卷十一

本紀九

孝宗敬皇帝本紀

帝諱祐樘。憲宗第三子。母御妻紀氏。先是己丑九月。憲宗幸昭德宮。幸上毋。既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胎不墮。憲宗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論中官善舉之。於成化六年七月己卯。生上於西宮。時有風雹之異。容貌奇偉。髭鬚如龍形。太監張敏以扮飾哺之。西內燈后吳氏抱保惟謹。不使萬妃知。萬妃生長子薨。而皇太子祐極復薨。成化十一年上生已六歲。太皇太后肯之宮中。五月。憲宗宣示羣臣命名。册紀氏爲貴妃。六月。萬妃觸貴妃。暴薨。贈證恭恪莊僖淑妃。上哀慕過甚。然天性沈默。深自斂抑。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既出閤。聰明穎悟。所受書未嘗錯誤。憲宗製文華大訓。時進講。必撤案陛坐立聽。已乃復坐。書蒞之。法祭酒不習而能。聖性堅定。舉閒淵博。中外嘖嘖頌德焉。成化二十三年八月戊子。憲宗崩。九月六日壬寅上卽皇帝位。頒詔大赦。改明年爲弘治元年。是日。上大行皇帝號謚。妖人李孜省伏誅。僧繼曉發原籍。三年庚戌。春正月。禁中宮及落成乞封武職二月。大赈四川免秋糧三分之二。免湖廣糧九十萬有奇。劉吉謹降庶吉士鄒智石城逮問。夏四月。王恕年七十五免其午朝及風雨朝。減浙江銀課。六月。敵犯關外。徽王請祀中岳。諭止之。蘆花錦衣傳來官賜京銀。秋七月。以災傷詔求直言。士魯番阿黑麻襲殺忠順王。翌慎遣使入貢。求爲哈密王。下敕切責之。八月。免南畿衛屯之半。敵犯赤城。九月。清查畿內莊田。有司歸。畿內閒田給民耕從之。覓三科舉人不許會試例。冬十月。罷浦城銀冶。廣西兵破流賊平之。山西妖賊王良等伏誅。命科道二人如廣西訪孝穆太后的派。十一月。徽王乞匯鈞州爲府。不許。發銀五萬兩。米十五萬石。賑順天饑。阿黑麻王山海道遣使貢。乙卯。修皇祖母周氏爲聖慈仁壽宣文武莊恪安南入貢。乙卯。修皇祖母周氏爲聖慈仁壽

太皇太后。皇后王氏爲皇太后。謚上母貴妃紀氏爲孝穆慈惠翊格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召懷恩於鳳陽。掌司禮。壽卒。冬十月。蘆龍傳隆官。蘆花錦衣徽號禮成。詔赦。封古城岡王子古琮爲安南國王。敕安南還其侵地。朝鮮入賀。賜各邊官軍銀人各二兩。十一月。罷萬安。革內外倉場太監。召王恕爲吏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十二月。辛未。建祧廟。奉安懿祖。升祔憲宗。別建孝穆太后祠。奉慈殿。御史曾璵請削萬妃謚號。從之。上曰。此勿復言。壬午。葬茂陵。孝穆皇太后祔葬。免湖廣屯租十之六。內侍郭鏞請選妃嬪。謝遷以上在諒陰止之。上是遷弗選。

弘治元年戊申。春正月。詔天下舉異才。敢入密雲古北口。戰敗之。閏正月。詔修憲宗實錄。詔錄用諸建誤官。遣官如廣西訪孝穆太后親屬。取回各處。抽分御史。賜太監懷恩祭葬。二月。上耕籍田。辛丑。命興王等五王出閤讀書。令問刑官讀律。遣官祭諸陵及闕里。歷代帝王陵。歙濱山川。敵犯廣甯。擊敗之。三月。幸學。用太牢。尤起謫籍遣逸。丙子。開經筵。賜翟鹿入增宅及婚嫁費。仍令傳寫朝報。勒太監錢能於外。不許入京。考察京官。夏四月。山西流賊亂。討平之。五月。革南京武職冗員。小王子稱大元大可汗來貢。命嚴備之。卹高麗鹿人。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右鹿子張升勤劉吉。給事中胡重。御史魏璋附吉。反勤昇。不聽。許小王子五百人入貢。惟陽侯陳輔有罪。戍爲民。逮妖僧繼曉伏誅。始命大臣督團營。以馬文升兼之。秋七月。日講舉上曰。先生每辛苦。因賜程敏政等緋衣金帶。先朝留中疏悉付史館。禁蠻南太監進貢。命詳議疑。獄。八月。停各處採辦貢獻。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給守祖陵鹿人銀幣。敕敕犯官府、甘肅、獨石等處。守將。追之。於雲南銀課。九月。北虜請報使。不許。請隆殺。許之。孝穆太后親謝紀貴、紀旺至京。賜田宅人口。多。十月。詔毀萬寧法尼解軍門。給配鎮士。命考察王府官。不爲例。旱。免河南夏稅。代王獻海。詩論卻之。賑湖廣、四川。十一月。修南京國學。命彭韶爲都御史。清理兩浙鹽法。詔有勢豪阻撓鹽法者。罪之。十二月。授沙狐狸金吾千戶。曾於房中事英宗有功。上憫而官之。

二年己酉。春正月。禁中宮及落成乞封武職二月。大赈四川。免秋糧三分之二。免湖廣糧九十萬有奇。劉吉謹降庶吉士鄒智石城逮問。夏四月。王恕年七十五。免其午朝及風雨朝。減浙江銀課。六月。敵犯關外。徽王請祀中岳。諭止之。蘆花錦衣傳來官賜京銀。秋七月。以災傷詔求直言。士魯番阿黑麻襲殺忠順王。翌慎遣使入貢。求爲哈密王。下敕切責之。八月。免南畿衛屯之半。敵犯赤城。九月。清查畿內莊田。有司歸。畿內閒田給民耕從之。覓三科舉人不許會試例。冬十月。罷浦城銀冶。廣西兵破流賊平之。山西妖賊王良等伏誅。命科道二人如廣西訪孝穆太后的派。十一月。徽王乞匯鈞州爲府。不許。發銀五萬兩。米十五萬石。賑順天饑。阿黑麻王山海道遣使貢。乙卯。修皇祖母周氏爲聖慈仁壽宣文武莊恪安南入貢。乙卯。修皇祖母周氏爲聖慈仁壽

太皇太后。皇后王氏爲皇太后。謚上母貴妃紀氏爲孝穆慈惠翊格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册妃張氏爲皇后。召懷恩於鳳陽。掌司禮。壽卒。冬十月。蘆龍傳隆官。蘆花錦衣徽號禮成。詔赦。封古城岡王子古琮爲安南國王。敕安南還其侵地。朝鮮入賀。賜各邊官軍銀人各二兩。十一月。罷萬安。革內外倉場太監。召王恕爲吏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十二月。辛未。建祧廟。奉安懿祖。升祔憲宗。別建孝穆太后祠。奉慈殿。御史曾璵請削萬妃謚號。從之。上曰。此勿復言。壬午。葬茂陵。孝穆皇太后祔葬。免湖廣屯租十之六。內侍郭鏞請選妃嬪。謝遷以上在諒陰止之。上是遷弗選。

弘治元年戊申。春正月。詔天下舉異才。敢入密雲古北口。戰敗之。閏正月。詔修憲宗實錄。詔錄用諸建誤官。遣官如廣西訪孝穆太后親屬。取回各處。抽分御史。賜太監懷恩祭葬。二月。上耕籍田。辛丑。命興王等五王出閤讀書。令問刑官讀律。遣官祭諸陵及闕里。歷代帝王陵。歙濱山川。敵犯廣甯。擊敗之。三月。幸學。用太牢。尤起謫籍遣逸。丙子。開經筵。賜翟鹿入增宅及婚嫁費。仍令傳寫朝報。勒太監錢能於外。不許入京。考察京官。夏四月。山西流賊亂。討平之。五月。革南京武職冗員。小王子稱大元大可汗來貢。命嚴備之。卹高麗鹿人。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右鹿子張升勤劉吉。給事中胡重。御史魏璋附吉。反勤昇。不聽。許小王子五百人入貢。惟陽侯陳輔有罪。戍爲民。逮妖僧繼曉伏誅。始命大臣督團營。以馬文升兼之。秋七月。日講舉上曰。先生每辛苦。因賜程敏政等緋衣金帶。先朝留中疏悉付史館。禁蠻南太監進貢。命詳議疑。獄。八月。停各處採辦貢獻。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給守祖陵鹿人銀幣。敕敕犯官府、甘肅、獨石等處。守將。追之。於雲南銀課。九月。北虜請報使。不許。請隆殺。許之。孝穆太后親謝紀貴、紀旺至京。賜田宅人口。多。十月。詔毀萬寧法尼解軍門。給配鎮士。命考察王府官。不爲例。旱。免河南夏稅。代王獻海。詩論卻之。賑湖廣、四川。十一月。修南京國學。命彭韶爲都御史。清理兩浙鹽法。詔有勢豪阻撓鹽法者。罪之。十二月。授沙狐狸金吾千戶。曾於房中事英宗有功。上憫而官之。

二年己酉。春正月。禁中宮及落成乞封武職二月。大赈四川。免秋糧三分之二。免湖廣糧九十萬有奇。劉吉謹降庶吉士鄒智石城逮問。夏四月。王恕年七十五。免其午朝及風雨朝。減浙江銀課。六月。敵犯關外。徽王請祀中岳。諭止之。蘆花錦衣傳來官賜京銀。秋七月。以災傷詔求直言。士魯番阿黑麻襲殺忠順王。翌慎遣使入貢。求爲哈密王。下敕切責之。八月。免南畿衛屯之半。敵犯赤城。九月。清查畿內莊田。有司歸。畿內閒田給民耕從之。覓三科舉人不許會試例。冬十月。罷浦城銀冶。廣西兵破流賊平之。山西妖賊王良等伏誅。命科道二人如廣西訪孝穆太后的派。十一月。徽王乞匯鈞州爲府。不許。發銀五萬兩。米十五萬石。賑順天饑。阿黑麻王山海道遣使貢。乙卯。修皇祖母周氏爲聖慈仁壽宣文武莊恪安南入貢。乙卯。修皇祖母周氏爲聖慈仁壽

三年庚戌。春正月。大閱。考察。南京都御史秦紘征蘆水野鴨山賊平之。三法司勘太監蔣琮。降調琮如故。再發倉米三十萬石平糶。發南二月。晉王乞建世子府。不許。疏直沽海口水災。免直隸河南糧七十八萬有奇。三月。策士。賜儀禮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開成都灌縣堰。中官請歲歷牧地千頃。不許。夏四月。阿黑

嘉王入貢。求鮎城池金印賜使人。五月。岑欽攻田州府遂舉溥。奚鈺敗走之。復溥。六月。伯顏猛可貢馬。發洪武、永樂、宣德錢興右錢鈔行。修南京城及門。秋七月。紀貴、紀旺詐冒事發。遣戍廣武邑王聰沐爲鷹人。八月。增南寧先殿日供。立孝穆皇后廟於廣西。準袁彬世襲。閏九月。土番番貢使由海道至京。罪經過官司。多十月。給事中韓鼎劾選妃擴廣儲嗣。許之。十一月。浙江礦賊亂平之。癸卯。元剌太師入貢。停工作及妖僧爲逆都御史張敷華擒之。都御史許進總兵劉晉等帥師出嘉峪入哈密。土魯番遁去。班師陞賞有差。十二月。詔停一切工役。流賊掠江西。修湖河川圍。敵入古北口。衝走之。

九年丙辰。春正月。大覲考察。戶部主事胡璟疏諫。災變殿告。山宮官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等。以左道惑聖心。盜離廢黜致。上由是漸疏廣等。論十六阿歹與典卷先字剌結親和好。賞以幣布。科道拾遺二月。增文廟樂舞。如天子之制。修孟廟。癸酉。皇第二子薨。追封蔚王。三月。策士。賜朱希周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選顧潛等二十人爲庶吉士。庶賊劫信宜。官軍失利。乙亥。皇太子冠。圍三月。御文華殿。日講官王華以上方信任李廣。諷上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裘甫用事事。上聽之喜。命反復詳說。頷之曰。古昔然矣。卽撤御食賜華。日本入貢。土魯番復擾哈密。夏四月。琉球入貢。妖僧强金峯等伏誅。武岡知州劉遜遣制誡岷府。藩米。王許奏上。怒。逮繫韶獄。科道等官申救俱下獄。大學士徐溥等力救。上命幷釋之。北虜入貢。五月。上命依劉遵例。減府祿六月。尹直表賀萬壽。幷上皇太子承華箋。上謂之曰。此獻諛希恩也。卻之。秋七月。敵犯入大同、宣府。冬十月。停取寶坻鯉魚。荊都吏請革東廠。發爲民。大學士徐溥疏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勵講學之功。優接下之體。遠邪佞之人。斥經妄之說。上嘉納之。

十年丁巳。春正月。奉御張瑾獻陽田。爲東宮莊田。下韶獄。鞫之。北虜火篩犯花馬池。官軍禦於神木敗績。二月。上遊後苑。舉御講筵。舉士王鏊進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悟。退責李廣等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輩好獵之。自是不復遊獵。考察京官。惟舉士免考。三月。始纂修大明會典。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議政事。每奏疏反復詳審。乃行。自天順至此三十年始舉。其天質明斷如此。許進敷鎮守太監劉琅、舉懼遁去。夏四月。災。詔求直言。敵掩湖河川。指揮劉欽等二十七員戰死。大同禦敵敗績。命侍郎劉大夏等如宣、大。整飭兵糧禦敵。選團營兵預征。秋七月。八月。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敵誓禁訛言。冬十月。起左都王越總甘涼經略邊務。十一月。土魯番歸哈密敕印。求入貢。切責之。十二月。廢寇赤斤百戶劉遜。擊破之。復萬貴妃家。王越率兵搗賀蘭山後。敵破之。巡撫甘肅都御史周季麟戰亡。勝之。多斬獲。兩廣兵征瓊川猺獞平之。

十一年。春正月。濟寧、大屯田二月。小王子入貢。三月。皇太子出閤講學。夏四月。五月。甘肅擊敗之。六月。敵犯莊浪。秋七月。兩廣都御史鄧廷瓚會兵討宿盜李宗光等殲之。八月。王越請復封陝巴王哈密。從之。九月。蔣王之國。冬十月。甲申。濟寧宮災。時李廣以左道貴幸。進言建鍾秀峯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病。飲廣符水。逾浹。宮闈燬。太皇太后慟。啟上。亦悟。切責之。廣遂自戕死。詔籍沒其家。十一月。詔寬恤天下。

遼陽王見福薨。夏四月。封朝鮮世子李懌爲國王。始設兩廣巡撫。命撰三朝樂章。大學士徐溥執不可。上

嘉納止之。六月。上杭盜復起。北虜別部款甘州塞內附。許之。野先克力來歸。厚賞勞之。秋七月。敵數入宣府。八月。命都御史金澤捕剿瘦盜。九月。北虜擁衆入河套住牧。松潘蠻寇四川。冬十月。修舉社學。取商賈相光寺番僧入居慈恩寺。給事中柴昇疏諫。上讀疏曰。左右果欺朕也。卽敕止之。免雲南積逋礦銀。陝西妖僧爲逆。都御史張敷華擒之。都御史許進總兵劉晉等帥師出嘉峪入哈密。土魯番遁去。班師陞賞有差。十二月。詔停一切工役。流賊掠江西。修湖河川圍。敵入古北口。衝走之。

九年丙辰。春正月。大覲考察。戶部主事胡璟疏諫。災變殿告。山宮官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等。以左道惑聖心。盜離廢黜致。上由是漸疏廣等。論十六阿歹與典卷先字剌結親和好。賞以幣布。科道拾遺二月。增文廟樂舞。如天子之制。修孟廟。癸酉。皇第二子薨。追封蔚王。三月。策士。賜朱希周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選顧潛等二十人爲庶吉士。庶賊劫信宜。官軍失利。乙亥。皇太子冠。圍三月。御文華殿。日講官王華以上方信任李廣。諷上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裘甫用事事。上聽之喜。命反復詳說。頷之曰。古昔然矣。卽撤御食賜華。日本入貢。土魯番復擾哈密。夏四月。琉球入貢。妖僧强金峯等伏誅。武岡知州劉遜遣制誡岷府。藩米。王許奏上。怒。逮繫韶獄。科道等官申救俱下獄。大學士徐溥等力救。上命幷釋之。北虜入貢。五月。上命依劉遵例。減府祿六月。尹直表賀萬壽。幷上皇太子承華箋。上謂之曰。此獻諛希恩也。卻之。秋七月。敵犯入大同、宣府。冬十月。停取寶坻鯉魚。荊都吏請革東廠。發爲民。大學士徐溥疏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勵講學之功。優接下之體。遠邪佞之人。斥經妄之說。上嘉納之。

十年丁巳。春正月。奉御張瑾獻陽田。爲東宮莊田。下韶獄。鞫之。北虜火篩犯花馬池。官軍禦於神木敗績。二月。上遊後苑。舉御講筵。舉士王鏊進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悟。退責李廣等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輩好獵之。自是不復遊獵。考察京官。惟舉士免考。三月。始纂修大明會典。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議政事。每奏疏反復詳審。乃行。自天順至此三十年始舉。其天質明斷如此。許進敷鎮守太監劉琅、舉懼遁去。夏四月。災。詔求直言。敵掩湖河川。指揮劉欽等二十七員戰死。大同禦敵敗績。命侍郎劉大夏等如宣、大。整飭兵糧禦敵。選團營兵預征。秋七月。八月。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敵誓禁訛言。冬十月。起左都王越總甘涼經略邊務。十一月。土魯番歸哈密敕印。求入貢。切責之。十二月。廢寇赤斤百戶劉遜。擊破之。復萬貴妃家。王越率兵搗賀蘭山後。敵破之。巡撫甘肅都御史周季麟戰亡。勝之。多斬獲。兩廣兵征瓊川猺獞平之。

十一年。春正月。濟寧、大屯田二月。小王子入貢。三月。皇太子出閤講學。夏四月。五月。甘肅擊敗之。六月。敵犯莊浪。秋七月。兩廣都御史鄧廷瓚會兵討宿盜李宗光等殲之。八月。王越請復封陝巴王哈密。從之。九月。蔣王之國。冬十月。甲申。濟寧宮災。時李廣以左道貴幸。進言建鍾秀峯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病。飲廣符水。逾浹。宮闈燬。太皇太后慟。啟上。亦悟。切責之。廣遂自戕死。詔籍沒其家。十一月。詔寬恤天下。

國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詔停一切齋醮。十二月。停四川採大木。册封安南。敵犯遼東。都指揮劉剛戰死。

十二年己未春正月大覲考察。敵入遼東。官軍連擊敗之。二月。定武城旁支裔宣遞降。法忠順王陳巴復入哈密。三月下給事華昌等十程敏政以洩題及舉人唐寅徐經於詔獄。甲戌策士賜倫文敘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敵犯宣府。都御史馬中錫敗之。丙子。衡王之國。夏四月。古田猺獞作亂。下督撫勦之。命禮部議復建文君帝號。五月水。免江北子粒二十七萬有奇。六月。歸士番僧使入。甲辰。闕里先師廟災。遣大臣祭告。敵入甘州。秋七月。錦山海抵居庸邊牆延千里。繕城堡二百七十。劉瑾妖賊何稚僭稱王。兵備李善擒平之。八月。雍王之國。降石城王宸濠嗣封宜王。十二月。詔大能仁寺國師那卜堅參等入宮設壇慶讚。延臣皇太后還居清甯宮。上高王宸濠嗣封宜王。十三年庚申春正月。火編大寧宣、大同居庸、京師戒嚴。傷平江伯陳銳爲平虜將軍。侍郎許進督軍務。率師禦之。分遣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荊、倒馬、諸關隘。二月。命詳定問刑條例。夏四月。上御平臺。召延臣觀儲京營將帥。敵入大同者八日。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丙申。復召延臣諭兵部推舉各官。即宣手敕。六月戊戌。許進陳銳無功。下詔切責。以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等西禦敵。至河套敵遁。獲其畜物而還。三月。來獻。禮部辨其僞。上命罷之。庫已。虜去。召諸將士還。九月。福建賊入廣東。討平之。冬十月。革鳳陽鈔關。十一月。敵入馬蘭谷。十二月。敵再犯大同。尋引去。火篩入河套。

十三年庚申春正月。火篩大寇宣、大。逼居庸。京師戒嚴。傷平江伯陳銳爲平虜將軍。侍郎許進督軍務。率師禦之。分遣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荊、倒馬、諸關隘。二月。命詳定問刑條例。夏四月。上御平臺。召延臣觀儲京營將帥。敵入大同者八日。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丙申。復召延臣諭兵部推舉各官。即宣手敕。六月戊戌。許進陳銳無功。下詔切責。以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等西禦敵。至河套敵遁。獲其畜物而還。三月。來獻。禮部辨其僞。上命罷之。庫已。虜去。召諸將士還。九月。福建賊入廣東。討平之。冬十月。革鳳陽鈔關。十一月。敵入馬蘭谷。十二月。敵再犯大同。尋引去。火篩入河套。

十四年辛酉春正月。馬文升因地震切諫。上報以忠愛。遂撤織造使臣。及停傳奉。禁奏討。中外稱慶。二月。敵犯石州城。縱走之。命征虜將軍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等西禦敵。至河套敵遁。獲其畜物而還。三月。上躬臨列侯騎射。賞罰有差。仍賜武經。命頒習。停江南導河夫役。夏四月。五月。賑山西荒。延綏兵破敵。賞之。六月。晉安州女賊米魯反。會兵討之。敗績。海西舍衛古求入貢。秋七月。敵犯入甘肅。命南戶部尚書王軾率兵討米魯。閏七月。保定進白鵝。斥逆之。甫及彌。敵卻之。勝火篩寇固原。悲順侯吳瑾無功。能之。以武安侯鄭英率兵禦之。八月。賑兩直隸、山東西、河南災。傷米魯等遠撫。革畫泰以來內外鎮守、協守、分守等官。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停武當山齋醮掛像。甲午。汝王之國。史琳無功。起秦紘代之。冬十月。米魯復叛。敵犯石州城。禦走之。命征虜將軍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等西禦敵。至河套敵遁。獲其畜物而還。三月。上躬臨列侯騎射。賞罰有差。仍賜武經。命頒習。停江南導河夫役。夏四月。五月。賑山西荒。延綏兵破敵。賞之。六月。晉安州女賊米魯反。會兵討之。敗績。海西舍衛古求入貢。秋七月。敵犯入甘肅。命南戶部尚書王軾率兵討米魯。閏七月。保定進白鵝。斥逆之。甫及彌。敵卻之。勝火篩寇固原。悲順侯吳瑾無功。能之。以武安侯鄭英率兵禦之。八月。賑兩直隸、山東西、河南災。傷米魯等遠撫。革畫泰以來內外鎮守、協守、分守等官。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停武當山齋醮掛像。甲午。汝王之國。史琳無功。起秦紘代之。冬十月。米魯復叛。

岐王祐棆薨。十二月。賑兗州徐邳等處。欽天監改造漏儀。

十五年壬戌春正月大覲考察。江西盜起。都御史林俊勦散之。傅隆虛龍衝指揮分守通州。三月。湖廣兵破賊李再萬平之。丁亥。策士賜康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改胡瀠等二十人爲庶吉士。命九門內官止侍護察。不可干預關課。夏四月。賑京師。壬子。遜王之國。敵潛入密雲。縱之去。五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庶王彌錦鐫毀號。奚惡毀用。從之。秋七月。王軾破斬米魯。餘黨悉平。九月。減光祿寺日供及烏獸料食。敵入遼東。擊敗之。冬十月。水災。免江南糙三十萬有奇。

十六年癸亥春正月。孟養思陸歸我侵地入貢。二月。上郊祀。賜閣臣蟒衣。錢弘治通寶。鑄取牡丹。延臣諫。卻命止之。夏四月。六月。減蘇杭織造三分之一。秋七月。命守備內官不許多占軍伍。廣東討黎賊符南蛇斬之。停太倉織苧布。巾王祐楷薨。進址吕伯。張延齡爲侯。冬十月。停刻佛經道。貴州阿方軍舉叛。平之。閉沂州銀礦。

十七年甲子春正月。孟養酋恭王遣。詔封江陵世子。遣汰闕帳王。通潤王。相繼闕。韓王。都梁王。祐櫚闕。荊王。停福建取海鳥。二月。廣東鹽古三仔等伏誅。三月壬戌。太皇太后周氏崩。遺詔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容皇后。立廟別祀。夏四月己酉。孝惠皇太后祔葬裕陵。閏四月。小王子入貢。辛酉。重修曲阜孔廟成。命大學士李東陽致祭。五月。減光祿寺果品。取回蘇、松織造內官。六月。回賊流劫江以北地方。大同兵禦敵。指揮鄭瑀力戰死之。敵遁去。敵入延綏。總兵白玉擊卻之。秋七月。上召廷臣至暖閣議以京軍出援邊。兵部尚書劉大夏陳利害。遂止不遣。敵誘引去。八月。考察京官。學士兒考停。止降廝世官入京操練。多。十月。上屢召廷臣至暖閣議機密。初設武科。定三年一次。十一月。敵犯莊浪。飛慶姦人劉山伏誅。敵圍涇州。邊將戰卻之。命沿邊試錄乘邊者歸之。

十八年乙丑春正月大閱考察。岑溶據思恩。討誅之。命調宣大延綏兵援花馬池。上召劉大夏藏瑰曰。嘗朝覲。大官閉門謝客。若卿二人雖日延客。孰敢以賄通手白金二錠賜。止勿謝。恐他人知。未免懷慚耳。二月。詔曰。朕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不可紛更。其舉闕軍民利病。切於治體。但有益於致治者。無論大小臣工。咸直言勿隱。二月。禁密雲銀冶。上召劉大夏面論之曰。事有可否。欲召卿議。又以事非兵部。今後有當行止者。具密揭以聞。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對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上曰。卿論大政。豈彼營私者比。大夏曰。揭行亦前代斜封之類。願陛下遠師聖帝。近法祖宗。凡事商之內閣府部。如揭帖久。則上下俱有弊。上曰。善。戶部主事李夢陽指斥時政下獄。既而釋之。問廷臣曰。外議以爲何如。廷臣對曰。外議以爲中宮朕不得已下之獄。及詔獄讞。皇上釋李夢陽。中外頌聖德。上曰。夢陽奏有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中宮。朕不得已下之獄。以洩中宮之忿。朕所以即釋之。不令法司擬罪也。廷臣曰。陛下此事。其堯舜之仁。三月。策士賜顧鼎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改翟銑等三十人爲庶吉士。夏四月。上召大臣至便殿。凡弘治盜賊、會推官員、鹽法、錢法、刑獄、衛役。一咨詢處置。日昃乃罷。如是者久之。每召對天顏和霽。問答詳審。藹然家人父子。中外稱慶焉。甲申。上不豫。五月庚寅。上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命近御榻。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興先生每相見少矣。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而違和。漸須調攝。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可謂盡瘁。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還張后生東宮。今十五歲。尚未還婚。趁穀事重。可命禮部速行。然東宮頗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勤之諭。當講學。輔之作一好人。皆賴首曰。臣等敢不盡力。辛卯午刻。旋風大起。發毀宮殿。空中若有人騎龍上升者。都人皆蔽視。俄傳上崩。六月。上號謚曰達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冬十月庚午。葬泰陵。掩壙時五色雲見於陵上。先是遺詔下。中外震悼。哭臨之日。臣民號慟不能興。拜梓宮所過。哭聲震野。其得人心之深如此。

史官贊曰。古稱周成殷甲。至今想慕風徽。以帝方之。厥庶幾哉。方其疑命璇宮。卽能崇御訓。隆師傅。讓悲

仁孝天下傳聞其盛節及御極實紹休烈祖克親政務以弘郅隆勵精熙之學優晉接之禮每決大疑斷大事必霽色怡顏與大臣從容愼審而後施然見諸施行其上古都俞吁咈之風乎至於廣開言路樊廉懲貪經筵盛受每稱先生而不名君臣一德大復國初之猶萬尹一時罷去雖耐彈如劉昧花亦不能安其身且誅姦除佞使天下曉然知邪道之不可亂政息克是戒勤勵爲圖美政嘗言史不絕紀至於保念昭德友愛諸王而於祔廟一事尤能抑至情遵禮制古云惟聖達倫惟王盛制惟孝子爲能享親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稱之以孝殆無愧焉終帝之世內外安寧幾至刑措朝多耆俊之臣民懷樂利之澤洋洋盈耳有堅芭植槐之盛矣升遐之日萬方哀痛如喪考妣豈其偶耶說者謂曰外戚太厚賜予太侈此亦自開宮起見耳若孝宗者吾殆無間然

明書卷十二

本紀十

武宗毅皇帝本紀

帝諱厚照孝宗嫡長子母張皇后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上生於宮中支干頫太祖二歲册爲皇太子少頗視雄爲及出閤聰慧喜負箠然有勝心頗好騎射孝宗每曰東宮思聰明袁逸樂何常隨事調迪上往往應對稱旨十八年五月辛卯孝宗崩明日頫遺詔以前孝宗梁所儲十五事採入頗多興革壬寅上卽皇帝位詔赦天下改明年爲正德元年壬子廢宮殿門禁慕宮府士兵額數六月命清查團營兵發延綏兵策應宣府敵犯蔚州命守各關隘庚申上大行皇帝號謚賢各藩及文武軍民占城入貢求封敵犯遼寧召入誦經三月辛未救文武羣臣列大學士劉健等五十六人爲姦黨勝於朝堂夏四月命鎖守內官許理軍民詞訟給事救敵入大同擊郤之詔預造簽山燈架五月給事中陶諧疏諫戒逸遊以保治安遼杖爲民內旨復逮王諫衛屯田六月會選將材廣東賊入江西大掠秋七月勒南京都御史王華致仕命追奪弘治元年以後文官封蔭蠶南兵擒賊張華平之八月黃河清慶壽見翼軫辛巳興王世子厚熜生是爲世宗皇帝改劉瑾姪增監生曹鑑爲千戶詔造豹房公廨堂廡丁亥內旨召楊廷和入辦內閣事九月抑度猶豫章朝宣叛官軍討平之革參贊機務文官冬十月賜皇親沈傑吳讓莊田六千頃內旨御史許讚改編修錄孔子裔二人主尼山洙泗二書院取進戶部銀五十萬十一月詔許王府無嗣皆擇代襲逮各邊巡撫及管糧郎中俱下獄既而內旨命重徵糧價商賈死者甚衆內旨裁天下按察官十二月蠶南夷阿本叛討平之

三年戊辰春正月大覲考察復逮李夢陽下詔獄尋內旨釋之命朝覲布政各進銀二萬兩二月停巡撫宣府驗三月策士賜呂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改翰林編修檢討順濟等爲部屬宮內旨授焦芳子黃中官賜劉瑾莊田於正陽門外折毀民房三千九百餘間發赴民墳二千七百餘塚夏四月開武驗納銀

十二月敕修孝宗實錄册封安南國王立仁等宮等處皇莊

正德元年丙寅春正月上耕籍田二月幸太學王鏊以上好遊逸請復仁宗弘文館故事不報分祀諸陵、隊代帝王陵及關里山川閣臣屢疏求罷不允命操練東廠精選官軍命內大璫隨征官數百人內旨收選淨身男子一千二百名入內五月上始微行減蘇松織造之半戒言官無得挾私擧劾逆內官奔遊皇莊六月府部等衙門官張悰等疏諫駕還不報大學士劉健等疏諫親朝太廟遊幸太廣寶玩非以崇儉彈擊非以養仁狗馬野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兵戰不可施於宮禁願親正人聞正言不報秋七月八月戊午册立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等九月御經筵能內官抽運木植五官監候楊源課天變修德杖之論死河南冬十月內旨逮官往江西造磁器閹部廷臣會勳內八虐上命劉瑾掌司禮監兼團營邱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內旨勒大學士劉健謝遷致仕以太監王岳等交通外臣下獄絳殺之李東陽乞致仕溫旨答不允分遣內官守備南京及管各鎮兵馬內旨晉焦芳王鏊入閣辦事十一月南京科道官合詞誅上黜權閹留保輔上怒并逐下詔獄內旨勒戶部尚書韓文閣住能李夢陽官許鳳陽守備太監倪文貶赫江北軍民十二月兵部主事王守仁申救南京科道官杖之論爲貴州龍場驛丞焚皇帝后汪氏薨耐葬金山悉除曲阜糧稅始以中官李進改給事中。

二年丁卯春正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內旨逮柳尚寶寺卿崔璿按察司副使姚祥主事張倣以大臣救解遣戍劉瑾傳旨論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會瑾議定乃聞閣正月劉瑾傳旨論南京都察院凡有奏章先揭瑾乃聞內旨勒禮部尚書張升致仕命捕士豹於甘肅內旨降李夢陽爲經歷二月奪故大永平長公主府第爲外廠補各關隘守備內官允鎮關賊軍賊激變封湊王修南海子行殿裁冗官一百餘員兩廣兵剿賀縣賊破之邱聚紹御史王時中杖遣戍命琉球蔵一入貢陞僧官設署大功德寺仍於大內建寺召入誦經三月辛未救文武羣臣列大學士劉健等五十六人爲姦黨勝於朝堂夏四月命鎖守內官許理軍民詞訟給事救敵入大同擊郤之詔預造簽山燈架五月給事中陶諧疏諫戒逸遊以保治安遼杖爲民內旨復逮王諫衛屯田六月會選將材廣東賊入江西大掠秋七月勒南京都御史王華致仕命追奪弘治元年以後文官封蔭蠶南兵擒賊張華平之八月黃河清慶壽見翼軫辛巳興王世子厚熜生是爲世宗皇帝改劉瑾姪增監生曹鑑爲千戶詔造豹房公廨堂廡丁亥內旨召楊廷和入辦內閣事九月抑度猶豫章朝宣叛官軍討平之革參贊機務文官冬十月賜皇親沈傑吳讓莊田六千頃內旨御史許讚改編修錄孔子裔二人主尼山洙泗二書院取進戶部銀五十萬十一月詔許王府無嗣皆擇代襲逮各邊巡撫及管糧郎中俱下獄既而內旨命重徵糧價商賈死者甚衆內旨裁天下按察官十二月蠶南夷阿本叛討平之

三年戊辰春正月大覲考察復逮李夢陽下詔獄尋內旨釋之命朝覲布政各進銀二萬兩二月停巡撫宣府驗三月策士賜呂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改翰林編修檢討順濟等爲部屬宮內旨授焦芳子黃中官賜劉瑾莊田於正陽門外折毀民房三千九百餘間發赴民墳二千七百餘塚夏四月開武驗納銀

補官例。始開武舉宴於中府。哈密入貢。封劉瑾等八內官父皆爲都督。五月。賑南畿。籍沒故尙書秦紘及
強珍家。以踰渡造龍舟。籍沒江西民吳登顯等家。以匿名帖子命朝官三百餘人跪午門外。至未暴烈日
中。死者十餘人。餘俱下詔獄。謫米三千石。發其家。命訪良馬。秋七月。逾歷成宴始
用維戚。戊午。榮王之國常德。內旨枷都御史劉孟於大明門。八月。逮前尙書劉大夏等。發邊衛永戍。宜大
破敵立內廠。以劉瑾領之。內旨進劉宇吏部尙書。九月。命有司不得奏災異。都察院錄囚。有劉瑾傳奉字。
命十三道監內廠數其罪。御史俯受之。冬十月。四川盜藍廷瑞等作亂。以林俊舉兵討之。追奪馬文升劉
大夏等官誥。逮強珍子姪坐斬。賑江北。十一月。建玄真觀於朝陽門外。李東陽爲碑文。頒瑾功。十二月。罷
各邊中貴納內帑。

四年己巳。春正月。廣東海洞盜平。憲宗廢后吳氏薨。劉瑾欲焚之。廷臣力爭。命葬之。二月。內旨命吏部不
時考察京官。不必照六年例。初。前大學士劉健謝遷爲民。將令餘姚。勿得授京職。三月。敵入宣大。甲辰。御
經筵。大學士王鏊致仕。廣東賊林貴等作亂。命都御史劉洪討之。江西賊起大掠。夏四月。命毀大明會典。
州東鄉饒州姚源盜皆大掠。命都御史陳金率兵討之。貴州苗叛。五月。四川賊陷茂州。殺其官。遂陷劍州
命太監張永會官釋囚。江西盜大起。贛賊陷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
諸處。賜京民八十以上粟帛。賊劉六等自山東掠河南。轉掠湖廣。入江西南直隸。所在開城自守。商旅斷
絕。命太監章興借林俊專討藍廷瑞。六月。命洪鐘林俊盧璗合討四川賊。日本遣僧宋素卿來貢。
將軍印。閏九月。敵入延綏。總督才寬鄧璋。才寬鄧勝之。冬十月。參平江伯陳熊。僭稱王。大掠至陝西。十一月。以養子朱鐸等爲錦
才寬鄧之。命列侯俱赴內教場演試。四川大盜劉烈僭號稱王。大掠至湖廣。陝西兵禦敗破之。追奪劉健謝遷劉大夏韓文等
衣官。十二月。四川賊藍廷瑞僭號順天王。大掠至湖廣。入江西南直隸。所在開城自守。商旅斷
原賜衣帶銀誥。追及考六百七十五人。

五年庚午。春正月。裁江西解額五十名。命刑部尙書洪鐘討四川盜。二月。日本復入貢。加楊廷和吏部尙
書。進武英殿。召曹元入閣辦事。偏吏部尙書。三月。降劉各道御史。改各部主事爲之。災傷免各處逋稅五
百萬有奇。瑾矯詔出內官張永於南京。永疑。訴上前。興瑾相爭毆。諸內璫解之而罷。上大笑。酒陽水寇邱
仁等作亂。官軍討之敗績。洪鐘以計擒之。夏四月。變府安化王寘鐇反。殺撫鎮官。自署官封拜。鐇將
劉。發緻以討劉瑾爲名。閩中大震。總兵曹雄等率兵禦之不克。命指揮孫隆盡燬各墻積聚。未幾。遊擊將
軍仇鉞執寘鐇幷其黨周昂等。遂平。頒詔天下。賑河南。敵犯遼東。禦邻之。上命涇陽伯神英及內監張永
等率兵討寘鐇。以既平還師。五月。湖廣討賊官兵敗績。六月。巡撫林俊討藍廷瑞
敗之。擒廖惠等。廷瑞奔紅口會。郡本恕。後復追擊大敗之。賊巢輜重走。湖廣兵討賊破之。八月。張永還京
獻俘。寘鐇等伏誅。劉瑾謀不軌伏誅。籍沒得家財鉅萬。及龍袍金印龍鳳甲諸物。中外快之。罷劉宇曹元
分諸將隸之。四川兵破賊於川南毛鋭遁。賊於眞定收績。撤還。南昌知府李承勛破葬林賊。二月。賊各陷
利津萊州梁山。唯南蘭陽諸處。河南兵擊賊破之。都督馮禎戰死。江西廣西
字子仁爲民。焦芳及子黃中。以附瑾勒幷爲民。論平寘鐇功。封仇鉞咸寧伯。封內官張永、魏彬、馬永成、谷
大用義子朱德、俱伯爵。册封占城國王。召諸翰林官於南京。革掌王謹衡。祭神英伯爵。復陳熊伯爵。九月。
韶復科道官三十一人。議復貶謫官尙書李傑等五十三員。冬十月。總兵馬安敗賊於瑩州。桃源賊汪澄
三等反。結慓復叛。陷安仁。滅九門鐵鈔。張綵死於獄。石文晟等伏法。十一月。命工部刊張永勳李東陽等

爲翁魚吉榮詩傳之。靖州賊劉六等反。獲劉七。宥靖叛去。免蘇松常三府稅。十二月。盜陷江津。殺僉事吳
景等。轉入呂梁。殺主事伍金。甲申。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張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獨賊浙西。都御史林俊開燒逆賊尊市。等於伏子岸。殲之。平。命太監畊忠如南京。織造。許都盜引。關隘不
詐詰。

六年辛未。春正月。大覲考察。盜陷營山。播州蠻寇亂。命高崇熙爲副都討之。
之。二月。停四川採辦。添設豹房寺觀。巨盜劉六等起。襲輔。連陷州縣。命惠安伯張偉等舉兵征之。三月。築
浙東捍海隄。山東賊陷樂安。濱州。高苑。諸州縣。河南賊流劫延津。封邱諸州縣。巨賊劉寧流劫山東。殺
京營指揮六人。乙丑。策士。賜楊慎等及第出身有差。遷許成名等三十三人爲庶吉士。江西賊破新喻。諸
縣。敵入河套。擊郤之。賊犯闕里。禮拜而去。轉掠眞定。大名。山東兵討賊勝之。河南兵收賊於熊山。夏四月。
命太監張永會官釋囚。江西盜大起。贛賊陷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
州東鄉饒州姚源盜皆大掠。命都御史陳金率兵討之。貴州苗叛。五月。四川賊陷茂州。殺其官。遂陷劍州
諸處。賜京民八十以上粟帛。賊劉六等自山東掠河南。轉掠湖廣。入江西南直隸。所在開城自守。商旅斷
絕。命太監章興借林俊專討藍廷瑞。六月。命洪鐘林俊盧璗合討四川賊。日本遣僧宋素卿來貢。
敵犯延綏。敗去。山西盜李華起。合劉六。與賊楊虎。陷汜水。諸處。陷懷。強知縣段豸死之。四川賊入貢。自
山西陷武安。燬臨洛。抄故城。復入文安。命都督張俊率京兵討之。藍廷瑞奔
蠻武城。濟陽而南。秋七月。免河南稅糧。江西盜攻臨江府。官兵敗績。八月。四川賊入貴州。陷婺川諸州縣。
左都馬中錫招劉六等就撫。廷臣執不可。賊叛去。永順土舍彭世麟擒藍廷瑞等。
召張俊等還。命陸完統其軍。賊陷固安。大城靜海青縣。天津。兵禦勝之。還奏紱籍沒家物。下馬中錫等於
獄。九月。流賊劉六等擁衆向都城。京師戒嚴。陸完合諸將大敗賊於固安。山東賊張興等起。主事張嘉謨
征敗於高陵。居。藏平之。官軍屢勝劉六等。至保定。戰敗績。命太監谷大用協同陸完討賊。廷臣屢求避儲。
不報。四川盜復起。冬十月。劉六等東掠。破日照諸縣。廣福賊入江西。連破州郡。劉六等焚運舟千二百餘
艘。敵犯山丹。敗去。十一月。賊攻徐州。轉掠南陽。至江北。免山東粟豆二十四萬。敵犯宣府。趙瑛戰死。復寇
涼州。邊將擊敗之。命故東瀾倉爲義子朱德私居。十二月。陸完督諸將破賊
突廣平。入河南。至虹縣。陸完追破之。

七年壬申。春正月。敵犯甘肅。擊破之。賊犯葛州。京師復戒嚴。命伏羌伯毛銳
分諸將隸之。四川兵破賊於川南毛鋭遁。賊於眞定收績。撤還。南昌知府李承勛破葬林賊。二月。賊各陷
利津萊州梁山。唯南蘭陽諸處。河南兵擊賊破之。都督馮禎戰死。江西廣西
復掠畿內。發倉糧二十萬石賑。畿南山東。五月。陸完討賊勝之。劉六等奔登萊。諸將邀破之。南追至淮。賊
遁去。劉賊自遂平趨朱皋。士兵擊敗之。盜殺湖廣都御史馬炳然。湖廣兵破
大朝山賊方四張旺等伏誅。賊掠黃陂。擾羅田。河南賊平。敵入嘉峪。擊破之。六月。劉七自黃州劫掠至九

江人鎮江。秋七月。川賊曹甫餘黨降。江西副使周遵討擒林賊。戰死之。免谷大用西廠辦事。八月。劉七等犯南京。陸完促之。掠淮安。自通州復遁。九江。又轉南京。三往反。至狼山。舟毀集。遇颶風。舟覆。賊盡死。九月。論平賊功。封谷大寬等爲伯。進仇鉞爲咸寧侯。陸完及內閣加秩封廕。一時冒功。授都督指揮千百戶者千餘人。賜蟒子百二十七人。國姓。冬十月。內旨調邊兵入衛。廷臣極言不可。上不聽。遂召大同遊擊江彬等領兵入衛。十一月。江西羣盜平。册封占城。十二月。詔建鎮國寺於大內。西域四川賊岷麻子等大掠。命都御史彭澤合兵討之。山西妖人李五以幻術作亂。尋敗平之。

八年癸酉。春正月。詔建延壽寺於西內。殿內爲夾鬼淫褻之狀。鉅細千餘。金匱藏所謂佛骨之類不下千百片。江西賊王浩八等復大掠。命都御史俞諫等討之。尋平。入大同。邊將禦之敗績。夏四月。宿王瓊修陽春書院。僭號離宮。詔開盤店。五月。敵入山西。邊將敗績。六月。科道勁江彬安殺良民。不報。秋七月。詔立皇莊五處。潞陽王奉祀郭琥革職。九月。賜江彬國姓。冬十月。追贈劉基及誥。一月。追贈劉基及誥。

九年甲戌。春正月。大覩考察。會舉將材。處成宴始至。設燭。上張花燈於乾清宮。不戒火。都御史彭澤討重慶賊平之。二月。上御豹房。四川羣盜平。上僭錢寧等徵行黃花鎮等處。臨入教坊司。廷臣請上擇宗室親賢入京。不聽。江西反賊平。三月。策士。賜唐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再復宿潛證衛屯田。及四月。宿王宸濠自稱國主。證衛爲侍衛。令旨爲聖旨。五月。江西賊復起。敵入宣大。諭吏部。凡言事遷謫官永不起用。秋七月。商洛盜起。敵犯宣府。命張永等率兵禦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敵犯白洋口。敕邊將同守。九月。編修王思疏諫。佞倖蠱惑上心。上怒。杖門下。謫嶺南驛丞。冬十月。敕建乾清坤寧二宮。十一月。梁穀妄陷魯府。歸善王當沉降爲庶人。王觸牆斃。宸濠起。殺指揮李鎮等。選團營勇士四衛兵萬二千人。入西內操練。以江彬提調之。十二月。分諸太監爲守備。及督盜、採珠、市舶等務。

十年乙亥。春正月。敵入潮河川。二月。命都御史陳天祥修各關隘。三月。上出自西安門。經宿而還。廷臣諫。不報。夏四月。考察京官。閣四月。兀良哈寇馬關路。參將陳乾戰死。五月。都御史王憲等擊敵於馬關敗之。六月。命兵部侍郎陳玉等率兵討兀良哈。秋七月。四川苗作亂。擒斬之。八月。都御史遼憲敗敵於花馬池。敵大入陝西。九月。命都督張洪率兵西出貔。敵冬十月。江西按察副使胡世甯奏甯王不法事。下敕責之。甯王宸濠復奏副使胡世甯離間。誹謗內旨。逮下獄。幾挾死。尋解。十一月。經始乾清宮。十二月。癸亡。朔日有食之。敵入雲州。復入渾源州。以登涉眉烏食滿光融寺少卿楊璋於外。

十一年丙子。春正月。上御豹房。引邊將江彬許泰劉暉及錢寧皆名義子。同卿近。號外四家。二月。以王守仁巡撫南贛等處。並設東西兩官廳。以內豎及外四家統。上自統閱。人有力者。爲黃兵士。與諸近倖生格虎豹。爲所傷。不視朝久之。三月。武宗馬昂進有娠。妹上幸之。經等諫。不聽。上幸其第。酒酣。召其家婦。忤旨。上怒。疏其女弟。勒昂以病歸。夏四月。敵入宣府。總督侍郎丁鳳縱郤之。秋七月。以貨郎趙璟俞琳晉宦職。分修發輔武備。八月。四川蠻蠻作亂。招撫不聽。進兵討之。次年五月。卒。乘復入宣府。命內官張忠等督兵擊之。復以成公輔等節制。九月。官軍襲敵於龍門敗績。上猶岐山各盜起。尋俱平之。敵退。官軍還京。冬十月。還京。冬十月。副使陳九疇敗士猺於潭州。十二年丁丑。春正月。大覩考察。上獵於南苑。二月。上幸功德寺。三月。策士。賜舒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選汪佃等三十四人爲庶吉士。王守仁討信豐賊敗之。夏四月。上徵行至石經山湯泉略。蹕玉泉亭。十餘日乃還。命大臣賑畿內。士番番陰使寫亦虎仙以祕術進。上納之。預發子刻。當府興寧閣順等告宸濠陰謀。杖發孝陵。許湖廣太監杜甫經歷比較。雲南盜起。官兵敗績。始權進貢番舶。都御史王守仁率兵攻何塘洞賊平之。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詔許秦藩封壞。廷臣以祖宗著令不與藩封力爭不聽。擒江西賊首。諫止不聽。己酉。上欲出居庸。巡關。御史張隊日能平之。秋七月。上徵服幸昌平。大學士梁儲等追至沙河諫止。不聽。己酉。上欲出居庸。巡關。御史張欽諫阻閉關。上怒。遣幸馬房。戊午。上夜御奉天殿。視朝。賑湖廣。八月丙寅。上夜出德勝門。宿昌平。辛未。度居庸。幸宣府。命谷大用守關。毋得縱人出。遣九月甲戌。上在宣府。督鎮國公府第居之。壬辰。上駐陽和。始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行印信鈐帖。丁酉。萬壽節。百官遙行賀禮。戊戌。上獵大同。遂幸陽和。是日敵以數萬犯陽和。上命諸將擊之。敵引去。庚子。取戶部銀一百萬解赴陽和。冬十月。癸卯。上駐順聖川。丁未。上親督列侯諸將禦敵於應州。敵遁。辛亥。敵復入犯。尋去。十一月。癸酉。上駐大同。四川蠻平。命陝西織造龍袞。戊寅。上還宣府。冬至節。上在宣府。盜發故大學士楊宏家。巡撫孫燧捕之。左溪賊平。十二月壬寅。上在宣府。復開納銀事例。廷臣至居庸請還。不得。廣乃還。四十二月。上在宣府。減論京城守門內官毋放廷臣出城。封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遠伯。閏十二月。立春。上迎春於宣府。備諸戲劇。命大車載僧與婦女數千人。裝戲上親之大樂。

十三年戊寅。春正月丙午。上還京。郊祀畢。復出關遊幸。江西兵平浰頭賊。及討九連山賊平之。百官進遊幸還朝賀儀。上賜以銀牌。惟翰林官無賀儀。不賜。辛酉。上復如宣府。二月。上在宣府。己卯。慈壽皇太后王氏崩。越三日。上於宣府發喪。三月。上還京師。上太皇太后謚號。孝貞純皇后。都給事中石天柱刺血上疏諫。不聽。尋內旨調爲推官。上還中官如烏思藏迎活佛。廷臣屢諫不聽。夏四月。上以大行太皇太后將祔葬。親告六陵。遂如黃花鎮等處遊獵。賑淮徐饑。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上次喜峯。欲招三衛夷人納貢。勞御史何士元等力諫。不報。戊申。上還京師。六月。教坊司奉鑾臧賢乞閑。溫旨留用。甲申。葬太皇太后於茂陵。秋七月。錄應州功陞賞者九千五百餘員。緻犯僧夏。上復議北征。廷臣諫。不聽。仍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更名壽。巡邊。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令內閣草敕。廷臣奏爲邇者上時出巡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懼。又復爲此。萬一宗潛中或有挾引祖訓。指此爲名。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將何自解。上不省。壓遣中官促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上御左順門召梁儲草敕。儲曰。敕不敢草。陛下爲君。乃自卑而例於臣。是以臣名君。不可。上怒。手劍曰。不草。齒此劍。儲免冠解衣伏地流涕曰。臣遲命。願就死。敕不敢草。良久。上擲劍起。更命廷和草之。丙午。上發京師。敕楊廷和居守。丁未。出居庸。命守臣如前。命鳳陽太監黎鑑張洪提督三府軍捕。上自宣府如大同。八月。上在大同。敵入陝西。九月。上在大

同。庚子至偏頭關。自改稱鎮國公。賑南畿。冬十月戊辰。上在檜林。十二月。上在檜林。復渡河。幸石州。文水諸州縣。遂駐太原。召娼家劉良女入之。四川夔盜復叛。

十四年己卯。春正月戊辰。上發檜林。丙子。駐宵府。先是宵府建行宮。費不貲。貢珍玩婦女於其中。上每謂曰。家裏欲居之。以從臣力諫乃歸。壬申。還京。往返數千里。上卻盜衣服佩弓矢乘馬。冒風雪歷險阻。侍者病。上不以爲勞。內官江彬提督團營。丁丑。郊。途獵南海子。楊廷和上居守疏。上曰。朕不時巡狩。可勿還。命工部侍郎趙璜採運大木。備營建廷臣請建皇儲以安宗社。不報。三月。詔曰。朕欲南巡。觀風天下。歷秦岱。經徐揚。抵金陵。覽興龍之勝概。下蘇杭。浮江漢。登武當。徧觀中土名勝。繁麗。其以督家將指揮朱泰等四十七人爲錦衣官。扈從。官舍一千人。充御馬監勇士。時南濱反形已具。廷臣憂之。一時上疏諫者集闕下。陸完迎之謂曰。上即直諫。取引刀作刎狀。今日檄賴矣。以沮昔者。一時貴官多陸黨。遂沮。於是翰林修撰舒芬。吏都郎中夏良勝。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張鳳。刑部郎中陸凱。兵部郎中黃巒。次第疏諫。上大怒。逮又良勝下詔獄。命舒芬等百二十人跪午門外五日。復各杖謫有差。一時死者陸震、余廷瑞、劉校、何遵、林公輔、劉珏、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十有一人。是日京師陰霾。逾晦。宮內池水溢四五尺。折橋下鐵柱有金吾衛指揮張英。冒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以死諫。遂不出。夏四月。修苑中宮殿。分義子提督東西二廠。五月。命安撫各處流民。敕遣太監賴義等往戒諭宸濠。革其護衛。詔發兵索宸濠偵卒於滅賢家。不獲。六月丙子。甯王宸濠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遂攻陷九江。南康。兵備曾當知府陳霖等遁走。及諸衛州縣皆陷。己卯。興王祐杭薨。都御史王守仁往襄理。聞變。易服走臨安。復走吉安。與知府伍文定等起兵。士咸奮。進貢。己丑。宸濠兵圍安慶。知府張文錦等守禦。御之。秋七月。逮太監監敬及陸完。錄前減賢家。都御史王守仁知府伍文定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擊敗之。丁巳。復戰。遂擒之。奏上。未至京。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從。命江彬許泰太監張忠張永等先率六軍。由大江如江西。癸未。上發京師。以楊廷和居守。廷臣陳不聽。王守仁上疏止駕。不聽。丁亥。上次涿州。江西平。裘至。留中。九月。上次保定。禁民間畜豬。著爲令。戊戌。次臨洺。復單騎疾馳至張灣。戟劉良女同往。崇明海盜起。冬十月壬午。發臨洺。十一月甲辰。至淮安。屏從人步行。幸總兵顧仕隆宅。命拘餐甫於臨清。收其家屬。己未。大漁於寶應泛光湖。十二月丙戌。上至南京。謁陵。祭廟。太監張永還見上。盲守仁之忠。并江彬等欲害之意。上不聽。命太監張忠等率兵擒宸濠餘黨。時已平。羅纘死者不可勝計。詔純皇后大辭告謝及觀察策士以次行。改王守仁。還撫江西。

十五年庚辰。春正月。上在南京。廣西兵討猺賊破之。二月。上在南京。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楊廷和等奏。昔純皇后大禮在還。及親覩官人集京師。殿試及期。自南巡。諸司奏章八月不下。乞回鑾。不報。三月。上在南京。夏四月。弛豬禁。服淮揚饑。四川蠻猺平。五月。上在南京。幸牛首山。留宿。軍中夜驚。乃還。始發大察疏。六月。上在南京。一夜江彬索城門鑰。南兵都尚書喬宇守弗與。宇倡百官敕請回鑾。不聽。秋七月。命南巡。

大學士梁儲等執奏跪宮以止之。八月。上在南京。閏八月。上在南京。九月。上在南京。以大將軍鈐帖令王守仁重奏捷。守仁節略前奏入江彬張忠等上之。遂受宸濠俘。發龍江。漁于寶。如瓜州。入民家。夕宿。復江樓。癸卯。自瓜州登金山。加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一清厚獻。上大悅。凡五幸焉。幸方故大學士靳貴第。撫柩嗟悼。命予祭賻經營。丙戌。發鎮江。癸丑。至揚州。庚申。至寶應。復漁泛光湖。如淮安。賜御史蕭照等進金牌花紅綵幛。上騎花騎入城。過山陽。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幸積水池。上自棹小舟。舟覆溺焉。左右援出。遂還南京。冬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十二月。駐通州。宸濠及逆黨皆伏誅。海外佛狼機始入貢。盡召內閣府部勳戚大臣赴行在。甲午。上還京師。

十六年辛巳。春正月。免徐州風陽糧稅。癸亥。上不豫。綏疾豹房。廷臣請還宮。不聽。二月。陝西盜起。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乙丑。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在左右。上曰。朕疾殆不可爲矣。爾以朕意遺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丙寅。上崩於豹房。壽三十一。內官奔告慈壽皇太后。乃移殯於大內。是日傳遺詔曰。以朕疾彌留。皇儲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弟終及之文。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丁卯。遣定公光祚等詣安陸奉迎。大學士楊廷和毛紀等。奉皇太后懿旨。遣江彬籍其家。尋伏誅。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各邊。革各處鎮守太監。留京者遣之。外夷進貢者厚賜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僧。及少林寺舉和尚、教坊人等。遣去之。中外稱慶。五月。上號謚曰承天達道英斷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九月庚午。葬康陵。

史官贊曰。無德易亡。辟則爲傷。斯言其不信哉。明當十葉際。十五載之間。亂綠林。橫塩於外。晉藩肆虐於內。而且金根野覩。錢馬宮馳。然而鵾鵬鷹鳳。鬼媾曰生。莫此時爲甚。觀帝身勞若乘馬。佩弓矢。數千里不倦。蓋亦有爲之資也。慨然與鞭箠沙漠之志。乃郊圻之外。星野施頓。虎豹之關。盧駿馬跡。七萃之士。類從三洲之詩已奏。雖溯瀁蘇鼎而旋。見船溝。良由願根久茂。是以弗至披撥也。嗚呼。不亡不慆。亦云幸矣。悲夫。

明書卷十三

本紀十一

世宗肅皇帝本紀

帝諱厚熜。憲宗孫。興王祐杭長子。憲宗生十子。長孝宗次即興王。次岐雀等八王。弘治甲寅。興王之國安陸。妃蔣氏。即上生母。於正德丁卯八月十日。生上於興邸。生時黃河清。嘉靈見。參賀楚分。上穎敏岐嶷。王口授經書。雖不領略。其於孝經。尤所究晰。進止疑重。虔乘禮度。正德十四年六月己卯。興王薨。臨曰獻。上受敕理國事。十六年三月丙寅。武宗崩。遺詔奉迎戊寅。諸臣至安陸。進金符。上受符。朝見羣臣。夏四月壬午。辭興獻王寢墓。癸未。發安陸。辭母妃。妃曰。吾兒此行。荷重任。愼無輕言。上嗚咽曰。謹受教。遂行。丁亥。內閣楊廷和等具儀。由東安門入宿文華。如皇太子即位禮。上覽謂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廷和再請。不允。遂請於皇太后。由大明門入。謁几筵。朝太后。見皇后。出癸卯。即皇帝位。頒詔改明年爲嘉靖元年。大赦。時日正中。久旱霖雨忽霽。萬象咸新。識者知爲更新之兆。甲辰。命大臣自陳無功封者。乎上於是心勖。乃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加皇字。上初卽位。裁抑佞幸。諸途俱清。至是興邸僮人貪緣邀錢。至庖匠廝役。寄祿錦衣。階賢陰錢。幾於數百。而皇親鄧璽等。猶特恩冒請乞無厭。衛閣竊敬等仍留大內。寺觀仍蓄貨民產不盡歸還。左右近習。時有移易。於是給事中朱鳴陽。御史朱衣、王事、高侗、賢、鄭佐等。各疏諫。不報。馬平鋆起。都御史張敷華。張子麟。亦交章論之。不聽。平鋆等遂俱滑職。平鋆。山西蒲州人。敷華。陝西三原人。子麟。河南孟津人。上踰月。始下詔。分祭諸陵。闕里。歷代帝王陵寢。山川。敵犯邊東考察京官。停各邊撫入京議事例。河南盜流入陝西。參議陳鼎平之。三月。上論內閣。興獻帝附文。朕宜稱孝子。女宜稱弟。卿之。甲寅。享太學。謁先師。乙卯。耕耤田。去雜戲。丁巳。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皆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皇帝。訓育皇兄武宗皇帝。尊有顯開。皇嫂皇后裘正宮閫。母儀有年。重念顧母貴妃。事我憲祖。澤隆佑啓。本生父興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敏勤。誕育眇躬。丕承前烈。謹奉册寶上聖母徽號曰昭聖

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祔奉聖母懿旨上聖祖母章皇帝曰高皇后本生父母曰興獻帝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布告天下遣官詣安陸上興獻帝帝號侍郎賈詠題其主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稱子名上念翊戴功封楊廷和、蔣冕、毛紀、及指揮都壽蔣輪爲伯駙馬都尉崔元爲侯餘陞賞有差山東礦寇王堂流劫河南久之乃平夏四月禁京城造酒治馬吳等獻女之弊立興公友德等廟於鐵南額曰報功行熱審法恤囚著爲令戊戌御經筵五月罷封楊廷和蔣冕毛紀伯爵餘加恩如故錄功臣韓成奮鳳翔給冠帶歸米六月禁內官弟侄官錦衣著爲令秋七月免江西逋租詔國子監及提學官修補殘缺經史免安陸田租十之三徵入京夏指揮楊洪等賊死之八月封乳母宮媼劉氏等爲夫人廷臣諫不聽江西災免漕米二十萬加賑糶李夢陽於獄九月辛未册立皇后陳氏冬十月册非妃文氏順妃張氏賑南直隸湖廣江西廣西十一月廣西賊黃鎮伏誅庚申尊安皇太后邵氏崩敕毀徹內皇莊二十萬九百九十頃有奇逭民者二萬有奇餘命曰官田十二月上尊安皇太后謚曰孝惠康靖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山東賊流入河南流劫大名轉入南直隸命隨處捕之禁言官獨勤大臣賠以誅官言除之

二年癸未春正月大親考察給事中黃臣諫內官監敬久寢重柄復開傳乞之門宜斥而禁之不報流賊至考城官軍討之敗績指揮趙泰等戰死敵入沙河縣卻之二月山東賊自散丙申葬孝惠皇后於茂陵之右修京師北城三月策士賜姚淶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酌加高廣庶人夏四月詔與順榮用八佾命官言除之

二年癸未春正月大親考察給事中黃臣諫內官監敬久寢重柄復開傳乞之門宜斥而禁之不報流賊至考城官軍討之敗績指揮趙泰等戰死敵入沙河縣卻之二月山東賊自散丙申葬孝惠皇后於茂陵之右修京師北城三月策士賜姚淶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酌加高廣庶人夏四月詔與順榮用八佾命南京三品官各舉所知堪爲守令者閏四月廷臣諫詹醮上曰卿等亦忠愛言也其停之陝西盜楊錦等伏誅五月日本貢使大掠寧紹敵犯密雲復命興獻帝后加皇字廷臣執不可六月災傷免江浙稅十之五山西賊陷陵川山東賊劫萊蕪掠金鄉濟川諸縣敵入甘肅殺遊將上謁都督陳茜言房基工部尚書趙璜執不可茜言衛之訴於上上怒逮營繕郎中葉冕於詔獄吏部侍郎奏言陛下即位之初禁蹴左道通來修設齋祀溷瀆宮庭且向來神氣精明近則天顏異舊豈鼎盛之年忘在色之戒乎不報秋七月給事中劉最疏勸太監崔文誘上齋醮靡費無算且與錦衣千戶陶酒縱綉紳大盜反以賄脫復匿錢甯所養上怒曰劉最妄言命翻爲廣德判官尋遣戍八月遣張鶚齡爲昌國公紹箎三十萬賑南畿敕

院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同讞逆賊李福達獄先是李福達逃曾以方術干武定侯郭勛歸河南更名張寅巡按馬錄擒之遂求勛祕密干錄錄奏聞行撫按及布按凱之皆盲其逮至京會訊不決復會訊闕廷於是以桂萼等平反因釋之因逮繫馬錄李廷章綸馬豸及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啓左都御史聞淵副都劉文莊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及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卿余才給事中劉琦等十餘人御史姚鳳鳴等十餘人郎中評事劉仕等於韶獄繩成杖黜有差一時凡詞連助者皆罪之助曾與萼聰議大禮合故有是獄於是大禮稍忤者盡矣九月張聰以署院考察御史翻論十二人冬十月選提舉官詔翰林汪佃等十七人外補以各衙門官代之初定用京官外省主鄉試十一月修顯陵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奏勤者免郭餘下法司九月能楊一清召張璁還職祿滿陸燦爲驛丞餘降有差復桂萼所奪官冬十月突亥朔日有食之停外戚世封有軍功者免停詔免陝西江西夾糧敵犯榆林王瓊禦卻之十一月停山海內官征稅召桂萼復任十二月婁戎寇紫昌王瓊剿平之革天下鎮守內臣中外大悅

九年庚寅春正月詔曰周禮耕籍分南北郊其籍於禁中唐人便安之制不可爲法有司其於北郊建先農壇酌古今之禮定壇壝之向制採籍之器擇草壇之官蠶后親蠶以供純服凡制穀先農十一建具服殿蠶室如古制仍於西內營織室以終蠶事戊戌敕有司議以太祖太宗配天及社稷二月戊辰郊祭先農耕籍田三月廷臣奏議郊祀典逮雀鞠下都察院獄酈詳郊祀志初建朝日夕月壇丁巳皇后行親蠶禮於北郊遣官賑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饑詔曰邇來遠近之民饑荒載道覽諸奏牘深用憂厄內外臣工皆有分理之責而都院大臣又百僚庶司之首不可不佐朕安民其籌議救濟之實以聞於是發銀十五萬及免田租發倉賑之夏四月楊一清削籍錫賄遣歸五月與四郊工以給事中夏言爲僉都御史不拜敕入漁陽六月議定樂律乙丑詔曰朕覽天下士田之數不及國初之半必多欺隱其括之秋七月革大臣輔臣例能姚廣孝配享太廟八月方獻夫免九月給事中公諸鄧都元節下詔獄冬十月詔選妃嬪命大臣子弟不得改輸林陞夏言侍讀學士仍給事中改奉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立啓聖祠及簋正從祀諸儒十一月己酉初有事於南郊詔大赦十二月初立九嬪桂萼能賜張璁名孚敬士奮番入貢始配先聖先師於文華殿東室大報禮成釋囚千八百餘人詔行郊祀祿禮

十年辛卯春正月詔曰祖宗三途並用尤爲良法近來專務科舉之學偏重進士之選以致人尙浮辭不修實行今後三途並用必求得人以稱朕用賢澤民之意戊子初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奉太祖配行特享禮於太廟初正太祖南向位命有司集議禘祭大零秋報禮二月庚辰初朝日建太神殿於南郊藏太祖神主建土穀祇先蠶壇於西苑議建太歲壇三月始立西苑耕種召張孚敬等同避賦詩定西苑土穀壇配先聖先師於文華殿東室大報禮成釋囚千八百餘人詔行郊祀祿禮

十年辛卯春正月詔曰祖宗三途並用尤爲良法近來專務科舉之學偏重進士之選以致人尙浮辭不修實行今後三途並用必求得人以稱朕用賢澤民之意戊子初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奉太祖配行特享禮於太廟初正太祖南向位命有司集議禘祭大零秋報禮二月庚辰初朝日建太神殿於南郊藏太祖神主建土穀祇先蠶壇於西苑議建太歲壇三月始立西苑耕種召張孚敬等同避賦詩定西苑土穀壇曰帝社帝稷敵入大同西牆犯莊浪賜女直都督速黑忒金帶綵幣始用道士爲太常官夏四月丁巳皇后親蠶於西苑甲子上行大禘禮於太廟修仁壽宮五月壬子初有事於北郊革邊隆鎮守內官四川鹽平六月召方獻夫爲大學士閏六月復誠意伯世爵及鄂曹衛信四公後各爲侯以劉基配享太廟大祓內外冗官秋七月彗星出東井張孚敬罷八月癸未初祭夕月壇再議遷顯陵辛丑改安陸爲承天府縣曰鍾祥免太原稅糧十之二丁未上親祀風雲雷雨及山川神丙辰罷南京郊祀冬十月停遷顯陵議敵犯大同建零壇恤貧府庶人濟濮溝等六河入海十一月甲寅大祀圜丘癸酉欽安殿啓建所司離事以夏言爲監禮使大臣以次上香侍郎許鼎臣進步虛詞丁丑召張孚敬還十二月以勤召用王瓊下南御史馬啟等十人於詔獄大修西苑諸殿亭池館

十一年壬辰春正月大親考察遣官賑畿內留入覲四品以上官陪祀祈穀辛未祈穀二月辛酉內敵犯檢林新嗣於地祇壇望祭天下山川三月策士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巳皇后親蠶於西苑夏四月封常元振慢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鎮曉侯劉瑜誠意伯初祭九廟五月遣官

詔琉球。秋七月。鎮南貴州盜起。尋皆平之。八月己卯。彗星復見東井。勒張孚敬致仕去。甲午。上親祭歷代帝王廟。九月。賑陝西。冬十月。編修楊名以星變劾汪鋐郭勛等。及諸釋讓禮諸臣停俸。各工役上。怒。命逮繫詔獄。五毒慘酷。侍郎黃宗明救之。上怒曰。楊名死有餘辜。卽死何至傷仁明之治。命並逮鞫之。尋名戍邊。宗明貶黜。選進士。授兗等爲庶吉士。報罷。再救。還呂傾等二十一人爲庶吉士。南京御史馮恩劾張孚敬方獻夫汪鋐罪惡。逮下獄論死。十一月。遣官册封琉球王尚清。十二月。歲祭行大祫禮。

五國王入貢。十二年癸巳。春正月。復召張孚敬入內閣。三月。上幸太學。謁先師。初開經筵。己巳。皇后親蠶於西苑。夏四月乙酉。上幸南內。召輔臣費宏等。西苑召輔臣遊覩。詔求曾子裔孫。五月。西夷入貢。逮昌國公張鵬勛及延齡。詞連定公光祚。京山侯元悉下詔獄。六月。彗星見於五車。方獻夫罷。秋七月。風陽衛臣請城鳳陽。不許。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香河縣忽自開新河一道。遣官祭之。己丑。皇第一子生。麗妃閻氏出。詔赦天下。獨大禮大獄不赦。九月。命按察司官得糾彈御史。巡東賊趙林花反。破平之。冬十月。海賊掠浙東。乙亥。大同兵譁。殺總兵李瑄。代王復走宣府。命劉源清討之。丙子。張延齡論死。革錦衣衛。停京考官。己卯。皇長子薨。謚哀沖。庚戌。天下道士一萬人。詔罷京官主考省試。十一月。劉源清討大同亂兵。戰於城下。遂圍之。十二月。敵犯寧夏。邊將禦大敗之。

十三年甲午。癸卯。廢皇后張氏。册德嬪方氏爲皇后。嬪沈氏爲宸妃。麗嬪閻氏爲麗妃。大同叛卒引敵入塞大掠。遣官於各邊募兵禦之。時邊將失利。劉源清不能制。欲屠大同不果。遂謝事去。尋敵退。以戶部侍郎張璁代平之。閏二月。詔令朝鮮使臣得出館遊觀。賑大同。三月。上幸學。謁先師。夏四月。復正陽門開稅。五月。上幸南內。六月。士色番入貢。以非期卻之。南京太廟災。秋七月。建神御閣於南內。奉祖宗御容。八月。建皇史宬。吉囊入榆林塞大掠。月餘乃去。九月。建九五齋。悲默室。定九廟皆南向。逮劉源清等於獄。多十月。命卻元節馳驛還山。詔免行刑。十二月。移置大同從叛武官於遠衛。

十四年乙未。春正月。大覩考察。詔革諸管倉內官。莊浦皇后夏氏崩。謚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祔葬康陵。二月。初建九廟。三月。御經筵。及日講。以大行皇后喪。夏四月乙未。策士。賜韓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甲申。更定郊廟雅樂。上御文華殿親試。改趙貞吉等三十人爲庶吉士。五月癸酉。上祭地於方澤。建啓祥宮於獻皇帝誕生之處。於內作清虛欽安等殿。六月。釋御史馮恩戍遼。時汪鋐欲殺之。左都王廷相曰。祖宗朝不殺言官。然不可自今日始。會其毋興子行可上。寃狀。上爲之動。命釋之。秋七月。汪鋐能。初命貴州開鄉試。秋八月。吉囊入榆林。守將梁震擊敗之。甲辰。上祭夕月壇。乙巳。上幸西苑。召輔臣同遊。九月。建內西海神祠。遼東兵變。巡按御史曾銑撫定之。冬十月。選補嬪御。十一月。册端嬪曹氏。延津縣民李拱辰以妖言惑衆。伏誅。士目盧蘇殺其主舉邦相。

十七年戊戌。春正月。大覩考察。天方國入貢。二月。開房山銀洞。許應天貢士入國子監肄業。給其人張鑒贖。敕奮再訊。張延齡籍其家。告訐人劉東山荷校死。潛脊登萊新河。洛顏州運河。三月。策士。賜茅瑄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甲申。更定郊廟雅樂。上御文華殿親試。改趙貞吉等三十人爲庶吉士。五月癸酉。上祭地於方澤。建啓祥宮於獻皇帝誕生之處。於內作清虛欽安等殿。六月。釋御史馮恩戍遼。時汪鋐欲殺之。左都王廷相曰。祖宗朝不殺言官。然不可自今日始。會其毋興子行可上。寃狀。上爲之動。命釋之。秋七月。汪鋐能。初命貴州開鄉試。秋八月。吉囊入榆林。守將梁震擊敗之。甲辰。上祭夕月壇。乙巳。上幸西苑。召輔臣同遊。九月。建內西海神祠。遼東兵變。巡按御史曾銑撫定之。冬十月。選補嬪御。十一月。册端嬪曹氏。延津縣民李拱辰以妖言惑衆。伏誅。士目盧蘇殺其主舉邦相。

十五年丙申。西番烏斯藏入貢。二月。女直入貢。册昭敬靜三嬪。九廟成。躡酒南獻禮。頒韓府高平王鏈等鈔。上納之。上祀圜丘。詔再選女百人入宮。田州土目盧蘇殺其主舉邦相。

十五年丙申。西番烏斯藏入貢。二月。女直入貢。册昭敬靜三嬪。九廟成。躡酒南獻禮。頒韓府高平王鏈等鈔。上納之。上祀圜丘。詔再選女百人入宮。田州土目盧蘇殺其主舉邦相。

幽宮。葬擇地於長陵左十八道嶺。諭閣臣民。僉云宜建。有司具經理之。萬西苑新殿於內殿。敞自賀陽山入。恐邊將數破走之。改建武舉。以文武重臣主教事。丙申。行大祫禮。增皇初祖神主。癸卯。復幸天壽山。改十八道嶺爲陽翠嶺。命拓其陵。癸丑。還京。五月。重修宋史。上幸西苑。召郭勛李時及言汎舟上。親製行幸大武龍威冠服。詔求紅黃玉。禮神。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壽兩宮。焚佛骨萬三千餘。毀金銀銅佛像一百六十餘座。六月。釋劉源清等。秋七月。斷藤峽賊攻殺成卒。命侍郎姜經討之。詔陵殿并祔孝烈孝惠三后。八月。陽曲王府宗室知鋐等結衆於中條山。捕之。尋獲。卒九月。各遣立武舉教將士子弟。數入延綏。官軍四戰皆敗之。入寧夏。又敗之庫中。冊七妃。四嬪。庚午。上如天壽山。丁丑。還。冬十月。戊子。皇第二子生。詔敕天下。更世廟曰獻皇帝廟。改陵悼墓。皇后曰孝潔。遷主於奉先殿西室。加謚孝靜皇后曰孝潔。遷主於奉先殿西室。加謚孝靜皇后曰孝潔。遷主於奉先殿西室。加謚孝靜

明書卷十四

本紀十一

世宗肅皇帝本紀二

十八年己亥春正月詔曰朕惟孝子事親送終爲大皇考陵寢墟造狹隘雖嘗增修猶多未稱朕將躬謁陵下與諸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宮以安皇考皇妣之靈擇於二月望日子夜發京師中外其悉知之進封武定侯郭勛翊國公起大學士翟鑾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充行邊使因發帑金五十萬分勞沿邊將士嚴防關隘造御寶十一方二月册立皇次子載壓爲皇太子封三子載垕爲裕王載圳爲景王載壑爲潞王均恩王錄嘉靖通寶錢道士鄢元師死贈少師謚文康榮靜遣妻鴈其葬陶典瑩俗名仲文封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南巡以郭勛爲都護將軍成公爵忠勤之成寧侯仇鉞東寧伯焦楝爲左右副將軍率六軍從行命皇太子監國時四歲敕宣城伯衛錚遂安伯陳鎰同大學士顧鼎臣等輔導留守張璁贊機務文武大臣十八員守九門乙卯駕發京師中宮從行所至望祭山川遣官祭所過帝王聖賢嗣墓乙丑次彰德趙王厚熜迎於漳水朝行綫丁卯上次衛輝汝王祐樘來朝夜行宮火延及御寢上倉卒莫知所避煽衣指揮陸炳排闥負上出煙火中宮婢死者數十人法物燬者半上命括遺物逮巡撫易瑺、巡按潤震及布按諸臣於詔獄有司鞫前臨侍郎蔡經平藤峽賊提回行在以供具不辦黜保定巡撫陸粲等三月己巳渡河周世孫朝增來朝於鄭州辛未徽王厚熜朝於鈞州乙亥唐王宇溫朝於南陽伊王時滒失郊迎宥之己卯上至承天入習邸壬午謁顯陵祀祖飛殿及社稷山川乙酉大祀顯陵楚王顯榕來朝戊子上相度顯陵及山川乃宣諭羣臣遂疑避陵嫌時侍讀學士廖道南居憂以緋衣朝上獻頌巡江漢賦及盧墓疏上怒北居喪衣緋奪其官不敘後四獻頌頗不報辛卯上以回鑾告祭遂躬承天命改戶部侍郎顧璘於工部參顯陵免承天明賦三年湖廣諸府十之四河南十之三夏四月上次滎澤見饑民發白金二萬賑之良鄉離宮成壬子上還自承天告廟以還宮祭及進敕草遲慢奪夏言勳階散官及括所御賜記劉等言抵諱詞上念之召還五月命承天賓興都留守司甲申獻皇后鍾輔發京師停大峪口上更定宮祭六月賀恩侍南巡官秋七月閩七月盜東兵亂馬永討平之免湖州田口十之四斷蘇賊復平庚申獻皇后合葬顯陵敕成事侯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南征八月考察京官壬辰建皇考宇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太僕卿楊最上言皇上端居恭默保復元陽不求仙而自仙黃白之術金丹之藥不可服用上覽大怒命錢寧下詔獄瘐死十一月上祀圜丘十二月賑河南饑

十九年庚子春正月行邊使翟鑾復以原官入閣二月御史姚虞上承天流民圖上命賑之能武舉科舉興邸用白金四十七萬三月癸巳朝日有食之營仁壽宮敵入擾林大掠尋破走之竹篤盜起尋平夏四月光儲入貢沙窪秦璠叛詔都督湯慶討之修宣府邊二萬五千丈有奇日本入貢五月選淑女一百人入宮秋七月土魯番入貢卻之八月詔南京鑄嘉靖通寶錢敵入寧武十餘日乃去九月劉天和等大破敵於花馬池冬十月罷各處礦場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保禮部尚書十二月許鳳陽守備太監統攝江北府州縣安南莫登庸來降

二十年辛丑春正月大覲考察免蘇松稅糧御史楊得奏深上失人心致危亂者五上怒命長繫詔獄二月以黃白方不驗下方士段朝用於詔獄敵入甘肅戰勝之三月策士賜沈坤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辛酉九廟災詔天下停工作詔極言得失罷大礦諸賑濟內旱蝗五月起工部侍郎潘鑑督採木能鎮發山東盜起詔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都統使六月毛伯溫班師賑山西開原廢求增入貢不許大掠邊將劉大簡等破卻之秋七月隆慶州妖賊張雄等反討平之八月辛酉昭聖皇太后崩謚曰孝康靖肅莊懿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祔俺答入大同掠山西入寧武總兵丁璋等戰死尋出塞郭勛被劾下獄尚連英公鎗惠安伯張鐩亦下獄上曰郭勛受朕恩眷卻乃交結逆囚包藏禍心迹此一端其他可知朕以倫序嘗立張延齡謀爲不軌人孰不知勛也敢復爾冬十月賑山西被寇地方十一月復停采礦辛卯敬皇后合葬永陵郭勛論斬瘐死獄中上親考旌青士錄取高儀等三十三人十二月免山西積稅有差

二十一年壬寅春正月二月安平伯方銳進爲侯城臨清夏四月召嬰沂州荒田五月豫州黎賊反平之

閏五月六月夏言免上手諭其罪狀庸俺答十萬騎入寇。過朔州至馬邑。及廣昌。邊將周宇戰死之。入應門。犯太原平陽澤潞。秋七月己酉朔日食既。以不糾夏言降道科十三人。奪俸六十。八平陽知府翁躬勤兵禦敵。斬零級。敵北走。命張鵬總督山西山東河南兵。敵圍掠太原忻崞代出雁門。自白草溝北走。前後二十一日。副總兵張世忠追敵。力戰死之。予贈立祠。發庫銀十萬賑山西。仍免田租二年。嚴嵩入閣。言官交劾之。不聽。九月。上命修雷廟於貴州。工部員外郎劉魁諫。杖錮之。多十月。郭勛死。有其妻子免籍沒。丁酉。上幸曹妃宮。宮婢楊金英等怨上。共謀弒。以組繩上頸。以鈹股刺其醬。上幾危。宮婢張金蓮走白后。后馳救上蘇。后命收曹妃及金英等磔於市。族北家。上知曹妃冤。甚憫之。上移御西苑。自是不復還大內。加太醫許紳尚衣太子太保。十二月。詔修三皇廟。以古醫三十四人從祀。

二十二年癸卯。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貴州苗亂。流劫湖廣。二月。七陵工完。上如天壽山。五日還。毀大慈恩寺。逐番僧。夏四月。安南入貢。命五開諸蠻附貴州鄉試。五月千戶火力赤襲敵。斬獲而還。質之。秋七月上大雩。獲雨。敵犯延綏。擊敗之。嚴嵩陷御史葉經杖闕下死。多十月。復太廟合禮制。

二十三年甲辰。春正月。徵各鎮官戍大同。大觀考察。復錦嘉靖通寶錢。三月。敵犯宣府。邊將禦破之。策士。賜秦鳴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諏訪絕力人。夏四月。安南入貢。秋七月。取太倉銀十萬入內。敵入大同。周尚文擊走之。免畿南田租之半。販湖廣江北。復設武舉科。多十月。敵攻膳房堡。邊將郤永禦之不得入。自萬全右衛入掠蘄州。入浮圖峪至完縣。京師戒嚴。命列侯督營衛都城。敵從天城去。十一月。方士陶仲文拔加三孤。

二十四年乙巳。春正月。大修宣大山險。己酉。楚世子英燿弒其父楚王顯榕事發。尋伏誅。閏正月。命廷臣見皇太子。二月。撤元世祖像并祭。三月。考察京官。賑應天饑。夏四月。停開納事例。日本來貢。卻之。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遣內官封朝鮮國王。復開納事例。六月旱。免陝西田租。畺乾殿成。秋七月。收原賜勳戚旅舍。定太廟不論昭穆。以太祖居中。左成宮。憲宗右仁英孝武。西海敵來降。八月。加陶仲文伯爵。辭許之。敵犯大同。總兵張達等力戰。退去。命文選司於各部調用。發內帑金四十萬於邊。多十月。大同宗室充灼等二十九年庚戌。春正月。大閱考察。上會計錄。三月。策士。賜唐汝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郭勛子守乾襲爵。夏四月。黃河決。入淮通祖陵。開直河以通下流。封陶仲文爲恭誠伯。辭許之。六月戊午。敵犯大同。總兵張達等戰死之。閏六月。旱災。免北畿南畿山西夏稅十之三。秋七月癸卯。命保定巡撫楊守謙督二將軍駐通易。總兵劉鼎等六將軍分戍關隆。西海夷及套虜朵顏合十餘萬。近邊謀深入。詔各邊嚴備。旱免陝西夏稅。八月甲子。敵入犯宣府大掠。入窺大同。仇鸞奏敵東行且薊遼。恐近京師。乃移軍居庸以邊兵。京兵叅諸隘口。敵東走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火攻御之。敵乃佯督衆攻。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丁丑。入密雲。汝孝兵大潰。敵掠懷柔諸縣。閭保定兵駐城中。戊寅。遂逼通州。巡按王忬先期駐通州。艤舟潞河西。阻之不得渡。分掠畿輔。忬令人夜走京師。請援。上聞。命王餓率兵赴援。而分文武大臣守九門。以防部侍郎定西侯蔣傳總督之。勛大衆營白河。是時仇鸞以大同兵至。楊守謙首以保定兵至。徐仁以延綏有差。上親賜題。考取元思讓等二十八人。餘庶吉士。山東汝上盜田斌等作亂。都御史詹瀚擒平之。白草

番平。夏四月。勛俺答求入貢。拒之。五月。曾銑襲勛破之。六月。加陶仲文柱國。兼支大學士俸。任子爲尚寶丞。秋七月。徵遼浙東八月。災傷免湖廣山東田租十之三。閏九月。兀良哈寇遼東。冬十月。兀良哈糾建州同入遼東。曾銑復陳復河套方略及圖說。十一月。宮中火。詔釋獄囚。乙未。皇后方氏崩。證曰孝烈。丁酉。詔田墟者勿懲。河套爲國家忠順。矜憫。特旨有年。念無任事之人。今銑前後上方略。禦兵部即會同廷臣協忠謀謀。以圖郤滑。其定策以聞。十二月。曾銑劾甘肅總兵咸寧侯仇鸞貪暴。逮鞫下詔獄。令諸臣雜上復河套議。

二十七年戊申。春正月。嚴嵩陸炳陷夏言。鸞怙曾銑。上怒。奪言師傅。罷之。遂逮夏言。坐銑交結近侍。官員律。三月丙子朔。日有食之。癸巳。上殺總督三邊侍郎都御史曾銑。流其妻子及籍其家。無餘貲。天下冤之。夏四月。謚大學士夏言。坐前律。五月。定毒陵名曰永陵。葬孝烈皇后。日本入貢。周府中尉勿熒疏陳。上厭萬機。與齋醮。引秦皇漢武爲比。土大怒。降爲庶人。發高墻。六月。海賊亂。官兵擊敗之。秋七月。夏言斐鑫氏請代言死。不許。辛巳。鄭王厚烷上箴及進珠。以簡禮息政。飾非惡諫。求仙士木爲規。上怒曰。衛探知宗室有訐論者。故茲數尤爾。眞今時之西伯也。欲爲則爲之。八月。加陶仲文伯爵。俺答攻大同不得入。周尚文出塞戰彌陀山。勝之。九月。敵入宣府。邊將力禦之。去。冬十月。癸卯。上殺少師大學士夏言。賜遂王憲燭。道號眞人。敵復入宣府。抵懷來。大掠而去。十二月。兩廣兵討連山賊。破之。築潮河川城。

二十八年己酉。春正月。叅將自西海邊掠鎮羌。邊將禦御之。敵入大同塞。指揮江瀚等迎擊。無被賊死。周尚文師師來援。大破之。斬獲頗多。總督翁萬達引兵至。敵遂遁去。二月。教場閱列侯武職藝。指揮鄭龍訛言。遼至。衆潰。逮革之。勛求貢。不許。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乙酉。皇太子冠。丁亥。謁莊敬。夏四月。崇陽王顯休殿。兄有罪。賜死。秋七月。徙鼎州屬夷於塞外七百餘帳。九月。敵寇榆林。擊御之。水災。免嘉湖秋糧加賑。冬十月。詔總督張縉帥兵討銅仁叛苗。甲申。孝烈皇后祔廟。十二月。令郡王不得封襲妃。

二十九年庚戌。春正月。大閱考察。上會計錄。三月。策士。賜唐汝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郭勛子守乾襲爵。夏四月。黃河決。入淮通祖陵。開直河以通下流。封陶仲文爲恭誠伯。辭許之。六月戊午。敵犯大同。總兵張達等戰死之。閏六月。旱災。免北畿南畿山西夏稅十之三。秋七月癸卯。命保定巡撫楊守謙督二將軍駐通易。總兵劉鼎等六將軍分戍關隆。西海夷及套虜朵顏合十餘萬。近邊謀深入。詔各邊嚴備。旱免陝西夏稅。八月甲子。敵入犯宣府大掠。入窺大同。仇鸞奏敵東行且薊遼。恐近京師。乃移軍居庸。以邊兵。京兵叅諸隘口。敵東走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火攻御之。敵乃佯督衆攻。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丁丑。入密雲。汝孝兵大潰。敵掠懷柔諸縣。閭保定兵駐城中。戊寅。遂逼通州。巡按王忬先期駐通州。艤舟潞河西。阻之不得渡。分掠畿輔。忬令人夜走京師。請援。上聞。命王餓率兵赴援。而分文武大臣守九門。以防部侍郎定西侯蔣傳總督之。勛大衆營白河。是時仇鸞以大同兵至。楊守謙首以保定兵至。徐仁以延綏兵至。已而宣府山西遼兵皆至。凡七鎮。上乃拜鸞爲平虜大將軍。總諸鎮兵。賜玉帶。密敕曰。朕所重惟將

一人，陞守謙爲兵部侍郎，專督都城，陞炤忻諸門事，巡察都御史商大節防內變。於是宥獄中戴綸以下，安從戎分京兵屯巷陌。京兵見敵皆泣不前。時勤王兵皆經騎至，不齎糧糗。上命犒之。文移往復三日後，僅得數餅，既發，粟爨飢無辦。士卒饑疲甚。上怒責計都官，皆礪服辛已。敵渡潞水西北行，大掠焚廬舍，火逼塞。壬午，薄都城，執御廠內官去。見內官曰：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辭，毋多嫚語，求入貢。上召嵩等入見，授劄令各陳所見。羣臣相顧莫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言：此不必問，恐後生惴夫剛於事，敵犯都城，震宮闕，乃許之貢，何異城下盟。不可檢討毛起曰：時事孔棘，姑許之。俟出塞，乃卻之，貞吉叱其謬。疏已上，聞奏入，時喘汗。上見烽火逼都門，甚懼。馳騎召貞吉入奏。貞吉大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詔遣樊故都御史周尚文功，幷釋沈東獄以作人心，士卒不力，以主將多冒首功耳。今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敵且立盡。上乃詔貞吉，及逮時儆守通州，會檄兵掠食村落，儆捕得斃之，檄兵譁爲御史勤，遂至削籍。超擢王忬爲都御史，守通。時承平久，忽遘變，兵部尚書丁汝夔東手無措，卽偵報皆不實，遂成獄。二月乙卯，册李氏爲裕王妃。倭犯溫州，守將湯克寬殺破之。三月，賊陷永寧，掠金華，犯諸陵，轅門誓衆，且二王冢事，宜不慮爲殿最專擅十大罪惡。引二王上怒曰：何爲引二王！纖璽對曰：非二王誰不憚焉者。上怒曰：何爲不足恃，倭掠淳泉，五月，召仇鸞還京。六月，仇鸞請調京兵戍宣大，不許。城順義，勳嵩白其狀。上自是知鸞不足恃，倭不必問，恐後生惴夫剛於事，敵犯都城，震宮闕，乃秋七月，八月，寧仇鸞大將軍印，敕鸞悉死。選翰林爲二王講讀官，已，已二王出閤講讀，最仇鸞示九邊籍沒其家。敵旋鸞死，遂引去。停各邊馬市。冰災，蝗賑淮徐。冬十月，敵犯上，召楊繼盛，晉驗矣。遂復爲兵部員外郎。侍郎張祿獲，祕許保等平之。十二月，選民間女三百人入宮。

三十二年癸丑，寒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大覲考察。南兵勳那監自殺。餘黨番降。庚子，楊繼盛上言，劾數

三十一年壬子，春正月，敵犯大同。二月，復犯大同。上怒曰：廢寇日擾邊，官兵不能防禦，顯是專倚互市，不爲陲慮故。命一意戰守，罷馬市。敵殺指揮王悲。南孫懷仁等復內教場，修太和山玄帝宮。三月，褫王崧王行冠禮。戊子，詔仇鸞率兵如大同勦敵。命造二王府第。海寇犯狼州，殺官大掠。夏四月，補鎮宜大邊牆。益兵守之。禁王府收留民田。仇鸞出塞，斬寇首五級。亡官卒一百五十餘人。賞之。上促鸞勦寇。鸞提繡不敢動。當白其狀。上自是知鸞不足恃。倭掠淳泉。五月，召仇鸞還京。六月，仇鸞請調京兵戍宣大，不許。城順義。秋七月，八月，寧仇鸞大將軍印，敕鸞悉死。選翰林爲二王講讀官，已，已二王出閤講讀，最仇鸞示九邊籍沒其家。敵旋鸞死，遂引去。停各邊馬市。冰災，蝗賑淮徐。冬十月，敵犯上，召楊繼盛，晉驗矣。遂復爲兵部員外郎。侍郎張祿獲，祕許保等平之。十二月，選民間女三百人入宮。

三十二年癸丑，寒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大覲考察。南兵勳那監自殺。餘黨番降。庚子，楊繼盛上言，劾數

三十三年甲寅，春正月，賀疏失撻杖六科，都給事張思靜等各四十。壬子，康妃杜氏薨。是爲穆宗生母。官軍圍倭於南沙，不克，賊遁去。二月，敵犯大同，薛蟇戰死。三月，令凡軍官犯罪子孫革戰。倭入江北，犯青州。十二月，敵攻古北口，侍郎楊博拒卻之。

三十三年甲寅，春正月，賀疏失撻杖六科，都給事張思靜等各四十。壬子，康妃杜氏薨。是爲穆宗生母。官軍圍倭於南沙，不克，賊遁去。二月，敵犯大同，薛蟇戰死。三月，令凡軍官犯罪子孫革戰。倭入江北，犯青州。十二月，敵攻古北口，侍郎楊博拒卻之。

三十一年壬子，春正月，敵犯大同。二月，復犯大同。上怒曰：廢寇日擾邊，官兵不能防禦，顯是專倚互市，不爲陲慮故。命一意戰守，罷馬市。敵殺指揮王悲。南孫懷仁等復內教場，修太和山玄帝宮。三月，褫王崧王行冠禮。戊子，詔仇鸞率兵如大同勦敵。命造二王府第。海寇犯狼州，殺官大掠。夏四月，補鎮宜大邊牆。益兵守之。禁王府收留民田。仇鸞出塞，斬寇首五級。亡官卒一百五十餘人。賞之。上促鸞勦寇。鸞提繡不敢動。當白其狀。上自是知鸞不足恃。倭掠淳泉。五月，召仇鸞還京。六月，仇鸞請調京兵戍宣大，不許。城順義。秋七月，八月，寧仇鸞大將軍印，敕鸞悉死。選翰林爲二王講讀官，已，已二王出閤講讀，最仇鸞示九邊籍沒其家。敵旋鸞死，遂引去。停各邊馬市。冰災，蝗賑淮徐。冬十月，敵犯上，召楊繼盛，晉驗矣。遂復爲兵部員外郎。侍郎張祿獲，祕許保等平之。十二月，選民間女三百人入宮。

三十二年癸丑，寒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大覲考察。南兵勳那監自殺。餘黨番降。庚子，楊繼盛上言，劾數

戊，裕王第一子生。庚寅，七般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倭掠海鹽，迎擊殄之。閏十一月，趙文華督西陽兵過倭大敗奔蘇州，諸軍皆收。十二月，開四川山東磁洞，壬寅，山陝河南同日地震，死者八十二萬餘人。趙文華乞還京，許之。

三十五年丙辰，春正月，大計考察，給事中梁夢龍劾吏部尚書李默剛愎貪汙，詔不問。二月，遣官祭山陝河南山川，詔能弭浙總督楊宜，以胡宗憲爲兵部侍郎代之。三月，逮繫吏部尚書李默於詔獄，論死。以大學士李本攝吏部事。於是與嚴嵩共鍋排異己，以惱衆，遂黜品第諸臣以爲去留，許之。其上二十有八人，吳鵬、趙文華、嚴世蕃等。其中七十人，鄢懋卿等。其下十五人，宜斥免。南京吏部尚書楊行中等，又考察科道三十人，能黜降，黜有差，留用御史二十人，各杖四十，顯陵成，修營十年，蓋督官陞賞有差，策士，賜諸大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恩榮宴，特命錦衣陸炳坐尚書班，夏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鈳逆戰死之，掠詔安，官軍破滅之。倭薄崇德，遊擊將軍宗禮等逆戰於皂角林，死之。倭焚運船，五月乙亥，倭泊漁山洋，巡撫以趙文華總督浙江，赴真武廟於齊盥山，六月，俞大猷追倭於海洋大破之。秋七月，鷹徽王載堉爲庶人，自殺。巡按趙孔昭等與胡宗憲招撫毛海峯賊，散其黨，會兵進剿，大破平之。八月，詔採芝，九月，歐陽必進等以芝獻，賜宴。是日有食之。趙文華還京，敵入內地，殺總兵俞大猷，副使湯克寬，參將胡鎮力戰，救出之。廣城袁三作亂，自江西流入福建，轉掠浙江。冬十月，廣賊復入江西，守將戚繼光擊破之，遁去。十一月，萬壽宮成，萬壽宮災，上移居玉熙宮。十二月，重營萬壽宮。

四十一年壬戌，春正月，萬壽宮成，內建尋源萬春太玄仙籟諸殿，極其宏麗壯過大內。上見之悅，加賢有差。大覲考察。二月，詔龍親耕親蠶禮。三月，策士，賜徐時行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及四月乙卯，上御新宮，五月，詔停還鹿吉士，酒安知縣海瑞，見世蕃不屈，鄢懋卿嗾御史袁洪劾之，落職。御史鄧應龍劾嚴嵩子世蕃、孫鵠、鴻、家奴嚴年、中書羅文龍等，罪狀，詔嵩致仕，世蕃等戍雷有差。遷應龍通政參議，免嵩黨劉伯躋等官。六月，廣東盜張連伏誅。秋七月，九月，諸殿閣門成，更命名。詔天下，多十月，刑科給事中陸鳳儀勤胡宗憲罪，嵩下獄，尋釋削籍，復追御史姜儆等分訪法士方書倭陷與化，劉顯兵不動，乘機擾掠，賊據興化三月乃去。十一月，裕王第二子翊鈏薨，追封藍田王。

四十二年癸亥，春正月，詔復淮鹽舊額百萬，爲六十萬二月，大察京官，御史姜儆海衛。三月，御史王大任追祕書，夏四月，嚴嵩進新鶴文符及法祕，命纂興都志，副總兵戚繼光等大破倭於平海衛，海寇悉平。五月，安南入貢，復逮胡宗憲下獄，宗憲仰藥死。六月，不雨，秋七月，詔龍江南加派兵餉。八月，癸亥，裕王第三子翊鈞生，是爲神宗皇帝。總兵楊照出塞襲敵，中矢死。副將線補袞力戰，斬二百餘級，還其屍。九月，廣伊王典模爲庶人，方士趙添壽獻法祕，賜冠帶，販徐州。冬十月，九日乙未，寅大報，敵東行。兵部尚書楊博撤邊將爲備，丙寅，攻陷黃子嶺，擁衆大入。丁卯，屯平谷，掠通州，促勤王兵，以總督江東統之。命文武大臣分守城門，鎮遠侯顧寰集京兵分布中外，以劉漢護山陵，馬芳衛京城，戊辰，薊遼總督楊選尾房至，婁應熊等兵次第至，總兵胡鎮大戰於通州，神將孫膪死之，獲首虜甚衆，敵乃北去。甲戌，江東率諸將邀擊古北口，斬獲無算。丁丑，追逐出塞而還。京師戒嚴，逮楊選及薊州參將孫膪，下獄。己卯，遵化大掠，被擄五日而去。策士，賜丁士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裕王長子堯，追封裕世子，鄢懋卿嗾方輅劾怦，逮下獄，世蕃文致其獻論死。參將黎鵬破

倭於福州，副使劉景韶殲倭於通州，盧鏜敗倭於三沙，都御史李遂討倭大破之，遂出海走。五月，倭走梅花洋，官軍邀擊破之。六月，慕民開寶大荒田，改楊博總督薊遼。秋七月，劉景韶復破倭。八月，江北倭盡殺劉顯所殄，賑遼東。冬十月，定死事條例。

三十九年庚申，春正月，催都城從嚴，當奏以鄢懋卿總理天下驛政。二月，大同總兵劉漢出塞擊敵，大勝而還。敵徙幕遠去，上以請建皇儲，赦中允郭希顏，仍傳首天下。三月，南京兵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侍郎李遂撫定之，斬首逆。夏四月，賑饑，輔五月，潞城庶中尉俊識有罪自殺。秋七月，敵犯大同，轉掠五臺，嶺縣，十四日乃去。冬十月，上殺侍郎都御史王忬及給事中楊允繩，庚申，趙王厚煜自縊。歸罪彰盡府官，誡斬有差。十一月，方士陶仲文死，證榮康惠肅。

四十年辛酉，春正月，分遣御史於天下訪求仙術異人及符籙祕方。二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丁未，景王之國，常德。夏四月，奠慶王鼎枋賢行，敵入延綏，殺掠卒三千人。閏五月，免嚴世蕃母喪守制，建仁和宮。秋七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九月，敵犯居庸，圍總兵姜應熊，參將胡鎮力戰，救出之。廣城袁三作亂，自江西流入福建，轉掠浙江。冬十月，廣賊復入江西，守將戚繼光擊破之，遁去。十一月，萬壽宮成，萬壽宮災，上移居玉熙宮。十二月，重營萬壽宮。

四十一年壬戌，春正月，萬壽宮成，內建尋源萬春太玄仙籟諸殿，極其宏麗壯過大內。上見之悅，加賢有差。大覲考察。二月，詔龍親耕親蠶禮。三月，策士，賜徐時行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及四月乙卯，上御新宮，五月，詔停還鹿吉士，酒安知縣海瑞，見世蕃不屈，鄢懋卿嗾御史袁洪劾之，落職。御史鄧應龍劾嚴嵩子世蕃、孫鵠、鴻、家奴嚴年、中書羅文龍等，罪狀，詔嵩致仕，世蕃等戍雷有差。遷應龍通政參議，免嵩黨劉伯躋等官。六月，廣東盜張連伏誅。秋七月，九月，諸殿閣門成，更命名。詔天下，多十月，刑科給事中陸鳳儀勤胡宗憲罪，嵩下獄，尋釋削籍，復追御史姜儆等分訪法士方書倭陷與化，劉顯兵不動，乘機擾掠，賊據興化三月乃去。十一月，裕王第二子翊鈏薨，追封藍田王。

四十二年癸亥，春正月，詔復淮鹽舊額百萬，爲六十萬二月，大察京官，御史姜儆海衛。三月，御史王大任追祕書，夏四月，嚴嵩進新鶴文符及法祕，命纂興都志，副總兵戚繼光等大破倭於平海衛，海寇悉平。五月，安南入貢，復逮胡宗憲下獄，宗憲仰藥死。六月，不雨，秋七月，詔龍江南加派兵餉。八月，癸亥，裕王第三子翊鈞生，是爲神宗皇帝。總兵楊照出塞襲敵，中矢死。副將線補袞力戰，斬二百餘級，還其屍。九月，廣伊王典模爲庶人，方士趙添壽獻法祕，賜冠帶，販徐州。冬十月，九日乙未，寅大報，敵東行。兵部尚書楊博撤邊將爲備，丙寅，攻陷黃子嶺，擁衆大入。丁卯，屯平谷，掠通州，促勤王兵，以總督江東統之。命文武大臣分守城門，鎮遠侯顧寰集京兵分布中外，以劉漢護山陵，馬芳衛京城，戊辰，薊遼總督楊選尾房至，婁應熊等兵次第至，總兵胡鎮大戰於通州，神將孫膪死之，獲首虜甚衆，敵乃北去。甲戌，江東率諸將邀擊古北口，斬獲無算。丁丑，追逐出塞而還。京師戒嚴，逮楊選及薊州參將孫膪，下獄。己卯，遵化大掠，被擄五日而去。策士，賜丁士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裕王長子堯，追封裕世子，鄢懋卿嗾方輅劾怦，逮下獄，世蕃文致其獻論死。參將黎鵬破

四十三年甲子。春正月。選民間女三百人入宮。二月。伊王典模發高牆。劃除。戚繼光勦閩殘倭。悉平之。閏二月。禁王府宗室私置田宅。三月。扶溝民盧欽獻其孫女納之。夏四月大旱。五月壬寅朔日有食之。西番入貢。建太素殿。六月。西域貢獅子。廣東兵大破倭於海豐。秋七月。服淮安。冬十月。采方書御史回京。供應侍讀學士賜第。能管源局鑄錢。十一月。南御史林潤勁嚴世蕃。羅文龍。逮世蕃文龍下獄。察京官。那懋卿削籍。安南入貢。十二月。南韶賊馬五作亂。討之。尋平。是歲天下進鯽方及鹽芝仙桃白鹿兔鳩等物者不可勝紀。上皆厚賚之。如鹿兔生子。蠲生卵。御幄得桃諸事。羣臣皆表賀。亦不可勝紀。

四十四年乙丑。春正月。賑京師畿內饑民。丁未。景王載圳薨。無子。迎襄王翊銘二十八人爲庶吉士。辛酉。嚴嵩削籍。辛巳。子世蕃坐謀反市。斬。夏四月。四川龍川省薛兆乾叛。討擒之。密諭輔臣欲禪位。裕王徐階進言。祖宗原無此例。前代亦非美談。惟有舉行册立。攝行政事。斷自聖心。使恩出自上。乃可耳。上意不許。而讓亦遂寢。五月。庚自浮海入貢。方士藍田玉胡大順矯誣論死。丙午。上還宮。六月。金芝產蓉宗原煽。命作玉芝宮。秋七月。四川盜蔡百貴反。討平之。辛卯。建毓德宮。九月。鑿新渠。編畿南流戶入籍。冬十月。主事海瑞力諫。上怒。命下詔獄。上復論內禪。輔臣力諫報罷。十二月。續修玉牒。

四十五年丙寅。春正月。敵犯宣府。遊將禦之。乃去。二月。論宰承天不果。三月。土魯番入貢。夏四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潛九門河渠。六月。修太學。命有司不職者不得改教官。秋七月。詔求大玉補六經。除妖人李福達等同。八月。作紫宸宮。九月。營顯陵。更建龍飛殿。嚴禁戒壇僧尼說法。冬十月。敵入偏頭關大掠。尋去。測廣災。免屯糧十四萬有沈東。發爲民丙戌。上不豫。閏十月。上不豫。雲南討風糧。祖平之。十一月。上不豫。十二月庚子。上大漸。入大內。午時。上崩於乾清宮。享六十。輔臣徐階等啓裕王入主喪事。辛丑。遺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久長。累朝未有。乃茲不起。夫復何憾。朕奉列聖家法。皇考身教。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姦人乘機誑惑。暮土木威興。郊廟之祀不親。日講之儀久廢。飭遠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啓朕心。方圖改轍。而遽爾嬰疾。補過無由。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蓋德成美。端使後賢。太子裕王仁孝天植。容智夙成。宜上遵祖訓。下順羣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諸凡祔葬。悉稽彝典。其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繫者即釋。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詔告天下。咸使聞知。明年正月。上號謚曰欽天履道英毅神聖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三月。葬永陵。

史官贊曰。庸人之於親。力所可盡。盡焉。矧天子耶。嚮施備物。大孝不匱。思禮志之。夫迎立之詔。豈與武宗異。摘詞者皆歸二三大臣。若直書云。朕纘服大寶。脩宮尚儉。昧負聖考。紹述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咨爾興世子厚熜入繼孝宗。勉抑至情。永承鴻業。即以奎王第二子厚炫爲獻王後。若不能割愛就義。則有奎世子厚燁在。帝必於開讀之日。徘徊悲慮。有以處焉。諸臣讀有未明。讀有未豫。一則曰倫序當立。再則曰入嗣帝位。夫人遠親就撫。事有或然。及太阿在握。乃逆使遊親。斷不能得之於庸人。而況英主臣之失也。帝何郵。帝方欲盡博施不匱之思。而臣橫之者厲。捷從容婉諭。而下持之愈堅。又臣之失也。帝何郵。雖然。當雷霆之威。伸悔禱之氣。即太虛猶然也。詩云。十月滌場。霜之嚴物也。曰蕭禮未成。不得不嚴。禮既成。而終嚴焉。蕭也者。其禮之矣乎。至土木變舉。萬姓食勞。喜怒觸情。忠直飲刃。權姦藝弁。用之不疑。方士巽辭。智之過制。帝亦爽自解矣。臣乎何郵。嗚呼。迹其初政。雖古先哲王。奚多讓焉。

明書卷十五

本紀十二

穆宗莊皇帝本紀

帝諱載垕。世宗第三子也。母康妃杜氏。於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生上於宮中。及羅睺。盤第取龍旗玉印奉世宗。世宗獨心異之。己亥二月。與莊敬太子景王同日册封爲裕王。是日五色龍見。太子册寶誤送上所。世宗聞之嘆曰。天命也。莊敬薨。中外係心焉。上凝重秀朗。意氣豁如。世宗惑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召見頗稀。有司以立儲請。世宗不懌。自後羣臣無敢言者。壬子。出閣講讀。立妃李氏。出居於裕邸。凡十餘年。妃薨。繼陳氏。上在邸第。小心敬畏。動遵禮法。禁娥左右。無敢肆者。性寬仁。周知民情。景王就國薨。世宗無他子。人心大定。世宗欲內禪不果。丙寅十二月庚子。世宗崩。立召上入主喪事。辛丑。頒遺詔。壬子。上即皇帝位。頒詔大赦。改明年爲隆慶元年。癸丑。釋海瑞於獄。甲寅。命改隆慶大統曆。

隆慶元年丁卯春正月。上大行皇帝謚。己未。加上孝潔曰恭懿慈容安莊相天翊聖崇皇后。孝烈曰端順敬惠恭誠祇天衛聖崇皇后。上生母康妃杜氏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敬天開聖皇太后。丙申。詔復召對舊輿。令科臣隨入。錄建言得罪諸臣。遣政使樊深等三十三人次第迅用。是日。擢復原官陳瑨海瑞等

十四人。第建言諸臣戮死者爲一等。贈廕蔭祭。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等四人。杖死者太僕卿楊最等十三人。復職贈廕。繫獄戍邊死者侍郎唐胄等二十八人。復職贈廕。謫官有差。吏部尚書熊浹疏止仙箕。御史楊一后著爲令。復鄭王厚烷中尉勤樸父子爵。罷西苑僧農尚書。追奪邵元節陶仲文官誥。方士黃金等論死。考察京官。放廢軍歸伍。鄢懋卿遣戍。二月。祭社稷。龍會海神。祭加元妃李氏謚曰孝懿皇后。詔革諸匠役。京官職。工部尚書匠役徐杲等。卿二人。參議員外五人。鴻臚光祿等官一百餘人。各歸原管。仍爲匠役。乙巳。加謚長子爲獻悼太子。次子爲靖悼王。減內府供應三分之一。修乾清坤寧二宮。壬申。葬世宗於永陵。孝潔孝恪。遷祔。專祀孝烈於宏孝殿。革王大任等職。壬午。册貴妃李氏等。毀紫極宮。命建翔鳳樓。以孝懿皇后祔享。專祀孝烈於宏孝殿。革王大任等職。壬午。册貴妃李氏等。毀紫極宮。命建翔鳳樓。以言官諫卻。罷敕修世宗實錄。夏四月。追贈王守仁爲新建侯。停進珍禽瑞獸。丁未。御經筵。詔正一眞人不準世襲。革其眞人號。奪印。五月。復前大學士楊廷和等十三人官。頒詔外國。辛巳。親祀方澤。六月。釋高拱等。禁錮廕人。秋七月。復李默原官子祭。遣官分祭諸陵、衞里及帝王陵山川。朝鮮使臣乞留觀孝學。許之。八月。上幸太學。謁先師。召譚綸戚繼光入京。授子親祀社稷。九月。敵入薊鎮。掠昌黎及發補。尋去。冬十月。奪遼王道號及眞人印。十一月。癸亥。郊。奉皇考世宗配。詔改隆慶殿爲慶源殿。隆慶州爲延慶州。十二月。詔廷臣博訪人才。修玉牒。罷提督團營內官。鄭王厚烷復國。

二年戊辰。春正月。大覲考察。減內府加增米四千餘石。二月。祭太社太稷。議以爲常。乙酉。耕籍田。丁未。上如天壽山謁陵。五日還宮。三月。辛酉。册立皇太子。詔赦天下。策士。賜羅萬化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選李長春等三十人爲庶吉士。丙子。上幸南苑。悔之。卽還。道內官蘇杭織造。夏四月。追尊仲文所請元祐宮田八千七百餘頃還官。許國子生郭禹收葬其父郭希顏。五月。命減織光祿兵薊州。詔選鳥銃手三萬於浙。久上曰。何事非內官敗壞。因攝拱手至乾清宮寢殿升榻曰。朕一時如此恍惚。又曰。自古帝王後事語低。因不聞。須史拱等出。漸平復。至二十五日己酉。上大漸。申刻。召高拱張居正高儀入乾清宮寢殿。上已昏。時皇太后皇后太子在前。於是太監馮保以白紙帖授皇太子。稱遺詔曰。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倘得斯疾。遂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人。同司禮監。協以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圖。卿等功著社稷。萬世不泯。拱奏曰。臣受皇上厚恩。誓以死報。東宮雖幼。祖宗法度昭然。望皇上毋以後事爲憂。遂哭而出。庚戌。卯刻。上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先是。拱立裕王默室。候動定。有張居正束銷金銀印。先是。上御門忽仆。輔臣高拱張居正共上殿扶掖。上蘇。握拱手曰。我祖宗至今。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東宮尚幼。奈何。拱對曰。皇上萬壽無疆。何出此言。上曰。有人欺朕。拱曰。何人無禮。有祖宗法在。良久。上曰。何事非內官敗壞。因攝拱手至乾清宮寢殿升榻曰。朕一時如此恍惚。又曰。自古帝王後事。

請韶光稍供之。上曰。若爾則必日殺一雞以備用。朕不忍也。衣食供御。必裁取最約者。其恭儉好生。恐救如此。百官觸忤。雖袋怒終必釋之。且留心邊務。寄滇之長。慕徽來王。嗣林之襲。俾頭獻緬。即古之鳴鏑。潛淵。懸首北闕。未足喻其烈也。有前宗之規。不可無帝之如天。如海。以包育之。讓享國永久。規模宏遠矣。

明書卷十六

本紀十三

神宗顯皇帝本紀

帝諱翊鈞。穆宗莊皇帝第三子也。母選侍李氏。生於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八月十七日酉時。李氏後進封貴妃。是爲孝貞皇太后。先是穆宗長子次子皆殤。而弟景王亦未嗣。薨逝。本支未樹。中外以爲憂。世宗雖諱建儲。然無時不勤貽謀之慮。及帝生甚喜。嘗時穆宗久居藩邸。以潛時乾惕之風。登極之明年。即册封爲皇太子。又明年。出閣講讀。無間寒暑。從來儲訓。未有若是之勤者。帝聰明寬大。勵必中節。隆慶二年三月。既册立。偶過閣臣於御道西。正立召謂曰。先生良苦。翼贊輔臣頓首啣曰。願殿下勵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容晉清暢。聽者悚悅。方十歲。穆宗悲妃遣人持金壺遺其家。爲關者所遮奏之。帝乃以百金迪妃曰。家貧。濟以此。此先朝藏器。不可出也。一日文華殿礎忽有天下太平四字。深入不滅。廷臣以爲瑞。帝不悅曰。僞也。從古天詩之僞。善惡人主。往往如是。長而天表嚴重。廣顙豐頷。龍行虎視。目光四射。指顧生威。臣下觸諱者。輒含容不爲動。喜作楷書。晚益精進。天性至孝。奉仁聖慈聖兩宮。備至。帝沖年禁中花發。召輔臣賞宴。廷臣偶言及仁聖。輒起往迎。賞宴甚歡。一切典禮。備極尊榮。每上册寶。俯拜甚

恭。其儀註皆出帝手。臣下莫及。隆慶六年六月。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爲萬曆元年。頒赦天下。上大行皇帝尊謚。上兩宮徽號。太后陳曰。仁聖皇太后。生母李曰慈聖皇太后。帝御平臺。召對輔臣部院官。問陵寢及治安之要。臨遣臣謹佛啟勿懈。戒諭文武羣臣。捐私爲公。以奏治平。儲揮經筵官。酌定朝講日期。定三六九爲常朝。儀山陵禮成。恭謝敕禮訪英大學士張居正進帝鑑圖說。上嘉納之。安置於公沐朝房。於南京免死。

萬曆元年癸酉春正月。命具經筵儀。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惶走。縛之。詢逆大學士高拱。是日大風。黑霧。刑官知其經奏送期物已暗。遂斬於市。二月。徽東平伊斬賊首顏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有奇。捷敍。賞賚有差。夏四月。秋七月。命諸司章奏及時覆行。冬十月。兀堂等乞賞子。所在易鹽布。遂許市。十一月。籠逸僞。

二年甲戌春正月。西南夷都儀平所俘獻四千有奇。拓地四百里。得首王三十六人。獲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面。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取三百五十名。三月。廷試賜孫繼皐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上命吏部引天下廉能官赴會極門面加獎賞。夏四月。重修太宗實錄成。秋七月。冬十月。遼東大捷。十二月。命畫繪天下河域及公卿而下郡守而上文武羣臣姓名於御屏。備年遠親盡之慮。

三年乙亥春正月。二月。申飭史職。夏四月。敕吏部。凡天下提學官。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夏四月。敵犯大寧。官兵禦走之。秋七月。九月。北京重建貢院成。冬十月。上親閱宸翰賜各講官。十一月。王杲糾敵犯遼。東夷長王台擒獻。詔磔之。加台龍虎將軍。

四年丙子春正月。二月。趙三屯營城。夏四月。命重修大明會典。秋七月。八月。以水旱詔免田租。赦有司加意牧養。九月。命民應賦粟改折銀實公帑。寬民力。冬十月。防邊。

五年丁丑春正月。朝覲考察。二月。仲試天下貢士。取三百五十名。三月。廷試賜沈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考試下第舉人準畀教職。仍許會試。夏四月。五月。詔修慈慶慈寧二宮。以聖母臨罷。六月。嶺西羅旁平。俘斬四萬二千有奇。宴捷。定大婚吉期。秋七月。九月。以首輔張居正奪情杖翰林編修吳中行等。冬十月。大內火。十一月。世宗實錄成。

六年戊寅春正月。行大婚禮。遂東大捷。上行冠禮。三月。大婚禮成。敍遼東功。陞廕賞賚有差。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命刊宗藩娶例書。

七年己卯春正月。二月。河工告成。三月。烏思藏僧鎖南堅錯求通貢。許之。更定太廟祝文之稱。夏四月。詔停鼓鈸。以大水詔減蘇松織造緞疋。五月。錫天下通賦一百餘萬。命止徵見年。餘悉蠲免。秋七月。冬十月。趙欽羅骨窺邊。擊之遁去。

八年庚辰春正月。朝覲考察。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取三百人。三月。廷試賜張懋修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上躬耕籍田。秋七月。詔大度天下土田。冬十月。敵犯蠻陽。官兵禦之。敗走。十二月。敍紅土城功。封贈兵李成梁伯。餘陞廕賞賚有差。程宗實錄成。

九年辛巳春正月命翰林官分番入直侍上賢問書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二月旌武舉孝子王世名夏四月遣官賑江北饑民六月申飭朝儀服色秋七月詔優禮耆碩分遣官問民疾苦養老冬十月十一月命輔臣觀宮宗元兔園賦詩成者三十五人

十年壬午春正月夏四月浙江兵亂都御史張佳允討定之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山西大旱遣官賑之八月皇長子生詔告天下冬十月大破倭於曹子谷斬首千三十九級

十一年癸未春正月朝覲考察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取三百六十人三月廷試賜朱國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皇長子生詔告天下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傳制以册立東宮命輔臣張居正為正使行禮畢入內朝兩宮皇太后徽號仁壽加康靖慈寧加明肅六月起用閣外翰林官秋七月詔減浙江織造八月上躬祀山陵十一月隨川土目縱風合孀甸叛分攻臘撒永昌官兵討之命折增糧三分之一十二月阿台大舉入犯官兵禦卻之斬級二千二百二十二海西獻捷賞賚有差

十二年甲申春正月潞王出府成婚夏四月詔恤故輔臣張居正毋秋七月獻寇逸防之冬十月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孔子廟庭

十三年乙酉春正月夏四月詔減江西燒造磁器五月以大旱上步禱南郊詔免天下災傷今年田租之半六月慈甯宮成秋七月申禁貪墨之吏八月皇太后御新宮內外賞賚有差九月四川松茂番作亂官兵討平之冬十月

十四年丙戌春正月朝覲考察欽科臣摘參考成二月大學士申時行等請册立東宮不報會試天下貢士取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唐文獻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詔減蘇杭織造停龍江西磁器五月考選李啓美等為庶吉士秋七月天下水旱異常命有司設法賑之冬十月命北方開水田

十五年丁亥春正月東阿盜起官兵撲滅之遣官賑山西饑敕撫按禁遏糴夏四月皇臣再請建儲不報重修大明會典成秋七月冬十月詔修決河冬十月十一月那林孛羅犯邊禦之

十六年戊子春正月二月御經筵三月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修眾帝實錄上是之黃梅賊梅堂等作亂官兵進討潮州判官陳策死之尋擒斬解散悉平夏四月直隸浙江大饑遣官賑之嚴賑蠶南功閏六月播州楊應龍進大木賞賚之秋七月九月上幸石景山觀渾河詔修黃河護陵冬十月

十七年己丑春正月朝覲考察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取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焦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大學士王錫爵等請視朝建儲不報五月考選王肯堂等二十二人為庶吉士秋七月命有司恤災傷申明憲規冬十月禮官請舉祫祭十月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反命官兵討之

十八年庚寅春正月上見皇長子於慈寧宮夏四月六月夷入陝西為市命嚴防之秋七月九月詔停刑冬十月廷臣合詞請册立東宮不報十一月初命科臣察緝九邊兵馬城壘揭帖大饑赦有司賑恤之

十九年辛卯春正月夏四月騷台住補貢命厚恤之秋七月冬十月命勘災荒設法賑之

二十年壬辰春正月朝覲考察二月寧夏土達哱拜反命官兵討之會試天下貢士取三百人三月廷試賜翁正春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考選王衆仲等為庶吉士秋七月冬十月事夏平獎擢十一月磔哱承恩等於西市獨寧夏田租赦實有差十二月上慎東征將士餐錢十萬犒之江西大旱命賑之

二十一年癸巳春正月平壤大捷大學士王錫爵請立東宮論儲後上命並封三皇子為王羣臣爭之不報夏四月秋七月星變命輔臣修省冬十一月上召對廷臣於煖閣論以册立俟擒之意

二十二年甲午命恤各省災荒二月皇長子出閣講學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上納之三月河南進饑民所食腦蕨土覽惻然獨是年田租仍發帑賑之秋七月增順天鄉試監生中式二十名冬十月命廷議日本封貢事

二十三年乙未春正月朝覲考察遣使封日本平秀吉為順化王餘陞賞有差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取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朱之蕃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考選高永壽等十八人為庶吉士秋七月冬十月防西戎

二十四年丙申春正月夏四月楊應龍猖橫改命官合五省兵討之冬十月

二十五年丁酉春正月湖廣苗亂命撫之二月復議東征夏四月遣總兵麻貴等征日本秋七月詔加兩京監生中式各十名冬十月楚民亂尋平之

二十六年戊戌春正月詔蠲江南水兵為海運朝覲考察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取三百人三月廷試賜趙秉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考選黃國鼎等二十一人為庶吉士秋七月冬十月安南進代身金人宣東征捷官兵悉還

二十七年己亥春正月獻俘伊夏四月勦東征功臣陞賞賚踰降有差秋七月冬十月防邊等

二十八年庚子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命廣天下解額有差冬十月十二月獻播州俘於闕下磔楊應龍等於市命重修文廟

二十九年辛丑春正月朝覲考察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取三百人三月廷試賜張以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冬十月册立元子為皇太子詔告天下大赦册封皇弟常洵為福王瑭王惠王桂王加上聖母徽號為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遣官存問在籍老臣申時行等

三十年壬寅春正月夏四月湖廣進魚鮮織詔停布政使程正誼官秋七月冬十月防邊

三十一年癸卯春正月遣給事中夏子陽等封琉球國王夏四月秋七月冬十二月妖書事發上震怒命窮治之

三十二年甲辰春正月敘平播功總督李化龍等陞賞賚有差朝覲考察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取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楊守勤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失文淵閣印命復鑄給五月考選賜從宇等二十

500

二人爲應吉士。秋七月。冬十月。

三十三年乙巳。春正月。夏四月。冬十一月。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爲熹宗。加上慈聖皇太后徽號。增恭僖二字。詔告天下。罪恩大赦。十二月。徙寬奠新疆居民六萬餘口。散寄遼東各衛所。

三十四年丙午。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朝鮮報警。命嚴防之。冬。長至日。南京民劉天敍等謀亂。擒磔之。日本復與朝鮮講盟。上諭加意偵防。從其私款勿問。清理賜田。

三十五年丁未。春正月。朝覲考察。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取三百人。三月。廷試賜黃士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考選林欲楫等十八人爲應吉士。六月。特舉會推事。四六月。發倉粟二十萬石。賑京師被水居民。冬十月。會議屯田法。

三十六年戊申。春正月。大學士葉向高請補缺官。不報。夏四月。南京科道官公請賑蘇松水災。從之。冬十一月。發內帑銀十五萬。賑江南。發兩淮鹽課銀十五萬。賑浙江。十二月。選補宮嬪。海會入貢。

三十七年己酉。春正月。北敵窺開挾貢。二月。廷臣請東宮出講。時輟講已四年。夏四月。大學士葉向高疏請增補閣員。不報。秋七月。詔增遼東解額。冬十一月。命官纂修玉牒。是年。倭井琉球。執其王。侵閩廣。命嚴飭以待。

三十八年庚戌。春正月。朝覲考察。閣臣請皇太子及諸王出講。讀不報。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取三百人。三月。廷試賜韓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遼陽警報急。命官料理邊防。發帑金十萬。又中宮等捐銀五萬。分道官賑濟饑荒地方。六月。釋獄中輕囚。秋七月。冬十月。輔臣請補戶禮二部官。不報。

三十九年辛亥。春正月。京察。夏四月。怡神殿災。竭直隸山西山東河南稅銀之半。秋七月。廷臣公請上升殿。不報。冬十月。皇極門興工。十一月。兵部奏闕銃藥鎗甲。宣大閱視功。言諸臣多物故者。不報。

四十年壬子。春正月。夏四月。秋八月。以各省鄉試考官命下。皆改期。冬十月。考選官。八月始命下。各就職。

四十一年癸丑。春正月。朝覲考察。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取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周延儒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都察院請差巡按御史。不報。廷臣請罷王出之國。不報。秋七月。禁百官揑去職位。考選付楚卿等三十三人爲應吉士。冬十一月。延鎮三邊。十二月。福王請減莊田。詔嘉答之。

四十二年甲寅。春二月。皇太后崩。詔告中外。三月。上皇太后尊謚曰孝定。輔臣請補科道官。不報。福王之國河南。夏四月。詔減直隸稅額二萬六月。山陵禮成。

四十三年乙卯。春正月。夏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宮。閹者獲之。奏送法司鞫審。有謂風癲者。有謂鄭皇妃者。上震怒。召羣臣於皇太后鹽次。令見皇太子。諭以太子仁孝之意。遂命誅差。秋七月。建州兵屯南關。預備之。

四十四年丙辰。春正月。朝覲考察。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取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發士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革會試第一名有弊舉人沈同和。夏五月。倭寇福建。六月。清河兵私出松山。被掠。離蟆。冬十月。

服陝西饑。是年。我太祖即皇帝位。國號大淸。改元天命。

四十五年丁巳。春正月。禮部議證例。擬雍泰等四十四人。上從之。二月。奏寇乞款互市。許之。貴州苗叛。官兵討之。皇太子出閣講學。皇太孫就傅。三月。考察京官。夏四月。遣輔臣蔥鋤田租。封福王第一子由樞爲德昌王。賜印。五月。遣使册封諸藩。六月。正陽門樓成。秋七月。命官勘山西旱荒。山東蝗災。賑之。八月。論防邊。九月。命賑承天水災。命改折直隸屯田租糧。冬十月。寇犯熹峯。禦之。隆德殿災。延慶宮災。十二月。鑒寶賊高二等作亂。擒斬之。餘黨平。

四十六年戊午。春正月。夏四月。我淸兵襲撫順。遊擊梁汝貴死之。閏四月。淸兵陷撫順。和五月。淸兵破撫安。以失城喪師革巡撫李維翰。秋七月。淸兵入鴨鵝圖。直抵孤山。議徙覓奠人民於遼陽。徵兵往禦之。初設撥遼餉司官。九月。淸兵破淸河。下總兵麻承恩等於韶獄。十二月。大賞北關金台失等。

四十七年己未。春正月。朝覲考察。撥遼徵調兵餉集。論兵部議方略。頒賞格。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取三百人。三月。廷試賜莊際昌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倪啓祚等二十三人爲應吉士。遼東師潰。總兵劉綎等死之。五月。我淸兵抵鐵嶺。柴河諸處。秋七月。杪花寇十方堡。官兵禦之。遁去。淸兵連破開原鐵嶺瀋陽。官兵禦之。熊官兒屯。以撤。卽九月。命贊畫徐光啓以少詹專理監察御史。專練京兵。冬十月。計遼餉至三百二十四萬金。運車三萬七千輛。牛七萬四千頭。十一月。我淸兵入龍潭口。

四十八年庚申。春正月。我淸兵抵遼陽。三月。以訛言京師戒嚴。夏四月。皇后王氏崩。謚曰孝端。五月。召見輔臣方從哲於臥榻蓋深居三十年。始有此召。六月。關陝永保援遼兵逃。上發帑金三十萬招撫之。秋七月二十一日酉時。帝崩於乾淸宮。壽五十七。八月丙午。朔。皇太子卽皇帝位。上尊謚曰範天合道哲惠敬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是年冬。葬定陵。

史官贊曰。帝仁孝寬平。享國最久。絕晚近綜覈之煩。而臻古聖幾康之理。海內沐浴元化。幾五十年。百姓含哺。目不見兵革。耳不聞戰伐。途歌巷舞。無愁歎之聲。洵明運之郅隆矣。初年精明英察。臣下莫可測識。晚頗厭倦。深居靜攝。幾三十年。而權不下移。亦可謂獨乘太阿者。至慈謹光宗。始終無間。宮闈之中。了無慙德。蓋不世出之主也。第後來礦稅紛興。頗斁彝倫。而懈弛之久。遼氛漸生。喪師喪國。不能爲帝解矣。馮琦初肆。旋就罷除。以號曰神眞不經云。

明書卷十七

本紀十四

光宗貞皇帝本紀

帝諱常洛。神宗顯皇帝第一子也。母孝人王氏。後封恭妃。是爲孝端皇后。生於萬曆十年八月十一日。當時神宗寵秋鼎盛。宮闈肅穆。以元嗣生大喜。詔敕天下。已上加爾宮壼母徽號。尊恩中外者再。環陛乃出宮創二十萬金犒京邊軍。上性孝敬寬仁。舉動中禮。每問安起居。多得神宗意。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出皇貴妃鄭氏。鄭氏最愛幸。時儲位未定。臣下不無私發。會輔臣申時行等再以建儲封王爲請。不報。科臣部臣復有言之者俱被譴。十八年正月。神宗召見輔臣於毓德宮。論奏良久。輔臣以册立豫教諸。神宗令宜長哥來與先生一見。帝至時。皇三子亦至。輔臣仰視容容皆稱賀。神宗曰。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所致。輔臣再進謁視。神宗引帝向明正立。輔臣因請早定大計。神宗領之。十月內兩京九卿科道官合詞懇請。而輔臣請之益力。神宗留切責。三輔臣皆引疾。鄭王家屏再疏言。欲釋衆疑。莫若大信之基全。欲解授亂。莫若盡志之基定。神宗諭以明年春夏。又明年有三皇子並封之旨。首輔王錫爵以召至。密揭言建儲事。皇上前業有旨矣。乞乘此時從中降諭。決於今春舉行。使盛美歸之獨斷。神宗曰。祖宗立嫡。不可易也。中宮尚年少。朕欲三皇子俱待嫡。其爲擬諭。踰齡隨言。待嫡之設。臣未前聞。安敢奉詔。昔漢宋母后有養育庶子故事。無已。請令元子毋中宮而正儲位。神宗不許。至十一月。乃諭禮部元子先行豫教。具元子出閣禮儀。奏已諭修。尋又諭二十一年二月。帝出閣講。請儒臣進說經旨。帝潛心聽受。多見旁通。一日講官焦竑仰叩以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大義。帝應聲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帝答曰。此所謂不輕用民力也。侍臣趨咨嘆服。二十六年二月。開原共以冠婚請。奉諭皇長子元氣單弱。少俟畢昏。後府部科道諸臣各詣文華門上疏。必得命乃退。神宗遣內官報聞。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諭內閣俾宗禮部上册立冠婚儀註。十月十五日。册立爲皇太子。四十一年六月。武弁王曰乾上書。告姦人孔學等受人指使。將不利於東宮。語涉朔坤宮。通政司具疏上。神宗大震怒。輔臣葉向高密揭言。此姦徒所爲。驚靜處之。勿爲所動。動則紛擾。惟速定福王之國之期。以釋天下疑。神宗納之。中外始安。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梃突入東宮。瑤擊其執之以聞。詔下法司。或主風癲者。或涉朔坤宮者。科道臣紛紛言。神宗乃因神帝及長孫諸王係。召見羣臣於宮門外。諭曰。皇太子國家根本。豈有不愛不重。況諸皇孫振振。朕甚喜外廷何過疑有他也。命決張差幷中官等。帝請無株連。以傷天和。且代論羣臣勿聽流言。爲不忠之臣。使本宮爲不孝之子。神宗大悅。四十八年七月丁酉。神宗崩。帝告於奉先殿。令禮部會翰林院議大喪禮儀。報計於藩王。申飭開部文武諸臣。靖共率屬。幷敕儆衛官兵戒嚴。撤天下礦稅。內使發帑金一百萬犒九邊。遣給事皇貴妃鄭氏爲皇后。禮部侍郎孫如游疏爭之。戊戌。頒遺詔。改我敝兵部尚書黃克纘爲刑部尚書。仍太子太保。以戶部倉場尚書張問達爲都察院左都御史。陞三邊總督張鶴鳴爲兵部左侍郎。湖廣巡撫徐兆魁爲左副都御史。太僕寺少卿薛茂相爲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太常寺少卿胡來朝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徐可求巡撫四川。俱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起吏科都給事中李瑾爲太常寺少卿。戶科給事中黃運泰爲光祿寺少卿。陞吏部文選司郎中。陸卿榮爲太常寺少卿。河南道御史王象恆。山西道御史鳴嘉會。俱太僕寺少卿。起吏部文選司王三善爲太常寺少卿。己亥。再發帑金一百萬兩充遼餉。仍給腳價五千兩。不許騷動驛遞。申飭臣撫辯之禁。起山西副使呂純如爲光祿寺少卿。陞戶科都給事中官應震爲太常寺少卿。庚子。文武羣臣軍民耆宿等上箋勸進。不許。辛丑。再箋勸進。三上論文武羣臣軍民耆宿人等曰。皇考大行皇帝上賓。予哀慟悲號。五內摧裂。爾等以宗社基業至重。皇考遺命之嚴。上箋勸進。至於再三。義正辭懇。不得已。勉從所請。論禮部欽天監擇日具儀。祇告天地宗廟社稷。癸卯。王卜石亮以貢市至遼。甲辰。論遼臣共體謀猷。早奏蕩平。各賜銀幣有差。乙巳。召還駙馬王舜復職。募兩京浙江兵至京師。八月。朝丙午。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下。丁未。敵犯石塘路。論萬曆借錢使民運行勿蘇。癸酉。以哲學御史周師旦言。罷開納生員事例。甲申。論起建皇極門殿。撤回催權使張榦等還京。陞河道總督工部右侍郎王佐爲工部右侍郎。南京大理寺卿王永光爲工部左侍郎。江西巡撫包見捷爲吏部左侍郎。陞兵部侍郎汪應蛟爲南京戶部

尙寶湖廣巡撫董漢儒爲工部右侍郎左通政林學曾爲太常寺卿尙寶司卿熊尙文爲太常寺少卿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爲太常寺少卿國子監司業李腾芳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印己酉欽天監奏改造曆厯日年號輯可命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史繼偕南京禮部右侍郎沈演俱陞邊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起吏部右侍郎朱國祚爲南京禮部尙書命截湖運以濟邊餉庚戌頒賜各王府銀幣以福王潞王懿親有加諡吏部用廸官厯卽升職從諸臣北郎閣臣本者分別召用卽錄起陞南京刑部郎中鄒元標爲大理寺卿浙江道御史李宗延爲光祿寺少卿河南道御史馮從吾爲尙寶司卿湖廣右參議朱一桂爲太僕寺少卿周曰庠爲太僕寺少卿大發兵援遼定三六九日爲常朝之期福建海寇平諭聖母加上尊號祔皇考陵起陞都給事中鍾羽正爲太僕寺少卿添註吏部郎中饒伸爲光祿寺少卿壬子號神宗陵曰定陵諭孝端皇后梓宮啓引召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秉謙與侍郎韓爌同管纂修玉牒癸丑赦分督四鎭防秋甲寅起王德完孟養浩楊東明俱太常寺少卿胡克儉何喬遠俱光祿寺少卿史痾爲太僕寺少卿以許宏綱爲兵部尙書協理京營戎政以漕運戶部左侍郎王紀爲戶部尙書總督倉場陞陝西巡撫李起元爲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兼理糧餉陞山東巡撫以太常寺少卿熊尙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以永平兵備

張我續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起吏部文選司郎中張鳳翔爲南京太常寺少卿吏科都給事中劉若愚爲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南京戶部尙書掌部一員爲南京兵部尙書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庚申永順宣大山西等處通稅并通濟厯租丁卯禦製論發靜攝慈溫惠元妃郭氏及昭肅恭和莊德才人王氏加上徽號戊辰召見勳臣內閣部院大臣及吏科河南道於乾淸宮煖閣諸臣就御榻前問安論輔帝命皇長子出見諸臣奏東宮天表英偉社稷之福帝悅羣臣退命設金復道海運督餉官起整南道御史郁德泳爲尙寶司少卿耿廷相爲南京太常寺少卿己巳詔法司速審釋獄囚諭修郊祀禮儀厥陞敵犯甘肅官兵拒卻之庚午上奉慈聖皇后幷陞諭及孝靖皇太后尊謚諭封選侍李氏爲皇貴妃幷選侍傅氏封號辛未帝疾彌留壬申請光御史簡發中請開荒地以佐屯政發西以登極覃賚加恩方從晉等有差詔以東宮講官夙著勤勞詔見任在籍者優擢起用已故者從優卹錄吏部聽選陞生王應選詳定政大統歷法從之颶風壞海運甲戌再召輔臣方從晉等十三員於乾淸宮諸臣問安畢帝仍諭册立皇貴妃從晉等對以册儲原卜期宜移近孟陵吉典以慰聖懷帝因顧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諸宮輔臣以定陵對帝乃自指曰朕陵也諸臣盲聖孫無疆何遽及此帝仍諭要緊者再賜諸臣銀幣燒倒九月丙子帝崩在位一月壽三十九乃追存八月朔以後爲萬曆元年是年十月己未上尊謚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廟號光宗天啓元年八月壬寅葬慶陵

史官贊曰昌釋久道化成傳爾必世後仁若光宗御極僅三旬而升遐之日深山窮谷莫不悲號何其化孚若是之神也以帝青宮之養德已久天下歸心而大寶初登仁政沛發捐朽蠲振蠲租減稅使盜諜振蠲黃髮儀渴且庶愷三接神宗靜攝而後親莅盛舉其孰不仰承永流也其尤難者處危疑之間靜氣平心以消反側卒使庭流隧洩世稱祥和所全不已多乎而猶惓惓遺詔命封皇貴妃必鄭成哀請而後止抑何篤厚也其治人肌髓又不在區區注措矣使帝出襲未及而幹蠱英施焉則三旬之聖天子將與璇題之煖俱冷矣悲夫

明書卷十八

本紀十五

熹宗悊皇帝本紀

帝諱由校光宗第一子也生於萬厤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十四日母選侍王氏是爲孝和皇太后神宗以元孫生詔告天下普諭宗藩一切恩賚優厚悉赦諸臣之礦稅註誤被譴者一時海內歡聲雷動四十八年庚申神宗遺詔皇長孫宜及時册立遘學未及行光宗立八月光宗大漸召諸大臣受顧命俺俺以輔帝爲尭舜帝幼岐嶷有小慧每念光宗大業未究雅志繼述踐祚之初任老成搜遺逸顒稱盛理泰昌元年秋九月乙亥朔光宗崩是日羣臣聞變入哭臨畢請見帝於慶門奉至文華殿行禮已而還慈慶宮諭大臣同欽天監司禮內官相光宗山陵丙子頒遺詔丁丑大臣請遷侍李氏移宮帝諭擇吉行戊寅御史王安舜奏勅李可灼進光宗藥誤帝令修可灼俸己卯給事中楊漣言選侍李氏宜移宮即日移仁壽殿庚辰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爲天啓元年大赦天下壬午諭修光宗元妃郭氏才人王氏爲皇后並謚謚甲申上神宗尊謚命戶部設專理新餉官給關防丁亥上孝端皇后孝靖皇后尊謚允禮臣請開經筵擇講官尤給五市沙什台吉冠帶己丑諭上光宗尊謚庚寅詔以萬厤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並

明書 卷十八

504

國紀長女爲皇后行大婚禮命防海戊寅命滇火器於都門外四川妖僧政神作亂擒之甲申命九卿科道公舉邊材己丑倭犯福建彭湖官兵擒斬敗之於虎井嶼遁去丁酉尤廷臣言緣禁旅戊戌大婚禮成己亥贈卹遼陽死事文武諸臣官應有差并朝鮮陣亡官兵五月乙丑朔封皇五弟爲信王詔停刑冬十月壬申市勞賜貧窶卜失兎阿不等等有差丁未點苗平官捷集廷臣議兵餉緩急癸丑殿禁各官考語用駢儷體命登州沿海接濟遼左避難官民三萬有奇辛酉固原延綏寧夏援遼兵皆還上命招撫之發內帑銀一百萬充遼餉丁卯命開光宗實錄史館己巳命天下朝覲官順帶兵器夾納六月辛未敕撫按官殿禁有司科斂分道御史各處募兵甲申發貴州征苗功陞廕賞賚有差丁亥加宗室及聖裔中式額秋七月庚子優卹被遼死難四川石砫宣撫司秦拱明給重慶衛地三十頃辛丑上神宗昭妃徽號曰宣懿壬寅添設遼東各鎮軍道癸卯敕所在官司嚴捕逃兵隆客氏男鬼錦衣指揮僉事戊申禁貢船夾帶私貨卹陣亡兵千七百餘家壬子禁遼例越奏免織造新頒袍式三分之一八月庚午贈士木死節諸臣乙酉土魯番貢方物戊子詔停杭州織造辛卯奉祧憲宗及孝貞皇后升光宗於太廟癸巳詔免行刑壬寅葬光宗及孝和皇太后於慶陵丁未立武選法甲申四川永寧宣撫奢崇明叛殺巡撫徐可求等遂據重慶僞號大梁發兵討之冬十月癸巳增宗貢名數乙未江都妖民武悟空伏誅十一月乙巳奢酋卜失兎等補荔麻四十七年貢馬賞賚之丙午冬至大祀天於圜丘丁未宴安南國陪臣於禮部十二月庚午敍遼瀋死事諸臣贈廕有差及定逃竄官罪狀癸未安南都統使黎維新遣官補貢丙戌敍定陵工功丙申台州兵王元民等作亂擒之旌表天下孝義節烈二年壬戌春正月朝覲大計官吏詔以卓異中洽訪邊材甲辰復諸司註銷法詔守令久任法丁巳清兵破西平僊總兵劉渠祁秉忠等死之經略熊廷弼等逃兵備高邦佐自殺己未禁修陵壬戌發兵部銀十萬解薊遼乙丑京師戒嚴停殿工巾保甲法是日成都圍萬曆山東流移遼民甲子詔選留朝覲官並幹有智略者乙丑京師戒嚴停殿工巾保甲法是日成都圍解二月己巳論科道官有結黨濁奏者從重典癸酉水西土同知安邦彥叛陷貴州卹河西殉難諸臣戊寅獨天下帶徵錢糧二年並免直隸加派辛巳詔廣省科貢額貴州報捷候復綏陽貞豐等處辛卯詔遵用宿將議款敵丙申議建銃二於三協三月舉內操御文華殿講讀以爲常辛丑錫天壇通寶錢詔勳臣出募兵甲辰厲都門盤結法　寅廷試貢士四百賜文震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下巳安會開黔省收湖廣雲南廣西調兵合勦發帑金三十萬充餉戊午京師大晴捕蝗細民多枉累大旱祈雨夏四月天津行屯田法庚午升祔孝端皇后神主於太廟甲戌鈸臨洮斬獲功賞賚有差丁丑貴州危急詔速援之尤左都御史鄒元標請於三品堂添註以疏滯滯癸未能資和皇店稅五月四川梓橦妖賊白仙福等就擒乙亥卹先臣方孝孺遜尤午山東東平遠妖徐鴻儒反陷鄆城等處命將討之壬子賞效力守禦官毛文龍潛師夜襲金州及滿浦昌城錄遼東陣亡武臣後癸酉克安賊癩哈羊雀等屯堡獲甘聚丁丑免行邊六月詔給山東愚民有從賊來歸者敕之己卯哈喇等米布有差己未括直省存庫銀充餉官兵復重慶秋七月己酉發帑金三十萬緝綴兵張武等就擒僞丞相何蓍海等來降壬午皇極門工成癸酉集解閣功右都御史朱燮元等廢賚有差十二月己亥陝西妖賊白蓮徒王囊虎等作亂擒之己酉毛文龍與清兵大戰於鴨王寨庚戌補給先臣楊鎬蔭全葬甲寅旌陣亡遼民子田產庚申貴

州官兵敗績癸亥畿南紅巾賊于志宏反討之丙子命大學士孫承宗巡歷山海諸處兵馬城守丁丑武夷妖賊平甲申發百官私交乙酉敍四川死難諸臣九月甲午朔升光宗及孝和皇后神主於太廟庚子詔新增兵照地畝起餉乙巳庇留敦遼乙酉設河間屯學乙卯册封皇五弟爲信王詔停刑冬十月壬申蠻南官兵恢復播平乙亥順藏王補貢敕止之丁丑戒有司混徵停減餼糧辛巳山東妖賊徐鴻儒就擒平之十一月丙申四川獻俘告郊廟戊戌慶陵工成庚戌命以舊甲胄數萬縫組衣京師貧民丁巳以天氣嚴寒賜檢關督撫道將各貂皮有差發帑金五萬賑遼民命朱燮元爲兵部侍郎督川湖陝西兵敷勦發帑金三十萬充餉十二月甲子逼羅國貢方物丙寅以宗室愼鎰首登甲第命選授京職著爲令己巳貴陽圍解以山東平論撫按官存卹孟氏子孫修復孟廟甲戌泰寧福餘朱顏三衛夷人進馬賞賚有差辛巳停各衙門添註官癸酉四川文武功罪陞卹揭諡有差卹廣東死事將士辛卯旌表孝順節烈人等三年癸亥春正月禁召募樂保甲鄉兵法工部尚書姚思孝奏繼造病民乞復舊制不允辛丑慕壯勇舉屯鳳淮荒田充餉壬子貴陽圍解宣捷甲寅易州妖賊侯德等就擒乙卯紅夷入澎湖窺銅山等處禦之辛巳停各衙門添註官癸酉四川文武功罪陞卹揭諡有差卹廣東死事將士辛卯旌表孝順節烈人等三年癸亥春正月禁召募樂保甲鄉兵法工部尚書姚思孝奏繼造病民乞復舊制不允辛丑慕壯勇舉屯鳳淮荒田充餉壬子貴陽圍解宣捷甲寅易州妖賊侯德等就擒乙卯紅夷入澎湖窺銅山等處禦之因遣人乞市二月癸亥考察京官乙亥貴州副總兵劉超大敗安賊於陸廣河叅將秦明屏復破之於乾溝路其孔寨戊寅簡內庫軍器發遼東軍前及銀十萬鼯鱗緞虎豹紵絲於遼備賜有差丙申發帑金三十萬充餉十二月甲子逼羅國貢方物丙寅以宗室愼鎰首登甲第命選授京職著爲令己巳貴陽圍解以山東平論撫按官存卹孟氏子孫修復孟廟甲戌泰寧福餘朱顏三衛夷人進馬賞賚有差

四年甲子春正月王師進擒大万奏捷。獲逆酋祟明及其妻子。僞官蔡金貴等。獲深州妖民聞香教主王好賢等誅之。二月申舉諸祀典。定吏胥俸。復通川貴總督朱燮元曉處面地三月命吏部酌議鹽引變通之法。革乞恩冒選例。杭州兵變。擒太監魏忠賢弟鎏錦衣百戶。夏四月戒奏疏究姦。擒獲龍搏等首逆妖僧科鄂誅之。浦兵攻旅順。都司張盤叛之。去五月欽定各省鄉試主考官。福寧州軍變。捕撫定之。禁私鎔錢。徽朝覲官員科斂傷遂之禁。敘黔中解圍復城功。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上不問。旨殺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燝。皇子薨。恤錄貴州死事文武官吏。秋七月閩省奏史都等伏誅。紅夷通依定福建。釋之。詔進大學衍義補。給事中劉懋請罷內操。不報。遼靖虜大將軍夏四月賜魏良卿第宅。朝房乙亥。遣官分採花石。丁丑。諭括贓河各項銀助殿工。開納生員例。海寇林七老等合紅夷為亂。僭稱王號。官兵討平之。癸未。發遼人出關安插。官給路費。辛卯。敘寧遠功。廢魏忠賢弟姪一人為錦衣衛都指揮使。餘陞賞有差。嘲嘛生吉合銀歹等。合三百餘級。遁去。五月丙午。左春坊左諭德繆昌期卒於詔獄。戊申。京都王恭廠火。震死軍民無算。丙辰。貴州官兵大敗逆賊于威清。六月丁丑。皇太子薨。癸未。敘採雲霧山木植。戊子。河南盧氏縣蝗民李宗等聚衆為亂。官兵擊擒之。吏部主事周順昌卒於詔獄。庚寅。三朝要典成。賞賚有差。閏六月原任御史黃尊素李應昇卒於詔獄。己酉。順天府尹蔡奎請罷宦民捐助。詔諭之。秋七月日食。陰雲不見。丙子。長陵寶城圮。命工部修築。停正旦中秋香蠟。餽糧。殺揚州知府劉鐸。癸巳。安南遣使貢方物。八月免四川災傷稅糧。丙午。販陝西災荒。丙辰。烏思藏誰敦王遣使進方物。九月丁丑。初設關外鎮撫司。庚辰。御史周起元卒於獄。乙酉。封清河神為通濟元帥。免行刑。甲午。上初御皇極殿。百官行慶賀禮。有聲如怒濤自殿中出。己亥。賈台吉以數萬騎屯塞下。挾賞婚旨下。皇親張國紀於詔獄。魏良卿進肅事侯。改給誥券。冬十月。詔加魏良卿土田三百頃。戊申。晉魏忠賢為上公。加恩三等。己酉。三殿工成。詔赦天下。壬子。隕禁流。書癸丑。改修光宗實錄。敘殿工加賞有差。加魏良卿祿米。歲支五千石。加賜土田一千頃。貴州出師勦勻哈克百餘寨。一擒斬無算。戊午。命預徵七年加派租稅。壬戌。工部尚書薛鳳翔請帑銀五萬。為魏忠賢弟姪一人為錦衣指揮僉事。辭以國門修築。又修廢魏忠賢弟姪一人為錦衣指揮同知。一人又以捕賊登廕其嫡傅之琮為錦衣指揮同知。登御前銀六千兩煮粥。賑京師饑民。癸巳。宣府鎮撫忠賢弟姪為錦衣指揮使。戊戌。閣寇楊六等率黨來降。十二月庚申。朝鮮遣使送還漂海人丁。

七年丁卯春正月。魏忠賢助餉銀三萬。濟遼。廢弟姪一人世襲錦衣指揮使。申遣除王府官例。壬午。松虜犒賞高第。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大張撻伐之威。用樹宵吁之憲。十一月刊宗室限祿法。為軍國公給屑與。丙辰。築中前所鎮場堡等城。己巳。遣官護送桂端惠三王之國。三月辛未。濟兵圍鐵山。遼撫袁崇煥發兵援之。壬申。登城侯李承祚奏剿採珠池銅礦。不許。戊寅。濟兵入安州。攻黃州。癸卯。魏忠賢

廣南平定武尋之捷。敍鎭南功。廕陞賞賚有差。以擒獲姦細。廕魏忠賢弟姪一人爲指揮使。戊子。淸兵攻朝鮮。發萊兵赴援之。庚寅。命魏忠賢所廕指揮改衛寶寺丞。夏四月。雉木諸獠犯邊。總兵陳洪範官惟賢率兵禦卻之。斬首百八十級。辛丑。煖泉獠入犯。官兵禦卻之。斬首百八十餘級。辛巳。淸兵圍錦州。壬午。封銀礦洞口以三海竣役。廕魏忠賢弟姪一人爲指揮使。乙酉。命戶部開會計局。淸天下賦役册及九邊兵籍。丙戌。淸兵圍堵山。錦州圍解。甲午。開濮餘姚鄞江等復作亂。官

明書卷二十

紀一

宮閫紀一

史官論曰。后妃之設。非徒令其尊榮崇麗殿。嫫逸掖宮。蓋以廣繼嗣。帝王之統緊焉。而后爲重。始德化。淪陰事。毗儀天下。帝王或有失德。幃房之間。易以誅遒。倘匹嫡微。寵孽盛。左右近習。資緣爲蠹。害及政事。兆姓苦焉。豈細故哉。明太祖詔修女誡。論廷臣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夫婦雖曰匪人主。然不可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者爾之過。則壞亂犯分。上下失序。厥咎誰歸。代宮閫政由內出。鮮不爲禍亂。夫內嬖嬈人。甚於炮烙。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纂女誡。錄古后妃事可師法。使後世知所守。復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之詞。豎於宮中。又著令嚴宮闈出入之禁。猗歟休哉。是以綿三百年。無龍嬖燕啄之妖。絕甯犬懸鑫之禍。如古所謂同輦而坐者。不止卒臣無以顯忠直。而深宮嚴邃。其陰教之淑。容華之美。傳著者罕焉。今即正史所述。列於葢篇。皆別以世代。先盡后馬氏。后。宿州閔子鄉新豐里人。父馬公。母鄭氏。后其季女也。生元至順壬申七月十八日。母鄭早卒。父馬公寨與滁陽王郭子興厚。先是日嘗晝此女當大貴。父因以此子與父卒子興。誡滁太祖入滁避兵。子興靜婉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遠甚。尤好時若子興妻張。極撫愛之。顧元亂。子興見而奇之。遂以后嫁於上。誠敬盛乎內外。舉之。上初渡江后率諸將士妻以隨。及上定建康。日與吳楚戰。后率妾媵躬完衣鞋給將士。夜分不寐。每對上規推悉合機宜。一日上因干戈擾擾爲生民苦。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付託。后迺曰。方今豪傑并爭。雌雄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嗜殺人爲本。上曰。此言正合我意。上即位。册爲皇后。太祖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鄧異曰。倉卒蔡裏卒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終始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忽饑餓。懷粮御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嘗啓太子構隙之際。而能盡孝誠。承諸妃。消釋嫌疑。朕深爲郭氏所疑。徨惕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輒獻郭氏。雖喜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爲彌縫。幸免患。殆尤難於長孫皇后。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誚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因退以語后。后曰。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其恭儉出於自然。既不易爲。天地惜物。儉可通迹者類如此。后初未有子息。撫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皆如己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彼此。御嬪妃以下有梗本風。視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或有一以衣服器物相尚者。必切責之。上德元弊。治從寬典。后每勸以寬仁。或前殿有震怒。退后輒諫曰。正好積爲子孫福。國祚亦永。上嘉納之。十五年。上搗元府庫。檢其寶貨至京師。問上曰。得元府庫何物。上曰。寶貨耳。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寶。帝王自有寶。上曰。后意朕知之矣。其謂得賢乎。后曰。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生。時命順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故世傳技巧爲褻國斧斤。珠玉爲溺心既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其保天下。其大寶也。太子師宋濂以罪被逮至京。上欲誅之。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終始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上意不釋。然及侍膳后猶不御酒肉。上詰其故。后曰。妾聞宋先生坐罪。薄作福祐之。上投箸惻然起。遂赦濂。貶茂州。文正鎮江西多不法。上既誅其左右。且以及文正。后諫曰。文正自渡江來多戰功。及守江西。卻敵保無虞。且至親骨肉。縱有罪當宥之。上悟。遂寢。吳興富民沈萬三富敵國。上欲因事誅之。后曰。彼固富敵國。未嘗爲不軌。奈何以疑殺。萬三得流。太學成。后聞太學諸生有攜妻孥者。無所仰給。勸上賜以月糧。仍賜有室者以女紅蚕爲令。上凡識記蚕札悉付后。后具載中倉卒取進。未嘗脫誤。上膳必躬爲省視。宮人或勸止后曰。吾固知有司之者。但婦人事夫。不可不謹。膳羞上進。不可不潔。尚有不至。汝輩受責。吾心豈安。

吾所以爲此者。一以敬上而不敢忽。一以保汝輩免於責也。宮人有過。上怒后亦怒。命左右執付宮正司議罪。上霽威問曰。后不自責。顧付之宮正司何也。后曰。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治天下者。豈人人自賞罰哉。有司論之耳。上曰。后亦怒何也。后曰。當陛下怒時。遽自關之。非惟犯者獲重罰。陛下亦損中和之氣。故妾之怒者。所以解陛下之怒也。上憬然之。壬戌秋八月丙戌。大漸。上亟召醫視進藥。后不服。上強之。對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諸醫乎。妾不忍也。上曰。第服之。縱萬一不效。朕當爲汝償之。竟不服。遂崩。壽五十五。上震悼。終身不復立后。后生懿文太子標。秦王樉。晉王棡。太宗棣。周王橚。建文卽位。謚曰孝慈昭憲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永樂十七年冬十一月。加謚曰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祔葬孝陵。祔廟。對后父馬公爲徐王。立廟於宿州。世祀之。

皇淑妃李氏。鳳陽濠州人。父傑。洪武初以廣武衞指揮北征。陣亡。十七年秋九月。孝慈皇后旣除服。册爲皇淑妃。猶中宮事。史官曰。沒而服衰。以此親之。册而後皇。以君親之。別嫌明微。以正內也。

皇寧妃郭氏。鍾。淮人。郭山甫之女。山甫相之大族。遂飲太祖酒。旣醒。驚曰。公天表異質。貴不可言。幸毋忘今日。比龍。因謂諸子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殆由此耳。亟遣從渡江。遂亦遣妃入侍。協贊孝慈皇后於軍中。後封爲皇寧妃。皇淑妃薨。妃攝六宮事。父山甫追封營國公。妃生魯王檀。

惠妃郭氏。子興季女也。入侍太祖。封惠妃。生蜀王椿。代王桂。谷旌人樓。

充妃胡氏。謚昭敬。生楚王楨。

郎妃生卓王模。

韓妃生遼王植。

余妃生慶王橚。

楊妃生寧王權。

貴妃趙氏。生潘王模。

惠妃劉氏。生鄖王棟。

定妃達氏。生齊庶人縛。源王桂。

賢妃李氏。生唐王桱。

麗妃葛氏。生伊王檉。

吳妃生趙王杞。安王檀。

與宗康皇帝卽懿文皇太子。

皇后常氏。滁州人。開平王遇春女。爲皇太子妃。先薨。謚懿敬。建文卽位。追謚爲孝康皇后。永樂元年。復祔懿文太子。祔廟。

皇后馬氏。應天人。光祿寺卿全之女。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册立爲皇太孫妃。建文元年二月。册立爲皇后。四年六月十三日。以焚崩。生子文奎。文圭。

太宗文皇帝。

建文皇帝。

皇后徐氏。中山武寧王達女。洪武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册封爲燕王妃。后性恭儉仁厚。言動有則。寧怒不形。越諸妃頗有恩。能容人過。人亦畏服。初從太宗之北平。理內政。肅然有條。太宗卽帝位之十一月壬辰。册立爲皇后。后弟增壽。太宗起兵時。常有陰翊戴功。爲建文皇帝所殺。上將追命之爵。以謚后。后力言不可。乃止。后居宮中。每與皇太子言。惟孝親恤民。與妃嬪以下言。惟恭敬和睦。時仁宗居東宮。后言於上曰。太子國家之本。願擇老成端重之士。輔養德器。上曰。后言是也。皇考之制。東宮官屬率以姪臣彙之。任使一則疑隙不生。今凡宮臣之重者。悉遴廷臣賢者兼之。后曰。此先朝綏戒往代之失。誠良法也。雖萬世無守而行之。時上信用解縉等七人。后嘗欲見其命婦。上謂縉等曰。皇后欲見爾七人命婦。因朝后於東儀殿。宴費備至。后常從容問上曰。陛下日與共國政者何官。最要。上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論思。典詞命。皆朝夕左右者也。后因請悉賜其命婦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於衣服供食。必有德行之助。爲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有載於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旦夕事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爾承顧問。多見聽納。今上所以共國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婦不可有以覬覦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后喜讀書。觀女誡諸書。繹其義作內訓二十篇。母儀章有云。孔子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所以爲教不出閨門。以訓其子孫。本之以慈一愛。臨之以嚴。格慈愛不至於姑息。嚴格不至於傷恩。傷恩則離。姑息則縱。而教不行矣。其言大率類此。五年七月初四日。大漸。遺令皇太子曰。凡夜勤恪。敬事君父。前漢四十六。合葬長陵。后生仁宗昭皇帝。漢廬人高熙。趙王高燧二十二年上謚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祔廟。

惠妃吳氏。生皇四子高燧。未封薨。謚康穆懿恭。

麗妃韓氏。謚康惠莊惠。

賢妃喻氏。謚昭順。

賢妃王氏。謚昭獻。

順妃張氏。謚貞靜。

順妃郭氏。謚惠穆。

賢妃王氏。謚恭和榮順。

惠妃龍氏。謚安順。

惠妃崔氏。謚康靖莊和。

麗妃陳氏。謚恭順榮穆。

賢妃王氏。謚昭肅靖惠。

順妃王氏。謚昭惠恭懿。

賢妃喻氏。謚昭敬忠順。

賢妃樓氏。朝鮮人。父樓永均。國王李芳遠遣使迎至京。拜光祿寺卿。妃侍獨北征。還至臨城薨。謚恭獻。

妃梅穆粹善吹玉簫。上巡幸必從侍焉。

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 樂人王氏。證恭榮
呂氏。美人崔氏俱朝鮮人。 美人盧氏。證景惠

仁宗昭皇帝。

皇后張氏。河南永城人。父麒。任指揮使。以女貴封彭城侯。洪武十六年。册封爲燕世子妃。歸上於燕邸。七年。幸燕邸。太宗喜謂徐后御便殿。后視事庶毕。供饌一一當於禮。太宗喜謂徐后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於是女官加刃振頸。上臨爲之請。諸大臣皆脫。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豈自古帥人家國多矣。吾且聽皇帝及諸臣留振。此後不得再令干國事。正統七年十月十七日。大漸。召内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減昏臨御四年。嘗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皇太后曰。厥已革除。奈何士奇對曰。厥行於一時。實錄萬世信史。豈可褒洪武之年以亂實。太后領之。又曰。其一方孝孺已誅。太宗詔收其片言隻字。著論死。乞馳其禁。太后默然。士奇等叩頭稱受顧命而出。十八日崩。舍弟獻陵后崩後。王振始悉。當時仁宗在東宮。瀕危殆。非后妙於周旋。調且不測。宣英二朝。天下治平。后之力居多。人稱女中堯舜。信然。后生宣宗章皇帝。越王皓墉。襄王皓墻。是年十一月上謚曰孝誠恭肅明德宏仁順天啓聖昭皇后。祔廟。

貴妃郭氏。證恭庵。生滕王皓墣。梁王皓垍。衛王皓㮮。

敬妃張氏。證貞靜。生荆王皓堉。

賢妃李氏。生鄭王皓墝。淮王皓壎。

順妃潭氏。證恭僖。生靳王皓垠。

充妃黃氏。證恭婉。 淑妃王氏。證貞惠。

麗妃王氏。證惠安。 麗妃李氏。證悼僖。

宣宗章皇帝。

廢后胡氏。后山東濟寧人。父榮。以長女名善圖者爲女官。得授爲錦衣百戶。后其第三女也。諱瑞祥。永樂十五年七月。册封爲皇太孫妃。二十二年十月。册封爲皇太子妃。洪熙元年七月。册立爲皇后。父榮以女貴進都督。后沈靜柔樸。然善病。時貴妃孫氏有寵。后久未有子。宣德二年十一月。孫氏生皇第一子。上乃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得已。然朕亦決矣。朕年三十未有子。中宮屢逢而不育。日者言中宮祿命非宜男。今幸貴妃生子。必立爲嗣。母以子貴。古亦有之。但今中宮如何處。盍因舉后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古人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姑。上問輔士奇原吉。爾三人奚獨無言。士奇對曰。古人有言。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母。榮曰。上命廢之。豈羣臣所得專。士奇曰。固出上命。亦須處之得當。上問輔原吉。皆對曰。古有之。何得議。士奇曰。宋仁酌當乃可。原吉曰。此大事。容臣等退議以聞。上曰。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古有之。既退。榮曰。上所已定。爭之無益。既退。榮至西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諫官伏殿門三楊先議未決。明日上召士奇榮至西何益。原吉曰。只宜議處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議未決。明日上覽二三事。遽勃然曰。渠曷角門。問議云何。榮於懷中出一紙。列后過失二十事。皆極誣誣。曰。卽此可廢上。昔有此。宗廟無神鑒耶。遂袖之。顧士奇曰。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曰。吳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慎重之。上不懌而罷。他日又召問五人。輔原吉言。陛下慎處。必歸得當。士奇曰。皇太

帝凡有行。必興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則不可行也。上受命。頃間呼太監王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於是女官加刃振頸。上臨爲之請。諸大臣皆脫。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豈自古帥人家國多矣。吾且聽皇帝及諸臣留振。此後不得再令干國事。正統七年十月十七日。大漸。召内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減昏臨御四年。嘗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皇太后曰。厥已革除。奈何。士奇對曰。厥行於一時。實錄萬世信史。豈可褒洪武之年以亂實。太后領之。又曰。其一方孝孺已誅。太宗詔收其片言隻字。著論死。乞馳其禁。太后默然。士奇等叩頭稱受顧命而出。十八日崩。舍弟獻陵后崩後。王振始悉。當時仁宗在東宮。瀕危殆。非后妙於周旋。調且不測。宣英二朝。天下治平。后之力居多。人稱女中堯舜。信然。后生宣宗章皇帝。越王皓墉。襄王皓墻。是年十一月上謚曰孝誠恭肅明德宏仁順天啓聖昭皇后。祔廟。

居在上必有聖意上曰太后令飛卿等議是日議未決一日獨召士奇曰若何爲得當士奇請問中宮與貴妃相處何如上曰和睦但朕重皇子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令病貴妃朝暮視湯藥甚殷士奇曰惟乘有疾導之辭讓開處則進退以禮上曰此說可行蓋兩人德好佳能讓今導之讓必從貴妃來必肯受朕試之數日召士奇曰卿言甚善中宮堅辭士奇對曰若此則顯陛下待兩宮兩家均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禮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已乃廢后曰開立別宮册孫氏爲皇后三年二月賜后號靜慈仙師孝誠皇太后愛其賢且憫其無嗣仍命居清寧宮進膳如后儀每燕會必命居孫后之右姑婦恩禮甚篤宣宗晚年每悔嘆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宣宗崩及正統壬戌孝誠皇后崩凡六宮有位號者皆得祭奠后不敢與孫后列乃同諸妃嬪祭奠孫后見而意謖之后因痛哭不已八年冬十月后崩孫后命廷臣議喪事時士奇在告語臣就問之士奇曰當以后禮斂葬景陵問者曰此非中宮意士奇不答惟曰後世罵名遂上議以嬪禮葬之金山之原天順六年孫后疑議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耳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泰然之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於是尊后爲慈懿皇太后製日頒詔天下是日與議者懼件內旨有後患皆緘嘿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勸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成大禮焉成化四年六月甲寅崩丙辰詔禮部及府部詹翰科道議葬初天順末營裕陵彭時與同官議曰玄堂宜從權作三位應後日開全其美李賢然之上曰所言固有理但祖宗來制度只雙穴未可輕爲仍令廷議惟太皇夏時極言不可事遂寢至是崩廷議皆喁喁不敢對彭時劉健商輅至彭時首曰舜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姚夔曰此是正禮諸內臣惟懷恩以爲正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豈宜入山陵第比胡后例可彭時爭曰太后母儀天下垂三十年臣子豈忍別議一或乖禮奚示天下內臣心不然遂散彭時退謂廷臣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上有失德越日上御文華後殿召輔臣至問曰慈懿禮將如何彭時對曰自有正禮上曰朕豈不知但與皇太后有礙彭時曰皇上孝事兩宮聖德彰著今合葬裕陵大孝乃全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祔葬則人心不服如聖德何劉健曰孝者從義不從令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豈得爲孝彭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先帝待慈懿始終如一今安諸左廡不失先帝意上頷之遂退明日諸大臣奏言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廟正位中宮及皇上嗣位震極已伸尊稱蓋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葬裕陵祔神主於太廟此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謂皇上所以如此者必以爲皇太后萬年後祔陵廟同穹配嬪二后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歸葬祔廟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爲太后而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無子尚仍與父眞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皇上於慈懿皆義養今雖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於禮稍有未合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今皇

后妃傳

英宗孝莊皇帝

皇后錢氏海州人中軍都督貴之女以女貴追贈安昌伯初選納爲皇太子妃正統七年正月十九日英宗卽位册立爲皇后后事上素恭謹絕無妒忌及獨北狩每夜以哀籲天惟則叩地因損一肢復以哭泣過傷眇倾宮中之所有佐迎獨之費景皇帝卽位徙別宮稱太上皇后上歸居南宮恆鬱鬱不自得后每曲爲慰解之上復辟處景皇后極盡婦禮能巾明胡后之冤以成先帝之善念天順八年三月崩英宗卽位其明日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后久病癈宜止尊所生母周貴妃爲皇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顒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合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朝廷所以服天下但正綱常若止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周貴妃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時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殊昔胡后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名分固在豈得有疑議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耳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泰然之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於是尊后爲慈懿皇太后製日頒詔天下是日與議者懼件內旨有後患皆緘嘿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勸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成大禮焉成化四年六月甲寅崩丙辰詔禮部及府部詹翰科道議葬初天順末營裕陵彭時與同官議曰玄堂宜從權作三位應後日開全其美李賢然之上曰所言固有理但祖宗來制度只雙穴未可輕爲仍令廷議惟太皇夏時極言不可事遂寢至是崩廷議皆喁喁不敢對彭時劉健商輅至彭時首曰舜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姚夔曰此是正禮諸內臣惟懷恩以爲正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豈宜入山陵第比胡后例可彭時爭曰太后母儀天下垂三十年臣子豈忍別議一或乖禮奚示天下內臣心不然遂散彭時退謂廷臣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上有失德越日上御文華後殿召輔臣至問曰慈懿禮將如何彭時對曰自有正禮上曰朕豈不知但與皇太后有礙彭時曰皇上孝事兩宮聖德彰著今合葬裕陵大孝乃全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祔葬則人心不服如聖德何劉健曰孝者從義不從令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豈得爲孝彭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先帝待慈懿始終如一今安諸左廡不失先帝意上頷之遂退明日諸大臣奏言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廟正位中宮及皇上嗣位震極已伸尊稱蓋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葬裕陵祔神主於太廟此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謂皇上所以如此者必以爲皇太后萬年後祔陵廟同穹配嬪二后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歸葬祔廟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爲太后而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無子尚仍與父眞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皇上於慈懿皆義養今雖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於禮稍有未合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今皇

充妃李氏謚恭順　　成妃何氏謚端僖

英宗睿皇帝

賢妃趙氏謚恭懿

正統卽位八月追贈皇庶母十位册文曰茲委身而蹈義臨孤殿以上賓宜覃徽稱用彰恩行茲徙非宮妃也

賢妃趙氏謚純靜

淑妃焦氏謚莊靜

順妃徐氏謚貞惠

恭妃諸氏謚貞靖

惠妃何氏爲貴妃謚端靖

惠妃吳氏謚貞順

敬妃曹氏謚莊順

靈妃袁氏謚恭定

太后與慈懿同在陵廟。尤不相妨。且愈見二太后生存則攏容無間。永久則竝美無窮。此臣等所深願也。上命集廷臣再議以聞。皆云彭時言是。內批猶云別擇葬地。於是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整徹於內。上旨諭羣臣且退。衆叩首曰。不得不敢退。商輅劉健進曰。人心如此。天理所在。惟皇上俯順輿情。周太后及上亦爲之動。乃降旨云。卿等所言。皆合典禮。姑令興禮母后聖慈開諭蒙允行。衆皆呼萬歲退。遂合葬裕陵祔廟。上謚曰孝莊獻祥宏惠顯仁恭天欽聖莽皇后。

進稱后周氏。昌平人。父能以女貴追贈慶雲伯。年四月十三日。册封爲皇貴妃。八年。憲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成化元年二月。皇太后誕日。令僧道設建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會大臣啟曰。給事中張寧上言。皇上將欲裒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但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以綏懷祉。不當斂財宣於木偶之前。導上醮祭。以壞風教。上曰。所言有理。今後齋醮。百官不必行香。二十三年四月。加上尊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孝宗卽位。十月。加上太皇太后。號如故。宏治十七年三月一日崩。初。成化戊子。孝莊皇后崩。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至是后崩。隨上謚同孝莊之制。既而大學士劉健等奏稱。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廷臣詳議以聞。上御便殿。召健等出示裕陵圖言。孝莊玄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益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益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千古。臣等不勝折服。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皆內臣所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奏章。先朝大臣。悉忠厚爲國。因論祔廟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臣等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故祔者。上曰。二后已非。況夫三后。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乃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不足稱。宗廟事關係綱常至重。豈可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重。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假太后乃皇祖母。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并故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且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稱爲皇太后。別祔於孝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儉窄。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李東陽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最難。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意。又違羣議。遺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其詳確議之。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有人望。推寬。寬對奏曰。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自漢唐來亦然。至宋始有拉祔祭。其禮已褻。然皆謚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追尊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至情實爲非禮。不足法。非從之議。上喜曰。大義深恩。竝行不悖。祀之奉慈殿。祔孝惠太皇太后殿。在奉先殿西。上初赴祀孝穆至是展其制。中奉孝肅。左奉孝穆。於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先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太皇太后。嘉靖時。奉主升陵殿。止稱皇后。父能晉太傅加寧國公。謚榮靖。后弟蓉。嗣壻錦衣衛指揮。

德妃魏氏。都指揮忠女。謚恭莊端惠。生德王見浡。

寧妃萬氏。千戶聚女。謚靖莊安穆。生德王見潾。皇第三子見澤。吉王見淑。忻王見浩。

惠妃王氏。謚端靜安和。生許王見淯。

淑妃高氏。謚莊靜安榮。生秀王見澍。

順妃樊氏。謚恭和安靜。

賢妃王氏。謚昭肅靖嬌。

麗妃劉氏。謚安和榮靖。

和妃宮氏。謚恭安。

麗妃張氏。謚昭順。

莊妃趙氏。謚恭靖。

和妃梁氏。謚恭惠。

麗妃陳氏。謚惠和。

靜妃岳氏。謚和惠。

安妃楊氏。謚莊僖端肅。

敬妃劉氏。謚貞順懿恭。

昭妃武氏。謚端莊。

恭妃劉氏。謚昭靜。

賢妃李氏。謚昭懿。

成妃張氏。謚恭僖。

充妃余氏。謚僖恪。

貞妃王氏。謚榮靖。

景皇帝。

廢后汪氏。兵馬指揮瑛女。京師人。正統十年。册封爲郕王妃。性秉淑哲。女行追古人。孫太后雅重之。侍景帝執中饋甚謹。處事堅確。不少貶徇。景泰卽位。廢憲宗爲沂王。欲立其長子見濟爲皇太子。后執不可。因曰。恐礙監國之名。景帝不從。竟立。悒悒。汪殁。不懌。三年五月。遂廢居別宮。甲戌。禮部郎中章綸上弭災疏。首請復后於中宮。以正母儀。忤旨。逮榜掠幾死。英宗復辟。仍復稱爲郕王妃。景帝崩。英宗以其妃唐氏等殉。議及后。李賢奏曰。汪氏雖立爲皇后。卽遭幽廢。若令之殉。情所不堪。況兩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時憲宗復青宮。意感后曰。當時事我固詳知。嬸娘信聖哲。所以禮之甚恭。汪后與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憲宗言。嬸在此固好。但居處不相宜。乃言於上。遷之外王府。上以問李賢。賢對曰。於禮甚愜。但用度不可缺。上曰。更欲加厚。令原侍宮人皆隨還。老成中官數人備使令。既出居。太皇太后每於歲節召入。錄家人禮甚歡。后出時。憲宗爲護持。一宮所有。得取將。故所蓄厚。英宗一日入內帑。問太監劉桓曰。記得有一玉玲瓏螭臂。今何在。桓言。景帝取。嘗在汪所。上遣使再三索。皆對以無。俄有言后出擔甚夥者。英宗命檢取。得銀二十萬。他物稱是。故所蓄自此索然。正德元年薨。壽八十。合葬金山陵。二年。追謚曰貞惠安和景皇后。祖泉。累進左都督。父瑛。右都督。封爲錦衣指揮。

別立後廢后杭氏。懷慇太子見濟生母。景泰三年。廢汪后。册立爲皇后。天順元年。廢爲庶人。殉景帝。

賢妃李氏。先景帝薨。謚恭靖。

明書卷二十一

紀一

宮閫紀二

憲宗純皇帝

廢后吳氏.京師人.父俊.以女貴遷都督同知.天順八年秋七月.册立爲皇后.憲宗居東宮.先有禮寵者.后既立.不相能.后摘其笞杖賣之.上怒.於是年九月乃下詔曰.朕爲皇后共承宗廟.表正六宮.母儀天下.非德性醇淑.禮儀閒習者.不足以當之.先帝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於別宮.以待期.太監牛玉朥媚奏請.將選退吳氏於母后前復選.册立禮成之後.朕親舉動輕浮.禮度粗率.卽不稱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定者.用是不得已請命母后.廢吳氏退處別宮.閒住.牛玉本當處決.姑念在先帝時曾效微勞.免死發南京孝陵種菜.吳俊及吳雄發山東登州衛充軍.後孝宗生於西宮.追萬妃之難.后保抱惟謹.得免於禍.孝宗卽位.念后撫育恩.命宮中進膳服器.皆如母后禮.逼於孝貞皇太后.不能復號謚.乃官其姪

襲錦衣衛千戶.

册立后王氏.后.中軍都督王鎮女.先入宮者久.天順八年七月.廢吳后.十月.册立爲皇后.詔曰.帝王爲姑.

冥先正家.正家之道.必自大婚始.先帝臨御之日.曾爲朕簡求淑女.已定王氏.待期矣.迨濮儿顧命.猶以婚姻貴成有司.朕於時執禮彌甚.不敢遵從.矧敢輿知其事.不意朥臟立吳氏.因察非預定之人.夫旣遵先帝之命以成禮.而乃違命立非其人.何以奉宮閫.相宗祀.興言及此.內疚於心.已請命母后.廢吳氏.自念與其非人.寧虛厥位.而在廷文武羣臣再三陳請.謂中宮不可久虛.義正詞切.朕難固拒.今勉從所請.仍遵先帝成命.册立王氏爲皇后.於戲.自古人倫有常.有變而得正.何憚非爲.是舉匪獨正家.恐上負先帝選授之意.於心不安云.孝宗卽位.加號曰皇太后.武宗卽位.加尊爲太皇太后.正德五年二月.加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戊寅春二月.崩.合葬茂陵.上謚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祔廟.父鎮.追贈阜國公.謚康穆.兄源.封瑞安伯.子世勞.襲進侯.加太傅.贈太師.謚榮靖.弟清.封崇善伯.清封安仁伯.源子橋.嗣瑞安伯.

追尊后紀氏.諱妙善.后入宮最幼.自謂爲廣西賀縣人.父福斌.母唐氏.家姓紀.而不能辨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證之.憲宗卽位.興萬貴妃同處昭德宮.毓御婁.成化己亥.上幸昭德宮.宰后.遂有娠.萬貴妃知而悲之.百方苦楚.胎不墜.上命出居安樂堂.報病疮.明年庚寅秋七月己卯.生孝宗皇帝.移居西宮.慶后吳氏.薨保之.后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米餌哺之.不使貴妃知.以未奉命不敢賀.胎發.已而悼恭太子.旣極寵.上方以國本爲疑.漸傅西宮有一皇子.上必念之.然爲萬貴妃所忌.敏因厚結萬妃主宮宦段英乘間言之.萬妃驚曰.何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上卽召見.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從容出語.矩度不凡.上撫之大喜.孝貞皇后恩育如己出.乃召后厚賜之.立爲妃.徙永壽宮.已而貴妃薨.后遂有疾.是時輔臣商輅奏言.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授之人情.酺爲未順.請令就近居住.俾皇子至情上是之.尋后大漸.上命太監黃賜等將院使方賢入治.后不瘳.遂於成化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崩.一時稍稍.咸不能無疑於灼云.敏畀如禮.擇地金山.謚曰恭恪莊僖淑妃.孝宗卽位.進謚孝穆慈惠恭肅之.萬妃薨.曰

進稱后邵氏父林以女貴追贈昌化伯。其先杭州人。成化十二年。册封爲宸妃。二十三年。册封爲貴妃。生興王祐杭。岐王祐樘。雍王祐榰。世宗入繼大統。卽位。進稱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上徽號曰睿安皇太后。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崩。葬金山。後遷祔茂陵。不祔廟。祀奉慈殿。二年正月。上謚曰孝惠康靖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詩奉主陵廟。止稱皇后。并前孝肅不用容字。孝穆及后皆不用純字。以別嫡庶。兄弟封昌化伯。傳子蕙。無子。取支子杰襲封。姪翟婆、茂宮、軸俱錦衣官。

賢妃柏氏。謚端順。生皇第一子。

敬妃王氏。謚恭懿。生皇第十子。

德妃張氏。謚莊懿。生益王祐樞。衡王祐柳。汝王祐楨。

端妃潘氏。謚康順。生榮王祐橞。

恭妃楊氏。謚榮惠。生遼王祐櫹。申王祐楒。

安妃姚氏。謚端懿。生簫王祐榰。

順妃王氏。謚莊靜。

榮妃唐氏。謚靖僖。

夫人韓氏。謚恭順。

貴妃萬氏。山東諸城人。父貴。錢縣吏。配徙霸州。生妃四歲入掖庭。侍上於東宮。性黠智善媚。上卽位。遙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册封爲貴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册封爲貴妃。及皇后張氏。與濟人父貴。以女貴封壽寧侯。追封太保昌國公。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册立爲皇太子妃。孝宗卽位。是年十月。册立爲皇后。后柔順端婉。上平生無別幸。興后相得甚懽。后弟鶴齡。鶴齡父壽寧侯進昌國公。延齡封建昌伯。勢傾中外。有奏其使民業爲莊田者。上命刑部侍郎堵勳等司禮太監蕭敬勘之。俱束手公罪。其家奴。敬復命內庭。適上與后膳。后間怒曰。外邊官人無狀猶可。汝狗奴亦若是耶。上亦佯怒。詈后意解。退。上呼敬曰。適所言非本意。欲解后恚耳。汝得無泄此語耶。恐外臣聞。益破膽也。敬力辭。未嘗聞於外。上乃遣人各以白金五十兩賞勳戚。言恐禍等懼怖。以此壓驚。上與后篤伉儷。言不啻妃嬪。繼體來立。禮科給事中韓鼎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於神。不已惑乎。上笑沮之。后於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武宗皇帝。上大喜。恩詔有加。復生蔚王厚煒。孝宗崩。武宗卽位。上册贈皇太后。舉居仁壽宮。世宗卽位。上册贈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嘉靖元年四月。傳昭聖皇太后誥諭禮部。選婚。八月。傳昭聖慈旨。大婚選到淑女。宜進宮簡選。先是內官傳諭內閣。大婚事欲從壽安皇太后傳旨。大學士楊廷和疏奏。極言不可。去年論部及今春宣選。皆由昭聖皇太后誥諭。在廷之臣與天下之人皆知之。今乃改從壽安。事不歸一。禮不由正。何以示中外。乃傳奉后旨云。三年二月后聖旦。忽傳旨免命婦賀。翰林修撰舒芬言。昭聖皇太后聖誕之日。乃陛下愛日承歡之日。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者也。遽傳免賀。恐疑人心。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上以芬出位妄言。奪俸。御史朱制馬明衡亦以爲言。皇上孝事兩宮如一。今與獻太后聖誕。既以朝賀。昭聖誕辰。乃聞報能。禮數頓殊。關係不小。昭聖手擎神器。親授陛下。母子之恩。天日昭鑒。今日之禮。母后雖或同辭。皇上尤宜敦請。以明大孝。明衡言。暫免朝賀。在平時則可。今當議禮紛更之時。人心匆懼之日。忽聞報能。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太后。必有因事拂抑之懷。今昔存歿之感。若出自聖意。則母子至情。有隆無已。可以聖母慈節。愈重禮哉。上怒。命逮訊。侍郎何孟春等疏救。不報。御史陳逅等員外林惟聰上言。陛下以宮闈之故。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又不能無所軒輊。忠臣義士。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上怒甚。頓削。并逮訊。大學士蔣冕切諫。宜追寢前命。不聽。途移疾乞能許之。四月。加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十五年閏十二月。加進尊號曰皇伯母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徙居慈慶宮。一應供帳悉取給內府。二十年八月八日崩。上謚曰孝康靖廸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合葬泰陵。祔廟。

夫人鄧氏。謚敬順。

夫人劉氏。謚安順。

夫人項氏。謚榮善。

莽宗獻皇帝卽興王。

進稱后蔣氏。其先徐州人。生於京師。父駿。以女貴封玉田伯。弘治五年。册爲興王妃。生世宗皇帝及岱王

夫人周氏。謚安和。

夫人孟氏。謚榮順。

厚熙。世宗入卽位。后留興邸。世宗諡禮部曰。朕入繼大統。雖未敢顧私恩。然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切戀慕。可敕遣官奉迎并宮眷內外員役。成取來京。於是遣太監秦文等捧箋詣安陸奉迎。初上在途每思輒泣。故卽位三日。遂有是命。有司請以王妃儀仗迎。上命錦衣治后。八月后至通州。卽朝議曰。安得以我子爲人之子乎。怒不肯入。上號泣奏慈壽皇太后。禮部請以皇太后詣南京語。報曰。詔雖下。聖心未愜也。三年加章聖皇太后。七年加號曰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九年八月。詔諭刊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后自序爲目。凡十有二。張聰請世宗親灑宸翰序之。卷末上從之。禮部請以女訓證以高皇后事。實命翰林撰成直解刊布。而桂萼亦因女訓一書。上推行之序。行之宮中者三事。曰胎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所以共承宗廟。不宜久虛。上曰。君子所配。必求淑女。而君長之配。尤宜愼擇。前者初婚。皆宮中久惡之婦。慎行之天下者三事。曰女訓之學。醫藥之教。媒氏之正。上覽之喜。下部議。言宮中三事宜書御屏。爲宮閫先事之備。其行之天下者。宜令天下崇陰教。敎女習。禁陰昏記。崔詞。止宜女訓。婚姻一遵禮制。嚴禁指腹割襟之弊。以成皇太后陰教之治。於是上親製序刊行之。十五年閏十二月。加號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七年十二月崩。上諡曰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合葬顯陵。祔廟。父敬。無子。以輸爲後。封伯。贈太保。諡榮德。子榮襲伯。華爲都督。世守顯陵。

淑妃王氏。諡溫靜。

夫人胡氏。諡崇敬。

夫人姚氏。諡崇善。

武宗毅皇帝。

皇后夏氏。南京上元人。父儒。以女貴封慶陽伯。正德元年八月戊午。册立爲皇后。嘉靖元年正月。詔曰。皇嫂皇后表正宮闈。母儀有年。名稱宜異。上尊號曰莊肅皇后。十四年正月崩。禮官以諡請。上令集議。大學士張孚敬議。止宜二字。四字。禮部尚書夏言。大學士李時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都御史王廷相。吏部左侍郎霍韜等議。祔聖元后諡皆十二字。不當稍異。世宗不悅曰。事嫂如事母。人道有此乎。兩宮在上。非朕自尊。復命會議。成國公朱鳳等。吏部尚書汪鋐等議。莊肅皇后大行。固上同於列后。大分則上應於兩宮。止宜二字。上言皇嫂諡用六字。乃定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半。且陰六又合也。十五年四月。上詣天壽山。又言等侍言及后諡。以爲用全諡庶合典禮。乃上諡曰孝靜莊惠安肅溫成順天偕聖毅皇后。合葬康陵。祔廟。

端妃吳氏。諡淑惠。

賢妃沈氏。諡榮淑。

世宗肅皇帝。

皇后陳氏。直隸元城人。父生員萬言。以女貴封泰和伯。嘉靖元年九月。册立爲皇后。七年十月。后不豫。泰和伯萬言乞容婁氏入宮視之。上以疏示輔臣曰。朕憫外戚。祖法不宜入宮禁。多假言視疾。窺伺朝廷。在彼爲得計。在君爲墮計。皇后年紀朕躬。良醫妙藥。豈無治具。何謂不見親人。不能痊愈。朕不敢徇私縱外戚入宮。益不如是。恐無以範後世。既而后崩。時七年十月。諡曰悼監。葬畫見峪。禮部言。悼監皇后正位中宮。上佐宗祀者七年。禮宜祔享太廟。但今九廟已備。考唐宋故事。太廟未有本室別廟祀之。禮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夫孝恵於悼監。則祖姑也。宜祔孝恵側。制曰可。尋孝恵主遷陵殿。禮官擬遷后主於寢先殿旁室。今殿無旁室。惟殿西一室。空虛清閟。宜遷奉。制曰可。十五年九月。禮部尚書夏言言。先皇后祔悼監。考之諡法。在悼曰哀。合年中早天之哀而蚤喪有六類。非大美之稱。皇后奉主宗祀。贊理內治。已及七年。懿行純德。無可疵議。按之前諡。未稱奏行之實。宜更定哀穆。垂示後世。上是之。乃改諡曰孝潔。程宗卽位元年九月。加上諡曰孝潔悲懿慈莽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遷祔永陵。祔廟。繼立復廢后張氏。父栝。京師人。嘉靖元年。册封爲順妃。及孝潔崩。上與張璁議立中宮。耶璁曰。天子有后。所以共承宗廟。不宜久虛。上曰。君子所配。必求淑女。而君長之配。尤宜愼擇。前者初婚。皆宮中久惡之婦。所以共主日夜言之。聖母聖母未之察耳。今復興此事。則不如不繼。朕所愛者賢德。非有偏私尙色之私。卿等其同心之。遂立后。十二年。廢居別宮。十五年薨。十九年。改曰繼后。葬金山。

別立后方氏。江西人。父鋐。以女貴封安平伯。嘉靖十年。册封爲德嬪。十二年。張后廢。十三年正月。諭禮臣曰。莊臣屢請立后。惟德嬪方氏。性資端愼。名冠後宮。允副朕懷。未容少忽。宜立爲皇后。詔書言始配以疾而崩。繼立作孽而廢。剏議相配宗廟。不可無人。而左右承旨慈顏。豈宜少后。用是祇告於天地。請命於宗祖。白於聖母。立德嬪方氏爲皇后。贊朕內職。母儀萬方。二十一年。有宮婢謀逆之變。后幽中夜倉卒曳衛。馳至救上。上得無恙。感之甚篤。二十六年十一月崩。上卽日發喪。論禮部曰。皇后比救朕危。舉天濟難。冀同洪眷。相朕始終。不意遽逝。痛切朕懷。其以元后禮喪之。諡曰孝烈。先入永陵玄宮。上自是不復立后。二十八年。后大祥。詔曰。孝烈皇后淑德懿行。久正中宮。比緣內難。救朕於危。厥功大焉。永懷翊衛之忠。宜篤推崇之典。宜舉祔仁宗。升祔后主。今且藏主皇祇之側。每遇祭。居本次。止設位。儀品祇不必及。二十九年十一月壬寅。遂祔仁宗昭皇帝。升祔后主於太廟第九室。穆宗卽位。加諡曰孝烈媯慎敏惠恭誠祇天德聖皇后。不用端字。遷主祀別殿。

追稱后杜氏。大興人。父林。以女貴封慶都伯。嘉靖十年。册后爲康嬪。十六年正月。生穆宗皇帝。上諭廷臣曰。康嬪杜氏。侍中宮以侍朕。其對勤於宗祀。宜所榮稱。其進封爲康妃。三十三年薨。諡榮淑。葬金山。穆宗卽位。進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端僖。生哀沖太子戴基。

皇貴妃閻氏。諡榮安惠順端僖。生哀沖太子戴基。

皇貴妃王氏。諡端和恭順溫僖。生莊敬太子戴壁。

靖妃盧氏。生景王戴圳。

懿妃趙氏。生戚王戴璽。

榮嬪趙氏。生均王戴埼。

盧妃盧氏。諡莊順安榮貞靜。

貴妃萬氏。諡恭肅端順榮靜。

慶妃江氏。生潁王戴壑。

雍妃陳氏。生薊王戴堵。

賢妃鄭氏。諡愼榮。

德妃張氏。諡榮昭。
恭妃楊氏。諡恭淑安位。
靜妃陳氏。
貴妃馬氏。諡榮安。
恭肅夫人高氏。諡端勤。
永妃徐氏。諡懿惠。
靖嬪盧氏。
敬嬪李氏。
榮嬪趙氏。
端妃曹氏。二十一年十月。上幸妃宮。妃寢宮婢楊金英等俱上。共謀伺上寢熟。以經上頸。以敘股剌其囊。組誤爲死結。得不死。監宮張金蓮知事不就。奔告孝烈皇后。后聞變。急至上所解組。上蘇不能語。后以上命太監張佐等捕訊之。言金英與薊用藥。楊玉香。瓜翠蓮。姚淑翠。楊翠英。關楊秀。劉妙蓮。陳菊華。王秀蘭。親行弒逆事。嬪王氏首謀。端妃曹氏時讒不興。始亦有謀。金蓮事露方告。徐秋花。鄧金香。張春景。黃玉蓮。皆與同謀。詔不分首從。悉磔於市。籍其家。耶起倉卒。曹妃實不知。上後知憫其冤。無及已。
穆宗莊皇帝。
追尊后李氏。京師人。父銘。封德平伯。嘉靖三十二年。册封爲裕王妃。生穆懷太子翊鈁。三十七年薨。葬金山。隆慶元年。諡孝懿皇后。神宗卽位。加諡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合葬昭陵。祔廟。
皇后陳氏。北通州人。父景行。以女貴封固安伯。嘉靖末。册封爲裕王繼妃。隆慶元年二月。册立爲皇后。三年正月。御史詹仰庇巡皇城。遇督官自禁中出。言皇后遷於別宮。寢疾危困。因上疏言。臣聞天子有后。所以分理陰教。正位六宮。故宮閫之教修。而後陰陽之理順。今皇后乃先帝所擇。以配陛下。爲宗廟社稷之主。四方家人之則。臣聞乃移居別宮。已近一年。容體抑鬱成病。皇上略不省問。有如一旦不可諱。是上累聖德。而貽天下萬世之譏。臣實痛之。嘗竊聞大小臣工。亦無不戚戚泣下者。事涉宮禁。不敢明言。願陛下復皇后於中宮。時加慰問。疏入。上曰。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乃移居別宮。冀安適卻疾耳。給事中王之垣亦以爲言。謂人情惟暢懌而疾始除。未聞冷寂於別宮而云卻病者。上曰。后愈卽還矣。無復聒。穆宗崩。萬曆元年。上册册曰。仁聖皇太后。六年。加號曰仁聖慈安皇太后。十年。再加康靜。餘如故。二十四年。崩。上謚曰孝安貞懿恭純溫惠佐天弘聖太后。祔別殿。
進祔后李氏。宛平人。父偉。以女貴封武清伯。進侯。初爲宮嬪。進貴妃。生神宗皇帝。進皇貴妃。萬曆元年。上册曰慈聖皇太后。六年三月。加寶文。十年。加明肅。二十九年上册。賀徐號曰慈聖端文明肅貞壽。嬪獻皇太后。三十四年。於端獻下復加恭熹。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崩。遺詔予以渺躬。獲侍穆廟。悲敬罔懈。幸賴誕育今皇帝。今踰耳順。四十餘年。天下頌太平之麻者。或歸功啓佑。予實有榮施焉。敢隆純懿。常

以享受太過爲懼。益者造疾瀕危。皇帝齋居踰月。順命數已終。無可奈何。予亦怡然大逝。其奚怛化之有。
皇帝至孝。哀慟必過。良轸予懷。當順變節哀。毖承帝眷。親賢圖治。永保鴻基。皇太子亦宜及時進學。無忝元良。大小臣工。相與戮力共理。郅隆。是予惓惓至念。北赦恤事已親囑皇帝。喪儀悉遵典制。特諡上謚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合葬昭陵。祀廟先殿。后性慈惻。究心內典。好施予。天下凡名勝地。皆施建梵刹。動費鉅萬。時天下宴然。物力充足。神宗常助施數無算。后復生靖王翊鈜。翊鏐。父偉。封。
子誠銘。嗣侯。誠鎰。誠鈳等。皆官都督。
神宗顯皇帝。
賢妃汪氏。諡靜和。
莊妃劉氏。諡恭惠。
莫妃許氏。諡昭順。
榮妃王氏。諡莊僖。
悲妃吳氏。諡昭榮。
敬妃齊氏。諡昭靜。
和妃趙氏。諡恭靜。
安妃饒氏。諡榮悼。
皇后王氏。餘姚人。父偉。以女貴封永年伯。后生於京師。萬曆六年二月十九日。册立爲皇后。性端謹聰穎。時神宗幼沖。一切章奏格不下。后封識藏收。每語一事。則隨取所奏上之。密無錯謬。光宗在東宮。后爲周撫恩勤備至。事孝定。得其歡心。宮閫有少慙。后調劑之。不使乖。母儀天下四十餘年。可謂備德矣。四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崩。謚曰孝端。端貞恪莊惠仁明婉天毓聖顯皇后。祔廟。
追尊后王氏。京師人。初入宮爲才人。於萬曆十年八月十一日。生光宗皇帝。進封恭妃。薨。二十九年。册立光宗爲皇太子。追封皇貴妃。謚溫肅端靜純懿。光宗卽位。已降敕禮部。比孝恪皇后例祔葬。未及而光宗崩。熹宗卽位。九月十三日。上謚曰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遷祔定陵。祀奉慈殿。
皇貴妃鄭氏。諡恭謚。生福王常洵。
皇貴妃李氏。諡恭順。榮莊端靜。生瑞王常浩。
德妃許氏。諡莊靖。生惠王常潤。
順妃常氏。諡溫靜。生桂王常瀛。
夫人魏氏。以直諫死。追封賢妃。
榮嬪李氏。
光宗貞皇帝。
皇后郭氏。鄆縣人。父維城。以女貴封博平伯。進侯。兄振明。襲侯。后於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册立爲皇太子妃。薨。謚恭靜。萬曆四十八年九月。進謚恭靖端懿溫惠元妃。熹宗卽位。十一月三日。上謚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弼聖見皇后。遷祔慶陵。祔廟。
追尊后王氏。京師人。初入東宮爲選侍。於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生熹宗皇帝於東宮。進才人。薨。謚昭肅恭和章慈才人。光宗卽位。進封皇貴妃。改謚曰溫肅端靜純懿。熹宗卽位。十一月初四日。上謚曰

516

孝和恭獻溫穆徽慈誥天翊聖皇太后。遷葬慶陵。祀奉先殿。

追稱后劉氏。海州人。初入東宮爲淑女。於萬厤庚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懷宗皇帝於東宮。未幾卒。葬西山。懷宗方在襁褓。以神宗命付康妃李氏撫育之。至泰昌元年。移宮。後遂宗復托莊妃李氏君視。居勤宮。及懷宗册封信王。進賢妃。證貞靖。天啓中。懷宗居勤宮。朔近侍曰。西山有位巾懿王墳乎。對曰。有。曰。近處有劉娘娘墳知之乎。曰知。懷宗每密付金錢。辦牲楮祭。懷宗即位。上謚曰孝純恭懿淑穆莊靜倪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先是。營慶陵於光宗孝元孝和梓宮寶座之外加咫。及孝純祔葬。尺寸不爽。人共異之。祀奉先殿。封其兄文炳爲新樂侯。

康妃李氏。事上於東宮。初爲選侍。甚見獻愛。熹宗幼。選侍有保抱功。復撫育懷宗。委曲周至。上即位。尊郭元妃王才人皆封皇后。又論封選侍李氏爲繼后。及上不豫。召大臣於乾清宮。上御煖閣。遽几曰。選侍李夙保震器。重培國本。宜速封。如是者再。禮部尚書孫如游對曰。今孝端孝靖兩太后及元妃才人大典俱未舉。宜俟四大禮舉後。行未晚也。既而上崩。選侍尚居乾清。訛傳欲垂簾。廷臣勒令移仁壽殿。遂不果封。後進康妃。

莊妃李氏。性仁厚。寡言笑。老成慎重。宮中多威頌之。撫懷宗如親生。以學問。誘掖奬勵。不遺餘力。後不得意於客氏。抑鬱病薨。

懿妃傅氏。

選侍禮氏。直烈。魏忠賢不附己。逼縊殺之。臨死。以上賜物列案上。西向禮佛。從容投繯。聞者冤之。

熹宗哲皇帝。

皇后張氏。祥符人。父誦。舉生員。國紀。以女貴封太康伯。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册立爲皇后。熹宗崩。懷宗即位。於癸酉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詔追進徽號曰皇貴懿安皇后。薨。葬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都城陷。葬明。

皇貴妃范氏。生悼懷太子慈焴。

良妃王氏。

容妃任氏。生獻懷太子慈烱。

淑妃段氏。

裕妃張氏。性直烈。有身逾期不娩。忠賢客氏譖於上曰。詐也。賄宮人內官俱逐出。閉於宮。絕飲食數日。天大雨。尚力疾御御飲。齎齒而薨。上革妃封。焚於淨樂堂。懷宗即位。始復封。改葬如禮云。

成妃李氏。和婉有容。時范氏尚爲慧妃。失寵。妃侍上寢。爲范乞憐。魏客偵知之。遂矯旨革妃號。如裕妃故事。妃踰於裕。妃平日於齋瓦僻處多蓄食物。閉宮門半月不死。魏客以爲神。斥爲宮人。遷於乾西所。

懷宗端皇帝。

皇后周氏。大興人。父奎。以女貴封嘉定伯。萬厤末年。册封爲信王妃。天啓七年。懷宗即位。於九月二十八日。册封爲皇后。崇禎二年二月初四日。生皇太子慈烺。詔告天下。五年生定王慈燁。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都城陷。后具禮服。縊崩於上前。

皇貴妃田氏。生永王慈熠。殁懷宗薨。

貴妃袁氏。都城陷不知所終。

賢妃傅氏。都城陷。縊薨。

史官贊曰。孝慈作則。始謀昭垂。陛鎋六宮。帨雅流化。太徵列后。以順承乾。可謂吉協家人。徽揚彤管矣。而孝誠獨弘濟艱難。久襲光大。尤其奕奕者。歷朝罹四徙蹕林。悉無闕顯。愛憎之故。可不畏歟。至國變之際。張周慷慨就義。死君死社稷。有古烈丈夫之風焉。君子覽此。寧弗撫策服淫淫也。悲夫。

公主附

史官論曰。溶溶未朔。雞角未歌。而遽及乎皇英宵燭之倫。何也。曰。從母也。陰道也。祖系宗盟。有耳表也。不然。陰陽諧矣。明制。皇姑曰大長公主。皇姊妹曰長公主。皇女曰公主。俱授金册。二千石。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縣主。郡王孫女曰郡君。郡王曾孫女曰縣君。郡王玄孫女曰鄉君。郡主壻曰駙馬都尉。餘嘗儀賓。他頒屑不書。書公主。公主得證者。惟三人。曰此亦宮閫事。

仁祖二女。

曹國長公主。下嫁李貞。

高皇帝十六女。

長臨安公主。下嫁李祺。棣公善長子。

三公主。早薨。

五汝寧公主。下嫁陸賢。吉安侯仲亨子。

七大名公主。下嫁李堅。

九壽春公主。下嫁傅忠。潁公友德子。

太原長公主。下嫁王七一。

次寧國公主。下嫁梅殷。

四安慶公主。下嫁歐陽倫。

六福慶公主。下嫁王寧。

八福清公主。下嫁張麟。

十公主。早薨。

十一南康公主。下嫁胡靚。有傳。
十三公主。早薨。
十五汝陽公主。下嫁謝達。
興宗二女。
長江都公主。下嫁耿璋。益興侯炳文子。
十六寶慶公主。下嫁趙輝。
太宗七女。
長永安公主。下嫁裘容。
三安成公主。下嫁宋琥。西寧侯晟子。
五公主。早薨。
七真定公主。下嫁王誼。
仁宗一女。
德安公主。早薨。謚悼簡。
宣宗二女。
長順德公主。下嫁石璟。
英宗八女。
孝恵靈公主。下嫁周璟。
三滄安公主。下嫁蔡震。
五廣德公主。下嫁樊凱。
七宜興公主。下嫁馬誠。
景帝一女。
固安郡主。主堅不肯嫁。憲宗聞之曰。妹不嫁固好。但終是不了事。乃強下嫁王憲。禮儀視公主。
憲宗六女。
長仁和公主。下嫁齊世英。
三德清公主。下嫁林岳。
五追封長泰公主。
孝宗四女。
長追封長寧公主。
三福長公主。下嫁鄧欽和。

十二永嘉公主。謚貞懿。下嫁郭鏞。武定侯英子。
十四公主。早薨。
十六寶慶公主。下嫁趙輝。
次公主。早薨。
次永平公主。下嫁李諒。
四公主。下嫁宋英。城弟。
六清河公主。下嫁李銘。
次常德公主。下嫁辭楨。
次嘉善公主。下嫁王增。
四崇德公主。下嫁楊偉。
六隆慶公主。下嫁游泰。
八嘉祥公主。下嫁黃鏞。
次永康公主。下嫁崔元。
四公主。早薨。
六追封仙遊公主。
次追封善化公主。
四永安公主。下嫁謝昭。

世宗二女。
長成平公主。下嫁李和。
穆宗六女。
長公主。下嫁侯拱辰。
三追封蓬萊公主。
五公主。下嫁高煒。
神宗二女。
長榮昌公主。下嫁楊春元。
光宗三女。
五寧德公主。下嫁劉有福。
八樂安公主。下嫁梁永固。
熹宗三女。
長公主。早薨。
懷宗六女。餘皆早薨。推存
六公主。至國變後。始下嫁周某。尋薨。

宮閫女官附

洪武初。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禮部上言。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設內庭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史五十人。皆選良家女充之。上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謁。垂法將來。乃詳加裁定。遂立六局。局四司。設官及吏。

尚宮局。尚宮。二人。掌導引中宮。總四司官屬。凡六尚事物。出納文籍。皆印署之。
司記。司記。二人。掌印宮內諸司簿書。出入錄目。審而付行。典記。二人。掌記。二人。佐之。女史。六人。
司言。司言。二人。掌宣傳奉啓之事。典言。二人。掌言。二人。佐之。女史。四人。
司簿。司簿。二人。掌名籍廩賜之事。典簿。二人。掌簿。二人。佐之。女史。六人。
司閨。司閨。二人。掌宮閤管鑰之事。典閨。二人。掌閨。二人。佐之。女史。四人。

尚儀局。尚儀。二人。掌禮樂起居。總四司官屬。
司籍。司籍。二人。掌經籍教授筆札几案之事。典籍。二人。掌籍。二人。佐之。女史。十人。

次安泰公主。下嫁許從誠。
次公主。下嫁梁某。
四追封太和公主。
六公主。下嫁王昺。
次公主。下嫁冉興讓。
六遂平公主。下嫁齊賢元。
悼懿公主。早薨。
次三亦早薨。

518

司樂司。司樂二人。掌率樂人習樂。隊舞進退之事。典樂二人。掌樂二人。佐之。女史二人。

司寶司。司寶二人。掌朝見宴會賞賜之事。典寶二人。掌寶二人。佐之。女史二人。

司贊司。司贊二人。掌朝見宴會贊相之事。典贊二人。掌贊二人。佐之。女史二人。

彤史二人。掌后妃燕御於君所。書其日月錄司寶。

尚服局。尚服二人。掌供內服用采章之數。總四司官屬。

司寶司。司寶二人。掌寶璽符契圖籍之事。典寶二人。掌寶二人。佐之。女史四人。

司衣司。司衣二人。掌衣服首飾之事。典衣二人。掌衣二人。佐之。女史三人。

司飾司。司飾二人。掌澤沐巾櫛器玩之事。典飾二人。掌飾二人。佐之。女史二人。

司仗司。司仗二人。掌羽輿仗衛之事。典仗二人。掌仗二人。佐之。女史三人。

尚食局。尚食二人。掌供膳帖品齊之數。總四司官屬。凡進食先嘗之。

司膳司。司膳四人。掌割烹煎和之事。典膳四人。掌膳四人。佐之。女史四人。

司醞司。司醞二人。掌酒醴地飯之事。典醞二人。掌醞二人。佐之。女史二人。

司藥司。司藥二人。掌醫方藥物之事。典藥二人。掌藥二人。佐之。女史四人。

司饎司。司饎二人。掌給宮廚饔薪炭之事。典饎二人。掌饎二人。佐之。女史四人。

尚寢局。尚寢二人。掌燕寢進御之次序。總四司官屬。

司設司。司設二人。掌帷帳褥席鋪陳張設之事。典設二人。掌設二人。佐之。女史四人。

司輿司。司輿二人。掌輿輦羽儀之事。典輿二人。掌輿二人。佐之。女史二人。

司苑司。司苑二人。掌園苑種植之事。典苑二人。掌苑二人。佐之。女史二人。

司燈司。司燈二人。掌燈燭膏火之事。典燈二人。掌燈二人。佐之。女史二人。

尚功局。尚功二人。掌女紅之程課。總四司官屬。

司製司。司製二人。掌衣裳裁縫製線之事。典製二人。掌製二人。佐之。女史四人。

司珍司。司珍二人。掌金玉寶貨之事。典珍二人。掌珍二人。佐之。女史六人。

司綵司。司綵二人。掌綵緞繒帛之事。典綵二人。掌綵二人。佐之。女史六人。

司計司。司計二人。掌度支衣食柴炭之事。典計二人。掌計二人。佐之。女史四人。

六尚正五品。六司正六品。六典正七品。六掌正八品。女史司文案。

宮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掌糾察宮闈戒令賞罰之事。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二人。正七品。女史四人。

執文簿。

凡各宮女使。皆分隸六尚及宮正。

洪武二十二年。令宮官服勞既多。或五載六載。聽其父母從宜婚嫁。年高者許歸。以終天年。願留者聽其在宮闈及見授職。家給與祿。視外品。厥後數年一選。選輒三二百入宮。民不願者多。開選亂嫁。即婚娶。遂定例。女入宮。授其父兄以教論訓導名色。復其家。後止選於京城內外。久之則但由內官進獻。不須選矣。

宮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掌糾察宮闈戒令賞罰之事。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二人。正七品。女史四人。

六尚正五品。六司正六品。六典正七品。六掌正八品。女史司文案。

執文簿。

凡各宮女使。皆分隸六尚及宮正。

洪武二十二年。令宮官服勞既多。或五載六載。聽其父母從宜婚嫁。年高者許歸。以終天年。願留者聽其在宮闈及見授職。家給與祿。視外品。厥後數年一選。選輒三二百入宮。民不願者多。開選亂嫁。即婚娶。遂定例。女入宮。授其父兄以教論訓導名色。復其家。後止選於京城內外。久之則但由內官進獻。不須選矣。

六尚正五品。六司正六品。六典正七品。六掌正八品。女史司文案。

宮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掌糾察宮闈戒令賞罰之事。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二人。正七品。女史四人。

執文簿。

凡各宮女使。皆分隸六尚及宮正。

洪武二十二年。令宮官服勞既多。或五載六載。聽其父母從宜婚嫁。年高者許歸。以終天年。願留者聽其在宮闈及見授職。家給與祿。視外品。厥後數年一選。選輒三二百入宮。民不願者多。開選亂嫁。即婚娶。遂定例。女入宮。授其父兄以教論訓導名色。復其家。後止選於京城內外。久之則但由內官進獻。不須選矣。

宮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掌糾察宮闈戒令賞罰之事。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二人。正七品。女史四人。

執文簿。

凡各宮女使。皆分隸六尚及宮正。

洪武二十二年。令宮官服勞既多。或五載六載。聽其父母從宜婚嫁。年高者許歸。以終天年。願留者聽其在宮闈及見授職。家給與祿。視外品。厥後數年一選。選輒三二百入宮。民不願者多。開選亂嫁。即婚娶。遂定例。女入宮。授其父兄以教論訓導名色。復其家。後止選於京城內外。久之則但由內官進獻。不須選矣。

其死葬者。父兄授千百戶移陵衛。帶俸予世襲。曰朝天女戶。有宮中保抱東宮者。即位後皆封夫人。如翊聖衛聖寧聖恭聖之類。

明書卷二十二

表一

祖系故王表

史官論曰。帝王之興也。莫不光美所生。蔭及支庶。其關鉅矣。漢不帝劉氏。而庶則固祀玄元。宋無期功強近之親。而漢則合陽德哀褒顏之外無聞焉。祖它人之祖名曰溼。疏祖父之風。不亦殆乎。明太祖不附名族。紙以己所確知之四世。追尊帝后。卓哉見猷。漢高自太上皇。劉韶郡國立廟。祖則肇禋之。蠡祖雖追封僖順翼宣。而其一莫考。惟光武以帝胄譜系分明。立四親廟。祀高祖舂陵節侯。曾祖鉅鹿都尉。父南頓君。皆昭昭可據也。夫祭者。孝子之誠。通於冥漠。主祭之心。夫既茫然。則神爽不接。強之弗綏矣。明初定從廟祀者十五王。爲太祖之伯及兄與姪。著側九廟數足則祧。而十五王僞然永享焉。故於武宗時。御史徐文華上言。禮族無後者。祭終兄弟之孫。今太廟享配諸王。於太祖非伯叔卽兄弟。至今已五世矣。禮宜祧。下禮官議不從。嗚呼。七世之廟。可以報德。而明則祀其所知。殺矣。然不溯四祖。既亂十五王配享不遷。過矣。然弗親。雖然。武周鍾孝。不王公劉。建藩樹屏。姬姓者五十有五。豈盛文子哉。作祖系故王表。

德祖玄皇帝。伯六公。

玄皇后胡氏。生子一。

懿祖恆皇帝。四九公。

恆皇后侯氏。生子一。

裕皇后王氏。生子三。

熙祖裕皇帝。初一公。

海春王五一公。四子生

長徽丘王重一公。二子生

高沙王賽哥。不入廟記。

二資陽王鐵哥。

下二蔡王重二公。子生

三安豐王重三公。四子生

長六安王轉。

二安王記。

三梁王睒。

四英山王淵。

長城王頊四公。子無

次子五二公。未封。

仁祖溫皇帝世珍。三子

溫皇后陳氏。生子四。

南昌王與隣。二子生

長山陽王聖保。子無

二大都督文正。一子生

靖江王守謙。

王詳諸王表。

三臨淮王與祖。子無

二盱眙王與燧。一子生

招信王旺。子無

太祖高皇帝。仁祥本紀四子

史官曰。明之先未聞功德。規模。而祚明運幾三百年。然太祖自遇。亦祇曰農業忠厚。夫忠厚固足以基福。業有餘矣。雖然。太祖掃清功烈。紹乎。模。乎。有貽哉。無前者。前。

明書卷二十三

表二

同姓諸王表一

史官論曰人有言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然歟夫典首睦族經重親親其說非耶古天子之子孫皆使之控撫山河雄據都會主冕號令下天子一等雖云寶玉展親而繹雅人維城之義亦曰我有敝十百可爲天子者列寘內卽不幸而幽厲哀平或私奪王室或奮興晉祚蓋以宗弊社稷深根固本而不可拔帝王未之或改也明太祖身親百戰而定天下其諸子皆能信處廝養人表於是大啓宗封錯峙四垣經始慮終防邊爲要開藩邸市三垂跨邊襟海西抵嘉峪擇九王裂之諸王麟比內郡各分三護衛精兵萬五千牧馬數千以故城郭富於晉藩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傅以元侯輔以宿將權崇制命勢比磐石軍乘鉞麾旄部兵趫武廼清沙漠則蟬輪相望緝好宗潢則輶輪不絕蓋草昧利于建侯板蕩維於宗子衣食縣官帝有尾大之憂綴旒下國必無坑沈之禍此思王之所以控表朱侯之所以盤策也一傳而後二十三王皆叔父行以意行國中豪武尊大禮樂刑政皆不自上裁之則傷恩縱之則傷法而復以文弱在上儲迂在朝數年間雖權能耀利害相尋燕所以因其成資奮取鼎鑊太祖綢繆固圉之防乃不幸而用之於骨肉之際悲夫蜻雖後矯枉過復勉篤因心毓愁日蒭視昔不異而齊谷不救終負秬貸乃刻削收厥兵權護衛之師漸歸君上造謨壯前勝宜乘國瑕遏其螳斧蛙豉之微不旋踵而糜碎難順逆之理亦強弱異耳夫所謂弱者藩王雖旒衮高居不得臣吏民進止機宜一切不預支吾無驚雖疆武之夫百口之命仰給有司且天子擅綱結網彝枭日儆一不律則爵祿再不律則奪左右三不律則奪俯貲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蹤於魏闕卽使力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藉而抗漢以故百年無問土之收未聞甸師之變然而蠹斯日繁其麗不蠲蠹大司農之賦不足以養之浮繫一城殷商奚通於是脚王不知南面之愉支子更起齊民之慕至有共遂而居分僦而賠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卽末季啟宗學廣解額而罔救其窘困焉所以世尤煨焰東手無計鴻器淪胥除死窮谷纓江左稍爇乎宵燥而資卷之亡德橫流獻協之運歸窮燹其臣又不足有爲徒知羊爛宦常巴斃貨陷未經星次倏就滅亡雖天數之爐鞴抑人謀之兆釁也諸王宗室無拳無勇衆也奚爲以視所謂深根固本而不可拔者瞠乎殺矣要非先王封建之有未盡善也若人言以德撫民又可恃耶悲夫制親王金册金寶王妃金册無資其冕服車旂得章龍卷稍亞天子天子之臣貴重如太師公侯不得與抗禮拜謁曰朝通事曰啓凡皇太子之嫡子年十歲封郡王世子册印如之嫡子年十歲封郡王册印亦如之王無適子五十始封嫡子郡王次子授鎮國次孫輔國次曾孫奉國皆將軍凡三等次玄孫鎮國次五世孫輔國次六世孫奉國皆中尉凡三等親王祿太祖初五萬石後定萬石歲祿有差止二百石皇太子嫡子旣封郡王侯出閤歲賜如郡王女侯嫁歲賜如親王女已嫁者凡王子同一百八十八位名歲祿及米七百一十三萬七千六百七十三石有奇國變後玉牒散失不可考又不知增如千矣鎮國而下浩繁不錄錄親王郡王作同姓諸王表

宗系詩

東宮位下　允文遊藝訓欽武大君勝順道宜逢吉師良善用晟

秦王位下　尙志公誠乘惟懷敬誼存輔翊資廉直臣時永信惇

晉王位下　濟美鍾奇褒知新慎敏求審心成景慕述學繼前修

燕王位下　後爲帝業　高皓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

周王位下　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肅恭紹倫敦惠潤昭格質登庸

楚王位下　孟季均榮顯英華蘊盛容宏才升博術茂士立垂功

齊王位下　賢能長可處容智實堪宗養性期淵雅寅思復會通

魯王位下　肇泰陽當健觀頤符以弘振舉希敏達康莊遇本富

蜀王位下　悅友申資諒承宣奉至平懋進深涉益端居務程消

湘王位下、久鎮開方岳、揚威謹禮儀、剛毅循超卓、權衡素自持、
代王位下、遜仕成聰俊、充廷紹鼎彝、傳貽連秀郁、炳燁壯洪基、
肅王位下、贈嶲貢箕弼、結紳識烈忠、臨藩富運謀、處極臨貴豪恩寵致、忠衛儼弈儀、雲仍祖保令、操節應龍興、
慶王位下、秩遂貢台鼎、倪伸師偉奇、適完因巨衍、簡眷發雷毘、
雷王位下、勞奠親宸拱、多謀統議中、總泽支庶闓、作哲向親衷、
岷王位下、徽音廚彥譽、定辭金聲雍、崇理原諮訪、寬鎔喜賚從、
谷王位下、賦質偉維敬、叢興開福昌、篤諧伽懌豫、嬴登禎祥、
韓王位下、沖範微偕旭、融謨朗瑤連、宣詔愉顯愷、令緒介蕃維、
滑王位下、信幼詮勛允、恬理效迺璉、湜源諜哲睦、主璧啟澄圻、
安王位下、斐序斌延寶、凝置清融襄、恢嚴翻軸矩、縝密鄙程綱、
唐王位下、瑋芝彌宇宙、傾器聿琳琚、啓齡霑顒體、嘉展協錦圖、
郢王位下、偉聞參望奕、簽海泊皇極、麒麟餘積兆、奎穎肆琳璣、
伊王位下、類勉謹訐典、裒珂采鳳深、應畴頻閎選、昆玉冠泉金、
以下六十字原無國號、遂初斯述節、勗好必貞銓、執準符鈞正、詢咬汝勵虔、

薦謨演遵暢、先施遂省稽、謀懽發造就、適藝薰塤篪、
肅堅忻愿確、鑒潔綽佐孜、習獻增盈謚、臨饒軼績揚、
靖江王位下、貽左相規約、經邦任履亨、若依純一行、遠得襲芳名、
榮潭王位下、福昌忻保定、嘉應必興隆、啓處詢從式、尊聞汝貴中、以國除謚詞不載、

太祖高皇帝子、				
秦、 國長安、二、高				
子	堅王 楨、	昭王 棟、 襲、	保安、 三、懿	
子	肇王 尚炯、	端王 尚熿、	榮恭王 尚燇、	
子	徵王 志均、 以庶兄編、	定王 惟焯、 無子、以再從姪編、	悼厭王 憲燉、	
子	恒王 志均、 以庶弟編、	端王 敬錦、	莊簡王 公鋐、	
子	康王 志璟、	敬王 誼澐、	榮穆王 誠潨、 無子、弟編、	
子	憙王 公鐊、		昭和王 誠濼、 無子、弟編、	
子	安王 誠泳、 無子、以姪編、		靖和王 誠毅、	

永興、 二、堅	永壽、 五、懋	興平、 四、懋		
子	恭懷王 翊鈏、	榮靖王 尚炯、	榮憲王 宗愼、	
子	安惠王 志埴、	莊惠王 志璟、	鎮國將軍 憬鍠、	
子	康僖王 公鐭、	安僖王 公鐭、 除、子、無	以輔弘縣、降奉國將軍、除、	
子	莊僖王 誠淮、			
子	恭和王 樂鐘、 孫			
子	榮靖王父憎、 嫡早 薨、子			

晉、 國太原、三、高				
子	榮王 翻、	鎮安、 二、憲	汾陽、 五、康	部陽、 四、康
子	定王 祥堵、	榮王、 誠烋嫡	簡懿王 公鎔、	惠榮王 公鎔、
子	嶽王 美堵、		安裕王 誠潤、	汎穆王無子、 誠程、弟編、
子	莊王子奇源、 鏞鉞、孫襲檉、 先盛、		莊靖王 榮楨、 除、子、無	悼安王 誠澹、
子	端王 知烊、 無子、以姪編、			安僖王 榮檉、 除、嗣、無
子	開王 新墳、 無子、以姪編、			
子	靖王 慎鏞、			

臨潼、 三、康	宜川、 四、隱	安定、 六、憲	永壽、 五、懋	興平、 四、懋
子	莊靖王 志鍠、	王 尚烋、	懷簡王 尚玒、	榮靖王 尚炯、
子	榮順王 公琨、	坐降為 庶人、除、	安惠王 志堵、	莊惠王 志璟、
子	康榮王 誠溫、		康僖王 公鐭、	安僖王 公鐭、 除、子、無
子	恩裕王 聚棡、 除、嗣、無		莊僖王 誠淮、	
子	榮懷嗣、 泰王、		榮和王 聚檉、 孫	
子	榮順王 誠泳、 以從姪嗣、		榮靖王父憎、 嫡早 薨、子	

33A
522

		固城，大，侯	建威王家令，子	建威王家丞，子	建威王家将，子	建威王家兵，子	建威王家骑，子	
		鄱阳，七，侯	建威王家郎中，子	建威王家侍郎，子	建威王家侍医，子	建威王家舍人，子		
		宜阳，六，侯	建威王家令，子	建威王家丞，子	建威王家兵，子	建威王家骑，子	主簿 建威王	
		徐孺，四，侯	建威王家令，子					
		南昌，三，侯	建威王家郎中，子	建威王家侍郎，子	建威王家舍人，子	建威王家骑，子	建威王家兵，子	主簿 建威王
		大谷，四，侯	建威王家令，子					
		蔡阳，二，侯	建威王家令，子	建威王家侍郎，子	建威王家舍人，子	建威王家骑，子	建威王家兵，子	主簿 建威王
		同中，三，侯	建威王家令，子	建威王家郎中，子	主簿 建威王			
		新都，四，侯	建威王家令，子	建威王家侍郎，子	建威王家舍人，子			
		新化，二，侯	建威王家令，子	建威王家郎中，子	建威王家舍人，子			
		安远，二，侯	建威王家令，子	建威王家令，子				
		南安，四，侯	建威王家令，子	主簿 建威王				

		不疑，二，亭侯，食邑，六百户	建威王家令，子					
		安成，三，侯，食邑，十六百六十户	建威王家令，子	建威王家郎中，子	建威王家侍郎，子	建威王家舍人，子	建威王家骑，子	
			主簿 建威王					
		南平，四，侯，食邑，六百户	建威王家令，子					
		临化，五，侯，食邑，七百户	建威王家令，子	建威王家郎中，子	建威王家侍郎，子	主簿 建威王		
		永和，六，侯，食邑，七百户	建威王家令，子	建威王家郎中，子	建威王家侍郎，子	建威王家舍人，子	建威王家骑，子	
			建威王家令，子	主簿 建威王				
		南康，七，侯，食邑，六百户	建威王家令，子	建威王家郎中，子	建威王家侍郎，子			
		安城，五，侯，食邑，六百户	建威王家令，子	建威王家郎中，子	建威王家侍郎，子	建威王家舍人，子	建威王家骑，子	
		临川，四，侯，食邑，六百户	建威王家令，子	建威王家郎中，子	建威王家侍郎，子	建威王家舍人，子		
		西河，四，侯，食邑，六百户	建威王家令，子	建威王家郎中，子	建威王家侍郎，子			
		方山，六，侯，食邑，七百户	建威王家令，子	建威王家郎中，子				

		鎮平，大，定	有城，無郭	子	秦定王 子鎏	周憲王 子	安福王 子	
		宛陵，九，定	有城郭	俱，子，無				
		淶水，十，定	有城郭	子	榮定王 子鎏	周憲王 子	安陸王 子	端懷王 子
		封邱，二十定	有城郭	子	惠和王 子鎏	榮順王 子	安陸王 子	端懷王 子
		羅山，二十定	有城郭	俱，子，無				
		內鄉，三十定	有城，郭	子	端靖王 子鎏	遵儀王 子	遵定王 子	崔斌王 子
		許州，四，定	有城郭	子	端懷王 子鎏	遵儀王 子	遵定王 子	崔斌王 子
		固始，五十定	有城，郭	俱，子，無				
		通許，二，新	子城，周	屬王，縣				
		原武，三，舊	子城，郭	子	崔修王 子	榮威王 子	端王	
		鄢陵，四，舊	子城，郭	子	端懷王 子	榮定王 子	端王	
		洧陰，五，舊	子城，郭	子	崔恭王 子	榮定王 子	端王	

		雉衡，五，舊	有城，郭	子	榮端王 子	榮端王 子	安福王 子	
		葉縣，六，舊	有城郭	子	端和王 子	榮端王 子	安陸王 子	端懷王 子
		周，四關封，五，舊	有城，郭	子	憲定王 子	榮定王 子	安陸王 子	端懷王 子
		汝南，二，定	有城，郭	俱，無				
		順陽，三，定	有城，郭	俱，子，無				
		新安，四，定	有城，郭	俱，有郭				
		薛符，五，定	有城，郭	王，周封				
		永寧，六，定	有城郭	子	榮定王 子	榮定王 子	安陸王 子	端懷王 子
		汝陽，七，定	有城，郭	子	榮端王 子	榮定王 子	安陸王 子	端懷王 子
		郟縣，舊	城郭俱	子	王在			

三〇六

		項城，七，簡子爵，恭和王除，子，無						
		泌陽，八，簡子男，恭和王除，子，無						
		新息，九，侯子男，恭懿王除，子，無	恭懿王子，襲封	恭懿王子，襲封				
		汝南，十，侯子孫，恭和王除，子，無						
		義陽，一十一，侯子男，恭靖王子，襲封	恭靖王子，襲封	恭靖王子，襲封	王薨			
		汝陰，十二，侯子孫，恭懿王除，子，無						
		臨汝，十三，侯子孫，恭懿王子，襲封	恭懿王子，襲封	恭懿王子，襲封				
		沈邱，十四，侯子孫，恭和王子，襲封	恭和王子，襲封	恭懿王子，襲封	王薨			
		上洛，十五，侯子孫，恭懿王子，襲封	恭懿王子，襲封	恭懿王子，襲封	王薨			
		松陵，十六，侯子孫，恭懿王子，襲封	恭懿王子，襲封	恭懿王子，襲封	王薨			
		鹽瀆，十七，侯子孫，恭懿王子，襲封	恭懿王子，襲封	恭懿王子，襲封	王薨	子未命		
		堵陽，十八，侯子孫，恭懿王子，襲封	恭懿王子，襲封	恭懿王子，襲封	王薨			

		河清，七，簡王國薨，子安定和王襲封，無子，絕國	安定王子，襲封	安定王子，襲封	安定王薨，子未命，國除			
		新令，八，簡王國薨，子恭懿王襲封，子	恭懿王子，襲封	王薨，子未命，國除				
		溧陽，九，簡王薨，子恭懿王襲封，子	恭懿王薨，子未命，國除	王薨				
		平輿，五，簡王薨，有國除						
		崇德，六，簡王薨，子懷德王襲封，子	懷德王薨，子未命，國除	王薨，子未命，除，子，無				
		海鹽，七，簡王薨，子懷慕王襲封，子	懷慕王薨，子未命，國除	王薨				
		定安，十，簡王薨，子懷恭王襲封，子除，子，無						
		曲江，一十，簡王薨，子恭懿王襲封，子	恭懿王薨，子未命，國除	王薨				
		博平，一十二，簡王薨，子恭懿王襲封，子	恭懿王薨，子未命，國除					
		聊城，一十三，簡王薨，子恭和王襲封，子除，子，無						
		沈丘，一十四，簡王薨，子懷憲王襲封，子	懷憲王薨，子未命，國除	恭懿王子，襲封	恭懿王薨，子未命，除，子，無			
		益山，一十五，簡王薨，子恭懿王襲封，子	恭懿王薨，子未命，國除	恭懿王子，襲封	恭懿王薨，子未命，除，子，無			

信陵.	惠十八.	靖簡王安禪. 子	莊安王睦楫. 子	端和王勤熑. 無子.除.
邵陵.	惠十九.	恭順王安涸. 子	王睦梓嗣.	
萊陽.	惠二十.	榮康王安逵. 子	端定王睦棧. 子	王勤熯嗣.
東會.	惠二十一.	莊僖王安滋. 子	王睦梓嗣.	
富陽.	惠二十二.	安穆王安澀. 子	端僖王睦桴. 子	勤熾. 有罪.廢.除.
會稽.	惠二十三.	康敏王安濮. 子	宣懿王睦杉. 子	悼簡王勤滋. 無子.除.

浦江.	惠二十四.	悼隱王安湮. 子	安簡王睦枰. 子	王勤燉嗣.
麗水.	惠二十五.	恭順王安浮. 無子.除.		
應城.	悼四.	恭僖王睦桎. 子	王勤爆嗣.	
翕陽.	悼五.	端定王睦楷. 子	勤烇.先薨. 子	王朝壎嗣.
奉新.	悼六.	榮憲王睦楯. 子	王勤燁嗣.	
南陵.	悼九.	莊裕王睦模. 無子.除.		

京山.	恭三.	溫穆王勤炆. 子	朝璣.先薨. 子	王在銖嗣.
華亭.	恭四.	榮安王勤熾. 子	王朝垣嗣.	
寶坻.	恭五.	王勤炳.		
湯谿.	恭六.	榮憲王勤熇. 子	王朝墍嗣.	
瑞金.	恭七.	榮簡王勤煥. 子	溫靖王朝壕. 子	王在鈉嗣.
商城.	恭八.	榮簡王勤烒. 子	王朝埴嗣.	

臨安.	恭十.	王勤燒.夭. 無子.除.	
柘城.	恭十一.	王勤烺.	
修武.	恭十二.	康簡王勤燭. 子	王朝壎嗣.
安吉.	恭十三.	王勤爍.	
汝南.	恭十四.	端恪王勤燃. 子	王朝埔嗣.
彰德.	恭十五.	王勤熑.	

遂甯。 四、莊	安昌。 三、莊	饒封。 二、莊	保甯。 三、康	順慶。 二、康
旺、王在	鉄、王在	鑑、王在	朝補、郡簡王 子	城、王朝
			謙詞、王在	

明書卷二十四

表二

同姓諸王表

子。	太祖高皇帝		
			楚。 國武昌。六、高
永安。 二、昭	巴陵。 一、昭	忘王 顯榕、 子	昭王 杭、 子
益端、 肅藩王 子	悼簡王 蓼、早	憑王 英檢、 子	莊王 孟熵、 子
莊嘉王 學鉉、 子		未封、東安王 顯棱攝國事、	憲王 學規、弟嗣、 無子、
均鍊 先蓋、 子			康王 學垠、弟嗣、 無子、
靖懿王 榮潛、 子			安王 學堰、 子
順定王 顯榕、 子			靖王 均鉞、 子
恭順王 英燒、 子			頤王 榮淵、 子

新蔡。 二、靖	大冶。 四、莊	東安。 三、恭	江夏。 十、昭	岳陽。 九、昭	攸陵。 八、昭		通城。 七、昭	通山。 六、昭	崇陽。 五、昭	蒲圻。 四、昭	
榮淵、 固修王 除、子、無	季烋、 悼修王 除、子、無	孝壎、 莊定王 子	孟烜、 康靖王 子	孟壎、 悼惠王 子	孟熞、 順靖王 除、子、無	王華 壎、	孟綏、 莊靖王 子	孟熕、 靖恭王 子	孟煒、 靖簡王 子	孟埠、 安僖王 子	王華 煃、
		均陂、 闢王、 弟	季鎤、 悼順王 子	孝坑、 裝僖王 除、子、無			孝墐、 敦順王 子	孝垿、 莊簡王 子	孝燕、 莊僖王 子	孝垹、 靖和王 子	
		均峰、 昭簡王 子	均陂、 安嘉王 子				先蓋、 均鍊 子	先蓋、 均鍊 子	均酸、 順懿王 子	均鍊、 莊修王 除、子、無	
		早蓋、 王榮淵 子	榮淵、 端僖王 子				榮鍍、 温惠王 子	榮淹、 温定王 子	先蓋、 榮鍍 子		
		格、 王顯	桔、 王顯				先蓋、 顯相 子	顯桐、 端僖王 子	顯休、 有聞 降、子		
							王、 英焓 早蓋、	欽、 王英	照、 不王 得、		

		寧夏，三，鎮	慶靖王 子	俱襲，當王除，子，無				
		甘州，三，衛	肅莊王 子	俱襲，當王除，子，無				
		涼州，四，衛	莊浪王 子	俱襲，當王除，子，無				
		固原，三，衛	慶王 子	襲封				
		平涼，三，衛	肅王 子	襲封				
		慶陽，三，衛	慶王 子	襲封				
		寧夏，十，衛	慶王 子	襲封				
		興武，十，衛	慶王 子	襲封				
		莊浪，三，衛	莊浪王 子	襲封				
		鎮番，三，衛	鎮番王 子	襲封				
		永昌，三，衛	永昌王 子	襲封				
		山丹，三，衛	山丹王 子	襲封				
		肅州，十，衛	肅王 子	襲封				

		保安，三，衛	慶靖王 子	襲封，當王除，子，無				
		武勝，三，衛	慶靖王 子	襲封，當王除，子，無				
		鹽池，三，衛	慶靖王 子	襲封，當王除，子，無				
		寧夏，四，衛	慶靖王 子	襲封，當王除，子，無				
		興武，四，衛	慶靖王 子	襲封，當王除，子，無				
		興武，十，衛	慶靖王 子	襲封，當王除，子，無				
		興武，十，衛	慶靖王 子	襲封，當王除，子，無				
		興武，十，衛	慶靖王 子	襲封，當王除，子，無				
		興武，十，衛	慶靖王 子	襲封，當王除，子，無				
		興武，十，衛	慶靖王 子	襲封，當王除，子，無				
		興武，十，衛	慶靖王 子	襲封，當王除，子，無				
		興武，十，衛	慶靖王 子	襲封，當王除，子，無				

華陽。二，獻	崇寧。三，獻	崇慶。四，獻	保寧。五，獻	永川。六，獻	羅江。二，莊	黔江。三，莊	內江。二，和	德陽。三，和	石泉。四，和	汶川。五，和	慶符。六，和
悼隱王悅㷿，子	王悅㷫，無子，除。	王悅炘，無子，除。	王悅燓，嗣蜀王。	莊簡王悅烽，子	王友壎，遂嗣蜀王。	悼懷王友柏，無子，除。	莊懿王友橧，子	僖安王友堿，子	榮穆王友墳，子	悼簡王友增，子	恭僖王友壥，子
康簡王友堚，子				友梭，先薨。除。			申𨨏，先薨，子	恭裕王申鍷，子	恭靖王申鏵，子	榮康王申鍇，子	端順王申鏇，子
悼康王申鑵，子							康靖王賓沚，子	榮康王賓瀾，無子，除。	康惠王賓瀞，子	恭僖王賓沙，子	恭和王賓沾，子
恭順王賓瀝，子							讓棻，先薨，子		王讓機，嗣。	讓櫥，先薨，子	王讓櫟，嗣。
讓栻，先薨，子							恭定王承爕，子			王承熼。	
王承燗，嗣。							王宣圻，嗣。				

		湘。二，高十 國荊州。	代。三，高十 國大同。								
江安。二，康	南川。四，定	戾王柏，改諡獻。	簡王桂，子	恭王延埼，子	廣靈。二，簡		潞城。三，簡	山陰。四，簡	襄垣。五，簡	靈丘。六，簡	
王宣址。	安端王申𨥤，子	告反，懼，自焚死。無子，國除。	戾世子遜煓，先薨，子。	王鉉，嗣。	榮順王遜烇，子	王鉦埼，嗣。	僖順王遜炉，子	恭惠王遜㷆，子	恭簡王遜燂，子	榮順王遜烇，子	廷址，亦薨，子
	賓淮，先薨，子		隱王仕廞，子		莊裕王仕墩，子		安僖王仕埌，子	端裕王仕塩，子	庶人仕壥，有罪，廢。弟嗣。	僖靖王仕壥，子	王鼐鉎，嗣。卒，國除。
	讓構，先薨。無子，從弟嗣。		惠王成鍊，子		順簡王成鏓，子		榮安王成鐍，子	榮靖王成鏊，子	安懿王仕埏，子	莊和王成鍄，子	
	王讓操，嗣。		懿王聰涂，子		宣和王聰瀕，子		宣靖王聰溝，子	僖順王聰渤，子	聰浱，先卒，子	端靖王聰滸，子	
			思王俊杖，子		康定王俊檄，子		端懿王俊樾，子	王俊惜，嗣。	俊樾子充炳，以仕埏曾孫嗣。亦卒，	俊格，早薨，子	
			昭王充燿，子		榮昭王充鏴，子		王充燼，嗣。		降除。	充燦，早薨，子	

		鷹雄，四，嵯	嵯峨天皇	皇子	主基			
		淳和，三，弟	仁明天皇	皇子	皇太子，皇子，集			
		河內，國，嵯	淳和天皇	皇子	皇太子，皇子，集			
		富川，五，嵯	仁明天皇	皇子	皇太子，皇子	主基		
		賀遲，二十，嵯	仁明天皇	皇子，集				
		春山，二十一，嵯	仁明天皇	皇子，集				
		大井，一，嵯	嵯峨					
		新笛，二，嵯	弘，王嵯	皇，嵯				
		永嶽，三，嵯	嵯，王嵯					
	弘，嵯四，嵯十四，嵯	嵯，子	皇太子	皇子	皇子	皇子	皇子	皇子
		初嶽，三，嵯	明貴，嵯嵯	皇太子，嵯嵯，皇子，嵯嵯				
		宮笛，七，嵯	嵯峨天皇	皇子	皇太子	皇子	皇子	皇子
		俊仁，八，嵯	淳和天皇	皇子	皇太子	皇子，嵯嵯，皇子，嵯嵯	皇子，嵯嵯，皇子，嵯嵯	
		陽川，九，嵯	仁明天皇	皇子	皇太子	皇子，嵯嵯	皇子，嵯嵯，皇子，嵯嵯	
		昌化，二，嵯	嵯峨天皇	皇子	皇太子	皇太子，皇子，集		
		定安，二，嵯	仁明天皇	皇子	嵯嵯，皇子，嵯嵯，皇子，嵯嵯			
		博野，三，嵯	仁明天皇	皇子	皇太子	皇子，嵯嵯，皇子，嵯嵯		
		和川，四，嵯	仁明天皇	皇子	皇太子	皇太子，皇子	皇子，嵯嵯	
		怡津，五，嵯	仁明天皇	皇子，嵯嵯，皇子，嵯嵯	皇太子，皇子，嵯嵯，皇子，嵯嵯			
		筑後，六，嵯	淳和天皇	皇子	皇太子	皇子	皇子，嵯嵯	
		健磐，七，嵯	仁明天皇	皇子	皇太子	皇子，嵯嵯	皇子，嵯嵯，嵯嵯，皇子，嵯嵯	
		綾昌，二，嵯	嵯峨天皇	皇子	皇太子	皇子，嵯嵯		
		吉備，三，嵯	嵯峨天皇	皇子	皇子，嵯嵯			

		清泉，三，縣	侯，王，襲					
		永興，四，縣	侯，王，襲					
		茶陵，五，州	侯，王，襲					
		攸，六，縣	侯，王，襲					
		酃，七，縣	侯，王，襲					
		安仁，八，縣	侯，王，襲					
		資興，九，縣	侯，王，襲					
		桂陽，十，州	侯，王，襲					
		平陽，十一，縣	侯，王，襲					
		藍山，十二，縣	侯，王，襲					
		臨武，十三，縣	侯，王，襲					
		永明，十四，縣	侯，王，襲					
		江華，十五，縣	侯，王，襲					
		寧遠，十六，縣	侯，王，襲					
		道州，十七，州	侯，王，襲					
		永定，十八，縣	侯，王，襲					
		零陵，十九，縣	侯，王，襲					
		祁陽，二十，縣	侯，王，襲					
		東安，二十一，縣	侯，王，襲					
		湘鄉，二十二，縣	侯，王，襲					
		新化，二十三，縣	侯，王，襲					
		會同，二十四，縣	侯，王，襲					
		通道，二十五，縣	侯，王，襲					
		沅州，二十六，州	侯，王，襲					
		芷江，二十七，縣	侯，王，襲					
		黔陽，二十八，縣	侯，王，襲					

慶陽。 八、十 縣	鳳川。 九、十 縣	鶴水。 十、二 縣	甘陽。 二、衛	肅官。 三、靖	長垣。 四、靖	光澤。 二、嘉	盾元。 二、嘉	旬容。 二、非	靖閩。 二、靖	延平。 高十 六、縣	
博陸王 貴機、 除、子、無	榮默王 貴嫩、 除、子、無	靖和王 貴嫩、 子	見國 首府、	惇靖王 恩緣、 子	榮順王 恩鋼、 子	榮輔王 貴潔、 子	康僖王 敦慥、 子	王懿 嫩、 王、除、	王祝 嫩嗣、	惠王 秩雄、 子	王祝源 早薨、 除、子、無
榮穆王 貴嫩、 子		榮裕王 貴嫩、 子		榮順王 恩鋼、 子	王宣 勤、 除、子、無	榮僖王 敦慥、 子	王懿 嫩、			恒王 遵慥、 嗣、弟、子、無	
		榮裕王 貴嫩、 子		王致 耕嗣、		王懿 遊嗣、				莊王 遵鋼、 子	
		修酒王 貴嫩、 子								碧王 遵鑑、 子	
		王致 楠嗣、								定王 古楠、 子	
										端和世 先薨、子承襲、 嗣、弟、子、無	

安化。 四、靖	安福。 六、靖	弘農。 三、康	豐林。 六、康	岐陽。 二、南	洛交。 一、非	紫昌。 二、非	延川。 二、定	華陰。 二、惠			
嵩懿王 秩烽、 子	宣靖王 秩民、 除、子、無	安僖王 運鎮、 子	溫僖王 寶堤、 子	王、度嗣 建塌、	王、控嗣 貞鑒、	嗣、除、帶有	端和王 勤根、 子	王悅 焯、			
端惠王 先薨、 子		榮簡王 寶嗣、 子	榮莊王 寶輯、 子				王悅 焯嗣、				
除、伏誅、罷爵		榮定王 吉祥、 子	端康王 吉綸、 子				端和靖王 吉潛、 子	王悅 勤嗣、			
康僖王 貴嫩、 子		康僖王 嘉穆、 子	王端 嗣、								
		王悅 勤嗣、									

鄱陽。 高十八、國武開。											南昌。 高十七、國南昌。
樂平。 莊王 子	建安。 靖四、	鎮陵。 靖三、	弋陽。 嘉五、	石城。 嘉四、	樂安。 嘉三、	瑞昌。 嘉二、	信豐。 獻五、	新昌。 獻四、	宜春。 獻三、	隱川。 獻二、	豫章。 獻王 子
襄垣。 早薨、無子、	開建王 子	殉難、 除、子、無	榮莊王 薨、	寧靖王 薨、	嗣安王 薨、	弼徳王 薨、	悼嵩王 薨、子、無	安僖王 薨、子、無	安簡王 薨、 子	康僖王 有傳 薨、 除、	莊惠世子 薨、先薨、子
澤王 薨、 子	莊順王 薨、 子		徳順王 薨、 子	昭靖 先薨、 子	顯懿 先薨、 子	榮安王 薨、 子			宣和王 薨、 子		靖王 薨、 子
順王 薨、 子	僖王 多 除、子、無		莊僖王 薨、 子	安裕王 除、子、無	靖莊王 薨、 子	寧順 先薨、 子			脱冠 先薨、 子		康王 薨、 子
簡王 薨、 子			端憲王 薨、 子		端懿王 薨、 子	恭從 除、反死、			康僖王 薨、 子		宣湖、 除、反、伏誅、子、并無、
靖王 薨、 子			恒 多 除、子、無		頃 多 薨、				恭 除、伏誅、徳反		除、
康王 薨、											

江陵。 一、	唐年。 六、順	沙陽。 五、順	黎山。 四、順	完城。 三、順	安昌。 二、順	南滘。 二、	勝宗。 五、莊	廣通。 四、莊	江川。 三、莊	鎮南。 二、莊	王室 薨、
遂汰、 王、嗣	恭裕王 薨、 子	端靖王 薨、 子	安徳王 薨、 子	薨、 除、嫡、踈	懐僖王 薨、 子	悼順王 薨、 子	懐煬、 除、嫡、踈	懐煬、 除、嫡、踈	懐恭王 薨、 子	懐煬、 王、嗣	
	王 多 除、子、無	王 多 除、子、無	康靖王 薨、 子		榮和王 薨、 子	薨、 早薨、 子			徳懐王 薨、 子		
			榮僖王 薨、		僖 早薨、	安和王 薨、 子			王 薨、		
			王 薨、		定徳 赤薨、 子	莊順王 薨、 子					
					王 薨、	除、子、無					

南安。 二、簡	南豐。 三、簡	新化。 二、靖	建德。 三、靖	淡川。 五、靖	遂安。 七、靖	長寧。 八、靖	綏甯。 三、康	浦流。 六、康	郴陽。 七、康	廣濟。 八、康	青林。 子、順
簡王瑮	康僖王	康簡王	定安王	王恕	王譽	王睿	王定	王寬	王定	王定	王瑾
廖視、 除、子、卿	子	子	子	除、子、無	除、子、無	除、子、無	尤、	嬌、 除、子、無	嬌、	嬌、	垣、 除、子、無
王世子	王定	王定	王定								
世子	王定	王定	王定								
王世子	王定	王定	王定								
王世子	王定	王定	王定								
王世子	王定	王定	王定								

谷。 高十 國宣府、 九、 國平涼、 十、 高二	韓。	襄陵。	樂平。 三、	臨汾。 四、	開城。 一、	丙都。 二、	襄城。 三、	通渭。 四、	平利。 五、	漢陰。 二、
王恭人	昭王	康王	康	康	靖	靖	靖	靖	恭	靖
嬪、庶	嬌、	嬌、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世子	定王	憲王	定康王	王神	鎮邦	鎮邦	居敬王	崔簡王	固關王	嘉恒王
斌、	嬌、	子	子	煤、	王、	王、	子	子	除、子、無	徵、
除、庶、適	子	子	子	除、子、無	將 開	將 開	子	子	子	除、子、無
王世子	王定	王定	王定							
王世子	王定	王定	王定							
王世子	王定	王定	王定							
王世子	王定	王定	王定							
王世子	王定	王定	王定							

慶陽。 四、定	高渠。 二、定	昆山。 四、昭	長洲。 二、昭	建昌。 八、康	長泰。 六、康	常遠。 四、康	隴西。 二、康	西德。 七、惠	高平。 六、惠	彰化。 三、惠	廣安。 二、惠
顧璽、嗣王子	貞靖王子	榮康王子	定憲王子	恭安王子	榮順王子	宣和王子	安僖王子、無	昭僖王子	恭和王子	僖潔、王嗣	僖仗、王嗣
鈐嗣、王	鎔嗣、王	鏞嗣、王	先蔑、王 子	融鋤、除、嗣、卽	繼悼、除、子、無	襄懿王子		先鋒、王子	昭簡王子		
			經嗣、王			顯堉、嗣王子		煙嗣、王	鼓炷、除、嗣、卽		
通安。 六、定	休甯。 三、定	長樂。 五、昭			永福。 七、康	慶嗣、王					
堵、王	安靖王子	康簡王子			端僖王子						
	鈔嗣、王	封嗣、王			樊嗣、王						

									浩。 國初、十二、高		
沁源。 八、簡	王鏜、嗣	沁水。 六、簡	穆山。 五、簡	黎城。 四、簡	平遙。 三、簡	陵川。 二、簡	武鄉。 一、簡	王恬、嗣	楨、簡王子	保德。 四、景	崇明。 二、景
信焯、梁定王子		信堰、悼簡王子	信燈、莊靖王子	信煽、昭僖王子	信燈、僖靖王子	信燈、康簡王子	信焯、封、嗣		信焯、惠王子	徐、王嗣	治、王嗣
坊堉、端憲王子		坊保、安惠王子	坊坻、莊靖王子	坊堉、莊惠王子、剔、嫡	坊燈、睿憲王子、無	坊燈、早薨、子			坊堉、莊王子		
詮鏞、榮靖王子		詮鏞、端懿王子	詮鏞、榮和王子			詮鏞、康簡王子			詮鉦、榮王子		
勛鏞、康僖王子		勛鏞、榮睦王子	勛坻、端簡王子			先蔑、勛溫子			早薨、勛洪子		長吉。 三、景
早薨、光勛子		光樹、莊和王子	光阿、昭靖王子			光泉、莊宣王子			赤薨、光祖、無子、嗣、從弟		潤、王嗣
煌嗣、王恬		詒鮮、新寧王子	煒嗣、王恬			煌嗣、王恬			光修、憲王子		

		清朝，三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光山，四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恭親王	奕訢，子
		內府，六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光緒帝	載湉，子
		廢宗，七世	宣統帝	溥儀，子				
		廟山，八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光緒帝	載湉，子
		永年，九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光緒帝	載湉，子
		百壽，一世	宣統帝	溥儀，子				
		德川，二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光緒帝	載湉，子
		宣山，三世	宣統帝	溥儀，子				
		福壽，四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光緒帝	載湉，子
		東江，五世	宣統帝	溥儀，子				
		定慶，六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光緒帝	載湉，子

		清朝，十七世	宣統帝	溥儀，子				
		慶山，十六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光緒帝	載湉，子
		福安，十五世	宣統帝	溥儀，子				
		康定，十四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光緒帝	載湉，子
		德化，十三世	宣統帝	溥儀，子				
		安福，十二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光緒帝	載湉，子
圖十二卷 皇室 四四二		所，十一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光緒帝	載湉，子
		安，十世	宣統帝	溥儀，子				
		所，九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光緒帝	載湉，子
		慶年，八世	宣統帝	溥儀，子				
		福安，七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光緒帝	載湉，子
		永福，六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光緒帝	載湉，子
		慶山，五世	宣統帝	溥儀，子	醇親王	載灃，子	光緒帝	載湉，子

					伊。 國洛陽。十五。二高	鄀。 國安陸。十四。二高					
濟源。 二。寨	西鄂。 三。暨 魏	方城。 二。暨 魏	光陽。 二。簡	上洛。 一。簡	福。 榮	靖。 恭	衡陽。 五。莊	臨城。 四。莊	浙陽。 三。莊	文城。 二。莊	穎昌。 一。莊
肝逼。 王。伊 簡	安懷王 陽鉄。 子	憧僖王 陽疆。 子	榮靖王 鉉培。 除。子。無	王魏 簡 先莊。 安。陽 鎧 子	簡王 陽鉄。 孫		莊恭王 獨鍋。 子	恭端王 鍋鋭。 子	溫僖王 鍋鑑。 除。子。無	恭靖王 鍋酋。 子	簡王 鍋鍊。 王。唐 簡
	恭靖王 肝泗。 除。子。無	昭和王 肝逵。 子		王。簡 遠	惇王 陽鉄。 弟鍋。無子。		端順王 宇淳。 子	宇倩 旱蔑。 子		宇遠。 王。鍋 建	
		典榕 旱蔑。 子			遠王 陽鉄。 子		宙鍋 先蔑。 子	榮康王 山桃。 除。子。無			
		溫僖王 鍋鍊。 子			莊王 無子。 肝淵。 弟鍋。		溫懿王 鍋慎。 除。子。無				
		王河 鍋鍊。			敬王 肝淡。 子						
					王真 桃鍋。						

萬安。 二。欽	安樂。 一。康 人康
康簡王 典棍。 子	興簡。 除。胜。陣
王寰 鍋鍊。	

明書卷二十五

表二

同姓諸王表三

	子。帝皇康宗興 文。諡 卯			
徐。 五。漢	衡。 四。漢	吳。 國杭州。三。吳	廣。 一。漢	
王尤 鍵。	王尤 煌。	王尤 鏞。	惠王 雄英。 王。封 遵	
太宗廣。參 蕭。諡 哀	太宗廣。 孝元。	太宗廣。 倫孝元。		

						子.帝皇文宗太				子.帝皇文睿	
									漢. 國漢建.二.文	親王. 二.漢	皇曾孫
				趙. 國彰德.二.文					高照. 陳.反	文圭. 胙.幽	文奎. 睿文一子.追
襄邑. 四.梁	湯陰. 三.梁	臨淳. 二.梁	王常 睿.漢	固王 高鑒.子	海豐. 九.漢	膠東. 七.漢	昌樂. 五.漢	濟陽. 三.漢	子 坦.嗣 鈺.襲莊		太宗入都. 殺于火.
梁定王 嗣.鈺. 子	莊靜王 嗣.靖. 子	梁安王 嗣.鑒. 子		悼僖 世子 先薨.嗣.成. 弟.嗣.	嗣.城.	嗣.坪.	嗣.埠.	嗣.堂.	先卒. 嗣.哲.襲.世子		
個簡王 見.鈺. 弟.嗣. 無子.	有鼻 見單. 殿.陰.	梁和王 見.恬. 子		惠王 嗣.城. 子					繼世子 嗣.祈. 嗣.嗣.仰		
梁嚴王 見.祈. 子		鉅鹿 先薨. 子		悼王 嗣.恒. 子	新泰. 十.漢	任城. 八.漢	淄川. 六.漢	隨淄. 四.漢			
昭和王 鉅.鄉. 子		康靖王 以.剡. 子		靖王 見.淮. 子	嗣.嬀.	嗣.導.	嗣.埠.	嗣.城.			
靖順王 以.鎮. 子		王戴 嗣.闕.		莊王 鉅.楼. 子	俱從反誅. 幽死國內.						
王戴 嗣.鎮.				康王 以.鎧. 晉.孫							

子.帝皇昭宗仁											
	鄭. 國鄭度.二.仁										
新平. 二.靖	靖王 嗣.埠. 子	鉅鹿. 一.康	光山. 四.莊	秀水. 二.莊	成安. 五.靖	昆陽. 三.悼	汝源. 二.悼	平鄉. 八.嘉	商洛. 七.嘉		洛川. 五.嘉
懷簡王 嗣.鉅. 除.子.無	頃王 嗣.鄭. 子	昭定王 嗣.埠. 子	康靖王 以.焯. 除.子.無	宣程王 以.炯. 除.子.無	頃鈴王 嗣.楨. 子	溫穆王 見.治. 除.子.無	榮順王 見.寘. 子	榮順王 嗣.鎮. 子	嗣.鉉. 子 襲位.薨.	王常 嗣.鎮.	靖懿王 嗣.楨. 子
	莊子見 嗣.鎮. 子	頃刺封 嗣子.薨. 子.常.			溫懿王 以.鎮. 子		榮簡 先薨. 子	榮康王 見.沈. 子	榮修王 見.鎮. 子		榮修王 見.治. 子
懷簡王 鉅.鄉. 子	康王 嗣.祥. 嗣.堂弟.無子.	王.嗣.趙		江寧. 三.莊	康僖王 嗣.鎧. 子		靖僖 以.鎮. 子	靖侯 先薨. 子	宣靖王 嗣.楨. 子		康定王 嗣.楨. 子
安靖王 鉅.鎮. 子	整王 嗣.博. 子			恭懿王 以.鎧. 子	王嗣 嗣.鎮.		戴堵 早薨. 除.	王厚 嗣.鎮.	王厚 嗣.鎮.		以烽 先薨. 子
見.鉅. 除.鎮.薨	王厚 嗣.烽. 侍.後			王戴 嗣.鎮.							恭懿王 嗣.鎮. 子
											莊順王 嗣.鎮. 子

		襄。 國襄陽。五。仁	靳。 四。仁	越。 國衛州。三。仁							
襄陽。 三。憲 郟侯。安穆王 子	當鄉。 二。憲 蒲縣。莊懷王 除。子。無	憲。 嗜墳。王 子 郟國。定王 子 見淵。簡王 子 郟村。恵王 弟嗣。無子。 嗣。康王 鉅嗣。再從 厚煩。 王。載 堯嗣。	嗜墳。王 除。 進封。無子。	嗜墳。王 除。子。無	德慶。 二。燒 慈。王載 發。恭簡王 除。子。無	丹陽。 一。十 簡 見溱。靖和王 除。子。無 見淵。榮穆王 子 光嗣。王厚 巨。 二。十 簡 見淳。榮穆王 除。子。無	鹽江。 十。簡 見楠。榮簡王 子 結婚。榮穆王 子 信陽。 七。簡 見淳。恬悼王 除。子。無	宜章。 八。簡 見訓。恒順王 除。子。無 繁昌。 九。簡 見綬。毅定王 子 結坊。康順王 子 以炎。 幼。	河陽。 五。簡 見潛。恒簡王 除。子。無	東垣。 四。簡 見設。端惠王 子 結禪。 應子。襲王。追封 河。榮昭王 烟。 子 王。載 嗣。	朝邑。 四。靖 服錦。綏簡王 除。子。無 盟津。 三。簡 見淵。王。榮懿 後。降。 復。稱 子 禧。結 除。降。罰

						荊。 國襄州。六。仁					
安城。 三。榮 滋。王常	德安。 二。莊 歸。王端	永安。 一。端 倡。載 子。王。以子襲 隆。莊。 嗣。 嗣王。追封	富順。 二。和 輔。王厚	樊山。 三。靖 見淵。溫懿王 子 結婚。莊和王 子 厚煖。榮僖王 子	都梁。 二。靖 見溥。恬惠王 子 結姻。 嗣王。追封	都昌。 二。寧 部鑑。惠靖王 子 見淳。恒順王 子 結婚。恬熙王 子 厚熙。王厚 子 塔。王載 子 彈。王 胡 除。子。無	鄖。 國襄州。六。仁 嗜墳。王 子 部鑑。琦王 子 見淵。 有郎 娃。勿死。 嗣。 結姻。和王 子 厚烓。王 子 嵣。榮僖王 子 常洁。冷。 嗣。郎 王。壓。	鄖城。 二。莊 繪。王載 永城。 三。莊 職圻。 除。子。無	光化。 二。簡 結姻。 遷 塞王。嗣 安福。 一。莊 載堯。 遷 塞王。嗣	鎮南。 三。寧 見潤。榮靖王 子 結婚。康定王 子 嗣。王厚 嗣。	陽山。 二。寧 見淳。榮和王 子 結婚。榮康王 子 厚煖。 王。遷 嗣

											淮。國錢州。七。仁
金華。三。靈	紹興。八。莊	廣信。五。莊	上饒。三。莊	崇安。七。康	順昌。六。康	德興。四。康	南康。三。康	清江。二。康	永豐。三。靖	鄱陽。一。庶	端王載墉。
王厚燇。	王厚燇。	王厚燇。	王厚燇。	榮穆王見淘。子	靜懿王見潭。子	莊僖王見潘。子	莊惠王見浩。子	端裕王見源。子	靜和王鄒鏡。子	憲榕王詡儻。子。無	康王鄒慈。子
				昭和王結幹。除。子。無	定端王結樘。子	蕃簡王結鍵。子	結柯先逝。	結榮。端剩王。嗣	憲懷王見鏐。子		安懿世子見濃。先逝。無子。嗣
					王厚燇。嗣	王厚燇。嗣			榮和王結相。子		定王結蒸。弟。無子。
兼容。四。寧	建昌。二。寧	嘉興。七。莊	吉安。四。莊	高安。二。莊					榮壁王厚烋。子		莊王結樸。子
簡定王載堉。除。子。無	王載堅。	王厚燇。	簡順王厚燇。除。子。無	恭僖王厚炭。子					毅址先薨。子		靈王厚燇。子
				王載增。嗣					王朗毅。嗣		王藏堵。嗣

子。帝皇容宗英

許。四。英						德。國謚南。二。英	衛。國恒慶。十。仁	梁。國安陸。九。仁	滕。國遺南。八。仁		榮昌。二。增
悼王見溟。除。國。未之	榮邑。二。鈷	甯海。四。恆	高唐。八。鈷	歷城。三。鈷	濟南。三。莊	秦安。一。庶	莊王見鐘。子	靖王增壝。除。子。無	莊王增堉。除。子。無	恒王增壝。除。國。未之	王嵩鑑。
	王嵩儇。	憲和王載垓。子	悼僖王厚煽。	榮和王厚勳。除。子。無	安僖王結樗。除。子。無	溝鎮王結樗。子	懿王結鐘。子				
		王嵩鐲。				端懿王厚墳。子	順懿世子厚燉。先薨。子				
	利津。三。鈷		臨清。三。恆	臨朐。七。鈷	東平。二。鈷	惠王載壓。除。子。無	敬王載壇。子				
	王嵩鐲。		王載埙。	榮簡王厚鐵。子	封世子厚墩。鎮王。封		王嵩鐲。				
				恒莊王載堈。子	子載燈。王。嗣 端						
				王鈐。							

徽。 國鈞州。九。英
見淮王 子

忻。 八。英
侄王 求之 國薨。 無子。除。

毅城。 三。端
端王 端。

祖陽。 一。唐 端
追端 吉王。

常山。 一。簡
簡王 子 子孫。世

吉。 國長沙。七。英
簡王 子
悼王 薨子 先薨。子

定王 子

端王 子

莊王 子

光化。 一。唐 定
定王 端。

端王 子

端王 子

端王 子

子.帝皇純宗憲

							益. 國建昌.六.遼	岐. 國德安.五.遼			
羅川. 七.縣	華山. 五.縣	浦陽. 三.縣	阜平. 五.縣	舒城. 三.縣	玉山. 四.縣	崇仁. 二.縣	靖恭王 子	惠王 子.無	萬善. 二.縣	上蔡. 一.十縣	延津. 九.縣
王常活.	王常汎.	王常棣.	王載增.	王載堵.	厚燁. 榮安王 除.子.無	厚炷. 遂嗣 王.	厚煒. 莊王 弟嗣. 無子.		嗣勛. 以父 薨. 嗣	王載揩.	王載矩.
安仁. 八.縣	鶴溪. 六.縣	梁河. 四.縣	黎丘. 二.縣	銅陵. 四.縣	安東. 二.縣	金谿. 三.縣	戴靖 先薨. 子			安陽. 子.縣	孟津. 十.縣
王常淑.	王常洼.	王常納.	王常源.	恭懷王 子 王嗣 襲爵.	王載墳.	厚煌. 莊惠王 子 榮靖王 子	王嗣 嗣.			靖榮. 以父 嗣. 除.	王載堆.
							王嗣 嗣.				

											衛. 國資州.七.縣
靖. 國保寧.九.縣	雍. 國衛州.八.縣										
靖恭王 嗣. 除.子.無	靖王 嗣. 無子. 國除.	商河. 八.莊	樂昌. 六.莊	平度. 四.莊	東昌. 二.莊	德陵. 六.縣	齊東. 五.縣	高唐. 四.縣	新樂. 三.縣	江陵. 一.廣縣	靖莊王 嗣. 子
			王載堉. 除.子.無	王載璽.	載圭. 衛王. 遵封	王厚燁.	厚炯. 溫惠王 子	厚燁. 宣靖王 子	厚燁. 端惠王 子	厚鋪. 衛王. 遵嗣	厚煒. 莊王 子
							載屋. 安和王 子	厚燁. 王載 嗣.	厚燁. 王載 嗣.		載圭. 定王 子
			蒲張. 七.莊	南陽. 五.縣	武定. 三.莊	濮陽. 七.縣	王朝 嗣.			玉田. 二.縣	胡廷.
			王載壇. 除.子.無	王載堺.	王載封.	王厚燁.				厚煒. 恒簡王 子	
										靖王 嗣. 載	

世宗肅皇帝子			穆宗莊皇帝子	敬宗					光宗貞皇帝子	
載垕。	載圳。	載坖。	翊鈏。	翊鏐。	翊鑾。	翊錡。	翊鈐。	翊鑌。	常洵。	常浩。
六、書	五、世	國徳安、四、世	一、穆	二、敬	國徳州、四、憲十	國徳徳、三、憲十	國徳沂州、二、憲十	國徳衛輝、一、憲十	三、神	二、神
懿、恒王	懿、康王		厚熙、恒王	厚煒、悼王	結楷、懿王 除、子、無	結粧、莊王 子	結楨、端王 除、子、無	結梓、安王 除、子、無	王恭烜、	王恭熞、
追封、	追封、	無子、除、	追封、	追封、						

光宗貞皇帝子				神宗顯皇帝子		穆宗莊皇帝子			
由校、	由檢、	慈燁、	慈焜、	常洛、	常溆、	翊鈞、	翊鏐、	載堅、	載圳、
一、光	二、熹	三、思	四、悼	一、光	二、悼	國衛輝、四、穆	二、穆	八、世	七、世
王由校薨、	王由檢嗣、	王慈燁薨、	王慈焜嗣、	王常洵薨、	王常溆嗣、	薨、王翊鈞	明、悼王	載堅、恩王	載堉、哀王
				王由校嗣、				追封、	追封、
				即位前卒、改元弘光、二年國亡、					

太祖姪孫。	靖江王。 國桂林。			
		浩惠王 郭寧。 子	守謙。 有譽。 銅子。	
			保定王 欽德。 子	任昌。 王。 子
			雅樂王 佐敬。 子	雅正嗣
			相承 先義。 子	
			順和王 規裕。 子	
			端懿王 約鍰。 子	
			安惠王 鏡狄。 子	

史官曰。子孫盛衰。國運關焉。明中葉以前。繩繩振振。中葉以後。如秋風之阻綵也。豈不哀哉。

明書卷二十六

表三

公侯伯表

史官論曰。明之興也。起濠甸。定江東。收拓疆宇。統一華夏。滅漢之功爲最。取幽燕次之。次汴洛秦晉齊魯。次吳次閩越。次蜀。又次滇南。當是時功臣封者。衣租食稅。雖不得分土臨民。而錫券寶綸。天盟廟授。追崇之禮。過於商周。世宥之恩。覃於漢魏矣。太祖撫運天開。刑用重典。藍胡株連。誅鋤萬數。相國慘於繫腎。楊府殿於誅越。夫倚重宋璟之助。而卒不勉於嫌。謂其不蔽法也。而諱之。卽諱之猶不爲詔後。嗚呼。可嘆也。豈非功高位逼。疑積釁深。人主稍歉包荒。則法更愈肆。深延禍線。淩剝宗姓。殲夷距勢。運使然乎。革除後。諱祖釋囚。放隆淹繫。江陰失律。逐西長興。褒師眞定。越嵩安陸之流。乍承收復。終歸艱棘。太宗起宗藩。御大寶。以九門壞。上白溝。滄州遷城。夾河鑒璧。七戰論功。已而北騙殘寇。南縛交酋。西靖羌番。東捕倭韓。奮從太宗曰。舉天靖難。除曰。舉天翊運。武則曰。推誠宣力。文則曰。推誠守正。幼而嗣者。舉於國子。屈師祭酒。司業。有過革冠服。服平巾幘。證於國子。歸奪祿。宣奪俸。惟謀逆叛無赦。查稽其爵邑名姓。著於是篇。而行事則詳之世家列傳焉。

姓名	功系封爵世除	洪武年封		
李善長。定遠人。	開國輔運。	韓國公。	追封。	常遇春。懷遠人。
徐達。凡縣人。	開國元勳。	魏國公。	追。	開國元勳。
李文忠。	開國元勳。	曹國公。	追。	鄂國公。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鄧愈。	開國元勳。	衛國公。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湯和。	開國元勳。	中山王。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沐英。	開國元勳。	黔國公。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馮勝。	開國元勳。	宋國公。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傅友德。	開國元勳。	穎國公。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藍玉。	開國元勳。	涼國公。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胡大海。	開國元勳。	鄧國公。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趙庸。	開國元勳。	南雄侯。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周德興。	開國元勳。	江夏侯。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丁德興。	開國元勳。	永嘉侯。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陸仲亨。	開國元勳。	平涼侯。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周德興。	開國元勳。	江夏侯。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丁德興。	開國元勳。	永嘉侯。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陸仲亨。	開國元勳。	平涼侯。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多濫。以故傳世者鮮。宏治御極。慎名與器。封者無間焉。正德汨亂。新悼念前勳。興滅繼絕。侃然下明詔。昭太宰大司馬沮考故實。緝封者五姓。天下翕然。階厚蔑而一時舉行之臣。不能推廣德意。至使額宋二公。不獲比肩曹衛。而李韓公廖德溫吳江陰靖海之爵寥寥。斬一命之澤。能無令人多遺憾哉。是時按籍而數之。初所封公大人。值一公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爲公者亦絕。而餘二十六侯。無里土乘駟之舉。繼封四公二十一侯二伯。亦值西平武定在耳而錄及五姓。不可謂非曠典也。嗟乎。太祖盟白馬指黃河而誓其功臣。勗世而後。豳揚幾盡。而區區稱戈天色。指纖中原。與夫收如綫之寇。莅苻之盜。卤滅數人以至十百。積封自伯而至公侯。雖稱元勳。橫加金紫。何反貂蟬聯也。以此況彼。誠不可同年而語矣。及國變時。哲輔首荷桎。雖痛賊庭。爭上酷劵。靜有存者。獨運安閩門自焚。英國宣城陽武。慨然自盡。忠義烈烈。殊無媿世傳云。太祖初定制。有公侯之封及子男之附。厥後則公侯伯凡三等。有世襲。有流傳。駙子男不襲。公侯位正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朝服進賢冠加貂巾貂蟬。世襲者傾錢券。流傳則否。當是時封伯者二人。忠勤之臣。僅當侯三之一。誠意至不能當六之一。十年後。封東莞侯徵先。融遂興侯。埕至永樂初。始定居侯下正一品上。其階勳亦與侯埕凡任事入則穿參五府。總六軍。出則領將軍印。簪大帥。哲留都。兼館。轄淸綱。獨不得預六卿事。有勞以滋爲之。凡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其制如瓦。外剔歷履歷數之辭。以記其功。中儲免罪減降之敎。以防其過。每剖符爲二。分爲左右。左加誥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貸則有三。曰加曰給曰遞。有號凡三等。佐太祖定天下曰開國輔運。

從太宗曰舉天靖難。除曰舉天翊運。武則曰推誠宣力。文則曰推誠守正。幼而嗣者。舉於國子。屈師祭酒。司業。有過革冠服。服平巾幘。證於國子。歸奪祿。宣奪俸。惟謀逆叛無赦。查稽其爵邑名姓。著於是篇。而行事則詳之世家列傳焉。

姓名	功系封爵世除	洪武年封		
李善長。定遠人。	開國輔運。	韓國公。	追。	常遇春。懷遠人。
徐達。凡縣人。	開國元勳。	魏國公。	追。	開國元勳。
李文忠。	開國元勳。	曹國公。	追。	鄂國公。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鄧愈。	開國元勳。	衛國公。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湯和。	開國元勳。	中山王。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沐英。	開國元勳。	黔國公。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馮勝。	開國元勳。	宋國公。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傅友德。	開國元勳。	穎國公。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藍玉。	開國元勳。	涼國公。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胡大海。	開國元勳。	鄧國公。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趙庸。	開國元勳。	南雄侯。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周德興。	開國元勳。	江夏侯。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丁德興。	開國元勳。	永嘉侯。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陸仲亨。	開國元勳。	平涼侯。	追。	開國元勳。
子	襲。	子	襲。	子
孫	襲。	子	襲。	子
曾孫	襲。	子	襲。	子
玄孫	襲。	子	襲。	子
來孫	襲。	子	襲。	子
仍孫	襲。	子	襲。	子
雲孫	襲。	子	襲。	子
耳孫	襲。	子	襲。	子

傅友德。宿州人。		湯和。濠州人。	廖永安。巢人。	歐普祥。江陵人。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陣沒。		
穎國公。		信國公。	楚國公。	袁國公。		
以疑不良。免除。子	之淪。子	除。免。五世孫	舞子。弟永忠任。除。	流沒。	紹嫂。	植。人。庶子
忠。主。齊公弟	國祥。	紹宗。復捐。安治				娟。安治復捐。子
謙。世襲安千戶。		封振豐侯。子				繼坤。復封宣侯。子
		佑貿。子				胤綸。子
		重陸。子				重棟。子

鄧愈。虹人。	馮勝。盱眙人。		李文忠。盱眙人。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衛國公。	宋國公。		曹國公。		文潤。子	復。復璽錦衣捐。子
世。免。子	以宿遇不良革。除。	沂。子	世。免。子	以疑招太陞。宗下號元孫一路。中馮孚謀。除。死。除。	尤絅。	紹。子
讎。公。子。改封申國傳。		庭竹。子				經。子
鉞。揖。世指子		言紹。子		安治指揮。		鼐。子
源。以天。襲爵停。子		孫福。子	濂。子			元復。侯。恒遠子。復封
		宏潤。	性。父。侯。復封恒無子。叔			

藍定遠人。玉。	唐勝宗。滁人。	陸仲亨。滁人。	周德興。滁人。	華雲龍。滁人。	顧時。滁人。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涼國公。	延安侯。	吉安侯。	江夏侯。	潍安侯。	濟甯侯。
謀反伏誅除。	坐奸黨殺。除。	坐奸黨殺。除。	坐通敵死。除。	除。免。	世。免。子
					耿。追論奸黨。除。

耿炳文。滁人。	陳德。滁人。	郭子興。滁人。	鄧愈。滁人。	王志。臨濠人。	費聚。臨濠人。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長興侯。	臨江侯。	鞏昌侯。	永樂卒。以其嫌自殺。除。	六安侯。	平涼侯。
	世。免。子	坐。免。子		世。免。子	世。免。子
	錦。死。無子。襲爵。除。	振。除。子。無		威。侯。坐法失指。子	超。死。戰子
				誠。以下襲指揮。子	鼐。交阯。坐法。除。

吳良 定遠人	吳禎 定遠人	趙庸 鳳陽人	廖永忠 巢人	俞通源 巢人	華高 和州人
開國血戰	開國破守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江陰侯	靖海侯	南雄侯	德慶侯	南安侯	廣德侯
世 襲	世 襲	坐藍黨 死 除	坐奢香 殺 世 襲	父子坐藍 黨 殺 除	襲 子 孫 除
子	子		子		
高 除 坐 水 胜 藥	忠 除 坐 水 胜 藥		鏞 坐 事 除 黨		

韓政 睢州人	胡美 溧河人	朱亮祖 六安人	康鎧 濠州人	楊璟 合肥人	貢彬 史失
開國血戰	開國平南	開國血戰	以父蔭開國戰功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東平侯	臨川侯	永嘉侯	潁春侯	營陽侯	宜春侯
坐藍黨 殺 除	坐藍黨 論死 除	坐法杖 死 除	卒 從	世 從	死 坐胡黨 除
			子	子	
			淵 除 坐法 坐	通 揮 侯 世 捐 坐法 失	

梅思祖 歸德人	陸聚 史失	薛顯 沛人	汪興祖 巢人	沐英 定遠人	仇成 合山人
開國血戰	開國血戰	開國北征	開國血戰	開國征西	開國從征
汝南侯	河南侯	永城侯	東勝侯	西平侯	安慶侯
從	坐藍黨 子 除	追論逮 黨 除	征南戰 效 無子 除	卒 坐	流 皆 後予 世 券
子				子	子
襲 不得開 侯子 捐 揮				券 弟 除	券 除 子 無
				見永樂功 臣公表	

曹震 史失	吳復 合肥人	張龍 滁人	謝成 滁人	仇成 合山人	金朝興 巢人
開國征西	開國征西	開國征西	開國征西	開國從征	開國從征
永川侯	安陸侯	鳳翔侯	永平侯	安慶侯	宣德侯
坐藍黨 論死 除	從	從 黨 子 除	坐法下 獄死 除	流 皆 後予 世 券	從 黨
	子			子	子
	榮 坐法失 侯 鴻南 軍捐揮			券 除 子 無	鑑 不得侯 爵平壻 捐 揮

曹興 史失.其	葉昇 合肥人.	張溫 史失.溫.	周武 史失.武.	王弼 定遠人.	李新 濠人.
開國征四.	開國征四.	開國征四.	開國征四.	開國羅戰.	晉參孝陵.
懷遠侯.	靖甯侯.	會甯侯.	雄武侯.	定遠侯.	崇山侯.
死. 坐藍黨除.	追論胡黨死. 除.	死. 坐藍黨除.	薨. 子	死. 坐藍黨除.	卒. 論
			冀. 失侯. 爵 揮. 龍江指		

朱壽 史失.壽.	納哈出 故元官.	孫恪 鳳陽人.	張銓 史失.銓.	濮琪 鳳陽人.	俞通淵 通源弟.
設官梅運.	歸附從征.	北征被擒.	從征平南.	以父英死 節.	開國血戰.
舳艫侯.	海西侯.	全甯侯.	永甯侯.	西涼侯.	越巂侯.
死. 坐藍黨除.	世. 襲. 子	子. 襲. 無除.	子. 襲. 無除.	死. 坐藍黨除.	嗣. 以侯孫除.
	嫉罕. 改封 濮陽侯.				
	死. 坐藍黨除.				

郭英.	陳桓.	胡海.	張翼 臨淮人.	張赫 濠人.	
開國南北血戰.	開國平南.	開國平南.	開國平南.	從甯海運.	
營國公.	普定侯.	東川侯.	鶴慶侯.	航海侯.	
襲. 傳子	死. 坐藍黨除.	襲. 無子除.	死. 坐藍黨除.	死. 坐藍黨除.	
鎮. 公 生. 子					
瑛. 封 武定侯. 子	助. 胡國公. 死. 子				
珍. 不得 侯. 子	守乾. 侯. 仍子				
昌. 復 侯. 子					

胡顯.	趙輔.	汪廣洋.	劉基 青田人.	桑敬.	
開國平南.	以扈從功及從征血戰.	丞相賢佐.	開國賢佐.	以父世傳開國血戰.	
梁國公.	武靖侯.	忠勤伯.	誠意伯.	徵先伯.	
不知所終. 史失傳.	襲. 除.	襲. 頒敕罷除.	世. 襲. 子	襲. 錦子除.	
			璉. 不及 嗣卒. 子	九世孫瑜.	
			璟. 嗣 伯. 子	嘉靖中 嗣伯. 子	
			法. 幼. 連弟	世延. 子	
			璟. 不 太宗 陞除.	孔昭.	

	永樂年封		建文年封		
	邱福。鳳陽人。	朱能。定遠人。	李堅。	盛庸。	何福。
	從滿爭戰。	從滿爭戰。督討安南。	累滿戰勝。	累滿戰勝。	率衆歸降。
	淇國公。	成國公。	保定侯。	歷城侯。	東莞伯。
	北征敗死。	北征敗死。追封建國。	永樂年革爵除。	永樂年革爵除。	革除。
	子	子			
時泰。	除。	侄。			
子		子			
純臣。		輔。			
		子			
		綸。			
		弟嗣。			
		裕忠。			
		子			

火真。	孟善。海豐人。		鄭享。合肥人。		陳生。梁州人。
從滿爭戰。	從滿爭戰。		從滿爭戰。		從滿爭戰。
同安侯。	保定侯。		武安侯。		太常侯。
卒。北征失死。除。	世。襲。子		世。子		世。襲。子
	英。梁從第貴指揮。襲封遂國公。子	惟忠。子	能。子	通。無子。弟嗣。	愉。梁建下獄死。庶兄子嗣。
	俊。天順復伯。順子	之俊。	宏。子	瑤。子	建。子
	昂。子		綱。子	良。弟嗣。	淑。子	淵。弟嗣。子。
	遠。指揮使。襲子		瑞。子		儒。子	淵。亡。陳子

張武。劉陽人。			沐晟。定遠人。		張輔。鳳翔人。
從滿爭戰。			從滿爭戰。陣討安南。		從滿及征雷福。
成陽侯。			黔國公。		英國公。
除。子。無			世。襲。子		初信安伯。追封新城侯。進封英國公。子
	天波。	俞輔。子	斌。子	元功。子	世。北征陣亡。子
		榮。昆。陞。叡	榮。從孫	惟賢。子	恩。子
		朝儒。子	琨。侯。伯。定遠弟結。子	世澤。雖。死國	嵩。子
		昌祚。子	紹勛。子		溶。子

張信。臨淮人。	徐忠。合肥人。	王聰。廣水人。	王忠。永城人。		顧成。江都人。
從滿爭戰。	從滿爭戰。	從滿爭戰。	從滿爭戰。		初鎮貴州。屢降瀋從軍爭戰。
隆平侯。	永康侯。	武城侯。	靖安侯。		鎮遠侯。
世。卒。子先孫	世。襲。子	亡。北征陣世。子	北征失計。死。除。		世。卒。子先孫
貴。子	安。卒。先子孫	瑛。除。子。無		佳蔭。子	興祖。北征失律。予伯。子
祖。弟嗣。子。無	錡。子。鹿			宜。嗣。子。無	卒。先
敏。弟嗣。子。	源。子			承光。子	淳。復天順侯。弟子。無
璇。子	喬松。			韋述。	博。子

	李遠。 懷遠人。	從瀋爭戰。	安平侯。 北征陣亡。	世。	
	郭英。 合肥人。	從瀋爭戰。	成安侯。 世。伯。	子	
	房寬。 陳州人。	從瀋繼義。	思恩侯。 失侯。子孫爲指揮。除。		
	李彬。 定遠人。	從瀋及平南諸安陸。	豐城侯。 世。	子	
	陳燃。 岳州人。	以父平死事及鎮寧夏。	南陽侯。 會。	子	
	王通。 威寧人。	以父誤從瀋爭暖。遷督修山陵。	成山侯。 下獄失侯。改武義伯。	子	
	何福。 定失。	從瀋。後領甘肅鎮守。	宿遠侯。 以誤自殺。	除。	
	王友。 荊州人。	從瀋爭暖。	清遠侯。 北征遠。留爭侯。	除。	
	宋晟。 德興人。	鎮甘肅。招撫。	西甯侯。 流。	子	

	郭英。 合肥人。	從瀋爭戰。	成安侯。 世。伯。	子	
	房寬。 陳州人。	從瀋繼義。	思恩侯。 失侯。子孫爲指揮。除。		
	李彬。 定遠人。	從瀋及平南諸安陸。	豐城侯。 世。	子	
	陳燃。 岳州人。	以父平死事及鎮寧夏。	南陽侯。 會。	子	
	王通。 威寧人。	以父誤從瀋爭暖。遷督修山陵。	成山侯。 下獄失侯。改武義伯。	子	
	何福。 定失。	從瀋。後領甘肅鎮守。	宿遠侯。 以誤自殺。	除。	
	王友。 荊州人。	從瀋爭暖。	清遠侯。 北征遠。留爭侯。	除。	
	宋晟。 德興人。	鎮甘肅。招撫。	西甯侯。 流。	子	

	李貴。 世。	從瀋繼義。	安陽侯。 流。	歸。	
	郭亮。 榮安州人。	書遠宣敵。	安陽侯。 流。	歸。	
	吳克忠。 驃衛。	以父尤誠。來降封伯。北征及補反逮封。	永順侯。 世。	子	
	柳升。 懷寧人。	征安南及出塞。	安遠侯。 討黎利戰歿。世。	子	
	薛祿。 昌州人。	督運宮殿。	陽武侯。 予。以北征世。	子	
	薛貴。 驃衛。	北征血戰。	安順侯。 薨。流。	歿。子	
	徐祥。 大治人。	從瀋爭戰。	興安伯。 世。襲。子卒。免。孫	襲。	
	徐理。 四平人。	從瀋爭戰。	武康伯。 世。襲。	子	
	李濟。 和州人。	從瀋爭戰。	襄城伯。 世。	子	

	郭英。 合肥人。	從瀋爭戰。	成安侯。 世。伯。	子	
	房寬。 陳州人。	從瀋繼義。	思恩侯。 失侯。子孫爲指揮。除。		
	李彬。 定遠人。	從瀋及平南諸安陸。	豐城侯。 世。	子	
	陳燃。 岳州人。	以父平死事及鎮寧夏。	南陽侯。 會。	子	
	王通。 威寧人。	以父誤從瀋爭暖。遷督修山陵。	成山侯。 下獄失侯。改武義伯。	子	
	何福。 定失。	從瀋。後領甘肅鎮守。	宿遠侯。 以誤自殺。	除。	
	王友。 荊州人。	從瀋爭暖。	清遠侯。 北征遠。留爭侯。	除。	
	宋晟。 德興人。	鎮甘肅。招撫。	西甯侯。 流。	子	

	柳升。 懷寧人。	征安南及出塞。	安遠侯。 討黎利戰歿。世。	子	
	薛祿。 昌州人。	督運宮殿。	陽武侯。 予。以北征世。	子	
	郭義。 榮安州人。	書遠宣敵。	安陽侯。 流。	歸。	
	吳克忠。 驃衛。	以父尤誠。來降封伯。北征及補反逮封。	永順侯。 世。	子	
	薛貴。 驃衛。	北征血戰。	安順侯。 薨。流。	歿。子	
	徐祥。 大治人。	從瀋爭戰。	興安伯。 世。襲。子卒。免。孫	襲。	
	徐理。 四平人。	從瀋爭戰。	武康伯。 世。襲。	子	
	李濟。 和州人。	從瀋爭戰。	襄城伯。 世。	子	

	柳升。 懷寧人。	征安南及出塞。	安遠侯。 討黎利戰歿。世。	子	
	薛祿。 昌州人。	督運宮殿。	陽武侯。 予。以北征世。	子	
	郭義。 榮安州人。	書遠宣敵。	安陽侯。 流。	歸。	
	吳克忠。 驃衛。	以父尤誠。來降封伯。北征及補反逮封。	永順侯。 世。	子	
	薛貴。 驃衛。	北征血戰。	安順侯。 薨。流。	歿。子	
	徐祥。 大治人。	從瀋爭戰。	興安伯。 世。襲。子卒。免。孫	襲。	
	徐理。 四平人。	從瀋爭戰。	武康伯。 世。襲。	子	
	李濟。 和州人。	從瀋爭戰。	襄城伯。 世。	子	

陳瑄。合淝人。	王佐。虎賁。	茹瑺。衛山人。	劉才。雲邱人。	房勝。虎賁。	陳旭。全椒人。
征交趾。降滿北征及治滑喻。	征交臣。降附滿。	兵部尚書。征交命北伐。降附滿。	從靖爭戰。	從靖爭戰。	從靖爭戰。
平江伯。	順昌伯。	忠誠伯。	廣恩伯。	富昌伯。	雲陽伯。
世。子	有卹下獄死。除。	有卹下獄死。除。	薨。流北征失律下獄死。除。	薨。流世襲指揮。	薨。除。子。無
佐。子					
璟。俊。得子					
鋭。伯。仍子					
鏞。娃無嗣。子。					

趙祿。虹人。		孫賢。鳳陽人。		譚忠。清河人。	唐雲。虎賁。
從靖爭戰。		從靖爭戰。		貝父調死。從滿追論。	從靖爭戰。
忻城伯。		廣城伯。		新甯伯。	新昌伯。
世。子		薨。凱安置交隆。世。子		世。子	薨。疏世指揮。
昭徵。子	欽。子	鎮。子	亨。子	國佐。子	瑄。子
	炎。從子	晉子	魂。無弟嗣。子。		裕。子
	修。子	文棟。子	傑。子		祐。子
	武。子		繼先。子		益。子

朱榮。沂水人。	金玉。直隸人。	薛斌。昌平人。		劉榮。宿遷人。	高福。咸陽人。
從靖及北征血戰。	從靖晉卹。	督工晉卹。		領遊東及破倭。	以父士文征南戰歿。
武進伯。	會安伯。	永順伯。		廣當伯。	建平伯。
世。子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子		世。子	世。子
冕。亡。陳子		璽。世。子	信。從子	溫。無子。弟嗣。	儀。無子。弟嗣。
祺。子		輔。子	黎。子	安。得侯。子兄	進。無嗣。子。
宏。弟。無嗣。子。		勛。子	允中。子	瑄。安子	鑾。子。無嗣。
寬。子		暘。仍指揮使。	調德。子	藍。伯。仍子	

許成。庆失。	陳賢。蓧州人。		張興。蓧州人。		陳志。巴人。
以發謀殺胡馬指殷。	道臨從調。		道臨從調。		從靖爭戰。
永新伯。	棨昌伯。		安鄉伯。		遂安伯。
薨。流世指揮。	世。子		世。子		世。卒。先子孫
	智。有罪監。失侯。除。	餒。子	勇。子	恂。子	祺。子
			安。子	恂。孫	銘。孫
				坤。子	鏞。孫

封.年熙洪					
梁銘。汝陽人。	李寶。朝州人。	吳管者。隨龍。	賈漣。隨龍。		
從潞爭戰。東宮薄恩。	薄鄙侍從。	北征力戰。	更名英成。北征力戰。		
保定伯。	忠勤伯。	慶濮伯。	清平伯。		
世。	罰。流	世。	初侯世伯。		
子	子	子	子		
本助。	瑤。自立功進侯。	旺。	璜。	家彥。	
子	子	子	子	子	
世殖。	另錄決。		鼐。	國乾。	
子			無子。	子	
			綜。	道周。	
			子		
			儒。		
			子		
溉。	本。	江。	淵。		
子	無子。叔繼。	無子。弟嗣。	子		

封.年統正					
趙安。陽洮人。	蔣貴。江都人。	任禮。舉德人。	沈清。滁州人。		
甘肅禦邊。	征西都戰。	征緬西敵。	督造當敵。		
會川伯。	定西侯。	留遠伯。	修武伯。		
流。爵。	世。	流。爵。子世。	世。		
子	孫	子	子		
英。揮。簽指	琥。	堪。討緬四失律降。	榮。北征陣亡。	瑞。失伯。	
	驥。	宏。簽揮使。指	旺。	雄元。	
	子	子	子	子	
	傳。弟嗣。		諷。弟	坊。	
	子		子	子	
			趙。	馬亮。洪峽人。	
			斷流河道。	斷流河道。	
			永慶伯。	招遠伯。	
			世。	世。	
			子	子	
			譚。丹徒人。	王璽。東鹿人。	蔣信。鎮洋人。	陳懷。合肥人。	蔣信。鎮洋人。	馬亮。洪峽人。
			容將殺賊。	川。督兵平蠻	患勇王塌。殺賊。	征敵力賊。北征殺敵。		
			永慶伯。	靖遠伯。	忠勇伯。	平鄉伯。		招遠伯。
			世。	初宣力。再叙平苗功。改守正。世。	世。	世。		世。
			子	子	子	子		子
			亨。伯。失	璋。	吾子。無除。	輔。	望詩。	隨。伯。失
			簽揮使。	子		子	弟嗣。子。	簽揮使。
				遠。		政。	榮禮。	
				子		子	子	
				遠。		信。弟嗣。無子。		
				子				
				瑄。		俊。伯。失		
				子		簽揮使。		

封.年宣德					
李英。西寧人。	李玉。交河人。	滕定。山後人。	金順。五副人。		
父與哥。俱陣亡。	從獲平賊。	征閩力賊。	本名阿魯。哥失里。以降階從征。力賊。		
會昌伯。	新建伯。	奉化伯。	順義伯。		
世。	爵。流	爵。流	爵。流		
子	子	子	子		
欽。	英。	忠。			
子	揮使。世指	揮使。止指	綵。簽指		
淮。					
子					
杜。					
弟嗣。子。					
斌。					
子					
譚。丹徒人。	王璽。東鹿人。	蔣信。鎮洋人。	陳懷。合肥人。	蔣信。鎮洋人。	馬亮。洪峽人。
容將殺賊。	川。督兵平蠻	患勇王塌。殺賊。	征敵力賊。北征殺敵。		
永慶伯。	靖遠伯。	忠勇伯。	平鄉伯。		招遠伯。
世。	初宣力。再叙平苗功。改守正。世。	世。	世。		世。
子	子	子	子		子
亨。伯。失	璋。	吾子。無除。	輔。	望詩。	隨。伯。失
簽揮使。	子		子	弟嗣。子。	簽揮使。
	遠。		政。	榮禮。	
	子		子	子	
	瑄。		信。弟嗣。無子。		
	子				
	瑄。		俊。伯。失		
	子		簽揮使。		

封年	秦景					
石亨。	渭安人。	西直襄敵。	奪門迎駕。	重辭進下	賦拷死。除。	
梁珤。	汝陽人。	封父錦曰平貴州伯。	忠國公。	先爲武清伯。進侯。後進封。		
郭登。	臨淮人。	大同破敵。	定襄伯。	貴。	子	黼。	弟	嗣。	
朱謀。	氐邑人。	宣府破敵。	撫甯伯。	世。	子	永。	平前爵敵及破敵追封	子	傑。	無子。	弟	嗣。	庶	子
楊洪。	六合人。	勤王封伯。	昌平侯。	世。	子	輔。	子	子	傑。	鄂。	子	侯。	子	子
毛福壽。	評事人。	更名時。以降人職衛。	甯晉伯。	世。	子	榮。	子	文。	孫	良。	子	世忠。	子	襲。	弟	無子。
方瑛。	全椒人。	平苗力戰。	南和侯。	流侯世伯。	子	綬。	子	諱。	子	東。	子	姻。	弟	無子。
孫鏜。	大同人。	迎駕擁戴。	懷寧侯。	世。	子	輔。	子	華。	子	顏。	子	孫。	弟	
天順元年														

封年	秦景					
張軏。	薛谷人。	奪門經算。	太平侯。	世。	子	顯。	降指揮使。							
陳友。	全椒人。	征南力戰。出塞征胡。	武平侯。	流侯世伯。	子	僎。	子	綱。	子	勳。	弟	淵。	子	
石彪。	渭安人。	破敵力戰。	定遠侯。	流侯世伯。坐使奏功除誅。		大策。	子							
楊善。	大興人。	迎駕有門。	興濟伯。	世。	子	宗。	降指揮。							
董興。	長垣人。	迎駕擁護。	海甯侯。	世。予除。子。無										
張軏。	薛谷人。	奪門經算。	太平侯。	世。	子	顯。	降指揮使。							
張輗。	英公輔弟。	迎駕有門。	文安伯。	世。	子	鑑。	降指揮。							
曹義。	儀眞人。	宿將擁戰。	懿潤伯。	世。	孫	振。	子	愷。	子	棟。	弟	無子。		
徐有貞。	長州人。	迎駕有門。	武功伯。	有罪革爵流金齒除。		文炯。	子							
楊能。	六合人。	大同擁戰。	武強伯。	流世襲指揮。										
李文。	四寧人。	征蠻殺敵。	高陽伯。	奪爵除。										
李														

					衛 紹。
					初寓掌門，率師征閩。
					宣城伯。
					世。
					子
					珤。
					子
					師。
					子
					守正。
					子
					國本。
					子
			施 聚。		
			北直隸州人。		
			宿將力戰。		
			懷柔伯。		
			以參將守天壽平世。		
			綬。	時卷。	
			子	襲，死國。	
			忠。		
			子		
			棋。		
			弟		
			海。		
			從子		
		焦 禮。			
		山陰人。			
		宿將被讒。			
		東甯伯。			
		世。			
		孫			
楠。	論。	諒。	綬。		
子	弟	子	子		
文龍。	倓。	溢。	臣。		
子	子	子	子		
	琪。	光宜。	燦。		
	弟		弟鯤子。		
	淘。		通。		
	從子		子		

			成化年封。		
羅秉忠。		毛 忠。	趙 輔。	和 勇。	楊 信。
沁州人。		涼州人。	鳳陽人。	駙馬都尉。	六合人。
降人平。		以降人征西有功。	所向爭先。	討阿魯拜附。征阿魯力戰。	洪廷以擒叛酋力戰。
順義伯。		伏羌伯。	武靖伯。	靖安伯。	彰武伯。
世。		流爵征蜀，四降亡世。	免流後世伯。	世。	世。
子		孫	子	子	子
參。	玉。	毅。	永慶。	忠。	璁。
襲世指揮使。	子	子	子	襲，指世	子
		江。	宏澤。		宜。
		弟嗣。子。	子		子
		淓。	世傳。		倩。
		從子	子		子
		桓。	光遠。		炯。
		子			

正德年封。					
仇 鉞。	趙 勝。	王 越。	李 震。		劉 聚。
江都人。	涿鹿人。	滑縣人。	南陽人。		涿鹿人。
平河南寇。	督師禦敵。	督兵滅寧。	湖廣平寇。		屢經戰陣。
成甯侯。	昌甯伯。	威甯伯。	興甯伯。		甯忠伯。
世。	封。沈 世指揮。	封。蔡 子予襲指揮。	封。沈 世指揮。		沈習職功予世。子
嵐。				良臣。	臻。
襲錦衣衛孫				襲錦衣衛子。	第錦衣衛子。
堂。				斌。	圓。
襲錦衣衛指揮使。子				子	子
業。				慶元。	忻。
襲市舶提舉。				子	經文。
					子

嘉靖年封。		萬曆年封。	永樂年封。		
王守仁。		李成梁。	金 忠。		
餘姚人。		鐵嶺人。			
平宸濠之亂。		遼東積功。	降人，數征交阯。	一王附。	
新建伯。		寧遠伯。	忠勇王。		
世。		世。	元太保不花孫。本名也先土干，贅子除。		
子		子			
正億。					
子					
承勛。					
子					
先通。					

明書卷二十七

表四

恩澤王公侯伯表

史官論曰恩澤者自上出下無功焉即功不足當爵則視恩澤其類凡五曰外戚如呂諸王王五侯丁傅梁竇之類曰降王如劉禪孫皓之類曰中官如趙高孫程單超之類曰嬖幸如董賢雄修之類曰偏惑如文成五利之類此五者惟降王見仁厚寬大焉其四者能干敎章典變動元象使帷幄汗馬之勳臣解體面叉志節之士所以輕視貂冕而不屑也明興太祖毋外家三尺之允以故王得廟貌雖隆於楊徐而開朱邸分寶券自功伐外無兩者他若李隴西由尚主而侈溢然亦岐陽大勳所推本而文穆椒房之光亂其兒稺不過恭省壽即尊之猶於晚年梁公之封施於充妃之從子顯出祖晉藩入陪禁鑰至建文而削奪臧者以爲非不幸也太宗入篡中宮猶在潛邸而仲氏已前開國夫固憫其死收其恤而尙論者不無疑焉夫以中山之偉績即兩公所後世豈過哉孝誠世廟奕世幾以文娘以故張氏得二伯漸進而侯而寧建昌之積侈執而繫僇如孤豚腐鼠而人不惜其所由來一時申明功令下有司檢諸外戚之封悉停革惟定公以中山故彭城惠安半陵雖輕汗馬之勞他則擁護心乎孝烈而家一襲晉接窮乎榮悴而予世天下未皆不服其公快其斷何也其理然也而以無賴之方士則降以三孤錫爵賜冕旒嗟乎獨不顧祖制崩壞也耶至中官則猶溢於正德而慈宗至使閹尊拜三跪其滅亡仆不旋踵雖云恩澤其受之蓋匪易易矣儻使椒房之屬及嬖孽之流得與衡鑣擯拓疆土之人並享茅土詎人主所以昭有功勸有德哉因列其興廢之故使後之賢者將有慨然於斯若保昌一伯尤屬不倫故附見焉

屬	姓名	籍貫起訖	爵邑	封時世除	子孫
淑皇后父。	陳公。	盱眙泗里鎮人。	揚王。	無後。	
孝慈皇后父。	馬公。	宿州人。	徐王。	無後。	
太祖姊臨安長公主駙馬都尉。	李貞。	臨淮人。	梁國公。	洪武二十二年封。	謚文順。永樂間。子譽。爲指揮。
	韋國公。	臨淮人。	定國公。	永樂元年封。	世。子顯忠。子永寧。子光鉼。子
	洪武三年封。	洪武四年追封。	延德。子	文奎。子	元勳。封公。
仁孝文皇后弟。	徐景昌。	父增壽集選臨淄縣。	定國公。	永樂元年封。	世。子
充起居氏兄子。	胡顯。	臨淮人。	梁國公。	洪武二十二年封。	謚文順。永樂間。子
	王甯。	滁州人。推誠	永春侯。	永樂元年封。	下獄死。除。孫
德慶公主駙馬。	王甯。	滁州人。推誠	永春侯。	永樂元年封。	下獄死。除。孫
	梁容。	泗州人。守北平。	廣平侯。	永樂元年封。	洪熙停襲。宣德復世。子
太宗女永樂公主駙馬。	袁容。	泗州人。守北平。	廣平侯。	永樂元年封。	洪熙停襲。宣德復世。子
	李讓。	舒城人。守北平。	富陽侯。	永樂元年封。	世。子
永平公主駙馬。	李讓。	舒城人。守北平。	富陽侯。	永樂元年封。	世。子
安成公主駙馬。	朱琥。	四川侯成子。淮戚宇北平。	西甯侯。	以謀據失侯。弟	琥。復以尙主得侯。子

孝莊皇后父	孝惠皇太后父		孝貞純皇后父	孝莊睿皇后父		孝恭皇后父
周能。	錢貴。		王鎮。			
義平人。	涿州人。		上元人。			
南國公。	安昌伯。	長甯伯。	阜國公。	安仁伯。	榮壽伯。	瑞安侯。
成化八年封。世侯。	弘治元年追封。從孫。	成化十二年封。世。	弘治三年初伯進侯。追封世公。	正德二年封。世。	弘治十年封。	弘治三年封。世。
子	承宗。子	子	三。	王潛。子	王儒。	王淑。子
誨。襲侯。襲	繼圻。	臧。子		相。革。	革。	綱。革。
子	除。子。無	子				革。
欽。襲		大經。				
除。		除。				

孝靜皇后父	孝端皇后父	永康公主駙馬	孝靜皇后父	孝孫皇太后父		孝肅皇后父
陳萬言。	蔣輗。	崔元。	夏儒。	邵林。		張懋。
元城人。	徐州人。	代州人。宣德	上元人。	興化人。		興濟人。
泰和伯。	玉田伯。	京山侯。	慶陽伯。	興化伯。	建昌侯。	昌國公。
嘉靖二年封。襲	嘉靖二年封。世子	嘉靖元年封。子	正德二年封。世。子	嘉靖元年封。世。子	宏治八年封伯。十六年進侯。嘉靖十年下獄。	宏治三年封。嘉靖初追奪。子
臻。襲伯。襲	鎧。子	鎮。襲伯。襲	臣。嘉靖年革。	喜。子	延慶。除。市。襲	鵬。襲伯。降
除。	襲。	除。		壹。子		鄰。
				杰。嘉靖年革。		

孝烈皇后父	孝怖皇太后父	孝恭皇太后父	孝安皇太后父	孝定皇太后父	孝端顯皇后父
方銳。	杜林。	李銘。	陳景行。	李偉。	王偉。
江寧人。	大興人。	宛平人。	北通州人。	宛平人。	餘姚人。
安平伯。	慶都伯。	德平伯。	固安伯。	武清侯。	永年伯。
嘉靖十八年封伯。二十一年進侯。世。子	隆慶元年封。世。子	隆慶元年封。	萬曆元年封。	萬曆元年封伯。十年進侯。世。子	萬曆六年封。子
承裕。伯。世。除。	繼宗。除。			誠鉦。	

孝元貞皇后父。	孝和皇太后兄。	孝純皇太后兄。	睿宗皇后父。	憲宗皇后父。	〔洪武年封〕
郭維城。	王長錫。	劉文炳。	張國紀。	周奎。	買的里八剌。
涿縣人。	順天人。	順天人。	祥符人。	順天人。	故元主孫。
博平侯。	永甯伯。	新樂侯。	太康伯。	嘉定伯。	崇禮侯。
天啓元年封伯。崇禎元年進侯。	天啓元年封。後進侯。	崇禎元年封。	天啓元年封。	崇禎元年封。	遂爲北。
國絕。	會祖死國難。	死國難。			
死節。					

						〔正德年封〕
陳理。	明昇。	陳普才。	陳友富。	陳友直。	神英。	
主。	主。	故漢主友諒父。	兄。友諒	兄。友諒	諒功博卒。	佞幸
歸德侯。	歸義侯。	承恩侯。	歸仁侯。	懷恩侯。	遜陽伯。	
徙高麗。	徙高麗。	贈終身。	贈終身。	贈終身。	傅友德。	
子。友諒	子。玉珍				周。	
					死。坐法誅。	

	〔天順年封〕		〔正德年封〕		
武德。	曹欽。		張宮。	張容。	
義兒。	太監吉祥兄子。	閻章。	太監永兄。誅劉瑾。	太監永弟。誅劉瑾。	
馬國柱。	逐。		恩。		
永濟伯。	昭武伯。		秦安伯。	安定伯。	
嘉靖元年下獄死。	謀反。誅。		除。	嘉靖年革。	

江彬。	許泰。					
義兒。	義兒。					
馬國柱。	馬國柱。					
平虜伯。	永定伯。					
嘉靖元年伏誅。	嘉靖元年國戚。除。					

天啓年封。					
魏良卿。	谷大亮。	魏英。	陸永。	馬山。	谷大寬。
太監忠賢姪。曾遷功。	太監大用弟。曾平流寇。	太監彬弟。推恩冒封。	太監關係。曾平流寇。	太監永成兄。誅劉瑾。	太監大用兄。誅劉瑾。
甯國公。	永清伯。	鎮安伯。	鎮平伯。	平涼伯。	萬平伯。
嘉靖年革。	嘉靖年革。	嘉靖年革。	嘉靖年革。	嘉靖年革。	嘉靖年革。
爲武職世襲。伏誅。					

明書卷二十八

表五

聖賢後裔世系表

史官論曰。昔唐虞三代之盛。其子孫爲賓恪者。久而或昏。獨孔子以韋布紹明聖人之統。立法垂憲。爲萬世師。其德隆峻。固不在位也。至勝。後追崇之典。爵則王。禮樂則天子。而子孫加號。秩上公。人不以爲忝。其德然耳。且幾經强武不事詩書。及篡弒僭亂之主。不敢有所裁損。嗚呼休哉。因紀其子孫入明爲衍聖公者。而前代則載在他史。茲非錄。並錄顏曾孟三氏。及孔氏之爲尹、爲博士、學錄者。著於篇。

孔子第五十五代孫孔克堅。字璟夫。性敏學博。善詩詞。尤精樂府。元至正襲封衍聖公。予銀章。攝太常卿。拜治書侍御史。改山東廉訪使。起爲集賢直學士。改禮部尚書。知貢舉。遷西臺侍御史。皆爲國子祭酒。世亂不樂居朝。謝病歸。復起。力辭。洪武初。手詔趣入朝。待以賓禮。不名。不煩以政。鄉社致驎。歲致祿。庚戌。上召見諸身殿。面諭守先訓。迪子孫。又曰。聞有福快活人也。等有疾。遣中使日再存問。詔乘傳還。賜白金雜綵。行至鄒州。卒。年五十五。子九。皆有行誼。子希學嗣。

第五十六代希學。字士行。元拜同知太常禮儀院。兼祕書卿。洪武初。襲封衍聖公。朝京師。上問歷代治亂。

洪熙年封。		嘉靖年封。			
斯廷珪。		陶仲文。		魏鵬翼。	魏良棟。
保此倫聖夫人楊氏夫。	溢襄。	無和道方術。	偏聽。	太監忠賢延。因逢及三殿功。	太監忠賢延。因逢及三殿功。
保昌伯。		恭誠伯。		安平伯。	東平伯。
卒謚莊靖。不謚。除。		死。陞要如位追削。		值三遼。景禍卸位革宣。	值四遼。禍卸位革宣。

權對甚悉。上喜。賜織錦。改資善大夫正二品。予銀印。賜翟官管句其籍司樂各一人。每入朝班亞上相。班勢館僚。賜與猞猁猻貂鼠麅皮。紀載兵後廟廡。紀壞。祭田荒蕪。官賦煩迫。希學奏請復故。又請備禮樂舞儀式。薨年四十七。子訥嗣。

第五十七代訥。字言伯。篤學恭謹。能詩。善工篆法。律身嚴格。始終不渝。洪武十六年。以中宮崩赴京。祭於孝陵。陵事入見。上喜其峻飭。顧廷臣曰。真聖人子孫也。館於太學。遣肯書劉仲質勞問。日進膳羹賜衣鈔。至是受封。命禮部以大樂部至太學。入謝。賜鈔幣。宴時吏部擬階。仍用資善大夫。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階以綴金文玉軸。爲異耳。遂著爲令。每入覲。待給符乘傳。時革丞相。詔班文臣首。薨年四十三。子貞幹嗣。

第五十八代貞幹。字昭文。生而岐嶷。長益嶷謹。建文二年襲封。嗜學尤篤。薨年二十三。子彥縉嗣。

第五十九代彥縉。字朝紳。名與字皆仁宗御賜。早孤。母胡夫人教育之。年十歲。襲封入朝。上觀其首肋進退。從容。喜謂侍臣曰。聖裔自不同。館之太學。歸讀書不懈。洪熙元年。賜第東安門北。景泰二年。上幸太學。特召。率三氏子孫觀禮。賜金犀帶。紅鸞袍。三年。朝復賜三臺銀印。織金麟服玉束帶。薨年五十五。子承慶先卒。

第六十代承慶。字永祚。少遭母憂。夫人婁。舉父及繼母盡孝。既長。從三氏學。錄族裔克業學。所著有禮廷吟藁行於世。未襲爵而卒。年三十一。景泰六年。追封公子二。弘緒弘泰。

第六十一代弘緒。字以敬。早失怙。年八歲時。景帝召見。賜冠服。景泰六年。襲封。賜玉帶。以軀小去二銙。授之。俾襲焉。又賜金箔謹禮崇德圖。書敕族人共保護之。英宗復辟入朝。召見便殿。上握其手慟。賜酒久之。以衙第湫隘。改賜大宅。弘緒嘗奏給三氏教授印。開生員歲貢格。獨孔氏田租十七。於成化六年。坐事削爵。廷議世嫡相傳。古今通義。請如宋若盧若蒙故事。命其弟弘泰襲封。後仍歸其子。宏治十一年。巡按御史上言。弘緒改過。乞復爵。上與冠帶家居。宏治十六年。卒。弟弘泰嗣封。

弘泰字以和。成化六年。襲封。弘泰美風儀。善議論。每評騭人曲直。料事當成敗。多奇中。憲宗見弘泰。束玉帶。詔問曰。二品焉得玉帶乎。對曰。臣家門故事。累朝恩數。不敢廢也。上言加聖廟禮樂。孝宗幸太學。召觀禮。賜衣帶。又改賜府第於歲寧寺之北。曰聖公府。薨年五十四。諭祭四。特命工部官治葬。

第六十二代閏。字知德。弘緒子也。叔弘泰薨於宏治十年。襲封。上賜麟服玉帶黃金盂。武宗幸學。召入觀禮。賜宴冠帶靴鈔。如故事。世宗兩幸太學俱如之。薨年六十。有五子。貞幹嗣。

第六十三代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賜特敕約束其宗人。以入朝。薨。年三十八。上命禮部尚書臨祭。工部治葬。遣行人護喪歸子尚賢嗣。

第六十四代尚賢。字象之。嘉靖三十年。以父貞幹薨於京師。即命襲封。時方稱慶。敕山東撫按論其族人謹視之。歷侍四朝。三幸辟雍。禮遇尤篤。天啓元年。薨。年七十九。長子尤棨。先於萬厤年奏比勳衛。賜冠服。及次尤桂。爲五經博士。皆早卒。因以室姪尤楨嗣。

第六十五代尤植字懋甲天啓六年襲封後遇國變蒞子與斐後襲封

世曲阜知縣五經博士四氏學錄附

史官曰明之崇厚禮裔極其優渥夫既已世襲衍聖公復令世曲阜尹乃不拘世代惟擢其賢者二人考選一人焉俾約束其宗人而一邑之政令錢穀及祭田學校皆司之復以世翰林院五經博士一人奉子思後而孔裔在衢州者亦世翰林院五經博士嗣亦隆矣哉

世曲阜知縣

希範，五十六代孫		克中，五十五代孫	
公鑄，五十八代孫		璽，五十八代孫	
承訓，六十代		承夏，六十代	
公玨，五十八代		公澤，五十八代	
承厚，六十代		弘復，六十一代	
聞簡，六十二代		貞珙，六十三代	

翰林院五經博士

公鎧，五十八代孫		澳，五十七代孫	
希永，五十六代		彥士，五十九代	
公統，五十八代		承霖，六十代	
承業，六十代		弘廊，六十一代	
貞教，六十三代		貞璽，六十三代	
弘毅，六十一代			

正德中以六十二代孫聞禮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宗聖後卒弟聞詩代聞韶子貞甯代貞甯卒以衍聖公尚賢次子允桂代後允隆代後尚建代後尤錫代後尤鉦代宏治六年以五十九代孫彥繩貶翰林院五經博士主衢州廟祀予世襲

四氏教授所學錄

宣德中以五十五代孫克宴爲四氏教授所學錄後五十七代論五十五代克晏五十五代克暕五十八代公璣五十八代公杰五十八代公鉉五十九代彥衡五十九代彥佩六十代承緒六十代承作六十代承欽六十二代聞諫六十二代聞詳六十一代弘養

顏曾孟三氏翰林院五經博士

成化中以顏議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先景泰中授希惠以希惠屬支庶乃授議議生公鍠公鍠生重德重德生從禮從禮無子以重禮子肇先嗣肇先生嗣愼

正德中命訪曾子後於山東嘉祥縣得守仁江西永豐縣得質粹質粹五經博士淦聖守仁詔勘議以質粹言多誣仍革之守仁亦待襲

景泰中以孟希文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希文生元元生公肇公肇致仕弟公棨襲公棨子彥璞生承光

正德中改山長爲學錄職視國子監以彥邁爲之弘邁代弘坦代弘顯代光宗特賜乘傳觀禮尚澄代

尼山書院學錄

正德中初以彥章爲之弘泰代尤相代弘謙代尤統代開然代

明書卷二十九

表六

贈王公侯伯子男表

史官論曰夫人於生也棼棼於死也泯泯君子惡其湮也於生也庸庸而烈烈於其死則死重人主褒崇之意有惜其死者有適蹤其死者而彝典行焉若生而公死而王者初盟也生而爵死而進一等者成法也若生無帶礪之寵沒之知及形銷骨化則被寵衰膺名封必其人於死也烈烈而休稱乃著死固不重歟不然使萬里遊魂九閽緬隔三年藏窀一字難邀不亦冷生心而慟死魄也可乎至於生而忝死亦忝尚論君子有餘慨焉夫人於其所以生所以死可不勉哉可不勉哉明興贈之名獨盛於洪武蓋國初不惜隆重之名酬庇主徇義之人以風勵焉及其後末嘗無庇主徇義之人除世勳殿碗而外則已寥寥豈有司之意於舉行耶亦人主之好惡有不同耶語云後王所是則爲令其然豈其然乎茲特紀夫追封王公侯伯子男表誠重其爵誠重其死云爾

冊、號	姓名、籍貫	因事原職	封時	階初贈	追削
滁陽王。	郭子興。	皇后義父。故將元帥。	都元帥。洪武年贈。		
中山王。	徐達。	見前。	魏國公。洪武年封。		
開平王。	常遇春。		鄂國公。洪武年封。		
宿河王。	鄧愈。		衛國公。洪武年封。		
岐陽王。	李文忠。		曹國公。洪武年封。		
鄧陽王。	沐英。		西平侯。洪武年封。		
東�única王。	湯和。		信國公。洪武年封。		
隴西王。	李貞。		曹國公。洪武年封。		
東平王。	朱能。		成國公。永樂年封。		
河間王。	張玉。	降符人。從滅載元。	燕護衛指揮。初賜榮國公。永樂加贈。	初贈榮國公。	
定遠王。	朱亮祖。		英國公。洪武年封。		
定興王。	張輔。		英國公。洪武年封。		
平陰王。	朱勇。		成國公。天順年封。		
宣平王。	朱永。		保國公。宏治年封。		
鄧陽王。	張懋。		英國公。正德年封。		萬歷年削。
定襄王。	朱希忠。		成國公。萬歷元年封。		萬歷十一年贈。

冊、號	姓名、籍貫	因事原職	封時	階初贈	追削
越國公。	胡大海。	虹縣人。	死金華亂兵之難。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洪武年贈。
蔡國公。	張德勝。	梁縣人。	追陣友諒戰卒。	同金行樞密院事。	洪武年贈。
梁國公。	趙德勝。	臨濠人。	守南昌。中矢卒。	後軍大元帥。	洪武年贈。
豫國公。	俞通海。	巢縣人。	圍平江。中流矢卒。	江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洪武年贈。
泗國公。	耿再成。	五河人。	死益州叛兵難。	樞密院判官。	洪武年封。
鄧國公。	馮國用。	定遠人。	開國血戰。卒。	帳前親軍都指揮使。	洪武年追贈。
濟國公。	丁德興。	定遠人。	開國血戰。卒。	管軍總管。	洪武年追贈。
靖國公。	康茂才。	蔚州人。	開國血戰。	同知大都督府事。	洪武年封。
鄭國公。	廖永安。	巢縣人。	開國血戰。	途授浙東行中書省平章。	洪武年封。
鄖國公。	韓政。	見前。		東平侯。	洪武年加贈。
安國公。	曹良臣。	見前。	北征陣亡。	宣德侯。	洪武五年加贈。
滕國公。	顧時。			濟寧侯。	洪武年贈。
海國公。	吳禎。			靖海侯。	洪武年贈。
江國公。	吳良。			江陰侯。	洪武年贈。
巢國公。	華高。			廣德侯。	洪武年贈。
芮國公。	楊璟。			營陽侯。	洪武年贈。
鄭國公。	鄧永安。	巢縣人。	開國血戰。	追授浙東行中書省平章。	洪武年封。
					初贈國公。
					特進。左柱國。
					特進。左柱國。
					上柱國。
					初贈高陽郡公。
					光祿大夫。
					開國功。都督同知。
					光祿大夫。平章。
					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潁國公。	永國公。	陝國公。	昝國公。	皖國公。	沂國公。	忠國公。	營國公。
康鐸。	薛顯。	郭子興。	吳復。	仇成。	金朝興。	張赫。	郭英。
新蔡侯。	永城侯。	梁縣侯。	安陸侯。	安陸侯。	宜德侯。	航海侯。	武定侯。
洪武年賜。	洪武年賜。	洪武年賜。	洪武年賜。	洪武年賜。	洪武年賜。	建文年賜。	永樂年賜。

茂國公。	興國公。	蔡國公。	夏國公。	滕國公。	莒國公。	潞國公。	定國公。
李彬。	郭亮。	徐忠。	顧成。	孟善。	李遠。	張武。	徐增壽。
					北征陣亡。	北征陣亡。	靖難文臣所錄。
磐城侯。	成安侯。	永康侯。	鎮遠侯。	保定侯。	安平侯。	武城侯。	左都督。
永樂年賜。	永樂年賜。	永樂年賜。	永樂年賜。	永樂年賜。	永樂年追賜。	永樂年追賜。	永樂年賜。
							初贈武義侯。

滁國公。	鄖國公。	鄧國公。	涇國公。	靖國公。	常國公。	榮國公。	景國公。
鄭亭。	張信。	鄧愈。	陳亨。	陳珪。	王貫。	姚廣孝。	李讓。
			涪州人。		咸寧人。	原名道衍，長洲人。	
			從燕戰。		從燕戰死。	從燕贊佐。	
武安侯。	隆平侯。	陽武侯。	都督僉事。	泰甯侯。	百戶。	太子少師。	宣陽侯。
宣德年贈。	正統年贈。	宣德年贈。	永樂年追贈。	永樂年贈。	永樂年追封。	永樂年贈。	永樂年贈。
						坐誅大夫，柱國。	

鞏國公。	南國公。	涇國公。	渠國公。	邠國公。	滇國公。	融國公。	沂國公。
宋琰。	陳瀛。	蔣貴。	吳成。	吳克忠。	薛貴。	柳升。	袁容。
靖寧侯。				北征陣亡。		征安南陣亡。	
西甯侯。	秦甯侯。	定西侯。	清平侯。	恭順侯。	安順侯。	安遠侯。	廣平侯。
正統年贈。	正統年贈。	正統年贈。	宣德年贈。	正統年贈。	宣德年贈。	正統年贈。	宣德年贈。

韓國公。	潞國公。	衛國公。	滑國公。	黔國公。	清國公。	安國公。	裕國公。	穎國公。
梁瑤。	孫鏜。	陳友。	陳豫。	陳燈。	孫忠。	張軏。	楊洪。	
保定侯。	懷甯侯。	武平侯。	平江侯。	甯陽侯。	甯昌伯。	太平侯。	昌平侯。	
年贈。成化	年贈。成化	年贈。天順	年贈。天順	年贈。天順	年贈。天順	年贈。天順	年贈。景泰	
					追侯。贈			
					贈公。			

英國公。	涼國公。	郯國公。	容國公。	涼國公。	嶧國公。
王振。	周海。	周能。	蔣琬。	孫繼宗。	趙輔。	吳瑾。	劉安。
						死賜獄之罪。	
瑞安侯。	慶雲侯。	慶盤侯。	定西侯。	會昌侯。	武靖侯。	恭順侯。	廣甯伯。
年贈。宏治	年贈。宏治	年贈。宏治	年贈。成化	年贈。成化	年贈。成化	年贈。天順	年贈。成化。

昌國公。	安國公。	河間郡公。	東海郡公。	天水郡公。	濟陽郡公。	姑熟郡公。	樂浪公。
張軏。	李偉。	俞廷玉。	茅成。	殷德。	丁普郎。	陶安。	溪英。
		瑞州人。	建德人。	梁石人。		太平人。	恩陽人。
		追贈宣武將軍。	開國血戰。攻蘇州中流矢卒。	破方國珍兵陣亡。	征漢戰陣亡。	開國贊佐。	死金山北征之難。
壽昌伯。	武清侯。	統軍大元帥。	武德將軍。	海軍將軍。	金吾僉院。	禮部尚書。行省參政。	左軍都督僉事。
年贈。洪武	年贈。萬曆	年贈。洪武	年贈。洪武	年贈。洪武	年贈。洪武	年贈。洪武	年贈。洪武
鎮國上將軍。都督。				驃騎上將軍。都督副使。			

昌國公。	安國公。	河間郡公。	東海郡公。	天水郡公。	濟陽郡公。	姑熟郡公。	樂浪公。
張軏。	李偉。	俞廷玉。	茅成。	殷德。	丁普郎。	陶安。	溪英。
		瑞州人。	建德人。	梁石人。		太平人。	恩陽人。
		追贈宣武將軍。	開國血戰。攻蘇州中流矢卒。	破方國珍兵陣亡。	征漢戰陣亡。	開國贊佐。	死金山北征之難。
壽昌伯。	武清侯。	統軍大元帥。	武德將軍。	海軍將軍。	金吾僉院。	禮部尚書。行省參政。	左軍都督僉事。
年贈。洪武	年贈。萬曆	年贈。洪武	年贈。洪武	年贈。洪武	年贈。洪武	年贈。洪武	年贈。洪武
鎮國上將軍。都督。				驃騎上將軍。都督副使。			

彭城侯。	隴西侯。	潁上侯。	高陽侯。	南陽侯。	太原侯。	太原郡侯。	東邱侯。
劉齊。	李繼先。	陳兆先。	韓成。	葉琛。	王道同。	王鼎。	花蠻。
		子。贈靖也先之	紅巾人。	鹽水人。		恤貧人。	懷遠人。
	以下俱死都陽湖之難。	死都陽之難。	都陽表上表授水。以禦漢兵。	守洪都。殺叛兵所害。	死叛兵之難。	死鄱漢之難。	死鄱漢之難。
親軍左副都指揮使。	樞密院判。	統軍元帥。以下俱洪武年贈。	帳前叔軍副都指揮。洪武年贈。	參知政事。贈田洪武年追贈。	鎮撫州府。洪武年贈。	行樞密院判官。洪武年追贈。	行樞密院判官。洪武年贈。
					太中大夫。上輕車都尉。		大將軍。上柱國都尉。
			封子襲爵都督。				

彭城侯。	隴西侯。	潁上侯。	高陽侯。	南陽侯。	太原侯。	太原郡侯。	東邱侯。
劉齊。	李繼先。	陳兆先。	韓成。	葉琛。	王道同。	王鼎。	花蠻。
		子。贈靖也先之	紅巾人。	鹽水人。		恤貧人。	懷遠人。
	以下俱死都陽湖之難。	死都陽之難。	都陽表上表授水。以禦漢兵。	守洪都。殺叛兵所害。	死叛兵之難。	死鄱漢之難。	死鄱漢之難。
親軍左副都指揮使。	樞密院判。	統軍元帥。以下俱洪武年贈。	帳前叔軍副都指揮。洪武年贈。	參知政事。贈田洪武年追贈。	鎮撫州府。洪武年贈。	行樞密院判官。洪武年追贈。	行樞密院判官。洪武年贈。
					太中大夫。上輕車都尉。		大將軍。上柱國都尉。
			封子襲爵都督。				

燕山侯.	永義侯.	忠節侯.	郡宏殷侯.	郡潁川侯.	郡彭城侯.	郡東海侯.	郡下邳侯.
孫興祖.	桑世傑.	張子明.	楊廣忠.	陳弼.	劉義.	徐公輔.	余昶.
濠州人.							
追封武毅陵亡.	開國血戰陣亡.	倉洪都金溪戰兵不屈死.					
副都督使.	元帥.	千戶.	親軍指揮使.	右副元帥.	右副元帥.	右副元帥.	左副元帥.
		洪武年間.					
	初開福定院判.						

汝南侯.	隴西侯.	清河侯.	隴西侯.	太原侯.	京兆侯.	天水侯.	高陽侯.
呂文貴.	李志高.	張志雄.	李信.	王勝.	宋貴.	趙國昭.	許玉.
右副元帥.	同知元帥.	樞院判官.	右副元帥.	右副元帥.	統軍元帥.	右副元帥.	統軍元帥.

會昌.	永順.	金鄉.	鉅鹿侯.	鄱安侯.	廬江侯.	英山侯.	東海侯.
東市.	崔武.	武陽.	井源.	鄱泗.	趙誠.	於顯.	陳文.
宿遠.	平鄉.	鹿城.		清河人.		黃梅人.	合肥人.
與濟.	忠勇.	平江.	從靖北征陣亡.	從義戰死.			
靖遠.	武迪.	廣南.	駙馬都尉.	清遠衛指揮. 永樂年間.	指揮.	前軍都督僉事.	後軍都督僉事.
文安.	振南.	彭城.					

合浦侯.	富春侯.	廬江侯.	汝陰侯.	臨沂侯.	霍山侯.	昌樂侯.	安遠侯.
陳清.	孫世.	何德.	高顯.	王真.	王簡.	邱廣.	蘇遷.
巢縣人.	巢縣人.	光州人.	徐縣人.	嘉善人.	蘄州人.	定遠人.	
							靖江王相.
後軍都督僉事.	中軍都督僉事.	左軍都督僉事.	後軍都督僉事.	前西都指揮使.	大都督僉事.	燕府左傅.	湖廣行省參政.

定遠.	懷柔.	惠安.					
豐潤.	永甯.	新建李.					
柱國.	榮祿大夫.	柱國. 都督同知.	榮祿大夫.	柱國.	光祿大夫. 柱國.	上護軍. 行書右丞.	

南寧伯。	伏光。	昌南。	新建王。				
緝熙伯。雲	胡琛。	龍泉人。	死陳大定事。				
天水伯。水	趙天麟。		死。事				
安定伯。定	程國勝。		死。戰				
隴西伯。西	牛海。		死。力戰陣亡				
太原伯。原	王咬住。		死。事				
顯佑伯。	楊國興。						
廣安伯。安	孫虎。		北征陣亡。				
以上俱見前。	前清伯爵。	累朝爵。					
行書左右	洪武	年間。					
臨江府同	知。	洪武	年間。				
帳前	萬戶。						
元帥	副使。						
元帥	副使。						
鎮撫宣慰	經歷宣慰	都督僉事。	鎮國將軍				
以上俱洪	武年間。						
虎賁衛指	揮使。						
後軍都督	同知。						
後軍都督	僉事。						
右軍都督	僉事。						
右軍都督	僉事。	永樂	年間。				
湖廣行省	參知政事。						
行書左丞	資善大夫。						
宣忠果義功臣。	鎮國上將軍。	謚					
左都督。							
右都督。							
左都督。							

大同伯。	陶瑾。						
懷遠伯。	山聖。	鎮守	廣西。				
湯陰伯。	郭資。						
潞澤伯。	郭義。						
安陽伯。	曹隆。						
營山伯。	高成。						
保昌伯。	蔣廷珪。	衛鎮夫	人夫。				
威遠伯。	方政。	征瀘川	陣亡。				
左都督。							
以上俱永	樂年間。						
太子太師。	掌戶部事。	宣德	年間。				
左都督。							
右都督。							
左都督。							
右都督。							
左都督。							

萊陽伯。	孫榮。						
莊平伯。	吳中。	督運。					
蒙陰伯。	李英。						
清源伯。	賀傑。	從北征	陣亡。				
蘇谷伯。	高文。						
都督僉	事。						
都督	同知。	少師。工部	尚書。				
都督	僉事。	永樂	年間。				
左都督。							
邵陽伯。	馬聚。	北征	陣亡。				
都督	僉事。	永樂	年間。				
任邱伯。	梁成。						
左都督。							
沐陽伯。	金瀠。	太子太保。	兼吏戶部尚書。	景泰	年間。		

定遠伯。	榆次伯。	山陽伯。	溧陽伯。	臨武伯。	固安伯。	宣良伯。	洛南伯。
沐昂。	張溥。	武興。	紀廣。	董授。	劉玉。	冉保。	馮祖。
鎮守遼南。		鎮守宣府。	鎮守宣府。	征蠻將軍、鎮守湖廣。	征講四戰。		征流賊陣亡。
左都督。	僉都督事。	右都督。	左都督。	左都督。	左都督。	左都督。	都督僉事。
宣德年間。	宣德年間。	正統年間。	景泰年間。	正統年間。	成化年間。	正德年間。	正德年間。

定遠子。遼	羅山子。山	汝陽子。陽	含山子。山	合肥子。肥	巢縣子。
王德勝。	王鳳顯。	孫炎。	丁宇。	朱鼐。	陳沖。
陣亡。	陣亡。	奮亂兵所害。	陣亡。	陣亡。	陣亡。
千戶。	都尉。	都行省事。	千戶。	千戶。	千戶。

恢遠子。遠	梁縣子。	定遠子。遠	羅山子。山	盱眙子。眙	忠誠伯。	邢國公。
常德勝。	石明。	姜漢。	王鳳顯。	汪清。	陸炳。	馮斌。
陣亡。	陣亡。	陣亡。	陣亡。	從趙義、血戰亡。	興府儀衛司人、太保、左都督。	
千戶。	千戶。	千戶。	千戶。	都尉。	都尉。	右都督。
鎮撫。				馬氏、洪武年間。	高崇、正德年間。	正德年間。

五河男。河	定遠男。遠	隨縣男。	虹縣男。	茌平縣男。平	合肥縣男。肥	丹陽縣男。陽
王理。	史德勝。	羅世榮。	鄭興。	常德勝。	徐明。	孫炎。
陣亡。	陣亡。	陣亡。	陣亡。	陣亡。	死洪都之難。	爲亂兵所害。
千戶。	千戶。	都尉。	都尉。	千戶。	百戶、管軍千戶、指揮。	都行省事。

宿遷縣男。遷	定遠子。遠	汝陽子。陽	含山子。山	合肥子。肥	巢縣子。江	定遠子。遠	巢縣子。
王愷。	裴軫。	趙德山。	丁宇。	朱鼐。	江澤。	王喜仙。	陳沖。
死金華之難。	陣亡。	陣亡。	陣亡。	陣亡。	陣亡。	陣亡。	陣亡。
行郎中、省都事。	千戶。	千戶。	千戶。	千戶。	千戶。	千戶。	千戶。

	合山縣男.	曾信.		陣亡.	
	千戶.				

明書卷三十

表七

內閣輔臣部院正卿年表

史官論曰大臣之德無所專而已矣專則擅擅則不辭冀大焉夫人臣論道經邦綜理庶政仰輔天子福庶兆民榮問長世遑休汗寄豈不偉哉勿徒曰惟尊惟顯標榜鬼峻然皆則地位逼顯則譽望隆地位逼則易騖譽望隆則易恣至騖興恣禍不反踵嗚其盛也人主以爲共我理天下者推此三數人恩禮篤繁裁決委倚信之不疑而大臣每每威福流出漸使禮度凌替殃播生生及人主悟之已半多矣敏誅竄橫下形主之劇快人之心而身名頓落豈不悲哉故曾曰嘉謨嘉猷惟我后之德詩曰四方是維詎任情自專所能裹荼休稱論大臣者則內閣九卿然通政司封事大理讞外獄無所重輕獨內閣日近天子勢要尊顯始特學士任太祖渡江剪荊棘日不暇給矣而時從備生受經是時宏文學士基最貴幸當幹中寄丞相以下亡敢望之已益勤焉上衆進學士承旨同及濂濂又最幸得備上坐起其職大抵紀注言勤備顧問然上時授以旨使爲詔草濂獨多所當久之上做宋制益寘華蓋謹身文華武英四文淵東閣二俱大學士秩正五品徽諸明經長者以次代擢會永相惟庸敗析中書六之尚書寄天下任秩正二侍郎正三雖並稱政府而名位不極事權不專大學士則稱近臣不爲眞宰屬

	內閣輔臣	初授資格以何官入	終何官	吏部尚書	北南	戶部尚書	北南	禮部尚書	北南
洪武中.	劉仲質.	初設殿閣大學士備顧問不預政務錄此.	分宜人舉進士任華蓋大學士降御史.	商輅.	元平章歸附改侍御史.	朱昭.	歸附改雄州知府.	錢用任.	廣德人元進士致仕.
	詹同.	樂清人舉進士任翰林學士承旨.	坐事死.	滕毅.	儒士歸附出爲參政.	楊思義.	歸附湖廣參政.	崔亮.	濟源人歸附卒於官.
	宋訥.	泊縣人舉進士任文淵閣大學士.	遷國子祭酒.	郎本中.	免.	楊訓文.	德興人舉進士以御史出爲海南參政.	牛諒.	東平人舉秀才降本部主事.
	吳伯宗.	金谿人狀元任武英大學士.	降檢討.	張銘善.	免. 試職.	滕德懋.	吳縣人元故官.	楊訓文.	改戶部.
	鄧質.	不可考.		王興福.	龍山人歸附出爲四安知府.	杭琪.	歸附降陝西知州.	陶凱.	天台人舊臣以謚啟.
	朱善.	豐城人元進士任文淵閣大學士.	引疾去.	陳修.	上饒人歸附卒於官.	海涵.	同參政.	劉昭先.	舉人才.
	吳沈.	金華人元博士任直閣大學士.	降侍書.	李仁.	所縣人歸附試職. 調育州.	俞浦.	以事免.	呂本.	以吏部調. 召用.
	施敏.	崇德人舉. 拜文華殿大學士.	未任卒.	詹同.	婺源人文學致仕.	李敏.	攀龍人元進士. 卒於官.	張善.	出爲參政.

					全思誠。 上虞人，舉人，拜文華殿大學士。
				余銓。 安吉人，舉人，拜文華殿大學士。	
			張長年。 高郵人，舉人，拜文華殿大學士。		
		趙學堅。 爲布政。	周時中。 龍泉人，以地官附，遷授知鎮江。	朱斌。 吳。	李守道。 吳，舉人，附。
吳琳。 黃岡人，文學，致仕。	呂本。 淄州人，舉附，改太常卿。	宋堯。 吳。	韓焯。 吳。	周述。 吉水人，元狀，院同知，忤旨死。	趙妍德。 改吏部，稽考政。
俟斯。	周斌。	宋堯。	韓焯。	周述。	趙妍德。
改吏部。	吳，歷事，致仕。	吳，歷事。	吳，歷事。	吉水人，元狀，院同知，忤旨死。	改吏部，稽考政。
李正叔。 靖安人，文學，舉於官。	李晃。 以事免。	俟斯。	鄭九成。 吳。	朱夢炎。 建昌人，元進士，舉於官。	張籌。 無錫人，舉人，揀練作。

					王克已。 南陽人，舊文學，試職，致仕。
				盛元軸。 吳。才能。	
			呂熙。 吳。		
		趙好德。 汝陽人，附，調陝西參政。		呂熙。	盛元軸。
陳銘。 吳。	王敬。 吳。	趙好德。	呂熙。	盛元軸。	王克已。
劉平仲。 吳。	徐鏜。 吳，趙，歷城人，舉。	任彬。 吳。	顧禮。 吳，崑山人，徵聘。	裴震。 鄱陽人，徵賢良，出爲湖廣布政。	沈立本。 舉。 出爲山西布政。
趙勉。	李彥名。 安州人，以通經用。	趙珣。	任昂。 河陰人，元進士。	劉仲質。 分宜人，文學，降監察御史。	高信。 義烏人，舉。 致仕。

					張度。 增城人，舉人，牟於官。
				陳昱。 吳，才能。	
			俟斯。 溧陽人，國附，改禮部。		
		劉崧。 泰和人，明經，致仕。		陳昱。	張度。
范敏。 國祖舉秀才，試職，改戶部。	洪蕓。 吳。	劉崧。	俟斯。	陳昱。	張度。
栗恕。 吳，長子人國子生。	王訚。 薦舉，刑部改。	曾棨。 吳，薦舉。	郭允道。 安福人，舉文學。	徐忱。 常山人，薦舉，下獄誅死。	范敏。 吳。
					任亨泰。
					建陽人，狀元，降御史。

					阮畯。 仁和人，舉文學，致仕。
				李信。 浮山人，縣掾，牟於官。	
			陳敬。 洛陽人，舉行義，試職，舉累死。		
		余燦。 昆山人，舉明經，舉法。		李信。	阮畯。
詹徽。 同子，舉才能，舉監薦死。	趙珣。 宜陽人，舉文儒，舉法。	余燦。	陳敬。	李信。	阮畯。
	鄒新。 臨淮人，人才，聞仕。	趙勉。 吳陵人，進士。 吳。	楊靖。 山陽人，進士。	茹大素。 淳州人，舉人，謁選。	徐郁。 武進人，吏員。

	永樂中。	建文中。			
黃淮。	解縉。				
永嘉人。進士。以中書舍人。終少保致仕。	吉水人。進士。以修撰。終下獄死。				
師逵。	鄧義。	張紘。	茹瑺。	杜禪。	翟善。
東阿人。國子生。以事。於官。	巴人。進士。	富平人。明經。永樂中自經。	衡山人。	沂水人。舉文學。致仕。	榮典人。國子生。貶宣化知縣。
郭資。	夏元吉。	王鈍。			
氏安人。進士。致仕。	湘陰人。鄉舉。	太康人。元進士。謫蘇勒致仕。			
蔣守純。	金純。	陳迪。			
宜興人。舉孝廉。掌太常。	泗州人。大學士。改工部。	富順人。死事。			

洪熙中。					
楊溥。	金幼孜。	楊士奇。	楊榮。	胡儼。	胡廣。
石首人。進士。以太常。終少保。	新淦人。進士。以檢討。終太子少保殿學士。	名寓。建陽人。舉鄉以薦理。終少師大學士。	建安人。進士。以編修。終少保大學士。	南昌人。鄉舉。以檢討。終祭酒。	廬陵人。狀元。以修撰。終文淵閣大學士。
樞瑾。					趙新。
徐州人。舉孝行。以光祿署丞。昇大學士。不預務。					富陽人。進士。出補淮南山東。
古朴。					師逵。
陳留人。舉孝廉。於官。					兼吏部。南。
蔚綬。					
合肥人。國子生。					

			景泰中。		
俞綱。	江淵。	彭時。	商輅。	張益。	苗衷。
宜興人。鄉舉。以兵侍。仍出部改兩。	江津人。進士。以刑侍。出爲工部尚書。	安福人。狀元。以修撰。終少保大學士。	淳安人。狀元。以修撰。終少保大學士。	江寧人。進士。以侍講學士。死難。	定遠人。進士。以兵侍。終兵尚書學士。
		曹義。	王翊。		
		南容人。進士。致仕。	鹽城人。進士。卒於官。		
沈翼。	張鳳。	儲懋。	張鳳。		
山陽人。進士。致仕。	南。	丹徒人。舉未任卒。南。	安平人。進士。調南戶部。		
		張憲。	饒銘。		
		溫州人。監生。致仕。南。	高密人。官生。南。		

			正統中。		宣德中。
商轂。	陳循。	曹鼐。	馬愉。	張瑛。	陳山。
慶元人。舉孝廉。終少保兼太子太保。	興化人。進士。以工侍。終少保殿大學士。	華亭人。狀元。以侍講。死土木難。贈太傅。	臨朐人。狀元。以侍講。終。	鄖陽人。鄉貢。以禮侍。出掌南部卒。	沙縣人。鄉貢。以戶部。出教內監卒。
	魏驥。	何文淵。	王直。	黃宗載。	郭瑾。
	南山人。鄉舉。致仕。	江西人。進士。致仕。	太和人。進士。致仕。	豐城人。進士。正統八年致仕。南。	新安人。國子生。正統七年致仕。
	金濂。	王佐。	劉中敷。	黃福。	郭敦。
	山陽人。進士。改工部。舉復。	海豐人。鄉舉。北征死難。	大興人。生員。下獄。出爲侍郎。	昌邑人。鄉舉。正統五年卒於官。南。	臺邑人。鄉舉。
		王英。	楊寧。	張瑛。	胡濙。
		金谿人。進士。	徐峰人。進士。調南刑部。	調仕。南。	武進人。進士。在部三十二年。天順元年致仕。

					王一甯，儀真人，進士，以禮侍，給太子少師。
				崔銑，太和人，進士，以經術，終戶部尚書，謚文。	
			王文，東鹿人，進士，以東部尚書，謚。		
		天順中，			
	許彬，寧晉人，進士，以禮侍，出爲參政。				
薛瑄，河津人，進士，以禮侍，致仕。		徐有貞，吳縣人，進士，以左副都，武功伯，減金齒。			
馬昂，滄州人，鄉舉，兵部改，致仕。	年富，懷遠人，鄉舉，卓於官。	沈固，丹陽人，鄉舉，致仕。			
石珤，膠州人，進士。	商暠，泰和人，進士。	楊誉，大興人，生員。			

					劉瑚，海光人，進士，以吏侍，太子太保大學士。
				劉吉，博野人，進士，以禮侍，太師殿閣大學士致仕。	
			彭華，安福人，進士，以吏侍，太子少保禮尚書。		
劉健，洛陽人，進士，以少傅，少師殿學士致仕。	徐溥，宜興人，進士，以吏侍，少師殿學士致仕。	尹直，吉水人，進士，以兵侍，太子少保兵尚書。			
崔恭，趙復改南，南。	王恕，三原人，進士，致仕。	李裕，鹽城人，進士，致仕。	耿裕，盧氏人，進士，謫南禮部，復任本。	尹文，慶城人，進士，致仕。	姚夔，桐廬人，舉於官。
陳昱，紅縣人，進士，卒於官。南。	李敏，遠城人，進士，致仕。	劉昭，鄧州人，進士，致仕。	吳讓，涿州人，進士，致仕。	余子俊，肯神人，進士。	翁世資，留田人，進士，致仕。
倪岳，上元人，進士，卒於官。	屠滽，鄧縣人，進士，致仕。	陳俊，晉城人，進士，致仕。	錢溥，舉孝人，進士，致仕。南。		
周經，腦曲人，進士，致仕。	葉琪，山陽人，進士，致仕。	王鏊，閩南直。南。	潘榮，龍游人，進士，致仕。南。	賈鉞，閩縣人，進士，致仕。南。	陳俊，閩北直。南。
倪岳，改南部。	耿裕，閩北直。				

					劉璟，成化中，進士，以吏侍，太子太保大學士。
				劉吉，博野人，進士，以禮侍，太師殿閣大學士致仕。	
			彭華，安福人，進士，以吏侍，太子少保禮尚書。		
劉健，洛陽人，進士，以少傅，少師殿學士致仕。	徐溥，宜興人，進士，以吏侍，少師殿學士致仕。	尹直，吉水人，進士，以兵侍，太子少保兵尚書。			
崔恭，趙復改南，南。	王恕，三原人，進士，致仕。	李裕，鹽城人，進士，致仕。	耿裕，盧氏人，進士，謫南禮部，復任本。	尹文，慶城人，進士，致仕。	姚夔，桐廬人，舉於官。
陳昱，紅縣人，進士，卒於官。南。	李敏，遠城人，進士，致仕。	劉昭，鄧州人，進士，致仕。	吳讓，涿州人，進士，致仕。	余子俊，肯神人，進士。	翁世資，留田人，進士，致仕。
倪岳，上元人，進士，卒於官。	屠滽，鄧縣人，進士，致仕。	陳俊，晉城人，進士，致仕。	錢溥，舉孝人，進士，致仕。南。		
周經，腦曲人，進士，致仕。	葉琪，山陽人，進士，致仕。	王鏊，閩南直。南。	潘榮，龍游人，進士，致仕。南。	賈鉞，閩縣人，進士，致仕。南。	陳俊，閩北直。南。
倪岳，改南部。	耿裕，閩北直。				

					李賢，鄧州人，進士，以吏侍，少保兼大學士。
				岳正，鄒縣人，進士，終興化知府致仕。	
			呂原，慶陽人，進士，以通參，終學士。		
萬安，眉州人，進士，以禮侍，彭少師大學士。	劉定之，永新人，進士，以太常少卿，終詹左侍學士。	陳文，慶陽人，進士，太子少保閣學士。	呂原，秀水人，進士，以通參，終學士。	岳正，鄒縣人，進士，終興化知府致仕。	李賢，鄧州人，進士，以吏侍，少保兼大學士。
崔恭，丁巳，齒平人，進士。	李秉，致仕，晉州人，進士。				
陳鉞，獻縣人，進士。	楊鼐，致仕，咸寧人，進士。				
周洪謨，致仕，長寧人，進士。	鄒幹，致仕，臨杭人，進士。			李希安，大興人，錦衣生，掌太常。	姚夔，桐廬人，進士。

					劉珝，壽光人，進士，以吏侍，太子太保大學士。
				劉吉，博野人，進士，以禮侍，太師殿閣大學士致仕。	
			彭華，安福人，進士，以吏侍，太子少保禮尚書。		
劉健，洛陽人，進士，以少傅，少師殿學士致仕。	徐溥，宜興人，進士，以吏侍，少師殿學士致仕。	尹直，吉水人，進士，以兵侍，太子少保兵尚書。			
崔恭，趙復改南，南。	王恕，三原人，進士，致仕。	李裕，鹽城人，進士，致仕。	耿裕，盧氏人，進士，謫南禮部，復任本。	尹文，慶城人，進士，致仕。	姚夔，桐廬人，舉於官。
陳昱，紅縣人，進士，卒於官。南。	李敏，遠城人，進士，致仕。	劉昭，鄧州人，進士，致仕。	吳讓，涿州人，進士，致仕。	余子俊，肯神人，進士。	翁世資，留田人，進士，致仕。
倪岳，上元人，進士，卒於官。	屠滽，鄧縣人，進士，致仕。	陳俊，晉城人，進士，致仕。	錢溥，舉孝人，進士，致仕。南。		
周經，腦曲人，進士，致仕。	葉琪，山陽人，進士，致仕。	王鏊，閩南直。南。	潘榮，龍游人，進士，致仕。南。	賈鉞，閩縣人，進士，致仕。南。	陳俊，閩北直。南。
倪岳，改南部。	耿裕，閩北直。				

					謝遷。
					翰林人。狀元。以修撰入。少傅謚文恪。
林瀚。	秦民悅。	倪岳。	張悅。	王儉。	馬文升。
閩縣人。進士。致仕。	舒城人。進士。湖南戶。南。	圖北。南。	鄞縣人。進士。	武進人。進士。致仕。南。	鈞州人。進士。致仕。
梁璟。	秦紘。	黃綬。	韓文。	秦紘。	倪岳。
鄖縣人。進士。卒於官。	湖北。南。	封邱人。進士。歷左都南。	洪洞人。進士。致仕。	單縣人。進士。自三邊百人。宋任卒。	鄖縣人。進士。致仕。
崔志端。	劉宴。	吳寬。	張昇。	傅瀚。	徐瑤。
宛平人。錦衣。掌太常。	洛州人。進士。掌南太常。	長洲人。進士。掌翰事。	南鄭人。狀元。致仕。	新喻人。進士。卒於官。	金壇人。進士。致仕。

					正德中。
劉忠。	曹元。	劉宇。	楊廷和。	王鏊。	焦芳。
陳留人。進士。以吏尚書。少傅大學士致仕。	大寧人。進士。以吏尚文淵閣學士。閣官。	鈞州人。進士。以少傅文淵閣學士。致仕。謚恪。	新都人。進士。以戶尚書。少師大學士致仕。	吳縣人。進士。以吏侍。少傅大學士致仕。	涇陽人。進士。以吏尚書。少師大學士。閣官。
楊一清。	劉機。	張綵。	劉宇。	許進。	焦芳。
入閣。	大興人。進士。丁並。	安定人。進士。下獄死。	入閣。	鹽寶人。進士。致仕。	入閣。
楊諫。	石玠。	孫交。	楊一清。	劉璣。	顧佐。
新城人。進士。致仕。	蘭城人。進士。致仕。	經幹人。進士。致仕。後復任卒。	調吏部。	咸寧人。進士。閒住。	臨淮人。進士。致仕。
傅珪。	費宏。	白鋭。	周經。	劉機。	李傑。
清苑人。進士。致仕。	入閣。	南宮人。進士。改掌詹事府。	陽曲人。進士。致仕。	調吏部。	致仕。

					楊守陞。
					鄖縣人。進士。致仕。南。
		熊翀。	周經。	鄭紀。	王軾。
		光州人。進士。致仕。南。	改北部。丁並。南。	仙遊人。進士。致仕。南。	公安人。進士。南。
王宗彝。	謝綬。	童軒。	劉璋。	黎淳。	田景賢。
東鹿人。進士。致仕。	安樂人。進士。卒於官。南。	欽天監進士。致仕。南。	南平人。進士。	瑞容人。狀元。致仕。	涿州人。進士。掌太常。

					梁儲。
					南海人。進士。以吏尚書。少保大學士致仕。
毛紀。	蔣冕。	楊一清。	靳貴。	費宏。	陸完。
掖縣人。進士。以禮尚書。少保大學士致仕。	全州人。進士。以禮尚書。少傅大學士致仕。	安寧人。進士。以武英殿學士。閣入閣。閒住。	丹徒人。進士。以禮尚書。太子太保致仕。	鉛山人。狀元。以禮尚書。閣入閣致仕。	長洲人。進士。下獄戍。
黃珣。	李傑。	喬宇。	石珤。	王瓊。	王瓊。
臨晉人。進士。致仕。南。	常熟人。進士。閒老調部。	樂平人。進士。致仕。	入閣。	太原人。進士。下獄戍。復起三邊。再復卒。	閩吏部。
龔泰。	張綵。	楊廷和。	高銓。	秦民悅。	
咸寧人。進士。致仕。南。	陽曲人。進士。下獄。起督漕部。御史。復任。	入閣。南。	江都人。進士。致仕。南。	致仕。南。	
劉忠。	張璁。	毛澄。	李遜學。	毛紀。	劉春。
入閣。南。	舉孝廉。歷官。內閣制敕房辦事加卒。	太倉人。進士。致仕。	上蔡人。進士。改掌詹事府。	入閣。	改南吏部。

					嘉靖中。
劉春。	孫愐。	張潔。	梁儲。	劉忠。	王華。
巴縣人。進士。南。	德興人。進士。南。	南平人。進士。南。	入閣。南。	入閣。南。	錢塘人。狀元。致仕。南。
張潔。	張泰。	陳金。	吳文度。	林沖。	王佐。
南平人。進士。南。	順東順德人。進士。致仕。南。	歷城人。進士。南。	江寧人。進士。刑部主事。致仕。南。	閩縣人。進士。刑部主事。致仕。南。	和順人。進士。致仕。南。
柴昇。	朱恩。	張寔。	孫需。	張潔。	江瀾。
內鄉人。進士。南。	舉人。進士。致仕。南。	德興人。進士。南工部。起。南。	改南吏部。南。	改南吏部。南。	仁和人。進士。卒於官。南。

					嘉靖中。
李時。	桂萼。	翟鑾。	張孚敬。	賈詠。	石瑤。
任邱人。進士。以太子太保學士。少傅大學士。	安福人。進士。以少保武英殿學士。再入閣致仕。	諸城人。進士。以吏侍郎。閣起入閣。爲民。	初名璁。永嘉人。進士。以禮尚書。四起入閣。	臨淄人。進士。以詹尚書。少保大學士致仕。	諸城人。進士。以吏尚書。少保大學士致仕。
方獻夫。	桂萼。	李承勳。	羅欽順。	廖紀。	楊旦。
入閣。	入閣。	嘉魚人。進士。改南部。	泰和人。進士。未任致仕。	原先人。進士。致仕。	迪安人。進士。未任卒。
李如圭。	李廷相。	許讚。	梁材。	鄒文盛。	秦金。
澄州人。進士。致仕。	濮州人。進士。致仕。	改吏部。	大城人。進士。丁憂再任。致仕。	公安人。進士。致仕。	無錫人。進士。致仕。
方獻夫。	桂萼。	吳一鵬。	席書。	汪俊。	羅欽順。
改吏部。	改吏部。	調南吏部。	致仕予閣衛。	弋陽人。進士。致仕。	改吏部。再起不赴。

					嘉靖中。
張璧。	許讚。	嚴嵩。	顧鼎臣。	夏言。	方獻夫。
石首人。進士。以詹尚書。太子太保卒。	建寧人。進士。以少保學士。終少傅閣住。	分宜人。進士。以少保學士。終少師錦漫。	崑山人。狀元。以太子太保學士。少保大學士卒。	貴溪人。進士。以少傅學士。再入下獄戴。	南海人。進士。以太子太保學士。終少保大學士。
聞淵。	周用。	唐龍。	熊浹。	許讚。	汪鋐。
鄞縣人。進士。致仕。	吳江人。進士。卒於官。	蘭溪人。進士。爲民。復官。	南昌人。進士。爲民。	入閣。	婺源人。進士。致仕。
韓世英。	孫應奎。	李士翺。	潘潢。	夏邦謨。	王杲。
南充人。進士。未任致仕。	河南人。進士。調南工部。	益山人。進士。卽住。	調南吏部。	改吏部。	汝上人。進士。謫戍。
孫承恩。	黃宏。	張璧。	嚴嵩。	夏言。	李時。
華亭人。進士。致仕。	鄞山人。進士。卒於官。	入閣。	入閣。	入閣。	入閣。

					嘉靖中。
張璧。	許讚。	嚴嵩。	顧鼎臣。	夏言。	方獻夫。
石首人。進士。以詹尚書。太子太保卒。	建寧人。進士。以少保學士。終少傅閣住。	分宜人。進士。以少保學士。終少師錦漫。	崑山人。狀元。以太子太保學士。少保大學士卒。	貴溪人。進士。以少傅學士。再入下獄戴。	南海人。進士。以太子太保學士。終少保大學士。
聞淵。	周用。	唐龍。	熊浹。	許讚。	汪鋐。
鄞縣人。進士。致仕。	吳江人。進士。卒於官。	蘭溪人。進士。爲民。復官。	南昌人。進士。爲民。	入閣。	婺源人。進士。致仕。
韓世英。	孫應奎。	李士翺。	潘潢。	夏邦謨。	王杲。
南充人。進士。未任致仕。	河南人。進士。調南工部。	益山人。進士。卽住。	調南吏部。	改吏部。	汝上人。進士。謫戍。
孫承恩。	黃宏。	張璧。	嚴嵩。	夏言。	李時。
華亭人。進士。致仕。	鄞山人。進士。卒於官。	入閣。	入閣。	入閣。	入閣。

					嘉靖中。
李時。	桂萼。	翟鑾。	張孚敬。	賈詠。	石瑤。
任邱人。進士。以太子太保學士。少傅大學士。	安福人。進士。以少保武英殿學士。再入閣致仕。	諸城人。進士。以吏侍郎。閣起入閣。爲民。	初名璁。永嘉人。進士。以禮尚書。四起入閣。	臨淄人。進士。以詹尚書。少保大學士致仕。	諸城人。進士。以吏尚書。少保大學士致仕。
方獻夫。	桂萼。	李承勳。	羅欽順。	廖紀。	楊旦。
入閣。	入閣。	嘉魚人。進士。改南部。	泰和人。進士。未任致仕。	原先人。進士。致仕。	迪安人。進士。未任卒。
李如圭。	李廷相。	許讚。	梁材。	鄒文盛。	秦金。
澄州人。進士。致仕。	濮州人。進士。致仕。	改吏部。	大城人。進士。丁憂再任。致仕。	公安人。進士。致仕。	無錫人。進士。致仕。
方獻夫。	桂萼。	吳一鵬。	席書。	汪俊。	羅欽順。
改吏部。	改吏部。	調南吏部。	致仕予閣衛。	弋陽人。進士。致仕。	改吏部。再起不赴。

		席書。 禮部書乞休，下武英殿大學士。致仕。	張景明。 奧府長史。 貽文湖廣大學士。	高拱。 新鄭人。進士。以吏部書。終少傅。再入閣。	郭朴。 安陽人。進士。以太子太保學士。終少傅致仕。
		羅欽順。 滿北吏部。南。	楊博。 蒲州人。進士。致仕。起兵部。復任。致仕。	胡松。 涇州人。進士。卒於官。	嚴訥。 入閣。
	楊旦。 閩也。南。	遠貢。 歷城人。進士。致仕。	鄒文盛。 閩也。南。	顏頤禧。 閩南吏部。南。	王紹。 東莞人。進士。卒於官。
顏頤禧。 巴陵人。進士。南。	楊旦。 閩也。南。	王承裕。 三原人。進士。致仕。南。	萬博。 閩州人。進士。	董份。 烏程人。進士。鄉居。	李春芳。 入閣。
黃綰。 黃岩人。翰林檢討。	徐可成。 東安人。錦衣衛。掌大都事。	陳道潤。 淶水人。錦衣生。掌太常事。	萬拱。 入閣。	董份。 烏程人。進士。鄉居。	嚴訥。 入閣。

					張治。 茶陵人。進士。以禮部書。終太子太保。
					李本。 改姓呂。 餘姚人。進士。以少師事。終少傅大學士。
					徐階。 華亭人。進士。以少保學士。終少師大學士。
					袁煒。 慈谿人。進士。以學士。終少傅。謚文。
					嚴訥。 常熟人。進士。以學士。吏部書。終太子太保大學士。
					李春芳。 興化人。進士。以學士。終少師大學士。
					夏邦謨。 貴溪人。進士。歷官。
					李默。 鄞人。進士。官至世蕃謀死。
					李本。 以閣事入內閣。
					徐階。 入閣。
					方鈍。 巴陵人。進士。謚。
					賈應春。 江陵人。進士。歷官。
					馬坤。 北直州人。進士。閒住。
					江東。 朝城人。進士。歷刑兵部。
					高燦。 清苑人。進士。歷官。終閒住。
					楊旦。 閩也。南。
					徐可成。 東安人。錦衣衛。掌大都事。
					陳道潤。 淶水人。錦衣生。掌太常事。
					萬拱。 入閣。
					董份。 烏程人。進士。鄉居。
					嚴訥。 入閣。
					袁煒。 入閣。
					吳山。 高安人。進士。閒住。
					王用賓。 閩南吏部。
					歐陽德。 泰和人。進士。卒於官。
					徐階。 入閣。

					張邦奇。 鄠縣人。進士。南。
					宋景。 泰和人。進士。南。
					張潤。 臨汾人。進士。致仕。南。
					張治。 入閣。南。
					王承裕。 安肅人。進士。南。
					王學夔。 寶鼎人。進士。南。
					屠楷。 臨海人。進士。南。
					閔楷。 鄠縣人。進士。南。
					趙廷瑞。 開州人。進士。南。
					韓士英。 南光人。進士。南。
					王學夔。 開州人。進士。南。
					張經。 臨朐人。進士。復任。南。
					及邦謨。 改北戶部。南。
					董份。 烏程人。進士。鄉居。
					顏頤禧。 閩戶。
					秦金。 閩戶。
					沈多福。 阜城人。進士。致仕。南。
					張潤。 臨汾人。進士。致仕。南。
					劉龍。 閩南。
					嚴嵩。 分宜人。進士。閒住。南。
					王學夔。 寶鼎人。進士。南。
					屠楷。 臨海人。進士。南。
					張經。 臨朐人。進士。南。
					滿若水。 閩南。
					嚴嵩。 分宜人。進士。閒住。南。
					劉龍。 閩南。
					沈多福。 阜城人。進士。致仕。南。
					顏頤禧。 閩戶。
					秦金。 閩戶。

					朱希周。 崑山人。狀元。南。
					吳一鵬。 吳洲人。進士。致仕。南。
					劉龍。 安福人。進士。南。
					嚴嵩。 入閣。南。
					滿若水。 增城人。進士。南。
					許諾。 崑山人。狀元。南。
					王軌。 江都人。進士。南。
					劉天和。 臨城人。進士。南。
					周金。 武進人。進士。致仕。南。
					閔淵。 武進人。進士。致仕。閒。
					歐陽德。 泰和人。進士。卒於官。
					袁煒。 入閣。
					王用賓。 閩南吏部。
					鄒元標。 江陵人。方士。
					陶仲文。 黃岡人。方士。
					楊豫。 雲城人。進士。致仕。南。
					顧可學。 無錫人。進士。南京侍御不任事。
					盛端明。 揭陽人。進士。南京侍御不任事。
					許諾。 崑山人。狀元。南。
					許紳。 崑山人。掌太常院。

毛愷。江山人。進士。改刑部。南。	王用賓。咸寧人。進士。致仕。南。	鄭曉。海鹽人。進士。改京營。未任。南。	楊行中。北通州人。進士。致仕。南。	周延。青永人。進士。南。	潘潢。婺源人。進士。南。
劉采。麻城人。進士。起南正都。致仕。南。	蔡克廉。晉江人。進士。閒住。南。	馬坤。閒北。南。	賈應春。閒北。南。	盛紳。咸寧人。進士。致仕。南。	孫應魁。閒北。南。
萬鐘。	王學夔。	閔楷。	張嘉。	熊浹。	雀韜。
	閒吏。南。	刻戶。南。	閒北都。南。	閒北吏。南。	浦梅人。進士。南。

隆慶中。					
殷士儋。歷城人。進士。以禮部書兼少保大學士。	趙貞吉。內江人。進士。以禮部書。	張居正。江陵人。進士。以侍郎以太師卒贈授。	陳以勤。南充人。進士。以舉士。兼少傅大學士。		
王本固。鄞縣人。進士。南。	吳嶽。汝上人。進士。改兵部。南。	劉棐。臨城人。進士。南。	高拱。入閣掌部事。		
凉大初。	郭乾。	劉體乾。	王國光。		
未進紹興人。進士。未任致仕。南。	仍進任邱人。進士。改北。南。	改北。南。	調吏。		
呂調陽。	潘晟。	殷士儋。	高儀。	毛愷。	王廷。
入閣。	新昌人。進士。致仕。起兩吏。	入閣。	入閣。	江山人。進士。改右都。南。	陽朱人。進士。改右都。南。

馬森。閒北。南。	張舜臣。章邱人。進士。卒於官。南。	鮑道明。歙縣人。進士。致仕。南。	黃光昇。晉江人。進士。改刑部。南。		
孫陞。	閔如霖。	葛守禮。	王崇慶。		
	烏程人。進士。致仕。南。		閒戶。南。		

萬厤中。					
張四維。			呂調陽。臨桂人。進士。以禮部書兼少傅大學士。	高儀。仁和人。進士。以禮部書卒於官。	
潘晟人。進士。					
張瀚。					
浙江仁和人。進士。致仕。					
			曹邦輔。	劉自強。	
			定陶人。進士。南。	扶溝人。進士。改刑部。南。	
秦鳴雷。臨潼人。狀元。南。	吳山。未任致仕。南。	裴宇。澤州人。進士。南。	趙貞吉。入閣。南。	吳嶽。改吏。南。	林廷機。侯官人。進士。致仕。南。

					馬自強。
					銅梁人。進士。
				申時行。	方逢時。
				長洲人。狀元。以吏侍郎。	溧陽人。進士。
			余有丁。	王國光。	殷正茂。
			鄒縣人。進士。以禮侍讀。少傅。	陽城人。進士。閣住。	餘姚人。進士。致仕。
		許國。	余有丁。	申時行。	殷正茂。
		歙縣人。進士。以禮侍讀。少傅大學士。	鄒縣人。進士。以禮侍讀。少傅。	長洲人。狀元。以吏侍郎。	餘姚人。進士。致仕。
	王錫爵。	嚴清。	梁夢龍。	王國光。	萬士和。
	太倉人。進士。以禮侍讀。少傅大學士。	新喻人。進士。	汎定人。進士。致仕	陽城人。進士。閣住。	宜興人。進士。
王家屏。	楊巍。	王遴。	楊巍。	張學顏。	于慎行。
山西山陰人。進士。以吏左侍。再入。	潭暨人。進士。致仕。	鹽州人。進士。	海鹽人。詞臣。	鳳縣人。進士。武兵部。	東阿人。進士。
劉光濟。	宋纁。	沈鯉。	陳經邦。	徐學謨。	趙志皐。
江陵人。進士。南。	華陰人。進士。南。	歸安人。進士。南。	當山人。進士。	嘉定人。進士。	高郵人。進士。
潘晟。	趙錦。	汪文盛。	何寬。	王世揚。	趙賢。
改北禮部。南。	餘姚人。進士。致仕。復起。	崇陽人。進士。未任。南。	臨海人。進士。致仕。南。	太倉人。進士。南。	汝陽人。進士。貴溪。南。
傅岡。	陳瑄。	殷正茂。	楊巍。	王遴。	王好問。
息縣人。進士。南。	獻縣人。進士。改都察院。南。	餘姚人。進士。南。	海鹽人。詞臣。南。	鹽州人。進士。南。	華亭人。進士。南。
林燫。	翁大立。	陶承學。	劉斯潔。	石星。	林士章。
閩縣人。進士。丁憂。南。	餘姚人。進士。改兵部。南。	會稽人。進士。	晉平人。進士。致仕。南。	真定人。進士。南。	溫州人。進士。南。

明書卷三十一

表七 內閣輔臣部院正卿年表二

					邱橓。
					進士。閩人。南。
				李世達。	劉堯誨。
				潼關人。進士。南。	臨武人。進士。南。
			袁洪愈。	張國彥。	殷正茂。
			吳縣人。進士。南。	陝西人。進士。南。	餘姚人。進士。致仕。
		楊成。	魏學曾。	張士佩。	萬士和。
		長洲人。進士。南。	仁和人。進士。南。	陝西人。進士。南。	宜興人。進士。南。
	陸光祖。	王友賢。	王宏誨。	婁堅。	袁洪愈。
	平湖人。進士。南。	寧鄉人。進士。南。	安寧人。進士。南。	丹陽人。進士。南。	吳縣人。進士。南。
陳金。	王杘。	王友賢。	魏學曾。	張士佩。	劉堯誨。
應城人。進士。總督川貴。	公安人。進士。總督川貴。南。	寧鄉人。進士。南。	仁和人。進士。南。	陝西人。進士。南。	臨武人。進士。南。

	洪武中。			
兵部尚書	陳亮。	單安仁。	安統。	劉誠。
兼北南	都陳寧、識松江知府。	慶陽人。元樞密判。詣闕起山西行省參知。	潞山西參政。	免。
刑部尚書	周禎。	錢唐。	曹家寶。	周洵。
兼北南	江寧人。詹附。運會書侍御史。	梁山人。明經。教仕。	臨濮人。故元舉士。陞陝知縣。	鄧陽人。舉文學。廷薦州經歷。
工部尚書	單安仁。	孫克義。	張文。	李廷桂。
兼北南	調兵部。	元平章。出鎮河南參政。	未詳。	免。洛陽人。詹附。
都察院都御史	詹徽。	楊克明。	曹銘。	楊端。
兼北南左右	兵吏部。左。	鎮寶人。明經。免。左。	會稽人。進士。左。	山陽人。進士。陽死。左。

滕德懋。	劉貞。	吳琳。	樂鳳韶。	劉仁。	李澈。
長洲人。國戶部。	訓治書侍御史。	御史。	金壇人。解職。移園子樂酒。	武昌人。故工部尚書相。出爲登萊。	山陽人。國子生。
程徐。	班周吉。	劉惟謙。	李賢。	楊容。	吳寧。
鄞縣人。徵元吳興。本於官。	延津人。國士。降江西副使。	薦舉。出爲福川參政。	錦衣人。國初。參知。改浙江	新昌人。元官。坐法。	宜興人。元監生。使安南被害。
安然。	朱守仁。	黃鼎。	李敏。	薛祥。	王虎。
靜海人。出爲河南參政。	徐州人。出爲北平參政。	免。	福州人。人才。出爲江西參政。	懷寧人。國初。出爲北平布政。杜死。	人才。
鮑昭。	湯友恭。	凌漢。	黃泰。	解敏。	王平。
浮山人。國士。收刑部。左。	錫蘭人。人才。免。右。	順武人。秀才。改刑部。右。	萬安人。國士。右。	陽武人。國士。右。	新蔡人。人才。右。

沈清。	秦逵。	王麟。			
錢塘人。國士。改工部。	宜興人。國士。擢工部。	大名人。薦舉。回籍大理寺卿。			
潤源。	趙寬。	李宗敏。	初顧。	王晉。	開濟。
興化人。人才。免。	永嘉人。國士。免。	萊平人。元中書參政。免。	紹興人。庶。免。	薦舉。	祐陽人。明經。坐法。
秦達。	沈溶。	嚴嵩直。	王倜。	孫顯。	
國吳縣。	見吳郡。	烏程人。賢良。降御史。	人才。免。	信陽人。舉事。免。	

董俊。	唐錦。	何譚。	孫堯。	俞綸。	温祥卿。
太原人。人才。致仕。	紅縣人。從軍。降御史。	潼鄉人。薦舉。免。	薦舉。出爲四川參政。	薦舉。致仕。	山陽人。舉國士。降刑主事。
李敬。	李民瞻。	孫堯。	唐錦。	唐志雄。	馮冕。
即李鴻。降吳人。人才。巡撫浙。	即李鴻。降吳人。	薦舉。出爲四川參政。	改兵部。	薦舉。	孟縣人。儒士。致仕。
趙寬。	余文昇。	趙俊。	趙寬。	麥志雄。	徐本。
即李鴻。降吳人。人才。巡撫浙。	升徒人。人才。免。	人才。免。	薦舉。	通山人。舉弟召。坐累伏誅。	江陰人。人才。免。
嚴震直。					
降御史。右。					

沈清。	秦逵。	王麟。			
錢塘人。國士。改工部。	宜興人。國士。擢工部。	大名人。薦舉。回籍大理寺卿。			
潤源。	趙寬。	李宗敏。	初顧。	王晉。	開濟。
興化人。人才。免。	永嘉人。國士。免。	萊平人。元中書參政。免。	紹興人。庶。免。	薦舉。	祐陽人。明經。坐法。
秦達。	沈溶。	嚴嵩直。	王倜。	孫顯。	
國吳縣。	見吳郡。	烏程人。賢良。降御史。	人才。免。	信陽人。舉事。免。	

劉逵。	王崑迪。	趙勉。	楊端。	夏想。	晏昭。
項城人。人才。免。	人才。坐法。	訓。	歐部縣院。	洛陽人。賢良。免。	浮山人。舉事。先北平採訪使。死節。
秦清。					
本姓狄。真寧人。道士。爲御史大夫。死節。					

建文中。					
茹瑺。					
衛山人。國子生。四年薦。封忠誠伯。下獄死。					
晏昭。	夏想。	楊端。	趙勉。	王崑迪。	劉逵。
浮山人。舉事。先北平採訪使。死節。	洛陽人。賢良。免。	歐部縣院。	訓。	人才。坐法。	項城人。人才。免。
秦清。					
本姓狄。真寧人。道士。爲御史大夫。死節。					

		永樂中.			
齊泰. 溧水人. 進士. 死難.	鐵鉉. 鄆州人. 國子監. 死節.	劉儁. 江陵人. 進士. 永樂征南死.	金忠. 鄧縣人. 儒士. 從燕.	方賓. 鍾祥人. 國子生. 良殺.	陳洽. 武進人. 舊事. 守文陛. 討襲輕歸誤死.
侯泰. 舊事. 死節.	李希明. 東陽人. 來歸.	鄭暘.	呂震.	劉觀.	吳中. 武城人. 監生. 永樂以大寧都司經歷用. 下獄.
				宋禮. 水軍人. 總督.	李慶. 調兵部.
	陳瑛. 滄州人. 才. 下獄死. 左.	劉觀.	陳本.	劉觀.	張本. 南左.

宣德中.				正統中.	
張本. 東陽人. 國子生. 筆帖郎.	許廓. 襄城人. 進士.	王驥. 東阿人. 進士.	甄龍. 冠平人. 南.	柴車. 湖廣人. 總事. 卒於官.	徐晞. 江陵人. 色吏.
魏源. 趙王. 進士.	趙旺.	施禮. 東安人. 進士. 教仕. 南.		王賢. 番和人. 總貿. 調.	金濂.
顧佐. 太康人. 進士. 右.	熊顯. 增城人. 進士. 以病右. 湖北右.			王祐. 鄞縣人. 監生. 教仕.	石璞. 改兵部.
顧佐. 太康人. 進士. 右.	熊顯. 增城人. 進士. 以病右. 湖北右.			王文. 入閣. 左.	陳鎰. 吳縣人. 教仕. 左.

景泰中.					
鄺埜. 宜章人. 進士. 屢老告死.	徐琦. 寧夏人. 進士. 附.		張本. 訓北. 清.	李慶. 順義人. 國子生. 征交陛卒於軍.	趙旺. 靜海人. 舊事. 改兩利都.
俞士悅. 長洲人. 進士. 成.	俞士悅. 長洲人. 進士. 成.		向賓. 進賢人. 進士. 舊事. 鄭州人. 舊事. 南右.	王彰. 改刑部.	金純. 調刑部.
于謙. 錢塘人. 進士.	徐琦. 寧夏人. 進士. 附.		向賓. 進賢人. 進士. 舊事. 南右.	王彰. 改刑部.	金純. 調刑部.
石璞. 臨淄人. 舊事. 教仕.	儀銘. 高密人. 舊聞.	于謙. 錢塘人. 進士.	向賓. 進賢人. 進士. 舊事. 南右.	王彰. 鄭州人. 舊事. 右.	陳智. 處寧人. 進士. 右.

永樂中.					
金忠. 鄧縣人. 儒士. 從燕.	劉儁. 江陵人. 進士. 永樂征南死.	鐵鉉. 鄆州人. 國子監. 死節.	方賓. 鍾祥人. 國子生. 良殺.	陳洽. 武進人. 舊事. 守文陛. 討襲輕歸誤死.	
呂震.	鄭暘.	李希明. 東陽人. 來歸.	劉觀.	吳中. 武城人. 監生. 永樂以大寧都司經歷用. 下獄.	
黃福.			宋禮. 水軍人. 總督.	李慶. 調兵部.	
陳瑛. 滄州人. 才. 下獄死. 左.			劉觀.	張本. 南左.	

宣德中.				正統中.	
張本. 東阿人. 國子生. 筆帖郎.	許廓. 襄城人. 進士.	王驥. 東阿人. 進士.	甄龍. 冠平人. 南.	柴車. 湖廣人. 總事. 卒於官.	徐晞. 江陵人. 色吏.
魏源. 趙王. 進士.	趙旺.	施禮. 東安人. 進士. 教仕. 南.		王賢. 番和人. 總貿. 調.	金濂.
顧佐. 太康人. 進士. 右.	熊顯. 增城人. 進士. 以病右. 湖北右.			王祐. 鄞縣人. 監生. 教仕.	石璞. 改兵部.
顧佐. 太康人. 進士. 右.	熊顯. 增城人. 進士. 以病右. 湖北右.			王文. 入閣. 左.	陳鎰. 吳縣人. 教仕. 左.

			天順中。		
蕭維禎。	王 銳。	馬 昂。	陳汝言。		張 純。
廬陵人。進士。致仕。南。	河州人。進士。致仕。	調戶部。	清陽人。進士。下獄。		江陰人。進士。致仕。南。
楊 寧。	陸 瑜。	劉廣衡。	軒 輗。		
南。	鄧縣人。進士。致仕。	鴻安人。進士。致仕。	鹿邑人。進士。致仕。		
		白 圭。	趙 榮。	黎 澄。	王 來。
		調兵部。	閻縣人。舉孝廉官。	故安南國王弟。智火器。	慈溪人。舉鄉丁憂。南。
李 秉。	寇 深。	馬 昂。	蕭維禎。	張 純。	陳 勉。
	唐縣人。監生。死難。	調兵部。	改南祀。	改南兵部尚書。	寧都人。進士。致仕。
左。	左。	左。	左。	南右。	南右。

	成化中。				
白 圭。	王 復。				
南京人。進士。	固安人。進士。調工部。				
項 忠。	王 槩。	劉 玫。	蕭維禎。	耿九畸。	薛希璉。
改兵部。	鄱陽人。進士。	南金人。進士。致仕。南。	調兵。南。	平定人。進士。南。	麗水人。進士。南。
劉 昭。	王 復。				
改戶部。	致仕。				
項 忠。	李 賢。			李 賀。	耿九畸。
協李實。左。	左。			調南兵部。右。	出爲江西都司。再右。入南列。

馬文升。	張 鵬。	陳 鉞。	余子俊。	項 忠。	程 信。
調南科任。改吏部。	淶水人。進士。致仕。	鐵嶺人。進士。籍民。	青神人。進士。三邊司馬。	沒蕃人。進士。除名。	休寧人。進士。調南。
張 瑄。	周 瑄。	杜 銘。	張 鎰。	林 聰。	董 方。
江浦人。進士。南。	段曲人。鄉舉。南。	金壇人。進士。致仕。	丁憂。	崇德人。進士。致仕。	歙縣人。進士。致仕。
胡拱辰。	戴 縉。	俞 琳。	賈 俊。	謝一夔。	李 裕。
臨安人。進士。致仕。	南海人。進士。削籍。南。	仁和人。進士。坐逮戍。	東鹿人。鄉舉。	新淦人。狀元。牟於官。	故吏部。
李 裕。	戴 俊。	王 越。	蕭 方。	馬文升。	王 越。
調兵。南右。	改南工。右。	轉左。右。	審，改刑部尚右。	改兵部。	出鎮封伯。左。

陳 俊。	薛 遠。	王 恕。	原 傑。	程 信。	李 賓。
南。	致仕。南。	三原人。進士。改祕撰再任。致仕。	騰城人。進士。未任卒。	南。	順義人。進士。改北左都。南。
					何喬新。
					廣昌人。進士。南。
				萬 祺。	杜 銘。
				南昌人。東員。晉山縣。	戶部。
李 裕。	王 恕。	林 廳。	劉 敏。	屠 浦。	朱 英。
調北。南右。	改兵部。南右。	兼操江。南右。	永新人。進士。致仕。右。	右。	桂陽人。進士。右。

			宏治中。		
馬文升。	耿裕。	劉大夏。	耿裕。	張悅。	侯璡。
改北左都。南。	改禮部。	尊賢人。進士。致仕。	改禮部。南。	肇事人。進士。致仕。南。	雄縣人。進士。致仕。南。
		何喬新。	彭韶。	白昂。	閔珪。
		廣昌人。進士。致仕。	莆田人。進士。致仕。	武進人。進士。致仕。	烏程人。進士。致仕。
		劉璋。	徐貫。	曾鑑。	黎淯。
		致仕。	溫安人。進士。致仕。	桂勝人。進士。	舉賢人。狀元。南。
屠滽。	閔珪。	戴珊。	張敞華。	白昂。	白昂。
開北。南右。	改刑部。右。	卒於官。左。	改刑部。左。	致仕。左。	改刑部。右。

					正德中。
樊瑩。	張敞華。	鍾蕃。	屠勳。	許進。	閻仲宇。
常山人。進士。致仕。南。	安福人。進士。改左都。南。	崇德人。進士。本姓潘。	平湖人。進士。致仕。	改吏部。	雎州人。進士。致仕。
李孟暘。	李鐩。	洪鐘。	王鏊之。	屠勳。	王鏊之。
雎州人。進士。致仕。	渦陽人。進士。致仕。再起致仕。	調南京。	陳金。	劉宇。	金澤。
翟瑄。	陳道。	張敞華。	金澤。	劉宇。	陳金。
南右。	改南京。	改南京。	江寧人。進士。致仕。	改兵部。左。	丁憂起用。再任。致仕。左。

張悅。	倪岳。	秦民悅。	侯璡。	王繼。	韓文。	王軾。
肇事人。進士。致仕。南。	改吏部。南。	丁巫。南。	四兵部。南。	靜海人。進士。致仕。南。	南。	公安人。進士。致仕。
鄒時。	閔珪。	戴珊。	屠勳。	翟瑄。	王綱。	陳道。
舒城人。進士。致仕。南。	調北。南。	調北左都。南。	調北。南。	洛陽人。進士。致仕。南。	調兵部。南。	盱眙人。進士。致仕。南。
程宗。	劉宣。	侯璡。	劉宣。	馮貫。	盧頊。	董越。
常熟人。進士。致仕。南。	安福人。進士。卒於官。閩。	四兵部。南。	安福人。進士。卒於官。閩。	黃巖人。進士。致仕。	泰和人。進士。致仕。南。	掌都人。進士。卒於官。
倪鍾。	史琳。	屠勳。	史琳。	黃紱。	張悅。	鄧廷瓚。
新城人。南右。	徐姚人。進士。右。	調刑部。右。	徐姚人。進士。右。	致仕。南左。	調兵部。南右。	南右。

劉宇。	曹元。	胡汝礪。	林俊。	王敞。	何鑑。	陸完。
改吏部入閣。	入閣。	寧夏人。進士。未任卒。	改刑部。	浙江四安人。進士。改掌通政。	新昌人。進士。致仕。	改吏部。
洪鐘。	劉麟。	何鑑。	林俊。	張子麟。	林俊。	何鑑。
錢塘人。進士。兼左都督川湖。	部陵人。進士。致仕。	調兵部。	調北。	嵐城人。進士。假還。	莆田人。進士。致仕。	開北。南。
才寬。	畢亭。	林俊。	畢亭。	陳清。	韓重。	俞俊。
溫安人。進士。	山東新城人。進士。致仕。	改刑部。	山東新城人。進士。致仕。	金壇人。進士。致仕。	鉛州人。進士。致仕。南。	麗水人。進士。卒於官。
劉宇。	馬中錫。	陸完。	馬中錫。	彭澤。	王瓊。	金獻民。
改兵部入閣。	故城人。進士。出督。	改兵部。左。	故城人。進士。出督。	落職。左。	沂州人。進士。致仕。左。	調兵部。左。

					王瑄。 改吏部。
				王悳。 東平人。進士。 致仕。再起致仕。	洪鐘。 國北。 南。
			彭澤。 閩州人。進士。 致仕。	劉纓。 新淦人。 進士。 致仕。	李善。 臨州人。 進士。 致仕。 南。
		林瀚。 閩縣人。進士。 降浙江參政。 南。	孫需。 改刑部。 南。	張悳。 閩。	張悳。 閩南謫。 有。
	何鑑。 閩北。 南。	林廷選。 莆田人。 進士。 致仕。 南。	林俊。 改工部。 右。	李士實。 鄖城人。進士。 致仕。 後伏誅。 右。	
柴昇。 內鄉人。進士。 致仕。 南。	陳壽。 寧道人。進士。侍郎。 乞休。進官。 南。	王鼎。 定遠人。 進士。 致仕。 南。			
戈瑄。 梁州人。 進士。 致仕。 南。		孫需。 改兵部。 右。			
黃珂。 四川蓬寧 人。進士。 致仕。 南。	柴昇。	林廷選。			
彭澤。	陸完。	王鼎。			
	改左。 右。	定遠人。 進士。 致仕。 右。			

					劉機。 致仕。 南。
				王守仁。 餘姚人。進士。 未任丁憂。 南。	張潔。 致仕。 南。
			喬宇。 改北吏部。 南。		趙鑑。 改北刑。 南。
				周惠貽。 掌詞敕房。	洪遠。 文安人。 進士。 致仕。 南。
			鄭紳。 奉使敕。		石玠。 歙縣人。 進士。 致仕。 南。
		熊繡。 豐城人。 進士。 致仕。 南。	高銓。 南右。	陳玉。 高郵人。 進士。 致仕。 南左。	張綸。 宜城人。 進士。 致仕。 右。	王瑁。 沂州人。 進士。 轉左。 右。	金獻民。 調左都。 南。

	嘉靖中。				
李鉞。	金獻民。				
致仕。 非省人。進士。	致仕。 綏州人。進士。				
趙鑑。	金獻民。				
致仕。 弱光人。進士。	改吏部。				
趙璜。	陶琰。				
致仕。 安福人。進士。					
張瑄。	遊憲。	洪遠。	鄧庠。	黃珂。	戈瑄。
以文淵閣大學士掌院。 左。	未任卒。 左。	改南工部。 南右。	南右。	改南工部。 南右。	改南刑部。 南右。

					張頫。 歷城人。進士。 革職。下獄。 右。南
				洪鐘。 改北左。 南右。	
			王鑑之。 改北刑部。 南右。		
		張悳。			
	張悳。 改南工部。 南右。				
劉洪。 安陸人。進士。 丁憂。 南右。					

王時中。	胡世寧。	李承勛。	張璁。	樊繼祖。	毛伯溫。
黃巖人。進士。致仕。	仁和人。進士。致仕。	嘉魚人。進士。卒於官。	瑜州人。進士。	郿城人。進士。謫注。出會宜大。	吉水人。進士。爲民。
顏頤壽。	李承勛。	胡世寧。	高友璣。	周倫。	許瑋。
以大獄罰住	調兵部。	調兵部。	樂清人。進士。閒住。	昆山人。進士。調南。	入閣。
童瑞。	劉麟。	章拯。	蔣瑤。	聶賈。	秦金。
雲夢人。進士。致仕。	安仁人。進士。致仕。	麗水人。進士。閒住。	鄖安人。進士。丁憂。	改刑部。	調南兵部。
胡世寧。	李承勛。	王憲。	王廷相。	周用。	宋景。
以大獄罰住	調兵部。	閒住。	丁憂再任。	改吏部。	卒於官。
文明。	吳山。	范鏓。	王邦瑞。	超銑。	茹豹。
沔縣人。進士。卒於官。	吳江人。進士。爲民。	江西樂平人。進士。閒住。	宜陽人。進士。革職。	良鄉人。進士。戍。	永豐人。進士。閒住。
王廷。	吳山。	俞諫。	伍文定。	熊浹。	汪鋐。
致仕。	閒住。	相度人。進士。卒於官。	丁憂再任。	改吏部。	加部尚。

王時中。	胡世寧。	李承勛。	張璁。	樊繼祖。	毛伯溫。
黃巖人。進士。致仕。	仁和人。進士。致仕。	嘉魚人。進士。卒於官。	瑜州人。進士。	郿城人。進士。謫注。出會宜大。	吉水人。進士。爲民。
顏頤壽。	李承勛。	胡世寧。	高友璣。	周倫。	許瑋。
以大獄罰住	調兵部。	調兵部。	樂清人。進士。閒住。	昆山人。進士。調南。	入閣。
童瑞。	劉麟。	章拯。	蔣瑤。	聶賈。	秦金。
雲夢人。進士。致仕。	安仁人。進士。致仕。	麗水人。進士。閒住。	鄖安人。進士。丁憂。	改刑部。	調南兵部。
胡世寧。	李承勛。	王憲。	王廷相。	周用。	宋景。
以大獄罰住	調兵部。	閒住。	丁憂再任。	改吏部。	卒於官。
文明。	吳山。	范鏓。	王邦瑞。	超銑。	茹豹。
沔縣人。進士。卒於官。	吳江人。進士。爲民。	江西樂平人。進士。閒住。	宜陽人。進士。革職。	良鄉人。進士。戍。	永豐人。進士。閒住。
王廷。	吳山。	俞諫。	伍文定。	熊浹。	汪鋐。
致仕。	閒住。	相度人。進士。卒於官。	丁憂再任。	改吏部。	加部尚。

王以旂。	路迎。	唐龍。	翁金。		
江寧人。進士。出會三邊。	東平人。進士。致仕。	改吏部。	漢陽人。進士。致仕。		
楊志學。	唐龍。	喬賢。	王時中。		
長沙人。進士。致仕。	終養。	長海人。進士。致仕。	調兵部。		
張潤。	楊志學。	温仁。	林廷棡。		
淮安人。進士。丁憂。起南吏。	調刑部。		銅梁人。進士。致仕。		
歐陽必進。	周延。	屠僑。	王以旂。		
改吏部。			出會。		
左。	左。	左。	左。		

趙廷瑞。	劉儲秀。	王以旂。	路迎。	唐龍。	翁金。
閬州人。進士。養疾。	咸寧人。進士。閒住。	江寧人。進士。出會三邊。	東平人。進士。致仕。	改吏部。	漢陽人。進士。致仕。
顧如京。	周期雍。	楊志學。	唐龍。	喬賢。	王時中。
桐城人。進士。致仕。	鄆州人。進士。致仕。	長沙人。進士。致仕。	終養。	長海人。進士。致仕。	調兵部。
王以旂。	甘爲霖。	張潤。	楊志學。	温仁。	林廷棡。
	督工。	淮安人。進士。丁憂。起南吏。	調刑部。		銅梁人。進士。致仕。
張永明。	潘恩。	歐陽必進。	周延。	屠僑。	王以旂。
致仕。	致仕。	改吏部。			出會。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秦金。	陶琰。	廉紀。	超炳然。	許論。	楊博。
改北戶部。南。	鄖州人。進士。致仕。	調南吏。南。	鄖州人。進士。養病。	鄖陽人。進士。革職。	改吏部。
賈應春。	歐陽必進。	何遵。	應大猷。	馬鑑。	顧應祥。
改戶部。	改工部。	浙江山陰人。進士。致仕。	僰道人。進士。致仕。		長興人。進士。調南刑。
陳道潤。	顧璘。	樊繼祖。	周敍。	毛伯溫。	雷禮。
涞水人。樂舞生。掌太常。	督冶夫工。	採木。	忠縣人。進士。專督工。陞左僉都。	專督工。	豐城人。進士。致仕。
崔文奎。	楊旦。	茹賢。	王堯封。	周敍。	毛伯溫。
南右。	改南戶。南右。	南左。	改戶部。右。	山督。右。	右。

趙廷瑞。	劉儲秀。	王以旂。	路迎。	唐龍。	翁金。
閬州人。進士。養疾。	咸寧人。進士。閒住。	江寧人。進士。出會三邊。	東平人。進士。致仕。	改吏部。	漢陽人。進士。致仕。
顧如京。	周期雍。	楊志學。	唐龍。	喬賢。	王時中。
桐城人。進士。致仕。	鄆州人。進士。致仕。	長沙人。進士。致仕。	終養。	長海人。進士。致仕。	調兵部。
王以旂。	甘爲霖。	張潤。	楊志學。	温仁。	林廷棡。
	督工。	淮安人。進士。丁憂。起南吏。	調刑部。		銅梁人。進士。致仕。
張永明。	潘恩。	歐陽必進。	周延。	屠僑。	王以旂。
致仕。	致仕。	改吏部。			出會。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秦金。	陶琰。	廉紀。	超炳然。	許論。	楊博。
改北戶部。南。	鄖州人。進士。致仕。	調南吏。南。	鄖州人。進士。養病。	鄖陽人。進士。革職。	改吏部。
賈應春。	歐陽必進。	何遵。	應大猷。	馬鑑。	顧應祥。
改戶部。	改工部。	浙江山陰人。進士。致仕。	僰道人。進士。致仕。		長興人。進士。調南刑。
陳道潤。	顧璘。	樊繼祖。	周敍。	毛伯溫。	雷禮。
涞水人。樂舞生。掌太常。	督冶夫工。	採木。	忠縣人。進士。專督工。陞左僉都。	專督工。	豐城人。進士。致仕。
崔文奎。	楊旦。	茹賢。	王堯封。	周敍。	毛伯溫。
南右。	改南戶。南右。	南左。	改戶部。右。	山督。右。	右。

范鏓。	翁萬達。	丁汝夔。	王邦瑞。	超銑。	茹豹。
江西樂平人。進士。閒住。	楊陽人。進士。丁憂起未任卒。	清化人。進士。糾法。	宜陽人。進士。革職。	良鄉人。進士。戍。	永豐人。進士。閒住。
吳山。	閒澗。	屠僑。	喻茂堅。	劉訒。	李士翺。
吳江人。進士。爲民。		鄒縣人。進士。	棗昌人。進士。致仕。	鄖陽人。進士。爲民。	
文明。	李士翺。	胡松。	歐陽必進。	吳鵬。	趙文華。
沔縣人。進士。卒於官。		徽饒人。進士。致仕。	丁憂再任。	改吏部。	鉛陽人。進士。爲民。
王廷。	俞諫。	李鉞。	伍文定。	熊浹。	汪鋐。
致仕。	相度人。進士。卒於官。				加部尚。
左。	左。	左。	左。	右。	右。

李克嗣。內江人，進士，致仕。	王憲。閩北兵部，歷。	胡世甯。潤州。南。	王廷相。儀封人，進士，改左都。南。	劉龍。襄垣人，進士，致仕。南。	王軏。閩平人，進士，致仕。南。
鄭曉。海鹽人，進士，閩住。	潘恩。上海人，進士，左都。	閔煦。任邱人，進士，丁憂。	馮天馭。麟州人，進士，閩住。	蔡望程。臨海人，進士，丁憂。	張永明。烏程人，進士，改左都。
徐可成。東安人，樂舞生，掌太常。	許紳。晉士，掌太醫院。	徐栗。戍，木匠。	崔文奎。新泰人，進士，致仕。南。	吳廷舉。蒼梧人，進士，致仕。	陳雍。餘姚人，進士，致仕。南。
王慾中。安福人，進士，舉於官。南。	鄒文盛。	張嶺。	張瑄。江寧人，進士，致仕。南。	何塘。懷遠人，進士，任致仕，未。南。	萬鐘。爲民。南。

韓邦奇。同邑人，進士，致仕。南。	王學孌。安福人，進士，致仕。南。	韓士英。改戶部。南。	屠楷。臨桂人，進士，致仕。南。	潘潢。泰寧人，進士，致仕。南。	張經。改右都。南。
高友璣。樂清人。南。	何詔。山陰人，進士，未任。南。	周倫。致仕。南。	閻淵。改撫河。南。	周用。南。	周金。南。
蔣瑤。	周用。	李如圭。	宋玉。	胡訓。	楊獻。上饒人，進士，舉於官。南。
劉訒。	歐陽必進。	端廷敕。當塗人，進士，致仕。南。	吳鵬。南。	王學益。南。	倪岳。當塗人，進士，致仕。南。

潘若水。改左都。南。	熊浹。改北直。南。	王堯封。見前。致仕。南。	張邦奇。舉於官。南。	宋景。奉新人，進士。南。	胡訓。南昌人，進士，致仕。南。
黃光昇。晉江人，進士，致仕。	邊憲。任邱人，進士。南。	孟鳳。汕皐人，進士，舉於官。南。	孫賢。南。	李承勛。南。	方良永。福田人，進士，未任卒。南。
張嶽。蕭山人，進士，致仕。南。	周用。致郡養疏。南。	樂清人。南。	胡瓚。永年人，進士，致仕。南。	章拯。調北。南。	何詔。南。
王軏。	周用。	王爌。	胡訓。	王以旂。	韓邦奇。
南省。	南省。	黃岩人，進士，致仕。南省。	南省。	南省。	南省。

周延。吉水人，進士。南。	張時徹。鄞縣人，進士。南。	張鰲。浦江人，進士，閩住。南。	江東。聽訓。南。	李遂。嘉興人，進士，致仕。南。	郭乾。南。
顧璘。上元人，進士，閩住。南。	唐龍。改兵部。南。	潘潢。南。	孫應奎。南。	彭黯。安福人，進士，下獄。南。	顧應祥。進賢人，進士，致仕。南。
劉訒。	屠楷。	潘潢。	趙大佑。	張舜臣。	傅燦。
蔡望程。	王舫。	盧勳。	趙大佑。	張舜臣。	孫植。
南省。	南省。	南省。	南省。	南省。	南省。

劉天和。	蘇祐。	胡宗憲。	呂光洵。	翟鵬。	
三邊加俸。	督宣大加。	紹興人。進士。督浙直加。	新昌人。進士。巡南畿加。	濰州人。進士。督宣大加。	
梁尚德。	翁溥。	馮岳。	蔡豐程。	盧勳。	趙天祐。
星子人。進士。致仕。南。	諸暨人。進士。南。	慈溪人。進士。致仕。南。	南。	婺源人。進士。致仕。南。	致仕。再起未任。南。
馬坤。	王學益。	潘恩。	王鈁。	康太和。	林廷機。
南。	安福人。進士。改右都。南。	南。	導化人。進士。致仕。南。	留田人。進士。閒住。	南。

郭宗皐。	劉采。	吳嶽。	王之誥。	劉體乾。	臧才。
山東人。進士。致仕。南。	高城人。進士。南。	卒於官。南。	石首人。進士。改刑部。南。	東安人。進士。南。	沿州人。進士。督三邊加。
孫植。	黃光昇。	陳其學。	李濬。	王國光。	
平湖人。進士。致仕。南。	超宋任。致仕。南。	登州人。進士。致仕。南。	新建人。進士。未任養病。南。	改戶部。南。	
裴宇。	徐養正。	林璧同。	曹亨。	陳紹儒。	張瀚。
南。	馬平人。進士。未任致仕。南。	莆田人。進士。致仕。南。	新蔡人。進士。致仕。	陽和人。進士。致仕。南。	改北吏部。南。
趙炳然。	曹邦輔。	劉自強。	曹亨。	謝登之。	張瀚。
未任卒。南右。	南右。	南右。	南右。	南右。	南右。

隆慶中。					
郭乾。		崔熹。	龔綸。	趙大祐。	
任邱人。進士。致仕。再任。致仕。		孝義人。進士。閒住。	宜賓人。進士。	太平人。進士。終養。南。	
毛愷。	錢邦彥。	葛守禮。	劉自強。	王之誥。	
江山人。進士。致仕。	吳縣人。進士。致仕。南。	改左都。	扶溝人。進士。致仕。	終養。	
朱衡。		呂光洵。	朱衡。	魏允中。	
萬安人。進士。歷總河。改工。南。		新昌人。進士。未任致仕。南。	萬安人。進士。再任。致仕。	鈞州人。進士。致仕。南。	
		葛守禮。	郭宗皐。	林雲同。	
		改左都。	南右。	南右。	
			趙貞吉。		
			以大學士。掌院。致仕。左。		

萬歷中。					
石茂華。	王崇古。	劉應節。	方逢時。	楊兆。	
登萊人。進士。督三邊加。		膠州人。進士。改刑部。		開縣人。進士。改工部。	
王崇古。	劉應節。	吳伯朋。	殷淸。	潘季馴。	
改兵部。	缺。	義烏人。進士。卒於官。	改吏部。	烏程人。進士。	
郭朝賓。	李幼滋。	竹孝吾。	楊巍。	楊兆。	
汶上人。進士。	臨城人。進士。	臨淸人。進士。			
陳瑛。	魏學曾。	趙錦。	辛自修。	吳時來。	
致仕。	南右。	丁憂。	鄒城人。進士。	慭居人。進士。	
				左。	
		陳玠。			
		臨川人。進士。致仕。			
		左。			

凌雲翼。	張佳允。	傅希摯。	鄭洛。	陳瑞。	部光先。
太倉人，進士，未任。	銅梁人，進士。	衡水人，進士。	安福人，進士。	長樂人，進士，督川鹽加。	長治人，進士，督三邊加。
南。	南。	南。	南。	南。	楊兆。
舒化。	李世達。	林雲同。	謝登之。	趙錦。	南。
臨川人，進士，南右。		起未任，南。	閩戶部，南。	改右都，南。	劉光濟。
何起鳴。	石星。	什同亨。	倪光薦。	林濬。	南。
內江人，進士，南。	東明人，進士，南。	青永人，進士，專督陸工，南。	平谷人，進士，掌通政，南。	南。	王好問。
傅頤。	趙錦。	吳伯朋。	李幼滋。	曾省吾。	南。
河陽人，進士，南右。	鵬老左，南右。	南右。	南右。	南右。	

戴才。	劉光濟。	翁大立。	楊兆。	凌雲翼。	潘季馴。
南。	致仕，南。	閒住，南。	調北，南。	改北。	浚到都，南。
何宠。	陳瑞。	陳道基。	姜寶。	陸光祖。	王世貞。
長樂人，進士，南。	長樂人，進士，南。	閩安人，進士，南。	南。	平湖人，進士，改吏部，南。	太倉人，進士，南。
劉應節。	沈應時。	翁大立。	曾三聘。	徐栻。	凌雲翼。
南。	河南人，進士，南。	南。	宜興人，進士，南。	常熟人，進士，未任致仕，南。	南。
汪文盛。	謝鵬舉。	劉斯潔。	劉堯誨。	郭應聘。	熊汝達。
南。	湖廣人，進士，未任致仕，南。	南。	南。	未任，南。	建寧人，進士，未任，南。

王遴。	劉堯誨。	郭應聘。	傅希摯。	李世達。	陰武卿。
霸州人，進士，南。	臨武人，進士，南。	莆田人，進士，南。	閩北，南。	渾陽人，進士，南。	內江人，進士，南。
楊成。	王遴。	堪鐫。	劉光濟。	陸光祖。	陰武卿。
南。	南。	南。	再任，南。	平湖人，進士，未任，改刑部，南。	南。
袁洪愈。	辛自修。	海瑞。	歐定向。	孫丕揚。	
南。	蘄縣人，進士，南右。	瓊山人，進士，南右。	貴安人，進士，南右。	富平人，進士，南右。	

吳文華。	吳文華。	楊成。	李輔。	吳文華。	楊成。
鄞江人，進士，南。	鄞江人，進士，南。	長州人，進士。	建寧人，進士，南。	南。	南。
袁洪愈。	辛自修。	海瑞。	歐定向。	孫丕揚。	
南。	蘄縣人，進士，南右。	瓊山人，進士，南右。	貴安人，進士，南右。	富平人，進士，南右。	

明書卷三十二

表八

柱國公孤表

史官論曰。柱國古勳官。起戰國。楚以待相及令尹。與夫裔勳大貴之人。而公孤則見之周制。至東宮公孤。蓋始於漢。或名稱其實。或各有常職。明與。并設柱國公孤及賓客。無職事。不治掾屬。但寫美稱。非必有實理導論之責也。國初止師傅。予魏韓及魏冦韓雍。太祖難其人。下視博采。鮮當意者。遂久缺之。至於嘉世。漸覗其閒。公侯殿學及六卿。往往得側名。然猶非德妃則勳臣。不然亦齒宿而資重者。殷德望微眇而岸然破格名。鮮世色嗇。大無謂也。至有以燮理盛之統。待論道施之乳臭。教論鼎石之隆。興之環衛之微勞。言色之昵合。而使朝廷鴻鉅休稱。視爲尋常祖宗慎重名器之意蕩然矣。名喪實亡。國運以之。豈不悲哉。因歷紀之。貞淫並列。存勸戒焉。

上柱國

李善長。加左。　徐達。加左。

左右柱國

李善長。以丞相國公加。　徐達。　常遇春。　以平章國公加。

柱國

茹瑺。以兵尚書加。　楊榮。以大學士加。　楊溥。以大學士加。　楊士奇。以大學士加。　楊榮。以大學士加。　梁儲。以禮尚書加。　楊善。以禮尚書加。　茹瑺。以兵尚書加。

王驥。以兵尚書加。　王翱。以兵尚書加。　王越。以兵尚書加。　李賢。以大學士加。　劉翊。以大學士加。　馬文升。以兵尚書加。　徐溥。以大學士加。　劉健。以大學士加。　謝遷。以大學士加。　李東陽。以大學士加。　王鏊。以大學士加。　楊一清。以大學士加。　楊廷和。以大學士加。　張居正。以大學士加。

徐達。加左。　李景隆。以國公加左。　郭勛。以國公加左。　楊廷和。以大學士加左。　申時行。以大學士加左。　周勇。以國公加右。　董玉。以國公加右。　徐景昌。以國公加右。　石亨。以國公加右。

常遇春。加左。　張輔。以國公加左。　劉健。以大學士加左。　楊一清。以大學士加左。　常茂。以國公加右。　鄭愈。以國公加右。　邱福。以國公加右。　張輔。以國公加右。　朱永。以國公加右。

左柱國

李善長。加左。

湯和。以國公加左。

張茂。以國公加左。

李東陽。以大學士加左。

張居正。以大學士加左。

李文忠。以國公加右。

傅有德。以國公加右。

朱能。以國公加右。

沐晟。以國公加右。

柱國

茹瑺。以兵尚書加。

楊榮。以大學士加。

楊溥。以大學士加。

尹昇。以大學士加。

王翱。以大學士加。

劉健。以大學士加。

焦芳。以大學士加。

劉忠。以吏尚書加。

靳貴。以大學士加。

張子麟。以刑尚書加。

我宏。以大學士加。

彭澤。以兵尚書加。

廖紀。以吏尚書加。

桂萼。以大學士加。

汪鋐。以吏尚書加。

艾霄。以大學士加。

徐階。以大學士加。

梁儲。以大學士加。

楊善。以禮尚書加。

茹瑺。以兵尚書加。

王驥。以兵尚書加。

王翱。以兵尚書加。

李賢。以大學士加。

劉翊。以大學士加。

馬文升。以兵尚書加。

徐溥。以大學士加。

劉健。以大學士加。

謝遷。以大學士加。

李東陽。以大學士加。

王鏊。以大學士加。

楊一清。以大學士加。

楊廷和。以大學士加。

張居正。以大學士加。

徐達。加左。

李景隆。以國公加左。

郭勛。以國公加左。

楊廷和。以大學士加左。

申時行。以大學士加左。

周勇。以國公加右。

董玉。以國公加右。

徐景昌。以國公加右。

石亨。以國公加右。

常遇春。加左。

張輔。以國公加左。

劉健。以大學士加左。

楊一清。以大學士加左。

常茂。以國公加右。

鄭愈。以國公加右。

邱福。以國公加右。

張輔。以國公加右。

朱永。以國公加右。

李善長。以丞相國公加。　常遇春。　以平章國公加。

湯和。以國公加左。

張茂。以國公加左。

李東陽。以大學士加左。

張居正。以大學士加左。

李文忠。以國公加右。

傅有德。以國公加右。

朱能。以國公加右。

沐晟。以國公加右。

茹瑺。以兵尚書加。

楊榮。以大學士加。

楊溥。以大學士加。

尹昇。以大學士加。

王翱。以大學士加。

劉健。以大學士加。

焦芳。以大學士加。

劉忠。以吏尚書加。

靳貴。以大學士加。

張子麟。以刑尚書加。

我宏。以大學士加。

彭澤。以兵尚書加。

廖紀。以吏尚書加。

桂萼。以大學士加。

汪鋐。以吏尚書加。

艾霄。以大學士加。

徐階。以大學士加。

梁儲。以大學士加。

楊善。以禮尚書加。

茹瑺。以兵尚書加。

王驥。以兵尚書加。

王翱。以兵尚書加。

李賢。以大學士加。

劉翊。以大學士加。

馬文升。以兵尚書加。

徐溥。以大學士加。

劉健。以大學士加。

謝遷。以大學士加。

李東陽。以大學士加。

王鏊。以大學士加。

楊一清。以大學士加。

楊廷和。以大學士加。

張居正。以大學士加。

王鼐。以兵尚書加。

王越。以兵尚書加。

李賢。以大學士加。

劉翊。以大學士加。

馬文升。以兵尚書加。

徐溥。以大學士加。

劉健。以大學士加。

謝遷。以大學士加。

李東陽。以大學士加。

王鏊。以大學士加。

楊一清。以大學士加。

楊廷和。以大學士加。

張居正。以大學士加。

徐有貞。以大學士加。

萬安。以大學士加。

劉吉。以大學士加。

嚴嵩。以大學士加。

楊士奇。以大學士加。

劉吉。以大學士再加。

邱濬。以大學士加。

屠滽。以吏尚書加。

謝遷。以大學士加。

劉宇。以吏尚書加。

陸完。以吏尚書加。

李鐩。以工尚書加。

毛紀。以大學士加。

喬宇。以戶尚書加。

席書。以禮尚書加。

石珤。以大學士加。

王瓊。以兵尚書加。

方獻夫。以大學士加。

許瑤。以吏尚書加。

張瓚、以兵尚書加。
毛伯溫、以兵尚書加。
歐陽必進、以吏尚書加。
雷禮、以工尚書加。
陳以勤、以大學士加。
王崇古、以兵尚書加。
趙四維、以大學士加。
鄭洛、以戎政尚書加。

太師太傅太保

張輔、以國公加師。
徐光祚、以國公加師。
張鶴齡、以外戚加師。
徐達、以國公加傅。
張懋、加傅。
陳銳、以嗣伯加傅。

朱希忠、加傅。
孫繼宗、以外戚加傅。
張鶴齡、加傅。
張居正、加傅。
薛祿、以侯加保。
蔣琬、以嗣侯加保。
譚綸、加保。
郭朝賓、加保。
朱希忠、加保。
孫繼宗、以外戚加保。
張鶴齡、加保。
陸炳、以左都督加保。

少師少傅少保

張信、以侯加師。
楊士奇、以少傅加師。

嚴嵩、以大學士加。
徐階、以大學士加。
揚博、以大學士加。
李春芳、以大學士加。
張居正、以大學士加。
呂調陽、以兵尚書加。
申時行、以大學士加。

張懋、以國公加師。
郭勛、以國公加師。
李善長、以國公加師。
沐晟、以國公加傅。
朱永、加傅。
徐光祚、加傅。

仇鸞、以副侯加傅。
周壽、以外戚加傅。
張延齡、以外戚加傅。
楊廷和、辭傅。
金忠、加傅。
李瑾、以侯加保。
陳銳、加保。
張偉、以副侯加保。
仇鉞、加保。
王淸、以外戚加保。
張延齡、加保。
朱希孝、以左都督加保。

崔元、以太保加師。
楊榮、以少傅加師。

張輔、以國公加師。
徐光祚、以國公加師。
張鶴齡、以外戚加師。
徐達、以國公加傅。
張懋、加傅。
陳銳、以副伯加傅。

朱希忠、加傅。
孫繼宗、以外戚加傅。
張鶴齡、加傅。
張居正、加傅。
薛祿、以侯加保。
蔣琬、以副侯加保。
譚綸、加保。
郭朝賓、加保。
朱希忠、加保。
孫繼宗、以外戚加保。
張鶴齡、加保。
陸炳、以左都督加保。

少師少傅少保

張信、以侯加師。
楊士奇、以少傅加師。

嚴嵩、以大學士加。
徐階、以大學士加。
揚博、以大學士加。
李春芳、以大學士加。
張居正、以大學士加。
呂調陽、以兵尚書加。
申時行、以大學士加。

張懋、以國公加師。
郭勛、以國公加師。
李善長、以國公加師。
沐晟、以國公加傅。
朱永、加傅。
徐光祚、加傅。

仇鸞、以副侯加傅。
周壽、以外戚加傅。
張延齡、以外戚加傅。
楊廷和、辭傅。
金忠、加傅。
李瑾、以侯加保。
陳銳、加保。
張偉、以副侯加保。
仇鉞、加保。
王淸、以外戚加保。
張延齡、加保。
朱希孝、以左都督加保。

崔元、以太保加師。
楊榮、以少傅加師。

張懋、以國公加師。
郭勛、以國公加師。
李善長、以國公加師。
沐晟、以國公加傅。
朱永、加傅。
徐光祚、加傅。

仇鸞、以副侯加傅。
周壽、以外戚加傅。
張延齡、以外戚加傅。
楊廷和、辭傅。
金忠、加傅。
李瑾、以侯加保。
陳銳、加保。
張偉、以副伯加保。
仇鉞、加保。
王淸、以外戚加保。
張延齡、加保。
朱希孝、以左都督加保。

崔元、以太保加師。
楊榮、以少傅加師。

張璁、以大學士加。
李本、以大學士加。
郭朴、以大學士加。
袁煒、以大學士加。
高拱、以大學士加。
方逢時、以兵尚書加。
許國、以大學士加。

朱永、以國公加師。
朱希忠、以國公加師。
張居正、以大學士加師。
柳溥、以副侯加傅。
譚綸、以副伯加傅。
郭勛、加傅。

徐文璧、以副公加傅。
王源、以外戚加傅。
崔元、以駙馬加傅。
陳燧、以侯加保。
朱永、以副公加保。
趙勝、以伯加保。
朱晖、以副公加保。
孫鉞、以副侯加保。
周尙文、以左都督加保。
李成梁、以左都督加保。

遷襄、以少傅加師。
吳中、以少保加師。

萬安、以少傅加師。
劉健、以少傅加師。
焦芳、以少傅加師。
王瓊、以少傅加師。
張孚敬、以少傅加師。
徐階、以少傅加師。
張居正、以少傅加師。
申時行、以少傅加師。
楊廷和、以大學士加傅。
梁儲、以大學士加傅。
楊一淸、以大學士加傅。
嚴嵩、以大學士加傅。
高拱、以少傅加師。
張四維、以少傅加師。
張居正、以少傅加師。
楊士奇、以少保加傅。
張溶、以國公加傅。
楊博、以少保加傅。
陶仲文、以方士加師。
遷襄、以少保加傅。
胡濙、以禮尚書加傅。
劉吉、以少保加傅。
馬文升、以少傅加傅。
夏言、以少傅加師。
李春芳、以少傅加師。
楊博、以少傅加師。
劉吉、以少傅加師。
馬文升、以少傅加師。
楊廷和、以少傅加師。
王瓊、以少保加傅。
劉宇、以兵尚書加傅。
焦芳、以大學士加傅。
郭朴、以大學士加傅。
陳以勤、以少保加傅。
張四維、以少保加傅。
許國、以少保加傅。
柳珣、以侯加保。
方承裕、以外戚加保。
黃淮、以大學士加保。
黃福、以戶尚書加保。
陳循、以大學士加保。
李賢、以大學士加保。
劉吉、以大學士加保。
王越、以左都御史加保。

徐溥、以少傅加師。
李東陽、以少傅加師。
梁儲、以少傅加師。
楊一淸、以少傅加師。
嚴嵩、以少傅加師。
高拱、以少傅加師。
張四維、以少傅加師。
張溶、以國公加傅。
楊士奇、以少保加傅。
王直、以吏尚書加傅。
徐溥、以大學士加傅。
李東陽、以大學士加傅。
王鏊、以大學士加傅。
劉忠、以大學士加傅。
王瓊、以少保加傅。
李時、以大學士加傅。
許瑤、以少保加傅。
雷禮、以少保加傅。
高拱、以大學士加傅。
張居正、以少保加傅。
陶仲文、以方士加傅。
申時行、以少保加傅。
彭時、以大學士加保。
邱濬、以大學士加保。
高穀、以大學士加保。
楊溥、以大學士加保。
夏原吉、以戶尚書加保。
遷襄、以吏尚書加保。
張溶、加保。
王瓊、以兵尚書加保。
王鏊、以大學士加保。
劉忠、以大學士加保。
王直、以大學士加保。
楊士奇、以少保加傅。
張溶、以國公加傅。
楊博、以少保加傅。
陶仲文、以方士加傅。
張居正、以少保加傅。
高拱、以大學士加傅。
許瑤、以少保加傅。
雷禮、以少保加傅。
李時、以大學士加傅。
王瓊、以少保加傅。
劉忠、以大學士加傅。
王鏊、以大學士加傅。
李東陽、以大學士加傅。
徐溥、以大學士加傅。
王直、以吏尚書加傅。
楊士奇、以少保加傅。
張溶、以國公加傅。
張四維、以少傅加師。
嚴嵩、以少傅加師。
高拱、以少傅加師。
楊一淸、以少傅加師。
梁儲、以少傅加師。
李東陽、以少傅加師。
徐溥、以少傅加師。

楊廷和、以大學士加保。
王瓊、以兵尚書加保。
費宏、以大學士加保。
石瑤、以大學士加保。
席書、以禮尚書加保。
李時、以大學士加保。
顧鼎臣、以大學士加保。
嚴嵩、以禮尚書加保。
徐階、以禮尚書加保。
歐陽必進、以工尚書加保。
胡宗憲、以兵尚書加保。
方逢時、以戎政尚書加保。
余有丁、以禮尚書加保。
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
馮勝、以國公加師。
邱福、以國公加師。
柳溥、以侯加師。
徐光祚、以國公加師。
仇鉞、以侯加師。
王直、以少傅兼師。
徐溥、以少師兼師。
李東陽、以少師兼師。
梁儲、以少師兼師。
楊一清、以少師兼師。
夏言、以少師兼師。
李泰芳、以少師兼師。
張居正、以太師兼師。
許國、以少傅加師。
徐鵬舉、以國公加傅。
柳溥、以侯加傅。
傅友德、以國公加師。
陳懋、以侯加師。
張懋、以國公加師。
郭英、以侯加師。
郭資、以侯加師。
萬安、以少傅兼師。
劉健、以少師兼師。
焦芳、以少傅兼師。
王瓊、以國公加師。
張孚敬、以少師兼師。
嚴嵩、以少師兼師。
張四維、以少師兼師。
高拱、以少師兼師。
藍玉、以國公加傅。
朱能、以國公加傅。
張輔、以國公加傅。
梁儲、以大學士加保。
毛紀、以大學士加保。
彭澤、以兵尚書加保。
廖紀、以吏尚書加保。
桂萼、以大學士加保。
夏言、以兵尚書加保。
張璁、以工尚書加保。
費寀、以禮尚書加保。
趙文華、以工尚書加保。
袁煒、以大學士加保。
王崇古、以戎政尚書加保。
申時行、以大學士加保。
戚繼光、以左都督加保。
李景隆、以國公加師。
石亨、以侯加師。
朱永、以國公加師。
朱希忠、以國公加師。
胡濙、以少傅兼師。
劉吉、以少傅兼師。
馬文升、以少師兼師。
楊廷和、以少師兼師。
費宏、以少師兼師。
李時、以少傅兼師。
徐階、以少師兼師。
陳以勤、以少傅兼師。
申時行、以少師兼師。
李戴隆、以國公加傅。
柳升、以侯加傅。
朱永、以國公加傅。
朱能、以侯加師。
朱勇、以侯加師。
李文進、以侯加師。
朱永、以侯加師。
朱勇、以侯加保。
李琮、以太保兼傅。
王瓊、以吏尚書加保。
王鴻儒、以吏尚書加保。
費宏、以吏尚書加保。
石瑤、以大學士加保。
席書、以禮尚書加保。
李時、以大學士加保。
顧鼎臣、以大學士加保。
嚴嵩、以禮尚書加保。
徐階、以禮尚書加保。
歐陽必進、以工尚書加保。
胡宗憲、以兵尚書加保。
方逢時、以戎政尚書加保。
余有丁、以禮尚書加保。
梁儲、以大學士加保。
毛紀、以大學士加保。
彭澤、以兵尚書加保。
廖紀、以吏尚書加保。
桂萼、以大學士加保。
夏言、以禮尚書加保。
張璁、以禮尚書加保。
費寀、以禮尚書加保。
趙文華、以工尚書加保。
袁煒、以大學士加保。
王崇古、以戎政尚書加保。
申時行、以大學士加保。
戚繼光、以左都督加保。
陳懋、以侯加師。
張懋、以國公加師。
王瑤、以侯加師。
郭英、以侯加師。
郭資、以侯加師。
萬安、以少傅兼師。
劉健、以少師兼師。
焦芳、以少傅兼師。
張孚敬、以少師兼師。
嚴嵩、以少師兼師。
張四維、以少師兼師。
高拱、以少師兼師。
藍玉、以國公加傅。
朱能、以國公加傅。
張輔、以國公加傅。
朱勇、以侯加師。
朱永、以侯加師。
李文進、以侯加師。
朱永、以侯加保。
朱勇、以侯加保。
李琮、以太保兼傅。
王鴻儒、以吏尚書加保。
費宏、以吏尚書加保。
石瑤、以大學士加保。
席書、以禮尚書加保。
李時、以大學士加保。
顧鼎臣、以大學士加保。
嚴嵩、以禮尚書加保。
徐階、以禮尚書加保。
歐陽必進、以工尚書加保。
胡宗憲、以兵尚書加保。
方逢時、以戎政尚書加保。
余有丁、以禮尚書加保。
梁儲、以大學士加保。
毛紀、以大學士加保。
彭澤、以兵尚書加保。
廖紀、以吏尚書加保。
桂萼、以大學士加保。
夏言、以禮尚書加保。
張璁、以禮尚書加保。
費寀、以禮尚書加保。
趙文華、以工尚書加保。
袁煒、以大學士加保。
王崇古、以戎政尚書加保。
申時行、以大學士加保。
戚繼光、以左都督加保。
陳懋、以侯加師。
張懋、以國公加師。
王瑤、以侯加師。
郭英、以侯加師。
郭資、以侯加師。
萬安、以少傅兼師。
劉健、以少師兼師。
焦芳、以少傅兼師。
張孚敬、以少師兼師。
嚴嵩、以少師兼師。
張四維、以少師兼師。
高拱、以少師兼師。
藍玉、以國公加傅。
朱能、以國公加傅。
張輔、以國公加傅。
朱勇、以侯加師。
朱永、以侯加師。
李文進、以侯加師。
朱永、以侯加保。
朱勇、以侯加保。
李琮、以太保兼傅。
王鴻儒、以吏尚書加保。
費宏、以吏尚書加保。
石瑤、以大學士加保。
席書、以禮尚書加保。
李時、以大學士加保。
顧鼎臣、以大學士加保。
嚴嵩、以禮尚書加保。
徐階、以禮尚書加保。
歐陽必進、以工尚書加保。
胡宗憲、以兵尚書加保。
方逢時、以戎政尚書加保。
余有丁、以禮尚書加保。
梁儲、以大學士加保。
毛紀、以大學士加保。
彭澤、以兵尚書加保。
廖紀、以吏尚書加保。
桂萼、以大學士加保。
夏言、以禮尚書加保。
張璁、以禮尚書加保。
費寀、以禮尚書加保。
趙文華、以工尚書加保。
袁煒、以大學士加保。
王崇古、以戎政尚書加保。
申時行、以大學士加保。
戚繼光、以左都督加保。
陳懋、以侯加師。
張懋、以國公加師。
王瑤、以侯加師。
郭英、以侯加師。
郭資、以侯加師。
萬安、以少傅兼師。
劉健、以少師兼師。
焦芳、以少傅兼師。
張孚敬、以少師兼師。
嚴嵩、以少師兼師。
張四維、以少師兼師。
高拱、以少師兼師。
藍玉、以國公加傅。
朱能、以國公加傅。
張輔、以國公加傅。
朱勇、以侯加師。
朱永、以侯加師。
李文進、以侯加師。
朱永、以侯加保。
朱勇、以侯加保。
李琮、以太保兼傅。
王鴻儒、以吏尚書加保。
費宏、以吏尚書加保。
石瑤、以大學士加保。
席書、以禮尚書加保。
李時、以大學士加保。
顧鼎臣、以大學士加保。
嚴嵩、以禮尚書加保。
徐階、以禮尚書加保。
歐陽必進、以工尚書加保。
胡宗憲、以兵尚書加保。
方逢時、以戎政尚書加保。
余有丁、以禮尚書加保。
梁儲、以大學士加保。
毛紀、以大學士加保。
彭澤、以兵尚書加保。
廖紀、以吏尚書加保。
桂萼、以大學士加保。
夏言、以禮尚書加保。
張璁、以禮尚書加保。
費寀、以禮尚書加保。
趙文華、以工尚書加保。
袁煒、以大學士加保。
王崇古、以戎政尚書加保。
申時行、以大學士加保。
戚繼光、以左都督加保。
陳懋、以侯加師。
張懋、以國公加師。
王瑤、以侯加師。
郭英、以侯加師。
郭資、以侯加師。
萬安、以少傅兼師。
劉健、以少師兼師。
焦芳、以少傅兼師。
張孚敬、以少師兼師。
嚴嵩、以少師兼師。
張四維、以少師兼師。
高拱、以少師兼師。
藍玉、以國公加傅。
朱能、以國公加傅。
張輔、以國公加傅。
朱勇、以侯加師。
朱永、以侯加師。
李文進、以侯加師。
朱永、以侯加保。
朱勇、以侯加保。
李琮、以太保兼傅。
王鴻儒、以吏尚書加保。
費宏、以吏尚書加保。
石瑤、以大學士加保。
席書、以禮尚書加保。
李時、以大學士加保。
顧鼎臣、以大學士加保。
嚴嵩、以禮尚書加保。
徐階、以禮尚書加保。
歐陽必進、以工尚書加保。
胡宗憲、以兵尚書加保。
方逢時、以戎政尚書加保。
余有丁、以禮尚書加保。
梁儲、以大學士加保。
毛紀、以大學士加保。
彭澤、以兵尚書加保。
廖紀、以吏尚書加保。
桂萼、以大學士加保。
夏言、以禮尚書加保。
張璁、以禮尚書加保。
費寀、以禮尚書加保。
趙文華、以工尚書加保。
袁煒、以大學士加保。
王崇古、以戎政尚書加保。
申時行、以大學士加保。
戚繼光、以左都督加保。

陳銳。以太保兼保。
宋獻。以侯加保。
徐鵬舉。以國公加保。
張溶。加保。
王瑤。以伯加保。
陳王謨。加保。
徐文璧。以少保加保。
夏儲。以外戚加保。
方承裕。以外戚加保。
仝濟。以戶尚書加保。
石璞。以左都御史加保。
陳紹。以工尚書加保。
劉吉。以大學士加保。
萬安。以大學士加保。
尹旻。以大學士加保。
王越。以兵尚書加保。
耿裕。以禮尚書加保。
邱濬。以吏尚書加保。
屠滽。以吏尚書加保。
徐貫。以工尚書加保。
周經。以戶尚書加保。
劉大夏。以兵尚書加保。
焦芳。以大學士加保。
李鐩。以工尚書加保。
梁儲。以大學士加保。
楊一清。以吏尚書加保。
何鑑。以刑尚書加保。
屠勳。以刑尚書加保。
王軾。以刑尚書加保。
李東陽。以大學士加保。
徐瑤。以侯加保。
白昂。以侯加保。
顧溥。以太保兼保。
衛鎧。加保。
譚綸。以伯加保。
仇鸞。加保。
蔣傅。以侯加保。
湯佑賢。加保。
沐昌祚。以國公加保。
蔣輪。以外戚加保。
呂震。以外戚加保。
俞士悅。以左都御史加保。
王文。以左都御史加保。
劉福。以伯加保。
陳鎧。加保。
柳珣。加保。
陳圭。加保。
顧寰。加保。
楊炳。以伯加保。
李言恭。以侯加保。
陳萬言。以外戚加保。
王宣。以吏尚書加保。
何文淵。以吏尚書加保。
王翺。以左都御史加保。
俞子俊。以兵尚書加保。
劉珝。以大學士加保。
王恕。以吏尚書加保。
馬文升。以兵尚書加保。
劉健。以大學士加保。
閣珪。以刑尚書加保。
謝遷。以大學士加保。
張昇。以禮尚書加保。
焦芳。以兵尚書加保。
楊廷和。以大學士加保。
費宏。以大學士加保。
陸完。以兵尚書加保。
陳金。以左都御史加保。
田景賢。以禮尚書加保。
韓文。以戶尚書加保。
陶琰。以兵尚書加保。
席書。以禮尚書加保。
胡世甯。以兵尚書加保。
汪鋐。以兵尚書加保。
王憲。以兵尚書加保。
李承勛。以兵尚書加保。
賈詠。以大學士加保。
林俊。以刑尚書加保。
喬宇。以兵尚書加保。
張子麟。以兵尚書加保。
王瓊。以兵尚書加保。
翟汝孝。以刑尚書加保。
彭澤。以左都御史加保。
王瓊。以左都御史加保。
毛紀。以大學士加保。
孫交。以戶尚書加保。
石珤。以大學士加保。
廖紀。以吏尚書加保。
方獻夫。以禮尚書加保。

李時。以禮尚書加保。
羅鴻臣。以禮尚書加保。
嚴嵩。以禮尚書加保。
毛伯溫。以兵尚書加保。
鍾坎。以吏尚書加保。
張璧。以大學士加保。
徐階。以禮尚書加保。
李本。以大學士加保。
趙文華。以工侍郎加保。
吳鵬。以吏尚書加保。
歐陽必進。以工尚書加保。
嚴訥。以吏尚書加保。
高燿。以戶尚書加保。
張居正。以大學士加保。
呂調陽。以大學士加保。
方逢時。以兵尚書加保。
馬自強。以禮尚書加保。
余有丁。以大學士加保。
張學顏。以兵尚書加保。
王錫爵。以大學士加保。
陸炳。以左都督加保。
戚繼光。以左都督加保。
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
李善長。以國公加師。
江淵。以吏侍郎加師。
劉安。以侯加保。
俞山。以吏侍郎加傅。
聶豹。以兵尚書加傅。
常遇春。以國公加保。
詹徽。以吏尚書加保。
夏言。以禮尚書加保。
許瓚。以吏尚書加保。
林庭㭎。以工尚書加保。
劉天和。以兵尚書加保。
唐龍。以吏尚書加保。
聞淵。以吏尚書加保。
顧可學。以禮尚書加保。
屠僑。以左都御史加保。
楊博。以兵尚書加保。
胡宗憲。以右都御史加保。
江東。以兵尚書加保。
王杲右。以兵尚書加保。
李春芳。以禮尚書加保。
王用賓。以吏尚書加保。
趙貞吉。以大學士加保。
楊兆。以工尚書加保。
潘晟。以大學士加保。
許國。以大學士加保。
張四維。以大學士加保。
梁夢龍。以左都督加保。
朱希孝。以左都督加保。
劉守有。以左都督加保。
呂坤。以禮尚書加師。
王一鶚。以禮侍郎加師。
夏原吉。以戶尚書加傅。
張瀁。以兵尚書加傅。
鄭洛。以兵尚書加傅。
吳組曾。以侯加保。
茹瑺。以兵尚書加保。

秦金。以工尚書加保。
張壎。以兵尚書加保。
王廷相。以左都御史加保。
許紳。以禮尚書加保。
甘爲霖。以少保兼保。
費案。以禮尚書加保。
王以旂。以兵尚書加保。
聶豹。以兵尚書加保。
吳山。以禮尚書加保。
袁煒。以禮尚書加保。
雷禮。以工尚書加保。
郭朴。以禮尚書加保。
陳以勤。以大學士加保。
殷士儋。以禮尚書加保。
朱衡。以工尚書加保。
王國光。以吏尚書加保。
申時行。以大學士加保。
張佳允。以兵尚書加保。
鄭洛。以兵尚書加保。
周尚文。以左都督加保。
李成梁。以左都督加保。
蕭鉞。以戶侍郎加師。
徐達。以國公加傅。
楊榮。以大學士兼傅。
李鐩。以工尚書加傅。
王錫爵。以大學士加傅。
唐儒。以兵尚書加保。
陳迪。以禮尚書加保。

李慶，以兵尚書加保。劉覲，以左都御史加保。
吳中，以工尚書加保。俞綱，以兵侍郎加保。
蕭維楨，以大理卿加保。羅通，以左副都御史加保。
王翱，以吏尚書加保。馬昂，以兵尚書加保。
陳文，以大學士加保。彭時，以大學士加保。
姚夔，以吏尚書加保。商輅，以吏尚書加保。
尹旻，以吏尚書加保。劉珝，以戶尚書加保。
王復，以工尚書加保。李賢，以吏尚書加保。
邱幹，以禮尚書加保。楊鼎，以戶尚書加保。
俞子俊，以兵尚書加保。繆世貴，以左都御史加保。
陳俊，以吏尚書加保。王恕，以戶尚書加保。
周洪謨，以禮尚書加保。張文質，以禮尚書加保。
劉昭，以戶尚書加保。施純，以禮尚書加保。
彭華，以禮尚書加保。尹直，以禮尚書加保。
葉淇，以戶尚書加保。馬文升，以兵尚書加保。
倪岳，以禮尚書加保。白昂，以禮尚書加保。
閔珪，以左都御史加保。徐貫，以禮尚書加保。
謝遷，以詹事府加保。秦紘，以禮尚書加保。
張悅，以兵尚書加保。徐瓊，以兵尚書加保。
彭澤，以右都御史加保。劉璟，以兵尚書加保。
張子麟，以刑尚書加保。王瓊，以戶尚書加保。
李光翰，以工尚書加保。吳一鵬，以戶尚書加保。
李承勛，以吏尚書加保。胡世寧，以刑尚書加保。
翟鑾，以兵尚書加保。毛伯溫，以兵尚書加保。
温仁，以詹事加保。翟鵬，以禮侍郎加保。
王廷相，以兵尚書加保。周金，以戶尚書加保。

金幼孜，以大學士加保。劉儁，以刑尚書加保。
李錫，以通政使加保。俞諫，以左副都御史加保。
李賢，以吏尚書加保。羅通，以兵侍郎加保。
白圭，以兵尚書加保。馬昂，以大學士加保。
李秉，以左都御史加保。彭時，以大學士加保。
萬安，以戶尚書加保。商輅，以吏尚書加保。
劉吉，以禮尚書加保。劉珝，以戶尚書加保。
林聰，以刑尚書加保。李賢，以吏尚書加保。
王越，以左都御史加保。楊鼎，以戶尚書加保。
殷謙，以戶尚書加保。繆世貴，以禮尚書加保。
張鵬，以兵尚書加保。王恕，以戶尚書加保。
朱英，以左都御史加保。張文質，以禮尚書加保。
萬祺，以工尚書加保。施純，以禮尚書加保。
賈俊，以工尚書加保。尹直，以禮尚書加保。
屠滽，以左都御史加保。馬文升，以兵尚書加保。
王鴻舉，以戶尚書加保。白昂，以禮尚書加保。
張鶚，以兵尚書加保。徐貫，以禮尚書加保。
秦紘，以左都御史加保。
徐瓊，以兵尚書加保。
劉璟，以工尚書加保。
王瓊，以戶尚書加保。
吳一鵬，以戶尚書加保。
胡世寧，以刑尚書加保。
毛伯溫，以兵尚書加保。
翟鵬，以禮侍郎加保。
周金，以戶尚書加保。

王杲，以戶尚書加保。
章綸明，以禮尚書加保。
費宏，以禮尚書加保。
孫承恩，以掌詹事府加保。
王以旂，以兵尚書加保。
王用賓，以禮尚書加保。
屈伸，以左都御史加保。
高耀，以戶尚書加保。
朱衡，以工尚書加保。
王崇古，以兵尚書加保。
譚綸，以兵尚書加保。
方逢時，以兵尚書加保。
徐學謨，以禮尚書加保。
張學顏，以兵尚書加保。
宋纁，以吏尚書加保。
王一鶚，以兵尚書加保。
劉守有，掌錦衣加保。

太子賓客

文原吉，以治書侍御史加。
李祐，以四輔官加。
趙民望，以四輔官加。
郭貴，以戶尚書加。
胡濙，以祭酒加。
劉中敷，以戶侍郎加。
張瀚，以吏侍郎加。
茅瑞，以吏侍郎加。
陳經邦，以吏侍郎加。
朱庭，以禮侍郎加。

周用，以吏尚書加保。
顧可學，以禮尚書加保。
趙廷瑞，以兵尚書加保。
高鐩，以吏尚書加保。
歐陽必進，以工尚書加保。
楊博，以兵尚書加保。
周延，以左都御史加保。
郭朴，以吏侍郎加保。
高儀，以禮尚書加保。
郭乾，以兵尚書加保。
張翰，以兵尚書加保。
潘季馴，以右都御史加保。
楊兆，以工尚書加保。
趙錦，以左都御史加保。
殷滔，以吏尚書加保。
石星，以工尚書加保。

范祖禹，以治書侍御史加。
龍敷，以四輔官加。
梁儲，以四輔官加。
張永，以兵尚書加。
胡儼，以侍講加。
李廷相，以戶侍郎加。
毛伯溫，以右都御史加。
袁煒，以吏侍郎加。
陳思育，以禮侍郎加。
王宏誨，以侍講學士加。

胡訥，以兵尚書加保。
陳經，以兵尚書加保。
趙錦，以兵尚書加保。
鄢懋卿，以兵尚書加保。
李默，以吏尚書加保。
許論，以兵尚書加保。
江東，以戶尚書加保。
袁煒，以吏侍郎加保。
趙炳然，以兵尚書加保。
呂調陽，以大學士加保。
葛守禮，以左都御史加保。
陸樹聲，以禮尚書加保。
鄢洛，以兵尚書加保。
張佳允，以兵尚書加保。
凌雲翼，以兵尚書加保。
郜光先，以兵尚書加保。

單安仁，以兵尚書加。
吳源，以四輔官加。
楊博，以刑尚書加。
李遂，以都給事中加。
金達，以戶尚書加。
張邦奇，以吏侍郎加。
郭朴，以吏侍郎加。
申時行，以吏侍郎加。
沈一貫，以侍讀學士加。

明書卷三十三

表九

學士祭酒表

史官論曰。學士都雅文辭。祭酒峻卓師表。天言美績。人材盛衰係之。官無瑣務。職匪盼率。忠若夫鴻都流涸俊之譽。黃流觀執瑁之儀。又其次矣。豈北門媚賜。博士避編者耶。均之標勝詞林。非習局所遠面勞歸。留作學士祭酒表。

	洪武中。	
朱升。	陶安。	學士
休寧人。以薦。歷仕。	當塗人。國朝。附出為江西布政。	
張以甯。	朱升。	侍學士讀
吉田人。元進士。歷官尚書。		
危素。	湯庭堅。	侍學士講
臨川人。元承旨。	當塗人。薦舉。	
魏觀。	梁寅。	祭酒

		永樂中。	建文中。		
楊榮。	胡廣。	解縉。	王艮。		
以大學士兼。	以大學士兼。	以內閣兼勞績。	松陽人。舊舉。歷官侍讀。		
王直。	曾棨。	解縉。	方孝儒。		
泰和人。進士。歷侍講。	永豐人。狀元。左坊兼。		寧海人。舊舉。更名文學博士。死節。		
武周文。	黃淮。	王達。	高遜志。		
宛平人。薦召。歷官。	以布衣兼。	無錫人。舊舉。卒於官。	蕭縣人。舊舉。遷太常少卿。		
				張顯宗。	胡季安。
	胡淡。	胡儼。	徐尚。	寧化人。進士。以工部作郎值任。附錄後改。	試職。
	武進人。舊舉。	南昌人。舊舉。			

董倫。	李遜。	劉三吾。	宋訥。	熊鼎。	宋濂。
宛平人。舊舉。以禮侍兼。歿仕。	汝州人。舊舉。	茶陵人。舊舉。歷官。	潛縣人。	臨川人。舊舉。歷侍講。經筵。	薦。
					詹同。
					寧海人。舊舉。
葛鈞。	李紳。	樂良留。	魏觀。	宋濂。	王時。
洛陽人。明經。講助教。	當陽人。舊舉。遷布政。		瑞昌人。舊舉。		元學士。附。
李文忠。	宋訥。	吳顯。	李敬。	樂良留。	陶凱。
良國公。領事。	潛縣人。元進士。		名臣。漸以刑名委之。	金溪人。進士。	臨海人。薦舉。歿仕。

					楊士奇。
				金幼孜。	以內閣兼
				楊 溥。	翰林掌院。
			宣德中。	沈 度。	華亭人。能書。
				李時勉。	安福人。進士。
				錢習禮。	陞學士。
				陳 循。	入內閣。
			正統中。	李時勉。	安福人。進士。陞祭酒。
				錢習禮。	吉水人。進士。陞侍讀右春坊。
				陳 循。	
				曹 鼐。	宜興人。狀元。死難。
				苗 衷。	以兵部尚書。
				高 穀。	以兵部尚書。
				周 敘。	
				苗 衷。	陞學士。
				吉水人。進士。	
				高 穀。	
				陳 詢。	華平人。進士。禮太常少卿兼
				馬 愉。	入內閣。
				陳敬宗。	
				李時勉。	
				商 輅。	益都人。狀元。修撰。
				彭 華。	安福人。進士。
				劉 定之。	永新人。進士。
				萬 安。	眉州人。進士。
				劉 珝。	泰和人。進士。
				劉 健。	安定人。進士。
				謝 遷。	樂平人。進士。
				李 東陽。	茶陵人。進士。
				焦 芳。	泰和人。進士。
				劉 大夏。	華容人。進士。
				王 鏊。	吳縣人。進士。
				楊一清。	安寧人。進士。
				楊 廷和。	新都人。狀元。
				毛 紀。	壽光人。進士。
				蔣 冕。	湘潭人。進士。
				費 宏。	貴溪人。進士。
				梁 儲。	鄆城人。進士。
				楊 一清。	再入內閣。
				蔣 冕。	再入內閣。
				毛 紀。	再入內閣。
				楊 廷和。	再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二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二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二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二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二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二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二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二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二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二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三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三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三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三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三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三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三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三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三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三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四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四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四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四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四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四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四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四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四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四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五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五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五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五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五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五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五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五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五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五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六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六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六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六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六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六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六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六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六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六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七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七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七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七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七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七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七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七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七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七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八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八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八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八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八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八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八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八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八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八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九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九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九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九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九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九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九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九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九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九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二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二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二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二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二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二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二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二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二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二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三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三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三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三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三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三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三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三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三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三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四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四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四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四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四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四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四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四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四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四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五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五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五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五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五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五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五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五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五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五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六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六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六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六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六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六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六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六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六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六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七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七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七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七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七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七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七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七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七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七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八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八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八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八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八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八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八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八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八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八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九十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九十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九十二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九十三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九十四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九十五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九十六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九十七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九十八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一百九十九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二百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蔣 冕。	二百一入內閣。
				費 宏。	再入內閣。
				梁 儲。	再入內閣。

李韶。 吉水人。進士。	林文。 莆田人。進士。	黃諫。 閩州人。進士。	彭時。 兵部尚書。	陳文。 吏侍郎兼。	柯潛。 莆田人。狀元。

					正德中。
張芮。安邑人。進士。國子監知。	劉忠。以吏部內閣兼。	張元禎。南昌人。進士。以東左侍郎仍兼。		王鑒。東部左侍郎兼。	楊廷和。以翰林兼。
					毛紀。
江瀾。	武衛。	張芮。	石珤。	傅珪。	毛澄。
李旻。鎮江人。狀元。以太常少卿掌翰林院事。	羅欽順。泰和人。進士。南京吏部尚書。	李傑。鄖縣人。進士。南京兵部尚書。	劉麟。安福人。進士。南京兵部尚書。	周玉。臨海人。進士。	李旻。太常卿管監事。
王鴻儒。南陽人。進士。歷官都右侍郎。	方獻夫。三水人。進士。以都御史巡撫廣西。	黃綰。仁和人。進士。以都御史巡撫雲南。	溫仁和。	董玘。會稽人。進士。歷官吏部右侍郎。	方獻夫。
王敞。	蔡清。	舒鐸。	王瑋。	石珤。	王雲鳳。
歷城人。及第。南京戶部尚書。	晉江人。進士。	景陵人。進士。	永嘉人。進士。	益城人。進士。	和順人。進士。歷官南京右通政。
王汝梅。	朱希周。	賈詠。	陳霽。	吳一鵬。	顧清。
益都人。進士。歷官南京戶部尚書。	以禮部尚書兼。	太倉人。狀元。歷官吏部右侍郎。	清苑人。進士。歷官吏部右侍郎。		鄞寧人。進士。
					劉龍。
					襄垣人。進士。改侍讀學士。
王敞。	蔡清。	舒鐸。	王瑋。	石珤。	王雲鳳。
歷城人。及第。南京戶部尚書。	晉江人。進士。	景陵人。進士。	永嘉人。進士。	益城人。進士。	和順人。進士。歷官南京右通政。

					嘉靖中。
劉龍。巴縣人。進士。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事。	石珤。以吏部尚書兼。	賈詠。以吏左侍郎兼。	張璁。通禮兼。	桂萼。通禮兼。	翟鑾。通禮右侍郎。
黃綰。仁和人。進士。以都御史巡撫雲南。		溫仁和。	李時。	董玘。會稽人。進士。歷官吏部右侍郎。	方獻夫。
					至禮侍郎仍兼。
吳一鵬。長洲人。進士。南京		豐熙。	穆孔暉。	許誥。	席春。
		郭縣人。進士。南京兵部右侍郎。	雲邑人。進士。以庶子兼侍讀。	重慶人。進士。	
					林文俊。

顧鼎臣。通政參議至禮部侍郎仍兼。	崔桐。陽湖人。進士。以僉事兼。	夏言。以禮部侍郎兼。	張潮。內江人。進士。通少詹事。	殿邕。以禮部尚書兼。	
崔桐。以少詹事兼。	徐絅。吳縣人。進士。通少詹。	張璧。通太常卿。	許成名。贛城人。進士。通禮侍郎兼。	郭維藩。保定人。進士。通太常少卿。	
張潮。	蔡昂。	原道德。	姚涞。	殷如霖。	放銳。
淮安人。進士。通政使左侍郎兼。	滇昕人。進士。通通判。遷鄖陽。	益都人。狀元。卒於官。	高安人。進士。通太常卿。		
呂柟。	許成名。	張寰。	程文德。	王用賓。	
崔桐。	夏言。	席春。	張潮。	殿邕。	
淮安人。進士。通政使左侍郎兼。	滇昕人。進士。通通判。遷鄖陽。	益都人。狀元。卒於官。	內江人。進士。通少詹事。	以禮部尚書兼。	

温仁和。	張邦奇。	張志。	陸深。	李廷相。	張璧。
華陽人，進士，以左侍郎致仕。	鄞縣人，進士，道通倚署仍兼。	茶陵人，進士，以禮總。	上海人，進士，以侍卓致。	濮州人，進士，以戶尚書致。	以禮尚書致。
孫承恩。	陸深。	張璁。	華察。	江汝璧。	吳山。
領南院。	以太常卿致。	江陰人，進士，遷太常卿。	無錫人，進士，掌南院，調外。	貴溪人，進士，以少傅致。	以左庶子兼。
郭朴。	尹臺。	袁煒。	全元立。	高拱。	高儀。
以庶子兼。	永新人，進士，少傅致。	吏侍郎仍兼。	鄞縣人，進士，掌南院。		
王道。	歐陽德。	周文璵。	李本。	孫陞。	閔如霖。
武城人，進士，以禮侍郎掌院。	泰和人，進士，太常卿致。	山陰人，進士，憲副。	徐姚人，進士。	錢姚人，進士。	烏程人，進士，以太常卿兼掌。

費案。	孫承恩。	徐階。	欽陽德。	程文德。	閔如霖。
鉛山人，進士，道通倚署仍致。	華亭人，進士，道通倚署仍致。	道通倚署仍致。	泰和人，進士，以禮倚署仍致。	永康人，進士，以吏左侍郎致。掌院。	以吏左侍郎仍兼。
康泰和。	茅瑄。	秦鳴雷。	陳陞。	裴宇。	盟鼎酒。
前田人，進士，以庶子致。	仁和人，進士，以禮侍郎致。		餘姚人，進士，	泽州人，進士，	禮左侍郎仍兼。
王大任。	姜儆。				
保安人，進士，閒籍。由御史起任。	南昌人，進士，由御史任，前籍。				
吳山。	敖銑。	李機。	尹臺。	郭鏊。	林廷機。
高安人，進士，以太常卿掌。	高安人，進士，以太常卿掌。	贊城人，進士。	永新人，進士。	高平人，進士。	韶之子，進士。

李默。	王用賓。	吳山。	殷訥。	李春芳。	黨份。
孫衛人，進士，以直詩書致。下獄。	成安人，進士，以南吏部書致。	以禮尚書兼。	遷太常少卿，主禮尚書仍兼。	遷太常少卿。	烏程人，進士，遷太常卿，主禮尚書仍兼。
陳以勤。	胡正蒙。	張居正。			
	餘姚人，進士，遷太常卿。				
沈坤。	高拱。	秦鳴雷。	高儀。	陳以勤。	胡正蒙。
泰和人，進士，未任前罷。	新鄭人，進士，以太常卿任。	臨海人，狀元，遷太常卿。	錢塘人，進士，遷太常卿。	南充人，進士，遷太常卿。	餘姚人，進士，以太常卿任。

郭朴。	袁煒。	高拱。	秦鳴雷。	陳以勤。	倫以訓。
以吏部尚書兼。	以禮侍郎致。	以吏左侍郎兼。	臨海人，狀元，選尚。	以吏左侍郎兼。	南海人，進士，錦衣人，進士，馬汝驥。
賈詠。	林燫。	張邦奇。	崔銑。	汪偉。	張邦奇。
臨海人，進士，刑。	浦之孫，進士。	鄞縣人，進士，以禮侍郎致。	安陽人，進士，增城人，進士。	安陽人，進士，常然人，進士。	鄞縣人，進士，陳寰。
汪鏜。	汪鏜。	林燫。	崔銑。	汪偉。	陳寰。
鄞縣人，進士，以禮侍郎致。	鄞縣人，進士，以禮侍郎致。	浦之孫，進士。	安陽人，進士，增城人，進士。	安陽人，進士，常然人，進士。	鄞縣人，進士，常然人，進士。

隆慶中。

趙貞吉。以翰林書號。

殷士儋。以翰林書號。

潘　晟。新昌人。進士。以翰林書號。

諸大綬。山陰人。狀元。歷吏禮侍郎。

丁士美。清河人。狀元。以吏左侍郎。

陶大器。會稽人。進士。以詹事。

王希烈。南昌人。進士。以吏左侍郎。

馬自強。以吏侍郎。

呂調陽。以禮侍書。

張四維。以吏侍郎。

馬自強。國州人。進士。

孫　鑛。吐之子。進士。

王希烈。

呂調陽。

趙貞吉。

胡　傑。

郜守登。安陸人。

龍用卿。雅安人。舉。

黃　佐。香山人。進士。歷官人。進士。

李　默。

王維楨。華州人。進士。未任卒。

潘　晟。新昌人。進士。

王　材。新城人。進士。以太常卿掌。

裴　宇。

曜景淳。常熟人。進士。

林樹聲。華亭人。進士。禮部。

圖　楷。松江人。狀元。

茅　瑞。錢塘人。狀元。

萬歷中。

汪　鋐。郯縣人。進士。建言備書仍號。

申時行。以少傅事號。

金王麟。金陵人。進士。掌南院。

陸樹聲。華亭人。進士。以禮尚書號。

余有丁。以吏左侍郎號。

王錫爵。大倉人。進士。謚文肅。

許　國。以吏左侍郎號。

呂　坤。寧陵人。進士。以禮尚書。掌院事。

姚洪謨。秀水人。進士。謚少傅事。

陳經邦。留田人。以禮尚書號。

沈　鯉。嘉興人。進士。以禮尚書。

朱　庚。山陰人。進士。

于慎行。東阿人。進士。

余有丁。以少傅號。

陳思育。武陵人。進士。以少傅號。

許　國。歙縣人。以禮侍郎號。

何洛文。信陽人。進士。以禮侍郎。

姚洪謨。

呂　坤。

余有丁。

陳思育。

丁士美。以太常卿掌。

萬　浩。進賢人。進士。以禮侍郎掌。

婁金和。鄱陽人。進士。丹陽人。進士。籍。

婁　寶。

陶大臨。會稽人。進士。

林士章。薛墉人。進士。

王錫爵。

孫鏘鳴。貴州人。進士。以禮侍郎掌。

許　國。以吏左侍郎號。

呂　坤。寧陵人。進士。以禮尚書。掌院事。

姚洪謨。秀水人。進士。謚少傅事。

陳經邦。留田人。以禮尚書號。

沈　鯉。嘉興人。進士。以禮尚書。

朱　庚。山陰人。進士。

于慎行。東阿人。進士。

余有丁。以少傅號。

陳思育。武陵人。進士。以少傅號。

許　國。歙縣人。以禮侍郎號。

何洛文。信陽人。進士。以禮侍郎。

姚洪謨。

呂　坤。

余有丁。

陳思育。

徐顯卿。長洲人。進士。長洲人。進士。

韓世能。

范應期。烏程人。進士。

張　位。新淦人。進士。

高啓愚。臨淮人。進士。

羅萬化。會稽人。進士。

許　國。以太常卿掌。

周子義。無錫人。進士。

張經邦。	周子義。	沈 鯉。	高啓愚。	朱 庭。	沈一貫。
以吏侍郎兼。	以禮左侍郎兼。	以吏右侍郎兼。	以禮右侍郎兼。	以左庶子兼。	以少詹事兼。
李長春。 富順人。進士。 兼侍讀。 大田人。進士。	黃鳳翔。 晉江人。進士。 任邱人。進士。	盛 訥。 滄州人。進士。 歸德人。進士。 以太常卿掌。	范 謙。 鹽城人。進士。 臨武人。進士。	陸可教。 崑新人。進士。 蘇州人。進士。 發祝。	蕭良有。 溧陽人。舉士。 楊起元。 封丹人。進士。
田一儁。 宜黃人。進士。 兼侍讀。 大田人。進士。	劉元震。 任邱人。進士。	張一桂。 歸德人。進士。 以太常卿掌。	曾朝節。 臨武人。進士。	成 憲。	楊道賓。 晉江人。進士。 黃汝良。 晉江人。進士。
劉一燝。 南昌人。進士。 繼以宏。 澧縣人。進士。	張邦紀。 蒲山衛人。進士。	周 詢。	劉 元。	張 問。	蕭雲舉。 宣化人。進士。 陶望齡。 會稽人。進士。 未任。
					方從哲。 錦衣衛人。進士。 敖文禎。 高安人。進士。
					李廷機。 晉江人。進士。 劉應秋。 吉水人。進士。

王家屏。	張 位。	王宏誨。	于慎行。	徐顯卿。	趙志皐。
山西山陰人。進士。 以吏右侍郎兼。	南昌人。 以吏左侍郎兼。	定安人。 以吏左侍郎兼。	以禮右侍郎兼。	長洲人。進士。 少詹事兼。	留務人。進士。 以少詹事兼。
李廷機。 晉江人。進士。 劉應秋。 吉水人。進士。	方從哲。 錦衣衛人。進士。 敖文禎。 高安人。進士。	楊道賓。 晉江人。進士。 黃汝良。 晉江人。進士。	蕭雲舉。 宣化人。進士。 陶望齡。 會稽人。進士。 未任。	周如砥。 即墨人。進士。 傅新德。 定襄人。進士。 以太常卿掌。	朱國祚。 烏程人。進士。 未任。 鄧士龍。 南昌人。進士。

田一儁。	李長春。	黃鳳翔。	劉元震。	張邦紀。	周 詢。
以禮左侍郎兼。	富順人。進士。 以禮左侍郎兼。	以禮右侍郎兼。	任邱人。進士。	蒲山衛人。進士。	
劉一燝。 南昌人。進士。 繼以宏。 澧縣人。進士。	張邦紀。 蒲山衛人。進士。	周 詢。	劉 元。	張 問。	蕭良有。 溧陽人。舉士。 楊起元。 封丹人。進士。
					陸可教。 崑新人。進士。 成 憲。 蘇州人。進士。 發祝。
					范 謙。 鹽城人。進士。 曾朝節。 臨武人。進士。
					盛 訥。 滄州人。進士。 張一桂。 歸德人。進士。 以太常卿掌。
					黃鳳翔。 晉江人。進士。 劉元震。 任邱人。進士。
					李長春。 富順人。進士。 兼侍讀。 田一儁。 大田人。進士。

田一儁。	李長春。	黃鳳翔。	劉元震。	張邦紀。	周 詢。
以禮左侍郎兼。	富順人。進士。 以禮左侍郎兼。	以禮右侍郎兼。	任邱人。進士。	蒲山衛人。進士。	
劉一燝。 南昌人。進士。 繼以宏。 澧縣人。進士。	張邦紀。 蒲山衛人。進士。	周 詢。	劉 元。	張 問。	蕭良有。 溧陽人。舉士。 楊起元。 封丹人。進士。
					陸可教。 崑新人。進士。 成 憲。 蘇州人。進士。 發祝。
					范 謙。 鹽城人。進士。 曾朝節。 臨武人。進士。
					盛 訥。 滄州人。進士。 張一桂。 歸德人。進士。 以太常卿掌。
					黃鳳翔。 晉江人。進士。 劉元震。 任邱人。進士。
					李長春。 富順人。進士。 兼侍讀。 田一儁。 大田人。進士。

秦昌中。	天啓中。
公 鼐。 崇陵人。進士。	吳宗達。 武進人。進士。
馬之駿。 新野人。進士。	來宗道。 瑞安人。進士。
王祥遠。 當州人。進士。	林堯俞。 莆田人。進士。
李康先。 郭縣人。進士。	蔡毅中。 光山人。進士。

明書卷三十四

表十

卿貳年表一

史官論曰。夫官有可以藏脩攄。資坐陞。朝有大臣之號。任無捃荷之重者。如侍郎及副僉都御史是已。然而名卿碩輔。往往出於其中。何也。蓋上之必由此職以升。外之必倚此衡鑑重。有由然耳。明與。每都設左右侍郎。以贊佐尚書。都察院設左右副僉都御史。以贊佐總憲。夫尚書總憲之事者。事不謀左右。雖有良猷嘉謨。見無所施焉。祇日隨唯諾塞題耳。加之以庸流猥雜。序亦必取如符券。乃儼然於班聯。鄭黨間亦遂名爲大臣矣。以求其所以稱塞此職者。無一長焉。爲此官者。不亦悲乎。熹宗末。始每部分設事予侍郎。給關防。宪之必咨尚書始行。終無佳稱。而副僉都仍無所事。然揚流駿樹。總不以此官顯。皆它有指而傳焉。茲錄爲一表。以誌其人。若總督固多建豎。亦皆都院銜。故并附於此。要之事有足以重人輕。皆有足以傳千古者。以其人。不以官也。作卿貳表。

	洪武中。	永樂中。				
吏部	樊魯瑛。					
北南左右侍郎						
戶部	劉誠。					
北南左右侍郎						
禮部	世家智。 臨潁人。	黃淡。 元主事。	傅獻。	張銘善。	秦文鐸。	秦約。 洪武中。 文學。
北南左右侍郎						
兵部	朱珍。	安統。	保安。	劉貞。	張亨。	樂鳳鼎。
北南左右侍郎						
刑部	王惠。	王政。 汝州人。	李榮。	袁徵。 山陽人。	趙彰。	
北南左右侍郎						
工部	王琚。	商英。	趙韭玉。	董俊。 太原人。	趙彰。	
北南左右侍郎						

	洪武中。	永樂中。				
吏部	樊魯瑛。	汪河。 舒城人。	程徐。	李廷桂。	李思迪。	顧貞。	李瑛。
北南左右侍郎							
戶部	劉誠。	杭琪。	張仁榮。	夏惟武。	秦迈。	程進。	蔣禮。
北南左右侍郎							
禮部	世家智。 臨潁人。	黃淡。 元主事。	傅獻。	張銘善。	秦文鐸。	秦約。 洪明人。 文學。	楊龍。
北南左右侍郎							
兵部	朱珍。	安統。	保安。	劉貞。	張亨。	樂鳳鼎。	杜寅。
北南左右侍郎							
刑部	袁徵。 太學生。 山陽人。	趙彰。					
北南左右侍郎							
工部	商英。 臨潼人。	王政。 汝州人。	李榮。	董俊。 太原人。	趙韭玉。	趙彰。	
北南左右侍郎							

						王諫。	湯仲行。 阿安人。校尹。
劉龍。	向志仁。	陳昱。	顧禮。	李煥文。	王瑞。	任彬。	曹震。
吉水人。	以知事降。						
蓋倫。	許觀。 貴池人。狀元。	齊麟。 玉盤人。進士。	張炳。 潭州人。才。	姚子宗。	張智。 順昌人。明經。	凌漢。 原武人。	王起東。 上虞人。
寃平人。							
鄧永祥。	郭良。 華陰人。舉。	張忠。 開州人。	鄧永華。 仁和人。進士。	趙勉。 夷陵人。進士。	沈紹。 錢塘人。進士。	陳思道。 山陰人。進士。	陽選。 博興人。才。

							劉逢吉。
鄒昌。 太學生。	田烱。 大興人。太學生。	傅友文。 臨潼人。太學生。	陳敬。	侯庸。 鄖州人。舉士。	趙迪。 宜陽人。監貢。	王珪。	
王原。	李仁。	沈立本。	徐鎧。	陳顯。	湯盤。	周斌。	程昭。
	故漢相討使。					由知事降。	
張衡。 萬安人。進士。	陳思道。 山陰人。進士。	章祥。	王志。 高城人。	儲可求。 玉環人。明經。	朱固。 休寧人。明經。	張子源。	劉嘉謨。
彭祥。	王志。	劉述。 宣貢。	錢助。 崇德人。明經。	俞綸。	張易。 鄞縣人。	蔡旭。 監貢。	何禮。 清苑人。

蔡昇。	服經道。	楊晴。	王道亨。	封登。	郭楨。 東平人。	李端。	陳潤。
	福建人。文學。						
鄒永祥。	郭良。 華陰人。舉。	張忠。 開州人。	鄧永華。 仁和人。進士。	趙勉。 夷陵人。進士。	沈紹。 錢塘人。進士。	陳思道。 山陰人。進士。	陽選。 博興人。才。

顧成。	栗想。	朱安仁。	杜思進。	田友信。	徐郁。	石璞。 由校論降。	楊鐸。 內黃人。才。
	盛淵。 浙江人。太學生。	劉浩。 江陵人。進士。	王翔。 魚溪人。進士。	齊泰。 深水人。進士。	葛瑄。 沂水人。進士。	葉歡。 臨舉。	許瀛。 福建人。

建文中。							
密義。							
卓敬。 死節。建安人。	殷良奇。 戍戶。吳縣人。	李新。 太學生。內鄉人。	鍾永。 明經。蘭谿人。	莫禮。 進士。吳江人。	李彪。	陳居敬。 人才。蘭谿人。	郝鵬。 監貢。
吳從元。							
括蒼人。							
陳植。							
死節。辰江人。							

鄒著。	周志清。	都新。	陳瑄。 舉人。歸縣人。	傅友文。	孟達。 進士。吳山人。	張遜。 監貢。勝城人。	沈士榮。 敏城人。

黃宗載。	係瑜。	劉儇。	張寀。	翟綬。	古朴。	李昶。	吉紳。
	贛榆人。	進賢。縉雲人。	國子生。涿州人。	會昌人。	鄖陽人。	監生。陳留人。	舉人。
王彰。	徐銘。	程新。	崔衍。	李友。	李時。		
	舉人。井徑人。	監生。北新城人。	長州人。	吏員。清苑人。	監生。雄縣人。		

		永樂中。					棘子宿。
師逵。	許思温。 監生。武進人。	陳洽。 武進人。				毛泰。	
王鎮。	李文傑。 國子生。遼陽人。	王禮。 國子生。開始人。		古朴。	盧迪。 死節。仙居人。	郭任。 死節。丹徒人。	夏原吉。
劉夔南。	趙瑁。 舉孝人。	楊砥。 進士。泽州人。	戚存心。 附錄。後死。黃岩人。進士。	宋禮。 永寧人。	貢魁。 死節。	蔣源。	陳性善。 進士。死。山陰人。
馬京。 進士。武功人。	喬毅。 舉師人。	盧淵。	紐騎。 舉孝。高陽人。	師逵。 舉孝。東阿人。	方賓。 照生。錦衣人。	古朴。 舉孝。陳州人。	陳宗實。 舉孝。黃岩人。

			正統中。				
俞山。	曹義。	李敬。	洪璞。			鄭城。	趙新。
秀水人。舉。	句容人。	保州人。士。	浦安人。士。			南城人。舉。	宣德人。舉。
儲懋。	王賢。	焦宏。	李遹。			殷民。	趙倫。
丹徒人。舉。	太湖人。舉。	福清人。士。	長安人。舉。			武進人。士。南。	鄭州人。舉。南。
錢習禮。	王英。	王直。	士奇。	吳廷用。	韋敞。	蔣璟。	吾紳。
吉水人。士。	金溪人。士。	泰和人。	武陵人。監生。		會稽人。士。	錢塘人。士。	
李賓。	莫祥。	鄭辰。	鄭埜。	徐琦。	李郁。	徐睎。	柴車。
長洲人。士。	昌化人。舉。		宜黃人。士。	南康人。士。	洛陽人。舉。	江陰人。邑庠。	錢塘人。舉。

	宣德中。				洪熙中。		
王匯。	魏驥。						
崑山人。舉。	金山人。舉。						
吳禮。	王佐。				陳山。		郭敦。
鄧武人。舉。	海寧人。舉。				泰和人。		宣德人。舉。
李琪。	李弘。				張瑛。	陳達。	鄧師顏。
元氏人。舉。	宛平人生員。守城。				鄞縣人。	東陽人。南。	宣德人。監生。
李衡。	王翺。	顏儉。	張信。	戴綸。	曹本。		
富陽人。士。	東鹿人。士。	錫山人。舉。	鄞縣人。	高郵人。	祥符人。		

			景泰中。				
			項文曜。	鄒泰。	李賢。		
			滑縣人。	舒城人。士。南。	鄧州人。士。		
			李賢。	謝連。	陳汝言。	楊輿。	
				巢城人。士。南。	福清人。士。	晉江人。監生。南。	
			李賢。	薛琦。	鄒幹。	姚夔。	
			合州人。士。	岡縣人。士。	餘姚人。士。	梧鹿人。	
			杜宣。	俞綱。	鄒幹。	杜宣。	
			天台人。士。南。	嘉興人。士。		天台人。士。南。	
			項文曜。	鄒幹。	宋璞。	王偉。	李賢。
				嘉興人。士。	東光人。士。	敬縣人。士。	

						魏驥。	趙新。
						南。	南。
張恩。	王淪。	徐睎。	沈貴。	孟簡。	劉中敷。	姜洪。	梁亨。
安平人。士。南。	太康人。士。南。	江陰人。邑庠。南。	山陽人。士。	博野人。士。	大興人。生員。守城。	鄞州人。舉。	香河人。生員。守城。
金問。	趙新。	陳達。	儀錦。	章瑛。	儲懋。	王一甯。	楊善。
吳縣人。舉。南。	南。	東莞人。舉。南。	萬寧人。	士。	丹陽人。	天台人。	大興人。生員。
杜宣。	宋璞。	王偉。	李賢。	俞綱。	鄒幹。	項文曜。	
天台人。士。南。	東光人。士。	敬縣人。士。		嘉興人。士。			

						魏驥。	趙新。
						南。	南。
張恩。	王淪。	徐睎。	沈貴。	孟簡。	劉中敷。	姜洪。	梁亨。
安平人。士。南。	太康人。士。南。	江陰人。邑庠。南。	山陽人。士。	博野人。士。	大興人。生員。守城。	鄞州人。舉。	香河人。生員。守城。
金問。	趙新。	陳達。	儀錦。	章瑛。	儲懋。	王一甯。	楊善。
吳縣人。舉。南。	南。	東莞人。舉。南。	萬寧人。	士。	丹陽人。	天台人。	大興人。生員。
杜宣。	宋璞。	王偉。	李賢。	俞綱。	鄒幹。	項文曜。	
天台人。士。南。	東光人。士。	敬縣人。士。		嘉興人。士。			

						魏驥。	趙新。
						南。	南。
張恩。	王淪。	徐睎。	沈貴。	孟簡。	劉中敷。	姜洪。	梁亨。
安平人。士。南。	太康人。士。南。	江陰人。邑庠。南。	山陽人。士。	博野人。士。	大興人。生員。守城。	鄞州人。舉。	香河人。生員。守城。
金問。	趙新。	陳達。	儀錦。	章瑛。	儲懋。	王一甯。	楊善。
吳縣人。舉。南。	南。	東莞人。舉。南。	萬寧人。	士。	丹陽人。	天台人。	大興人。生員。
杜宣。	宋璞。	王偉。	李賢。	俞綱。	鄒幹。	項文曜。	
天台人。士。南。	東光人。士。	敬縣人。士。		嘉興人。士。			

天順中。

孫宏。渭南人。鄉貢。進士。

姚夔。

崔恭。

馬諒。和州人。進士。

楊鼎。威寧人。及第。

薛遠。撫寧人。進士。

姚道瑤。

尹旻。

倉綱。上元人。舉人。南。

李紹。宏和人。進士。

郁幹。

章綸。

道瑤。

石珣。

章綸。

陳璽。

許彬。

龔莊。

吉水人。

俞綱。

邢琥。

陳俊。

程萬里。

尹直。

徐溥。

成化中。

葛盛。

薛遠。

倪謙。

龔莊。

許彬。

李紹。

郁幹。

章綸。

道瑤。

石珣。

陳璽。

馬諒。

楊鼎。

薛遠。

王復。

王恕。

馬圖。

黃璋。

葉盛。

王儉。

李閣。

孫仁。

年富。

韓雍。

白圭。

王復。

倪永吉。

邢琥。

陳俊。

翁世資。

劉吉。

黎浩。

原杰。

陳俊。

楊琚。

程信。

萬安。

倪謙。

會銑。

張鵬。

劉文升。

雷昭。

陳宣。

李鐩。

程信。

徐溥。

程萬里。

翁世資。

黎浩。

原杰。

陳俊。

楊琚。

薛遠。

葛盛。

尹直。

劉吉。

雷復。

邢讓。

萬安。

葉盛。

倪謙。

會銑。

張鵬。

劉文升。

雷昭。

陳宣。

李鐩。

程信。

弘治中。

王倹。武進人。進士。南。

尹直。泰和人。進士。南。

倪岳。上元人。進士。南。

徐溥。

謝一夔。新建人。舉人。

周洪謨。及第。

劉宣。安福人。進士。

楊守陳。

范理。

倪岳。

王倹。

尹直。

倪岳。

徐溥。

謝一夔。

周洪謨。

劉宣

周經。	吳寬。	秦民悅。	林瀚。	王鏊。	梁儲。	黎淸。	王克復。
進士。陽山人。	狀元。長洲人。			吳縣人。			進士。臨淸人。南。
吳原。	秦民悅。	倡鍾。	劉大夏。	韓文。	許進。	李孟陽。	王儉。
進士。淸浦人。			進士。華容人。	進士。洪洞人。		進士。臨洮人。	進士。擧容人。
段堅。	徐琦。	傅瀚。	張昇。	焦芳。	李傑。	王華。	徐琦。
		進士。新喻人。	狀元。南城人。		進士。涇陽人。		
楊慎。	楊廉。	熊翀。	熊繡。	閻仲宇。	鄭時。	盧瑤。	王韶。
進士。金陵人。	進士。金陵人。	進士。光州人。	進士。豐城人。	進士。麗人。	進士。舒城人。南。	南。	進士。固州人。
王宗稷。	楊慎。	王元正。	熊過。	王九思。	鄭善夫。	王崇慶。	王守仁。
進士。東鄭人。	進士。僊居人。	進士。光州人。	進士。豐城人。	進士。鄠人。	進士。閩人。	進士。新都人。	進士。餘姚人。
王元正。	王道。	韓邦奇。	王漸逵。	呂柟。	呂楠。	馬理。	王教。
進士。光州人。	進士。太原人。	進士。合水人。	進士。文登人。	進士。高陵人。	進士。涇陽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臨淸人。
王道。	韓邦奇。	王用賓。	王尚絅。	王敬臣。	王學。	王學益。	王陽明。
進士。太原人。	進士。合水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華亭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泰州人。	進士。興安人。	進士。餘姚人。
楊愼。	王用賓。	王尚絅。	王敬臣。	王學。	王學益。	王陽明。	湛若水。
進士。僊居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華亭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泰州人。	進士。興安人。	進士。餘姚人。	進士。增城人。
王用賓。	王尚絅。	王敬臣。	王學。	王學益。	王陽明。	湛若水。	呂柟。
進士。三原人。	進士。華亭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泰州人。	進士。興安人。	進士。餘姚人。	進士。增城人。	進士。高陵人。
王尚絅。	王敬臣。	王學。	王學益。	王陽明。	湛若水。	呂柟。	馬理。
進士。華亭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泰州人。	進士。興安人。	進士。餘姚人。	進士。增城人。	進士。高陵人。	進士。三原人。
王敬臣。	王學。	王學益。	王陽明。	湛若水。	呂柟。	馬理。	王教。
進士。三原人。	進士。泰州人。	進士。興安人。	進士。餘姚人。	進士。增城人。	進士。高陵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臨淸人。
王學。	王學益。	王陽明。	湛若水。	呂柟。	馬理。	王教。	王道。
進士。泰州人。	進士。興安人。	進士。餘姚人。	進士。增城人。	進士。高陵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臨淸人。	進士。太原人。
王學益。	王陽明。	湛若水。	呂柟。	馬理。	王教。	王道。	韓邦奇。
進士。興安人。	進士。餘姚人。	進士。增城人。	進士。高陵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臨淸人。	進士。太原人。	進士。合水人。
王陽明。	湛若水。	呂柟。	馬理。	王教。	王道。	韓邦奇。	王用賓。
進士。餘姚人。	進士。增城人。	進士。高陵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臨淸人。	進士。太原人。	進士。合水人。	進士。三原人。
湛若水。	呂柟。	馬理。	王教。	王道。	韓邦奇。	王用賓。	王尚絅。
進士。增城人。	進士。高陵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臨淸人。	進士。太原人。	進士。合水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華亭人。
呂柟。	馬理。	王教。	王道。	韓邦奇。	王用賓。	王尚絅。	王敬臣。
進士。高陵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臨淸人。	進士。太原人。	進士。合水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華亭人。	進士。三原人。
馬理。	王教。	王道。	韓邦奇。	王用賓。	王尚絅。	王敬臣。	王學。
進士。三原人。	進士。臨淸人。	進士。太原人。	進士。合水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華亭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泰州人。
王教。	王道。	韓邦奇。	王用賓。	王尚絅。	王敬臣。	王學。	王學益。
進士。臨淸人。	進士。太原人。	進士。合水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華亭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泰州人。	進士。興安人。
王道。	韓邦奇。	王用賓。	王尚絅。	王敬臣。	王學。	王學益。	王陽明。
進士。太原人。	進士。合水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華亭人。	進士。三原人。	進士。泰州人。	進士。興安人。	進士。餘姚人。
韓邦奇。	王用賓。	王尚絅。	王敬臣。	王學。	王學益。	王陽明。	湛若水。
進士。合水

							羅欽順。
							侯官。
							福縣人。進士。
							秦金。
							鄭宗仁。
							任邱人。進士。
							胡世甯。
							遊憲。
							任邱人。進士。
							楊廷和。
							秦金。
							南。
							李晏。
							鄒文盛。
							公安人。進士。
							朱恩。
							王珣。
							趙州人。進士。
							南。
							孫交。
							王瑜。
							南。
							羅玘。
							胡富。
							益都人。進士。
							南。
							楊茂元。
							呂獻。
							新昌人。進士。
							南。
							孫鼒。
							德興人。進士。
							南。
							李昆。
							高密人。進士。
							李鉞。
							評事人。進士。
							吳廷舉。
							許州人。進士。
							楊廷儀。
							新都人。進士。
							馮清。
							餘姚人。進士。

							儲巏。
							泰州人。進士。
							石珤。
							南。
							儲巏。
							南。
							羅欽順。
							南。
							朱希周。
							崑山人。進士。
							吳一鵬。
							長洲人。進士。
							何孟春。
							郴州人。進士。
							汪俊。
							弋陽人。進士。
							朱希周。
							南。
							蔣冕。
							巴縣人。進士。
							南。
							王鴻儒。
							南。
							儲巏。
							南。
							張志淳。
							益都人。進士。
							王承裕。
							三原人。進士。
							王楨。
							江都人。進士。
							孟春。
							滕州人。進士。
							賈詠。
							臨江人。進士。
							胡瑄。
							邊憲。
							賈詠。
							劉龍。
							胡世甯。
							鄧弼。
							蒲田人。進士。
							王時中。
							青縣人。進士。
							姚鎧。
							慈溪人。進士。
							陳寀。
							寧鎮人。進士。
							王偉。
							崑山人。進士。
							黃瑩。
							侯官人。進士。

							許誥。
							唐冑。
							項山人。進士。
							張潮。
							袁宗儒。
							鄞縣人。進士。
							崔銑。
							高公韶。
							內江人。進士。
							席春。
							任洛。
							鉤州人。進士。
							席春。
							王杲。
							汶上人。進士。
							張郭奇。
							郯城人。進士。
							李如珪。
							澄州人。進士。
							顧璘。
							上元人。進士。
							歐陽鐸。
							泰和人。進士。
							周用。
							嚴嵩。
							唐龍。
							徐縉。
							余靖。
							酃陽人。進士。
							童冀。
							會稽人。進士。
							温仁和。
							莘陽人。進士。
							汪偉。
							梁材。
							大城人。進士。
							周鈸。
							九江人。進士。
							陳杜。
							臨城人。進士。
							張璧。
							涪州人。進士。
							張雲。
							信陽人。進士。
							張逵。
							增州人。進士。
							何遷。
							懷慶人。進士。
							李時。
							任邱人。
							梁材。
							大城人。進士。
							張潮。
							袁宗儒。
							鄞縣人。進士。
							唐冑。
							項山人。進士。
							夏言。
							貴谿人。進士。
							顧鼎臣。
							崑山人。進士。
							袁宗儒。
							鄞縣人。進士。
							黃宗明。
							黃岩人。官生。
							張鏊。
							黃巖人。進士。
							張增。
							鉤州人。進士。
							張璧。
							涪州人。進士。
							張逵。
							增州人。進士。
							何遷。
							懷慶人。進士。
							李時。
							任邱人。
							梁材。
							大城人。進士。
							張璁。
							永嘉人。進士。
							王珝。
							南州人。進士。
							伍文定。
							松滋人。進士。
							周倫。
							崑山人。進士。
							王廷相。
							陳洪謨。
							武陵人。進士。
							王廷相。
							潘希曾。
							金華人。進士。
							錢如京。
							黃宗明。
							鄞縣人。進士。
							黎晚。
							鄞縣人。進士。
							寇天敘。
							榆次人。進士。
							張增。
							徐問。
							李廷相。
							周金。
							周鈸。
							九溪人。進士。

丁汝夔。	潘潢。 進士。婺源人。	王道。 進士。武城人。	劉儀秀。 進士。西寧衛人。	韓郭奇。 進士。朝邑人。	徐階。	張治。	王學曾。
胡松。	及宦。 進士。交河人。	潘潢。	于湛。 進士。金壇人。	趙廷瑞。 進士。湖州人。	夏非謨。	閻楷。 進士。任邱人。	汪元錫。 進士。休寧人。
王忠慤。	歐陽德。 進士。泰和人。	崔桐。 進士。海門人。	徐階。	許成名。 進士。鄢城人。	馬汝驥。 進士。綏德人。	孫承恩。 進士。華亭人。	蔡昂。
趙廷瑞。 進士。開州人。	張岳。 進士。巫溪人。	范鏡。 進士。樂平人。	劉儲秀。	路迎。 進士。東平人。	侯翰。 進士。大興人。	張漢。 進士。鄱陽人。	王以旂。 進士。江寧人。

郭朴。	吳山。	閔如霖。	孫陞。	程文德。	王用賓。	李默。	朱廷立。 進士。鄞山人。
趙廷瑞。 進士。開州人。	張岳。 進士。巫溪人。	范鏡。 進士。樂平人。	劉儲秀。	路迎。 進士。東平人。	侯翰。 進士。大興人。	張漢。 進士。鄱陽人。	王以旂。 進士。江寧人。

鄧駿。	郭朴。	孫陞。	陳文德。 永康人。進士。	葛守禮。 德平人。進士。	庶大猷。 倉州人。進士。	李默。	王邦瑞。
鄒守愚。	倪岳。	盧紳。	馬坤。	葛守禮。	方鈍。	傅鳳翔。	駱顯。
郭朴。	吳山。	閔如霖。	孫陞。	程文德。	王用賓。	李默。	朱廷立。 進士。鄞山人。
趙廷瑞。 進士。開州人。	張岳。 進士。巫溪人。	范鏡。 進士。樂平人。	劉儲秀。	路迎。 進士。東平人。	侯翰。 進士。大興人。	張漢。 進士。鄱陽人。	王以旂。 進士。江寧人。

李春芳。 狀元。興化人。	張永明。 進士。烏程人。	嚴訥。	袁煒。	茅瑮。 狀元。鄞縣人。	馮天馭。 進士。潮州人。	孫陞。	吳山。 進士。浦江人。
劉采。 進士。廬陵人。	劉養。 進士。內江人。	馬森。 進士。懷安人。	閔珪。 進士。任邱人。	蔡克廉。 進士。晉江人。	謝九儀。 進士。章邱人。	吳嘉行。 進士。振武人。	艾希泗。 進士。崇明人。
秦鳴雷。	陳陞。 進士。臨武人。	高拱。	張份。	李春芳。	嚴訥。	袁煒。	茅瑮。
賈應奎。 進士。洪洞人。	楊博。	張時徹。 進士。鄞人。	孟豹。 進士。永豐人。	謝蘭。 進士。振武人。	蘇祐。 進士。懷州人。	王邦瑞。 進士。宜陽人。	詹榮。 進士。山陰人。

陳以勤。 進士。泰和人。南。	汪偉。	林樹聲。 進士。華亭人。	吳讜。 進士。汝上人。	胡松。	毛愷。 進士。江山人。	朱衡。 進士。莒安人。	董份。 進士。烏程人。
黃養蒙。 進士。南安人。	張舜臣。 進士。章邱人。	鮑道明。 進士。歙縣人。	宿鶚。 進士。平遙人。	趙貞吉。 進士。內江人。	劉大實。 進士。晉山人。	石永。 進士。咸寧人。	高燿。
顧清。	趙永。 進士。臨淮人。南。	劉瑞。 進士。內江人。南。	汪偉。 南。	邱番。 進士。黃岡人。	潘晟。	陳以勤。	高儀。 進士。錢塘人。
胡松。	李遂。	魏閔。	江東。 進士。朝城人。	吳嘉會。 進士。振武人。	王崇。 進士。永清人。	謝九儀。 進士。章邱人。	沈良才。 進士。鄞州人。	鄒漣。 進士。浦鹽人。

李春芳。 狀元。興化人。	張永明。 進士。烏程人。	嚴訥。	袁煒。	茅瑮。 狀元。鄞縣人。	馮天馭。 進士。潮州人。	孫陞。	吳山。 進士。浦江人。
劉采。 進士。廬陵人。	劉養。 進士。內江人。	馬森。 進士。懷安人。	閔珪。 進士。任邱人。	蔡克廉。 進士。晉江人。	謝九儀。 進士。章邱人。	吳嘉行。 進士。振武人。	艾希泗。 進士。崇明人。
秦鳴雷。	陳陞。 進士。臨武人。	高拱。	張份。	李春芳。	嚴訥。	袁煒。	茅瑮。
賈應奎。 進士。洪洞人。	楊博。	張時徹。 進士。鄞人。	孟豹。 進士。永豐人。	謝蘭。 進士。振武人。	蘇祐。 進士。懷州人。	王邦瑞。 進士。宜陽人。	詹榮。 進士。山陰人。

							李廷相。 進士，濮州人。
							王廷。 進士，南充人。
許成名。 南。	張治。 南。	裴棨。 南。	林文俊。 南。	潘旦。 南。	滿若水。 南。	胡世寧。 南。	劉自強。 進士，扶溝人。
顧珀。 進士，晉江人。 南。	楊杲。 進士，興化人。 南。	胡錠。 進士，長垣人。 南。	袁崇儒。唐胄。 南。南。	徐樾。吳廷舉。 南。南。	徐養正。 進士，馬平人。 南。		
康大和。 進士，莆田人。 南。	徐問。 進士，武進人。 南。	崔桐。 南。	崔銑。 進士，安陽人。 南。	呂柟。 進士，高陵人。 南。	鞏寀。 南。	林文俊。 南。	黃綰。 官生。 南。
邊鳳翔。 進士，臨朐人。 南。	鮑象賢。 進士，歙人。 南。	王之誥。 進士，石城人。 南。	萬表。 進士，南昌人。 南。	蔡汝楠。 進士，德清人。 南。	郭乾。 進士，任邱人。 南。	范欽。 進士，鄞人。 南。	葛檀。 進士，昌邑人。 南。

							茅瓚。 南。
							汪潮。 進士，丹徒人。 南。
							林廷機。 進士，閩縣人。 南。
							吳桂芳。 進士，新昌人。 南。
							徐養正。 萬士和。 南。南。

							楊宜。 進士，衡水人。 南。
							王詔。 進士，西平人。 南。
							貢安官。 進士，莆田人。 南。
							王廷。黃養蒙。 南。南。
							游居敬。 進士，南平人。 南。
							林應亮。 進士，陝亭人。
							陳堯。 進士，北通州人。 南。
							張玭。 進士，石州人。 南。

							簡霄。 進士，福清人。 南。
							歐陽鐸。 進士，泰和人。 南。
							王教。 進士，祥符人。 南。
							賴應祥。石永。 南。南。
							李逢。吳桂芳。 南。南。
							何鑒。 進士，山陰人。 南。
							王稽。 進士，太倉人。 南。
							謝存儲。 進士，福清人。
							屠大山。 進士，鄞縣人。 南。
							張鏊。 進士，南昌人。 南。
							蔡雲程。 進士，臨海人。 南。
							陳洙。 進士，上虞人。 南。
							倪泉。 進士，建寧人。 南。
							劉采。 進士，鹿城人。 南。
							殷學。 進士，東陽人。
							鄭綱。 進士，曹州人。

隆慶中。

林	殷士儋。	王本固。
嬞。		
張守直。	陳紹儒。	趙孔昭。
進士、遠化人。	進士、南海人。	
殷士儋。	張居正。	邱 岳。
袁	曹邦輔。	諶	劉	崔	陸	喻	丁以忠。
鍊。		給。	畿。	嘉。	穆。	時。	
		進士、宜賓人。	進士、丘洲人。	進士、季義人。	進士、閿安人。	進士、光州人。	進士、新建人。

裴	諸大綬。	劉光濟。	魏學升。	張四維。	靳學顏。	呂調陽。	林楫髀。
宇。		進士、江陰人。	進士、紫陽人。				
畢	梁夢龍。	袁	傅	陳	郭朝賓。	戚	劉光濟。
鏞。		鍊。	匯。	瑮。		才。	
進士、石埭人。		進士、益都人。	進士、河陽人。	進士、獻縣人。	進士、汶上人。	進士、遼州人。	
陳	馬自強。	諸大綬。	王希烈。	呂調陽。	萬士和。	張位濟。	林
陞。							燫。
進士、餘姚人。		進士、山陰人。	進士、南昌人。			進士、常熟人。	
石茂華。	魏學升。	栗永祿。	王	谷中虛。	楊	曹	劉
			遴。		巍。	溍。	臻。
進士、益都人。			進士、蒲州人。	進士、海豐人。	進士、海豐人。	進士、新蔡人。	進士、天津人。

萬歷中。

陶大臨。				李	林	鄭世威。
				棠。	嬞。	
				進士、長沙人。	進士、閩縣人。	進士、長樂人。
				南。	南。	南。
李幼滋。	栗永祿。	單	楊思忠。	喻	徐貞元。	張守直。	洪朝選。
		鏘。		時。			詹汝懋。
	進士、長治人。		進士、平定人。		進士、繁昌人。		
		南。	南。	南。	南。	南。	南、南。
汪			萬	汪	萬	孫	呂調陽。
鋐。			士和。	鋐。	浩。	鋌。	
					進士、建德人。	進士、餘姚人。	
			南。	南。	南。	南。	南、
梁夢龍。	李	熊	婁	李	吳伯朋。	汪道昆。	張
	偁	汝遴。	延慶。	遷。			翀。
	棠。頤。	進士、進賢人。	進士、巴陵人。	進士、新淦人。	進士、義烏人。	進士、歙人。	進士、馬平人。
	南。南。			南。			

丁士美。	馬自強。	何維柏。	陳	申時行。	嚴	姚宏謨。	沈應時。
			烇。		清。		
					進士、雲南人。		進士、河南人。
孫應鼇。	沈應時。	謝鵬舉。	王好問。	胡執禮。	劉斯潔。	劉思問。	王之垣。
進士、貴州人。		進士、蒲圻人。		進士、陝西人。	進士、易州人。	進士、孟縣人。	進士、東新城人。
丁士美。	申時行。	姚洪謨。	王錫爵。	呂	余有丁。	何洛文。	許
				旻。			國。
				進士、龍溪人。		進士、信陽州人。	
吳道直。	曾省吾。	鄒光先。	張學顏。	鄭	孟	吳	王一鶚。
				洛。	重。	兌。	
進士、定州人。	進士、彭澤人。	進士、長治人。	進士、肥鄉人。		進士、渭南人。	進士、山陰人。	進士、襄陽人。

余有丁。	趙賢。	王鏊。	陳經邦。	張士佩。	王家屏。	沈鯉。	陸光祖。
	汝陽人。進士。	真陵人。進士。	莆田人。進士。	韓城人。進士。	山西山陰人。進士。	閩邵人。進士。	平湖人。進士。
王廷瞻。	傅希摯。	宋纁。	毛綱。	張國彥。	楊俊民。	孫丕揚。	溫純。
黃岡人。進士。	衡水人。進士。	閩邵人。進士。	韶州人。進士。	鄢縣人。進士。	浦州人。進士。	宮平人。進士。	三原人。進士。
陳思育。	陳經邦。	周子義。	沈鯉。	高啓愚。	朱庚。	王家屏。	王宏誨。
		無錫人。進士。		鄧縣人。進士。	山陰人。進士。		
張佳允。	辛自修。	陰武卿。	辛應乾。	楊俊民。	蕭大亨。	沈子木。	許守謙。
掌綸人。進士。	襄城人。進士。	內江人。進士。	安邱人。進士。			歸安人。進士。	高城人。進士。

李世達。	沈一貫。	朱賡。	吳時來。	趙煥。	徐顯卿。	孫鑨。	趙志皐。
涇陽人。進士。	鄞人。進士。		仙居人。進士。	祐縣人。進士。	長洲人。進士。	餘姚人。進士。	閩縣人。進士。
蹇達。	曹三陽。	汪宗伊。	程嗣功。	陳道基。	王廷瞻。	宋纁。	楊一魁。
瑕陵人。進士。南。	南。	崇陽人。進士。南。	歙人。進士。南。	南。	南。	南。	安邑人。進士。南。
于慎行。	徐顯卿。	田一儁。	李長春。	黃鳳翔。	董傳策。	殷邁。	羅萬化。
東阿人。進士。		大田人。進士。南。	富順人。進士。	晉江人。進士。	上海人。進士。南。	南京人。進士。南。	
杜拯。	凌雲翼。	陸光祖。	辛應乾。	顧章志。	王元敬。	王世貞。	王用汲。
豐城人。進士。南。	太倉人。進士。南。	南。		貞山人。進士。	山陰人。進士。南。	太倉人。進士。	晉江人。進士。南。

翁大立。	王宏海。	海瑞。	姜寶。	何源。	趙志皐。	羅萬化。	
	崇定人。進士。南。	瓊山人。進士。南。	丹陽人。進士。南。	閬具人。進士。南。	南。	山陰人。進士。南。	
方宏靜。	顧養謙。						
歙人。進士。	蘇州人。進士。南。						
韓世能。	李長春。	趙用賢。					
長洲人。進士。南。	南。	常熟人。進士。					

明書卷三十五

表十一

卿貳年表二

	洪武中。			
刑部	盛元輔。	張仁。	程愷。	左安善。
北南左右侍郎	元、進士。	鄞舉。	鄞縣人。元官。	瀏知府。
工部	張允文。	楊翼安。	朱守仁。	唐宗魯。
北南左右侍郎		霍壁人。才。	徐州人。	建寧人。秀才。
都察院	左右副都御史	趙仁。	藍子貞。	曹九皐。
北南左右副僉都御史		寧海人。	吉水人。	湖州人。秀才。
總督				
漕運三邊薊遼宣大兩廣				

李賢。	呂本。	李民瞻。	黃欽。	張思悲。	李敬臣。	李浩。	茹大柒。
廣東人、元福密。	涿州人。	泰興人。	鶴慶。	泰興人。	風翔人。	曲沃人、	淳州人、鄖陽。
王虎。	梁詵。	薛堅。海州人、貢監。	周均。宜賓人、正直。	劉欽。	李宣。	趙俊。	安信。
	開城人。						
唐錄。	岐亨。解州人、貢良。	齊魯。諸縣人。	凌漢。	茹瑺。	周志清。	李鎬。浦平人。	張志。附氏人、太學生。
鳳翔人。							
徐文顯。	張文昱。上元人、人才。	歐陽性。吳縣人、儒士。	高鐸。絳縣人、進士。	謝祥。	朱淩。紹興人、明經。	趙勉。	凌漢。
嚴震。烏城人、貢良。	孟維新。博興人。	王倜。	龔凱。鹿邑人、文學。	練子甯。新淦人、及第。	孫顯。信陽人、鄉舉。	李文吉。鄒平人、進士。	馮天孫。附安人。
張紳。貴池人。	陳元。岡縣人、儒士。	戴莊。	高翼。樓霞人。	葉理。人才。	元善。	黃政。磁山人、吏。	袁泰。

滅哲。	張謙。南昌人、明經。	黎光。東莞人、鄉舉。	劉敏。莆亭人、孝廉。	王希哲。	葛修。	周郛。	邵質。
諸城人。							
高宿。	韓鐸。太康人。	麥志德。巡山人、孝弟。	李顧。邱縣人。	秦遠。宣城人、進士。	黃立悲。滁州人。	鄭彥文。晉州人、舊官。	邵永清。仁和人、進士。
韓宜可。會稽人。	鄭楚暐。崇德人、貢元。	馬非。唐縣人、鄉舉。	左右金都御史	房徽。	茹大柒。	紀綱。湖州人。	邵質。

徐文顯。	張文昱。上元人、人才。	歐陽性。吳縣人、儒士。	高鐸。絳縣人、進士。	謝祥。	朱淩。紹興人、明經。	趙勉。	凌漢。
嚴震。烏城人、貢良。	孟維新。博興人。	王倜。	龔凱。鹿邑人、文學。	練子甯。新淦人、及第。	孫顯。信陽人、鄉舉。	李文吉。鄒平人、進士。	馮天孫。附安人。
張紳。貴池人。	陳元。岡縣人、儒士。	戴莊。	高翼。樓霞人。	葉理。人才。	元善。	黃政。磁山人、吏。	袁泰。
唐錄。鳳翔人。	岐亨。解州人、貢良。	齊魯。諸縣人。	凌漢。	茹瑺。	周志清。	李鎬。浦平人。	張志。附氏人、太學生。
李賢。廣東人、元福密。	呂本。涿州人。	李民瞻。泰興人。	黃欽。鶴慶。	張思悲。泰興人。	李敬臣。風翔人。	李浩。曲沃人、	茹大柒。淳州人、鄖陽。
王虎。	梁詵。開城人。	薛堅。海州人、貢監。	周均。宜賓人、正直。	劉欽。	李宣。	趙俊。	安信。

滅哲。	張謙。南昌人、明經。	黎光。東莞人、鄉舉。	劉敏。莆亭人、孝廉。	王希哲。	葛修。	周郛。	邵質。
諸城人。							
高宿。	韓鐸。太康人。	麥志德。巡山人、孝弟。	李顧。邱縣人。	秦遠。宣城人、進士。	黃立悲。滁州人。	鄭彥文。晉州人、舊官。	邵永清。仁和人、進士。
韓宜可。會稽人。	鄭楚暐。崇德人、貢元。	馬非。唐縣人、鄉舉。	左右金都御史	房徽。	茹大柒。	紀綱。湖州人。	邵質。
邵永善。	黃紹祖。	黎瑛。恩城人、鄉舉。	郝鏜。	李似初。	周志清。	將毅。長興人。	和希文。平定人、明經。
王文質。內鄉人。	遊昇。恩城人。						
劉文進。鄒平人。	馬守中。陽武人。	高鐸。綿州人、進士。	古思帖木繩。	來悲。三原人、貢元。	夏長文。上海人。	桂滿。臨淮人、鄉舉。	嚴瑀。海陽人。

王良，祥符人。
劉士英，洛陽人。
宋性，鄧州人，明經。
張楨。
廣修，監利人，總舉。
溫原，鄢陵人。
薛資，江陵人，監貢。
馮堅，才幹奧史。
李儁，鄆平人，進士。
李欽，邢臺人。
劉倫。
凌悅，安吉人。
李文吉。

嚴德珉。
周愼，新喻人。
李誠，浦人，監貢。
王平，朝邑人。
劉淪。
張克誠，房山人，明經。
王良。
凌漢。

常湜，沁州人，監貢。
范俊，大冶人，文舉。
辛彥博，涇州人，太學生。
陳德文，保昌人，太學生。
何晏，監貢。
劉觀，武進人，進士。
景淸，眞寧人，及第。
司中。

郭資，安武人。
鄧文鑑，沙縣人，進士。
張來，許州人，監生。
周顗，安邱人。
潘長淸，長洲人，校尹。
周瑤，諸城人。
茅大方，大興人，死節。
左右副都御史
張詩，慈谿人，死節。
楊汝賢。
建文中，胡子昭，大足人，儒士，死節。
黃福，昌邑人，進士，死節。

						劉季篪。	餘姚人。進士。
					俞純。	顧理。	昆山人。進士。
					滁州人。進士。	張思悲。	震城人。附籍。謫。
						張顯宗。	
						陳瑛。	
						練子愷。	新淦人。死節。
					俞士吉。	楊德安。	劉嘉。	程本立。	左右僉都御史	黃信。	彭澤人。貢士。附籍。後死。	陳瑛。	練子愷。	新淦人。死節。
					象山人。鄉舉。	宜興人。監生。	雄縣人。貢生。	鄞縣人。明經。					

					永樂中。		
楊泰。	左猷。	李順。	趙翔。	李慶。	盧祥。		
山陽人。	崑崙宗人。監生。	順義人。監生。		順義人。進士。	房山人。國子生。		
房安。	郭璡。	甄庸。	趙毅。	劉仲廉。	金忠。		
汝陽人。監生。改交趾。	新安人。監生。	宛平人。才。	汝陽人。	江夏人。進士。	鄞縣人。占卜。		
王彰。	良誠。	李慶。	李濟。	劉觀。	北副都御史	李慶。	王平。
	金壇人。進士。		朝邑人。鄉舉。	武進人。進士。		順義人。監生。	黑縣人。監生。

			宣德中。				
哲宏。	魏源。	葉來。	施禮。				金庠。
涇陽人。進士。	進賢人。進士。	翰林院人。邑吏。	東安人。進士。				長洲人。進士。
鄭辰。	邵旻。	李庸。	羅汝敬。	裴連。	楊和。	馮彬。	簡芳。
浙西安人。進士。南。	閩縣人。進士。	鹿縣人。監生。致仕。	吉水人。進士。	監利人。監生。南。	臨城人。貢。	臨城人。貢。	夏縣人。
郁珍。	陳紘。	賈諒。	左右副都御史				向寶。
國子人。進士。	吳縣人。進士。	蠡縣人。鄉貢。					進賢人。進士。
附。							

							吳瓘。
						張本。	東阿人。監生。
					任勵。	任勵。	長安人。進士。
					張忠。	張忠。	閩州人。進士。
				樊敬。	樊敬。	樊敬。	鄞城人。進士。
				楊勉。	楊勉。	楊勉。	江寧人。進士。
				吳廷用。	吳廷用。	吳廷用。	政和人。進士。
				彭廷敬。	彭廷敬。	彭廷敬。	貴溪人。舉人。南。
			金庠。	金庠。	金庠。	金庠。	長洲人。進士。
			施禮。	施禮。	施禮。	施禮。	東安人。進士。
		葉來。	葉來。	葉來。	葉來。	葉來。	翰林院人。邑吏。
	魏源。	魏源。	魏源。	魏源。	魏源。	魏源。	進賢人。進士。
	哲宏。	哲宏。	哲宏。	哲宏。	哲宏。	哲宏。	涇陽人。進士。
陳壽。	陳壽。	陳壽。	陳壽。	陳壽。	陳壽。	陳壽。	隨州人。鄉舉。
劉宏道。	劉宏道。	劉宏道。	劉宏道。	劉宏道。	劉宏道。	劉宏道。	

正統中。

何文淵。 廣昌人。進士。

張琦。 孟縣人。進士。

左右副都御史

三邊總督

左右僉都御史

蔣勉。 洛州人。進士。

俞士吉。 梁山人。舉人。南。

成均。 山陽人。進士。南。

陳鼐。 新興人。進士。

丁鉉。 懷城人。進士。

張昺。

王偁。 岡陽人。進士。

薛希璉。 龍水人。進士。

楊晉。 雄縣人。進士。

馬昂。 滄州人。進士。

郭瑄。 萬載人。進士。

李賓。

王盉。 鄖人。監生。

王永和。 貝山人。舉人。

王永壽。 太原人。

吳政。 麗水人。進士。南。

李浩。 安陸人。監生。南。

王文。 安福人。進士。

項忠。 昭普人。進士。

丁璐。 上元人。進士。

張琦。

金濂。 山陽人。進士。

曾翔。 贛州人。進士。

程富。 鄒人。舉人。

王偉。

張敏。 永清人。進士。

左右副都御史

李秉。 陳州人。舉人。南。

余儼。 南昌人。舉人。

陳韶。 青田人。進士。

張純。 江陵人。進士。

張駿。 通州人。進士。

魯程。 天台人。進士。

左右僉都御史

周銓。 恒遠人。進士。

朱興言。 萬安人。進士。

吳訥。 常熟人。醫生。南。

羅通。 吉水人。進士。

丁鎰。 南陵人。舉監生。

李鐩。 綏寧人。進士。

江淵。 江津人。進士。

耿九疇。 平定人。進士。

包愷德。 岡縣人。舉人。

左右副都御史

殷昇。 紫昌人。進士。南。

李敏。 儀封人。監貢。

陳鼐。 新興人。進士。

王朗。 隆城人。進士。

凌晏如。 開安人。薦授官。

李濟。 武陵人。進士。

左右僉都御史

三邊總督

景泰中。

羅綺。 雄州人。進士。

張敏。 永清人。進士。

左右副都御史

李永。 陳州人。舉人。南。

余儼。 南昌人。舉人。

陳韶。 青田人。進士。

鄭泰。 南。

周瑄。 陽曲人。舉人。

孔文英。 安化人。進士。

劉清。 歙州人。進士。

趙榮。 遷潤人。舉監生。

寇深。 唐縣人。監生。

劉原衡。 萬全人。進士。

王偉。

宜大總督

王竑。 河州人。進士。以左副。

漕運總督

張純。 江寧人。進士。

徐有貞。 吳縣人。進士。

石璞。 陸沒人。進士。以工部。

包愷德。 岡縣人。舉人。

耿九疇。 平定人。進士。

江淵。 江津人。進士。

李鐩。 綏寧人。進士。

丁鎰。 南陵人。舉監生。

羅通。 吉水人。進士。

張駿。 通州人。進士。

魯程。 天台人。進士。

周銓。 恒遠人。進士。南。

朱興言。 萬安人。進士。南。

吳訥。 常熟人。醫生。南。

三邊總督

成化中。

廖莊。

李順。 博羅人。進士。

左右副都御史

高明。 貴溪人。進士。 南。

李秉。 晉州人。進士。 南。

張楷。 慈溪人。進士。

滕昭。 汝州人。舉人。

韓雍。

林聰。

左鼎。 永新人。進士。

廖莊。 南。

朱鈞。 南。

孟鍾。 博野人。進士。

祖文。 奉和人。進士。 南。

沈毅。 江都人。進士。

姚夔。

天順中。

劉廣衡。 萬安人。進士。

黃士倫。 富順人。進士。

蓋方。 漳縣人。進士。

姚夔。 南。

齊韶。 慶雲人。鄉舉。 南。

左右副都御史

左右僉都御史

姚夔。 南。

金都憲

馬文升。 均州人。進士。

左右副都御史

劉廣衡。 萬安人。進士。

林聰。 寧鎮人。進士。

軒輗。 廣邑人。進士。 南。

薛遠。 龍陽人。進士。

孫宏。

張瑄。 四川人。舉人。

黃士倫。 富順人。進士。

翁世資。 晉江人。進士。

薛遠。 南。

沈毅。 江都人。進士。

祖文。 奉和人。進士。 南。

孟鍾。 博野人。進士。

范理。 天台人。進士。

郝璡。

李順。

李賢。 博羅人。進士。

程宗。 常熟人。進士。

彭韶。 莆田人。進士。

王恕。 南。

王鼐。 河南總督

王越。 滑縣人。進士。以左都。

楊一清。 以左副都。

盛顯。 南。

陳儼。 慶陽人。進士。 南。

張珏。 江浦人。進士。 南。

金紳。 上元人。進士。 南。

林鄂。 南。

王恕。 南。

彭韶。 莆田人。進士。

程宗。 常熟人。進士。

何喬新。 廣昌人。進士。

倪鎧。 鄢城人。進士。

盛顯。 無錫人。進士。

張瑩。 奉平人。進士。

林鄂。 新太平人。進士。

杜銘。 金堂人。進士。

魯鑑。 崇和人。進士。

程信。

李和。 安陽人。進士。 南。

劉俊。 宣城人。及第。 南。

李秉。 南。

蕭鎡。 泰和人。進士。 南。

張悅。 華亭人。進士。

陳政。 新昌人。進士。

賈俊。 鄆鹿人。進士。

彭誼。 南海人。進士。

張昭。 郟城人。進士。

杜謙。 昌黎人。進士。

張顯。 太原人。進士。

胡容。 長垣人。進士。

劉昭。 鄧州人。進士。

杜銘。

王韶。 衡陽人。進士。

喬毅。 山西樂平人。進士。

李春。 無為人。進士。

彭誼。 南海人。進士。

吳琛。 崇仁人。進士。

左右僉都御史

葉盛。 崑山人。進士。以右僉。

左右副都御史

軒輗。 廣邑人。進士。 南。

兩廣總督

林聰。 寧鎮人。進士。

陳泰。 光澤人。舉人。以右副。

漕運總督

馬昂。 滄州人。舉人。以右都。

王鼐。 疆山人。進士。以左都。

河南總督

馬文升。 均州人。進士。

					弘治中。		
堵勳。	謝綬。	戚珝。	張錦。	白昂。	閔珪。		
進士。平湖人。	進士。樂安人。	進士。澤梁人。	進士。東州人。		進士。烏程人。		
謝綬。	徐貫。	楊理。	戴明。	孔鏞。	劉璋。		
	進士。沼安人。	進士。山陽人。	進士。南平人。	進士。長洲人。			
楊諒。	陳紀。	劉大夏。	翁琦。	梁瑮。	左右副都御史。		白昂。張鵬。昂。
	進士。閩縣人。		進士。洛陽人。		進士。任邱人。		
徐鏞。	李蕙。	張璐。	李昂。	秦紘。	滑運總督	盧瑤。	
進士。興國人。以右副。	進士。甘泉人。以右都。	進士。景州人。以右副。	進士。仁和人。以右副。	以左副。		進士。紹興人。南。	

阮勳。							
南。							
黃孔昭。							
進士。黃岩人。南。							
王儉。	逯端。	張岐。	張綱。	李綱。	戴紹。	秦紘。	張悅。
進士。閩縣人。	進士。任邱人。	進士。興濟人。		進士。長清人。			
韓雍。	吳琛。	朱英。	朱晏。				
以左僉都。	以右僉。	進士。桂陽人。以左僉。	進士。浦安人。以右都。				

白昂。張鵬。昂。	左副都御史。	任邱人。	滑運總督	盧瑤。	紹興人。南。		
張悅。	秦紘。	梁瑮。	李昂。	秦紘。	以左副。		
楊諒。	陳紀。	劉大夏。	翁琦。	梁瑮。	左右副都御史。		
	進士。閩縣人。		進士。洛陽人。		進士。任邱人。		
徐鏞。	李蕙。	張璐。	李昂。	秦紘。	滑運總督	盧瑤。	
進士。興國人。以右副。	進士。甘泉人。以右都。	進士。景州人。以右副。	進士。仁和人。以右副。	以左副。		進士。紹興人。南。	

王鑑之。	張撫。	金澤。	潘蕃。	熊愷。	諸葛。	陳道。
進士。山陰人。南。	進士。宜興人。南。	進士。江寧人。南。	進士。紹興人。南。	進士。豐城人。南。	進士。太和人。南。	進士。盱眙人。
高銓。	沈暉。	徐恪。	樊鑾。	胡諒。	張悳。	曾鑑。
進士。江都人。南。	進士。宜興人。南。	進士。常熟人。南。	進士。常山人。南。	進士。鹽貨人。	進士。龍興人。	進士。桂陽人。
楊守隨。	張文昭。	陳璠。	楊繼佐。	李介。	左右僉都御史	陳海。
鄞人。進士。白水人。南。	山東平山衛人。進士。公安人。南。					
劉大夏。	鄧廷瓚。	唐珣。	閔珪。	秦紘。	屠滽。	刑部總督
以右都。	巴陵人。進士。以右都。	瑞安人。進士。以右都。	以右都。	以右都。	以右都。	

陳道。	何鑑。	李士實。	魏紳。	逯鏞。	徐愷。	熊愷。
進士。盱眙人。	進士。新昌人。		進士。曲阜人。	錦衣。任邱人。	進士。建德人。南。	進士。豐城人。南。
曾鑑。	史琳。	熊翀。	李遂。	張達。	胡諒。	張悳。
進士。桂陽人。	進士。餘姚人。		進士。汾陰人。	進士。泰和人。南。	進士。鹽貨人。	進士。龍興人。
秦民悅。	顧佐。	閻仲宇。	屠勳。	張鶚。	李銓。	陳瑤。
				進士。平湖人。	進士。長洲人。南。	進士。長洲人。南。
張敷華。	張紹。	童大紳。	李介。	許進。	史琳。	劉宇。
以右副。	以右副。		以兵部左侍郎。	以兵部左侍郎。	以右都。	釣州人。進士。以右副。

正德中。

劉瑮。	王鑑之。	陶琰。	葉贄	何鑑。	魏宮。		
進士。鄢陵人。			進士。山陽人。		進士。龍溪人。		
夏昂。	李鐩。	崔嚴。	俞俊。	張泰。	吳洪。		
進士。宛平人。	進士。鄞人。	進士。柳州人。	進士。鹿水人。	進士。順德人。	進士。吳江人。		
金獻民。顏頤壽。	楊綸。	王鼎。	王陸。	李戈。瑄。	張鼐。	左布政都	林俊。陳瑤。
	進士。安化人。	進士。常熟人。	瑄。完。	瀚。瑄。	進士。恩城人。		
屈直。	邵寶。	李瀚。	王瓊。	洪鐘。	巡撫總督		潘蕃。
華陰人。進士。以左副。	以右副。	進士。以右副。沁水人。	以右都。	以右都。			以右都。

韓邦問。	才寬。	張鰓。	張子麟。	張泰。	戈瑄。	張紳。	李善。
進士。遼陽人。				進士。綿竹人。	進士。沃州人。		
王寅。	張綸。	張過。	俞琳。	劉永。	趙璜。	吳延舉。	黃瑞。
		進士。項城人。	進士。臨安人。	進士。內安人。	進士。安福人。		進士。鍾祥人。
王時中。	王世中。	劉玉。	雍泰。	朱恩。	俞諒。	歐陽旦。	趙鑑。
進士。貴溪人。	進士。安福人。	進士。萬安人。	進士。西咸寧人。		進士。相度人。	進士。安福人。	進士。晉光人。
陶琰。	王懋中。	劉玉。	許廷光。	李善。	文貴。	張陽。	丁鳳。
以右都。	進士。安福人。	以右副。	進士。以右副。河陰人。	宜大總督	以兵左侍郎。湘鄉人。進士。	以戶左侍郎。	以兵右侍郎。遂峰人。進士。

沈銳。	李善。	陶琰。	郭紳。	郭登。	藍章。	邊憲。	王綱。
進士。仁和人。南。	進士。隆州人。南。	南。	進士。宣舉人。南。	進士。涿州人。	進士。順慶人。南。	南。	進士。東莞人。南。
俞深。	崔文奎。	吳廷舉。					
進士。新昌人。南。	進士。新泰人。南。	南。					
顏頤壽。金獻民。	陳玉。	李鉞。	劉玉。	陸完。	李堂。	王哲。	張鳳。
	進士。沂州人。	進士。安福人。	進士。安福人。		進士。鄖人。	進士。吳縣人。南。	進士。宜舉人。
李鉞。	南陽總督	熊繡。	陳金。	劉洪。	林廷選。	周南。	楊旦。
以兵左侍郎。		以右都。	以右都。	進士。以右都。安陸人。	進士。以右都。長樂人。南。	進士。以右都。福寧人。南。	進士。以右都。遂安人。

劉憲。	戚鳳。	顏頤壽。	胡韶。	金獻民。	馮清。	楊茂元。	王寅。
進士。益陽人。南。	進士。曲阜人。		進士。鄖陽人。	進士。綠州人。			
周宏。	張志淳。	舉亨。	張悰。	馬中錫。	俞俊。	葉贄。	陳雍。
進士。德清人。南。		進士。東新城人。	南。	南。	南。	進士。山陽人。南。	進士。餘姚人。
張綸。梁。	韓福。	王瓊。	左右僉都御史	毛珵。	顧文燧。	趙獬。	任鎧。
		沂州人。		進士。吳縣人。南。	貶。	進士。內邱人。南。	進士。臨穎人。南。
彭澤。	鄧璋。	張泰。	陳震。	才寬。	三邊總督	孟鳳。	馮清。
都。以太子太保左	進士。以右都。涿州人。	以右都。	以兵左侍郎。	以工尚書左都。		以刑右侍郎。	以兵左侍郎。

							嘉靖中。
劉玉。	胡瓚。						
何天衢。	沈多賵。						
進士。道州人。	進士。阜城人。						
張時中。	王廷相。	左右副都御史	胡瓚。	范鏞。	張津。	林廷玉。	陳世良。
			進士。永年人。南。	進士。崇昌人。	進士。博興人。南。	進士。平涼人。	進士。臨海人。
胡錠。	俞諫。	漕運總督				張嵓。	蕭翀。
進士。長垣人。以右都。	進士。桐鄉人。以右都。					進士。蘆山人。以右都。	以右都。

宋景。	屠僑。	薛民。	周期雍。	潘旦。	楊志舉。	陳琦。	劉節。
			進士。衢州人。		進士。長沙人。	進士。鄱清人。	進士。大庾人。
鄭紳。	江曉。	潘鑑。	吳大田。	劉天和。	甘爲霖。	林庭棉。	徐璦。
進士。溧水人。	進士。仁和人。	進士。婺源人。	進士。莆田人。	進士。麻城人。			
梁尚德。	孫應奎。	傅烟。楊行中。	張欽。端廷赦。	周熙。	胡守中。	王以旂。張珩。	党以平。
進士。孟津人。	進士。河南人。			進士。安福人。	進士。寧陵人。		進士。鈞州人。
龐嵩。	魏有本。	何瑭。鄆。	歐陽重。	韓士英。胡松。	王暐。喻茂堅。	周用。	張景華。
進士。昌人。以兵右侍郎。	進士。餘姚人。進士。以右都。	俱以右副。	以右副。	俱以右副。	俱以右副。	以工尚書。	鄭城人。進士。以左副。

一							
朱廷輔。	寇天敍。	汪鋐。	聞淵。	劉麟。	許瑣。	梁材。	王啓。
進士。建寧人。		進士。婺源人。		進士。安仁人。			進士。黃岩人。
錢如京。	劉暖。	蘇民。	蔣瑤。	何瑭。	何詔。	潘希曾。	閔楷。
			進士。阿安人。		進士。山陰人。	進士。金華人。	
秦鉞。	王采。蔡經。	宋儀。樊繼祖。	王應鵬。	毛伯温。周用。	唐龍。汪鋐。	劉文莊。	王廷相。熊浹。
進士。慈溪人。			進士。鄞人。			進士。靖陰人。	
王采。周金。	馬卿。	劉節。	陳辟。	毛思義。	唐龍。	鄭岳。	李鉞。高友璣。
俱以右都。	進士。林縣人。以右副。	進士。大庾人。以右副。	進士。高安人。以右副。	進士。陽信人。以右副	進士。閩溪人。以左僉。	進士。上饒人。以右副。	俱以右副。

詹瀚。	張岳。	劉節。	韓邦奇。	喻茂堅。	葉相。	王溍。	吳山。
		進士。鄱陽人。		進士。奈昌人。	進士。江都人。	進士。建德人。	
王崇慶。	屠楷。	陸杰。	文明。	韓士英。	楊麒。	蔣瀁。	李欽。
	進士。亳桂人。	進士。平湖人。		進士。南充人。	進士。上饒人。	進士。金州人。	
吳嶽。	毛憶。王本固。	李憲卿。	鄧懋卿。趙炳然。	超大佑。	倪岳。	王學益。馮天馭。	商大節。
進士。汝上人。		進士。昌樂人。		進士。太平人。	進士。當塗人。		進士。鄱陽人。
毛憶。喻茂堅。	胡植。	章煥。	何遷。傅頤。	陳儒。	吳鵬。鄭曉。	連鏜。	駱顯。
俱以右副。	進士。南昌人。以右副。	進士。吳縣人。以右副。	俱以右副。	進士。交阯人。以右副。	俱以兵左侍郎。	進士。永平人。以右副。	以戶右侍郎。

劉節。	楊志舉。	陳琦。	潘旦。	周期雍。	薛民。	屠僑。	宋景。
進士。大庾人。	進士。長沙人。	進士。鄱清人。		進士。衢州人。			
徐璦。	甘爲霖。	林庭棉。	劉天和。	吳大田。	潘鑑。	江曉。	鄭紳。
			進士。麻城人。	進士。莆田人。	進士。婺源人。	進士。仁和人。	進士。溧水人。
党以平。	胡守中。	王以旂。張珩。	周熙。	張欽。端廷赦。	傅烟。楊行中。	孫應奎。	梁尚德。
進士。鈞州人。	進士。寧陵人。		進士。安福人。			進士。河南人。	進士。孟津人。
張景華。	王暐。喻茂堅。	周用。	韓士英。胡松。	歐陽重。	何瑭。鄆。	魏有本。	龐嵩。
進士。鄭城人。以左副。	俱以右副。	以工尚書。	俱以右副。	以右副。	俱以右副。	進士。餘姚人。以右都。	進士。昌人。以兵右侍郎。

馮天駿。	孫世祐。	鄭大同。	蔡雲程。	張嵇。	陳儒。	鄭曉。	王學益。
	晉城人。進士。	莆田人。進士。		南昌人。進士。	交阯人。進士。		安順人。進士。
黃光昇。	劉學易。	黃廷川。	張舜臣。	盧勳。	劉伯躍。	雷禮。	郭鋆。
晉江人。進士。	岩光人。進士。	莆田人。進士。	章邱人。進士。		南昌人。進士。		高平人。進士。
王宇。	柴樞。	張學寧。珩。	歐陽鐸。	趙載。	周王奠封。敏。	張衍慶。	潘珍。
吳縣人。進士。	鄞人。進士。			垣曲人。進士。		汲縣人。進士。	婺源人。進士。
葛綰。	張松。	楊博。	楊順。	江東。	許論。	蘇祐。	郭宗皐。
以右副。	洛陽人。進士。以左副。	以兵科都給事中。	德州衛人。進士。以兵左侍郎。	朝城人。進士。以兵右侍郎。	以兵左侍郎。	饒州人。進士。以兵左侍郎。	福山人。進士。以兵左侍郎。

吳鵬。	何鑒。	周延。	楊行中。	彭黯。	顧應祥。	蘇祐。	傅燄。
秀水人。進士。	山陰人。進士。		北通州人。進士。	安福人。進士。			
吳鵬。	陶尚德。	傅鳳翔。	鍥陽。	孫植。	謝蘭。	楊行中。	朱廷立。
	長子人。進士。	永天人。進士。	鄰縣人。進士。	合肥人。進士。	撫武人。進士。		
孫修。	蔣萬鎰。瑤。	周倫。李承勛。	胡錠。	陳鳳梧。	周季鳳。	伍文定。胡璉。	南左右副都御史
錦衛指揮使。			長垣人。進士。	泰和人。進士。	雷州人。進士。		
翟大同。	樊繼祖。	張瓊。	劉源清。	宣大總督	張瀚。	馬森。	王廷。
以兵左侍郎。	以兵右侍郎。	以兵左侍郎。	東平人。進士。以兵左侍郎。		以兵左侍郎。	以右副。	以戶右侍郎。

胡珽。珵。	王本固。	張瀚。	劉體乾。	饒邦彥。	陳寰。萱。	毛伯温。翔。	萬虞愷。
南。南。	福清人。進士。	仁和人。進士。	東安人。進士。	吳縣人。進士。			南昌人。進士。
張羽。	葉相。	楊果。	何瑭。	周倫。	韓邦奇。	王軏。	何孟春。
南。	江都人。進士。南。	巢縣人。進士。南。	南。	昌山人。進士。	儀真人。進士。南。	南。	南。
朱廷立。高大節。	楊行中。傅燄。	劉伯燝。梁儲。德。勛。	臧時中。	杜柟。	周用。胡守中。	王杲。蔡經。	韓邦奇。龔宗儒。
			長垣人。進士。	臨潁人。進士。			
張羽。	葉相。	楊果。	何瑭。	周倫。	韓邦奇。	王軏。	何孟春。
南。	江都人。進士。南。	巢縣人。進士。南。	南。	昌山人。進士。	儀真人。進士。南。	南。	南。

孫植。	鄢懋卿。	葉鏜。	傅頤。	趙大祐。	馬森。	潘恩。	楊大章。
平湖人。進士。	豐城人。進士。	上饒人。進士。	河陽人。進士。	太平人。進士。	懷安人。進士。	上虞人。進士。	餘姚人。進士。
何天衢。	徐絅。	張守直。	李遷。	李登雲。		呂光洵。	朱衡。
道州人。進士。南。	興國人。進士。	道化人。進士。	新建人。進士。	均州人。進士。			萬安人。進士。
胡東皐。	毛伯温。道。	熊浹。李如圭。	周倫。張潤。	左布政使都御史	傅鎮。	魏良貴。	趙汝濂。
陝西人。進士。					永昌人。進士。	新建人。進士。	雲南人。進士。
王忬。	楊博。許論。	何棟。	胡守中。孫燧。	劉源清。	王之誥。	趙炳然。	李文進。
太倉人。進士。以兵左侍郎。	俱以兵備查。	長安人。進士。以兵右侍郎。	以兵右侍郎。		以左都。	劍州人。進士。以兵備查。	巴縣人。進士。以兵右侍郎。

任惟賢。 進士。閩中人。 南。	王大川。 進士。僑寓人。 南。	郭持。 進士。高安人。 南。	文明。 進士。宜春人。 南。	衛道。 進士。攸縣人。 南。	胡連。 進士。沐陽人。 南。	周廣。 進士。太倉人。 南。	黃懌。 進士。黃岩人。 南。
林廷璣。	趙貞吉。	王嵩。 進士。章邱人。 南。	郭槃。 進士。高安人。 南。	楊大章。	孫世祐。	張一鑒	歐陽燮。 進士。泰和人。 南。
周禮。 進士。山陰人。	及宣。	何炯。	楊行中。	張琿。 晉州人。 進士。	張九筏。 商河人。 進士。	周倫。	南宮右參都御史
饒如京。 以兵左侍郎。	陶諧。 以兵右侍郎。會稽人。進士。	林富。 以兵右侍郎。莆田人。進士。	王汴仁。 以兵右侍郎。	姚鏌。 以太子太保左都。	盛應期。 以兵右侍郎。吳縣人。進士。	閻閭提督	崔聲。 孝義人。進士。以右都。

李承勛。 進士。嘉魚人。 南。	張璁。 進士。江寧人。 南。	周季鳳。 進士。宿州人。 南。	葉鏜。 高友璣。 南。南。	王廷。 萬國愷。 南。南。	張邦彥。 饒鏞。 南。南。	王汝梅。 張時徹。 南。南。	周用。 貢。 南。南。
龍銓。	嚴時泰。 進士。餘姚人。 南。	屠楷。	張鉞。 進士。安仁人。 南。	胡訓。 進士。南昌人。 南。	王廷幹。 進士。宜興人。 南。	范高。 進士。歐寧人。 南。	冼光。 進士。崖東人。 南。
趙鐩。 江山人。進士。	孫愼。 大寧都司人。 進士。	張雨。 進士。萬安人。	趙炳然。 王本固。	邢向備。 進士。昌邑人。	鄒德卿。 崔賢。	馮天馭。 趙大新。	王學益。 倪嵩。
陳其學。 登州人。進士。以右都。	程杞。 臨清人。進士。以兵右侍郎。	郭乾。 喻時。 俱以兵右侍郎。	魏誠吉。 柏鄉人。進士。以兵右侍郎。	王夢弼。 代州人。進士。以兵右侍郎。	賈應春。 以兵右侍郎。	王以旂。 江陵人。進士。以兵尚書。	仲鉞。 貴岩人。鴻士。以兵右侍郎。

顧遂。 進士。餘姚人。 南。	魏有本。 進士。餘姚人。 南。	虞守愚。 進士。義烏人。 南。	鄒漳。 進士。閩縣人。 南。	盧勳。 進士。錫山人。 南。	甘釣。 進士。貢人。 南。	張永明。 進士。烏程人。	何遷。 進士。鎮雲人。
李遂。	王學益。 進士。安福人。	盧勳。 進士。錫山人。	蔡克廉。 晉江人。進士。	高提。 新鄉人。進士。	蔡汝楠。 進士。德清人。 南。	徐陟。	任士潛。 進士。平原人。 南。
潘旦。 以兵左侍郎。	蔡經。 長官人。進士。以右都。	潘鑑。 以兵尚書。	張悅。 惠安人。進士。以兵左侍郎。	歐陽必進。 以兵左侍郎。	用延。 吉水人。進士。以兵右侍郎。	應檟。 以兵右侍郎。	諶愷。 無錫人。進士。以兵右侍郎。

徐陟。 進士。華亭人。	隆慶中。						
汪鋐。 進士。鄞人。 南。	徐綱。 吳縣人。 進士。	魏尚純。 釣州人。 進士。	諶大初。 始興人。 進士。	游居敬。 進士。南平人。	洪朝選。 鄭世威。	戴才。 吳伯朋。	
萬虔愷。	左布政使	李一渶。 仙居人。進士。 曹邦輔。	鄭世威。 何維柏。 南海人。進士。	陳炳。 王宗沐。 臨海人。進士。俱以右副。	方廉。 以左副。 趙孔昭。 以戶左侍郎。	浙江總督	
王本固。	洪朝選。 同安人。 進士。	盛汝誥。 桐城人。 進士。	譚綸。 宜黃人。進士。 以兵右侍郎。	吳桂芳。 新建人。進士。 以兵右侍郎。	張臬。 進賢人。 進士。以右都。	鄭綱。 晉田人。進士。 以兵右侍郎。	王鈁。 奉化人。進士。 以兵右侍郎。

							萬曆中。
							任士憑。
							進士。平原人。南。
							劉 憑。
							進士。萬安人。南。
							熊汝達。
							南。
							汪 鏜。
							南。
							曹三陽。
							進士。宜興人。南。
							裴傳策。
							進士。上海人。南。
							張 鹵。
							進士。儀封人。南。
							王正國。
							進士。宜陽人。南。
							陳 烓。
							進士。臨川人。
							陳一松。
							進士。海陽人。
							陳 烓。
							左右副都
							劉 憑。
							進士。洛陽人。
							劉 隨。
							以左都。
							陳 省。
							兩廣總督
							陳道基。
							進士。同安人。南。
							王崇古。
							三邊總督
							吳時來。
							進士。仙居人。南。
							劉應節。
							以兵右侍郎。

							李一元。
							進士。建德人。南。
							方 廉。
							進士。浙、新城人。南。
							唐機畯。
							進士。上海人。南。
							曹邦輔。
							錦 綸。
							以兵右侍郎。
							以兵左侍郎。
							游居敬。
							南。
							江 治。
							進士。建寶人。南。
							陳 省。
							進士。長樂人。南。
							蘇濬總督
							陳紹儒。
							南。
							熊汝達。
							南。
							李 棠。
							進士。上海人。南。
							葡大亨。
							進士。吉水人。以右副。
							李 棠。
							以兵右侍郎。
							吳 悅。
							進士。金谿人。南。
							鄒應龍。
							進士。長安人。南。
							陳 烓。
							進士。臨川人。
							鄭 洛。
							以兵右侍郎。
							畢 鏘。
							趙 錦。
							進士。餘姚人。
							何維柏。
							鄒世威。
							吳 兌。
							進士。山陰人。以右副。
							趙 錦。
							以兵右侍郎。
							曹 金。
							進士。祥符人。
							翁大立。
							左右僉都御史
							方逢時。
							進士。落魚人。以右副。
							左右副都
							陳 烓。
							進士。臨川人。
							陳 烓。
							左右副都
							朱大器。
							進士。南城人。
							祈學顏。
							進士。浦甯人。
							陳 瓊。
							劉斯潔。
							王崇石。
							以太子太保兵
							尚書。
							王國光。
							進士。陽城人。
							謝登之。
							進士。巴陵人。
							鄒應龍。
							魏學曾。
							宣大總督

							劉思問。
							王友賢。
							進士。山西垣鄉人。
							何 寬。
							王用汲。
							南。南。
							石茂華。
							南。
							鄧光先。
							以兵右侍郎。
							梅友松。
							進士。內江人。以右副。
							兩廣總督
							凌雲翼。
							以右都。
							劉光海。
							進士。鄖武人。以右都。
							劉 化。
							進士。臨川人。
							褚 鉄。
							進士。桐次人。
							王宗藏。
							進士。京山人。
							舒 化。
							進士。臨川人。
							褚 鉄。
							進士。桐次人。
							劉志伊。
							進士。蒸谿人。
							劉思問。
							胡 價。
							熊汝達。
							進士。建賢人。
							何起鳴。
							進士。內江人。
							趙 賢。
							王 篆。
							胡 價。
							進士。宜城人。
							左右僉都御史
							耿定向。
							劉一儁。
							進士。夷陵人。
							高文薦。
							進士。成都人。
							石應恬。
							進士。龍岩人。
							南。
							陳道基。
							進士。同安人。南。
							王崇古。
							三邊總督
							劉應節。
							以兵右侍郎。

							王 篆。
							進士。長樂人。
							詹仰庇。
							進士。安溪人。
							王好問。
							進士。樂亭人。
							周 詠。
							以兵右侍郎。
							陶承學。
							進士。會稽人。
							王崇沐。
							進士。臨朐人。
							王崇沐。
							進士。臨朐人。
							翁大立。
							進士。
							杜 拯。
							進士。
							鄧光先。
							王 篆。
							進士。
							楊 兆。
							屬臨人。進士。
							以兵右侍郎。
							嚴 清。
							進士。
							何 寬。
							進士。臨海人。
							石 星。
							進士。東明人。
							張佳允。
							以兵尚書。
							陳 瑞。
							進士。長樂人。
							楊 成。
							進士。無錫人。
							張 岳。
							陳 瓚。
							徐學謨。
							進士。紹定人。
							陸光祖。
							李 時亮。輔。
							張國彥。
							歷鄉人。
							進士。以右都。
							劉 一儁。
							進士。夷陵人。
							高文薦。
							進士。成都人。
							石應恬。
							進士。龍岩人。
							南。
							耿定向。
							王 篆。
							進士。仙居人。
							何起鳴。
							進士。內江人。
							趙 賢。
							王 篆。
							胡 價。
							進士。宜城人。
							劉志伊。
							進士。蒸谿人。
							胡 價。
							劉思問。
							王 篆。
							進士。仙居人。
							王友賢。
							進士。山西垣鄉人。
							何 寬。
							王用汲。
							南。南。
							石茂華。
							南。
							鄧光先。
							以兵右侍郎。
							王一鶚。
							進士。無錫人。
							以兵右侍郎。
							張佳允。
							以兵尚書。
							周 詠。
							進士。延津人。
							以兵右侍郎。
							吳 兌。
							進士。山陰人。
							以右都。
							梁夢龍。
							以右都。
							楊 兆。
							屬臨人。進士。
							以兵右侍郎。

							耿定向。 進士。 應城人。
						蕭	蕭
						萬安人。	進士。
						吳時來。	魏時亮。
							南昌人。
						陳	李
						理。	輔。
						進士。	進賢人。
						何	鄧
						源。	陛。
						江西豐昌人。	進士。 餘姚人。
						嚴	吳
						清。	文
						南。	華。
						王	進江人。
						世	進士。以右都。
						貞	
						南。	
						孫	李
						鏜。	戴。
						進士。 餘姚人。	進士。 延津人。
						宋	劉
						儀望。	陸光祖。
						進士。 永豐人。	南。
						南。	
						翁大立。	李
							戴。
						南。	進士。 延津人。
						陳道基。	劉
						劉志伊。	斯潔。
							南。
						南。 南。	南。 南。
						王宏誨。	王
						黃鳳翔。	之
							士。
						南。 南。	南。
						朱天球。	張
						進士。 漳浦人。	孟男。
						南。	進士。 申平人。
						李江。	姜寶。
						進士。 武定人。	南。
						南。	
						王世貞。	舒化。
						南。	朱天球。
						南。 南。	南。
						趙志皋。	趙用賢。
						南。 南。	南。 南。

明書卷三十六

表十一

先設後革諸官表

史官論曰。記曰。官先事。爲事立官則功集。因官有事則弊不可勝窮矣。設之易。始事民懌之。革之亦易。或悅之。或思之。則官之利害見。有因事而設。因事而革者。有悔而革者。有憤而革者。以他官攝而設焉。日驗而無事。素餐譏之。不可革而革。則君子憂其終也。因時廢食。烏乎可。作先設後革諸官表。

中書省	左右丞相	平章政事 左右丞參知政事
李善長。		前拜右相國。改左丞相。
汪廣洋。	左丞相	
胡惟庸。		誅。
御史臺	左右御史大夫	
湯和。	左	
封中山侯。解任。		
王本。	非官	
雜太子賓客。伏法。		
詹同。	學士承旨	學士
暨淵人。故漢學士承旨。		承弘文館旨

徐達。	前邦左相國。改右丞相。	汪廣洋。	拜右丞相。	陳寧。	初名窮。	參知政事。
汪廣洋。	轉右丞相。	李善長。	以韓國公理省事。	杜敬。	鄧州人。	左丞。
宋濂。	浦江人。	弘文館學士。		劉基。		

徐達。	戊戌年任。	鄧愈。	戊戌年任。	常遇春。	戊戌年任。	張德勝。
湯和。	丙申年任。	傅友德。	辛丑年任。	馮勝。	癸卯年任。	戊戌年任。

湯和。	改御史大夫。	湯和。	轉左。	安然。	故元參政。未分何時令。	唯稼。	薦舉致仕。
廖永忠。	巢縣人。	鄧愈。		王大中。	鈐州人。故元編修。未分時調知府。		薦舉致仕。
胡美。	河陽人。御史中丞。	陳寧。		何顯周。	內黃人。舉孝廉。未分時令致仕。		
李伯升。	泰州人。食祿不署事。	丁玉。					
李思齊。	羅山人。食祿不署事。	安然。	詳符人。御附。改左丞。免。	楊綽院。	開都督府。後革。		
左右丞		御史中丞		同知院事			
湯和。		廖永安。	巢縣人。戊戌年任。				

平章政事		李善長。	以韓國公理省事。	杜敬。	壽州人。	左丞。	
胡惟庸。	拜左丞。陞右丞相。進左丞相。伏法不證。	丁玉。	轉大都督。	夏官。			
汪廣洋。	拜右丞相。進右丞相。	陳寧。	初名窮。避諱。	吳敬。	錫山人。明經善書。引疾。	弘文館學士	
徐達。	前邦左相國。改右丞相。	汪廣洋。	轉右丞相。	李祐。	安邑人。梨春侯。太子賓客。	宋濂。	浦江人

俞通海。	巢縣人。拜平章政事。	常遇春。	拜平章政事。進平章軍國重事。	趙民望。	藏城人。儒士雖贅客。免。	危素。	金谿人。故元學士承旨。適和州。
吳源。	當塗人。明經善儒。以老辭。	胡鉉。	青水人。歸附。致仕。				

王溥。	安仁人。授右僕射。副院事。食祿不署事。	章溢。	龍泉人。贈開國公。丁憂。	徐達。	戊戌年任。		
方國珍。	右丞。食祿不署事。	陳寧。		鄧愈。	戊戌年任。		
吳宏。	餘干人。平左。湖廣招撫使。	商嵩。	故元平章。贈開國公。	俞通海。	庚子年任。		
趙庸。	合肥人。拜右丞。	涂節。	坐法。	廖永忠。	辛丑年任。		
楊憲。	上元人。任左丞。	秦中。	免。	馮國勝。	癸卯年任。	胡惟庸。	及同僉
殷弼。	滕州人。貢士。左丞。致仕歸。			湯和。	丙申年任。	僉樞密院事。	

參知政事		李善長。	以韓國公理省事。	杜敬。	壽州人。	左丞。	
胡惟庸。	拜左丞。陞右丞相。進左丞相。伏法不證。	丁玉。	轉大都督。	夏官。			
汪廣洋。	拜右丞相。進右丞相。	陳寧。		吳敬。	錫山人。明經善書。引疾。	弘文館學士	
徐達。	前邦左相國。改右丞相。	汪廣洋。	轉右丞相。	李祐。	安邑人。梨春侯。太子賓客。	宋濂。	浦江人

張德勝。	巢縣人。戊戌年任。	俞通海。	戊戌年任。	常遇春。	戊戌年任。	張德勝。	戊戌年任。
廖永安。	巢縣人。戊戌年任。	胡大海。	戊戌年任。	鄧愈。	戊戌年任。	徐達。	丁酉年任。

							睢稼 舉文學、改弘文館、
						胡惟庸、	
					丁玉、 陞御史大夫、		
				陳宥、 茶陵人、府掾、			
			馮堅、 孟縣人、舉士、改刑部檢事、				
		參議左右					
	李善長、						
毛國器、							

明書卷三十七

表十二

制科取士年表

史官論曰、上古用人、制科未設、德行才藝、各有取焉、周之貢興、登賢內慈、士直風薄、及兩漢專辟召之舉、魏晉採中正之棳、必定品藉於月旦、試職業於掾曹、始得名升殿閣、職階要津、雖於德行未備、而才藝則不深悉譏也、至隋始立科目、紹紳發軔、由之以升、厥後一主辭章、遂使雕琢之末、先於淵雅、唐宋以來、設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則經義、進士則詩賦、二科並舉、而進士得人爲盛、蓋以明經雖近正、而生資模擬、伏首帖括、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浮躁、然必猶史涉經、蒐古百氏、而始成、學究多迂闊、而進士多俶儻非常之士、非謂詩賦偏得人、實淹博之爲益良宏也、至宋王安石勦詩賦、崇經學、可謂滌除背陋、而士專一經、佐佐若素、古今治亂之迹、經世大業、付之度外、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後安石自言、初意欲學究爲進士、不意學究業深悔之、元雖有制科而其途雜進、明興、罷倚declare武、盛氣鯊飛、天下懷德抱道之士、成猶張羽、貶居風靈、用是挾隱偉駿、奏績廊廟、徵辟既能、遂設制科、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論表詔誥、以觀其博通之學、終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又臨軒親試之、於取士亦稱精且審矣、雖間興保舉並行、而名額不一二見、其建練伐致忠鯁者、匪異人任也、行之三百年不變、進士日以重、不則多見抑、異途不輕營娶、間或備一人焉、則駢而譁、其人亦赧焉不敢與進士伍、輒舉身退、然其後不能無弊、翻搜摩擦、成出於難窺鑒譽之人、且主司競尚新奇、士子剽襲綴、穿鑿支離、以希迭獲、窮年屬力、汨汨江河、於古人德行道藝之旨、不啻徑庭矣、是亦深可慨也、夫然非此法、則滿無紀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勢運使然、無足怪者、昔人有言、入是科者雖榛鬱必育、出是科者卽周孔亦爽、蓋亦激而言之耳、觀明朝開國以後、忠鯁智謀之士、蓋側科中人、亦安可厚非也哉、是篇列洪武以來、開科年歲主者名氏及名數、與會試廷試之高等者、而側則備於選舉志云、

考試官	會試第一試及名數	廷試第一試及名數	廷試第二三試
洪武四年 陶凱、禮部尚書、	金友仁、 一百二十人、	吳伯宗、 江西金溪人、一百二十人、	郭翀、 山西猗氏人、浙江麗水人、
辛亥科、潘庭堅、元侍讀學士、			
十八年乙丑科、朱善、侍講、茹鋐、典籍、	黃子澄、 四百七十二人、	丁顯、 福建建陽人、四百七十二人、	練子寧、 浙江新昌人、花綸、浙江人、
二十一年戊辰科、	施顯、 直隸人、九十五人、	任亨泰、 湖廣蘄陽人、九十七人、	卓敬、 浙江人、盧原質、
二十四年辛未科、	許觀、 本姓黃、貴池人、三十一人、	許觀、 三十一人、	張顯宗、 福建寧化人、吳言信、
二十七年甲戌科、	彭德、 陝西臨洮人、一百人、	張信、 浙江定海人、九十九人、	袁泰、 袁清、 武德縣、
三十年丁丑科、	朱珍、 江西泰和人、五十二人、	陳郛、 福建閩縣人、五十一人、	尹昌隆、 江西吉水人、劉謂、浙江會稽人、
建文二年庚辰科、	吳溥、 江西鄱陽人、一百一十人、	胡廣、 更名靖、後復吉水人、一百一十人、	王良、 江西吉水人、李貫、江西廬陵人、
夏榜、 張信等十二人分閱、	韓克忠、 山東武城人、六十一人、	韓克忠、	王恕、 焦勝、
三十年丁丑科、	朱珍、 江西泰和人、五十二人、	陳郛、 福建閩縣人、五十一人、	尹昌隆、 江西吉水人、劉謂、浙江會稽人、
二十四年辛未科、	許觀、 本姓黃、貴池人、三十一人、	張顯宗、 福建寧化人、吳言信、	
二十七年甲戌科、	彭德、 陝西臨洮人、一百人、	張信、 浙江定海人、九十九人、	袁泰、 袁清、 武德縣、
二十一年戊辰科、	施顯、 直隸人、九十五人、	任亨泰、 湖廣蘄陽人、九十七人、	卓敬、 浙江人、盧原質、

永樂二年甲申科。

解縉。侍經學士。
黃淮。侍講。

四年丙戌科。

王達。侍讀學士。洗馬。
楊溥。侍講。

七年己丑科。

鄒緝。侍講。左司直郎。
徐善述。

十年壬辰科。

楊士奇。左春坊大學士。侍講。
金幼孜。

十三年乙未科。

梁潛。修撰兼贊善。同。
王洪。

十六年戊戌科。

曾棨。侍讀學士。侍講。
王英。

十九年辛丑科。

楊士奇。大學士。侍講。
周述。

二十二年甲辰科。

曾棨。侍讀學士。侍講。
余鼎。

宣德二年丁未科。

楊溥。學士。左春坊大學士。
曾棨。

五年庚戌科。

王英。行在侍講學士。侍讀。
錢習禮。

八年癸丑科。

黃淮。致仕大學士以謝恩至。原官。
王直。

正統元年丙辰科。

王直。翰林院侍講學士。
陳循。

四年己未科。

王直。翰林院左侍郎。學士。
商輅。

七年壬戌科。

王英。戶部左侍郎。侍讀學士。
曹鼐。

十年乙丑科。

錢習禮。侍讀學士。
馬愉。

十三年戊辰科。

高穀。工部右侍郎。侍讀。
杜寧。

景泰二年辛未科。

江淵。戶部右侍郎。修撰。
林文。

五年甲戌科。

商輅。左春坊大學士。洗馬。
李賢。

天順元年丁丑科。

薛瑄。學士。通政參議兼侍講。
呂原。

四年庚辰科。

呂原。學士。侍讀。
何瑭。

八年甲申科。

彭時。太常少卿兼學士。侍讀學士。
錢溥。

成化二年丙戌科。

劉定之。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
萬安。

成化五年己丑科。

劉珝。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劉吉。

八年壬辰科。

萬安。禮部左侍郎。洗馬。
江朝宗。

解縉。侍經學士。侍講。
黃淮。

王達。侍讀學士。洗馬。
楊溥。

鄒緝。侍講。左司直郎。
徐善述。

楊士奇。左春坊大學士。侍講。
金幼孜。

梁潛。修撰兼贊善。同。
王洪。

曾棨。侍讀學士。侍講。
王英。

楊士奇。大學士。侍講。
周述。

曾棨。侍讀學士。侍講。
余鼎。

楊溥。學士。左春坊大學士。
曾棨。

王英。行在侍講學士。侍讀。
錢習禮。

黃淮。致仕大學士以謝恩至。原官。
王直。

王直。翰林院侍講學士。
陳循。

王直。翰林院左侍郎。學士。
商輅。

王英。戶部左侍郎。侍讀學士。
曹鼐。

錢習禮。侍讀學士。侍講。
馬愉。

高穀。工部右侍郎。侍讀。
杜寧。

江淵。戶部右侍郎。修撰。
林文。

商輅。左春坊大學士。洗馬。
李賢。

薛瑄。學士。通政參議兼侍講。
呂原。

呂原。學士。侍讀。
何瑭。

彭時。太常少卿兼學士。侍讀學士。
錢溥。

劉定之。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
萬安。

劉珝。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劉吉。

萬安。禮部左侍郎。洗馬。
江朝宗。

十一年乙未科。徐溥。少傅。邱濬。侍讀學士。王鏊。鄖陵第一。三百人。

十四年戊戌科。劉吉。禮部尚書。彭華。學士。劉健。左庶子。

十七年辛丑科。徐溥。太常寺卿兼學士。王獻。少詹事學士。趙寬。直隸吳江人。三百人。

二十年甲辰科。彭華。學士。劉健。左庶子。儲巏。三百人。

二十三年丁未科。尹直。兵部尚書兼學士。吳寬。殿撰。程敏。江西樂平人。二百五十人。

弘治三年庚戌科。徐溥。大學士。汪諧。少詹事。錢福。直隸華亭人。三百人。

六年癸丑科。李東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少詹事。陸簡。汪俊。江西弋陽人。三百人。

九年丙辰科。謝遷。詹事。王鏊。侍讀學士。陳淵。順天宛平人。三百人。

十二年己未科。李東陽。大學士。程敏政。翰部右侍郎。倫文敘。廣東南海人。三百人。

十五年壬戌科。吳寬。吏部尚書兼學士。劉機。侍讀學士。魯鐸。三百人。

十八年乙丑科。張元楨。太常寺卿兼學士。楊廷和。左春坊大學士。崔銑。浙江會稽人。三百人。

正德三年戊辰科。王鏊。大學士。梁儲。吏部尚書兼學士。鄒鉞。浙江仁和人。三百五十人。

十四年戊戌科。劉吉。禮部尚書。彭華。學士。梁儲。三百五十人。

十七年辛丑科。徐溥。太常寺卿兼學士。王獻。少詹事學士。趙寬。直隸吳江人。三百人。

二十年甲辰科。彭華。學士。劉健。左庶子。儲巏。三百人。

二十三年丁未科。尹直。兵部尚書兼學士。吳寬。殿撰。程敏。江西樂平人。二百五十人。

弘治三年庚戌科。徐溥。大學士。汪諧。少詹事。錢福。直隸華亭人。三百人。

六年癸丑科。李東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少詹事。陸簡。汪俊。江西弋陽人。三百人。

九年丙辰科。謝遷。詹事。王鏊。侍讀學士。陳淵。順天宛平人。三百人。

十二年己未科。李東陽。大學士。程敏政。翰部右侍郎。倫文敘。廣東南海人。三百人。

十五年壬戌科。吳寬。吏部尚書兼學士。劉機。侍讀學士。魯鐸。三百人。

十八年乙丑科。張元楨。太常寺卿兼學士。楊廷和。左春坊大學士。崔銑。浙江會稽人。三百人。

正德三年戊辰科。王鏊。大學士。梁儲。吏部尚書兼學士。鄒鉞。浙江仁和人。三百五十人。

十一年乙未科。徐溥。少傅。邱濬。侍讀學士。王鏊。鄖陵第一。三百人。

十四年戊戌科。劉吉。禮部尚書。彭華。學士。梁儲。三百五十人。

十七年辛丑科。徐溥。太常寺卿兼學士。王獻。少詹事學士。趙寬。直隸吳江人。三百人。

二十年甲辰科。彭華。學士。劉健。左庶子。儲巏。三百人。

二十三年丁未科。尹直。兵部尚書兼學士。吳寬。殿撰。程敏。江西樂平人。二百五十人。

弘治三年庚戌科。徐溥。大學士。汪諧。少詹事。錢福。直隸華亭人。三百人。

六年癸丑科。李東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少詹事。陸簡。汪俊。江西弋陽人。三百人。

九年丙辰科。謝遷。詹事。王鏊。侍讀學士。陳淵。順天宛平人。三百人。

十二年己未科。李東陽。大學士。程敏政。翰部右侍郎。倫文敘。廣東南海人。三百人。

十五年壬戌科。吳寬。吏部尚書兼學士。劉機。侍讀學士。魯鐸。三百人。

十八年乙丑科。張元楨。太常寺卿兼學士。楊廷和。左春坊大學士。崔銑。浙江會稽人。三百人。

正德三年戊辰科。王鏊。大學士。梁儲。吏部尚書兼學士。鄒鉞。浙江仁和人。三百五十人。

五年丙戌科。賈詠。大學士。董玘。翰林學士。趙時泰。陝西平涼人。三百人。

嘉靖二年癸未科。蔣冕。大學士。石珤。前衛。姚鏌。浙江慈谿人。四百一十人。

十五年庚辰科。石珤。翰部左侍郎。李延相。侍講學士。楊維聰。順天固安人。三百三十人。

十二年丁丑科。靳貴。大學士。顧清。少詹事兼學士。倫以訓。山東樂安人。三百五十人。

九年甲戌科。梁儲。大學士。毛澄。學士。唐皋。直隸滁州人。三百九十六人。

六年辛未科。劉忠。大學士。靳貴。吏部侍郎。鄒守愚。江西安福人。三百五十人。

八年己丑科。張孚敬。大學士。翟鑾。翰林學士。唐順之。直隸常州人。三百二十人。

十一年壬辰科。張潮。翰林學士。郭維藩。侍讀學士。林大欽。廣東海陽人。三百二十人。

十四年乙未科。張璧。侍讀學士。蔡昂。侍講學士。韓應龍。浙江餘姚人。三百一十五人。

十七年戊戌科。顧鼎臣。尚書學士。張邦奇。吏部左侍郎。羅洪先。江西吉水人。三百一十三人。

二十年辛丑科。温仁和。翰部尚書學士。張衮。侍講學士。沈坤。直隸崑山人。三百九十八人。

二十三年甲辰科。張潮。翰部尚書。江汝璧。左庶子。秦鳴雷。浙江臨海人。三百一十二人。

五年丙戌科。賈詠。大學士。董玘。翰林學士。趙時泰。陝西平涼人。三百人。

嘉靖二年癸未科。蔣冕。大學士。石珤。前衛。姚鏌。浙江慈谿人。四百一十人。

十五年庚辰科。石珤。翰部左侍郎。李延相。侍講學士。楊維聰。順天固安人。三百三十人。

十二年丁丑科。靳貴。大學士。少詹事兼學士。顧清。直隸吳江人。三百五十人。

九年甲戌科。梁儲。大學士。毛澄。學士。唐皋。直隸滁州人。三百九十六人。

六年辛未科。劉忠。大學士。靳貴。吏部侍郎。鄒守愚。江西安福人。三百五十人。

八年己丑科。張孚敬。大學士。翟鑾。翰林學士。唐順之。直隸常州人。三百二十人。

十一年壬辰科。張潮。翰林學士。郭維藩。侍讀學士。林大欽。廣東海陽人。三百二十人。

十四年乙未科。張璧。侍讀學士。蔡昂。侍講學士。韓應龍。浙江餘姚人。三百一十五人。

十七年戊戌科。顧鼎臣。尚書學士。張邦奇。吏部左侍郎。羅洪先。江西吉水人。三百一十三人。

二十年辛丑科。温仁和。翰部尚書學士。張衮。侍講學士。沈坤。直隸崑山人。三百九十八人。

二十三年甲辰科。張潮。翰部尚書。江汝璧。左庶子。秦鳴雷。浙江臨海人。三百一十二人。

二十六年	孫承恩。	直隸左侍郎學士。
丁未科。	張治。	同。
胡正蒙。	浙江錢塘人。	三百人。
二十九年	張治。	大學士。
庚戌科。	歐陽德。	學士。
傅夏器。	福建浦城人。	三百二十人。
三十二年	徐階。	大學士。
癸丑科。	殷士儋。	侍講學士。
曹大章。	直隸金壇人。	四百人。
三十五年	李本。	大學士。
丙辰科。	尹臺。	少詹事。
金達。	江西淳安人。	三百人。
四十一年	袁煒。	大學士。
壬戌科。	董份。	吏部左侍郎。
王錫爵。	直隸太倉人。	三百人。
三十八年	李璣。	吏部左侍郎。
己未科。	殷訥。	太常少卿學士。
蔡茂春。	三百人。	
四十四年	高拱。	吏部左侍郎學士。
乙丑科。	胡正蒙。	侍訓學士。
陳棟。	江西南昌人。	四百人。
隆慶二年	李春芳。	大學士。
戊辰科。	殷士儋。	禮部尚書學士。
田一儁。	福建大田人。	四百人。
五年辛未	張居正。	大學士。
科。	呂調陽。	詹事侍郎學士。
鄧以讚。	江西新建人。	四百人。
萬歷二年	呂調陽。	大學士。
甲戌科。	王希烈。	吏部侍郎學士。
孫　熾。	錦衣衛人。	三百人。
五年丁丑	張四維。	大學士。
科。	申時行。	少詹事。
馮夢禎。	浙江秀水人。	四百人。
八年庚辰	申時行。	大學士。
科。	余有丁。	禮部左侍郎兼
崔良有。	湖廣人。	三百人。

十一年癸	余有丁。	大學士。
未科。	許　國。	詹事侍郎。
李廷機。	福建晉江人。	三百五十人。
十四年丙	王錫爵。	大學士。
戌科。	周子義。	吏部侍郎掌事。
袁宗道。	湖廣公安人。	三百五十人。
十七年己	許　國。	大學士。
丑科。	王宏誨。	吏部左侍郎。
陶望齡。	浙江會稽人。	三百二十人。
二十年壬	陳于陛。	詹事。
辰科。	盛　訥。	侍讀學士。
吳　默。	直隸吳江人。	三百人。
二十三年	張　位。	大學士。
乙未科。	劉元霆。	吏部左侍郎。
湯賓尹。	直隸寶坻人。	三百人。
二十六年	劉　楚。	禮部左侍郎。
戊戌科。	余繼登。	禮部右侍郎。
顧起元。	應天江寧人。	三百人。
二十九年	馮　琦。	吏部右侍郎。
辛丑科。	曾朝節。	禮部右侍郎。
許　獬。	浙江烏程人。	三百九十七人。
三十二年	朱　賡。	大學士。
甲辰科。	唐文獻。	禮部侍郎學士。
楊守勤。	浙江慈谿人。	三百人。
三十五年	楊滄寶。	禮部侍郎掌院學士。
丁未科。	黃汝良。	吏部侍郎少詹事。
施鳳來。	浙江平湖人。	三百人。
三十八年	道霈堉。	吏部右侍郎。
庚戌科。	王　圖。	同。
韓　敬。	浙江歸安人。	
四十一年	葉向高。	大學士。
癸丑科。	方從哲。	吏部左侍郎。
周延儒。	直隸宜興人。	三百五十人。
四十四年	吳道南。	大學士。
丙辰科。	劉楚先。	禮部尚書兼掌
錢士升。	吳江人。目不識丁。以廕鴻臚代中。	三百五十人。

十四年丙	王錫爵。	大學士。
戌科。	周子義。	吏部侍郎掌事。
唐文獻。	直隸華亭人。	三百五十人。
十七年己	許　國。	大學士。
丑科。	王宏誨。	吏部左侍郎。
焦　竑。	南京錦衣日照人。	
二十年壬	陳于陛。	詹事。
辰科。	盛　訥。	侍讀學士。
吳　默。	直隸吳江人。	三百人。
二十三年	張　位。	大學士。
乙未科。	劉元霆。	吏部左侍郎。
湯賓尹。	直隸寶坻人。	三百人。
二十六年	劉　楚。	禮部左侍郎。
戊戌科。	余繼登。	禮部右侍郎。
顧起元。	應天江寧人。	三百人。
二十九年	馮　琦。	吏部右侍郎。
辛丑科。	曾朝節。	吏部右侍郎。
許　獬。	福建同安人。	三百人。
三十二年	朱　賡。	大學士。
甲辰科。	唐文獻。	禮部侍郎學士。
楊守勤。	浙江慈谿人。	三百人。
三十五年	楊滄寶。	禮部侍郎掌院學士。
丁未科。	黃汝良。	吏部侍郎少詹事。
施鳳來。	浙江平湖人。	三百人。
三十八年	道霈堉。	吏部右侍郎。
庚戌科。	王　圖。	同。
韓　敬。	浙江歸安人。	
四十一年	葉向高。	大學士。
癸丑科。	方從哲。	吏部左侍郎。
周延儒。	直隸宜興人。	三百五十人。
四十四年	吳道南。	大學士。
丙辰科。	劉楚先。	禮部尚書兼掌
錢士升。	浙江浙興人。	三百四十八人。

四十七年己未科	史繼偕	吏部右侍郎
	韓爌	禮部右侍郎掌部事
	韋際昌	福建永昌人
	莊際昌	
	孔貞運	直隸句容人
	陳子壯	廣東 人
天啓二年壬戌科	何宗彥	大學士
	朱國祚	同 大學士
	劉必達	湖廣武陵人四百人
	文震孟	直隸長洲人
	傅冠	江西進賢人
	陳仁錫	直隸長洲人
五年乙丑科	顧秉謙	大學士
	魏廣微	同 大學士
	華琪芳	直隸無錫人三百五十人
	余煃	浙江會稽人
	華琪芳	直隸金壇人
	吳孔嘉	直隸無錫人
崇禎元年戊辰科	施鳳來	大學士
	張瑞圖	同 大學士
	曹勳	浙江嘉善人
	劉若宰	直隸懷寧人
	何瑞徵	直隸武進人
	管紹甯	直隸武進人
四年辛未科	周延儒	大學士
	何如寵	同 大學士
	吳偉業	直隸太倉人
	陳于泰	直隸宜興人
	吳偉業	直隸山陽人
	夏曰瑚	直隸山陽人
七年甲戌科	溫體仁	大學士
	吳宗達	同 大學士
	李清	直隸金壇人
	劉理順	河南杞縣人
	吳國華	直隸宜興人
	楊昌祚	直隸宜城人

十年丁丑科	張至發	大學士
	孔貞運	同 大學士
	吳貞啓	直隸宜興人
	劉同升	江西吉水人
	陳之遴	浙江海寧人
	趙士春	直隸長洲人
十三年庚辰科	薛國光	大學士
	蔡國用	同 大學士
	楊瑮芳	直隸句容人
	魏藻德	直隸通州人
	葛世振	浙江石門縣人
	高爾儼	直隸靜海人
十六年癸未科	陳演	大學士
	魏藻德	參與大學士
	陳名夏	應天溧陽人四百人
	楊廷鑑	直隸武進人
	宋之繩	應天溧陽人
	陳名夏	

明書卷三十八

志一

司天志

史官論曰。萬古此天。垣儀昭辨。襲而之則復。增而之則煩。略而之則陋。昔史遷纂世職。承傳作史記。述天官甚具。中經外緯。爛於璣璇。其頗放逸未悉者。則有漢滯衛鑒。唐李淳風爲晉隋志。僧一行復矩緝。及諸史輒著天文家。獨道子顯爲齊書。天文止紀災祥。衰云天文事祕。不敢私載。說者謂其淺陋可笑。竹垞有其文益下之識。夫若是奚位於上。表儀象爲貞觀。垂示孔昭。吉凶效焉。爲承天者示勸懲。何有於祥。余以爲子顯見斯是言則非。夫列昭不移。周旋如故。豈必斤斤剗垣野。辨次舍審災祥之著。作變應之微耶。昔五星聚於東井。漢以興。秦以亡。距有定乎。詩曰。皇矣上帝。臨觀有赫。蒼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彼言天道遠者。是矯誣耳。古一言而蔽惑退者爲何歟。所以子顯天文事祕之見譏於後人也。史遷之言曰。日月星辰。繫於天。聖人因而成之。天文之書。所以紀天運之替隆。係之天人相與之際。莫顯乎徵。不可謂教變爲祥。巫學爲災。故即傷錄所載。除日食列之本紀。其餘各以類編。及言論之關於天者。詳審於篇。聊以著明世之天。俾後世本天修道之君子。得以考鋭。庶幾不敢爲褻爲蔑爲陋。

吳元年太祖在滁陽謂李善長曰汝有三傑佐平天下今徐達可方韓信公可張良繭何乎對曰良智計絕人臣何敢望良若轉給兵食或可勉效何耳上因謂今世之士孰可擬良者對曰臣聞浙東宋濂能知象緯上曰以吾所聞濂不如青田劉基上定指背孫炎以上命聘基暨金陵時占乾象佐行軍輒效以爲太史院太史令洪武元年改院爲司天監又設回回司天監是年聘元太史院使張佖等司占候推步二年徵元回回歷官鄭阿里等至京議歷法占天象三年定爲欽天監掌察天文定歷數凡日月星辰風雨氣色之變率其屬而占候焉語在百官志十年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等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皆右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躰自起兵以來興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穹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歷家亦常論之蔡氏則所謂爲左旋此儒家之說爾等不折而論之豈格物致知之學十七年七月制觀星盤十月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詔賜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二十七年召國子博士錢宰等修曆俾上曰若能知天象乎皆對不知上曰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璧奎璧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春暮始消文運興矣仁宗卽位作觀象臺於禁中上時時登覽元年正月賜大臣天元玉歷賦太祖精於天文每於禁中訓指子孫故太宗仁宗諳天象凡遣將行師諸王出塞過有毀氣孚敎誡論仁宗嘗見星變對大臣泣下未幾崩正統四年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十一年令簡儀九道並表晷並準南京作晷影堂以便窺測調品成化十年冬鄱陽童軒知天文以太常少卿寧欽天監事十一年訪世業曆人并諳能通歷象、遁甲、卜筮者餘多闕縣法則詳之縣法志

天

洪武元年八月初六日京師天鼓鳴　五年八月徐溝縣天空有聲如雷　六年正月中天有火化白氣聲如雷　十一年瑞昌縣天忽大聲如鐘　十二年十一月黑氣亘天天晦

宣德元年京師東南天鳴聲如萬鼓

成化二十三年五月天忽昏黑聲如雷時有黑氣墜地掘之得黑石二一如碗一如拳

弘治元年二月陝西天開見人馬及異物百萬自下而上　八年十二月靖虜衞天鼓鳴　十年三月陝西天鳴　正德元年天屢鳴

嘉靖十一年五月鄭城縣天鼓如雷　十二年九月甘肅天鼓鳴　二十年狄強縣天鼓鳴阻石者四三十五年八月涿州天鼓鳴　四十四年十二月天鼓鳴　三年五月絳州隆慶元年十二月西寧衞天鼓鳴　二年三月懷慶天鼓鳴　四年二月西北天裂自亥至寅乃合　十二月京師天鼓鳴　五年六月萬全都司天鼓鳴如雷隱大如斗　十月鞏昌天鼓鳴者再

萬歷十六年廿五年二月陝西火星飛落天鼓鳴者再　十九年二月陝西白氣橫月過　二十年陝西天鼓鳴黃氣蔽天壁晦忽變爲紅色　館陶縣天鼓鳴　二十三年甘肅天忽生火如屋大隨天鼓鳴如旋雷聲同千里　二十五年直府天鼓鳴　二十八年懷慶府天鼓鳴　三十三年泰州天鳴累日聲如怒濤鎮江同時鳴　四十五年正月宣府天鳴　九月山東天鳴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四日赤氣障天

天啓三年十二月山西天鳴

崇禎中每歲天鼓腰鳴　三年三月徽衛天壁晦半日乃霽

日月

洪武元年七月白虹貫日者再　三年十二月壬午日中有黑子　八年四月甲寅日上有青氣　九年閏九月日月相刑　十年二月白虹貫日　十二年四月庚申日変色　十六年正月戊午白虹貫日　十九年三月丙寅白虹貫日　二十二年十二月白虹貫日　三十年二月白虹貫日

永樂元年正月月當食不食　六年四月乙巳夜月犯鬼宿上星　乙卯月犯十二國之秦星　九月月犯太微西垣上將星　十月月犯五諸侯二星　戊午月犯太微垣右執法　十二月壬子月犯木星

九年四月庚子夜月犯本星　十年三月甲午月犯軒轅大星　十月乙亚夜月掩昴宿

洪熙元年正月日生左右珥色赤黃白虹貫之　二月辛酉夜月犯天江

正統元年九月白虹貫日

天順三年十月日色數重累月不息

成化元年十一月月犯太微垣上將星　二年正月日暈左右珥皆赤黃　四年八月甲午月犯房宿五年正月乙亚月犯五諸侯星　己巳月入鬼宿　戊寅月犯心宿　二月月犯木星　閏二月月犯積薪　甲子月犯軒轅御女　六年三月癸未月犯金星　七月戊戌月犯昴宿　八月月犯天嶽　七年二月丁卯月犯羅堰　十一年二月癸卯月犯牛宿　五月乙卯月犯明堂　六月乙酉日生左右珥重暈　十三年閏二月月犯邊豐

嘉靖三十一年冬日有赤氣者久之　三十四年十一月日旁常有黑塊往來五月乃止　十二月晦日光忽暗衝黑紫色日影如盤數十相摩飛盪而散

隆慶元年六月乙亥月犯畢宿　三年正月望月食　四年七月望月食

萬歷十九年二月陝西白氣橫月穿閣上瓦獸吐黑氣罩月　二十年五月十六日月食　四十四年海州白虹貫日復如日並出　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京師日生兩珥及黑氣二道夾之

天啓元年二月三日日暈兩旁如月須臾如連環其大覺天　二年十二月京師日上有物比日大而無光伏歷旬逾者久之　七月三日山東日生四珥旁有赤蜺須臾如人字

崇禎十二年忽日旁立一人急奏上出視嘆曰彼何人斯　十四年又見兩月並出移時乃滅

星

洪武元年正月庚寅、彗星見昴畢。三月、彗星出昴、壬申、太白晝見。六年四月、彗星三入紫微垣。七年十二月、太陰生軒轅。九年三月壬申、太白晝見。六月戊子、客星見。七月乃沒。七月、有星孛於北斗、火星犯上將。九月、金星又犯。閏九月五星紊度。十二年九月、客星墜天井。十月、有星孛於天十五年九月、熒惑犯南斗。十六年四月、太白經天。十八年二月己巳、五星並見。九月戊寅、太白經天。十九年四月、熒惑留南斗。七月、三辰晝見。二十年二月、五星皆見。五月、三辰晝見。六月、太白經天。二十一年十二月丁卯、三辰晝見。二十三年正月、熒惑入南斗。二十四年四月、彗星三入紫微垣。二十六年四月、太白經天。三十年五月庚申、有星孛於天中、大如鉢子、尾有光入紫微垣、至游氣沒。十月、熒惑犯南斗。三十一年九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建文元年十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熒惑守心。永樂元年正月、木星犯建星。四月、太白出昴北。八年正月辛卯、有星如盞、尾有光、或許或白或赤、出文昌西北行至近濁。甲午夜、復出天廚至斗中。二月丁未、復出右攝提至近濁。壬子、復出女牀至太白經天。八月、大角太火中星動搖、天漩天璣天樞星晦。二年、火星入太微垣右執法旁游氣。三月、復出太微東垣外、南行入太微垣右執法旁。乙酉、復出漸臺至近濁。四月庚子、復出紫微垣內后星旁、西北行至北斗魁。五月、復出東南螣中、東北至近濁。六月壬寅、復出螣道、東北行入貫索內。丙午、火星犯太微垣右執法。八月甲子、水星犯右執法。九月戊辰、大星尾有光出正南螣中、西南行至近濁。乙亥、木星犯靈臺上官。辛卯、金星犯天江。十月、大星尾有光出司怪、東北入輿鬼。戊申、太白見未位。甲寅、大星尾有光出天關、西南行如天桴。九年二月甲辰、大星出陣車、近西濁至游氣。四月庚戌、大星尾光燭地、出紫微垣四輔旁、北行至游氣。十四年六月丁卯、太白犯諸王東一星。七月、太白犯鎮星。辛亥、鎮星犯鬼宿。八月癸酉、彗星見。十五年七月戊寅、彗星見。

洪熙元年四月、星變。

宣德五月十月丙申、蓬星見。閏十二月二十夜、含輿星見於九游。六年四月、有星孛於東井。九月、熒惑犯南斗。八年八月、熒惑犯南斗。閏八月、彗星出天倉旁、入貫索、墜七台、歸邪星見。

正統元年九月、修狼星動搖。十四年七月、熒惑入南斗、土木亦至。

景泰元年正月、彗星出天市垣、墜天紀。閏正月、昏晦、彗星見。二年八月、熒惑晝見。三年三月、有星孛於畢。八月、熒惑晝見。十一月癸未、客星見與鬼。四年五月丁丑、歲星晝見。六月、又見。

天順元年六月、彗星孛於壘壁見。三年、星變累月不息。

成化元年正月己酉夜、有流星光燭地、自右攝提行至天市、西垣。三月、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始隱。五月、火星留守南斗。十二月、金星犯鍵閉星。三年八月乙未、火星犯壘壁陳東方一星。四年七月、北方流星光燭地、至閣道旁、西北行衝白陳炸散。九月、客星光長三丈餘、尾指西南變爲彗。戊辰、彗星見東北。己巳、見西南。丁丑、犯七宮。壬午、入市垣。十月、犯天屏。十一月戊午、始沒。山

東莒城有星光墜地、初扁軟如粉麵、以杖挹之成孔、久而漸堅如石。五年二月、金星犯牛。七月、木星犯軒轅。六年九月、金星犯軒轅。甲午、犯左執法。己亥、犯木星。庚子、復犯左執法。十月、流星光燭地、自昴行至井。七年三月、有星孛於天田。閏九月、土星犯天高。十一月、彗星見軒轅、復出天田。十二月、北行光益大、橫墮太微垣郎位星。己卯、光長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犯天桴、墮北斗三公太陽。丙戌、犯天河星。八年二月甲申、金星犯辰星、壘壁陳東五星。十一月、木星犯鉤鈐。十一年五月己未、金星晝見於巳。十五年十二月、金星犯南斗。十六年九月、流星大如盞、赤色、尾光燭地、自畢宿行至觜觿旁。十八年九月庚戌、金星晝見於申。二十一年正月、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化白氣如蛇、星阻有聲。二十三年八月甲申、金星犯亢宿。十月丙子、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人馬辟易。

弘治元年三月、太白晝守辰、歲守巳。三年十一月、彗星見於天津。七年十一月、宣府山西河南星俱查限。十年二月、陝西星阻。十三年五月、彗星見。十一月、妖星出於天津。十八年九月、恆星墜見。

十二月、火星犯左執法。

正德元年正月、五星淩犯星斗晝見。三月、星阻如雨。七月己丑、彗星見參井。壻太微垣、戊戌乃滅。太白經天。八月、大角太火中星動搖、天漩天璣天樞星晦。二年、火星入太微垣御座前、往來不一。十二年九月、大岡星阻。十五年正月、彗星見。十六年正月、有星孛於東南、橫絕東西復鉤。

嘉靖二年六月、有星孛於天市。三年正月丙寅、五星即聚於營室。十年閏六月乙巳、彗星見東井。十一年正月朔、星阻於衡。彗星見。三月、復見、蒲州星落有聲。八月、彗星復出東井、長丈餘、歷天津、壻太微垣及角、宿天門、至十二月甲戌、凡百十有五日而滅。十月七日夜、星四面飛落。十二年六月、彗星見五車、芒長五尺。己亥、彗壻大陵及將軍、長丈餘。十月丙子、流星如盞、光燭地、起地台東井至地津。辛巳、星阻如雨。十二月、大星阻有聲。十三年閏二月、金星晝見、與日爭明。七月三日、彗星見。十五年三月戊午、客星見於天棓旁。十八年四月、彗星壻軒轅南旬乃滅。癸未、金星晝見。閏七月、木火水金聚東井。十九年九月壬子、熒惑入南斗。十月、水土金聚於角。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二十一年八月丁酉、熒惑掩南斗。二十二年七月、熒惑入南斗。二十三年六月、嘉靖二年六月、有星孛於天市。三年正月丙寅、五星即聚於營室。十年閏六月乙巳、彗星見東井。十一年正月朔、星阻於衡。彗星見。三月、復見、蒲州星落有聲。八月、彗星復出東井、長丈餘、歷天津、壻太微垣及角、宿天門、至十二月甲戌、凡百十有五日而滅。十月七日夜、星四面飛落。十二年六月、彗星見五車、芒長五尺。己亥、彗壻大陵及將軍、長丈餘。十月丙子、流星如盞、光燭地、起地台東井至地津。辛巳、星阻如雨。十二月、大星阻有聲。十三年閏二月、金星晝見、與日爭明。七月三日、彗星見。十五年三月戊午、客星見於天棓旁。十八年四月、彗星壻軒轅南旬乃滅。癸未、金星晝見。閏七月、木火水金聚東井。十九年九月壬子、熒惑入南斗。十月、水土金聚於角。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二十一年八月丁酉、熒惑掩南斗。二十二年七月、熒惑入南斗。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六年、歲星守斝室。六月、大同有星光如炬、向東南流、俄而墜如雷。三十五年正月、彗星長三丈餘、見於進賢旁、漸壻太微垣、次相星、又東北行入紫微垣、壻天牀星。四月乃滅。四十年六月、牛女間墜地如鷄子。四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有星如月、阻於西北、聲如雷。

有星見於日旁。四十四年、有星如斗、大成火、阻西南。四十五年正月戊申、金星犯牛。七月、木星行、留太微垣左執法。十一月十五夜、一大星下阻、羣星數百隨之、隆慶元年三月戊午、木星逆行守亢。七月、金星晝見。十月癸未、金星入南斗。十一月、流星光二丈。二年春正月、直隸新城星落地、陷一孔如拳、掘出石一片、黑色、重二斤十四兩。七月、金星晨見南方。冬十一月、有星如斗大、尾長二丈

餘。自東北去西南竟天。三年土星逆行太微垣上將星。四年十一月金星晝見三日。四年十一月金星晝見三日。

萬歷五年十月彗星見斗牛。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十年。彗出五車口柱星以南。十八年。大同將火星。十九年。彗星見胃宿度。歲星見。二十年。莊浪有星大如斗。尾長二三丈流至東南。二十一年。星晝見。七月彗星近紫微垣。二十二年。雷大震京師人民辟易。二十七年。太白太陰同見於午。

二十八年八月。河內縣隕星成石。外黑如鐵。中白如銀。形小而至重。三十年九月。有星大如碗。尾有光。自下臺起至西南炸散。光照地。起參連天蒲。後有大小流星數百紛隨。三十三年。南京教場夜隕星化爲石灰。四十五年。山東星隕。火光隨入地。遼東星隕。四十七年二月。火星逆行。四月五星聚於東方。天啓元年正月丙戌夜。土星逆入井宿。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巳時。山東見一星明顧隨日面轉。二十五夜以後守斗口。七月順行復入斗魁。十二月。陝西隕星。三年六月望後。火星入南斗逆行。二十七日不退舍。八月。火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一星亡。金星奪月所食。九月十九日。金星正渡心火星。相距如緘劍。十二月日加辰。太白晝見於坤。

崇禎四年四月後。太白晝經天。五年四月後。彗星芒亘天。一月乃滅。

風雷雨雹冰雹虹霓雲氣霜雪

洪武二年十月。甘露降於鍾山。四年十月。復降。五年正月。五色雲見。七月十七日。建康大雷震死男女十六人畜一。十一月甘露降。六年正月。甘露降於宮中後苑如飴。分賜羣臣。七年十一月。甘露降於鍾山。八年十一

隆慶元年八月大暑雷震次日大寒如嚴冬夜半雨雪且　二年元旦大風飛石書晦自京達浙江二年四月萬全都司空中有赤黑二虵相鬬京師天雨黑豆陝西西陵衙忽大風揚起成旋樓遶化縣黑雲如盤雨豆萬全衛並晦雨豆擊牛馬皆死漢中淅雨凍結成雪　六月京師河南山西皆大雨豆南鄭縣雨土南京大風拔木泊舟盡溺　三年五月台州颶風大作海溢天台諸山水發雨驟合衝入府城溺死三萬餘口決田十五萬餘頃　四年四月宣大雨豆厚二尺苗無存者　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滑縣固丘廣利門鴟吻碎之　六年四月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目光掣電冰雹隨之屋瓦皆震林鳥死者無算昌平大風雷雨豆

萬曆六年十一月大雪淡旬民多凍死　十五年蘇松大雨無禾　三月白氣亘天陝西白氣旁月穿閘上瓦獸吐黑氣相屬　十六年五月大雨忽霹靂燒倉糧六廒　十九年五月薊州遵驛雨雹霹靂擊守邊軍士數人揭去盔擦器械　六月荊州大雨四晝夜有物如蛇形如牛紅頭黑身長二三丈馳突堤岸篙漏　二十三年六月貴州狂雨大雷傷稼　八月事遠大雹傷禾　十二月江南久雪殭屍無算　二十四年杭嘉湖淫雨自七月至閏八月及狂風壞城及官署民舍無算四郊成巨浸　二十五年六月雷震西華門鴟吻　七月雷火燒葬田口軍器　二十六年十月露峯路大雩旋風從城起聲聲震地黑氣沖天旗桿折火藥器械俱盡　二十七年閏四月雷擊太廟槐栭火光直出擊死三人　五月貴州壁晦忽狂風霹靂冰雹如碗盆磚石遍地震動百物皆壞　二十八年七月興化府怪風大雨五晝夜走石瓢瓦城垣公廨民舍無不損者福州府風風大作飛瓦拔木繼以怪雨三晝夜平地皆水城垣壞者十之八倉廒文卷學宮公館無一存者福安亦然山東濰縣郡城大風驟雨冰雹大作傷人畜數十百禾稼無盡淄川縣怪風雨雹雷震黑氣沖天廟宇署廨民舍牌坊盡壞壓死人民無算大甕七箇被風飄去離城五里不壞　二十九年八月檜林大雪及雹禾苗盡死　三十五年閏六月京師霪雨連縣平地水深二三尺各衙門悉成瓦沒九衢街有至丈餘者官民廬舍及人民溺死者無算　三十八年京師風霾日久不雨苗盡枯　四十四年正月無錫大雪有紅黑黃三色城市人家俱有巨人迹　二月杭州下珠雪甚巨四十七年京師風霾晝晦有頃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坊折天啓三年四月京師怪風大雨雹壞屋瓦苗稼無算　六月鎮江三協大雷雨傾壞邊垣官民廬舍無算河南怪風折木發屋黃河船在岸者斷纜而去　四年六月京師大雨雹江南大雨三十餘晝夜　六年四月癸巳白霧降

崇禎元年陝西延慶久不雨人相食樹皮草根皆盡大蝗起山西大雨雹如象經月不消河南大風飄石如葉　十六年雷震太廟鴟吻及起脊劍同時碎宮殿鴟吻三十七

明書卷三十九

志二一

方域志一

史官論曰黃帝方制天下畫野分州得方百里之國萬區北幽陵南交阯西流沙東蟠木日月所照莫不砥厎自是之後治亂不恆及後開置遵拓流沙掘五嶽地益遼廓馳騖於黃帝祗甸取金陵直星紀之首以宅其間或得或失條損條益是以紀載家言方域者言人人殊明興太祖起淮甸取金陵都於是汛掃寰寓盡復五帝三王漢唐之舊普披覽輿地圖侍臣前袂曰臂指土疆漸被廣袤古未有也上慨然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險甚懼焉昔封以天下亡湯以七十里興亡在德豈繫地哉太宗建藩於燕獲隣海宇於是當析木之精卽北平爲京師而留都亦宅於南部寺百司其中分天下爲十有三省大都數十百里若數百里若千里而州而郡星列碁羅周於有司以達於天子而衙所視形便錯置其中縣里會同延袤四旋綴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說者稱明之方域過於宋敵於唐不及於漢盛以失剔方大率交阯元菟樂浪燉煌故夫堯封禹貢岡越無踰荊幽徐冀殷周爲梗以古視之可謂廣大矣洪武三年上令儒士魏俊民等編天下州郡地里形勢隆附始末爲

曾曰大明志成。授俊民等官。六年。令天下府州縣繪山川險易爲圖以上。十六年。詔天下都司上衞所、城池、關津、亭堠、倉庫、水陸道路及山川圖。十七年。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二十七年。修寰宇通衢書。主驛途道里之故。永樂六年。張輔等上安陸圖。十六年。詔纂天下郡縣志。命原書等領其事。增纂中修寰宇通志。開學士陳循爲總裁。欲準宋祕府勝覽爲書。侍郎蹇濟曰。此趙宋偏安之書。直爲四六設。陳之何爲。必欲紀昭代一統之盛。宜取其陽軍國。資勝戒。於治紀可列者爲主。而城池人民戶口之要不可缺。庶其益乎。循不聽。嫌笑曰。此貴造黃册所耶。葉議格。識者惜之。天順五年。撰大明一統志。嘉靖初。天子方勵精勤宣光之烈。而大學士桂萼欲佐上知輿圖廣輪之盛。若諸所爲撫御安攘之略也。乃以吏部郎李默所撰皇明輿地圖。各爲敍紀於首。餘其風俗阨塞兵賦藩封。耕耨墾。上溫旨報俞。圖留中覽觀焉。後羅洪先準元人朱思本輿地圖計里畫方之法。廣圖爲數十。縱衡長短。遠近差次。有形實可據。歷十數寒暑而後成。目凡廿有四。後胡松宦浙糧時。增衷所遺。諸凡唐虞以下大都會。若春秋而降會盟征伐之所。輿其名山川巖險。悉爲標列。註解精密焉。鄭曉本桂萼所上圖。敍爲地理通今惟以大明會典爲正。而參互諸御纂著於譜。凡省司外府州縣。則領以各道。曾國初割酌設置。後增設者悉亂政。不書。約計南北直隸府及中山國晉高陽隋曰清苑。唐莫州滄遠縣。宋爲保塞軍。後改保州。尋改順天路。契丹曰泰州。元復保州。明爲保定府。其地四野平坦。當二川之會。俗事詩書。輕生尙義。質樸勁勇。種荅爲候。唐爲瀛州。石晉賂契丹。周世宗取之。宋爲瀛海軍。元因之。明爲河間府。其地爲九河之會。五鹵之居。西跨太行。南枕滹沱。武垣廣闊。爲水陸要衝。民敦厚。事詩書。尙氣力不華。信鬼神。地瘠賦重。人輕生難治。

河間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箕尾分野。周唐叔封邑。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屬鉅鹿郡。唐曰瀛州。石晉賂契丹。周世宗取之。宋爲瀛海軍。元因之。明爲河間府。其地爲九河之會。五鹵之居。西跨太行。南枕滹沱。武垣廣闊。爲水陸要衝。民敦厚。事詩書。尙氣力不華。信鬼神。地瘠賦重。人輕生難治。領州二縣十六。

河間。縣。阜城。肅寧。任邱。交河。青縣。興濟。靜海。寧津。景州。領吳橋。東光。故城。滄州。領南皮。鹽山。慶雲。

眞定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鶉首分野。春秋爲鮮虞國。戰國爲趙東垣。秦屬鉅鹿郡。漢爲恆山郡。避文帝諱曰常山。亦屬眞定國。唐爲恆州。尋復郡。元和中改鎭州。又爲成德軍。宋改眞定路。元爲眞定路。明爲眞定府。面阻滹水。背倚恆山。左接瀛海。右峙太行。當燕趙之交。一大都會也。土廣俗樸。人習文武。雄於河朔。仗義任俠。有禮義廉恥之風。領州五縣二十七。

眞定。井陘。獲鹿。元氏。靈壽。藁城。平山。無極。阜平。行唐。冀州。領南宮。新河。棗強。武邑。晉州。領安平。饒陽。武彊。高邑。臨城。贊皇。寧晉。深州。領衡水。順德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鶉首分野。古那地。商祖乙都焉。周那國。衞滅那。晉伐衞取之。戰國屬趙。羽立耳爲常山王。居此。更名曰襄國。漢屬鉅鹿常山石勒都焉。隋爲襄國郡。唐復那州。五代爲保義軍節度。改安

北直隸。

北直隸。古幽冀州地。漢上谷漁陽。京師卽金元舊都也。負重山而平陸。地饒魚鹽殺馬果蓏之利。而轉東南之粟。賦百官費。邊。天險地利。甲乙於關中。汴洛江左不及也。眞定北至於永平。皆爲內郡。而居庸紫荊及北十二路。雖稱險阨。故薊州眞保。重兵屯焉。廣平順德大名。實山東西腰脅。四方水陸。畢會於臨清。轉濟京師。衝觸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河間眞保之間多胡塢。性獷難馴。東安霸州之東。野曠人稀。姦宄伏匿。迪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而姦人淵藪其中。有司病之。若乃水利不修。旱潦困田野不闢。徭賦日繁。禁場莊田及中貴戚畹之家。膏腴坐幷。輸蹄繈屬。輻輳朝宗。水陸騈騖。終明之世。無以舒策。雖都會雄麗。幾甸獘炎。京畿首順天。視漢京兆。與支郡而八。州十九。縣一百十六。初年戶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二。口一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九十五。終約戶四十二萬五千四百六十三。口四百六十萬四千八百九十八。

順天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陶唐曰幽都。虞分冀北曰幽州。殷牧焉。周曰幽州。武王封召公奭於薊。封召公奭於燕。嘗於易水築黃金臺招士。因名金臺。秦爲上谷漁陽二郡。漢初爲燕國。分涿郡。昔黃帝與蚩尤戰涿鹿之野。其地也。已改爲幽州。曰廣陽郡。晉唐曰范陽。安祿山以其地反。迄唐不復。後唐爲盧龍節度。逾契丹爲南京。立幽都府。宣和改燕山府。入金稱燕京。置中都。爲大興府。元爲中都。卽初改北平府。永樂初爲京師。太行雄據。九水朝宗。博大爽塏。若坐堂陛。俯視庭宇。天府之國。一大都會也。其人多文

國。宋因之。金改信德府。元改順德府。地使太行。阻滹水。四方之衝。亦形勢之邦也。人性敦厚。勤稼穡。尚儲蓄。勇爭訟不撓。領縣九。

鄗。堂。沙河。南和。平鄉。廣宗。鉅鹿。唐山。內邱。任。

廣平府。禹貢冀州衛漳之城。天文鶉分野。介漳洛間。春秋時赤狄居之。後晉徙赤狄於曲梁。地屬晉。七國屬趙。秦屬鉅鹿。漢屬廣平國。武帝改平干。後仍附曰武安。唐初劉黑闥據之。唐平之。爲洺州。亦曰廣平郡。宋因之。元爲路。明爲廣平府。北道燕冀。南接鄴衛。肘製太行。土平俗雜。高於氣妙。勤稽力牧。稍詭滋多。領縣九。

永年。曲周。肥鄉。雞澤。廣平。邯鄲。成安。威。清河。

大名府。禹貢冀兗之域。天文室壁分野。商衛都。周封武庚於此。春秋晉戰分境。秦屬東郡。爲沙。漢屬魏。魏曰陽平都。隋改武陽郡。唐初竇建德據焉。平。改魏州。乾元初。改天雄軍節度。宋爲大名府。元爲路。明陞府曰大名。其地南鴻溝。東淮潁。古所謂守白馬之津。示諸侯形制之勢者也。俗好事而樂善。尚力禦武。崇禮讓。不事擔荷而自守確執。有古推遜之風。領州一。縣十。

元城。大名。南樂。魏。清豐。東明。內黃。浚。滑。開州。濮。長垣。

延慶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漢廣寧地。屬上谷。後魏曰北燕。唐爲媯州。又曰儒州。遼爲縉陽軍。元仁宗生於此。改龍慶。明改隆慶。穆宗改元。更曰延慶。地多山險。要境垮。俗近酒樸。尚義好勇。領縣一。

永寧。

保安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戰國屬燕。秦屬上谷郡。唐曰武州、曰毅州。遼曰德州。金爲代唐爲威塞軍。遼曰定武、曰奉聖。金更德興。元改保安州。明因之。國初廢。永樂中復置。地控險阻。桑乾出塞。俗尚武勇。近塞外風。無所倚。

萬全都指揮使司。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戰國屬燕。秦屬上谷郡。唐曰武州、曰毅州。遼曰德州。金爲宣化。元改宣德。古桓州宣平龍門縣。門陽門高原諸縣在焉。皆廢爲衛。其地前望京都。後控沙漠。左挹居庸之險。右擁雲中之固。爲北邊重鎮。人皆悍不憚戰。隊。喜立功業。勤於力穡。無浮末之習。然文雅之風。鮮矣。明初徙其民於關內。而地遂空。稍平定。乃置司設學校。領衛十二。所四。

宣府左衛。宣府右衛。宣府前衛。萬全左衛。

開平。龍門。大寧。興和所。龍門所。長安所。雲州所。城堡七。皆屬焉。

南直隸。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六代都也。太祖自江上流橫渡。克采石。下太平。三戰而入集慶。太宗沿維揚儀。眞。溯淝而上。龍潭。雞江。限南北。爲古今天險。無以守之矣。賴焉。故守禦舟師爲急。江北則徐。潁地跨中原。瓜連數省。徐鄰俗悍。業鹽。多鹽徒。而淮安建兵府。稱雄。鎮守以文武重臣。雄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以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北門戶。沿海設戍備倭。而崇明常熟之民。肆椎鑿。作弗靖。與江洋

出沒。故江防海備均重焉。蘇州民習游惰。舉女子耕耨。地不盡利。鳳陽亦然。加之以高牆留守之貴。故以告饑。蘇松常三郡。市浮於農。交勝乎貿。加之四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浸灩。淪於魚鼈。轉餉既艱。民多逃竄。徽郡多山少田。民客商賢。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在山麓。江濱多流。宄。寇盜因以竊發。揚衛而俗侈。民頗豐洽。鎮江當京口之衝。控山阻水。海潮出沒。穀土薄。易利歸豪貴。財盡貧宄奏。議者以根本重地。賦重役繁。法宄兵省。宄官復太祖時。宿衛散處江北。屯田之合。誠裏河中使過貢之舟。使兵少而精。賦舒而足。邦其休哉。然終明之世。不能有所經濟。遂以易世。悲夫。首應天。亦視漢京兆。與支郡而十四。州十有三。縣九十六。初年戶一百九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四。人口一千七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八。後戶二百六萬九千六十七。人口一千四十八萬二千六百五十一。

應天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越。後屬楚。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曰金陵。秦改秣陵。屬鄣郡。漢屬丹陽。武帝後屬揚州。吳自京口徙都於此。晉南渡及宋齊梁陳皆都之。隋廢爲郡。於石頭城置蔣州。唐爲江寧郡。改昇州。吳爲金陵府。南唐都焉。宋平唐。爲昇州。節度。天禧中。改江寧府。建炎初。改建康。元爲集慶路。明太祖都焉。因更爲應天府。後避順天。曰留都。其地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帝王之都者也。外連江淮。內控湖海。東南形勝。莫此爲雄。俗則人物繁盛。士林淵藪。風流文物。

上元。江寧。句容。溧陽。溧水。江浦。六合。高淳。

安慶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爲皖國。戰國屬楚。秦屬九江。南漢屬江。三國吳克皖城。爲重鎮。晉爲晉熙郡。後爲郡。唐置舒州。屬淮西路。爲德慶軍節度使。紹興中。改安慶軍。後陞府。元爲安慶路。屬河南行省。明爲安慶府。地濱大江。北介淸淮。爲江介要衝。河南得之。可以憾江。東江左得之。可以捍河朔。故孫吳得皖。而曹魏不舉。世宗平淮南。而李氏歸璽。風氣躁勁。果決。厥後文物彬彬。爲江北望郡。領縣六。

懷寧。桐城。潛山。太湖。宿松。望江。

蘇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周泰伯仲雍始居之地。武王封仲雍曾孫於此。爲吳國。曰吳會。其南百四十里。於越分境。戰國時屬楚。秦置會稽郡。項羽初起。殺守通起兵焉。漢因之。晉宋爲吳郡。興。丹陽爲三吳。陳置吳州。隋改蘇州。唐因之。後更吳郡。後唐爲中吳軍。宋改平江軍。後爲府。元爲平江路。張士誠據焉。明平之。爲蘇州府。其地三山雄關。五湖腴美。東際大海。外控江淮。有海陸之饒。水國之會。一大都會也。人多奢。靡。士風嘉美。人富秀而輕佻。多急利。尙佛好淫。至於技巧。寰海不及也。領州一。縣七。

吳縣。長州。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太倉州。領。崇明。

松江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周爲吳地。吳滅入越。秦爲婁縣。屬會稽。漢因之。東漢魏晉屬吳。唐置華亭縣。屬蘇州。已屬秀州。宋屬嘉興府。元陞爲華亭府。尋改爲松江府。明因之。其地負海枕江。平曠沃衍。

魏爲澤國。俗尙文。人性柔慧。多奢靡。有魚鹽之利。瀕海多寇。領縣三。

華亭、上海、青浦、

常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延陵之地。無錫有泰伯城。吳初都之。吳亡屬越。秦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吳分無錫以西爲屯田。置典農校尉。晉武置毗陵郡。元帝改晉陵。隋廢郡爲常州。唐因之。吳爲江陰郡。宋因之。元爲常州路。明改爲府。其地江湖雄脾。河渠流通。岡阜相屬。林麓蒼然。且海陸之饒。如蘇松俗多文秀。繁雜黠。近習狙險。無錫爲縣。領縣五。

武進、無錫、江陰、宜興、靖江、

鎮江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朱方邑。後名谷陽。後屬越。再屬楚。秦屬會稽。望氣者言其地有王氣。始皇使赭邑人三千徙鑿京峴山敗之。名丹徒。鑿此斷使之阿曲。名曲阿。今丹陽也。漢屬會稽郡二郡。後爲荊國。復屬江都國。武帝分屬丹陽會稽二郡。吳孫權初鎮在焉。晉毗陵丹陽二郡地。元帝都建業。改京口鎮。宋置南徐州。齊梁陳常爲重鎮。隋置潤州。爲丹陽郡。宋改鎮江軍。元爲路。明初爲江淮府。後更名鎮江。爾雅曰。絕高爲京。其城因山爲壘。綠江爲境。三吳標帶之邦。百越舟楫之會。俗尚禮義。多謙謹。於吳會稍稱敦厚。小人習戰。有北方之風。閒有黠者。亦三吳氣習也。領縣三。

丹徒、丹陽、金壇、

廬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廬子之國。成湯放桀於南巢。卽巢湖。春秋楚人圍巢。舒城。古舒國。傅曰。自廬以往。又曰。舒鳩人取舒。其地也。爲淮右襟喉之地。秦屬九江。漢爲廬江郡。魏爲合肥縣。孫權常率十萬衆攻之不克者也。復爲廬江郡。吳爲昭順軍。周改保信軍。宋因之。元爲路。明更爲府。南臨江湖。北達蔣春。淝水上源。淮西重鎮。人性躁勁。風氣果決。事尚氣力。多業農賈。領州二。縣六。

合肥、廬江、舒城、無爲州、領巢縣、六安州、領英山、霍山、

鳳陽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淦山地。所謂禹會塗山者是。在懷遠南。周鍾離子之國。春秋時。吳公子光攻楚。滅鍾離及巢。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兩漢因之。後爲淮南國。東漢爲鍾離侯國。晉初屬淮南。後沒僞徐州。爲鍾離郡。隋唐曰滁州。五代爲定遠軍。宋屬泗州。復割屬滁州。爲明太祖誕生之地。建以爲中都。初爲中立府。尋更鳳陽。其地阻險。倚山。帶梁宋。吳楚之衝。齊魯汴洛之道。爲建業屏蔽。淮海內屏。東南橫轢。人性質率。賦商務農。民俗醇厚。多文武材。中書稍爲不嚴。其亦婦力田之爲耶。領州五。縣一十三。

鳳陽、臨淮、懷遠、定遠、五河、虹、壽州、領霍邱、蒙城、渦州、領亳、太和、亳州、

淮安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房心分野。商奄。青。并青於徐。大彭氏之國也。周幷徐於青。春秋宋國於此。經圖宋彭城是也。後屬楚。曰西楚。項羽分王天下。自都之。漢爲楚國。沛郡地。後漢及晉。幷爲彭城國。晉復徐州。後魏得之。立東南行臺。隋改彭城郡。唐爲徐州。又爲彭城郡。武事軍節度。宋屬京東路。元屬益德。明爲州。直隸京師。其地三面阻水。獨其南可通車馬。呂梁橫絕。岡嶺四合。民俗勁好訟。任氣好貨。以武爲尚。蓋漢

山陽、鹽城、清河、安東、桃源、沭陽、海州、領贛榆、邳州、領宿遷、睢寧、

揚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春秋邗溝地。吳城邗溝以通江淮是也。吳滅屬越。越滅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廣陵國。景帝改江都國。後漢爲廣陵郡。隋爲揚州。煬帝改江都郡。唐曰邗州。後更揚州。蔣爲廣陵。南唐改江都府。宋因之。元爲揚州路。明更爲府。曰淮海。蔣改維揚。後定爲揚州府。其地枕江臂淮。四會五達。爲江淮一都會。俗輕揚。喜商賈。爲繁侈之地。頗業鹽鹺。蓋水陸咽喉也。領州三。縣七。

江都、儀眞、泰興、高郵州、興化、寶應、泰州、領如皐、通州、領海門、

徽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吳越。戰國楚。秦郡郡地。漢隸丹陽郡。三國吳置新都。晉改新安郡。蔣復爲歙州。偏僻新安。宋改徽州路。元因之。明更爲府。地險隘。士駢處。山水幽秀。標帶百城。俗雜顓駱。性剛喜鬬。務高節奇行。小民多出貲忘歸。利析秋亳。領縣六。

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

寧國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吳越。後屬楚。秦屬郡郡。南漢爲丹陽郡。曰宛陵。晉置宣城郡。宋齊梁陳因之。唐爲宣州。五代爲寧國軍。宋因之。後爲廣德軍。隆寧國府。元爲路。明復爲府。其地作藩南夏。鎮吳上游。名山勝川。甲江南。俗和柔文雅。小民質淳。多康阜。領縣六。

宣城、寧國、涇、太平、旌德、南陵、

池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吳越。戰國楚。秦屬郡郡。漢丹陽。吳爲重鎮。晉督。卽今采石。晉分屬宣城郡。南唐爲康化軍。宋復池州。元爲路。明更爲府。地清曠。浸以秋浦。鎮以齊山。九華。長江環繞。清溪南來。民淸氣和。以漁獵爲業。詩禮不嚴。賦穫必集。領縣六。

貴池、青陽、銅陵、石埭、建德、東流、

太平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吳越。戰國楚。秦屬鄣郡。漢屬丹陽。晉名當塗。分屬丹陽宣城。僑立僚治蕪湖。隋屬蔣州。唐屬宣州。南唐改雄遠軍。宋改平南軍。後爲太平州。元爲路。明改府。其地鄰山帶江。山丸華長江環繞。清溪南來。民淸氣和。以漁獵爲業。詩禮不嚴。賦穫必集。領縣六。

當塗、蕪湖、繁昌、

廣德州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楊汭之地。秦屬鄣郡。漢爲廣德國。屬丹陽郡。梁置石封縣。已爲大梁路。宋爲廣德軍。元爲路。明更爲州。直隸京師。領縣一。

建平、

徐州禹貢徐州之域。天文房心分野。商奄。青。并青於徐。大彭氏之國也。周幷徐於青。春秋宋國於此。經圖宋彭城是也。後屬楚。曰西楚。項羽分王天下。自都之。漢爲楚國。沛郡地。後漢及晉。幷爲彭城國。晉復徐州。後魏得之。立東南行臺。隋改彭城郡。唐爲徐州。又爲彭城郡。武事軍節度。宋屬京東路。元屬益德。明爲州。直隸京師。其地三面阻水。獨其南可通車馬。呂梁橫絕。岡嶺四合。民俗勁好訟。任氣好貨。以武爲尚。蓋漢

道。暨。沛。碭山。
滁州。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滁陽地。秦屬九江郡。漢隸淮南。晉始僑置南譙郡。北齊曰北譙。唐置吳置。嘉禾縣。唐屬蘇州。後屬杭州。五代錢氏置秀州。治嘉興縣。宋初因之。慶元陞爲府。其地左杭右蘇。負海控江。四望襟帶。田疇相望。人性柔慧。殷富多豪。雅慕文儒。勤稽信鬼。多淫祀。俗
全椒。來安。
和州。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皆楚地。秦置歷陽縣。屬九江。漢屬揚州。吳爲濡須鎮。東晉爲歷陽郡。北齊爲和。唐末元因之。明初隸滁州。後直隸。其地梁山爲鎮。歷湖爲浸。當江淮水陸之衝。蓋姑熟金陵之藩蔽也。俗躁勁剛決儉約。市無盜賈。工無彫飾。然文雅亦遜他郡焉。領縣一。
含山。

浙江省。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濤。所在限隔。重湖匯合。波瀾折輻。左信郡。右閩淵。大海東蟠。繞淮揚之境。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奢。衣被可觀。而薪米是急。嘉湖與江東相表裏。兩稅重困。貧者流徙。富者兼并。海鹽之地。利害通於蘇松。歲築歲傾。勞費已甚。安吉長興以西。山越巢窟。界在廣德。好訟喜鬬。累興大獄。錯入笠澤之間。號徙出　剽掠村墟。號爲盜藪。嚴衛金華。負山引泉。以徼饒爲郭。生理爲優。臨州之民。依山盜鑛。糾結四集。持之則激。緩復弛。縱視它郡稱獷悍焉。唐置元松溪之交。歲被侵暴。溫台瀕海面東。風帆之駛。信宿汀漳。估客便之。然常與他寇。若倭夷奉珍入貢。直指寧波。突至水洑。黠詐叵測。定海之地。除戎轅焉。設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分道五。府十有一。州一。縣七十有五。初年戶二百一十三萬八千二百二十五。人口一千四十八萬七千五百六十七。終戶一百五十四萬二千四百八。人口五百一十五萬三千五。較初年戶減五十九萬五千八百一十七。人口減五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大抵版隆者多。所以明時著令。不用浙人爲戶部也。蓋有見而然。
杭嚴道。領府二。
杭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越西境。後屬楚。秦漢並屬會稽郡。隋置杭州。移治錢塘。又爲除杭郡。後號武勝軍。五代爲吳越國。宋爲杭州。高宗南渡都焉。曰臨安。元爲杭州路。明更爲府。其地負山濱海。襟帶江湖。蟠幽宅阻。爲浮腴之地。以舟楫爲車馬。地卑濕而無旱。俗尚奢溢。人多敏慧。小人好氣。君子有禮義之風。而事或涉疑。士謂之駿習。以工巧。衣被天下。領縣九。
錢塘。仁和。海寧。富陽。餘杭。臨安。於潛。新城。昌化。
嚴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吳越戰國楚。秦分屬會稽郡。晉爲新安。隋置睦州。宋置遂安軍。後陞建德府。元改路。明更爲嚴州府。地據浙江上游。當嶮欽之衝。錦峯繡嶺。回環繚帶。四達皆輸輳。俗號戰睦。人民喬而貧。多文學之士。領縣六。
建德。淳安。桐廬。遂安。壽昌。分水。
嘉湖道。領府二。

金華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越西界。秦滅屬會稽。三國吳置東陽郡。六代梁置金華郡。隋

名興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長水地。春秋越敗吳於檇李。其地也。秦漢屬會稽。東漢屬吳郡。孫吳置嘉禾縣。唐屬蘇州。後屬杭州。五代錢氏置秀州。治嘉興縣。宋初因之。慶元陞爲府。其地左杭右蘇。負海控江。四望襟帶。田疇相望。人性柔慧。殷富多豪。雅慕文儒。勤稽信鬼。多淫祀。俗
縣七。
嘉興。秀水。嘉善。海鹽。崇德。平湖。桐鄉。
湖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古防風氏之國。春秋吳越戰國楚地。秦屬會稽郡。漢屬揚州。吳爲湖須鎮。東晉爲吳興郡。隋以瀕太湖曰湖州。唐因之。已陞爲忠國軍節度。宋改昭慶軍。改州曰安吉。元置湖州路。明改爲府。北地爲山澤舟車之會。舊峯北峙。翠山西迤。與江之南。震澤之陰。爲南國奧區。人性醇厚。習俗歸美。家事詩書。重交誼。文風盛於東南。民足魚稻菱蒲之利。蠶桑衣被天下。領州一。縣六。
烏程。歸安。長興。安吉州。領德清。孝豐。武康。
寧紹道。領府三。
寧波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古越地。曰甬東。秦置鄞鄭句章三縣。屬會稽。歷代因之。隋曰越州。唐以四明山名明州。尋改餘姚郡。又復明州。五代錢氏置望海軍。宋改奉國軍。陞慶元府。元爲路。明初改明州府。尋定爲寧波府。其地東漸滄海。控扶桑。通五湖。枕山帶江。水陸輻輳。東南要會也。人雜五方。多文物之盛。士貨而儉。民務稼穡。工技領縣五。
鄞縣。慈谿。奉化。定海。象山。
紹興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禹會諸侯計功焉。曰會稽。相傳崩於此。遂葬曰禹穴。少康封少子無餘奉禹祀。號曰於越。春秋於越入吳。是也。後服於楚。秦置會稽郡。治於吳。東漢始以吳爲吳郡。而徙會稽郡於山陰。晉因之。六代爲東揚州。隋爲越州。唐因之。又爲會稽。鎮東軍節度。五代吳越爲東都。宋復越州。而宋爲紹興府。元爲路。明復爲府。其地濱海帶江。良疇美沃。爲文物都會。點者遊食京邊。舞文百出。歌舞工爲偏四方。風俗淫而不儉。領縣八。
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新昌。
台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戰國越。秦屬閩中郡。漢初爲東甌。東甌內徙。以其地爲回浦縣。屬會稽東部都尉治焉。三國吳爲臨海郡。六代因之。唐置海州。改台州。以天台山而名。後移治始豐。陸德化軍。宋復台州。元爲路。明爲台州府。其地天台赤城之間。雙闕鼇發。瓊臺中天。有瑯倚之觀。川澤沃衍。皆宜稻。濱海煮鹽。利亦饒焉。領縣六。
臨海。黃巖。天台。仙居。寧海。太平。
金衢道。領府二。
金華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越西界。秦滅屬會稽。三國吳置東陽郡。六代梁置金華郡。隋

金基與婺爭華故名陳置縉州隋廢置婺州唐爲婺州東陽郡五代爲武勝軍宋婺州保寧軍錄浙東路元爲婺州路明更金華府其地多名山地盧力完爲江南劇郡宋南士知舉尚道直明初名碩佐命者多產焉近倭嗜武習兵應四方召募者強半曰義烏兵領縣八

金華　蘭谿　東陽　義烏　永康　武義　浦江　湯谿

衢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越西部姑蔑之地秦立大末縣屬會稽唐析婺州信安縣置衢州或爲信安郡宋復衢州元爲路明初改龍游府尋復爲衢州府其地山還麗水清駛爲江浙閩戝之所輻輳故曰三衢地溫熱士好氣敏事民果悍輕死尚勇樂鬬領縣五

西安　龍游　常山　江山　開化

溫處道領府二

溫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亦越地秦屬閩中漢初爲東甌國後屬會稽東漢置永寧縣晉置永嘉郡唐爲東嘉州後廢以縣屬括州上元初置溫州以其地恆燠少寒而名改永嘉郡建靖安軍吳越爲靖海軍宋爲應道軍南宋陞爲瑞安府元改溫州路明改府其地控山帶海爲浙東極處器用備而秔稻饒俗尚歌舞少爭訟婦勤紡績古今多儁雅醇疵相半領縣五

永嘉　瑞安　樂清　平陽　泰順

處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亦東甌地沿革同溫州隋置處州治括蒼改括州唐以括州治處水天寶初更縉雲郡寔復處州宋元因之曰路明更爲府其地山峻壁多巇溪澗激田少有鳳俗尚禮勤稼儉樸素領縣十

麗水　青田　縉雲　松陽　遂昌　龍泉　慶元　雲和　宣平　景寧

明書卷四十

志二一

方域志二

江西省

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當吳楚閩粵之交外析險阻中包壤地安危輕重常視四方南昌浙江滙湖右荊左浙帆檣所集江西一都會也俗雜五方以保境和民爲上九江獨據上流豪制沿江諸郡鄱湖南康瀕隨巨浸縮隘士矜時患遏籴南贛之間汀漳雄郴諸山谿會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袁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喜獄好爭頗難鉤察而南昌建昌饒州頗爲殷阜然藩封所在供億爲煩瘠江瑞州素稱樂土廣信之般盛猶有以自存吉安山水雄秀英賢輩出甲於諸郡大都江右之人好談慊術尚理學民樸質儉苦有發勤之風洪治以來賦役漸繁士著之民少壯者逸不務稽事出營四方將卜工藝徧天下至棄妻子不顧老死不歸則禮俗日偷里多惡少初年戶五十萬四千八百七十人口三百七十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終戶一百三十四萬一千五人口五百八十五萬九千二十六設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分道五府十三州一縣七十三

南昌道領府二。

南昌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爲吳楚之交。秦屬九江郡。漢初淮南國。尋分置豫章郡。長沙王吳芮有其地。後漢晉因之。隋平陳。廢郡置洪州。唐爲洪都。又復豫章郡。爲鎮南軍節度。宋仍洪州。南宋隆興府。元爲路。明仍爲府。其地負江倚湖。南臨兩粵。北接宮揚。西控楚。東甌浙。爲東南都會。人稠而勢涼。悍相半。稱衣冠之藪。小人健訟。領州一縣七。

南昌　新建　豐城　進賢　奉新　靖安　武寧　寧州。

瑞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吳越。戰國楚。秦屬九江。漢屬豫章。郡之建城縣地。唐初置筠州。改筠州。尋省入高安。屬洪州。南宋爲高安郡。後改瑞州。元隆爲路。明爲府。其地山環若城。水遠如帶。斷崖深谷。宛然洞天。華林幽棗。民俗淳頑。務本而尊卑。領縣三。

高安　上高　新昌。

湖東道領府三。

廣信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迭爲吳楚地。秦分屬九江會稽二郡。漢爲豫章之餘干。昔宋陷分屬鄱陽東陽二郡。本饒地。沿革具饒。唐乾元中。始析撫建二州地及饒之弋陽、德之常山玉山地、置信州。宋元因之。明爲廣信府。其地川原登遠。地控閩越。爲要衝之會。民獨此安土重業。俗儉嗇。於節義。貢薄。稽重文移。領縣七。

上饒　玉山　弋陽　貴溪　鉛山　永豐　興安。

撫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楚。秦屬九江。漢屬淮南國。後屬豫章郡。東漢分南城縣。西北境臨汝縣。立臨川郡。晉屬江州。唐因之。後改臨川郡。尋爲撫州。五代爲昭武軍節度。宋復撫州。元爲路。明更爲府。其地平衍。介江湖間。風俗樸質。舊習泥古。人稠多商行旅。遠四裔。訟簡糧重。領縣六。

臨川　崇仁　樂安　金谿　東鄉　宜黃。

建昌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吳。戰國楚。秦屬九江郡。漢初爲淮南國。後以南城屬豫章。東漢屬臨川。晉屬江州。南齊徙臨川郡治南城。唐以南城南豐屬撫州。五代爲建武軍。宋以南豐仍撫州。改建昌軍。元爲路。明初爲縣。昌府。尋爲建昌。以郡連建州。會南昌而名。其地山秀水清。爲江右東南上游。與閩粵爲腹背。土地沃衍。俗醲樸。民淸智而文。儒術爲盛。小人勤農女紡績。蓋樂區也。頗悍急易發。信鬼神。好淫祀。領縣五。

南城　新城　南豐　廣昌　瀘溪。

湖西道領府三。

吉安府禹貢荊揚二州之域。文文斗分野。春秋吳。戰國楚。秦分屬九江郡。漢爲豫章郡。長沙國。東漢廬陵郡。三國吳分置安成郡。晉以廬陵屬揚州。安成屬荊州。尋俱屬江州。隋屬二郡。以故廬陵爲吉州。南唐曾昭信軍節度。宋初廬州。紹興改贛州。元置路。明爲府。地山長谷荒。爲江嶺極險。以漁獵山伐爲業。人伉健工巧。好鬬敢死。信鬼神。設軍門。實重鎮也。領縣一十二。

詩書禮序相望。爲忠義文獻之邦。明初科目甲天下。小人倚氣多訟。頗爲險健。領縣九。

廬陵　泰和　吉水　永豐　安福　龍泉　萬安　永新　永寧。

臨江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吳越。戰國楚。秦屬九江。漢屬豫章。吳爲豫章郡之臨江。晉因之。隋唐分屬洪吉袁三州。宋以清江縣置臨江軍。元爲路。明更府。其地爲四會之衝。閭閻阜至。商賈鎮。山峻水淳。逐末者多好訟。君子崇禮。領縣四。

清江　新淦　新喻　峽江。

袁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吳越。戰國楚。秦屬九江。漢屬豫章。係吳及晉兼屬安成郡。隋廢袁州以山名。尋改宜春郡。唐復袁州。宋因之。元爲路。明改府。其地秀水東奔。萍川西注。羣峯疊翠。回環千里。一奧區也。士力學崇文。民樂耕讀。儉嗇多藏。韓愈所謂賦稅及時、閭里無事者也。領縣四。

宜春　分宜　萍鄉　萬載。

九江道領府三。

九江府禹貢荊揚二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彭蠡瀦焉。春秋楚。秦屬九江郡。漢分屬豫章。廬江二郡。晉爲武昌鄱陽豫章三郡地。後置湓陽郡。屬江州。梁移江州治湓城。即今府治也。隋改九江郡。唐復江州。天寶仍湓陽。南唐爲奉化軍節度。宋屬江南東路。元末陳友諒據其地。明平之。爲九江府。其地陸通五嶺。舟抵三江。面匡廬。跨彭蠡。襟帶上流。咽喉要地。士智詩書。農力田野。民多貲產。高士閭七。俊產北中。領縣五。

德化　德安　瑞昌　湖口　彭澤。

饒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番地。春秋吳伐楚取番是也。戰國楚。秦置九江郡鄱陽縣。漢隸豫章。晉屬長沙國。東漢末置鄱陽郡。隋改饒州。唐末建安化軍。宋因之。元爲路。尋爲鄱陽州。明更爲饒州府。其地廣谷大川。吳楚冠冕。負山濱湖。饒爲沃野。俗則飲食豐腆。不鄙陋。忠孝職出。多文獻。獨陶器給天下。稱精巧焉。領縣七。

鄱陽　餘干　樂平　浮梁　德興　安仁　萬年。

南康府禹貢荊揚二州之地。天文斗分野。本江州地。同饒。漢爲海昏彭澤二縣。屬豫章。屬江州。宋以江州星子建爲軍。匡廬在焉。朱晦庵守其地。於廬山修白鹿洞書院。學者至。地僻山瀕湖。地狹田小。民瘠貧。澁稀。頗有先儒愨實之餘風。領縣四。

星子　都昌　建昌　安義。

湖北道領府二。

武昌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吳。戰國楚。秦屬九江郡。漢爲鄂。三國都焉。歷晉宋齊梁陳隋。爲郡。唐爲鄂州。屬江南西道。宋爲武昌軍節度。元爲路。明爲府。地當荊湘之要。控帶江湖。水陸輻輳。實東南一大都會。領縣四。

江夏　武昌　嘉魚　蒲圻。

轄。勞都。信豐。興國。會昌。安遠。寧都。瑞金。龍南。石城。長寧。定南。

南安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本贛南境二縣故地。宋始分置南安軍。元改置南安路。明屬吳。爲重鎮。皆爲西陽國。齊分置齊安郡。周置衡州。隋復置南康。唐因之。治贛縣。明爲南安府。地連嶺嶠。東爲交廣咽喉。章江出焉。通江西。入鄱澤。爲江右經水。大庾其所從入也。初嶺途險嶮。唐相張九齡鑿道通之。兩壁峭立。中坦可行。上多梅。曰梅嶺。嶺有關。地多瘴。士果毅。民剽直。地狹乏谷。餘風近閩。領縣四。

南康。大庾。上猶。崇義。

湖廣省。

湖廣古荊州地。南臨江湖。北擁原隰。武昌其都會也。襄鄧古稱重鎮。抗其首。蔚賈下臨吳會。控其尾。江陵舟車之衝。民樸陋頑。嘗重農業。信巫好鬼。士少文。白雪之美。近無聞焉。領州二。縣五。

湖廣承天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軫翼分野。春秋戰國屬楚。曰郢中。秦屬南郡。漢曰雲杜。宋齊爲竟陵郡地。竟陵今景陵。秦白起拔郢。東至竟陵。其地也。唐立郢州。治長壽。又置溫州。治京山。後改富水郡。復爲郢州。宋因之。元爲安陸府。明初爲安陸州。成化中。封憲宗子祐杭於此。曰興王。武宗無子。興世子入繼。是爲世宗。隆承天府。曰興都。立縣曰鍾祥。割荊州諸縣及河陽州縣隸焉。其地近梗襄鄧。遠控巴峽。上浮江漢。下述湘水。舟車之衝。民樸陋頑。嘗重農業。信巫好鬼。士少文。白雪之美。近無聞焉。領州二。縣五。

鍾祥。京山。潛江。河陽州。領景陵。荊門州。領當陽。

德安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軫翼分野。古雲夢。禹貢雲土夢作乂。周體職方氏。荊州藪曰雲夢。春秋亦鄖國。楚以封鬬新焉。秦屬南郡。漢屬江夏。劉宋置安陸郡。梁兼置南司州。齊周因之。隋改州。後隋德安府。元錄貴州路。明初改州。又爲安陸府。五代爲宣武安遠軍。晉周爲防禦州。宋復安遠。後復府。其地北屏石柱。西帶鄖水。介襄鄖。控荊衡。嚴石狹隘。有括囊之勢。道路交錯。楚北要地。士風輕悍。士好議論。尚氣節。雖爲楚邦。領州一。縣五。

安陸。雲夢。應城。孝感。隨州。領應山。

上荊南道。領府二。

荊州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軫翼分野。春秋楚鄙。秦拔鄙置南郡。漢改臨江郡。景帝封臨江閔王。武帝置荊州。立刺史。以南郡隸焉。三國初蜀後吳。晉平吳。仍南郡。梁元帝都之。爲西魏所陷。遷後梁居之。陷置荊州。治江陵。唐復荊州。已爲江陵郡。後爲府。荊南節度。宋置荊湖北路。南渡。路明改爲荊州府。其地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極湘源。北據漢沔。距三峽之口。介重湖之尾。爲上流重地。人質直而好學。衣冠藪澤。爲五方之聚。遂來者多。俗囂而修。領州二。縣十一。

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夷陵州。領長陽。宜都。遠安。歸州。領興山。巴東。

岳州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軫翼分野。古三苗地。爲荊梧之野。亦古騶國。春秋楚滅之。秦屬南郡。漢屬江夏。孫吳晉宋因之。後周置巴陵郡。南齊爲巴陵國。梁復爲郡。兼置巴州。隋改爲岳州。治巴陵。梁蕭銑復巴州。唐仍岳州。宋隸湖北路。復置岳陽軍節度。寨棹忌指。飛於慨死。改曰純州。改軍曰華容。後復元置路。明爲府。其地左洞庭。右湘沅。衡嶽峙其南。漢沔荊覩屏其後。擅山水之勝。俗刀耕火種。士好文。人性悍直。時多

猖詐。以漁爲業。領州一。縣七。

漢陽。漢川。

巴陵。臨湘。華容。平江。澧州。領石門。慈利。安鄉。

下荊南道。領府二。

襄陽府。禹貢荊豫二州之域。天文軫翼分野。於周爲穀鄧鄀盧羅之地。春秋楚秦爲南郡南陽地。漢因之。晉因之。又僑置南雍州。西魏改襄州。隋因之。劉表刺荊州而徙治焉。三國魏始置襄陽郡。以地在襄水之陽。晉因之。又僑置南襄州。已復襄陽郡。五代晉忠義軍。宋爲襄陽府。元爲路。明爲府。外帶江漢。內阻山險。南湖北關。洛爲楚蜀咽喉。俗尤好遊。勁悍剛決。崇禮信巫。居室多以竹代陶瓦。兼秦楚之風。而多文人。領州一。縣六。

襄陽。宜城。南漳。棗陽。穀城。光化。均州。

鄖陽府。禹貢荊豫雍三州之分境。天文翼軫分野。古麇國。曰錫穴。漢爲竟陵縣。屬漢中郡。晉爲魏興郡。隋爲鄖鄉縣。唐置南豐州。尋以縣屬荊州。又改屬均州。宋因之。元改鄖縣。明初因之。成化中流民逋聚百萬。以擯逐而亂。乃於鄖縣置鄖陽府。統治之。立軍門。割陝西河南湖廣諸縣隸焉。其地環漢襄山岸。徑奇險。踞楚上游。犬牙襄蜀。俗雜蠻楚。悍直尚氣。健鬬面無黥。信鬼重巫。惟房多文士。人稱雅秀。領縣七。

鄖陽。鄖西。保康。房。竹山。上津。竹溪。

湖北道。領府二。州一。

常德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商周時爲蠻濮所居。戰國楚。秦屬黔中郡。漢改武陵。治索縣。亦曰義陵。東漢仍武陵。治臨沅。三國屬吳。魏竹因之。唐因隋爲朗州。屬山南道。後置武正軍。五代曰武順。分武平。宋爲朗州。更鼎州。又更武安軍。尋隆爲常德軍節度。後改府。元爲路。明復府。包洞庭之險。控五溪之要。爲荊楚唇齒。民務耕織。以漁獵山伐爲業。頗樸節靜。領縣四。

武陵。桃源。龍陽。沅江。

辰州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古僊濮地。楚黔中。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關易之是也。漢分爲武陵長沙二郡。地屬荊州。後漢發南郡士人五溪。擊諸蠻不克。馬援至臨沅。擊破之。晉宋齊並屬武陵郡。陳分置沅陵縣。隋始置辰州。唐因之。或爲盧溪郡。宋屬荊湖北路。元爲路。明仍爲府。其地東倚洞庭。西連五嶺。控制溪峒。彈壓諸蠻。爲湖嶺要衝。俗好勇尚儉。民貴信義。直板屋。舍田好圃桑。領州一。縣六。

沅陵。盧溪。辰溪。溆浦。沅州。舊黔陽。麻陽。

靖州。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分野。故楚地。秦屬黔中。漢屬沅陵。後漢屬武陵。宋屬荊湖北路。元爲路。明爲府。其地東接九嶷。北曰夜郎。後周置亭州。改清江郡。隋爲庸州。更施州。唐改溪化軍。宋元叛服不常。明置衛。其地五峯東環。客星西峙。山水明秀。俗尚純樸。男不婁頭。女衣花布。雖雜夷獠。頗有華風焉。領千戶所一。宣撫司四。安撫司十。長官司十一。蠻夷長官司五。

大田軍民千戶所。

施南宣撫司。忠安撫司五。東鄉五路。忠路。忠孝金峒。中峒。

衡州府。禹貢荊州之南境。天文翼軫分野。南嶽在焉。周荊州鎮曰衡山。春秋戰國俱楚。秦屬長沙郡。漢屬長沙國。又分隸桂陽郡。東漢屬荊州。吳分湘東衡陽二郡。隋置衡州。唐因之。已爲衡陽郡。宋因之。元爲路。又置湖南宣慰。明爲衛。衡州府。其地面回雁峯之北。瀟湘帶其左。而連溪峒。東角桂陽。山水甲天下。爲湖右奧區。民豐土閑。少宦情。俗尚農桑。畏訟憚末。陽悍詐多。惡少。領州一。縣八。

衡陽。衡山。耒陽。常寧。安仁。酃。桂陽州。舊臨武。藍山。

永州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楚南境。秦長沙郡地。漢武置零陵郡。屬荊州。三國屬吳。晉屬湘州。又分零陵置營陽郡。後爲國。隋廢零陵。置永州。唐因之。元爲路。明爲永州府。其地南接九嶷。北連衡阜。石巖天齧。延以林麓。蒼百越之俗。居椎結之半。家儉嗇。風淳好。所謂舜封有庳之地也。領州一。縣七。

零陵。祁陽。東安。道州。舊寧遠。永明。江華。新田。

郴州。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分野。故楚地。秦屬長沙郡。項羽徙義帝都於郴。即此。漢置桂陽郡。屬荊州。吳蜀分荊。以湘水爲界。晉宋齊因之。唐爲郴州。亦曰桂陽郡。宋仍之。隸荊湖南道。元因之。明爲州。其地山奇變。水清瀉。通交廣。據楚上游。俗薄而愚。民鮮奇務本。直隸領縣五。

永興。宜章。興寧。桂陽。桂東。

下湖南道。領府二。

長沙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軫旁有小星曰長沙。應其地。楚黔中地。熊繹初封此曰熊湘。秦置長沙郡。漢改國。治臨湘。東漢復爲郡。孫吳置湘州。隋湮。唐末馬氏據其地。爲武安軍節度。宋置武安軍。元改潭州路。已改天臨。明初爲潭州府。後更長沙。古云湘州之奧。士闢人豐。南通嶠嶠。府衙荊棘。是也。民樸士陋。以網爲業。尚節而忘利。領州一。縣十一。

長沙。善化。湘潭。湘陰。寧鄉。瀏陽。醴陵。益陽。湘鄉。

寶慶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軫分野。楚長沙地。孫吳置郡。屬荊州。六代爲邵陵國。唐置南梁州。改邵州。又改邵陽郡。五代改州。宋復邵州。後隆爲寶慶府。元爲路。明仍爲府。其地東倚洞庭。西連五嶺。控制溪峒。彈壓諸蠻。爲湖嶺要衝。俗好勇尚儉。民貴信義。直板屋。舍田好圃桑。領州一。縣四。

邵陽。城步。新化。武岡州。舊新寧。

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禹貢荊梁二州之域。天文翼分野。故楚地。秦屬黔中。漢屬南郡。孫吳更曰沙渠。晉曰夜郎。後周置亭州。改清江郡。隋爲庸州。更施州。唐改溪化軍。宋元叛服不常。明置衛。其地五峯東環。客星西峙。山水明秀。俗尚純樸。男不婁頭。女衣花布。雖雜夷獠。頗有華風焉。領千戶所一。宣撫司四。安撫司五。長官司四。搖把峒。上愛茶

峒。下愛茶峒。鎮南。蠻夷長官司三。鎮遠。隆奉。西坪。
散毛宣撫司。領安撫司二。龍潭。大旺。分領蠻夷長官司二。木册。鎮洞。
忠建宣撫司。領安撫司二。忠峒。高羅。分領長官司二。
容美宣撫司。領安撫司一。鹽順。領長官司四。椒山瑪瑙。五峯石寶。石梁下峒。水盡源通。
嘴平。唐崖長官司。直隸施州衛。
永順軍民宣慰使司。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古蠻夷地。春秋楚黔中郡。漢屬武陵。唐改溪州。
或爲遠溪郡。宋改永順。元因爲州。明改司。依山爲城。四通之衝。其俗剛悍。短裙椎結。常佩刀弩。漁獵爲生。
劉木爲契。大約設官視靖而已。領州三。長官司六。
南渭州。施溶州。上溪州。
長官司六。臘惹峒。麥著黃峒。驀遲峒。施溶溪。白崖峒。田家峒。
保靖軍民宣慰使司。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隋爲辰州地。唐屬溪州。宋更保靖州。元因之。明改。
司。其地山惡瘴鴉。溝水駛激。俗嗜腥膻。風俗淫祀邪鬼。刀耕爲業。領長官司五。
五寨。草子坪。茅岡隘。南江口。
鎮遠鎮劑六洞橫坡。

福建省

福建。古閩越地。海抵東南。山阻西北。雄關內阻。羣溪交流。福州其都會也。雖水不復回入中國。封壤促隘。
而溪山自足爲形勝。然處人盜鑛。流入政和浮寧之境。時爲患害。古田福寧一帶。本窟魚鹽之利。而山
谷邃深。通盜藪之囁聚。然不常出也。福興漳泉。外通倭寇。近通琉球。爲濱海要地。而海物互市。妖孽時興。
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汀漳重山幽壑。人跡罕到。興南贛鄰勢相聯。設鎮於其間。蓋有見矣。永春安溪沙
尤溪之間。爲盜淵藪。若論僻則莫如福。論則莫如漳。而興泉文物盛矣。甲於八閩。昔稱土沃民稀。耕稼自
給。海寇竊發。時煙烽煙。而防禦周嚴。實樂郡也。初年戶八十一萬五千五百二十七。人口三百九十一萬
六千八百六。終戶五十一萬五千三百七。人口一百七十三萬八千七百九十三。皆漸消乏。抑國初法嚴。
隱蔽稍少。法令漸弛。姦宄從而竄文耳。設福建承宣布政司。分道四。領府八。州一。縣五十有七。

福寧道。領府三。

福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七閩地。職方氏以閩子係分七種。故云秦置閩中郡。漢閩越王
無諸所都。武帝滅之。徙其人江淮間。虛其地。後立東冶縣。屬會稽郡。孫吳曰建安郡。晉分置晉安郡。劉宋
改曰平陸。置閩州。改閩州。唐復閩州。改福州。或爲長樂郡。唐末爲威武軍節度。王審知據之。宋復爲威武
軍。而宋爲福州。元改路。明爲府。南臨交廣。北睨漢浙。沃野肥衍。爲東南都會。其俗儉嗇好巫。女作率尚於
男。家事詩書。重浮屠之教。民業魚鹽。處濱海。以勤瘠領縣九。
閩。候官。古田。閩清。長樂。連江。羅源。永福。
福清。

興化府。禹貢天文沿革。大約與福州同。隋始置莆田縣。隸泉州。尋廢。唐復置。隸豐州。宋初屬平海軍。尋以
仝州游洋鎮地置太平軍。又改興化軍。移治莆田。宋末改興安州。元改興化路。明爲府。其地介泉福之交。
文物鼎盛。枕陳酋。揖盜公山川之秀。爲閩中最。舟車所會。輻輳焉。人比屋業儒。俊造如林。有海濱鄒風。領
縣二。

莆田。仙遊。

泉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以來不異福興。梁始置南安郡。治晉安縣。尋廢。唐置泉州。
武榮州。治晉江。按晉初改泉州。或爲清源郡。南唐置清源節度。宋改平海軍。元爲泉州路。明爲府。其地逼
洪渤。連蒼梧。接三吳。通百粵。浚以紫帽龍首之鉴。帶以金溪石筍之祖。一奧區也。民樓居。習詩書。崇禮
義。人悍巽順。地利亦豐。領縣七。

晉江。南安。惠安。德化。安溪。同安。永春。

武平道。領府二。

邵武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以來七閩不甚縣絕。孫吳始置昭武縣。晉改邵武。因避諱故。曰
保靖軍民宣慰使司。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隋爲辰州地。唐屬溪州。宋更保靖州。元因之。明改。
建安郡。隋屬撫州。唐屬建州。宋置軍。元爲路。明爲府。其地居四州上游。土順夷。氣清淑。其勢蜿蜒。懷重岡。
磐鹿水。如帶玉環中爲隰。隰門戶。俗獷悍。倘氣力。重農。士多儒雅。樂善輕財。易動難安。大率薮詐。領縣四。
邵武。光澤。泰寧。建寧。

延平府。近郡武。漢爲東冶地。孫吳屬延安郡。五代改延平鎮。置劍州。宋以川蜀有劍州。曰南劍。屬福建路。
元爲路。明爲府。其地在劍溪樵川交流之會。負山阻水。爲七閩襟喉。溝明偉麗。東南之雄也。俗樸質。塾庫
相望。而諸儒諸明道義。餘教未泯。故士事詩書。民勤耕織。領縣七。

南平。將樂。大田。沙。尤溪。順昌。永安。

建寧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女宿分野。孫吳於建安郡。隋爲縣。隸泉州。唐置建州。治建安縣。復建安郡。五
代閩置鎮安軍節度。又改鎮武軍。南唐爲永安忠義軍。宋改建寧軍。後陞爲府。元改路。明復爲府。其地山
水奇峻。居閩溪上流。東接括蒼。北踰上饒。距延平。帶建溪。縣百八十里。抱東南勝地。自五代喧亂。江北士
大夫豪商多避難居此。俗雜五方。非里修洋。絃誦相聞。蓋道義之鄉也。領縣八。

建安。甌寧。建陽。崇安。浦城。政和。松溪。壽寧。

漳南道。領府二。

汀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晉置新羅縣。尋廢。唐開元末。始開福撫二州山峒。置汀州。因長汀
溪爲名。後改臨汀郡。徙治白石。五代屬閩。後南唐平閩爲直地。宋隸福建路。元改汀州路。明爲汀州府。其
地崇山複嶺。巖谷斗絕。西鄰贛吉。南接潮梅。爲居岑安魚鹽。山居者任耕織。剛武尚力。頗類中州。領縣八。
長汀。寧化。上杭。武平。清流。連城。歸化。永定。

漳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秦以來若省會。唐始析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南有漳江治漳浦。建治李澳川。又徙龍溪。未因之。元爲路。明改府。其地在領會之極。控引番舶。襟喉嶺表。民業耕漁。士務詩禮。風俗悍勁。領縣十。

龍溪。漳浦。龍巖。南靖。長泰。漳平。詔安。海澄。寧洋。平和。

福寧州。禹貢分野。及三代以來。不異他郡。秦屬閩中。晉改温麻郡。隋曰長溪。唐因之。宋更福安州。元因之。明改曰福寧州。其地吻海屬江。左帶括右福興。爲通省上游。蓋閩之邊徼。領縣二。

福安。寧德。

明書卷四十一

志二十一

方域志三

山東省。

山東古青兗地。冀之東境。徐之北陲。豫之支地。界南都之間。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走趙魏。北屆滄瀛。蓋從古用武之邦。川陸孔道。舉會於德。海運既廢。遂以濟西爲饋運通衢。南盡徐邳。北瑿天津。歲被河患。諸築塞挽之役。勞無休期。而兗州水源爲店。疾苦益滋。青多山壑爲藪。然戰尤雄。東昌地頗饒而河工益擾。久爲凋瘵。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利在魚鹽。蓋以形勝雄武。甲於諸方。士好經術。矜功名。崇學業。文物彬彬而豪悍彊直。風氣剛決。民務農桑。多剽竊。生氣未能壞。復大抵二東之間。密邇京甸。京儲邊餉。徵發無時。孔道輻輳。瀕滋供億繁苦。是以終明之世。盜賊孔多。若遼陽衛隸於東。故復直隸。太祖定屬山東布政戶口皆於斯稽上之。亦東地也。自爲區宇。沃野膏田。方四千里。衛爲郡縣。民稱安土。設衛以來。兵戈日尋。生齒疏落。而遷徙滿戍之人。闖焉。卒兵逃亡。糧餉愆期。不守。末年。僅關外九城。大凌之役。復陷死十萬衆。悲夫。因敘二東。浩然致嘆。詳志於邊關。蓋不復錄。山東六部。初年戶七十五萬三千八百九十四。人口五百二十七萬二千一百六。人口五百六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設山東承宣布政司。分道四。府六。州十五。縣八十九。遼東都使司一。領衛二十五。衛河提舉司一。

濟南道。領府一。

濟南府。禹貢青州之域。西境連冀。天文危分野。春秋戰國屬齊。平公伐齊戰歷下。漢韓信襲齊軍於歷下。其地也。秦屬齊郡。漢初屬齊國。文帝分置濟南國。景帝改郡。東漢仍爲國。供治東平。晉移治歷城。劉宋僑立冀州。後魏改齊州。兼置濟南郡。隋能郡在州。唐仍之。尋爲濟南郡。宋改興德軍。尋陞濟南府。元爲路。明爲府。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險。俗多織作。士敦厚閎達。多大節。濱之旁稍剽狠。章邱古高唐。鄒平古棣國。薛縣古夾谷。德州古平原。唐顏眞卿效死地。領州四。縣二十六。

歷城。章邱。鄒平。濱川。長山。新城。齊河。齊東。濟陽。禹城。臨邑。長清。肥城。

青城。陵。泰安州。領新泰。萊蕪。德州。領德平。平原。武定州。領陽信。海豐。樂陵。商河。

濱州。領利津。滨化。蒲臺。

海右道。領府三。

青州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虛危分野。古爽鳩氏之國。周禮正東曰青州。蓋以土居少陽。其色青。故名。成王滅蒲姑。封太公望。所謂營邱。即臨淄也。秦置齊郡。曰琅琊。漢置北海郡。晉爲北海。樂安二國地。永嘉末。石勒南踰。慕容德都焉。北魏得之。曰益都。唐爲青州。亦曰北海郡。置平盧節度。宋爲鎮海軍。元爲益都路。明改爲青州府。其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東瑯琊。西濁河。四塞之固。海岱間一都會也。古云。東西秦。蓋以形勝雄武。甲於諸方。士好經術。矜功名。崇學業。文物彬彬。而豪悍彊直。風氣剛決。民務農桑。多剽竊。領州一。縣十三。

益都。臨淄。博興。高苑。樂安。壽光。昌樂。臨朐。安邱。諸城。蒙陰。莒州。領沂水。日照。

登州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唐虞觸夷所居。夏斟鄩國。春秋牟子國。戰國齊。秦屬齊郡。漢武帝宿留東萊。望海中蓬萊遇仙。其地也。隋置牟州。尋廢。唐復牟。改登州。治文登。又爲東牟郡。宋屬京都路。元屬益都。明初屬萊州府。後陞爲登州府。其地高山前阻。大海四環。惟一路通萊。僻在東陲。士風狹隘。山海曠觀。差爲雄勝。士崇學業。人力農桑。民樸野獷直。頗尚氣健。訟領州一。縣七。

蓬萊。黃。福山。棲霞。招遠。萊陽。甯海州。領文登。

萊州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古萊夷地。春秋齊侯遷萊子於郎。東故曰東萊。秦屬齊郡。漢爲東萊郡。晉爲郡縣。民稱安土。設衛以來。兵戈日尋。生齒疏落。而遷徙滿戍之人。闖焉。卒兵逃亡。糧餉愆期。不守。末年。僅關外九城。大凌之役。復陷死十萬衆。悲夫。因敘二東。浩然致嘆。詳志於邊關。蓋不復錄。山東六部。初年戶七十五萬三千八百九十四。人口五百二十七萬二千一百六。人口五百六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設山東承宣布政司。分道四。府六。州十五。縣八十九。遼東都使司一。領衛二十五。衛河提舉司一。

濟南道。領府一。

濟南府。禹貢青州之域。西境連冀。天文危分野。春秋戰國屬齊。平公伐齊戰歷下。漢韓信襲齊軍於歷下。其地也。秦屬齊郡。漢初屬齊國。文帝分置濟南國。景帝改郡。東漢仍爲國。供治東平。晉移治歷城。劉宋僑立冀州。後魏改齊州。兼置濟南郡。隋能郡在州。唐仍之。尋爲濟南郡。宋改興德軍。尋陞濟南府。元爲路。明爲府。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險。俗多織作。士敦厚閎達。多大節。濱之旁稍剽狠。章邱古高唐。鄒平古棣國。薛縣古夾谷。德州古平原。唐顏眞卿效死地。領州四。縣二十六。

歷城。章邱。鄒平。濱川。長山。新城。齊河。齊東。濟陽。禹城。臨邑。長清。肥城。

青城。陵。泰安州。領新泰。萊蕪。德州。領德平。平原。武定州。領陽信。海豐。樂陵。商河。

濱州。領利津。滨化。蒲臺。

海右道。領府三。

青州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虛危分野。古爽鳩氏之國。周禮正東曰青州。蓋以土居少陽。其色青。故名。成王滅蒲姑。封太公望。所謂營邱。即臨淄也。秦置齊郡。曰琅琊。漢置北海郡。晉爲北海。樂安二國地。永嘉末。石勒南踰。慕容德都焉。北魏得之。曰益都。唐爲青州。亦曰北海郡。置平盧節度。宋爲鎮海軍。元爲益都路。明改爲青州府。其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東瑯琊。西濁河。四塞之固。海岱間一都會也。古云。東西秦。蓋以形勝雄武。甲於諸方。士好經術。矜功名。崇學業。文物彬彬。而豪悍彊直。風氣剛決。民務農桑。多剽竊。生氣未能壞。復大抵二東之間。密邇京甸。京儲邊餉。徵發無時。孔道輻輳。瀕滋供億繁苦。是以終明之世。盜賊孔多。若遼陽衛隸於東。故復直隸。太祖定屬山東布政。戶口皆於斯稽上之。亦東地也。自爲區宇。沃野膏田。方四千里。衛

東兗道領府二。

兗州府禹貢徐豫兗三州之域，天文奎婁分野。周爲魯國。秦置薛郡地。漢爲魯國及泰山山陽郡。東漢爲任城國兼置兗州。晉爲魯郡。後爲泰前軍。宋宣和改爲袞慶府。元爲兗州。隸濟寧路。明爲兗州府。曲阜古奄國。桑土之都。周武王以封周公。都古邾。滕古小邾。嶧古鄫。金鄉古緡。魚臺故棠邑。單故單父。曹古豫州城。武王封叔鐸。曹縣東北二十里。漢高帝即位於定陶。汜水之南是也。鉅野古澤。禹貢謂大野既豬者。東平古何須國。平陰春秋魯襄公會伐齊。齊侯禦諸平陰。陽穀爲齊宋江黃所會之地。鄆古鄆子國。其地東盤鄆壘。西控鉅野。北走厥固。南馳互鄉。洙泗一都會也。有大聖人之化。尚禮義重廉恥。君子絃誦爲習。小人桑麻爲業。然下邑多鄙野。領州四縣二十三。

滋陽。曲阜。寧陽。鄒。泗水。滕。嶧。金鄉。魚臺。單。城武。曹州。領曹。定陶。濟寧州。領嘉祥。鄆城。鉅野。東平州。領汶上。東阿。平陰。陽穀。壽張。沂州。領郯城。費。

東昌府禹貢兗州之城，天文危室分野。春秋齊西鄙聊攝之地。戰國爲衛齊趙三國之交。秦屬東郡平原清河三郡之地。晉屬平原國。宋置魏郡。隋置爲博州。屬河東。宋仍之。屬河北。元爲博州路。尋改東昌路。明初改府。濮州古顓頊之墟曰帝邱。夏昆吾氏所居。春秋衛成公都焉。東爲雷澤曰姚墟。舜生地。高唐館陶之間。有澤焉。頗故道。其地要衝。土平衍。漯河所經。俗好稼穡。士讀書懷義。有古風烈。獨濮槃昆吾遺意。諸侯狡悍。士夫尤多詐而難信。領州三縣十五。

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冠。臨清州。領邱。館陶。高唐州。領恩。夏津。武城。濮州。領范縣。觀城。朝城。

山西省。

山西古并冀州地。太行左峙。黃河右繞。五原錯落。四塞森羅。背臨朔漠。表裏河山。有俯控中州之勢。百水南流。俱朝崤函。所以宿受衛於秦也。省治太原古晉陽。并爲唐南京。忻代以北。邊患日尋。鴈門偏頭當武並當關戍。保德河曲之西。與套虜盜邊一水。蓋不止大同爲要衝矣。汾潞之間。民稠地狹。逐末四方。并擁紫塞。東漢末郡廢。晉屬鴈門。後魏徙都平城。置代尹。隋屬馬邑。唐初復置北恆州。治雲中。尋廢。後改雲州。復雲中郡。置大同軍節度。石晉沒於契丹。號西京。五代唐曰大同。遼爲西京府。元置路。明爲府。城東白登。城西爲單于臺。代古代國。廣昌爲飛狐口。其地北臨廣野。東西礎石。柏梯凌峙。緜亙千里。爲燕京藩屏。用武之國。俗質樸剛武。騎獵守業。力稽。尚力習武。府城五方之人聚焉。俗稍華侈。競整色鬪妍。治天下恆遒。於此。領州四縣七。

大同。懷仁。渾源州。無所領。應州。領山陰。朔州。領馬邑。蔚州。領廣靈。廣昌。靈邱。南越永年省入。

太原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古唐國。高辛氏子實沈氏居焉。堯封唐侯。舜以冀州地廣。分并州置牧焉。周以封太叔。因曰晉。晉亡爲趙。秦置太原郡。兩漢因之。武帝置并州。魏爲太原郡。隋爲郡。唐起

義於此。曰北都。後爲并州大都督府。改太原府。天寶號北京。北漢劉旻據之。宋平北漢。墮其城。徙治榆次。元置太原路。後改冀寧路。明仍爲太原府。其地左恆山。句注之險。右阻大河。北方山南孟門。襟四塞。控五原。自古爲廣固之國。一都會也。尚風。晉以後爲樓煩胡所據。趙滅之。縣其地。祁縣。古昭餘祁藪也。民醲樸儉素。士好學。北隣尚武。勇善治生。多藏富。領州五縣二十。

陽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徐溝。清源。交城。文水。嵐陽。孟。靜樂。河曲。平定州。領樂平。忻州。領定襄。代州。領五臺。繁峙。崞。岢嵐州。領嵐。興。保德州。無所領。

河東道領府一。

平陽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鶉尾分野。臺都平陽。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爲河東郡地。三國魏始置平陽郡。隋改平河。唐改晉州。又爲平陽郡。五代置定昌軍節度。改建雄軍。宋因之。宣和中陞平陽府。元爲路。尋改晉甯。明復爲平陽府。洪洞古楊侯國。晉滅之。賜羊舌氏。趙城穆王以封造父。曲沃晉文侯弟成師封邑。襄城晉絳邑。浦坂舜都。臨晉古桑泉。榮河古汾國。夏后少康起於此。魏汾陰貉氏古邨伯國。文王子封地。河津古耿國。殷祖乙都焉。聞喜古曲沃。平陸古茅。芮故芮。絳晉新田也。稷山春秋晉侯治兵於稷。安邑禹所營。吉州古屈。夷吾所居。隰州古蒲。重耳所居。又有夏城。垣曲有亳城。禹湯所都。其地背倚山險。南都大河。接汾晉。指關陝。水陸形勢。實天下要區。俗有堯之遺風。崇禮讓。儉樸無華。愛深思遠。多勇敢。好積蓄。士彬彬有儒風。民好逐末。領州六縣二十八。

臨汾。襄陵。洪洞。浮山。趙城。太平。岳陽。曲沃。翼城。汾西。蒲。蒲州。領臨晉。榮河。猗氏。萬泉。河津。解州。領安邑。夏縣。聞喜。平陸。芮城。垣曲。霍州。無所領。隰州。領太寧。永和。吉州。領鄉寧。蠶石。

冀北道領府一。

大同府禹貢冀州之域。周爲并州。天文鶉首分野。春秋北翟居之。戰國屬趙。秦置雲中。城北長城。土紫曰紫塞。東漢末郡廢。晉屬鴈門。後魏徙都平城。置代尹。隋屬馬邑。唐初復置北恆州。治雲中。尋廢。後改雲州。復雲中郡。置大同軍節度。石晉沒於契丹。號西京。五代唐曰大同。遼爲西京府。元置路。明爲府。城東白登。城西爲單于臺。代古代國。廣昌爲飛狐口。其地北臨廣野。東西礎石。柏梯凌峙。緜亙千里。爲燕京藩屏。用武之國。俗質樸剛武。騎獵守業。力稽。尚力習武。府城五方之人聚焉。俗稍華侈。競整色鬪妍。治天下恆遒。於此。領州四縣七。

大同。懷仁。渾源州。無所領。應州。領山陰。朔州。領馬邑。蔚州。領廣靈。廣昌。靈邱。南越永年省入一同靈邱。

冀南道領府二州三。

潞安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商黎國。西伯所勘也。周爲赤狄潞子國。戰國初屬韓別都。後屬趙。秦置上黨郡。晉徙治潞。後周置潞州。領上黨襄垣二郡。隋廢。唐復潞州。又爲上黨郡。後置昭義軍節度。屬河東道。五代置匡義軍。宋改昭德軍。隆隆府。明初爲潞州。後改潞安府。其地極高。與天爲鄰。故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肘京洛而屬滄津。倚太原。跨河汾。河東雄境。俗勤樸醇古。士尚氣節而務學。民力農逐末。能離鄉井。領縣八。

長治。長子。屯留。襄垣。潞城。壺關。平順。黎城。

汾州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分野。趙西河地。吳起所謂美哉山河之固也。秦漢皆太原郡地。三國魏沿西河郡。治茲氏。晉爲國。後魏置汾州。治蒲子。後移西河。後齊治南朔州。後周改介州。唐改浩州。宋改汾州。金置汾陽軍節度。元屬太原路。明初爲州。萬曆初陞爲府。設汾陽縣。割太原之臨縣、永甯州、甯鄉、西河郡。金置汾陽軍節度。元屬太原路。明初爲州。萬曆初陞爲府。設汾陽縣。割太原之臨縣、永甯州、甯鄉、平陽之鹽石屬焉。尋還鹽石於平陽。其地山川峭拔。生齒繁衍。士好文尚儒。民勤儉好賈。領州一。縣七。

汾陽。孝義。平遙。介休。石樓。臨。永甯州。甯鄉。

遼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春秋晉。戰國韓。後屬趙。秦漢屬上黨郡。後魏爲遼陽郡。隋廢郡置。改遼州。尋改箕州。又改儀州。宋復遼州。元因之。明仍爲遼州。直隸山西布政司。其地多山谷。險峻深僻。地少平夷。居太行之巔。民倡實而悍。俗厚少文。領縣二。

榆社。和順。

沁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井分野。春秋晉。戰國先韓後趙。秦漢爲上黨地。魏置義甯郡。隋廢郡。沁州。又爲義寧郡。唐復沁州。後改陽城郡。宋曰威勝。元爲沁州。明因之。其地銅鞮榮其前。龜山鎮其後。萬峰攢列。氣塞而僻。趙奢破秦軍閼與。即此地。俗專農事。重去鄉。異於他郡。直隸山西布政司。領縣二。

沁源。武鄉。

澤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春秋晉。戰國趙。長平地。漢分屬上黨河東二郡。後魏置建興郡。隋爲晉州。唐改澤州。又爲高平郡。又改長平。尋徙治蓋州。宋元爲高平。明復爲澤州。直隸山西布政司。其地有太行之險固。爲東洛之藩籬。山高澗深。道路狹隘。俗力本好儉。敦樸多蔬。稱爲饒富。性質敦厖。少委曲。重儒術。領縣四。

高平。陽城。陵川。沁水。

河南省。

河南古像豫二州之域。冀之南境。徐之西北陬。當天下之中。圖圜方夏。四圖輻輳。河流中貫。淮衛爲輔。而開封其都會也。北下衛漳。達京圻。東浴汴泗。輸江淮。車馬舳艫。可以交會。雖險憂不及。圖中。而水陸道里。故聖王謂之適中。第河患日急。終爲論者。彰德控趙魏懷孟。連晉冀衛輝。洪汲平陌四會。可謂要區。河南北。稱形勝焉。汝南陽。下新蔡。入襄鄧。又與江淮相表裏。而歸德雖陳之四地。雖數省。直走亳潁徽徐諸山澤。姦人常藉以首難。雖彰惠亦連他省。然控

制差易。若考中州之地。山水環互。民物茂實。則汝南爲優。至錞山獵野。拔懇險固。強弓利弩。出於其間。即河洛爲著。明則分封偏河南宗藩日增。而輪輻經歷。日煩汗足。民生孔勞。及流寇發難。於關西。漸蠶食中土。兵戈十餘年。燐火郊原。荒榛塹畝。向來民物繁集。皆爲狐鬼紛嘯之鄉。過客傷心。言之可爲墮淚。大抵國家服馭病。則股體困瘁耳。悲夫。追往事者。未嘗不致恨於有用兵之責者。初年戶三十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七。人口一百九十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二。末年戶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七。人口五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二。設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分道四。領府八。州十有二。縣九十有七。

大梁道。領府二。

開封府。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春秋鄭衛陳之境。戰國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秦屬三川郡。漢置陳留郡。皆改國。東魏梁州及陳留開封二郡。北齊併入陳留郡。郡城魏惠王築。秦攻魏。引河水灌而拔之。隋引河通淮漕。引汴水。唐置汴州。天寶初改復陳留郡。五代梁都之。號東京。置開封府。皆漢周因之。宋建都於此。廣皇城。因洛陽宮殿爲之。而始壯麗。陷於金。元改爲南京。元改汴梁路。明復爲開封府。崇禎末年。河決開封。死者數十萬。移治權頭而終不城。郭陳留杞國。陽武秦博浪地。延津鄭廖延戰國爲韓都。陳州伏羲都。曰太昊之墟。周以封舜後嬀滿於此。許州許國。漢韓國。漢獻帝都許昌。襄城古汜邑。周襄王出居焉。長葛春秋宋人伐鄭取長葛。鈞爲禹封邑。春秋鄭僖。周封黃帝後於此。曰鄫。滎陽古虢。滎古澤也。河險右湧。濟汜水鄭虎牢。漢成皋。大抵其地爲天下要衝。四通八達。岡阜線繞。風號龍蟠。虎伏。然爲南北爭場。用武之地。人稟中和之氣。事詩書。右武習。衆重節義。勤耕織。風物繁侈。中天都會。領州四。縣三十。

祥符。陳留。杞。通許。太康。尉氏。洧川。鄢陵。中牟。扶溝。延津。陽武。原武。封邱。

開。陽。新鄭。儀封。陳州。額。商水。西華。項城。沈邱。許州。臨潁。襄城。鄢城。

長葛。禹州。密。鄭州。額。滎陽。滎澤。河陽。汜水。

歸德府。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徐之西境。天文角亢分野。古商邱地。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周封微子啓爲宋。戰國齊楚魏三分其地。秦碭郡。漢梁國。隋置宋州。唐因之。尋改睢陽郡。五代梁爲宣武軍節度。宋陞爲南京。應天府。爲京西路。金爲歸德府。更宋城曰睢陽。元因之。明初降爲州。後復府。尋陞爲陵。古葛伯國。虞城商均封地。柘城古朱襄氏邑。即陳株林。其地控河面淮。翰道接碭。廣衍膏沃。俗重厚多材。頗憂斂。力穡尚氣。多致富藏。領州一。縣八。

商邱。寧陵。鹿邑。夏邑。永城。虞城。睢州。額。考城。柘城。

河南道。領府一。

河南府。禹貢豫州之域。天文柳分野。武王克商。定鼎於郟鄏。至成王營成周。卜澗水東。瀍水西。宅洛邑焉。爲王城。又於瀍水東。澗陂頑民居之。曰下都。平王因犬戎之亂。自鄭徙都之。曰東周。秦置三川郡。漢置河南郡。光武都之。置河南尹。司隸焉。魏爲司州。晉亦以都故置尹。苻秦改豫州。魏孝文自代徙都之。後東西魏分其地。唐置洛州。後改河南府。宋爲西京。金號中京。元爲河南路。明更爲府。領縣帥帝嚳都。成湯居西亳

即此。鑿庚復都之孟津。卽武王誓師之地。宣陽召伯聽訟之所。登封古陽城。禹避舜子於此。嵩縣古伊闕。秦昏邊陸渾戎於此。陝州古虢國。卽漢宏農都也。其地南望三塗。北望嶽郡。沂洛背河。左伊右瀍。函谷明險。崤二河鼎足。爲天地之中。其俗忠義質直。見刑罰清簡。士知時書。民追督養。行誼純樸。不事華侈。生性悍率。倣然遒人。領州一縣十三。

洛陽。偃師。鞏。孟津。登封。宜陽。永寧。新安。澠池。嵩。盧氏。陝州。領靈寶。

鄭。

汝南道。領府二州一。

南陽府。禹貢豫州之域。天文張分野。本夏禹之國。周爲申伯鄧侯所封。春秋楚戰國韓秦取韓地。自漢以北置南陽郡。治宛。漢荊州。晉爲南陽國。宋齊幷爲郡。隋罷郡置鄧州。唐仍之。尋爲南陽郡。宋屬京西南路。金置申州。元爲南陽府。明因之。其地北有成皐之固。西有商阪之阻。東有宛穰受淮海之饒。南爲襄漢。潘雒諸葛以爲用武之國。士敦詩書。民務耕稼。尚氣多質。純樸頗質有古風。女好遊。以近漢俗也。領州二。縣十一。

南陽。鎮平。唐。泌陽。桐柏。南召。鄧州。領內鄉。新野。淅川。裕州。領舞陽。葉。

汝寧府。禹貢豫州之域。天文角亢氐分野。春秋沈蔡二國地。戰國楚魏分境。漢汝南郡。劉宋立司州。以汝水曲如懸弧。號曰懸弧。魏太初力攻不能拔者也。後魏改豫州。東魏置行臺。周置總管府。唐復因隋爲豫州。後置汝南郡。改蔡州。元和中。吳元濟以蔡叛。李愬夜入城誅之。宋爲淮康軍節度。元爲蔡州。隆汝寧府。明因之。汝陽沈國。上蔡蔡國。信陽申國。確山江國。光山弦國。其水蔡紆。其地平舒。襟淮振穎。爲四方之最中。故有天中山。人性躁勁。風氣果決。士秉質文。民俗醇樸。而豪右強虓。俗苦悶細。領州二。縣十二。

汝陽。眞陽。新蔡。上蔡。西平。遂平。信陽州。領羅山。確山。光州。領光山。固始。息。

商城。

汝州。禹貢豫州之域。天文張分野。春秋鄭。戰國韓。後周魏。秦屬三川郡。漢屬河南。後周改和州。隋始更汝州。唐因之。後置臨汝郡。又曰伊州。宋又改汝州。屬京西北路。金爲期都。元仍汝州。屬南陽。明初屬汝寧。後直隸河南布政司。其地右臂三塗。左隘嵩岳。面據衡陰。背俯王屋。控以陸渾。士風質樸。俗稱古人。尚英雄。勤於營生。儉於用度。領州一。縣六。

安陽。湯陰。臨漳。林。磁州。武安。涉。

衛輝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殷紂所都。朝歌地也。武王平殷。分其北爲邶。西爲鄘。東爲衛。封康叔焉。戰國魏。秦屬河東。漢屬河內。晉魏設朝歌郡。屬冀州。晉改汲縣。後魏徙郡治枋頭。而於此置義州。尋廢。隋復置州。改衛州。又爲汲郡。屬河北。元爲衛輝路。明改爲府。汲牧野。胙城古胙國。周公別子封地。卽古共國。其地左孟門。右太行。南臨大河。西連上黨。蘇門百泉。招山水之秀。爲要衝地。士向學有文采。人剛武尙力。俗饒裕。勤於耕耘。重義氣。緩財賄。有古人之風。領縣六。

汲。胙城。新鄉。獲嘉。淇。輝。

懷慶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古置懷地。殷爲畿內。周三監。後屬晉。戰國爲魏。衛鄭三國分境。漢初爲殷國。尋改河內郡。置野王縣。後魏置懷州。隋爲郡。唐爲州。尋復河內郡。宋因之。屬河北西路。元改懷孟路。又更懷慶路。明改府。山川延袤。雄跨衛孟。舟車都會。號爲陸海。其俗崇儉固。急修肆。士顓知書。風稍儉陋。田多半在山谷間。故耳。領縣六。

河內。濟源。修武。武陟。孟。溫。

陝西省。

陝西古雍州地。梁州北境。爲周王畿。山河四塞。神皐奧區。所謂天下之勢。秦得百二。形勝甲於天下。秦蒇盛唐都焉。西安東扼嶢函。北帶河流。八水繞環。終南表闕。生齒繁盛。百貨走集。關中大都會也。平凉固原。豐草曠野。畜牧蕃滋。而外乏屏蔽。屏騎飆來。朝夕蹂躪。素風延慶間。士馬精強。號爲雄鄙。寧夏跨有賀蘭。黃河之險。別爲一區。水殺自饒。爲備較易。所以河西關隴之地。山水秀麗。洵矣樂土。自移鎮榆林。而後河套盡棄。烽火達內郡矣。斥堠之封漸暨。世宗時議復議征。皆不果。而任事者發。不亦悲乎。甘凉左番右虜。勢處孤危。而洮岷錯入於番夷之外。稍有不慎。則西海之寇爲戰場矣。鳳河回種繁盛。無賴姦頑。多逃匿於內。時有可憂。若漢中關河險阻。棧路遙遠。昔李自成困陝於中。總督陳奇瑜大兵雲集。不卽掃除。誤聽姦謀。放之出柙。遂致燎原。終使鼎鑊淪喪。識者未嘗不致恨於斯人也。明末流寇之起。源於延安七衛。荒有司不爲撫循而且掊削之。以致蒸結禍生。不可撲滅。嗟哉。大約秦人彊武獷悍。非也省比。易亂而難馴。況凋瘵薈條之後耶。初年戶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六。人口二百三十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九。末年戶三十九萬四千四百二十三。人口四百五十萬二千六十七。設陝西承宣布政使司。分道六。領府八。州二十一。縣九十四。都司行都司各一。領衛三十有九。所十六。儀衛羣牧八。

關內道。領府一。

西安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非鬼分野。周武王克殷都豐。鎬。豐在豐水。鎬其東。皆在長安界。曰宗周。平王東遷以賜秦。秦幷天下。置內史。漢改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晉魏周隋以至於唐。皆建都焉。唐末爲佑國軍。五代改永平軍。宋仍京兆府。開永興軍。元改安西路。又改奉元。明爲西安府。咸陽秦孝公居。臨

-640

涼古驪戎國。幽王死焉。漢新豐。秦即左鄢。有屈。國。殷崇國。右輔地。爾雅。山曲曰整。水曲曰厓。商奚始封邑。同州漢左輔。治朝邑。古蒲關。白水古彭衙。焉城古少梁。華州鄭桓始封曰咸林。乾州唐奉天。武功古郃。禹貢所謂惇物也。郴州古西戎地。公劉居之曰豳。其地左崤函。右蜀隴。中貫田沃壤。號爲陸海。終南障之南。有巴漢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古稱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其俗五方雜處。尚氣槩。先勇力。勤於耕織。習俗頗模。務從儉約。士多慷慨。英豪輩出。藍田左右山郡。元隰而與省會繁富。號天澤矣。領州六縣三十一。

長安　咸寧　咸陽　興平　臨潼　高陵　鄠　藍田　涇陽　三原　整厔　渭南　商州　領鎮安　洛南　商南　山陽　同州　領朝邑　郃陽　澄城　白水　韓城　華州　領華陰　蒲城　耀州　領同官　富平　乾州　領醴泉　武功　永壽　邠州　領淳化　三水　長武。

隴西道。領府二。

鳳翔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岐雍地。秦故都。漢屬右扶風。三國魏爲扶風郡。屯重兵陳倉。諸葛亮攻之不下者也。後魏置平秦郡。兼置岐州。又爲西京。五代改關西郡。宋爲秦鳳路。元爲鳳翔府。明因之。其地岐及梁山奠其東北。岍與吳山亙其西南。岐谷如犬牙。五丈原如長蛇。襟帶環合。一大都會。雄博差次長安。實臨諸郡。民厚重質直。鮮惰習。勤稼穡。喜射獵。士多慷雅。風古而峭勁。領州一縣七。

鳳翔　岐山　寶鷄　扶風　麟　遊。　隴州　領汧陽。

平涼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爲朝那。秦屬北郡。漢析置安定郡。晉徙治臨涇。周原州。陷爲安定郡。又析置平涼郡。唐初屬原州。詩所謂至于太原也。宋改涇原路。置經略安撫使。金元爲平涼州。明因之。其地山川險拔。襟帶中華。水土雜於河西。人煙接於北境。旁扼夷落。咽喉靈武。控制西陲。實爲要地。俗醞樸近古。士尚氣略。人以騎射爲業。頗宜耕織。悍狄其本性也。領州三縣七。

平涼　華亭　鎮原　崇信　固原州　無領。　涇州　領鎮戎　靜寧州　領莊浪　隆德。

隴南道。領府一。

漢中府。禹貢梁雍二州之域。天文井鬼翼軫分野。周褒國。周衰。鄭桓公沒於犬戎。民南奔居焉。曰南鄭。始皇置漢中郡。項羽封漢高祖爲都之。武帝分隸益州部。東漢末爲張魯所據。魏取之。後爲蜀得。晉置梁州。宋齊梁後魏皆以梁州治漢中。隋爲漢中郡。唐復梁州。改褒州。尋復。德宗隆爲興元府。宋仍之。元爲路。明改漢中府。其地東接南郡。西接陰平。南連漢廣。北扼秦川。崖谷峻絕。數里百折。爲成都喉噤。巴蜀屏捍。天下之險地有三。此其一也。風氣強梁。直樸無文。務農習射。人多英武。領州二縣十四。

南鄭　褒城　城固　洋　西鄉　鳳　寧羌州　領沔　略陽　興安州　領平利　石泉　漢陰　紫陽　漢陰　白河。

河西道。領府二。

慶陽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先公不窋所居。號北豳。春秋爲義渠戎。秦滅義渠。以其地屬北

地郡。漢因之。東漢至晉。復爲戎有。後魏置州。唐爲慶州。後改安化郡。宋因之。范仲淹築大順城。其地也。於是合環州爲環慶路。後爲慶陽軍節度。又陞府。元置路。後爲府。明因之。其地原阜列峙。溝澗輻輳。爲關輔保障。民淳士愨。勇武多材。俗尚耕獵。人多穴處。領州一縣四。

安化　合水　環　寧州　領真寧。

延安府。禹貢天文同慶陽。春秋白翟地。秦屬上郡。項羽三分秦地。以董翳爲翟王。都高奴。其地也。漢初置翟國。尋屬上郡。晉陷於戎。後魏爲統萬鎮。未幾。置金明郡。後改延州。唐因之。或爲延安郡。爲衛國軍節度。五代改忠義軍。後更爲彰武軍。宋初因之。元初中陞延安府。鄜延路。屬永興軍路。元改延安路。明爲府。其地爲三水所會。五路襟喉。倚山爲城。因河爲壍。形勝之區。人勤稼穡。俗尚鬼神。儉而不陋。性樸直。好武勇。忠義輩出。領州三縣十六。

膚施　安塞　甘泉　安定　保安　宜川　延川　延長　清澗　綏德州　領米脂　葭州　領吳堡　神木　府谷。

隴右道。領府二。

鞏昌府。禹貢天文同慶陽。春秋戎羌所居。秦取之。屬隴西郡。東漢分置南安郡。治獂道。明因之。其地接壤戎羌。通道隴蜀。背山面洮。土地險阨。得兩戒山河之首。伏羲所生之地。俗尚氣力。俚而不澆。禮循古制。好獵重農。尤多畜牧。領州三縣十有四。

隴西　安定　會寧　通渭　漳　寧遠　伏羌　西和　成　階州　領文　徽州　兩當。

臨洮府。禹貢天文同慶陽。春秋戰國皆羌地。秦漢爲隴西郡。趙充國擊羌地也。晉析置狄道。六季爲武始、臨洮、金城郡。唐置臨洮軍。寶應中陷於吐蕃。宋爲鎮洮軍。尋改熙州。治狄道。金元爲臨洮府。明因之。其地境接巴羌。地控邊陲。山勢聳峻。土田肥美。南臨岷嶓。北黃河。有長城之勢。俗勁質木。强喜武務農。文雅之風。殊遜他郡。惟蘭州風物流美。有江表之觀。領州二縣三。

伏道　渭源　蘭州　領金　河州　無所領。

西寧道。領衛五。

寧夏衛。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亦羌戎地。秦屬上郡。漢置朔方郡。晉亂。赫連夏據有其地。後魏周隋爲夏州。尋分爲宏化、懷遠、朔方郡。唐爲靈武郡。肅宗即位於此。曰靈州。宋拓跋思恭鎮夏州。遂據之。其孫德明城懷遠爲興州。以居所謂西夏也。元置寧夏路。明初更爲府。後廢府。設衛。隸陝西都司。其地黃河東繞。賀蘭西鎮。倚河津。近重寨。爲西陲巨屏。人以拔塞趨利。善牧爲貧。好武信鬼。尚訟。敢戰鬪。領衛五。

寧夏前衛　左屯衛　右屯衛　後衛　中屯衛。

寧夏中衛。古鹽州地。元初置應理州。明建寧夏中衛。領州五。左右中前後。其地東阻河。西據沙山。邊陲保

降人性勇悍同寧夏。

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爲諸戎所居。後吐谷渾據有之。後周始置洮陽郡。唐爲洮州。李西平生其地。唐末陷吐蕃。曰臨洮城。宋復置洮州。明改置衛。領千戶所五。其地西接番戎。東藏溫隘險阻之區。人性勁悍。衣褐食肉。以射獵爲生。去戎習幾希耳。

岷州衛。禹貢天文同洮州。古西羌地。秦屬臨洮。西魏始置州。隸爲同和郡。唐改和政。後復爲岷州。宋置西和州。元於祐川置。宣慰。明改爲岷州衛。領千戶所四。軍民千戶所一。堡八。

西固城軍民千戶所。

河州衛。古西羌地。秦漢屬隴西郡。隋曰枹罕。唐改河州。又爲安鄉郡。宋改寧河縣。元爲路。明初爲府。後改爲衛。北地東繞洮河。西峙積石。雪嶺盤鬱。黃河旋東。人番漢雜居。好佛尚武。領所七。堡二十四。

左所。右所。中所。前所。後所。中前所。歸德守禦所。

鎮番衛。古西羌地。秦漢屬隴西郡。後魏曰會寧。唐更爲粟州。宋改敦文州。元因之。明更爲鎮番

九軍民府四州二十一縣百有十四。設都司二。領衛二十二。守禦所二十四。宣撫司三。招討司一。安撫司八。長官司四十七。

川西道領府一。

成都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因封其支庶於蜀。秦幷之爲蜀郡。漢分置廣漢郡。武帝置益州。蜀郡隸焉。蜀先主都之。於益州置牧。蜀郡置守。晉改爲成都國。尋復蜀郡。唐復益州及劍南節度。隸山南西道。玄宗幸蜀。號成都曰南京。五代王建孟知祥據其地。宋爲益州路。元因之。元末明玉珍據之。都重慶。號大夏。明太祖以大將軍友德破之。玉珍子昇來歸。定爲成都府。其地沃野千里。天府之國。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西抗吐蕃。南抵蠻獠。岷嶓奠麗。爲天下雄。潘民饒魚稻。無凶年。俗不愁苦。多工巧。綾錦雕鏤之物。被天下。昔置錦官主之。曰錦官城。人好逸樂。士多文雅。善談論。女淫而不檢。諸郡皆然。領州六縣二十五。

成都　華陽　雙流　溫江　新繁　新都　金堂　仁壽　井研　郫　資　內江　瀘　彭　安　崇寧　簡州領資陽　崇慶州領新津　漢州領什邡　綿竹　德陽　縣州領彰明　羅江　茂州領汶川　威州領保

川北道領府二州一。

保寧府禹貢天文同成都。古巴國。秦巴郡地。漢晉巴西郡。徙治閬中。梁爲北巴郡。後置南梁州。西魏改南梁曰隆中。又更北巴曰蓬州。隋改閬中郡。唐復隆州。改閬中郡。五代唐置保寧軍。宋改安德軍。元陞保寧府。尋改路。明定爲府。地在劍南巴峽。華山磽确。中爲梁洋梓益之衝。前界閬褒。後倚劍閣。棧道千里。緣山爲門。爲蜀吭要地。士文雅貢譙。土風醇厚。民多豪武。領州二縣八。

閬中　蒼溪　南部　廣元　巴州領通江　南江　劍州　順慶府禹貢梁州。周雍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秦屬巴郡。漢分充國諸縣。晉屬巴西。劉宋析置宕渠郡。隋廢復巴西。唐置果州。治南充。改充州。五代蜀置永寧軍節度。宋以充州隸梓州路。南宋陞順慶府。元改路。明復爲府。其地南連巴徼。北控通川。山川迴環。形勢峭逐。實人剽勇。士俗質陋。喜賈好訟。士多儒術。領州二縣八。

南充　西充　蓬州領營山　儀隴　廣安州領渠　大竹　岳池　鄰水

潼川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屬蜀郡。漢晉宋齊並屬廣漢郡。梁置新州。西魏置長城郡。隋梓州。唐因之。或爲梓潼郡。宋改靜戎軍。尋改安靜。已又更劍南。升爲潼川府。元爲州。明因之。直隸布政司。其地左帶涪水。右挾中江。沃野膏壤。水陸要會。人性輕揚。喜鬬稚。尚客。居女淫而好管樂。士通詩書。領縣七。

射洪　鹽亭　中江　遂寧　蓬溪　安岳　樂至

川東道領府二。

重慶府禹貢天文如成都。周巴子國。曰三巴。秦置巴郡。漢因之。管爲巴都郡。宋齊復巴郡。治江州。今江津也。後或爲楚州。又爲巴州。隋改渝州。唐因之。後改南平郡。五代爲渝州。宋改爲恭州。寧陸軍。置府。元置路。明初玉珍號夏都此。明復改爲府。其地接魚復。聯夔道。背漢中。面夜郎。承三江之會。五溪繡聚焉。俗半楚風。剽悍尚武。人多姿態。銳氣海舞。信鬼勤稽。士習詩書。尚儉素。領州三縣十七。

巴　江津　長壽　大足　永川　榮昌　綦江　南川　黔江　安居　璧山　合州領銅梁　定遠　忠州領酆都　涪江　涪州　武隆　彭水

夔州府禹貢荊梁二州之地。天文軫翼分野。古庸國。魚復之地。春秋庸國。秦屬巴郡。漢武永寧郡。號曰帝城。又曰巴東。蜀漢曰固陵。梁改信州。唐改雲安郡。宋元曰夔州。明陞爲府。地據荊楚上游。當全蜀之口。鎮以瀼源。抱以禮塘。盤高控深。咽喉楚蜀。士風擯樸。任俠尚氣。好遊如楚俗。火耕信鬼。領州一縣十一。

奉節　巫山　大昌　雲陽　大寧　萬　開　新寧　梁山　建始　達州領東鄉　太平

川南道領府四。軍民府四。州五。餘皆文隸焉不屬。

敘州府禹貢天文如成都。古僰國。漢置犍爲郡。高縣。古夜郎國也。梁置戎州及六同郡。唐爲戎州。改南溪郡。宋改敘州。取西戎即敘而名。元爲路。明改爲府。其地東瀕水。西大峨。南通六詔。北接三蜀。多產大木。風則夷夏雜居。士靜而文。民愚而樸。稍爲澆漓。亦習使然。領縣十。

宜賓　慶符　富順　南溪　長寧　高　筠連　興文　琪　隆昌

馬湖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鬼分野。亦古僰國。從古爲夷獠所居。漢武通之。始置郡。屬犍爲。改屏峒。唐改馬湖。宋元因之。明爲府。其地雜戎瀘間。北走普賢。地狹民稀。高嶮水急。爲夷夏錯處之方。俗戇而鄙。信鬼不醫。領縣一。長官司四。

屏山（萬曆中置縣）　泥溪　平夷　蠻夷　沐川

嘉定州禹貢天文同成都。漢爲蜀犍爲二都地。晉因之。後爲平羌郡。唐爲嘉州。復爲犍爲郡。宋因之。尋爲嘉定府。又爲軍。元陞爲府。明更爲州。直隸布政司。其地負峨帶江。孤清挺秀。水陸要衝。人生秀雅。慕文學。民良俗樸。勤稽提證。領縣六。

峨眉　洪雅　夾江　犍爲　榮　威遠

鎮雄軍民府。禹貢天文同成都。古爲旄流大雅。甸昔烏撒之裔芒市居之。號芒部。明初仍芒部。嘉靖中平。酋改鎮雄軍民府。其地錯壤左蠻。路砌右繞。雄峻險阻。遐荒僻地。俗憨悍信巫鬼。男耕女織。生業爲事。領長官司四。

歸化　懷德　威信　安靖

遵義府禹貢天文如成都。秦爲夜郎。且蘭二縣地。漢屬牂牁。唐改郎州。明初設播州宣慰使司。萬曆中酋楊應龍作亂。平之。改遵義府。其地重山複嶺。四塞爲固。人直率。習射獵。信鬼佩刀。以漢服爲貴。領州一縣四。安撫司一。長官司四。

遵義、梓桐、真安州、鎮綏陽、仁懷、播州、白泥、容山、重安四長官司、草塘安撫司、東川軍民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參分野、南詔蒙世隆置東川郡、地多夷、二種甚強、大曰爨人、曰羅羅、明平之、置東川軍民府、地控東川、據蠻界山川險阻、俗尚戰爭、居板屋、喜貿易、無所領、但示羈縻而已、烏蒙軍民府、禹貢天文如成都、古夷獠地、漢通屬牂牁、唐烏蠻仲由牟之裔據焉、曰烏蒙部、歸明置軍民府、蜀最高地、山險荒陋、據索橋雪山之固、俗悍鷙乃娶、去帽爲禮、剽急少文、烏撒軍民府、禹貢天文如成都、古巴凡夫蛄地、後名巴的甸、烏蠻久居之、宋烏爹據其地、號曰烏撒部、歸附明爲軍民府、地曲羊腸險於劍閣孟門之道、烏門窮僻、人跡罕至、俗婚不避親族、氣樸性率、尚巫不藥、荷氈被毳、非復華風、無所領、龍安府、禹貢天文如成都、古氐羌地、漢陰平道、後魏置江油郡、改武平郡、分置龍門郡、唐爲龍門州、更正州、復江油郡、宋爲政州、元爲宣慰司、明初改龍州、尋陞爲龍安府、地連氐羌、雲棧險峭、四塞之邦、人務耕農、好射獵、岩居谷處、好道習儒、椎髻披氈、佩刀劍、其市井有華夏風、領縣三、平武、江油、石泉、

眉州、禹貢天文如成都、秦屬蜀郡、漢屬犍爲、齊置齊通郡、西魏改眉州、唐因之、後改通義郡、宋爲防禦州、元仍眉州、明因之、其地水突蠶頷、灘穿龍爪、介峨嵋、爲江山鍾秀所聚、人尚名節、業詩書、重文獻、畏法無訟、領縣三、

彭山、井研、青神、

邛州、禹貢天文如成都、周職方氏屬雍、古臨卬地、梁置卬州、西魏改爲蒲原郡、宋元復爲卬州、明因之、地其沃、黎卬笮之間、雖介蠻夷、綽有華風、人慕文學、俗從儉約、領縣二、

大邑、蒲江、

瀘州、古巴國地、秦巴郡、漢犍爲、東漢置江陽郡、梁始名瀘州、治焉、湖江口、唐仍之、宋宣和置節度、元復瀘州、隸重慶路、明仍瀘州、直隸布政司、南界烏撒、北廣漢、肘江負山、邊鄙要地、多蠻、諸葛亮所謂五月渡瀘、此其源也、民樸俗約、知文學、樂耕稼、領縣三、

納溪、合江、江安、

雅州、禹貢梁州周爲雍州之域、井鬼分野、秦置蜀道縣、晉從漢嘉郡、西魏改蒙山郡、後更雅州、唐因之、又改盧山郡、宋復雅州、元仍之、明亦仍之、其地四控夷落、羌水滇江、面面環繞、爲西蜀襟帶、南詔咽喉、俗樸

而儉、領縣三、

名山、蒙經、蘆山、

永寧宣撫司、漢屬蜀郡、晉改南州、宋因之、元改永寧路、明改宣撫司、其地環城皆山、壘翠如障、通濮運威、俗雜夷風、領長官司一、九姓、

酉陽宣撫司、古蠻夷地、秦通黔中郡、漢酉陽郡、復置武陵郡、吳改黔陽、唐改置思州、宋元叛服不常、明服之、爲宣撫司、文告輸遷於重慶、其地當思南之要衝、接荆楚之邊境、人愿而樸、性安耕稼、領長官司一、

酉陽、

石砫宣撫司、古巴國地、秦屬黔中、漢曰涪陵、後周改置施州、唐爲清江郡、宋置石砫安撫使司、元及明皆因之、地連黔播、入荆湘有便路、馬人性粟悍、無所領、黎州安撫司、此梁州蜀西境、天文鬼分野、古西南夷筰都地、漢通名沈黎郡、後周改黎州、唐置漢源郡、宋元叛服不常、歸明置安撫司、萬歷中馬脩亂討平之、降爲所、其城倚絕澗、南通六詔、西接吐蕃、爲全蜀西戶、俗多氐裔、椎髻、城市漸染漢風、尚鬼神、博易以貨、無所領、

邑梅洞長官司、自禹貢以來、如酉陽、元置邑梅軍民府、歸明降長官司、由重慶達布政司、其地折衝諸洞、標溜五溪、夷漢雜處、

平茶洞長官司、禹貢荆梁分境、天文軫分野、戰國屬楚、漢屬武陵郡、宋置長官司、至明因之、爲酉陽外落、有石耶之阻、路通荆楚、貨物稍饒、言侏儒、好捕獵、以火焙穀、取麻績布、以唱歌送喪葬、無所領、天全六番招討使司、古蜀獠地、西魏改始陽郡、唐改爲盧關郡、宋曰和川、明改爲天全六番、設招討使、地接黎雅、溷夷落、爲南詔咽喉、業耕種、刃不工藝、女不紡績、以貨市易、無所領、

松潘指揮使司、禹貢梁州之域、天文鶉尾分野、古氐羌地、漢置護羌校尉、屬河關郡、晉屬汶山郡、後周置龍涸郡、唐改松州、尋改交州郡、中陷吐蕃、至元始內附、爲松州、入明置松潘指揮使司、其地雪嶺之麓、南洮之濱、地勢險峻、控制西番、排野經、宿碉房、以木契交易、羊酪占卜、悍面善鬬、領千戶所一、安撫司四、長官司十七、

小河千戶所、八郎、硝中、阿角、芒著四安撫司、古藏先結簇、蠟甫簇、白馬簇、山洞簇、阿昔洞簇、北定簇、麥市簇、者多簇、牟力簇、斑斑簇、祈命簇、勒都簇、包藏簇、阿昔簇、思雄簇、阿角簇、潘幹簇、十七長官司、

建昌行都司、本西南夷邛都國地、漢通越巂郡、陷改西寧郡、後改嶲州、唐置嶲州都督府、又改越巂郡、懿宗時、詔蒙據其地、號建昌城、以烏白二蠻實之、元置建昌路、明初爲府、尋改衛、置行都司、領衛六、所八、俱軍民、長官司六、地據西南咽喉、爲邊陲形勝之地、山水清秀、田多舊腴、人重儒敬佛、殖貨通商、善造墾利、樸而近醇、於西蜀爲佳壤、云南有瀘水、武侯城在焉、

建昌前衛、領禮州、中後、打衝、中前四所、

昌州、瀘沽、剌村三長官司、寧番衛、越巂衛、領鎮西、德昌二所、

馬剌長官司、會川衛、茂州衛、領邑州、威州二所、長寧安撫司、

邑溪守禦千戶所、禹貢梁州之域、天文鶉尾分野、古氐羌地、漢初通、置蜀郡、唐改翼州、入明爲邑溪、設守禦千戶所、直隸省會、其地磐牛左峙、汶江右環、勢阻荒僻、俗漸聲教、習尚衣冠、性雖嚴獷、頗慕華風、領

長官司二。
　蠻溪。蠻部。
廣東省。
廣東古百粵地。五嶺之外爲樂土。北負雄連以制閩越。內蔽高廉以控交桂。外濱宮瓊以扼黎夷。而形勝寫焉。廣州其大都會也。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羣蠻。而兵衝傳郵。仰其權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礦徒。久爲收戢。潮州沃野廣原。昔稱阜裕。往猶思焉。戶斗老萬歷來內寇外夷。爲害孔棘。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道。瀕水地界梧藤。盜賊淵藪。高州海澨猶衝。終明之世。時聞弗靖。雷州山水維奧。爲海北要區。儋州炎徼。多平田腴壤。但爲亡命逋逃之地。瓊州並海而五指腹心之邦。反爲黎穴。則交趾之藥。可爲浩歎。乃濱海島夷之國數十種。時時出沒。志在貿易。非必盜邊也。順民逐山海鑛冶番舶之利。不勘農山。甚者椎剽海上。桴鼓之警。彌滿山谷。良民困於徵求。蓋政教不修而大兵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征南幕府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歲。況地有珠池。番貨駢集。本民用所資。而內使頻行。采辦擾害。閭左終明之世。不有以恤之。而民滋病。故外負富饒之名。而中多耗患者。此地是也。初年戶六十七萬五千五百九十九。人口三百萬七千九百三十二。末年戶五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人口二百四萬六百五十五。設廣東承宣布政使司。分道五。領府十。州八。縣七十五。嶺南道。領府三。廣州府。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諸郡皆然。春秋爲南越地。秦置南海郡。秦亂。尉趙佗據其地自王。漢武帝平之。復南海郡。屬交州刺史。東漢遷交州治番禺。三國吳遷治龍編。以番禺置廣州。梁陳並置都督府。隋置總管府。復爲南海郡。唐爲廣州。改南海郡。唐末置清海軍節度。宋爲廣州清海軍。元置廣州路。明改爲府。地總百粵山連五嶺。連峯綿其陰。巨海瀠其陽。沃衍數千里。南海大都會也。室廬之侈。擬於王者。而負山濱海。得華風之雅。所以士多儒術。領州一。縣十五。

南海。番禺。順德。東莞。從化。龍門。新寧。增城。香山。新會。三水。清遠。連州。陽山。連山。新安。

韶州府。漢平南粵。置曲江浛洭二縣。隸桂陽郡。統於荊州。東漢始置都尉。孫吳置始興郡。治曲江。劉宋改廣興郡。陳武先起於此。隋廢郡屬廣州。唐置韶州。尋改東衡州。又改韶州。已復爲始興郡。五代屬南漢。宋復韶州。屬廣南東路。元爲路。明改府。地形險峭。層江湍咽。喉交廣。爲南粵北門。習俗鄙樸。不事遊宴。領縣六。

曲江。樂昌。仁化。乳源。翁源。英德。

南雄府。戰國屬楚。秦屬南海郡。漢屬桂陽。孫吳屬始興郡。南漢置雄州。治保昌。宋淩皓知保昌。興水利導江。民感其德。號西淩。江宜和中置保昌郡。元改置南雄路。明改府。地爲百粵襟喉之險。會人性稍剛。俗雜夷又無技巧。鮮厚資。領縣二。

保昌。始興。

嶺西道。領府二。
肇慶府。漢屬蒼梧郡。半分屬合浦郡。劉宋置綏建郡。治四會。梁降置高要縣。隋爲端州。唐改濱州。又改高要郡。尋復端州。宋置興慶軍節度。後陞爲肇慶府。改肇慶軍。元爲路。明改爲府。其地三江滙據。阻山瀕海。具山蔬勝概。爲五州之要區。土厚民醇。夷獠雜處。漢人亦尚文雅。而山谷多椎髻跣足之民。領州一。縣十。

高要。四會。新興。陽江。陽春。高明。恩平。廣寧。德慶州。領封川。開建。

高州府。秦大約皆南海。漢置高涼縣。係吳置高涼郡。晉分置高興郡。唐爲高州。復高涼郡。治電白。五代屬南漢。宋徙治茂名。元改路。明爲府。其地居兩廣之間。土厚山環。有三水以流其惡。高而少涼。瘴癘特少。俗多禮讓。尚衣冠。儉約。好鬼。領州一。縣五。

茂名。電白。信宜。化州。領吳川。石城。

雷東道。領府二。
惠州府。梁置梁化郡。隋改循州。唐以循州屬嶺南道。改置海豐郡。宋改爲惠州路。明改府。其地東接梅潮。西連汀贛。漢之名都。粵之沃野。俗信鬼好亂。文物豐美。婦女爲市。男坐於家。不檢之風。大同諸郡。領縣十。

歸善。博羅。長寧。永安。海豐。河源。龍川。長樂。興寧。和平。

潮州府。天文牂牁分野。漢南海郡地。晉分立義安郡。梁改潮州。隋始置潮州。治海陽。唐因之。又爲潮陽郡。五代屬南漢。宋仍潮州。元爲路。明爲府。地瀕海。爲閩廣南粵之界。自韓愈至潮而後士慕儒行。後漸爲文物之邦。領縣十。

海陽。潮陽。揭陽。程鄉。饒平。惠來。大埔。澄海。普寧。平遠。

海北道。領府二。
雷州府。秦象郡地。漢爲徐聞。屬合浦郡。梁分合浦置合州。隋仍之。唐改雷州。南漢。宋隸廣南西路。元置雷州路。明改府。其地窮服嶺南。海山環抱。多平田沃壤。旁通閩浙。士頗向學。俗雜黎俗。氣甚熱。領縣三。

海康。遂溪。徐聞。

廉州府。古南粵地。天文奎婁分野。秦屬象郡。漢改合浦郡。孫吳改珠官郡。劉宋置越州。後改廉州。又復合浦郡。唐復越州。後改廉州。又復合浦。宋徙州治長沙。改置太平軍。元置廉州路。明改府。其地爲海輸窮涯。瀕海作郡。鑿山爲城。人情儉樸。提封郡無耕稼。所貢珠璣。百物走集。領州一。縣二。

合浦。欽州。領遷山。

海南道。領府一。州一。
瓊州府。古南粵地。牛女分野。漢武帝平南粵。置珠崖儋耳二郡。後併入珠崖。浦。唐置崖儋振等州。後增置瓊州。後改瓊山郡。五代屬南漢。宋仍瓊州。大觀初置婦海軍節度。紹興廢。元改

瓊州路。明改爲府。郡居海島中。南望運山。有無標緲。四川一島。中繞黎峒。前照清河。多高山大林。廣袤千有餘里。人性坦質。有衣冠禮樂之風。士多文雅。飲染異法。領州三縣十。

瓊山　澄邁　臨高　安定　文昌　樂會　會同　儋州　領昌化　萬州　領陵水　崖州　領感恩

羅定州。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古百粵地。漢更謂溪郡。晉改康州。元仍之。明初改瀧水縣。屬肇慶府。萬曆中陞爲羅定州。其地重岡激灘。控扼要衝。男務魚獵。女勤紡績。倘愿安靜。亦樂土也。領縣二。

東安　西寧

廣西省。

廣西。爲荊揚西南鄙。亦古百粵地。東南接廣東。面風壤氣習特異。山特起而峻。水清湍而駛。地利物產。優贍自給。桂林其都會也。蒼梧地總百粵。雄據南極。爲水陸之衝。明設文武大臣於此。下爲無見。府江左江右江。貫絡諸郡。縣地甚遼。而苗夷附據爲窟穴。不但古田荔波數縣。蓄其蠱食而已。潯州大藤峽。跨黔鬱二江之間。爲諸蠻窟穴。伺間出劫。急乃投竄。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吭。然不足制也。若與安西延六峒。與楚之武岡陽同接壤。猺據之。爲桂林北境害。至柳慶以西。則入峯爲盜區。洛容懷遠。每罹慘毒。而資州其襟喉矣。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強。思田幾破之餘。動輒時作。削土分官。策亦良矣。南寧太平。控遏南江。坐蹋交趾。桂鬱保障。於焉爲藩之總之三面倚楚。西接滇中。亦形勝之區也。初年戶二十二萬一千二百六十三。口一百四十八萬二千六百一十二。八口一百一十八萬六千一百七十九。設廣西承宣布政使司。分道四。領府十。軍民府一。州十一。土州三十六。縣五十有三。長官司四。

桂平道。領府二。

桂林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秦桂林郡。漢分屬零陵蒼梧二郡。孫吳置始安郡。屬荊州。晉屬廣州。劉宋改始建國。南齊復始安郡。梁兼置桂州。唐因之。尋改建陵郡。隆靜江軍節度。五代屬南漢。宋仍桂州。南宋爲靜江府。元改路。明爲桂林府。夫五管之地。桂爲大。破山帶江。東控嶺海。右扼蠻荒。山特起不聯。秀麗甲天下。自荔浦以北爲楚。以南爲粵。有中州清淑之氣。士知繩術。全州冠裳特盛。民樂樵漁。風氣樸古。領州二。縣七。

右領州二。縣七。

臨桂　興安　靈川　陽朔　永寧州。領永福　義寧　全州。領灌陽

平樂府。禹貢天文。漢以上同桂林。晉改平樂縣。劇始安郡。隋廢郡。以其地屬桂州。唐置桂州。改昭州。後改平樂郡。宋代屬南漢。宋復昭州。元改平樂府。明因之。居蒼梧始安之間。興湘九疑大牙相入。自靜江至梧。灘瀨甚多。至昭而分。上不甚險。下多毀石。灘高水激。爲嶺表吮地。士知學。居多巢枹。尚樸。以雞古。領州一。縣七。

平樂　恭城　富川　賀　昭平　荔浦　修仁　永安州。無所領。

梧州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秦桂林郡。漢分屬蒼梧二郡。孫吳置始安郡。屬荊州。晉屬廣州。劉宋改始建國。南齊復始安郡。梁兼置桂州。唐因之。尋改建陵郡。隆靜江軍節度。五代屬南漢。宋仍桂州。南宋爲靜江府。元改路。明爲桂林府。夫五管之地。桂爲大。破山帶江。東控嶺海。右扼蠻荒。山特起不聯。秀麗甲天下。自荔浦以北爲楚。以南爲粵。有中州清淑之氣。士知繩術。全州冠裳特盛。民樂樵漁。風氣樸古。領州二。縣七。

右領州二。縣七。

臨桂　興安　靈川　陽朔　永寧州。領永福　義寧　全州。領灌陽

平樂府。禹貢天文。漢以上同桂林。晉改平樂縣。劇始安郡。隋廢郡。以其地屬桂州。唐置桂州。改昭州。後改平樂郡。宋代屬南漢。宋復昭州。元改平樂府。明因之。居蒼梧始安之間。興湘九疑大牙相入。自靜江至梧。灘瀨甚多。至昭而分。上不甚險。下多毀石。灘高水激。爲嶺表吮地。士知學。居多巢枹。尚樸。以雞古。領州一。縣七。

平樂　恭城　富川　賀　昭平　荔浦　修仁　永安州。無所領。

左江道。領府三。

南寧府。禹貢揚州奇壤。天文翼分野。秦屬桂林。漢蒼梧郡之領方縣。晉分置晉興郡。唐置南晉州。尋改邕州。天寶初改朗寧郡。後復邕州。置建武軍節度。宋仍邕州。改永寧軍。元改南寧路。明爲府。其地內制廣原。外控交趾。標帶九洞。脊齒列城。地勢險阻。人性輕悍。商賈鱗集。民物茂庶。重鬼輕醫。宋狄青破儂智高。留襄漢子弟鎮之。故北間多襄漢人。言語頗同。領州三。縣三。設有南寧所。領土州四。

宣化　新寧州。領隆安　橫州。領永淳　上思州。無所領　歸德州　果化州　忠州　下雷州

潯州府。漢以上同南寧。晉分置桂平郡。隋廢郡爲縣。唐始置潯州。已改潯江郡。宋省。尋復置。元改潯州路。明爲府。左黔右鬱。合於山之麓曰潯水。封域廣袤。江山奇偉。民樸訟簡。俗服禮儀。領州一。縣三。

桂平　平南　貴　武靖州。宋羈縻州。

太平府。古南粵地。漢屬交趾郡。晉以來夷僚居之。唐隸邕州都督府。宋平嶺南。於左右二江溪峒立五寨。曰太平。曰古萬。曰遷隆。永平。橫山。四寨各領州縣。屬建武軍節度。元置太平路。明爲府。壤連交趾。峻嶺疊巒。長江環之。俗醇樸不事衣冠。不正飲食亦殊。領州二。縣二。幡七州十四。土縣二。

崇善　養利州。無領　左州。領永康　太平州。宋羈縻州。思城州。宋羈縻州。

鎮遠州。宋羈縻州。領都結州。宋羈縻州。全茗州。宋羈縻州。茗盈州。宋羈縻州。思同州。宋羈縻州。

思明州。宋羈縻州。羅陽縣。宋羈縻縣。陀陵縣。宋羈縻縣。

蒼梧道。領府一。

梧州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秦屬桂林。漢武帝爲廣信縣。置蒼梧郡。元封中。徙交州治之。隋廢郡爲縣。屬封州。唐屬靜州。尋置梧州。後改蒼梧郡。五代屬南漢。宋仍梧州。元改路。明爲府。地總百粵。山連五嶺。懷帶湖湘。背倚原阜。爲南極水陸之衝。俗力田務本好學。剛悍信直。樂善開爽。領州一。縣九。

蒼梧　藤　容　岑溪　懷集　鬱林州。領博白　北流　陸川　興業

右江道。領府四。軍民府一。

柳州府。古百粵地。翼軫分野。秦屬桂林。漢屬鬱林。孫吳復屬桂林。後析置馬平郡。梁兼置龍州。隋徙治龍江北。尋廢。以馬平縣置象州。唐改昆州。綽加南昆州。貞觀中始改柳州。後更龍城郡。後爲楚馬氏所據。五代屬南漢。宋仍柳州。元置路。明改爲府。地多奇石。平地突起數百尺。鎮壓諸蠻。爲越嶠都會。俗醇古。絃誦爲嶺南最。不事蠶作。儉樸有節。領州二。縣十。

馬平　雒容　羅城　柳城　懷遠　融　來賓　象州。領武宣　賓州。領遷江　上林

慶遠府。秦象郡。漢交趾日南二郡。界地。後淪於蠻。唐始置羈州。改宜州。治龍水縣。後改龍水郡。五代時爲楚馬氏所有。後屬南漢。宋復宜州。宣和中置慶遠軍節度。後改慶遠府。元爲路。明仍府。控扼蠻夷。置守戍。

爲嶺南要害。人風獷戾。居民頗馴。使義而慕。領州一。縣四。土州三。縣一。長官司二。

宣山　天河　河池州。領思恩　洛波

南丹州。官民姓。東陽州。官羅姓。那地州。官羅姓。忻城縣。官莫姓。永順永定二長官司。

鎮安府。古百粵。漢屬交趾郡。唐隸邕州。宋於鎮安洞建宣撫司。元改路。明移於廣凍州。爲鎮安府。其地高峯峻嶺。人跡稀至。官岑姓人多樓執。情義承襲。男女無嫌別。亦無所領。

思明府。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置思明州。宋元因之。明爲府。其地江山雄峻。映帶左右。人長法蓬跣。土官黃姓。領州三。縣一。先有祿州、西平州、忠州。俱淪入安南。

思明縣　上石西州。下石西州。官胡姓。憑祥州。官李姓。

思恩軍民府。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置思恩州。隸邕州都督。宋屬邕州。元隸田州路。明改思恩軍民府。領縣一。

武緣

直隸布政使司。州十一。縣三。長官司二。皆漢交趾郡地。

田州。宋始置田州。前皆郡州內地。明初改府。嘉靖初降爲州。其地平曠。包鎮安。控百粵。俗陋野。禮義粗疏。惟耕織皆華風。官岑姓。領縣一。

上林。官姓黃

歸順州。先隸田州府。田州降。則直隸布政司。風土同田州。官岑姓。無所領。

利州。漢置屬交趾郡。宋元因之。入明仍利州。其地羣山拔秀。溪流環流。刀耕火種。種異俗分。大約模獷。無所領。

上林長官司。宋置上林峒。明立長官司。其地累經徵調。倉卒時後。嚴穴深箐。人跡罕至。俗赤脚蓬首。衣白頂簑。父子各居。男女混雜。

安隆長官司。統於慶遠府而不屬。永樂中始置。地方雜夷漢。夷性各異。逐石爲居。男女不別。婚以早爲佳。

羅白。官姓

思陵州。宋置。明因之。其地羣峯疊翠。二水交流。數歲婚嫁無別。雜。性悍直。

都祥州。與都康不異。

明書卷四十三

志二一

方域志五

雲南省

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崇岡疊嶂。激澗深紆。金碧米鹽之產。號稱楨贍。而雲南一都會也。諸郡大半皆沃壤。獨元安路納妥甸。金騰地湧諸甸。瀾滄聯絡導麗。曲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若武昌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蒗蕩。並以兵力稱榮。而滇境粗安。則沐氏世有勞焉。尋伺上下。風土絕異。兵衛漸疏。故諸雜搆釁相將。而木邦孟密不問悔禍。終明之世。捨撫時作。則曲靖之胖泥江。達廣東。西境則北勝之金沙江。達四川。東北境則陸行關索。猶遠貴陽。稍有兵警。坐令梗絕大都。滇南城郭人民。夷居十八。緩則蜂蟻屯聚。急則豕突鴟張。號令不行。勦誅不易。是以二百餘年。但示羈縻文告。夷性難馴。古昔然矣。初年戶五萬九千五百七十六。人口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七十。末年戶一十三萬五千五百六十。人口一百四十七萬六千六百九十二。繁滋獨多。設雲南承宣布政使司。分道四。領府十四。軍民府八。州四十一。縣三十一。設都司。領衛二十一。守禦所十三。安撫司三。宣慰司九。宣

撫司三。長官司二十四。

安普道。領府一。軍民府二。

鎮南府。禹貢梁州徼徼。天文井鬼分野。古西南夷。樊鳩烏獠所居地。其地有滇池。周廣五百里。合盤龍江黃龍溪諸水匯爲池。亦曰昆明池。楚莊蹻略地至滇池。因自王其地。秦頗置吏焉。漢武欲伐滇。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習水戰。元鼎六年。遂置益州郡。領滇改建寧郡。又分置鎮南郡。晉宋齊因之。隋置昆州。唐因之。後爲南詔蒙氏所據。改善闡府。歷鄭趙楊段氏。至高智昇世有其地。元得之。改置中慶路。入明改鎮南府。東距樊東。南屬交趾。西抵伽佗。北接吐蕃。東北際黔巫。爲西南要地。種類非一。大約性勇健。不鞍而騎。勤耕尚訟。俗鮮禮義。死不葬祭。敬佛。椎髻編髮。惟城邑之間。少有華風。領州四。縣九。

昆明。富民。宜良。嵩明州。無所領。晉寧州。領歸化。呈貢。安寧州。領羅次。祿豐。昆陽州。三泊。易門。

曲靖軍民府。禹貢天文大約同雲南。漢夜郎味縣地。蜀漢置建寧郡。後分置興古郡。治律高。晉屬寧州。後爲西爨地。隋置協等州。唐置南寧。後改巂州。又爲曲州。分協州置靖州。後沒於南詔大理段氏。蒲部。元改爲曲靖路。後爲宣慰司。入明改軍民府。其地負山臨江。四達要會。俗椎髻皮服。力耕好鬬。地宜饒麥。

康祿。領州四。縣二。

南寧。亦佐。富益州。無所領。陸涼州。馬龍州。羅平州。

蒋甸軍民府。古濮國地。昔樊氏有之。曰蒋仙。又爲蜑源部。又爲仁德部。元置仁德萬戶府。入明爲蒋甸軍民府。其地川原平衍。山麓水瀦。俗則婦襲夫職。諸酋爲禮。俗狠而鄙。變詐無忌。無所領。

臨沅道。領府四。軍民府一。

臨安府。古句町國。漢屬牂牁郡。唐南詔蒙氏置通海郡。宋段氏曰秀山。其後屬善闡。又屬阿楚。元改附改爲阿禁。後置臨安路。屬宣慰司。入明改爲臨安府。其地北濱江。西雄楚。爲滇中上圖。邊徼重地。士性質野。民性愚儉。採獵爲業。多植爲富。領州四。縣四。長官司九。

建水州。石屏州。阿迷州。寧州。領通海。河西。嶍峨。蒙自。

王弄。鵝容仙。溪處仙。思陀仙。左能寨。落恐部。安南。

澂江府。古西南夷。漢通。立倉元縣。屬益州。蜀漢屬建寧郡。梁屬南寧州。隋屬昆州。蒙氏曰河陽。元得之。置澂江路。明改爲澂江府。其地崎嶇。層石。地鮮平夷。有山川之勝。性質野。好爭。並耕桑。民稀饒裕。領州二。縣三。

河陽。江川。陽宗。新興州。路南州。

廣南府。宋始稱特磨道。儂氏居之。元立廣南宣撫司。入明改廣南府。山崖高險。金城之固。習儉約。耳耕耘。有繭及瘴。閉並好鬬。俗雜夷夏。領州一。

富州。

廣西府。古濮國東南境。入漢爲益州。後屬牂牁郡。東漢屬興古州。晉屬寧州。唐爲東爨。爲蠻烏蜑所居。後爲南詔蒙氏所有。元內附。置廣西路。明改爲府。其地東瞰廣西。南距交趾。地險阻。有蠻四種。曰黑蠻。曰僰。曰土獠。曰白子。人性悍賢。頗稱富強。領州三。

師宗州。彌勒州。維摩州。

元江軍民府。古西南夷極邊之境。唐時南詔屬銀生節度。宋僞黨窟此。元內附。置元江萬戶府。入明改軍民府。領長官司一。

因遮羅必甸長官司。

江海道。領府五。軍民府二。

楚雄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戰國屬楚。漢屬益州郡。晉置安州。尋罷入寧州。唐分置勞鄧睒等州。後沒於南詔。再沒於蠻。元內附。立威楚萬戶府。後改路。置宣慰司。入明改楚雄府。其地山川秀麗。壤土肥沃。有鹽井之饒。南臨金齒。北距羅婺。東連昆晉諸郡。西走大理。大約與漢類同。風領州二。縣五。

楚雄。定遠。廣通。定邊。鎮南州。南安州。

蒙化府。漢初通。爲益州郡地。唐屬姚州。白蠻氏細奴邏築城。號蒙舍詔。永泰初改曰陽瓜。元更蒙化路。入明爲府。其地四山如巖。塔。標。帶江。控制南詔諸蠻。俗勤耕稼。喜射獵。富饒淫侈。領州一。

蠻州。

永寧府。古名樓頭陝。地接吐蕃。又名答蠻。唐屬蒙氏。宋屬段氏。元得之。改永寧州。明爲府。其山川險阻。人勇厲樸野。友重託。好戰鬬。領長官司四。

刺次。革甸。香羅。瓦魯。

順寧府。本蒲蠻之地。號蘆甸。南詔屬銀生府。宋以前不通中國。元始內附。置順寧府。明因之。地扼諸蠻。人多惡陋。不知華風。但風俗爲禮。領長官司一。

緬谷。

景東府。古徼外荒遠之地。號裸形。又云南裸蠻。蒙氏立銀生府。元始討平。置開南州。附明改景東府。地近緬。夷民多百夷。田皆種。不通漢語。祇用緬字。無所領。

姚安軍民府。本滇國地。漢通之。置弄棟縣。屬益州。蜀漢屬雲南郡。唐置姚州。後淪於蒙氏。段氏。元討平。置姚安州。入明爲軍民府。其地崇山峻谷。中多平曠。田頗膏腴。習俗愚野。勇悍好鬬。敬釋勤穡。領州一。縣一。

姚州。大姚。

武定軍民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爲蠻羅婺部地。漢屬益州。隋屬昆州。唐屬戎州。元內附。置羅婺萬戶府。尋改武定路。入明更軍民府。其地四圍千里。悶壁懸崖。密箐深阻。人多好浴。男女混而不恥。叛服不常。領州二。縣一。

和曲州。領元謀、祿勸州。無所領。

金沿道。領府一、軍民府三、州二。

大理府。古昆彌國。春秋楚有之。後爲夷。漢通僰。僰地爲州。屬益州。三國蜀漢爲葉榆郡。晉屬寧州。宋梁陳僰永昌郡。唐初爲葉榆縣。後置姚州都督府於此。其後蠻蒙舍詔皮羅閣并蠶食、越析、浪穹、邆賧、浪施、五詔。合爲一號南詔。治大和城。尋號大理國。元收附改大理路。明改爲府。治也。東號大理國。元收附改大理路。明改爲府。

高山深阻。地廣雄富。爲南詔都會。俗本於漢。民多七類。知詩書。谷多夷人。各爲習。領州四。縣三。長官司一。

太和。趙州。領雲南、鄧川州。領浪穹、賓川州。雲龍州。大理長官司。

永昌軍民府。古哀牢國。漢武通僰。置不韋縣。東漢置淵澹郡。改永昌郡。蜀漢及晉爲永昌府。領騰越州。都督府後沒於蠻。宋高氏據其地。元討平。置金齒宣撫。入明初爲金齒衛。後改永昌府。加軍民。其地山谷險惡。俗以金齒兩齒繡面好兵務殲。惟諸葛營城。皆漢人衣冠。禮義悉如華夏。領州二。縣二。長官司二。

保山。永平。騰越州。騰衝州。領鳳溪、施甸二長官司。

鶴慶軍民府。舊爲越析詔之地。漢通爲鶴川。東漢屬永昌郡。後陷於夷。元內附。置鶴慶府。入明爲軍民府。其地僰性慓勁。善拳畜。俗種菓居火種。

要害。獨此蠻性慓勁。善拳畜。俗種菓居火種。

麗江軍民府。漢通僰。定筰縣。分屬越巂、益州二郡。東漢屬永昌郡。附劇薾州。唐沒於蠻。爲越析詔地。元收附。改麗江路。入明爲軍民府。官木姓。其地雪山門峙。麗江環繞。或錦或布。皆番大花。冠亦五色。善射獵。勇厲。好飲酒。雖富多積。信釋用肉刑。領州四。

通安州。巨津州。寶山州。蘭州。

北勝州。古白國。唐南詔異牟尋開其地。名北方賦。徙瀾滄白蠻及羅落歷步諸蠻實其地。號劍羌城。元內附。澄北勝府。明降爲州。外江內關。險固莫攻。氣樸陋。勤耕織。巢處穴居者多。人甚勇厲。直隸布政司。統於金沿道。

蒙化州。舊爲馬龍他郎二甸地。後人阿僰蒲部蠻所居。元始內附。曰新化州。明因之。其地翠山夾江。勢如蒲刺。蠕動耕桑。男多逸豫。婦山爲田。椎魯不文。直隸布政司。統於臨沅道。

者樂甸長官司。漢以前爲荒徼。唐屬馬龍他郎二甸。爲猛陵夷。號者烏。元內附。仍者烏。隸元江路。明初澄者樂甸長官司。其地荒野。山水相猛。俗獷樸。爲市見則婦女日中則男。衣冠皆不類華夏。直隸布政司。統於江海道。

元隸都司衛一府二州五宣慰司五宣撫司三。

瀾滄衛。漢始開通之。按史。初開博南行者愁怨作歌。所謂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瀾津。渡瀾滄。爲他人。即此地。元內附。置司屬北勝州。後省司爲北勝地。入明立衛。山勢陡絕。在麗江之東。人多勇猾。尚爭鬬。

領州一。

孟定府。古蠻夷地。舊名景麻。元內附。置孟定路。明改爲府。地荒野。男戴竹笠。女多衣文繡。淫濟不檢。領司一。曰孟定安撫司。

孟艮府。古孟措蠻地。從古不通中國。入明始內附。置孟艮府。地近木邦。俗略同夷。風未變。無所領。

威遠州。南詔屬銀生府。舊爲濮落蠻所居。元內附。置威遠州。明因之。地多山。男女勇捷。走險如飛。遂首跣足。貴者裹巾幘。衣花布。無所領。

灣甸州。舊爲細賧蠻地。元內附。屬鎮康路。明爲州。地多山。男悍質。女貴者以象牙作筒貫於脅。飾金鳳頂。絡以金。俗淫而無恥。

鎮康州。舊石賧蠻地。本里麥所居。元內附。立鎮康府。明改爲州。地山險荒僻。民跣足。走荊棘如飛。病專靠鬼神。校野獷悍。

大侯州。爲孟養白蠻所居。元內附曰大侯州。屬麓川路。明仍州。直隸都司。地荒而多山。俗不通華風。

騰衝軍民指揮使司。漢初通爲永昌郡西鄙。古越賧地。元討平。設騰衝府。入明改司。其地控扼百夷。通蠻要害。獨此蠻性慓勁。善拳畜。倮種。巢居火種。

軍里軍民宣慰使司。古軍里蠻地。後倭泥貉獦黑角雜居之。自古不通中國。元討通。置徼里路。入明改府。後改司。境倚浪滄江。近接交趾。民皆古夷性。頗馴。入額貢刺一旗爲號。

木邦軍民宣慰使司。舊爲孟都蠻地。漢通爲孟邦。後多叛。元置木邦路。明改司。地山險。男貴女賤。文身劈髮。摘鬚。修眉性馴。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古西南夷。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浦甘、緬王五城。元內附。置邦牙軍。明改司。其地頗平沃。性柔而詐。事佛敬僧。有城郭室廬。舟楫器頗精巧。自有緬字。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世傳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曰八百媳婦。元征之。道不通而還。明永公友德拓得之。立司。地險峻。民悍野。把手爲禮。事佛。剌花眉間。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古越裳氏地。俗呼曰撾家。漢武通之不附。至永樂三年。始服。貢方物。乃置司。地阻扼。人性獷悍。文身剌眉花。多建高樓居之。

太古剌宣慰使司。

底馬撒宣慰使司。二司皆近木邦。其沿革風土皆同。

南甸宣撫司。本西南夷。宋通。置南甸州。元因之。明改司。其地廣大。千崖宣撫司。舊爲千賴賧地。爨夷居。元始通。置鎮西路。明爲司。其地有瘴。晁山河。四時皆蠶。能織緜布。

隴川宣撫司。舊爲麓川地。皆爨夷所居。元通。置麓川路。入明初爲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正統間。思任發反。平之。降稱宣撫司。治龍把。地多山谷。人性狡悍。

猛密安撫司。舊隸木邦。萬曆中直隸布政司。風同木邦。

紐凡長官司俗爲也凡蠻居明始內附立司地山險人居野無禮芒市長官司俗爲整謀猛及大枯賜小枯賜之地所史所謂猛施蠻也入明置司其險荒男衣紺女衣皮無禮義

孟璉長官司　茶山長官司　暖里長官司　三司皆永樂末年置皆極荒夷落俗皆夷習無文字禮義

貴州省

貴州禹貢荊梁二州之南徼古鬼方地後爲西南夷羅施國俗頗近漢而由皆險深水無溝澤土無貨貿貧瘠至極官戍歲費仰給他省加以兵荒慎乏弗繼況省城會垣題尺夷土故泗城恣其狼吞侗竊門戶則守在永寧芒部鑿跼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巢簡若思南石阡銅仁諸郡界在鎮箏苗播夷蠭之間地雜川烏諸部師旅繹騷與楚蜀同其災害且水西普安鳳里諸苗久據雄富性復剛豪地連肘腋奪賊爭疆迄無寧日終明之世宜皆投荒而夷性佳兵好殺恒勤師伐得不償失竊糜無術然不能爲他壤患亦其習俗然也明初分隸四川湖廣雲南永樂十一年因田舍倡亂屢拒朝命誅討既行始建省設官郡縣其地弘治中始編戶口上之司農計戶四萬三千三百六十七人口二十五萬八千六百九十三末年戶四萬三千四百五人口二十九萬九百七十二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分道五領府八州六縣七軍民指揮使司二宣慰司一安撫司一長官司八十一

貴寧道領府一宣慰司一安撫司一

貴陽府禹貢荊梁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分野本西南夷羅施國地漢武通屬牂牁郡後淪於夷宋始置大萬谷樂總管府元改順元路隸湖廣明初設宣慰司成化中建程番府隆慶中更定爲貴陽府其地東阻五溪西距盤江爲滇南門戶昔本昔獠雜居自然省會惟教漸興異姿仕籍漢夷異俗漢扮衣冠夷皆髽衰勇於戰鬬領州二縣二安撫司一長官司十七

新貴　貴定　定番州　廣順州　金筑安撫司　領番　洪番　方番　臥龍番　金石番　小龍　羅番　大龍　小程　上馬橋　盧番　平伐各長官司

貴州宣慰司古西南夷八番羅水之地漢爲羅甸國元內附屬順元隸湖廣明改貴州置宣慰司其地山谿險阻林箐蓊鬱古多夷種人慕漢風吉凶之禮頗效中華領長官司九

龍里　白納　底寨　平伐　養龍

思石道領府四

思州府古古蓬野鶏之地秦屬黔中郡漢屬武陵郡唐改思州後改寧夷郡宋元末附明初置宣慰司永樂中改府其地重山環抱沃壤中平西南雄鎮也民性剛悍外疑內黠刻木爲契祭鬼神異後漸教至變冠裳領長官司四

都坪　都素　黃道　施溪

思南府禹貢荊州荒裔春秋戰國楚秦屬黔中漢屬武陵隋改務州郡唐改務州尋爲思州府宋爲州

元爲路明改思南府其地峰秀川梁爲牂牁要地控夷咽喉蠻獠雜居衣冠言語各異尚怯力耕耨鼓迎客歌唱耕種領縣三長官司四

安化　婺川　印江以上縣　水德　蠻夷　朗溪　沿河祐溪四長官司

石阡府唐通曰夷州後改義泉郡宋元爲長官司明改石阡府其地山水環繞通道鎖鑰遠距思南監中要地俗不事文樸男女跣足好鬼性剛領縣一長官司三

龍泉縣　石阡　苗民　葛彰三長官司

銅仁府禹貢荊州南荒天文星分野古爲溪蠻地元內附置銅仁長官司明改府其地高嚴峻嶺谷幽邃苗夷雜處漢士頗知禮義而犵狫勇蕨黠苗人剛狠久難變也領縣一長官司六

銅仁縣　提溪　烏羅　省溪　大萬　平頭　銅仁各長官司

都清道領府三

鎮遠府舊爲大田峒元始置鎮遠府明因之其地鎮鎰黔楚水陸要衝習俗質樸服用儉約以嶽灰爲堊領縣二長官司三

鎮遠　施秉二縣　金容　偏橋　邛水三長官司

黎平府古荊州荒徼天文軫餘氣漢屬牂牁五代時田氏據之元討平置潭溪長官司明改府山溪險峻夷落領緣性兇頑言鴃舌好鬼無文領縣一長官司十三

永從縣　西山　洪州　潭溪　八舟　古州　湖耳　亮寨　曾洞　殿陽　新化　中林　赤溪　龍里各長官司

都勻府古西南夷元始內附置都雲安撫司入明改都勻府其地壤僻而險匪通達人罕到習俗鄙陋皆鼓簧勇於戰鬬領州二縣一長官司八

麻哈州　獨山州　清平縣　都勻　邦水　樂平　合江　平洲　平浪　平定　豐寧各長官司

新鎮道領府一州一

平越府古黎蜑里歷代叛服不常明初置平越衛萬歷中播酋楊應龍反平之革土官郡縣其地山溪險峻蠻苗盤居爲邊方要區漢人留鎮者多城市皆華風而山居夷性各異領州一縣三

黃平州舊所鎮　湄潭　餘慶　甕安

鎮寧州古荒服地元始置鎮寧州明因之地險扼漢夷雜居風俗各異婚姻論牛領長官司二

康佐　十二營

威清道領安撫司一州三

凱里安撫司古蠻夷地唐始置羈州元改永寧路明以其地當滇黔要衝置守禦所嘉靖中改安撫司地險要俗勁悍不務耕桑專以貨易無所領

650

普安州。禹貢梁州界。天文井鬼分野。古夜郎地。秦屬黔中。漢屬牂牁中。漢人雜非洞。獨漢裡與古郡。唐改西平。尋改盤州。元置普安路。明改爲州。其地界鄰貴川廣之交。嶮衝之地。民頗繁華。夷獨巧佞喜佛。

永寧州。元始置。明因之。山川險峻。林箐幽僻。夷五種。習尙各異。大約男女自婚。佩刀弄。喜射獵。餌

鎭寧。頂營二長官司。

安順州。古羅甸普里部。元置習安州。屬雲南。明改安順州。其地襟帶三川。衝要扼地。漢人直而尙義。夷人

鄰順頗馴。頗

鎭寧。南像二長官司。

直隸布政都二司衛十四。其地多夷種。風土不一。山險人悍。徒跣者多。貧弱鄙懦。惟威淸知文字。習禮教。

餘多相類。

威淸。平壩。安莊。普安。普定。安南。六衛統於威淸道。

淸平。烏撒。興隆。赤水。六衛統於都淸道。

邊圉。

史官論曰。邊圉之至於明季。蓋名存而實亡矣。烽火相望。未嘗不聯絡數千里。所在據形勝。築濬隍。飾饑禦

秣器具之設。無寧歲。閒左耗竭。而一旦有警。則左右莫枝梧。踵內地。墮名城。子女玉帛。翩然而走。竟遏。

而太祖太宗迅掃三擘之烈。勇然。實錄論淅。鼎罔挑。滅。以至於亡。勝衰之勢。豈不以邊哉。當明初。徼羣開

拓。遠逐龍荒。遂設遼東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邊。各屯重兵鎭之。維時大率據峙於山後。東勝雄建於河

北。河套未入於火篩。全遼未歸於戰勝。金甌無缺。邊報遠居。猗歟盛矣。其後大率徙而薊州危。三韓沒而

山海震。東勝失而山西薄。河套棄而固原迫。四鎭始皆稱邊。然始則東起遼左。西抵河西。雄堞巍城。壁壘

相接。譬如率然也。夫唐之六面守日堅。後之九面守日瑕。蓋以險在我。則寇伺者鮮。門庭之外。險與共。則

狎侮者鄰。掌奧之中。易曰。王公設險。乃舉創造金湯之地。敵羅棄之無愧色。曾弭場綺分之謂何。衛其輕

重。則薊州宣大獨重於諸邊。環拱陵寢。夾輔京師。肩臂肘腋。於人之身抑重矣。夫自古建都。必據形勢。太

宗定鼎幽燕。居外馭內。南面以臨海宇。獨近在邊垂。則守禦爲艱。然而大率之內徙。三衛之外向。獨石之

孤懸。勢勝之淪沒。撫今追昔。寧無歎慨。而況於數千里緩。一旦波沈陸海。則明季邊臣之偷玩。有不忍

睹者。而謝其始境。寧不罪有所歸哉。今紀其鎭時。以見方域之勝。而開平興和哈密東勝諸地。陷棄已久。

茲不入譜云。

薊鎭。

薊。京師左輔也。本古冀州地。明初設北平行都司。與燕藩。謀遠東宣府聯絡爲外邊。已而

大將軍建經略。自古北至山海。增關隘爲內邊。永樂中。移大寧都司於保定。徙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

以其地處兀良哈。分建朵顏泰寧福餘三衛。通貢互市。倚爲藩籬。自是紅螺白塞之北棄矣。故遼東宣府

之聲援。阻絕不通。自後部落日蕃。往往爲入犯薊道。窺蹟中深入。蹙南薄京城。而薊遂設遮臣。宿重兵。以

爲重鎭。不止松林百萬。邊隔山河。且使京營。分番爲牧馬場。泰設關三。路十二。口一百一十三。營四十三。

堡六十一。城十有一。寨七十二。

山海關。居庸關。馬水關。路十二。曰曹家。黃子。古北。石門。太平。喜峯。松棚。馬蘭。

山海。石塘。燕河。建昌。

遼東。

遼東。設都指揮使司。禹貢青徐之域。天文箕尾分野。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廣寧以東是也。戰國屬燕。秦分遼東西二郡。漢改襄平。遂陽。武帝拓朝鮮地。割遼東置樂浪玄菟眞蕃。

州。廣寧以東是也。戰國屬燕。秦分遼東西二郡。漢改襄平。遂陽。武帝拓朝鮮地。割遼東置樂浪玄菟眞蕃。

臨屯四郡。東鄰古三韓地。曰馬韓。曰辰韓。曰弁辰韓。後漢始拓屬中國。漢末爲公孫度所據。魏置襄平州。

晉末爲慕容廆所據。隋爲高句驪所據。唐置遼二州。後入契丹。阿保機修遼東城居之。曰東平郡。尋陞

爲南京。改東京。元爲東京路。明爲府州縣。尋置定遼都衛。又改遼東都指揮使司。革所屬惠耀懿三州及

鵝海析木諸縣置衛。永樂中。置安樂自在二州。其地平衍膏腴。負山面海。東北一都會也。人多異好。士習

詩書。性善騎射。務農好巫。領州二。衛二十五。

自在州。安樂州。定遼中。海州。蓋州。復州。金州。廣寧。

寧遠。廣寧左屯。廣寧右屯。廣寧前屯。瀋陽中。鐵嶺。三萬。

定遼前。定遼後。東寧。開原。廣寧後屯。錦州。

宣府鎭。

宣鎭。古代郡。秦漢皆上谷地。明初即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控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太宗四出塞。皆自

開平興和出。已乃棄大寧興。而興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遂徙衛獨石。獨國三百餘里。正統獨

石八城殘破。而宣府遂爲極邊重鎭矣。其山川糾紛。地險而狹。鎭分五路。

鎭城。領衛一。西路。領萬全衛。萬全左衛。懷安城。堡九。南路。領順

慶。廣昌城。堡四。北路。領獨石城。龍門所城。長安嶺城。堡十。

東路。領永寧城。懷來城。保安城。保安舊城。柳溝城。岔道城。

大同鎭。

大同。原古武夷地。夏商屬冀州。周屬幷州。或爲代。或爲趙。漢置雲中郡。西北

十餘里。東北與諸部連袂。西接套夷。在九邊中稱絕塞焉。明於諸邊率建

邊。聯絡不已。蓋有深意焉。歲久頓圮。乃棄而不守。雲中重險。盡失。而蹊梁莫禦。遂歲見蹂踏。君子有遺憾

焉。雖常詩衛而未嘗有異圖也。及姦民邱富據教以攻城之術。於是墾中

腹而至於石州之禍。亦可覩也。大邊之外。即爲豐州。地多沃衍。爲駐牧巢

窟。終明之世。虎嘯狼吞。日蔓烽燧。釜之鎭兵。養養日久。驕悍不馴。兩遂主居。交相浙陵。甚者交通無忌。

懼墓而反葬焉。夫狂瀾既倒。障蔽爲艱。積習相循。轉移無法。而國以淪亡。則大同之終不靖也。古魏尚李廣之功。稱千古矣。領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三。

天城衛　大同左衛　大同右衛　大同中衛　大同前衛　大同後衛　威遠衛　平虜衛　山西鎮。

山西鎮。卽太原省會。而北接宣大。蓋重門待暴之意。昔趙以李牧守雁門。兼有句注之地。至武靈王破東林樓煩。築長城以限匈奴。此地雖腹而實邊矣。明以山右爲肘腋。故建屏太原。立三關以障之。正統以後。關人不戒。邊釁滋張。北虜據東勝而三關困。西虜據河套而偏老危。澤潞太原汾代相繼犯而全省騷動。山西雖腹裏而不止邊。且爲衝邊矣。除鄰縣列於山西省。所領關三。城五。堡二十四。

鴈門關　寧武關　偏頭關　岢嵐城　北樓城　寧化城　老營城　河曲營城。

眞保諸關隘。

舊以紫荊倒馬居庸爲內三關。後以居庸薊鎮。而眞保一帶。則自爲鎮。駐眞定。設憲臣。宿重兵其間。西出井陘。與內關其外。土馬不能成列。卽韓信故轍。立幟處。遥而北則龍泉。折而東則倒馬紫荊。遂界桑乾。實爲內鎮。其外則宣大。宣大有警。則眞保戒嚴。況關皆平原曠衍。無高山大川爲之限編。是一要邊也。以四關計之。

紫荊關。領口七十有六。外一層城。口五十有二。　倒馬關。領口一百七十有七。　龍泉關。領口五十有一。　固關。領口九。

檢林鎮。

檢林。舊治綏德。後棄。魚河幾三百里。成化中。徙鎮檢林。保。鎮邊城。自黃甫川西抵定邊。亘千二百餘里。橫截套口。內復築山堙谷。是曰夾道。形勝之地也。寇自是不渡河。得安耕牧。益以樵採園獵之利。稱雄鎮焉。而甘肅之潘雒既頹。迄無寧歲。其地接鄜延。路遥支運。宜縣遠。右句奴失此地。皆歌曰。亡我鄜延。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燕支。使我婦女無姿。蓋卽此也。領關一。衛八。所三。

嘉峪關　甘州衛。所一。領堡八。　肅州衛。所一。領堡四。　涼州衛。所一。領堡八。　鎮番衛。領堡二。　莊浪衛。所一。領堡五。　西寧衛。所一。

古浪守禦所。高臺守禦所。鎮夷守禦所。

明書卷四十四

志三

麻法志一

史官論曰。攷前代史書之言麻者。十有二家。獨司馬遷沈約宋濂有專書。推步精確。而班固范曄魏收唐太宗魏徵則兼言律。大率窮極理數。而非其法。至劉義叟之新唐書。脫脫之宋史。則列之天文志。而歐陽修五代史僅及五星。遼史第紀間考。夫亦各就所見而言之耳。蓋治麻之事。昧者若晷。明者若寄。麻初有六家。黃帝顓頊夏商周魯秦用顓頊。漢因之。或曰用殷。故通鑑編年數日兩朔之。漢凡四改。自魏至隋凡十三改。唐初至周末凡十六改。宋南後凡十八改。金熙宗至元末凡三改。率皆行之不久而差。差則改。然天運本不能齊。幾微渺末。積而必差。而欲一定之法齊之。則必不能。雖其勢乎不知。測驗既眞。則於過不及之際。聊一伸縮。卽得而合焉。必欲矯過趨明。作爲創獲。鮮不貽謬來禴故。

明興。太祖首嚴欽若麻象之典。吳元年。詔括若劉基名。聘至都爲太史令。冬基率其屬高翼等上戊申大統麻。洪武元年。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尋以司天非欽崇天道之意。更曰欽天。立官屬。詳職官志。乃召集故元太史院使張佑等。及回回司天監里的兒阿都剌等十四人。明年。又召鄧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麻

652

法。占天象。三年。著令。凡元象闕誤。非其職者不得習。習者罪。乃分欽天監官生人爲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各專科肄焉。乃命欽天監觀星臺於鷄鳴山。回回欽天監於南花臺。凡歲曆成。先期於十月一日上之。曰大統曆中有御覽。月令。曆度。曆王。曆復有干遙曆。干遙曆則御覽。其事六十七。曰祭祀。頒朔。解除。冠冕。宴會。招賢。選將。調兵。安撫邊境。結婚姻。編人口。求醫藥。病人舉。興造。勸士。置社上梁。繕垣。繕城郭。安碓磑。開市。立券。交易。沐浴。安牀。帳手足甲。緩刑獄。施恩惠。恤獨惸。布政事。捕捉。施恩。封拜。覃恩。肆赦。頒詔。譬寃枉。賞犒。道使。頒製。上官赴任。搬移。開渠。穿井。修置廬室。納畜。牧養。取魚。鼈。賜行幸。捕盜。舍宇。整容。剃頭。納采。問名。行憲。處。舉正直。出軍征伐。經絡。求闕。上册。進表章。修飾垣牆。納財。栽種。隄防。宣政事。營建宮室。命將出師。嫁娶。畋獵。王曆三十事。中宮。東宮。親王。民。平治道塗。出師。詔命。公卿。鎮。隄防。宣政事。營建宮室。命將出師。嫁娶。畋獵。王曆三十事。中宮。東宮。親王。同。大約皆壬遁中事。民曆三十二事。而節氣。臘次。時刻。種種。務精。備。若回回曆。起於西域。以今考之。其原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則以二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太祖取與中國曆相參推步。尋以與大統法。七年七月。製觀星盤。是年博士元統上書。臣下閱八百年。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致詰上古中星。已差五度。而閱來究。蓋古爲曆者。未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躔宿。一定不移。不知天日會餘分。積久必爽。今歲冬至日躔。視去歲倭不齊。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然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皆宗其法。至元郭守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爲精密。至今二百餘年。每有不合。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不齊。一定之法。顧可拘執哉。況法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期。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定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籌。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而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籌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籌。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籌之前後。以爲朓朒。故定朔每疑於一籌之間。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爲精微。其至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故至之絲忽。朔之一籌。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算矣。而日晷漏。晝驗。交食。以更曆元。後禮部員外郎鄭禮之言。以月食分秒不協。亦上言晝晷改曆元。則其疏全以華湘歲差之議入告。而支大綸則議以爲按授時曆法。雖起於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爲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爲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每元計二千四百二十九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自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已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矣。是天地二元也。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一萬七千六百已在人。乃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太乙甲子爲曆元。而不從辛巳起也。今以辛巳爲曆元者。曆家以世遠數分而嫌於竟功。故截去始元而以辛巳耳。歲差之法。起於子半虛六度。約下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至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度

爽。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爽。故洪武甲子。惟一百四十年。適今用二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漸差。今距元辛巳及元統上言時。蓋在洪武甲子後一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爽。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官推算不合。恭惟皇上入瞰大統之年。適與元革命改憲之年合。則調元正曆。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伏覩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以鄧平。以鍾律。唐大衍以善策。元授時以晷影。而晷影爲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曆而不登臺測景。編以爲空言。臆見耳。伏覩許臣等。作朝參暇。同臣監官及擇選監生子弟。諳驗本業者。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晝夜中星。七政四餘之度。視元辛巳所測差實。錄開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其論歲差法。有曰堯時冬至虛一度。夏至柳十四度。春分胃十二度。秋分氐十度。唐開元大衍曆。多至斗二度。夏至井十度。春分奎七度。秋分軫十四度。宋曆元曆冬至斗二度。夏至井十六度。春分奎初度。秋分軫七度。此曆代之曆可驗者如此。然雖有進退。其度不出次舍前後。蓋天運星行動體也。未免前郤不齊。曆家步算。乃死法耳。安得與天相符。故曰歲差。後世修改。求合夫天。不得不然。漢自鄧平改曆。後洛下閎八百年。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致詰上古中星。已差五度。而閎來究。蓋古爲曆者。未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躔宿。一定不移。不知天日會餘分。積久必爽。今歲冬至日躔。視去歲倭不齊。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然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皆宗其法。至元郭守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爲精密。至今二百餘年。每有不合。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不齊。一定之法。顧可拘執哉。況法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期。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定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籌。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而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籌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籌。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籌之前後。以爲朓朒。故定朔每疑於一籌之間。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爲精微。其至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故至之絲忽。朔之一籌。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算矣。而日晷漏。晝驗。交食。以更曆元。後禮部員外郎鄭禮之言。以月食分秒不協。亦上言晝晷改曆元。則其疏全以華湘歲差之議入告。而支大綸則議以爲按授時曆法。雖起於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爲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爲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每元計二千四百二十九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自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已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矣。是天地二元也。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一萬七千六百已在人。乃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太乙甲子爲曆元。而不從辛巳起也。今以辛巳爲曆元者。曆家以世遠數分而嫌於竟功。故截去始元而以辛巳耳。歲差之法。起於子半虛六度。約下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至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度

七十七分。正統甲子退五十度四十一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五十一度二十四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十三分。嘉靖甲子退五十二度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度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九微。自嘉靖至萬曆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非復元之舊矣。至崇禎中以日食分刻。西儒與欽天監所算不同。監正戈近亭反復辨論。而西儒頗合。上是其議。遂於東長安街開曆局。建觀星臺。以內閣大學士徐光啓領其事。選時人子弟受西儒法。成若干卷。賜名崇禎曆書。閱象工巧。推算精密。會喪亂不果行。今惟以大統曆法著於是篇。其同於元史授時者不載。卽有同處。亦必用之法。不得不錄。而元史有其法無其數者。增列之。七政曆。登詳日月定度外五星。雖見之五代史。而有其數無其法。元史具所法而無成局。至四餘則諸史所不載。故特增之。以存明曆法之梗概云。

明書卷四十五

志三

曆法志三

大統曆推算成法。

求中積分。

置歲實。以所距積年爲法乘之。

歲實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

求通積分。

置中積。加氣應。爲通積。△氣應五十五萬△六百分。

求天正冬至。

置通積滿紀法去之。餘得冬至日及分秒。若求次年冬至加通積滿紀法去之。紀法六十萬。　通餘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

求次氣。

置冬至日及分秒。以氣策之累加之。

氣策一十五萬三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五十微。

求閏餘。凡閏餘一十八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分△九秒已上其年有閏。

置中積。加閏應。滿朔實去之。餘爲閏餘。若求次年閏餘。以通閏累加之。滿朔實去之。

閏應二十△萬二千△五十分。

朔實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分九十三秒。

通閏一十△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

求天正經朔。

置通積。減閏餘滿紀法去之。餘爲天正經朔日及分秒。

又法。置冬至全分減閏餘。卽得。不及減者。加六十萬減之。

求弦望及次朔。

置天正經朔日及分秒。以弦策累加之。得求弦用弦策。求次朔用朔策。

弦策七萬三千八百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二十五微。

望策一十四萬七千六百五十二分九十六秒五十微。

求盈縮曆。

置半歲周。減閏餘。冬至後爲盈。夏至後爲縮。

半歲周一百八十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二分五十秒。

求弦望及次朔盈縮曆。

置所得盈縮曆日及分秒。以弦策累加之。滿半歲周去之。元是縮曆。交入盈曆。元是盈曆。交入縮曆。凡遇半歲周。則縮交換一次。若覓求次月。以朔策累加之。滿半歲周去之。

求盈縮曆初末限。

視所得盈縮曆日及分秒。盈者在盈初縮末限已下爲初限。已上者反減半歲周。餘爲末限。

初盈末限已下爲初限。已上者反減半歲周。餘爲末限。

盈初縮末限。八十八日九千八九十二分二十五秒。

縮初盈末限。九十三日七千一百二十八分二十五秒。

求盈縮差。

置盈縮末日分秒。如無末。以初分秒。以立成各日下盈縮加分乘之。得數定位。加其下盈縮積度卽得。以減

若虛不滿 益初縮末冬至前後取 益初縮末夏至前後取 益初在冬至縮初在夏至

筭分秒

求遲疾厤

置中積加轉應減閏餘滿轉緫分去之餘在小轉中已下者爲疾厤已上者減小轉中餘爲遲厤

轉應一十三萬△二百△五分

轉緫二十七萬五千五百四十六分

小轉中一十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三分

求弦望次朔遲疾厤

置所得遲疾厤日及分秒以弦望累加之滿小轉中去之元是疾厤交入遲厤元是遲厤交入疾厤 凡遲疾交換一次若覓求次月以兩轉遲累加之滿小轉中去之

朔轉差一萬九千七百五十七分九十三秒

求遲疾厤限數

置所得遲疾厤日及分秒以十二限二十分乘之得數定位滿萬爲一限 若求次限於所得限數仝分以除法累加之滿限減去之

限策九十△萬△六百八十三分△八秒六十五微 以十二限二十分乘小轉中

限總一百六十八萬△八百三十分△六十秒 以十二限二十分乘朔轉差

求遲疾差

置各遲疾厤日及分秒以立成各限下日率減之餘爲實以其下損益分乘之得數定位以八百二十除之得數定位益加損益其下遲疾積度即得 如遇遲疾厤日及分秒數多不及減遲疾日率分者退滿一限減之

又法置遲疾厤及分秒減立成各限下日率分餘爲實以其下損益分乘之得數定位以八百二十除之得數定位益加損益其下遲疾積度即得

遲疾積度即得

求加減差

益損縮差與遲疾差同名相併異名相消 益遲縮疾爲同名 益疾遲縮遲爲異名

以八百二十乘之以立成遲疾限下行度除之得加減差

益損爲加差 縮遲爲減差

縮疾者益多爲加減多爲減 縮遲者縮多爲減遲多爲加

又法置損益縮遲疾二差同名相併異名相消以各限下遲疾厤捷法乘之即得

求定朔及弦望日分秒

置經朔弦望日及分秒以加減差加減之即得 如干在日出分以下退一日命甲子

求定朔弦望日辰 求朔氣日辰同

置各定朔弦望日及分秒命甲子算外一辰即是 若定弦望日辰必與氣應厤日與冬至日出分立成內相同者其日命甲子算外一辰如在定弦望小餘分已下者其日命甲子算外一辰如在已上者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如此遞加至癸亥 五十日

甲子定日

求合朔時刻 與節氣同時刻同

置定朔小餘分秒加二 即十二時 得數滿萬爲一時起子時正算若時下小餘滿五千分 中長法 者起於前位通作一辰起子時初算外即得時〇求刻以時下小餘減二 即十二時 得數滿百爲刻三爲三刻四爲四刻 若百即爲初刻 又云如定朔小餘無千百止有十等數者即命子時其刻數如下位列數前進一位用二除之或不遂數或不及減者皆爲正初

求月大小

視定朔天干與次朔天干同者爲大月不同者爲小月 無中氣爲閏月

求閏月

視天正閏餘在閏限以上者爲有閏即以朔實減去閏餘以月閏除之即得

閏限一十八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分△九秒 朔實內減遲閏

月閏九千△百六十二分八十二秒 以十二除遲閏

求交泛

置中積加交應減閏餘滿交緫分去之即得

交應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八分

交緫分二十七萬二千一百二十二分二十四秒

求次朔望交汎

置所得交汎日及分秒以交望累加之滿交緫分去之即得 若裡求次月以交朔遲累加之

交望一十四日七千六百五十二分九十六秒五十微

交朔差二日三千一百八十三分六十九秒。

求盈法。卽減之。

視經朔小餘分秒。如在朔虛四千六百九十四分△七秒已下者。爲有虛。已上無虛。置有虛經朔小餘分秒。以朔虛除三去奢。六十三分九十一秒乘之得數。復加經朔大餘日。滿紀法去之。命甲子算外一辰。卽朔虛日。若求次朔虛日者。以所得朔虛日及分秒累加盈策卽得。

虛策二日九千一百△四分二十三秒。

右法置有虛經朔小餘分秒。以三十日乘之。又以朔虛除之得數。加經朔大餘日。卽得。

求盈法。卽減日。

朔盈氣小餘分秒。如在盈限七千八百一十五分六十二秒半已上者。爲有盈。已下無盈。置策餘十五除氣策。一萬△一百四十五分六十二秒半。減有盈氣小餘分秒。餘爲實。以朔盈除之得數。加朔氣大餘日。滿紀法去之。命甲子算外一辰。卽朔氣日。若求次盈日者。以所得氣盈日及分秒累加盈策卽得。

盈策九萬六千六百九十五分二十八秒。

右法置有盈恆氣小餘分秒。以一十五日乘之。減氣策一十五萬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半。餘爲實。以氣盈除之得數。加朔氣大餘日。卽得。

氣盈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五十微。

求土旺。

置四季中氣日及分秒。減土旺策。各得其季土始用事日。土旺策三萬△四百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

又法。置四季節氣大小餘分。加土旺差一十二日一千七百分。滿紀法去之。

求直宿分。

置通積。減閏餘。滿宿實累去之。餘爲直宿分。

宿實二十八萬。

求各分直宿分。

置所得直宿分。以宿策累加之。滿宿實去之。

宿策一萬五千三百△五分九十三秒。

求各月定直宿次。

置所得各極宿分。以朔下加減差加減之。皆命虛宿算外。卽得。

起二十八宿歌。

一八十五念二九。每日常將晨爲首。除了坎宮一字。八卦便向循還走。

二十八宿順鋪排。失了源頭無處尋。記取正月一日開。

寅午戌。基心室參角牛首。亥卯未。鬼張尾壁井亢女。巳酉丑。房危觜柳斗婁昴。

奎鬼氐。

赤道宿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

黃道宿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

奎十六。六十一。八。胃十五。六。昴十一。三。畢十七。四。觜初。八。參十一。二。

西方七宿。共八十三度八十五分。

井三十三。三。鬼二。二。柳十三。三。星六。三。張十七。二。翼十八。七。軫十七。三。

南方七宿。共一百八度四十分。

求冬至日躔赤道宿度。

置中積。加周應。爲通積。滿周天分去之不盡。命起子中虛宿。六度外依各宿度去之。卽不滿宿。卽所求冬至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又滿尾宿總度去之卽盡。

周應三百一十五度一十△分七十五秒。

尾宿總度三百△度一十△分七十五秒。此宋九道至尾十九度一十分總數。

一法。置歲差一分五十秒。以積年乘之得數。用減周應。餘減去尾宿總度。卽得。

求四正赤道日度。

置天正冬至加時赤道日度。累加象限。滿赤道宿次去之。各得春夏秋正所在宿度及分秒。

黃道宿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

角十二。八十七。九。五十六。氐十六。四十。房五。四十八。心六。二十七。尾十七。九十五。箕九。五十九。

斗二十三。四十七。牛六。九十六。女十一。十二。虛九。△△危十五。九十五。室十八。三十二。壁九。三十四。

北方七宿共九十四度一十分太。
奎十七。八十 婁十二。三十 胃十五。八十 昴十一。△ 畢十六。五 觜初。△ 參十。二十
七。 六。 五。 八。
西方七宿共八十三度九十五分。
井三十一。△ 鬼二。十 柳十三。星六。三十 張十七。七十 翼二十。△ 軫十八。七十
三。 一。 九。 五。
南方七宿共一百△九度△八分。

求冬至日躔黃道宿度分秒。

置天正冬至加時赤道日度。以立成內赤道度減之。不及減者。加一度減之。餘以黃道率乘之。如赤道率而一所得定位。以加其下。黃道積度。即得。

求四正黃道積度。麻家第三格。

置天正冬至黃道宿度。爲冬至黃道積度。以冬至黃赤道差。乃赤道與黃道相減餘數。與次年冬至黃赤道差相減。餘四而一所得。加八歲周象限。爲定象度。累加冬至赤道。積滿周天分去之。各得所求。

求四正黃道日度分秒。

以所得四正黃道積度。滿黃道宿次去之。至不滿宿。即得。

求四正定氣日。麻家第一格。

置四正恆氣日及分秒。冬夏以恆爲定。春分減盈縮差。秋分加盈縮差。各得所求。

盈縮差二日四千△一十四。

一法以冬至加盈初縮末限爲春正。又加縮初盈末限爲夏正。又加縮初盈末爲秋正。

求四正相距日。麻家第二格。

以四正定氣日。用減後正定氣日。不及減者。加旬周減之。餘加一旬周。即得。

求四正黃道積度。

置四正定氣日小餘。以其日行度乘。如日用分而一所得爲減分。第四格。以減四正黃道積度。即得四正晨前夜半黃道積度。

前後半黃道積度。第五格。日行度。

冬至用盈初縮末。初日下一度△五一△八五。
夏至用縮初盈末。初日下△度九五一五一六。
春正視相距日。如九十三日。用縮初盈末九十三日下初度九九七△三。如九十四日。用縮初盈末

九十四日下一度△△△△△。
秋正視相距日。如八十八日。用盈初縮末八十八日下一度△△△五△五九。如八十九日。用盈初縮末八十九日下一度△△△△△。

求四正晨前夜半黃道日度。第六格。

置四正晨前夜半黃道積度。滿黃道宿度去之。至不滿宿。即得。

求四正夜半黃道相距度。

置推得四正夜半黃道積度。用減後正夜半黃道積度。不及減者。加周天分減之。餘即前後正定氣日所求者。

求四正黃道日差法。

累相距之日行定度。與相距度相減。餘爲實。如相距日而一。則是相距度。多爲加。少爲減。

春分距夏至行定度。 九十三日。行定九十△度五十九分九十△秒。五九八四七三九。
九十四日。行定九十一度五十九分八十七秒。五九八六四六八。△度九五一五一六。
秋分距冬至行定度。 八十八日。行定九十△度四十△分△九秒。三五六八。
八十九日。行定九十一度四十△分一十四秒。四一六一。

求四正後每日晨前夜半黃道日度及分秒。

置四正後每日行度。以日差加減。爲每日行定度。累加四正晨前度半黃道日度。滿宿次去之。即得。

求每日午中黃道日度。

置其日行定度半之。以加其夜半黃道日度。即得。

黃道十二次宿度定局。

危十二度六十四分九十一秒。 入娵訾之次。辰在亥。
奎一度七十三分六十三秒。 入降婁之次。辰在戌。
胃三度七十四分五十六秒。 入大梁之次。辰在酉。
畢六度八十八分△五秒。 入實沈之次。辰在申。
井八度三十四分九十四秒。 入鶉首之次。辰在未。
柳三度八十六分八十△秒。 入鶉火之次。辰在午。
張十五度二十五分△六秒。 入鶉尾之次。辰在巳。
軫十△度△七分九十七秒。 入壽星之次。辰在辰。

氐一度一十四分五十二秒。　入大火之次。辰在卯。
尾三度△一分一十五秒。　入析木之次。辰在寅。
斗三度七十六分八十五秒。　入星紀之次。辰在丑。
女二度△六分三十八秒。　入玄枵之次。辰在子。

求八十二次時刻。

各置八次宿度及分秒。以其日晨前夜半日度減之。餘以日周乘之爲實。以其日行定度爲法。實如法而一所得。依發斂加時求之。即得。

明書卷四十六

志三

曆法志三

大統曆推日月交食成法。

驗日月食限。　載萬日千篇十　細首篇一

驗食入交定局。　載定朔　下交泛

在△△日五十刻已下。不食。
在二十六日△二刻已上。日月皆食。
在十三日△△刻已上。日月皆食。
在十四日七十五刻已下。日月皆食。
在△△日五千四百五十五分已下。日月皆食。
在二十五日六一五一分已上。日月不食。
在十二日△△八九已上。日月不食。

在十四日一五一六已下。日月皆食。

驗食入交定局。　載定朔　下交泛

在△一日二十五刻已下。日月不食。
在二十六日△二刻已上。日月皆食。
在十二日四十二刻已上。月食。
在十四日七十五刻已下。日月皆食。
在△一日一八七二已下食。以上不食。
在二十六日△二四九已上。日月皆食。
在十二日四一八九以上食。以下不食。
在十四日七九三三以上食。以下不食。
又在交望一十四日七六五二九六五已下食。已上不食。
又在交終二十七萬二一二二四已下食。已上不食。
又在交中一十三萬六△六六一二已下食。已上不食。

右日月食限。如日食定朔小餘分在食刻。即同不食。　又與各交汎大餘數同者食。不同者不食。　凡已上已下指小餘而言。萬已上萬大餘。千已下千小餘。

驗日食在夜。月食在晝。

凡日食定朔小餘在一千二四九已下。八千八四九已上。食食在夜刻。　起亥初初刻。止丑正四刻。　月食定望小餘在三千△一六已上。七千△八千已下。爲食在晝刻。　起辰初初刻。止申正四刻。

推日食成法。

推日食合用數。

經朔全分。　盈縮厤全分。　盈縮差全分。　遲疾厤全分。　限數。　遲疾差全分。　加減差全分。　定朔全分。　交泛全分。　定入遲疾厤全分。　定限。　定限行度。　日出分。　至加時。貢道宿次度分。　半晝分。　日入分。　歲前冬

右凡推日食。俱要逐一先錄出。以備取算。元是盈厤者盈。元是縮厤者縮。小餘皆止乎微。惟交常度當全錄。

求交常度。

置有食之朔下交泛全分。以月平行度乘之。得通。月平行一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

求交定度。

置交常度全分。以盈縮差盈加縮減之則得。

推日食正交中交限度。

視交定度全分。如在七度已下。或三百四十二度已上者。皆爲食在正交。如在一百七十五度已上。二百△二度已下者。皆謂食在中交。（不在限內不食。）

求中前中後分。

視定朔小餘分。在半日周已下者。用減半日周餘爲中前分。如在半日周已上者。減去半日周餘爲中後分。（半日周五千分。）

求時差分。

置半日周。減去中前或中後分。餘爲法。以乘中前中後分。得數如九千六百分而一。即是。

求食甚定分。

視推得時差分。中前以減。中後以加。皆加減定朔小餘則是。

求距半定分。

置中前或中後分。加時差則是。

求食甚入盈縮厤分。

置經朔入盈縮厤日及分秒。加入定朔大餘。及推出食甚定分。減去經朔大小餘全分。餘則是。（元是盈厤。爲縮厤。爲縮厤定度分。）

求食甚入盈縮厤差度分。

置食甚入盈縮厤定度全分。以立成各日下盈縮如分乘之。得數定位。加其下盈縮積度。滿萬爲度。不滿爲分秒。（如遇未厤用反減半歲周之數。）

求食甚入盈縮厤行定度分。

置食甚入盈縮厤定度全分。以推出盈縮厤差分。盈加縮減。則是。

求南北泛差。

視食甚入盈縮厤行定度全分。如在周天象限已下爲初限。已上用減半歲周餘爲末限。自相乘得數。如一千八百七十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則是。

求東西定差。

置東西泛差全分。以推得距午定分乘之。以日周四分之一除之。則是。若在泛差已上者。倍泛差減之。餘爲定差。（日周四分之一二千五百。）在盈厤中前者。正交減中交加。在盈厤中後者。正交加中交減。在縮厤中前者。正交加中交減。在縮厤中後者。正交減中交加。

求正交中交定度分。

視食在正交者。置正交度。在中交者。置中交度。以南北東西二定差加減之。則是。〇正交三百五十七度六十四分。〇中交一百八十八度△五分。

求日食入陰陽厤去交前交後度分。

視所得交定度。如在中交限已下。用減中交限度。餘爲陽厤交前度。已上者減去中交限度。餘爲陰厤交前度。已上者減去正交限度。餘爲陽厤交後度。後度。〇如在正交限已下。用減正交限度。餘爲陰厤交前度。已上者。減去正交限度。餘爲陽厤交後度。

求日食分秒。

置所得交前交後度。如在陽厤。用減陽食限六度。（不及減者不食。）餘爲實。如定法六十而一。如在陰厤。用減陰食限八度。（不及減者不食。）餘爲實。如定法八十而一。爲日食分秒。

求日食定用分。

置推得日食分秒。與日食二十分相減。餘有爲實。以日食分秒乘之。爲開方積。以平方法開之。爲開方數。用五千七百四十爲法乘之。如定限行度而一。則是〇定限行度內視立成定限日下遲疾行度。是遲是疾。用減去日行八分二十秒。餘即得。

求初虧分并時刻。

置食甚定分。減去定用分。餘爲初虧分。依發斂術推之即得。

求食甚分并時刻。

置食甚定分。依發斂術推之。得食甚時刻。

求復圓分及時刻。

置食甚定分。加入定用分。爲復圓分。依發斂術推之得時刻。

求南北定差。

求日食所起方位

親日食入陰陽厤交前後度若在陽厤初虧西南甚於正南復圓東南若在陰厤初虧西北甚於正北復圓東北若食八分已上或是陰厤或是陽厤皆初起正西復圓正東此據午地而言

驗日有帶食

親其日日出入分在初虧分已上食甚已下者俱有帶食

求帶食分秒

食在晨前日出分在初虧分已下食甚分已上將初虧分與日出分相減餘爲實以日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日未出已食分秒○食甚分與日出分相減餘爲實以日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日未出已復光分秒○復圓分與日出分相減餘爲實以日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日未出已復光分秒○若先得未食分秒以減日食分餘日已出見食分秒○或日出分在食甚分已下將食甚分與日出分相減餘爲實以日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日未出已復光分秒○復圓分與日出分相減餘爲實以日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日未出已復光分秒○復圓分與日出分相減餘爲實以日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日未出已復光分秒○復圓分與日入分相減餘爲實以日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日未入見食復光分秒○復圓分與日入分相減餘爲實以日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日未入見食分秒○食甚分與日入分相減餘爲實以日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日未入見食分秒○若先得未食分秒以減日食分餘日已入不見復光分秒○或日入分在日食分已上將初虧分與日入分相減餘爲實以日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日未入見食分秒○食甚分與日入分相減餘爲實以日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日已入不見食分秒

求食甚日躔黃道宿次度分秒

食甚入盈縮厤定度如在盈厤就爲定積在縮厤加半歲周爲定積加入歲前天正冬至加時黃道宿度分秒按黃道宿次從算一度起以減定積餘則是

推月食法

諸合用數同日食但易以經望全分定望全分最分番分餘同

求交常度

置有食之望下 繪圖 日食 月平度 見 晦

求交定度

置交常度全分益加縮減其益縮差分爲交定度不及減者加交終度減之○交終度三百六十三度七五四一九

求卯酉前後分

親定望小餘在日周四分之一已下爲卯前分已上用減半日周餘爲卯後分如在日周四分之三已下

減去半日周爲酉前分已上用減日周餘爲酉後分○日周一萬○半日五千○日周四分之三七千五百

求時差分

以推得卯前卯後酉前酉後分減日周餘數則是 減除以百約之千分爲十分百分爲單分 ○又法以卯酉前後分自乘四萬七千八百而一則是

求食甚定分

置定望小餘全分加時差分則是

求食甚入盈縮厤分

置經望入盈縮厤日及分秒加入定望大餘及食甚定分減去經望大小餘全分餘則是 元是縮厤 元是縮厤 同日食推

求食甚入盈縮差分

盈食甚入盈縮厤定度分 止用小餘 以立成各日下盈縮加分乘之得數定位以加其下縮積度滿萬爲度不滿爲分秒

求食甚入盈縮行定度分秒

同日食推

求月食入陰陽厤

親交定度如在交中已下爲入陽厤已上減去交中度餘爲入陰厤○交中度一百八十一度八九六七

求月食交前交後度

親所得入陰陽厤在後準一十五度五已下爲交後如在前準一百六十六度三九六八已上以減交中度餘爲交前度

求月食分秒

以去交前後度 不用南北 用減月食限一十三度△五分 不及減者不食 餘爲實如定法八十七而一則是 日食在十分已下用三限長斜法若在十分已上用減內餘外五限長斜法

月食三限 初虧 食甚 復圓

月食五限 初虧 食既 食甚 生光 復圓

求月食定用分

所推得月食分秒與月食三十分相減餘數與月食分秒相乘定位爲方積依開平方法開之得開方數

又以四千九百二十（乃六因八刻二十分歟）爲法乘之。得數定位。如本日定限行度而一則是。（通根行度見前）

求初虧分并時刻。

以定用分減食甚定分爲初虧。依發斂術推之即得。（不及減者加日周一與減之）

求食甚分時刻。

以定用分加食甚定分爲復圓分。依發斂術推之即得。（已上三段與刻法同）

求既內分。（此以下五段與刻法月食十分已上用之）

親月食十分已上者。減去十分。以單分秒與十五分相減。餘數相乘。爲五限開方積。依開平方法開之。爲五限開方數。以四千九百二十乘之。如定限行度分而一。即是初虧分。（與前同）求既外分。以既內分減定用分。則是。求食既分。以初虧分加入既外分爲食既分。依發斂術推之得時刻。求生光分。以食甚分加入既內分爲生光分。依發斂術推之得時刻。求復圓分。以生光分加入既內分即復圓分。滿一萬去之。依發斂術求時刻。

親推得食甚入盈縮厤。元是登厤初末。用冬至後各日晨分倍之。以五千分爲法而一爲更法。又五百分爲法而一爲點法。

求初虧更點。

親推得初虧金分。如在晨分已下。加入昏分。昏分已上。減去昏分。餘以更法除之爲更。不盡以點法約之爲點。（食既其生光復圓更點做此）

求月食起復方位。

親月食在陽厤。初起東北。甚於正北。復圓西北。在陰厤。初起東南。甚於正南。復圓西南。食八分已上者。不問陰陽厤。皆起於正南。復圓正西。此皆據午地而言也。

驗月有帶食。

親其日月出分。在初虧已上。食甚已下者。俱有帶食。

求帶食分秒。

食在昏刻。日入分在初虧分已上。食甚分已下。將初虧分與食甚分相減。餘爲實。以月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月已入不見食分秒。

求食甚月離黃道宿次度分秒。

推食甚入盈縮厤行定度。如在晨厤。加半周天一百八十二度六二八七五爲定積。在縮厤。加半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去之。爲定積。各加入歲前冬至加時黃道宿度分秒。按黃道宿次。從箕一度起以減定積。餘則是。

一法如在縮厤。減七十五秒爲定積。（加半歲周半周天數減一周天少七十五秒故也）

明書卷四十七

志三

厤法志四

大統厤名義定數及釋文。

正步法。

步氣朔。

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刻二十五分。（實）此一歲日與天會之數。

歲實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即歲周對法而言謂之實。

通餘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歲實內滿句周（六十去之）餘數。

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月與日會一次日數。

朔實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分九十三秒。即朔策以數計。

通周一十△日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歲周內減去十二朔策。

用分而一。爲月未出已食分秒〇。食甚分與日入分相減。餘爲實。以月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月未出已復光分秒〇。復圓分與日入分相減。餘爲實。以月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月未出已復光分秒。

食在昏刻。日入分在食甚分已上。將食甚分與日出分相減。餘爲實。以月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月未入在天見食復光分秒〇。復圓分與日出分相減。餘爲實。以月食分秒乘之。如定用分而一。爲月已出在天見復光分秒。

求食甚月離黃道宿次度分秒。

推食甚入盈縮厤行定度。如在晨厤。加半周天一百八十二度六二八七五爲定積。在縮厤。加半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去之。爲定積。各加入歲前冬至加時黃道宿次。從箕一度起以減定積。餘則是。

一法如在縮厤。減七十五秒爲定積。在縮厤。加半歲周一周天少七十五秒故也。

氣策一十五日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半。以歲周分爲二十四。
望策一十四日七千六百五十二分九十六秒半。半朔策乃半月數。
弦策七日三千八百二十六分四十八秒少。四除朔策。
沒限七千八百一十五分六十二秒半。以十六日內減氣策餘數。
氣盈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半。氣策減十五全日餘數。
盈策九日六千六百九十五分二十八秒。
朔虛四千六百九十四分△七秒。以三十日內減朔策餘數。
虛策二日九千一百△四分二十三秒。
旬周六十萬。即紀法六十日。甲子一周之數。

氣應五十五萬△六百。即五十五日△六刻。以每歲冬至日分秒。即次年氣應。不用積年。
閏應二十△萬一千八百五十分。即二十日一十八刻五十分。每歲閏餘。即次年閏應。不用積年。

步發斂。

貞策三日△四百三十六分十七秒半。即十五日旺氣。五除歲周。減去五氣策餘數。
月閏九千△六十二分八十二秒。十二除通閏。併二氣餘內減朔策亦閏。
閏限一十八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分△九秒。朔實內減通閏。
辰法一萬。以小餘十二乘滿萬爲一辰。若加二止用千爲辰法。

半辰法五千。以小餘十二乘滿萬爲一辰。五千分命起子初。
刻法一千二百。不滿辰法。以十二除爲刻法。

步日躔。

周天數。見前。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倍之。減歲周即得。
周天分三百六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五分。

半周天。見前。

像限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四十三秒太。乃周天四之一。
歲差一分五十秒。周天內減歲周餘數。
半歲周一百八十二日六二一二五。以歲周半之。
氣象限九十一日三千一百△六分二十五秒。歲周四之一。

盈初縮末限八十八日九千△九十二分二十五秒。冬至抵春分前三日。日行周天一象。秋分後三日抵冬至日行周天一象。
差二日四千△一十四。
縮初盈末。九十三日七千一百二十△分二十五秒。春分前三日至夏至日行周天一象。夏至抵秋分後三日。日行周天一象。氣象限內。減盈縮極
二日四千△一十四。
周應三百一十五萬一千△七十五分。一名度應。

步月離。

轉周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此月行一周天之數。
轉終分二十七萬五千五百四十六分。即轉周。
轉中一十三日七千七百七十三分。半轉終。
月平行度。見前。

周限三百三十六。以十二限二十分乘轉周。中限半之。象限又半於中限。
限平度一百△九分六十二秒。以限刻八百二十分乘月平行度百約之。
轉差一日九千七百五十九分九三。以朔實減轉周餘數。
弦七日三十六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少。即步氣朔內數。
上弦九十一度三一四三太。周天象限。
望度即半周天。見月食末段。
下弦二百七十三度九十四分三十一秒少。周天四之三。
太陽限行八分二十秒。

轉應一十三萬一千九百△四分。先以元至元辛巳歲前十一月經朔。距入轉日用一十三萬一千九百△二百△五分。後以洪武甲子冬至爲原元。距應數扣算。

步交會。

交周五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
交終分二十七萬二千一百二十二分二十四秒。即前數。
交中一十三日六千△六十一分一十二秒。即前數之半。
交差二日三千一百八十三分六十九秒。朔實內減交終分。
交望即望策。見前。
交終度三百六十三度七十九分三十四秒一九六。以月平行度乘交周。

交中度一百八十一度八十九分六十七秒△九八。即前數之半。

正交度三百五十七度六十四分。

中交度一百八十八度△五分。

日食陽厤限六度。定法六十。十除實限得六十。

日食陰厤限八度。定法八十。十除實限得八十。

月食限一十三度△五分。定法八十七。十五除實限得八十七。

交應二十六萬△一百八十七分八十六秒。元至元辛巳歲前十二月朔距入交日後用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八秒。

求交泛。加六千△八十二分△四秒。減實減通閏。去交終分。季孟相接年。加二萬九千二百六十五分七三。減實加一朔實減通閏。去交終分。

求冬至日躔赤道宿度。減一分五十秒。

求冬至日躔黃道宿度。減一分三十八秒五十微。

減積捷法。

減紀法。即旬周。

一六減六。二六減十二。三六減十八。四六減二十四。五六減三十。六六減三十六。七六減四十二。八六減四十八。九六減五十四。法尾蓋萬而止。

減朔實。

一朔二十九萬五三△五九三。

二朔五十九萬△六一一八六。

三朔八十八萬五九一七七九。

四朔一百一十八萬一二三七二。

五朔一百四十七萬六五二九六五。

六朔一百七十七萬一八三五五八。

七朔二百△萬七一四一五一。

八朔二百三十六萬二四四七四四四。

九朔二百六十五萬七七五三三七。

減轉終分。

一轉二十七萬五五四六。

二轉五十五萬一△九二。

三轉八十二萬六六三八。

四轉一百一十△萬二一八四。

五轉一百三十七萬七七三△。

六轉一百六十五萬三二七六。

七轉一百九十二萬八八二二。

八轉二百二十△萬四三六八。

九轉二百四十七萬九九四一。

大統厤先用後革捷法附錄

超年捷法

求冬至。加通餘。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滿紀法。六十去之。

求閏餘。加通閏。一十△萬八千七百五三八四。

求經朔。加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七十一分一六。十二朔實九秒。十三朔實去紀法。俱滿紀法去之。

求弦緒厤。加一百七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八六六。十二朔實去弦周。十三朔實去弦周。季孟相接年。加一十八萬六千五五二△九。

求遲疾厤。加九萬九千三百四六一六。盈實減通閏。去轉終分不滿中去之。季孟相接年。加一十一萬九千一百△六分△九秒。

減交終分。

一交二十七萬二一二二四。
二交五十四萬四二四四四八。
三交八十一萬六三六六七二。
四交一百△八萬八四八八九六。
五交一百三十六萬△六一一二△。
六交一百六十三萬二七三三四四。
七交一百九十△萬四八五五六八。
八交二百一十七萬六九七七九二。
九交二百四十四萬九一△△一六。

減周天分。

一周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
二周七百三十△度五一△五。
三周一千△九十五度七七二五。
四周一千四百六十一度△三△△。
五周一千八百二十六度二八七五。
六周二千一百九十一度五四五△。
七周二千五百五十六度八△二五。
八周二千九百二十二度△六△△。
九周三千二百八十七度三一七五。

減赤道積度。

角二百四十八度四△七五。
亢二百五十七度六△七五。
氐二百七十三度九△七五。
房二百七十九度五△七五。
心二百八十五度△△七五。
尾三百△五度一△七五。
箕三百一十五度五△七五。
斗三百四十△度七△七五。
牛三百四十三度五△七五。

黃道積度鈐。

箕九度五九△。
斗三十三度△六△。
牛三十九度九六△。
女五十一度△八△。
虛六十△度八七五。
危七十六度△三七五。
室九十四度三五七五。
壁一百△三度六九七五。
奎一百二十一度五一七五。
婁一百三十三度九二七五。
胃一百四十九度七三七五。
昴一百六十△度六九七五。
畢一百七十七度三一七五。
觜一百七十七度三六七五。
參一百八十七度六四七五。
井二百一十八度六七七五。
鬼二百二十△度七八七五。
柳二百三十三度七八七五。
星二百四十△度△九七五。
張二百五十七度八八七五。
翼二百七十七度九七七五。
軫二百九十六度七二七五。
角二百△九度五九七五。
亢三百一十九度一五七五。
氐三百三十五度五五七五。
房三百四十一度△三七五。
心三百四十七度三△七五。
尾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

明書卷四十八

志二二

曆法志五

大統曆七政躔度定局。

日

日乃陽精。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無不及一度。曆家遂以其度爲行度。而推其右行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復與天會爲一歲。

算法。置積日減二算。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五十秒爲一周天之數除之。冬至行盈度。夏至行縮度。漸登漸縮。故立歲差法。

冬至日行一度五分。　小寒減一分。爲一度四分。

大寒減一分。爲一度三分。　立春減一分。爲一度二分。

雨水減一分。爲一度一分。　驚蟄減一分。爲一度太。

春分正一度。　清明減一分。爲九十九分。

穀雨減一分。爲九十八分。　立夏減一分。爲九十七分。

小滿減一分。爲九十六分。　芒種減一分。爲九十五分。

夏至止九十五分。　小暑增一分。爲九十六分。

大暑增一分。爲九十七分。　立秋增一分。爲九十八分。

處暑增一分。爲九十九分。　白露增一分。爲一度少。

秋分正一度。　寒露增一分。爲一度一分。

霜降增一分。爲一度二分。　立冬增一分。爲一度三分。

小雪增一分。爲一度四分。　大雪增一分。爲一度五分少。

日躔之起。雖有不同。今立爲成局。以漸進退。結以起於虛者立春爲圖。而揲蓍用之。均爲二十四氣。一氣得一十五日二十一分八十四秒七十三微半。

二十四節氣太陽行度。

第	日	冬至	小寒	大寒	立春	雨水	驚蟄	春分
一	日	箕四	箕四	箕四	斗十	牛三	虛一	危七
二	日	斗十	斗十	斗十	牛三	虛一	危七	室七
三	日	牛三	牛三	牛三	虛一	危七	室七	壁三
四	日	虛一	虛一	虛一	危七	室七	壁三	奎十
五	日	危七	危七	危七	室七	壁三	奎十	婁一
六	日	室七	室七	室七	壁三	奎十	婁一	胃九
七	日	壁三	壁三	壁三	奎十	婁一	胃九	昴八
八	日	奎十	奎十	奎十	婁一	胃九	昴八	畢七
九	日	婁一	婁一	婁一	胃九	昴八	畢七	觜六
十	日	胃九	胃九	胃九	昴八	畢七	觜六	參六
十一	日	昴八	昴八	昴八	畢七	觜六	參六	井五
十二	日	畢七	畢七	畢七	觜六	參六	井五	鬼四
十三	日	觜六	觜六	觜六	參六	井五	鬼四	柳三
十四	日	參六	參六	參六	井五	鬼四	柳三	星三
十五	日	井五	井五	井五	鬼四	柳三	星三	張二

第	日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夏至
一	日	奎九	婁七	胃九	昴八	畢十一	觜初
二	日	婁七	胃九	昴八	畢十一	觜初	參九
三	日	胃九	昴八	畢十一	觜初	參九	井八
四	日	昴八	畢十一	觜初	參九	井八	鬼七
五	日	畢十一	觜初	參九	井八	鬼七	柳六
六	日	觜初	參九	井八	鬼七	柳六	星六
七	日	參九	井八	鬼七	柳六	星六	張五
八	日	井八	鬼七	柳六	星六	張五	翼四
九	日	鬼七	柳六	星六	張五	翼四	軫三
十	日	柳六	星六	張五	翼四	軫三	角二
十一	日	星六	張五	翼四	軫三	角二	亢一
十二	日	張五	翼四	軫三	角二	亢一	氐一
十三	日	翼四	軫三	角二	亢一	氐一	房一
十四	日	軫三	角二	亢一	氐一	房一	心一
十五	日	角二	亢一	氐一	房一	心一	尾一

第	日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一	日	尾一	箕一	箕一	斗一	牛二	虛一
二	日	箕一	斗一	斗一	牛二	虛一	危一
三	日	斗一	牛二	牛二	虛一	危一	室一
四	日	牛二	虛一	虛一	危一	室一	壁一
五	日	虛一	危一	危一	室一	壁一	奎一
六	日	危一	室一	室一	壁一	奎一	婁一
七	日	室一	壁一	壁一	奎一	婁一	胃一
八	日	壁一	奎一	奎一	婁一	胃一	昴一
九	日	奎一	婁一	婁一	胃一	昴一	畢一
十	日	婁一	胃一	胃一	昴一	畢一	觜一
十一	日	胃一	昴一	昴一	畢一	觜一	參一
十二	日	昴一	畢一	畢一	觜一	參一	井一
十三	日	畢一	觜一	觜一	參一	井一	鬼一
十四	日	觜一	參一	參一	井一	鬼一	柳一
十五	日	參一	井一	井一	鬼一	柳一	星一

第	日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一	日	張一	翼一	軫一	角一	亢一	氐一
二	日	翼一	軫一	角一	亢一	氐一	房一
三	日	軫一	角一	亢一	氐一	房一	心一
四	日	角一	亢一	氐一	房一	心一	尾一
五	日	亢一	氐一	房一	心一	尾一	箕一
六	日	氐一	房一	心一	尾一	箕一	斗一
七	日	房一	心一	尾一	箕一	斗一	牛一
八	日	心一	尾一	箕一	斗一	牛一	女一
九	日	尾一	箕一	斗一	牛一	女一	虛一
十	日	箕一	斗一	牛一	女一	虛一	危一
十一	日	斗一	牛一	女一	虛一	危一	室一
十二	日	牛一	女一	虛一	危一	室一	壁一
十三	日	女一	虛一	危一	室一	壁一	奎一
十四	日	虛一	危一	室一	壁一	奎一	婁一
十五	日	危一	室一	壁一	奎一	婁一	胃一

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
節一日井初度井十四、井二十九、柳十度、張五度、翼三度、軫十八、軫十三、角九、氐三度、房二度、尾六度、
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
二日、一申、十五坤、二十三未、十二丁、六午、四丙、
三日、二申、十六坤、鬼初度、十二丁、七午、五丙、
四日、三申、十七坤、一未、星初度、八午、六丙、
五日、四申、十八坤、二未、一丁、九午、七丙、
六日、五申、十九未、柳初度、二丁、十午、八丙、
七日、六申、二十未、一未、三午、十一午、九巳、
八日、七申、二十一未、二未、四午、十二午、十巳、
九日、八坤、二十二未、三未、五午、十三午、十一巳、
十日、九坤、二十三未、四丁、六午、十四午、十二巳、
十一日、十坤、二十四未、五丁、張初度、十五丙、十三巳、
十二日、十一坤、二十五未、六丁、一午、十六丙、十四巳、
十三日、十二坤、二十六未、七丁、二午、十七丙、十五巳、
十四日、十三坤、二十七未、八丁、三午、翼初度、十六巳、
十五日、十四坤、二十八未、九丁、四午、一酉、十七巳、
二酉、
十二月太陽過宮、
正月在子、二月在亥、三月在戌、四月在酉、
五月在申、六月在未、七月在午、八日在巳、
九月在辰、十月在卯、十一月在寅、十二月在丑、
二十四氣太陽過宮、
立春子、雨水壬、驚蟄亥、春分乾、清明戌、
穀雨辛、立夏酉、小滿庚、芒種申、夏至坤、
小暑未、大暑丁、立秋午、處暑丙、白露巳、
秋分巽、寒露辰、霜降乙、立冬卯、小雪甲、

大雪寅、冬至艮、小寒丑、大寒癸、
二十四氣太陽躔度、
立春、虛四、雨水、危九、後四日入亥、躔娵訾之次、
驚蟄、室九、春分、壁五、後七日入戌、躔降婁之次、
清明、奎十一、穀雨、婁九、後八日入酉、躔大梁之次、
立夏、胃十一、小滿、昴十、後九日入申、躔實沈之次、
芒種、畢十三、夏至、井二、後八日入未、躔鶉首之次、
小暑、井十七、大暑、鬼一、後七日入午、躔鶉火之次、
立秋、柳十二、處暑、張七、後九日入巳、躔鶉尾之次、
白露、翼五、秋分、軫一、後十二日入辰、躔壽星之次、
寒露、軫十五、霜降、角一、後十三日入卯、躔大火之次、
立冬、氐五、小雪、房四、後十一日入寅、躔析木之次、
大雪、尾八、冬至、箕五、後八日入丑、躔星紀之次、
小寒、斗十一、大寒、牛四、後四日入子、躔玄枵之次、

月乃陰精、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多不及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麻家途以不及之度為行度、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分△五秒九十三微而與日會、為一月、
春入陽厤、秋入陰厤、月行朱道、則羅在日之春躔、計在日之秋躔、
春入陰厤、秋入陽厤、月行黑道、則羅在日之秋躔、計在日之春躔、
冬入陰厤、夏入陽厤、月行青道、則羅在日之夏躔、計在日之冬躔、
冬入陽厤、夏入陰厤、月行白道、則羅在日之冬躔、計在日之夏躔、
起於女虛供閏、有閏極後一日半、無閏極速先一日、
遇孛最疾、行十四度餘四之三、衝孛最遲、行十三度餘、

666

算法。置積日減二以三百二十四一之爲順行。減積日。餘不滿順逆行數者。以九因之。中數二百四十八數除之。不盡者爲殘分。在一百二十四已下入疾厭。一百二十四已上入遲厭。

疾行。一日十四度半。平行。一日十三度少強。遲行。一日十二度強。更行二日。與日合朔。

月行之起。術女虛危之不同。宜取其起於危者。立爲定式。而將前用之。自無繆錯。

每月太陰逐日行度定局。

日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初一日	危初	壁二	奎十一	昴一	參六	井六	星五	翼三	角初	氐一	尾十	斗九
二日	斗三	奎四	婁八	畢三	井九	三十	張十	軫六	亢二	房初	牛初	女七
三日	室十	十七	胃八	十五	三十一	柳九	翼六	角九	氐二	尾二	十四	虛四
四日	壁四	婁十一	昴五	觜初	柳一	星初	軫初	亢三	房二	心初	牛初	危六
五日	奎七	胃十三	畢七	十四	星初	十六	十三	氐三	心四	尾四	女七	室三
六日	婁二	昴八	參三	井一	張二	翼十二	角九	房二	尾十	箕一	虛一	壁三
七日	胃九	畢九	井五	柳五	翼三	軫五	亢十	心四	箕五	斗十	危六	奎一
八日	昴十	觜一	柳九	張三	軫五	角十	氐十	尾十	斗十	女七	室三	胃二
九日	畢初	參九	鬼一	翼四	角十	亢十	房十	箕一	女七	虛一	壁三	昴三
十日	井七	柳九	張二	軫五	亢十	氐十	心十	斗十	虛一	危六	奎一	畢初
十一日	三十	翼七	軫初	角六	氐十	房十	尾十	箕一	危六	室三	胃二	畢九
十二日	柳一	軫九	角一	亢七	房十	心十	箕一	斗十	室三	壁三	昴三	井一
十三日	翼二	角一	亢二	氐七	心十	尾十	斗十	女七	壁三	奎一	畢初	井一
十四日	軫初	亢二	氐二	房七	尾十	箕一	女七	虛一	奎一	婁九	畢九	參一
十五日	角一	氐二	房二	心七	箕一	斗十	虛一	危六	婁九	胃八	參八	井一
十六日	亢二	房二	心二	尾七	斗十	女七	危六	室三	胃八	昴八	井八	柳初
十七日	氐二	心二	尾七	箕一	女七	虛一	室三	壁三	昴八	畢八	柳八	張初
十八日	房二	尾七	箕一	斗七	虛一	危六	壁三	奎一	畢八	參八	二十	翼初
十九日	心二	箕一	斗七	女七	危六	室三	奎一	婁九	參八	井八	張初	翼四
二十日	尾七	斗七	女七	虛一	室三	壁三	婁九	胃八	井八	柳七	翼六	軫九
二十一日	箕一	女七	虛一	危六	壁三	奎一	胃八	昴八	柳七	張九	軫九	角一
二十二日	斗七	虛一	危六	室三	奎一	婁九	昴八	畢八	張九	翼九	角一	亢二
二十三日	女七	危六	室三	壁三	婁九	胃八	畢八	參八	翼九	軫九	亢二	氐二
二十四日	虛一	室三	壁三	奎一	胃八	昴八	參八	井八	軫九	角一	氐二	房二
二十五日	危六	壁三	奎一	婁九	昴八	畢八	井八	柳七	角一	亢二	房二	心二
二十六日	室三	奎一	婁九	胃八	畢八	參八	柳七	張九	亢二	氐二	心二	尾七
二十七日	壁三	婁九	胃八	昴八	參八	井八	張九	翼九	氐二	房二	尾七	箕一
二十八日	奎一	胃八	昴八	畢八	井八	柳七	翼九	軫九	房二	心二	箕一	斗七
二十九日	婁九	昴八	畢八	參八	柳七	張九	軫九	角一	心二	尾七	斗七	女七
三十日	胃八	畢八	參八	井八	張九	翼九	角一	亢二	尾七	箕一	女七	虛一

木星

木曰歲星。木之精也。五日行一度。亦不及天數也。其行十二年一周天。太歲在四仲則行三宿。在四孟四季則行二宿。歲行一舍。故謂之歲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與日合度者七十六。合期約三百九十九日。取上古甲子四分爲八十三號。每號分爲十二月。而置閏於其下。閏在號前。那前一月。閏在號後。那後一月。

比日較退。合伏以後日在前。距日十三度晨見。初疾漸遲。○距日一百九度而留。○留後距日一百三十一度而退。初遲漸疾。○退止而留。背距日一百三十一度。○留久而順行。則背距日一百九度。初遲漸疾。○背距日十三度而伏。○最疾約四百行一度。○加減最多處約七度。○合期三百九十九日。

日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	女虛	虛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室	室
二	虛	虛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室	室
三	虛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室	室
四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室	室
五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室	室
六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室	室
七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室	室
八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室	室
九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室	室
十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室	室
十一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室	室
十二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室	室

歲星定局圖。

順。同上。夕伏。十七日行四度。復與日同度。

留。十七日行四度半。晨伏 十七日行四度。歩日十三度五十分。最見東方。順 一百十三日行十度七十六分。留 七度七十六分。晨遲 四千六百九十四分一十秒半。行四度九十一分八十五秒。夕退。同上。留。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奎婁	危	牛女	斗	心尾	亢	軫角	張	鬼	參	胃	奎	室	虛	牛	箕	心	亢	軫	張	井	參	胃	奎	室	虛危	斗	箕斗	心
婁	危	女	斗	尾	亢	角	張	井	參井	昴	奎婁	室	危	女	箕	心	亢	軫	張	井	參	昴	奎婁	室壁	危	斗	箕斗	心
婁	危室	女虛	斗	尾	亢	角	張	井	井	昴	畢	危	女	斗	心	亢角	軫翼	張	井	參	昴畢	婁	壁	危室	平女	斗箕	心	
胃	室	虛	斗	尾	亢	角軫	張	鬼	井	畢	胃	奎	室	女	斗	心	角	翼	張	井	參井	畢	胃	奎	室	女	箕	房氐
胃	室	虛	斗	心	亢	軫	張	柳	井	畢	昴	奎	室	女	斗	房	角	翼	張	井鬼	井	畢	胃	奎	室	女	箕	氐
昴	室	虛女	斗	心	亢	軫	翼	柳	井	觜	昴	奎	室	女	斗	房	角	翼軫	張翼	柳	井參	畢	胃	奎	室	女牛	箕	氐
昴畢	室	女	箕斗	心	亢	軫	翼	星	井	參	昴	婁	室	女	箕	房	亢	軫	翼	柳星	井	參	胃昴	奎	室危	牛	尾	氐房
畢	室	女	箕斗	心	亢氐	軫角	翼	張	鬼	井	昴	婁	室	斗	箕	房心	亢氐	軫翼	張	井	參井	昴	奎	室	危	牛	尾箕	房心
畢	室	女	斗	心	氐	角	翼	張	柳	井	昴	奎	室	牛	箕	心尾	氐	軫角	翼	柳星	井鬼		奎	危	牛	箕	心	尾
畢昴	室	女	斗	尾	氐	角	軫	張	柳	井	昴	奎	危	女	箕	尾	氐	角	翼	柳	井		奎	危	牛	箕斗	尾	
昴	室	虛	斗	尾房	亢氐	軫	翼	柳	井	昴	奎	室	女	斗	尾	氐房	角亢	軫	張	柳	井	參	胃	奎	危室	牛女	牛	尾
昴	室	虛	斗牛	尾箕	房心	亢氐	軫	翼	柳	參	胃	奎	室	虛	斗	尾箕	亢	軫	張	井鬼	參	胃	奎	室	女	斗	尾箕	
昴				箕					柳		奎			斗		亢												

六十六	六十五	六十四	六十三	六十二	六十一	六十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十四	五十三	五十二	五十一	五十	四十九	四十八	四十七	四十六	四十五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一	四十	三十九
星柳	井	畢	婁胃	壁奎	危	女	斗	尾	氐	角	翼	柳	井	鬼	婁	室	危	女	斗	尾	氐	軫	張	柳	井	壁	鬼
柳	井	畢	胃	奎	危室	女虛	斗	尾	氐	角軫	翼	柳	井	畢	婁胃	室	危	女	斗	尾	氐	軫	張	柳	井	奎	畢
柳	井	畢	胃	奎婁	室	虛危	斗	尾	氐	軫	翼張	柳	井	畢	胃	奎	室	虛	斗	尾	氐	軫	張	柳	井	奎	畢
柳	井	畢參	胃昴	婁	室	危	斗	尾	氐	軫	翼	柳	井	畢	胃	奎	室	虛	斗	尾氐	氐亢	軫	張	柳	井	奎	畢
星	井	參	昴畢	婁胃	壁	危	斗	尾	亢	軫	翼	柳星	井	參	昴	奎婁	室壁	虛	斗	尾心	亢	軫	張翼	柳	井	婁	參
星張	柳井鬼	參井	畢	胃	壁	危	斗	尾	亢氐	軫	翼	星張	井	參井	昴畢	婁	壁	虛	斗	心	亢	軫	翼	柳星	井	婁	參井
張	柳	井	畢	胃	壁	危室	斗	尾	氐	軫	翼	張	井鬼	井	畢	婁	壁	虛女	斗	心	亢	軫	翼	星張	井鬼	婁	井
張	柳星	井	畢	胃	壁	虛	斗	尾	氐	軫角	翼軫	張	柳	非	畢	婁	室	女	斗	尾	亢氐	軫角	翼	張	柳	婁	井
翼	星	井	畢	胃	壁室	虛	斗	尾	氐	角	軫	張翼	柳	井	畢	婁	室	女	斗	尾	氐	角	軫	張	柳	婁奎	井
翼	星張	井	畢	胃婁	室	虛	斗	尾	心尾	亢氐	軫	翼	星	井	畢	婁	室	虛女	斗	尾箕	氐房	亢氐	軫	翼	柳星	奎	井
翼	星張	井	畢	婁	室	危	牛女	箕斗	尾	氐	軫	翼	星柳	井	易	婁	室	危	斗牛	箕斗	心尾	亢氐	軫	翼	柳	奎	井
				婁			斗						星柳			婁			牛女		心尾							

| | | |

十八。 壁危 室壁 室壁 婁胃 昴畢
十九。 退 退 退張 張翼 翼軫
二十。 室壁 壁奎 婁胃 胃昴 畢參
二十一。 角 退 退 退軫 軫角
二十二。 室壁 壁奎 婁胃 胃昴 畢參
二十三。 氐房 房心 心尾 退 氐
二十四。 壁奎 婁胃 胃昴 畢參 參井
二十五。 房心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二十六。 婁胃 胃昴 畢參 參井 井鬼
二十七。 昴畢 斗女 女虛 虛危 室壁
二十八。 胃昴 畢參 參井 井鬼 柳星
二十九。 斗牛 牛女 虛危 室壁 奎婁
三十。 畢 畢參 參井 井鬼 柳星
三十一。 牛女 虛危 危室 室壁 奎婁
三十二。 井 井 井鬼 柳星 星張
三十三。 牛女 虛危 危室 室壁 奎婁
三十四。 退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三十五。 虛危 室壁 奎婁 婁胃 昴畢

三十六。 退 翼 翼軫 軫 軫
三十七。 室壁 奎婁 婁胃 胃昴 畢參
三十八。 亢氐 氐 氐房 退角 角亢
三十九。 壁奎 婁胃 胃昴 畢參 參井
四十。 房心 尾箕 箕斗 退 退
四十一。 奎婁 婁胃 胃昴 畢參 參井
四十二。 昴畢 斗牛 牛女 女虛 危室
四十三。 婁胃 胃昴 畢參 參井 井鬼
四十四。 昴畢 斗牛 牛女 女虛 危室
四十五。 昴畢 畢參 參井 井鬼 柳星
四十六。 斗牛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四十七。 參井 井 井鬼 柳星 星張
四十八。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奎婁
四十九。 退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五十。 危室 室壁 奎婁 婁胃 昴畢
五十一。 翼 退 退 翼軫 軫
五十二。 危室 室壁 奎婁 婁胃 昴畢
五十三。 角 退亢 退 退軫 軫角

五十四。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五十五。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五十六。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五十七。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五十八。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五十九。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六十。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六十一。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六十二。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六十三。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六十四。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六十五。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六十六。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六十七。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六十八。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六十九。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七十。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七十一。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七十二。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七十三。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七十四。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七十五。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七十六。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七十七。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七十八。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七十九。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八十。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八十一。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八十二。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八十三。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八十四。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八十五。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八十六。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八十七。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八十八。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八十九。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九十。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九十一。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九十二。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九十三。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九十四。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九十五。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九十六。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九十七。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九十八。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九十九。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一百。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一百一。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一百二。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一百三。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一百四。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一百五。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一百六。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一百七。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一百八。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一百九。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一百十。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一百十一。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一百十二。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一百十三。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一百十四。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一百十五。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一百十六。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一百十七。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一百十八。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一百十九。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一百二十。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一百二十一。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一百二十二。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一百二十三。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一百二十四。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一百二十五。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一百二十六。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一百二十七。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一百二十八。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一百二十九。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一百三十。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一百三十一。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一百三十二。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一百三十三。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一百三十四。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一百三十五。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一百三十六。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一百三十七。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一百三十八。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一百三十九。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一百四十。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一百四十一。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一百四十二。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一百四十三。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一百四十四。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一百四十五。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一百四十六。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一百四十七。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一百四十八。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一百四十九。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一百五十。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一百五十一。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一百五十二。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一百五十三。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一百五十四。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一百五十五。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一百五十六。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一百五十七。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一百五十八。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一百五十九。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一百六十。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一百六十一。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一百六十二。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一百六十三。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一百六十四。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一百六十五。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一百六十六。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一百六十七。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一百六十八。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一百六十九。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一百七十。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一百七十一。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一百七十二。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一百七十三。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一百七十四。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一百七十五。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一百七十六。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一百七十七。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一百七十八。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一百七十九。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一百八十。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一百八十一。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一百八十二。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一百八十三。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一百八十四。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一百八十五。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一百八十六。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一百八十七。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一百八十八。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一百八十九。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一百九十。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一百九十一。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一百九十二。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一百九十三。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一百九十四。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一百九十五。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一百九十六。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一百九十七。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一百九十八。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一百九十九。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二百。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二百一。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二百二。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二百三。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二百四。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二百五。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二百六。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二百七。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二百八。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二百九。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二百十。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二百十一。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二百十二。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二百十三。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二百十四。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二百十五。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二百十六。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二百十七。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二百十八。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二百十九。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二百二十。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二百二十一。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二百二十二。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二百二十三。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二百二十四。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二百二十五。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二百二十六。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二百二十七。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二百二十八。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二百二十九。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二百三十。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二百三十一。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二百三十二。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二百三十三。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二百三十四。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二百三十五。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二百三十六。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二百三十七。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二百三十八。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二百三十九。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二百四十。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二百四十一。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二百四十二。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二百四十三。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二百四十四。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二百四十五。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二百四十六。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二百四十七。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二百四十八。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二百四十九。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二百五十。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二百五十一。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二百五十二。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二百五十三。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二百五十四。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二百五十五。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二百五十六。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二百五十七。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二百五十八。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二百五十九。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二百六十。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二百六十一。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二百六十二。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二百六十三。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二百六十四。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二百六十五。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二百六十六。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二百六十七。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二百六十八。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二百六十九。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二百七十。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二百七十一。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二百七十二。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二百七十三。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二百七十四。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二百七十五。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二百七十六。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二百七十七。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二百七十八。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二百七十九。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二百八十。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二百八十一。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二百八十二。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二百八十三。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二百八十四。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二百八十五。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二百八十六。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二百八十七。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二百八十八。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二百八十九。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二百九十。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二百九十一。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二百九十二。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二百九十三。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二百九十四。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二百九十五。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二百九十六。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二百九十七。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二百九十八。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二百九十九。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三百。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三百一。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三百二。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三百三。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三百四。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三百五。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三百六。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三百七。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三百八。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三百九。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三百十。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三百十一。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三百十二。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三百十三。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三百十四。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三百十五。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三百十六。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三百十七。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三百十八。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三百十九。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三百二十。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三百二十一。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三百二十二。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三百二十三。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三百二十四。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三百二十五。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三百二十六。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三百二十七。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三百二十八。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三百二十九。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三百三十。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三百三十一。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三百三十二。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三百三十三。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三百三十四。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三百三十五。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三百三十六。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三百三十七。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三百三十八。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三百三十九。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三百四十。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三百四十一。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三百四十二。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三百四十三。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三百四十四。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三百四十五。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三百四十六。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三百四十七。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三百四十八。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三百四十九。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三百五十。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三百五十一。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三百五十二。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三百五十三。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三百五十四。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三百五十五。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三百五十六。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三百五十七。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三百五十八。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三百五十九。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三百六十。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三百六十一。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三百六十二。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三百六十三。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三百六十四。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三百六十五。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三百六十六。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三百六十七。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三百六十八。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三百六十九。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三百七十。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三百七十一。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三百七十二。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三百七十三。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三百七十四。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三百七十五。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三百七十六。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三百七十七。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三百七十八。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三百七十九。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三百八十。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三百八十一。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三百八十二。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三百八十三。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三百八十四。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三百八十五。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三百八十六。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三百八十七。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三百八十八。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三百八十九。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三百九十。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三百九十一。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三百九十二。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三百九十三。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三百九十四。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三百九十五。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三百九十六。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三百九十七。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三百九十八。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三百九十九。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四百。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四百一。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四百二。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四百三。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四百四。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四百五。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四百六。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四百七。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四百八。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四百九。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四百十。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四百十一。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四百十二。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四百十三。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四百十四。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四百十五。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四百十六。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四百十七。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四百十八。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四百十九。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四百二十。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四百二十一。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四百二十二。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四百二十三。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四百二十四。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四百二十五。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四百二十六。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四百二十七。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四百二十八。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四百二十九。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四百三十。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四百三十一。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四百三十二。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四百三十三。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四百三十四。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四百三十五。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四百三十六。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四百三十七。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四百三十八。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四百三十九。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四百四十。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四百四十一。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四百四十二。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四百四十三。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四百四十四。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四百四十五。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四百四十六。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四百四十七。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四百四十八。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四百四十九。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四百五十。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四百五十一。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四百五十二。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四百五十三。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四百五十四。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四百五十五。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四百五十六。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四百五十七。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四百五十八。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四百五十九。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四百六十。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四百六十一。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四百六十二。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四百六十三。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四百六十四。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四百六十五。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四百六十六。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四百六十七。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四百六十八。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四百六十九。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四百七十。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四百七十一。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四百七十二。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四百七十三。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四百七十四。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四百七十五。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四百七十六。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四百七十七。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四百七十八。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四百七十九。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四百八十。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四百八十一。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四百八十二。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四百八十三。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四百八十四。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四百八十五。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四百八十六。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四百八十七。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四百八十八。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四百八十九。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四百九十。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四百九十一。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四百九十二。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四百九十三。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四百九十四。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四百九十五。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四百九十六。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四百九十七。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四百九十八。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四百九十九。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五百。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五百一。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五百二。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五百三。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五百四。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五百五。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五百六。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五百七。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五百八。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五百九。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五百十。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五百十一。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五百十二。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五百十三。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五百十四。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五百十五。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五百十六。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五百十七。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五百十八。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五百十九。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五百二十。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五百二十一。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五百二十二。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五百二十三。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五百二十四。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五百二十五。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五百二十六。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五百二十七。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五百二十八。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五百二十九。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五百三十。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五百三十一。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五百三十二。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五百三十三。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五百三十四。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五百三十五。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五百三十六。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五百三十七。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五百三十八。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五百三十九。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五百四十。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五百四十一。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五百四十二。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五百四十三。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五百四十四。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五百四十五。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五百四十六。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五百四十七。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五百四十八。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五百四十九。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五百五十。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五百五十一。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五百五十二。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五百五十三。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五百五十四。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五百五十五。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五百五十六。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五百五十七。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五百五十八。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五百五十九。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五百六十。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五百六十一。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五百六十二。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五百六十三。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五百六十四。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五百六十五。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五百六十六。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五百六十七。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五百六十八。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五百六十九。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五百七十。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五百七十一。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五百七十二。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五百七十三。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五百七十四。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五百七十五。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五百七十六。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五百七十七。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五百七十八。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五百七十九。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五百八十。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五百八十一。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五百八十二。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五百八十三。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五百八十四。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五百八十五。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五百八十六。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五百八十七。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五百八十八。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五百八十九。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五百九十。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五百九十一。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五百九十二。 斗 斗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五百九十三。 牛 牛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五百九十四。 女 女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五百九十五。 虛 虛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五百九十六。 危 危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五百九十七。 室 室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五百九十八。 壁 壁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五百九十九。 奎 奎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六百。 婁 婁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六百一。 胃 胃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六百二。 昴 昴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六百三。 畢 畢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六百四。 觜 觜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六百五。 參 參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六百六。 井 井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六百七。 鬼 鬼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六百八。 柳 柳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六百九。 星 星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六百十。 張 張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六百十一。 翼 翼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六百十二。 軫 軫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六百十三。 角 角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六百十四。 亢 亢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六百十五。 氐 氐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六百十六。 房 房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六百十七。 心 心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六百十八。 尾 尾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六百十九。 箕 箕斗 斗牛 牛女

五十四。室壁。虛。室。壁。
五十五。婁胃。心尾。婁。胃。昴。畢。
五十六。奎婁。箕斗。奎。婁。胃。昴。畢。觜。
五十七。心尾。婁胃。斗。奎。婁。胃。昴。畢。觜。參。
五十八。箕斗。心尾。箕。斗。奎。婁。胃。昴。畢。觜。參。井。
五十九。箕斗。箕。斗。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
六十。胃昴。昴畢。胃。昴。畢。觜。參。井。鬼。柳。
六十一。斗牛。女虛。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
六十二。畢參。參井。畢。參。井。鬼。柳。星。張。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牛女	斗	斗	箕	尾	尾	房心	氐	亢	角	軫	張	張退	張	張	柳	井	井	參	畢	昴	胃	婁	奎	壁	室	室
女	斗	斗	箕斗	尾	尾	心	氐	亢退	角退	軫退	張	張	張	星	柳	井	井	參	畢	昴	胃	婁	奎	奎	室	室
女	斗牛	斗	斗	尾	尾	心	氐	角	角	軫	翼	張	張	星	柳	井	井	參	畢	昴	胃	婁	奎	奎	室壁	室
女	牛	斗	斗	尾	尾退	房	氐	角	角	軫	翼	張	張	星	柳	井	井	參	畢	昴	胃	婁胃	奎婁	奎	壁	室
女	牛斗	斗	斗箕	尾	尾	房	氐	角	角	軫	翼	張	張	星	柳	井	井	參井	畢參	昴畢	胃昴	胃	婁	奎	壁	室
女	斗	斗	箕	尾	心	氐	氐	角亢	角	軫	翼	張	張	星	柳	井	井	井	參	畢	昴	胃	婁	奎	壁	室
女牛	斗	斗	箕	尾	心	氐	氐	伏亢	角	軫	軫	張	張	柳	鬼	井	井	參	畢	昴	胃	婁	奎	壁	室
斗	斗	斗	箕	尾	心尾房	氐	氐	亢	角	軫	軫	張	翼	張	星	柳	井	井	參	畢	昴	胃	婁	奎	壁	室
牛	斗	斗	箕	尾	尾	房	氐伏	亢氐	角	角	軫	張	翼	張	星	鬼	井	井	參	畢	昴	胃	婁	奎	壁	室
斗女	斗	斗	箕斗	尾	伏尾心	房	氐	退亢	亢	角	軫	張	翼	張	柳	井	井	參	畢	昴	胃退	婁	奎	壁	室	室
女	斗	斗	箕斗	伏尾箕	尾	心	氐	氐	亢	角	軫	軫	翼	張	柳	井	井	參	畢	昴	胃	婁	奎	壁	室	室
女	斗牛	斗合	斗	箕	尾	心尾	房	氐	亢	角	軫	軫	翼	張退	柳退	井	井退	參	畢	胃	胃	婁	奎	壁	室	室
	牛		斗		箕斗			亢		軫退		翼	張退		井			畢						壁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女虛	虛危伏合	危室	室	室壁	奎	奎	胃昴	胃	昴畢	畢	畢	井	井	柳	張退	翼	翼	軫	角	亢	氐	房	心尾
虛	虛	危	室	室	壁	奎	胃夕見	胃	昴畢伏合	畢	畢	井	井	柳	張	翼退	翼	軫退夕	角	亢	氐	房退	尾
虛	虛	危	室	室	壁奎	奎	胃昴	胃昴	畢	畢	畢	井	井	柳	張	張	翼	軫	角	亢	氐	房	尾
虛	虛	危	室	室	壁奎	奎	胃見昴	胃	畢	畢	畢	井	井	井鬼	柳	張	翼	軫	角	亢	氐	房	尾心
虛	虛	危	室	室	壁	奎	胃	昴胃	胃昴	畢	畢	井	井	鬼柳	柳星	張	翼	軫	角	亢	氐	房心	心
虛	虛	危	室	室	壁	奎	胃	昴	畢	畢	畢	井	井	井	星張	張	翼	軫	角	亢	氐	房	房
虛女	虛	危	室	室	壁	奎	胃	昴	畢	畢	畢	井	井鬼	柳	張	張	翼	軫	角	亢	氐	房心	心
女	虛	危	室	室	壁	奎	胃	昴	畢	畢	畢	井	井	鬼柳	張	張	翼	軫	角	亢	氐	心	心
女	虛	危	室	室危	壁	奎	胃	昴	畢	畢	畢	井	井	柳星	張	翼	翼	軫	角	亢	氐	房	尾
女虛	虛	危	室	室	壁	奎	胃	昴	畢	畢	畢	井	井	柳	張	翼	翼	軫	角	亢	氐	房	尾
女

五十三。尾。尾。尾退。尾。尾。
五十四。箕。箕。箕。箕。箕。箕。
五十五。斗。斗。斗退。斗。斗。箕。尾。
五十六。斗。斗。斗。斗。斗。箕。尾。
五十七。斗牛。牛。斗。斗。斗退。斗。
五十八。女。女。女。虛。女。牛。
五十九。虛。虛。虛退。虛。女。
危。危。危。

五、斗牛女虛危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斗牛女虛　危室壁奎　危室壁奎　斗牛女虛　危室壁奎　危室壁奎　斗牛女虛　危室壁奎　危室壁奎
六、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七、危室壁奎　壁奎婁胃　奎婁胃昴　危室壁奎　壁奎婁胃　奎婁胃昴　危室壁奎　壁奎婁胃　奎婁胃昴　危室壁奎　壁奎婁胃　奎婁胃昴
八、虛危室壁　室壁奎婁　婁胃昴畢　虛危室壁　室壁奎婁　婁胃昴畢　虛危室壁　室壁奎婁　婁胃昴畢　虛危室壁　室壁奎婁　婁胃昴畢
九、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壁奎婁胃　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壁奎婁胃　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壁奎婁胃　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壁奎婁胃
十、退女虛危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退女虛危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退女虛危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退女虛危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十一、斗牛女虛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斗牛女虛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斗牛女虛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斗牛女虛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十二、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十三、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十四、室壁奎婁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室壁奎婁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室壁奎婁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室壁奎婁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十五、危室壁奎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危室壁奎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危室壁奎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危室壁奎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十六、危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危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危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危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十七、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十八、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十九、井斗牛女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井斗牛女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井斗牛女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井斗牛女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二十、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二十一、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二十二、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二十三、退牛女虛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退牛女虛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退牛女虛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退牛女虛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二十四、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壁奎婁胃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壁奎婁胃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壁奎婁胃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壁奎婁胃
二十五、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二十六、女虛危室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女虛危室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女虛危室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女虛危室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二十七、女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女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女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女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二十八、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二十九、退女虛危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退女虛危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退女虛危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退女虛危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三十、退斗牛女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退斗牛女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退斗牛女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退斗牛女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三十一、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斗牛女虛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斗牛女虛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斗牛女虛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三十二、斗牛女虛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牛女虛危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牛女虛危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牛女虛危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三十三、室壁奎婁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室壁奎婁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室壁奎婁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室壁奎婁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三十四、危室壁奎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危室壁奎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危室壁奎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危室壁奎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三十五、危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危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危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危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三十六、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三十七、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三十八、斗牛女虛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斗牛女虛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斗牛女虛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斗牛女虛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三十九、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四十、退室壁奎　奎婁胃昴　婁胃昴畢　退室壁奎　奎婁胃昴　婁胃昴畢　退室壁奎　奎婁胃昴　婁胃昴畢　退室壁奎　奎婁胃昴　婁胃昴畢

二十三、退牛女虛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退牛女虛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退牛女虛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退牛女虛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二十四、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壁奎婁胃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壁奎婁胃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壁奎婁胃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壁奎婁胃
二十五、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奎婁胃昴
二十六、女虛危室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女虛危室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女虛危室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女虛危室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二十七、女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女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女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女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二十八、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退虛危室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二十九、退女虛危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退女虛危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退女虛危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退女虛危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三十、退斗牛女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退斗牛女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退斗牛女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退斗牛女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三十一、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斗牛女虛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斗牛女虛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斗牛女虛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三十二、斗牛女虛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牛女虛危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牛女虛危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牛女虛危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三十三、室壁奎婁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室壁奎婁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室壁奎婁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室壁奎婁　室壁奎婁　壁奎婁胃
三十四、危室壁奎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危室壁奎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危室壁奎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危室壁奎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三十五、危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危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危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危虛危室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三十六、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牛女虛危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三十七、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斗牛女虛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三十八、斗牛女虛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斗牛女虛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斗牛女虛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斗牛女虛　女虛危室　虛危室壁
三十九、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虛危室壁　危室壁奎　室壁奎婁
四十、退室壁奎　奎婁胃昴　婁胃昴畢　退室壁奎　奎婁胃昴　婁胃昴畢　退室壁奎　奎婁胃昴　婁胃昴畢　退室壁奎　奎婁胃昴　婁胃昴畢

四十一、退危、危室、室壁、壁奎、奎婁、婁胃、胃畢、畢非、井鬼、鬼柳、柳星、星張、軫角、角亢、退角、亢氐、氐房、房心、心尾、尾箕、箕斗、斗牛、女虛、

四十二、退虛、虛危、危室、室壁、壁奎、奎婁、婁胃、胃畢、畢觜、觜參、參井、井鬼、鬼柳、柳星、星張、軫角、角亢、亢氐、氐房、房心、心尾、尾箕、箕斗、斗牛、牛女、

四十三、退斗、斗牛、牛女、女虛、虛危、危室、室壁、壁奎、奎婁、婁胃、胃畢、畢觜、觜參、參井、井鬼、鬼柳、柳星、星張、軫角、角亢、亢氐、氐房、房心、心尾、尾箕、箕斗、退箕、斗牛、牛女、退女、

四十四、女虛、虛危、危室、室壁、壁奎、奎婁、婁胃、胃畢、畢觜、觜參、參井、井鬼、鬼柳、柳星、星張、軫角、角亢、亢氐、氐房、房心、心尾、尾箕、退尾、箕斗、退箕、斗牛、

四十五、女虛、危室、室壁、壁奎、退奎、奎婁、婁胃、胃畢、畢觜、觜參、參井、井鬼、鬼柳、柳星、星張、軫角、角亢、亢氐、氐房、房心、心尾、退房、心尾、尾箕、斗牛、

四十六、斗牛、女虛、危室、室壁、退壁、奎婁、婁胃、胃畢、畢觜、觜參、參井、井鬼、鬼柳、柳星、星張、軫角、角亢、亢氐、氐房、房心、心尾、尾箕、退尾、箕斗、斗牛、牛女、女虛、

凡五星之變同舍曰合。變爲妖星曰散。守以內光芒相及曰犯。自下往觸亦曰犯。居其宿曰守。相逼而過曰陵。突掩亦曰陵。經之曰厤。相出曰鬬。離復合合復離亦曰鬬。早出曰襲。晚出曰縮。失次上二三宿亦曰襲。失次下二三宿亦曰襲。星月相陵曰食。吉凶各以數應。在占者得之。

明書卷四十九

志三

厤法志六

大統厤四餘盈度定局。

四餘總說

如日、月、木、火、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增入月孛、紫炁、羅喉、計都四餘星。爲十一曜。大統厤中途設四餘盈度厤。按計生於天首。孛生於天首。羅生於天首。一處日天首。一處月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之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孛也。炁生於周二十八年十周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通謂之四餘。金獨無餘者。或謂金本不可以餘度分。而月爲金精。故無餘也。

羅喉

天首羅喉。續火之餘。乃厤家之交初。天尾計都。續土之餘。乃厤家之交終。故羅喉書照則日食。計都交參乃日月交會之次。交深則有餘。在天無象。故其行度無伏順留退。

羅喉定局圖。

平行。日行五分三十七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閏
參十	七	五	四	二	初	二	一	初	四	初	張七十	十八
十八	十六	十四	十三	十一	九	七	六	五	三	二	初	十六
十五	十三	十二	十	八	六	四	三	二	初	非九二十	三十七	三十六
十四	十二	十	八	七	五	三	二	初	畢五十	十三	十一	十
十三	十	八	七	五	四	二	初	八	七	五	三	二
十二	九	七	六	四	三	初	九	七	五	四	二	初
十一	八	六	五	三	二	初	八	六	四	三	初	室八十
十	七	五	四	二	初	九	七	五	三	二	初	
九	六	四	三	初	九	七	五	四	二	初		
八	五	三	二	初	八	六	四	三	初			
七	四	二	初	九	七	五	三	二				
六	三	初	九	七	五	四	二	初				
五	二	初	八	六	四	三	初					
四	初	九	七	五	三	二						
三	初	八	六	四	二	初						
二	初	柳三十	十	九	八							
初	十	十	九	八								

十八。初。亢七。五。四。二。
十九。三。一。軫十八。十六。十五。
二十。一。翼二十。十七。十六。十四。
二十一。二。初。張十六。十四。十三。
二十二。一。星六。三。二。初。
二十三。初。非十三。二十九。二十七。二十六。
二十四。十四。十一。十。八。七。
二十五。三。一。鬼初。鬼四十。十三。
二十六。一。昴十。八。六。五。
二十七。九。六。五。三。二。
二十八。一。奎十六。十四。十三。十一。
二十九。壁八。六。五。三。二。
三十。八。五。四。二。一。
三十一。三。一。虛九。七。五。
三十二。三。二。初。牛六。四。
三十三。十四。十二。十。八。七。
三十四。四。二。初。尾七。十五。十四。
三十五。四。一。心六。四。二。一。
三十六。十一。九。七。井五。四。二。
三十七。二。角十二。十。七。六。四。二。

三十八。十三。十二。十。八。七。五。四。
三十九。十三。十一。九。八。六。五。四。
四十。十一。十。八。七。五。四。三。
四十一。柳八。十。八。七。五。四。三。
四十二。二十五。二十二。二十一。十九。十八。十六。十五。
四十三。六。三。二。初。十九。十八。十六。十五。
四十四。十二。十。八。六。五。四。三。
四十五。四。二。初。十九。十八。十六。十五。十四。
四十六。三。初。十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
四十七。十一。八。六。五。四。三。二。
四十八。初。室七。十五。十三。十一。九。七。六。
四十九。初。危三。十二。十。八。七。五。四。
五十。四。二。初。女一。十九。十八。十七。十六。
五十一。三。一。斗二十二。二十。十九。十八。十七。
五十二。六。四。二。初。箕九。七。六。五。
五十三。十五。十二。十一。九。七。六。五。四。
五十四。二。初。尾七。十五。十四。十三。十二。
五十五。二。一。心六。四。三。二。一。
五十六。七。四。二。一。斗二十。十九。十八。十七。
五十七。六。四。二。初。箕九。七。六。五。四。

初。翼二十。十七。十六。
初。張十六。十四。十三。
星六。三。二。初。
鬼二。井一。二十九。二十七。二十六。
十一。十。八。七。
三。一。觜初。畢四。十三。
昴二。八。六。五。
六。五。三。二。

五十八。六。三。二。初。張十六。
五十九。四。二。初。星六。三。
六十。五。二。一。鬼三。井十三。
六十一。十七。十五。十三。十一。十。
六十二。八。六。四。三。二。十。
六十三。四。二。初。昴十一。八。
六十四。十二。十。十。六。四。
六十五。五。三。一。初。初。初。
六十六。三。初。九。六。五。
六十七。十一。九。七。六。四。
六十八。八。六。四。二。一。
六十九。八。五。四。二。初。
七十。十九。十六。十五。十三。
七十一。八。五。四。二。一。
七十二。七。四。三。一。初。
七十三。氐十一。十二。十一。千。九。
七十四。五。二。一。角十二。十。
七十五。十七。十五。十三。十二。十。
七十六。十八。十六。十四。十三。十一。
七十七。十六。十三。十一。十。八。
七十八。二。初。柳十三。十。九。
七十九。井十三。二十七。二十六。二十五。二十四。二十三。
八十。九。七。五。三。初。
八十一。初。星十五。十三。十一。
八十二。八。五。三。初。
八十三。四。三。初。
八十四。十五。十三。十一。十。
八十五。四。二。初。
八十六。三。危十五。十三。十一。九。
八十七。初。牛四。二。一。
八十八。初。十一。九。七。五。三。
八十九。八。六。四。二。
九十。初。尾十六。十四。十二。十。
九十一。心五。三。一。
九十二。八。六。四。二。
九十三。十。八。六。四。二。
九十四。十一。九。七。五。三。
九十五。十二。十。八。六。四。二。
九十六。十三。十一。九。七。五。三。
九十七。十四。十二。十。八。六。四。
九十八。十五。十三。十一。九。七。五。
九十九。十六。十四。十二。十。八。六。
一百。十七。十五。十三。十一。九。七。
一百一。十八。十六。十四。十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十七。十五。十三。十一。九。
一百三。二十。十八。十六。十四。十二。十。
一百四。二十一。十九。十七。十五。十三。十一。
一百五。二十二。二十。十八。十六。十四。十二。
一百六。二十三。二十一。十九。十七。十五。十三。
一百七。二十四。二十二。二十。十八。十六。十四。
一百八。二十五。二十三。二十一。十九。十七。十五。
一百九。二十六。二十四。二十二。二十。十八。十六。
一百十。二十七。二十五。二十三。二十一。十九。十七。
一百十一。二十八。二十六。二十四。二十二。二十。十八。
一百十二。二十九。二十七。二十五。二十三。二十一。十九。
一百十三。三十。二十八。二十六。二十四。二十二。二十。
一百十四。三十一。二十九。二十七。二十五。二十三。二十一。
一百十五。三十二。三十。二十八。二十六。二十四。二十二。
一百十六。三十三。三十一。二十九。二十七。二十五。二十三。
一百十七。三十四。三十二。三十。二十八。二十六。二十四。
一百十八。三十五。三十三。三十一。二十九。二十七。二十五。

計都

計都者。爲天尾綴土之餘。常與羅睺相對。故曰首尾星也。逆行於天。逢日月則食。

計都定局圖。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	奎一。	婁九。	六。	五。	三。	三。	初。	室八。十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
二。	十。	七。	六。	四。	三。	一。	危五。十	十三。	十二。	十一。	九。	六。

三。 六。 四。 二。 初。 虛七。 四。
四。 五。 三。 初。 牛六。 四。 二。
五。 六。 四。 一。 十。 九。 七。 初。
六。 五。 三。 二。 一。 七。 六。 心四。
七。 六。 五。 一。 初。 六。 四。 一。
八。 七。 六。 一。 九。 七。 三。 初。
九。 八。 七。 初。 十。 八。 四。 二。
十。 九。 八。 二。 十。 九。 五。 三。
十一。 十。 九。 三。 初。 十。 六。 四。
十二。 十一。 十。 四。 二。 一。 七。 五。
十三。 十二。 十一。 五。 三。 二。 八。 六。
十四。 十三。 十二。 六。 四。 三。 九。 七。
十五。 十四。 十三。 七。 五。 四。 十。 八。
十六。 十五。 十四。 八。 六。 五。 十一。 九。
十七。 十六。 十五。 九。 七。 六。 十二。 十。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 八。 七。 十三。 十一。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一。 九。 八。 十四。 十二。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二。 十。 九。 十五。 十三。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三。 十一。 十。 十六。 十四。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四。 十二。 十一。 十七。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十五。 十三。 十二。 十八。 十六。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十六。 十四。 十三。 十九。 十七。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十七。 十五。 十四。 二十。 十八。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十八。 十六。 十五。 二十一。 十九。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十九。 十七。 十六。 二十二。 二十。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 十八。 十七。 二十三。 二十一。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一。 十九。 十八。 二十四。 二十二。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二。 二十。 十九。 二十五。 二十三。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三。 二十一。 二十。 二十六。 二十四。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四。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七。 二十五。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二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八。 二十六。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二十六。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九。 二十七。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二十七。 二十五。 二十四。 三十。 二十八。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二十八。 二十六。 二十五。 三十一。 二十九。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二十九。 二十七。 二十六。 三十二。 三十。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 二十八。 二十七。 三十三。 三十一。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一。 二十九。 二十八。 三十四。 三十二。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二。 三十。 二十九。 三十五。 三十三。
四十一。 四十。 三十九。 三十三。 三十一。 三十。 三十六。 三十四。
四十二。 四十一。 四十。 三十四。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七。 三十五。

四十三。一。箕九。七。
四十四。八。六。四。三。五。
四十五。氐五.十 十三。十二。十。九。一。四。
四十六。八。五。四。二。一。
四十七。初。軫六.十 十五。十四。十三。
四十八。初。翼七.十 十六。十四。十三。
四十九。初。張六.十 十五。十四。十三。
五十。四。二。初。柳三.十 十三。十四。十三。十一。十。
五十一。初。井九.二十 二十六。二十四。二十三。十。八。
五十二。十。八。七。五。四。十。八。
五十三。一。初。星五.十 十三。十一。十。八。七。六。
五十四。昴一.十 八。七。五。四。二。初。
五十五。五。三。二。初。觜十。
五十六。參七.十 十四。十三。十二。十一。九。七。
五十七。七。五。三。二。一。初。
五十八。五。二。一。危五.十 十四。十三。十二。十一。九。八。
五十九。二。虛九。七。五。四。三。二。一。
六十。三。初。牛六。四。一。初。
六十一。十三。十。八。七。六。四。三。二。一。
六十二。三。一。尾七.十 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初。

二。一。尾七.十 十五。十四。十二。十一。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心六。四。三。一。初。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角二.十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亢七。五。四。三。二。一。初。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氐五.十 十三。十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七。六。五。四。三。二。一。初。房五。四。三。二。一。初。
六。五。四。三。二。一。初。心四。三。一。初。
五。四。三。二。一。初。尾七.十 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四。三。二。一。初。箕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三。二。一。初。斗三.十 二十。十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二。一。初。女一.十 十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一。初。牛六。五。四。三。二。一。初。虛九。七。五。四。三。二。一。初。危五.十 十四。十三。十二。十。九。七。

六十三。初。心四。三。一。房五。三。二。初。
六十四。九。七。六。四。二。一。初。亢七。五。四。
六十五。初。角十。九。七。六。四。二。一。初。氐五.十 十三。十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六十六。十一。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房五。四。三。二。一。初。
六十七。十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心四。三。二。一。初。
六十八。十一。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尾七.十 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六十九。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箕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七十。三。二。一。初。斗三.十 二十。十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七十一。三。二。一。初。女一.十 十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七十二。三。二。一。初。虛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危五.十 十四。十三。十二。十。九。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七十三。二。一。初。室七.十 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七十四。二。一。初。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奎七.十 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七十五。一。初。奎七.十 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七十六。初。婁五.十 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七十七。初。胃四.十 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七十八。初。昴三.十 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畢五.十 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七十九。初。觜二.十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參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八十。初。參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井九.二十 二十七。二十六。二十五。二十四。二十三。二十二。二十一。二十。十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八十一。初。井九.二十 二十七。二十六。二十五。二十四。二十三。二十二。二十一。二十。十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八十二。初。鬼二.十 十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初。

| | | |

八號。每號分爲十二月而置圖於其下。圖在號前。那曹一月。圖在號後。那後一月。

月孛

太乙月孛。乃水之餘。在天無象。古人以水星在天。其行發疾。其行無伏見遲留。

平行。日行十二分二十九秒

月孛定局圖。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	牛五	室二	七	十一	八 初	三	二	危一	三	十一	十二	初
二	十五	七	奎一	十五	十七	壁二	參二	九	初	十一	十二	十四
三	十三	奎一	五	十八	十七	二	四	九	初	十一	十二	十四
四	十四	畢一	五	十七	十六	九	五	八	初	十一	十二	十四
五	十三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六	十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七	十一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八	十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九	九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八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正
十一	七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正	二
十二	六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正	二	三

五十四	女一	五	八	十一	虛四	七	危一	五	八	十一	五	二											
五十五	四	九	十二	十五	壁初	四	七	蚩一	四	八	十一	十四	東初										
五十六	二	七	十	胃一	四	八	十一	十四	昴二	五	八	十一	十四	畢一									
五十七	一	七	十一	十四	參一	四	八	井一	四	七	十一	十四											
五十八	十八	二十一	二十四	二十八	鬼一	五	十一	十四	十七	星一	五	張二											
五十九	五	九	十二	十九	鬼四	七	十一	十四	十七	柳一	四	六											
六十																							
六十一	八	十一	十四	十八	角二	六	九	十二	亢二	七	九	氐三	九										
六十二	四	七	十一	斗四	七	十一	十三	十七	二十	二十二	半二	五											

右從月之盈縮而求。登縮一轉二十七日五十五分四十六秒半。半率行二度十一分十四秒半。黃道周天之數併索行數。即月行之數也。凡六十二年而七周天。月行最遲之處。與之同躔矣。取上古甲子分爲六十二號。每號分十二月而置閏於其下。閏在號後。朔後一月。

明書卷五十

志四

郊祀志

史官論曰。露殺輦文。金泥玉檢。翊雄封禪。畢不依經。宋矣。明太祖敬共神明。博考典常。蓋正祀事。大者如二郊始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創制明堂。尊崇孺殺。偉哉。酌古今通幽贊。紹建天運。洽神人志。因革損益。神道設教之禮。不可有加而訓辭謨復。本於克誠。發之爲典式。仰贊廷謨。雖未盡復古聖王之舊。而洗澄淫濁。蕩凡矯誣。郅矣。至建文撤仁祖郊太祖。仁宗因太祖遷太宗。憲宗升祔。詳懺疏寂。孝穆登燮。特建奉慈。惰文抑佚。有乎古度。及夫世宗入繼。天資英邁。儀於所生。未免太過。卽仁至義盡而祔廟稱宗。君臣誼整。位次未安。諸臣洶激。罷憂不悛。悲夫。然臨神不舉。更制紜綸。軌憲雖多。意創間出。獨金縢齊慙。迄無嘽則。嘉進步廬之摘。慈遐青詞之斬。此司馬遷之所以顧譏於漢武也。其他卽稍有注措。紙爾綢繆。故微文明之祀典大約斟式。蓋儀業常無斁。今考厥異朝遺謂。誠敬殷殷。可謂得其本矣。舉凡在祀典者。列於是篇。使擇慮疏宗者得以覽焉。

明興。太祖高皇帝立百神之祀。吳元年。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多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地祇。建四親廟於闕左。中奉德祖。東懿祖。西熙祖。東下方仁祖。廟制皆南向。東西有夾室有廡。有三門。門建二十四戟。略如古都宮之儀。洪武元年正月乙亥。祭告天地於南郊。卽皇帝位於郊壇之南。建國號。改元。明受之於天也。追竹四代。考妣爲帝。敕禮官言。自昔聖王內致誠敬。外盡儀文。嚴於祭祀。脫膚天命。肯建郊社宗廟。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虛靈。非博考古今。定儀以聞。於是丞相善甚。舉士安、太常卿惟庸等奏。國有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若他中祀小祀。大祀致齋三日。以進。乃以郊廟社稷先農爲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師爲中祀。二日祀有牲。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尙騂。或黝。天地日月加玉。禮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殺禮不用牲。用果蓏或粢盛。大祀中祀用制帛。帛五等。小祀粢帛。於是祀天圜丘。而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諸神從祭。祭地方丘。以嶽鎭海瀆諸神從祭。祭以樂。而前代大乙感生五帝諸不經之祀俱罷。定宗廟儀及樂。以四孟及歲除凡五享。而清明。孟午。中元。冬至。祀如儀。祝稱遣長子某不稱皇太子。三年。奉仁祖配天地。位西向。而四親廟孟之廟。德祖南向。三祖東西向。初獻各奏其廟樂。餘奏德祖樂。上親郊。皇太子居守。親王或服從。攝以大祀獻終。乃分獻。未安。學士詹同言。請初獻玉帛已。分獻官卽初獻。亞終亦如之。上曰。善。八年。定大祀登壇脫舄。禮九年。改建太廟前正殿。後寢殿。殿翼兩廡。寢殿九間。間一室。中奉德祖帝后。東懿西熙。仁居東二室。皆南向。几席籩豆備具如生儀。兩廡則以十五王從祀焉。詳敘王表。而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上日焚香展敬。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用常饌。行家人禮。祭焉。十年春。且郊。上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對。喟然嘆。探古明堂遺制。卽圜丘旁壝作大祀殿。定合祀之制。而是歲卽奉天殿行之。及後殿成。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位南向。仁祖配西向。六宗五嶽四瀆之神各壝壇以從。壇十有四。禮成。上作大祀文。并歌文。略言天生君主。爲民立命。洪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於書。開天立極。首興彝倫者。伏羲、神農、帝堯、帝舜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損益禮樂大備其文者。夏、商、周也。下至秦、漢以及唐、宋、元。嗚呼。天惟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不違其性。務從於善。每開善路來。祀天祭地。奉宗廟社稷。當齋期恆風雨臨祭乃斂。每以爲憂。京房有言。郊祀天地合享。朕思古人南郊祭天。以陽若颺風雨是爲來善於是命三公度土工部役梓人於南郊創大祀殿。合享。朕思古人南郊祭天。以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陰生之月。禰以義起。不知至陽祭之至陰之月。至陰祭之至陽之月。於理可疑。且帝地而祭。其祭甚遠。尙貶不薦。今天地之享。興大人異。將人之享。亦執古不變乎。古則汙樽杯酒。蒲毛飲血。巢居穴處。今可行乎。殆必不然。因定議祭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時。合祀天地。而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仁祖三日正齋。風和日暖。及夜升壇。草木不搖。江海不波。太陰中天。神祇降臨。故合祀宣也。朕雖失學無文。特遵其事而昧敢。文多不能載。已罷朝日夕月。祭星之祭。并諸從祭者。議八月各祭於其壇廟。而創郊社大事。國有大喪。不廢廟祭。值國喪。樂備而不作云。當是時。上於郊邱宗廟之禮。祀。執玉乘主。鑒

434
682

敬授。儀神明級。將告祀南郊。敕百官天高地卑、鬼神幽顯、通一無二之道甚具。令竭誠盡慎。已詔中書。
祀禮整於望王。諸周旋上下進趨獻酬之節。殷懃至矣。朕親循行。無乃失之崇而過飾乎。過飾是不誠也。
且人不誠者來。皆誠者有之。永誠者鮮矣。今措諸殿陛。所有一年未見其
害。於是更儀殊式。合祀天地。神乃憑。中書下翰林紀焉。上嘗以仁祖忌辰詣廟祭。已御便殿。泣數行下。不
自休。謂起居注詹同曰。往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二十二日亡。一月間三喪相繼。人生何堪。
終天之痛。念之罔極。因悲嗚不自勝。左右皆感泣。不能仰視。尋定仁祖陵號。如漢光武祖昌陵、宋欽陵、康
陵定陵、安陵故事。遣太常祭告。國初大社大稷。與壇同壝。皆北向。勾龍后稷配東向。已上乃言。社祀五土。
穀祀五穀。土主發生五穀用以生。乃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同以生也。羲何嘗焉。又祭先社。固當。乃先奠
社。配乃奠稷。何居。其一壇合祀二神。神乃答。說勾龍后稷。氏配。配以仁祖。壇成。禮尚書張籌上言。舊稱成
湯順承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崇禮一也。後世列爲中祀。失
之矣。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制未有定。今陛下稽古左祖右社之制。舉仁祖配。至尊重。宜
升爲上祀。冕服以祭。從之。初建山川壇於天地壇西正殿。爲壇七。曰太歲。曰風。曰雲。曰雷雨。曰五嶽。曰
四海。曰四瀆。曰鎮山。南鎮從祀六壇。左京畿山川。若夏冬季月將。右春秋季月將。若都城隍神。而壇西南
有先農壇、東旗纛廟壇、南籍田、在焉。尋大正天下祀典神祇之名號。下詔曰。朕惟五嶽四海四瀆之封。起
自有唐。歷代崇加。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開闢王於斯。今皆受職上帝。眇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
得加。瀆莫甚焉。肇忠臣烈士。惟當代褒崇封號爲宜。今依古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號名。止以
山水本名稱神。與郡縣城隍神號。歷代忠臣烈士。從當代本封。無從其溢名。庶幾神人名正言順焉。禮官
上言。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及天下城隍。皆祀於城南。屋而不壇。非禮也。廟制以
立春後壬日祭風師於城東。立夏後申日祭雨雷於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
之以雷。本一氣使然。至於海嶽之氣。流通暢達。何限隔之有。宜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山川諸地
祇合爲一壇。春秋專祀。制曰可。壇成親祀。後遣官。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嚴以待。事終。獻官復命。
始解嚴設宮。後於壇北建祭殿五間。又北建拜殿五間。以備風雨。禮官又以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
從戊步。木星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所謂太歲也。陰陽家又有十
二月將十二日時所值之神名。不見經。庶宋不載祀典。元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值。今定祭太歲於山
川壇之正殿。而以四月將分祀兩廡。蓋太歲統四時。而月將乃四時之候。寒暑行焉。涉陰陽言。宜蓋正。不
果。至永樂初年。增左鎮山、右天壽山、後復左增列基運山、盤聖山、神烈山。右增列純德山。皆以列聖國陵
託之故也。國初祀三皇。太牢。勾芒祝融風后力牧。配。已命官考古帝王臨中國安養民有功德者祠祭之。
擇名臣從祀。禮官上言。古帝王祠。父子祖孫合一廟而食。非禮也。請爲廟同室異室。歲春秋禮三皇、五帝、
夏禹、商湯、周文武、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其守成賢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秋祭於陵。制
曰可。七年。肖帝王衮冕坐像。上曰。伏羲神農未有冠冕之制。勿加。已而郊祀祭酺帝王。省奉祭。歲仲秋遣

官祭於廟。將命官擇古名臣始終全節者三十五人。曰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
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張良、諸葛亮、房元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
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曹瑋、凌、凡三十二人。先是既定帝王。上曰。文王雖基命。終守臣節。唐高祖有天
下。太宗力也。可勿祀。祀於陵。增祀陪文帝。廟火。改建於欽天山之陽。去陪文。諸臣先有趙普。上曰。趙普負
太祖不忠。不可祀。元木華黎、安童祖也。不可祀孫而去祖。祀木華黎。龍安童。祀伯顏。龍阿木。已著令子子午
卯酉年傳制祭於陵廟。祭侍焉。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及大成樂。（詳學校志）乃立功臣廟於鷄鳴山。
廟。成。上親論功列祀。令死者塑像。生者虛位。殿中則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東序則馮國用、
馮勝、吳禎、張德勝、吳良、吳復、康茂才、茅成、西序則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吳復、孫興祖。
凡有所攻者皆不與。後增戰歿功臣百二十四人。而以都督指揮千百戶鎮撫從之。若古先賢古功臣忠
臣祠。若先農城隍旗纛廟。祀五祀大厲。京倉諸祀。祠。遣祭而百神咸秩矣。建文元年。奉太祖神主祔奉先殿
西二室。南向正殿神座。位次。熙祖東向。祀闕丘。撤仁祖。奉太祖配。永樂初循行。上狩燕郎。皇太子攝郊。禮
成。部尚書鄭賜赴行在復命。後定都北京。建郊廟如留都。歲親祀。而留部壇廟。國有事。乃遣官祭告焉。洪熙
元年。不當上尊號。獨尊上生母爲皇太后。輔臣爭之。卒從實。議詳宮闕紀。及慈懿太后崩。下大臣議葬祔。大
學士時曰。此定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祔廟。部尚書姚夔貴之曰。禮也。闕及時復有啧言。大學
士時曰。太后母儀天下三十年。即臣子何忍異議。事關鉅。一異議。謂天下後世何。反復章數上。至羣臣伏
公卜洛戊申。社奉太祖太宗配。自是百年間郊廟百神之祀大定。歲敕舉如儀。而成化弘治中。有慈懿皇
文華門哭。遂溫旨諭如議。證孝莊祔廟。及周太后崩。上尊謚如皇后儀。乃建別廟祀。語詳宮闕紀。廟奉孝
肅中宮。孝穆左宮。嘉靖中。奉獻皇母興太后右宮。具稱得禮云。先是憲宗崩。九廟之制已滿。議所祧。禮官
倪岳等言。昔周以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宗。皆百世不祧。餘以次序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
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爲始祖。而太祖太宗百世不遷。宋雖時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
僖祖爲得禮。國家自德祖而上。世次莫推。則德祖視周后稷。不可祔明甚。太祖太宗視周文武。又百世不
遷。憲宗升祔。則懿祖神主義當奉祧。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祧廟。如古夾室之制。藏暮奉祧主合享。爲當。
而東部侍郎楊守陳議。以爲禮天子太廟。功宗德。上祀德懿熙仁四祖。爲四親廟。非祖功之意。郊祀配
天以仁祖。取啟父之意。因宋昏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配天也。太宗嗣位。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配天。其
意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則如禹之於夏。高祖之於漢。同百世不遷也。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
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而全其尊。時享盡然。推給祭則太祖東向而尊。餘左右分向而坐耳。今國家時享
之禮。皆德祖南面。餘東西分列。已嚴然古給禘之義矣。今以德祖爲始祖。永居南面之尊。而太祖勞列。永

居東西向之位。臣子仰瞻。宛無悽怛。必且有博聞洽禮之儒。昌言以排其失。尊太祖而後已。唐宋之事。是已。況今別廟於太廟。伊邇。給祭則德祖猶居南面之位。不失其尊。非如唐遷興聖。宋遷四祖。殿遠隔而別。要也。亦何嫌於伸孫屈祖之云哉。臣恐請疏德懿熙三祖。自仁祖而下七廟。以應古制。異時疏盡則太祖。以功德而時祭有常尊。而大給以尊德祖。庶功德崇而恩義以備。無悖於禮也。議上。上從禮官議。建別殿。於疑殿後。藏懿祖神主神座。而熙祖寢主遷東一室。殿座遷西向一位。憲宗升祔西四室。殿座次宣宗而西向如初。世宗入繼初元。敕禮部下百官。議興獻王崇祀號名。固將闕秦漢以來諸儒之議。而祖其意於唐虞繼統三代世及之上。開學士廷和欲重太宗尊尊爲正紀。援漢定陶宋濮王事。授禮官。是正典當據。有異論爲奸惑者。斬。夔、侯孫杲、駙馬蔡震、府部翰林科道官六十八人上章言。昔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立楚孝王孫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兼至。今皇上入奉大統。宜別立興獻王後。主祀事。宋英宗議濮安懿王追崇典禮。司馬光曰。請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大儒程頤是之。今興獻王於孝宗弟也。皇上考孝宗。於王當稱叔。當別爲殊稱曰皇叔父。興國大王。興起稱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告若上箋俱稱姪皇帝名。而以倫序命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襲封。興爲獻王後。稱考妣。禮乃愜上意。內卻之下再議。廷和澄等各守前議。錄宋儒程頤說以上。且言。上篤念興獻王主皆非血屬。諸令崇仁王暫主興王祀。儻興時皇嗣繁衍。仍以皇嗣第二子爲獻王後。則情理得矣。上復命雜刺典禮求至當。廷和復錄魏明帝重大宗詔以上。持不下。廷和因入見力言之。上曰。朕奉大統非所願。獨謂蕞幾待竢崇父母爲至榮。今若此。徐之。需朕冠少釋乃下。時進士張璁知上意隆本生。欲將順旨。上章言。臣聞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皇上圖極。敕議追崇興獻王。以致其尊。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孝子尊親養親之心。不能自已者也。莊朝議考孝宗而叔興獻王。不過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耳。夫漢哀帝宋英宗。當成帝仁宗時。皆豫立爲皇嗣。猶曰是爲人後者也。今武宗時孝廟已十有六年矣。比崩。遺詔遵祖訓兄終弟及之義。迎皇上入繼大統。比之預立爲嗣者。較然。且皇上與獻王之元子也。又獻王所生惟皇上一人。利天下爲人後而稱以叔父。貿之鬼神。固不能無疑。與獻王妃聖母也。令止稱皇叔母。將以君臣禮見乎。抑以母子禮見乎。以母子禮見乎。以君臣禮見乎。抑以世次第而嗣則父母之體之至親。漢哀宋英。彼之謂也。夫繼統之於繼嗣。似也而實不同。統者帝王相傳之次第。繼嗣者可矣。其在繼統。若漢文帝承惠帝之後。是以弟繼也。宣帝承昭帝之後。是以兄孫繼也。必奉彼父子之親。建此父子之號。以爲繼。則漢文漢宣皆不得謂之統耶。故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非人情也。何禮之與有。縞伏謂宜別廟與獻王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而世世大宗。不失爲父。聖母不失爲母。所謂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者也。上覽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終可完。下閣議。閣部守前議益深堅。於是主事豸韶是璁議。作大禮議。與澄私辯之。不能得。乃具疏上。略以爲皇上繼統於濮

王不類。令近舍無嗣之武宗不嗣。顧遙紹有嗣之孝宗而嗣之。是孝宗乃有兩嗣子。而武宗與獻王顯終無嗣也。且天下外物也。舜受堯之天下。未聞不父瞽瞍而父堯。禹受舜之天下。未聞不父鯀而父舜。舜禹不父堯舜。未聞廢堯舜之祀。此堯舜萬處人倫之變。而不廢人紀之常者也。若曰舜紹堯宜爲堯之子。禹紹舜宜爲舜之子。是利天下而家之。非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若必以追尊爲非禮。雖勿追尊焉可也。乃名則何可奪也。於是上召輔臣入賜坐。勞慰之曰。卿等議是。第至親莫如父母。今尊父爲獻皇帝。母興獻皇后。雖母康宮皇太后。其允行。廷和等持不可。已復手詔諭之曰。朕受祖宗鴻業。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祀。又不得徹稱。謂罔極恩何報。卿等委曲折衷。下禮部部部尚書澄持不可。璁復著大禮或問。申前議甚辨。且言父子天性也。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興獻。是強之爲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與獻王不得子皇上。是奪人之父子也。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也。且士階一命。無不欲尊榮其親。何獨至於皇上而疑之。是使君之尊親不如己也。無亦愛君之心。不如愛己矣乎。至力闢爲人後者不得顧私。爲漢儒之說。而廷臣各閔然以璁言誤惑上聽。陰共擠排之。會聖母至通州。聞朝議不肯入。上聞之。疑泣。於是太后諭皇帝本生與獻王宜稱帝母興獻王妃宜稱皇后。慈順貴妃邵稱太后矣。已又降御批父與獻大皇帝。母大皇后。而關臣持前議以去就爭。且言正統大義。類一皇字而明。若加於本生。與正統混。非所以重宗廟。上曰。卿等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忍奪。拘文。於是禮尚書澄及百官迎疏爭。事緩。明年。上欲申興獻帝稱皇之命。召閣士見平。亟語溫溫懇懇。閣堅不可。上命中官詣禮尚書第卻賜金。令勉爲上。屢澄堅持不可。謝事去。當是時。璁發大議圖辦。而於古今所共是顛扞忤疏具末上。時旁皇四顧。邀與同功者莫或應。疏上。巡撫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皆是之。各具議。憚衆詆未上也。於是主事桂萼具疏。并錄書獻夫議以上。時上意殊鬱。念萼議堅難奪。而廷臣中無復主璁稽議者。得疏乃大喜。下百官集前後章奏平議。聞於是閣學士廷和乞能許之。禮尚書俊會百官主前議。上覆議。給事中御史力持之。上怒罵曰。此朋奸。慫擾庶皇迫。顧陛下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上曰。何首鼠也。於是召書璁萼。詔閣會議。尊乃復疏言。帝王傳統。體天下之心。盡君臣之道。以開萬世。非若一家一人之私者也。故統爲重。嗣爲輕。繼以不得舜爲己憂。不聞陶唐氏失天下之祀。享爲憂也。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不聞以有虞氏失天下之祀。享爲憂也。夏后商周以世及。康天下久矣。太康之世。立弟仲康。至不降則立弟扃。扃之子復立不降之子孔甲。商七傳三立弟。至太戊而殷道中興。太戊以下。傳弟河亶甲而又興。祖辛數世五立弟。至盤庚而殷道又興。盤庚以下再立弟。至小乙生武丁。而殷道又復大興。周六傳乃無嗣。立王叔父辟方以繼統而周德復興。夷王以下衰矣。又數十世。匡王無嗣。立弟瑜而周復不墜。夫唐虞三代。豈必皆無子行爲可繼哉。重繼統之得人。而不重己之得嗣。爲天下謀。不以一人之私謀也。後世爲人君者。不知事君之大節。女后奸臣。利於立悖。豈無賢長。而以其繼嗣之私情干之。而國統替矣。我太祖高皇帝深懲其失。獨取法於二帝三王。以兄終弟及之文定爲祖訓。故皇上以興獻帝長子。上繼祖宗之統。事法三代。義合唐虞。豈

當持後世殘人後之文以亂斯議。故考興獻帝繼統武宗。此天理人心推之萬變莫人倫之至者也。史官曰。尊所引三代立弟是矣。所立弟未皆陳所生。而徒以弟繼統之說進。於加皇之義爾何。瑤亦復上疏如尊言。於是禮官疑本生父母加稱號陳極務稱塞。而上意終未慊。七年。定稱孝宗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告郊廟。慕明倫大典播中外。而議禮諸臣至殿閉門伏哭。修撰楊慎等百四人入伺事。變欲逆閉其塗。乃議稱興獻王。而二奸人之心推之萬變莫人倫之至者也。史官曰。尊所引三代立弟是矣。所立弟未皆陳所生。而徒以弟繼統之說進。於加皇之義爾何。瑤亦復上疏如尊言。於是禮官疑本生父母加稱號陳極務稱塞。而上意終未慊。七年。定稱孝宗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聖母。告郊廟。慕明倫大典播中外。而議禮諸臣至殿閉門伏哭。修撰楊慎等百四人入伺事。變欲逆閉其塗。乃議稱興獻王。而二奸人之心推之萬變莫人倫之至者也。史官曰。尊所引三代立弟是矣。所立弟未皆陳所生。而徒以弟繼統之說進。於加皇之義爾何。瑤亦復上疏如尊言。於是禮官疑本生父母加稱號陳極務稱塞。而上意終未慊。七年。定稱孝宗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聖母。告郊廟。慕明倫大典播中外。而議禮諸臣至殿閉門伏哭。修撰楊慎等百四人入伺事。變欲逆閉其塗。乃議稱興獻王。而二奸人之心推之萬變莫人倫之至者也。

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時。不同也。用圜鐘於圜丘之宮。取乾出乎震之義。曰圜鐘。像其形。用函鐘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曰函鐘。象其容。是樂不同也。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禮爲定。以其明於天地之性。而盡事天地之道也。請分祀天地於圜丘方丘。如周官。是時主分祭者右都御史汪鋐中允廖道南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瑤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即方丘者。侍書李瓊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分祭爲非者。尚寶方獻夫詹事霍韜等二百六人。他無所可否。而議者往往以周正建子冬至乃議首。以議首祀天序爲順。國朝用夏正。則地先於祀天。逆也。盛祖親定合祀之文。一則曰去繁就簡。一則曰永爲定禮。兩京大祀殿。皆祖宗竭心思而就之。分祀之說行。則太祖所定之禮已盡變更大祀殿宇。必且撤毀。吳天上帝皇地祇正位。太祖太宗配位。必且撤藏。則是不惟不書改。亦且不忍祭而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瑤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即方丘者。侍書李瓊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分祭爲非者。尚寶方獻夫詹事霍韜等二百六人。他無所可否。而議者往往以周正建子冬至乃議首。以議首祀天序爲順。國朝用夏正。則地先於祀天。逆也。盛祖親定合祀之文。一則曰去繁就簡。一則曰永爲定禮。兩京大祀殿。皆祖宗竭心思而就之。分祀之說行。則太祖所定之禮已盡變更大祀殿宇。必且撤毀。吳天上帝皇地祇正位。太祖太宗配位。必且撤藏。則是不惟不書改。亦且不忍祭而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瑤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即方丘者。侍書李瓊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分祭爲非者。尚寶方獻夫詹事霍韜等二百六人。他無所可否。而議者往往以周正建子冬至乃議首。以議首祀天序爲順。國朝用夏正。則地先於祀天。逆也。盛祖親定合祀之文。一則曰去繁就簡。一則曰永爲定禮。兩京大祀殿。皆祖宗竭心思而就之。分祀之說行。則太祖所定之禮已盡變更大祀殿宇。必且撤毀。吳天上帝皇地祇正位。太祖太宗配位。必且撤藏。則是不惟不書改。亦且不忍

時望禮尚書言議復古九廟之制太廟寢殿藏祧廟存勿撤惟丘地建祧廟如議當時獻皇帝尚遜不祔太廟爲世廟以故議而諸大臣無任上旨者於是中允廖道南上疏言請建九廟上得疏嘿喜下廷議而禮官言以爲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瞻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以營構之制奠兆之所各有定而不可以意爲之者今太廟南薄宮牆東遷世廟西阻前朝奉聖諡太廟三殿勿撤則廟外垣隘地不數十丈依古制昭穆六廟以次而南則太廟都宮之南直承天門外都盧圖其地恐猶未得容也若稍減規模則太廟巍然宏壯而墓廟隘然湫隘亦於義未協議者欲就太廟南廡即分葬廟不惟去曾祖稍遠一時裁損廟貌非細故也臣聞孝莫隆之意而遵就一時裁損廟貌非細故也臣聞廟者貌也所以形貌祖考而禮之明嚴者寢也所以寢息祖考而安之幽也有廟無寢神將安棲議者又欲藏主夾室夾室者側室也藏祧主以即遠可也藏宗廟未毀之主情理舛矣或謂周人廟制儉約宜倣爲之夫周廟門容大扃七箇閨門容小扃三箇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制過於今烏在其儉約也且太宗功業媲隆太祖憲宗獻皇帝父也令可損於太廟可損於世廟乎即使廟宇既成皇上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衮循紆曲之途徧歷羣廟而行奠獻拜起升降冀獻之禮非獨筋力不逮而日力亦已不給矣議者乃曰周官宗伯代獻羣廟攝可也古者廟祭王后親獻后有故不與宗伯代獻謂一廟中代亞獻之禮而可矣未聞人臣而可主廟祭者也且古之諡侯固非天胤今陪禮者可得擬乎皇上仁孝誠敬可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之廟不一致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成廟門垣廡寢是也儀文必備而後成禮主助禮樂是也今廟分參不得不降從簡易是欲尊之而反卑欲親之而反疎見其貶損未見其隆重也宋儒馬端臨有言漢儒講求廟制非不詳也而卒不能復古者則昭穆難定故也以古三昭三穆之說推之獨父子相繼而可矣兄弟相及殷武丁時一昭五穆上祔不及高祖未嘗祧而祧者四世矣唐懿宗時四昭二穆上祔不及高祖未嘗祧而祧者三世矣夫繼世者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其建廟者豈能預定其爲昭爲穆也設若必建廟之時昭居太廟之左穆居太廟之右則豫立六廟三昭三穆以俟其次爲之序者又可得乎此東都以來同堂異室之制亦未可盡非也如皇上之心以皇考專享世廟而太廟列聖乃不得專廟以全其尊則列聖同享太廟已極尊崇而皇考獨居世廟終爲退遜若以太廟世廟大小不倫行禮親攝各異不稱皇上尊親之意則皇上割諒輔臣嘗祔典宜正廟制難更大誡皇嗣固寶訓也疏入不允乃盡撤故廟改建之祖宗各爲專廟諸廟在六朝上示百世不遷廟各有殿有寢太廟寢後有祧殿奉祧主藏焉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向內門疑殿皆南向惟既定會南太廟災上獻變建而禮官言京師宗廟行復古而南太廟災殆皇天眷德祖宗簪嬰之意請改建勿輟上嘉令頒就工十五年廟成上告事九廟是日南郊至廟門不乘輦步入又自太祖廟步至獻皇帝廟禮成詔下言朕倒昭穆羣廟祔之主祔於羣廟之外表功德不遷享百世祀更創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渠以避渠道止修時祭避豐融之嫌而太廟與羣廟及世各列廟有嚴矣九廟成上以國家大禮未具舉創建大禮禮羣臣請德祖爲帝所自出

上不可或請帝顓頊嚳不可親署曰可稱皇初祖帝神主無主名五歲一行十七年致仕揚州府通判豐坊上言宜建明堂修獻皇帝爲宗以配上帝下廷議而尚書嵩等上議曰明堂圜丘皆以事天大祀殿在圜丘之北應古之方位今明堂秋饗之禮即以大祀殿行之爲當所配之帝以功德論當配以太宗以親論則當配以獻皇帝即於稱宗之說臣等又議得人君之位天位也以天位相承謂之統殷人稱宗周人稱王繼統之嫌不容或紊外既已稱宗來有帝系非親履大寶可列於太廟者竊恐皇考之靈亦有未安上嘿然令再議於是侍郎唐胄疏爭以爲不可上大怒逮下詔獄拷訊黜爲民自是羣臣皆將順乃舉明堂儀因嵩徽號於天於祖宗於皇考遂即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擬古明堂而是秋殿未成即大內之元極殿行禮焉殿成嵩大號於天稱皇天上帝奉獻皇帝配如殿父配天之文先是羣臣再議稱宗不盲祔廟上於是作明堂成問凡千餘言示輔臣略以爲祖宗列聖獻聚一堂獨去我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於是禮部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今皇考與孝宗同氣之親爲一世宜奉皇考祔於孝廟但孝廟寢殿不足容二主竊謂皇考神主宜仍舉特廟遇祫享太廟悉設神座與皇伯考同居昭位上以爲然是秋上謚號詳本紀曰睿宗與廟饗遂竝太宗爲成祖制廟立春帝享各出主於殿三孟亦然以太祖成祖七宗饗太殿爲時祫孟冬中旬卜日出四祖太祖成祖七宗主饗太殿爲大祫禮成各歸主於其寢而獻皇帝享祫如列聖神座次孝宗下於武宗則叔也以故祔而撤世廟專祀之儀獻皇帝專廟如故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災初震火從仁廟起延成廟及太廟羣廟一時俱燼成仁火先發主不及收燬惟睿廟在垣外獨存上奉安列主於景神殿遣大臣上陵獻陵告禱成仁帝后至亦奉安於殿三孟亦然禮而中允郭希顏希意言孝宗功德當百世祀請上祀西世室祀武宗別廟而以睿宗祔廟於名實爲宜稱下廷議爰不可上曰希顏所言亦臣子之心意嬖川以禮官堅持而輟乃建新廟復同堂異室之制面祀二祖七宗如初儀尋奉安神位上乃闋昭穆說不論遂中奉太祖左序成宣憲容右序仁英孝武追崇之典至是而極爲九室皆南向面祧殿則藏四祖主兩廡伯享十五王如國初先是定伯享功臣則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沐英廖永安張玉朱能俞通海張德勝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王弼桑世傑後罷廖永安進郭英劉基先是有毀廢孝以中允廖道南言廣孝晃徙不宜入廟移祀大興隆寺至於歲協禘祫則行祈穀禮於南郊大饗殿秋報禮於大祀殿設罍壺於四月行大雩禮社稷圜丘方澤配以句龍后稷奉太祖成祖配西蒐復建帝社帝稷如太社稷儀以修撰姚涞及給事中陳棐言於帝王廟寢祀元世祖及從祀木華突等五人於山川壇南建先農壇每耕籍以后稷及仁祖配於太醫院建三皇廟從以古名醫配建先蠶壇於大內西湧泉亭後祀司海水府司舟之神下至山公宗匠歷神不舉而書原祀如五祀諸祀如故二十六年皇后方氏崩謚孝烈諡廷臣議祔太廟祔仁宗有言者輒罪之卒祔仁廟而祔孝烈焉第九室中外知其非而莫敢爭尋以獻皇帝原廟生芝更名玉芝宮建金籙醮壇凡節序及國有大事皆齋醮而侍郎顧鼎臣進步虛詞七章及請建青詞仍列五事上喜後二十年行之不衰且建元府鎮府法壇殿事之

用以護廢魄。而廢時鹵簿入內地。及去則曰元威所祐不可忘。事從其說。隆慶元年。詔能新殿大婁二祭。復元極寶殿。仍曰欽安。升祔世宗。進孝深。而祀孝烈於慈寧殿。於是給事中王治上言。先帝追崇獻皇帝。大稱符稱。誠萬世不刊之典。至於入廟稱宗。則猶有當議者。蓋獻皇雖貴爲天子父。實未嘗臨天下。而今乃位武宗右。接之典禮。終爲未合。故先帝於獻皇祔廟之後。玉芝宮猶如故。是先帝之心亦有不安者。臣以爲獻皇祔太廟。於萬歲後不免遞遷。若專祀則歲年不改。下所司議。卒不撤。禮官復言。獻皇既升祔奉祀內殿。凡行禮已與列聖同享。而復有玉芝宮諸祭。似爲煩數。請悉罷之。上曰。玉芝祀典。出自皇考。孝思復命詳議。因於是禮尚書高儀等復議言。宗廟常禮。如每年四孟及歲暮大祫。則止行於太廟。大小節辰及列聖忌辰。則止行於內殿。未嘗有並祭者。國有大事。或告於太廟。或告於內殿。亦未嘗有并告者。今於玉芝宮則無所不祭。無所不告。是列聖皆一祭一告。而容宗則兩祭兩告矣。其在先帝行則爲聖孫。未爲不可。今容宗於皇上爲祖。凡事兩祭兩告。則上而列聖。近而先帝。將何以處之。此禮之難行難繼者也。至於日供之膳。宜如舊設。而悉罷諸祭告。應國家典祀高祖以上祖。祭畢。撤其位。但不得立廟。先是給事中張九功具盛正祀典疏。下部議。時倪岳爲禮官。覆議言。古制天子祭天地、宗廟、社稷、天下名山大川、及五祀。諸凡載於祀典者。於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患。則祀之。非此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而先儒以爲帝王無妄祀。無徼福。又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祀。厭漢至元。誕罔萬變。至國朝太祖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改正祀典。列聖恪遵成憲。間有因歲坍壞。或以時舉。若所云三世佛。分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藥爲報身。幷旃檀之像。亦皆釐而正之。其後祔神宗。光宗繼宗。如常儀。而建文皇帝景皇帝終不得與廟祀。止成化中荊門州上允其議。遂更之。其後祔神宗。光宗繼宗。如常儀。而建文皇帝景皇帝終不得與廟祀。止成化中荊門州訓導高瑤請立景帝廟稱宗。下部議。禮官以非臣下所敢輕議。而左庶子黎淳力駁之。議遂寢。若建文皇帝。終三百年無言及者。在大內則有奉先殿。崇先殿。奉慈殿。宏孝殿。神霄殿。皆時祀祖宗及列后之不祔廟者。而承天府特建處源殿。陵寢。熙祖翊祖陵。在泗州。基運山。德懿二祖則望祭於祖陵。仁祖曰英陵。在中都鍾聖山。高皇帝孝陵及四十妃嬪墳。在神烈山。各設陵衛。祠祭署奉祀。及祀丞守陵戶。而長陵以下陵。在承天純德山。制各如孝陵。惠宗翠土城崩葬天壽山。各設陵衛。神宮監。祠祭署如孝陵。獻皇帝曰顯陵。在外曰思陵。置守陵戶。孝陵東有懿文太子陵。及天壽山。鬱金山有非讓胡皇后、景帝后、孝潔及張后、吳后、諸帝妃、太子、諸王、薨公主、諸阿保夫人墳。皆以時祀。牲醴若果有差。而諸王葬其封國者。其子孫祀之。外戚則祀揚王墳於旺蒼。徐王墳於宿州。各有廟及奉祀墳戶焉。先是洪武初。詔令郡縣訪應祀神祇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於國家。及惠愛在民者。具實以聞。著於祀典。而咨有功德於一方事蹟

昭著者。即不祀。禁人毀撤。而帝王陵自伏羲而下三十六陵。每即位遣官祭告。惟隋高祖不遣官。崔凉師元極寶殿。仍曰欽安。升祔世宗。進孝深。而祀孝烈於慈寧殿。於是給事中王治上言。先帝追崇獻皇帝。大則有十廟皇帝。遣官各以時祭。季春秋眞武。季夏東岳。仲夏都城隍。漢前將軍仲春秋姚廣孝。正旦長至聖旦鑒濟宮。皆太常。仲春秋京倉戶部。馬祖太僕。朱文信國太常。而元世祖以順天府官。後徙南京。則有十四廟。季春秋眞武。孟夏天妃。季春資誌和尚。仲秋都城隍。仲春嗣山廣惠張王。渤孟夏季秋五顯靈官。皆太常。祭仲春京倉戶部。馬祖太僕。四孟歲除。漢秣陵尉蔣忠烈王。漢前將軍晉成陽卞忠貞。宋曹武惠王。南唐劉忠肅。元衛國忠嘉公福壽。皆應天府祭。而饒州忠臣廟之十四人。諸

龍車石斧鬼鼓火鞭之說也。而道家以爲玉帝一府總司五雷。而雷神皆其所主。又託以爲六月念四日。鎮宋觀之神。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每歲於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盛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何日不示現。而必於六月廿四日乎。至於肖像種種。尤屬不經。此不合祀典者也。所謂梓潼帝君者。按圖誌。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獽人。因報母仇。徙居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唐元宗封濟順王。宋咸平改英顯。按文昌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多立祠祀之。京師立廟於北安門曰文昌宮。歲以二月初三日爲誕生之辰。遣官致祭。夫梓潼以孝忠顯鑒於蜀。其地宜祀。而至於文昌之星。與梓潼何與。合而爲一。誠出傅會。此不合祀典者也。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帝法眞君者。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天目山。善符水治病。永壽元年。於雲臺峯上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册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大觀二年。册號正一靖應眞君。子孫遂襲世爵。入國朝令傳嫡長一眞人。秩正二品。以正月十五日爲其示現之辰。遣官詣顯靈宮告祭。又按史傳。建安二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出五斗米。時謂之五斗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皆黃巾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漢中。觀此則陵之爲人可知。宜令其子孫祀於其家。此不合祀典者也。所謂大小青龍之神者。按其碑記。昔有僧名盧自南來。寓西山之龍陀林。栖蔽巖一日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蜀薪供奉甚謹。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云能限雨期。盲訖即投龍潭。須臾化青龍二。果得雨。事聞。賜僧號曰感應禪師。又別設醮於龍潭上。宣德中。禱雨偶應。遂加封號。春秋遣順天府官致祭。遇歲旱。遣官祭告。近過大旱。每禱無應。其無足崇奉明矣。此不合祀典者也。所謂東嶽天齊仁聖大帝。按圖誌。東岳泰山在山東泰安州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加以王以帝。若祀人鬼。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爲東岳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實元延祐中元教張留孫創。國朝因而不廢。歲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節。皆遣官祭。夫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今山東已有常祭。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祭。則重祭告。似屬煩瀆。此不合祀典者也。所謂北極佑聖眞君者。按傳記。以爲玄武神也。眞武本元武。宋眞宗尚道教。避祖諱改元爲眞。元龜也。武、蛇也。本北方元武七宿。虛危星形。乃以元武爲眞聖。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加號曰佑聖助順眞武靈應眞君。及考國誌。眞武爲淨樂國王太子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元君授以道祕。過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修煉。功成上昇。奉上帝命鎮北方。被髮跣足。建阜蘇統元靈。此道家傅會。殊爲褻瀆。再考國朝御製碑記。太祖起兵。神有顯相。乃於京城艮隅并太和山重建宮廟。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而太和則設提督內外官。遣宗在位。範金爲像。登期陳善拔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以煬惑聖聰。糜費內帑。下以驛騷道路。擾害生民。又於京師重修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逾邪術。遂使清淨之地。爲姦盜之區。使元

武有神。豈其所樂聞哉。此不合祀典者也。所謂崇恩真君者。按道家之書曰。崇恩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皆從張繼先及王侍辰林靈素學法。累有靈驗。而隆恩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眞君傳授符法。永樂中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京師。附體降神。有應。乃於禁城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封薩爲崇恩王。爲隆恩建一殿祀之。尋分二殿。又改靈曰宮。名顯靈。四季更袍服。三年小焚化。十年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繡。所費不貲。每歲萬壽正旦冬至及示現之辰。皆遣官致祭。今就其言議之。薩之法因王而行。王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迹其源。又宋徽時林靈素輩之所傅會。況近附體降神。乃欽發充軍顧玨父子。每舉濟之。杳無驗。此不合祀典者也。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按一統志。閩縣有祠祀二眞人。其人五代時徐溫子。長知證封江王。次知詢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州。其地父老感之。圖像以祀。及永樂時太宗病。藥弗瘳。或言神靈感之輒愈。於是新闢廟。命有司春秋致祭。又於京師立廟。加封金闕玉闕眞人。尋加封其君。進上帝。每朔望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誕辰。俱遣官祭。四季易袍服。加冕旒龍袞。夫維皇上帝。主宰於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僭何如。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玉闕元君。被碑紀乃神父母及其配。父初封其人。母妻封仙妃。繼加聖帝、母妻皆元君。每節序亦遣官致祭。夫神父名溫。乃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弄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而母妻並受隆名。僭擬已甚。此不合祀典者也。所謂城隍之神。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邊城郭溝池。制自黃帝。保障宗社。捍衛君民。厥功甚鉅。故國朝之制。天下省府州縣皆有城隍之祭。都城隍廟。凡萬壽令節各遣官致祭。而以歲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夫廟祀城隍。本非人鬼。安有誕辰。可謂謬妄。況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既與天下府州縣之禮不同。而又復爲煩瀆。不亦謬乎。凡此之祀。俱應罷免。而相沿已永。終明之世。皆因而不革。

史官贊曰。書云。徧於百神。又曰。咸秩無文。明之祀典。可謂盛乎。天人神鬼。炎獨於梵刹多所創建。斃徒煽天下。不以裁抑。無乃以太祖曾起皇覺。弗爲厚非之歟。

688

明書卷五十一

志五

繪渙志一

史官論曰夫王言惟作命不言則臣下罔攸稟令大哉王言亶其然乎唐虞咨命尙矣粵自三盤額盤庚道復興八誥慈誼洛誥和會山東父老踰代來之詔令河西萬里懋建武之翬晉故禮稱絲綍易象渙汗粹者言其自微而之著也汗者言其出而不復反也有能大如紼之言絕反汗之令賦政於外多由甫將命之材出納於內有北斗喉舌之義於以宣盛化徠遠人幾殷周所稱何加焉夫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行在令外管子云下令於流水之源泉流自中令行自內新莽之作大誥至文也而叛者蠭起奉天之降詔書至卑也而俾者投戈詩曰出話不然爲猶不遠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是故仁君重所以協之者明興太祖脫汗馬而馳詩書天委英決揚於王廷軍書羽檄皆親酒宸翰口占立就龍鳳神明列宗嗣徽天章時煥視草者家擅枚馬宣命者人慕誥奚發號施令固有不滅近古之風烈追其季世詞或背矣亦有行有不行焉夫言出而千里應一代治亂之樞機也故特著於篇作綸渙志使後世之出身加民者有所察焉

太祖高皇帝

即皇帝位詔

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旣終天命眞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命運亦終海內羣土姦傑分爭朕本淮甸庶民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諸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徇揚威武皆已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皆朕爲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於吳元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於鍾山之陽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元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京師以册寶立妃馬氏爲皇后長子標爲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洪武元年正月日

以金陵大梁爲南北京詔

詔曰朕爲建邦畿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居中夏以治四方立國之規模至重自趙宋末世夷狄入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終羣雄分爭未見有定於一者民遭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撥亂之際拔身戎伍率衆渡江荷天地眷祐祖宗積德臣下宣忠三軍用命西平陳友諒東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功大集混一之勢已成十六七年間凡輜儲軍需百物科徵頻煩尤甚民無休息者皆江左一方受供給之繁遂致天下收平留之效民初有助於朕北可忘乎頃幸大梁詢及父老皆曰昔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天下咸服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所言乃合朕意可不從乎然立國之規模固大而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大梁爲南北京朕於春秋往來巡狩駐守播告天下使知朕意至於立宗社建宮室坐朝市南京旣創置矣北京其令有司次第舉行於戲江左開基立四海永濟之本中原固治居一視同仁之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元年八月初一日

大赦天下詔

詔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奉天而安養斯民者也昔者元政駿夷民失安養羣雄蠭起寰宇瓜分朕以布衣入戎伍憤生民塗炭提孤軍興義傑同志者思所以靖之賴天之靈因民之利干戈所至強侮弱服大河之北以際南海罔不來臣重念推戴以來軍士勞苦農民罷弊未有以寧之刑亂重興未有以平之供億煩重未有以紓之是用陰陽差謬水旱不時天災屢見朕甚懼焉爰布溥恩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於戲民墜塗炭十有七年蕩析離居光祿之氣於焉始復繼自今各厚爾生共享太平之福以臻雍熙不其偉歟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洪武元年八月十一日

求賢詔

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何以干戈擾攘寰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才抱德之士尙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所守歟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歟抑朕寡味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

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庶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嚴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洪武元年九月十八日。

改燕城爲北平府詔

詔曰。一海宇以安人心。正國統而君天下。理勢所在。古今皆然。自羣雄乘亂以來。四方思治。惟切元網已墮。疆土遂分。孰拯斯民。以定於一。顧予非德。荷上天眷祐。臣鄰翊贊。肇基江左。平定中原。惟惟幽薊。實彼本根。命將北伐。列郡皆順。已於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克取燕城。胡君遠遁。兵無犯於秋毫。民不移於市肆。捷音來奏。殊副朕懷。今改燕城爲北平府。命官屯守。海宇既同。國統斯正。方與生民共享安平之福。尚賴內外臣僚。夙夜公勤。以匡朕之不逮。於戲。上體天心。俾萬邦之咸乂。下從民欲。合四海以爲家。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元年十月初二日。

免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北京河南濟關唐鄧秦隴等處稅糧詔

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祐。西取陳友諒以安荊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番。直抵交廣。以極於海。悉皆戡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淫。羣雄並起。以致兵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歎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朕爲天下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燕都。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爲生。山東已皆與免稅糧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今此三處。洪武三年夏稅秋糧亦以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爲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三年三月初一日。

分封諸子爲王詔

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祐。祖宗之蔭。嘗率雄鼎沸之秋。奮興淮右。賴將帥宣力。創業江左。犧者命大將軍徐達總率諸將。以定中原。不二年間。海宇肅清。胡遁沙漠。大統既正。黎庶靖安。欲先論武功。以行爵賞。緣地面可將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一年。有司更加存撫。以副朕懷。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奈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擬資糧餉。是以未追。今晉冀平。大軍已久矣。其北京河南所轄滁徐宿等州。已免稅糧外。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秋稅糧。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今大兵所克秦隴等處。新附地面。雖嘗設官署理。重念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洪武二年夏秋稅糧。一體蠲免。以遂朕恤民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二年正月十七日。

免宿國府稅糧詔

詔曰。朕自淮右渡江。駐兵太平。開基建業。繼克鎮江。下宣城。賴天之靈。將士之力。西征北伐。罔不平定。朕念創業之初。軍國所給。皆取辦四郡。供億繁重。未嘗一日忘之。今天下之勢。十定其九。南北混一。有期。朕欲四郡之民。休息故先太平。次及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其宿國府洪武二年夏秋二稅。亦與蠲免。有司其體朕意。益加存恤。故茲詔示。咸使聞知。洪武二年正月二十日。

免江左州郡稅糧詔

詔曰。朕自淮右舉衆渡江。首定太平。以居建業。肇興丕基。其太平鎮江宣城廣德。爲京師之翼郡。至如典師旅定羣雄。六合一家。軍需錢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萬世。何忘江左之民。朕心拳拳。蓄藏已免稅糧。忽遇天旱。竟無可收。縱使不免。亦無可徵。雖惠不及於心有歉。其洪武二年夏稅秋糧。宿國府已行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再免一年。其廣德并滁和無爲州。今歲稅糧。亦與蠲免。以稱朕意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二年正月初九日。

免蠲弊地方稅糧詔

詔曰。朕聞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賴於武功。武功者必有賢於民力。矜恤之道。理所當先。朕自即位以來。於今三年。深欲與民同樂於天地間。奈緣守帥新戍於邊陲。大將帥師於吐蕃。轉輸之勞。猶未能已。然各處郡邑供給有先後。惟藏有不同。雖嘗免其稅糧。猶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給。實爲浩繁。止此數郡。以充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鎮江已嘗免其稅糧二年。宿國廣德滁和。已免一年。今此七處。洪武三年夏稅秋糧。再行蠲免。其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龍興附供給。亦爲繁勞。今此九處。洪武三年夏稅秋糧。亦以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爲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三年三月初一日。

設科取士詔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例。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非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官品。或居舉人之上。甚悖才抱道之賢。殊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庭。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

有材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罰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故茲詔示咸使聞知洪武三年五月十一日

正定神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朕救不同朕猶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既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激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攸在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都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以當時初封以爲官號後世溢美之稱皆以革去其孔子嘗明先王之製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洪武三年六月初三日

封元後詔

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有元之世何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壞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雖元兵輔戴華夏終不能致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皆竊天下謀奪土疆欲爲王霸觀其所行未合於理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是時朕年二十有四擾擾之秋盤桓避難終不能居乃託身行伍屬馳三年觀羣雄無成徒擾生民朕乃率兵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於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今年六月初十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副將軍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至沙漠於應昌府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幷寶册等知庚申之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因痢疾致於應昌大軍所在俘獲無遺中書上言宜將其孫及后妃幷寶册獻俘於太廟朕心思之深有不忍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遣幼孫若行獻俘加殃其身朕所不爲也況朕本元民天下之亂皆非朕始今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所致然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於戲君舟民水載覆不常可不畏哉然禮德尚賢使民懷仁天下當有不治安者乎故茲詔示咸使聞知洪武三年六月十五日

定功臣將士爵賞詔

詔曰朕本農夫託身繲流因有元失馭海宇瓜分遑時多艱入於軍伍觀羣雄之無律遂率衆以渡江撫太平定建業選將練兵東征西討幾二十年荷上穹垂祐廟宗積德山川百神之助大將軍等運謀竭忠六軍用命遂致強殘弱服疆宇奠安諸番入貢華夷一統朕自愧德薄上無以答天心下無以答神祇恐貽厥宗之羞其何以勖諸將六軍委身暴露之艱苦今者班師振旅定功封爵欲加以重賞則天下鎮守之兵及京師護衛之士內外百萬面民之貲力有限藉取輕收非古人中正之道厚斂則有損於民故遵

前代之法取之以中用倉庫錢糧均其等第以謝軍士農商藏鹽金帛以勞功臣朕本疎愚務從右制今定勳爵高下俾其子孫世襲書通天地詔布中外民庶咸知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免兩浙秋糧詔

詔曰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及至躬率六師征討四方尤知將士勞苦重荷上天眷祐平羣雄一天下東際遼海南定諸番西控戎夷北絕沙漠皆以糧餉屯此邊要用安黎庶未免科徵轉運供給繁重軍旅得已惟爾兩浙之民歸附之後民力未蘇被以貢官污吏害民肥己四載於茲朕甚憫焉今既捕除姦蠹更用良善革循弊面新治道以厚吾民其洪武四年合納秋糧及沒官田租盡行蠲免於戲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一視同仁皆吾赤子然恩之所及時有後先齊爾民人各安生業共享升平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洪武四年五月□□日

免江西秋糧詔

詔曰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至親率六師南征北伐偏知將士之勞方今天下一統東戍遼海南鎮諸番西播數種戎夷北屯沙漠朕以中國糧餉駐守邊荒豈但風俗之殊亦有寒暑之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吾民必資守邊之力其於科徵轉運未免勞民理勢相須蓋不得已也念爾江西之民未歸附時土豪割據地方狼煙遍起貨財一盡歸附之後供給繁重已經九年其爲困苦朕甚憫焉今年秋糧盡行優免於戲四海皆吾赤子愛念之意且慕不忘緣事有緩急故恩有先後茲爾人民體朕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四年五月初四日

免應天太平鎮江宣國廣德秋糧詔

詔曰朕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此有國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朕乘羣雄鼎沸之時率衆渡江兵定建業十有八年其間高城壘深溝塹軍儲造作凡百供給皆爾近京五府之民率先效力濟我時艱艱民力繁甚朕心不忘天下一統今五年矣雖嘗蠲免四歲稅糧然猶未足以報前勞是用申敕有司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國廣德五府洪武五年合納秋糧除頑慢刁猾不行蓋倉完備及多科害民糧長本戶秋糧不免外其所管人民秋糧盡行蠲免有司不許徵收於戲朕欲使爾民優游快樂於田里此朕之心也然以國家之大供給之繁有必需必而與者其勢似不容已爾其服勤畎畝以稱朕意洪武五年十月□□日

正禮儀風俗詔

詔曰朕開三皇立極導民以時庖廚稼穡衣服始制居民合路五帝之教以仁義不過遵三皇之良規益宋備之時宜當時之君示其所以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於漢唐宋增減損益用乃有國昌民受時宜家和永康朕蒙皇天后土之恩命統天下祖宗之靈百神護祐得正帝位紀元五年朕本草茅之士失習聖智況權強撫順二十有一年常無甯居一槩粗疎故道理未臻民不見化市非鄉閭尚然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乎豈有所示垂爾臣民詔書之後敢有不遵者治以如律於戲風俗頹靡則禍

焉。再將綱倫。務遵先王之法。恤念孤寡。實爲善政之先。順以德海。恩澤宋學。倉廩宋益。六軍四戍。尙廑宋念。悅下民之心。恐貽上天之怒。夙夜祇懼。若履淵冰。咨示臣庶。體予至懷。期臻禮義之風。永底承平之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五年五月□□日。

諭雲南詔

詔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亂皆理也。朕起自草萊。削平羣雄。撥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既安。四夷多附。絕無強凌弱衆姦宄所以臣順於我者。得遂其生。共享和平之福。惟爾雲南王某。乃元君遣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猶未臣服。以若所爲。非貽禍於大理之民。必自致喪身滅姓於大理之手。二禍之機。必有其一。不可逃者。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及今百年。無有復其故物者。邇來元祚傾覆已盡。爾尙力據其地。不還大理白王。果欺人乎。欺天乎。人雖可欺。天不可欺。禍患之報。將不旋踵至矣。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合兵加討。悔將何及。於戲。朝廷無百年運。今已足信。人心轉移之機。在人自審而已。時不可失。爾其思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七年二月初五日。

存恤兵難官軍人等詔

詔曰。朕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故元祚武。今已七年。但才疎德薄。旦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不爲王。合兵加討。悔將何及。於戲。朝廷無百年運。今已足信。人心轉移之機。在人自審而已。時不可失。爾其思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七年二月初五日。

免山西陝右稅糧詔

詔曰。山西陝西。地居西北。河山壯麗。昔我中國歷代聖君。皆都此而號召萬邦。逮因元主華夏。民無的主。已經百年矣。朕自丁未年復我中土。繼我聖人之位。建都炎方。於今九年矣。其間西征燉煌。北討沙漠。暨甲仗民人備之外。有轉運艱辛。內有秦晉二府宮殿之役。愈繁益甚。自平定以來。民勢未息。今者方宥正當與民同享太平之福。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中書庾倉庫。軍有餘糧。今將山西陝右二省民間夏秋租稅。盡行蠲免。以醒吾民。於戲。民醒君覺。則天下大治。五常如令。則風雨乃時。惟爾臣庶。想宜知悉。洪武九年三月□□日。

免河南北平揚州等處省郡稅糧詔

詔曰。前者兵征四方。軍需甲仗。吾民備之。卽今天下平定。正當使民樂其樂而生其生。實朕之本意也。奈何工匠之徒。贊鎭宮殿。致使土木之功復興。愈勞繁重。內郡多被艱辛。其餘外郡輸運尤難。朕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中書下戶部。使之度出幾何。量入幾何。對云。官軍足食。可二三年。於是詔令河南北平等省直隸揚州等府。悉將本年民間夏稅秋糧。盡行蠲免。於戲。從吾化者撫之。外吾化者省之。惟爾臣民。日省月親。共享無窮之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九年三月□□日。

諭福建布政使司參政魏鑑罷職詔

詔曰。今年仲夏。救卿南行。又抵中秋。而彼中政令得失。吾無知者。鄉郡之籍。民也如民焉。殊於民者何。至於學焉而問里曰儲。如儲焉。已而超於儲者云何。乃至於尙志焉。故官於朝。然不及考而遷調之。於功未見。惟志於業。未見惟勤。卽今職於炎方。其所轄者甚衆。且八閩之地。利盡南海。勢控諸番。古今居是者。君子焉。小人焉。幣賄焉。人情焉。珠玉焉。翡翠焉。金銀焉。東帛焉。子女焉。賢人焉。非人焉。忠君焉。愛民焉。修身篤孝焉。高名不朽焉。沒世絕嗣焉。其言殊焉。而又同焉。卿其審擇焉。力行焉。功名途而身家全矣。洪武九年□月□□日。

又詔

詔曰。朕觀上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下以禮。法臣能馭吏卒以體上。故治由此矣。若君罔知所以馭臣下。臣亦無知以繩吏卒。故亂由此而始矣。或云吏卒小人。其於治亂何干。然雖小人。凡施小詐。動傷國政。所以爲亂始。若吏卒守分。民無枉擾。則民安矣。所以朕嘗下令入於條章者。正欲使上官馭吏卒。動以禮。次嚴之以法。若吏卒之徒背禮而違法者。繩以死地。無論此令已入條章久

焉。再將綱倫。務遵先王之法。恤念孤寡。實爲善政之先。順以德海。恩澤宋學。倉廩宋益。六軍四戍。尙廑宋念。悅下民之心。恐貽上天之怒。夙夜祇懼。若履淵冰。咨示臣庶。體予至懷。期臻禮義之風。永底承平之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五年五月□□日。

諭雲南詔

詔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亂皆理也。朕起自草萊。削平羣雄。撥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既安。四夷多附。絕無強凌弱衆姦宄所以臣順於我者。得遂其生。共享和平之福。惟爾雲南王某。乃元君遣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猶未臣服。以若所爲。非貽禍於大理之民。必自致喪身滅姓於大理之手。二禍之機。必有其一。不可逃者。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及今百年。無有復其故物者。邇來元祚傾覆已盡。爾尙力據其地。不還大理白王。果欺人乎。欺天乎。人雖可欺。天不可欺。禍患之報。將不旋踵至矣。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合兵加討。悔將何及。於戲。朝廷無百年運。今已足信。人心轉移之機。在人自審而已。時不可失。爾其思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七年二月初五日。

存恤兵難官軍人等詔

詔曰。朕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故元祚武。今已七年。但才疎德薄。旦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不爲王。合兵加討。悔將何及。於戲。朝廷無百年運。今已足信。人心轉移之機。在人自審而已。時不可失。爾其思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七年二月初五日。

免山西陝右稅糧詔

詔曰。山西陝西。地居西北。河山壯麗。昔我中國歷代聖君。皆都此而號召萬邦。逮因元主華夏。民無的主。已經百年矣。朕自丁未年復我中土。繼我聖人之位。建都炎方。於今九年矣。其間西征燉煌。北討沙漠。暨甲仗民人備之外。有轉運艱辛。內有秦晉二府宮殿之役。愈繁益甚。自平定以來。民勢未息。今者方宥。正當與民同享太平之福。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中書庾倉庫。軍有餘糧。今將山西陝右二省民間夏秋租稅。盡行蠲免。以醒吾民。於戲。民醒君覺。則天下大治。五常如令。則風雨乃時。惟爾臣庶。想宜知悉。洪武九年三月□□日。

免河南北平揚州等處省郡稅糧詔

詔曰。前者兵征四方。軍需甲仗。吾民備之。卽今天下平定。正當使民樂其樂而生其生。實朕之本意也。奈何工匠之徒。贊鎭宮殿。致使土木之功復興。愈勞繁重。內郡多被艱辛。其餘外郡輸運尤難。朕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中書下戶部。使之度出幾何。量入幾何。對云。官軍足食。可二三年。於是詔令河南北平等省直隸揚州等府。悉將本年民間夏稅秋糧。盡行蠲免。於戲。從吾化者撫之。外吾化者省之。惟爾臣民。日省月親。共享無窮之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九年三月□□日。

諭福建布政使司參政魏鑑罷職詔

詔曰。今年仲夏。救卿南行。又抵中秋。而彼中政令得失。吾無知者。鄉郡之籍。民也如民焉。殊於民者何。至於學焉而問里曰儲。如儲焉。已而超於儲者云何。乃至於尙志焉。故官於朝。然不及考而遷調之。於功未見。惟志於業。未見惟勤。卽今職於炎方。其所轄者甚衆。且八閩之地。利盡南海。勢控諸番。古今居是者。君子焉。小人焉。幣賄焉。人情焉。珠玉焉。翡翠焉。金銀焉。東帛焉。子女焉。賢人焉。非人焉。忠君焉。愛民焉。修身篤孝焉。高名不朽焉。沒世絕嗣焉。其言殊焉。而又同焉。卿其審擇焉。力行焉。功名途而身家全矣。洪武九年□月□□日。

又詔

詔曰。朕觀上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下以禮。法臣能馭吏卒以體上。故治由此矣。若君罔知所以馭臣下。臣亦無知以繩吏卒。故亂由此而始矣。或云吏卒小人。其於治亂何干。然雖小人。凡施小詐。動傷國政。所以爲亂始。若吏卒守分。民無枉擾。則民安矣。所以朕嘗下令入於條章者。正欲使上官馭吏卒。動以禮。次嚴之以法。若吏卒之徒背禮而違法者。繩以死地。無論此令已入條章久

農桑學校詔

矣。人皆貢官。勳以下人所持。縱有吏卒擾懼。安敢謹何。所以國政無施。天下之民受枉法愈弛而亂愈生。由此也。朕容切恨。若爲官者政權。無取吏卒之威。則諸事不成。蓋吏卒能爲朕以得法。諸事辦集。方今有職者。孰能爲此。忽九年秋。丞相奏福建兩卷政致極刑於一老吏。朕聞嗟。若不如律者。數如捶死。有何地論。故往諭之。今後凡有不如律者如是。近行者尤加急治。勿令欺侮。方稱是官。洪武九年□月□□日。

天變許令臣民言過詔

詔曰。朕本寒微。因元多事。試興羣雄並驅。十有七年。艱難萬狀。方得偃兵息民。稱登海外。紀年洪武。今已九春秋矣。邇者欽天監奏五星聚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自省。考古今乾道變化。殃禍在乎人君。尊思至此。愴愴無所措手足。惟詔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者仁人之心能鑒朕之不德。假公舉私。又非賢人君子。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九年閏九月□□日。

諭靖江王府文武官詔

詔曰。洪武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典寶副林清齎到從孫守謙表。知已達長沙矣。朕歷覽表之副本。文辭妥帖。詣之。忽思從孫之遠行。不覺淚下而又沾襟。今邇表使歸。朕特諭爾王府文武衆官。卽今守謙未壯。志若孩童。既出鎭於西南。必文武之臣。爲守謙之已能。若倚之而不謀。縱之而不導。又非賢人君子。然孫幼此。愴愴無所措手足。惟詔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者仁人之心能鑒朕之不德。假公舉私。又非賢人君子。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九年閏九月□□日。

諭靖江王府文武官詔

詔曰。洪武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典寶副林清齎到從孫守謙表。知已達長沙矣。朕歷覽表之副本。文辭妥帖。詣之。忽思從孫之遠行。不覺淚下而又沾襟。今邇表使歸。朕特諭爾王府文武衆官。卽今守謙未壯。志若孩童。既出鎭於西南。必文武之臣。爲守謙之已能。若倚之而不謀。縱之而不導。又非賢人君子。然孫幼此。愴愴無所措手足。惟詔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者仁人之心能鑒朕之不德。假公舉私。又非賢人君子。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九年閏九月□□日。

諭元臣納哈樸詔

詔曰。人生天地間。機變造化。得宜。時勢不失者。乃爲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爾爲元臣。忠則忠矣。何若爲人事而失德。有若是耶。昔者爾被獲於江東。朕特生全爾歸。此朕順人心之所好。所以好生。既出鎭於西南。必文武之臣。爲守謙之已能。若倚之而不謀。縱之而不導。又非賢人君子。然孫幼者。人人凡有患難。誰不欲脫患難而身安者乎。當時在俘囚之中。果隨死乎。生乎。若以爾已心度之。凡兩軍之間。有力不及爾者。被爾拘囚而乃虛殺之。甚不少。當是時。若以已受患難之心推及俘囚者。爾必大昌。福及後嗣。必有日矣。如去年冬。爾將兵寇我邊界。彼回軍之日。凡乘下者皆生全於我處。朕未嘗輕殺一人。雖者黃紬蒿戶奉朕命而往爾處。非已願行。實差不由己也。本人於爾頗有恩惠。何期爾不思好生惡死之情。一旦殺之。其鄉之患難。爲黃紬所生。其黃紬之命。與朕守邊將士旌旗相望。略較勝負。則彼勝我負。已兩經矣。爲爾所害者。將及八千人。皆無生全誠可惜哉。然已往之事不咎。未來者可不思乎。自今以後。若能與我通一介之使。則前日之讎。必成冰解火焚矣。諭至之後。不然。朕言彼必就縛。生見朕面。恐無言可對。爾思之。洪武十年□月□□日。

諭元丞相哈剌章蛙子駙兒納哈樸等詔

詔曰。自有元多事。羣臣有棄君親而自生者。有抗朝命而自爲者。目擊耳聞。實非一人。獨卿等能忠使義。衛君深塞。歲月如流。倏經十有一年。迺陽所衛之君。因疾而崩。在卿等可謂有始有終。良臣之名播矣。然

昔爲人臣。今則盡矣。或聞次立新君。其親王者有三。卿等正在猶豫之間。朕聞古者元親孫嫡派。不過遙分叔伯而已。卿等若欲堅忠貞之意。毋顧輦而扶卑。理而天道順也。歟若乃賢愚之別。理難備拘。從賢則吉。彼至輦既崩。卿等能推派以立之。不絕有元之祀。豈此流離之際。爲臣者尙能竭力爲之。奚辭盡人耳目。豈不艱哉。若或不然。或算或卑。但以立君爲名。內有自專生殺之威。則非人臣之道。恐累嘉名。況日坐頓頹。彼此疑猶。當此之際。富貴若風中之燭。命如草秒之稍。甚不難矣。故茲詔諭。想知悉。洪武□年□月□□日。

諭元臣相璮兒詔

詔曰。天地懿盈而好謙。其德好生而惡死。此非時人新造之言。乃亙古至今明驗也。朕云如是。蓋謂卿等當元天更運命之時。卿帥騎步堅忠貞之節。捍禦邊陲。已十一年矣。每嘗道人通問。未得回報。今再差人詣所在。以禦寒之衣作微禮。卿能受賜。不傷人命。以修後嗣之德。豈不智人也哉。朕言至此。惟卿以智益之。勿爲愚者所迷。甘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順理則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年□月□□日。

免江左姑熟等六州四縣秋糧詔

詔曰。賞功討罪。在昔帝王。必斯二事爲先。遞因率兵東渡江來。姑熟、金陵、京口、宜城、廣德、徽州、長興、吉安、宜興、江陰相次不逾三年。盡入版圖。當時天下豪傑互相推長。殊壁異敎。若欲平之。非甲兵之除。無以定之。曾思六州四縣之民。久勞於前。雖我子孫。累世不忘。特以今年秋糧盡行蠲免。於戲。興王定亂。肇顧天下。惟斯民之勞先。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十二年九月□□日。

免北平夏稅秋糧詔

詔曰。古今民之休息長養。惟君主之。其於水旱災傷。在有司飛報以聞。君親調之。邇者廣平馳驛來奏。所屬郡邑。天久不雨。朕思爲民立燕。藩屏中國。保障吾民。命工肇造宮殿。軍民共成。何期有司差役不均。有傷和氣。致令民艱種樹。除將布政使薛祥等見行問其北平所屬地方洪武十二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洪武十二年□月□□日。

更定五府六部詔

詔曰。朕膺天命。君主華夏。嘗卽位之初。會集羣臣。立綱陳紀。法倣漢唐。略加增減。亦參以宋朝之典。所以內設中書都府。御史臺。六部。外列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指揮使司、都轉運鹽使司、提刑按察司、及府州縣。綱紀庶務。豈不期任非其人。致有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並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厥興。以致丞相胡惟庸結搆羣小。貢綠爲姦。或枉法以蔑罪。或執法以陷賢。因事發覺。人各伏誅。特詔天下。能中書廢都府。使知更宜定制。行移各有所歸。庶不紊煩。於戲。周職六卿。肇四百年之洪業。今命五府六部詳審其事。務備厥職。故茲詔示。庶使卿知。洪武十三年□月□□日。

雷震謹身殿赦天下詔

詔曰朕以菲德託於萬姓之上奉天勤民於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半輔失寄肆茲恒懼使貧憃陷於不義殷思創業之艱難念生民之不易百誅姦惡勦根翦萌爰及除當然錄刑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洪武十三年五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於戲上帝好生雖遙穹而聽邇朕時思昧得罪於人神從今修省布告臣民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十三年五月初五日

御正殿制

制曰朕聞堯舜之君德備天地禹湯之治大治民心朕本才疎德薄推乏圖治弗克行仁乖上帝后土之好生負海嶽之呵護累祖宗於地下致五雷奉命著跡於殿廷雖不遑寧處於斯時甚畏無知於悠久昨卿等請御大朝故不違羣情朝臣民於正殿賴綱臣僚毋隘匡輔洪武十三年六月□□日

大免天下秋糧詔

詔曰朕荷上天眷祐山川效靈祖宗積德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矣倉廩盈府庫充皆吾民之所供今民力未甦詔告有司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其放回事故官員自思情無貿犯則親自來朝仍授以職於戲欲消愆面弭災非致吾民於仁壽之鄉將何以答天心之永順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諭諸司修職詔

詔曰朕荷天地之祐祖宗之德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矣其立綱陳紀所以安民也雖因茲臣弟懋恣行不法內外百職咸固克忠弗修誡敕以及神人惟貪賊盡政遂致典刑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職任相與圖治當賜誡以報效無窮愚蠢其皆任未代者著仍復前非慢神虐民務在貪財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於戲政在養民實先聖之令典哉忠司事尤人臣之當爲故茲詔諭咸使聞知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七日

免江左五郡秋糧詔

詔曰朕荷天地之祐祖宗之德君主華夷十有四年思昔創業之初軍需甲仗惟江左五郡之民其勞甚矣特以洪武十四年秋糧太平應天鎮江廣德宣國五郡除官田減半徵收其民田盡行蠲免於戲立法以繩頑施恩以撫善斯做先王之道非朕所能故茲詔諭咸使聞知洪武十四年十月□□日

平雲南詔

詔曰朕荷上天眷祐海嶽效靈祖宗積德自即位以來十有五載寰宇全歸於版圖惟西南諸夷爲梁王所惑恃其險遠弗遵聲教特命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甲士三十萬衆馬步並進罪彼不庭大軍既臨巢穴盡獲襲南已平詔示天下臣民共知於戲爾民永亡聖賢之爲逆天違命根鵬殃民身家破滅惟西南諸夷應之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洪武十五年□月□□日

諭雲南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並起聲教罔爲烝黎各擅是故廢興攀墜民不聊生朕秣馬厲兵於江左控弦三十萬以觀諸雄久之羣雄弗戢乃命征虜大將軍平元都副將軍平夏奠安黎庶逾年以來士不解弧馬牧平野農耕有餘人皆樂業惟爾西南諸夷若遐壑教特險弗庭納逋逃匿有罪坐受四川之任肆侮中華凡我朝臣孰不奮恨是以特興問罪之師今雲南既平諸夷復從故詔諭以更生之恩於戲知天命者順豫昧天理者禍至倉卒四時速如影響播告諸夷想宜知悉洪武□年□月□□日

免直隸江浙河南山東稅糧詔

詔曰嗚呼惟皇上帝眷我生民自統一以來雖暫有雨暘愆期終未因荒難朕豈不知江左之民誠衣薄食助我興王供給浩繁安無貧窘特以洪武十五年夏稅秋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爲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其浙江江西雖次第歸附爲首定中原人民爲我供給越大江入河淮抵北平而潛河南其勞甚矣近年以來江東浙江江西及直隸府州官吏糧長不行優恤小民已行問罪亦以今年夏稅秋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爲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所有山東河南民人淳質無巧以取恩無強以凌弱篤力於田畝且山東之民東供遼左北給北平惟山東民實皆至焉北供山西西入關中河南民實藏常助關內之民以供官斯二布政司糧今年秋夏亦行盡免於戲爲民上而不爲民便豈有不留者乎自今以後任事官民毋詔前非詹我良民故茲詔諭咸使聞知洪武十五年四月□□日

大赦天下有罪詔

詔曰朕奉諸英俊平羣雄安宇內即位以來十有七年其間罪愆民清更弊刑賞罔施未曾大赦自洪武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昧爽以前大赦天下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赦過宥罪既大布以殊恩遷善保安尚同臍於至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禁諸司姦貪擾民詔

詔曰天道以有餘而補不足人不奉天故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罪愆自己惡怒人神天譴既臨尚惡不已復遣多非蠹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刑部侍郎趙瑁、王道享、圖部等、刑部尚書王惠、迪、侍郎葛修、圖部等、兵部侍郎王志、圖部等、工部侍郎嚴志德、圖部等、禮部尚書趙瑁、圖部等、貪贓亂政罪已分明及其罔赦下落尚

惡不已爲此也其殺身之計不將實計所在供招太平妄指平民爲實以致一時不能推彼姦心良善受害嗚呼朕爲民設官爲民造福既不勝任而且罪莫法古天討以除民害因此愈加害民必欲除姦復生姦北擾害吾民實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憐朕不敏以居君位嗚呼言不云乎天位艱哉寧食不安以固民康仰天俯察求治姦貪愈增如此人心爲之奈何然自詔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洪武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免災傷地方秋糧詔

詔曰嗚呼天位艱哉然如是朕自卽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措民生奈何內外之臣數用非當罪實在予一人以致上天垂戒災於萬姓所以水旱相仍今關山東北平雨水愆期農桑栽植蔬菜有虧詔書到日今歲秋糧盡行蠲免有司如命毋擾吾民於戲上帝好生使宰民者爲民造福朕統天下代天理物設諸有司分掌牧民自詔之後體朕至意樂吾民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十八年七月□□日

禮曹德恤孤獨詔

詔曰昔元末播蕩海內受兵所在黔黎苦殃甚矣如此一紀有奇朕命前征虜大將軍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及令公侯駙馬等發兵諸道所向兵偃民得粗安下詔天下曰大明今十有九年然姦臣在位讒間臣民恩本施而弗及德將布而阻行政乖理悖莫甚於此先王之道全未做行失存問於高年欠撫恤於鰥寡孤獨蓋歲大諧行民從朕命至姦擾吾民者循治敝跡欽差監生職任諸司想吾民樂生有其漸矣特命有司存問於高年恤鰥寡孤獨者必得其所篤廢殘疾者收入孤老處給所用使得終天年於戲禮尊賢報功酬勞恤孤賑寡古先哲王之大典令出恩宥必有司如命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

有司責任條例敕

敕諭有司衙門方今所用布政司府州縣按察司官多係民間起取秀才人材孝廉各人授職到任之後略不以到任須知爲重公事不謀體統不行終日嬉信小人浚謀取贓私酷害下民以此仁義之心淪沒殺身之計日生一日繫獄陷刑神魂倉皇至於哀告懇切奈何庶民在先當此之際雖欲自新不可得矣如此者往往相繼而犯上累朝廷下辱鄉閭悲哀父母妻子孰肯有察其非而改過也哉

册立皇太孫詔

詔曰肇古列聖相繼馭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卽王位戊申卽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操將練兵平天下亂偃天下民庶萬民於田里用心多矣及一統以來除姦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近來昇顏皓首諸司爲重嫡孫允攽以九月十三日册爲皇太孫詔舉于下神祇以安民庶詔告臣民想宜知悉

赦藍寇胡黨詔

詔曰朕荷累世祖宗修仁積德有感於皇天后土眷命朕躬亦命諸英勇者爲之助平禍亂於諸雄擾攘之時朕自甲辰卽王位戊申卽帝位惟居兩間兵燹民息今三十年矣邇者朝臣其無忠義者李善長等

陰興構禍事覺人各伏誅今年藍賊爲亂謀泄擒獲族誅已萬五千人矣餘未誅者已榜救之猶復頑冥無知衛生疑惑日不自悟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已擒在官者不赦外其已犯未經及未犯者亦不分蠻胡漢一槩赦宥之嗚呼古之忠臣義士當時威格人神感動祖宗其亂臣賊子歷代爲患者不但不能威格人神於當時亦累祖宗發囚於地下朕今大誥臣民自生疑惑者許以自新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

免江東五郡秋糧詔

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普秣馬勵兵興義雄並驅旌旗甲杖一應供給皆出我江東五郡之民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內富饒朕今老矣思民效勞無可撫勞今特以洪武二十八年合納官民秋糧盡行蠲免少酬前日之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初六日

仍免江東五郡秋糧詔

詔曰朕定天下之初一應供給皆出太平富國應天廣德鎮江五府之民宇內康寧已有年矣思民效勞無可撫勞今特以洪武二十九年秋糧不分官民田地盡行蠲免均工夫役依期來赴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再選黜落科第詔

詔曰朕荷皇天眷命賜有中土因土字之旁人民之衆日思月慮精神有限邇來科第一節託之儲臣有失打點選後朕於冗務隙中將下第文詞過目知爾文詞典雅所答中題一時誤落今後爾再選來復爾科第洪武三十年三月十一日

請司praise欠稅糧許折輕齎詔

詔曰朕荷皇天眷命代元爲君統一寰宇主宰生民尊稱宇內已三十年矣每念設官分職各有攸司邇年以來各府州縣夏稅秋糧因官吏催征不能宣布條章念見民力艱苦今特敕戶部行下諸司所有稅糧拖欠未完者許折輕齎以免轉勞之苦以息人民欠輸之罪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洪武三十年十月□□日

還詔

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揆取以應天今三十一年矣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生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年以七十有一筋力衰弱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攽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凡喪葬之儀一如漢文無興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考

695

明書卷五十二

志五

編次志二

建文皇帝

即位詔

十六日詔敕天下。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我高祖皇帝受天之命。統有萬邦。肯袠旰食。宏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纘承大統。非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惶懼。思所以克相上帝。撫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惟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嗚呼。德維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肯構卿士。體朕至懷。自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八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當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訐。以其罪罪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追尊册立分封詔

詔曰。朕惟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慶於後昆。履大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尊於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之通義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皇考懿文皇太子奄登儲位。參決萬幾。默施寬仁。陰贊至治。祖斯民如赤子。體天眷之聖德。錫祐朕躬。太祖皇帝奄棄臣民。肆朕嗣登大位。既謚太祖爲高皇帝。孝慈皇后爲高皇后。而皇考謚號未稱。心切悼焉。邇者採羣臣之言。追尊皇考爲孝康皇帝。廟號宗皇。祔敬妃爲孝康皇后。擇日祔廟。羣臣復請中宮之號未正。無以共承祭祀。諸弟之封未定。無以夾輔邦家。禮以爲請。已册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爲衡王。允熙爲徐王。夫尊親所以崇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原。嘉與萬方同臻至治。

興師北伐詔

詔曰。朕奉先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旰衣食。思圖善政。以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囚潛爲不軌。醳連燕齊湘三王皆與同謀。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揚其惡。止治樞罪。餘置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惟問犯者。又言與燕王棣湘王柏同謀大逆。柏自知罪惡難逃。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燕王棣於親最近。未忍窮治其事。今棣乃忘祖逆天。稱兵搆逆。意欲犯闕危宗祊。悖逆如此。孰不駭聞。昔先皇帝時。棣包藏禍心。爲日已久。印造僞鈔。陰結人心。朝命窮極。藏匿臺人。先帝因怒。遂以成疾。至於升遐。海內聞知。莫不痛忿。今不悔過。又造滔天之惡。雖欲赦之。而獲罪宗祊。天地不容。已告太廟。廢爲庶人。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奉職平燕。與國同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故都察院爲御史府詔

詔曰。頃以斷獄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頼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北都察院承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

召勤王詔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余之困而不余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祉再安。余不敢忘報。

太宗文皇帝

即位詔

詔曰。昔我皇父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華夷。東抵廣洲。西踰崑嵩。南跨交北際瀚海。仁風遐暢。聲靈震疊。及於朕躬。朕惟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政臣。內有姦惡。王得與兵討之。朕遵奉條章。舉兵以機四發。將及於朕。朕不得已也。使朕兵不舉。天下亦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允效忠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滴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使朕兵不舉。天下亦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允效忠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荷藉天地宗社之靈。戰勝攻克。擒之於坻上。殲之於白溝。破之於滹沱。潰之於東城。歷之於夾河。犄之於

璽璧六職已不國矣朕於是駐師濠梁索其姦回黜希周公輔成之誼而乃不究朕懷圖宮自焚以自絕於宗祉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非不可已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應天順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爰乃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於戲文帝入謨尚賚恭儉之風武王紹周顯庶至仁之化布告天下其體朕懷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大封功臣詔

詔曰昔元末興兵豪傑競起割據土地糜爛生民天命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討掃除禍亂華夏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年父皇賓天建文嗣位頗很昏昧專任姦回內作色荒改更成憲殘害宗親將及朕躬朕不得已起兵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天地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奉天征討將士臥雪眠霜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太祖之深恩弘濟艱難宜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稽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等第參酌得宜論功高下定爵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亦自知之於戲人君之職惟在奉天爵賞之殛豈容私意今以天下之財賞天下之功民之資力有限名爵之貴無窮故茲暫與亦不以多少爲輕重或朕知有未盡未滿爾心對朕自陳若退有後言者於犯法甚不可也但恐爾不立功爾今後果能立功至再至三不吝爵賞朕之此言通於天地布告爾衆咸使聞知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册立皇后詔

詔曰朕荷天地神靈祖宗庇祐繼承大統奉夏肅清稽於古典庶夏殷周之盛亦資內助以致雍熙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肇修人紀惇典庸禮璿璣治平薄海內外室家相慶功德兼隆與天同運亦惟皇妣孝慈高皇后效法承天嫡雍顯相德配聖人化家爲國朕奉藩於燕垂二十年正妃徐氏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達之女佐朕皇考成有一德格于皇天天惟申命用休君臣篤慶榮褕始終琁璣貞淑嬪于肇封家政輔脩朕恭行天討無內顧之憂厚德嘉祺壺儀懿範同朕悲勤保茲天命君臨爾萬姓之上是用於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命使奉金册金寶立徐氏爲皇后正位中宮恭承宗廟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復封諸王詔

詔曰仁義之推施由親始帝王之治睦族爲先歷觀往古克紹皇帝受天明命奄有萬方隆厚親親及於異姓寰宇同風誠悖考友乃遵古道封建諸王藩屏帝室與國咸休允效無道不孝不睦不恭不仁不義滅絕天理敗壞人倫恣其狂很悖祖滅親即位三年骨肉攣鞫周王奉藩守法循理匪輔朝廷初無罪愆惡不見信以賢見疑偏聽讒言忽興師旅籍其貲財室其宮室害其宮屬周王莫知其由自來京師欲伸枉屈略不加察即位之轉灾萬里遐獨之鄉流離道路父子殊方幽囚菁困穴處蓬食體無完衣窮窘危辱濱於死亡譚梓湘王令其閤宮自焚加以惡證執齊王於京邸囚代王於大同囚岷王於雲南日夜所思惟殘賊骨肉之計不盡不愜乃以懿文太子薨逝之時

皇考欲立朕爲嗣尤所猜忌無釁可圖聽信姦臣擾兵害朕朕不得已舉兵自救荷天地神明祖宗陰佑皇考之誼兵至畿甸索其姦回效文自知慚負天地無顏相見自焚而死諸王臣民曾朕皇帝重念骨肉之親良深存沒之感是用復封周王於河南齊王於青州湘王賜謚曰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靦拘囚遼北封慚秦愍王之子尚炯封爲興平王尚灴爲永寧王尚烱爲安定王晉恭王之子濟熞爲廣昌王周王長子有燉復爲周世子次子有勘封爲汝南王有炬爲順陽王有爌爲祥符王有爚爲新安王有光爲永嘉王有爝爲汝陽王有爟爲鎮平王有爚爲宜陽王齊王之子賢壁爲樂安王賢墡爲長山王賢堅爲平陽王於戲天有顯討厥類爲彰善惡之應捷於影響皇考重分封之意允效絕竹肉之恩不孝違天天命殛之今朕奉天復遵舊制潞府宗親期百世本支之盛山河帶礪貴萬年磐石之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永樂元年正月十三日

改謚高帝后詔

詔曰朕惟帝王盛德皆因實以著名遠孝尊親必揚名而顯實此放勳重華所以贊堯舜而寅哲於皇所以頌文武也洪惟朕皇考皇帝聰明神武峻德格天至誠膺合於乾剛光大實侔於坤厚固天維之至聖應厤數之在躬當元運之乾殺四海紛紜強豪相淩生民塗炭憫勦溺之莫拯奮一劍以龍興曾無寸土一民之階自有英雄萬國之會汎掃塵氛奠安寰宇不數載而成帝業乃一舉而治太平制禮作樂典章煥乎重新用夏變夷人文蔚其宣著即東西際日月之出沒南北極寒暑之幽遐咸蒙覆幬均被沾濡四十餘年德教洋溢淳風熙洽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皇考皇帝者也皇妣孝慈皇后齊莊懿淑悲儉仁孝誕祥景運作配至尊弘濟艱難化家爲國盡其誠敬之心以奉神靈之統輔成內治表著母儀極天下之富貴曾何加乎其身躬蠶以桑爲當服澣濯不爲異有椒本逮下之德致螽斯多男之祥雖姒汭嬪虞邃山啓夏有娀肇殷曁任興周揆同開創實莫與京自古后妃未有盛於皇妣孝慈皇后者也仰惟二聖之鴻休允合兩儀之大德日月予遘深切孝思念名號未稱乎功德典禮必在於尊崇考諸經史之文尤重尊親之誼適者下詔廷臣上定尊謚衆心感慕僉同皇考尊謚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尊謚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告於天地宗社以六月十一日恭上册寶於戲顯號昭名永協臣民之公論配天享祀用仲人子之至情光華宇宙垂裕萬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永樂元年六月十二日

册立太子詔

詔曰立太子以尊宗廟重社稷樹王國以廣藩輔隆本支非一家之私爲天下之公夏商周漢唐宋之盛用此道也朕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聖靈陟降嘏佑朕躬君臨大寶夙夜靡寧思惟賢德傳敍維成繼統神明之統紀益爲皇考妣之光華盛官簡俾延歷於茲周王以宗室之長屢表請立太子封建諸王宗室羣臣百姓合辭累表謂朕長子足以嗣承宗廟諸子皆足以夾輔邦家朕惟天下之通義詢衆志之僉同乃於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

立長子高熾爲監國太子，授册寶正位於戲，治法嗣王，統承列聖，內外相維，保宗社萬年之福，華夷同樂，宜古今盛之業，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

免北京錢糧詔

詔曰：朕祇承天命，統紹鴻基，安民之心，不忘夙夕，恩普盪臣，謀危宗社，薄害親親，奉藩於燕，橫遭讒間，離間骨肉，興兵圍逼，危迫朕躬，實不得已，用兵自救，誅討姦回，以平內難，當時朕帥將士南征，弱撥甲胄，臥櫜四登

兹詔示咸使聞知。永樂十九年正月十五日。

奉天殿災詔

詔曰。朕恭膺天命。統馭華夷。夙夜祇勤。罔敢怠忽。比者遵倣古制。肇建兩京。惟在安民。永隆基業。乃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奉天殿災。朕爲此懼。莫究所由。此朕不德之所致歟。抑任用匪人毒痛天下而致此歟。今特詔告天下。凡有秕及於吾民及不急之務。悉皆停止。用蘇困弊。以答天心。於戲。奉天法祖。敢忘恪省之誠。布德覃恩。用畢覆仁之政。故兹詔示。咸使聞知。永樂十九年四月十三日。

平虜第三詔

詔曰。天地之大。覆載而無外。帝王之治。一視而同仁。朕恭膺天命。主宰華夷。夙夜勤勞。勉圖治理。無非使天下生遂咸得其所而已。往者醜虜阿魯台窮居漠北。鼠穴偷生。屢爲瓦剌困逼。妻子不保。遂率其部落來歸。朕念其邊邊無依。特加優恤。授以封爵。令其仍居漠北。鼠穴偷生。樂業永享太平。豈意北虜心懷譎詐。悖妄驕矜。違天逆命。負德辜恩。殺戮信使。侵犯邊境。悉皆慘酷。毒痛生靈。朕以保愛天下軍民。躬率六師往討之。以七月十四日師抵闚蠡海之北。其醜虜阿魯台聞風震慴。棄其車輛牛羊馬匹。逃命遠遁。躬追累日。獲其諜者云。醜虜阿魯台自知負德辜恩。罪惡貫盈。御以親征。遽及凱旋。覺鼎湖之升遐。遺命神器。付予冲躬。顧哀疚之方深。豈遑承之遽忍。宗親公侯駙馬伯文武臣僚。軍民耆老。及四夷朝貢之使。僉伏闕下。奉表勸進。以爲天位不可以久虛。生民不可以無主。長嫡承統。國家常經。陳詞再三。懇懃勤切。用是仰遵遺命。俯徇輿情。已於八月十五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奉祖考之洪佑。仰聖神之永圖。恩霑溥博。誕之初。宣布維新之命。其以明年爲洪熙元年。於戲。軍民一體。愛人必務於寬弘。賞罰有經。爲國必彰於明信。尚賴文武賢卿。中外良臣。協乃忠貞。匡輔不逮。用承鴻業。隆國家永遠之基。嘉惠黎黎。廣海宇治平之福。敷告天下。咸使聞知。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上謚號詔

詔曰。朕惟自古聖君哲后。有大功有大德者。必有顯號徽稱。以表揚鴻美。肇萬萬年。欽惟皇考大行皇帝躬膺天命。統御兆民。恫治保邦。隆祖述之大孝。篤近舉遠。罔覆疇之至仁。神武弘廓。濟之功。聖文廣輯熙之化。天地宗社享於上。華夷蠻貊戴於下。奧圖克拓。曠古所無。恭和融液。嘉徵畢至。海宇乂寧。臻於熙皞。欽惟皇妣仁孝皇后。德熙九聖。上配坤厚。敦順以承天。厚德以載物。含弘光大。媲一誠莊。隆化理之原。篤宗祐之敬。宣昭懿範。毋儀天下。神遊益遠。哀慕無窮。圖蓋繼述之初。式舉遵景之典。謹命文武羣臣稽古禮文。議崇謚號。大公之義。與論僉同。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恭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謚仁孝。越懿誠明。莊獻配天。特聖文皇帝。廟號太宗。皇妣仁孝皇后尊謚仁孝。慈德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皇妣仁孝皇后

詔曰朕惟致理必先正內所以崇王化之基承統必重建儲所以厚國家之本邇者乘建宗室式以永胙藩維帝王大經典章斯在朕祇承天敍君主萬邦顧茲臨御之初方布維新之治念德澤之未究竟夙夜之膺寧而親王勳臣文武百辟志存愛國咸懷永圖屢表懇誠請立皇后建皇太子稽率循章勉徇衆志已於十月初八日册立妃張氏爲皇后十一月立嫡長子曉基爲皇太子封諸子爲王於戲惇敍彝倫自家邦以遂乎天下崇固宗社隆本支以傳於萬年用弘仁厚之風永協雍熙之化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宥盜詔

詔曰朕以眇躬托於億兆之上天下治亂實係於朕懼德不類罔敢怠荒兢兢業業日慊一日兩紀於今矣然猶頃者任用輔相委寄過隆顓權生事以紛亂我祖宗之成憲蓋自兩河兩淮而西接於閩陝荆湖二江二浙下究情不上通事既雍壅人懷疑阻遂致賊盜相挺以興而南庶於閩粵遠海大憝小醜實繁有徒混殘我人民蹂躪我疆土甚者竊據城邑僭稱號名兵連累年怨氣凝結生靈塗炭閭井邱墟國家百年享育之功一旦蕩然興言及此深用愧悼靖思厥咎罪實在朕念茲庶民皆我赤子朕既不德不能盡君人之責使惑於姦誘以陷於匪人苟究武成必示誅討而不開以自新雖欲政行爲善厥路亡繇是重朕不德也朕方願與民更始其獨安取此屈己弘物朕所不吝自今爲始應凡盜賊不分首從苟從招安卽與原貸非特待之以不死尊爵厚祿頒賞有差於戲古人有言亂匪降自天人則爲之抑生人何辜非朕之不德無以至此天怨於上人怨於下顚危菲薄敢味罪己凡爾將帥尚咸論朕意毋降戮順厥有重罰務在綏靖以圖底於歲寧用副朕恩愛之誠庶朕好生之德朕言不爽其明聽毋忽永樂元年月日

勉華臣詔

詔曰朕承積累之體撫盈成之運臨御歲久望治日深永爲前世之相沿各有當時之所尙三代而上忠樸質文之累更兩漢以來名節經術之異守或清淡之爲務或道學以相師便以相循莫不久而成蔽昧於張弛弗知變而後通爰暨我朝所鑒往代然當法制之肇建實惟更議之首遊小紀大綱固有條而不紊規後矩乃協一之是拘凡利害之所存必章程以爲據咸樂相仍於苟且靡圖自獻於獻爲頃緣通臣之畧予益使正塗之趨庶持祿者口蔽而拱默懷姦者首鼠而依違蔑蔑之匪躬慕容容之後福幾致防川之患寖成固上之風覽習俗之至斯嗟治體之已累朕當儆而歎反席以思仰祖宗之貽謀本紫於宿舊故國家之作則首務於整飭勢無不弊之時近有好還之理吾子三事羣牧暨爾衆僚庶幾忠純各思勵翼毋永於忌諱言必由衷毋略於幾微謀須盧遠共懋靡杜爲固獨庶求解弦而更張畢殫獻替之誠允濟艱難之業今以爲始朕以改圖綜核名實之祥推心宣之道則推兮仁義而教緝庶后之風永樂年月日

詔曰朕惟君國之道事天爲大事天之實恤民爲本我國家聖聖相承太祖高皇帝紹基垂統弘婿萬邦太宗文皇帝繼志守成德威廣被天下無事生民乂安六十年於今矣是皆天地祖宗之隆祖宗功德之盛肆及眇躬獲承鴻緒嗣位以來夙夜祇愼上惟天命之重下念生民之艱式嚴昭事庶幾康濟謹於今年正月十五日恭祀天地於南郊殷助相導工畢奕三遍交祝百順介祥茲興臣民均霑隆澤於戲郊禮致誠所以仰答靈貺陽春布德所以順體乾元迎導至和發育庶品尙資有位咸懋乃官推其仁愛之誠輔我太平之治詔告中外咸使聞知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

恤刑詔

詔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祖皇考愛民之仁祇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惻惻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豈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間之輕重咸適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革平有虛飾其情專致死罪而比附謬妄尤甚杜人朕甚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有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並不許牽合傅會昧情失實以致冤濫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又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用宮刑絕人嗣緒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且人之爲非固有父子不相爲謀者蓋舜爲君瞽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罪止坐本身毋得一概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世恤采民言用資戒警今兒險之徒往往攙拾誣爲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提天愛人務從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或有違者必罰不貸敷告天下咸使聞知洪熙元年三月十五日

免殺孀詔

詔曰朕承大統主宰天下上惟天命之重下念生民之難夙夜憂勞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屢詔求言冀達民隱而山東諸郡及淮安徐州之境頻歲旱潦年穀無收民有之於衣食父母妻子不得相濟凍餒呻吟流於道路郡縣之官漠不留意而又有科買之擾豈稱爲民父母之道哉可全免今年夏稅其秋糧減半徵收自今年四月以前各衙門一應收買及科派物件除桑穗仍納外其餘未到官者盡行停罷已到官者從實起解不許縣隱若實無見物而先已虛報在官者亦不許再科於民以足其數虛報之罪但官不問其郡縣之官務盡撫綏安養之宜毋纏負利以重困之庶幾副朕憫恤黎元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洪熙元年四月初三日

勑記南郊詔

明書卷五十三

志五

論洪志三

宣宗章皇帝

即位詔

詔曰。洪惟天眷國家。茂隆景運。肇自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太宗文皇帝神功聖德。載安宗社。弘靖萬邦。皇考大行皇帝紹承大統。奉天子民。體祖宗之至仁。用輯寧於庶類。自臨寶位。夙夜勤勞。宵及踰年。德澤覃敷。不幸違豫。奄棄大漸。顧命神器。付予眇躬。哀慟方殷。罔知攸措。親王文武羣臣。下至耆老軍民。洎夷朝使。萬衆一誠。累表勸進。辭拒不獲。仰惟列聖創守之難。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二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爲救所重。以德及人。其改明年爲宣德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於戲。三聖在天。制治保邦。大經大法。明照日月。垂統萬年。惟篤欽承。必誠必信。尚賴宗室親王叔祖父。協心藩屏。鞏固國家。暨中外文武賢臣。同德匡輔。用臻至理。弘建宗社生民悠久之福。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洪熙元年六月十五日。

上謚號詔

詔曰。朕惟聖神之道。不可以名言。功德之隆。必形諸贊述。是以皇有羲農之號。帝有堯舜之稱。國之典常。古今一揆。恭惟皇考大行皇帝。稟睿聖之資。備明誠之德。正位儲宮二十餘年。至孝通於神明。令聞孚於遠邇。嗣登大寶。寅奉鴻圖。體天之心。弘敷惠澤。普昭蘇於萬彙。煥寰宇之一新。致理興化。惇尚文雅。慎修武事。四境無虞。天下歸仁。安於熙皞。不幸踰歲。奄棄大寶。四海臣民。如喪厥考。嗟予罔極之慟。嗣茲繼統之初。謹陰敬承之心。敢後追崇之典。謹命在廷文武羣臣。稽古禮文。議惠謚號。至公之道。衆論攸同。乃於七月初二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奉册寶。恭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敬天憲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嗚呼。配天惟德。尊親惟孝。光華宣著於萬年。繼述尚存於後世。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洪熙元年七月初三日。

上皇太后徽號詔

詔曰。仁政之務。親親爲先。禮典所崇。尊尊爲大。朕纘承鴻業。君臨兆庶。卑用惇於孝理。愛肇正於化原。惟聖母輔翼先朝。昭明內政。弘六宮之儀範。表四海之母儀。深仁厚德。施及妙躬。隆道劬勞。備至以底成立。茲方奉天下之至養。則必極天下之尊稱。謹上皇太后。乃者宗廟之祀。禮重相成。德化之行。始於夫婦。用稽國典。册妃胡氏爲皇后。夫國之本在家。允協彝倫之重。上以厚奉下。庶黎至理之隆。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洪熙元年七月十五日。

平漢王詔

詔曰。我祖宗開創洪業。封建親藩。所以鞏固國家。永安宗社。朕以天戮。嗣承大統。悼厚親親。至於漢王高煦。事以叔父。未嘗違禮。天地神明。所共臨鑒。而彼包蓄禍心。陷有年歲。昔我皇祖太宗皇帝。覺其潛懷異圖。削兩護衛。徙沿邊樂安州。皇考仁宗皇帝友愛之誠。比隆虞舜。而乃忘背大恩。以德爲怨。今者無故招聚無賴。授以兵器。縱掠良民。壞亂軍士。指揮官民馬匹。擅放有司監繫強盜。羅其爲惡。給與寶賜。陽結都司官及軍衛有司。官吏生員人等。賞與金銀等物。除指揮王斌知州朱恆等爲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其餘各授一職。散刀與鎮定等衛軍官爲號。潛結北京官員軍民。俾爲內應。其他姦謀。不可枚舉。遂致北京官員軍民山東三司衛府州縣等衙門官吏人等。及其護衛親信軍校。并被害軍民五百餘人。奏發其事。朕以至親。初未之信。及差百戶陳剛齎本至京。連閣先帝。發及朕躬。假此弊兵。經言犯闕。及究多人之言。具有成跡。實欲妄覬天位。謀危社稷。流毒生靈。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其不軌如此。罪炎可容。朕以祖宗付託之重。國家生民之計。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兵臨其境。尚擁烏合之衆。敢行拒抗。賴天地容。祖宗社之靈。罪人斯得。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棄絕。令詞宮眷。居於北京。以全始終之恩。其餘同惡者。明正典刑。協從者。咸釋不問。今已班師。於戲。管叔流言。成周致辟。淮南作孽。自貽其咎。尚從於寬典。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征樂大勝詔

詔曰。恭天撫民。固無華夷遠邇之間。除殘去暴。本於帝王仁義之心。故披榛莽所以植苗而斬蛇馳鶩其傷物。惡惡善善。明聖所同。朕嗣宗祖之洪圖。主萬邦之兆庶。志存康濟。夙夜惟勤。比以胡虜昏爲。逆思愛於農隙。躬率師旅。親臨邊陲。仍勵將士。嚴固防守。九月初二日駐師石門。遽得邊報。胡寇庶酋伐豕突獸奔。已追近境。朕躬率鐵騎三千馳赴之。將士比力協心。成犄一當百。戰勝首萬餘級。擒其酋長百餘人。獲其巢穴。盡獲其人口兵器馬匹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屍積滿澤。逸境蕭清。遂班師振旅。於戲。稔惡弗戢。醜虜何逭於天誅。武威載揚。嘉兵豈予之所志。庶幾擾爽之紲。用副保民之心。詔告中外。咸使聞知。宣德二年九月十五日。

皇太子壁生詔

詔曰。朕以菲德。祇膺鴻圖。惟祖宗創業之艱難。惟今日守成之匪易。致勤夙夜。罔敢怠寧。億兆之繁殷心於和輯。宗社之重。永念於繼承。善慶有源。祥應茲協。陽德初復。長子肇生。家邦之本攸隆。中外之心咸屬。宜施惠澤。覃被多方。今大赦天下。於戲。承序以長。用昭萬世之傳。推德及人。弘敷四海之福。故茲詔諭。咸使聞知。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冊立皇太子詔

詔曰。朕承天序。祇舉寶圖。惟祖宗積慶之隆。衍本支於至盛。惟帝王統理之道。建儲子以爲先。長子嗣鎮。恭惟皇考大行皇帝紹承天位。統理邦家。弘覆載之仁。溥生成之德。至誠孚於上下。至孝通於神明。宜裕日表英明。天資端重。比者親王文武羣臣。合誠奉表。請立東宮。於再於三。言之切至。朕悲承皇太后聖諭。有容神武不殺。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溥海內外。熙然泰和。不幸上賓。奄棄臣庶。顧以大寶付於眇躬。惓惓之孤深。念繼述之嗣重。允惟典禮。宜極追崇。謹命文武羣臣稽古禮文。議薦謚號。參之衆論。協於大公。勝稚正月二十五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舉册寶恭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謚。遡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於戲。天地之德。貴廣大而難名。日月之明。同昭宣於有永。詔告天下。想宜知悉。宣德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營春侯恤第一詔

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祖宗洪業。夙夜孜孜。保民爲治。每食則思下人之饑。每衣則思下人之寒。心存民瘼。未嘗忘之。今春氣已和。時頒寬恤之令。條示於後。其速行之。爾六卿大臣。與國同體。爲國爲民。務盡乃心。如政令有所未當。朕躬有所未周者。尚審思列奏。都御史任耳目之寄。亦宜博訪以聞。庶副朕恤民之意。欽哉。故諭。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營春侯恤第二詔

朕以菲德。恭承天命。嗣祖宗之大統。夙夜惓惓。思付託之重。顧念兵民。有未得所。祇體造化之仁。爰敷惻保之政。庶幾下人蒙福。而有以仰答天與祖宗之心。凡爾羣臣。宜同朕志。令行庶務。勉務欽承。故諭。宣德七年月日。

省災寬恤詔

詔曰。朕以菲德。恭嗣天位。統御兆民。夙夜惓惓。圖惟安利。今畿內及河南山東山西並奏。自春及夏。雨澤不降。人民饑窘。朕甚惻焉。夫上天降災。厥有攸自。其政事之有闕歟。刑罰之失中歟。徵斂之頻繁歟。撫字之不得人歟。永念其故。內疚於心。思惟威莫之道。必底寬恤之仁。庶天鑒之。旋災爲福。宣德八年四月十

五日。

英宗睿皇帝

即位詔

詔曰。我國家膺天明命。統理華夷。垂卹萬姓。於茲七十餘年。仰惟祖宗肇造之功。守成之道。規模弘遠。昭示萬年。惟我皇考皇帝以至仁大德統承之。率循憲章。恢弘正化。方期家國永底雍熙。不幸奄棄臣庶。朕躬率羣臣。奉遵遺命。於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即皇帝位。付畀攸重。兢惕惟深。尤惟神天之典。惟敬斯承。生民之重。惟仁斯保。皐成之績。惟勤惟儉。乃克有成。顧予涼薄。勉懷永圖。尚賴親王宗室。益修藩屏。中外文武羣臣。宜力救忱。以副委任。以惠我黔生。用登富庶。躋於太和。其以明年爲正統元年。與天下更新。嗚呼。自古生民獲福。咸由君臣同心同德。罔厥成功。亦罔不在初。尚協嘉猷。以隆邦本。詔告天下。咸使聞知。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

上謚號詔

詔曰。朕惟隆古神聖之君。成有鴻名美謚。垂於萬世。若唐堯虞舜。皆所以形容至德。述我祖宗。莫不皆然。恭惟皇考大行皇帝紹承天位。統理邦家。弘覆載之仁。溥生成之德。至誠孚於上下。至孝通於神明。宜裕有容。神武不殺。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溥海內外。熙然泰和。不幸上賓。奄棄臣庶。顧以大寶付於眇躬。惓惓之孤深。念繼述之嗣重。允惟典禮。宜極追崇。謹命文武羣臣稽古禮文。議薦謚號。參之衆論。協於大公。勝稚正月二十五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舉册寶恭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謚。遡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於戲。天地之德。貴廣大而難名。日月之明。同昭宣於有永。詔告天下。想宜知悉。宣德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上太皇太后及皇太后號封王詔

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稽古帝王致理之要。亦惟尊尊親親。表正大倫。封建宗藩。鞏固王室。厥有彝典。萬世攸同。仰惟聖祖母皇太后大德格天。錫之全福。以濟我家國。保佑朕躬。聖母皇后協相先朝。用固邦本。徽音嗣著。大典攸崇。謹上册寶尊聖祖母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聖母皇后爲皇太后。復念本支。實資藩屏。今册封弟郕鈺爲郕王。平陽王美圭嗣封晉王。保寧王悅燉嗣封蜀王。其餘郡王應封襲者。次第頒封。於戲。崇孝敬以隆天敍之尊。敷宗室以重維城之寄。爰推仁澤。咸及庶邦。詔示中外。咸使聞知。宣德十年二月初九日。

水旱省示詔

朕躬嗣大統。夙夜祇勤。惟天惟祖宗付託之重。不敢怠逸。比年以來。停罷一切徵斂。除逋負。薄刑罰。所冀四方咸遂生息。今歲以來。災沴數見。京畿尤甚。自三月至五月。亢陽不雨。甚傷農麥。五月中至六月。連雨不止。河決隄防。淹沒田稼。城中頹塌官民廬舍。亦有壓溺死者。深用兢惕。洪範咎徵。皆由人事。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其聰納之弗審歟。聽佞之弗徹歟。敬事之臣有顓餬歟。輔弼之臣失其職歟。何災特甚乎。近也

朝省厥由用圖善道爾等皆與國同體豈惜默默坐視而非思弗勉乎自今其體朕心以敬天愛人爲心毋懈夙夜夫持廉戒貪者善身之本致公絕私者善政之要勿謂可欺神鑒孔昭勿謂無害天應可畏欽哉勗哉務修善政庶幾以回天意以固宗社生民之福爾亦尙有利哉正統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寬恤詔

詔曰朕以眇躬承大統仰惟天眷之隆祖宗創守之艱夙夜祇愼用圖政理以寧萬邦一切不急之務悉已停罷尙慮羣生樂業上協天心切庶民牖幽隱庶疑未盡得人承流宣化有所不至深歎於懷茲當春和萬物發舒吾民或有不得其所者悉從寬恤以遂其生爾外臣倣體朕心盡乃職務求實效勿事虛文嗚呼天地以生物爲心國家以養民爲政尙圖成績用底雍熙詔告臣民咸宜知悉正統四年三月初一日

御朝詔

詔曰朕以菲德祇膺天命嗣祖宗大統主宰天下夙夜思念開創惟艱纘承匪易賦以弼字之廣億兆之衆一人失所過實自予肆臨御以來志存安利寢食弗安比者敬循祖宗之舊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禮典宜備尙慮煩民適材因素有費悉公出人悅超事半告成功已於今年十一月初十日御正朝臨萃臣瞻言居正而妄宜有及民之澤於戲惟君以仁民爲事天之本惟臣以仁民爲事君之忠臣民欽體於深仁黎庶咸臻於至治敷告中外悉使聞知正統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册后詔

詔曰朕以天敍祇承大統君臨海宇子育兆民仰惟隆古帝王政由彝教禮謹大婚莊承聖祖母太皇太后聖母皇太后命慎簡賢淑作配朕躬謹昭告天地宗廟以正統七年五月十九日册爲皇后正位中宮共承宗祀協贊化理敷告中外咸使聞知正統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殿災詔

詔曰朕以涼德祇承祖宗鴻業顧惟艱大罔敢怠遑乃正統十四年六月初八日南京謹身等殿災此誠上天垂戒國家朕深思咎省躬夙夜警懼允惟敬天之實必以敷仁爲先其大赦天下咸與維新於戲惟辟奉天誕布生成之德惟民歸極溥承嘏渙之恩詔告臣民咸使知悉正統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册立皇太子

鄭王監政詔

詔天下通因游寇犯邊毒害生靈皇帝恐禍連宗社不得已躬征敕朕躬庶尙念臣民不可以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曰見深立爲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鄭王爲輔代總國政皇親公侯伯暨在廷文武羣臣軍民耆老四夷朝使復以天位久虛神器無主人心遑遑莫之底定合辭上請早定大計皇太后以皇太子幼沖未遽能理萬幾移命朕躬臨天下會有使自膚中還者口宣大兄皇帝詔旨宗社之禮不可久曠朕弟鄭王年長且賢其令繼統以奉祭祀顧茲恆恆之方殷豈遑承之遽忍雖避讓再三而僉允莫獲仰惟付託之至重敢以涼薄而固辭已於九月初六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遣使詣膚間安上大兄皇帝徐圖迎復爲政之道必先正始其以明年爲景泰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於戲惟敬仁誠可以安宗室叔祖叔父協心藩屏爰暨中外文武賢臣同心匡輔弘濟重大之艱永隆雍熙之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

勝膚詔

詔曰朕以涼德嗣承大統仰惟祖宗創業之艱宵旰孳孳勉圖治理重以大兄太上皇帝鑒輿未復痛恨日深方詰兵敷十萬欲問罪於膚而膚使來迎復者屢皆詐太上皇帝詔旨謂若重道金帛以來膚必款送還京朝廷固疑其誑而於理難辭乃悉勉從之孰何其計愈行而誑愈篤詣城下仍以請迎講和爲詞朕遣大臣出迓徧厥膚營不見大兄變輿所在遂焚香斬使揮六師拒之斬獲其類無算膚衆大潰乘夜奔遁餘孽散伏於近郊者亦皆以摻戮無遺京師內外爲之帖然尙慮四方遠近罔聞克捷猶懷懼怦耕鑿來迫室家靡定無以慰安人心特茲詔示其各復厥業尊爾生永彰殺伐之功共樂雍熙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

上太后號册后詔

詔曰朕以眇躬托於億兆臣民之上罔知治理夙夜匪寧顧惟德禮有未惇庶將無以道國家天下蓋德必先於隆孝而禮惟重乎正名帝王所同彝倫攸在況恩施於己者有莫大宜尊歸於親者無以加義所當然事豈惟過謹上尊聖母皇太后曰上聖皇太后生母曰皇太后勉遵斟讓之旨奉遵皇太后居仁壽宮以侯大兄鑒輿之復迨皇太子母周氏爲貴妃示重天下之本册朕妃汪氏爲皇后以厚大倫之原夫帥天下以仁固本於親親然由親親而推又在於仁民於戲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非朕所及然切於中雖勉力協和之弗周期同德於變之際爰詔告中外咸體朕懷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太上皇帝告葬臣詔

朕以不明爲權奸所誤致陷於虜庭已皆寓書朕弟嗣皇帝位主典神器奉承宗祀此古今制事之宜帝王執中之道朕今幸賴天地祖宗之靈母后皇帝慣念之切俾虜悔過奉送還京郊社宗廟之禮既不可預國家夔務之重朕弟惟宜爾文武羣臣務盡心以匡其不逮以福蒼生於無窮朕到京日迎接之禮悉

知

祭皇帝

從省約。布告有位。咸體朕懷。景泰元年八月十五日。

上太上皇帝號詔

詔曰。朕奉先帝聖體之遺。遜位國家中衰之運。痛幾務擬專於權倖。致大兄誤陷於房庭。賴天地祖宗眷佑之隆。荷母后臣民付托之重。授朕大位。惕紹鴻圖。懼安人心。奉承宗祀。雖神器有可保。素皇業以多艱。胡虜內侵。蠻苗外擾。方茲撫除已定。尚猶害旺靡寧。頑滅賊之難咸。恩以誠而懷怨。卑屈遣人重齎金帛。投虜所好。迎復大兄。素頑梗而弗悛。豈誠曩之可望。方圖大舉。遽見帝開。逆房革心。翻然長服。乃自今年七月以來。遣其親信伏闕朝賀。固請請和。至於再三。悔見乎辭。款浮於過。朕不得已。爲親而屈。厚加金帛。選使偕行。敢謂德可動天。自信誠能化暴。乃八月十六日。其太師也先果遣五百餘騎奉送大兄還京。臣庶交懽宮庭。晉慶。然朕卽位之初。已嘗祇告天地宗社。上大兄尊號曰太上皇帝。禮惟有隆而無替。義當以卑而奉尊。雖未酬復怨之私。姑少遂厚倫之願。爰推恩典。溥及臣民。於戲。罪恥不以威而以德。誠有依宗社之靈。遣民不於勞而於安。志在益家邦之福。尙賴叔祖叔父。羣臣賢哲。匡朕躬於不逮。庶幾華夏蠻貊四方遠邇。臻至效於無窮。布告中外。咸體朕懷。景泰元年八月十九日。

册立太子詔

詔曰。朕以涼薄。躬際艱危。賴天地祖宗眷佑之隆。膺毋后臣民付託之重。臨大寶。安固家邦。方負荷之弗勝。豈授承之敢遑。而皇親公侯駙馬伯。及在廷文武羣臣。乃合詞上請。以爲天祐下民作之君。實遣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固本於萬年。此三代之聖謨。誠百王之懿範。朕長子序在倫先。宜正東宮。以明繼體。事方開於聖母。遽見允於輿情。復以皇后之誥。沖固慈訓之諄。鍊遂賢情之切。乃於五月初二日。册朕長子見濟爲皇太子。其母杭氏爲皇后。大本旣正。彝倫亦明。親親之誼。猶所當敦。太上皇帝長子見深。特更封爲沂王。同屏國家。衛安宗社。爰推恩於遠邇。庸資夠於臣民。於戲。綱常正而家道雍。式弘敎於化本。儲副專而國統續。應永固於基圖。布告臣民。體予至意。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日。

英宗睿皇帝

復卽位詔

詔曰。朕昔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以之。而以庶弟鄭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遷。時文武羣臣。旣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接當宁之位。旣而皇天悔禍。廑啓良圖。朕得格心。奉朕而還。旣無復辟之誠。反爲幽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諫諍。愈益執迷。矧失德之良多。致沈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斯憤。邇今月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於聖母皇太后。祇告天地祖宗。宗社無疆之福也。夫武以戡亂。愧未發於先機。仁以惠民。期益臻於至治。於戲。戡定之後。事莫急於變通。變通之宜。治莫先於仁惠。惟爾中外臣庶。各究乃心。體予至意。天順五年七月初十日。

上證號詔

詔曰朕惟有大功德者必有徽稱以垂永久稽諸典禮萬世攸同仰惟皇妣聖烈慈皇太后至仁大德本於天性配我皇考克敦化原誕育朕躬恩勤備至朕自幼沖嗣位以至於今前後幾三十年賴我皇妣調燮維持底於成立用能奠安宗社輯寧邦家不幸奄遘至養哀慕無窮重惟罔極之恩宜舉尊崇之典謹命禮官議定徽號博採輿論協於至公已於十月初七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恭上皇妣尊謚曰孝恭懿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嗚呼盛德難名易表尊親之孝光儀具在永垂裕後之休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天順六年十月初十日

寬恤詔

詔曰朕仰荷上天眷命子育萬民民之或休恆存念慮顧惟幾內去冬少雪今春缺雨四方之遠亦恐或然夫天時既已違和斯地利必有未盡吾民衣食何所自出興言及此良深惻惻欲慰蒸情之望宜加寬恤之仁況惟德弼災厥有舊典冀爾中外羣臣咸體朕心勤政保民用臻康樂庶天降鑒協於至和於戲代天理物爰推一念之誠節用愛人用錫萬邦之福詔告中外咸使聞知天順七年三月十三日

憲宗純皇帝

即位詔

詔曰洪惟我祖宗誕膺天命肇開帝業爲生民主幾百年矣聖聖相承志勤於治武功文德紹體前聞暨我皇考皇帝恢弘政治二紀於茲厚澤深仁有以衍皇明萬世無疆之休不幸奄茲遐棄遺命俾徇輿情於正月二十二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自惟涼薄勉懷永圖嘉與中外親賢奉昭事之道惟敬是持惟誠是立惟仁義是行惟古訓成法是式庶幾於治康我兆民其以明年爲成化元年大赦天下於戲體元居正宜宏經世之規發政施仁用錫普天之澤尙賴宗室親王文武賢臣協德一心恭勤乃事以弼予於至治詔告中外咸使聞知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上謚號詔

詔曰朕惟自古英君義辟咸有美號垂示方來若二帝三王以及後世之賢主莫不皆然乃國家之茂典不易之令猷也恭惟我皇考大行皇帝以英武之資剛健之德闢守丕緒中興太平遹於神明洪恩被於黎庶嚴百神之配享重賢士之登庸志協羣情智周萬慮誕敷文命憤簡兵戎立經國之遠圖興治古之盛事華夏登熙罔不歸心四海九州臻於熙皞不幸奄棄臣民哀慟曷已尤惟宗室之託深懷負荷之艱矧繼遹之方殷顧追崇之敢後謹命在廷文武羣臣稽古禮文議此謚號參之衆論合於至公乃於二月十二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奉册寶恭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容皇后於戲陵廟祔於先皇允符天地高厚之配聲名溢於中國施及日月照臨之區播告遐邇咸使知悉成化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上皇太后謚詔

詔曰朕稽古聖君治隆孝道固謹於其始尤嚴於其終是以崇徽稱垂永世實今所當遵用也惟我皇妣大行慈懿皇太后配我皇考英宗睿皇帝正位坤宮殆將二紀遽於絕休聖緒尊奉母儀並膺至養亦閱五載懿範仁恩自家刑國宜壽萬年而遽爾升遐思慕送往之誠惟崇媲美之號是用博采廷議於七月十九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恭上尊謚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於戲陵廟祔於先皇允符天地高厚之配聲名溢於中國施及日月照臨之區播告遐邇咸使知悉成化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冊星見詔

詔曰朕闕無嗣大統服夙夜祇畏靡敢怠遑然德服加隆政弗臻治荷天心仁愛屢出災異以示儆焉九月朔以來星芒垂象適台輔斗威閒尤切朕慄焉修省永惟斯人天之赤子爰加惠澤期與更新庶幾

詔曰朕惟大孝尊親著於典禮是以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者靡不以尊親爲重而亦未嘗不致隆於所生傳序在予祇循敬後仰惟母后以坤德之懿配我皇考昭宣化源而嬰疾有年燕朝弗兆於時貴理宮闈相成宗祀興所以迓續天休而隆邦本者實我母后之功之德是賴內治雍睦皇考鑒焉予一人躬承兩宮訓育至於有成圖統之初敢忘罔報夫欲追隆於至養固宜各極於尊稱是用率循衆心參稽古誼謹上册寶尊母后皇后曰慈懿皇太后尊母妃皇貴妃曰皇太后至情大義庶幾兩盡無遺然考既遠於尊親仁當推以遌下於戲養以天下永惟二聖之尊福被後人懋衍萬年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天順八年三月初二日

册后詔

詔曰婚姻正始人道所重朕大婚之期先帝有成命矣遹焉卽吉誠所未安茲者親王廷臣累辭以請而聖母慈懿皇太后皇太后慈訓加切成以繼承之重爲言義既有在朕敢固遠謹昭告天地宗廟以天順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册立吳氏爲皇后正位中宮以共承宗祀奉養慈闈庶惇彝倫用化成於天下敷告中外咸使聞知天順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改册后詔

詔曰帝王爲治莫先正家正家之道必自大婚始惟先帝臨御之日嘗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於別宮以待期矣迨至懋昭命猶以婚期貴成有司朕於時執禮彌甚未敢遽從矧敢與知其事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己私朦朧奏請皇太后將已退吳氏復選册立禮成之後朕觀吳氏德不稱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定者夫既遊先帝之命以成禮而乃違命立非其人何以表宮闈而相宗祀興言及此內疚於心用是不得已稟命母后明正牛玉之罪廢黜吳氏不敢以歲月緩自念與其非人寧虛厥位而在廷文武羣臣再三陳請謂中宮不可久虛義正詞切朕難固拒今勉從所請仍遵先帝成命册立王氏爲皇后於戲自古人倫有常有變變而得正何嫌兆爲茲朕是舉匪獨正家抑恐上負先帝選授之命於心有不安焉誕告多方使明知朕意天順八年十月十五日

上皇太后謚詔

詔曰朕稽古聖君治隆孝道固謹於其始尤嚴於其終是以崇徽稱垂永世實今所當遵用也惟我皇妣大行慈懿皇太后配我皇考英宗睿皇帝正位坤宮殆將二紀遽於絕休聖緒尊奉母儀並膺至養亦閱五載懿範仁恩自家刑國宜壽萬年而遽爾升遐思慕送往之誠惟崇媲美之號是用博采廷議於七月十九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恭上尊謚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於戲陵廟祔於先皇允符天地高厚之配聲名溢於中國施及日月照臨之區播告遐邇咸使知悉成化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仰當上天眷命付朕鴻兆之意。於戲。爾中外文武之臣。既俯治於人。尙仰畏於天。受職任事者。惟義是循。理兵牧民者。惟仁是篤。惟朕憂是分。惟玄鑑是儆。故茲詔諭。咸使聞知。

寬恤詔

詔曰。朕以眇躬。君臨海宇。惟上天付畀之重。祖宗創守之艱。常懷惕厲。罔敢怠荒。冀民物阜康。協於至治。而志勤道遠。厥效未彰。比者災沴頻臻。幾旬尤甚。三時不雨。一雨連旬。旱潦相仍。民食缺乏。衢岩厥幹。在予一人。百姓何辜。罹茲艱厄。興言及此。良用惻然。夫篤近舉遠者古之規。視遠猶邇者朕之志。爰推憂勤之念。普施寬恤之仁。於戲。朕體上天好生之德。用加惠於吾民。中外大小臣僚。上體朕恤民之意。務求稼於實效。故茲詔示。咸使聞知。成化六年八月初八日。

册立太子詔

詔曰。自古帝王君臨海宇。必崇建元良以爲儲副。此久安長治之道也。惟我祖宗列聖。尤迪大猷。承傳有序。邦本既正。鴻業斯隆。曁朕嗣守丕圖。於茲八載。緒事未舉。蓋有待焉。長子祐極。天資明粹。日表英奇。中和之性夙成。內外之心是屬。比者公侯駙馬伯文武羣臣。合誠奉表。請建東宮。悉承皇太后聖訓。茲事重大。宜從衆議。爰以今辰。舉行冊典。授祐樘以册寶。立爲皇太子。正位東宮。用篤邦家之祚。衍宗社無疆之休。大禮既成。與情交慶。宜敷蕩滌。覃於戲。元良正位。繇大統於萬年。臚歡推恩。均至仁於四海。詔諭週知。咸使聞知。成化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異傷寬恤詔

詔曰。朕紹祖宗鴻業。爲天下生民主。夙夜孜勤。用圖康濟。崇近年以來。旱潦相繼。歲數不登。加以今春亢旱。爲虐京畿州縣被災者多。而山東濟南等六府。河南彰德一府。災傷尤甚。人民缺食。十常八九。守臣以告。朕心惻然。夫民生不遂。皆司牧之過。如又坐視其饑窘困窮而不顧。豈爲民父母之道哉。用是發倉儲。出內帑。弘施寬恤之仁。少遏黎元之殞。凡爾居官食祿爲朕牧民者。務加意賑恤。毋生事煩擾。乃諭吾民。鄰里相救。有無相通。共濟艱厄。以俟秋成。有積者毋閉糴自私。乘災以重害。而生於戲。爰民之心良切。故茲詔示。咸使聞知。成化九年四月十七日。

再册立太子詔

詔曰。帝王誕膺景命。必建儲閤。所以重宗社之承。正邦家之本。此古今通制也。朕不揆令緒。祇後永圖。旺具。敢忘祇循。恭惟聖母皇太后夙贊先聖。茂隆內治。誕毓眇質。纘紹不圖。迄今二紀。宗社奠安。海宇寧謐。實皆聖母深仁洪慈訓迪之所致也。矧於皇太子勤幼長育。用底有成。家室攸宜。國本深固。凡茲勛德。超軼千古。而尊崇元禮。尙未加隆。朕心歉焉。乃稽典章。額臣工。以今月十七日。恭奉册寶。上尊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仰酬罔極之恩。遠追帝王之孝。禮既成於家國。澤斯溥於寰區。於戲。正元良之位。式副輿情。推曠蕩之教。挹今恤下。誕敷老老之仁。詔告中外。咸使聞知。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帝綍知誕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姦於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成大業。於茲一紀。每思先德有言。顧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孫善體其志而成就之。此所謂孝。間以帝號之復。貢諸聖母皇太后。亦云此先帝本意。宜卽舉行。朕祇服慈訓。敬念親親。誕告在廷。用成先志。其廢王可仍嗣皇帝之號。所有尊謚禮部會議以聞。務合人心。毋乖典禮。仍令所司修飾陵寢。如致舉行。故諭。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災異寬恤詔

詔曰。朕紹祖宗大位。撫御萬方。恩惟負荷之艱。罔敢自逸自豫。然而治效未著。災沴迭興。地道弗寧。天時亢旱。土無所演。朕切憂悚。曾齋心懇禱。遣廷臣祭告山川。奈歲竟不登。而河南山東幾內率多饑饉。陝西山西尤劇。至有棄恆產室家不相顧者。元元何辜。罹茲危阨。朕爲民主。可懋然莫之恣耶。眞博采羣議。發內帑倉儲。救所在官司多方賑濟。期此令人咸歸樂土。不意冬春交際。兩次星變有聲。朕愈兢惕。戒敕廷臣。備陳時政得失。采納而行。用以下慰民望。上答天心。方春和時。萬物發育。祇承乾元資始之仁。誕敷寬恤天下之典。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上皇太后徽號詔

詔曰。朕惟古帝王之孝親。匪惟養以天下。而必尊以鴻名。蓋所以表功象德。顯於今而垂於後也。情文成具。敢忘祇循。恭惟聖母皇太后夙贊先聖。茂隆內治。誕毓眇質。纘紹不圖。迄今二紀。宗社奠安。海宇寧謐。實皆聖母深仁洪慈訓迪之所致也。矧於皇太子勤幼長育。用底有成。家室攸宜。國本深固。凡茲勛德。超軼千古。而尊崇元禮。尙未加隆。朕心歉焉。乃稽典章。額臣工。以今月十七日。恭奉册寶。上尊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仰酬罔極之恩。遠追帝王之孝。禮既成於家國。澤斯溥於寰區。於戲。正元良之位。式副輿情。推曠蕩之教。挹今恤下。誕敷老老之仁。詔告中外。咸使聞知。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復鄭王帝號詔

朕叔鄭王踐祚。撫難保邦。襄安宗社。亦既有年。及疑疾臨蒞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興疑謗。請去帝號。先

明書卷五十四

志五

繪塗志四

孝宗敬皇帝

即位詔

詔曰。惟我祖宗聖聖相承。膺天明命。爲華夷主。制禦守成。神功聖德。誠度越往古矣。暨我皇考大行皇帝。嗣統深仁。厚澤。覆冒海宇。二紀於茲。而夏勤求治之心。猶若旰旻。遑。因發遠豫。遣出綸衣。忍聞憑几之言。猥以神器之屬。哀疚方殷。罔知攸措。時祖王文武。舉臣下及耆老軍民。合詞伐閥勸進者。至於再三。辭拒弗獲。乃遵遺命。以九月初六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顧茲付畀之重。深懼仔肩之難。勉圖弘濟。一惟祓張治道。惠綏黎元。用底阜成。躋於熙皞。庶幾皇明億萬年無疆之祚。其以明年爲弘治元年。夫當居正體元之初。宜布更新欽恤之典。於戲。祖宗皇考大經大法。尊佑我後人者。纖悉具至。釋思體行。在予眇躬。尚賴超邁宗親。內外忠良。同德一心。恪恭乃事。以輔予之不逮。誕告多方。咸使聞知。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

上謚號詔

詔曰。自昔帝王功德隆盛。皆有美謚。以詔垂於萬世。此不易之令典也。洪惟皇考大行皇帝。英賢神聖。至德寬仁。早主鬯以繫人心。繼定位而正天序。紹熙聖學。躬勤政教。法祖敬天。尊親致養。恩誼篤於宗室。遵釋溥於黎元。舉賢能而疏遠無遺。慎兵刑而威德宜布。歷年二紀。治底雍熙。華夏戎夷。罔不歸戴。按茲功德。邁古帝王遠矣。不幸奄棄上賓。臣民慟慕。顧予衰疚。罹此艱虞。敢緩追崇。謹命在廷文武羣臣。稽古禮文。謚曰。欽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嗚呼。乾坤高厚。曷能擬其形容。日月光華。尚同顯於悠永。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尊太皇太后皇太后册皇后詔

詔曰。孝莫大於尊親。政必先於正名。禮典俱存。古今攸重。朕恭承丕緒。統御華夷。務惇敘於天倫。式恢弘於化理。仰惟皇祖母聖慈仁壽皇太后。懿德配天。慶鍾先帝。茂隆國祚。保育朕躬。聖母皇后貞靜柔慈。含弘光大。賢聞穆穆。夫軼鑾所致也。厚德深仁。罔極莫報。尤惟隸養以天下。則必各極其尊稱。繼紹之初。舉行於後。謹於本月初九日。率領文武臣工。寅奉金册金寶。尊上圖號。皇祖母曰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母后曰皇太后。乃若相禮助祭。必登內德之賢。爰册妃張氏爲皇后。用襄內治。表正中宮。大禮既成。溥恩斯溥。於戲。立愛惟親。德教弘敷於四海。正家有道。皇業茂衍於萬年。誕告多方。咸知朕意。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初十日。

星變赦

朕嗣承祖宗大統。三年於今。雖夙夜孜孜。究圖化理。而績効未著。心恆歉然。茲者上天垂戒。彗星見於天津。朕甚憂之。循省咎徵。莫測所自。豈朕德涼薄。行事乖違。天特示異以警之歟。抑邪慝將萌。兆驗先見。天故勤威。朕思所以消弭之。歟。抑亦政多缺失。君民困苦。朕與爾文武羣臣交修之道未至。而惠下不敷歟。惟事關朕躬者。朕已齋沐告天。省己修德。期消變異。而爾等食朕之祿。宜修舉職業。毋或因循懈惓。廉慎節操。毋或背公徇私。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可以興革張弛者。爾文武大臣并科道官仍條奏來聞。務在切實可行。於國有益。庶變上下協濟。交修之道。而人心欣慰。天意可回矣。其勉之慎之。故諭。弘治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慎刑敕

朕惟刑以輔治。用之貴得其平。刑平則事有所勸。惡有所懲。而人心服。天道和。不平則不足以懲惡勸善。而人心不服。天道乖。災變之來。誠有不能免焉。爾因天道示異。咎敕天下諸司。將錄重刑發落。遇情可矜疑及辯辭奏翔數十百人。雖曰勿拘成案。原官亦不坐罪。此特廣仁愛之意。欲全民命爾。其間實有訛鞫不實而失入可罪者。然亦有無可矜疑而強爲出脫者。要之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茲當萬物發育生長之時。朕體天地好生之德。以爲刑者民命所繫。與其寬之於終。孰若謹之於始。故特戒敕爾等。各加謹慎。

仍行南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今後問刑之際。務必存心以仁恕。持法以公平。察辭辨色。詳審其情。罪所當重者。重之以懲惡。毋務姑息而不顧罹惡長奸之非。罪所當輕者。輕之以宥過。毋事苛刻而致有抑鬱稱冤之歎。其或證驗無憑。情隱難明者。尤當加意推究。毋或傅致於時而冀不坐罪於他日。如此庶不背古聖人欽恤之訓。而於朕刑期無刑之治。亦有裨益焉。欽此欽承之毋忽。故諭。弘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元子誕生詔

詔曰。朕承祖宗鴻業。君主華夷。於今四載。深惟德有未修。澤隳下究。無以安養元元。恐負祖宗之付託。用是夙夜憂勤。勉圖化理。罔敢怠逸。茲者荷蒙上天錫祐。福慶駢□。祖考垂休。本支茂衍。乃於今年九月二十四日。皇后正宮誕生元子。神人胥慶。遐邇同懽。上有以慰聖祖母之心。下有以副中外臣民之望。惟人心之和。輯世道斯隆。惟宗社之慶長。國本愈固。詔天下咸使聞知。弘治四年十月十二日。

册立皇太子詔

詔曰。帝王統御天下。必立儲副。以定國本。繫人心。斯能長治久安。而繇鴻業於無疆也。朕繼祖宗天序。登極五年。夙夜憂勤。悉膺天眷。元子厚照。軒龍毓秀。資表異常。福慶攸鍾。華夷均戴。茲者皇親公侯駙馬伯暨我祖宗列聖。罔不率而行之。予何敢後。悉惟聖祖母皇太后深仁厚德。毋儀天下。徽音令聞。亘古罕比。文武羣臣。累奉額勒請立儲。朕俯鑒悃誠。仰承慈訓。皆謂主器不可以久虛。興情不可以固拒。事在當舉。理難緩辭。爰擇日祇告上下神祇。授厚照以册寶。立爲皇太子。正位東宮。益增九廟之光。丕衍萬年之祚。國家大典。中外同歡。宜敷茂恩。用慰顒望。於戲。元良建而萬邦以貞。治隆熙皞。詔告多方。咸使知悉。弘治五年三月初八日。

清寧宮災詔

詔曰。朕祗承天序。嗣祖宗鴻業。一紀於茲。宵旰憂勤。罔敢逸豫。仍近者清寧宮之火。其變尤甚。朕心兢懼。若切淵冰。意必人事下乘。斯天道上應。其咸舉措違宜。刑賞僭濫。時弊滋積。民隱莫伸。或賦役頻繁。侵漁太急。困窮餘寡。日不聊生。以致然歟。朕深居九重。雖慮周天下。而耳目有不逮。恩澤有未宣。服念斯時。益增悔艾。已敕文武羣臣。同加修省。茲特頒敷渙號。普及黔黎。俾覆幬之區。均沾德惠。庶懋渴慕之望。永祈眷佑之休。於戲。虞書以好生爲德。尚體天心。夏訓以固本爲貴。必先民事。詔告中外。咸悉朕懷。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武宗毅皇帝

卽位詔

詔曰。惟我皇明。誕受天命。爲天下民物主。祖宗列聖。鴻規大訓。傳在子孫。皇考嗣統十有八年。深仁至德。覃被海內。治化之盛。在古罕倫。間復惻念民窮。勵精新政。訪求利弊。方將大有興革。綸音未布。遽至彌留。卽地額天。無所逮及。天下之慟。矧予一人。比者親承遺命。謂主器不可久虛。而宗親文武羣臣軍民耆老。累箋勸進。拒之至再。情益懇切。永惟宗社重寄。不敢固辭。謹以是月十八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

位。頒國家創造之難。眇躬負荷之重。惟正道是遵。惟古訓成憲是守。率皇考未終之志。撫而行之。康我兆民。登於至治。其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於戲。天位至大。民事多艱。尙賴中外臣僚。協心匡輔。以紹朕之不逮。用克紹業。共保億萬年無疆之休。誕告萬方。咸使知悉。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上謚號詔

詔曰。朕惟帝王大行受大名。考德定謚。爲於宗廟。播於無窮者。古之制也。洪惟我皇考大行皇帝。以聖德膺天命。嗣大統。履祚十有八年。敬天法祖。尊親睦族。親賢愛民之心。靡所不至。用是民生又安。海宇寧謐。治理之盛。超軼往古。於前烈有光焉。乃者昊穹降割。龍馭上賓。中外臣民。銜戀恩德。舉號莫逮。顧於沖人。肇纘鴻業。時方在疚。禮樂之事。多所未遑。茲當祔廟之初。首稱啟謚。謹命在廷文武羣臣。稽古儀。酌謚號。博參衆論。協於至公。於六月初七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奉册寶。恭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於戲。天地之無窮也。而有高明博厚之稱。惟是盛德難名。舉其大者。用上配列聖。永貽億萬年廟享之休。布告遐邇。並宣知悉。弘治十八年六月初十日。

上太皇太后徽號詔

詔曰。朕承皇考遺德。誕嗣丕基。夙夜兢兢。懋闡化理。願治本於孝。雖至貴必有所尊。粤稽古昔聖帝明王。暨我祖宗列聖。罔不率而行之。予何敢後。恭惟聖祖母皇太后深仁厚德。毋儀天下。徽音令聞。亘古罕比。予沖人獲底成立。實維慈訓是賴。聖母皇后德由天賦。道合坤元。內治允修。克儷皇考。用集無疆之慶。鍾於眇躬。非各極尊稱。何以申罔極之報。茲卜以八月初二日。率領文武臣工。謹奉册寶。恭上聖祖母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庶情文兼至。孝思惟則。以成隆古之治。以紹我祖宗列聖之鴻休。於戲。立愛惟親。成一人之孝。施恩有序。得萬國之歡心。誕告多方。俾咸知悉。弘治十八年八月初四日。

討安化王詔

詔曰。自古帝王法天立政。布德明刑。不可偏廢。朕嗣位以來。仰荷上天祖宗付託之重。勵精圖治。越五六年。念惟世久承平。人多玩法。振起綱維。剗革姦弊。相與斯人。登於至理。而有司不能悉體朕心。奉行過當。盧懷徒切。和氣弗臻。乃自今春以來。元旱爲虐。時雨愆期。風霾屢作。異星迭見。四川湖廣等處寇盜縱橫。撫捕未定。而陝西寧夏都指揮何鑑等戕害守臣。拒殺官兵。居戮居人。謀立安化王寘鐇爲主。出給印信。票帖。招誘諸路。索要軍馬地圖。各鎮官員連日奏報。具有實跡。爰下皇親廷臣會議。僉謂寘鐇悖逆天道。得罪祖宗。朕不敢赦。祇告太廟。革其封爵。削其屬籍。命將出師。正名討罪。誅勦首惡。分遣官往。撫定軍民。安靖邊境。尤念兵戎事重。供億甚勞。加以通負相仍。科徵未息。在在皆然。方欲省減。任賢使能。培養元氣。掃除奚疲。以保我國家億萬年之祚。於戲。用兵者如不得已。用刑者必求其生。方與問罪之師。大布同仁之政。播告中外。咸使聞知。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平安化王詔

詔曰。朕自沖年以來。嗣守祖宗大位。惟敬天勤民。睦族用賢。是斬是念。期於至治。通者寘鐇窺伺神器。輿

事及叛賊何錦等謀逆殺害鎮巡重臣荼毒兵民僞詔官爵招誘各路軍馬反形已著朕祗告太廟命官致討歸人既得已下廷臣鞫問得實敕天下諸王藩鎮罪犯其餘逆黨明正典刑及逆賊劉瑾負朕委任矯託命令擅寫旨意專權賣法累朝成憲變亂殆盡官吏軍民並受其害利入私門歸怨公府激變地方又包藏禍心私蓄兵器僞造寶印懷刃入朝謀爲不軌待時爲變亦下廷臣鞫實以正典刑數月之間二變交作兩功並成實賴天地眷佑之恩祖宗庇祐之德邦家底定中外咸和但念四海蒼生皆吾赤子或徵科苛急或刑罰刻深非徒變亂之愆抑有本行之過歲月易邁年大敝天下興民更始嗚呼君人之道在昭德以塞違繩世之規惟更化而善治特頒渙號用慰輿情昱施大賚之恩永錫太平之願四方臣庶咸使聞知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上謚詔

詔曰自古人君功德施於當時咸有顯號隆名以耐於廟饗傳諸萬世我朝列聖相承率由茲典有不可易者非惟皇兄大行皇帝以英武之資剛健之德嗣登寶祚十有七年於茲矣任賢圖政節財阜民克諧戎兵厭平僭亂淵嶽弗遑於寢食皇威昭布於遐邇眞有安不忘危持盈保成之志用是宇內咸乂邊陲晏然治理之興方有冀於今日夫何不幸龍馭上賓天下臣民攀號莫逮顧予涼薄肇纘鴻基尤惟付託之艱方深在疚之慟追慕遺烈率遵彝章謹命在廷文武羣臣參稽禮文議蕆謚號博采衆論協於至公乃於今年五月初八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奉册寶恭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嗚呼盛德法乎乾剛實撿揚之莫罄徽稱薦夫殷禮尚昭顯於無窮布告萬方咸宜知悉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上尊號詔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皇帝訓育皇兄武宗皇帝含弘光大嘉有顯聞皇兄奄棄臣民之日中外岌岌賴我聖母上念宗社大計權翊沖人入纘大統及翦除兇逆潛消禍變呼吸之際安定家邦功德並隆撿揚莫既不舉尊崇之典曷伸孝敬之誠皇嫂皇后冀順舍章安貞應地克儷宸極表正宮闈母儀有年名稱宜異重念聖祖母貴妃聖善慈仁靜專明哲宣我憲祖贊理內庭撫棣兆祥澤隆佑啓本生父興獻王聰明天授仁孝夙成河間好禮東平樂善徐慶流衍垂裕後人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持身儉勤治內婉德任奴遠嗣徽音誕育眇躬丕承前烈雖傳序之統義有所專而天性之恩自不容已用是遠稽載籍博采公言率循文武羣臣謹奉册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慈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母曰興獻帝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嗚呼愛由親始庶孝必因乎心恩以序推爲治可運於掌詔告天下咸使聞知嘉靖元年三月十五日

立皇后詔

詔曰君理外治后理內治天下之大義也自古聖帝明王森章具載朕纘承大統夙夜孜孜敷求賢哲共圖治理近者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念內治之重特諭所司簡求令淑作配朕躬朕勉守慈命乃敢詔告

即位詔

詔曰朕承皇天之眷命賴列聖之洪休奉慈壽皇太后之懿旨皇兄大行皇帝之遺詔屬以倫序入奉廟社內外文武羣臣及耆老軍民合詞勸進至於再三辭拒弗獲謹於四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深思付託之重實切兢業之懷惟我皇兄大行皇帝運撫盛成業承熙洽勵精維切化理未孚中遭權姦曲爲蒙蔽潛弄政柄大播兇威朕昔在藩邸之時已知非皇兄之意若欲興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事皆率由乎舊章亦非敢承夫先志自惟涼德方在沖年倘賴親賢共圖新治其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嗚呼君人之道在昭德以塞違繩世之規惟更化而善治特頒渙號用慰輿情豈施大賚之恩永錫太平之願四方臣庶咸使聞知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上謚詔

詔曰自古人君功德施於當時咸有顯號隆名以耐於廟饗傳諸萬世我朝列聖相承率由茲典有不可易者非惟皇兄大行皇帝以英武之資剛健之德嗣登寶祚十有七年於茲矣任賢圖政節財阜民克諧戎兵厭平僭亂淵嶽弗遑於寢食皇威昭布於遐邇眞有安不忘危持盈保成之志用是宇內咸乂邊陲晏然治理之興方有冀於今日夫何不幸龍馭上賓天下臣民攀號莫逮顧予涼薄肇纘鴻基尤惟付託之艱方深在疚之慟追慕遺烈率遵彝章謹命在廷文武羣臣參稽禮文議蕆謚號博采衆論協於至公乃於今年五月初八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奉册寶恭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嗚呼盛德法乎乾剛實撿揚之莫罄徽稱薦夫殷禮尚昭顯於無窮布告萬方咸宜知悉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上尊號詔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皇帝訓育皇兄武宗皇帝含弘光大嘉有顯聞皇兄奄棄臣民之日中外岌岌賴我聖母上念宗社大計權翊沖人入纘大統及翦除兇逆潛消禍變呼吸之際安定家邦功德並隆撿揚莫既不舉尊崇之典曷伸孝敬之誠皇嫂皇后冀順舍章安貞應地克儷宸極表正宮闈母儀有年名稱宜異重念聖祖母貴妃聖善慈仁靜專明哲宣我憲祖贊理內庭撫棣兆祥澤隆佑啓本生父興獻王聰明天授仁孝夙成河間好禮東平樂善徐慶流衍垂裕後人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持身儉勤治內婉德任奴遠嗣徽音誕育眇躬丕承前烈雖傳序之統義有所專而天性之恩自不容已用是遠稽載籍博采公言率循文武羣臣謹奉册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慈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母曰興獻帝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嗚呼愛由親始庶孝必因乎心恩以序推爲治可運於掌詔告天下咸使聞知嘉靖元年三月十五日

立皇后詔

詔曰君理外治后理內治天下之大義也自古聖帝明王森章具載朕纘承大統夙夜孜孜敷求賢哲共圖治理近者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念內治之重特諭所司簡求令淑作配朕躬朕勉守慈命乃敢詔告

天地宗廟於嘉靖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册立陳氏爲皇后。正位中宮。以共承宗祀。舉奏四宮。用衍本支萬萬年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嘉靖元年十月初一日。

加上尊號詔

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祇奉宗祀。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纘是行。夙夜孜孜。罔惟化理。以治本於孝。故雖天子必有所尊。仰惟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至大。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興獻帝興國太后育之恩至深。罔殫報稱。尊稱未極。恆用慊然。爰稽衍章。祇告於郊廟社稷。率文武羣臣。恭奉册寶。加上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興獻帝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敬盡夫至情。既舉縟儀。肆彰大慶。於戲。受敬始於家邦。致一人之達孝。仁恩徧於海宇。得萬國之歡心。布告臣民。俾咸知悉。嘉靖三年四月十九日。

定稱謂詔

詔曰。人君爲治。必本於孝道。聖人論政。必先於正名。孝在篤於親。而名貴循其實。自古及今。未有外是而能化成天下者也。朕本遵宗純皇帝之孫。孝宗敬皇帝之子。遜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聖祖兄終弟及之訓。揚以倫序當立。遣詔命朕嗣皇帝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乃以�news旨。宣迎朕入繼大統。朕受明命。位於臣民之上者。於茲已三年矣。尊稱大禮。屢命廷臣集議。輒引漢定陶共皇朱濮安懿王二事爲據。至再至三。而其論未定。朕心靡定。蓋伯姪父子。乃天經地義。豈人所能爲乎。況若天心。勤恤黎庶。洪惟朕皇祖高皇帝嘗夷狄亂華之時。稱皇天之眷求。乃挺立紀綱。掃氛除垢。復建人極。重修五典。於是奉郊廟社稷。有儀文之可推。有遺章之可法。用昭假於神祇祖考。尤爲御世之首務。萬代不刊之巨範也。朕以藩服。仰荷天命。作厥辟於萬方。顧其寡味深懼。非勝茲非舉祖之攸行。用欽昊穹之眷注。上賴皇天垂鑒。祖考陰翊。以及左右勳輔賢良。矢心殫力之所贊成者也。於朕則無一得焉。嗚呼。大報既成。庶遂徵忱之懇。恩澤適布。以敷洪造之仁。尙賴忠賢匡朕一人之不逮。期臻至治。用光列祖之休。嘉詔告天下。俾悉聞知。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元子誕生詔

詔曰。朕聞承祧主器。必在元良。繼位嗣服。惟宜傳長。故曰君之儲貳。是謂今昔成同。朕以支人。仰承皇天洪眷。纘嗣皇祖丕圖。御位於今。已訖一紀。大婚去後。又越十年。每思傳繼之久虛。若履薄冰而殿懼。上賴聖母婷窅之深。下遂臣民引領之至。朕心震惕。朝夕匪寧。昨歲元輔建策。愼選淑女。以備妃嬪之御。用廣嗣緒之求。朕請於慈命。聞於祖考。卜吉納九氏。以用晉繁衍之祥。助孫謀之慶者。乃於今年八月十九日。皇天降祉。祖宗鑒陰。朕第一子生。揭顯嫡圖。氏出。是皆皇考聖母鍾祥積慶。而衍及孫謀者也。茲用播聞中外。誕布寬恤於戲。主鬯得人。允副慈懷之怡豫。承家有繼。實昭佑我之通情。爰法舊章。用覃大賚。詔告天下。咸使聞知。悉嘉靖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立后詔

詔曰。朕惟大婚爲王教之始。克謹於初。閫門爲政化之原。其終尤愼。是以易著家人之訓。詩昭窈窕之稱。二女婁於舜。乃致風勃四方之美。凡有天下者。豈不想慕之。未若其時也。朕以宗人。仰承明命。纘嗣丕圖。方當紀元之初。已舉好逑之典。始配以疾而崩。繼立作孽而廢。矧歲時相我宗祀。不可無人而左右承養慈顏。豈宜少后。弗正厥名而定位。焉能贊治以承乾。乃卜今年正月望

災變頻仍。而去歲之災。尤大且異。豈非政化未臻。民心積怨。上干天和。朕深用慙懼。寢食靡寧。究其咎本。實予一人所致。而內外文武百官。亦不無責。輔導之臣。不能盡誠贊襄。都院之官。不能協力任事。居言路者。言非忠讜。職宣化者。澤不下流。弊政多端。默上慮下。民心怨咨。無所控訴。朕深居九重。四方民隱。無由盡知。特命部院科道各陳所當興革事宜。開具上請。朕與輔臣采其切皆可行者行之。凡爾文武官員。當痛切省戒。深體朕提天恤民之意。各盡乃職。各修乃事。爲上爲德。勉效忠誠。爲下爲民。加意撫恤。務期道洽政悅。上回天意。導迎休祥。陰陽調和。民物康乂。以成熙皞之治。勿得視爲虛文。欽哉戒哉。於戲。應天以實。必上下之交修。視民如傷。合遠邇而一致。當春陽發育之候。施同仁覆燾之恩。庶幾化洽於人和。用以

之令辰祗聞於皇天后地謹命於列祖皇考白於聖母遣文武重臣持節奉冊立德嬪方氏爲皇后贊朕內治統職陰柔率教六宮毋儀四國於戲天施地生大本斡茲而是建乾順坤順洪基由此以隆興爰斯申立之禮成用播三辭而徧諭寰悉臣民咸宜知之嘉靖十三年正月十八日

元嗣繼生詔

詔曰朕聞王者特重欲宗祀之緜緜須繼承之穀穀比歲則同朕惟稡孝以有後爲大著在聖經人生而望嗣則同朕荷天錫元祥未久而已由斯聖母重其憾臣民重其望朕每感此若臨深淵而用懼惶蓋者是歲孟冬之六日仰戴皇天降鑒幸惟皇祖慶源朕繼生元嗣乃昭嬪王氏出焉爰稽往例中布恩宜令至所司主者卽行於戲猗歟號祥上永宗祧之祀離明增耀下厭臣庶之歡詔告天下俾悉聞知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

稱謝禮成詔

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爲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焉夫郊所以事天廟所以事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相關者也朕以沖慈宗末仰叨上帝下篤俾嗣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爲首焉每念於茲切與長慨索何經傳所傳亦多雜亂聖賢不爲接緒聖經幾破莫修是以郊祀褻合祭於皇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襲濱之甚謂比同牢功德不別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祗聞於皇天默卜於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圜丘方澤以事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續創昭穆於羣廟以祀祖宗澈太祖錢鄉專尊之主復作太宗廟於羣廟之外表祖功宗德之不遷以享百世之祀更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於太廟以祀皇初祖而奉太祖配焉每特享祖宗以立春於本廟夏秋冬皆合享於太廟皇考祔於獻廟仍時祫之典季冬仍修大祫禮於太廟皇考止修四時之祀以避黷褻之嫌奉安既成將罷恒典由是先致孝於慈閣焉伸誠於璇闈恭上兩宮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慶禮既備推愛宜頒主者遵承於戲郊祀正而廟制正焉惟朕事天事祖之心慈宗尊與慈仁尊允合夫人情禮情之至爰推恩恤卑及宗親尙期皇工之協恭俾爾嗣君於至治弘播詔示悉使聞之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十二日

上成祖睿宗廟號詔

詔曰朕惟天眷我國家皇祖太祖高皇帝始肇於先皇祖同焉朕以支宗荷天下前川積資位於茲已一十七載矣追繹我文皇帝之功光太祖澤蔭後昆豐惟我皇考獻皇帝躬聖德慶延於朕顧前庇後載籍弗聞文皇帝也宜有功而祖報爲獻皇帝也可有德而宗稱焉應幾伸孫子崇顯尊親之至意適因法古典明堂之舉乃稽循嚴考配帝之經議命在廷百官會訂至於再三師錫之我僉謂之同朕以九月九日躬祇奉於圜丘敢以大禮請命分命諸使徧奉朕誠各列聖大祉穆帝祉穆神祇大頒册寶立朕元子載壑爲皇太子分封第二子載圳爲

文獻皇帝卽日恭行皇考祔享於太廟仍藏主於原寢是月之二十一日太圜朕躬行季秋堂禮於大內立極寶殿祇享於上帝舉我皇考祔宗獻皇帝配神於戲肇太享於初成錫物與民胞之意舉嚴親而上配答生成罔極之恩酬典斯成慶同民物凡在堣輿之內聞詔宜悉欽哉嘉靖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崇尊大號詔

詔曰朕聞洪荒草昧三才未立追厥開天闢地於惟上帝宰御焉載稽往元酋亂我夏於惟皇祖高皇帝出焉次建寶圖以成高皇之猶者我太宗皇帝也申啓明運以光前勳之盛者我皇考功德也於是慶鍾澤積至於今日朕方嗣董昧之年丕受仔肩之重眇末弗胥祇叨荷於天眷洪深恩暗不才欽威沐於帝恩隆大位處王公士兆之上君臨四國萬姓之尊罔報稱於上帝皇祖太宗皇考之心終日思維十復七歲矧人君稱皇取莫大之名於天又復自謂曰天子而推崇如事父之情何未之思且菩旻旻上來嘉高覆廣遍之極是以朕特竭恩念已於此月一日上辰祗具册裘親率臣民趨詣圜丘拜上皇天上帝大號卽復恭思萬類億物皆本乎天朕爲民物報事天之心既少少盡矣惟人之本則非祖何用是因追本之誠亦實昭我皇祖丕烈古前所無者故就一辰奉册寶偕皇后率臣妾躬詣太廟崇薦皇祖聖號曰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高皇后肇修陰教允輔天德加薦慈謚曰孝慈貞化哲順人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復惟太宗皇帝克成太祖洪業功偉創守前於九月十一日加尊爲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初以秋季大享之典所關爲民謝福王者大事式循經義之正特舉宗祀之章況我皇考玄德升聞顯揚後宜薦宗稱卽此之十一日恭上尊號爲睿宗知天守道弘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是月二十一日祔太享上帝禮於宮右乾閣之玄極寶殿奉皇考配帝茲者六氣始復之辰九舉大報之典匪懈是奉仰上帝已乘歡親帝是將荷皇天之錫鑒朕衷懽戴莫罄名言臣旅同情敢稽天貺特覃大賚之恩敬布好生之德於戲事天事帝而事祖考郊大報興堂大享以同仲報功德而報生成皇矣天皇矣祖考斯並盡慶隨神入怵極民物澤流帝惠有血氣者其思之以答親言露陳懵凡見聞者宜念哉前祇澤布於華夏播彼夷蠻欽哉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册立皇太子詔

詔曰朕惟人君奉天命而君臨天下所重者大本係焉是以自神禹至今率遵此道用一人心也比歲朕荷皇天儲眷元嗣誕生數歲之間益承洪造顧朕何人鉅膺帝德深惟皇祖垂裕之思列聖累積之大皇考功德玄隆皇妣善慈厥孝盛集朕躬顯受丕荷至有今日茲念祖宗家法具在慈闈切朕赤中冀文武羣僚屢請左右元僚力贊成以國本之定此其時也朕亦思惟欲圖久大之治安須早定立於儲貳兼以蒂輔之重故同述本而行適取昨旦元吉是維今月一日朕躬祇請命於皇天皇祖垂裕之思列聖累積之大皇考功德玄隆皇妣善慈厥孝盛集朕躬顯受丕荷至有今日茲念祖宗家法具在慈闈切朕赤中冀文武羣僚屢請左右元僚力贊成以國本之定此其時也朕亦思惟欲圖久大之治安須早定立於儲貳兼以蒂輔之重故同述本而行適取昨旦元吉是維今月一日朕躬祇請命於皇天皇祖分命諸臣告於方澤列聖大祉穆帝祉穆神祇大頒册寶立朕元子載壑爲皇太子分封第二子載圳爲景王處奧既成恩澤斯覃舉昭代之華章答敷天之至望於戲宜王宜君衍本支於百世錫福錫祿溥仁

元於萬方。允協神人之大猷。益篤邦家之永祚。徧播華夷。俾悉知悅。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四日。

駕幸承天詔

詔曰。朕聞聖人之治天下也。率皆以孝爲先。蓋所以教民作範焉。弗孝何以上人乎。朕以菲才。叨承天谷。君茲黔首。丕御華夷。所事者人極重焉。故首正父子天倫之正。復宗考廟當有之宗。適者稽情深深。累於聖與。我皇考睿宗皇兄武宗俱同堂而序。享獻之節。悉用往儀。大功既就。茲以七月初一日吉辰。敬告成事。奉安列聖神主。聖謨希妥。朕志莫伸。維昔典禮之成。宜廣推仁之惠。於戲。國宮有儁。鴻規既復於舊。寢成孔安。殷薦克伸於妥侑。固未副沖人之永思。特恭舉一時之孝念也。詔告天下。尚有明知。嘉靖二十四年七月日。

世宗遺詔

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久長。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遠奉列聖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姦人乘機誑惑。幡禍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遠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啓朕衷。方圖改轍。而遽嬰疚疾。補過無由。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蓋愆成美。端仗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睿知夙成。宜上遵祖訓。下順羣情。卽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祭用素饌。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潛屏爲重。不可輒離封域。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開喪之日。各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遣香差官代行。衙所府州縣并土官。並免遣香。郊社等禮及朕祔奉祔享。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卽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見監者卽先釋放復職。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羣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爲忠。尚體至懷。用欽惟命。詔告中外。咸使聞知。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奉安神主詔

詔曰。朕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古之訓也。我國家宗廟之制。自太祖肇基。首立四親廟。其後更制同堂異室。此固稽古之制。用協七廟之文。是以創建式師周典。迺以營攸不戒。原之昭

穆不明。用是復同堂之建。實有不得已之情。爰惓更制。崇搆新宮。時祫祭享。奉太祖正位居尊。成祖及列聖與我皇考睿宗皇兄武宗俱同堂而序。享獻之節。悉用往儀。大功既就。茲以七月初一日吉辰。敬告成事。奉安列聖神主。聖謨希妥。朕志莫伸。維昔典禮之成。宜廣推仁之惠。於戲。國宮有儁。鴻規既復於舊。寢成孔安。殷薦克伸於妥侑。固未副沖人之永思。特恭舉一時之孝念也。詔告天下。尚有明知。嘉靖二十四年七月日。

明書卷五十五

志五

綸渙志五

穆宗莊皇帝

登極詔

詔曰。惟我祖宗聖聖相承。至治鴻功。超越千古。暨皇考大行皇帝以經文緯武之德。建安內攘外之勳。增光先朝。垂庇後世。方幸永賴。遽棄上賓。特留遺孤之言。屬以神器之重。朕煢煢在疚。本不忍聞。而文武臣下及耆老軍民。合詞勸進。至於再三。不得已乃遵遺詔。於是月二十六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爲隆慶元年。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俛焉日省。豈所能勝。然而先志不可不成。聖訓不敢不奉。是用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期術務恩。遹宏新化。於戲。親耿光而揚大烈。方勉盡於孝思。賚帝載而增皇猷。實有賢於忠藎。凡爾有位。尚體朕心。各攄匡輔之誠。共保熙昌之祚。播告中外。咸使聞知。萬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世宗尊謚詔

詔曰。朕惟自古聖王。其生也。天下之人相與尊而親之。其歿也。相與頌而思之。若禹湯文武是也。洪惟我皇考大行皇帝。以上聖之德。撫中興之運。沐恩所被。莫不歸仁。明威所加。罔不震慴。蓋在臨御之日。爲天下所尊親久矣。逮乎宴寢旅世。龍馭遐升。朕銜哀茹荼。不勝攀毀。而凡臣庶。亦莫不摧心泣血。有喪考之感焉。茲朕敕論文武羣臣。稽古禮文。議惠謚號。博參輿論。允協至公。乃以正月十九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奉册寶。恭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堅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遵稱萬方。其頒而思焉之心。均無窮也。恩殷禮之既舉。爰渙號之用頒。夫仰皇考之徽稱。則必信從其治教。威皇考之餘澤。則必翊戴於邦家。尚一乃心。用若予化。播告遐邇。咸使聞知。隆慶元年正月二十日。

孝恪皇后尊謚詔

詔曰。朕惟禮不可以忘本。而孝莫大乎尊親。是以自古聖帝明王。暨我祖宗列聖。繼祚膺圖。君主天下。莫不致隆於所生。蓋天理人情之至也。成憲具存。在朕爲尤切焉。洪惟皇妣葵淑康妃生襄毅明。躬備坤則。事我祖妣。既克嗣於徽音。奉我先皇。寔贊成夫陰教。和惠洽乎九御。恭儉聞於四方。委祉發祥。誕育沖嗣。不惟保愛之曲至。抑且訓迪之周詳。茲朕獲奉宗祧。紹列聖之洪休。纘先皇之大業。固皆慈誨之貽也。顧聲容已隔。歎霜露之屢經。尊養欲伸。悲風木之不待。永言感慕。倍結深衷。乃考舊章。並詢輿論。特舉追崇之典。通隆備極之稽。於正月二十一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恭上尊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嗚呼。至恩罔報。揭儀少展於孝思。大德難名。顯號但從於節惠。庶廣普天之慶。用之永世之辭。播告中外。俾咸知悉。隆慶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立后詔

詔曰。朕聞古者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是以外內和順。國家理治。稱盛德焉。朕茲誕膺天命。君臨萬方。深惟王化之成。宜資女士之助。妃陳氏受命先皇。配朕潛邸。徽音克嗣。坤道夙章。是用祗告天地宗廟社稷。以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册立爲皇后。正位中宮。共承宗祀。庶宏四海之化。益開萬福之原。播告中外。咸宜知悉。隆慶元年二月十三日。

立皇太子詔

詔曰。朕惟自古帝王。奉天子民。思宏永世之圖。莫不崇建元良。以隆國本。而繫人心也。我祖宗列聖。造業纘緒。累洽重熙。率由茲道。朕荷天之眷。早錫胤祚。長子英姿峻嶷。容質溫文。仁孝之德夙成。中外之情允屬。昨朕嗣登太寶。文武羣臣即以建儲爲請。朕以先朝舊典。疏懇至於再三。詢謀僉同。理難終拒。爰諏吉日。祗告於天地宗廟社稷。授册寶立爲皇太子。上以奉九廟神靈之統。下以慰兆人翊戴之心。盛禮既成。普天同豫。肆頒渙澤。覃被多方。於戲。震男主器。益培萬祀之丕基。襲命敷恩。用衍一人之大慶。詔告華夷。咸使聞知。隆慶二年三月十一日。

遺詔

詔曰。朕以涼德。纘奉丕圖。君主萬方。於茲六載。實夙夜兢兢。罔惟化理。惟恐有辜先帝付託。乃今遘疾。踰

篤。殆不能興。夫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自古聖賢。莫能免。惟是纘體得人。神器有主。朕卽棄世。亦復何憾。皇太子聰明仁孝。令德天成。宜嗣皇帝位。其恪守祖宗成憲。講學親賢。節用愛人。以綏宗社無疆之祚。內外文武羣臣。協心輔佐。共保盛長。斯朕志也夫。其喪禮悉遵先帝遺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屏是寄。不可輒離本國。各處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及都布按三司官員。服闋赴京。安撫軍民。不可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遣官代行。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及各處布政司七品以下衙門。俱免進香。遣諭中外。咸使聞知。隆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神宗顯皇帝

登極詔

詔曰。我國家光啓鴻圖。傳緒萬世。祖宗列聖。創守一心。二百餘年。重熙累洽。我皇考大成皇帝明哲作則。悲儉守文。盧己任賢。勵精圖治。蓋臨御六載而天下晏如。四裔來賓。兆人蒙福。方燕詒之永賴。遽龍馭之上賓。顧命眇躬。恩勤備至。肆予小子。獲嗣丕基。惟皇考之光命是承。亦惟聖母之訓育是賴。崇功報德。宜切辭拒。弗獲。乃仰遵遺詔。俯順輿情。於六月初十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位。朕以涼德。方在沖年。惟上帝之眷命孔艱。祖宗之基業至重。兢兢夙夜。懼不克堪。倘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爰暨萬方黎庶。與有嘉休。其以明年爲萬曆元年。與民更始。於戲。纘大承休。惟奉累朝之成憲。布德施惠。用洽萬國之歡心。將升大猷。在謹初服。詔告天下。咸使聞知。隆慶六年六月初十日。

穆宗尊謚詔

詔曰。朕聞帝王有駿德豐功。昭著於當時。則必有鴻名顯號。垂示於萬世。斯古今之通義。國家之令典也。惟我皇考大行皇帝。聰明睿智。恭儉寬仁。懋聖學於輯熙。恢乾綱於獨斷。鑒承帝命。軫恤民艱。先德政而後刑威。崇文教而修武備。外夷賓服。中國又安。享六載之昇平。垂萬世之基緒。塏光列聖。超越百王。功德之隆。蔑以尚已。不幸龍馭上升。舉號莫逮。朕以涼德。嗣守丕基。方纘述之是圖。豈光揚之敢後。謹命文武羣臣。參稽古禮。議爲崇稱。博采師言。協於公論。乃於今年七月初三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奉册寶恭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敬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宏孝。莊皇帝。廟號穆宗。於戲。乾坤高厚。圖報乎其難名。日月昭垂。蓋煥焉而可仰。布告中外。咸使聞知。隆慶六年七月初四日。

救諭文武羣臣

蓋聞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匡之機。先示所向。朕以沖幼。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賢臣。同心協力。弼予寡昧。共底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錯圖陰竊巧爲鑽取之媒。敗壞朋情。公事携排之術。試老成廉退爲無用。詭設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頗欲大事斐除。用以廓清氛祲。但念臨御蓋始。解澤方覃。銛鋤或及於芝蘭。密網恐嬰乎鸑鳳。是用去其太甚。海示戒懲。俾曲賜矜原。與之更始。豈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鑒興臣民。會極皇極之路。爾諸臣

亦宜痛滌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洪恩以隨時。毋啁嗜奇讒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睚眦比於淫朋。以褒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蕆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乎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郅治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卿等亦皆垂功名於竹帛。胤祿祿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沈溺故常。堅守塗轍。以爲廷議必可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僚有位。宜悉朕懷。欽哉。故諭。隆慶六年七月十六日。

兩宮徽號詔

詔曰。朕以寡昧。祇奉宗祧。永惟蓋倫虛嗣之君。皆有尊親之典。蓋禮緣分定。而孝因心推。皆憲具存。朕易敢後。恭惟我聖母皇后。體備坤儀。覺宣化理。敷遺後嗣。啓佑宏多。我聖母皇貴妃。穆修壺教。克嗣徽音。誕育眇躬。恩勤備至。肆予小子。獲嗣丕基。惟皇考之光命是承。亦惟聖母之訓育是賴。崇功報德。宜切朕懷。宜各極於尊稱。以永綏乎至養。是用博諮羣議。祇奉舊章。以本年七月二十七日。謹本册寶上聖母皇后尊號曰仁聖皇太后。聖母皇貴妃尊號曰慈聖皇太后。大禮肇舉。洪恩覃敷。於戲。福隆名壽。鴻庥祇遹於三德。愛始家邦。孝洽永光於四海。播告中外。咸使聞知。隆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神宗顯皇帝

冊立中宮詔

詔曰。朕惟兩儀之位。承乾以坤。萬化之原。由家而國。君德外治。后宮內教。此天地之大義也。朕恭膺天命。嗣守祖基。夙夜兢兢。欲保羣黎。服傳之世世。睠惟大婚之禮。所以昌祚基化。人道重焉。邇者聖母仁聖皇太后。聖母慈聖皇太后。特諭所司。備采令淑。作配朕躬。朕仰遵慈命。謹昭告天地宗廟。於萬曆六年二月十九日。冊立王氏爲皇后。正位中宮。以共承宗祀。奉養兩宮。肇風化於九圍。綏本支於萬世。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萬曆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兩宮徽號詔

詔曰。朕惟帝王之孝。莫大尊親。稽我祖宗列聖。致隆所尊。顯號褒名。有加無已。孝思維則。具有彝章。朕嗣統之初。屬在幼沖。罔知攸濟。惟我聖母仁聖皇太后。聖母慈聖皇太后。擁佑誕迪。備極劬勞。七載於茲。萬邦作乂。豈予寡昧。能勝負荷。實賴我聖母洪仁懿訓之所致也。邇惟思德。莫報報酬。茲當加禮之成。益篤慈闈之慶。謹稽前典。申嚴徽稱。祇告於郊廟社稷。率文武羣臣。奉册寶加上聖母仁聖皇太后尊號曰仁壽慈安皇太后。聖母慈聖皇太后尊號曰慈聖宣文皇太后。顯揚鴻名於宇宙。於昭至德之光華。爰命明恩洪被錫類之仁。播告寰區。咸宜知悉。萬曆六年三月初八日。

皇子誕生詔

詔曰朕即自古帝王紹聖新天必隆胤祚蓋以祇承宗社茂衍本支邦家之慶莫大於此朕以眇躬登大寶於茲十年幸方內乂安四夷賓服庶不墜祖宗丕揚惟大婚有年麟祥未協中外人心舉深羹望朕川是不釋於懷茲荷皇天錫佑列聖垂庥以今年八月十一日第一子生係蒼妃王氏出上副兩宮聖母殷勤之念下慰四海臣民仰戴之情夢稽衍章用覃大賚於戲震符誕啓縣統緒於萬年解澤旁流霈仁恩於九有詔告天下咸使聞知萬厤十年九月初六日

兩宮徽號詔

詔曰朕聞家國之祥無逾於昌後帝王之孝莫大於尊親累朝以來著於彝憲朕以寡昧纂承祖宗之遺業懼弗克堪惟我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慈聖宣文皇太后擁翊教誨式臻治理乃睠恆宗祧之重於嗣續大計尤惓惓焉茲者恭荷天庥誕生元嗣發祥鍾慶實惟慈澤之所貽永念深恩宜登顯號爰祗告郊廟社稷率文武羣臣奉册寶加上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尊號曰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尊號曰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用闡揚盛美仰答洪慈敢考舊章庸敷慶典於戲敦孝治於九重申舉恭讓之典溥德音於萬國宏施不匱之仁播告寰區咸宜知悉萬厤十年九月十一日

寧夏平定詔

詔曰朕纘承丕緒君主華夷內安外寧益二十載蚤夜兢兢惟敬天勤民是念端居靜攝毋敢怠荒祇圖邊境乂安與民休息何期變亂之事忽起朔方之間逆賊哼拜哼承恩父子者本以夷種冒竊冠裳包藏禍心素特強很乃搆叛卒劉東暘許朝七文秀等借言撫馭乖方糾倡虧刻乘機煽禍肆造反謀戕殺命官據城貲固妄意祿山之故事效萌元昊之邪心辮髮從夷僭稱王號傳播偽檄擅毀敕符奪庫放囚搜金括帛燒毀衙舍逼脅親藩句屬爲援毒民肆虐欲奪蘭州以成椅角謀窺關陝而犯中原九邊因是驛騷三秦爲之震動誠神人共憤而罪惡滔天者也幸賴皇穹厭棄東宜力於外兵摧強屬水潰堅城犬羊膽寒豺狼氣奪既能縛之壘集乃晝夜面縛攻釜底遊魚尚思奪髮檻中逸獸無計逃生衆士咸賈勇以先登率兒遂就擒而授首三旬逆命未馴干羽之來六月與師竟奏獲犹之捷遙仰鴻布讋動雷聲解一方之倒懸開三尺之密網論功行賞弔死扶傷僭竊搶平地方寧靜除劉東暘等隨陣先誅圄門受戮今檻致哼承恩等獻俘于廷傳首九邊近足以洩忠義不平之心遠足以垂叛亂無將之戒逆天者孰能逃於憲典犯法者果何益於身家生靈不幸以致於斯天地至仁豈棄有此茲特宣示海海內外九邊四夷軍民人等安分者爲良民保身者爲長道格遵王法共享太平嗚呼除殘去暴赫彰天討之公鑒往懲來普聽皇綸之播布告天下咸使聞知萬厤二十年十二月初八日

乾清坤寧宮災敕

朕恭承天命嗣纘丕基二紀於茲不敢荒豫乃今三月初九日夜乾清坤寧宮災天降罪殃明昭嚴譴煨燼重朝之締搆綦艱聖母之起居罪由眇躬何所逃責夙夜惶惕省思愆尤蓋緣朕自靜攝以來郊廟弗躬朝講希御批答停閣聽受闕疏以致貴倒乖違臣鄰玩惕大儆不以華繩檢下而曲徇人情諸司不以

勤格澄官而但圖私便巧文案請錙銖之口何多畏事避難力荷之大實虧日蝕而莫之省疑愼刑有令而出入或失其平營貧鑿嚴而餽遺尚仍乎舊供億繁滋而邑里稗擾戰守未息而師徒告勞凡爾等之職官亦朕躬之失德干和召變咸此之由振紀肅綱宜自今始茲用救爾文武羣臣其各大猷精習痛加修省有官守者勿任情廢遊而廢壞廉非有言責者勿徇私雷同以長姦亂政事圖朕躬當與天下更始責在爾等其尚交修儆予諸凡蠹弊悉加補遷更勿嫌層廬名飾增詭行但長浮僞益滋煩苛如乖理道之經致拂天人之意德章具在朕弗敢私罪命重頒咸宜恪守仍申飭在外郡國邊鎮軍民有司一體遵行庶幾仰對上天仁愛之心永迓宗社和平之福故諭

火災詔

詔曰朕以眇躬祇膺天命嗣守祖宗鴻緒二十有四載於茲夙夜兢兢罔敢懈怠迨乎邇歲靜攝深居蓋周愼於保身匪宴安而厭事百司庶務覽跡未嘗不親速盜民艱諮諏惟恐不徧扃焦勞徒切於上面政令未協於中致干天和流形災變昨於三月初九日戌刻乾清坤寧二宮悉被火災歲天心之仁愛甚著荷列祖之庇佑尤深率朕所居不至延燔面法宮嚴凝一時盡灰永懷譴告之殷胥繇涼德所致拊躬自責震悸弗寧已痛加悔懲額蒿郊廟嘉與海內勉於維新茲下罪己之言共圖交儆之實夫萬方之有疾苦如在朕躬一人之省咎愆宜令衆喻尚恪恭以承天戒咸澄祓以分主憂大法小廉益謹奉公之節內寧外謐期臻至治之麻布告臣民咸使知悉萬厤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殿災敕

朕以涼德嗣守丕基夙夜兢兢克謹天戒昨歲乾清坤寧宮災鑒惕未定乃今年六月十九日皇極等三殿復災夫三殿乃朕奉天紹祖臨御萬方之地視疑宮尤重繇歲所盤見咎徵變不虛生誰啻之咸蓋緣朕之不德閒於大中第防乾柄之下移不念亢陽之有悔諸臣頗爲明君則不忌其入深懇干激以免亡則更滋其不信上下之交否隔愆尤之積日多擾此大災諒其爲譴顧爾中外百職善能導朕者誰以模稜爲長厚既無盡其攄當以訏訐爲風標亦奚資於補救言清行濁至誠感發之謂何陽是陰非盡力維持之安在事多請託官曠執持安攘無策而動輒時張行業不修而競爲浮詭貪墨雖禁莒直之入自如侈靡相高素絲之風絕少似此難窮之陋習已臻往歲之戒尊升莫省憂重千災變自愆自艾朕既知非分念分儉汝等不愧茲用救爾文武羣臣非各痛滌前愆勉圖後效大臣務正己率屬無以騶游凌德非建持危扶傾之策各摅本公憂國之忱忠邪自照於朕衷賞罰當懸於朕操國豈負爾爾無負予罪命載頒咸宜遵守仍飭在外郡國邊鎮軍民有司一體遵行庶承皇天仁愛之心用延國家鴻長之祚欽哉故諭萬厤二十五年七月初五日

三殿使災敕諭

詔曰朕仰荷天庥恭膺寶厤二十有五載於茲追惟嗣服之初茲亦無時豫怠第緣歲積頗恃政成寬以多病徒尋猶須深居靜攝郊廟圜丘承之禮朝講希臨御之時嘉懋有失其平用舍未歸於當章奏稽澀

官曹半虛。忠言寡聞。民隱莫達。方隅多故。兵食之征調日繁。營造又興。開採之徵求四出。加之旱乾水溢。折民室家。汙吏貪官。朘民膏血。召此人怨。感干天和。乃於萬厤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皇極等殿。盡燬。門。文昭武成二閣內外周迴廊房。一時被火。夫寢宮煨燼。曾幾何時。正殿崇嚴。又復權此。簨簴列聖。憂慨慈悶。踏地蹐天。靡所容措。況一人統御之地。乃萬國衣冠所歸。天意若斯。朕實不德。茲已庚申籲禱。痡加艾懲。祓志改圖。擯從今始。嚴敕庶位。各獻忠猷。惟天視聽在民。惟民歸依在德。爰稽典制。特布詔條。庶幾有衆之歡。以回皇穹之眷。消咎徵於已往。迓福祉於將來。於戲。我國家忠厚比於行葦。盛德宏深。予一人敬告四方。咸宜知悉。萬厤二十五年七月初八日。

平倭詔

詔曰。朕纘承洪緒。統理兆人。海邁山陬。皆吾赤子。苟非元惡。誓欲包荒。獷者東夷小醜平秀吉。猥以下賤。敢登雄端。竊據爵封。役屬諸島。遂興蠶食之志。窺我內附之邦。伊岐對馬之間。鯨鯢肆起。榮浪玄菟之境。烽鏑交加。君臣遁亡。人民離散。馳章告急。請兵往援。朕念朝鮮。世稱恭順。遘茲困阨。豈宜坐觀。若使弱者不扶。誰其懷德。強者逃罰。誰其畏威。況東方乃肩臂之藩。則此賊亦門庭之寇。遏徂定亂。在予一人。於是少命偏師。第加薄伐。平壤一戰。已褫魂魄。而賊負固多端。陽順陰逆。本求伺影。故作乞憐。册使未還。兇威復煽。朕洞知狡狀。獨斷於心。乃發郡國羽林之材。無吝金錢勇爵之賞。必盡弁服。用澄海波。仰賴天地鴻庥。宗社陰隲。神降之罰。賊殂其魁。而王師水陸並驅。正奇互用。爰分四路。幷協一心。焚其芻糧。薄其巢穴。外援悉斷。內計無之。於是同惡就殲。羣兇胥遁。舳艫衔於烈火。海水沸騰。戈甲積如高山。氛霾淨掃。雖百年僭居之寇。舉一旦蕩滌廛遁。鴟鴞來歸。箕子之提封如故。熊羆振旅。漢家之威德播聞。除所獲首功。封爲京觀。乃檻致平秀政等六十一人。梟尸葅街。傳首天下。永垂兇逆之鑒戒。大洩神人之憤心。於戲。我國家仁恩浩蕩。恭順者無困不拔。義武奮揚。跳梁者雖強必殲。茲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讓予不敢赦之意。毋越厥志。而干顯刑。各守分義。以享太平。凡我文武內外大小臣工。尙宜潔己愛民。奉公體國。以消萌覬。以導祥。更念彫力殫財。爲日已久。嘉興休息。正惟此時。諸因事征加派餞糧一切。盡令所司除豁。務爲存撫。勿事煩苛。咨爾多方。宜悉朕意。萬厤二十七年閏四月初八日。

平播詔

詔曰。朕惟自古帝王。祈天永命。成曰子子孫孫。至於萬年。蓋中命川休。惟此爲大。朕以眇躬。承襲服式。奉先猷。欲人並生。庶幾不擾。八年以來。俄煩兵甲。賴天地廟社之靈。將相臣民之力。內攘外御。無祖國威。然被皆文告。不好自投罾羅。朕甚憫之。非爲快也。惟此播州。故有楊氏。爲夷長率。受我冠裳。子孫之仍稽有年。朝廷之覆露良厚。夫何其來冒應龍者。安忍無親。大逆不道。當其叛羅戕鎬。茫刑禍民。毒痡一方。凶殘七姓。國人皆曰可殺。朕心不忍加誅。因其漢官。輒以戒索。曲從賄死。爲德帝宏。而乃下愈不移。肆行無忌。敢爲嫚辱。妄意遐窺。既逋重辜之囚。遂決跳梁之志。收藏亡命。撝煽苗夷。震駭兩川。惕疑四海。朕猶時卹在宥。未即移師。而賊因據成蟠。因騙成亂。內則僭越王章。無復人臣之禮。外則矜

朋物力。有輕中國之心。拖不備於蜚江。梗道塗於湖貴。爲臣若此。孰其堪之。夫帝王之道。推亡固存。通者東西之故。胡不開焉。是用一勞師徒。四徵倦倦。天休人力。頒鑾屯鑿。發蜀楚黔滇土著之兵。下秦晉吳楚如林之甲。婁崖山門之隘。平地九衢。沿湔河渡之深。崇朝一舉。賊徒鼠竄。僞赴蠭起。穴搪塗窮。登高塞向。猶自謂重關百仞。可敵萬夫。困獸千羣。將資一戰。豈知天心既吐。地險何恐。死鬬不能。詐降不可。百道圍而鳥飛絕。九坟合而蹇兔啼。突士盡而鼓聲哀。雖歌悲而鹽婁訣。夫應龍以梅惡就經。一死安贖。是命剿屍傳首。襲天嚴誅。其妻孥黨與七十餘人。檻來闕下。重者分裂。輕者鉗孥。自餘在播者。下傳近獄。有司報治。千年守土。一旦邱墟。伊誰實然。豈朕之意。於戲。漢封遠矣。代有棄置。蠻夷君長。人安與安。惟度劉無度。予一人實不忍於赤子。亦明天地雖廣。日月無私。穢無遠而不疏。惡無微而可蘊。苟有昏暴淫虐。蔑常亂紀。朕雖欲赦。如天弗容。其明告口外。有士有身。視爲前車。各戒爾後。氛愚初消。瘡痍未起。師之所處。荆棘生焉。邑里蕩條。哀此煢獨。凡蜀楚滇黔有因用兵加派餞糧。及一切可緩積逋。若詿誤輕條。並命所司酌量蠲宥。救乏振滯。蕩滌煩苛。咸與維新。安生樂業。布告中外。俾共聞知。萬厤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

册立册封詔

詔曰。蓋聞帝王久安長治之道。莫重於崇建元良。我祖宗家法相承。惟長是立。所以厚國本、定人心也。朕長子常洛。孝敬寬仁。天鍾粹美。舉朕論教。時敏厥修。今德器日益。端凝學業日徵。精進允堪宏受。慰朕至懷。入敬奏於聖母。諏詢今十五日吉。授册寶爲皇太子。仰承廟祉之靈。俯順臣民之望。爰封第三子常洵爲福王。第五子常浩爲瑞王。第六子常潤爲惠王。第七子常瀛爲桂王。俾各守藩。共維大統。典禮既成。普天同慶。丕膺溥恩。於戲。長男主器。益繇有道之長。衆子分封。茂衍無疆之慶。敷予德意。咸使聞知。萬厤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徽號詔

詔曰。朕嗣承丕基。永惟大寶難持。無時逸豫。賴我聖母在上。所以擁翼沖人者。三十年於茲。罔極深恩。未知所報。茲者定儲分藩。皆系慈訓。既成典禮。宜備鴻稱。是用祇告郊廟社稷。率文武臣工。奉册寶加上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尊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靜端獻皇太后。夫天地難酬。日月難報。惟能紓予一人之深願。庶幾圖爾萬國之歡心。爰考彝章。誕宣圖澤。於戲。慶源遠溯。昭百代之徽音。渥惠旁流。副四方之後志。布告遐邇。咸使聞知。萬厤二十九年十月三十日。

元孫誕生詔

詔曰。朕惟自古帝王。祈天永命。成曰子子孫孫。至於萬年。蓋中命川休。惟此爲大。朕以眇躬。嗣登大寶。三十三年於茲矣。睠惟國本至重。慈建元良。且興婚禮。庶生緜緒。恭荷皇穹純佑。列聖厚培。以今年十一月十四日。皇太子第一子生。係欽命選侍王氏出。克昌胤祚。朕心載寧。上賴聖母之徽懿。下發臣民之悅懌。宜宣德惠。以光典彝。於戲。元子元孫。協震符而洊瑞。永年永世。流解澤以凝祥。詔告萬方。咸宜知悉。萬厤

徽號詔

詔曰。蓋聞關雎麟趾之化。子孫蕃昌。實惟父母之德也。朕以菲薄。纂承祖宗之宏緒。仰懇聖母慈訓。安享治理三十有四年於茲。深惟祗荷之重。茂建元良。具舉嘉儀。以廣儲嗣。今聖母詩躋六袠。適誕元孫。帝祉宏施。覃予一人所能經受。撰厥慶源慈澤之所鍾大矣。是用酌今歲二月十一日之吉。祇告郊廟社稷。率文武羣臣奉册寶加上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靜端獻恭熹皇太后尊號。其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共成大賚。宣溥於戲。貽孫謀以翼子。萬年開長發之祥。聚大順以怡親。四海猶旁流之澤。布告中外。咸與同休。萬厤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上謚號詔

詔曰。朕惟禮先報本。難酬罔極之恩。孝大莫親。式遵追崇之典。欽惟我皇妣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靜端獻恭熹皇太后。毓秀陰精。其心玄宰。含宏光大。萃品類以資生。悲儉慈仁。六宮因之從化。夙承皇考。嗣啓沖人。敬戒不忘。劬勞靡懈。教自家而刑國。四十年太平之業。允藉鴻庥。謀貽子以及孫。儻萬載有道之長。咸懋燕翼。方舉稱齡之慶。遽興大壑之嗟。愛日有懷。慕更深於五十。顧天無計。恨莫贖於百身。遺誥甫頒。振音容之已隔。餘徽尚在。景模範以難名。特命禮官。恪循彝制。博諮於衆。勿爽其貞。擬儷極之尊稱。備美光昭。琬琰揚配天之顯烈。哀榮福洽。甄垓卜以二月二十八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恭上皇妣尊謚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奉天承聖皇太后。於戲。瑤宮既閟。翟翠載嚴。於九京。寶册常新。播休聲於萬禩。布告中外。悉使聞知。萬厤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遺詔

詔曰。朕以沖齡。纘承大統。君臨海內四十八載。於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禋弗躬。朝講希御。封章多滯。僚案半空。加以礦稅繁興。征調四出。民生日蹙。邊警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圖改轍。嘉與天下維新。而遘疾彌留。殆不可起。蓋愆補過。尤賴後人。皇太子聰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尚其修身勤政。親賢納諫。以永洪圖。皇長孫宣及時册立。進學。瑞王惠王桂王。各擇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臣工。務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保乂王室。是朕惟悔之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爲簡任。卿貳大僚。盡行推補。兩次考選并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建言廢棄及礦稅詿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權稅。併新增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司查審。應釋放者釋放。師東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將士。速加卹錄。喪禮遵行。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屏爲重。勿得輒離本國。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衙所府州縣并土官。並免進香。詔告天下。咸使聞知。萬厤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光宗貞皇帝

卽位詔

詔曰。維我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熙熙大厤。聖聖相承。我皇考大行皇帝。舉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溫穆端居而獻周海內。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乘悲已之衣。忽陟上賓之馭。顧命神器。界於眇躬。仰遵彌留。懋凡之旨。俯循臣庶。羣籲之請。宗社大計。弗甚固辭。茲於八月初一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位。永惟皇考啓佑之深慈。副臨觀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陟淵冰。尙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非遽。是訓是行。周茲薦陣之初。宜漸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於戲。監成憲以圖猷。繼述祗承夫志事。同民心而出治。興益用協於章程。凡在照臨。僭僞圖澤。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萬厤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

遺詔

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祇懼。罔敢寧居。於凡用人行政。遵明皇考遺命。力疾舉行。衰勞交萃。奄至彌留。定數未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紹承洪緒。究孜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纘述。端賴後賢。皇長子由校。茂質英資。克荷神器。宜早嗣皇帝位。其恪守祖宗法。親賢勤學。立致安民。朝講一遵典制。冠婚擇吉盛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愼。左右侍御。務近端良。內外文武百執事之臣。尙懷隱痛。同心協贊。永保基圖。朕從皇考在天之靈。陟降閟觀。於志畢矣。喪禮依循。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寄重。不可輒離封城。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衙所府州縣士官。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知。萬厤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

熹宗哲皇帝

卽位詔

詔曰。維我國家。受天明命。累洽重熙。列聖相承。代增其德。我皇考大行皇帝。元良主器。二十餘年。容貳豐躬。夙夙在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禋弗躬。朝講希御。封章多滯。僚案半空。加以礦稅繁興。征調四出。民生日蹙。邊警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圖改轍。嘉與天下維新。而遘疾彌留。殆不可起。蓋愆補過。尤賴後人。皇太子聰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尙其修身勤政。親賢納諫。以永洪圖。皇長孫宣及時册立。進學。瑞王惠王桂王。各擇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臣工。務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保乂王室。是朕惟悔之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爲簡任。卿貳大僚。盡行推補。兩次考選并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建言廢棄及礦稅詿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權稅。併新增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司查審。應釋放者釋放。師東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將士。速加卹錄。喪禮遵行。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屏爲重。勿得輒離本國。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衙所府州縣并土官。並免進香。詔告天下。咸使聞知。萬厤四十八年九月初六日。

上廟號詔

詔曰。朕惟帝王御世。躬明德而致盛治者。其子孫臣庶。必立廟以宗之。稱天以證之。用是表因心之達孝。亦將示萬世以至公也。洪惟我皇祖考大行皇帝。秉乾剛之上德。撫豫大之吉期。以純孝奉慈闈。以至仁調庶品。振綱飭紀。每在篤恭不顯之中。過化存神。事成端拱無爲之治。威既著於除殘禁暴。惠猶深於興滅存亡。遡四十八載之洪懿。治脫若而北東西之懷柔震疊。可謂考三皇五帝而不謬。對二祖八宗爲有

光者夾鄧鶚舉士糊因普天慶考朕衙哀茹痛勉嗣洪圖深惟纘述之初無若顯揚之大特敕諡文武皇臣稽古禮文博參輿論形容盛德恭惟崇稱乃於九月初十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奉册寶上皇祖考大行皇帝廟號神宗於戲耿光大烈揄揚莫罄夫鴻厖緒紹基啓佑長思於駿惠布告遐邇成使聞知萬厤四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上尊謚詔

詔曰朕惟孝隆所生詒穀通追夫聖善禮返自始尊崇式協於情文維盛制以盛倫自率親而率祖榮哀駢萃淑懿光宣恭惟皇祖妣温肅端靖純懿皇貴妃粹穆貞婉委柔嘉令則恭慎持中閫之化敏效鶤鳴嬪黼奉長樂之慈歡承燕喜備坤儀以毗乾御培靈器而勤蒙功主巳觀成既參勞於翼子含飴隆愛旋受祉以詒孫方期介慶於無央倏爾栖眞而莫待鼎鼎湖將祔期展孝思乃玉几徂懲尚稽成事肆予眇質奄紹丕基維水有源似續永懷乎啓佑謂地蓋厚慈徽宜罄夫撫揚特命禮官博詢輿誦爰遵永命克舉上儀儻册升華像服儻長秋之御易名酌惠鴻稱昭永世之辭卜以九月十三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恭上皇祖妣尊謚曰孝靖温懿敬護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於戲大典承乎先志在天昭聖孝之隆徽音播簪休聲率土慰母儀之仰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萬厤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上尊謚詔

詔曰朕惟恩隆一本尊崇式備夫上儀禮達重閨徽懿通光於顯號敷天並戴永世同辭恭惟我皇祖妣孝端皇后柔順含章安貞厚載培二儀以發育含萬物而化光石鷺銜文已鍾靈於芳族軒龍啣采遂正位於椒塗奉兩宮而齊思嬪之賢承九廟而篤近螽之慶佐一人之宵旰道贊垂衣宏六寢之休嘉慈均佩韍位冀承華之主器德並恩勤祥徵興慶之含飴勞深啓佑萬年作遞謀燕子以貽孫四紀昇平教刑家而化國方忻愛日遽謝長秋我皇祖感故劍而興悼肆沖人撫遺棬而增慟非借崇隆之典曷伸罔極之思爰頒姜嫄特重閟宮之報詩稱文母亦登清廟之歌爰命禮臣式稽成憲博參輿論共贊懿章萃愛戴於臣鄰誠通□史纂芳徽於琬琰禮備榮哀卜以九月十三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恭上皇祖妣孝端皇后尊謚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嬿天毓聖顯皇后於戲瑤牒愷新貴幽光於有赫鴻名不朽稱英爽以如存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萬厤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上廟號詔

詔曰朕惟在昔聖帝明王德盛化神臣民頌戴繼統之君鋪揚休烈昭宣徽稱光於四方垂諸萬世於以顯親崇孝典至重已恭惟皇考大行皇帝聰明天縱仁孝性成震詻勵就將之功離照章繼述之美任賢若渴下令如流發帑金以給軍興撤稅璫而拯民瘼休聲四洽溝澤旁周雖照臨有間何時而俄頃同流天地治平之效日異月新夫何諒陰未幾上賓不待率土均喪考之痛沖人切紹庭之思維纘序之不忘皇子誕生係皇貴妃范氏出嘉慶集於弗家歡慽洽乎億兆肆頒渥澤普被多方於戲震得男而慰案道開長發之祥龔申命以疏恩用佐維新之政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天啓三年十月十六日

皇子誕生詔

詔曰國家奕葉仁聞馨受祉天必錫予胤嗣以昌世衍祚於無疆朕御位以來夙夜祗揖罔敢怠荒、

光宗於戲帝德難名即揄揚之未罄皇猷有極惟昭示以永存布告萬方咸使知悉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上謚號詔

詔曰朕惟慈恩罔極報莫殫夫追崇殷禮告成備哲均於遐邇推爰天而升秩號宜率土之共尊親恭惟皇妣恭靜端懿温惠元妃淑穆純姿柔明至性當重閫底豫佐盟儲以承歡宏六宸休嘉普衾裯而溥惠維茲慶澤誕啓神人愛不稟於裏毛恩勤備至道猶先於撫翼訓迪彌周深懷長發之祥永結終天之慕乃龍軒之儀未正而慈馭之景俄淪先皇軫故劍之思有懷儷極嗣膺享重衣之佑並舉升尊仰日月之光華盛德雖窮紹聞靡窮之慶慟名川寄瞻依爰命禮臣井參輿論敬循穆卜照鑑崇稱於十一月初三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恭上尊謚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鈞聖貞皇后於戲胎燕情通神理哲幽明而不昧哀榮禮備芳徽被寰寓以常尊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泰昌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上謚號詔

詔曰朕惟孝隆一本恩重所生自非肇殷禮以追崇何以報慈劬於罔極祖宗列聖彝章具存衛恤酬恩於朕爲猶切馮恭惟皇妣昭肅恭和章懿才人懿德夙成徽音克嗣爰從潛邸佐爾春宮重閫宣勤蕃祉之化宮被仰其儀法和慶毓爲休祥誕命自天誕育眇質保護寧惟顧復誨提彌極愛勞朕得以蒙被恩勤底於成立奄承基緒獲奉宗祧恢厥慶源何莫非慈恩啓佑之詒也顧膏儀曠侍鬱三載之居諒帷几瞻依結終天之隱痛永言孺慕靡有衰思屬嚴考之上賓肆鴻儀之並展升尊儷極昭薦崇稱於十一月初三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恭上尊謚曰孝和恭獻温穆徽慈諧天翊聖皇太后於戲聖善難窮秩號祇從夫節惠孝思不匱棐衰期徧於邇遐誕告萬方咸使知悉泰昌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册立中宮詔

詔曰朕惟君統天下以爲家后輔一人而正內故大婚姻倫之本風化所基聖人謹焉朕以沖齡嗣膺寶厤惟是宗祧重計夙夜祇念茲者遵承皇考詔命特諭所司簡求令淑作配朕躬是用祇告天地宗廟於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册立張氏爲皇后正中閫面奉九廟神六璽以式萬方茂開祚胤之祥丕衍邦家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皇子誕生詔

詔曰朕惟自古帝王纘圖繇厥厤率隆胤祚以重宗祧朕以眇躬紹承洪緒夙夜祇念皇祖考典至重詒孫翼子所望早昌嗣續以慰在天之靈蓋三年於茲乃荷皇穹眷佑九廟居歆以今年十月二十二日皇子誕生係皇貴妃范氏出嘉慶集於弗家歡慽洽乎億兆肆頒渥澤普被多方於戲震得男而慰案道開長發之祥龔申命以疏恩用佐維新之政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天啓三年十月十六日

皇子誕生詔

詔曰國家奕葉仁聞馨受祉天必錫予胤嗣以昌世衍祚於無疆朕御位以來夙夜祗揖罔敢怠荒、

國所以崇昭格而大麻美孝賴玄穹垂眷。暨我皇顯皇考丕顯之遵。以今年十月初一日誕生皇子。爲容妃任氏所出。是日寶麻初頒。千官拜舞。而慶從天錫。洊自外傳。知禰萬方。普同歡悅。特援舊典。用沛新恩。於戲。周嗣振振。敢忘仁厚之訓。羣天滔滔。用成雍洽之休。恪嗣舉行。服我新政。播告中外。咸使聞知。天啓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懷宗端皇帝

即位詔

詔曰。我國家列聖。纘承休烈。化隆俗美。翼洽重熙。遠垂萬祀。我大行皇帝仁度通天。英謨憲古。勵精宵旰。銳意安攘。海宇快覩維新。疆士勤思恢復。萬機繼攬。六幕凝庥。方啓鴻圖。忽賓龍馭。爰膺顧命。及予眇躬。猶聞嶷兒之言。深念承祧之重。而文武羣臣及軍民耆老。合詞勸進。至於再三。辭拒弗獲。乃仰遵遺詔。於八月二十有四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爲崇禎元年。朕以沖人。統承鴻業。祖功宗德。惟紙服於典章。吏治民艱。將求宜於通變。毗爾中外文武之賢。諸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舊緒。愈懋新猷。於戲。際茲景命維新。嘉與更始。鑒於先王成憲。庶永無愆。乃若宣布詔告。俾祖深之咸耀。匡扶不逮。使次第而可行。惟爾百司。與朕一德。播告天下。咸使聞知。天啓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册立中宮詔

詔曰。朕開坤順承乾。兩儀適以奠位。內治贊外。六合斯以豪休。王化攸開。典禮是式。朕荷天眷命。序稽洪圖。深惟儀刑於萬國。宜首崇位於母儀。妃周氏受命先帝。配朕潛邸。令章懿順。懋範克紹前徽。率禮蹈謙。淑德允稱作合。是用祗告天地宗廟社稷。以天啓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册立爲皇后。正位中宮。於戲。佐一人以主鬯。宏開有道之長。叶三靈以永綏。益衍無疆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天啓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册封懿安皇后詔

詔曰。朕嗣承大統。丕煥新猷。凡厥典章。必稽祖制。爰溯世宗入繼之始。特崇莊肅皇后之稱。友愛篤於因心。芳聲昭於國史。事懷前烈。豈敢或愆。敬惟皇嫂皇后。發祥瑤室。正位璇宮。道合靜貞。性鍾仁孝。先皇久賓內助。宗廟夙享。睿齊陰教。用章徽音。嗣美是用。仰參舊典。備舉隆儀。以正月二十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恭上冊號曰懿安皇后。於戲。追龍殿於鼎湖。式重倪天之配。光鴻名於玉册。永垂奕世之庥。布告四方。所宜知悉。崇禎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誕生太子詔

詔曰。朕惟帝王膺天庥而奉宗祧。首重元儲。尤隆世嫡。朕以眇躬。嗣承丕基。夙夜祗念我皇祖皇考集慶發祥。源深緒遠。佇昌嗣緒。仰撫貽謀。茲荷上帝居歆。宗社垂佑。以今年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係皇后周氏出。中閨開家胤之先。萬國慰元良之祝。肆頒渥澤。覃被多方。於戲。震祥肇毓。坤元贊乾始以凝庥。渙號鴻宣。解澤旄旞。中面布命。誕告中外。咸使聞知。崇禎二年三月初九日。

册立東宮詔

詔曰。朕惟自古帝王嗣大寶。服長治久安。莫不首重建儲。所以定宗祧。隆國本。凝天眷而繫人心也。我祖宗列聖相承。德祚滋洽。率繇茲道。以裕貽謀。朕祇紹丕基。兢惶付託。乃荷皇穹眷佑。胤嗣蚤開。長子慈煐。睿哲坤元。祥鍾震一。中外超敬承之頌。天人表協應之符。昨者文武臣名疏請再三。舉行册禮。而朕以子方襁褓。謙讓未遑。茲屆青陽載仲之辰。正值首罪逋殛之月。禮宜復中前請。衆志誠難固違。爰考舊章。式諏吉日。祇告於天地宗廟社稷。授册寶立慈煐爲皇太子。以仰繩累葉無疆之緒。俯慰兆人皆戴之情。大典考成。環坡同慶。於戲。位定承乾。恩覃中罪。惟嫡惟長。率全盛而行重熙。是錫是敷。保鼐民以歸皇極。播告天下。咸使聞知。崇禎三年二月初十日。

明書卷五十六

志六

禮儀志一

史官論曰。夫禮者人治之大聖有專經。史有專志。子思氏有言曰。非天子不議禮。善乎明太祖之詔天下也曰。朕聞三皇立極。導民以時。庖厨稼穡。衣服始制。民居冀焉。五帝教以仁義。益米備之時宜。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於漢唐宋。增損益周。國乃用昌。民受咸和。家用永康。朕豪皇天后土眷命。祖宗之靈。統一天下。紀元五年。朕本草茅。失習聖經。況擢強拊順。二十餘年。居無寧日。故理道未臻。民不見化。鄉閭市里。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歟。茲條暨事宜。再整舊倫。恤念孤寡。務遵先王之法。庶以德海恩澤宋學。下民未悟。恐貽上天之怒。夙夜祇懼。若履淵冰。咨爾臣庶。體予至懷。期臻禮儀之風。永底昇平之治。已又詔翰林院作稽古定制書。先是時。禮尚書崔亮言。禮者理也。人心之理。協之以同。然即百世可通也。故元王祭無樂。大臣無廟。仕者不奔。凡父之喪。無功緦之假。冠婚任俗。飲射具文。民無定志而遷。士異學而莫止。倫人道流。秉禮司頌。齊民下賤。踰格犯分。雖有洪武禮制而莫之或行。夫國無禮猶水無坊。人無禮猶室無基。街喧妃毀。夫焉有極。宜徵四方明道奧學之儒。萃於京師。準以典誥。參以三禮。參以時

之詠歌。孔氏遺言。皆比以今法。事要無繁。事徑無易。裁成明典。以行之天下。垂後世範俗同德。上善其言。令天下舉耆儒宿學博聞通古之士。禮送京師與纂修。而什稽何克寬、陶凱、胡翰、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成集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爲綱。凡儀度名數沿革爲目。曲成命曰大明集禮。及定郊祀典制。上曰凡祭享之禮。誠牲致品。交於神明。設出已幣。神明歆之。如庶人陋儀薦香芹可格。不以菲薄而不享者。何以所得之物。皆力所致。若國家倉庫府庾。乃生民脂膏。以爲牲醴粢盛。充實神庶。徼求福繇。以私其身。神可狎乎。惟爲國爲民精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是矣。於朝常禮成。諭中書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序。非惟朝廷尊。亦天下瞻仰所在也。今百官朝參奏事。禮儀多未嫻。自今定制。不如儀者罰之。及禮官申朝儀。復諭曰。禮儀者朝廷之表。有國時革。后德讓。百僚師師。其中論百官。景行古人。無敗度取戾。及孝慈錄成。敕學士濂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忌疾。哀世之陋習。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爲通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其以考定喪禮頒布之。及定天下房舍服色之等第。則諭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綺穀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隸。往往侈肆貴賤無等。僭禮踰度。此元之失政也。其行禁之。一日上從容謂禮官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齊家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序。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等威辨。元興以夷變夏。民染其風。先王之禮。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於古而宜於今者詳定之。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制。及禮官上所定禮儀。上覽之慨然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澆汙俗。爾所定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訂。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令人情。永爲定式。庶幾慊朕心也。於是禮官集翰林舉士以下雜議。反復審愼。定爲禮。每裁定條上之。上允。乃列諸典册。觀此則明之爲禮也可知矣。今按典制。司於儀制者。首朝賀。次朝儀。次册立。次上號。次大禮。次講讀。次軍禮。次監國。次王國。次蕃國。次冠禮。次婚禮。次宴禮。次頒降。而司於祠祭者。首郊廟。次壇壝。次群祀。次丧禮。次雜禮。次有司應行禮。次品官庶人四禮。列著於篇。第以增定者爲則。初儀不具。

○朝賀

正旦冬至百官朝賀儀

凡正旦冬至前一日。尚寶設寶案於皇極殿寶座之東。鴻臚寺設表案二於殿東中門外。欽天監設定時鼓於文華門。教坊司設中和韶樂殿內東西。設大樂於皇極門內。至期。錦衣衛陳鹵簿儀仗於丹陛及丹墀。設駕扇於殿內。陳黼扆於皇極門。金吾衛列甲士於門外。旗手衛設金鼓於午門。列旌旗於皇極門。御馬監設仗馬。驎象所設象於墀。欽天監設報時位於丹墀東。設初嚴。百官朝服於午門候。次嚴。百官及

進表人員四夷人等入丹墀立。欽天監預鳴。官於文昭閣下。面將軍六員在殿內分列。又四員於丹陛四隅及侍衛將軍各分立。鳴鞭四人立於中。護衛官二十四員立丹陛南。四員立陛北。設方物及撒案。以序班十六員於丹陛左右。外贊則鳴贊十二員。立綵儀御史十二員。殿前錦衣六員。光祿四員。序班二員。傳呼鳴鞭者錦衣四員。俱列殿門外。鞘裘六科官二員。序班二員。於表案左右。掌領侍衛官及錦衣指揮百戶。司儀者於儀下。俟捲儀畢。趨出。鼓三嚴。則有殿中侍班翰林院官四員。序班二員。及各道祭官。面執事禮部堂上官。內鳴贊。設裘案并舉案官。序班五員。典儀鴻臚一員。捧表禮部司官四員。展表則大鴉武二員。宣表致詞。傳制鴻臚五員。捧寶尚寶官二員。導駕六科給事中十員。俱詣中極殿外。候上具袞冕升座。鎛止。序立。道祭官以次復命訖。各趨向丹墀班內。禮部官跪奏方物。得旨復位。鴻臚卿跪奏執事官行禮。五拜三叩頭畢。鴻臚跪奏請陛殿。鼓興。導駕官前導。捧寶於前。中和樂作。上御寶座。導駕侍班及綵儀御史各序立。設寶於案分立。樂止。鳴鞭報時。鐘唱訖。外贊唱排班。班齊。躬躬大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以後凡拜。樂如之。內贊進表。宣表展表。皆跪。俯伏興。平身。宣表官退。移表案外贊跪。兼宣皆跪。代致詞官跪於中。致詞云。公侯駙馬伯文武百官某官臣某等。恭進

日蝕進表

恭惟皇帝陛下膺乾納祐。奉天永昌。臣等誠忭誠忭。四拜。傳制官奏傳制。俯伏興。乃由東門至丹陛東立。稱有制外贊跪。乃宣制。正旦則云履端之慶。冬至則云履長之慶。興。卿等同之。宣訖。贊俯伏興。平身。搢笏三舞蹈。贊山呼。百官拱手加額呼萬歲。三次曰萬萬歲。樂工軍校齊聲應之。復四拜。鴻臚卿跪奏禮畢。鳴鞭。中和樂作。導興。捧寶導御至中極殿。樂止。引班官引百官以次出。序班撤方物案。乃設黃幄於丹陛上。陳王府勳臣總兵及四夷所進馬。閱之畢。御還宮。

冬至大祀慶成儀

前制冬至即行賀禮。後以分祀二郊。以冬至大報。是日行慶成禮。次日賀。

帝大祀禮成。御還百官具朝服立迎於金水橋南。隨至皇極殿丹墀內侍立。執事官先至殿前東西立。候上御中極殿。具袞冕服陞座。鴻臚寺卿跪奏。執事官行禮。鳴贊贊入班。鞘躬。五拜三叩頭。興。平身。各供事。遂奏請陞殿。樂作。上御皇極殿。樂止。鳴鞭。傳排班。鳴贊贊排班。班齊。鞘躬。五拜三叩頭。興。平身。又贊跪。鴻臚卿於丹陛中道跪致詞云。公侯駙馬伯文武百官某官某等。恭惟陛下大報禮成。殿當慶賀。率由東門入殿內侍立。又四拜。奏禮畢。贊禮畢。鳴鞭。上還宮。百官退。

萬壽聖節朝賀儀

儀與正旦、冬至同。但致詞云。恭惟皇帝陛下萬壽聖節。臣某等誠懽誠忭。敬祝萬萬歲。毎不得制、但加設玉帛案二於殿內簷前。

凡遇太朝賀、衍聖公一班、大學士一班、侍郎寺正卿一班、面聖揖除部衙入本班、開坊以上列諸少卿、副史官列光祿寺丞、前科道爲一班、次六部司官、後以品序、凡郊祀先期七日、聖節、正旦、冬至、先期三日、百官具吉服於鑾濟宮習儀致詞、以勳臣班首、實缺、則禮部題請、俱鴻臚卿代、後以衍聖公及三氏子孫三年入賀、待以賓禮、不朝參

中宮正旦冬至命婦朝賀儀

前期一日、女官設御座於宮中、設香案於丹墀之南、陳儀仗及女官之擎執者於御座及丹陛丹墀、陳女樂於丹陛東西、司鑾位於命婦班北、東西相向、命婦至宮門外、司賓引入就拜位、尚宮尚儀等詣內奉迎諸陛座、皇后具服出、導從如常、樂作、陞座、樂止、司贊唱班齊、樂作、贊四拜、樂止、已後凡拜作止皆如之、內贊唱進箋、引箋案女官前導、舉箋案女官舉案由殿東門入、樂作至殿中、樂止、贊衆命婦跪、女官宣箋、展箋女官取箋、宣箋曰、臣某等、恭上陛座鳴鞭、贊排班、樂作、行一拜三叩頭、禮畢、樂止、鴻臚司奏謝恩見辭、行五拜三叩頭、禮畢鳴鞭、贊還宮、百官出　初班首官出班、稱賀致詞云、聖躬萬福、後免行起居禮、

常朝御殿儀

凡旦朝、文官自左掖門、武官自右掖門入、如中極殿朝、至鹿頂內行禮訖、就侍立位、各衙門官序立於皇極門外北向、候上陞座鳴鞭、贊排班、樂作、行一拜三叩頭、禮畢、樂止、鴻臚司奏謝恩見辭、

輟朝儀

凡聞皇妃喪輟朝三日。發引下葬免一日。親王喪三日。公主喪一日。至日不鳴鐘鼓。不鳴鞭。不設儀仗。上及百官各服如忌辰服於皇極門朝參。其謝恩見辭官員亦不用公服。如常朝官服色。

諸王朝見儀

凡各王大朝行八拜禮。常朝一拜三叩頭禮。凡伯叔兄見天子。在朝行君臣禮。於便殿行家人禮。伯叔兄坐東面西。坐受天子四拜。伯叔兄就於受禮位坐。天子正中南面坐。

外戚朝見儀

凡皇后父見上。行君臣禮。后見父母。行家人禮。皇太子見皇后父母。皇后太子行四拜禮。皇后父母答回拜。

諸司朝覲儀

凡天下官員朝覲至京。自十二月十六日爲始。鴻臚寺官陸續引見。二十五日以後。每常朝。方面官隨京官行禮。於文班序立。降京官一等。知府於午門外行禮。正月初一大朝會以後。方面官隨班。知府以下在皇極門外金水橋分東西序立。如常朝。各行禮。○凡大班糾劾朝覲考察官。鴻臚引上御路。法司及科道官各路章糾劾待職之罪。朝覲俱俯伏免冠。待罪候旨。如奉旨免冠加冠。叩頭。迭呼萬歲。次日謝恩如常儀。○凡獎賞廉能。於會極門設御座。百官先行一拜三叩頭禮。內閣并吏部都察院堂上官、禮部錦衣等印官、吏掌科、河南掌道、禮部郎中俱於御座東面北序立。鴻臚寺官引廉能官上小疆磉跪。吏部等官過跪吏部堂上官奏後面跪的是廉能官。見在應朝某省某等官某等若干員。奉旨引來。聽候獎賞。奏知畢起。一躬入班。廉能官叩頭候上語獎諭承旨。上又說與他何賞。鴻臚禮部承旨叩頭起。俱一揖一躬引下。吏部等官過致詞云。仰惟皇上留心吏治。澤被生民。臣等不勝慶忭。叩頭。祗賀畢起。一揖一躬入班畢。頒與各官退。

東宮朝儀

凡朔、望日。文武百官朝退。詣文華殿門外分東西侍立。候皇太子陞殿。樂作。百官行一拜禮。其謝恩見辭官員亦隨班行禮畢。皇太子興入。以次出。若啓事。百官皆耕臣。

凡朝參官出入以班列。拋越者糾儀御史參劾。

登極儀

洪武初。圜丘告祭禮成。校尉設金椅於郊壇前之東面向。設冕服案於金椅前後。望瘞畢。丞相以下於望瘞位跪奏曰。告祭禮成。請即皇帝位。掌陪扶擁至金椅上坐。百官先排班。執事官舉冕服案。寶案至前。大臣奉冕進至案上。丞相跪上加冕。訖。入班。唱排班。班齊。樂作。四拜。平身。樂止。以後樂之作止皆如之。班首至上前跪搢笏。百官皆跪。捧寶丞相奉寶上言。皇帝進登大位。臣等謹上御寶。俯寶。卿收寶訖。一參。百官如之。復位。南拜。三舞蹈。三山呼。又一拜。定。再物躬四拜。上與百官捲班。退。具儀。簒入中宮啓聞。餘如儀。○後更定。先期三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後附定慶賀皇太后儀。○皇后

太廟追尊仍告祖祔。各行禮。御奉天殿。百官上表賀。先期布列各官及鹵簿儀衛五輅輜輧儀仗等如儀。鼓初嚴。百官具朝服。次嚴。各依品從齊班於午門外。以北爲上。東西相向。通班贊禮。及宿衛等官入就位。諸侍衛各服其器服。及尚寶卿侍從官入。鼓三嚴。百官入。各就位。上奏捲龍安寶鳴鞭。引班官引百官北面立。樂作。至立定。樂止。唱班齊。樂作。四拜。樂止。已後樂如之。遂端表案。捧表官捧表置案上。展表官展訖。宣跪。俯伏。興。復位。四拜。三舞蹈。山呼萬歲。樂聲鼓齊聲應之。俯伏興。平身。又四拜。賀畢。遂册皇后。立皇太子。以即位詔告天。○凡圜位。公侯等上箋勸進者三。令旨俞允。有司定期。先一日陳設鹵簿儀仗車輅。設中和樂而不作。設罍與於午門外。設宣詔案於承天門上。西南面。是日。鑾輿詣宣詔位。設告天地宗廟祔稷。上具孝服。詣大行皇帝几筵前。行五拜三叩頭禮畢。詣奉天殿具冕服。行告天地禮。赴奉先殿。謁告祖宗畢。詣大行皇帝几筵前。行五拜三叩頭禮畢。詣奉天殿即位。百官具朝服入丹墀。候鴻臚司官引執事官進至華蓋殿行禮畢。陞殿御寶座。鳴鞭。百官上表稱賀。上命免賀。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出承天門外。候翰林官齎詔書用寶訖。請頒詔。翰林捧詔授禮部。上還宮。詔出午門。錦衣奉入雲蓋導至承天門開讀。如常儀。

○册立 附誕生命名

皇后册立儀

凡册立。先期設御座於奉天殿如常儀。尚寶卿設寶案於御座前。侍儀設册案。册東寶西。設奉節官。承制官奉册官。奉寶官。又預奏定正使副使。又設受册寶褥位。餘侍班護衛鹵簿儀衛如常。禮部設龍亭儀仗大樂於奉天門外正中。以俟迎册寶至中宮。鼓嚴三次。陞座。捲龍鳴鞭。報時。鷄唱。如常。禮部官捧册寶置於案。舉節、奉册、奉寶及掌節官各入殿。就上位西向立。行四拜禮。樂作。樂止如常。乃宣制。承制官宣制曰。册妃某氏爲皇后。命卿等持節展禮。宣訖。復位。唱俯伏。興。奉册寶官舉册寶節。皆以次授受。皆捲箠跪奏。禮畢。受。興。還復位。又大班四拜。遂持節前導。舉案次之。出奉天門。置龍亭。官在後。節在前。初。册寶將出門。侍儀及擎執者陳樂於殿庭。册寶將至。尚儀奏請皇后首飾褕衣。出閤至殿前面立。樂作。樂止。俱如常儀。册寶至宮門。使副取册寶置門外。先設案上。前稱册福使臣某。副使臣某。奉制授皇后册寶。退復位。內使監令入詣皇后殿言訖。出復位。引諸命婦入就拜位。讀册寶內官及司贊內官俱就位。引禮引册寶使以册寶授內使監令。各奉册寶入詣皇后受册位前。皇后降詣庭中。內使監令跪以次奉。皇后跪以次受訖。乃讀册。讀訖。四拜。興。樂止。內使傳使副稱皇后受册禮畢。使副退。詣奉天殿再拜。復命。跪曰。奉制册命皇后禮畢。再拜。平身。退。○初。皇后受册寶訖。陞座。引禮引內命婦班首一人詣殿中再拜。跪。册寶。正位中宮。妾等不勝歡忭。謹奉賀。拜。興。再拜。興。復位。引禮又引外命婦班首至。皇后降座。樂作。還閤。樂止。命婦出。○百官次日稱賀上表箋。儀同大慶賀儀。奉表後。班首官跪奉箋。內使接箋入中宮啓聞。餘如儀。○後更定。先期三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後附定慶賀皇太后儀。○皇后

謁告奉先殿八拜。至上前謝恩八拜。公主等及宮官四拜。上答如常儀。親王於上位前行慶賀。次謁皇太后前。次謁皇后前。俱八拜禮。如常儀。○命婦慶賀皇太后儀。○前期。太常奏皇帝尚儀奏皇后及妃各齋三日。內外執事官各齋一日。至期。太常光祿奏省牲如常儀。所司陳設如時。贊禮。是日有司嚴整以俟。錦衣衛備儀衛如常儀。內使監設皇帝、皇后及妃冊輿於各宮。先偏輅於奉天門中。宮妃翟車於輅後。中外嚴辦。皇帝、皇后及妃各陞出宮。出奉天門。陞輅。后及妃升車。內外護衛儀仗從。女官遮以幃幕。至太廟大門。皇帝降輅。皇后、妃降車。障以龍幃。導駕官導皇帝后、妃於後。疑先是命官捧七廟主陞神御座。至是皇帝捧太祖。皇后捧孝慈皇后主。出陞神御座。執事官各司其事。奏就位。皇帝后妃皆就位。樂作。摺圭上香。出圭復位。樂止。四拜。行初獻禮。樂作。皇帝捧圭奠爵。進爵。先太祖。次孝慈高皇后。出圭復位。各廟捧主官至此皆上香奠爵。獻爵訖。退奏跪讀祝。樂止。跪讀訖。樂作。俯伏興。平身。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樂作。女官啓妃行。同亞獻。但一妃獻太祖。一妃獻高皇后。舉樂止。皇帝飲福酒。受胙。皆跪如常儀。四拜。樂作止如常。奏禮畢。復四拜。捧帛祝燎。皇帝奉太祖神主。皇后奉高皇后神主。納櫃訖。出陞輿。凡陞輅陞輿。教坊跪奏樂。鼓吹振作。還宮解嚴。

皇妃册立儀

凡册妃與册后禮同。先期。翰林院具祭文。上及皇妃各具服。率詣奉先殿行謁告禮。如常儀。畢。妃詣上前行八拜禮。畢。詣皇太后及皇后俱八拜禮。謝恩畢。宮中設皇妃座。陳儀仗女官。俟皇妃謝恩回宮。陞座。長公主、公主、各親王妃行四拜禮。次引六尚女官。又次引四品以上命婦。俱行四拜禮。後定是日寅刻。上具服。告於皇祖。分遣文武大臣告列聖宗廟。乃御殿行禮。

皇嬪册立儀

凡册嬪如册妃儀。但宣制曰。某年某月某日。册某氏爲德嬪、賢嬪、莊嬪、麗嬪、惠嬪、安嬪、和嬪、僖嬪、康嬪。餘如儀。但不受拜賀耳。

皇太子册立儀

凡册立皇太子。洪武定受册寶於殿上。宣德以後。則命使持節至文華殿授皇太子。遇册立事。先期定宮。

宮。樂止。○後受於文華殿。加使。如册立皇后儀。○是日皇太子朝謝中宮。致詞云。小子某蚤受册命。謹詣母后殿下恭謝。諸王賀東宮。致詞曰。小弟某蚤遇長兄皇太子榮膺册寶。不勝忻忭之至。謹率諸弟詣殿下稱賀。百官進殿賀表箋。又進殿賀東宮箋。內外命婦慶賀中宮。遂擇日皇太子謁廟。若有事宮在殯。則樂設而不作。明日率先殿行禮。畢。仍詣凡壇謁告。若皇太子尚幼。册使捧册寶至左順門。授內臣捧入。禮畢。保姆奉皇太子行。或保姆跪代。先期。皆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如常儀。

皇太子妃册立儀

凡册立皇太子妃。前一日。內官設節册案於東宮內殿。設香案於其前。女樂儀仗如常儀。至日。正副使等官持節捧册至左順門。以節授內官。入行禮。北面立。俟報內官持節由正門入。引禮請皇太子妃具禮服。宮人執扇迎於宮門外。入妃至拜位。內官舍節册於案。四拜。跪受册。搢圭出。圭如常。興。復四拜。禮畢。內官持節出。妃送出宮門外。內官報使臣禮畢。使臣復命。妃乃具禮服。詣奉先殿行謁告禮。如常儀。女官導詣宮門。上皮弁服。皇后燕居冠服。陞座。妃行八拜禮畢。詣皇太子前四拜。妃陞座。王妃公主郡主宮官應賀者。於丹墀行四拜禮。畢。各退。

親王册立儀

凡册立親王。洪武初。皇帝預告太廟及期。臨軒拜册。年幼者遣官保抱以從事。後卽日告。內殿庭遣節使。就各王府册立之。能預告臨軒之禮。前期擇日告太廟。是日。皇太子侍立位於御座之東。餘如册東宮儀。但宣制曰。封皇子某爲某王。禮畢。朝謝中宮。行八拜禮。謝東宮。行八拜禮。致詞曰。某官某等蚤受封册。謹詣皇太子殿下恭謝。親王彼此行賀四拜禮。百官賀諸王。行八拜禮。致詞曰。某官某等蚤遇親王殿下榮膺册封。宮。封建禮成。無任忻忭之至。次日。東宮及百官上表箋賀皇帝中宮。東宮。東宮賀中宮。東宮在上。前致詞云。長子某蚤遇諸弟某等受封建國。謹詣父皇陛下稱賀。中宮則曰母后殿下。皆八拜禮。中宮受內外命婦賀。致詞云。妾某氏蚤遇親王受封建國。恭詣皇后殿下稱賀。東宮乃受百官賀。興。東宮初立儀同。

公主册立儀

凡公主册立。行禮於乾淸宮。上皮弁服。中宮翟衣。遣使宣制。皆以女官。公主服九龍四鳳冠翟衣。於殿西受册。畢。四拜。收册訖。詣上前八拜。中宮前八拜。次見皇妃。東宮及妃。如常儀。

皇子誕生儀

凡皇子初生三日。上親詣南郊奏告。同日告太廟。社稷。內殿及各壇廟行事。供祭服具告文。行三獻禮。南北如太平。餘酒果。隨壇。文官五品。武官四品。隨詣南郊。文官三品。武官公侯。駙馬伯。皇親。仍詣內殿各具服行禮。上御皇極殿。百官具吉服稱賀。先後行四拜禮。自誕生之日爲始。吉服十日。擇日頒詔天下。分遣翰林六科官齎捧御寶。往各王府報知及朝鮮。

皇子命名儀

凡皇子生三月。欽天監擇日時。禮部同翰林院偏查欽賜過宗室名同字行者進覽。以避重複。開擬數字。

上諭議定前期上擇內夫人之強慎者以奉皇太子頭髮前一日上詣廟告至日保姆抱遂簪髮簪畢留角如儀上具皮弁服御乾清宮陞御座皇后率妃嬪之生子者各具服朝行四拜禮畢皇后侍立東面妃嬪後保姆抱皇子出視至授皇后內贊曰皇后率某妃嬪某氏奉皇后生皇子某云皇后敬用吉日祇見皇子上降座命以制詞執皇子右手賜之名皇后敬對畢授保姆還訖皇后率妃嬪復四拜次日上御門降手敕以皇子某名傳諭禮部行宗人府上籍玉牒

皇女誕生命名儀

凡皇女誕生經告內殿彌月卽命名不用外衙門擇日餘如皇子命名儀是日宮中舉宴禮如儀

○上尊號

皇太后上尊號儀

天子登極奉慈聖皇太后則上尊號其後或以慶典推崇皇太后則加稱二字或四字等徽號前期太常官具奏致齋三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上親告几筵是日鳴鐘鼓百官具朝服隨班行禮前一日內使於奉天門設冊寶案興冊東寶西設香亭於南教坊設中和韶樂及大樂不作是日陳設如常儀內官設太后寶座於宮中及儀仗女官女樂如常設冊寶案一於皇太后座前設皇帝拜位於丹陛上設親王拜位於丹墀至期皇帝臨奉天門捧冊寶官俟皇帝具冕服出置案興舉興導駕隨冊寶陞輦百官於金水橋南北向序立冊寶過皆鞠躬乃興隨皇帝至思善門內降輦百官在門外北向序立女官請皇太后陞座冊寶由中門進置丹陛皇帝拜位左右內引禮官導皇帝由左門入至丹陛右內贊唱執事官各司其事皇帝至拜位親王等各具冕服就拜位奏四拜傅唱百官皆四拜捧冊寶官由中門入至皇太后左立皇帝由殿左門入至拜位傅玉及百官皆如之奏復位奏四拜王及百官同舉奏禮畢鼓興是日禮成內官先具謁告儀物翰林院具謁謝文皇太后暨皇后皇妃各具服詣奉先殿及几筵如常儀謁謝禮畢皇太后服燕居服陞宮中寶座儀仗女樂如常內引禮引皇帝皇后皇妃皇太子親王公主及宮官行慶賀禮如常儀次日外命婦四品以上入進表箋行四拜禮○上徽號則無几筵之謁舉大樂韶樂上致詞曰謂皇帝臣伏惟皇太后陛下功德維隆顯崇徽號永膺福壽率土同歡而慶賀日命婦致詞云某夫人妾某氏等非惟皇太后殿下德同坤厚允協徽稱蓋屬無疆與情歡戴若尊號則率立皇太子徽號則皇太子王上其宮中處賀如常儀

○大禮

耕籍儀

凡耕籍每歲仲春上戊日祭社稷及先農前期預告奉先殿先二日順天府官以朱紅及種種進呈少頃內官捧出授順天府官捧由午門左門出置綵輿鼓樂送至籍田所至日祭社稷畢昧爽上具翼善冠黃袍御奉天門太常寺官請詣先農壇上陞壇南向立三公以下從耕者各就耕位

冠黃袍少憩百官易便服若太常卿奏請詣耕籍位導上至耕籍位南向立三公以下從耕者各就耕位戶部尚書北向跪進耒耜順天府官進鞭教坊作樂歌呼左右贊相上乘耒三推訖原官跪受耒耜鞭太常奏復位順天府官捧青箱隨補而覆之上御觀耕臺觀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訖奏耕畢從耕官各就班導上詣籍宮上陞座奏從耕陪祭官叩頭奏順天府縣官老人叩導訖引上中下農夫各十人著本等衣鞋執農器叩頭終畝人賜布一疋贊入班百官序定致詞云親耕既成禮當慶賀五拜三叩頭禮畢賜百官酒飯揭鼓官承旨贊入班又五拜三叩頭尚膳監進膳三品以上官就殿幕四品以下官於下御路傍東西向皆賜座并宴勞耆老人等於壝傍教坊用大樂雜戲跳索致語進酒進湯進膳及百官行禮供奏樂如常儀畢入班行一拜三叩頭禮訖觀興還宮○肅宗行西苑耕穫禮及帝社稷壇

冠黃袍少憩百官易便服若太常卿奏請詣耕籍位導上至耕籍位南向立三公以下從耕者各就耕位戶部尚書北向跪進耒耜順天府官進鞭教坊作樂歌呼左右贊相上乘耒三推訖原官跪受耒耜鞭太常奏復位順天府官捧青箱隨補而覆之上御觀耕臺觀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訖奏耕畢從耕官各就班導上詣籍宮上陞座奏從耕陪祭官叩頭奏順天府縣官老人叩導訖引上中下農夫各十人著本等衣鞋執農器叩頭終畝人賜布一疋贊入班百官序定致詞云親耕既成禮當慶賀五拜三叩頭禮畢賜百官酒飯揭鼓官承旨贊入班又五拜三叩頭尚膳監進膳三品以上官就殿幕四品以下官於下御路傍東西向皆賜座并宴勞耆老人等於壝傍教坊用大樂雜戲跳索致語進酒進湯進膳及百官行禮供奏樂如常儀畢入班行一拜三叩頭禮訖觀興還宮○肅宗行西苑耕穫禮及帝社稷壇

冠黃袍少憩百官易便服若太常卿奏請詣耕籍位導上至耕籍位南向立三公以下從耕者各就耕位戶部尚書北向跪進耒耜順天府官進鞭教坊作樂歌呼左右贊相上乘耒三推訖原官跪受耒耜鞭太常奏復位順天府官捧青箱隨補而覆之上御觀耕臺觀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訖奏耕畢從耕官各就班導上詣籍宮上陞座奏從耕陪祭官叩頭奏順天府縣官老人叩導訖引上中下農夫各十人著本等衣鞋執農器叩頭終畝人賜布一疋贊入班百官序定致詞云親耕既成禮當慶賀五拜三叩頭禮畢賜百官酒飯揭鼓官承旨贊入班又五拜三叩頭尚膳監進膳三品以上官就殿幕四品以下官於下御路傍東西向皆賜座并宴勞耆老人等於壝傍教坊用大樂雜戲跳索致語進酒進湯進膳及百官行禮供奏樂如常儀畢入班行一拜三叩頭禮訖觀興還宮○肅宗行西苑耕穫禮及帝社稷壇

冠黃袍少憩百官易便服若太常卿奏請詣耕籍位導上至耕籍位南向立三公以下從耕者各就耕位戶部尚書北向跪進耒耜順天府官進鞭教坊作樂歌呼左右贊相上乘耒三推訖原官跪受耒耜鞭太常奏復位順天府官捧青箱隨補而覆之上御觀耕臺觀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訖奏耕畢從耕官各就班導上詣籍宮上陞座奏從耕陪祭官叩頭奏順天府縣官老人叩導訖引上中下農夫各十人著本等衣鞋執農器叩頭終畝人賜布一疋贊入班百官序定致詞云親耕既成禮當慶賀五拜三叩頭禮畢賜百官酒飯揭鼓官承旨贊入班又五拜三叩頭尚膳監進膳三品以上官就殿幕四品以下官於下御路傍東西向皆賜座并宴勞耆老人等於壝傍教坊用大樂雜戲跳索致語進酒進湯進膳及百官行禮供奏樂如常儀畢入班行一拜三叩頭禮訖觀興還宮○肅宗行西苑耕穫禮及帝社稷壇

冠黃袍少憩百官易便服若太常卿奏請詣耕籍位導上至耕籍位南向立三公以下從耕者各就耕位戶部尚書北向跪進耒耜順天府官進鞭教坊作樂歌呼左右贊相上乘耒三推訖原官跪受耒耜鞭太常奏復位順天府官捧青箱隨補而覆之上御觀耕臺觀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訖奏耕畢從耕官各就班導上詣籍宮上陞座奏從耕陪祭官叩頭奏順天府縣官老人叩導訖引上中下農夫各十人著本等衣鞋執農器叩頭終畝人賜布一疋贊入班百官序定致詞云親耕既成禮當慶賀五拜三叩頭禮畢賜百官酒飯揭鼓官承旨贊入班又五拜三叩頭尚膳監進膳三品以上官就殿幕四品以下官於下御路傍東西向皆賜座并宴勞耆老人等於壝傍教坊用大樂雜戲跳索致語進酒進湯進膳及百官行禮供奏樂如常儀畢入班行一拜三叩頭禮訖觀興還宮○肅宗行西苑耕穫禮及帝社稷壇

三候。司弓矢設六弓八矢之法。服不氏掌持弣候以旌居之。而待獲者。大司馬。今兵部職也。今以兵部掌之。鴻七。虎鴻五采。熊鴻五采。皇太子用之。豹鴻四采。三品至五品用之。豹鴻三采。六品至九品用狐鴻二采。文武官子弟及俊秀用布鴻無采之文。曰容。爲執旗者設身。設射中五皮。樹中天子大射用之。四中天子宴用射用之。虎中。皇太子親王用之。兕中一品至五品。鹿中六品以下及俊秀。其職事設司正。掌驗射品級。侍卑人力強弱而定耦。其中否則奪於算。兵部官職之。司射掌先以強弓射鼓。乘氣。武職充之。司射器官。掌辨弓分三等。驗人力授之。工部官驗之。舉授官。掌飲中者。光祿爲之。請射者。掌定耦。以次請射。執旌者於容後中的。舉紅旗。采以采旗西以白。東以青。過以黃。不及以黑。以軍士爲之。引禮則掌文武官進退之法。凡射先定耦。以次就射位。人三矢。同耦以前序。勝負以多少計。貫。不矜。凡天子射。則行禮而後射。射復行禮。賞。御出於一時。無定例。

策士及讀卷傳臚上表謝恩儀

凡會試放榜於三月十五日。策士先期鴻臚設題案。殿東光祿寺備試桌。至日。禮部引貢士入丹墀序立。百官公服侍立如常。鴻臚請陞殿。上常服御皇極殿。鳴鞭。百官行叩頭禮。執事官舉題案於殿內侍以題盒殿上。貢士就拜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各分東西立。禮部及執事舉題案。由左陛盒丹墀東。奏禮舉。鳴鞭。視與。百官出。軍校列桌。禮部散題。貢士跪接。如遇雨。列兩廡。○讀卷○殿試後二日。御文華殿。不用侍班儀。衙讀卷官執卷隨至門外。上陞殿。傳進各官至丹陛行叩頭禮。入殿內東西立。傳讀卷。餘首者至御前朗讀訖。內侍接卷至御案。叩頭。興。復班。以次如儀。三卷畢。上若命再讀幾卷。或免讀。各官執卷跪接。盒如儀。出丹陛。行叩頭禮。舉出門外。候上將試卷裁定。御批一甲三名。餘發內閣。上還宮。是日各官先將二甲一名以拆填黃榜。○傳臚。○至期於中極殿東設黃榜案。百官具朝服候行禮。是日設未鳴。先開左掖門。放讀卷提調執事各官入中極殿門外。候上具皮弁服陞座。各官行叩頭禮畢。進殿內供事。讀卷官拆第一卷。奏第一甲第一名某人。二三卷如之。填黃榜訖。用寶。完。翰林官捧出。皇極殿候讀卷提調等官先退出。執事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導鴛陞殿。作案下樂。鳴鞭。執事官舉案於陛前。以紡授禮部官。盒案。各貢士就拜位四拜。奏傳制舉。榜由殿左門。盒丹墀。御道中。贊跪。傳制官稱有制。制曰。某年三月十五日。策試天下貢士某人等若干名。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第一甲第一名某人。二三名如之。第二甲某人等若干名。第三甲某人等若干名。傳訖。俯伏。興。平身。又四拜。進士分東西侍立。執事官舉榜案於皇極左門。出進士隨出。百官入班。致詞官於丹陛中致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禮當慶賀。五拜三叩頭禮畢。鳴鞭。鴛興。○上表謝恩。○設表案如常。至日。設鹵簿。鴻臚寺官。狀元捧表。盒於案。退立丹墀。御道稍東。諸進士以次立。上具皮弁服。御中極殿。執事官行禮。陞殿。作樂。鳴鞭如常。百官朝服行禮如常儀。鴻臚引狀元及進士入班。四拜。進表。宣表目。俯伏。興。復樂。狀元進士又四拜。禮畢。鳴鞭。鴛興。

進符儀

凡遇天子巡狩。以皇太子或皇太孫監國。并擇留守大臣。先期誥告天下諸司及各處鎮守將撫官。預遣鴛兵馬。及備辦供應。臨時上親奏告郊廟。分遣官告北郊。祇稷。羣廟各神祇。分撥護衛總兵以下官軍。兵分五軍。鴛衛。設京城守門大臣及官兵。增添京城內外巡捕。及各邊文職重臣。光行邊使。閱視邊備。遷延。是從。勳戚及文武官。譯字天文。醫士。教坊。樂官。厨役等項。俱給牙牌。牌子。錢給各官。行在街門印信關防。戶部侍郎一員。率屬官六員。帶領太倉銀前行。整理官軍粮料。工部官同內官監官前行。督修橋道及行宮。帳殿。凡要緊重事。連行在奏聞。餘從在京通政司封送行在各衙門事啓請皇太子或皇太孫。卽有疑。處。差人赴行在取旨。各進表箋。赴在京禮部。照常授司禮監。其特賀大禮不係常典。原人。詣行在。非進。至日。城祭於承天門。鴛出正陽門。錦衣衛設武陳。鴛。備。鹵。與。儀仗等物。扈行大約用旗校八千人。百官送鴛於郊外。行叩頭禮。凡經過處所。祭祖陵、皇陵、孝陵、獄鎮、酒、名山大川、先師孔子、帝王陵寢、古先聖賢忠臣烈士。祠墳。禮部預期委。卽成親祭。或遣官。俱翰林院官撰告文。太常寺備祭品。各處撫按二司有司官。俱於管轄境上候鴛。先赴行在鴻臚司報名。御鴛行殿。各官吉服朝見。所過軍衛官吏生員耆老人等。合迎送鴛者。隨地方官後。跪迎送。凡朝見行五拜三叩頭禮。過潛封處所。親王具常服出城迎接。其宗室不許恒離本府。先期命文武大臣侍於途。王道傍。拱立。文武官下馬。侍立左右。禮部尚書跪奏某王某恭迎聖鴛。見內侍引王至鴛前。行叩頭禮。隨傳旨。示王。隨至行宮。上少憩。具冕服陞行殿。文武侍班如常儀。王由殿左門入。行五拜三叩頭禮。賜宴。從官。叩頭如常儀。凡經過地方。分遣廷臣考察守令。諸官賢否。卽加陞。分遣官存問高年。賜幣帛酒肉。至巡狩處。朝覲宴饗如京師儀。聖鴛回京。百官郊外迎。行叩頭禮。入宮。迎上。親行祭告禮於內殿。餘遣官祭如初儀。百官上表稱賀如常儀。宴勞。扈從人等。賞賜鈔錠。收各行在。敕印關防。撤回守門巡邊各官。內外解職。

親蠶儀

凡皇后親蠶。先期擇日。順天府遴蠶母。奏送蠶室。工部具蠶具。什物。送給蠶母。順天府將蠶種鉤匿一副。進呈訖。捧出。盛綵輿。送蠶所。親蠶壇先在安定門後。改建於西苑。先一日。設皇后採桑位於壇上。設公主及內外命婦採位。以次訖。至日。鑾備兵衛儀仗及車。蠶公令備鉤筐。內執事女樂。并司贊六尚女官等。皆乘車先至壇所。將明。內侍奏請皇后詣先蠶壇所。皇后服常服。女官導引乘輿。侍衛如常儀。公主及內命婦乘車從。外命婦先入壝。候皇后入壝。至具服殿。憩。易禮服。詣先蠶處。祭祀。更常服。司賓引外命婦先詣採桑臺位南北向。女侍執鉤筐東向。公主以下各就位南北向。執鉤者跪進鉤。執筐者跪。以筐受桑。皇后採桑三條。還至壝南儀門坐。親命婦採桑三公命婦採桑九條。各以筐授女侍。司賓引內命婦一人詣蠶室。親蠶母。飼蠶畢。復命。尚儀奏採桑畢。皇后還具服殿。陞座。尚儀奏司賓率蠶母等先行叩頭禮訖。賜外命婦四拜。賜命婦宴於殿內外。并賜蠶母酒食於廡。公主及內命婦坐殿內。文武二品坐殿簷上。三品以下坐簷下。教坊奏女樂。進酒。進膳。進湯。如儀。畢。

明書卷五十七

志六

禮儀志二

○講讀

經筵儀

凡御經筵.敕勳臣一員知經筵事.內閣學士或知或同知.大九卿及學士講讀官侍班.翰林院官爲講官及展書官.科道官侍儀.鴻臚鴈行.錦衣官供事.鴻臚官贊禮舉案.勳臣或駙馬領將軍侍衞.禮部擇吉題請.先期於文華殿設御座.設御案於御座東稍南.下設講案.先世所講四書、經史.四書東.經史西.先期翰林官撰講章.送內閣進覽.乞預置講章於册內.是日蚤.上諸文華殿左室展讀先聖先師.遂御文華殿.知經筵事等官於文華後殿行四拜禮畢.鴻臚寺官請皇太子陞殿.執事官導引陞座.師保等官於丹墀上行四拜禮.各官退出.內侍導皇太子至後殿陞座.以書案進.每日侍班侍讀講官入.分班東西立.內侍展書.侍讀講官以次進讀講訖.命賜酒飯.謝叩頭.面退.初讀講.閣臣進侍五日以後每於三八日一至.先後一拜禮出.然後各官供事.

皇太子每日講讀儀

凡遇每日蚤朝後.皇太子出閤陞座.內侍以書案進.不用侍衞等官.惟侍班侍講讀官入.行叩頭禮畢.分班立.內侍展書.先讀四書.則東班侍讀官向前稍讀十數遍.退復位.次讀經或史.西班如之.畢.各官退出.內侍導皇太子至後殿陞座.以書案進.每日侍班侍讀講官入.分班東西立.內侍展書.侍讀講官以次進讀講訖.命賜酒飯.謝叩頭.面退.初讀講.閣臣進侍五日以後每於三八日一至.先後一拜.

禮畢.入行叩頭禮.上還宮.退.忌辰.各官具青紗公服.皆以二月十二起至十月初二止.不必題請.

日講儀

凡日講.上常服御文華殿.止用講讀官內閣學士侍班.不用侍衞侍儀等官.講讀官入.行叩頭禮.東西分立.先侍上讀四書.次或讀經或史.每本十數遍.後講官先講四書.次經史.畢.侍書官侍上習書畢.各官叩頭.退.四書或賜酒飯.茶在文華殿.酒飯在門.再謝.

午講儀

上每日蚤膳畢.出御便殿.或文華殿.閣臣及講官日講畢.退.上進煖.閣臣等退西廂房伺候.上有所諮問.即進至御前.將本中事情明白敷奏.覽本後.閣臣率領正字官恭侍上進字畢.若上欲再進煖.閣臣仍至西廂房候.若不進.閣臣遂率講官再進午講.或通鑑.或貞觀政要諸書.講官務將前代興亡事實.明白講畢.各退.上還宮.後增講大學衍義.如日講儀.又於無逸殿講書.如經筵儀.

東宮初出閤儀

凡東宮講讀.初於大本堂.後於文華殿.或於便殿.或於文華殿東廂.初出閤.則是日侍衞侍儀如常儀.執事等官於文華後殿行四拜禮畢.鴻臚寺官請皇太子陞殿.執事官導引陞座.師保等官於丹墀上行四拜禮.各官退出.內侍導皇太子至後殿陞座.以書案進.每日侍班侍讀講官入.分班東西立.內侍展書.侍讀講官以次進讀講訖.命賜酒飯.謝叩頭.面退.初讀講.閣臣進侍五日.以後每於三八日一至.先後一拜.禮出.然後各官供事.

皇太子每日講讀儀

凡遇每日蚤朝後.皇太子出閤陞座.內侍以書案進.不用侍衞等官.惟侍班侍講讀官入.行叩頭禮畢.分班立.內侍展書.先讀四書.則東班侍讀官向前稍讀十數遍.退復位.次讀經或史.西班如之.畢.各官退出.內侍導皇太子至後殿陞座.以書案進.每日侍班侍讀講官入.分班東西立.內侍展書.侍讀講官以次進讀講訖.命賜酒飯.謝叩頭.面退.初讀講.閣臣進侍五日.以後每於三八日一至.先後一拜.禮出.然後各官供事.

諸王講讀書儀

凡諸王年應講讀書.堂在皇極門右廂房.侍讀講官選部屬或進士改授翰林院官衞充之.講讀行禮如皇太子儀.但無侍衞侍儀.侍班官每日捧字做送內閤圖記.皇太子及諸王呼侍讀侍講爲先生而不名.每年假日.聖節前後九日.千秋節九日.正旦初一至二十.花朝.清明各一日.端午三日.七夕.中秋各一日.重陽三日.冬至前後五日.臘八一日.除夕前五日.凡風雨大寒暑則免.必請旨定奪.皇太子諸王同.

○軍禮

親征儀

凡天子親征。扈從監國皆如巡狩事宜。先期祭告天地。皇帝服武弁。乘革輅。備六纛。以牲幣酒果祭告。作樂行三獻禮。告太廟同時享儀。告社稷同春秋祭社稷儀。臨期禡祭於國南。牽神駒及旗纛。凡過山川。皆有司具牲幣。皇帝或親祭。或遣官。如儀。凱還則皇帝率諸將以凱樂俘馘陳於廟社門外。俱告畢。以俘馘付刑部。協律郎奏樂以退。告祭如出師儀。宣露布。則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陞午門樓上。以露詔天下。百官具朝服。與頒詔儀同。若論功行賞。則兵部具諸將功績。吏部具勳階職名。禮部戶部具賞格。集六府圖籍。考不忘。視訖。鞫授內使。內使跪進上。上受酒。祭少許。畢。訖。以識予內使。樂止。以次受爵。訖。出四拜。三舞蹈山呼萬歲。復四拜。禮畢。上興。樂作。入宮。樂止。百官退。皇帝改通天冠絳紗袍。入宮。拜謁皇太后。如正旦儀。

獻俘儀

凡獻俘。禮部先期示文武百官具朝服。并坊廂里老人等。行慶賀禮。先一日。設御座於午門樓前檐正中。是日設儀仗大樂。鴻臚官承制官。宣露布官。及刑部獻俘官。設進露布官位於御道東。引禮官東序。鴻臚寺設御案於殿內之北正中。設香案。設冠席於殿內之東南向。設罍席於西南向。立於西。物皆授受於內使。太師進御前。內使就案取冠。立於太師左。太師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毓考維祺。以介景福。內使捧冠跪授太師。太師搢笏。加冠。加畢。纓訖。出笏。興。退立於西。奏皇帝袞服。皇帝興。著訖。就御座。贊進醴。樂作。光祿卿奉酒授太師。太師搢笏。至御前。祝曰。甘醴維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祝訖。跪授內使。內使跪進上。上受酒。祭少許。畢。訖。以識予內使。樂止。以次受爵。訖。出四拜。三舞蹈山呼萬歲。復四拜。禮畢。上興。樂作。入宮。樂止。百官退。皇帝改通天冠絳紗袍。入宮。拜謁皇太后。如正旦儀。

皇太子冠禮儀

凡皇太子宜冠。擇吉前期一日。遣官具特牲告廟。行一獻禮。錦衣衛設大駕如常。復設幕次於文華殿之東序。鴻臚寺設御案於殿內之北正中。設香案。設冠席於殿內之東南向。設醴席於西南向。立於西。物皆授受於內使。太師進御前。內使就案取冠。立於太師左。太師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毓考維祺。以介景福。內使捧冠跪授太師。太師搢笏。加冠。加畢。纓訖。出笏。興。退立於西。奏皇帝袞服。皇帝興。著訖。就御座。贊進醴。樂作。光祿卿奉酒授太師。太師搢笏。至御前。祝曰。甘醴維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祝訖。跪授內使。內使跪進上。上受酒。祭少許。畢。訖。以識予內使。樂止。以次受爵。訖。出四拜。三舞蹈山呼萬歲。復四拜。禮畢。上興。樂作。入宮。樂止。百官退。皇帝改通天冠絳紗袍。入宮。拜謁皇太后。如正旦儀。

皇太子冠禮儀

凡皇太子宜冠。擇吉前期一日。遣官具特牲告廟。行一獻禮。錦衣衛設大駕如常。復設幕次於文華殿之東序。鴻臚寺設御案於殿內之北正中。設香案。設冠席於殿內之東南向。設醴席於西南向。立於西。物皆授受於內使。太師進御前。內使就案取冠。立於太師左。太師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毓考維祺。以介景福。內使捧冠跪授太師。太師搢笏。加冠。加畢。纓訖。出笏。興。退立於西。奏皇帝袞服。皇帝興。著訖。就御座。贊進醴。樂作。光祿卿奉酒授太師。太師搢笏。至御前。祝曰。甘醴維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祝訖。跪授內使。內使跪進上。上受酒。祭少許。畢。訖。以識予內使。樂止。以次受爵。訖。出四拜。三舞蹈山呼萬歲。復四拜。禮畢。上興。樂作。入宮。樂止。百官退。皇帝改通天冠絳紗袍。入宮。拜謁皇太后。如正旦儀。

皇太子冠禮儀

凡皇太子宜冠。擇吉前期一日。遣官具特牲告廟。行一獻禮。錦衣衛設大駕如常。復設幕次於文華殿之東序。鴻臚寺設御案於殿內之北正中。設香案。設冠席於殿內之東南向。設醴席於西南向。立於西。物皆授受於內使。太師進御前。內使就案取冠。立於太師左。太師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毓考維祺。以介景福。內使捧冠跪授太師。太師搢笏。加冠。加畢。纓訖。出笏。興。退立於西。奏皇帝袞服。皇帝興。著訖。就御座。贊進醴。樂作。光祿卿奉酒授太師。太師搢笏。至御前。祝曰。甘醴維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祝訖。跪授內使。內使跪進上。上受酒。祭少許。畢。訖。以識予內使。樂止。以次受爵。訖。出四拜。三舞蹈山呼萬歲。復四拜。禮畢。上興。樂作。入宮。樂止。百官退。皇帝改通天冠絳紗袍。入宮。拜謁皇太后。如正旦儀。

皇太子冠禮儀

凡皇太子宜冠。擇吉前期一日。遣官具特牲告廟。行一獻禮。錦衣衛設大駕如常。復設幕次於文華殿之東序。鴻臚寺設御案於殿內之北正中。設香案。設冠席於殿內之東南向。設醴席於西南向。立於西。物皆授受於內使。太師進御前。內使就案取冠。立於太師左。太師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毓考維祺。以介景福。內使捧冠跪授太師。太師搢笏。加冠。加畢。纓訖。出笏。興。退立於西。奏皇帝袞服。皇帝興。著訖。就御座。贊進醴。樂作。光祿卿奉酒授太師。太師搢笏。至御前。祝曰。甘醴維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祝訖。跪授內使。內使跪進上。上受酒。祭少許。畢。訖。以識予內使。樂止。以次受爵。訖。出四拜。三舞蹈山呼萬歲。復四拜。禮畢。上興。樂作。入宮。樂止。百官退。皇帝改通天冠絳紗袍。入宮。拜謁皇太后。如正旦儀。

皇太子冠禮儀

凡皇太子宜冠。擇吉前期一日。遣官具特牲告廟。行一獻禮。錦衣衛設大駕如常。復設幕次於文華殿之東序。鴻臚寺設御案於殿內之北正中。設香案。設冠席於殿內之東南向。設醴席於西南向。立於西。物皆授受於內使。太師進御前。內使就案取冠。立於太師左。太師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毓考維祺。以介景福。內使捧冠跪授太師。太師搢笏。加冠。加畢。纓訖。出笏。興。退立於西。奏皇帝袞服。皇帝興。著訖。就御座。贊進醴。樂作。光祿卿奉酒授太師。太師搢笏。至御前。祝曰。甘醴維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祝訖。跪授內使。內使跪進上。上受酒。祭少許。畢。訖。以識予內使。樂止。以次受爵。訖。出四拜。三舞蹈山呼萬歲。復四拜。禮畢。上興。樂作。入宮。樂止。百官退。皇帝改通天冠絳紗袍。入宮。拜謁皇太后。如正旦儀。

親王冠禮儀

凡親王冠禮。大約同皇太子禮。但持節冠於王邸。初加冕弁服。祝曰。惟茲吉日。冠以成人。克敬奉友。福祿來崇。永加寶祚。祝曰。冠至三加。命服用卑。敬神事上。永保灃邦。進醴。祝曰。旨酒嘉薦。載芬載烈。受茲祉福。百世其昌。宜敕戒曰。孝於君親。友於兄弟。親賓受醴。奉由禮儀門入。升堂拜。其謁廟謁皇太后父皇母后。俱行五拜三叩頭禮。謁皇妃東宮及紀。各行四拜禮。皆用樂。次日上常服謝奉天門前東廡坐。百官常服四拜禮。

○婚禮

皇帝納后儀

凡皇帝納后。還定前期。擇日。遣官告天地宗廟。前一日。奉天殿設御座。設制案節案。設中和樂於殿內。至期。設南簿大駕於丹陛丹墀。禮部司官監陳禮物於丹陛上及文樓下。設綵輿於奉天門外。陳大樂。俟設三嚴。鐘止。上冕服陞殿。導駕如常儀。陞座。文武官朝服叩頭訖。執事引正副使朝服行四拜禮。傳制曰。茲選某官某女。爲皇后。命卿等持節行納采問名禮。正副使又四拜。引禮引節制案及禮物至奉天門外。奏遣。皐上興。正副使取節及制書綵輿。樂導。出大明門。易青服上馬。詣后第。后第設正副使幕次於大門外左。南向。皐中設香案。節制案。使至門入幕。陳禮於堂。正副使取制書授案。禮官一員先入堂立於東。主婚者朝服立於西。禮官奉制書。正副使捧節及制書入至正堂。置於案東西向立。主婚者四拜畢。跪宣納如前。授案右。俯伏興。平身。主婚者取表奉使臣。使臣跪受。置案。俯伏興。平身。退就拜位四拜。使臣出。置綵輿。主婚者出大門外。致詞云。請遣從者。入酒饌畢。以幣帛勞使臣。送至大門。鼓樂迎送。回禮盛棒入。復命。納采致詞曰。於承天序。欽紹鴻圖。經國之道。正家爲本。夫婦之倫。乾坤之義。實以相宗祀之敬。協奉養之誠。所貴維重。祇遵太皇太后命。遣使持節。以禮采擇。問名。制詞曰。朕惟夫婦之道。大倫之本。正位乎內。必資名家。特遣使持節以禮問名。尚佇來聞。答表曰。臣某伏承嘉命。正使某官某等。宣制詔。問臣名族。臣女。臣夫婦所生。先臣某官某之元孫。先臣某官某之曾孫。先臣某官某之孫。先臣某官某之外孫。臣女今年若干。謹具奏聞。禮物。玄纁。綵幣。金銀。珠翠。生畜。果餅。有差。○致詞。納采問名儀。俱同。納采問名儀。但傳致詞曰。茲聘某官某女爲皇后。命卿等持節行納吉納徵告期禮。禮官女主婚者曰。奉制聘皇后。納吉制詞曰。大婚之卜。協從敬衛典禮。遣使持節告吉。納徵制詞曰。卿女有貞靜之德。稱母儀之選。宜共承天地宗廟。特遣使持節以禮納徵。告期致詞曰。歲合月良。吉日某甲子。大婚維宜。特遣使持節以禮告期。禮物則皇后所服御及幣帛金銀珠鈔。宮人衣帽。執物。馬十二匹。生畜。果餅。茶酒。諸物有差。○發册奉迎。○前一日。所司設案及儀仗如常儀。至期。昏。內官設皇后幕次於內殿南北向。設上輿。皇后各更服。處於內殿。設御書案。節案。副案。寶案於御座前。陳鹵簿及禮物於丹陛上。陳綵輿於奉天門外。陳設皇后鹵簿車輅於綵輿南。

其傳制發册寶正副使俱如前納采諸儀。但改制詞曰。茲册某官某女爲皇后。爰稽古訓。肇建母儀。是用命爾持節及制誥册寶於后第大門。入次候女官入奉皇后首飾褕翟服入中堂左。內官陳儀仗車輅等物於大門內。禮官先入。主婚者朝服出見。禮官曰。奉制册后。遣使持節舉册寶行奉迎。主婚者出迎正副使節制誥册册寶入。安置定。主婚者行四拜禮畢。退立於西南。女官以首飾褕翟服。迎皇后。內官進皇后儀仗於中堂。設女樂於堂下。作止如常儀。監官進前。正副使取節册寶授之。仍前立於案東西。內贊引捧節册寶官入。置案上。皇后具服出閤。女官擁護。詣香案向闕立。行四拜禮。宣册。跪受。宣寶、授受、捧圭。出圭。如常儀。又四拜畢。入閤。持節監官出。授正副使。使受節置案上。引禮引主婚者。詣案前跪。聽宣奉迎制。宣訖。授受如常儀。進膳及禮物。復四拜畢。使持節出。勞使者同前。司禮監官嚴整鹵簿畢。導女官女官奏請出閤。女樂前導。宮人擁護皇后。陞堂南向立。主婚者進立於東。西向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畢。退東階西向。母進立於西。東向。姆奉命乘輿。皇后降階乘輿。侍從導從如儀。宮人乘輪。從大明中門入。百官朝服於奉天門立班。過乃退。輿輅至於午門。鳴鐘鼓。鹵簿止。正副使以節授監官。先入復命。捧册寶舉扇儀仗。女樂前導。宮人擁護皇后。輿由奉天門進內殿。幕次。捧册寶者。授女官。皇后出輿。由西階。上由東階降。迎揖皇后入內殿。上於更衣處。具袞冕。皇后更禮服。詣奉先殿行禮。先以册寶置皇后宮中。舉先殿上東。皇后西。行禮如常儀。終畢。還宮。禮物則紵絲、羅、綃、服、册寶、羔、羊、酒、果、有差。○合卷○謁祭畢。設於正宮殿內。設上座於東。皇后座於西。置綵案於正中稍南。上易皮弁服。皇后易公服。陞座。進酒。進饌畢。女官取卺盞二。酌酒合和以進。易飲訖。上及皇后易常服入內室。皇帝從者餕皇后之餘。皇后從者餕皇帝之餘。○朝見兩宮。○第二日。蚤。上冕服。皇后禮服。詣某宮某宮朝見。四拜。如常儀。其日具殿脯盤。立皇后左。拜畢。設案於某宮前。宮人以盤授皇后。皇后置案上。執事者進案。又四拜。舉盤案於西。禮畢。各還宮。○謝恩。○第三日。蚤。上冕服。詣內殿。候上易皮弁服。陞座。皇后行八拜禮。皇后還宮。陞座。內親屬行八拜禮。上受。皇后謝恩。禮畢。出御奉天殿。具服頒詔。行禮如常儀。○受賀。○第四日。百官上表。慶賀如常儀。有親王先於華蓋殿行八拜禮。王退。執事官行禮。餘如常儀。親王詣某宮前。皇后前。俱行慶賀八拜禮。是日某宮。陞內殿。受內外命婦慶賀。外命婦遞表。皇后禮服。陞內殿。受賀。進表。各如常儀。○監儀○第五日。蚤。尚膳監具膳。奉皇后。詣某宮。侯膳畢。贊引引皇后。詣前四拜。尚食以膳授皇后。皇后設於案。復位四拜。與。退立於西。侯膳畢。出還宮。

皇太子納妃儀

凡皇太子納妃。與皇帝儀同。惟宣制曰。茲擇某官某女爲皇太子妃。命卿等持節行納徵告期。問名禮。後則曰。茲擇某官某女爲皇太子妃。命卿等持節行納徵告期册封禮。凡行出持節俱從各左門出。東西長安門。先親迎行離筵禮。先設皇太子幕次於中左門前。上御殿如常儀。執膳內官先備金册果盒於殿外候。鴻臚具朝服。拜東宮。侍從官先入文華殿候。皇太子出行。叩頭禮。導從皇太子由奉天左門入。至幕次。具袞

冕候。鼓三嚴。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御座。百官告服行叩頭禮。導引皇太子出幕次至東陛下。侍從官止。贊引導皇太子由東階至丹陛拜位。四拜。引皇太子由殿左門入。就褥減位跪。搢圭受冊。啐酒。讀冊如儀。出。圭。上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皇太子曰。臣謹受命。俯伏興。平身。出就拜位。復四拜。上還宮。皇太子就幕次易服。樂作。樂止。皆如常儀。其時妃受醮於家廟。父命之曰。爾往大內。夙夜勤慎。孝敬毋違。毋命之曰。爾父有詔。爾當敬承。親迎則妃家設皇太子幕次於中門之外而向。設香案奠厝案於中堂。儀仗輿輅侍從備具。皇太子至幕次。禮官入曰。皇太子奉制行親迎禮。遂引主婚者出詢。皇太子。皇太子先行。內官捧厝厝。主婚者隨至中堂。主婚者進立於左。妃母立於右。女執事引妃出房。立妃母下。內官引皇太子至案前。內官捧厝案進膳及進花酒。訖。樂止。教坊跪奏一奏。上萬壽之曲。侑食。樂作。內官捧酒進。贊跪。讀官進御饌。內官捧案進膳及進花酒。訖。樂止。贊侑伏興。平身。樂止。以後樂作止如之。贊各就位。百官就位。簪花訖。隨飲饌。百官皆跪。教坊司跪奏進酒。贊侑伏興。平身。樂止。以後樂作止如之。贊各就位。百官就位。簪花訖。隨飲饌。百官皆跪。教坊司跪奏平定天下之舞。舞畢。出二奏仰天恩之曲。樂作。進酒。迎湯。進湯。捧湯。進湯。贊饌成。撤湯。樂止。後作止。皆如之。奏黃童白叟。鼓腹謳歌。承應舞。畢。奏撫安四夷之舞。舞畢。三奏威地德之曲。進酒湯如前儀。奏天命有德之舞。舞畢。奏纘祖德勝蠻夷隊舞。承應畢。進致語。畢。百官復四拜。禮畢。

親王婚禮儀

凡親王婚禮。約同皇太子納妃儀。但皇敕後。王與妃見東宮。王具皮弁服。妃服翟衣。詣東宮前行四拜禮。東宮服皮弁服坐受。東宮妃翟衣立受。兩拜。還兩拜。次日行回門禮。內官先將禮物至妃家。王與妃儀仗導從如常儀。王先行至妃家。妃父出迎。王先入。妃父從之。至正廳。王立東。西向。妃父立西。東向。王於妃父母前行四拜禮。妃父母受兩拜。答兩拜。凡親屬見王。行四拜禮。父等正面坐受。親屬見妃。行家人禮。其禮物皆下皇太子一等。加媒人幣紵。回門則銀酺、羊酒、果盒、有差。而隨處之詞。則曰。往迎爾相。用成厥家。勉率以敬。爲國之光。而受戒於皇太后。或皇后。則曰。往迎爾相。承厥家事。勉率以敬。無忝戒命。

公主婚禮儀

凡公主下嫁。諭廟受册。具日辭奉先殿受醮戒。戒諭隨宜。皇帝、皇后前各四拜。醮戒畢。復各四拜。駙馬之父母亦醮戒。駙馬於家告祠堂。畢。便服上馬。行親迎禮。具儀從。鼓樂至午門西下馬。至朝房。具朝服序班。引由午門西角門入。至右紅門。內官接引至內使監前候報。公主受醮畢。引駙馬至右門西。東向立。公主乘車。由午門東門出。過宮門西上。陞輦。至右門內。公主降輦。駙馬揖。公主陞輿。內使偏儀仗鼓樂前導。合女樂三十六人引至府。公候百官命婦送至府。各行。駙馬候公主至。揖讓。公主陞輿。內使偏儀仗鼓樂前導。凡高廿廳考妣前。皆獻爵讀祝兩拜。行合巹禮。相對兩拜。餕及合巹畢。復兩

拜。遂見男姑。男姑坐於東。西向。公主立於西。東向。行四拜禮。舅姑答兩拜。駙馬送國學教習。

○宴禮

大宴儀

凡大宴於皇極殿。錦衣衛設黃幔於殿外之東西。金吾衛設護衛官二十四員。教坊司備九奏樂歌於殿內。設大樂於殿外立三舞雜隊於殿下。光祿設酒亭於御座下之西。膳亭於酒亭之西。膳亭於殿外。設五品以下位。卓於東西。設羣臣四品及應在殿內。興特恩賜殿內座於東西。設羣臣酒饌食卓。於殿內東西兩廊。羣臣殿外東西相向立。奏請御自右順門至奉天殿丹陛。大樂作。陞座。百官四拜。樂止。復作。光祿官進御饌。內官捧案進膳及進花酒。訖。樂止。教坊跪奏一奏。上萬壽之曲。侑食。樂作。內官捧酒進。贊跪。百官皆跪。教坊司跪奏進酒。贊侑伏興。平身。樂止。以後樂作止如之。贊各就位。百官就位。簪花訖。隨飲饌。百官皆跪。教坊司跪奏平定天下之舞。舞畢。出二奏仰天恩之曲。樂作。進酒。迎湯。進湯。捧湯。進湯。贊饌成。撤湯。樂止。後作止。皆如之。奏黃童白叟。鼓腹謳歌。承應舞。畢。奏撫安四夷之舞。舞畢。三奏威地德之曲。進酒湯如前儀。奏天命有德之舞。舞畢。奏纘祖德勝蠻夷隊舞。承應畢。進致語。畢。百官復四拜。禮畢。

凡中宴。禮儀同大宴。但進酒七盞。

凡常宴。同大宴。但百官行一拜三叩頭禮。進酒或三或五盞。

凡坐位及論品外。其翰林院修撰等官。給事中御史。凡近侍風憲者。列丹陛下之東西稍北。張筵人不與宴。賜饌與之。法王佛子國師禪師供於大慈恩寺宴內。官一人侍之。

凡宴先壺坐次。疑長安門。有錯亂違誤。糾儀御史糾之。

凡宴期。如遇成正旦。冬至。萬壽聖節。落成。皇太后。千誕。東宮千秋。立春。元宵。四月八。端陽。重陽。臘八。纂修大臣考滿。進士恩榮。武舉會武。免宴。賜錢及鈔錠。

○傳制進皇貶降

誓戒儀

凡大祀前三日。陳設如常儀。百官各具朝服。詣丹墀拜位。鐘聲止。御殿。執事官叩頭。詣陞殿。作樂、鳴鞭。各如常儀。百官行四拜禮。傳制官詣御前跪奏傳制。由東門出。至傳制位。稱有制。百官皆跪。宣制曰。洪武某年正月某日。大祀天地於南郊。爾文武百官。自某日爲始。致齋三日。其敬慎之。後改分祀。則曰。某年十一月某日。祇行大祀。皇天禮於圜丘。爾文武百官。自今日爲始。致齋三日。其宣精白乃心。益加敬慎之哉。傳訖。俯伏興。平身。復四拜。禮畢。上還齋宮。

遣祭儀

凡遣官祭祀。前一日。陳設如常儀。其日興。誓戒儀同。百官行一拜三叩頭禮。分班。引獻官詣拜位。獨四拜。傳制如儀。宣制。如祭孔子。則曰。某年月日。祭至聖先師孔子。帝王則曰先聖歷代帝王。命卿行禮。俾伏興。

平身。復四拜畢。若既傳制。則上處齋宮。復命後始還宮。○每三年。遣通官歷祝文香帛詣所在陵寢致祭。亦傳制如儀。

頒曆儀

每歲二月朔。欽天監奏進明年曆式。頒行各布政司刊布。例以十月朔進呈。前期一日。於奉天殿陳儀設案如常。設御曆案於殿中。設曆案於丹陛中。設百官曆案於丹陛下。設初獻引禮引文武官及進曆官入詣侍立位。設三跪上御奉蓋殿執事官先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傳制侍從等官各就位。上服皮弁服陞殿。其樂作樂止皆如常儀。捲簾鳴鞭。雞唱報時訖。引禮引進曆官就位行四拜。殿乃由東階陞。詣丹陛案前跪。取曆。搢笏。出笏。如常。由殿東門入至殿中。跪。外皆跪。內侍以曆置於案。興。由百官門出。至拜位。復四拜。執事官捧百官曆案於丹墀中道。贊四拜。傳制如常。賞。侍側曰。欽天監進某年大統曆。其賜百官頒行天下。百官俯伏。興。復四拜。乃唱頒曆。頒曆官取曆散於百官畢。還行。百官以次出。

進春儀

凡立春前一日。設春案一張於皇極殿東王門外。上御中極殿。執事官行禮。陞殿。鳴鞭。俱如常儀。序班引順天府等官先就拜位四拜。樂作止。供如常。由贊立東門外。贊進春。引府尹至東門外。招呼。起。春案於正門外。府尹隨至案前。內外皆贊跪。贊進春。府尹奏臣某謹進某年春。又奏。皇太后陛下。春。中宮殿下。春。東宮殿下。春。某王殿下。春。俱在午門伺候。請命。司禮監捧入。請旨。承旨畢。俯伏。興。平身。引下入原班。執事者舉案於原處。府尹等官再四拜。退下侍立。百官排班立定。跪。鴻臚卿致詞云。新春吉辰。禮當慶賀。畢。起身。一躬入殿。內侍百官五拜三叩頭。禮畢。復興。百官退。

頒詔赦儀

凡頒給詔赦。至日陳設如常儀。上陞殿。鳴鞭如常。百官一拜三叩頭。引禮官引受詔赦官詣拜位。執事官舉詔案於丹墀中道。或東部或兵部官奏訖。轉躬四拜。執事官以詔案置丹墀中道。贊跪。俯伏。興。平身。又四拜。樂作止如常。禮畢後。百官詣敕皆於常朝日皇極門頒給。領詔敕官俱朝服行五拜三叩頭禮焉。

開讀詔赦儀

凡有詔赦。先一日鴻臚設詔案。錦衣衛設黃蓋。設於皇極殿內東別設黃蓋。設於承天門上。設案。與於午門外。設宣讀案於承天門上西南向。教坊司設中和樂及大樂。設鹵簿大駕。百官具朝服入丹墀侍立。上御中極殿。執事官行禮及各供事陞殿。樂作止如常。上陞座。翰林官先捧詔赦於中極殿。從至御座前。東立西向。鳴鞭報時。雞唱定時。鼓訖。百官四拜。出至承天門外。列班。鴻臚官舉案於殿中。贊頒詔。翰林官授禮部。禮部官受案。校尉盤黃蓋。供從殿左門出。奏禮畢。復入。至承天門上。百官四拜。唱宣讀。百官跪。禮部授宣讀官。宣訖。禮部官接捧從原案。百官四拜三舞蹈。山呼萬歲者三。復四拜。樂作。樂止皆如儀。錦衣官詔盤於黃蓋以採絨繫龍竿頭降。禮部官接入。鼓亭。並樂迎入禮部。授使者頒行天下。

進實錄儀

凡實錄成。擇日進呈。先日設表案於皇極殿丹陛之東。設實錄案於丹墀正中。其設樂及鹵簿陳設如常儀。百官具朝服侍班。監修、總裁、纂修等官具朝服至館前。監修官捧表至表亭中。纂修官捧實錄至實錄亭中。鴻臚導迎用鼓樂。纂由會極門下階至橋南。從中行。表亭各官隨由二橋行至會極門。入。餘由左門入。至丹墀案前。監修官捧表由東王階陞。置表於案。由東北邊下。纂修官置實錄於案。樂作。實與。等皆退去。監修等官侍立於石墀東。內殿執事官行禮。陞殿。鳴鞭如常儀。監修等官入班。列石墀上。鴻臚官奏進實錄。樂作。序班舉實錄案由中上。至門外上。與。實錄入殿中。置案上。樂止。班首官自北邊階上入。跪於案前。監修等官皆跪。樂作。內官舉實錄進內殿。上。復座。樂止。班首等官皆俯伏四拜。宣表。樂作止如常。復四拜。退於石墀東立。百官入班。跪。鴻臚致詞曰。文武百官某官臣某等。恭惟某宗某皇帝神功聖德。纂述成書。光華萬世。率下惟忭。禮當慶賀。俯伏。興。平身。復四拜。乃傳制如儀。制曰。某宗某皇帝功德配天。紀述詳實。朕心懽慶。與卿等共之。又贊俯伏。興。平身。三舞蹈。山呼萬歲者三。又四拜。禮畢。次日。司禮監官捧實錄自內殿出。置綵輿。用黃蓋。監修等官同送至皇史宬。算藏。

進寶訓儀

凡寶訓成。恭進。與實錄儀同。但至皇史宬。以次捧入金櫃內不掩。恭候上親臨閱視。閱畢。各官以次列階下。行叩頭禮。不稱賀。不傳制。

進玉牒儀

凡進玉牒於文華殿。行八拜禮。止纂修及執事官。百官不入。進書亦然。

○郊祀

合祀禮

凡祀前二日。太常宿寺。齋戒。致齋三日。進銅人。傳制給百官。齋戒。卽日。禮部於城隍廟設齋。各廟焚香。告。率先殿用祝文。酒果。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某月某日。孝子皇帝御名。敢昭告於皇考仁祖淳皇帝。廟以正月某日。恭祀上帝皇祇於大祀殿。謹請皇考配神伏惟鑒知。謹告。乃省牲。太常奏聞。請光祿官。凡用牲牛二十八。羊三十三。豕三十四。鹿二。兎十二。復命。乃定分獻官二十四員。陳設則爲壇二十有七。正殿三壇。上帝南向。犢一。登一。籩十二。實以果餅、鹿魚、豆十二。實以醯醢、韲菜之類。簠簋各二。實以黍稷、稻粱、玉及帛。皇祇南向。祭器物如之。仁祖在東西向。亦如之。丹墀四壇。曰大明在東。西向。犢一。登一。籩十豆十。簠各二。帛紅色。幣三。爵三。罍一。酒曰夜明。東星辰。西星辰。皆白帛。而東復爲十壇。曰北嶽。附天壽、北鎮、東鎮、東海、大蒲、帝王、山川、神祇四浚。西十壇。曰北海。西嶽。西鎮。西海。中嶽。歸山。附中鎮。風雲雷南。南嶽。南鎮。南海。陳設如大明。而帛則各因其方之色。若樂之奏。則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就位。導引官導引上至御位內。贊就位。奏樂。樂作。唱燔柴。樂作。毛血迎神。協律郎舉麾。奏樂。樂止。內贊奏四拜。百官同。奏樂。唱奠玉帛。奏樂。內贊奏。陞壇。至上帝前。奏。搢圭。執事官以玉帛跪進於上。右。奠訖。出圭。

皇祇仁祖亦如之。惟冀皇祇則進玉帛於上左。復位樂止。典儀唱進福酒奏樂。獻官捧爵至內贊奏陞壇至上帝前。搢圭。進爵。出圭。至皇祇前如之。詣福酒位跪。讀祝。樂止。讀祝官跪。捧祝於神位右。宣讀祝曰。維洪武某年歲次某正月某日。嗣天子臣御名。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時維孟春。三陽開泰。敬率臣僚。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祀於大祀殿。備茲燎瘞。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尚享。樂作。俯伏興。平身。百官同。至仁祖神位前。搢圭。光祿卿。宣以福酒跪進上。飲訖。乃受胙。俯伏興。平身。奏樂。少酋。復還百官。朝服於承天門橋南立。迎。復上。詣廟。參拜。如初儀。致辭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謹昭告於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尚享。茲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此燔燎。祇祀於上帝。奉太祖高皇帝。配帝侑神。尚享。樂作。俯伏興。平身。百官同。至仁祖神位前。搢圭。跪。讀祝畢。興。復位。樂止。典儀復唱行亞獻禮。亞獻。終獻俱如之。太常卿。詣仁祖神位前。搢圭。光祿卿。宣以福酒跪進上。飲訖。乃受胙。俯伏興。平身。奏樂。少酋。復還百官。朝服於承天門橋南立。迎。復上。詣廟。參拜。如初儀。致辭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謹昭告於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尚享。茲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此燔燎。祇祀於上帝。奉太祖高皇帝。配帝侑神。尚享。若遇風雨。則設小次。對越。太常官。代陞降行禮。禮畢。上至大次。易服。候安神位於皇穹宇。上還齋宮。

次某正月某日。嗣天子臣御名。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時維孟春。三陽開泰。敬率臣僚。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祀於大祀殿。備茲燎瘞。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尚享。樂作。俯伏興。平身。百官同。至仁祖神位前。搢圭。跪。讀祝畢。興。復位。樂止。典儀復唱行初獻禮。奏樂。內贊奏陞壇至上帝前。搢圭。進爵。出圭。至皇祇前如之。詣福酒位跪。讀祝。樂止。讀祝官跪。捧祝於神位右。宣讀祝曰。維洪武某年歲次某正月某日。嗣天子臣御名。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時維孟春。三陽開泰。敬率臣僚。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祀於大祀殿。備茲燎瘞。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尚享。樂作。俯伏興。平身。百官同。至仁祖神位前。搢圭。跪。讀祝畢。興。復位。樂止。典儀復唱行亞獻禮。亞獻。終獻俱如之。太常卿。詣仁祖神位前。搢圭。光祿卿。宣以福酒跪進上。飲訖。乃受胙。俯伏興。平身。奏樂。少酋。復還百官。朝服於承天門橋南立。迎。復上。詣廟。參拜。如初儀。致辭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謹昭告於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尚享。茲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此燔燎。祇祀於上帝。奉太祖高皇帝。配帝侑神。尚享。若遇風雨。則設小次。對越。太常官。代陞降行禮。禮畢。上至大次。易服。候安神位於皇穹宇。上還齋宮。

分祀儀

嘉靖九年更定。乃分四郊。遂號祖陵山曰基運。皇陵山曰翊聖。鍾山曰神烈。顯陵山曰純德。興天寺山俱從祀方澤。居鎮鎮之次。俱祀於地祇壇。朝日則以五陽年。夕月則以五陰年。若遣官則日以文。月以武。更上帝號曰皇天上帝。惟祭品牲帛不改。○圜丘○凡祀期前十日。太常寺題請親牲。次請命大臣三員。看牲。四員分獻。前一日。上常服。詣太廟告。其告辭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明日恭詣南郊。親大祀。銓犧。詣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謹用。參拜。畢。回宮。前四日。上詞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恭視大祀。銓犧。詣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謹用。參拜。畢。回宮。前四日。上御皇極殿。奏祭。遍。鑰人填祝版。如常。前三日。上具祭服。以脯醢酒果。詣太廟。請太祖成祖配帝。上詣太廟。凝請主至太廟安訖。行一獻禮。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某月某朔某日。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於太祖

嘉靖九年更定。乃分四郊。遂號祖陵山曰基運。皇陵山曰翊聖。鍾山曰神烈。顯陵山曰純德。興天寺山俱從祀方澤。居鎮鎮之次。俱祀於地祇壇。朝日則以五陽年。夕月則以五陰年。若遣官則日以文。月以武。更上帝號曰皇天上帝。惟祭品牲帛不改。○圜丘○凡祀期前十日。太常寺題請親牲。次請命大臣三員。看牲。四員分獻。前一日。上常服。詣太廟告。其告辭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明日恭詣南郊。親大祀。銓犧。詣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謹用。參拜。畢。回宮。前四日。上御皇極殿。奏祭。遍。鑰人填祝版。如常。前三日。上具祭服。以脯醢酒果。詣太廟。請太祖成祖配帝。上詣太廟。凝請主至太廟安訖。行一獻禮。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某月某朔某日。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於太祖

高皇帝成祖配帝。伏惟睿知。謹告。復行再拜禮。上詞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恭視大祀。銓犧。詣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謹用。參拜。畢。回宮。前四日。上御皇極殿。百官具朝服。聽受誡戒。傳制。前二日。太常光祿寺。設大祀。天地。及配帝。神位。於內。丹陛上。北向。西上。設御香。御酒。於丹陛上。中道。北向。設。祝案。於香案。東。設。讀祝官。位於。其南。設。望燎。位於。外壝。內。丙地。設。燎爐。於。壇上。午地。設。燎爐。於。壇下。設。內官。監。陳設。則大明。壇在。城東。西向。夜明。壇在。城西。東向。用犢一羊一。豕一。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祭。所。同。親牲。如常。儀。用牛九。羊三。豕三。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祭。所。同。親牲。如常。儀。用牛九。羊三。豕三。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祭。所。

高皇帝成祖配帝。伏惟睿知。謹告。復行再拜禮。上詞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恭視大祀。銓犧。詣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謹用。參拜。畢。回宮。前四日。上御皇極殿。百官具朝服。聽受誡戒。傳制。前二日。太常光祿寺。設大祀。天地。及配帝。神位。於內。丹陛上。北向。西上。設御香。御酒。於丹陛上。中道。北向。設。祝案。於香案。東。設。讀祝官。位於。其南。設。望燎。位於。外壝。內。丙地。設。燎爐。於。壇上。午地。設。燎爐。於。壇下。設。內官。監。陳設。則大明。壇在。城東。西向。夜明。壇在。城西。東向。用犢一羊一。豕一。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祭。所。同。親牲。如常。儀。用牛九。羊三。豕三。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祭。所。

請主還殿。訖。易服。御中極殿。太常光祿寺。奏省牲。訖。御皇極殿。百官具朝服。聽受誡戒。傳制。前二日。太常光祿寺。設大祀。天地。及配帝。神位。於內。丹陛上。北向。西上。設御香。御酒。於丹陛上。中道。北向。設。祝案。於香案。東。設。讀祝官。位於。其南。設。望燎。位於。外壝。內。丙地。設。燎爐。於。壇上。午地。設。燎爐。於。壇下。設。內官。監。陳設。則大明。壇在。城東。西向。夜明。壇在。城西。東向。用犢一羊一。豕一。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祭。所。同。親牲。如常。儀。用牛九。羊三。豕三。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祭。所。

請主還殿。訖。易服。御中極殿。太常光祿寺。奏省牲。訖。御皇極殿。百官具朝服。聽受誡戒。傳制。前二日。太常光祿寺。設大祀。天地。及配帝。神位。於內。丹陛上。北向。西上。設御香。御酒。於丹陛上。中道。北向。設。祝案。於香案。東。設。讀祝官。位於。其南。設。望燎。位於。外壝。內。丙地。設。燎爐。於。壇上。午地。設。燎爐。於。壇下。設。內官。監。陳設。則大明。壇在。城東。西向。夜明。壇在。城西。東向。用犢一羊一。豕一。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祭。所。同。親牲。如常。儀。用牛九。羊三。豕三。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祭。所。

請主還殿。訖。易服。御中極殿。太常光祿寺。奏省牲。訖。御皇極殿。百官具朝服。聽受誡戒。傳制。前二日。太常光祿寺。設大祀。天地。及配帝。神位。於內。丹陛上。北向。西上。設御香。御酒。於丹陛上。中道。北向。設。祝案。於香案。東。設。讀祝官。位於。其南。設。望燎。位於。外壝。內。丙地。設。燎爐。於。壇上。午地。設。燎爐。於。壇下。設。內官。監。陳設。則大明。壇在。城東。西向。夜明。壇在。城西。東向。用犢一羊一。豕一。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祭。所。同。親牲。如常。儀。用牛九。羊三。豕三。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祭。所。

請主還殿。訖。易服。御中極殿。太常光祿寺。奏省牲。訖。御皇極殿。百官具朝服。聽受誡戒。傳制。前二日。太常光祿寺。設大祀。天地。及配帝。神位。於內。丹陛上。北向。西上。設御香。御酒。於丹陛上。中道。北向。設。祝案。於香案。東。設。讀祝官。位於。其南。設。望燎。位於。外壝。內。丙地。設。燎爐。於。壇上。午地。設。燎爐。於。壇下。設。內官。監。陳設。則大明。壇在。城東。西向。夜明。壇在。城西。東向。用犢一羊一。豕一。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祭。所。同。親牲。如常。儀。用牛九。羊三。豕三。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祭。所。

請主還殿。訖。易服。御中極殿。太常光祿寺。奏省牲。訖。御皇極殿。百官具朝服。聽受誡戒。傳制。前二日。太常光祿寺。設大祀。天地。及配帝。神位。於內。丹陛上。北向。西上。設御香。御酒。於丹陛上。中道。北向。設。祝案。於香案。東。設。讀祝官。位於。其南。設。望燎。位於。外壝。內。丙地。設。燎爐。於。壇上。午地。設。燎爐。於。壇下。設。內官。監。陳設。則大明。壇在。城東。西向。夜明。壇在。城西。東向。用犢一羊一。豕一。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祭。所。同。親牲。如常。儀。用牛九。羊三。豕三。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祭。所。

陛。陞壇。以次安於神座。帳上至大次。尚書率各官於大次復命。即讀出。祭畢。太常官如前納祖。行一拜三叩頭禮。出。若正祭。則上自齋宮。乘輿至外壝。神廚西降輿。上入至大次。各安奉官復命。畢。上具祭服。由左櫺星門入至內壝。其後司香。婚柴迎神。如合祀儀。乃引上三上香。餘奠玉帛三獻。至望燎。皆如合祀儀。面祝文則曰。維某年歲次某某月朔某日。嗣天子臣御名。敢昭告於皇天上帝后皇地祇。時維孟春。三陽開泰。敬率臣僚。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此燔燎。祇祀於上帝。奉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配帝侑神。尚享。樂作。俯伏興。平身。百官同。至仁祖神位前。搢圭。跪。讀祝畢。興。復位。樂止。典儀復唱行亞獻禮。亞獻。終獻。移獻俱如之。太常卿。詣仁祖神位前。搢圭。光祿卿。宣以福酒跪進上。飲訖。乃受胙。俯伏興。平身。奏樂。少酋。復還百官。朝服於承天門橋南立。迎。復上。詣廟。參拜。如初儀。致辭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謹昭告於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尚享。茲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此燔燎。祇祀於上帝。奉太祖高皇帝。配帝侑神。尚享。若遇風雨。則設小次。對越。太常官。代陞降行禮。禮畢。上至大次。易服。候安神位於皇穹宇。上還齋宮。

陛。陞壇。以次安於神座。帳上至大次。尚書率各官於大次復命。即讀出。祭畢。太常官如前納祖。行一拜三叩頭禮。出。若正祭。則上自齋宮。乘輿至外壝。神廚西降輿。上入至大次。各安奉官復命。畢。上具祭服。由左櫺星門入至內壝。其後司香。婚柴迎神。如合祀儀。乃引上三上香。餘奠玉帛三獻。至望燎。皆如合祀儀。面祝文則曰。維某年歲次某某月朔某日。嗣天子臣御名。敢昭告於皇天上帝后皇地祇。時維孟春。三陽開泰。敬率臣僚。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此燔燎。祇祀於上帝。奉太祖高皇帝。配帝侑神。尚享。樂作。俯伏興。平身。百官同。至仁祖神位前。搢圭。跪。讀祝畢。興。復位。樂止。典儀復唱行亞獻禮。亞獻。終獻。移獻俱如之。太常卿。詣仁祖神位前。搢圭。光祿卿。宣以福酒跪進上。飲訖。乃受胙。俯伏興。平身。奏樂。少酋。復還百官。朝服於承天門橋南立。迎。復上。詣廟。參拜。如初儀。致辭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謹昭告於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尚享。茲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此燔燎。祇祀於上帝。奉太祖高皇帝。配帝侑神。尚享。若遇風雨。則設小次。對越。太常官。代陞降行禮。禮畢。上至大次。易服。候安神位於皇穹宇。上還齋宮。

祈殺儀

嘉靖十年。於二月初行祈殺禮。一如大祀。但祝文則曰。維嘉靖年歲次月朔。嗣天子臣御名。祇奏於皇天上帝曰。恭惟啓蟄農事將舉。爰以孟辛。敬祈洪造。謹率臣僚。以玉帛犧牲黍盛庶品。備斯明潔。恭祀上帝於圜丘。仰希欽鑒。錫福烝民。俾五穀以登。垂萬方之成賴。奉太祖高皇帝。配帝侑神。尚享。後倣

祈殺儀

嘉靖十年。於二月初行祈殺禮。一如大祀。但祝文則曰。維嘉靖年歲次月朔。嗣天子臣御名。祇奏於皇天上帝曰。恭惟啓蟄農事將舉。爰以孟辛。敬祈洪造。謹率臣僚。以玉帛犧牲黍盛庶品。備斯明潔。恭祀上帝於圜丘。仰希欽鑒。錫福烝民。俾五穀以登。垂萬方之成賴。奉太祖高皇帝。配帝侑神。尚享。後倣

大享儀

值分四郊而大祀殿改名大享殿奉神牌如故。嘉靖十七年欲尊獻皇帝配天而無可申遂以獻皇帝配。如右殿父配天之文儀如大祀。其祝文則曰維嘉靖年歲次月朔日嗣天子臣御名恭享於皇天上帝曰時當季秋成成農事蓋生蒸利黎兆允安。邦家是賴。帝德廣天臣敢臣工宜爲酬享謹用玉帛犧牲祗謝生成大福。備此禮燎奉皇考容宗獻皇帝配帝侑啟尚享。後倣

告祭儀

初遇水旱災傷變異或躬禱或露告於宮中。於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廟、社稷、山川。無常儀。後祈雨雪。詣南郊。嗣后土、山川、神祇、社稷。皆服淺色服。鹵簿不設。不除馳道。不設配。不奏樂。後始建崇雩壇。定雩祀儀。牲用牛以熟薦。具禮樂。亦不設配。凡祭期前四日。奏祭。齋省牲。填祝版於文華殿。告廟陳設行禮。如祈穀儀。而祝文則敕翰林院官臨時撰用。

步禱儀

凡遇災。步禱於南郊。前一日。上具青服。以躬詣南郊行禮。告奉先殿。其填版如常儀。太常預設酒果脯醢香帛於圜丘。牛一。熟薦。是日設。隨朝衮不除道。免朝。上具青服御皇極門。太常寺跪奏請聖駕詣圜丘。上起步行。護駕侍衛導駕侍班翰林科道等官如常。百官皆青衣角帶。悉候於承天門外。內閣禮部太常近上。餘文東武西。各照常朝班序立。駕將至前導。卑者前。崇者後。各自爲對。不許搶越。至昭亨門序立候駕至。導引上至左壝星門外。幕次。憩禮部尚書等官跪奏。請詣壇位。上興入執事。迎神。上香。四拜。三獻。讀祝。各如儀畢。上出至幕次少憩。上御輦還。詣奉先殿參謁如常儀。祝文臨時撰用。

祭太社稷儀

明初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異壇同壝。以句龍后稷配。後建壇於午門右。先是以石爲社主面稷不用主。後埋於中。以木爲神牌。祭則設。畢則貯庫。後奉仁祖配。句龍后稷。建文初奉太祖配。洪熙復增太祖配。嘉靖仍以句龍后稷配而罷祖配。其齋戒、告廟、填祝版、省牲、如常儀。陳設則太社樽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豆各十二。簋籩各二。黑帛一。玉一。兩。圭有邸。太稷亦然。配位無圭。尊三。爵九。篚三。而祭時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豆各二。簋籩各二。邊豆各十。增三。酒盞三十。尊三。帛一。玉一。兩之。祭用樂。迎神。兩拜。奠帛三獻。讀祝。飲福、受胙、徹饌、送神、復兩拜。望燎。舉。祝文則曰。某年月朔日。皇帝遣某官某致祭於某甲太歲之神。四季月將之神。時雖孟春。羊豕或用牛。餘倣仁廟。謚以玉帛牲齊粢盛庶品。備茲釋奠。以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加太宗文皇帝。後改謚曰后土和

皇氏后稷配神。尚享。後嘉靖中。於西苑建帝社稷壇行禮。詳龍。不錄。

神祇壇儀

明初建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正殿祀太歲、風雲雷雨、五嶽、四海、四瀆、京畿山川。東西廡分祀京畿山川。四季月將。及都城隍。壇西南有先農壇。東有旗纛廟。南有耤田。洪武三年。合祀旗纛於中。每用驚蟄秋分

遣官祭。後以從南祀郊省牽祭。永樂中北京建壇。增天壽山。後每歲孟春歲暮。特祀太歲月將。凡親祀用皮弁服。以別郊廟。後以雨雪風雷爲天神。嶽鎮、海瀆、五山、京畿。及天下山川爲地祇。每仲秋行報祭禮同。日祭城隍於其廟。乃建天神地祇壇於先農壇之南。天神左。地祇右。南向。以北辰、未戌年親祭。凡齋戒、省牲、填祝版、告廟。皆如儀。牲用牛十五。羊十四。豕十五。鹿一。兔七。而天神四壇則豐師一壇。雨師、風伯、雷師各一壇。地祇七壇。五嶽一。五鎮。五山。四海。四瀆。京畿山川。天下山川。凡祭日免朝。上具翼善冠黃袍。御皇極門。太常卿奏請御祇壇。上陞輦。鹵簿導從。出先農壇東門。入至齋宮。更皮弁服。詣壇。先至天神壇就位。執事迎神。上香。兩拜。奠帛。初獻。祀三獻。飲福、受胙、徹饌、送神、兩拜。望燎。俱如常儀。乃詣地祇壇。先瘞毛血。餘禮同。舉。上易服還。參廟。畢還宮。天神祝文。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嗣天子御名。致祭於皇天上帝。后土皇地祇。曰時當季秋。成成農事。告成。以牲醴庶品。菲帛之儀。用修報祀。惟神鑒之。尚享。地祇祝文。則曰維年月日。嗣天子御名。致祭於五嶽、五鎮、基運、翔聖、神烈、天壽、純德、五山、四海、四瀆、京畿。天下山川之神。惟神鍾靈毓秀。丰鎮一方。參贊大化。功被生民。今農事既成。以牲帛醴庶品。菲帛之儀。用修報祭。神其歆哉。尚享。後倣

太歲月將祭儀

凡正月十二日。卽由山川壇祭太歲月將。前十日。太常請命大臣一員行。三日前。奏祭。陳設則中太歲用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豆各十二。籩三。酒盞三十。尊三。帛一。玉一。兩。廡月將四壇。每壇牲器如之。祭用樂。迎神。兩拜。奠帛三獻。讀祝。飲福、受胙、徹饌、送神。復兩拜。望燎。舉。祝文則曰。維某年月日。皇帝遣某官某致祭於某甲太歲之神。四季月將之神。時雖孟春。羊豕或用牛。餘倣仁廟。特用遣祭。以牲帛庶品之儀。神其歆此

732

明書卷五十八

志六

禮儀志三

○順記

太廟時享儀

凡遇四孟前三日太常奏祭祀致齋三日進銅人前二日太常奏明日與光祿官省牲鼎復命陳設則每帝后前植一羊一豕一登二鋪二籩豆各十二簠簋各二白率先制帛二共設酒尊三金爵八瓷爵十六籩四籩王配享四增各設幔一羊一豕一登二鋪二籩豆各十簠簋各二增六屬親制帛二功臣配享十七增每增羊一豕一鋪一籩豆各二簠簋各一報功制帛一俱三增一共設酒尊三祭時候上至階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導引官引上至拜位內贊奏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內贊奏四拜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捧帛爵獻訖讀祝官讀祝畢安神御前內贊奏俯伏興平身百官同樂止亞獻終獻同但執事官各以瓷爵受酒獻神御前樂止太常卿進立殿東西向唱賜福胙光祿官捧酒胙自神御前中門左出至上前內贊奏跪搢圭俯伏興平身復位以福酒胙進贊飲福酒受胙訖出圭俯伏興平身復位

拜典儀唱徹饌奏樂徹訖樂止太常卿詣神御前跪奏禮畢請還宮奏樂又四拜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奏樂內贊奏禮畢上還樂乃止其祝文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孝玄孫皇帝御名敢昭告於 廟號 謚 追尊 時維孟 仲 季 禮嚴祭祀謹以牲醴庶品用申追慕之情尚享

孟春特享儀

凡前期奏祭省牲陳設如常儀祭之日上乘輿由廟街門入至櫺星門西降與導引官導上由櫺星左門入上至戟門東帷幕具祭服出御引官導上由戟門左門入至寢殿同捧主官 帝以太監捧 后以內臣捧 出主至廟室以次安主訖其行禮奏樂異時享儀同但每廟三獻各具祝文畢飲福酒後復倒時享儀禮畢納各廟主訖易服還宮祝文則曰某年月日孝 各因所稱 嗣皇帝御名敢昭告於 各廟帝后 曰時維孟春禮嚴特薦謹以牲帛庶品用申追孝伏惟 尊謚 尚享嘉靖中定後罷

時給儀

凡四孟除孟春時享後合各廟而祭之禮樂陳設祝文一如時享惟嘉靖中定時能但祝文改用應時給之禮云後能

九廟特享儀

凡行禮一切同孟春特享但太祖廟上行禮各廟則捧主官行禮祝文總列帝后後能

九廟時給儀與前給儀同後能

大給儀

明初以歲除祭太廟與四時為五享至宏治初祧懿祖始以其日奉祧主至太廟行給祭禮先期遣官具酒果祝文告祧廟太廟及祧懿祖而以季冬中旬行大給禮尋罷祭告祭前祭及祭日諸儀與時享同上居中祭餘俱捧主官代祝文全列帝后曰氣序云遷歲時將終謹率事臣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特修大給禮於太廟用申追感之情伏惟尚享

舉祧儀

凡遇皇帝崩應祔廟前期太常寺奏致齋三日遣官祭告宗廟至日行祭告禮用祝文每廟各精一羹日上以祧廟告於大行皇帝几筵內侍官陳設酒饌如常儀至期行祧廟禮於太廟具素服內導引官導主詣拜位四拜奠帛獻酒讀祝四拜焚幣帛祝文禮畢還宮太常官同內執事官奉遷 某祖 某宗 神主衣冠并奉 某祖 某宗 以下各廟神主衣冠牀輿儀物以次遞遷其奉先殿 某祖 某宗 神位亦奉遷於暖閣內

卒祔儀物於祧廟

衣冠牀輿儀物隨宜收貯其各神主亦以次遞遷

升祔儀

凡於卒哭之明日，太常寺陳設祫饌於太廟，如常享儀，樂設而不作。設儀衛、繖扇於午門外，內侍設皇帝拜位於儿筵殿上，進神御輦於殿前丹陛上，內導引官導上衰服詣拜位，四拜舉哀，興，哀止，立於拜位之東西向，內侍詣鑾座前跪奏請某宗神主降座陞輦，詣太廟祔享。奏訖，內侍捧神主安舉於神輿，執事官捧衣冠置於輿，繖扇侍衛如儀，至思善門外，上易祭服陞輅，後隨。若有親王，至太廟南門之外降輅，導引官導上詣神位前跪。太常卿跪於左，奏請某宗某皇帝神主降輦，詣太廟祔享。奏訖，俯伏，興，上乃捧神主由左門入，與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丹陛，輿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一廟前，內侍接捧神主至褥位，朝北，上於神主後行八拜禮，各廟俱八拜，畢，太常卿立壇東西向，唱贊，上詣主，內侍捧主進於上，上安於神座，安衣冠訖，乃詣拜位行祭禮，如時享儀，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隨班行禮，畢，仍奉神主還几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皇后祔廟儀

若皇后先崩，藏主於別殿，維世宗時孝烈先入祔廟，非禮也。凡祔廟皆隨大行皇帝神主行禮。若皇后後崩，則於陵迎主儲奉慈寧宮儿筵，至大祥前廟一，如大行皇帝祔廟儀，不迎儿筵，減用祝文，臨時權用。

大祫儀

凡大祫擇日，前期告廟，奏祭致齋，陳設，俱如時享儀。太常卿奉請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於太廟上，於是日具袞冕，詣奉慈殿，請太廟上，至太廟門外降輦，導引官導上入御幄，具祭服，出，由殿左門入，其就位執事，迎神四拜，上香復位，至行初獻，先奠初祖，畢，至太祖前，讀祝，訖，亞獻終獻，各如之，飲福受胙四拜，徹饌送神四拜，望燎，俱如儀。太常卿捧皇初祖神牌，詣燎所，奏禮畢，上出，易服還宮，其祝文則曰，維年月朔日，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於皇初祖太祖高皇帝配侑，祫享後能。

慶證號儀

凡慶證號，前期擇吉，奏奉省牲，陳設如常儀，前二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鴻臚寺設册寶輿及香案於奉天殿，是日，鼓內侍先以册寶置於案，太常先設册寶案，鴻臚備册寶輿於奉天門外正中，鼓簿鼗樂大樂如常，百官具祭服，詣太廟門外立，俟，執事及宣册寶官先從太廟右門序立於殿右，上具袞冕，御華蓋，殿，捧册寶官各具祭服，於奉天門外序立，奏請行禮，上出奉天殿，册寶案前導，上乘輿，隨至午門外，乘輅，至太廟門，百官跪，俟，輿過，上降輅，隨至廟門外，捧册寶官捧至於廟丹陛，案，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上就位，迎神四拜，凡樂作止，皆如常典儀，奏進册寶，遂捧前行，上隨由左門入至廟中，上至　皇考　皇祖　神御前，說，進

册，實，册訖，進寶，官寶訖，搢圭，出圭，如常儀，復位，奉四拜，興，行祭禮，如常儀，次日，頒詔，世宗時，改太祖高皇帝拜位於儿筵殿上，進神御輦於殿前丹陛上，內導引官導上衰服，詣拜位，四拜，舉哀，興，哀止，立於拜位之東西向，內侍詣鑾座前跪奏，請某宗神主降座陞輦，詣太廟祔享。奏訖，內侍捧神主安舉於神輿，執事官捧衣冠置於輿，繖扇侍衛如儀，至思善門外，上易祭服，陞輅，後隨。若有親王，至太廟南門之外降輅，導引官導上詣神位前跪。太常卿跪於左，奏請某宗某皇帝神主降輦，詣太廟祔享。奏訖，俯伏，興，上乃捧神主由左門入，與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丹陛，輿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一廟前，內侍接捧神主至褥位，朝北，上於神主後行八拜禮，各廟俱八拜，畢，太常卿立壇東西向，唱贊，上詣主，內侍捧主進於上，上安於神座，安衣冠訖，乃詣拜位行祭禮，如時享儀，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隨班行禮，畢，仍奉神主還几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皇后祔廟儀

若皇后先崩，藏主於別殿，維世宗時孝烈先入祔廟，非禮也。凡祔廟皆隨大行皇帝神主行禮。若皇后後崩，則於陵迎主儲奉慈寧宮儿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大祫儀

凡大祫擇日，前期告廟，奏祭致齋，陳設，俱如時享儀。太常卿奉請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於太廟上，於是日具袞冕，詣奉慈殿，請太廟上，至太廟門外降輦，導引官導上入御幄，具祭服，出，由殿左門入，其就位執事，迎神四拜，上香復位，至行初獻，先奠初祖，畢，至太祖前，讀祝，訖，亞獻終獻，各如之，飲福受胙四拜，徹饌送神四拜，望燎，俱如儀。太常卿捧皇初祖神牌，詣燎所，奏禮畢，上出，易服還宮，其祝文則曰，維年月朔日，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於皇初祖太祖高皇帝配侑，祫享後能。

慶證號儀

凡慶證號，前期擇吉，奏奉省牲，陳設如常儀，前二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鴻臚寺設册寶輿及香案於奉天殿，是日，鼓內侍先以册寶置於案，太常先設册寶案，鴻臚備册寶輿於奉天門外正中，鼓簿鼗樂大樂如常，百官具祭服，詣太廟門外立，俟，執事及宣册寶官先從太廟右門序立於殿右，上具袞冕，御華蓋，殿，捧册寶官各具祭服，於奉天門外序立，奏請行禮，上出奉天殿，册寶案前導，上乘輿，隨至午門外，乘輅，至太廟門，百官跪，俟，輿過，上降輅，隨至廟門外，捧册寶官捧至於廟丹陛，案，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上就位，迎神四拜，凡樂作止，皆如常典儀，奏進册寶，遂捧前行，上隨由左門入至廟中，上至　皇考　皇祖　神御前，說，進

册，實，册訖，進寶，官寶訖，搢圭，出圭，如常儀，復位，奉四拜，興，行祭禮，如常儀，次日，頒詔，世宗時，改太祖高皇帝拜位於儿筵殿上，進神御輦於殿前丹陛上，內導引官導上衰服，詣拜位，四拜，舉哀，興，哀止，立於拜位之東西向，內侍詣鑾座前跪奏，請某宗神主降座陞輦，詣太廟祔享。奏訖，內侍捧神主安舉於神輿，執事官捧衣冠置於輿，繖扇侍衛如儀，至思善門外，上易祭服，陞輅，後隨。若有親王，至太廟南門之外降輅，導引官導上詣神位前跪。太常卿跪於左，奏請某宗某皇帝神主降輦，詣太廟祔享。奏訖，俯伏，興，上乃捧神主由左門入，與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丹陛，輿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一廟前，內侍接捧神主至褥位，朝北，上於神主後行八拜禮，各廟俱八拜，畢，太常卿立壇東西向，唱贊，上詣主，內侍捧主進於上，上安於神座，安衣冠訖，乃詣拜位行祭禮，如時享儀，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隨班行禮，畢，仍奉神主還几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皇后祔廟儀

若皇后先崩，藏主於別殿，維世宗時孝烈先入祔廟，非禮也。凡祔廟皆隨大行皇帝神主行禮。若皇后後崩，則於陵迎主儲奉慈寧宮儿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大祫儀

凡大祫擇日，前期告廟，奏祭致齋，陳設，俱如時享儀。太常卿奉請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於太廟上，於是日具袞冕，詣奉慈殿，請太廟上，至太廟門外降輦，導引官導上入御幄，具祭服，出，由殿左門入，其就位執事，迎神四拜，上香復位，至行初獻，先奠初祖，畢，至太祖前，讀祝，訖，亞獻終獻，各如之，飲福受胙四拜，徹饌送神四拜，望燎，俱如儀。太常卿捧皇初祖神牌，詣燎所，奏禮畢，上出，易服還宮，其祝文則曰，維年月朔日，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於皇初祖太祖高皇帝配侑，祫享後能。

慶證號儀

凡慶證號，前期擇吉，奏奉省牲，陳設如常儀，前二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鴻臚寺設册寶輿及香案於奉天殿，是日，鼓內侍先以册寶置於案，太常先設册寶案，鴻臚備册寶輿於奉天門外正中，鼓簿鼗樂大樂如常，百官具祭服，詣太廟門外立，俟，執事及宣册寶官先從太廟右門序立於殿右，上具袞冕，御華蓋，殿，捧册寶官各具祭服，於奉天門外序立，奏請行禮，上出奉天殿，册寶案前導，上乘輿，隨至午門外，乘輅，至太廟門，百官跪，俟，輿過，上降輅，隨至廟門外，捧册寶官捧至於廟丹陛，案，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上就位，迎神四拜，凡樂作止，皆如常典儀，奏進册寶，遂捧前行，上隨由左門入至廟中，上至　皇考　皇祖　神御前，說，進

册，實，册訖，進寶，官寶訖，搢圭，出圭，如常儀，復位，奉四拜，興，行祭禮，如常儀，次日，頒詔，世宗時，改太祖高皇帝拜位於儿筵殿上，進神御輦於殿前丹陛上，內導引官導上衰服，詣拜位，四拜，舉哀，興，哀止，立於拜位之東西向，內侍詣鑾座前跪奏，請某宗神主降座陞輦，詣太廟祔享。奏訖，內侍捧神主安舉於神輿，執事官捧衣冠置於輿，繖扇侍衛如儀，至思善門外，上易祭服，陞輅，後隨。若有親王，至太廟南門之外降輅，導引官導上詣神位前跪。太常卿跪於左，奏請某宗某皇帝神主降輦，詣太廟祔享。奏訖，俯伏，興，上乃捧神主由左門入，與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丹陛，輿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一廟前，內侍接捧神主至褥位，朝北，上於神主後行八拜禮，各廟俱八拜，畢，太常卿立壇東西向，唱贊，上詣主，內侍捧主進於上，上安於神座，安衣冠訖，乃詣拜位行祭禮，如時享儀，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隨班行禮，畢，仍奉神主還几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皇后祔廟儀

若皇后先崩，藏主於別殿，維世宗時孝烈先入祔廟，非禮也。凡祔廟皆隨大行皇帝神主行禮。若皇后後崩，則於陵迎主儲奉慈寧宮儿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大祫儀

凡大祫擇日，前期告廟，奏祭致齋，陳設，俱如時享儀。太常卿奉請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於太廟上，於是日具袞冕，詣奉慈殿，請太廟上，至太廟門外降輦，導引官導上入御幄，具祭服，出，由殿左門入，其就位執事，迎神四拜，上香復位，至行初獻，先奠初祖，畢，至太祖前，讀祝，訖，亞獻終獻，各如之，飲福受胙四拜，徹饌送神四拜，望燎，俱如儀。太常卿捧皇初祖神牌，詣燎所，奏禮畢，上出，易服還宮，其祝文則曰，維年月朔日，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於皇初祖太祖高皇帝配侑，祫享後能。

慶證號儀

凡慶證號，前期擇吉，奏奉省牲，陳設如常儀，前二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鴻臚寺設册寶輿及香案於奉天殿，是日，鼓內侍先以册寶置於案，太常先設册寶案，鴻臚備册寶輿於奉天門外正中，鼓簿鼗樂大樂如常，百官具祭服，詣太廟門外立，俟，執事及宣册寶官先從太廟右門序立於殿右，上具袞冕，御華蓋，殿，捧册寶官各具祭服，於奉天門外序立，奏請行禮，上出奉天殿，册寶案前導，上乘輿，隨至午門外，乘輅，至太廟門，百官跪，俟，輿過，上降輅，隨至廟門外，捧册寶官捧至於廟丹陛，案，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上就位，迎神四拜，凡樂作止，皆如常典儀，奏進册寶，遂捧前行，上隨由左門入至廟中，上至　皇考　皇祖　神御前，說，進

册，實，册訖，進寶，官寶訖，搢圭，出圭，如常儀，復位，奉四拜，興，行祭禮，如常儀，次日，頒詔，世宗時，改太祖高皇帝拜位於儿筵殿上，進神御輦於殿前丹陛上，內導引官導上衰服，詣拜位，四拜，舉哀，興，哀止，立於拜位之東西向，內侍詣鑾座前跪奏，請某宗神主降座陞輦，詣太廟祔享。奏訖，內侍捧神主安舉於神輿，執事官捧衣冠置於輿，繖扇侍衛如儀，至思善門外，上易祭服，陞輅，後隨。若有親王，至太廟南門之外降輅，導引官導上詣神位前跪。太常卿跪於左，奏請某宗某皇帝神主降輦，詣太廟祔享。奏訖，俯伏，興，上乃捧神主由左門入，與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丹陛，輿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一廟前，內侍接捧神主至褥位，朝北，上於神主後行八拜禮，各廟俱八拜，畢，太常卿立壇東西向，唱贊，上詣主，內侍捧主進於上，上安於神座，安衣冠訖，乃詣拜位行祭禮，如時享儀，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隨班行禮，畢，仍奉神主還几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皇后祔廟儀

若皇后先崩，藏主於別殿，維世宗時孝烈先入祔廟，非禮也。凡祔廟皆隨大行皇帝神主行禮。若皇后後崩，則於陵迎主儲奉慈寧宮儿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大祫儀

凡大祫擇日，前期告廟，奏祭致齋，陳設，俱如時享儀。太常卿奉請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於太廟上，於是日具袞冕，詣奉慈殿，請太廟上，至太廟門外降輦，導引官導上入御幄，具祭服，出，由殿左門入，其就位執事，迎神四拜，上香復位，至行初獻，先奠初祖，畢，至太祖前，讀祝，訖，亞獻終獻，各如之，飲福受胙四拜，徹饌送神四拜，望燎，俱如儀。太常卿捧皇初祖神牌，詣燎所，奏禮畢，上出，易服還宮，其祝文則曰，維年月朔日，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於皇初祖太祖高皇帝配侑，祫享後能。

慶證號儀

凡慶證號，前期擇吉，奏奉省牲，陳設如常儀，前二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鴻臚寺設册寶輿及香案於奉天殿，是日，鼓內侍先以册寶置於案，太常先設册寶案，鴻臚備册寶輿於奉天門外正中，鼓簿鼗樂大樂如常，百官具祭服，詣太廟門外立，俟，執事及宣册寶官先從太廟右門序立於殿右，上具袞冕，御華蓋，殿，捧册寶官各具祭服，於奉天門外序立，奏請行禮，上出奉天殿，册寶案前導，上乘輿，隨至午門外，乘輅，至太廟門，百官跪，俟，輿過，上降輅，隨至廟門外，捧册寶官捧至於廟丹陛，案，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上就位，迎神四拜，凡樂作止，皆如常典儀，奏進册寶，遂捧前行，上隨由左門入至廟中，上至　皇考　皇祖　神御前，說，進

册，實，册訖，進寶，官寶訖，搢圭，出圭，如常儀，復位，奉四拜，興，行祭禮，如常儀，次日，頒詔，世宗時，改太祖高皇帝拜位於儿筵殿上，進神御輦於殿前丹陛上，內導引官導上衰服，詣拜位，四拜，舉哀，興，哀止，立於拜位之東西向，內侍詣鑾座前跪奏，請某宗神主降座陞輦，詣太廟祔享。奏訖，內侍捧神主安舉於神輿，執事官捧衣冠置於輿，繖扇侍衛如儀，至思善門外，上易祭服，陞輅，後隨。若有親王，至太廟南門之外降輅，導引官導上詣神位前跪。太常卿跪於左，奏請某宗某皇帝神主降輦，詣太廟祔享。奏訖，俯伏，興，上乃捧神主由左門入，與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丹陛，輿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一廟前，內侍接捧神主至褥位，朝北，上於神主後行八拜禮，各廟俱八拜，畢，太常卿立壇東西向，唱贊，上詣主，內侍捧主進於上，上安於神座，安衣冠訖，乃詣拜位行祭禮，如時享儀，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隨班行禮，畢，仍奉神主還几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皇后祔廟儀

若皇后先崩，藏主於別殿，維世宗時孝烈先入祔廟，非禮也。凡祔廟皆隨大行皇帝神主行禮。若皇后後崩，則於陵迎主儲奉慈寧宮儿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大祫儀

凡大祫擇日，前期告廟，奏祭致齋，陳設，俱如時享儀。太常卿奉請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於太廟上，於是日具袞冕，詣奉慈殿，請太廟上，至太廟門外降輦，導引官導上入御幄，具祭服，出，由殿左門入，其就位執事，迎神四拜，上香復位，至行初獻，先奠初祖，畢，至太祖前，讀祝，訖，亞獻終獻，各如之，飲福受胙四拜，徹饌送神四拜，望燎，俱如儀。太常卿捧皇初祖神牌，詣燎所，奏禮畢，上出，易服還宮，其祝文則曰，維年月朔日，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於皇初祖太祖高皇帝配侑，祫享後能。

慶證號儀

凡慶證號，前期擇吉，奏奉省牲，陳設如常儀，前二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鴻臚寺設册寶輿及香案於奉天殿，是日，鼓內侍先以册寶置於案，太常先設册寶案，鴻臚備册寶輿於奉天門外正中，鼓簿鼗樂大樂如常，百官具祭服，詣太廟門外立，俟，執事及宣册寶官先從太廟右門序立於殿右，上具袞冕，御華蓋，殿，捧册寶官各具祭服，於奉天門外序立，奏請行禮，上出奉天殿，册寶案前導，上乘輿，隨至午門外，乘輅，至太廟門，百官跪，俟，輿過，上降輅，隨至廟門外，捧册寶官捧至於廟丹陛，案，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上就位，迎神四拜，凡樂作止，皆如常典儀，奏進册寶，遂捧前行，上隨由左門入至廟中，上至　皇考　皇祖　神御前，說，進

册，實，册訖，進寶，官寶訖，搢圭，出圭，如常儀，復位，奉四拜，興，行祭禮，如常儀，次日，頒詔，世宗時，改太祖高皇帝拜位於儿筵殿上，進神御輦於殿前丹陛上，內導引官導上衰服，詣拜位，四拜，舉哀，興，哀止，立於拜位之東西向，內侍詣鑾座前跪奏，請某宗神主降座陞輦，詣太廟祔享。奏訖，內侍捧神主安舉於神輿，執事官捧衣冠置於輿，繖扇侍衛如儀，至思善門外，上易祭服，陞輅，後隨。若有親王，至太廟南門之外降輅，導引官導上詣神位前跪。太常卿跪於左，奏請某宗某皇帝神主降輦，詣太廟祔享。奏訖，俯伏，興，上乃捧神主由左門入，與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丹陛，輿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一廟前，內侍接捧神主至褥位，朝北，上於神主後行八拜禮，各廟俱八拜，畢，太常卿立壇東西向，唱贊，上詣主，內侍捧主進於上，上安於神座，安衣冠訖，乃詣拜位行祭禮，如時享儀，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隨班行禮，畢，仍奉神主還几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皇后祔廟儀

若皇后先崩，藏主於別殿，維世宗時孝烈先入祔廟，非禮也。凡祔廟皆隨大行皇帝神主行禮。若皇后後崩，則於陵迎主儲奉慈寧宮儿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大祫儀

凡大祫擇日，前期告廟，奏祭致齋，陳設，俱如時享儀。太常卿奉請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於太廟上，於是日具袞冕，詣奉慈殿，請太廟上，至太廟門外降輦，導引官導上入御幄，具祭服，出，由殿左門入，其就位執事，迎神四拜，上香復位，至行初獻，先奠初祖，畢，至太祖前，讀祝，訖，亞獻終獻，各如之，飲福受胙四拜，徹饌送神四拜，望燎，俱如儀。太常卿捧皇初祖神牌，詣燎所，奏禮畢，上出，易服還宮，其祝文則曰，維年月朔日，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於皇初祖太祖高皇帝配侑，祫享後能。

慶證號儀

凡慶證號，前期擇吉，奏奉省牲，陳設如常儀，前二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鴻臚寺設册寶輿及香案於奉天殿，是日，鼓內侍先以册寶置於案，太常先設册寶案，鴻臚備册寶輿於奉天門外正中，鼓簿鼗樂大樂如常，百官具祭服，詣太廟門外立，俟，執事及宣册寶官先從太廟右門序立於殿右，上具袞冕，御華蓋，殿，捧册寶官各具祭服，於奉天門外序立，奏請行禮，上出奉天殿，册寶案前導，上乘輿，隨至午門外，乘輅，至太廟門，百官跪，俟，輿過，上降輅，隨至廟門外，捧册寶官捧至於廟丹陛，案，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上就位，迎神四拜，凡樂作止，皆如常典儀，奏進册寶，遂捧前行，上隨由左門入至廟中，上至　皇考　皇祖　神御前，說，進

册，實，册訖，進寶，官寶訖，搢圭，出圭，如常儀，復位，奉四拜，興，行祭禮，如常儀，次日，頒詔，世宗時，改太祖高皇帝拜位於儿筵殿上，進神御輦於殿前丹陛上，內導引官導上衰服，詣拜位，四拜，舉哀，興，哀止，立於拜位之東西向，內侍詣鑾座前跪奏，請某宗神主降座陞輦，詣太廟祔享。奏訖，內侍捧神主安舉於神輿，執事官捧衣冠置於輿，繖扇侍衛如儀，至思善門外，上易祭服，陞輅，後隨。若有親王，至太廟南門之外降輅，導引官導上詣神位前跪。太常卿跪於左，奏請某宗某皇帝神主降輦，詣太廟祔享。奏訖，俯伏，興，上乃捧神主由左門入，與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丹陛，輿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一廟前，內侍接捧神主至褥位，朝北，上於神主後行八拜禮，各廟俱八拜，畢，太常卿立壇東西向，唱贊，上詣主，內侍捧主進於上，上安於神座，安衣冠訖，乃詣拜位行祭禮，如時享儀，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隨班行禮，畢，仍奉神主還几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皇后祔廟儀

若皇后先崩，藏主於別殿，維世宗時孝烈先入祔廟，非禮也。凡祔廟皆隨大行皇帝神主行禮。若皇后後崩，則於陵迎主儲奉慈寧宮儿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大祫儀

凡大祫擇日，前期告廟，奏祭致齋，陳設，俱如時享儀。太常卿奉請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於太廟上，於是日具袞冕，詣奉慈殿，請太廟上，至太廟門外降輦，導引官導上入御幄，具祭服，出，由殿左門入，其就位執事，迎神四拜，上香復位，至行初獻，先奠初祖，畢，至太祖前，讀祝，訖，亞獻終獻，各如之，飲福受胙四拜，徹饌送神四拜，望燎，俱如儀。太常卿捧皇初祖神牌，詣燎所，奏禮畢，上出，易服還宮，其祝文則曰，維年月朔日，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於皇初祖太祖高皇帝配侑，祫享後能。

慶證號儀

凡慶證號，前期擇吉，奏奉省牲，陳設如常儀，前二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鴻臚寺設册寶輿及香案於奉天殿，是日，鼓內侍先以册寶置於案，太常先設册寶案，鴻臚備册寶輿於奉天門外正中，鼓簿鼗樂大樂如常，百官具祭服，詣太廟門外立，俟，執事及宣册寶官先從太廟右門序立於殿右，上具袞冕，御華蓋，殿，捧册寶官各具祭服，於奉天門外序立，奏請行禮，上出奉天殿，册寶案前導，上乘輿，隨至午門外，乘輅，至太廟門，百官跪，俟，輿過，上降輅，隨至廟門外，捧册寶官捧至於廟丹陛，案，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上就位，迎神四拜，凡樂作止，皆如常典儀，奏進册寶，遂捧前行，上隨由左門入至廟中，上至　皇考　皇祖　神御前，說，進

册，實，册訖，進寶，官寶訖，搢圭，出圭，如常儀，復位，奉四拜，興，行祭禮，如常儀，次日，頒詔，世宗時，改太祖高皇帝拜位於儿筵殿上，進神御輦於殿前丹陛上，內導引官導上衰服，詣拜位，四拜，舉哀，興，哀止，立於拜位之東西向，內侍詣鑾座前跪奏，請某宗神主降座陞輦，詣太廟祔享。奏訖，內侍捧神主安舉於神輿，執事官捧衣冠置於輿，繖扇侍衛如儀，至思善門外，上易祭服，陞輅，後隨。若有親王，至太廟南門之外降輅，導引官導上詣神位前跪。太常卿跪於左，奏請某宗某皇帝神主降輦，詣太廟祔享。奏訖，俯伏，興，上乃捧神主由左門入，與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丹陛，輿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一廟前，內侍接捧神主至褥位，朝北，上於神主後行八拜禮，各廟俱八拜，畢，太常卿立壇東西向，唱贊，上詣主，內侍捧主進於上，上安於神座，安衣冠訖，乃詣拜位行祭禮，如時享儀，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隨班行禮，畢，仍奉神主還几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皇后祔廟儀

若皇后先崩，藏主於別殿，維世宗時孝烈先入祔廟，非禮也。凡祔廟皆隨大行皇帝神主行禮。若皇后後崩，則於陵迎主儲奉慈寧宮儿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大祫儀

凡大祫擇日，前期告廟，奏祭致齋，陳設，俱如時享儀。太常卿奉請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於太廟上，於是日具袞冕，詣奉慈殿，請太廟上，至太廟門外降輦，導引官導上入御幄，具祭服，出，由殿左門入，其就位執事，迎神四拜，上香復位，至行初獻，先奠初祖，畢，至太祖前，讀祝，訖，亞獻終獻，各如之，飲福受胙四拜，徹饌送神四拜，望燎，俱如儀。太常卿捧皇初祖神牌，詣燎所，奏禮畢，上出，易服還宮，其祝文則曰，維年月朔日，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於皇初祖太祖高皇帝配侑，祫享後能。

慶證號儀

凡慶證號，前期擇吉，奏奉省牲，陳設如常儀，前二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鴻臚寺設册寶輿及香案於奉天殿，是日，鼓內侍先以册寶置於案，太常先設册寶案，鴻臚備册寶輿於奉天門外正中，鼓簿鼗樂大樂如常，百官具祭服，詣太廟門外立，俟，執事及宣册寶官先從太廟右門序立於殿右，上具袞冕，御華蓋，殿，捧册寶官各具祭服，於奉天門外序立，奏請行禮，上出奉天殿，册寶案前導，上乘輿，隨至午門外，乘輅，至太廟門，百官跪，俟，輿過，上降輅，隨至廟門外，捧册寶官捧至於廟丹陛，案，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上就位，迎神四拜，凡樂作止，皆如常典儀，奏進册寶，遂捧前行，上隨由左門入至廟中，上至　皇考　皇祖　神御前，說，進

册，實，册訖，進寶，官寶訖，搢圭，出圭，如常儀，復位，奉四拜，興，行祭禮，如常儀，次日，頒詔，世宗時，改太祖高皇帝拜位於儿筵殿上，進神御輦於殿前丹陛上，內導引官導上衰服，詣拜位，四拜，舉哀，興，哀止，立於拜位之東西向，內侍詣鑾座前跪奏，請某宗神主降座陞輦，詣太廟祔享。奏訖，內侍捧神主安舉於神輿，執事官捧衣冠置於輿，繖扇侍衛如儀，至思善門外，上易祭服，陞輅，後隨。若有親王，至太廟南門之外降輅，導引官導上詣神位前跪。太常卿跪於左，奏請某宗某皇帝神主降輦，詣太廟祔享。奏訖，俯伏，興，上乃捧神主由左門入，與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丹陛，輿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一廟前，內侍接捧神主至褥位，朝北，上於神主後行八拜禮，各廟俱八拜，畢，太常卿立壇東西向，唱贊，上詣主，內侍捧主進於上，上安於神座，安衣冠訖，乃詣拜位行祭禮，如時享儀，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隨班行禮，畢，仍奉神主還几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皇后祔廟儀

若皇后先崩，藏主於別殿，維世宗時孝烈先入祔廟，非禮也。凡祔廟皆隨大行皇帝神主行禮。若皇后後崩，則於陵迎主儲奉慈寧宮儿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大祫儀

凡大祫擇日，前期告廟，奏祭致齋，陳設，俱如時享儀。太常卿奉請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於太廟上，於是日具袞冕，詣奉慈殿，請太廟上，至太廟門外降輦，導引官導上入御幄，具祭服，出，由殿左門入，其就位執事，迎神四拜，上香復位，至行初獻，先奠初祖，畢，至太祖前，讀祝，訖，亞獻終獻，各如之，飲福受胙四拜，徹饌送神四拜，望燎，俱如儀。太常卿捧皇初祖神牌，詣燎所，奏禮畢，上出，易服還宮，其祝文則曰，維年月朔日，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於皇初祖太祖高皇帝配侑，祫享後能。

慶證號儀

凡慶證號，前期擇吉，奏奉省牲，陳設如常儀，前二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鴻臚寺設册寶輿及香案於奉天殿，是日，鼓內侍先以册寶置於案，太常先設册寶案，鴻臚備册寶輿於奉天門外正中，鼓簿鼗樂大樂如常，百官具祭服，詣太廟門外立，俟，執事及宣册寶官先從太廟右門序立於殿右，上具袞冕，御華蓋，殿，捧册寶官各具祭服，於奉天門外序立，奏請行禮，上出奉天殿，册寶案前導，上乘輿，隨至午門外，乘輅，至太廟門，百官跪，俟，輿過，上降輅，隨至廟門外，捧册寶官捧至於廟丹陛，案，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上就位，迎神四拜，凡樂作止，皆如常典儀，奏進册寶，遂捧前行，上隨由左門入至廟中，上至　皇考　皇祖　神御前，說，進

册，實，册訖，進寶，官寶訖，搢圭，出圭，如常儀，復位，奉四拜，興，行祭禮，如常儀，次日，頒詔，世宗時，改太祖高皇帝拜位於儿筵殿上，進神御輦於殿前丹陛上，內導引官導上衰服，詣拜位，四拜，舉哀，興，哀止，立於拜位之東西向，內侍詣鑾座前跪奏，請某宗神主降座陞輦，詣太廟祔享。奏訖，內侍捧神主安舉於神輿，執事官捧衣冠置於輿，繖扇侍衛如儀，至思善門外，上易祭服，陞輅，後隨。若有親王，至太廟南門之外降輅，導引官導上詣神位前跪。太常卿跪於左，奏請某宗某皇帝神主降輦，詣太廟祔享。奏訖，俯伏，興，上乃捧神主由左門入，與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丹陛，輿儀仗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至一廟前，內侍接捧神主至褥位，朝北，上於神主後行八拜禮，各廟俱八拜，畢，太常卿立壇東西向，唱贊，上詣主，內侍捧主進於上，上安於神座，安衣冠訖，乃詣拜位行祭禮，如時享儀，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隨班行禮，畢，仍奉神主還几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皇后祔廟儀

若皇后先崩，藏主於別殿，維世宗時孝烈先入祔廟，非禮也。凡祔廟皆隨大行皇帝神主行禮。若皇后後崩，則於陵迎主儲奉慈寧宮儿筵，至大祥前一日，遣官祭告太廟，至日上祭告儿筵，奉安神主儀物於太廟，仍行禮如時享儀。

大祫儀

凡大祫擇日，前期告廟，奏祭致齋，陳設，俱如時享儀。太常卿奉請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於太廟上，於是日具袞冕，詣奉慈殿，請太廟上，至太廟門外降輦，導引官導上入御幄，具祭服，出，由殿左門入，其就位執事，迎神四拜，上香復位，至行初獻，先奠初祖，畢，至太祖前，讀祝，訖，亞獻終獻，各如之，飲福受胙四拜，徹饌送神四拜，望燎，俱如儀。太常卿捧皇初祖神牌，詣燎所，奏

陵則章皇后孫氏合葬裕陵則裕皇后錢氏合葬。孝肅周氏祔葬茂陵則純皇后王氏合葬。孝穆紀氏孝惠鄧氏俱祔葬泰陵則敬皇后夏氏合葬。永陵則莊皇后陳氏合葬。康陵則孝恪杜氏祔葬。昭陵則莊皇后李氏合葬。孝安陳氏孝定李氏俱祔葬。定陵則顯皇后王氏合葬。孝靖王氏祔葬。慶陵則貞皇后郭氏合葬。孝和王氏孝純劉氏祔葬。德陵則皇后張氏國變後別葬。不得合。惟祖陵無衣冠。餘皆設衣冠祭及祠祭陵戶每歲冬至正旦以太牢。清明中元孟冬剪紮以少牢。祔陵則本署官。皇陵孝陵則以勳臣各行禮而獻皇帝顯陵在承天府之松林山。號曰純德山。亦設衛。制如孝陵。凡王及百官過必祭。行必辭。而天壽諸陵俱設神宮監。凡清明中元冬至致祭。遣官行禮。文武衙門堂上官各一員分詣陪祭。忌辰聖旦正日孟冬。亦遣官。無陪祭者。後春秋上躬祭。春以清明。秋以霜降。○恭讓章皇后陵在金山。遣內官。景皇帝陵在金山。世宗毅皇后張氏葬金山。俱遣戚臣。憲宗廢后吳氏葬金山。世宗孝潔皇后陳氏葬金山。俱遣內官。各行禮。若孝陵四十妃嬪二葬陵之東西。餘從葬金山。餘俱從葬。而裕陵以後。則無從葬之妃。裕陵十八妃。一依陵之西南。康陵二妃。顯陵一妃。永陵三十妃。二十六嬪。內五妃葬襖殿。遣內官祭以牲醴。至嘉靖中。始命併入諸陵。從祭祔恩殿之兩旁。以紅紙牌書曰。大明某皇帝第幾妃之位。禮畢焚之。後改木位刻名號。則永從祀焉。○諡文太子陵在孝陵之左。祭如孝陵。惟四孟歲除忌辰。則加牲焉。懷獻懷悼悲葬金山。哀沖莊敬邊襲兒略。祔母妃。憲懷獻懷悼懷俱葬金山。遣戚臣行禮。○靜猷、越靖、滕懷、衛恭、許悼、秀懷、忻穆、岐惠、雍靖、壽定、汝定、溫簡、申懿、蔣悼、景恭、潁殤、戚懷、蠲哀、均思、靖悼、各王。內惟滕靜、滕莊、衛山、雍申葬閣山。餘俱金山。遣內官祭以牲醴。○皇第八子及諸公主俱葬金山。遣內官祭以素羞而罷。靖、梁莊、侶懷三王。及常寧、善化二公主。在承天府。奉祀官及內官行禮。祭以牲醴。太廟配享十五王墳俱祭於鳳陽。而外戚徐揚滁陽三王墳各有祭。惟延文皇帝陵址在西山。不獲祀。悲哉。

山陵躬祭儀

凡遇春秋應祭。先期太常寺備告廟及祀陵祭品如常儀。翰林院撰祭告文。錦衣衛設丹陛儀衛。屆行。兵部奏請簡命文武大臣居守。請敕行事。及奏請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分調提督武臣嚴守。遊山關隘。遣屆期軍士。以科道各監戶部從其糾糺。工部治除道。光祿預御膳。教坊備大樂。府部等各衙門正官及司屬官各一員從。惟翰林院學士及日講太常鴻臚官皆從。科六員。道十三員。著在途供事。以便服朝參以吉服。前期一日。上奉后妃告於廟。至益免朝。御由長安左門出。后妃以盤輿從。屆從官先行。居守及文武百官俱吉服。趨德勝門外候送。御過。送御至。皇城行宮。膳畢。陞座。百官朝見。行叩頭禮。次益從官朝參奏事。畢。鴻臚引昌平官吏人等見。行五拜三叩頭禮。畢。退。次日益從官朝參如常儀。祭日免朝。門上降盤出。右門入。至行宮。祭畢。陞座。從官行叩頭禮。畢。退。次日益從官朝參如常儀。祭日免朝。質明。上具青袍。御翔鸞長陵致祭。如廟享儀。遣官告祭畢。趨赴行宮候。御每日益朝參奏事如常儀。回鑾日免朝。從官先行。至皇城候。駕至。從官行禮如常。

次益從官朝參奏事畢。昌平官吏諸人辭行。禮如常儀。畢。從官先還。御至德勝門。百官迎而居守。大臣伏謁。御前致詞。行叩頭禮。畢。大樂鼓吹振作。御入。告廟。謁皇太后。畢。還宮。趨二日。上御皇極門。百官吉服致詞。行禮。畢。靖中。會奉母后謁陵。禮稍異。不悉行。益不錄。

山陵遣祭儀

凡遣官則陳設用牲醴。贊引引遣官由殿右門入。執事就位上香。四拜。初獻奠帛讀祝。亞獻終獻同。復四拜。凡拜。衆官同。而皆用御史監禮。畢。捧祝帛詣褥位如常儀。歸復命。祝文則不論親祭遣官皆同。春秋則曰。時維仲春（秋）月（日）。追念深恩。不勝（悼懷）。謹用祭告。伏惟尚享。中元冬至則曰。氣序流遷。時維中元（冬至）。追念深恩。不勝（悼懷）。謹用祭告。伏惟尚享。凡祝文皆備書監號。文皆同。其他皇后及景帝陵則曰。日月不居。仙遊益遠。茲遇某節。不勝追慕云。

奉皇后神主祔陵儀

必期命大臣一員先詣某陵祭告。一員護送神主。內侍官先於陵殿備神座几案。册寶衣冠等案。是日內殿行奉遷禮。畢。神主與由中門出。至午門外。儀衛前導。由各中門至左長安中門出。由德勝門詣陵。百官齊衣角帶。先至德勝門外候。神主與至。排班行五拜三叩頭禮。與過迎神主同。跪捧主出。與由左門入。復陞與至某陵。由中門入。至殿。內侍捧安奉於殿中。册寶衣冠。各安奉於室中訖。遣官行安神禮。如享儀。畢。回京復命。

○羣祀

歷代帝王祭儀

明初建帝王廟於京師。尋以火改建鷄鳴山之陽。又以每奉祔祭歷代帝王於郊壇。秋祭於本廟。每三年傳遣道士齎香帛於各陵寢。則停廟祭。後龍郊壇祔祭。復爲位於文華殿祭之。及乃建廟於西城爲五室。上親臨祭。後以大臣一員行禮。四員分獻。中一室三皇。東五帝。西三王。東漢高光。西唐太宗。宋太祖。東廡二壇。名臣十六位。西廡二壇。名臣十六位。凡祭。太常奏祭。致齋二日。傳制遣官省牲。遴獻官。陳設。則每室犢一。羊一。豕一。每位登一。鋪二。籩豆各十。簠簋各二。禮神制帛一。共設尊三。爵三。酒三。爵四十五。篚五。每壇設於室而無牖。祭之日。用樂。其就位司事。盥洗。迎神四拜。初獻奠帛讀祝。亞終獻如次。獻飲福酒。受胙二拜。徹饌。送神四拜。詣燎各如儀。若上躬臨祭。儀亦然。祝文則曰。某年月朔日。皇帝遣某官某等。致祭於（全列）曰。昔者奉天明命。相繼爲君。代天理物。撫育黔黎。垂倫攸敘。井井繩繩。至今承之。生民多福。思不忘而報。特祀以春秋。惟帝兮英靈。來歆來格。尚享。

先聖先師祭儀

嘉靖中。定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一位於文華殿之中間。位各有主。主有龕。伏羲

以下南面。周公東。孔子西。歲仲春秋開講前一日。每位設錦一。蓬豆各二。鉶一。上親制祭。每月朔望。具酒脯。上服黃袍行禮。間遣輔臣代拜。後移祀永明殿後。尋復祀於文華東室。前期上親填祝版。祭之日。上具皮弁服。由文華殿出。對引官引上至拜位。復導上至神案前。搢圭上香訖。出圭復位。再拜。上跪讀祝與。又拜。俟祝帛上退拜位之東立。捧祝官捧祝出門。上出還宮。其祝文則曰。維年月朔日。皇帝御名。謹告於先聖諸師暨周公孔子曰。予惟後學之官。必賴先聖遺集。以爲進修。茲於明日春秋開講學。伏惟默運神機。發我後學。俾誠正之功不替。庶治平之理可臻。而聖道永有賴民之惠矣。特用奠告。惟聖師配焉。謹告。

先師孔子釋奠儀

凡至聖封號及廟祀隆重。興從祀先賢先儒。俱詳學校志。其釋奠日期。用春秋上丁。若月朔釋菜值上丁。乃以次日釋菜。凡齋戒傳制省牲俱如常儀。陳設則正殿犧一。羊一。豕一。登三。簠一。四配無犧而增殺。十哲東五壇西五壇止用豕。而餘止正殿十之四分。東廡四十七位分十六壇。西廡四十八位分十六壇。則兩廡共當東西配之數。若上躬祭。或遣官。其進退奠獻與大祀同。躬祭則止獻至聖而四配以下。則分獻官祭。遣官則初獻即讀四配前。而十哲以下則分獻官祭。祝文同。曰。維某年月朔日。皇帝御名。遣官則曰遣某官某。致祭於至聖先師孔子。惟師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證以性命。闡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尚享。○月朔釋菜儀。○其日鼓。執事者各司其事。分獻官排班。就位兩拜。盥洗酌酒。一獻四配。分一獻十哲兩廡。一同行禮。復位。俱行兩拜。禮畢。若上躬祭。則分獻官用大臣。遣大臣祭。則分獻官用翰林院。吏官釋菜。卽以國學官分獻。○啓聖嗣祭儀。○啓聖祠祀至聖。父。題曰啓聖公孔氏之位。以四配父配。稱先賢。而程璟朱松蔡元定從祀。則稱先儒。以祭酒行禮。陳設則羊一。豕一。籩豆各八。簠簋各二。鋪二。登三。鉶一。簠一。餘則殺之。行八拜三獻禮。祝文則曰。維公誕生至聖。爲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宜因仲春秋。特用遣祭。以先賢顏氏曾氏孔氏孟氏配。尚享。

先農祭儀

明初定親征遣將俱祀旗纛。而建廟於山川壇旁。牙旗六纛。則藏之內府。每仲秋則遣官祭於廟。若降則祭於教場。遣祭則祭於承天門。俱旗手衛印官行禮。後又有神旗之祭。專祀火雷之神。每月朔望。提督操練官某致祭於太吳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曰。仰維聖神。繼天立極。開物成務。撫世福民。尤重於醫。所以贊帝生德。立法配品。惠我天民。功莫大焉。時維仲春。特修常祀。尚冀默施冥化。大著神功。深育妙劑。保和脫躬。期興一世之生民。成國疾。殄於仁壽之域。以永上帝之恩。不亦丕顯矣哉。以某某之神配。尚享。

旗纛祭儀

明初定親征遣將俱祀旗纛。而建廟於山川壇旁。牙旗六纛。則藏之內府。每仲秋則遣官祭於廟。若降則祭於教場。遣祭則祭於承天門。俱旗手衛印官行禮。後又有神旗之祭。專祀火雷之神。每月朔望。提督操練官某致祭於教場。後以總督京營戎政官奏祭。祭畢復命。○親祭儀。○皇帝躬祭於廟。則清齋一日。大將及陪祭官皆如之。前期設皇帝大次於廟庭之東。省牲時服。通天冠絳紗袍。閱牲畢。祀神厨鼎鑊畢。還享。牲。置大次。陳設則軍牙位東。立纛位西。俱蓬豆各十二。簠簋各二。鋪三。登三。俎三。爵拜。爵各一。籩豆。備祭之日。建牙旗六纛於神位後。旗東纛西。奏大樂。上服武弁服。其祭儀迎神二拜。三獻奠爵。讀祝。飲福受胙二拜。徹饌。送神。望燎。舉。執事取酒。椀五。雄雞五。殺雞取血。酹所征之地及祭所過山川。與廟祭儀同。但臨鎮海。酒用太牢。其次用少牢。又次用特牲。遠則止用酒醮。以

一壇宮鹿脯一豆黃鹿臠一豆以禮官一獻望瘞不用爵酒○仲秋霜降祭儀○獵戒二日省牲如常儀奉神七位皆面向旦旗頭大將六纛大將五方旗神主宰戰船正神金鼓角銃喊之神弓弩飛槍飛石之神喪事及臨者皆毋跣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兵器諸王哭臨於本國戍守官毋擅離信地諸王及鎮守巡守等差人進香餘免進香倘凡發喪殿下括髮舉哀小殮括髮殿莫皇貴妃以下同舉哀舉哀各二十頓殿各二十頓三酒盥三十頓一祭之時贊引引獻官盥洗就位迎神四拜初獻奠帛進爵讀祝畢終獻飲福受胙徹饌送神四拜餘俱如常儀其祝文則曰維神欽天命而無私助揚威武有功國家茲當仲秋（或孟或季）謹遣常典（時）特以牲醴遣官致祭神其鑒之尚享○歲暮祭止羊一豕一果五甕三品一而禮視皆同秋祭○朔望祭神旗用羊一豕一儀同秋祭其祝文則曰維年月朔日皇帝遣某官某致祭於天威神機火雷無敵大將軍之神維神威勇猛風剛勁精強剪滅鯨虺獄火奔風護國庇民厥功顯著肅靖兇暴廓盪封疆遇有征討惟神是賴驅鋒進銳端直奇妙萬發萬中盔貫逃穿破敵制勝如拉枯朽無堅不摧無悍不滅神其善錄彝用之則庶特以牲品致祭神其享之

五禋祭儀

明初以孟春祭司戶孟夏祭司竈季夏祭中雷孟秋祭司門孟冬祭司井俱羊一豕一果五甕一而歲暮合祭於太廟井竈之西羊五豕五果五甕五遣太常少卿行禮後以時享太廟時祭戶竈門井而祭中雷井合祭日期及各遣官儀物如故祭行八拜三獻禮其祝文各依其司。

兩都祀典

北極佑聖宮每元旦聖旦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朔望日用粢盛太常寺堂上官行禮○東嶽廟每聖旦三月二十八日用牛一羊一豕一果五甕一太常堂上官行禮○都城隍廟聖旦五月十一日用犢一羊一豕一鋪二簋簠各二籩豆各十甕一太常寺官行禮○京都太倉神廟仲春秋用羊一豕一餅果五戶部堂上官行禮○司馬馬祖先牧神廟仲春秋用羊一豕一太僕寺官行禮○宏濟神祠在西海子仲春秋上壬日用羊一豕一鋪二簋簠二籩豆各六甕七太常寺官行禮○鑒濟宮元旦冬至太常寺官行禮朔望作持行禮國有大事則告○漢前將軍關帝廟五月十三日用牛一羊一豕一果五甕一順天府尹行禮姚廣孝祠春秋用羊一豕一果五甕一太常寺堂上官行禮○宋文丞相祠春秋仲用羊一豕一果五甕一太常寺堂上官行禮○南京北極宮○都城隍廟○太倉神廟○天妃宮○五顯靈順廟○寶誌公廟○祠山廣惠廟（祀張勛）○關帝廟○劉仁節廟○元福壽廟○功臣廟各遣南京官行禮凡祭皆八拜三獻而北京後增于少保廟焉

○喪禮

大喪禮

凡有大喪一遵太祖遺詔及建文時所定禮後稍有損益不甚相遠皇帝初崩頒遺詔略爲天下臣民令

到出三日皆縗服嫁娶音樂無禁毋發民哭臨宮中當臨者皆以旦晡各十五舉哀非旦晡毋擅哭若給喪事及臨者皆毋跣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兵器諸王哭臨於本國戍守官毋擅離信地諸王及鎮守巡守等差人進香餘免進香倘凡發喪殿下括髮舉哀小殮括髮殿莫皇貴妃以下同舉哀舉哀各二十頓殿各二十頓三酒盥三十頓一祭之時贊引引獻官盥洗就位迎神四拜初獻奠帛進爵讀祝畢終獻飲福受胙徹饌送神四拜餘俱如常儀其祝文則曰維神欽天命而無私助揚威武有功國家茲當仲秋（或孟或季）謹遣常典（時）特以牲醴遣官致祭神其鑒之尚享○歲暮祭止羊一豕一果五甕三品一而禮視皆同秋祭○朔望祭神旗用羊一豕一儀同秋祭其祝文則曰維年月朔日皇帝遣某官某致祭於天威神機火雷無敵大將軍之神維神威勇猛風剛勁精強剪滅鯨虺獄火奔風護國庇民厥功顯著肅靖兇暴廓盪封疆遇有征討惟神是賴驅鋒進銳端直奇妙萬發萬中盔貫逃穿破敵制勝如拉枯朽無堅不摧無悍不滅神其善錄彝用之則庶特以牲品致祭神其享之

五禋祭儀

明初以孟春祭司戶孟夏祭司竈季夏祭中雷孟秋祭司門孟冬祭司井俱羊一豕一果五甕一而歲暮合祭於太廟井竈之西羊五豕五果五甕五遣太常少卿行禮後以時享太廟時祭戶竈門井而祭中雷井合祭日期及各遣官儀物如故祭行八拜三獻禮其祝文各依其司。

兩都祀典

北極佑聖宮每元旦聖旦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朔望日用粢盛太常寺堂上官行禮○東嶽廟每聖旦三月二十八日用牛一羊一豕一果五甕一太常堂上官行禮○都城隍廟聖旦五月十一日用犢一羊一豕一鋪二簋簠各二籩豆各六甕七太常寺官行禮○鑒濟宮元旦冬至太常寺官行禮朔望作持行禮國有大事則告○漢前將軍關帝廟五月十三日用牛一羊一豕一果五甕一順天府尹行禮姚廣孝祠春秋用羊一豕一果五甕一太常寺堂上官行禮○宋文丞相祠春秋仲用羊一豕一果五甕一太常寺堂上官行禮○南京北極宮○都城隍廟○太倉神廟○天妃宮○五顯靈順廟○寶誌公廟○祠山廣惠廟（祀張勛）○關帝廟○劉仁節廟○元福壽廟○功臣廟各遣南京官行禮凡祭皆八拜三獻而北京後增于少保廟焉

○喪禮

大喪禮

凡有大喪一遵太祖遺詔及建文時所定禮後稍有損益不甚相遠皇帝初崩頒遺詔略爲天下臣民令

下哭送。若嫡皇太子親王遣官行禮。至端門外。行朝祖禮。皇太子易常服奉神帛由廡街左門入太廟。至神位前。安神帛於褥。興。皇太子復跪於神帛後。禮官跪奏某宗某皇帝謚辭。行五拜三叩頭禮畢。皇太子跪捧神帛興。仍由左門出。至輿前授禮官奉安訖。奏進發。皇太子仍喪服。及親王以下隨行。至德勝門外。騎送。在途及至陵。晝朝夕奠哭。隨諸王皇親百官命婦耆老人等。皆沿途設次致祭。祭畢。非執事者悉還。途具廣殿安大昇輿。及至陵。於獻殿門外。仍陞龍輴。詣獻安奉訖。讀册等陳於前。行安神禮。如啓奠儀。遣官祀后土。并天壽山。行掩玄宮時。設遷殿如常儀。將掩玄宮。皇太子以下皆跪奉梓宮入皇堂安奉訖。乃陳謚册。哭於內。畢。行贈禮。設醮饌於皇堂門外。奉玉帛於前。皇太子以下行四拜禮。以玉帛進。皇太子授執事官入皇堂安置訖。再四拜。哀止。贊贈事畢。遂掩玄宮。行享禮如遷奠儀。復遣官告謝后土及天壽山。俟掩將畢。乃行題主禮。設醮饌如常儀。皇太子就拜位。題主官立主案東西向。題畢。內侍舉於神座。藏神帛於箱中。置主後。內侍跪奏請某宗某皇帝神主行。八拜一獻禮。哀止。乃奉神於獻殿即座訖。行初虞禮。八拜三獻。哀止。望瘞畢。內侍捧神帛箱。埋於殿前。near處潔地。焚。因器於野。葬日初虞。後柔日再虞。剛日三虞。初虞至七虞在途。八虞在城外。皆護喪官行禮。九虞還京。上親行禮。神主啓行。將還。內侍跪奏請神主降座。升輿。進行。儀仗侍衛如常。在途仍朝夕奠。神主還京。先於城外暫駐次。備儀衛。鼓吹。備而不作。百官哀服候城外。神主入轘。儀衛退。行五拜三叩頭禮。神主進行。百官後從。至午門。儀衛退。上衰服迎於門內。神主至。舉哀。步導。后妃以下。迎於宮門。神主陞几筵殿內。上立於殿上東西向。侍奉神主於靈座訖。行安神禮如前儀。皇太子以下陪拜於丹陛。百官拜思善門外。明日百官行奉慰禮。如常朝儀。上既安靈拜畢。乃行九虞祭。八拜三獻。哀止。望瘞禮畢。率哭引虞。還朝前。自是罷朝夕奠。於明日行升祔禮。（見前）畢。几筵殿行安神禮。禮畢。上釋服還宮。明日百官行奉慰禮。

皇太后喪禮

凡喪禮。與大喪禮大略皆同。喪服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哭臨三日卽止。君臣皆同。皇帝成服三日。後以素服聽政。凡大中小祀皆弗停。宗室諸王遣官進香不送喪。外衙門免送喪。不禁臣民家音樂嫁娶。不鳴鐘鼓。禁屠宰十三日。有外國使臣。工部造與喪服。隨諸臣哭臨。仍致祭。在京非朝參官及官監生儒人等。皆在順天府望闕哭臨。在外以烏紗帽素服角帶遙詔及成服。於衙門設香案哭臨三日。軍民男女素服十三日。餘俱二十七日而除。

皇后喪禮

初喪三日。上服素冠服成服。上玄冠素服御西角門視朝。十日畢。易玄冠玄衣御奉天門。鳴鐘鼓。鳴鞭如常。百官十日內俱布冠素服絰帶。十日後入左掖門。則烏紗帽青衣角帶。私室服白帽二十七日而除。發引後復常。禁屠宰七日。上每於奉先殿行禮。及朝太后則服常服。退則素服。十日後命內官代祭。凡上親

祭則立於拜位上。香奠帛奠酒俱立授執事者。讀祝亦立讀。臨時擇用舉。贊舉哀。上哭哀止。讀祝用禮畢。其奠禮如大喪。亦以皇太子主之。○册謚儀。○先期遣官告太廟。用性讀祝文如常。是日上常服御奉天門。樂設而不作。正副使常服。百官淺色服。黑角帶。入班行叩頭禮畢。左右侍班。正副使入就拜位四拜。序班舉節案於正中置定。正副使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序班舉案行。正副使後隨。鴻臚寺奏禮畢。上還。百官詣思善門外侍立。節册至右順門。正副使捧由正門入至殿陛上。置於案。就位上香。宣册畢。百官行四拜禮退。正副使持節復命。○祔葬陵儀。○先期祭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官詣圜陵暨玄宮。行祭告禮。并祀后土天壽山。其餘同發引儀。如遷祔陵。亦先祭告。啓攢。行祭告禮。奉遷梓宮至陵。供如發引禮。掩玄宮畢。回神主安奉奉先殿。行謁祖禮畢。既安奉畢。上行安神禮。皇后皇子以下行謁見四拜禮。

皇妃喪禮

凡皇妃初喪。輟朝五日。上與皇后皇太子親王公主及六尙女官內侍各祭一壇。翰林院撰謚册文。及各祭文壙誌文。行焚黃禮。是日隨設祭儀。以祝文册文置靈前。遣司禮監官行禮。四拜一獻。女官讀祝。宣册畢。焚祝及册。七七及百日周年。二周年。每次發壙與初喪同。開塋域遣官祭后土。餞仗如生存。發引及前期酹奠祭壙。與初喪同。啓奠祖奠遣奠俱如儀。發引日。百官烏紗帽素服。黑角帶。送至路祭處所。皇咸祭一壇。百官一壇。外命婦一壇。凡門幡并祭之下。葬遷奠祭而掩壙。復祀后土。迎靈輀至享堂行安神禮畢。復命。若未封皇妃。特輟朝一日。皇妃以下有祭。以上不遣祭。

皇太子喪禮

初聞喪。第四日成服。祭禮壙數如皇妃。文武百官自聞喪。以素服署宿四日。具衰服不杖。赴明德宮候大殮舉。舉哀步導。后妃以下。迎於宮門。神主陞几筵殿內。上立於殿上東西向。侍奉神主於靈座訖。行安神禮如前儀。皇太子以下陪拜於丹陛。百官拜思善門外。明日百官行奉慰禮。如常朝儀。上既安靈拜畢。乃行九虞祭。八拜三獻。哀止。望瘞禮畢。率哭引虞。還朝前。自是罷朝夕奠。於明日行升祔禮。（見前）畢。几筵殿行安神禮。禮畢。上釋服還宮。明日百官行奉慰禮。

皇妃喪禮

凡皇妃初喪。輟朝五日。上與皇后皇太子親王公主及六尙女官內侍各祭一壇。翰林院撰謚册文。及各祭文壙誌文。行焚黃禮。是日隨設祭儀。以祝文册文置靈前。遣司禮監官行禮。四拜一獻。女官讀祝。宣册畢。焚祝及册。七七及百日周年。二周年。每次發壙與初喪同。開塋域遣官祭后土。餞仗如生存。發引及前期酹奠祭壙。與初喪同。啓奠祖奠遣奠俱如儀。發引日。百官烏紗帽素服。黑角帶。送至路祭處所。皇咸祭一壇。百官一壇。外命婦一壇。凡門幡并祭之下。葬遷奠祭而掩壙。復祀后土。迎靈輀至享堂行安神禮畢。復命。若未封皇妃。特輟朝一日。皇妃以下有祭。以上不遣祭。

皇太子喪禮

初聞喪。第四日成服。祭禮壙數如皇妃。文武百官自聞喪。以素服署宿四日。具衰服不杖。赴明德宮候大殮舉。舉哀步導。后妃以下。迎於宮門。神主陞几筵殿內。上立於殿上東西向。侍奉神主於靈座訖。行安神禮如前儀。皇太子以下陪拜於丹陛。百官拜思善門外。明日百官行奉慰禮。如常朝儀。上既安靈拜畢。乃行九虞祭。八拜三獻。哀止。望瘞禮畢。率哭引虞。還朝前。自是罷朝夕奠。於明日行升祔禮。（見前）畢。几筵殿行安神禮。禮畢。上釋服還宮。明日百官行奉慰禮。

公主喪禮

凡公主初喪。輟朝一日。慟如親王喪。然各官皆不成服。

○王國禮

親王諸儀

凡諸王之國。上御奉天門。鎏朝畢。百官稍退。侍立。上降寶座。後坐。王冕服由左順門引二人。朝服導王至御前。行五拜禮。上賜王酒飲訖。叩頭畢。上起。送至東階上。王叩頭下。上目送出午門。王復叩頭。關門。上還宮。百官不送。先一日於王府行辭禮。凡之國。前門檻及京師應祀神祇。皆王自行禮。先數日辭陵。道經陵

婁及山川必祭。所過地方文武官及耆老人等迎接不行禮。導王詣社稷山川壇祭祀。各官以下隨班行禮畢。送王至宮。復陞殿行慶賀禮。凡遇次經由王城。出相會不許。若一切祭祀。皆翰林院撰文。○凡慶賀如王初至國及正旦冬至誕日。皆行慶賀禮。其日設儀仗大樂。陳金鼓。護從執事官先詣圓殿。候王具冕服。典儀啓請者先行四拜禮畢。各就位。陞殿庭。記各官四拜。引禮引班。前官由東階東門入殿中。跪致詞曰。某官某等敬惟殿下欽承上命。至國之初。禮當慶賀。正旦則曰。茲遇三陽開泰。萬物咸新。敬惟殿下茂膺多福。冬至則曰。節應黃鍾。日晷長至。誕日則曰。茲遇殿下誕誕之辰。如係王府官稱臣。非則否。興復位四拜。禮畢。王還宮。各官出。其樂作止如常儀。○凡朝臣奉使至其國。成因事經過。俱見王行四拜禮。朔望亦然。○凡遇天子聖誕中宮誕。東宮誕。正旦冬至。俱行慶賀禮。其日設香案於露臺。王冕服就案前。各官具朝服。出使官具使服。隨王行四拜禮畢。致詞稱祝。俯伏興平身。復四拜。各官同用樂。○凡進表箋。表王具冕服。箋王具皮弁服。其日設龍亭於殿中。禮部表箋香案。設香案亭於承運門中。王拜露臺上。各官丹墀四拜。舉詣香案前捧表箋。立案西。使者立案東。捧者授王。王跪授使者。興復位。又四拜。樂作止如常。途用儀仗。鼓樂前導。百官送至郊外。王送至宮城門。○凡迎接詔敕。郡王以下迎出郊。安奉詔敕於龍亭。乘馬前導。王具冕服。於王城門外五丈奉迎。至王正殿。王先五拜三叩頭。禮畢。侍立於龍亭傍。各官行十二拜禮。跪聽開讀。天使見王行四拜禮。凡特旨御筆至。遣官郊外迎接入。王迎於門外。使者以聖旨置龍亭案。王四拜訖。案跪。天使以授王。王暨舉奉案上。復四拜。各官不陪。歷日及遣祭亦然。○凡親王朝見。如前在朝儀。天子伯叔五十不朝。兄弟侄六十不朝。後必官者。有成臣齋御書金符。始得來年無朝見舉。○凡王國皆立宗廟社稷風雲雷雨山川神壇旗纛五祀。其祭與朝廷大祭同儀。皆用樂。凡祭王冕服。各官祭服。廟以始封之王爲始祖。立五廟。靖江以南昌王爲始祖。○凡筵宴如朝廷禮。用樂如常。○凡婚禮。如朝廷親王婚禮。郡王而遞殺有差。○凡親王喪禮。始聞喪。輟朝三日。封內文武齊衰三日。哭臨五日。軍民素服五日。其郡王以下期年。郡王妃以下小功。一切禮儀。比皇妃王妃下一等。官民不成服。惟本府官成服如制。

有司禮

凡有司有慶賀祭儀。大約同大禮。而迎詔稍同王國。

品官庶人禮

品官庶人冠婚喪祭。明制悉準文公家禮裁定。而天下多各行其風俗之禮。在上亦不之禁。第戒僭越耳。

蕃國禮

凡諸蕃王來朝及請使入貢方物。俱隨大朝賀入。儀同賜宴。在大宴時。列坐如其階。蕃使進方物。則有引奏恭進禮。在常朝時行。聖節正旦冬至。各於北國行慶賀禮。如親王迎接詔敕。則王先遣官接出境。王接於郊外。其儀如王國。而蕃王則始終同羣臣行禮。使臣與蕃王爲賓主。至於冊封賜印。與詔到同。

明書卷五十九

志七

樂律志一

史官論曰。夫聲音之道。與政通。聖王慎其所感。和以召和。慘以徵慘。有不爽者。上古聖人制之。聖人衰之。晉通律呂。八方之精。順天地之性。體萬物之情。故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中古肆於庠序。學士大夫多講求以爲大學。而後世乃段棄益進也。遂命雅淫諂奪。鐘石整倫。天人之節。缺乎九變。朝享之儀。失歐四舞。無論閭巷傳習。謠易數。而優侏倡得以遷觸巧。徒取悅耳。圄輿感心。樂律之微。幾於墮地。合德成化。惻乎莫追。即成功之績。惟湖於詩辭禮讓之休。不與於移志感召之際。上下肅然。安所得協陰陽。類萬物。降神祇。平謐訣。如古所稱。刑豈不用。而民自安也。明太祖加意益正。然去古已遠。舊章歷存。即故器稍出。而百餘年久不思整。鏡鏡之風。浸入魂骨。一旦撥而反之正。嫵矣哉。然能絕繁管。規純淡。坐朝嘆息。力求元聲。治外治內之心。而零悲憂淚。絕轡扇庭。天章手賚。清穎寫懷。亦可謂嘉成樂其有初。勝流被於翠北者矣。獨其聲拍寄諸黃冠。篇章審諸俳色。而太學不懸之以爲教。降夫中季。節令樂典。寖於幕野。鐘律私成於嬉戲。而樂之事與政。分背而馳焉。世宗雅稱好制作。時有一楊繼盛不能用。乃詩詞醮章。雜然

並進雖多飾喜歡豫德華觀其所感未嘗無道德焉明之爲樂盡於此矣今取其關於論著修飭者詳載是篇而附歌曲於後以存一代之制然猶愈於聲格無聲宮懸不問者爾

明太祖於乙巳秋九月克金陵立典樂官其明年沿雅樂吳元年置太常寺增協律司樂諸官職其事未幾詔革朝賀用女樂時定樂上御殿門仍學士朱升及范權等考定上親拊石命升辨五音升課以宮爲徵上怒欲法之起居注熊鼎從容前論解上曰升自謂審音顧不辨宮徵何也鼎頓首曰辨石音雖蓋自古惟后夔能和此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詩云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蓋其難也上曰卽如是任賢治樂樂何由和鼎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物和而樂和上爲喜感及卽帝位寅恭郊社宗廟之祀御制圜丘方澤分祀樂章禮成歌九章已病音樂之未復古也詔尚書同尚書凱更定雅樂徵洽謙爲協律郎謙善鼓瑟元末以黃冠隱吳山自是敕考正四廟樂及校定音律與夫編鐘編磬諸器而學士詹爲樂章於是於泗之靈壁取石湖州採桐爲磬及琴瑟著令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前後奏之於南北郊新殺大享曰八奏前後奏之於南北郊新殺大享曰八奏前後奏之於神祇太歲先農高謀曰七奏前後通行唯有數語爲專頌仁祖宜更定其餘皆推原積慶發祥衍及無窮之意從之成化二十一年禮官上言中和韶樂多不懌而鼓譟調箎篪擊玉磬者甚難其人請於其衆選廸聰穆者教而約取之制曰可宏治初上躬耕籍田禮成撤教坊以雜劇進或出俳語左都御史馬文升厲聲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演亂宸聽上改容斥去之尋訪造銅鼓者工部言銅鼓制出自西南夷非朝廷所宜用方奚偶游至民厄愁苦正宜撤樂修省不可造制外器賚人心累聖德上曰偶見古有此制命製之卿言是卽已之而給事中胡瑞因言樂之爲道甚鉅不當委之神樂觀教坊司須擇民間子弟習之上以祖宗俾典無容輕變十三年寧王宸濠上言國家禮樂俱有成憲而王國廟祀未有禮樂定式下禮官議謂高皇帝定天下諸王國品式條貫悉備學士濂什議定王國祀樂七奏其樂章用清字以別於朝廷於是獨求之始封之國而靖江王府獨存曲辭咸備乃以賜諸王十五年馬文升爲吏部尚書陪祀宗廟嗟雅樂之缺失慨然上章請訪名儒正樂而禮官覆言爲國初召曉暢音律者考正八音造樂器訂樂歌歷今百餘年太常弗校正多舛謬誠宜釐革近聞息上於宮中造大祀樂以純金爲鐘西玉爲磬夫自古鐘皆青銅磬石用銅體若更以純金西玉恐莫能諧當如家臣言博求中外臣工及山林隱逸有精通律呂兼傳送京師興禮官雜議求的應可以致太和上善之而南太常卿呂懷奏言太祖興禮樂作樂以成大典設神樂觀提督之自遷都而南之居觀者多不諳屢慶既其無謂也乞敕下嚴核之使復祖制祀神祇不能者黜之制曰可而南都樂乃漸復時上馳騁精樂音敬天事神夙夜不怠每奏樂有誤必知輒詰問欲興復古制博訪通儒而未果行時崔銑居翰林號知樂夕從西苑行聞有樂聲頗促而哀愀

天下取善能者詣京師自是筋斗百戲日盛於掖庭俄而河間獨進送者影響舉之選精者百餘人內給宅居貴倨不貲樂工既得幸復苦朝夕承應盛言天下多奇伎於是徵索旁午而乘傳絡繹至千人俳優益進矣嘉靖中因議獻皇帝大禮紛紜者久之遂旁及郊廟及樂制而說者益衆二年四月命安陸家廟樂用八佾安陸家廟獻皇帝陵廟也御史黎貫等言古有七世之廟無墓祭之文廟祭當隆陵祭當殺陵祀不用樂鳳陽諸陵皆然何獨安陸且八佾既用於太廟則安陸廟自當有辨以避二統之嫌禮部左侍郎賈詠亦言遷者言宜皆以獻皇帝陵廟八佾爲遂似宜聽納上怒尋建觀德殿於內庭奉獻皇帝名協律郎崔元肆樂供事太常卿汪舉言切聞內府教樂是觀德殿又將有佾舞之祭我朝祖宗崇報之禮止於太廟有樂而奉先殿及諸陵未嘗用今安陸家廟既增樂又用之觀德來免隆殺失均乞賜罷議上不聽乃親製樂章命大學士費宏等更定曲名宏等既定曲名復奏以爲獻皇帝生長太平不尚武功三獻皆宜用文舞上從之遂去武舞已而禮尚書張璁言樂舞以佾數爲降殺不聞以文武爲偏全禹以排簫得天下而其謨曰舞干羽於兩階此古天子之兼用也詩曰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記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者舞之總名此列國諸侯皆兼用也議者徒引漢景之詔爲證夫既不知漢所謂文始昭德者宗廟無武舞又不知國朝制度雖王國廟祀宋嘗專用文舞使八佾祇用其文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容將其左而闕其右是皇上舉天子禮樂而自殺之矣天子父乃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垂後世上覽奏帳然曰卿據經推論甚明其行之九年二月始新殿祀先盩祀高謀嘗用樂而先盩創爲女樂冠服惟罷女舞

先是宏治中歷代帝王廟災石磬十六燬盡銅鐘十六銘其二存其十四皆磬碎不堪又銅編鐘四日正黃鐘一正太簇一南呂一林鐘一皆聲損不成有司乞造備於是發內府所藏金玉鐘石磬於神樂觀考正召工人速製之是年營飭祀典行特享禮定四郊諸如先農句龍后稷壝壇不畫獸而宮中乃制二百樂則樂尤洋溢矣已禮官上言國家設協律之官欲其按律定聲審音定舞百餘年來循當習舊按譜相傳以圖稱塞方今聖明建極制作維新嘗得精通音律者以典厥事宜博訪有如宋胡瑗李照者以名聞授之太常使考定雅樂成一代盛制制曰可而給事中艾書疏應致仕甘肅行太僕寺丞張鶚應詔上命趣召既至上言略爲大樂之正在先定元聲元聲起自冀冏既壤一卷與樂要論三卷因請正樂以記上帝薦祖考教皇太子章下禮官禮官是其說以爲文冢積益成分一時三十分一日十二時故聲生於日律起於辰氣在聲先聲從氣後若拘於器以求氣則氣不能致器而反受制於器何以定黃鍾起麻元須俟蓂元定多截竹以擬黃鍾之律長短每差一分冬至按麻而候候法而取如衆管中先飛灰者即得元氣驗其時刻如在子初二刻即子初一刻移於初二刻夫餘以例推願命麻官一人同臣參候庶幾元聲可得而古樂可復奏入上報聞識者以爲鶚原無定見姑妄言之已又上言古人製爲十六編鐘非徒示觀美蓋旋宮而設其下八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其上八鐘爽則南呂無射應鍾黃鍾大呂太簇夾鍾近世止用黃鍾一均而不備事十六鐘古人立樂之方已失況太常止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字眼譜之去古益遠併所著樂書二部其一曰古雅必設列十二圖以象十二律圖各有說

又以琴爲正聲樂之宗系凡大樂皆莊絃定徽各有歸旨疏下禮官禮官時亦鮮知樂者故爲疑似言以爲音律久廢太常第循習工尺字譜不復知有黃鍾諸調近奉詔釋習如新定郊祀樂章間問古人遺制則茫無以對今鶚謂四清聲所以爲旋宮其莊定徽深識近樂之弊至欲取知琴者互相參考尤爲探本之論乃授鶚太常丞令詣太和殿定樂舞明年鶚譜定帝社稷樂歌樂初下鶚日夕教成奏之上嘉其勤晉少卿蔣冕夏言驛進爲禮尚書時上倣爲大學禮言因言古者龍見而雩命樂正習舞樂舞皇舞今行大雩禮事以爲樂節復宮懸以備古制候元氣以定鍾律下禮官議尚書言及庭燎之曰若特磬難得巨石且石聲清眇縱巨亦難及遠言對曰聖見深達物理臣等所不及若併以銅爲之又恐各廟正懸編磬混同疑似且設特鍾特磬不過取爲樂節似莫若揭燈於竿爲樂作止則不動聲色望而可知上從之而識者竊笑矣其築室事遂罷紹取山西長子縣羊頭山黍大中小三等各五斗以備候氣定律而終無用十七年六月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所著樂書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與樂要論三卷因請正樂以記上帝薦祖考教皇太子章下禮官禮官是其說以爲文冢所進樂書其於樂理樂聲多前人所未發且以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本法似徑捷深合虞書言志永言依詠和聲之旨宜令文察及太常遷歌舞生協同肄習俟聲律協候氣應更議擢用上特授文冢爲太常典簿初上欲宗祀配獻皇配上帝命建大享殿是秋未成乃行禮於玄極寶殿借用配殿樂有司以器大殿不能容乞用所報樂器不許乃樂列殿左右而樂舞在陛上九月祫獻皇爲睿宗祔太廟太宗爲成祖二祖七宗爲九廟樂書皆更定時上巡狩至興都上親製樂章享上帝於飛龍殿以睿宗配而都上親製樂章享於太廟工尚書顧璘上言睿宗陵廟所奏神歌之曲詞義多不雅馴昔漢高歸沛作大風歌協之律呂享於太廟皇上前大狩上陵其御製詩歌皆孝思所發神靈歆鑒宜按諸音節歌之與都陵廟下禮部纂以爲顯陵典奏體同而諸陵無樂除寢殿與奉先殿事體同而奉先無樂似難創作乃已二十四年復同堂異

室之制。仍以奏樂焉。及穆宗卽位。能諧不急。祀。其樂亦革。省協律郎十九員。設樂舞生千四十七人。而一切禮儀。皆復舊宗之故。至萬曆間。內外交訌。武事興而不暇議樂矣。入明以來。黃佐著樂典。而盧宁金賜深然之。李文利興其兄爲律呂元聲。而舉士楊廉愛其書。以爲天授。副使范輅從而舉焉。而尙書王廷相殺之。著爲書。它如李璧張尤焉。最九思御良相之徒。皆前後以知樂名。或著書及論。或爲圖解。而中允廖道南上世宗論樂書。頗悉樂理。成以文多不能悉載。爲兵尙韓邦奇博極羣書。研律呂之學。至焉。皆指癥劇不知也。苦心精思。悟若天啓。於是作樂志異。以爲律生聲。鐘生律。馬遷著之。而律經聲緯之迹。秘體十用九之明示。未及也。圜丘分方澤。宮環轉乘。除規圜之圖。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變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始。末長短相生之互見。未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而以黃鍾。祀天神。以黍。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鍾一均。於朝廷宮闈宴饗。備布焉。又周禮之所未載者。蓋其精也。如此。時保定楊繼盛。夙究心律呂學。爲兵曹郎。見其書。得其所爲數。則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有器而後有聲。有聲而後理可從寄也。理而無器。如聲何。乃購桐竹絲漆。手製管。吹之而和。製琴瑟簫笙塤。何。乃購桐竹絲漆。手製管。吹之而和。製琴瑟簫笙塤。篪曰。技有進於是乎。邦奇握其手曰。嘻。吾欲倒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調也。君豈有意乎。繼盛退。凝思屢食寢者三日。夜夢大舜坐堂上。以金鐘。使考之曰。此黃鍾也。醒而汗流浹背。恍然有悟。起篳篥趣制管。迨明而成者六。已皆成。邦奇見之。折然曰。得之矣。始吾志樂成。九鶴飛舞於廷者久之。應在君耶。未幾。邦奇去國。繼盛爲嚴嵩譖殺。遂失其傳。太常惟肄常習舊。厥後朝議錄錄。未能復古樂。樂之事無及之者。

歷朝定制樂章樂舞。

○宴享樂。洪武開定。

一奏炎精開運之曲　本太初。炎精開運。篤生聖王。大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宴。物阜民康。威加夷狄。德被戎羌。八珍有薦。九鼎馨香。鼓鐘鏗鏘。宮徵洋洋。怡神養壽。禮陰順陽。保茲遐壽。地久天長。　二奏皇風之曲　仰大明。皇風被八裔。熙熙聲教宣。時和景象明。紫宸開繡筵。龍袞耀朝日。金罍曇祥煙。濟濟時髦樂。芳樽在庭。管音畢嘒嘒。絲韻冷冷。玉振金聲。各奏爾能。儛儛儛國老。載勤載懋。明德維馨。垂之聖經。厚風示後。永保嘉名。無已太康。舊人是聽。　奏百戲承應　八奏芳醑之曲　聖道成。夏王脈芳醑。商湯遠色。舜聖人示深戒。千古垂令名。惟王登九五。玉食保尊榮。日昃不遑餐。布德延羣生。天庖具豐饈。鼎俎亦調烹。豈但資肥甘。亦足養遐齡。達人悟茲理。按令五氣平。隨時知有節。昭哉天道行。　奏隊舞承應　九奏鴛鴦六翮之曲　樂清寧。月魄中天滿下運。公卿侍宴多令儀。簪紱九奏觴九獻。鑪煙縹逐祥風吹。羣臣舞蹈聖顏喜。歲熟民康當若此。六龍迴御鳳樓深。寶扇齊開扶玉几。景星瑞靄多雨曜。增輝四序和。聖人道大如天地。歲歲豐年奈樂何。　奏隊舞承應。

○進膳樂章。

水龍吟　寶殿祥曛紫氣濃。聖明君。龍德宮。氣氳蒸藹。簪裾拱北。松龍樓鳳闕。雕梁畫棟。此是蓬萊洞。

○太平清樂樂章。

太清歌　萬國來朝進貢。仰賀明聖主一統華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東西。託聖德。勝堯王。保護國家。

太平天下都歸一。將兵器銷鑄農器。旌旗不動酒旗招。仰荷天地。上清歌　一願四時風調雨順民心。

喜攝外國將寶貝。攝外國將寶貝。見君王來朝。寶殿裏。瑠璃瑪瑙玻瓈。進在丹墀。開天門。　叱長生曰

月光天德。萬萬歲。永固皇基。公卿文武來朝會。開班。逢捧金杯。

人執幢引之。其樂章曰。　小將軍　大明君。定宇宙。聖恩寬。寧江山。東夷西戎。北狄南蠻。手高擎。寶貝盈。右殿前獻。　五瑞宮闕連霄漢。金光明照眼。玉滿金水聲潺潺。類顒觀。遨跋。看儀鑾嚴。迓千百般威。人心膽寒。　右殿新年　虎豹關。文武班。五采間慶。望朝霞燦。黃金殿。喜氣增。丹墀內。仰聖顏。翠繞紅圍錦繡班。高樓十二欄。笙簫趁紫煙。仙音韻。瑤樂按。升。舞齊歌。讚吾皇萬萬安。　右過門子　定宇宙。定宇宙。寧江山。撫百蠻。謳歌拜舞仰親。萬萬年帝業安。　四奏天道傳之曲　品物亨。　馬負圖今天道傳。龜戴書今人文宣。羲畫卦今禹賜。殷皇極。建分合。自然。蘇。蘇。歷數歸明主。祥。麟在郊。威鳳鳴。九夷入貢康衢謠。聖子神孫繼祖武。垂拱無爲邁前古。　奏車書混同之舞　舞士三十二人。左執籥。右秉翟。分四行。行八人。舞作進退。舒徐。揖遜升降之狀。舞師二人執纛以引之。其樂章曰。　泰階平　乾坤清。寧。治功告成。武定禮亂。文致太平。郊則儘其禮。廟則儘其誠。卿雲在天甘露零。風雨時。若百穀登。禮樂雍和。政刑疏。清。儲闈既立。封建乃行。誠恢屏。四海寶。俊立朝廷。玉帛鐘鼓陳兩楹。君臣歌揚頌聲。　五奏振皇綱之曲　御六龍。　周南咏麟趾。召阿歌鳳。凰。鬱鬱稱多士。爲楨振皇綱。棘棘哉大明。德尊。讓漢唐百代修。應。績。公輔理陰陽。峨冠正襟佩。郁。俞在高堂。坐令八紘內。熙熙民樂康。氣和風雨時。田畴見豐穰。獻禮過三。爵。歡娛良未央。　奏百戲承應　六奏金陵之曲　泰階平。　鍾山蟠。蒼龍。石城踞。金虎。千年王氣都。於今歸聖主。六代繁華經幾秋。江流東去無時休。誰言天塹分南北。英雄豈但噬。臍劉。我皇昔住。滁。梁。屢。神遊。天錫。眞人服。提兵乘勢渡江來。詞臣早獻金陵曲。歌。金陵。進珍饈。諧八音。繼三。嘆。請觀漢。祖用兵時。爲。當。鬻。黃。巢。淳。沱飯。　七奏長楊之曲　君德茂。　長楊曳綠。黃鳥和。鳴。茵。蓄。是。鮮。紫。燕。輕。盈。千花浥。露。日。麗。風。清。及時爲樂。芳。樽在庭。管音畢。嘒嘒。絲韻冷冷。玉振金聲。各奏。爾。能。儛。儛。國。老。載。勤。載。懋。明。德維。馨。垂之聖經。厚風示後。永保嘉名。無已太康。舊人是。聽。　奏百戲承應　八奏芳醑之曲　聖道成。　夏王脈芳醑。商湯遠色。舜聖人示深戒。千古垂令名。惟王登九五。玉食保尊榮。日昃不遑餐。布德延羣生。天庖具豐饈。鼎俎亦調烹。豈但資肥甘。亦足養遐齡。達人悟茲理。按令五氣平。隨時知有節。昭哉天道行。　奏隊舞承應　九奏鴛鴦六翮之曲　樂清寧。　月魄中天滿下運。公卿侍宴多令儀。簪紱九奏觴九獻。鑪煙縹逐祥風吹。羣臣舞蹈聖顏喜。歲熟民康當若此。六龍迴御鳳樓深。寶扇齊開扶玉几。景星瑞靄多雨曜。增輝四序和。聖人道大如天地。歲歲豐年奈樂何。　奏隊舞承應。

○進膳樂章。

水龍吟　寶殿祥曛紫氣濃。聖明君。龍德宮。氣氳蒸藹。簪裾拱北。松龍樓鳳闕。雕梁畫棟。此是蓬萊洞。

○太平清樂樂章。

太清歌　萬國來朝進貢。仰賀明聖主一統華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東西。託聖德。勝堯王。保護國家。

太平天下都歸一。將兵器銷鑄農器。旌旗不動酒旗招。仰荷天地。上清歌　一願四時風調雨順民心。

喜攝外國將寶貝。攝外國將寶貝。見君王來朝。寶殿裏。瑠璃瑪瑙玻瓈。進在丹墀。開天門。　叱長生曰

月光天德。萬萬歲。永固皇基。公卿文武來朝會。開班。逢捧金杯。

○慶壽延宮樂章

萬歲樂　雨順風調昇平世萬萬年山河社稷八方四面狼煙息龍虎風雲會

○洪武初年定朝會宴享樂舞之數九奏樂曲前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二奏舒長

第一奏起臨濠之曲　名飛龍引　聯花隊　千載中華生聖主王氣成龍虎提劍起淮西將勇士雄百戰收強虜馳驅鞍馬經寒暑將士同甘苦次第靜風塵除暴安民功業如湯武　第二奏開太平之曲　名風雲會　唐多令　玉壘瞰江城風雲遇帝營樓船龍虎縱橫飛瞰登機駈六甲降虜將勝敵兵談笑擊長鯨三軍勇氣增一戎衣宇宙清寧從此華夷歸一統開帝業慶昇平　第三奏安建業之曲　名慶皇都　綵總花　虎踞龍蟠佳麗地眞主關基千載風雲會十萬雄兵屯鐵騎臺臣守將皆奔潰一洗頹奇施德惠里巷謳歌田野臘和氣王業宏開千萬世黎民咸仰雍熙治　第四奏削羣雄之曲　名喜昇平　拳槐月　持黃鉞創平荊楚消吳越消吳越尊秦朝晉幾多豪傑幽燕齊魯風塵潔伊涼蜀隴人心悅人心悅車書一統萬方同轍　第五奏平幽都之曲　名賀聖朝　鵝總天　天運推遷元運移王師北討定燕畿百年禮樂重興日四海風雲慶會時除暴虐撫瘡痍漠南重覩舊威儀君王聖德容降辱三恪衣冠拜玉墀　第六奏撫四夷之曲　名龍池宴　八月圖　海波不動風塵靜中國有眞人文身交趾斷髮金齒重譯來賓奇珠異產梯山航海奉表稱臣白虎玄豹九苞丹鳳五色麒麟　第七奏定封爵之曲　名九重歡　御梢青　乾坤清廓論功定賞策勳封爵玉帶金符貂蟬簪珥形圖麟閣奉天洪武功臣佐運文謨武略子子孫孫尊榮富貴久享安樂　第八奏大一統之曲　名鳳凰吟　太常引　大明天子承運來黃鐘志在安民除暴昔覩中天騰王氣五色紅雲千尺龍驤虎步據長江天助神武成功人心效順所至皆無敵手提乾符開寶祚略定山河南北欽馬江淮列營河漢四海風波息師雄將猛萬方齊仰威德　二月夾鍾本宮夾鍾宮　俗名中呂其曲爲玉街行　山林豹虎中原狐兔四海英雄無數大明眞主起臨濠震於赫救衣一怒星羅玉壘雲屯鐵騎一掃乾坤煙霧黎民重覩太平年慶萬里山河磐固

三月姑洗本宮太簇商　俗名大石其曲爲萬年春　奉天承運來黃鐘志在安民除暴昔覩中天騰王氣五色紅雲千尺龍驤虎步據長江天助神武成功人心效順所至皆無敵手提乾符開寶祚略定山河南北欽馬江淮列營河漢四海風波息師雄將猛萬方齊仰威德　二月夾鍾本宮夾鍾宮　俗名中呂其曲爲玉街行　山林豹虎中原狐兔四海英雄無數大明眞主起臨濠震於赫救衣一怒星羅玉壘雲屯鐵騎一掃乾坤煙霧黎民重覩太平年慶萬里山河磐固

十二月按律樂歌　係每月第一奏起隔越

正月太簇本宮黃鍾商　俗名大石其曲爲萬年春　奉天承運來黃鐘志在安民除暴昔覩中天騰王氣五色紅雲千尺龍驤虎步據長江天助神武成功人心效順所至皆無敵手提乾符開寶祚略定山河南北欽馬江淮列營河漢四海風波息師雄將猛萬方齊仰威德　二月夾鍾本宮夾鍾宮　俗名中呂其曲爲玉街行　山林豹虎中原狐兔四海英雄無數大明眞主起臨濠震於赫救衣一怒星羅玉壘雲屯鐵騎一掃乾坤煙霧黎民重覩太平年慶萬里山河磐固

三月姑洗本宮太簇商　俗名大石其曲爲賀聖朝　鵝總天　天運推遷元運移王師北討定燕畿百年禮樂重興日四海風雲慶會時除暴虐撫瘡痍漠南重覩舊威儀君王聖德容降辱三恪衣冠拜玉墀　第六奏撫四夷之曲　名龍池宴　八月圖　海波不動風塵靜中國有眞人文身交趾斷髮金齒重譯來賓奇珠異產梯山航海奉表稱臣白虎玄豹九苞丹鳳五色麒麟　第七奏定封爵之曲　名九重歡　御梢青　乾坤清廓論功定賞策勳封爵玉帶金符貂蟬簪珥形圖麟閣奉天洪武功臣佐運文謨武略子子孫孫尊榮富貴久享安樂　第八奏大一統之曲　名鳳凰吟　太常引　大明天子承運來黃鐘志在安民除暴昔覩中天騰王氣五色紅雲千尺龍驤虎步據長江天助神武成功人心效順所至皆無敵手提乾符開寶祚略定山河南北欽馬江淮列營河漢四海風波息師雄將猛萬方齊仰威德　二月夾鍾本宮夾鍾宮　俗名中呂其曲爲玉街行　山林豹虎中原狐兔四海英雄無數大明眞主起臨濠震於赫救衣一怒星羅玉壘雲屯鐵騎一掃乾坤煙霧黎民重覩太平年慶萬里山河磐固

○十二月按律樂歌　係每月第一奏起隔越

正月太簇本宮黃鍾商　俗名大石其曲爲萬年春　奉天承運來黃鐘志在安民除暴昔覩中天騰王氣五色紅雲千尺龍驤虎步據長江天助神武成功人心效順所至皆無敵手提乾符開寶祚略定山河南北欽馬江淮列營河漢四海風波息師雄將猛萬方齊仰威德　二月夾鍾本宮夾鍾宮　俗名中呂其曲爲玉街行　山林豹虎中原狐兔四海英雄無數大明眞主起臨濠震於赫救衣一怒星羅玉壘雲屯鐵騎一掃乾坤煙霧黎民重覩太平年慶萬里山河磐固

三月姑洗本宮太簇商　俗名大石其曲爲賀聖朝　鵝總天　天運推遷元運移王師北討定燕畿百年禮樂重興日四海風雲慶會時除暴虐撫瘡痍漠南重覩舊威儀君王聖德容降辱三恪衣冠拜玉墀　第六奏撫四夷之曲　名龍池宴　八月圖　海波不動風塵靜中國有眞人文身交趾斷髮金齒重譯來賓奇珠異產梯山航海奉表稱臣白虎玄豹九苞丹鳳五色麒麟　第七奏定封爵之曲　名九重歡　御梢青　乾坤清廓論功定賞策勳封爵玉帶金符貂蟬簪珥形圖麟閣奉天洪武功臣佐運文謨武略子子孫孫尊榮富貴久享安樂　第八奏大一統之曲　名鳳凰吟　太常引　大明天子承運來黃鐘志在安民除暴昔覩中天騰王氣五色紅雲千尺龍驤虎步據長江天助神武成功人心效順所至皆無敵手提乾符開寶祚略定山河南北欽馬江淮列營河漢四海風波息師雄將猛萬方齊仰威德　二月夾鍾本宮夾鍾宮　俗名中呂其曲爲玉街行　山林豹虎中原狐兔四海英雄無數大明眞主起臨濠震於赫救衣一怒星羅玉壘雲屯鐵騎一掃乾坤煙霧黎民重覩太平年慶萬里山河磐固

○迎膳樂章　水龍吟　同前

凡大祀慶成大宴用萬國朝隊舞纓鞓得勝隊舞萬壽聖節大宴用九夷進貢隊舞壽星隊舞冬至大宴用禮聖嘉隊舞百花聖朝隊舞正旦大宴用百戲蓮花盆隊舞勝鼓採蓮隊舞太宗更定樂章

○殿內佾食樂章

一奏玉萬壽之曲　龍飛定萬方受天命振紀綱彝倫攸敘四海康普天率土盡來王臣民舞蹈壽呼載揚稱觴奉吾皇聖壽天長　奏平定天下之舞　舞士三十二人引舞二人北樂章曰　四邊靖　威伏

千邦。四夷來賓納裘章。順祥承乾象。皇基永昌。萬載山河壯。　又制地風　聖主遵堯勝禹湯。立五常三綱。八紘進貢朝今上。垂昔誠惶。朝中宰相。燮理陰陽。五穀收成。萬民歡暢。賀吾皇。齊讚揚萬國來降。二奏仰天恩之樂　皇天眷聖明。五辰順。四海寧。風調雨順百穀登。臣民鼓舞樂太平。貢良在位。邦家永祚。吾皇仰洪恩。夙夜存誠　雨順風調。五穀收成。倉廩豐盈。大利民生。託賴著皇恩。四海清。鼓謳歌白叟黃童。共樂咸寧　奏撫安四夷之舞　高麗舞四人。琉球舞四人。北番舞四人。回回舞四人。引舞樂工二人。其樂章曰　小將軍　順天心。聖德誠。化番邦。蠻朝京。東夷歸伏。舞於龍庭。貢皇明。寶貝豐。又殿前獻　四夷率土歸王命。都來仰大明。萬邦千國皆歸正。現帝庭。朝仁聖。天階班列衆公卿。齊聲歌太平又慶豐年　和氣坦。鸞鳳鳴。瑞靄生。祥雲映。熙金爐。香味馨。列丹墀。御盃盆。絃管簫韶五音應。龍笛間鳳笙　又渤海令　金杯中。酒滿盆。御案前。列羣英。君德成。皇圖慶。喜呼萬歲聲　又過門子　聖主興。聖主興。顯威靈。蠻夷靜。至仁至德至聖明。萬萬年。帝樂成　三奏感地德之曲　皇心感地。感順天時。德厚生。含宏光大品物亨。鍾奇誠秀產俊英。河清海宴。麟來鳳鳴。陰陽永和平。相我大明　奏車書會同之舞　舞士三十四人。其樂章曰　新水令　錦衣花帽設丹墀。具公服百司會。同。麟至舞。鳳來儀。文武班。齊朝賀聖明帝　又水仙子　八方四面統華夷。天下蒼生仰聖德。風調雨順昇平世。徧乾坤皆讚禮。託君恩民樂雍熙。萬萬年皇基堅固。萬萬載江山定體。萬萬歲洪福天齊　四奏民樂生之曲　世間的萬民。荷天地。感聖恩。乾坤定位四海春。君臣父子正大倫。皇風浩蕩人心醇。醉熙熙樂天真。永戴明君奏表正萬邦之舞　舞人樂工六十四人。皆執干一。小戚斧一。引舞二人。其樂章曰　慶太平　姦邪滅。亂朝綱。擒禍雄。痛烈。赫怒吾皇。親征壩上。指天戈。敵皆降　又武士歡　白溝戰場。旌旗雜。合迷日光。令嚴氣振。三軍頌。齊哲揚。掃除殘甲如風蕩。凱歌傳四方。仁聖不殺降。望河南。失援指　又漫縕毬。　肆旅拒。恃力強。一心擒殃。築滄州。百尺城隍。驕盈極。恣虎狼。執能禦。當順天心。有德隆。昌創戈戢甲齊。　奏表正萬邦之舞　舞人樂工六十四人。皆執干一。小戚斧一。引舞二人。其樂章曰　慶太平　姦邪滅。亂朝綱。擒禍雄。煽動戈矛。赫怒吾皇。親征壩上。指天戈。敵皆降　又武士歡　白溝戰場。旌旗雜。合迷日光。令嚴氣振。三軍頌。齊哲揚。掃除殘甲如風蕩。凱歌傳四方。仁聖不殺降。望河南。失援指　又漫縕毬。　肆旅拒。恃力強。一心擒殃。築滄州。百尺城隍。驕盈極。恣虎狼。執能禦。當順天心。有德隆。昌創戈戢甲齊。　奏表正萬邦之舞　舞人樂工六十四人。皆執干一。小戚斧一。引舞二人。其樂章曰　慶太平　姦邪滅。亂朝綱。擒禍雄。煽動戈矛。赫怒吾皇。親征壩上。指天戈。敵皆降　又武士歡　白溝戰場。旌旗雜。合迷日光。令嚴氣振。三軍頌。齊哲揚。掃除殘甲如風蕩。凱歌傳四方。仁聖不殺降。望河南。失援指　又漫縕毬。　肆旅拒。恃力強。一心擒殃。築滄州。百尺城隍。驕盈極。恣虎狼。執能禦。當順天心。有德隆。昌創戈戢甲齊。

歸降。撫遊生還。達故鄉。自此仁聞愈彰。　又陣陣贏。　不數孫吳兵法良。神謀算合陰陽。八陣堂堂行？天上。虎略龍韜執敢當。俘囚十萬皆疎放。感荷仁恩戴上蒼。　又得勝回　雨榜四方。展鳥翼風雲鷹行。出奇兵。敵難量。士強馬強。稱百里。喊旗队。槍勝兵。回樂洋洋　又小梁州　敵兵戰敗神魂喪。擁聖駕直度長江。開市門。肆不移。宜聖恩。如天賜。綸音頒降。普天下。仰吾皇。五奏威皇恩之曲　當今四海寧。頌聲作。禮樂興。君臣慶。會蹕太平。衣冠濟濟。宴彤庭。文臣武將。共荷恩。榮忠心。盡微誠。仰容皇明。奏天命有德之舞　舞人用樂工六十四人。引舞二人。皆執紅漆豹簡。雉尾。其樂章曰　慶宣和　雨順風調。萬物熙。一統華夷。四野佳。禾盛和氣。一莖百穗。一穗百穗　又雀報兒　梯航萬國來丹墀。太平年。永固倫。爰興學。校進儒。經賢臣良將保朝廷。四野人民頌聖聲。用的是賢英。賢英定太平。聖道行之曲　金殿萬年歡　三綱既定。九疇復。興聖道如天。嘉禾實。秀寒暑和。平聖威無遠。皇基穩。盤石盛。生生。景星長。現三光。輝耀。百穀收。成萬姓。咸寧　又得勝令　聖德感。皇乾。甘露降。山川萬。邦來朝。貢奇珍。擺布金。玉階下。鳴鞭。仰聖主。陞金殿。丹墀列。英賢。讚吾皇。豐稔年　九奏樂清寧之曲　普天均。霑穫。五穀貨。財殷。醋歌。擊壤風。淳俗。四夷悉。來賓。正統皇仁　七奏集。頒應之曲　皇天眷。大明。五星聚。兆太平。騶虞出。現廿露。降。野蓋成。嘉禾生。醴泉湧。地河水清。乾坤萬萬年。四海永寧　八奏永皇

神孫天威浩蕩江山永固洪福無窮　又沽美酒　和氣生滿玉京祥煙起映皇宮明聖開基垂萬民風雲會帝庭奏簫韶九韻成　又太平令　紫鸞膠金鸞彩鳳祥光映良將賢臣玉案列珍饈美醞資鼎鼐龍涎香噴至尊永寧儲嗣守成賀萬萬歲一人有慶

○陞殿還宮百官行禮樂章　萬歲樂　與前同

○進膳樂章　水龍吟　與前同

○永樂間舉天門宴百官止用本太初仰大明民初生三奏樂章進酒進膳樂同惟百官行叩頭禮用朝天子樂章宴畢導駕還宮用御盤歌

○東宮宴樂樂章　自一奏至七奏皆奏百戲承應

一奏喜千春之曲　賀聖朝　開國承天聖威極多總一統封疆闔百姓快活萬物榮光共沐恩波仙音合讚昇平詠歌齊擊拜千千歲東宮滿國春和　二奏永南山之曲　水仙子　洪基永固海波清盛世明時禮樂興華夏一統江山靜民通和樂太平贊東宮仁孝賢明乘均衡端正順乾坤泰亨坐中華萬世昌寧　三奏桂枝香之曲　步蟾宮　曉光融宴享春宮日朗風和嘉氣葱葱鎮領台樞規宏綱憲禮節至公事聖上柔聲婉容問安勤勞孝虔恭果斷覽洪剛健文明聖德合同　四奏初春虞之曲　小梁州　端拱殿宸事紫微乘運璇璣四時百物總相宜仰賴明君德大業勝磐石皇儲仁孝明忠義遵方順化朝儀孝能獻慈愛心敬篤尊卑禮宜上和下睦民鼓舞樂雍熙　五奏乾坤泰之樂　滿庭芳　春和玳筵安邦興國欽聖敬賢文英武烈於民便禮樂成全享大業中庸不偏順天常節儉爲先達文獻嚴儀訓典孝敬億萬年　六奏昌運頌之曲　喜秋風　文武安軍民樂宴文華會班僚五雲齊動鈞天樂賀春宮讚皇朝　七奏泰道開之曲　沽美酒　布春風滿豐樓對佳景鳳凰洲高捧金波碧玉甌設威儀左右分品從列公侯　又太平令　效聖上誠心勤厚主宗器嚴備春秋諧律呂仰普齊奏欽王政皇天保佑拜舞頓首讚祝進酒千千歲康寧福壽

○迎膳樂章

水龍吟　方寧筆袞戢舞暫排寶器開玳筵鸞儀旌節錦繡攸相連鬱纓盪進皆來朝春滿文華殿龍虎會風雲賀萬壽聖明君

○陞還宮樂章　千秋歲　與前同

○陞殿還宮樂章

定安之曲　九五飛龍千邦萬國敬依從鴛鸞三下同公卿環珮鏘玎珰掌扇護御容中和樂音呂濃翠錦繡擁還華蓋赴龍宮

○萬壽聖節陞殿樂章

聖安之曲　乾坤日月明八方四海慶太平龍樓鳳闕中扇開簾捲帝王興聖威天地鎮保萬壽洪福增

○中宮千秋節命婦朝賀樂章

天香鳳韶　寶殿光輝晴天映騶玉鉤珍珠簾櫳瑤觴舉時簫韶動慶大筵來儀鳳昭陽玉帛齊朝貢證孝慈賢助仁風歌謠正在昇平中謹獻上齊天頌

○太皇太后皇太后凡正旦冬至朝賀樂章

天香鳳韶　龍樓鳳閣彤雲曉開繡簾天香芬馥瑤堦寒暖千花簇壽聖母齊頌祝御筵奏獻長生曲坤道寧品類咸育和氣四時調玉燭享萬年太平福

○東宮千秋節朝賀陞殿還宮百官行禮樂章

千秋歲　堯年舜日勝禹周慶雲生綵鳳樓風調雨順五穀收萬民暢歌謳

明書卷六十

志七

樂律志二

○大朝會樂章凡二十六首

升座　奏泰安之曲　金門洞開寶座尊崇爐煙裊裊穆穆聖容俯臨萬國高拱九重臣民稱賀玉帛攸同　公卿入門　奏治安之曲　萬乘天臨千官景從濟濟卿士秩秩王公簪纓班鷺鷺接武襲龍同心協德永效公忠　上壽　奏壽安之曲　天作聖皇應運開基尊臨大寶撫有華夷武功底定文德宏施徽臣何報仰稱慈慮君親之重實爲臣綱至尊至敬著在天常仙韶按曲玉醴浮觴載伸華祝萬壽安康舉酒　奏嘉禾之曲　有美嘉禾物如雲興一莖九穗異畝同榮至和所召盛德之徵周公侯　又太平令　效聖上誠心勤厚主宗器嚴備春秋諧律呂仰普齊奏欽王政皇天保佑拜舞頓首讚祝進酒千千歲康寧福壽

登　奏卿雲之曲　天上垂象著於卿雲九苞鳳彩五色龍文迎風郁麗映日細縕有徵斯應實惟聖君

奏紫盆之曲　聖人受命紫蓋呈祥亭亭錦覆華華波張天中乾立雲際飛揚眷茲靈祐國祚隆長

奏彤旗之曲　在昔征伐旗幟爲先仰唯聖朝著象於天彤竿對峙赤羽文旒克敵之應萬方歸facebook

神之之曲　后祇效德神之挺生曄曄三秀濯濯九莖紫芝紺彩綠葉數莖顧著聲歌播於大廷　武功

之舞。 皇王承天運。臨寰樹義旗。萬方思治日。一劍喬興時。采石方收捷。金陵即駐師。神機安可測。建此萬年基。大命歸眞主。羣心屬至尊。神功參造化。英略定乾坤。永洽雍熙治。宏惟曠湯恩。華夷俱來貢。冠帶入天門。 六成。 江漢親征日。風雲睿算中。六師方奮武。孤寇已潛蹤。矢石飛星急。樓船烈火攻。興王天鑒盛。聖皇祥紛爲華蓋。曄爲天章。郁郁芬芬。 德動天寧。 德動天寧。 聖聖相承。 又嘉禾同瓶。 祥開函宇。地出嘉禾。端倪叶應。大瑞是荷。同穎異畝。瑞協周家。以溜仁風。以昭泰和。惟皇忠厚。被草木。懋昭道大同變化。是知聖心能致和。上與天運同亨。嘉 又慶雲成彩。 德動天寧。 慶雲祥紛爲華蓋。曄爲天章。郁郁芬芬。 聖聖相承。 又龍馬來廷。 天之已祚。次第盡雄。萬乘龍飛始。東吳尚陸梁。天兵將問罪。驅虜敢稱王。負固三時久。終成一戰降。山河皆鎖鑰。形勝甲金湯。陝右遺梟獍。山東據虎狼。神威方遠及。小醜孰能當。欲馬黃河上。觀兵華岳傍。來蘇人甸接。賀表壯金湯。陝右遺梟獍。山東據虎狼。神威方遠及。小醜孰能當。欲馬黃河上。觀兵華岳傍。來蘇人盥切。戰道獻靈璽。王師若時雨。隨地霈恩波。東浙爭歸款。南閩已戢戈。山川回正氣。田野起謳歌。一洗兵農靜。羣生樂泰和。巴蜀雖云險。區區在一隅。偏方寧自守。逆豎詎狂圖。正類蛙蹲井。眞成虎負嵎。神兵飛渡入。長驅向北征。揮戈清朔土。安與入燕城。圖籍登天府。車馬混玉京。從容歸奏捷。萬姓共歡迎。 文德之舞。 一統皇圖大。三陽泰運開。王侯鳴佩入。螭貊獻珠來。瑞藹騰金闕。祥雲護玉階。太平人物盛。鼓舞樂春臺。雞鳴欲曙天。冠蓋集羣賢。拜舞瞻龍座。懽愉侍御筵。玉杯傳法醞。仙樂奏宮懸。願祝君王壽。齊稱億萬年。 六成。 五彩炫晴虹。神都王氣鍾。石城巖虎踞。鍾阜蟠龍宮。闕天光近。金湯地勢雄。四方均貢賦。萬國敬來同。皇朝稱祕典。聖主每齋心。天地嚴昭格。神祇嘉降臨。牲牢敬迎神。 奏中和之曲。 荷蒙天地分。君主華夷。欽承頌羅兮。備薦帛。 奏肅和之曲。 天垂風露兮。雨澤沾。大享金石奏。清音三獻精。誠至端知錫福深。創業知非易。圖安念守成。帝心常簡注。皇樂在經營。修德承天意。推誠軫物情。一人恢大業。萬國仰升平。盛典稽前古。皇心協至公。建儲安國本。列土錫王封。玉册加殊禮。金支衍大宗。羣臣無以贊。三祝但呼嵩。宵旰思賢切。旁求滿四方。山林登俊逸。朝野慶明良。際遇風雲會。瞻依日月光。同心匡盛治。竹帛永流芳。中國聖人興。羣方仰大明。海波俱恬息。年穀屢豐登。玉帛來諸國。梯航貢上京。臣民咸舞蹈。萬歲贊朝廷。 還宮。 洪惟聖主。端冕凝旒。高躋舜禹。遠邁殷周。功成治定。禮備樂修。受天之祐。萬歲千秋。

○太宗永樂中更定大朝會樂章凡十二首

天命有德之舞。 嘉禾進。 堪輿寧。叶氣蒸。萬箱出。嘉禾生。祥飆瑞露凝光精。一莖九穗有三登。田畯駿奔進天庭。薦宗廟。將德馨。時和歲豐樂太平。乃知天子在樹德。靈龍風虎開休祺。 又野蠶成。 瑞道昌。以玄以黃。以登於明堂。至治磅礴輔彝文章。繡至治明。萬化茲植。倉八荒。狥敏野。蠶集我條桑。載生載成。以玄以黃。以登於明堂。爲五采。絲上補虞舜衮。 又騶虞獻。 騶虞至。周服。至仁衰天德。澤被枯槁。林邑神聖初。召南風化首。遒遒蠲。前無偶。啓貞符。垂永久。龜出聖之徵。皇考理。衰八紘。役五神。策六丁。胤五總。符十朋。介金石。利永貞。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壽興天齊并。 又黃河清。 黃河清。七百里。水晶宮。下見底。聖人在位。天心合。并六合。澄清萬國文明。捐雜佩今滿津。遣玉珧。兮龍門。川后踴而辭陳兮。錫嘏益於聖君。 又四夷來。 天子踐。祚宏括。皇謨。義殫翁。沓陰通陽墟。東款扶桑。西徼余喜。瀚海視棗。統爲一家。緬索引。咸傅於都。莫不震慴。天休滋溫。猋猋猛猛。以捄崑崙。玉帛陪。王會有圖。萬歲千秋。協我眞符。 明德新民之舞。 聖君召和。黃流獻奇。澄波清。且漣。飲海龍鬥。靈湯坤倪。萬害蛙張。光燭化機。上下一碧。機動天隨。天啓聖神。河水爲清。天啓聖神。治化

之。應明明之降祉。地祇亟獻。毋非惟地。物無不載。九賦既登。百貨是賴。罔敢煩而瀆。罔敢怠而忘。昭茲加貺。詎今朱有艾。上帝終獻。聽行匪懈。祀事孔明。瑤席菲菲。芳燈煜煜。懋我粢盛。潔我豆籩。陰陽之和。郊祭之昌。地祇終獻。六府孔修。生我兆民。厥厚之功。陸海之珍。洞洞屬屬。淵斯以陳。所藉惟德。藹藹共增。分獻。鑾輿下臨。從百神。金支秀華。翠五蓋。翼翼雍雍。肅欣欣。位以序列。享明禋。徹俎。禮成厥初。尤慎乎終。徹以示儉。雍雍肅肅。簫管五音從。望燎燔。乃燦凝乾。立瞻以匪緩怠。送神。神儀若馳。斝盞上翔。菩酒並釀。車以行。願茲瑤壇兮尚有榮光。

○世宗嘉靖九年更定分祀圜丘樂章。

迎神。奏中和之曲。仰惟玄造兮於皇昊穹。時當肇陽兮大禮欽崇。臣惟葡柳兮蠢蠕之衷。伏承睿命兮職統羣工。深懷恐昧兮恐負洪德。爰遵縟典兮勉竭微衷。潘陵百辟陪列兮舞拜於前。萬臣翊衛兮以西以東。臣儀伏迎兮敬聆帝御。願垂散鑒兮拜德易窮。奠玉帛。奏肅和之曲。龍輿既降兮奉禮先。爰有束帛兮錢瑤瑄。臣謹上獻兮進帝前。仰祈聰納兮荷蒼乾。願垂享兮以歆。生民安兮永康。

進俎。奏凝和之曲。餚饈珍饌兮薦上玄。庶人列鼎兮致精虔。臣盡上獻兮進帝前。仰祈聰納兮荷蒼乾。願垂享兮以歆。生民安兮永康。

亞獻。奏豫和之曲。禮觴再舉兮薦玉樽。帝顏歆悅兮民福昌延。臣推觴舞兮荷聖容兮俯鑒。願留福兮草生。徹饌。奏貞和之曲。

終獻。奏熙和之曲。三獻兮禮告成。一念徽衷兮靈祇鑒誠。仰瞻聖容兮俯伏迎。敬聆帝御。願垂散鑒兮拜德易窮。奠玉帛。奏肅和之曲。酒行初獻兮樂舞張。齊醍明潔兮罄香。願垂享兮以歆。生民安兮永康。

亞獻。奏安和之曲。載獻兮奉觴。神顏和懿兮以答。功隆厚載兮配天。民感德兮無疆。終獻。奏時和之曲。二齊升兮氣芬芳。庶人奉役兮和湯。奉進兮皇祇歆。慰臣赭首兮敬將。初獻。奏壽

福兮惟神必從。終獻。奏康和之曲。一誠以申。三擧金觥。鐘鼓鏘鉦。環佩錚錚。鑒予之情。願永保我生民。徹饌。奏安和之曲。禮樂備具。精意用申。位坎居歆。納茲薌蓼。嘏我生民。送神。奏保和之曲。禮備告終兮神喜旋。容碧澄輝兮紫華鮮。星辰從兮返神鄉。路氣清兮覓裘臨。蹕者簪兮束帛。遞之於塗兮罔敢愆。予拜首兮奉送。願永昵兮民樂豐年。

○祭歷代帝王廟樂章。

迎禮。奏雍和之曲。仰瞻兮聖容。想慕興兮景從。降豐衢兮後先來。俯鑒兮微衷。荷聖臨兮若生有崇。瞻諸帝兮是臨。予頓首兮拳蒙。奠帛。奏安和之曲。乘微誠兮幽聖躬。來列坐兮殿庭。予今願兮效動。捧禮帛兮列酒尊。鑒予情兮欣享。方旋觀兮盤程。初獻。奏保和之曲。酒行兮情益。喜氣兮雍雍。重荷蒙兮載瞻載崇。羣臣欣兮蹤從。願觀程兮聖容。亞獻。奏中和之曲。酒斟兮禮明。諸帝臨和兮益悅情。百職奔走兮滿庭。陳邊豆兮數重。亞獻兮願成。終獻。奏肅和之曲。獻酒兮至終。早盤雲兮將遊宮。予心眷戀兮神聖。欲拳留兮無從。蹌璧衝兮緩行。得遂瞻兮雖九重。徹饌。奏凝和之曲。納餚饌兮領陳。蒸民樂兮幸生。將何以兮崇報。惟歲時兮載瞻。載迎。送神。奏壽和之曲。擐纏綿兮導來蹤。鑾輿再兮歸天宮。五聖攀兮祥風從。民歌聖佑兮樂年豐。望燎。奏豫和之曲。神機不測兮造化功。珍饈禮畢兮膺大中。望煙庭兮稽首。願神鑒兮寸衷。

○祭先師孔子樂章。

迎神。奏咸和之曲。大哉孔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奠帛。奏寧和之曲。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師神明。度越前聖。粢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維神之聽。初獻。奏安和之曲。大哉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維馨。嘉牲孔碩。薦奠神明。庶幾昭格。亞獻。終獻。奏景和之曲。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睠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徹饌。奏咸和之曲。犧象在前。籩豆在列。以享以薦。既豐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道無越。送神。奏咸和之曲。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格茲惟聲。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望燎同送神。

○太廟樂章。

迎神。奏中和之曲。予惟士毅兮造化功。爲民立命兮惟崇。民敬且孝兮朝享。備籩率職兮候迓。迎想聖來兮祥風生。欽惟精首兮告拜年豐。初獻。奏壽和之曲。氤氳氣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荷陰功。予將玉帛兮獻徵衷。初斟醴薦兮民福洪。亞獻。奏豫和之曲。予今樂舞兮再捧觴。願神昭格兮軍民康。思必稱稱兮鑒洋洋。盛厚恩兮升祥光。終獻。奏寧和之曲。干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煙繚繞兮雲旌輔。予今拜首兮忻且惶。神顏悅兮霞彩彰。徹饌。奏雍和之曲。粗陳徵禮兮神享將。琅然絲竹兮樂舞揚。願神普降兮遐迺方。蒸民率土兮盡安康。送神。氤氳氣溢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儼飛揚。遙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望瘞。奏時和之曲。捧俎饋兮詣瘞方。鳴鑾率舞兮報厥成。徹饌。奏雍和之曲。

聲鏘鏘。思神納兮民福昌。予今拜首兮謝恩光。

○祀海神樂章。

迎神　金節兮紺繒。翠旆搖兮蔽虧。擧洗酒兮祼何始。屏翳驅兮豐隆馭。鞭雷鼉兮叱風雨。送惟怒兮惠。惟喜。香芬菲兮景淒燦。光洋洋兮如降語。神兮神兮斯屆止。

禮神　鼓鏞奏兮鏡鏗。簫管揚兮琅琅。帛有玄兮玉有璇。光煜煜兮爛奎璧。黍稷芬兮有菽。豆籩飾兮厥文。孔章肅兮敬。

獻敬兮罄不將。神兮神兮假有光。

初獻　薦初獻兮誠兮萃。鼻絕望兮志不悖。衣冠肅兮容儀。懿昭對越兮凝念慮。答元功兮膺自媚。瞻予鑒兮顧予意。時雨暘兮醴和氣。翠類種兮育羣類。神兮神兮民所庇。

亞獻　薦再獻兮誠正精。虛室白兮靈府澄。靈旗迅兮神廬驚。匕俎安兮嘉不傾。犧牷圭瓚兮備大禮。爰玄酒兮薦凡明。民與嘉兮國與寧。千古萬古兮極不擾。神兮神兮予爾盟。

終獻　薦終獻兮誠彌篤。神兮神兮予爾福。失恆道兮殃品物。陵爲波兮川爲陸。稼不登兮人不育。

送神　苦楚溺兮愴惣。諦神兮神兮爾之辱。

承福　膳資芬兮酌酒溫。嗚呼辣俎羅縮紛。明禋傑制全本文。既醉既飽神再忻。嘉貺蕃祐乃爾分。惕息受命如有聞。錫爾民人錫爾馨。

樂神　擁盤姬兮侍玄女。鳴吹笙兮盪擊鼓。長鯨清波老蛟舞。河伯行酒御龍魚。百神效職恩滂溥。墟爲滄風飄爲雨。風雨維時滌下土。神兮神兮樂何許。終國家兮萬萬古。

送神　鸞輪鳳衝兮雲爲衢。羽葆張兮蜺化旗。雷公鼓道俾雨師。電母掣鞭驅封豨。千騎萬騎魚龍隨。山爲裂兮川爲移。去矣匝興玄冥期。神不愆歎民永賴。年年歲歲春秋祠。

○代祀大淵樂章。

降神　大行之西兮王屋之東。危巔密岫兮實神所宮。發爲洪兮注爲榮。注流顯伏勢愈雄。出墾致雨兮灌濟千秋萬歲兮報祀同。

迎神　陰雨颼颼塞流。神之來兮驂雨虬。蟠珠結佩琅玕綠。湘靈作儐原有得。先驅欲至妖氛收。變魑斂迹魍魎愁。

禮神　招搖轉兮夜未央。庭燎舉兮天有光。象在陛兮登歌堂。鹿盞盤虬兮醴酒盎。龍神兮神兮爾惟喜。玉帛烝烝兮歲所將。

初獻　神兮至止御法宮。綸衣玄裳鼈兩龍。元精啟兮貝白虹。休徵應兮來清風。戚舞迭兮嚴百工。薦一奠兮誠始通。

亞獻　彩雲密蔽德運皇。誠神州赤縣永清寧。靈雨和風樂太平。陰陽交暢品物成。享元化自流行。九殖萃生龍吟。

終獻　五色祥雲捧玉皇。闓閶闕坐明光。鈞天樂奏多日御。鑾張文恬武熙太平氣象人在唐虞上。

送神　水龍吟。玉律陽回景運新。燕鎬京謳皇仁光。昭雲漢一氣沸韶韻。錦瑟和聲瑤琴清。醉仰天顏近。

進湯　太清歌。萬方民樂時雍。鼓舞荷天工。雷行風動喜今逢。南極北辰東夷西戎來朝貢。大明宮星羅斗拱。九重天上六飛龍。五色雲間雙彩鳳。普天率土效華封。九協河清頌。

奏舞　新水令。五雲深鎖九重城。威洪恩一人有慶。陽初長禮方行。帝德文明表率邦家正。

水僊子　萬方安樂康寧。九城同仁福聖明。千年撫運承天命。路垂廿河獻清。見雙岐秀麥連莖。

興化並運同行。

五奏咸皇恩之曲　雙闕五星光。冕旌樹。紫蓋張。璇臺玉歷轉新陽。鈞天廣樂諧宮商。恩深露溥普薄施。日月煥龍章。地久天長。

奏舞　慶太平　維天

永清洪膺景命休徵應泰階平　平秋成　聖主乘龍御萬邦慶雲翔化日重光羣臣拜舞稱壽觴侑歌天保在　演福祉　五雲車慶九重利見飛龍翩宴章火鴻華蟲繪虎簋考兕鐏瓚盛逢逢八珍列九鼎豐隆兮崇揭彩舜重曈萬國咸熙四海雍齊歌頌聖德神功　殿前歡　萬年禮樂中興日大化覩重熙河清海宴臻祥瑞五行順七政齊超三邁五貞元符既醉頌堯羹　天下樂　萬壑朝拱接清都享瑜郊欽天法祖頌聖人承乾納祐中和位育龜蹤鑑馬陳圖　醉太平　禮樂萬年規謳歌四海熙衢逕蹈舞九龍墀麗正仰南離紫霞高捧唐虞帝垂衣天下文明治　鎬鳥岐鳳皇嘉瑞具備是人在成周世　六奏慶豐年之曲　聖人懋承乾綏萬邦履昭年神倉御宸登天田明粢供盛祀孔慶興情感豫協氣用宣萬古帝圖偉發合珠聯　七奏集福應之曲　天保泰階平實錄降河清嘉禾秀麥集休禎遐陬絕域嘉氣盈一人有慶百度惟貞萬國頌成寧苑正重明　八奏永皇圖之樂　鎬燕集天京頌魚藻歌麀鳴遵隆安堵萬國寧罹澤來庭四海清威迪日躋味爰雲征帝座仰前星豫大豐亨　九奏樂太平之曲　皇燕歌九章魔庭獻舞鼓山鳳翔日麗袞龍袞主聖臣極永錫祥效符啓泰運昌玉管回春動一陽金樽錫燕歌良　迎膳　水龍吟　香霧氤氳紫閣重仰天德喻帝容星輝海潤廿雨調和風樂比彥魚瑞皇鳳永獻卷阿頌　進膳　水龍吟　萬戶千門啓建章台階峻帝座張三垣九道北斗玉衡光元氣闓和雅韶鑒鑑昭代慶明良　太清歌　萬方國盡來庭稽首歌帝仁仰荷生成振乾綱陰陽順序民物樂生逢明聖萬年春永膺休命華夷慴獫狁歸正荷生至老不知兵鼓腹含哺固太平九有享清寧　奏舞　萬歲樂　太平天子興隆日履初動陽回元吉禮泉芝草休徵集竹開道五星聚室　賀聖朝　一人元良百度維新握赤符凝玄應享太清大禮方行祀事孔明盛天心億載承慶明王慎德四夷成賓　奏纓鞾得勝樂夷隊舞承應　醉太平　星華紫殿高雲氣彤樓邊九夷重譯梯航到皇圖光八裘玉宇無塵明月皎銀河白轉扶桑曉平平蕩蕩歸王道百獸舞鳳鳴簫韶　看花會　普天下都賴吾皇至聖看玉闕頻款天山已定四海效順歸王命天保歌湊黎百姓　天下樂　九重樂奏萬花開望龍樓雲蒸霧靄仰黃鐘既奏陽和長德盛天心悅人文日月明國勢分敢不慎歷　皇獻　豫和之曲　思皇祖仰聖神來列主會太室時矜修循乃倫推聖鑒敬恭孫忱恂　終獻　寧和之曲　齊禮清兮麥熟新薦豆潔兮孝念申仰祖功兮宗德順降佑兮後人　徹饌　雍和之曲　樂終兮禮成告玉振兮乾金聲徹之弗遑以盡精誠　送宮　安和之曲　三獻就兮祖宗鑒

明書卷六十一

志七

晉祿志三

○傳制樂章　賜宴同

典祀之曲　氤氳滿庭香八音絲竹奏笙簧金石曾韻彰匏土革木度鏗鏘高捧降明香嘉皇誠念謂神方神不佞鬱洋顯等理之常

○時祫樂章　嘉靖十五年定

孟夏　迎神　太和之曲　序屆夏首兮風氣蕃禮嚴時祫兮鐘鼓殷殷迎蒞主駕紅雲台卓交欣於皇列聖正南面崇報皇勤　初獻　保和之曲　皓曙色方昕仰列聖在上玉琢爲冏幣綵有紋小孫執盥兮敢不慎慤　亞獻　豫和之曲　思皇祖仰聖神來列主會太室時祫修循乃倫推聖鑒敬恭孫忱恂　終獻　寧和之曲　齊禮清兮麥熟新薦豆潔兮孝念申仰祖功兮宗德順降佑兮後人　徹饌　雍和之曲　樂終兮禮成告玉振兮乾金聲徹之弗遑以盡精誠　送宮　安和之曲　三獻就兮祖宗鑒

750

享一誠露兮念惟長思弗盡兮思弗忘深荷德澤之厚報小孫惟賴以餘光神返宮永安保家國億昌

孟仗　迎神　太和之曲　時兮孟秋火西流感時慈祀兮爽氣回喜金風兮颯來仰顧宗兮永慕哉秋

晬是舉兮希鑒歆小孫躬迓兮捧粢盛　初獻　壽和之曲　皇祖降鑒列聖靈聯執事恐躓樂舞翩躚

小孫捧盥兮敢弗虔　亞獻　豫和之曲　再酌兮玉漿潔誠兮薦香祖宗垂享兮錫胤昌萬歲兮此禮

行　終獻　寧和之曲　清進三觥歌舞雍容鐘鼓鏗鏘盡祖列聖永享恩誠　徹饌　雍和之曲　秋

晉是舉除秦豐躋三獻低周聖靈顯容小孫時思恩德兮惟報　還宮　安和之曲　仰皇祖兮聖神功

祀典陳兮報莫窮菩酌告嫒感慰旋宮皇靈在天主在室萬禩陽降何有終　孟冬　迎神　太和之曲

　時兮孟冬儀以凄感時慈祀兮氣潛通翹頫風兮北來仰顧宗兮永慕哉冬祭是舉俎豆維豐三獻既周聖靈顯容

迓兮降素哉　初獻　豫和之曲　徹饌　雍和之曲

小孫時思恩德兮惟懷　還宮　同立秋但改　昔給降素給

○上皇天上帝泰號樂章

迎帝神　中和之曲　於書洪荒之初兮混濛五行未運兮開曜未明其中挺立兮有無容聲神皇出御

兮始判濁清立天立地立人兮羣物生生　昇册表　元和之曲　帝圖險陽兮造化張神生七政兮精

華光回授方叡兮兆物康臣敢祇報兮昇薦帝曰皇　奠玉帛　休和之曲　帝垂聽兮羲若親子職庸

兮無由申册表荷鑒兮泰號式尊敬陳玉帛兮燕賀洪仁　進俎　豫和之曲　大蓬弘開懽聲如雷震

神賜享臣衷消埃大鼎炮烹餚饈馨薌帝歆兮兆民之福臣感恩兮何如奉哉　初獻　壽和之曲　大

高降恩寧微情何以承臣愚蹌拜捧瑤觴聖壽無極萬古昇　亞獻　景和之曲　帝皇立命兮膺三才

中分民物兮惟天徧該小臣謌命用光帝陪臣永配於皇穹哉　終獻　永和之曲　會

始恩人物盡陋兮於帝仁羣生荷德罔誰識所從來於惟皇兮德之莫報兮何以陳　徹饌　雍和之曲　太奏既成徹誠

宴娛玉几懇瑤漿陛樂舞翻協氣凝民物穆臣衷蹇蹇兮報無能　徹饌　咸和之曲　送帝神

莫祖皇德無窮陶此羣生亘細轅斡劉小臣之感衷兮固稽愚情質弘涵而容納兮曲賜生成　送帝神

清和之曲　禮祇册薦兮皇神垂享萬舞畢舉兮九成已行帝賜洪麻兮大我家慶金鳴玉振兮聲鏗

鏘榮僚環佩兮鏘玎瑞神人交賀兮贊帝皇曾稱泰號兮昌有窮昔永固高厚兮宰御久常徹豆靜嘉

昔兮攸冰恩光　奉燎　熙和之曲　瑤觴拜奠兮泰號成奉揚帝前兮贊離明珍罄嘉儲兮與祇誠均

登巨焰兮達玄清九垓四表兮悉慶洪名

○勞祇樂章　嘉靖十一年定

迎帝神　中和之曲　於穆上帝爰處瑤宮齊嬴黎庶覆愍蒸民惟德是歸惟誠是孚惟敬是格惟

終　奠帛　肅和之曲　神之格思奠茲文繒嘉樂斯舉香氣氤氳孔嫮徽於紫宸懇祈容澤滋我

嘉生　進爼　百川委潤名山出雲靈陽孔熾容澤斯溥萬寶有新年於天載牲於爼神之格思報以甘雨　初

獻　壽和之曲　有儼崇祇日吉辰良酌彼罇洗椒漿蕭芗玄功溥濟時雨時暘惟神是聽綏以多祺

亞獻　豫和之曲　皇皇禮祇孔惠孔明瞻仰來歆拜首欽承有禮維醴有酒維薌雲韶侑獻肅雍和鳴

聖德有赫鑒享精誠　終獻　永和之曲　遵承無斁駿奔有容嘉玉以陳酌巵以供禮三再稱誠一以

從備物致志中禮翼神昭景貺佑我耕農　徹饌　凝和之曲　有赫皇矣民勞孔哀斯於牲於體載舉

載詩禮成三獻敬徹不遲神之聽之雨我公私　送帝神　潚和之曲　爰迪寅潚昭事頗寧仰祈甘雨

惠我三農既歆既格言歸太空式蕃下土萬方其同　望燎　太和之曲　赤龍旋馭禮洽樂成爟燎既

舉昭假精誠維帝降康雨施錫行登我黍稌溥受厥明　瘞門之曲　祭畢從道　救龍精兮時見測鴻稼

章翠獻之

兮胥騭肆廣樂兮鏗鏘列皇舞兮翩躚新方社兮不莫薦圭璧兮孔虔嘉生既洊錫期昭兮有年

我農兮既洊錫期昭兮有年

○大祫樂章

迎神　太和之曲　仰慶源兮大發祥惟世德兮深長時繼蕤賓殘大祫洪張禮宗聖神明明皇皇遙贈兮

頤首世德兮何以忘　初獻　壽和之曲　神之格兮慰我思懷我思兮捧玉巵捧來前兮馨香歆納

兮是享已而　亞獻　豫和之曲　再舉瑤觴樂舞翠張小孫在位陪助賢良百工羅從大禮肅將惟我

祖宗顯錫恩光　終獻　寧和之曲　思祖功兮深長景宗德兮馨香報歲事之既成兮典則先王惟功

德之莫報兮何以揚　徹饌　雍和之曲　三酌既終一誠感通仰聖鑒兮居歆萬禩是舉兮燕乎酬報

之衷　還宮　安和之曲　顯兮幽兮神運無跡神運無跡兮化無方鑒返天兮主返室顧神功聖德兮

啓佑無極玄孫拜送兮以謝以祈

○升祔樂章

迎神　太和之曲　太室巍巍九廟肇祀皇聖居歆惟昭假只昭假維何欣天倫攸敘宗佑有啟開萬禩

伊始　初獻　壽和之曲　酌彼罇巵玉瓚是將敬設捧祉有餘其香儼皇祖在上八聖在旁合享交欣

天容洋洋　亞獻　豫和之曲　樂奏既和禮盛再獻黃流載觴玉露斯湛孫子祔考式衍以宴神其醉

止用嘉我明慶　終獻　寧和之曲　玉音維酳萬舞奎旋尊俎拿親樂奏禮行式序式和祀事孔明於

赫聖靈兮惟我思成　徹饌　雍和之曲　還豆有踐兮敬徹不遲禮儀卒度兮既敬既匡神之聽之兮

昭格洋洋保我子孫兮惠錫無疆　送神　安和之曲　靈與肅肅兮鑒歸歸圜寤值兮黔庶攸我其夙夜

兮敬敢逆顧言顧歆兮祖豆光輝

○太祖帝后改上謚號樂章并　成祖皆嘉靖十七年定

迎神　泰和之曲　緊中夏之遺緒兮汗殖萃盛天祇顧兮眷求大君降錫元命兮挺生聖神惟我太祖

兮首出人倫一戎衣奄四海兮爲帝王其　皋册寶　鴻和之曲　皇祖受命兮開乾坤騙逐異物兮復

中原晉綱陳紀兮佑元元克配彼天兮功高燦尊宜薦册寶兮鑒我曾孫　初獻　崇和之曲　茫彼玉

瓚兮酌黃流。敬而將之兮。冕凝旒。有赫在上兮。儼臨下。保我子孫兮永荷鴻庥。亞獻。豫和之曲。於皇祖兮帝中堯。節清氛祓兮一統爲家。除兇雪恥兮功蓋以加。觀湯武兮德音不瑕。終獻。永和之曲。撤三獻兮旨酒燕。樂和鳴兮萬舞陳。準有辭兮僧駿奔。衍我祖兮神折。徹饌。彰和之曲。孝享罔斁兮禮弗愆。羅牲俎兮徹豆遵。於昭對越兮神在天。益篤皇祚兮萬斯年。還宮。綏和之曲。鼗鳴鼓兮大禮成。仰瞻威赫兮陟降在庭。列聖左右兮憑斯合并。鐘鼓奏兮祀事孔明。勞有大德兮必得其名。天地罔極兮欲報奚能。庶遵盛享兮寸草徵誠。永賴福祉兮用保我後人。

○太宗改成祖上謚號樂章。

迎神。泰和之曲。天眷不遑。誕降我皇祖。夙夜文德。聿昭聖武。掃除姦兇。戡寧寰宇。維典章未備。緊孝孫是補。大號鴻名。卓絕千古。寶册攸崇。精禋斯舉。將降休兮聖靈。騰馨煙兮燎炬。尚來格來歆。以篤天之祐。舉册寶。熙和之曲。於穆文祖。始我丕基。昊天罔極。永言孝思。爰詣徽稱。以協民彝。勒貢琬琰。紹前烈兮無斁。獻以謚於萬世。神其聽之。初獻。壽和之曲。簠簋孔純。犧牲騂肥。黍稷馨潔。芬酵和平。孝孫是徵。稽古酌今。恭薦菲薨。奕奕闕宮。歲時不匱。千戚武功。於昭神功。文致太平。湯穆皇風。崇神之聽之。萬福來同。徹饌。雍和之曲。牲牢醴陳。我享我將。黍稷稻粱。潔白馨香。徹以告成。降福穰穰。神錫無疆。祐我萬方。還宮。安和之曲。禮享既洽。神御聿興。廟寢煌煌。以溯以寧。維神匪遐。上下在庭。於穆孔安。永底我烝民之生。斧扆。迎神。泰和之曲。於穆神皇。秉德疑道。仁厚積累。配於穹昊。流慶顯休。奉於眇躬。施於無窮。以嗣以紹。我皇宗。維茲氣始。祖豆是共。循厥典禮。式敬式崇。神其宅止。以鑒愚衷。初獻。壽和之曲。犧帛牲牢。庶羞芬暴。玉瓚朱于。協於韶簫。清酤在筵。中情罄誠。神之格思。儼形儀然。亞獻。豫和之曲。瑤觴再陳。侑以工歌。簡舞跆跆。八音諧和。孝思肫肫。感格聖靈。致慈則存。如聞其聲。終獻。寧和之曲。儀式弗踰。莫愆維三。樂舞雍容。以雅以南。仰仁源德澤。繼崇海淵。顧啓我子孫。緝熙光明。維兩儀是泰。徹饌。雍和之曲。嘉饌甘只。亦既歆只。登歌迭徹。敬終惟始。維神孔昭。賢永成於孝矣。還宮。安和之曲。幽顯莫測。神之無方。祀事既成。神返諸帝鄉。中發休祥。俾後嗣蕃昌。宜君兮宜王。歷世無疆。武廟。迎神。泰和之曲。皇昭德被威。用翦除姦兇。大業弗墜。專廟以享。經禮攸宜。俎豆式陳。庶幾來思。初獻。豫和之曲。臣惟寧昊兮民物之初。爲民請命兮祀禮昭諸。備筵率職兮新洪庥。臣衷微眇兮恩渥難酬。誠悃罄盡兮冀鑒幽求。奠玉帛。

進俎。成和之曲。鼎烹兮氣馨。香謐兮旨醇。帝垂享兮以寧。初獻。豫和之曲。烝民勤職兮農事翻翻。工亦慎兮罔桑阡。玉帛載奉兮璧豆蓮。仰新大化兮錫以豐年。還宮。仁廟。迎神。泰和之曲。明明我祖。盛德天成。至治訏謨。通變有聲。專奠致享。維古維是程。奉祀有嚴。

○祈穀樂章。

迎帝神。中和之曲。臣惟寧昊兮民物之初。爲民請命兮祀禮昭諸。備筵率職兮新洪庥。臣衷微眇兮恩渥難酬。誠悃罄盡兮冀鑒幽求。奠玉帛。進俎。咸和之曲。鼎烹兮氣馨。香謐兮旨醇。帝垂享兮以寧。初獻。豫和之曲。烝民勤職兮農事翻翻。工亦慎兮罔桑阡。玉帛載奉兮璧豆蓮。仰新大化兮錫以豐年。還宮。仁廟。迎神。泰和之曲。明明我祖。盛德天成。至治訏謨。通變有聲。專奠致享。維古維是程。奉祀有嚴。

今致虔。清醴載斟。兮奉前。仰賁容兮忻穆。臣咸聖恩。旨舉舉。終獻。永和之曲。三獻分一誠微。禮祫徹饌。凝和之曲。三獻週兮肅乃儀。俎豆告成兮帝鑒是依。烝民沐德兮歲豐穰。臣拜首兮竭誠祈。徹饌。清和之曲。時盈萬壽無疆。恩至奉天門。送帝神。

敬徹兮弗敢遲。願留顧兮丕而。曰雨曰暘兮若時。送帝神。

陛座樂章。曰萬歲樂。與朝賀同。曰朝天子。與朝賀同。還宮樂章。曰萬歲樂。祭祀傳制樂章。曰萬歲樂。俱與朝賀同。典祀之曲。氤氳滿殿香。八音絲竹奏笙簧。金石普韶彰。匏土革木被鏗鏘。高揖降明香。吾皇誠念詣神方。神不佞。禍淫福善理之常。

○進表樂與朝賀同。頒詔樂與朝賀同。開讀樂與朝賀同。

○睿宗祀享龍飛殿樂章。世宗御製。

迎神。仰高高之在上兮。皇穹冒九圍之徧覆兮。問止西東。而王者出往遊衍兮。必奉天。顧恩臣之此行兮。荷耕耨。初獻。於昭帝庥兮。臣咸恩謂。淵淵。巡省德藩之地兮。實止承天。下憫思報兮。此心舉舉。瓊爵成。觴果兮再皇。帝鑒幾微兮。曰誠爾。小臣願。首屈奠幣兮。捧即壇前。亞獻。奏敷和之曲。樂奏兮三成。觴果兮再皇。帝鑒幾微兮。曰誠爾。小臣願。首兮敢不嚴於此誠。終獻。奏承和之曲。臣來茲土。本之思親。思親伊何。昌厥嗣。人。嗣人克昌。匪戴帝之臨汝夫何因。徹饌。奏永和之曲。嘏其具兮祀禮行。備彼儀兮樂舞張。退省遑止兮臣疏且狂。沐含以仁兮何以量。送神。奏咸和之曲。王之狩此兮典有。禮望有維柴祀兮首重上蒼。臣情罔殫兮夙夜遑遑。祇伸恐悃兮尤賴恩光。遙瞻兮六龍騰翔。帝垂祐兮萬世永昌。

○改題獻皇帝家廟祭告樂章。世宗御製。

迎神。奏泰和之曲。乘德奉藩。仁孝誠悃。委祉神人。入紹大宗。故國緜邈。新此閟宮。以安明靈。萬世攸崇。祀事孔殷。精神感通。來格洋洋。風雲景從。初獻。奏壽和之曲。茲昔烝嘗。以八佾。應將。北誠。於萬斯年。禮祀永承。亞獻。奏豫和之曲。寢衣既設。籩豆更新。惟祭之豐。至養莫伸。再酌清酤。以薦明薦。有秩斯酤。錫我後人。終獻。奏寧和之曲。荷勤勞以生。深恩罔極。舉追崇之典。萬舞有奕。禮以三成。度非無數。江漢湯湯。延我世澤。徹饌

文舞曰平章會同之舞。象以文德致太平也。用舞生三十二人。皆左執籥。右秉翟。分爲四行。每行八人。舞作進退舒徐。揖讓陞降之狀。舞師二人執旒以引之。武舞曰平定天下之舞。象以武功定禍亂也。用舞生三十二人。皆左執干。右秉戚。分爲四行。每行八人。舞作發揚蹈厲。屈伸刺之狀。舞師二人執旌以引之。

四夷舞曰撫安四夷之舞。象以威德服遠人也。用舞生十六人。東夷四人。南蠻四人。西戎四人。北狄四人。分爲四行。每行四人。舞作拜跪朝謁。喜躍俯伏之狀。舞師二人執幢以引之。

文舞生

舞生皆冠黑光紗金方山冠。青絲纓。衣紫紅羅大袖衫。紅生絹襯衫。錦領。紅羅縫頂。紅結子。塗金束帶。白絹大口袴。白絹襪。茶褐鞋。舞師二人。冠黑漆描金方山冠。青絲纓。青羅大袖衫。紅生絹襯衫。錦領。塗金束帶。白絹大口袴。白絹襪。茶褐鞋。每宴會。上位進第八次膳。和聲郎舉麾唱曰。奏車書會同之舞。樂作。舞師引舞士至舞位。舞畢。樂止。

武舞士

舞士皆冠黃金束髮冠。紫絲纓。青羅生色盤舞鵝花樣窄袖衫。白生絹襯衫。錦領。紅羅銷金大袖罩袍。紅羅銷金裙。皂生色盤花綠襪。白羅銷金汗袴。藍青羅銷金綠。紅絹縫頂。紅結子。塗金束帶。青絲大條錦臂韝。皂皮綠雲頭靴。舞師二人。冠黃金束髮冠。紫絲纓。青羅大袖衫。白絹襯衫。錦領。塗金束帶。白絹大口袴。白絹襪。茶褐鞋。每宴會。上位進第八次膳。和聲郎舉麾唱曰。奏車書會同之舞。樂作。舞師引舞士至舞位。畢。樂止。

假麾。

四夷舞士

四夷舞士。東夷四人。椎髻。於後紮紅銷金頭繩。紅羅銷金抹額。中綴塗金博山。兩旁綴塗金巾環。明金耳環。青羅生色盤花大袖衫。紅生色銷花綠襯。白羅銷金汗袴。藍青羅銷金綠。紅絹縫頂。紅結子。塗金束帶。烏皂靴。西戎四人。間道錦臉頭。明金耳環。紅紵絲細摺襖子。大紅羅生色雲肩。綠生色綠。藍青羅銷金緣。繫腰合鉢。十字泥金數珠。五色銷金羅香囊。紅絹縫頂。紅結子。赤皮靴。南蠻四人。綰朝天髻。繫紅羅生色銀錠兒。紅銷金抹額。明金耳環。紅織錦短襖子。綠織金細摺短裙。絨錦袴子。間道紵絲手巾。泥金頂牌。金珠瓔珞。綴小金鈴兒。錦行縢。泥金獅蠻帶。綠銷金縫頂。紅結子。赤皮鞋。北狄四人。戴單于冠。貂鼠皮袴兒。雙垂髻。紅銷金頭繩。紅羅銷金抹額。藍色細摺襖子。藍青生色雲肩。紅結子。紅銷金汗袴。繫腰合鉢。皂皮靴。舞師二。戴白捲簷氈帽。塗金帽頂。一撒紅纓。紫羅帽。撒紅綠金緣襖子。白銷金汗袴。藍青銷金緣。塗金束帶。紅縫頂。紅結子。赤皮靴。每宴會。上位進第六次膳。和聲郎舉麾唱曰。奏撫安四夷之舞。夷樂作。舞師引舞士至舞位。舞畢。樂止。假麾。

文武二舞樂工

文武二舞。用樂工一十八人。笙二人。橫管二人。簫二人。杖鼓二人。大鼓一人。板一人。藏曲腳幞頭。衣紅羅生色盤花大袖衫。塗金束帶。紅絹縫頂。紅結子。皂皮靴。

四夷樂工

四夷舞。用樂工十六人。腰鼓二人。琵琶二人。胡琴二人。箜篌二人。頭管二人。光笛二人。水盞一人。板一人。藏蓮花帽。衣諸色綳摺襖子。白銷金汗袴。紅銷金緣紅綠絹束腰。紅羅縫頂。紅結子。花靴。

大樂工

每宴。仲朝賀及上位出宮還宮。進膳。用樂工六十四人。戲竹一人。簫四人。笙四人。方響四人。頭管四人。觱篥四人。龍笛四人。杖鼓二十四人。御座樂止。伺上位進第一爵。和聲郎舉麾唱曰。奏起臨濠之曲。引樂二人。引歌工。樂工。詣酒案前。北面重行立定。奏曲。奏畢。復引歌工。樂工退。進第二爵。則唱曰。奏開太平之曲。進第三爵。則唱曰。奏安建業之曲。進第四爵。則唱曰。奏制羣雄之曲。進第五爵。則唱曰。奏平幽都之曲。進第六爵。則唱曰。奏撫四夷之曲。進第七爵。則唱曰。奏定封賞之曲。進第八爵。則唱曰。奏大一統之曲。進第九爵。則唱曰。奏守承平之曲。其舉麾催慶歌工。樂工進退。皆與進第一爵儀同。伺上位進第一次膳。和聲郎舉麾唱曰。奏飛龍引之樂。大樂振作。食畢。樂止。候麾。進第二次膳。則曰奏風雲會之樂。第三次膳。則奏慶皇都之樂。第四次膳。則曰奏賀聖明之樂。第五次膳。則曰奏車書會同之舞。第六次膳。則曰奏撫安四夷之舞。第七次膳。則曰奏九頂獻之樂。第八次膳。則曰奏萬年春之樂。其舉麾候慶興第一次奏同。九奏三舞既畢。上位興。大樂振作。入宮。樂止。和聲郎執麾引諸樂工舞人等以次出。

朝賀泰樂儀

聖節冬至正旦大朝賀。用樂工六十四人。引樂二人。簫四人。笙四人。琵琶六人。箜篌四人。方響四人。頭管四人。龍笛四人。杖鼓二十四人。大鼓二人。板二人。戴曲腳幞頭。衣紅羅生色盤花大袖衫。塗金束帶。紅羅縫頂。紅結子。皂皮靴。每朝賀之日。和聲郎豫先陳樂於丹墀百官拜位之南。北向。伺上位將出。伎動。和聲郎舉麾唱曰。奏飛龍引之曲。上位陞座。樂止。候麾。贊禮唱鞠躬。和聲郎百官拜。畢。樂止。國公陞殿。和聲郎唱曰。奏慶皇都之樂。樂止。國公出殿門。復位。樂作。贊禮唱鞠躬。和聲郎唱曰。泰喜升平之樂。樂作。百官拜。畢。樂止。伺上位興。和聲郎唱曰。奏賀聖明之樂。樂作。上位還宮。樂止。百官捲班。和聲郎引樂工以次出。

百戲

劍戲。戰國時有幽子者。以技干宋元君。以雙枝長脊其身。腦其踵。跂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角觝戲。本六國所造。秦因而廣之。漢武帝開上林。穿昆明池。于門萬戶。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諸戲以觀示之。角觝者。角其技也。兩兩相當。角及技藝射御也。魚龍漫衍戲。漢天子正旦臨軒。設九賓。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庭。激水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雨。霧日化成黃龍長七尺。登殿而出。燈燭日光。樂畢。作魚龍漫衍。黃門鼓吹三通。亦百戲之一也。踏鞠之戲。蓋古兵勢。漢兵家有蹙鞠二十五篇。崔去病在塞外。穿城踏鞠。亦其事也。蹙毬蓋始於唐。植柳修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爲門以

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否。豈以整鞠之變敝。弄參軍戲。始於漢館陶令石耽有賊和帝憎其才。侍宴樂會衣白夾衫。介幘伶戲弄辱之。大中以來。弄假婦人。又弄鬱輪袍。李可及舞旋。其以顛雖無威於敵。每入陣即著面具。按百戲起於秦漢。有魚龍蔓延高絙。風烟安息。五案都盧尋橦。走丸跳劍。戲車山車。興雲動雷。跟挂腹旋。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嘯筒。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幕罷云。梁有高絙伎。蓋今之戲繩也。又有舞輪技。蓋今之戲車輪也。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也。類聚云。吞刀吐火植瓜種樹之類。術皆從西域來。而武宗時百戲皆備云。

明書卷六十二

志八

學校志

史官論曰。昊天生民。若有恆性。以有彝倫而人道昉焉。然人生而蒙。蒙之養資味也。於天性人道。夢夢焉爾也。於是乎作之師。以爽厥德。詧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則知師也者。助天明民。覺之降衷恆性而定之命也。斯其重於大君乎等矣。故君子欲化民成俗。必始於學。上不興禮。下不成學。欲以致治者末也。上古聖人以躬率。無學名。自虞咨臯契。洎五倫四德之原。周迪賢能。示道德行義之典。文教立。命辭出。爲經。非天下之至聖。孰與能此。明太祖初定天下。當淫詞蕩亂之餘。汲汲焉是圖。崇生師。列維範。登善俊。陵僭比褒。詳定學規。至三至四。激勵教學之法。森然燦然。所以勤教作人者不遺餘力。而又爲之臨軒清問。詧重臣。備嬪領。親溷訓敕。俾爲之師。蓋以其官則師。其政則教。官師政教。養育羣隆。而教固政之本也。凡可以爲士導天機。省習俾。章條戒。有發蒙包蒙之吉。啟牖反逆之宜。所以津悟一時。堂塗衆嚮。是以教化行而歸其有極也。後世雖多振舉之用。代爲淳切。酌陶鑄弗端。由之良模。漸晉髦之地。化爲盛庭。械樸之區。夷爲市肆。雖邦禎迭鼓。遠替宗彝。比矣。以視初年。雖學成

貫之道。不曾習壞。嗚呼。遂使澆而爲詐者。謂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於學。率天下爲惡無紀極者。莫甚於學官。嘻。豈先王立教不善耶。抑司教者不獲其人。雖欲化民成俗。而不可得乎。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助天明民。在躬率者加之意而已。作學校志。

明太祖初定鼎金陵。即如江淮府縣孔子廟。時自將取婺。遂設儒學。以葉儀、宋濂、吳沈爲之師。徵劉基入婺。儒學提舉。授世子經。乙巳。以集慶路故學改國子學。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膳、諸官。凡其事。即帝位之年二月。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仍遣官詣曲阜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帝王莫不致敬盡禮。朕今爲天下主。期教化以行先聖之道。朕既躬爲釋奠。仍遣修祀事於闕里。北敬之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至元其幣梅矣。先王衣冠禮義之教。厭棄已久。夷狄之人。習戰鬬。惟事干戈。弗講俎豆。欲興化何由。今朕統一天下。復中國帝王之治。內設國子監。念不足。遠延天下之俊。其令郡縣並建學校。以作士師。生員廩食。有司供之。學官月給俸讀。童道使日漸化於先王之禮。八年。詔諭都御史曰。推致治在善俗。善俗親教化。教化行。庶則國可化爲君子。教化廢。中材不免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人鮮務學。其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往各郡分教。使人務學而興材。於是以林伯璿等三百六十人。續食道而時用。翰林修撰檢討爲郡學官。已頒令按察司精考。儻學官不稱者。經部別調。蓋頂郡縣學如此。更令郡下寫鄉僻壤。咸有學有社。學博方矣。初遣補生員。周京府六十。府四十。州三十。縣二十。軍衛則附有司提調。選考。免其家差徭二丁。士官如衛取例。久之。令增廩生員。不拘額數。等以國學地隘隱不耕。發鶴鳴山。見其下地平敞。去市朝益遠。可營舉。使士得一耳目專於學。蔚然喜曰。此天所藏以遺朕。興一代學也。令工部集百工。構造而建孔子廟於學東。制甚壯。上數臨視。親爲位置規畫。明年成。上親詣祭孔子。服皮弁執圭。再拜。獻爵。復再拜。乃退。御華蓋殿。謂侍臣曰。天下皆道之中正者。莫備若往古聖哲。不備名而德教之。弘孔子生周末。身備道。行備教。率天下於中正。故爲萬世師。卿等位師表。當以孔子之道。爲教。弼天下。旣遵。復取尚書大禹謨親反復開諭。賜侍臣宴。竟日而罷。已命國子生月賜經。給其家。嗣後生徒益廣。舍不能容。上謂中書省臣曰。太學育賢之地。古聖王建國君民。莫此爲重。朕承困弊之餘。建大學。招來師儒。今學者衆而地狹。莫以容。其令有司增益之。俾其講習有所。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其時外夷如高麗琉球。皆請遣子弟入太學。而高麗金涓等亦遣士厥後歷貢入國學。上皆命官專教之。成材而歸。時有至六七十人者。至秩崇時納然。先是上論博士儉言爾等宜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毋以僞妄。縱橫捭闔其心術。尋命泰議劉向說苑及非令。乃救禮部頒定學校規條。復手敕國子諸生。言爾太學生務讓柔恭謹。毋縱血氣入我之喙。固守仲尼所謂四非之目。精日經句。論識月不忘。則賢人矣。朕已救禮部條陳發戒。其勉循毋忽。其欽定學規。嚴師弟子臨履之禮。務於整齊嚴肅。以禮義相先。學士理性明倫。期於適用。諸所爲防非訖欲之道甚備。而天下府州縣學。亦具科條。焚令。立臥碑令遵守焉。初禮部奏增國子生。上曰。揚雄言。務學不如務求師。師得其人。則成材不得其人。廣生徒何益。今民間優

考可充選者甚衆而祭酒乏人卿等其爲朕詢采天下通今博古才德兼備足爲人師者以名聞於是起致仕尚書侍郎及四輔官歷召至皆手敕署祭酒司業官十四年以文淵閣學士宋訥爲祭酒敕諭之曰太學天下賢士所關禮義之所自出也自建學來歷選師儒以居茲今未臻其效豈士習之難變歟抑師道之不立莫爲變歟此朕所夙夜究心者也卿宿學耆德茲特命爲祭酒尚體朕志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庶國家有賴焉時初設學學徒衆師生相訐教化不行上命曹公文忠以勳臣親重領監舉勳纔糾訥性嚴重不妄言笑以矩矱自檢撫士恩義並至恆寢食堂廡不休沐私第淳切訓誨不遺餘力上時時召輿問對亦時時至太學臨視居久之學錄金文徵思訥嚴課於吏尚書余佚以訥年且老移文令致仕訥陛辭上慰問故召二人面質時上方嚴喊吏之罰文徵誣訥受公候餽爲喊上怒曰禮師父兄盛節懦者之柔也何謂喊文徵又謂訥餽死有病生上曰祭酒本提大綱此自親教者不省錄之過訥何罪乃誅文徵及佚而赦祭酒言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稂莠二者並存世所不免然天相德人猶扶植嘉穀故道堅而不磨彼小人之所爲自澌滅盡矣卿勿以是而替威儀竭心力如故訥再稽首謝後訥病上遣中使臨諭言卿稟天地之性發仲尼之蘊施幽德以修道教人將病不藥而速瘳也召其子望江簿歸令侍養二十三年卒於官上爲文遣奠給襲斂葬事官爲其形像比三十年上御門召國子生臨諭猶追思訥作人之效爲諄復不置云當是時上時召儒臣便殿坐廣咨詢國學官李思迪馬懿臧不書上乐去因敕國學師生言賢者所爲務學者欲推行之有稗於國家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無補於世學焉故爲如思迪懿朕以其學官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輔朕不逮乃終日槭默朕有問卻他人辭說遷就之以對未嘗獨創言豈朕旨味不足與言耶何訪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造侍東宮亦若此斯愆祚甚矣昔孔孟抱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拯生民故歷聘不休今思迪懿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共游殿廷之上若就問而暗舉孔孟者顯著是乎乖朕且然其肯盡心諸生哉今自師弟子一以孔孟爲法副朕責望意諸御太學恩意隆洽昔韶大臣曰朕甚顯諸生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其令歸省賜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續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他諸保息有堂調親有暨賜予有特恩而卿喪有襚命諸愛養至矣當修洪武日歷時選弟子員俊秀有文者考校義例繕寫得義烏黃紳引見西苑賜懋良久問及親曰爾何人之昏對曰黃文獻潛臣從甘祖也上悅出倒方綺裘革履以賜會上召誠意伯劉基學士宋濂承旨同撫乾清之便閣同被酒還愛紳賦一詩賜之字大如斛少選上復召赴右順門曰同同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賜黃秀才上喜急命取詩於史館誦已笑謂濂曰朕御和同章賜紳乘醉爲朕書蓋嘗我樂育之心至於是往往命祭酒司業言太學國家育材之地不專務記誦博洽在檢身勵行恪遵古聖賢之道上惟忠國家文學之士不如古命擇弟子員質美能文者得三十五人命學士濂教之日稽衆課功嘗召國子生前問之曰爾等讀何書對曰習之曰熟未對曰未也士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治武足以戡亂故能兼任將相而社稷奠安今天下粗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忘哉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文武並用古之道也吏部掌奏下第舉人授教官上諭之曰教學之方非求速化貴爲層臺必基於布土行千里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循漸進若急遽苟且索得此而志破非徒學者無徵抑亦徒勞矣爾等盛年讓職教官勉懋勿自滿常見已不若人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己則業漸於下卽百工盡然況於學乎時於諸生中選才學地優者益其廩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以期大用積日老秀才恩遇特隆倘有禮部言天下學官多以貿良等科辟至京而居者每爲上司委靡以致師範缺而生徒業廢上怒曰學校人材所出朕方以未得明師爲疑而今若此甚非崇重儒教之意其禁之命選武臣子弟各入學讀書論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錄其子弟長於富貴又父兄早歿鮮知學問令讀書明義理有成而授官庶獲實用昔宋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肆志誅夷以不學故唐郭子儀功益天下位極人臣而卒保令名蓋以謙抑識道理也在都入國學四方入郡縣學先是自來來春秋不肄於學宮上慨然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紀九法爲百王軌範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自今諸生宜習讀以來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數隅民庶乎有本當時有教官給由至京者上必召問民間疾苦稼穡艱難一日有對者曰臣以教爲職將在學於民事無所知上怒叱之曰詐憊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卽不出每朝望休暇節序朋友往來於民情世務豈不談及且儒者所學皆聖賢之道昔伊尹耕莘嘗以致君澤民爲念漢貢禹薛宣翟方進皆起田里上皆陳政務焉周不仕親見唐太宗而托乎武臣宋儒李沆爲宰相佐真宗日陳四方災異范仲淹自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汝等得集朝堂朕親詢問尚曰不知而曰教職事居學不出若宋儒胡瑗爲蘇湖授教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諸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教何事民情世務皆茫然雖有賢才亦奚能爲爾等所壞乃顧謂刑部臣曰寘之圜囹終日槭默朕有問卻他人辭說遷就之以對未嘗獨創言豈朕旨味不足與言耶何訪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造侍東宮亦若此斯愆祚甚矣昔孔孟抱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拯生民故歷聘不休今思迪懿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共游殿廷之上若就問而暗舉孔孟者顯著是乎乖朕且然其肯盡心諸生哉今自師弟子一以孔孟爲法副朕責望意諸御太學恩意隆洽昔詔

享祭祠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道。今與後制違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古木主棲神。天子諸侯皆有主。大夫東帛。士綃茅爲菆。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神於堂上西間先聖東北哲席。先師東南席。尚擯地而祭。今因後制。塑土面皆像設。嫌褻求之陽也。今用蓋藏。古朝覲會同。郊廟祭享。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盛敬也。今以燭炬。古之有道有德者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爲之先師。若漢禮器碑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儀發身經術。游歷外藩。先皇帝擢之論思密勿之地。又簡論朕德於春宮。既宰成均。仍參經席。其議論有本末。治官有勞績。光詔先皇帝之德於無窮。爾實有之。今特進勳階。嗚呼。朕方勵志興學以成俊造。庶幾大成。顧什思孟實傳其道。脩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當北七十二弟配。諸州惟配以顏子。閩重憤也。今祀其鄉。庶幾弗怪。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師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以顏子。閩重憤也。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緯行。杜預之建短長。馬融之黨附勢家。亦濫廁其中。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國學設像。古士見師以柴爲贄。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古士見師。必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古士見師以柴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爲分也。今設用魏漢津所製大晟樂。所謂復世之音也。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縑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難可更僕。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而次列焉。皋陶伊尹太公周公僎稷契夾谷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改祀於天子之學。若孔子實集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如是則道統歸尊。三皇不祖於庖犧。師太公不釋於武弁矣。書周立四代之學。有先聖焉。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固天子立學之法也。祚上遵誡宜。而世宗卒如其言。五年。能孟子配享。踰年而復。當上嘉正嶽鎮海瀆城隍及古忠臣烈士封號。惟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饗從祀諸賢。儻封爵如故。尊從行人楊砥議。能揚雄從祀。進祀董仲舒。先是天下郡縣學校。論禮官曰。農夫舍耒耜無以爲耕。匠氏舍斧斤無以爲梓。士子欲殫心誦習無由也。其於國子鋟印頒之。建文即位。詔天下凡下僚胥吏及伍戍。皆果通經者。實學校。或師或弟子各遵擇精審而授。然故牒皆削不存。永樂初。論禮部官。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衛學。選師儒教育俊秀。豐廩優給。所期待其重。比乃漸弛。其中傚之。祭酒監丞洪武中所定學規以上。上覽之曰。此學子科條。抑法耳。爲師範者當正己。爲諸生先。講學慎磨。以養心淑身。又忠天下士所爲學。言人人殊。俗異政無統。也。論學七廣侍講榮幼仪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傳註外。諸儒議論有發明者。卿等其悉采增附。北下。朱周程張朱大儒所著書。可約爲六經者。亦類聚成編。務備務精。於是擇朝臣及郡縣學官有文學者。開局東華門纂修。光祿給饌。賜等總其事。書成。賜名五經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親製序申聖王道治天下之意。頒其書於天下學及諸衛門。敕發心講究。毋盡文。於是通宋儒胡安國蔡沈其德秀從祀。禁祀孔

子於釋老宮。會都陽人朱季友暗闕獻所著書。毀宋儒以自是。上賢之慫。州。會諸地方官躬杖之。黃所著書。其彰示好惡。端士習如此。仁宗即位。詔吏部臣曹。比國子生務實學者。少。因志趣卑下。亦由師範失職而然。今引選國子監官。率循資陞授。不問舉有道德老成之士。謂大學何。自今其慎選以充。時上書宮僚舉成列翰林儒臣。日侍講論。於是祭酒臨考三試。階勳上親製諸陶命之。略曰。儒臣發身經術。游歷外藩。先皇帝擢之論思密勿之地。又簡諭朕德於春宮。既宰成均。仍參經席。其議論有本末。治官有勞績。光詔先皇帝之德於無窮。爾實有之。今特進勳階。嗚呼。朕方勵志興學以成俊造。庶幾教化復先王之舊。欽哉。予惟闕任舊人。汝其釜殫厥心。用光予命。而宣宗御製儒學箴曰。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官無教。成治於末。設庠序。建學傳。教爲教之方。本乎師道。洪惟我祖。道用尊。爲學之方。體仁由義。師法周孔。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材建德。以贊於邦。本末循循。用臻實效。勗爾師生。毋悉舉校。其興學篇一原本於君上之躬行。於德意寖深。篤矣。咨語繹。尚審義等曰。國家建學育才。以資任用。顧宗以來。得人爲多。比者各處考選生員。例應充吏。多乞再試。彼既恥於能踐。必能悔過自新。宜從其請。然須令翰林院嚴試之。庶人知所警。向學有成。天其提調及教官。上曰。是也。若提調勤於督察。教官勤於訓誨。未必至此。泰山之溜。可以穿石。何況於人。今上下偷惰。歲度日月。故臨文不知所措。宜責副溥示儆耳。敕風憲官程課嚴督之。每每咨學校典故及人材消長於文華殿。恆咽然曰。比生徒荒怠。徒記隊盲爲出身資。及授以職。乾無實用。是師範匪其人也。古人謂師嚴而道尊。道尊而官正。其勉之。是時禮臣奏。太平訓導。東部驗以軍籍。宗人無補伍者。請斥之。以聞。上曰。非才學果佳。與其戍伍得一人。何如學校得一師。所成者多。其悉心作人如此。先是定都北京。國子監仍順天府學之舊。百制未備。教戒居養之道闕然。士雜居禁巷。正統中。大學士李賢請修建而廡學殊如。時雨都祭酒皆得人。北李時勉。而陳敬宗。於時有南陳北李之稱。時勉崇儒重道。抑奔競。別賢否。爲勸懲。士習不變。士其頹爲天地之塞。父母之心。太師英公輔啓侯伯二十餘人至請告。詣國子聽講。

於舉官舉者有所統。通士陳紀等予告陞階。上舉舉以右人務舉不職。當黜勉進修爲訓。已復申諭曰。鄉里父兄所在。爾等不可長也。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其時官爵法守。證繩黑人尚禮教施於洪熙宣德天順之間。家喻戶曉。博士弟子籍稱其祖舍經義傳旨者錄。其反本近質者爲窮究物理之學。頗蓋絲牛毛。夢詰淵遠而卒無從入也。乃時陳獻章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至以勿忘勿助之間爲決。要而王守仁爲良知之說。與大學古本頗意特傳之旨。廣爲教說。士多翕然。受學至數千百人。而論者皆謂之禪。呂柟爲祭酒。錄監規疏言。歲貢入監。即古鄉舉里選六德六行之士。故禮稱四十強仕。道明而德立。近年歲貢中有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焉考。甚且禮讓未閑。過事興爭。各提學官惟取詞章。不顧行檢。違使貿模淪墜。乞敕提學官嚴歲貢期。於食廩年深二三名。遵照祖宗臥碑。參取德行。必註其平日某德某行。釋無完人。庶幾近實。所校文惟取其不悖經傳。理明詞達而止。不專於富麗。有奇怪難讀者。俱從黜落。遐荒鄙邑。亦取士以充用。昭聖明一視無外之意。又舉人入監本以觀光。盛極。崇陶德性。今稽在監實數。以天下之廣。僅止二三十人。蓋自會試之後。支稱他故。奔還原籍。有志者固不廢學。餘多交際郡邑。開治產業。侵陵鄉曲。比及試期。方揭監簿。計水程。用規避歷。未仕者此居官可知。乞敕禮官移文行取。嚴遠限作曠。計月加曉。若不許會試之條。庶士類知敬。衆向於學矣。納銀例貢。近奉欽依。聽其依親原籍。與考科舉。此以待志士可矣。其無志者。一旦還里。抗揖守令。衆服商賈。肆行鄉閭。他日入官。殃民非淺。乞敕禮部將依親者各行提舉官考行。業類報。其逃監及思揚給假三月之外。許臣查治。重則奏報。削其名籍。夫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士助教正錄等官。乃至三十餘人。皆糜饋糜國耗。況各官爲諸生表模。風憲有缺。例於中選授。則又風憲之儲也。乞敕部參酌裁減。遇員缺行令撫按提舉官推選舉官中舉行超卓訓誡。有方者奏補。毋苟爲備員。洪武永樂中。生徒動以千計。類多俊少。而教養之法至爲周詳。以通經積分而出序。故其時布列庶位。類多得人。今歲貢非無可學之賢。而妻逼不振。十常八九。舉人下第。當入監者。宜及時作養。顧往往覓自圖結。虛糜歲月。故差撥不敷。教養難效。本末悉病。臣愚欲行選貢之法。不分廩增附生。令提學精加考選。務行著鄉閭。舉通經術。年富力強者以充通計。天下約取五七百人。分送兩雍。下第舉人。覓其遠限之科。而要以坐堂之實。實坐堂一年之上。方準會試。庶生徒充備而材有所儲。上善其言。先是時禮部言。學校端本澄源之地。孟子切切於義利之辯。誠恐學者利益其心也。近年學校生員。聽令納馬納牛納草納米入監。殊非教養本意。且前代雖有入粟補官之法。而不用以補士子。爲士子者知財利之可以進身。則無所往而不謀利。或買或舉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鄉里。視經籍如土苴而苞苴是求。棄仁義如敝屣而貨財豐殖。士心一壞。則士氣士節由此而喪。他日致用。何望其有補國家哉。自今伊始。雖有邊事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以此項出身。若再開端。言官糾正之。用以端士心而美風化。非小補也。制曰可。然是時科舉所取士。專一經。輒白首。餘經史付度外。而學專而識蔽。陋而郡縣舉列官閥冗未論。即勤恪其職者。亦獨嚴其爲課試。藥爛不經之文。蓋程朱沒自是且數百年矣。諸儒之微言大義。既絕。佔偉備習者。非心到自得。徒空言。乃言理爛然。即董子諸之。又俗日漸於文。而異時所崇向性理或問

儒者。習久而根。頗以爲僕學。弗好也。於是諸高明爲異之士。願多幡習先秦兩漢之書。爲文章。翩英士爭歸往而學士主盟。蔑以爲宜別立一科。必兼通諸經博治子史詞賦者。倣古制科之遺。冀以收非常之士。其反本近質者。爲窮究物理之學。頗蓋絲牛毛。夢詰淵遠而卒無從入也。乃時陳獻章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至以勿忘勿助之間爲決。要而王守仁爲良知之說。與大學古本頗意特傳之旨。廣爲教說。士多翕然。受學至數千百人。而論者皆謂之禪。呂柟爲祭酒。錄監規疏言。歲貢入監。即古鄉舉里選六德六行之士。故禮稱四十強仕。道明而德立。近年歲貢中有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焉考。甚且禮讓未閑。過事興爭。各提學官惟取詞章。不顧行檢。違使貿模淪墜。乞敕提學官嚴歲貢期。於食廩年深二三名。遵照祖宗臥碑。參取德行。必註其平日某德某行。釋無完人。庶幾近實。所校文惟取其不悖經傳。理明詞達而止。不專於富麗。有奇怪難讀者。俱從黜落。遐荒鄙邑。亦取士以充用。昭聖明一視無外之意。又舉人入監本以觀光。盛極。崇陶德性。今稽在監實數。以天下之廣。僅止二三十人。蓋自會試之後。支稱他故。奔還原籍。有志者固不廢學。餘多交際郡邑。開治產業。侵陵鄉曲。比及試期。方揭監簿。計水程。用規避歷。未仕者此居官可知。乞敕禮官移文行取。嚴遠限作曠。計月加曉。若不許會試之條。庶士類知敬。衆向於學矣。納銀例貢。近奉欽依。聽其依親原籍。與考科舉。此以待志士可矣。其無志者。一旦還里。抗揖守令。衆服商賈。肆行鄉閭。他日入官。殃民非淺。乞敕禮部將依親者各行提舉官考行。業類報。其逃監及思揚給假三月之外。許臣查治。重則奏報。削其名籍。夫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士助教正錄等官。乃至三十餘人。皆糜饋糜國耗。況各官爲諸生表模。風憲有缺。例於中選授。則又風憲之儲也。乞敕部參酌裁減。遇員缺行令撫按提舉官推選舉官中舉行超卓訓誡。有方者奏補。毋苟爲備員。洪武永樂中。生徒動以千計。類多俊少。而教養之法至爲周詳。以通經積分而出序。故其時布列庶位。類多得人。今歲貢非無可學之賢。而妻逼不振。十常八九。舉人下第。當入監者。宜及時作養。顧往往覓自圖結。虛糜歲月。故差撥不敷。教養難效。本末悉病。臣愚欲行選貢之法。不分廩增附生。令提學精加考選。務行著鄉閭。舉通經術。年富力強者以充通計。天下約取五七百人。分送兩雍。下第舉人。覓其遠限之科。而要以坐堂之實。實坐堂一年之上。方準會試。庶生徒充備而材有所儲。上善其言。先是時禮部言。學校端本澄源之地。孟子切切於義利之辯。誠恐學者利益其心也。近年學校生員。聽令納馬納牛納草納米入監。殊非教養本意。且前代雖有入粟補官之法。而不用以補士子。爲士子者知財利之可以進身。則無所往而不謀利。或買或舉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鄉里。視經籍如土苴而苞苴是求。棄仁義如敝屣而貨財豐殖。士心一壞。則士氣士節由此而喪。他日致用。何望其有補國家哉。自今伊始。雖有邊事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以此項出身。若再開端。言官糾正之。用以端士心而美風化。非小補也。制曰可。然是時科舉所取士。專一經。輒白首。餘經史付度外。而學專而識蔽。陋而郡縣舉列官閥冗未論。即勤恪其職者。亦獨嚴其爲課試。藥爛不經之文。蓋程朱沒自是且數百年矣。諸儒之微言大義。既絕。佔偉備習者。非心到自得。徒空言。乃言理爛然。即董子諸之。又俗日漸於文。而異時所崇向性理或問

禮部沙汰天下生員，不許附生過廩增廣之數，而視廩一新。人多騷譁。是時世勳多驕肆，禮部上議言：而公侯伯各併先年各依父祖或胡運靖難之元勳，或椒房戚畹之族屬，朝廷推恩，許令世襲，有賢能者，又襲世官，崇報之典極爲優渥。但人生賢窶既殊，好尚不一，況此等子孫，多失豫教，成立之後，鮮克繼承。雖有顧宗訓誥武臣之德章，累朝教育勛後之良法，皆廢閒不行，難臻實效。合以名爵未三十者，送國子監習讀小學四書，武經七書，御製武臣大誥及臣鑒五倫諸書，涵濡其德性，每十日則赴國學習射藝弓馬，果有成效，然後推用。倘有因循怠惰及荒淫邪佞者，與處則罪罰之，制曰可。詔正祀典，釐孔子曰至聖先師，孔子四配，曰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殿東西十哲兩廡，從祀諸弟子，曰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曰先儒某子。建啓聖祠，祀聖父叔梁紇，曰啓聖公，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兩廡。顓申黨、公伯寮、顏何、荀況、臧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四人，增祀后。蔡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五人，而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寧七人，各祀於其鄉。歷代所追崇先聖先賢儒公侯伯之封爵並革。先是國初祭酒吳沈上孔子封王辨，言褒之以王之貴，爲若事之以師之尊，而宏治中，祭酒謝鐸抑又言宋儒楊時，愚邪放辟，承孟氏之傳，衍晦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言，宜並罷。遂記傳於后蒼，與王通胡瑗皆宜從祀。顏淵子思配廟殿，而父坐庭廡，非禮，宜別祀啓聖祠下。禮官議不可。而祭酒謝鐸抑又言：

皆舉稱稱輕柄其任者非必有卓行實學厭士心如異時高者虛談沽譽劣者安祿養交下者至關伸門聽托不忌又巡歷或三四歲乃一至至不過浹旬月獨品所爲校試一日文而止不復關行能考察他道藩卽無考德行亦按下所申報多勢豪富厚及好交結官長者乃蒙賞之不復有案質甚乃憚巡行勞苦獨高坐引日月至大比乃委府州縣能考而合試之故士習剋而人鶩於奔趨始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蒼蠅凡學以充後科目法行取舉人登副者還授凡國家推選坊局纂修典籍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績優考者頗得晉翰林科道都曹官於陟陞無等故廷臣重士以起家舉官爲美談後久剋弊師儒之職益輕副榜舉人不屑就而歲貢生年稍過若貧困甚者乃甘心焉因取充位精力倦於鼓舞而舉術鹵繆無能爲諸生先於是奔走有司結富豪以苟得而於月考課及上下三等殫率以貨不復問行能董宂益甚矣弟子員各以其意散處書院若寺觀相師友獨月朔望一詣學後先不至而講課寂然無聞昔明祖宗多勵精功名赫然以經術作人令研勝義理以檢身心文主典質諸劇老莊釋浮華言若繩奇闢異者不錄後文治漸開自弘治迄嘉靖初最盛程式文及名家作者頗精裁雅辭有儁其文後學校所取士遵棄典實獨取輕俊卽吳經畔義者得錄又學無師法經有成說講貫粗通卽稱子能之棄之者特書詭悖舊徐而考之中無深解而季年復汎濫於諸子諸子不已乃鑿空割裂離爲不可解之語轉相倣拙聘華名實多端而進級綏滋諂勢不得不出於科目歷代選舉雖間出異途時獲名彥而後終不越以爲取足行文而止於徵義奧辭固無俟深解爲也於是窮年畢力獨取進士科高等課試之文讀之他經史未論卽異時所業專經亦簡棄不讀祇剽截科場中可爲試目者爲擬題構文已然者輒效帳帷舉此明之初翹車賁帛執德勞招上駟粲冰之鏡下蘊擾鐘之鳴連茹以升遂成郅治漸陵替莫究詰也途終其世重進士科名碩輩出建伐銘鼎三百年不變然而邱園騎逸時下千旌術藝殊流或廢榮祿行多弗效窮則思歸而入官之途雖云有歲貢恩選官廢援例雜流晉吏之岐則得賢之盛亦終不越此至於量材之授黜陟之嚴則至明而粲然大備矣者夫假仰觀曉矢歌誦頌又非所論於莫久登庸之會也是篇略敘累朝求賢人偽官方遵道而詳資格銓選考課之制於終篇

明太祖初興求賢惟急下金陵卽令有司舉賢才武略之士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尋令有司曰上世帝王創業用武以安天下守成講武以威天下而經綸撫治之寄則屬之文臣哉茲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經當行觀總考經術觀業試許算觀能策經史時務觀政應武舉者先試韜略次

復多匿人鄰殖叔汁貨汪不可名狀卽厮隸下賤子數十金輒請子於矣而學校之崩耗興國運俱喪嗚呼惜哉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不能不致歎於斯云

明書卷六十三

志九

選舉志一

吏官論曰自鶴鶉妙降蓬桑棬冥猿嘯空聞荔服不蒸寶興弗鬻乎三物而深山徒抱乎四術漸至人智效捷聘車名實多端而進級綏滋諂勢不得不出於科目歷代選舉雖間出異途時獲名彥而後終不越此明之初翹車賁帛執德勞招上駟粲冰之鏡下蘊擾鐘之鳴連茹以升遂成郅治漸陵替莫究詰也途終其世重進士科名碩輩出建伐銘鼎三百年不變然而邱園騎逸時下千旌術藝殊流或廢榮祿行多弗效窮則思歸而入官之途雖云有歲貢恩選官廢援例雜流晉吏之岐則得賢之盛亦終不越此至於量材之授黜陟之嚴則至明而粲然大備矣者夫假仰觀曉矢歌誦頌又非所論於莫久登庸之會也是篇略敘累朝求賢人偽官方遵道而詳資格銓選考課之制於終篇

明太祖初興求賢惟急下金陵卽令有司舉賢才武略之士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尋令有司曰上世帝王創業用武以安天下守成講武以威天下而經綸撫治之寄則屬之文臣哉茲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經當行觀總考經術觀業試許算觀能策經史時務觀政應武舉者先試韜略次

騎射俱求實效毋虛文有司其申勸秀民及智勇之士
搜揚韞宇未一養民致賢之道未講也獨賴一時輔佐之功匡大業於底定山林巖穴念豈無懷才抱德之賢何隱而不列也世胰政令隳常國無法守歟抑刑辟煩重人懷其居歟抑胰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豈固甘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方將興諸儒講明治道以沃胰心啟穴之士能以賢輔胰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三年詔曰胰特設科舉起天下抱才懷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相副其中選者胰將親策於廷品舉議命官焉超衆者顯擢使中外文臣一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不興六年詔科舉取士終浮文能不設令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文藝舉用又論吏部曰古之帝王若商高宗若周文王皆皇皇於版築鼓刀之賢豈其智不足哉以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也鴻鵠之遠舉以六翮蛟龍之騰躍以鱗翼人君之能致治以賢才爲之輔今山林之士念豈無德行道藝之賢其令有司採舉禮遣赴京師胰將任用焉十三年吏部奏天下郡縣舉聰明正直孝悌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材幹之士至者三千七百餘人而復敕天下來朝官各舉茂材一人蒞以汎濫復行科舉法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行焉是年詔天下方面有司舉秀人才必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道藝著聞州里之人以充從鄉里保結命有司驗實蓋科舉並行也十九年詔郡國舉經明行修之士論禮部曰比有司舉士貴耆年宿德不問而拔少俊說德恩大詩也昔周文用呂尚而興秦穆遵蹇叔而霸伏生既老而乘哉今郡國所舉士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下位者不次用於是召藁州知府修尚書兵部明州知府文外尚書工部是時宜興主簿王復舉守公不奉上聞遣官齎手敕往勞慰即授爲同知新化永周丹薤官有治行考最擢考功郎新化民詣闕願復留復任禮部宴賞之而遣其時取下用重典有贓罪懷印綬未媛輒破逮去非謫戍卽誅戮羅天下之制甚周而不爲君用之法亦特峻以深強脹閻閭以鼓鑄天下人才不循法故居職惴惴恆恐不能來法恤民以稱塞上意百職舉舉亦頗工文移苟幸塞責其不願爲材者至陽瘖爲聾借名他屍以逸難而猶不免也蓋一主於用人諸所定貢舉銓選考課之法頗參前代之制而詳擇其中然不專倚也制科衆諸明經宏詞等科並革存進士一科與鄉舉歲貢爲三途以並用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其經學各有主說三場偏理道時務之言蓋欲酌文質之中而用焉北會試士天子御正朝制策策焉又明日上具皮弁服御正朝集卿臣臚唱訖謝恩前拜賀卽六卿宣制無是也故進士科特重其會試中補國子生亦有願就教職者似又舉鄉舉不第以舉人資格入官府州縣歲貢其庶生赴禮部試試中補國子生考選考課一歸之吏曹銓選屬文吏考課屬考功諸選人通十舉人歲貢外有貢生口口功生流官入官銓選考課一歸之吏曹銓選屬文吏考課屬考功諸選人通十舉人歲貢外有貢生口口功生流官外有吏員承差知印書算鑒書譯字諸雜口各爲其品而銓凡選歲引選六類選亦六遠方選二朝覲之歲揀選一選之日試策論判語文移引見日考覲其身言其歲貢選教職無常期殿試後進士授各衙門政命選庶吉士會翰林禮部選御史開台都察院而內外官任職三年則給由曰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部奏請綜其稱職若平常不稱職而黜陟之陟無過二等諸京官五歲五品而下考察其不職者爲民開住致仕有差四品上自陳懇去留外官以入覲之歲吏部會都察院考察其不職者亦如之內外有勳

舉考功品其良不肖貢舉書定去留覆上大臣自陛下亦如之而六科給事中及監察御史糾官邪建弊無時建文朝位韶舉優通文學之士定銓選法通類覆奏附選其制精詳其文無傳焉太宗入爲皇帝申敕百官於庶都尤諄重略言股以眇躬纘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遑遑急於儆戒其令內外諸司於舉臣百姓中堪重任而沈滯下僚堪繁劇而優游散地抱道懷才而隱田野者各舉所知以名聞毋徇私濫舉又諭吏部書曰銓選當各以所長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各有稱也有才者不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周小人爾必戒之已又言吏部選授守令出一時銓注豈必盡才必精考察然後其賢否可知也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精考都縣吏自監官半歲以上各實廉能否之實以聞時御史出按者至郡邑坐行臺召耆民役立詢之具報上上嘗謂侍書義曰往命御史考察外官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也今御史不周諳惟即在官數人之言定賢否論何由公吏固有勤職業必刑罰篇小人所忌捏者矣亦有貪贓賄低首下氣依阿諛忍爲小人所安利者矣如以其詆誣而能退之以其保留而進用之豈非枉毋縱已用侍養言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外任五品以上及縣正官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軍民有賢良廉幹堪牧民居風憲者各一人以聞都驗實以舉者多少爲差次擢用其保舉非才授職後聞其貪暴者舉主連坐上嘗御武英殿與侍臣書人君進退不可苟必須服衆心若進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孰不爲善退惡亦然若私愛而進私舉而退將何以服天下追仁宗即位首申前舉官之令謂廷臣曰君以求賢爲務臣以薦賢爲忠人才大小皆有所用天下之廣豈無衆變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宜悉心訪之又敕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官及知縣舉賢才未仕若滯下僚德性敦篤行止端方材能文學出衆者縣實薦舉隨擢用濫舉若嚴賢者罰當時既多舉者用不效復敕朝廷敷下詔求賢而舉行者徇私或以賄賂或以親故得實材無幾政將何由理民何由安其自今嚴舉主連坐之法論侍書義曰天下治亂繫燕官唐太宗嘗剡史名於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疏其下故庶官效力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甚盛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兩廊至慎重也今府部官朕朝夕繼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各省都布按三司官乃旬宣大臣陛重矣而朕多未親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即聞其賢否邪正久不能省僉臣工皆不善而上忘之於勳戒何有爾兵二部其具各官姓名履歷揭西序朕得親品騭焉蕭又諭曰御史朝廷耳目非老成重治體者不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練於治而操得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殘猥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者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諛則與爲膠漆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省識亦烏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愼選以清風紀是時武臣專邊閫多恣面事易置上慨然以爲武臣統於事理而專軍非法也命還任方面官於各邊參贊軍務治事裨儲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蕭揮御史衙命行天下察吏治上隨軒口敕之以爲國以民爲本比牧守多貪忍爲奸害民不聊生故遣爾等分道考察能人才器不同有專爲脂韋諂媚面失改秩民者矣有沈靜篤實不務逢迎而能得民者矣有廉謹巧取索面能集事者矣有廉潔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矣必究實毋聽流言毋屈勢要毋私親故具聞朕

舉賜鈔而遣又命擇國子生有學行者十六人俾袖林嚴試拔其尤試六科給事中數文武官有位韶舉優通文學之士定銓選法通類覆奏附選其制精詳其文無傳焉太宗入爲皇帝申敕百官於庶都尤諄重略言朕以眇躬纘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遑遑急於儆戒其令內外諸司於舉臣百姓中堪重任而沈滯下僚堪繁劇而優游散地抱道懷才而隱田野者各舉所知以名聞毋徇私濫舉又諭吏部書曰銓選當各以所長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各有稱也有才者不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周小人爾必戒之已又言吏部選授守令出一時銓注豈必盡才必精考察然後其賢否可知也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精考都縣吏自監官半歲以上各實廉能否之實以聞時御史出按者至郡邑坐行臺召耆民役立詢之具報上上嘗謂侍書義曰往命御史考察外官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也今御史不周諳惟即在官數人之言定賢否論何由公吏固有勤職業必刑罰篇小人所忌捏者矣亦有貪贓賄低首下氣依阿諛忍爲小人所安利者矣如以其詆誣而能退之以其保留而進用之豈非枉毋縱已用侍養言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外任五品以上及縣正官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軍民有賢良廉幹堪牧民居風憲者各一人以聞都驗實以舉者多少爲差次擢用其保舉非才授職後聞其貪暴者舉主連坐上嘗御武英殿與侍臣書人君進退不可苟必須服衆心若進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孰不爲善退惡亦然若私愛而進私舉而退將何以服天下追仁宗即位首申前舉官之令謂廷臣曰君以求賢爲務臣以薦賢爲忠人才大小皆有所用天下之廣豈無衆變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宜悉心訪之又敕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官及知縣舉賢才未仕若滯下僚德性敦篤行止端方材能文學出衆者縣實薦舉隨擢用濫舉若嚴賢者罰當時既多舉者用不效復敕朝廷敷下詔求賢而舉行者徇私或以賄賂或以親故得實材無幾政將何由理民何由安其自今嚴舉主連坐之法論侍書義曰天下治亂繫燕官唐太宗嘗剡史名於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疏其下故庶官效力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甚盛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兩廊至慎重也今府部官朕朝夕繼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各省都布按三司官乃旬宣大臣陛重矣而朕多未親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即聞其賢否邪正久不能省僉臣工皆不善而上忘之於勳戒何有爾兵二部其具各官姓名履歷揭西序朕得親品騭焉蕭又諭曰御史朝廷耳目非老成重治體者不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練於治而操得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殘猥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者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諛則與爲膠漆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省識亦烏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愼選以清風紀是時武臣專邊閫多恣面事易置上慨然以爲武臣統於事理而專軍非法也命還任方面官於各邊參贊軍務治事裨儲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蕭揮御史衙命行天下察吏治上隨軒口敕之以爲國以民爲本比牧守多貪忍爲奸害民不聊生故遣爾等分道考察能人才器不同有專爲脂韋諂媚面失改秩民者矣有沈靜篤實不務逢迎而能得民者矣有廉謹巧取索面能集事者矣有廉潔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矣必究實毋聽流言毋屈勢要毋私親故具聞朕

永樂中太宗以多疾不視朝故從官故罷無忌憚先皇帝知之每欲澄清上問是時貪執甚大舉十餘人曰方當圖今日貪執甚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蓋長貪則不肯御史效之御史貪則不肯有司皆效之此故弊所始也上拊髀歎息曰嗚呼除惡務本閣廷臣中今誰可使長憲事者士奇對曰文武官非舊制祇設在任官能狀無能者老疾不堪使任及行止不端者皆決省毋廢貴麗缺又復申古三載考績之法以九年爲滿中善政著聞者仍舊任面增其祿秩乃用給事中施禮言諸來朝官當如祖宗朝例有廉能恆佈治行最異者禮部引奏賜敕獎勵賜衣鈔宴於禮部吏部至九卿嘗是時廣啟公諸諸司選慎專之天曹故其時海內清謐顧稱得人及張太后崩踏大臣有憑藉者相繼去國面王振用名曰保舉而道塗人材之權悉移於中官矣令吏部銓能自持乎雖有不察貪汙不法者譴逐左轄衛充吏不請憲體者左遷老疾免未幾復官亦罷已上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國家所寄以安民者也賢不肖混淆則中材之士無激勸而忘反吏部馭進退百官乃未聞甄別何也於是命推部侍郎出巡撫四方廉庶治而于遂以御史擢遷山西河南周忱以長史擢巡撫直隸各地專設巡撫自此始時上重舉官大臣奏舉賢能者上爲降辭色盛稱廷臣舉薦無舉薦降敕責而司府州縣官亦各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賄賂連坐已合臨御來三科進士親試文華殿故其尤授修撰編修檢討等官進學文淵閣優待之命內閣考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歷事六科而天下都縣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令及時進用其官有贓罪即復職若所得誥敕追奪諸鼓舞人材之意溢然上嘗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慨然歎庶務稽古建官惟百及商官倍之蓋也輔臣以時勢不同對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即不可上擬至如唐宗定中外官七百三十去古未遠亦足以爲法矣蓋垂意於省官輔臣曰官省則民安甚善然必由君上心清省事而得之心清則事省事省而後官可省也上曰善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官專保舉則恩出於下宜循洪武永樂初制令吏部選除開舉士士奇言往歲憲二司及府州縣官不得人爲百姓患苦以吏部權衡獨擅即見不廣未盡得人而然宜宗皇帝敕大臣保舉比多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自繩舉主議罪不精亦容御赦而所司不行糾舉故也況所舉官皆吏部審擇具奏得旨乃授非上尤不得授恩固上出也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而天下升平此其明效宣廟踐祚之心行仁政以用賢爲首務通有京朝官聞其無若人無爲保舉者遂咨爲飛言欲驗良法惟陛下幸察於是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坐之令尋又下敕言天下方面官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屬從巡按及按察司考察御史有贓濫從都御史各道御史糾察按察司官贓濫從本司及僚官互察而吏部初任注選不得除監察御史官御史缺京三品以上各舉一人聽吏部精加訪察授監特重風憲如此尋又敕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近方面郡守由保舉率得人漸已孝公而知縣缺員未舉豈果難其人耶抑爲例拘不舉耶進士豈生皆國家作養成才待用者何曾是不省也自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州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聞送吏部銓用又命

在京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並得舉其實有守令也上每慮令官所舉多浮濫之人貪縱假託而進令吏部覆而御書郭謹因論列言有不合與治者數人上曰舉官者爾其舉主遂論之曰人臣以蔽言爲忠今有推延不舉及濫舉者卿以聞不可有所觀望而遷就以蔽賢路文武官非舊制祇設在任官能狀無能者老疾不堪使任及行止不端者皆決省毋廢貴麗缺又復申古三載考績之法以九年爲滿中善政著聞者仍舊任面增其祿秩乃用給事中施禮言諸來朝官當如祖宗朝例有廉能恆佈治行最異者禮部引奏賜敕獎勵賜衣鈔宴於禮部吏部至九卿嘗是時廣啟公諸諸司選慎專之天曹故其時海內清謐顧稱得人及張太后崩踏大臣有憑藉者相繼去國面王振用名曰保舉而道塗人材之權悉移於中官矣令吏部銓能自持乎雖有不察貪汙不法者譴逐左轄衛充吏不請憲體者左遷老疾免未幾復官亦罷已上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國家所寄以安民者也賢不肖混淆則中材之士無激勸而忘反吏部馭進退百官乃未聞甄別何也於是命推部侍郎出巡撫四方廉庶治而于遂以御史擢遷山西河南周忱以長史擢巡撫直隸各地專設巡撫自此始時上重舉官大臣奏舉賢能者上爲降辭色盛稱廷臣舉薦無舉薦降敕責而司府州縣官亦各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賄賂連坐已合臨御來三科進士親試文華殿故其尤授修撰編修檢討等官進學文淵閣優待之命內閣考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歷事六科而天下都縣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令及時進用其官有贓罪即復職若所得誥敕追奪諸鼓舞人材之意溢然上嘗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慨然歎庶務稽古建官惟百及商官倍之蓋也輔臣以時勢不同對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即不可上擬至如唐宗定中外官七百三十去古未遠亦足以爲法矣蓋垂意於省官輔臣曰官省則民安甚善然必由君上心清省事而得之心清則事省事省而後官可省也上曰善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官專保舉則恩出於下宜循洪武永樂初制令吏部選除開舉士士奇言往歲憲二司及府州縣官不得人爲百姓患苦以吏部權衡獨擅即見不廣未盡得人而然宜宗皇帝敕大臣保舉比多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自繩舉主議罪不精亦容御赦而所司不行糾舉故也況所舉官皆吏部審擇具奏得旨乃授非上尤不得授恩固上出也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而天下升平此其明效宣廟踐祚之心行仁政以用賢爲首務通有京朝官聞其無若人無爲保舉者遂咨爲飛言欲驗良法惟陛下幸察於是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坐之令尋又下敕言天下方面官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屬從巡按及按察司考察御史有贓濫從都御史各道御史糾察按察司官贓濫從本司及僚官互察而吏部初任注選不得除監察御史官御史缺京三品以上各舉一人聽吏部精加訪察授監特重風憲如此尋又敕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近方面郡守由保舉率得人漸已孝公而知縣缺員未舉豈果難其人耶抑爲例拘不舉耶進士豈生皆國家作養成才待用者何曾是不省也自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州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聞送吏部銓用又命

吏部會翰林院並得舉其實有守令也上每慮令官所舉多浮濫之人貪縱假託而進令吏部覆而御書郭謹因論列言有不合與治者數人上曰舉官者爾其舉主遂論之曰人臣以蔽言爲忠今有推延不舉及濫舉者卿以聞不可有所觀望而遷就以蔽賢路文武官非舊制祇設在任官能狀無能者老疾不堪使任及行止不端者皆決省毋廢貴麗缺又復申古三載考績之法以九年爲滿中善政著聞者仍舊任面增其祿秩乃用給事中施禮言諸來朝官當如祖宗朝例有廉能恆佈治行最異者禮部引奏賜敕獎勵賜衣鈔宴於禮部吏部至九卿嘗是時廣啟公諸諸司選慎專之天曹故其時海內清謐顧稱得人及張太后崩踏大臣有憑藉者相繼去國面王振用名曰保舉而道塗人材之權悉移於中官矣令吏部銓能自持乎雖有不察貪汙不法者譴逐左轄衛充吏不請憲體者左遷老疾免未幾復官亦罷已上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國家所寄以安民者也賢不肖混淆則中材之士無激勸而忘反吏部馭進退百官乃未聞甄別何也於是命推部侍郎出巡撫四方廉庶治而于遂以御史擢遷山西河南周忱以長史擢巡撫直隸各地專設巡撫自此始時上重舉官大臣奏舉賢能者上爲降辭色盛稱廷臣舉薦無舉薦降敕責而司府州縣官亦各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賄賂連坐已合臨御來三科進士親試文華殿故其尤授修撰編修檢討等官進學文淵閣優待之命內閣考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歷事六科而天下都縣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令及時進用其官有贓罪即復職若所得誥敕追奪諸鼓舞人材之意溢然上嘗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慨然歎庶務稽古建官惟百及商官倍之蓋也輔臣以時勢不同對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即不可上擬至如唐宗定中外官七百三十去古未遠亦足以爲法矣蓋垂意於省官輔臣曰官省則民安甚善然必由君上心清省事而得之心清則事省事省而後官可省也上曰善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官專保舉則恩出於下宜循洪武永樂初制令吏部選除開舉士士奇言往歲憲二司及府州縣官不得人爲百姓患苦以吏部權衡獨擅即見不廣未盡得人而然宜宗皇帝敕大臣保舉比多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自繩舉主議罪不精亦容御赦而所司不行糾舉故也況所舉官皆吏部審擇具奏得旨乃授非上尤不得授恩固上出也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而天下升平此其明效宣廟踐祚之心行仁政以用賢爲首務通有京朝官聞其無若人無爲保舉者遂咨爲飛言欲驗良法惟陛下幸察於是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坐之令尋又下敕言天下方面官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屬從巡按及按察司考察御史有贓濫從都御史各道御史糾察按察司官贓濫從本司及僚官互察而吏部初任注選不得除監察御史官御史缺京三品以上各舉一人聽吏部精加訪察授監特重風憲如此尋又敕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近方面郡守由保舉率得人漸已孝公而知縣缺員未舉豈果難其人耶抑爲例拘不舉耶進士豈生皆國家作養成才待用者何曾是不省也自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州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聞送吏部銓用又命

在京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並得舉其實有守令也上每慮令官所舉多浮濫之人貪縱假託而進令吏部覆而御書郭謹因論列言有不合與治者數人上曰舉官者爾其舉主遂論之曰人臣以蔽言爲忠今有推延不舉及濫舉者卿以聞不可有所觀望而遷就以蔽賢路文武官非舊制祇設在任官能狀無能者老疾不堪使任及行止不端者皆決省毋廢貴麗缺又復申古三載考績之法以九年爲滿中善政著聞者仍舊任面增其祿秩乃用給事中施禮言諸來朝官當如祖宗朝例有廉能恆佈治行最異者禮部引奏賜敕獎勵賜衣鈔宴於禮部吏部至九卿嘗是時廣啟公諸諸司選慎專之天曹故其時海內清謐顧稱得人及張太后崩踏大臣有憑藉者相繼去國面王振用名曰保舉而道塗人材之權悉移於中官矣令吏部銓能自持乎雖有不察貪汙不法者譴逐左轄衛充吏不請憲體者左遷老疾免未幾復官亦罷已上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國家所寄以安民者也賢不肖混淆則中材之士無激勸而忘反吏部馭進退百官乃未聞甄別何也於是命推部侍郎出巡撫四方廉庶治而于遂以御史擢遷山西河南周忱以長史擢巡撫直隸各地專設巡撫自此始時上重舉官大臣奏舉賢能者上爲降辭色盛稱廷臣舉薦無舉薦降敕責而司府州縣官亦各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賄賂連坐已合臨御來三科進士親試文華殿故其尤授修撰編修檢討等官進學文淵閣優待之命內閣考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歷事六科而天下都縣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令及時進用其官有贓罪即復職若所得誥敕追奪諸鼓舞人材之意溢然上嘗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慨然歎庶務稽古建官惟百及商官倍之蓋也輔臣以時勢不同對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即不可上擬至如唐宗定中外官七百三十去古未遠亦足以爲法矣蓋垂意於省官輔臣曰官省則民安甚善然必由君上心清省事而得之心清則事省事省而後官可省也上曰善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官專保舉則恩出於下宜循洪武永樂初制令吏部選除開舉士士奇言往歲憲二司及府州縣官不得人爲百姓患苦以吏部權衡獨擅即見不廣未盡得人而然宜宗皇帝敕大臣保舉比多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自繩舉主議罪不精亦容御赦而所司不行糾舉故也況所舉官皆吏部審擇具奏得旨乃授非上尤不得授恩固上出也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而天下升平此其明效宣廟踐祚之心行仁政以用賢爲首務通有京朝官聞其無若人無爲保舉者遂咨爲飛言欲驗良法惟陛下幸察於是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坐之令尋又下敕言天下方面官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屬從巡按及按察司考察御史有贓濫從都御史各道御史糾察按察司官贓濫從本司及僚官互察而吏部初任注選不得除監察御史官御史缺京三品以上各舉一人聽吏部精加訪察授監特重風憲如此尋又敕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近方面郡守由保舉率得人漸已孝公而知縣缺員未舉豈果難其人耶抑爲例拘不舉耶進士豈生皆國家作養成才待用者何曾是不省也自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州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聞送吏部銓用又命

兄子茵以承蔭得太常丞，乃傾敏晉爲獻。乞侍郎不允，得兩通政。而白丁錢奴商販技藝若臺官子弟，貲纔內侍通珍玩，輒得官。大者至太常卿通政，不復關吏部。詳之傳奉官弘治初以災異法革，自永樂來設巡撫官，多用侍郎通政卿丞無常員。及泰中以風憲官得糾劾庶官，於體統便。革改都御史，即尚書侍郎出督軍務總邊，必兼都御史銜名可證。後官以因事添設而益增，部至兩尚書而侍郎多不可紀。在後增撫民管屯諸官而兵部尚書王恕上言考課之法所以服官守，彰黜陟，以嚴吏治者也。今被災所在考滿官，令納米備賑，免赴京復任，造須知功績類段，臣惟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祿尤微，苟非取於公，必至剝於下，是使考課法格不行，而貪惏之風日滋也。請自今考滿者俱給由赴部聽選，又言永樂正統間，天下有災傷，各邊亦有戎馬時，未聞納糧草納銀納粟爲監生吏員而用足也。乃通年來奏開諸例，而諸邊腹裏遇災旱，輒效尤爲長策。故例遇日廣，而正途因塞不行。舉所知，毋避嫌推謝，毋徇情冒濫，後吏部言，往歲奉有詔令各臺臣各舉所知有恢才抱異伏在巖穴者，從公處揚，而年餘杳然無一人至者，請嚴限促之。報曰可。而禮部尚書席書奏薦楊一清王守仁堪任將相，且云今諸大臣多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者，上不許曰，近者邊防多故，已令廷臣集議矣，乃席書身爲大臣，果有謀略，宜即悉心敷奏，共濟時艱，何必自諉中材，有負委任。當是時，大臣擬用不以次，有不稱者，亦往往被重譴。嘗諭輔臣言，六部官要重，天下事皆所經綜，宜精擇，擇人授職，右制也。祖宗朝亦有改任者，其議上，時議改刑尚書時中於都察院，南兵尚書世寧於刑部，大學士一清鑒因對言，世寧有風采，令長院固當，時中仍習刑部，宜別舉堪任者，從之。久之，兵部以廣警請增遣大臣經略，上曰，天下官有定員，員有定職，惟未得人舉職，故有事輒擬添官，今邊務責巡撫，錫鎗資所司，令盡心經理可矣，遣經略庸滋擾何爲，且虜騎出沒無時，士須休養待敵，其勿遣，恆手敕吏尚書燧言，吏部之天官者，以百凡奉天錄最，品隆賢不肖，進退廢置，必嘗外不避怨，內不避親，而天官者以百凡奉天錄最，品隆賢不肖，進退廢置，必嘗外不避怨，內不避親，而人之善惡受福而應，績疑居是位者，亦永有不朽之譽。卿寧不思朕以此地特重，不授他人而簡任卿，卿宜有以報朕，昨疏云大禮之人，非大過不敢言，此何以稱焉，來歲考察期，宜勉持風裁，務使功不掩罪，私不害公，官知警，而民有賴，夾持朕於不逮，其自勵必毋以私勝公，蓋重慎如此，而是時用輔臣言，出翰林爲外官，親民棘政事，有勞績，復擢入待以殊遇，而諸府州縣官僭入翰林爲侍從官，時時顯問民艱，是以上周知天下之故，先是正德中，附權倖傳陞，得文階者，賓客始盛，又裁諸冗官至二千餘員，罷武官耗，食者三千有百十人，進士科文體敝卑冗，必若雅馴，鄉試舉試錄進皇，往往鉤摘其命題褒文，有不當上意，輒杖斥不少容，臨軒制策，皆出上所親製，其始之勵精於用人也如此，其後士木嘉禍之事作，而國費不給，戶工部增納銀事例，濫官冒濫，疑固貿衒，大臣婪恣，奚遑除往往以私賄得通，如營宮殿匠作，徐杲，郭文英供焚修方士鄧元節，陶仲文，至工部侍郎，內官僉事，參將子子勳，尚內官監太監，不可數數，諸富人貴游子姦省大猾，往往冒籍名營繕籍中，得官無慮數千人，而方士爲太常通政，工匠爲太僕諸卿及參議郎中諸官者七八人，鴻臚光祿諸署累累矣。穆宗即位，並革之，遂取籍按名，凡嘉靖中以忠諫屏廢死者錄蔭，存者召用，一時稱極盛，已詔令舉人中有孝友睦婣名實相孚者，不分已未坐監，及

舉遂廢壞矣。夫三途並用，則懷才抱德之士，得顯於世，不專於文辭。今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隆，山野絕保舉之路，以致人尚浮辭，不修實行，宜其才之不可見也。吏禮二部按故典開奏，務復科舉議，宣德應之，得有實才實德，不次擢應，幾吏士向風改行，內外得人，爲惠民致治之本。尋又詔撫按官巡行郡縣，考守令政務有無修舉，其有循良清白著述者，不拘進士舉人歲貢吏員，並舉奏會舉，降敕獎勵，或增俸賜金，復不次擢，其貪酷罷軟，依律例問擬，至相見須體貌，毋得薄晉格，輕用非禮陵虐，五年御史朱豹言，近來各處知府官多卑貪殘，誠心愛民者少，請令兩京四品以上官及翰林官，各舉所知，下吏部編紀成籍，訓訪相符，遇缺陞補，審其果賢，不妨久任超擢，或薦不得其人，即連坐舉主，仍聽上籍名禁中，親覽其賢者，親擢以旌異之，上善其言，已詔命兩京大臣陪科道及巡撫各詢訪才行老成，繫時望者，從公舉所知，毋避嫌推謝，毋徇情冒濫，後吏部言，往歲奉有詔令各臺臣各舉所知有恢才抱異伏在巖穴者，從公處揚，而年餘杳然無一人至者，請嚴限促之。報曰可。而禮部尚書席書奏薦楊一清王守仁堪任將相，且云今諸大臣多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者，上不許曰，近者邊防多故，已令廷臣集議矣，乃席書身爲大臣，果有謀略，宜即悉心敷奏，共濟時艱，何必自諉中材，有負委任。當是時，大臣擬用不以次，有不稱者，亦往往被重譴。嘗諭輔臣言，六部官要重，天下事皆所經綜，宜精擇，擇人授職，右制也。祖宗朝亦有改任者，其議上，時議改刑尚書時中於都察院，南兵尚書世寧於刑部，大學士一清鑒因對言，世寧有風采，令長院固當，時中仍習刑部，宜別舉堪任者，從之。久之，兵部以廣警請增遣大臣經略，上曰，天下官有定員，員有定職，惟未得人舉職，故有事輒擬添官，今邊務責巡撫，錫鎗資所司，令盡心經理可矣，遣經略庸滋擾何爲，且虜騎出沒無時，士須休養待敵，其勿遣，恆手敕吏尚書燧言，吏部之天官者，以百凡奉天錄最，品隆賢不肖，進退廢置，必嘗外不避怨，內不避親，而人之善惡受福而應，績疑居是位者，亦永有不朽之譽。卿寧不思朕以此地特重，不授他人而簡任卿，卿宜有以報朕，昨疏云大禮之人，非大過不敢言，此何以稱焉，來歲考察期，宜勉持風裁，務使功不掩罪，私不害公，官知警，而民有賴，夾持朕於不逮，其自勵必毋以私勝公，蓋重慎如此，而是時用輔臣言，出翰林爲外官，親民棘政事，有勞績，復擢入待以殊遇，而諸府州縣官僭入翰林爲侍從官，時時顯問民艱，是以上周知天下之故，先是正德中，附權倖傳陞，得文階者，賓客始盛，又裁諸冗官至二千餘員，罷武官耗，食者三千有百十人，進士科文體敝卑冗，必若雅馴，鄉試舉試錄進皇，往往鉤摘其命題褒文，有不當上意，輒杖斥不少容，臨軒制策，皆出上所親製，其始之勵精於用人也如此，其後士木嘉禍之事作，而國費不給，戶工部增納銀事例，濫官冒濫，疑固貿衒，大臣婪恣，奚遑除往往以私賄得通，如營宮殿匠作，徐杲，郭文英供焚修方士鄧元節，陶仲文，至工部侍郎，內官僉事，參將子子勳，尚內官監太監，不可數數，諸富人貴游子姦省大猾，往往冒籍名營繕籍中，得官無慮數千人，而方士爲太常通政，工匠爲太僕諸卿及參議郎中諸官者七八人，鴻臚光祿諸署累累矣。穆宗即位，並革之，遂取籍按名，凡嘉靖中以忠諫屏廢死者錄蔭，存者召用，一時稱極盛，已詔令舉人中有孝友睦婣名實相孚者，不分已未坐監，及

山林隱逸之士許撫按官會薦。而御史周嶫上言。論才者先人品而後事功。取才者指細瑕而觀大致。故
護高舍鑑金之過。資其奇謀。文帝赦魏尚守雲中。何如不敢面向。何者。細瑕在所略也。鑑揭鼎足之業。嵩
於滍水鑿中而殺婁食子者。功可錄而心不可恕。何者。人品在營葬也。設醫在朝。淮南籌謀。中國相司馬。
遵人相戒。何者。其性醜忠義之氣。足以陰折姦萌。而將蓄成之望。可以風勵四海。今直驀之士。犯顏批
鱗。委蛇韋苧者頌之。臣非有大故。亦漸相繼報罷。有識者寧不寒心。既舉已試之材。棄如振落。乃汲汲然
旁搜遠採。未見其可也。上是其言。時大學士陳以勤條請介推按官勘駁在外官。嚴禁貨賂。上覽之曰。貢
舉故宜慎。而從中有私報怨者。往往藉此快意。於是下詔曰。若中外各官果有蠹貪橫肆者。毋有貸赦。不
論官職崇卑。一體逮問。劇枉者亦許從實辨雪。但有容姦蔽法。言官相賀參論之。而貪墨爲之稍清。萬歷
初。制朝覲考察法。職官以吏部都察院科道會同公選陟。故屏棄不與。其議時以言官論劾者。言事得罪
者。撫按官得保舉起用。名曰地方人材。後以濫列及旁途借題欲官者多。資級驟陞。銓推遂不甚以爲準
信。而敕中言各撫按官訪舉地方人材。果素無顯過才力堪用者。聽舉用。若經內外考察。及奉特旨法勵、
及年力衰不堪世用者。俱不許濫舉。市恩已論吏部言。朕奉天子民。法存邦本。思欲固圉育民。必得良有
有業之而歸者矣。貪頑者被論勤。視事狹民如故。及章下而虐民已數年。待新任官又數年。邊腹困弊。植
弛不振。而兵革因之。然而朝臣無事。公署案牘寥寥。日事遊燕。有羣聚黨結。名爲講學。而橫議是非。識者
謹起。國以捐排傾陷。不知天下事爲何如。後至盡壞而不可收拾者。神宗末年實釀之也。光宗在東宮日
長。熟觀天下之變。及即位。起廢疏滯。勢若充庭。人滿位置。天下皆拭目鴻漸之陸。而未幾。厲天齊中。權璫
魏忠賢竊柄。稍觸忌諱。多所誅戮。而汗衊矯誣。朝班幾空。賦斂頗煩。而正直多伸。其借名竄入。眞有以貪汙不法黜者。亦指爲逆瑞摧害。於是仕途大雜。上是時銓郎
力致治。每大臣員缺。廷臣臚其可用。上親名對稱。旨即宣口敕授任。已患翰林爲儲公輔。恐未盡諳民事。
歲甲戌。取天下推知循卓者試之。俾爲纂修檢討。官進學翰林院。於新中進士中朔選擇年貌。親制策問。
授翰林科道部屬官。蓋不盡才。每歲貢廷試畢。拔其尤者予州縣正官。賜敕勸諭。已復詔下在京七品以
上官各舉所知一人。四品以上舉者爲知府。其下爲州縣官。諸臣不能仰體上意。多營私以賕進。或易所
親而舉之。其時黨結恣橫。先是李三才號名講學。建東林書院。後遂有東林黨之名。蓋是凡三變。初亦重
行。講道理。而徵假道學名者。往往相比。間徙既繁。因把持朝政。肆言白黑。尋勢成。然猶尚氣節。事標榜。
剛愎自是。無敢攖其鋒。而公正者於中猶有數人焉。祖而門戶牢不可破。妄施訾詆。共憤其異己者。異於
東林者。名曰攻東林黨。亦伺其隙論劾之。久益水火。而中正孤立者。入自爲迂。不能至高位。即至亦危殆
不能久黨人目以戈矛爲事。借勢以快其私憤。貨賂騈亢。銓部不能持公道。用人之柄。一歸東林。而國運

以終。黨亦散。

明書卷六十四

志九

選舉志二

貢舉

歲貢。○國初有保舉之令。凡保舉孝廉人材及山林隱逸。禮部行其地方官。察其名實相副者。上之禮部。
轉咨吏部用。其後皆吏部行而禮部掌歲貢焉。國初貢不一。正統間始有定例。其增貢或以疏通。或以恩
詔。不時行。　凡歲貢額數。京學二年貢三人。府學一年貢一人。州學三年貢二人。縣學二年貢一人。軍民
指揮使司學視府學。三氏學及都司土官學視州學。衞學視縣學。嘉靖中定承天府學視京學。　凡起貢。
各處提調官查其食廩年深升經科舉者起送。一正一陪。其丁憂日月准作實數。各提學官嚴加考試。擇
其尤者送部。若正貢不堪擢用。以次者考充之。　凡恩貢。或遇大吉慶覃恩。或以銓選乏人。特旨准貢。行
各學不拘食廩淺深。通赴提學考試。務取文行兼優者。京學四人。府學三人。州學二人。縣衞學一人。以充。
起送禮部。送翰林院。嚴加考試。分別駢衒。吏部用。　凡補貢。遇正貢事故未經到部。在一年之內。將原
批案卷追繳。提學官取年力精壯文學優長者一人補之。儻有以遠年貢缺濫補市恩者罪之。　凡考試

恩歲貢不中者發回學肄業。一省多至三人者。雖提學官。凡就教於監貢廷試之後。驗精力未衰者。送監讀書。餘願就教者。送吏部以次銓授。恩貢悉送南監。不許就教。其年老不願授職者。給與七品散官。鄉。

科舉。○明初倣古賓興之制。定以子午卯酉年秋八月。各省直試士於鄉。中式者貢於禮部。明年春。禮部會試之。欽定甲第。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初。鄉試各以地方人才多寡爲額。多者不過四十人。會試臨期奏請。取中式者亦不過百人。別以人才處舉他途進者。往往至大官。其後海內舉者日衆。貢額漸增。十就試禮部者至四五千人。所舉視初年率增數倍。天下英傷之士。非此不得進用。而科條禁令。日以益繁苛矣。凡鄉試。於八月初九日試初場。十五而三場畢。士各專一經。皆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以爲業。四書義主朱子章句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古註疏及蔡氏傳。詩主朱傳。春秋主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後專主胡傳。皆兼古註疏。禮記宗陳澔註。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令深於義禮之文。次場試論一道。觀博約之致。詔誥表內科一道。判五條。擬王體國法。末場時務策五道。觀經世之略。蓋欲酌文質之中而用之也。制文格宜典雅純正。不許爲艱虛浮僞鉤棘執筆之文。及引用釋、老、莊、列、背道不經之言。或引用謬誤雜書。放榜後。考試官取其文稍爲淸色。具錄三場程式文上之。而禮部摘察其紕繆者。降副榜。落之。會試則以鄉試之次年二月初九、十二、十五爲三場焉。凡禁例。其文字倒避御名。廟諱。親王名諱。然依古二名不偏諱。違則黜落。而入場時則有搜檢。入舍後則有防守軍丁。若懷挾及託人夾帶入場。塡寫抄謄。越舍換寫。而巡防官丁故縱者。皆有罪罰。若放榜後。有作歌謠謗毀主司以逞私忿。投匿名文書中傷者。訪的罪之。至於胥錄遺落、對讀不淸者。俱治以罪。凡鄉試解額。國初數甚狹。後漸增。至崇禎時。北直隸順天南直隸應天各一百五名。兩監各四十餘名。順天增遼東五名。宣大五名。浙江、福建、湖、廣、江西各百名。內外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各七八十名。四川、雲南、廣東各六七十名。廣西五十名。貴州三十五名。而遇覃恩每增額十餘名。凡四五二三名不等。其大較然也。

凡考試官。遇鄉試年。巡按御史奏請。禮部議覆。國初止用教官及訪求明經公正儒官。儒士中選用。後聘文望重者致政及閒散官。後定兩京閣以翰林院官。浙江、江西、福建、湖廣、一翰林。一給事中。其餘省以給事各部屬及中書行人。會同吏部咨各衙門開送。仍酌量道里遠近。先期奏差。而同考試官。北京閣以中書舍人。評事博及各部觀政進士。南京閣及各省。則臨巡按御史取聘。推官知縣及文學教官以充。本省之人。則聘別省推官教官以充。而知縣則不出本省也。凡入場官員。有提調官。在內則府尹。而外則布政司官。有監試官。在內則監察御史。在外則按察司官。而各省則以巡按御史爲監臨官。專主外簾事。復有收掌試卷印卷官。受卷官。彌封官。謄錄官。對讀官。皆以推知及兩司道領充之。有巡綽官。搜檢官。以衛所武職充之。有供給官。則以散官下僚充之。各有迴避。覺察諸禁例。凡應試。除兩雍監生教官各舉生員外。國初許高麗琉球、占城、安南、暹羅入試。而雜流、僧道、吏胥、天文生、醫士、官生、軍舍。俱許各該管官保勘應試。惟隱匿喪者俱不許。違者皆罪之。

會試。○會試禁例與鄉試同。凡額數無定數。皆臨期請旨。明初不過百名。後以三百爲率。多不過四五十名。遇覃恩有加至四百名者。惟永樂三年多至四百七十二名。以百卷爲率。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南北各退五卷爲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各府。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延綏、保安二州。遼東、大寧、萬全三都司。南卷則南直隸。除中卷。府州及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南直隸。鳳陽、安慶三府。徐、滁、和三州。凡考試官。國初不拘官職。臨定以翰林院官。及其同考試官。初用教官。後以翰林官居十之六。科二。部二。臨期取用。皆以京官七品爲之。或參用行取推知。凡內外職入場。官有宗族子弟及姻婭入試者。皆應迴避。惟禮部尚書止於迴避不迴避。凡應試。鄉試新中式舉人。及下第舉監舉人。雖經兩科六年考滿。過試期將近。仍准會試。凡下第舉人。國初願回讀書俟後舉者聽。其後積數分送兩監肄業。待願坐監撥選者入監。不願入監而俟後舉者聽。

殿試。○前期。禮部奏請讀卷及執事官。其讀卷以內閣九正卿。正卿缺。用侍郎。詹事。翰林掌上官。提調以禮部尚書侍郎。監試以御史。受卷彌封掌卷以翰林院。春坊。司經局。光祿寺。鴻臚寺。尚寶司。六科及制敕房官。巡綽以錦衣等衙官。印卷以禮部儀制司官。供給以光祿寺。禮部精膳司官。於三月十六日上御皇極殿。親賜策問。諸舉人對策畢。受卷官送彌封官彌封訖。送掌卷官轉送內閣讀卷官處。詳定高下。明日。讀卷官。於中極殿上前。拆一甲三名填榜。上御皇極殿傳制。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正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張榜畢。順天府官以儀從送狀元歸第。明日宴於禮部。又明日。賜狀元冠服。進士賓鈔。後三日。上表謝恩。明日。謁至聖於國子監。行釋菜禮。禮部奏請命工部勒石題名。

銓法

選官。○明初。設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孝廉諸科。或從耆民、及稅戶人材、與科貢之士並用。多出親擢。其後始定銓選之法。每歲有大選。有急選。有遠方選。有歲貢就教選。閱有採選。有舉人乞恩選。其授官則有署職。有試職。實授。有截替。改降。俾者。有徵召。考選舉起。有帶俸。添註。遙授。而銓選之法略具於此矣。凡官員作缺。若官員考滿。侍親致仕。丁憂。殘疾。刑罪。考功格勤案量作缺類。赴內府銓注。或本科選調。改降。及爲事提問者。立案作缺。送文選移稽勳。開附轉繳貼黃。考功紀錄。通問明白。照例選用。而隱匿缺者。俟本科照勘回報。內則各衙門逐日申報。季冬咨送。外則所司報撫按。兩月一奏。以憑銓補。凡數選。若考滿起復。及降用。裁減。裁替。別用。爲事釋放。能幹。起取。稽勤。考功紀錄。通問明白。照例選用。而隱匿過名及贓私等項者罪之。其應選者。除借道捻陽。督士。除原籍。餘名避員。而教官雜職。第避本府。凡京官試職實授。在京初入仕者試職。過有陞除。及比前仕品級降等者。外官經薦舉才德。除在京者。如因朝覲給由到部。過缺對品降除者。皆實授。後惟監察御史中書舍人有試職。餘則否。凡舉人出身。即殿試

初賜甲第。凡進士選除。第一甲一名除翰林院修撰。第二第三除編修。二甲除南京戶禮兵刑工主事。三甲每選頭除中書行人評事博士官。餘以次除推官知縣。　凡庶吉士考選入明。或一科一選。或連科皆選。或數科不選。或三科同選。令內閣會同吏禮二部於文華殿門外場題考試。糊名送內閣取選。奏准送翰林院。命學士等官教習。學業成者除翰林官。餘散除科道部屬等官。選選合二三甲通試。　凡考選科道初用進士舉人教官。或人材特用。後定以行人博士評事進士中書。及行取進士舉人。推官知縣俸及四年以上者。吏部會同都察院考選。先試職。陞除皆授。或以主事改選。而員外郎或許或不許。無定例。　考國子監助教等官由進士舉人者。亦一體考選。大約以四分爲率。進士三分舉貢一分。　凡戶部官禁用浙江江西蘇松人。　凡中書舍人進士初選。或舉監生考選。而大臣子孫廕授及習字出身者。不在此例也。　凡御史監收兩房中書官。皆以舉人監生儒士兼用。減於主事評事。改授。仍以原職委辦事。後於告選舉人內考選授試職。評會試一次。　凡各殿書辦官。以善書監生儒士選補。三年給冠帶。六年監生授中書。白衣授序班。永不外陞。　凡行人止用進士除授。　凡太常寺官。以樂舞生以次選補。如協律郎。司樂。祀丞。協贊。知觀。皆以次陞補。　凡欽天監官。皆於本監以次陞補。著保章正以下缺。於天文生內選補。　凡太醫院祝欽天監。於醫士內考補。各王府良醫官亦然。　凡鴻臚寺官。由加納。若通事則考授。三年給冠帶。六年授序班。不外轉。局副使無缺。除各府檢校等官。　凡鴻臚寺官。由加納。若通事則考授。三年給冠帶。六年授序班。不外轉。韓王府審理則陳文。王英舉士則倪謙。大理卿則陳勉。太常卿則趙玉芝。陳敬。光祿少卿則高宥。左通政則王復。府尹則王福。李敏。修撰則劉吉。編修則劉健。檢討則邢讓。張顒。給事中則胡濙。御史則黃宗載。魏源。

凡四夷館譯字生。視鴻臚通事。　凡五城兵馬司官。兵馬指揮。視京縣副指揮。吏目。以府衛首領官及州縣佐貳陞補。或以實例監生考除。　凡親王講讀官。於進士內選用。加翰林院檢討衛。不實授。其待詔侍書。於舉人監生內選用。勞久於原職加陞。　凡王府官長史以科目紀善審理等官。以監生而工正以下。則於吏員選除。其季年以王府官不開缺陞除者爲處分矣。　凡親王妃父無官。授兵馬指揮。郡王妃父。授副指揮。衛不任事。陞除京職。後功服外不禁。故者一體陞授。　凡教習騎馬官。以國子助教等官。及附近教職內推選。爲件讀書錄。而以禮部儀制司主事教習。或在部帶管。或特爲陞除。　凡教職有進士舉人推知陞者。有下第舉人願就者。儒士一人。三年考中者授職衛。　凡教職有進士願改教者。有而歲貢除送監外。皆選訓導。進士爲教授。下第舉人爲署職。餘以次陞除。　凡監生入選。分正行雜行。每兩月一次考試。選用以十分爲率。舉貢官生六分。拔例四分。吏部會翰林院考擬職銜。　凡揀選。每於朝覲後。府佐州縣正官缺。將科貢監生挨次及者揀選文學可觀。年力精壯者選補。經以每年二八月行之。後拔例監生亦於大察後。揀選府州屬佐武司府首領官。不中者不許再揀。　凡選除邊遠地方。例以腹裏成西三省。及廣東雷廉瓊四府。四川馬湖府。爲邊缺官。將在部聽選挨次未到願就者。尋選除。如應舉人不除府同知。歲貢不得除知州。推官通判。每春季行一次。後停止。　凡選除本地方。如舉貢雜職。得選本省隔府地方。　凡官員丁憂起復。若丁憂之事。緊於倡勳。而起復則於文選除京官不考。外官皆考過復除。明初令百官聞喪不待報即去官。後京官有勤合外官及

歷事監生及吏典人等。皆有引起復有程限。奪喪短喪匿喪有禁。除罷父母承重。丁艱外。期年以下。不許守制。若遺文原籍揚明。如有詐冒者。治以重罪。以開喪月日爲始。不計閏。二十七月服闋起復。百官皆守制。惟欽天監官。計奔喪三月不守制。若官員守制在家。除公罪不坐。如犯贓及干係錢糧者。仍問。亦有奪情起用者。非禮也。故詳書之焉。

史官曰。三年通喪。惟兵革無避。自漢文以日易月。而臣下亦因之。如晉郤父死旬日。而尚以御史大夫調兵食。晉方進母死三十六日。而復起治丞相事。唐之名儒知政事。宋韓琦。此外亦不多見。明太祖極重此制。以劉基宋濂章溢當帷幄方面之重。於天造草昧之時。而聽其終喪。了不之強。太宗急於事。寄中外臣僚。若有於制中起用者。漸以奪情爲能。而不奪情爲不稱。成化中。羅倫有扶植綱常一疏。極爲痛切。於是奪情之風稍息。雖不盡然。而觀顏者寡矣。今特以綱常倫理之重。附志其人於此。又不第國家一銓法也。其內閣則有楊榮。金幼孜。張英。江淵。王文。李賢。劉翊。張居正。楊嗣昌。尚書則有吏部鄺埜。戶部張幹。薛遠。禮部諸葛。陸琦。萬鏞。秀。工部吳中。左都御史則有顧維楨。右都御史則有毛伯溫。侍郎則戶部張峰。禮部趙貞吉。王圻。馬文升。翁萬達。楊博。崔呈萬。翼。兵部趙貞吉。王圻。馬文升。翁萬達。楊博。崔呈事。宸濠此外亦不多見。明太祖極重此制。以劉基宋濂章溢當帷幄方面之重。於天造草昧之時。而聽其終喪了不之強。太宗急於事。寄中外臣僚。若有於制中起用者。漸以奪情爲能。而不奪情爲不稱。成化中。羅倫有扶植綱常一疏。極爲痛切。於是奪情之風稍息。雖不盡然。而觀顏者寡矣。今特以綱常倫理之重。附志其人於此。又不第國家一銓法也。其內閣則有楊榮。金幼孜。張英。江淵。王文。李賢。劉翊。張居正。楊嗣昌。尚書則有吏

經監出職銜印子用各姓名上司禮監持入御覽過就圖左選完送吏科收貯。凡官員赴任皆有限期除領敕人員及京職外吏科掛限日天下皆有定期遠至一月以上者遇閏一年以上者革職。

推陞。○推個陞必考滿若員缺當補不待考滿者曰推陞類推上一人單推上二人三品以上九卿及僉都祭酒廷推上二人閣臣吏兵二部尚書俱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請自上裁惟詹事府翰林院官從內閣推補。

保舉。○保舉之令歷朝各異已見前篇後惟憑按行部及部臣出差者始得舉其所屬而雜舉之例特詔乃行。

改調。○凡父兄有任京堂三品以上者其弟姪子男改調。凡內外管屬衙門係父子兄弟叔姪者以官職論從卑迴避改調。凡京官與王府結親者向外改調。凡特薦才能堪任彼事者改調。凡御史不擬實授者改調。凡外官以繁簡互調。凡內外官以不及浮躁因事者降調。凡裁革員缺者改調。開設裁併。○遇此等事例合卽於相應員缺餘授。

還職。○凡內外官員有戴罪有間斷有遠限提問或遇恩赦或查審無干俱得還職或報缺差誤重選撥舉改正者新官起送改選。

侍親。○凡官員親年至七十之上無別子者許終養有兄弟而篤疾者及母老雖有同父異母兄弟者亦許終養。

□□復姓。○除京堂官奏復本姓免勘餘期明方准若自幼過房與人而養者係軍匠籍戶本姓爲民者不許明初人名禁天國者臣神聖及古帝王聖賢名諱號皆更之一人爲兩三名者有禁。

給假。○凡內外官員有戴罪有間斷有遠限提問或遇恩赦或查審無干俱得還職或報缺差誤重選撥舉改正者新官起送改選。

侍親。○凡官員親年至七十之上無別子者許終養有兄弟而篤疾者及母老雖有同父異母兄弟者亦許終養。

□□復姓。○除京堂官奏復本姓免勘餘期明方准若自幼過房與人而養者係軍匠籍戶本姓爲民者不許明初人名禁天國者臣神聖及古帝王聖賢名諱號皆更之一人爲兩三名者有禁。

給假。○凡官吏有老親在任送親及十年省親六年省親遇喪治本生父母喪妻故送幼子還鄉畢婚及應還守候日久選期尚遠者俱准給假各有程限推治喪假二年餘不過五月遠限有罰。

發病。○凡文武官患病在三月之上俸住支五十五歲以上願休致者聽查驗實始放還滿理外官則不許有文簿藏之內府。

許。有許者出於特恩若告病限滿在途或在家尚未痊者再准三假則削職果材品超卓撫按從公應舉起用若在差御史患病撫按官代奏准回籍調理若係推避就令致仕其養病三年以上者革職冠帶閒住。

封爵

功臣封爵。○詳年表始封既沒者加贈承襲者非有軍功生死第以本爵。

功臣推封。○功臣皆得推封三代而移封本生亦然若承襲後必積有年勞者方准如加師保止授本身不得推斷皇親封爵如之。

功臣襲封。○公侯伯及衍聖公襲封皆奏其宗圖辨嫡庶明倫序以杜爭端無嫡方准庶支承襲已故者既葬乃襲惟衍聖公守制宗支圖俟五年一造三册一存部一存科一存府。

土官承襲。○凡土官承襲地方官體勘明白別無爭襲之人具宗圖申奏承襲除雜職及婦女外餘皆赴

京承襲弘治間廿有納粟納銀免入京之例後革如已故者過十年則不准襲奏若土官犯惡逆破壞推倫理相應爲衰衆所服者授以職或如故或降襲。

推陞。○凡文武官封贈。○凡文武官歿後准加贈未到任者否。凡推封一品三代二三品二代四品以下止父母妻室。凡封散官照見職面父母見任則不封隨乘職就封者聽。凡嫡母在不封生母生母故則贈生母未封則妻不封兩子皆封從其高者夫與子有兩官亦然。凡繼父職高於子者進一階。凡三母三妻不並封嫡母從父官生母得封從子官。凡婦人一品二品夫人三品淑人四品恭人五品宜人六品安人七品孺人。凡繼父有爲事不得封者願以己與妻封典移者聽。奏復官職亦然若犯贓罪者否。

凡養子願移封本生祖父母父母者奏從之。

廢復。○明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一子以世其祿後乃漸爲限制在京三品以上滿考著績方得請廕謂之官生而雜流則不准廕出自特恩者不限官品謂之恩生或卽與職事或送監讀書有定級大率廕者相隔五級若大臣有勳勞者經考而故者奉使外國而死者東宮侍從講讀及三年者死於忠諫者公主子孫有志向學者皆得廕凡廕以嫡至庶及子孫以下皆降敘而已廕者得他官或故得補廕焉。

誥敕。○凡文武一品至五品皆授以誥命六品至九品皆授以敕命誥用制誥之寶敕用敕命之寶而各有文簿藏之內府。

誥命。凡官員應封贈者有過名及妻係事離偏僻委及本身受贓與考察降調者皆停給。凡封贈後犯贓惡及婦人不遵守再嫁者皆追奪。

儀賓等。及新選駙馬番僧宮內命婦誥命。

勳階散官。○詳職官志。

考課

明興立考課之法最詳密內外官滿三年爲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幽明之意京官故皆試職一年考覈實授一考對品調用外官給由到京通候借除京職後多不行惟御史及中書舍人有試職而除無一年考覈之例爲年科條嚴切以事去國者多或未滿而陞未聞有九年考滿之事矣。凡京官考滿俱不停俸四品以上官黜陟取自上裁大臣考滿引奏餘敘引卷一品二品考滿賜予尚書都御史六年考滿加宮保內閣考滿誥勅加宮保除雜職及婦女外餘皆赴

地方事否。或曾失事而罪不掩功者。皆奏請加級封廕。若左右布政司經歷檢校。都司經歷都事。都指揮使司經歷都事。都指揮僉事。都指揮同知。都指揮使。都督同知。都督僉事。都督同知。都督僉事。都督同知。都督僉事

明書卷六十五

志十

職官志一

史官論曰。建官之典。莫周大備。明太祖鑒前理。酌上代。制百官。分理庶政。俾輻輳並進。以贊天子。康海宇。冀蒼生。雖專領兼攝。於古微有不同。而規模品式。大抵相爲損益。故權輕於漢。而監正之綱維自定。員省於唐。而職任之貫理亦周。祿涼於宋。而獨復之恩科倉厚。即有場隙。旋踵陳枭。豈無究詰。亦復法除。文武夾繼。內外交應。協恭互發。則指臂相隨。輒斷鐲行。則輾轉不遂。防微曲算。亦可謂精詳矣。第九重曠遠。堂陛懸絕。尊卑遏蹙。奏奏未洽。而用人之柄。專於銓曹。況疆土延袤。萬里而遙。昔均四海。未有若斯。然古列侯各君其國。冢宰專衙。自分郡縣。治更寖多。猶有長吏自辟士。今考明中官。自士官而外。凡二萬四千九百三十四員。掾史無算。一切待命天曹。其統百官。不北艱哉。曾有之。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噫。要哉言矣。厥後事益繁滋。官轉濫設。夫官多則民擾。迨其季也。閭閻困瘵。而鼎鑊猶移。昔又有之。民非元后何戴。后非民罔與守邦。然若者寡也。後之覽者。當思處周黎王設官爲民之意。作職官志。

初立中書省。設左右相國。正一品。尋改左右丞相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總領衆職。分設糧儲。倉刑名。營造四部。其屬左右司郎中各一人。正五。員外郎各一人。正六。都事各一人。中書舍人。正七。二十人。

是年設六部。統於中書。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誅。罷中書省。收回其印。之稱。先是六部尚書正三品。以下遞降。至是陞正二品。以下遞進。設官百有五人。分領中書之政。與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爲九卿。不相隸。亦皆朝廷總之。建文陞尚書正一。增侍中一人。位侍郎上。太宗復故。革侍中。永樂元年。以北平爲北京。設北京行部尚書二人。侍郎四人。其屬六曹。清吏司如六部。所遷都。罷行部。分設行在六部。十八年。除行在字。而在應天者加南京字。洪熙元年。復稱行在。正統六年。復除諸司亦如之。終明政分六部。而中書省不再復。止留中書舍人。遂別於六部自爲科。

初立三公府。設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正一。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從一。無兼領者。太宗罷公孤官。革三公府。仁宗復設。惟侍上左右備顧問。咨機務。無定員。無專授。爲勳戚文武大臣兼官加官贈官。文臣則惟贈乃得三公。不生授。嘉靖初。楊廷和一品十二年加太傅。辭不受。萬歷初。惟張居正領太師。

立宗人府。宗人令。正一。左右宗正各一人。正一。左右宗人各一人。正一。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從五。宗人令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時惟其玉牒譜系。辨昭穆。親疏之數。司宗室子女適庶名封生卒婚嫁。設籍過而左右宗正宗人爲之貳。經歷典出納文移。

立吏部。部尚書一人。正二。主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總司政本。公卿缺。則陞調以貳於天子。侍郎爲之貳。左右二人。正三。其屬清吏司四。曰文選。曰考功。曰驗封。曰稽勳。司各設郎中一人。正五。員外郎各一人。從五。主事文選考功各一人。封勳各二人。正六。綜其事。司務二人。從九。省署抄目。受發文移。爲首領官。文選掌天下文吏銓選。惟缺改調保舉推陞之事。計官京師一千四百七十六。南京五百五十八。外二萬二千九百。合前類凡入選。發流品。平注擬。毋得相先後。凡陞必考滿。不及考滿曰推陞。各有員數。待上命以署職試職。暫授。歷年資。以裁革、丁省、兼攝、優劣、註選、量緊簡。以酬舉、超陞、改授、除名、駁歸。過以官程。課吏治。以舉假悉人情。凡王官不外調。王姻不外授。大臣之族。不得任言官。僚屬有族人。下避上。傳陞乞陞者。許執奏。若納粟馬級乞遠方。不得銓府佐州縣正官。考功掌考課。黜陟之事。凡內外官給由。再考引送。三考奏請。六年考察京官。三年大察外吏。大臣不註考。四品得自陳。內外官有勳章。品其良不。皆擬去留。聽上大臣自陳。下亦如之。而王官、食祿庶官、及流外。究皆有考。及九年。陟無過一等。惟舉人舉教則得引選。武陞。陟無等。諸致仕有註香。凡請葬賜祭賜謚。按其端考。被動奪

否。傳公議以聞。以閉劇益殿最。以旌異廉政績。以貫舉搜道逸。以保留遷民情。以紀錄懲愆過。以調成科罷。閒官吏。驗封掌封爵、襲襚、褒贈、及吏算之事。凡公侯伯勳烈外戚恩澤。及聞里大宗。各徵其誥券適孽功罪封號。以第其世流。除之等。以土流殿夷官。以諡敕別封贈。以進階、陞封、加贈、追奪、勳爵良。以廢敘錄任子。以等級給散官。以考覈差吏胥。以須知調入官。稽勳掌勳級名籍褒削之事。凡文官五品以上授勳。百官貴類登之內府。有故則除之。凡三年喪解職。糾奪喪。禁短喪。諷匿喪。分奔喪。與否。勘終養者。復姓更名必登版。四司各紳其屬。奉其職。贊尚書之政令。而都尚書肖六卿。擬天官冢宰。特尊焉。

立戶部。都尚書擬地官。主天下人民戶口田賦征役。經費之政令。經理法。邊儲金穀出納之制。以贊於天一子。侍郎二人爲之貳。司務廳。正八。檢校。正九。典簿。勘計算。爲首領官。明初設清吏司四。曰民部。主天下省府州縣之圖志。以周知其地里、古今沿革、山川險易、土田肥瘠寬狹、戶口物產多寡登耗之數。曰度支。主會計天下存留起運。若廩祿俸給之經費。曰金部。主天下魚鹽稅課。若賦罰之折收。曰倉部。主兩稅起運倉庫之委積。已上念地曹務繁。更定爲十三司。各理一布政使司戶口錢糧賦役祿程之事。而司分四科。如舊四司名。郎中員外主事。所添設繁簡。視所司劇易無常員。而以兩直隸之首賦分理之。外提督倉場尚書或侍郎一人。所屬衙門有寶鈔提舉司提舉一人。正七。副提舉一人。從七。抄紙局。廣積庫。承運庫。太倉銀庫。節愼庫。印鈔局。寶鈔局。御馬倉。張灣批驗所。寶鈔廣惠庫。贓罰庫。甲乙丙丁戊字庫。外承運庫。行用庫。軍儲倉。各大使一人。正九。副使。從九。或一人或二人。各司之職。以版籍稽賦役。以墾荒業貧民。以占籍附流民。以畸零寄細民。以驅野殿羸瘠之民。以圖根抑兼并之民。以折糧米值。以平米均田稅。以布欽庫調。以桑棗課農官。以荒地給馬牧。以里老攝鄉社。以律誥嚴禁防。以給除差優復。以珍異儲上供。以鈔錠節愚賞。以限田裁異端。以賜田懷降虜。以封閉塞砂鑛。以金穀易贓罰。以課程關權物。以開權市舶。以引由嚴茶政。以權量和市易。以時估約均輸。凡獻產、漏產、絕產、刖戶、析戶、逃戶、有隱。凡國宗類、流良、賤、遊手、遊食、有禁。毀鈔、過錢、有禁。諸王大臣毋得請常課。乞閑田。其諸大政勞事。志多戶書事。而邊郎掌出納邊儲。五歲科道各一人。蒞糾乾沒。凡鹽課珍品酒醋。光祿領之。會其數程其出納。以墾荒業貧民。以占籍附流民。以畸零寄細民。以驅野殿羸瘠之民。以圖根抑兼并之民。以折糧米值。以平米均田稅。以布欽庫調。以桑棗課農官。以荒地給馬牧。以里老攝鄉社。以律誥嚴禁防。以給除差優復。以珍異儲上供。以鈔錠節愚賞。以限田裁異端。以賜田懷降虜。以封閉塞砂鑛。以金穀易贓罰。以課程關權物。以開權市舶。以引由嚴茶政。以權量和市易。以時估約均輸。凡獻產、漏產、絕產、刖戶、析戶、逃戶、有隱。凡國宗類、流良、賤、遊手、遊食、有禁。毀鈔、過錢、有禁。諸王大臣毋得請常課。乞閑田。其諸大政勞事。志多戶書事。而邊郎掌出納邊儲。五歲科道各一人。蒞糾乾沒。凡鹽課珍品酒醋。光祿領之。會其數程其出納。凡城中歲徵其方物有常式。精膳掌宴饗牲牢酒膳之事。凡膳羞珍品酒醋。光祿領之。會其數程其出納。凡祀宴。辨職官品秩之等。凡番夷土官。辨下程宴次。食料多寡之等。凡廚役食諸民。次食諸王府典膳之久次者。凡歲藏冰出冰。移所司謹潔之。諸皆贊尚書。首領曹局。如天官。而錄印局大使副使。隸焉。立兵部。擬叅官尚書一人。掌武衛官軍選授簡練鎮戍。駕牧傳郵。與皁之政令。經戎馬之治。凡制命敕奏。舉北局奉其職。業以貳於天子。侍郎二人爲之貳。凡清吏司四。曰武選。曰車駕。曰職方。曰武庫。武選掌武官選陞。駢功賞之事。凡世武官九等。曰指揮使、同知、僉事、正副千戶、衛鎮撫、實授、試百戶、所鎮撫。凡流官襲替三等。不得世。即有世出特恩。凡襲還六官三等。曰新。曰舊。官皆有世襲。世曰襲。曰替。其幼也。曰幼給。以厚武功。不得世者。曰試革。曰通革。非軍授者。曰試

職。曰署。曰納。有以衙以清冒濫。凡首功四等。曰牌。曰夷。曰番蠻。曰反賊。凡戰功二等。曰奇。曰頭。凡實二等。曰加。曰量。以辨武功。凡推陞勳臣。若武舉舊舉會舉。以二人請。凡將材三歲以子午卯酉年武舉。比鄉試。民戊丑未年武會試。亦廷試。其前列者放榜傳臚。六歲會舉。歲貢舉。皆籍而用之。凡土官六等。曰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千夫長。其子弟族屬若婿壻女甥。皆得授。從其俗。凡夷官自都督及鎮撫凡十四等。皆以誥敕辨冒僞。凡傳陞乞陞非軍功陞者。得執奏以考選比試併錯達材而程力。以効功課將領。以遞降練卒徒。以貼黃正副狀。以初積徵誥敕。以褒卹勵死戰。以優養恩故絕。以引類登選辭。以殺降失陷。避敵。敗變。潰軍機。以典刑。敗倫。行虧。退陣。斷世襲。以寄襲。取恩侔。以奪訊糾捕。總軍務。掌輿鬼。車乘。守衛廢牧。鄧傳之事。凡大朝賀大禮儀。陳鹵簿。大駕。常朝設陛。辨其物數而序次之。凡侍衛緹騎。守衛親軍。衛整前左右後四行而月夜巡警之。皆有圖伍定其多寡。第其番之上下。慈宮中宮之鹵簿。東宮儀仗。侍皆屬焉。凡衛直有動哉武官。勳衛將軍、力士、校尉。凡馬政受牧官籍帳。而程督其登耗闌逸之數。以譬牧節芻牧。以印俵防欺冒。以色齒驗抵謾。以糧馬征南夷。以茶馬通西番。以市馬療胡膂。皆以足軍實。令京營邊鎮毋乏馬。凡傳郵曰水馬驛曰遞運所。在京曰會同館。皆以符驗關劵行之。以黃馬快船致貢獻。練水軍。職方掌地圖。軍制。城隍。鎮戍。簡練。征討。關津之事。凡地圖諸邊腹裏界地里。遠近險易。三歲一報。官軍車騎之數亦如之。而辨其扼塞守禦之令。凡軍制內外相維。自五府司衛所以達夷官。各統其官軍及部落聽征調守衛。朝貢保塞之職。都督府五。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衛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軍牧千戶所三百十一。儀衛司三十三。宣撫。招討。宣慰。安撫。長官司九十五。番夷都司衛所四百有七。皆隸焉。凡城隍。以時濬築固祝之。凡鎮戍將校五等。曰鎮守。協守。分守。守備。備倭。其官稱。曰總兵。副總兵。參將。遊佐擊將。軍曰都指揮。曰行都指揮。凡六等。以時防屯防扼險要。程將校之勤逸。稽其什伍存逃。□械精頓之數。教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金鼓旌旗之號。凡征討。請命將出師。移所司以應。賞罰。調兵食。紀功過。軍有功。聽御史紀驗。移武選陞賞。以保塞障邊徼。以烽堠傳消息。以游句驗補收壞。問發冒濫。除豁毀册籍。以存恤優役。以壯快備鄉民。以關津詰奸盜。武庫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學。薪隸之事。凡戎器守衛邊鎮。若征行。淮諸司移工部諸給火器。請內府凡使人出邊關先驗勘合。凡制敕調邊兵。必比勘合。勘合皆出內府。凡尺寸。銖衡所上缺伍關册。府縣上軍戶文册。下諸省司按句。衛所即去府縣近。不得輒相移。凡清軍以譏捕。紀錄。開伍。結除停句。嚴稽其冒濫而寬其恩復。凡武學教武職幼官及子弟未得襲。及襲而未升。與升而未滿。考其功能。歲終檢奏。六年一會舉。應文武舉者聽。忠不舉。教者罰。雖有差。凡阜隸。直衛。柴薪二等。辨官品而多寡其數。並廩役。諸皆贊尚書。讀首領曹屬官如春官。而山海關設主事一人。京衛武學有教授一人。訓導一人。皆未入流。以進士爲教授。准其甲第。會同館。大勝關。皆有大使正九。副使從九。成隸焉。

立刑部。部尚書一人。準古秋官。掌天下刑名徒隸句覆關禁之政令。凡制命敷奏。率其屬奉其職業。欽恤明慎。以贊於天子。侍郎二人爲之貳。其屬浙江司四。曰總繕。曰奏讞。曰律例。曰比較。江西司四。曰總繕。曰奏讞。曰律例。曰比較。福建司四。曰總繕。曰奏讞。曰律例。曰比較。山東司四。曰總繕。曰奏讞。曰律例。曰比較。河南司四。曰總繕。曰奏讞。曰律例。曰比較。山西司四。曰總繕。曰奏讞。曰律例。曰比較。陝西司四。曰總繕。曰奏讞。曰律例。曰比較。廣東司四。曰總繕。曰奏讞。曰律例。曰比較。廣西司四。曰總繕。曰奏讞。曰律例。曰比較。雲南司四。曰總繕。曰奏讞。曰律例。曰比較。貴州司四。曰總繕。曰奏讞。曰律例。曰比較。十三清吏司。如戶部主南京十三省之奏。當司郎中員外各一人。主事各三人。浙江理刑主事一人。司務二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正八。檢校一人。正九。司獄司司獄一人。未入流。而照磨所照刷文卷。紀錄贓私。諸司如宗室。勳戚。官吏。軍民。犯事其罪之重輕。律例所不及者。上下附而以請。凡天下誅戮其死罪刑平之奏。凡詔獄。必附律例請上裁。凡應減者下減。應加者上減。重不得至死。凡律例有殊旨。別敕。詔例。榜例。非經請議著令者。不得引爲比。凡死刑即決。及秋決。並三覆奏。凡囚。配沒給與官私奴婢。必籍知之。凡贓產不得及其先墳墓。凡贓罰計佔易銀。歲鈔。類入內府。凡獄成。移大理寺讞評焉。凡訴冤。外內皆自下而上。急者赴登聞鼓。凡重囚。京師歲錄。降會五府九卿科道共鞫之以請。情眞法決。矜疑者戍邊。有詞者調所司再問。比律者監候。五歲請敕遣官詣京府兩京十三省審錄。曰恤刑。減釋冤濫者。凡夏月錄囚免笞刑。減徒流而下刑。辦重刑。凡提牢月更主事一人。督囚隸。固械繫。而時其飲食。有病。醫藥之。凡官有過紀錄之。兩京歲抄請敕。濟除紀過。凡大祭祀止行。凡四方有獄。受命而往成之。以名例攝律條。以准皆各其及則者入者括律詞義。以五服參情法。以叠涅識竊盜。宗人不即市。宮人不即獄。悼耄癈疾不即訊。皆以贊尚書。

立工部。部尚書一人。準古冬官。掌天下工役農田山川澤虞河渠之政令。凡制命敷奏。率其屬奉其職。經制規畫。以贊於天子。侍郎二人爲之貳。其屬浙廣司四。曰營繕。曰虞衡。曰都水。曰屯田。營繕掌經營興造之事。凡大內。宮殿。陵寢。城壕。壇場。祠廟。廨署。倉庫。營房之役。起夫會material。而下與鄧營有差。凡園籞。儀仗。樂器。移內府及所司各以其職治之。而以時省其監濕。蓋其窳濫。凡盜竊。必如律。凡工匠二等。曰輪班。曰住坐。凡工四等。曰正工。曰雜工。雜工三月當正工一日。凡省工。視役繁簡而節其財力。凡會有無。移內府。廣衡。掌山澤。採捕。腐禁。陶冶之事。凡採捕。舊額及革竹羽毛。以供祭祀。賓客。精膳。若凡軍器軍裝。移內府及所司。歲造或三歲二造。必程其堅緻。以給邊。凡獄政。以時參審。慎之。實有交冒。盜不施。山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凡盜禁。縱獄。禁燒。若毒田稼。獸。爲陷穽。獲之。實有差。凡禽獸。次課禽十八。獸十二。隆課獸十八。禽十二。凡諸陵山陡。不得入斧斤。開窯冶。置墓墳。凡帝王。聖賢。忠義。名山。鎮陵。墓祠廟。有功德於民者。禁樵牧。凡山場園林之利。總民取而薄征。凡陶冶。甄甓。鑄。其常造。年造之數。計其入。慎藏之。無輒毀以貨民。凡鑄造。兵其模範。計銅鐵而鎔之。金牌信符。鑄之內府。凡鑄錢。當十。當五。當三。折二。小錢。凡五等。故錢於京師及重鎮。凡舟。掌川澤陂池。泉源。洪淺。道路。橋梁。舟車。纖造。芻契。衡量之事。凡水利。曰轉漕。曰灌溉。歲儲其金石木竹。卷楊以時。修其閘壩。隄淺。堰圩。隄防。謹蓄洩。以備旱潦。無使壞沿。疏墳墓。隧不稼。舟楫。礙破。不得與灌田爭利。灌山者不得與轉漕爭利。凡水役。以農隙急則驟理之。凡水要。仟京朝官專領之。以督有司。凡鱔介雀鵝之利。聽民取之而薄征之。凡道路。塞其坑坎。上巡幸若大喪大禮。治而新之。凡橋梁。曰舟梁。曰石梁。計工力而創修。其大津不能梁。官給舟人。量其大小難易而食之。凡舟七等。曰黃船。曰馬快船。曰海運船。曰洋

772

船曰倭倭船曰戰船曰福船糧船之用最急費最大皆會其財用下諸司酌其多寡久近勞逸而均濟之凡車三等曰大車曰小車曰戰車亦如之凡繕造冕服黼敝制帛祭服淨衣諸幣布移內府南京諸省供之周知其數而慎節之凡公侯伯鐵券差其廣袤凡祭器冊寶乘輿牌符雜器會則於內府凡衛並匯其較勘而頒之歷式於市屯田掌屯墾墳塋抽分薪炭夫役之事凡屯田籠邊公田閉田沒田給衙所耕種其地力人力而徵其子粒官軍省餽餉凡在邊牛犂諸器官給之凡墳塋宗室勳戚文武官各有差堂牌碣獸亦如之凡抽分征諸商舶三十分取十五取六取五取四取三取二取一凡七等凡薪炭南取洲汀北取山蔵徵諸民有本折色酌其多寡而時舉之凡夫役伐柴轉柴皆僱役周知其數而時舉之首領官如夏官諸皆以貴尚書若營繕所所正一人正七副二人正八丞四人正九文思院軍器局皮作局寶源局織造局盧溝橋抽分竹木局各大使一人副使或一人或二人三人大通關提舉一人正八巢史一人未入流雜瑪。

立都察院先是吳元年設御史臺從一品設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又有侍御史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經歷都事照磨管句監察御史譯事引進使洪武十三年改正二品設左右中丞是年罷御史臺至十五年改曰都察院正七品設監察都御史八人分設浙江等十二道監察御史正九繕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謬。定設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總文憲左右都御史經歷都事照磨管句監察御史譯事引進使洪武十三年改正二品設左右中丞是年罷御史臺至十五年改曰都察院正七品設監察都御史八人分設浙江等十二道監察御史正九繕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謬。定設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總文憲左右都御史經歷都事照磨管句監察御史譯事引進使洪武十三年改正二品設左右中丞是年罷御史臺至十五年改曰都察院正七品設監察都御史八人分設浙江等十二道監察御史正九繕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謬。十六年進正三品。定設司務十七年陞正二品。改諸御史為拾遺補闕。太宗即位復故。其北平貴州交阯雲南改置之若巡撫則本於儲文太子巡撫陝西取巡守撫軍之義永樂中。道文臣若尚書侍郎通政參議少卿寺丞皆得奉敕行事景泰始定用廉職自後必以都御史即尚書侍郎必兼之在京於是設左右都御史二人正二左右僉都御史四人正四準古中丞其屬司務二人從九經歷司經歷一人正六都事一人正七照磨所照磨一人正八檢校一人正九司獄六人未入流在外則巡防山海之重各設都御史皆右僉都御史無定銜總督則陳西宣大薊遼各一人總督糧儲兼巡撫江北一人總督南京糧儲一人提督軍務兼巡撫兩廣南贛保定山西各一人總理河道一人贊理軍務兼巡撫陝西一人提督軍務兼巡撫浙江福建甘肅事夏延綏大同宣府遼東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各一人鎮勦薊州遼備薊一人至鎮守地方則陽一人巡撫河南山東江西一人無常員左右都御史主天子耳目風紀之司率其屬肅清紀守法以贊於天子副僉都御史為之貳凡大臣奸邪小人搆黨作威福亂朝政者劾凡百官罷黃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者

進用者劾而朝覲考察都御史入天官冢司貳否臧陟之斷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或審冬官同刑部大理寺讞平之其奉敕內地指揮外地防鎮各以其敕行事屬十三道監察御史一百三人正七有十八人八人七人二人凡四輩主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差在內京畿道刷卷巡禁軍提學清恤軍巡視光祿巡倉廉藏門在外悉按指揮刷卷巡鹽茶河關屯田印馬師行則監軍紀功各以其事專監察差三等點差上二人奏差上一人割差不諳上諸差惟惡按為代天子狩最雄要轄所按藩服大臣若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興利去害大事奏裁小事立斷而河南道掌印者獨柄諸內外考察凡朝會糾儀祭祀監禮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得直言無避凡罪囚被逮審錄有故出入理辨之凡大獄敕下鞫推奏讞上聽裁常獄擬罪移評大理寺凡有大政集闕廷預議焉凡推陞亦集知不可輒論止蓋六部至尊重然有專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得糾劾無職司總監綱諸御史糾劾務明著實迹開寫年月毋庸文泛詆訐拾細瑣抑戒令慎重焉而御史差竣復命都御史復其稱職不稱職以聞而黜陟之又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贓從重論經歷都事典出入文移檢差御史司務典參謁受事照磨檢校典磨勘卷宗立通政使司明初設察言司設司令蔣革始改通政使司如今官建文中改通政卿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缺左右拾遺各一人永樂初復故設通政使一人正三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通政一人經歷司經歷一人正七知事一人正八通政使掌古納言掌出納帝命通達下情凡諸司出入移狀奏報與四方臣民建言陳情之實封及軍情緊急災異皆審署參覆而上下焉凡日常朝引奏人凡事月終類奏歲終通奏凡四方雨澤歲抄面奏凡錯誤繳駁立案行移以驗正之記日照之記記之磨黃者錄武官黃於內府核其歸附征充陞轉徵調所世流替襲之故以徵選事經歷知事典勘對題奏移狀立大理寺吳元年初設設卿少卿丞評事若革復改設審刑司又設斷獄司洪武十七年復大理寺與刑部都察院審刑司五軍斷事司並為貳城薛瓏審刑司等獨與六部都通稱九卿陞正三品二十九年革建文中復設永樂因之設卿一人正三準古廷尉少卿二人正四丞二人正五寺分左右政令少卿丞為之貳掌天子事正七卿掌寺正正六寺副從六評辨刑與刑部都察院並列為三法司凡刑部十三道推問刑名按律例盡而復問其狀款服則決之否則駁訊必服乃決每歲會九卿朝審重囚凡錄囚徒會刑部都察院司務典出納文移左右寺分理京畿十三省刑名之事凡刑部十三道有刑名則據其由狀訊其人合律例者囚服准擬否駁再擬改正曰照駁三擬不當糾問官曰參駁牾抑者移調問曰番與再與則詰下九卿會問曰圓審已平允處未當移再問曰追駁不改者徑詰奏上裁曰制決凡各省三司直隸死刑並繫乃聽決撫按按

審擬死刑呈刑部轉讞凡笞杖罪移審徒流以上奏審若律例無正條上下比請曰類奏平反刑名於兩京有重囚中書面類奏亦如之

殿閣大學士明初倣宋制始設以吏尚書郎質檢討吳伯宗爲華蓋武英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典籍吳沈爲文淵閣東閣大學士皆侍左右備顧問然不得平章軍國事如異時已召耆儒魏觀、張長年、會稽、郟亶至命爲文華殿大學士三人辭不就而殿閣大學士始於此太宗入踐極念機務殷重欲廣聽明措天下於理也開內閣於東角門值翰林侍詔解縉爲侍讀擢中書舍人黃淮王府審理楊士奇爲編修進修撰胡廣爲侍講編修楊榮爲修撰召戶科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爲檢討皆以翰林院銜入直文淵閣爲耳目腹心日百官奏事退內閣臣造辰前密勿誤甚寧漏下數十刻始退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秩五品而恩禮賜賚與尚書埒蓋內閣雖機務自此始是時閣中有文淵閣印章獨與諸司異凡封進詔草若登答章奏用之不得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行諸司上內閣亦獨稱翰林院而翰林院爲內閣官已上命吏部言內閣臣侍朕久繼自今考滿直內閣者勿補外益尊重然北後稍爲交阯參議准傳下奉編修典籍檢閱尋改翰林院尋更正五品職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奏檢閱典簿設孔目五經博士待書詔檢討乃命諸翰林官考駁諸司章奏後止設學士等如今官又有祕書監、宏文館及起居注等官未幾皆革以本院各官兼之建文中增學士承旨一人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太宗復故乃選庶吉士初稱中書六科庶吉士又有承敕監誥吉士尋獨於新進士選擇而教養之無定員試而留者二甲爲編修三甲爲檢討不得留者爲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爲州縣官乃定爲翰林院官定設學士一人五品侍讀學士二人侍講學士二人侍讀侍講各二人皆正六五經博士五人正八侍書二人正九侍詔一人從九爲國官修撰從六編修正七檢討從七爲史官而孔目一人未入流爲首領官自明初陶安以翰林學士謀猷文章潤色鴻業尋開文華堂選天下舉人年少質美可進學者張唯等授翰林編修入肄業其中詔宋濂桂彥良爲之師上政暇輒幸堂考業而光祿日給饌皇太子諸王日送主賜多夏衣及白金鞍馬已又選成均之秀著入武英堂俾習閣政事尋擢給事中其後既能中書省監察御史許士隸請復三公府不聽而命翰林春坊入看詳諸司奏啓平殿之平允則列名封進署曰翰林院僉平殿諸司文章某官某進蓋隱然古中書之職已定品級而學士掌制誥事中其後既能中書省監察御史許士隸請復三公府不聽而命翰林春坊入看詳諸司奏啓平殿之翰禮文章詔敕詳正圖籍考議制度以文章備顧問出入侍從參謀議凡經筵日講修撰皆承受而統領焉先是學士於翰林院獨坐及大學士進殿閣領公孤而翰林院中惟大學士座三稱中堂學士位西東面掌院篆於諸司獨尊重講讀職專講讀經史五經博士業專經佐講讀凡事聽鼻息及崇祯以意用人殿閣雜進無相業可紀

上安天啓中權璫內閣煽虐內閣多所私置大約類首輔於三公省府之名雖嚴而閣權甚隆儼然周宰漢相圖倪以直見棄遜儒以貪見棄蔣陳棄主於臨危藻德斁首於賊黨而內閣之爲內閣可知已制大學士正一品學士從一品其後既能中書省監察御史許士隸請復三公府不聽而命翰林春坊入看詳諸司奏啓平殿之上書於唐爲供奉官典籍守古今書籍史官掌修國史撰制誥敕命代天言凡天文地理宗藩禮樂兵刑諸大政上所下語皆籍而記之以備實錄爲上必簡注者得入內閣預機務兩直及大省會鄉會試充主考及同考官每經筵日講召對皆從閣臣後記注起居及密勿謨議分書纂藏司章奏題奉平允乃行凡下所上曰題曰奏曰啓曰表曰箋曰講章曰書狀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對曰露布曰譯皆審署申覆而裁奪焉平允乃下經筵則知其事東宮出閣講讀則領其總裁官實錄成皇訖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諸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凡圖書繕寫校讐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扈上行凡冊命朝御文實錄實訓玉牒之副若古今書籍皆籍而藏之凡會試廷試國子生課貢生試舉子生試皆主其事品第高下爲去留凡制敕詔旨誥命册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凡應機密文書及王府敕符底簿下制敕房書辦凡文官誥敕番譯敕書并彝書揭帖紀功勳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下詰敕房兩房設典膳各一人從八爲首領官自明初陶安以翰林學士謀猷文章潤色鴻業尋開文華堂選天下舉人年少質美可進學者張唯等授翰林編修入肄業其中詔宋濂桂彥良爲之師上政暇輒幸堂考業而光祿日給饌皇太子諸王日送主賜多夏衣及白金鞍馬已又選成均之秀著入武英堂俾習閣政事尋擢給事中其後既能中書省監察御史許士隸請復三公府不聽而命翰林春坊入看詳諸司奏啓平殿之平允則列名封進署曰翰林院僉平殿諸司文章某官某進蓋隱然古中書之職已定品級而學士掌制誥事中其後既能中書省監察御史許士隸請復三公府不聽而命翰林春坊入看詳諸司奏啓平殿之翰禮文章詔敕詳正圖籍考議制度以文章備顧問出入侍從參謀議凡經筵日講修撰皆承受而統領焉先是學士於翰林院獨坐及大學士進殿閣領公孤而翰林院中惟大學士座三稱中堂學士位西東面掌院篆於諸司獨尊重講讀職專講讀經史五經博士業專經佐講讀凡事聽鼻息及崇祯以意用人殿閣雜進無相業可紀

上安天啓中權璫內閣煽虐內閣多所私置大約類首輔於三公省府之名雖嚴而閣權甚隆儼然周宰漢相圖倪以直見棄遜儒以貪見棄蔣陳棄主於臨危藻德斁首於賊黨而內閣之爲內閣可知已制大學士正一品學士從一品其後既能中書省監察御史許士隸請復三公府不聽而命翰林春坊入看詳諸司奏啓平殿之上書於唐爲供奉官典籍守古今書籍史官掌修國史撰制誥敕命代天言凡天文地理宗藩禮樂兵刑諸大政上所下語皆籍而記之以備實錄爲上必簡注者得入內閣預機務兩直及大省會鄉會試充主考及同考官每經筵日講召對皆從閣臣後記注起居及密勿謨議分書纂藏司章奏題奉平允乃行凡下所上曰題曰奏曰啓曰表曰箋曰講章曰書狀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對曰露布曰譯皆審署申覆而裁奪焉平允乃下經筵則知其事東宮出閣講讀則領其總裁官實錄成皇訖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諸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凡圖書繕寫校讐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扈上行凡冊命朝御文實錄實訓玉牒之副若古今書籍皆籍而藏之凡會試廷試國子生課貢生試舉子生試皆主其事品第高下爲去留凡制敕詔旨誥命册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凡應機密文書及王府敕符底簿下制敕房書辦凡文官誥敕番譯敕書并彝書揭帖紀功勳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下詰敕房兩房設典膳各一人從八爲首領官自明初陶安以翰林學士謀猷文章潤色鴻業尋開文華堂選天下舉人年少質美可進學者張唯等授翰林編修入肄業其中詔宋濂桂彥良爲之師上政暇輒幸堂考業而光祿日給饌皇太子諸王日送主賜多夏衣及白金鞍馬已又選成均之秀著入武英堂俾習閣政事尋擢給事中其後既能中書省監察御史許士隸請復三公府不聽而命翰林春坊入看詳諸司奏啓平殿之平允則列名封進署曰翰林院僉平殿諸司文章某官某進蓋隱然古中書之職已定品級而學士掌制誥事中其後既能中書省監察御史許士隸請復三公府不聽而命翰林春坊入看詳諸司奏啓平殿之翰禮文章詔敕詳正圖籍考議制度以文章備顧問出入侍從參謀議凡經筵日講修撰皆承受而統領焉先是學士於翰林院獨坐及大學士進殿閣領公孤而翰林院中惟大學士座三稱中堂學士位西東面掌院篆於諸司獨尊重講讀職專講讀經史五經博士業專經佐講讀凡事聽鼻息及崇祯以意用人殿閣雜進無相業可紀

上安天啓中權璫內閣煽虐內閣多所私置大約類首輔於三公省府之名雖嚴而閣權甚隆儼然周宰漢相圖倪以直見棄遜儒以貪見棄蔣陳棄主於臨危藻德斁首於賊黨而內閣之爲內閣可知已制大學士正一品學士從一品其後既能中書省監察御史許士隸請復三公府不聽而命翰林春坊入看詳諸司奏啓平殿之上書於唐爲供奉官典籍守古今書籍史官掌修國史撰制誥敕命代天言凡天文地理宗藩禮樂兵刑諸大政上所下語皆籍而記之以備實錄爲上必簡注者得入內閣預機務兩直及大省會鄉會試充主考及同考官每經筵日講召對皆從閣臣後記注起居及密勿謨議分書纂藏司章奏題奉平允乃行凡下所上曰題曰奏曰啓曰表曰箋曰講章曰書狀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對曰露布曰譯皆審署申覆而裁奪焉平允乃下經筵則知其事東宮出閣講讀則領其總裁官實錄成皇訖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諸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凡圖書繕寫校讐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扈上行凡冊命朝御文實錄實訓玉牒之副若古今書籍皆籍而藏之凡會試廷試國子生課貢生試舉子生試皆主其事品第高下爲去留凡制敕詔旨誥命册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凡應機密文書及王府敕符底簿下制敕房書辦凡文官誥敕番譯敕書并彝書揭帖紀功勳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下詰敕房兩房設典膳各一人從八爲首領官

藏。興諸大臣皆無所統。得抗禮九卿。啓事坊局皆兼領林衡。

建啓事府。設啓事官一人。正三。少啓事官二人。正四。府丞二人。正六。局官則有主簿。從七。錄事。從九。通事舍人。未入流。

立左右春坊。以文華殿東西廡爲署。設左春坊大學士。正五。贊善。從五。中允。正六。贊善司直。從六。清紀郎。從七。右諭德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118
作者=
页数=775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